#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一

章惠康◎主编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描绘了东汉的社会、文化、民情与人物百态，『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体大思精，信称良史』，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一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二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三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后汉书 文白对照 四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五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总目录

后汉书：文白对照（一）

后汉书：文白对照（二）

后汉书：文白对照（三）

后汉书：文白对照（四）

后汉书：文白对照（五）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一

章惠康◎主编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描绘了东汉的社会、文化、民情与人物百态，『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体大思精，信称良史』，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一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汉书：文白对照/章惠康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080-6668-4

I.①后… II.①章… III.①中国历史—东汉时代—纪传体②后汉书—译文 IV.①K234.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5462号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20×1030 1/16开

字　　数：2418千字

印　　张：1 23.25

定　　价：139.80元（全五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章惠康 1932 年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50 年2 月起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工作，曾监印《毛泽东选集》并负责影印十九种革命期刊。1959 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曾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学古典文学教学工作。1970 年代参加《辞源》修订工作，为主要修订人员。1980 年代参加《史记》、《汉书》的注译工作。1990年代主持注译《三国志》、《后汉书》。《〈三国志〉今注今译》一书，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该书1996 年由台湾建安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又参与《中外散文辞典》的编撰工作，任副主编兼古代散文的主编。1990 年获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荣誉证书。

顾　问　周　林　王子野　王元化

主　编　章惠康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文舜英　任俊华　刘范弟　张　实

罗光辉　贺旭志　章惠康　蔺瑞生

译　者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子羲　王文涛　文舜英　成松柳

任俊华　刘中顼　刘范弟　刘周堂

刘绍东　刘剑康　阮　忠　李　开

李传书　杜纯梓　张　进　张　实

陈美东　陈蒲清　易孟醇　罗光辉

金五德　郑富成　段令科　段安国

祝德纯　贺旭志　黄任轲　章惠康

谌东飙　董力三　蔺瑞生　缪礼治

# 包举东汉一代的历史名著——评述《后汉书》

章惠康

《后汉书》为“前四史”之一，是一部纪传体东汉史。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记载了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间的史事。

《后汉书》由本纪、列传、志三部分组成。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成于范晔（398—445年）之手，唐高宗第六子章怀太子李贤（655—684年）等人作注。志的部分，范晔未及完成便被杀了。到南梁时，史学家刘昭（字宣卿）以范晔《后汉书》只成纪、传而无志，就把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司马彪（字绍统，约246—306年）所撰《续汉书》的志八篇抽出来[1]，加以注释，析为十三卷，附在范书后面。至北宋真宗（赵恒，997—1022年在位）乾兴元年（1022年），经孙奭（shì，字宗古，962—1033年）的建议，才把两书刻在一起，成为一部书，至此始有完本。[2] 现在通行的本子（中华书局校勘本）就是合成后的《后汉书》，共计一百二十卷。

范晔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字蔚宗，小字砖[3]，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东南）人。生于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二年，卒于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二年。他的家族世代为官。曾祖父范汪（301—365年），东晋时曾任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博学善文。祖父范宁（339—401年），东晋时曾任豫章太守，曾给《榖梁传》作注，以经学闻名于世。父亲范泰（355—428年），东晋时为太学博士，骠骑谘议参军，中书侍郎。入南朝宋，受任国子祭酒，后来又任侍中、左光禄大夫等职。少帝（刘义符）时，加位特进，死后追封车骑将军。平生博览群书，好为文章，有文集流传于世。范晔为范泰第四子。南朝梁文学家沈约称赞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4] 他从小过继给堂伯父范弘之，因而袭封武兴县五等侯的爵位。十七岁以后，历任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后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曾经掌管禁军，参与机要。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被徐湛之告发，因参与孔熙先等人谋立宋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刘裕第四子）为帝之事[5]，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刑。时年四十有八。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冬，范晔三十五岁做尚书吏部郎时，闯下大祸。当时刘义康生母彭城太妃病死，范晔因深夜在房中饮酒，开北窗听挽歌以取乐，被人告发，被贬为宣城太守。在任上郁郁不快的情况下，他开始“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6]，发奋从事《后汉书》的撰写工作。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7] 在他看来，前人著述多不够理想，即使名家班固，他也认为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他收集从东汉到刘宋，各家编著的记载东汉一代历史的史书，共二十种，十八家，卷数多达一千零四十九卷[8]，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博采群书，斟酌去取，删繁补略，经历十三年（432—445年），“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9]。该书问世后，诸家汉史俱为所掩，黯然失色，逐渐被淘汰。特别是唐代李贤等人作注后，研究东汉历史的人大都阅读范书。世间曾有《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并提的“三史”之称，唐玄宗开元（713—741年）以后，“三史”就改指《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了，又加陈寿的《三国志》，被称为“四史”或“前四史”。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非常称赏《后汉书》，他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10]

《后汉书》有如下特色：

一、在体例方面：1.在本纪中，新增《皇后纪》。这与《史记》、《汉书》把这部分内容列入外戚不同。东汉时期皇帝年幼，朝政多由皇太后秉持。如临政者章德窦皇后、和熹邓皇后、安思阎皇后、顺烈梁皇后、桓思窦皇后、灵思何皇后。和帝册立，当时只有十岁，窦皇后（即章德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太后临朝，皇太后之兄窦宪辅政。和帝死去，皇后邓氏（即和熹邓皇后）为皇太后，先立只有三个多月还在襁褓中的刘隆为帝，是为殇帝。殇帝夭折，再立十三岁的刘祜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与其兄邓骘专权。安帝死去，皇后阎氏（即安思阎皇后）与其兄阎显定策扶立北乡侯刘懿为帝，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兄阎显执政。刘懿只做了八个月的皇帝就死去了。安帝之子、年仅十一岁的刘保继位，是为顺帝。顺帝死后，皇后梁氏（即顺烈梁皇后）与其兄梁冀选立不到两岁的太子刘炳嗣位，是为冲帝，不到半年死去。又立章帝的玄孙、年仅八岁的刘缵，是为质帝。质帝被“拔扈将军”梁冀毒死，又迎立十五岁的刘志为桓帝，梁氏兄妹专权朝廷。桓帝死后，窦皇后（即桓思窦皇后）成了皇太后，与其父窦武定策迎立十二岁的刘宏为灵帝，皇太后临朝称制，窦武执掌朝政。灵帝死后，十四岁的皇子刘辩继位，是为少帝。何太后（即灵思何皇后）临朝称制，其兄何进执掌朝政。一百

年间，六位太后临朝。幼主在位，政由后出，所以增加《皇后纪》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皇后纪》分上下二卷。上卷记光武、明、章、和帝的六位皇后、三位贵人。下卷记安、顺、桓、灵、献帝的九位皇后、二位母后、二位美人、一位夫人及弘农王唐姬。纪末又分载各皇女，计世祖五女、显宗十一女、肃宗三女、和帝四女、顺帝三女、桓帝三女、灵帝一女。这样东汉一代的宫阃之事就被记述得很详备了。2.对于幼帝，采取附记的写法。东汉时期皇帝幼小就即位，在位时间不久，事迹很少，就并入其他皇帝纪中。如殇帝刘隆，接位时只有三个多月，还在襁褓中，在位不足八个月，就归附在《和帝纪》中。冲帝刘炳，接位时年龄不到两岁，只做了不到半年的皇帝。质帝刘瓒，即位时年仅八岁，不到一年就成了梁氏集团的牺牲品。冲、质两帝归附在《顺帝纪》中。3.在列传中，根据东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增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和《列女传》。以上七个类传或揭露东汉时期宦官和外戚两个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或写出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或记载中下层人士进入仕途的艰难以及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和抗争，或记述尚气节重操守的知识分子的言行和功绩，或记载遁世避祸、自命清高之士，或记载医巫卜筮、神仙怪异的方术之士，或表彰卓越女子的聪明才智、嘉言美德等。这些类传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东汉纷繁的社会面貌，体现了东汉时期的时代特点和社会风尚，也较全面地表现出范晔在撰史方面的创新精神。所以清代学者邵晋涵（1743—1796年）说：“东汉尚气节，此书创为《独行》、《党锢》、《逸民》三传，表彰幽隐，搜罗殆尽。”又说：“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又说：“《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11]

二、在史料方面：保存了东汉这一时代的许多有关史料。《后汉书》引用第一手材料较多，有关重要奏疏、论文和诗赋，都收录在某些传中。如《桓谭传》（卷二十八上），载其《陈时政疏》和《言图谶疏》。《冯衍传》（卷二十八上下），载其《说廉丹》书、《说鲍永》书和《显志赋》。《班固传》（卷四十上下），载其《两都赋》、《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和《典引篇》。《王符传》（卷四十九），载其《潜夫论》中的五篇：《贵忠篇》、《浮侈篇》、《实贡篇》、《爱日篇》、《述赦篇》。《仲长统传》（卷四十九），载其《乐志论》及《昌言》中的三篇：《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崔寔传》（卷五十二），载其《政论》。《张衡传》（卷五十九），载其《应间》、《上疏陈事》、《请禁图谶疏》和《思玄赋》。《蔡邕传》（卷六十下），载其《释海》和《条陈政要所当施行七事疏》。《左雄传》

（卷六十一），载其《陈政事疏》。《荀爽传》（卷六十二），载其《对策书》。《荀悦传》（卷六十二），载其《申鉴》。《文苑传·杜笃传》（卷八十上），载其《论都赋》。《文苑传·刘梁传》（卷八十下），载其《辩和同之论》。《文苑传·边让传》（卷八十下），载其《章华赋》，等等。这些奏疏、文章既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也为后人研究东汉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这些材料也全赖范晔《后汉书》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

三、在编撰方法方面：循《史记》以类相从之法，立法偏重于类传。《后汉书》所记人物有五百多人，这比《史记》、《汉书》多得多。除单传外，更多的是用类传。类传是合传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把同一类人物，或社会身份、职业相同，或人品、事迹相近等归在同一类传中，除所增创的七个类传外。又如卷二十五卓茂、鲁恭、魏霸、刘宽都有宽仁恭爱之称，为政宽恕，有治绩，合为一卷。卷三十上下苏竟、杨厚、郎顗、襄楷，都以谶纬术数之学条陈规劝时政，合为一卷。卷三十一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王堂、苏章、羊续、贾琮、陆康，或为东汉初人，或为安帝时代人，或为灵帝时代人，都因在当时牧守刺史中治理政务成绩优异，所以编在同一卷。卷三十二樊宏及其子樊儵、族曾孙樊准，阴识及其弟阴兴，都是外戚（樊宏为世祖光武帝刘秀之舅，阴识为光烈阴皇后之前母兄）而有功绩，所以不入外戚而另列一卷。卷三十五张纯、曹褒、郑玄，或为东汉人，或为章、和帝时代人，或为汉末人，都因博通经学，便合为一卷。卷三十八张宗、法雄、滕抚、冯绲、度尚、杨琁，或为东汉初人，或为东汉末人，都因为政严厉，能剿贼安民，所以列为一卷。卷三十九刘平、赵孝、淳于恭、江革、刘般、周磐、赵咨，都有孝行，便编为一卷。卷四十四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都是笃厚有志节，人品相似，因而合为一卷。袁安、张酺、韩棱、周荣，郭躬、陈宠，都因明了法律，决狱公平适当，编在四十五、四十六卷中。卷四十七班超、梁慬，都以立功于辽远的西域，便编为一卷。卷四十八杨终、李法、翟酺、应奉和其子应劭及霍谓、爰延、徐璆，都有文才，或为名儒，或博通群书，或有著述，合在同一卷中。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或为东汉初人，或为东汉末人，三人都是东汉思想家，擅长著述，又淡漠功名利禄，便编在同一卷中。卷五十三周燮、黄宪、徐稚、姜肱、申屠蟠，都是志行高尚之士，因高隐不仕，故合为一卷。卷五十七杜根、栾巴、刘陶、李云、刘瑜、谢弼，都是坚持气节，能够直谏，不避死亡，便编为一卷。卷五十八虞诩、傅燮、盖勋、臧洪，都深明大义，直道而行，便编为一卷。卷六十六陈蕃、王允，都以为国除恶而死，合为一卷。卷六十八郭太、符融、许劭，都以清高有人伦之鉴而知名于世，便编为一卷。

卷六十九窦武、何进，都为外戚，又因诛宦官不成而死，编为一卷。卷十一至十三记两汉之际起义领袖和割据领袖人物。卷十四、十五记光武帝时的宗室王侯。卷十六至二十二记中兴二十八将。卷七十六至八十四记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九个类传。卷八十五至九十是记边疆兄弟民族的列传。

四、在观点方面：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范晔编纂历史有明确的目的，他说："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12] 他特别通过篇首的序、篇末的论、赞体现出来。他非常着意于序、论、赞的写作，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范晔自诩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13] 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4] 无怪乎后人称二十四史中的史评，首以《后汉书》为佳。范晔在《宦者列传》（卷七十八）的序中述说了宦官的由来，政治地位的发展变化及其败坏国家的情况。序文（大意）说：从汉明帝以后宦官的任用范围逐渐扩大，宦官得以手握封爵重权，口含王法诏命，以至于后来戴高冠佩长剑，腰系朱绶怀揣金印的宦官，布满宫廷……他们的官府，星罗棋布在大小城邑，子弟、宗族及依附者，分布在半数以上的郡国。他们剥削残害黎民百姓，诬蔑陷害忠良，专门树立党羽，互相提拔推举，败坏国家，祸患朝政，使国内怨声载道，志士无处安身，寇盗乘机而起。他们更大兴党锢之祸。受迫害者相互诬告株连。序文又说：宦官的举动可以排山倒海，他们的呼吸可以使严霜、露水发生变化，如果迎合他们的旨意就可以恩宠三族；如果违反他们的旨意，那么就诛灭五服以内的亲属（即上至高祖下及孙），汉朝的法度大乱了。范晔在篇末评论说：自古葬送大业、断绝祖宗祭祀大事，其形成都是有缘由的。夏、商、周三代因喜欢女色而得祸，秦始皇因奢侈、暴虐而招致灾难，西汉因外戚专权而失国，东汉因宦官作乱而倾国。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这话确实说得不错。东汉宦官之所以受宠信，这与外戚当权形成的祸害有密切的关联。《皇后纪》（卷十）的序中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按谓安、质、桓、灵），临朝者六后（按谓章德窦皇后、和熹邓皇后、安思阎皇后、顺烈梁皇后、桓思窦皇后、灵思何皇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辀继路。而赴蹈不息，燋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从东汉和帝开始，朝政由太后把持，太后援引自己的父兄掌权。太后和她的宗族为了长期把持政权，多立幼童当皇帝。小皇帝长大后不甘心被外戚控制，就要寻

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于是身边的宦官就成了皇帝唯一得力的助手。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发展成了一种政治集团。但无论宦官专权或外戚当政，都造成了朝廷腐败，社会黑暗，平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列女传》（卷八十四）是范晔首创的，这无疑肯定了妇女的历史地位。范晔为“才行尤高秀”的十七位妇女立了传，如赞美鲍宣妻桓少君与夫同志，乐羊子妻劝夫成德，王霸妻为夫解惭，姜诗妻助夫尽孝，袁隗妻马伦不屈辨诘，程文矩妻李穆姜可为继母之法，吴许升妻吕荣义无离贰，皇甫规妻矢志不适董卓，盛道妻赵媛姜劝夫潜逃，周郁妻赵阿因夫自杀，叔先雄徇父沉水，庞清母杀仇自首，曹盱女娥永传孝女之名，曹世叔妻班昭学问广博、才识高深，董祀妻蔡琰博学有才等等。在序中说：“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范晔在《党锢传》（卷六十七）中为刘淑、李膺、杜密、范滂、张俭等二十一人立了传，在序中叙述了党事的缘起及党祸的始末。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的黑暗时代，激起了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他在文中指出：“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党人的事迹，歌颂他们在恶势力面前坚贞不屈勇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对东汉士人君子遭小人的毒害及受祸之惨，连声叹息痛恨。刘知几对范晔的论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史家作论“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15]。

此外，《后汉书》在写作上也具有特色。刘知几说，《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16]。清代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说，《后汉书》“详简得宜，无复出叠见之弊者”[17]。该书断限完整，结构严密，且有较高的文学成就。所以范晔曾自负地说：“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18]

《后汉书》具有以上特点，为后人所重视。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年）叹曰：“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19] 近代学者黄侃（1886—1935年）说：“吾读范汉书，虽欲罢而不能也。”[20] 可见《后汉书》无论从文字到内容，都是比较好的一部史学名著。所以，史学家刘节说，范晔“在文体技巧方面是不下于马、班的”[21]。

---

[1] 即《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

[2] 见宋·洪迈《客斋随笔·四笔》“范晔《汉志》”条，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条。

[3]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引自《宋书·范晔传》。

[4] 引自《宋书·范晔传》。

[5] 范晔谋反问题，历来学者各说不同。可参阅吴树平《关于范晔谋反问题的探讨》一文，收入《秦汉文献研究》一书中，齐鲁出版社出版。

[6] 引自清·王先谦《后汉集解·述略》所说。

[7] 引自《宋书·范晔传》。

[8] 引自清·王先谦《后汉集解·述略》所说。

[9] 引自《宋书·范晔传》。

[10] 引自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论赞》篇、《补注》篇。

[11] 引自《南江书录》。

[12] 引自《宋书·范晔传》。

[13] 引自《宋书·范晔传》。

[14] 引自《宋书·范晔传》。

[15] 引自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论赞》篇、《补注》篇。

[16] 引自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论赞》篇、《补注》篇。

[17] 《廿二史札记》卷四。

[18] 引自《宋书·范晔传》。

[19] 见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所引。

[20] 转引自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1] 《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出版。

# 目　录

包举东汉一代的历史名著——评述《后汉书》

后汉书卷一上

光武帝纪第一上

后汉书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后汉书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后汉书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后汉书卷四

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后汉书卷五

孝安帝纪第五

后汉书卷六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后汉书卷七

孝桓帝纪第七

后汉书卷八

孝灵帝纪第八

后汉书卷九

孝献帝纪第九

后汉书卷十上

皇后纪第十上

后汉书卷十下

皇后纪第十下

后汉书卷十一

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后汉书卷十二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后汉书卷十四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后汉书卷十五

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第六

后汉书卷十七

冯岑贾列传第七

后汉书卷十八

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后汉书卷十九

耿弇列传第九

# 后汉书卷一上

## 光武帝纪第一上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

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人，是汉高祖刘邦的第九代孙子，出自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这一世系。刘发生舂陵节侯刘买，刘买生郁林太守刘外，刘外生钜鹿都尉刘回，刘回生南顿县令刘钦，刘钦生光武。光武九岁时成了孤儿，寄养在叔父刘良家中。他身高七尺三寸，须眉浓秀，大嘴，高鼻梁，额角饱满。生性勤于农事，而哥哥刘伯升喜好行侠养士，常常讥笑光武从事农业，把他比作高祖的哥哥刘仲。王莽天凤年间，光武才到长安，学习《尚书》，粗略懂得要旨。

王莽末年，天下连年遭遇蝗灾，盗贼纷纷发生。王莽地皇三年，南阳郡发生饥荒，各世家豪族的宾客大多成为小盗。光武因伯升门客劫人，为逃避官吏的追究，到了新野县，乘机到宛县卖谷子。宛县人李通等引用谶书劝说光武道："刘氏再次兴起，李氏为辅佐。"光武起初不敢承担，但考虑到哥哥伯升平素结交轻生重义、勇于相助的人，必将成就大事，而且王莽失败灭亡已有征兆显露，天下正在动乱之中，便和他们商定计策，开始购买兵器弓箭。十月，光武与李通堂弟李轶等人在宛县起兵，当时年纪二十八岁。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光武遂将宾客还舂陵。时伯升已会众起兵。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见光武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伯升于是招新市、平林兵，与其帅王凤、陈牧西击长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进拔棘阳，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汉军大败，还保棘阳。

十一月，有彗星在张宿星座一带出现。光武就带着宾客回到春陵。这时伯升已经聚众起兵。起初，各世家豪族子弟害怕，都各自逃跑躲藏起来，说“伯升举事将会招致我们杀身之祸”。等到看见光武身穿红衣头戴大帽，都惊奇地说：“谨慎忠厚的人也干起这种事”，心里才逐渐安定下来。伯升于是招募新市、平林的军队，同他们的主帅王凤、陈牧向西进攻长聚。光武起初骑着牛，杀了新野县尉后才得到马，随后进攻血洗唐子乡，又杀死了湖阳县尉。军队中分配财物不均，部众愤怒不平，想倒戈攻击刘氏各部。光武收回宗族成员所得的财物，全部分给了大家，众人这才高兴。进兵攻下棘阳县，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在小长安交战，汉军大败，退守棘阳县。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赐。伯升又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淯阳，进围宛城。

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以伯升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

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莽闻阜、赐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初，光武为春陵侯家讼逋租于尤，尤见而奇之。及是时，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财物，但会兵计策。尤笑曰：“是美须眉者邪？何为乃如是！”

更始元年正月初一，汉军又与甄阜、梁丘赐在批水西岸交战，大败他们，杀了甄阜、梁丘赐。伯升在沘阳县又打败了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进兵包围了宛城。

二月辛巳日，拥立刘圣公为天子，伯升担任大司徒，光武担任太常偏将军。

三月，光武另与众将领进攻昆阳、定陵、郾县等地，全部攻下。缴获大量的牛、马、财物，粮食几十万斛，把它转运送给包围宛城的士兵。王莽得知甄阜、梁丘赐被杀死，汉帝即位，非常惧怕，派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兵百万，其中披甲的战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达颍川郡，又与严尤、陈茂会合。当初，光武为了春陵侯到严尤官府诉讼佃户拖欠田税的事，严尤见了光武就很惊奇。这时，出城投降严尤的人叙说光武不掠取财物，只专心筹划军事。严尤笑着说：“就是那位须眉浓秀的人吗？他怎么会做这种事！”

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埶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

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众乃从。

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邪？”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

起初，王莽征召天下擅长兵法的六十三家数百人，都任命为军吏；选拔训练勇猛的卫士，招收征集勇士，军队的旌旗、物资，千里不绝。当时有位巨人叫巨无霸，身高一丈，腰粗十围，被委派为垒尉；王莽还驱使各种猛兽，虎、豹、犀牛、大象之类，用来壮大声势。军队出征的盛况，自秦、汉以来未曾有过。光武率领数千名士兵，在阳关巡逻。众将领见到王寻、王邑的军队声势浩大，转头撤退，奔回昆阳城，都惶恐不安，担忧挂念妻子儿女，想分散回到各城去。光武提议说：“现在兵马粮草已经不多，而外敌强大，我们合力抵抗他们，或许可以立功；如果分散回城，势必不能都保全。而且宛城还没有攻下，那边的军队不能前来救援，昆阳一旦被攻破，一日之间，各部队也将被消灭。现在不同心协力共建功名，反而想去守护妻子儿女和财物吗？”众将领发怒说：“刘将军怎么敢这样说话！”光武笑着起身。恰逢侦察骑兵回来，报告王莽大军快要抵达城北，军队列阵几百里，看不到尾。众将领惶恐地相互商量说：“还是请刘将军考虑对策。”光武又为大家谋划成败之计。众将领担忧形势紧迫，都表示同意。当时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光武便派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下守城，晚上自己同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人骑马，出昆阳城南门，到外面去聚集兵力。这时王莽军队到达城下的将近十万人，光武险些不能出城。到了郾县、定陵，将各营兵力全部调发，而众将贪恋财物，想分出兵力留守各营。光武说：“现在如果打败敌人，就能得到万倍的珍宝，大功就可以告成；如果被敌人打败，连脑袋都保不住，还能有什么财物呢！”众将领才听从了他的主意。

严尤劝王邑说：“昆阳城小但坚固，现在假冒帝王的人在宛城，我们速派大军前往，他们一定会逃跑；宛城一败，昆阳自然降服。”王邑说：“我过去以虎牙将军的身份围攻翟义，因为没有活捉他，所以受到责备。现在率领百万大军，遇到敌人的城池却不能攻

克，怎么说得过去呢？”于是将昆阳城重重包围，陈列军营数百，云车高十多丈，俯视昆阳城中，战旗遮蔽原野，尘埃弥漫天空，击钲敲鼓之声数百里可以听到。有的挖掘地道，有的用攻城的战车冲击城门。密集的弓箭乱发，箭下如雨，城中的人背着门板出来取水。王凤等人请求投降，没有被允许。王寻、王邑自以为胜利就在眼前，十分自得。夜晚有流星坠落在王莽军营中，白天有云像崩塌的山一般，对着营地陨落下来，在距地面不到一尺的地方消散了，官兵都吓得倾倒伏在地上。

> 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墯其书。寻、邑得之，不憙。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
>
> 光武因复徇下颍阳。会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惭，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
> 九月庚戌，三辅豪桀共诛王莽，传首诣宛。

六月己卯日，光武就与营部人马一起进发，亲自率领步、骑兵一千多人，进军到离王莽大军四五里的地方摆开阵势。王寻、王邑也派出数千名士兵前来交战。光武冲向敌阵，斩下敌军首级几十个。各部将领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见到小股敌人就胆怯，现在见到大批敌人却勇敢无比很使人奇怪而且还冲杀在前，请让我们也来协助将军！”光武再次进攻，王寻、王邑的部队向后退却，各部一起乘胜追击，杀死的敌人成百上千。军队连连取胜，向前推进。这时伯升攻克宛城已有三天，而光武还不知道，于是假装使者携带书信报知昆阳城守军，说“宛城的救兵已到”，又假装失落这封书信。王寻、王邑得到这封信，不高兴。各将领已经连战连胜，胆量气势更壮，无不以一当百。光武就与三千名敢死队员，从城西涉水直冲敌军的中军，王寻、王邑的军阵大乱，光武乘着士兵的锐气摧毁了敌军的阵势，就此杀了王寻。城中的军队也击鼓呐喊冲杀而出，城内城外夹攻，喊杀声震天动地，王莽军大败，逃命的士兵互相奔跑践踏，百余里之内都是奔逃倒毙的人。正碰上雷雨大风，屋顶的瓦片都被刮飞了，雨水如注，滍水水道泛滥，虎、豹都惊吓得四肢发抖，士兵争相渡河，淹死的人数以万计，河水为之断流。王邑、严尤、陈茂轻装骑马踏着死尸渡河逃

走。光武全部缴获他们的各种军用物资、兵车、铠甲、珍宝，多得数不胜数，搬了几个月都没有搬完，有人把剩下的给烧掉了。

光武乘势又夺取了颍阳县。正碰上伯升被更始杀害，光武从父城县赶到宛城，向更始认错。司徒府的官员迎接慰问光武，光武不便述说心里话，只能沉痛地自动承认过错罢了。他没有自夸昆阳之战的功劳，又不敢为伯升穿丧服，吃喝谈笑如同平常。更始因此感到惭愧，便任命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

九月庚戌日，三辅地区的豪杰一齐杀了王莽，把他的首级送到宛城。

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

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

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遂遣使者降下郡国。

更始准备北上建都洛阳，让光武兼任司隶校尉，委派他前往洛阳整修宫殿府署。于是光武设置下属官员，制发公文，所属从事行使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的职责，一切按照汉朝的旧规章办事。当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官吏士人东迎更始进洛阳，见众将领经过时，都是戴着头巾，身穿妇女的上衣，即大袖外衣套着绣花的短袖背心，人们无不感到可笑，有的人害怕，以为不吉祥而避开。等到看见司隶校尉的部属，都高兴得不能自禁。老年的官吏有的流着眼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见汉朝官员的威严仪容！"从此有见识的人都归心于光武。

等到更始到达洛阳，就派光武以破虏将军身份代理大司马职事。十月，光武持朝廷符节北渡黄河，安抚各州郡。他所到郡辖之各县，就接见郡守、县令长及丞尉、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他们的政绩并决定升降，像州牧巡查辖区那样。光武还立即公正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职名称。官吏百姓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带上牛肉、白酒迎接慰劳光武一行人。

到达邯郸，已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劝光武说："赤眉军现在在河东地区，只要决堤放水淹灌，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就可成为水中之

色。”光武没有同意，离开邯郸到了真定县。刘林于是谎称占卜的王郎是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十二月，拥立王郎为天子，建都邯郸，派遣使者劝降下属郡国。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而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光武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天下讵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世祖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贳县，皆降之。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亦举郡降。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

更始二年正月，光武认为王郎新起势力强盛，便北上攻取蓟县。王郎发出文告以十万户的封邑悬赏捉拿光武，已故广阳王的儿子刘接在蓟县境内起兵响应王郎，蓟县城里纷扰混乱，人们相继惊恐不安，传说邯郸王郎的使者刚到，郡守以下的官吏都出城迎接。于是光武急忙坐车南行，早晚不敢进入城邑，食宿都在道路旁。到达饶阳县，官员部属都缺少吃的。光武就自称是邯郸来的使者，进入客舍。客舍的官吏正在进食，光武的随从人员由于饥饿，争相夺食。客舍吏员怀疑他们有假，便击鼓几十遍，谎称邯郸将军到了，光武的随从们都大惊失色。光武登车想走，接着又怕跑不掉，就慢慢回身坐下，说：“请邯郸将军入见。”过了许久才驾车离开客舍。客舍中的吏人在远处呼喊看门人把门关起来。门长说：“天下形势怎么可以预料，怎么能关闭长者呢？”于是光武才得以从南门出去。他们日夜兼程，冒着霜雪，天气严寒，脸部都冻裂了。到了呼沱河，没有船只，正遇上冰封河面，才得以通过，还没有过完河就有几辆车陷进河中。行进到下博城西，彷徨疑惑不知往哪里走。有位白衣老人在路旁，指点着说：“努力！信都郡在为长安坚守着，离这里有八十里。”光武立即奔赴信都郡，信都郡太守任光开门出来迎接。于是光武调发附近各县的兵力，得到四千人，首先攻打堂阳县、贳县，这两县都投降了。王莽的和成郡卒正邳彤也率全郡人投降。还有昌城县人刘植，宋子县人耿纯，各自率领同宗亲子弟，占领他们的县邑，进献给光武。于是又向北降服了下曲阳县，部众逐渐聚合，乐于归附光武的达数万人。

复北击中山，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部，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赵界。

光武又北上攻打中山国，夺取卢奴县。在所经过的地方征发应急

出征的快速部队，传送文告到边境各部，共同攻打邯郸，郡县纷纷响应。光武向南攻打新市、真定、元氏、防子各县，都攻下了，趁势进入了赵国地界。

时王郎大将李育屯柏人，汉兵不知而进，前部偏将朱浮、邓禹为育所破，亡失辎重。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育还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拔䜌广阿。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来助击王郎，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光武因大飨士卒，遂东围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余不下。郎遣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钜鹿，光武逆战于南䜌，斩首数千级。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这时王郎的大将李育驻扎在柏人县，汉军不知道此事，仍向前推进，前部偏将朱浮、邓禹被李育打败，失掉了装备和粮草。光武在后面听到此事，收聚了朱浮、邓禹所溃散的士兵，与李育在外城城门交战，大败李育的军队，全部缴获了被他们夺去的东西。李育回军保城，光武攻城不下，就率军攻取广阿县。适逢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自派遣将领吴汉、寇恂等人率领骑兵突击队前来协助攻打王郎，更始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来讨伐王郎，光武乘机大宴士兵，随后便向东进军围攻钜鹿。王郎的守将王饶坚守钜鹿，一个多月也没有攻下来。王郎派遣将领倪宏、刘奉率领数万人救援钜鹿，光武在南䜌县迎战，杀敌数千人。四月，光武进军围攻邯郸，连战连胜。五月甲辰日，攻占邯郸城，杀了王郎。缴获王郎的文书，得到部下官员与王郎勾结诽谤自己的书信几千件。光武不加检查，集合众将领当众把书信烧了，说："让不安的人自安吧。"

更始遣侍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于更始。

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

光武将击之，先遣吴汉北发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从，汉遂斩曾而发其众。秋，光武击铜马于鄡，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鄡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赤眉别帅与大彤、青犊十余万众在射犬，光武进击，大破之，众皆散走。使吴汉、岑彭袭杀谢躬于邺。

更始派侍御史持符节封光武为萧王，命令各部停战前往更始所在

地。光武以河北地区尚未平定为由，没有接受更始的征召。从此他开始对更始怀有二心。

这时长安政局混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在睢阳专权擅命，公孙述在巴蜀称王，李宪自封为淮南王，秦丰自号为楚黎王，张步在琅邪郡起兵，董宪在东海郡起兵，延岑在汉中起兵，田戎在夷陵起兵，他们各自设置将帅，侵占郡县。还有别的名号的叛军：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队伍，各自率领部属，总数合计几百万人，在所占据的地方抢掠。

光武将要攻打他们，先派遣吴汉北上调发十郡兵马。幽州牧苗曾不服从命令，吴汉就杀了苗曾而调发了他的部众。秋天，光武在鄡县进攻铜马军，吴汉率领骑兵突击队在清阳县与光武会合。铜马军几次挑战，光武加固营垒自保；铜马军有人出来掳掠的，光武就派人袭击捉拿他们，断绝他们运送粮草的通路。过了一个多月，铜马军粮食吃尽，趁夜逃离，光武率军追击到馆陶县，大败铜马军。光武接受铜马军投降的事尚未结束，高湖、重连军从东南方赶来，与铜马军的残部会合，光武又和他们在蒲阳山大战，把他们全都打败并使他们投降，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投降的人还是不安心，光武理解他们的心意，命令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自己轻骑巡行各部阵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谈："萧王待人推心置腹、真心诚意，我们哪能不以死效力呢！"从此都对光武心悦诚服。光武把投降的士兵全部分配给各个将领，于是部众多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一带称光武为"铜马帝"。赤眉军另一支的将领和大肜、青犊十多万人在射犬县，光武向他们发动进攻，大败他们，那十多万人马都溃散逃走了。光武派吴汉、岑彭袭击邺城并杀了谢躬。

青犊、赤眉贼入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使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斩之。

光武北击尤来、大抢、五幡于元氏，追至右北平，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轻进，反为所败。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弇频射却贼，得免。士卒死者数千人，散兵归保范阳。军中不见光武，或云已殁，诸将不知所为。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众恐惧，数日乃定。贼虽战胜，而素慑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次，与战，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贼入渔阳，乃遣吴汉率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将军追战于潞东，及平谷，大破灭之。

青犊、赤眉军进入函谷关，攻打更始。光武就派遣邓禹率领六员

副将带兵向西进军，以便利用更始、赤眉兵相争的机会。这时更始派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人驻守洛阳，光武命令冯异据守孟津来防御他们。

建武元年春季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更始派遣丞相李松进攻并杀了刘婴。

光武向北在元氏进攻尤来、大抢、五幡，追到右北平，接连打败各军。又在顺水以北交战，光武乘胜轻率进军，反而被敌军打败。尤来等部追赶急速，短兵相接，光武从高坡跳下，遇到骑兵突击队的王丰，王丰把马让给光武，光武扶着他的肩膀上马，回头笑着对耿弇说："差点被敌人所讥笑。"耿弇频频射箭击退了敌人，光武才得以脱身。死亡的士兵有几千人，被打散的士兵退到范阳城坚守。队伍中不见光武，有人说他已战死，各将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吴汉说："诸位努力吧！萧王哥哥的儿子在南阳，何忧没有主公？"众人惧怕不安，几天后才安定下来。尤来等部虽然打了胜仗，但向来畏惧光武的声威，加上双方互相不了解情况，夜间就撤走了。大军又前进到安次县，与敌交战，打败了敌人，杀敌三千多人。尤来等部退入渔阳郡，光武就派遣吴汉率领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位将军在潞县之东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平谷县，大败并消灭了敌军。

朱鲔遣讨难将军苏茂攻温，冯异、寇恂与战，大破之，斩其将贾强。

于是诸将议上尊号。马武先进曰："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反水不收，后悔无及。大王虽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宜且还蓟即尊位，乃议征伐。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光武惊曰："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武曰："诸将尽然。"光武使出晓之，乃引军还至蓟。

夏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

光武从蓟还，过范阳，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诸将复上奏曰："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参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光武又不听。

行到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光武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

朱鲔派遣讨难将军苏茂攻打温县，冯异、寇恂与他们交战，大败他们，杀了苏茂的部将贾强。

这时众将领商议请光武承受天子的尊号。马武首先进言说："天下没有君主。如果有圣人趁着衰败的时期兴起，即使以仲尼为宰相，孙子为大将，也恐怕无济于事。覆水无法收回，事过后悔不及。大王虽然执意谦虚退让，宗庙社稷的大事该怎么办呢！您应该暂且回到蓟县即皇帝位，然后再计议征战讨伐的事。现在谁是逆贼而我们怎能奔走去攻打他们呢？"光武吃惊地说："将军怎么说出这样的话？这该斩首的呀！"马武说："众将领都是这个主张。"光武让马武出面向各将领讲明道理，然后率领军队回到蓟县。

夏季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

光武从蓟县返回，路过范阳县，命令收葬阵亡的官兵。到达中山国，众将领又上奏说："汉朝遭受王莽之乱，宗庙毁坏，祭礼断绝，豪杰愤怒，众多百姓处在灾难困苦之中。大王与伯升首先发动义兵，更始却凭借宗室资格占据帝位，而不能继承统一大业，破坏扰乱纲常法纪，使得盗贼日益增多，百姓处在危难愁苦中。大王初征昆阳，王莽不战自溃；后来攻占邯郸，北方各州顺服平定；三分天下而您就占有二分，横跨州郡占据土地，拥有披甲部众百万人。讲武力没有谁敢与您对抗，论文德就更没有话说。臣等听说帝王之位不可以长久空缺，天命不可以谦让拒绝，希望大王以国家为重，以百姓为念。"光武还是没有听从。

大军行进到南平棘县，众将领再一次坚决请求光武即天子之位。光武说："贼寇尚未平定，我们四面受敌，何必急着要正名号帝位呢？各位将领暂且出去吧。"耿纯进言说："天下士大夫抛弃家室亲戚，背井离乡，追随大王于弓箭礌石的战场间，他们本来是希望能够攀龙附凤，来成全自己的志向。现在功业即将完成，天意人心也相应合，而大王却拖延时日违逆众心，不正名号帝位，我担心士大夫们的希望和打算落空，就会产生离去的念头，不愿长久自苦下去。部下众人一旦离散，就难以重新聚合。时间不可拖延，众心不可违背。"耿纯的言辞十分恳切，光武深受感动，说："我将考虑这件事。"

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

鄗为高邑。

是月，赤眉立刘盆子为天子。

甲子，前将军邓禹击更始定国公王匡于安邑，大破之，斩其将刘均。

秋七月辛未，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壬午，以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

大军行进到达鄗县，光武先前在长安时同屋的书生彊华从关中进献《赤伏符》，符文说："刘秀发兵捕无道（王莽），四方各族云集如群龙搏斗于原野，高祖以来二百二十八年间，汉属火德应为主。"群臣趁机又上奏说："受天命的符瑞，人的应验为上，相距万里而符信相合，不经商议而情思相同，周朝的白鱼符瑞，哪里能和这相比呢？当今上无天子，国内混乱，符瑞应验，显而易见，应该报答天神，满足大家的愿望。"光武于是命令有关官吏在鄗县南面千秋亭的五成陌设置坛场。

六月己未日，光武即皇帝位。烧柴祭祀上天，升烟祭祀水、火、雷、风、山、泽六神，遥望祭祀群神。祭祀祝文说："皇天上帝，后土神灵，垂爱天下，降下符命，将百姓托付刘秀，为民父母，刘秀不敢当。下属百官，不谋而合，异口同辞，都说：'王莽篡位，刘秀发愤起兵，在昆阳击溃王寻、王邑，在河北诛灭王郎、铜马，平定天下，海内蒙受恩惠。上应天地之心，下为百姓所归。'谶记说：'刘秀发兵捕无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秀还是坚决推辞，以至一而再，再而三。群臣都说："这是天命，不可延滞，怎么敢不恭敬从命。"于是定年号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县为高邑县。

这个月，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天子。

甲子日，前将军邓禹在安邑进击更始的定国公王匡，大败王匡，杀了他的将领刘均。

秋季七月武帝任命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丁丑日，起用野王县令王梁担任大司空。壬午日，让大将军吴汉担任大司马，偏将军景丹担任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担任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担任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担任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担任大将军。

时宗室刘茂自号"厌新将军"，率众降，封为中山王。

己亥，幸怀。遣耿弇率强弩将军陈俊军五社津，备荥阳以东。使吴汉率朱祐及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十一将军围朱鲔于洛阳。

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于怀宫。进幸河阳。更始廪丘王田立降。

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

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

甲申，以前密令卓茂为太傅。

辛卯，朱鲔举城降。

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

遣岑彭击荆州群贼。

十一月甲午，幸怀。

刘永自称天子。

十二月丙戌，至自怀。

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卢芳起安定。破虏大将军叔寿击五校贼于曲梁，战殁。

当时同宗室的刘茂自号“厌新将军”，率领部众投降光武帝，被封为中山王。

己亥日，光武帝驾临怀县。派遣耿弇率领强弩将军陈俊驻扎在五社津，守备荥阳以东。派遣吴汉率领朱祐及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十一位将军在洛阳围攻朱鲔。

八月壬子日，光武帝祭祀社稷。癸丑日，在怀宫拜祭高祖、太宗、世宗。前行驾临河阳县。更始的廪丘王田立投降。

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逃到高陵。辛未日，光武帝颁诏书说：“更始失败，弃城逃走，妻子儿女衣不遮体，流离失所在路途。朕很怜悯他们。现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有敢伤害他们的，罪与大逆相同。”

甲申日，任用前密县县令卓茂为太傅。

辛卯日，朱鲔率洛阳全城人马投降。

冬十月癸丑日，光武帝的车驾进入洛阳，驾临南宫却非殿，定都洛阳。

光武帝派遣岑彭进击荆州地方的各农民军。

十一月甲子日，光武帝驾临怀县。

刘永自称天子。

十二月丙戌日，光武帝从怀县回洛阳。

赤眉军杀死更始，隗嚣占据陇右郡，卢芳在安定郡起兵。破虏大将军叔寿在曲梁进击五校军，战死。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击檀乡贼于邺东，

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下诏曰：“人情詶，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效未詶，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博士丁恭议曰：“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乃遣谒者即授印绶，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建武二年春正月甲子日，有日食。大司马吴汉率领九位将军在邺县东进击檀乡军，大败并降服他们。庚辰日，封有功之臣都为列侯，封邑大的有四个县，其余的人封邑大小各有差别。光武帝下达诏书说：“人情得到满足，所苦在于放纵，满足一时的欲望，忘了谨慎对待刑罚的道理。各位将领功业远大，如果真想永远传扬下去，应当像面临深渊，像脚踏薄冰一样，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凡有显著功劳未得到酬报的，没有列入功劳簿的人，大鸿胪赶快奏上，朕将分别录功行赏。”博士丁恭奏议说：“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地域不超过百里，所以有利于封侯建国，取法于《周易》震卦的雷声‘震惊百里’，主干（中央）强大，枝叶（地方）弱小，所以为治理国家之道。现在封给诸侯四个县，不符合法制。”光武帝说：“古代国家之所以灭亡，都是因为治国无道，没有听说由于功臣封地多而亡国的。”于是派遣谒者立即颁发印绶，策文说：“在高位的不骄傲，位高没有危险；有所节制，谨守法度，满盈不会漫溢。要敬肃谨慎从事。功业传给子孙，永远成为汉朝的藩属。”

壬午，更始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降，皆复爵位。

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是月，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寇掠关中。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

真定王杨、临邑侯让谋反，遣前将军耿纯诛之。

二月己酉，幸修武。

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

遣骠骑大将军景丹率征虏将军祭遵等二将军击弘农贼，破之，因遣祭遵围蛮中贼张满。

渔阳太守彭宠反，攻幽州牧朱浮于蓟。

延岑自称武安王于汉中。

辛卯，至自修武。

壬午日，更始的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投降，都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爵位。

壬子日，建立高庙，在洛阳建社稷坛，在洛阳城南建起郊祀祭

坛，开始以火德为正，崇尚赤色。

这月，赤眉军焚烧西京长安的宫室，发掘帝王园陵，抢掠关中。大司徒邓禹进入长安，派司徒府属官护送前汉十一位皇帝的牌位，藏入高庙。

真定王刘杨、临邑侯刘让策谋反叛，光武帝派遣前将军耿纯杀了他们。

二月己酉日，光武帝驾临修武县。

大司空王梁被免职。壬子日，任命太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

光武帝派遣骠骑大将军景丹率领征虏将军祭遵等二位将军（当为五将军）出击弘农军，打败了他们。乘机又派遣祭遵围攻蛮中军张满。

渔阳郡太守彭宠造反，在蓟县攻打幽州牧朱浮。

延岑在汉中自称武安王。

辛卯日，光武帝从修武县返回洛阳。

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诏曰："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遣执金吾贾复率二将军击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

骁骑将军刘植击密贼，战殁。

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伐刘永。夏四月，围永于睢阳。更始将苏茂杀淮阳太守潘蹇而附刘永。

甲午，封叔父良为广阳王，兄子章为太原王，章弟兴为鲁王，舂陵侯嫡子祉为城阳王。

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歙为泗水王，故真定王杨子得为真定王，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

癸未，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六月戊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子彊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谒者、从官秩各一等。丙午，封宗子刘终为淄川王。

秋八月，帝自将征五校。丙辰，幸内黄，大破五校于羛阳，降之。

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朱浮，与彭宠战于潞，隆军败绩。

盖延拔睢阳，刘永奔谯。

破虏将军邓奉据淯阳反。

九月壬戌，至自内黄。

骠骑大将军景丹薨。

延岑大破赤眉于杜陵。

三月乙未日，光武帝大赦天下，下达诏书说：“近来狱中有不少受冤屈的人，官吏用刑也很严峻苛刻，朕很怜悯这些受刑罚的人。孔子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连手脚都不知道摆在哪里好。’应当和中二千石官吏、各位大夫、博士、议郎商议审查刑法。”

光武帝派遣执金吾贾复率领二位将军出击更始郾王尹遵，打败并降服了他。

骁骑将军刘植攻打密县的寇贼，战死。

光武帝派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率领四位将军讨伐刘永。夏四月，在睢阳围攻刘永。更始的将领苏茂杀了淮阳太守潘蹇而依附刘永。

甲午日，光武帝封叔父刘良为广阳王，哥哥的儿子刘章为太原王，刘章的弟弟刘兴为鲁王，舂陵侯正妻之子刘祉为城阳王。

五月庚辰日，光武帝封更始元氏王刘歙为泗水王，已故真定王刘杨的儿子刘得为真定王，封周朝的后代姬常为周承休公。

癸未日，汉武帝下诏书说：“百姓中有被迫嫁为人妻、被卖为人子的想回到父母身边的人，听任他们自便。有敢于拘禁的，以法论处。”

六月戊戌日，光武帝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儿子刘彊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加郎、谒者、从官的俸禄各一等。丙午日，封宗子刘终为淄川王。

秋季八月，光武帝亲自率军征伐五校军。丙辰日，驾临内黄县，在羛阳村大败五校军，迫使他们投降。

光武帝派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援朱浮，在潞县与彭宠交战，邓隆的军队被打败。

盖延攻克睢阳县，刘永逃到谯县。

破虏将军邓奉占据清阳县造反。

九月壬戌日，光武帝从内黄县返回洛阳。

骠骑大将军景丹去世。

延岑在杜陵县大败赤眉军。

关中饥，民相食。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

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于上郡。登将乐玄杀登，以其众

五万余人降。

遣偏将军冯异代邓禹伐赤眉。

使太中大夫伏隆持节安辑青徐二州，招张步降之。

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

是岁，盖延等大破刘永于沛西。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谷旅生，麻尗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大司徒邓禹及冯异与赤眉战于回溪，禹、异败绩。

征虏将军祭遵破蛮中，斩张满。

辛巳，立皇考南顿君已上四庙。

壬午，大赦天下。

闰月乙巳，大司徒邓禹免。

冯异与赤眉战于崤底，大破之，余众南向宜阳，帝自将征之。己亥，幸宜阳。甲辰，亲勒六军，大陈戎马，大司马吴汉精卒当前，中军次之，骁骑、武卫分陈左右。赤眉望见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诏以属城门校尉。戊申，至自宜阳，己酉，诏曰：“群盗纵横，贼害元元，盆子窃尊号，乱惑天下。朕奋兵讨击，应时崩解，十余万众束手降服，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

关中地区闹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冬十一月，光武帝任命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领八位将军在堵乡征讨邓奉。

铜马、青犊、尤来军余部在上郡一起拥立孙登为天子。孙登的将领乐玄杀了孙登，率领他的部众五万余人投降。

派遣偏将军冯异代替邓禹讨伐赤眉军。

派遣太中大夫伏隆拿着符节安抚青、徐二州，招降了张步。

十二月戊午日，光武帝下诏书说：“宗室列侯被王莽废黜，祖先的神灵无处依托，朕很怜悯他们。一并恢复他们的封国。如果列侯本人已经身亡，所在郡县将他们子孙的名字上报到尚书那里，给以封授爵位。”

这年，盖延等人在沛县西大败刘永。当初，在王莽末年，天下发生旱灾、蝗灾，黄金一斤换小粟一斛；到这时野谷子不经播种而自行生长，麻和菽尤其茂盛，野蚕结茧，布满山岗，百姓从中得到利益。

建武三年春季正月甲子日，光武帝任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大司徒邓禹及冯异在回溪与赤眉军交战，邓

禹、冯异被打败。

征虏将军祭遵攻破蛮中，杀了张满。

辛巳日，光武帝设立皇父南顿君以上四位祖先的祀庙。

壬午日，光武帝大赦天下。

闰月乙巳日，大司徒邓禹被免职。

冯异在崤底与赤眉军交战，大败他们，赤眉军残部向南逃往宜阳县，光武帝亲自率军征伐他们。己亥日，光武帝驾临宜阳。甲辰日，光武帝亲自统率六军，大摆兵阵，大司马吴汉的精兵列队在前，中军跟在后面，骁骑、武卫分别列在左右。赤眉军望见列队阵势后震惊恐怖，派出使者请求投降。丙午日，赤眉军的君臣反绑双手，带着高皇帝刘邦的玺印投降光武帝，光武帝命令把这件事交给城门校尉办理。戊申日，光武帝从宜阳回到洛阳。己酉日，光武帝下达诏书说："群盗横行天下，百姓遭受杀害，刘盆子窃据皇帝尊号，扰乱迷惑天下。朕兴兵征伐，他们立即土崩瓦解，十多万人束手降服，先帝的玺印归到王府。这都是祖宗的威灵，将士众人的力量，朕怎么可以享有这荣耀呢？选择吉日祭祀高庙，赏赐天下继承父亲地位的长子爵位，每人一级。"

二月己未，祠高庙，受传国玺。

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步杀光禄大夫伏隆而反。

幸怀。遣吴汉率二将军击青犊于轵西，大破降之。

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为大司徒。

彭宠陷蓟城，宠自立为燕王。

帝自将征邓奉，幸堵阳。夏四月，大破邓奉于小长安，斩之。

冯异与延岑战于上林，破之。

吴汉率七将军与刘永将苏茂战于广乐，大破之。虎牙大将军盖延围刘永于睢阳。

五月己酉，车驾还宫。

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耿弇与延岑战于穰，大破之。

秋七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将军伐秦丰，战于黎丘，大破之，获其将蔡宏。

庚辰，诏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

二月己未日，祭礼高庙，接受传国印玺。

刘永封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光禄大夫伏隆而叛乱。

光武帝驾临怀县。派遣吴汉率二位将军在轵县西面攻打青犊军，大败并降服了他们。

三月壬寅日，以大司徒司直伏湛担任大司徒。

彭宠攻陷蓟城，自立为燕王。

光武帝亲自率兵征伐邓奉，亲临堵阳。夏四月，在小长安大败邓奉，杀了他。

冯异与延岑在上林交战，冯异击败了延岑。

吴汉率领七位将军（当为二将军）在广乐与刘永的将领苏茂交战，大败苏茂。虎牙大将军盖延在睢阳包围了刘永。

五月己酉日，光武帝返回洛阳宫中。

乙卯（三十）日，有日食。

六月壬戌日，光武帝大赦天下。

耿弇与延岑在穰县交战，大败延岑。

秋季七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领三位将军征讨秦丰，在黎丘交战，大败秦丰，俘获了他的将领蔡宏。

庚辰日，光武帝下诏书说："俸禄不满六百石的官吏，下至授铜印墨绶的县长、国相，有罪需要处置的先要奏请朝廷。男子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由于受牵连而获罪的妇女，只要不是犯有'不道'罪或诏书指名逮捕的人，都不能拘禁。应该审验查问的人当即审验查明。女子犯罪可以让她回家，出钱雇人入山伐木抵罪。"

盖延拔睢阳，获刘永，而苏茂、周建立永子纡为梁王。

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做人父老。十一月乙未，至自舂陵。

涿郡太守张丰反。

是岁，李宪自称天子。西州大将军隗嚣奉奏。建义大将军朱祐率祭遵与延岑战于东阳，斩其将张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

二月壬子，幸怀。壬申，至自怀。

遣右将军邓禹率二将军与延岑战于武当，破之。

夏四月丁巳，幸邺。己巳，进幸临平。

遣大司马吴汉击五校贼于箕山，大破之。

五月，进幸元氏。辛巳，进幸卢奴。

遣征虏将军祭遵率四将军讨张丰于涿郡，斩丰。

六月辛亥，车驾还宫。

七月丁亥，幸谯。遣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围刘纡于垂惠。

董宪将贲休以兰陵城降，宪围之。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平狄将军庞萌救贲休，不克，兰陵为宪所陷。

秋八月戊午，进幸寿春。

太中大夫徐恽擅杀临淮太守刘度，恽坐诛。

盖延攻克睢阳，俘获刘永，而苏茂、周建拥刘永的儿子刘纡为梁王。

冬季十月壬申日，光武帝驾临舂陵，祭祀陵园祖庙，趁机在旧宅安排酒宴，广聚故人和父老。十一月乙未日，从舂陵返回洛阳。

涿郡太守张丰造反。

这年，李宪自称天子。西州大将军隗嚣敬受邓禹所奏专制凉州、朔方的政事。建义大将军朱祐率领祭遵在东阳与延岑交战，杀了延岑的将领张成。

建武四年春正月甲申日，光武帝大赦天下。

二月壬子日，光武帝驾临怀县。壬申日，从怀县返回京师。

派遣右将军邓禹率领二位将军在武当县与延岑交战，打败了延岑。

夏四月丁巳日，光武帝驾临邺城。己巳日，前行驾临临平县。

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在箕山攻打五校军，大败了他们。

五月，光武帝驾临元氏县。辛巳日，前行驾临卢奴县。

派遣征虏将军祭遵率领四位将军（当为三将军）在涿郡讨伐张丰，并杀死了他。

六月辛亥日，光武帝返回京师宫中。

七月丁亥日，光武帝驾临谯城。派遣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在垂惠围攻刘纡。

董宪的将领贲休率领兰陵全城上下归降。董宪包围了该城。虎牙大将军盖延率领平狄将军庞萌救援贲休，没有取胜，兰陵城被董宪攻陷。

秋八月戊午日，光武帝前行驾临寿春县。

太中大夫徐恽擅自杀死临淮太守刘度，徐恽因此被处死。

遣扬武将军马成率三将军伐李宪。九月，围宪于舒。

冬十月甲寅，车驾还宫。

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义大将军朱祐率二将军围秦丰于黎丘。十二月丙寅，进幸黎丘。

是岁，征西大将军冯异与公孙述将程焉战于陈仓，破之。

五年春正月癸巳，车驾还宫。

二月丙午，大赦天下。

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拔垂惠。

乙丑，幸魏郡。

壬申，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

彭宠为其苍头所杀，渔阳平。

大司马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降之。复遣耿弇率二将军讨张步。

三月癸未，徙广阳王良为赵王，始就国。

平狄将军庞萌反，杀楚郡太守孙萌而东附董宪。

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二将军伐田戎于津乡，大破之。

夏四月，旱，蝗。

河西大将军窦融始遣使贡献。

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

光武帝派遣扬武将军马成率领三位将军讨伐李宪。九月，在舒县包围了李宪。

冬十月甲寅日，光武帝返回洛阳宫中。

太傅卓茂去世。

十一月丙申日，光武帝驾临宛城。派遣建义大将军朱祐率领二位将军在黎丘城围攻秦丰。十二月丙寅日，光武帝前行驾临黎丘城。

这年，征西大将军冯异与公孙述的将领程焉在陈仓县交战，打败了程焉。

建武五年春正月癸巳日，光武帝返回洛阳宫中。

二月丙午日，大赦天下。

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攻克垂惠。

乙丑日，光武帝驾临魏郡。

壬申日，光武帝封殷朝后人孔安为殷绍嘉公。

彭宠被他的私家所属奴隶杀死，渔阳得以平定。

大司马吴汉率领建威大将军耿弇在平原郡攻打富平、获索军，大败并降服了他们。又派遣耿弇率领二位将军征伐张步。

三月癸未日，改封广阳王刘良为赵王，刘良开始前往封国。

平狄将军庞萌造反，杀死楚郡太守孙萌而东去归附董宪。

光武帝派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领二位将军在津乡讨伐田戎，大败田戎。

夏四月，天旱，发生蝗灾。

河西大将军窦融开始派遣使者进贡。

五月丙子日，光武帝下达诏书说："久旱伤害麦子，去年的秋庄稼未能下种，朕为此十分忧虑。或许是残酷的官吏不可胜计，狱中有很多冤屈错案，百姓愁苦怨恨，感动上天引起天气失调吗？现在我命令京师各官府、三辅、郡、国释放关押的囚犯，不是犯死罪的人一概不要追究，被处徒刑的人免罪为百姓。务必提拔温顺贤良的人，罢免贪婪残暴的官吏，各自尽忠尽职。"

六月，建义大将军朱祐拔黎丘，获秦丰；而庞萌、苏茂围桃城。帝时幸蒙，因自将征之。先理兵任城，乃进救桃城，大破萌等。

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进幸湖陵，征董宪。又幸蕃，遂攻董宪于昌虑，大破之。

八月己酉，进幸郯，留吴汉攻刘纡、董宪等，车驾转徇彭城、下邳。吴汉拔郯，获刘纡，汉进围董宪、庞萌于朐。

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

耿弇等与张步战于临淄，大破之。帝幸临淄，进幸剧。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

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书令侯霸为大司徒。

十二月，卢芳自称天子于九原。

西州大将军隗嚣遣子恂入侍。

交阯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

诏复济阳二年傜役。

是岁，野谷渐少，田亩益广焉。

六月，建义大将军朱祐攻取黎丘城，俘获秦丰；而庞萌、苏茂围攻桃城县。光武帝当时驾临蒙县，因此亲自率军征讨庞萌、苏茂。他先在任城整顿部队，进而援救桃城，大败庞萌等人的军队。

秋七月丁丑日，光武帝驾临沛县，祭祀高祖原庙。下诏修复西京的园陵。光武帝前行驾临湖陵县，征讨董宪。又驾临蕃县，接着在昌虑县进攻董宪，大败董宪。

八月己酉日，光武帝前行驾临郯县，留下吴汉攻打刘纡、董宪等人，光武帝辗转巡行彭城县、下邳县。吴汉攻取郯县，俘获刘纡；吴汉进一步在朐县围攻董宪、宠萌。

冬十月，光武帝返回，驾临鲁县，派大司空祭祀孔子。

耿弇等人在临淄与张步交战，大败张步。光武帝驾临临淄县，前行驾临剧县。张步杀了苏茂来归降，齐地平定。

光武帝开始在洛阳兴建太学。回宫后，亲临太学，赏赐博士弟子各有差别。

十一月壬寅日，大司徒伏湛被免职，尚书令侯霸担任大司徒。

十二月，卢芳在九原县自称天子。

西州大将军隗嚣派遣儿子隗恂入朝侍奉光武帝。

交阯郡州牧邓让率领七郡（即交州所属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七郡。）太守派遣使者进贡。

光武帝下诏令免除济阳县二年的徭役。

这年，野谷逐渐减少，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广。

# 后汉书卷一下

## 光武帝纪第一下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豫。

辛酉，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

扬武将军马成等拔舒，获李宪。

二月，大司马吴汉拔朐，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三月，公孙述遣将任满寇南郡。

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

五月己未，至自长安。

隗嚣反，盖延等因与嚣战于陇坻，诸将败绩。

辛丑，诏曰："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

建武六年春季正月丙辰日，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代代免除那里的赋税劳役，如同丰邑、沛县，让章陵县的人不再顾虑今后的生活。

辛酉日，下诏书说："去年水、旱、蝗虫成灾，谷价飞涨，民用物品缺乏。朕考虑百姓无法养活自己，忧伤怜悯他们。命令郡国存有粮食的人，将粮食分给老人、鳏夫、寡妇、孤儿、年老无子以及病重残疾、无家可归贫困不能生存的人，遵照《汉律》办理。二千石官员要尽力加紧安抚百姓，不要怠忽职责。"

扬武将军马成等人攻克舒县，俘获李宪。

二月，大司马吴汉攻克朐县，俘虏董宪、庞萌，山东全部平定。各将领回到京师，朝廷安排酒宴并颁行赏赐。

三月，公孙述派将领任满侵犯南郡。

夏季四月丙子日，光武帝驾临长安，初次拜谒高庙，就此祭祀十一位皇帝的陵墓（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

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

光武帝派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位将军从陇道讨伐公孙述。

五月己未日，光武帝从长安回到洛阳。

隗嚣造反，盖延等人于是与隗嚣在陇阺交战，盖延等众将领大败。

辛丑日，光武帝下诏说："凡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民被隗嚣连累的，还有在三辅地区遭受赤眉之难，犯有'无道'（杀无罪一家三人）罪的，自死刑以下，全部赦免。"

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代郡太守刘兴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殁。

初，乐浪人王调据郡不服。秋，遣乐浪太守王遵击之，郡吏杀调降。

遣前将军李通率二将军，与公孙述将战于西城，破之。

夏，蝗。

秋九月庚子，赦乐浪谋反大逆殊死已下。

丙寅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丁丑，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十一月丁卯，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六月辛卯日，光武帝下诏说："设置官署安排官吏，是用来治理人民的。现在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级所设置的官吏职位依然繁多，命令司隶校尉、州牧各自核实所属各衙署，裁减官员。县国不足以设置长吏而可以合并的，上报给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京畿及近郡、各州分条上奏文，合并削减四百多个县，官吏职位的设置也减少了，十个职位中只保留一个。

代郡太守刘兴在高柳县进攻卢芳的将领贾览，战亡。

当初，乐浪郡人王调占据乐浪郡不归服。秋天，光武帝派遣乐浪太守王遵攻打他，郡吏杀死王调并投降。

光武帝派遣前将军李通率领二位将军，与公孙述的部将在西城县交战，打败了他们。

夏季，发生蝗灾。

秋季九月庚子日，赦免乐浪郡犯有谋反、大逆、死刑罪以下的犯人。

丙寅日，有日食发生。

冬季十月丁丑日，光武帝下诏说：“我德行浅薄而不贤明，寇贼危害百姓，强暴欺侮弱小，人民流离失所。《诗经》上说：‘日月显示灾象，不按常道运行。’我要永远记住那种过失，内心深感忧虑。命令公卿推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官都要呈上密封的奏章，不要有隐瞒避忌，各官吏要遵循职守，务必遵守法令制度。”

十一月丁卯日，光武帝诏令王莽时的吏民被罚为奴婢而不合原先法律规定的，都释放为平民。

十二月壬辰日，大司空宋弘被免职。

癸巳日，下诏书说：“不久前，因战争没有结束，国家费用不足，所以实行十分取一的税收。现在士兵们开垦田地，粮食储备略有积蓄。命令郡国现在收取三十分之一的税为田租，如同原先的制度。”

隗嚣遣将行巡寇扶风，征西大将军冯异拒破之。

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国。匈奴遣使来献，使中郎将报命。

七年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

又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二月辛巳，罢护漕都尉官。

三月丁酉，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

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夏四月壬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

焉。”

隗嚣派遣将领行巡侵犯扶风郡，征西大将军冯异抵御并击败了他。

这年，光武帝开始废除郡国的都尉官。开始派遣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匈奴派遣使者来进贡，朝廷派出中郎将回访。

建武七年春季正月丙申日，光武帝诏命中都官、三辅、郡、国释放囚犯，不是犯死刑的人，都一律不要判定他们的罪。被判徒刑的免罪为平民。犯有轻刑在逃的，官吏在文簿中记下他们的姓名，免除他们的罪行。

又下诏说：“世人以厚葬为美德，以薄葬为鄙陋，直到富有的人奢侈过分，贫苦的人耗尽资财，法令不能禁止，礼义不能抑止，战乱时坟墓被盗掘才知道厚葬的害处。现在布告天下，让大家懂得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的道理。”

二月辛巳日，废除护漕都尉官。

三月丁酉日，光武帝下诏说：“现在国家有众多的军队，并且大都是精锐勇武之士，应当暂且撤销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以及临时的军吏，让他们重新成为百姓。”

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

癸亥日，有日食发生，光武帝避开正殿，停止军事行动，五天不上朝听政。光武帝下诏说：“我德行浅薄招来灾祸，出现日月之灾的谴责，战栗恐惧，还能说什么呢！现在正思考自己的过失，希望消除灾祸。命令有关官员各自负起职责，遵守法令制度，给予百姓恩惠。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不要有所陷讳。凡上书的人，不得称朕圣明。”

夏季四月壬午日，光武帝下诏说：“近来阴阳错乱乖谬，出现日食、月食现象。百姓有过失，责任在我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校尉、州牧推荐贤良、方正各一人，把他们征召上来，我要召见考察他们。”

五月戊戌，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

五月戊戌日，前将军李通担任大司空。

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

是夏，连雨水。

汉忠将军王常为横野大将军。

八月丁亥，封前河间王邵为河间王。

隗嚣寇安定，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却之。

冬，卢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乔扈各举郡降。

是岁，省长水、射声二校尉官。

八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其城。

夏四月，司隶校尉傅抗下狱死。

隗嚣攻来歙，不能下。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陇右溃，隗嚣奔西城，遣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围之；进幸上邦，不降，命虎牙大将军盖延、建威大将军耿弇攻之。

颍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守兵亦叛，京师骚动。

秋，大水。

八月，帝自上邽晨夜东驰。九月乙卯，车驾还宫。

庚申，帝自征颍川盗贼，皆降。

安丘侯张步叛归琅邪，琅邪太守陈俊讨获之。

甲寅日，光武帝诏命吏民因遭受饥荒战乱以及被青、徐二州强盗所劫掠当奴婢或小妾的，愿意离开或留下的，任听他们的意愿。有敢强制拘留不放回的，按贩卖人口之法治罪。

这年夏天，连续下雨。

汉忠将军王常担任横野大将军。

八月丁亥日，授封前河间王刘邵为河间王。

隗嚣侵犯安定郡，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打退了他们。

冬天，卢芳设置的朔方郡太守田飒、云中太守乔扈各自率领全郡的人投降。

这年，撤销长水、射声二校尉官。

建武八年春季正月，中郎将来歙袭击略阳县，杀死隗嚣的部将并占领了该城。

夏季四月，司隶校尉傅抗被投进狱中死去。

隗嚣进攻来歙，没有攻克。闰月，光武帝亲自讨伐隗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领五个郡的太守在高平县与光武帝会合。隗嚣在陇右地区溃败，逃到西城县，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包围西城县；光武帝前行驾临上邦县，西城县仍不投降，光武帝命令虎牙大将军盖廷、建威大将军耿弇攻打他们。

颍川郡的盗贼掠夺攻陷下属的县，河东郡太守的守卫兵也叛变

了，京师发生骚动。

秋天，大水泛滥。

八月，光武帝从上邦县日夜东进。九月乙卯日，光武帝返回宫中。

庚申日，光武帝亲自征讨颍川郡的盗贼，盗贼都投降了。

安丘侯张步叛逃回琅邪郡，琅邪太守陈俊讨伐并捕获了他。

戊寅，至自颍川。

冬十月丙午，幸怀。十一月乙丑，至自怀。

公孙述遣兵救隗嚣，吴汉、盖延等还军长安。天水、陇西复反归嚣。

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贡。

是岁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嚣病死，其将王元、周宗复立嚣子纯为王。

徙雁门吏人于太原。

三月辛亥，初置青巾左校尉官。

公孙述遣将田戎、任满据荆门。

夏六月丙戌，幸缑氏，登轘辕。

遣大司马吴汉率四将军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不利。

秋八月，遣中郎将来歙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

骠骑大将军杜茂与贾览战于繁畤，茂军败绩。

是岁，省关都尉，复置护羌校尉官。

十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率捕虏将军王霸等五将军击贾览于高柳，匈奴遣骑救览，诸将与战，却之。

修理长安高庙。

夏，征西大将军冯异破公孙述将赵匡于天水，斩之。征西大将军冯异薨。

秋八月己亥，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戊寅日，光武帝从颍川郡回到京师。

冬十月丙午日，光武帝驾临怀县。十一月乙丑日，从怀县回到京师。

公孙述派兵援助隗嚣，吴汉、盖延等人领军回长安。天水郡、陇西郡又叛变归顺隗嚣。

十二月，高句丽王派遣使者进贡。

这年发洪水。

建武九年春季正月，隗嚣病死，他的部将王元、周宗又拥立隗嚣的儿子隗纯为朔宁王。

光武帝迁移雁门郡的吏民到太原郡。

三月辛亥日，开始设置青巾左校尉官。

公孙述派遣部将田戎、任满据守荆门。

夏季六月丙戌日，光武帝驾临缑氏县，登上镮辕山。

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率领四位将军在高柳县进攻卢芳的部将贾览，战斗不利。

秋季八月，派遣中郎将来歙监督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位将军在天水郡讨伐隗纯。

骠骑大将军杜茂在繁峙县与贾览交战，杜茂的军队战败。

这年，撤销关都尉，又设置护羌校尉官。

建武十年春季正月，大司马吴汉率领捕虏将军王霸等五位将军在高柳县进攻贾览，匈奴派遣骑兵援救贾览，众将领同他们交战，击退了他们。

光武帝派人修缮整理长安的高庙。

夏季，征西大将军冯异在天水击败公孙述的部将赵匡，杀了他。征西大将军冯异去世。

秋季八月己亥日，光武帝驾临长安，祭祀高庙，随之祭祀了十一陵。

戊戌，进幸汧。隗嚣将高峻降。

冬十月，中郎将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其将王元奔蜀，纯与周宗降，陇右平。

先零羌寇金城、陇西，来歙率诸将击羌于五谿，大破之。

庚寅，车驾还宫。

是岁，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终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

城阳王祉薨。

庚午，车驾还宫。

闰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将军与公孙述将田戎、任满战于荆门，大破之，获任满。威虏将军冯骏围田戎于江州，岑彭遂率舟师伐公孙述，平巴郡。

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

先零羌寇临洮。

六月，中郎将来歙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下辩。安遣间人刺杀中郎将来歙。帝自将征公孙述。秋七月，次长安。八月，岑彭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辅威将军臧宫与公孙述将延岑战于沈水，大破之。王元降。至自长安。

癸亥，诏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人。”

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戊戌日，光武帝前行驾临汧县。隗嚣的部将高峻投降。

冬季十月，中郎将来歙等人在落门大败隗纯，隗嚣的部将王元逃到蜀地，隗纯与周宗投降，陇右郡平定。

先零羌人侵犯金城、陇西郡，来歙率领众将在五谿进攻羌人，大败羌人。

庚寅日，光武帝回到洛阳宫中。

这年，撤销定襄郡，迁移该郡的百姓到西河郡。泗水王刘歙去世。淄川王刘终去世。

建武十一年春季二月己卯日，光武帝下诏说：“天地间的生灵人最为贵重。即使杀的是奴婢，也不能减轻罪行。”

三月己酉日，光武帝驾临南阳；返回途中，驾临章陵，祭祀园陵。

城阳王刘祉去世。

庚午日，光武帝回到洛阳宫中。

闰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领三位将军在荆门与公孙述的部将田戎、任满交战，大败他们，俘获任满。威虏将军冯骏在江州县围攻田戎，岑彭于是率领水军讨伐公孙述，平定了巴郡。

夏季四月丁卯日，撤销大司徒司直官。

先零羌人侵犯临洮县。

六月，中郎将来歙率领扬武将军马成在下辩县打败公孙述的部将王元、环安。环安派遣间谍刺杀中郎将来歙。光武帝亲自率军征伐公孙述。秋季七月，光武帝停留在长安。八月，岑彭在黄石滩打败公孙述的部将侯丹。辅威将军臧宫在沈水与公孙述的部将延岑交战，大败延岑。王元投降。光武帝从长安回到洛阳。

癸亥日，光武帝下诏说：“敢于烧灼奴婢的人，遵照法律论处，

赦免被烧灼的奴婢为平民。”

冬季十月壬午日，光武帝诏令废除奴婢射伤人要处死在闹市示众的法律。

公孙述遣间人刺杀征南大将军岑彭。

马成平武都，因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陇西、扶风。

十二月，大司马吴汉率舟师伐公孙述。

是岁，省朔方牧，并并州。初断州牧自还奏事。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与公孙述将史兴战于武阳，斩之。

三月癸酉，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

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黄龙见东阿。

秋七月，威虏将军冯骏拔江州，获田戎。九月，吴汉大破公孙述将谢丰于广都，斩之。辅威将军臧宫拔涪城，斩公孙恢。

大司空李通罢。

冬十一月戊寅，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创，夜死。辛巳，吴汉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十二月辛卯，扬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是岁，九真徼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省金城郡属陇西。参狼羌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降之。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横野大将军王常薨。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

公孙述派遣间谍刺杀征南大将军岑彭。

马成平定武都郡，由于陇西太守马援击败先零羌，羌人迁移到天水、陇西、扶风郡。

十二月，大司马吴汉率领水军讨伐公孙述。

这年，撤销朔方牧，并入并州。开始废止州牧亲自入京奏事的规定。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在武阳县与公孙述的部将史兴交战，杀死史兴。

三月癸酉日，光武帝诏令陇、蜀两地百姓中被抢去当奴婢而自己到官府申诉过的人，以及狱官没有上报的罪犯，一概赦免为平民。

夏季，甘露降在南行唐县。六月，黄龙出现在东阿县。

秋季七月，威虏将军冯骏攻取江州，俘获田戎。九月，吴汉在广都县大败公孙述的部将谢丰，杀了谢丰。辅威将军臧宫攻取涪城，杀

了公孙恢。

大司空李通被罢免。

冬季十一月戊寅日，吴汉、臧宫在成都与公孙述交战，大败公孙述。公孙述受伤，晚上死去。辛巳日，吴汉血洗成都，杀死公孙述族人及延岑等人。

十二月辛卯日，扬武将军马成兼代大司空事务。

这年，九真郡境外的蛮夷人张游率领本部族的人归属汉朝，被封为归汉里君。撤销金城郡划归陇西郡。参狼羌人侵犯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伐并降服了他们。光武帝诏令边地官员，如果兵力不足出战的就采取防守之策，追击敌人或近或远量敌以定进退的，不受逗留法约束。横野大将军王常去世。光武帝派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率领各郡解除枷锁的罪犯驻防北方边境，建筑亭候，修建烽燧。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戊子，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太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

二月，遣捕虏将军马武屯虖沱河以备匈奴。卢芳自五原亡入匈奴。

丙辰，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

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马成罢。

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弇罢。

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

建武十三年春季正月庚申日，大司徒侯霸去世。

戊子日，光武帝下诏说："往年已下令各郡国，不要奉献进贡地方特产，但现在还没有停止，这不但有预先饲养和选择的劳累，而且沿途烦劳，耗费经过之处的精力、物力。现在命令太官不再接受贡品。明确告诫下面，远方进献的食物只用来供奉宗庙。自应按照原先的规定办理。"

二月，光武帝派遣捕虏将军马武驻守虖沱河防御匈奴。卢芳从五原逃入匈奴。

丙辰日，光武帝下诏说：“长沙王刘兴、真定王刘得、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都继承爵位为诸侯王，他们非直系皇莅，不当袭爵为王，这不符合古代法制。改封刘兴为临湘侯，刘得为真定侯，刘邵为乐成侯，刘茂为单父侯。”宗室及废去封国改封为侯的，共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日，降赵王刘良为赵公，太原王刘章为齐公，鲁王刘兴为鲁公。庚午日，封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武为卫公。撤销合并了西汉时的十三个诸侯国：广平归属钜鹿，真定归属常山，河间归属信都，城阳归属琅邪，泗水归属广陵，淄川归属高密，胶东归属北海，六安归属庐江，广阳归属上谷。

三月辛未日，沛郡太守韩歆担任大司徒。丙子日，兼代大司空的马成被免职。

夏季四月，大司马吴汉从蜀地返回京师，于是大宴将士，颁布有功者的功劳并在策书上记录他们的功勋。增加封地更封爵位的功臣，共计三百六十五人。蒙受皇恩加封的外戚四十五人。撤销左右将军官职。建威大将军耿弇被免职。

益州传送公孙述的瞽师、郊庙礼器、乐器、葆车、舆辇，至此皇帝的车马仪仗用物开始齐备。这时战争停息，天下很少有事变，下文调发劳役，力求简省不滥，以至于所需数量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

甲寅，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

五月，匈奴寇河东。

秋七月，广汉徼外白马羌豪率种人内属。

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

冬十二月甲寅，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

复置金城郡。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

匈奴遣使奉献，使中郎将报命。

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志为褒成侯。

越嶲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

秋九月，平城人贾丹杀卢芳将尹由来降。

是岁，会稽大疫。莎车国、鄯善国遣使奉献。

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卖者无还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自杀。

丁未，有星孛于昴。

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建义大将军朱祐罢。

丁未，有星孛于营室。

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甲寅日，冀州牧窦融担任大司空。

五月，匈奴侵犯河东地区。

秋季七月，广汉境外的白马羌首领带领部族人归附。

九月，日南境外的蛮夷人进贡白雉、白兔。

冬季十二月甲寅日，光武帝诏令益州百姓，从建武八年以来被劫去为奴婢的人，都一律赦免为平民；有依托他人为妾，愿意离去的，听任她们的意愿；有敢于扣留的，按照青、徐二州掠夺人的法律处置。

重新设置金城郡。

建武十四年春季正月，修造南宫的前殿。

匈奴派遣使者进献贡物，光武帝派遣中郎将刘襄回访。

夏季四月辛巳日，封孔子的后裔孔志为褒成侯。

越巂郡人任贵自称太守，派遣使者上报百姓户籍簿。

秋季九月，平城县人贾丹杀了卢芳的部将尹由前来投降。

这年，会稽郡发生大瘟疫，莎车国、鄯善国各派遣使者来进献贡物。

十二月癸卯日，光武帝诏令益、凉二州的奴婢，从建武八年以来自己向所在官府申诉过的，都赦免为平民，卖身为奴的人无需偿还卖身钱。

建武十五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大司徒韩歆被罢官后自杀。

丁未日，有彗星在昴宿星座一带出现。

汝南太守欧阳歙担任大司徒。建义大将军朱祐被免职。

丁未日，彗星在营宿星座一带出现。

二月，迁移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百姓，安置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地区。

初巴蜀既平，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不许，重奏连岁。三月，乃诏群臣议。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胶东侯复、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议曰：“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周封八百，同姓诸姬并为建国，夹辅王室，尊事

天子，享国永长，为后世法。故《诗》云：‘大启尔宇，为周室辅。’高祖圣德，光有天下，亦务亲亲，封立兄弟诸子，不违旧章。陛下德横天地，兴复宗统，褒德赏勋，亲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广地，或连属县。今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陛下恭谦克让，抑而未议，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时，定号位，以广藩辅，明亲亲，尊宗庙，重社稷，应古合旧，厌塞众心。臣请大司空上舆地图，太常择吉日，具礼仪。”制曰：“可。”

当初，巴蜀平定以后，大司马吴汉上书请求分封皇子，光武帝没有应许，吴汉连续几年上奏此事。三月，光武帝便诏命群臣商议。大司空窦融、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高密侯邓禹、太常登等人上奏陈述说：“古代分封建立诸侯国，用来作为京师的屏障。周朝封侯八百，同宗各姬姓都建立诸侯国，在左右辅佐王室，恭敬地侍奉天子，永久享有封国，成为后世的法范。所以《诗经》说：‘大力开辟你的国土，作我周王室的辅助。’汉高祖具有崇高的德行，广有天下，也尽力爱护宗亲，分封册立兄弟和各皇子，不违背过去朝廷的典章。陛下德行贯通天地，兴盛恢复了刘氏宗族的大业，褒扬美德，奖励功勋，亲近和睦九族，功臣宗室都蒙受封爵，多数接受广阔的封地，有的地连数县。现在皇子仰仗天恩，已经长大成人，出入能行迎拜礼，陛下恭谦克制礼让，不让群臣议论封爵之事，群臣百姓，无不失望。应该趁着盛夏吉时，确定封号名位，以便广建屏障和辅佐，体现您爱护亲属，尊崇宗庙，重视社稷，顺应古代典法合乎先前的制度，满足众人的心愿。臣等请求大司空呈上地图，太常选择吉日，安排礼仪。”光武帝下达制书说：“可以。”

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庙。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庙，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伯升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

六月庚午，复置屯骑、长水、射声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为越骑校尉。

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十二月庚午，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夏季四月戊申日，用牛猪羊三牲告祭宗庙。丁巳日，派遣大司空窦融祭告祖庙，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癸丑日，追封兄长伯升的谥号为齐武公，二兄仲的谥号为鲁哀公。

六月庚午日，重新设置屯骑、长水、射声三个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为越骑校尉。

光武帝下诏令各州郡检查核实垦田的亩数和户口、年龄的情况，还要考查核实二千石长吏中枉法徇私舞弊的人。

冬季十一月甲戌日，大司徒欧阳歙入狱死去。十二月庚午日，关内侯戴涉担任大司徒。

卢芳自匈奴入居高柳。

是岁，骠骑大将军杜茂免。虎牙大将军盖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侧反，略有城邑。

三月辛丑晦，日有蚀之。

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卢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为代王。

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

十七年春正月，赵公良薨。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五月乙卯，车驾还宫。

卢芳从匈奴进入高柳县定居。

这年，骠骑大将军杜茂被罢官。虎牙大将军盖延去世。

建武十六年春季二月，交阯郡女子徵侧造反，侵夺城邑。

三月辛丑日，有日食发生。

秋季九月，河南尹张伋以及各郡太守十余人，由于丈量田亩不实，都被逮捕下狱处死。

郡国大姓及军吏、群盗在各地纷纷作乱，攻击抢劫所在地区，杀害地方官吏。郡县派军队去追剿，军队一到，他们就逃散，军队一走，他们又聚集。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冬季十月，派遣使者下到郡国，听任强盗互相检举揭发，五人一道杀掉一人前来投降的，可免去他们的杀人罪。官吏即使过去有拖延、回避、有意放纵强盗的，一律不加追究，允许他们以捕捉讨伐盗贼来弥补。州牧、郡守、县令、县长由于治所境内有盗贼不予捕捉的，还有因为胆小怯懦弃城擅离职守的，都不以此为罪，只根据他们现在俘获盗贼的多少来

决定他们政绩的好坏，唯独对隐匿盗贼的人予以治罪。于是官吏们竞相追捕，盗贼纷纷瓦解逃散。将他们的头目迁移到其他郡，分给田地和粮食，让他们安于谋生立业。从此以后牛马可以放牧，城门可以不闭。

卢芳派遣使者前来请求投降。十二月甲辰日，封卢芳为代王。

当初，王莽作乱后，货币混杂使用布、帛、金、粟。这一年，开始通行五铢钱。

建武十七年春季正月，赵公刘良去世。

二月乙未日，有日食出现。

夏季四月乙卯日，光武帝视察南方，皇太子以及右翊公刘辅、楚公刘英、东海公刘阳、济南公刘康、东平公刘苍随行，驾临颍川郡，进而前往叶县、章陵。五月乙卯日，光武帝返回洛阳宫中。

六月癸巳，临淮公衡薨。

秋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等。

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余九国公，皆即旧封进爵为王。

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春陵宗室起祠堂。有五凤皇见于颍川之郏县。十二月，至自章陵。

是岁，莎车国遣使贡献。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遣大司马吴汉率二将军讨之，围成都。

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

甲戌，诏曰："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

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阯贼徵侧等。

甲申，幸河内。戊子，至自河内。

六月癸巳日，临淮公刘衡去世。

秋季七月，妖巫李广等人聚众而起占据皖城县，光武帝派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伐他们。九月，攻克皖城，杀了李广等人。

冬季十月辛巳日，光武帝废除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册立贵人阴

氏为皇后。进封右翊公刘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为食邑。其余九个国公，都就原封晋爵为王。

甲申日，光武帝驾临章陵县。修缮园庙，祭祀旧居，观察田地房舍，置酒取乐，颁发赏赐。当时宗室中各位母辈因喝酒兴浓，互相赞许说道："文叔小的时候谨厚诚实，与人结交情意亲切，正直温和。今天竟能这样！"光武帝听了这话，大笑说："我治理天下，也需要用温和安抚的方法行事。"于是为舂陵的宗室都建起了祠堂。有五彩凤凰在颍川郡的郏县出现。十二月，光武帝从章陵县返回京师。

这一年，莎车国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建武十八年春季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变，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率领二位将军去讨伐他们，包围了成都。

甲寅日，光武帝巡视西部地区，驾临长安。三月壬午日，祭祀高庙，一并祭祀了十一位皇帝的陵墓。经过冯翊郡界，前行驾临蒲坂县，祭祀后土祠。夏季四月癸酉日，光武帝返回洛阳宫中。

甲戌日，光武帝下诏说："现在边郡偷盗粮食五十斛就判死刑，这就开辟了残酷的官吏随便杀人的途径，这种法律应该废除，处理办法应与内地各郡相同。"

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人进攻交阯贼寇徵侧等人。

甲申日，光武帝驾临河内。戊子日，从河内郡回到京师。

五月，旱。

卢芳复亡入匈奴。

秋七月，吴汉拔成都，斩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

冬十月庚辰，幸宜城。还，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车驾还宫。

是岁，罢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四世于章陵。

妖巫单臣、傅镇等反，据原武，遣太中大夫臧宫围之。夏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

伏波将军马援破交阯，斩徵侧等。因击破九真贼都阳等，降之。

闰月戊申，进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

六月戊申，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彊，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彊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

人，复南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进幸淮阳、梁、沛。

五月，发生旱灾。

卢芳又逃亡到匈奴地区。

秋季七月，吴汉攻克成都，杀死史歆等人。壬戌日，赦免益州辖区死刑以下的犯人。

冬季十月庚辰日，光武帝驾临宜城县。回来途中，祭祀章陵。十二月乙丑日，光武帝回到洛阳宫中。

这年，撤销州牧官职，设置刺史。

建武十九年春季正月庚子日，光武帝追尊孝宣皇帝称中宗。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元帝，在长安祭祀成帝、哀帝、平帝，在章陵县祭祀舂陵节侯以下四代。

妖巫单臣、傅镇等人造反，占据原武县，派遣太中大夫臧宫围攻他们。夏季四月，攻克原武县，杀了单臣、傅镇等人。

伏波将军马援攻破交阯，杀死徵侧等人。趁机击败九真贼都阳等人，降服了他们。

闰月戊申日，进封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

六月戊申日，光武帝下诏说：“《春秋》的道理，以高贵者立为太子。东海王刘阳，皇后之子，应该继承帝位。皇太子刘彊，崇尚谦让，愿意退居藩国诸侯王的地位。父子间的感情，贵在长久，不能违背他的心愿。以刘彊为东海王，册立刘阳为皇太子，改名为庄。”

秋季九月，光武帝向南巡行。壬申日，驾临南阳，进而驾临汝南郡南顿县衙署，摆设酒宴，赏赐吏民，免征南顿县一年的田租。南顿的父老上前叩头说：“皇父担任南顿县县令时间长久，陛下熟悉这里的官署府舍，每次一来总是给我们丰厚的恩赐，希望能赏赐减免十年的赋税。”光武帝说：“天下的政权重任，我常常害怕不能胜任，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哪敢远约十年的事呢？”吏民又说：“陛下实际上是舍不得减免，何必说得这么谦逊呢？”光武帝大笑，又增免一年赋税。前行驾临淮阳、梁、沛等地。

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越巂太守任贵谋叛，十二月，刘尚袭贵，诛之。

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车驾还宫。

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狱死。大司空窦融免。

五月辛亥，大司马吴汉薨。

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

六月庚寅，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乙未，徙中山王辅为沛王。

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

冬十月，东巡狩。甲午，幸鲁，进幸东海、楚、沛国。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

壬寅，车驾还宫。

是岁，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复济阳县徭役六岁。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

夏四月，安定属国胡叛，屯聚青山，遣将兵长史陈䜣讨平之。

秋，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大破之。

冬十月，遣伏波将军马援出塞击乌桓，不克。

匈奴寇上谷、中山。

西南夷人侵犯益州郡，光武帝派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伐他们。越巂郡太守任贵谋反，十二月，刘尚偷袭任贵，杀了他。

这年，重新设置函谷关都尉。修缮西京宫室。

建武二十年春季二月戊子日，光武帝返回宫中。

夏季四月庚辰日，大司徒戴涉入狱死去。大司空窦融被免职。

五月辛亥日，大司马吴汉去世。

匈奴侵犯上党郡、天水郡，直达扶风郡。

六月庚寅日，广汉太守蔡茂担任大司徒，太仆朱浮担任大司空。壬辰日，左中郎将刘隆担任骠骑将军，兼代大司马事务。

乙未日，迁封中山王刘辅为沛王。

秋季，东夷韩国人率众到乐浪郡归附。

冬季十月，光武帝向东视察。甲午日，驾临鲁国，向前驾临东海、楚、沛国。

十二月，匈奴侵犯天水郡。

壬寅日，光武帝返回宫中。

这年，撤销五原郡，把该郡的吏民安置到河东郡。免除济阳县六年的徭役。

建武二十一年春季正月，武威将军刘尚击败益州夷人，平定该州。

夏季四月，安定属国胡人叛变，在青山驻集兵马，光武帝派遣将兵长史陈䜣讨伐并平定了他们。

秋季，鲜卑族侵扰辽东郡，辽东太守祭肜大败鲜卑。

冬季十月，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出关攻打乌桓族，未能取胜。

匈奴侵犯上谷郡、中山国。

其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二十二年春闰月丙戌，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长安。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司隶校尉苏邺下狱死。

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稿。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是岁，齐王章薨。青州蝗。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诣渔阳请和亲，使中郎将李茂报命。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蛮叛，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种人于江夏。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这年冬季，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都送儿子入朝侍奉皇帝并进献贡品，请求设置都护官。光武帝认为国内刚刚平定，无暇顾及境外事务，于是送回他们入朝侍奉的儿子，给了他们丰厚的赏赐。

建武二十二年春季闰月丙戌日，光武帝驾临长安，祭祀高庙，一并祭祀了十一位皇帝的陵墓。二月己巳日，光武帝从长安回到京师洛阳。

夏季五月乙未日，出现日食。

秋季七月，司隶校尉苏邺入狱死去。

九月戊辰日，发生地震，造成地裂。光武帝下诏书说："日前发生地震，南阳郡尤为严重。大地，承受物体极重，所以平稳不动。可是现在震裂，罪在皇上。鬼神不顺应无德的人，灾祸将降临到吏民身上，朕非常恐惧。命令南阳郡不再交纳今年的田租和柴草。派遣谒者巡行考察，凡在戊辰日地震前在押的死刑囚犯，减去死罪一等；服刑的囚徒都解除脚镣，允许他们穿上丝絮衣服。赏给郡中被压死的人棺材钱，每人三千。那些应交人头税和拖欠田租而房屋遭到严重毁坏的人家，不要收取欠债。吏民因地震死亡，或有被压在毁坏的墙垣和房屋下，而家人体弱不能收拾的，应当拿现钱、粮食雇人，为他们寻找死去的人。"

冬季十月壬子日，大司空朱浮被免职。癸丑日，光禄勋杜林担任大司空。

这年，齐王刘章去世。青州发生蝗灾。匈奴薁鞬日逐王比派遣使者到渔阳郡请求和亲，光武帝派遣中郎将李茂回访。乌桓族击败匈奴，匈奴北迁，大沙漠以南空无人烟。光武帝诏命撤去边郡亭候的官兵。

建武二十三年春季正月，南郡蛮人叛乱，光武帝派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伐打败了他们，将他们同一部族的人迁移到江夏郡。

夏季五月丁卯日，大司徒蔡茂去世。

秋季八月丙戌日，大司空杜林去世。

九月辛未，陈留太守玉况为大司徒。

冬十月丙申，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

十二月，武陵蛮叛，寇掠郡县，遣刘尚讨之，战于沅水，尚军败殁。

是岁，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诣西河内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不克，于是伏波将军马援率四将军讨之。

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

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招降之。乌桓大人来朝。

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蕃称臣；又遣其左贤王击破北匈奴，却地千余里。三月，南单于遣子入侍。

戊申晦，日有食之。

伏波将军马援等破武陵蛮于临沅。冬十月，叛蛮悉降。

夫馀王遣使奉献。

是岁，乌桓大人率众内属，诣阙朝贡。

九月辛未日，陈留太守玉况担任大司徒。

冬季十月丙申日，太仆张纯担任大司空。

高句丽族率领同一部族的人到乐浪郡归附。

十二月，武陵蛮人反叛，侵犯抢掠郡县，光武帝派遣刘尚讨伐他们，在沅水交战，刘尚军队战败，刘尚战死。

这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领部族并派遣使者在西河郡归附。

建武二十四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光武帝大赦天下。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派遣使者到五原塞求见，请求为朝廷抵御北匈奴。

秋季七月，武陵蛮人侵犯临沅县，光武帝派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去讨伐武陵蛮人，没有取胜，于是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四位将军前去讨伐他们。

光武帝下诏书命令有关部门重申以前制定的处罚迎合依附诸侯王的法律。

冬季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匈奴分为南、北两部。

建武二十五年春季正月，辽东境外貊人侵扰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郡，辽东太守祭肜招降了他们。乌桓族首领前来朝拜。

南单于派遣使者到朝廷进献贡物，敬受藩国称号称臣；还派遣他的左贤王击败了北匈奴，拓地一千多里。三月，南单于送儿子入朝侍奉光武帝。

戊申日，出现日食。

伏波将军马援等人在临沅县击败武陵蛮人。冬季十月，叛乱的武陵蛮人全部投降。

夫馀国王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物。

这年，乌桓首领率部众归附，到朝廷进献贡物。

二十六年春正月，诏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

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五月丁丑，诏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无'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憙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益州郡徼外蛮夷率种人内属。

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

冬，鲁王兴、齐王石始就国。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国益东海。赐东海王强虎贲、旄头、钟虡之乐。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建武二十六年春季正月，光武帝诏令有关部门增加百官的俸禄。俸禄在千石以上的，减到西汉旧制标准；六百石以下的，增到西汉旧制标准。

光武帝开始兴建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奏禀报园陵面积宽阔，不要计虑花费。光武帝说："古代帝王的葬器，都用陶俑瓦器，木车草马，让后世的人不知道埋葬的地方。太宗懂得人生死的意义，景帝能够遵循孝道，虽遇天下动乱，而唯独霸陵完好无损，享受他这样做带来的好处，这难道不是美事吗！现今所建墓地不要超过二、三顷，不要堆土起山陵，陂池只要能流水就可以了。"

光武帝派遣中郎将段郴授给南单于印玺，让他入居云中郡，开始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职务，率领军队保护南单于。南单于送王子入朝侍奉皇帝，奉上奏章到皇宫。这时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八郡的百姓都回到故土。光武帝派遣谒者分别带领解刑囚犯修治城郭。遣送在中原地区的居民，分散返回各县，一律发给购买衣物的钱，转送粮食给他们。

建武二十七年夏季四月戊午日，大司徒玉况去世。

五月丁丑日，光武帝下诏书说："过去契担任司徒，禹担任司

空，都没有‘大’字，命令二府去掉‘大’字。又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代理大司马的刘隆即日起免职，以太仆赵憙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益州郡境外蛮夷族率领同部族的人归顺。

北匈奴派遣使者到武威郡请求和亲。

冬季，鲁王刘兴、齐王刘石开始前往封国。

建武二十八年春季正月己巳日，改封鲁王刘兴为北海王，将鲁国加封给东海王刘强。赐给东海王刘强勇士、先驱骑兵和编钟等乐器。

夏季六月丁卯日，沛国太后郭氏去世，因刘玄的儿子刘鲤受到沛献王刘辅的支持，杀了刘盆子的哥哥刘恭，光武帝下诏郡、县捕捉王侯的宾客，受牵连而死的有几千人。

秋八月戊寅，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始就国。

冬十月癸酉，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

北匈奴遣使贡献，乞和亲。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举冤狱，出系囚。

庚申，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乙丑，诏令天下系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输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鲜卑大人内属，朝贺。

二月，东巡狩。甲子，幸鲁，进幸济南。闰月癸丑，车驾还宫。

有星孛于紫宫。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为中山王。

五月，大水。

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秋七月丁酉，幸鲁国。复济阳县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鲁。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戊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秋季八月戊寅日，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开始前往封国。

冬季十月癸酉日，光武帝下诏命死罪囚犯都一律集中投进蚕室受腐刑，女囚徒受幽闭。

北匈奴派遣使者进献贡物，请求和亲。

建武二十九年春季二月丁巳日，出现日食。光武帝派遣使者清查冤狱，释放囚犯。

庚申日，光武帝赐给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级；赐给鳏夫、寡妇、孤儿、孤老人、病重残疾的人、贫困不能自存的人粮食，每人五斛。

夏季四月乙丑日，光武帝下诏书命令天下关押的囚犯在死罪以下的和一般刑徒各减去原罪一等，其余的用钱赎罪或罚做劳役各有差别。

建武三十年春季正月，鲜卑首领归附汉朝，前来朝贺。

二月，光武帝向东察视。甲子日，光武帝驾临鲁国，前行驾临济南。闰月癸丑日，光武帝返回洛阳宫中。

有彗星出现在紫微宫星区。

夏季四月戊子日，改封左翊王刘焉为中山王。

五月，洪水泛滥。

赐给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级；赐给鳏夫、寡妇、孤儿、孤老、病重残疾的人、贫困不能自己维持生计的人粮食，每人五斛。

秋季七月丁酉日，光武帝驾临鲁国。免除济阳县当年的徭役。冬季十一月丁酉日，光武帝从鲁国回到京师。

建武三十一年夏季五月，洪水泛滥。

戊辰日，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级；赐给鳏夫、寡妇、孤儿、孤老、病重残疾的人，贫困不能自己维持生计的人粮食，每人六斛。

癸酉晦，日有食之。

是夏，蝗。

秋九月甲辰，诏令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

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北匈奴遣使奉献。

中元元年春正月，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赵王盱皆来朝。

丁卯，东巡狩。二月己卯，幸鲁，进幸太山。北海王兴、齐王石朝于东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禅于梁父。

三月戊辰，司空张纯薨。

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己卯，大赦天下。复嬴、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刍稿。改年为中元。

行幸长安。戊子，祀长陵。五月乙丑，至自长安。

六月辛卯，太仆冯鲂为司空。

乙未，司徒冯勤薨。

是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癸酉日，出现日食。

这年夏天，遭受蝗灾。

秋季九月甲辰日，光武帝下诏书命令在押的死罪囚犯都一律集中投进蚕室受腐刑，女囚徒受幽闭。

这年，陈留郡下了谷雨，形状像稗草籽。北匈奴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中元元年春季正月，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赵王刘旴都来朝见光武帝。

丁卯日，光武帝向东视察。二月己卯日，光武帝驾临鲁国，前行驾临太山。北海王刘兴、齐王刘石在东岳朝见光武帝。辛卯日，光武帝烧柴遥望祭祀岱宗，登临太山聚土坛祭天；甲午日，在梁父山祭地。

三月戊辰日，司空张纯去世。

夏季四月癸酉日，光武帝返回宫中。己卯日，大赦天下。免除嬴、博、梁父、奉高四县的徭役，不交当年的田租和柴草。改年号为中元。

光武帝巡行驾临长安。戊子日，祭祀长陵。五月乙丑日，光武帝从长安返回洛阳。

六月辛卯日，太仆冯鲂担任司空。

乙未日，司徒冯勤去世。

这年夏季，京师有甘美的泉水涌出，喝了这泉水的人顽固的病症都痊愈了，只有盲人、跛足的人没有治愈。还有红草生长在水边的崖石上。各郡国连连献上甘露。群臣上奏说："地神显灵，朱草萌生。孝宣帝每逢有吉祥的现象出现，就更改年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都列为纪年，以此将感激的心情送致神灵，表明自己的德行和诚

信。因此天下太平，被后世誉称为中兴。当今天下清静安宁，神灵之物不断降生。陛下心存谦虚退让，推让功劳而不居功，怎能让吉祥的符瑞显示的吉庆湮没而不理会呢？应当命令太史把它撰写编集，用来留传给后世。”光武帝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他常常自己谦称无德，每次郡国上奏祥瑞，往往压下而不接受，因此史官很少能够记录下来。

秋，郡国三蝗。

冬十月辛未，司隶校尉东莱李诉为司徒。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曰：“高皇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复济阳、南顿是年徭役。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皆破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 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秋季，有三个郡国发生蝗灾。

冬季十月辛未日，司隶校尉东莱人李䜣担任司徒。

甲申日，光武帝派遣司空告祭高庙说：“高皇帝与群臣相约，不是刘姓的人不得封王。吕太后残害三位赵王，吕氏专权称王，全仗社稷的神灵，吕禄、吕产伏法被诛，天命几乎失坠之时，朝廷转危为安。吕太后不应该在高庙配享祭祀，与至尊高祖皇帝同列祖庙。薄太后慈爱仁厚，孝文皇帝贤明治国，子孙仰赖他的福分，皇位延续至今。现在奉上薄太后的尊号为高祖皇后，配享地神的祭祀，迁吕太后的神主到园陵，四季上祭。

十一月甲子日，出现日食。

这年，开始建造明堂、灵台、辟雍，以及北郊墓域。向全国宣布

图谶。免去济阳、南顿县当年的徭役。参狼羌人侵犯武都郡，打败武都郡士兵，陇西太守刘盱派遣军队援救武都郡，与武都郡士兵一起讨伐反叛的羌人，把他们全都打败了。

中元二年春季正月辛未日，开始建立北郊，祭祀后土。

东夷倭奴国王派遣使者进贡。

二月戊戌日，光武帝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留下的诏书说：“朕无益于百姓，全照孝文皇帝制度，丧礼务必从简。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城郭来奔丧，不要派遣属吏或通过驿站奉奏致唁。”

当初，光武帝在军中时间长久，厌倦战事，而且知道天下百姓疲惫不堪，盼望安定，免去劳役的负担。自从陇、蜀两地平定后，不是紧急大事，不再提及征战之事。皇太子曾经问到攻战的事情，光武帝说：“过去卫灵公向孔子问及列阵用兵的事，孔子不回答，这不是你力所能及的。”光武帝每天日出就上朝，到太阳偏西才退朝。多次召见公卿、郎、将讲说经书的道理，至夜半时分才睡觉。皇太子见到光武帝勤劳不怠，就趁空闲劝谏说：“陛下有大禹、商汤一样的圣明，而没有黄帝、老子养性的福分，希望陛下能保养精神，悠闲而自己寻求安宁。”光武帝说：“我自己乐意这样，没有感到疲劳啊。”光武帝虽然成就了大业，但理政兢兢业业唯恐做不好，所以能够明智慎重地对待国事，总揽政权朝纲，审度时势，权衡能力，做事没有过失。辞退武将功臣而选用文官，收藏弓箭而放牧马牛于南山，虽然治国之道不能与古代圣贤相比，这也称得上是制止战争的武德啊。

论曰：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

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人厌淫诈，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沉几先物，深略纬文。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谟，赳赳雄断。於赫有命，系隆我汉。

评论说：皇父南顿君当初担任济阳县令，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日夜晚，在县舍生下光武帝，当时有红光照亮室中。刘钦感到吃惊，让

占卜的王长占卦预测。王长避开左右说："这个卦兆吉祥不能说。"这年济阳县界内有嘉禾长出，一根禾苗结有九个穗，因而命名光武为秀。第二年，有个夏贺良的方士，上告哀帝，说汉家历运要中衰，应当再受天命。于是哀帝改年号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此制服厄运。等到王莽篡位，憎恶刘氏，因为钱币铸文上有金刀字形，所以改叫货泉。有人把货泉两字析为"白水真人"。以后望气方士苏伯阿为王莽出使到南阳郡，遥望舂陵城郭，赞叹道："地气美丽呀！如此郁郁葱葱啊。"等到光武开始起兵返回舂陵县，远望房舍的南面，火光明亮天际，一会儿不见了。当初，方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也说刘秀应当做天子。帝王受天承命，真有符瑞吗？不然的话，怎么能随时乘龙而驾驭天下呢！

赞辞说：汉代火德中衰，王莽篡国。神州大地混乱，日月星辰昏昧。百姓厌恶淫乱奸诈，天神思虑恢复德政。光武诞生，神光显灵。事态没有出现就可以感应到。深谋大略而经纬天地。王寻、王邑百万大军，凶猛如虎成群结队。兵车如雷震撼田野，兵器锐刃高耸入云。光武帝英名威震，新都侯王莽自焚。庸、代（公孙述、卢芳）遭到杀戮，梁、赵（赵永、王郎）又起纷乱。三河未能澄清，四关又遭骚扰。光武神旗所向，依次代天讨伐。固若金汤的城池失其险固，天下车书同轨同文。符谶征兆已经出现，人人相谋共助。明智计谋运筹于庙堂，雄壮勇武决胜在战场。呜呼享有天命，汉朝世代兴隆。

# 后汉书卷二

##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显宗孝明皇帝讳庄，光武第四子也。母阴皇后。帝生而丰下，十岁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东海公，十七年进爵为王，十九年立为皇太子。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有司奏上尊庙曰世祖。

夏四月丙辰，诏曰："予末小子，奉承圣业，夙夜震畏，不敢荒宁。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假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鳏寡。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圣恩遗戒，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公卿百僚，将何以辅朕不逮？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粟，人十斛。其弛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悉免其刑。又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渊水而无舟楫。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托，临大节而不挠。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太尉憙告谥南郊，司徒䜣奉安梓宫，司空鲂将校复土。其封憙为节乡侯，䜣为安乡侯，鲂为杨邑侯。"

显宗孝明皇帝名庄，是光武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母亲阴皇后。明帝生来腮颊丰满，十岁能通晓《春秋》，光武帝认为他不平凡。建武十五年封为东海公；建武十七年晋封为东海王；建武十九年立为皇太子。他从小拜博士桓荣为师，学习通达了《尚书》。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登上帝位，那一年三十岁。尊奉母亲阴皇后为皇太后。

三月丁卯日，在原陵安葬光武皇帝。有关官吏上奏给光武帝加上尊崇的庙号"世祖"。

夏季四月丙辰日，下诏书说："我这个浅陋无知的小子，承奉圣帝明王的事业，早晚震惊畏惧，不敢怠惰偷安。先帝承受天命中兴汉朝，盛德比得上五帝三王，协调团结了四方万国，以至百官庶民，及时祭祀百神，恩惠遍施于鳏寡孤独。我承受伟大的时运，谨守制度法令，不知农事的艰辛，恐怕多有荒废错漏。圣父垂恩告诫，看重天下大业，以黎民百姓为根本。公卿百官们，打算怎么样辅助匡正我的不

足呢？现遍赐天下男子每人爵位二级；乡官的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级；已经晋爵上了第八级公乘的，这次遍赐的二级、三级可以移让给儿子、同胞兄弟或嫡亲侄子；还赐给愿在当地落户分田的外来流人每人一级，赐给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五类人稻粟，每人十斛。那些受过肉刑和在郡国县邑判处徒刑的，只要是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日大赦令颁布前犯下的罪，后来被捕的都免除刑罚。还有，边境民众遭逢战乱流落成为内郡人妻子的，只要转徙改嫁在己卯赦诏以前的，一概应该动用公费遣送回原籍，乐意留下的可以听从。百官上到中二千石的九卿、郎将、国相、牧、守，下到二百石铜印黄绶的曹属、佐吏、郎中、令史，因犯过错被降级出钱赎免的，一概恢复原级，退还原来的赎金。当前上无英明天子，下无威严一方的诸侯，就像要渡过深渊而没有船只。皇帝责任重大，而我正当壮年，谋虑短浅，全仗有德君子在左右辅佐我。高密侯邓禹是开国元勋，东平王刘苍胸怀宽阔、博学多识而广有智谋，都可以接受先帝的托付，辅佐我这个年青的君主，遇到大事不屈不挠。拜封邓禹为太傅，刘苍为骠骑将军。太尉赵熹因议定先皇谥号、庙号呼天昭告于南郊，司徒李䜣侍奉安葬先皇灵柩于原陵，司空冯鲂率领五校士兵修成陵墓，所以加封赵熹为节乡侯，李䜣为安乡侯，冯鲂为杨邑侯。”

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又所发天水三千人，亦复是岁更赋。遣谒者张鸿讨叛羌于允吾，鸿军大败，战殁。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讨烧当羌。

十二月甲寅，诏曰：“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

秋季九月，烧当族羌人入侵陇西郡，在允街县打败了陇西郡官军。下诏赦免陇西囚徒，减罪一个等级；免收陇西百姓当年的田租和额外征收的实物；又从天水郡调去三千人，也免去当年的更赋税款。派谒者张鸿领兵去允吾县讨伐烧当羌人，张鸿军大败，本人战死。冬季十一月，派中郎将窦固监督捕虏将军马武讨伐烧当反寇。

十二月甲寅日，皇帝诏书说：“正当春天要禁戒其他活动，人人都要从事耕种、蚕桑等劳动。特命令有关官吏务必顺应时令节气，不得烦扰百姓。天下犯罪逃亡、判处死刑以下的各类囚犯，允许出缣赎罪免罪：判处死刑的犯人纳缣二十匹，判处断右趾、断左趾、劓、黥、髡钳、城旦、舂的犯人纳缣十匹，以下判轻罪完城旦、舂至司寇作的出缣三匹。那些犯了罪尚未被人告发的人，在这次诏书传到前自

首的，可依以上规定数量减半赎免。当今州郡选拔人才不根据事实，奸邪谄佞的人没有逐黜，权门势家任意请托，贪官残吏放肆作恶，百姓愁苦憎恨，实情无处告发控诉。各级官员要明白上奏罪名，并要追究荐举者。还有，下面郡县常借征税放赈的机会，任意为恶图利，诈骗衰老懦弱的良民，逼迫卑下贫困的百姓。今后务必做到执法公正，不得诬枉刻薄！”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

夏五月，太傅邓禹薨。

戊寅，东海王强薨，遣司空冯鲂持节视丧事，赐升龙旄头、銮辂、龙旗。

六月乙卯，葬东海恭王。

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战，大破之。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

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

是岁，辽东太守祭肜使鲜卑击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渠帅。越嶲姑复夷叛，州郡讨平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绚屦以行事。礼毕，登灵台。使尚书绚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曰：“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其班时令，敕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群僚藩辅，宗室子孙，众郡奉计，百蛮贡职，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暗陋，奉承大业，亲执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而胤子无成康之质，群臣无吕旦之谋，盥洗进爵，踧踖惟惭。素性顽鄙，临事益惧，故‘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谋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

永平元年春季正月，明帝亲率公卿百官朝拜光武帝的原陵，一切按照原先会朝祭祀先帝的礼仪。

夏季五月，太傅邓禹去世。

五月戊寅日，东海王刘强去世，派遣司空冯鲂持符节代皇室主持丧事，丧车出行时，特赐布制形态飞动的龙、銮舆前开路的骑队、佩挂銮铃的大车和画上交龙图案的龙旗等帝后专用的仪物。

六月乙卯日，安葬东海王刘强，赐谥号“恭”。

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军与烧当羌人作战，把羌寇打得大败。招募士兵戍守陇右，赐应募的人每人三万钱。

八月戊子日，改封山阳王刘荆为广陵王，遣送他去广陵封国。

这年，辽东太守祭肜命令鲜卑军征讨赤山乌桓，打败了乌桓，斩杀了乌桓的头领。越巂郡姑复夷人反叛，被所在地的州牧郡守平定。

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日，在明堂祭祀光武帝。明帝和三公、九卿、列侯开始穿戴各爵级规定的冠冕、上衣下裳、玉佩和饰彩的鞋子举行祭祀典礼。祭礼完毕，明帝登灵台。命令尚书令持符节代表皇帝诏告骠骑将军、三公说："今选定吉月佳日举行家祭，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并以五帝配享。行礼既全备各类法物，奏乐更谐协八音，歌者咏歌福寿吉祥的诗章以祈求福祉，舞士摇戟挥戈来颂扬功德。及时颁布年历时令，劝勉督促各地王侯守牧。诸事完毕，登上灵台，测望天色的明暗冷暖，吹十二律管，观察云物色态的变化。喜看百官、外藩、宗室子孙、众郡国的计吏，众多外族的官员，辽远的乌桓、濊貊国都亲来助祭，匈奴王派来的侍子和骨都侯也来陪祭。这空前盛况，自然全是圣祖光武帝的巍巍功德带来的。以我这样愚暗浅陋的人来奉承大业，亲手执持玉硅宝璧，虔诚祭祷天地。缅想先帝受天命，顺人心，中兴已经衰亡的汉王朝，拨转乱世，返于正统，以安定天下。封禅泰山，建造明堂，兴办太学，构筑灵台，恢复弘扬古代圣帝明王治理天下的大道，恩威遍施于八方远地。但我这个继位的人没具备周成王、康王的贤明气质，群臣百官也没有吕尚、姬旦的智谋。我洗手举杯，恭恭敬敬却局促不安，只觉惭愧。我平素秉性又十分愚顽鄙陋，临到办事便愈加恐惧。所以孔子说，'君子宽坦舒畅的样子，小人老是忧惧不安的样子'。现颁令天下：从判处死刑以下，包括谋反和大逆不道，一律都赦免不追究。百官大夫，都要尽力尽责工作，顺应时令，恭敬奉行上天意旨，安抚黎民百姓。"

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

秋九月，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东海王政来朝。

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己，永念惭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三月，明帝亲临辟雍宫，第一次举行大射礼。

秋季九月，帝弟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和东海王刘政先后来京师朝见。

冬季十月壬子，明帝驾临辟雍宫，首次行养老礼。下达诏书

说："光武皇帝建造了明堂、辟雍、灵台，却来不及驾临行礼。我这微不足道的小子，恰好承奉圣帝遗业。选暮春吉日，开始施行大射礼；吉祥的十月初一，再去辟雍。敬侍三老如尊老，敬侍五更如兄长，用安装有薄轮的车子迎接来，我亲执挽车的丝绳授给三老。列侯亲王设置酒、酱，三公九卿设置珍馔，我亲自袒臂割肉请加餐，持杯献酒让漱口；前有祝官祝无哽，后有祝官祝无噎。然后歌者升堂歌宴乐嘉宾的《鹿鸣》诗，接着吟诵会享百官的《新宫》篇；舞人齐整八行八列，持干佩羽，舞《万舞》于厅堂。我本来道德浅薄，怎么能承受这般隆重的盛典？《易》陈述了'负且乘，致寇至'，《诗》讽刺了'彼其之子'的少才寡德。使人常常想起来觉得羞惭不安，难以忘怀。三老李躬，年寿已高，学行修明。五更桓荣，给我讲授《尚书》。《诗·大雅·抑篇》说：'无德不报，无言不酬。'赐桓荣为关内侯，食五千户封邑。三老和五更，仍以二千石俸禄颐养终身。并遍赐天下郡、县、乡三老每人一石酒，四十斤肉。各级地方官府长吏务必问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抚恤年幼孤儿，资助鳏夫寡妇，这才符合我的心意。"

中山王焉始就国。

甲子，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于十一陵。历览馆邑，会郡县吏，劳赐作乐。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进幸河东，所过赐二千石、令长已下至于掾史，各有差。癸卯，车驾还宫。

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下狱死。

是岁，始迎气于五郊。少府阴就子丰杀其妻郦邑公主，就坐自杀。

三年春正月癸巳，诏曰："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

二月甲寅，太尉赵憙、司徒李诉免。丙辰，左冯翊郭丹为司徒。己未，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甲子，立贵人马氏为皇后，皇子炟为皇太子。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中山王刘焉开始去中山国就任。

十月甲子日，皇帝离京西行巡察各地，亲临长安祭高祖庙，一并祭祀前汉惠帝、文帝等十一陵。遍览长安的宫殿馆邑，接见郡县官吏，歌舞奏乐，慰劳赏赐他们。十一月甲申日遣大臣以一猪一羊告祭萧何、霍光的墓庐。明帝前往西汉帝王陵园，一一到墓前揖拜示敬。然后巡视河东各地，赐钱给所过郡县的二千石牧守、县令长，下至掾

史，各不相同。癸卯日，皇帝返回皇宫。

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投入狱中死去。

这一年，开始在五郊举行迎节气的典礼。少府卿阴就的儿子阴丰杀妻郦邑公主，阴就因此自杀。

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日诏书说："我曾奉行郊祀天帝的大典，亲登灵台望云气，请教精通天文的史官，审正浑天仪和日月星辰运行的经纬度数。春天，是一年的开端。在开始的天候运转正常，能适应节气，则春耕、夏耘、秋收就能顺利进行。近年来，水旱不应节气，边境群众缺少食粮，上面的政令有失误，下面的人民受祸殃。郡县官吏当尽力顺应时令、气候，劝勉督促农桑，千方百计除去各种危害农作物的害虫；更要熟悉刑法条规，慎重定罪处罚，明察那些一面之辞，时时刻刻不能懈怠，以符合我的心意。"

二月甲寅日，太尉赵憙、司徒李䜣被免职。丙辰日，任命左冯翊郭丹为司徒，己未日，任命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二月甲子日，立贵人马氏为皇后，皇子刘炟为皇太子。遍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级；外来未入户籍愿在此地入籍占田的，每人一级。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的、贫乏不能自谋生活的，每人赐谷五斛。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为千乘王，羡为广平王。

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

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

壬申晦，日有蚀之。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水旱不节，稼穑不成，人无宿储，下生愁垫。虽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古者卿士献诗，百工箴谏。其言事者，靡有所讳。"

冬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甲子，车驾从皇太后幸章陵，观旧庐。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

是岁，起北宫及诸官府。京师及郡国七大水。

四年春二月辛亥，诏曰："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烦劳群司，积精祷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其赐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

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丙辰，河南尹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

十二月，陵乡侯梁松下狱死。

五年春二月庚戌，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罢归藩；琅邪王京就国。

夏季四月辛酉日，封皇子刘建为千乘王，刘羡为广平王。

六月丁卯日，有彗星拖着光尾进入天船星北面。

秋季八月戊辰日，改称大乐为“大予乐”。

八月壬申月末，出现日食。下达诏书说：“我继承世祖帝业，没有施行善政，以致日月亏蚀，彗星出现在天空，水旱不应节气，农作物歉收。人们没有积存，不免悲愁苦痛。我尽管昼夜勤思苦虑，但总觉智谋才力短缺。以前楚庄王未见天降灾祸，却有戒畏之心；鲁哀公政乱祸大，上天不屑降灾谴责。现在日食、彗星出现，或许表示尚可补救。各级官吏须勉力尽忠职守，辅佐我这无德的人。古代的卿士献诗进谏，众官口头规劝。那些议论国事的人，都不要有任何忌讳。”

冬季十月，在光武庙隆重致祭，舞人、乐人第一次演出《文始》、《五行》、《武德》等舞蹈。

十月甲子日，皇帝跟从皇太后亲临章陵，察看那里的祖先旧居。十二月戊辰日，从章陵返回皇宫。

这年建造北宫和公卿郎将等官员的官府。京师和郡国有七处大水成灾。

永平四年春季二月辛亥日，下诏书说：“我亲自去田间耕种，以祈求农业丰收。京师经冬没有积聚未融的雪，春天不暖和，无雨水润泽，烦劳各官府精诚祷求。近日再次获得时雨，冬麦沾湿润泽。特赐三公九卿年俸的一半。望各级官员勤勉遵行时政，务必使刑罚平正。”

秋季九月戊寅日，皇子千乘王刘建去世。

冬季十月乙卯日，司徒郭丹、司空冯鲂被免职。丙辰日，河南尹范迁任司徒，太仆伏恭任司空。

十二月，陵乡侯梁松投入狱中死去。

永平五年春季二月庚戌日，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被免军职，回到东平封国。琅邪王刘京也回归封国。？

冬十月，行幸邺。与赵王栩会邺。常山三老言于帝曰：“上生于元氏，愿蒙优复。”诏曰：“丰、沛、济阳，受命所由，加恩报德，适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而吏人求复，令人愧笑，重逆此县之拳拳，其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至自邺。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云中，南单于击却之。

是岁，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

六年春正月，沛王辅、楚王英、东平王苍、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赵王盱、北海王兴、齐王石来朝。

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遭德则兴，迁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沦亡。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陈鼎于庙，以备器用。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

冬季十月，皇帝巡行到邺县，和赵王栩在邺县会晤。常山郡三老对明帝说：“皇上出生在元氏县，元氏人民希望蒙恩优待，免除田租赋税。”明帝下诏说：“丰县、沛县、济阳县是高皇帝、光武帝出生或起兵之地，两位皇帝对三县加恩赐报德，很合情理。现在我在永平年间推行的政治措施，却使百姓愁苦郁结，而元氏县吏民要求优待，这将令人羞愧耻笑。毕竟难于违逆这县吏民的一片诚挚之心，我决定免除元氏县民众六年的田租更赋，并慰劳赏赐县官丞掾史及门警公差。”随后从邺县返回京师。

十一月，北匈奴侵犯五原郡；十二月又进犯云中郡。南匈奴单于率军出击迫使北匈奴逃走。

这年，发遣流亡到内郡的边民回原籍，赐每人路费二万文钱。

永平六年春季正月，沛王刘辅、楚王刘英、东平王刘苍、淮阳王刘延、琅邪王刘京、东海王刘政、赵王刘盱、北海王刘兴、齐王刘石来京师朝见太子。

二月，庐江郡王洛山发现宝鼎，郡守献给朝廷。夏季四月甲子日，下达诏书说：“从前大禹收集九州的金属，铸成九个大鼎，用以分别镂刻各州的神奇之物，使人们知道当地的神怪，避免恶劫。这宝鼎遇有大德的帝王便出现，夏亡迁于商，商亡迁于周；周德衰落，鼎便沦亡不出。祥瑞神物的下降，只回应有道的明君。如今政治教化多有邪僻，宝鼎怎么会出现呢？《易·鼎卦》说‘鼎折足，覆公餗’，是表示鼎与三公相应。这大概是三公九卿奉行职责合于治理吧！太常卿可于春季礿祭那天，将宝鼎陈列于太庙，以备做器物使用。赏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各二十五匹。先帝有诏命，不许臣民上书说‘圣’；但近来臣下所上章奏，这类阿谀失实的浮词颂语不少。从今日起，若有过称虚誉的章奏，尚书省都应当压下不予理睬，表示不受谀谄小人的嘲笑。”

冬十月，行幸鲁，祠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十二月，还，幸阳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车驾还宫。东平王苍、琅邪王京从驾来朝皇太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阴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

秋八月戊辰，北海王兴薨。是岁，北匈奴遣使乞和亲。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迁薨。三月辛卯，太尉虞延为司徒，卫尉赵憙行太尉事。

遣越骑司马郑众报使北匈奴。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

秋，郡国十四雨水。

冬十月，北宫成。

丙子，临辟雍，养三老、五更。礼毕，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徙者，赐弓弩衣粮。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冬季十月，明帝巡行到鲁国，亲祭东海恭王刘彊的陵墓。会见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东平王刘苍、淮阳王刘延、琅邪王刘京、东海王刘政。十二月，开始返回京城，顺路巡视阳城，派使者祭祀中岳神。壬午日，皇帝回到皇宫。东平王刘苍、琅邪王刘京随帝到京师朝见生母阴皇太后。

永平七年春正月癸卯日，皇太后阴氏逝世。二月庚申日，安葬光烈皇后。

秋八月戊辰日，北海王刘兴去世。

这年，北匈奴单于派遣使臣进京，要求结亲和好。

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司徒范迁去世。三月辛卯日，太尉虞延任司徒，卫尉赵憙兼代太尉事。

派遣越骑司马郑众出使北匈奴。最初设立度辽将军，驻五原郡曼柏县。

秋季，有十四个郡、国久雨成灾。

冬季十月，北宫建成。

丙子日明帝亲临辟雍宫，尊养三老、五更，举行养老礼。行礼毕，命三公招募各郡国和京师官府的死罪囚犯，减罪一等，不加鞭打，送到度辽将军兵营，分驻朔方、五原两郡所属的边疆县；他们的

妻室子女随往，便一同在边县落户耕种；死囚的同胞兄弟愿代替前往的，也可听从他们。其中犯有大逆无道罪判了死罪的，一律处以宫刑。犯罪逃亡的，令各出钱赎免，出钱各依规定不等。凡徙居边县的，各依规定赐予弓弩、衣服、食粮。

月末壬寅日，发生日食，日食结束。下达诏书说："我以无德的人继承伟大的帝业，因而在下招致百姓怨怒，在上触犯日、月、星辰三光。眼前日食变故出现，灾殃特别大，是《春秋》图谶特别提到的严重谴责。常深思这罪咎全在我一人。三公百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对我的罪过可尽言无讳。"于是百官在位者都上陈缄封的奏章，各言大政得失利病。明帝遍览后，自己深深引为内疚，并把所上奏章分发传给百官观览。下诏书说："百官说的，都是我的过失。人有冤屈我不能昭雪，吏多奸黠我不能禁止；而又随便役使劳力，大修宫殿，财帛出入没有节制，个人喜怒很不正常。古时听政的应门不及时开启，歌者便歌《关雎》讽刺；为政无仪法程式如飞蓬随风，微子曾为之哀叹。综览前人规诫，更加悚然震惧。经常害怕道德浅薄，过久又会招致怠惰了。"

北匈奴寇西河诸郡。

九年春三月辛丑，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算。

夏四月甲辰，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已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

是岁，大有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十年春二月，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

夏四月戊子，诏曰："昔岁五谷登衍，今兹蚕麦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长养之时，荡涤宿恶，以报农功。百姓勉务桑稼，以备灾害。吏敬厥职，无令愆墯。"

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飨三老、官属。

北匈奴侵犯西河各郡。

永平九年春季三月辛丑日，下诏令各郡国死罪囚犯减罪，携同其妻子去五原、朔方两郡落户定居，犯人徙居边县死亡的，赏赐原籍妻父或妻兄弟一人终身免除田租赋税；如果妻子没有父兄只有母亲的，赏赐母亲钱六万，还免去其人口税。

夏季四月甲辰日，下诏书令各郡国以公田分赐贫困的人，依不同

情况分配，各有不同等级。又诏令司隶校尉、各地部刺史，每年选县级官吏任职三年以上、政绩特别优异的一名，与计吏同到京师。那些毫无政绩，明显不称职的，也将名单上报。

这年农业大丰收。为外戚四姓子弟设立学校，设置《五经》教师。

永平十年春季二月，广陵王刘荆犯罪自杀，撤除封国。

夏季四月戊子日，下诏书说："去年五谷丰登，今年蚕茧、大小麦收成好，特大赦天下。值今盛夏万物成长滋养之时，当除净农作物的各种病虫害，以取得农业丰收。农村百姓要努力植桑种稻，以便防备灾害。官吏们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不要犯过失或消极怠惰。"

闰月甲午日，皇帝到南方巡视，到达南阳，亲祭章陵。夏至日，又祭祖先住过的故居。祭礼完毕，召集学官、弟子演奏雅乐，唱《鹿鸣》诗，皇帝亲自吹奏埙、篪相和，以娱乐嘉宾。在回程中，到达南顿，备酒席慰劳三老和众官。

冬十一月，征淮阳王延会平舆，征沛王辅会睢阳。

十二月甲午，车驾还宫。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阳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东海王政来朝。

秋七月，司隶校尉郭霸下狱死。

是岁，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

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

五月丙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无家属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罢。乙未，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冬十月，司隶校尉王康下狱死。

冬季十一月，征召淮阳王刘延到平舆县相会，征召沛王刘辅在睢阳相会。

十二月甲午日，皇帝回到皇宫。

永平十一年春正月，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东平王刘苍、淮阳王刘延、中山王刘焉、琅玡王刘京、东海王刘政来京师朝见。

秋季七月，司隶校尉郭霸被投入监狱死去。

这年，合肥漅湖出现黄金，庐江太守把它献给皇帝。这时麒麟、白雉、醴泉、一茎多穗的禾在许多地方出现。

永平十二年春季正月，益州边境外的夷族哀牢王率属民归附，于是设立永昌郡，撤去原益州西部都尉府。

夏季四月，派将作谒者王吴修通汴渠，从荥阳修到千乘海口。

五月丙辰日，赐天下男子爵位，第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级，外地流入未落实户口愿落户的各一级；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人和贫困无家属不能自给的，每人三斛谷。下诏书说："从前曾参、闵子骞尽力赡养，使父母欢乐；孔夫子葬儿子，只有内棺，没有外椁。办丧事最贵重的是表达哀思，行礼宁可从俭。现在百姓办丧事，争讲奢侈浪费，活着的人已经没有一石谷的储备，而全家财力尽耗于坟茔。夏伏日、冬腊日祭神没有粗劣的食物，牲畜全用于祭奠亡灵。耗费多年蓄积的家产，用来供给一天的费用，导致子孙饥饿寒冻，甚至因此丧命，这难道是死去祖宗的意愿吗！还有人们对车辆服饰制度，极力追求耳目所能及的豪华享受。田地荒着不耕，游手好闲的人日益增多。主管官府须明确宣布有关的法规禁令，凡适用于今日的，下令各郡国施行。"

秋季七月乙亥日，司空伏恭被免职。乙未日，任命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冬季十月，司隶校尉王康被投入监狱死去。

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于藉田。礼毕，赐观者食。

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狱死。

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荥阳，巡行河渠。乙酉，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瀁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县官不先人急，好兴它役。又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洁牲，以礼河神。东过洛汭，叹禹之绩。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子之

作。”因遂度河，登太行，进幸上党。壬寅，车驾还宫。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将有司陈事，多所隐讳，使君上壅蔽，下有不畅乎？昔卫有忠臣，灵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阴阳，消伏灾谴？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存恤鳏孤，勉思职焉。”

这年，天下安定太平，人无徭役，庄稼连年丰熟，百姓殷实富裕，谷每斛价只三十钱，牛羊漫山遍野。

永平十三年春季二月，皇帝在藉田行亲耕礼。礼毕，赏赐观礼的人饭吃。

三月，河南尹薛昭入狱死去。

夏季四月，汴河修建完工。辛巳日，皇帝驾临荥阳巡行汴河新渠。乙酉日，下诏书说：“自从汴河堤防决口倒塌，已有六十多年，加上近年雨水过多，汴河洪水向东冲击，一天天厉害，原来的汴河闸门，都沉入河中，水面广阔无边，四处泛滥，旧时河岸无从测定，一望汪洋浩荡，难以作出治理汴河的方案。现在兖州、豫州的人，大多遭受水患，便责怪朝廷不先操心人民的急难，喜欢大兴别的劳役。又有人认为黄河水流入汴河，幽州、冀州的人民都会受益，所以说左边堤防坚固则右堤易致损坏，左右堤防坚固则下游受害，应该听任水势所往，使人们搬住高处，这样，公家可省去筑堤堵口的费用，百姓没有被水淹没的祸害。议事者的看法不一致，南北的人主张截然相反，我也不知听从哪一种意见，过了很久还没有做决定。现已筑好汴河河堤，疏通了水路，堵塞决口重立闸门，黄河、汴河分流，恢复了原先的河道，陶丘以北逐渐成为高地，所以特地上献美玉、洁牲来祭祀河神。向东巡行经过洛水入河处，惊叹大禹治水的功绩。五色土地都有适合的用途，恢复其本性，令将汴河两旁的闲田废土，分与贫民耕种，不让富豪大户垄断土地的利益。这也许可以上继武帝塞黄河瓠子口所作《瓠子歌》的美事吧！”于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登上太行山，驾临上党郡。壬寅日，皇帝回宫。

冬季十月的最末一天壬辰日，发生日食。三公脱帽谢罪，揭发自己的过错。明帝下制命说：“戴上帽子不要自劾。天灾、天变多次出现，过失全在我一人身上，现在忧惧不安，不知怎样才能禳祸消灾。大概是因为百官奏事多有所隐讳，使人君被蒙蔽，下情不能畅达招来的吧？从前卫国有忠臣，昏庸如卫灵公也能保守他的君位。今后怎么样来调和阴阳二气，消除各类灾变祸害呢？希望各部刺史、各郡太守详审刑法，清理冤案，慰问抚恤鳏孤贫困的人，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十一月，楚王英谋反，废，国除，迁于泾县，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

是岁，齐王石薨。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杀。夏四月丁巳，钜鹿太守南阳邢穆为司徒。

前楚王英自杀。

夏五月，封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初作寿陵。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东巡狩。辛丑，幸偃师。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征沛王辅会睢阳。进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

三月，征琅邪王京会良成，征东平王苍会阳都，又征广陵侯及其三弟会鲁。祠东海恭王陵。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又幸东平。辛卯，进幸大梁，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夏四月庚子，车驾还宫。

改信都为乐成国，临淮为下邳国。封皇子恭为钜鹿王，党为乐成王，衍为下邳王，畅为汝南王，昞为常山王，长为济阴王。赐天下男子爵，人三级；郎、从官视事二十岁已上帛百匹，十岁已上二十匹，十岁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书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乙巳，大赦天下，其谋反大逆及诸不应宥者，皆赦除之。

十一月，楚王刘英谋反，被废去王位，撤除封国，贬徙到丹阳郡泾县，被牵连而处死、贬徙的，多达几千人。

这年，齐王刘石去世。

永平十四年春季三月甲戌日，司徒虞延被免职，自杀。夏季四月丁巳日，任命钜鹿郡太守南阳邢穆为司徒。

前楚王刘英自杀。

夏季五月，封已故广陵王刘荆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

明帝开始动工建造寿陵。

永平十五年春季二月庚子日，明帝往东方巡视。辛丑日巡行到偃师。下诏规定：凡亡命在外，自犯了死刑以下的均可出缣赎免。死罪出缣四十匹，处刖右足以下到光头钳颈男城旦、女舂的出缣十匹，完体城旦、舂到司寇的出缣五匹；犯罪未被举发，诏书到日自首的，照以上规定减半赎罪。征召沛王刘辅在睢阳相见。皇帝亲临彭城。癸亥日，明帝在下邳行亲耕藉田的礼仪。

三月，征召琅邪王刘京在良成县相会，征召东平王刘苍在阳都县相会，又征召广陵侯刘元寿及其兄弟三个乡侯在鲁县相会。祭东海恭王刘彊的陵墓。祭毕，亲临孔子旧宅，祭仲尼先师及七十二弟子。明帝亲坐孔子讲堂，命皇太子和诸王解说经书。随后亲临东平国。辛卯

日，进入大梁城，访定陶，祭定陶恭王刘康的陵墓。夏季四月庚子日，皇帝还宫。

改信都郡为乐成国，临淮郡为下邳国。册封皇子刘恭为钜鹿王，刘党为乐成王，刘衍为下邳王，刘畅为汝南王，刘昞为常山王，刘长为济阴王。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三级；郎、从官任事二十年以上者赐帛各百匹，任事十年以上的二十匹，十年以下的十匹，官府吏五匹，书佐、小史三匹。令天下人聚合宴饮五日。乙巳日，大赦天下，那些谋反大逆及其他不应当赦免的罪犯，皆予赦免。

冬，车骑校猎上林苑。

十二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屯凉州。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仆祭肜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耿秉、来苗、祭肜并无功而还。

夏五月，淮阳王延谋反，发觉。癸丑，司徒邢穆、驸马都尉韩光坐事下狱死，所连及诛死者甚众。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大司农西河王敏为司徒。

秋七月，淮阳王延徙封阜陵王。

九月丁卯，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谋反大逆无道不用此书。

是岁，北匈奴寇云中，云中太守廉范击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于甘陵。北海王睦薨。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

冬季，皇帝乘车骑在上林苑打猎。

十二月，派奉车都尉窦固和驸马都尉耿秉屯兵驻守凉州。

永平十六年春季二月，派遣太仆祭肜从高阙出兵，奉车都尉窦固从酒泉出兵，驸马都尉耿秉从居延出兵，骑都尉来苗从平城出兵，讨伐北匈奴。窦固在天山击败呼衍王，留兵屯驻伊吾卢城。耿秉、来苗、祭肜都无功而返。

夏季五月，淮阳王刘延谋反，被发觉。癸丑日，司徒邢穆、驸马都尉韩光犯事被投入监狱死去，被牵连、处死的人很多。

五月末戊午日，发生日食。

六月丙寅日，任命大司农西河人王敏为司徒。

秋季七月，淮阳王刘延改封为阜陵王。

九月丁卯日，下诏令各郡国和京城各官府：犯死罪关押的囚犯都减死罪一等，不鞭打，送到军营，屯驻朔方郡、敦煌郡；他们的妻室子女随同前往落户，他的同胞兄弟要求同去的，听凭他们的意愿；其女儿已出嫁为人妻的，不和他们一起去。谋反大逆不道判处死刑的，不适用这一诏书。

这年，北匈奴侵犯云中郡，太守廉范将来犯的敌人打得大败。

永平十七年春季正月，甘露降在甘陵县。北海王刘睦去世。

二月乙巳日，司徒王敏去世。三月癸丑日，任命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

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

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诣军营。

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

是岁，改天水为汉阳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诏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赎：死罪缣三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

这年甘露连降，树木连理而生，芝草生在殿前，五彩缤纷的神雀飞集京师。西南夷的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各部族、小国前后都仰慕明帝的仁义前来贡献珍奇的物品。西域各国都送儿子来京师侍奉皇帝。夏季五月戊子日，公卿百官认为明帝威德感化远方各国，吉祥物显应，于是会集朝堂，捧杯敬酒祝颂。明帝颁令说："上天降下神物，是用来显应仁圣帝王的；远人仰慕教化归服，实是由于君主有德。我以虚浮德薄的人，凭什么能享受到这种特殊荣宠呢？这只是高祖、光武帝的圣德所感召，我不敢辞谢。大家恭恭敬敬举杯，太常卿选个吉日以策书报告祖先。现特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各三级，外来流民未入户册愿意落户的各一级；赐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人、贫困不能自给的各三斛谷。赐郎、从官任职十年以上的每人十匹帛。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

黄绶，从去年以来因犯过失被贬俸降级交纳赎金的，都退还赎金。”

秋季八月丙寅日，下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及张掖属国，囚犯判断右趾刑以下能当兵的，都一律不治罪，送往军营。

冬季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分别率师从敦煌昆仑塞出兵，在蒲类海边击破白山虏，进驻车师。最初设置西城都护和戊己校尉。

这年改称天水郡为汉阳郡。

永平十八年春季三月丁亥日，明帝下诏说：“天下亡命在外的逃犯，死刑以下都可出缣赎免：死罪出缣三十匹，从断右趾到光头钳颈城旦、舂各出缣十匹，完体城旦、舂至司寇出缣五匹；吏人犯罪未被告发，诏书到日自首的，按规定可出缣一半赎免。”

夏四月己未，诏曰：“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狱，录轻系。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洁斋祷请，冀蒙嘉澍。”

夏季四月己未日，下诏书说：“春天以来，应时雨水不下，隔年的大小麦被久旱伤损，秋天种子播种不下，政事失去中和，我只有忧愁戒惧罢了。令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各二级，凡外来流民未上户册愿落户的各一级；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人、贫困不能自给的，各赐粟三斛。清理、平反冤狱，查明、释放在押的轻罪犯人。二千石官员应分别祭祀五岳四渎。郡界内有名山大河能兴云降雨的，长吏各须斋戒洁身去祈祷请求，希望神灵庇佑得到及时好雨。”

六月己未，有星孛于太微。

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悉没其众。北匈奴及车师后王围戊己校尉耿恭。

秋八月壬子，帝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埽，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

六月己未日，有彗星没入太微星座。

焉耆、龟兹进攻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覆没。北匈奴和车师后王围攻戊己校尉耿恭。

秋季八月壬子日，明帝在东宫前殿逝世。享年四十八岁。遗诏说，不要给他建造寝庙，把神主藏在光烈皇后更衣的别室。明帝生前修造的寿陵，命令只让能排出积水就行了，外用石椁宽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不要筑坟堆。死后，打扫地面致祭，备水酒一盂，干饭、干肉各一碗就足够了。死过百日以后，每年只在春夏秋冬四时祭奠，设吏卒数人看守陵墓、打扫修理，不要另开宽长的车马大路。谁敢大兴土木，便以擅议宗庙法论罪判刑。

明帝严格遵奉光武帝建武年间制定的制度，不敢违背一点。规定后妃家人不得封侯、参与朝政。馆陶公主为儿子出面求做郎官，明帝不允许，只赐钱千万。他对群臣说："郎官与天上各个星宿相对应，外调便是一县之长。若选拔任用的不是贤良的人，则百姓要遭受祸害，所以要慎重。"因此大小官吏都能胜任本职，人民都安居乐业，远近各族肃然悦服，户口迅速增长。

> 论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钟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未优乎？

评论说：明帝精通刑名法理，法令分明。从早晨到日落临朝听政，下面有幽隐冤屈的事无不明白通达。后宫内外没有侥幸邪僻的私宠，身为皇上没有骄傲自大的神色。审理案件切合实情，号称在用刑方面是前代的十分之二。所以后来谈论国事的，都首先推崇光武建武、明帝永平的政事。但是钟离意、宋均等人，常常说明帝以苛求小事为精明，或许是他宽宏待人的度量还有不够呢？

> 赞曰：显宗丕承，业业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奸胜。备章朝物，省薄坟陵。永怀废典，下身遵道。登台观云，临雍拜老。懋惟帝绩，增光文考。

赞辞说：显宗继承光武帝的大业，兢兢业业。危戒内心、恭修大德，政事明察使奸佞绝迹。朝廷的礼仪法制齐备彰明，自己的寿陵节用俭省。经常怀念早已不行的周代大典，降低身份遵行古时的礼仪。登灵台观云气，临辟雍拜三老。明帝的业绩真是伟大，为光武帝增了光彩。

# 后汉书卷三

##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肃宗孝章皇帝讳炟，显宗第五子也。母贾贵人。永平三年，立为皇太子。少宽容，好儒术，显宗器重之。

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显节陵。

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诏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统理万机，惧失厥中，兢兢业业，未知所济。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师傅之官。《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行太尉事节乡侯熹三世在位，为国元老；司空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熹为太傅，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伤也。'予违汝弼，汝无面从'，股肱之正义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职，各贡忠诚，以辅不逮。申敕四方，称朕意焉。"

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

诏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

肃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显宗的第五个儿子。母亲贾贵人。永平三年立为皇太子。年少时度量宽广能容人，爱好儒家学说，显宗对他很器重。

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日，登皇帝位，年纪十九岁。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壬戌日，安葬孝明皇帝在显节陵。

冬季十月丁未日，大赦天下。赐民爵，每人二级，为父之后及孝悌、力田各三级，若无户口以及外来流民愿意落户的各一级，爵已过八级公乘的可转给儿子或侄子；赐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人、贫困不能自给的各三斛粟。下诏书说："我这个渺小的人，处在王侯之上，统一治理各项大政，很害怕违失中庸之道，早晚兢兢业业，不知要怎样才能有成效。反复考虑遵守祖宗成法的君主，必先设置师傅的官位。《诗经》不是说：'不失误、不遗忘，一切遵守先王的成法。'现兼代太尉的节乡侯赵熹，从光武朝至今，已三世在位，是国家元老；司空牟融执掌职务六年，勤慎辛劳，不知倦怠。现特拜赵熹为太傅，牟融为太尉，两人都录尚书事。'三公、大夫，不肯早晚勤劳

王事’，《诗·小雅》为之感伤。‘我违反正道你就指出，你不要当面顺从我’，这是辅佐大臣的正当职责。王公、百官要努力恪守本职，各献忠诚，以辅佐我的不足。即以此昭告四方，这符合我的心意。”

十一月戊戌日，任命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

下诏命令征西将军耿秉进驻酒泉郡。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援戊己校尉耿恭。

甲辰晦，日有食之。于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有司各上封事。

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劬劳日昃，身御浣衣，食无兼珍。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僬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开道西域，威灵广被，无思不服。以烝庶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作登歌，正予乐，博贯六艺，不舍昼夜。聪明渊塞，著在图谶。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风行于千载。而深执谦谦，自称不德，无起寝庙，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终之礼，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天下闻之，莫不凄怆。陛下至孝烝烝，奉顺圣德。臣愚以为更衣在中门之外，处所殊别，宜尊庙曰显宗，其四时禘祫，于光武之堂，闲祀悉还更衣，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袷祭高庙故事。”制曰：“可。”

是岁，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人。

建初元年春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

月末甲申日，发生日食。章帝避居偏殿，暂停征伐，五日不处理政事。下诏传令百官各上封了套口的奏事文书。

十二月癸巳日，有关官员上奏说：“孝明皇帝圣德纯厚崇高，辛勤劳苦，临朝都到太阳偏西，身穿洗过的旧衣，膳食没有两种以上的珍肴。恩泽遍及四方万国，远方的外邦人仰慕教化，僬侥、儋耳等国遣使到边关，自求作为外藩；征服西北鬼方，打开西域通道。声威普遍传播，无不归服。常以百姓的疾苦为忧，不以富有天下为乐。齐备辟雍、明堂、灵台的教化，亲行尊养三老、五更的旧礼。登灵台作乐歌，改大乐为大予乐，博览贯通六艺，不分白天黑夜。天赋聪颖明达，禀性笃实，图谶中已有记载。至德所感，与神明相通。功业光耀四海，仁风流行千秋。他深执谦谦君子之道，经常自称不德，遗诏不许起寝庙，扫地祭祀，废除日祭旧规，省掉大办丧事的古礼，将神主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天下臣民听说这种情况，莫不悲伤感动。您禀性至孝，真诚纯正，尊重顺从皇父的圣德。臣等愚昧，认为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在正殿中门外面，与行大祭礼的处所截然分隔，宜尊孝明皇帝庙号为显宗，至于四时、禘、祫祭礼，当在光武帝庙大堂举

行，平时散祭仍回到更衣别室。现在恭谨进献《武德》舞，举行大祭，也应依前孝文皇帝合祭在高祖庙的制度办。”章帝下令说：“可以。”

这年，耕牛患瘟疫。京师及兖、豫、徐三州大旱，下诏不收三州当年的田租、草料、饲料，并以三州仓存现粮赈济贫民。

建初元年春季正月，下诏令兖、豫、徐三州所属郡国：“现正值春耕大忙，考虑到人们领到官仓少许粮食，往来麻烦劳累，也许会妨碍农耕。今令有关官员核实最贫困的，统计所贷和赈济粮的数额一并给予他们。外来流民要求回本乡原籍的，郡守县令须根据路程实情发给口粮，使其可以到家；听任他们沿途免费寄宿官办驿亭，不要租住旅舍。主管官员要亲自督管赈贷，切不要让贫困弱小的人户被漏脱，让小吏和豪绅从中作奸舞弊。诏书下达后，不得拖延。州刺史要特别监督审察那些最奸诈的不法分子。”

> 丙寅，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
> 酒泉太守段彭讨击车师，大破之。罢戊己校尉官。
>
> 二月，武陵澧中蛮叛。
>
> 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己巳，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丙寅日，又下诏书说：“近年耕牛多患瘟疫，开垦的农田减少，谷价相当昂贵，人们因此外流逃荒。现在正值春季备耕开始，应及时播种。州牧、郡守要大力号召百姓务农种桑，并多方劝勉慰抚。上自三公，下到基层官吏，都要全心诚意，专一动员人力，以搞好春耕为急务。犯罪未到死罪的，暂可搁置，待秋后考核审断。官员要明察慎选人才，擢进贤能善良的人，黜退贪鄙奸猾的人，顺应时令节气，清理冤案、错案。‘推行五教在于宽仁’，是《尚书·舜典》所称许的做法；‘亲厚和乐平易的君子’，是《诗·大雅》所赞叹的美德。布告天下，使官吏百姓都知晓我的意图。”

酒泉郡太守段彭讨伐车师，将其打得大败。罢免戊己校尉的官

职。

二月，武陵郡澧中蛮人反叛。

三月甲寅日，山阳郡、东平国发生地震。己巳日，下诏书说："我以无德之人奉承先帝大业，早晚战栗戒惧，不敢荒废苟安。但灾变频频出现，与政事相应。我既不聪明，治国的时间又少；加上选拔荐举的人名不副实，俗吏贪官伤害百姓，设官分职耗费混乱，判刑用罚过宽过滥，怎能不忧虑呢？以前冉仲弓是季孙氏的家臣，言子游做鲁邑武城的小县官，孔子还着重教诲他'举贤才'，问'得人焉否'？说明为政不管大小，必以求得人才为根本。本来先从乡里基层选拔荐举，必累计考察这人的功劳。今州刺史、郡太守、国相不明察真伪，所举茂才、孝廉，每年以百数计，既然不是才能显著，即授任他从事政事，这很不恰当。每每寻思前代选举人才、拔擢士子，多出身耕读、农家，不一定来自官家门第。让他陈言奏事，则文章斐然可观；试用他处理政事，则成绩赫然不凡，外文内质，彬彬并美，我对此很赞赏。现特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国相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贤才各一人。"

夏五月辛酉，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秋七月辛亥，诏以上林池籞田赋与贫人。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

冬十月，武陵郡兵讨叛蛮，破降之。

十一月，阜陵王延谋反，贬为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穑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

甲辰，罢伊吾卢屯兵。

永昌、越巂、益州三郡民、夷讨哀牢，破平之。

夏四月戊子，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令归本郡。

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

六月，烧当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讨之，败绩，羌遂寇汉阳。秋八月，遣行车骑将军马防讨平之。

夏季五月辛酉日，初次擢举孝廉、郎中当中气度宽宏、有智谋、能胜任县邑治理工作的，用来补授县长或国相。

秋季七月辛亥日，诏令将上林苑内的荒田授给贫困人户耕种。

八月庚寅日，有彗星射入天市星座。

九月，永昌郡的哀牢夷人反叛。

冬季十月，武陵郡兵讨伐叛乱的蛮夷，打败、降服了他们。

十一月，阜陵王刘延谋反，被贬为阜陵侯。

建初二年春季三月辛丑日，下诏书说："近年阴阳不调和，饥荒多次出现。深思先帝忧惧的是农业这个民生的根本，下诏书说：'不伤财，不害人。'真诚希望百姓放弃经商而归于农耕。但如今贵戚近亲，奢靡放纵漫无节制，嫁娶、办丧事，更是越发奢侈。官吏放弃职责，不肯检举纠察。《春秋》中阐明的大义，是以贵治贱。现在从三公起，都要明确纠察非法奢侈行为，宣扬崇本尚俭的正气。我年纪刚到二十，不知农事耕作的艰难，只是从管中窥见一点，怎么能够洞察到一方呢？要制定所宜施行的法令制度，主管部门做好准备即行严禁，先在京师施行，然后推行到各郡、国。"

三月甲辰日，撤除伊吾卢驻军。

调发永昌、越巂、益州三郡的百姓和夷人一道讨伐哀牢夷，打败、平定了他们。

夏季四月戊子日，特下诏赦免遣还此前因楚王刘英、淮阳王刘延反叛两案中被流放的四百余家，令各归本郡。

四月癸巳日，诏令齐国国相以后不再进贡冰纨、方空縠、吹纶絮等奢侈品。

六月，烧当羌部反叛，金城郡太守郝崇率郡兵进击，被打得大败，羌人遂乘胜进攻汉阳郡城。秋季八月，遣代理车骑将军马防率众讨伐，平定了叛乱。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

三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己巳，罢常山呼沲石臼河漕。

行车骑将军马防破烧当羌于临洮。

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击姑墨，大破之。

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武陵溇中蛮叛。

是岁，零陵献芝草。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皇太子。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己丑，徙钜鹿王恭为江陵王，汝南王畅为梁王，常山王昞为淮阳王。辛卯，封皇子伉为千乘王，全为平春王。

五月丙辰，车骑将军马防罢。

甲戌，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十二月戊寅日，有彗星进入紫微星座。

建初三年春季正月己酉日，在明堂祭祀前汉后汉的历代祖先皇帝。祭毕，升登灵台，观望云气物候，大赦天下。

三月癸巳日，立窦贵人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级；赐三老、孝悌、力田各三级；赐人民无户籍及流民愿落户的各一级。另赐鳏夫、寡妇、独老、孤儿、重病的、贫困不能自存的人，各五斛粟。

夏四月己巳日，停止修常山郡呼沲县石臼河漕。

代理车骑将军马防在临洮打败烧当羌部。

这年闰月，西域代司马班超进击姑墨国，将它打得大败。

冬季十二月丁酉日，任命马防为车骑将军。

武陵郡溇中一带的蛮人反叛。

这年，零陵郡上献芝草。

建初四年春季二月庚寅日，太尉牟融去世。

夏季四月戊子日，立皇子庆为皇太子。颁赐天下每人爵二级，三老、孝悌、力田各三级，没有户籍的百姓及流民愿落户的各一级；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者、贫困不能自给的，各五斛粟。

四月己丑日，改封钜鹿王刘恭为江陵王，汝南王刘畅为梁王，常山王刘昞为淮阳王。辛卯日，封皇子刘伉为千乘王，皇子刘全为平春王。

五月丙辰日，车骑将军马防被免职。

甲戌日，任命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月癸丑日，皇太后马氏逝世。秋季七月壬戌日，安葬明德皇后。

冬，牛大疫。

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徼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是岁，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曰："朕新离供养，愆咎众著，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诗》不云乎：'亦孔之丑。'又久旱伤麦，忧心惨切。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冬季，耕牛瘟病流行。

十一月壬戌日，下诏书说："三代教导人，以教学为根本。前汉继承暴虐的嬴秦，特别褒扬显彰儒家学说，建立五经专门的学科，各设置博士官。其后各科学者钻研精进，虽说上有师承，也多有发明，各自成家。孝宣皇帝认为离开古代圣人为时久远，学术不怕广博，所以分立为《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到建武中，再设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等博士官。这都是用来扶持培养专门的学科、尊崇弘扬儒家大道的根本措施。中元元年诏书提及《五经》章句繁多，议论要加以减省。到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儵上奏章说："先帝提出的伟大谋划，应当依次施行。他想要集会诸多儒学之士共同订正《五经》大义，颇能使后来学者得以自学自助。孔夫子曾说：'不讲习学业，是我的忧虑。'又说：'广博学习，切实记住，切中题旨探问，围绕题旨思考，仁便在其中了。'哎！大家都勉力去做吧！"于是将诏书下达太常卿，将军、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在白虎观集会，讲论《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奉皇帝制命专题发问，使侍中淳于恭综合不同意见上奏，章帝亲自定出结论，正像孝宣皇帝在甘露二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的旧例，作《白虎议奏》一书。

这年，甘露降落在泉陵、洮阳二县。

建初五年春季二月初一庚辰日，出现日食。下诏书说："我最近

失去了马太后的教诲，出现很多罪愆和过失。上天常降灾异，日食大变又随着出现。《诗经》不是说过‘亦孔之丑’吗？最近又久旱不雨，大小麦受到伤害，我内心更是愁苦悲切。特命公卿以下百官，荐举直言极谏、能明指我过失的各一人，遣送到公车署，我将亲去公车府访询。察举对象应以岩穴幽居的为先，不要选用那种浮夸不实的人。”

甲申，诏曰：“《春秋》书‘无麦苗’，重之也。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凶年无时，而为备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忉忉，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虽降灾咎，辄有开匮反风之应。令予小子，徒惨惨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

二月甲申日又下诏说：“《春秋》中写道‘无麦苗’，这是有关人民吃饭的大事情。去年秋季雨泽不及时，这时再遭旱灾，到处如烈火焚烧。凶年不定时来到，而百姓备荒措施未做好。我没有圣君的道德，上连累日、月、星辰多次发生变异，内心震慑股栗，痛心疾首。前代圣明天子，博思广谋，纵或天降灾殃，却常常能获得如成王打开金匮，郊天谢过，就有反风起禾的效应。用这事对比，只叫我这个小子空自伤痛而已。特令二千石州郡牧守清理冤狱，赦免罪行轻微的囚犯，祭祷五岳四渎及其他能兴云致雨的名山，希望能有不等早晨过去、雨已洒遍天下的好报应。理冤祈雨都务必严肃恭谨。”

三月甲寅，诏曰：“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

荆、豫诸郡兵讨破武陵溇中叛蛮。

夏五月辛亥，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戊辰，太傅赵憙薨。

冬，始行月令迎气乐。

是岁，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西域假司马班超击疏勒，破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

夏五月辛酉，赵王盱薨。

三月甲寅日，下诏说：“孔子说‘刑罚失当过滥，便会叫下面老百姓动辄得咎’。现在狱吏多不善良，擅自依个人喜怒行事，有的审讯不根据犯人的罪行，动用严刑，迫害威胁无罪之人，导致自杀的人一年中比被判刑的还多。这显然不是‘为民父母’的设官的本意。主管部门应当着手纠察举报这些不良的官吏。”

荆州、豫州诸郡兵征讨击败了武陵郡溇中叛乱的蛮人。

夏季五月辛亥日，下诏说：“朕思慕期待忠直之士，恭听不同的声音。那些先到公车府的，各人已吐露了胸中的愤懑，我也大概知道各大夫长者的心志了。本都想留在身边，以便常得顾问省纳。光武帝建武诏书教导说：‘尧帝常以职务考察群臣，不只以其言语笔札为依据。’现在外官多旷废，这些人都可去补任。”

五月戊辰日，太傅赵憙去世。

冬季，开始施奏月令迎气的乐歌。

这年，零陵郡进献灵芝草，有八条黄龙在泉陵县出现。西域代司马班超率部进击，打败了疏勒国。

建初六年春季二月辛卯日，琅邪王刘京去世。

夏季五月辛酉日，赵王刘盱去世。

六月丙辰，太尉鲍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七年春正月，沛王辅、齐南王康、东平王苍、中山王焉、东海王政、琅邪王宇来朝。

夏六月甲寅，废皇太子庆为清河王，立皇子肇为皇太子。

己未，徙广平王羡为西平王。

秋八月，饮酎高庙，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诏曰：“《书》云‘祖考来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质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尽孝敬。朕得识昭穆之序，寄远祖之思。今年大礼复举，加以先帝之坐，悲伤感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虽祭亡如在，而空虚不知所裁，庶或飨之。岂亡克慎肃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赐公钱四十万，卿半之，及百官执事各有差。”

九月甲戌，幸偃师，东涉卷津，至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道桥，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所过欲令贫弱有利，无违诏书。”遂览淇园。己酉，进幸邺，劳飨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门阑、走卒，赐钱各有差。劳赐常山、赵国吏人，复元氏租赋三岁。辛卯，车驾还宫。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父母同产欲相从者，恣听之；有不到者，皆以乏军兴论。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赎；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

六月丙辰日，太尉鲍昱去世。

六月末辛未日，出现日食。

秋季七月癸巳日，调大司农邓彪接任太尉。

建初七年春季正月，沛王刘辅、齐南王刘康、东平王刘苍、中山王刘焉、东海王刘政、琅邪王刘宇先后来京师朝见。

夏季六月甲寅日，废贬皇太子刘庆为清河王，立皇子刘肇为皇太子。

六月己未日，改封广平王刘羡为西平王。

秋季八月，在高祖庙献酎致祭，又在光武皇帝、孝明皇帝庙主前举行禘祭。甲辰日，诏书说："《尚书·益稷》说'祖考来假'是明哲的祖先的至诚愿望。我是个无知的小子，天质低劣，敬仰怀念先帝烝烝抚爱的一片情意，前次恭修禘祭大典以稍伸孝敬之心，使朕得以审知左昭右穆的次序，寄托追远报祖的情怀。今年大礼再行，加进先父孝明皇帝的神主，更觉悲伤动怀。今日奏乐迎接神来，含哀送神往，虽说是祭祀死者就像奉养生者，却总觉空虚迷惘不知该怎么办，只期望先帝或许到来鉴享。难道就没有审慎、严肃、雍和的大臣、国相和三公助我依依眷慕吗？特赐三公钱四十万，卿二十万，及百官有司各若干不等。"

九月甲戌日，皇帝亲临偃师县，东过卷县的津渡来到河内郡。下诏命说："皇帝车驾巡视秋稼，观察收获情况，因此要经过郡县地界。都是快马简装轻行，没有笨重行装。各州郡牧守不得擅修驿路大桥，不得远离驻地城郭，遣派下吏远来迎接，或打听皇帝的起居动静，出入何地、来前、来后，以致增加麻烦。一切都务求节省俭朴，担心不能只吃到脱壳糙米饭和喝一瓢冷水而已。所过之处，但求对贫弱农民有利。各级官员都不得违逆诏书。"随后游览淇园。己酉日，到邺县考察，慰劳款待魏郡太守、县令以下官员，直至三老、门卫、走卒，赐钱各依等不同。慰劳、赏赐了常山郡、赵国官佐；又免除了元氏县民三年的田租赋税。辛卯日，车驾还宫。诏令天下：将监禁的囚犯减死罪一等，不要鞭打，解到边境防守边疆。囚犯妻子跟着去，就在边境落户。其同胞兄弟愿同去的可以同意。规定去边境却没有报到的都以危害军兴罪论处。判死刑的，一律进蚕室阉割；女子判死刑者则处以长期幽闭的宫刑。系囚判男鬼薪、女白粲以上，皆减去本罪一等，送到边境伺探外寇的活动。避罪亡命在外的可出缣赎免：死罪交缣二十匹；犯断右趾到男女光头钳颈城旦或舂刑的各交十匹；完体城旦或舂至伺寇的各三匹；吏人有罪未被告发，诏书到达之前自首的，依上述规定交减半赎免。

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以中牢祠萧何、霍光。进幸槐里。岐山得铜器，形似酒樽，献之。又获白鹿。帝曰："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人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为来哉？"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造舟于泾而还。每

所到幸，辄会郡县吏人，劳赐作乐。十一月，诏劳赐河东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车驾还宫。

是岁，京师及郡国螟。

八年春正月壬辰，东平王苍薨。三月辛卯，葬东平宪王，赐銮辂、龙旗。

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众款塞降。

冬十二月甲午，东巡狩，幸陈留、梁国、淮阳、颍阳。戊申，车驾还宫。

冬季十月癸丑日，车驾向西巡狩，直达长安。丙辰日，祭祠高祖庙，便遍谒散祭前汉惠帝到孺子婴十一位皇帝的陵墓。还专遣使者祭祀太上皇于栎阳县北郊的万年陵；又以一猪一羊致祭萧何庙、霍光庙。再进到槐里县城。碰巧岐山县得到形似酒樽的古铜器，把它献给章帝；又获得白鹿一只。章帝说：“现在上无英明的天子，下无贤良的地方诸侯。《诗经·角弓》刺周幽王说：‘你这人不贤良，一方人都相怨。’我也是这种人，这铜器怎么会来呢？”又巡行参观池阳县的长平观，亲临曾受呼韩邪单于朝拜的池阳宫，向东拜谒高帝陵，并连接几只船渡过泾水取道回来。这次每到一处，都要会集郡县官佐，设宴慰劳、赏赐，还要奏乐歌舞。十一月，特诏慰劳、奖赏河东郡守及县令长、掾史以下各官员。十二月丁亥日皇上回到皇宫。

这年，京师及郡国各地螟虫成灾。

建初八年春季正月壬辰日，东平王刘苍逝世。三月辛卯日，安葬了东平王，谥号“宪”，出柩归窆时赐用銮辂龙旗的仪仗。

夏季六月，北匈奴首领率领部属到边塞投降。

冬季十二月甲午日，章帝巡视东方，视察陈留、梁国、淮阳、颍阳诸郡。戊申日，车驾还宫。

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是岁，京师及郡国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

闰月辛丑，济阴王长薨。

二月甲戌，诏曰：“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

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宪王苍子尚为任城王。

六月辛酉，沛王辅薨。

秋七月丁未，诏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已来，掠考多酷，钻鑽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鑽心。《书》曰'鞭作官刑'，岂云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

诏书说："《五经》解说众多，离开圣人越来越远，各博士官所传分章断句，遣辞立义，多见乖舛、疑猜，难于订正，恐怕古圣先师的微言大义将要废弃中绝，这不是重视稽考古书故实、讲求大道真谛的态度。特令在朝群儒挑选高才生，重点受学《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持衰微的专门学术、推广保存各家不同的学说观点。"

这年，京师及郡国各地螟虫成灾。

元和元年春季正月，中山国王刘焉来京师朝拜。日南郡国界外的蛮夷献上活犀牛和白毛野鸡。

闰月辛丑日，济阴王刘长去世。

二月甲戌日，诏书说："帝王的八项基本政事中，以民食为根本。故历代都首先着重农田耕稼的事，鼓励人们勤操耒耜，节用储蓄，随时准备安度灾荒。因此纵令年景失收，人们也面无饥色。从发生牛瘟以来，谷食连年短缺。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官吏没有认真地对农民进行勤耕节用、储粮备荒的教导；部郡二千石刺史、牧、守不认为劝农是自己的职责。现特通令各郡国查实征集那些在本地无田土想要徙居他地分到肥饶田地的人，尽可听从他们迁徙。他们到了所在地，可赐给公田成为雇耕佃户，并借给谷麦种和食粮，代买农具作价赊给他们使用。五年内不收田租，三年不收人口税。以后又要求回到本乡的，不要禁止。"

夏季四月己卯日，从东平国分出部分地方，封宪王刘苍的儿子刘尚为任城王。

六月辛酉日，沛国王刘辅去世。

秋季七月丁未日，下诏说："《律》说：'拷讯犯人只能用榜、笞、立三种刑罚。'还有《律令丙》规定，竹箠长短有定数。自往年楚王刘英谋反大案发现以来，狱吏掠问拷打多偏于惨酷，用铁钻箍颈脖、用铁鑽凿去锁骨之类，给受刑人的悲惨苦痛没有止境。每想到受刑者遭受的苦痛折磨，便觉怵然震惧，心动神伤。《尚书》上说'只用鞭笞作百官失职的刑罚'，何曾说要像这样惨毒？当在秋冬审理案犯之时明白规定不得使用特殊残酷手段的禁令。"

八月甲子，太尉邓彪罢，大司农郑弘为太尉。

癸酉，诏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谕，抵罪于下。寇贼争心不息，边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与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将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以上，皆减本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各有差。”

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跱。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其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九月乙未，东平王忠薨。

辛丑，幸章陵，祠旧宅园庙，见宗室故人，赏赐各有差。冬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又诏长沙、零陵太守祠长沙定王、舂陵节侯、郁林府君。还，幸宛。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赐从者各有差。

十二月壬子，诏曰：“《书》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八月甲子日，太尉邓彪被免职。大司农郑弘继任太尉。

八月癸酉日，下诏书说：“我不曾用品德去教导感化臣民，百官行政失调，老百姓茫然不知教化和刑罚，往往触犯刑网而抵罪受罚。寇贼争掠野心勃勃，边境官府民屋遭到破坏未修复。我深深思索这些事，认真稽考内心，想与君子共同弘扬这治国的大业。我这片悠悠心意，将用什么来表述寄托？今改现用‘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以寄托‘元元和乐’的愿望。凡在各郡国中都官狱的系囚一律减死刑一等，不鞭笞，解到边境县城；令其妻室子女同往，在边县落户。犯上殊死罪的，一律解送下蚕室；女犯则处以长期幽闭的宫刑。系囚判男鬼薪、女白粲以上，都减本罪一等，输送去侦察敌人活动。犯罪亡命在外的，出缣出钱赎免。出多少依犯罪等级各有不同。”

八月丁酉日，巡视南方。诏令凡所经过路上的郡国、县邑官府不许预备物资供应。命令司空亲自带领匠徒补修桥梁。若有遣派使者前来奉迎车驾、探知起居者，所属二千石刺史、国相、郡守将因此判罪。赐天下鳏夫、寡妇、孤儿、独老、贫病不能自给的各粟五斛。

九月乙未日，东平王刘忠病死。

九月辛丑日，巡行到光武帝父、祖墓所在的章陵，祭祀先人的老屋和陵园宗庙，接见宗室故旧，赏赐他们钱缣多少各有不同的等级。冬十月己未日，进驻江陵县府，诏令庐江郡守祭祠南岳神；又诏令长沙太守、零陵太守分祀长沙定王、舂陵节侯和郁林府君。归途经过南阳郡宛县。十一月己丑日，车驾回到皇宫，赐随行人员钱缣各有不同的等级。

十二月壬子日，诏令说：“《尚书》上说‘父不仁慈，子不孝敬，兄不友爱，弟不恭谨，彼此思想感情不相通。’往年因为妖言兴大狱，牵连范围很广远。一人犯罪，禁锢至父属、母属、妻属，不许戴官帽在朝廷做官。即使有德有才也终生埋没无用。朕很怜恤他们，这不是让他们重新开始做新人的办法。现宣布凡是因往年妖恶案被禁锢的人，一律都免除禁锢，以昭示弃咎改过、重新擢用的新道路，但暂时不要让他们在宿卫部门任职罢了。”

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又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餍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元和二年春季正月乙酉日，诏书说：“《律令》说：‘生了儿子的人家，免除一年的田租赋税，三年不收人丁费。’今宣布凡已怀孕者，赐本人胎养谷三斛，免除她丈夫的田租赋税一年，一年内不收全家人的人丁费。以后著为法令。”又诏令三公说：“现值春初生养季节，草木萌芽，应促使萌芽向阳滋壮，使万物发育。特通令专管刑狱部门：犯罪未到杀人、大逆须判处死刑的，暂且不要案验审讯；吏民写事条互相申诉的，也搁下不予受理。希望得以平息讼事，安定人心，承奉上天和气。到立秋后再照旧办理。那些鄙俗的官员惯于矫饰严明堂皇的外表，办事似是而非，听他们的言论行事悦耳中理；根据阴阳理论判断却有伤造化。我很厌恶他们，很痛恨他们。真正能安国宁民的好官吏，纯朴诚笃，不务浮夸，按日计量他的功绩平平不足，积一月两月计算才知他成就大，绰绰有余。例如襄城县令刘方，上下吏民都称他不多事，不扰民。他虽未显示出其他卓异之处，大概也算得上是‘安国宁民的好官’了。近来曾敕命二千石刺史、国相、州牧、郡守务必发扬为政宽明的风气；而今富豪奸民行赂于下，贪官赃吏枉法于上，致使有罪的不判刑，而无罪过的反受刑，很是大逆不道。如果以苛虐拷逼为详察，以刻薄阴险为高明，以轻易疏懒为仁德，以骄狂严猛为权威：这四种作风偶或兴起，则下民必有怨心。朕已多次颁下诏书，传递诏书的朝廷官员相接于驿路，但下吏不予理睬；办案人员违诏失职，追究这种过失该谁来负呢？希望好好执行以前的命令，与朕的心意保持一致。”

二月甲寅，始用《四分历》。

诏曰："今山川鬼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群祀，以祈丰年。"

丙辰，东巡狩。己未，凤皇集肥城。乙丑，帝耕于定陶。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台。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于宫屋，翱翔升降。进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会外内群臣。丙子，诏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祀明堂，以章先勋。其二王之后，先圣之胤，东后蕃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百僚从臣，宗室众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领之西，冒耏之类，跋涉悬度，陵践阻绝，骏奔郊峙，咸来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虚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荐，惭愧祗栗。《诗》不云乎：'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历数既从，灵耀著明，亦欲与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诸犯罪不当得赦者，皆除之。复博、奉高、嬴，无出今年田租、刍稿。"戊寅，进幸济南。三月己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壬辰，进幸东平，祠宪王陵。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宫。乙卯，车驾还宫。庚申，假于祖祢，告祠高庙。

二月甲寅日，开始颁行使用《四分历》。

下达诏书说："今各郡国名山大川的鬼神应由国家祭祀的，仍没有都给祭祷。可议定增修百神的祀典，以祈祷年年丰收。"

二月丙辰日，章帝巡行东方。己未日，有凤凰群集肥城。乙丑日，皇帝在定陶县试耕劝农。下诏书说："三老，是高年长者；孝悌，是高尚行为的人；力田，是勤劳务本的人。国家朝廷很嘉美他们。特各赐帛一匹，望继续努力督劝农耕。"派遣使者往成阳县祭祀尧帝。辛未日，驾临太山，燔柴祷告岱宗神。三十只黄鹄从西南高空飞来，飞过祠坛上空，向东北飞过行宫民屋，飞腾升降。章帝巡视奉高县治。壬申日，在汶水上汉武帝特建的明堂内举行宗祀五帝的大典。次日癸酉，再告祭前汉高帝、后汉光武帝二祖和前汉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后汉显宗明帝四宗。大规模宴会外内群臣百官。丙子日，又下诏说："朕这次巡视新封岱宗，燔柴望祭名山大川，告祀汶上明堂以显彰先人二祖四宗的功绩。自殷周两名王之后、先圣人孔子的后代、东方国王和蕃卫的列侯、各皇家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百官从臣、宗室众子、边远四夷、沙漠之北葱岭的人，跋岭涉水，悬绝飞度，攀跃险阻绝壁，奔集汶上明堂前来助襄祭典。二祖列宗功德延及朕身。我这个小子空乏浅陋，多犯过失。继承尊贵昌明的大统，在这里盥洗双手，祭享荐献，十分惭愧戒惧。《诗经》不是说'君子多蒙受福祉，祸乱庶几可疾止'。帝统历数既传给小子，祖宗灵爽自然显赫著明，欲与各位士大夫同心同德，奋发自新，特大赦天下。凡犯大罪依旧例不当得赦的，这次都赦免罪行。赐复博县、奉高县、嬴县今年不要再上缴田租、刍稿。"戊寅日，巡行到济

南国。三月己丑日，巡行到鲁国鲁县，祀皇伯东海恭王刘彊的陵墓。庚寅日，在孔子故里阙里祭祀孔夫子和他的七十二位高徒。赐孔子嫡裔褒成侯及其家属诸孔姓男女帛若干。壬辰日，进巡东平国，祭祀宪王刘苍的陵墓。甲午日遣专使祭前汉元帝傅昭仪即定陶太后和其子恭王刘康的陵园。乙未日，巡幸东阿县，北登太行山，视察天井关。夏季四月乙巳日，天上客星进入紫宫星座。乙卯日皇上车驾回宫。庚申日告归于祖光武、父明帝神主，再告祭高祖庙。

五月戊申，诏曰："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乌、神雀、甘露屡臻。祖宗旧事，或班恩施。其赐天下吏爵，人三级；高年、鳏、寡、孤、独帛，人一匹。《经》曰："无侮鳏寡，惠此茕独。'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赐公卿已下钱帛各有差；及洛阳人当酺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赐博士员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改庐江为六安国，江陵复为南郡。徙江陵王恭为六安王。

秋七月庚子，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九月壬辰，诏："凤皇、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加赐男子爵，人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诗》云：'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它如赐爵故事。"

五月戊申诏书说："前日凤凰、黄龙、鸾鸟接连汇集到济南、零陵等七郡，有的在一郡多次出现；还有白乌、神雀、甘露一类祥瑞之物多次出现。祖宗往往要颁发恩施诏命。现颁赐天下臣民吏爵，每人三级，赐高年、鳏夫、寡妇、孤儿、独老帛各一匹。《经书》上说：'不要欺侮鳏夫寡妇，哀怜这些无兄弟姊妹的孤人和无子女亲属的独老。'更赐黄河以南的妇女每百户牛酒宴饮一次，遍令天下会饮五天。赐公卿百官钱帛各若干。又赐洛阳人当参与会饮的，每户加赐布一匹；城外每三户合赐布一匹。赐博士员弟子现在太学的布各三匹。令各郡国选报明经上来，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上报五人，不足十万的上报三人。"

改称庐江郡为六安国，江陵郡复改称南郡。改封江陵王刘恭为六安王。

秋季七月庚子日，下诏说："《春秋》在每年春天第一月书'王'的意思，只是表示特别注重'周正（月）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的'三正'；慎重看待万物初萌，细微而不显著的'三微'。前《律》说：十二月提前立春，不在十二月审判囚犯。《礼月令》所载：冬至过后，有顺应阳气以助万物生长的文字。不曾载举行讯狱判刑的事。我又咨询了儒雅之士，稽考了前代典籍，以为王者行使生杀大权，当

顺应时令气候。可立一《律》，十一月、十二月不得审判囚犯。”

九月壬辰日下诏：“凤凰、黄龙出现的亭部免二年租赋，加赐男子爵各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靠近黄龙出现地点近的各三匹，所在太守三十匹，县令县长十五匹，丞、尉各一半。《诗经》说：‘（我）虽无德，且与汝用此歌舞以相乐。’其他按赐爵的旧例办理。”

丙申，征济南王康、中山王焉会烝祭。

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闭关梁。

三年春正月乙酉，诏曰：“盖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憯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

丙申，北巡狩，济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羡、六安王恭、乐成王党、淮阳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从。辛丑，帝耕于怀。

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钜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前祠园陵，遂望祀华、霍，东柴岱宗，为人祈福。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经平原，升践堤防，询访耆老，咸曰‘往者汴门未作，深者成渊，浅则泥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绩远图，复禹弘业，圣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构，朕甚惭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九月丙申日，征召济南王刘康、中山王刘焉来京师一同举行即将来到的冬季烝祭大典。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冬至节气到，开始关闭各处的关卡路口。

元和三年春季正月乙酉日，下诏说：“当国君的人，把庶民百姓当父母看待，人民未温饱，便有惨痛愁苦的忧伤，人民粗野，便用忠和教育他们，人民有危难，便尽力奔赴去救护他们。特重申：凡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供养的，一律发公仓供给口粮，按前汉律令规定办理。”

正月丙申日，巡视北方。济南王刘康、中山王刘焉、西平王刘羡、六安王刘恭、乐成王刘党、淮阳王刘晒、任城王刘尚以及沛国王刘定随从。辛丑日，帝在怀县试耕劝农。

二月壬寅日，诏告常山、魏郡、清河、钜鹿、平原、东平郡等地的府相、郡守说：“朕考虑到天子巡察四方的制度，是借以宣扬声威教化，考查远近各地不同水土风俗以求其大同，消释上下阻隔的矛盾和怨嫌。正如《诗经》说的：‘四方各国无仁政，是因天子不用善人。’我特命驾出巡，想要亲自了解各郡国政务工作的好坏难易。以前多次祭祀祖宗园陵，望祀华山、霍山，还去东方燔柴封岱宗，都是为人民祈求福利。今准备如礼柴祭常山，遂乘车巡行北地，经过魏郡、

平原郡，登上汴河两边堤岸，访问当地父老，都说‘以前汴河闸门未建造，排水条件差，到处深水成渊，浅处也淤泥满路，泞滑难行’。先帝孝明皇帝亲自部署汴河水渠修复工程，勤思熟虑，深规远图，恢宏大禹治水的大业。宏功圣德，洋溢边远外族。是先帝建功创大业，我不能继承祖父伟迹，自觉十分羞惭。《周礼·月令》说过：‘孟春之月是很好地察看丘陵、土地适宜种植什么作物的时候。’现沿途所见肥田尚多，没有开垦耕种。应全部分配给贫困农民，贷给口粮、种谷，务求地尽其力，不让游民偷闲嬉戏。车驾所过县邑，减缴今年田租一半，用以鼓励农夫的辛勤劳动。”

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骓 马可辍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

戊辰，进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出长城。癸酉，还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明日又祠显宗于始生堂，皆奏乐。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复元氏七年徭役。己卯，进幸赵。庚辰，祠房山于灵寿。辛卯，车驾还宫。赐从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丙寅，太尉郑弘免，大司农宋由为太尉。

五月丙子，司空第五伦罢，太仆袁安为司空。

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观盐池。九月，至自安邑。

冬十月，北海王基薨。

烧当羌叛，寇陇西。

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斩疏勒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追击叛羌，战殁。

夏四月丙子，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

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

秋七月癸卯，齐王晃有罪，贬为芜湖侯。壬子，淮阳王昞薨。

二月乙丑日，诏命侍御史、司空说：“现值春季，车驾所过之处，不得有所伐杀。车可以牵引回避便引避，并驾的马可暂时解卸便解卸。《诗·行苇》说：‘敦敦壮盛的路边芦苇，牛羊不得去践踏。’《礼记》又说：人君砍伐一草一树，不是应砍伐的季节，非孝也。俗人知道顺从民意，不知道顺从天气时令。希望明晓朕意。”

戊辰日，进驻中山国，遣专使柴祭北岳恒山神，出长城外。癸酉日，还驻元氏县舍，祀宗祖光武、父显宗明帝于县府正堂；第二天又祀显宗于始生堂，都奏乐舞蹈。三月丙子日，诏命高邑令祀光武于登位的旧坛。免除元氏县人民七年徭役。己卯日，进驻赵郡。庚辰日，在灵寿县祭祀房山王母娘娘。辛卯日，车驾回宫。赐从行者钱缣各有不同的等级。

夏季四月丙寅，太尉郑弘被免官。调大司农宋由任太尉。

五月丙子日，司空第五伦被免职，调升太仆袁安为司空。

秋季八月乙丑日，车驾驻安邑，视察盐池。九月，从安邑盐池返回京师。

冬季十月，北海王刘基逝世。

烧当羌部族叛乱，侵犯陇西郡。

这年，西域长史班超率众击败疏勒国，斩疏勒国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率部追击叛羌，战死。

夏季四月丙子日，诏令各郡国中都官府关押的囚犯减死罪一等，解送金城郡戍守边疆。

六月戊辰日，司徒桓虞被免职。癸卯日，司空袁安转任司徒，光禄勋任隗升任司空。

秋季七月癸卯日，齐王刘晃有罪，被贬降为芜湖侯。壬子日，淮阳王刘昞去世。

鲜卑击破北单于，斩之。

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刘盱讨之，斩其渠帅。

壬戌，诏曰："朕闻明君之德，启迪鸿化，缉熙康乂，光照六幽，讫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风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区。然后敬恭明祀，膺五福之庆，获来仪之贶。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朕夙夜祗畏上天，无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

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其赐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为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后捕系者，皆减死，勿笞，诣金城戍。

八月癸酉，南巡狩。壬午，遣使者祠昭灵后于小黄园。甲申，征任城王尚会睢阳。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庙，丰枌榆社。乙未，幸沛，祠献王陵，征会东海王政。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幸彭城，东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从。辛亥，幸寿春。壬子，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减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死罪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复封阜陵侯延为阜陵王。己未，幸汝阴。冬十月丙子，车驾还宫。

鲜卑族击败北匈奴，斩北单于。

烧当羌侵犯金城郡。护羌校尉刘盱率部讨伐他们，斩了他们的首领。

壬戌日，下诏说：“我听说英明天子的功德，能兴创伟大的教化，富裕安定人民，吉祥幸福的休光照耀上下四方。天下的人没有不相率归服的。仁慈的风气遍布四海之外，威猛的雷霆厉行到鬼方之区。然后敬谨昭告祖先天地，膺受福、寿、康宁、好德、考终五德的嘉报，喜获凤凰来仪的盛赐。我这个无才寡德之人，秉承先帝大业。近来凤凰多次飞集，麒麟成双出现，甜美如醴的甘露夜落，一茎多穗的嘉谷丛生，神芝之类，经常出现。我早晚敬畏上天，没有可用来表彰弘扬先人功德的事迹。今特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

秋七月，令在这个月赡养三老，授给坐几手杖，赐予糜粥饮食。又赐高年老丈二人共布帛各一匹，并为备醴酒酪浆招待。死罪囚犯断在元和二年二月丙子大赦前，而后来捕押的，都免死，不鞭笞，解到金城郡戍边。

八月癸酉日，车驾出巡南方。壬午日，派遣使者去小黄县宗祠陵园祭祀高祖母昭灵后。甲申日，征召任城王刘尚在睢阳县相会。戊子日，进驻梁国。己丑日，遣专使宗祀沛国沛邑高祖原庙和丰县枌榆里社神。乙未日进驻沛邑，亲祭献王陵墓，召会东海王刘政。月末乙未日，发生日食。九月庚子日进驻彭城，东海王刘政、沛王刘定、任城王刘尚皆随行。辛亥日巡视寿春县。壬子日诏令各郡国中都官狱系囚减死罪一等，解送金城郡戍边。犯殊死者解到蚕室；女犯则处以长期幽闭的宫刑。系囚断男鬼薪、女白粲以上并减罪一等输送边县侦察敌人活动。断罪亡命者出缣赎免：死罪出二十匹，断右趾至男女髡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被告发，诏书到之前自告发的按上规定出缣一半赎罪。复封皇叔阜陵侯刘延为阜陵王。己未日驾临汝阴县。冬十月丙子日车驾返回京师。

北匈奴屋兰储等率众降。

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

二年春正月，济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来朝。

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

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乌呼懋哉！

赞曰：肃宗济济，天性恺悌。於穆后德，谅惟渊体。左右艺文，斟酌律礼。思服帝道，弘此长懋。儒馆献歌，戎亭虚候。气调时豫，宪平人富。

北匈奴屋兰储等人率领部众投降。

这一年，西域长史班超进击莎车，将其打得大败。月氏国派使臣来献扶拔、狮子。

章和二年春季正月，济南王刘康、阜陵王刘延、中山王刘焉来京师朝见。

二月壬辰日，章帝在章德前殿去世，终年三十三岁。遗诏不要另起寝墓，一切照先帝法制规定办理。

评论说：魏文帝曹丕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深知人们不满明帝凡事苛责臣下，故处事多从宽厚。有感于尚书令陈宠“请济以宽”的大义，废除惨酷的刑罚五十多条，加深对元元百姓的惠爱，特别著“赐胎养谷”的律令。奉承明德马太后，能尽心孝道，分原东平国、江陵国等名都以分封亲王子弟，大建亲属藩国。平均徭役简省赋税，使人们获得实惠。又能内存忠恕，外施礼乐，能使藩辅和谐，诸王推让。赞许他是有德的长者，不是很合适吗？在位十三年，各郡国所上象征幸福吉庆的符瑞，与图书记录相符的多到千百处。唉！多么美善可贵啊！

赞辞说：肃宗庄严美好，秉性慈祥、谦仁。多么庄严的帝后风范，品质高尚超群。推动弘扬《六艺》旧学，斟酌增减《汉律》条文。寤寐追求五帝三王的大治，弘扬长久兴旺的王业。大开儒馆献乐歌，边境虚设斥堠。节气和谐四时顺畅，法令平正人们殷富。

# 后汉书卷四

## 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孝和皇帝讳肇，肃宗第四子也。母梁贵人，为窦皇后所谮，忧卒，窦后养帝以为己子。建初七年，立为皇太子。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三月丁酉，改淮阳为陈国，楚郡为彭城国，西平并汝南郡，六安复为庐江郡。遗诏徙西平王羡为陈王，六安王恭为彭城王。

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庚戌，皇太后诏曰："先帝以明圣，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静，庶事咸宁。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外有大国贤王并为蕃屏，内有公卿大夫统理本朝，恭己受成，夫何忧哉？然守文之际，必有内辅以参听断。侍中宪，朕之元兄，行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所器，亲受遗诏，当以旧典辅斯职焉。宪固执谦让，节不可夺。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复劳以政事。故太尉邓彪，元功之族，三让弥高，海内归仁，为群贤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彪聪明康强，可谓老成黄耇矣。其以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朕庶几得专心内位。於戏！群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职，爱养元元，绥以中和，称朕意焉。"

孝和皇帝名肇，是肃宗章帝的第四个儿子。生母梁贵人被窦皇后忌妒诬陷，畏惧忧愁而死。窦皇后抚养和帝做自己的儿子。章帝建初七年，立为皇太子。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日，即皇帝位。年仅十岁。尊窦皇后为皇太后。窦太后临朝主持国政。

三月丁酉日，改称淮阳郡为陈国，楚郡为彭城国，并原西平县入汝南郡，六安国复称庐江郡。章帝遗诏调封西平王刘羡为陈王，六安王刘恭为彭城王。

三月癸卯日，安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庚戌日，窦皇太后下诏说："先帝以神圣英明奉承祖宗的大德要道，天下清平安宁，事事顺畅。今皇帝是一幼童，很孤独地在忧患中，我这个皇太后暂且佐助听政。所赖外有大国贤王齐做本朝的屏障，内有公卿大夫总办本朝的大事，我母子只需严肃恭谨，一切依据成法，又有什么可忧虑呢？但在遵守成法的时候，必须有内辅大臣参与内廷听断。侍中窦宪是我的长兄，品行才能兼备，忠心孝心更是笃厚，是先帝所器重的人，亲受遗诏辅孤。应当沿用旧典充任此职。窦

宪坚持谦让，志节不可改变。今令他供给奉养前后两宫，值宿捍卫在左右。他担负的职事十分重大，也不可再以政事烦劳他。前太尉邓彪，是开国元勋的亲族，像三让的周太伯那样高尚，全国人都钦仰他的仁德，为群贤的魁首，先帝很嘉美他，想要以他树立典范来弘扬风化。今幸邓彪耳聪目明，精力旺盛，算得上是《诗经》赞美的‘老成’‘黄耇’了。现特拜授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总管尚书事，今后百官通通带着各自的职事听从他裁处，使我这个太后稍有可能专心致力于内宫本位工作。好啦！诸公各自黾勉不懈，统率百官，各自搞好本职工作，抚爱养育庶民百姓，以中正和平之道安定天下，这才符合我的期望。”

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文加殊俗，武畅方表，界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荡荡，莫与比隆。《周颂》曰：‘於穆清庙，肃雍显相。’请上尊庙曰肃宗，共进《武德》之舞。”制曰：“可。”

癸亥，陈王羡、彭城王恭、乐成王党、下邳王衍、梁王畅始就国。

夏四月丙子，谒高庙。丁丑，谒世祖庙。

戊寅，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京师旱。诏长乐少府桓郁侍讲禁中。

辛酉日，有关官员上奏说：“孝章皇帝大力弘扬王道，恩德教化普施四方，留意扶助黎民，经常奖劝稼穑，文治能同化殊俗，武功也能震撼海外，视外族为同类，远人无不归依悦服。其功德声望巍巍荡荡，其高大形象无人可与伦比。《周颂》述周公祭文王的盛况是‘美哉周公祭清庙，礼仪肃敬雍和，显赫的各国公侯都相互观礼。’请核准上尊崇的庙号为‘肃宗’，恭谨进献《武德》的乐舞。”太后命令说：“可行。”

癸亥日，陈王刘羡、彭城王刘恭、乐成王刘党、下邳王刘衍、梁王刘畅，开始一同离京前往各自的封国。

夏季四月丙子日，朝谒高祖庙，禀告新皇帝即位。丁丑日，朝谒世祖光武庙。

四月戊寅日，下诏说：“从前孝武皇帝北伐胡、南征越，故权且由朝廷统一经营盐业、铁业，以收入供给军队战争的费用。从光武帝中兴以来，匈奴未降服，到明帝永平末年，不得不再度兴兵征伐。先帝孝章皇帝即位，务求休养劳力徭役；然而他还是深思远虑，安泰不

忘危难，探寻武帝旧典，重新收回盐铁由朝廷统一经营，想借以防备预想不到的非常变故，确保边境的长治久安。但经管两业的下吏多不贤良，动辄乖戾失误，违背上面的意图，章帝每引为大恨。故临死告诫各郡国，要罢除原先禁民开采盐铁的禁令，允许百姓煮盐铸铁，向朝廷纳税，全依旧章办理。现在申告刺史、二千石国相州牧郡守，奉顺圣王旨意，努力弘扬德化，特诏告天下，使百姓明白朕意。”

五月，京师发生旱灾。诏令长乐宫少府卿桓郁在内宫任侍讲。

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

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

永元元年春三月甲辰，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

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北比鞮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北单于遣弟右温禺鞮王奉奏贡献。

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闰月丙子，诏曰：“匈奴背叛，为害久远。赖祖宗之灵，师克有捷，丑虏破碎，遂扫厥庭，役不再籍，万里清荡，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旧典，告类荐功，以章休烈。”

九月庚申，以车骑将军窦宪为大将军，以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

冬十月，令郡国弛刑输作军营。其徙出塞者，刑虽未竟，皆免归田里。

庚子，阜陵王延薨。

是岁，郡国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己亥，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

冬季十月乙亥日，任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各部讨伐北匈奴。

安息国派遣使臣进献狮子和扶拔兽。

永元元年春季三月甲辰日，最初命令已诏许除授外任的那些郎官，可即就外县丞、尉实职，以比三百石、比四百石为真三百石、真四百石。

夏季六月，车骑将军窦宪人从窳浑县西北的鸡鹿塞率部出发，度辽将军邓鸿从五原郡的稒阳塞出发，南单于率众从满夷谷出发，与北匈奴在稽落山大战，大败敌人，一直追击到私渠比鞮海。窦宪等人遂登上燕然山，在石碑上刻写战功后才撤军回归。北单于遣弟右温禺鞮王捧书降伏，献纳贡品。

秋季七月乙未日，会稽山崩塌。

闰七月丙子日，下诏说：“匈奴背叛，为害已经很久了。仗祖宗英灵，这次出师幸能大捷，敌人被打得七零八落，于是深入扫荡他们的老巢，战争不再发动，天下太平。这样辉煌的战果，我母子无德无能，实在承受不起。有关官府可以依照旧典，郊祭上天，明告武功，以显扬这次不平凡的业绩。”

九月庚申日，封车骑将军窦宪为大将军；调升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

冬季十月，令郡国解除一般刑事犯的枷锁，解送到军营服役。那些已迁徙出边塞的人，即使刑期未满，也都免除刑罚让他们返回家乡种田。

十月庚子日，阜陵王刘延病死。

这年，九个郡国发生水灾。

永元二年春季正月丁丑日，大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发生日食。

己亥日，重新设置西河、上郡两郡的属国都尉。

夏五月庚戌，分太山为济北国，分乐成、涿郡、勃海为河间国。丙辰，封皇弟寿为济北王，开为河间王，淑为城阳王，绍封故淮阳王昞子侧为常山王。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布各有差。

夏季五月庚戌日，分太山郡的几个县为济北国，分出乐成、涿郡、勃海为河间国。丙辰日，封皇弟刘寿为济北王，封刘开为河间王，封刘淑为城阳王，继封淮阳王刘昞的儿子刘侧为常山王。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布，各有不同的等级。

己未，遣副校尉阎磐讨北匈奴，取伊吾卢地。

丁卯，绍封故齐王晃子无忌为齐王，北海王睦子威为北海王。

车师前后王并遣子入侍。

月氏国遣兵攻西域长史班超，超击降之。

六月辛卯，中山王焉薨。

秋七月乙卯，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称臣。

冬十月，遣行中郎将班固报命南单于。遣左谷蠡王师子出鸡鹿塞，击北匈奴于河云北，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将、大夫、郎吏、从官帛。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国中都官系囚死罪赎缣，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赐京师民酺，布两户共一匹。

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

之。获其母阏氏。

夏六月辛卯，尊皇太后母比阳公主为长公主。

辛丑，阜陵王种薨。

冬十月癸未，行幸长安。诏曰：“北狄破灭，名王仍降，西域诸国，纳质内附，岂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鸿烈欤？寤寐叹息，想望旧京。其赐行所过二千石长吏已下及三老、官属钱帛，各有差；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己未日，遣副校尉阎磐征伐北匈奴，攻占了伊吾卢地区。

丁卯日，续封已故齐王刘晃的儿子刘无忌为齐王，已故北海王刘睦的儿子刘威为北海王。

车师前、后国国王都派王子入朝侍奉。

月氏国兴兵攻打西域长史班超，班超还击，使来犯敌人大败投降。

六月辛卯日，中山王刘焉病死。

秋季七月乙卯日，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九月，北匈奴派遣使者奉表称臣。

冬季十月，派遣兼中郎将班固向南单于传达命令，派遣左谷蠡王师子率部出鸡鹿塞，进击北匈奴于河云北，将他们打得大败。

永元三年春季正月甲子日，皇帝行加冠礼。特赐诸侯王、公、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各若干；赐郎将、大夫、郎吏、从官帛；赐民爵级及粟帛各不相同。许全国欢宴五日。各郡国中都官系囚死罪至司寇作以及避罪亡命者，可出缣赎免，各有不同的等级。庚辰日，赐京师百姓酒宴，赐布两户共一匹。

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率部从张掖郡的居延塞出击，围困北单于在距朔方郡五千余里的金微山，大败了敌人，俘虏北单于的母亲阏氏。

夏季六月辛卯日，尊封皇太后之母比阳公主为长公主。

辛丑日，阜陵王刘种去世。

冬季十月癸未日，窦太后和皇帝的车驾巡行到长安城，下诏说：“北狄被彻底击垮，北匈奴的名王连续投降，西域各国都送王子作为人质亲附汉朝，这难道不是我历代祖宗伟大功德的感召吗？我无时不在感慨叹息，想望旧京。特赐这次路过的郡县二千石长吏以及三老、官属各人钱帛各有多少不同。赐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的、贫困不能维持生计的人粟，每人各三斛。”

十一月癸卯，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诏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后容城侯无嗣。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垅，循其远节，每有感焉。忠义获宠，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鸿胪求近亲宜为嗣者，须景风绍封，以章厥功。”

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

庚辰，至自长安，减弛刑徒从驾者刑五月。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款塞乞降。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授玺绶。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闰月丁丑，太常丁鸿为司徒。

夏四月丙辰，大将军窦宪还至京师。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国十三地震。

窦宪潜图弑逆。庚申，幸北宫。诏收捕宪党射声校尉郭璜，璜子侍中举，卫尉邓叠，叠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狱死。使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宪及弟笃、景就国，到皆自杀。

是夏，旱，蝗。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坐党宪自杀。

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

十一月癸卯日，祭祀高祖庙，遍谒惠帝至孺子婴十一帝陵园。下诏说：“高祖功臣中，推萧何、曹参为首，应让他俩的忠义永远传世不绝。曹相国的后代容城侯无嗣。我每望长陵东门，看见萧曹两臣的坟墓，探寻他俩的大功远节，很有感慨。凡属忠义大臣，应该获得荣宠，这是古今相同的事。太常卿可遣使者以中牢致祭于曹相国、大鸿胪可求曹相国后近亲宜为嗣者，待夏至四十五日夏季和风到来，继封为嗣以表彰曹相国的功绩。”

十二月，重新设置西域都护、骑都尉和戊己校尉。

庚辰日，窦太后与和帝从长安回到京师，减去原已减除刑具的随驾犯人五个月的刑期。

永元四年春季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亲自到北塞递表投降。皇帝派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前往授给印玺绶带。

三月癸丑日，司徒袁安去世。闰三月丁丑日，调升太常卿丁鸿为司徒。

夏四月丙辰日，大将军窦宪回到京师。

六月戊戌初一日，发生日食。丙辰日，有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

窦宪暗中谋图反叛。庚申日，和帝驾临北宫，密诏执金吾收捕窦宪的党羽爪牙射声校尉郭璜、璜子侍中郭举、卫尉邓叠、叠弟步兵校

尉邓磊，把他们都投入监狱处死。使谒者校尉收窦宪的大将军印绶，强制其与弟窦笃、窦景各往封国，他们到达后都自杀了。

这年夏季，各郡国发生旱灾、蝗灾。

秋季七月己丑日，太尉宋由因为平素亲近窦宪，迫令自杀。

八月辛亥日，司空任隗去世。

癸丑，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录尚书事。

丁巳，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谷各有差。

冬十月己亥，宗正刘方为司空。

十二月壬辰，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稿；有不满者，以实除之。"

武陵零陵澧中蛮叛。烧当羌寇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

戊子，千乘王伉薨。

辛卯，封皇弟万岁为广宗王。

二月戊戌，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

丁未，诏曰："去年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甲寅，太傅邓彪薨。

戊午，陇西地震。

三月戊子，诏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

癸丑日，升任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兼录尚书事。

丁巳日，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谷各有不同等级。

冬季十月己亥日，升任宗正刘方为司空。

十二月壬辰日，下诏曰："今年各郡国秋季禾苗受到干旱、蝗虫的伤害，令免缴十分之四以上的田租、刍稿。其所损有不满四成的按实损数免减。"

武陵郡、陵零郡澧中蛮反叛。烧当羌族侵犯金城郡。

永元五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宗祀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于京师明堂；登上灵台，四望云物。大赦天下。

正月戊子日，皇弟千乘王刘伉去世。

辛卯日，封皇弟刘万岁为广宗王。

二月戊戌日，诏命有关官府省减内外马棚及凉州各苑的马匹。从京师离宫果园至上林、广成囿都借给贫民，让他们采捕，不收租税。

丁未日，下诏说："去年秋麦收成减少，我担心百姓口粮不够。各地可查实报上那些特别贫困不能自给的户口人数。以前各郡国上报贫民，将衣、履、釜、甑作为救济物资，往往使豪家贵族从中牟取暴利。诏书实核细查，原本打算会有利于救灾工作，但长吏不肯亲自下去考察，反而轻易征召贫民会聚，使他们耽误农活，骚扰愁苦百姓。今后若再有犯者，牧守二千石先科罪处罚。"

甲寅日，太傅邓彪去世。

戊午日，陇西郡发生地震。

三月戊子日，下诏说："选用良才，是为政的根本措施。分科鉴别其品行才能，则一定经由乡亭部曲。而现在郡国举用官吏，往往不细加挑选，故先帝明诏各处所，令先以本职工作来考查，才许充选实授。若有德行特别优异、不需试用本职工作者，则可另外署写行状上报。自先帝明诏宣布以来，推举任用制度已历九年，二千石官员竟不切实奉行，随心任意，司隶、刺史一直不进行纠察。现新蒙赦令，已往不究，且再次申明告诫。若以后再有犯者，明令对他进行处罚。在位者不以选举为忧虑，督察者不以发觉为己责，这不只是州郡官吏的失职，还造成官府吏员往往非称职之人，下民常常要蒙受奸人邪吏的伤害，这都是由于赏罚不行所导致的。"

庚寅，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禀三十余郡。

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兄鲂为阜陵王。

六月丁酉，郡国三雨雹。

秋九月辛酉，广宗王万岁薨，无子，国除。

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

壬午，令郡县劝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乙丑，太仆张酺为太尉。

是岁，武陵郡兵破叛蛮，降之。护羌校尉贯友讨烧当羌，羌乃遁去。南单于安国叛，骨都侯喜斩之。

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己卯，司徒丁鸿薨。

二月乙未，遣谒者分行禀贷三河、兖、冀、青州贫民。

许阳侯马光自杀。

丁未，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三月庚寅，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

庚寅日，分遣使者巡查贫民，核实外流闲散人户，开仓发粮赈济三十多郡。

夏季四月壬子日，封已故阜陵王刘种之兄刘鲂为阜陵王。

六月丁酉日，有三个郡国降下冰雹。

秋季九月辛酉日，广宗王刘万岁去世，无子，封国被撤除。

北匈奴单于於除鞬反叛，遣中郎将任尚率众消灭了他。

壬午日，诏令各郡县守令劝民多储蔬菜以补助五谷主粮的不足。各处官府有陂池闲地，令民采取，两年不收租假税。

冬季十月辛未日，太尉尹睦去世。十一月乙丑日，升任太仆张酺为太尉。

在这年，武陵郡兵击败叛乱的蛮人，迫使蛮人投降。护羌校尉贯友征讨烧当羌人，羌人逃窜。南单于安国叛变，骨都侯喜斩杀了他。

永元六年春季正月，永昌郡境外夷人派专使译员贡献犀牛、大象。

正月己卯日，司徒丁鸿去世。

二月乙未日，派遣谒者分巡三河郡、兖州、冀州、青州、开公仓发谷贷给贫民。

许阳侯马光自杀。

丁未日，任命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卿张奋为司空。

三月庚寅日，诏令：凡逃荒流民所过县邑都要据实有人数，开仓发口粮供给。其中有做贩卖生意的，不必出租税。有欲用贱价拍卖存货回归家乡的，免除一年田租、更赋。

丙寅，诏曰："朕以眇末，承奉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于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宽和，而竞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下济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种人遣使内附。

五月，城阳王淑薨，无子，国除。

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

秋七月，京师旱。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还宫而澍雨。

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

南单于安国从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禄勋邓鸿行车骑将军事，与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使匈奴中郎将杜崇讨之。冬十一月，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大破逢侯，冯柱遣兵追击复破之。

三月丙寅日，诏书说：“我以浅陋不才的小子，承奉祖宗大业。近来阴阳不协调，水旱违反常度，济水、黄河流域的人民，患病挨饿，出外流亡，却没有获闻忠言善谋可以匡救的良策。醒时梦中经常叹息，很觉内疚。想到当前做官的人在上不能尽忠职守，在下不能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直接临民办事的官员不考虑应待人宽厚温和，争做苛刻严酷的事，往往覆查不急的事以妨害民事，这怎么能够上顺天心、下济黎民百姓呢？我很想得到忠义善良的人来辅正我的不足。特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挑选出隐居岩穴深山中的高人、贤士，送他们到公车府，我将要一一听取他们的高见。”皇帝后来亲临策问，选拔他们补任郎、吏。

夏季四月，蜀郡境外羌族率领其同族人派遣使者要求归顺。

五月，城阳王刘淑去世，无子，封国被撤除。

六月己酉日，最初下令在伏日关闭通路关卡口一天。

秋季七月，京师大旱，诏令中都官府：原判刑者各减半；判流配罪还差五个月未满刑的除罪，免除流放。丁巳日，车驾进驻洛阳官舍，讯录囚徒，清理冤狱，逮捕洛阳令下狱抵罪，其上司司隶校尉、河南尹皆贬官降级。还没来得及返回宫中，天开始下大雨。

西域都护班超出兵击败焉耆、尉犁，斩杀其中的首领。自此西域各地都畏威降伏，献出质子递表称臣的共有五十多个国家。

南单于安国堂弟子逢侯率领叛乱的胡人逃出边境外肇事反叛。九月癸丑日，令光禄勋邓鸿代理车骑将军，与越骑校尉冯柱、代理度辽将军朱徽、使匈奴中郎将杜崇进行讨伐。冬季十一月，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军大败逢侯，冯柱派兵追击，又一次击垮了他。

诏以勃海郡属冀州。

武陵溇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车骑将军邓鸿、度辽将军朱徽、中郎将杜崇皆下狱死。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长、相。

五月辛卯，改千乘国为乐安国。

六月丙寅，沛王定薨。

秋七月乙巳，易阳地裂。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癸亥，乐成王党薨。

甲子，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

五月，河内、陈留蝗。

南匈奴右温禺犊王叛，为寇。秋七月，行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讨之，斩右温禺犊王。

诏令将勃海郡并入冀州。

武陵郡溇中蛮人再次造反，郡守率本郡士兵讨伐平定了他们。

永元七年春季正月，代理车骑将军邓鸿、度辽将军朱徽、中郎将杜崇都被投入狱中死亡。

夏季四月辛亥初一日，发生日食。和帝引见公卿问行政的得失，令将军、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集朝廷各上封事。下诏书说："我这个皇帝不明达事理，教化公卿百官不力，为政丧失民心，以致日食、水旱、蝗螟之灾常见于天地。深思百事，五伦的教育首在宽和，所以旧例常依靠孝廉等科的选举以求得人才。特诏令各有关官府审慎选报郎官中胸怀宽广、学识渊博，富有智谋，能胜任典城工作的人三十个。"不久，全用所选拔的郎官出外地补任县长、侯国相。

五月辛卯日，改称原千乘国为乐安国。

六月丙寅日，沛王刘定死去。

秋七月乙巳日，易阳县发生地裂。九月癸卯日，京师发生地震。

永元八年春季二月己丑日，策立贵人阴氏为皇后。颁赐天下男子

爵每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各三级，民无户册及外来流民在当地落户的各一级；鳏、寡、孤、独、重病和贫困不能自给的人各五斛粟。

夏季四月癸亥日，乐成王刘党去世。

四月甲子日，诏并州牧开仓赈贷受灾四郡的贫民。

五月，河内郡、陈留郡蝗虫成灾。

南匈奴右温禺犊王叛乱，劫掠边县。秋季七月，代理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各率部追击，斩杀右温禺犊王。

车师后王叛，击其前王。

八月辛酉，饮酎。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蚕室；其女子宫。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赎，各有差。

九月，京师蝗。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诏曰："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忧衅。昔楚严无秋而惧，成王出郊而反风。将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秋变？百僚师尹勉修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鳏寡，矜孤弱，思惟致灾兴蝗之咎。"

庚子，复置广阳郡。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杀。

十二月辛亥，陈王羡薨。

丁巳，南宫宣室殿火。

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

三月庚辰，陇西地震。

癸巳，济南王康薨。

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

夏四月丁卯，封乐成王党子巡为乐成王。

六月，蝗、旱。戊辰，诏："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勿收租、更、刍稿；若有所损失，以实除之，余当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秋七月，蝗虫飞过京师。

车师后王叛乱，袭击车师前王。

八月辛酉日，饮用再酿的醇酒。下诏令各郡国中都官府所系囚犯一律减死刑一等，解送到敦煌郡边县戍守。其中犯有大逆罪不能赦减者，则解到施行宫刑的蚕室；女子犯下大逆罪的则处以长期幽禁的宫刑。自死罪以下至伺寇以及有罪亡命在外者可纳钱帛赎免，各有不同的等级。

九月，京师四郊蝗虫成灾。官吏人民谈到蝗灾，多责怪各级官

吏。特下诏自责说："蝗虫变异，大概不会无故发生。万方有罪，都在我一人身上。今谈论此事者专门归咎到臣下，这不是好心帮助我。我日夜忧思成病，寻求怎样消除灾祸。从前楚庄王在位没见到灾变，怕天抛弃了自己，反引为戒惧。周成王开匮见周公书，出郊悔罪，天便反风起禾。三公将用什么来匡助我的过失以消释灾变？内外百官师尹望各尽力搞好本职工作。部刺史、二千石牧守等官员望各详察刑辟，昭雪冤屈酷虐积案，矜恤鳏寡孤弱，认真探索招致天灾、遍起虫灾的过失的缘故"。

庚子日，恢复设置广阳郡。

冬季十月乙丑日，北海王刘威有罪自杀。

十二月辛亥日，陈王刘羡去世。

丁巳日，南宫宣室殿发生火灾。

永元九年春季正月，永昌郡境外外蛮及掸国通过多次翻译奉献地方特产珍物。

三月庚辰日，陇西郡地震。

癸巳日，济南王刘康去世。

西域长史王林率部出击车师后王，斩了车师后王。

夏季四月丁卯日，封乐成王刘党的儿子刘巡为乐成王。

六月，各郡国发生蝗灾、旱灾。戊辰日，下诏说："今年秋稼被蝗虫伤害，一律不收田租、赋税、更税；若稍有损失，便除去实际受损的数额，余下应当收租的部分，也只收一半。其中山林的出产利益、陂池捕鱼采摘的收益，一概用于养赡众多庶民，不要收租税。"秋季七月，蝗虫聚结飞过京师。

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

闰月辛巳，皇太后窦氏崩。丙申，葬章德皇后。

烧当羌寇陇西，杀长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讨破之。

九月庚申，司徒刘方策免，自杀。

甲子，追尊皇妣梁贵人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怀梁皇后于西陵。

十一月癸卯，光禄勋河南吕盖为司徒。十二月丙寅，司空张奋罢。壬申，太仆韩稜为司空。

己丑，复置若卢狱官。

十年春三月壬戌，诏曰："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弛，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

行其罚。”

夏五月，京师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韩稜薨。八月丙子，太常太山巢堪为司空。

九月庚戌，复置廪牺官。

冬十月，五州雨水。

十二月，烧当羌豪迷唐等率种人诣阙贡献。

戊寅，梁王畅薨。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国，禀贷被灾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

八月，鲜卑侵犯肥如县城。辽东太守祭参被投入监狱死去。

闰八月辛巳日，皇太后窦氏病死。丙申日，安葬章德皇后。

烧当种羌族侵犯陇西郡县，杀害高级官吏。特诏令代理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人率部抗击，打败了来犯敌人。

九月庚申日，司徒刘方被免职，自杀。

九月甲子日，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冬季十月乙酉日，改葬梁皇后于西陵，谥号为“恭怀皇后”。

十一癸卯日，任命光禄勋河南郡人吕盖为司徒。十二月丙寅日，司空张奋免职。壬申日，任命太仆韩棱为司空。

己丑日，重新设置若卢狱官。

永元十年春季三月壬戌日，下诏书说：“堤防沟渠的修筑，是用来顺理地表、沟通壅阻淤塞的重要措施。今各郡国有不少堙废疏漏、不利排灌的渠塘堤坝，官吏不以为然。刺史、二千石牧守当因地制宜，尽力维修疏导。但不得滋生事端，以此来烦扰民众，违者将从严处罚。”

夏季五月，京师地区发大水。

秋季七月己巳日，司空韩棱去世。八月丙子日，任命太常卿太山郡人巢堪为司空。

九月庚戌日，恢复设置廪牺官府。

冬季十月，有五个州雨水成灾。

十二月，烧当羌族豪长迷唐等人率族人来到京师向朝廷进贡。

戊寅日，梁王刘畅去世。

永元十一年春季二月，遣使者巡行各郡国，开仓廪贷谷给蒙受灾

害、不能自给存活的贫民，并令他们尽可捕鱼采薪于附近的山林池泽，不收租税。

丙午，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归田里。

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

己巳，复置右校尉官。

秋七月辛卯，诏曰："吏民逾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貗薄夷率种人内属。

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

三月丙申，诏日："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竞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恶，将何以救其咎罚？咎罚既至，复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丙午日，诏令郡国各中都官府：徒役、重病人、老人、幼儿、妇女徒役各除一半的刑罚；其中服徒役差三月未满的，都可提前赦免放归田里。

夏季四月丙寅日，大赦天下。

己巳日，重新设置右校尉官。

秋季七月辛卯日，下诏说："当今官吏庶民逾越规定的制度，厚葬死者，伤害生者。曾有诏令申明，订立规章制度以节约丧葬。近来贵戚近亲、百官师尹，不肯遵行，有关管理机关也不察举弹劾，懈怠放纵，日甚一日。又有一些商贾小民，也许忘记了原先的禁令，使很多奇巧奢侈品到处充斥流行。对那些在职犯禁的官吏，当首先察举纠正。市井小民犯禁者，暂只申明法令规定，不得因为有颁布的条令，加害于老羸懦弱的庶民百姓。"

永元十二年春季二月，旄牛县边境外的白狼部落、貗薄夷部落酋长唐缯率族人归属内地。

下诏借贷种粮给蒙受水灾诸郡的贫民。准许贫民、鳏、寡、孤、独、其他不能自给的以及各郡国的流民，任其进入陂池捕鱼采摘，以

补助蔬食的不足。

三月丙申日，诏令说：“近年五谷不丰熟，百姓仓储空缺。京城去年冬天无积雪，今春久旱没有及时雨。饥饿的黎民，大多流离在外，困于道路。我痛心疾首，不知怎样救助他们？不由想起《云汉》的诗：‘瞻仰上天，为什么要加罪于当今庶民呢？’三公是我的心腹，却一直没有上顺天心，下济民困的好计策。多次诏告负责选拔人才的有司务要简择贤良官吏，但至今仍没有改正，争做苛刻暴虐的事，侵害愁苦的小民百姓，以贪求虚名，委任下吏，更常假借权势，肆行邪恶。因此律令下达而奸巧的心计滋生，科禁实施而欺诈的手段纷起，用巧妙方法分析法令，为个人牟利增饰文辞，赃赂来于佞巧的言论，罪恶成于上下的黑手，我十分厌恨这种情况。汝辈公卿不考虑怎样辅助我明白好坏善恶，将凭什么来补救这类错误和罪责？这类过失罪责既已造成，又令其殃及下面百姓！倘使我同诸公上下同心严行考核惩处，也许可以改善这种情况。现遍赐天下男子爵每人二级，赐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级，民无户册及外地人愿落户的各一级；赐鳏、寡、孤、独、重病者、贫困不能自给存活的各三斛粟。”

壬子，赐博士员弟子在太学者布，人三匹。

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

闰月，赈贷敦煌、张掖、五原民下贫者谷。

戊辰，秭归山崩。

六月，舞阳大水，赐被水灾尤贫者谷，人三斛。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九月戊午，太尉张酺免。丙寅，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是岁，烧当羌复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

二月，任城王尚薨。

丙午，赈贷张掖、居延、朔方、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

秋八月，诏象林民失农桑业者，赈贷种粮，禀赐下贫谷食。

己亥，北宫盛馔门阁火。

护羌校尉周鲔击烧当羌，破之。

三月壬子日，赐博士员弟子在太学者，各三匹布。

夏季四月，日南郡象林县的蛮夷叛乱，郡守派兵击败平定了他们。

闰月，诏命敦煌、张掖、五原三郡开仓赈贷贫民稻谷。

戊辰日，南郡秭归山崩塌。

六月，舞阳县大水成灾，赏赐受灾地区最贫困的人每人三斛谷。

秋季七月辛亥初一日，发生日食。

九月戊午日，免去张酺的太尉官职。丙寅日，任命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冬季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专使递降表内附，赐给他们的首领金印紫绶。

这年，烧当羌人再次叛乱。

永元十三年春季正月丁丑日，和帝亲临东观藏书室，遍览林立的书柜书架，翻阅书籍篇章。广泛选拔通晓学术技艺的士子任职其中。

二月，任城王刘尚去世。

丙午日，诏命赈济借贷张掖、居延、朔方、日南四郡的贫民及孤儿、寡妇、老弱不能维持生计的人。

秋季八月，诏日南郡象林县长吏，开仓赈济种粮给予废弃农桑业的象林县民众，赐予贫民粮食。

己亥日，北宫盛馔门阁失火。

护羌校尉周鲔率部出击烧当羌人，击败了叛羌。

荆州雨水。九月壬子，诏曰："荆州比岁不节，今兹淫水为害，余虽颇登，而多不均浃，深惟四民农食之本，惨然怀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稿；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

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

丙辰，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

戊辰，司徒吕盖罢。十二月丁丑，光禄勋鲁恭为司徒。

辛卯，巫蛮叛，寇南郡。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东海王政薨。

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三月戊辰，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

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讨巫蛮，破降之。

庚辰，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

差。

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将兵长史官。

六月辛卯，废皇后阴氏，后父特进纲自杀。

秋七月甲寅，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稿二岁。

荆州雨水成灾。九月壬子日，下诏说："荆州连年水旱失调，现又淫水为害，其他各地虽然丰收，但多不均匀普遍。每想到士农工商四民均以农业为根本，便惨然伤怀忧虑。特颁令天下减半征收今年的田租、刍稿；有当按实损数除减租谷的，照旧例办理。贫民所借的种粮口粮，皆不收本利。"

冬季十一月，安息国派遣专使上献狮子及条枝大雀。

丙辰日，诏令说："幽州、并州、凉州户口减少，而边县兵役、徭役又特别繁重，边人进入仕途的渠道又很狭窄。安抚接触境外夷狄，必须以起用人才为根本措施。特颁令沿边各郡守：凡人口超过十万的，每年要察举孝廉一人，不上十万的，每两年举一人；在五万以下的，三年举一人。"

鲜卑族侵犯右北平郡，进入到渔阳郡。渔阳太守率部击败了来犯敌人。

戊辰日，司徒吕盖被免职。丁丑日，任光禄勋鲁恭为司徒。

辛卯日，巫县蛮人叛乱，侵犯南郡。

永元十四年春季二月乙卯日，东海王刘政去世。

修复原西海郡城，迁徙金城郡西部都尉府来此戍守。

三月戊辰日，和帝亲临辟雍，宴饮宾客，行大射礼，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专遣使者监督荆州兵进击巫山叛乱蛮人，打败收降了他们。

庚辰日，诏命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六郡牧守，开仓赈济或贷给外来流民或当地贫民谷物，多少各有不同的等级。

五月丁未日，初次设置象林领兵长史官。

六月辛卯日，废阴皇后，皇后的父亲特进阴纲自杀。

秋季七月甲寅日，下诏免除象林县民两年的更赋、田租、刍稿。

壬子，常山王侧薨。

是秋，三州雨水。冬十月甲申，诏："兖、豫、荆州今年水雨淫过，多伤农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刍稿；其不满者，以实除之。"

辛卯，立贵人邓氏为皇后。

丁酉，司空巢堪罢。十一月癸卯，大司农徐防为司空。

是岁，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

十五年春闰月乙未，诏流民欲还归本而无粮食者，过所实禀之，疾病加致医药；其不欲还归者，勿强。

二月，诏禀贷颍川、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贫民。

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五月戊寅，南阳大风。

六月，诏令百姓鳏寡渔采陂池，勿收假税二岁。

秋七月丙寅，济南王错薨。

复置涿郡故安铁官。

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并从。赐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于旧庐，劳赐作乐。戊午，进幸云梦，临汉水而还。十一月甲申，车驾还宫，赐从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

十二月庚子，琅邪王宇薨。

有司奏，以为夏至则微阴起，靡草死，可以决小事。

七月壬子日，常山王刘侧去世。

这年秋季，兖、豫、荆三州多雨成灾。冬季十月甲申日，下诏说："今年兖、豫、荆州雨水过度，伤害农业。颁令凡受害在四成以上的，减半纳田租刍稿；其不到四成的，核除实损数再纳若干。"

辛卯日，策立贵人邓氏为皇后。

丁酉日，司空巢堪被免官。十一月癸卯，任命大司农徐防为司空。

这一年，开始恢复补授郡国上计郎官的旧制。

永元十五年闰正月乙未日，诏令：凡流民要求回归本土而无口粮的，所过郡县依实际需要赐给口粮；有疾病加给医药；其不愿还归的，不要强迫回归。

二月，诏令颍顺、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开仓贷给贫民粮食。

夏季四月末甲子日，发生日食。五月戊寅日，南阳郡大风成灾。

六月，诏令：百姓中鳏、寡可听其捕鱼采摘于陂池，两年不征收租借税。

秋季七月丙寅日，济南王刘错去世。

重新设置涿郡故安县铸铁官。

九月壬午日，皇帝巡视南方，清河王刘庆、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一同随从。颁赐沿路郡县郡守、国相二千石以下、三老、官属及百姓中百岁以上者钱帛各若干。在这年秋季，有四州雨水过多。冬十月戊申日，巡视光武父、祖墓所在的章陵，祭祀祖先旧屋。癸丑日，恭祭祖先陵园宗庙。邀会宗室故旧于旧屋，慰劳、赏赐钱帛，大作乐。戊午日，进驻云梦泽，亲临汉水后返回。十一月甲申日，还宫。赐从臣及留在朝廷的公卿以下百官钱帛各有不同等级。

十二庚子日，琅邪王刘宇去世。

有关官府上奏，认为到夏至日，微阴已萌动，荠草、葶苈等靡草凋死，可以审断小事。

是岁，初令郡国以日北至案薄刑。

十六年春正月已卯，诏贫民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

二月已未，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

五月壬午，赵王商薨。

秋七月，旱。戊午，诏曰："今秋稼方穗而旱，云雨不沾，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

辛酉，司徒鲁恭免。庚午，光禄勋张酺为司徒。

辛巳，诏令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刍稿；其被秋害者，以实除之。贫民受贷种粮及田租、刍稿，皆勿收责。

八月己酉，司徒张酺薨。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为司徒，大鸿胪陈宠为司空。

十一月己丑，行幸缑氏，登百岯山，赐百官从臣布，各有差。

北匈奴遣使称臣贡献。

十二月，复置辽东西部都尉官。

元兴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

这年，开始颁令各郡国从夏至日起审断判刑不重的小案。

永元十六年春季正月己卯日，诏令：凡贫民有田土农具，但因缺乏种粮及其他生产资料不能自己耕播的，一律贷给种粮。

二月己未日，诏令兖、豫、徐、冀四州，因连年雨多伤害禾麦，禁止卖酒。夏季四月，特遣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掾史分别巡查四州，凡贫民无耕牛、农具从事耕作的，赐他们雇用别人犁、牛的钱。

五月壬午日，赵王刘商去世。

秋季七月，发生旱灾。戊午日，下诏说：“今年秋禾正出穗时，久旱不雨。疑是下吏狱掾办事惨酷苛刻，不宣施恩泽，随便捕拘无罪的人，幽闭善良老百姓所招致的后果。凡一切系囚对照刑律尚有可疑的地方的，不得草率判决，切实奉行《礼记》关于秋季月令的规定。现正在稽查烦扰苛酷的官吏，要给予惩罚以严肃法纪。”

辛酉日，司徒鲁恭被免官。庚午日，任命光禄勋张酺为司徒。

辛巳日，诏令天下减半上缴田租、刍稿。其蒙受灾害者，依实情扣除。贫民以前所贷种粮及田租，皆不再收还。

八月己酉日，司徒张酺去世。冬季十月辛卯日，司空徐防任司徒；大鸿胪陈宠任司空。

十一月己丑日，巡视缑氏县，登览百岯山，赐百官、从臣布匹各有不同等级。

北匈奴遣使进京贡献方物。

十二月，重建辽东西部都尉府。

元兴元年春季正月戊午日，引五官署、左署、右署等三署的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在禁中内殿召见，选任七十五人补授谒者、县邑令长和诸侯国相。

高句骊寇郡界。

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兴。宗室以罪绝者，悉复属籍。

五月癸酉，雍地裂。

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为皇太子。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自窦宪诛后，帝躬亲万机。每有灾异，辄延问公卿，极言得失。前后符瑞八十一所，自称德薄，皆抑而不宣。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

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

孝殇皇帝讳隆，和帝少子也。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时诞育百余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高句骊侵扰郡界边县。

夏季四月庚午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兴”。宗室后裔因罪废绝者，都恢复原封爵位。

五月癸酉日，右扶风郡雍县发生地裂。

秋季九月，辽东太守耿夔率部击败貊族人。

冬季十二月辛未日，和帝病逝于章德前殿，享年二十七岁。立皇子刘隆为皇太子，颁赐天下男子爵每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各三级，民无户册及流人愿落户的各一级；鳏、寡、孤、独、重病、贫不能存活的，每人三斛粟。

自从窦宪被诛以后，和帝亲手总理万事。每有凶灾变故，便虚心访问三公九卿，请他们直言国政阙失。前后出现祥瑞征兆八十一处，自称德薄才缺，都压抑不让宣扬。以前南海郡每年上献龙眼、荔枝，十里设一茶亭，五里设一客馆，运送者因要争取时间，急急驰驱攀越于阴绝险恶之处，往往跌死、累死在道路。这时的临武县长汝南人唐羌，因临武县南接南海郡，便上书陈述实际情况。和帝下诏说：“远地珍羞，本用来奉献祖宗祠庙。如果有伤害，哪是爱民的本意？现指示太官府今后不再受贡献。”这献珍果的事从此便省去了。

评论说：从光武中兴汉室，直到和帝永元年间，国事大政尽管有急缓弛张的不同，但都能安国宁民，力戒烦扰。所以平民人户一年比一年增多，领土开辟一代比一代增广。窦宪等人率偏师北征，大漠以北，敌人逃窜一空；班超率所部西指，则车师授首，安息朝贡，以至四万里内的异族都辗转传译前来进献贡品。这也许是东汉初的几个帝王的道术远远超过三代所招致的吧！或者是异族归顺、反叛，一去一来，自有定数啊！

孝殇皇帝名隆，是和帝的少子。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这时幼帝才一百多天。沿旧典尊拜邓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摄政。

北匈奴遣使称臣，诣敦煌奉献。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封皇兄胜为平原王。癸卯，光禄勋梁鲔为司徒。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尊庙曰穆宗。

丙戌，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常山王章始就国。

夏四月庚申，诏罢祀官不在祀典者。

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追击，战没。

丙寅，以虎贲中郎将邓骘为车骑将军。

司空陈宠薨。

五月辛卯，皇太后诏曰："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济。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罚在后。将稽中和，广施庆惠，与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

壬辰，河东垣山崩。

六月丁未，太常尹勤为司空。

郡国三十七雨水。己未，诏曰："自夏以来，阴雨过节，煖气不效，将有厥咎。寤寐忧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恶衣服，菲饮食，孔子曰'吾无间然'。今新遭大忧，且岁节未和，彻膳损服，庶有补焉。其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诸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

北匈奴遣使者递表称臣，到达敦煌郡进献贡品。

延平元年春季正月辛卯日，擢拜太尉张禹为太傅。升任司徒徐防为太尉，录尚书事。百官总领本职工作听决于太傅、太尉。封皇兄刘胜为平原王。癸卯日，升任光禄勋梁鲔为司徒。

三月甲申日，安葬孝和皇帝于洛阳东南三十里，陵号"慎陵"，尊立庙号为"穆宗"。

丙戌日，清河王刘庆、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常山王刘章开始前往各自的封国。

夏季四月庚申日，特诏罢去所祀前代官员不列在祀典的，以杜绝过多的祭祀。

鲜卑侵犯渔阳郡，太守张显率部追击，战死。

丙寅日，任命虎贲中郎将邓骘为车骑将军。

司空陈宠去世。

五月辛卯日，皇太后下诏说："皇帝还是婴儿，继承统管大业，我做太后的权且佐助听政。日夜战战兢兢，恭谨戒惧，不知怎样利济天下。深思熟虑后认为，想要达成大治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教导感化在前，加用刑罚在后。打算探求中和之道，广泛施布喜庆和惠泽，同天下吏民重新除旧更新。特颁令大赦天下。自光武帝建国以来，各类犯罪禁锢的大犯，诏书虽令解除，但专管部门多过分持重谨慎，未奉诏解除，这次一律免罪为平民。"

壬辰日，河东郡垣县发生山崩。

六月丁未日，升任太常卿尹勤为司空。

各郡国有三十七处大雨成灾。己未日下诏说："今年入夏以来，

阴雨过多，暖气不现，怕有灾祸要发生，醒里梦里忧愁惶恐，不知导致这些灾祸的原因。以前夏禹穿粗劣的衣服，吃粗茶淡饭，孔子说：‘我是不能同大禹相比的。’今刚刚遭受先帝弃世的大变，加上水旱不调，年景不佳，只有取消珍膳，减损华服，庶几能有所补救。特明诏节减太官府、导官府、尚方府、内署所掌御膳精米刀剑服饰等一切侈靡、华丽难得的物品。”

丁卯，诏司徒、大司农、长乐少府曰：“朕以无德，佐助统政，夙夜经营，惧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远，先内后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余年，宫人岁增，房御弥广。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犹托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诸官府、郡国、王侯家奴婢姓刘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务令实悉。”

秋七月庚寅，敕司隶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灾戾，应政而至。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自今以后，将纠其罚。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伤害，为除田租、刍稿。”

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殡于崇德前殿。年二岁。

赞曰：孝和沉烈，率由前则。王赫自中，赐命强慝。抑没祥符，登显时德。殇世何早，平原弗克。

丁卯日，下诏通告司徒、大司农、长乐少府说：“我以无德不才的中年寡妇佐助婴儿皇帝统管国政，从早到晚辛勤经管，唯恐违失初心。想到治国安民的措施，应当由近及远，先内后外。自光武帝开国到今天，已历八十余年。宫人年年增加，内宫深苑服御奔走的人越来越多。又有皇家后代男女因其父兄触犯律令株连送入内宫为奴婢的，仍然托名皇亲、公族，实在让人怜愍。今全部免罪遣出。连掖庭宫人，一并送回他们的老家，让他们做平民百姓，用以抒发其长期幽隔郁滞的愁怨情意。各官府、郡国、王侯家的男奴女婢只要是刘姓，以及疲病、衰老，不能胜任劳作的，都报上名册，务要实报详尽。”

秋季七月庚寅日，明诏告诫司隶校尉、部刺史说：“上天下降灾祸，常与政治的阙失相应。近年来各郡国间或发生水灾，妨害秋稼收成，朝廷皇家深自引咎，忧恐惶惶。但一些郡国想获取丰收虚饰的荣誉，便隐瞒灾害实情，夸报垦田面积；不计入外流人户，竟然增报户口；掩藏盗贼，令奸恶之人不受惩罚；署用下吏不依常典，致选举制度不能正确施行。下吏多贪秽苛刻、惨酷险毒，灾殃延及平民。刺史等垂头不看，塞耳不听，袒护下级，‘不畏上天，不畏众人’。应知朝廷假借宽容的恩泽是不可以长期多次依靠的。自今明诏宣布以后，再有犯者，将严加惩处。郡国二千石官吏，各自核实各县邑所受灾害的实情，酌情除减今年的田租、刍稿。”

八月辛亥日，殇帝逝世。癸丑日，用棺椁殡于崇德前殿。年仅二岁。

赞辞说：和帝沉静刚毅，一切遵循旧典前章。帝王衷心发出震怒，颁赐严令惩处凶恶横强。淡化各地上报的珍奇祥瑞，拜封当时道德崇高的大臣，使大道显彰。呱呱殇帝为何早死，和帝长子平原王身患痼疾难以将朝政承当。

# 后汉书卷五

## 孝安帝纪第五

恭宗孝安皇帝讳祜，肃宗孙也。父清河孝王庆，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数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盘于床笫之间。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

延平元年，庆始就国，邓太后特诏留帝清河邸。

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皇太后诏曰："先帝圣德淑茂，早弃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庙之重，思继嗣之统，唯长安侯祜质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诗》、《论》，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亲德系后，莫宜于祜。《礼》'昆弟之子犹己子'；《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其以祜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礼仪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长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孙，谦恭慈顺，在孺而勤，宜奉郊庙，承统大业。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后。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犹临朝。

恭宗孝安皇帝名祜，肃宗的孙子。父亲清河孝王刘庆，母亲左姬。安帝自己在王府时，多次有神光照射屋内，还有赤蛇盘绕床席之间。年纪十岁，喜欢学习字书《史籀篇》，和帝赞赏他，多次在皇宫中召见他。

延平元年，刘庆才回到清河国，邓太后特地诏令刘祜留在清河王府官邸。

八月，殇帝逝世，邓太后和她的哥哥车骑将军邓骘在皇宫做出重要决策。当夜，派遣邓骘持符节，以王青盖车迎接刘祜，在殿中斋戒。皇太后登上崇德殿，百官都穿上吉服，众臣陪同出席，引导刘祜入殿受封为长安侯。皇太后下诏书说："先帝德行美好，聪明善良，不幸早离人世。朕侍奉皇帝（指殇帝），日夜仰望日月，希望他成长就位。怎料突然遭难，不能享受天年，朕悲痛得肠断心裂。朕想平原王一向患有积久难治的疾病，考虑侍奉宗庙的重任，想到继承帝位的大业，只有长安侯刘祜禀性忠孝，小心敬慎，能够通晓《诗经》、《论语》，勤学好古，仁慈聪慧，爱护下属。年纪已经十三岁，有成

年人的志向。亲近有德行可继任的人中，没有比刘祜更为合适的。《礼记》所说‘兄弟的儿子犹如自己的儿子’；《春秋》的大义，作为大宗继承的儿子，不能以父亲的命令来推辞祖父的命令。现在以刘祜为孝和皇帝的继承人，侍奉祖宗，依照礼的仪式奏上。”又作策书命令说：“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日，皇太后说：我告诉你长安侯刘祜：孝和皇帝美德崇高，光芒照射四海；大行皇帝没有永享天年。我考虑到只有你是孝章皇帝的嫡系皇孙，谦逊、敬肃、慈爱、和顺，幼年勤奋，应当侍奉祭祀天地的郊宫和祭祀祖先的宗庙，继承治国大业。今天你以长安侯作为孝和皇帝的后嗣。你必须审慎地治理大汉王国，真诚处事，不偏不倚。‘一人办了好事，万民便会得到幸福。’皇帝你要尽心尽力呀！”宣读策书完毕，太尉奉上印玺，刘祜即皇帝位，年纪十三岁。太后仍当朝处理国事。

九月庚子，谒高庙。辛丑，谒光武庙。

六州大水。己未，遣谒者分行虚实，举灾害，赈乏绝。

丙寅，葬孝殇皇帝于康陵。

乙亥，陨石于陈留。

西域诸国叛，攻都护任尚，遣副校尉梁慬救尚，击破之。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诏以宿麦不下，赈赐贫人。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节吊祭，车骑将军邓骘护丧事。

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

蜀郡徼外羌内属。

戊寅，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

禀司隶、兖、豫、徐、冀、并州贫民。

二月丙午，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

丁卯，分清河国封帝弟常保为广川王。

庚午，司徒梁鲔薨。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九月庚子日，谒拜高帝庙。辛丑日，谒拜光武帝庙。

有六个州发大水。己未日，派遣谒者分道巡视水灾情况，报告灾情，救济穷困。

丙寅日，在康陵安葬孝殇皇帝。

乙亥日，陨石坠落在陈留郡。

西域各国反叛，攻打都护任尚，朝廷派遣副校尉梁慬去救援任

尚，打败了西域反叛者。

冬季十月，有四个州发大水，降冰雹。诏令：因为麦子不能下种，发放粮食救济穷困的人。

十二月甲子日，清河王刘庆去世，派遣司空持符节前往吊祭，车骑将军邓骘监领丧事。

乙酉日，停止变幻戏术“鱼龙”“曼延”的游戏。

永初元年春季正月癸酉日初一，大赦天下。

蜀郡境外羌族归附朝廷。

戊寅日，分出犍为郡南部归属国都尉管理。

发放粮食给司隶、兖、豫、徐、冀、并州贫民。

二月丙午日，将广成苑游猎地及受灾郡国的公田租给贫困的灾民。

丁卯日，分出清河国土地封给安帝的弟弟为广川王刘常保。

庚午日，司徒梁鲔去世。

三月癸酉日，出现日食。诏令公卿朝廷内外众官、郡国守相，推荐贤良方正、有道德学术的人，明白政术、通晓古今、能直言极力劝谏的人，各一名。

己卯，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

甲申，葬清河孝王，赠龙旗、虎贲。

夏五月甲戌，长乐卫尉鲁恭为司徒。

丁丑，诏封北海王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

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

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阴氏为新野君。

丁巳，河东地陷。

壬戌，罢西域都护。

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丁卯，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

秋九月庚午，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殚财厚葬。

是日，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

癸酉，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

丁丑，诏曰：“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

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

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己卯日，永昌境外僬侥种夷人进贡并归附朝廷。

甲申日，安葬清河孝王刘庆，赠给龙旗、勇士。

夏季五月甲戌日，长乐卫尉鲁恭担任司徒。

丁丑日，诏封北海王刘睦的孙子寿光侯刘普为北海王。

九真郡境外夜郎蛮夷族人全部土地归附朝廷。

六月戊申日，赐爵皇太后母亲阴氏为新野君。

丁巳日，河东郡土地陷塌。

壬戌日，撤销西域都护。

先零种羌族人反叛，断绝陇道，大肆掠夺，朝廷派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伐他们。丁卯日，赦免各羌族中互相勾结图谋反叛者的罪行。

秋季九月庚午日，诏令三公明确重申原先的法令，禁止奢侈浪费，不准制作华而不实的物品，不要耗费钱财厚葬。

这一天，太尉徐防被免职。辛未日，司空尹勤被免职。

癸酉日，调拨扬州五郡：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向官府交纳的田赋，供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

丁丑日，诏令说："从现在起长吏被查核完毕未经断决，不是由于父母的丧事而无故任意离开职位的，剧县十年、平县五年以上，才可以按次第任用。"

壬午日，诏令太仆、少府减少黄门鼓吹的人数，用来补充羽林士；马厩的马不是皇帝常用的，都减少一半饲料；各种工程，不是供应皇家的祖庙陵园之用的，一律暂时停工。

丙戌，诏死罪以下及亡命赎，各有差。

庚寅，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

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

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

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密谋废立，策免，自杀。

戊子，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十二月乙卯，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

是岁，郡国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二十八大风，雨雹。

二年春正月，禀河南、下邳、东莱、河内贫民。

车骑将军邓骘为种羌所败于冀西。

二月乙丑，遣光禄大夫樊准、吕仓分行冀兖二州，禀贷流民。

夏四月甲寅，汉阳城中火，烧杀三千五百七十人。

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

秋七月戊辰，诏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琁机玉衡，以齐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忧心京京。间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琁机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诫。"

丙戌日，诏令允许死罪以下及逃亡在外的罪犯用钱赎罪，各有差别。

庚寅日，太傅张禹担任太尉，太常周章担任司空。

冬季十月，倭国派遣使者入朝进贡。

辛酉日，新城山泉水大涌。

十一月丁亥日，司空周章秘密谋划废立皇帝，被下达策书免职，自杀。

戊子日，诏令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间谣言流传，百姓惊慌，抛弃老家，扶老携弱，在路途挨饿受冻。现在命令各所在地的官员，亲自前去劝导。他们如果想回归本郡，所在地政府发给证明文件；不想回去的，不要勉强。"

十二月乙卯日，颍川太守张敏担任司空。

这一年，十八个郡、国发生地震；四十一个郡、国大雨成灾，有的山洪暴发；二十八个郡、国刮大风，降冰雹。

永初二年春正月，发放粮食给河南、下邳、东莱、河内的贫困灾民。

车骑将军邓骘在冀西被种羌人打败。

二月乙丑日，派遣光禄大夫樊准、吕仓分头巡视冀、兖二州，发放粮钱，赈济流亡灾民。

夏季四月甲寅日，汉阳城中发生火灾，烧死三千五百七十八人。

五月，发生旱灾。丙寅日，皇太后驾临洛阳官署及若卢狱，查询囚徒的罪状，赏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属官以下，各有差别，当日降雨。

六月，京师及四十个郡、国发大水，刮大风，降冰雹。

秋季七月戊辰日，下诏书说："从前帝王，秉承天意治理百姓，无不是根据璇玑玉衡天体观测仪器来了解日、月和金、木、水、土、五星的运行。朕因无德，遵命敬受大业，可是阴阳错乱，灾异怪变一齐出现，百姓饥饿流亡，羌、貊种族背叛。朕日夜约束自己，忧心忡忡。现令公卿、郡守国相推荐贤良方正，远取人才广择能人，无顾忌地大开言路，希望得到最好的谋略，作为我不到之处的借鉴。而现所回答的都是虚浮无实的空话，没有高明新颖的主张。希望百官及郡国吏人中，有道德学术，明白熟悉灾害现象和懂得阴阳天文道理的人，各自指明其变化趋向给朕听。二千石官员将诏书宣明，广泛地去把那些高人隐士引导出来，朕将亲自阅览他们的意见，待以破格任用他们，希望得到好的谋略，以接受上天的告诫。"

闰月辛丑，广川王常保薨，无子，国除。

癸未，蜀郡徼外羌举土内属。

九月庚子，诏王国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冬十月庚寅，禀济阴、山阳、玄菟贫民。

征西校尉任尚与先零羌战于平襄，尚军败绩。

十一月辛酉，拜邓骘为大将军，征还京师，留任尚屯陇右。先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

十二月辛卯，禀东郡、钜鹿、广阳、安定、定襄、沛国贫民。

广汉塞外参狼羌降，分广汉北部为属国都尉。

是岁，郡国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为父后，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级，流民欲占者人一级。

闰月辛丑日，广川王刘常保去世，无子，封国撤除。

癸未日，蜀郡境外羌人率众归属朝廷。

九月庚子日，诏令王国官员墨绶官以下至郎、谒者，有通晓经书的能担任博士，居住乡里有清廉孝顺的名声，才能能够管理百姓的，国相每年记下这些人的姓名，与计簿一同上呈尚书府，由公府统一调度，使他们得以到外地担任官职。

冬十月庚寅日，发放粮食给济阴、山阳、玄菟的贫民。

征西校尉任尚与先零羌族在平襄县交战，任尚的军队被打败。

十一月辛酉日，授任邓骘为大将军，征召回京师，留下任尚驻防陇右。先零羌族滇零在北地自称天子，侵扰三辅地区，向东进犯赵、魏，向南侵入益州，杀死汉中太守董炳。

十二月辛卯日，发放粮食给东郡、钜鹿、广阳、安定、定襄、沛国的贫民。

广汉塞外参狼羌投降，分出广汉北部归属国都尉管理。

这年，十二个郡、国发生地震。

永初三年春季正月庚子日，安帝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赐给诸王、公主、贵人、公、卿以下金、丝织品各有差别；赐男子为继承人，及三老、孝悌、力田爵禄，每人二级，流民想占地人户每人一级。

遣骑都尉任仁讨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没临洮。

高句骊遣使贡献。

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鸿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坠渊水。咎在朕躬，非群司之责，而过自贬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务思变复，以助不逮。”癸巳，诏以鸿池假与贫民。

壬寅，司徒鲁恭免。夏四月丙寅，大鸿胪九江夏勤为司徒。

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

己巳，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

甲申，清河王虎威薨。五月丙申，封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

丁酉，沛王正薨。

癸丑，京师大风。

六月，乌桓寇代郡、上谷、涿郡。

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

庚子，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

派遣骑都尉任仁讨伐先零羌族，不利，先零羌攻陷临洮县。

高句骊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三月，京城发生大灾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壬辰日，公卿到宫门请罪。下诏书说：“朕年少在位，尊继大业，未能宣扬风俗教化，因而阴阳错乱，以至使得百姓遭受饥荒，出现相互吃人的情况，朕深

怀悲痛，好像落入深渊之中。罪责在朕自身，不是各级官员的责任，可是你们自咎认罪，重在朝廷未行恩德。你们务必想方设法改变现状，以弥补朕的不足。”癸巳日，下诏书将鸿池借给贫民。

壬寅日，司徒鲁恭被免职。夏季四月丙寅日，大鸿胪九江人夏勤担任司徒。

三公认为朝廷费用不足，奏请官吏百姓交纳钱谷，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交纳钱谷多少各有差别。

己巳日，诏书命令将上林苑、广成苑可以开垦的土地，给予贫穷百姓。

甲申日，清河王刘虎威去世。五月丙申日，封乐安王刘庞的儿子刘延平为清河王。

丁酉日，沛王刘正去世。

癸丑日，京都刮大风。

六月，乌桓族人侵扰代郡、上谷、涿郡。

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人侵扰掠夺沿海的九个郡，派遣侍御史庞雄监督州、郡士兵讨伐打败他们。

庚子日，诏令长吏检查以前皇帝巡守时居住过的处所，这些地方都要种上小麦、菜蔬，务必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那些贫穷的人要发给粮食种子。

九月，雁门乌桓及鲜卑叛，败五原郡兵于高渠谷。

九月，雁门乌桓族人及鲜卑族人反叛，在高渠谷打败五原郡守兵。

冬十月，南单于叛，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十一月，遣行车骑将军何熙讨之。

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

是岁，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会，彻乐，不陈充庭车。

辛卯，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　　，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稿；禀上郡贫民各有差。

海贼张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

度辽将军梁慬、辽东太守耿夔讨破南单于于属国故城。

丙午，诏减百官及州郡县奉各有差。

二月丁巳，禀九江贫民。

南匈奴寇常山。

乙丑，初置长安、雍二营都尉官。

乙亥，诏自建初以来，诸祅言它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

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三月，南单于降。

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徙金城郡都襄武。

冬十月，南单于反叛，在美稷围攻中郎将耿种。十一月，派遣代理车骑将军何熙讨伐他们。

十二月辛酉日，九个郡、国发生地震。乙亥日，有彗星出现在天苑星区。

这年，京城及四十一个郡、国降大雨下冰雹。并州、凉州发生大灾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永初四年春季正月元日，朝会，撤除音乐，在广庭上不陈列皇帝专用的车辆、仪仗等。

辛卯日，下诏书说：因为三辅地区屡屡遭到盗贼掠夺扰乱，百姓流离失所，免除三年欠租、服役代金、人口税、牲口饲草；发放粮食给上郡的贫苦百姓，数量多少各有差别。

海贼张伯路再次与勃海、平原势力强大的盗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打厌次县，杀死县令。朝廷派遣御史中丞王宗监督青州刺史法雄讨伐打败他们。

度辽将军梁慬、辽东太守耿夔在属国故城讨伐南单于打败了他。

丙午日，诏令减少百官及州郡县官员的俸禄，各有差别。

二月丁巳日，发放粮食给九江郡的贫苦百姓。

南匈奴侵犯常山郡。

乙丑日，开始设置长安、雍县二营都尉官。

乙亥日，诏令：从章帝建初年间以来，由于听信各种妖言或其他过错迁到边地的人，各自可以回到本郡；那些被没入官府贬为奴婢的，可以免罪为平民。

诏令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对核定东观殿所藏的《五经》、诸子、传记、百家技艺的书籍，整理脱落，纠正错误，审正文字。

三月，南单于投降。

先零羌族人侵犯褒中县，汉中太守郑勤战死。将金城郡治所迁到襄武县。

戊子，杜陵园火。癸巳，郡国九地震。夏四月，六州蝗。丁丑，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

己卯，骑都尉任仁下狱死。

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阴氏薨，使司空持节护丧事。

大将军邓骘罢。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国十地震。

已丑，太尉张禹免。甲申，光禄勋李修为太尉。

二月丁卯，诏省减郡国贡献太官口食。

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

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

夫馀夷犯塞，杀伤吏人。

闰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

戊戌，诏曰："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济斯艰厄，承天诫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个，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戊子日，杜陵园着火。癸巳日，九个郡、国发生地震。夏季四月，六个州发生蝗灾。丁丑日，大赦天下，秋季七月乙酉日，三个郡发生大水。

己卯日，骑都尉任仁被投进牢狱死去。

九月甲申日，益州郡发生地震。

冬季十月甲戌日，新野君阴氏去世.朝廷派遣司空持符节主持丧事。

大将军邓骘被免职。

永初五年春季正月庚辰日，出现日食。丙戌日，十个郡、国发生地震。

己丑日，太尉张禹免职。甲申日，光禄勋李修担任太尉。

二月丁卯日，诏令郡、国减少进献给太官的食物。

先零羌族人侵犯河东郡，最终到达河内郡。

三月，诏令陇西郡治所迁移到襄武县，安定郡治所迁移到美阳县，北地郡治所迁移到池阳县，上郡治所迁移到衙县。

夫馀夷族人侵犯边界要塞，杀死、杀伤官吏百姓。

闰月丁酉日，下诏书减免凉州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的租赋。

戊戌日，下诏书说："朕因无德，奉祀天地、宗庙，承继帝王的大业，不能开创太平赐给吉祥，为百姓祈求幸福。自然灾害纷纷而起，盗贼恣意横行，夷狄扰乱华夏，战事不断，百姓穷困，被官府征召调遣弄得疲惫不堪。加上蝗虫繁殖，伤害成长的麦子，秋季庄稼未结实而收割，使人极为痛心啊。朕因为不贤明，治理国家不当，也没有获得忠良之臣指出朝政的失误。古书上说：'倒仆而不扶起，危急而不支持，那怎么用他来辅佐啊。'公卿大夫将用什么来匡正补救朝政，渡过这艰难困苦，接受上天的告诫呢？治理国家的根本，不如得到人才。奖励显扬贤能的人，是圣帝明王首先要做的事情。'才学之士多又多，文王因此得安宁。'因此朕想有忠良正直的大臣来辅佐我的不足。现在命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国相荐举贤良方正，有道德学术，通晓政治教化、能够直言积极进谏的人，各一名，以及极为孝顺的与众不同的卓越人士，都送到公车府，朕将亲自考察他们。"

六月甲辰，乐成王巡薨。

秋七月己巳，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者。

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叛，与先零诸种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遣客刺杀杜琦。

是岁，九州蝗，郡国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诏越嶲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

三月，十州蝗。

夏四月乙丑，司空张敏罢。

己卯，太常刘恺为司空。

五月，旱。

丙寅，诏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绶，一切复秩还赎，赐爵各有差。

戊辰，皇太后幸雒阳寺，录囚徒，理冤狱。

六月壬辰，豫章、员谿、原山崩。

辛巳，大赦天下。

遣侍御史唐喜讨汉阳贼王信，破斩之。

冬十一月辛丑，护乌桓校尉吴祉下狱死。

是岁，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复袭伪号。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妇谒宗庙。

六月甲辰日，乐成王刘巡去世。

秋季七月己巳日，诏令三公、特进、九卿、校尉，推荐将领的子孙中通晓战阵、能够担任将帅的人。

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反叛，与先零羌的各部族人一起攻入上邽城。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派人刺杀杜琦。

这年，九个州发生蝗灾，八个郡、国下大雨。

永初六月年春季正月庚申日，诏书命令越嶲郡设置长利、高望、始昌三个畜养禽兽的园林，又命令益州郡设置万岁苑，犍为郡设置汉平苑。

三月，十个州发生蝗灾。

夏季四月乙丑日，司空张敏被免职。

己卯日，太常刘恺担任司空。

五月，发生旱灾。

丙寅日，诏令中二千石以下到黄绶的官员，一律恢复原来的俸禄，退还赎金，赐给爵位各有差别。

戊辰日，皇太后驾临洛阳官署，查看囚徒的罪状，清理冤案。

六月壬辰日，豫章、员谿、原山发生崩塌。

辛巳日，大赦天下。

派遣侍御史唐喜讨伐汉阳贼王信，打败杀死了他。

冬季十一月辛丑日，护乌桓校尉吴祉被投进牢狱死去。

这年，先零羌族首领滇零死去，儿子零昌又继承他的非法称号。

永初七年春季正月庚戌日，皇太后率领大臣、士大夫的妻子谒拜宗庙。

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原王胜薨。

丙申晦，日有食之。五月庚子，京师大雩。

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破先零羌。

八月丙寅，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诏赐民爵。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满者，以实除之。

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赐民爵，人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脱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贞妇帛，人一匹。

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

京师及郡国五旱、蝗。

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敦厚质直者，各一人。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六月丁巳，河东地陷。

秋七月，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九月乙丑，太尉李修罢。

先零羌寇武都、汉中，绝陇道。

二月丙午日，十八个郡、国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乙未日，平原王刘胜去世。

丙申日，出现日食。五月庚子日，京都举行求雨大典。

秋季，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打败先零羌。

八月丙寅日，京都刮大风，蝗虫飞过洛阳。诏令赐给百姓爵位。郡、国被蝗虫伤害的庄稼有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免收今年田租；不满百分之十五的，以实际被伤害的数字免除田租。

九月，调拨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等郡的租米，救济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等郡的饥民；还调拨沿江几个县的粮食送到敖仓。

元初元年春季正月甲子日，改年号为元初。赐给百姓爵位，每人二级，孝悌、力田每人三级，爵位超过公乘等级的，可以转给儿子或同母兄弟、同母兄弟之子，百姓中逃离没有户籍及流民想占地入户籍的，每人一级；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残疾、贫穷不能自己生存的人，每人赐谷三斛，贞妇赐丝织品，每人一匹。

二月己卯日，日南郡地面开裂。三月癸酉日，出现日食。

夏季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

京都及五个郡、国发生旱灾、蝗灾。

诏令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推荐诚朴宽厚、禀性正直的人，各一名。

五月，先零羌族人侵扰雍城。

六月丁巳日，河东郡地面陷落。

秋季七月，蜀郡夷族人侵扰蚕陵县，杀死县令。

九月乙丑日，太尉李修被免职。

先零羌族人侵扰武都、汉中郡，断绝陇地交通要道。

辛未，大司农山阳司马苞为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先零羌败凉州刺史皮阳于狄道。

乙卯，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

十一月。是岁，郡国十五地震。

二年春正月，诏禀三辅及并、凉六郡流宂 贫人。

蜀郡青衣道夷奉献内属。

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

二月戊戌，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

辛酉，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

三月癸亥，京师大风。

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讨之。

夏四月丙午，立贵人阎氏为皇后。

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甲戌，诏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异不息，忧心悼惧。被蝗以来，七年于兹，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今群飞蔽天，为害广远，所言所见，宁相副邪？三司之职，内外是监，既不奏闻，又无举正。天灾至重，欺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复假贷，以观厥后。其务消救灾眚，安辑黎元。"

辛未日，大司农山阳人司马苞担任太尉。

冬季十月戊子日，出现日食。

先零羌族在狄道打败凉州刺史皮阳。

乙卯日，诏令免除三辅地区三年的田租、服役代金、人口税。

十一月。这一年，有十五个郡、国发生地震。

元初二年春季正月，诏令发放粮食给三辅地区及并、凉六郡流离失所的穷人。

蜀郡青衣道夷族人向朝廷进贡，归属内地。

修理西门豹所分出的漳水作为支渠，用来灌溉民田。

二月戊戌日，派遣中谒者收葬旅居京师而死无家属认领以及棺椁已朽烂的人，都为他们举行祭祀；那些有家属的，特别贫困无法安葬的，赐给每人五千钱。

辛酉日，诏令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自整治旧有的水渠，使水渠畅通，用来灌溉公私农田。

三月癸亥日，京师刮大风。

先零羌族人侵扰益州，朝廷派遣中郎将尹就讨伐他们。

夏季四月丙午日，册立贵人阎氏为皇后。

五月，京师发生旱灾，河南及十九个郡、国发生蝗灾。甲戌日，下诏书说：“朝廷不贤明，众事处理失宜，自然灾害和反常现象屡现不止，朕忧心忡忡，战战栗栗。遭受蝗灾以来，到现在已有七年，而州郡官员隐瞒灾情，说只有百亩之地。现在蝗虫群飞蔽日，被害面广地远，所说所见，难道符合事实吗？三公的职责，是监视朝廷内外，既不上奏以闻，又无举措纠正。天灾极为严重，欺骗蒙蔽罪过重大。现在正值盛夏季节，暂且又一次给以宽容，以观后效。希望务必消除灾难，安抚百姓。”

六月丙戌，太尉司马苞薨。

洛阳新城地裂。

秋七月辛巳，太仆太山马英为太尉。

八月，辽东鲜卑围无虑县。九月，又攻夫犁营，杀县令。

壬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遣中郎将任尚屯三辅。

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罪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

乙未，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战于丁奚城，光等大败，并没。左冯翊司马钧下狱，自杀。

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蛮叛，州郡击破之。

已酉，司徒夏勤罢。庚戌，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

东平陆上言木连理。

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讨之。

郡国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丙辰，赦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吏人为贼所迫者。

夏四月，京师旱。

六月丙戌日，太尉司马苞去世。

洛阳新城地面开裂。

秋季七月辛巳日，太仆太山人马英担任太尉。

八月，辽东鲜卑族人围攻无虑县。九月，又攻打夫犁营，杀了县令。

壬午日，出现日食。

冬季十月，派遣中郎将任尚驻防三辅地区。

诏令郡、国中都官将在押的判死刑的囚徒减轻一个等级，不要鞭打，遣送到冯翊、扶风守边，妻室儿女随从，在那里落户定居；女子不要做苦工。逃亡在外死罪以下的可以交纳钱粮赎罪，数目多少各有差别。吏民聚集为盗贼，有悔过表现的，可免除他们的罪。

乙未日，右扶风人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族在丁奚城交战，仲光等人大败，全军覆灭。左冯翊司马钧被投入牢狱，自杀。

十一月庚申日，十个郡国发生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蛮反叛，州郡派兵打败他们。

己酉日，司徒夏勤被免职。庚戌日，司空刘恺担任司徒，光禄勋袁敞担任司空。

元初三年春季正月甲戌日，整修太原旧有沟渠，灌溉官田和私田。

东平陆县上书说树木枝干连生。

苍梧、郁林、合浦等郡蛮夷反叛，二月，朝廷派遣侍御史任逴监督州郡兵讨伐他们。

十个郡、国发生地震。三月辛亥日，出现日食。

丙辰日，赦免苍梧、郁林、合浦、南海郡被盗贼所胁迫的官吏百姓。

夏季四月，京师发生旱灾。

五月，武陵蛮复叛，州郡讨破之。

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击先零羌于灵州，破之。

越巂徼外夷举种内属。

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

秋七月，武陵蛮复叛，州郡讨平之。

缑氏地坼。

九月辛巳，赵王宏薨。

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

丙戌，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

癸卯，郡国九地震。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库灾。

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

己巳，鲜卑寇辽西，辽西郡兵与乌桓击破之。

五月丁丑，太常李郃为司空。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秋七月辛丑，陈王钧薨。

京师及郡国十雨水。诏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获，而连雨未霁，惧必淹伤。夕惕惟忧，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

五月，武陵蛮再次反叛，州郡兵打败他们。

癸酉日，度辽将军邓遵率领南匈奴在灵州县攻击先零羌，打败他们。

越巂郡境外全部夷族人归附内地。

六月，中郎将任尚派兵在丁奚城打败先零羌。

秋季七月，武陵蛮族人再次反叛，州郡军讨平了他们。

缑氏县地面开裂。

九月辛巳日，赵王刘宏去世。

冬季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等郡蛮夷族人投降。

丙戌日，开始准许大臣、二千石、刺史实行守丧三年的古礼。

癸卯日，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十二月丁巳日，任尚派兵在北地郡打败先零羌。

元初四年春季二月乙巳日，出现日食。乙卯日，大赦天下。壬戌日，武器库着火。

夏季四月戊申日，司空袁敞去世。

己巳日，鲜卑族人侵扰辽西郡，辽西郡士兵与乌桓族人联合打败鲜卑族人。

五月丁丑日，太常李郃担任司空。

六月戊辰日，三个郡下冰雹。

秋季七月辛丑日，陈王刘钧去世。

京都及十个郡、国下大雨。下诏书说：“今年秋季庄稼长势良好，不久可以收获，但大雨连绵不止，怕会遭到浸渍伤害。朕早晚畏惧忧虑，反省过失在哪里。那连绵的大雨，是百姓怨恨所造成的。武官以威势欺凌下面，文官任意施行苛政，乡官借公事行狡诈，他们是百姓痛恨的人，有关官员应该公开给以惩罚。还有《月令》说‘仲秋之月，养护衰老的人，授给拐杖，赐给糜粥’。当今清理户口之时，郡县多数没有遵照执行。虽有糜粥，但糠秕参半，长吏懈怠于事，没有亲自去办理，甚至违反诏书中说的要养护衰老人的意思。一定要崇尚仁慈宽厚，救济爱护寡孤老人，希望符合朕的意愿。”

九月，护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杀叛羌零昌。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王恭薨。

十二月，越巂夷寇遂久，杀县令。

甲子，任尚及骑都尉马贤与先零羌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众降，陇右平。

是岁，郡国十三地震。

五年春正月，越巂夷叛。

二月壬戌，中山王宪薨。

三月，京师及郡国五旱，诏禀遭旱贫人。

夏六月，高句骊与秽貊寇玄菟。

秋七月，越巂蛮夷及旄牛豪叛，杀长吏。

丙子，诏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

人离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彩。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著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鲜卑寇代郡，杀长吏。冬十月，鲜卑寇上谷。

九月，护羌校尉任尚派人刺杀反叛的羌族首领零昌。

冬季十一月己卯日，彭城王刘恭去世。

十二月，越嶲夷族人侵扰遂久县，杀死县令。

甲子日，任尚及骑都尉马贤与先零羌在富平上河交战，大败他们。虔人羌率领部众投降，陇右郡平定。

这年。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

元初五年春季正月，越嶲夷人反叛。

二月壬戌日，中山王刘宪去世。

三月，京都及五个郡、国发生旱灾，诏令发放粮食给遭受旱灾的贫苦百姓。

夏季六月，高句骊与秽貊族人侵扰玄菟郡。

秋季七月，越嶲蛮夷族及旄牛县首领叛乱，杀死长吏。

丙子日，诏令说：“旧的法令制度，各有等级规定，要使百姓务必崇尚节俭。赶上永初年间，人们遇到灾荒，朝廷带头节俭，去除豪华的装饰，吃饭没有两种以上的菜肴，穿衣没有两种颜色的织物。这几年虽然获得丰收，还缺乏积蓄，可是见闻浅薄的人没有远虑，不做长远打算，女嫁男娶，父母寿终，奢侈浪费，甚至有些差役奴婢身穿花丝绸，佩戴珠宝。京都尚且这样，怎么能给四方边远地区做表率呢？制定公布的法制禁令，十分恳切明白，而有关官吏懈怠放任，至今还不遵照执行。秋季已到，不遵守法令的官员像凶猛的鸷鸟将被杀作祭品一样受到惩罚，现在再次重申，以观后效。”

八月丙申日，出现日食。

鲜卑族人侵扰代郡，杀死长吏。冬季十月，鲜卑族人侵扰上谷郡。

十二月丁巳，中郎将任尚有罪，弃市。

是岁，郡国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

壬子，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

乙卯，诏曰：“夫政，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于洛城西北。

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

沛国、勃海大风，雨雹。五月，京师旱。

六月丁丑，乐成王宾薨。丙戌，平原王得薨。

秋七月，鲜卑寇马城，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击破之。

九月癸巳，陈王竦薨。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郡国八地震。

是岁，永昌、益州蜀郡夷叛，与越嶲夷杀长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破降之。

十二月丁巳日，中郎将任尚有罪，在闹市被处死并将尸体暴露街头。

这一年，十四个郡、国有地震。

元初六年春季二月乙巳日，京都及四十二个郡、国发生地震，有的地面开裂，水从地下涌出。

壬子日，诏令三公府选拔下属官吏中政绩优异的，能行惠政、兴利治民的人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拔孝廉郎中宽厚博学有谋略，出身清白品行高尚的五十人，出任县令、县长、县丞、县尉。

乙卯日，下诏书说：“实行政令，先从京师做起，然后推行到全国各地。《月令》中说要在仲春时节‘养育幼小，抚恤孤儿’，季春时节‘赏赐贫穷的人，救济困乏的人，减少妇女的劳役，表彰有节操的妇女’，这样做是为了顺应阳气，尊崇生长。今赐给特别贫困的人、孤弱、独老的人谷子，每人三斛；贞妇和有志操义行的，每人十斛，在他们的家门和里门立匾树坊，以表彰他们的高尚行为。”

三月庚辰日，开始设立六神，在洛阳城西北祭祀。

夏季四月，会稽郡发生大瘟疫，派遣光禄大夫率领太医巡视病人，赐给死者棺木，免除田租、人口税。

沛国、勃海郡刮大风，下冰雹。五月，京都发生旱灾。

六月丁丑日，乐成王刘宾去世。丙戌日，平原王刘得去世。

秋季七月，鲜卑族人侵扰马城，度辽将军邓遵率领南单于打败他们。

九月癸巳日，陈王刘竦去世。

十二月戊午日，出现日食，是日全食。八个郡、国发生地震。

这一年，永昌、益州的蜀郡夷人反叛，与越巂族人杀死长吏，焚烧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伐打败并迫使他们投降。

永宁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安薨。三月丁酉，济北王寿薨。

车师后王叛，杀部司马。

沈氐羌寇张掖。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为皇太子，改元永宁，大赦天下。赐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从官金帛；又赐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己巳，绍封陈王羡子崇为陈王，济北王子苌为乐成王，河间王子翼为平原王。

壬午，琅邪王寿薨。

六月，沈氐种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马贤讨沈氐羌，破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癸酉，卫尉庐江陈褒为司空。

自三月至是月，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风，雨水。

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

戊辰，司徒刘恺罢。

辽西鲜卑降。

癸酉，太常杨震为司徒。

是岁，郡国二十三地震。夫馀王遣子诣阙贡献。烧当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冯焕率二郡太守讨高句骊、秽貊，不克。

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三月癸巳，皇太后邓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

丁未，乐安王宠薨。

永宁元年春季正月甲辰日，任城王刘安去世。三月丁酉日，济北王刘寿去世。

车师国后王反叛，杀死部司马。

沈氐羌族侵扰张掖郡。

夏季四月丙寅日，册立皇子刘保为皇太子，改年号为永宁，大赦天下。赐给各王、公主、三公、列侯以下至郎吏、从官，金、丝织

物；还赐给百姓爵位及布、粟各有差别。

己巳日，继封陈王刘羡的儿子刘崇为陈王。济北王的儿子刘苌为乐成王，河间王的儿子刘翼为平原王。

壬午日，琅邪王刘寿去世。

六月，沈氐种羌人反叛，侵扰张掖郡，护羌校尉马贤征讨沈氐羌人，打败他们。

秋季七月乙酉日初一，出现日食。

冬季十月己巳日，司空李郃免职。癸酉日，卫尉庐江人陈褒担任司空。

从三月至这个月，京都及三十三个郡、国刮大风，下大雨。

十二月，永昌郡境外掸国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戊辰日，司徒刘恺被免职。

辽西鲜卑族人投降。

癸酉日，太常杨震担任司徒。

这年，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夫馀王派遣王子到朝廷进贡。烧当羌人反叛。

建光元年春季正月，幽州刺史冯焕率领二郡太守讨伐高句骊、秽貊，没有取得胜利。

二月癸亥日，大赦天下。赐给各园陵贵人、王、公主、公、卿以下钱、布匹各有差别。任用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三月癸巳日，皇太后邓氏去世。丙午日，安葬和熹邓皇后。

丁未日，乐安王刘宠去世。

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贵人曰敬隐皇后。

夏四月，秽貊复与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蔡讽追击，战殁。

丙辰，以广川并清河国。

丁巳，尊孝德皇元妃耿氏为甘陵大贵人。

甲子，乐成王苌有罪，废为临湖侯。

己巳，令公、卿、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赐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

甲戌，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承伪玺书杀玄菟太守姚光。

五月庚辰，特进邓骘及度辽将军邓遵，并以谮自杀。

丙申，贬平原王翼为都乡侯。

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

壬寅，太尉马英薨。

八月，护羌校尉马贤讨烧当羌于金城，不利。

甲子，前司徒刘恺为太尉。

鲜卑寇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击之，战殁。鲜卑围乌桓校尉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救之。

戊子，幸卫尉冯石府。

是秋，京师及郡国二十九雨水。

冬十一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诏三公以下，各上封事陈得失。遣光禄大夫案行，赐死者钱，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

戊申日，追尊皇父清河孝王刘庆为孝德皇，皇母左氏为孝德皇后，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

夏季四月，秽貊族人又与鲜卑族人侵扰辽东，辽东太守蔡讽追击，战死。

丙辰日，将广川国并入清河国。

丁巳日，尊称孝德皇的元妃耿氏为甘陵大贵人。

甲子日，乐成王刘苌有罪，废黜为临湖侯。

己巳日，诏令公、卿、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荐举有道德之士各一人。赐给鳏夫、寡妇、孤儿、独老、贫穷不能自己维持生活的人谷子，每人三斛。

甲戌日，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接受伪造的皇帝诏书杀死玄菟郡太守姚光。

五月庚辰日，特进邓骘及度辽将军邓遵，都因被乳母王圣与中黄门李闰等人诬陷废立皇帝而自杀。

丙申日，平原王刘翼降为都乡侯。

秋季七月己卯日，改年号为建光，大赦天下。

壬寅日，太尉马英去世。

八月，护羌校尉马贤在金城讨伐烧当羌，不利。

甲子日，前司徒刘恺担任太尉。

鲜卑族人侵扰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攻打他们，战死。鲜卑族人在马城围攻乌桓校尉，度辽将军耿夔前去救援乌桓校尉。

戊子日，安帝亲临卫尉冯石的府第。

这年秋季，京都及二十九个郡、国降大雨。

冬季十一月己丑日，三十五个郡、国发生地震，有的地面开裂。诏令三公以下官员，各自呈上密封的奏章陈述政事得失。派遣光禄大夫下郡国巡视，赐给因地震死亡人的钱，每人二千。免除当年田租。那些受灾害特别严重的人，不收人口税。

鲜卑寇玄菟。

庚子，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丧。

癸卯，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武猛堪将帅者各五人。

丙午，诏京师及郡国被水雨伤稼者，随顷亩减田租。

甲子，初置渔阳营兵。

冬十二月，高句骊、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馀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

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馀王遣子将兵救玄菟，击高句骊、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献。

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还徙者，复户邑属籍。赐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级；加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贞妇帛，人二匹。

夏四月癸未，京师郡国二十一雨雹。

癸巳，司空陈褒免。

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刘授为司空。

己巳，改乐成国为安平，封河间王开子得为安平王。

六月，郡国蝗。秋七月癸卯，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

高句骊降。

虔人羌叛，攻穀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破之。

八月戊子，阳陵园寝火。辛卯，九真言黄龙见无功。

鲜卑族人侵扰玄菟郡。

庚子日，又一次取消大臣二千石以上官员居丧三年的制度。

癸卯日，诏令三公、特进、侯、卿、校尉，推荐勇敢威猛能够胜任将帅的各五人。

丙午日，诏令京都及郡、国被雨水伤害庄稼的农户，依照受灾田亩减免田租。

甲子日，开始设置渔阳营兵。

冬季十二月，高句骊、马韩、秽貊围攻玄菟城，夫馀王派遣他的儿子率军与州、郡兵合力讨伐打败了他们。

延光元年春季二月，夫馀王派遣儿子率兵救援玄菟城，攻打高句骊、马韩、秽貊、打败了他们，于是派遣使者向朝廷进贡。

三月丙午日，改年号为延光。大赦天下。被流放返回原地的人，恢复他们的户籍。赐给百姓与三老、孝悌、力田爵位，每人二级；加赐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人、贫困不能自己维持生活的人粟米，每人三斛；有节操的妇女，丝织品每人二匹。

夏季四月癸未日，京都及二十一个郡、国下冰雹。

癸巳日，司空陈褒被免职。

五月庚戌日，彭城人宗正刘授担任司空。

己巳日，改乐成国为安平县，封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得为安平王。

六月，郡国蝗虫成灾。秋季七月癸卯日，京都及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

高句骊王国投降。

虔人羌反叛，攻打穀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伐并打败他们。

八月戊子日，阳陵园寝发生火灾。辛卯日，九真郡有人传说无功县出现黄龙。

已亥，诏三公、中二千石，举刺史、二千石、令、长、相，视事一岁以上至十岁，清白爱利，能敕身率下，防奸理烦，有益于人者，无拘官簿。刺史举所部，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

己亥日，诏令三公、中二千石官员，荐举刺史、二千石、令、长、相，任职一年至十年，为政清廉、爱民利民，能够洁身自爱为下属作表率，能防止奸邪治理混乱，有益于百姓的人，不受官府册簿的限制。刺史荐举所辖州的郡国守相，荐举所辖县令、县长，都要亲自尽心考察，不要选取浮华不实的人。

九月甲戌，郡国二十七地震。

冬十月，鲜卑寇雁门、定襄。十一月，鲜卑寇太原。

烧当羌豪降。

十二月，九真徼外蛮夷贡献内属。

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大风，杀人。诏赐压溺死者年七岁以上

钱，人二千；其坏败庐舍、失亡谷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伤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灾害而弱小存者，郡县为收敛之。虔人羌攻穀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破之。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灵关，杀县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讨之。

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

丙辰，河东、颍川大风。夏六月壬午，郡国十一大风。九真言嘉禾生。

丙申，北海王普薨。

秋七月，丹阳山崩。

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达经术任牧民者，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

九月，郡国五雨水。

九月甲戌日，二十七个郡、国发生地震。

冬季十月，鲜卑族人侵扰雁门、定襄郡。十一月，鲜卑族人侵扰太原郡。

烧当羌族首领投降。

十二月，九真郡境外蛮夷族人向朝廷进贡归属内地。

这年，京都及二十七个郡、国下大雨，刮大风，死了人。下诏书赐线给压死、溺死而年龄在七岁以上的人，每人二千；毁坏房屋，损失粮食的，每人粟三斛；田地被浸渍伤害的，一律不收田租；如果一家都被水灾所害而活着的是年幼弱小的人的人户，郡、县要为他们收敛安葬已死的人。虔人羌攻打穀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伐打败他们。

延光二年春季正月，旄牛夷族人反叛，侵扰灵关，杀了县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前去讨伐他们。

诏令选拔五官中郎署、左中郎署、右中郎署中的郎官及吏人能通晓《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的各一人。

丙辰日，河东郡、颍川郡刮大风。夏季六月壬午日，十一个郡、国刮大风。九真郡传说有嘉禾长出。

丙申日，北海王刘普去世。

秋七月，丹阳郡发生山崩。

八月庚午日，初次命令三署中的郎官能通晓经学、胜任治理民众的，任职三年以上，都可以考察推荐。

九月，五个郡、国下大雨。

冬十月辛未，太尉刘恺罢。甲戌，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东莱刘熹为司徒。

冬季十月辛未日，太尉刘恺被免职。甲戌日，司徒杨震担任太尉，东莱人光禄勋刘熹担任司徒。

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

鲜卑败南匈奴于曼柏。

是岁，分蜀郡西部为属国都尉。京师及郡国三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巡狩。丁丑，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于济阳，复济阳今年田租、刍稿。庚寅，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

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赐台长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凤皇所过亭部，无出今年田租。赐男子爵，人二级。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齐王无忌、北海王翼、乐安王延来朝。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劳赐郡县，作乐。

三月甲午，陈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还，幸东平，至东郡，历魏郡、河内。壬戌，车驾还京师，幸太学。是日，太尉杨震免。

夏四月乙丑，车驾入宫，假于祖祢。壬戌，沛国言甘露降丰县。戊辰，光禄勋冯石为太尉。

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将马翼讨破之。

日南徼外蛮夷内属。

六月，鲜卑寇玄菟。

庚午，阆中山崩。辛未，扶风言白鹿见雍。

十一月甲辰日，安帝驾临上林苑围猎。

鲜卑族人在曼柏县打败南匈奴。

这一年，分出蜀郡西部给属国都尉管理。京都及三个郡、国发生地震。

延光三年春季二月丙子日，安帝往东巡视。丁丑日，通知陈留郡太守，在济阳祭祀南顿君、光武皇帝，免除济阳县当年的田租、牲口、干草。庚寅日，派遣使者在成阳县祭祀唐尧帝。

戊子日，济南上奏说，有凤凰聚集在台县县丞霍收屋边树上。赐给台县县长丝织物五十匹，县丞二十匹，县尉十匹，吏、卒每人三匹。凤凰所过的亭部，不交当年田租。赏赐男子爵位，每人二级。辛卯日，安帝驾临泰山，烧柴祭告岱宗。齐王刘无忌、北海王刘翼、乐安王刘延前来朝拜。壬辰日，在汶上明堂祭祀传说中的五帝。癸巳日，祭祀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二祖，太宗文帝刘恒、代宗武帝刘彻、中宗宣帝刘询、高宗元帝刘奭、显宗明帝刘庄、肃宗章帝刘炟

六宗，慰劳赏赐郡、县官员，演奏音乐。

三月甲午日，陈王刘崇去世。戊戌日，在孔子故里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从鲁国相、县令、县丞、县尉到孔氏亲属、妇女、各儒生都来集会，赐给褒成侯以下丝织品，数量各有差别。回程中，安帝驾临东平国，到达东郡，经过魏郡、河内郡。壬戌日，安帝返回京城，驾临太学。这天，太尉杨震被免职。

夏季四月乙丑日，安帝进入皇宫，到祖庙父庙上祭。壬戌日，沛国传说丰县降下甘露。戊辰日，光禄勋冯石担任太尉。

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反叛，使匈奴中郎将马翼讨伐打败他们。

日南郡郡外蛮夷族人归属内地。

六月，鲜卑族人侵扰玄菟郡。

庚午日，阆中县山崩塌。辛未日，扶风郡传说白鹿出现在雍县。

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灾害，督录盗贼。

秋七月丁酉，初复右校、左校令丞官。

日南徼外蛮豪帅诣阙贡献。

冯翊言甘露降频阳、衙。颍川上言木连理。白鹿、麒麟见阳翟。

鲜卑寇高柳。

梁王坚薨。

八月辛巳，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

戊子，颍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见阳翟。

九月丁酉，废皇太子保为济阴王。

乙巳，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赎，各有差。

辛亥，济南上言黄龙见历城。庚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行幸长安。壬午，新丰上言凤皇集西界亭。丁亥，会三辅守、令、掾史于长安，作乐。闰月乙未，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观上林、昆明池。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以中牢祠萧何、曹参、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长安。

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黄龙见诸县。

是岁，京师及诸郡国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风，雨雹。

四年春正月壬午，东郡言黄龙二、麒麟一见濮阳。

二月乙亥，下邳王衍薨。

辛巳日，派遣侍御史分别巡视青州和冀州的灾情，督促逮捕盗贼。

秋季七月丁酉日，开始恢复右校、左校令丞官职。

日南郡境外蛮族人首领到朝廷进贡。

冯翊传说在频阳县，衙县降下甘露。颍川郡上奏说有树木连枝。阳翟出现白鹿、麒麟。

鲜卑族侵扰高柳县。

梁王刘坚去世。

八月辛巳日，大鸿胪耿宝担任大将军。

戊子日，颍川郡上奏说在阳翟出现一只麒麟、两只白虎。

九月丁酉日，废黜皇太子刘保改封为济阴王。

乙巳日，诏令郡、国中都官将在押的死刑犯减罪一等，充军到敦煌郡、陇西郡及度辽营；那些判决右趾刑以下及逃亡在外的可以交纳钱粮赎罪，多少各有差别。

辛亥日，济南郡上奏说历城县出现黄龙。庚申日，出现日食。

冬季十月，安帝巡视驾临长安。壬午日，新丰县上奏说凤凰聚集在西界亭。丁亥日，在长安会见三辅的太守，县令，掾史，演奏音乐。闰月乙未日，祭祀高庙，就此祭祀了十一位皇帝的陵墓，途中游览了上林苑、昆明池。派遣使者在万年县祭祀太上皇，用猪、羊二牲祭祀萧何、曹参、霍光。十一月乙丑日，安帝从长安返回。

十二月乙未日，琅邪郡传说在诸县显现黄龙。

这年，京都及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三十六个郡、国下大雨，刮大风，下冰雹。

延光四年春季正月壬午日，东郡传说在濮阳县出现两条黄龙，一只麒麟。

二月乙亥日，下邳王刘衍去世。

甲辰，南巡狩。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将军耿宝行太尉事。祠章陵园庙，告长沙、零陵太守，祠定王、节侯、郁林府君。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秘不敢宣，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庚午，还宫。辛未夕，乃发丧。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以后兄大鸿胪阎显为车骑将军，定策禁中，立章帝孙济北惠王寿子北乡侯懿。

甲戌，济南王香薨。

乙酉，北乡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冯石为太傅，司徒刘熹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前司空李郃为司徒。

辛卯，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坐相阿党，丰、恽、广下狱死，宝自杀，圣徙雁门。

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庙曰恭宗。

六月乙巳，大赦天下。诏先帝巡狩所幸，皆半入今年田租。

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击车师后王，斩之。

丙午，东海王肃薨。

冬十月丙午，越嶲山崩。

辛亥，少帝薨。

是冬，京师大疫。

论曰：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

甲辰日，安帝驾临南方巡视。

三月戊午日，出现日食。

庚申日，安帝驾临宛城，身体不舒适。辛酉日，命令大将军耿宝兼任太尉事务。祭祀章陵园庙，告知长沙、零陵太守祭祀定王刘发、节侯刘买、郁林府君刘外。乙丑日，从宛城返回。丁卯日，驾临叶县，安帝在乘舆中逝世，享年三十二岁。大臣保密不敢宣布，向所在御车上送食物、请安问好如同平时。庚午日，回到皇宫。辛未日晚上才宣布丧事。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当朝处理国政。起用太后的哥哥大鸿胪阎显担任车骑将军，在皇宫决定立嗣大计，册立章帝孙子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北乡侯刘懿为皇帝。

甲戌日，济南王刘香去世。

乙酉日，北乡侯即皇帝位。

夏季四月丁酉日，太尉冯石担任太傅，司徒刘熹担任太尉，参与总领尚书事；前司空李郃担任司徒。

辛卯日，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由于徇私乱法，其中樊丰、谢恽、周广被投进牢狱处死，耿宝自杀，王圣流放雁门。

己酉日，将孝安皇帝安葬在恭陵。庙号称“恭宗”。

六月乙巳日，大赦天下。诏令安帝生前视察所到之处，当年的田租都只收一半。

秋季七月，西域长史班勇攻打车师后王，斩杀了他。

丙午日，东海王刘肃去世。

冬季十月丙午日，越巂郡发生山崩。

辛亥日，少帝逝世。

这年冬季，京都发生大瘟疫。

评论说：孝安皇帝虽称至尊享承帝位，但是权力旁落归属邓氏手中，以至于减省膳食和服饰，能够尽心考虑施政的方略。然而政令出自宫中女主，声威不能到达远方，开始失去皇统的根基，最终造成国家的衰败。于是又恢复交纳钱粮数量授予官职的办法，迁移居民逃避贼寇，把过错推给执政大臣，来奉答上天降下的灾异。《尚书》上已经说过聪明的妇人，“只会使家国衰败”。

赞曰：安德不升，秕我王度。降夺储嫡，开萌邪蠹。冯石承欢，杨公逢怒。彼日而微，遂褛天路。

# 后汉书卷六

##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孝顺皇帝讳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为阎皇后所害。永宁元年，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圣、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谮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杀之，太子数为叹息。王圣等惧有后祸，遂与丰、京共构陷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乡侯立，济阴王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及北乡侯薨，车骑将军阎显及江京，与中常侍刘安、陈达等白太后，秘不发丧，而更征立诸国王子，乃闭宫门，屯兵自守。

十一月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云台，召百官。尚书令刘光等奏言："孝安皇帝圣德明茂，早弃天下。陛下正统，当奉宗庙，而奸臣交构，遂令陛下龙潜蕃国，群僚远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乡不永，汉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内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践祚，奉遵鸿绪，为郊庙主，承续祖宗无穷之烈，上当天心，下猒民望。而即位仓卒，典章多缺，请条案礼仪，分别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阎显兄弟闻帝立，率兵入北宫，尚书郭镇与交锋刃，遂斩显弟卫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己未，开门，罢屯兵。壬戌，诏司隶校尉："惟阎显、江京近亲当伏辜诛，其余务崇宽贷。"壬申，谒高庙。癸酉，谒光武庙。

孝顺皇帝名保，是安帝的儿子。母亲李氏，被阎皇后所害。永宁元年，刘保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圣、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诬陷太子的乳母王男、厨监邴吉，杀了他们，太子多次为这事叹息。王圣等人害怕太子即位遭祸，就与樊丰、江京共同设计陷害太子，太子因此被废黜为济阴王。第二年三月，安帝逝世，北乡侯即位，济阴王已被废黜，不能上殿在棺木前哭吊，悲痛得大哭，不吃不喝，朝廷内外大臣无不怜悯他。等到北乡侯去世，车骑将军阎显及江京，与中常侍刘安、陈达等人禀告皇太后，秘不发丧，而相继征召各王国的王子立即来朝廷，紧闭宫门，驻兵把守。

十一月丁巳日，京城及十六个郡、国发生地震。当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一道杀了江京、刘安、陈达等人，在德阳殿西特别监狱迎接济阴王，济阴王即皇帝位，年纪十一岁。左右亲近的大臣自尚书以下，跟随挽车到达南宫，登上云台，召集百官。尚书令刘光等人上奏说："孝安皇帝美德显著，过早离开人世。陛下是嫡系长子，应当侍

奉宗庙，可是奸臣互相勾结，因此使陛下降为藩国之王，群臣和远近僚属无不感到失望。天命有常规，北乡侯寿命不长，汉王朝的德政昌盛，帝统极为分明。近臣出谋献策，左右协力辅佐，内外同心，与神明的旨意相合。陛下登上皇位，奉命尊承先王大业，成为国家的君主，继承祖宗无穷尽的功业，对上符合天意，对下满足百姓的期望。然而即位仓促，制度多有缺漏，请求逐一查考仪礼，分门别类一并奏报。”顺帝下制书说：“可以。”于是召集公卿百官，派遣虎贲、羽林士驻扎南宫、北宫各门。阎显兄弟听说顺帝已即位，率领士兵进人北宫，尚书郭镇与他们交战，杀了阎显的弟弟卫尉阎景。戊午日，顺帝派人进人宫廷，夺到皇帝玺印，就进入嘉德殿，派遣侍御史持符节拘捕阎显及他的弟弟城门校尉阎耀、执金吾阎晏，将他们一起投进牢狱处死。己未日，打开宫门，撤走驻扎的士兵。壬戌日，下诏给司隶校尉说：“只有阎显、江京的近亲应当服罪处死，其余的人务必从宽赦免。”壬申日，顺帝拜谒高祖庙。癸酉日，拜谒光武帝庙。

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

己卯，葬少帝以诸王礼。司空刘授免。赐公卿以下钱谷各有差。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为司空。

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

癸卯，尚书奏请下有司，收还延光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为济阴王诏书。奏可。

京师大疫。

辛亥，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尚书令以下从辇幸南宫者，皆增秩赐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奸慝缘间，人庶怨氉，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盖至理之本，稽私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坐法当徙，勿徙；亡徒当传，勿传。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其与阎显、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职，以康我民。”

乙亥日，下诏益州刺史停用子午道，从褒斜路通行。

己卯日，用藩王的礼仪安葬少帝。司空刘授被免职。赏赐公卿以下官员钱谷各有差别。十二月甲申日，起用少府河南人陶敦担任司空。

命令郡太守国相就职治事不到一年的，一律可以荐举孝廉科目的官吏。

癸卯日，尚书上奏请求下令让有关官员，收回延光三年九月丁酉日贬皇太子为济阴王的诏书。上奏得到允许。

京师发生大瘟疫。

辛亥日，下诏公卿、郡守、国相，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力进谏的人各一名。尚书令以下随从顺帝到达南宫的人，都增加俸禄，赏赐布匹各有差别。

永建元年春季正月甲寅日，下诏书说："先帝具有美德，享有皇位不久，过早地抛下大业。奸诈之徒因而得以挑拨离间，百姓怨恨，对上冒犯谐和之气，降下瘟疫为灾。我尊奉大业，没能使天下安宁。要达到天下大治的根本，在于弘扬仁德广施恩惠，清除往日的恶习，与百姓一起重新开始。现在大赦天下。赏赐男子爵位，每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级，流民愿意自己到官府登记入户的每人一级；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体弱、贫困不能自存的人，每人赐粟五斛；贞妇每人赐给丝织品三匹。犯法获罪应该流放边远地区的，不再流放，囚犯逃亡应当追捕的，不再追捕。皇族中因犯罪被断绝了所属宗籍的，都恢复所属宗籍。与阎显、江京等人有勾结的，都不追究。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使百姓生活安宁。"

辛未，皇太后阎氏崩。

辛巳，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司徒李郃免。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丙戌，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长乐少府九江朱伥为司徒。赐百官随辇宿卫及拜除者布各有差。

陇西钟羌叛，护羌校尉马贤讨破之。

夏五月丁丑，诏幽、并、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

六月己亥，封济南王错子显为济南王。

秋七月庚午，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八月，鲜卑寇代郡，代郡太守李超战殁。

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

冬十月辛巳，诏减死罪以下徙边；其亡命赎，各有差。

丁亥，司空陶敦免。

辛未日，皇太后阎氏逝世。

辛巳日，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司徒李郃被免职。

二月甲申日，安葬安思皇后。

丙戌日，太常桓焉担任太傅；大鸿胪朱宠担任太尉，参与总领尚书事；长乐少府九江人朱伥担任司徒。赏赐百官、随从、宫中值宿警卫人员以及新授予官职和官吏布匹，各有差别。

陇西钟羌人反叛，护羌校尉马贤讨伐打败了他们。

夏季五月丁丑日，诏令幽州、并州、凉州刺史，要他们各自核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官员，年老体弱不能胜任军事的人员，上报名单。严格整治据点要塞，修缮设置驻防设备，立秋之后，检阅操练兵马。

六月己亥日，继封济南王刘错之子刘显为济南王。

秋季七月庚午日，卫尉来历担任车骑将军。

八月，鲜卑族人侵扰代郡，代郡太守李超战死。

九月辛亥日，开始命令三公、尚书入朝向皇帝报告政事。

冬季十月辛巳日，诏令死罪以下的犯人减刑为流放到边远地区服劳役；那些逃亡的人可用财物赎罪，多少各有差别。

丁亥日，司空陶敦被免职。

鲜卑犯边。庚寅，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调五营弩师，郡举五人，令教习战射。

壬寅，廷尉张皓为司空。

甲辰，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

十二月辛巳，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乐安王鸿来朝。

丁卯，常山王章薨。

二月，鲜卑寇辽东、玄菟。

甲辰，诏廪贷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贫人，所在安业之；疾病致医药。

护乌桓校尉耿晔率南单于击鲜卑，破之。

三月，旱，遣使者录囚徒。

疏勒国遣使奉献。

夏六月乙酉，追尊谥皇妣李氏为恭愍皇后，葬于恭北陵。

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朗讨焉耆、尉犂、危须三国，破之；并遣子贡献。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罢。庚子，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许敬为司徒。

辛丑，下邳王成薨。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汉阳地陷裂。甲午，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乙未，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口赋。

鲜卑族人侵犯边境。庚寅日，派遣黎阳营兵驻扎中山北部边境。告知幽州刺史，命令沿边境各郡增派步兵，在边塞列阵驻扎。选拔五营的弓弩教练，每郡荐举五人，要他们教练士兵作战射箭。

壬寅日，廷尉张皓担任司空。

甲辰日，下诏书说，因为瘟疫水涝，命令耕民只交纳今年田租的一半；损失四成以上的，不收所欠钱物，不足的，按实际情况扣除。

十二月辛巳日，赐给王、公主、贵人、公卿以下布匹，多少各有差别。

永建二年春季正月戊申日，乐安王刘鸿来宫朝拜。

丁卯日，常山王刘章去世。

二月，鲜卑族人侵犯辽东、玄菟郡。

甲辰日，诏令赐粮、借粮给荆州、豫州、兖州、冀州四州流离失所的贫民，所在官府要安置他们的生业，患病的送去医药。

护乌桓校尉耿晔率领南单于攻打鲜卑族人，打败了他们。

三月，发生旱灾，派遣使者查看记录囚徒的罪状。

疏勒国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夏季六月乙酉日，追尊皇母李氏的谥号为恭愍皇后，安葬在恭北陵。

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郎讨伐焉耆、尉犂、危须三国，打败他们；三国都派遣王子前来进贡。

秋季七月初一甲戌日，出现日食。

壬午日，太尉朱宠、司徒朱伥被免职。庚子日，太常刘光担任太尉，总领尚书事；光禄勋许敬担任司徒。

辛丑日，下邳王刘成去世。

永建三年春季正月丙子日，京师发生地震，汉阳地面下陷开裂。甲午日，诏令查实遭受地震伤害的人，赐给年纪七岁以上的人钱，每人二千；全家都死亡的，郡、县给以收敛安葬。乙未日，诏令不收汉阳今年的田租、人口税。

夏四月癸卯，遣光禄大夫案行汉阳及河内、魏郡、陈留、东郡，禀贷贫人。

六月，旱。遣使者录囚徒，理轻系。

甲寅，济南王显薨。

秋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帝缟素避正殿。辛亥，使太常王龚持节告祠茂陵。

九月，鲜卑寇渔阳。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是岁，车骑将军来历罢。

四年春正月丙寅，诏曰："朕托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庶狱弥繁，忧悴永叹，疢如疾首。《诗》云：'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三朝之会，朔旦立春，嘉与海内洗心自新。其赦天下。从甲寅赦令已来复秩属籍，三年正月已来还赎。其阎显、江京等知识婚姻禁锢，一原除之。务崇宽和。敬顺时令，遵典去苛，以称朕意。"

丙子，帝加元服。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赐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帛，人一匹。

二月戊戌，诏以民入山凿石，发泄藏气，敕有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

夏季四月癸卯日，派遣光禄大夫巡视汉阳及河内、魏郡、陈留、东郡，发放救济粮或借粮给贫民。

六月，发生旱灾。派遣使者查看记录囚徒的罪状，审理犯有轻罪的囚徒。

甲寅日，济南王刘显去世。

秋季七月丁酉日，茂陵园正殿发生火灾，皇帝穿洁白的衣服避离正殿。辛亥日，派遣太常王龚持符节祭祀汉武帝刘彻的茂陵。

九月，鲜卑族人侵犯渔阳郡。

冬季十二月己亥日，太傅桓焉被免职。

这年，车骑将军来历被免职。

永建四年春季正月丙寅日，下诏书说："朕托身诸王、三公之上，经历治国之道的日子不长，政事出现偏颇，阴阳之气阻隔，盗贼肆意暴虐，各种诉讼案件增多，令人愁苦常叹，痛心疾首。《诗经》上说：'君子如果能用贤人，祸乱就会很快平定。'正月初一为三朝之会，又逢立春，欣喜与全国官民一道改过自新。现在大赦天下。从甲寅日赦令以来受到处分的官员、宗室，都官复原职，恢复皇族名籍，三年正月以来犯罪的，用钱物赎罪。与阎显、江京等相识的人和因妻婿姻亲限止不准做官的人，一律免除禁锢。务必崇尚宽厚温和，敬重顺应岁时节令，遵守常法废除苛政，以符合朕的旨意。"

丙子日，顺帝举行加典礼。赏赐诸王、公主、贵人、公卿以下百官金、丝织品、数量各有差别。赏赐男子及愿意入户籍的流民每人爵

位一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二级；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体弱、贫困不能自存的，每人丝织品一匹。

二月戊戌日，下诏说因为百姓进山凿石，泄漏了山川所藏之元气，命令有关官员检察当即禁止，如同建武、永平年间的成例。

夏五月壬辰，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之。"

五州雨水。秋八月庚子，遣使实核死亡，收敛廪赐。

丁巳，太尉刘光、司空张皓免。

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

癸酉，大鸿胪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太常王龚为司空。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许敬免。

鲜卑寇朔方。

十二月乙卯，宗正刘崎为司徒。

是岁，分会稽为吴郡。拘弥国，遣使贡献。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车王皆奉使贡献。

夏四月，京师旱。辛巳，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京师及郡国十二蝗。

冬十月丙辰，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

乙亥，定远侯班始坐杀其妻阴城公主，腰斩，同产皆弃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间王开薨。

三月辛亥，复伊吾屯田，复置伊吾司马一人。

秋九月辛巳，缮起太学。

夏季五月壬辰日，下诏书说："国内自然灾异颇多，朝廷要修明政事，御膳房要降低膳食标准，朝廷内外不准玩赏珍宝。可是桂阳郡太守文砻，不思竭力尽忠，宣扬朝廷德政，却从远方进贡大珠，以求谄媚朝廷，现在原物封存退回。"

五个州降大雨。秋季八月庚子日，派遣使者核实遭水灾死亡的人，收葬死者并赐给粮食救济灾民。

丁巳日，太尉刘光、司空张皓被免职。

九月，又将安定、北地、上郡的郡治迁回原地。

癸酉日，大鸿胪庞参担任太尉，总领尚书事。太常王龚担任司空。

冬季十一月庚辰日，司徒许敬被免职。

鲜卑族人侵犯朔方郡。

十二月乙卯日，宗正刘崎担任司徒。

这年，分出会稽郡部分辖县另置吴郡。拘弥国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永建五年春季正月，疏勒国王派遣儿子入朝侍奉，大宛国、莎车国国王都派遣使者进贡。

夏季四月，京师发生旱灾。辛巳日，诏令郡、国贫民遭灾的，不收取今年的更赋。京师及十二个郡、国发生蝗灾。

冬季十月丙辰日，诏令郡、国中都官凡判死罪在押的囚犯减罪一等，到北地郡、上郡、安定郡戍守边疆。

乙亥日，定远侯班始因为杀死妻子阴城公主获罪，被腰斩，他们的同胞兄弟姐妹都在闹市被处死暴尸于街头。

永建六年春季二月庚午日，河间王刘开去世。

三月辛亥日，恢复伊吾的屯垦，恢复设置伊吾司马一人。

秋季九月辛巳日，修整太学。

护乌桓校尉耿晔遣兵击鲜卑，破之。

丁酉，于阗王遣侍子贡献。

冬十一月辛亥，诏曰：“连年灾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实伤，赡恤穷匮，而百姓犹有弃业，流亡不绝。疑郡县用心怠惰，恩泽不宣。《易》美‘损上益下’，《书》称‘安民则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刍稿。”

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

壬申，客星出牵牛。

于阗王遣侍子诣阙贡献。

阳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缘海县各屯兵戍。

丁巳，皇后谒高庙、光武庙，诏禀甘陵贫人，大小口各有差。

京师旱。庚申，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戊辰，雩。

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诏案行廪贷，劝农功，赈乏绝。

甲戌，诏曰：“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分祷祈请，

靡神不禁。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洛，尽心祈焉。”

护乌桓校尉耿晔派兵攻打鲜卑，打败了他们。

丁酉日，于阗王派遣儿子入朝侍奉并进贡物品。

冬季十一月辛亥日，下诏书说：“连年水涝成灾，冀州尤为严重。多次免除实际受灾减收的赋税，救济穷困缺粮的百姓，可是百姓还是有舍弃农耕的，流亡外逃不断。估量是郡、县官吏用心怠惰，使朝廷的恩惠不能宣达。《周易》赞美‘减损上面的享受增益下民的幸福’，《书经》称赞‘安定百姓便是仁爱’。命令冀州不收今年的田租、干草饲料。”

十二月，日南郡境外叶调国、掸国派遣使节前来进贡。

壬申日，客星出现在牵牛宿区。

于阗国王派遣儿子入朝侍奉进贡物品。

阳嘉元年春季正月乙巳日，册立皇后梁氏。赐给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级，爵位超过公乘级的，可以转给儿子或者同母兄弟、侄儿，百姓中没有户籍及流亡在外想占地入户籍的每人一级；赐给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体弱、贫困不能自存的人粟米，每人五斛。

二月，海贼曾旌等人侵扰会稽郡，杀害句章县、鄞县、鄮县三县县令，攻打会稽郡东部都尉。诏令沿海各县驻兵防守。

丁巳日，皇后拜见高帝庙、光武帝庙，诏令赐给甘陵县贫民粮食，大人小孩各有差别。

京师发生旱灾。庚申日，命令郡、国二千石官员各自祈祷境内的名山河川，派遣大夫、谒者到嵩山、首阳山，并祭祀黄河、洛水，请求降雨。戊辰日，举行求雨祭典。

因为冀州部连年水涝，百姓粮食不足，诏令查实后进行救济和借贷，劝导农事，救济穷困。

甲戌日，下诏书说：“政事失和，阴阳闭隔，冬季少有积雪，春季没有时雨。分别祷告，祈求众神，无一有缺。深恐怠慢违背‘祭神如神在’的意义。今派遣侍中王辅等人，持符节分别前往岱山、东海、荥阳、黄河、洛水，尽心祈祷。”

三月，杨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

庚寅，帝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改元阳嘉。诏宗室绝属籍者，一切复籍；稟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

夏五月戊寅，阜陵王恢薨。

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风地动铜仪。

丙辰，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

九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皆减死一等，亡命者赎，各有差。

鲜卑寇辽东。

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阴狼杀女子九十七人，诏赐狼所杀者钱，人三千。

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十二月丁未，东平王敞薨。

庚戌，复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闰月丁亥，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

戊子，客星出天苑。

三月，杨州六郡妖贼章河等人侵扰四十九个县，杀伤高级官员。

庚寅日，顺帝驾临辟雍举行飨射的礼仪，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阳嘉。诏令皇族已被断绝属籍的，一概恢复属籍；赐给冀州特别贫困的百姓粮食，不收今年的更役赋税、租税、人口税。

夏季五月戊寅日，阜陵王刘恢去世。

秋季七月，史官张衡开始制作候风地动铜仪。

丙辰日，因为太学新建成，考试明经落第者补为弟子，增设甲、乙科生员各十人。任命郡、国年高博学的儒生九十人补充为郎、舍人。

九月，诏令郡、国中都官在押的死刑囚犯都减罪一等，逃亡在外的可用财物赎罪，各有差别。

鲜卑族人侵犯辽东郡。

冬季十一月甲申日，望都县、蒲阳县发生恶狼咬死女子九十七人的事件，诏令赐给被狼咬死的人钱，每人三千。

辛卯日，初次下令郡国荐举孝廉，年龄限在四十岁以上，郡国儒生要通晓经书章句，文职官吏能够撰写章奏，才可以参加选荐；那些有优秀才能特殊品行，像春秋鲁人颜渊、春秋齐人子奇一样的人，不受年龄限制。

十二月丁未日，东平王刘敞去世。

庚戌日，恢复设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闰月丁亥日，命令凡是下书任命为郎，年龄在四十岁以上，考核如同孝廉的要求的人，才可以参加孝廉的荐举，每年荐举一人。

戊子日，客星出现在天苑星附近。

辛卯，诏曰：“间者以来，吏政不勤，故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书》歌股肱，《诗》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其简序先后，精核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衷。”

辛卯日，诏书说：“近期以来，官吏处理政事懈怠，因此，灾祸接连到来，盗贼多处发生。退而自省原因，都是因为人才选择不实，官员不是能胜任的人，所以没有获得上天的心意，百姓情绪多怀怨恨。《尚书·益稷》歌颂帝王的得力臣子，《诗经》讽刺三事：太师、太傅、太保。现在刺史、二千石官员的选举，委任给三公。次序先后，认真考核优劣，年月的顺序，宜文宜武，务必保持正中不偏。”

庚子，恭陵百丈庑灾。

是岁，起西苑，修饰宫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诏以吴郡、会稽饥荒，贷人种粮。

三月，使匈奴中郎将王稠率左骨都侯等击鲜卑，破之。

辛酉，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夏四月，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官。

已亥，京师地震。五月庚子，诏曰：“朕以不德，统奉鸿业，无以奉顺乾坤，协序阴阳，灾眚屡见，咎征仍臻。地动之异，发自京师，矜矜祗畏，不知所裁。群公卿士将何以匡辅不逮，奉荅戒异？异不空设，必有所应，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讳。”

戊午，司空王龚免。六月辛未，太常鲁国孔扶为司空。

疏勒国献师子、封牛。

丁丑，洛阳地陷。是月，旱。

秋七月己未，太尉庞参免。八月己巳，大鸿胪沛国施延为太尉。

鲜卑寇代郡。

冬十月庚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

庚子日，恭陵百丈廊屋起火。

这年，建造西苑，修饰宫殿。

阳嘉二年春季二月甲申日，诏令因为吴郡、会稽郡发生饥荒，借给农民粮食种子。

三月，使匈奴中郎将王稠率领左骨都侯等人攻打鲜卑族人，打败

他们。

辛酉日，任命京师年高博学的儒生年纪在六十岁以上的四十八人补为郎、舍人及各王国的郎。

夏季四月，恢复设置陇西郡南部都尉官。

己亥日，京师发生地震。五月庚子日，下诏书说：“朕因德行浅薄，总领大业，未能遵顺乾坤，协调阴阳，以致灾害屡屡出现，不祥征兆频频到来。地震的异常现象，发生在京师，使人兢兢敬畏，不知所措。各位公卿士人打算怎样纠正我的不足，以应允灾异的告诫？灾异不会凭空发生，一定是对应某些人事，希望各位尽心直言朝廷过错，不要有所忌讳。”

戊午日，司空王龚被免职。六月辛未日，太常鲁国人孔扶担任司空。

疏勒国贡献狮子、封牛。

丁丑日，洛阳发生地面陷落的现象。当月，发生旱灾。

秋季七月己未日，太尉庞参被免职。八月己巳日，大鸿胪沛国人施延担任太尉。

鲜卑族人侵扰代郡。

冬季十月庚午日，在太学举行祭祀礼，演奏应钟律，开始恢复黄钟律，制作乐器应合月律。

三年春二月己丑，诏以久旱，京师诸狱无轻重皆且勿考竟，须得澍雨。

三月庚戌，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

夏四月丙寅，车师后部司马率后部王加特奴等掩击匈奴，大破之，获其季母。

五月戊戌，制诏曰：“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秋七月庚戌，钟羌寇陇西、汉阳。冬十月，护羌校尉马续击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免。乙巳，大司农南郡黄尚为司徒，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

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驱略人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

自去冬旱，至于是月。

谒者马贤击钟羌，大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前太尉庞参为太尉。

六月己未，梁王匡薨。秋七月己亥，济北王登薨。

阳嘉三年春季二月己丑日，诏书说因为久旱，京师各监狱不论轻重犯人都暂不要审问追究，等待获得时雨后处理。

三月庚戌日，益州盗贼劫持县令作为人质，杀害列侯。

夏季四月丙寅日，车师后部司马率领后部王加特奴等人袭击匈奴，大败他们，俘虏了匈奴王的叔母。

五月戊戌日，皇帝下诏说："从前我太宗皇帝，有盛明的恩德，普施国内，勤俭治国体恤百姓，政事达到安平大治。朕执掌国事不明，政事失去常道，天地发怒谴责，大的突发事件频繁出现。春夏连续干旱，盗贼更加繁多，百姓遭受伤害，朕很怜悯他们。愿与全国上下悔过自新，重新开始。现在大赦天下，从死刑以下除谋反大逆各犯不应赦免外，都给予赦罪。赐给百姓年纪八十以上的人大米，每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年纪九十以上的人加赐丝织品，每人二匹，粗丝绵三斤。"

秋季七月庚戌日，钟羌族人侵犯陇西、汉阳。冬季十月，护羌校尉马续打败他们。

十一月壬寅日，司徒刘崎、司空孔扶被免职。乙巳日，大司农南郡人黄尚担任司徒，光禄勋河东人王卓担任司空。

丙午日，武都郡边境聚集的羌人及境外羌人进攻打败驻防官员，驱赶掠夺那里的居民和牲畜。

阳嘉四年春季二月丙子日，开始允许宦官收养儿子作为后嗣，世代继承授封的爵位。

从去年冬季起发生旱灾，一直到这个月。

谒者马贤攻打钟羌族人，大败他们。

夏季四月甲子日，太尉施延被免职。戊寅日，执金吾梁商担任大将军，前太尉庞参担任太尉。

六月己未日，梁王刘匡去世。秋季七月己亥日，济北王刘登去世。

闰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乌桓寇云中。十一月，围度辽将军耿晔于兰池，发诸郡兵救之，乌桓退走。

十二月甲寅，京师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馀王来朝。

乙卯，诏曰："朕秉政不明，灾眚屡臻。典籍所忌，震食为重。今日变方远，地摇京师，咎征不虚，必有所应。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陈得失，靡有所讳。"

己巳，宗祀明堂，登灵台，改元永和，大赦天下。

秋七月，偃师蝗。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帝避御云台。

十一月丙子，太尉庞参罢。

十二月，象林蛮夷叛。

乙巳，以前司空王龚为太尉。

二年春正月，武陵蛮叛，围充县，又寇夷道。

二月，广汉属国都尉击破白马羌。

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之。

三月辛亥，北海王翼薨。

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禄勋冯翊郭虔为司空。

夏四月丙申，京师地震。

五月，日南叛蛮攻郡府。

秋七月，九真、交阯二郡兵反。

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

闰月丁亥日，出现日食。

冬季十月，乌桓族人侵犯云中郡。十一月，在兰池包围度辽将军耿哗，调遣各郡士兵救援，乌桓族人退却逃跑。

十二月甲寅日，京师发生地震。

永和元年春季正月，夫馀王前来朝见。

乙卯日，下诏书说："朕执政不明，灾难屡次发生。典籍文献中忌讳的，以地震、日食为重。现在日食发生在僻远地方，地震发生在京师，灾祸的征兆不会虚假，一定会有应验。诸公百官各自呈上密封的奏章，指明陈述政事的得失，不要有所忌讳。"

己巳日，在明堂祭祀祖先。登上灵台，改年号为永和，大赦天下。

秋季七月，偃师县发生蝗灾。

冬季十月丁亥日，承福殿火灾，顺帝避灾到云台。

十一月丙子日，太尉庞参被罢官。

十二月，象林蛮人反叛。

乙巳日，起用前司空王龚担任太尉。

永和二年春季正月，武陵蛮人反叛，包围充县，还侵扰夷道县。

二月，广汉属国都尉打败白马羌族人。

武陵太守李进攻打反叛的武陵蛮人，打败他们。

三月辛亥日，北海王刘翼去世。

乙卯日，司空王卓去世。丁丑日，光禄勋冯翊人郭虔担任司空。

夏季四月丙申日，京师发生地震。

五月，日南郡反叛的蛮人攻打郡府。

秋季七月，九真、交阯二郡兵反叛。

八月庚子日，火星进犯南斗星。

江夏盗贼杀邾长。

冬十月甲申，行幸长安，所过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赐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宫，会三辅郡守、都尉及官属，劳赐作乐。十一月丙午，祠高庙。丁未，遂有事十一陵。丁卯，京师地震。十二月乙亥，至自长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戊子，太白犯荧惑。

夏四月，九江贼蔡伯流寇郡界，及广陵，杀江都长。

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

闰月，蔡伯流等率众诣徐州刺史应志降。

己酉，京师地震。

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

六月辛丑，琅邪王遵薨。

九真太守祝良、交阯刺史张乔慰诱日南叛蛮，降之，岭外平。

秋七月丙戌，济北王多薨。

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九月己酉，光禄勋长沙刘寿为司徒。

丙戌，令大将军、三公各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冬十月，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马贤击破之，羌遂相招而叛。

江夏郡盗贼杀害邾县县令。

冬季十月甲申日，顺帝驾临长安，赏赐所过之处的鳏夫、寡妇、

孤儿、独老、贫困不能自给的人粮食，每人五斛。庚子日，驾临未央宫，会见三辅郡守、都尉及官属，赐奏音乐以示慰劳。十一月丙午日，祭祀高祖庙。丁未日，祭拜十一陵。丁卯日，京师发生地震。十二月乙亥日，顺帝从长安返回洛阳。

永和三年春季二月乙亥日，京师及金城、陇西郡发生地震，二郡山崖崩裂，地面塌陷。戊子日，太白星进犯火星。

夏季四月，九江贼蔡伯流侵扰郡界，到了广陵郡，杀死江都县县令。

戊戌日，派遣光禄大夫巡视金城、陇西郡，赐钱给因地震压死的人，年龄在七岁以上的，每人二千；全家都被害的，为他们收葬。免收今年田租，特别严重的免收人口税。

闰月，蔡伯流等人率领部队投降徐州刺史应志。

己酉日，京师发生地震。

五月，吴郡郡丞羊珍反叛，攻打郡府，郡太守王衡打败杀了他。

六月辛丑日，琅邪王刘遵去世。

九真太守祝良、交阯刺史张乔抚慰劝诱日南郡反叛的蛮人，招降了他们，岭外的叛乱平定。

秋季七月丙戌日，济北王刘多去世。

八月己未日，司徒黄尚被免职。九月己酉日，光禄勋长沙人刘寿担任司徒。

丙戌日，命令大将军、三公各自推荐从前当过刺史、二千石官员和现任县令、县长、郎、谒者、四府官属中刚毅武猛有计谋可以担任将帅的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冬季十月，烧当羌族人侵犯金城郡，护羌校尉马贤打败他们，烧当羌族人于是相互邀约反叛。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有罪诛，连及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下狱死。

三月乙亥，京师地震。

夏四月癸卯，护羌校尉马贤讨烧当羌，大破之。

戊午，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五月戊辰，封故济北惠王寿子安为济北王。

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

冬十月戊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而还。十一月丙寅，幸广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师地震。

夏四月庚子，中山王弘薨。

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吾斯、车纽等叛，围美稷。

五月，度辽将军马续讨吾斯、车纽，破之，使匈奴中郎将陈龟迫杀南单于。

己丑晦，日有食之。

且冻羌寇三辅，杀令长。

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赎，各有差。

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

辛未，太尉王龚罢。

且冻羌寇武都，烧陇关。

壬午，太常桓焉为太尉。

丁亥，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

十二月戊戌日，出现日食。

永和四年春季正月庚辰日，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人有罪被杀，牵连到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被投进监狱死去。

三月乙亥日，京师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癸卯日，护羌校尉马贤讨伐烧当羌，大败他们。

戊午日，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及粮食、丝织品各有差别。

五月戊辰日，封已故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刘安为济北王。

秋季八月，太原郡发生大旱，百姓流离失所。癸丑日，派遣光禄大夫巡查发放救济和借贷粮，免除更赋。

冬季十月戊午日，在上林苑围猎。经函谷关返回。十一月丙寅日，驾临广成苑。

永和五年春季二月戊申日，京师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庚子日，中山王刘弘去世。

南匈奴左部句龙部落首领吾斯、车纽等人反叛，围攻美稷县。

五月，度辽将军马续讨伐吾斯、车纽，打败他们，派匈奴中郎将陈龟追杀南匈奴单于。

己丑日，出现日食。

且冻羌族人侵犯三辅地区，杀害县令长。

丁丑日，命令死罪以下及逃亡在外的人以钱粮赎罪，各有差别。

九月，命令扶风、汉阳郡在陇道上修筑土堡三百所，设置防军。

辛未日，太尉王龚免职。

且冻羌族人侵犯武都郡，焚烧陇关。

壬午日，太常桓焉担任太尉。

丁亥日，西河郡治所迁到离石县，上郡治所迁到夏阳县，朔方郡治所迁到五原县。

句龙吾斯等东引乌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车纽为单于。冬十一月辛巳，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击破之，车纽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贤军败没，安定太守郭璜下狱死。

诏贷王、侯国租一岁。

闰月，巩唐羌寇陇西，遂及三辅。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营室。

三月，武威太守赵冲讨巩唐羌，破之。

庚子，司空郭虔免。

乙巳，河间王政薨。

丙午，太仆赵戒为司空。

夏五月庚子，齐王无忌薨。

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羌胡于天山。

巩唐羌寇北地。

秋七月甲午，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

八月丙辰，大将军梁商薨；壬戌，河南尹梁冀为大将军。

九月，诸种羌寇武威。

辛亥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

十一月庚子，以执金吾张乔行车骑将军事，将兵屯三辅。

汉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汉安。

二月丙辰，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

秋七月，始置承华厩。

句龙部落首领吾斯等人东面招引乌桓族人，西面聚集羌胡族人，进犯上郡，拥立车纽为单于。冬季十一辛巳日，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打败他们，车纽投降。

永和六年春季正月丙子日，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在射姑山交战，马贤全军覆灭，安定太守郭璜被投入监狱死去。

诏令向王、侯国借一年租税。

闰月，巩唐羌族人侵犯陇西，最后到达三辅地区。

二月丁巳日，彗星光芒射入营室星座。

三月，武威郡太守赵冲讨伐巩唐羌族人，打败他们。

庚子日，司空郭虔被免职。

乙巳日，河间王刘政去世。

丙午日，太仆赵戒担任司空。

夏季五月庚子日，齐王刘无忌去世。

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在天山大败乌桓、羌胡族人。

巩唐羌族人侵犯北地郡。

秋季七月甲午日，诏令向有资财的百姓借钱，每户一千。

八月丙辰日，大将军梁商去世；壬戌日，河南尹梁冀担任大将军。

九月，各部落羌人侵犯武威郡。

辛亥日，出现日食。

冬季十月癸丑日，迁安定郡治所到扶风，北地郡治所到冯翊。

十一月庚子日，以执金吾张乔暂代车骑将军的军事，率兵驻防三辅地区。

汉安元年春季正月癸巳日，在明堂祭祀祖宗，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汉安。

二月丙辰日，诏令大将军、公、卿荐举贤良方正、能够探求天下深奥隐蔽事物的人各一名。

秋季七月，开始设置承华厩。

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龙吾斯与薁鞬台耆等反叛。

丁卯，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九月庚寅，广陵盗贼张婴等寇郡县。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免。甲戌，行车骑将军张乔罢。十一月壬午，司隶校尉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癸卯，诏大将军、三公选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者各一人。

是岁，广陵贼张婴等诣太守张纲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国遣使贡献。

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何羌于参䜌，破之。

六月乙丑，荧惑犯镇星。

丙寅，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南单于。

冬十月辛丑，令郡国中都官系囚殊死以下出缣赎，各有差；其不能入赎者，遣诣临羌县居作二岁。

甲辰，减百官奉。丙午，禁沽酒，又贷王、侯国租一岁。

闰月，赵冲击烧当羌于阿阳，破之。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遣人刺杀句龙吾斯。

十二月，杨、徐盗贼攻烧城寺，杀略吏民。

八月，南匈奴左部首领句龙吾斯与薁鞬台耆等人反叛。

丁卯日，派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代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头巡视州郡，广泛宣扬教化，据实考察官员评出优劣。

九月庚寅日，广陵盗贼张婴等人侵扰郡县。

冬季十月辛未日，太尉桓焉、司徒刘寿被免职。甲戌日，代理车骑将军张乔被免职。十一月壬午日，司隶校尉赵峻担任太尉，大司农胡广担任司徒。

癸卯日，诏令大将军、三公选拔威武勇猛的人一名，经试用能胜任的授任将校。

这年，广陵贼张婴等人到太守张纲处投降。

汉安二年春季二月丙辰日，鄯善国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夏季四月庚戌日，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在参䜌县攻打烧何羌人，打败他们。

六月乙丑日，火星侵犯土星。

丙寅日，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南单于。

冬季十月辛丑日，命令郡、国中都官在押的死刑以下的囚犯可以交细绢赎罪，各有差别；不能交细绢续罪的，送到临羌县服劳役二年。

甲辰日，减少百官俸禄。丙午日，禁止卖酒。又借王、侯国一年租税。

闰月，赵冲在阿阳攻打烧当羌，打败他们。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派人刺杀句龙吾斯。

十二月，杨州、徐州盗贼攻打焚烧城池官署，杀害掠夺官吏百姓。

是岁，凉州地百八十震。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

三月庚子，沛王广薨。

领护羌校尉卫琚追讨叛羌，破之。

南郡、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州郡讨平之。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击南匈奴左部，破之，于是胡羌、乌桓悉诣寔降。

辛巳，立皇子炳为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赐人爵各有差。

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

八月，杨、徐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之。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无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论曰：古之人君，离幽放而反国祚者有矣，莫不矫鉴前违，审识情伪，无忘在外之忧，故能中兴其业。观夫顺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与？

孝冲皇帝讳炳，顺帝之子也。母曰虞贵人。

这年，凉州发生一百八十次地震。

建康元年春季正月辛丑日，下诏书说："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从去年九月以来，地震一百八十次，山谷开裂，震坏城池官署，伤害平民百姓。夷狄背叛不顺，田赋力役加重，朝廷内外怨恨，朕引咎叹息，今派遣光禄大夫巡视，宣畅朝廷的恩泽，安定百姓，不要烦扰他们。"

三月庚子日，沛王刘广去世。

兼职护羌校尉卫琚追逐讨伐叛乱的羌人，打败他们。

南郡、江夏县盗贼侵扰掠夺城邑，州郡派兵讨伐平定了他们。

夏季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出击南匈奴左部，打败他们，于是胡羌、乌桓族人全到马寔处投降。

辛巳日，立皇子刘炳为皇太子，改年号为建康，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各有差别。

秋季七月丙午日，清河王刘延平去世。

八月，杨州、徐州盗贼范容、周生等人侵扰掠夺城邑，派遣御史中丞冯赦监督州郡兵讨伐他们。

庚午日，顺帝在玉堂前殿逝世，当时年纪三十岁，遗诏上说不要兴建寝庙，入殓时用生前穿过的衣服，珠玉赏玩、爱好的物品都不得下葬。

评论说：古代的君王，遭到幽禁放逐而回国登上皇位的人是有的，这些人无不借鉴前事的教训，纠正过失，慎重识别真假情况，不忘在宫外的艰难，所以能够中兴帝王的事业。观察顺帝朝代的政事，大概不是这样吧？为什么仿效以前的不正之风这么多呢？

孝冲皇帝名炳，是顺帝的儿子。母亲叫虞贵人。

建康元年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建康元年被册立为皇太子，这年八月庚午日，即皇帝位，年仅两岁。尊称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当朝处理政事。

丁丑，以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九月丙午，葬孝顺皇帝于宪陵，庙曰敬宗。

是日，京师及太原、雁门地震，三郡水涌土裂。

庚戌，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己未，九江太守丘腾有罪，下狱死。

杨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贼范容等于历阳，军败，耀、显为贼所殁。

冬十月，日南蛮夷攻烧城邑，交阯刺史夏方招诱降之。

壬申，常山王仪薨。

己卯，零陵太守刘康坐杀无辜，下狱死。

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

己酉，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

十二月，九江贼黄虎等攻合肥。

是岁，群盗发宪陵。护羌校尉赵冲追击叛羌于鹯阴河，战殁。

永憙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岁。清河王蒜征至京师。

孝质皇帝讳缵，肃宗玄孙。曾祖父千乘贞王伉，祖父乐安夷王宠，父勃海孝王鸿，母陈夫人。冲帝不豫，大将军梁冀征帝到洛阳都亭。及冲帝崩，

皇太后与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

丁丑日，起用太尉赵峻担任太傅；大司农李固担任太尉，参与总领尚书事。

九月丙午日，安葬孝顺皇帝在宪陵，庙号叫敬宗。

这一天，京师有太原、雁门两郡发生地震，三个郡水往上涌、土开裂。

庚戌日，诏令三公、特进、侯、卿、校尉，荐举贤良方正、隐居修养德行的士人各一名，百官都呈上密封的奏章。

己未日，九江太守丘腾有罪，被投进监狱处死。

杨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在历阳讨伐盗贼范容等人，战败，尹耀、邓显被盗贼杀死。

冬季十月，日南郡蛮夷人进攻焚烧城邑，交阯刺史夏方招引降服他们。

壬申日，常山王刘仪去世。

己卯日，零陵太守刘康由于杀害无辜，被投进监狱处死。

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等人自称“无上将军”，攻打焚烧城邑。

己酉日，命令郡、国中都官在押的死刑犯人减罪一等，流放到边境；犯谋反大逆罪的，不适用此令。

十二月，九江贼黄虎等人进攻合肥。

这年，众盗贼发掘顺帝的宪陵。护羌校尉赵冲追击叛羌到鹯阴河，战死。

永憙元年春季正月戊戌日，冲帝在玉堂前殿逝世，年纪三岁。清河王刘蒜被征召到京师。

孝质皇帝名缵，是肃宗章帝的玄孙。曾祖父千乘贞王刘伉，祖父乐安夷王刘宠，父亲勃海孝王刘鸿，母亲陈夫人。冲帝患病，大将军梁冀征召刘缵到洛阳都亭。等到冲帝逝世，皇太后和梁冀在宫中谋划拥立皇帝大计，丙辰日，派梁冀持符节，用王青盖车迎接刘缵进入南宫。丁巳日，封为建平侯，这一天登上皇帝位，年纪八岁。

己未，葬孝冲皇帝于怀陵。

广陵贼张婴等复反，攻杀堂邑、江都长。九江贼徐凤等攻杀曲阳、东城长。

甲申，谒高庙。乙酉，谒光武庙。

二月，豫章太守虞续坐赃，下狱死。

乙酉，大赦天下。赐人爵及粟帛各有差。还王侯所削户邑。

彭城王道薨。

叛羌诣左冯翊梁并降。

三月，九江贼马勉称“黄帝”。九江都尉滕抚讨马勉、范容、周生，大破斩之。

夏四月壬申，雩。

庚辰，济北王安薨。

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

五月甲午，诏曰：“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齐请祷，谒诚尽礼。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

己未日，在怀陵安葬孝冲皇帝。

广陵贼张婴等人再次反叛，进攻堂邑县、江都县并杀害县长。九江贼徐凤等人进攻曲阳县、东城县并杀害县长。

甲申日，拜谒高帝庙。乙酉日，拜谒光武帝庙。

二月，豫章太守虞续由于贪赃获罪，被投进监狱死去。

乙酉日，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及粮食、丝织品各有差别。归还王侯所削减的户邑。

彭城王刘道去世。

反叛的羌人到左冯翊梁并处投降。

三月，九江贼马勉自称“黄帝”。九江都尉滕抚讨伐马勉、范容、周生，大败他们并杀了他们。

夏季四月壬申日，举行求雨祭典。

庚辰日，济北王刘安去世。

丹阳贼陆宫等人围攻城邑，焚烧驿站小吏办公的地方，丹阳太守江汉出击打败他们。

五月甲午日，诏书说：“朕因德行浅薄，受托太后治理天下，施行政教不明，每每失去中和之道。从春到夏，大旱炽盛，忧心忡忡，

因此必须祈祷神明，希望蒙受时雨的润泽。此前虽然获得降雨，但冬麦受害甚重；近日出现阴云，不料云散天晴。朕日夜长叹，心中深怀忧伤郁结。抑或是二千石、县令县长不讲宽厚温和，残暴苛刻的做法所造成的吗？命令中都官将在押的不是死刑犯审问尚未了结的，一概交保出狱，等待立秋后再审。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够兴云降雨的，二千石长吏各自洁身斋戒祈求神明，恭敬真诚尽礼。还有连年兴兵服役，死亡离散，或尸骨没有收敛，或停棺没有安葬，朕十分怜悯这些人。从前周文王收葬枯骨，百姓倚靠他的德行。现在派遣使者巡视各地，如果死者没有家属以及家贫没钱办理丧事的，应当随即赐给死者棺木和抚恤其家属，以安慰孤独的魂魄。”

是月，下邳人谢安应募击徐凤等，斩之。

丙辰，诏曰：“孝殇皇帝虽不永休祚，而即位逾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相逾，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庙之重，垂无穷之制。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以序亲秩，为万世法。”

六月，鲜卑寇代郡。

秋七月庚寅，阜陵王代薨。

庐江盗贼攻寻阳，又攻盱台，滕抚遣司马王章击破之。

九月庚戌，太傅赵峻薨。

冬十一月己丑，南阳太守韩昭坐赃下狱死。

丙午，中郎将滕抚击广陵贼张婴，破之。

丁未，中郎将赵序坐事弃市。

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率诸将击孟等，大破斩之。

这个月，下邳人谢安应招募的命令攻打徐凤等人杀了他们。

丙辰日，下诏书说：“孝殇皇帝虽然没有永享皇位，可是即位超越年度，君臣之礼已经形成。孝安皇帝承继皇统大业，而前世就令安帝的恭陵排在殇帝康陵之上，先后颠倒，次序失当，这不是尊奉宗庙的庄重做法，永远流传后世的制度。从前鲁定公追正祭祀的顺序，《春秋》加以称颂。今让恭陵在康陵之后，宪陵在恭陵之后，以摆正亲人的次序，为万世效法。”

六月，鲜卑族人侵犯代郡。

秋季七月庚寅日，阜陵王刘代去世。

庐江盗贼进攻寻阳县，又进攻盱台县，滕抚派遣司马王章出击打败他们。

九月庚戌日，太傅赵峻去世。

冬季十一月己丑日，南阳太守韩昭因贪赃获罪投进监狱死去。

丙午日，中郎将滕抚进击广陵贼张婴，打败他们。

丁未日，中郎将赵序因贪赃获罪在闹市处死，尸体示众。

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打九江杀害太守杨岑，滕抚率将领攻打华孟等人，大败并斩杀了他。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诏曰：“昔尧命四子，以钦天道，《鸿范》九畴，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异因逆感，禁微应大，前圣所重。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驱逐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守阙诉讼，前后不绝。送故迎新，人离其害，怨气伤和，以致灾眚。《书》云：‘明德慎罚。’方春东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以崇在宽。”

本初元年春季正月丙申日，下诏书说：“从前唐尧命令四个儿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恭敬地按上天的旨意行事，《尚书·鸿范》篇有天帝把九类大法传给禹的说法，美、恶都有征兆。祥瑞是因为君子的政事纯和才降下，灾异是由于违逆时令才感应。禁止微小而顺应大道，这是前代圣人很看重的事。近来，州郡官员轻忽朝廷法令的规定，竞相施行残暴手段，私立法令条规，陷害无罪百姓。还有人以自己的喜怒驱逐长吏，恩宠袒护偏爱的人，违法处罚仇怨的人，以至使守在皇宫门前喊冤诉屈的人，前后不绝。送走旧的暴官，又迎来新的酷吏，人们遭受他们的祸害，怨气伤害中和，因此招致灾难。《尚书》中说：‘崇尚德教谨慎地使用刑罚。’现在正当春耕时节，是培育胚芽谨慎从业的开始。命令有关官员，只要罪犯不是判死刑的，暂且不要追究，以提倡宽和之道。”

壬子，广陵太守王喜坐讨贼逗留，下狱死。

二月庚辰，诏曰：“九江、广陵二郡数离寇害，残夷最甚。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昔之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为之，况我元元，婴此困毒。方春戒节，赈济乏厄，掩骼埋胔之时。其调比郡见谷，出廪穷弱，收葬枯骸，务加埋恤，以称朕意。”

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

五月庚寅，徙乐安王为勃海王。

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廪给贫羸。

庚戌，太白犯荧惑。

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壬子日，广陵太守王喜由于讨伐盗贼时停留不前而获罪，下狱死去。

二月庚辰日，下诏书说："九江、广陵二郡数次遭受盗贼侵害，残杀破坏最为严重。活着的人失去资产家业，死去的人尸骨抛弃在旷野。古代施政，如果有一件事物不得其所，就视为自己的过错，何况朕的黎民百姓，遭受如此困苦与伤害。正当春天准备农事的季节，是救济穷乏贫困，掩埋枯骨腐肉之时。今征调邻近郡的谷子，救济贫穷的人，收葬干枯尸骨，务必加以埋葬抚恤，以符合朕的心意。"

夏季四月庚辰日，命令郡、国推荐通晓经义的人才，年纪在五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前往太学。从大将军到俸禄六百石官员，都送子弟到太学受业，学满一年后进行考试，成绩优秀的五人补为郎中，次等的五人为太子舍人。俸禄千石、六百石、四府的属官、三署的郎官、四小姓子弟原先能通晓经义的，各自遵守"师承"的"家法"，考试成绩优秀的登记入名册，应当依照次序赏赐、升迁。

五月庚寅日，改封乐安王为勃海王。

海水满涨。戊申日，派遣谒者巡视各地，收葬乐安、北海郡被海水淹死的人，又发救济粮食给贫困体弱的人。

庚戌日，金星侵犯火星。

六月丁巳日，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及粮食、丝织品各有差别。

闰月甲申，大将军梁冀潜行鸩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岁。

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

赞曰：孝顺初立，时髦允集。匪砥匪革，终沦嬖习。保阿传土，后家世及。冲夭未识，质弑以聪。陵折在运，天绪三终。

闰月甲申日，大将军梁冀暗中使用鸩毒毒死质帝，质帝死在玉堂殿，年纪九岁。

丁亥日，太尉李固被免职。戊子日，司徒胡广担任太尉，司空赵戒担任司徒，与梁冀一起参与总领尚书事，太仆袁汤担任司空。

# 后汉书卷七

## 孝桓帝纪第七

孝桓皇帝讳志，肃宗曾孙也。祖父河间孝王开，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袭爵为侯。

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

齐王喜薨。

辛巳，谒高庙、光武庙。

丙戌，诏曰："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顷虽颇绳正，犹未惩改。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于征发。庶望群吏，惠我劳民，蠲涤贫秽，以祈休祥。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臧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托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将观厥后。"

孝桓皇帝名志，是肃宗孝章帝的曾孙。祖父河间孝王刘开，父亲蠡吾侯刘翼，母亲匽氏。刘翼去世，桓帝继承爵位为侯。

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召刘志到洛阳城北的夏门亭，将妹妹许嫁给他。这时正遇质帝去世，梁太后就与她的哥哥大将军梁冀在皇宫中做出重大决策，闰月庚寅日，派遣梁冀持符节，用帝王乘坐的青盖车迎接刘志进入南宫，这天就登上帝位。当时年纪十五岁。梁太后仍然临朝处理国家政事。

秋季七月乙卯日，在静陵安葬孝质皇帝刘缵。

齐王刘喜去世。

辛巳日，拜谒高帝庙、光武帝庙。

丙戌日，诏书说："孝廉、廉吏都应当掌管城池治理百姓，禁止邪恶的人，选拔善良的人，这是振兴教化的根本，必须长久坚持这样做。诏书连续下达，明确恳切，而在职的官员玩忽成习，竟然受到怠慢，选拔错误，害及百姓。近来虽然稍做纠正，还是没有戒止改正。当今淮夷叛军没有消灭，军队屡次出征，百姓疲劳辛苦，被征调人力、物资所困扰。希望所有官吏，加惠于我劳苦民众，清除贪婪秽

行，向神明求祷吉祥。命令俸禄满百石，任职十年以上，有特殊才能德行的人，才能参加选拔。贪官污吏的子孙，不能荐举。杜绝奸邪作假、私下请托的根源，使廉洁清白、坚守正道的人得以舒展节操。各人明确奉行自己的职责，以观后效。”

　　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皇后，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匽氏为孝崇博园贵人。

　　九月戊戌日，给皇祖河间孝王追加尊号，称孝穆皇，夫人赵氏称孝穆皇后，皇父蠡吾侯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日，追尊皇母匽氏为孝崇博园贵人。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

　　戊午，大赦天下。赐吏更劳一岁；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灾害所伤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满者，以实除之。

　　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遣四府掾分行赈给。

　　沛国言黄龙见谯。

　　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又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

　　壬辰，诏州郡不得迫协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

　　丙午，诏郡国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书。又诏曰：“比起陵茔，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傥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

　　是月，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为阜陵王。

　　建和元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出现日食。诏令三公、九卿、校尉各自议论政事的得失。

　　戊午日，大赦天下。赐给官府小吏免服戍边兵役一年；赐给男子爵位，每人二级，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以及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级；赐给鳏夫、寡妇、孤儿、独老、重病体弱、贫困不能自存的人粮食，每人五斛；给贞妇丝织品，每人三匹。受灾损失四成以上，不收田租，不满四成的，按实际损失减除田租。

　　二月荆州、扬州不少人饿死，朝廷派遣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的属官分头巡行给予救济。

　　沛国传说黄龙在谯县出现。

　　夏季四月庚寅日，京师发生地震。诏令大将军、公、卿、校尉荐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名。还诏命列侯、将军、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官员、六百石官员、博士、议郎、郎官各自呈上密封的奏章，指明陈述政事得失。又诏命大将军、公、卿、郡、国荐举特别孝顺、行为淳厚的人各一名。

壬辰日，诏令州刺史、郡守不得威迫驱逐长吏。长吏贪赃满三十万而没有被纠察检举的，刺史、郡守就以犯有唆使逃避罪论处。如果有擅自互相借用官印的，与犯杀人罪相同，以死刑弃市论处。

丙午日，诏命郡、国判死罪的在押囚犯减罪一等，不准鞭打。只有犯谋反大逆罪的，不依用此诏令。又诏令说："接连兴建陵墓，历时久达一年，广泛征用民力，服役的犯人更加劳苦。近来雨水未见下降，密云却又散开，或许原因就在这里。现在命令服劳役建陵墓的犯人各减刑六个月。"

这月，立阜陵王刘代的哥哥勃遒亭侯刘便为阜陵王。

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芝草生中黄藏府。

六月，太尉胡广罢，大司农杜乔为太尉。

秋七月，勃海王鸿薨，立帝弟蠡吾侯悝为勃海王。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九月丁卯，京师地震。

太尉杜乔免，冬十月，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十一月，济阴言有五色大鸟见于己氏。

戊午，减天下死罪一等，戍边。

清河刘文反，杀国相射暠，欲立清河王蒜为天子；事觉伏诛。蒜坐贬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

前太尉李固、杜乔皆下狱死。

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伏诛。

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赐河间、勃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诸国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四姓及梁邓小侯、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

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梁冀府。

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硕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六个郡、国地面开裂，水往上涌，井水涌出外溢。中黄藏府生出芝草。

六月，太尉胡广被免职，大司农杜乔担任太尉。

秋季七月，勃海王刘鸿去世，封桓帝的弟弟蠡吾侯刘悝为勃海王。

八月乙未日，册立梁氏为皇后。

九月丁卯日，京师发生地震。

太尉杜乔被免职，冬季十月，司徒赵戒担任太尉，司空袁汤担任司徒，前太尉胡广担任司空。

十一月，济阴郡传说有五色大鸟在己氏县出现。

戊午日，给天下死罪犯人减罪一等，派去戍守边疆。

清河国人刘文造反，杀死国相射暠，想拥立清河王刘蒜为天子。事情发觉后被杀。刘蒜降为尉氏侯，迁往桂阳郡，自杀。

前太尉李固、杜乔都投进监狱处死。

陈留郡盗贼李坚自称皇帝，被处死。

建和二年春季正月甲子日，桓帝举行加冠礼。庚午日，大赦天下。赐给河间、勃海二王黄金一百斤，彭城各国王黄金五十斤；赐给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四姓及梁姓邓姓小侯、诸夫人以下的丝织品，多少各有差别。年纪八十岁以上的赐给米、酒、肉，九十岁以上的再加丝织品二匹，丝绵三斤。

三月戊辰日，桓帝随皇太后驾临大将军梁翼的官邸。

白马羌族人侵犯广汉属国，杀死长吏，益州刺史率领板楯蛮族人征讨打败他们。

夏季四月丙子日，封桓帝的弟弟刘硕为平原王，尊奉祭祀父亲孝崇皇帝。追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嘉禾生大司农帑藏。五月癸丑，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

秋七月，京师大水。河东言木连理。

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

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诏曰：“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于下，则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则咎

征见乎象。间者，日食毁缺，阳光晦暗，朕祗惧潜思，匪遑启处。传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入者不从此令。”

六月庚子，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乙卯，震宪陵寝屋。秋七月庚申，廉县雨肉。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京师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诏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赎，各有差。郡国五山崩。

在大司农主管的国库中长出嘉禾。五月癸丑日，北宫侧院中德阳殿和左掖门失火，桓帝移住南宫。

六月，改清河国为甘陵国，封安平王刘得的儿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

秋季七月，京师发大水。河东郡传说树木连枝而生。

冬季十月，长平县人陈景自号“黄帝子”，设置官属，又有南顿县人管伯也自称“真人”，共同图谋起兵，全被处死。

建和三年春季三月甲申日，彭城王刘定去世。

夏季四月丁卯日，出现日食。五月乙亥日，诏书说：“听说天生众民，不能互相治理，所以给他们立个君王，让他来掌管他们。君王治理下民有方，那么吉祥就显露在天上；众事混乱失去秩序，那么灾祸征兆就表现在物象上。近来，太阳被毁损亏缺，阳光昏暗，我敬畏深思，无暇安处。《公羊传》不是说过：‘出现日食就要修养自己的德行，出现月食就要整顿刑罚。’从前孝章帝哀怜前代拘押的犯人，所以建初之初，他们都蒙受恩泽，让流放的犯人返回原郡，收入官府为奴的人免罪为平民。先皇的德政，能不勉力从事吗！自从永建元年到今年，凡是那些邪恶罪名，旁亲受株连的人，以及吏民减死刑为流放边地服役的人，都回本郡；只有收入官府为奴的人不按照此诏令。”

六月庚子日，诏令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与卿、校尉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乙卯日，雷击宪陵的后殿房屋。秋季七月庚申日，廉县天上降下肉雨（肉如肺，大如手）。八月乙丑日，彗星的光芒射入天市星。京师发生大水。九月己卯日，发生地震。庚寅日，地震又发生。诏令死罪以下的犯人及逃亡在外的罪人可以交纳财物赎罪，各有差别。五个郡、国发生山崩。

冬十月，太尉赵戒免。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

十一月甲申，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胔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乙丑，诏曰："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永惟大宗之重，深思嗣续之福，询谋台辅，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统业，天人协和，万国咸宁。元服已加，将即委付，而四方盗窃，颇有未静，故假延临政，以须安谧。幸赖股肱御侮之助，残丑消荡，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迩洽同。远览'复子明辟'之义，近慕先姑归授之法，及今令辰，皇帝称制。群公卿士，虔恭尔位，戮力一意，勉同断金。'展也大成'，则所望矣。"

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伏诛。

甲寅，皇太后梁氏崩。

冬季十月，太尉赵戒免职。司徒袁汤担任太尉，大司农河内人张歆担任司徒。

十一月甲申日，诏令说："我执政有失中正之道，灾难连续发生，日、月、星辰不明，阴阳错乱。卧床不能安睡，醒时不能安逸，心中忧伤，痛心疾首。现在京师平民住处，死人纵横相枕，郡县田间小路，处处都有这种情况，极大地违背了周文王掩埋腐肉尸骨的大义。死者有家属而贫穷无能力安葬的，发给财物，每人三千，丧主给布三匹；如果没有亲属，可在官府的空地埋葬，标记姓名，设置祭祀。在工地服劳役的人，生病的给予医药治疗，死亡的要厚礼埋葬。百姓有不能自救及流亡的，按规定发给救济粮。州郡要检查督促，务必认真施行恩德，以安抚我的百姓。"

和平元年春季正月甲子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和平。

乙丑日，梁太后下诏说："以前皇家遭到不幸，先帝过早逝世。常想嫡长子世代相传最为重要，深思继嗣帝位的福祉，与三公商议谋划，用卜占的征兆来验证。已经拥立明智的皇上，能够安定世代相继的大业，因此天道与人事协调亲睦，全国都和睦安宁。现在皇上已经加冠成人，本应将国事委付与他，可是各地的盗贼未曾平定，所以我延长临朝当政，以等待国家的安宁。幸亏依靠左右大臣的辅佐，残留的丑类被清除，百姓安和，年成丰收，全国境内，远近融洽同心。远观'周公把君位还给成王'，近慕阎皇后还政于安帝的做法，直到今天这个好时辰，皇帝行使权力。各位公卿大夫，忠诚恭敬地忠守你们的职位，协力同心，努力克服困难。'忠诚能够获得太平'，那是朕所希望的。"

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被处死。

甲寅日，皇太后梁氏逝世。

三月，车驾徙幸北宫。

甲午，葬顺烈皇后。

夏五月庚辰，尊博园匽贵人曰孝崇皇后。

秋七月，梓潼山崩。

冬十一月辛巳，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

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甲午，河间王建薨。夏四月己丑，安平王得薨。

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司徒张歆罢，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秋七月，武陵蛮叛。

冬十月，司空胡广罢。

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

闰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黄琼为司空。

二年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窴国所杀。

丙辰，京师地震。

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匽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八月，济阴言黄龙见句阳，金城言黄龙见允街。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特进赵戒为司空。

右北平太守和旻坐臧，下狱死。

三月，皇上移住北宫。

甲午日，安葬顺烈皇后。

夏季五月庚辰日，追尊博园匽贵人为孝崇皇后。

秋季七月，梓潼山崩塌。

冬季十一月辛巳日，给天下死罪犯人减刑一等，迁移到边境防守。

元嘉元年春季正月，京师发生瘟疫。派遣光禄大夫携带医药巡行视察。

癸酉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元嘉。

二月，九江、庐江流行大瘟疫。

甲午日，河间王刘建去世。夏季四月己丑日，安平王刘得去世。

京师发生旱灾。任城国、梁国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司徒张歆被免职，光禄勋吴雄担任司徒。

秋季七月，武陵蛮族人反叛。

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被免职。

十一月辛巳日，京师发生地震。

闰月庚午日，任城王刘崇去世。太常黄琼担任司空。

元嘉二年春季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窴国杀害。

丙辰日，京师发生地震。

夏季四月甲寅日，孝崇皇后匽氏逝世。庚午日，常山王刘豹去世。五月辛卯日，在博陵安葬孝崇皇后。

秋季七月庚辰日，出现日食。八月，济阴郡传说句阳县显现黄龙，金城郡传说允街县显现黄龙。冬季十月乙亥日，京师发生地震。

十一月，司空黄琼被免职。十二月，特进赵戒担任司空。

右北平太守和旻由于贪污获罪，入狱处死。

永兴元年春二月，张掖言白鹿见。

三月丁亥，幸鸿池。

夏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兴。

丁酉，济南王广薨，无子，国除。

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

冬十月，太尉袁汤免，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罢，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十一月丁丑，诏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是岁，武陵太守应奉招诱叛蛮，降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初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

癸卯，京师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诏曰："比者星辰谬越，坤灵震动，灾异之降，必不空发。敕己修政，庶望有补。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

平故事。”

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

京师蝗。东海朐山崩。

永兴元年春季二月，张掖郡传说出现白鹿。

三月丁亥日，皇上驾临鸿池。

夏季五月丙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兴。

丁酉日，济南王刘广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销。

秋季七月，三十二个郡、国发生蝗灾。黄河水泛滥。百姓饥饿穷困，流离路途的达到几十万户，冀州尤其严重。诏令在受灾区发放救济粮给贫困百姓，安抚慰问让他们安居乐业。

冬季十月，太尉袁汤被免职，太常胡广担任太尉。司徒吴雄被免职，司空赵戒被免职；起用太仆黄琼担任司徒，光禄勋房植担任司空。

十一月丁丑日，诏令全国已判死罪的减刑一等，迁移到边境防守。

这年，武陵太守应奉招抚引诱反叛的蛮族人，降服他们。

永兴二年春季正月甲午日，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日，开始允许刺史、二千石官员居丧三年。

癸卯日，京师发生地震，诏令公、卿、校尉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力进谏的各一人。诏书说：“近来星辰位置错越，大地神灵震动，灾异降下，必定不是凭空发生的。我告诫自己修善政事，希望能有补救。凡车服制度有过度奢侈和过多装饰的人，都应当减省。郡县必须保持勤俭节约，明确申述以前的命令，如同永平年间的旧例。”

六月，彭城国的泗水增涨倒流。诏令司隶校尉、部刺史说：“蝗虫成灾，水患变化频频发生，五谷不能成熟，百姓没有过夜的储粮。今令遭灾的郡国种植芜菁以补充百姓粮食的不足。”

京师发生蝗灾。东海郡朐山崩塌。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诏曰：“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螽孳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

九月丁卯日，出现日食。诏令说：“朝廷王事有失中和之道，上天降下大旱，河神涌发大水，蝗虫滋生蔓延，伤害各种农作物，太阳

亏缺光芒，灾荒不断发生。那些没有遭受灾害的郡县，应当为饥饿的人积蓄粮食。天下百姓是一家，意在不要使粮食腐烂，粮食是国家之福。禁令郡、国不能卖酒，祭祀尽量节制。”

太尉胡广免，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伏诛。

冬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赐所过道傍年九十以上钱，各有差。

太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

永寿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寿。

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敕州郡赈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冲十分之三，以助廩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

夏四月，白乌见齐国。

六月，洛水溢，坏鸿德苑。南阳大水。

司空房植免，太常韩縯为司空。

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算三年。又诏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及所唐突压溺物故，七岁以上赐钱，人二千。坏败庐舍，亡失谷食，尤贫者廩，人二斛。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

太尉胡广被免职，司徒黄琼担任太尉。闰月，光禄勋尹颂担任司徒。

全国死刑犯减罪一等，迁到边境防守。

蜀郡人李伯谎称是宗室的人，应当立为“太初皇帝”，被处死。

冬季十一月甲辰日，皇上在上林苑围猎，随后到达函谷关，赐给沿途年纪九十以上的人钱，每人各有差别。

太山、琅邪贼公孙举等人反叛，杀死长吏。

永寿元年春季正月戊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寿。

二月，司隶、冀州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朝廷命令州郡发放救济粮给贫困体弱的人。如果王侯吏民有积储粮食的，一律借出十分之三，以协助官府借贷给百姓；那些百姓吏民借贷的，用现钱偿还。王侯要等到交新租时偿还。

夏季四月，齐国出现白乌。

六月，洛水泛滥，冲坏鸿德苑。南阳发生大水灾。

司空房植被免职，太常韩缜担任司空。

诏令对太山、琅邪郡遭受盗贼残害的百姓，不收田租、赋税，免除更役和计口征赋三年。又诏令被水淹死流失尸骨的，郡县寻找收葬；由于被土压水淹而死亡的人，七岁以上的赐钱，每人二千。毁坏房子，丢失粮食，特别贫困的赐给粮食，每人二斛。

巴郡、益州郡有山崩塌。

秋季七月，开始设置太山、琅邪都尉官。

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讨除之。

二年春正月，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

二月甲申，东海王臻薨。

三月，蜀郡属国夷叛。

秋七月，鲜卑寇云中。太山贼公孙举等寇青、兖、徐三州，遣中郎将段颎讨，破斩之。

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监丞官。

十二月，京师地震。

三年春正月己未，大赦天下。

夏四月，九真蛮夷叛，太守兒式讨之，战殁；遣九真都尉魏朗击破之。复屯据日南。

闰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置冗从右仆射官。

京师蝗。秋七月，河东地裂。

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长沙蛮叛，寇益阳。

司空韩缜为司徒，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鸿德苑令。

夏五月己酉，大会公卿以下，赏赐各有差。

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师蝗。

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

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园陵。大雩。

秋七月己巳，云阳地裂。

甲子，太尉黄琼免，太常胡广为太尉。

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人反叛，侵犯美稷，安定属国都

尉张奂讨伐消灭他们。

永寿二年春季正月，开始允许宦官可以实行三年服丧期。

二月甲申日，东海王刘臻去世。

三月，蜀郡属国夷族人反叛。

秋季七月，鲜卑族人侵犯云中郡。太山贼公孙举等人侵扰青、兖、徐三州，朝廷派遣中郎将段颎征讨，打败杀了他们。

冬季十一月，设置太官右监丞官。

十二月，京师发生地震。

永寿三年春季正月己未日，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九真蛮夷人反叛，太守兒式征讨他们，战死；朝廷派遣九真都尉魏朗进攻并打败了他们。又屯兵占据了日南郡。

闰月庚辰日，出现日食。

六月，开始起用小黄门担任守宫令，设置冗从右仆射官。

京师发生蝗灾。秋季七月，河东郡地面裂开。

冬季十一月，司徒尹颂去世。

长沙蛮族人反叛，侵扰益阳。

司空韩縯担任司徒，太常北海人孙郎担任司空。

延熹元年春季三月己酉日，开始设置鸿德苑令。

夏季五月己酉日，大会公卿以下百官，赏赐各有差别。

甲戌日，出现日食。京师蝗虫成灾。

六月戊寅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熹。

丙戌日，分出中山国一部分设置博陵郡，以奉祀孝崇皇园陵。举行求雨大祭典。

秋季七月己巳日，云阳县地面裂开。

甲子日，太尉黄琼免职，太常胡广担任太尉。

冬十月，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

十二月，鲜卑寇边，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击破之。

二年春二月，鲜卑寇雁门。

己亥，阜陵王便薨。

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夏，京师雨水。

六月，鲜卑寇辽东。

秋七月，初造显阳苑，置丞。

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献皇后于懿陵。

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卫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骑校尉梁让、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亲数十人，皆伏诛。太尉胡广坐免。司徒韩縯、司空孙朗下狱。

壬午，立皇后邓氏，追废懿陵为贵人冢。诏曰："梁冀奸暴，浊乱王室。孝质皇帝聪敏早茂，冀心怀忌畏，私行杀毒。永乐太后亲尊莫二，冀又遏绝，禁还京师，使朕离母子之爱，隔顾复之恩。祸害深大，罪衅日滋。赖宗庙之灵，及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书令尹勋等激愤建策，内外协同，漏刻之间，桀逆枭夷。斯诚社稷之祐，臣下之力，宜班庆赏，以酬忠勋。其封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于是旧故恩私，多受封爵。

冬季十月，桓帝在广成围猎，于是驾临上林苑。

十二月，鲜卑族人侵犯边境，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领南匈奴单于打败他们。

延熹二年春季二月，鲜卑族人侵犯雁门。

己亥日，阜陵王刘便去世。

蜀郡夷族人侵扰蚕陵县，杀死县令。

三月，又撤除刺史、二千石官员居丧三年的规定。

夏季，京师降大雨。

六月，鲜卑族人侵犯辽东。

秋季七月，开始建造显阳苑，设置苑丞。

丙午日，皇后梁氏去世。乙丑日，在懿陵安葬懿献皇后。

大将军梁冀阴谋作乱。八月丁丑日，桓帝驾临前殿，诏令司隶校尉张彪率兵包围梁冀的府第，收缴大将军印信，梁冀和妻子自杀。卫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骑校尉梁让、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及梁氏中外宗亲几十人，都被处死。太尉胡广受株连被免职。司徒韩縯、司空孙郎被投进监狱。

壬午日，册立邓氏为皇后，追废梁皇后的懿陵为贵人冢。诏书说："梁冀邪恶暴虐，扰乱王室。孝质皇帝聪明早慧，梁冀心怀忌

畏，暗中将质帝毒害。朕与永乐太后亲尊无双，梁冀对她多次阻挠，禁止她返回京师，使朕断绝母子之爱，阻挠报答养育之恩。他的祸害深大，罪恶越来越重。依靠祖宗的神灵，以及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书令尹勋等人激励发愤出谋献策，朝廷内外协力配合，顷刻之间，凶狠叛逆的梁冀等人被杀戮诛灭。这确实是神明的保佑，臣下的力量，应当庆贺，颁布奖赏，以酬谢他们忠心为国的功劳。今赐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七人为亭侯。”从此皇上的旧交、宠爱的人，大多受到封爵。

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初置秘书监官。

冬十月壬申，行幸长安。乙酉，幸未央宫。甲午，祠高庙。十一月庚子，遂有事十一陵。

壬寅，中常侍单超为车骑将军。

十二月己巳，至自长安，赐长安民粟人十斛，园陵人五斛，行所过县三斛。

烧当等八种羌叛，寇陇右，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罗亭，破之。

天竺国来献。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

丙午，车骑将军单超薨。

闰月，烧何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积石，大破之。

白马令李云坐直谏，下狱死。

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五月甲戌，汉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秋七月，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长沙蛮寇郡界。

九月，太山、琅邪贼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讨之。

丁亥，诏无事之官权绝奉，丰年如故。

冬十一月，日南蛮贼率众诣郡降。

勒姐羌围允街，段颎击破之。

太山贼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将宗资讨破之。

大司农黄琼担任太尉，光禄大夫中山人祝恬担任司徒，大鸿胪梁国人盛允担任司空。开始设置秘书监官。

冬季十月壬申日，皇帝巡行到长安。乙酉日，驾临未央宫。甲午日，祭祀高宗庙。十一月庚子日，祭祀十一陵。

壬寅日，起用中常侍单超担任车骑将军。

十二月己巳日，桓帝驾临长安，赐给长安百姓每人粟十斛，园陵地方的人每人五斛；巡行所过的县每人三斛。

烧当等八个羌人部落反叛，侵犯陇右地区，护羌校尉段颎追击到罗亭，打败他们。

天竺国来进贡。

延熹三年春季正月丙申日，大赦天下。

丙午日，车骑将军单超去世。

闰月，烧何羌人反叛，侵犯张掖，护羌校尉段颎追击到积石，大败他们。

白马令李云因为直言进谏获罪，投进监狱处死。

夏季四月，上郡传说降下甘露。五月甲戌日，汉中郡发生山崩。

六月辛丑日，司徒祝恬去世。秋季七月，司空盛允担任司徒，太常虞放担任司空。

长沙蛮人侵犯郡界。

九月，太山、琅玡贼劳丙等人再次反叛，侵扰掠夺百姓，派遣御史中丞赵某持符节督促州郡讨伐他们。

丁亥日，诏令无事的官员暂且停发俸禄，丰年照常发给俸禄。

冬季十一月，日南郡蛮贼率领部众到郡府投降。

勒姐羌人包围允街，段颎打败他们。

太山贼叔孙无忌进攻杀死都尉侯章。十二月，派遣中郎将宗资讨伐打败他们。

武陵蛮寇江陵，车骑将军冯绲讨，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二月壬辰，武库火。

司徒盛允免，大司农种暠为司徒。三月，省冗从右仆射官。太尉黄琼免。夏四月，太常刘矩为太尉。

甲寅，封河间王开子博为任城王。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陵长寿门火。己卯，京师雨雹。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

己酉，大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

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并叛，寇三辅。

秋七月，京师雩。

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九月，司空黄琼免，大鸿胪刘宠为司空。

冬十月，天竺国来献。

南阳黄武与襄城惠得、昆阳乐季訞言相署，皆伏诛。

先零沈氐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十一月，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

武陵蛮人侵犯江陵县，车骑将军冯绲前去讨伐，他们都投降溃散。荆州刺史度尚讨伐长沙蛮族人，平定了他们。

延熹四年春季正月辛酉日，南宫嘉德殿发生火灾。戊子日，丙署火灾。发生大瘟疫。二月壬辰日，武库火灾。

司徒盛允被免职，大司农种暠担任司徒。三月，撤销冗从右仆射官。太尉黄琼被免职。夏季四月，太常刘矩担任太尉。

甲寅日，封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博为任城王。

五月辛酉日，彗星的光芒射入心宿。丁卯日，原陵长寿门发生火灾。己卯日，京师降冰雹。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发生地震。庚子日，岱山及博县境内的尤来山同时崩塌开裂。

己酉日，大赦天下。

司空虞放被免职，前太尉黄琼担任司空。

犍为属国夷人侵犯掠夺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打败他们。

零吾羌人与先零各部族一起反叛，侵犯三辅地区。

秋七月，京师举行求雨祭典。

减少公卿以下官员的俸禄，向王、侯借贷半年租税收入。估价出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价钱各有不同。

九月，司空黄琼被免职，大鸿胪刘宠担任司空。

冬十月，天竺国前来进贡。

南阳人黄武与襄城人惠得、昆阳人乐季一起用妖言蛊惑人心，都被处死。

先零沈氐羌族人与各种族羌人侵犯并、凉二州，十一月，中郎将皇甫规打败他们。

十二月，夫馀王遣使来献。

五年春正月，省太官右监丞。

壬午，南宫丙署火。

三月，沈氐羌寇张掖、酒泉。

壬午，济北王次薨。

夏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

惊马逸象突入宫殿。乙丑，恭陵东阙火。戊辰，虎贲掖门火。己巳，太学西门自坏。五月，康陵园寝火。

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

乙亥，京师地震。诏公、卿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闼火。

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

八月庚子，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

艾县贼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令。又零陵蛮亦叛，寇长沙。

己卯，罢琅邪都尉官。

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坐奔北弃市；辛丑，以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讨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十一月，冯绲大破叛蛮于武陵。

京兆虎牙都尉宗谦坐臧，下狱死。

滇那羌寇武威、张掖、酒泉。

太尉刘矩免，太常杨秉为太尉。

十二月，夫馀王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延熹五年春季正月，裁减太官右监丞。

壬午日，南宫丙署发生火灾。

三月，沈氐羌族人侵犯张掖、酒泉。

壬午日，济北王刘次去世。

夏季四月，长沙郡盗贼兴起，侵扰桂阳、苍梧郡。

受惊的马和逃脱的大象突然冲进宫殿。乙丑日，恭陵东宫门发生火灾。戊辰日，虎贲掖门火灾。己巳日，太学西门自然朽坏。五月，康陵园寝宫发生火灾。

长沙、零陵盗贼兴起，攻击桂阳、苍梧、南海、交阯等郡，派遣御史中丞盛修督促州郡征讨，没有取得胜利。

乙亥日，京师发生地震。诏令公、卿各自呈上密折奏事。甲申日，中藏府承禄署发生火灾。秋季七月己未日，南宫承善门发生火灾。

鸟吾羌族人侵犯汉阳、陇西、金城，各郡的军队讨伐打败了他们。

八月庚子日，诏令减发虎贲、羽林住署不任事的官员一半的俸禄，不发给冬衣；公卿以下官员发给一半冬衣。

艾县贼人焚烧长沙郡县，侵扰益阳，杀害县令。又有零陵蛮族人反叛，侵扰长沙郡。

己卯日，撤销琅邪都尉官。

冬季十月，武陵蛮族人反叛，侵犯江陵，南郡太守李肃由于临阵脱逃被处死示众；辛丑日，起用太常冯绲担任车骑将军，讨伐武陵叛蛮。借用公卿以下官员的俸禄。又调集王、侯的租税收入来补助军粮，拿出濯龙中藏府的钱归还他们。十一月，冯绲在武陵大败反叛的蛮人。

京兆虎牙都尉宗谦因犯贪赃罪，投入监狱处死。

滇那羌人侵犯武威、张掖、酒泉等郡。

太尉刘矩被免职，太常杨秉担任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

三月戊戌，大赦天下。

卫尉颍川许栩为司徒。

夏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

五月，鲜卑寇辽东属国。

秋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

桂阳盗贼李研等寇郡界。

武陵蛮复叛，太守陈奉与战，大破降之。

陇西太守孙羌讨滇那羌，破之。

八月，车骑将军冯绲免。

冬十月丙辰，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

十一月，司空刘宠免。

南海贼寇郡界。

十二月，卫尉周景为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沛王荣薨。

三月癸亥，陨石于鄠。

夏四月丙寅，梁王成薨。

五月己丑，京师雨雹。

秋七月辛卯，赵王乾薨。

野王山上有死龙。

荆州刺史度尚击零陵、桂阳盗贼及蛮夷，大破平之。

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旧宅，遂有事于园庙，赐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云梦，临汉水；还，幸新野，祠湖阳、新野公主、鲁哀王、寿张敬侯庙。

护羌校尉段颎击当煎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车驾还宫。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

延熹六年春季二月戊午日，司徒种暠去世。

三月戊戌日，大赦天下。

卫尉颍川人许栩担任司徒。

夏季四月辛亥日，康陵东署起火。

五月，鲜卑族人侵犯辽东属国。

秋季七月甲申日，平陵园寝宫起火。

桂阳盗贼李研等人侵扰郡的边界。

武陵蛮再次反叛，太守陈奉与他们交战，大败并降服了他们。

陇西太守孙羌讨伐滇那羌族人，打败他们。

八月，车骑将军冯绲被免职。

冬季十月丙辰日，桓帝在广成围猎，于是驾临函谷关、上林苑。

十一月，司空刘宠被免职。

南海盗贼侵扰郡界。

十二月，卫尉周景担任司空。

延熹七年春季正月庚寅日，沛王刘荣去世。

三月癸亥日，陨石坠落在鄠县。

夏季四月丙寅日，梁王刘成去世。

五月己丑日，京师下冰雹。

秋季七月辛卯日，赵王刘乾去世。

野王山上有死龙。

荆州刺度尚攻打零陵、桂阳盗贼及蛮夷族人，打败平定了他们。

冬季十月壬寅日，桓帝往南巡狩。庚申日，驾临章陵。祭祀旧居，于是祭祀了父母的园陵祠庙，赏赐太守县令以下官员各有差别。戊辰日，驾临云梦，抵达汉水；返回，驾临新野县，祭祀光武帝姊湖阳公主刘黄、新野公主刘元、光武帝兄鲁哀王刘仲、光武帝舅寿张敬侯樊重的祠庙。

护羌校尉段颎攻打当煎羌族人，打败他们。

十二月辛丑日，桓帝返回宫中。

延熹八年春季正月，派遣中常侍左悺到达苦县，祭祀老子。

勃海王悝谋反，降为廮陶王。

丙申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二月己酉，南宫嘉德署黄龙见。千秋万岁殿火。

太仆左称有罪自杀。

癸亥，皇后邓氏废。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下狱死。

护羌校尉段颎击罕姐羌，破之。

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夏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

丁巳，坏郡国诸房祀。

济阴、东郡、济北河水清。

五月壬申，罢太山都尉官。丙戌，太尉杨秉薨。

六月丙辰，缑氏地裂。

桂阳胡兰、朱盖等复反，攻没郡县，转寇零陵，零陵太守陈球拒之；遣中郎将度尚、长沙太守抗徐等击兰、盖，大破斩之。苍梧太守张叙为贼所执，又桂阳太守任胤背敌畏懦，皆弃市。

闰月甲午，南宫长秋和欢殿后钩楯、掖庭、朔平署火。

六月，段颎击当煎羌于湟中，大破之。

秋七月，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

八月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九月丁未，京师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刘茂为司空。

辛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勃海王刘悝阴谋反叛，被降为廮陶王。

丙申日，出现日食。诏令公、卿、校尉荐举贤良方正。

二月己酉日，南宫嘉德署显现黄龙。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

太仆左称有罪自杀。

癸亥日，皇后邓氏被废黜。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被投进监狱死去。

护羌校尉段颎攻打罕姐羌人，打败了他们。

三月辛巳日，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甲寅日，安陵园寝宫发生火灾。

丁巳日，拆毁各郡国不合礼制的祠堂。

济阴、东郡、济北郡等处黄河河水变清。

五月壬申日，撤销太山都尉官。丙戌日，太尉杨秉去世。

六月丙辰日，缑氏县地面裂开。

桂阳人胡兰、朱盖等人再次反叛，攻陷郡县，转辗侵扰零陵，零陵太守陈球率兵抵御他们；派中郎将度尚、长沙太守抗徐等人进攻胡兰、朱盖，大败并杀了他们。苍梧太守张叙被贼俘虏，桂阳太守任胤临敌怯懦逃跑，都在闹市处死尸体暴露街头。

闰月甲午日，南宫长秋和欢殿后面的钩楯、掖庭、朔平署发生火灾。

六月，段颎在湟中攻打当煎羌，大败他们。

秋季七月，太中大夫陈蕃任太尉。

八月戊辰日，开始命令郡、国对有田的人按亩收取税钱。

九月丁未日，京师发生地震。

冬季十月，司空周景被免职，太常刘茂担任司空。

辛巳日，册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铁券，相署置，皆伏诛。

十一月壬子，德阳殿西阁、黄门北寺火，延及广义、神虎门，烧杀人。

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

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字，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伏诛。

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灾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

三月癸巳，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噪。

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遣三府掾赈廪之。

陈留太守韦毅坐臧自杀。

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司徒许栩免。五月，太常胡广为司徒。

六月，南匈奴及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

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诏举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

太尉陈蕃免。

勃海妖贼盖登等人自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硅、璧、铁券，并设置官署，他们都被处死。

十一月壬子日，德阳殿西阁、黄门北寺发生火灾，蔓延到广义、神虎门，烧死了人。

派遣中常侍管霸到苦县，祭祀老子。

延熹九年春季正月辛卯日，出现日食。诏令公、卿、校尉、郡国推荐最孝顺的人。

沛国人戴异锄田时检到黄金印，上面没有文字，就与广陵人龙尚等一起祭井，作符书，自称“太上皇”，被处死。

己酉日，诏书说：“近年歉收，百姓大多饥饿贫穷，又有水旱灾瘟疫的困扰。为平定盗贼而征调人力、物资，南方各州尤其严重。灾害、怪异之事和日食，表示谴责的现象多次来到。政事紊乱在于朕，频频得到灾祸的征兆。今令大司农停止今年的征调索要，以及前年没有完成的征调，不再收债。在发生水旱灾和盗贼横行的郡，不收租税，其余的郡都只收半数。”

三月癸巳日，京师有火光转行，人们看到都惊慌不安。

司隶、豫州十人中饿死的有四五人，甚至于有绝户的，派遣三府属官发放救济粮食。

陈留太守韦毅由于贪赃获罪自杀。

夏季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的黄河水变清。

司徒许栩被免职。五月，太常胡广担任司徒。

六月，南匈奴及乌桓、鲜卑族人侵犯沿边界的九个郡。

秋季七月，沈氐羌人侵犯武威、张掖。诏令荐举威武勇猛的人，三公各荐举二人，卿、校尉各荐举一人。

太尉陈蕃被免职。

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

遣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南匈奴、乌桓、鲜卑。

九月，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质，并以谮弃市。

司空刘茂免。

大秦国王遣使奉献。

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伤。

光禄勋汝南宣酆为司空。

南匈奴、乌桓率众诣张奂降。

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辅，中郎将张奂破平之。当煎羌寇武威，护羌校尉段颎追击于鸾鸟，大破之。西羌悉平。

夫馀王寇玄菟，太守公孙域与战，破之。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辅。

五月丙申，京师及上党地裂。

庐江贼起，寇郡界。

壬子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党锢，改元永康。

丙寅，阜陵王统薨。

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黄龙见。

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诏州郡赐溺死者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其亡失谷食，廪人三斛。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辅，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破之。

庚午日，在濯龙宫祭祀黄帝、老子。

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张奂攻打南匈奴、乌桓、鲜卑。

九月，光禄勋周景担任太尉。

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质，因受宦官诬陷而被处死，尸体露

暴街头。

司空刘茂被免职。

大秦国国王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冬季十二月，洛城边的竹、柏枯萎。

光禄勋汝南人宣酆担任司空。

南匈奴、乌桓族人率领部众到张奂处投降。

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多人被诬陷为党人，并因此获罪被投进监狱，他们的姓名写在王府的簿籍中。

永康元年春季正月，先零羌族人侵犯三辅，中郎将张奂打败讨平了他们。当煎羌族人侵犯武威，护羌校尉段颎追击到鸾鸟县，大败他们。西羌全部平定。

夫馀王侵犯玄菟郡，太守公孙域与他交战，打败他们。

夏季四月，先零羌族人侵犯三辅。

五月丙申日，京师及上党地面开裂。

庐江盗贼兴起，侵扰郡界。

壬子日，出现日食。诏令公、卿、校尉荐举贤良方正。

六月庚申日，大赦天下，完全解除党锢，改年号为永康。

丙寅日，阜陵王刘统去世。

秋季八月，魏郡传说田里长出嘉禾，天上降下甘露。巴郡传说显现黄龙。

六个州发生大水，勃海海水泛滥。诏令州郡，赐给七岁以上被淹死的人钱，每人二千；一家都被淹死的，给他们收殓入棺；粮食流失的人，赐给粮食每人三斛。

冬季十月，先零羌族人侵犯三辅，使匈奴中郎将张奂打败他们。

十一月，西河言白菟见。

十二月壬申，复廮陶王悝为勃海王。

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是岁，复博陵、河间二郡，比丰、沛。

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及诛梁冀，奋威怒，天下犹企其休息。而

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贤力争，屡折奸锋，虽愿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

赞曰：桓自宗支，越跻天禄。政移五幸，刑淫三狱。倾宫虽积，皇身靡续。

十一月，西河地区有人传说出现白菟。

十二月壬申日，恢复廮陶王刘悝为勃海王。

丁丑日，桓帝在德阳前殿逝世，享年三十六岁。戊寅日，尊封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当朝处理国事。

这年，免除博陵、河间二个郡的赋税，按照丰、沛的情况。

评论说：以前的史书说桓帝喜好音乐，擅长琴笙。修整树木花草建成濯龙宫殿，设置有华盖的座位来祭祀佛、老，这是所谓的“听于神”吧！到他杀了梁冀，振奋帝王的威怒，天下还是盼望能够休养生息。可是单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五个邪恶之徒继续暴虐，流毒蔓延四方。如果不是忠贤之士奋力相争，屡次挫败奸贼的锋芒，即使愿意像夏后相那样去投靠斟氏，像周厉王那样被流放到彘地，也是不可能的了。

赞辞说：桓帝出自同宗的支系，逾越继承次序登上帝位。政权转到五个宠幸的宦官手里，刑罚滥施造成李固等人的三大冤案。皇宫充满妃嫔宫女，桓帝自身却无后代。

# 后汉书卷八

## 孝灵帝纪第八

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曾祖河间孝王开，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帝袭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儵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间奉迎。

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己亥，帝到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以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

使护羌校尉段颎讨先零羌。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庙曰威宗。

庚午，谒高庙。辛未，谒世祖庙。大赦天下。赐民爵及帛各有差。

段颎大破先零羌于逢义山。

闰月甲午，追尊皇祖为孝元皇，夫人夏氏为孝元皇后，考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遗惠，为众所归者，皆诣公车。

孝灵皇帝名宏，是肃宗的玄孙。曾祖父河间孝王刘开，祖父刘淑，父亲刘苌。世代袭封解渎亭侯，刘宏继承侯爵。母亲董夫人。桓帝去世，没有儿子，皇太后和她的父亲城门校尉窦武在皇宫中定下册立皇帝的大计，派遣代行光禄大夫之职的刘儵持符节，带领左右羽林军至河间迎接刘宏。

建宁元年春季正月壬午日，城门校尉窦武担任大将军。己亥日，灵帝抵达夏门亭。皇太后派窦武持符节用帝王专用的青盖车迎接刘宏入殿。庚子日，登上皇帝位，年纪十二岁。改年号为建宁。起用前太尉陈蕃担任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三人参与总领尚书事。

派遣护羌校尉段颎讨伐先零羌。

二月辛酉日，在宣陵安葬孝桓皇帝，庙号称威宗。

庚午日，拜谒高祖庙。辛未日，拜谒世祖庙。大赦天下。赐给百姓爵位及丝织物各有差别。

段颎在逢义山大败先零羌。

闰月甲午日，追尊祖父为孝元皇，他的夫人夏氏为孝元皇后，父亲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

夏季四月戊辰日，太尉周景去世。司空宣酆被免职，长乐卫尉王畅担任司空。

五月丁未日，出现日食。诏令公卿以下各自呈上密封的奏章，以及郡国守相荐举有道德的人各一名；另外从前的刺史、二千石官吏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给后世留有恩惠的，为民众所归向的官员，都到公车令官署。

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

六月，京师雨水。

秋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复破先零羌于泾阳。

八月，司空王畅免，宗正刘宠为司空。

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皇太后迁于南宫。司徒胡广为太傅，录尚书事。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十一月，太尉刘矩免，太仆沛国闻人袭为太尉。

十二月，鲜卑及涉 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三月乙巳，尊慎园董贵人为孝仁皇后。

夏四月癸巳，大风，雨雹。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五月，太尉闻人袭罢，司空许栩免。六月，司徒刘宠为太尉，太常许训为司徒，太仆长沙刘嚣为司空。

秋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大破先零羌于射虎塞外谷，东羌悉平。

九月，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

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

太中大夫刘矩担任太尉。

六月，京城降雨。

秋季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在泾阳县再次打败先零羌。

八月，司空王畅免职，宗正刘宠担任司空。

九月辛亥日，中常侍曹节假传皇帝诏书杀了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并灭了他们的家族。皇太后迁到南宫。司徒胡广担任太傅，总领尚书事。司空刘宠担任司徒，大鸿胪许栩担任司空。

冬季十月甲辰日，出现日食。诏令天下在押的囚犯没有判决的可以缴纳细绢赎罪，各有差别。

十一月，太尉刘矩被免职，太仆沛国人闻人袭担任太尉。

十二月，鲜卑族人及涉貊族人侵犯幽、并二州。

建宁二年春季正月丁丑日，大赦天下。

三月乙巳日，追尊慎园董贵人为孝仁皇后。

夏季四月癸巳日，刮大风，下冰雹。诏令公卿以下各人呈上密封的奏章。

五月，太尉闻人袭免职，司空许栩免职。六月，司徒刘宠担任太尉，太常许训担任司徒，太仆长沙人刘嚣担任司空。

秋季七月，破羌将军段颎在射虎塞外谷大败先零羌，东羌全部平定。

九月，江夏蛮族人叛乱，州郡出兵征讨平定了叛乱。

丹阳郡的山区越族盗贼围攻太守陈夤，陈夤打败他们。

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

冬季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览婉言暗示官吏上书诬告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国国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是互相勾结的同党，把他们投进牢狱，死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迁到边地，许多依附随从他们的人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不准做官。下诏书命令州郡大肆逮捕党人，因而天下英雄俊杰以及儒生有义行的人，一律被判为同党。

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刘宠免，太仆郭禧为太尉。

鲜卑寇并州。

是岁，长乐太仆曹节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太尉郭禧罢，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秋七月，司空刘嚣罢。八月，大鸿胪桥玄为司空。

九月，执金吾董宠下狱死。

冬，济南贼起，攻东平陵。

郁林乌浒民相率内属。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公卿以下各有差，唯党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闻人袭免，太仆李咸为太尉。

诏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司徒许训免，司空桥玄为司徒。夏四月，太常来艳为司空。

戊戌日，发生日食。

十一月，太尉刘宠被免职，太仆郭禧担任太尉。

鲜卑族人侵犯并州。

这年，长乐太仆曹节担任车骑将军，一百多天后被免职。

建宁三年春季正月，河内郡有一妇人吃掉了自己的丈夫，河南郡有一男子吃掉了自己的妻子。

三月丙寅日，出现日食。

夏季四月，太尉郭禧免职，太中大夫闻人袭担任太尉。秋七月，司空刘嚣免职。八月，大鸿胪桥玄担任司空。

九月，执金吾董宠被投入牢狱死去。

冬季，济南国贼人兴起，攻打东平陵。

郁林乌浒族民众相互结队来归附内地。

建宁四年春季正月甲子日，灵帝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赏赐公卿以下官员各有差别，只有党人不被赦免。

二月癸卯日，发生地震，海水泛滥，黄河水清。

三月辛酉日，出现日食。

太尉闻人袭免职，太仆李咸担任太尉。

诏令公、卿到六百石官员各人呈上密封的奏章。

发生大瘟疫，派遣中谒者巡视疫情，送医药。

司徒许训免职，司空桥玄担任司徒。夏季四月，太常来艳担任司空。

五月，河东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秋七月，司空来艳免。

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

司徒桥玄免。太常宗俱为司空，前司空许栩为司徒。

冬，鲜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

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

长乐太仆侯览有罪，自杀。

六月，京师雨水。

癸巳，皇太后窦氏崩。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

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冬十月，渤海王悝被诬谋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杀。

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遣杨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讨破之。

十二月，司徒许栩罢，大鸿胪袁隗为司徒。

鲜卑寇并州。

是岁，甘陵王恢薨。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大赦天下。

以光禄勋杨赐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夏五月，以司隶校尉段颎为太尉。

沛相师迁坐诬罔国王，下狱死。

五月，河东郡地面裂开，下冰雹，山洪暴发。

秋季七月，司空来艳被免职。

癸丑日，册立贵人宋氏为皇后。

司徒桥玄免职。太常宗俱担任司空，前司空许栩担任司徒。

冬季，鲜卑族人侵犯并州。

熹平元年春季三月壬戌日，太傅胡广去世。

夏季五月己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熹平。

长乐太仆侯览有罪，自杀。

六月，京城下大雨。

癸巳日，皇太后窦氏去世。秋季七月甲寅日，安葬桓思皇后。

宦官暗示司隶校尉段颎拘捕囚禁太学学生一千多人。冬季十月，渤海王刘悝被诬陷谋反，丁亥日，刘悝及妻子儿女自杀。

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侵扰郡县，朝廷派遣杨州刺史臧旻、丹阳郡的太守陈夤讨伐打败了他们。

十二月，司徒许栩免职，大鸿胪袁隗担任司徒。

鲜卑族人侵犯并州。

这年，甘陵王刘恢去世。

熹平二年春季正月，发生大瘟疫，派遣使者巡视疫情，送医发药。

丁丑日，司空宗俱去世。

二月壬午日，大赦天下。

起用光禄勋杨赐担任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职。夏季五月，起用司隶校尉段颎担任太尉。

沛国国相师迁因诬告国王陈愍王刘宠，被投进牢狱死去。

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

秋七月，司空杨赐免，太常颍川唐珍为司空。

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

太尉段颎罢。

鲜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夫馀国遣使贡献。

二月己巳，大赦天下。

太常陈耽为太尉。

三月，中山王畅薨，无子，国除。

夏六月，封河间王利子康为济南王，奉孝仁皇祀。

秋，洛水溢。

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十一月，杨州刺史臧旻率丹阳太守陈寅，大破许生于会稽，斩之。

任城王博薨。

十二月，鲜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击破之。鲜卑又寇并州。

司空唐珍罢，永乐少府许训为司空。

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封河间王建子佗为任城王。

夏四月，郡国七大水。

五月丁卯，大赦天下。

延陵园灾，遣使者持节告祠延陵。

鲜卑寇幽州。

六月，北海郡发生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泛滥。

秋季七月，司空杨赐免职，太常颍川人唐珍担任司空。

冬季十二月，日南郡境外的国家辗转翻译前来进贡。

太尉段颎被免职。

鲜卑族侵扰幽、并二州。

癸酉日，出现日食。

熹平三年春季正月，夫馀国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二月己巳日，大赦天下。

太常陈耽担任太尉。

三月，中山王刘畅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

夏季六月。封河间王刘利的儿子刘康为济南王，尊奉祭祀孝仁皇。

秋季，洛水泛滥。

冬季十月癸丑日，诏令天下在押的囚犯尚未判决的，可以交纳细绢赎罪。

十一月，杨州刺史臧旻率领丹阳太守陈寅，在会稽大败许生，杀了他。

任城王刘博去世。

十二月，鲜卑族人侵犯北地郡、北地太守夏育追击打败了他。鲜卑族人还侵犯了并州。

司空唐珍免职，永乐少府许训担任司空。

熹平四年春季三月，诏令各儒生校正《五经》文字，把《五经》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

封河间王刘建的儿子刘佗为任城王。

夏季四月，七个郡、国发生大水灾。

五月丁卯日，大赦天下。

延陵园发生灾祸，灵帝派遣使者持符节祭祀延陵。

鲜卑族人侵犯幽州。

六月，弘农、三辅螟。

遣守宫令之盐监，穿渠为民兴利。

令郡国遇灾者，减田租之半；其伤害十四以上，勿收责。

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拜冲帝母虞美人为宪园贵人，质帝母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

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

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颙讨平之。

复崇高山名为嵩高山。

大雩。使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

五月，太尉陈耽罢，司空许训为太尉。

闰月，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

六月壬戌，太常南阳刘逸为司空。

秋七月，太尉许训罢，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冬十月壬午，御殿后槐树自拔倒竖。

司徒袁隗罢。十一月丙戌，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十二月，甘陵王定薨。

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

六月，弘农郡、三辅地区发生螟灾。

派遣守宫令去盐监，凿通水渠为百姓兴办有利的事。

诏令郡、国遭受灾害的，减免田租的一半；伤害十分之四以上的，免收田租债。

冬十月丁巳日，诏令天下在押的囚犯尚未判决的，可以交纳细绢赎罪。

授予冲帝母亲虞夫人为宪园贵人，质帝母亲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

改平准署为中准署，派遣宦官担任中准令，安排在中廷内署。从此各宫廷内署全部用太监担任丞、令。

熹平五年夏季四月癸亥日，大赦天下。

益州郡夷族人反叛，太守李颙讨伐平定了他们。

恢复崇高山的山名为嵩高山。

举行求雨大祭典。派遣侍御史巡视奉诏令关押犯人的监狱，部署平议案情，处理冤案，恕免轻罪犯，宽赦囚犯。

五月，太尉陈耽免职，司空许训担任太尉。

闰月，永昌太守曹鸾由于为党人申冤，在槐里狱被杀，弃尸于市。下诏命令党人的门生、下属官吏、父兄、子弟在位为官的人，都免官永远不准任用。

六月壬戌日，太常南阳人刘逸担任司空。

秋季七月，太尉许训免职，光禄勋刘宽担任太尉。

冬季十月壬午日，皇宫大殿后的槐树自己拔地倒立。

司徒袁隗免职，十一月丙戌日，光禄大夫杨赐担任司徒。

十二月，甘陵王刘定去世。

参加考试的太学生年纪在六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分别授予他们郎中、太子舍人以及王家郎中、郡国文学吏。

是岁，鲜卑寇幽州。沛国言黄龙见谯。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二月，南宫平城门及武库东垣屋自坏。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鲜卑寇三边。

市贾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

秋七月，司空刘逸免，卫尉陈球为司空。

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太尉刘宽免。

帝临辟雍。

辛丑，京师地震。

辛亥，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十一月，司空陈球免。十二月甲寅，太常河南孟戫为太尉。庚辰，司徒杨赐免。太常陈耽为司空。

鲜卑寇辽西。

永安太仆王旻下狱死。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太尉孟𫕴罢。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癸丑，光禄勋陈国袁滂为司徒。

己未，地震。

这年，鲜卑族人侵犯幽州。沛国传说谯县显现黄龙。

熹平六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大赦天下。

二月，南宫平城门及武器库东边矮墙旁的房舍自己倒塌。

夏季四月，发生大旱，七个州发生蝗灾。

鲜卑族人侵掠三边地区。

洛阳商贾平民自愿去守宣陵的有几十个人，都任用为太子舍人。

秋季七月，司空刘逸免职，卫尉陈球担任司空。

八月，派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兵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兵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兵高柳，共同讨伐鲜卑族人，田晏等军大败。

冬季十月癸丑日，出现日食。

太尉刘宽免职。

灵帝驾临辟雍。

辛丑日，京城发生地震。

辛亥日，诏令天下拘禁的囚犯尚未判决的，可以交纳细绢赎罪。

十一月，司空陈球免职。十二月甲寅日，太常河南人孟𫕴担任太尉。庚辰日，司徒杨赐免职。太常陈耽担任司空。

鲜卑族人侵犯辽西郡。

永安宫太仆王旻被投进牢狱死去。

光和元年春季正月，合浦、交阯的乌浒蛮叛乱，招引九真、日南两郡百姓攻陷郡县。

太尉孟𫕴免职。

二月辛亥日，出现日食。

癸丑日，光禄勋陈国人袁滂担任司徒。

己未日，发生地震。

始置鸿都门学生。

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

太常常山张颢为太尉。

夏四月丙辰，地震。

侍中寺雌鸡化为雄。

司空陈耽免，太常来艳为司空。

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阳殿门，亡去不获。六月丁丑，有黑气堕所御温德殿庭中。秋七月壬子，青虹见御坐玉堂后殿庭中。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太尉张颢罢，太常陈球为太尉。司空来艳薨。冬十月，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皇后宋氏废，后父执金吾酆下狱死。

丙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陈球免。十二月丁巳，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是岁，鲜卑寇酒泉。京师马生人。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鸿胪刘郃为司徒。乙丑，太尉桥玄罢，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罢，太常张济为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颎并下狱死。

开始在鸿都门内置学招收学员。

三月辛丑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和。

太常常山人张颢担任太尉。

夏季四月丙辰日，发生地震。

侍中官署有母鸡变成公鸡。

司空陈耽被免职，太常来艳担任司空。

五月壬午日，有个穿白衣的人进入德阳殿门，逃走了，没有被抓获。六月丁丑日，有股黑气落在皇帝所在的温德殿庭园中。秋季七月壬子日，青色彩虹出现在御坐的玉堂后殿庭园中。八月，彗星的光芒

射入天市星区。

九月，太尉张颢免职，太常陈球担任太尉。司空来艳去世。冬季十月，屯骑校尉袁逢担任司空。

皇后宋氏被废黜。皇后的父亲执金吾宋酆被投进牢狱死去。

丙子日，出现日食。

十一月，太尉陈球被免职。十二月丁巳日，光禄大夫桥玄担任太尉。

这年，鲜卑族人侵犯酒泉郡。京城出现马生人的怪事。开始在西园宫邸出卖官爵，从关内侯、虎贲、羽林、缴纳钱财各有差别。皇帝暗中叫左右的人出卖公卿官爵，三公的爵位卖一千万，九卿的爵位卖五百万。

光和二年春季，发生大瘟疫，派遣常侍、中谒者巡行送医发药。

三月，司徒袁滂免职，大鸿胪刘郃担任司徒。乙丑日，太尉桥玄免职，太中大夫段颎担任太尉。

京兆发生地震。

司空袁逢免职，太常张济担任司空。

夏季四月甲戌日，出现日食。

辛巳日，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颎一并入狱死去。

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

东平王端薨。

五月，卫尉刘宽为太尉。

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将张修有罪，下狱死。

冬十月甲申，司徒刘郃、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谋诛宦者，事泄，皆下狱死。

巴郡板楯蛮叛，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不克。

十二月，光禄勋杨赐为司徒。

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河间王利薨。洛阳女子生儿，两头四臂。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二月，公府驻驾庑自坏。

三月，梁王元薨。

夏四月，江夏蛮叛。

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

秋，表是地震，涌水出。

八月，令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冬闰月，有星孛于狼、弧。

鲜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己巳，立贵人何氏为皇后。

是岁，作毕圭、灵昆苑。

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

二月，郡国上芝英草。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

丁酉日，大赦天下。各党人被禁锢在小功以下的亲属都要解除禁锢。

东平王刘端去世。

五月，卫尉刘宽担任太尉。

秋季七月，使匈奴中郎将张修获罪，投入牢狱死去。

冬季十月甲申日，司徒刘郃、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谋划诛除宦官，事情泄漏，都被投进牢狱死去。

巴郡板楯蛮族人反叛，派遣御史中丞萧瑗督促益州刺史讨伐他们，没有取胜。

十二月，光禄勋杨赐担任司徒。

鲜卑族人侵扰幽、并二州。

这年，河间王刘利去世。洛阳一女子生个男孩，有两头四臂。

光和三年春季正月癸酉日，大赦天下。

二月，三公府停车处的廊屋自己倒塌。

三月，梁王刘元去世。

夏季四月，江夏蛮族人反叛。

六月，诏令公卿荐举能通晓《古文尚书》、《毛诗》、《春秋左传传》、《春秋穀梁传》的人各一名，都授任议郎。

秋季，表是县发生地震，水从地下涌出。

八月，诏令拘禁的囚徒罪未判决的，可以交纳细绢赎罪，各有差别。

冬季闰月，彗星的光芒射入狼、弧二星区。

鲜卑族人侵犯幽、并二州。

十二月己巳日，册立贵人何氏为皇后。

这年，兴建毕圭苑、灵昆苑。

光和四年春季正月，开始设置𫘧骥总管接受从郡、国征调来的马匹。豪门大族垄断市价，一匹马价格高达二百万。

二月，郡、国贡上芝英草。夏季四月庚子日，大赦天下。

交阯刺史朱俊讨交阯、合浦乌浒蛮，破之。

六月庚辰，雨雹。秋七月，河南言凤皇见新城，群鸟随之；赐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刘宽免，卫尉许戫为太尉。

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

司徒杨赐罢。冬十月，太常陈耽为司徒。

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

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陈耽免。

夏四月，旱。

太常袁隗为司徒。

五月庚申，永乐宫置灾。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巴郡板楯蛮诣太守曹谦降。

癸酉，令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许戫罢，太常杨赐为太尉。

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巡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六年春正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

交阯刺史朱俊讨伐交阯、合浦的乌浒蛮族人，打败了他们。

六月庚辰日，下冰雹。秋季七月，河南传说在新城出现凤凰，有一群鸟跟着它；赏赐新城县令及三老、力田丝织物，各有差别。九月庚寅日，出现日食。

太尉刘宽免职，卫尉许馘担任太尉。

闰月辛酉日，北宫东边旁舍的永巷署发生火灾。

司徒杨赐免职。冬十月，太常陈耽担任司徒。

鲜卑族人侵犯幽、并二州。

这年灵帝在后宫兴建一条街，让宫女们经营买卖，不断发生互相争斗、盗窃的事件。灵帝穿着商人的旧衣，饮酒取乐。

又在西园玩狗，给狗戴上“进贤冠”，身束绣花带。还驾着用四条毛驴牵引的车子，灵帝亲手拉着缰绳，来回奔跑，京城的人们相互仿效。

光和五年春季正月辛未日，大赦天下。

二月，发生大瘟疫。

三月，司徒陈耽被免职。

夏季四月，发生旱灾。

太常袁隗担任司徒。

五月庚申日，永乐宫署发生灾祸。秋季七月，有彗星的光芒射入太微星区。

巴郡板楯蛮族人到太守曹谦处投降。

癸酉日，诏令拘禁的囚犯尚未判决的，可以交纳细绢赎罪。

八月，在阿亭道兴建四百尺高的楼台。

冬季十月，太尉许馘被免职，太常杨赐担任太尉。

灵帝在上林苑围猎，经过函谷关，于是巡行广成苑。十二月，返回，亲临太学。

光和六年春季正月，日南郡境外的国家辗转翻译前来进献贡品。

二月，复长陵县，比丰、沛。三月辛未，大赦天下。

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

始置圃囿署，以宦者为令。

冬，东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大有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壬子，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颍川黄巾。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

夏四月，太尉杨赐免，太仆弘农邓盛为太尉。司空张济罢，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朱俊为黄巾波才所败。

侍中向栩、张钧坐言宦者，下狱死。

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五月，皇甫嵩、朱俊复与波才等战于长社，大破之。

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

交阯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遣交阯刺史贾琮讨平之。

二月，免征长陵县租赋，和丰县、沛县一样。三月辛未日，大赦天下。

夏季，发生大旱灾。

秋季，金城河河水泛滥。五原山山坡崩塌。

开始设置圃囿署，以宦官为署令。

冬季，东海、东莱、琅邪郡的井中结冰厚一尺多。

本年是大丰收年。

中平元年春季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他统率部众有三十六方，都头裹黄巾，在同一天起兵造反。安平、甘陵人各自捉拿他们的封国的王刘续、刘忠来响应。

三月戊申日，起用河南尹何进担任大将军，率兵驻守都亭。设置八关都尉官。壬子日，大赦天下党人，被迁往边地的都返回原籍，只有张角不予赦免。诏令公卿献出马匹、弩弓，荐举列将子孙及吏民中有熟悉战阵谋略的人，前往公车令署。派遣北中郎将卢植讨伐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伐颍川黄巾军。庚子日，南阳黄巾军张曼成进攻杀了郡太守褚贡。

夏季四月，太尉杨赐被免职，太仆弘农人邓盛担任太尉。司空张济被免职，大司农张温担任司空。

朱俊被黄巾军波才部队打败。

侍中向栩、张钧由于上书指责宦官祸国殃民，被投进牢狱死去。

汝南黄巾军在邵陵县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杀了幽州刺史郭

勋及太守刘卫。

五月，皇甫嵩、朱俊再次在长社与波才等人交战，大败他们。

六月，南阳太守秦颉攻打张曼成，杀了他。

交阯驻兵拘捕了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朝廷派遣交阯刺史贾琮讨伐平定了他们。

皇甫嵩、朱俊大破汝南黄巾于西华。诏嵩讨东郡，朱俊讨南阳。卢植破黄巾，围张角于广宗。宦官诬奏植，抵罪。遣中郎将董卓攻张角，不克。

洛阳女子生儿，两头共身。

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

河南尹徐灌下狱死。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仓亭，获其帅。

乙巳，诏皇甫嵩北讨张角。

九月，安平王续有罪诛，国除。

冬十月，皇甫嵩与黄巾贼战于广宗，获张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以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于下曲阳，斩张角弟宝。

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陈懿。

癸巳，朱俊拔宛城，斩黄巾别帅孙夏。

诏减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厩马非郊祭之用，悉出给军。

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是岁，下邳王意薨，无子，国除。郡国生异草，备龙蛇鸟兽之形。

二年春正月，大疫。

皇甫嵩、朱俊在西华县打败汝南黄巾军。下诏命令皇甫嵩讨伐东郡，朱俊讨伐南阳郡。卢植打败黄巾军，把张角围困在广宗。宦官诬奏卢植有意停滞不前，卢植被逮捕回京论罪。派遣中郎将董卓攻打张角，没有取胜。

洛阳一女子生个男孩，两头共一个身子。

秋季七月，巴郡妖巫张修作乱，侵扰郡县。

河南尹徐灌被投进牢狱死去。

八月，皇甫嵩在仓亭与黄巾军交战，俘虏了黄巾军的首领。

乙巳日，诏令皇甫嵩北讨张角。

九月，安平王刘续有罪被杀，封国被撤销。

冬季十月，皇甫嵩在广宗与黄巾军交战，俘虏了张角的弟弟张

梁。张角先死，于是开棺斩下他的头传送到马市。起用皇甫嵩担任左车骑将军。十一月，皇甫嵩在下曲阳又打败黄巾军，杀了张角的弟弟张宝。

湟中义从胡人北宫伯玉与先零羌族人反叛，起用金城人边章、韩遂担任部队首领，攻城杀了护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陈懿。

癸巳日，朱俊攻下宛城，杀了黄巾军另一支部队的首领孙夏。

诏令减少皇宫的贵重珍奇食物，皇上每餐只吃一个肉菜；马房的马匹不是郊祭所用的，全部调出给军队使用。

十二月己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中平。

这年，下邳王刘意去世，没有儿子，封国撤除。有的郡、国长出奇异的草，具有龙蛇鸟兽的形状。

中平二年春季正月，发生大瘟疫。

琅邪王据薨。

二月己酉，南宫大灾，火半月乃灭。癸亥，广阳门外屋自坏。

税天下田，亩十钱。

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所在寇钞。

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为司徒。

北宫伯玉等寇三辅，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不克。

夏四月庚戌，大风，雨雹。

五月，太尉邓盛罢，太仆河内张延为太尉。

秋七月，三辅螟。

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九月，特进杨赐为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杨赐薨，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

前司徒陈耽、谏议大夫刘陶坐直言，下狱死。

十一月，张温破北宫伯玉于美阳，因遣荡寇将军周慎追击之，围榆中；又遣中郎将董卓讨先零羌。慎、卓并不克。

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造万金堂于西园。洛阳民生儿，两头四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秦颉。

庚戌，大赦天下。

太尉张延罢。车骑将军张温为太尉，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

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琅邪王刘据去世。

二月己酉日，南宫遭大火灾，焚烧半个月才熄灭。癸亥日，广阳门外的房屋自己倒塌。

征收全国国赋，每亩增加十钱。

黑山军张牛角等十多伙人一齐作乱，侵扰掠夺所到之处。

司徒袁隗被免职。三月，廷尉崔烈担任司徒。

北宫伯玉等人侵犯三辅地区，派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伐他们，没有取胜。

夏季四月庚戌日，刮大风，下冰雹。

五月，太尉邓盛免职，太仆河内人张延担任太尉。

秋季七月，三辅地区发生螟灾。

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被免职。八月，起用司空张温担任车骑将军，讨伐北宫伯玉。九月，特进杨赐担任司空。冬季十月庚寅日，司空杨赐去世，光禄大夫许相担任司空。

前司徒陈耽、谏议大夫刘陶由于上书直言，被投进牢狱死去。

十一月，张温在美阳县打败北宫伯玉，因而派遣荡寇将军周慎追击他们，包围榆中县；又派遣中郎将董卓讨伐先零羌。周慎、董卓都没有取得胜利。

鲜卑族人侵犯幽、并二州。

这年，在西园建造万金台。洛阳有人生个男孩，有两头四臂。

中平三年春季二月，江夏兵赵慈反叛，杀了南阳太守秦颉。

庚戌日，大赦天下。

太尉张延被免职。车骑将军张温担任太尉，中常侍赵忠担任车骑将军。

修复玉堂殿，铸造铜人四个，黄钟四座，以及天禄、虾蟆等兽，又铸造四出文钱。

五月壬辰日，出现日食。

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斩之。

车骑将军赵忠罢。

秋八月，怀陵上有雀万数，悲鸣，因斗相杀。

冬十月，武陵蛮叛，寇郡界，郡兵讨破之。

前太尉张延为宦人所谮，下狱死。

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

二月，荥阳贼杀中牟令。

己亥，南宫内殿罘罳自坏。

三月，河南尹何苗讨荥阳贼，破之，拜苗为车骑将军。

夏四月，凉州刺史耿鄙讨金城贼韩遂，鄙兵大败，遂寇汉阳，汉阳太守傅燮战没。扶风人马腾、汉阳人王国并叛，寇三辅。

太尉张温免，司徒崔烈为太尉。五月，司空许相为司徒，光禄勋沛国丁宫为司空。

六月，洛阳民生男，两头共身。

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举兵叛，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举自称天子，寇幽、冀二州。

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冬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

十一月，太尉崔烈罢，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十二月，休屠各胡叛。

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伐赵慈，杀死了他。

车骑将军赵忠被免职。

秋季八月，怀陵上有麻雀近万只，叫声悲凄，因争斗互相啄杀。

冬季十月，武陵蛮族人反叛，侵犯郡界，郡兵讨伐打败他们。

前太尉张延被宦官进谗言所害，投进牢狱死去。

十二月，鲜卑族人侵犯幽、并二州。

中平四年春季正月己卯日，大赦天下。

二月，荥阳贼杀了中牟县令。

己亥日，南宫内殿窗棂自行损坏。

三月，河南尹何苗讨伐荥阳贼，打败他们，朝廷授封何苗为车骑将军。

夏季四月，凉州刺史耿鄙讨伐金城贼韩遂，耿鄙军大败，韩遂于是侵犯汉阳郡，汉阳太守傅燮战亡。扶风人马腾、汉阳人王国一起反叛，侵扰三辅。

太尉张温被免职，司徒崔烈担任太尉。五月，司空许相担任司徒，光禄勋沛国人丁宫担任司空。

六月，洛阳有人生个男孩，两个头共一个身子。

渔阳人张纯与同郡人张举起兵叛乱，攻打杀死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人。张举自称天子，侵扰幽、冀二州。

秋季九月丁酉日，诏令天下拘禁的囚徒尚未判决的，可以交纳细绢赎罪。

冬季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侵扰桂阳，长沙太守孙坚攻打并杀了他。

十一月，太尉崔烈免职，大司农曹嵩担任太尉。

十二月，匈奴休屠各部落反叛。

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

丁酉，大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宫。

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

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

夏四月，汝南葛陂黄巾攻没郡县。

太尉曹嵩罢。五月，永乐少府樊陵为太尉。

六月丙寅，大风。

太尉樊陵罢。

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击相，斩之。

郡国七大水。

秋七月，射声校尉马日为太尉。

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

司徒许相罢，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南阳刘弘为司空。卫尉董重为票骑将军。

九月，南单于叛。与白波贼寇河东。遣中郎将孟益率骑都尉公孙瓒讨渔阳贼张纯等。

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

甲子，帝自称“无上将军”，耀兵于平乐观。

十一月，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右将军皇甫嵩救之。

这年，出卖关内侯爵位，给予金印紫绶，可以传留后世，需要交纳银钱五百万。

中平五年春季正月，匈奴休屠各部落侵犯西河郡，杀了郡太守邢纪。

丁酉日，大赦天下。

二月，彗星的光芒射入紫微宫。

黄巾残部郭太等人在西河郡白波谷起事，侵扰太原、河东郡。

三月，匈奴休屠各部落攻打杀死并州刺史张懿，于是与南匈奴左部胡人会合，杀死他们的单于。

夏季四月，汝南郡葛陂黄巾军攻陷了郡县。

太尉曹嵩被免职。五月，永乐少府樊陵担任太尉。

六月丙寅日，刮大风。

太尉樊陵被免职。

益州黄巾军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侵扰巴郡，杀死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攻打马相，杀了马相。

有七个郡国发大水。

秋季七月，射声校尉马日担任太尉。

八月，开始设置西园八校尉。

司徒许相被免职，司空丁宫担任司徒。光禄勋南阳人刘弘担任司空。卫尉董重担任骠骑将军。

九月，南单于反叛，与白波军侵犯河东郡。朝廷派遣中郎将孟益率领骑都尉公孙瓒讨伐渔阳贼张纯等人。

冬季十月，青、徐二州的黄巾军再次兴事，侵扰郡县。

甲子日，灵帝自称“无上将军”，在平乐观炫耀兵阵。

十一月，凉州贼王国围攻陈仓，右将军皇甫嵩前去援救。

遣下军校尉鲍鸿讨葛陂黄巾。

巴郡板楯蛮叛，遣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公孙瓒与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

是岁，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将军皇甫嵩大破王国于陈仓。

三月，幽州牧刘虞购斩渔阳贼张纯。

下军校尉鲍鸿下狱死。

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太尉马日免，幽州牧刘虞为太尉。

丙辰，帝崩于南宫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大赦天下，改元为光熹。封皇弟协为渤海王。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上军校尉蹇硕下狱死。五月辛巳，票骑将军董重下狱死。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

辛酉，葬孝灵皇帝于文陵。

雨水。

秋七月，甘陵王忠薨。

庚寅，孝仁皇后归葬河间慎陵。

徙渤海王协为陈留王。司徒丁宫罢。

派遣下军校尉鲍鸿讨伐葛陂的黄巾军。

巴郡板楯蛮族人反叛，派遣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伐平定了他们。

公孙瓒与张纯在石门山交战，大败张纯。

这年，改刺史之名，重新设置州牧。

中平六年春季二月，左将军皇甫嵩在陈仓大败王国。

三月，幽州牧刘虞悬赏捕杀渔阳贼张纯。

下军校尉鲍鸿被投进牢狱死去。

夏季四月丙午日，出现日食。

太尉马日被免职，幽州牧刘虞担任太尉。

丙辰日，灵帝在南宫嘉德殿逝世，年纪三十四岁。戊午日，皇子刘辩即皇帝位，年纪十七岁。追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当朝处理朝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熹。授封少帝的弟弟刘协为渤海王。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一起参与总领尚书事。上军校尉蹇硕被投进牢狱死去。五月辛巳日，骠骑将军董重被投进牢狱死去。六月辛亥日，孝仁皇后董氏去世。

辛酉日，在文陵安葬孝灵皇帝。

下大雨。

秋季七月，甘陵王刘忠去世。

庚寅日，孝仁皇后归葬在河间的慎陵。

移封渤海王刘协为陈留王。司徒丁宫被免职。

八月戊辰，中常侍张让、段硅等杀大将军何进，于是虎贲中郎将袁术烧

东西宫，攻诸宦者。庚午，张让、段硅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幸北宫德阳殿。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雀阙下，苗败斩之。辛未，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让、硅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让、硅等，斩数人，其余投河而死。帝与陈留王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

八月戊辰日，中常侍张让、段硅等人杀了大将军何进，于是虎贲中郎将袁术焚烧东宫、西宫，攻打各宦官。庚午日，张让、段硅等人劫持少帝及陈留王到北宫德阳殿。何进部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在朱雀门楼下交战，何苗被打败遭斩杀。辛未日，司隶校尉袁绍率军逮捕非法的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各个宦官，无论老少全被斩杀。张让、段硅等人又劫持少帝、陈留王逃到小平津。尚书卢植紧追张让、段硅等人，斩杀数人，其余的人都投河而死。少帝与陈留王刘协深夜徒步顺着萤火之光行走了几里，找到了一辆民家没有帷盖的车子，一起乘坐。

辛未，还宫。大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

并州牧董卓杀执金吾丁原。司空刘弘免，董卓自为司空。

九月甲戌，董卓废帝为弘农王。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论曰：《秦本纪》说赵高谲二世，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亦绐灵帝不得登高临观，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则灵帝之为灵也优哉！

赞曰：灵帝负乘，委体宦孽。征亡备兆，《小雅》尽缺。麋鹿霜露，遂栖宫卫。

辛未日，少帝刘辩回到宫中。大赦天下，改年号光熹为昭宁。

并州牧董卓杀死执金吾丁原。司空刘弘被免职，董卓自己担任司空。

九月甲戌日，董卓废黜少帝降为弘农王。

从六月开始下雨，一直下到这个月。

评论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赵高欺诈秦二世胡亥，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也欺骗灵帝叫他不要登高眺望，因此知道招致败亡的原因是相同的，那么对灵帝的“灵”也是一种嘲笑吧！

赞辞说：灵帝以小人而居王位，托身于宦官。亡国的征兆已具备，宣王政的《小雅》之音已经废弃。麋鹿栖息在宫殿，荆棘丛生于御园，霜露沾衣的日子不远了。

# 后汉书卷九

## 孝献帝纪第九

孝献皇帝讳协，灵帝中子也。母王美人，为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为勃海王，徙封陈留王。

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岁。迁皇太后于永安宫。大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

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

乙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为太尉，加铁钺、虎贲。丙戌，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甲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遣使吊祠故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冬十月乙巳，葬灵思皇后。

白波贼寇河东，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

十一月癸酉，董卓自为相国。十二月戊戌，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省扶风都尉，置汉安都护。

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

孝献皇帝名协，是灵帝的次子。母亲王美人，被何皇后害死。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为勃海王，后迁封陈留王。

九月甲戌日，刘协即皇帝位，年纪九岁。将皇太后迁到永安宫。大赦天下，改年号昭宁为永汉。丙子日，董卓杀了皇太后何氏。

开始下令规定侍中、给事黄门侍郎的定员各六人。赐给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每家授一人为侍郎，用来补充之前由宦官统属的各署令的空缺，侍奉于殿上。

乙酉日，任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己当太尉，并加赐铁钺、虎贲。丙戌日，太中大夫杨彪担任司空。甲午日，豫州牧黄琬担任司徒。

派遣使者吊唁祭祀已故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人。冬季十月乙巳日，安葬灵思皇后。

白波军侵犯河东，董卓派遣他的部将牛辅去攻打他们。

十一月癸酉日，董卓自己担任相国。十二月戊戌日，司徒黄琬担任太尉，司空杨彪担任司徒，光禄勋荀爽担任司空。

撤销扶风都尉，设置汉安都护。

诏令取消光熹、昭宁、永汉三个年号，恢复为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季正月，山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

辛亥，大赦天下。

癸酉，董卓杀弘农王。

白波贼寇东郡。

二月乙亥，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免。

庚辰，董卓杀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珌。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

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圭苑。

壬辰，白虹贯日。

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

已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

戊午，董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夷其族。

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

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瓌安集关东，后将军袁术、河内太守王匡各执而杀之，唯韩融获免。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

冬十一月庚戌，镇星、荧惑、太白合于尾。

是岁，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又杀南阳太守张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辛亥日，大赦天下。

癸酉日，董卓杀了弘农王刘辩。

白波军侵犯东郡。

二月乙亥日，太尉黄琬、司徒杨彪被免官。

庚辰日，董卓杀了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珌。起用光禄勋赵谦担任太尉，太仆王允担任司徒。

丁亥日，迁都到长安。董卓驱使京师的百姓全都西迁入关，自己留驻在洛阳毕圭苑。

壬辰日，有白虹贯穿太阳。

三月乙巳日，献帝进入长安，驾临未央宫。

己酉日，董卓焚烧洛阳的宫殿祠庙以及民家的住宅。

戊午日，董卓杀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诛灭了他们的亲族。

夏季五月，司空荀爽去世。六月辛丑日，光禄大夫种拂担任司空。

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瓌到关东安抚各将领，后将军袁术、河内太守王匡将他们分别捉拿斩掉，只有韩融得以免死。

董卓销毁五铢钱，改铸小钱。

冬季十一月庚戌日，镇星、荧惑星、太白星会合在尾宿区。

这年，有关官吏上奏说，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四位皇帝没有功德，不应当称“宗”，还有恭怀（和帝母梁贵人）、敬隐（安帝祖母宋贵人）、恭愍（顺帝母，安帝所幸宫人李氏）三位皇后不是嫡妻，不适宜称“后”，请都撤销他们的尊号。制书批复说：“可以。”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叡，还杀了南阳太守张咨。

初平二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大赦天下。

二月丁丑，董卓自为太师。

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轸战于阳人，轸军大败。董卓遂发掘洛阳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长安。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罢，太常马日磾为太尉。

九月，蚩尤旗见于角、亢。

冬十月壬戌，董卓杀卫尉张温。

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勃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

是岁，长沙有人死经月复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袁术遣将孙坚攻刘表于襄阳，坚战殁。

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瓒军大败。

夏四月辛巳，诛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

青州黄巾击杀兖州刺史刘岱于东平。东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于寿张，降

之。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

丁未，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

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反，攻京师。六月戊午，陷长安城，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并战殁，吏民死者万余人。李傕等并自为将军。

二月丁丑日，董卓自封为太师。

袁术派遣部将孙坚与董卓部将胡轸在阳人聚交战。胡轸军大败。董卓便发掘洛阳各个皇帝的陵墓。夏季四月，董卓进入长安。

六月丙戌日，发生地震。

秋季七月，司空种拂免职，光禄大夫济南人淳于嘉担任司空。太尉赵谦免职，太常马日担任太尉。

九月，蚩尤旗出现在角宿、亢宿星宿区。

冬季十月壬戌日，董卓杀了卫尉张温。

十一月，青州黄巾军侵扰太山郡，太山太守应劭打败了黄巾军。黄巾军辗转侵扰勃海郡，公孙瓒与黄巾军在东光县交战，再次大败黄巾军。

这年，长沙有人死去一月后又复活。

初平三年春季正月丁丑日，大赦天下。

袁术派遣部将孙坚在襄阳攻打刘表，孙坚战死。

袁绍及公孙瓒在界桥交战，公孙瓒军大败。

夏季四月辛巳日，杀了董卓，灭了他的三族。司徒王允总领尚书事，总揽朝政，派遣使者张种安抚山东。

青州黄巾军在东平郡攻打杀了兖州刺史刘岱。东郡太守曹操在寿张县大败黄巾军，降服了黄巾军。

五月丁酉日，大赦天下。

丁未日，征西将军皇甫嵩担任车骑将军。

董卓部下将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反叛，攻打京师。六月戊午日，李傕等人攻陷长安城，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同时战死，官民死亡一万多人。李傕等人都自封为将军。

己未，大赦天下。

李傕杀司隶校尉黄琬，甲子，杀司徒王允，皆灭其族。丙子，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秋七月庚子，太尉马日为太傅，录尚书事。八月，遣日及太仆赵岐，持节慰抚天下。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司徒赵谦罢。

九月，李傕自为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张济镇东将军。济出屯弘农。

甲申，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并录尚书事。

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丁卯，大赦天下。

三月，袁术杀杨州刺史陈温，据淮南。

长安宣平城门外屋自坏。

夏五月癸酉，无云而雷。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华山崩裂。

太尉周忠免，太仆朱儁为太尉，录尚书事。

下邳贼阙宣自称天子。

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讯诏狱，原轻系。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己未日，大赦天下。

李傕杀了司隶校尉黄琬，甲子日，杀了司徒王允，把他们的亲族都杀了。丙子日，前将军赵谦担任司徒。

秋季七月庚子日，太尉马日任太傅，总领尚书事。八月，派遣马日及太仆赵岐，持符节慰问安抚天下。车骑将军皇甫嵩担任太尉。司徒赵谦被免职。

九月，李傕自封为车骑将军，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张济出兵屯守弘农。

甲申日，司空淳于嘉担任司徒，光禄大夫杨彪担任司空，一起总领尚书事。

冬季十二月，太尉皇甫嵩被免职。光禄大夫周忠担任太尉，参与总领尚书事。

初平四年春季正月甲寅日，出现日食。

丁卯日，大赦天下。

三月，袁术杀了杨州刺史陈温，占据淮南。

长安宣平城门外的房屋自然倒塌。

夏季五月癸酉日，天上没有云却打了雷。六月，扶风郡刮大风，下冰雹。华山崩裂。

太尉周忠被免职，太仆朱俊担任太尉，总领尚书事。

下邳人阙宣自称天子。

天降大雨。派遣侍御史裴茂审问案件，清理冤狱，恕免罪轻的囚犯。六月辛丑日，天狗星向西北运行。

九月甲午日，考试的儒生四十多人，上等成绩的赐给郎中职位，中等的授予太子舍人，下等的遣归。诏书说："孔子叹息'学之不讲'，不复习就会使所知道的知识日渐忘记。现在老儒生年过六十，离开本地，去谋求粮食物品，没有专门的事业。童年入学，白头空归，长期委身在田野，永远断绝了荣华的希望，朕十分怜悯他们。那些依照科举考试落第遣归的儒生，让他们做太子舍人。"

冬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辛丑，京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司空杨彪免，太常赵温为司空。

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赵温免，乙巳，卫尉张喜为司空。

是岁，琅邪王容薨。

兴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兴平。甲子，帝加元服。二月壬午，追尊谥皇妣王氏为灵怀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藉田。

三月，韩遂、马腾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遂、腾败绩，左中郎将刘范、前益州刺史种劭战殁。

夏六月丙子，分凉州河西四郡为廱州。

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大蝗。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俊免。戊午，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后，多得全济。

冬季十月，太学举行典礼，皇上驾临永福城门，临场观看太学的

礼仪，赏赐博士以下人员各有差别。

辛丑日，京师发生地震。彗星的光芒射入天市星垣。

司空杨彪被免职，太常赵温担任司空。

公孙瓒杀了大司马刘虞。

十二月辛丑日，发生地震。

司空赵温被免职，乙巳日，卫尉张喜担任司空。

这年，琅邪王刘容去世。

兴平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兴平。甲子日，献帝举行加冠礼。二月壬午日，追尊皇母王氏的谥号为灵怀皇后，甲申日，改葬在文昭陵。丁亥日，献帝在藉田耕作。

三月，韩遂、马腾与郭汜、樊稠在长平观交战，韩遂、马腾被打败，左中郎将刘范、前益州刺史种劭战死。

夏季六月丙子日，分出凉州的河西四郡设置廱州。

丁丑日，发生地震；戊寅日，又发生地震。乙巳日，出现日食，献帝避开正殿，停止军事行动，五日不听政。发生大蝗灾。

秋季七月壬子日，太尉朱俊被免职。戊午日，太常杨彪担任太尉，总领尚书事。

三辅地区发生大旱，从四月直到这个月。皇帝避开正殿求雨，派遣使者清理囚徒，赦免轻罪囚犯。这时谷子一斛卖五十万，豆麦一斛卖二十万，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尸骨丢弃成堆。献帝派遣侍御史侯汶调出京城太仓的米、豆，给挨饿的百姓作稀粥，经过一天后死去的人没有减少。皇帝怀疑给予的救济不实，便亲自在御坐前量米熬粥，才知道有假，派遣侍中刘艾出朝廷责备有关官吏。于是尚书令以下官员都到宫中认罪，奏请收捕侯汶加以考察查实。诏书说："我不忍心把侯汶交给狱官处罪，可以杖打五十。"从这以后，饥民大多得到救济保全。

八月，冯翊羌叛，寇属县，郭汜、樊稠击破之。

九月，桑复生椹，人得以食。

司徒淳于嘉罢。

冬十月，长安市门自坏。

以卫尉赵温为司徒，录尚书事。

十二月，分安定、扶风为新平郡。

是岁，杨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

东。太傅马日䃅于寿春。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

二月乙亥，李傕杀樊稠而与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胁帝幸其营，焚宫室。

夏四月甲午，立贵人伏氏为皇后。

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坞。

大旱。

五月壬午，李傕自为大司马。六月庚午，张济自陕来和傕、汜。

八月，冯翊羌人反叛。侵扰所属各县，郭汜、樊稠打败他们。

九月，桑树再次长出了椹果，百姓得以食用。

司徒淳于嘉免职。

冬季十月，长安市门自然倒塌。

起用卫尉赵温担任司徒，总领尚书事。

十二月，分出安定、扶风设置新平郡。

这年，杨州刺史刘繇与袁术的部将孙策在曲阿交战，刘繇的军队大败，孙策于是占据了江东。太傅马日在寿春县去世。

兴平二年春季正月癸丑日，大赦天下。

二月乙亥日，李傕杀了樊稠而与郭汜互相攻打。三月丙寅日，李傕胁迫献帝到他的军营，焚烧了宫室。

夏季四月甲午日，立贵人伏氏为皇后。

丁酉日，郭汜攻打李傕，箭射到了献帝面前。这天，李傕把献帝转移到北坞。

发生大旱。

五月壬午日，李傕自己做大司马。六月庚午日，张济从陕县来调和李傕、郭汜的关系。

秋七月甲子，车驾东归。郭汜自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并侍送乘舆。张济为票骑将军，还屯陕。八月甲辰，幸新丰。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将伍习夜烧所幸学舍，逼胁乘舆。杨定、杨奉与郭汜战，破之。壬寅，幸华阴，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气贯紫宫。张济复反，与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舆，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俊。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十二月庚辰，车驾乃进。李傕等复来追战，王师大败，杀略宫

人，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皆战殁。进幸陕，夜度河。乙亥，幸安邑。

秋季七月甲子日，献帝东归。郭汜自己担任车骑将军，杨定担任后将军，杨奉担任兴义将军，董承担任安集将军，一起侍从陪送献帝。张济担任骠骑将军，返回陕县驻防。八月甲辰日，献帝驾临新丰。冬季十月戊戌日，郭汜派遣他的部将伍习在夜晚焚烧献帝所住的学舍，逼迫威胁献帝。杨定、杨奉与郭汜交战，打败了郭汜。壬寅日，献帝驾临华阴县，露宿在道南。这夜，有赤气贯紫微垣。张济再次反叛，与李傕、郭汜会合，十一月庚午日，李傕、郭汜等人追赶献帝，在东涧交战，官军大败，杀死了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俊。壬申日，献帝驾临曹阳，露宿在田中。杨奉、董承引诱白波军首领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领军队前来迎接，与李傕等人交战，打败了李傕。十二月庚辰日，献帝才得以继续前行。李傕等人再次来追击，官军大败，李傕等人杀死掳掠宫人，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人都战死。献帝继续前进驾临陕县，夜间渡过黄河。乙亥日，驾临安邑县。

是岁，袁绍遣将麴义与公孙瓒战于鲍丘，瓒军大败。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二月，韩暹攻卫将军董承。

夏六月乙未，幸闻喜。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幸故中常侍赵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谒太庙。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

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车骑将军。

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赠沮儁为弘农太守。

这年，袁绍派遣将领麴义与公孙瓒在鲍丘交战，公孙瓒的军队大败。

建安元年春季正月癸酉日，在安邑郊外祭祀天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安。

二月，韩暹攻打卫将军董承。

夏季六月乙未日，献帝驾临闻喜县。秋季七月甲子日，献帝到达洛阳，亲临从前中常侍赵忠的住宅。丁丑日，在郊外祭祀天帝，大赦天下。己卯日，拜谒太庙。八月辛丑日，驾临南宫杨安殿。

癸卯日，安国将军张杨担任大司马，韩暹担任大将军，杨奉担任

车骑将军。

这时，宫室被烧光，百官披开荆棘，在断墙破壁间居住。州郡各自拥有强兵，却不输送粮食物资，官员们饥饿疲乏，尚书郎以下各级官吏自己出去采摘野菜，有的饿死在断墙破壁间，有的被兵士杀死。

辛亥日，镇东将军曹操自己兼任司隶校尉，总领尚书事。曹操杀死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人。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追赠沮儁弘农太守的称号。

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

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三月，袁绍自为大将军。

夏五月，蝗。秋九月，汉水溢。

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袁术杀陈王宠。孙策遣使奉贡。

三年夏四月，遣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煨讨李傕，夷三族。

吕布叛。

冬十一月，盗杀大司马张杨。

十二月癸酉，曹操击吕布于徐州，斩之。

四年春三月，袁绍攻公孙瓒于易京，获之。

卫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

夏六月，袁术死。

是岁，初置尚书左右仆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复活。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秋七月，立皇子冯为南阳王。壬午，南阳王冯薨。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讳。

曹操与袁绍战于官度，绍败走。

庚申日，迁都到许县。己巳日，献帝驾临曹操的军营。

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被免职。冬季十一月丙戌日，曹操自己担任司空，代理车骑将军的职务，所有官员都要各自主管职内的事，听命于曹操的指挥。

建安二年春季，袁术自称天子。三月，袁绍自己担任大将军。

夏季五月，发生蝗灾。秋季九月，汉水泛滥。

这年闹饥荒，江淮一带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袁术杀了陈王刘宠。

孙策派遣使者入朝进贡。

建安三年夏四月，派遣谒者裴茂率领中郎将段煨讨伐李傕，灭了他的三族。

吕布反叛。

冬季十一月，盗贼杀死大司马张杨。

十二月癸酉日，曹操在徐州攻打吕布，杀了他。

建安四年春季三月，袁绍在易京攻打公孙瓒，俘获了公孙瓒。

卫将军董承担任车骑将军。

夏季六月，袁术死去。

这年，开始设置尚书左右仆射。武陵郡有个女子死了十四天又复活了。

建安五年春季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接受秘密诏书诛杀曹操，事情泄露。壬午日，曹操杀了董承等人，灭了董承的三族。

秋季七月，册立皇子刘冯为南阳王。壬午日，南阳王刘冯去世。

九月庚午日，出现日食。诏令三公荐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守国相各举荐一人。都要呈上密封的奏章，不要有什么忌讳。

曹操与袁绍在官度交战，袁绍战败逃走。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东海王祗薨。

是岁，孙策死，弟权袭其余业。

六年春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绍薨。

于窴国献驯象。

是岁，越巂男子化为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于北郊，总章始复备八佾舞。

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

冬十月，有星孛于东井。

十二月，赐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赐，以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谭于青州，斩之。

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众降。

秋九月，赐百官尤贫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幹于并州，获之。

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雍州刺史邯郸商。

是岁，立故琅邪王容子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北、平原八国皆除。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乌桓于柳城，斩其蹋顿。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

冬季十月辛亥日，彗星的光芒射入大梁星区。

东海王刘祗去世。

这年，孙策死去，他的弟弟孙权继承他留下的事业。

建安六年春季二月丁卯日，发生日食。

建安七年夏季五月庚戌日，袁绍去世。

于窴国前来朝贡，献上驯服的大象。

这年，越嶲有一男子变成女子。

建安八年冬季十月己巳日，公卿开始在北郊举行迎冬礼，乐官开始恢复八佾舞。

开始设置司直官，监督京师各官员。

建安九年秋季八月戊寅日，曹操大败袁尚军，平定冀州，自己代理冀州牧。

冬季十月，彗星的光芒射入东井星宿区。

十二月，赐给三公以下黄金、丝织物，各有差别。从此三年赏赐一次，作为经常的制度。

十年春季正月，曹操在青州打败袁谭，杀了袁谭。

夏季四月，黑山军张燕率领部众投降。

秋季九月，赐给百官中特别贫穷的人黄金、丝织物各有差别。

建安十一年春季正月，彗星的光芒射入北斗星区。

三月，曹操在并州打败高幹，抓获了他。

秋季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了雍州刺史邯郸商。

这年，立原琅邪王刘容的儿子刘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

下邳、常山、甘陵、济北、平原八国都被撤销。

建安十二年春季八月，曹操在柳城大败乌桓，杀了乌桓的蹋顿王。

冬季十月辛卯日，彗星的光芒射入鹑尾星次区。

乙巳，黄巾贼杀济南王赟。

十一月，辽东太守公孙康杀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

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征刘表。

八月丁未，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

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是月，刘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荆州降操。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遂等大败，关西平。

是岁，赵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诛卫尉马腾，夷三族。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洧水、颍水溢。螟。

八月，马超破凉州，杀刺史韦康。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邈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

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诸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

乙巳日，黄巾军杀了济南刘赟。

十一月，辽东太守公孙康杀了袁尚、袁熙。

建安十三年春季正月，司徒赵温被免职。

夏季六月，撤除三公官职，设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日，曹操自己担任丞相。

秋季七月，曹操向南征伐刘表。

八月丁未日，光禄勋郗虑担任御史大夫。

壬子日，曹操杀了太中大夫孔融，灭了他的家族。

这月，刘表去世，小儿子刘琮继位，刘琮在荆州归降曹操。

冬季十月癸未日，出现日食。

曹操用水军讨伐孙权，孙权部将周瑜在乌林、赤壁打败了曹操。

建安十四年冬季十月，荆州发生地震。

建安十五年春季二月乙巳日，出现日食。

建安十六年秋季九月庚戌日，曹操与韩遂、马超在渭南交战，韩遂等人大败，关西平定。

这年，赵王刘赦逝世。

十七年夏季五月癸未日，杀了卫尉马腾，诛灭了他的三族。

六月庚寅日，出现日食。

秋季七月，洧水、颍水泛滥。发生螟灾。

八月，马超攻克凉州，杀了刺史韦康。

九月庚戌日，册立皇子刘熙为济阴王，刘懿为山阳王，刘邈为济北王，刘敦为东海王。

冬季十二月，彗星的光芒射入五诸侯星区。

建安十八年春季正月庚寅日，恢复《禹贡》中的九州。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大雨水。

徙赵王珪为博陵王。

是岁，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刘备破刘璋，据益州。

冬十月，曹操遣将夏侯渊讨宋建于枹罕，获之。

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贵人曹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一级，孝悌、力田二级。赐诸王侯公卿以下谷各有差。

秋七月，曹操破汉中，张鲁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匈奴南单于来朝。

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

冬，有星孛于东北。

是岁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三月，有星孛于东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夏五月，刘备取汉中。

夏季五月丙申日，曹操自封为魏公，加赐九锡。

天下大雨。

迁封赵王刘硅为博陵王。

这年，岁星、镇星、荧惑星都进入太微垣。彭城王刘和去世。

建安十九年，夏季四月，发生旱灾。五月，天下大雨。

刘备打败刘璋，占据了益州。

冬季十月，曹操派遣将领夏侯渊在袍罕县讨伐宋建，俘虏了他。

十一月丁卯日，曹操杀了皇后伏氏，诛灭了伏氏家族及两位皇子。

建安二十年春季正月甲子日，册立贵人曹氏为皇后。赏赐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一级，孝悌、力田每人二级。赐给诸王侯、公卿以下谷物各有不同。

秋季七月，曹操攻克汉中，张鲁投降。

建安二十一年夏季四月甲午日，曹操自己进号为魏王。

五月己亥日，出现日食。

秋季七月，匈奴南单于来朝廷朝见天子。

这年，曹操杀了琅邪王刘熙，封国被撤销。

建安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担任御史大夫。

冬季，有彗星出现在东北方。

这年发生大瘟疫。

建安二十三年春季正月甲子日，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讨曹操，未能成功，被灭三族。

三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建安二十四年春季二月壬子日，出现日食。

夏季五月，刘备夺取汉中。

秋七月庚子，刘备自称汉中王。

八月，汉水溢。

冬十一月，孙权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改元延康。

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

明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

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

太子早卒，孙康立五十一年，晋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为胡贼所杀，国除。

论曰：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

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秋季七月庚子日，刘备自称汉中王。

八月，汉水泛滥。

冬季十一月，孙权夺取荆州。

建安二十五年春季正月庚子日，魏王曹操去世。儿子曹丕继承王位。

二月丁未日，出现日食。

三月，改年号为延康。

冬季十月乙卯日，献帝让位，魏王曹丕称天子。尊奉献帝为山阳公，食邑一万户，地位在诸侯王之上。特准奏事不必称臣，接受诏书不用跪拜，使用天子车服在郊外祭祀天地，祭宗庙、祖先以及腊祭都遵照汉代制度，设都在山阳县的浊鹿城。四位皇子封了王位的，都降为列侯。

第二年，刘备在蜀地称帝，孙权也在吴地自称王。从此天下就分成三分的格局。

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日，山阳公去世。从让位到去世，有十四年，终年五十四岁，谥号为孝献皇帝。八月壬申日，按照汉朝天子的礼仪葬在禅陵，设置了园邑令丞守护陵园。

献帝的太子早死，孙子刘康袭位五十一年，在晋太康六年去世。刘康的儿子刘瑾袭位四年，太康十年去世。刘瑾的儿子刘秋袭位二十年，永嘉年间被胡人杀害，封国撤销。

评论说：《左传》说鼎作为器物，虽小却很重要，所以神视为宝贵的东西，不可以夺取转移。至于被人背负抢走，这也是国运穷尽的归宿吧！上天厌倦汉朝的德行已经久了，怎么能把这个祸害归罪于山阳公，专责备他一个人呢！

赞辞说：汉献帝生不逢时，身受播迁、亡国之灾。汉朝经历了四百年而终结，山阳公的官职长期处于魏国宾客的地位。

# 后汉书卷十上

## 皇后纪第十上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佩之响。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闺房肃雍，险谒不行也。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愆。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诸侯僭纵，轨制无章。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于五子作乱，冢嗣遘屯。爰逮战国，风宪逾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斯固轻礼弛防，先色后德者也。

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辩。然而选纳尚简，饰玩少华。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迹，前史载之详矣。

夏、殷以前，有关后妃制度的记载，文字简略。《周礼》记载帝王立有后，后下面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名世妇，八十一个女御，以充备宫廷内职。王后宫闱中的正位与帝王同体。夫人负责坐论妇礼，九嫔掌管德、言、容、功四德的教育，世妇主管丧葬、祭祀和接待宾客，女御负责安排君王休息的内寝。颁行官职分派事务，各有主管。女史使用赤管笔，记载后妃的功过。后妃们家居有傅母、保阿的训导，行动有鸣玉佩环等装饰物的音响。举荐贤才以辅佐君王，妆扮美丽而不过分淫佚。所以她们能遵循并宣扬女性美德的教化，规范内宫妇女的言行准则，使闺房之内恭敬和顺，没有不正当的私人请托。所以当周康王因沉湎女色而推迟上朝时，诗人就写了《关雎》这首诗进行讥讽；周宣王曾夜卧晚起耽误朝政，夫人姜氏就主动请罪。到周平王东迁洛邑，礼教秩序凋敝残缺。各国诸侯超越本分行为放纵，法令制度没有规章。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晋献公擢升爱幸的戎女骊姬为嫡夫人，终于导致五个儿子为争立王位而作乱，致使太子申生遇难。到了战国，风气更加轻薄，君王放纵情欲，上下颠倒，以至于国破身亡，这种事多得数不胜数。这正是由于轻视礼制、废弃规章，重色轻德而造成的。

秦国兼并天下，有很多举措自骄自大，后宫住满了七国的美人，将她们的爵位列为八等。汉朝兴起，沿用秦朝的称谓，因而后妃制度

没有整治。高祖宠爱戚姬，闺门不整，文帝爱幸慎夫人，尊卑不辨。但是选纳嫔妃崇尚节约简朴，服饰玩好并不华丽。自武帝和元帝以后，过度的费用代代增加，甚至发展到宫嫔三千人，增加为十四个等级。以妖媚受宠幸的嫔妃毁坏政事的征兆，外戚专权乱国的事例，前朝史书的记载已经很详细了。

及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敝矣。向使因设外戚之禁，编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贻厥方来，岂不休哉！虽御己有度，而防闲未笃，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缧绁于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辀继路。而赴蹈不息，燋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当时所奉者，则随它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缵西京《外戚》云尔。

到光武帝中兴汉室，废弃浮华，崇尚质朴，六宫的称号，只有皇后和贵人。贵人金印紫绶，俸禄不过每月几十斛粟。又设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女官，都没有爵位绶和俸禄，只有每年不定期的赏赐作为零用而已。汉代的制度，通常乘八月征收人头税时，朝廷派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到洛阳乡下察看良家女子，年龄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姿色端庄秀丽，符合宫廷选美容貌标准的，就用车运回后宫，选择观察是否可用，然后才留在后宫供皇上御幸。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彰明慎重纳聘，审慎访求贤惠聪明的淑女。明帝遵奉先帝的遗旨，后宫礼教很注意修饬，挑选提升妃嫔皇后，一定先看她的德行是否美好，宫内没有传到宫外的闲言，权势不因为个人的溺爱而授给，可以说是矫正了前朝的弊端了。如果明帝乘势制定禁止外戚专权的法令，编著《甲令》，改正以前的后妃制度，遗留给后代，难道不是很美好吗？明帝虽然能按法度要求自己，而对防备和禁阻外戚专权却没有能认真考虑，所以章帝以后，逐渐因为宠爱妃嫔的美色而授予她们权势，情好意合而恩赏隆厚，终于忘掉这样做的危害了。

自古以来虽然君主年幼，时政艰难，王室多灾之际，必定委政于辅政大臣，选拔进用忠贤之士，却没有妇女单独执掌朝政，决断国家大事的。只有战国时期秦国的芈太后开始摄政，因此芈太后的同母弟

穰侯魏冉权势超过年幼的秦昭王，家室在秦国最富有。汉朝沿袭秦国的谬误，知道祸患却不能改正。东汉皇统多次断绝，权归女主，安、质、桓、灵四帝都是由外戚拥立，临朝称制的太后有六位，没有一个不是决定国家大事于帷幄之中，把朝政大权委任给父亲兄弟，贪图立孩童为帝以便长期执掌朝政，压抑贤明正直之士以便专擅威权。任重道远，刻意谋求私利只会使祸患早日到来。一旦太后身犯寒暑死在朝廷之上，亲属随即身陷牢狱而难逃诛戮之祸。外戚败亡之祸接连不断，在独揽朝政的路上倾覆的车一辆接一辆。但他们仍不断蹈袭以往的错误，不知止息，直到焦头烂额为止，终于搞得国运衰颓，帝位沦亡。《诗经》、《尚书》所哀叹的，准则与此大致相同。因此，考察列陈东汉一朝后妃的行为事迹，写成《皇后本纪》。虽然她们成功失败的事情不同，但同享后妃正号的，都一并收进这篇本纪里。那些因皇上的私恩追尊为后，不是当时所尊奉的皇后的，就随同其他的史事附带写出。皇后亲属的其他事情，归在各自的列传。其余别处没有记载的，就附在这篇本纪当中，以此接续《汉书·外戚传》。

光武郭皇后讳圣通，真定槁人也。为郡著姓。父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国人义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生后及子况。昌早卒。郭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有宠。及即位，以为贵人。

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况小心谨慎，年始十六，拜黄门侍郎。二年，贵人立为皇后，彊为皇太子，封况绵蛮侯。以后弟贵重，宾客辐凑。况恭谦下士，颇得声誉。十四年，迁城门校尉。其后，后以宠稍衰，数怀怨怼。十七年，遂废为中山王太后，进后中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徙封况大国，为阳安侯。后从兄竟，以骑都尉从征伐有功，封为新郪侯，官至东海相。竟弟匡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终，无子。其婿南阳陈茂，以恩泽封南䜌侯。

光武郭皇后名圣通，真定郡槁县人。她家是郡中的大姓。父亲郭昌，把价值数百万的田宅财产让给了异母弟，国人都称赞他仁义。郭昌做过郡里的功曹。娶真定恭王刘普的女儿为妻，号称郭主，生下郭皇后和儿子郭况。郭昌死得早。郭主虽然是诸侯王家的女儿，却喜好礼教、崇尚节俭，有做母亲的风范德行。更始二年春天，光武帝攻打王郎，到了真定，便娶郭圣通为妻，对她很宠爱。到光武帝即位，把她封为贵人。

建武元年，生下皇子刘彊。光武帝喜欢郭况为人小心谨慎，那时郭况才十六岁，就授官黄门侍郎。二年，郭贵人被立为皇后，刘彊为皇太子，封郭况为绵蛮侯。由于他是皇后的弟弟而身贵位重，家中宾客云集。郭况恭敬谦逊礼贤下士，声誉很好。建武十四年，郭况升任城门校尉。此后，郭皇后因为宠幸逐渐衰减，多次心怀怨恨。建武十七年，终于被废为中山王太后，晋封郭皇后的中子右翊公刘辅为中山

王，把常山郡划归中山国。改封郭况到大国，为阳安侯。郭皇后的堂兄郭竟，以骑都尉的身份随从征伐有功，封为新郪侯，官至东海国相。郭竟的弟弟郭匡被封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郭皇后的叔父郭梁，死得早，没有儿子。他的女婿南阳人陈茂，因皇帝的恩泽被封为南䜌侯。

二十年，中山王辅复徙封沛王，后为沛太后。况迁大鸿胪。帝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亲临丧送葬，百官大会，遣使者迎昌丧柩，与主合葬，追赠昌阳安侯印绶，谥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于北芒。

帝怜郭氏，诏况子璜尚淯阳公主，除璜为郎。显宗即位，况与帝舅阴识、阴就并为特进，数授赏赐，恩宠俱渥。礼待阴、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况卒，赠赐甚厚，帝亲自临丧，谥曰节侯，子璜嗣。

元和三年，肃宗北巡狩，过真定，会诸郭，朝见上寿，引入倡饮甚欢。以太牢具上郭主冢，赐粟万斛，钱五十万。永元初，璜为长乐少府，子举为侍中，兼射声校尉。及大将军窦宪被诛，举以宪女婿谋逆，故父子俱下狱死，家属徙合浦，宗族为郎吏者，悉免官。新郪侯竟初为骑将，从征伐有功，拜东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国废。建初二年，章帝绍封嵩子勤为伊亭侯，勤无子，国除。发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勋嗣；勋卒，子骏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国。建初三年，复封骏为观都侯，卒，无子，国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绝国。

建武二十年，中山王刘辅又改封为沛王，郭后成为沛太后。郭况调任大鸿胪。光武帝几次驾临郭况的府第、聚会公卿、诸侯、亲家在一起宴饮，赏赐给郭况的金钱绢帛，丰盛无比，京城中的人称郭况家为“金穴”。建武二十六年，郭皇后的母亲郭主去世，光武帝亲自去吊丧送葬，文武百官全都参加了葬礼。光武帝派使者运来郭昌的灵柩，与郭主合葬，追赠郭昌阳安侯印绶，谥号称为思侯。建武二十八年，郭后去世，埋葬在北芒山。

光武帝怜爱郭氏，下诏让郭况的儿子郭璜娶自己的四女儿清阳公主刘礼为妻，任命郭璜为郎官。明帝即位，郭况与明帝的舅舅阴识、阴就一同晋升为特进，多次给予赏赐，恩宠都很深厚。明帝礼待阴、郭两家，事事均同。永平二年，郭况死了，明帝赠赐非常丰厚，还亲自临丧致哀，郭况谥号为节侯，儿子郭璜继承爵位。

元和三年，章帝到北方巡视，路过真定，会见了郭氏全家，郭氏全家朝见章帝为他祝寿，在一起快乐地宴饮，十分欢畅。章帝用牛、羊、猪三牲祭祀郭主的坟茔，赐给郭家一万石粟，五十万钱。汉和帝永元初年，郭璜任长乐少府，儿子郭举为侍中，兼射声校尉。等到大将军窦宪被诛杀，郭举由于是窦宪的女婿也被株连为谋逆，因此郭璜父子都被下狱处死，家属流放到合浦郡，宗族中做郎吏的，全部免

官。新郪侯郭竟当初做骑将，随从征伐有功，授官东海国相。死于明帝永平年间，儿子郭嵩继承爵位；郭嵩死后，朝廷追究他参与楚王刘英造作符瑞企图谋反的事，牵连有罪，封国被撤销。建初二年，章帝续封郭嵩的儿子郭勤为伊亭侯，郭勤没有儿子，死后封国撤销。发干侯郭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去世，儿子郭勋继承爵位；郭勋去世，儿子郭骏继承爵位，永平十三年，也因为楚王刘英的事受牵连获罪，失去封国。建初三年，又封郭骏为观都侯，死后无子，封国撤销。郭氏封侯的共计三人，封国都断绝了。

论曰：物之兴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来之甚者，必唯宠惑乎？当其接床笫，承恩色，虽险情赘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爱，析嬿私，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爱升，则天下不足容其高；欢队，故九服无所逃其命。斯诚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扬，未或违之者也。郭后以衰离见贬，恚怨成尤，而犹恩加别馆，增宠党戚。至乎东海逡巡，去就以礼，使后世不见隆薄进退之隙，不亦光于古乎！

光烈阴皇后讳丽华，南阳新野人。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当成里，时年十九。及光武为司隶校尉，方西之洛阳，令后归新野。及邓奉起兵，后兄识为之将，后随家属徙淯阳，止于奉舍。

评论说：事物的兴衰，情状的起伏，固然有其内在的道理。然而兴亡去来迅捷的原因，一定是只受宠幸诱惑影响吗？当后妃在床笫上接幸君王，以色承恩，即使她们有险诈的举动和丑恶的行为，君王无不视之为德行。等到君王移情别恋，另有所爱，虽然是仁惠之心、娇妍之状，反而觉得更为丑陋。情深爱切，即使天下也不能容纳其崇高；因宠失欢坠，所以天涯海角也无逃命之处。这实在是志士之所以沉溺，君王之所以抑扬的原因，没有能够违反它的啊。郭皇后由于色衰情离而被贬，因怨恨而获过，而皇上在她被贬为诸侯王太后时仍然施予恩惠，对她的亲属宠幸不衰。至于东海国相郭竟后代官爵的进退，封国的立废都遵循礼制，使后世看不到因皇恩厚薄进退与外戚所产生的裂痕，这不也是光耀于古代的事情吗！

光烈阴皇后名丽华，南阳郡新野县人。当初，光武帝到新野，听说阴丽华长得漂亮，心里很喜欢她。后来到长安，看见执金吾出巡时随从车骑声势盛大，于是感叹道：“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六月，终于在宛县当成里娶阴丽华为妻，这时阴丽华十九岁。等到光武被更始政权任命为司隶校尉，将西去洛阳，只好让阴丽华回新野娘家。等到邓奉起兵反对吴汉时，阴丽华的哥哥阴识是邓奉的部将，阴丽华随同家属迁到清阳，住在邓奉的官舍里。

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与湖阳、宁平主诸宫人俱到洛阳，以后为贵人。帝以后雅性宽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故

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从征彭宠，生显宗于元氏。九年，有盗劫杀后母邓氏及弟䜣，帝甚伤之，乃诏大司空曰：“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祸，母子同命，愍伤于怀。《小雅》曰：‘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谥贵人父陆为宣恩哀侯，弟䜣为宣义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后。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绶，如在国列侯礼。魂而有灵，嘉其宠荣！”

光武帝即位，命侍中傅俊迎接阴丽华，阴丽华和湖阳公主、宁平公主及宫人们一起来到洛阳，光武帝封阴丽华为贵人。光武帝认为阴丽华素来性情宽厚仁爱，想封她为皇后，阴丽华坚决推辞，认为郭圣通已生了儿子，始终不肯当皇后，所以光武帝才立郭圣通为皇后。建武四年，阴丽华随同光武帝征伐彭宠，在元氏县生下明帝刘庄。建武九年，有强盗劫杀了阴丽华的母亲邓氏和弟弟阴䜣，光武帝非常悲伤，于是诏令大司空说：“我没显达的时候，娶阴氏为妻，因为带兵四处征伐，便各自分离。幸亏得保安全，都脱离了虎口。因为阴贵人有人母典范的美德，应当立她为皇后，可是她坚决推辞不肯承当，列位于妃妾。我赞赏她重义谦让，许诺封赏她的弟弟，而她的弟弟阴䜣还没等到封赏爵位封土，却遭遇祸患，母子不幸同时遇难，使我满怀怜悯悲伤。《诗经·小雅·谷风》诗说：‘在担惊受怕的时候，只有我和你在一起。将要安宁享乐的时候，你却离开了我。’诗中对人们的告诫，能不慎重对待吗？现追封阴贵人的父亲阴陆爵位谥号为宣恩哀侯，弟弟阴䜣为宣义恭侯，让她的另一位弟弟阴就继承他父亲哀侯的爵位。趁着灵柩还在灵堂，派太中大夫授予印绶，阴䜣葬礼的礼节和在封国的列侯相同。他们的阴魂如果有灵，就嘉佑自己的亲人荣耀昌盛吧！”

十七年，废皇后郭氏而立贵人。制诏三公曰：“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主者详案旧典，时上尊号。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后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七岁失父，虽已数十年，言及未曾不流涕。帝见，常叹息。

显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从太后幸章陵，置酒旧宅，会阴、邓故人诸家子孙，并受赏赐。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

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废郭皇后而立阴贵人为皇后。下诏书给三公说：“郭皇后心怀怨恨，多次违反教令，不能抚慰别的皇子，做其他嫔妃的典范。宫闱之内，嫔妃看见皇后就像小鸟见到鹰鹞一样。她既没有《关雎》诗中所褒扬的美德，反而有吕后、霍氏狠毒跋扈的作

风，怎么可以把幼孤托付给她，指望她恭敬地承继宗庙祭祀呢？现在派大司徒戴涉、宗正刘吉持符节，令郭氏上交皇后玺绶。阴贵人出生于乡里良家，在我微贱时嫁给了我。《诗经·豳风·东山》诗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她适合奉祀宗庙，为天下之母。负责此事的官员详细考察以前的典章制度，及时上奏皇后的尊号。这是异于寻常的事，不是国家的喜庆，不要祝颂庆贺。”阴皇后在位谦恭节俭，嗜好和玩乐都不多，也不喜欢开玩笑。性情仁厚孝顺，富于慈爱和同情心。她七岁时就失去了父亲，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一提到父亲，总是流泪感伤。光武帝看见了，也常常为之叹息。

明帝即位，尊阴皇后为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天。明帝陪同太后到章陵祭祖，在旧宅安排酒宴，与阴、郭两家的故人及其子孙聚会，他们都得到了赏赐。七年，阴太后逝世，在位二十四年，死时六十岁，与光武帝合葬在原陵。

明帝性孝爱，追慕无已。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取甘露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

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少丧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蔺夫人悲伤发疾慌惚。后时年十岁，干理家事，敕制僮御，内外谘禀，事同成人。初，诸家莫知者，后闻之，咸叹异焉。后尝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虽有患状而当大贵，兆不可言也。”后又呼相者使占诸女，见后，大惊曰：“我必为此女称臣。然贵而少子，若养它子者得力，乃当逾于所生。”

初，援征五溪蛮，卒于师，虎贲中郎将梁松、黄门侍郎窦固等因谮之，由是家益失埶，又数为权贵所侵侮。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乃上书曰：“臣叔父援孤恩不报，而妻子特获恩全，戴仰陛下，为天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窃闻太子、诸王妃匹未备，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仪状发肤，上中以上。皆孝顺小心，婉静有礼。愿下相工，简其可否。如有万一，援不朽于黄泉矣。又援姑姊妹并为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臣严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缘先姑，当充后宫。”由是选后入太子宫。时年十三。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遂见宠异，常居后堂。

明帝性情仁孝友爱，对母亲思念不已。永平十七年正月，应当去拜谒原陵，一天夜里，明帝梦见父皇刘秀和母后阴丽华像活着一样高高兴兴地在一起。梦醒以后，悲伤得再也不能入睡，就起来查看历法，第二天是个吉日，便率领文武百官和父母的故旧宾客，去父母陵前祭拜。这天，天降甘露到原陵的树上，明帝命百官收取甘露来献祭。祭拜结束以后，明帝到陵寝的殿中休息，从坐席前伏在御床上，看见太后生前梳妆用的镜匣中的化妆品，触景生情，又悲痛泣下，命人换上新的胭脂、香膏和盛放化妆品的器皿。左右的人都低头流泪，

悲伤得不能仰视明帝。

明德马皇后，名讳不详，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哥哥马客卿很聪明，也死得早，母亲蔺夫人因此悲伤过度，以致发病时神志不清。当时马皇后才十岁，治理家庭事务，整饬指挥奴仆，咨询回禀内外事务，处理事情竟然同成年人一样。开始，马家亲友没有人知道，后来听说了，无不惊异叹服。马皇后曾长期生病，太夫人令筮者占卜，筮者说："这位姑娘虽然目前有病，日后却应当有大富贵，吉不可言。"后来又叫来相者让他占看马家众女，相者看见马皇后，非常吃惊地说："将来我必定向这位姑娘称臣。但是她位贵而少子，如果抚养别人的孩子尽心尽力，得到的回报就会胜过自己亲生的孩子。"

当初，马援征伐五溪蛮，死在军中，虎贲中郎将梁松、黄门侍郎窦固等人趁机毁谤他，因此马家更加失势，后来又多次受到权贵的侵凌欺侮。马皇后的堂兄马严极为恼恨气愤，禀告太夫人跟窦家断绝了婚姻，请求送马援的女儿进宫。于是上书说："臣叔父马援身负皇恩没有报答，而且妻子儿女受陛下特恩得到保全，崇戴敬仰陛下，视作皇天慈父。人的常情是既能不死，就想求福。臣私下听说太子、诸王的配偶尚未完备，叔父马援有三个女儿，长女十五岁，次女十四岁，小女儿十三岁，容貌体形头发肤色，上中等以上。她们都孝顺小心，端庄娴静有礼。希望皇上派遣相工，察看她们是否可以入选。如果有人万一被选中，马援在黄泉之下也会不朽了。又何况马援的姑家姐妹都是西汉成帝的婕妤，死后葬在延陵。臣马严有幸能蒙受皇恩获得新生，希望能依照先姑的关系，让马援的女儿充侍后宫。"因此选马援的小女儿入太子宫做了嫔妃。当时她十三岁。奉侍阴皇后，接待与她地位相等的嫔妃，礼数完备，与后宫上下都相安和睦。于是受到特别的宠爱，常在后堂奉侍太子。

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时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肃宗。帝以后无子，命令养之。谓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肃宗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间。后常以皇嗣未广，每怀忧叹，荐达左右，若恐不及。后宫有进见者，每加慰纳。若数所宠引，辄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遂立为皇后。

先是数日，梦有小飞虫无数赴著身，又入皮肤中而复飞出。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身长七尺二寸，方口，美发。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反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帝尝幸苑囿离宫，后辄以风邪露雾为戒，辞意款备，多见详择。帝幸濯龙中，并召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侧，请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乐，虽来无欢。"是以游娱之事希尝从焉。

明帝即位，封马氏为贵人。当时，马贵人前母姐姐的女儿贾氏也被选入宫中，生下章帝刘炟。明帝因为马贵人没有生儿子，命令她抚养刘炟。对马贵人说："人不一定非得自己生儿子，怕只怕对孩子爱护养育不尽心罢了。"马贵人于是尽心抚育刘炟，操劳胜过对待亲生的孩子。章帝也仁孝淳厚，天生恩爱性情，母慈子爱，始终没有细微的嫌隙隔阂。马贵人常因为明帝儿子不多，每每心怀忧虑而叹息，推荐左右嫔妃侍寝，唯恐有所不及。后宫有进侍明帝的，她时常加以抚慰存问。如果有人多次得到皇上宠爱招幸，马贵人往往待她更好。永平三年春天，有关大臣奏请册立皇后，明帝没有明确表态。皇太后说："马贵人的品德为后宫之冠，她就是合适的人选。"于是立她为皇后。

在这之前几天，马贵人梦见有无数小飞虫飞到身上，接着钻进皮肤里，后来又飞出去了。做了皇后以后，她更加谦恭端肃。她身高七尺二寸，方方的嘴唇，一头秀发。能背诵《周易》，喜欢读《春秋》、《楚辞》，尤其熟悉《周礼》和《董仲舒书》。经常身穿粗帛做成的衣服，裙子不加花边。每月初一和十五，后宫诸姬、公主朝见皇后，远远看见皇后的袍衣粗疏简陋，反而认为是上等丝织品做成的，走近一看，就不禁笑起来了。马皇后解释道："这种粗帛特别容易染色，所以就用它做衣服了。"六宫无不对马皇后的节俭表示叹息。明帝曾几次去苑囿离宫游玩，马皇后总是以容易感受风寒露雾进行告诫，言语诚恳周到，多数被明帝采纳。一次明帝到濯龙园中，召来众才人一同出游，下邳王以下诸人都在旁边，众人建议请叫上皇后。明帝笑着说："她这个人不喜欢游乐，即使来了也没有兴趣。"所以游乐的事情马皇后很少陪同。

> 十五年，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裁食数县，于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时楚狱连年不断，囚相证引，坐系者甚众。后虑其多滥，乘间言及，恻然。帝感悟之，夜起仿偟，为思所纳，卒多有所降宥。时诸将奏事及公卿较议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执之际，辄言及政事，多所毗补，而未尝以家私干。故宠敬日隆，始终无衰。
>
> 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即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永平十五年，明帝查看地图，准备分封皇子，食封的户数全部都相当于光武帝皇子封国的一半。马皇后看见后说："众皇子每人才食封数县，按制度不是太节俭了吗？"明帝说："我的儿子怎么能与先帝的儿子等同呢？每年供给他们二千万钱就足够了。"当时，楚王刘英

的案件连年都在追究，一直没有结案，囚犯的证词相互牵累，因此株连下狱的人很多。马皇后忧虑案子株连的人太多，失去节制，趁明帝闲时谈及此事，表情十分悲伤。明帝有所感而觉悟，夜不能寐，起床徘徊，考虑马皇后的意见，最后宽恕了此案中的不少人犯。当时，诸将上奏的事及公卿议论难以决断的事情，明帝多次用来测试马皇后。皇后的分析解说总是意理明晰，各得其情。每当侍从明帝的时候，她常常谈到政事，对明帝有很多帮助补益，却从没有因为马家的私事提过请求。因此明帝对她的宠爱敬重日益深厚，始终不衰。

到明帝驾崩，章帝即位，尊马皇后为皇太后。明帝的贵人们应当迁徙到南宫居住，马太后感于离别的思念，赐给每个贵人诸王用的红绶带，加上四匹马拉的安车一辆，白色越布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她自己撰写了《显宗起居注》，删去了哥哥马防入宫参与服侍医药的事。章帝请求说："黄门舅早晚服侍先帝将近一年，既没有特殊的褒奖，又不记录他的辛勤劳苦，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太后说："我不想让后世听说先帝多次亲近后宫之家，所以才不写啊。"

建初元年，帝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旧典。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蚡、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阳诸国，常谓'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熏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褠，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固不许。

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且卫尉年尊，两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稽留。"

建初元年，章帝想给几位舅舅赐封爵位，马太后没有同意。第二年夏天，大旱，言事的官员认为是不封赏外戚的缘故，有关大臣因此上奏，应该按照以往的制度封赏外戚。太后下诏说："凡是奏言封赏外戚的大臣，都不过是想谄媚我来求取福禄罢了。过去成帝时，同一天封外戚王氏五人为侯，当时黄雾四塞，没有听说天降时雨的祥瑞应验。又如景帝时的田蚡、窦婴，宠幸显贵，横行恣肆，招致家族覆亡的灾祸，被世人作为鉴戒传说。所以先帝防范慎用舅氏，不让他们在朝廷的重要部门任职。对诸子的封赐，只给他们相当于光武帝所封楚、淮阳等国的一半，他常说'我的儿子不应当和先帝的儿子等同'。现在有关大臣为什么要拿马氏和阴氏相比呢！我身为天下之母，却身穿粗帛，食不求甘，左右的人只穿帛布，没有香薰等修饰，是想以身

作则为臣下做表率。以为外亲见我这样，应当惭愧而勤勉自励，不料他们只是笑话太后一向喜欢俭朴。不久前，我路过濯龙门，望见我娘家来皇宫问候起居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奴仆戴着绿色袖套，衣领衣袖洁白，回头再看看我的车夫的穿戴，比那些奴仆差远了。我之所以对他们没有加以谴责怒斥，仅仅断绝每年赏赐给他们的费用，是希望以此暗示他们自己反省，使他们内心感到惭愧，但他们仍然懈怠，没有忧国忘家的思想。对臣下的了解没有超过君王的，何况又是亲属呢？我怎么能上辜负先帝的旨意，下亏损先人的德行，重蹈西汉外戚因专权而败家亡身之祸呢！”坚决不同意赐给她兄弟们爵位。

章帝看到太后的诏书悲叹不已，又再次请求说：“汉朝自建立以来，外戚舅氏封侯，就像皇子封王一样成为定制。太后的确是心怀谦虚，可又怎么能只让我不施加恩泽给三位舅舅呢？况且任卫尉的大舅年长，任校尉的两位舅舅有大病，假如万一发生不测，就会让我抱憾终身。应当趁早选择吉时赐封，不可延滞。”

太后报曰：“吾反覆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受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衣食则蒙御府余资，斯岂不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封，违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刚急，有匈中气，不可不顺也。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

时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阁后殿。太后以为己过，起居不欢。时当谒原陵，自引守备不慎，惭见陵园，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坟微高，太后以为言，兄廖等即时减削。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恪之色，然后加谴。其美车服不轨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广平、钜鹿、乐成王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于是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乃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述叙平生，雍和终日。

太后答复说：“我反复思考这件事，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岂是只想着自己获取谦虚的名声，而让皇帝遭受不施恩给外戚的嫌疑呢？从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的兄长为侯，丞相条侯周亚夫说受高祖刘邦之约，没有军功，不是刘家的子孙不能封侯。现在马氏无功于国家，怎么能跟阴、郭等中兴汉室的皇后相提并论呢？经常看到那些富贵人家，禄位重叠，就像是一年两次结果的树木，树根必定受到伤害。况且人之所以希望分封为侯，无非是想上奉祖宗的祭祀，下求衣食的温饱罢了。现在马家祭祀能得到四方的珍奇，衣食则享受朝廷的供给，这些难道还不够，而一定要获得一县的封邑吗？我已经考虑成

熟了，皇上不要有什么疑虑。至于最孝敬的行为，是以安定保全亲人为上。如今屡遭变异，谷价涨了几倍，我昼夜忧虑惶恐，坐卧不安，此时让我先去操办外戚封侯的事情，实在是有违慈母的拳拳之心啊！我的性情一向刚强急躁，心里有气，不能不让它顺畅。如果阴阳调和，边境清静无事，然后再了结你分封舅氏的心愿。到那时，我就只做些含糖哄孙子的事，不再管国家政事了。”

这时新平公主家马厩失火，火势漫延烧了皇宫北阁后殿。马太后把这看做是自己的过失，起居不高兴。时逢该去谒祭原陵，太后引咎自责，认为北阁后殿被烧，是由于自己守备不慎，愧见陵园，就没有去谒祭。当初，马太后的祖母安葬时，所建坟茔比制度规定稍微高了一些，马太后指出，她哥哥马廖等人立即就把坟头降低了。她娘家亲属中凡是有谦逊朴素恭行仁义的，马太后就给予好言勉励，赏给钱财职位。如果有细微的过失，就先施以严词厉色，然后再给予谴责处置。对那些只知道美饰车服，不遵守国家法度的亲戚，就断绝亲属关系，遣送回乡里。明帝的皇子广平王刘羡、钜鹿王刘恭、乐成王刘党车骑朴素，没有金银装饰，章帝把此事告知太后，太后立即赏赐他们各五百万钱。因此皇宫内外人人听从太后教化，被衾服饰如同一样，诸家外戚惶恐谨慎，远远超过明帝永平年间。于是马太后让人设置了织室，在濯龙园中植桑养蚕，多次前去观看，把这当做娱乐。她经常和章帝早晚谈论政事，有时教授诸小王子读书，谈论经学，讲述自己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和谐快乐地度过一整天。

四年，天下丰稔，方垂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太后闻之，曰：“圣人设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齐也。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今虽已老，而复‘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居不求安，食不念饱。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焉。

太后其年寝疾，不信巫祝小医，数敕绝祷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余。合葬显节陵。

贾贵人，南阳人。建武末选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肃宗，而显宗以为贵人。帝既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故贵人不登极位，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及太后崩，乃策书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诸史并阙后事，故不知所终。

建初四年，全国大丰收，四境安宁无事，章帝于是分封三位舅舅马廖、马防、马光为列侯。三人一起辞让，希望降一级封为关内侯。马太后听说此事，说：“圣人设立教化，方法各不相同，因为圣人知道人的性情不可能一致。我年轻时，只敬慕古人留名于竹帛，不管性命的长短。现在虽然已经老迈，却又‘戒之在得’，因此日夜警惕发生危险，考虑降低减少自己的享乐。居不求安，食不贪饱。希望凭借这

些作为，不辜负先帝对我的信赖。所以感化教导兄弟们，共同实现这一志向，想让自己瞑目的时候，不再有什么遗憾。怎么也没料到老来愿望又会有人不听从呢？只好留下万年长久的遗憾了！”马廖等三兄弟不得已，接受封爵然后辞掉官职回家闲居去了。

就在这一年马太后病重，她不相信巫祝小医，多次下令停止为她的病祈祷。到了六月，马太后逝世。在位二十三年，终年四十多岁，与明帝合葬在洛阳显节陵。

贾贵人，南阳人。建武末年选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下章帝，明帝把她封为贵人。章帝已被马太后抚养，就只以马氏为外家，所以贾贵人没有登上皇太后的高位，贾氏的亲族中也没有受到宠幸而显耀的。到马太后逝世，章帝才下诏书加封给贾贵人诸侯王用的红绶带，四匹马拉的安车一辆，宫女二百人，御府所藏杂色绢帛二万匹，大司农所管黄金一千斤，钱二千万。有关东汉的各种史书对这以后的事都缺乏记载。所以不知道贾贵人的后事。

章德窦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大司空融之曾孙也。祖穆，父勋，坐事死，事在《窦融传》。勋尚东海恭王彊女沘阳公主，后其长女也。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见后者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与女弟俱以选例入见长乐宫，进止有序，风容甚盛。肃宗先闻后有才色，数以讯诸姬傅。及见，雅以为美，马太后亦异焉，因入掖庭，见于北宫章德殿。后性敏给，倾心承接，称誉日闻。明年，遂立为皇后，妹为贵人。七年，追爵谥后父勋为安成思侯。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

章德窦皇后，名讳不详，扶风郡平陵县人，是大司空窦融的曾孙女。祖父窦穆，父亲窦勋，都因事获罪而死，详情记载在本书《窦融传》里。窦勋娶东海恭王刘彊的女儿沘阳公主为妻，窦皇后是窦勋的大女儿。窦家衰败以后，多次请来相工询问家庭以后的情况，看到窦皇后的相工都说她应当大尊大贵，不是做臣妾的容貌。窦皇后六岁时就能书写，亲戚家的人都很看重她。建初二年，窦皇后与妹妹都被皇家按照挑选宫女的惯例选入长乐宫。窦皇后进退举止符合规矩，风度翩翩仪容出众。章帝先听说窦皇后有才色，便多次询问诸姬的傅母。等到见了窦皇后，更觉得她漂亮，马太后也很惊异，就传唤她入宫，在北宫章德殿接见了她。窦皇后性情敏捷，尽心奉承接待上下，对她的称赞誉美天天可以听见。第二年就被立为皇后，妹妹被封为贵人。建初七年，追封窦皇后的父亲窦勋爵位谥号为安成思侯。章帝对窦皇后特别宠幸，因而她在后宫的地位很牢固。

初，宋贵人生皇太子庆，梁贵人生和帝。后既无子，并疾忌之，数间于帝，渐致疏嫌。因诬宋贵人挟邪媚道，遂自杀，废庆为清河王，语在《庆传》。

梁贵人者，褒亲愍侯梁竦之女也。少失母，为伯母舞阴长公主所养。年十六，亦以建初二年与中姊俱选入掖庭为贵人。四年，生和帝。后养为己子。欲专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飞书以陷竦，竦坐诛，贵人姊妹以忧卒。自是宫房惵息，后爱日隆。

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临朝，尊母沘阳公主为长公主，益汤沐邑三千户。兄宪，弟笃、景，并显贵，擅威权，后遂密谋不轨，永元四年，发觉被诛。

当初，宋贵人生下皇子刘庆，梁贵人生下和帝刘肇。窦皇后没有儿子，憎恨嫉妒两位贵人，多次在章帝面前挑拨离间，逐渐使章帝疏远嫌弃了她们。于是窦皇后乘机诬陷宋贵人用邪媚的方式诅咒君上，终于逼迫宋贵人自杀，皇子刘庆被废为清河王，这件事的详情记载在本书《刘庆传》里。

梁贵人，是褒亲愍侯梁竦的女儿。少年丧母，被伯母舞阴长公主收养。十六岁时，也在建初二年和她的二姐一起被选入皇宫，封为贵人。建初四年，梁贵人生了和帝。窦皇后把和帝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她企图单独享有外戚的宠幸因而忌恨梁贵人。建初八年，窦皇后便派人写匿名信来陷害梁竦，梁竦因此获罪被杀，梁贵人姐妹都由于忧惧而死。从此以后，后宫妃妾无不惧怕窦皇后，章帝对窦皇后的宠爱日益深厚。

到章帝去世，和帝即位，尊窦皇后为皇太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尊称母亲沘阳公主为长公主，加封汤沐邑三千户。哥哥窦宪、弟弟窦笃、窦景，都地位显贵，擅威专权，后来终于暗中图谋不轨，永元四年，阴谋泄露，被诛杀。

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贵人姊嫕上书陈贵人枉殁之状。太尉张酺、司徒刘方、司空张奋上奏，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诏曰：“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案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于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

帝以贵人酷殁，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宫，上尊谥曰恭怀皇后，追服丧制，百官缟素，与姊大贵人俱葬西陵，仪比敬园。

和帝阴皇后讳某，光烈皇后兄执金吾识之曾孙也。后少聪慧，善书艺。永元四年，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八年，遂立为皇后。

自和熹邓后入宫，爱宠稍衰，数有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十四年夏，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与后弟轶、辅、敞辞语相连及，以为祠祭祝诅，大逆无道。奉、毅、辅考死狱中。帝使司徒鲁恭持节赐后策，上玺绶，迁于桐宫，以忧死。立七年，葬临平亭部。父特进纲自杀，轶、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县，宗亲外内昆弟皆免官还田里。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阴氏诸徙者悉归故郡，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永元九年，窦太后去世，还没有安葬，梁贵人的姐姐梁嫕就上书陈奏梁贵人冤死的情形。太尉张酺、司徒刘方和司空张奋上奏，请求按照光武帝废黜吕太后配食高庙的旧例，贬去窦太后的尊号，认为不应让她与先帝合葬。还有很多大臣上书支持这种意见。和帝亲自写诏说："窦氏虽然不遵守国家法度，可是窦太后经常减损自己的费用。我侍奉太后十年，深思太后大义，礼法规定，臣子没有贬除尊上封号的条文。恩爱不忍割离，仁义不忍亏损。考察前朝史实，上官太后也没有被贬黜尊号，希望不要再议论这件事。"于是合葬窦太后于敬陵。窦皇后在位十八年。

和帝认为梁贵人死得太惨，殓葬之礼过简，于是将梁贵人的灵柩改殡在承光宫，上尊谥号为恭怀皇后，追行丧礼，百官一律身穿白色丧服，梁贵人和姐姐大贵人都安葬在西陵，仪礼比照安帝祖母宋贵人的敬园。

和帝阴皇后，名讳不详，是光烈皇后阴丽华哥哥执金吾阴识的曾孙女。阴皇后少年聪慧，善于书法。永元四年，被选进皇宫，因为她是先代皇后的近支，所以被封为贵人。和帝对她特别宠爱。永元八年，于是立她为皇后。

自从和熹邓皇后入宫以后，和帝对阴皇后的爱宠稍有衰减，阴皇后多次表示愤恨。阴皇后的外祖母邓朱经常出入后宫。永元十四年夏，有人告发阴皇后与邓朱合谋使用巫蛊邪术诅咒邓皇后，事情被发觉后，和帝就派中常侍张慎和尚书陈褒在掖庭狱共同审查此案。邓朱与她的两个儿子邓奉、邓毅及阴皇后的弟弟阴轶、阴辅、阴敞的供词互相牵连，被认为使用恶语祭祷诅咒，犯了大逆不道罪。邓奉、邓毅和阴辅被拷打死在狱中。和帝派司徒鲁恭持符节向阴皇后传达诏书，命她交出皇后印绶，迁往桐宫，阴皇后因此忧愤而死。她在位七年，葬在临平亭部。她的父亲特进阴纲自杀，阴轶、阴敞和邓朱的家属流放到日南郡比景县，宗亲内外兄弟都被免官遣返乡里。安帝永初四年，邓太后下诏赦免阴家的流放者，让他们全部返回故乡，归还他们的资财五百余万。

和熹邓皇后讳绥，太傅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也。后年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为剪发。夫人年高目冥，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

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后尝梦扪天，荡荡正青，若有钟乳状，乃仰嗽饮之。以讯

诸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而咶之，斯皆圣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见后惊曰：“此成汤之法也。”家人窃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闻活千人者，子孙有封。兄训为谒者，使修石臼河，岁活数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叹曰：“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其后世必有兴者。”

和熹邓皇后名绥，是太傅邓禹的孙女。父亲邓训，官居护羌校尉；母亲阴氏，是光烈皇后阴丽华堂弟的女儿。邓绥五岁时，太傅夫人很喜欢她，亲自给她剪头发。老夫人年老眼花，误伤了她的后额，她忍痛不说。左右看到的人感到奇怪，就问她是不是不痛，她说：“不是不痛，太夫人疼爱我才给我剪头发，我不能伤了老人家的一片情意，所以忍痛没说啊。”她六岁就能通读《史书》，十二岁就已通晓了《诗经》、《论语》。兄长们每次读经传时，她总是虚心提出疑难问题求教。她志在学习典籍，不愿过问家务之事。母亲经常责难她，说：“你不学习针线缝纫来做衣服，却反而专心钻研经传之学，难道你想应举博士吗？”邓绥不敢违背母亲的话，就白天学做针线家务，晚上诵读经典书籍，家里人都称她为“诸生”。父亲邓训惊异于她的行为，事无大小，总是与她详细商议。

永元四年，邓绥本来应当被选入宫，适逢父亲邓训去世，她日夜哭泣，整整三年没吃盐菜，憔悴得容貌大变，连家里人都不认识她了。邓绥曾经梦见自己用手摸天，广阔的天空一片蔚蓝，天幕上像是有个钟乳石状的东西，便抬头吮吸进口中。她拿这件事去问占梦者，占梦者说，尧曾梦见自己攀天而上，汤也梦见自己挨上天而舐天，这些都是圣王的前兆，吉不可言。又有一位相面的人见到邓绥，吃惊地说：“这是成汤的法相啊。”邓家的人暗自高兴，却不敢向外声张。邓绥的叔父邓陔说：“常听人说，救活过一千人的人，子孙有人受封。哥哥邓训做谒者时，奉命修治石臼河，一年救活了几千人。如果天道可信，我家一定会蒙受福佑。”当初，太傅邓禹曾感叹说：“我率领百万之众，不曾妄杀一人，我的后代一定有兴旺发达的。”

七年，后复与诸家子俱选入宫。后长七尺二寸，姿颜姝丽，绝异于众，左右皆惊。八年冬，入掖庭为贵人，时年十六。恭肃小心，动有法度。承事阴后，夙夜战兢。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爱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视医药，不限以日数。后言于帝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帝曰：“人皆以数入为荣，贵人反以为忧，深自抑损，诚难及也。”每有宴会，诸姬贵人竞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鲜明，而后独著素，装服无饰。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即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不敢先阴后言。帝知后劳心曲体，叹曰：“修德之劳，乃如是乎？”后阴后渐疏，每当御见，辄辞以疾。时帝数失皇子，后忧继嗣不广，恒垂涕叹息，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

阴后见后德称日盛，不知所为，遂造祝诅，欲以为害。帝尝寝病危甚，

阴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后闻，乃对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佑，而当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即欲饮药，宫人赵玉者固禁之，因诈言属有使来，上疾已愈。后信以为然，乃止。明日，帝果瘳。

永元七年，邓绥再次与众多良家女子一起被选进皇宫。她身高七尺二寸，姿容秀丽，卓然超群，周围的人见了都非常惊异。永元八年冬，邓绥入宫为贵人，这时她十六岁。为人恭敬端庄谨慎，举止遵循法度。侍奉阴皇后，从早到晚战战兢兢。对待与她地位相等的嫔妃曲意抚慰，常常克制自己谦下待人，即使对那些宫人隶役，也都给予恩惠和宽容。和帝对她十分赞赏宠爱。到邓绥生病时，和帝特别恩准她的母亲和兄弟入宫照料她治病服药，并且不限制他们在皇宫的时间。邓绥对和帝说："皇宫大内是极重要的地方，而让臣妾的家人久在内廷，上令陛下有宠幸嫔妃的讥议，下使贱妾遭受不知足的毁谤，上下都受到损害，我实在不希望这样。"和帝说："别的嫔妃都以家人能经常出入皇宫为荣，贵人反而以此为忧，严格约束自己，实在难得。"每逢举行宴会，其他嫔妃、贵人竞相修饰打扮，发簪耳环光彩夺目，衣服艳丽鲜明，只有邓绥身着素装，没有任何装饰。她的衣服有与阴皇后同样颜色的，就立即更换。如果两人同时进见和帝，邓贵人就不敢正着身子坐，也不敢和阴皇后并排站立，同行时就佝偻着身子来表示卑微。每当和帝询问什么，她都故意迟疑，不敢在阴皇后之前回答。和帝知道她是费尽心思委曲求全，叹息道："修养德行的劳苦，就是这样吗？"后来和帝对阴皇后逐渐疏远，每当该邓绥去晋见陪侍和帝，她就以身体有病推辞。当时和帝连着夭亡了几个皇子，邓绥忧虑继嗣不广，经常流泪叹息，多次挑选才人侍寝，以博取和帝想多生皇子的欢心。

阴皇后见对邓绥品德的赞誉越来越盛，不知该怎么办好，就使用巫蛊邪术诅咒，想用这种办法害死她。和帝曾患病不起，十分危险，阴皇后暗中发誓："我如果得志，决不让邓家再有一个活人！"邓绥听到后，就流着眼泪对左右近侍说："我竭诚尽心侍奉皇后，竟然得不到她的宽容，可能是我得罪了上天。妇人虽然没有殉死之义，但周武王生病时，周公曾向祖宗祷告，请求代武王去死；楚昭王有病，太史认为如果有将相替代，昭王的病可以痊愈，越姬因为以前曾发誓与昭王同死，于是自杀。我现在只有用死来上报皇帝之恩，中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像吕后对待戚夫人那样的'人豕'之讥。"说罢就要喝毒药，宫女赵玉极力劝阻，就诈称刚才有使者来过，说皇上的病已经痊愈了。邓绥信以为真，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第二天，和帝的病果真好了。

十四年夏，阴后以巫蛊事废，后请救不能得，帝便属意焉。后愈称疾笃，深自闭绝。会有司奏建长秋宫，帝曰：“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唯邓贵人德冠后庭，乃可当之。”至冬，立为皇后。辞让者三，然后即位。手书表谢，深陈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选。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

元兴元年，帝崩，长子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夭没，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间。殇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和帝葬后，宫人并归园，太后赐周、冯贵人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不获福佑，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怀，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外园，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其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骖马各一驷，黄金三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赐冯贵人王赤绶，以未有头上步摇、环佩，加赐各一具。

永元十四年夏天，阴皇后因为用巫蛊邪术诅咒邓绥的事情败露被废，邓绥去向皇上求情，没有能够解救，这时和帝就决意立邓绥为皇后。邓绥更加托称重病，闭居深宫，断绝与外界的来往。适逢有关大臣奏请册立皇后，和帝说：“皇后的尊崇，与我同为一体，承继宗庙的祭祀，为天下妇女作表率，难道容易么！只有邓贵人德冠后宫，才可以担当这一重任。”到了冬季，立邓绥为皇后。她再三辞让，然后才即皇后位。接着就亲手写了一道谢恩表章，一再表示自己德行浅薄，不能胜任皇后之选。这时，四方郡国向皇帝进献贡品，竟相搜求珍异奇美的物产，自从邓绥做了皇后，下令全部禁绝，每年只贡献一些纸墨就行了。每当和帝要给邓家封官赐爵，邓皇后就苦求谦让，所以她哥哥邓骘在和帝一朝，官职一直没有超过虎贲中郎将。

元兴元年，和帝去世，长子平原王刘胜有病，而且其他皇子都已夭亡，前后死了十几个，后来生下的皇子都秘密隐藏在民间抚养。当时殇帝出生刚满百日，邓皇后就迎立他为帝。尊邓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听政。和帝安葬以后，宫人全部迁往和帝的陵园居住，太后赐给周贵人、冯贵人的策书说：“我和两位贵人托上天护佑得配后宫，共享欢乐，同等并列，过了十几年。只是上天没能长久保佑我们，先帝过早地抛弃天下，我心情孤寂，没有依靠，日夜思念先帝，内心充满悲怆之情。现在按照旧制，要把你们分遣到先帝的陵园居住，凄惨的情怀更加令我悲叹。《诗经·邶风·燕燕》这首送别诗，又怎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呢？现在赐给两位贵人诸侯王乘坐的青盖车各一辆，用彩帛装饰大车各一辆，拉车的马各四匹，黄金三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色越布四千端。”又赐给冯贵人诸侯王使用的红色绶带，因为她没有头上的步摇、环佩，又加赐给她各一副。

是时新遭大忧，法禁未设。宫中亡大珠一箧，太后念，欲考问，必有不辜。乃亲阅宫人，观察颜色，即时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蛊事，遂下掖庭考讯，辞证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

恶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见实核，果御者所为。莫不叹服，以为圣明。常以鬼神难征，淫祀无福，乃诏有司罢诸祠官不合典礼者。又诏赦除建武以来诸犯妖恶，及马、窦家属所被禁锢者，皆复之为平人。减大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不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太后敕止，日杀省珍费，自是裁数千万。及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止画工三十九种。又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绮縠、金银、珠玉、犀象、玳瑁、雕镂玩弄之物，皆绝不作。离宫别馆储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

这时因为新遭国丧，法禁没有实施。后宫丢失了一箱大珠，太后想，如果拷问，一定会有人无辜蒙冤。就亲自阅视后宫宫女，观察她们的脸色变化，当时就有人自首服罪。还有和帝的幸臣，叫吉成，驾车的车夫都诬陷吉成暗中用巫蛊邪术诅咒先帝，于是被关进掖庭狱拷打审讯，供词和证词都很清楚。邓太后认为吉成是先帝的近侍，先帝待他有恩，他平时尚且没有恶言，现在却这样做，不合人情，就亲自召见吉成复审核实，果然是那些驾车的车夫诬陷。朝廷内外无不叹服，都认为太后圣明。邓太后一贯认为，鬼神之事难以验证，不合礼制的祭祀不会带来福佑，于是诏令有关官员取消那些不合祀典的祠官。又下诏赦免自建武年间以来那些犯了妖恶之罪的囚犯，以及外戚马氏、窦氏家属中被禁锢的人员，都免除他们的罪成为平民。还下令减少大官、导官、尚方、内者等官署中使用那些珍贵的食物、精美华丽而又难以制成的物品，除非是供奉祖宗陵庙的祭品，否则食用的稻谷一律不准精选。宫中一天的餐食也不过是一肉一饭罢了。过去太官、汤官每年的费用多达二万万钱，太后敕令下达后，每天削减侈靡的耗费，从此每年的开支裁减了几千万钱。对郡国贡献的物品，也都减去大半。上林苑养的鹰、犬全部卖掉。蜀郡、广汉郡生产的用金银装饰的九带佩刀，也不再征调。停止征用三十九种绘画工匠。对御府、尚方、织室等官署负责办理的锦绣、冰纨、绮縠、金银、珠玉、犀象、玳瑁以及其他雕镂玩饰之物，下令全部停止制作。离宫别馆中储备的米粮柴炭，也都下令省减。又诏告各陵园的贵人，宫人中有出自宗室同族而又老弱不能胜任差使的，令园监核实上报她们的姓名，邓太后亲自到北宫增喜观逐个查问，听凭她们离开或留下，当时免除宫人身份遣送回家的就有五六百人。

及殇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犹临朝政。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

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轻薄謥詷，至有浊乱奉公，为人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太后愍阴氏之罪废，赦其徙者归乡，敕还资财五百余万。永初元年，爵号太夫人为新野君，

万户供汤沐邑。

二年夏，京师旱，亲幸洛阳寺录冤狱。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

等到殇帝去世，太后定策迎立安帝刘祜，仍然临朝听政。由于国家接连遭遇皇帝逝世的重大变故，百姓苦于劳役，所以殇帝康陵墓穴的随葬器物，以及其他劳师动众的工程，每一项都省减节约，仅相当于葬制规定的十分之一。

太后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和南阳太守说："每次查阅前代外戚宾客的记载，有些人假借朝廷的威势权力，言语轻薄率意，以至于扰乱朝廷奉行公事，被人们厌恶憎恨。究其缘由，过错在于执法者玩怠松懈，不能及时依法执行其处罚的缘故。现在车骑将军邓骘等人虽然心怀恭敬顺从之志，但是宗族门户广大，姻戚众多，宾客奸诈狡猾，多有触犯了国家法禁的。你们要仔细检查整治，不要相互宽容庇护。"从此邓家的亲属犯罪，就没有托词宽宥的了。邓太后哀怜阴皇后因罪被废，赦免阴皇后被流放的家属，让他们返回故乡，又下令归还当年没收的资财五百多万。永初元年，赐给太夫人为新野君的爵号，封一万户作为汤沐邑。

永初二年夏天，京师大旱，太后亲自到洛阳官署审讯复查冤狱。有个囚犯其实没有杀人，却被重刑逼供自己承认了妄加于己的罪名，这时已瘦弱不堪，被人抬着出来见太后，因为害怕狱吏不敢诉说冤情，将离去时，抬起头像是要诉说什么。太后察觉囚犯的表情有异，立即传令把他抬回来，重新审问，蒙冤的情况一一查实，立即命人收押洛阳令关进监狱抵罪。太后还没有回到皇宫，天就下起了及时的大雨。

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闻之，即谴怒，切敕掖庭令以下，但使谢过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旧事，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忧哀毁损，事加于常。赠以长公主赤绶、东园秘器、玉衣绣衾，又赐布三万匹，钱三千万。骘等遂固让钱布不受。使司空持节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谥曰敬君。太后谅暗既终，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阳，录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余减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

永初三年秋天，邓太后身体不舒服，左右近臣忧恐不安，祈祷神明保佑，情愿自己替太后抵命。太后听说此事，当时就谴责发怒，严

令掖庭令以下官员，只准他们忏悔自己平时的过错，祈求上天福佑，不准随意祷祝不祥之语。按照旧例，年终应由皇帝亲自用酒食款待罢归的卫士，举行一种叫“大傩”的仪式驱逐疫病。太后认为阴阳不和，军队多次出动征讨，诏令飨宴时不要演戏奏乐，参加“大傩”逐疫的童子减少一半，大象、骆驼之类的动物也都不准使用。到丰收之年再恢复旧例。太后自从进入皇宫以后，就跟着曹大家学习经书，还兼修天文、算数。白天处理朝政，夜晚读书学习，她忧虑书中有谬误，害怕会违背典章的本意，于是广选儒生刘珍等人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多人，在皇家藏书的东观校对传记经典。事情完成后上奏，太后赐给他们葛布各有不等。又诏令宫中近臣到东观学习经传，然后再教授宫人，皇宫上下，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很多人在读书学习。等到新野君去世，太后亲自服侍母亲的病体，直到她病终，太后忧伤悲痛，容颜憔悴不堪，这期间她处理的政务比平常还多。赠给新野君长公主用的赤绶、东园制造的棺材、玉衣绣衾，又赐给布三万匹，钱三千万。邓骘等人于是对钱、布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太后派司空持符节护理丧事，葬礼比照安葬东海恭王刘彊的规格，谥号称“敬君”。太后守丧期满，正值久旱无雨，她连续三天亲临洛阳的监狱，审讯复查囚犯，清理释放被判死罪的囚犯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余的囚犯减免死罪及犯有断右趾罪以下的移交司寇。

七年正月，初入太庙，斋七日，赐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谒宗庙，率命妇群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献亲荐，成礼而还。因下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牙，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种。

永初七年正月，邓太后初次进入太庙祭祀，斋戒七天，赐给公卿百官的礼物各有不同。庚戌日，太后谒祭宗庙，率领命妇和后宫妃妾一起参加了祭礼，太后与皇帝亲自轮流敬献供品，祭礼结束以后回宫。太后就这次祭礼下诏说：“凡是祭祀宗庙所供献的新鲜祭品，大多不是到季节自然成熟的，有的是加温培养强迫早熟，有的是挖掘幼芽，本来的味道没有出来却让它们夭折生长，难道这是用来顺应天时养育万物的做法吗？经传上说：‘不是到季节成熟的东西不吃。’从今以后，应当奉献宗祠陵庙和进贡皇室的食物，全都要到季节自然成熟再上献。”这样省去的贡品共有二十三种。

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曰：“臣闻《易》载羲农而皇德著，《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必书功于竹帛，流音于管弦。伏惟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比迹任姒。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

四海。及元兴、延平之际，国无储副，仰观乾象，参之人誉，援立陛下为天下主，永安汉室，绥静四海。又遭水潦，东州饥荒。垂恩元元，冠盖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下，损膳解骖，以赡黎苗。恻隐之恩，犹视赤子。克己引愆，显扬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宽之教。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追还徙人，蠲除禁锢。政非惠和，不图于心；制非旧典，不访于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著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风之变，而无中兴康宁之功也。上考《诗》、《书》，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逾阈。未有内遭家难，外遇灾害，览总大麓，经营天物，功德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县之日月，摅之罔极，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从之。

从邓太后开始临朝听政，连续十年水旱灾荒不断，外有少数民族侵扰，内有盗贼蜂起作乱。太后每逢听说百姓饥馑，有时急得通宵达旦不得休息，还亲自削减、取消地方的供献，用来救济灾荒，因此天下终于恢复安定，年成转好，又获丰收。

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认为太后多行德政，想把这些德政早点记载下来，就上书给安帝说：“臣听说《周易》记载伏羲、神农的事迹因而三皇德行显明，《尚书》记述唐尧、虞舜的事迹因而五帝道义光大，所以即使是圣明的帝王，也一定要把他的功业记载在竹简绢帛上，用音乐歌唱传流到后世。臣想到皇太后承受至圣之资质，体合天地之德，可以和虞舜的妻子娥皇、女英并列，跟文王之母任、武王之母姒相比，皇太后孝悌仁慈，公允谦恭，俭朴节用，杜绝奢侈淫靡的根源，防抑逸乐贪欲的征兆。正位内朝，德政教化传布四海。到了元兴、延平年间，国家没有帝位继承人，太后仰观天象，参考人臣的称誉，扶立陛下为天下之主，使汉室得以长治久安，四海安抚平静。后来又遭遇水灾，东方州郡发生饥荒。太后垂布恩泽给百姓，派出救灾的官员在道路上往来奔忙，自己衣食菲薄，亲自带领群臣，减少膳食和车马费用，来救济平民百姓。这种怜悯爱护的恩情，就像母亲对待初生婴儿一样。太后严于律己，主动承担朝政中的失误，显扬地位卑微的贤才。推崇平安祥和的政治，施行宽厚仁慈的教化。重新恢复已经没有后嗣的封国，接续断绝了后代的世家，录用有功之臣，恢复刘姓宗室的属籍。追赦遣返流放他乡的罪人，解除永不任用的禁锢。不是慈惠中和的政事，就不在心中考虑；不符合旧时的典章制度，就不在朝廷商议。她宏大的德行广泛传播，充塞宇宙；巨大的恩泽无比盛多，漫延八方。中原华夏乐于教化，边远少数民族混同融合。伟功显扬于大汉，大德施加给百姓。巍巍的业绩，可以传闻而难以做到；浩大的勋劳，可以诵歌却无法表达。古代的帝王，设置左史右史；汉代

旧有的制度，世代都有注记。治国之道有高下之别，处理政事有进退之分。如果不记述善政，总是记载琐细变异之事，这是让唐尧、成汤承担洪水、大旱的责任，而没有全面兴盛功德齐天的美政；是让殷高宗和周成王只有野雉飞到鼎耳上鸣叫及雷电大风的变异，而没有中兴国家、安定天下的勋业啊。往上考察《诗经》、《尚书》的记载，有虞的两位妃子，周朝后稷、文王、武王的母亲，她们都能修养自己的操行辅佐帝王建立德政，但思虑都没有逾越家门。从来没有像太后这样内遭家难，外遇灾害，总揽时政，育造万物，建立如此伟大的功德。应该命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圣德颂》，以宣扬太后的光辉业绩，并将勋业镌刻在石碑之上，像日月一样悬照人间，传布到久远的未来，以此崇扬陛下淳美的孝行。”安帝准其所奏。

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修，不触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其勉之哉！”

元初六年，太后下诏征召和帝的弟弟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家中五岁以上的子女四十多人，加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多人，并为他们起造住宅，讲授经书，亲自督察考试。年纪幼小者，也为他们安排了教导的官员，早晚送进宫中，太后亲自抚育教导，恩爱十分深厚。接着下诏给堂兄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人说：“我之所以召集接纳这些孩子，把他们安排在学馆学习，实在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承继以前历代弊政的影响，风气浅薄，巧诈奸伪滋生，《五经》之学衰落，如果没有教化引导，社会风气就会更加败坏。因此我要褒扬、推崇圣贤之道，来匡正不良习俗。经传上不是这样说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成就远大的功业啊！’现在那些将要衰落的贵戚食禄之家，衣着舒适，饭菜精美，乘好车，骑骏马，却不学无术，不辨善恶，这就是他们招致祸败的原因。永平年间，外戚樊、阴、郭、马四姓的小侯都让进入学馆学习，以此纠正浅薄的时俗，使之回归忠孝。我们的先祖既以武功光载史册，又用文德教化子孙，所以才能在求学的少年时代，不触犯法网。果真能让子孙们上承祖先盛美的功业，下念我今日诏书的本意，我也就满足了。你们要努力呀！”

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心怀畏惧，托病不朝。太后使内人问之。时宫婢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耆宿者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尔敢尔邪！”婢怒，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

后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

永宁二年二月，寝病渐笃，乃乘辇于前殿，见侍中、尚书，因北至太子新所缮宫。还，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群僚钱布各有差。诏曰："朕以无德，托母天下，而薄佑不天，早离大忧。延平之际，海内无主，元元厄运，危于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万乘为乐，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违人负宿心，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自谓感彻天地，当蒙福祚，而丧祸内外，伤痛不绝。顷以废病沈滞，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欬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尽忠恪，以辅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顺陵。

邓康因为太后长期临朝听政，心中害怕，借口有病不上朝。太后派内宫婢女去探问邓康的病情。当时宫婢出入宫廷，大多能对朝廷官员进行诋毁或称誉，那些年龄大、资历深的婢女都被称作"中大人"。太后派出的使者原先是邓康家的婢女，也自己通名"中大人"。邓康听了，斥骂她说："你是从我家出去的婢女，怎敢如此无礼！"宫婢大怒，回宫奏报邓康诈称有病，而且出言不逊。太后就免了邓康的官职，遣回封国，断绝了与他的亲属关系。

永宁二年二月，太后卧床不起，病情逐渐加重，于是乘坐辇车来到前殿，召见侍中、尚书，还顺便到了皇宫北面太子新修建的宫殿。回去后，大赦天下，赏赐各个陵园的贵人、诸侯王、公主、群臣钱币布帛，各有不同。下诏说："我以无德之身，依托先帝为天下之母，福薄而不为上天所保佑，很早就遭受了先帝去世的痛苦。延平年间，天下无主，百姓遭遇厄运，国家危如累卵。我苦心劳力，不敢把临朝听政当做享乐，一心想上不欺苍天，无愧于先帝；下不违民心，不辜负自己的宿愿。实在是想拯救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以安定刘氏天下。自认为能感动天地，应当蒙受上天福佑，可是内外都发生大丧大祸，悲伤痛苦连绵不断。现在我身染重病，沉滞不去，很久没能陪皇帝去祭祀宗庙了，自从强撑病体上原陵祭祀回来以后，又增加了咳嗽逆气吐血的病症，病情终于发展到不可救治的程度。生死存亡，是无可奈何的事。公卿百官，希望勉力尽职，忠诚谨慎做事，来辅佐朝廷。"三月，太后逝世。她在位二十年，终年四十一岁，合葬在和帝的顺陵。

论曰：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术谢前政之良，身阙明辟之义，至使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直生怀懑，悬书于象魏。借之仪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衰敹之来，兹焉有征。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是以班母一说，阖门辞事；爱侄微愆，髡剔谢罪。将杜根逢诛，未值其诚乎！但蹊田之牛，夺之已甚。

评论说：邓皇后临朝听政一直到去世，号令都由自己发布，治国的方法没有前代周公那样好，自身缺乏还政于君的大义，致使安帝侧

目而视，恭恭敬敬地待在徒有虚名的帝位上。正直之士心怀不平，把他们请太后还政的奏书悬挂在宫门之上。假借天子的威仪，临朝听政，大概也是近于愚惑的行为吧！但是建光元年以后，安帝亲政，就使得名臣贤士遭到杀戮欺辱，奸邪谗佞之徒结党晋升。衰败局面的到来，在这时就已经有征兆了。所以由此可知操持权柄会招来讥谤，所幸太后称制不是为自己的私欲；焦心积虑救恤忧患，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所以班昭一番劝说，邓骘兄弟就一起辞官离任；爱侄邓风犯了微小的过失，也用髡刑的处罚向朝廷谢罪。至于下令诛杀杜根，或许是他的诚心还没有得到太后的理解吧！不过，因此杀他就像有人牵牛踩了别人田里的庄稼，田主却要抢别人的牛一样，未免太过分了。

# 后汉书卷十下

## 皇后纪第十下

安思阎皇后讳姬，河南荥阳人也。祖父章，永平中为尚书，以二妹为贵人。章精力晓旧典，久次，当迁以重职，显宗为后宫亲属，竟不用，出为步兵校尉。章生畅，畅生后。

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选入掖庭，甚见宠爱，为贵人。二年，立为皇后。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氏。三年，以后父侍中畅为长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四年，畅卒，谥曰文侯，子显嗣。

建光元年，邓太后崩，帝始亲政事。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显长社侯，食邑万三千五百户，追尊后母宗为荥阳君。显、景诸子年皆童龀，并为黄门侍郎。后宠既盛，而兄弟颇与朝权，后遂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共谮皇太子保，废为济阴王。

四年春，后从帝幸章陵，帝道疾，崩于叶县。后、显兄弟及江京、樊丰等谋曰："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行四日，驱驰还宫。明日，诈遣司徒刘熹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其夕，乃发丧。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安思阎皇后名姬，河南郡荥阳县人。祖父阎章，汉明帝永平年间官居尚书，他把两个妹妹送进宫中，两个妹妹被立为贵人。阎章精通以前的典章制度，任尚书时间已久，应当升迁重要的官职，明帝因为他是后宫亲属，始终没有重用，后来出任步兵校尉。阎章生子阎畅，阎畅生阎皇后。

阎姬才貌双全。元初元年，被选入后宫，很受安帝宠爱，被立为贵人。元初二年，立为皇后。阎皇后专宠妒忌别的嫔妃。安帝爱幸宫人李氏，生了皇子刘保，阎皇后就用鸩酒毒死了李氏。元初三年，安帝任命皇后的父亲侍中阎畅为长水校尉，封为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元初四年，阎畅去世，谥号称文侯，儿子阎显继承爵位。

建光元年，邓太后去世，安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阎显及弟弟阎景、阎耀、阎晏同为卿、校尉，掌管禁军。延光元年，安帝改封阎显为长社侯，食邑一万三千五百户，追尊阎皇后的母亲宗为荥阳君。阎显、阎景的儿子年纪都还幼小，也都授官黄门侍郎。阎皇后既已专宠势盛，而她的兄弟们又都执掌朝廷大权，阎皇后就和宦官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人共同诬陷皇太子刘保，因此太子被废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春天，阎皇后随同安帝前往章陵，安帝在途中突然生病，死在叶县。皇后、阎显兄弟和江京、樊丰等人合谋说："现在皇上在途中去世，济阴王刘保在京城里，一旦公卿大臣拥立他为帝，回京后济阴王就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于是仍假称安帝病重，把他的尸体移到卧车中。一路奔驰急行，四天后返回皇宫。第二天，假传圣旨派司徒刘熹到郊庙社稷坛，向上天祈祷请求保全安帝的生命。当天晚上，才为安帝发丧。尊阎皇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临朝听政，任命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和同三司。

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恽弟侍中笃、笃弟大将军长史宓、侍中周广、阿母野王君王圣、圣女永、永婿黄门侍郎樊严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宓、严减死，髡钳；贬宝为则亭侯，遣就国，自杀；王圣母子徙雁门。于是景为卫尉，耀城门校尉，晏执金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

少帝立二百余日而疾笃，显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显屏语曰："北乡侯病不解，国嗣宜时有定。前不用济阴王，今若立之，后必当怨，又何不早征诸王子，简所置乎？"显以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征济北、河间王子。未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迁太后于离宫，家属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

帝母李氏瘗在洛阳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闻。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上尊谥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为策书金匮，藏于世祖庙。

太后想长期专断国家政权，贪图册立年幼的皇子为帝，跟阎显等人在宫中商定大计，迎接济北惠王刘寿之子北乡侯刘懿入朝，立为皇帝。阎显忌惮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在安帝时很有威望，于是含蓄地暗示有关官员弹劾耿宝及其党羽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谢恽的弟弟侍中谢笃、谢笃的弟弟大将军长史谢宓、侍中周广、安帝的乳母野王君王圣、王圣的女儿王永和王永的丈夫黄门侍郎樊严等人，相互结党营私，作威作福，刺探宫禁秘密，更加彼此呼应，都犯了大逆不道的罪。樊丰、谢恽和周广都下狱被处死，家属流放到日南郡比景县；谢宓、樊严减免死罪，处以剃去头发颈束铁圈的刑罚；耿宝被贬为则亭侯，遣送到封地后，自杀而死；王圣母子被流放到雁门郡。于是，阎太后任命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她的兄弟们都位居权要，肆意作威作福。

小皇帝刘懿被立二百多天就身患重病，阎显兄弟与江京等人都在旁边。江京拉阎显到屏风后面悄悄说："北乡侯病重不治，国家的继位之君应该及时选定。上次没有立济阴王，现在如果立他为皇嗣，他即位后必然会怨恨我们，又为何不及早征召诸王之子，从中挑选一位

拥立呢？”阎显认为江京说得对。等到少帝去世，江京禀告太后，征召济北王和河间王的儿子来京。诸王子还没有到达京城，而中黄门孙程等人就合谋杀死了江京等人，拥立了济阴王刘保，这就是顺帝。阎显、阎景、阎晏及其党羽全部被诛杀，阎太后也被迁往离宫，她的家属流放到日南郡比景县。第二年，阎太后去世。在位十一年，与安帝合葬在恭陵。

顺帝的生母李氏被阎太后毒死后埋在洛阳城北，顺帝起初不知道，没有人敢把这件事告诉他。直到阎太后死了，左右待从才告诉顺帝，顺帝如梦初醒悲伤哀痛，亲自到了安葬生母的地方，下令重新按葬礼安葬，上尊谥号称恭愍皇后，葬在恭北陵，并写了策书放进金匮里，藏在光武帝庙中。

> 顺烈梁皇后讳妠，大将军商之女，恭怀皇后弟之孙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父商深异之，窃谓诸弟曰：“我先人全济河西，所活者不可胜数。虽大位不究，而积德必报。若庆流子孙者，傥兴此女乎？”
>
> 永建三年，与姑俱选入掖庭，时年十三。相工茅通见后，惊，再拜贺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也。”太史卜兆得寿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于帝曰：“夫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螽斯则百，福之所由兴也。愿陛下思云雨之均泽，识贯鱼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谤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
> 阳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梁小贵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极。帝从之，乃于寿安殿立贵人为皇后。后既少聪惠，深览前世得失，虽以德进，不敢有骄专之心，每日月见谪，辄降服求愆。

顺烈梁皇后名妠，是大将军梁商的女儿，章帝恭怀皇后弟弟的孙女。梁妠出生时，伴有日光影照的祥瑞。少年时就擅长缝纫、刺绣等女工活，爱读《史书》，九岁时能背诵《论语》，还研究《韩诗》，对书中的大义能粗略解说。她经常把古代杰出妇女的图画放在身边，用来自我鉴戒。父亲梁商对她的这种行为非常惊异，私下对几位弟弟说：“我们的先祖梁统曾拯救过河西五郡的民众，所救活的人多得数不清。他虽然没有因此而获得高官显位，但是累积的阴德一定会得到回报。如果这种善报能流及子孙的话，或许就是让这个女儿兴旺起来吧？”

永建三年，梁妠与她姑姑一起被选入宫中，这时她十三岁。有个叫茅通的相士见到梁妠，大吃一惊，再三叩拜祝贺说：“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日角偃月之相，像这样极其尊贵的面相，臣从来没有见过。”太史在占卜时得到“寿房”之兆，又用筮草占卦，得到属《坤》的《比》卦，于是顺帝将梁妠立为贵人。她经常被顺帝特召侍寝，每逢

这时她往往从容向顺帝辞谢说：“男人以广施恩泽为美德，女人以不专受宠幸为大义，这样子孙就会众多，洪福也由此而生。希望陛下考虑像云雨那样均匀地布施恩泽，明确御幸嫔妃像鱼串那样排列有序，使小妾得以免遭诽谤的牵累。”从此顺帝对她更加敬重了。

阳嘉元年春天，有关大臣奏请册立皇后，因为乘氏侯梁商是先帝的外戚，按照《春秋》记载的原则，天子婚娶优先选择大诸侯国，梁妠小贵人正适合匹配皇帝，正位皇后。顺帝批准了大臣的奏请，便在寿安殿立梁贵人为皇后。梁皇后既少年聪明颖慧，又深深懂得前朝外戚的兴衰得失，虽然是凭德行进位正宫，却从来不敢有骄横专宠的思想，每逢日食、月食，她就身穿素服，检查自己的过失。

建康元年，帝崩。后无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为冲帝。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冲帝寻崩，复立质帝，犹秉朝政。

时扬、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劳，推心杖贤，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务崇节俭。其贪叨罪慝，多见诛废。分兵讨伐，群寇消夷。故海内肃然，宗庙以宁。而兄大将军冀鸩杀质帝，专权暴滥，忌害忠良，数以邪说疑误太后，遂立桓帝而诛李固。太后又溺于宦官，多所封宠，以此天下失望。

和平元年春，归政于帝，太后寝疾遂笃，乃御辇幸宣德殿，见宫省官属及诸梁兄弟。诏曰：“朕素有心下结气，从闲以来，加以浮肿，逆害饮食，浸以沈困，比使内外劳心请祷。私自忖度，日夜虚劣，不能复与群公卿士共相终竟。援立圣嗣，恨不久育养，见其终始。今以皇帝、将军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后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宪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选入掖庭，又生女舞阳长公主。自汉兴，母氏莫不尊宠。顺帝既未加美人爵号，而冲帝早夭，大将军梁冀秉政，忌恶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

建康元年，顺帝去世。梁皇后没有生儿子，美人虞氏的儿子刘炳被立为皇帝，这就是冲帝。冲帝尊梁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听政。不久，冲帝去世，又立刘缵为质帝，梁太后仍然执掌朝政。

当时扬州、徐州的盗贼骚扰州郡，西羌、鲜卑和日南郡的蛮夷攻打城池，横暴抢掠，赋役征派繁多，官家府库和百姓都空虚困难。太后日夜勤苦操劳，推诚用贤，委任太尉李固等人，选拔任用忠良，尽力推崇节俭。那些贪婪邪恶的官吏，多被诛杀废黜。又分兵四处讨伐，群寇被消灭扫平。因此天下平静，宗庙得以安宁，但是太后的哥哥大将军梁冀用鸩酒毒杀质帝，专权跋扈，妒贤嫉能，残害忠良，又常用花言巧语蛊惑太后，于是又立幼主桓帝，诛杀了太尉李固。太后又沉溺于宦官的包围之中，对他们多有封赏宠任，因此天下的人对她逐渐失望。

和平元年春天，太后还政于桓帝，太后卧床不起，病势日益沉

重，就乘坐辇车来到宣德殿，召见宫省大臣和属吏及梁氏诸兄弟。诏告说："我平素就有心下结气的病，近来又出现浮肿，饮食难进，身体越来越感到疲惫无力，使得宫廷内外臣民不断为我祈祷。我私下思量，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不可能跟诸位公卿贤士共事到底了。我虽然立了皇位继承人，遗憾的是不能长久教育抚养他，亲眼看着他长大成就功业。现在把皇帝和将军兄弟们托付给众位辅佐大臣，希望各位勉力尽责。"过了两天，梁太后去世。在位十九年，终年四十五岁。与顺帝合葬在宪陵。

虞美人这个人，十三岁时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宫中，还生了女儿舞阳长公主。自汉朝建立以来，皇帝的母亲家无不尊显得宠。顺帝没有给虞美人加封爵号，而她儿子冲帝刘炳又早夭，大将军梁冀执掌朝政，妒忌厌恶别的外戚，因此虞美人被压制而没能登上太后之位，只称她为"大家"而已。

> 陈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声伎入孝王宫，得幸，生质帝。亦以梁氏故，荣宠不及焉。
>
> 熹平四年，小黄门赵祐、议郎卑整上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今冲帝母虞大家，质帝母陈夫人，皆诞生圣皇，而未有称号。夫臣子虽贱，尚有追赠之典，况二母见在，不蒙崇显之次，无以述遵先世，垂示后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为宪陵贵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遣太常以三牲告宪陵、怀陵、静陵焉。
>
> 孝崇匽皇后讳明，为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为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为博园贵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节奉策授玺绶，赍乘舆器服，备法物。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又置虎贲、羽林卫士，起宫室，分钜鹿九县为后汤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使司徒持节，大长秋奉吊祠，赙钱四千万，布四万匹，中谒者仆射典护丧事，侍御史护大驾卤簿。诏安平王豹、河间王建、勃海王悝，长社、益阳二长公主，与诸国侯三百里内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长、相，皆会葬。将作大匠复土，缮庙，合葬博陵。

陈夫人这个人，户籍本在魏郡，少年时进入勃海孝王刘鸿家中做歌舞伎，得到宠幸，生下质帝刘缵。也因为梁氏专权跋扈的缘故，没有得到显荣和尊宠。

熹平四年，小黄门赵祐、议郎卑整上疏说："《春秋》的原则，是母以子贵。大汉隆盛的恩典，是尊崇皇上的母亲家，凡是属于外戚，无不给予恩宠。现在冲帝的母虞大家，质帝的母亲陈夫人，都生了尊贵的皇帝，可是没有尊崇的称号。臣子虽然卑贱，尚且有追赠爵谥的恩典，何况冲、质二帝的母亲现在都还健在，却没有蒙恩列于尊崇显贵之位，这样就不能遵循先代的传统，垂示后世啊。"灵帝被奏

书中的话感动了，于是赐封虞大家为宪陵贵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派中常侍持符节授给印绶，派太常用牛、羊、猪三牲告祭于宪陵、怀陵、静陵。

孝崇匽皇后名明，是蠡吾侯刘翼的陪嫁小妾，生下桓帝。桓帝即位后，第二年，追尊父亲刘翼为孝崇皇，陵墓称博陵，封母亲匽明为博园贵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去世，于是桓帝就在博陵尊匽贵人为孝崇皇后。派遣司徒持符节奉上策书，授给皇后印绶，送去乘坐的辇车、日用器皿、服饰等，备置了仪仗的器物。宫名永乐。配备了太仆，少府以下官员，都按照长乐宫的旧例。又配备了虎贲、羽林卫士等禁卫军，起造宫殿，划出钜鹿郡的九个县作为皇后的汤沐邑。匽皇后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去世。委派桓帝的弟弟平原王刘石担任丧事的主持人，用东园署造的漆画梓木棺材和玉匣、饭含等葬具装殓，礼仪制度比照和帝的母亲恭怀皇后。派司徒持符节，大长秋主持吊唁祭祀，送给四千万钱、四万匹布帮助办理丧事，中谒者仆射负责护理丧事，侍御史护卫送葬的仪仗队。诏令安平王刘豹、河间王刘建、勃海王刘悝，长社、益阳二公主，和距京城三百里以内的各诸侯国的王、侯，以及中二千石、二千石、县令、县长、王国相，都参加皇后的葬礼。将作大匠负责为皇后的陵墓复土，修缮陵庙，将匽皇后与蠡吾侯刘翼合葬在博陵。

桓帝懿献梁皇后讳女莹，顺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为蠡吾侯，梁太后征，欲与后为婚，未及嘉礼，会质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纪，在涂则称后。今大将军冀女弟，膺绍圣善。结婚之际，有命既集，宜备礼章，时进征币。请下三公、太常案礼仪。”奏可。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为皇后。

时太后秉政而梁冀专朝，故后独得宠幸，自下莫得进见。后藉姊兄荫埶，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爱稍衰。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帝虽迫畏梁冀，不敢谴怒，然见御转稀。至延熹二年，后以忧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岁，诛梁冀，废懿陵为贵人冢焉。

桓帝懿献梁皇后名女莹，是顺烈梁皇后的妹妹。当初桓帝还是蠡吾侯时，梁太后征召他入京，要他与梁女莹结亲，还没有举行婚礼，碰上质帝去世，因而趁机立蠡吾侯为帝。第二年有关大臣奏告太后说：“《春秋》记载周天子派祭公到纪国迎娶王后，在路途中就称她为后。恰巧大将军梁冀的妹妹，适合继承太后聪明贤良的美德。结婚之际，太后已有诏令允许，应该准备礼仪规章，按时送去纳聘成婚的礼物。请太后下诏给三公、太常考察大婚的礼仪。”奏章被批准。婚礼完全按照孝惠皇帝纳后的旧例，纳聘金是黄金二万斤，纳彩的礼品是一只雁、一块玉璧、四匹马、五匹帛，一切都按照旧典。建和元年

六月梁女莹才进入宫中，八月就立为皇后。

当时梁太后执政而梁冀专擅朝廷大权，因此梁皇后独自得到桓帝的宠幸，自皇后以下的妃嫔没有人能够进见桓帝。梁皇后凭借姐姐和哥哥的荫庇和权势，恣意追求奢侈豪华，宫室帷帐雕饰美丽，衣服车马珍奇华美，工巧装饰的规模，超过前代几倍。到皇太后去世，桓帝对她的恩爱逐渐衰减。梁皇后始终没有生子，暗中心怀怨恨妒忌，每当有宫人怀孕，极少能有保全下来的。桓帝虽然受梁冀胁迫，害怕他，不敢谴责、迁怒于皇后，但是很少跟她见面、召她侍寝。到了延熹二年，梁皇后因为忧愁怨愤去世，在位十三年，埋葬在懿陵。这一年，梁冀被诛杀，废懿陵为贵人冢。

桓帝邓皇后讳猛女，和熹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女也。母宣，初适香，生后。改嫁梁纪，纪者，大将军梁冀妻孙寿之舅也。后少孤，随母为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见后貌美，永兴中进入掖庭，为采女，绝幸。明年，封兄邓演为南顿侯，位特进。演卒，子康嗣。及懿献后崩，梁冀诛，立后为皇后。帝恶梁氏，改姓为薄，封后母宣为长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邓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于是复为邓氏。追封赠香车骑将军安阳侯印绶，更封宣、康大县，宣为昆阳君，康为沘阳侯，赏赐巨万计。宣卒，赗赠葬礼，皆依后母旧仪。以康弟统袭封昆阳侯，位侍中；统从兄会袭安阳侯，为虎贲中郎将；又封统弟秉为淯阳侯。宗族皆列校、郎将。

桓帝邓皇后名猛女，是和熹皇后堂兄之子邓香的女儿。母亲名宣，起初嫁给邓香，生下邓猛女。后来改嫁给梁纪，梁纪是大将军梁冀妻子孙寿的舅舅。邓猛女少年丧父，跟母亲住在一起，因而冒姓梁。梁冀的妻子孙寿见邓猛女容貌美丽，永兴年间把她送进后宫，做采女，非常受桓帝宠幸。第二年，桓帝封邓猛女的哥哥邓演为南顿侯，位特进。邓演死后，儿子邓康继承爵位。到懿献梁皇后去世，梁冀被诛杀，桓帝立邓猛女为皇后。桓帝讨厌梁家，就让邓皇后改姓薄，封邓皇后的母亲宣为长安君。延熹四年，有关大臣奏告邓皇后本来是郎中邓香的女儿，不应改为别姓，当时又改姓邓。桓帝追封赏赐邓香车骑将军安阳侯印绶，改封皇后的母亲宣和侄儿邓康食邑大县，宣为昆阳君，邓康为沘阳侯，赏赐以万万计。宣去世后，桓帝赠送安葬用品，完全按照以前安葬皇后母亲的仪礼。邓康的弟弟邓统袭封昆阳侯，授官侍中；邓统的堂兄邓会袭爵安阳侯，任虎贲中郎将；又封邓统的弟弟邓秉为清阳侯。邓氏宗族全都担任校尉或郎将。

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而后恃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谮诉。八年，诏废后，送暴室，以忧死。立七年。葬于北邙。从父河南尹万世及会皆下狱死。统等亦系暴室，免官爵，归本郡，财物没入县官。

桓思窦皇后讳妙，章德皇后从祖弟之孙女也。父武。延熹八年，邓皇后废，后以选入掖庭为贵人，其冬，立为皇后，而御见甚稀，帝所宠唯采女田圣等。永康元年冬，帝寝疾，遂以圣等九女皆为贵人。及崩，无嗣，后为皇

太后。太后临朝定策，立解犊亭侯宏，是为灵帝。

太后素忌忍，积怒田圣等，桓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又欲尽诛诸贵人，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乃止。时太后父大将军武谋诛宦官，而中常侍曹节等矫诏杀武，迁太后于南宫云台，家属徙比景。

桓帝内宫宠幸很多，广选宫女达五六千人，还有服役打杂的奴仆，又加倍于此。而邓皇后恃仗地位尊崇，骄横妒忌，跟桓帝所宠幸的郭贵人互相谮毁告状。延熹八年，桓帝下诏废了邓皇后，她被送进掖庭中的暴室，因忧郁而死。在位七年，死后葬在北邙。叔父河南尹邓万世及侄儿邓会都下狱而死。侄儿邓统等人也被关进暴室，罢免官爵，遣送回本郡，家中财物被官府抄没。

桓思窦皇后名妙，是章德皇后从祖父弟弟的孙女。父亲窦武。延熹八年，邓皇后被废，窦妙由于选入宫中被封为贵人，这年冬天，被立为皇后，可是桓帝很少御幸、召见，桓帝所宠爱的只有采女田圣等人。永康元年冬天，桓帝卧病，于是把田圣等九位女子都封为贵人。到桓帝去世，没有皇子，窦皇后为皇太后。窦太后临朝决定皇位继承人大计，立解犊亭侯刘宏，这就是灵帝。

窦太后一向妒忌残忍，长期以来就愤恨田圣等人，桓帝的棺木还在前殿，她就下令杀了田圣。还要杀尽所有贵人，中常侍管霸和苏康苦苦劝谏，太后才作罢。当时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谋划诛灭宦官，但是中常侍曹节等宦官假传皇帝诏命杀了窦武，把太后迁到南宫云台，家属流放到日南郡比景县。

窦氏虽诛，帝犹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宁四年十月朔，率群臣朝于南宫，亲馈上寿。黄门令董萌因此数为太后诉怨，帝深纳之，供养资奉有加于前。中常侍曹节、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讳某，河间人。为解犊亭侯苌夫人，生灵帝。建宁元年，帝即位，追尊苌为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为慎园贵人。及窦氏诛，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贵人，并征贵人兄宠到京师，上尊号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拜宠执金吾。后坐矫称永乐后属请，下狱死。

及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中平五年，以后兄子卫尉修侯重为票骑将军，领兵千余人。初，后自养皇子协，数劝帝立为太子，而何皇后恨之，议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临朝，重与太后兄大将军进权埶相害，后每欲参干政事，太后辄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辀张，怙汝兄耶？当敕票骑断何进头来。"何太后闻，以告进。进与三公及弟车骑将军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永乐太仆封谞等交通州郡，辜较在所珍宝货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师，舆服有章，膳羞有品。请永乐后迁宫本国。"奏可。何进遂举兵围骠骑府，收重，重免官自杀。后忧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间归咎何氏。丧还河间，合葬慎陵。

窦氏虽然被诛杀，灵帝仍然念着窦太后有扶立他为帝的功劳，在建宁四年十月初一，率领群臣到南宫朝见太后，亲自馈赠礼品祝寿。

黄门令董萌趁这个机会几次替太后诉说怨气，有许多意见被灵帝采纳，供养太后的钱物比以前有所增加。中常侍曹节、王甫痛恨董萌依附帮助太后，诬陷董萌毁谤灵帝的母亲，董萌被投入监牢处死。熹平元年，窦太后的母亲死在日南郡比景县，太后感愤成疾而死。在位七年，跟桓帝合葬在宣陵。

孝仁董皇后，名讳不详，河间人。是解犊亭侯刘苌的夫人，生灵帝刘宏。建宁元年，灵帝即位，追尊父亲刘苌为孝仁皇，陵墓称慎陵，尊母亲为慎园贵人。到窦氏被诛杀后，第二年，灵帝派中常侍迎接母亲董贵人，并征召董贵人的哥哥董宠到京师，上尊号称母亲董贵人为孝仁皇后，住在南宫嘉德殿，住的宫称永乐宫。任命董宠为执金吾。后来董宠因为诈称永乐皇后之命请托私事而获罪，被下狱处死。

到窦太后去世，孝仁皇后开始参与朝政，唆使灵帝卖官求财，自己收受金钱，金钱堆满了堂屋。中平五年，灵帝任命董皇后哥哥的儿子卫尉修侯董重为骠骑将军，领兵一千多人。当初，董皇后亲自抚养灵帝的皇子刘协，多次劝灵帝立他为太子，此举却遭到何皇后的忌恨，议论的这件事还没有来得及决定，灵帝就去世了。何太后临朝听政，董重跟何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争夺权势，发生冲突，每当董皇后想参与干涉政事，何太后总是加以阻拦禁止。董皇后愤恨地骂道：“你现在跋扈，不就是依仗你哥哥吗？当令骠骑将军断何进头来。”何太后听到后，把这些话告诉了何进。何进和三公及弟弟车骑将军何苗等人上奏说：“孝仁皇后派故中常侍夏恽、永乐宫太仆封谞等人跟州郡官员来往，搜刮独占在州郡的珍宝财富，全部送给了永乐宫西省署。藩王的后妃按旧例不能留在京师，车马服饰有规章，饭食菜肴有品级。请永乐皇后迁返自己的封邑。”奏章被批准。何进随即带兵包围了骠骑将军府，收捕董重，董重被免去官职，自杀身亡。董皇后忧惧交加，患急病突然死去。她在位二十二年。民间把董皇后的死归咎于何太后。董皇后的灵柩运回河间国，与孝仁皇刘苌合葬在慎陵。

灵帝宋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也，肃宗宋贵人之从曾孙也。建宁三年，选入掖庭为贵人。明年，立为皇后。父酆，执金吾，封不其乡侯。

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及与太中大夫程阿共构言皇后挟左道祝诅，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并被诛。诸常侍、小黄门在省闼者，皆怜宋氏无辜，共合钱物，收葬废后及酆父子，归宋氏旧茔皋门亭。

帝后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以事问于羽林左监许永曰：“此何祥？其可攘乎？”永对曰：“宋皇后亲与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历年已久，海内蒙化，过恶无

闻。而虚听谗妒之说，以致无辜之罪，身婴极诛，祸及家族，天下臣妾，咸为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处国奉藩，未尝有过。陛下曾不证审，遂伏其辜。昔晋侯失刑，亦梦大厉被发属地。天道明察，鬼神难诬。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复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寻亦崩焉。

灵帝宋皇后，名讳不详，扶风郡平陵县人，是章帝宋贵人的从曾孙女。建宁三年，被选入宫中，立为贵人。第二年，立为皇后。父亲宋酆，担任执金吾，封为不其乡侯。

宋皇后不得宠幸而身居皇后正位，后宫受宠幸的姬妾众多，一起进谗言毁谤她。当初，中常侍王甫诬杀勃海王刘悝和他的妃子宋氏，勃海王的宋妃就是宋皇后的姑姑。王甫害怕宋皇后怨恨他，就跟太中大夫程阿共造谣言诬陷宋皇后派人用巫蛊邪术诅咒皇上，灵帝相信了他们的诬告。光和元年，就下诏收回了皇后印绶。宋皇后自己住进暴室，忧郁而死。在位八年。父亲和兄弟都被诛杀。在宫中的诸常侍、小黄门，都哀怜宋氏无辜屈死，一起凑了些钱物，收葬被废的宋皇后和宋酆父子，送回宋家以前的墓地皋门亭埋葬。

灵帝后来梦见桓帝生气地对他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却听信邪恶之人的谗言，使她丧命？勃海王刘悝既然已经自己请求降低爵位，为什么又遭到诛杀？现在宋皇后和刘悝向上天诉冤，上帝动怒，你的罪过难以解救。”梦中的事十分清楚。灵帝梦醒以后很害怕，就此事征求羽林左监许永的看法：“这是什么预兆，能够祈祷消除吗？”许永回答说：“宋皇后亲身和陛下共同承继宗庙，为天下之母，历时好几年，天下百姓蒙受教化，没听说她有什么罪过。可是陛下凭空听信谗毁妒忌之说，致使皇后获无辜之罪，身受诛杀，大祸株连家族，天下臣民无不替他们愤慨哀痛。勃海王刘悝，是桓帝的同母弟弟。他身在封国藩卫朝廷，不曾有什么过错。陛下连查证审问都没有经过，就让他无辜受死。春秋时晋景公乱施刑杀，也梦见屈死鬼魂披散着长发拖到地上。天道明察秋毫，鬼神难以欺骗。应当把他们重新安葬，以安慰冤死者的灵魂。召还宋皇后被流放的家属，恢复勃海王先代的封爵，以此抵消那些罪过。”灵帝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不久也去世了。

灵思何皇后讳某，南阳宛人。家本屠者，以选入掖庭。长七尺一寸。生皇子辩，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拜后为贵人，甚有宠幸。性强忌，后宫莫不震慑。

光和三年，立为皇后。明年，追号后父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因封后母兴为舞阳君。时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药欲除之，而胎安不动，又数梦负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协，后遂鸩杀美人。帝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董太后自养协，号曰董侯。

王美人，赵国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将。美人丰姿色，聪敏有才明，

能书会计，以良家子应法相选入掖庭。帝愍协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赋》、《令仪颂》。

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辩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后兄大将军进欲诛宦官，反为所害；舞阳君亦为乱兵所杀。并州牧董卓被征，将兵入洛阳，陵虐朝庭，遂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协，是为献帝。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太后鲠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议太后蹴迫永乐宫，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于永安宫，因进鸩，弑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举哀，公卿皆白衣会，不成丧也。合葬文昭陵。

灵思何皇后，名讳不详，南阳郡宛县人。家里本来是杀猪的，用金帛贿赂主管官员得以选入宫中。身高七尺一寸。生下皇子刘辩，养在史道人家中，称作史侯。灵帝封何皇后为贵人，很受宠幸。何贵人性情强横妒忌，后宫嫔妃没有人不怕她。

光和三年，被立为皇后。第二年，追封何皇后的父亲何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因而封她的母亲兴为舞阳君。当时王美人怀孕了，怕何皇后害她，就吃堕胎药想打掉胎儿，但胎儿安然不动；王美人又几次梦见自己背着太阳走路。光和四年，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何皇后就用毒酒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大怒，要废掉何皇后，由于众宦官的坚决请求，灵帝才作罢。董太后亲自抚养刘协，称他为董侯。

王美人，是赵国人。祖父王苞，担任五官中郎将。王美人丰姿丽色，聪明机敏，明智有才，能书写会算数，以良家子的身份符合皇宫选择宫女的容貌标准而被选入宫中。灵帝怜悯刘协自幼就失去了母亲，又思念王美人，就写了《追德赋》和《令仪颂》。

中平六年，灵帝去世，皇子刘辩即位，尊何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听政。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想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杀害；母亲舞阳君也被乱兵杀死。并州牧董卓受朝廷征召，带兵进入洛阳，欺凌暴虐朝廷，于是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立刘协，这就是献帝。弘农王被扶着下殿，北面称臣。何太后哽咽流泪，文武群臣暗含悲伤，没有人敢仗义执言。董卓又提议追究何太后逼迫灵帝的母亲董皇后，致使她忧愤而死的事，指责何太后违背了婆媳之礼，于是把她迁到永安宫，趁机送上毒酒逼她喝下，何太后被毒杀。何皇后在位十年。董卓令献帝出宫到洛阳城内奉常亭哀悼何太后，公卿大臣都穿白衣朝会，不成丧礼。何皇后与灵帝合葬在文昭陵。

初，太后新立，当谒二祖庙，欲斋，辄有变故，如此者数，竟不克。时有识之士心独怪之，后遂因何氏倾没汉祚焉。

明年，山东义兵大起，讨董卓之乱。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鸩，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䜩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

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因泣下呜咽，坐者皆歔欷。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執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

唐姬，颍川人也。王薨，归乡里。父会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许。及李傕破长安，遣兵钞关东，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尚书贾诩知之，以状白献帝。帝闻感怆，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

初平元年二月，葬弘农王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圹中，谥曰怀王。

当初，太后刚被立为皇后时，应当拜谒高帝庙和光武帝庙，要斋祭时，就有变故出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最终没有能举行谒祭。当时有识之士心里就认为这事怪异。后来终于因为何氏而使汉王朝倾亡。

第二年，山东义讨伐董卓叛乱。董卓就把弘农王刘辩安置上，派郎中令李儒送上毒酒，说：“服下此避邪恶。”弘农王刘辩说：“我没有病，这是想杀我吧！”不肯喝。李儒强迫他喝，弘农王没有办法，便和妻子唐姬及宫人饮宴诀别。饮酒时，弘农王含着悲痛唱道：“天道变易啊我何艰难！抛弃帝位啊退守为藩。被逆臣逼迫啊性命不延，只好离开你啊前往阴间！”于是让唐姬起舞，唐姬举起袖子唱道：“皇天崩坏啊后土颓废，身为帝王啊性命夭摧。死生路异啊从此乖违，奈我茕独啊心中伤悲！”唱罢就流泪呜咽，在座的人都歔欷悲叹。弘农王对唐姬说：“您是帝王的妃子，势不能再做官吏百姓的妻子。请自爱，从此永别了！”说完便喝毒酒而死。时年十八岁。

唐姬，是颍川人。弘农王刘辩死后，她回到了家乡。父亲会稽太守唐瑁想让她嫁人，唐姬誓死不嫁。等到李傕攻破长安，派兵攻掠关东，掳获了唐姬。李傕想娶她为妻，唐姬坚决不从，而且始终没敢说出自己是少帝刘辩的妃子。尚书贾翊知道此事后，就把情况报告了献帝。献帝听了感伤悲痛，于是下诏迎接唐姬，安置在园中，派侍中持符节封唐姬为弘农王妃。

初平元年二月，把弘农王刘辩安葬在故中常侍赵忠为自己修建的墓穴中，谥号称怀王。

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将妻子诣长安，赐第宅田业，拜奉车都尉。

兴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长秋宫。诏曰：“朕禀受不弘，遭值祸乱，未能绍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礼章有阙，中心如结。三岁之戚，盖不言吉，且须其后。”于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为灵怀皇后，改葬文昭陵，仪比敬、恭二陵，使光禄大夫持节行司空事奉玺绶，斌与河南尹骆业复土。

斌还，迁执金吾，封都亭侯，食邑五百户。病卒，赠前将军印绶，谒者监护丧事。长子端袭爵。

献帝伏皇后讳寿，琅邪东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孙也。父完，沈深有大

度，袭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阳安公主，为侍中。

初平元年，从大驾西迁长安，后时入掖庭为贵人。兴平二年，立为皇后，完迁执金吾。帝寻而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帝乃潜夜度河走，六宫皆步行出营。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枣栗为粮。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绶，拜中散大夫，寻迁屯骑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

献帝寻找母亲王美人的哥哥王斌，王斌带着妻子儿女来到长安，献帝赐给房宅田业，任命他为奉车都尉。

兴平元年，献帝行加冠礼。有关大臣奏请册立皇后。献帝下诏说："我承受不弘之业，遭遇祸乱，不能继续发扬先祖的志向，来光大汉室功业。皇母先前去世，没有占卜选择陵墓，礼仪规章有缺，心中一直就像有块疙瘩堵着一样难受。在三年的守丧其间，不谈吉事，立皇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当时有关大臣就奏请追尊王美人为灵怀皇后，改葬在文昭陵，仪礼比照章帝陵和安帝陵，派光禄大夫持符节行使司空的职权奉献皇后印绶，王斌和河南尹骆业给灵怀皇后的陵墓复土。

王斌返回京城，迁升为执金吾，封为都亭侯，食封邑五百户。后来病死，赠给前将军印绶，谒者监护丧事。长子王端继承爵位。

献帝伏皇后名寿，琅邪郡东武县人，是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女。父亲伏完，性格深沉，度量阔达，袭爵为不其侯，娶桓帝的女儿阳安公主为妻，任侍中。

初平元年，伏寿随从献帝西迁长安，当时她已选人宫中封为贵人。兴平二年，她被立为皇后，伏完升迁为执金吾。不久，献帝东归洛阳，李傕、郭汜等人带兵追击，在曹阳大败保护献帝的军队，献帝只好偷偷连夜渡过黄河逃走，伏皇后和后宫嫔妃全都步行逃出军营。伏皇后手中拿着几匹缣帛，董承派符节令孙徽用刀威逼抢走，还杀死了皇后身边的侍从，鲜血飞溅到了伏皇后的衣服上。到达安邑后，衣服都穿破了，只能拿枣子、栗子当饭吃。建安元年，任命伏完为辅国将军，享受与三公相同的仪礼。伏完认为朝政大权掌握在曹操手里，害怕自己身为皇亲国戚，地位尊显会引来不测之祸，就上交了将军印绶，改任中散大夫，不久，又调任屯骑校尉。建安十四年，伏完去世，儿子伏典承袭爵位。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

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假为策曰：“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无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苞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呜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自从献帝迁都许昌以后，仅仅空守皇帝名号罢了，宫廷侍卫，没有一个不是曹氏的党羽、故旧、亲戚。议郎赵彦曾经替献帝陈说时事，提出对策，曹操极其憎恶并杀了他。朝廷内外还有很多人也遭到诛杀。后来曹操因为有事进入殿中拜见献帝，献帝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愤怒，就对曹操说：“你如果能辅佐我，就请宽厚一些；如果不能，就请开恩把我废了。”曹操大惊失色，叩头请求退出。汉代旧制规定，三公带兵朝见皇帝，命令虎贲卫士持刀站在两边挟持。曹操出殿后，回头看看左右两边的禁卫军，吓得汗流浃背，从此以后不敢再去朝见献帝了。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贵人，曹操杀了董承，又要捕杀董贵人。献帝因为董贵人怀有身孕，再三替她求情，曹操就是不同意。从此以后，伏皇后就心怀畏惧，于是给父亲伏完写了一封密诏，诉说曹操残忍逼迫的种种罪状，命他密谋除掉曹操。伏完不敢行动。到建安十九年，这件事却泄露了。曹操追查后大怒，就逼迫献帝废掉伏皇后，他伪造策书说：“皇后伏寿，得以卑贱之身，登上显荣尊贵的极点，从她开始当皇后，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既没有太任、太姒那样美好的德行，又缺乏谨身养己的造化，却暗怀妒贤害能之意，包藏祸心，不能够承受天命，奉侍祖宗。现在派御史大夫郗虑持符节传达诏书，命令她上交皇后玺绶，离开中宫，迁往别的宫馆。呜呼，悲伤啊！这是伏寿自取其祸，没有治她的罪，已经够侥幸了。”曹操又派尚书令华歆做欷虑的副手，带兵进入皇宫收捕皇后。伏皇后关闭房门，藏在夹壁中，被华歆搜出，把她从夹壁中拖了出来。当时献帝在外殿，正招呼郗虑就座。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走到献帝身边，哭泣诀别说：“不能再活一次吗？”献帝说：“我也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回头对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有这种事吗？”曹操于是把伏后关进暴室，幽禁而死。她生的两位皇子，也都被曹操用鸩酒毒死。伏皇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被杀死的有一百多人，母亲盈等十九人被流放到涿郡。

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

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

论曰：汉世皇后无谥，皆因帝谥以为称。虽吕氏专政，上官临制，亦无殊号。中兴，明帝始建光烈之称，其后并以德为配，至于贤愚优劣，混同一贯，故马、窦二后俱称德焉。其余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统，以追尊之重，特为其号，如恭怀、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谥，其安思、顺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赞曰：坤惟厚载，阴正乎内。《诗》美好逑，《易》称归妹。祁祁皇孋言观贞淑。媚兹良哲，承我天禄。班政兰闱，宣礼椒屋。既云德升，亦曰幸进。身当隆极，族渐河润。视景争晖，方山并峻。乘刚多阻，行地必顺。咎集骄满，福协贞信。庆延自己，祸成谁衅。

献穆曹皇后名节，是魏公曹操的次女。建安十八年，曹操进献三位女儿曹宪、曹节、曹华为献帝的夫人，聘礼是五匹帛、黑色和绛色的绢五万匹，小女儿曹华留在封国居住，等待年龄大一些再入宫。建安十九年，曹操的三个女儿都被封为贵人。到伏皇后被杀害，第二年，立曹节为皇后。魏文帝曹丕接受献帝的禅位，派使者索要皇后玺绶，曹皇后大怒，不给玺绶。就这样要了几次，曹皇后才召唤使者入内，亲自斥责他，把玉玺扔到阑板下，就涕泪横流地说：“老天不会保佑你！”左右侍女都悲痛得不能仰视。曹皇后在位七年。曹丕建立魏国以后，以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从这以后过了四十一年，曹皇后到魏景元元年去世，与献帝合葬在禅陵，安葬的车服礼仪都按照汉朝的制度。

评论说：西汉皇后的谥号，都是用皇帝的谥号作为她们的称号。即使是吕后专擅国政，上官皇后临朝称制，也没有特殊的称号。光武帝中兴汉室，明帝开始给他的母亲阴皇后建立“光烈”的称号，从此以后，皇后的谥号都用“德”和皇帝的谥号相配，至于贤愚优劣则混同一致，所以明德马皇后和章德窦皇后都称“德”。其余的只有皇帝的庶母及诸侯王继承帝位，因为追尊是重大的事情，所以特别给予谥号，例如恭怀梁皇后、孝崇匽皇后之类就是这样。初平年间，蔡邕才追议改正和熹邓皇后的谥号，至于安思、顺烈以下的谥号，都是按照蔡邕的做法加上的。

赞辞说：地厚而负载万物，女子正位于内室。《诗经》赞美君子有好的配偶，《周易》告诫女子出嫁要慎重。帝王众多的嫔妃，争着显示贞静贤淑。讨好贤良圣哲的帝王，以承继天赐的福禄。在兰闺中发号施令，在椒房里讲礼宣仁。有的既说是靠品德晋升，有的也叫做因宠幸册立。当她们身尊位隆显赫之时，亲族得到像河海一样深厚的恩泽。如同日月争辉，仿佛群山并峻。阴在阳上，险阻众多；平地行进必定顺畅。凶咎是骄横过度聚集造成的，福祥则来自正道诚信的帮

助。吉庆能够历久不衰是自己求得的，灾祸也是由自己造成而不是别人挑起的。

> 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后安帝、桓帝妹亦封长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不足别载，故附于后纪末。
>
> 皇女义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阳长公主，适陵乡侯太仆梁松。松坐诽谤诛。
>
> 皇女中礼，十五年封涅阳公主，适显亲侯大鸿胪窦固，肃宗尊为长公主。
>
> 皇女红夫，十五年封馆陶公主，适驸马都尉韩光。光坐与淮阳王延谋反诛。
>
> 皇女礼刘，十七年封淯阳公主，适阳安侯长乐少府郭璜。璜坐与窦宪谋反诛。
>
> 皇女绶，二十一年封郦邑公主，适新阳侯世子阴丰。丰害主，诛死。
>
> 世祖五女。
>
>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获嘉长公主，适杨邑侯将作大匠冯柱。
>
> 皇女奴，三年封平阳公主，适大鸿胪冯顺。

汉代制度规定，皇帝的女儿都封为县公主，仪仗车马服饰和列侯相同。其中地位尊崇的皇女，加号长公主，仪仗车马服饰跟藩王相同。诸王的女儿都封为乡公主或亭公主，仪仗车马服饰与乡侯或亭侯相同。只有章帝特封东平宪王刘苍和琅邪孝王刘京的女儿为县公主。在这以后，安帝和桓帝的妹妹也都封为长公主，跟皇女相同。那些皇女封为公主的，生的儿子则承袭母亲的封爵成为列侯，都可以把封国传给后代。封为乡公主和亭公主的，封爵就不能传给后代承袭。皇女的属官以及属官的职掌、官品、俸禄等，记载在《百官志》里。皇女的事不值得另外记载，所以附在《皇后纪》的末尾。

皇女刘义王，建武十五年被封为舞阳长公主，嫁给陵乡侯太仆梁松。梁松因犯诽谤罪被杀。

皇女刘中礼，建武十五年被封为涅阳公主，嫁给显亲侯大鸿胪窦固，章帝尊她为长公主。

皇女刘红夫，建武十五年被封为馆陶公主，嫁给驸马都尉韩光。韩光因为和淮阳王刘延谋反被杀。

皇女刘礼刘，建武十七年被封为淯阳公主，嫁给阳安侯长乐少府郭璜。郭璜因为和窦宪谋反被杀。

皇女刘绶，建武二十一年被封为郦邑公主，嫁给新阳侯阴就的长子阴丰。阴丰谋害公主，被诛杀。

以上是光武帝刘秀的五个女儿。

皇女刘姬，永平二年被封为获嘉长公主，嫁给杨邑侯将作大匠冯柱。

皇女刘奴，永平三年被封为平阳公主，嫁给大鸿胪冯顺。

皇女迎，三年封隆虑公主，适牟平侯耿袭。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适高密侯邓乾。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皋公主，适昌安侯侍中邓蕃。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仪公主，适轶侯黄门侍郎王度。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适征羌侯世子黄门侍郎来棱，安帝尊为长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鲁阳公主。

皇女小迎，元年封乐平公主。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

显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长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适黄门侍郎冯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阴安公主。

肃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长公主。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

皇女利，元年封临颍公主。适即墨侯侍中贾建。

皇女兴，元年封闻喜公主。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阳长公主。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军长公主。

皇女广，永和六年封汝阳长公主。

皇女刘迎，永平三年被封为隆虑公主，嫁给牟平侯耿袭。

皇女刘次，永平三年被封为平氏公主。

皇女刘致，永平三年被封为沁水公主，嫁给高密侯邓乾。

皇女刘小姬，永平十二年被封为平皋公主，嫁给昌安侯侍中邓

蕃。

皇女刘仲，永平十七年被封为浚仪公主，嫁给铁侯黄门侍郎王度。

皇女刘惠，永平十七年被封为武安公主，嫁给征羌侯来褒的长子黄门侍郎来棱，安帝尊她为长公主。

皇女刘臣，建初元年被封为鲁阳公主。

皇女刘小迎，建初元年被封为乐平公主。

皇女刘小民，建初元年被封为成安公主。

以上是明帝刘庄的十一位女儿。

皇女刘男，建初四年被封为武德长公主。

皇女刘王，建初四年被封为平邑公主，嫁给黄门侍郎冯由。

皇女刘吉，永元五年被封为阴安公主。

以上是章帝刘炟的三个女儿。

皇女刘保，延平元年被封为修武长公主。

皇女刘成，延平元年被封为共邑公主。

皇女刘利，延平元年被封为临颍公主。嫁给即墨侯侍中贾建。

皇女刘兴，延平元年被封为闻喜公主。

以上是和帝刘肇的四个女儿。

皇女刘生，永和三年被封为舞阳长公主。

皇女刘成男，永和三年被封为冠军长公主。

皇女刘广，永和六年被封为汝阳长公主。

顺帝三女。

皇女华，延熹元年封阳安长公主，适不其侯辅国将军伏完。

皇女坚，七年封颍阴长公主。

皇女修，九年封阳翟长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万年公主。

灵帝一女。

以上是顺帝刘保的三个女儿。

皇女刘华，延熹元年被封为阳安长公主，嫁给不其侯辅国将军伏完。

皇女刘坚，延熹七年被封为颍阴长公主。

皇女刘修，延熹九年被封为阳翟长公主。

以上是桓帝刘志的三个女儿。

皇女刘某，光和三年被封为万年公主。

以上是灵帝刘宏的一个女儿。

# 后汉书卷十一

## 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圣公避吏于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

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

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印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七月，匡等进攻随，未能下。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圣公因往从牧等，为其军安集掾。

刘玄字圣公，是光武帝刘秀同族的兄长。弟弟被人所杀，圣公便交结门客要为他报仇。因门客犯了法，圣公为躲避官吏逃到平林。县吏把圣公的父亲刘子张拘押起来。圣公假装死亡，派人把自己的灵柩运往舂陵，县吏便释放了刘子张，圣公自己乘机逃走躲藏起来。

王莽新朝末年，南方饥荒，百姓成群地到野外沼泽地挖掘荸荠充饥，甚至互相抢夺。新市人王匡、王凤常为大家评判解决纠纷，便被大家推举为首领，拥有几百人。因此，在外逃命的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去跟从王匡等人；一同进攻离乡聚，躲藏在绿林山中，几个月就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的军政长官某派出奔命军两万人去攻打他们，王匡等人相继在云杜一带迎击，大败州牧的军队，杀了几千人，夺得他们运送的全部军用器械和粮秣，于是攻占了竟陵。接着进击云杜、安陆，大量抢略妇女，回到绿林山中。以至人数达到五万多，州郡已无法制服他们。

地皇三年，绿林山中疾疫大流行，死的人将近一半，于是各人分散兵力，离开绿林山。王常、成丹向西进入南郡，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和他们的党羽朱鲔、张印等人向北进入南阳，号称新市兵：都自称为将军。七月，王匡等人进攻随县，没有攻下。平林人陈牧、廖湛又聚众一千多人，号称平林兵，以响应王匡等人。刘玄于是投奔陈牧等人，担任陈牧部的安集掾。

是时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斩之，号圣公为更始将军。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诸将遂共议立更始为天子。二月辛巳，设坛场于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尽封宗室及诸将，为列侯者百余人。

这时，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哥哥刘伯升也在舂陵起兵，与各部合军进击。地皇四年正月，他们击败王莽新朝的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并杀了他们，称圣公为更始将军。起义军虽然人多，但没有统一号令，各位将领于是共同议立更始为天子。二月辛巳，他们在淯水的沙滩上设立坛场，陈列部队举行盛大集会。刘玄登上皇位，面向南站着，让群臣朝拜。刘玄历来懦弱，这时，羞愧得流汗，举着手说不出话。于是大赦全国罪犯，建元为更始元年。拜授了全部将领，以族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伯升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的都是九卿和将军。五月，刘伯升占领了宛城。六月，刘玄至宛城建都，又分封了全部族人和将领们，成为列侯的有一百多人。

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诛之，以光禄勋刘赐为大司徒。前钟武侯刘望起兵，略有汝南。时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既败于昆阳，往归之。八月，望遂自立为天子，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王莽使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守洛阳。更始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是时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长安中起兵攻未央宫。九月，东海人公宾就斩王莽于渐台，收玺绶，传首诣宛。更始时在便坐黄堂，取视之，喜曰："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宠姬韩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悦，乃悬莽首于宛城市。是月，拔洛阳，生缚王匡、哀章，至，皆斩之。十月，使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刘望于汝南，并诛严尤、陈茂。更始遂北都洛阳，以刘赐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长安传送乘舆服御，又遣中黄门从官奉迎迁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李松奉引，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

刘玄忌恨刘伯升的威望与名声，便把他杀了，封光禄勋刘赐为大司徒。前钟武侯刘望起兵后占有汝南。这时，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在昆阳被击败后，去投靠刘望。八月，刘望便自立为天子，以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王莽派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镇守洛阳。刘玄派定国上公王匡攻打洛阳，派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打武关，京城三辅一带因此震动。这时，全国豪杰翕然一致响应，都杀掉当地的州郡长官，自称将军，用汉的年号，以等待汉天子的诏命。在旬月之间这种情况遍及全国。

京都长安城中有人起兵攻打未央宫。九月，东海人公宾就在太液

池中的渐台杀了王莽，收取了天子的玉玺黄绶，把王莽的首级解送到宛城。更始帝当时正在黄堂便坐，取出王莽首级一看，大喜说：“王莽不篡位，一定会与霍光一样。”他的宠姬韩夫人笑着说：“王莽如果不是这样，皇上您又怎能得到帝位呢？”更始高兴，便下令把王莽的首级悬挂在宛城的街市上。这个月，更始帝的军队攻破洛阳，活捉了王匡、哀章，送到宛城，他们都被斩首。十月，更始帝派奋威大将军刘信在汝南击杀了刘望，并杀了严尤、陈茂。更始帝于是向北迁都于洛阳，以刘赐为丞相。申屠建、李松从长安把皇帝用的车马、衣服都传送到洛阳，又派中黄门从官来迎接刘玄迁都长安。二年二月，更始帝从洛阳出发西行。刚出发时，李松担任车驾的导引，马受惊狂奔，车驾撞在北宫的铁柱门上，三匹马都死了。

> 初，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更始既至，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
>
> 李松与棘阳人赵萌说更始，宜悉王诸功臣。朱鲔争之，以为高祖约，非刘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后遂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卫尉大将军张印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唯朱鲔辞曰：“臣非刘宗，不敢干典。”遂让不受。乃徙鲔为左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东。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东。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

当初，王莽失败时，仅未央宫被烧掉罢了，其他的宫馆一个也没有毁坏。几千宫女，都住在后宫，从钟鼓、帷帐、车驾、器具、服装到仓库、武器库、官府以及街市里巷，都和旧时一样没有变动。更始帝到长安后，住在长乐宫，他登上前殿，郎吏们按次序排列在庭中。更始帝感到羞愧，低着头，摸着坐垫，不敢正视大家。诸位将领中有后到的人，更始帝问他们抢夺了多少东西，他左右的侍官都是宫廷中的老吏，听到皇帝这样问都相互惊视。

李松与棘阳人赵萌劝说更始帝，应该把所有功臣分封为王。朱鲔与他们争辩，认为高祖刘邦曾经有约，不是刘姓的人不能封王。更始帝于是首先封同族的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然后才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卫尉大将军张印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

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只有朱鲔辞谢说：“我不是刘姓人，不敢破坏典制。”便推让不接受王的封号。更始帝便改授朱鲔为左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令他们与李轶、李通、王常等人镇守和安抚关东地区，令李松担任丞相，赵萌担任右大司马，共同掌管内政。

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讌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诸将识非更始声，出皆怨曰：“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赵萌专权，威福自己，郎吏有说萌放纵者，更始怒，拔剑击之。自是无复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时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印横暴三辅。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绣面衣、锦裤、襜褕、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军帅将军豫章李淑上书谏曰：“方今贼寇始诛，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应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埶，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陈，尚书显官皆出庸伍，资亭长、贼捕之用，而当辅佐纲维之任。唯名与器，圣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万分，兴化致理，譬犹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海内望此，有以窥度汉祚。臣非有憎疾以求进也，但为陛下惜此举厝。败材伤锦，所宜至虑。惟割既往谬妄之失，思隆周文济济之美。”更始怒，系淑诏狱。自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

更始帝娶赵萌的女儿为夫人，赵女得宠，更始帝便把朝政委交给赵萌，自己日夜与妇女们在后庭饮宴。群臣想与他谈论国事，他常常醉得不能接见，有时不得已，就令侍中坐在帷帐内与臣子们说话。将领们听出说话的不是更始帝，出朝后都埋怨说：“成败还不可知，自己就放纵到这种田地！”韩夫人尤其喜欢喝酒，每次陪更始帝饮宴，见常侍来上奏政事，常常发怒地说：“皇上正和我饮酒，你们恰要在这个时候拿奏章来吗！”她站起来，打破书案。赵萌也专权，自己一人作威作福。郎吏中有人说赵萌放纵的，更始帝大怒，拔出宝剑便去刺提意见的人。从此再没有人敢说话。赵萌私下怨恨侍中，令人带下去斩首，更始帝为他求情，赵萌不听。当时，李轶、朱鲔在崤山之东专权，王匡、张印在京城的三辅地区横暴。他们所授给官爵的人，都是些小人贱商，甚至是烧饭煮菜的，这些人大多穿着锦绣衣裤、宽长单衣裤襜、妇女穿的诸于在街道随口谩骂。长安人为他们编了一首歌谣说：“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军帅将军豫章人李淑上书劝谏更始帝说：“如今贼寇刚被剿灭，君王的教化尚未施行，所有官吏应该慎守自己的职责。三公上与三台

星宿相应，九卿下与河海关连，所以天的职任应由人来代办。陛下创定皇业，虽然靠的是下江兵与平林兵的势力，但这仅仅是临时济用，不能用于平定国乱之后。应该更改制度，另外广聘英雄贤俊之士，根据不同人才授予不同的官爵，以匡扶王国。现在居于公卿大位上的人，没一个不是来自兵阵之中，尚书显官都出于才识平庸之辈，本可以用他们充当亭长、贼捕掾，现在却让他们担当辅佐国政的重任。唯有名和器，是圣人所重视的。如今把圣人所重视的名器交给不适当的人，而希望他们有助益于万分之一，振兴教化达到治世，这好像缘木求鱼，升山采珠。国人看到这种情况，便会有人窥伺汉朝的皇位。臣并不是妒忌别人以求自己升官，只是为陛下这种措施感到惋惜。用不合格的材料织锦必然有伤锦缎，这是最应引起深思的事。希望抛弃以往荒谬背理的失误，思考如何兴隆周文王济济多士的美德。”更始帝大怒，把李淑投入监狱。从此关中人心离散，四方军民怨恨背叛。各将领出征，各自专擅设置牧守，使得那些州郡交错的地方，人们不知该听从谁的。

十二月，赤眉西入关。

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初，望见更始政乱，度其必败，谓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于长安求得婴，将至临泾立之。聚党数千人，望为丞相，林为大司马。更始遣李松与讨难将军苏茂等击破，皆斩之。又使苏茂拒赤眉于弘农，茂军败，死者千余人。

三月，遣李松会朱鲔与赤眉战于蓩乡，松等大败，弃军走，死者三万余人。

时王匡、张印守河东，为邓禹所破，还奔长安。印与诸将议曰：“赤眉近在郑、华阴间，旦暮且至。今独有长安，见灭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为然，共入说更始。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及赤眉立刘盆子，更始使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屯新丰，李松军撤，以拒之。

更始二年的十二月，赤眉军西入函谷关。

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当初，方望见更始帝政务混乱，估计他必会失败，对安陵人弓林等人说：“前定安公刘婴，是平帝的后代，虽被王莽篡夺了帝位，但他曾做过汉朝的君主。现在人人都说刘氏是真正的帝王，应当再次接受天命为帝，我想和大家共同创立大功，怎么样？”弓林等人认为这话对，便在长安城中找到刘婴，带到临泾县立他为帝。他们聚集了几千党徒，由方望担任丞相，弓林担任大司马。更始帝派李松与讨难将军苏茂等人打败并杀了他们。又使苏茂在弘农抵抗赤眉军，苏茂军败，死了一千多人。

三月，更始帝派李松会合朱鲔与赤眉军在蓩乡开战，李松等人大

败，抛弃军队逃跑，死了三万多人。

当时王匡、张印驻守河东，被邓禹击败，跑回长安。张印和各将领商议说：“赤眉军近在郑县、华阴一带，早晚将到。现在我们只占有长安，不久便会被他们消灭，不如令士兵在城中抢劫，使自己富有，然后辗转攻击，向东回南阳，收合宛王等人的军队。如事情不成功，便再到湖池中去当强盗。”申屠建、廖湛等人都认为对，一起去劝说更始帝。更始帝怒，不理睬他们，没有人敢再说什么。及至赤眉立刘盆子为帝后，更始帝派王匡、陈牧、成丹、赵萌驻扎在新丰，李松驻扎在撤城，以抵抗赤眉军。

张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欲以立秋日貙膢时共劫更始，俱成前计。侍中刘能卿知其谋，以告之。更始托病不出，召张印等。印等皆入，将悉诛之，唯隗嚣不至。更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待于外庐。印与湛、殷疑有变，遂突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斩之。印与湛、殷遂勒兵掠东西市。昏时，烧门入，战于宫中，更始大败。明旦，将妻子车骑百余，东奔赵萌于新丰。

更始复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印等同谋，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斩之。王匡惧，将兵入长安，与张印等合。李松还从更始，与赵萌共攻匡、印于城内。连战月余，匡等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连兵而进。更始守城，使李松出战，败，死者二千余人，赤眉生得松。时松弟泛为城门校尉，赤眉使使谓之曰：“开城门，活汝兄。”泛即开门。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诸妇女从后连呼曰：“陛下，当下谢城！”更始即下拜，复上马去。

初，侍中刘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系诏狱；闻更始败，乃出，步从至高陵，止传舍。右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将兵在外，号为屯卫而实因之。赤眉下书曰：“圣公降者，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刘恭请降，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随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绶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将杀之。刘恭、谢禄为请，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刘恭追呼曰：“臣诚力极，请得先死。”拔剑欲自刎，赤眉帅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复为固请，竟得封长沙王。更始常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

张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人与御史大夫隗嚣一起商定，准备在立秋日举行射牲以祭宗庙的貙膢之礼时一起持更始帝，共同完成前定计划。侍中刘能卿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告给更始帝。更始帝托病不出朝，召见张印等人。张印等人进入宫廷，更始帝准备全部杀了他们，只有隗嚣没有来。更始帝犹豫不定，叫张印等四人暂且在外面的房子里等待。张印与廖湛、胡殷怀疑会发生变故，便冲了出去，只有申屠建还在，被更始帝杀了。张印与廖湛、胡殷便命令士兵抢掠东市和西市。黄昏时候，他们烧了宫门，进入宫中激战，更始帝大败。第二天清晨，更始帝带着妻子儿女和一百多车骑，往东逃奔驻扎在新丰的赵萌。

更始又怀疑王匡、陈牧、成丹跟张印等人同谋，便召他们一并入宫。陈牧、成丹先到，更始立即斩杀了他们。王匡畏惧，带兵进入长安，与张印等人会合。李松从撤城回军跟从更始帝，与赵萌一起在京城内攻打王匡、张印。一连打了一个多月，王匡等人失败逃走，更始帝迁居长信宫。赤眉军进到高陵，王匡等人向赤眉军投降，便和赤眉连兵进军。更始帝守住长安城，令李松出城迎战，战败，死了两千多人，赤眉军活捉了李松。当时李松的弟弟李泛担任城门校尉，赤眉军派使者对他说："你打开城门，便让你哥哥不死。"李泛就打开城门。九月，赤眉军进入长安城。更始帝一人骑马逃走，是从厨城门出城的。各位妇女跟在他后面连声呼叫道："您应当下马谢城！"更始帝立即下马跪拜，接着又上马走了。

当初，侍中刘恭因见赤眉军拥立他的弟弟刘盆子，自己主动投入了关押钦犯的监狱；听说更始帝已经失败，便出狱，步行跟至高陵，住在驿站。右辅都尉严本担心失去更始帝自己被赤眉军杀害，便带兵在京城外，名为屯扎护卫，而实是囚禁更始帝。赤眉军送来信说："刘圣公如果投降，封为长沙王。过了二十天，便不再接受投降。"更始帝派刘恭去请降，赤眉军派他的部将谢禄前去受降。十月，更始帝便跟随谢禄裸露上身到长乐宫，将玉玺呈给刘盆子。赤眉军认为更始帝有罪，放在庭中，准备杀他。刘恭、谢禄替他请求免死，却得不到准许，赤眉军便牵着更始帝出了宫廷。刘恭追着喊道："我这个臣子确实力已用尽，请允许我先死。"拔出宝剑要自杀，赤眉军统帅樊崇等人急忙一同救护他，叫他不要自杀，于是赦免了更始帝，封更始为畏威侯。刘恭又坚持为他请求，终于得以封为长沙王。更始常常伴着谢禄居住，刘恭也扶持保护他。

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而张印等以为虑，谓禄曰："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于是禄使从兵与更始共牧马于郊下，因令缢杀之。刘恭夜往收臧其尸。光武闻而伤焉，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

有三子：求，歆，鲤。明年夏，求兄弟与母东诣洛阳，帝封求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为谷孰侯，鲤为寿光侯。求后徙封成阳侯。求卒，子巡嗣，复徙封濩泽侯。巡卒，子姚嗣。

论曰：周武王观兵孟津，退而还师，以为纣未可伐，斯时有未至者也。汉起，驱轻黠乌合之众，不当天下万分之一，而旌旃之所㧑　及，书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顿颡，争受职命。非唯汉人余思，固亦几运之会也。夫为权首，鲜或不及。陈、项且犹未兴，况庸庸者乎！

三辅人民苦于赤眉军的暴虐，都可怜更始帝，张印等人对这点很担心，对谢禄说："现在各营长官多数要篡夺刘圣公的王位，一旦他失去王位，大家会合兵攻打你，这是你自取灭亡之道。"于是谢禄派卫兵与更始帝一起到郊外牧马，令人乘机缢杀了更始帝。刘恭晚上去

收藏了他的尸体。光武帝听到这件事，颇为伤感，令大司徒邓禹把他葬在霸陵。

更始有三个儿子：刘求、刘歆、刘鲤。第二年夏天，刘求兄弟和母亲东至洛阳，光武帝封刘求为襄邑侯，侍奉更始帝的祭祀；封刘歆为谷孰侯，刘鲤为寿光侯。刘求后改封为成阳侯。刘求死后，儿子刘巡继位，又改封为濩泽侯。刘巡死后，儿子刘姚继位。

评论说：周武王在孟津向纣王显示兵力，后又退兵回师，认为纣王还不可讨伐，这是因为时机尚未来到。汉更始兴起时，驱率着一批轻锐狡黠的乌合之众，其力量不及全国的万分之一，但汉旗飘扬所及的地方，文书能通达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放下武器，伏地叩拜，争着接受职命的。这不单是汉人追念前汉，也实在是时机和气运会合的结果。凡是首先起事的人，很少有不遭难的。陈涉、项羽尚且未能兴盛，何况那些庸庸碌碌之辈呢！

刘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因为式人焉。

天凤元年，琅邪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赀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以其首祭子冢，复还海中。

刘盆子，是太山郡式县人，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祖父刘宪，在元帝时被封为式侯，父亲刘萌继位。王莽篡位后，封国被废除，因而成了式县人。

天凤元年，琅邪郡海曲县有个姓吕的母亲，她的儿子是县吏，犯了点小罪，被县官论罪杀了。吕母怨恨县官，秘密聚集门客，计划报仇。吕母家历来富有，有几百万资产，于是加酿美酒，买回刀剑和衣服。凡是年轻人来买酒，她都赊给他们，看到其中贫穷的，还常常借给他们衣服，不管多少。过了几年，她家的财产渐渐用尽，青年们想一起偿还她。吕母流着眼泪道：“我这样厚待各位，不是想求利，只因为县官胡作非为，冤枉杀了我儿子，我想要为他报仇罢了。各位肯同情我吗！”青年们认为吕母心意悲壮，又历来受过她的恩赐，因而都答应她的要求。青年中的那些勇士，自称为猛虎，便集在一起，有几十上百人，于是与吕母到海岛上，招集一些亡命之徒，多到几千人。吕母自称为将军，领兵还乡攻破海曲县，抓住县官。县吏们磕头

为县官请罪。吕母说："我儿子犯了点小罪，不应处死，却被县官杀了。杀人的人应当抵命，你们又有什么可请求的呢？"便把县官斩了，拿他的头到儿子的坟上去祭祀，然后又回到海岛上去了。

后数岁，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自号三老。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众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至姑幕，因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破之，杀万余人，遂北入青州，所过虏掠。还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浸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击之。崇等欲战，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军，杀万余人，追至无盐，廉丹战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余万，复还围莒，数月。或说崇曰："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乃解去。时吕母病死，其众分入赤眉、青犊、铜马中。赤眉遂寇东海，与王莽沂平大尹战，败，死者数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颍川，还入陈留，攻拔鲁城，转至濮阳。

后来过了几年，琅邪郡人樊崇在莒县起兵，有一百多人，转入了太山，自称三老。当时青州、徐州大闹饥荒，盗寇蜂起，众盗认为樊崇勇猛，都归附他，一年内到达一万多人。与樊崇同郡的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自起兵，合起来共有几万人，也带领来归从樊崇。他们共同回攻莒县，未能攻下，转而抢掠到姑幕，趁此攻击王莽的探汤侯田况，大败田况，斩杀了一万多人，于是向北进入青州，所过之处大肆掳掠。后又回到太山，滞留驻扎于南城。当初，樊崇等人因穷困去当强盗，并没有攻城夺地的打算。以后人众渐多，才互相约定：杀人的人抵死，伤人的人赔偿创伤。他们仅口头约束，没有文书、旗帜、军队编制和号令。他们中的最尊贵的号称三老，其次叫从事，再次叫卒史，互相间则都称为巨人。王莽派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去攻击他们。樊崇等人准备迎战，但怕大家与王莽的兵士杂乱难辨，便都把眉毛涂红来相互识别，从此称为赤眉军。赤眉军于是大败廉丹、王匡的军队，杀了一万多人，追到无盐县，廉丹战死，王匡逃跑了。樊崇又带领他的部下十多万人，再回来围攻莒县，一连围了几个月。有人劝樊崇说："莒县，是我们的父母生活的地方，为什么要攻打它？"于是解围离开了莒县。当时，吕母已经病死，她的部众分别投奔到赤眉、青犊、铜马三股起义军中。赤眉军便去进攻东海郡，跟王莽的沂平大尹开战，失败了，死的有几千人，便带领部下离开东海郡，抢掠楚、沛、汝南、颍川等州郡，回到陈留县，攻占鲁城，转战到濮阳。

会更始都洛阳，遣使降崇。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自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降更始，皆封为列侯。崇等即未有国邑，而留众稍有离叛，乃遂亡归其营，将兵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崇与逄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崇、安攻拔长社，南击宛，斩县令；而宣、禄等亦拔阳

翟，引之梁，击杀河南太守。赤眉众虽数战胜，而疲敝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崇等计议，虑众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农，与更始诸将连战克胜，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进至华阴。

恰值这时更始帝建都于洛阳，派使者叫樊崇归降。樊崇等人听说汉宗室又复兴起来，就留下士卒，自己带领二十多个首领，随使者到洛阳投降更始帝，都被封为列侯。樊崇等人既没有分封的国土城池，而所留下的士卒逐渐有叛离的，于是他们逃回到军营，带兵进入颍川，把他的士卒分为两部分，樊崇与逄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樊崇、逄安攻占了长社，向南进击宛城，斩了县令；而徐宣、谢禄等人也攻占了阳翟，带兵到达梁县，击杀了河南太守。赤眉众军虽然多次打了胜仗，但疲劳厌战，都日夜忧愁哭泣，想要东归。樊崇等人计议，估计大家东归后必定离散，不如西进攻击长安。更始二年冬季，樊崇、逄安从武关，徐宣等人从陆浑关，两路同时入关。更始三年正月，一起到达弘农，与更始帝的将领们连战多次都获得胜利，于是士卒聚集得更多。他们便分一万人为一营，总共三十营，每营设三老、从事各一人。进军到华阴。

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时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逆说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郑，乃相与议曰："今迫近长安，而鬼神如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

赤眉军中常有齐地巫人击鼓舞蹈以祭祠城阳景王，来求福求助。巫人胡说景王大怒，说："应当做皇帝，为什么做贼？"有讥笑巫人的，便生病，军中因此惊恐震动。当时，方望的弟弟方阳怨恨更始帝杀了他的哥哥，便迎合樊崇等人的心意说："更始帝荒淫昏乱，政令不能推行，所以使将军得以到达这里。现在将军拥有百万之众，向西进击帝城长安，自己却没有称号，被人叫做一群强盗，这样就不可以长久。不如立刘氏宗室为帝，名正言顺地进行讨伐。以此作为号令，哪个敢不服从？"樊崇等人认为很对，而巫人也就说得更加过分。军队进到郑县时，便互相商议说："现在已经迫近长安，而鬼神又如此说，应当找一个姓刘的大家尊立他为帝。"六月，便立刘盆子为帝，自号为建世元年。

初，赤眉过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军中。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等降更始，即封为式侯。以明经数言事，拜侍中，从更始在长安。盆子与茂留军中，属右校卒史刘侠卿，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者，得七十余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

属。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遂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复还依侠卿。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直綦履，乘轩车大马，赤屏泥，绛襜络，而犹从牧儿遨。

当初，赤眉军经过式县时，掠掳了刘盆子和他的两个哥哥刘恭、刘茂，都带在军中。刘恭年轻时学习《尚书》，粗通书中的要旨。及至跟从樊崇等人投降更始帝，就被封为式侯。他因为明了经书大义，多次陈述政事，被授为侍中，在长安跟从更始帝。刘盆子与刘茂则留在赤眉军中，隶属于右校卒史刘侠卿，主管饲草和牧牛，称为牛吏。等到樊崇等人要立皇帝，在军队中寻求景王的后代，共得七十多人，只有刘盆子和刘茂以及前西安侯刘孝是景王最近的亲属。樊崇等人商议说："听说古代皇帝亲自带兵的称为上将军。"于是在木简上写一道符，上写"上将军"，又把两块空白木简一起放在竹筒中，便在郑县城北设一坛场，祭祀城阳景王。各位三老和从事都在阶下集合，让刘盆子等三人排列站在中间，按年龄次序从竹筒中摸取木简。刘盆子最年轻，最后摸到有符的简，于是将领们都称臣下拜。刘盆子当时十五岁，披着头发，赤着脚，穿着破衣，面红流汗，见大家向他跪拜，恐惧得想哭。刘茂对他说："把符藏好。"刘盆子却把它咬断丢了，又回来依傍刘侠卿。刘侠卿替他添置了绛色单衣、空头赤色帻巾、绣了花纹的鞋子，乘坐高车大马，车上用赤色的挡泥屏、绛色的车帷丝络，但刘盆子仍然跟从牧牛儿游玩。

崇虽起勇力而为众所宗，然不知书数。徐宣故县狱吏，能通《易经》。遂共推宣为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马，谢禄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

军及高陵，与更始叛将张印等连和，遂攻东都门，入长安城，更始来降。

盆子居长乐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讙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至腊日，崇等乃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在后，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农杨音按剑骂曰："诸卿皆老佣也！今日设君臣之礼，反更淆乱，儿戏尚不如此，皆可格杀！"更相辩斗，而兵众遂各逾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卫尉诸葛稚闻之，勒兵入，格杀百余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独与中黄门共卧起，唯得上观阁而不闻外事。

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

樊崇虽因勇猛有力而被众人所推崇成为头领，但是不懂得六书九

数之学。徐宣原是县里的老狱吏，懂得《易经》。大家便推徐宣做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的众头目都是列卿。

赤眉军到达高陵，与更始帝的叛将张印等人联合，遂攻打东都门，进入长安城，更始帝前来投降。

刘盆子住在长乐宫，将领们每天聚会议论各自的功劳，争辩喧呼，拔剑砍柱，意见不能一致。三辅地区各郡县的长官和营长派人贡献财物，兵士常常把它抢走。他们又多次掳掠欺压官吏百姓。百姓的堡垒，因此又都坚守起来。到岁末祭祀百神的这一天，樊崇等人于是设乐演奏举行盛大集会，刘盆子坐在正殿，中黄门拿着武器站在后面，公卿都列坐在殿上。酒宴未开始前，公卿中有一个人拿出刀笔，书刻名帖，准备朝贺，其他不会写的人站起来请他代写，他们个个聚集在一起，互相之间或背对着背，或面向着面。大司农杨音按着剑骂道："各位都是些老佣夫！今天设君臣朝会的礼节，反而更加混乱，小孩子做游戏尚且不这样，都该杀掉！"结果互相之间更加辩论争斗，而士兵们便纷纷跨过官门斩杀守卫者，进到正殿抢酒抢肉，互相杀伤。卫尉诸葛稚听到这种情况，带兵进殿，击杀了一百多人，才安定下来。刘盆子担惊受怕，日夜啼哭，单独跟中黄门一起生活，只能上楼阁而不去听外事。

当时宫中旁舍的宫女尚有成百上千人，自更始帝失败后，这些宫女都被关闭在殿内，挖掘庭院中的萝卜，捕捉池中的鱼来充饥，死了的人大家就帮助埋在宫中。有一批原来祭祀甘泉的乐人，还是一起打鼓，唱歌跳舞，衣着华美鲜艳，一看见刘盆子便磕头，诉说自己饥饿。刘盆子派中黄门赐米给他们，每个人几斗。后来刘盆子离开长安，他们都饿死也没有出宫。

刘恭见赤眉众乱，知其必败，自恐兄弟俱祸，密教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会，刘恭先曰："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德诚深厚。立且一年，肴乱日甚，诚不足以相成。恐死而无所益，愿得退为庶人，更求贤知，唯诸君省察。"崇等谢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复固请。或曰："此宁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床解玺绶，叩头曰："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吏人贡献，辄见剽劫，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诚冀诸君肯哀怜之耳！"因涕泣嘘唏。崇等及会者数百人，莫不哀怜之，乃皆避席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因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盆子号呼不得已。既罢出，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

后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过祠南郊，车甲兵马最为猛盛，众号百万。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郿，破

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大司徒邓禹时在长安，遣兵击之于郁夷，反为所败，禹乃出之云阳。九月，赤眉复入长安，止桂宫。

刘恭见赤眉军混乱，知道他们必定失败，担心自己兄弟都会遭祸，秘密教刘盆子归还玺绶，学着说谦虚辞让的话。建武二年正月初一日，樊崇等人大集会，刘恭首先说："大家共立我刘恭的弟弟做皇帝，恩德确实非常深厚。立他为帝已将近一年了，而军队的混乱一天一天加剧，他确实不可能有所成就。恐怕到死也不会给赤眉军带来好处，他情愿退位做个平民，另找一个贤而有智的人为帝，希望大家考虑。"樊崇等人认罪说："这都是我樊崇等人的罪过。"刘恭又坚持请求。有人说："这难道是你宁式侯的事吗？"刘恭惶恐站起而去。刘盆子于是走下座位，解开玺绶，磕着头说："现在虽然立了天子，却跟过去做强盗一样。官吏百姓进献的财物，常被抢劫。这样的事情流传到各地，没有人对此不怨恨，不再信任和向往我们。这都是立的天子不是恰当的人所造成的。我希望留下自己这几根骨头，避开贤圣之位。如果一定要杀掉我刘盆子来阻止人们的责难，我也不逃避死罪。诚恳地希望大家可怜我！"他一面说，一面哭泣哀叹。樊崇和参加集会的几百人，没有一个不哀怜他的，都离开坐席磕头说："臣等做得不对表现无礼，辜负了陛下，请允许我们从今以后，不敢再放纵胡来。"于是共同扶抱刘盆子，替他带好玺绶。刘盆子喊叫个不停。等集会结束大家出去后，都各自闭营谨守规约，从此三辅安定团结，人人都说天子聪明。老百姓也争着回长安，街市里巷差不多住满了人。

过了二十多天后，赤眉军贪图财物，又出营大抢。长安城中粮食吃尽，他们便收载珍宝，于是大举纵火烧了宫室，带兵西走。经过南郊祭祀的时候，他们的兵马最为猛盛，号称百万人。刘盆子坐着王车，驾着三匹马，有几百骑跟从着他。便从南山开始转辗抢劫城市和小镇，与更始帝的将军严春在郿县开战，打败严春，杀了他，便进入安定、北地。到达阳城、番须境内时，遇上大雪，坑谷中都被雪填满，士兵多有被冻死的，便又回来，挖掘帝王宫妃的坟墓，拿走其中的宝物，还污辱了吕后的尸体。凡是被赤眉军发掘的陵墓，有玉匣装殓的尸体多像活人一样，所以赤眉军得以多行淫秽之事。大司徒邓禹当时在长安，派兵到郁夷阻击，反被赤眉军打败，邓禹便出长安到了云阳。九月，赤眉军再度进入长安，住在桂宫。

时汉中贼延岑出散关，屯杜陵，逢安将十余万人击之。邓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与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会谢禄救至，夜战槁街中，禹兵败走。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与逢安战于杜陵。岑等大败，死者万余人，宝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宝乃密使人谓岑曰："子努力还战，吾当于内反之，表里合势，可大破也。"岑即还挑战，安等空营击之，宝从后悉

拔赤眉旌帜，更立己幡旗。安等战疲还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走，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逢安与数千人脱归长安。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虏掠无所得，十二月，乃引而东归，众尚二十余万，随道复散。

光武乃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分为二道，以要其还路。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明年正月，邓禹自河北度，击赤眉于湖，禹复败走，赤眉遂出关南向。征西大将军冯异破之于崤底。帝闻，乃自将幸宜阳，盛兵以邀其走路。

当时汉中贼延岑越过散关，驻扎在杜陵，逢安率领十多万人去攻击他。邓禹以为逢安的精兵在外，只有刘盆子与瘦弱的士兵留在城内，便亲自去进攻长安。恰巧碰上谢禄的救兵赶到，晚上与邓禹在槁街中大战，邓禹败逃。延岑和更始帝的部将李宝合军共达几万人，和逢安在杜陵开战。延岑等人大败，死了一万多人，李宝便投降了逢安，而延岑却收集散卒后逃跑了。李宝便秘密派人对延岑说："您尽力回头来战，我将在城内响应，里外一起开展攻势，必会大败逢安。"延岑立即掉转头来挑战，逢安等人空营迎战岑，李宝从后面拔掉赤眉军的全部旗帜，改竖自己的旗帜。逢安等人战疲回营，见旗帜都是白的，大惊乱跑，士兵们自投河川山谷而死的十多万人，只有逢安跟几千人逃脱回到长安。当时三辅大闹饥荒，人吃人，城郭内全空了，死人白骨遍布郊野，剩下的人常常聚集一起，建立营堡坚守，赤眉军不能攻下。赤眉军抢劫没有收获，十二月，便率队东归，这时还有二十多万人，一路上随着又散走了不少。

光武帝便派破奸将军侯进等人驻扎在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人驻扎于宜阳，分为两路，来拦腰阻住赤眉军的归路。光武帝命令诸将说："贼人如果东逃，可带领宜阳兵到新安相会；贼人如向南逃，可带领新安兵到宜阳相会。"第二年正月，邓禹北渡黄河，在湖县攻击赤眉军，邓禹又失败跑了，赤眉军于是出关向南移动。征西大将军冯异在崤底大败赤眉军。光武帝听到这一消息，便亲自领兵到达宜阳，以强大兵力拦击赤眉军的逃路。

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不知所为，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帝令县厨赐食，众积困喂，十余万人皆得饱饫。明旦，大陈兵马临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谓盆子曰："自知当死不？"对曰："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赦之耳。"帝笑曰："儿大黠，宗室无蚩者。"又谓崇等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众耳。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帝曰："卿所谓铁中铮铮，佣中佼佼者也。"又曰："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井灶。然犹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

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余贼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

其夏，樊崇、逢安谋反，诛死。杨音在长安时，遇赵王良有恩，赐爵关内侯，与徐宣俱归乡里，卒于家。刘恭为更始报杀谢禄，自系狱，赦不诛。

赤眉军忽遇大军，都惊恐震慑，不知该怎么办，便派刘恭去求降。刘恭说：“盆子率领百万大军来降，陛下怎样对待他？”光武帝说：“许他不死罢了。”樊崇便率刘盆子和丞相徐宣以下三十多人肉袒投降，呈上他们所获得的传国玺绶，及更始帝的七尺宝剑和玉璧各一件。武器和铠甲堆积在宜阳城西，跟熊耳山一样高。光武帝命令御厨赐给赤眉军饮食，由于长期疲困饥饿，十多万人至此都得一饱。第二天，光武帝在洛水边陈列兵马，令刘盆子君臣排列着去看军容。他对刘盆子说：“你知道自己应当受死罪吗？”刘盆子回答说：“罪当该死，还希望皇上怜悯赦免我。”光武帝大笑说：“你这小孩挺聪明，我刘姓中没有一个呆痴的人。”又对樊崇等人说：“你们投降，能不后悔吗？我现在打发你们回营带兵，双方击鼓相攻，决一胜败，我并不想让你们勉强服从。”徐宣等人磕头说：“我们出长安东都门时，君臣相互计议，愿意听命于您这位有圣德的君主。百姓可以与我们共享成功之乐，却难在事业开始时跟他们商量，所以不把归命之事告诉大家。今日能够投降，正像离开虎口回到了慈母身边，实在欢喜得很，没有什么怨恨的。”光武帝说：“您是铁中能敲得最响的，是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又说：“你们很不讲道义，所过之处杀死老人弱者，凌辱社稷神，污坏井灶，但是还有三点好处：你们攻城略地，几乎走遍天下，却没有抛弃原来的妻子，这是第一点好处；设立君主，能用刘姓人，这是第二点好处；其他贼寇立君之后，在紧迫时都杀了君主，提了脑袋去投降，自以为这是功劳，唯独你们却将一位完全的活人交给了我，这是第三点好处。”光武帝便叫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住在洛阳，每个人赐给一栋房子，两百亩田。

这年夏天，樊崇、逄安谋反，被杀。杨音在长安时，待赵王刘良有恩德，故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他和徐宣都回到家乡，死在家中。刘恭为更始帝刘玄报仇，杀了谢禄，自首入狱，光武帝赦罪不杀他。

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

赞曰：圣公靡闻，假我风云。始顺归历，终然崩分。赤眉阻乱，盆子探符。虽盗皇器，乃食均输。

光武帝可怜刘盆子，赏赐给他的财物很丰厚，任命他为赵王的郎中。后因病眼瞎，光武帝又赐给他荥阳的均输官地，作为商业区，使他终身收取这里的税收为生。

赞辞说：刘玄本是不被天下人知的人，自己却借得了汉朝中兴的风云。开始顺利地推他登上帝位，但最后还是分崩离析。赤眉军恃险作乱以后，刘盆子探得“上将军”符。虽然窃踞皇帝大位，但仍能就食均输官地。

# 后汉书卷十二

##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王昌一名郎，赵国邯郸人也。素为卜相工，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时赵缪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猾，而郎与之亲善。初，王莽篡位，长安中或自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郎缘是诈称真子舆，云："母故成帝讴者，尝下殿卒僵，须臾有黄气从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馆。赵后欲害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子舆年十二，识命者郎中李曼卿，与俱至蜀；十七，到丹阳；二十，还长安；展转中山，来往燕、赵，以须天时。"林等愈动疑惑，乃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通谋，规共立郎。会人间传赤眉将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至，立刘子舆以观众心，百姓多信之。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止于王宫，立郎为天子。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分遣将帅，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诏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解形河滨，削迹赵、魏。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南岳诸刘，为其先驱。朕仰观天文，乃兴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休气熏蒸，应时获雨。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诸兴义兵，咸以助朕，皆当裂土享祚子孙。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圣公所置，未睹朕之沈滞，或不识去就，强者负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创痍，已过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诏书。"郎以百姓思汉，即多言翟义不死，故诈称之，以从人望。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

王昌又名郎，是赵国邯郸人。他本是个以占卜看相为业的人，明了星象历法，常认为黄河之北有天子气。当时赵缪王的儿子刘林爱好星相卜祝之术，在赵、魏等地常行侠义之事，多与强横狡猾而不守法纪的人交往，而王郎跟他亲近友好。当初，王莽篡位时，长安城里有个自称汉成帝的儿子子舆的人，王莽杀了他。王郎因此假称自己是真子舆，并说："母亲本是成帝宫中唱歌的，有次下殿时突然僵倒，不久便有黄气缠绕她的上下，半天才解除，便怀了孕回住房。赵后飞燕要害死婴儿，她偷换了别人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我因此才保全了生命。我十二岁时，有个知道天命的郎中李曼卿，带我一起到了巴蜀；十七岁到丹阳；二十岁，回到长安；又辗转到了中山，来往于燕赵之间，以等待天时。"刘林等人更加疑惑，便跟赵国的大豪强李育、张参等人一起策划，谋求共立王郎为帝。恰恰这时人们传说赤眉军即将渡过黄河，刘林等人趁机宣传赤眉军一定会到，应立刘子舆为

帝来观察人们的思想动向，百姓大多相信这种说法。

更始元年十二月，刘林等人便带车马数百，一清早进入邯郸城，住进故赵王的宫殿里，立王郎为天子。刘林任丞相，李育任大司马，张参任大将军。他们分别派遣将帅，攻占幽州、冀州等地。又向各州郡发布檄文说："今下诏令通告各部刺史及各郡太守：朕是孝成皇帝的儿子子舆。从前遭受赵后的祸害，接着几乎被王莽擅权杀戮，幸赖有知天命的人保护朕身，脱身于黄河之滨，匿迹在赵魏之间。王莽窃位，得罪了上天，天命保佑汉室，所以让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带兵征讨，出入于胡、汉之间。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朕隐居在人间。南岳的刘玄、刘秀、刘缜等人，是征伐王莽的先驱。朕仰观天文，知道汉室将在这里中兴，因此这个月壬辰日，朕在故赵王的宫殿即天子位。祥瑞之气正在熏蒸，又适时地得到喜雨。曾听说，建国治国，以儿子承袭父位，是古今不易的道理。刘圣公不知朕，所以他暂且拥有帝号。所有兴举义兵的人，大家如果帮助朕，就都应该分封他们土地，使子孙享福。我已令圣公及翟太守，迅速与各功臣赶赴我驻住的地方。估计刺史、二千石因都是圣公所置，不知道朕曾隐居在百姓中，或不知该去该留，以至强者依仗势力，弱者惶恐疑惑。现在，受到创伤的百姓，全国已超过一半了，朕很痛惜，所以派遣使者班下诏书。"王郎认为百姓思念汉室，又多说翟义未死，故假借汉室及翟义的名号，以顺从人们的愿望。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的州郡，都随风而顺从。

明年，光武自蓟得郎檄，南走信都，发兵徇旁县，遂攻柏人，不下。议者以为守柏人不如定钜鹿，光武乃引兵东北围钜鹿。郎太守王饶据城，数十日连攻不克。耿纯说曰："久守王饶，士众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王饶不战自服矣。"光武善其计，乃留将军邓满守钜鹿，而进军邯郸，屯其郭北门。

郎数出战不利，乃使其谏议大夫杜威持节请降。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光武曰："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威请求万户侯。光武曰："顾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郸虽鄙，并力固守，尚旷日月，终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辞而去。

第二年，光武从蓟县接到王郎的檄文，迅速南下信都，出兵攻取附近各县，接着进攻柏人县城，没有攻下。提建议的人认为攻柏人县城，不如占领钜鹿。于是光武向东北进军，围攻钜鹿。王郎所设置的钜鹿太守王饶据城坚守，结果几十天连续攻城未能攻克。耿纯劝说道："长期守着一个王饶，士兵们疲敝，不如趁大军精锐之时，进攻邯郸。如果王郎已被我们杀死，王饶自会不战降服的。"刘秀认为这个计策好，便留下将军邓满围守钜鹿，而向邯郸进军，驻扎在外城的北门。

王郎多次出战不利，便派他的谏议大夫杜威拿着符节去求降。杜威极称王郎确实是成帝的后代。光武说："即使成帝复活，也不能获得天下，何况诈称子舆的人呢！"杜威请求封王郎为万户侯。光武说："但能保全生命也就可以了。"杜威说："邯郸虽是边远的地方，但大家共同尽力固守，还可坚持一段时间，总不会君臣个个仅得保全生命吧？"便辞别光武走了。

因急攻之，二十余日，郎少傅李立为反间，开门内汉兵，遂拔邯郸。郎夜亡走，道死，追斩之。

刘永者，梁郡睢阳人，梁孝王八世孙也。传国至父立。元始中，立与平帝外家卫氏交通，为王莽所诛。

更始即位，永先诣洛阳，绍封为梁王，都睢阳。永闻更始政乱，遂据国起兵，以弟防为辅国大将军，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鲁王。遂招诸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攻下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佼彊为横行将军。是时东海人董宪起兵据其郡，而张步亦定齐地。永遣使拜宪翼汉大将军，步辅汉大将军，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及更始败，永自称天子。

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伐永。初，陈留人苏茂为更始讨难将军，与朱鲔等守洛阳。鲔既降汉，茂亦归命，光武因使茂与盖延俱攻永。军中不相能，茂遂反，杀淮阳太守，掠得数县，据广乐而臣于永。永以茂为大司马、淮阳王。盖延遂围睢阳，数月，拔之，永将家属走虞。虞人反，杀其母及妻子，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苏茂、佼强、周建合军救永，为盖延所败，茂奔还广乐，强、建从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于是遣大司马吴汉等围苏茂于广乐，周建率众救茂，茂、建战败，弃城复还湖陵，而睢阳人反城迎永。吴汉与盖延等合军围之，城中食尽，永与茂、建走酇。诸将追急，永将庆吾斩永首降，封吾为列侯。苏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纡为梁王。佼强还保西防。

光武于是急攻王郎，二十多天后，王郎手下的少傅李立反叛，打开城门放进汉兵，汉兵因此占领了邯郸。王郎乘夜逃亡，死在路上，汉兵追上斩了他的头。

刘永，是梁郡睢阳人，梁孝王的八世孙。梁孝王封国传到刘永的父亲刘立。元始年间，刘立和平帝的外祖父家卫氏互相勾结，被王莽所杀。

更始帝刘玄即位后，刘永先到洛阳拜谒，他继承祖爵被封为梁王，建都睢阳。刘永听说刘玄政事混乱，便依靠自己的封国起兵，以弟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刘防的弟弟刘少公为御史大夫，封为鲁王。于是招纳各位豪杰沛县周建等人，都委为将帅，攻占了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共得二十八座城池。又派使者拜授西防地方的贼帅山阳人佼彊为横行将军。这时东海人董宪起兵占据了东海郡，而张步也平定了齐地。刘永遣使拜授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张步为辅汉大将军，与他们共同联合进军，便独占了整个东方。及至更始帝失败，

刘永便自称天子。

建武二年夏，光武帝派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人征伐刘永。当初，陈留人苏茂任更始帝的讨难将军，与朱鲔等人守卫洛阳。朱鲔既已降汉，苏茂也就归附光武，光武因而派苏茂与盖延一起攻击刘永。但他们二人在军中不和睦，苏茂便反叛，杀了淮阳太守，抢劫了几个县，占据广乐，向刘永称臣。刘永封苏茂为大司马、淮阳王。盖延于是包围了睢阳，几个月后，夺取了睢阳。刘永携带家属逃到虞县。虞县人反对他，杀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刘永和他的部下几十个人逃到谯县。苏茂、佼强、周建合军援救刘永，但被盖延打败，苏茂逃回广乐，佼强、周建跟从刘永直奔湖陵守卫。建武三年春，刘永派使者立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这时，光武派大司马吴汉等人围苏茂于广乐，周建带兵救苏茂，苏茂、周建都被战败，弃掉城池又返回湖陵，而睢阳人献城迎接刘永。吴汉与盖延等人合兵一起共围睢阳，城中粮食吃尽，刘永与苏茂、周建逃至酂县。吴汉等将追赶得很急，刘永的部将庆吾斩下刘永的头投降，庆吾被封为列侯。苏茂、周建逃奔垂惠，共立刘永的儿子刘纡为梁王。佼强退保西防。

> 四年秋，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围纡、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救之，纡、建亦出兵与武等战，不克，而建兄子诵反，闭城门拒之。建、茂、纡等皆走，建于道死，茂奔下邳与董宪合，纡奔佼强。五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攻佼强于西防，强与刘纡奔董宪。
>
> 时平狄将军庞萌反叛，遂袭破盖延，引兵与董宪连和，自号东平王，屯桃乡之北。
>
> 庞萌，山阳人。初亡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为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共破王郎。及躬败，萌乃归降。光武即位，以为侍中。萌为人逊顺，甚见信爱。帝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拜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
>
> 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帝闻之，大怒，乃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宪闻帝自讨庞萌，乃与刘纡、苏茂、佼强去下邳，还兰陵，使茂、强助萌，合兵三万，急围桃城。

建武四年秋，光武帝派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在垂惠围攻刘纡、周建，苏茂率领五校兵前往救援他们，刘纡、周建也出兵和马武等人开战，未能取胜，而周建哥哥的儿子周诵反叛，关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城。周建、苏茂、刘纡等人都逃亡而去，周建死在路上，苏茂奔投下邳和董宪合兵，刘纡奔投佼强的部队。五年，光武帝派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在西防攻打佼强，佼强和刘纡逃奔到董宪那里。

这时平狄将军庞萌反叛，便袭击攻破盖延的军队，带兵和董宪联合，自称东平王，驻扎在桃乡的北面。

庞萌，山阳人。起初逃命到下江兵中。更始帝立，任他为冀州牧，率军隶属于尚书令谢躬部下，共同击败王郎。等到谢躬失败，庞萌便归降光武。光武即帝位后，任他为侍中。庞萌为人谦逊恭顺，甚得光武帝的信任和喜爱。光武帝常称赞他说："可以托付六尺的孤儿，可赋予重大使命的，那就是庞萌。"封庞萌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同进击董宪。

当时，光武帝的诏书只下发给盖延而没有给庞萌，庞萌认为是盖延在诽谤自己，自己疑惑不释，便背叛光武帝。光武帝听说此事，大怒，便亲自统军讨伐庞萌，并给将领们写信说："我常认为庞萌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各位将军大概不会讥笑我这句话吧？这个老贼应当夷灭全族！望大家磨利武器，喂饱马匹，会兵睢阳！"董宪听说光武帝亲自讨伐庞萌，便和刘纡、苏茂、佼强离开下邳，返回兰陵，派苏茂、佼强二人帮助庞萌，合兵三万人，急急围攻桃乡城。

帝时幸蒙，闻之，乃留辎重，自将轻骑三千，步卒数万，晨夜驰赴，师次任城，去桃乡六十里。旦日，诸将请进，贼亦勒兵挑战，帝不听，乃休士养锐，以挫其锋。城中闻车驾至，众心益固。时吴汉等在东郡，驰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余日，众疲困而不能下，及吴汉与诸将到，乃率众军进桃城，而帝亲自搏战，大破之。萌、茂、强夜弃辎重逃奔，董宪乃与刘纡悉其兵数万人屯昌虑，自将锐卒拒新阳。帝先遣吴汉击破之，宪走还昌虑。汉进守之，宪恐，乃招诱五校余贼步骑数千人屯建阳，去昌虑三十里。

帝至蕃，去宪所百余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敝。顷之，五校粮尽，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复大破之，众皆奔散。遣吴汉追击之，佼强将其众降，苏茂奔张步，宪及庞萌走入缯山。数日，吏士闻宪尚在，复往往相聚，得数百骑，迎宪入郯城。吴汉等复攻拔郯，宪与庞萌走保朐。刘纡不知所归，军士高扈斩其首降，梁地悉平。

吴汉进围朐。明年，城中谷尽，宪、萌潜出，袭取赣榆，琅邪太守陈俊攻之，宪、萌走泽中。会吴汉下朐城，进尽获其妻子。宪乃流涕谢其将士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诸卿。"乃将数十骑夜去，欲从间道归降，而吴汉校尉韩湛追斩宪于方与，方与人黔陵亦斩萌，皆传首洛阳。封韩湛为列侯，黔陵关内侯。

光武帝当时已到蒙县，听到这个消息，便留下辎重，亲自率领三千轻骑兵、几万步兵，日夜奔驰前去援助，军队驻扎任城，离桃乡尚有六十里。第二天，将领们要求进击，庞萌也率兵挑战，但光武帝不听从将领们的请求，却让士卒养精蓄锐，以挫败庞萌等人的锋芒。桃乡城中的官兵听说光武帝来了，大家心意更加坚定。当时吴汉等人驻在东郡，光武帝派出飞使，召他前来。庞萌等人令全部兵力攻城，攻了二十多天，大家疲倦困乏，而城池未能攻下。及至吴汉与众将到来，光武帝才率大军进兵桃乡城，亲自搏战，大败庞萌等人。庞萌、苏茂、佼强连夜抛弃辎重逃奔而去。董宪便和刘纡率领全部士卒数万

人驻扎在昌虑，自带精锐之师在新阳拒敌。光武帝先派吴汉击败董宪，董宪逃回昌虑。吴汉进兵扼守昌虑，董宪恐惧，便诱使五校兵的余部几千步骑驻于建阳，离昌虑有三十里。

光武帝到达蕃县，离董宪的驻地有一百多里。众将请求进击，光武帝不听从，他了解五校兵缺乏粮食，必会退兵，令各将坚守营垒以等待五校兵的疲困。不久，五校兵的粮食吃尽，果然带兵马离开。光武帝于是亲临前线，从四面进攻董宪，仅三天，又大败董宪，他的士卒大多跑散。光武帝派吴汉追击他们，佼强领兵投降，苏茂投奔张步，董宪和庞萌逃入缯县的大山中。过了几天，官吏和士卒听说董宪还在，又从各处聚合起来，共得几百骑，迎接董宪入驻郯城。吴汉等人又攻下了郯城，董宪和庞萌退保朐县。刘纡不知道该逃归何处，军士高扈斩下他的头投降光武，梁地于是全部平定。

吴汉进军围攻朐县。第二年，城中的稻谷已尽，董宪、庞萌偷偷出城，袭取赣榆，琅邪太守陈俊进攻赣榆，董宪、庞萌逃入泽中。正值吴汉攻下了朐县城，全部俘获了他们的妻子儿女。董宪哭着对将士们道歉说："我们的妻子儿女都被俘虏了。唉！苦了各位很久了！"便带领几十个骑兵连夜离开泽中，想从小道去投降光武帝，但吴汉部下的校尉韩湛在方与追上并杀掉董宪，方与人黔陵也斩杀了庞萌，都通过驿站把他们的首级送到洛阳。光武帝封韩湛为列侯，封黔陵为关内侯。

张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汉兵之起，步亦聚众数千，转攻傍县，下数城，自为五威将军，遂据本郡。

更始遣魏郡王闳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进。闳为檄，晓喻吏人降，得赣榆等六县，收兵数千人，与步战，不胜。时梁王刘永自以更始所立，贪步兵强，承制拜步辅汉大将军、忠节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从命者。步贪其爵号，遂受之。乃理兵于剧，以弟弘为卫将军，弘弟蓝玄武大将军，蓝弟寿高密太守。遣将徇太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诸郡，皆下之。

步拓地浸广，兵甲日盛。王闳惧其众散，乃诣步相见，欲诱以义方。步大陈兵引闳，怒曰："步有何过，君前见攻之甚乎！"闳按剑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拥兵相距，闳攻贼耳，何谓甚邪！"步嘿然，良久，离席跪谢，乃陈乐献酒，待以上宾之礼，令闳关掌郡事。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禄大夫伏隆持节使齐，拜步为东莱太守。刘永闻隆至剧，乃驰遣立步为齐王，步即杀隆而受永命。

张步字文公，是琅邪郡不其县人。汉兵初起时，张步也聚众几千人，辗转进攻临近各县，攻下几个县城，自称五威将军，便占据了琅邪郡。

更始帝派魏郡的王闳任琅邪太守，因张步拒阻他，不能进入琅

邪。王闳传檄各县，劝说吏人归降，获得了赣榆等六县，收集了几千士卒，与张步交战，不能取胜。当时梁王刘永以为自己的王位是更始帝所立，贪图张步兵力强大，便以皇命授张步为辅汉大将军、忠节侯，督辖青、徐二州，令他征讨不服从命令的人。张步贪图那些爵号，便接受了他的任命。于是在剧县整顿训练军队，以弟弟张弘为卫将军，弘弟张蓝为玄武大将军，蓝弟张寿为高密太守。并派将进攻太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等郡，都攻下了。

张步开拓的土地渐渐宽广，兵甲也一天一天强大。王闳害怕他自己的军队走散，便去张步那里会面，想以为人处世之理劝导张步。张步列出盛大的兵阵带王闳观看，发怒说："我张步有什么过错，您以前那么凶狠地攻打我呢！"王闳按着宝剑说："我太守是奉朝廷之命而来，而文公你却拥兵拒我，我王闳不过是攻打贼子，有什么过分的呢！"张步默然不语，停了好大一会，张步离开座位，跪下谢罪。于是奏乐敬酒，以上宾之礼对待王闳，叫王闳掌管郡内政事。

建武三年，光武帝派光禄大夫伏隆持节出使齐地，任张步为东莱太守。刘永听说伏隆到达剧县，便急派使者奔向张步，立张步为齐王，张步就杀掉伏隆而接受刘永的任命。

是时帝方北忧渔阳，南事梁、楚，故步得专集齐地，据郡十二。及刘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纡为天子，自为定汉公，置百官。王闳谏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东颇能归之。今尊立其子，将疑众心。且齐人多诈，宜且详之。"步乃止。五年，步闻帝将攻之，以其将费邑为济南王，屯历下。冬，建威大将军耿弇破斩费邑，进拔临淄。步以弇兵少远客，可一举而取，乃悉将其众攻弇于临淄。步兵大败，还奔剧。帝自幸剧。步退保平寿，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阳兵精，延岑善战，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狱，皆赦之。封步为安丘侯，后与家属居洛阳。王闳亦诣剧降。

这时光武帝正忧虑北方的渔阳，对付南方的梁、楚，所以张步得以专心兼并齐地，占领十二郡。等刘永死后，张步等人想立刘永的儿子刘纡为天子，自任定汉公，并设置百官。王闳劝谏说："梁王刘永因为敬奉本朝的原因，所以山东的各州都能归附他。如今尊立他的儿子，会使大家疑惑。而且齐人多诈，应仔细考虑这件事。"张步于是停止了自己的计划。建武五年，张步听说光武帝将要攻击他，便任命他的将领费邑为济南王，屯驻在历下。冬季时，建威大将军耿弇攻破历下杀了费邑，进而攻下临淄。张步认为耿弇兵少，又是来自远方的客兵，可以一举战胜他，便派出全部军队到临淄攻击耿弇。结果张步军大败，奔回剧县。光武帝亲自进驻剧县。张步退保平寿，苏茂率领一万多人前来援救张步。苏茂责备张步说："像南阳的军队那么精锐，延岑那么善战，耿弇尚且击退了他们。大王为何竟奔向他的营垒

去攻打他呢？您既召我救助，为何不等待我呢？”张步说：“惭愧！惭愧！我是无言可说的。”光武帝于是派使者告诉张步和苏茂，你们能斩杀对方后来投降的，可封为列侯。张步便杀了苏茂，派使者携带苏茂的首级去投降。张步的三个弟弟各自投进所在地方的监狱，光武帝都赦免了他们，又封张步为安丘侯。他后来与家属住在洛阳。王闳也赶到剧县投降。

八年夏，步将妻子逃奔临淮，与弟弘、蓝欲招其故众，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陈俊追击斩之。

王闳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谭之子也，哀帝时为中常侍。时幸臣董贤为大司马，宠爱贵盛，闳屡谏，忤旨。哀帝临崩，以玺绶付贤曰：“无妄以与人。”时国无嗣主，内外恇惧，闳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后闼，举手叱贤曰：“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邪！”贤知闳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玺绶。闳持上太后，朝廷壮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闳，乃出为东郡太守。闳惧诛，常系药手内。莽败，汉兵起，闳独完全东郡三十余万户，归降更始。

建武八年夏，张步带领妻子儿女逃奔临淮，与弟弟张弘、张蓝想招募他们的旧部，乘船去海岛上，琅邪太守陈俊追击并杀了他们。

王闳，是王莽的叔父平阿侯王谭的儿子，汉哀帝时曾任中常侍。当时幸臣董贤为大司马，深受皇帝的宠爱，位贵势盛，王闳多次进谏，都违背皇帝旨意。汉哀帝临死时，将玺绶交付董贤说：“你不可随便给予别人。”当时皇位没有继承者，朝廷内外，恐惧慌乱。王闳告诉元后，请求从董贤手中夺回玺绶；接着他便带剑到宣德殿的后门，举手叱责董贤说：“皇帝已死，国家继承者还没有确立，您受皇帝的恩赐深厚，应当俯伏哭泣。为何长久把持玺绶来等待灾祸到你的头上来呢！”董贤知道王闳必会拼死夺玺，不敢抗拒他，便跪着将玺绶交给王闳。王闳接过玺绶上交太后，满朝官吏都认为他的这一举动豪壮。等到王莽篡位，暗中忌恨王闳，便令王闳出任东郡太守。王闳害怕被杀，常常在手中拿着毒药。王莽败亡后，汉兵兴起，唯独王闳保全了东郡的三十多万户，归降更始帝。

李宪者，颍川许昌人也。王莽时为庐江属令。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众十余万，攻掠郡县，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破州公。莽败，宪据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众十余万。

四年秋，光武幸寿春，遣扬武将军马成等击宪，围舒。至六年正月，拔之。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而降，宪妻子皆伏诛。封帛意渔浦侯。

后宪余党淳于临等犹聚众数千人，屯灊山，攻杀安风令。杨州牧欧阳歙遣兵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白歙请得喻降临；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灊山人共生为立祠，号“白马陈从事”云。

彭宠字伯通，南阳宛人也。父宏，哀帝时为渔阳太守，伟容貌，能饮

饭，有威于边。王莽居摄，诛不附己者，宏与何武、鲍宣并遇害。

李宪，是颍川郡许昌县人。王莽时他担任庐江的属令。王莽末年，江贼王州公等人起兵十多万人，攻打抢掠郡县，王莽任命李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败王州公。王莽败亡后，李宪据本郡自我守卫。更始元年，他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便自立为天子，设置公卿百官，拥有九座城池，十多万人。

建武四年秋，光武帝到寿春，派扬武将军马成等人进击李宪，围攻舒县。到六年正月，攻占了舒县。李宪逃走，他的军士帛意追斩李宪后投降了马成。李宪的妻子儿女都被杀。光武帝封帛意为渔浦侯。

后来李宪的余党淳于临等人仍聚集几千人，驻扎灊山，攻杀了安风县令。杨州牧欧阳歙派兵征伐，但不能攻克，光武帝和大家商议想去讨伐他。庐江人陈众担任从事，告诉欧阳歙请允许自己前去劝降淳于临。于是他乘着单车，驾着白马，前往劝说，使淳于临投降了。灊山人共同为他建立了一座生祠，号称他为“白马陈从事”。

彭宠字伯通，是南阳郡宛县人。父亲彭宏，在汉哀帝时担任渔阳太守，容貌魁伟，酒量饭量很大，在边境上颇有威望。王莽代幼帝居摄专政时，杀戮不亲附自己的人，彭宏与何武、鲍宣一起被害。

宠少为郡吏，地皇中，为大司空士，从王邑东拒汉军。到洛阳，闻同产弟在汉兵中，惧诛，即与乡人吴汉亡至渔阳，抵父时吏。更始立，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鸿至蓟，以宠、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

彭宠年轻时曾任郡吏，地皇年间，担任大司空士，跟从王邑向东抗拒汉军。到洛阳时，听说胞弟在汉军中，怕自己被杀，便和同乡人吴汉逃到渔阳，归依父亲当年的属官。更始帝登位后，派遣谒者韩鸿持节招抚北方各州郡，根据皇帝的制命，能专封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韩鸿到蓟县，因彭宠、吴汉都是自己的同乡老友，相见特别高兴，就授彭宠为偏将军，代行渔阳太守事，任吴汉为安乐县令。

及光武镇慰河北，至蓟，以书招宠。宠具牛酒，将上谒。会王郎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众多疑惑，欲从之。吴汉说宠从光武，语在《汉传》。会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诣宠，结谋共归光武。宠乃发步骑三千人，以吴汉行长史，及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与上谷军合而南，及光武于广阿。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遂围邯郸，宠转粮食，前后不绝。

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知之，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前吴汉北发兵时，大王遗宠以所服剑，又倚以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迎阁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为宰衡时，甄丰旦夕入谋议，时人语曰‘夜半客，甄长伯。’及莽篡位后，丰意不平，卒以诛死。”光武大笑，以为不至于此。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

愈怏怏不得志。叹曰：“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

及至光武帝安抚黄河以北州郡，到达蓟县时，用信函招请彭宠。彭宠准备牛和酒，将要拜见光武帝。碰上王郎诈称刘氏后代自立为帝，传檄到燕、赵等地，又派将占了渔阳、上谷，还急急派出军队，北州各地大都疑惑不定，想要跟从王郎。吴汉劝说彭宠归从光武帝，此事记载在《吴汉传》中。恰好上谷太守耿况也派功曹寇恂拜见彭宠，商议一起去归附光武。彭宠于是派出步骑三千人，以吴汉代行长史，与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狐奴县令王梁，跟上谷军合军南行，在广阿追上了光武。光武根据皇命封彭宠为建忠侯，赐号为大将军。于是围攻邯郸，彭宠转运粮食，从不断绝。

等王郎死后，光武追击铜马军，来到北方的蓟县。彭宠拜见光武时，自恃自己有功，期望很高，光武帝接见了他，却不能使他满足，因此心怀不平。光武知道后，以此事问幽州牧朱浮。朱浮回答说：“从前吴汉向北发兵时，大王赠送彭宠一把自己佩带的剑，又依靠他做北方各州郡的最高统帅。彭宠认为您应迎他于阁外，与他握手交欢，并坐款谈。现在却不是这样，因此失望。”朱浮又趁机说：“王莽当宰相时，甄丰从早到晚入宫出谋商议，当时人说：‘夜半客，甄长伯。’到王莽篡位以后，甄丰心中不平，最后因此被杀死。”光武大笑，认为不至于这样对待彭宠。等到光武即帝位后，彭宠所派遣的吴汉、王梁，都封为三公，唯独彭宠自己没有加官。彭宠更加怏怏不得志，叹息道：“按我的功劳应当为王，但竟然如此待我，陛下是否忘记了我呢？”

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建武二年春，诏征宠，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又与吴汉、盖延等书，盛言浮枉状，固求同征。帝不许，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召。宠又与常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又自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要诱况，况不受，辄斩其使。

这时北方各州郡破败不统一，而渔阳郡大致完整，有过去的盐铁官府，彭宠叫他们转过手来买卖谷米，积聚珍宝，因而更加富强。朱浮与彭宠不和睦，朱浮多次诬陷彭宠。建武二年春，光武帝征召彭宠，彭宠认为这是朱浮出卖自己，上疏请求愿与朱浮一起接受征召。又给吴汉、盖延等人写信，极力说明朱浮诬陷自己的情况，坚持要求同时应征。光武帝不允许，彭宠因此更加疑惑。他的妻子历来刚强，不能忍受这种委屈，固执地劝说彭宠不接受皇上的征召。彭宠又与往常亲信的官吏计议，大家都怨恨朱浮，没有一人劝行的。光武帝派彭宠的堂弟子后兰卿去规劝他，彭宠趁此留下子后兰卿，便发兵叛反，

分封将帅，亲自率领二万多人到蓟县进攻朱浮，又分兵侵占广阳、上谷、右北平。又自认为和耿况都有大功，而二人的恩赏都不厚，多次派遣使者去引诱和要挟耿况。但耿况不接受这种引诱，且常常立即杀了他的使者。

秋，帝使游击将军邓隆救蓟。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杰，皆与交质连衡。遂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

这年秋天，光武帝派游击将军邓隆援救蓟县。邓隆驻扎在潞县之南，朱浮驻扎在雍奴，派出官吏上奏军情。光武帝看完他们的奏折，对使吏发脾气说：“两人军营相距百里，这种情势怎能做到互相关照？等你回去时，北军必定失败了。”彭宠果然派出大批军队驻在潞河边上阻拒邓隆，另派出三千轻骑兵袭击他的后路，大败邓隆军。朱浮军驻扎较远，遂不能救助，便撤离而去。第二年春，彭宠便占领了右北平和上谷数县。他派使者带着美女和缯帛赂送匈奴，跟匈奴结盟和亲。单于派左南将军统帅七八千骑兵，作为游兵往来各地以帮助彭宠。彭宠又在南边和张步及富平的获索等豪杰联络，都与他们互相派出人质以连横。彭宠于是攻占了蓟县城，自立为燕王。

其妻数恶梦，又多见怪变，卜筮及望气者皆言兵当从中起。宠疑子后兰卿质汉归；故不信之，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五年春，宠斋，独在便室。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著床，告外吏云：“大王斋禁，皆使吏休。”伪称宠命教，收缚奴婢，各置一处。又以宠命呼其妻。妻入，大惊。宠急呼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于是两奴将妻入取宝物，留一奴守宠。宠谓守奴曰：“若小儿，我素爱也，今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缚，当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与若。”小奴意欲解之，视户外，见子密听其语，遂不敢解。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宠所装之，被马六匹，使妻缝两缣囊。昏夜后，解宠手，令作记告城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速开门出，勿稽留之。”书成，即斩宠阁 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封为不义侯。明旦，阁 门不开，官属逾墙而入，见宠尸，惊怖。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以子后兰卿为将军。国师韩利斩午首，诣征虏将军祭遵降。夷其宗族。

彭宠的妻子多次做噩梦，又多次见到怪变，卜卦的及看相望气的人都说兵事将从内部发生。彭宠怀疑堂弟子后兰卿，因他是在汉做人质后回来的，故不信任他，让他带兵在外，不接近内宫。建武五年春，彭宠斋戒，一个人独自坐在便室。仆人子密等三人趁彭宠正在卧床睡觉，把他捆在床上，通告外面的官吏说：“大王斋戒，令各人都休息。”他们假称彭宠的命令，把奴婢都绑起来，各安置到一个地方。又假借彭宠之命召唤他的妻子。彭宠的妻子一进斋室，大惊。彭宠急忙喊道：“快快为各位将军办理行装。”于是两个奴仆带着彭宠的

妻子入内室取宝物，留一个奴仆守住彭宠。彭宠对看守的奴仆说："你这小儿，我素爱你，今天的事，你只是被子密逼迫罢了。你解开捆我的绳子，我定把女儿彭珠嫁给你，家里的财物都给你。"小奴仆想要解开他，看看门外，见子密听到彭宠的话，便不敢解。于是子密收拾好金银宝玉及衣物等财物，到彭宠房内装好，安放在六匹马上，又叫他的妻子缝好两个黄色绢囊。昏夜后，解开彭宠的双手，令他写张条子告诉守城门的将军说："今派子密等人去子后兰卿的驻地，速打开城门让他们出去，万勿稽留他们。"条子写好后，就斩下彭宠和他妻子的首级，放在缣囊中，立即拿着条子奔驰出城，便把这人头送至朝廷。光武帝封子密为不义侯。第二天，王宫大门不开，官吏们越墙而入，见到彭宠的尸体，非常惊恐。他的尚书韩立等人共立彭宠的儿子彭午为王，令子后兰卿任将军。国师韩利又斩下彭午的首级，到征虏将军祭遵处投降。光武帝夷灭了彭宠全族。

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浑邪王之姊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乱，太子诛，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长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霍将军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更始至长安，征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

卢芳字君期，是安定郡三水县人，居住在左谷中。王莽时，全国人都思念汉朝的恩德，卢芳因此诈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曾祖母是匈奴谷蠡浑邪王的姐姐，是汉武帝的皇后，生三个儿子，后遇上江充作乱，太子自戕，皇后受牵连被杀，第二个儿子次卿逃亡到长陵，小儿子回卿逃亡到左谷。将军霍光立次卿为帝，要迎回卿回宫。回卿不愿出来，就住在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卢芳常拿这些话欺骗安定境内的人士。王莽末年，卢芳便和三水境内的羌人、胡人起兵。更始帝到长安后，召卢芳任骑都尉，令他镇压和安抚安定郡以西的地区。

更始败，三水豪杰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曰："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今汉亦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芳与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单于遂立芳为汉帝。以程为中郎将，将胡骑还入安定。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建武四年，单于遣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李兴等和亲，告兴欲令芳还汉地为帝。五年，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

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芳后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恐惧，叛芳，举郡降，光武令领职如故。后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数击芳，并不克。十二年，芳与贾览共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欲胁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

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众尽归随昱。昱乃随使者程恂诣阙。拜昱为五原太守，封镌胡侯，昱弟宪武进侯。

更始帝失败后，三水豪杰共同计议，认为卢芳是刘氏的子孙，应该承继汉室宗庙，便共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派出使者和西羌、匈奴结盟友好亲善。单于说："我们匈奴本和汉朝廷结为兄弟。后来匈奴中途衰落，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廷，汉朝廷出兵扶持保护他，匈奴世世代代向汉称臣。现在，汉朝廷也中途绝祀，刘氏来归附我，我也应当拥立他，叫他尊敬地奉侍我。"于是派句林王带领几千骑兵来迎卢芳，卢芳和他的哥哥卢禽、弟弟卢程都进入匈奴。单于便立卢芳为汉帝，以卢程为中郎将，带领胡骑回到安定。当初，五原郡人李兴、随昱，朔方郡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各自起兵都自称将军。建武四年，单于派遣无楼且渠王进入五原塞，和李兴等人友好相亲，告诉李兴，他准备要卢芳回汉地称帝。建武五年，李兴、闵堪带兵到单于庭迎接卢芳，和他一起入塞，建都于九原县。抢占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在五郡任命了郡守和县令，和胡人的军队勾结，侵略苦害北部边境。

建武六年，卢芳部下的将军贾览率领胡人骑兵击杀了代郡太守刘兴。卢芳后来又因故杀了五原太守李兴兄弟，而他的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都很害怕，便背叛卢芳。率领全郡人投降光武帝。光武帝仍叫他们像过去一样担任太守之职。后来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多次出击卢芳，都未能成功。建武十二年，卢芳与贾览共同攻击云中，久攻不下，他的将领随昱留守九原，想协迫卢芳投降。卢芳知道自己的羽冀外附他人，心腹离心离德，便丢弃辎重，和十多名骑兵逃入匈奴，他的部众全部归随昱所有。随昱便跟使者程恂前去拜谒朝廷。光武帝拜授随昱为五原太守，封为镌胡侯，封随昱的弟弟随宪为武进侯。

十六年，芳复入居高柳，与闵堪兄林使使请降。乃立芳为代王，堪为代相，林为代太傅，赐缯二万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谢曰："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众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胏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诏报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岁。芳自道还，忧恐，乃复背叛，遂反，与闵堪、闵林相攻连月。匈奴遣数百骑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余年，病死。

建武十六年，卢芳又入驻高柳，和闵堪的哥哥闵林一起派出使者求降。光武帝于是立卢芳为代王，闵堪为代相，闵林为代太傅，并且

赐给他们两万匹缯，为了让他们安抚匈奴。卢芳上疏谢罪说："臣卢芳过去假托为先帝的后代，被抛弃在边境。国家遭到王莽的废止灭绝，汉室子孙因此忧虑，理应共同诛伐王莽，所以我便西边联合羌戎，北边和亲匈奴。单于没有忘记汉室的旧德，暂时立我为帝，作为对汉室的救助。这时战争同时发生，到处都有。我不敢有什么贪求觊觎，只希望承祀宗庙，兴建国家，所以长久越分称帝有十多年，罪该万死。陛下圣德高明，亲率各位贤臣，使海内归附，恩惠普及到境外各族。又因为您我是亲属的缘故，赦免我卢芳的罪过，赐予我仁德与恩惠，封我为代王，令我作为北方的藩篱。我没有什么本领可以报效赐予的这一重任，只望与匈奴和睦相处，不敢不尽余力，辜负陛下的恩惠和宽免。现在我谨奉天子玉玺，思慕向望朝廷。"光武帝下诏让卢芳在第二年正月朝见。这年冬天，卢芳动身入朝，已经到了南边的昌平，却又有诏令叫他停止入朝，令他改在第二年朝见。卢芳中途返回，心中恐惧，便再次背叛，于是返回高柳，与闵堪、闵林互相攻打了几个月。匈奴派遣几百骑兵迎接卢芳及其妻子儿女出了边塞。卢芳滞留匈奴十多年后病死。

初，安定属国胡与芳为寇，及芳败，胡人还乡里，积苦县官徭役。其中有驳马少伯者，素刚壮；二十一年，遂率种人反叛，与匈奴连和，屯聚青山。乃遣将兵长史陈䜣，率三千骑击之，少伯乃降。徙于冀县。

论曰：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又况其子孙哉！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若数子者，岂有国之远图哉！因时扰攘，苟恣纵而已耳，然犹以附假宗室，能掘强岁月之间。观其智略，固无足以惮汉祖，发其英灵者也。

当初，安定郡内属国的胡人曾与卢芳一起为寇，等卢芳败后，胡人回到家乡，深深地苦于官府的徭役。其中有个叫驳马少伯的人，素来刚强健壮；建武二十一年，便率领同种族的人反叛，和匈奴联合交好，聚集驻扎在青山。光武帝就派将兵长史陈䜣率三千骑兵进击他们，少伯于是投降。这些胡人被迁徙到冀县。

评论说：经传上说"有盛德的人必然享受百世的祭祀"，孔子说"行事宽厚必会得到众人拥护"。凡能得到众心的人，大家便会百世不忘他了。观察更始那个时期，刘氏遗留下来的恩德功业，英雄们怎么能与之抗衡呢！由此可知汉高祖、孝文帝的宽厚仁爱，影响人心是很深的了。周人因为思念邵伯，便爱他曾听讼于其下的那株甘棠树，又何况是他们的子孙呢！刘氏之所以再次接受天命登上帝位，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像王郎等几个人，哪里有建国的深谋远虑呀！不过乘时扰攘，苟且放纵一时而已，然而他们还是靠着假冒宗室，才能够强霸一时。察看这些人的智谋才略，当然不足以使汉祖惮畏，而奋发其英

灵。

赞曰：天地闭革，野战群龙。昌、芳僭诈，梁、齐连锋。宠负强地，宪萦深江。实惟非律，代委神邦。

赞辞说：因天地闭塞发生变革的时候，群龙便在旷野纷纷交战。王昌、卢芳越分假冒汉室之后，刘永、张步联合作战。彭宠倚仗强地优势，李宪回旋于深江之间。这些实在都不合用兵的原则，所以相继丢弃了他们美好的疆土。

# 后汉书卷十三

## 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国师刘歆引嚣为士。歆死，嚣归乡里。季父崔，素豪侠，能得众。闻更始立而莽兵连败，于是乃与兄义及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谋起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遂聚众数千人，攻平襄，杀莽镇戎大尹。崔、广等以为举事宜立主以一众心，咸谓嚣素有名，好经书，遂共推为上将军。嚣辞让不得已，曰：“诸父众贤不量小子。必能用嚣言者，乃敢从命。”众皆曰“诺”。

嚣既立，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望至，说嚣曰：“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嚣从其言，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祝毕，有司穿坎于庭，牵马操刀，奉盘错鍉，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有司奉血鍉进，护军举手揖诸将军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罚如盟。”既而薶血加书，一如古礼。

隗嚣字季孟，是天水郡成纪县人。年轻时在州郡做官。王莽的国师刘歆引荐他任元士。刘歆死后，他回到家乡。他的叔父隗崔，素来豪爽侠义，能得到众人爱戴。隗崔听说更始帝已立而王莽的军队连连失败，于是便跟哥哥隗义及上邦人杨广、冀人周宗商量起兵来响应汉军。隗嚣制止他们说：“战争，是凶事。我们这些同族人有什么罪！”隗崔不听劝告，便聚众好几千人，攻打平襄，杀了王莽的镇戎大尹。隗崔、杨广等人认为，起兵举事应当立一个主帅来统一人心，都说隗嚣素有名望，喜好经书，便共同推举他为上将军。隗嚣辞让不过，说：“各位父老、众位贤人不嫌弃我小子。但一定要听我的话，才敢从命。”大家都说：“行。”

隗嚣既被立为上将军，便派使者聘请平陵县人方望来任军师。方望到后，劝隗嚣说：“您想要上承天命，下顺民意，辅助汉室来举行起义，但现在新登帝位的刘玄却在南阳，王莽还占据着长安，虽然想要用汉作为名号，其实却没有接受汉朝的命令，这样将靠什么来使大家相信您呢？应当急建高祖的祠庙，称臣奉祭，这就是所谓的‘用神明之道进行教化’，来求助于人神的办法。而且，礼节有减有增，内容形式都没有常规。划一块土地，开辟建庙的基地，以茅草盖屋，夯土为

阶，来表达您的尊敬。虽然没有备好祭品，神明难道会舍弃您吗？”隗嚣听从了他的话，便在县城东建立庙宇，祭礼高祖、文帝和武帝。隗嚣等人都口称臣子办理祭事，史官捧着璧玉进行祷告。祝祷完毕，司事人员在庭中挖一坑穴，牵马拿刀，捧着盘子，放好歃血器，便杀马盟誓说：“我们共同发誓订盟的三十一个将领，十六个姓，诚挚地承受天命，起兵辅佐刘氏宗族。如果有人心怀奸心，明神便惩罚他。高祖、文皇、武皇，将使他丧命，他们的家人死于刀下，全族都灭亡！”司事人员捧着歃血器内的鲜血前进，护军举起手向各位将作揖说：“锓 不沾染鲜血，饮血不进口，这是欺骗神明，神明一定会像盟誓所说的那样处罚他。”接着便把血涂在盟约上埋掉牲血和祝辞，完全跟古礼一样。

事毕，移檄告郡国曰：

“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将军隗嚣、白虎将军隗崔、左将军隗义、右将军杨广、明威将军王遵、云旗将军周宗等，告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尹、尉队大夫、属正、属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祇，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天下昭然，所共闻见。今略举大端，以喻吏民。

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分裂郡国，断截地络。田为王田，卖买不得。规锢山泽，夺民本业。造起九庙，穷极土作。发冢河东，攻劫丘垄。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歃血事毕，发布檄文通告各郡各国说：

“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日为初一日。己巳日，上将军隗嚣、白虎将军隗崔、左将军隗义、右将军杨广、明威将军王遵、云旗将军周宗等人，通告各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尹、尉队大夫、属正、属令：原来的新都侯王莽，轻慢侮辱天地，违背人道悖逆天理。用毒酒杀死孝平皇帝，篡夺他的帝位。假托天命，伪造《符命》之书，欺骗迷惑百姓，使上帝震怒。他对反常的天灾加以文饰，反以为是吉祥的征兆。戏弄神灵，歌颂灾祸。即使用尽楚、越的竹子，也不足以写完他的罪恶。这些罪恶在全国早已昭然若揭，是大家所共见共闻的。现在，大略列举主要的几件，让官吏、百姓明白。

天是父，地是母，祸福的应验，各个都会以事降临。王莽明知这一点，却愚昧地去冒犯，而不顾及重要的禁忌，诡诈地扰乱天术，引用史传上的文句和事例进行掩饰曲解。从前秦始皇毁坏谥法，要从一世、二世想传至万世，而王莽也下令推算三万六千岁的历纪，说自己

建立的政权当会达到这个限度。沿着秦朝灭亡的道路，推究没有穷尽的天数。这是他违背上天的大罪。

分裂郡国，截断疆界。定田为王田，不许买卖。划分区域封禁山泽，夺走人民的生产本业。建造九庙，穷极人力物力进行土木建筑。在河东发掘汉帝祖坟，强夺汉室墓地。这是他悖逆大地的大罪。

> 尊任残贼，信用奸佞，诛戮忠正，覆按口语，赤车奔驰，法冠晨夜，冤系无辜，妄族众庶。行炮格之刑，除顺时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变，官名月易，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管，增重赋敛，刻剥百姓，厚自奉养，苞苴流行，财入公辅，上下贪贿，莫相检考。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既乱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濊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缘边之郡，江海之濒，涤地无类。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
> 是故上帝哀矜，降罚于莽，妻子颠殒，还自诛刈。大臣反据，亡形已成。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卫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司命孔仁，纳言严尤，秩宗陈茂，举众外降。今山东之兵二百余万，已平齐、楚，下蜀、汉，定宛、洛，据敖仓，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风中岳。兴灭继绝，封定万国，遵高祖之旧制，修孝文之遗德。有不从命，武军平之。驰使四夷，复其爵号。然后还师振旅，櫜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无负子之责。”

尊任残忍暴虐的恶人，信用奸邪谄媚的小人，杀害忠良方正的君子，查究臣民的议论，收捕犯人的赤车到处奔驰，戴法冠的执法官日夜审案，冤捕无辜良民，胡乱族灭百姓。实行炮烙的酷刑，废除顺应时宜的法令，给犯人口灌纯醋，用五刑残裂人体。政令每日变更，官名每月改易，货币每年改换，官吏百姓搞得头脑迷糊，不知所从，客商行人，号哭于街市道途。设立六管财政政策，增重赋税，刻剥百姓，养肥自己，贿赂公开流行，钱财进入公卿腰包，上下贪污贿赂，没有人检举监察。人民因拥有的铜、炭而获罪，铜、炭没收给钟官，徒役工奴聚集，多达几十万人，工匠们饿死，使长安到处臭气熏天。既搞乱了华夏，狂心更加昏谬，又北攻强大的匈奴，向南骚扰强大的越国，向西侵犯少数民族羌戎，向东扰乱少数民族濊貊。使得四境之外的邻国，都进入边境为害，边缘之郡，江海水边，荡涤得地无遗物。所以因攻战而败亡的，因苛法而被陷害的，因饥饿而夭折的，因疾病而去世的，人数以万万计。那些已死的人露尸野外无人掩埋，活着的人则逃亡流离，孤儿妇女，流离失所被抢占为奴婢。这是他背逆人民的大罪。

所以，上帝哀怜人民，对王莽降下惩罚，他的妻子儿女遭难死亡，还自相残杀。大臣据地谋反，亡国之势已成。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卫将军王涉，都结合谋划内乱；司命孔仁、纳言严尤、秩宗陈

茂，则率领吏卒在外地投降。现在崤山以东的军队有二百多万人，已经平定齐、楚，进入蜀、汉，夺得宛、洛，占据敖仓，扼守函谷关，威命布于四方，在中岳宣谕教化。中兴已灭的国家，延续中断了的汉世，封定万国，遵循高祖原有的典制，奉行文帝留下的美德。如果有人不服从命令，必用武力平定他。现在派出使者驰赴四周邻国，恢复他们的爵号。然后再回师整顿，收息弓鼓。命令百姓，各自安居其所，希望不至于辜负牧养百姓的职责。”

嚣乃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将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从弟平阿侯谭之子也，威风独能行其邦内，属县皆无叛者。嚣乃移书于向，喻以天命，反覆诲示，终不从。于是进兵虏之，以徇百姓，然后行戮，安定悉降。而长安中亦起兵诛王莽。嚣遂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更始二年，遣使征嚣及崔、义等。嚣将行，方望以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嚣不听。望以书辞谢而去，曰：“足下将建伊、吕之业，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创，英雄未集。以望异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乐毅，故钦承大旨，顺风不让。将军以至德尊贤，广其谋虑，动有功，发中权，基业已定，大勋方缉。今俊乂并会，羽翮并肩，望无耆耇之德，而猥托宾客之上，诚自愧也。虽怀介然之节，欲絜去就之分，诚终不背其本，贰其志也。何则？范蠡收责勾践，乘偏舟于五湖；舅犯谢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夫以二子之贤，勒铭两国，犹削迹归愆，请命乞身，望之无劳，盖其宜也。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微径南通，与汉相属，其傍时有奇人，聊及闲暇，广求其真。愿将军勉之。”嚣等遂至长安，更始以为右将军，崔、义皆即旧号。其冬，崔、义谋欲叛归，嚣惧并祸，即以事告之，崔、义诛死。更始感嚣忠，以为御史大夫。

隗嚣于是带兵十万人，击杀了雍州牧陈庆。将去攻打安定。安定的大尹王向，是王莽的堂弟平阿侯王谭的儿子，唯独他的威令和教化能在境内推行，所属各县都没有背叛他。隗嚣便写信给他，以天命告喻他，反复教诲开导他，但他始终不听从。于是进兵俘虏了他，向百姓公布了他的罪行，然后斩首。安定郡各县都投降了。而长安也有人起兵杀了王莽。隗嚣又分派各将领去攻略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都攻占了这些地方。

更始二年，更始帝派使者征召隗嚣和隗崔、隗义等人。隗嚣准备动身，方望以为对更始帝其人还不了解，坚决制止他，隗嚣不听。方望留下一封信辞谢而去，信中说：“您将要建立伊尹、吕尚那样的事业，弘扬非凡的功业，但大事刚刚兴办，英雄尚未集结。因我方望是外郡人，缺点尚未暴露，您想先崇郭隗，向往乐毅，所以恭敬地接受了您的旨意，顺应时势，没有辞让您的委任。将军以盛德尊重贤士，增广自己的谋略，行动便有功，决策便合乎情势，基业已经奠定，大功正在建立。现在才德出众的人都已会合，辅佐的人也已众多，我方望没有老年人的德行，却错误地把我放在所有宾客之上，实在自感惭

愧。我虽怀有专一的节操，想掂量去和留的名分，实是要最终不违背根本，不动摇志向。这是为什么呢？范蠡对勾践引咎自责后，乘偏舟于五湖之上；子犯向文公认罪后，也在黄河岸边徘徊不进。以这两个人的德才，都建立过不朽的功勋，仍然归过匿迹，请求留下身躯。我方望没有功劳，自然更应如此。我听说乌氏县有龙池山，山中小路与南边相通，与汉兵相连，山旁时常出现奇人，我姑且等待闲暇时候，去广求他们的真迹。希望将军勉励进取。”隗嚣等人便去了长安，更始帝授他为右将军，隗崔、隗义都任原来的官号。这年冬天，崔、义二人商议想叛变回故里，隗嚣害怕牵连得祸，立即将他们二人的事告发，崔、义二人被杀。更始帝感谢隗嚣的一片忠心，封他为御史大夫。

明年夏，赤眉入关，三辅扰乱。流闻光武即位河北，嚣即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良，更始不听。诸将欲劫更始东归，嚣亦与通谋。事发觉，更始使使者召嚣，嚣称疾不入，因会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执金吾邓哗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夜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

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长安谷恭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持书，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杜陵、金丹之属为宾客。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

建武二年，大司徒邓禹西系赤眉，屯云阳。禹裨将冯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嚣逆击，破之于高平，尽获辎重。于是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长安，欲西上陇，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间。

第二年夏天，赤眉军入关，京城附近的三辅地区混乱不安。传闻刘秀在河北登上帝位，隗嚣立即劝说更始帝将政权交给刘秀的叔父国三老刘良，更始帝不听从。各将领准备要劫持更始帝东归南阳，隗嚣也参与谋划。事被发觉后，更始帝派使者召见隗嚣，隗嚣称病不入宫，接着会合宾客王遵、周宗等人调遣军队自卫。更始帝派执金吾邓哗率兵围攻隗嚣，隗嚣闭门拒守。到黄昏时刻，便突破重围，与几十个骑兵连夜斩杀平城门守关将士，逃回天水。他再次招聚自己的部下，占据原先的领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及至更始帝败亡，三辅一带的老仕绅和士大夫都归向隗嚣。

隗嚣素来谦恭爱士，虚心接待他们并结为布衣交。把以前王莽的平河大尹长安人谷恭任为掌野大夫，平陵人范逡作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任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任为持书，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任为大将军，杜陵、金丹一类人作为宾客。从此，他在西部各州名声大震，名声也传到山东各郡。

建武二年，大司徒邓禹西击赤眉军，驻扎在云阳。邓禹部下裨将冯愔带兵反叛邓禹，向西去天水，隗嚣迎头出击，在高平县打败冯愔，获得他的全部辎重。于是邓禹根据皇帝的旨意，派遣使者持节任命隗嚣为西州大将军，可以独断凉州、朔方等郡的军政事务。等到赤眉军离开长安，要西去陇右，隗嚣派将军杨广迎击，大败赤眉军，又在乌氏县、泾阳县一带追赶并打败赤眉军。

器既有功于汉，又受邓禹爵，署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时陈仓人吕鲔拥众数万，与公孙述通，寇三辅。嚣复遣兵佐征西大将军冯铋异击之，走鲔，遣使上状。帝报手书曰："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驽马铋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而苍蝇之飞，不过数步，即托骥尾，得以绝群。隔于盗贼，声问不数。将军操执款款，扶倾救危，南距公孙之兵，北御羌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踯躅三辅。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今关东寇贼，往往屯聚，志务广远，多所不暇，未能观兵成都，与子阳角力。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傥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构之言。"自是恩礼愈笃。

隗嚣既对汉有功，又接受了邓禹承制授予的爵号和委任，安排了他的心腹亲信，出主意的人都劝隗嚣派使者直接与京城交往。建武三年，隗嚣便上书到朝廷。光武帝素来就听说过他的事迹名望，故以特殊的礼节回敬他，说话时称呼他的字，用对等国家的礼仪，用非常高的规格慰问安抚他。当时陈仓人吕鲔拥有军队几万人，跟公孙述来往，危害三辅一带。隗嚣又派军队帮助征西大将军冯异出击吕鲔，赶走了吕鲔，并派使者向朝廷报告了这些情况。光武帝亲手回信说："我爱慕你的道德和义行，很想与你结交。从前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服侍商殷。但对劣马和铋刀，不可能勉强扶持。多次蒙你像伯乐一顾而马价骤涨一样对待我，但苍蝇一飞，不过几步远，如果附着在骐骥的尾巴上，便可超群。由于有盗贼阻隔，互通声问的次数不多。将军任事诚厚，扶倾救危，南边抵抗公孙述的军队，北边防御羌胡的叛乱，因此冯异西征时，能够凭几千人在三辅一带回旋。不是将军的帮助，只怕'咸阳王'冯异已被别人捉去了。现在关东的寇贼，常常屯聚，虽有志从事广远的征伐，但很多事无暇顾及，不能派兵出征成都，与公孙述决斗。如果让公孙述的军队侵入汉中、三辅，希望依靠将军的兵马，大张旗鼓跟他对敌。如肯像我所说的这样去做，承蒙天赐获胜之福，那便是智士计算功绩、受封土地的时候了。管仲说：'生我的是父母，成全我的是的鲍叔。'从此以后，互通亲手书信，不要听信旁人离间的话。"从此对他的宠爱和礼节更加深厚周到。

其后公孙述数出兵汉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绶授嚣。嚣自以与述敌

国，耻为所臣，乃斩其使，出兵击之，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

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示嚣，因使讨蜀，以效其信。嚣乃遣长史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

这之后公孙述多次向汉中进军，并派遣使者将大司空、扶安王印绶授予隗嚣。隗嚣自以为与公孙述地位势力相等，向他称臣是可耻的，于是杀了他的来使，出兵攻击他，接连打败公孙述的军队，因此蜀兵不再北上出击。

当时关中将帅多次上书，陈述可以进攻川蜀的情势，光武帝把这些奏章寄给隗嚣看，因而令他征讨川蜀，以验证他的可信度。隗嚣却派长史上书，极言三辅势单力弱，卢芳在边境窥视，不宜考虑伐蜀。光武帝知道隗嚣想两边维持，不希望天下统一，于是渐渐减弱对他的礼遇，端正了君臣之间的礼节。

初，嚣与来歙、马援相善，故帝数使歙、援奉使往来，劝令入朝，许以重爵。嚣不欲东，连遣使深持谦辞，言无功德，须四方平定，退伏闾里。五年，复遣来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以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而嚣将王元、王捷常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元遂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败坏，大王几无所厝。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之说，弃千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埶，即还与蚯蚓同。"嚣心然元计，虽遣子入质，犹负其险厄，欲专方面，于是游士长者，稍稍去之。

六年，关东悉平。帝积苦兵闲，以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陲，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因数腾书陇、蜀，告示祸福。嚣宾客、掾史多文学生，每所上事，当世士大夫皆讽诵之，故帝有所辞答，尤加意焉。嚣复遣使周游诣阙，先到冯异营，游为仇家所杀。帝遣卫尉铫期持珍宝缯帛赐嚣，期至郑被盗，亡失财物。帝常称嚣长者，务欲招之，闻而叹曰："吾与隗嚣事欲不谐，使来见杀，得赐道亡。"

最初，隗嚣与来歙、马援交情很好，所以光武帝多次派来歙、马援奉命往来，劝说让他入朝，答应授给他高爵位。隗嚣不愿东去，连连派出使者，言辞极谦逊，说自己无功无德，等待四方平定之后，将退归家乡闲居。建武五年，又派来歙劝说隗嚣打发他儿子入宫任侍卫，隗嚣听说刘永、彭宠都已破灭，便打发长子隗恂跟随来歙去朝廷。隗恂被任命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但隗嚣的将领王元、王捷常认为天下谁胜谁负还不可知，不愿专心内附侍奉。王元劝隗嚣说："从前更始帝建京都于西方，四方豪杰响应，天下百姓仰望期待，说是已经太平。更始帝一旦失败，大王几乎无处安身。现在南有

公孙述，北有卢芳，在长江、湖海、泰山等处，有十几个王公，如想拘泥儒生的议论，丢弃建立千乘之国的基业，旅居危险的地方，却要寻求万全之策，这是沿着覆车的轨道走，这样的计划是不可取的。现今天水富足，兵马最强，如北上收拾西河、上郡，东去收拾三辅一带，便可按照秦国一统天下的老路，使黄河、轂山内外都统一起来。我请求为大王您用一丸泥去东边封锁函谷关，这是万世的业绩可成功于一时的事。如果谋划达不到这点，便暂且养兵蓄锐，据关自守，旷日持久，以等待四方的变化，即使称王不成，下等的结果仍然足以称霸。重要的是，鱼不可以离开水，神龙失去时势，就会与蚯蚓相同。”隗嚣内心肯定王元的计策，所以虽派儿子去当人质，仍然依仗地势的险要，想专断一方。从此以后，游士、长者，渐渐离开了他。

建武六年，关东已全部平定。光武帝长期在军中深感兵戎之苦，因为隗嚣的儿子入质内侍，公孙述远据边境，便对诸将说：“暂且应该把这两个小子放在度外吧。”于是多次发信到陇、蜀二地，向他们告示如何做是祸，如何做是福。隗嚣的宾客和掾史大多是善文博学的先生，隗嚣每向朝廷奏事，当世士大夫都背诵这些奏章，所以光武帝有对隗嚣的答辞，便更加意斟酌。隗嚣又派使者周游进谒朝廷，周游先到冯异军营，被仇人杀害。光武帝派卫尉铫期带珍宝缯帛赐给隗嚣，铫期到郑县时被盗，丢失了财物。光武帝常常称赞隗嚣是位长者，定要招他来朝，听到上述两件事后便感叹地说：“我与隗嚣间的事将会不和协，使者来被杀，该得的赐物在路上丢失。”

会公孙述遣兵寇南郡，乃诏嚣当从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溃其心腹。嚣复上言：“白水险阻，栈阁绝败。”又多设支阂。帝知其终不为用，叵欲讨之。遂西幸长安，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先使来歙奉玺书喻旨。嚣疑惧，即勒兵，使王元据陇坻，伐木塞道，谋欲杀歙。歙得亡归。

诸将与嚣战，大败，各引退。嚣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辅，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等击破之。嚣乃上疏谢曰：“吏人闻大兵卒至，惊恐自救，臣嚣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昔虞舜事父，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臣虽不敏，敢忘斯义。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嚣言慢，请诛其子恂，帝不忍，复使来歙至汧，赐嚣书曰：“昔柴将军与韩信书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以嚣文吏，晓义理，故复赐书。深言则似不逊，略言则事不决。今若束手，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嚣知帝审其诈，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

正值公孙述派兵进犯南郡，便诏令隗嚣应当从天水出发去征伐巴蜀，趁此想来消除心腹之患。隗嚣又上奏说：“白水县有险关，栈道破败不通。”又在各地设置许多障碍。光武帝知道他终究不可为己所用，便想去讨伐他。光武帝于是西至长安，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个将军从陇道进军去伐巴蜀，并事先派来歙捧着诏书向隗嚣说明自己的

旨意。隗嚣又怀疑又害怕，就调动军队，派王元占据陇坻，砍伐大批树木阻塞道路，计划杀掉来歙。来歙逃回。

各位将领与隗嚣军开仗，大败，分别带兵退回。隗嚣趁机派王元、行巡侵略三辅，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等人把他们打退了。隗嚣便上疏谢罪说："官吏们听说大军突然来到，惊恐自救，臣隗嚣不能禁止。军队有大利，我也不敢废弃做臣子的节操，亲自追回了军队。从前虞舜侍奉父亲时，用大棍子打便跑，用小棍子打就承受。臣虽不聪慧，岂敢忘记这个道理？臣这里发生的事，全在于朝廷，要赐我死便去死，要加刑于我便去受刑。如蒙皇上加恩于我，使我得以洗心革面，虽死不忘。"主事官员认为隗嚣奏折的言辞很傲慢，要求杀掉他的儿子隗恂，光武帝不忍心这样做，又派来歙到汧县，送给隗嚣一封信说："从前柴武给韩王韩信的书信说：'陛下宽厚仁爱，诸侯中有叛逃后回来的，总是恢复他们的爵位和称号，不杀掉他们。'因你隗嚣是文官，懂得义理，所以又写信给你。说得太深则似乎不谦逊，讲得太略则不解决问题。如你现在束手不再这样干，再派隗恂的弟弟来朝廷，那么你的爵位和俸禄可以保全，算有极大的福气了。我年近四十，在军队中也有十年，讨厌那些空话、假话。如果不打算这样做，便不必再回信。"隗嚣知道光武帝已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欺诈行为，便派出使者向公孙述称臣。

明年，述以嚣为朔宁王，遣兵往来，为之援埶。秋，嚣将步骑三万侵安定，至阴槃，冯异率诸将拒之。嚣又令别将下陇，攻祭遵于汧，兵并无利，乃引还。

帝因令来歙以书招王遵，遵乃与家属东诣京师，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为上郡太守。遵少豪侠，有才辩，虽与嚣举兵，而常有归汉意。曾于天水私于来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岂要爵位哉！徒以人思旧主，先君蒙汉厚恩，思效万分耳。"又数劝嚣遣子入侍，前后辞谏切甚，嚣不从，故去焉。

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嚣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嚣自悉其大众围来歙。公孙述亦遣其将李育、田弇助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帝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使王遵持节监大司马吴汉留屯于长安。

第二年，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派军队跟他来往，作为他的援助。秋季，隗嚣率三万名步骑侵入安定，到达阴槃县，冯异率将领们抗敌。隗嚣又让别的将领去陇地，在汧县攻击祭遵，都进军不利，于是退回驻地。

光武帝命令来歙用书信来招降王遵，王遵便和家属东至京都洛阳，朝廷授他为太中大夫，封为向义侯。王遵，字子春，是霸陵人。他的父亲是上郡太守。王遵年轻时，有口才，虽和隗嚣共同起兵，却

常有归附汉室的念头。曾在天水私下对来歙说："我之所以尽力而不逃避箭石的原因，哪里是追求爵位呢！仅仅因为人们思念汉主，我父亲蒙受汉朝的大恩，我要为汉朝廷效微薄之力罢了。"又多次劝隗嚣打发儿子入朝侍奉，前前后后的谏辞都很恳切。隗嚣不听从，所以王遵离开了他。

建武八年春，来歙从山路袭占了略阳城。这出乎隗嚣的意料，害怕还有大兵降临，便派王元在陇坻抵抗，行巡扼守番须口，王孟堵塞鸡头道，牛邯驻扎瓦亭，隗嚣亲自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围攻来歙。公孙述也派他的将领李育，田弇助隗嚣攻打略阳，但连续数月没有攻下。光武帝于是统帅将领们西征隗嚣，分几路进军陇右，派王遵持节监督大司马吴汉留驻长安。

遵知嚣必败灭，而与牛邯旧故，知其有归义意，以书喻之曰："遵与隗王歃盟为汉，自经历虎口，践履死地，已十数矣。于时周洛以西无所统壹，故为王策，欲东收关中，北取上郡，进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惩外夷之乱。数年之间，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朝。生民以来，臣人之埶，未有便于此时者也。而王之将吏，群居穴处之徒，人人抵掌，欲为不善之计。遵与孺卿日夜所争，害几及身者，岂一事哉！前计抑绝，后策不从，所以吟啸扼腕，垂涕登车。幸蒙封拜，得延论议，每及西州之事，未尝敢忘孺卿之言。今车驾大众，已在道路，吴、耿骁将，云集四境，而孺卿以奔离之卒，拒要厄，当军冲，视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睹危思变，贤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终申，策画复得。故夷吾束缚而相齐，黥布杖剑以归汉，去愚就义，功名并著。今孺卿当成败之际，遇严兵之锋，可为怖栗。宜断之心胸，参之有识。"邯得书，沉吟十余日，乃谢士众，归命洛阳，拜为太中大夫。于是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

王遵料知隗嚣必会败灭，而自己跟牛邯是老朋友，知道他有归义之意，写信劝他说："我和隗王曾歃血订盟要兴复汉室，自后经历虎口，践踏死地，已十多年了。那时洛阳以西没有人来统一，所以替隗王出主意，想往东收复关中，往北攻取上郡，这样进可以有利天和人之用，退可以抵御外夷之乱。几年中，希望圣明的汉朝廷复存，我们便可带领河陇将士献上旧都长安来回归本朝。自有生民以来，臣民所处的情势，没有比现在更有利的了。但隗王的将领官吏，那些群居穴处之徒，人人击掌奋激，想干出些不好的事情来。我和您日夜诤谏，几乎降临我们自身的祸害，哪里只有一件呢！前一计策被压抑，后一计策又不听从，所以我悲叹惋惜握腕愤慨，不得不垂泪登车而去。现在，幸蒙皇上封官拜爵，得以在朝廷继续抒发议论，每次谈到西州的事情，从不敢忘记您说过的一些话。如今皇上的车驾和大众，已在征路上，吴汉、耿弇等勇将，已经云集四方，而您带着一部分离散的士卒，拒守于要隘，面对着军事要冲，看一看这种形势会怎么样呢？聪明人看到危险必会想到如何应变，有才能的人陷入淤泥必会染而不黑，因此最终总是功成名就，实现自己的策划。所以管仲曾被拘囚却

终为齐国宰相，英布终于杀楚使而归汉，离开愚蠢不明的人，投入正义者的行列，必将功名双收。现在您处于可成功也可失败的时候，正遇上强大军队的进攻，是很令人恐怖的，您应在内心好好做出决断，再与有识之士讨论一下。”牛邯收到信，深入思考了十多天，于是辞别部下，去洛阳归顺光武帝，被授予太中大夫。在这种情况下，隗嚣手下的十三名大将，十六个属县，十多万人，都投降了。

王元入蜀求救，嚣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诏告嚣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佗也。高皇帝云：‘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为黥布者，亦自任也。”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使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围西城，耿弇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围上邽。车驾东归。月余，杨广死，嚣穷困。其大将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颈死。数月，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乘高卒至，鼓噪大呼曰：“百万之众方至！”汉军大惊，未及成陈，元等决围，殊死战，遂得入城，迎嚣归冀。会吴汉等食尽退去，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复反为嚣。

王元到巴蜀求救，隗嚣带着妻子儿女逃奔西城县，跟从杨广，而田弇、李育退保上邦。光武帝下诏晓告隗嚣说：“如果你束手亲自来降，还可以父子相见，保证不会发生其他事情。高皇帝说过：‘田横，你来降吧，大的仍可当王，小的仍可封侯。’如竟想要当英布那样的人，也听你自便。”隗嚣始终不降。于是便杀了他的儿子隗恂，派吴汉与征西大将军岑彭围攻西城县，耿弇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围攻上邦。光武帝向东回洛阳去了。过了一个多月，杨广死了，隗嚣走投无路。他的大将王捷另守在戎丘，登上城墙对着汉军大喊道：“替隗王守城的人，都抱定必死之心没有第二种想法！希望各军赶快退兵。请允许我以自杀来表明这一点。”于是自刎而死。几个月后，王元、行巡、周宗带领巴蜀的救兵五千多人，从高山上猝然来临，大喊大叫说：“百万大军正在开来！”汉军大惊，还没有来得及列好兵阵，王元等人便突破重围，拼死战斗，于是得以突入城中，迎接隗嚣回到冀地。正值吴汉等军因粮食已尽退了兵，因此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又反过来为隗嚣所占有。

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王元、周宗立嚣少子纯为王。明年，来歙、耿弇、盖延等攻破落门，周宗、行巡、苟宇、赵恢等将纯降。宗、恢及诸隗分徙京师以东，纯与巡、宇徙弘农。唯王元留为蜀将。及辅威将军臧宫破延岑，元举众诣宫降。

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及降，大司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马援并荐之，以为护羌校尉，与来歙平陇右。

十八年，纯与宾客数十骑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诛之。

论曰：隗嚣援旗纠　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埶，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

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殁众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

建武九年春，隗嚣患病且又饥饿，出城寻吃干粮，因愤怒而死。王元、周宗立隗嚣的小儿子隗纯为王。第二年，来歙、耿弇、盖延等人攻破落门聚，周宗、行巡、苟宇、赵恢等人带领隗纯投降。周宗、赵恢及隗姓族人分别迁徙到京城以东的地方，隗纯与行巡、苟宇迁徙到弘农。只有王元留下来当了巴蜀将领。及至辅威军臧宫打败延岑，王元才带领众人到臧宫那里投降。

王元字惠孟，最初被授为上蔡县令，后升为东平相。因垦田数不实在而犯罪，下狱后死去。

牛邯字孺卿，狄道县人。有勇力和才气。称雄于边境。等投降后，大司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马援都荐举他，被授予护羌校尉，与来歙一起平定了陇右。

建武十八年，隗纯与宾客数十人骑马逃到胡人那里，到武威时，被捕获，处死。

评论说：隗嚣举起大旗纠集族人，假托先皇的旨意对神盟誓立约，考察他的策划和首创大事，就可以看出他的风操了。终于孤立地占有一个角落的土地，介于大国之间，陇坻虽然险隘，却并无以二当百的优势，靠小小两个郡，去抵御严整强大的兵锋，以至使得谋略用尽，赋役用完，身死众散，然后才被平定下来。由此可知，他的主张与做法确有值得人们怀念的，所以他能聚集四方的豪杰，将士甚至有人舍命自刎而不后悔。凡功成则声誉显扬，事败则罪过生，能扭转这种成败论而另外提出见解的人，尚未听说有过。如果隗嚣命中交上好运，对方又不是得到天助的人，即使坐论周文王，难道会被讥笑吗？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哀帝时，以父任为郎。后父仁为河南都尉，而述补清水长。仁以述年少，遣门下掾随之官。月余，掾辞归，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后太守以其能，使兼摄五县，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有鬼神。王莽天凤中，为导江卒正，居临邛，复有能名。

及更始立，豪桀各起其县以应汉，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入略汉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县，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牧以应成，众合数万人。述闻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意恶之，召县中豪桀谓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头曰："愿效死。"述于是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乃选精兵千余人，西击成等。比至成都，众数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将垣副杀成，以其众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将兵万余人徇

蜀、汉。述恃其地险众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于绵竹击宝、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

公孙述字子阳，是扶风茂陵人。哀帝时期，因父亲职位的关系被任为郎官。后来父亲公孙仁担任河南都尉，公孙述补缺升任清水县长。父亲认为他年纪轻，派门下掾随他去上任。过了一个多月，门下掾辞别公孙述返回，告诉公孙仁说："公孙述并非一个等待别人去教导的人。"后来太守认为他有才能，叫他兼管五个县。他把政事治理得很完善，奸人盗贼全都绝迹，郡中人都说是有鬼神相助。王莽天凤年间，他担任导江郡的卒正，驻临邛县，又以才能大而有名。

及至更始帝登上帝位后，豪杰人士都在自己县内起兵响应汉军。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入侵汉中；又有商县人王岑也在雒县起兵，自称"定汉将军"，杀掉王莽的庸部牧来响应宗成，合起来有几万人。公孙述听到这个消息，派使者去迎接宗成等人。宗成等人到成都虏人掠物相当横暴。公孙述讨厌他们，便召集县中豪杰对他们说："天下人民都被新室逼迫得很苦，思念刘氏皇室很久了，所以听说汉将军到来，奔跑着在路上迎接。现在老百姓无辜受害而妇女小孩被抓去，房屋被烧毁，这是些强盗，而不是起义军。我想保住我们的郡县来自守，等待真主的出现。各位愿与我齐心合力的就留下来，不想的便走。"豪杰们都叩头说："愿舍命报效。"公孙述于是派人假称汉使者已从东方来蜀，暂授公孙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印绶。于是挑选一千多名精兵，西击宗成等人。等到达成都，人数已增加到几千人，便进击宗成，大败他们。宗成手下的将领垣副杀死宗成，带领他的士卒投降了公孙述。更始二年秋季，更始帝派柱功侯李宝和益州刺史张忠，带兵一万多人进略蜀、汉。公孙述依仗地势险固百姓拥护，有自立为王的打算，便派他的弟弟公孙恢在绵竹攻击李宝、张忠，大败并赶跑他们。从此在益部威名大震。

功曹李熊说述曰："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述曰："吾亦虑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为蜀王，都成都。

功曹李熊劝公孙述道："当今四海之内动荡不安，一般人肆意议论。将军已割据了千里之地，相当于汤武当时所占土地的十倍，如果振奋军威广施恩德以便乘隙起事，称霸为王的事业便可成功了。你应当改变名号，来镇抚百姓。"公孙述说："我也考虑过这件事，你的话又唤起了我的想法。"于是自立为蜀王，建都于成都。

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邛、笮君长皆来贡献。李熊复说述曰："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

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熊曰：“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妻对曰：“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会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孙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龙兴元年。以李熊为大司徒，以其弟光为大司马，恢为大司空。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

蜀地肥沃富足，兵力精锐强盛，远方的士人、百姓多来归附他，邛、笮两国的君主，也都来进贡。李熊又劝公孙述说：“现在崤山以东发生饥荒，百姓之中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军队屠杀过的地方，城镇变成了荒丘废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肥沃，果实繁生，没有稻谷也可吃饱。妇女的手工业，够全国人民穿用。名贵的木材和竹竿，丰足的器械，是无法用完的。又有渔、盐、铜、银这些可以获利的物产，水道转运的便捷。在北边据有汉中，杜塞住褒、斜路的险阻；东边扼守巴郡，护住扞关的关口；土地面积方圆就有几千里，战士不止一百万。看到有利便可出兵夺取地盘，无利便可坚守边疆全力农耕。如沿汉水东下可以窥探秦地，顺着江流南下可以震动荆、杨二州。这正是所谓用天靠地，成功的凭借。现在君王您的声名，闻于天下，但是名号尚未确定，使有志之士举止犹豫不定，应立即登上大位，让远方的人有所依靠和归附。”公孙述说：“帝王是由天命决定的，我靠什么来充当这种人物呢？”李熊说：“天命没有常规，百姓从来是服从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便可当帝王，大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公孙述梦见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醒来后，对妻子说：“我虽然可做贵人但福运短促，怎么办？”妻子回答说：“早晨听到真理，傍晚死去还可以，何况十二年呢？”恰巧有条龙出现在他的府殿里，晚上放射光芒，公孙述认为是好征兆，于是在手掌上刺刻了“公孙帝”三个字。建武元年四月，便自立为天子，国号成家。崇尚白色。建立年号叫龙兴元年。任李熊为大司徒，以他的弟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将益州长官改名为司隶校尉，将蜀郡守改名为成都尹。

越巂任贵亦杀王莽大尹而据郡降。述遂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扞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自更始败后，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关中豪桀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皆拜为将军。遂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使将军李育、程乌将数万众出陈仓，与吕鲔徇三辅。三年，征西将军冯异击鲔、育于陈仓，大败之，鲔、育奔汉中。五年，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入蜀。

岑字叔牙，南阳人。始起据汉中，又拥兵关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阳，

略有数县。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转寇郡县，众数万人。岑、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及丰败，故二人皆降于述。述以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下临沮、夷陵间，招其故众，因欲取荆州诸郡，竟不能克。

越巂人任贵也杀掉王莽的大尹占据郡城后投降公孙述。公孙述于是派将军侯丹率部开赴白水关，北守南郑；派将军任满从阆中下到江州，占领东边的扞关。从此益州的广大地区全被他占有。

自更始帝失败后，光武帝正从事崤山以东的战事，没有空闲西伐。关中的豪杰吕鲔等人常常拥有士卒以万计，但不知自己应归属于谁，多去投靠公孙述，都被授为将军。公孙述于是大建营垒，陈列车骑，演习战斗射箭等，聚集士兵几十万人，在汉中积蓄大批粮食，在南郑建筑宫殿。又造了十层红楼帛栏大船。雕刻许多全国牧守的印章，设置齐备公卿百官。派将军李育、程乌率领几万人出陈仓，跟吕鲔一起侵犯三辅。建武三年，征西将军冯异在陈仓攻打吕鲔、李育，大败了他们，吕鲔、李育奔回汉中。建武五年，延岑、田戎被汉兵打败，都逃入巴蜀。

延岑字叔牙，南阳人。开始起兵时占据汉中，又在关西聚集军队，每到一处都被打败士卒离散，跑到南阳郡，占据了几个县。田戎，汝南人。最初在夷陵起兵，辗转攻掠郡县，拥有几万人。延岑、田戎都和秦丰会合，秦丰把女儿分别嫁给他们。遇上秦丰失败，所以两个人都向公孙述投降。公孙述授延岑为大司马，封为汝宁王，封田戎为翼江王。建武六年，公孙述派田戎和将军任满出江关，东下到临沮、夷陵一带，收集田戎原先的部下，便想趁此夺取荆州各郡，但最终没有能攻克。

是时，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言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自号“白”，五铢钱，汉货也，言天下当并还刘氏。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

这时，公孙述废弃铜钱，设置铁官来铸钱，货币在百姓中不能通行。蜀中有童谣说道：“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的人私下说王莽称赞黄色，公孙述崇尚白色，五铢钱，是汉铸造的货币，意思是说天下一定会回归刘氏朝廷。公孙述也喜欢干一些符命、鬼神、瑞应之类

的事情，胡乱引用记载预言吉凶的书。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暗示崇尚红色的制度，记事截至十二公为止，说明汉朝到汉平帝第十二代，历数已经结束，同一个姓的人不可能再接受天命。又引用《录运法》说："废掉昌帝，立公孙氏。"引用《括地象》说："轩辕帝接受天命，由公孙氏掌握。"引用《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意思是说西方的太守能轧绝"卯金"。五德的运行，黄色承接红色而白色继承黄色，金据守西方以白色为德，代替王氏，获得正常的序列。又自说手掌上有奇异的文字，并得到了神龙兴起的吉祥征兆。他多次发送信函给中原各州县，希望用上述瑞应预言来感动众人的心。光武帝对此很担心，便写信给公孙述说："图谶中说的'公孙'，是指的宣帝。代汉的人是当涂高，您难道是当涂高本人吗？还把手掌上的文字看作祥瑞的征兆，王莽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您不是我的贼臣乱子，在非常事变时期人们都想成为君主，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您年岁已长，妻子儿女都弱小，应当早为自己打算，才可没有忧虑。天下的帝位，是不能以力去争的，应好好三思。"信上签署"公孙皇帝"。公孙述不回信。

明年，隗嚣称臣于述。述骑都尉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说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昔秦失其守，豪桀并起，汉祖无前人之迹，立锥之地，起于行阵之中，躬自奋击，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逾于却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以问群臣。博士吴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观兵孟津，八百诸侯不期同辞，然犹还师以待天命。未闻无左右之助，而欲出师千里之外，以广封疆者也。"邯曰："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众，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效隗嚣欲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埶。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

第二年，隗嚣向公孙述称臣。公孙述部下的骑都尉平陵人荆邯看到东部即将平定，大兵不久将会西征。劝公孙述说："军队是帝王的重要工具，这是古今都不能废弃的。从前秦朝失其守卫，豪杰蜂起，汉高祖刘邦没有前人留下的基业，没有立锥之地，崛起于行伍之中，亲自奋发斗争，军队失败和自己受困有好多次。但军队失败了又振兴起来，创伤医治好了又投入战斗。为什么呢？因为拼死向前便会成

功，过分退却就会走向灭亡。隗嚣遇到好机运，占有雍州，军队强大，士人归附，威望及于崤山以东。碰上更始帝政治混乱，又失去天下，百姓伸着脖子观望，四方人心瓦解。隗嚣不在此时排除危难乘胜进取，以争取帝位，却退而想学周文王的做法，尊师搞章句的学者，以处士为友为宾，放下武器停止斗争，以卑辞侍奉汉朝，得意地自认为周文王已复活了。从而使光武帝解除了关陇未平的忧虑，专心东伐，四分天下占有三分；使得西州的豪杰都心向崤山以东，光武于是派出间使，招收有二心的人，占有了天下的五分之四；如果派兵指向天水，天水必定会溃败，天水一平定，便占有了天下的九分之八。陛下靠着梁州一地，对内要供奉万乘之君，对外要供给三军之用，百姓忧愁困苦，不堪忍受朝廷的各种命令，这将有王莽那种自身溃败的变化。按臣的愚蠢见解，以为应趁全国人民还没有绝望，豪杰还可招诱，赶快在这时派国内精兵，令田戎占据江陵，面对江南的重要城市，倚靠巫山的险固，筑起堡垒坚守阵地，向吴地、楚地发出檄文，这样长沙以南的地区必将随风而倒。派延岑出汉中，平定三辅，天水、陇西等郡必将拱手服从。这样，全国震动，便有希望获得大利。”公孙述拿荆邯的建议去问群臣。博士吴柱说：“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先在孟津显示兵力，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声一辞，但还是退兵以等待天命。未曾听说过没有左右的帮助，却想出兵到千里之外，来开拓疆土的人。”荆邯说：“现在山东的光武帝没有一尺土的权力，却赶着一群乌合之众，跨上战马冲锋陷敌，所到之处常被平定。如不急急趁着时势，与他分享功业，却只坐谈周武王说过的那些话，这是在仿效隗嚣想成为今天的周文王。”公孙述同意荆邯的话，准备全部发派北军的屯士和崤山以东的客兵，令延岑、田戎分两路出发。和汉中的将领们合兵一处。蜀人和他的弟弟公孙光认为，不应当出兵千里之外而使国内空虚，企图一次决定胜败，坚决与公孙述争议，公孙述这才停止了这种做法。延岑、田戎也多次请求出兵立功，他终因怀疑这种作法而不听从他们的请求。

> 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公孙述在性格上苛求细枝末节，明察小事，敢于杀戮却看不清有关大局的问题。喜好改变郡县和官员的名称。但是他年轻时担任过郎官，熟悉汉朝廷的典章制度，所以他出入朝廷时都用法驾仪仗，载着銮旗、旄骑，在殿阶两侧陈置陛戟，然后乘辇出房门。又立两个儿子为王，叫他们收取犍为郡、广汉郡各县的食俸。臣子们多劝谏他，认为当前成败还不可知，士兵们暴露在野外，却很快封皇子为王，这是

向大家表示没有大志，伤害战士们的心。公孙述不听。只有姓公孙的人能够担任各项大事，从此大臣们都心怀不满。

八年，帝使诸将攻隗嚣，述遣李育将万余人救嚣。嚣败，并没其军，蜀地闻之恐动。述惧，欲安众心。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即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群臣，问曰："白帝仓竟出谷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俄而嚣将王元降，述以为将军。明年，使元与领军环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将兵下江关，破威虏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

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述将王政斩满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开门降，彭遂长驱至武阳。帝乃与述书，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书叹息，以示所亲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隆、少皆劝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

建武八年，光武帝派各位大将进攻隗嚣，公孙述派李育率领一万多人救援隗嚣。隗嚣被打败，同时李育也全军覆没，巴蜀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震惊骚动。公孙述害怕，想安定大家的心。成都城外有一座秦朝时的旧仓，公孙述改名叫白帝仓，自王莽以来仓中常是空的。公孙述就派人散布谣言，说白帝仓中长出谷来，堆积如山陵，百姓空街空巷前去观看白帝仓。公孙述便大规模集会群臣问大家说："白帝仓竟长出谷了吗？"大家都回答说："没有。"公孙述说："谣言不可信，说隗王已经被打败也像这谣言一样。"不久隗嚣的部将王元来降，公孙述任他为将军。第二年，派王元和领军环安到河池去抵抗汉兵，又派田戎和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带兵去江关，击破威虏将军冯骏等人，夺取了巫县和夷陵县、夷道县，趁此占领了荆门。

建武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进攻荆门等地，任满等人大败，公孙述的部将王政斩下任满的首级投降了岑彭。田戎走保江州。县城都开门投降，岑彭便长驱直进到达武阳。光武帝写信给公孙述，向他叙说祸福，来表明自己的诺言像丹青之色始终不变一样，只要归顺，一定优待封赏。公孙述看过信后叹息不止，把信交给跟他亲近的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看。张隆、常少都劝他投降。公孙述说："成功还是失败，是命中注定的。怎么有投降的天子呢！"左右的人一听没有人再敢劝降了。

中郎将来歙急攻王元、环安，安使刺客杀歙；述复令刺杀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婿史兴并为大司马吴汉、辅威将军臧宫所破，战死。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诏喻述曰："往年诏书比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述终无降意。

中郎将来歙加紧攻打王元、环安，环安派刺客杀了来歙。公孙述

又令刺客刺杀了岑彭。建武十二年，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和女婿史兴都被大司马吴汉、辅威将军臧宫打败，战死。从此将帅们都很害怕，日夜不断地逃离叛变，公孙述虽然杀灭他们全家，仍然禁止不住。光武帝决心想叫公孙述投降，便下诏书开导他说："往年我不断发下诏书，表达我的恩情和信义，不要因来歙、岑彭被刺杀而自我怀疑。现在及时来降，保全家族；如果执迷不悟，把肉放进虎口，多么可痛惜啊，为何要这样呢！你部下将帅疲倦，官吏士人都想归附朝廷，不乐意再长久驻扎困守。我的诏书手记，不可多得。我一定不会背弃诺言。"公孙述始终没有投降的意思。

九月，吴汉又破斩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汉兵遂守成都。述谓延岑曰："事当奈何？"岑曰："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墯水，缘马尾得出。

十一月，臧宫军至咸门。述视占书，云"虏死城下"，大喜，谓汉等当之。乃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宫。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令壮士突之，述兵大乱，被刺洞胸，墯马。左右舆入城。述以兵属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吴汉。乃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帝闻之怒，以谴汉。又让汉副将刘尚曰："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

九月，吴汉又击破、斩杀他的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汉兵便驻守成都。公孙述对延岑说："事情应当怎么办呢？"延岑说："男子汉应于死中求生，可以坐而待毙吗？财物是容易聚集的，不应太爱惜。"公孙述于是把金银财物全部散发出来，招募敢死士兵五千多人，在市桥配合延岑，假建一些旗帜，击鼓挑战，而暗地里派奇兵绕到吴汉军队的后面，偷袭打败了吴汉的军队。吴汉堕入水中，牵着马尾巴才逃出来。

十一月，臧宫军到达咸门。公孙述看到占书上说"虏死城下"，大喜，认为吴汉等人必定应着这话。于是亲自率领几万人进攻吴汉，派延岑抗拒臧宫。在激烈的战斗中，延岑三合三胜。从早晨到正午，军士们吃不到饭，都非常疲困，吴汉因令壮士们突击敌人，公孙述的军队大乱，本人被刺穿了胸膛，堕于马下。左右的人抬他进了城。公孙述把军队托付给延岑，当天晚上死了。第二天延岑投降了吴汉。于是杀了公孙述的妻子儿女，尽灭了公孙氏，并族灭了延岑。于是纵兵大肆抢掠，焚烧了公孙述的宫室。光武帝听说后大怒，立即派人谴责吴汉。又指斥吴汉的副将刘尚说："全城投降已经三天，官吏和老百姓都服从，小孩老母，数以万计，一旦纵兵抢劫放火，听了这种事可令人为之鼻酸。刘尚你是我刘氏宗室的子孙，曾经任过吏职，怎么忍心

干出这种事情？你仰头看看天，低头看看地，看秦西巴放走小鹿和乐羊喝用儿子熬的汤，两个中哪个仁慈一些？这完全抛弃了斩杀将领与悲悯老百姓的正当做法！”

> 初，常少、张隆劝述降，不从，并以忧死。帝下诏追赠少为太常，隆为光禄勋，以礼改葬之。其忠节志义之士，并蒙旌显。程乌、李育以有才干，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悦，莫不归心焉。
>
> 论曰：昔赵佗自王番禺，公孙亦窃帝蜀汉，推其无他功能，而至于后亡者，将以地边处远，非王化之所先乎？述虽为汉吏，无所冯资，徒以文俗自憙，遂能集其志计。道未足而意有余，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昔吴起所以惭魏侯也。及其谢臣属，审废兴之命，与夫泥首衔玉者异日谈也。
>
> 赞曰：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跱。天数有违，江山难恃。

当初，常少、张隆劝说公孙述投降，因为公孙述不听从，他们都忧虑而死。光武帝下诏追赠常少为太常、张隆为光禄勋，并且按礼节改葬他们。其他有忠节、讲志义的士人都蒙受旌表获得荣耀。程乌、李育因为有才干，都被提拔重用。因此，西部各州人士都很高兴，没有人不怀存归附的心愿。

评论说：从前赵佗在番禺自称国王，公孙述也在蜀汉私自称帝，推究起来他们并没有什么功绩和本领，但直到最后才灭亡的原因，大概因为他们处于偏远地区，不是帝王的教化所要先去推行的缘故吧？公孙述虽曾任过汉朝廷的官吏，并没有什么仰仗资助，空以拘守礼法安于习俗而自我欣赏，却能完成他的志愿和打算。他道不足而心志有余，不能抓住时机建立功业，以适应时势的变化，却在坐饰个人边幅，以处高位居深宫而自安，这正是从前吴起认为魏侯应当羞愧的原因。当他谢绝臣下的劝谏，判断成败的天命，跟那些以泥涂首以口衔玉而降的人比，却不可同日而语。

赞辞说：公孙述熟悉吏事，隗嚣能够得士。汉命已再次恢复，述、嚣二人却正盘踞在西南、西北二隅。因为违背了天命，江山的险固难以依靠。

# 后汉书卷十四

##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齐武王縯 字伯升，光武之长兄也。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莽末，盗贼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使宗室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进，屠长聚及唐子乡，杀湖阳尉，进拔棘阳，因欲攻宛。至小长安，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时天密雾，汉军大败，姊元弟仲皆遇害，宗从死者数十人。伯升复收会兵众，还保棘阳。

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渡黄淳水，临沘水，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乃往为说合从之势，下江从之。语在《王常传》。伯升于是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明旦，汉军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至食时，赐陈溃，阜军望见散走，汉兵急追之，却迫黄淳水，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遂斩阜、赐。

齐武王刘縯 ，字伯升，是光武帝刘秀的长兄。性格刚强果决而又慷慨，有高远宏大的志节。自王莽篡汉以来，常愤愤不平，怀着恢复汉室的思想，不治理家中产业，竭尽全力拿出家产，来结交天下的英雄俊杰。

王莽末年，盗贼群起，南方尤其突出。刘伯升召集众豪杰计议说："王莽为人残暴酷虐，致使百姓分崩流离。如今连年遭受干旱，到处爆发战争，这也正是天亡王莽的时候，是恢复高祖的基业、建树万世不朽功绩的年代。"大家都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他分别派出亲属和宾客，让邓晨在新野起兵，刘秀和李通、李轶在宛县起兵。伯升自己则发动了舂陵的子弟，集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为柱天都部。他派族人刘嘉前去诱导新市兵、平林兵王匡、陈牧等人，联合进军，洗劫了长聚和唐子乡，杀了湖阳县尉，进占了棘阳，因而想乘胜进攻宛县。到达小长安后，和王莽的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交战。当时满天密雾，汉军大败，姐姐刘元和弟弟刘仲都遇害，同宗的族人随着被杀的达几十人。刘伯升又收集士兵人众，退保棘阳。

甄阜和梁丘赐趁着胜利，把辎重留在蓝乡，带领十万精兵南渡黄淳水，来到沘水边，阻停于两水之间立营，断绝后面的桥梁，表示绝不后退的决心。新市兵和平林兵见汉军多次吃败仗，甄阜和梁丘赐的军队大批来了，都想离开，刘伯升很是担心这点。碰上下江兵五千多人来到宜秋，刘伯升便去跟他们大谈联合的有利形势，下江兵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事记载在《王常传》中。刘伯升于是大大犒劳军士，设盟立约。让士卒休息三天后，分为六部，偷偷地在晚间行动，袭取了蓝乡，缴获了甄阜的全部辎重。第二天早晨，汉军从西南方向进攻甄阜，下江兵从东南方向进攻梁丘匠赐。到早餐时候，梁丘赐军阵脚溃乱，甄阜军望见后便散乱奔逃，汉兵急急追赶他们，逼得他们退到黄淳水边，被斩首或投水而死的共两万多人，于是杀了甄阜和梁丘赐。

> 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闻阜、赐军败，引欲据宛，伯升乃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与尤、茂遇育阳下，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尤、茂弃军走，伯升遂进围宛，自号柱天大将军。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
> 自阜、赐死后，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万。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诸将多曰"善"。将军张印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众皆从之。

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听说甄阜、梁丘赐的军队失败，统兵想进据宛县。刘伯升便集合士卒和大家发誓，烧掉粮食等物，打破锅甑，击鼓前进，跟严尤、陈茂在育阳城下相遇，两下交战，大败严尤、陈茂，斩了三千多个首级。严尤、陈茂丢下士卒逃走了，刘伯升便进兵围攻宛县，自称柱天大将军。王莽平素就听说过刘伯升的名字，这时大为震惊恐惧，悬赏用城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官位上公来购买刘伯升的人头。命令长安城中的官署和全国的乡、亭都在箭靶中画上刘伯升的像，早晨起来后射击它。

自从甄阜、梁丘赐死后，百姓每天都有来投奔刘伯升的，人数达到十多万。各将领们商议要立刘氏为帝，以顺从人民的愿望，豪杰们大多归向刘伯升。而新市兵和平林兵的将帅性喜放纵，害怕刘伯升的威严明察，而贪爱刘玄的懦弱，便先一起决定立刘玄为帝，然后派遣骑兵召来刘伯升，把大家的决议告诉他。刘伯升说："各位将军希望

尊立刘氏宗室，这个恩德很深厚，但根据我的愚鄙见解，私下有不同的看法。如今赤眉军在青州、徐州起兵，有几十万人，听说南阳方面已立刘氏宗室为帝，只怕赤眉军又有所立，这样一来，必将内争。现在王莽还没有消灭，而刘氏宗室相互攻击，这只能是使全国人民疑惑而自损权威，不是用来破灭王莽军的办法。而且首先起兵倡导和号召的人，很少有能成功的。陈胜、项籍便是事例。舂陵离宛县，仅三百里而已，占这点地不足以言功。这么迅速地尊立皇帝，成为全国的靶子，使后来人要承受我等败坏的苦楚，这不是好计策，现在不如暂且称王以号令全国。如果赤眉军所立的皇帝贤良，我们便相率前去跟从他；如果没有立帝，待我们击破了王莽军，使赤眉军投降了，然后再立帝号，也不算晚。希望各位仔细思考。”将领们大多说“好”。将军张印拔出佩剑，砍着地面说：“遇事怀疑不会成功。今日的决定，不能有异议！”大家都听从他。

圣公既即位，拜伯升为大司徒，封汉信侯。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平林后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及伯升军至，即开城门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寻、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

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及罢会，伯升舅樊宏谓伯升曰：“昔鸿门之会，范增举玦以示项羽。今建此意，得无不善乎？”伯升笑而不应。初，李轶谄事更始贵将，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复信。”又不受。

伯升部将宗人刘稷，数陷陈溃围，勇冠三军。时将兵击鲁阳，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鲔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

当刘玄即帝位后，授刘伯升为大司徒，封为汉信侯。因此豪杰们失望，多不悦服。平林兵的后部攻新野，不能取胜。新野县令登上城墙说：“只要能得到大司徒刘公的一封信，我愿意率先下城。”等刘伯升军一到，县令立即打开城门投降。更始元年五月，刘伯升占领了宛县。六月，光武帝击破王寻、王邑军。从此兄弟二人的威望名声更大。

更始朝的君臣都不安心，便共同密谋诛杀刘伯升，于是集合各位将领，来实现他们的计谋。更始帝索取刘伯升的宝剑来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即献上玉玦，但更始帝竟然未能发布诛杀的命令。等到罢会后，刘伯升的舅舅樊宏对伯升说：“从前在鸿门宴上，范增举起玉玦向项羽示意。今天，申屠建的这个意思，大概也不善良吧。”刘伯升笑了笑没有说话。当初，李轶向更始帝的贵将献媚，刘秀深深怀疑这事，常以此警戒刘伯升说：“这个人不可再信任。”刘伯升又不采纳这

个意见。

刘伯升的部将、族人刘稷，多次攻陷敌阵突破敌人的围攻，英勇为三军之冠。当时他正率军进击鲁阳县，听说刘玄被立为皇帝，发怒说：“本来起兵图谋大事的，是刘伯升兄弟，现在的更始帝是干什么的？”更始朝的君臣听到这话内心忌恨他，委授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受命。更始帝便和将领们陈列几千军士，先逮捕了刘稷，准备杀掉他，刘伯升极力和更始帝争辩。李轶、朱鲔于是劝更始帝把刘伯升一起逮捕，当天便杀害了他。

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长子章为太原王，兴为鲁王。十一年，徙章为齐王。十五年，追谥伯升为齐武王。

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业不就，抚育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故使试守平阴令，迁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谥曰哀王。子炀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国。三十年，封石弟张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为乡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

下博侯张以善论议，十六年，与奉车都尉窦固等并出击匈奴，后进者多害其能，数被谮诉。建初中卒，肃宗下诏褒扬之，复封张子它人奉其祀。

晃及弟利侯刚与母太姬宗更相诬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请免晃、刚爵为庶人，徙丹阳。帝不忍，下诏曰：“朕闻人君正屏，有所不听。宗尊为小君，宫卫周备，出有辎軿之饰，入有牖户之固，殆不至如谮者之言。晃、刚愆乎至行，浊乎大伦，《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於戏！小子不勖大道，控于法理，以堕宗绪。其遣谒者收晃及太姬玺绶。”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无忌嗣。

刘伯升有两个儿子。建武二年，长子刘章被立为太原王，次子刘兴被立为鲁王。十一年，晋升刘章为齐王。十五年，追谥刘伯升为齐武王。

刘章年幼时就成了孤儿，光武帝深感刘伯升没有成就功业，对刘章的抚育很精心，恩爱非常厚。因刘章年纪轻轻便地位尊贵，想让他接触政事，所以令他试着去当平阳县令，后来升迁为梁郡太守。立为王以后二十一年逝世，赐谥号为哀王。儿子炀王刘石继位。建武二十七年，刘石才到封国去。三十年，封刘石的弟弟刘张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刘石的两个儿子为乡侯。刘石立为王二十四年后逝世，儿子刘晃继位。

下博侯刘张因善于辩论，永平十六年，和奉车都尉窦固等人一起出击匈奴，后进的人大多妒忌他的才能，他多次被诬陷。建初年间死去，肃宗下诏褒扬他，又封刘张的儿子刘它人供奉他的祭祀。

刘晃和他的弟弟利侯刘刚与母亲太姬宗互相诬告。章和元年，有司上奏请求免除刘晃、刘刚的爵位，贬为庶人，迁徙到丹阳去。章帝不忍心，下诏说：“朕听说人君对着门设立照壁，便是要屏除有些话

不听取。太姬宗地位尊贵为小君，宫中的保卫周到完备，出门坐装饰着帷盖的车，入宫内有牢固的门窗，大概不会像进谗言者所说的那样。刘晃、刘刚二人丧失了卓越的行为，玷污了基本的伦理道德，《甫刑》三千条，罪莫过于不孝。朕不忍把他们交给狱官，只贬刘晃为芜湖侯，削去刘刚的封地三千户。唉！小子们不自相勉励，修养正道，不在法规和伦理上控制自己，以致毁坏了宗室的功业。可派谒者去收缴刘晃和太姬的玺绶。”刘晃被立十七年后降了爵位。刘晃死后，儿子刘无忌继位。

帝以伯升首创大业，而后嗣罪废，心常愍之。时北海亦绝无后。及崩，遗诏令复二国。永元二年，乃复封无忌为齐王，是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顷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国除。

汉章帝认为刘伯升首先创立大业，后代却因犯罪而被废除爵位，心里常常怜悯他们。当时北海靖王也断绝血统没有后人。等章帝死时，留下诏书，恢复刘晃、刘刚的封国。永元二年，便封刘无忌为齐王，这就是齐惠王。齐惠王被立五十二年后死去，儿子顷王刘喜继位。刘喜被立五年后死去，儿子刘承继位。建安十一年，封国被废除。

论曰：大丈夫之鼓动拔起，其志致盖远矣。若夫齐武王之破家厚士，岂游侠下客之为哉！其虑将存乎配天之绝业，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发举大谋，在仓卒扰攘之中，使信先成于敌人，赦岑彭以显义，若此足以见其度矣。志高虑远，祸发所忽。呜呼！古人以蜂虿为戒，盖畏此也。《诗》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北海靖王兴，建武二年封为鲁王，嗣光武兄仲。

初，南顿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娴都。娴都性婉顺，自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于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时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敛焉。建武二年，封黄为湖阳长公主，伯姬为宁平长公主。元与仲俱殁于小长安，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追谥仲为鲁哀王。

兴其岁试守缑氏令。为人有明略，善听讼，甚得名称。迁弘农太守，亦有善政。视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征还京师，奉朝请。二十七年，始就国。明年，以鲁国益东海，故徙兴为北海王。三十年，封兴子复为临邑侯。中元二年，又封兴二子为县侯。显宗器重兴，每有异政，辄乘驿问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

评论说：大丈夫的激动奋发突然兴起，他的志向高远得多。至于齐武王刘伯升散弃家财厚待士人，岂是游侠和下等宾客的作为吗！他考虑的是，保存住被王莽绝灭的以祖先配祭天帝的事业，而痛惜明堂的不能举行祭祀。等到他举兵实现大谋略时，在匆促纷攘之中，使自己的威信先在敌方树立起来，赦免岑彭以显示了自己的义气。通过这些事足可以看出他的度量了。他志向高思虑远，但祸患却在他疏忽大意时发生了。唉！古人以黄蜂、蝎子作为警戒，便是畏惧这类小人。

《诗经》上说：“敬天吧，敬天吧！命运是不容易改变的。”

北海靖王刘兴，建武二年被封为鲁王，继承了光武帝的哥哥刘仲的爵位。

当初，南顿君刘钦娶了同郡樊重的女儿，字娴都。娴都性情温顺，从做少女时起，不整理好仪容服装便不出房门，同族人都敬重她。生有三男三女：长男为伯升，次男为仲，再次为光武帝秀；长女名黄，次女名元，再次名伯姬。皇妣娴都在伯升等人初起兵时病死了，族人樊巨公装敛埋葬了她。建武二年，封刘黄为湖阳长公主，刘伯姬为宁平长公主。刘元和刘仲都死在小长安，刘元被追封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刘仲被追封为鲁哀王。

刘兴在那年试任缑氏县令。他为人有高明的谋略，善于判断诉讼，很有名望。升迁为弘农太守后，也有好的政绩。在任四年，上疏请求退休，朝廷召他回京城，给他奉朝请的名义可参加朝会。建武二十七年，他才到封国去。第二年，朝廷将鲁国并入东海郡。所以升迁刘兴为北海王。三十年，封刘兴的儿子刘复为临邑侯。中元二年，又封刘兴的其他两个儿子为县侯。显宗明帝很器重刘兴，每次有不同往常的政令措施，总是通过驿站去求教。刘兴被立三十九年后死去，儿子敬王刘睦继位。

> 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数被延纳。显宗之在东宫，尤见幸待，入侍讽诵，出则执辔。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玩。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
> 初，靖王薨，悉推财产与诸弟，虽王车服珍宝非列侯制，皆以为分，然后随以金帛赎之。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
>
> 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为县侯，二弟为乡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无子，肃宗怜之，不除其国。
>
> 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乡侯威为北海王，奉睦后。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诽谤，槛车征诣廷尉，道自杀。

刘睦从小爱好学习，博通典籍。光武帝很喜欢他，他多次被引见接纳。显宗在东宫时，他尤其被宠爱优待，入宫便陪太子读书，出宫则为太子驾车。光武中兴之初，各种禁令法规还比较宽松，而刘睦性情谦虚恭顺爱好士人，千里之外的人也与他交结，从著名的儒者、德行高尚的长者起，没有不登门拜谒的，因此他的声价更高。永平年

间，法令相当苛刻，刘睦便谢绝宾客，放纵心意欣赏音乐。然而他性好读书，常常玩赏爱不释手。岁末，派中大夫捧着玉璧朝贺皇上，之前召唤中大夫对他说："如果朝廷问起我，你用什么话对答？"使者说："大王忠孝仁慈，尊敬贤人喜爱交士。我虽为蝼蚁之辈，敢不如实上告？"刘睦说："唉！你这是害我呀！这些只是我年幼时的所作所为。你应该向朝廷回答我自从承袭爵位以来，意志衰退为人懒惰，只娱乐声色，爱好犬马。"使者按照他的嘱咐去办。他就是这样能屈能伸。

当初，靖王刘兴死后，刘睦把全部财产分给了各位弟弟，即使不是列侯所应享用的王车王服以及珍宝，也都拿来瓜分，然后随即用金帛把它们赎回。刘睦能写文章，著《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几十篇。又长于《史书》，当世以他为楷模。等到他病卧在床，明帝还派出驿马，传令他用草书书写尺牍十条。刘睦立为王十年后死去，儿子哀王刘基继位。

永平十八年，明帝封刘基的两个弟弟为县侯，两个弟弟为乡侯。建初二年，章帝又封刘基的弟弟刘毅为平望侯。刘基立王十四年后死去，没有儿子，章帝怜惜他，不废除他的封国。

永元二年，和帝封刘睦的庶子斟乡侯刘威为北海王，作为刘睦的后代供奉祭祀。立七年后，刘威因不是刘睦的儿子，又犯了诽谤罪，被囚入槛车送到廷尉官署，在道中自杀了。

永初元年，邓太后复封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是为顷王。延光二年，复封睦少子为亭侯。普立十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无后，建安十一年，国除。

初，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騊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騊駼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

赵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时举孝廉，为萧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汉兵大败，良妻及二子皆被害。更始立，以良为国三老，从入关。更始败，良闻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阳。建武二年，封良为广阳王。五年，徙为赵王，始就国。十三年，降为赵公。频岁来朝。十七年，薨于京师。凡立十六年。子节王栩嗣。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为乡侯。建初二年，复封栩十子为亭侯。

栩立四十年薨，子顷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为亭侯。

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嗣。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

永初元年，邓太后又封刘睦的孙子寿光侯刘普为北海王，这就是

顷王。延光二年，又封刘睦的少子为亭侯。刘普被立十七年后死亡，儿子恭王刘翼继位；刘翼立十四年后死亡，儿子康王继位，没有后代，建安十一年，封国被废除。

当初，临邑侯刘复好学，会写文章。永平年间，每有讲学的事，常叫刘复主持讲学。和班固、贾逵共同讲述汉朝史学，傅毅等人都尊崇奉侍他。刘复的儿子刘騊駼和堂兄平望侯刘毅，都有才学。永宁年间，邓太后召刘毅和刘騊駼到东观，和谒者仆射刘珍共同著述中兴以来的名臣烈士传。刘騊駼又自己写了赋、颂、书、论共四篇。

赵孝王刘良字次伯，是光武帝的叔父。平帝时被推荐为孝廉，任萧县县令。光武帝刘秀兄弟小时丧父成为孤儿，刘良抚育教养他们很诚厚。等到刘秀起兵，把起兵事报告刘良，刘良大怒说："你和伯升的志向操守不一样。现在连家都要毁灭了，却反而这样共谋起事！"稍后不得已，便跟从军队到达小长安，汉兵大败，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杀害。刘玄即帝位后，封刘良为国三老，跟从更始帝入函谷关。更始失败后，刘良听说刘秀即帝位，便逃奔到洛阳。建武二年，封刘良为广阳王。五年，升为赵王，才去封国。十三年，降为赵公。连年都来朝拜。十七年，死在京城。共立王十六年。儿子节王刘栩继位。建武三十年，刘栩的两个儿子被封为乡侯。建初二年，又封刘栩的十个儿子为亭侯。

刘栩立王四十年后死去，儿子顷王刘商继位。永元三年，和帝封刘商的三个弟弟为亭侯。元兴元年，封刘商的四个儿子为亭侯。

刘商立王二十三年后死去，儿子靖王刘宏继位。刘宏立十二年后死去，儿子惠王刘乾继位。

元初五年，封乾二弟为亭侯。是岁，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娉小妻，又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时郎中南阳程坚素有志行，拜为乾傅。坚辅以礼义，乾改悔前过，坚列上，复所削县。本初元年，封乾一子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怀王豫嗣。豫薨，子献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为崇德侯。

城阳恭王祉字巨伯，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

敞曾祖父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谦俭好义，尽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荆州刺史上其义行，拜庐江都尉。岁余，会族兄安众侯刘崇起兵，王莽畏恶刘氏，征敞至长安，免归国。

先是平帝时，敞与崇俱朝京师，助祭明堂。崇见莽将危汉室，私谓敞曰："安汉公擅国权，群臣莫不回从，社稷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盖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败，敞惧，欲结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会宣弟义起兵欲攻莽，南阳捕杀宣女，

祉坐系狱。敞因上书谢罪，愿率子弟宗族为士卒先。莽新居摄，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诛。及莽篡立，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及敞卒，祉遂特见废，又不得官为吏。

元初五年，安帝封刘乾的两个弟弟为亭侯。这年，赵相上奏刘乾在父死守孝期间偷偷娶妾，又穿着白衣出司马门，因而犯罪，封地被削去中丘县。当时郎中南阳人程坚历来有志向操守，被授为刘乾的师傅。程坚以礼义开导他，刘乾悔改以前的过错，程坚把这种情况上奏皇帝，恢复了他被削去的封县。本初元年，质帝封刘乾的一个儿子为亭侯。刘乾被立四十八年后死去，儿子怀王刘豫继位。刘豫死后，儿子献王刘赦继位。刘赦死后，儿子刘硅继位，建安十八年改封为博陵王。刘珪被立九年后，魏国初年封为崇德侯。

城阳恭王刘祉字巨伯，是光武帝刘秀的族兄春陵康侯刘敞的儿子。

刘敞的曾祖父节侯刘买，因是长沙定王的儿子被封于零道的春陵乡，为春陵侯。刘买死后，儿子戴侯刘熊渠继位。刘熊渠死后，儿子考侯刘仁继位。刘仁因为春陵这个地方地势低下潮湿，山林中有瘴疠之气，上书请求削减自己的封邑向内地迁徙。元帝初元四年，改封到南阳的白水乡，仍以春陵作为封国名，于是跟堂弟钜鹿都尉刘回和宗族迁到这里居住。刘仁死后，儿子刘敞继位。刘敞谦恭俭朴崇尚义气，把父亲在位时的全部金宝财产分给兄弟，荆州刺史把他的义行上奏朝廷，朝廷授他为庐江都尉。一年多后，碰上他的族兄安众侯刘崇起兵举事，王莽对刘氏家族又怕又恨，便征召刘敞到长安，刘敞被免职回到封国。

在这以前汉平帝时，刘敞和刘崇都到京城朝拜，在明堂助祭。刘崇见王莽将危害汉朝廷，私下对刘敞说："安汉公专擅国权，朝臣们没有一个不曲意顺从的，国家倾覆的时候就要到了。太后年事已高，天子幼小懦弱，高祖之所以分封子弟，大概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刘敞心中同意这种看法。及至刘崇起兵失败，刘敞害怕，想要结交外援树立私党，便替儿子刘祉娶了高陵侯翟宣的女儿为妻。碰上翟宣的弟弟翟义起兵想进攻王莽，南阳地方官捕杀翟宣的女儿，刘祉受牵连入狱。刘敞向朝廷上书认罪，表示愿意率领子弟和族人冲锋在士卒的前面。王莽刚刚居摄，要安慰稳定刘氏宗室，所以刘祉没有受刑被杀。等到王莽篡位自立为帝，就把刘氏被封为侯爵的人都降为子爵，领取与孤卿相同的俸禄，他们后来又都被夺去爵位。等刘敞死后，刘祉的爵位便独被废除，又不能当官为吏。

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从军，前队大夫甄阜尽收其家属系宛狱。及汉兵败小长安，祉挺身还保棘阳，甄阜尽杀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为太常将军，绍封舂陵侯。从西入关，封为

定陶王。别将击破刘婴于临泾。

及更始降于赤眉，祉乃间行亡奔洛阳。是时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见之欢甚。建武二年，封为城阳王，赐乘舆、御物、车马、衣服。追谥敞为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阳王玺绶，愿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临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谥曰恭王，竟不之国，葬于洛阳北芒。

十三年，封祉嫡子平为蔡阳侯，以奉祉祀；平弟坚为高乡侯。

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后改为章陵，因以舂陵为章陵县。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庙，比园陵，置啬夫。诏零陵郡奉祠节侯、戴侯庙，以四时及腊岁五祠焉。置啬夫、佐吏各一人。

平后坐与诸王交通，国除。永平五年，显宗更封平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刘祉因是过去侯爵正妻所生的大儿子，行为淳朴厚道，宗室的人都敬重他。及至刘秀起兵，刘祉兄弟相继从军，王莽的前队大夫甄阜尽数逮捕他们的家属关在宛县的监狱里。等到汉兵在小长安被打败后，刘祉挺身退保棘阳，甄阜把他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全部杀光。更始帝登上皇位后，授刘祉为太常将军，承继先人的封爵为舂陵侯。他跟从更始帝往西入关后，被封为定陶王。另领一军在临泾击败刘婴。

等到更始帝投降赤眉后，刘祉便从小路逃到洛阳。这时，宗室中只有刘祉先到洛阳，刘秀见了他高兴极了。建武二年，封他为城阳王，赐给他专坐的车舆、御用物品、车马、衣服。追谥他的父亲刘敞为康侯。十一年，刘祉患病，奉上城阳王的玺绶，希望作为列侯奉祖先的祭祀。光武帝亲自来探望他的病情。刘祉死时，四十三岁，谥号为恭王，终未去过封国，葬在洛阳的北芒。

建武十三年，封刘祉的嫡子刘平为蔡阳侯，以奉刘祉的祭祀。封刘平的弟弟刘坚为高乡侯。

当初，建武二年时，因皇祖、皇考的坟墓为昌陵，曾置陵令守看园陵；后来改名为章陵，因此把舂陵改为章陵县。十八年，建立考侯庙和康侯庙，类似园陵，设置啬夫看守。给零陵郡下诏书令奉祀节侯庙和戴侯庙，在四季及年终对这些庙祭祀五次，设置啬夫、佐吏各一人。

刘平后来因与各位王勾结而犯罪，封国被废除。永平五年，显宗改封刘平为竟陵侯。刘平死后，儿子刘真继位，刘真死后，儿子刘禹继位。刘禹死后，儿子刘嘉继位。

泗水王歙字经孙，光武族父也。歙子终，与光武少相亲爱。汉兵起，始及唐子，终诱杀湖阳尉。更始立，歙从入关，封为元氏王，终为侍中。更始败，歙、终东奔洛阳。建武二年，立歙为泗水王，终为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为堂溪侯，奉歙后。终居丧思慕，哭泣二十余日，亦薨。封长子

柱为邵侯，以奉终祀，又封终子凤曲阳侯。

歙从父弟茂，年十八，汉兵之起，茂自号刘失职，亦聚众京、密间，称厌新将军。攻下颍川、汝南，众十余万人。光武既至河内，茂率众降，封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为王者皆降为侯，更封茂为穰侯。

茂弟匡，亦与汉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为人谦逊，永平中为宗正。子浮嗣，封朝阳侯。

浮弟尚，永元中为征西将军。浮传国至孙护，无子，封绝。延光中，护从兄瓌与安帝乳母王圣女伯荣私通，遂取伯荣为妻，得绍护封为朝阳侯，位侍中。及王圣败，贬爵为亭侯。

安成孝侯赐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苍梧太守。赐少孤。兄显报怨杀人，吏捕显杀之。赐与显子信卖田宅，同抛财产，结客报吏，皆亡命逃伏，遭赦归。会伯升起兵，乃随从攻击诸县。

泗水王刘歙字经孙，是光武帝刘秀的族父。刘歙的儿子刘终，与刘秀年轻时相亲相爱。汉兵起事时，刘终刚到达唐子乡，他用计诱杀了湖阳县尉。刘玄立为更始帝后，刘歙跟从入关，被封为元氏王，刘终担任侍中。更始帝失败后，刘歙、刘终向东跑到洛阳。建武二年，立刘歙为泗水王，刘终为淄川王。十年，刘歙死去，封刘歙的小儿子刘焯 为堂溪侯，作为刘歙的后代奉行祭祀。刘终守丧时思慕先人，哭泣了二十多天，也死了。封刘终的长子刘柱为邵侯，奉刘终的祭祀，又封刘终的儿子刘凤为曲阳侯。

刘歙叔父的弟弟刘茂，十八岁时，汉兵兴起，他自称刘失职，也在京县、密县一带聚集了一批人，称为厌新将军。他们攻占了颍川、汝南，人数达到十多万。光武帝不久到河内，刘茂率领大家归降，被封为中山王。建武十三年，宗族封为王的都被降为侯，改封刘茂为穰侯。

刘茂的弟弟刘匡，也跟汉兵一同起事。建武二年，封为宜春侯。他为人谦逊，永平年间担任宗正。儿子刘浮继位，被封为朝阳侯。

刘浮的弟弟刘尚，永元年间任征西将军。刘浮传国到孙子刘护，刘护没有儿子，封国便断绝了。延光年间，刘护的堂兄刘瓌和安帝的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私通，便娶了伯荣为妻，因此得以继承刘护的封爵，为朝阳侯，职位为侍中。等到王圣的罪行败露，他被贬爵为亭侯。

安成孝侯刘赐字子琴，是光武帝的族兄。祖父刘利，是苍梧太守。刘赐小时便成了孤儿。哥哥刘显报仇杀人，被官吏逮捕杀了。刘赐同刘显的儿子刘信卖掉田土房宅，一同抛弃财产，交结宾客报仇杀了官吏，都亡命外逃潜伏起来，后来遇上朝廷发出了大赦令才回家。正值刘伯升起兵，便跟着伯升攻击各县城。

更始既立，以赐为光禄勋，封广汉侯。及伯升被害，代为大司徒，将兵讨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为奋威大将军，代赐击汝南，赐与更始俱到洛阳。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未知所使。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大司马朱鲔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是日以赐为丞相，令先入关，修宗庙宫室。还迎更始都长安，封赐为宛王，拜前大司马，使持节镇抚关东。二年春，赐就国于宛，典将六部兵。后赤眉破更始，赐所领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阳。

更始帝登上帝位后，把刘赐任为光禄勋，封为广汉侯。等到刘伯升被害，他代替刘伯升任大司徒，带兵进攻汝南。尚未攻下时，更始帝又授刘信为奋威大将军，代替刘赐攻击汝南，刘赐与更始帝一起到洛阳。更始帝想让和自己亲近的大将去侵占黄河以北，但不知该派谁。刘赐说宗室的各家子侄中只有文叔可用。大司马朱鲔等人认为不可以这样做，更始帝犹豫不定，刘赐不断劝说，更始帝于是授刘秀兼任大司马，持节渡过黄河。这天，更始帝任刘赐为丞相，令他先行入关，整修宗庙和宫殿住房。刘赐回到洛阳迎接更始帝至长安建都。更始帝封刘赐为宛王，授为前大司马，叫他持节去镇守和安抚关东。更始二年春，刘赐去自己的封国宛县，掌管和统率六部兵。后来赤眉军击败更始帝，刘赐所率领的六部兵也渐渐离散叛逃，他便离开宛县退保育阳。

闻光武即位，乃西之武关，迎更始妻子将诣洛阳。帝嘉赐忠，建武二年，封为慎侯。十三年，更增户邑，定封为安成侯，奉朝请。以赐有恩信，故亲厚之，数蒙讌私，时幸其第，恩赐特异。赐辄赈与故旧，无有遗积。帝为营冢堂，起祠庙，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闵嗣。

三十年，帝复封闵弟嵩为白牛侯。坐楚事，辞语相连，国除。闵卒，子商嗣，徙封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

初，信为更始讨平汝南，因封为汝阴王。信遂将兵平定江南，据豫章。光武即位，桂阳太守张隆击破之，信乃诣洛阳降，以为汝阴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国除。

听说光武帝登上帝位，他便西到武关，迎接更始帝的妻子儿女去洛阳。光武帝褒奖刘赐的一片忠心，建武二年，封他为慎侯。十三年，又增加他的封户封邑，定封他为安城侯，给予奉朝请的名义可参加朝会。认为刘赐有恩情信义，所以亲近厚待他，他多次受到光武帝的私下设宴款待，光武帝还常去他的宅第，对他的赏赐也特别与众不同。刘赐常赈济老朋友，自己没有积蓄。光武帝为他营造墓堂，建祠庙，设置守坟吏卒，如同对待舂陵孝侯一样。刘赐建武二十八年死去，儿子刘闵继位。

建武三十年，光武帝又封刘闵的弟弟刘嵩为白牛侯。刘闵因楚王谋反的事，言辞有牵连而犯罪，封国被废除。刘闵死后，儿子刘商继位，改封为白牛侯。刘商死后，儿子刘昌继位。

当初，刘信为更始帝讨平汝南，因此被封为汝阴王。刘信于是领兵平定江南，占据豫章。光武帝即位后，桂阳太守张隆击败了刘信，刘信便到洛阳归降，光武帝封他为汝阴侯。永平十三年，他也因楚王谋反事获罪被废除封国。

成武孝侯顺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庆，春陵侯敞同产弟。顺与光武同里闬，少相厚。

成武孝侯刘顺字平仲，是光武帝的族兄。父亲刘庆，是春陵侯刘敞的胞弟。刘顺和刘秀同住一个里巷，年少时相互交情深厚。

更始即位，以庆为燕王，顺为虎牙将军。会更始降赤眉，庆为乱兵所杀，顺乃间行诣光武，拜为南阳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邑户最大，租入倍宗室诸家。八年，使击破六安贼，因拜为六安太守。数年，帝欲征之，吏人上书请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丧，亲自临吊。子遵嗣，坐与诸王交通，降为端氏侯。遵卒，子弇嗣。弇卒，无嗣，国除。永平十年，显宗幸章陵，追念旧恩，封顺弟子三人为乡侯。

初，顺叔父弘娶于樊氏，皇妣之从妹也。生二子：敏，国。与母随更始在长安。建武二年，诣洛阳，光武封敏为甘里侯，国为弋阳侯。敏通经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骑校尉。

弘弟梁，以侠气闻，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东，自号“就汉大将军”，暴病卒。

顺阳怀侯嘉字孝孙，光武族兄也。父宪，春陵侯敞同产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顿君养视如子，后与伯升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

及义兵起，嘉随更始征伐。汉军之败小长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为偏将军。及攻破宛，封兴德侯，迁大将军。击延岑于冠军，降之。更始既都长安，以嘉为汉中王、扶威大将军，持节就国，都于南郑，众数十万。建武二年，延岑复反，攻汉中，围南郑，嘉兵败走。岑遂定汉中，进兵武都，为更始柱功侯李宝所破。岑走天水，公孙述遣将侯丹取南郑。嘉收散卒，得数万人，以宝为相，从武都南击侯丹，不利，还军河池、下辨。复与延岑连战，岑引北入散关，至陈仓，嘉追击破之。更始邓王廖湛将赤眉十八万攻嘉，嘉与战于谷口，大破之。嘉手杀湛，遂到云阳就谷。

更始帝即位后，把刘庆封为燕王，刘顺为虎牙将军。碰上更始帝投降赤眉军，刘庆被乱兵杀死，刘顺便抄小路去见光武帝，被授为南阳太守。建武二年，刘顺被封为成武侯，所封邑户最大，租税收入比宗室各家多一倍。建武八年，光武帝派他打败了六安的贼人，于是授他为六安太守。过了几年，光武帝想要征召他入朝，六安的吏民上书，请求留下他。建武十一年刘顺死去，光武帝派使者迎丧回洛阳，亲自去吊唁。儿子刘遵继位，因和各位王勾结而犯罪，降为端氏侯。刘遵死后，儿子刘弇继位。刘弇死后，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永平十年，显宗去章陵，追念旧日的恩情，封刘顺弟弟的儿子三人为乡侯。

当初，刘顺的叔父刘弘娶了樊家女为妻，她是皇妣的堂妹。生了

两个儿子：刘敏、刘国。他们都和母亲跟随更始帝住在长安。建武二年，前往洛阳，光武帝封刘敏为甘里侯，封刘国为弋阳侯。刘敏通晓经书有操行，永平初年，官做到越骑校尉。

刘弘的弟弟刘梁，因有侠气而闻名。更始元年，在豫章起兵，想侵占江东，自称“就汉大将军”，后来患暴病而死。

顺阳怀侯刘嘉字孝孙，是光武帝的族兄。父亲刘宪，是舂陵侯刘敞的胞弟。刘嘉少年时成了孤儿，性情仁爱厚道，南顿君刘钦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去抚养他。后来他和刘伯升都去长安入学，学习《尚书》、《春秋》。

等到义兵兴起，刘嘉跟随更始帝征伐。汉军在小长安失败的时候，刘嘉的妻子儿女都被杀害。更始帝即位后，授他为偏将军。及至攻占宛县，封为兴德侯，升为大将军。在冠军县击败延岑，迫使延岑投降。更始帝不久在长安建都，封他为汉中王、扶威大将军。他拿着符节去了封国，在南郑建立国都，拥有数十万人。建武二年，延岑又反叛，进攻汉中，围攻南郑，刘嘉的军队败逃。延岑便平定了汉中，向武都进军，被更始帝的柱功侯李宝打败。延岑逃至天水，公孙述派将领侯丹夺取了南郑。刘嘉收集散兵，得到几万人，任李宝为相，从武都出发，向南攻击侯丹，交战不利，退兵到河池、下辨。又跟延岑接连交战，延岑带兵往北进入散关，到达陈仓县，刘嘉追击大败延岑。更始帝的邓王廖湛率领赤眉军十八万人进攻刘嘉，刘嘉的军队和赤眉军在谷口交战，大败赤眉军。刘嘉亲手杀了廖湛，便去云阳征集军粮。

李宝等闻邓禹西征，拥兵自守，劝嘉且观成败。光武闻之，告禹曰：“孝孙素谨善，少且亲爱，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来歙诣禹于云阳。三年，到洛阳，从征伐，拜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书乞骸骨，征诣京师。十三年，封为顺阳侯。秋，复封嘉子廧为黄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参嗣，有罪，削为南乡侯。永平中，参为城门校尉。参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赞曰：齐武沉雄，义戈乘风。仓卒匪图，亡我天工。城阳早协，赵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李宝等人听说邓禹西征，便拥兵自守防地，并劝刘嘉暂且看看谁胜谁败。光武帝听说了这种情况，告诉邓禹说：“刘嘉历来谨慎会处事，我们年轻时相好，一定是长安的一些轻薄儿带坏了他。”邓禹立即把光武帝的这个意思告诉刘嘉，刘嘉于是通过来歙到云阳谒见邓禹。建武三年，他到达洛阳，跟从光武帝征伐，被授为千乘太守。建武六年，患病，请求退休，光武帝召他到京师。十三年，被封为顺阳侯。这天秋季，又封刘嘉的儿子刘廧为黄李侯。十五年，刘嘉死去。儿子刘参继位，因有罪，被削为南乡侯。永平年间，刘参担任城门校

尉。刘参死去，儿子刘循继位。刘循死去，儿子刘章继位。

赞辞说：齐武王沉毅雄健，高举义戈乘风而起。仓猝中没有想到，以致未能尽到天职。城阳王最先投奔光武帝，赵孝王较晚才同意光武起兵。泗水王三位侯爷，或为亲恩尽孝而死，或为中兴建立功劳。

# 后汉书卷十五

## 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也。世以货殖著姓。父守，身长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闻守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常怀之。且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乃自免归。

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亦素好事，乃共计议曰：“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会光武避吏在宛，通闻之，即遣轶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见，共语移日，握手极欢。通因具言谶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当之。时守在长安，光武乃微观通曰：“即如此，当如宗卿师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复备言其计。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约结，定谋议，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欲劫前队大夫及属正，因以号令大众。乃使光武与轶归舂陵，举兵以相应。遣从兄子季之长安，以事报守。

李通表字次元，是南阳郡宛县人。家族世代以经商闻名。父亲李守，身高九尺，容貌特别奇异，为人威严、刚正，平日在家像在官府、宫廷一样。当初李守侍奉刘歆，喜爱天文、历法、谶记，担任王莽新朝的宗卿师。李通也做过五威将军的属官。出京补授巫县县丞，有能干的名声。王莽末年，老百姓愁苦怨恨，李通平时听李守谈论谶记说“刘氏复兴，李氏做辅佐”，心中经常记着这话。而且，他的家庭富有安逸，是乡里的突出人物，因此不乐意在外地做个小官，自己便要求免职回家。

当下江、新市农民军兴起，引发南阳郡的骚动，李通的堂弟李轶，平素也很关心朝政，两人便共同商量说：“现今四面八方纷扰混乱，王莽的新朝眼看就要灭亡，汉朝将会兴盛。南阳郡的刘姓皇族中，只有刘縯、刘秀兄弟待人普遍仁爱，包容大众，可以同他们谋划大事。”李通笑着说：“这正合我的心意。”适逢刘秀因为逃避官吏的追捕住在宛县，李通马上派遣李轶前去欢迎。刘秀开始时认为李通对自己的热情，不过是有身份地位的人相互仰慕而已，所以前往回拜。当两人会见，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极其亲热地握着手。李通具体谈了谶文的事，刘秀最初没有料到，不敢立即承当。当时李守还在长安，刘秀便仔细地观察李通说：“即使是这样，那你的父亲宗卿师又怎么办呢？”李通说：“这个我们早就考虑了。”因此又详尽谈了他的谋

划。刘秀既然深切地了解到李通的意图，于是才互相盟誓结交，确定所谋划、商议的大事，约好在材官考试骑士的这一天，劫持前队大夫和属正即南阳郡守、郡都尉，在大众中发挥命令与号召的作用。于是要刘秀和李轶回舂陵，起兵互相响应。派遣堂兄的儿子李季往长安，将起兵的大事报告李守。

季于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归。素与邑人黄显相善，时显为中郎将，闻之，谓守曰："今关门禁严，君状貌非凡，将以此安之？不知诣阙自归。事既未然，脱可免祸。"守从其计，即上书归死，章未及报，留阙下。会事发觉，通得亡走，莽闻之，乃系守于狱。而黄显为请曰："守闻子无状，不敢逃亡，守义自信，归命宫阙。臣显愿质守俱东，晓说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谢大恩。"莽然其言。会前队复上通起兵之状，莽怒，欲杀守，显争之，遂并被诛，及守家在长安者尽杀之。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

时汉兵亦已大合。通与光武、李轶相遇棘阳，遂共破前队，杀甄阜、梁丘赐。

更始立，以通为柱国大将军、辅汉侯。从至长安，更拜为大将军，封西平王；轶为舞阴王；通从弟松为丞相。更始使通持节还镇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为宁平公主。光武即位，征通为卫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农。帝每征讨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修宫室，起学官。五年春，代王梁为前将军。六年夏，领破奸将军侯进、捕虏将军王霸等十营击汉中贼。公孙述遣兵赴救，通等与战于西城，破之，还屯田顺阳。

李季在路上病死，李守秘密知道了起兵的事情，打算逃回家中。李守平时与同乡黄显友好，当时黄显任职中郎将，听说这件事后，便对李守说："现在长安城门及各地关卡守卫很严，您的状貌非同寻常，照您这个样子如何能够去得？还不如自己前往宫门请求辞职回家。起兵的事既然还未发生，或许可以免除一场灾祸。"李守听从了黄显的计谋，立即上奏王莽，请求准许回去老死在家乡，奏章还没有得到批复，只好暂时留在京城等候。恰好起兵的事被发觉，李通逃走了，王莽听说这事，便将李守拘囚在监狱。黄显替他向王莽求情说："李守听说儿子犯下滔天大罪，不敢私自逃走，坚守大义，自信无罪，把性命交给皇帝。臣下黄显愿意以李守作为人质，一同东往南阳，开导、劝说他的儿子。如果他儿子确是悖乱叛逆，便要李守面对北方自杀，以此来报答您的大恩。"王莽认为黄显说得很对。适逢南阳郡官员上书报告李通起兵的详情，王莽大怒，要杀李守，黄显直言劝阻，便与李守一同被杀，李守在长安的家属也全部被杀。南阳郡的官吏也杀了李通的兄弟、宗族共六十四人，尸体在宛县街上被焚烧。

这时反莽兴汉的义兵已经大量聚集。李通和刘秀、李轶在棘阳相会，便一同攻占了前队南阳郡，杀了王莽任命的南阳太守甄阜、南阳都尉梁丘赐。

起义军中的更始将军刘玄当了皇帝，授任李通为柱国大将军，封为辅汉侯。李通随从更始到达长安，改授为大将军，封为西平王；封李轶为舞阴王；李通的堂弟李松被任命为丞相。更始派遣李通持符节回到南阳镇守荆州，李通因此娶了刘秀的妹妹伯姬，这便是后来的宁平公主。刘秀即皇帝位，征召李通为卫尉。建武二年，封李通为固始侯，授任大司农。光武帝每次到各地征战讨伐，常令李通留守京都洛阳，镇守、安抚百姓，修筑宫殿，兴造学官。建武五年春季，李通接替王梁担任前将军。建武六年夏，他率领破奸将军侯进、捕虏将军王霸等十营士兵，进攻汉中贼人延岑。公孙述派遣军队赶来援救，李通等人与他们在西城交战，将他们打得大败，后来回军驻留在顺阳屯田。

时天下略定，通思欲避荣宠，以病上书乞身。诏下公卿群臣议。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汉，倾乱天下，通怀伊、吕、萧、曹之谋，建造大策，扶助神灵，辅成圣德。破家为国，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义。功德最高，海内所闻。通以天下平定，谦让辞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职疗疾。欲就诸侯，不可听。"于是诏通勉致医药，以时视事。其夏，引拜为大司空。

通布衣唱义，助成大业，重以宁平公主故，特见亲重。然性谦恭，常欲避权势。素有消疾，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帝每优宠之。令以公位归第养疾，通复固辞。积二岁，乃听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有司奏请封诸皇子，帝感通首创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谥曰恭侯。帝及皇后亲临吊，送葬。

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寿嗣。

当时天下征讨平定，李通避开荣名、恩宠，借口身体有病上书乞求免职。光武帝令三公、九卿及群臣议论。大司徒侯霸等人说："王莽篡夺汉朝的政权，颠覆扰乱天下。李通胸怀伊尹、吕望、萧何、曹参的谋略，创建反莽、兴汉的重大决策，扶助上天神灵，辅佐您成就帝业。为国家耗尽家财，侍奉君主不顾自身，有扶持艰危、保存倾亡的大义。功勋、道德最为崇高，海内的人们共同知闻。李通因为天下已经平定，心怀谦让，坚辞职位。可是安定不能忘记危险，应当命令李通在职养病。他要求免官回归封国，不可听从。"于是诏令李通尽力就医用药物治疗，在适当的时候处理公务。这年夏季，光武帝召见李通，授任为大司空。

李通以平民身份首先提出兴义兵，帮助光武帝成就帝业，加上宁平公主的缘故，他特别被光武帝亲近、倚重。但是，他本性谦恭，经常想要避开权力势位。素来就有消渴病，自从担任宰相，便推托有病，不过问政事，一年接一年请求辞官，光武帝每次对他都特别的安慰、尊崇。命令他以公位回府养病，李通又坚决推辞。推延了两年，才听从他上缴大司空的官印，加授"特进"的官号定期朝见。有关主管

官员奏请皇帝分封皇子，光武帝感念李通首先提出开创大业的谋划，当天便封李通的小儿子李雄为召陵侯。光武帝每次亲临南阳，总要派使者以牛、羊、猪三牲隆重祭祀李通父亲的坟墓。建武十八年，李通去世，谥号为恭侯。光武帝及皇后亲自莅临吊唁，送葬。

李通的儿子李音继承了封爵。李音死后，儿子李定继位。李定死后，儿子李黄继位。李黄死后，儿子李寿继位。

李轶后为朱鲔所杀。更始之败，李松战死，唯通能以功名终。永平中，显宗幸宛，诏诸李随安众宗室会见，并受赏赐，恩宠笃焉。

论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李通岂知夫所欲而未识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亲宗，以觖一切之功哉！昔蒙穀负书，不徇楚难；即墨用齐，义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与通异乎？

王常字颜卿，颍川舞阳人也。王莽末，为弟报仇，亡命江夏。久之，与王凤、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中，聚众数万人，以常为偏裨，攻傍县。后与成丹、张印别入南郡蓝口，号下江兵。王莽遣严尤、陈茂击破之。常与丹、印收散卒入蒌溪，劫略钟、龙间，众复振。引军与荆州牧战于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

李轶后来被朱鲔杀死。更始帝刘玄失败，李松奋力战斗而死，只有李通建功立名终身。永平年间，明帝亲临宛县，诏令李通的后代随同安众侯刘宠的宗族前来会见，一并受到赏赐，给予了十分深厚的恩惠和宠信。

评论说：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们所想要得到的，不能以正道获得，就不要”。李通难道是知道人们所要的是富贵而又不明白求得富贵的正道是什么的人啊！那天道、性命，圣人也难以详说，更何况要猜测隐秘的谶文，大胆求取不能预测的福泽，致使亲族被杀血流成池，以希望得到暂时的功勋呢！从前，楚人蒙穀背着重要的法典逃走，不肯为楚国的祸乱而死；即墨的民众为齐国效力，大义凛然地洗雪燕灭齐国的耻辱。他们的趋向和舍弃所树立的榜样，大概和李通有所不同吧？

王常表字颜卿，颍川郡舞阳县人。王莽末年，王常因为替弟弟报仇杀人，改变姓名逃亡到江夏郡。过了好久，他与王凤、王匡等人在云杜县的绿林山中起兵，聚合的部众有几万人，以王常为偏裨将军，进攻邻近各县。后来王常同成丹、张印分领一支军来到南郡蓝口，号称下江兵。王莽派遣严尤、陈茂领军打败了他们。王常与成丹、张印聚集溃散的士兵来到蒌溪，在三钟山、石龙山之间的地区抢劫掳掠，人数逐渐增多，士气又旺盛起来。他们率领部队同荆州牧在上唐镇交战，大破官军，于是领军北上到达南阳郡的宜秋聚。

是时，汉兵与新市、平林众俱败于小长安，各欲解去。伯升闻下江军在

> 宜秋，即与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愿见下江一贤将，议大事。"成丹、张印共推遣常。伯升见常，说以合从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岂敢独飨之哉！"遂与常深相结而去。常还，具为丹、印言之。丹、印负其众，皆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独归汉，乃稍晓说其将帅曰："往者成、哀衰微无嗣，故王莽得承间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势，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今南阳诸刘举宗起兵，观其来议事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属也。"下江诸将虽屈强少识，然素敬常，乃皆谢曰："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即引兵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遂俱进，破杀甄阜、梁丘赐。

这时，反莽的汉军与新市、平林农民军都在小长安打了败仗，各路军队都想离开散伙。刘縯听说下江军在宜秋聚，当时便与刘秀、李通一同来到王常的军营前，说道："希望会见下江军中一位最受尊敬的将军，共同商议大事。"成丹、张印一致推荐王常与刘縯等人相会。刘縯会见王常，便对他讲两军联合的好处。王常大为醒悟，说道："王莽篡汉杀君，残暴虐民，百姓怀念汉朝，所以各地豪杰同时兴起。现在刘氏重新兴起，就要出现真命天子。真想奋不顾身，辅佐你们成就大业。"刘縯说："如果大事成功，怎么敢独自享用啊！"便与王常深深结交才相互离去。王常回到军营，对成丹、张印详细说了与刘縯等人相会的情况。成丹、张印自负他们的人多，都说："大丈夫既然已经起兵，应当各人自己当首领，为什么还要受别人的节制呢？"王常的内心只想归顺汉朝，便慢慢劝说他部下的将领说："先前，汉成帝、哀帝衰微没有子嗣，所以王莽才能趁机篡夺帝位。王莽已经有了天下，但是政策法令苛刻、残暴，长久得不到百姓的衷心拥护。民众歌颂、怀念汉朝，已经不是一天了，所以才使我们能够起兵。民众怨恨的人，上天就要抛弃他；民众想念的人，上天就会亲近他。举行大事，一定要在下顺从民心，在上符合天意，功业才可以成就。如果仅仅依靠自己强大，仗恃勇力，冒犯人情，放纵私欲，虽说取得了天下，也一定会丧失。以秦始皇、项羽的权势，最后还是被消灭、倾败，何况当前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聚集在荒野呢？按照我们这种方式行事，走的是一条灭亡的道路。现在南阳诸刘全族起兵，我看前来商议大事的人，都有深谋远虑，具备王、公的大才，与他们并力合作，一定能成大功，这是上天保佑我们这些人呢。"下江农民军的将领们虽然倔强缺少见识，但是平时很尊敬王常，于是都感谢他说："没有王将军，我等几乎要走上邪路。情愿恭恭敬敬地接受您的教导。"王常马上就带领军队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军会合。于是各部分的军队都齐心合力，锐气更加高涨，便一道进军，打败、杀死了甄

阜、梁丘赐。

及诸将议立宗室，唯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鲔、张卬等不听。及更始立，以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别徇汝南、沛郡，还入昆阳，与光武共击破王寻、王邑。更始西都长安，以常行南阳太守事，令专命诛赏，封为邓王，食八县，赐姓刘氏。常性恭俭，遵法度，南方称之。

当起义军将领们商议在刘氏宗室中拥立一人为皇帝时，只有王常与南阳的士大夫一致要立刘縯，但朱鲔、张卬等人不同意。等到更始将军刘玄当了皇帝，任命王常担任廷尉、大将军，封为知命侯。王常率领军队攻取汝南郡、沛郡，回军来到昆阳，与刘秀一道打败了王寻、王邑。更始帝西行前往长安建都，任命王常代理南阳太守的职务，给以不经请示便可行使诛杀、封赏的大权，封为邓王，享有八县民户的赋税，赐姓刘。王常为人谦恭、俭朴，遵守法度，南方的官民都很赞美他。

更始败，建武二年夏，常将妻子诣洛阳，肉袒自归。光武见常甚欢，劳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时，共更艰厄，何日忘之。莫往莫来，岂违平生之言乎？"常顿首谢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托身陛下。始遇宜秋。后会昆阳，幸赖灵武，辄成断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庭，死无遗恨。"帝笑曰："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乃召公卿将军以下大会，具为群臣言："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赏赐，拜为左曹，封山桑侯。

更始帝失败，建武二年夏季，王常带领妻子儿女来到洛阳，脱衣露体表示畏惧认罪，主动请求归顺。光武帝见了王常很是喜欢，慰劳他说："王廷尉很是辛劳。每次想到过去我们共同经历的艰难险阻，没有哪一天能够忘记。晚去晚来，难道是背弃了平时所说的话么？"王常叩头认罪说："臣下承蒙上天的旨意，得以做个手执马鞭的奴仆追随陛下。开始时在宜秋聚相见，以后在昆阳城会面，幸而依靠您的神武，在艰难中取得胜利，建立了深厚牢固的情谊。更始帝不根据愚臣的才能，付以保守南州的重任。碰到赤眉军攻杀更始帝的大难，丧失信心，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认为天下又没有了纲常、法纪。听说陛下在河北即位，顿时心胸开朗、眼睛明亮，现在能够拜见您，我死了也没有遗恨了。"光武帝笑着说："我不过是同廷尉开个玩笑罢了。我见到廷尉，不再担心南方了。"于是召集公卿、将军及以下的官员举行大集会，详尽对群臣说："王常以普通平民的身份倡导组织兴汉的义兵，高明远见在于知道上天旨意，所以更始封他为知命侯。他和我在义军中相会，特别亲爱友善。"特别给予赏赐，任命他为左曹，封为山桑侯。

后帝于大会中指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迁常为汉忠将军，遣南击邓奉、董䜣，令诸将皆属焉。又诏常

北击河间、渔阳，平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与帝会任城，因从破苏茂、庞萌。进攻下邳，常部当城门战，一日数合，贼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从百余骑自城南高处望，常战力甚，驰遣中黄门诏使引还，贼遂降。又别率骑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贼。六年春，征还洛阳，令夫人迎常于舞阳，归家上冢。西屯长安，拒隗嚣。七年，使使者持玺书即拜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常别击破隗嚣将高峻于朝那。嚣遣将过乌氏，常要击破之。转降保塞羌诸营壁，皆平之。九年，击内黄贼，破降之。后北屯故安，拒卢芳。十二年，薨于屯所，谥曰节侯。

后来光武帝在盛大的集会上指着王常对群臣说："这位，率领下江军的将军们辅佐汉朝，意志坚定如同铁石，是真正的忠臣。"当天便升任王常为汉忠将军，派遣他往南方讨伐邓奉、董䜣，命令由他率领随同出征的将领。又诏令王常北上进攻河间、渔阳郡，平定了敌军众多的军营、乡寨。建武五年秋季，攻占湖陵县，又在任城会合光武帝，便随从光武帝打败了苏茂、庞萌。在进攻下邳县时，王常的军队当着城门与敌军交战，一天大战几回，贼人向后败逃进城，王常在后追赶逼近城门，城上齐放乱箭好像下雨。光武帝带着随从的一百多骑兵在城南高地望见，王常战斗特别勇猛，便派遣中黄门传令他撤军回营，贼人于是投降。王常又单独率领骑都尉王霸共同平定了沛郡贼人。建武六年春，王常被征召回到洛阳，诏令王常的夫人在舞阳迎接，一同回乡祭祀祖坟。王常领军西进驻守长安，防御隗嚣。建武七年，光武帝派遣使臣手持用玉玺封记的文书在驻地授任王常为横野大将军，地位等级尊显，集会时专席而坐。王常分领军队在朝那打败了隗嚣的将军高峻。隗嚣派遣将领前往乌氏，王常在途中截击、打败了他们。转而降服了边地羌族的许多营垒，边境平定。建武九年，进击内黄县的贼人，将他们打败，迫使贼人投降。后来北进驻守故安县，抵御卢芳。建武十二年，于驻军处所去世，谥号为节侯。

子广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与楚事相连，国除。

邓晨字伟卿，南阳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宴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及光武与家属避吏新野，舍晨庐，甚相亲爱。晨因谓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也。往时会宛，独当应邪？"光武笑不答。

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汉兵败小长安，诸将多亡家属，光武单马遁走，遇女弟伯姬，与共骑而奔。前行复见元，趣令上马。元以手㧑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汉兵退保棘阳，而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晨终无恨色。

儿子王广继承封爵。建武三十年，移封为石城侯。明帝永平十四年，王广因与楚王刘英谋反案相牵连，封国被撤除。

邓晨表字伟卿，南阳郡新野县人。几代祖先都是当二千石的高官。父亲邓宏，任豫章郡都尉。邓晨最早娶的妻子，是刘秀的姐姐刘元。王莽当政的晚年，刘秀曾经同长兄刘縯及邓晨一同到宛县，与穰县人蔡少公等人饮酒时谈论。蔡少公稍稍学过谶记图文，说刘秀将要做天子。有人问道：“这是国师公刘秀吗？”刘秀开玩笑回答说：“何以知道不是我呢？”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邓晨的心里却特别高兴。当刘秀同他的亲属逃避官吏追捕来到新野县，住在邓晨家中，两人很是亲爱。邓晨因此对刘秀说：“王莽妄谬、暴虐，在夏季盛暑时杀人，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以前我们在宛县时说的话，将会单独应验在你身上吗？”刘秀笑着没有回答。

等到汉军兴起，邓晨带领依附他的宾客到棘阳与刘秀会合。汉兵在小长安就被王莽军队打败，将领们多数舍弃了家属，刘秀独自骑马逃跑，在路上遇见妹妹伯姬，刘秀与她同骑一匹马奔跑，前行又见到姐姐刘元，刘秀催促她快些上马。刘元用手挥动说：“走吧，不能救我，不要两人都死。”恰巧后边追兵赶到，刘元同她的三个女儿都被杀害。汉兵退守棘阳县，新野县的官吏竟然污损毁坏了邓晨的住宅，焚烧了他先人坟墓中的尸骨。宗族的人们都愤恨、恼怒，说道：“家里本来富足，为什么还要跟着妻家的人跳进开水锅中去？”邓晨却一直没有悔恨的表现。

> 更始立，以晨为偏将军。与光武略地颍川，俱夜出昆阳城，击破王寻、王邑。又别徇阳翟以东，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都洛阳，以晨为常山太守。会王郎反，光武自蓟走信都，晨亦间行会于钜鹿下，自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归郡。光武追铜马、高胡群贼于冀州，晨发积射士千人，又遣委输给军不绝。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没于乱兵，追封谥元为新野节义长公主，立庙于县西。封晨长子汎为吴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
> 建武三年，征晨还京师，数宴见，说故旧平生为欢。晨从容谓帝曰：“仆竟办之。”帝大笑。从幸章陵，拜光禄大夫，使持节监执金吾贾复等击平邵陵、新息贼。四年，从幸寿春，留镇九江。

更始将军刘玄当了皇帝，任命邓晨为偏将军。邓晨同刘秀一道攻取了颍川郡，两人都在夜间从昆阳城领兵出去，将王寻、王邑打得大败。邓晨又单独率领军队进攻翟阳县以东的地区，京县、密县，都攻占了。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任命邓晨为常山太守。恰巧王郎反叛，刘秀从蓟县败逃到信都。邓晨也从小路赶来与他在钜鹿城边相会，请求随从刘秀进攻邯郸。刘秀说：“伟卿，你自己一个人跟随我，不如有一郡做我北进路上的主人。”于是派邓晨又回归常山郡。刘秀在冀州追击铜马、高胡等大群贼人，邓晨征调善射的士卒千人支援刘秀，又不断派人给刘秀运送军用物资。刘秀即皇帝位，封邓晨为房子县侯。光武帝感念、伤悼被乱军杀害的姐姐，追封追谥刘元为新野节义

长公主，在新野县西立庙。封邓晨的长子邓汎为吴房侯，主持对长公主的祭祀。

建武三年，光武帝征召邓晨回到京城，多次宴请、会见，讲谈老友平时的往事取乐。邓晨态度安详、不快不慢地说："我公然办到了。"光武帝听了放声大笑。邓晨随从光武帝去章陵，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光武帝派遣他手持符节监督执金吾贾复等将军进攻、平定了邵陵、新息的贼人。建武四年，邓晨随从光武帝去寿春县，被留下镇守九江郡。

晨好乐郡职，由是复拜为中山太守，吏民称之，常为冀州高第。十三年，更封南䜌侯。入奉朝请，复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征晨行廷尉事。从至新野，置酒酣宴，赏赐数百千万，复遣归郡。晨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明年，定封西华侯，复征奉朝请。二十五年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芒。乘舆与中宫亲临丧送葬。谥曰惠侯。

邓晨喜欢担任郡太守的职务，因此又被任命担任中山郡太守，官吏民众都称颂他，考核政绩常常列为冀州的上等。建武十三年，改封为南䜌侯，被征召入京为奉朝请，又被任命为汝南太守。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外出巡视到达章陵，征召邓晨代理廷尉的职务。他随从光武帝到达新野县，光武帝摆酒欢宴，赏赐邓晨几百千万，又派遣他回汝南郡。邓晨兴建鸿郤陂水利工程，灌溉几千顷农田，汝南郡一带因此殷实富足，鲜鱼、水稻富饶，流通分布到其他各郡。第二年，定封为西华侯，又被征召为奉朝请。建武二十五年，邓晨去世，诏令委派中谒者备办公主的官属和礼仪，召唤、迎接新野长公主的亡灵，与邓晨合葬在洛阳的北芒山。光武帝与皇后亲自参加吊唁送葬。谥号为惠侯。

小子棠嗣，后徙封武当。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国嗣。国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无子，国除。

来歙字君叔，南阳新野人也。六世祖汉，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禄大夫副楼船将军杨仆，击破南越、朝鲜。父仲，哀帝时为谏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亲敬之，数共往来长安。

汉兵起，王莽以歙刘氏外属，乃收系之，宾客共篡夺，得免。更始即位，以歙为吏，从入关。数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为汉中王刘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汉中。更始败，歙劝嘉归光武，遂与嘉俱东诣洛阳。

帝见歙，大欢，即解衣以衣之，拜为太中大夫。是时方以陇、蜀为忧，独谓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歙因自请曰："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起始，以汉为名。今陛下圣德隆兴，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埶，不足图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嚣。五年，复持节送马援，因奉玺书于嚣。既还，复往说嚣，嚣遂遣子恂随歙入质，拜歙为中郎将。时山东略定，帝谋西收嚣兵，与俱伐蜀，复使歙喻旨。嚣将王元

说嚣，多设疑故，久冘豫不决。歙素刚毅，遂发愤质责嚣曰：“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足下推忠诚，遣伯春委质，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乎？吉凶之决，在于今日。”欲前刺嚣，嚣起入，部勒兵，将杀歙，歙徐杖节就车而去。嚣愈怒，王元劝嚣杀歙，使牛邯将兵围守之。嚣将王遵谏曰：“愚闻为国者慎器与名，为家者畏怨重祸。俱慎名器，则下服其命；轻用怨祸，则家受其殃。今将军遣子质汉，内怀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议欲谋汉使，轻怨祸矣。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间，所以重兵贵和而不任战也，何况承王命籍重质而犯之哉？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无损于汉，而随以族灭。昔宋执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祸。小国犹不可辱，况于万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为人有信义，言行不违，及往来游说，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为其言，故得免而东归。

小儿子邓棠继承封爵，后来移封武当县。邓棠死去，儿子邓固继位。邓固死去，儿子邓国继位。邓国死去，儿子邓福继位，汉顺帝永建元年，邓福死去，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

来歙表字君叔，南阳郡新野县人。六代祖来汉，有才干能力，汉武帝时，以光禄大夫担任楼船将军杨仆的副手，打败了南越、朝鲜。父亲来仲，汉哀帝时任谏大夫，娶了光武帝的祖姑母为妻，生下来歙。光武帝十分亲近敬重来歙，多次与他一同往来于京都长安。

兴汉的义兵兴起，王莽认为来歙是刘氏的外亲，便将他拘禁，他的宾客共同强力夺取，才得以免祸。更始帝刘玄即位，来歙当了个小官，随从刘玄进入函谷关。来歙多次向刘玄陈述对军政大事的意见，都不被采用，便借口有病离开。来歙的妹妹是汉中王刘嘉的妻子，刘嘉派人前来迎接来歙，因此他便南往汉中。更始帝刘玄失败以后，来歙劝说刘嘉归顺光武帝，便与刘嘉一道东行来到洛阳。

光武帝见到了来歙，大为喜欢，马上脱下自己的外衣给来歙穿上，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这时光武帝正在因为陇、蜀还没有平定而感到忧愁，单独对来歙说：“当前陇西郡的隗嚣尚未降服，公孙述又占据蜀郡自称皇帝，陇、蜀道路险阻、遥远，将领们正在竭力平定关东，考虑安定西方凉州的方针、策略，还不知道要委托给哪个人，请问你考虑应该怎么办？”来歙便主动请求说：“臣下曾经在长安与隗嚣相交。这个人开始起兵时，也是打着复兴汉朝的旗号。当今陛下的圣德崇高盛大，臣下愿意奉您的严威命令，以您的圣明之言对隗嚣进行开导，他必定不会抵抗而自己前来归顺，那公孙述便形成自己走向灭亡的趋势，不值得费心图谋了。”光武帝认为这个意见很对。建武三年，来歙才出使去见隗嚣。建武五年，又持符节护送马援回凉州，并借这个机会送光武帝的玺书给隗嚣。来歙已经回到洛阳，又去劝说隗嚣，隗嚣于是派遣长子隗恂随来歙到洛阳当人质，光武帝于是任命来歙为中郎将。这时峭山以东的地区已经平定，光武帝图谋从西部收取

隗嚣的军队，与他同时出兵讨伐蜀地公孙述，又派遣来歙去向隗嚣说明旨意。隗嚣的将军王元劝说隗嚣，多方提出疑难的理由，长久犹豫不做决定。来歙素来刚直强毅，便愤怒地质问责备隗嚣说：“皇上认为您知道是非、善恶，明白兴盛、衰亡的道理，所以亲自写信向您表达诚意。您为了表示忠诚，派遣长子伯春入汉表示归顺，这是君臣互相信任的表现。现在您却反而听信奸邪、蛊惑的话，作出使整个家族灭亡的计谋，反叛君主，辜负儿子，这不是违背忠信吗？是吉是凶，决定就在今天。”他想向前刺杀隗嚣，隗嚣起身进入内室，部署兵士，要杀来歙。来歙慢慢地持着符节登车离去。隗嚣更加发怒，王元劝隗嚣杀来歙，派将军牛邯领兵将来歙包围、看守。隗嚣的将军王遵劝阻说：“我听说主持国政的人慎重车服仪制和爵号的授予，主持家政的人畏惧结仇、重视得祸。上下都慎重名器，臣下便会服从君命；轻率地结仇、闯祸，家族便要遭殃。当今您派遣了儿子到汉做人质，在内心里却怀有异心。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名分；外人议论您要谋害汉朝的使臣，这是轻率地结仇、闯祸。古代各国出兵交战，使臣在两国之间来往，是因为双方都慎重用兵、珍爱和平而不把胜败寄托在作战上，更何况来歙还担负着汉帝的使命、凭借着有重要的人质，岂可以杀害吗？来君叔虽说独自一人出使远方，但他是皇上的表兄。杀害了他对汉没有损害，随之而来的却是您整个家族的灭亡。从前宋国杀了楚国的使臣，便有碎骨作炊、易子而食的惨祸。小国尚且不可侮辱，何况现今是对待大国的君主，还加上关系伯春的性命啊！”来歙为人诚实，讲义气，言行一致，至于他往来于陇、汉，传达双方意见，都可以核实，凉州士大夫都信任、尊重他，很多人替他讲话，所以他能够免祸，东归洛阳。

> 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因保其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数万人围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嚣尽锐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嚣众溃走，围解。于是置酒高会，劳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诏使留屯长安，悉监护诸将。

> 歙因上书曰：“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昔赵之将帅多贾人，高帝悬之以重赏。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大转粮运，诏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入天水，击破公孙述将田弇、赵匡。明年，攻拔落门，隗嚣支党周宗、赵恢及天水属县皆降。

建武八年春季，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领军偷袭略阳，祭遵在途中生病回朝，将所率领的精兵分派给来歙，合计两千多人，砍伐山林开辟道路，从番须、回中径直到达略阳，斩杀了隗嚣的守城将领金梁，

因而以这座县城作为前进的堡垒。隗嚣大为惊恐地说：“何以这样神速呀！”于是调遣全部兵将几万人围攻略阳，挖开高山，修筑长堤，遏阻水势淹灌略阳城。来歙与将士们誓死坚守，箭用完了，便拆下房屋的木料锯断来做武器。隗嚣完全使用他的精锐部队强攻来歙，从春到秋，使得来歙的将领士兵都很疲困。光武帝于是调动大批的关东军，亲自率领开进陇西，隗嚣兵众溃散逃走，略阳城的围困被解除。于是光武帝设置酒筵，举行盛大的宴会，慰劳、赏赐来歙，排列座位时，单独一席，在众将领的右方，又赏赐来歙的妻子缣帛千匹。下诏命令来歙留驻长安，监督统领在长安的将领。

来歙因而上书说：“公孙述将陇西、天水二郡作为自己的藩篱、屏障，所以才能延长生命，暂时存活。如果陇西、天水二郡被扫荡、平定，公孙述的诈谋、奸计也就穷尽了。应当多选兵马，储备物资、粮食。从前赵郡陈豨的将领多数是商人，高祖刘邦出很高的赏金去收买他们。如今凉州新近被打败，兵士民众疲困、饥饿，如果用钱财、谷物招引，那里的民众便可以聚集到我们这边。臣下知道国家所要赏赐的财物不只一处，需用的开支不能满足，但这却是不能不开支的呢。”光武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对。于是大量转运粮食，诏令来歙率领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进军天水郡，打败了公孙述的将领田弇、赵匡。第二年，攻占落门聚，隗嚣的余党周宗、赵恢及天水郡所属各县都来投降。

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酋豪，遂得为用。及嚣亡后，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歙乃大修攻具，率盖延、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羌于金城，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又击破襄武贼傅栗卿等。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歙乃倾仓冲，转运诸县，以赈赡之，于是陇右遂安，而凉州流通焉。

十一年，歙与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陷之，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

当初，王莽当政时，多数羌人背叛，可是隗嚣却安抚、笼络了其中势力最强的部族首长，于是羌人都愿意替他效力。待到隗嚣死后，五溪、先零羌部族，多次入侵掠夺，都筑营垒、挖沟坑来守护，州郡官吏无力讨伐。来歙便大量修造进攻的战具，率领盖延、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人进军金城，将羌人打得大败，砍头、俘虏了几千人，缴

获牛羊一万多头，谷物几十万斛。又打败了襄武的贼人傅栗卿等人。陇西郡虽然平定了，可是民众受饥挨饿，眼望路上满眼都是流民。来歙便拿出郡县粮仓中所有的储存，转运到各县，赈济、赡养流民，于是陇右地区才得到安定，凉州与中原的交往也畅通无阻了。

建武十一年，来歙与盖延、马成领兵到达河池、下辨，进攻公孙述的将领王元、环安，攻下了这两座城，于是乘胜前进。盘踞在蜀郡的人很是恐惧，派遣刺客刺杀来歙，来歙身受重伤，尚未气绝，用快马召见盖延。盖延见了来歙，伏在地上悲哀哭泣，不忍抬头观看。来歙大声斥责盖延说："虎牙大将军，怎敢这样！现在我被刺客刺伤，再不能报效国家了，所以叫你来，要把军事嘱托给你，你反而像小儿女那样啼哭流泪呀！刺中我的刀虽说还在身上，我不能命令士兵杀你吗！"盖延忍着泪水，勉强起身，接受来歙的告诫。来歙亲自书写奏表说："臣在夜深人们安睡以后，不知被什么人刺伤，刺中了致命的部位。臣不敢怜惜自己，确实痛恨自己奉陛下的使命而不称职，使朝廷受到了羞辱。治国以得贤臣为本，太中大夫段襄，为人正直可以任用，请求陛下斟酌、考察。而且臣的兄弟不贤，常恐日后违法获罪，愿陛下哀怜他们，多多赐予管教。"他丢下手中的笔，拔出身上的刀，便断气而死。

帝闻大惊，省书揽涕，乃赐策曰："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呜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赠歙中郎将、征羌侯印绶，谥曰节侯，谒者护丧事。丧还洛阳，乘舆缟素临吊送葬。以歙有平羌、陇之功，故改汝南之当乡县为征羌国焉。

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节，复封歙弟由为宜西侯。褒子棱，尚显宗女武安公主。棱早殁，褒卒，以棱子历为嗣。

论曰：世称来君叔天下信士。夫专使乎二国之间，岂厌诈谋哉？而能独以信称者，良其诚心在乎使两义俱安，而己不私其功也。

历字伯珍，少袭爵，以公主子，永元中，为侍中，监羽林右骑。永初三年，迁射声校尉。永宁元年，代冯石为执金吾。延光元年，尊历母为长公主。二年，迁历太仆。

光武帝听到不幸的消息以后，大为震惊。看着上呈的文书，擦掉不断流下的泪水，便颁赐策书说道："中郎将来歙，对敌人进攻作战，连续多年，平定了羌、陇地区，忧虑国事而不顾身家，忠、孝彰明显著。不幸遭祸遇害，啊，哀痛啊！"派遣太中大夫赠予来歙中郎将、征羌侯的印绶，谥号为节侯，派谒者办理护送遗体的大事。遗体运送到洛阳，光武帝乘车、身着白色丧服，亲临吊唁、送葬。因为来歙有平定羌、陇的功勋，所以改称汝南郡的当乡县为征羌侯国。

儿子来褒继承了来歙的封爵。建武十三年，光武帝嘉奖来歙的忠诚、气节，又封来歙的弟弟来由为宜西侯。来褒的儿子来棱，娶明帝

刘庄的女儿武安公主。来棱早年去世，来褒死后，以来棱的儿子来历继承封爵。

评论说：世人称扬来君叔是天下诚实的人。他任专使在两国之间来往，难道能够厌恶、抛弃诈谋吗？来歙唯独能以诚实被人们称颂的原因，确实在于他能够对双方都持合理、恰当的态度，又能使双方对自己放心，而自己则不贪求从中谋取个人任何的私利呢。

来历表字伯珍，从小便承袭了祖父来褒的封爵，因为他是明帝女儿武安公主的儿子，和帝永元年间，被任命为侍中，监督羽林右骑。安帝永初三年，升任为射声校尉。安帝永宁元年，接替冯石担任执金吾。安帝延光元年，尊号来历的母亲为长公主。延光二年，升任来历为太仆。

> 明年，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共谗陷太尉杨震，震遂自杀。历谓侍御史虞诩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诬奏杨公，伤害忠良，其天祸亦将至矣。”遂绝周广、谢恽，不与交通。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圣及其女永与大长秋江京及中常侍樊丰、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圣、永遂诬谮男、吉，皆幽囚死，家属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数为叹息。京、丰惧有后害，妄造虚无，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帝怒，召公卿以下会议废立。耿宝等承旨，皆以为太子当废。历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议曰：“经说，年未满十五，过恶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谋，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选忠良保傅，辅以礼义。废置事重，此诚圣恩所宜宿留。”帝不从，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无罪徙朔方。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第五颉，中散大夫曹成，谏议大夫李尤，符节令张敬，持书侍御史龚调，羽林右监孔显，城门司马徐崇，卫尉守丞乐闱，长乐、未央厩令郑安世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龚调据法律明之，以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当坐。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曰：“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讙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历兄弟官，削国租，黜公主不得会见。历遂杜门不与亲戚通，时人为之震栗。

第二年，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人共同向皇帝诬陷太尉杨震，杨震于是自杀。来历对侍御史虞诩说：“耿宝依靠与当今皇帝长舅的亲密关系，荣名、恩宠已经过高，不想报答国家的恩情却倒在奸臣一边，诬陷杨公，伤害忠良、贤德的大臣，他将要受到上天惩罚的灾祸就快要来到了。”便断绝了与周广、谢恽的交情，不同他们来往。这时皇太子刘保患惊恐病，心情烦躁，为了逃避病灾住到安帝的奶妈野王君王圣的家里。皇太子的奶妈王男、厨监邴

吉等人认为王圣的住宅最近才修建，犯了惊动土神的禁忌，不可以让皇太子久住。王圣同她的女儿王永与大长秋江京及中常侍樊丰、王男、邴吉等人互相有矛盾，王圣、王永便向安帝诬告王男、邴吉，王男、邴吉都被拘囚致死，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到交州日南郡的比景县。皇太子想念王男等人，多次因为他们的冤枉叹气。江京、樊丰惧怕日后会有大祸，便捏造虚假不实的事，在安帝面前诬告皇太子及东宫官属。安帝大怒，召集公卿及以下的官员讨论废立皇太子。耿宝等人秉承安帝的旨意，都认为皇太子刘保应当废除。来历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提出意见说道："经书说，年龄不满十五岁，过失、罪恶不在这个人的本身。而且王男、邴吉的阴谋，皇太子或许还不知道，应当替皇太子选择忠诚贤良的官属，用礼义进行辅导。废、立皇太子，是关系重大的事，这实在是皇上的恩典所应当保留、停止的。"安帝不听从来历等人的意见，当天便将太子刘保废除，降封为济阴王。当时监护太子东宫的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人，都无罪被冤枉流放到朔方郡。来历于是邀集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间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第五颉，中散大夫曹成，谏议大夫李尤，符节令张敬，持书侍御史龚调，羽林右监孔显，城门司马徐崇，卫尉守丞乐闱，长乐、未央宫的厩令郑安世等十多人，一同到鸿都门证明太子刘保没有过失。龚调根据法律说明，认为王男、邴吉犯了罪，皇太子不应当受牵连获罪。安帝与身边的小臣对来历等人都表示担心，于是派遣中常侍捧着诏书威胁群臣说："父子是关系密切的统一整体，父亲对儿子的恩爱是天然的本性，根据大义来割断恩爱，这是为了天下。来历、投讽等人不懂得国家的大法，与一群小人一道起哄，表面上好像是忠心、正直，在内心却是希望后来得福，掩饰奸邪，违背大义，难道这是侍奉君主的礼法吗？朝廷广开上言国家大事的门路，所以对待一切都宽大、谅解；假若沉溺迷途不思悔改，当依法惩处，用法律的文书公开宣判你们的罪行。"想进言劝阻安帝的大臣没有人不被吓得脸上改变颜色。薛皓首先伏拜以头叩地说："本来应当遵从皇上英明的诏令。"来历非常愤怒，在朝廷上质问薛皓说："近来我们共同劝阻皇上，你说的是什么话，为什么你现在要反悔？作为大臣，坐着上朝的官车，处理国家大事，怎能反复不定像你这样呢！"大臣们渐渐起身退走，来历却独自一人守候在皇帝宫门的外边一连几天不肯离开。汉安帝大怒，便罢免了来历兄弟的官，削减封国的租赋，废免来历母亲长公主的尊号，并且还不得与安帝会见。来历便紧闭家门不与所有亲人来往，当时人们因为对他的处理感到震惊、恐惧。

及帝崩，阎太后起历为将作大匠。顺帝即位，朝廷咸称社稷臣，于是迁为卫尉。祋讽、刘玮、阎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并为公卿，任职；征王男、邴吉家属还京师，厚加赏赐；籍建、高梵

等悉蒙显擢。永建元年，拜历车骑将军，弟祉为步兵校尉，超为黄门侍郎。三年，母长公主薨，历称病归第；服阕，复为大鸿胪。阳嘉二年，卒官。

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长公主，顺帝时，为虎贲中郎将。定卒，子虎嗣，桓帝时，为屯骑校尉。弟艳，字季德，少好学下士，开馆养徒，少历显位，灵帝时，再迁司空。

安帝逝世后，阎太后起用来历任将作大匠。顺帝刘保即帝位，朝廷上下一致赞誉来历是国家的贤臣，来历于是升任为卫尉。祋讽、刘玮、闾丘弘等人先已死去，他们的儿子都被授任为郎宫；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人，都身居公卿的高位，授任官职；征召王男、邴吉的家属返回京城洛阳，给予丰厚的赏赐；籍建、高梵等人都受到显著的提升。顺帝永建元年，授任来历为车骑将军，来历的弟弟来祉为步兵校尉，来超为黄门侍郎。永建三年，来历的母亲长公主去世，来历自称有病，辞职回到自己的府第；服丧期满，再次被授任为大鸿胪。汉顺帝阳嘉二年，来历死于任职的官所。

儿子来定继承封爵。来定娶安帝的妹妹平氏长公主，顺帝时，授任他为虎贲中郎将。来定死去，儿子来虎继承封爵，桓帝时，授任他为屯骑校尉。来虎的弟弟来艳，字季德，年轻时便喜爱学习、尊敬士人，开办学馆，教养生徒，年轻时便多次升迁到显要的官位，汉灵帝时，再次升迁为司空。

赞曰：李、邓豪赡，舍家从谶。少公虽孚，宗卿未验。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无玷。方献三捷，永坠一剑。

赞辞说：李通世代经商富有，邓晨父祖身为高官；为了复兴汉朝，他们舍弃全家，听从图谶。蔡少公论谶，“刘秀当为天子”，成了可信的事实，李守说谶“李氏为辅”，他自己惨遭杀害却没有应验。王常懂得上天的旨意，为兴汉建立了大功，所以光武帝对他时时怀念。诚实正直的来君叔，这个评说没有差错。正当第三次献上捷报，却中了刺客一剑而永离人间。

# 后汉书卷十六

## 邓寇列传第六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

及汉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荐举禹，禹不肯从。及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光武见之甚欢，谓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闲语。禹进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悦，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

邓禹字仲华，是南阳郡新野县人。十三岁时，能诵读《诗经》，在长安求学。当时光武帝刘秀也到京城求学，邓禹年纪虽然幼小，但一见到光武，就知他不是普通人，便跟他亲近依附，几年后回了老家。

及至汉兵起事，更始刘玄立为皇帝，豪杰们大多荐举邓禹，但邓禹不肯跟从更始帝。等到听说光武帝在黄河以北地区安抚百姓，他就驱马渡河北上，追到邺县追上了。光武帝见到他非常高兴，对他说："我有权可以封官，你远道而来，是想做官吗？"邓禹说："我不愿当官。"光武帝说："如果这样，你想干什么？"邓禹说："只愿英明的您能将声威与功德加于国内，我邓禹能为您效微薄之力，在史册上留下功绩和名字而已。"光武帝笑了笑，便留他住下跟他私谈。邓禹向光武帝进言说："更始帝虽已在函谷关西建都，现在崤山之东尚未安定，赤眉、青犊这类义军，人数动以万计，三辅一带的人也借立名号，往往群聚。更始帝虽没有受什么挫折，但他不听取意见做出决断；他部下的各位将领都是庸人突起，目标在于钱财，争相使用威力，早晚自图痛快而已，没有具有忠良明智、深谋远虑、想尊主安民的人。现在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已看得很清楚。明公您虽建立了屏藩和辅佐更始帝的功劳，仍恐更始帝没有成功立业的希望。在目前情况下的计划，不如招揽接纳英雄，务使人民心中高兴，创立高祖那样的功业，拯救千万民众的生命。像您这样的人来考虑天下大事，是不难

平定全国的。”光武帝听了大为高兴，便令左右的人称邓禹为邓将军。从此他常常住在光武帝的军营，和他一起商定计谋。

> 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蓟至信都，使禹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殽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悦。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使别将骑，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延等先至，战不利，还保城，为贼所围。禹遂进与战，破之，生获其大将。从光武追贼至蒲阳，连大克获，北州略定。

> 及赤眉西入关，更始使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赤眉众大集，王匡等莫能当。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衅并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于是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

等到王郎起兵后，光武帝从蓟县到达信都，派邓禹征发应急的奔命兵，得到几千人，命邓禹亲自统率他们，另外攻下乐阳城。邓禹跟从光武帝来到广阿，光武帝住在城楼上，翻开地图，指给邓禹说：“全国的郡县如此之多，现在才得到其中之一。你以前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考虑天下大事是不难平定天下的，为什么？”邓禹说：“现在国内混乱，人民都盼望出现英明的君主，正像赤子思慕慈母一样。古代能兴国的人，在于他们的德泽深厚与否，不在于他们暂时力量的大小。”光武帝听后很高兴。当时，光武帝派遣和使用将领，大多先询问邓禹，邓禹每次推荐的人，都符合他的才能，光武帝认为他善于了解人。光武帝令他另外率领一支骑兵，与盖延等人去清阳攻击铜马军。盖延等人先到，作战不利，退保城池，被贼军包围。邓禹便进军与铜马军开战，打败了铜马军，活捉了它的大将。邓禹跟从光武帝追击铜马军一直追到蒲阳，连获大胜，北方各州大体上被平定。

等赤眉军西入函谷关后，更始帝派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其他将领，分别占据河东、弘农来抵抗赤眉军。赤眉军大批集中，王匡等人不能抵挡。光武帝估计赤眉军必会攻破长安，想趁机吞并关中，但自己正进行殽山以东的战争，不知可以寄托何人去西征，他认为邓禹沉着稳重气度宏大，所以授予他西讨的方略，授他为前将军持节，并分出自己指挥的精兵两万人给他，派他西入函谷关，叫他自己挑选可以一起出征的偏裨以下的将领。于是他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领兵西进。

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关将入河东，河东都尉守关不开，禹攻十日，破之，获辎重千余乘。进围安邑，数月未能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度大阳欲攻禹，禹遣诸将逆击于解南，大破之，斩参首。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樊崇战死。会日暮，战罢，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皆劝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众。明旦，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匡等皆弃军亡走，禹率轻骑急追，获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皆斩之，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承制拜李文为河东太守，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是月，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策曰："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酂侯，食邑万户。敬之哉！"禹时年二十四。

建武元年正月，邓禹从箕关将要进入河东，但河东都尉守住关卡不开关门，邓禹攻打十天，击败河东都尉，缴获辎重车一千多辆。接着进围安邑，几个月未能攻下。更始帝大将军樊参统领几万人，经过大阳县准备攻击邓禹，邓禹派各将领在解县南面迎击，大败樊参，斩了樊参的首级。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人联合部队共十多万人，又一起攻打邓禹，邓禹的军队作战不利，樊崇战死。适逢太阳下山时，停战，军师韩歆和各将领见军势已经衰弱，都劝邓禹乘夜撤军，邓禹不听。第二天是癸亥日，王匡等人因癸亥是六甲的最末一日不出战，邓禹因此得以趁机整敕部队训诫士卒。第二天早晨，王匡等人全军出动进攻邓禹，邓禹命令士卒不要妄动；待王匡等人部已到营前，邓禹才传令各将擂起战鼓并力进击，大破了敌军。王匡等人都弃军逃走，邓禹率领一支轻骑紧急追击，俘获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都杀了他们，收缴了六枚节符，五百个印绶，和数不清的兵器，于是平定了河东郡。邓禹按皇上命令授李文为河东郡太守，并全部重新安排了所属各县的县令县长来镇抚百姓。这个月，光武帝在鄗县即皇帝位，派使者持节授邓禹为大司徒。策书上说："诏令前将军邓禹：你坚持忠孝，与朕谋划于帷幄之中，取胜于千里之外。孔子说：'自我有了颜回，弟子们更加亲近我。'你斩将破敌，平定太行山以西各地，功绩尤其显著。现在百姓不亲近，父母兄弟儿子都不和顺，你去做司徒，勤谨地向他们进行五常教育，五常教育重在宽厚。今派奉车都尉授给你印绶，封你为酂侯，食邑一万户。勉励啊！"邓禹当时二十四岁。

遂渡汾阴河，入夏阳。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拒禹于衙，禹复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长安。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贼，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褒美。

邓禹于是渡过汾阴地界的黄河，进入夏阳。更始帝的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带领他的部下十万人，跟左冯翊的军队一起在衙县抵抗邓禹，邓禹又击败并赶走他们，赤眉军于是趁机攻入长安。这时三辅一带连续倾覆败亡，赤眉军所过之处又遭残害毁坏，百姓不知归向哪里。听说邓禹部乘胜独占各县，而且部队的行动很有纪律，都只要望见邓禹军要来便扶老携幼迎接大军，投降的人每天以千来计算，以至人数号称百万。邓禹每到一处，总是停车驻节暂时住下，以慰劳来的人。父老孩童，年幼年长的人，围满他车子的下面，没有一个不感奋、不高兴的。因此邓禹名震关西一带。光武帝赞美他，多次写信褒赞他。

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引军北至栒邑。禹所到，击破赤眉别将诸营保，郡邑皆开门归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诣京师。

帝以关中未定，而禹久不进兵，下敕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禹犹执前意，乃分遣将军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归至大要。遣冯愔、宗歆守栒邑。二人争权相攻，愔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帝问使人："愔所亲爱为谁？"对曰："护军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势必相忤，因报禹曰："缚冯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书宗广持节降之。后月余，防果执愔，将其众归罪。更始诸将王匡、胡殷等皆诣广降，与共东归。至安邑，道欲亡，广悉斩之。愔至洛阳，赦不诛。

众位将领豪杰都劝邓禹径直进攻长安。邓禹说："不对。现在我们人数虽多，能够作战的却少，我们前面没有可仰赖的积蓄，后面没有输送来的物资。赤眉军刚刚占领长安，财富充实，军势旺盛是不可抵挡的。这些盗贼聚集在一起，没有长久的打算，财物谷子虽多，但他们内部变故万端，怎么能坚守呢？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地广人稀，谷物牲畜富足，我们暂且在北方休整，就近谋取粮食供养士卒，看着他们败坏后，才可谋取长安。"于是带军北上栒邑县。邓禹所到之处，一一击败赤眉军别路将领的各个营垒，郡县都打开城门归降。西河郡太守宗育派他的儿子捧着文书前来投降，邓禹叫他去京师洛阳。

光武帝因关中尚未平定，而邓禹久不进军，下令说："司徒，是帝尧；亡贼，是夏桀。如今长安的官吏和百姓，惊恐不安找不到归宿。应该及时进讨，安抚慰问长安，以维系百姓的心。"邓禹仍坚持以前的想法，便分派将军另路进攻上郡各县，又招兵积粮，回军到大要县。派冯愔、宗歆镇守栒邑。他们二人争夺军权互相攻击，冯愔便杀了宗歆，趁机反击邓禹，邓禹派使者把这一情况上报给光武帝。光

武帝问使者："冯愔所亲近的人是谁？"使者答道："护军黄防。"光武帝估计冯愔和黄防不会长久和睦，势必互相攻讦，因此回信给邓禹说："逮捕冯愔的，必是黄防。"于是派尚书宗广拿着符节去劝降黄防。后来过了一个多月，黄防果然逮捕了冯愔，率领他的部下回汉军请罪。更始帝的各位将领王匡、胡殷等人都到宗广这里投降，与宗广一起回关东。到安邑时，他们又想在进军路上逃亡，宗广把他们全部杀掉。冯愔到洛阳后，被赦免不杀。

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为梁侯，食四县。时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南至长安，军昆明池，大飨士卒。率诸将斋戒，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禹引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复就谷云阳。汉中王刘嘉诣禹降。嘉相李宝倨慢无礼，禹斩之。宝弟收宝部曲击禹，杀将军耿䜣。自冯愔反后，禹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而赤眉复还入长安，禹与战，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枣菜。帝乃征禹还，敕曰："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禹惭于受任而功不遂，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三年春，与车骑将军邓弘击赤眉，遂为所败，众皆死散。事在《冯异传》。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谢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有诏归侯印绶。数月，拜右将军。

延岑自败于东阳，遂与秦丰合。四年春，复寇顺阳间。遣禹护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击破岑于邓；追至武当，复破之。岑奔汉中，余党悉降。

十三年，天下平定，诸功臣皆增户邑，定封禹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帝以禹功高，封弟宽为明亲侯。其后左右将军官罢，以特进奉朝请。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从东巡狩，封岱宗。

建武二年春，光武帝派使者改封邓禹为梁侯，食邑四个县。当时，赤眉军向西逃到扶风，邓禹便南下到长安，驻军于昆明池，大大赏食士卒。他率众将领斋戒，选择吉日，按照礼仪拜谒祭祀高祖，又收集十一位皇帝的神主，派使者捧送到洛阳，于是巡视了各处园陵，给园陵设置了官吏和士卒去看守它。

邓禹引兵在蓝田跟延岑交战，没有取胜，又到云阳就近找粮食。汉中王刘嘉到邓禹处投降。刘嘉的相李宝傲慢无礼，邓禹斩了他。李宝的弟弟收集李宝的部下进攻邓禹，杀了将军耿䜣。自冯愔反叛后，邓禹的军威渐渐降低，又因缺乏军粮，那些归附他的人离开散去。而赤眉军又回到了长安，邓禹和赤眉军交战，失败逃走，到高陵后，士兵饥饿，都靠吃枣菜充饥。光武帝于是征召邓禹回来，下令说："赤眉军没有粮食，一定会向东来，我会折断马鞭打他们，他们已不是各位将军所需忧虑的了。不可再妄自进军。"邓禹惭恨自己受任西讨没有成功，多次用饥饿的军队求战，总是不利。建武三年春，他和车骑

将军邓弘进击赤眉军，却被打败，士卒大都死亡或逃散。这事记载在《冯异传》中。邓禹仅仅跟二十四个人骑马回到宜阳，呈上大司徒、梁侯印绶请罪。皇上下诏归还给他梁侯印绶。几个月后，任命他为右将军。

延岑自东阳失败后，便和秦丰合兵。建武四年春，又进犯顺阳一带。朝廷派邓禹总领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在邓县击败延岑；追到武当，又击败他。延岑逃到汉中，余党全部投降了。

建武十三年，全国平定，各位功臣都增加了食邑的户数，邓禹被确定封爵为高密侯，以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为食邑。光武帝认为邓禹功高，封他的弟弟邓宽为明亲侯。后来左、右将军的官职被撤销，邓禹以特进官位奉朝请。邓禹内心对事明察，行为敦厚纯美无缺，侍奉母亲特别孝顺。全国已经平安，他常想远离名位权势。他有十三个儿子，让他们各自掌握一种技艺。他整治家人，教养子孙，都可以成为后人的楷模。他的生活费用只靠国邑收入，不聚集自家的产业。光武帝更加器重他。中元元年，他又掌管司徒的职事。跟从皇帝巡行东方，设坛祭祀泰山。

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居岁余，寝疾。帝数自临问，以子男二人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谥曰元侯。

帝分禹封为三国：长子震为高密侯，袭为昌安侯，珍为夷安侯。

禹少子鸿，好筹策。永平中，以为小侯。引入与议边事，帝以为能，拜将兵长史，率五营士屯雁门。肃宗时，为度辽将军。永元中，与大将军窦宪俱出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狱死。

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显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阴皇后巫蛊事发，乾从兄奉以后舅被诛，乾从坐，国除。元兴元年，和帝复封乾本国，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褒嗣。褒尚安帝妹舞阴长公主，桓帝时为少府。褒卒，长子某嗣。少子昌袭母爵为舞阴侯，拜黄门侍郎。

昌安侯袭嗣子藩，亦尚显宗女平皋长公主，和帝时为侍中。

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袭封，无后，永初六年，绍封康为夷安侯。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以侍祠侯为越骑校尉。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心怀畏惧，永宁元年，遂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问之。时宫人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中耆宿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亦敢尔邪？"婢怨恚，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及从兄骘诛，安帝征康为侍中。顺帝立，为太仆，有方正称，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进。阳嘉三年卒，谥曰义侯。

显宗即位后，因邓禹是先帝时的大功臣，拜任他为太傅，进见时可以面朝东，非常受尊宠。过了一年多，他患病卧床，皇帝几次亲自慰问，并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郎。永平元年，邓禹五十七岁时逝世，

谥号为元侯。

显宗把邓禹的封地分为三个封国：长子邓震为高密侯，邓袭为昌安侯，邓珍为夷安侯。

邓禹的小儿子邓鸿，喜欢谋划计算。永平年间，被封为小侯。皇帝召他进宫和他商议边境上的事情，认为他有才能，任他为将兵长史，率领五营士卒驻防雁门郡。肃宗时，他任度辽将军。永元年间，跟大将军窦宪一起出击匈奴，有功，诏令他兼任车骑将军。他出塞追击反叛了的匈奴逢侯，因逗留时日而获罪，入狱后死去。

高密侯邓震死后，儿子邓乾继位。邓乾娶了显宗的女儿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阴皇后搞巫蛊的事被揭发，邓乾的堂兄邓奉因是皇后的舅舅而被杀，邓乾也因受牵连而获罪，封国被废除。元兴元年，和帝又恢复邓乾原来的封国，任命为侍中。邓乾死后，儿子邓成继位。邓成死后，儿子邓褒继位。邓褒娶了安帝的妹妹舞阴长公主，桓帝时任少府。邓褒死后，长子邓某继位。小儿子邓昌继承母亲的爵位为舞阴侯，任黄门侍郎。

昌安侯邓袭过继的儿子邓藩，也娶了显宗的女儿平皋长公主，和帝时担任侍中。

夷安侯邓珍的儿子邓康，年少时便有操行。他的哥哥邓良承袭封爵，没有后人，永初六年，邓康被续封为夷安侯。当时，所有被续封的人都取用原来封国的一半租赋，邓康因是皇太后的亲戚，唯独他取用封国租赋的三分之二，以侍祠候的名义担任越骑校尉。邓康因皇太后长久管理朝政，邓氏宗族盛极，多次向长乐宫上书劝谏，认为应尊崇皇族，减弱自己的私权，语言非常直切尽理。皇太后不听从他的意见。邓康心怀畏惧，永宁元年，便称病不再上朝。皇太后派宫内的侍者去探问他。当时宫人出入宫廷，大多能对外人有所毁谤或赞誉，宫人中的老侍者都被称为中大人。这次所派的侍者是邓康家先前的婢女，也自己通报为中大人。邓康听说后，斥骂说："你是从我家出去的，也敢这样吗？"婢女心中怨恨，回宫说邓康装病而且说话傲慢无礼。皇太后大怒，便免了邓康的官，叫他回到封国去，断绝他的宗室谱籍。等他的堂兄邓骘被杀后，安帝征召邓康任侍中。顺帝登位后，他任太仆，有为人正直的美称，在朝廷中享有重名。后来因病免官，加赐官位特进。阳嘉三年去世，谥号为义侯。

论曰：夫变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邓公嬴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可谓识所从会矣。于是中分麾下之军，以临山西之隙，至使关河响动，怀赴如归。功虽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损栒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使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间，不亦君子之致为乎！

训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学，禹常非之。显宗即位，初以为郎中。训乐施下士，士大夫多归之。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评论说：在动乱突变的时代，君和臣互相选择，这是做事必先慎重考虑的最关键的问题。邓公背粮徒步，冒着混乱危险而投奔光武帝，这可说是懂得所要随从的机会了。于是中分到光武帝部下的军队，来攻伐山西的仇敌，致使关河一带震动，百姓怀德投赴如同归家。虽然没有成功，他为道义而斗争的精神却是伟大的！等到他的军威在栒邑受到减损，他的军队在败回宜阳时死散，于是一朝之间被脱下了有龙纹的礼服，最终穿着侯服直到自己去世。虽荣耀和衰败交替出现而部下对他却没有两种态度，被进用或退居闲职皇上对他都没有猜疑之情，致使君臣之间的这种良好关系，后世人看不到他们间的嫌隙，这不也是君子极美的行为吗！

邓训字平叔，是邓禹的第六个儿子。年轻时心怀大志，不喜好文章经籍，邓禹常认为他不对。显宗即位后，最初让邓训任郎中。他乐于接济别人，礼贤下士，士大夫大多归附他。

永平年间，朝廷治理虖沱河与石臼河，从都虑到羊肠仓段，想使两河能通漕运。太原郡的官吏百姓深受这一劳役之苦，经历多年却没有成就，转运要经过三百八十九处险要地方，前后落水淹死的人不计其数。建初三年，任命邓训为谒者，让他监领这件事。他经过考量查核，知道大功难成，把自己考查的结果详细上报朝廷。肃宗章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便停止这项劳役，改用驴和车运输，每年可节省费用以亿万计，使数千服劳役的人得以生存。

会上谷太守任兴欲诛赤沙乌桓，乌桓怨恨谋反，诏训将黎阳营兵屯狐奴，以防其变。训抚接边民，为幽部所归。六年，迁护乌桓校尉，黎阳故人多携将老幼，乐随训徙边。鲜卑闻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阴公主子梁扈有罪，训坐私与扈通书，征免归闾里。

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

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众四万余人，期冰合度河攻训。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时迷吾子迷唐，别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稽故，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训曰："不然。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

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

适逢上谷太守任兴要杀赤沙乌桓，乌桓怨恨，阴谋反叛，皇上令邓训统率黎阳士兵驻扎在狐奴县，以防止乌桓的叛变。邓训安抚接纳边境的民众，使幽部百姓都归依他。建初六年，邓训升任护乌桓校尉，黎阳的旧交老友许多人扶老携幼，都乐意跟随邓训迁徙到边境去。鲜卑族人听到邓训的威望和恩德。都不敢南下接近边塞。建初八年，舞阴公主的儿子梁扈犯了罪，邓训因私下与梁扈通信而获罪，朝廷召他回来免职回故里。

元和三年，卢水的胡人反叛，朝廷任邓训为谒者，乘坐驿车到达武威，被任命为张掖郡太守。

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诱杀了烧当种羌的迷吾等人，因此羌族的各部大怒，谋划想报此仇，朝廷对此很忧虑。公卿们推荐邓训代张纡担任校尉。羌族各部更加激愤，便相互间化解仇怨，互通婚姻，以子孙交换为质结盟立誓，聚集四万多人计划等冰冻后渡过黄河攻打邓训。在这之前匈奴族小月氏胡人分居在塞内，善战者有两三千骑，都勇健强壮，每次和羌人打仗，常常以少胜多。虽然他们犹疑不定两面讨好，但汉军也常常利用他们。当时迷吾的儿子迷唐，另与武威种羌合军一万骑兵，来到边塞，没有敢攻击邓训，想先胁迫小月氏胡人。邓训护卫小月氏胡人阻碍羌人，使他们不能交战。议论的人都认为羌族与胡族互相攻打，朝廷可以获利，应利用夷人攻打夷人，不应去禁止羌人维护胡人。邓训说：“不对。现在张纡失去信用，以致羌族各部大动，而朝廷常驻防边塞的兵，不下两万人，转运粮食物资所花费的钱财，使府库也空虚了，凉州的官吏百姓，命在旦夕。原先众胡人的态度行动之所以难以使朝廷满意，都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恩德与信任程度不大的缘故。现趁其情势紧急，以恩德来安抚他们，他们或许对我们有用。”于是他命令打开城门及居住地的园门，收纳所有胡人的妻子儿女，派重兵严加守卫。羌人前来掳掠没有收获，又不敢逼迫众胡人，因此立即撤军走了。从此，湟中的各部胡人都说：“汉家常要使我们互相争斗，如今邓使君却以恩信待我们，开门收容我们的妻子儿女，才得以父母团聚。”他们都欢欢喜喜地叩头说：“一切听从使君的意旨。”邓训便抚养了他们中的几百个勇敢少年，把他们作为义从军。

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伯父号吾乃将其母及种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万余

头。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众悉破散。其春，复欲归故地就田业，训乃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度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多所斩获。复追逐奔北，会尚等夜为羌所攻，于是义从羌胡并力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迷唐遂收其余部，远徙庐落，西行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背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余皆款塞纳质。于是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羌人和胡人的习俗以病死为耻，每到病危时，常拿刀自刺而死。邓训每听到有病危的人，总是把他捉住捆绑起来，不给兵器，并派医生给他治病，病愈的人不止一个，他们中大大小小的人没一个不高兴、不感激的。于是邓训赏赐羌族各部的人，叫他们相互诱劝招降他们。迷唐的伯父号吾便率领他的母亲及族人八百户，从塞外来降。邓训趁机派出湟中的秦人、胡人、羌人共四千人，出塞在写谷偷袭迷唐，斩杀俘虏六百多人，获马牛羊一万多头。迷唐于是离开大榆、小榆，住在颇岩谷，他的部众全部溃散。那年春天，迷唐想回故地种田就业，邓训派湟中六千人，让长史任尚率领着，把皮革缝制成船，放在木筏上渡过黄河，袭击迷唐的庐帐和豪强们，斩杀和俘虏了不少人，又追击那些败逃者。恰恰这时任尚等人在夜晚被羌人袭击，于是义从军的羌人、胡人便合力打败了他们，前后斩杀一千八百多个首级，活捉两千多人，获马、牛、羊三万多头，整个部落差不多完了。迷唐便收聚余部，远远地迁走了帐篷，往西去了一千多里，附属他的小部落都背叛了他。烧当部落的大帅东号叩头求死，其余的部落都入塞送来人质。邓训于是安抚归降的各部落，他的威望信誉大大传播开来。于是撤掉屯兵，让他们各自回郡。只留下两千多解除枷锁服劳役的刑徒，分别去垦荒种田，为贫穷人耕种，修理城郭土堡营垒而已。

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将兵镇武威，宪以训晓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训初厚于马氏，不为诸窦所亲，及宪诛，故不离其祸。

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四年冬，病卒官，时年五十三。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傿。傿叹息曰：“此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

元兴元年，和帝以训皇后之父，使谒者持节至训墓，赐策追封，谥曰平寿敬侯。中宫自临，百官大会。

训五子：骘，京，悝，弘，阊。

骘字昭伯，少辟大将军窦宪府。及女弟为贵人，骘兄弟皆除郎中。及贵人立，是为和熹皇后。骘三迁虎贲中郎将，京、悝、弘、阊皆黄门侍郎。京卒于官。延平元年，拜骘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始自骘也。悝虎贲中郎将，弘、阊皆侍中。

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统兵镇守武威，窦宪因为邓训通晓对付羌、胡的计谋策略，上奏请求派他同往。邓训最初和马氏交往深厚，不被窦氏众人所亲近，所以等到窦宪被杀时，他没有遭受与窦宪有关的灾难。

邓训虽然宽厚中和能够宽容人们，但对家人却很严格，兄弟们没有不敬畏他的，他的子女们进见时，他从未叫他们坐下以和悦脸色接待过他们。永元四年冬，他病死在官位，当时五十三岁。官吏百姓及羌人、胡人爱怜他，每天从早到晚来吊唁的有几千人。戎人的风俗，父母死后，以悲哭为耻，都骑着马唱歌呼喊。等到听说邓训逝世，没有人不大声哀号的，有的人用刀子割自己，又刺杀他们的犬、马、牛、羊，说："邓使君已死，我们也一起死了算了。"原来追随邓训的乌桓官吏和士人都奔走于道路，以至城郭全空。官吏抓住他们，他们也不听劝阻，只得把这种情况上报校尉徐傿。徐傿叹息说："这是大义啊。"便放了他们。于是家家户户为邓训立牌位祭祀。每有疾病，常常向牌位祈祷求福。

元兴元年，和帝因邓训是皇后父亲，派谒者持节到邓训的墓上，赐给策书，追封爵位，谥号为平寿敬侯。皇后亲自参加，百官大规模集会。

邓训有五个儿子：邓骘、邓京、邓悝、邓弘、邓阊。

邓骘字昭伯，年轻时被征召入大将军窦宪的幕府。等到妹妹被封为贵人后，邓骘兄弟都被任命为郎中。等到邓贵人立为皇后，这就是和熹皇后。邓骘连续三次晋升到虎贲中郎将，邓京、邓悝、邓弘、邓阊都任黄门侍郎。邓京在官位上逝世。延平元年，任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这个官职，从邓骘时开始设立。邓悝任虎贲中郎将，邓弘、邓阊都任侍中。

> 殇帝崩，太后与骘等定策立安帝，悝迁城门校尉，弘虎贲中郎将。自和帝崩后，骘兄弟常居禁中。骘谦逊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岁余，太后乃许之。
>
> 永初元年，封骘上蔡侯，悝叶侯，弘西平侯，阊西华侯，食邑各万户。骘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骘等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间关诣阙，上疏自陈曰："臣兄弟污秽，无分可采，过以外戚，遭值明时，托日月之末光，被云雨之渥泽，并统列位，光昭当世。不能宣赞风美，补助清化，诚惭诚惧，无以处心。陛下躬天然之姿，体仁圣之德，遭国不造，仍离大忧，开日月之明，运独断之虑，援立皇统，奉承大宗。圣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万一，而猥推嘉美，并享大封，伏闻诏书，惊惶惭怖。追观前世倾覆之诫，退自惟念，不寒而栗。臣等虽无逮及远见之虑，犹有庶几戒惧之情。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冀以端悫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无二。终不敢横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营，昧死陈乞。"太后不听。骘频上疏，至于五六，乃许之。

殇帝死后，和熹太后和邓骘定策立安帝刘祜为帝，邓悝升为城门校尉，邓弘为虎贲中郎将。自和帝死后，邓骘兄弟常常住在宫中。邓骘谦逊，不想长久住在宫内，连连请求回家。过了一年多，太后才答应他。

永初元年，封邓骘为上蔡侯，邓悝为叶侯，邓弘为西平侯，邓阊为西华侯，各食一万户的租赋。邓骘以定策立帝之功，增加食邑三千户。邓骘等人推辞不受，却得不到批准。于是他们逃避开使者，辗转入朝，上奏折陈述自己的心情说："臣兄弟几人卑下，没有多少可取的长处，却幸运地成为外戚，遇上了政治清明的时代，托日月的余晖，受云雨的润泽，都统领着高位，光耀于当世。臣等不能弘扬赞助朝廷的风教美德，有助于朝廷的清明教化，实在惭愧实在恐惧，无法使自己的心思安定。陛下身有天然之姿，拥有仁圣的大德，碰上国运不幸，连续遭遇二帝大忧，但您放射日月般的光明，运用独自决断的思考，援例树立了皇朝的大统，继承了嫡长子的皇位。圣明的方略定于您的神心，盛美的事业将永垂不朽。这本不是臣等所能做到万分之一的，而现在却竟推嘉美于臣等，叫臣等都享受大封爵，当我们俯伏在地听到诏书后，真是惶恐惭惧。回想前代外戚倾覆诛灭的教训，回头自己思考，禁不住不寒而栗！臣等虽然没有能力达到有远见的考虑，却多少还有警戒和畏惧的心情。臣等常在母子兄弟之间，相互告诫勉励，希望靠着正直诚实和警惕谨慎，一心拥护皇上，在上保全天恩，在下保全性命。深切难忘确定君臣间的名分，即使死也没有二心。但终究不敢接受意外的封爵和封土，以增加自己的罪过。诚惶诚恐，冒死陈情请求。"太后不听从。邓骘频频上疏，以至上到五六次，太后才允许减少食邑。

其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骘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时以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冬，征骘班师。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赍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既至，大会群臣，赐束帛乘马，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骘等崇节俭，罢力役，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

四年，母新野君寝病，骘兄弟并上书求还侍养。太后以阊最少，孝行尤著，特听之，赐安车驷马。及新野君薨，骘等复乞身行服，章连上，太后许之。骘等既还里第，并居冢次。阊至孝骨立，有闻当时。及服阕，诏喻骘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骘等叩头固让，乃止，于是并奉朝请，位次在三公下，特进、侯上。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

那年夏天，凉部反叛的羌人使西部各州动荡不安，朝廷对此颇为

忧虑。于是诏令邓骘统领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士及各部兵进击叛羌，皇帝亲临平乐观饯行。邓骘在西边的汉阳驻兵，派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和羌人交战，大败。当时因转运疲劳，百姓苦于这个差役。冬季，邓骘领兵回朝。朝廷因太后的缘故，派五官中郎将迎接邓骘，并拜任他为大将军。军队到河南时，派大鸿胪亲往迎接，中常侍带着牛与酒在郊外犒劳士卒，王和公主以下的官员都在道旁候望。已经回到朝廷后，朝廷大会群臣进行庆贺，赏赐束帛乘马，恩宠光耀声名显赫，荣耀震动京城和边邑。

当时，国家遭遇灾年，百姓混乱饥饿，死人到处可见，盗贼蜂起骚扰，四面外族侵犯边境。邓骘等人崇尚节俭，停止苦力差役，推荐进用天下有名的贤士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人到朝廷任事，征召杨震、朱宠、陈禅等人安置在幕府，所以全国又安定下来。

永初四年，母亲新野君卧病在床，邓骘兄弟都上书请求回家侍养。太后认为邓阊的年龄最小，尤其孝顺，特诏批准，赐给他一辆安车和四匹马。等新野君死后，邓骘等人又要求居丧守孝，一连上了几道奏章，太后答应了。邓骘等人回家后，都住在墓旁。邓阊特别孝敬以致骨瘦如柴，闻名于当时。等守孝期满，朝廷下诏劝说邓骘回京辅佐朝政，又授予先前的封爵。邓骘等人磕头坚决推辞，朝廷才停止征召，于是一起赐予奉朝请，地位排在三公以下，而在特进和列侯之上。当朝廷有重大事情商议，他们才去朝堂与公卿一起参与谋议。

> 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齐衰，帝丝麻，并宿幸其第。弘少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诸儒多归附之。初疾病，遗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锦衣玉匣。有司奏赠弘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赠位衣服，但赐钱千万，布万匹，骘等复辞不受。诏大鸿胪持节，即弘殡封子广德为西平侯。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挽送。后以帝师之重，分西平之都乡封广德弟甫德为都乡侯。四年，又封京子黄门侍郎珍为阳安侯，邑三千五百户。

元初二年，邓弘去世。太后穿粗麻布齐边丧服，皇帝穿丝麻丧服，并且住在他家里。邓弘年轻时学习研究《欧阳尚书》，在宫中教授皇帝，儒生们大多归附他。他患病之初，留下遗嘱说死后装殓用寻常服饰，不能用锦衣和玉匣。主事官员上奏请赐邓弘骠骑将军，特进官位，封为西平侯。太后回想邓弘的本意，不加赐爵位和衣服，只赐钱一千万，布一万匹，邓骘等人又辞谢不接受。朝廷令大鸿胪持节到邓弘灵柩前封他的儿子邓广德为西平侯。将葬时，主事官员又奏请派五营轻车骑士，跟前朝安葬霍光一样举行礼仪，太后都不听从，仅用白盖车子和两匹马，由门生们引柩送葬。后来因邓弘曾是皇帝的老师这个重要关系，把西平的都乡分出来封邓广德的弟弟邓甫德为都乡侯。元初四年，又封邓京的儿子黄门侍郎邓珍为阳安侯，食邑三千五

百户。

五年，悝、阊相继并卒，皆遗言薄葬，不受爵赠，太后并从之。乃封悝子广宗为叶侯，阊子忠为西华侯。

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

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敛，帝复申前命，封骘为上蔡侯，位特进。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而乳母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悝、弘、阊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得。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遂废西平侯广德、叶侯广宗、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骘等赀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又徙封骘为罗侯，骘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骘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畅皆自杀，唯广德兄弟以母阎后戚属得留京师。

元初五年，邓悝、邓阊相继去世，遗嘱都要求薄葬，不接受赠赐封爵，太后都听从了。仅封邓悝的儿子邓广宗为叶侯，邓阊的儿子邓忠为西华侯。

从祖父邓禹教训子孙开始，子孙们都遵守朝廷的法规制度，深以窦氏的专权招祸为戒，检点约束宗族，闭门静居。邓骘的儿子侍中邓凤，曾给尚书郎张龛写信，嘱托说郎中马融应调到台阁。另外，中郎将任尚曾送给邓凤一匹马，后来任尚因拦截、盗窃军粮而犯罪，被用囚车召回送到刑狱，邓凤害怕自己的事会泄露，先向邓骘自首。邓骘害怕太后治罪，便把老婆和邓凤剃去头发表示认罪，全国的人都称赞他。

建光元年，太后逝世，尚未来得及装殓时，皇帝又申述从前的命令，封邓骘为上蔡侯，官位为特进。皇帝年轻时被认为聪敏，等长大后多有德性不好之处，而皇帝的乳母王圣见太后长久不还政于皇帝，怕有废掉帝位的可能，常和中黄门李闰伺候在皇帝左右。等太后死后，原先受过处罚的宫人，心怀怨恨，乘机诬告邓悝、邓弘、邓阊曾从尚书邓访处查取废帝的旧事，计划立平原王刘得为帝。安帝听到后，追怒邓悝等人，命令主事官员奏称邓悝等人大逆无道，于是废除西平侯邓广德、叶侯邓广宗、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珍、都乡侯邓甫德的爵位，都贬为平民。邓骘因未参与谋划，仅免除特进官位，让他回归封国。邓氏宗族都免官回故乡，邓骘等人的财产、田地、房屋都被没收。邓访和他的家属被发配到边远州郡。在郡县官吏的威逼下，邓广宗和邓忠都自杀。又改封邓骘为罗侯，邓骘和他的儿子邓凤绝食而死。邓骘的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将作大匠

邓畅都自杀了，只有邓广德兄弟因母亲是阎后的外戚，得以留在京师。

大司农朱宠痛骘无罪遇祸，乃肉袒舆榇，上疏追讼骘曰："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为汉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忧国，宗庙有主，王室是赖。功成身退，让国逊位，历世外戚，无与为比。当享积善履谦之佑，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狱不讯鞠，遂令骘等罹此酷滥。一门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离，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冢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以谢亡灵。"宠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诏免官归田里。众庶多为骘称枉，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洛阳北芒旧茔，公卿皆会丧，莫不悲伤之。诏遣使者祠以中牢，诸从昆弟皆归京师。及顺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训，愍骘无辜，乃诏宗正复故大将军邓骘宗亲内外，朝见皆如故事。除骘兄弟子及门从十二人悉为郎中，擢朱宠为太尉，录尚书事。

宠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骘府，稍迁颍川太守，治理有声。及拜太尉，封安乡侯，甚加优礼。

大司农朱宠痛惜邓骘没有犯罪却横遭祸害，便解衣赤膊，抬着棺材，上疏为邓骘追辩冤屈说："我伏地思想和熹皇后有圣明和善的德行，是汉朝的文母。邓骘兄弟既忠且孝，大家一心忧虑国事，使宗庙有主，是王室依靠的对象。他们成功后便身退居闲，推让封爵，谢绝官位，历代外戚，没有能与他们相比的。他们应享受积善行好、言行谦逊的福佑，却横遭宫人片面言词的陷害。利口邪僻险恶，搞乱国家，他们的罪过没有明确的证据，刑狱没有审讯，便使他们遭受这样残酷无比的刑罚。一家七口人，都死于非命，尸体流离失所，怨魂无所依归，这真是悖逆天意，使人伤感，全国丧失正气。朝廷应当收敛他们的遗体，妥善安葬于祖坟，宠爱和扶立他们的后代，并进行血祭，以慰谢死者的灵魂。"朱宠知道自己的话直切激愤，便自动到司法机关，皇帝下令免了他的官，叫他回家乡去。百姓多替邓骘叫冤，这才使皇帝颇有觉悟，便谴责州郡长官对他们的迫害，下令归葬邓骘等人于洛阳北芒的祖坟，公卿都参加葬礼，无人不为他们悲伤。又下令派遣使者以猪、羊祭祀，他们的堂兄弟都回到京师。等顺帝登位后，追忆和感激太后的恩德教训，怜惜邓骘等人横遭无辜，便下令宗正恢复原大将军邓骘宗族内外人员的官职，仍同过去一样朝见。任命邓骘兄弟的子侄及堂房子弟十二人都为郎中，提升朱宠为太尉，总领尚书事务。

朱宠字仲威，京兆人，最初被召入邓骘幕府，逐渐升为颍川太守，治理政事很有声望。及至任命为太尉后，封为安乡侯，朝廷给他很优厚的礼遇。

广德早卒。甫德更召征为开封令。学传父业。丧母，遂不仕。

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

校尉。

禹曾孙香之女为桓帝后，帝又绍封度辽将军遵子万世为南乡侯，拜河南尹。及后废，万世下狱死，其余宗亲皆复归故郡。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论曰：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悲哉！骘、悝兄弟，委远时柄，忠劳王室，而终莫之免，斯乐生所以泣而辞燕也！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著姓。恂初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

邓广德早死。邓甫德又被召为开封令。他学习和传授父亲的学业。母亲死后，他便不当官了。

邓阊的妻子耿氏有气节操守，伤痛邓族的人被杀害、废封爵，儿子邓忠早死，便收养河南尹豹的儿子继嗣为邓阊的后代。耿氏教他学习典籍，他后来便以学问通达渊博而著名。永寿年间，他和伏无忌、延笃在东观著书，官做到屯骑校尉。

邓禹曾孙邓香的女儿是桓帝的皇后，桓帝又继封度辽将军邓遵的儿子邓万世为南乡侯，授任河南尹。等邓皇后被废以后，邓万世被投入监狱而死，其他宗族亲人又都回归故乡。

邓氏自光武帝中兴后，历代受宠地位显要，共计封侯的二十九人，封公的两人，任大将军以下官职的十三人，任中二千石的十四人，任列校的二十二人，任州牧、郡守的四十八人，其余任侍中、将、大夫、郎和谒者的不可计数，在东京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

评论说：汉代的外戚，从西汉到东汉共有十多族，不但豪横盛极，自取灾祸，还必定在后继皇帝那里留下祸端，以至遭到颠覆败落的，这中间的盛衰规律是有话可说的。为什么？外戚获得的恩惠不是后主自己赐予的，而他们的权势已在后主登位前便有了；后主和他们的情谊疏远而礼遇却隆重，只得违心屈性想法怎么对付他们；后主刚要授予后起之臣以宠爱，而原有权臣的地位却影响新宠者的利益；嫌隙矛盾已经产生，外戚的权势渐渐衰落，于是各种诽谤也就得逞了。可悲啊，邓骘、邓悝兄弟，虽然主动放弃、疏远当时的权柄，为王室尽忠操劳，却最终未能免去灭门之祸，这就是乐毅悲泣地离开燕国的原因啊！

寇恂字子翼，是上谷郡昌平县人，他家是世代声名卓著的世族大

姓。寇恂最初任郡功曹，太守耿况很器重他。

王莽败，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绶，使者纳之，一宿无还意。恂勒兵入见使者，就请之。使者不与，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沮向化之心，生离畔之隙，将复何以号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为吏人所亲，今易之，得贤则造次未安，不贤则祇更生乱。为使君计，莫若复之以安百姓。”使者不应，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进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诏之，况受而归。

王莽失败后，刘玄立为更始帝，派使者巡行各郡国说：“先投降的人恢复爵位。”寇恂跟随太守耿况到郡界迎接使者，耿况交上印绶，使者收受了，过了一个晚上还没有归还的意思。寇恂带兵进去见使者，走到跟前请他归还印绶。使者不给，说：“我是天王的使者，功曹想胁迫我吗？”寇恂说：“我不敢胁迫使者，只是私下担心你的计策不完善。现今全国刚刚平定，国家的威信还没有传扬建立，使君你持节奉行君命，去到各地，所有郡国无不伸长脖子侧着耳朵，见到动静就赶快归命。现在你刚到上谷郡，便损坏君王的信誉，冷淡了我郡归向皇上的心意，使人产生背离皇上的嫌隙，你又将怎样去号令其他州郡呢？况且耿况太守在上谷郡，久被吏人所爱戴，现在如果换了太守，得一贤能的人则仓猝之间不能安位，得一个不贤的人只会又生变乱。我为使君考虑，不如让耿况复职以安定百姓。”使者不说话，寇恂喊左右的人以使者之命召见耿况。耿况一到，寇恂便上去取了印绶给耿况佩带着。使者不得已，便只好以皇帝名义下诏给耿况，耿况接受皇命后回到郡府。

及王郎起，遣将徇上谷，急况发兵。恂与门下掾闵业共说况曰：“邯郸拔起，难可信向。昔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郸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恂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郸不足图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渔阳，结谋彭宠。恂还，至昌平，袭击邯郸使者，杀之，夺其军，遂与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广阿。拜恂为偏将军，号承义侯，从破群贼。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欢。

等到王郎起兵后，派遣将领夺取上谷郡，并急令耿况出兵。寇恂和门下掾闵业一起劝耿况说：“邯郸突然兴起，难以信任和归附。从前王莽时，他的仇敌只有刘伯升。现在所说的大司马刘公，是刘伯升的同母弟弟，他尊重贤人谦恭下士，士人们大多归附他，是可以去依附的。”耿况说：“邯郸正是强盛时期，我们的力量不能单独抗拒，怎么办？”寇恂回答说：“如今上谷郡城市完整，粮物富足，有一万精骑。靠着一个大郡的物力人力，可以仔细选择我们的去向。我请求去

约定东边的渔阳郡，齐心合众，邯郸方面是不难谋取的。”耿况同意他的看法，便派寇恂到渔阳郡，和彭宠结交谋划。寇恂回郡时，到昌平，袭击了邯郸方面的使者，把他杀了，夺取他的军队，于是跟耿况的儿子耿弇等人一起往南去投奔在广阿的光武帝。光武帝任命寇恂为偏将军，赐号承义侯，他跟从光武帝打败各路盗贼。他多次跟邓禹谋划商议，邓禹惊奇他的才能，于是捧出牛肉和酒一起结交欢饮。

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鲔等盛兵据洛阳。又并州未安，光武难其守，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光武谓恂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

朱鲔闻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强将兵三万余人，度巩河攻温。檄书至，恂即勒军驰出，并移告属县，发兵会于温下。军吏皆谏曰：“今洛阳兵度河，前后不绝，宜待众军毕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偏将军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士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陈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时光武传闻朱鲔破河内，有顷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于是即位。

光武往南平定河内后，更始帝的大司马朱鲔等人正结集重兵据守洛阳。再加上并州尚未安定，光武帝觉得难以坚守河内，问邓禹说：“各位将军谁可以派去镇守河内？”邓禹说：“从前高祖任用萧何守关中，就不再有西顾的忧虑，所以能在殽山以东专注精力，终成大业。现今河内有黄河的险固，户口众多，北边通往上党，南边接近洛阳。寇恂文武兼备，有统治驾驭一切人众的领导才能，除了他，没有人可以派去守河内。”光武帝于是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兼代大将军事。光武帝对寇恂说：“河内郡的物产丰富，我将依靠它来起兵天下。从前高祖留萧何镇守关中，我现在把河内委托给你，望你坚守基地，搞好运输，供给足够的军粮，统帅和操练马兵，防止其他军队，不让他们北渡黄河而已。”光武于是又往北去征讨燕、代等地。寇恂下公文给所属各县，令他们训练军队练习射箭，砍伐淇园的竹子，制箭一百多万根，养马两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运供给军队。

朱鲔听说光武帝北征河内孤立，便派遣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强率兵三万多人，渡过巩县界的黄河进攻温县。军书一到，寇恂立即带军驰出郡城，并发文通告各属县，令他们发兵到温县集合。军吏们都劝谏说：“现在洛阳军队正渡黄河，前后不断，应等各县军队全部集

合以后，才可出战。”寇恂说：“温县，是河内郡的屏障，失掉温县，全郡便不能守住。”于是奔赴温县。第二天交战，而偏将军冯异派来的救兵及各县的兵恰恰赶到，步卒和骑兵从四面会集，旌旗遍野。寇恂于是命令士卒登城鼓噪，大叫道：“刘公的军队到了！”苏茂的军士听到叫喊，战阵动摇，寇恂趁机飞奔攻击，大败苏茂军，一直追到洛阳，终于斩杀了贾强。苏茂军队自投河中而死的有几千人，被活捉的有一万多人。寇恂与冯异过河回到驻地。从此，洛阳震动恐惧，白天也关上城门。那时，光武帝先听到朱鲔已占领河内的消息，不久，寇恂的军书送到，大喜说：“我晓得寇子翼是可以任用的！”各位将军都向光武帝贺喜，并趁机上帝号。于是光武帝登上帝位。

时军食急乏，恂以辇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尚书升斗以禀百官。帝数策书劳问恂，同门生茂陵董崇说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帝将攻洛阳，先至河内，恂求从军。帝曰：“河内未可离也。”数固请，不听，乃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帝善之，皆以为偏将军。

建武二年，恂坐系考上书者免。是时颍川人严终、赵敦聚众万余，与密人贾期连兵为寇。恂免数月，复拜颍川太守，与破奸将军侯进俱击之。数月，斩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万户。

当时军粮急缺，寇恂用人力车和双马车运输，前后不断，尚书每次只一升一斗地发给百官。光武帝多次下策书慰问寇恂，同门生茂陵人董崇劝寇恂说：“皇上新即位，四方尚未平定，而您在这时占据大郡，在郡内很得人心，对外打败了苏茂，威震邻近的敌人，功业和名望都已到处传扬，这正是进谗言的人畏忌怨恨嫁祸于您的时候。从前萧何镇守关中，因领悟鲍生的话而高祖高兴。现在您所率领的人，都是同族兄弟，恐怕是应当以前人作为一面镜子来警戒自己。”寇恂认为他的话对，便称病不理政事。光武帝将要攻打洛阳，先到河内，寇恂要求从军。光武帝说：“河内不可离开你啊。”寇恂坚持请求，光武帝仍不听从，寇恂便打发哥哥的儿子寇张和姐姐的儿子谷崇率领突骑作为光武帝前锋。光武帝称赞这件事，命二人都任偏将军。

建武二年，寇恂因捆绑拷打上书的人被免除官职。这时，颍川人严终、赵敦聚集一万多人，和密县人贾期合兵进行抢掠。寇恂免官几个月后，又被任命为颍川太守，和破奸将军侯进一起进攻严终等人。几个月后，砍了贾期的头，郡内盗寇全部被平定。寇恂被封为雍奴侯，食邑一万户。

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于颍川，恂捕得系狱。时尚草创，军营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复以为耻，叹。还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

必手剑之！”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剑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属县盛供具，储酒醪，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馔。恂乃出迎于道，称疾而还。贾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恂遣谷崇以状闻，帝乃征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执金吾贾复驻扎在汝南，他的部将在颍川杀人，寇恂将这个部将逮捕关进监狱。当时正是创建时期，军营中有人犯法，大多互相包容，寇恂却将这个部将在市中杀掉。贾复认为这使自己受到羞辱，不断叹息。他回来路过颍川时，对左右的人说：“我和寇恂并列为将帅，而现在被他陷害，大丈夫哪有怀着被侵犯而产生的怨恨却不和他一决雌雄的呢？这次见到寇恂，我一定亲自杀死他。”寇恂晓得了他的打算，不想跟他见面。谷崇说：“我谷崇，也是个将领，我可以带剑站在你旁边。如果突然有变故，我足可以抵挡。”寇恂说：“不对。从前蔺相如不怕秦王而在廉颇前受屈，是为国家利益着想。小小一个赵国，还存在这个道理，我怎么可以忘记国家大局呢？”于是命令各属县多备食器，多备酒，等执金吾的军队进入郡界，一个人都给予两个人的饮食。寇恂自己到路上去迎接，然后称病回府。贾复带兵想去追赶他，但吏士们都醉了，便过郡离去。寇恂派谷崇把这些情况报上朝廷，光武帝于是召寇恂回朝。寇恂到朝廷被接见，当时贾复已先在座，想站起来回避。光武帝说：“全国尚未平定，两虎怎能私斗呢？今日我替你们调解。”于是两人并排而坐，谈得非常高兴，于是共坐一车出朝，结成朋友才离开。

恂归颍川。三年，遣使者即拜为汝南太守，又使骠骑将军杜茂将兵助恂讨盗贼。盗贼清静，郡中无事。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七年，代朱浮为执金吾。明年，从车驾击隗嚣，而颍川盗贼群起，帝乃引军还，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也。”恂对曰：“颍川剽轻，闻陛下远逾阻险，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诖误耳。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即日车驾南征，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长社，镇抚吏人，受纳余降。

寇恂回到颍川郡。建武三年，朝廷派使者当面任命寇恂为汝南太守，又使骠骑将军杜茂领兵帮助寇恂讨伐盗贼。盗贼肃清后，郡内再没有事故。寇恂历来好学，便修建乡校，教授生徒，聘请能讲授《左氏春秋》的人，亲自去听讲。建武七年，他代朱浮担任执金吾。第二年，跟从皇上出击隗嚣，但颍川的盗贼群起闹事，光武帝只得带军返回，对寇恂说：“颍川接近京城，应当及时得到平定。我想只有你能够平定盗贼，你从九卿的位置上再次出任讨贼，你就为国分忧好了。”寇恂回答说：“颍川人强悍轻捷，他们听说陛下远越险阻，有事

于陇、蜀等地，所以猖狂狡黠地利用机会，贻误了您的战机。如果听说皇上已回头向南，一定会惶恐畏惧投降请死。臣愿意带上锐利的武器担任前锋。”光武帝即日亲自南征，寇恂跟随到了颍川，颍川的盗贼便全部投降，而寇恂竟未被任命为郡守。百姓在路上拦住车驾说：“希望能从陛下身边再借寇君留在颍川一年。”光武帝便留寇恂在长社，安抚官吏和百姓，接纳其他投降的人。

> 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万人，据高平第一，帝使待诏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开。中郎将来歙承制拜峻通路将军，封关内侯，后属大司马吴汉，共围嚣于冀。及汉军退，峻亡归故营，复助嚣拒陇坻。及嚣死，峻据高平，畏诛坚守。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太中大夫窦士、武威太守梁统等围之，一岁不拔。十年，帝入关，将自征之，恂时从驾，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马疲倦，方履险阻，非万乘之固，前年颍川，可为至戒。”帝不从。进军及汧，峻犹不下，帝议遣使降之，乃谓恂曰：“卿前止吾此举，今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营击之。”恂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遂传峻还洛阳。

当初，隗嚣的将领安定人高峻，拥有军队一万人，占据高平第一城，光武帝派待诏马援招降了高峻，从此打开了河西的通道。中郎将来歙根据上命任高峻为通路将军，封为关内侯，后来高峻成为大司马吴汉的部属，一起在冀州围攻隗嚣。等汉军退兵时，高峻逃回老营，又帮助隗嚣在陇坻对抗汉军。等隗嚣死后，高峻占据高平，因害怕被汉军所杀而坚守城池。建威大将军耿弇率领太中大夫窦士、武威太守梁统等人围攻高峻，经过一年还没有攻下。建武十年，光武帝入关，准备亲自征讨高峻，寇恂当时随驾，他劝谏说：“长安在洛阳与高平的中间，接应近且方便，安定、陇西一带的官民知情后，一定心怀震撼恐惧，这是在一处从容指挥便可节制四方。现在兵士战马都很疲倦，刚刚经历艰难险阻，我们的军队还没有万乘兵车那样坚固强大，前年在颍川的事，可作为极大的鉴戒。”光武帝不听从。进军到汧县，高峻还是未被攻下。光武帝打算派使者去叫他投降，便对寇恂说：“你以前制止我这一举动，现在你为我再去走一趟。如高峻不立即投降，将带耿弇等五营士卒去攻打他。”寇恂捧着玺书到达第一城，高峻派军师皇甫文出来见面，言辞礼节都很强硬。寇恂发怒，准备杀皇甫文。将领们劝说道：“高峻有一万精兵，大多拥有强劲的弓弩，拦住了通往陇西的道路，连年不能攻下。现在要叫他投降却反而杀了他的使节，这大概是不可以的吧？”寇恂不听，便杀了皇甫文。打发皇甫文的副将回去报告高峻说：“军师不讲礼节，已经被杀了。

你想投降，就快点投降；不想投降，就坚守吧。”高峻恐惧，当天就打开城门投降。各将领都来庆贺，趁便说：“请问，你杀了来使却使全城投降，是什么缘故？”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是他依靠出谋划策的人。今天来，言辞强硬，必然没有投降的打算。保全他的命则皇甫文的心计得逞，杀了他则高峻丧胆，因此他投降了。”将领们都说：“这不是我们能想得到的。”于是用驿车送高峻回洛阳。

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独享之乎？”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

寇恂通达经书，品行完美，在朝廷中声名显赫。他所得的官薪，都厚赠给朋友、故人及跟从他的官吏士子。他常说：“我是从士大夫升到现在这个官职的，怎么可以独享官薪呢？”当时的人们把他归为长者一类，认为他有宰相的胸怀才能。

十二年卒，谥曰威侯。子损嗣。恂同产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终其身，不传于后。

初所与谋闵业者，恂数为帝言其忠，赐爵关内侯，官至辽西太守。

十三年，复封损庶兄寿为洨侯。后徙封损扶柳侯。损卒，子釐嗣，徙封商乡侯。釐卒，子袭嗣。

恂女孙为大将军邓骘夫人，由是寇氏得志于永初间。

恂曾孙荣。

论曰：传称“喜怒以类者鲜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难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于寇公而见之矣。

荣少知名，桓帝时为侍中。性矜絜自贵，于人少所与，以此见害于权宠。而从兄子尚帝妹益阳长公主，帝又聘其从孙女于后宫，左右益恶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与宗族免归故郡，吏承望风旨，持之浸急，荣恐不免，奔阙自讼。未至，刺史张敬追劾荣以擅去边，有诏捕之。荣逃窜数年，会赦令，不得除，积穷困，乃自亡命中上书曰：

建武十二年寇恂去世，谥号为威侯。儿子寇损继位。寇恂的同母弟和哥哥、姐姐的儿子因有军功而被封为列侯的共有八人，但直到他们死去，没有传给后人的。

当初与自己一起商议大事的闵业这个人，寇恂多次向光武帝说他忠诚，光武帝赐给闵业关内侯的爵位，官做到辽西太守。

建武十三年，朝廷又封寇损的庶兄寇寿为洨侯，后来改封寇损为扶柳侯。寇损死后，儿子寇釐继位，改封为商乡侯。寇釐死后，儿子寇袭继位。

寇恂的孙女是大将军邓骘的夫人，因此寇家在永初年间颇为得意。

寇恂的曾孙叫寇荣。

评论说：《左传》说：‘喜怒合乎法式标准的很少。’凡对人喜欢而不结党，对人愤怒而考虑灾难的，这大概只有君子才可以做到吧！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恶，因此怨恨他的人很少。”从寇恂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点了。

寇荣年少时便闻名于世，桓帝时任侍中。性情庄重廉洁自爱，很少跟人结交，因此被权贵们所忌。他的堂哥的儿子与桓帝妹妹益阳长公主结婚，桓帝又迎娶他的堂孙女到后宫，左右的人更加憎恶他。延熹年间，寇荣被人陷害而遭受刑罪，和族人同时被免官回到家乡。官吏们迎合上官意旨，对他的挟制渐渐加剧，寇荣担心自己不能免于一死，便奔赴朝廷为自己辩护。尚未到达朝廷时，刺史张敬进一步弹劾寇荣擅自离开郡界，朝廷因而下令逮捕他。寇荣在外逃窜几年，遇上朝廷发布赦令，但不解除对他的追捕。他多年穷困，因而在逃命途中上奏折说：

> 臣闻天地之于万物也好生，帝王之于万人也慈爱。陛下统天理物，为万国覆，作人父母，先慈爱，后威武，先宽容，后刑辟，自生齿以上，咸蒙德泽。而臣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抵，青蝇之人所共构会。以臣婚姻王室，谓臣将抚其背，夺其位，退其身，受其势。于是遂作飞章以被于臣，欲使坠万仞之坑，践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发投杼之怒。尚书背绳墨，案空劾，不复质确其过，置于严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隶校尉冯羡佞邪承旨，废于王命，驱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还郡，没齿无怨。臣诚恐卒为豺狼横见噬食，故冒死欲诣阙，披肝胆，布腹心。

臣听说天地对于万物喜欢让他们生存，帝王对于万人都怀慈爱心肠。陛下统管天地，治理万物，是万国的领导，做人的父母，以慈爱为先，以威武为次，以宽容为先，以刑法为次，自幼童以上的百姓，都蒙受您的恩德。可是唯独臣兄弟无辜遭到那些专权的臣子的排挤打击，受到那些谗佞小人的进谗陷害。因为臣家和皇族通婚，他们便说臣将在皇族的后面作乱，夺皇族之位，使皇族退身，接替皇族的权势。于是，便迅急上奏章加罪于臣，想使臣堕入万仞深坑，踏上必死之地，让陛下忽略慈母般的仁德，大发曾参母亲投杼下机的那种怒气。尚书违背法律，按照别人的不实之词来定罪，不再准确地查实臣的过错，把臣投入监狱之中，便上奏正臣之罪。司隶校尉冯羡奸佞邪恶地奉承旨意，废弃王命，驱逐臣等，急急忙忙没有转脚的时间。臣奔走回郡，终身没有怨恨。但臣确实害怕最终会横遭豺狼吞食，所以想冒死上朝，向您披露臣的肝胆，展示臣的腹心。

> 刺史张敬好为谄谀，张设机网，复令陛下兴雷电之怒。司隶校尉应奉、河南尹何豹、洛阳令袁腾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但未掘圹出尸，剖棺露胔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刘敦行苇，世称其仁。今残酷容媚之吏，无折中处平之心，不顾无辜之害，而兴虚诬之诽，欲使严朝必加滥

罚。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以俟陛下发神圣之听，启独睹之明，拒谗慝之谤，绝邪巧之言，救可济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滞怒不为春夏息，淹恚不为顺时怠，遂驰使邮驿，布告远近，严文克剥，痛于霜雪，张罗海内，设置万里，逐臣者穷人迹，追臣者极车轨，虽楚购伍员，汉求季布，无以过也。

刺史张敬喜做阿谀逢迎之事，他张设网罗诬陷臣下，又使陛下发雷霆之怒。司隶校尉应奉、河南尹何豹、洛阳令袁腾都一同争先，好像去攻仇敌，处罚及于臣的先人，削平臣的祖坟，只是没有挖墓出尸，开棺露肉罢了。从前文王见到枯骨还下令埋葬，公刘禁止践踏路边苇草，世世代代的人都称赞他们仁爱。现在那些对人残酷、对上献媚的官吏，没有折中居正、处事公平的念头，不顾无辜者受害，而进行虚假诬罔的诽谤，想使威严的朝廷必须滥用刑罚。所以臣不敢触犯皇上的威严，而窜逃于山林之中，以等待陛下能深入听取实情，做出英明独断，拒绝邪恶奸佞的诽谤，断绝奸邪机巧的言论，救一下可以救出的人，援助尚未淹死的生命。不料您滞凝的怒气不因为春夏的转换而止息，淹留的怨恨不顺着时间的推移而缓和，于是派使者奔驰到驿站，向全国布告，严词苛刻，比霜雪还严酷，张罗网于全国之内，设网罗于万里之处，追赶臣的人追到没有人迹之处，追到没有车轨的地方，即使楚国悬赏捉拿伍子胥，西汉捕捉季布，也没有超过这种情况的。

臣遇罚以来，三赦再赎，无验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则见埽灭，行则为亡虏，苟生则为穷人，极死则为冤鬼，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蹈陆土而有沉沦之忧，远岩墙而有镇压之患。精诚足以感于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恶大憝，足以陈于原野，备刀锯，陛下当班布臣之所坐，以解众论之疑。臣思入国门，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阊阖九重，陷阱步设，举趾触罘罝，动行挂罗网，无缘至万乘之前，永无见信之期矣。

臣自从遇到处罚以来，朝廷曾有三赦再赎的诏令，臣那些没有被验证的罪状，是足可免除的。但陛下恨臣更加深了，主事官员责臣也更加厉害，臣居住下来就会被扫灭，行走就成为逃亡的奴仆，苟且偷生就成为穷人，受极刑而死了就成为冤鬼。天这么大却不能遮盖自己；地这么厚却不能容纳自己。踏着大地而担心会陷下去；远离岩墙，也怕墙会压住自己。臣的精诚本来足以感动陛下，但英明的君主却不肯醒悟。如果臣确实犯首恶大奸的罪，足以陈尸在野外，充当刀锯的对象，陛下就应当颁布臣的罪状，以解除众议论者的疑惑。臣想进京城，坐在可以鸣冤的肺石上面，让三公九卿来评论臣的罪过。但是宫门九重，每走一步都设有陷阱，举脚会触上机关，行动会绊上罗网。没有缘分到达皇上的面前，永远没有被信任的日子了。

国君不可雠匹夫，雠之则一国尽惧。臣奔走以来，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又连年大风，折拔树木。风为号令，

春夏布德，议狱缓死之时。愿陛下思帝尧五教在宽之德，企成汤避远谗夫之诫，以宁风旱，以弭灾兵。臣闻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为明朝惜垂尽之命，愿赴湘、沅之波，从屈原之悲，沉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绪，生长王国，惧独含恨以葬江鱼之腹，无以自别于世，不胜狐死首丘之情，营魂识路之怀。犯冒王怒，触突帝禁，伏于两观，陈诉毒痛，然后登金镬，入沸汤，糜烂于炽爨之下，九死而未悔。

悲夫，久生亦复何聊！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孝子殒命以宁亲怨，故大舜不避涂廪浚井之难，申生不辞姬氏谗邪之谤。臣敢忘斯议，不自毙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责。愿陛下匄兄弟死命，使臣一门颇有遗类，以崇陛下宽饶之惠。先死陈情，临章涕泣，泣血涟如。

国君不可和匹夫为仇，为仇便使全国人都害怕。臣自从奔走逃亡以来，经历了三个寒暑，阴阳倒位，天气应当暖和却反而寒冷，春天常刮凄风，夏天却下霜雹，又连年刮大风，折拔树木。风是号令，春夏时节，正是天子广施恩惠、重新讨论罪犯案情、缓行死刑的时候。希望陛下想想尧帝推行五教时重在宽厚的德行，学学商汤王远避谗佞小人的教诫，来平息风灾旱灾，来消除兵祸。臣听人说勇敢的人不会逃避死难，聪慧的人不会自己加重困苦，臣本不会替盛明之朝廷爱惜自己垂死的生命，愿意投身于湘水沅水的波浪，随从屈原的悲痛，或沉入江湖的流水，追悼伍员的哀痛。臣是功臣的后代，生长在侯王之国，怕的是独自一人含恨葬身江鱼腹中，不能明白地以自己的心迹和当代世情相区别，因而臣禁不住怀着狐死仍不忘故土的情感，魂魄还认识老路的心怀，来犯冒王怒，冒犯帝禁，跪伏在左右宫阙之下，诉说我的毒痛，然后登上鼎锅，投入滚水，在烈火烧煮中被煮烂，即使九死也不后悔。

悲哀啊，这样长久活下去又有什么聊赖呢！大凡忠臣杀身以解除君王的怒气，孝子死命以宁息双亲的怨恨，所以大舜不逃避上仓涂泥下地挖井那样的灾难，申生不推却姬氏那些谗邪的诽谤。臣怎敢忘记这个道理，不自杀来解除盛明朝廷的愤恨呢！臣请求以自己的身躯来堵塞重责。希望陛下保全臣兄弟性命，使臣一家还有后人，以加大陛下宽饶臣家的恩惠。臣在死前陈述自己的心情，面对所写的奏章，不禁痛哭，血泪横流。

帝省章愈怒，遂诛荣。寇氏由是衰废。

赞曰：元侯渊谟，乃作司徒。明启帝略，肇定秦都。勋成智隐，静其如愚。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诛文屈贾，有刚有折。

桓帝看了奏折后更加恼怒，便杀了寇荣。寇氏从此衰败了。

赞辞说：作为诸侯之长的邓禹谋略深远，因此担任司徒之职。明确启禀帝业方略，首先奠定秦都长安。功勋已成智慧就隐，远名远势静如愚人。寇公子翼拒敌守温，镇守河内功如萧何。维系军队运输军

粮，鸿大功业赖以完成。杀皇甫文屈让贾复，既刚强决断又能委曲求全。

# 后汉书卷十七

## 冯岑贾列传第七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

汉兵起，异以郡掾监五县，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光武略地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异间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綝、吕晏，并从光武，因共荐异，得召见。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光武曰"善"。异归，谓苗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光武南还宛，更始诸将攻父城者前后十余辈，异坚守不下；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光武署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异因荐邑子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为掾史，从至洛阳。

更始数欲遣光武徇河北，诸将皆以为不可。是时左丞相曹竟子诩为尚书，父子用事，异劝光武厚结纳之。及度河北，诩有力焉。

冯异字公孙，是颍川郡父城县人。喜欢读书，通晓《左氏春秋》、《孙子兵法》。

汉兵刚兴起时，冯异以郡掾的名义督察五个县，和父城县县长苗萌共同守城，为王莽政权抵拒汉军。光武帝进攻颍川地时，攻打父城没有攻下，驻兵于巾车乡。冯异乘隙出巡属县时，被汉兵抓住。当时冯异的堂兄冯孝和同郡的丁綝、吕晏都跟从光武帝，他们趁此一起推荐冯异，因而冯异得以被召见。冯异说："我冯异一个人的作用，不足以影响到谁强谁弱。我有老母在城中，愿意回去占据五座城市，以此来效功报答您的恩德。"光武帝说："好！"冯异回城，对苗萌说："现在各地的将领都是由壮士崛起，多半强暴横行，只有刘将军所到之处不掳掠。我观察他的言谈和举止行动，不像一个庸人，我们可以托身于他。"苗萌说："不论生死我都和你在一起，我听从你的计策。"光武帝向南回宛县，更始帝的将领攻打父城县的，前后有十多人，冯异都坚守城池，他们不能攻下，及至光武帝担任司隶校尉，路经父城县时，冯异等人才打开城门，捧着牛肉和酒前来迎接。光武帝任命冯异为主簿，苗萌任从事。冯异于是推荐同郡人铫期、叔寿、段建、左隆等人，光武帝都让他们担任掾史，跟着去了洛阳。

更始帝多次要派光武帝招抚和占领黄河以北的地方，各将领都认为不可。这时左丞相曹竟的儿子曹诩担任尚书，父子共同执政，冯异

劝光武帝与他们深交。等光武帝渡黄河北攻时，曹诩是出了力的。

> 自伯升之败，光武不敢显其悲戚，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异独叩头宽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异复因间进说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光武纳之。至邯郸，遣异与铫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
> 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邓禹爇火，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因复度虖沱河至信都，使异别收河间兵。还，拜偏将军。从破王郎，封应侯。
>
> 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别击破铁胫于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闟顿王，因从平河北。

自刘伯升受害后，光武帝不敢流露自己的悲伤，每次独居时，就不喝酒吃肉，枕席上有涕泣的泪痕。只有冯异磕着头劝慰光武，要他节哀宽情。光武帝制止他说：“你不要乱说。”冯异又趁机进劝说：“天下人民都被王莽搞得很苦，思念汉室很久了。现在更始帝的将领们横行暴虐，到处掳掠，百姓失望，找不到依附奉戴的人。现在您专权于一个方面，可施行恩德。只有有了桀、纣的暴乱，才可以显示汤武的功绩；人们长久饥渴，容易使他们充饱。您应该急派官属，分别巡行和占领郡县，处理冤案，广施恩惠。”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到邯郸后，光武帝派冯异和铫期坐着驿车去安抚所属各县，他们甄别罪犯，慰问鳏寡，亡命之徒自首的便免除他的罪，并且暗地分条列出二千石长吏中与己同心的人和不附己的人的名单上报给光武帝。

等到王郎起兵后，光武帝从蓟县向东南跑，白天晚上都宿止在草野间，一直跑到饶阳县的无蒌亭。当时天气极其寒冷，大家又饥饿又疲劳，冯异给光武帝送上豆粥。第二天，光武帝对各将领说：“昨天得到冯公孙一碗豆粥，饥寒全都消除。”等到达南宫县时，遇上大风雨，光武帝把车拉进路旁的空房子里，冯异抱柴，邓禹烧火，让光武帝对灶烘烤衣服。冯异又送上麦饭和兔腿肉。接着他们又渡过虖沱河到达信都，派冯异另外去收集河间兵。回来后，光武帝任命他为偏将军。他跟从光武帝打败王郎后，被封为应侯。

冯异为人谦虚退让不夸耀，行走时和其他将领在路上相遇，总是拉开车子让路。他行军或驻军都有标记，被全军称为有秩序有条理。每次住下来，各将领们都坐着议论功绩，冯异常常独自避开坐在树

下，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等到打破邯郸后，光武帝更换了部分将领，使他们各有隶属。军士们都说愿意隶属大树将军，光武帝因此更加重视冯异。派他另路去北平县打败了铁胫，又逼使匈奴于林闟顿王投降，接着跟从光武帝平定了河北各郡。

时更始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光武将北徇燕、赵，以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廪实，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异为孟津将军，统二郡军河上，与恂合势，以拒朱鲔等。

异乃遗李轶书曰：“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疏不间亲，远不逾近，季文岂能居一隅哉？今长安坏乱，赤眉临郊，王侯构难，大臣乖离，纲纪已绝，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是故萧王跋涉霜雪，经营河北。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诚能觉悟成败，亟定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初，轶与光武首结谋约，加相亲爱，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报异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轶自通书之后，不复与异争锋，故异因此得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东十三县，及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余万。武勃将万余人攻诸畔者，异引军度河，与勃战于士乡下，大破斩勃，获首五千余级，轶又闭门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奏闻。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朱鲔知之。鲔怒，遂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鲔乃遣讨难将军苏茂将数万人攻温，鲔自将数万人攻平阴以缀异。异遣校尉护军将兵，与寇恂合击茂，破之。异因度河击鲔，鲔走；异追至洛阳，环城一匝而归。

当时更始帝派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率领军队，号称三十万人，和河南太守武勃一同守卫洛阳。光武帝要往北攻占燕、赵等地，因只有魏郡、河内没有遭遇战争，城市完整，仓库充实。于是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统领两郡人马驻扎在黄河岸边，和寇恂合势，以抵抗朱鲔等人。

冯异就写信给李轶说：“我听说明镜是用来照人的，过去的事情是借以认识今天的。从前微子离开殷商而到周国，项伯背叛楚王而归向汉王，周勃迎立代王而贬退少帝，霍光尊奉宣帝而废除昌邑王。他们都是敬畏上天了解天命，看到了存与亡的征兆，观察过废和兴的历史事实，所以能成功于一时，而垂功业于万代。假使长安的更始帝还可以扶助，苟延岁月，但疏的不能间离亲的，远的不能逾越近的，季文你岂能安居一角吗？现在长安城中败坏动乱，赤眉军已到城郊，王侯结仇交战，大臣乖违叛离，纲常法纪已经绝灭，四方吏民分崩离析，异姓豪强一齐兴起，所以萧王刘秀在霜雪中跋涉，在黄河以北经营。如今英豪俊杰云集麾下，百姓顺风归附，即使像邠人、岐人那样

爱慕周人祖先古公亶父，也不足用以比喻今天的情况。季文如能觉悟成败之势，急定大计，你与古人微子等人比论功业，转祸为福，就在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猛将长驱直入，重兵围城，那时即使悔恨，也来不及了。”当初，李轶与光武帝首先结成盟约，相互间加倍亲爱，及至更始登上皇位后，反而与别人一起陷害刘伯升。他虽知长安已处于危险境地，想去光武帝那里投降，却又心不自安。便回信给冯异说：“我本来和萧王最先谋划创立汉军，结成生死盟约，定下同荣同枯之计。现在我镇守洛阳，将军你镇守孟津，都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我极想和你同心合力。只望你向萧王详细地转达我的意思，愿进献愚策以辅佐国家，安定人民。”李轶自从和冯异通信之后，不再跟他交战，所以冯异能北攻天井关，攻占上党郡的两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东的十三个县，和各屯聚，都平定了这些地方，有十多万人投降。武勃率一万多人攻打这些反叛者，冯异带兵渡过黄河，跟武勃在士乡聚交战，大败并杀了武勃，得首级五千多个，李轶又关着城门不援救。冯异见李轶讲信用，愿效力，便把这些情况详细上报。光武帝故意把李轶的信泄露给朱鲔，让朱鲔知道此事。朱鲔大怒，便派人刺杀了李轶。从此洛阳城中分崩叛离，不断有投降的人。朱鲔于是派讨难将军苏茂统领几万人攻打温县，自己统领几万人攻打平阴来牵制冯异。冯异派校尉护军领兵，和寇恂合攻苏茂，打败了苏茂。冯异于是渡过黄河攻打朱鲔，朱鲔逃走了；冯异追到洛阳，环绕城墙跑了一周便回去了。

移檄上状，诸将皆入贺，并劝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异诣鄗，问四方动静。异曰：“三王反畔，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

建武二年春，定封异阳夏侯。引击阳翟贼严终、赵根，破之。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

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定，乃遣异代禹讨之。车驾送至河南，赐以乘舆七尺具剑。敕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农群盗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众降异。

冯异发文上报了这些情况，各位将领都入帐向光武帝朝贺，并且劝他即皇帝位。光武帝于是召冯异到鄗县，询问四方的动静。冯异说：“有三个王反叛更始帝，更始帝已经败逃，天下无主。汉室宗庙的忧患，全靠大王您来解决了。您应该听从大家的建议，这是上为国家，下为百姓。”光武帝说：“我昨晚梦见自己乘坐赤龙上天，醒来

后，心中乱跳。”冯异趁机走下席位，再拜祝贺说：“这是天命从心中发出。心中乱跳，是大王您特别慎重的性情所致。”冯异于是跟各位将领议定，给光武帝奉上尊号。

建武二年春，定封冯异为阳夏侯。他带兵进击阳翟贼严终、赵根，打败了他们。光武帝诏令冯异回家拜祀祖坟，派太中大夫送去牛肉和酒，命令二百里内的太守、都尉以下的官吏和宗族去会祭。

当时赤眉军和延岑所部在三辅一带暴虐作乱，各郡县的大姓都各自拥有兵众，大司徒邓禹未能平定这次动乱，便派冯异接替邓禹去讨伐。光武帝亲自送到河南，赐给他座车和七尺长的玉饰宝剑。命令冯异说：“三辅一带连遭王莽和更始的暴乱，加上赤眉军和延岑部的酷虐，百姓陷于水火，无所依靠无所倾诉。这次征伐，不是定要占领土地屠杀全城军士，关键在平定动乱安抚百姓罢了。其他将领不是不善于斗争，只是喜好掳掠。你本会驾驭吏士，常考虑自身的整顿，不要使百姓再感到痛苦。”冯异叩头受命，带军西去。所到之处广施威信。弘农郡的众多强盗自称将军的有十多人，都带领部众投降了冯异。

> 异与赤眉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异为征西大将军。会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归，与异相遇，禹、弘要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拒且数十日，虽屡获雄将，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黾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弘遂大战移日，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死伤者三千余人。禹得脱归宜阳。异弃马步走上回谿阪，与麾下数人归营。复坚壁，收其散卒，招集诸营保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余众尚十余万，东走宜阳降。玺书劳异曰：“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谿，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冯异跟赤眉军在华阴相遇，相互对抗了六十多天，交战几十次，迫使其将领刘始、王宣等五千多人投降。建武三年春，光武帝派使者就地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碰上邓禹率领车骑将军邓弘等人带兵回来，跟冯异相遇，邓禹、邓弘邀请冯异一起攻打赤眉军。冯异说：“我和赤眉军战斗将近几十天，虽然多次俘获了他们的雄将，但他们余下的士卒还多，只可逐渐用恩信去诱其顺服，难以猝然用武力去打败他们。皇上现在派各位驻扎黾池拦击赤眉军的东面，我冯异去攻击赤眉军的西面，一举便可以打败它，这才是万全之策。”邓禹、邓弘不听从他的建议。邓弘便与赤眉军战斗了很长时间，赤眉军假装

失败，丢弃辎重逃跑。车上都载着土，上面盖些豆子，兵士饥饿，争着去抢豆子。赤眉军回头攻打邓弘，邓弘军崩溃散乱。冯异和邓禹合兵去救邓弘，赤眉军才稍稍退却。冯异认为士兵饥饿疲倦，可以暂且休兵，邓禹不听，又交战，被赤眉军打得大败，死伤了三千多人。邓禹得以逃脱回到宜阳。冯异丢弃坐骑，步行爬上回豁阪，和部下的几个人回营。仍然坚守营垒，收拢走散了的士卒，招集各营各城的几万人，跟赤眉军约定时间会战。他让一些健壮的士卒换了与赤眉军相同的衣服，埋伏在路边。第二天，赤眉军派一万多人进攻冯异的先头部队，冯异裁出一小部分兵力来救助先头部队，贼人看见兵势很弱，便用全部兵力攻击冯异，冯异于是发兵大战。太阳偏西的时候，赤眉军气势衰竭，冯异的伏兵突然出现，衣服相乱，赤眉军不能识别敌我，便在惊乱中溃败了。冯异驱军追去，在崤底大败赤眉军，男女八万多人投降。赤眉军剩下的还有十多万人，往东逃到宜阳投降了。光武帝写信慰劳冯异说："赤眉军被打败平定，士兵官吏们劳苦。你开始时虽然败退至回谿，但终于能奋翅于黾池，可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朝廷正论功行赏，以答谢你的卓越功勋。"

时赤眉虽降，众寇犹盛：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邽，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延据盩厔，任良据鄠，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异且战且行，屯军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称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据关中，引张邯、任良共攻异。异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岑走攻析，异遣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要击岑，大破之，降其将苏臣等八千余人。岑遂自武关走南阳。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军中皆称万岁。异兵食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唯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

当时，虽然赤眉军已投降，但其他地方的盗寇还很多：延岑占据蓝田，王歆占据下邦，芳丹占据新丰，蒋震占据霸陵，张邯占据长安，公孙守占据长陵，杨周占据谷口，吕鲔占据陈仓，角闳占据汧县，骆延占据盩厔，任良占据鄠县，汝章占据槐里，各人都自称将军，拥兵多的达一万多人，少的也有几千人，互相反复攻击。冯异边战边走，最后驻扎在上林苑中。延岑在打败赤眉军后，自称武安王，任命了各州郡的牧守，想占据关中，带领张邯、任良共同攻击冯异。冯异打败了他们，斩杀首级一千多，各堡垒的守军依附延岑的都来向冯异投降。延岑败走后又攻打析县，冯异派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截击延岑，大败延岑，迫使其将领苏臣等八千多人投降。延岑于是从武关逃到南阳。当时百姓饥饿，人吃人，一斤黄金换五升豆子。道路被隔断，军粮物资转运不到，冯异部的士兵都以果子作为口粮。光武帝下令任南阳人赵匡为右扶风，带兵帮助冯异，并送去一些细绢

和谷物，士卒们都喊万岁。冯异的军粮渐渐多起来了，便逐一击杀那些不服从命令的豪杰，褒奖那些有功劳的归降者，把他们的首领全部遣送到京城，将其余士卒送回去从事本业。冯异的威望因而传扬关中。只有吕鲔、张邯、蒋震派使者向巴蜀投降，其余地方都平定了。

明年，公孙述遣将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鲔出屯陈仓。异与赵匡迎击，大破之，焉退走汉川。异追战于箕谷，复破之，还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其后蜀复数遣将间出，异辄摧挫之。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

第二年，公孙述派将领程焉带几万人靠近吕鲔所部，驻扎于陈仓。冯异和赵匡迎头拦击，大败程焉等人，程焉退奔汉川。冯异追到箕谷跟他战斗，又打败了他，回军又打败了吕鲔，各堡垒投降的人很多。这以后，蜀方面又多次派将领乘隙出击，冯异总是挫败他们。他以怀柔政策使百姓来归附，又给百姓申冤理狱，前后出入三年，上林苑成为了都市。

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后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兵革始起，扰攘之时，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危溷淆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敕，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诏曰：“仓卒无蒌亭豆粥，虖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后数引宴见，定议图蜀，留十余日，令异妻子随异还西。

冯异因自己长久在外，心中不安，上奏折表示思慕朝廷，希望能亲随皇上左右，光武帝不答应。后来有人上奏章说冯异在关中专权，斩了长安令，威权极重，百姓心向着他，称他为“咸阳王”。光武帝派人把奏章交给冯异看。冯异震惊恐惧，上书陈述说：“臣本是诸生，正遇上您接受天命的机会，才在行伍中充职，承蒙您过分地赐予恩宠，使臣位居大将，爵为通侯。受任一方的大事，得以立下微小的功绩，这都是出于皇上的谋虑，愚臣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臣伏地自思：按照诏命战攻，每次总是如意；有时以个人的想法决断，结果没有不后悔的。皇上英明的独立见解，越久越觉谋划得深远，臣方知道‘天性和天道，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当战争刚起，全国扰攘纷乱的时候，豪杰争相角逐，被迷惑的人以千数。臣因遇上了您，便将自己交给了

英明之主，在极危难混乱的时刻，臣尚且不敢超出常度，何况天下平定，在上者尊在下者卑，臣蒙恩被赐予爵位，能对巍巍朝廷有不测之心吗？臣确实希望自己处事严谨，能善始善终。臣看了您交来的奏章后，战栗恐惧。臣敬知英明的君主了解臣的愚蠢情性，因而敢于趁机陈述自己的想法。”光武帝回信说：“将军你对于国家来说，在道义上是君臣，从恩情上犹如父子。你有何嫌何疑，而有畏惧之意呢？”

建武六年春，冯异到京城朝拜。引见时，光武帝对公卿们说：“这是我起兵时的主簿。他替我披荆斩棘，平定了关中。”罢朝后，派中黄门赐给他珍宝、衣服和钱帛。诏书上说：“在仓促急难中，情意无过于蒌亭的豆粥，虖沱河的麦饭，你的深情厚谊，久未报答。”冯异叩头谢恩说：“臣听说管仲曾对齐桓公说：‘希望君主不要忘记射中带钩的事，臣不要忘记坐囚车的苦。’齐国君臣所依靠的便是这一点。臣今天也希望皇上不要忘记在河北的艰难，小臣不敢忘记在巾车乡免罪的恩情。”后来光武帝又多次在内廷接见了他，与他一起谋划如何夺取巴蜀。留住京城十多天后，光武帝令冯异的妻子、儿女跟随冯异西归。

夏，遣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异军栒邑。未及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因分遣巡取栒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数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畔隗嚣降。异上书言状，不敢自伐。诸将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玺书曰：“制诏大司马，虎牙、建威、汉忠、捕虏、武威将军：虏兵猥下，三辅惊恐。栒邑危亡，在于旦夕。北地营保，按兵观望。今偏城获全，虏兵挫折，使耿定之属，复念君臣之义。征西功若丘山，犹自以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异哉？今遣太中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敛，大司马已下亲吊死问疾，以崇谦让。”于是使异进军义渠，并领北地太守事。

这年夏天，光武帝派遣各将领西上陇西，被隗嚣打败，便令冯异驻扎栒邑。冯异还没有到达驻地，隗嚣乘胜派他的将领王元、行巡统率两万多人由陇西东下，就分派行巡攻击栒邑。冯异当即急行军，想先占据栒邑。各将领都说：“敌方的军队众多并刚刚取得胜利乘胜前进，我们不可跟他争夺。应驻扎在有利的地方，慢慢考虑对策。”冯异说：“敌兵到达境内，习惯于贪小利，便只想深入。如果他们占领栒邑，三辅一带人心动摇，这是我所忧虑的。凡是‘攻城力量不足，而守城则力量有余’。现在我们先去占据城池，是以逸待劳，并不是要去争斗”。于是偷偷地进城紧闭城门，放倒军旗停止击鼓。行巡不知这一情况，奔赴栒邑，冯异趁他没有想到，突然击鼓竖旗出击。行巡的军士受惊乱逃，冯异追击几十里，大败行巡。祭遵也在汧县打败王

元。于是北方的各豪长耿定等人，都背叛隗嚣投降冯异。冯异上书报告这些情况，不敢自夸有功。各将领中有人想分他的功劳，光武帝很担忧这事。便下诏书说："命令大司马，虎牙、建威、汉忠、捕虏、武威将军：虏兵大批从陇西东下，三辅一带人心惊恐。栒邑的危亡，在旦夕之间。北方的堡垒，都按兵不动观望时势。现在这一偏远的城市获得保全，虏兵受到挫折，使耿定这类人又想起君臣的道义。征西将军的功绩像一座山岭，但他自己仍然认为不足。这和孟之反在失败奔逃时在最后拼杀敌人却不争功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我派太中大夫赐给征西将军部下死伤的吏士以医药、收尸的棺材，大司马以下各官应亲去吊唁死者、慰问病者，以发扬谦虚退让的作风。"于是派冯异向义渠进军，并且兼任北地郡太守的政事。

青山胡率万余人降异。异又击卢芳将贾览、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异复领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诏异守征虏将军，并将其营。及隗嚣死，其将王元、周宗等复立嚣子纯，犹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等救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斩之。诸将共攻冀，不能拔，欲且还休兵，异固持不动，常为众军锋。

明年夏，与诸将攻落门，未拔，病发，薨于军，谥曰节侯。

长子彰嗣。明年，帝思异功，复封彰弟䜣为析乡侯。十三年，更封彰东缗侯，食三县。永平中，徙封平乡侯。彰卒，子普嗣，有罪，国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诏曰："夫仁不遗亲，义不忘劳，兴灭继绝，善善及子孙，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兴，恢弘圣绪，横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万世，祉祚流衍，垂于罔极。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勋烈，披图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谶记有征。盖萧、曹绍封，传继于今；况此未远，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条二十八将无嗣绝世，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统后者，分别署状上。将及景风，章叙旧德，显兹遗功焉。"于是绍封普子晨为平乡侯。明年，二十八将绝国者，皆绍封焉。

青山胡统率一万多人投降冯异。冯异又进击卢芳的将领贾览、匈奴薁鞬日逐王，打败他们。上郡、安定郡都投降，冯异又兼任安定太守事。建武九年春天，祭遵死，朝廷命冯异兼代征虏将军，并统领祭遵的军队。等到隗嚣死后，他的将领王元、周宗等人又立隗嚣的儿子隗纯为王，仍统领军队占据冀县，公孙述派遣将领赵匡等人去援救他们。光武帝又命冯异兼代天水太守事。攻打赵匡等人将近一年，都斩杀了他们。各路将领一起攻打冀县，却不能攻下，想暂且退兵休息，冯异却坚持战斗不动摇，常担任各军的前锋。

第二年夏天，冯异和各路将领攻打落门聚，还没有攻下，发病，死在军中。谥号为节侯。

他的长子冯彰继位。第二年，光武帝思念冯异的功绩，又封冯彰的弟弟冯䜣为析乡侯。建武十三年，改封冯彰为东缗侯，食邑三个县。永平年间，调封为平乡侯。冯彰死后，儿子冯普继位，后来因犯

罪，封国被废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诏说：“仁爱的人不会遗忘亲人，有道义的人不会忘记功臣，复兴已灭亡的国家，承继已断绝的世系，爱护好人应爱及他的子孙，这是自古以来的准则。从前我光武帝接受天命中兴汉世，弘扬帝王的统绪，恩泽广及四方，诚敬诏示天地，光辉照耀万代，洪福流传光大，永垂后世没有止境。我这个最末的小子昼夜久思，追想前人功勋业绩，打开图籍进行考察，建武年间得首功的有二十八将，这些辅佐汉命的虎臣，在谶记上都有检证。和帝续封萧何、曹参的后代，传继到了今天，然而这些离开现在并不远的功臣，有的甚至于中断了对他们的祭祀，我很怜惜他们。可条陈二十八将没有后代断绝了世系的，若因犯罪而夺回了封国，他们的子孙应继承的，分别将情况报告上来。朝廷将会在和风季节，表彰和奖叙功臣的旧德，显耀功臣们这些以往的功勋。”于是续封冯普的儿子冯晨为平乡侯。第二年，二十八将中将要绝灭封国的，都被续封了。

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攻拔棘阳，彭将家属奔前队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补。彭将宾客战斗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创，亡归宛，与前队贰严说共城守。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

诸将欲诛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令属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复为大司马朱鲔校尉，从鲔击王莽杨州牧李圣，杀之，定淮阳城。鲔荐彭为淮阳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张印与将军徭伟镇淮阳。伟反，击走印。彭引兵攻伟，破之。迁颍川太守。

会舂陵刘茂起兵，略下颍川，彭不得之官，乃与麾下数百人从河内太守邑人韩歆。会光武徇河内，歆议欲城守，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召见彭，彭因进说曰：“今赤眉入关，更始危殆，权臣放纵，矫称诏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百姓无所归命。窃闻大王平河北，开王业，此诚皇天佑汉，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见全济，未有报德，旋被祸难，永恨于心。今复遭遇，愿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纳之。彭因言韩歆南阳大人，可以为用。乃贳歆，以为邓禹军师。

岑彭字君然，是南阳郡棘阳县人。王莽当权时，他担任棘阳县长。汉兵起事后，攻破棘阳，岑彭带领家属投奔前队大夫甄阜。甄阜因岑彭不能坚守棘阳而发怒，拘捕岑彭的母亲和妻子，叫他立功补过。岑彭率领宾客战斗非常卖力。等到甄阜战死后，岑彭受伤，逃回宛县，和前队大夫的副手严说共同守城。汉兵攻打了几个月，城中粮食吃尽，以至人吃人，岑彭便与严说率全城人投降。

各位将领想杀死他，大司徒刘伯升说：“岑彭是一郡的大吏，一心坚守城池，这是他的节操。现在我们举办大事，正应当表彰义士，

不如封他官爵，以鼓励后来人。”更始帝就封岑彭为归德侯，令他隶属于刘伯升。等到刘伯升遇难以后，岑彭又担任大司马朱鲔的校尉，跟从朱鲔攻击王莽的杨州牧李圣，杀了李圣，平定了淮阳城。朱鲔推荐岑彭担任淮阳都尉。更始帝派立威王张印和将军徭伟镇守淮阳。徭伟反叛，打跑了张印。岑彭带兵攻打徭伟，打败了他。岑彭升为颍川太守。

正遇上舂陵人刘茂起兵，攻占了颍川，岑彭不能去上任，便与他指挥下的几百人跟从河内太守、同县人韩歆。正值光武帝进攻河内，韩歆商议想守城，岑彭劝止他，他不听。不久，光武帝到达怀县，韩歆紧急迎接光武帝向他投降。光武帝了解到韩歆的谋算，大怒，逮捕了他，把他放在鼓前，将要开斩他。光武帝召见岑彭，岑彭趁此进谏说：“现在赤眉军已入函谷关，更始帝处境危险，有权的大臣们放纵乱来，伪造和假传皇命，道路也被阻塞，四方纷纷起事，群雄竞相角逐，老百姓没有地方归宿。私下听说大王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地方，开辟了帝王的基业，这确实是皇天保佑汉室，是士人的福气。我有幸受到司徒公刘伯升的理解保全了性命，还没有报答他的大德，随后他又遭受灾难，使我永远怀恨在心。今天，我又遇到了您，愿意为您献身效力。”光武帝特别深情地接待收留他。岑彭趁机说，韩歆是南阳郡的大家豪族，可以利用。于是赦免了韩歆，用他担任邓禹的军师。

更始大将军吕植将兵屯淇园，彭说降之，于是拜彭为刺奸大将军，使督察众营，授以常所持节，从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归德侯如故，行大将军事。与大司马吴汉，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右将军万修，执金吾贾复，骁骑将军刘植，扬化将军坚镡，积射将军侯进，偏将军冯异、祭遵、王霸等，围洛阳数月。朱鲔等坚守不肯下。帝以彭尝为鲔校尉，令往说之。鲔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劳苦欢语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鲔曰：“大司徒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鲔，鲔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鲔见其诚，即许降。后五日，鲔将轻骑诣彭。顾敕诸部将曰：“坚守待我。我若不还，诸君径将大兵上镮辕，归郾王。”乃面缚，与彭俱诣河阳。帝即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鲔归城。明旦，悉其众出降，镮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鲔，淮阳人，后为少府，传封累代。

更始帝的大将军吕植带兵驻扎在淇园，岑彭劝他投降了，于是光武帝任命岑彭为刺奸大将军，叫他督察各营，又将自己常持的节符授给他，让他跟从自己去平定黄河以北各州郡。光武即帝位后，任岑彭为廷尉，还和过去一样为归德侯，兼代大将军事。和大司马吴汉，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右将军万修，执金吾贾复，骁骑将军刘

植，扬化将军坚镡，积射将军侯进，偏将军冯异、祭遵、王霸等人，围攻了洛阳几个月。朱鲔等人坚守城池，不肯被攻下。光武帝因岑彭曾是朱鲔校尉，令他去劝说朱鲔。朱鲔在城墙上，岑彭在城墙下，跟过去一样互相慰劳，愉快交谈。岑彭于是说："我过去能够手持马鞭做您的侍从，承蒙您推荐提拔，常想着用什么报答您的恩德。现在，赤眉军已占据长安，更始帝被三王反叛，光武帝接受天命，平定了燕、赵，完全占有了幽、冀的地方，百姓一心归附，贤人俊士云集，现在亲自统帅大军，来攻洛阳。原来谋取天下大事的想法，已经逝去了。您虽环城固守，还在等待什么呢？"朱鲔说："大司徒刘伯升被害的时候，我朱鲔参与了谋划，又曾劝谏更始帝不要派萧王北伐河北，我确实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岑彭回营后，把这些话详细告诉了光武帝。光武帝说："凡创建大事的人，不会忌恨这些小怨。朱鲔如果现在来投降，官职和爵位都可保留，还谈什么诛杀刑罚呢？河水在这里，我决不食言！"岑彭又去告诉朱鲔，朱鲔从城上放下一根绳索说："如果守信，你可以沿着绳索上城。"岑彭走到绳索旁准备上城。朱鲔见他心诚，立即答应投降。过了五天，朱鲔带着一批轻骑去拜谒岑彭。回头命令各部将说："你们坚守城池，等我回来。我如果不回来，各位可以径自率领大军去镮辕，归附郾王尹尊。"于是两手反绑，跟岑彭一起去河阳。光武帝马上解下他的绳索，接见他，又令岑彭在晚上送朱鲔回城。第二天早上，朱鲔带领他的全部人马出城投降，光武帝任命他为平狄将军，封为扶沟侯。朱鲔，淮阳人，后来担任少府。死后，累代人都承继封爵。

建武二年，使彭击荆州，下犨、叶等十余城。是时南方尤乱。南郡人秦丰据黎丘，自称楚黎王，略有十二县；董䜣起堵乡；许邯起杏；又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帝遣吴汉伐之，汉军所过多侵暴。时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淯阳，与诸贼合从。秋，彭破杏，降许邯，迁征南大将军。复遣朱祐、贾复及建威大将军耿弇，汉忠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偏将军刘嘉、耿植等，与彭并力讨邓奉。先击堵乡，而奉将万余人救董䜣。䜣、奉皆南阳精兵，彭等攻之，连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将南征，至叶，董䜣别将将数千人遮道，车骑不可得前。彭奔击，大破之。帝至堵阳，邓奉夜逃归淯阳，董䜣降。彭复与耿弇、贾复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从追邓奉于小长安。帝率诸将亲战，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怜奉旧功臣，且衅起吴汉，欲全宥之。彭与耿弇谏曰："邓奉背恩反逆，暴师经年，致贾复伤痍，朱祐见获。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亲在行陈，兵败乃降。若不诛奉，无以惩恶。"于是斩之。奉者，西华侯邓晨之兄子也。

建武二年，派岑彭攻击荆州，占领了犨县、叶县等十多座城。这时南方尤其混乱。南郡人秦丰占据黎丘，自称楚黎王，侵占了十二个县；董䜣在堵乡起兵；许邯在杏聚起兵；又有更始帝的将领们各自聚集军队，占据南阳郡各城。光武帝派吴汉去讨伐他们，但吴汉的军队

每经过一个地方，多有抢掠暴虐。当时破虏将军邓奉告假回新野，对吴汉抢掠自己家乡的事很愤怒，于是反叛，打败吴汉的军队，获取了吴汉的辎重，驻扎在清阳，跟各贼联合了起来。这年秋天，岑彭攻破杏聚，使许邯投降，升为征南大将军。光武帝又派朱祐、贾复和建威大将军耿弇，汉忠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偏将军刘嘉、耿植等人，和岑彭合力讨伐邓奉。他们首先攻打堵乡，而邓奉率一万多人来救援董䜣。董䜣和邓奉所统率的都是南阳精兵，岑彭等人进攻几个月，没有攻克。建武三年夏天，光武帝亲自统兵南征，到达叶县时，董䜣的部下率几千人堵塞了道路，光武帝的车骑不能前进。岑彭赶去攻击，大败董䜣的部将，光武帝到达堵阳，邓奉连夜逃回淯阳，董䜣投降。岑彭又跟耿弇、贾复和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人跟踪追击邓奉到小长安。光武帝带领诸将亲自战斗，大败邓奉。邓奉危急，便投降了。光武帝怜惜邓奉是旧功臣，而且这次灾祸起源于吴汉的军队，准备保全原谅他。岑彭和耿弇劝谏说："邓奉背弃恩德反叛逆行，使军队在外战斗一年，致使贾复受伤，朱祐被捕。陛下到达后，他尚不知悔过图善，而且亲自参战，只在失败后才投降。如果不诛杀邓奉，便无法惩罚其他坏人。"于是斩了邓奉。邓奉，是西华侯邓晨哥哥的儿子。

车驾引还，令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让彭，彭惧，于是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乃缓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与诸将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豫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更封彭为舞阴侯。

光武帝率军返回洛阳，令岑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多人往南攻击秦丰，攻下黄邮，秦丰和他的大将蔡宏在邓县抵抗岑彭等人，使得岑彭等人几个月不能前进。光武帝觉得此事有点奇怪，便责备岑彭。岑彭害怕，于是晚上部署兵马，向全军发布命令，叫大家第二天早上西击山都。却故意解松俘虏，使他们能够逃亡，回营把情况报告秦丰。秦丰立即派他的全部军队往西拦击岑彭。岑彭却派兵暗地渡过沔水，在阿头山攻击秦丰的部将张杨，大破张杨。接着在山川大谷中砍掉树木，开辟道路，径直袭击黎丘，打败了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秦丰听到消息后大惊，跑回去救援黎丘，岑彭和各将背靠东山设立营寨。秦丰和蔡宏晚上进攻岑彭，岑彭却早就做好准备，出兵迎击他们。秦丰失败逃跑，岑彭追杀了蔡宏。光武帝改封岑彭为舞阴侯。

秦丰相赵京举宜城降，拜为成汉将军，与彭共围丰于黎丘。时田戎拥众夷陵，闻秦丰被围，惧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谏戎曰："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观其变。"戎曰："以秦王之强，犹为征南

所围，岂况吾邪？降计决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将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当降，而辛臣于后盗戎珍宝，从间道先降于彭，而以书招戎。戎疑必卖己，遂不敢降，而反与秦丰合。彭出兵攻戎，数月，大破之，其大将伍公诣彭降，戎亡归夷陵。帝幸黎丘劳军，封彭吏士有功者百余人。彭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尽。帝以丰转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与傅俊南击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归。戎与数十骑亡入蜀，尽获其妻子士众数万人。

秦丰的相赵京带领宜城全部军队投降，被任命为成汉将军，和岑彭在黎丘一起围攻秦丰。当时田戎拥兵占据夷陵，听说秦丰被围，害怕大军即将到来，想去投降。他的妻兄辛臣劝田戎说：“如今四方的豪杰各自占领郡国，而洛阳不过是一块巴掌大的地方而已，不如按兵不动来观察时势的变化。”田戎说：“楚黎王秦丰如此强大，尚且被征南大将军岑彭围困，何况我呢？我投降的计划已经定了。”建武四年春天，田戎留下辛臣守夷陵，自己带兵沿长江，溯沔水，停驻在黎丘，准备按期投降，可是辛臣却在田戎走后盗走他的珍宝，从小路先向岑彭投降了，然后写信招呼田戎来降。田戎怀疑他一定出卖了自己，便不敢投降了，反而跟秦丰合兵。岑彭出兵攻打田戎，打了几个月，大败田戎，他的大将伍公到岑彭那里投降了，田戎逃回夷陵。光武帝到黎丘慰劳军队，封赏了岑彭部下一百多位有功的吏士。岑彭攻击秦丰三年，斩头九万多个，秦丰剩下的士兵才一千来人，加上城里的粮食又将吃完。光武帝以为秦丰军已经衰弱，命令朱祐代替岑彭守围秦丰军，派岑彭和傅俊往南进击田戎，大败田戎，于是占领了夷陵，追击田戎到秭归。田戎和几十个骑兵逃到巴蜀去了，他的妻子、儿女和几万士兵全部被俘。

彭以将伐蜀汉，而夹川谷少，水险难漕运，留威虏将军冯骏军江州，都尉田鸿军夷陵，领军李玄军夷道，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初，彭与交阯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六年冬，征彭诣京师，数召䜩见，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有诏过家上冢，大长秋以朔望问太夫人起居。

八年，彭引兵从车驾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邽，帝留盖延、耿弇围之，而车驾东归。敕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余，嚣将行巡、周宗将蜀救兵到，嚣得出还冀。汉军食尽，烧辎重，引兵下陇，延、弇亦相随而退。嚣出兵尾击诸营，彭殿为后拒，故诸将能全师东归。彭还津乡。

九年，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击破冯骏及田鸿、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欑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彭数攻之，不利，于是装直进楼

船、冒突露桡数千艘。

岑彭认为即将征伐蜀汉，而河流两岸谷物不多，水流险急难于漕运，便留威虏将军冯骏驻在江州，都尉田鸿驻在夷陵，领军李玄驻在夷道，自己则带兵回驻津乡县，这里正当荆州的要冲，他向各蛮夷宣告：如有投降的，将上奏朝廷加封他们为君长。当初，岑彭跟交阯牧邓让很友好，便给邓让写信，陈述国家的威德，又派偏将军屈充向江南传送文告，颁布皇上的诏命。于是邓让和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锡光等人，相率派使者进贡，都被封为列侯。有的人还派自己的儿子领兵协助岑彭征伐。这样一来，江南的珍贵之物才得以流通。

建武六年冬，光武帝召岑彭去京城，多次在内廷召见他，赏赐丰厚。岑彭又南回津乡，朝廷诏令他经过家乡时上祖坟祭祀，还派大长秋在初一日、十五日向太夫人问安。

建武八年，岑彭带兵跟从皇上攻破天水，和吴汉在西城围攻隗嚣。当时公孙述的部将李育带兵救援隗嚣，镇守上邽，光武帝留盖延、耿弇围攻上邽，自己驾车东归了。写信命令岑彭说：“两城如果都攻下，便可率军南下进击蜀贼。人总是苦于不知足，已经平定了陇，又眼睛看着蜀。每次发兵出征，我的须发都要为之加白。”岑彭于是堵塞山谷间的水，灌注西城，城才淹没一丈多，隗嚣的部将行巡、周宗带着巴蜀的救兵到了，隗嚣因此得以出城回冀县。汉军的粮食吃完了，便烧掉辎重，带兵离开陇西，盖延、耿弇也紧接着退兵。隗嚣派军队追击各营，岑彭行军在最后抵拒追兵，所以其他各将都能全师东归。岑彭回到津乡。

建武九年，公孙述派他的将领任满、田戎、程汎，率几万人坐着桴筏东下江关，打败冯骏和田鸿、李玄等人。于是攻下夷道、夷陵，占据了荆门、虎牙。在江水上横驾浮桥、修建斗楼，立起密集的木桩以绝断水路，在山上结扎营寨，来抗拒汉兵。岑彭多次进攻他们，都不利，于是改装了几千艘直进楼船和冒突露桡。

十一年春，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吴汉以三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天风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欑柱钩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彭复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见诸耆老，为言大汉哀愍巴蜀久见虏役，故兴师远伐，以讨

有罪，为人除害。让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悦，争开门降。诏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

建武十一年春天，岑彭和吴汉以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征发南阳郡、武陵郡和南郡的军队，又征发桂阳郡、零陵郡、长沙郡的运输操棹的水兵，共六万多人，五千匹马，都在荆门集合。吴汉认为三郡的操棹水兵要花费不少粮食，准备叫他们回去。岑彭认为蜀兵很多，水兵不能遣散，上奏折陈述这个想法。光武帝回示岑彭说："大司马吴汉习惯使用步骑，不懂得水战，荆门的军事，全由你征南大将军岑彭一个人作主罢。"岑彭于是下令在军队中招募攻打浮桥的勇士，首先登上浮桥的得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向前。当天刮着狂风，鲁奇的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但是水中的木桩挂住船帮无法离开，鲁奇等人趁势拼死战斗，便扔火把去烧浮桥，风急火大，浮桥和斗楼烧垮了。岑彭又令全军顺着风向并力前进，兵力所到的地方谁也阻挡不住。蜀兵大乱，淹死的有几千人。杀了任满，活捉了程汎，而田戎则逃守江州。岑彭上奏由刘隆任南郡太守，自己带领臧宫、刘歆长驱直入江关，命令军队不许掳掠。军队所经过的地方，老百姓都捧着牛肉和酒欢迎慰劳。岑彭会见一批老年人，跟他们说大汉怜悯巴蜀百姓长久被奴役强劫，所以兴兵远征，讨伐有罪的人，为大家除害。岑彭谦让不接受老百姓的牛肉和酒。百姓都大为高兴，争着开门投降。光武帝令岑彭暂任益州牧，所攻下的州郡，常由他代行太守的职事。

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鲔、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泝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

岑彭到江州，因为田戎的军粮多，难于一下子攻拔，便留冯骏驻守江州，自己趁着有利时机带兵直往垫江，攻下平曲，没收了那里的几十万石米。公孙述派遣他的将领延岑、吕鲔、王元和他的弟弟公孙恢率领全部军队在广汉和资中抗拒，又派遣将领侯丹率领两万多人在黄石抗拒。岑彭于是到处布置疑兵，令护军杨翕和臧宫抵抗延岑等人，自己则分一部分兵顺长江下驶回到江州，逆都江而上，偷袭侯丹，大败侯丹。随即星夜兼程走了两千多里，径直攻占了武阳。派精壮的骑兵奔向广都，离成都只有几十里，其势如暴风骤雨，所到之处敌军都奔跑逃散。最初，公孙述听说汉兵在平曲，所以派大军迎战。及至岑彭已到达武阳，绕到延岑军队的后面时，蜀地军民无不震动害怕。公孙述大为吃惊，用手杖敲打着地面说："为什么这样神速啊！"

彭所营地名彭亡，闻而恶之，欲徙，会日暮，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

彭首破荆门，长驱武阳，持军整齐，秋豪无犯。邛谷王任贵闻彭威信，数千里遣使迎降。会彭已薨，帝尽以任贵所献赐彭妻子，谥曰壮侯。蜀人怜之，为立庙武阳，岁时祠焉。

子遵嗣，徙封细阳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复封遵弟淮为谷阳侯。遵永平中为屯骑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国。建光元年，安帝复封杞细阳侯，顺帝时为光禄勋。

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阳长公主。少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朝廷多称其能。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视事二年，舆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牦。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於戏休兹！"

岑彭军队所驻扎的地方叫彭亡，他听到这个名字很厌恶它，准备迁走。但正值天色已晚，巴蜀的刺客假装成逃亡的奴仆来投降，当晚刺杀了岑彭。

岑彭最先攻破荆门，长驱直入武阳，掌管军队很有秩序，秋毫无犯。邛谷王任贵听说岑彭的威信高，在几千里外派使者来迎降。正值岑彭已经死了，光武帝便把任贵所献的全部贡品赐给岑彭的妻子和儿女，赐谥号为壮侯。巴蜀人爱怜岑彭，替他在武阳建立了一座庙宇，每年按时祭祀。

他的儿子岑遵继位，改封为细阳侯。建武十三年，光武帝思念岑彭的功劳，又封岑遵的弟弟岑淮为谷阳侯。岑遵在永平年间担任屯骑校尉。岑遵死后，儿子岑伉继位。岑伉死后，儿子岑杞继位，元初三年因事获罪而失掉封国。建光元年，安帝又封岑杞为细阳侯，顺帝时任光禄勋。

岑杞死后，儿子岑熙继位，娶安帝的妹妹涅阳长公主为妻。他年轻时担任侍中、虎贲中郎将，朝廷百官大多称赞他有才能。他升为魏郡太守后，招聘隐逸贤士，让他们参与政事，以德化人而教化大行。任职两年，众人歌颂他说："我家长有多刺的枳棘，岑君替我们砍伐它。我家有害人的蟊贼，岑君替我们遏制它。晚上狗叫也不惊恐，脚板底下生出长毛。口含食物鼓腹而歌，哪里知道有什么凶祸？我喜爱我这一生，正生活在这个时代。美啊，岑君！唉，多么美好呀！"

熙卒，子福嗣，为黄门侍郎。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

时下江、新市兵起，复亦聚众数百人于羽山，自号将军。更始立，乃将其众归汉中王刘嘉，以为校尉。复见更始政乱，诸将放纵，乃说嘉曰："臣闻

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图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定六国之规，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今汉室中兴，大王以亲戚为藩辅，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刘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书往。”复遂辞嘉，受书北度河，及光武于柏人，因邓禹得召见。光武奇之，禹亦称有将帅节，于是署复破虏将军督盗贼。复马羸，光武解左骖以赐之。官属以复后来而好陵折等辈，调补鄗尉，光武曰：“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

岑熙死后，儿子岑福继位，担任黄门侍郎。

贾复字君文，是南阳郡冠军县人。年少时爱好学习，熟悉《尚书》。跟从舞阴县的李先生求学，李先生很赏识他，对门人说：“贾君有这样的容貌，这样的志气，又勤奋学习，是担任将相的人才。”王莽新朝末年，贾复担任县掾，到河东去接盐，路上恰巧遇到强盗，同路的十多人都丢掉了盐，只有贾复完整地保住盐回到县城，县中人称赞他忠诚可靠。

当时下江兵、新市兵起义，贾复也在羽山聚集几百人，自称将军。更始立为皇帝后，他便率领这批人归附了汉中王刘嘉，刘嘉让他担任校尉。贾复见更始帝的政治昏乱，各将领们放任不轨，便劝刘嘉说：“我听说追求尧、舜的业绩而不能做到的，商汤王、周武王是这样的人；追求汤、武的业绩而不能做到的，齐桓公、晋文公是这样的人；追求桓、文的业绩而不能做到的，六国是这样的国家；确定六国的法度，想安稳遵循施行，而不能做到的，被灭亡了的六国是这样的国家。现在汉室中兴，大王您因是宗室亲戚而成为汉室的屏障与辅佐，全国没有平定，而您却安守着您所维护的宗室，岂不是不可得到真正的维护吗？”刘嘉说：“你说的事太大，不是我能担负得了的。大司马刘秀在黄河以北，必能辅助朝廷施行你的意见，你只需拿我的信去见他便是。”贾复于是辞别刘嘉，带着刘嘉的信，往北渡黄河，在柏人赶上了光武帝，通过邓禹的推荐得以被召见。光武帝很赏识他，邓禹也称赞他有将帅的操守，因此令贾复暂任破虏将军部下的督盗贼。贾复的坐马瘦弱，光武帝解下自己车上左旁的马送给他。官员们认为贾复后到又喜欢侵凌伤害同辈人，请求光武帝调他任鄗县尉，光武帝说：“贾复有击退敌人于千里之外的威力，刚刚授予他职务，不能随意解除。”

光武至信都，以复为偏将军。及拔邯郸，迁都护将军。从击青犊于射犬，大战至日中，贼陈坚不却。光武传召复曰：“吏士皆饥，可且朝饭。”复曰：“先破之，然后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又北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追及光武于蓟，相见甚欢，大飨士卒，令复居前，击邺贼，破之。

光武帝到信都，任贾复为偏将军。等到攻占邯郸后，升他为都护将军。跟从光武帝在射犬攻击青犊，大战到中午时，青犊仍然阵脚坚固没有退却。光武帝传令召见贾复说：“吏士们都已饥饿，可以先吃早饭。”贾复说：“先攻破敌人，然后吃饭吧。”于是他背着弓箭抢先迎敌，所到之处敌人纷纷后退，敌人终于败逃。各将领都佩服他的勇敢。他又往北在真定跟五校兵交战，大败五校兵。贾复受伤很厉害。光武帝大惊说：“我之所以不叫贾复另领一支军队，是因为他轻敌。果然，丧失我一位名将。听说他的妻子有孕，生女呢，我的儿子娶了她，生男呢，我的女儿嫁给他，不让贾复担心自己的妻子儿女。”贾复的病不久痊愈，赶到蓟县去见光武帝。两人相见非常高兴，光武帝大大赏宴士卒。令贾复担任前锋，进击鄃县之贼，打败了他们。

光武即位，拜为执金吾，封冠军侯。先度河攻朱鲔于洛阳，与白虎公陈侨战，连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阳二县。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大司马当击宛。”遂遣复与骑都尉阴识、骁骑将军刘植南度五社津击郾，连破之。月余，尹尊降，尽定其地。引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汜，汜降，属县悉定。其秋，南击召陵、新息，平定之。明年春，迁左将军，别击赤眉于新城、渑池间，连破之。与帝会宜阳，降赤眉。

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自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光武帝登上皇位后，任命贾复为执金吾，封为冠军侯。他率先渡过黄河，在洛阳攻击朱鲔，跟白虎公陈侨交战，连连打败他，逼使他投降。建武二年，将穰县和朝阳县加封给他。更始帝的郾王尹尊和各大将在南方未投降的还很多，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兵事时，没有说话，深思了很久，便用木简敲打着地说：“郾王最强，其次是宛王，谁去攻打？”贾复不加思考地说：“臣请求去攻打郾王。”光武帝笑着说：“执金吾去攻打郾王，我还有什么忧虑！大司马应当去攻打宛王。”于是光武帝派贾复与骑都尉阴识、骁骑将军刘植向南渡过五社津去攻打郾王，连连打败了他。一个多月后，郾王尹尊投降，完全平定了他的领地。他带兵向东攻打更始帝的淮阳太守暴汜，暴汜投降，他的属县全部被平定。那年秋天，他南击召陵县和新息县，平定了这些地方。第二年春天，升为左将军，分兵在新城、渑池间攻打赤眉军，连续打败了赤眉。后来跟光武帝在宜阳相会，逼使赤眉军投降。

贾复跟从光武帝征伐，从来没有失败过，多次和诸将突破敌人的围攻解救急难，身上受过十二处创伤。光武帝因为贾复敢于深入敌阵，很少叫他远征，但称赞他的勇气和节操，常常叫他跟从自己，所以贾复很少有领导一个方面的功勋。各将领议论功劳时常自夸，贾复

从来不说自己。光武帝常常说：“贾君的功绩，我自己知道是什么。”

十三年，定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观阳，凡六县。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佑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谥曰刚侯。

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诬告母杀人，国除。肃宗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一县。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长嗣。

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迁，建初中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宗擢用其任职者，与边吏参选，转相监司，以擿发其奸，或以功次补长吏，故各愿尽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征为长水校尉。宗兼通儒术，每讌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

建武十三年，最后封他为胶东侯，食邑有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梃、观阳，共六个县。贾夏知道光武帝想停止战争，倡导文教道德，不想叫功臣们拥有军队留在京师，便和高密侯邓禹一起削减自己的军权，劝导儒学。光武帝深深地认为他们做得对，于是废除了左、右将军。贾复以列侯的资格回第宅，被加赐特进的官位。贾复为人刚毅正直，多在大节方面有突出表现。既回私宅，便关起门来讲求修养以保全自己的威严和声望。朱祐等人推荐贾复适宜担任宰相，光武帝正把政事交给三公负责，所以原来的功臣大都未被任用。这时只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位跟公卿一起参议国家大事，给他们的恩遇很厚。建武三十一年，贾复逝世，谥号为刚侯。

儿子贾忠继位。贾忠死后，儿子贾敏继位。建初元年，贾敏因诬告母亲杀人而犯罪，封国被废除。肃宗章帝改封贾复的小儿子贾邯为胶东侯，贾邯的弟弟贾宗为即墨侯，食邑各一县。贾邯死后，儿子贾育继位。贾育死后，儿子贾长继位。

贾宗字武儒，年轻时有操守，特别有才智和谋略。最初被任为郎中，逐渐升迁，建初年间任朔方太守。过去迁徙到边境的内郡人，大多贫弱，被当地的居民奴役，不能担任官吏。贾宗选拔那些胜任职务的人，跟边吏参杂一起任用，相互监察，以揭发边吏们的奸邪。有的内地人还因有功而按照次序补授为高级官员，所以他们各愿尽死效力。匈奴人害怕贾宗，不敢侵入边塞。朝廷召他任长水校尉。贾宗兼通儒家学术，皇上每次在内廷召见他时，常叫他跟少府丁鸿等人在自己面前议论。章和二年贾宗逝世，朝廷上下都哀怜惋惜他。

子参嗣。参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临颖长公主。主兼食颍阴、许，合三县，数万户。时邓太后临朝，光宠最盛，以建为侍中，顺帝时

为光禄勋。

儿子贾参继位。贾参死后，儿子贾建继位。元初元年，贾建娶和帝的女儿临颍长公主为妻。公主兼食颍阴县、许县，两人合计食禄三个县，几万户。当时邓太后临朝听政，贾建最受宠信，任命贾建为侍中。顺帝时任光禄勋。

论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违之以全福；征南恶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岂几虑自有明惑，将期数使之然乎？

赞曰：阳夏师克，实在和德。胶东盐吏，征南宛贼。奇锋震敌，远图谋国。

评论说：中兴将帅中立功成名的人是很多的，只有岑彭、冯异曾立一个方面的称号。自函谷关以西，方城以南的地区，两位将军所建立的功勋，实在是大得很。像冯异、贾复的不自夸，岑彭的讲信义，实足以使三军感动而使敌人归附，所以他们能成就远大的事业，最终保全了自己的福泽。从前，汉高祖忌恨“柏人”这个名字，离开柏人县因而获得保全生命的福气；征南将军岑彭憎恶“彭亡”这个地方，留宿一晚便横遭灾祸。到底是观察考虑问题各有明察和疑惑，还是命运使得事情会这样呢？

赞辞说：阳夏侯冯异的军事成功，实际在于他平和的德性。胶东侯贾复曾任盐吏，征南将军岑彭曾是宛县的贼寇。但他们的神奇作战却震惊敌人，他们深远的考虑都是为国家而谋划。

# 后汉书卷十八

## 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更始立，使使者韩鸿徇河北。或谓鸿曰："吴子颜，奇士也，可与计事。"鸿召见汉，甚悦之，遂承制拜为安乐令。

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复随后入。宠甚然之。于是遣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并军而南，所至击斩王郎将帅。及光武于广阿，拜汉为偏将军。既拔邯郸，赐号建策侯。

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邓禹及诸将多知之，数相荐举，及得召见，遂见亲信，常居门下。

吴汉字子颜，是南阳郡宛县人。家中贫穷，在县内任职当亭长。王莽末年，他因自己的宾客犯法，便逃命到了渔阳。因资用缺乏，便以贩卖马匹为业，往来于燕、蓟一带，每到一处都与豪杰们结交。更始立为皇帝后，派使者韩鸿巡行河北。有人对韩鸿说："吴子颜，是个奇士，你可和他商议行事。"韩鸿召见吴汉后，非常喜欢他，便根据皇上的命令任他为安乐县令。

遇上王郎起兵，北方各州骚扰困惑，吴汉素来听说光武帝是位长者，私自想诚心归附。就劝说太守彭宠道："渔阳郡和上谷郡的精锐骑兵，在全国是有名的。您为何不集中这两郡的精锐部队，归附刘秀去攻打邯郸呢？这可是千载一时的大功业。"彭宠认为这话对，但他的属官都想要归附王郎，彭宠因此不能作出决定。吴汉便辞别出来，停在外亭，考虑用什么来欺诳大家，却又想不出来。这时见路上来了个像儒生的人，吴汉派人把他叫来，给他准备饭食，问他听到什么消息。这位儒生便说刘秀军队经过的地方，各郡县都倾心归顺；邯郸称帝的实际并不姓刘。吴汉大喜，就假造一封光武帝的信，传送文书到渔阳，派这个儒生带着去见彭宠，叫他把自己所听到的详细告诉给彭宠，吴汉随后再进去。彭宠认为儒生所说的很对。于是派吴汉带领军队和上谷郡的将领们合军向南，他们所到之处，击杀王郎的将帅。在

广阿追上了光武帝，光武帝任吴汉为偏将军。当攻取邯郸后，赐给吴汉建策侯的称号。

吴汉为人质朴厚道缺少文采，匆促之间不能用言辞表达自己的想法。邓禹和将领们大都了解他，多次向光武帝推荐。等到光武帝召见他后，他便立即被亲近和信用，常生活在光武帝身边。

光武将发幽州兵，夜召邓禹，问可使行者。禹曰："间数与吴汉言，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即拜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闻之，阴勒兵，敕诸郡不肯应调。汉乃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曾以汉无备，出迎于路，汉即㧑兵骑。收曾斩之，而夺其军。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遂悉发其兵，引而南，与光武会清阳。诸将望见汉还，士马甚盛，皆曰："是宁肯分兵与人邪？"及汉至莫府，上兵簿，诸将人人多请之。光武曰："属者恐不与人，今所请又何多也？"诸将皆惭。

初，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会光武至，共定邯郸，而躬裨将虏掠不相承禀，光武深忌之。虽俱在邯郸，遂分城而处，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于职事，光武常称曰"谢尚书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时光武南击青犊，谓躬曰："我追贼于射犬，必破之。尤来在山阳者，势必当惊走。若以君威力，击此散虏，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犊破，而尤来果北走隆虑山，躬乃留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守邺，自率诸将军击之。穷寇死战，其锋不可当，躬遂大败，死者数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汉与岑彭袭其城。汉先令辩士说陈康曰："盖闻上智不处危以侥幸，中智能因危以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师败乱，四方云扰，公所闻也。萧王兵强士附，河北归命，公所见也。谢躬内背萧王，外失众心，公所知也。公今据孤危之城，待灭亡之祸，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福，免下愚之败，收中智之功，此计之至者也。"康然之。于是康收刘庆及躬妻子，开门内汉等。及躬从隆虑归邺，不知康已反之，乃与数百骑轻入城。汉伏兵收之，手击杀躬，其众悉降。躬字子张，南阳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之备，终受制矣。"躬不纳，故及于难。

光武帝将要派遣幽州兵，晚上召见邓禹，问他可以派谁去。邓禹说："有空时我曾多次和吴汉谈过话，这个人勇猛有智谋，各将领中很少有人能赶上他。"光武帝就任命吴汉为大将军，带着符节去征发北方十郡的精锐骑兵。更始帝的幽州牧苗曾听说这件事，暗地布置军队，命令各郡不肯应征。吴汉于是带领二十骑先奔驰到无终县。苗曾以为吴汉没有防备，到路上来迎接，吴汉就指挥骑兵，逮住苗曾杀了他，并夺取了他的军队。北方各州震动惊怕，城镇官民没有不望风服从的。于是吴汉便全部征发这些州郡的军队，带着南进，跟光武帝在清阳县会合。各将领望见吴汉回来了，兵士和马匹很多，都说："这些军队肯分给别人吗？"及至吴汉回到幕府，缴上士兵名册，将领们个个请求分兵。光武帝说："先前大家恐怕不会给人，现在请求分兵的人又为什么这样多呢？"将领们都感到惭愧。

当初，更始帝派尚书令谢躬率六位将军去攻打王郎，攻不下来。正值光武帝到来，一起平定了邯郸，但谢躬部下的裨将放纵掳掠不相禀告，光武帝深深忌恨他们。虽都住在邯郸，却和他们分别驻扎，但光武帝经常慰问安抚谢躬。谢躬处理吏事颇勤奋，光武帝常常称赞说"谢尚书是个真正的官吏"，所以谢躬自己没有疑虑。不久谢躬带领他的几万军队，回驻邺县。当时光武帝往南攻击青犊，对谢躬说："我追赶青犊贼到射犬时，必定会打败他们。尤来在山阳的人，势必也会被吓跑。如果靠着你的威望和军力，进击这些逃散的敌人，他们一定会被擒拿。"谢躬说："好。"等青犊被打败后，尤来果然向北逃到隆虑山，谢躬便留下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镇守邺县，自己带领各将去攻打尤来。处于穷途末路的敌人拼死战斗，其势头锐不可当，谢躬因此大败，死了几千人。光武帝因谢躬在外地，便派吴汉和岑彭袭击邺县城。吴汉首先叫有口才的人劝陈康说："我听说，有上智的人不会处在危险境地寄希望于侥幸，有中智的人能够依靠危险境地来取得成功，智慧低下的人则安于危险境地以自取灭亡。危亡的到来，在于人如何去做。您不可不看清这一点。现在京城败乱，四方像乱云一样纷扰，这是您所听到的。萧王刘秀的军队强大士人依附，黄河以北的地区都已归顺，这是您所看见的。谢躬对内背弃萧王，在外丧失众心，这是您所知道的。您现在据守一座处于危境的孤城，等待着被灭亡的灾祸，义的方面不能有所立，节操方面不能有所成。不如打开城门接纳我军，转祸为福，免掉智慧低下者的失败，获取中智者的功效，这是最好的计策。"陈康认为这话说得对。于是陈康逮捕了刘庆和谢躬的妻子儿女，打开城门让吴汉等人的军队进城。等谢躬从隆虑山回到邺县时，不知陈康已经反叛了他，便跟几百骑兵轻率进城。吴汉的伏兵逮捕了他，吴汉亲手杀死谢躬，他的部下都投降了。谢躬字子张，南阳郡人。当初，他的妻子晓得光武帝心中不满他，常常警戒谢躬说："您与刘秀长久不和，却相信他那些空话，不防备他，终究会被他控制的。"谢躬不采纳妻子的建议，所以遭到这场灾难。

光武北击群贼，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及河北平，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光武即位，拜为大司马，更封舞阳侯。

建武二年春，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于邺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帝使使者玺书定封汉为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复率诸将击邺西山贼黎伯卿等，及河内修武，悉破诸屯聚。车驾亲幸抚劳。复遣汉进兵南阳，击宛、涅阳、郦、穰、新野诸城，皆下之。引兵南，与秦丰战黄邮水上，破之。又与偏将军冯异击昌城五楼贼张文等，又攻铜马、五幡于新安，皆破之。

光武帝往北攻击群贼时，吴汉常带五千精锐骑兵作为军队的前

锋，多次率先冲锋陷阵。等到黄河以北平定后，吴汉和其他将领捧着地图和文书，献上帝号。光武帝登上皇位，任命吴汉为大司马，改封为舞阳侯。

建武二年春天，吴汉率领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在邺县东边的漳水两岸一起进击檀乡贼，大败他们，投降的有十多万人。光武帝派使者带着玺书最后封吴汉为广平侯，食邑有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共四个县。他又率领各将进击邺县西山贼黎伯卿等人，以及河内郡的修武，全部攻破敌人的各处屯聚。光武帝亲自到前线慰劳。又派吴汉向南阳进军，攻击宛、涅阳、郦、穰、新野各城，全部占据了这些城镇。带兵往南，和秦丰在黄邮水两岸交战，打败了秦丰。又和偏将军冯异进击昌城的五楼贼张文等人，又在新安攻打铜马、五幡，都打败了他们。

明年春，率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击青犊于轵西，大破降之。又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围苏茂于广乐。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令军中曰："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旦日，建、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反还奔城。汉长驱追击，争门并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汉留杜茂、陈俊等守广乐，自将兵助盖延围刘永于睢阳。永既死，二城皆降。

明年，又率陈俊及前将军王梁，击破五校贼于临平，追至东郡箕山，大破之。北击清河长直及平原五里贼，皆平之。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诸将乃服，曰："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第二年春天，他率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在轵县西边攻击青犊，大败青犊使他们投降。又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人，在广乐围攻苏茂。刘永的将领周建另外招集士兵收集到十多万人，援救广乐。吴汉率轻骑兵迎击和他交战，战斗不利，吴汉从马上跌下，摔伤了膝盖，返回军营，周建等人于是联合军队进入广乐城。各位将领对吴汉说："大敌当前，而您因伤卧床，大家心中会恐惧的。"吴汉于是包裹好伤处突然站起，杀牛宴赏士卒，对全军下令说："贼子虽然众多，但都是劫掠财物的一群强盗，'胜利了，互不让利，失败了，互不救助'，没有坚持气节愿为正义而死的人。现在正是封侯的时刻，大家努力吧！"于是军士奋发，人人勇气倍增。第二天，周建、苏茂出兵围攻吴汉。吴汉挑选四部的精兵黄头吴河等人，以及乌桓的精锐骑兵三千多人，一齐击鼓前进。周建军大溃败，回头

奔回城内。吴汉军长驱追击，争门一齐入城，大败敌人，苏茂、周建突围逃走。吴汉留下杜茂、陈俊等人镇守广乐，自己带兵帮助盖延在睢阳围攻刘永。等刘永死后，两座城的军民全都投降。

第二年，吴汉又率陈俊和前将军王梁，在临平打败五校贼，追到东郡的箕山，大败他们。往北攻击清河郡长直和平原郡五里贼，全部平定了这些地方。当时鬲县的五大宗族一起赶走郡守和县长，据城反叛。各位将领争着要去攻打他们，吴汉不同意，说："使鬲县人反叛的原因，都是郡守、县长的罪过。敢于轻率冒失进兵的，斩。"于是他发布文书，遍告郡人，叫他们逮捕郡守和县长，同时派人到城里去道歉。五姓的人大喜，就相率投降。各将领方才佩服地说："不打仗而占据城池，这不是大家所能做到的。"

冬，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汉忠将军王常等，击富平、获索二贼于平原。明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又从征董宪，围朐城。明年春，拔朐，斩宪。事已见《刘永传》。东方悉定，振旅还京师。

会隗嚣畔，夏，复遣汉西屯长安。八年，从车驾上陇，遂围隗嚣于西城。帝敕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遂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孙述救至，汉遂退败。

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及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汉留夷陵，装露桡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泝江而上。会岑彭为刺客所杀，汉并将其军。十二年春，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遂围武阳。述遣子婿史兴将五千人救之。汉迎击兴，尽殄其众，因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

这年冬天，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汉忠将军王常等人，在平原郡攻击富平、获索二贼。第二年春天，贼率五万多人在夜间进攻吴汉的军营，军中惊恐慌乱，吴汉本人却稳睡不动，不多一会儿全军便安定了。随即在当夜派精兵出营突然袭击，大败贼众。乘机追击贼人的余部，便到达无盐县，进击勃海郡，完全平定了这些地方。他又跟从皇上征伐董宪，围攻朐县县城。第二年春天，攻下朐县，杀了董宪。事迹已见于《刘永传》。东方各郡全部平定，吴汉整军回京都。

遇上隗嚣叛乱，这年夏天，朝廷又派吴汉的军队西驻长安。建武八年，他随从光武帝西上陇地，便在西城围攻隗嚣。光武帝命令吴汉说："各郡的士卒只晓得坐吃军粮，如果有人逃亡，便会挫伤大家的情绪，应该全部遣散他们。"吴汉等人贪图合力攻打隗嚣之功，竟没有遣散郡兵，结果粮食一天天减少，官吏士卒疲于劳役，逃跑的人很多，等公孙述的救兵一到，吴汉的军队便失败后撤了。

建武十一年春季，他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人征伐公孙述。等岑彭攻下荆门，长驱直入江关时，吴汉留守夷陵，制造了一批露桡船，率领南阳兵和暂时解除枷锁的刑徒、招募来的士卒共三万人逆流而上。碰上岑彭被刺客暗杀，吴汉一并统率了他的军队。十二年春季，和公孙述的将领魏党、公孙永在鱼涪津交战，大败他们，便进围武阳。公孙述派他的女婿史兴带五千人来救武阳。吴汉迎击史兴，全部消灭了他的部队，趁机进入犍为郡境。各县都依城坚守。吴汉便进击广都，占领了它。派轻骑烧掉了成都市桥，武阳以东的各个小城都投降了。

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将众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并出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汉乃召诸将厉之曰："吾共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斩谢丰、袁吉，获甲首五千余级。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谴责。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述自将数万人出城大战，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事已见《述传》。旦日城降，斩述首传送洛阳。明年正月，汉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诏令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

光武帝告诫吴汉说："成都城内有十多万人，不能轻视。您只需坚定地据守广都，等待敌人来攻，不要跟他们争夺胜负。如果敌人不敢来，您推进军营逼近敌人，只需等他们精疲力竭，才可以去进攻。"吴汉利用胜利的形势，便自己率领步兵骑兵共两万多人进逼成都，在离城十多里的地方，靠着江北设立军营搭起浮桥，派副将武威将军刘尚率一万多人驻扎在江南，相距二十多里。光武帝听到这一情况后大惊，责备吴汉说："我接连给您下达命令讲了千条万端，为何您事情临头竟这样错乱！您既轻敌深入敌境，又和刘尚分开驻扎，事情发生紧急时，你们不能互相顾及。如果敌人出兵牵制您，以大批军队攻打刘尚，刘尚输了，您也就会失败。希望不要再作其他打算，急急带兵回广都。"诏书还没有到达，公孙述果然派他的将领谢丰、袁吉率十多万人，分成二十多营，一起出攻吴汉。派另外的将领率一万多人偷袭刘尚，使他不能救援吴汉。吴汉跟公孙述的部下大战了一

天，失败了，跑回军营，谢丰乘势把他们围住。吴汉于是召集各将，鼓励他们说：“我和诸君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转战千里，所到之处斩杀俘获不少，于是深入敌境，到了敌人京城城下。如今和刘尚两处被围，这种形势已不能互相接应，灾祸难于估量。我准备暗地出兵在江南接近刘尚，两处合力抵御。如大家能同心协力，人人各自努力战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必然失败而死无余类了。成败的关键，在此一举。”将领们都说：“好。”于是让士兵饱食酒肉，喂好马匹，关闭军营三天不出兵，又树立很多旗帜，让烟火不断，然后在一个晚上叫士卒口衔横枚，带着军队与刘尚合军。谢丰等人竟然没有察觉，第二天，谢丰便分兵抵御江北岸的汉军，自己领军攻打江南岸的汉军。吴汉令全军迎战，从清晨打到申时，终于大败谢丰军，杀了谢丰和袁吉，获甲士首级五千多个。于是带兵回到广都，留下刘尚抵御公孙述，把战况详细报告朝廷，并且深深地谴责自己。光武帝回信说：“您回兵广都，是很恰当的，公孙述一定不敢越过刘尚来攻击您。如果他们先攻刘尚，您从五十里外的广都派全部步兵骑兵奔赴前线，正好遇上公孙述的危困，打败他是一定的。”从此吴汉和公孙述在广都、成都之间展开战斗，打八次仗八次都取得胜利，从而进驻了成都的外城。公孙述自己率领几万人出城大战，吴汉派护军高午、唐邯率领几万精锐士卒迎击他。公孙述的军队败逃，高午奔跑到阵内，刺杀了公孙述。此事已见《公孙述传》。第二天，成都全城投降，吴汉斩下公孙述的首级，用驿车送到洛阳。第二年正月，吴汉整饬军队顺江流而下。到宛县，朝廷叫他回家上坟，赐给他家二万斛谷。

十五年，复率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

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自称大司马，攻太守张穆，穆逾城走广都，歆遂移檄郡县，而宕渠杨伟、朐䏰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帝以歆昔为岑彭护军，晓习兵事，故遣汉率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将万余人讨之。汉入武都，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

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

建武十五年，吴汉又率领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往北攻伐匈奴，迁走雁门、代郡、上谷的官吏和百姓六万多人，安置在居庸关和常山关以东。

建武十八年，蜀郡的守将史歆在成都叛变，自称大司马，攻打太守张穆。张穆翻过城墙跑到广都。史歆于是向各郡县发布文书，而宕渠县杨伟和朐䏰县徐容等人，各自起兵几千人来响应史歆。光武帝认为史歆从前是岑彭部下的护军，通晓军事，所以派遣吴汉带领刘尚和太中大夫臧宫率一万多人去征讨他。吴汉进入武都，便征发广汉、巴、蜀三郡的士兵围攻成都，围了一百多天，城被攻克，斩了史歆等人。吴汉于是乘木筏沿长江去巴郡，杨伟、徐容等人惶恐地解散了军队，吴汉杀了他们的二百多个头目，将他们的同党几百多家迁到南郡和长沙郡，然后班师回朝。

吴汉性格顽强，每次跟从皇上出征，光武帝没有安坐时，他总是侧着身子站着。各将领见战斗不利的时候，常有不少人很惶恐，失去常态。吴汉却神色自如，仍然整磨兵器，激励鼓舞官兵。光武帝在当时派人去看大司马在干什么，人们回报说正在修整作战的器械，于是感叹地说："吴公比较令人满意，他的威重好像可以与国家相当了！"他每次出兵时，早上接到诏命，傍晚便出发上路，从来没有准备行装的时候。所以能够常常尽职，以功名终其身。及至在朝廷时，他拘谨朴质，流露在容貌上。一次吴汉出征时，妻子儿女曾经在后方买田置业，吴汉回来后，责备他们说："军队出征在外，官吏士卒常常供应不足，为什么你们要多买田产房屋呢！"于是把这些田产全部分给了兄弟和外祖父家。

> 二十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及薨，有诏悼愍，赐谥曰忠侯。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
>
> 子哀侯成嗣，为奴所杀。二十八年，分汉封为三国：成子旦为灈阳侯，以奉汉嗣；旦弟盱为筑阳侯；成弟国为新蔡侯。旦卒，无子，国除。建初八年，徙封盱为平春侯，以奉汉后。盱卒，子胜嗣。初，汉兄尉为将军，从征战死，封尉子彤为安阳侯。帝以汉功大，复封弟翕为褒亲侯。吴氏侯者凡五国。
>
> 初，渔阳都尉严宣，与汉俱会光武于广阿，光武以为偏将军，封建信侯。
>
> 论曰：吴汉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谅由质简而强力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斯岂汉之方乎！昔陈平智有余以见疑，周勃资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以相怀，则智者以有余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建武二十年，吴汉病重。皇帝亲临探望，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吴汉回答说："臣蠢没有知识，只望陛下千万不要宽容我的过错。"等到死后，皇上下诏哀悼，赐谥号叫忠侯。朝廷派北军的五校兵、轻车和武士送葬，像送葬大将军霍光的旧例一样。

他的儿子哀侯吴成继位，被奴仆杀害。建武二十八年，吴汉的封

地被分为三国：封吴成的儿子吴旦为濯阳侯，以作为吴汉的奉继者；封吴旦的弟弟吴盱为筑阳侯；封吴成的弟弟吴国为新蔡侯。吴旦死后，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建初八年，改封吴盱为平春侯，以作为吴汉的后代奉继者。吴盱死后，儿子吴胜继位。当初，吴汉的哥哥吴尉担任将军，跟从皇上出征时战死，朝廷封吴尉的儿子吴彤为安阳侯。皇帝以为吴汉功劳大，又封吴汉的弟弟吴翕为褒亲侯。吴家任侯爵的共有五个封国。

当初，渔阳的都尉严宣，跟吴汉一起到广阿去会见光武帝，光武帝任他为偏将军，封为建信侯。

评论说：吴汉在建武时期，常处于上公的职位，他始终受到光武帝的倚重和亲爱，确实由于他本质简朴而性格顽强。孔子说："刚强果断朴质口笨的人近于仁人。"这难道不是吴汉的写照吗！从前陈平智慧有余因此受高祖怀疑，周勃天资朴实忠厚而被高祖信赖。人们的仁和义不足以使君臣相互依赖信任，聪明的人因为才智有余而被怀疑，朴质的人因为智不足却可取得信任。

盖延字巨卿，渔阳要阳人也。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边俗尚勇力，而延以气闻。历郡列掾、州从事，所在职办。彭宠为太守，召延署营尉，行护军。

盖延字巨卿，是渔阳郡要阳县人。身高八尺，可以弯三百斤的弓。边境的习俗崇尚勇力，而盖延以有勇气而闻名。历任郡列掾、州从事，凡所在岗位都称职而能办事。彭宠为渔阳太守时，召他暂署营尉，兼任护军。

及王郎起，延与吴汉同谋归光武。延至广阿，拜偏将军，号建功侯，从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为虎牙将军。

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击敖仓，转攻酸枣、封丘，皆拔。其夏，督驸马都尉马武、骑都尉刘隆、护军都尉马成、偏将军王霸等南伐刘永，先攻拔襄邑，进取麻乡，遂围永于睢阳。数月，尽收野麦，夜梯其城入。永惊惧，引兵走出东门，延追击，大破之。永弃军走谯，延进攻，拔薛，斩其鲁郡太守，而彭城、扶阳、杼秋、萧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斩之。永将苏茂、佼强、周建等三万余人救永，共攻延，延与战于沛西，大破之。永军乱，遁没溺死者太半。永弃城走湖陵，苏茂奔广乐。延遂定沛、楚、临淮，修高祖庙，置啬夫、祝宰、乐人。

三年，睢阳复反城迎刘永，延复率诸将围之百日，收其野谷。永乏食，突走，延追击，尽得辎重。永为其将所杀，永弟防举城降。

等到王郎起兵，盖延和吴汉共同商议归附了光武帝。盖延到广阿后，光武帝任他为偏将军，封号为建功侯，他跟从光武帝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地区。光武帝登上皇位，命盖延任虎牙将军。

建武二年，改封为安平侯。派他向南攻击敖仓，回头又攻酸枣、

封丘两县，都攻占了。这年夏天，他统领驸马都尉马武、骑都尉刘隆、护军都尉马成、偏将军王霸等人向南攻打刘永，首先攻占了襄邑县，进而夺取麻乡县，于是在睢阳围攻刘永。几个月中，他们收割了野外的全部麦子。在夜间他率兵搭梯子爬入城内。刘永惊恐，带兵跑出东门，盖延追击，大败刘永。刘永丢弃部队奔逃到谯县，盖延进攻，攻克薛县，杀了他的鲁郡太守，因而彭城、扶阳、杼秋、萧县都投降了。又打败刘永的沛郡太守，杀了他。刘永的将领苏茂、佼强、周建等三万多人来救刘永，一齐攻打盖延，盖延和他们在沛郡西部交战，大败他们。刘永的军队散乱，逃跑和落水而死的有一大半。刘永弃城奔向湖陵，苏茂奔向广乐。盖延于是平定了沛县、楚县和临淮郡。他整修了汉高祖的庙宇，在庙中设置啬夫、祝宰和乐人。

建武三年，睢阳城又反叛迎回刘永，盖延又率领各将领围攻了一百天，收割了它野外的稻谷。刘永的军队缺乏粮食，突围逃走，盖延追击，全部夺取了他的辎重。刘永被他的将领所杀，刘永的弟弟刘防率全城人投降。

四年春，延又击苏茂、周建于蕲，进与董宪战留下，皆破之。因率平狄将军庞萌攻西防，拔之。复追败周建、苏茂于彭城，茂、建亡奔董宪，董宪将贲休举兰陵城降。宪闻之，自郯围休。时延及庞萌在楚，请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捣郯，则兰陵必自解。"延等以贲休城危，遂先赴之。宪逆战而阳败，延等逐退，因拔围入城。明日，宪大出兵合围，延等惧，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让之曰："间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宪遂拔兰陵，杀贲休。延等往来要击宪别将于彭城、郯、邳之间，战或日数合，颇有克获。帝以延轻敌深入，数以书诫之。及庞萌反，攻杀楚郡太守，引军袭败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楫，坏津梁，仅而得免。帝自将而东，征延与大司马吴汉、汉忠将军王常、前将军王梁、捕虏将军马武、讨虏将军王霸等会任城，讨庞萌于桃乡，又并从征董宪于昌虑，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长安。

建武四年春，盖延又在蕲县进击苏茂和周建，进而在留县城下和董宪交战，都打败了他们。于是率平狄将军庞萌攻打西防，攻占了它。又在彭城追击和打败周建和苏茂，茂、建二人逃奔董宪，董宪的将领贲休率兰陵全城人投降。董宪听到这一情况，从郯县出发围攻贲休。当时，盖延和庞萌在楚县，请求去救助贲休。光武帝命令说："可以直入郯县攻打，那么兰陵之围必然自会解除。"盖延等人认为贲休所在城市危急，就首先去救兰陵，董宪迎战盖延等人，假装失败，盖延等人赶走了他们，趁机解围进入了兰陵城。第二天，董宪派出大军合围，盖延等人恐惧，立即突围出城，前去攻打郯县。光武帝责备他们说："先前想叫你们乘机攻打郯县，是因为董宪意料不到的缘故而已。现在你们既已从兰陵跑出，敌人的计谋已经确定，城围岂可以解吗！"盖延等人到郯县，果然不能攻克，董宪于是攻下兰陵，杀了贲休。盖延等人在彭城、郯县、邳县之间往来拦击董宪的别将，

有时一天交战几次，胜利和俘获很多。光武帝因为盖延轻敌深入敌阵，多次写信告诫他。等到庞萌反叛后，攻杀了楚郡太守，带兵袭击打败了盖延，盖延逃跑，北渡泗水，破坏船只，捣毁渡口和桥梁，仅仅免除了覆灭。光武帝亲自率军东来，召集盖延和大司马吴汉、汉忠将军王常、前将军王梁、捕虏将军马武、讨虏将军王霸等人在任城会合，在桃乡县讨伐庞萌，他们又一起跟从光武帝在昌虑征伐董宪，都打败他们平定了这些地方。建武六年春，派盖延驻扎长安。

九年，隗嚣死，延西击街泉、略阳、清水诸屯聚，皆定。

十一年，与中郎将来歙攻河池，未克，以病引还，拜为左冯翊，将军如故。十三年，增封定食万户。十五年，薨于位。

子扶嗣。扶卒，子侧嗣。永平十三年，坐与舅王平谋反，伏诛，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延曾孙恢为芦亭侯。恢卒，子遂嗣。

陈俊字子昭，南阳西鄂人也。少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刘嘉为太常将军，俊为长史。光武徇河北，嘉遗书荐俊，光武以为安集掾。

建武九年，隗嚣死，盖延向西进击街泉、略阳、清水等各县聚集起事的队伍，全部平定了这些地方。

建武十一年，盖延与中郎将来歙攻打河池，没有攻克，因患病退军回朝，被任命为左冯翊，仍像过去一样统帅军队。建武十三年增赐封地，定食禄一万户。建武十五年，在职位上逝世。

儿子盖扶继位。盖扶死后，儿子盖侧继位。永平十三年，因和舅父王平谋反而犯罪，被斩，封国被废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续封盖延的曾孙盖恢为芦亭侯。盖恢死后，儿子盖遂继位。

陈俊字子昭，是南阳郡西鄂县人。年轻时担任郡吏。更始帝登位后，任命宗室刘嘉为太常将军，陈俊为长史。光武帝招抚黄河以北时，刘嘉写信推荐陈俊，光武帝让他担任安集掾。

从击铜马于清阳，进至蒲阳，拜强弩将军。与五校战于安次，俊下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余里，斩其渠帅而还。光武望而叹曰：“战将尽如是，岂有忧哉！”五校引退入渔阳，所过虏掠。俊言于光武曰：“宜令轻骑出贼前，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及军还，光武谓俊曰：“困此虏者，将军策也。”及即位，封俊为列侯。

建武二年春，攻匡贼，下四县，更封新处侯。引击顿丘，降三城。其秋，大司马吴汉承制拜俊为强弩大将军，别击金门、白马贼于河内，皆破之。四年，转徇汝阳及项，又拔南武阳。是时太山豪杰多拥众与张步连兵，吴汉言于帝曰：“非陈俊莫能定此郡。”于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将军事。张步闻之，遣其将击俊，战于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济南，收得印绶九十余，稍攻下诸县，遂定太山。五年，与建威大将军耿弇共破张步。事在《弇传》。

时琅邪未平，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如故。齐地素闻俊名，入界，

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朐贼孙阳，平之。八年，张步畔，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

陈俊跟从光武帝在清阳攻击铜马军，进到蒲阳时，被任为强弩将军。和五校兵在安次交战时，陈俊跳下坐马，手拿短兵器，所到之处必定打败敌人，追奔二十多里，杀了五校兵的头领才返回营地。光武帝看到这种情形感叹地说："如果战将都是这样，还有什么忧虑呢！"五校兵退却到渔阳，到处掳掠。陈俊对光武帝说："应令轻骑兵冲到贼人前面，让老百姓各自坚壁物资，来断绝他们的粮食供应，这样可以不战而消灭贼人。"光武帝同意这个意见，派陈俊率轻骑兵跑到贼人前面。看到人们保壁坚固藏好东西的，命令坚守；对那些散住郊野的人，便趁机掠夺了他们的财产。五校兵来后什么也得不到，便溃散失败了。等到军队回营后，光武帝对陈俊说："使这些贼人困窘，是将军你的计谋。"光武帝登位后，封陈俊为列侯。

建武二年春，陈俊攻打匡城的贼人，攻占了四个县，被改封为新处侯。带兵攻击顿丘县，逼使三个城投降。那年秋天，大司马吴汉根据皇命任陈俊为强弩大将军，另率一部在河内攻击金门山、白马山的贼人，都打败了他们。建武四年，转攻汝阳和项县，又攻克南武阳县。这时，太山的豪强大多拥有军队和张步连兵，吴汉对光武帝说："除非陈俊，再没有人能平定这个郡。"于是任陈俊为太山太守，兼代大将军的军务。张步听到这个消息，派他的将领进击陈俊，在嬴县城下交战，陈俊大败张步，追到济南，没收了九十多个印绶，又逐渐攻下了其他各县，于是平定了燮太山郡。建武五年，陈俊和建威将军耿弇共同打败张步。事情记载在《耿弇传》中。

当时，琅邪郡还没有平定，于是光武帝调陈俊担任琅邪郡太守，仍像过去一样兼任将军。齐地人一向听说陈俊的大名，他刚刚入境，盗贼便都解散了。陈俊带兵去赣榆县攻打董宪，进而打败朐县贼孙阳，平定了这些地方。建武八年，张步叛变，回到琅邪郡，陈俊前去追击，杀了张步。光武帝赞美他的功劳，命令陈俊能自行征伐青、徐等郡。陈俊抚恤贫弱，表彰有义行的人，管制军官吏人，令他们不得向郡县百姓勒索，百姓歌颂他。他多次上书请求，表示愿意到陇、蜀等地去奋战。诏令回答他说："东方刚刚平定，这是你大将军的功绩。那里是背靠海域扰乱华夏，盗贼丛生的地方，国家把它当做大的忧患，你暂且勉力镇压或安抚他们。"

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征奉朝请。二十三年卒。

子浮嗣，徙封蕲春侯。浮卒，子专诸嗣。专诸卒，子笃嗣。

臧宫字君翁，颍川郏人也。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宾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诸将多称其勇。光武察宫勤力少言，甚亲纳之。及至河北，以为偏将军，从破群贼，数陷陈却敌。

光武即位，以为侍中、骑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将突骑与征虏将军祭遵击更始将左防、韦颜于涅阳、郦，悉降之。五年，将兵徇江夏，击代乡、钟武、竹里，皆下之。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宫为辅威将军。七年，更封期思侯。击梁郡、济阴，皆平之。

十一年，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宫陈兵大会，击牛釃酒，飨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

建武十三年，增加陈俊的封地，最后封他为祝阿侯。第二年，征召他为奉朝请。建武二十三年逝世。

儿子陈浮继位，改封为蕲春侯。陈浮死后，儿子陈专诸继位。陈专诸死后，儿子陈笃继位。

臧宫字君翁，是颍川郡郏县人。年轻时任县内的亭长和游徼，后来带领宾客加入下江兵中任校尉，因此跟从光武帝征战，各将领大多称赞他勇敢。光武帝看到臧宫勤奋努力不大说话，很亲近接纳他。等到了黄河以北后，任他为偏将军，他跟从光武帝打败群贼，多次冲锋陷阵击退敌人。

光武帝即位后，任他为侍中、骑都尉。建武二年，封他为成安侯。第二年，他率领用于冲锋的精锐骑兵跟征虏将军祭遵一道，在涅阳、郦县攻击更始帝的将领左防、韦颜，逼使他们全部投降。建武五年，带兵招抚江夏，进击代乡、钟武、竹里等县，都攻克了这些地方。光武帝派太中大夫拿着符节授臧宫为辅威将军。建武七年，改封他为期思侯。他进攻梁郡、济阴，都平定了这些地方。

建武十一年，臧宫带兵到达中卢县，驻扎在骆越。这时公孙述的将领田戎、任满和征南大将军岑彭在荆门对抗。岑彭等人在战斗中多次不利，骆越人阴谋反叛去投靠巴蜀。臧宫的军队不多，没有力量控制他们。恰巧这时所属各县送来的几百辆转运车到达，臧宫派人在晚上锯断城门门槛，让这些车子来来回回地出入城门，车声响了一夜。侦察情势的骆越人听到车声不断，城门门槛也断了，便互相转告说，汉兵的大队伍来了，他们的首领于是拿着牛、酒来臧宫军营慰劳。臧宫让士卒列队大集会，杀牛斟酒，宴赏、慰问接纳骆越首领，骆越人从此便安分了。

宫与岑彭等破荆门，别至垂鹊山，通道出秭归，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曲。公孙述将延岑盛兵于沈水，时宫众多食

少，转输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复更保聚，观望成败。宫欲引还，恐为所反。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有马七百匹，宫矫制取以自益，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右步左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岑不意汉军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从击，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流。延岑奔成都，其众悉降，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

军至平阳乡，蜀将王元举众降。进拔绵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是时大司马吴汉亦乘胜进营逼成都。宫连屠大城，兵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门，历成都城下，至吴汉营，饮酒高会。汉见之甚欢，谓宫曰："将军向者经虏城下，震扬威灵，风行电照。然穷寇难量，还营愿从它道矣。"宫不从，复路而归，贼亦不敢近之。进军咸门，与吴汉并灭公孙述。

臧宫和岑彭等人攻下荆门以后，分军到垂鹊山，从大道出秭归，到达江州。岑彭去巴郡后，命臧宫率领投降的士兵五万人，从涪水上溯到平曲。公孙述的部将延岑在沈水两岸聚集重兵。当时，臧宫军队中人多粮少，转运的粮食没有到，原来那些降卒都想反叛离散，各郡县又聚众自卫，观望谁成谁败。臧宫打算退兵，恐怕被他们反攻。正值光武帝派谒者带兵来见岑彭，有马七百匹，臧宫便假托皇命，留下这批士卒和马匹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接着他早晚兼程进军，并且多张设旗帜，登上山头，击鼓呐喊，又在河流两岸右为步兵左为骑兵牵拉军船，呼喊声震动山谷。延岑想不到汉军突然来到，登山一看，大为震惊。臧宫趁机大举攻击，大败延岑。被斩杀和落水而死的延岑士兵有一万多人，流水也因此混浊了。延岑逃回成都，他的军士全部投降。臧宫缴获了他的全部兵器、马匹和珍宝。从此臧宫乘胜追击败北的敌人，投降的以十万计算。

当军队开到平阳乡时，蜀将王元率众投降。进而攻克绵竹，打破涪城，杀了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又攻占了繁县和郫县。前后收得五个符节、一千八百个印绶。这时大司马吴汉也乘胜进军逼近成都。臧宫接连在几座大城市屠杀，拥有的兵器、马匹旌旗很多。于是他让士兵列队开入小雒郭门，经过成都城下，到达吴汉的军营，饮酒高会。吴汉看见他非常高兴，对他说："将军刚才经过敌人城下时，震扬显赫的声威，如风行电闪一般。但处于穷途末路的贼寇是难于估量的，你回营时，希望从其他道路走。"臧宫不听从，又从原路回去，蜀兵也不敢接近他。他进军到咸门，跟吴汉一起消灭了公孙述。

帝以蜀地新定，拜宫为广汉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酂侯。十五年，征还京师，以列侯奉朝请，定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

光武帝因为巴蜀刚刚平定，任臧宫为广汉太守。建武十三年，增加他的封地，改封为酂侯。十五年，征召他回京师，以列侯的爵位享受奉朝请的待遇，参加朝会最后定为朗陵侯。建武十八年，任命他为

太中大夫。

十九年，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于是遣宫将北军及黎阳营数千人围之。贼谷食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时显宗为东海王，独对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缓，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彻围缓贼，贼众分散，遂斩臣、镇等。宫还，迁城门校尉，复转左中郎将。击武溪贼，至江陵，降之。

建武十九年，妖巫维汜的弟子单臣、傅镇等人，又用妖言集合一批人，进入原武城，劫持官吏和百姓，自称将军。于是朝廷派臧宫统帅北军和黎阳营共几千人围攻原武。贼人的粮食多，多次攻打不下，士卒死的死伤的伤。光武帝召集公卿、诸侯王询问计策，都说：“应该用重金购赏。”当时显宗为东海王，只有他一人回答说：“妖巫劫持官吏，势不能长久下去，他们中间必有后悔想逃走的人，只因外面围得紧，他们逃不走罢了。应该围得稍稍宽松点，使他们能够逃走，一旦大量逃亡只一个亭长的力量就足以捕捉他们。”光武帝认为这个计策好，就下令臧宫撤围让贼人感到宽松些，贼人一分散，便很快杀了单臣和傅镇等人。臧宫回朝后，调任城门校尉，又改任左中郎将。他出击武溪贼，一到江陵，便逼使贼人投降了。

宫以谨信质朴，故常见任用。后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帝以问宫，宫曰：“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宫乃与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臧宫因为谨慎可靠质朴，所以常被任用。后来匈奴发生饥荒和瘟疫，自己互相争斗，光武帝就这一情况询问臧宫，臧宫说：“希望给我五千骑兵，让我去立功。”光武帝笑着说：“常取胜的人，难以和他考虑如何对付敌人。我自己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建武二十七年，臧宫便和杨虚侯马武上书说：“匈奴人贪利，没有礼节信义，困窘时向人磕头，安定时便侵略抢劫，边缘各地遭受他们的毒害，中原地区忧

虑他们的触犯。现在他们人畜多因瘟疫而死，旱灾蝗虫使那里五谷不生，瘟疫使他们缺乏国力，抵不上国内的一个郡。万里之外的那些垂死者的生命，全掌握在陛下手中。这个福气不会再来，时机有时容易丧失，怎么能固守文治而放弃军事呢？现在任命将帅开赴边塞，重金悬赏捕人，晓谕高句骊、乌桓、鲜卑攻打他们的左边，派河西四郡、天水及陇西的羌人、胡人攻打他们的右边。这样，灭亡匈奴，不过几年。臣担心陛下讲仁施恩不忍打仗，谋臣们又疑惑不定，使得可铭刻碑石的万世不朽功业不能在这个圣世创立。”皇上下诏回答他们说：“《黄石公记》说，‘柔能制服刚，弱能制服强。’柔是德行，刚是残贼，弱者会得到仁人的帮助，强者会被人怨恨。所以说有德的君主，以自己的快乐的事物也去使别人快乐；无德的君主，以自己的快乐的事物只去使自身快乐。使别人快乐的人他的快乐会长久存在，只自身快乐的人不久便会灭亡。舍近而去图远，会劳而无功；舍远而图近的，安逸且有好下场。不劳民的政治忠臣多；劳民的政治捣乱者多。所以说致力于拓广土地的人会败亡，致力于推广德政的人会强大。占有自己所应占有的人安定，贪图别人所有的人残忍。残暴的政治，即使成功必会失败。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好的政局，灾变不停息，百姓惊惶不安，人人不能自己保全自己，却又想远去边外进行军事活动吗？孔子说：‘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国。’而且匈奴还强大，而从屯田、警备等处传来的消息，又常多失实。如果真能以全国一半的人力、物力消灭这股大寇，难道不是我最愿意的吗？如果还不是时候，不如息事宁人。”从此各位将领没有人再敢谈军事了。

宫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与母别居，国除。永宁元年，邓太后绍封松弟由为朗陵侯。

论曰：中兴之业，诚艰难也。然敌无秦、项之强，人资附汉之思，虽怀玺纡绂，跨陵州县，殊名诡号，千队为群，尚未足以为比功上烈也。至于山西既定，威临天下，戎羯丧其精胆，群帅贾其余壮，斯诚雄心尚武之几，先志玩兵之日。臧宫、马武之徒，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矣。光武审《黄石》，存包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其意防盖已弘深。岂其颠沛平城之围，忍伤黥王之陈乎？

臧宫在永平元年逝世，谥号叫愍侯。儿子臧信继位。臧信死后，儿子臧震继位。臧震死后，儿子臧松继位。元初四年，因臧松与母亲分居，封国被废除。永宁元年，邓太后续封臧松的弟弟臧由为朗陵侯。

评论说：中兴的事业，确实艰难。然而敌人没有秦皇、项羽那样强大，人们存有归附汉室的思想，即使怀揣玉玺系着印绶，跨地陵侵州县，打着各种奇特的名号，千队人结为群体，还不足以和前代建有勋业的人比功。至于平定了崤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威势凌驾于全国，

境外各族闻风丧胆，各位统帅卖力征伐，这确实是树立雄心崇尚武事的时机，是乘胜开拓积极用兵的时候。臧宫、马武这批人，按着鸣剑，拍着手掌，心志已飞驰到伊吾以北的地方了。但是光武帝明白《黄石公记》，为了保护根基，他关闭玉门以谢绝西域各族人质，用谦卑的言词和货币来礼接匈奴的使者，他内心的防范大概已很深广。这难道不是吸取高祖受平城之围时处境狼狈、与黥市作战时流矢伤体的教训吗？

赞曰：吴公鸷强，实为龙骧。电埽群孽，风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阳。宫、俊休休，是亦鹰扬。

赞辞说：吴汉像鸷鸟般顽强勇猛，实在是像龙昂首腾举那样威壮。他像闪电一样扫除群孽，像狂风一样席卷巴、梁。虎牙将军盖延勇猛而有威力，大功立于平定睢阳。臧宫、陈俊气魄宏大，也像雄鹰一样扬武逞雄。

# 后汉书卷十九

## 耿弇列传第九

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钜鹿徙焉。父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弇少好学，习父业。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

及王莽败，更始立，诸将略地者，前后多擅威权，辄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怀不自安。时弇年二十一，乃辞况奉奏诣更始，因赍贡献，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会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起兵邯郸，弇从吏孙仓、卫包于道共谋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弇按剑曰："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我至长安，与国家陈渔阳、上谷兵马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观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也。"仓、包不从，遂亡降王郎。

耿弇字伯昭，是扶风郡茂陵县人。他的先人在汉武帝时，因是二千石的官员便从钜鹿迁居到了这里。父亲耿况，字侠游，因通晓经学出任郎官，与王莽的堂弟王伋同时向安丘先生学习《老子》，后来担任朔调郡连率上谷郡守。耿弇年轻时喜好学习，后来继承父业学习经书。常常在郡中看见郡尉考试骑士，设置旗鼓，练习跑马射箭，因此喜欢上了将帅的事业。

王莽失败，更始做了皇帝，各将领占地割据的，先后大多擅自逞威专权，时常改任郡守、县令。耿况认为自己是王莽任命的官，心里感到不安。当时耿弇二十一岁，便告别父亲耿况带着奏章去见更始帝，还进献了一些礼物，用来求得自己正当、稳固的地位。到达宋子时，遇上王郎假称自己是汉成帝刘骜的儿子子舆，在邯郸起兵，耿弇的随从官员孙仓、卫包在路上一起谋划说："刘子舆是成帝的嫡系子孙，舍弃他不去归附，走很远的地方去投靠谁呢？"耿弇握住剑柄说："刘子舆只不过是个破落了的盗贼，最后会成为投降的俘虏。我到长安，向国家陈说渔阳郡、上谷郡兵马的作用，回头再劝说太原郡、代郡出兵，往返几十天，回来便可派出精锐的骑兵去摧毁这些乌合之众，就像摧枯拉朽一般。我看你们不知该何去何从，灭族杀身的大祸不会太久了。"孙仓、卫包不听从他的话，仍然跑去归降了王郎。

弇道闻光武在卢奴，乃驰北上谒，光武留署门下吏。弇因说护军朱祐，求归发兵，以定邯郸。光武笑曰："小儿曹乃有大意哉！"因数召见加恩慰。弇

因从光武北至蓟。闻邯郸兵方到，光武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弇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会蓟中乱，光武遂南驰，官属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弇与景丹、寇恂及渔阳兵合军而南，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是时光武方攻王郎，传言二郡兵为邯郸来，众皆恐。既而悉诣营上谒。光武见弇等，说，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况大将军、兴义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从拔邯郸。

耿弇在路上听说光武帝刘秀在卢奴，便驰马北上去拜见光武帝，光武帝留他代理门下吏。耿弇趁机劝说护军朱祐，请求回郡发兵，以便平定邯郸。光武帝笑着说：“小孩子竟有大志向！”因而多次召见，对他施以恩宠抚慰。耿弇因而随从光武帝北上蓟城。听说邯郸的兵马刚到，光武帝打算南归，召集官属计议。耿弇说：“现在乱兵从南边来，不能往南走。渔阳郡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上谷郡太守，是我的父亲。调动这两郡的人马，可得骑射精兵万余人，邯郸的兵马不必惧怕。”光武帝的部下和亲信都不肯，说：“就是死也要头朝南边，为什么还往北走进口袋去送死呢？”光武帝指着耿弇说：“这是我北行路上的主人。”刚好这时蓟中骚乱，光武帝便往南奔走，部属各自分散。耿弇跑到昌平去投靠父亲耿况，劝说耿况派寇恂往东约请彭宠，各自发骑兵二千人，步兵千人。耿弇与景丹、寇恂以及渔阳郡的兵马合军南下，所过之处击斩王郎的大将、九卿、校尉以下的官员四百多人，缴获一百二十五方印绶，符节二只，斩杀三万人，平定了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间共二十二县，便在广阿追上光武帝。当时光武帝正攻打王郎，传说渔阳、上谷两郡的兵马是为救援邯郸而来，部众都很惊恐。不久两郡主帅全到营中拜见。光武帝见到耿弇等人，非常高兴，说：“应当和渔阳郡、上谷郡的大小官员共同分享这次大功。”于是任命他们为偏将军，让他们回去统领自己的兵马。加封耿况为大将军、兴义侯，自己有任命部属官员的权力。耿弇等人便跟随光武帝攻下了邯郸。

时更始征代郡太守赵永，而况劝永不应召，令诣于光武。光武遣永复郡。永北还，而代令张晔据城反畔，乃招迎匈奴、乌桓以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为复胡将军，使击晔，破之。永乃得复郡。时五校贼二十余万北寇上谷，况与舒连击破之，贼皆退走。

当时更始帝刘玄征召代郡太守赵永，耿弇劝赵永不要应召，要他去见光武帝。光武帝接见赵永后，派他返回代郡。赵永回到北方。代县令张晔却据城反叛，竟然招迎匈奴、乌桓来援助自己。光武帝任命耿弇的弟弟耿舒为复胡将军，派他攻打张晔，张晔被打败了。赵永才

回到代郡。当时五校贼二十多万人北犯上谷郡，被耿况与耿舒连续打败，贼人最后都逃跑了。

更始见光武威声日盛，君臣疑虑，乃遣使立光武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北之部。时光武居邯郸宫，昼卧温明殿。弇入造床下请间，因说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圣公不能办也。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光武大说，乃拜弇为大将军，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韦顺、蔡充斩之；汉亦诛苗曾。于是悉发幽州兵，引而南，从光武击破铜马、高湖、赤眉、青犊，又追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弇常将精骑为军锋，辄破走之。光武乘胜战顺水上，虏危急，殊死战。时军士疲弊，遂大败奔还，壁范阳，数日乃振，贼亦退去，从追至容城、小广阳、安次，连战破之。光武还蓟，复遣弇与吴汉、景丹、盖延、朱祐、邳彤、耿纯、刘植、岑彭、祭遵、坚镡、王霸、陈俊、马武十三将军，追贼至潞东，及平谷，再战，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于右北平无终、土垠之间，至俊靡而还。贼散入辽西、辽东，或为乌桓、貊人所钞击，略尽。

更始帝见光武的威望声势日益高涨，君臣上下疑虑，便派使者传命立光武为萧王，命令光武停止用兵，和各位有功的将领一起回归长安；派苗曾任幽州牧，韦顺任上谷郡太守，蔡充任渔阳郡太守，一起去北方各郡任职。当时光武住在邯郸宫，白天躺在温明殿。耿弇到床前请求闲暇时议事，趁势劝光武说："现在更始帝政治失常，君臣上下荒淫无道，各将领擅自在京城地区发号施令，贵戚在都城内横行无忌。天子的命令，不能传达出长安城门，所在各地的州牧、太守，常常擅自升调改变，百姓不知所从，小官小吏人人不安。掳掠财物，抢劫妇女，带着金银玉器的人，甚至出去了便不能活着回来。百姓捶胸痛恨，甚至思念王莽新朝。加上铜马军、赤眉军之类的军队有几十支，每支数十百万人，圣公刘玄不能制服。更始失败的时间不会太久了。您首先在南阳起事，大败王莽百万大军；现在又平定河北，据有物产丰富的'天府'宝地。您根据大义进行征伐，发布号令人们便会云集响应，传布一纸檄文便可平定天下。天下最重要，不能落到外姓人手里。听说有使者从西方来，要您停止用兵，这可不能听从。现在官吏士兵死亡逃跑的多，我耿弇愿意回幽州，增发精兵，以促成您的大计。"光武非常高兴，便任命耿弇为大将军，与吴汉一起去调发幽州的全部兵马。耿弇到达上谷郡，逮捕韦顺、蔡充，把他们杀了；吴汉也杀了苗曾。于是调动幽州的全部兵马，带领南下，跟随光武帝打败了铜马、高湖、赤眉、青犊，又追尤来、大枪、五幡等军到元氏，耿弇常常率领精锐骑兵充当前锋，常将敌军击败，迫使敌军逃走。光武

乘胜大战于顺水上，敌寇危急，殊死决战。当时光武军疲劳过度，大败而回，他们在范阳建营筑垒，几天后才重新振作，贼人退去，他们跟踪追到容城、小广阳、安次等地，接连打败敌人。光武返回蓟地，又派耿弇与吴汉、景丹、盖延、朱祐、邳肜、耿纯、刘植、岑彭、祭遵、坚镡、王霸、陈俊、马武等十三位将军，追击贼人到潞东，到了平谷，再次交战，斩敌首一万三千多人，又穷追猛打，一直打到右北平无终、土垠之间，到俊靡县才返回。贼人分散逃入辽西、辽东，有的被乌桓、貊人劫掠打击，差不多被消灭光了。

光武即位，拜弇为建威大将军。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强弩将军陈俊攻厌新贼于敖仓，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峙侯，食好畤、美阳二县。三年，延岑自武关出攻南阳，下数城。穰人杜弘率其众以从岑。弇与岑等战于穰，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生获其将士五千余人，得印绶三百。杜弘降，岑与数骑遁走东阳。

弇从幸舂陵，因见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壮其意，乃许之。四年，诏弇进攻渔阳，弇以父据上谷，本与彭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诏报曰："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闻弇求征，亦不自安，遣舒弟国入侍。帝善之，进封况为隃麋侯。乃命弇与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击望都、故安西山贼十余营，皆破之。时征虏将军祭遵屯良乡，骁骑将军刘喜屯阳乡，以拒彭宠。宠遣弟纯将匈奴二千余骑，宠自引兵数万，分为两道以击遵、喜。胡骑经军都，舒袭破其众，斩匈奴两王，宠乃退走。况复与舒攻宠，取军都。五年，宠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禄大夫持节迎况，赐甲第，奉朝请。封舒为牟平侯。遣弇与吴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降者四万余人。

光武即帝位后，封耿弇为建威大将军。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强弩将军陈俊在敖仓攻打厌新贼人，寇贼全部投降。建武二年，改封耿弇为好峙侯，以好峙、美阳二县为食邑。建武三年，延岑从武关出兵攻打南阳，攻克几座城邑。穰人杜弘率领他的人马跟随延岑。耿弇与延岑等人在穰地交战，大败延岑，斩首三千多人，活捉将士五千多人，缴获印绶三百方。杜弘投降，延岑与几名骑兵逃到了东阳。

耿弇跟随光武帝到达舂陵，进见光武帝时自己请求北去收集上谷郡还没有调发的兵马，去平定渔阳郡的彭宠，攻取涿郡的张丰，回师收服富平、获索两军，再东攻张步，以平定齐地。光武帝认为这种想法非常豪壮，便同意他去。建武四年，光武帝下诏，命耿弇进攻渔阳。耿弇因为父亲耿况据守上谷郡，本来与彭宠有同等功劳，另外自己的兄弟没有在京师任职的，担心自己被怀疑，不敢单独进军，于是上书请求去洛阳。光武帝下诏书回答他说："将军无私献身全族都为国效力，所向败敌，功劳卓著，有什么嫌疑、担忧，而想请求征召回朝呢？你暂且与王常共同驻军涿郡，努力谋划方略。"耿况听说耿弇

请求入京，也不安心，派耿舒的弟弟耿国入宫侍奉。光武帝认为这样很好，进封耿况为隃麋侯。便命耿弇与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人攻打望都、故安的西山贼人十多营人马，都攻破了。当时征虏将军祭遵驻军良乡，骁骑将军刘喜屯兵阳乡，以抗拒彭宠。彭宠派弟弟彭纯率领匈奴的二千多骑兵，彭宠自己领兵数万人，分两路来攻打祭遵、刘喜。匈奴骑兵经过军都时，耿舒袭击了这支骑兵，杀了匈奴的两个王，彭宠便退兵逃跑。耿况又与耿舒攻打彭宠，夺取军都。建武五年，彭宠死去，天子嘉奖耿况的功劳，派光禄大夫拿着符节去迎接耿况，赏给耿况第一等的府第和奉朝请的称号。封耿舒为牟平侯。派耿弇与吴汉去平原攻打富平、获索的贼人，大败寇贼，投降的有四万多人。

因诏弇进讨张步。弇悉收集降卒，结部曲，置将吏，率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引兵而东，从朝阳桥济河以度。张步闻之，乃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分兵屯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度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进兵先胁巨里，使多伐树木，扬言以填塞坑堑。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行精兵上冈阪，乘高合战，大破之，临陈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凶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弇复收其积聚，纵兵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

光武帝乘势下诏令耿弇进军讨伐张步。耿弇收集投降的全部士兵，整编建制，委派将官属吏，率领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等人引兵向东，从朝阳县城架桥渡过济河。张步听到这一消息后，便派他的大将军费邑驻军历下，又分兵屯驻祝阿，另外在太山郡的钟城列有数十营，以等待耿弇。耿弇渡河后，先攻打祝阿，从早晨开始攻城，还不到中午便攻下了祝阿，并故意放开包围圈的一角，让士兵能够逃回钟城。钟城的人听说祝阿已经溃败，极其恐惧便弃营而逃。费邑分派弟弟费敢去守巨里。耿弇便先进兵威胁巨里，派人大量砍伐树木，扬言要用树木填塞护城河。几天后，有投降过来的人说，费邑听说耿弇要进攻巨里，计划领兵来援救巨里。耿弇便严令军队加紧制作攻城器械，并令各部，在三天后全力攻打巨里城。同时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让他们逃回去。逃回去的俘虏将耿弇攻打巨里的日期告诉了费邑，费邑到那天果然亲自率领精兵三万多人来援救。耿弇大喜，对各位将领说："我之所以宣扬制造攻城器械就是要引诱费邑来。现在他来了，这正好是我所希求的啊。"当即分兵三千人守巨里，自己率精兵登上山坡，居高临下，与守巨里的部队一起夹击，大败费邑，在战斗中杀了费邑。接着收取费邑的头颅悬挂在巨里城中，城中人惊恐骚

动，费敢带领全部人马逃回到张步那里。耿弇又收集敌人的积蓄物资，发兵攻打那些还没有被攻克的地方，摧毁了四十多座营垒，于是平定了济南。

时张步都剧，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相去四十里。弇进军画中，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会，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护军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淄即西安孤，张蓝与步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顿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蓝引军还奔临淄，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地，后无转输，旬日之间，不战而困。诸君之言，未见其宜。"遂攻临淄，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闻之大惧，遂将其众亡归剧。

当时张步建都于剧县，派他的弟弟张蓝率精兵两万人据守西安，各郡太守的兵士合起来共一万多人据守临淄，两地相距四十里。耿弇进军到画中，处在两城中间。耿弇见西安城虽小却很坚固，而且张蓝的兵马精良，临淄城，名义上虽然大，而实际上容易攻打，便传令各校级军官集会，决定五天后攻打西安。张蓝听到这个消息后，早晚警戒防守。到发起进攻的那天半夜，耿弇令各将领就在夜间吃饭，天亮时到达临淄城。护军荀梁等人与耿弇争议，认为应该迅速攻打西安。耿弇说："不能这样。西安守兵听说我要攻打他们，日夜守备；而临淄城我们却出其不意地到达，城内必定惊慌骚扰，我们进攻临淄，一天必可攻下。攻下了临淄，西安便孤立了，张蓝又与张步隔绝，一定又会逃离，这就是所谓一举两得的方法。如果先攻西安，不能迅速攻下，让部队停留在坚固的城池之下，死伤必多。即使能够攻下，张蓝率军逃到临淄，合拢兵马，形成新的局势，可以坐观我方的虚实，而我军深入敌境，没有后方的补充，十天之内，便会不战自困。各位的话，不见得合适。"于是攻打临淄，半天便打下了，遂进驻城内。张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惧，便率领兵马逃到剧县去了。

弇乃令军中无得妄掠剧下，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大耿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蓝、弘、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弇。弇先出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罢。弇明旦复勒兵出。是时帝在鲁，闻弇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弇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弇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堑皆满。弇知步困将退，豫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人定时，步果引去，伏兵起纵击，追至钜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收得辎重二千余两。步还剧，兄弟各分兵散去。

耿弇下令各部不得妄自劫掠剧城郊外各地，要等待张步来交战才夺取，以激怒张步。张步听后大笑道：“尤来、大彤有十多万人马，我都能入其军营而大败其众。现在耿弇的兵比尤来、大彤的少，又都疲惫劳顿，有什么可怕的呢！”便集合三个弟弟张蓝、张弘、张寿以及原来大彤军的首领重异等兵马，号称二十万，来到临淄大城东边，准备攻打耿弇。耿弇首先出兵到淄水上，与重异的人马相遇，精锐骑兵准备出击，耿弇担心挫败了张步的前锋，使张步不敢再进军，便故意显示势力弱小使张步更加气盛，领兵马回到小城内，在小城内列兵成阵。张步更加气盛，径直攻打耿弇的军营，与刘歆等人交战，耿弇登上王宫的旧台上眺望，看到刘歆等人的前锋已经交战，便亲自带领精兵横冲到东城下，大败张步。一支飞箭射中了耿弇的大腿，耿弇用佩刀把箭砍断，左右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一直到天黑才停止战斗。耿弇第二天早晨又率兵出阵。当时光武帝在鲁地，听说耿弇被张步攻击，亲自前来援救，但还没有到达。陈俊对耿弇说：“剧县贼兵马多气势盛，我们可以暂时关闭营门，让士兵休息，等待皇上到来。”耿弇说：“皇上的车马即将到来，做臣子的理当杀牛煮酒来款待百官，反而要把这些贼人留给君王去收拾吗？”于是率兵出阵大战，从早晨战到黄昏，又大败张步，杀伤无数，尸首把城中的沟堑都填满了。耿弇知道张步困窘，将要退兵，预先埋伏了左右两路人马以等待张步。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张步果然带领兵马离去，这时伏兵突然冲出，奋勇出击，追击到钜昧河上，八九十里的地面尸首纵横，缴获辎重车二千多辆。张步逃回剧县，他的兄弟们也各自分领人马逃散了。

> 后数日，车驾至临淄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又田横亨郦生，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复追步，步奔平寿，乃肉袒负斧锧于军门。弇传步诣行在所，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众尚十余万，辎重七千余两，皆罢遣归乡里。弇复引兵至城阳，降五校余党，齐地悉平。振旅还京师。
>
> 六年，西拒隗嚣，屯兵于漆。八年，从上陇。明年，与中郎将来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诸营保，皆下之。

几天后，光武帝到达临淄，亲自犒劳军队，大会群臣。光武帝对耿弇说：“以前韩信攻破历下城而开创了大业，如今将军攻克了祝阿立功扬名，这可是在齐地西部，功劳也可以相当。韩信袭击的是已经投降了的敌人，将军却是独自制服强敌，这次立功要比韩信立功更难。还有，田横烹杀了郦食其，到田横投降时，高帝便诏告卫尉郦商不要处治仇人。张步以前也杀了伏隆，如果张步前来归顺，我会诏告大司徒伏湛消除怨恨，这是两件类似的事。将军以前在南阳提出这样

的大计，我常常以为疏阔的计划难以完成，真是有大志的人事情能够办成啊！”耿弇乘势再次追击张步，张步跑到平寿，便脱掉上衣、背负斧锧，在军门前服罪投降。耿弇把张步送到光武帝所在的地方，自己领兵进驻平寿城。他立起十二郡的旗鼓，令张步的士兵分别归到自己所在郡的旗帜下，计其士众还有十多万，辎重车七千多辆，耿弇把他们全都遣散回乡。耿弇又率军到城阳，降服了五校军的余部，全部平定了齐地。然后整顿人马返回京城。

建武六年，耿弇抵抗西部的隗嚣，驻军漆县。建武八年，他随皇上到达陇地。第二年，与中郎将来歙分别领兵巡行安定、北地各处的营垒，全都攻占了这些地方。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

十二年，况疾病，乘舆数自临幸。复以国弟广、举并为中郎将。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当代以为荣。及况卒，谥烈侯，少子霸袭况爵。

十三年，增弇户邑，上大将军印绶，罢，以列侯奉朝请。每有四方异议，辄召入问筹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

子忠嗣。忠以骑都尉击匈奴于天山，有功。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协嗣。

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为羽林左监。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为河东太守。后曹操诛耿氏，唯援孙弘存焉。

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

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为孝德皇后，以妃为甘园大贵人。帝以宝元舅之重，使监羽林左骑，位至大将军。而附事内宠，与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等谮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及排陷太尉杨震，议者怨之。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阎太后以宝等阿附嬖幸，共为不道，策免宝及承，皆贬爵为亭侯，遣就国。宝于道自杀，国除。大贵人数为耿氏请，阳嘉三年，顺帝遂绍封宝子箕牟平侯，为侍中。以恒为阳亭侯，承为羽林中郎将。其后贵人薨，大将军梁冀从承求贵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风有司奏夺其封。承惶恐，遂亡匿于穰。数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余人。

耿弇一共平定了四十六个郡，攻破和血洗了三百座城邑，从来没有遭受过挫折。

建武十二年，耿况病重，皇上多次亲自问候。又任命耿国的弟弟耿广、耿举为中郎将。耿弇兄弟六人皆为高官重臣，侍奉医药，时人认为非常荣耀。耿况去世，谥号为烈侯，小儿子耿霸继承了耿况的爵位。

建武十三年，增加耿弇的封邑，授予大将军的印绶，退职后，有列侯、奉朝请的封号。当人们对国家大事有不同意见时，每每召他入

朝顾问谋划。享年五十六岁，永平元年去世，谥号为愍侯。

耿弇的儿子耿忠继承了爵位。耿忠以骑都尉的官职率军到天山抗击匈奴，立有功劳。耿忠去世后，儿子耿冯继承了爵位。耿冯去世后，儿子耿良继承爵位，耿良又名耿无禁。延光年间，匹配安帝的妹妹濮阳长公主，官至侍中。耿良去世后，儿子耿协继承了爵位。

隃麋侯耿霸去世后，他的儿子耿文金继承爵位。耿文金死后，儿子耿喜继承爵位。耿喜死后，儿子耿显继承爵位，耿显任羽林左监。耿显死后，儿子耿援继承爵位。耿援与桓帝的妹妹长社公主匹配，任河东郡太守。后来曹操诛杀耿氏家族时，只有耿援的孙子耿弘幸免。

牟平侯耿舒去世后，儿子耿袭继承了爵位。耿袭匹配显宗明帝的女儿隆虑公主。耿袭去世后，儿子耿宝继承了爵位。

耿宝的妹妹是清河孝王刘庆的妃子。等安帝即位，尊重孝王，所以封他的母亲为孝德皇后，封他的妃子为甘园大贵人。安帝因耿宝是长舅，让他监领羽林左骑，官至大将军。因耿宝依附内廷受宠的人，与中常侍樊丰、安帝的乳母王圣等人诋毁皇太子，皇太子刘保被废贬为济阴王，并且排斥诬陷太尉杨震，人们都怨恨他。耿宝弟弟的儿子耿承继承了公主的爵位为林虑侯，官至侍中。安帝驾崩后，阎太后以耿宝等人阿谀、依附朝中受宠的人，共同图谋不轨的罪名，下诏免除了耿宝和耿承的官职，贬低他们的封爵为亭侯，遣送回自己的封地。耿宝在路上自杀，封国被废除。甘园大贵人多次替耿氏向皇上求情，阳嘉三年，顺帝又封耿宝的儿子耿箕为牟平侯，任侍中。以耿恒为阳亭侯，耿承为羽林中郎将。后来甘园大贵人去世，大将军梁冀向耿承索取贵人的珍贵玩物，没有得到，梁冀大怒，叫有关官吏奏请剥夺他的封爵。耿承惶恐，便逃到穰地躲藏起来。几年以后，梁冀寻到他的去处，便杀了他家十多人。

论曰：淮阴廷论项王，审料成势，则知高祖之庙胜矣。耿弇决策河北，定计南阳，亦见光武之业成矣。然弇自克拔全齐，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将时之度数，不足以相容乎？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隆也！

国字叔虑，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为黄门侍郎，应对左右，帝以为能，迁射声校尉。七年，射声官罢，拜驸马都尉。父况卒，国于次当嗣，上疏以先侯爱少子霸，固自陈让，有诏许焉。后历顿丘、阳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称之。征为五官中郎将。

是时乌桓、鲜卑屡寇外境，国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藩，愿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由是乌桓、鲜卑保塞

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农。又上言宜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显宗追思国言，后遂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如其议焉。

评论说：淮阴侯韩信在宫廷评论项王，预料成败的趋势，知道高祖在庙堂中筹划便能克敌制胜。耿弇在河北决策，在南阳商定大计，也预见到光武帝的大业的成功。然而耿弇在攻取整个齐地以后，再没有一点点功劳了。难道是他不想再立大功吗？大概是时运的气数，不允许他再立大功啊！三代人任将帅，是道家所忌讳的，而耿氏家族几代都建立功名享尽天年。难道他们用兵是要以杀伐来制止杀伐吗？为何独独耿氏能够兴隆呢！

耿国字叔虑，建武四年开始入朝随侍皇帝，光武帝授任他为黄门侍郎，在光武帝身边应对使唤，光武帝认为他能干，提升他为射声校尉。建武七年，免去射声校尉，任命为驸马都尉。父亲耿况去世后，按兄弟排行的顺序，耿国应继嗣爵位，他却上疏说因为父亲喜爱小儿子耿霸，坚持自己将爵位让给耿霸，光武帝下诏同意了。后来他历任顿丘、阳翟、上蔡等县县令，所任职的地方，官吏百姓都称赞他。征召为五官中郎将。

当时乌桓和鲜卑多次侵犯边境，耿国平素很有谋略，多次谈论边境之事，光武帝器重他。到匈奴的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后，主动向汉朝通好称臣，表示愿意抵御北边的寇虏。这事交给公卿大臣们商议。议论者都认为天下刚刚平定，中原地区还空虚，夷狄的情况真假难分，不能答应。只有耿国说：“我认为应当像当年汉宣帝礼遇呼韩邪单于一样接受他称臣，让他抵御东边的鲜卑，阻挡北边的匈奴，统领四方的夷狄，使边境各郡安全完好，使塞下没有晚开门的警报，这是千秋万世安宁边境的大计。”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立比为南单于。从此乌桓和鲜卑都保护边塞自我守卫，北边的强虏远远地逃跑了，中原地区也就平安少事。建武二十七年，耿国取代冯勤任大司农。他又向皇上建议设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兵五原以防止百姓逃亡。永平元年死于任上。显宗回想起耿国的话，后来设置了度辽将军、左右校尉，按耿国的建议办。

国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伟体，腰带八围。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以父任为郎，数上言兵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显宗既有志北伐，阴然其言。永平中，召诣省闼，问前后所上便宜方略，拜谒者仆射，遂见亲幸。每公卿会议，常引秉上殿，访以边事，多简帝心。

十五年，拜驸马都尉。十六年，以骑都尉秦彭为副，与奉车都尉窦固等俱伐北匈奴。虏皆奔走，不战而还。

耿国有两个儿子：耿秉、耿夔。

耿秉字伯初，身材魁伟高大，腰带有八围长。知识广博，精通各种书籍，会讲《司马兵法》，特别喜欢将帅的谋略。他凭着父亲的地位而被任命为郎官，多次上书谈论军事。他一直认为中原无实际利益的消耗大，边境不得安宁，这个忧患主要来自匈奴。用战争消除战争，才是使王业兴盛的途径。显宗早已有志北伐，心里赞同他的说法。永平年间，召他到宫中，询问前后呈上来的对国家有利的各种方策谋略，任命他为谒者仆射，从此与皇上亲近。每当召集公卿大臣聚会议事，也常让耿秉上殿，向他询问有关边境的事情，他的陈述大多符合皇上的心意。

永平十五年，任驸马都尉。十六年，朝廷以骑都尉秦彭为副将，令他与奉车都尉窦固等人一同出兵讨伐北匈奴。敌人望风逃跑，没有交战便班师回朝了。

十七年夏，诏秉与固合兵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余里。固以后王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而起曰：“请行前。”乃上马，引兵北入，众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抄掠，斩首数千级，收马牛十余万头。后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而固司马苏安欲全功归固，即驰谓安得曰：“汉贵将独有奉车都尉，天子姊婿，爵为通侯，当先降之。”安得乃还，更令其诸将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马，麾其精骑径造固壁。言曰：“车师王降，讫今不至，请往枭其首。”固大惊曰：“且止，将败事！”秉厉声曰：“受降如受敌。”遂驰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

永平十七年夏季，皇帝下诏书命令耿秉与窦固联合率领一万四千骑兵，再次从白山出发，攻打车师国。车师国有后王、前王，前王是后王的儿子，他们的都城相距五百多里。窦固认为攻后王都城的路途遥远，山险谷深，士兵行军寒冷艰苦，因而想攻打前王。耿秉建议先奔赴后王都城，合力攻打要害处，那么前王也就自动降服。窦固没有打定主意。耿秉激奋地挺身而起说：“请让我走在前面。”于是飞身上马，领兵向北，各路军队不得已，跟随进发。并挥师攻袭掠夺，斩首数千人，缴获牛马十多万头。后王安得震惊恐惧，领几百骑兵出城迎接耿秉。而窦固的司马苏安却想将全部功劳归于窦固，当即骑马飞奔去对安得说：“汉军中最尊贵的将领只有奉车都尉，皇上的姐夫，爵位是通侯，你应当先向他投降。”安得便返回，改派他的部将迎接耿秉。耿秉大怒，披甲上马，指挥他的精锐骑兵径直奔向窦固的营垒。说：“车师国王说来投降，可至今还没有到，请让我去砍了他的头。”窦固大为惊骇，说：“暂且停止，这样会把事情弄坏！”耿秉厉声说：“受降就如同对付敌人一样。”于是驰马奔往后王安得。安得惊恐，跑出城门，脱下王冠，抱着马脚投降了。耿秉领安得到窦固那

里。前王也归服了，于是平定了车师。

明年秋，肃宗即位，拜秉征西将军。遣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救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拜度辽将军。视事七年，匈奴怀其恩信。征为执金吾，甚见亲重。帝每巡郡国及幸宫观，秉常领禁兵宿卫左右。除三子为郎。章和二年，复拜征西将军，副车骑将军窦宪击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见《宪传》。封秉美阳侯，食邑三千户。

秉性勇壮而简易于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候，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乐为死。永元二年，代桓虞为光禄勋。明年夏卒，时年五十余。赐以朱棺、玉衣，将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营骑士三百余人送葬。谥曰桓侯。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梨面流血。

长子冲嗣。及窦宪败，以秉窦氏党，国除。冲官至汉阳太守。

第二年秋天，肃宗即位，任耿秉为征西将军。派遣他巡察凉州边境，慰劳赏赐居住在土堡边寨的羌人、胡人，进兵屯驻酒泉，救援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被任命为度辽将军。任职七年，匈奴人对他感恩怀德。被征召为执金吾，很受皇上的亲近器重。皇上每次巡视各郡国以及亲临各宫殿台阁，耿秉常率领禁兵在左右担任警卫。皇上任命他的三个儿子为郎。章和二年，再次任命他为征西将军，协助车骑将军窦宪抗击北匈奴，大败匈奴。这事同时见本书《窦宪传》。耿秉被封为美阳侯，封邑三千户。

耿秉本性勇敢豪壮而处事简易，军队行动时他常常亲自披甲在前，休息驻扎时不构建营垒，然而他把侦察兵安排得很远，严明誓约，一有敌警，军队马上列成阵势，士兵都乐意拼死战斗。永元二年，代桓虞任光禄勋。第二年夏季去世，终年五十多岁。皇上赐给红漆的棺木，玉制的葬服，将作大匠开掘坟墓，使用军乐，派五营骑兵共三百多人送葬。谥号为桓侯。匈奴人听说耿秉去世，举国上下哀号痛哭，有的甚至哭得面破血流。

大儿子耿冲继承了爵位。到窦宪败亡时，因耿秉与窦宪同伙，封国被取消。耿冲官至汉阳太守。

曾孙纪，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异之，稍迁少府。纪以操将篡汉，建安二十三年，与大医令吉丕、丞相司直韦晃谋起兵诛操，不克，夷三族。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众矣。

夔字定公。少有气决。永元初，为车骑将军窦宪假司马，北击匈奴，转骑都尉。三年，宪复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乃封夔粟邑侯。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以夔为中郎将，持节卫护之。及窦宪败，夔亦免官夺

爵土。

后复为长水校尉，拜五原太守，迁辽东太守。元兴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击，斩其渠帅。永初三年，南单于檀反畔，使夔率鲜卑及诸郡兵屯雁门，与车骑将军何熙共击之。熙推夔为先锋，而遣其司马耿溥、刘祉将二千人与夔俱进。到属国故城，单于遣薁鞬日逐王三千余人遮汉兵。夔自击其左，令鲜卑攻其右，虏遂败走，追斩千余级，杀其名王六人，获穹庐车重千余两，马畜生口甚众。鲜卑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独进，以不穷追，左转云中太守，后迁行度辽将军事。

耿秉的曾孙耿纪，年轻时便有很好的名声，被征召进公府，曹操很敬重他，逐渐升任为少府。耿纪因为曹操将要篡汉，于建安二十三年，与太医令吉丕、丞相司直韦晃计划起兵诛杀曹操，没有成功，被诛灭三族。当时，满门荣华富贵因受耿纪牵连遭受灾祸被灭族的人很多。

耿夔字定公。年轻时便很有气魄，办事果决。永元初年，担任车骑将军窦宪的代理司马，进军讨伐北方的匈奴，转任为骑都尉。永元三年，窦宪再次出兵河西，耿夔担任大将军左校尉。他率领精锐骑兵八百人，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的都城，在金微山斩杀了阏氏、名王以下五千多人，单于与几个骑兵脱身逃跑，缴获匈奴的所有珍宝财畜。他远离边塞五千多里才返回，从汉代出兵以来从未到达过这么远的地方。于是便封耿夔为粟邑侯。适逢北单于的弟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有部众八支共二万多人，来到蒲类海居住，派使者叩关通好。朝廷便以耿夔为中郎将，持汉朝符节去护卫他们。窦宪败亡后，耿夔也被免除官职，废除了爵号和封地。

后来耿夔又任长水校尉，受任五原郡太守，调任辽东太守。元兴元年，东北貊族人侵犯辽东郡界，耿夔追击，杀了他们的头领。永初三年，南匈奴单于檀反叛，朝廷派耿夔率领鲜卑族以及各郡的兵众驻军雁门，与车骑将军何熙同去攻打。何熙推举耿夔为先锋，派遣他的司马耿溥、刘祉领二千人与耿夔一道进军。到达属国的旧城时，单于派薁鞬日逐王的三千多人拦击汉军。耿夔自己攻打左翼，命鲜卑兵士攻击右翼，寇虏败逃，他们追杀了一千多人，还杀了名王六人，缴获穹庐、车马、械具一千多辆，马畜牲口很多。鲜卑人的马大多瘦弱有病，于是叛逃出了关塞。耿夔不能独自进军，朝廷认为他没有尽力追击，降职为云中太守，后来又升任代理度辽将军。

夔勇而有气，数侵陵使匈奴中郎将郑戬。元初元年，坐征下狱，以减死论，笞二百。建光中，复拜度辽将军。时鲜卑攻杀云中太守成严，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夔与幽州刺史庞参救之，追虏出塞而还。后坐法免，卒于家。

耿夔勇猛而有豪气，多次侵犯欺侮匈奴中郎将郑戬。元初元年，

他因获罪而被征召下狱，以减免死罪论处，鞭笞二百下。建光年中，又任命为度辽将军。当时鲜卑人攻打并杀害了云中太守成严，将乌桓校尉徐常围困在马城。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前去援救，将寇虏追赶出边塞然后返回。后来他因犯法免职，死在家里。

恭字伯宗，国弟广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永平十七年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已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

明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耿恭字伯宗，耿国的弟弟耿广的儿子。年少时便死了父亲。意气昂扬、有远大的谋略，具有将帅的才能。永平十七年冬季，骑都尉刘张出兵攻击车师国，请耿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以及他的堂弟、驸马都尉耿秉一起打败并降服了车师。从这时开始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并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兵车师国后王都城金蒲城，谒者关宠任戊己校尉，驻扎车师国前王的柳中城，驻扎处各有驻军几百人。耿恭到达驻军处后，发文书给乌孙国，表示汉王朝的威势和恩德，乌孙国大昆弥以下的人都很高兴，派使者贡献名马，并捧着宣帝时赏赐给公主的各种器具，愿意派儿子入侍汉帝。耿恭便派使者带着金银布帛前去迎接乌孙国入侍的王子。

第二年三月，北单于派左鹿蠡王的二万骑兵攻打车师。耿恭派司马领兵三百人前去救援，路上遇到很多匈奴骑兵，全部被杀死。匈奴便攻败并杀害了后王安得，接着进攻金蒲城。耿恭登上城头与敌人拼搏苦战，将毒药涂在箭上。传话给匈奴人说：“汉家的箭矢神灵，中箭者必定会有怪异出现。”因而用强劲的弓弩射击。寇虏中箭者看到伤口处血肉翻起，大为惊慌。正碰上暴风狂雨，耿恭趁风雨进击，杀死杀伤很多敌人。匈奴兵震惊，互相说：“汉朝的兵真是神兵，太可怕了！”于是便解围离去。耿恭认为疏勒城旁有一条涧水可以据此坚守，五月间，便领兵据守疏勒城。七月，匈奴又来攻打耿恭，耿恭募集了几千人首先出击，驰马直奔匈奴，匈奴骑兵四散逃跑，匈奴便在

疏勒城下隔断涧水。耿恭在城中挖井十五丈深，却没有得到水，官吏兵士干渴疲乏，榨取马匹的粪汁饮用。耿恭仰天长叹说：“以前听说贰师将军李广利拔出佩刀击刺山岭，便有飞泉喷涌而出；而今汉朝恩德神明，难道会有穷尽完结的时候吗？”便整理衣裳向井中一拜再拜，为吏士们祈祷。不久，果然有泉水从井中喷涌而出，士众都高呼万岁。耿恭于是命令士兵将水高高扬洒给敌人看，匈奴人大出意料之外，以为有神明相助，便领兵离开了。

时焉耆、龟兹攻殁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众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当时焉耆、龟兹人攻杀了都护陈睦，北边的敌寇也将关宠围困在柳中。正遇上显宗去世，救兵不到，车师国又反叛了，与匈奴一起合力攻打耿恭。耿恭激励士卒，奋起反击，打跑了敌人。车师国后王夫人的祖先是汉朝人，她常常私下里将敌情告诉耿恭，还供给耿恭粮饷。几个月以后，食物已经吃完了，陷入了困境，便煮弓弩铠甲，食用筋革。耿恭与士兵忠诚相待、同生共死，所以士卒都没有二心，但渐渐地死亡，只剩下几十个人了。单于知道耿恭已窘迫困顿，想一定降服他。又派使者招降耿恭说：“你如果投降，会封你为白屋王，并将一女子嫁给你做妻子。”耿恭便引诱使者登上城头，亲手杀死了他，并将他放在城上烧烤。敌人的官吏部属望见，哀号痛哭离开了。单于大怒，更增添兵力围困耿恭，但不能攻克。

当初，关宠上书求救，这时肃宗刚刚即位，便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应当出兵援救。司徒鲍昱建议说：“现在让人处在危难的境地，情况危急了却放弃他们不管，这样对外就会纵容蛮夷的暴虐行径，对内则伤害了死难的臣下。确实权衡时势，以后再没有边患，那也可以这么做，如果匈奴再来侵犯边境、骚扰抢掠，陛下将怎样调遣将领呢？加上关宠、耿恭两部各自只剩下几十人，匈奴围

困他们，经过几十天还不能攻克，这是他们在人少力弱的情况下尽力拼战的结果。可令敦煌、酒泉两郡的太守各领精锐骑兵二千人，多树立旗帜，日夜兼程，前去救援他们。匈奴已非常疲乏，必定不敢抵挡，四十天之内，足可以返回关塞。”章帝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派征西将军耿秉屯兵酒泉，代理酒泉太守的事务；派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调动张掖、酒泉、敦煌三郡的兵马以及鄯善的部队，合计共七千多人，于建初元年正月会师于柳中，攻打车师，进攻交河城，斩敌首三千八百人，活捉俘虏三千多人，驼、驴、马、牛、羊牲口三万七千头。北虏惊慌逃跑，车师国再次投降。

> 会关宠已殁，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随王蒙军俱出塞。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街，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及恭至洛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恭母先卒，及还，追行丧制，有诏使五官中郎将赍牛酒释服。

适逢关宠已死，王蒙等人听说以后，便要领兵返回。先前，耿恭派军吏范羌到敦煌来接领兵士过冬的衣服，范羌因而跟随王蒙的部队一起出塞。这时，范羌坚决请求王蒙的军队去迎接耿恭，但各将领都不敢向前，便分二千人马给范羌，从山北去接耿恭，遇上大雪，下了一丈多深，军队只能到达那里。耿恭夜晚在城中听到喧闹声，以为敌虏来了，大吃一惊。范羌在远处呼喊说：“我是范羌。汉朝派军队来迎接校尉了。”城中将士听了，都高呼万岁。打开城门，互相拥抱，激动得哭泣不已。第二天，便相随一起回国。敌兵追赶他们，他们边战边走。吏士一向饥饿困乏，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个人，沿路死亡，建初元年三月到达玉门时，只剩下十三人。他们衣服破烂，鞋子断裂，面容憔悴。中郎将郑众让耿恭及其部下洗沐干净，换上衣服。上疏说：“耿恭以单薄弱小的兵力坚守孤城，抵挡的正是匈奴的要冲之地，面对着数万敌兵，接连几月以至超过一年，身心交瘁而力量用尽。他们凿山挖井，煮弓弩为食，在万死而无一线生还希望的情况下冲杀出来。他们前后杀伤的敌人以千百计，终于成全忠贞义勇的大节，没有使大汉王朝蒙受羞辱。耿恭的气节义勇，是从古到今所未曾有过的。应当给予显贵的官爵，以勉励所有将帅。”耿恭到达洛阳时，鲍昱上奏说耿恭的气节坚贞超过了苏武，应该赏赐官爵。于是任

命耿恭为骑都尉，耿恭的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县县丞，其余九人都补入羽林军。耿恭的母亲在耿恭回来之前去世了，耿恭回来后，补行丧礼，皇上诏令五官中将携带牛酒作祭礼为他除丧。

明年，迁长水校尉。其秋，金城、陇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诏召入问状。乃遣恭将五校士三千人，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恭屯袍罕，数与羌接战。明年秋，烧当羌降，防还京师，恭留击诸未服者，首虏千余人，获牛羊四万余头，勒姐、烧何羌等十三种数万人，皆诣恭降。初，恭出陇西，上言“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由是大忤于防。及防还，监营谒者李谭承旨奏恭不忧军事，被诏怨望。坐征下狱，免官归本郡，卒于家。

子溥，为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击畔羌于丁奚城，军败，遂殁。诏拜溥子宏、晔并为郎。

晔字季遇。顺帝初，为乌桓校尉。时鲜卑寇缘边，杀代郡太守。晔率乌桓及诸郡卒出塞讨击，大破之。鲜卑震怖，数万人诣辽东降。自后频出辄克获，威振北方。迁度辽将军。

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

第二年，耿恭被提升为长水校尉。这年秋天，金城、陇西的羌族反叛。耿恭上疏陈述对策，皇上召他进宫询问情况。接着派他领五校士卒三千人，辅佐车骑将军马防征讨西羌。耿恭屯兵袍罕，多次与羌人交战。第二年秋天，烧当羌人投降，马防返回京城，耿恭留下来继续攻打还没有降服的各部羌人，斩杀敌寇一千多人，缴获牛羊四万多头，勒姐，烧何等十三支羌人共几万人，都到耿恭这里来投降。当初，耿恭从陇西出兵时，上书说：“已故安丰侯窦融以前在西州，很得羌胡的信赖。现在的大鸿胪窦固，是窦融的子孙。前次攻打白山，功劳为三军之首。应该让窦固任特使，镇抚凉州各部。令车骑将军马防屯兵汉阳，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威慑西凉。”这一奏折触犯了马防。马防返回京城后，监营谒者李谭便秉承马防的旨意奏论耿恭不操劳军事，接受诏书后有怨恨。因而被判罪下狱，后来免除官职，回到家乡，死在家里。

儿子耿溥，担任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在丁奚城抗击反叛的羌人，军队被打败，因而死亡。耿溥的儿子耿宏、耿晔都授任为郎官。

耿晔字季遇。顺帝初年，任乌桓校尉。当时鲜卑人在边境一带侵扰，杀了代郡太守。耿晔率乌桓以及其他各郡的兵马出塞讨伐，大败鲜卑人。鲜卑人惊恐，几万人到辽东来投降。从这以后，他多次出兵

都取得胜利，有俘获，威震北方。被提升为度辽将军。

耿氏家族从汉室中兴以后到建安末年，有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与公主匹配的有三人，封为列侯的有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以及刺史、二千石官职的有几十上百人，可谓与汉王朝同兴衰了。

论曰：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质于柯盟，相如申威于河表，盖以决一旦之负，异乎百死之地也。以为二汉当疏高爵，宥十世。而苏君恩不及嗣，恭亦终填牢户。追诵龙蛇之章，以为叹息。

评论说：我初读《苏武传》的时候，感叹苏武咽吞毡毛、陷身北海，而未给汉朝带来羞辱。后来看到耿恭因守疏勒而不降的事迹，慨叹万分而不知不觉流下泪水。唉，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达到了这种程度啊！从前，曹刿抗拒盟约于柯地盟坛上，蔺相如伸张赵国的威严于西河之外，大都是决一时的胜负，与长期处于随时可能死亡的危急境地是不同的。原本认为前汉、后汉王朝会赏给他们高官厚爵，宽宥十代子孙。然而苏武所受的恩赐还没有到达子孙，耿恭最终是身陷牢房。回想起介之推的“龙蛇”诗章，感叹对功臣薄情，不禁发出了叹息。

赞曰：好峙经武，能画能兵。往收燕卒，来集汉营。请间赵殿，酾酒齐城。况、舒率从，亦既有成。国图久策，分此凶狄。秉洽胡情，夔单虏迹。慊慊伯宗，枯泉飞液。

赞辞说：好畤侯耿弇整治武备，能谋划，善用兵。出兵收降燕地士兵，前来集合到汉朝军营。在赵王如意的温明殿替光武帝从容谋划，酌酒庆功在平定了的齐城。耿况、耿舒率兵跟从，也大有成功。耿国图谋长久的策略，分化瓦解凶顽的北狄。耿秉与匈奴的关系和谐融洽，耿夔竭尽全力追击寇虏的行踪。耿恭不知满足于功成身退，能使干涸的枯井喷涌飞泉。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二

章惠康◎主编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描绘了东汉的社会、文化、民情与人物百态，『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体大思精，信称良史』，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二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章惠康　1932年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50年2月起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工作，曾监印《毛泽东选集》并负责影印十九种革命期刊。1959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曾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学古典文学教学工作。1970年代参加《辞源》修订工作，为主要修订人员。1980年代参加《史记》、《汉书》的注译工作。1990年代主持注译《三国志》、《后汉书》。《〈三国志〉今注今译》一书，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该书1996年由台湾建安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又参与《中外散文辞典》的编撰工作，任副主编兼古代散文的主编。1990年获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荣誉证书。

# 目　录

后汉书卷二十

锹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后汉书卷二十一

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后汉书卷二十二

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列传第十三

后汉书卷二十四

马援列传第十四

后汉书卷二十五

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后汉书卷二十六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后汉书卷二十七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后汉书卷二十八下
冯衍传第十八下
后汉书卷二十九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后汉书卷三十上
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
后汉书卷三十下
郎顗 襄楷列传第二十下
后汉书卷三十一
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后汉书卷三十二
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后汉书卷三十三
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后汉书卷三十四
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后汉书卷三十五
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 后汉书卷三十六

## 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 后汉书卷三十七

## 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 后汉书卷三十八

## 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 后汉书卷三十九

##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 后汉书卷四十上

## 班彪列传第三十上

# 后汉书卷四十下

## 班彪列传第三十下

# 后汉书卷二十

## 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铫期字次况，颍川郏人也。长八尺二寸，容貌绝异，矜严有威。父猛，为桂阳太守，卒，期服丧三年，乡里称之。光武略地颍川，闻期志义，召署贼曹掾，从徇蓟。时王郎檄书到蓟，蓟中起兵应郎。光武趋驾出，百姓聚观，喧呼满道，遮路不得行，期骑马奋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跸”，众皆披靡。及至城门，门已闭，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为裨将，与傅宽、吕晏俱属邓禹。徇傍县，又发房子兵。禹以期为能，独拜偏将军，授兵二千人，宽、晏各数百人。还言其状，光武甚善之。使期别徇真定宋子，攻拔乐阳、槁、肥累。

从击王郎将兒宏、刘奉于钜鹿下，期先登陷陈，手杀五十余人，被创中额，摄帻复战，遂大破之。王郎灭，拜期虎牙大将军。乃因间说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统危殆，海内无所归往。明公据河山之固，拥精锐之众，以顺万人思汉之心，则天下谁敢不从？”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跸邪？”时铜马数十万众入清阳、博平，期与诸将迎击之，连战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战，所杀伤甚多。会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馆陶，皆降之。从击青犊、赤眉于射犬，贼袭期辎重，期还击之，手杀伤数十人，身被三创，而战方力，遂破走之。

铫期字次况，是颍川郏县人。身高八尺二寸，容貌非常特别，矜持严肃而有威仪。父亲铫猛，任桂阳太守，去世后，铫期守丧三年，乡里人都称赞他。光武帝攻占颍川，听说铫期的抱负和义气，便召他来暂任主管盗贼事务的曹掾，让他跟随自己去巡行蓟县。当时王郎的文书到达蓟县，蓟县起兵响应王郎。光武帝急忙起驾离开蓟县，老百姓聚集围观，大声喊叫的人挤满了道路，挡住道路无法行进，铫期骑在马上奋起长戟，瞪大眼睛大声对左右的人喊禁止通行，人们纷纷退避。到达城门时，城门已经关闭，奋力攻打才得以出城。走到信都时，光武帝任铫期为裨将，和傅宽、吕晏一起隶属邓禹。跟邓禹巡行邻近的县，又调发房子县的士兵。邓禹认为铫期有才能，唯独封他为偏将军，交给他兵士二千人，傅宽、吕晏各领兵数百人。返回时邓禹讲述这些情况，光武帝认为他这样做很好。派铫期另外去占领真定、宋子，攻克乐阳、槁、肥累。

铫期跟随光武帝在钜鹿攻打王郎的部将兒宏、刘奉，铫期首先攻入敌人阵地，亲手杀死五十多人，他被击中额头受了伤，扶正了头巾又继续战斗，因而大败敌军。消灭王郎后，铫期被封为虎牙大将军。于是乘机劝光武帝说：“河北的土地，地界与边境相接，人民熟悉兵

战，有精锐勇武之称。现在更始帝昏乱，帝位危险，海内众民无处归附。您据有河山的险固，拥有精锐勇猛的兵众，以此来顺应万千百姓思慕汉朝的心意，天下有谁敢不听从呢？”光武帝笑着说：“您是要实现前次清道呼‘回避’的心愿吗？”当时铜马军数十万人进入清阳、博平，铫期与各路将领迎头痛击，多次交战都不顺利，铫期便改为背水交战，所杀伤的敌人很多。正遇上光武帝领救兵赶到，因而大败敌军，追击到馆陶，铜马军全部投降。又随从到射犬攻打青犊军和赤眉军，青犊军和赤眉军袭击铫期载有军用物资的车辆，铫期给予还击，亲手杀伤数十人，身上受三处伤，仍然奋力苦战，因而打败并赶跑了敌人。

光武即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户。时檀乡、五楼贼入繁阳、内黄，又魏郡大姓数反覆，而更始将卓京谋欲相率反邺城。帝以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期发郡兵击卓京，破之，斩首六百余级。京亡入山，追斩其将校数十人，获京妻子。进击繁阳、内黄，复斩数百级，郡界清平。督盗贼李熊，邺中之豪，而熊弟陆谋欲反城迎檀乡。或以告期，期不应，告者三四，期乃召问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期曰：“为吏傥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陆，将诣邺城西门。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

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为太中大夫。从还洛阳，又拜卫尉。

期重于信义，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及在朝廷，忧国爱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颜谏诤。帝尝轻与期门近出，期顿首车前曰：“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帝为之回舆而还。十年卒，帝亲临禭敛，赠以卫尉、安成侯印绶，谥曰忠侯。

光武帝即位后，封铫期为安成侯，封邑有五千户。当时檀乡、五楼贼人进入繁阳、内黄等县，又因魏郡的一些世家大族变化无常，更始帝的部将卓京图谋相继在邺城反叛。光武帝任命铫期为魏郡太守，代理大将军的职务。铫期调集魏郡的兵力攻打卓京，打败了卓京，斩首六百多人。卓京逃到山中，铫期追杀了他的将领校官数十人，捕获了卓京的妻室儿子。进而攻打繁阳、内黄，又斩首数百人，从此魏郡境内清静平安。担任监督盗贼的李熊，是邺地的豪杰，李熊的弟弟李陆则图谋颠覆邺城迎接檀乡军。有人将这事告诉铫期，铫期不回答，来告发的人有三四个了，铫期才召李熊来询问。李熊叩头自首服罪，愿和母亲一同就死。铫期说：“你在城中当官，倘若不如做盗贼快乐，可以回去和老母亲同到李陆那里去。”派官吏送他出城。李熊步行去找李陆，将要到达邺城西门。李陆惭愧感动不已，以自杀向铫期谢罪。铫期感叹，按礼仪安葬了他，并恢复了李熊原来的官职。因而魏郡人都信服铫期的威信。

建武五年，光武帝视察魏郡，任命铫期为太中大夫。随从一道回到洛阳，又任命他为卫尉。

铫期以诚信和道义为重，自他担任将领以来，打了胜仗，从来没有掳掠抢劫。到朝廷任职后，忧虑国事而尊爱君主，若有不合于心意的，一定犯颜劝谏。光武帝曾经轻车微服从便殿近门出宫，铫期到前叩头说：“臣下听说，自古至今最为戒备的，是怕发生意料之外的变故，臣下实在不愿意陛下多次微服出行。”光武帝因此掉转车马返回。建武十年去世，光武帝亲自送去装殓的衣被，并亲临殡殓，又赠给他卫尉、安成侯的印绶，赐谥号为“忠侯”。

子丹嗣。复封丹弟统为建平侯。后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颍川颍阳人也。世好文法，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汉兵起，光武过颍阳，霸率宾客上谒，曰：“将军兴义兵，窃不自知量，贪慕威德，愿充行伍。”光武曰：“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遂从击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还休乡里。

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过颍阳，霸请其父，愿从。父曰：“吾老矣，不任军旅，汝往，勉之！”霸从至洛阳。及光武为大司马，以霸为功曹令史，从度河北。宾客从霸者数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

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慷而还。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护度，未毕数骑而冰解。光武谓霸曰：“安吾众得济免者，卿之力也。”霸谢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佑，虽武王白鱼之应，无以加此。”光武谓官属曰：“王霸权以济事，殆天瑞也。”以为军正，爵关内侯。既至信都，发兵攻拔邯郸。霸追斩王郎，得其玺绶。封王乡侯。

儿子铫丹继承封爵。又封铫丹的弟弟铫统为建平侯。后改封铫丹为葛陵侯。铫丹死后，儿子铫舒继承封爵。铫舒死后，儿子铫羽继承爵位。铫羽死后，儿子铫蔡继承爵位。

王霸字元伯，是颍川郡颍阳县人。世代喜欢研究法制条文，父亲任郡中决曹掾，王霸年轻时也是管理监狱的官吏。但他常常感慨叹息而不乐意自己的职位，他的父亲认为他奇特不凡，便送他西往长安去求学。汉军起兵，光武帝经过颍阳时，王霸率领宾客前去拜见，说：“将军您发动起义大军，我私下自不量力，非常仰慕您的威名德行，愿意成为您军队的一员。”光武帝笑着说：“我做梦都想得到贤能之士，一同成就功名大业，难道我还能有其他想法吗？”于是王霸随从到昆阳攻破王寻、王邑，然后返回家乡。

等到光武帝任司隶校尉，路过颍阳时，王霸向他的父亲请求，表示自己愿意跟从光武帝。他父亲说：“我已经老了，不能胜任军旅征

战了，你去吧，好好努力！”王霸跟随光武帝到洛阳。到光武帝任大司马时，以王霸为功曹令史，王霸跟从光武帝渡过黄河到达河北地区。跟随王霸的宾客有几十人，都渐渐地离开了。光武帝对王霸说：“从颍川跟随我的人都走了，只有您一人留下。勉力吧！暴风刮过以后才认识坚韧强劲的草。”

王郎起事，光武帝在蓟县，王郎发出文告悬赏捉拿光武帝。光武帝命令王霸到市井招募人员，用来攻打王郎。市井的人都大肆嘲笑，举着手戏弄他，王霸惭愧地返回来了。光武帝便立即向南奔驰到下曲阳。传闻说王郎的兵马在后面追赶，随从的人都惊恐。到达滹沱河时，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河水流着冰块，无船，不能渡河。官吏属员极为恐惧。光武帝叫王霸前往察看。王霸担心众人惊骇，又想要让他们暂且向前，好背水一战，回来时便欺骗说：“冰很坚厚，可以渡河。”官吏们都高兴。光武帝笑着说：“探子果然说的是假话。”于是继续前进。等到达河边时，河里的冰已经合拢，便令王霸监护渡河，只有数骑没有渡完而冰块融解裂开了。光武帝对王霸说：“使我们安定下来，能渡过黄河而免受损失，这是你的功劳啊。”王霸辞谢说：“这是您德行高尚，神灵保佑，即使是白鱼跃入武王船中的应验，也没有超过这个。”光武帝对部属说：“王霸用权宜之计成就大事，这大概是上天降示的祥瑞。”光武帝于是任命王霸为军正，赐爵关内侯。到达信都后，便发兵攻克邯郸。王霸追杀了王郎，得到王郎称帝的印玺。受封为王乡侯。

从平河北，常与臧宫、傅俊共营，霸独善抚士卒，死者脱衣以敛之，伤者躬亲以养之。光武即位，以霸晓兵爱士，可独任，拜为偏将军，并将臧宫、傅俊兵，而以宫、俊为骑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四年秋，帝幸谯，使霸与捕虏将军马武东讨周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与吾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霸、武各归营。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曰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徼一切之胜。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茂、建遁去，诵以城降。

王霸随光武帝平定河北，常常与臧宫、傅俊在同一部队，只有王霸能很好地爱抚士兵，对于死者他脱下自己的衣服装殓，对受伤的人他亲自调养他们。光武帝即位后，因王霸通晓军事、爱抚士卒，能独

立接受重任，任命他为偏将军，并统领臧宫、傅俊的兵马，让臧宫、傅俊任骑都尉。建武二年，改封王霸为富波侯。

建武四年秋季，光武帝视察谯地，派王霸和捕虏将军马武向东到垂惠讨伐周建。苏茂率领五校兵四千多人援救周建，事先派遣精锐骑兵阻击马武运输军粮，马武前往救护。周建从垂惠城中出兵夹击马武，马武依赖王霸的援兵，作战不是很尽力，被苏茂、周建打败。马武的部众跑过王霸军营时，大声呼喊求救。王霸说："敌军人多气盛，出兵援救，必定会两败俱伤，你们尽力好了。"便关闭营垒坚守。军中属吏都争相要求出兵。王霸说："苏茂的武器精良，人数又多，我的官兵心怀恐惧，而捕虏将军又与我军互相依恃，不同心合意，这是导致失败的原因。现在紧闭营垒坚守不出，表示不会去援助他们，敌寇一定会乘胜轻举妄进；捕虏将军一看没有救兵，他们便会加倍努力奋战。这样，苏茂的部队就会很疲劳，我待敌军疲敝以后与他们交战，便能够战胜。"苏茂、周建果然全部出动攻打马武。交战很长时间后，王霸军中的壮士路润等数十人割断头发急切求战。王霸知道士卒志坚心切，便打开军营后门，出动精锐骑兵袭击敌军后路。苏茂、周建前后受敌，惊慌骚乱而失败逃跑，王霸、马武也各自领兵归营。敌寇后来又聚拢士卒前来挑战，王霸坚守营寨不出，而且还在营中犒劳士卒，观舞作乐。苏茂向营中射箭，箭如雨落，射中了王霸面前的酒樽，王霸安然坐着不动。军吏们都说："苏茂前些天已经被打败过，现在更容易击败。"王霸说："不是这样。苏茂的士兵远道而来，客居作战，粮食供应不足，所以多次挑战，希求一时的胜利。现在，我军关闭营垒，休养兵士，这就是所谓的不用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这是好计策中的最好计策。"苏茂、周建既无法交战，便引兵回营。当夜，周建哥哥的儿子周诵反叛，关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城，苏茂、周建逃走，周诵献城投降。

>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霸为讨虏将军。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关。击荥阳、中牟盗贼，皆平之。
>
> 九年，霸与吴汉及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祐、破奸将军侯进等五万余人，击卢芳将贾览、闵堪于高柳。匈奴遣骑助芳，汉车遇雨，战不利。吴汉还洛阳，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进屯渔阳。玺书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明年，霸复与吴汉等四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击贾览，诏霸与渔阳太守陈䜣将兵为诸军锋。匈奴左南将军将数千骑救览，霸等连战于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斩首数百级。霸及诸将还入雁门，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会攻卢芳将尹由于崞、繁畤，不克。

建武五年春天，光武帝派太中大夫手持符节任命王霸为讨虏将军。建武六年，在新安驻兵垦田。建武八年，屯兵垦田函谷关。攻打荥阳、中牟寇贼，这些地方全部平定。

建武九年，王霸与吴汉以及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祐、破奸将军侯进等五万多人，在高柳攻打卢芳的部将贾览、闵堪。匈奴派遣骑兵援助卢芳，吴汉的军队遇上天雨，交战不利。吴汉返回洛阳，命令朱祐驻军常山，王常驻军涿郡，侯进驻军渔阳。皇上任命王霸为上谷太守，照旧统领原来驻扎的军队，收捕、攻击匈奴军，不受所在郡地的限制。第二年，王霸又与吴汉等四位将军率领军队六万人从高柳出兵攻打贾览，诏书令王霸与渔阳太守陈䜣领兵担任各路部队的前锋。匈奴左南将军率数千骑兵援救贾览，王霸等人在平城与匈奴军多次交战，大败匈奴军，并追出边塞，斩杀了数百人。王霸与各路将领返回雁门，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会合，在崞县和繁峙县攻打卢芳的部将尹由，没有攻下。

十三年，增邑户，更封向侯。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后南单于、乌桓降服，北边无事。霸在上谷二十余岁。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后数月卒。

子符嗣，徙封轪侯。符卒，子度嗣。度尚显宗女浚仪长公主，为黄门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孙，颍川颍阳人也。少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恶衣服。丧母，负土起坟。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初，县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惮焉。

及光武破王寻等，还过颍阳，遵以县吏数进见，光武爱其容仪，署为门下史。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寻拜为偏将军，从平河北，以功封列侯。

建武十三年，增封王霸的封邑，改封为向侯。这个时候，卢芳与匈奴、乌桓联合，频繁侵扰，使得边境居民非常愁苦。皇上诏命王霸率领戴罪服役的囚徒六千多人，与杜茂一起整治飞狐道，堆积土石，修筑哨所碉堡，从代郡一直到平城长三百多里。他总共与匈奴、乌桓交战大小数十、百次，很熟悉边境的情况，多次上书说应当与匈奴缔结和约并建立亲戚关系，又陈述说粮草运送可以走温水水道，以简省陆路辗转运输的劳苦，这些提议都得到了施行。后来南单于、乌桓投降归服，北部边境便安宁无事了。王霸在上谷郡任职二十多年。建武三十年，最后封为淮陵侯。永平二年，因犯病免职，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儿子王符继承封爵，改封为轪侯。王符死后，儿子王度继承封爵。王度与明帝的女儿浚仪长公主匹配，任黄门郎。王度死后，儿子

王歆继承封爵。

祭遵字弟孙，颍川郡颍阳县人。年轻时喜欢儒家经典。家中富有，可祭遵谦恭俭朴，穿着很差的衣服。母亲去世，亲自背土筑坟。曾经受部中官吏欺侮，他便交结门客杀了这个部吏。起初，颍阳县的人认为他柔弱，这以后便都畏惧他了。

当光武帝打败王寻等人，回归路过颍阳时，祭遵以县吏身份多次进见光武帝，光武帝喜欢他的容貌仪表，安排他做门下史。他跟随光武帝征讨河北，被任命为军市令。光武帝的门客中有人违犯法令，祭遵处死了这个门客。光武帝大怒，下令逮捕祭遵。当时主簿陈副劝谏说："您常常想要整肃众军，现在祭遵不避亲疏奉行法令，正是为了让法令能实行。"光武帝便赦免了祭遵，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光武帝对部将们说："你们要防备祭遵啊！我的门客犯了法尚且被他杀了，他一定不会偏袒庇护各位了。"不久任命祭遵为偏将军，随从一道平定了河北，因为功绩被封为列侯。

建武二年春，拜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骑都尉王梁、臧宫等入箕关，南击弘农、厌新、柏华蛮中贼。弩中遵口，洞出流血，众见遵伤，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战皆自倍，遂大破之。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人害，诏遵攻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坚壁不出。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遂攻得霍阳聚，遵乃分兵击破降之。明年春，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初，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谶文误我！"乃斩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击邓奉弟终于杜衍，破之。

建武二年春天，任命祭遵为征虏将军，定封为颍阳侯。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骑都尉王梁、臧宫等人进入箕关，向南攻打弘农、厌新、柏华蛮中的贼人。弩箭射中了祭遵的口，穿洞而出，流血不止，部众见祭遵受伤，渐渐退却，祭遵高声呵叱制止他们，士兵们都更加努力奋战，于是大败寇贼。当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驻扎集聚在险要关隘处危害民众，皇上下令祭遵攻打张满。祭遵切断了张满运输粮草的道路，张满多次挑战，祭遵坚守军营不出战。厌新、柏华残余贼兵又和张满会合，于是攻下霍阳聚，祭遵便分兵将他们击败，逼使他们投降。第二年春天，张满饥饿困窘时，祭遵趁机攻占了城堡，活捉了张满。当初，张满祭祀天地时，自己认为应当为王，被拘捕后，感叹地说："是谶文害我的啊！"祭遵杀了他，并杀了他的妻子儿女。祭遵率军向南到杜衍攻打邓奉的弟弟邓终，打败了邓终。

时涿郡太守张丰执使者举兵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四年，遵与朱祐及建威大将军耿弇、骁骑将军刘喜俱击之。遵兵先至，急攻丰，丰功曹孟厷执丰降。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既执当斩，犹曰："肘石有玉玺。"遵为椎

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无所恨！”诸将皆引还，遵受诏留屯良乡拒彭宠。因遣护军傅玄袭击宠将李豪于潞，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相拒岁余，数挫其锋，党与多降者。及宠死，遵进定其地。

当时涿郡太守张丰拘捕了汉军使者率军反叛，自称为无上大将军，与彭宠的部队联合起来。建武四年，祭遵与朱祐以及建威大将军耿弇、骁骑将军刘喜一同攻打张丰。祭遵的军队先行到达，便急攻张丰，张丰的功曹孟厷捆绑张丰投降。当初，张丰喜爱方术之事，有个道士说张丰会当皇帝，用五彩锦囊包裹一块石头系在张丰的肘臂上，说石块中有一方玉玺。张丰听信了道士的话，便反叛了。等到被拘捕杀头时，他还说：“我臂上的石块中有玉玺。”祭遵替他捶破了石头，张丰才明白自己受了欺骗，仰天哀叹说：“我应该死，无所怨恨！”其他各路将领都率军返回，祭遵受命留驻良乡抗拒彭宠。祭遵趁机派护军傅玄在潞县袭击彭宠的部将李豪，大败李豪，斩首一千多人。他与彭宠相持一年多，多次挫败彭宠的前锋，彭宠的同伙大多投降了。到彭宠死后，祭遵进而平定了这个地方。

六年春，诏遵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汉忠将军王常、捕虏将军马武、骁骑将军刘歆、武威将军刘尚等从天水伐公孙述。师次长安，时车驾亦至，而隗嚣不欲汉兵上陇，辞说解故。帝召诸将议。皆曰：“可且延嚣日月之期，益封其将帅，以消散之。”遵曰：“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帝从之，乃遣遵为前行。隗嚣使其将王元拒陇坻，遵进击，破之，追至新关。及诸将到，与嚣战，并败，引退下陇。乃诏遵军汧，耿弇军漆，征西大将军冯异军栒邑，大司马吴汉等还屯长安。自是后遵数挫隗嚣。事已见《冯异传》。

建武六年春季，光武帝命令祭遵和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汉忠将军王常、捕虏将军马武、骁骑将军刘歆、武威将军刘尚等人相随往天水郡讨伐公孙述。军队暂驻长安，当时光武帝也到达长安，而隗嚣不想汉军进入陇地，以种种事故为借口加以拒绝。光武帝召集将领们商议。大家都说：“可以暂且给隗嚣延长一些时日，加封他的将帅，使他们分化瓦解。”祭遵说：“隗嚣心怀鬼胎已经很久了。现在如果按兵不动而拖延时日，他的欺诈阴谋会日益加深，蜀地的防备则会更加增强，因而不如立即进军。”光武帝听从了祭遵的意见，派祭遵为前锋。隗嚣派遣他的部将王元在陇坻抵御，祭遵进击，打败了王元，一直追赶到新关。当各路将领到达，与隗嚣交战，都遭受了失败，领兵退出陇地。诏令祭遵驻军汧县，耿弇驻军漆县，征西大将军冯异驻军栒邑，大司马吴汉等人返回驻兵长安。从这以后祭遵多次挫败隗嚣。事实已记载在《冯异传》。

八年秋，复从车驾上陇。及嚣破，帝东归过汧，幸遵营，劳飨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时遵有疾，诏赐重茵，覆以御盖。复令进屯陇下。及公孙述遣兵救嚣，吴汉、耿弇等悉奔还，遵独留不却。九年春，卒于军。

建武八年秋季，祭遵再次随从皇上进入陇地。当隗嚣失败后，光武帝返回东部路过汧城，巡视祭遵的军营，犒劳军队，演奏黄门的乐舞，至深夜才停止。当时祭遵有病，皇上下令赐给他双重厚软的坐席，以皇上所用的车盖遮盖身体。再次命令祭遵进兵驻军陇县城下。公孙述派兵援救隗嚣时，吴汉、耿弇等人全部都跑回去了，唯独祭遵留下来没有退却。建武九年春，在军营中死亡。

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丧至河南县，诏遣百官先会丧所，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恸。还幸城门，过其车骑，涕泣不能已。丧礼成，复亲祠以太牢，如宣帝临霍光故事。诏大长秋、谒者、河南尹护丧事，大司农给费。博士范升上疏，追称遵曰：“臣闻先王崇政，遵美屏恶。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著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宠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门不趋。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斯诚大汉厚下安人长久之德，所以累世十余，历载数百，废而复兴，绝而复续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褒序辅佐，封赏功臣，同符祖宗。征虏将军颍阳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为之感伤，远迎河南，恻怛之恸，形于圣躬，丧事用度，仰给县官，重赐妻子，不可胜数。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过存，矫俗厉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视，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迟已来久矣。及至陛下，复兴斯礼，群下感动，莫不自励。臣窃见遵修行积善，竭忠于国，北平渔阳，西拒陇、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阳。众兵既退，独守冲难。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礼，生有爵，死有谥，爵以殊尊卑，谥以明善恶。臣愚以为宜因遵薨，论叙众功，详案《谥法》，以礼成之。显章国家笃古之制，为后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车驾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介士军陈送葬，谥曰成侯。既葬，车驾复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其后会朝，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遵之见思若此。

祭遵为人廉洁俭约、谨慎小心，克己奉公，得到的赏赐总是全部给予士兵，家中没有个人的财产，身上穿的是牛皮套裤，盖的是布被，夫人的衣裳也不加彩边装饰，光武帝因此而很器重他。到他去世时，对他特别悲伤哀悼。当祭遵的遗体到达河南县境，下令百官先行到达举行丧礼的地方，皇上身穿白衣亲临灵堂，望着灵柩哀哭悲痛。返回城门，看着丧车从城门过去，痛哭不止。丧礼结束后，皇上又亲自用太牢祭祀，像当年汉宣帝亲临霍光的丧礼一样，并下令大长秋、谒者、河南尹等官吏主持操办丧事，大司农提供经费。博士范升上疏，追颂祭遵说：“臣下听说先王崇高的施政方法，就是推尊美德、屏弃恶政。以前汉高祖大智大德，深谋远虑，分赐爵位，封赏土地，与臣下分享功劳，记录臣下的功勋，歌颂他们的德行美名。臣下在世

时则给以特殊的礼遇以示恩宠，可以在奏事时不先通报姓名，进入朝堂时不用快步。臣下死后则给其子孙以同等封爵封邑，世世代代不使继嗣中断，又在铁制的契约上刻上红字，使之永远流传无穷。这确实是大汉王朝厚待臣下、安抚民心以至于长久流传的美德，这是能累积至十多代帝王，历数百年时间，衰废而又复兴，祭祀断绝而又得以继续的原因。陛下您以最美好的德行承受天命，首先发扬汉朝的道德，褒奖序列辅弼的大臣，封赏有功的臣子，这些都与列祖列宗的做法相符。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不幸早死。陛下仁义恩德，为他的死而伤感，远到河南迎丧，悲痛忧伤在皇上身上表露出来，丧事的费用，都由朝廷供给，给予他妻子儿女的厚重赏赐，不可尽数。厚葬死者也就表示加恩于生者，厚待亡者也就是慰问了未亡者，矫正风俗、强化教化，高德如日月生辉。古时候，臣下有疾患，君主探视，臣下去世，君主吊唁，这是德行厚重的表现。现在却已衰落很久了。一直到陛下，才又复兴这种礼节，使得群臣感动，无不更加勉励自己。臣下见祭遵修养品性积成美德，对国家竭尽忠诚，在北边平定了渔阳，在西边抗击陇、蜀的敌人，率先登上陇坻，进而深入攻取略阳。各路兵马已经退却，他独自坚守要冲。他治理士卒，不超越法度。他所在的官吏百姓，一点都感觉不到军队的侵扰。清白的名声传扬于海内，廉洁的美德显耀于当世。所得的赏赐，总是全部分给下属官吏和士兵，自己没有一件奇特的衣服，家里没有私产。同母兄祭午因为祭遵没有儿子，娶了妾送给他，祭遵派人将她送回而拒绝不受，认为自己身负国家重任，不敢贪图全家生活享受与考虑后继子嗣之事。他临死时留下遗言嘱咐用牛车运载遗体，简易地安葬在洛阳。当问及他的家事时，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他肩负重任，长期努力，直到死亡才停息。祭遵虽然身为将军，选用吏属却采取儒家的方法，与宾客饮酒设乐，一定歌唱《雅诗》，或进行投壶之类的高雅娱乐。又建议为孔子立后嗣，上奏请求设置《五经》大夫。他虽在军旅之中，却不忘礼仪之事，真可谓喜好礼乐、信守美德的人。按照礼的规定，生有封爵，死有谥号，爵号用以区分尊、卑，谥号用以表明美、恶。臣下认为，应该趁祭遵去世之时，评说大家的功绩，详细地按照《谥法》的规定，用礼仪完成这事。这样便可表明朝廷信守古制，作为后代的楷模。”光武帝将范升的奏章下达给公卿们看。安葬祭遵时，皇上又亲临葬礼，赠给将军、侯的印绶，使用红色轮子装饰了的车子，披着甲胄的全副武装的兵士列成军阵送葬，赐谥号为成侯。安葬完毕以后，皇上又亲临祭遵的坟墓，问候祭遵的夫人及其家属。这以后每当朝会时，光武帝常感叹说：“怎么能得到像征虏将军祭遵这样的忧虑国家以公事为重的臣子呀！”祭遵被怀念到了这样的程度。

无子，国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从弟彤。

彤字次孙，早孤，以至孝见称。遇天下乱，野无烟火，而独在冢侧。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皆奇而哀之。

光武初以遵故，拜彤为黄门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无子，帝追伤之，以彤为偃师长，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之。彤有权略，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襄贲令。时天下郡国尚未悉平，襄贲盗贼白日公行。彤至，诛破奸猾，殄其支党，数年，襄贲政清。玺书勉励，增秩一等，赐缣百匹。

祭遵没有儿子，封地被撤除。他的哥哥祭午，官至酒泉太守。堂弟是祭彤。

祭彤字次孙，从小死了父亲，因极尽孝道受到称颂。正遇到天下大乱，野外到处都无人烟，祭彤却独自守在父亲的坟墓旁边。每当寇贼路过时，看到他还年幼却有志节，都认为他奇特而哀怜他。

光武帝因祭遵的缘故，任命祭彤为黄门侍郎，常在自己的左右。祭遵去世后没有儿子，光武帝更追怀伤感，任祭彤为偃师县长，让他临近祭遵的坟墓，四时祭祀。祭彤很有权谋策略，任职五年，县里没有了盗贼，考核时名列全国第一，升迁为襄贲县令。当时全国的郡县没有全部平定，襄贲县的盗贼白日横行。祭彤到任后，破获诛灭了那些奸诈狡猾之徒，消灭了盗贼的旁支党羽，几年之后，襄贲县政治清平。皇上赐给文书予以嘉奖勉励，增加一等俸禄，赐缣一百匹。

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彤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彤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彤率数千人迎击之，自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塞。彤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彤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彤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击匈奴左伊秩訾部，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

彤为人质厚重毅，体貌绝众。抚夷狄以恩信，皆畏而爱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乌桓数犯上谷，为边害，诏书设购赏，切责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励偏何，遣往讨之。永平元年，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诣彤，塞外震詟。彤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

正当这时候，匈奴、鲜卑以及赤山乌桓联合，非常强盛，多次侵入边塞，抢劫杀戮官吏百姓。朝廷为此担忧，更增加沿边境一带的兵力，郡中有数千人，还派遣将领们分兵驻守各碉堡、要塞。光武帝认为祭彤能干，在建武十七年任命他为辽东郡太守。祭彤到任后厉兵秣

马，广布侦探。祭肜很有勇气和力量，能拉开三百斤的强弓。每当寇虏侵犯边塞时，他常常做兵士的前锋，多次打败赶跑敌人。建武二十一年秋季，鲜卑族一万多骑兵侵犯辽东，祭肜率领数千人马阻击，亲自披铠甲陷敌阵，敌人吓得逃跑了，投水淹死的超过半数，他们穷追不舍，追出边塞，敌虏慌忙急乱，都丢掉兵器，脱掉衣服四散逃走，这一仗，斩敌首三千多人，缴获马匹数千。从这以后，鲜卑族震惊害怕，惧怕祭肜，再也不敢窥犯边境了。祭肜认为匈奴、鲜卑、赤山乌桓三股势力联合，终究是边境的祸害，于建武二十五年派遣使者招抚鲜卑族，并用钱财物品表示友好。鲜卑族的大都护偏何派遣使者进献礼物，愿意归顺，祭肜又安抚赏赐他们，使他们渐渐地归附汉朝。另外两支异族满离、高句骊之类，便络绎不绝地叩关通好，献上貂皮毛衣骏马，皇上总是给他们以加倍的赏赐。这以后，偏何部落各路豪强都来归顺，自愿效力。祭肜说："你们如确实想要立功，就回去攻打匈奴，杀了匈奴人的头送来，才相信你们。"偏何等人都对着天，指着心发誓说："一定效力！"当即攻打匈奴左伊秩訾部落，斩首二千多人，带着首级来到郡中。这以后偏何等人年年与匈奴交战，总是送首级来领受赏赐。因此，匈奴部族衰落了，边境上没有犯边的警报了，鲜卑、乌桓都入朝进贡。

祭肜为人质朴厚道，威重坚毅，身材容貌出众。用恩义信用安抚夷狄，夷狄都畏惧而又爱戴他，因而能使他们尽心效力。当初，赤山乌桓多次侵犯上谷郡，成为边境的祸患，皇上下诏悬赏捉拿，责令州郡除害，却不能禁止。祭肜便统领激励偏何，派偏何前往上谷郡讨伐乌桓。永平元年，偏何攻败赤山乌桓，杀了他们的首领，带着首级来见祭肜，塞外因此震惊恐惧。祭肜的威名与声望，在北方广为传颂，从西边的武威郡，到东边的玄菟郡和乐浪郡，边疆各族都来归附，野外没有争尘战事。于是全部撤走了边境的驻军。

十二年，征为太仆。肜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显宗既嘉其功，又美肜清约，拜日，赐钱百万，马三匹，衣被刀剑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无不悉备。帝每见肜，常叹息以为可属以重任。后从东巡狩，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太仆之室。太仆，吾之御侮也。"

十六年，使肜以太仆将万余骑与南单于左贤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于肜，行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乃妄言以为涿邪山。肜到不见虏而还，坐逗留畏懦下狱免。肜性沉毅内重，自恨见诈无功，出狱数日，欧血死。临终谓其子曰："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微绩不立，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赐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陈遗言。帝雅重肜，方更任用，闻之大惊，召问逢疾状，嗟叹者良久焉。乌桓、鲜卑追思肜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

永平十二年，任命祭肜为太仆。他在辽东郡近三十年，相同的衣

服同时没有两套。显宗孝明帝既嘉奖他的功劳，又赞赏他清廉简约，任命官职的那天，赐给他钱一百万，马三匹，衣物、被褥、刀剑以至居室用物等，大小物件无不齐备。明帝每当见到祭肜时，常常叹息，认为可以重用。后来祭肜跟随皇上巡行东部，经过鲁地，明帝坐在孔子原来的讲堂内，回头指着当年子路的居室对左右说："这是太仆祭肜的居室。太仆，是为我抵御侵侮的人。"

永平十六年，明帝命祭肜以太仆的身份率领一万多骑兵与南单于左贤王信攻打北匈奴，约定到达涿邪山。左贤王信以前与祭肜有仇怨，当走到离开高阙塞九百多里的地方时，遇到一座小山，便谎说是涿邪山。祭肜到达后，没有遇见北匈奴寇虏便返回来了，因此以逗留不前、畏缩怯懦的罪名被捕下狱免除官职。祭肜个性深沉刚毅，内向稳重，悔恨自己受欺骗没有能建立功业，出狱后数天，吐血而死。他临终时，对儿子说："我蒙受朝廷大恩，奉命出使却不称职，一点微小的功劳都没有建立，即使死了，也确实惭愧悔恨。从道义上讲，人不能无功而受赏，我死后，你要将所得的赏赐物件全部登记造册，呈上朝廷，你自己到兵营去，要尽心效力，冲锋在前，以符合我的心愿。"去世后，儿子祭逢向皇上报告，详细述说了他父亲的遗言。皇上非常器重祭肜，正准备更加重用他，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召见祭逢，询问他父亲得病的情况，叹息了很久。乌桓、鲜卑等族人追念祭肜不已，每次来京师朝贺，常到他的坟前去拜谒，仰天大哭，然后才离去。辽东郡的官吏百姓为他建立祠庙，一年四季供献祭品。

肜既葬，子参遂诣奉车都尉窦固，从军击车师有功，稍迁辽东太守。永元中，鲜卑入郡界，参坐沮败，下狱死。肜子孙多为边吏者，皆有名称。

论曰：祭肜武节刚方，动用安重，虽条侯、穰苴之伦，不能过也。且临守偏海，政移犷俗，徼人请符以立信，胡貊数级于郊下，至乃卧鼓边亭，灭烽幽障者将三十年。古所谓"必世而后仁"，岂不然哉！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愤，惜哉，畏法之敝也！

赞曰：期启燕门，霸冰虖河。祭遵好礼，临戎雅歌。肜抗辽左，边廷怀和。

安葬了祭肜以后，他的儿子祭参便到奉车都尉窦固的营中，跟随部队攻打车师国，立下了功劳，逐渐升迁为辽东郡太守。永元年间，鲜卑族人侵犯边界，祭参因战败获罪，下狱而死。祭肜的子孙大多在边郡为官，都有声誉名望。

评论说：祭肜勇武有气节，刚毅正直，举止稳重，即使是条侯周亚夫、名将田穰苴这一类人物，也不能超过他。况且戍守靠近大海的地方，政治教化却能改变当地粗犷、强悍的习俗，招降偏何使他以行动验证信誓，使胡人多次呈献首级到城下，以至边境平息战鼓，熄灭烽烟，堡塞关闭近三十年之久。古人所说的"经过三十年便能显示出

仁爱”，难道不是这样吗？只因为有一次小的过失，致使他感慨激愤，可惜啊，这是严酷法律的弊病啊！

赞辞说：铫期打开了燕地的大门，王霸说滹沱河水结了厚冰。祭遵爱好礼乐，临战时却高唱雅歌。祭肜抗敌辽东，边郡安抚、和平。

# 后汉书卷二十一

## 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任光字伯卿，南阳宛人也。少忠厚，为乡里所爱。初为乡啬夫，郡县吏。汉兵至宛，军人见光冠服鲜明，令解衣，将杀而夺之。会光禄勋刘赐适至，视光容貌长者，乃救全之。光因率党与从赐，为安集掾，拜偏将军，与世祖破王寻、王邑。

更始至洛阳，以光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国皆降之，光独不肯，遂与都尉李忠、令万修、功曹阮况、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诣府白光，光斩之于市，以徇百姓，发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蓟还，狼狈不知所向，传闻信都独为汉拒邯郸，即驰赴之。光等孤城独守，恐不能全，闻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称万岁，即时开门，与李忠、万修率官属迎谒。世祖入传舍，谓光曰："伯卿，今势力虚弱，欲俱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何如？"光曰："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世祖从之。拜光为左大将军，封武成侯，留南阳宗广领信都太守事，使光将兵从。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遣骑驰至钜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世祖遂与光等投暮入堂阳界，使骑各持炬火，弥满泽中，光炎烛天地，举城莫不震惊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间，兵众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郸，乃遣光归郡。

任光字伯卿，南阳郡宛县人。年轻时为人忠厚，为乡邻所喜爱。起初担任乡啬夫，郡、县的小官员。汉兵来到宛县，军人看见任光的帽子、衣服艳丽光洁，强迫他脱下衣服，要将他杀害，然后夺取衣帽。这时光禄勋刘赐碰巧来到，细看任光容貌老成厚道，便救护、保全了他。任光因此带领与自己志趣相同的人一同追随刘赐，任安集掾，官拜偏将军，与世祖刘秀打败了王寻、王邑。

更始帝刘玄来到洛阳，任命任光担任信都太守。王郎兴起，郡国都降顺他，唯独任光不肯，他便与都尉李忠、县令万修、功曹阮况、五官掾郭唐等人结成一心，共同坚决防守。廷掾拿着王郎颁发的文书，来郡守府告知任光，任光在集市将他斩杀，向百姓大众宣示，发动精锐的军队四千人据城守卫。更始二年春季，世祖刘秀从蓟县回转，处境艰难窘迫，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听人们说只有信都郡单独为汉兵抗拒邯郸的王郎，当即飞驰前往。任光等人独守孤城，担心没有外援，最终难以保全，听到世祖刘秀到来，大为高兴，官吏百姓齐声欢呼万岁，马上打开城门，与李忠、万修等人率领所属官员迎接拜见。世祖刘秀进入驿馆，对任光说道："伯卿，当前我们的势力空

虚、弱小，打算加入到城头子路、力子都的军队中去，你觉得怎么呢？”任光说：“不可以。”世祖刘秀又说：“你的兵很少，怎样办？”任光答道：“可以招募征集听从命令、出力奔走的人员组成队伍，出攻邻近各县，如有拒不降顺，可以听任军队对他们进行掠夺。人们贪得财物，这样便可以召募得到士兵了。”世祖刘秀听从了这个意见。任命任光为左大将军，晋封为武成侯，留下南阳宗广兼任信都太守，令任光率领军队随从出征。任光写了许多文告说：“大司马刘公率领城头子路、力子都的军队百万多人从东方来，打击众多的叛贼。”派遣骑兵奔赴钜鹿境内。官吏民众得到这些文告相互传告。世祖刘秀便与任光等人于傍晚进入堂阳境内，命令骑兵每人手持火炬，满布在广大低平的地区，火光照明了天空地面，堂阳全城没有人不震动惊慌，当晚就投了降。十天之内，军队人数大量增多，于是进攻大小城市，结果攻破、血洗了邯郸，才命令任光回归信都郡。

城头子路者，东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与肥城刘诩起兵卢城头，故号其兵为“城头子路”。曾自称“都从事”，诩称“校三老”，寇掠河、济间，众至二十余万。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东莱郡太守，诩济南太守，皆行大将军事。是岁，曾为其将所杀，众推诩为主，更始封诩助国侯，令罢兵归本郡。

力子都者，东海人也。起兵乡里，钞击徐、兖界，众有六七万。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因号为檀乡。檀乡渠帅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与五校合，众十余万。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阳，遣大司马吴汉等击檀乡，明年春，大破降之。

是岁，更封光阿陵侯，食邑万户。五年，征诣京师，奉朝请。其冬卒。子隗嗣。

后阮况为南阳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城头子路，东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与肥城刘诩在卢县城头起兵，所以自称他的军队为“城头子路”。爰曾自称“都从事”，刘诩自称“校三老”，在黄河、济水一带强行劫掠，追随他们的民众多达二十余万。更始帝刘玄即皇帝位，爰曾派遣使臣表示降顺，授任爰曾为东莱郡太守，刘诩为济南郡太守，都代理大将军职务。这一年，爰曾被他的部下将领杀害，众人推举刘诩为首领，更始帝封刘诩为助国侯，命令他收兵回济南郡。

力子都，东海县人。他在家乡起兵，在徐州、兖州境内攻取掠夺，部下有六七万人。更始帝刘玄即皇帝位，派遣使臣前来招降，授任子都为徐州牧。力子都被他的军队杀害，余下的党徒又相互集聚，与众多的贼人会集在檀乡，号称为檀乡军。檀乡军的首领董次仲开始在茌平县起兵，渡过黄河进入魏郡清河县，与五校军联合，共有十多万人。建武元年，世祖刘秀进入洛阳，派遣大司马吴汉等人进击檀乡

军，第二年春季，将檀乡军打得大败，迫使他们投降。

建武二年，改封任光为阿陵侯，封地供奉赋税的有一万民户。建武五年，征召到达京都，给以奉朝请的名义。这年冬季，任光病死。儿子任隗继承职位、封爵。

后来阮况被任命为南阳太守，郭唐官至河南尹，都因为自己的才能而在社会上闻名。

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显宗闻之，擢奉朝请，迁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又迁长水校尉。肃宗即位，雅相敬爱，数称其行，以为将作大匠。将作大匠自建武以来常谒者兼之，至隗乃置真焉。建初五年，迁太仆，八年，代窦固为光禄勋，所历皆有称。章和元年，拜司空。

隗义行内修，不求名誉，而以沉正见重于世。和帝即位，大将军窦宪秉权，专作威福，内外朝臣莫不震慑。时宪击匈奴，国用劳费，隗奏议征宪还，前后十上。独与司徒袁安同心毕力，持重处正，鲠言直议，无所回隐，语在《袁安传》。

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为步兵校尉，徙封西阳侯。

屯卒，子胜嗣。胜卒，子世嗣，徙封北乡侯。

李忠字仲都，东莱黄人也。父为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为郎，署中数十人，而忠独以好礼修整称。王莽时为新博属长，郡中咸敬信之。

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国，即拜忠都尉官。忠遂与任光同奉世祖，以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时世祖自解所佩绶以带忠，因从攻下属县。至苦陉，世祖会诸将，问所得财物，唯忠独无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赐李忠，诸卿得无望乎？”即以所乘大骊马及绣被衣物赐之。

任隗字仲和，从青年时代便喜爱黄帝、老子的学说，清虚静寂，寡少嗜欲，所有的俸禄，常常用来救济宗族，收养孤儿寡妇。汉明帝刘庄得知后，选拔他为奉朝请，调升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又升任为长水校尉。汉章帝刘炟即皇帝位，对任隗特别敬爱，多次称赞他的行为，任命为将作大匠。将作大匠，从刘秀建武年间以来，经常由谒者兼任，到了任隗，才正式实授专人担任。汉章帝建初五年，升任太仆，建初八年，接替窦固为光禄勋，历次所任官职都有声誉。汉章帝章和元年，任命为司空。

任隗具有善行美德，不追求声名称誉，以朴实、正派为社会所尊重。和帝刘肇即皇帝位，大将军窦宪独掌大权，专门作威作福，朝廷内外官员没有人不惊恐畏惧。当时窦宪进击匈奴，国家财力、物力开支浩费，任隗向皇帝报告请求征召窦宪回归，前后上呈文书十次。任隗单独与司徒袁安同心竭力，掌握行使重权，坚守正道，敢言直谏，毫无邪僻隐避，言论记录在《袁安传》。

汉和帝永元四年任隗去世，儿子任屯继承职位、封爵。和帝追念

任隗的忠诚，升任屯为步兵校尉，转封为西阳侯。

任屯去世，儿子任胜继承职位、封爵。任胜去世，儿子任世继承职位、封爵，转封为北乡侯。

李忠字仲都，东莱郡黄县人。父亲担任高密侯国都尉。汉平帝元始年间，李忠因为父亲的官职被任命为郎官，官衙中有几十位人员，只有李忠以爱好礼法、善良、正派为人们称赞。王莽当政时他担任新博属长，郡中人士对他很敬仰、信任。

更始帝刘玄即帝位，派遣使臣巡视郡国，当即任命李忠为都尉官。李忠与任光共同辅佐世祖刘秀，被任命为右大将军，封为武固县侯。当时世祖解下所佩的绶带给李忠，随从世祖进攻中山国所属各县。到达苦陉县，世祖集会众将领，询问各人所得的财物，仅仅只有李忠独自一人没有掠夺。世祖刘秀说道："我要特别赏赐李忠，诸位该不会责怪吧？"当即将自己所骑的大青黑马及绣被衣物赏给了李忠。

> 进围钜鹿，未下，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太守宗广及忠母妻，而令亲属招呼忠。时宠弟从忠为校尉，忠即时召见，责数以背恩反城，因格杀之。诸将皆惊曰："家属在人手中，杀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纵贼不诛，则二心也。"世祖闻而美之，谓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诚不敢内顾宗亲。"世祖乃使任光将兵救信都，光兵于道散降王郎，无功而还。会更始遣将攻破信都，忠家属得全。世祖因使忠还，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及任光归郡，忠乃还复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其年，征拜五官中郎将，从平庞萌、董宪等。
>
> 六年，迁丹阳太守。是时海内新定，南方海滨江淮，多拥兵据土。忠到郡，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病去官，征诣京师。十九年，卒。

进军围攻钜鹿，未能攻下，王郎派遣将领进攻信都，信都豪门贵族马宠等人大开城门接应，拘捕了太守宗广及李忠的母亲、妻子，还命令亲属招呼李忠降顺。当时马宠的弟弟随从李忠担任校尉，李忠当即召来相见，用忘恩叛城的话来责备，将他打死。众多将领都大惊说道："自己的亲属掌握在别人手中，杀死了他的弟弟，为什么要这样猛啊！"李忠说："如果放纵贼人不杀，便会生二心。"世祖听说这事后赞美李忠，对他说道："当前我们的军队已经做好了部署，将军可以回去营救老母、妻子，应当自己招募官吏和民众中能够救援你的家属的人，花费金钱千万，来向我支取。"李忠说："承蒙您的大恩情，想的是能舍命报效，真不敢人在外而心却只顾念家中的亲属。"世祖于

是派遣任光率领军队救援信都，任光的军队失散，降顺了王郎，没有取得战功便回来了。适逢更始帝派遣将领攻破了信都，李忠的家属才得以保全。世祖就派李忠回去，兼任信都太守，拘捕郡中亲附邯郸王郎的豪门贵族，杀戮了几百人。等到任光回到信都，李忠才回来再担任都尉。建武二年，世祖刘秀晋封李忠为中水侯，封地供奉赋税的民众有三千户。这一年，征召任命李忠为五官中郎将，随从世祖讨平了庞萌、董宪等人。

建武六年，李忠调任丹阳太守。这时国内才初步安定，南方地区大海临近长江、淮河，许多人凭借兵力占领国土。李忠到了丹阳郡，招抚、怀柔愿意降顺亲附的人，将那些不降服的人全部诛杀，十个整月使全郡平定。李忠因丹阳郡越族民众的风俗不喜爱学习，男婚女嫁的礼节、仪式，要比中原地区落后，于是兴办学校，练习礼节，熟悉法度，春秋两季举行乡饮酒礼，选用明经的士子，使郡中人们向往、羡慕他们。开垦田土增多，三年间流动民众固定在农业劳动的有五万多人口。建武十四年，三公考核政绩评定为全国第一，调任为豫章太守。因病免去官职，征召到达京都。建武十九年，病死。

子威嗣。威卒，子纯嗣，永平九年，坐母杀纯叔父，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复封纯琴亭侯。纯卒，子广嗣。

万修字君游，扶风茂陵人也。更始时，为信都令，与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及破邯郸，拜右将军，从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与扬化将军坚镡俱击南阳，未克而病，卒于军。

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普卒，子亲嗣，徙封扶柳侯。亲卒，无子，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修曾孙丰为曲平亭侯。丰卒，子炽嗣。永建元年，炽卒，无子，国除。延熹二年，桓帝绍封修玄孙恭为门德亭侯。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也。父吉，为辽西太守。彤初为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阳，彤举城降，复以为太守，留止数日。世祖北至蓟，会王郎兵起，使其将徇地，所到县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坚守不下。彤闻世祖从蓟还，失军，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张万、督邮尹绥，选精骑二千余匹，掾路迎世祖军。彤寻与世祖会信都。世祖虽得二郡之助，而兵众未合，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彤廷对曰：“议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向应，三辅清宫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则千里之将无不捐城遁逃，虏伏请降。自上古以来，亦未有感物动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众，遂震燕、赵之地；况明公奋二郡之兵，扬向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为后大将军，和成太守如故，使将兵居前。比至堂阳，堂阳已反属王郎，彤使张万、尹绥先晓譬吏民，世祖夜至，即开门出迎。引兵击破白奢贼于中山。自此常从战攻。

儿子李威，继承职位、封爵。李威去世，儿子李纯继承职位、封爵，汉平帝永平九年，因母亲杀害李纯的叔父获罪，封国被废除。汉安帝永初七年，邓太后再封李纯为琴亭侯。李纯去世，儿子李广继承职位、封爵。

万修字君游，扶风郡茂陵县人。更始帝时，担任信都县令，与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同据城坚守，迎接世祖刘秀，被任命为偏将军，封为造义侯。等到攻破邯郸，授任为右将军，随从世祖平定了河北。建武二年，改封为槐里侯。与扬化将军坚镡一同进击南阳，还未取得胜利便患了重病，在军中死去。

儿子万普继承职位、封爵，调封为泫氏县侯。万普去世，儿子万亲继承职位、封爵，改封为扶柳县侯。万亲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汉安帝永初七年，邓太后继封万修的曾孙万丰为曲平亭侯。万丰去世，儿子万炽继承职位、封爵。汉顺帝永建元年，万炽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延熹二年，桓帝继封万修的玄孙万恭为门德亭侯。

邳彤字伟君，信都郡人。父亲邳吉，曾任辽西太守。邳彤最初担任王莽的和成郡太守。世祖刘秀巡视河北，来到下曲阳，邳彤率领全城归降，再次任命他为和成郡太守，停留了几天。世祖继续北行到达蓟县，适逢王郎军出动军队，派遣将领巡行各地，所到各县无不拥护、欢迎，只有和成、信都二郡的防守坚决不能攻下。邳彤听说世祖从蓟县返回，与自己的军队失去了联系，想要到信都去，便先派遣五官掾张万、督邮尹绥，选拔精锐骑兵两千多人，沿路迎接世祖的军队。邳彤不久与世祖于信都郡相会。世祖虽然得到和成、信都二郡的帮助，可是他的军队没有集中，参加议论的人大多说，世祖可以依靠信都郡的军队护送自己，西行返回长安。邳彤在这次会议上对答说：“参加议论的人所谈的，都是不对的。官吏民众以歌诗表达对汉朝的思念已经很久了，所以更始帝高举帝号便得到普天下的响应，京都周围的三辅官民清扫宫殿、修治道路来欢迎他。一个人扛着兵器大声呼喊，千里以内的将军无不弃城逃跑，或者像俘虏一样伏拜地上，请求投降。从远古以来，好像没有动摇事物、动员民众能像这样的。又如以占卜为职业的王郎，假借名号，凭借形势，驱使像乌鸦一样聚合的群众，便攻占了燕、赵的土地；何况您振奋和成、信都二郡的军队，发扬此响彼应的威力，用来攻城有什么城不能攻占，用来战斗有什么军队不能降服！如果放弃了这样有利的时机回归长安，哪里是仅白白地失去河北，一定会使三辅地区更加受到惊动，毁损威严，不是决策中最恰当的。如果您不再有征讨叛逆的意愿，即使信都郡的军队也还难得聚集。为什么呢？您既然西归长安，邯郸城的民众就会不肯

抛弃父母，背叛该城的主人，远行千里护送您，他们离散逃走是完全可以断定的。”世祖认为他的言论很好，便决定留下。当天任命邳彤为后大将军，和成郡守仍旧，使他率领的兵众居于军前。等到兵众到达堂阳，堂阳已经反叛归属王郎，邳彤派遣张万、尹绥先行宣告官吏民众，世祖夜间到达，马上大开城门出城迎接。率领军队在中山击败白奢贼人。从此经常随从世祖作战、进攻。

信都复反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

及拔邯郸，封武义侯。建武元年，更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阳，拜彤太常，月余日转少府，是年免。复为左曹侍中，常从征伐。六年，就国。

信都郡再次反叛归属王郎。王郎任命的信都王拘捕了邳彤的父亲、弟弟及妻子，强令他们亲手写信呼唤邳彤说：“投降的人授官封爵，不投降全族诛灭。”邳彤流着泪水答复说：“侍奉君主的臣子不得眷念家庭。彤的亲属至今能安置在信都的原因，是刘公的恩德。刘公正在为国家大事斗争，彤不能多考虑个人的私利。”适逢更始帝所派遣的将军攻占了信都，王郎的兵失败逃走，邳彤的家属才免遭祸害。

等到攻占了邯郸，邳彤被封为武义侯。建武元年，改封为灵寿侯，兼任大司空职务。光武帝进入洛阳，授任邳彤为太常，一个多月后调任少府，这一年免去官职。再任命为左曹侍中，经常跟随光武帝征战讨伐。建武六年，回归封国。

彤卒，子汤嗣，九年，徙封乐陵侯。十九年，汤卒，子某嗣；无子，国除。元初元年，邓太后绍封彤孙音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

初，张万、尹绥与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将军，亦从征伐。万封重平侯，绥封平台侯。

论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显；谋几初者，以理隐难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议者欲因二郡之众，建入关之策，委成业，临不测，而世主未悟，谋夫景同，邳彤之廷对，其为几乎！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斯近之矣。

刘植字伯先，钜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闻世祖从蓟还，乃开门迎世祖，以植为骁骑将军，喜、歆偏将军，皆为列侯。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

建武二年，更封植为昌城侯。讨密县贼，战殁。子向嗣。帝使喜代将植营，复为骁骑将军，封观津侯。喜卒，复以歆为骁骑将军，封浮阳侯。喜、歆从征伐，皆传国于后。向徙封东武阳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与楚王英谋反，国除。

邳彤去世，儿子邳汤继承职位、封爵，建武九年，调封为乐陵县侯。建武十九年，邳汤去世，儿子某继承职位、封爵，死后无子继承，封国被废除。汉安帝元初元年，邓太后继封邳彤的孙子邳音为平亭侯。邳音去世，儿子邳柴继承职位、封爵。

当初，张万、尹绥与邳彤一同迎奉世祖刘秀，都被任命为偏将军，也都随从世祖征战讨伐。张万封为重平县侯，万绥封为平台县侯。

评论说：大凡论述成就事业的人，因功勋卓著所以容易显明；谋划、定策在事前的人，因道理隐蔽所以难以彰显。这就特别要追求事物的本原，比较事物的形迹，应当运用推论、考察的方法。至于那些参加议论的人，想要凭借二郡的军队，献上西入函谷关的策略，抛弃帝业，面临不可预测的灾祸；可是世祖未有觉悟，谋士们随声附和，如同不能独立自主的影子；邳彤在朝廷议事时的对答，差不多是有先见之明啊！古语说“一言可以使邦国兴旺”，邳彤的答话，接近于可以使邦国兴旺的“一言”了。

刘植字伯先，钜鹿郡昌城县人。王郎兴起后，刘植与弟弟刘喜、堂兄刘歆率领同宗的族人、宾客，聚集士兵几千人，占据了昌城县。听说世祖刘秀从蓟县返回，大开城门欢迎。世祖任命刘植为骁骑将军，刘喜、刘歆为偏将军，都晋封侯爵。这时真定王刘扬起兵归附王郎，有兵众十多万人。世祖派遣刘植劝说刘扬，刘扬于是降顺。世祖因此在真定停留，娶郭后为妻，郭后就是刘扬的外甥女，特意用这样的方式结交刘扬。世祖与刘扬及众将领设酒宴在郭氏漆里的住所，刘扬击筑和歌，助兴作乐，因此才能进兵攻占邯郸。刘植随从世祖平定了河北。

光武帝建武二年，改封刘植为昌城县侯。征讨密县的贼人，在争战中死亡。儿子刘向继承职位、封爵。光武帝命令刘喜接替率领刘植的军队，仍旧任命为骁骑将军，晋封为观津县侯。刘喜去世，又任命刘歆为骁骑将军，晋封为浮阳县侯。刘喜、刘歆随从世祖征战讨伐，都将封国传给了后代。刘植的儿子刘向，调封为东武阳县侯，死后，儿子刘述继承职位、封爵，永平十五年，因与楚王刘英谋反获罪，封国被废除。

耿纯字伯山，钜鹿宋子人也。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

王莽败，更始立，使舞阴王李轶降诸郡国，纯父艾降，还为济南太守。时李轶兄弟用事，专制方面，宾客游说者甚众。纯连求谒不得通，久之乃得见，因说轶曰：“大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而德信不闻于士民，功劳未施于百姓，宠禄暴兴，此智者之所忌也。兢

兢自危，犹惧不终，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轶奇之，且以其钜鹿大姓，乃承制拜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集赵、魏。

会世祖度河至邯郸，纯即谒见，世祖深接之。纯退，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遂求自结纳，献马及缣帛数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纯邯郸。会王郎反，世祖自蓟东南驰，纯与从昆弟诉、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拜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䜣 、宿、植皆偏将军，使与纯居前，降宋子，从攻下曲阳及中山。

耿纯字伯山，钜鹿郡宋子县人。父亲耿艾，任王莽的济平尹。耿纯在长安求学，被王莽任命为纳言士。

王莽失败，更始帝刘玄即帝位，派遣舞阴王李轶说服众郡国投降，耿纯的父亲耿艾降顺，回济南任太守。当时李轶兄弟当权，独断专行，宾客、游说的人士很多。耿纯连续求见却得不到禀报，时间过了很久才被会见，于是向李轶陈述说：“大王有如龙似虎的英雄才能，又遭遇到可以使龙腾虎跃的风云时代，奋力、迅速、特出地兴起，整整十二个月时间，兄弟都称了王，可是德行、信任没有从士民中听见，功勋、劳绩也未有布施给百姓，光宠俸禄突然增加，这是聪明人所要顾虑、畏惧的。小心谨慎、自己不安，还担心有不好的结局，更何况傲然自满，可有以这样表现成功的吗？”李轶认为耿纯不平凡，并且因为他是钜鹿郡的豪门，于是秉承皇帝的旨意，任命他为骑都尉，授予符节，命令安抚、平定赵、魏等地。

适逢世祖刘秀渡过黄河来到邯郸，耿纯当即前往拜见，世祖深情接待了他。耿纯退下，见到世祖的官吏属员领兵法度与其他的将军不同，为了谋求能自己结纳，献上马及缣帛几百匹。世祖北往中山，留下耿纯在邯郸。适逢王郎反叛，世祖从蓟县向东南奔驰，耿纯与堂兄弟耿䜣 、耿宿、耿植共同率领宗族宾客二千多人，年老多病的都用车装载着棺木跟随自己，在育县恭迎。世祖任命耿纯为前将军，封为耿乡侯，耿䜣 、耿宿、耿植都任命为偏将军，命令他们与耿纯做全军前队，使宋子县降服，随从世祖进攻下曲阳、中山。

是时郡国多降邯郸者，纯恐宗家怀异心，乃使诉、宿归烧其庐舍。世祖问纯故，对曰：“窃见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怀之，是故士众乐附。今邯郸自立，北州疑惑，纯虽举族归命，老弱在行，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烧屋室，绝其反顾之望。”世祖叹息。及至鄗，世祖止传舍，鄗大姓苏公反城开门内王郎将李恽。纯先觉知，将兵逆与恽战，大破斩之。从平邯郸，又破铜马。

时赤眉、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十余万众并在射犬，世祖引兵将击之。纯军在前，去众营数里，贼忽夜攻纯，雨射营中，士多死伤。纯勒部曲，坚守不动。选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绕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遂破之。驰骑白世祖。世祖明旦与诸将俱至营，劳纯曰：“昨夜困乎？”纯曰：“赖明公威德，幸而获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动，故不相救耳。军营进退无常，卿宗族不可悉居

军中。”乃以纯族人耿伋为蒲吾长，悉令将亲属居焉。

世祖即位，封纯高阳侯。击刘永于济阴，下定陶。初，纯从攻王郎，堕马折肩，时疾发，乃还诣怀宫。帝问“卿兄弟谁可使者”，纯举从弟植，于是使植将纯营，纯犹以前将军从。

当时，郡国有许多降顺邯郸王郎的，耿纯担心宗族家族的人怀有二心，派遣耿䜣、耿宿回去焚烧了宗族人们的房屋、住所。世祖询问耿纯原因，耿纯对答说：“私下认为：您单独一辆车子莅临河北，没有府库的储蓄，重大的赏赐，香甜的诱饵，可以用来聚集人呢。仅仅用恩惠道德安抚人们，因此士人、民众乐于归附。当今邯郸王郎自己宣告当皇帝，北方州郡都有疑惑，我虽全族听从您的命令，老弱都在军中，还是担心族人宾客中有一半三心二意的人，所以焚烧他们的房屋居室，断绝他们向后看的思想、愿望。”世祖对此表示了赞叹。等到到达鄗县，世祖停留在驿馆，鄗县大族苏公反叛，打开城门接纳王郎的将军李恽。耿纯先已觉察知晓，率领军队预先与李恽交战，将他打得大败，斩杀了他。随从世祖平定邯郸，又打败了铜马。

这时，赤眉、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等县的农民军，共有十多万人，都在射犬聚集，世祖刘秀率领兵将攻击他们。耿纯的军队在前面，离开众农民军营地几里远，贼人忽然在夜间进攻耿纯，像雨一样的箭直射军营中，兵士死伤很多。耿纯率领部队，坚决防守，毫不动摇。选拔敢于死战的士兵二千人，都拿着力强射远的弩弓，每人都带有许多箭，命令口里衔着枚秘密行进，绕道走到贼人后方，一齐放声呼叫，强力的弩弓一并发射，众多贼人受惊逃跑，跟踪追击，便打败了敌人。耿纯派骑兵奔马向世祖禀报。世祖次日清晨与众位将领都到军营，慰劳耿纯说：“昨天夜晚艰难吗？”耿纯回答说：“依靠您的威望、德行，侥幸获得全胜。”世祖说：“大部队不可在夜间行动，所以没有来救援你们。军队的营地，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没有一定，您同宗的族队，不可全都住在军营中。”任命耿纯同族的耿伋为蒲吾县长，命令带领所有的亲属都居住在这里。

世祖刘秀即帝位，封耿纯为高阳侯。在济阴进击刘永，攻占定陶。当初，耿纯随从世祖攻击王郎，从马上跌下折断肩骨，经常伤病发作，于是回到怀县的离宫。光武帝询问“您兄弟中，有谁是可使用的人”，耿纯推举堂弟耿植，于是派遣耿植率耿纯的营军，耿纯以前将军的身份随从军中。

时真定王刘扬复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建武二年春，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扬，扬闭城门，不内副等。乃复遣纯持节，行赦令于幽、冀，所过并使劳慰王侯。密敕纯曰：“刘扬若见，因而收之。”纯从吏士百余骑与副、隆会元氏，俱至真定，止传舍。扬称病不谒，以纯真定宗室之出，遣使与纯书，欲相见。纯报

曰："奉使见王侯牧守，不得先诣，如欲面会，宜出传舍。"时扬弟临邑侯让及从兄细各拥兵万余人，扬自恃众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之，兄弟并将轻兵在门外。扬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合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帝怜扬、让谋未发，并封其子，复故国。

纯还京师，因自请曰："臣本吏家子孙，幸遭大汉复兴，圣帝受命，备位列将，爵为通侯。天下略定，臣无所用志，愿试治一郡，尽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复欲修文邪？"乃拜纯为东郡太守。时东郡未平，纯视事数月，盗贼清宁。四年，诏纯将兵击更始东平太守范荆，荆降。进击太山济南及平原贼，皆平之。居东郡四岁，时发干长有罪，纯案奏，围守之，奏未下，长自杀。纯坐免，以列侯奉朝请。从击董宪，道过东郡，百姓老小数千随车驾涕泣。云"愿复得耿君"。帝谓公卿曰："纯年少被甲胄为军吏耳，治郡乃能见思若是乎？"

这时真定王刘扬再次捏造制作谶记说："汉朝高祖九代以后，病瘿的刘扬当皇帝。"刘扬患有颈部肿瘤的疾病，想要用谶记来蛊惑众人，与绵曼县的贼人结交往来。建武二年春季，光武帝派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召刘扬，刘扬关闭城门，不接纳陈副等人。于是又派耿纯手持符节，在幽州、冀州传布赦免罪犯的命令，还命令他劝勉、慰问所经过地方的王侯。光武帝密令耿纯说："刘扬假若来见，趁机拘捕他。"耿纯随从的官吏武士一百多骑与陈副、邓隆等人在元氏县相会，一同到达真定，在驿馆居停。刘扬自称有病不来拜见，认为耿纯是真定王族的外甥，派遣使臣致信耿纯，想要同他相见。耿纯复信说："奉行皇帝命令的使臣会见王侯、州牧、郡守，不能先往，如果要当面相会，以出王府于驿馆相会为恰当。"当时刘扬的弟弟临邑侯刘让及堂兄刘细，每人都拥有兵士一万多人，刘扬凭借自己人多势众而耿纯又意态安静，当即随同所属官员前往驿馆，兄弟一同率领武勇、迅疾的兵士在门外警卫。刘扬进入驿馆会见耿纯，耿纯有礼貌地恭敬接待，接着邀请他的兄弟，都进入驿馆，于是关闭驿馆门旁的小门，将他们全部诛杀，才率领士兵出来。真定全城震惊、恐怖，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光武帝哀怜刘扬、刘让的阴谋尚未发动，一并赐封他们的儿子，恢复原来的封国。

耿纯返回京城，自动向皇帝请求说："臣下本是官家子弟，有幸遭遇大汉再次兴盛，圣帝承受上天的命令，职位充数在将军系列，俸禄等级属于列侯。天下已初步安定，臣下已经没有用心力追求的目标，愿意尝试治理一个郡，尽自己的力量报效君主。"光武帝笑着说："您已经研习武事，又要兴修文教吗？"于是授任耿纯为东郡太守。这时东郡尚未平定，耿纯任职几个月，盗贼清除，地方安宁。建武四年，诏令耿纯领兵攻击更始帝任用的东平太守范荆，范荆投降。进兵攻击太山、济南及平原三郡的贼人，全部平定了他们。任职东郡四年，当时发干县长有罪，耿纯究查、讯问，上报朝廷，还派人围

守，上报的文书没有批示下达，发干县长就自杀了。耿纯受牵连免职，仅有列侯的封爵、奉朝请的名号。随从光武帝攻击董宪，途经东郡，百姓老小几千人跟随皇帝的坐车哭泣流泪，说“想再一次得到耿君”。光武帝对三公、九卿说：“耿纯年龄不大便穿铠甲、戴头盔当军官，治理一郡竟能被百姓怀念像这样呀！”

六年，定封为东光侯。纯辞就国，帝曰：“文帝谓周勃‘丞相吾所重，君为我率诸侯就国’，今亦然也。”纯受诏而去。至邺，赐谷万斛。到国，吊死问病，民爱敬之。八年，东郡、济阴盗贼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将军王常击之。帝以纯威信著于卫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入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玺书复以为东郡太守，吏民悦服。十三年，卒官，谥曰成侯。子阜嗣。

植后为辅威将军，封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乡侯。诉为赤眉将军，封著武侯，从邓禹西征，战死云阳。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关内侯者三人，为二千石者九人。

阜徙封莒乡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与楚人颜忠辞语相连，国除。建初二年，肃宗追思纯功，绍封阜子盱为高亭侯。盱卒，无嗣，帝复封盱弟腾。卒，子忠嗣。忠卒，孙绪嗣。

建武六年，确定改封为东光侯。耿纯辞别皇帝，前往封国，光武帝说：“汉文帝告诉周勃‘丞相是我所敬重的，您为我率领诸侯前往封国’，当今也是这样。”耿纯接受诏令离去。到达邺县，赏赐稻谷万斛。到达封国，哀悼死者，慰问病者，民众爱敬他。建武八年，东郡、济阴盗贼成群兴起，派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将军王常清剿。光武帝认为耿纯在旧卫国地区威信显著，授任为太中大夫，令与大军在东郡相会。东郡盗贼听说耿纯来了，盗贼九千多人都去向耿纯投降，大军没有作战而撤回。盖有帝印的文书再次任命耿纯担任东郡太守，官吏民众喜悦顺从。建武十三年，死在任职的住所，谥号为成侯。儿子耿阜继承职位、封爵。

耿植后来担任辅成将军，封为武邑县侯。耿宿官至代郡太守，封为遂乡侯。耿䜣被任命为赤眉将军，封为著武侯，随从邓禹征讨西方，在云阳作战身亡。耿氏全族封为列侯的有四人，关内侯三人，俸禄等级二千石的有九人。

耿阜改封为莒乡侯，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因族人耿歙与楚人颜忠在供辞中有牵连获罪，封国被废除。汉章帝建初二年，肃宗追念耿纯的功勋，继封耿阜的儿子耿盱为高亭侯。耿盱去世，无子继承，章帝再封耿盱的弟弟耿腾。耿腾去世，儿子耿忠继承职位、封爵。耿忠去世，孙子耿绪继承职位、封爵。

赞曰：任、邳识几，严城解扉。委佗还旅，二守焉依。纯、植义发，奉兵佐威。

赞辞说：任光、邳彤有难得的先见之明，严密防守的坚城，被打开了大门。艰难行走的道路，依靠二位郡守取得成功。耿纯、刘植的行动将正义发扬，奉行光武帝的命令，辅佐、支持他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 后汉书卷二十二

## 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朱祐字仲先，南阳宛人也。少孤，归外家复阳刘氏，往来舂陵，世祖与伯升皆亲爱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为护军。及世祖为大司马，讨河北，复以祐为护军，常见亲幸，舍止于中。祐侍讌，从容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奸收护军！"祐乃不敢复言。从征河北，常力战陷阵，以为偏将军，封安阳侯。世祖即位，拜为建义大将军。建武二年，更封堵阳侯。冬，与诸将击邓奉于清阳，祐军败，为奉所获。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复祐位而厚加慰赐。遣击新野、随，皆平之。

延岑自败于穰，遂与秦丰将张成合，祐率征虏将军祭遵与战于东阳，大破之，临阵斩成，延岑败走归丰。祐收印绶九十七。进击黄邮，降之，祐黄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围秦丰于黎丘，破其将张康于蔡阳，斩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丰，丰出恶言，不肯降。车驾引还，敕祐方略，祐尽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穷困，丰乃将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祐车传丰送洛阳，斩之。大司马吴汉劾奏祐废诏受降，违将帅之任，帝不加罪。祐还，与骑都尉臧宫会击延岑余党阴、酂、筑阳三县贼，悉平之。

朱祐字仲先，南阳郡宛县人。从小死了父亲，住到复阳县姓刘的舅舅家中，去来经过舂陵，世祖刘秀与伯升刘縯对他都亲近、喜爱。刘縯官拜大司徒，便任命朱祐担任护军。等到刘秀任大司马，征讨河北，又任朱祐为护军，当时当做亲信受到了亲近、照顾，住在大司马的公府中。朱祐侍奉刘秀饮宴，语气平缓地说："长安政局动荡不定，您有帝王的相貌，这是上天的旨意。"刘秀说："呼唤刺奸将军来拘捕护军朱祐！"朱祐才不敢再说话。随从刘秀出征河北，经常奋力作战攻陷阵地，任命为偏将军，封为安阳县侯。刘秀即皇帝位，任朱祐为建义大将军。建武二年，改封朱祐为堵阳县侯。冬季，朱祐同众位将领在淯阳进攻邓奉，朱祐作战失败，被邓奉俘获。第二年，邓奉被打败，才脱衣露体经由朱祐表示畏罪投降。光武帝恢复了朱祐的职位，给予了更多的安慰、赏赐。派遣朱祐进攻新野、随县，都平定了。

延岑自从在穰县失败后，便与秦丰的将领张成联合起来，朱祐率领征虏将军祭遵在东阳聚同他们作战，将他们打得大败，双军对阵时斩杀了张成，延岑失败后逃走投奔秦丰。朱祐收缴到秦丰非法刻制的官印九十七方。进军攻击黄邮的贼人，降服了他们，赏赐朱祐黄金三十斤。建武四年，率领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接替征南大将军

岑彭在黎丘包围了秦丰，在蔡阳打败秦丰的将领张康，将他斩首。光武帝亲自来到黎丘，派遣御史中丞李由拿着加盖了印玺的诏书招降秦丰，秦丰口出胡言，不肯投降。光武帝车驾返回洛阳，指示朱祐作战的计谋策略，朱祐尽力进攻秦丰。第二年夏季，城中境况恶劣、困窘，秦丰才带领他的母亲妻子九人，自己脱衣露体请求投降。朱祐用囚车将秦丰经驿站转送洛阳，斩杀了秦丰。大司马吴汉举报朱祐不执行皇帝的诏令接受秦丰投降，违背了将帅的职责，光武帝不追究朱祐的罪过。朱祐回军，与骑都尉臧宫一同攻击延岑的残余死党阴、酂、筑阳三县的贼人，完全平定了他们的叛乱。

祐为人质直，尚儒学。将兵率众，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

十五年，朝京师，上大将军印绶，因留奉朝请。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后遂从其议。

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以有旧恩，数蒙赏赉。二十四年，卒。

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从兄伯为外孙阴皇后巫蛊事，免为庶人。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演子冲为鬲侯。

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丹以言语为固德侯相，有干事称，迁朔调连率副贰。

朱祐为人纯朴、正直，推崇儒家学说。率领众多士兵，经常接受敌军的投降，以攻占平定城邑为根本，不存心求取斩杀敌人首级的功劳。又严令阻止士兵，不得抓捕掠夺百姓，军人喜欢放纵，多数人因此对他怨恨。建武九年，驻守南行唐县抵御匈奴。建武十三年，增加封地，定封为鬲县侯，供奉赋税的封地有七千三百民户。

建武十五年，到京都朝见皇帝，上交大将军印，保留了奉朝请的加号。朱祐上奏古时臣下接受封赏，不给王的爵位，可以将众王爵改封为公爵。光武帝当时便实施推行。朱祐又上言：应当规定三公都去掉“大”的称号，以表明依据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后来听从了他的建议。

朱祐当初在长安学习，光武帝前去访问他，朱祐不按作息时间努力刻苦自学，往往先上讲堂学习。后来皇帝的车马亲临他的住所，光武帝因此笑着说：“主人该不会丢下我去讲堂学习了吧？”因为有往日的恩情，多次受到赏赐。建武二十四年，死。

朱祐的儿子朱商继承职位、封爵。朱商死，儿子朱演继承职位、封爵，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因堂兄被外孙阴皇后巫蛊一案牵连获罪，

免去官职、封爵，成了平民。汉安帝永初七年，邓太后继封朱演的儿子朱冲为鬲侯。

景丹字孙卿，冯翊郡栎阳县人。少年时代在长安求学。王莽当政时，选举人才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景丹以言语科被举荐为固德侯国的国相，以办事能干著称，提升为朔调（郡名）连率（官名，职如太守）的下属官员。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与连率耿况降，复为上谷长史。王郎起，丹与况共谋拒之。况使丹与子弇及寇恂等将兵南归世祖，世祖引见丹等，笑曰："邯郸将帅数言我发渔阳、上谷兵，吾聊应言然，何意二郡良为吾来！方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为偏将军，号奉义侯。从击王郎将兒宏等于南䜌，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遂从征河北。

世祖即位，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诏举可为大司马者，群臣所推唯吴汉及丹。帝曰："景将军北州大将，是其人也。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旧制骠骑将军官与大司马相兼也。"乃以吴汉为大司马，而拜丹为骠骑大将军。

建武二年，定封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顿首谢。秋，与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祐、执金吾贾复、偏将军冯异、强弩将军陈俊、左曹王常、骑都尉臧宫等从击破五校于羛阳，降其众五万人。会陕贼苏况攻破弘农，生获郡守。丹时病，帝以其旧将，欲令强起领郡事，乃夜召入，谓曰："贼迫近京师，但得将军威重，卧以镇之足矣。"丹不敢辞，乃力疾拜命，将营到郡，十余日薨。

更始帝刘玄当了皇帝，派遣使臣巡视上谷郡，景丹与连率耿况表示降顺，被任命为上谷的长史。王郎兴起，景丹与耿况共同谋划与他相对抗。耿弇令景丹与儿子耿况及寇恂等人率领士兵向南归附光武帝，光武帝接见景丹等人，笑着说："邯郸王郎的将帅屡次说我征调了渔阳、上谷二郡的兵，我姑且回答说是的，不料二郡贤能的优秀人物帮助我来了！正要与你们这样居官要职的人一道建立大功名。"任景丹为偏将军，封为奉义侯。随从光武帝在南䜌 进击王郎的将领兒宏等人，王郎的军队前来接战，汉军往后退却，景丹等将派突骑投入攻击，大败王郎的军队，追击败逃的敌人十多里，敌军死伤人员满布南北东西四方。景丹回军，光武帝对他说道："我听说突骑是天下最精锐的军队，现在才亲眼见到他们作战，快乐的心情怎么能用语言表达得出来呢？"景丹于是随从光武帝征讨河北。

光武帝登上帝位，依据谶文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代理大司马，众人都不高兴。命令推举可以担任大司马的人选，群臣推举的只有吴汉与景丹。光武帝说："景将军是北州的大将，是大司马的人选。但吴将军有提出重大决策的大功，又严惩了苗幽州、谢尚书，他的功劳大。

过去官制规定骠骑将军的官职可以与大司马互相兼任。”于是任用吴汉为大司马，授任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建武二年，确定封景丹为栎阳侯。光武帝对景丹说：“现在关东原先的王国，虽说有几县，不会超过栎阳万户的封地。‘富贵了不回归故乡，像穿着锦绣衣裳在夜间行走’，所以将栎阳赐封给您。”景丹叩头至地拜谢。秋季，景丹与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祐、执金吾贾复、偏将军冯异、强弩将军陈俊、左曹王常、骑都尉臧宫等人，随从光武帝在羹阳打败了五校农民军，使他们多达五万人的军队投降。适逢陕县贼人苏况攻占弘农郡，活捉了郡太守。景丹这时病重，光武帝因他是老将， 想要他勉强起身兼任郡守职务，夜晚召见入朝，对他说：“贼人逼近京城，只要能有将军的崇高威望，躺着镇守在那里就够了。”景丹不敢推辞，勉力支撑病体接受任命，率领营兵到达弘农郡，十多天后死去。

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临嗣，无子，国绝。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苞弟遽为监亭侯。

王梁字君严，渔阳要阳人也。为郡吏，太守彭宠以梁守狐奴令，与盖延、吴汉俱将兵南及世祖于广阿，拜偏将军。既拔邯郸，赐爵关内侯。从平河北，拜野王令，与河内太守寇恂南拒洛阳，北守天井关，朱鲔等不敢出兵，世祖以为梁功。及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

建武二年，与大司马吴汉等俱击檀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月余，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北守箕关，击赤眉别校，降之。三年春，转击五校，追至信都、赵国，破之，悉平诸屯聚。冬，遣使者持节拜梁前将军。四年春，击肥城、文阳，拔之。进与骠骑大将军杜茂击佼强、苏茂于楚、沛间，拔大梁、啮桑，而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亦分道并进，岁余悉平之。五年，从救桃城，破庞萌等，梁战尤力，拜山阳太守，镇抚新附，将兵如故。

儿子景尚继承职位、封爵，调封为余吾侯。景尚死，儿子景苞继承职位、封爵。景苞死，儿子景临继承职位、封爵，景临没有儿子，封国继承断绝。汉安帝永初七年，邓太后继封景苞的弟弟景遽为监亭侯。

王梁字君严，渔阳郡要阳县人。担任郡的小官，太守彭宠任用王梁暂时代理狐奴县令，与盖延、吴汉一同领兵向南在广阿县追上了光武帝，被任为偏将军。攻占邯郸后，赐爵关内侯。随从光武帝平定河北，拜授野王县令，同河内太守寇恂一道向南抵御洛阳，向北防守天井关，使朱鲔等人不敢出兵，光武帝认为是王梁的功劳。等到光武帝

登上皇位，议论大司空人选，《赤伏符》说“王梁是卫地主人做了玄武”，光武帝因野王县是卫元君迁居的地方，玄武是水神的名号，司空是掌管水土的官员，于是选拔王梁为大司空，封为武强侯。

建武二年，与大司马吴汉等人一道进击檀乡，有诏令军事全归大司马统管，但王梁却每每调用野王的军队，光武帝因他不奉行诏令，命令他只能留在所居住的县，可是王梁又因对征讨贼人有利，自行决断进军。光武帝因王梁多次违犯诏令，大怒，派尚书宗广手持符节到军中将王梁斩首。宗广不忍，于是用囚车将王梁送到京师。到达后，光武帝赦免了王梁。过了一个多月，任命他为中郎将，代理执金吾职务。北上守卫箕关，攻击赤眉军的另一支部队，使他们降服。建武三年春，回军进击五校，追逐到信都、赵国，打败了他们，众多被敌兵占有的村落全部平定。冬季，派遣使臣拿着符节授任王梁为前将军。建武四年春季，进攻肥城、文阳，占领了这两县。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一道进军，在楚、沛交界地进击佼强、苏茂，攻占了大梁、啮桑，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也分别从不同的路线同时进军，一年多全部平定。建武五年，随从光武帝救援桃城，打败庞萌等人，王梁作战特别出力，任命为山阳太守，镇压、安抚新近归附的人，统领军队的任务同原先一样。

数月征入，代欧阳歙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惭惧，上书乞骸骨。乃下诏曰：“梁前将兵征伐，众人称贤，故擢典京师。建议开渠，为人兴利，旅力既愆，迄无成功，百姓怨讟，谈者讙哗。虽蒙宽宥，犹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为济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

子禹嗣。禹卒，子坚石嗣。坚石追坐父禹及弟平与楚王英谋反，弃市，国除。

杜茂字诸公，南阳冠军人也。初归光武于河北，为中坚将军，常从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将军，封乐乡侯。北击五校于真定，进降广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陉侯。与中郎将王梁击五校贼于魏郡、清河、东郡，悉平诸营保，降其持节大将三十余人，三郡清静，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节拜茂为骠骑大将军，击沛郡，拔芒。时西防复反，迎佼强。五年春，茂率捕虏将军马武进攻西防，数月拔之，强奔董宪。

几个月以后，征召入朝，接替欧阳歙出任河南尹。王梁凿通渠道引来穀水注到洛阳城下，再向东急流入巩川，等到水渠建成而水却不能流动。建武七年，主管官员向皇帝报告弹劾王梁，王梁惭愧、畏惧，上书请求同意因老病退职。光武帝下达诏令说：“王梁以前率领军队出征讨伐，众人都赞誉他的贤能，所以选拔他主管都城的政务。建议开凿水渠，是为民众谋求利益，众人的劳力已经耗费，至今没有获得成功，百姓怨言诽谤，议论的人的声音很大、很杂。虽说他受到了宽大、原谅，还是坚持谦虚、辞官引退的态度。‘有道德的君子有成

全他人的美德’，任命王梁为济南太守。”建武十三年，增加封地，最后确定封为阜成侯。建武十四年，死在任职的官所。

儿子王禹继承职位、封爵。王禹死，儿子坚石继承职位、封爵。坚石因追查死去的父亲王禹及弟弟王平与楚王英谋反一案有牵连获罪，被判处死刑，陈尸街头示众，封国被废除。

杜茂字诸公，南阳郡冠军县人。当初，在河北归附光武帝，被任为中坚将军，经常随从征战讨伐。光武帝登上帝位，任命为大将军，封为乐乡侯。往北到真定攻击五校，进军使广平降服。建武二年，改称封号为苦陉侯。杜茂与中郎将王梁进击五校贼人，引兵到达魏郡、清河、东郡，全部平定了众贼的兵营、土堡，迫使他们的持节大将三十多人投降，三郡清泰、平静，道路交往畅通。第二年，光武帝遣使拿着符节授任杜茂为骠骑大将军，进击沛郡，占领芒县。这时西防再次反叛，迎接佼强。建武五年春季，杜茂率领捕虏将军马武进攻西防，几个月后攻下，佼强投奔董宪。

东方既平，七年，诏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九年，与雁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尹由于繁畤，芳将贾览率胡骑万余救之，茂战，军败，引入楼烦城。时卢芳据高柳，与匈奴连兵，数寇边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先是，雁门人贾丹、霍匡、解胜等为尹由所略，由以为将帅，与共守平城。丹等闻芳败，遂共杀由诣郭凉；凉上状，皆封为列侯，诏送委输金帛赐茂、凉军吏及平城降民。自是卢芳城邑稍稍来降，凉诛其豪右郇氏之属，镇抚羸弱，旬月间雁门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凉子为中郎，宿卫左右。

凉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长八尺，气力壮猛，虽武将，然通经书，多智略，尤晓边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为兵曹掾，击彭宠有功，封广武侯。

十三年，增茂邑，更封修侯。十五年，坐断兵马禀缣，使军吏杀人，免官，削户邑，定封参蘧乡侯。十九年，卒。

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与东平王等谋反，减死一等，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茂孙奉为安乐亭侯。

东方平定，建武七年，诏令杜茂领兵北上晋阳、广武屯田，以便防御胡人侵犯。建武九年，杜茂与雁门太守郭凉在繁畤攻击卢芳的将领尹由，卢芳的将军贾览率领胡人的一万多骑兵援救，杜茂作战，军队失败，退到楼烦城。当时卢芳占领高柳，与匈奴的军队联合，多次劫掠边地民众，光武帝对这种情况很忧虑。建武十二年，派遣谒者段忠率领各郡县解除囚禁的罪犯分配给杜茂，镇守北方边境，还调派守卫边境的士卒修筑监视敌情的岗亭，建造烽火台，又发运黄金、丝绸、粗丝絮供给军士，并且赏赐边地民众，来往官员前后相接。杜茂也建议军人开垦农田，用驴车转运货物。在先前，雁门人贾丹、霍

匡、解胜等人被尹由劫持，尹由任用他们当将帅，同他们共同守卫平城。贾丹等人听说卢芳失败，便共同杀死尹由去见郭凉；郭凉呈文向皇帝报告，都被赐封为列侯，诏令运送金钱丝绸赏赐杜茂、郭凉的兵士、官员及平城降顺的民众。从此，卢芳的城市、乡邑渐有人前来投降，郭凉诛杀了郇姓一类的豪门大族，镇守安抚疲病衰弱的人们，大约一个月雁门就将要平定，卢芳便逃亡到匈奴。光武帝选拔郭凉的儿子任职中郎，在皇帝的左右宿卫。

郭凉字公文，右北平人。身高八尺，气力雄壮、勇猛，虽是武将，却通晓经典书籍，多智慧、谋略，非常明白边疆事务，在北方闻名。当初，幽州牧朱浮召任为兵曹掾，进击彭宠有功，封为广武侯。

建武十三年，增加杜茂的封地，改封为修侯。建武十五年，因截取朝廷给的谷米、缣帛，致使军官杀人而获罪，被免去官职，削减封地供奉赋税的民户，降封为参蘧乡侯。建武十九年，死。

儿子杜元继承职位、封爵，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因与东平王等人谋反获罪，减死刑一级，封国被废除。汉安帝永初七年，邓太后继封杜茂的孙子杜奉为安乐亭侯。

马成字君迁，南阳棘阳人也。少为县吏。世祖徇颍川，以成为安集掾，调守郏令。及世祖讨河北，成即弃官步负，追及于蒲阳，以成为期门，从征伐。世祖即位，再迁护军都尉。

建武四年，拜扬武将军，督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时帝幸寿春，设坛场，祖礼遣之。进围宪于舒，令诸军各深沟高垒。宪数挑战，成坚壁不出，守之岁余，至六年春，城中食尽，乃攻之，遂屠舒，斩李宪，追击其党与，尽平江淮地。

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从征破隗嚣，以成为天水太守，将军如故。冬，征还京师。九年，代来歙守中郎将，率武威将军刘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罢，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数月复拜扬武将军。

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并领建义大将军朱祐营。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鄴，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劳，征还京师。边人多上书求请者，复遣成还屯。及南单于保塞，北方无事，拜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击武谿蛮贼，无功，上太守印绶。

马成字君迁，南阳郡棘阳县人。少年时代任县里的小官。光武帝巡察颍川郡，任马成为安集掾，调任代理郏县县令。等到光武帝征讨河北，马成当即抛弃官职步行背物，到了蒲阳才追赶上，光武帝任命马成担任期门，随从征战讨伐。光武帝登上帝位，再次升任为护军都尉。

建武四年，任命马成为扬武将军，监督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征调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的兵进击李宪，这时光武帝亲临寿春，建造高台、集合场地，举行祭祀路神的祭礼为马成隆重饯行。进军到舒县围困了李宪，命令众将各自深挖战壕、高筑堡垒。李宪多次挑战，马成坚守营垒不出阵交锋，坚守了一年多，到建武六年春季，舒县城中食物穷尽，才发动攻击，便血洗了舒县，斩杀李宪，追击他的同伙亲附，全部平定了江淮地区。

建武七年夏季，马成被封为舒侯。建武八年，随从光武帝征讨打败了隗嚣，任命马成担任天水太守，将军官职仍旧。冬季，被征召回归京师。建武九年，接替来歙代理中郎将，率领武威将军刘尚等人攻占河池，于是平定了武都郡。第二年，大司空李通免去官职，任用马成代理大司空职务，居公府官位如同真授，几个月后又任命为扬武将军。

建武十四年，马成驻守常山、中山警戒北方边境，一并统领建义大将军朱祐的营兵。又接替骠骑大将军杜茂修整、管理边防要地的土堡、军塞，从西河到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都修筑土堡、营垒，设立报警烽火，十里一个瞭望哨所。任职五六年，光武帝认为马成劳作辛勤，征召回京师。边地民众多呈文书乞求留他，又派遣马成返回驻所。边境防务达到南单于的土堡、军塞，北方平安无事，任命为中山太守，向皇上呈交将军印，仍旧率领屯兵。建武二十四年，往南进击武谿蛮贼人，无战功，向上呈交太守印。

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国。三十二年卒。

子卫嗣。卫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丰嗣。丰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时以罪失国。延熹二年，帝复封成玄孙昌为益阳亭侯。

刘隆字元伯，南阳安众侯宗室也。王莽居摄中，隆父礼与安众侯崇起兵诛莽，事泄，隆以年未七岁，故得免。及壮，学于长安，更始拜为骑都尉。谒归，迎妻子置洛阳。闻世祖在河内，即追及于射犬，以为骑都尉，与冯异共拒朱鲔、李轶等，轶遂杀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诛虏将军，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

十一年，守南郡太守，岁余，上将军印绶。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建武二十七年，最后决定封马成为全椒侯，前往封地。建武三十二年死。

儿子马卫继承职位、封爵。马卫死，儿子马香继承职位、封爵，调封为棘陵侯。马香死，儿子马丰继承职位、封爵。马丰死，儿子马玄继承职位、封爵。马玄死，儿子马邑继承职位、封爵。马邑死，儿子马醜继承职位、封爵，汉桓帝时因为有罪失去了封地。延熹二年，桓帝再次赐封马成的玄孙马昌为益阳亭侯。

刘隆字元伯，与南阳安众侯是同一宗室的人。王莽暂代皇帝时，刘隆的父亲刘礼与安众侯刘崇起兵诛讨王莽，事情泄露，刘隆因为年龄还没有七岁，得幸免被害。到了壮年，在长安求学，更始帝任命为骑都尉。他请假回家，将妻子接出安置在洛阳。听说光武帝在河内郡，便马上追寻，赶到射犬县才见着，被任命为骑都尉，与冯异一道阻击朱鲔、李轶等人，李轶于是杀死了刘隆的妻子。建武二年，被封为亢父侯。建武四年，任命为诛虏将军，征讨李宪。李宪的叛乱平定，派遣刘隆在武当县屯田。

建武十一年，刘隆代理南郡太守，一年多后，向上呈交将军印章。建武十三年，增加封地，改封为竟陵侯。这时，天下开垦的田地大多不据实呈报，而且户口、年龄的数字也互有增大减少的情况。建武十五年，诏书下达到各州郡命令检查、核实这类事，但刺史太守大多不能平等对待，有的优厚对待豪门大族，欺凌、苛刻对待疲病、弱小的民众，百姓叹气怨恨，拦路号叫呼喊。当时各郡都派遣使者向朝廷禀报核查的事实，光武帝看到陈留郡的公文上有文字记载，仔细观看，所记的话说“颍川、弘农郡可以查问，河南、南阳郡不可以查问”。光武帝追问这话的来由，奏事的官吏不肯交代，谎说是在长寿街上听到的。光武帝发怒。当时显宗还是东海公，年龄十二岁，在帷幕后面说道：“奏事的官吏受郡守的指令，正是用垦田打个比方罢了。”光武帝说：“假设像你说的这样，为什么要说河南、南阳郡不可查问？”显宗对答说：“河南郡有皇帝居住的都城，有很多皇帝亲近的臣子；南阳郡是皇帝的家乡，有很多与皇帝关系亲密的亲人；田亩、住宅超过制度，不可使它准确。”光武帝命令虎贲将审问奏事的官吏，这个官吏才老实自首服罪，如同显宗的对答那样。于是光武帝派遣谒者查核确实，全部明了狡诈作假的情况。第二年，刘隆因这事获罪被召回投入监狱，那些与刘隆有同类问题的官员十多人都被处死。光武帝因刘隆是功臣，特别赦免死罪成为了平民。

明年，复封为扶乐乡侯，以中郎将副伏波将军马援击交阯蛮夷徵侧等，隆别于禁溪口破之，获其帅徵贰，斩首千余级，降者二万余人。还，更封大国，为长平侯。及大司马吴汉薨，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隆奉法自守，视事八岁，上将军印绶，罢，赐养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请。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谥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卫，颍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从破王寻等，以为偏将军。别击京、密，破之，遣归颍川，收葬家属。

及世祖讨河北，俊与宾客十余人北追，及于邯郸，上谒，世祖使将颍川兵，常从征伐。世祖即位，以俊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阳侯。三年，拜俊积弩将军，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击破秦丰，因将兵徇江东，扬州悉定。七年，卒，谥曰威侯。

第二年，光武帝又封刘隆为扶乐乡侯，任命为中郎将，辅佐伏波将军马援攻击交阯郡的蛮夷徵侧等人，刘隆分领一支军队在禁溪口打败了他们，俘获了他们的元帅徵贰，斩下一千多首级，投降的有二万多人。从交阯回来，改封给予更大的封地，封为长平侯。在大司马吴汉死后，授任刘隆为骠骑将军，代理大司马的职务。

刘隆遵守法纪、洁身自爱，任职八年，向上呈交将军印，免官后，赏赐给他食用的牛，上樽酒十斛，因是侯爵特赐奉朝请加号。建武三十年，定封为慎侯。光武帝中元二年，死，谥号为靖侯。儿子刘安继承职位、封爵。

傅俊字子卫，颍川郡襄城县人。光武帝巡视襄城，傅俊当县里的亭长迎接随从的军队，任命为校尉，襄城县官员拘捕了他的母亲、弟弟及同宗族的人，都将他们杀害。随从光武帝打败了王寻等人，被任命为偏将军。分军进击京、密县，打破了这两座县城，派他回归颍川郡，收葬家属。

当光武帝征讨河北，傅俊与亲附他的宾客十多人向北追赶，在邯郸追到，前往拜见，光武帝命令他率领颍川郡的兵，经常随从征战讨伐。光武帝登上帝位，任用傅俊担任侍中。建武二年，被封为昆阳侯。建武三年，授任傅俊为积弩将军，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共同打败了秦丰，就率领军队巡察江东，扬州全部平定。建武七年，死，谥号为威侯。

子昌嗣，徙封芜湖侯。建初中，遭母忧，因上书，以国贫不愿之封，乞钱五十万，为关内侯。肃宗怒，贬为关内侯，竟不赐钱。永初七年，邓太后复封昌子铁为高置亭侯。

坚镡字子伋，颍川襄城人也。为郡县吏。世祖讨河北，或荐镡者，因得召见。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将军，从平河北，别击破大枪于卢奴。世祖即位，拜镡扬化将军，封濦强侯。

与诸将攻洛阳，而朱鲔别将守东城者为反间，私约镡晨开上东门。镡与建义大将军朱祐乘朝而入，与鲔大战武库下，杀伤甚众，至旦食乃罢，朱鲔由是遂降。又别击内黄，平之。建武二年，与右将军万修徇南阳诸县，而堵乡人董诉反宛城，获南阳太守刘驎。镡乃引军赴宛，选敢死士夜自登城，斩

关而入，诉遂弃城走还堵乡。邓奉复反新野，攻破吴汉。时万修病卒，镡独孤绝，南拒邓奉，北当董诉，一年间道路隔塞，粮馈不至，镡食蔬菜，与士卒共劳苦。每急，辄先当矢石，身被三创，以此能全其众。及帝征南阳，击破诉、奉，以镡为左曹，常从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

子鸿嗣。鸿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人也。少时避仇，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武往从之，后入绿林中，遂与汉军合。更始立，以武为侍郎，与世祖破王寻等，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

儿子傅昌继承职位、封爵，调封为芜湖侯。汉章帝建初年间，不幸母死居丧，上书皇帝，因封县贫穷不愿前往封地，乞求五十万钱，改封为关内侯。肃宗发怒，将他降封为关内侯，更不赏赐金钱。汉安帝永初七年，邓太后再封傅昌的儿子傅铁为高置亭侯。

坚镡字子伋，颍川郡襄城县人。做郡县的小官。光武帝征讨河北，有人推荐坚镡，便召见了他。因为他有在官署的办事才能，任用他担任主簿。又任命为偏将军，随从光武帝平定河北，分领一支军队在卢奴县打败了大枪。光武帝登上帝位，任命坚镡为扬化将军，封为濦强县侯。

坚镡与众将进攻洛阳，朱鲔防守洛阳东城的别部将领却是反叛他的间谍，私下与坚镡约定清晨打开上东门。坚镡与建义大将军朱祐趁早进入洛阳，与朱鲔大战在兵器库房的下边，被杀与受伤的敌军很多，到早晨吃饭的时候才停止战斗，朱鲔表示投降。又分军攻击内黄，将这个县平定。建武二年，与右将军万修巡察南阳郡属各县，堵乡人董诉在宛城反叛，俘获了南阳郡太守刘驎。坚镡领兵奔赴宛县，选择敢于死战的士兵，在夜间亲自登上城墙，砍断城门门栓而进入城内，董䜣便放弃宛城逃回堵乡。邓奉又在新野反叛，打败了吴汉。当时万修病死，坚镡独自处境孤危，南面抵御邓奉，北面阻挡董䜣，一年之间道路隔断、阻塞，粮食运送不到，坚镡吃蔬菜，与士兵一同辛劳、困苦。每当战事紧急，常常最先抵挡敌人的矢石，身体多处受伤，因此能保全他的众兵。直到光武帝亲征南阳，打败董䜣、邓奉，任用坚镡为左曹，时常随从征战讨伐。建武六年，定封坚镡为合肥侯。建武二十六年，死。

儿子坚鸿继承职位、封爵。坚鸿死，儿子坚浮继承职位、封爵。坚浮死，儿子坚雅继承职位、封爵。

马武字子张，南阳郡湖阳县人。少年时逃避仇敌，旅居在江夏作客。王莽末年，竟陵、西阳的三老在郡县交界地方起兵，马武随从他们，后来加入到绿林军中，便与兴汉义军联合。更始将军刘玄当了皇帝，任用马武为侍郎，与光武帝一道打败了王寻等人，任命为振威将

军，与尚书令谢躬共同进攻王郎。

> 及世祖拔邯郸，请躬及武等置酒高会，因欲以图躬，不克。既罢，独与武登丛台，从容谓武曰：“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武曰：“驽怯无方略。”世祖曰：“将军久将，习兵，岂与我掾史同哉！”武由是归心。

> 及谢躬诛死，武驰至射犬降，世祖见之甚悦，引置左右，每劳飨诸将，武辄起斟酌于前，世祖以为欢，复使将其部曲至邺，武叩头辞以不愿，世祖愈美其意，因从击群贼。世祖击尤来、五幡等，败于慎水，武独殿，还陷阵，故贼不得迫及。进至安次、小广阳，武常为军锋，力战无前，诸将皆引而随之，故遂破贼，穷追至平谷、浚靡而还。

> 世祖即位，以武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与虎牙将军盖延等讨刘永，武别击济阴，下成武、楚丘，拜捕虏将军。明年，庞萌反，攻桃城，武先与战，破之；会车驾至，萌遂败走。六年夏，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西击隗嚣，汉军不利，引下陇。嚣追急，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诸军得还长安。

当光武帝攻占邯郸以后，邀请谢躬及马武等人设置酒宴盛会，想借这个机会图谋谢躬，未能成功。宴会结束，光武帝单独与马武登上丛台，安详平缓地对马武说：“我获得渔阳、上谷的突骑，打算要将军率领，怎么样？”马武回答说：“我低能怯懦，没有计谋、策略。”光武帝说：“您做将军很久了，熟练军事，怎么会同我们的掾史相同呢！”马武从此归心光武帝。

当谢躬被诛死，马武飞驰赶到射犬投降，光武帝很高兴见到了他，招致安排在左右。每次慰劳、宴请各位将军，马武就起身在席前斟酒，光武帝觉得这样很欢乐快活。又指使马武带领他的部属到邺县，马武叩头推辞，表示不愿去。光武帝更加赞美他的心意，于是随从光武帝攻击一伙贼人。光武帝攻击尤来、五幡等起义军，在慎水失败，马武单独在军队的后面守卫，回军打破敌军阵地，所以贼人不能迫近。进军到达安次、小广阳，马武常常担任军队的先锋，奋力作战无人敢在军前阻挡，众将都领兵跟随他，所以就打败了贼人，穷追贼人直到平谷、浚靡才回军。

光武登上皇帝位，任用马武为侍中、骑都尉，封为山都侯。建武四年，马武与虎牙将军盖延等人讨伐刘永，马武分军攻击济阴，攻占了成武、楚丘，授任为捕虏将军。第二年，庞萌反叛，进攻桃城，马武先同他作战，将他打败；适逢光武帝的车驾来到，庞萌失败逃走。建武六年夏季，马武与建威大将军耿弇向西方进军攻击隗嚣，汉军出兵不利，退下陇地。隗嚣随后紧迫追击，马武选择精锐的骑兵做后续部队，亲自披甲持戟，奔走攻击，杀死几千人，隗嚣的军队才撤退，众军得以返回长安。

> 十三年，增邑，更封郁侯。将兵北屯下曲阳，备匈奴。坐杀军吏，受诏

将妻子就国。武径诣洛阳，上将军印绶，削户五百，定封为杨虚侯，因留奉朝请。

帝后与功臣诸侯䜩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余各以次对，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

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将将兵击武陵蛮夷，还，上印绶。显宗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患之，复拜武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副，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䜣，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到金城浩亹，与羌战，斩首六百级。又战于洛都谷，为羌所败，死者千余人。羌乃率众引出塞，武复追击到东、西邯，大破之，斩首四千六百级，获生口千六百人，余皆降散。武振旅还京师，增邑七百户，并前千八百户。永平四年，卒。

建武十三年，增加马武的封地，改封为鄃县侯。马武率领军队北上，驻守下曲阳，防御匈奴。因诛杀军中小官获罪，接受诏令携带妻子前往封国。马武径直来到洛阳，向上呈交将军印章，削减封地供献赋税的民户五百，定封为杨虚侯，保有奉朝请的加号。

光武帝后来与功臣、诸侯在饮宴时闲谈，安详、平缓地问道：“各位爱卿如果不遭逢种种机遇，自己估量爵位、俸禄会达到怎样的地位呢？”高密侯邓禹首先回答说：“臣下年轻时曾经向老师学习、询问，可能会当个郡文学博士。”光武帝说：“为什么要说得这样谦虚呢？您是邓姓的贤才，志向和行为善良、正派，为什么不能做掾功曹？”其余的各位按次序对答，到了马武，说：“臣下因为武勇，可以当一名守尉纠察盗贼。”光武帝笑着说：“还是不要去纠察盗贼，自己努力干上一个亭长，这便不错了。”马武这个人嗜好喝酒，开朗豁达，敢于讲话，有时喝醉了酒在皇帝面前当面指责同僚，说他们的短处，没有什么回避、忌讳。光武帝故意放任他，用来嬉笑取乐。光武帝虽说统治、控制功臣，却时常能曲法宽容，原谅他们的小过失。远方进贡的珍美食物，一定首先普遍赏赐众位诸侯，而在太官那里却没有剩余。有了功劳，每每增加封地、赏赐，不任命他们担任官职，所以都能保持他们的福禄，结果没有被诛死、贬降的功臣。

建武二十五年，马武以中郎将率领军队进击武陵蛮夷，返回，向皇上呈交官印。显宗初年，西羌人劫掠陇右，汉军败亡，将领被杀，朝廷认为这是祸害，又授任马武为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为辅佐，与监军使臣窦固、右辅都尉陈䜣，率领乌桓、黎阳的营兵、三辅招募的士兵、凉州各郡的羌胡兵以及解除刑禁的罪犯，总共四万人对他们

进行攻击。军队到达金城浩亹，与羌军交战，斩下敌头六百级。又与羌军在洛都谷作战，被羌军打败，被杀死一千多人。西羌于是率领众军退出边塞，马武又追击到东、西邯，将他们打得大败，交战中砍下敌人四千六百个首级，俘虏一千六百人，其余的都投降、逃散。马武整顿军队返回京城，增加封地民众七百户，连同以前的一共有一千八百户。汉明帝永平四年，死。

子檀嗣，坐兄伯济与楚王英党颜忠谋反，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武孙震为滲亭侯。震卒，子侧嗣。

论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算，固将有以焉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犹能授受惟庸，勋贤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缯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葅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昔留侯以为高祖悉用萧、曹故人，而郭伋亦讥南阳多显，郑兴又戒功臣专任。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儿子马檀继承职位、封爵，因兄长伯济与楚王刘英的同党颜忠谋反受到牵连而获罪，封国被废除。汉安帝永初七年，邓太后继封马武的孙子马震为滲亭侯。马震死，儿子马侧继承职位、封爵。

评论说：辅佐光武帝中兴汉朝的二十八位将军，前代的人们认为当是上天的二十八宿，未能详尽地知道这个说法。但是，他们都能感受、领会社会与时代的风云变化，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勇敢，被赞誉为辅佐光武帝成就帝业的功臣，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是有志向、有才能的优秀人物。发议论的人大多还责难光武帝不授任功臣官职，致使那些具有英俊风姿、卓著勋绩的人，被抛弃在一边，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如果从深谋远虑的角度来考察，本来是有原因的。至于王道衰落以后，向下发展到主张霸德，还能在授职中唯独讲求功劳、才能，功勋、贤才都有等次，如像管仲、隰朋相继在齐桓的时代升官，先轸、赵衰同时能在晋文公的朝廷居有位列，可以说德才兼有的人显达了。继续发展到秦汉以来，社会地位凭借的是善战与勇力，至于辅佐王朝、关系兴衰的，都是突起的武将，其中有贩帛、屠狗等低贱狡猾的

人。有的为了尊崇他们，赐予广连数城的封赏，有的则任命他们居于阿衡的高位，所以权势使君主产生疑惑就有隔阂发生，臣下的能力与君王相等便会有暴乱兴起。萧何、樊哙尚且被投入牢狱，韩信、彭越最终被碎尸诛戮，不正是这样啊！从汉初刘邦以下，一直到汉武帝，五代辅佐皇帝的丞相，没有哪一个不是三公、诸侯的。于是使做官的道路堵塞，贤能的人被压制埋没，朝廷的官员有世代承袭的私利，社会底层多有只能当守门人的怨气。其中怀有正道却没有名声、被弃置在荒山野地的人，又怎么能够说得完呢。所以光武帝以前代的失策为借鉴，存有纠偏的决心，即使像寇恂、邓禹的丰功，耿弇、贾复的大明，封地也不超过四个大县，所加的官号仅特进、朝请便止了。考察他治理、平定天下，依据官吏职务考核，惩处他们的过失，这是所谓“用政令引导人们，用刑罚整治人们”的话啊！如果对待功臣也要依法纠正，产生的危害便将过于严重。为什么呢？公正纠处就会亏损伤害故交世好，屈从于感情便要违背废弃禁令法典，选拔有道德的而功勋不一定高，举荐有劳绩的，而这人或者还有不贤，参照各种条件任用而众人的贪心难以满足，普遍重用那么弊病并不远了。不得不比较这些做法的是非得失，将根据具体的实际灵活处理。崇高的品级隆重的礼仪，用来酬报首功；严峻、周密的法令条文，监督要求各级官吏完成职责规定的任务。汉光武建武年间，赐封侯爵的一百多位，如邓禹、李通、贾复这几位，才参与议定朝廷的大事，平均分担功过忧乐，其余的功臣一并用宽松、温和的法令加以优待，保存他们的封爵、秩禄，没有哪个不是一直到最终因建功扬名而绵延福泽到他们的后代。从前留侯张良认为高祖刘邦完全任用萧何、曹参这班旧友，而郭伋也讥刺说南阳郡的显贵太多，郑兴又告诫专任功臣。崇尚恩情，不公正的授官，容易产生偏爱、沉迷的过失；大公无私，公平对待，必定拓宽招致贤才的道路；认真考虑不正是这样啊！

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

太傅高密侯邓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

大司马广平侯吴汉

永平年间，显宗感念死去的前代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图画二十八位大将的画像，他们以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计三十二人。依照他们原来的次序记在本篇后面，用来记录功臣的次序如此罢了。

太傅高密侯邓禹

## 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

## 大司马广平侯吴汉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将军胶东侯贾复

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

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

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

执金吾雍奴侯寇恂

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

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坚镡

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

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

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

右将军槐里侯万修

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

太常灵寿侯邳彤

卫尉安成侯铫期

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

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

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

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

大司空安丰侯窦融

骠骑将军慎侯刘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赞曰：帝绩思乂，庸功是存。有来群后，捷我戎轩。婉娈龙姿，俪景同翻。

##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将军胶东侯贾复
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
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
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
执金吾雍奴侯寇恂
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
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坚镡
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
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
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
右将军槐里侯万修
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
太常灵寿侯邳彤
卫尉安成侯铫期
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
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
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
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
大司空安丰侯窦融
骠骑将军慎侯刘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赞辞说：兴盛帝业，要怀念为国家民众建立了勋劳的功臣。从各州而来的群侯，使我们的兵车所向，都获得大胜。俊美飞龙的英姿，功臣们将与他并影飞腾。

# 后汉书卷二十三

## 窦融列传第十三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也。七世祖广国，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摄中，为强弩将军司马，东击翟义，还攻槐里，以军功封建武男。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然事母兄，养弱弟，内修行义。王莽末，青、徐贼起，太师王匡请融为助军，与共东征。

及汉兵起，融复从王邑败于昆阳下，归长安。汉兵长驱入关，王邑荐融，拜为波水将军。赐黄金千斤，引兵至新丰。莽败，融以军降更始大司马赵萌，萌以为校尉，甚重之，荐融为钜鹿太守。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萌，辞让钜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窦融字周公，扶风郡平陵县人。七代远祖窦广国，是孝文皇后的弟弟，封为章武县侯。窦融的高祖父，汉宣帝时因为是担任二千石俸禄的官员，才能将全家从常山迁移到平陵。窦融幼年丧父，是个孤儿。王莽居摄年间，任强弩将军王骏的司马，随军向东进击翟义，战胜后回军攻打槐里，因作战有功封为建武男爵。妹妹是大司空王邑的小妾。窦融家住都城长安，来往的都是皇亲国戚，联络、结交乡里的豪杰，以仗义勇为、打抱不平在社会上知名；而且他侍奉母亲和哥哥、抚养年轻的弟弟，品德美善、行为正派。王莽末年，青州、徐州贼人兴起，太师王匡邀请窦融担任助军，与他一道领兵向东进行征讨。

当反莽兴汉的义军兴起，窦融又随从王邑出兵，在昆阳城下被打得大败，逃回长安。兴汉的军队不停顿地快速进入函谷关，王邑举荐窦融，窦融被任命为波水将军，赏赐黄金千斤，率领兵众到达新丰。王莽失败以后，窦融带领自己的军队向更始帝刘玄的大司马赵萌投降，赵萌任命他担任校尉，很重视他，推荐他担任钜鹿郡太守。

窦融眼见更始帝刚即帝位，东部地区还扰乱纷争，不想东出函谷关，而且自己的高祖父曾经担任过张掖太守，堂祖父担任过护羌校尉，堂弟也做过武威太守，连续有几代人在河西地区，了解那里的风

土人情，便单独告诉兄弟们说：“国家的安定危亡还不能预料，河西地区殷实富足，黄河像一条长带围绕，可以凭借它来固守，张掖属国有上万的精锐骑兵，一旦形势紧急，关闭、断绝黄河渡口，可以保卫自己，这可是保全我们宗族的地方。”兄弟们都认为他这个意见正确。窦融于是每日前去向赵萌请求，推辞钜鹿郡守，图谋出任河西地区的官职，赵萌替他向更始帝陈述，才得改任为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大喜，马上带领家属西去赴任。到张掖以后，安抚交结英雄豪杰，施用恩德，用来笼络、招抚羌人，很得他们的欢心，河西的人们纷纷归顺于他。

是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并州郡英俊，融皆与为厚善。及更始败，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咸以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厍钧为金城太守。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置从事监察五郡。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这时，酒泉郡太守梁统、金城郡太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以及州郡的杰出人物，窦融都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当更始帝失败，窦融与梁统等人谋划商议说：“现在天下骚扰混乱，还不能知道结局归宿如何。河西孤悬在羌胡的包围当中，我们如果不一条心、共同努力，便不能保卫自己；大家的权力一样、势力相同，又没有人出头担任领导。应当推举一位出任大将军，共同保全五郡，以静观时局的变化。”商议已经确定，但他们每个人都持谦让态度，共同认为窦融有几代人在河西任官职，为人们尊敬归向，于是推举他代理河西五郡大将军的职务。当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都独自一人没有党羽，便共同用公文通知他们，这二人当即自动放弃官职离去。于是任用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厍钧为金城太守。窦融的官府在张掖国，兼任属国都尉的职务如前，任命从事对五郡进行监察。河西民众风俗纯朴，窦融等人治理宽缓和平，上下关系亲密，社会秩序安定，财物充足。他们修兵器、备战马，练习战守、射击，明确规定烽火的报警信号，羌族外敌侵犯边防土堡、哨所，窦融便亲自领兵与各郡互相救援，都能遵守命令、约定，每次都能将敌人打败。在这以后，匈奴族在不断遭受打击的严重失败中接受教训，便逐渐减少了侵犯、劫掠，边防以外的羌族都畏惧、降服，建立了亲近、依附的关

系，安定、北地、上郡等地逃避灾年饥饿的流民，不断前来归顺。

融等遥闻光武即位，而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

窦融等人从遥远的边地得知光武帝刘秀当了皇帝，他们的心便向往着东方，因为河西相隔洛阳太远，自己无法联系。当时隗嚣在早先便已尊奉建武的年号，窦融等人从隗嚣那里接受了光武帝颁布的历法，隗嚣还给予了他们将军的印信。隗嚣在表面上顺从人心的希望拥护光武帝，在内心深处却有叛逆的想法，派遣辩士张玄劝说河西的窦融等人说："更始帝刘玄所从事的反莽兴汉的事业已经成功，不久便人亡国灭，这是一姓不能二次兴盛的证明。现在如果有人称帝，便去与他联系、臣属，一旦受到拘束、限制，使自己失去权力，以后有了危险，虽说追悔也来不及了。现在四方豪杰竞争角逐，高低、胜败还未决定，应当各自占据属于自己的疆土，与陇、蜀两方联合，最好可以成为战国时代的六国，最坏也不比南越王赵佗差。"窦融等人于是召集五郡豪杰及各位太守共同计谋、商议，其中明智的人都说："汉王朝承继了帝尧的国运，王朝更替的次序延长。当今皇帝的姓氏名号在谶文、图记中出现，从前代博学、有道之士如谷子云、夏贺良等人，已经说明汉朝再次有受天命当皇帝的征兆，这话说得很久了，所以刘子骏更改自己的名字为刘秀，希望能应验谶文的预言。到了王莽末年，道士西门君惠说刘秀将要做天子，便图谋拥立刘子骏当皇帝。事件暴露后被王莽杀害，押出时对围观的百姓说：'刘秀是你们的真君主。'这都是近来事情中显而易见，明智的人所共同见到了的。除了上述的上天符命以外，进一步根据现实的情况来说，现在自称为皇帝的有几个人，而以在洛阳的刘秀占据的土地最广，兵力最强，号令最严明。观察上天符命而又考察现实时势，刘姓以外的人大概是不能当皇帝的。"各郡太守也都有以客礼对待的谋士，有的意见相同，有的意见不同。窦融谨慎精心地考虑，于是决定亲附在东方洛阳的刘秀。建武五年夏季，派遣长史刘钧向光武帝奉上文书，献上名马。

先是，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亦发使遗融

书，遇钧于道，即与俱还。帝见钧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赐融玺书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言。"因授融为凉州牧。

早先，光武帝听说河西守备严密、民众富足，全境地域与陇、蜀接近，时常想招降用来威胁隗嚣、公孙述，派遣使臣赐予文书给窦融，使臣在路上遇见了刘钧，当即与刘钧一道回到洛阳。光武帝见到刘钧很是高兴，用礼仪、宴会接待后，才让刘钧回去，赐予窦融加盖了皇帝御印的文书说："诏令代理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顿你镇守边地五郡，兵精马强，仓库有积蓄，民众殷实富足，对外挫败了羌胡的侵扰，对内使百姓蒙受福荫。你的威望道德四方传闻，诚心对你向望，道路阻隔闭塞，难以相见的忧郁心情怎么能够克制！长史刘钧的上书献马都已收到，深切了解到你的深厚情意。现在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郡有隗将军，当蜀、汉相互攻击，主动权在你窦将军，你抬起脚跟站在左方或右方，便会使左右两方出现轻重的差别。从这方面来说，要重视你，哪里会有限量啊！有关各种情况，你派来的长史刘钧都亲眼看见，你现在已全部知道。帝王更迭兴起，千年一遇。想要成就齐桓、晋文的功业，辅助小国，希望你将来能勉力完成；想要三分天下形成鼎足分立的局面，是实行连横还是实行合纵的政策，也应当及时确定。天下还未统一，我与你相隔遥远，不是互相吞并的国家。当今替你谋划的人，一定有如任嚣教导尉佗控制南越七郡的策略。帝王可以分封土地，不能分离民众，各自的考虑以适合自己的情况罢了。现在赐给你黄金二百斤，你认为有应办的事可随时陈述。"因而授任窦融为凉州牧。

玺书既至，河西咸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网罗张立之情。融即复遣钧上书曰："臣融窃伏自惟，幸得托先后末属，蒙恩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复备列位，假历将帅，守持一隅。以委质则易为辞，以纳忠则易为力。书不足以深达至诚，故遣刘钧口陈肝胆。自以底里上露，长无纤介。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任嚣、尉佗之谋，窃自痛伤。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此三者虽问狂夫，犹知去就，而臣独何以用心！谨遣同产弟友诣阙，口陈区区。"友至高平，会嚣反叛，道绝，驰还，遣司马席封间行通书。帝复遣席封赐融、友书，所以尉藉之甚备。

光武帝的玺书到达，河西官员都很惊奇，认为天子英明远见到万

里以外，包括了张立说辞的全部内容。窦融当即又派刘钧上呈文书说：“臣下窦融私自深思，有幸是窦太后后代的亲属，受汉王朝恩典成为国戚，一代接一代任职二千石的高官。传到臣下本人，又充数担任列卿的职位，代理大将军的官职，守卫主管边远一角的地方。以下拜称臣则名正言顺容易讲话，以对汉王朝效忠则使我容易尽力。文书不能深深表达臣下最忠诚的心愿，所以派遣刘钧亲自陈述肝胆。自己认为内心隐秘全已表白，再无丝毫保留。但御书却极力称道蜀、汉二君，三分天下鼎足分立的主动权，任嚣、尉佗的谋略，私下很感痛心悲伤。臣下窦融虽说没有见识，但还是知道利害的界限，顺逆的名分。怎么可以背叛真正有旧恩的君主，侍奉狡诈虚伪的人；废弃忠诚正直的节操，做颠覆破坏的勾当；放弃已有成就的基业，贪求毫无希望的利益。以上这三个方面，即使向疯人询问，也知道要取舍什么，而臣下将如何存心也就非常清楚了！恭谨地派遣同母的弟弟窦友到京城洛阳，亲口向您陈述爱慕、思念的心情。”窦友到达高平，适逢隗嚣反叛，道路阻隔中断，骑着快马奔驰回归，派遣司马席封从小路秘密行动送达文书。光武帝又派席封赐给窦融、窦友文书，对他们安抚、慰劳很周到。

融既深知帝意，乃与隗嚣书责让之曰：“伏惟将军国富政修，士兵怀附。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无疑之诚，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而忿悁之间，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难就，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夫负虚交而易强御，恃远救而轻近敌，未见其利也。融闻智者不危众以举事，仁者不违义以要功。今以小敌大，于众何如？弃子徼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弃之，谓留子何？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幸赖天运少还，而将军复重于难，是使积痾不得遂瘳，幼孤将复流离，其为悲痛，尤足愍伤，言之可为酸鼻！庸人且犹不忍，况仁者乎？融闻为忠甚易，得宜实难。忧人大过，以德取怨，知且以言获罪也。区区所献，唯将军省焉。”嚣不纳。融乃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疏请师期。

窦融既然已经深知光武帝的意图，于是写信责备隗嚣说：“私念将军地方富裕、政治修明，士兵怀德亲附。亲身遭遇灾难集中、国家不利的时代，坚持节操未有违背，继承传统侍奉汉朝，以后还派遣长子伯春将自己全身交付朝廷，君臣毫无猜疑的诚心，在这件事情上有真实的表现。我等所以欣然敬佩高尚正义的行为，愿意追随、效劳于您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这一切呢。但是一些事情使您产生了怨怒愤恨，便改变节操、变更谋略，您与光武帝产生了分歧争斗，君臣之间以兵刃相见。放弃已经成就的功业，开始去办难得成功的事，丢掉与

光武帝联合的正义路线，奉行与公孙述、卢芳等人相结合的谋略，经过百年建立的亲密关系，一下子便全被破坏，怎能不可惜啊！大概是您的下属办事人员贪图建功提出的谋略，最后造成了这样的结局，我私下对此感到痛心！当今河西地理形势局促狭小，民众士兵分散，容易辅助他人，难以独自建立国家。我私下估计如果迷了路不回头，听了劝告还不觉悟，不向南与公孙述联合，便要向北加入卢芳一伙了。依靠不可靠的朋友而失去强有力的保护者，凭借远方的力量救护自己而轻视临近的强敌，看不到有什么真正的好处。我还听说：明智的人不危害众人来举办大事，仁德的人不违背正义以求侥幸取得成功。现在要以小小的天水郡对抗强大的汉王朝，对天水郡的众人将会怎样？抛弃在洛阳的儿子想要取得成功，对于正义的原则又将是怎样？而且当初侍奉汉朝，叩头伏拜，北面称臣，这是忠臣的节操。当派遣伯春入朝，流着泪水送行，这是慈父的爱心。时隔不久便背叛了君主，对下属官吏、士兵怎样说明？狠心抛弃伯春，对现在还活着的这个儿子，又将怎样说明？自从对汉朝起兵对抗以来，相互反复进行攻击，里城、外城成为一片荒地、废墟，民众倒毙、挣扎在山沟、深谷。现在还活着的，不是刀下杀伤的残余，便是四方流亡的孤儿。直到现在，他们伤残的躯体还未愈合，流泪痛哭的声音还可以听到。有幸的是自然的气数还稍有转还的迹象，而您却又制造了新的祸难，这好像长期患重病的人不能马上治好，失去父亲照顾的年幼孤儿又要四处流离，这种悲伤痛苦，特别使人伤心，说到这里真要使人鼻子发酸了！一般人还不忍心这样，更何况有仁爱之心的人呢？我认为要想做个忠臣是很容易的，要将一切事情都处理得合理、恰当便确实困难，替别人忧虑过分，一片好心可能招来怨恨，知道自己这番话会被认为有罪而给予责怪的。所献上的是一片诚恳的爱心，请求您认真地反省、思考。”隗嚣不听从窦融的意见。窦融便与河西五郡的太守积极准备作战的兵马，向光武帝呈文请示对隗嚣出兵的时期。

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诏报曰：“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继统以正，长君、少君尊奉师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孙，此皇太后神灵，上天佑汉也。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畔臣见之，当股栗惭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矇，非忠孝悫诚，孰能如此？岂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间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又京师百僚，不晓国家及将军本意，多能采取虚伪，夸诞妄谈，令忠孝失望，传言乖实。毁誉之来，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关东盗贼已定，大兵今当悉西，将军其抗厉威武，以应期会。”融被诏，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

光武帝给予窦融很高的嘉奖赞美，便将外家亲属图谱及太史公司马迁的《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等文赏赐给了窦融。以诏书答复窦融的呈文说：“每次怀念外家亲属，景帝是窦太后

所生，定王是景帝的儿子，朕的祖先。从前魏其侯窦婴一句话，便端正了汉朝君位传授继承的传统，窦太后的哥哥长君、弟弟少君，尊重侍奉师傅，修养形成美善的道德，影响延续到子孙，这是皇太后的神灵，上天对汉朝的福佑。有从天水郡来的人，抄录了您斥责隗嚣的文书，切中要害深入到了骨髓。叛臣隗嚣见了，将会大腿发抖，恐惧惭愧；忠心汉朝的臣子会深受感动，酸鼻流泪；有正义感的人就会像拨去了障眼的云翳，顿时心明眼亮；不是忠孝诚谨的人，哪个能够这样？难道道德低下的人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隗嚣自知失去河西五郡的帮助，宗族灭亡的大祸将要到来，妄图使用挑拨离间的话，扰乱迷惑真诚的心，转而附会捏造事实，以求达到奸险的目的。还有京城百官，不明白朕与您的本意，许多人就这样获得虚假不实的情况，夸大荒唐的胡说，使忠孝的人失望，传说的话违背了真实。毁谤赞誉的话，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不可不加考虑。现在关东地区的盗贼已经平定，大军今后将全部向西，希望您振奋激励威力勇武，响应我们所约定的会期。”窦融接受到光武帝的诏令，当即与众郡太守率领军队进驻金城郡。

初，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融等因军出，进击封何，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得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因并河扬威武，伺候车驾。时大兵未进，融乃引还。

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诏右扶风修理融父坟茔，祠以太牢。数驰轻使，致遗四方珍羞。梁统乃使人刺杀张玄，遂与嚣绝，皆解所假将军印绶。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报怨杀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为武锋将军，更以辛肜代之。

当初，更始帝当政时，先零羌封何的众种族杀害了金城郡太守，占有了金城郡，隗嚣派遣使臣用财物收买封何，与他订立盟约，想征调他的兵众。窦融等人因军队出征，便进军攻击封何，将他打得大败，斩首级一千多人，取得牛马羊万头，谷物数万斛，还沿着黄河显示威力，等候光武帝莅临。当时汉朝的大军没有进发，窦融等人才率领军队返回。

光武帝认为窦融的信用、表现彰明显著，更加对他嘉奖。诏令右扶风官员负责修建窦融父亲的坟墓、墓地，用太牢的隆重礼仪祭祀。多次派遣行动迅速的轻车使臣向窦融赠送四方珍美的食物。梁统于是派人刺杀了张玄，断绝了与隗嚣的关系，都解下他擅自给予的将军印章。建武七年夏季，酒泉郡太守竺曾因为弟弟报仇杀人离开了酒泉，窦融秉承光武帝的旨意授任竺曾为武锋将军，改任辛肜为酒泉郡太守。

秋，隗嚣发兵寇安定，帝将自西征之，先戒融期。会遇雨，道断，且嚣

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诏罢归。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书曰："隗嚣闻车驾当西，臣融东下，士众骚动，计且不战。嚣将高峻之属皆欲逢迎大军，后闻兵罢，峻等复疑。嚣扬言东方有变，西州豪桀遂复附从。嚣又引公孙述将，令守突门。臣融孤弱，介在其间，虽承威灵，宜速救助。国家当其前，臣融促其后，缓急迭用，首尾相资，嚣势排迮，不得进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进，久生持疑，则外长寇仇，内示困弱，复令谗邪得有因缘，臣窃忧之。惟陛下哀怜！"帝深美之。

八年夏，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是时军旅代兴，诸将与三公交错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语。帝闻融先问礼仪，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会，引见融等，待以殊礼。拜弟友为奉车都尉，从弟士太中大夫。遂共进军，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遂以次封诸将帅：武锋将军竺曾为助义侯，武威太守梁统为成义侯，张掖太守史苞为褒义侯，金城太守厍钧为辅义侯，酒泉太守辛肜为扶义侯。封爵既毕，乘舆东归，悉遣融等西还所镇。

秋季，隗嚣起兵劫掠安定郡，光武帝将亲自领兵西行征讨，事前用命令向窦融传达了出兵的日期。适逢遇到天雨，道路中断，并且隗嚣的军队已经撤退，于是停止出兵。窦融到姑臧，接到新的诏令罢兵返回。窦融担心光武帝的大军停留过久而不出兵，于是上呈文书说："隗嚣听说陛下将领兵西征，臣窦融也将出兵东进，士兵民众骚乱动摇，考虑将不进行交战。隗嚣的将领高峻这班人都打算降顺，欢迎大军，后来听说大军撤退，高峻等人便产生疑虑。隗嚣大肆宣扬东部地区有了新的变化，凉州的豪杰才又归附听从隗嚣。隗嚣又招引公孙述的将军，命令坚守突门聚。臣窦融孤军力弱，隔在他们中间，虽说得到神威的支持，还是应当从速出兵救援、帮助。朝廷大军在他们的前面，臣窦融配合在他们的后方行动，根据军情发展的缓和与紧迫交替使用，使我们的首尾得以相互帮助，隗嚣的形势便会窘迫，既不能进攻又不能后退，使他必然陷于失败的境地。如果朝廷不及早出兵，时间久了难免产生保守、疑虑的情绪，对外助长了仇敌，对内也显示了困难软弱，还可使说我们坏话的坏人找到造谣惑众的机会，臣下私自很是忧虑，希望得到陛下的怜爱！"光武帝对窦融的意见极为赞赏。

建武八年夏季，光武帝亲自率兵西行征讨隗嚣，窦融率领河西五郡的太守及羌人小月氏等步、骑兵几万人，装载军用物资的辎重车五千多辆，与朝廷大军会师在高平第一城。窦融先期派遣办事的官员询问会见光武帝的仪式，当时军事作战任务一个紧接一个，各位将军与三公拥挤在路途当中，有的还背着使臣相互交谈私话。光武帝听说窦融首先询问礼仪，认为这种态度很好，便向百官公开宣告。于是摆设宴席，举行盛大的宴会，用特殊隆重的礼仪接待窦融。任命融弟窦友

为奉车都尉，堂弟窦士为太中大夫，一同进军，隗嚣的兵众大溃败，大小城镇都表示降顺。光武帝高度评价窦融的功勋，下达诏令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赐窦融为安丰侯，融弟窦友为显亲侯。于是按功绩等次封赏各位将帅：武锋将军竺曾封为助义侯，武威太守梁统封为成义侯，张掖太守史苞封为褒义侯，金城太守厍钧封为辅义侯，酒泉太守辛肜封为扶义侯。封爵结束，光武帝乘着车驾东归洛阳，分派窦融等人全部向西回归镇守的处所。

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诏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

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诏遣使者还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因侍中金迁口达至诚。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因复请间求见，帝不许。后朝罢，逡巡席后，帝知欲有让，遂使左右传出。它日会见，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它事，勿得复言。"融不敢重陈请。

窦融因为兄弟一同被封爵位，又长期专擅一个地方的军政大权，心怀畏惧不安，多次上书请求另派官员接替自己的职务。光武帝以诏书答复说："我与您情同左右手臂，多次持谦让退职的态度，为什么这样不理解我的心意？勉力安抚士兵、民众，不要擅自离开所统帅的军队。"

等到陇、蜀平定，诏令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到京城上奏所主管的职事，随从他们的下属官员、宾客，乘坐的车辆有一千多辆，马牛羊布满原野。窦融来到，前往洛阳城门，向上呈交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的官印，诏令派遣使臣送还安丰侯印。光武帝接见，窦融居于诸侯位列，所受的恩荣、宠信，轰动了京城。几个月后，任命窦融为冀州牧，十多天后，又升任为大司空。窦融自己不是光武帝的旧臣，一旦进入朝廷，位列在功臣的上面，每次奉召集会与入朝拜见，容貌、言辞、语气都过分卑下、恭敬，光武帝因此更加对他亲近、重视。窦融小心谨慎，长久不安心，多次辞让封爵、职位，还通过侍中金迁口头转达他的最诚恳的心意。又上呈文书说："臣窦融五十三岁。有个儿子十五岁，素质本性顽劣、迟钝。臣窦融早晚用儒家的经典对他进行教导，不准许他观看谶文、图记。实在是希望他能够恭顺肃敬小心谨慎，老实本分地遵循圣道，不愿意他有才能，更何况传给他连续几座县城与广大土地，使他享受以前诸侯王国的优厚待遇

呢？”因此又向光武帝提出请求，要求在皇上有空闲时接见，光武帝不许。后来一次朝会结束，窦融徘徊迟疑在坐席后面，光武帝知道他又将辞让官职，便派遣左右随从传令出宫。过了些时会见，光武帝迎上前去，诏令窦融说：“前些时知道您想辞去官职回归封地，所以命令您在暑热天可以自主安排。今天相见，当谈论别的大事，有关辞职归国的事，不得再说。”窦融便不敢再陈述请求。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进。二十三年，代阴兴行卫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融复乞骸骨，辄赐钱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谒者即其卧内强进酒食。

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代友为城门校尉。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强女沘阳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显宗即位，以融从兄子林为护羌校尉。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永平二年，林以罪诛，事在《西羌传》。帝由是数下诏切责融，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归第养病。岁余，听上卫尉印绶，赐养牛，上樽酒。融在宿卫十余年，年老，子孙纵诞，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轻薄，属托郡县，干乱政事。以封在安丰，欲令姻戚悉据故六安国，遂矫称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妇家上书言状，帝大怒，乃尽免穆等官，诸窦为郎吏者皆将家属归故郡，独留融京师。穆等西至函谷关，有诏悉复追还。会融卒，时年七十八，谥曰戴侯，赙送甚厚。

建武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因为所举荐的官员盗窃金钱受到牵连被投入监狱，光武帝因三公的职事是相互参加议定的，不得已以策书免去窦融的大司空职务。第二年加授窦融特进的官号。建武二十三年，窦融接替阴兴代理卫尉的职务，特进仍旧，又兼任将作大匠。弟弟窦友被任命为城门校尉，兄弟同时主管皇帝的警卫军。窦融又乞求退职使骸骨能埋葬在故乡，光武帝每每赏赐钱财缣帛，还派遣太官赠送珍奇的食品。当窦友死后，光武帝哀怜窦融衰老，派遣中常侍、中谒者亲往他的卧室勉强他进酒食。

窦融的长子窦穆，匹配内黄公主，接替窦友担任城门校尉。窦穆的儿子窦勋，匹配东海恭王刘强的女儿沘阳公主，窦友的儿子窦固也匹配光武的女儿涅阳公主。汉明帝刘庄当上了皇帝，任命窦融堂兄的儿子窦林为护羌校尉。窦姓一族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个二千石的显官，而且都在同时。从祖父到孙子，他们的官府、公侯住宅在京城互相连接，男女奴仆以千数计算，在外戚、功臣当中没有哪一家能够与窦家相比。

汉明帝永平二年，窦林因为有罪被诛杀，事实记载在本书的《西羌传》。汉明帝因此多次下达诏书严厉责备窦融，用窦婴、田蚡得祸败亡的教训对他进行告诫。窦融惶惧惊恐乞求退职回乡，诏书命令他

回公府疗养疾病。一年多以后，听从他上交卫尉的官印，赐给养老食用的牛、以稻米酿造的优质酒。窦融值宿宫中、担任警卫十多年，年纪衰老，子孙放纵荒诞，许多人有不法行为。窦穆等人交结轻浮放荡的人，请托郡县官员，干犯扰乱朝廷的政事。因为窦融的封地在安丰，他便想使自己的姻亲全部占有原六安国，假造阴太后的诏令，命令六安侯刘盱将妻子遗弃，将女儿嫁给刘盱为妻。永平五年，刘盱的妻家向皇帝报告详情。明帝大怒，便全部免除窦穆等人的官职，担任郎官吏员的窦姓子弟都要带领家属回归原籍，仅仅留下窦融在京城。窦穆等人西行到达函谷关，明帝又诏令全部追回。适逢窦融病死，当时年龄七十八岁，谥号为戴侯，朝廷以财物资助丧事非常丰厚。

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拥富赀，居大第，常令谒者一人监护其家。居数年，谒者奏穆父子自失势，数出怨望语，帝令将家属归本郡，唯勋以沘阳主婿留京师。穆坐赂遗小吏，郡捕系，与子宣俱死平陵狱，勋亦死洛阳狱。久之，诏还融夫人与小孙一人居洛阳家舍。

十四年，封勋弟嘉为安丰侯，食邑二千户，奉融后。和帝初，为少府。及勋子大将军宪被诛，免就国。嘉卒，子万全嗣。万全卒，子会宗嗣。万全弟子武，别有传。

论曰：窦融始以豪侠为名，拔起风尘之中，以投天隙。遂蝉蜕王侯之尊，终膺卿相之位，此则徼功趣势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满，至乃放远权宠，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尝独详味此子之风度，虽经国之术无足多谈，而进退之礼良可言矣。

汉明帝认为窦穆品德修养不高尚，而拥有巨富、资财，居住在高大的府第，便派遣一名谒者常住他家中监护。住了几年，谒者向皇帝上奏言窦穆父子自从失去权势，多次讲怨恨的话，明帝命令窦穆等人带领家属回归原籍，只有窦勋因为是沘阳公主的夫婿留住在京城。窦穆因贿赂小吏获罪，被扶风郡守拘捕，与儿子窦宣一道死在平陵县的牢狱，窦勋也死在洛阳的监狱中。过了很久，诏令窦融的夫人与一个小孙子返回居住在洛阳的家中。

汉明帝永平十四年，赐封勋弟窦嘉为安丰侯，封地有二千民户，奉养窦融的后代。汉和帝初年，任命为少府。当窦勋的儿子大将军窦宪被诛杀，窦嘉也被免职前往封地。窦嘉死，儿子窦万全继承职位封爵。窦万全死，儿子窦会宗继承职位封爵。窦万全弟弟的儿子窦武，另有传记。

评论说：起初窦融以豪侠著名，猝然兴起在战乱的风尘当中，抓住了天时的机遇。于是像蝉蜕一样，去掉原来微贱的身份，获得王侯的尊号，最终身居九卿、丞相的高位，这说明他正是猎取功名、追逐权势的人物。等到他的爵位达到崇高的极限，竟然要放弃疏远权势尊宠，表现得小心谨慎好像是出于个人不能自主的样子，又是何等明智

啊！曾经特别细心体察这位人物的风度，虽说治理国家的办法不值得多说，但居官所持的谦退礼节，确实还是值得一谈呢。

固字孟孙，少以尚公主为黄门侍郎。好览书传，喜兵法，贵显用事。中元元年，袭父友封显亲侯。显宗即位，迁中郎将，监羽林士。后坐从兄穆有罪，废于家十余年。时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以固明习边事，十五年冬，拜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耿忠为副，谒者仆射耿秉为驸马都尉，秦彭为副，皆置从事、司马，并出屯凉州。明年，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耿秉、秦彭绝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虏皆奔走，无所获。祭肜、吴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为庶人。时诸将唯固有功，加位特进。明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固遂破白山，降车师，事已具《耿秉传》。固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

窦固字孟孙，少年时代因匹配涅阳公主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喜爱博览经书、传记，爱好兵法，地位尊贵、显要，执掌大权。汉光武帝中元元年，继承父亲窦友的封爵被封为显亲侯。汉明帝登上帝位，升任为中郎将，监督羽林禁军。后来因为堂兄窦穆有罪受牵连，被废弃在家十多年。当时天下太平无事，汉明帝要继承汉武帝的遗业，派大军进击匈奴，开通西域，认为窦固熟悉边疆情况，于永平十五年冬季，授任为奉车都尉，任命骑都尉耿忠担任辅佐；任命谒者仆射耿秉为驸马都尉，任命秦彭担任辅佐；都可以任命从事、司马，一同出兵驻军凉州。第二年，窦固与耿忠率领酒泉、敦煌、张掖等郡披甲的士兵及卢水的羌族士兵共一万二千骑兵西出酒泉关塞，耿秉、秦彭率领武威、陇西、天水等郡招募的士兵及羌胡兵等万数的骑兵出兵居延关塞，另外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北地、西河等郡的羌胡兵及南单于的士兵共一万一千骑兵出高阙关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等郡的士兵及乌桓、鲜卑族士兵共一万一千骑兵出平城关塞。窦固、耿忠率军到达天山，进击呼衍王，斩下敌首一千多级。呼衍王败逃，追赶到蒲类海。留下官吏、士兵驻守在伊吾卢城。耿秉、秦彭横渡大沙漠六百多里，到达三木楼山，来苗、文穆到达匈奴河水边，敌人都逃跑，未有俘获。祭肜、吴棠因未能到涿邪山而获罪，被罢免官职成为平民。当时出征的各位将领，只有窦固有战功，被加封号为特进。第二年，又出兵玉门关进击西域，诏令耿秉及骑都尉刘张收回朝廷颁发的指挥凭证统一归属窦固率领。窦固攻占白山，降服车师，事绩已详载在《耿秉传》。窦固在边疆几年，羌胡信服他的恩德、威望。

肃宗即位，以公主修敕慈爱，累世崇重，加号长公主，增邑三千户；征固代魏应为大鸿胪。帝以其晓习边事，每被访及。建初三年，追录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户。七年，代马防为光禄勋。明年，复代马防为卫尉。

汉章帝即皇帝位，因涅阳公主明白、戒慎、慈祥、爱人，得到几代人的敬重，加尊号为长公主，增加封地三千民户；征召窦固接替魏应担任大鸿胪。章帝因为窦固熟悉边疆战事，每次都被访求、询问。章帝建初三年，追奖他以前的功勋，增加封地一千三百民户。建初七年，接替马防担任光禄勋。第二年，又接替马防担任卫尉。

固久历大位，甚见尊贵，赏赐租禄，赀累巨亿，而性谦俭，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章和二年卒，谥曰文侯。子彪，至射声校尉，先固卒，无子，国除。

宪字伯度。父勋被诛，宪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瓌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宪以前太尉邓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又屯骑校尉桓郁，累世帝师，而性和退自守，故上书荐之，令授经禁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窦固长时期官居高位，很是尊崇贵重，赏赐的租赋俸禄，财产累计万万，但个性谦恭节俭，惠爱民众，喜爱施与，人们因此很称赞他。章和二年去世，谥号文侯。儿子窦彪，官至射声校尉，在窦固以前死去，无子，封国被废除。

窦宪字伯度。父亲窦勋被杀，窦宪从小便成了孤儿。汉章帝建初二年，妹妹被封为皇后，任命窦宪担任郎官，逐渐升任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授任为黄门侍郎。兄弟亲近皇帝，一同任宫、省要职，赏赐随时日增加，恩宠尊贵一天天盛大，从郡王、公主到阴、马各皇后的家族，没有人不畏惧的。窦宪依靠宫廷皇后的权势，用低价强行夺取了沁水公主的花园田宅，公主被逼畏惧，不敢计较。后来章帝车驾外出经过沁水公主的花园，指着花园问窦宪，窦宪哽塞吞吐不敢回答。后来事情真相被发觉，章帝大怒，召唤窦宪严厉斥责说："要深入思考先前的过失，夺取公主的田园，同赵高指鹿为马有什么差别？这事考虑了很久，使人震惊、恐怖。以前永平年间，先帝

经常命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相互纠举检察，所以众豪门贵戚没有哪一个敢违犯法纪的，可是仍不断颁发严厉的诏令，还特别谈论、关注舅家的田宅。现在尊贵公主的田宅还被人用邪恶手段夺取，更何况一般普通百姓呢！国家要抛弃你窦宪不过像处置一只初生小鸟和一只死老鼠罢了。”窦宪大为震惊、恐惧，窦皇后也降低服饰等级，深表谢罪，过了好久才得到章帝的谅解，命令将田宅归还给公主。虽说未依法对窦宪判罪，但也不授予重要的职务。

汉和帝登上皇帝大位，窦太后主持朝政。窦宪被任命为侍中，对内主管机密，对外发布朝廷的诏令。汉章帝曾经遗命任用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窦景、窦瓌一同担任中常侍，于是兄弟都在亲近朝廷的显要位置。窦宪认为前任太尉邓彪讲义气、谦让，受先帝尊敬，而且仁德、宽厚，为人顺从、随和，所以对他很尊重、崇敬，授任为太傅，令百官各总理自己的职责而最终听从太傅。窦宪施行政令，就宫外让邓彪奏请，他在宫内禀告太后，事情无不听从。另外屯骑校尉桓郁，几代都是皇帝的老师，个性温和、谦退，重视自己的操守，所以呈文推荐，令他在宫廷讲授经书。因此内外协调、亲附，没有人产生疑虑、异议。

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初，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畅素行邪僻，与步兵校尉邓叠亲属数往来京师，因叠母元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被诏召诣上东门。宪惧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刚等。后事发觉，太后怒，闭宪于内宫。

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

窦宪为人果断、严峻，点滴的小仇无不报复。当初，永平年间，谒者韩纡曾审判窦宪父亲窦勋的案件，窦宪便派刺客杀了韩纡的儿子，用人头祭祀窦勋的坟墓。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来吊唁国家的丧事，刘畅平素行为不端正，与步兵校尉邓叠是亲属，多次往来京城，因为邓叠的母亲元自己与长乐宫窦太后有联系，能与太后亲近，他接受诏令前往上东门。窦宪恐怕他被皇太后亲近，分夺了宫廷官署的权力，便派遣刺客将刘畅刺杀在京城的驻军处，并将罪责推到刘畅

的弟弟、利侯刘刚的身上，于是派遣侍御史与青州刺史联合审讯刘刚等人。后来事件真相暴露，皇太后大怒，将窦宪囚禁在宫中。

窦宪害怕会被皇太后诛杀，主动请求出击匈奴以求赦免死罪。适逢南单于请求朝廷出兵讨伐北匈奴，于是授任窦宪为车骑将军，金质官印紫色绶带，属下官员依照司空的编制，任命执金吾耿秉担任辅佐，调集北军五校尉、黎阳雍地营兵、沿边疆十二郡的骑兵及羌胡兵众，出兵塞外。第二年，窦宪与耿秉每人独自率领四千骑兵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共万骑出兵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驻屠河，率领一万多骑兵出兵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沿边各郡志愿随从的羌胡八千骑兵与左贤王安国的一万骑兵出兵稒阳塞，各路大军会师涿邪山。窦宪分派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人的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交战，将他们打得大败，敌众崩溃，单于败逃，追击敌军的各部，一直到达私渠比鞮海。斩杀著名的匈奴王及其以下人员共一万三千首级，俘获俘虏、马牛羊骆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领余众前来投降，前后多达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便登上燕然山，距离边塞三千多里，镌刻石碑记述战功，显示汉王朝的威德，令班固写作铭文，说道：

>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曰：

汉和帝永元元年秋季七月，汉帝长舅车骑将军窦宪，恭敬信奉圣明的君主，升任要职辅佐王朝，总领朝廷大政，使政治清明、奋发上进。于是与执金吾耿秉，向天子陈述职守，在全国巡行治理，统率大军指向北方。如雄鹰奋飞的将领，如龙似虎的猛士，总领天子的六军，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的众兵，共精骑三万人。大战车轻疾、威猛，兵车群四方分布，如云的辎重车覆盖了道路，共一万三千多辆。不可抗拒的打击力量，有变化莫测的八种兵阵，显示出居高临下、战无不胜的威力。战士铁甲，在白日照耀下闪闪发光，赤色战旗将碧空蓝天完全映红。于是登上高阙，降伏鸡鹿，穿越沙石盐卤地，横渡大沙漠，杀死温禺用他的鲜血衅鼓，刺穿尸逐使他的血污染我们的刀刃。然后我们的将领向四方纵横驰骋，像飞逝的扫帚星

扫过天空那样，辽阔万里的战场一片平静，四方原野再也找不到残存的敌人。于是敌我边疆的界限被清除，然后反转军旗，胜利回师，考察沿途驿站与地图相验证，放眼观览辽阔无垠的山川。便翻过涿邪，跨越安侯，登上燕然，足下踏着冒顿所攻占的东、西、南方的土地，燃烧大火焚毁老上祭祀天地神鬼的龙庭。对上解除了汉高祖、汉文帝的旧恨，使祖宗在上天的神灵感到光彩；对下可以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平安、巩固，开辟了国土，显示大汉王朝的声威。这便是所说的一次劳苦而长久安逸、一时耗费而永远安宁的大功绩呢。于是便祭山刻石，永远光大汉代帝王的功德。铭文的赞辞说：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宪乃班师而还。遣军司马吴汜、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宣明国威，而兵随其后。时虏中乖乱，汜、讽所到，辄招降之，前后万余人。遂及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致以诏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宜修呼韩邪故事，保国安人之福。单于喜悦，即将其众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随讽诣阙。宪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赐策许焉。

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宪威权震朝庭，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还京师。于是大开仓府，劳赐士吏，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

是时笃为卫尉，景、瓌皆侍中、奉车、驸马都尉，四家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明年，诏曰：“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让不受。舅氏旧典，并蒙爵土。其封宪冠军侯，邑二万户；笃郾侯，景汝阳侯，瓌夏阳侯，各六千户。”宪独不受封，遂将兵出镇凉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事为副。

赫赫战功的王师啊，远征边地；剿灭凶残暴虐啊，平定海外；广阔啊，延伸到极远的边界；祭祀神山啊，树立丰碑；光大先帝的功业啊，振奋万代。

窦宪胜利返军回朝。派遣军司马吴汜、梁讽，奉送财物缣帛赠予北单于，显示汉王朝的威力，大军随从在他们后面。当时北单于内部分裂、混乱，吴汜、梁讽每到达一个地区，便招降敌人，前后有一万多人。于是在西海上追赶上北单于，向他宣扬朝廷的威力信誉，转送诏令、赏赐，单于伏地叩头，恭敬接受。梁讽便劝导单于应当遵照呼韩邪的旧例与汉朝和亲，以求得保存国家、安定民众的幸福。单于很高兴，当时便率领他的士兵、民众与梁讽一道返回，到达私渠海，听说汉军已经回归塞内，于是派遣弟弟右温禺鞮王奉送贡品入朝侍奉汉帝，跟随着梁讽来到京城。窦宪因为单于没有亲身来，上奏皇上送回

入侍的弟弟。南单于在漠北向窦宪赠送古鼎，容量有五斗，鼎旁有铭文说“仲山甫鼎，他的万年子子孙孙永远保存使用”，窦宪向上呈交朝廷。诏令派遣中郎将手持符节来到五原授任窦宪为大将军，封为武阳侯，封地二万民户。窦宪坚持辞让封爵，朝廷颁发策书加以赞美。

旧例大将军的职位在三公以下，窦宪设置大将军府及其下属官员按照太尉的标准。窦宪的权威震动了朝廷，三公、九卿为了迎合皇上的意图，向上报告请求窦宪职位的等级应当在太傅以下、三公以上，属官长史、司马俸禄的等级为中二千石，从事、中郎的俸禄等级为六百石，在此以下属员的俸禄等级与相同职位的人员相比较也都各有增加。窦宪将出征的军队整顿后，率领大军返回京城。于是大开国家仓库，慰劳、赏赐出征的军士、官吏，窦宪率领出征的各郡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全都授任为太子舍人。

这时，窦笃授任为卫尉，窦景、窦瓌都授任为侍中、奉车、驸马都尉，四家比赛修建高大、豪华的住宅，充分显示了工匠的建筑艺术技巧。第二年，皇帝颁发文书说：“大将军窦宪，前年出兵征讨，战胜、消灭了北狄，朝廷给予封官、赏赐，坚决辞让，不肯接受。根据原先的制度，皇帝舅家都要受封爵位、土地。命令封窦宪为冠军侯，封地二万民户；封窦笃为郾侯，窦景为汝阳侯，窦瓌为夏阳侯，每人封地六千民户。”窦宪一个人不受封爵，领军远出镇守凉州，授任侍中邓叠代理征西将军的职务作为辅佐。

北单于以汉还侍弟，复遣车谐储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见，愿请大使。宪上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会北单于为南匈奴所破，被创遁走，固至私渠海而还。宪以北虏微弱，遂欲灭之。明年，复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

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而笃进位特进，得举吏，见礼依三公。景为执金吾，瓌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虽俱骄纵，而景为尤甚，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太后闻之，使谒者策免景官，以特进就朝位。瓌少好经书，节约自修，出为魏郡，迁颍川太守。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叔父霸为城门校尉，霸弟褒将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为侍中、将、大夫、郎吏十余人。

北单于因为汉朝送回了入朝侍奉的弟弟，又派遣车谐储王等人来到居延塞，要求到朝廷朝见皇帝，希望得到使臣的帮助。窦宪上书呈请同意派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代理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接车谐储王等人。适逢北单于被南匈奴打败，受伤逃走，班固到达私渠海才回来。窦宪因为北匈奴势力弱小，便想将他们消灭。第二年，又派遣右

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人领兵在金微山进击北匈奴，将他们打得大败，俘获的人数很多。北单于逃跑，不知道逃到了什么地方。

窦宪已经平定了匈奴，权力、声名显著提高，任用耿夔、任尚作为自己的爪牙，任用邓叠、郭璜作为自己的心腹。班固、傅毅这班人，都安排在大将军府，任用他们主管文书。刺史、郡守、县令大多是他的家人、亲信。尚书仆射郅寿、乐恢都因不顺从窦宪的心意，一个接一个地被迫自杀。因此朝廷的大臣惊恐、畏惧，只要听到一点消息，便迎合他的旨意。窦笃升任为特进，可以推荐任用官吏，依照三公享受礼仪待遇。窦景被任命为执金吾，窦瓌被任命为光禄勋，权势富贵，显要煊赫，震动京城。他们虽说都骄横、放纵，而窦景更加特别厉害，他家的奴仆、宾客、武士依靠他的威风、权势，侵犯、欺凌小民，强行夺取财物，榨取犯人，抢劫、侮辱妇女。商店关门，贸易中断，好像逃避匪盗、仇敌。有关主管官员畏惧权贵，表现懦弱，无人敢向朝廷举报。窦太后听到这些情况，派遣谒者用策书免去窦景的官职，留在朝廷仅有特进的职位。窦瓌从小喜爱儒家经典，用道德约束自己，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外调魏郡任职，升任为颍川太守。窦姓父子兄弟都官居高位，分掌朝廷各部门的大权。叔父窦霸任城门校尉，霸弟窦褒任将作大匠，褒弟窦嘉任少府，担任侍中、将领、大夫、郎官、吏员的有十多人。

宪既负重劳，陵肆滋甚。四年，封邓叠为穰侯。叠与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皆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会宪及邓叠班师还京师，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赐军吏各有差。宪等既至，帝乃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叠、磊、璜、举，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景、瓌皆遣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禀假贫人，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初，窦后之谮梁氏，宪等豫有谋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还，路由长沙，逼瓌令自杀。后和熹邓后临朝，永初三年，诏诸窦前归本郡者与安丰侯万全俱还京师。万全少子章。

窦宪凭仗平定匈奴的大功，骄横、放纵愈来愈严重。汉和帝永元四年，封邓叠为穰侯。邓叠同他的弟弟步兵校尉邓磊及母亲元，另有窦宪的女婿射声校尉郭举，郭举的父亲长乐少府郭璜等人，都互相联系、勾结。元、郭举一同出入宫中，郭举能亲近窦太后，便一同图谋叛逆，欲杀害和帝。和帝暗中得知他们的阴谋，便与身边亲近的中常侍郑众定计诛杀窦宪等人。因为窦宪领兵驻在外地，考虑到他将惧怕灾祸，起兵作乱，暂时容忍，没有发动。恰巧窦宪及邓叠率领军队胜利回归京城，诏令大鸿胪手持符节远到京都郊外迎接，对军士、官吏各按等级授予重赏。窦宪等人已经领兵到来，和帝便亲往北宫，诏令

执金吾、五校尉统帅禁卫军驻守、保卫南、北宫，紧闭京都城门，拘捕邓叠、邓磊、郭璜、郭举，将他们投入监狱，即时诛戮，家属被流放到合浦郡。派遣谒者仆射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官印，改封为冠军侯。窦宪及窦笃、窦景、窦瓌都被遣送回封地。和帝因为窦太后的原因，不想公开诛杀窦宪，特意选择了严厉、能干的相国对他们进行监督、考察。窦宪、窦笃、窦景到达封地，都被相国逼迫、命令自杀身亡，窦姓同宗族的人员、宾客，凡是因为窦宪的关系当官的都被免去职务遣送回各自的原籍。窦瓌因为平时注重自身的修养，没有遭受逼迫，第二年因将俸禄借贷给人犯罪，被贬封为罗侯，不能役使官吏、民众。当初，窦太后诬陷梁贵人，窦宪等人参与了谋划，永元十年，梁棠兄弟从流放地九真回归，途经长沙，迫使窦瓌自杀。后来和熹邓皇后主持朝政，在汉安帝永初三年，诏令原先回原籍的各窦家与安丰侯窦万全一同迁回京都。窦万全的小儿子是窦章。

论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众，连年以事匈奴，国秏太半矣，而猾虏未之胜，后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比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清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夫二三子得之不过房幄之间，非复搜扬仄陋，选举而登也。当青病奴仆之时，窦将军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鸣之无晨，何意裂膏腴，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就煨尘者，亦何可支哉！

章字伯向。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

永初中，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居贫，蓬户蔬食，躬勤孝养，然讲读不辍。太仆邓康闻其名，请欲与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

评论说：卫青、霍去病凭借强大汉王朝的大军，一年接着一年与匈奴进行战争，国家财物被消耗大半了，但是狡猾的敌人并没有被战胜，后代还传颂他们是杰出的将军，怎么不是因为他们本人的声名而寿终正寝呢！窦宪率领的是羌胡边地未经严格训练的各路杂牌军队，一下子便扫荡了北方匈奴的王庭，追击败逃竟然到达稽落山以外的地方，使自己的战马到比鞮海的弯曲处饮水，登上燕然山刻石记功，背回国宝仲山甫鼎，祭典汉王朝的宗庙。评论他所建立的功勋，与前代相比要更加美好多了，但是在后代却没有哪一个赞颂他，这原因正好像一株大树因为枝叶的不断动摇从而使它的果实纷纷坠落呢。因此，下流的地位，是有道德的人士所讨厌居留的。这几位历史人物之所以能显赫一时，不过是因为椒房帷幄的恩宠，并不是像出身贫寒、卑微的人士因为访求推举，经过选举的途径登上高位的。当卫青以当一名奴仆为耻辱的时候，窦宪在思过、畏罪的日子，想的只是要努力劳动不得空闲，希望发挥作用、鸣叫一声却没有时机，怎么能够料到以后

会受封肥美的土地、得到尊崇的封号呢？东方朔说过："重用这个人，他便可成为老虎；不重用这个人，他便可成为老鼠。"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来说，如同怀有精美玉器那样的贤才，最终一事无成化为灰烬、尘埃，人数之多，又怎能计算啊！

窦章字伯向。从少年时代便喜爱学习，擅长文字、辞章，与马融、崔瑗同心友好，互相推崇举荐。

永初年间，三辅地区遭受羌敌入侵，窦章逃难到国家东部地区，住在外黄县。生活贫困，住的是茅屋，吃的是蔬菜，本人勤勤恳恳，对上孝敬父母，对下抚养子女，仍然不停止研习、诵读。太仆邓康得知他的大名，请求与他结为朋友，窦章不肯前去拜见，邓康因此对他更加敬重。当时学者称誉东观是老子的藏书室、道家珍藏秘书的蓬莱山，邓康便推荐窦章到东观任校书郎。

顺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属文，以才貌选入掖庭，有宠，与梁皇后并为贵人。擢章为羽林郎将，迁屯骑校尉。章谦虚下士，收进时辈，甚得名誉。是时梁、窦并贵，各有宾客，多交构其间，章推心待之，故得免于患。

贵人早卒，帝追思之无已，诏史官树碑颂德，章自为之辞。贵人殁后，帝礼待之无衰。永和五年，迁少府。汉安二年，转大鸿胪。建康元年，梁后称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贲中郎将。

赞曰：悃悃安丰，亦称才雄。提契河右，奉图归忠。孟孙明边，伐北开西。宪实空漠，远兵金山。听笳龙庭，镂石燕然。虽则折鼎，王灵以宣。

汉顺帝初年，窦章的女儿十二岁，能写作文章，因为才学、容貌出众被选入宫，得到皇帝的宠爱，与梁皇后一道被封为贵人。选拔窦章担任羽林郎将，升任为屯骑校尉。窦章为人谦虚，尊重贤士，团结、帮助同辈，得到很大的声名、赞誉。当时梁、窦两家一并尊贵，各家都有宾客依附他们，多数互相交结，窦章真心地对待他们，所以避免了祸患。

窦贵人早年去世，顺帝在她死后想念不止，诏令史官立碑歌颂功德，窦章亲自撰写了碑文颂辞。贵人死后，顺帝对窦章的礼貌、厚待没有减少。永和五年，升任为少府。汉安二年，调任大鸿胪。建康元年，梁皇后行使皇帝的权力，窦章自动请求免官，死在家中。次子窦唐，才能优异，官职升迁到虎贲中郎将。

赞辞说：诚恳、忠实的安丰侯，可称为大才的英雄。带领河西五郡的臣民，恭捧地图向光武帝献忠。孟孙明通晓边情，讨伐了北敌又开拓边疆向西。窦宪的大军扫荡漠北，出征的士兵到达了遥远的金山。在龙庭听着胡笳的吹奏，在燕然高树记功的丰碑。虽说他像鼎足折断那样倾败，大汉王朝的神威却有充分显现。

# 后汉书卷二十四

## 马援列传第十四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会况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从弟卫将军林广招雄俊，乃辟援及同县原涉为掾，荐之于莽。莽以涉为镇戎大尹，援为新成大尹。及莽败，援兄员时为增山连率，与援俱去郡，复避地凉州。世祖即位，员先诣洛阳，帝遣员复郡，卒于官。援因留西州，隗嚣甚敬重之，以援为绥德将军，与决筹策。

马援字文渊，是扶风郡茂陵县人。他的先祖赵奢担任赵国的将军，被赐予爵号为马服君，后代子孙因为这个原因便都以马为姓。汉武帝时，因先人是二千石的高官，全家从邯郸移居到茂陵。曾祖父马通，立有战功被封为重合侯，因哥哥何罗谋反受牵连获罪，被诛死，所以马援的祖、父两代没能做贵官。马援的三位兄长马况、马余、马员，都有才能，王莽时都担任二千石的官职。

马援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少年时代便有远大的志向，众位兄长认为他不平凡。曾经从师学习《齐诗》，在思想上不肯拘泥《齐诗》的章节、字句，便辞别马况，想前往边地郡县垦田、放牧。马况说："你才器很大，将在以后显示成就。优秀的工匠不给别人看自己未经加工成为器物的半成品，暂时可以听从你的喜爱。"适逢马况去世，马援服丧一整年，没有离开墓地；恭敬地侍奉守寡的嫂嫂，不戴帽不进入守墓的居室。以后担任郡督邮，押送囚犯到司命府，囚徒犯有大罪，马援怜悯并释放了他，自己便改变姓名逃走到北方。后遇赦免，便留下来放牧牲畜，有许多宾客归向依附于他，受他役使、管属的有几百户人家。马援辗转往返于陇汉两地，经常对宾客说："男子汉要有志气，贫穷更应当坚强，年老更应当豪壮。"便清理垦田、畜

牧的产业，竟然有牛马羊几千头，谷物几万斛。不久叹息说：“凡是创造的财富、积累的产业，贵在用来施舍赈济人们，不然便成为守财奴了。”于是将家财全部分散给了兄弟、老友，自身却穿着当地普通人所穿着的羊皮衣裤。

王莽末年，四面八方的“义军”纷纷兴起，王莽的堂弟卫将军王林广招英雄俊才，便征召马援及同县的原涉担任属官，向王莽推荐他们。王莽任命原涉为镇戎大尹（天水郡守），马援为新成大尹（汉中郡守）。当王莽失败，马援的兄长马员当时任增山连率（上郡太守），与马援一道都放弃了郡职，为避免灾祸移居凉州。汉光武当了皇帝，马员先往洛阳，光武帝派遣马员再往上郡任职，后来死于任所。马援因为留居在西州，隗嚣很尊敬、重视他，任命马援为绥德将军，参与重大的谋划、决策。

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嚣使援往观之。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礼飨官属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辞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冬，嚣使援奉书洛阳。援至，引见于宣德殿。世祖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壮之。援从南幸黎丘，转至东海。及还，以为待诏，使太中大夫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

这时公孙述在蜀地自称皇帝，隗嚣派遣马援前往观察。马援本来曾经与公孙述是邻居，出入共一个里门，相互友好，认为相见以后将握手言欢如平素那样，但公孙述却陈列了盛大的殿前警卫，才延请马援入见，相互拜见礼仪结束后，要马援前往客馆，还替他制作了行礼用的白棉布单衣、交让冠，在宗庙中集会百官，设立旧交的坐席。公孙述的坐车上插着绣有鸾鸟的旗帜，仪仗队前有担任警卫的骑兵，左右侍卫，止人清道，然后登车，如像磬背那样曲身进入宗庙，举行盛大的宴会，隆重宴请所属官员，想要授任马援为封侯大将军。随同马援入蜀的宾客都乐意留下来任职，马援明白地告诉他们说：“当今天下纷争，成败还未决定，公孙述不像周公那样吐出口中食物，赶忙跑去迎接国中才智出众的贤士，同他们一道商议如何争取成功的办法，反而修饰自己仪表、衣着，如同泥土、木头制作成的假人一样。这种人如何能长久地留住天下的贤才呢？”因此辞别回归，对隗嚣说：“公孙子阳，不过是一只眼光短浅的井底青蛙罢了，但却妄自尊大，不如

专心接近东方的光武帝。”

光武帝建武四年冬季，隗嚣派遣马援奉送文书前往洛阳。马援到达后，被延请在宣德殿与光武帝相见。光武帝迎笑对马援说：“您在我与公孙述两个皇帝之间遨游，现在见到您使人感到很惭愧。”马援伏地叩头，辞谢告罪，于是说道：“在当今这个社会，不仅君主要选择臣下，臣下也要选择君主呢。臣下与公孙述一同居住在扶风县，少年时代相互友善。臣下先前到蜀地，公孙述派武士在殿下持戟护卫，然后才让臣入见。臣现在从远方来，陛下如何知道我不是刺客、奸人，却简略、平易像现在这样？”光武帝又笑着说：“您不是刺客，是说客呢。”马援说：“眼下天翻地覆，盗窃帝王美名的人，数也数不清。现在见到陛下，气概宽宏，胸襟阔大，同汉高祖完全一样，才知道帝王中自有真正的帝王呢。”光武帝认为他的话很豪壮。马援随从光武帝南巡黎丘，转途到达东海。等到回归京城，任命马援为待诏，派遣太中大夫来歙持符节护送他西行回归陇右。

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讌 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长子恂入质。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居数月而无它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隗嚣与马援一同起居，询问他这次到洛阳所了解到的社会传闻与朝廷政治上的得失。马援劝说隗嚣说：“前次到京城，皇上接见达十多次，每次接见及宴会中谈论，从晚上谈到天明，皇上的才能、英明、勇敢、谋略，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匹敌的。而且敞开胸怀可见诚意，没有什么隐讳，胸怀开阔、度量宏大，谈话多数是关键性的大事，大致上与汉高祖相同。专心经学，博及群书，政事、文学、辩才，前代无人可以同他相比。”隗嚣问道：“您说比汉高祖怎么样？”马援回答说：“光武帝不及汉高祖呢。汉高祖不存在可以不可以的说法，当今皇帝喜爱官吏的职事，行为依照礼法规则，又不喜欢喝酒。”隗嚣听了不高兴，说道：“如像您所说的这样，不是反更超过了高祖吗？”但隗嚣平素信任马援，所以派遣长子隗恂到洛阳为人质。马援因此携带家属随同隗恂回归洛阳。居住了几个月还没有任命其他的官职。马援认为三辅地方广阔、土地肥沃，而自己所带领的宾客众多，于是呈文请求在上林苑中垦田，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

会隗嚣用王元计，意更狐疑，援数以书记责譬于嚣。嚣怨援背己，得书增怒，其后遂发兵拒汉。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归身圣朝，奉事陛下，本无公辅一言之荐，左右为容之助。臣不自陈，陛下何因闻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轻，居后不能令人轩，与人怨不能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触冒罪忌，昧死

陈诚。臣与隗嚣，本实交友。初，嚣遣臣东，谓臣曰：‘本欲为汉，愿足下往观之。于汝意可，即专心矣。’及臣还反，报以赤心，实欲导之于善，非敢谲以非义。而嚣自挟奸心，盗憎主人，怨毒之情遂归于臣。臣欲不言，则无以上闻。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陇亩，死无所恨。”帝乃召援计事，援具言谋画。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

适逢隗嚣听从王元的计谋，思想上更加产生了反复、怀疑，马援多次用文书对隗嚣进行责备、劝说。隗嚣怨恨马援背叛了自己，收到文书后更增加了怒火，在这以后便派遣军队对抗朝廷。马援于是向皇帝上呈文书说：“臣下马援自己思念托身于大汉王朝，侍奉陛下，本来没有身居高位的‘三公’一句话的推荐，也没有皇帝身边亲近臣子事先介绍的帮助。臣下自己不向皇上诉说衷情，陛下凭什么能够明白臣下的心迹。一个人在前不能使人看重，在后不能使人看轻，被人怨恨不能使人有所顾忌，这是臣下认为羞耻的事。所以冒昧触犯禁忌，不避死罪陈述忠心。臣下与隗嚣，本是相交的朋友。当初，隗嚣派遣臣下东来，对臣下说道：‘本想亲近汉朝，希望您前往观察。当您思想上也认为可以，便立即专心向汉了。’当臣下返回后，用赤心回报，实在想引导隗嚣走向光明大道，不敢用不合正道的话来欺骗他。可是隗嚣自己怀有奸心，本是像盗贼一样的坏人却憎恨正直的好人。满腔的怨毒全部集中到臣下身上。臣下不说明，就无法使皇上知道。希望允许臣到达皇上的住处，充分陈述消灭隗嚣的方略，使我能将心里话全部说完，献上我的计谋，然后退归田野，死了也没有遗憾。”光武帝于是召见马援商议大事，马援详尽谈了他的谋略、计划。因此派遣马援率领突击敌人的五千骑兵，往来游说隗嚣的将领高峻、任禹等人，以下还推及羌族酋长，对他们陈述祸福，以便分化隗嚣的党羽。

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曰：“春卿无恙。前别冀南，寂无音驿。援间还长安，因留上林。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为天下表的。常惧海内切齿，思相屠裂，故遗书恋恋，以致恻隐之计。乃闻季孟归罪于援，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自谓函谷以西，举足可定，以今而观，竟何如邪？援间至河内，过存伯春，见其奴吉从西方还，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欲问伯春无它否，竟不能言，晓夕号泣，婉转尘中。又说其家悲愁之状，不可言也。夫怨雠可刺不可毁，援闻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爱，曾、闵不过。夫孝于其亲，岂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拥兵众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完坟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所欲完者将毁伤之，所欲厚者将反薄之。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陆陆，欲往附之，将难为颜乎？若复责以重质，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归老，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槽枥而食，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男儿溺死何伤而拘游哉！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画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岂有知其

无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从族乎？及今成计，殊尚善也；过是，欲少味矣。且来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负约，援不得久留，愿急赐报。”广竟不答。

马援又亲自写信给隗嚣的将军杨广，要他对隗嚣进行开导、劝说，说道：“春卿：别来安好。先前在冀南握别，相隔遥远没有音信往来。我近来回到长安，留住在上林苑。私下认为天下已经平定，万民同心爱戴，但是季孟却要抗拒、背叛，当天下攻击的目标。我时常畏惧全国对他痛恨，决心要将他消灭，所以致书对你们表达一片爱心，以转达同情你们的计谋。竟然听说季孟归罪于我，并且采纳了王游翁谄媚邪恶的意见，自称函谷关以西的地区，只要一动脚便可以平定，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到底又怎么样呢？我近来到达河内，问候伯春，见到他的仆人吉从西方回来，诉说伯春的小弟仲舒看见了吉，想要询问伯春有无其他的情况，他竟然悲痛说不出话来，早晚号哭、流泪，跌倒翻滚在地上。又诉说他们家中悲愁的情状，不能用言语形容呢。对待所怨恨的仇敌可以根据事实加以斥责，但却不能毫无根据地进行诽谤，我闻知以上情况后，也不能自主地流下了泪水。我平素知道季孟孝顺、慈爱，曾参、闵损也不会超过他。对于自己的双亲孝顺，怎么能不对自己的儿子慈爱？能有儿子的颈、手、足被加上刑具，而自己还强横妄为，去做如同‘分羹’这样的事吗？季孟平时自称要拥有众兵的原因，是想要用来完整保全家乡的土地与亲人的坟墓，又说是为了暂时优待、保全大大小小的官员。可是现在所要保全的将要被灭亡，所要完好的将要被毁伤，想要优待的反而受到了轻薄。季孟曾经挫败、羞辱了公孙述，不接受他的封爵，现在两人更加无所作为，却想要去依附他，很难为情么？如果又要求有重要的人质，将从哪里得到幼主给他啊！先前公孙述特别要封季孟为朔宁王，您主张加以拒绝；现在年岁更高，将要辞官养老，还想低着头与小儿辈共一个马槽吃食，与他们肩并肩、偏着身躯在冤家的朝廷吗？男子汉大丈夫淹死有什么妨碍，能够捆绑着身体自由漂浮的呀！现在朝廷待您情意很深，应该要牛孺卿与诸位旧交及当地豪杰，共同劝说季孟，如果他不听从你们的计谋，真盼望你们离开他了。以前查看地图，见全国有一百零六个郡国，为什么想以区区二郡与中原一百零四郡相对抗啊？您帮助季孟，外有君臣的大义，内有朋友的原则。谈到君臣关系嘛，应当劝说、阻止；谈到朋友关系嘛，更可以相互商讨。怎么能明知他不会成功，却只是表现出软弱的样子，像咬着舌头讲不出话来，或者貌似恭敬，拱着双手随从众人呢？趁现在打定主意，还是很大的好事，错过了这个机会，便缺少味道了。而且来君叔是天下诚实的人，朝廷重视他，他情意深长，常常特别替西州讲话。我与朝廷进行商定，更应在这方面树立信用，一定不会违背盟约。我不能久留，希望赶快给予答复。”杨广竟然不予回答。

八年，帝自西征嚣，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冘豫未决。会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议质之。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第一，嚣众大溃。

九年，拜援为太中大夫，副来歙监诸将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守塞诸羌八千余入诣援降。诸种有数万，屯聚寇钞，拒浩亹隘。援与扬武将军马成击之。羌因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潜行间道，掩赴其营。羌大惊坏，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陈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余级。援以兵少，不得穷追，收其谷粮畜产而还。援中矢贯胫，帝以玺书劳之，赐牛羊数千头，援尽班诸宾客。

建武八年，光武帝亲自西征隗嚣，到达漆县，多数将领认为皇帝率领的重兵，不宜远道深入险阻地区，战略计划还犹豫未定。恰巧马援应召，夜间到达，光武帝大喜，接见进入内室，详细具体谈了众人的议论，征询他的意见。马援因此诉说隗嚣的将帅有土崩的形势，大军前进有必然破敌的状况。又在光武帝面前堆米作为山谷，指点、描绘两军的形势，明白显示众军往来行经的道路，分析事件的曲折变化，明白易懂。光武帝说："俘虏已经在我的眼中了。"次日清晨，便进军到达高平第一城，隗嚣兵众大规模崩溃。

建武九年，授任马援为太中大夫，辅佐来歙监督众将平定凉州。自从王莽末年以来，西羌掠夺边地，入居到边塞以内，金城郡所属各县多数被敌方占有。来歙上书陈述，陇西被侵残破，非马援没有谁能够平定。建武十一年夏，光武帝以玺书授任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征调步兵骑兵三千人，在临洮打败了先零羌，阵上斩敌首几百级，缴获马牛羊一万多头。驻守边塞的众羌军八千多人前来向马援投降。羌人众族种有几万人，筑屯聚居、劫掠，拒守浩亹县隘口。马援与扬武将军马成对他们进行攻击。羌人便携带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装载财物的车辆转移到允吾谷阻击汉军，马援于是经秘密小道行军，隐蔽地奔赴他们的营地。羌人大惊、失败，又远走移居到唐翼谷中，马援又率军追剿、讨伐。羌人带领精兵集聚在北山上，马援面对北山布置军队，又分派几百骑兵绕道偷袭敌方的后山，趁着黑夜燃放大火，击鼓进军，大声呼叫，敌人终于大溃败，共斩敌首一千多级。马援因为兵少不能穷追，收集羌人的粮食畜产而回。马援被飞箭射中，箭头贯穿了小腿，光武帝用玺书对他表示慰问，赏赐牛羊几千头，马援全部分赏了众宾客。

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

休，不可弃也。帝然之，于是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反旧邑。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帝悉从之。乃罢马成军。

这时，朝廷大臣认为金城郡破羌县以西的地区，路途遥远，边敌很多，商议将这片地方抛弃。马援上呈文书说，破羌县以西地区多数有坚固的粮仓，可以很方便地凭借牢固防守，那里田土肥沃，灌溉便利、通畅。如果让羌人居住在湟中，将为害不止，不可以放弃。光武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对，于是用诏书命令武威郡太守，要求全部送回客居武威郡的金城民众，回归的人有三千多口，使他们各自回归原住的城乡。马援上奏请求在这里设置官府、任命高级官员，修建里城、外城，建筑土堡、边防哨所，开垦田土、疏通水渠，鼓励耕种、畜牧，郡中民众都能安居乐业。另外派遣羌族酋长杨封劝说塞外羌人，都来讲和、结亲。另外武都郡氐人背叛了公孙述前来降顺，马援上书皇帝请求恢复他们侯王、君长的称号，赐予系有丝带的官印，光武帝全部听从了这些意见。于是撤回了马成的军队。

十三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余人击之，至氐道县，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

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视事六年，征入为虎贲中郎将。

建武十三年，武都郡参狼羌与塞外众多羌人部落互相勾结为害边境，杀戮高级官员。马援率领四千多人对他们进行攻击，到达氐道县，羌人集聚在山上，马援的军队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方位，夺取了他们水草地，不与他们交战，羌人处境艰难，羌族酋长率领几十万户民众逃出边塞，众部落一万多人全部投降，于是陇右地区清泰、平静。

马援尽力显示恩德信用，对待下属宽厚，任用官员给予职权，自己仅仅总管大纲、大事便够了。宾客、旧友，每天满坐在家中。众多部门官员时常向他禀告各地公事，马援每每说："这些都是长史、掾史的事，怎么值得麻烦我。稍稍疼爱一下老夫，使我能够自在逍遥。如果豪族侵犯了小民，狡猾的羌人聚众对抗朝廷，这便是我这个太守的事情了。"邻县曾经有报仇的人，官吏、民众受到了惊恐，传说是羌人反叛，百姓奔逃进入城内，狄道县长来到太守府前，请求关闭城门、调派军队。马援这时正在同宾客一道饮酒，大笑说："烧当贱

贼，怎敢再冒犯我。明白告知狄道县长，回去守着他的衙门，实在恐怖、窘迫，可以钻到床底下躺着。”后来事态渐渐平静，郡中吏民信服了他。任职六年，被征召入京担任虎贲中郎将。

初，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天下赖其便。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

初，卷人维汜，𫍙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于是使援发诸郡兵，合万余人，击破广等，斩之。

又交阯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徵侧等至禁谿，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徵侧、徵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吏士皆伏称万岁。

当初，马援在陇西向皇帝上呈文书，说当依照旧制铸造五铢钱。公文下达到三公府，三公府上奏认为不可同意，公事便没有施行。当马援回到朝廷，从三公府求得原上奏书，上面批有十多条疑问，便随同文书逐一加以解释，更重新撰写公文向皇上陈述。光武帝听从了马援的意见，天下人因此得到了便利。马援自从回到京城，多次被皇上召见。他须发色泽鲜明，眉目像描画了那样。进言对答熟练，特别善于讲述前代事迹。每次谈到三辅地方的长辈，下到乡里的少年，都有声有色，可以观听。从皇太子、众王子及随从旁听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注意倾听，忘却了疲倦。又擅长兵家谋略，光武帝常说：“伏波将军谈论用兵与我的意见相合。”每次出谋划策，没有不被采用的。

当初，卷县人维汜，蛊惑人心自称是神，有弟子几百人，因犯罪受死刑。后来他的弟子李广等人扬言维汜是不死的神人，用来欺骗、愚弄百姓。建武十七年，于是共同聚会门徒、党羽，攻占、劫掠了皖城，杀害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朝廷派遣谒者张宗领兵几千人对他进行讨伐，又被李广打败。于是命令马援征调各郡军队，共计一万多人，打败了李广等人，将他们斩首。

另外交鄭女子徵侧及妹妹徵贰反叛，攻占、劫掠交阯郡城，九真、日南、合浦三郡地方民族的人都响应她们，掠夺、侵扰南岭以南的六十多郡县城，徵侧自己即位称王。于是玺书授任马援为伏波将军，任命扶乐侯刘隆为辅佐，监督楼船将军段志等人向南方进击交阯。军队到达合浦郡而段志病死，诏书命令马援一并统领他的军队。于是沿海前进，随山修筑道路一千多里。建武十八年春季，军队抵达浪泊上，与贼人交战，将他们打败，斩敌首几千级，投降的有一万多人。马援追击徵侧等人到达禁谿，又多次打败了他们，贼人于是四散逃走。次年正月，斩杀徵侧、徵贰，将首级传送洛阳。赐封马援为新息侯，食禄封地三千户。马援于是杀牛滤酒，慰劳、宴请军队士兵。意态安详、不慌不忙地对所属官吏说："我的堂弟马少游常常感叹我慷慨多大志，说道：'士民活一辈子，只要求得衣食仅仅满足，乘坐便于在沼泽地带运行的小车，驾驭着行走迟缓的车马，担任郡中的掾史小官，看守祖先的坟墓，乡里称为善人，这便可以了。尽力追求多余的东西，只是自讨苦吃呢。'当我在浪泊、西里之间，敌人尚未消灭的时候，地上有流水，天空有雾气，致病的瘴气严重蒸发，抬头远看飞翔的老鹰摇摇晃晃坠落在水中，躺在那里想到少游平日常常说的话，怎样能够求得呀！现在依靠你们众位官员的力量，受到皇上极大的恩典，竟然在诸位以前系佩金印紫绶，又高兴，又惭愧。"官吏、士卒都伏地欢呼万岁。

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徵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

马援率领大小楼船二千多只，战士二万多人，进击九真郡贼徵侧余党都羊等人，从无功到居风，斩首、俘获五千多人，五岭以南全部平定。马援上奏说西于县有民户三万二千，最远的边界距离县府公庭一千多里，请求划分为封溪、望海二县，皇上同意了这个要求。马援所到的地方，每每给郡县修筑城墙，开凿灌溉水渠，造福当地民众。逐条奏陈越地法律和汉朝法律相矛盾的十多处，和越地百姓申明旧法来约束大家，从此以后骆越便奉行马将军所建立的法律制度。

建武二十年秋季，马援将军队整顿后返回京城，军吏经历瘴气、疫病死亡的十有四五。赏赐马援兵车一辆，朝见时官位等级与九卿同列。

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因表

曰：“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班门曰金马门。臣谨依仪氏𩍐，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鬐，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

马援喜爱骑马，善于识别名马，在交阯郡获得骆越铸造的铜鼓，改铸成为名马的模型，回朝后上交朝廷。在上呈文书中说：“飞行天空没有什么比得上龙，行走在地上没有什么比得上马。马是最基本的军用物资，对国家的用处很大。社会安宁可用来区别尊卑的等级，社会动乱可以用来拯救远近的急难。古时名马骐骥，一天能行走千里，伯乐见着了它，明白无误。近代的西河子舆，也懂得识别千里马的方法。子舆传授给西河的仪长孺，长孺传授给茂陵的丁君都，君都传授给成纪的杨子阿，臣下马援曾经以师礼侍奉过子阿，接受相马骨的方法。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中验证，每次都有明显的效果。臣下个人认为，听到传闻不如亲自看见，见到图像不如直接观察马的形体。现在要想用活马来对照观察，那相马骨的方法难以在一匹马的身上全部体现应用，又不可能向后代传授。汉武帝时，善于相马的东门京，铸造制作铜马的模型呈献，有诏书命令将铜马立置在鲁班门外，还更改鲁班门的名称为金马门。臣下严格依照仪氏有关马的络头、中帛氏有关马的口齿、谢氏有关马的唇鬐、丁氏有关马的身躯等法则传授，集中以上几家识别马骨的经验铸成良马的模型。”铜马身高三尺五寸，身围四尺五寸。诏令立置在宣德殿下，作为名马的式范。

初，援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计谋，于坐贺援。援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众人邪？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先生奚用相济？”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还月余，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自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援谓黄门郎梁松、窦固曰：“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当初，马援的军队回归，将要到达京城，很多旧友前往迎接、慰劳，平陵人孟冀，以有计谋知名，在坐席上祝贺马援。马援告诉他说：“我盼望您将有良言，怎么反而同大家一样呢，从前伏波将军路博德开辟的土地新建了七郡，才有封地几百民户；现在我仅有点微小军功，惭愧食用一个大县的赋税，功薄赏厚，如何能够长久呢？先生

将要用什么教导我？”孟冀说：“我还考虑不到。”马援说：“当今匈奴、乌桓还在侵扰北方边境，想主动要求去打击他们。男子汉应当死在边疆野外，用马皮包裹尸体运回来埋葬，怎么能安卧在床上死在儿女们的手中呢？”孟冀说：“确实要做一位烈士，是应该像这样的。”

回朝一个多月，适逢匈奴、乌桓劫掠扶风郡，马援因三辅地区被敌人侵扰，帝王墓地陵园受到危险、威逼，因此请求出兵，得到了同意。从九月到达京城，十二月又出征，驻军襄国县。诏令百官隆重设宴饯行。马援对黄门郎梁松、窦固说：“所有的人地位高贵了，应当可以使他低下，如你们想要不再低下，身居高位时要坚决克制自己，希望想想我的话。”梁松后来果然因为权贵骄纵得到灾祸，窦固也几乎不能幸免。

明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

援尝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援夜与送者诀，谓友人谒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明年春，军至临乡，遇贼攻县，援迎击，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

次年秋季，马援才率领三千骑兵行经高柳，巡行雁门、代郡、上谷等沿边堡塞。乌桓的侦察人员见到汉军到达，敌人便四散逃走，马援没有战果，撤军回归。

马援曾经生病，梁松前来问候，特别来到床前拜见，马援不以礼回敬。梁松离开以后，几个儿子问道：“梁伯孙是皇上的女婿，在朝廷显贵、权重，公卿以下没有人不畏惧他，大人为什么单单对他不礼貌？”马援说：“我本是梁松父亲的朋友，他虽说高贵，怎能丢掉长幼、尊卑的等次呢？”梁松因此怀恨马援。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进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敌方，全军败亡，马援因此请求出征。这时年已六十二岁，光武帝怜惜他已衰老，没有许可。马援自动请求说：“臣下还能身穿铠甲骑马。”皇帝要试一下。马援坐在马鞍上回头斜看，表示可以任用。光武帝笑着说：“勇健啊，这位老翁！”于是派遣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率领十二郡招募的军士及解除枷锁的囚犯共四万多人

南征五溪。马援夜间与送行的人告别，对友人谒者杜愔说：“我受朝廷大恩，年岁已老，余日无多，时常担心不能为国家大事而死。现在满足了我的心愿，甘心闭上眼睛，只是忧虑权贵子弟有的随从在皇上左右，有的是与以上这类人共事，很难调和一致，心中不安，仅仅讨厌这种情况呢。”次年春季，军队到达临乡，碰上贼人进攻县城，马援迎头痛击，大败贼人，斩首、俘获二千多人，余众四散逃进竹林。

初，军次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崄，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畤侯弇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书，奏之。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

当初，大军屯驻下隽县，有两条路可以深入，从壶头山进军路近却山高水急，从充县进军路途平坦但运输路远，皇上当初也迟疑未定。当大军到达后，耿舒想从充县大道进军，马援认为这样将浪费时间、粮食，不如从壶头山进军，可以扼制敌军的咽喉重地，充县贼人可不攻自败。将进军的大事向上报告，皇上听从了马援的决策。三月，进军驻扎在壶头山。贼人凭借高山，据守隘口，水流湍急，船只不能上行。适逢暑热严重，士卒很多都感染疫病死亡，马援也身患疾病，被迫处于困境，于是开凿水边的高山石壁作为居室，来避暑季的高温。贼人每每登上高山险地，击鼓噪叫，马援也每每拖着双脚从远处观察，随从左右的人悲痛他的壮志，无人不被感动得流下泪水。耿舒给兄长好畤侯耿弇的信中说：“先前耿舒曾上书，认为应当先进兵充县，粮食虽说难运，但兵马可以使用，几万军队争着奋勇向前。当今困在壶头山，竟然不能前进，大众心情郁结将要死亡，实在痛心、惋惜。先前到达临乡，贼人无故自来，如果夜间攻击，便可全部消灭。伏波将军类似西域胡商，到一个地方便要停留，因此丧失了胜利。现在果然遭遇了瘟疫，都像我所预言的那样。”耿弇收到书信，报告皇上。光武帝于是派遣虎贲中郎将梁松乘坐驿车来到军中责问马援，并代理监军的职务。适逢马援病死，梁松的旧怨没有平息，便借这件事对他加以陷害。光武帝大怒，在马援死后收缴了新息侯印章。

初，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阯，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

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时为越骑司马。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书奏，帝召责松、固，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诏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为山都长，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当初，两位兄长的儿子马严、马敦，都喜欢讥讽、议论别人，而且通脱、轻佻、任侠、好客。马援先前在交阯郡，写信回来告诫他们说：“我要求你们听见别人的过失，就要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口中却是不可以说的。喜欢议论别人的短处，胡说正在实施的法律、制度不正确，这是我最讨厌的，宁肯死去也不愿意听说子孙有这种行为。你们知道我对以上行为讨厌到了极点，所以还要再说的原因，如像古礼所说，帮助女儿打上结子，系好佩巾，这是申述父母的告诫，想使你们不忘记罢了。龙伯高朴实、忠厚、周全、谨慎，口中没有巧言，谦恭节俭，廉洁奉公，有威望，我热爱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豪侠仗义，忧别人之忧，乐别人之乐，正邪两类人都不丧失，父亲死了接待客人，几郡的宾客全都来临，我热爱他敬重他，可不愿意你们效法呢。效法伯高不成功，还属恭慎、谨敬的人，所谓描绘天鹅不成功还类似野鸭呢。效法季良不成功，将堕落成为社会轻薄浮荡的青年，所谓画虎不成反类似狗了。至今季良还不可预料，郡太守刚一到职便对他咬牙切齿，州郡官民将他作为议论的对象，我常常因此感到惊心，所以不愿意子孙效法呢。”季良名保，京兆人，当时任职越骑司马。杜保的仇人上书皇上，控诉杜保的“行为轻薄，惑乱群众，伏波将军从万里以外写信回来用他来告诫哥哥的儿子，可是梁松、窦固却与他相交结，这将助长他的轻浮、伪劣，危害国家”。文书上奏，皇帝召见、斥责梁松、窦固，将控告公文及马援的告诫信给他们看，梁松、窦固叩头流血，但没有惩处。诏令免除了杜保的官职。伯高名述，也是京兆人，任山都县长，因此选拔升任为零陵太守。

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马武与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又前云阳令同郡朱勃诣阙上书曰：

当初，马援在交阯，时常服食薏苡实，因能使身体轻捷、减少嗜欲，用来遏制瘴气。南方的薏苡实颗粒大，马援想要用它来做种子，军队回归，装载了一车。当时的人们认为所运的是南方珍奇怪异的贵重物品，权贵们对他都有怨恨。马援当时正受宠信，所以没有哪个报告皇帝。当马援死后，有人呈文对他加以诬陷，说他以前所运回来的，都是明珠、有文彩的犀牛角。马武与於陵侯侯昱等人，都呈文说明运物的情况，光武帝更加发怒。马援的妻子儿女惶恐、畏惧，不敢将死者的遗体运回安葬在先人的墓地，仅仅购买了城西几亩地暂时草草埋葬便罢了。宾客、旧交没有人敢来集会悼念。马严与马援的妻子身着古代罪人的服饰，前往宫廷请罪。光武帝于是拿出梁松的信给他们看，才得知获罪的原因，便上书申诉冤情，前后上书六次，言辞极为悲哀、痛切，然后死者才得埋葬。

另外前任云阳县令同郡人朱勃前往宫廷，向皇帝上呈文书说：

> 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备于众。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大臣旷然，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谗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将据聊而不下。岂其甘心末规哉，悼巧言之伤类也。
>
> 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孤立群贵之间，傍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车驾西讨隗嚣，国计狐疑，众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汉下陇，冀路断隔，唯独狄道为国坚守，士民饥困，寄命漏刻。援奉诏西使，镇慰边众，乃招集豪杰，晓诱羌戎，谋如涌泉，势如转规，遂救倒县之急，存几亡之城，兵全师进，因粮敌人，陇、冀略平，而独守空郡，兵动有功，师进辄克。铢锄先零，缘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贯胫。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徵侧，克平一州。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罔之谗，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

臣下听说圣王的德政，不忘记人们的功劳，奖励人们的一句善言、一件善行，对于大众从不要求十全十美。所以汉高祖赦免蒯通而用帝王的礼仪安葬田横，大臣心情安然，都能不自生疑心。大将在外，诽谤的言论在内，一点小过便记住，立了大功可以不算数，这真是帝王所要慎重对待的大事呢。所以章邯畏惧谗言而奔降楚将，燕将乐毅攻占聊城而不灭亡齐国。难道他们真的心甘情愿采用这种下策吗，是痛心狡诈的言论将要伤害善人呢。

私下认为已经去世的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是从西州选拔出来的，他敬慕皇上超凡的道德，经历了崎岖辗转的道路，遭逢艰险困

难，冒着万死的危险，孤立在众多贵人中间，身旁没有人帮他说一句支持的话，奔驰在深渊，出入在虎口，难道他考虑了自己吗？难道他会知道自己将有安定七郡的使命，侥幸获得封侯的福泽吗？建武八年，皇上的车驾西行征讨隗嚣，朝廷的大计犹豫未定，众多的军队还未集聚，马援提出应当进军的策略，最终打败隗嚣，平定了西州。当吴汉从陇坂撤军，冀县道路中断阻隔，只有狄道尚为朝廷坚守，士民饥饿困苦，生命危急，仅能暂活片刻。马援奉命出使西方，镇守、慰劳边地民众，于是召集当地豪杰，劝说引导羌戎，谋划如像涌流的泉水，气势好比从高山向下飞转的圆石，便挽救了如被倒着悬挂的危急，保存了几乎被攻破的城池，率领全军进击，从敌方取得粮食供给，陇西、冀县攻占平定，却独自担任被严重残破的“空郡”太守，出兵便有功劳，进军每得胜利。消灭先零羌贼，深入山谷，勇猛奋力征战，飞箭贯穿胫部。又远征交阯郡，该地瘴气很多，马援与妻子生离死别，毫无悔恨、痛惜的心情，于是斩灭了徵侧，胜利平定了交州。近日又南征讨贼，立即攻占临乡，出师已有战绩，尚未最后成功而死，官吏、士卒虽说遭到瘟疫，马援并不是单独一人生存。用兵作战，有的因为时间长久而立功，有的想求速胜而致败，纵兵深入未必是正确，按兵不动未必是错误。人心怎么会喜欢长久驻军在极为险恶而又无出路的境地，不活着回家啊？马援曾为朝廷效力二十二年，北征越过边塞沙漠，南征渡过大江大海，触犯瘴气，倒下而死在军中在职的岗位上，声名、封爵丧失，封地不能传给后代。国内大众不知道他的过失，也未闻知对他的诽谤，突然遭受众人的流言飞语，强加诬陷、欺诈谗害，家中亲属闭塞家门，遗体不得安葬于先人的墓地，怨恨、矛盾一并兴起，宗族亲属恐怖、战栗，死者不能为自己申诉，生者没有谁替他们鸣冤，臣下私自感到伤心。

夫明主醲于用赏，约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军，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谗，此邹阳之所悲也。《诗》云：“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无使功臣怀恨黄泉。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祀，臣有五义。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冒陈悲愤，战栗阙庭。

书奏，报，归田里。

勃字叔阳，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援后虽贵，常待以旧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亲，及援遇谗，唯勃能终焉。肃宗即位，追赐勃子谷二千斛。

圣明的君主厚于用赏，简于用刑。汉高祖曾经给予陈平黄金四万

斤用来离间楚军，不再询问黄金的支付与具体的用途，怎么还能因钱谷之事怀疑臣下呢？志行如孔子这样的忠臣却不能使自己避免遭受谗言的陷害，这是邹阳所悲痛的。《诗经》说："抓住那些进谗言的人，将他们丢去喂豺虎。豺虎若是不愿吃，将他们抛弃到极北的边远地。北方如果不接受，将他们投向最高的天空。"这是说要上天来审判、惩处这些谗人的罪恶。希望陛下留心考虑我这卑贱儒生的话，不要使功臣在九泉之下还怀有遗憾。臣下听说《春秋》的原则，罪过可以用功劳免除；圣王制定祭祀法规，臣下有五种功劳就可以死后接受祭祀。如像马援，便符合所称因勤劳王事而死亡的这一条呢。请求下令让公卿评议马援的功罪，马援的封地应当废除还是该由后代继承，以便满足全国民众的愿望。

臣下年龄已经六十，应当归居田间乡里，私下感念栾布痛哭彭越的大义，冒昧陈述悲愤的心情，对朝廷战栗、恐惧。

文书向皇帝上奏，批示，回归乡里。

朱勃字叔阳。十二岁时便能够背诵《诗经》、《书经》。时常拜访援兄马况。朱勃身穿方领衣，行走回旋都合规矩，言谈辞语文静大方，马援当时才开始学认字，见了他像失掉了自己一样。马况了解到他的心情，便亲自酌酒安慰马援说："朱勃材器很小，能很快便有成就，才智就到这里为止了，最后将要从你这里接受学业，不要畏惧呢。"朱勃年未二十，右扶风郡呈请任用他暂时代理渭城县令，当马援做将军、封侯，朱勃的职位仍然不超过县令。马援后来虽说显贵，但常以旧日的感情对待他，而且还轻贱自己，朱勃自身也更加与马援亲密，当马援遭遇谗害，只有朱勃能坚持友谊到底。汉章帝登上帝位，朱勃已死，赏赐他的儿子谷物二千斛。

初，援兄子婿王磐子石，王莽从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败，磐拥富赀居故国，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有名江淮间。后游京师，与卫尉阴兴、大司空朱浮、齐王章共相友善。援谓姊子曹训曰："王氏，废姓也。子石当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师长者，用气自行，多所陵折，其败必也。"后岁余，磐果与司隶校尉苏邺、丁鸿事相连，坐死洛阳狱。而磐子肃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援谓司马吕种曰："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书者，以为肃等受诛之家，客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帝怒，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豫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诚神人也！"

永平初，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

当初，马援兄长的女婿王磐字子石，是王莽堂兄平阿侯王仁的儿子。王莽败亡以后，王磐拥有大量财富资产，居住在原来的封地，为

人崇尚气节，而且喜爱士人、好行施舍，在江淮间很有名声。后来游历京城，与卫尉阴兴、大司空朱浮、齐王刘章共同互相友善。马援对姐姐的儿子曹训说：“王姓。是败亡的家族。子石应该隐居自保，却反而交往京城的权贵，任性行事，侵侮、亏损很多人，他的败亡是必然的。”以后一年多，王磐果然与司隶校尉苏邺、丁鸿的案件相牵连，因获罪在洛阳监狱囚死。可是王磐的儿子王肃又出入北宫及王侯府宅。马援对司马吕种说：“光武帝建武纪元，可谓天下重放光明。从今以后，国家将要重趋安定了。只是忧虑皇上众多的王子都已到壮年，但旧有的防范措施被破坏却未有新的建立，如果众王子广接宾客，将会引发重大的政治案件，你们这班人要警惕，慎重对待这件事！”当郭皇后去世，有人上呈文书，认为王肃等人是被诛灭的家族，宾客生事作乱，忧虑将导致贯高、任章的祸害。皇帝大怒，于是诏令郡县拘捕众王子的宾客，又互相牵连，被诛死的以千计。吕种也遭遇到这次惨祸，将被诛死时叹息说：“马将军真是神人呀！”

汉明帝永平初年，马援的女儿被封为皇后。明帝在云台绘制建武时的名臣众将画像在云台，因为皇后的缘故，单单没有画马援的像。东平王刘苍观看画像，向明帝进言：“为什么不画伏波将军的像？”明帝笑而不答。到了永平十七年，马援的夫人去世，这才重修坟墓、栽植林木，兴建祠堂。

建初三年，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追策，谥援曰忠成侯。

四子：廖，防，光，客卿。

客卿幼而歧嶷，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尝有死罪亡命者来过，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讷而内沉敏。援甚奇之，以为将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后，客卿亦夭没。

论曰：马援腾声三辅，遨游二帝，及定节立谋，以干时主，将怀负鼎之愿，盖为千载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为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显宗崩，受遗诏典掌门禁，遂代赵熹为卫尉，肃宗甚尊重之。

汉章帝建初三年，章帝派遣五官中郎将手持符节追赐策书，赠谥马援为忠成侯。

马援有四个儿子：马廖、马防、马光、马客卿。

客卿年幼聪明，六岁时便能应酬接待众公卿，个人可与宾客对答。曾经有死罪犯人隐匿姓名来访，客卿使他逃走隐蔽，不让他人知道。外表好像语言迟钝、内心却沉着机智。马援认为他很不平凡，将有为相做将的材器，所以用客卿做他的名字。马援死后，客卿也年幼

早死。

评论说：马援扬名三辅地区，在两位皇帝中间往来游说，能及早确定策略谋划，以求见当时的君主，怀抱如伊尹负鼎的大志，实是千载难逢的机缘。然而他告诫他人远离祸害，明智极了，可是自己却不能避免谗人的仇怨。难道建功立名之时，道理本来是应该像这样吗？利益不在自身，根据这个原则考虑事务便会明智；考虑不贪求利己，根据这个原则决断大事必然果决。真的将观察他人的智慧反转来对自身做考察，如果施用于他人便能宽容，认识自己也就明白了。

马廖字季平，年少时因为父亲的官职被任用为郎官。明德皇后登位，授任马廖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汉明帝去世，接受遗诏掌管宫门警卫，接替赵熹担任卫尉，汉章帝对他很尊重。

> 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简约，廖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缯，斥去华饰，素简所安，发自圣性。此诚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加以勉勖，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终。《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行仁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夜诵之音。"太后深纳之。朝廷大议，辄以询访。

当时皇太后亲身实行节俭，办事依照简朴的原则，马廖担心善事难以坚持，便上书长乐宫，勉励皇太后成就德政，说道："臣下察考前代的诏书、命令，认为百姓不富足，起因于社会上崇尚奢侈浪费，所以汉元帝罢除为皇家制作服装的官员，汉成帝穿着洗涤过的衣服，汉哀帝撤销国家音乐官署。然而奢侈浪费不能停止，甚至于造成国家衰弱大乱，因为百姓顺从在上的行为不听从在上的言论。要改革弊政转变社会风气，一定要抓住根本。古书中说：'吴王喜爱剑客，百姓多有伤疤；楚王喜欢细腰，宫女很多饿死。'长安谚语说：'城市的人喜欢梳高高的发髻，四方的人发髻高一尺；城市的人喜欢画阔眉，四方的人眉毛广大到半个前额；城中的人喜欢大袖，四方的人大袖要用整匹绸。'这些话如戏言，却很切合事实。先前规定、下达的制度不要多久，以后便渐渐不能实行。虽说有的官吏不执行法纪，确实因为怠慢是从京城兴起的。现在陛下本身穿着粗制丝绸，抛弃华丽的装饰，安心朴素简约，从太后的本性发出。这真的是在上符合天意，在下顺应民心，浩大无边的福泽，没有什么能与这样的崇高相比较。陛下既然从本性中获得，还是应该多加勉励，效法汉文帝的崇高道德，以成

帝、哀帝不能始终如一为诫。《易经》说：‘不能专一他的道德，有的人将要因此受耻辱。’假若能令这件大事坚持到底，便会四海歌颂功德，美名传播天下，神明可以知晓，金石可以刻记，更何况发于仁德之心，又有美善行为啊！希望能将我的奏章放在座位旁边，以当盲人在宫廷朗诵的声音。”皇太后诚心采纳他的意见，朝廷有关国家大事，每每向他咨询、访问。

廖性质诚畏慎，不爱权势声名，尽心纳忠，不屑毁誉。有司连据旧典，奏封廖等，累让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为顺阳侯，以特进就第。每有赏赐，辄辞让不敢当，京师以是称之。

子豫，为步兵校尉。太后崩后，马氏失势，廖性宽缓，不能教勒子孙，豫遂投书怨诽。又防、光奢侈，好树党与。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随廖归国，考击物故。后诏还廖京师。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赗赙，使者吊祭，王主会丧，谥曰安侯。

马廖本性质朴、诚实、畏惧、谨慎，不喜爱权势声名，尽心效忠，对人们的诽谤、赞誉不屑一顾。有关主管官员依照原来法规上奏请求赐封马廖等人，多次谦让不止，汉章帝建初四年，才接受封号为顺阳侯，以特进的官号住进府宅。每次有赏赐，辞让不肯领受，京城的人们因此对他很称赞。

儿子马豫，任步兵校尉。皇太后死后，马氏失去了权势，马廖本性宽缓，不能教育约束子孙，马豫便投寄文书表示怨恨诽谤。另外马防、马光奢侈，喜欢结交同伙的人。建初八年，有关主管官员上奏免除了马豫的官职，遣送马廖、马防、马光回归封地。马豫随同马廖回到封地后，被狱吏审讯拷打死亡。后来诏令马廖返回京城。汉和帝永元四年，马廖死。和帝因为马廖是已死皇上的舅父，赐予助葬的车马、财物非常丰厚，派遣使臣吊唁、祭祀，郡王、公主集会举行丧礼，谥号为安侯。

子遵嗣，徙封程乡侯。遵卒，无子，国除。元初三年，邓太后绍封廖孙度为颍阳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肃宗即位，拜防中郎将，稍迁城门校尉。

建初二年，金城、陇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车骑将军事，以长水校尉耿恭副，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之。军到冀，而羌豪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防欲救之，临洮道险，车骑不得方驾，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分为前后军，去临洮十余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旦当进。羌候见之，驰还言汉兵盛不可当。明旦遂鼓噪而前，羌虏惊走，因追击破之，斩首虏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防开以恩信，烧当种皆降，唯布桥等二万余人在临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败耿恭司马及陇西长史于和罗谷，死者数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马夏骏将五千人从大道向其前，潜遣司马马彭将五千人从间道冲其心腹，又令将兵长史李调等将四千人绕其西，三道俱击，复破之，斩获千余人，得牛羊十余万头。羌退走，夏骏追之，反为所败。防乃

引兵与战于索西，又破之。布桥迫急，将种人万余降。诏征防还，拜车骑将军，城门校尉如故。

儿子马遵继承封爵、职位，后来调封程乡侯。马遵死，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汉安帝元初三年，邓太后继封马廖的孙子马度为颍阳侯。

马防字江平，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与弟弟马光一同任黄门侍郎。汉章帝登帝位后，任马防为中郎将，逐渐升任为城门校尉。

汉章帝建初二年，金城郡、陇西郡居住在边塞以内的羌人反叛，任马防代理车骑将军，任长水校尉耿恭为辅佐，率领北军五校尉的军队及各郡善射的士兵三万人对他们进行打击。大军到达冀县，羌人酋长布桥等人在临洮围困了南部都尉。马防要去援救他，临洮道路艰险，兵车不能并行两辆，马防于是分派两位司马率领几百名骑兵，分为前后两军，距临洮十里建造大军兵营，树立很多旗帜，扬言大军在明日清晨将发动进攻。叛羌的侦察人员见到了，奔马返回报告说汉朝的军队太多不可阻挡。次日清晨便击鼓呼喊前进，羌族贼人惊恐逃走，进而追击打败了他们，斩首、俘虏四千多人，于是解除了临洮的围困。马防施行恩德信用，烧当羌各族都表示投降，仅布桥等两万多人在临洮西南望曲谷中。十二月，羌人又在罗谷打败了耿恭司马及陇西长史，死亡的有几百人。次年春季，马防派遣司马夏骏率领五千军队从大路直接威逼他们的前方，又秘密派遣司马马彭率领五千军队从小道冲进他们的心腹地区，又命令将兵长史李调等人率领四千军队绕道到他们的西边，从三个方面同时发动攻击，又将他们打败，斩首、俘获一千多人，缴获牛羊十万多头。羌人败逃，夏骏追击，反而被他们打败。马防于是引兵同他们在索西交战，又打败他们。布桥被迫焦急，率领同种羌人一万多人表示投降。诏令征召马防回朝，授任车骑将军，任城门校尉如旧。

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光自越骑校尉迁执金吾。四年，封防颍阳侯，光为许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防以显宗寝疾，入参医药，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户。屡上表让位，俱以特进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禄勋，光为卫尉。防数言政事，多见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气乐，防所上也。子钜，为常从小侯。六年正月，以钜当冠，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明年，防复以病乞骸骨，诏赐故中山王田庐，以特进就第。

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岁时赈给乡间，故人莫不周洽。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遏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谤事，有司奏防、光兄弟奢侈逾僭，浊乱圣化，悉免就国。临上路，诏曰："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愆田庐，有

司勿复请，以慰朕《渭阳》之情。”

马防尊贵宠信最为隆盛，宴集时与九卿不同席、专坐一席。马光从越骑校尉升任执金吾。建初四年，赐封马防为颍阳侯，马光为许侯，兄弟二人各有封地六千民户。马防因汉明帝卧病在床，入宫参议医药，又平定了西羌，增加封地一千三百五十户。他屡次上表辞让职位，都要他以特进称号居于府宅。皇太后死，次年，授任马防为光禄勋，马光为卫尉。马防多次上言朝政，多被采纳实施。这年冬季开始施行十二月迎气的乐曲，就是马防所呈献的。儿子马钜，成为经常随侍皇上的小侯。建初六年正月，因为马钜将举行冠礼，特授任为黄门侍郎。汉章帝亲临章台宫门的下殿，陈列鼎俎等礼器，亲自为马钜行加冠礼。次年，马防又以有病为由请求退职，诏令赏赐原中山王田产、房屋，以特进的称号住进府宅。

马防兄弟尊贵已极，奴婢各有千人以上，资产很多，都用来购买京城肥美的田地。又大肆兴建住宅、台榭，阁道相连，布满在临街大道，集聚许多歌曲音乐，制作的乐曲可以与皇帝祭祀天地祖宗的乐曲相比。宾客争相集聚，四方各地人士全部来到，京兆杜笃这类人物有几百，经常作为寄居饮食的宾客，留住家中。刺史、郡守、县令多数由他们家中有关人员出任。年节时救济赠予乡邻旧交，没有对哪一个不周到的。马防又放养了很多马匹与其他牲畜，向羌人征收赋税、搜括财物，皇帝不喜欢这些行为，多次进行谴责告诫，禁阻他的方法很完备，因此权势逐渐削弱，宾客也有所减少。建初八年，因哥哥的儿子马豫怨恨诽谤的案件，有关主管官员上奏马防、马光兄弟奢侈超过法纪的规定，污损破坏了圣人的教化，全部被免去官职前往封地居住。临近启程，诏令说：“舅姓一族，都回到封地，四季陵墓宗庙无人助祭去世的马皇后，朕很是感伤。现命令许侯马光即在京城家中反省罪过，有关主管官员不要再提什么要求，用来宽解我诵读《诗径·渭阳》所产生的思母思舅的感情。”

光为人小心周密，丧母过哀，帝以是特亲爱之，乃复位特进。子康，黄门侍郎。永元二年，光为太仆，康为侍中。及窦宪诛，光坐与厚善，复免就封。后宪奴诬光与宪逆，自杀，家属归本郡。本郡复杀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阳。防为翟乡侯，租岁限三百万，不得臣吏民。防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和帝听之。十三年，卒。

子钜嗣，后为长水校尉。永初七年，邓太后诏诸马子孙还京师，随四时见会如故事，复绍封光子朗为合乡侯。

严字威卿。父余，王莽时为杨州牧。严少孤，而好击剑，习骑射。后乃白援，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仕郡督邮，援常与计议，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后，严乃与敦俱归安陵、居钜下，三辅称其义行，号曰“钜下二卿”。

明德皇后既立，严乃闭门自守，犹复虑致讥嫌，遂更徙北地，断绝宾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阳。显宗召见，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常与宗室近亲临邑侯刘复等论议政事，甚见宠幸。后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听置司马、从事。牧守谒敬，同之将军。敕严过武库，祭蚩尤，帝亲御阿阁，观其士众，时人荣之。

马光为人小心细致，母亲去世后过分悲哀，皇帝因此特别对他表示亲爱，又恢复了特进的官号。儿子马康，任黄门侍郎。汉和帝永元二年，马光任太仆，马康任侍中。当窦宪被诛死，马光因与窦宪相交厚善受到牵连获罪，又被免职回归封地。后来窦宪家奴诬陷马光与窦宪图谋反叛，马光自杀，家属回归原籍。原籍官吏又将马康杀害，马防及马廖的儿子马遵都因罪调封到丹阳郡。马防赐封为翟乡侯，租税一年限定为三百万，不得役使官吏民众。马防后来因为江南低下潮湿，上书请求回归原籍，汉和帝听从了他的要求。永元十三年，马防死。

儿子马钜继承职位、封爵，后来任长水校尉。汉安帝永初七年，邓太后诏令马家众多子孙返回京城，随同王侯四时朝见如同旧制，又继封马光的儿子马朗为合乡侯。

马严字威卿。父亲马余，王莽时任杨州牧。马严幼时丧父，喜爱击剑，练习骑马、射箭。后来禀告马援，随从平原郡杨太伯讲论、学习，专心攻读三坟、五典等古籍，能够通晓《春秋左氏》，接着博览百家的学说，交结英俊贤才，京城的前辈都器重他，认为他很不平凡。后来出任郡督邮，马援时常同他计谋商议，将家事委托给他。弟弟马敦字孺卿，也有名声。马援死后，马严便与马敦一同返回安陵，住在钜下，三辅地区的人们赞扬他们的节义操行，称誉为“钜下二卿”。

明德皇后登上皇后大位，马严便紧闭家门严守自己的节操，还是忧虑人们的非议、疑忌，于是迁居到更远的北地郡，与宾客断绝来往。永平十五年，皇后诏令他移居洛阳。汉明帝召见，马严言行大方文雅，皇上很是惊异，诏令留在仁寿闼，同校书郎杜抚、班固等人会定《建武注记》。马严时常与皇族近亲临邑侯刘复等人议论朝廷大事，很被尊宠、亲近。后来任将军长史，率领北营五校尉兵士、羽林禁卫军三千人，驻守西河郡美稷县，守卫保护南单于，可以自己任命司马、从事。州牧、郡守晋见的礼仪，与将军相同。诏令马严到武库，祭祀蚩尤，皇上亲临有四阿的楼阁，检阅他的军士，当时人们认为是他的荣誉。

肃宗即位，征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鱄为郎，令劝学省中。其冬，有日食之灾，严上封事曰：“臣闻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书》曰：‘无旷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绩黜陟，以明褒贬。无功不黜，则阴盛陵阳。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求财赂。今益州刺史朱酺、杨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事，辄有物故，又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今宜加防检，式遵前制。旧丞相、御史亲治职事，唯丙吉以年老优游，不案吏罪，于是宰府习为常俗，更共罔养，以崇虚名，或未晓其职，便复迁徙，诚非建官赋禄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传曰：‘上德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则人望而畏之，水懦则人狎而玩之。为政者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如此，绥御有体，灾眚消矣。”书奏，帝纳其言而免酺等官。

汉章帝即帝位，征召马严为侍御史中丞，任命他的儿子马鱄为郎官，令他廷勉力勤学。这年冬季，有日食的灾变，马严上呈密封的章奏说：“臣下听说太阳是众多阳物中最为尊贵的，日食是阴侵的迹象。《尚书》说：‘不要空任百官，上天设立众官，是让他们工作的，一般的人怎能代替天的职事呢。’这是说帝王代替天任命官员统治民众。所以考核政绩给予升降，使奖罚分明。没有功绩不降免官职，便会使邪气盛行干犯正气。臣下私见当今刺史、太守，独自掌管州郡大权，不尽力职事将全部心血献给国家，而主管监察的官员却偏袒他们，奖惩仅凭个人决定，同党则举荐为德才优异，异己便加刑陷害，不然就低头塞耳，贪求财物贿赂。现在的益州刺史朱酺、杨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人，每次审查处理案件，便有人犯死亡，而且选举不符合事实，竟然不贬谪坐罪，这便使臣下能够作威作福呢。按旧例，州郡将举荐的人选上奏朝廷，司直的官员要考察是能还是不能，对虚报不实的要给予惩处。现在应该加以防范、检查，谨遵以前的制度。旧时丞相、御史亲自办理职责规定的事务，仅有丙吉因年老逍遥，不查办下属官吏，于是宰相府沿袭下来成为惯例，更加形同虚设，成为受崇敬的空名，有的还不了解下属任职的情况，便给予调动，实在不是朝廷设置官府、支付俸禄的本意。应该告诫纠正百官，确定各人的职责，州郡所举荐的人，也一定要符合标准。如果与上报的材料不合，便依法加以制裁。书上说：‘最崇高的道德是用宽容使民众臣服，其次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严厉了。所以火猛烈人们看到了便畏惧，水懦弱人们便轻视它。主持国政的人，要用宽大补助严厉，用严厉配合宽大。’这样，安抚统治便有了规矩，灾害妖祥便消失了。”文书上奏，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免除了朱酺等人的官职。

建初元年，迁五官中郎将，除三子为郎。严数荐达贤能，申解冤结，多见纳用。复以五官中郎将行长乐卫尉事。二年，拜陈留太守。严当之职，乃言于帝曰：“昔显亲侯窦固误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卢屯，烦费无益。又窦勋受诛，其家不宜亲近京师。”是时勋女为皇后，窦氏方宠，时有侧听严言者，以告窦宪兄弟，由是失权贵心。严下车，明赏罚，发奸慝，郡界清静。时京师讹言贼从东方来，百姓奔走，转相惊动，诸郡遑急，各以状闻。严察其虚

妄，独不为备。诏书敕问，使驿系道，严固执无贼，后卒如言。典郡四年，坐与宗正刘轶、少府丁鸿等更相属托，征拜太中大夫；十余日，迁将作大匠。七年，复坐事免。后既为窦氏所忌，遂不复在位。及帝崩，窦太后临朝，严乃退居自守，训教子孙。永元十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二。

弟敦，官至虎贲中郎将。严七子，唯续、融知名。续字季则，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顺帝时，为护羌校尉，迁度辽将军，所在有威恩称。融自有传。

棱字伯威，援之族孙也。少孤，依从兄毅共居业，恩犹同产。毅卒无子，棱心丧三年。

汉章帝建初元年，马严升任为五官中郎将，任用三个儿子做郎官。马严向上推荐贤能，为人们申冤解结，多被皇上采纳实施。而且以五官中郎将代理长乐宫的卫尉职务。建初二年，授任为陈留郡太守。马严将前往任职，于是向皇上进言说：“从前显亲侯窦固使先帝失误，向西域出兵，设置伊吾卢驻兵处所，费用庞大没有好处。而且窦勋被诛死，他的家不应该亲近京城。”当时窦勋的女儿是皇后，窦家正受宠信，有人在旁边听到马严的话，告诉了窦宪兄弟，马严因此丧失了权贵的欢心。马严到职以后，赏罚严明，揭发邪恶，全郡边界清静。当时京诚谣传贼人从东方到来，百姓奔跑逃走，反而互相惊恐震动，各郡急迫惊惧，都用公文向上报告。马严了解到传闻不实，单独不作防备。诏书询问他，使臣驿马不绝于道路，马严坚持认为没有盗贼，终于像他所说的那样。他主持郡政四年，因与宗正刘轶、少府丁鸿等人相互请托而牵连获罪免除官职。征召、任命为太中大夫，十多天后，升任为将作大将。建初七年，又因事受牵连免职。后来因被窦家所嫉妒，便不再任官职。当章帝去世，窦太后临朝主政，马严便退职闲居保护自己，教导子孙。永元十年，死在家中，终年八十二岁。

弟弟马敦，官至虎贲中郎将。马严有七个儿子，仅马续、马融在社会闻名。马续字季则，七岁通《论语》，十三岁晓明《尚书》，十六岁研究《诗经》，博览众多典籍，擅长《九章算术》。顺帝时，任护羌校尉，升任为度辽将军，在任职的地方，以有威望、恩德闻名。马融另有传记。

马棱字伯威，是马援的族孙。年幼时父亲去世，依靠堂兄马毅共同居家守业，恩情如像同胞兄弟。马毅死后没有儿子，马棱服丧三年。

建初中，仕郡功曹，举孝廉。及马氏废，肃宗以棱行义，征拜谒者。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永元二年，转汉阳太守，有威严称。大将军窦宪西屯武威，棱多奉军费，侵赋百姓，宪诛，坐抵罪。后数年，江湖多剧贼，以棱为丹阳太守。棱发兵掩击，皆禽灭之。转会稽太

守，治亦有声。转河内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汉章帝建初年间，马棱任职郡功曹，被推举为孝廉。当马家衰败，汉章帝因马棱品行端正，征召为谒者。章和元年，升任广陵太守。当时谷贵民饥，上奏请求罢黜盐官，使百姓获得利益，赈济贫病的民众，减轻赋税，兴建、恢复水塘湖泊，灌田二万多顷，吏民刻石称颂功德。永元二年，转任汉阳郡太守，以威严著称。大将军窦宪西征驻兵武威郡，马棱多方供应军需物资，强行征收民众赋税，窦宪被诛死，马棱因事受牵连获罪。以后几年，因江湖有许多势力强大的盗贼，任命马棱为丹阳郡太守。马棱调集军队围剿猛攻，将他们全部俘获歼灭。转任会稽郡太守，治理地方也有名声。转任河内郡太守。永初年间，因事获罪，死在家中。

赞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陇。南静骆越，西屠烧种。徂年已流，壮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兴。廖乏三趣，防遂骄陵。

赞辞说：伏波将军好立大功，在冀、陇开始扬名。南征平定骆越，西征歼灭烧种。过去的岁月虽已流逝，报国的情怀愈加豪雄。明德皇后既已受封，马姓的家运赖以复兴。马廖缺乏戒慎恭敬，马防却更加骄横。

# 后汉书卷二十五

## 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性宽仁恭爱。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称为长者。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子亡马几何时？"对曰："月余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顾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诣府送马，叩头谢之。茂性不好争如此。

卓茂字子康，是南阳郡宛县人。他的父亲、祖父都官至郡守。元帝时卓茂到长安学习，拜博士江翁为老师，研习《诗经》、《礼记》和历法算术，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学得极其精深透彻，被称为通儒。卓茂的性格宽厚、仁义、恭谦、友爱。乡里故旧，即使品行能力与卓茂不相同，也都爱慕喜欢他。

当初，卓茂被聘为丞相府史，在孔光手下办事，孔光把他尊称为长者。曾有一次外出，有人误认卓茂驾车的马。卓茂问那人说："你的马丢失多长时间了？"回答说："一个多月了。"卓茂的马已用了好几年，心里明知那人误认了，仍默默不语地把马卸下给了他，自己拉着车离去，回头说："如果这不是你的马，请到丞相府还给我。"有一天，马主在别处找到了丢失的马，于是到丞相府送还卓茂的马，并向他叩头道歉。卓茂不好争强竟至于如此。

后以儒术举为侍郎，给事黄门，迁密令。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辟左右问之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人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窃闻贤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敝人矣。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人笑之，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理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见乃服焉。

后来因为儒术被举荐为侍郎和给事黄门，调任密县县令。他做事尽心尽力，为人忠厚恭谦，对待别人如同自己的子女，用善德进行教化，出口没有恶言，官吏庶民都亲近而不欺辱他。有人曾告发他所属的亭长收受了米面、肉食的馈赠，卓茂让左右回避，问那人说："是亭长向你索取的呢？是你有事求他而他接受呢？还是平常自以为他有恩德而馈赠他呢？"那人说："我去赠送他罢了。"卓茂说："你送给他东西他接受了，为什么要告发呢？"那人说："我私下听说贤明的君王，让人不怕官吏，官吏不索取别人的东西。现在我害怕官吏，因此才赠送他礼物，官吏既已接受，所以我来告发。"卓茂说："你是个德薄之人。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的原因，就因为有仁爱，知道互相尊敬的事。现在邻里乡亲们尚且互相赠送礼物，这才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亲近的方法，更何况官吏与百姓呢？官吏只是不应当凭借自己的权势强取豪夺罢了。大凡人生存，总要集体生活在一起，所以有了互相交际的生活秩序和伦理道德。你却偏偏不想学习这些，难道你能远走高飞，不在人间生活吗？亭长素来是个好官吏，节日里给他送点东西，这是一种礼节。"那人说："如果是这样，刑律为什么禁止这样做呢？"卓茂笑着说："刑律是用于违犯大法的，礼节是顺应人情的。现在我用礼义教导你，你一定不怨恨我；我用刑律惩治你，你将把手脚放在什么地方呢？一家之内，犯了小过的可以判罪，犯了大错的可以杀头。就请你回去想想这个道理！"从此，那人接受了他的教导，官吏怀念他的恩德。当初，卓茂到达密县，政事有的兴办有的革除，官吏和百姓讥笑他，邻县听到这件事都嗤笑他的无能。河南郡给他增设了守令，卓茂对此没有反感，处理政事不变常态。几年之后，教育风化得到很大的发展，路上丢失东西也无人拾取。平帝时，天下发生大蝗灾，河南郡二十余县都受到蝗虫的灾害，蝗虫独独没有侵入密县境内。督邮把此事上报，太守不相信，亲自外出进行实地考察，看到了实情才信服了这件事。

是时王莽秉政，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迁茂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及莽居摄，以病免归郡，常为门下掾祭酒，不肯作职吏。

更始立，以茂为侍中祭酒，从至长安，知更始政乱，以年老乞骸骨归。

时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茂诣河阳谒见。乃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复以茂长子戎为太中大夫，次子崇为中郎，给事黄门。建武四年，薨，赐棺椁冢地，车驾素服亲临送葬。

这时王莽执掌政事，设置了大司农六部丞，奖励和考察农耕和蚕桑，卓茂被晋升为京部丞，临行时，密县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地给他送行。等到王莽摄政时，卓茂因病免官回到本郡，经常去做门下掾祭

酒，不愿再去当官。

更始帝刘玄即位后，卓茂被任命为侍中祭酒，随从皇帝到长安，得知更始年间政局动乱，以年老为理由请求辞官还乡。

这时光武帝刚刚即位，就首先访求卓茂，卓茂到河阳拜见光武帝。光武帝于是下诏说：“前任密县县令卓茂，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坚守节操，淳朴稳重，确实能够作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名冠天下，应当受到国家的重赏，从前周武王诛杀了纣王，却封赏了比干的陵墓，表彰了商容的闾里。如今任命卓茂为太傅，加封为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赏赐几杖车马，衣服一套，粗丝棉五百斤。”又任命卓茂的长子卓戎为太中大夫，次子卓崇为中郎、给事黄门。建武四年，卓茂逝世，光武帝赏赐给他棺椁墓地，并身穿素服亲自去给他送葬。

子崇嗣，徙封汎乡侯，官至大司农。崇卒，子棽嗣。棽卒，子诉嗣。诉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无子，国除。

初，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时。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后王莽秉权，休去官归家。及莽篡位，遣使赍玄纁、束帛，请为国师，遂欧血托病，杜门自绝。光武即位，求休、勋子孙，赐谷以旌显之。刘宣字子高，安众侯崇之从弟，知王莽当篡，乃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薮。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袭封安众侯。擢龚胜子赐为上谷太守。胜、鲍宣事在《前书》。勋事在玄孙邕传。

论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虓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于是蕴愤归道之宾，越关阻，捐宗族，以排金门者众矣。夫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儿子卓崇继承爵位，改封为汎乡侯，官做到大司农。卓崇死后，儿子卓棽继承爵位。卓棽死后，儿子卓䜣继承爵位。卓䜣死后，儿子卓隆继承爵位。永元十五年，卓隆去世，没有子嗣，被撤销封国。

当初，卓茂与同县的孔休、陈留郡的蔡勋、安众县的刘宣、楚国的龚胜、上党郡的鲍宣六人志同道合，他们不在王莽当政时做官，都驰名于当时。孔休，字子泉，在哀帝初期，任新都县县令。后来王莽执掌朝政，孔休辞官回家。等到王莽篡位之后，派使者带着钱币、束帛，聘请他为国师，孔休就以吐血有病为托辞，闭门谢绝。光武帝即位后，寻求孔休、蔡勋的子孙，赏赐他们俸禄，以资表彰。刘宣，字子高，是安众侯刘崇的堂弟，他预知王莽一定要篡位，于是改名换姓带着经书隐居于山林水泽之间。建武初期方才出来，光武帝让刘宣袭封为安众侯。提升龚胜的儿子龚赐当了上谷郡太守。龚胜、鲍宣的事

迹记载于《汉书》。蔡勋的事迹在他的玄孙《蔡邕传》中有记载。

评论说：建武初年，群雄豪强之徒正在四处滋扰，像虎啸般怒吼的人彼此相应，据城者遥相观望，这正是国家多事急迫之时。卓茂是个坚守善德的小官吏，没有别的技能，当时年已七十多岁，却首先受到皇帝的聘任，美言褒奖，重礼赏赐，与周武王为商容刻石里门，表彰功德，燕昭王为郭隗建筑宫室，加以师事，有何不同？当此之时，含愤归附之宾客，跨越关阻，舍弃宗族，而置身于金门的人非常之多。性格忠厚宽容近于仁，被人侵犯不加计较近于恕，循此仁恕之道而行，怨悔怎么会到来呢？

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顷公，为楚所灭，迁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父某，建武初，为武陵太守，卒官。时恭年十二，弟丕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赙赠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乡里奇之。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

太尉赵憙慕其志，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皆辞不受。恭怜丕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丰教授。建初初，丕举方正，恭始为郡吏。太傅赵憙闻而辟之。肃宗集诸儒于白虎观，恭特以经明得召，与其议。

憙复举恭直言，待诏公车，拜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敕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长乃惭悔，还牛，诣狱受罪，恭贳不问。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会诏百官举贤良方正，恭荐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征方诣公车，礼之与公卿所举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举尤异，会遭母丧去官，吏人思之。

鲁恭字仲康，是扶风郡平陵县人。他的祖先出自鲁顷公，被楚国灭亡，迁移到下邑，便以鲁为氏。他家世代承袭郡守之职，哀帝、平帝之间，方从鲁地搬迁到扶风郡平陵县。祖父鲁匡，王莽时任羲和，有应变的机智，号称“智囊”。父亲鲁某，建武初期，任武陵太守，死于任上。当时鲁恭年纪十二岁，弟弟鲁丕七岁，为父亲的逝世昼夜顿足哭声不绝，郡中赠给他们办丧事的财物也没有接受，于是回家服丧，所行的丧礼超过了成年人，乡里人都为此惊异。鲁恭十五岁时，与母亲和弟弟鲁丕都住在太学，研读《鲁诗》，闭户讲诵，谢绝客人和闲杂事务，兄弟二人均被众儒生所称道，读书人争相归附他们。

太尉赵憙敬仰鲁恭的志气，每当过年过节时就派遣儿子给他送粮送酒，都被婉词拒绝。鲁恭怜惜弟弟鲁丕年幼，想先让他成名，于是托病不去做官。郡里数次以礼相请，他都谢绝不肯答应，母亲强令他出来，鲁恭才不得已而西去，于是留在新丰县讲授经书。建初初期，鲁丕被举荐为方正，鲁恭才开始做郡吏。太傅赵憙得知后召聘鲁恭。章帝在白虎观召集众儒生，鲁恭特因经学广博被征召，参与众儒生对经书的研讨。

赵憙又推荐鲁恭为直言，待命于公车官署，授为中牟县县令。鲁恭专以德化进行治理，不动用刑罚。许伯等人为争田而引起的诉讼案，历来守令不能判决，鲁恭给他们讲明是非曲直，都各自回去自我批评，停止争田，互相谦让。亭长向人借了耕牛而不肯归还，牛主向鲁恭告状。鲁恭召见亭长，再三敕令他把牛归还原主，亭长还是不服从。鲁恭慨叹地说："这是教化没有推行的结果。"打算弃官而去。掾史痛哭流涕都来挽留他，亭长于是深感惭愧，归还了牛，并到狱中接受刑罚，鲁恭对他宽容不予追究。从此官吏和百姓信服了。建初七年，郡国发生螟虫侵害庄稼，县界犬牙交错，螟虫没有进入中牟县。河南尹袁安听说这件事，怀疑此事不真实，派遣仁恕掾肥亲前去查访。鲁恭随同到了田间的小路，都坐在桑树下，这时有野鸡经过，停留在他们的旁边。旁边有孩童，肥亲问道："小孩为何不逮野鸡呢？"孩童回答说："野鸡正在哺育幼雏。"肥亲肃然而起，与鲁恭辞别说："我来此的目的，是想考察你的政绩。如今螟虫不犯境，这是一个奇异；德化施于鸟兽，这是第二个奇异；孩童存有仁义之心，这是第三个奇异。我久留于此，只能白白地打扰你罢了。"回到府里，就将这些情况汇报给袁安。这一年，特别茁壮的禾稻从鲁恭厢房中长出来，袁安于是将此异事上书皇帝，皇帝为之感到惊异。适逢诏令百官举荐贤良、方正，鲁恭推荐了中牟县名士王方，皇帝即征召王方到公车府待命，对待王方的礼节与公卿们所举荐的人相同，王方官至侍中。鲁恭任职三年，州里举荐他为尤异，恰逢母亲去世而辞官，官吏和百姓都思念他。

> 后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议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击匈奴，恭上疏谏曰：
>
> 陛下亲劳圣思，日昃不食，忧在军役，诚欲以安定北垂，为人除患，定万世之计也。臣伏独思之，未见其便。社稷之计，万人之命，在于一举。数年以来，秋稼不熟，人食不足，仓库空虚，国无畜积。会新遭大忧，人怀恐惧。陛下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谅阴三年，听于冢宰。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

后来鲁恭被授为侍御史。和帝刚刚即位，就商议派遣车骑将军窦

宪和征西将军耿秉远征匈奴，鲁恭上书劝谏说：

陛下亲自劳神费思，日不暇食，为打仗而忧心，实在是想安定北边疆土，为民除害，制定万世的大计。臣独自想来，这样做未必合适。国家之计，万民之命，在此一举。数年以来，秋天的庄稼歉收，百姓食用不足，仓库空虚，国家没有储备。适逢新遭章帝驾崩之大事，人心恐惧。陛下亲受大圣之德，履行至孝之行，应全心守孝居丧三年，朝政由宰相处理。百姓内心空寂，春、夏、秋三时听不见帝王出入的声音，没有人不惶惶不安，若有所求而又得不到。如今却在盛春之时，兴兵打仗，扰动天下，与戎夷作战，实在不是施恩于国家、改元正时、从内到外的治理。

> 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获上天之佑。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
>
> 今边境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夫人道乂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重译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祭肜远出塞外，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难，不绝如綖，都护陷没，士卒死者如积，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为累息，奈何复欲袭其迹，不顾患难乎？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圣恩，休罢士卒，以顺天心。

万民，是上天所生的。上天爱护自己所生的万民，就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有一物得不到适当的处置，那么天气就会因此错乱，更何况人呢？所以爱护百姓的人一定得到上天的好报。往昔太王重视人的生命而离开邠地，所以获得上天的保佑。戎狄，是四方的异气。他们无礼、傲慢，与飞鸟走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让他们杂居于中原，就会错乱天气，污辱好人，因此圣王的制度，是对他们进行笼络、维系不绝罢了。

现在边境平安无事，应当修行仁义，崇尚以德化人，让各家各户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人事之道治理于下，阴阳之气祥和于上，风调雨顺，覆盖远方，夷狄辗转归服而来。《易经》中说：“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意思是说，甘雨注满了我的土罐，必将有人归附于我，大吉大利。以善德感化人必然昌盛，以武力战胜人必然灭亡。如今匈奴被鲜卑所杀，远藏于史侯河以西，离我边陲数千里之远，要想乘匈奴内部虚弱，利用它势力薄弱之机而去进攻，这不是出于正义之

举。前太仆祭肜远征塞外，最终没有见到一个胡兵，可是自己已经疲惫了。白山之役的艰难，一个接一个永无断绝，都护阵亡，死亡的士卒堆积如山，至今深受其害。孤儿寡母悲痛的心情没有消除，仁义之人想到这件事，就为之恐惧而呼吸急促，怎么又想蹈其覆辙，不去考虑祸害灾难呢？现在开始向百姓征调人力、物资，大司农调集不齐，使者奔波于路上，分派催促，上下相逼，民间的危急也已经很厉害了。三辅、并、凉各州天旱少雨，麦苗枯焦，耕牛死得一天比一天多，这是不合天意的效应。众官和百姓，都说不可以，陛下怎么偏偏以个人的意愿，牺牲万民的生命，不体察大家的议论呢？上观天意，下察民心，完全可以知道事情的成败得失。我唯恐华夏不像个华夏，岂止是匈奴而已呢！请陛下收回成命，休养士卒，以顺应天意和民心。

书奏，不从。每政事有益于人，恭辄言其便，无所隐讳。

其后拜为《鲁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迁侍中，数召讌见，问以得失，赏赐恩礼宠异焉。迁乐安相。是时东州多盗贼，群辈攻劫，诸郡患之。恭到，重购赏，开恩信，其渠帅张汉等率支党降，恭上以汉补博昌尉，其余遂自相捕击，尽破平之，州郡以安。

永元九年，征拜议郎。八月，饮酎，斋会章台，诏使小黄门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劳问甚渥。冬，迁光禄勋，选举清平，京师贵戚莫能枉其正。十三年，代吕盖为司徒。十五年，从巡狩南阳，除子抚为郎中，赐駙马从驾。时弟丕亦为侍中。兄弟父子并列朝廷。后坐事策免。殇帝即位，以恭为长乐卫尉。永初元年，复代梁鲔为司徒。

初，和帝末，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恭上疏谏曰：

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忧念万民，为崇和气，罪非殊死，且勿案验。进柔良，退贪残，奉时令。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黎民者也。

鲁恭劝谏皇帝的奏章，和帝没有采纳。每当政事有益于民众的，鲁恭就说好，没有什么隐讳的地方。

后来被授为《鲁诗》博士，从此门徒弟子一天比一天昌盛。晋升为侍中，皇帝屡次宴请召见，征求他对政事得失的意见，对他赏赐丰厚，恩宠特异，升为乐安国之相。这时东州一带出现了众多盗贼，他们成群结伙打家劫舍，各郡为之恐惧。鲁恭到达东州，重金悬赏，大开恩信，那盗贼的首领张汉等人率领一部分人来投降，鲁恭上书任命张汉为博昌尉，其余盗贼便自相追捕攻击，全部被平息，州郡得以安定。

永元九年，征召他担任议郎。八月，在宗庙饮纯浓之酒，集会祭祀于章台，诏令小黄门特引鲁恭进宫。当夜授为侍中，令其做陪乘，慰劳赏赐十分优厚。冬季，升为光禄勋，他举荐人才廉洁公正，京城

里的皇亲国戚没有谁敢违背他的正确做法。永元十三年，代替吕盖担任司徒。永元十五年，跟随皇帝到南阳郡巡视，任命鲁恭的儿子鲁抚为郎中，加赐为驸马都尉从驾。当时，鲁恭的弟弟鲁丕也做侍中。兄弟父子都在朝廷做官。后来因族弟的问题而被免官。殇帝即皇位后，任命鲁恭为长乐卫尉。安帝永初元年，又代替梁鲔担任司徒。

起初，和帝末年，下令麦秋时要查处轻罪，而各州郡喜用严苛的方法治理政事，因此在盛夏之时就开始审理和判决罪案。鲁恭给皇帝上书劝谏说：

臣已拜阅诏书，应该恭敬地遵循自然的时序，替百姓忧虑着想，为了崇尚祥和之气，所犯的罪行如果不是斩首的死刑，就暂且不必审处。以便鼓励贤良，贬斥贪残，顺应时令。这是用以施行仁德，顺乎天意，招致和气，有利于黎民百姓的方法。

> 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征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案《易》五月《姤》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逮召考掠，夺其时哉！

旧的法制规定，到立秋时才对轻罪进行审理，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为孟夏开始，而刺史、太守并不深刻理解为民忧虑息事宁人的道理，鼓励贤良贬斥贪残的教化，因而在盛夏之时就征召农民，进行拘留审讯，供辞互相牵连不止。司隶主持京城的审理，四方各地以之为准则，临近春季分别巡行各部，借口慰劳穷苦之人，却没有恻隐的实际内容。烦扰各郡县，考察紧迫，捕捉一人，牵连十几人，在上违背时气，在下伤害农业。据《易·姤卦》说五月有利于办事。《易经》上说：“后以施令诰四方。”意思是说君王在夏至之日，发布命令制止四方行人，这是用以帮助阴气始生的方法。行人尚且制止，更何况逮捕拷问惊扰百姓，侵夺他们的大好时光呢？

> 比年水旱伤稼，人饥流冗。今始夏，百谷权舆，阳气胎养之时。自三月以来，阴寒不暖，物当化变而不被和气。《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则草木零落，人伤于疫。”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
> 初，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后论者互多驳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恭议奏曰：
>
> 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

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臧，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荄，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

近年来，水灾旱灾伤害庄稼，百姓饥饿流离失所。如今刚入夏，已是各种谷物开始发芽胚胎生长之时。从三月以来，天气阴冷尚未暖和，万物正在变化之时，却得不到和暖之气。《月令》说：“孟夏之时判决小罪小过，释放不必判刑的人。如果出现秋天的时令，就会屡降大雨，五谷不熟。”又说：“仲夏之时应该对重大囚犯缓刑，增加他们的食物。如果天气像秋天，就会草木凋零，而人民被时疫所伤害。”审理和判决轻罪，是说轻罪已经审理，不想使犯人被长久拘禁，所以要及时判决。愚臣认为如今孟夏的法制可用于薄刑，对于那些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则应到立秋时处理，以此顺应时令，养育万物，那就会天地和谐，刑罚公正了。

当初，章帝时，审理刑事案件都在冬至之前，此后评论者互相多有异议。邓太后命令卿以下的官员开会商讨，鲁恭发表意见说：

阴阳二气，相辅相成地运行，处理国家大事，各有适宜的时节。如果时节不适宜，万物便会随之受到伤害，帝王尽管处理政事各有繁简不同，但这个规律不会改变，四季的政事，执行起来都是一样的。《月令》，是周朝建造的历法，所依据的都是夏朝的历法，那不同的只是一年第一天开始的时间、服装的颜色、祭祀用的牲畜、旗帜的名称、乐器及武器罢了。所以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周朝又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易经》说：“潜藏的龙，无法施展才能。”意思是说，十一月、十二月阳气像龙一样隐藏起来，不适宜成就大事。即使有暖气滋润万物，养育草木的根须，可还是浓重的阴气在上，地冻水冷，阳气隔绝不通，阴阳二气闭塞而形成了冬季。所以说：“行走在霜雪坚冰上，可知阴冷之气开始凝结了。顺应自然规律的推进，坚厚的冰层冻结而成。”这是说五月阴气开始出现，到十一月就凝成坚厚的冰层了。

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于众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后卒施行。

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恭性谦退，奏议依经，潜有补益，然终不自显，故不以刚直

为称。三年，以老病策罢。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

君王的所作所为，应该依据时令作为法则。孝章皇帝深深懂得古人之道，借助三正的历法，制定法律政令，希冀秉承天意，顺应万物的本性，以便达到与时令相和谐。然而自从改变律令以来，年成不好，谷价经常昂贵，人心不安宁。小官吏与国家不同心，大凡进入十一月犯有死罪的囚犯，不问是非曲直，就予以处决，即使案情可疑，也不再重新审议纠正。一个人含冤叫屈，王者之道就会受到损害，何况多数人含冤叫屈呢？《易经》说，十一月“君子观此卦象审议讼案，不轻易判决重刑”。这样可使疑案得以彻底澄清，死刑的判决，过完冬季才进行判决。立春在十二月中的，不要像旧日的制度一样奏请判决罪人。鲁恭的建议后来终于得到施行。

鲁恭第二次居官在位，选拔推荐品第优异的人，做官到列卿郡守的有数十人。可是对年高望重的大族的人，有的没有得到举荐，以至于有怨恨他的人。鲁恭听到这事，说：“学问没有讲习，这是我的忧虑。若有讲习，众儒生不是自有乡里举荐吗？”最终没有去推荐那些怨恨他的人。鲁恭的性格谦和退让，他的奏议都是依据经义，实际上有所补益，然而始终不自我夸耀，所以不以刚直著称。永初三年，因年迈多病而受命罢官。永初六年，享年八十一岁，死在家里。

以两子为郎。长子谦，为陇西太守，有名绩。谦子旭，官至太仆，从献帝西入关，与司徒王允同谋共诛董卓。及李傕入长安，旭与允俱遇害。

鲁恭的两个儿子担任郎官。长子鲁谦任陇西太守，有名望业绩。鲁谦的儿子鲁旭，官至太仆，随从汉献帝西迁入函谷关，与司徒王允共同密谋诛杀了董卓。等到李傕进入长安，鲁旭与王允均被李傕所杀害。

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后归郡，为督邮功曹，所事之将，无不师友待之。

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视事期年，州课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务在表贤明，慎刑罚。七年，坐事下狱司寇论。

元和元年征，再迁，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移住学官，丕止不听。王乃上疏自言，诏书下丕。丕奏曰：“臣闻《礼》，诸侯薨于路寝，大夫卒于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讌　　，事不可听。”诏从丕言，王以此惮之。其后帝巡狩之赵，特被引见，难问经传，厚加赏赐。在职六年，嘉瑞屡降，吏人重之。

永元二年，迁东郡太守。丕在二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数荐达幽隐名士。明年，拜陈留太守。视事三期，后坐禀贫人不实，征司寇论。

鲁丕字叔陵，性格深沉好学，孜孜不倦，于是断绝与别人交往，不讲究互相问候的礼节。一般人和亲友常常因此认为这是他的短处，鲁丕却心情舒畅自得。于是他通晓了《五经》，并以《鲁诗》、《尚书》教授弟子，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后来回到本郡，做督邮功曹，他所奉侍的将领，无不用老师和朋友的态度敬重他。

建初元年，章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向皇帝举荐了鲁丕。当时参加对策应试的有一百多人，只有鲁丕的成绩最好，拜官为议郎，调任新野县令。处理政事一周年，全州政绩考核中名列第一，晋升为青州刺史。他在职时致力于表彰贤明，慎重动用刑罚。建初七年，因为案件牵连被捕入狱，判为戍守防敌之刑。

元和元年鲁丕被征聘，再次迁升，授为赵王之相。再传弟子慕名求学的经常有百余人，关东称誉他是“《五经》复兴鲁叔陵”。赵王刘商曾想逃避疾病，就常常移居到讲学的学堂，鲁丕劝阻却不予采纳。赵王就给皇帝上书说明理由，诏书下达给鲁丕。鲁丕上书说：“臣从《礼记》书中得知，六国诸侯的君王死于处理政事的宫室，士大夫也死于他的办公室，人的生死天命注定，从来未有逃避的法则。学堂是传授五帝的治国方策，修养先王的礼乐教化之场所，赵王打算废弃五帝先王之道，来广泛交游饮宴，此事不可听从。”皇帝采纳了鲁丕的意见，赵王因此畏惧鲁丕。后来皇帝到赵地出巡视察，鲁丕特被召见，诘问和研讨经传，厚加赏赐。鲁丕在职六年，祥瑞之兆屡屡降临，官吏和百姓都很敬重他。

永元二年，调任为东郡太守。鲁丕在两个郡里，为民兴修水利，灌溉田地，使百姓的生活殷实富足。他还多次举荐隐居山林的名士。第二年，授官陈留太守。任职三周年，后来因救济穷人粮食的事不真实而获罪，召回被判戍守防敌之刑。

十一年复征，再迁中散大夫。时侍中贾逵荐丕道冲深明，宜见任用。和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顽，显备大位，犬马气衰，猥得进见，论难于前，无所甄明，衣服之赐，诚为优过。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广纳謇謇以开四聪，无令刍荛以言得罪；既显岩穴以求仁贤，无使幽远独有遗失。”

十三年，迁为侍中，免。

永初二年，诏公卿举儒术笃学者，大将军邓骘举丕，再迁，复为侍中、左中郎将，再为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乔卿，济阴句阳人也。世有礼义。霸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

其雍和。

建初中，举孝廉，八迁，和帝时为钜鹿太守。以简朴宽恕为政。掾史有过，霸先诲其失，不改者乃罢之。吏或相毁诉，霸辄称它吏之长，终不及人短，言者怀惭，谮讼遂息。

永元十一年鲁丕又被征召，再次迁升任命为中散大夫。这时侍中贾逵推荐鲁丕，说他道艺精深透彻，应当被重用。和帝于是举行朝会，召见各位儒生，鲁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人互相诘问了几件事，皇帝对鲁丕的见解十分赞许，朝会完毕，特赏赐帽子头巾、鞋袜和衣服一套。鲁丕接着上书说："臣以愚笨顽钝，居于显要职位，像犬马那样气力衰弱，承蒙进见，当众辩论驳难，并未辩明什么问题，衣服的赏赐，确已优厚过分。我听说讲授经书的，只是解释先师的学说，并非出自个人的创见，不能互相责备；互相责备就道理不明了，如同圆规方矩秤锤秤杆一样不能有误。提问题的人必须以先师的学说作为依据，回答问题的人也务必要阐发先师的旨意，华而不实无用的言论根本不必陈说，所以精思不劳就可使道术显明昭彰。师法不同的，可让他们各自说明师法，广泛地观察他们的旨意。领会了诗人的旨意，明察了《雅》、《颂》的始末，明白了舜、禹、皋陶的互相告诫，显露了周公、箕子陈述的内容，观察了社会人文现象，就可以用教化成就天下的人。陛下既已广泛地采纳忠言，听取四方的消息，就不要让割草打柴的人因为直言而获罪；既已显扬深山野穴之处而寻求仁义贤明之人，也不要让幽居草野之士独被遗弃。"

永元十三年，晋升为侍中，后来被免官。

永初二年，诏令公卿举荐对儒术勤奋学习的人，大将军邓骘举荐鲁丕，再次升迁，又调任侍中、左中郎将，又任三老。永初五年，鲁丕七十五岁，死于官位上。

魏霸，字乔卿，是济阴郡句阳县人。世代为礼义之家。魏霸年少时父母双亡，兄弟同在一起生活，州里人对他们的和睦相处都很羡慕。

建初年间，被举荐为孝廉，八次升迁，和帝时担任钜鹿太守，他用简朴宽厚仁恕来处理政事。属官有了过失，魏霸先让他们认识过失，不改悔的才予罢免。有些官吏互相诽谤中伤，魏霸就称赞其他官吏的长处，从来不在背后说人的缺点，诽谤别人的人感到惭愧，诬陷控告的事就平息了。

永元十六年，征拜将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顺陵。时盛冬地冻，中使督促，数罚县吏以厉霸。霸抚循而已，初不切责，而反劳之曰："令诸卿被辱，大匠过也。"吏皆怀恩，力作倍功。

延平元年，代尹勤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为光禄大夫。永初五年，

拜长乐卫尉，以病乞身，复为光禄大夫，卒于官。

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也。父崎，顺帝时为司徒。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曰："惭负长者，随所刑罪。"宽曰："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之？"州里服其不校。

桓帝时，大将军辟，五迁司徒长史。时京师地震，特见询问。再迁，出为东海相。延熹八年，征拜尚书令，迁南阳太守。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常以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异或见，引躬克责。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永元十六年，征召他担任将作大匠。次年和帝去世，让他主管营造顺陵。当时正值天寒地冻，宫廷中派来的使者进行监督，几次责罚县里的官吏而激励魏霸。魏霸只是对县吏进行安抚罢了，从来不严加责罚，反而安慰他们说："使各位受到责罚，是我的过错。"县里的官吏都感谢他的恩德，于是加倍努力做事。

延平元年，代替尹勤任太常。第二年，因病辞官，担任了光禄大夫。永初五年，授他为长乐卫尉，因病要求辞官还乡，又担任了光禄大夫，死在官位上。

刘宽字文饶，是弘农郡华阴县人。他的父亲刘崎，在顺帝时担任司徒。刘宽曾经外出，有人丢失了牛，就从刘宽驾车的牛中认出是他丢失的牛。刘宽没有说什么，下车步行回到家里。不久，认领者找到自己的牛，就把刘宽的牛送还，叩头道歉说："我对不起长者，愿受您的任何惩罚。"刘宽说："有些东西很相似，做事情容易犯错误，承蒙把牛送还，有什么可道歉的呢？"州里的人佩服他不加计较的品德。

桓帝时，被大将军梁冀征聘，五次升迁担任司徒长史。当时京城发生地震，特被召见询问震情。再次被提拔，出任东海王之相。延熹八年，征召他担任尚书令，调任南阳太守。执掌察看三郡的事务，态度温和多行恕道，即使在仓促之间，也未曾厉言变色。他总认为："使用刑罚来治理百姓，百姓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官吏和百姓有了过失，只用薄鞭惩罚他们，以表示羞辱罢了，从来不动用重刑。办事有了功德，把它谦让给下级。有时出现了灾异，能反躬自责。每次到县里住在驿舍时，就邀请学官祭酒及隐士各位儒生共同对经书进行讲习。见到年长的人用乡里的话加以问候，见到少年以孝悌之理加以勉励。人们都感激他的恩德乐于听从他的话，所以天天都有所教化。

灵帝初，征拜太中大夫，侍讲华光殿。迁侍中，赐衣一袭。转屯骑校

尉，迁宗正，转光禄勋。熹平五年，代许训为太尉。灵帝颇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宽尝于坐被酒睡伏。帝问："太尉醉邪？"宽仰对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帝重其言。

宽简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师以为谚。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夫人欲试宽令恚，伺当朝会，装严已讫，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宽神色不异，乃徐言曰："羹烂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称为长者。

后以日食策免。拜卫尉。光和二年，复代段颎为太尉。在职三年，以日变免。又拜永乐少府，迁光禄勋。以先策黄巾逆谋，以事上闻，封逯乡侯六百户。中平二年卒，时年六十六。赠车骑将军印绶，位特进，谥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赞曰：卓、鲁款款，情悫德满。仁感昆虫，爱及胎卵。宽、霸临政，亦称优缓。

灵帝初年，征召他担任太中大夫，在华光殿给皇帝讲学。升为侍中，皇帝赏赐他一套衣服。后来调任屯骑校尉，升任宗正，调任光禄勋。熹平五年，代替许训担任太尉。灵帝十分喜好学习六经，每次召见刘宽，就常让他讲解经义。刘宽为酒所醉伏几打盹，皇帝问道："你醉了吗？"刘宽仰面回答说："臣不敢醉，只是身居要职责任重大，忧虑国事如同醉酒似的。"皇帝对他的话极为重视。

刘宽为人简省粗略喜好饮酒，不喜欢洗手洗澡，京城把这作为谚语。曾有客在座，他派遣家奴去买酒，良久，家奴大醉而归。来客不堪忍受，骂道："畜生养的。"不多时，刘宽派人去看那奴仆，怀疑他一定会自杀。回头对左右说："这个人，骂他是畜生养的，没有比这更厉害的污辱了！所以我害怕他自杀了。"夫人想试试能否让刘宽生气发怒，暗中看准他正要去赴朝会，并已穿戴完毕，让奴婢给他献上肉汤，扣翻肉汤弄脏了朝服。奴婢急忙收拾，刘宽神色不变，还慢腾腾地说："肉汤烫了你的手吗？"他的性格气度如此。天下的人都称他为长者。

后来因日食被免官。任命为卫尉。光和二年，又代替段颎担任太尉。在职三年，因为日象变异而免官。又授为永乐少府，晋升为光禄勋。因为预知黄巾军要起义谋反，并将此事上奏皇帝，封为逯乡侯，食邑六百户。中平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死后赏赐车骑将军印绶，位居特进，谥号称昭烈侯。儿子刘松继承爵位，官至宗正。

赞辞说：卓茂、鲁恭为人忠诚，感情笃厚，品德完美。仁义之心感化昆虫，爱心达于它们的胎卵。刘宽、魏霸执掌政事，也称得上宽和了。

# 后汉书卷二十六

##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

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五迁，至王莽时为绣衣执法，使督大奸，迁后队属正。

更始立，以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民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客者百余家。时门下督素有气力，谋欲为湛起兵，湛恶其惑众，即收斩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内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

伏湛字惠公，是琅邪郡东武县人。他的九世祖名胜，字子贱，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济南伏生。伏湛的高祖父名孺，在汉武帝时，因客居东武县教书，便在这里安家。父亲名理，是当时的著名儒者，曾以《诗经》教授成帝刘骜，担任高密王刘宽的太傅，在学问上自成一家。

伏湛生性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年少时继承父亲的学业，教授过学生数百名。成帝时，因父亲职位的关系被补充为博士弟子。曾五次调升官职，到王莽称帝时任绣衣执法，令他督察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又被调任后队郡的属正。

更始帝刘玄即位后，任他为平原郡太守。当时突然发生兵乱，全国惊慌骚乱，然而伏湛却非常平静，教书授徒从不停止。他对妻子儿女们说："古代凡遇上粮食颗粒不收，国君的用餐就减去肉食；如今人民都在受饥挨饿，为何我们独自吃饱饭呢？"于是他家都吃粗米，并将自己的俸薪全部拿出救济乡里的人们，来他家做客求食的竟有一百多家。当时他属下有一个任门下督的人素有气力，找伏湛商议想助他兴兵起事，伏湛憎恶他乱言惑众，就逮捕并杀死他，将他的头悬在城墙上示众，让百姓们看，于是官吏与人民都信从和拥护伏湛，为此郡内安宁无事。整个平原地区，都是靠伏湛才得以保全的。

光武帝刘秀即位后，知道伏湛是著名儒者和旧日老臣，想让他担任主管朝内大事的要职，便征召任命他为尚书，让他主管修订过去的制度。当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光武帝因伏湛的才干可以任用为宰相，便授任他司直的官职，并让他暂时代行大司徒的职权。皇上每次外出讨敌，常留下他镇守京城，总管朝内所有官署。建武三年，他便接替邓禹任大司徒，加封为阳都侯。

时彭宠反于渔阳，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谏曰："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其《诗》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庸。'崇国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时而动，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檀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今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且渔阳之地，逼接北狄，黠虏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将至，当已收之矣。大军远涉二千余里，士马罢劳，转粮艰阻。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而陛下舍近务远，弃易求难，四方疑怪，百姓恐惧，诚臣之所惑也。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念。"帝览其奏，竟不亲征。

这时彭宠在渔阳反叛朝廷，光武帝想亲自去讨伐他，伏湛上奏章进行劝阻说："臣听说周文王受天命去讨伐五国时，必定先向同姓诸侯询问，然后和群臣谋划，再用蓍草和龟甲占卜，来决定所要干的事，所以每谋便可决定，每占卜必得吉利，每战就一定得胜。歌颂他的《诗》上说：'上帝告诉文王，凡事应和邻邦商量，联合你的兄弟，用你爬城的钩援，和攻城的临车、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崇国据城坚守，文王便先收兵修整准备以后再去征伐，之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重视人命，等待合适时机再行动，所以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陛下在天下大乱达到极点时，受天命而登上帝位，复兴昌明祖宗的大业，四年中不断出征，从而消灭了檀乡，制服了五校，收降了铜马，攻破了赤眉，杀了邓奉之辈，不能说没有功绩。如今京都财政空乏，费用不足，不能征服近处叛逆却要先去从事边远境外的出征；而且渔阳这地方，靠近北狄，狡猾的敌人在困难窘迫时，必会求助于北狄。加上现在所过的县城，财物尤为困乏，种麦的人家，多住在城郭附近，听到官兵将要来临，必定已经把粮食收藏起来了。大军远涉两千多里，兵士战马定会疲劳不堪，运粮也会艰难受阻。现在兖州、豫州、青州、冀州这些中原地区的大城市，盗贼横行，没有来得及使他们归顺朝廷。至于渔阳以东地区，本作为边防关塞，地方接近外虏，每年交纳的贡税极少。社会安定时，尚且需要依靠内郡的帮助，何况如今因战乱荒废耗损，难道值得首先考虑去征服它吗？然而陛下却舍近去务

远，弃易去求难，四方人们必会疑怪，百姓必会恐慌，这也是我所迷惑不解的。再一次希望陛下远看文王的慎重用兵和广泛谋商，近思应该先讨伐谁后征服谁，然后再询问一下官员们的意见，以使臣下能尽自己对皇上的忠诚，采纳其中有价值的意见，然后再由陛下考虑做出抉择，把中原的安危作为忧虑的重点。”光武帝看了他的奏章后，终于决定不去亲征。

时贼徐异卿等万余人据富平，连攻之不下，唯云“愿降司徒伏公”。帝知湛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异卿等即日归降，护送洛阳。

湛虽在仓卒，造次必于文德，以为礼乐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是岁奏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也。

其冬，车驾征张步，留湛居守。时蒸祭高庙，而河南尹、司隶校尉于庙中争论，湛不举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户，遣就国。后南阳太守杜诗上疏荐湛曰：“臣闻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宁，是故《诗》称‘济济’，《书》曰‘良哉’。臣诗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爱，则而象之。遭时反覆，不离兵凶，秉节持重，有不可夺之志。陛下深知其能，显以宰相之重，众贤百姓，仰望德义。微过斥退，久不复用，有识所惜，儒士痛心，臣窃伤之。湛容貌堂堂，国之光晖；智略谋虑，朝之渊薮。髫发厉志，白首不衰。实足以先后王室，名足以光示远人。古者选擢诸侯以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师。柱石之臣，宜居辅弼，出入禁门，补缺拾遗。臣诗愚戆，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窃怀区区，敢不自竭。臣前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爱下，好恶分明，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尤宜近侍，纳言左右，旧制九州五尚书，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颇为执事所非。但臣诗蒙恩深渥，所言诚有益于国，虽死无恨，故复越职触冒以闻。”

当时贼人徐异卿等一万多人据守富平县城，官兵不断攻它不能攻下，他们只是说“愿意投降大司徒伏公”。光武帝深知伏湛被青州、徐州的人民所依赖，便派伏湛去平原郡，徐异卿等人当日就投降，然后由伏湛护送他们去洛阳。

伏湛即使在非常事变时，匆忙之中也定要根据礼乐制度行事，他认为礼乐是政治教化的首要问题，在动乱中也不可违背。这一年他上奏要求施行乡饮酒礼，后来在明帝永平二年终于施行了。

这一年冬季，光武帝率兵征伐张步，留下伏湛居守朝廷。时值冬祭高庙，而河南尹和司隶校尉在庙中相互争论，伏湛没有向皇上举奏这件事，由此获罪被光武帝赐策免去官职。建武六年，伏湛被调封为不其侯，食邑三千六百户，派他去所封之国。后来南阳太守杜诗上奏推荐伏湛说：“我听说唐尧、虞舜靠辅佐大臣而国家康乐，周文王因左右多士而国家安宁，因此《诗经》说‘济济一堂贤士多’，《尚书》说‘辅佐大臣多么贤良啊’。臣私下看到旧日的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从童年就学以后，始终没有污点过失，信仰坚定喜爱学习，守节至死

不离正道，他掌握的经术可为人师，他的所作所为可做别人的表率。他先前在河内朝歌和平原郡做官时，官吏和人民都敬畏热爱他，把他作为效法的典范。当遇上这个变动不安的时代时，他从不逃避战乱凶险，总是坚守节操谨慎稳重，具有不可动摇的志向。陛下深知他的才能，把他显赫地置于宰相的重要地位，这使众贤士和百姓，都仰望着他的德政与善行。后来因为微过而被斥退，很久不再起用，这使有识之士深感可惜，读书人颇感痛心，臣也私下为他忧伤。伏湛容貌堂堂，实代表国家的光辉；他的智慧才略和深谋远虑，实在是朝廷的宝库。他在童年磨砺志向，到老也不衰退。他的实际才能足可以辅助王室，名声足可使远邻敬仰。古代帝王选拔诸侯来做公卿大臣，因此四方人们都回首仰望朝廷。凡是堪称国家柱石的臣子，就应居于宰相的职位，出入宫门，补正朝廷的缺点过失。臣又笨又直，本不足以认清宰相人才，但自己对朝廷的拳拳之心，怎敢不全部献出来。臣做前任侍御史时，上过密封的奏章，说伏湛奉公廉洁爱护下民，好恶分明，他继承了家传儒学，一直保持着声名信义，经学精通德行美好，通达国家政事，尤适合近侍国君，使国君可以随时采纳他的进言，按照旧制九州共选五人来任尚书，现在一郡可有二人，如人选有缺便可让伏湛担任。主事官员很不同意臣的意见。但臣因深蒙皇上的恩遇，所说的如有益于国，虽死而无恨，所以又越职不顾冒犯把自己的意见上达圣听。”

十三年夏，征，敕尚书择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见中暑，病卒。赐秘器，帝亲吊祠，遣使者送丧修冢。

二子：隆，翕。

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无忌卒，子质嗣，官至大司农。质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为孝献皇后。曹操杀后，诛伏氏，国除。

建武十三年夏季，光武帝征召伏湛，下诏书叫尚书选一个拜官授职的吉日给伏湛授职，但伏湛还没来得及就职，便在光武帝闲中召见时中暑，因病死去。光武帝赐给他棺材，并亲自去吊丧祭祀，派使者给他送葬并修了坟墓。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隆，一个名翕。

伏翕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死后，儿子伏光继承爵位。伏光死后，儿子伏晨继承爵位。伏晨为人谦敬博爱，爱好学问尤其认真专一，把孙女嫁给顺帝为贵人，他享受奉朝请的待遇，可参加朝会，担任特进

的职位。死后，儿子伏无忌继承爵位，也承传了家学，精通众物博学广记，在顺帝时，任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皇帝命令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宫中藏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年间，桓帝又下诏命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人一起撰《汉记》。他自己又采集古今史料，删改撰述事实提要，号称《伏侯注》。伏无忌死后，儿子伏质继承爵位，官职做到大司农。伏质死后，儿子伏完继承爵位，娶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儿做了献帝的皇后。曹操杀死伏皇后，诛灭了伏氏全家，封国被废除。

初，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斗”云。

隆字伯文，少以节操立名，仕郡督邮。建武二年，诣怀宫，光武甚亲接之。

时张步兄弟各拥强兵，据有齐地，拜隆为太中大夫，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杀帝盗位。宗室兴兵，除乱诛莽，故群下推立圣公，以主宗庙。而任用贼臣，杀戮贤良，三王作乱，盗贼从横，忤逆天心，卒为赤眉所害。皇天佑汉，圣哲应期，陛下神武奋发，以少制众。故寻、邑以百万之军，溃散于昆阳，王郎以全赵之师，土崩于邯郸，大肜、高胡望旗消靡，铁胫、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刘永，幸以宗室属籍，爵为侯王，不知厌足，自求祸弃，遂封爵牧守，造为诈逆。今虎牙大将军屯营十万，已拔睢阳，刘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诸君所闻也。不先自图，后悔何及？”青、徐群盗得此惶怖，获索贼右师郎等六校即时皆降。张步遣使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

最初，自从伏生以后，他们家世代传授经学，清静无为与世无争，所以东州人把他家叫做“伏不斗”。

伏隆字伯文，年轻时因气节操守特出而有名声，曾任郡中督邮。建武二年，去怀宫时，光武帝待他非常亲热。

当时张步兄弟各自拥有强兵，占据着齐地，光武帝授伏隆为太中大夫，让他拿着符节出使青、徐二州，去招降各郡国。伏隆传送檄文告谕他们说：“过去，狡诈的臣子王莽，杀平帝盗皇位。刘氏宗室发动武装斗争，平除叛乱诛灭王莽，所以群下推立圣公为皇帝，来主持宗庙。但他任用贼臣，杀戮贤良，以致引起三王作乱，盗贼横行，违背了天意，最终被赤眉所害。皇天护佑汉室，圣明的光武帝应时而出，陛下英明威武奋发征战，以少制众，所以王寻、王邑虽率领有百万大军，在昆阳被打得溃败散逃，王郎以整个赵地的兵力，在邯郸被打得土崩瓦解，大肜军、高胡军望见汉旗就溃散消失，铁胫军、五校军没有不被摧破的。梁王刘永，有幸仗着自己是宗室亲属，被封为侯王，但他不知满足，自求灾祸自找抛弃，于是对州牧郡守滥封爵位，进行欺骗和叛逆。如今虎牙大将军扎营十万大军，已攻取睢阳城，刘永逃跑走散，家已族灭了。这是各位都听说了的。如不先为自身想好出路，以后后悔怎么来得及呢？”青、徐二州的众多盗贼得到这檄文

后惊惶恐惧，获索贼右师郎等六校当时都投降了。张步派遣使者随伏隆，去到朝廷上书，并进献了鳆鱼。

其冬，拜隆光禄大夫，复使于步，并与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东，诏隆辄拜令长以下。隆招怀绥缉，多来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郦生。即拜步为东莱太守，而刘永亦复遣使立步为齐王。步贪受王爵，尤豫未决。隆晓譬曰："高祖与天下约，非刘氏不王，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隆不听，求得反命，步遂执隆而受永封。隆遣间使上书曰："臣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厄，授命不顾。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臣隆得生到阙廷，受诛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天无极。"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谓有苏武之节。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其后步遂杀之，时人莫不怜哀焉。

这年冬天，光武帝授伏隆为光禄大夫，又命他出使去张步那里，并和新授命的青州牧守以及都尉一起东行，诏令伏隆有权任命令长以下的官员。经过伏隆的招降安抚和联络，各地盗贼多来降附。光武帝嘉奖他的功绩，将他比做西汉开国的郦生。于是就授张步为东莱太守，而这时刘永也派使者立张步为齐王。张步因贪高位想受王的爵位，犹豫不决。伏隆明确地告诉他说："高祖曾和天下人约定，不是刘氏宗族的人不得封王，如今虽不能封王，但可让你做十万户侯。"张步想劝伏隆和他共守青、徐二州，伏隆不听从他的要求，要求回朝复命，张步便拘捕伏隆而接受刘永的封爵。伏隆派人伺隙回朝上书说："我奉使命但未取得成绩，被凶恶的逆贼拘捕，现虽处在困厄之中，但我坚守使命而不会顾及自己的安危。另外吏民知道张步反叛，内心都不愿附随他，但愿皇上能抓住时机进兵讨贼，不要考虑我的安危。我如能活着回到朝廷，受死于主事官员，这是我的最大愿望，假若死在贼手，我便把父母兄弟拜托给陛下，有劳陛下长久地费心照顾了。祝愿陛下和皇后、太子永享天下，与天一样长久。"武帝得到伏隆的奏记后，召见他的父亲伏湛，流着眼泪递给他看说："伏隆可谓有苏武的气节，我只恨他何不暂且答应贼人要求而赶快自求生还呢！"在这以后张步便杀害了伏隆，当时的人们没有不哀怜他的。

五年，张步平，车驾幸北海，诏隆中弟咸收隆丧，赐给棺敛，太中大夫护送丧事，诏告琅邪作冢，以子瑗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霸矜严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产业。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为元都讲。王莽初，五威司命陈崇举霸德行，迁随宰。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霸到，即案诛豪猾，分捕山贼，县中清静。再迁为执法刺奸，纠案势位者，无所疑惮。后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败，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建武五年，张步的叛乱被平定，光武帝去北海郡，下诏令伏隆的

二弟伏咸收取伏隆的尸骨进行丧葬，赐给棺木和寿衣，由太中大夫护送丧事，诏告在琅邪郡为伏隆建造坟墓，把伏隆的儿子伏瑗任为郎中。

侯霸字君房，是河南郡密县人。他的族父侯渊，因是宦者而且才高善辩，在元帝时代任职时，佐助石显等人统掌中书，号称大常侍。成帝时，任命侯霸为太子舍人。侯霸端庄严肃仪态威严，家中积有万贯家财，从不从事任何产业。他专心致志勤奋好学，侍奉九江太守房元为老师，研究《春秋穀梁传》，帮助房元主持讲学的事情。王莽开始称帝时，五威司命陈崇向王莽推举侯霸的道德品行，侯霸被调任随县的县宰。随县的县界宽阔遥远，濒临江水和湖泊，因而亡命之徒多成为盗贼。侯霸到任后，就通过调查杀掉了那些豪猾而不守法纪的人，分头捕捉山贼，县中因此清静太平。后来又调升为执法刺奸，在举发查究有权势者时，从不顾虑害怕。后来任淮平郡大尹，治理政务有能者的名声。到王莽失败时，侯霸保其险固独自据守，终于保全了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征霸，百姓老弱相携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卧。皆曰：“愿乞侯君复留期年。”民至乃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使者虑霸就征，临淮必乱，不敢授玺书，具以状闻。会更始败，道路不通。

建武四年，光武征霸与车驾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为大司徒，封关内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十三年，霸薨，帝深伤惜之，亲自临吊。下诏曰：“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于是追封谥霸则乡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子昱嗣。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以沛郡太守韩歆代霸为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阳人，以从攻伐有功，封扶阳侯。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尝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竟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更始元年，派使者征召侯霸，百姓老弱都相互携扶号眺痛哭，拦阻使者的车，有的还躺在路中间。都说：“愿求侯君再留任一年。”民众甚至劝诫哺乳的妇女不要再抚养孩子，认为侯君要离开这里，将来一乱孩子肯定不能保全。使者怕侯霸接受征召后，临淮郡必会变乱，所以不敢把玺书授予侯霸，便具体地把这里的情况上奏朝廷。恰遇更始帝已败，道路不通。

建武四年，光武帝征召侯霸要他在寿春和自己相会，授他为尚书令。当时既没有旧日的典籍，朝廷又缺少旧日的大臣，侯霸明白和熟悉过去的典章制度和成例，于是收录前人的遗文，逐条上奏前世的善政法度对现时有益的东西，全部得到了施行。每年入春朝廷下达宽大刑罚的诏书，奉行按季节月份制定的时令，这都是侯霸所建议的。第二年，侯霸接替伏湛任大司徒，封为关内侯。在任期间他能洞察事理坚守正道，秉公无私不违上命。

建武十三年，侯霸逝世，光武帝深深地为他伤心并痛感可惜，亲自去吊祭。下诏书说：“惟侯霸广积善行清明廉洁，在职治事九年。根据汉家过去的制度，在授他为丞相的日子，就应封为列侯。朕因为一直率军在外打仗，功臣没有能封侯，根据对待忠臣的常例，不想超前为他加封，不料侯霸没等到封爵受命，突然寿终。唉，真令人悲哀啊！”于是追封并赐给谥号为则乡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他的儿子侯昱继承爵位。临淮郡的吏民共同为侯霸建了祠堂，一年四季都去祭祀。让沛郡太守韩歆接替侯霸担任大司徒。

韩歆字翁君，是南阳人，因随光武帝打仗有功，封为扶阳侯。他喜好直言，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光武帝常常不能容忍。曾经在朝会上，听光武帝读隗嚣和公孙述相互来往的书信，韩歆说：“亡国君主都很有才，夏桀、商纣也是有才的。”光武帝大怒，认为这纯属矫情立异。韩歆又为了证明本年将要闹灾受饿，他指天画地，言词非常强硬严切，因此得罪皇上被免官回乡。光武帝仍耿耿于怀不肯甘休，又派使者向韩歆宣读诏书责备他。司隶校尉鲍永坚请不要下诏但没有得到允许，韩歆和他的儿子韩婴竟因此而自杀。韩歆因为向来有很高的名望，这次死去并不是因为他有罪，所以很多人对此不服，光武帝便追赐给韩家不少钱粮，并以完备的葬礼将他埋葬。

> 后千乘欧阳歙、清河戴涉相代为大司徒，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其后河内蔡茂，京兆玉况，魏郡冯勤，皆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聪敏，为陈留太守，以德行化人，迁司徒，四年薨。
>
> 昱后徙封於陵侯，永平中兼太仆。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
> 宋弘字仲子，京兆长安人也。父尚，成帝时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贤，违忤抵罪。弘少而温顺，哀平间作侍中，王莽时为共工。赤眉入长安，遣使征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桥，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获免。
>
> 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赡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徙封宣平侯。

以后千乘县的欧阳歙、清河郡的戴涉相继接任大司徒，都因事获罪下狱而死，从此大臣很难在宰相的职位上待住。此后河内郡的蔡茂，京兆尹的玉况，魏郡的冯勤，都在任宰相期间死去。玉况字文伯，生性聪敏，在任陈留郡太守时，以道德品行教化人民，后来调升

为司徒，任职四年后逝世。

侯昱后来调封为於陵侯，永平年间兼任太仆。侯昱死后，儿子侯建继承爵位。侯建死后，儿子侯昌继承爵位。

宋弘字仲子，是京兆尹长安县人。父亲是宋尚，在成帝时官做到少府；哀帝即位后，因不愿依附董贤，违忤了董贤而被判罪。宋弘年轻而且温顺，在哀帝和平帝时做侍中，王莽称帝时任共工。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派使者征召宋弘，他迫不得已，走到渭桥上，便纵身跳入河水，家人把他救出，他便借机装死才得免征。

光武帝即位后，召宋弘授为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担任大司空，被封为栒邑侯。他所得的租税俸禄收入都用来分养九族中的贫困成员，家中没有资产，因为这种清廉品行而受到称誉。后来调封为宣平侯。

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杨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帝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伺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群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使反服，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弘推进贤士冯翊、桓梁三十余人，或相及为公卿者。

弘当䜩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则服，可乎？”对曰：“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弘在位五年，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数年卒，无子，国除。

光武帝曾问宋弘谁是博通古今的学者，宋弘推荐沛国的桓谭学问渊博，几乎可以比得上杨雄和刘向父子。于是光武帝征召桓谭授他为议郎、给事中。光武帝每次设宴，常常叫桓谭弹琴，对他弹的浮靡的音乐曲调非常喜欢。宋弘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悔不该推荐他，当探知桓谭从宫内出来，便穿好朝服端坐府上，派小吏召见桓谭。桓谭来了后，不给他设座并责备他说：“我之所以向皇上荐举你，是想让你以道德辅助国家，而今你却屡进郑声来扰乱雅乐和颂乐，这不是行为忠正的人所应该做的。你是准备自我改正呢？还是要我以法来匡正呢？”桓谭向宋弘叩头谢罪并告辞，但等了好久才让他走。后来大会群臣时，光武帝又让桓谭弹琴，桓谭看见宋弘，失去常态。光武帝深

感奇怪问他为何如此。宋弘便离座摘下帽子向光武帝谢罪说：“我之所以向陛下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用忠正的言行引导主上，现在他让朝廷迷恋喜悦郑声，这全是臣的罪过。”光武帝听后立即改变神色并致谢意，令他把帽子戴上，此后就不再让桓谭做给事中。宋弘推举进用贤士冯翊、桓梁等三十多人，其中有些人相继做到公卿的高位。

宋弘有一次被光武帝在闲中召见时，御座旁列置有新屏风，上面画有许多仕女像，光武帝多次回头看屏风。宋弘态度严肃地说：“没有见过喜好道德像喜爱美色的人。”光武帝立刻叫人把屏风撤去，笑着对宋弘说：“听到正确的意见便听从，这可以吗？”答道：“陛下增进了道德修养，我高兴不尽。”

当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光武帝跟她一起议论朝臣，暗中观察她对谁有意。公主说：“宋公仪容端庄德才兼备，众大臣都比不上他。”光武帝说：“我将设法探他。”后来宋弘被光武帝引见，光武帝让公主坐在屏风后，便对宋弘说：“俗话说人高贵了便改交朋友，富有了便更换妻子，这是人的常情吗？”宋弘说：“我听说贫贱时的朋友不可忘记，共过患难的妻子不可离异。”光武帝回头对公主说：“看来事情办不成了。”

宋弘做了五年大司空，因考问上党太守的问题没有实据而获罪，被免官回到自己的宅第。几年后死去，没有儿子，封国被免除。

弘弟嵩，以刚强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元和间为太尉，坐阿党窦宪，策免归本郡，自杀。由二子：汉，登。登在《儒林传》。

汉字仲和，以经行著名，举茂才，四迁西河太守。永建元年，为东平相、度辽将军，立名节，以威恩著称。迁太仆，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前在方外，仍统军实，怀柔异类，莫匪嘉绩，戎车载戢，边人用宁。予录乃勋，引登九列。因病退让，守约弥坚，将授三事，未克而终。朝廷愍悼，怛其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相大夫会葬，加赐钱十万，及其在殡，以全素丝羔羊之洁焉。”

子则，字元矩，为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韦著、扶风法真，称为知人。则子年十岁，与苍头共弩射，苍头弦断矢激，误中之，即死。奴叩头就诛，则察而恕之。颍川荀爽深以为美，时人亦服焉。

论曰：中兴以后，居台相总权衡多矣，其能以任职取名者，岂非先远业后小数哉？故惠公造次，急于乡射之礼；君房入朝，先奏宽大之令。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贵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声，戒淫色，其有《关雎》之风乎！

宋弘的弟弟宋嵩，因生性刚强孝顺正直而著名，官做到河南尹。宋嵩的儿子宋由，在元和年间做太尉，因巴结依附窦宪而获罪，被下策书免职回本郡，于是自杀。宋由有两个儿子：宋汉、宋登。宋登的传记在本书《儒林传》中。

宋汉字仲和，以经术品行闻名于世，被选拔为秀才，经过四次迁升做了西河太守。永建元年，任东平王相和度辽将军，平时注意树立名誉节操，以恩威并重而著名。调任太仆后，上表以病自求退职，拜授他为太中大夫，死去。顺帝下策书说：“太中大夫宋汉，洁美的操行如同雪白，正直无邪。从前在边外地区，一直统管军事物资，招抚异族，无不取得好的成绩，因此军车藏而不用，边境人民赖以过着安宁的日子。对你的功勋给予记载，让你登上九卿的职位。你因病退让不就，更加坚守俭朴的品德，当将要授给你三公职位时，未能实现竟然寿终。朝廷无比哀怜悼念，痛苦而悲伤。《诗经》不是说吗：‘速谋建立大功，就赐给你福祉。’现在将让将相大夫会合为你送葬，加赐钱币十万，入殓的时候，给你穿用白丝线缝制的羊羔皮衣，以成全你洁白无瑕的纯洁品德。”

儿子宋则，字元矩，做鄢陵县令，也有名声和业绩。他曾举荐同郡的韦著、扶风郡的法真，被称为善于了解人才。宋则的儿子年刚十岁，和家奴一起练习射弩箭，家奴的弩弓因为弦断使箭飞速射出，误中宋则的儿子，于是他立刻死去。家奴向宋则叩头请罪要求杀掉自己，宋则了解情况后便饶恕家奴。颍川郡的荀爽对此事深以为美，当时人们也特别佩服宋则的做法。

评论说：汉室中兴以后，担任宰相总揽大权的人是很多的，那些因能胜任工作而取得名声的人，难道不是把远大事业放在首位而把小的技能手段当做次要的事吗？因此伏惠公虽在仓猝匆忙之时，却急于恢复乡射的古礼；侯君房入朝，首先奏请定时发布宽大的诏令。凡是才具博大的人是没有一个只顾眼前功用的，政治主张高明的人，他的治理成效就必定远大，这是由于志士仁人的所为都是本于自己良心的缘故。君子靠这点而得到高位，固然是很可贵的；如因行道义而失去官职，也可以说是有所得的。宋弘阻止繁声乐调，劝诫不要好色，真是有《关雎》之风啊！

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间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融欲以为张掖太守，固辞不就；每所饷给，计口取足而已。后与融俱征，复拜议郎，再迁广汉太守，有政绩称。时阴氏宾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辄纠案，无所回避。会洛阳令董宣举纠湖阳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刚正，欲令朝廷禁制贵戚，乃上书曰：“臣闻兴化致教，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理恶。陛下圣德系兴，再隆大命，即位以来，四海晏然。诚宜夙兴夜寐，虽休勿休。然顷者贵戚椒房之家，数因恩势，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臣恐绳墨弃而不用，斧斤废而不举。近湖阳公主奴杀人西市，而与主共舆，出入宫省，逋罪积日，冤魂不报。洛阳令董宣，直道不顾，干主讨奸。陛下不先澄审，召欲加箠。当宣受怒之初，京师侧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 逸，

宾客放滥，宜敕有司案理奸罪，使执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厌远近不缉之情。”光武纳之。

蔡茂字子礼，是河内郡怀县人。在哀帝和平帝时以精通儒学而扬名，他接受朝廷征召应试博士，对策的内容是陈述灾异，因考取高等成绩被提拔为议郎，后来调任侍中。碰上王莽居位摄政，他以病为由自行退职，不在莽朝做官。

适逢天下兵起扰乱不安，蔡茂向来和窦融为好友，便投奔窦融那里避难。窦融想叫他担任张掖郡的太守，他坚决推辞不去就职；每有所馈赠，他总是按人口取够用就行。后来和窦融都被光武帝征召，蔡茂又被授为议郎，再调迁为广汉郡太守，因多有政绩而著称。当时外戚阴氏的宾客在广汉郡地界常违反官吏禁令，蔡茂总是坚决查办，一点也不回避。正值洛阳县令董宣举发督察湖阳公主，光武帝开始时大怒，收审董宣，不久又赦免了他。蔡茂喜欢董宣的刚正，想让朝廷禁制贵戚行为，就上书说：“我听说要振兴教化达到教育的目的，必从增进善行做起；要国康民安，没有比治理恶行更为重要的。陛下具有圣德身系汉室的振兴，再一次使汉室国运兴隆起来，自陛下即位以来，四海之内一派安乐气象。大家理应早起晚睡，勤奋工作。然而最近贵戚皇后的家里，因多次蒙受皇恩具有权势，常冒犯有关官吏禁令，杀人不抵命，伤人不定罪。臣害怕如此下去会使量刑法规弃而不用，斩人刀斧弃而不举了。近日湖阳公主的家奴在西市杀人，却仍和公主一起乘车，出入宫中，逃罪多日，冤死的人得不到报仇。洛阳县令董宣，正道行事不顾一切，冒犯公主杀掉奸恶凶手。陛下不先查明真相，召进董宣便想加以杖刑。当董宣开始受到怒责时，京城的人都侧耳倾听最后的结果；等他蒙受陛下宽恕时，天下的人们都看清了陛下的圣明。现在，外戚骄矜放纵，他们的宾客放任妄为，应命令主事官吏认真考讯和处理那些作恶犯罪的人，使敢于坚持公正的官吏永远发挥作用，以抑制远近不安定的情绪。”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武二十年，代戴涉为司徒，在职清俭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时年七十二。赐东园梓棺，赙赠甚厚。

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主簿郭贺，贺离席庆曰：“大殿者，宫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秩也。衮职有阙，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乃辟贺为掾。

贺字乔卿，雒人。祖父坚伯，父游君，并修清节，不仕王莽。贺能明法，累官，建武中为尚书令，在职六年，晓习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见赏赐，恩宠隆异。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显宗巡狩到南阳，特见嗟叹，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经过，吏人指以相示，莫不荣之。永平四年，征拜河南尹，以清静称。在官三年卒，诏书愍

惜，赐车一乘，钱四十万。

建武二十年，他代替戴涉任司徒，任职期间清廉俭朴勤劳不懈。建武二十三年死于职位上。当时年已七十二岁。皇上赐给东园制造的梓木棺材，所赠助葬的财物非常丰厚。

蔡茂当初在广汉郡时，有一次梦见坐在大殿上，屋脊正梁上有一株禾苗长有三个穗，蔡茂跳上去摘取它得到它的中穗，随即又失去了。他就这个梦问主簿郭贺，郭贺离席站起向他庆贺说："所谓大殿，是宫中官署的形象。屋脊梁上长有禾苗，是象征人臣的最高俸禄。取到中穗，是取得中台职位。拿字来说禾失二字合起来便是秩字，虽说失去禾穗，但意味着因此要得到禄秩了。三公职位如有空缺，您也许会去补缺的。"过一个月蔡茂便被朝廷征召，于是蔡茂就召郭贺做他的掾属。

郭贺字乔卿，雒县人。祖父郭坚伯，父亲郭游君，都坚持纯洁的节操，不在王莽朝内做官。郭贺能严明法律，连连升官，建武时期做尚书令，在职六年，因熟悉过去的史事成例，在很多方面有所匡正和增益。被授为荆州刺史后，皇上引见并赏赐给他许多财物，受到很高的恩宠。等上任后，取得卓异的政绩。百姓感到他的政令措施行之方便，作歌说："郭乔卿的品德仁爱明察，既对朝廷忠正又使上下融洽。"显宗明帝巡察时走到南阳，特别召见郭贺并对他的治政深表叹赏，赐给他三公的礼服，官服官帽。命他在定期巡行所管辖的部属时撤去车上的帷帐，使百姓能看到他的容貌和礼服，以此表彰他有德。凡经过的地方，吏民们便指着互相告诉，没有不为他感到光荣的。永平四年时，明帝召授他为河南尹，因政治清静而闻名。任职三年便死去，皇上下诏书表示怜悯和悼惜，并赐给车一辆，钱四十万。

冯勤字伟伯，魏郡繁阳人也。曾祖父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曰"万石君"焉。兄弟形皆伟壮，唯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孙之似也，乃为子伉娶长妻。伉生勤，长八尺三寸。八岁善计。

初为太守铫期功曹，有高能称。期常从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县冯巡等举兵应光武，谋未成而为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将老母兄弟及宗亲归期，期悉以为腹心，荐于光武。初未被用，后乃除为郎中，给事尚书。以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每引进，帝辄顾谓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为能，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

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杨素有讥议，帝常嫌之，既见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还，陈霸本意，申释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书仆射。职事十五年，以勤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令，拜大

司农，三岁迁司徒。

冯勤字伟伯，是魏郡繁阳县人。曾祖父冯扬，在宣帝时做弘农郡太守。冯扬有八个儿子，都做二千石品级的官，赵地和魏地的人把这视为荣耀，号称他为“万石君”。这些兄弟们都长得高大强壮，唯有冯勤的祖父冯偃，身长不满七尺，因此常因自己短小丑陋而感到羞耻，生怕自己的子孙也像自己一样，就替儿子冯伉娶了个高大的老婆。冯伉生下冯勤，高八尺三寸。在八岁时就善于算术。

冯勤最初是太守铫期的功曹，因有很高的才能而闻名。铫期常跟随光武帝到各地征伐，郡内政事全部委托冯勤。原先冯勤和县中的冯巡等人准备举兵起义响应光武帝，但计划尚未实现便被豪强大族焦廉等人破坏，冯勤就率领老母和兄弟以及同族的亲属投奔铫期，铫期把他们全部作为自己的心腹之人，并推荐给光武帝。起初他没有被光武帝任用，后来被授为郎中，供职尚书。因他筹划军粮，办事精明勤劳，于是受到光武帝的亲近与赏识。每次冯勤被引见时，光武帝总是回顾左右的人说：“他真是一个好官吏啊！”从此便让他主管有关诸侯封爵的事。冯勤分别衡量功绩的大小轻重，所封国土的远近，地势的厚薄，使大家不至于相互超越，因此没有人对所得的封赐不满足心服的。从此封爵的制度规划，没有冯勤就定不下来。光武帝更加认为冯勤能干，凡有关尚书的各种事情，都令冯勤总管起来。

司徒侯霸向光武帝举荐先前的梁县县令阎杨。阎杨往常对朝廷有嘲笑性的非议，光武帝本来一直怨恨他，当看见侯霸的奏章后，怀疑其中有奸，于是大怒，在赐给侯霸的玺书上说：“曾经流放过驩 兜和共工的崇山、幽都怎么可以再去，应知黄钺一落下去人就会失去处所。你是想以身试法呢还是要杀身以成仁人呢？”让冯勤捧着策书去司徒府宣诏。冯勤回来后，向光武帝申明了侯霸的本意，解释了事情的道理，光武帝的怒意才稍有消解，于是授冯勤为尚书仆射。任职十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劳，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后来被调升为尚书令，授为大司农，三年后调升为司徒。

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讌 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勤母年八十，每会见，诏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顾谓诸王主曰：“使勤贵宠者，此母也。”其见亲重如此。

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使者吊祠，赐东园秘器，赗赠有加。

勤七子。长子宗嗣，至张掖属国都尉。中子顺，尚平阳长公主，终于大鸿胪。建初八年，以顺中子奋袭主爵为平阳侯，薨，无子。永元七年，诏书

复封奋兄羽林右监劲为平阳侯，奉公主之祀。奋弟由，黄门侍郎，尚平安公主。劲薨，子卯嗣。卯延光中为侍中，薨，子留嗣。

赵憙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憙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距者。憙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后病愈，悉自缚诣憙，憙不与相见，后竟杀之。

先前曾任三公的人常有人因罪被免职，光武帝很器重冯勤，想让他以善终其一生，就借宴会时召见冯勤的机会很从容地劝诫他说："朱浮对上不忠于国君，对下欺压同僚，终因犯法受惩以至于今，以后的死生吉凶尚不可知，岂不可惜呀！人臣因犯罪被放逐或受死刑，虽可再追加赏赐以财物助葬并享受祭礼，但都不足以抵偿贵重无比的身体。忠臣的孝子，都应看一看前世人的经历，把它作为镜诫。能尽忠于国，侍奉君主没有二心，那么受到的封爵赏赐就可光耀当世，功勋声名就可列于不朽，怎可不自勉呢！"冯勤以后更加敬肃节俭尽忠于国君，号称胜任职事。

冯勤的母亲年已八十，每次会见光武帝，都诏令不必下拜，让侍从扶她上殿，光武帝回头对各位王和公主说："能使冯勤达到贵宠地位的人，就是这位母亲。"她就是这样受到皇上的亲宠和爱重。

中元元年，冯勤逝世，光武帝感到悲伤痛惜，派使者去吊唁祭祀，赐给东园做的棺材，助葬的财物超越常规。

冯勤有七个儿子。长子冯宗继承父亲的封爵，官做到张掖属国都尉。四子冯顺娶平阳长公主，在任大鸿胪时死去。建初八年时，由冯顺的中子冯奋继承公主爵位做了平阳侯，去世后，没有儿子。永元七年，和帝下诏书又封冯奋的哥哥羽林右监冯劲为平阳侯，供奉公主的祭祀。冯奋的弟弟冯由，任黄门侍郎，娶平安公主。冯劲去世后，儿子冯卯继承平阳侯爵位。冯卯在延光年间做侍中，去世后，儿子冯留继承爵位。

赵憙字伯阳，是南阳郡宛县人。年轻时就有气节和操守。堂兄被人所杀，没有儿子，赵憙当时十五岁，常想为堂兄报仇。于是怀藏兵刃结交宾客，后来便去复仇。但仇家当时都在生病，没有人进行抗拒。赵憙认为借人生病之机杀他们，这不是仁人应有的心意，于是暂且放过他们而去。临走时回头对仇人说："你们身体康复后，就去远处逃避。"仇人们都躺在床上自己打自己表示悔恨。后来病好后他们都把自己绑起来去见赵憙，赵憙不见他们，后来终于杀了仇人。

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憙，信义著名，愿得降之。"更始乃征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见，更始笑曰："茧栗犊，岂能负重致远乎？"即除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使诣舞阴，而李氏遂降。憙因进入颍川，击诸不下者，历汝南界，还

宛。更始大悦，谓憙曰：“卿名家驹，努力勉之。”会王莽遣王寻、王邑将兵出关，更始乃拜憙为五威偏将军，使助诸将拒寻、邑于昆阳。光武破寻、邑，憙被创，有战劳，还拜中郎将，封勇功侯。

更始败，憙为赤眉兵所围，迫急，乃逾屋亡走，与所友善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径出武关。仲伯以妇色美，虑有强暴者，而己受其害，欲弃之于道。憙责怒不听，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每道逢贼，或欲逼略，憙辄言其病状，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亲属，皆裸跣涂炭，饥困不能前。憙见之悲感，所装缣帛资粮，悉以与之，将护归乡里。

更始帝即位后，舞阴县大族李氏据守县城攻不下来，更始帝派柱天将军李宝前去劝降，李氏不肯，说：“听说宛县赵氏有个孤孙赵憙，因守信行义而名声卓著，我们愿向他投降。”更始帝便征召赵憙。赵憙这时还不到二十岁，当引见后，更始帝笑着说：“一个小牛犊，怎能背负重物把它送达很远的地方呢？”就任他为郎中，兼代偏将军的工作，令他去舞阴，于是李氏就投降了。赵憙因此进入颍川郡，攻打那些还没有打下的地方，经过汝南郡界，回到宛县。更始帝大为高兴，对赵憙说：“您是一个名家马驹，努力地干吧。”这时正值王莽派王寻、王邑率兵出关，更始帝便授赵憙为五威偏将军，让他协助各位将军在昆阳县城抗拒王寻、王邑。光武帝打败王寻、王邑，赵憙在战斗中受伤，有战功，回来后被授为中郎将，封为勇功侯。

更始帝失败，赵憙被赤眉军所围，急迫中，就越房逃走，和好友韩仲伯等几十人，携带小孩妇女，翻越大山，直出武关。韩仲伯认为自己的老婆有美色，担心遇上强暴家伙，而自己跟着受害，想把她丢在路上。赵憙愤怒地斥责他，不同意他的想法，便用泥涂在仲伯老婆的脸上，把她载在鹿车上，亲自推着走。每次在路上遇见贼，有的想逼迫强夺她时，赵憙总是把她的病情告诉他们，因此得以避免受辱。不久进入丹水县境，遇上更始帝的亲属，都裸身赤脚肮脏困苦不堪，饿得不能行走。赵憙见此情景非常感慨难过，便把自己所装的丝布路费粮食，都送给他们，并保护他们回到家乡。

时邓奉反于南阳，憙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言憙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憙书，乃惊曰：“赵憙真长者也。”即征憙，引见，赐鞍马，待诏公车。时江南未宾，道路不通，以憙守简阳侯相。憙不肯受兵，单车驰之简阳。吏民不欲内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国家威信，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由是诸营壁悉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剧，诏以为平林侯相。攻击群贼，安集已降者，县邑平定。

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憙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贳出子春。

其年，迁憙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憙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憙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当时邓奉在南阳反叛，赵憙向来与邓奉交好，多次写信责备他，但那些进谗言的人因此说赵憙与邓奉合谋叛乱，光武帝因此怀疑赵憙。等邓奉失败后，光武帝得到赵憙当时的信，便吃惊地说：“赵憙真是一位长者。”就征召赵憙，引见他，赐给鞍马，让他在公车等待诏令。当时江南还没能归顺，道路不通，让赵憙暂代简阳侯的相。赵憙走时不肯接受光武帝派的军队，单车赶到简阳城。城中吏民不想让赵憙进城，赵憙就向他们宣布说明，并叫出城中的主管官员向他们示以国家的威力和信用，他们的统帅就开了城门将自己两手反绑归顺了朝廷，由于这样各部军队便都投降。荆州牧向朝廷上奏说赵憙的才能足可治理繁乱的事务，于是光武帝下诏让赵恚任平林侯的相。他攻击群贼，并妥善安抚处置已投降的人，使县邑都平定下来。

后来赵憙被授为怀县县令。有个大族李子春早先做过琅邪相，他强横不法侵吞别人的财产，人们都害怕他。赵憙刚下车接任工作，听说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杀人的事还没有被揭发，就穷追他的邪恶行为，逮捕和考讯李子春，他的两个孙子于是畏罪自杀。京城中为李子春求情的有好几十人，赵憙始终不听。当时赵王刘良得病将死，光武帝亲自去看望赵王，问他有什么想说的。赵王说：“我平素和李子春交往甚厚，现在他犯了罪，怀县县令赵憙想要杀他，我请求给他留条生命。”光武帝说：“官吏奉行法律，法律是不可歪曲和破坏的，你可再说说其他想要说的。”赵王没有再说什么。不久死去，光武帝追念赵王的恩德，便把李子春赦免出狱。

这一年，赵憙被调升为平原郡的太守。当时平原郡盗贼很多，赵憙和各郡一起讨伐搜捕，斩了他们的大帅，余党应受牵连获罪的有几千人。赵憙上奏建议“憎恶邪恶的人只应限于他自身，可以把他们全部迁徙到离京城近的郡中”。光武帝听从这个建议，就把这批人全部移置在颍川郡、陈留郡。赵憙于是抓紧选拔举荐具有义行的人，打击消灭奸恶的人。后来青州地区出现大蝗灾，凡侵入平原境的蝗虫往往死去，由于年年丰收，百姓都为此歌颂赵憙。

二十六年，帝延集内戚讌 会，欢甚，诸夫人各各前言“赵憙笃义多恩，往遭赤眉出长安，皆为憙所济活”。帝甚嘉之。后征憙入为太仆，引见谓曰：“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厚加赏赐。

二十七年，拜太尉，赐爵关内侯。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憙典边事，思为久长规。憙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三十年，憙上言宜封禅，正三雍之礼。中元元年，从封泰山。及帝崩，

熹受遗诏，典丧礼。是时藩王皆在京师，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熹乃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时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熹乃表奏谒者将护，分止它县，诸王并令就邸，唯朝哺入临。整礼仪，严门卫，内外肃然。

永平元年，封节乡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实免。其冬，代窦融为卫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后遭母忧，上疏乞身行丧礼，显宗不许，遣使者为释服，赏赐恩宠甚渥。熹内典宿卫，外干宰职，正身立朝，未尝懈惰。及帝崩，复典丧事，再奉大行，礼事修举。肃宗即位，进为太傅，录尚书事。擢诸子为郎吏者七人。长子代，给事黄门。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邀集内戚举行宴会，大家高兴极了，众位夫人分别在光武帝面前说：“赵熹特重情义，常施恩德，往日我们遭受赤眉军的迫害逃出长安，都是被赵熹救活的。”光武帝对赵熹的这种高尚的行为非常赞许。后来召赵熹到朝廷任太仆，在引见时对赵熹说：“您不但被英雄们保举，连妇人们也怀念您的恩德。”于是对赵熹厚加赏赐。

建武二十七年，拜授赵熹为太尉，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当时南匈奴的单于向光武帝称臣，乌桓、鲜卑同来入京朝见，光武帝让赵熹主管边境的事，让他想一个长治久安的措施。赵熹上书要求把过去内迁的人再迁回来，幽、并二州从此便安定无事。

建武三十年，赵熹上书建议应举行封禅大典，端正三雍古礼。中元元年，赵熹随光武帝封泰山。等到光武帝逝世，赵熹接受遗诏，主管丧礼。这时藩王都在京城，自王莽篡位后引起天下变乱，旧的典章制度都已不复存在，皇太子和东海王等人同住一起同席而坐，失去了尊卑次序。赵熹于是态度严肃起来，横握宝剑立在殿阶，让把各位王扶下去，以明尊卑。当时藩国的下属官员出入宫廷，和朝内百官毫无分别，赵熹便上表奏请谒者护送藩国官属，分住在别的县城，诸王都住在自己的府邸，只在早上辰时和午后申时入宫哭吊。由于整顿礼仪，严格门卫制度，内外才肃然有序。

永平元年，封赵熹为节乡侯。三年春季，赵熹因为考讯中山王相薛修的问题不符事实被免去官职。这年冬季，赵熹代窦融为卫尉。永平八年，他代虞延暂行太尉事，像正式任职一样住在府中。后遇母亲病故，他上疏要求回家去行丧礼，显宗不答应，派使者为他解除丧服，赏赐恩宠非常丰厚。赵熹内管宫中值宿警卫，外主宰相之职，一身正气在朝执政，从未松懈怠惰过。等到明帝逝世，他又主管丧事，再次受命执行重大行动，把丧礼处理得及时而又得当。肃宗即位后，提拔赵熹为太傅，主管尚书事。他的诸位儿子被提为郎吏的就有七人。大儿子赵代，在黄门供职。

建初五年，熹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

正侯。

子代嗣，官至越骑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将军刘尚征羌，坐事下狱，疾病物故。和帝怜之，赐秘器钱布，赠越骑校尉、节乡侯印绶。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无子，国除。

牟融字子优，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以司徒茂才为丰令，视事三年，县无狱讼，为州郡最。

司徒范迁荐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状。永平五年，入代鲍昱为司隶校尉，多所举正，百僚敬惮之。八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十一年，代鲑阳鸿为大司农。

是时显宗方勤万机，公卿数朝会，每辄延谋政事，判折狱讼。融经明才高，善论议，朝廷皆服其能，帝数嗟叹，以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为司空，举动方重，甚得大臣节。肃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赵憙为太尉，与憙参录尚书事。

建初五年，赵憙生病，章帝亲自去看望。等他逝世后，章帝前去吊唁。时年八十四岁。赐给他的谥号为正侯。

儿子赵代继承爵位，官做到越骑校尉。永元年间，他辅助代理征西将军刘尚前去征讨羌族，因事获罪而入狱，后来生病死去。和帝很可怜他，赐给棺材钱布等财物，赠给越骑校尉、节乡侯的印绶。儿子赵直继承爵位，官做到步兵校尉。赵直死后，儿子赵淑继承爵位，因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牟融字子优，是北海郡安丘县人。年少时就学问渊博，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学生，门徒有好几百人，在州里很有名。因他是司徒所举荐的秀才做了丰县县令，任职三年，县内没有诉讼，成为本州郡中治理得最好的县。

司徒范迁举荐牟融忠正无私，经术品行都很纯美，应在朝廷任职，并把他治理的成绩上奏朝廷。永平五年，他入朝代替鲍昱担任司隶校尉，对事多有举发和纠正，百官都很敬畏他。永平八年，代包咸任大鸿胪。永平十一年，代鲑阳鸿做了大司农。

这时显宗正勤于朝政，公卿频繁地去赴朝会，每次总是不断讨论政事，判断案情。牟融由于通晓经典非常有才，善于论辩，朝廷官员都很佩服他的才能；明帝多次嗟叹赞美，以为他的才能足可担任宰相。第二年，他代伏恭做了司空，举动正直庄重，甚得大臣的风范。肃宗即位后，因为牟融为先朝名臣，让他代赵憙为太尉，和赵憙一同参与管理有关尚书的事。

建初四年薨，车驾亲临其丧。时融长子麟归乡里，帝以其余子幼弱，敕太尉掾史教其威仪进止，赠赗恩宠笃密焉。又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除麟为郎。

韦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也。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

大司马。

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好学洽闻，雅称儒宗。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显宗闻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谒者，赐以车马衣服，三迁魏郡太守。肃宗即位，以病免。征为左中郎将、长乐卫尉，数陈政术，每归宽厚。比上疏乞骸骨，拜为奉车都尉，秩中二千石，赏赐恩宠，侔于亲戚。

建初七年，车驾西巡狩，以彪行太常从，数召入，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彪因建言："今西巡旧都，宜追录高祖、中宗功臣，褒显先勋，纪其子孙。"帝纳之。行至长安，乃制诏京兆尹、右扶风求萧何、霍光后。时光无苗裔，唯封何末孙熊为酂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参后曹湛为平阳侯，故不复及焉。乃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还，拜大鸿胪。

建初四年牟融逝世，章帝亲临他的丧礼。当时牟融的长子牟麟回归家乡，章帝因牟融其余的儿子年幼体弱，便命太尉掾史去教他们在丧礼中的应有动作和礼仪细节，赠给的助丧财物和恩宠待遇都极其优厚。又赐墓地在显节陵下，授牟麟为郎。

韦彪字孟达，是扶风郡平陵县人。高祖父韦贤，在宣帝时任丞相。祖父韦赏，在哀帝时任大司马。

韦彪的孝行特别纯正，父母死后，他过度哀痛自损了健康，整整三年不出守墓小屋。守服期满时，已经瘦弱得变了样子，医治好几年才恢复健康。他喜欢学问见识广博，有儒者宗师的美称。建武末年，被举荐为孝廉，授为郎中，后来因病免官，又回家教书授徒。一生安于贫穷乐于守道，恬淡于进取功名决不趋附权势，三辅地区的所有儒者没有不非常仰慕他的。

显宗听说韦彪很有名声，永平六年时，召见韦彪授他为谒者，赐给车马衣服，三次调升做了魏郡太守。肃宗即位后，因病免官。后来召任他为左中郎将、长乐卫尉，他多次向朝廷陈述政治治理的措施和方法，总是以宽厚为基本精神。等他上疏要求退职时，授他为奉车都尉，薪俸为中二千石，章帝对他的赏赐和恩宠，和自己的亲戚相同。

建初七年，章帝西行巡察，让韦彪兼代太常官职随从巡察，屡次召他入见，问他有关三辅地区的旧事，和礼仪风俗。韦彪因此建议说："现在西巡旧都，应追记高祖、中宗时的功臣，嘉奖显扬他们过去的功勋，记取照顾他们的子孙。"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走到长安后，章帝命令京兆尹、右扶风寻找萧何、霍光的后代。当时霍光没有后代，只封了萧何的末代孙萧熊为酂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参的后代曹湛为平阳侯，所以就不再封曹家后人。于是赏赐韦彪很多钱与美味食物，让他回平陵给父母上坟。回来后，授他为大鸿胪。

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

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彪上议曰：“伏惟明诏，忧劳百姓，垂恩选举，务得其人。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置官选职，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谏曰：“臣闻政化之本，必顺阴阳。伏见立夏以来，当暑而寒，殆以刑罚刻急，郡国不奉时令之所致也。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务，当先除其所患。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闲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虽进退舒迟，时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职周密。宜鉴啬夫捷急之对，深思绛侯木讷之功也。往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为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又谏议之职，应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补益于朝者。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又御史外迁，动据州郡。并宜清选其任，责以言绩。其二千石视事虽久，而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赏，勿妄迁徙。惟留圣心。”书奏，帝纳之。

这时向朝廷上表陈事的人，有很多说各郡国贡士举贤都不是根据功绩大小和升官的先后次序，所以地方官吏更加态度松懈工作粗疏，这种罪责全在州郡。章帝于是下诏书给公卿朝臣让大家讨论此事。韦彪上书建议说：“我俯伏在地思考陛下圣明的诏令，全是在为百姓而忧劳，垂恩于选举贡士，务求得到优秀人才。国家确实应把选拔贤士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所谓贤士是以孝行为首。孔子说：‘由于侍奉父母孝因此其忠心可以移到君主身上，所以求忠臣必须到孝子家里去找。’对一般人来说才和行很少能兼而有之，因此孟公绰若让他做晋国诸卿赵氏、魏氏的家臣，他的能力绰绰有余，却没有才能来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忠孝的人，处事所持的态度近于厚道；罗织别人罪名的官吏，处事所持的态度便会近于刻薄。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以正直之道行事，是在于他们君臣都是在实践中受到磨炼的缘故。士应把才行放在第一位，不可仅从以往的功绩和门阀等级出发。然其关键，在于选择二千石。二千石如是真贤人，他所举荐的人就都会是应得的人。”章帝非常赞同他的看法。

韦彪认为由于现世是承接光武和显宗二帝对官吏的教化之后，很多人把苛刻当成本领，再就是选任官职时，不将才能当做必要条件，由于这年盛夏常出现冷天，他上奏规劝章帝说：“我听说政治教化的根本，必须阴阳和谐。但臣下看见自立夏以来，应当炎热而却寒冷，这可能是刑罚太苛刻严急、郡国不奉行时令所引起的。农民急于农务而苛刻的官吏却迫使他们耽误农时，他们按照规定交够赋税而贪婪的官吏却截割他们的钱财，这是他们最大的祸患。要想关心帮助人们所做的工作，就应首先铲除他们所忧患的灾祸。天下的关键部门，在于

尚书，尚书人选，岂可不重视？而近时常从郎官超升这个职位，他们虽熟悉文法，擅长于应对，但那只是分析明辨的小聪明，太抵都缺乏大的才能。应选择曾经做过州宰素有声名的人，他们虽然行动有些迟缓，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然而这些人思想端正一心向公，执行任务周到细密。应以啬夫对文帝的捷急应对为鉴戒，深思一下绛侯周勃口虽不善于讲话而屡建大功的情况。从前为考问楚王刘英的叛逆使讼事大起，所以安置令史来辅助郎官，而这些人大多是小人，好做非法牟利的事。如今致力于简省，这种官职都可取消。再就是谏议这种职位，应起用公正耿直的人士，要博学多才而又正直、能对朝廷有所补益的人。现今或可从征召考试的人中选拔任用大夫。另外御史外调，往往占据州郡职位。看来对上述职位都应该精选任职人员，并对其进言和政绩要有明确要求。若二千石在一地任职虽久，但为吏民感觉方便习惯的，就应增加俸薪予以重赏，不应随便调动。只要圣上留心就可。”此书上奏后，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元和二年春，东巡狩，以彪行司徒事从行。还，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门、太医问病，赐以食物。彪遂称困笃。章和二年夏，使谒者策诏曰：“彪以将相之裔，勤身饬行，出自州里，在位历载。中被笃疾，连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复以加增，恐职事烦碎，重有损焉。其上大鸿胪印绶。其遣太子舍人诣中臧府，受赐钱二十万。”永元元年，卒，诏尚书：“故大鸿胪韦彪，在位无愆，方欲录用，奄忽而卒。其赐钱二十万，布百匹，谷三千斛。”

彪清俭好施，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著书十二篇，号曰《韦卿子》。

族子义。义字季节。高祖父玄成，元帝时为丞相。初，彪独徙扶风，故义犹为京兆杜陵人焉。

元和二年春，章帝东行巡察，让韦彪暂代司徒的工作随从巡视。回来后，因病乞求退职，章帝派小黄门、太医去问病，并赐给食物。不久韦彪声言病危。章和二年夏，章帝令谒者向韦彪宣策令说：“韦彪以将相的后代，身勤行正，从乡里中出来做官，在位经历多年。中途得了重病，连连上书求退。您的年龄已五六十岁，不能再增任务，恐怕工作烦碎，进一步损害健康。现可缴上大鸿胪印绶。将派太子舍人去宫中府库，把赐给您的二十万钱授给您。”永元元年，韦彪死，和帝诏令尚书：“过去大鸿胪韦彪，在位期间无任何失误，正想再次录用他，却突然死亡。可赐给他二十万钱，一百匹布，三千斛谷。”

韦彪一生清廉节俭喜好施舍，所得薪俸与赏赐都分送给宗族成员，家无余财。著书十二篇，书名叫《韦卿子》。

韦彪有个侄儿叫韦义。韦义字季节。韦义的高祖父韦玄成，在元帝时为丞相。当初，韦彪家单独迁居扶风郡，所以韦义仍是京兆尹杜陵县人。

兄顺，字叔文，平舆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数辟公府，辄以事去。司徒刘恺复辟之，谓曰：“卿以轻好去就，爵位不跻。今岁垂尽，当选御史，意在相荐，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马齿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滞疾，不堪久待，选荐之私，非所敢当。”遂跣而起。恺追之，径去不顾。安帝西巡，征拜议郎。

义少与二兄齐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举理剧，为广都长，甘陵、陈二县令，政甚有绩，官曹无事，牢狱空虚。数上书顺帝，陈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征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讥切左右，贬刺窦氏。言既无感，而久抑不迁，以兄顺丧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广都为生立庙。及卒，三县吏民为义举哀，若丧考妣。

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大将军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车备礼征，至霸陵，称病归，乃入云阳山，采药不反。有司举奏加罪，帝特原之。复诏京兆尹重以礼敦劝，著遂不就征。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以陈蕃、窦氏既诛，海内多怨，欲借宠时贤以为名，白帝就家拜著东海相。诏书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为受罚者所奏，坐论输左校。又后妻侨恣乱政，以之失名，竟归，为奸人所害，隐者耻之。

大哥韦顺，字叔文，曾任平舆县令，有高名。二哥韦豹，字季明。屡被召到公府做官，常以有事为由而离去。司徒刘恺又征召他，对他说：“您因对做官和退职都不重视，因此爵位一直升不了。现在将到年终，应当选举御史了，我想推荐您，您可在这里留住一段时间吗？”韦豹说：“我像老了的犬马，牙齿已经衰落，旅行能力已很差，因仰慕您的高恩，所以没有能自动割断我们的关系。而且我有视力昏花顽固不愈的老病，是不可久待的，选荐我的私情虽好，但并不是我所敢当的。”于是他光着脚起来就走。刘恺去追他，他径直走去连头也不回。后来安帝西巡时，征召并授他为议郎。

韦义年少时和两个哥哥名声相同，最初在州郡做官。太傅桓焉召举他治理繁乱的事务，曾做广都县县长，甘陵县、陈县的县令，很有政绩，官署没有出过事，牢狱空虚。他屡屡上书给顺帝，陈述应依古代制度，对官吏进行考功以定他们的升降，可召集有名的儒者，具体制定这种考功的制度。他又指责皇上的左右近臣，指责讥刺窦武。他的话没有产生影响，自己却长久受到抑制不得迁升。后因大哥韦顺的丧事便辞去官职。等召他去公府任职时，他不去就职。广都县在韦义生前就为他立祠庙。等到死后，三县吏民为韦义举哀，好像死去了父母。

韦豹的儿子韦著，字休明。年轻时因经术品行知名于世，不接受州郡的召命。大将军梁冀召他做官，不肯应召。延熹二年，桓帝特令公车备礼去征召他，韦著应召后走到霸陵，又称病回家，便进入云阳山，住在山中采药不回老家。主管官员向桓帝上奏要求加罪于他，桓帝特别原谅了他。又下诏书命京兆尹再以礼敦劝韦著应召，韦著终不

应召。灵帝即位后，中常侍曹节因陈蕃、窦武等人被杀，国内吏民大多怨恨他，便想借着尊宠时贤来取得好名声，于是告诉灵帝派人去韦著家，就地拜他为东海相。因诏书逼迫，不得已，韦著只好解去头巾换上官服去郡中任职。因处理政事使用严刑，被受罚人上奏告发，为此获罪送到左校去服劳役。另外他的后妻骄横放纵扰乱政事，因此坏了名声，最后回家，被坏人所害，隐居不仕的人都为他感到羞耻。

赞曰：湛、霸奋庸，维宁两邦。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弘实体远，仁不忘本。憙政多迹，彪明理损。牟公简帝，身终上衮。

赞辞说：伏湛、侯霸因能弘扬已有的事功，使平原、淮平两地得到安宁。淮平人像孺子思亲一样怀念侯霸，贼寇徐异卿要见伏湛方肯投降。宋弘的确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心怀仁爱不忘根本。赵憙为政留下很多业绩，韦彪明了如何才能得治怎样才会受损。牟公能够做到随时劝谏明帝，最后在上公之位寿终正寝。

# 后汉书卷二十七

##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宣秉字巨公，冯翊云阳人也。少修高节，显名三辅。哀、平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征之，秉固称疾病。更始即位，征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明年，迁司隶校尉。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敬之。

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尝幸其府舍，见而叹曰：“楚国二龚，不如云阳宣巨公。”即赐布帛帐帷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六年，卒于官，帝敏惜之，除子彪为郎。

张湛字子孝，扶风平陵人也。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居处幽室，必自修整，虽遇妻子，若严君焉。及在乡党，详言正色，三辅以为仪表。人或谓湛伪诈，湛闻而笑曰：“我诚诈也。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不亦可乎？”

成哀间，为二千石。王莽时，历太守、都尉。

宣秉字巨公，是冯翊郡云阳县人。年少时修养高尚的节操，在三辅地区名声显扬。在哀帝和平帝之际，见王莽据权专政，侵凌削弱皇族力量，有叛乱的苗头，就隐居到深山中，州郡连连征召他，常称病不去做官。王莽任宰相后，他仍不接受征召。等王莽篡夺皇位后，又派使者去召他，宣秉坚决称病不出。更始帝刘玄即位。召他做了侍中。建武元年，授他为御史中丞。光武帝特下诏命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尚书令在会见天子时都可在专设席位上坐着应对，因此京城人都号称他们为“三独坐”。第二年，宣秉被调任为司隶校尉。他为政只抓大事，省略繁杂细务，众官都很敬佩他。

宣秉生性节约，常用布被，吃蔬菜用瓦器。光武帝曾亲临宣秉府舍，看到后感叹地说：“楚地的龚胜、龚舍虽以清苦著名，但也不如云阳的宣巨公。”当即赐给他布帛帐帷等物。建武四年，授他为大司徒司直。所得薪俸，总是用以收养亲族。对孤身体弱的人，分给他们田地，他自己却没有一点储蓄。建武六年，死于职位上，光武帝非常怜悯和痛惜他，任他的儿子宣彪为郎。

张湛字子孝，是扶风郡平陵县人。他矜严而好礼，动止都有一定准则。居处在没有人的幽室中，也要修整仪容，即使遇到自己的妻和子，也像一位严君。当他在乡里中和人交往时，也总是言谈安详表情

端严，三辅地区的人们都以他为表率。有人说张湛装假，张湛听到后笑笑说："我诚然装假，但别人都装假去作恶，我独装假而去做好事，这不也是可以的吗？"

在成帝和哀帝时期，他做二千石的官。王莽在位时，历任太守、都尉。

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后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主簿进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轻。"湛曰："《礼》，下公门，轼辂马。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五年，拜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常乘白马，帝每见湛，辄言"白马生且复谏矣"。

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禄大夫，代王丹为太子太傅。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故时人号曰中东门君。帝数存问赏赐。后大司徒戴涉被诛，帝强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遗失溲便，因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后数年，卒于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墯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建武初年，他任左冯翊。在郡中积极推行法典礼仪，建立条文教令，于是政治教化大大普及。后来请假回老家平陵，望见县衙门时便下车步行。主簿向他进言说："明府大人您位尊德重，不应如此自轻。"张湛说："《礼记》要求士大夫见君主之门应下车步行，遇辂车之马应伏轼致敬。孔子在乡里，总是保持恭顺的态度。我来到父母所在的故乡，是应尽礼的，怎能说是自轻呢？"

建武五年，他被授为光禄勋。光武帝临朝处理朝政，偶有懈怠的样子时，张湛总要讲述道理劝谏皇上的这种过失。他常骑白马，光武帝每次见到张湛，常说："白马生又要劝谏我了。"

建武七年，因病乞求退职，光武帝授他为光禄大夫，代王丹为太子太傅。等郭皇后被废时，他便称病不参加朝会，光武帝任他为太中大夫，居住在中东门候的房舍中，因此当时人称他为中东门君。光武帝屡次慰问和赏赐他。后来大司徒戴涉被杀，光武帝强令张湛代戴涉为大司徒。张湛到朝堂，竟尿在裤子里，便陈说自己确实病重，不能再任朝事，于是就免去他的官职。几年后，死在家中。

王丹字仲回，是京兆尹下邦县人。在哀帝和平帝时，在州郡任职。王莽在位时，接连征召他都不去。他家财万贯，隐居修养志操，好施舍救济别人。每年农忙时，常用车载着酒菜放在田间地头，等待慰劳干活勤快的人。那些懒惰的人，便自感羞耻不到王丹那里去，都

加倍干活自我勉励。县中各村都学王丹的做法，因此都达到富足水平。对那些轻浮狡黠游荡废业作恶害人的人，王丹总是告知他们的父兄，让他们斥责管教。谁死了他便用财物帮人办丧事，并亲自照护料理。那些遇到死丧之忧的人家，常等待王丹为他们办事，乡邻们对此都已习以为常。这样做了十几年，其教化作用广布乡里，风俗因此淳厚。

> 丹资性方洁，疾恶强豪。时河南太守同郡陈遵，关西之大侠也。其友人丧亲，遵为护丧事，赙助甚丰。丹乃怀缣一匹，陈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缣，出自机杼。"遵闻而有惭色。自以知名，欲结交于丹，丹拒而不许。

王丹生性方正廉洁，憎恨仗势横行的人。当时河南太守、同郡的陈遵，是关西一带的大侠。他的友人死了亲人，陈遵为朋友护理丧事，助丧的财物非常丰厚。王丹却怀抱一匹细绢，放在主人面前说："像我这样的细绢，全是我家自己织的。"陈遵听到这话面有惭色。陈遵以为自己知名于世，想和王丹结交，王丹拒不答应。

> 会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乏，丹率宗族上麦二千斛。禹表丹领左冯翊，称疾不视事，免归。后征为太子少傅。

> 时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及丹被征，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

> 丹子有同门生丧亲，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结侣将行，丹怒而挞之，令寄缣以祠焉。或问其故。丹曰："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时人服其言。

> 客初有荐士于丹者，因选举之，而后所举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惭惧自绝，而丹终无所言。寻复征为太子太傅，乃呼客谓曰："子之自绝，何量丹之薄也？"不为设食以罚之，相待如旧。其后逊位，卒于家。

> 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适逢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缺乏军粮，王丹率领宗族成员献出小麦二千斛。邓禹向光武帝上表让王丹管辖左冯翊地区，王丹称病不去就职治事，被免官回家。后来被征召任太子少傅。

当时大司徒侯霸想和王丹交友，等王丹被征召时，他派儿子侯昱在路上等候迎接。侯昱在王丹车下迎拜，王丹下车还礼。侯昱说："家父想和您结交，为何您却向我回拜呢？"王丹说："君房虽有这话，我却还没有答应。"

王丹的儿子有个同学死了亲人，家在中山郡，儿子告诉王丹想去同学家进行慰问。当结伴将要走时，王丹大怒打了儿子一顿，命他只寄些细绢祭祀死者。有人问王丹为何这样。王丹说："交友这件事的

难处，是不易说清楚的。被世代称颂的是管仲和鲍叔牙的相知，其次是王吉和贡禹的相善。张耳和陈馀为刎颈之交最终却互相仇杀，萧育和朱博是闻名好友也在最后产生误会不和。所以我知道交友能有始有终是很少的。”当时的人都很信服他的话。

当初门客中曾有人向王丹推荐一个士人，王丹因此选中并举荐了这个人，可是后来被举荐的这个人犯了罪，王丹因此获罪被免去官职。那个门客既愧又怕便主动和王丹断绝关系，而王丹对此从不说什么。不久王丹被召任为太子太傅，便叫来那个门客对他说：“你自绝于我，为何把我的修养看得那样低下？”并以不给他饭吃来惩罚他，此后待他仍然一如既往。后来王丹把官职让给别人，死在家中。

王良字仲子，是东海郡兰陵县人。年少时爱好学问，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在位时，他在家卧病不去做官，教授学生一千多人。

> 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辟，大应。三年，征拜谏议大夫，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迁沛郡太守。至蕲县，称病不之府，官属皆随就之，良遂上疾笃，乞骸骨，征拜太中大夫。
>
> 六年，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无书。”恢乃下拜，叹息而还，闻者莫不嘉之。
>
> 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后光武幸兰陵，遣使者问良所苦疾，不能言对。诏复其子孙邑中傜役，卒于家。
>
> 论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不其然乎！张湛不屑矜伪之诮，斯不伪矣。王丹难于交执之道，斯知交矣。

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征召他，他不应召。建武三年，召授他为谏议大夫，他屡有忠言向皇上进谏，举止进退都遵循礼节，朝廷上下都非常尊敬他。后来迁调他为沛郡太守。走到蕲县时，称病不去郡府，属下的官吏都随他停在这里，王良便上表说自己病重，乞求退职，于是征授他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代宣秉任大司徒司直。在职期间谦恭节俭，老婆孩子不住官舍，用的是布被瓦器。当时，司徒史鲍恢因事去东海郡，探望王良家并等候他的家人，王良妻身穿布裙背着柴，从地里回来。鲍恢告诉她说：“我是司徒史，所以顺便来取要捎给王大人的书信，想见到夫人。”王良妻说：“我就是，太辛苦您了，我没有信捎。”鲍恢便下

拜行礼，叹着气回去了，凡听到这事的人没有不赞美王良的。

后来因病回家。一年后又被征召，走到荥阳县，因病重不能再走，便过访他的友人。友人不肯见，说："并没有忠言奇谋却取得高位，为什么那样来往忙碌而不怕麻烦呢？"于是拒绝见他。王良甚感惭愧，此后朝廷连连征召，他总是称病。光武帝下诏并以玄纁礼物聘请他，终不应召。后来光武帝亲临兰陵，派使者问王良的病情，他已不能清楚答问了。光武帝便下诏免除他的子孙在县中的徭役，最后王良死在家中。

评论说：凡利用仁道的人，常借实行仁道追求利益，凡身体力行义的人并不常想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于义。季文子的妾不穿丝织帛衣，鲁国人把这件事当做美谈。公孙弘身着布被，汲黯讥讽他多诈。事实相同而誉毁的议论却有区别，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就是身体力行它和利用它的不同吧？宣秉、王良的地位优越高贵，而宣秉却甘吃蔬食，王良的妻子亲自背柴，可谓行为过俭。但当世的人叹赏他们清廉，君主推崇他们的节操，这岂不是因为他们出于真诚吗！子思说："同样的话如能使人相信，那定是在说话之前就赢得人们信任；同样的命令如能得到推行，那定是在命令之外人们早就相信发令人的真诚。"不是这样吗？张湛不在乎"端庄是伪装"的讥诮，这就是不虚伪。王丹认为交友方面很难，这正是最了解交友之道。

>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
> 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道逢贼数千人，遂掠取财装，褫夺衣服，拔刃向林等将欲杀之。冀仰曰："愿一言而死。将军知天神乎？赤眉兵众百万，所向无前，而残贼不道，卒至破败。今将军以数千之众，欲规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车，不畏天乎？"贼遂释之，俱免于难。
>
> 隗嚣素闻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持书平。后因疾告去，辞还禄食。嚣复欲令强起，遂称笃。嚣意虽相望，且欲优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所志。"林虽拘于嚣，而终不屈节。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

杜林字伯山，是扶风郡茂陵县人。父亲杜邺，在成帝与哀帝时期任凉州刺史，杜林年少时爱好学问为人深沉，家中本来书多，又加上外祖父家张竦父子喜爱文采，杜林跟着张竦求学，知识见闻极其广博，被时人称为通儒。

最初做郡吏。王莽失败后，盗贼四起，杜林和弟弟杜成以及同郡

的范逡、孟冀等人，带领着妻子儿女一起去河西地区客居。路上遇到几千个贼人，于是夺走他们的行装财物，剥夺了他们的衣服，并拔刀向着杜林等人准备杀他们。孟冀昂然地说：“我希望说句话后再死。将军知道天理神明吗？赤眉兵多至百万，所向无敌，只因残暴不行德政，终致破败。现在将军们仗着几千人，想效法霸王之事，不行仁义不施恩德反而遵循前人失败的做法，将军们就不怕天道吗？”贼人于是放了他们，大家才都免除了这场灾难。

隗嚣素来就听说杜林的志向和节操，以深切敬意对待杜林，让他任持书。后来因病乞求离职，并辞还了给他的俸禄。隗嚣又想强令他出来任职，杜林便声称病重。隗嚣心中虽然怨恨，但还想姑且宽容他，于是发令说：“杜伯山天子做不到以他为臣，诸侯做不到以他为友，大概是像伯夷、叔齐一样耻食周朝的粮食。现在且从老师与朋友的地位上，应给他开通道路，以便顺从他的志向。”杜林虽受到隗嚣的拘束，但终不屈服以保全自己的节操。建武六年，杜林的弟弟杜成去世，隗嚣听任杜林守弟丧向东回家。在让杜林走后接着又后悔起来，便追令刺客杨贤在陇山拦杀杜林。杨贤看到杜林亲自推着鹿车，载送弟弟的棺材，便感叹地说：“当今世上，谁还能如此行仁义之事呢？我虽是小人，怎忍心杀害义士！”因此逃走了。

光武闻林已还三辅，乃征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甚悦之，赐车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惮之。京师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闇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明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复下公卿议，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林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从林议。

后代王良为大司徒司直。林荐同郡范逡、赵秉、申屠刚及陇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归之。十一年，司直官罢，以林代郭宪为光禄勋。内奉宿卫，外总三署，周密敬慎，选举称平。郎有好学者，辄见诱进，朝夕满堂。

光武帝听说杜林已回三辅地区，便召授他为侍御史，在引见时，问他有关经书和故典旧事以及西州隗嚣方面的事，听后非常高兴，赐给他车马衣被等物。百官知道杜林是因盛名高德被光武帝重用，非常敬畏他。京城士大夫们都特别赞许他的渊博。

河南郡的郑兴、东海郡的卫宏等人，都长于古文经学。郑兴曾以刘歆为师，等杜林遇见郑兴后，高兴地说：“我能和郑兴水平相等，

当然可以相互探讨交流学问，若卫宏能遇见我，我将对他有所增益。”等卫宏见到杜林后，立刻就对杜林心服口服。济南郡的徐巡，开始时以卫宏为师，后来都改而接受杜林的传授。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一直非常珍爱它，即使遇上灾难困苦，也拿着不离身。现在他把漆书拿给卫宏等人看并对他们说：“我在兵乱中流转离散，常怕这卷经书将要灭绝。没想到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又能传授它，使得这门学问不至于坠毁在地。古文虽不合于时务，但望大家不要后悔所学。”为此卫宏、徐巡更加尊重杜林，从此《古文尚书》便流传开来。

第二年，朝廷大规模讨论郊祀制度时，多数人认为周代郊祀后稷，汉应郊祀唐尧。光武帝又诏令公卿讨论，参加讨论的人都赞同前面的看法，光武帝也同意这些意见。唯独杜林认为周室的兴起，福是由后稷赐给的，汉业的突起，其功绩并非因唐尧而获得。祖宗旧事已有成例，是应继承和遵循的。最后确定服从杜林的意见。

后来他代王良做了大司徒司直。杜林曾推荐同郡的范逡、赵秉、申屠刚和陇西郡的牛邯等人，都被提拔任用，士人多去归附杜林。建武十一年，司直这个官职被废除，让杜林代郭宪为光禄勋。他对内负责宿卫，对外统领三署，处事周密慎重，选荐人才适宜公正。郎官里有喜好学问的，常被杜林诱导引进，他家早晚都是宾客满堂。

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故破矩为圆，斫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臧，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帝从之。

后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东海王，故重选官属，以林为王傅。从驾南巡狩。时诸王傅数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应诏；唯林守慎，有召必至。余人虽不见谴，而林特受赏赐，又辞不敢受，帝益重之。

明年，代丁恭为少府。二十二年，复为光禄勋。顷之，代朱浮为大司空，博雅多通，称为任职相。明年薨，帝亲自临丧送葬，除子乔为郎。诏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贤者之后，宜宰城邑。其以乔为丹水长。”

建武十四年，众大臣上言：“古时肉刑又严又重，因而人们畏惧法令；现在法律定刑轻薄，因此为非作歹的现象不能得到制服。应增加戒律禁令，来从根本上防止犯罪。”当诏书下达公卿大臣征求意见时，杜林上奏说：“人的感情若受屈辱，礼节的风气就必受损害；法律防范过于繁多，只暂求免于罪过的侥幸行为就会兴起。孔子说：‘依

靠政令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整齐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如果用道德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齐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古代的圣明君王，都有深识远虑，做事行动都以宽厚为主，不求多用刑法，周代的五刑总目数不超过三千。大汉初兴时，详细考察了前人成败的经验教训，所以把严苛变成宽厚，砍去雕饰繁多的禁令变为朴素易行的法令，除去秦人苛政，另立宽松的法网，全国人民欢乐喜悦，人人心怀宽厚的德性。等到后来，法令条文渐又不断增多，吹毛求疵，诬陷欺压没有限度。把果桃菜蔬的馈赠，都集中在一起说成贪赃，小事对伦理的原则毫无妨碍，却把它当做处死的根据。所以国家没有清廉人士，家庭没有完美操行。最后达到有法不能禁，有令不能止，上下之间相互欺蒙，作为一种弊病已经很严重了。我以为应像过去的制度一样，不应改变。”光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后来皇太子刘彊自求退位，被封为东海王，因此重选官属。让杜林做东海王师傅。后来随从光武帝到南方巡察。当时各王师傅屡被光武帝宣召，有人常因交游太多，不能接受诏令；唯独杜林保持谨慎作风，有召必至。别人虽然没有受到谴责，而杜林却受到特别赏赐，又因他对这些赏赐一再推辞不敢接受，光武帝就更加尊重杜林。

第二年，代替丁恭任少府。建武二十二年，又任光禄勋。不久，代朱浮为大司空。因他博学高雅见多识广，被称为胜任的宰相。第二年逝世，光武帝亲去临丧送葬，授他的儿子杜乔为郎。又下诏书说：“公侯子孙，必定再做公侯，贤人后代，应该主宰城邑。可让杜乔任丹水县县长。”

论曰：夫威强以自御，力损则身危；饰诈以图己，诈穷则道屈；而忠信笃敬，蛮貊行焉者，诚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赵孟怀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义，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信”，有不诬矣。

郭丹字少卿，南阳穰人也。父稚，成帝时为庐江太守，有清名。丹七岁而孤，小心孝顺，后母哀怜之，为鬻衣装，买产业。后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大司马严尤请丹，辞病不就。王莽又征之，遂与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三公举丹贤能，征为谏议大夫，持节使归南阳，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焉。

更始败，诸将悉归光武，并获封爵；丹独保平氏不下，为更始发丧，衰绖尽哀。建武二年，遂潜逃去，敝衣闲行，涉历险阻，求谒更始妻子，奉还节传，因归乡里。太守杜诗请为功曹，丹荐乡人长者自代而去。诗乃叹曰：“昔明王兴化，卿士让位，今功曹推贤，可谓至德。”敕以丹事编署黄堂，以为后法。

评论说：威力强大可用来自御，威力亏损就会身危；伪饰诈骗用来谋取自己的私利，伪诈被揭穿就会理屈；而正直诚实敦厚敬慎这些

美德，能在蛮貊民族中流行，是因为用道德感染人是大而深的。因此赵孟由于怀着忠心，使一个平民成就了他的仁德；杜林因身行仁义，壮士饶了他的性命。《易·系辞上》说：“人用来帮助人的是诚实。”这说得不错。

郭丹字少卿，是南阳郡穰县人。父亲郭稚，在成帝时为庐江太守，有清廉的名声。郭丹七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小心孝顺，后母非常哀怜他，为他卖掉衣装，去置买产业。后来去长安从师学习，买到入关符节才进了函谷关，于是感慨地叹气说：“我如不坐上使者车，决不出关。”当到京都后，常做主持讲学的人，众儒者都很敬重他。大司马严尤聘请郭丹，他辞病不去。王莽又召他，他便和各位学生逃往北地郡。更始二年，三公举荐郭丹说他贤良多能，于是召郭丹为谏议大夫，拿着符节出使回南阳去，安抚处置和接受投降的人。郭丹自从离家后已十二年，果然乘坐高车出函谷关，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更始帝失败后，各将领都归顺光武帝，并获得封爵；郭丹独自保住平氏县而不降服，为更始帝发丧，穿着丧服祭祀尽哀。建武二年，他便悄悄逃走，身穿破衣乘隙潜行，经历各种险阻，寻求谒见更始帝的妻和子，交还了符信，便回归自己的故乡。南阳太守杜诗聘他做功曹，郭丹推荐乡里中一位长者代替自己而离职回家。杜诗于是感叹地说：“过去的圣明君王振兴教化，使卿士们相互让位，现在郭功曹让位给贤人，可说是表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品德。”于是命令把郭丹让贤的事编写题署在黄堂之中，作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十三年，大司马吴汉辟举高第，再迁并州牧，有清平称。转使匈奴中郎将，迁左冯翊。永平三年，代李诉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与侯霸、杜林、张湛、郭仅齐名相善。明年，坐考陇西太守邓融事无所据，策免。五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迁有清行，代为司徒。

建武十三年，郭丹在大司马吴汉的征召考试中被选为优等，再迁升为并州牧，有清廉公正的名声。后来转任中郎将使匈奴，又调任为左冯翊。永平三年，他代李䜣 做了司徒。在朝中一贯廉洁耿直公正无私，和侯霸、杜林、张湛、郭伋等人有同样的名声并相互友好。第二年，因考讯陇西太守邓融没有可靠根据，被赐策免去官职。永平五年，死在家中，时年八十七岁。因河南尹范迁有清廉的德行，代郭丹做了司徒。

迁字子庐，沛国人，初为渔阳太守，以智略安边，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辅，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复推与兄子。其妻尝谓曰：“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可余奉禄，以为后世业。”迁曰：“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世！”在位四年薨，家无担石焉。

后显宗因朝会问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刘匡对曰：“昔孙叔敖相楚，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孙竟蒙寝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

产，子孙困匮。”帝乃下南阳访求其嗣。长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济，赵相。

吴良字大仪，齐国临淄人也。初为郡吏，岁旦与掾史入贺，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谄称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进曰：“望佞邪之人，欺谄无状，愿勿受其觞。”太守敛容而止。讌罢，转良为功曹；耻以言受进，终不肯谒。

时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署为西曹。苍甚相敬爱，上疏荐良曰：“臣闻为国所重，必在得人；报恩之义，莫大荐士。窃见臣府西曹掾齐国吴良，资质敦固，公方廉恪，躬俭安贫，白首一节；又治《尚书》，学通师法，经任博士，行中表仪。宜备宿卫，以辅圣政。臣苍荣宠绝矣，忧责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义，惧于臧文窃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严禁。”显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见良，须发皓然，衣冠甚伟，夫荐贤助国，宰相之职，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

范迁字子庐，是沛国人。最初做渔阳太守，用智慧谋略安定边防，匈奴人不敢入界。等他在三公和辅相的职位时，家里只有宅院几亩，农田不过一顷，还推让给哥哥的儿子。他的妻曾对他说：“您有四个儿子却没有立锥之地。可以节余一些薪金，来做后世的基业。”范迁说：“我占有大臣的职位却积财求利，拿什么来昭示后世的人呢！”他任司徒四年后逝世，家中没有一担物一石粮的积蓄。

后来显宗明帝趁举行朝会向群臣问及郭丹家的情况，宗正刘匡回答说：“从前孙叔敖做楚国宰相时，马不喂粮，妻不穿丝帛，子孙却蒙受王恩得到寝丘的封地。郭丹在外主管州郡，入朝任三公之职，而家里没有遗产，子孙穷困贫乏。”明帝便下诏令南阳郡访求他的后代。后来大儿子郭宇，官做到常山太守。小儿子郭济，任赵王相。

吴良字大仪，是齐国临淄县人。最初做郡吏，有一年元旦他和掾史到府衙为太守贺年，门下掾王望举杯为太守祝寿，用谄言称颂太守的功德。吴良在下座忽然进前对太守说：“王望是阿谀献媚的奸邪之人，他这些欺人的奉承话实在无礼，希望您不要接受他的进酒。”太守听后立刻收起笑容不接酒杯。宴会结束，太守迁升吴良去任功曹，吴良耻于因几句话而受进用，始终不肯去进见太守。

当时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听到吴良的情况便征召他，任为西曹。刘苍非常敬爱吴良，上奏举荐吴良说：“臣听说治国最重要的，在于获得合格人选；报答恩德的办法，没有比荐士更重要的。臣私下看到府中西曹掾齐国人吴良，禀性敦厚坚贞，公正方直廉洁恭谨，躬行节俭安于贫困，他的志节到老不变；研究《尚书》，为学深通老师的研究方法，其经术可胜任博士，品行堪为人的表率。应该用他担任宫廷宿卫，以辅佐圣皇的政事。臣刘苍得到的荣宠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自感忧虑很深责任很大，私下仰慕公叔文子举荐家臣一同升为大夫的义举，害怕重犯臧文仲嫉贤妒能窃居高位的罪过。所以敢以自己的愚笨

不明，来冒犯威严的朝禁。”显宗把这个奏章拿给公卿们看，说：“前些时因事见到吴良，须发都已雪白，衣冠很是壮美。关于举荐贤才辅助国家，这是宰相的职责，萧何举荐韩信，便设坛拜官授职，不再考察试用。现在就让吴良担任议郎。”

永平中，车驾近出，而信阳侯阴就干突禁卫，车府令徐匡钩就车，收御者送狱。诏书谴匡，匡乃自系。良上言曰：“信阳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舆，无人臣礼，为大不敬。匡执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圣化由是而弛。”帝虽赦匡，犹左转良为即丘长。后迁司徒长史。每处大议，辄据经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时誉。后坐事免。复拜议郎，卒于官。

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后与妻子之蒙阴山，肆力耕种。禾黍将孰，人有认之者，宫不与计，推之而去，由是显名。三府更辟，皆不应。

永平年间，一次明帝乘车外出到近处去，然而信阳侯阴就的车冲犯了禁卫军，车府令徐匡钩住阴就的车，把驾车人逮捕送狱。明帝下诏谴责徐匡，徐匡就自己绑起来请罪。吴良上奏说：“信阳侯阴就依仗是外戚，冲犯陛下的乘车，没有人臣礼貌，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徐匡执法坚守正道，反被交给法官，臣恐圣朝的教化从此被毁坏。”明帝虽赦免徐匡，但仍把吴良降职为即丘县县长。后来调授为司徒长史。每次在朝大议朝政时，总是根据经典发表议论，从不迎合上意和附和一般人的俗论，来希求时誉。后来因事获罪被免官。以后又被授为议郎，死在官位上。

承宫字少子，是琅邪郡姑幕县人。小时就成了孤儿，八岁时为人放猪。乡里中有个叫徐子盛的人，用《春秋经》教授学生有几百人，承宫路过人家休息的棚舍时，很喜欢他教的书，于是便在这里听讲经书，然后请求留在徐的门下，为学生们拾柴。他艰苦劳动了好几年，勤学不倦。当经典已经通晓，便回家教授学生。遇上天下死丧动乱，便率领学生们逃避到汉中，后来和老婆孩子去蒙阴山，尽力耕种。当庄稼将要成熟时，有人来认地说是他的，承宫不和他计较，让给他后便离开这里，因这件事他便名声显扬。三公府署轮番召他，他都不应召。

永平中，征诣公车。车驾临辟雍，召宫拜博士，迁左中郎将。数纳忠言，陈政，论议切悫，朝臣惮其节，名播匈奴。时北单于遣使求得见宫，显宗敕自整饰，宫对曰：“夷狄眩名，非识实者也。臣状丑，不可以示远，宜选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鸿胪魏应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肃宗褒叹，赐以冢地。妻上书乞归葬乡里，复赐钱三十万。

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书。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

敦至。常称病家廷，不应州郡辟召。郡将欲必致之，使县令谲将诣门，既至，卒不能屈。均于是客于濮阳。

建初三年，司徒鲍昱辟之，后举直言，并不诣。六年，公车特征，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敬重之。后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因称病笃，帝赐以衣冠。

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明年，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永元中，卒于家。

永平年间，承宫被召到公车官署。明帝亲临辟雍，召承宫授为博士，又调授为左中郎将。他屡次进献忠言，陈述政见，议论问题时恳切诚挚，朝臣对他那坚定的节守都有些害怕，名声远播匈奴。当时北匈奴的单于派使者入朝要求能见承宫，显宗令他整饰一下衣容，承宫对答说："夷狄人只惑于名声，并不认识人，臣形状丑，不可让远方人看，应选有威容的人去。"明帝就让大鸿胪魏应代替承宫。永平十七年，任承宫为侍中祭酒。建初元年，承宫死去，肃宗章帝对他褒扬叹惜，并赐给墓地。他的妻子上书乞求把承宫葬在老家，章帝又赐钱三十万。

郑均字仲虞，是东平郡任城县人。年少时喜爱黄帝和老子的书。哥哥任县吏，常接受别人送礼，郑均屡次劝阻，总是不听。于是郑均就离家给人当雇工，一年多后，得到钱和丝布，回来把它给了哥哥。说："东西用完可再得到，做官如因贪赃而获罪，就会把自己的一生毁掉。"哥哥被他的话感动，便成了廉洁的官吏。郑均爱行义为人忠厚老实，后来照养寡嫂及留下的孤儿，既关怀又礼貌敦厚周到。他常在家称病，不接受州郡的征召。郡守准备非要把他召来，让县令诈称将亲自去他家，当来到他家，终不能使他屈服。郑均于是去濮阳县客居。

建初三年，司徒鲍昱召他，后来举荐他任直言，他都不去。建初六年，郑均受到公车的特召，又调任尚书，因屡进忠言，肃宗很敬重他。后来因病乞求退职，章帝授他为议郎，他告假回家，于是声称病重，章帝赐给他衣服帽子。

元和元年，章帝下诏告谕庐江太守、东平相说："议郎郑均，做学生时就安于贫困，为人恭俭贤贞严肃，之前在机密职位，因病退休，恪守善道坚贞不移，年老也不懈怠。还有以前的安邑县令毛义，亲身履行退位让贤，等召他时又辞以有病，他们淳厚廉洁的风格，被东州人称誉为具有仁德。《尚书》中不是说了吗：'表扬那些有常德的

人，那是好事啊！’现赐给郑均、毛义谷各一千斛，每逢八月由长官对他们进行慰问，赐给羊与酒，以此显扬他们不平常的品行。”第二年，章帝东行巡察路过任城县，就亲自去郑均家，下令赐给他尚书一级的薪俸一直到死，因此时人号称他为“白衣尚书”。永元年间，死在家中。

赵典字仲经，蜀郡成都人也。父戒，为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笃行隐约，博学经书，弟子自远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荐，征拜议郎，侍讲禁内，再迁为侍中。时帝欲广开鸿池，典谏曰：“鸿池泛溉，已且百顷，犹复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约己，遵孝文之爱人也。”帝纳其言而止。

父卒，袭封。出为弘农太守，转右扶风。公事去官，征拜城门校尉，转将作大匠，迁少府，又转大鸿胪。时恩泽诸侯以无劳受封，群臣不悦而莫敢谏，典独奏曰：“夫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旧典。”帝不从。顷之，转太仆，迁太常。朝廷每有灾异疑议，辄咨问之。典据经正对，无所曲折。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后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

赵典字仲经，是蜀郡成都县人。父亲赵戒，曾任太尉，桓帝即位后，因他参与拥立桓帝的决策被封为厨亭侯。赵典年少时专心隐居静处约束自己，广学经书，因此弟子都从远方来求教。建和初年，四府上表都向桓帝荐举赵典，召授他为议郎，在宫内为桓帝讲学，后来再调为侍中。当时桓帝想广开鸿池，赵典规劝说：“鸿池水泛滥所及，已近百顷，如还想再要加广加深它，这不是提倡唐尧、虞舜的善于约制自己，也不是遵循孝文帝关心人民的做法。”桓帝采纳他的意见，停止开掘鸿池的工作。

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父亲的封爵。出任弘农郡太守，后来迁调为右扶风。因公事被免官，后来被召授为城门校尉，调任将作大匠，调任少府，又调任大鸿胪。当时恩泽诸侯因并无功劳却享受封爵，各大臣心里不高兴但都不敢劝谏皇上，赵典独自向桓帝上奏说：“没有功绩而受赏赐，这不能勉励勤劳的人，对上有愧朝廷对下辱没自身，扰乱天象违反法度。而且高祖立有誓约，不是功臣不封爵。现应对无功受封的人一律削免爵位封地，以维护过去的典制。”桓帝不听。不久，把赵典调为太仆，再调为太常。朝廷每有自然灾异和疑难问题，总去询问他。赵典都根据经典正直对答，从不曲意承顺。每得到赏赐，便分给诸生中贫困的人。后来因规劝力争违忤了桓帝的旨意，被免职回自己的封国。

会帝崩，时禁藩国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曰：“身从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鸟乌反哺报德，况于士邪！”遂解印绶符策付县，而驰到京师。州郡及大鸿胪并执处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义，表请以租自赎，诏书许之。再迁长乐少府、卫尉。公卿复表典笃学博闻，宜备国师。会病卒，使者吊祠。窦太后复遣使兼赠印绶，谥曰献侯。

适逢桓帝逝世，当时禁令藩国诸侯不许进京奔丧吊祭，赵典感慨地说："我从穿粗衣的卑贱人中，蒙皇恩达到上列高位。鸟雀反哺尚且知道报德，何况是士人呢！"于是解下印绶符策交付县令，赶奔京师去吊祭。州郡长官和大鸿胪都坚持要处置他的罪，但公卿百官赞美赵典的义行，上表请求让赵典用租赋收入自我赎罪，朝廷下诏允许这样处置。后来再次调他任长乐宫的少府、卫尉。公卿又上表举荐赵典勤学识广，应让他任国师。恰逢赵典病死，朝廷派使者吊祭，窦太后又派使者兼赠印绶，赐谥号为献侯。

典兄子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

谦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黄琬为太尉。献帝迁都长安，以谦行车骑将军，为前置。明年病罢。复为司隶校尉。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数犯法，谦收杀之。卓大怒，杀都官从事，而素敬惮谦，故不加罪。转为前将军，遣击白波贼，有功，封郫侯。李傕杀司徒王允，复代允为司徒，数月病免，拜尚书令。是年卒，谥曰忠侯。

温字子柔，初为京兆丞，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去。遭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献帝西迁都，为侍中，同舆辇至长安，封江南亭侯，代杨彪为司空，免，顷之，复为司徒，录尚书事。

时李傕与郭汜相攻，傕遂虏掠禁省，劫帝幸北坞，外内隔绝。傕素疑温不与己同，乃内温于坞中，又欲移乘舆于黄白城。温与傕书曰："公前托为董公报仇，然实屠陷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说也。今与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仇，人在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泽日损。而复欲移转乘舆，更幸非所，此诚老夫所不达也。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军还屯，上安万乘，下全人民，岂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杀温。李傕从弟应，温故掾也，谏之数日，乃获免。

赵典哥哥的儿子赵谦，赵谦的弟弟赵温，相继做过三公。

赵谦字彦信，初平元年时，代黄琬任太尉。献帝迁都长安，让赵谦暂代车骑将军，任前置。第二年因病罢官。后来又任司隶校尉。车师王入侍皇帝的儿子为董卓所爱，多次犯法，赵谦把他收捕并杀掉。董卓大怒，杀了都官从事，因素来对赵谦敬畏，所以没有加罪于他。调赵谦任前将军，派他攻打白波贼，因有功，封他为郫侯。李傕杀了司徒王允后，又让他代王允为司徒，几个月后因病免职，授他为尚书令。就在这年死去，谥号为忠侯。

赵温字子柔，最初做京兆郡丞，他叹气说："大丈夫应像雄鸟飞空，怎能像雌鸟伏在窝里！"便弃官而去。遇上大饥荒的年岁，他把家里的存粮用来救济人们的穷困饥饿，救活一万多人。献帝向西迁都时，他做侍中，随车驾到了长安，被封为江南亭侯，代替杨彪担任司空，后来被免官，不久，又任司徒，总管尚书事宜。

当时李傕与郭汜相互攻打，李傕便掳掠皇宫，劫持献帝去北坞，

使内外隔绝起来。李傕素来怀疑赵温不和自己同心，就把赵温接入坞中，又想把献帝移到黄白城。赵温给李傕写信说："您先前托辞是为董公报仇，然而实际上屠杀毁坏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之大是不可能家见户说来为自己辩解的。现又与郭汜因小忿而争斗，以致形成不共戴天之仇，这使人民处在水火之中，民不聊生。因不及时悔悟改过，便成了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想让你们和解。但皇上的命令不能执行，朝廷的威信恩泽日益受到损害。却又想转移皇上，再去不该去的地方，这确是老夫所不明白的。根据《易经》说的，初次超越常理为过失，再次就要涉临危难，第三次若不改，就有灭顶之灾，很不吉利。不如早点共同和解，带军退回驻地，上可安慰皇上，下可保全人民，岂不幸甚。"李傕大怒，想派人去杀赵温。李傕的堂弟李应，是赵温旧日的掾史，他规劝了李傕好几天，才使赵温免去杀身之祸。

温从车驾都许。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操怒，奏温辟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官。是岁卒，年七十二。

赞曰：宣、郑、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据古，张湛矜庄。典以义黜，宫由德扬。大仪鹄发，见表宪王。少卿志仕，终乘高箱。

赵温随从献帝迁都许昌。建安十三年，因召司空曹操的儿子曹丕为掾史，曹操大怒，便上奏说赵温召臣子弟，选荐不合实际，赵温因此被免官。这一年赵温死去，年龄为七十二岁。

赞辞说：宣秉、郑均、王丹、王良，都保持着自身的清廉方正。杜林议事据古而言，张湛平时严肃端庄。赵典坚持义行受到贬斥，承宫品德高尚声名远扬。大仪满头白发，被宪王上表举荐。少卿立志做官，终于坐上了高车。

#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

##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备。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谦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县人。他的父亲在汉成帝时任太乐令。桓谭凭借父亲的地位被任命为郎，也爱好音乐，善于弹琴。他博学多才，全面地学习《五经》，但都只解释书中的大义，不分析文章的章节和句读。会写文章，特别喜欢古学，多次跟刘歆、杨雄讨论分析有疑问的地方。生性特别喜爱杂戏和音乐，为人平易不注重容貌举止和礼仪细节，又喜欢指责议论那些庸俗的儒生，因此经常被人排斥攻击。

汉哀帝、平帝年间，职位仍不高于郎。傅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对桓谭非常友好。这时候，高安侯董贤受到皇帝的宠爱，他的妹妹为昭仪，皇后逐渐被疏远，傅晏为此默默不得意。桓谭进言说："过去武帝想立卫子夫为皇后，暗中寻找陈皇后的过错，最终陈皇后被废除，卫子夫被立为皇后。现在董贤受到皇帝的特别喜爱，他妹妹更受到皇帝的宠爱，恐怕当朝也有卫子夫那样的变故，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傅晏被惊动，说："是这样，但是怎样对付这样的事呢？"桓谭说："刑罚不能施加在无罪人的身上，邪恶不能战胜正直的人。士人凭才智取得君主的信任，女子靠媚道求得君主的欢心。皇后年纪很轻，希求却更加艰难，也许会有人指使巫医，在外面寻找各种方术之

士害她，这不能不防备。您因为是皇后的父亲受到尊重，而且交结了很多宾客，这些人一定会借助您的权势，导致人们的讥讽和议论。您现在不如谢绝宾客、遣散门徒，务必保持谦虚诚恳的品格，这才是修身正家、避免灾祸的方法。”傅晏说：“说得好。”于是遣散门客，进宫禀告皇后，按桓谭所说的告诫皇后。后来董贤果然设法唆使太医令真钦，让他寻找傅皇后的罪过，于是逮捕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把他关进诏狱，审问一无所获，就放了他，因此傅家在哀帝时最终能保全下来。等到董贤为大司马，听到桓谭的名声，想和他交往。桓谭首先给董贤上书，陈述辅国保身的方法，董贤不能采用，桓谭就不再和他来往。在王莽篡位弑君摄政的时候，天下的士人，没有谁不争着颂扬王莽品德高尚，并编造一些祥瑞征兆来求得王莽的欢心，桓谭独自坚守正义，保持沉默。王莽时，桓谭任掌乐大夫，更始皇帝被拥立，召任为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世祖光武帝即位，召桓谭到朝廷待命，因上书谈论政事与皇帝的想法不一致，不被朝廷所用。以后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才任命他为议郎给事中，于是上疏陈述当时应该推行的政事，他说：

臣听说国家的兴废，在于政事；政事是否恰当，在于朝廷的辅佐大臣。辅佐大臣贤明，优秀人才就充满朝廷，治理也就会符合当时的情况；辅佐大臣不贤明，朝中的议论就会不合时宜，而办事也会经常出错。当政的国君，都想推行教化、建立善政，但是有的国政仍然不能治理好，这主要是因为各人对所谓贤者的看法不一样。过去楚庄王问孙叔敖说：“我没有得到治理国事的方法。”孙叔敖说：“国家有事，众人厌恶，恐怕大王不能安定。”楚王说：“不能安定难道只是国君一人的责任，大臣们却没有责任吗？”孙叔敖回答说：“国君对士人傲慢，说士人没有我就无法富贵；士人对国君傲慢，说国君没有士人就无法保住君位。国君有的到丧失政权还不觉悟，士人有的到挨饿受冻

还不进朝当官。君臣不相合，国事就无法安定下来了。”楚庄王说：“说得好。希望相国和各位大夫共同安定国事。”所谓善政，就是要根据不同的风俗来施行教化，考察失误的地方来设立预防的措施，威严和恩德交互实行，文治和武功交替使用，然后政事就会和时代协调一致，浮躁的人也可以安定下来。过去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好比协调琴瑟，不能协调就要解开后重新上弦”。改弦更张难以实行，而违反众意就会灭亡，所以贾谊因为有才能而被驱逐，晁错因为智慧超众被处死。世上虽然有才能出众的人但终究没有人敢谈论政事，就是因为害怕过去的事情再发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况且设置法禁，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坏事，完全符合众人的愿望，大致对国家有利、容易办理的成分多些，就可以了。设置官职任命官吏，是为了治理民众，订立奖励和惩罚的条例，是为了区别善良和邪恶的人，坏人受到处罚，好人就得福了。现在人们相互杀害，虽然已经伏法，但是私人结下了怨仇，子孙相报，后来的怨恨比以前的更深，以至于杀害全家，毁灭家业，而社会上还称赞他们勇敢，所以即使是怯弱的人，仍然尽力去干这些事，这实际是听凭人们自理而再也没有什么法禁了。当前应该重新申明原有的法令，如果已经被官府惩罚还有私自相杀害的，即使一个人逃跑了，也要把他的家属流放到边疆，那些相互伤害的，判罪时要再加两等，并且不能让他们雇人上山伐木来赎罪。像这样，私人之间的怨仇就会解除，盗贼也会平息下来。

治理国家的措施，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抑制人们经商获利，因此先帝禁止人们同时从事两种职业，禁止商人当官从政，这就是用以抑制相互兼并和让人们增长廉耻之心的方法。当前富裕的大商人，借出很多钱财，中等人家的子弟，居间作保，替债主奔走办事，他们的劳苦程度只和臣仆差不多，但他们收取的利息却可以和列侯的收入相

比，因此众人都羡慕和效法他们，以致不种地就有饭吃，甚至大多交换奢侈浪费的物品，以满足声色享乐的需要。现在可以命令商人们相互举报，如果不是靠自己出力而得到的，都作为赃物没收，拿来奖给那些举报的人。这样，人们就会一心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自己，再也不敢把钱财借给别人获利，商业活动少了，商人的力量弱小了，人们就一定会归向农业。农业生产搞好了，粮食收得多，土地的肥力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臣又看到官府根据法令办事，轻重不一，有时一样的事却处以不同的法，相同的罪却得到不同的审理结果，奸官因此能从中做交易、谋私利，自己想救活的人就判决他能活下来，自己想陷害的人就将案件和死刑相比附，这就出现了刑法标准不一的情况。现在朝廷可以命令懂事理通法律的人，校定法律条文和事例，统一法度，颁发到各郡国，并废除旧条文。这样，全国都知道法律标准，处理案件就不会出现有人怨恨和虚妄不实的情况了。

奏章上报后，皇上不采纳。

这时，皇帝正相信人们传说的能显示吉凶的预言、预兆，还经常用这些迷信来决定疑惑不解的事。同时给臣下的奖赏很少，天下不能及时安定。桓谭就又上疏说：

臣以前进献愚拙的话，没有得到皇上下诏答复，心中十分郁闷，现在又冒死进言。愚蠢人出谋划策，也有对朝政有益的，这是因为符合民心、符合事理。人们往往忽略眼前的实事而看重稀奇古怪的听闻，臣考察先王记述的事情，都是以仁义正道为本，没有记载什么奇怪荒诞的事。关于天道性命的事，是圣人孔子也难得说清的事。在子

贡以后，不能再听到了，何况后代学识浅薄的儒士呢，他们能精通这些事吗？现在那些灵巧狡猾、凭自己的小聪明学习了方技、术数的人，妄增古书的内容，假称是前人的预言，来欺骗那些贪婪的小人，连累迷惑君主，难道不应该压制和疏远吗？臣桓谭听说陛下曾竭力斥责方士们的炼金术，这是非常英明的；但是却想听从谶记之言，这又是多么荒谬啊！谶记中的事虽然有时和现实相合，这也不过好像占卜计数的单双偶然相合一样。陛下应该听取正确的意见，发表英明的论断，排除那些小人的胡说，阐述《五经》中记述的大道理，删削那些随声附和的俗言鄙语，重视学识渊博的学者的高论雅谋。

> 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
> 帝省奏，愈不悦。
>
>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
>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
>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同时臣听说世道平安就尊敬讲道谈法的士人，国家有难就看重披甲戴盔的武将。现在圣朝兴复先祖的遗业，陛下作为一国之主，而四方的盗贼还没有完全归服，这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兴邦建业的权谋。臣桓谭观察陛下用兵，对招降和攻下城池的将士，不仅不施以重赏、用恩德来诱导他们，有时甚至掳掠抢夺他们的财物，因此士兵长和首领们，各怀疑心，犹豫不决，营私舞弊的人相互勾结，长期不解散。古代有人说：“天下的人都知道夺取是夺取，却没有人知道给予也是夺取。”陛下如果确实能看轻爵位、重施奖赏，让爵位与财物和将士共有，那么招降什么人而不来，劝说什么人而说不通，攻向哪里而不能破，征伐哪里而不能胜利呢！这样，狭小的地盘就能当做宽广的土地使用，表面迟缓的行动就能收到迅速的效果，灭亡的东西可以又让它存在下来，丢失的东西也可以重新得到了。

皇帝看了奏章，更加不高兴。

之后下诏商议修建灵台的位置，皇帝对桓谭说：“我想用谶记决

定事情，怎么样？”桓谭沉默了很久，说：“臣不读谶记。”皇帝问他不读的原因，桓谭又极力说明谶记不是经典。皇帝非常愤怒地说：“桓谭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拿下斩首。”桓谭磕头流血，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免死。被调出京任六安郡丞，出京后他心中恍恍惚惚，郁郁不乐，结果病死在路上，死时七十多岁。

当初，桓谭写书二十九篇论述当时的政事，书名为《新论》，并上书献给皇上，世祖光武帝认为写得不错。《琴道》还有一篇没有写完，肃宗章帝让班固继续写完。桓谭所写的赋、诔、书、奏章，一共有二十六篇。

汉章帝元和年间，肃宗向东边巡视，到沛国后，专门派使者去祭祀桓谭的坟墓，桓谭家乡的人都以此为荣。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

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智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时，智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晢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赘于人。’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

冯衍字敬通，京兆尹杜陵县人。他的祖父冯野王，在汉元帝时任大鸿胪。冯衍小时候就有奇特的才能，九岁时，能背诵《诗经》，到二十岁就博通群书。王莽当政时，三公中有很多人推荐他，但是冯衍都一一推辞，不肯当官。

当时天下到处起兵，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地区。廉丹召冯衍为掾属，和他一起到定陶县。王莽派人追赶廉丹下诏书说：“粮

仓的粮食完了，仓库的财物光了，可以奋发有为了，可以大战一场了。将军肩负国家的重任，不在战场英勇献身，无法报答朝廷的恩德和完成自己的职责。”廉丹惶恐不安，晚上召见冯衍，把诏书给他看。冯衍趁机劝说廉丹说：“冯衍听说顺应潮流而成功，是最符合大道的；违反正道而成功的，也是一种可贵的权宜之计。因此有希望取得成功，不问成功的缘由；从大事考虑，不拘守小节。过去逢丑父留在车上却让他的国君到华泉去取水喝，从而让国君免于受难，因此在诸侯中受到称赞；郑国的祭仲受宋国的威胁立公子突为国君而迫使郑昭公忽出走他国，忽最终得以恢复君位，被《春秋公羊传》赞美。逢丑父牺牲自己而换得国君的生命，祭仲使将要灭亡的郑国得以存在，这都是君子之道。表面上违反众人的意志，但是既能安定国家，又能保全自己，这是贤明智慧的谋虑。所以《易经》中说：‘处于困境就要变化，变化就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上天就会保佑，故事事吉祥，没有不顺利的事。’如果知道行不通却硬要去做，即使军队被打败，将士被伤害，对主上也没有什么好处，自己快要死了，却不能抓住时机做出合乎时宜的事，这样的事，聪明的人不会干，勇敢的人不会做。而且我听说，时机到来的时候就不要懈怠。张良的祖先五代做韩国的相，秦灭韩后，他在博浪沙用铁椎刺杀秦始皇，勇气超过孟贲、夏育，声名比泰山还高。将军的先人，是汉朝的忠臣。新朝建立后，英雄豪杰都不归附。现在天下大乱，人们都心怀汉朝的德政，超过诗人对召公的思念，连召公止息过的甘棠树都爱恋不已，何况他的子孙呢？人们所歌颂的，上天一定顺从它。现今为将军考虑，不如把军队驻扎在一个大郡，安抚那里的官吏，磨炼他们的意志，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每天赐给他们牛肉酒食，接纳英雄豪杰，征求忠诚明智之士的谋略，争得民众的衷心拥护，等待错综复杂的时局的变化，兴办对国家有利的事业，除去对民众有害的弊端，那么福禄就会永远流传下去，功业也就会永不磨灭。为什么将军要在中原地区和全军一起覆灭，让尸体留在荒野做肥料，落得一个身败名裂、侮辱祖先的下场呢？圣明的人把祸害转化为幸福，聪明的人把失败引向胜利，希望明公仔细考虑，不要和庸俗的人见解一样。”廉丹不能听从他的话。军队进发到睢阳，冯衍又劝说廉丹：“我听说英明的人在事物没有显露出形迹时，就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聪明的人在事情没有萌发时，就能预先考虑自己的对策，更何况对那些明明白白的事呢？凡是祸患都是由于疏忽引起的，都是在微小的隐患中发展起来的，失败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时机到来了就不要失去。公孙鞅说：‘行为出众的人，要被世俗之辈所非议；有独特见解的人，会被一般的人所嘲笑。’所以相信庸俗人的论调，就会破坏坚决果敢的谋略，效法一般人的操守，就会失去高尚的品德。决断是聪明的主宰，疑虑是坏事的根子。时机不

会重新再来，明公不要再考虑了。”廉丹仍然不听从，军队进击到无盐县，廉丹和赤眉军作战时死去。冯衍也流亡到河东郡。

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永曰：

衍闻明君不恶切悫之言，以测幽冥之论；忠臣不顾争引之患，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

更始二年，朝廷派尚书仆射鲍永代理大将军的事务，安定北方。冯衍于是用计劝说鲍永：

我听说英明的国君不厌恶恳切诚实的话，因而能揣度深远的议论；忠臣不顾及援引事例谏诤所带来的祸患，因而能通晓帝王纷繁政务的变化。因此君臣同时出力，功业和声名都能建立，他们的功绩刻在钟鼎或石碑上，美好的名声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现在我幸运地遇上清明盛世，正是我发表正直言论的时候，怎么敢于拱手无为、默默无言，避免罪责，而不竭尽自己的忠诚呢？

伏念天下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挐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喢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惠爱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群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得磋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兴之主，齐桓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贼，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

臣认为天下的民众遭受王莽的祸害已经很久了。从出兵到东郡镇压翟义开始，接着在西海郡作战，巴、蜀两郡沦落于西南夷，边境被匈奴抢掠，朝廷派兵万里远征，多年让士兵暴露在荒野，接连不断的灾祸不能解除，战争长期不能停止，刑法更加严厉，赋税更加沉重。强大的军事集团，在外面横冲直闯；朝廷百官，在里面贪污受贿，残害人民。老百姓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父子流亡，夫妻分离，房屋村落化为废墟，土地一片荒芜，疾病到处流行，灾害时时发生。于是在江湖上，大海边，狂风席卷，恶浪翻滚，民众相互践踏，全国人民，

肝脑涂地，死亡的人数，超过大半，灾祸毒害的程度，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心，普通老百姓，奴仆妇女，都怀抱怨怒。皇帝凭着圣德和威风，迅速地兴起，率领宛县、叶县的兵众，带着散乱的士兵，在昆阳血战之后，长驱直入，进到武关，打败百万之师，摧毁王莽九位虎将的军队，威震四海，席卷全国，消除祸乱，诛灭奸凶，一年之间，全国安定。皇上继承高祖的伟业，治理中断了的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使得国家重新兴复，汉朝的德运得以重新发扬光大，他的恩德超过了过去，功绩举世无双。天下的民众认为他们之所以能脱离新朝的统治，回复到英明的汉朝，应当是因为蒙受他的福气和依靠他的宏愿。这时最容易普遍地给人民施予恩德，就好像顺着大风飞扬鸿毛一样。但是当前各将领抢掠财物，违背常理，杀死民众的亲人，强占民家妇女，烧毁他们的房屋，抢夺他们的财产，饥饿的人只得吃树皮草根，挨冻的人只好光着身子、打着赤脚，百姓满怀怨仇，毫无希望，不知归向谁。现在大将军靠自己贤明的品德，行使刺史的权利，统领全军的政事，安抚并州的人民，如果能把仁爱之心，施加给老百姓，超过一般人的高尚名声，就会被广泛地传颂，因此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来盼望您的人，就不只是一个人了。而且大将军的政事，难道一定要等朝廷朝会后才实行，并且空自约束自己、修身养性吗？将军将要完成安定国家的伟业，成就天地间的首功了。过去周宣王是一个中兴之主，齐桓公是称霸诸侯的国君，也还要有申伯、召虎、管夷吾、尹吉甫等人排除坏人，安定疆土。何况地域宽广的汉朝？现在英明的皇帝又复兴了汉朝，而大将军是辅佐他的栋梁之材，这确实是不能疏忽大意的。

> 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人愁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生人之命，县于将军，将军所杖，必须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虽则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畅，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观孙吴之策，省群议之是非，详众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风，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望之策，何以加兹！

而且我听说，出兵的时间长了力量就会枯竭，人过于担忧就会产生变故。现在邯郸的敌寇还没有消灭，真定的贼寇又来侵扰，而大将军所统领的地区，不超过一百里，守城之战不停，战斗不止，战事如云，百姓恐慌，将军为什么自我懈怠，不为当前的局势深深地担忧？

并州这块地方，东边有名关围绕作屏障，北边和强大的匈奴接壤，粮食的收成特别好，人口众多，资产丰富，正是四方征战之地，将士们攻守的战场。如果发生意外的事情，将怎样对付呢？所以说“平常不积累道德，人们就不会为你所用。不预先做好准备，就难以应付突发的事变”。现在人民的生命，都悬挂在将军的手上，将军所依靠的，必然是优秀的人才，因此应该撤换那些不称职的人，再选拔贤能的人来充当。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一定有忠诚老实的人在里边。确实能得到这样的人，来接受将军的英明领导，那么即使是出自乡村的人，也都会被将军的恩德感动，考虑努力地为将军出力。然后再选拔精锐的兵卒，征发驻守的军士，大军整顿好了，军备准备充足了，再选择肥沃的土地，找到山水便利的地方，制定军队垦田种地的政策，学习射箭打仗的技术，那么将军就会威风远扬，人们也就会安居乐业了。如果镇守太原，安抚上党，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组织著名的贤能辅佐，天下没有变故，就足以显示出好名声，一旦有事变发生，就可以建大功，立大业。希望大将军表现出英明的才能，深刻地思考问题，学习《六经》的理论，研究孙子、吴起的谋略，考察民众议论政事的是非，详细了解各位士人的才能，以便遵循《周南》歌颂的治政方针，推行《甘棠》诗传颂的美政，使得功业千年传颂，富贵永远流传。这样，伊尹、吕尚的谋略，又怎能超过将军呢！

> 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捍卫并土。
>
> 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后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约，衍乃遣邑书曰：
>
> 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岂不哀哉！

鲍永平常就很看重冯衍，并且有权自己任命副将，于是立冯衍为立汉将军，兼任狼孟县长，带兵驻扎在太原，和上党郡太守田邑等人一起修缮武器装备，供养训练士兵，保卫并州。

到世祖即位，派宗正刘延攻打天井关，和田邑连续作战十多个回合，刘延不能前进。田邑去接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刘延捉住。后来田邑听说更始帝失败了，就派使者到洛阳进献玉璧和马匹，朝廷立即任命他为上党太守。于是派使者招降鲍永、冯衍，鲍永、冯衍等人怀疑，不肯投降，而且对田邑违背以前的盟约感到很愤怒，冯衍于是写信给田邑说：

听说晋文公出奔在外，子犯曾表现出他的忠诚，赵武遭受灾难，程婴就显示出他的贤能，这两个人履行忠义是恰当的。现今淮阳王、穰王、随王背叛朝廷，赤眉军危害国家，天下纷纷攘攘，国家将要崩溃，这正是忠臣建功立业、志士驰骋疆场的时候。先生担任郡守，主管一个大郡。上党这个地方，四边有坚固险要的边塞，东边有三关作掩蔽，西边是国都的屏障，为什么要把它交出来资助敌方，引起全国混乱，增加仇敌的力量呢？这难道不可悲吗！

> 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郕，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之利，而被畔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窃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累之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怨，上不损剖符之责，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

我听说，一旦屈膝为臣，就应该没有二心；即使只有提桶打水的本领，也要守住打水的器具，不随便借给别人。因此晏婴在盟誓的时候，有人把曲戟放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改变盟辞；谢息为主子守郕邑，别人以晋国、鲁国的势力威胁他，他也不丧失主子的郕邑。按此推理，在内没有人把曲戟放在脖子上，在外得不到桃、莱两地的好处，却背上叛徒的名声，蒙受纳城投降的耻辱，我私自为先生感到羞耻。而且邾国的庶其窃取国家的城邑背叛国君，以取得更大的利益，《春秋》认为即使他地位低下，也要给他在历史上记一笔；莒国的牟夷凭借国家的土地向别国讨饭吃，史书上也不漏掉他的恶名。因此大丈夫一举一动都要想一想是否合乎礼义，没有违背了这条原则而性命和名声都能保全的。我替先生仔细考虑，目前不如和鲍尚书同心协力，以显示自己忠诚坚贞的节操，建立超过一般人的功勋。如果是因为母亲被拘囚的原因，那么能弃官逃命，归向尚书，同样既能保全大义，也能使敌人解怨，对上不损害郡守的职责，对下足以救全家老小的性命，昂首高谈，也无愧于天下。如果贪求上党郡守的职位，舍不得丢弃一点实际利益，我恐怕先生一定要遇上像秦国围攻赵国那样的忧伤，上党又会遭受往日的祸害。过去晏平仲接受了延陵季札的教诲，最终免除了栾、高之难；孙林父不听从叔孙豹的告诫，故背上了一辈子的坏名声。我认为先生听到这些最忠诚的劝告，一定会像万箭穿心一样，如果不是环城固守，就会鞭马疾走而不顾了。圣人能使祸害转化为幸福，聪明人能把失败引向胜利，希望先生在当前的形势下

自强不息，不要和一般人的见解一样。

邑报书曰：

仆虽驽怯，亦欲为人者也，岂苟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颈，不易其心，诚仆志也。

间者，老母诸弟见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若使人居天地，寿如金石，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龄之期，未有能至，老壮之间，相去几何。诚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受戮，妻儿横分，邑之愿也。

间者，上党黠贼，大众围城，义兵两辈，入据井陉。邑亲溃敌围，拒击宗正，自试智勇，非不能当。诚知故朝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其事昭昭，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存亡诚云命也。邑虽没身，能如命何？

田邑回信说：

我虽然胆小无能，也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难道会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吗！曲戟放在颈上，不改变自己的思想，确实是我的志向。

近来，老母亲、各个兄弟被拘囚在军中，而我仍然镇静不顾，这难道不是重视节操吗？假使人生活在世界上，寿命像金属石头一样，那么做到长生不老和躲避死亡是可以的。现在没有人能活到一百岁，老年和壮年之间，相隔有多少？假使旧主还在，我仍然能对他尽忠尽义，即使老母亲被杀，妻子儿女突然意外地分离，这也是我的愿望。

前不久，上党狡猾的贼寇，大批地围城，两队义兵，占据井陉关。我亲自打破敌军的围困，抗击宗正刘延，估量自己的才智和勇气，不是不能阻挡他们。确实是知道旧主更始帝已经被兵士杀害，新皇帝的司徒已经安定了三辅地区，陇西、北地二郡听到消息就立即响应。这些事情清清楚楚，就是日月在天上运行、河海被大地围绕着的事实，也不比这些事情明白。死生是由命运决定的，富贵是由上天安排的。天下的存亡，确实是命中注定的。我即使牺牲生命，又怎能抵住命运的安排？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义，义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义，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义其谁为；老母拘执，恩所当留。而厉以贪权，诱以策马，抑其利心，必其不顾，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历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厌事为。况今位尊身危，财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长、敬通揭节垂组，自相署立。盖仲由使门人为臣，孔子讥其欺天。君长据位两州，加以一郡，而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宗正临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国权日损，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见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茧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卫女驰归唁兄之志。主亡一岁，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为臣，焉知为主？岂厌为臣子，思为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荡北海，事败身危，要思

邑言。

做人的根本道理，在于有恩有义，义有应该履行的时候，恩有要报答的时候。君臣之间存在着最大的义，母子之间是最大的恩。现在旧主已经死去，还为谁履行义？老母亲还被拘留着，这是应当报恩的时刻。而先生讽刺我贪求权位，又以鞭马疾走引诱我，我已抑制了自己的求利之心，就什么也不会顾及，这是多么愚蠢啊！

我今年三十岁，历任卿士之职，生性很少有欲望，不愿意有所作为。何况现在地位越高，处境越不安全，财产越多，生命越危险，鄙陋之人都知道这点，为什么还要怀疑君子呢？

鲍君长和先生依仗节操掌印当官，互相委任。仲由让孔子的学生为孔子组织治理后事的“臣”，孔子批评他欺骗上天。君长占据两州的职位，外加一个郡，但是河东郡背叛朝廷的时候，他的部队却不进入彘县，上党被围困，他却不敢察看一下大谷要道，宗正刘延进入上党境内，没有人能援助我。敌兵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国家的权力逐渐减损，三王背叛朝廷，赤眉军谋害君主，没有看见人日夜兼程地奔赴艰难之地，没有看见人像墨子那样万里奔驰解救宋国，像申包胥那样长途跋涉保全楚国，像许穆夫人那样作诗表达悼唁哥哥的悲痛之情。主上失落了一年，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住所，白白地寄希望于胡言乱语，得过且过地在边塞尽力。主上活着不能很好地侍奉，死去了怎么侍奉？不知道怎么当臣子，怎么知道如何做主子？难道是厌恶当臣子，想做君主了吗！如果想干摇动泰山、震荡北海这样的事，事情失败、处于危境的时候，要想想我的话。

衍不从。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书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婿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邑悉系之。又书劝永降，永不答，自是与邑有隙。邑字伯玉，冯翊人也，后为渔阳太守。永、衍审知更始已殁，乃共罢兵，幅巾降于河内。

帝怨衍等不时至，永以立功得赎罪，遂任用之，而衍独见黜。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记有之，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报之，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顷之，帝以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抚边境。书奏，帝将召见。初，衍为狼孟长，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时略为司空长史，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间，衍遂不得入。

冯衍不听从他的。有人散布谣言说更始帝跟随赤眉军到了北方，鲍永、冯衍相信了，所以把军队驻扎在界休县，他们正要传递公文到

上党郡，说皇帝在雍县，以便迷惑老百姓。这时鲍永派弟弟鲍升和儿子的女婿张舒引诱涅城县投降，张舒的家属在上党郡，田邑把他们全都捆绑起来。又写信劝鲍永投降，鲍永不回信，从此和田邑有隔阂。田邑字伯玉，冯翊郡人，后来担任渔阳郡太守。鲍永、冯衍知道更始帝确实已经死了，才共同停兵，只缠着幅巾到河内郡投降。

皇帝怨恨冯衍等人不按时到，鲍永因为立了功得以赎罪，朝廷于是任用鲍永，而冯衍一个人被免职。鲍永对冯衍说："过去高祖奖赏有罪的季布，诛杀立功的丁固。现在遇到英明的君主，又担忧什么呢！"冯衍说："有这样的记载，一个人挑逗邻居的妻子，挑逗年纪大的，年纪大的骂他，挑逗年纪轻的，年纪轻的答应了他，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这个人却娶那个年纪大的。有人对他说：'这不是那个骂你的吗？'他说：'做别人的妻子我希望她答应我，做我的妻子我希望她骂别人。'天命难以知道，做人的原则容易保持，保持节操的臣子，还怕什么死亡？"不久，皇帝任命冯衍为曲阳县令，他斩杀势力强大的盗贼郭胜等人，使五千多人投降朝廷，按功劳应该受封，因为有人说坏话破坏他的声誉，所以朝廷没有对他行赏。

建武六年发生日食，冯衍上书陈述八件事：一是要显明文德，二是要奖励武功，三是要修治旧功，四是要招引优秀人才，五是要区别善恶，六是要简化法令条例，七是要区别俸禄的等级，八是要安定边境。奏章上达后，皇帝将要召见他。当初，冯衍任狼孟县长，按罪打击挫败了当地大姓令狐略，这时令狐略任司空长史，就向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说冯衍的坏话："冯衍之所以求见皇上，是想诋毁你们。"王护等人害怕，就共同从中排挤离间，冯衍于是不能进见皇帝。

> 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诏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敢复与亲故通。

后来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因为是皇亲外戚，在朝廷非常显贵，他们很敬重冯衍，冯衍就和他们交往，因此被各诸侯王聘请，不久任司隶从事。后来皇帝惩罚西京外戚家中的宾客，因此依法制裁他们，这些人重的被判处死刑和流放罪，其余的被降职罢官。冯衍也因此获罪，曾自己到法庭上请罪。皇帝下诏赦免不予追究。他于是回到西边旧郡，关门自保，不敢再和亲戚朋友往来。

# 后汉书卷二十八下

## 冯衍传第十八下

建武末，上疏自陈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卫青，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贱之臣，上无无知之荐，下无冯唐之说，乏董生之才，寡李广之势，而欲免谗口，济怨嫌，岂不难哉？

臣衍之先祖，以忠贞之故，成私门之祸。而臣衍复遭扰攘之时，值兵革之际，不敢回行求时之利，事君无倾邪之谋，将帅无虏掠之心。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故敢与交通。兴知臣之贫，数欲本业之。臣自惟无三益之才，不敢处三损之地，固让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执货财之柄，居苍卒之间，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家无布帛之积，出无舆马之饰。于今遭清明之时，饬躬力行之秋，而怨仇丛兴，讥议横世。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疏远垅亩之臣，无望高阙之下，惶恐自陈，以救罪尤。

建武末年，冯衍上疏陈述自己的遭遇说：

臣私自思考：以高祖的谋略对待胸怀奇策的陈平，尚且因为有人诋毁就疏远他，有人称赞就亲近他。英明的文帝对于忠诚的魏尚，尚且想用法律衡量就治他的罪，想对他施恩就认为他有功。到了后来，董仲舒谈论道德，被公孙弘嫉妒，李广奋击匈奴立功，受到卫青的排挤，这就是忠臣经常感慨流泪的原因。臣冯衍自思只是一个低贱的臣子，既没有魏无知来推荐我，又没有冯唐为我说话，既缺乏董仲舒那样的才能，又缺少李广那样的权势，却想避免别人说坏话，制止怨恨不满，难道不困难吗？

臣冯衍的祖先，因为对国家忠诚坚贞，酿成家破人亡的大祸。臣冯衍又碰上天下混乱、战火不息的时代，臣不敢走歪门邪道来求得一时的利益，侍奉君主没有不正当的谋略，带领部下没有抢掠百姓的邪念。卫尉阴兴，谨慎细密，在内行为严谨，对外远离嫌疑，所以臣敢于和他来往。阴兴知道臣贫穷，多次想资助钱财帮我建立家业。臣自思不属于古人所说的三种益友之才，又不敢处于三种损友的地位，因此坚决推辞不接受。先前在更始时，臣在太原掌管钱财大权，正遇上非常时期，虽然任职二十多年，但臣的家产一年年减少，生活一天天贫穷，家中没有积累的布帛，出门没有漂亮的车马。现在遇上清明的

时代，正是臣修身立功的时候，却遭到很多人的怨恨，他们对臣议论纷纷。这大概是富贵之家容易做好事，而贫穷的人难得把事做完美的原因吧。被疏远的山野之臣，无法仰望朝廷，只好惶恐地陈述自己的心迹，以减轻罪过。

书奏，犹以前过不用。

衍不得志，退而作赋，又自论曰：

冯子以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风兴云蒸，一龙一蛇，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臧，进退无主，屈申无常。故曰："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与物趣舍。"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顾尝好俶傥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鸡豚之息；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归家，复羁旅于州郡，身愈据职，家弥穷困，卒离饥寒之灾，有丧元子之祸。

疏上奏后，朝廷仍然因为以前的过错而不任用他。

冯衍不得志，退职回家作赋，并且评论自己说：

冯衍认为一个人的品德，不要像美好的玉石那样被人看重，也不要像丑恶的石头那样被人瞧不起。在风起云腾之时，不论是龙还是蛇，在自然中翱翔，与时代一起变化，一个人难道只能固守一个道德标准吗？当政者用我就努力推行自己的主张，不用我就隐藏起来，是进是退没有一定之规，是屈是伸也不是一成不变。所以说："有法度还是无法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是对的还是错的，根据事物的变化而取舍。"经常致力于实际的道德修养，而不追求是否在世上出名，忽略细小的礼节，摆脱人间的琐事。端正自己、做事正直，淡泊安闲、纵情快乐。只是曾经喜好卓越豪迈的计策，但当时没有人采用我的谋略，因此经常丧气地长叹，感叹自己生不逢时。长久地滞留在小官的位置上，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压制自己的思想，降低个人的身份，凄凄惨惨，悲哀万分。能伐冰祭祀的豪门贵族，不希求养鸡喂猪得利；家财万千的大臣，不靠经商得利。何况当官食俸禄二十多年，家产却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穷。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时局担忧的人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不能建功立业。离开官场回家，又寄居在州郡作客，越是占据官位，家中越是贫穷，最后挨饿受冻并遭受丧失长子的灾祸。

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郦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酆鄗，周秦之丘，宫观之墟，通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茔焉。退而幽居。盖忠臣过故墟而歔欷，孝子入旧室而哀叹。每念

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鸿烈于后，遭时之祸，坟墓芜秽，春秋蒸尝，昭穆无列。年衰岁暮，悼无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纮。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愍道陵迟，伤德分崩。夫睹其终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咏其道。疆理九野，经营五山，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辞曰：

开岁发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汩吾西征。发轫新丰兮，裵回镐京。陵飞廉而太息兮，登平阳而怀伤。悲时俗之险厄兮，哀好恶之无常。弃衡石而意量兮，随风波而飞扬。纷纶流于权利兮，亲雷同而妒异；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憙？汨先圣之成论兮，懇名贤之高风；忽道德之珍丽兮，务富贵之乐耽。遵大路而裵回兮，孔德之窈冥；固众夫之所眩兮，孰能观于无形？行劲直以离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内自省而不惭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党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发愤而扬情兮，将以荡夫忧心。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病没世之不称兮，愿横逝而无由。

先将军本埋葬在渭陵，哀帝崩驾后，在这里建造陵园。于是只得又在新丰县的东边，鸿门阪的上边，寿安的中间，找到一块地势高敞的地方，这里四通八达、地面广阔，往南可望见郦山，北边和泾水、渭水相连，向东可远望黄河、华山，在龙门山的南边，是通往古代韩、赵、魏三国的道路，往西看是周代的酆、鄗二邑，周、秦两代的遗址，宫殿馆所的废墟，登高遥望千里，览见古时旧都，于是就在这里确定了墓地。远离官场，归家隐居。忠臣经过故都的废墟就感叹不已，孝子进入先人的旧室就哀叹抽泣。经常想到我的祖先，他们在前代表现出高尚的品德，伟大的功业流传到后世，后来遭受到时代造成的灾祸，坟墓荒芜，春秋四季祭祀时，亲疏顺序也没有安排妥当。现在我已年老力衰，悲哀自己一事无成，我将到西边肥沃的土地上耕种放牧，发展生产，恭行孝道，营建祖庙，扩大祭祀。然后闭门讲习道德文章，阅读孔子、老子的著作，或许有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福气。登上山坡，爬上高冈，使精神在广大的宇宙中游荡，让眼睛观览四面八方。游览九州的高山大河，考察古代成功失败的风尚，为道德的衰败沦丧而哀怜悲伤。看到事物的结果就一定考察它原来的情况，思念古人就颂扬他们的高尚情操。考察九州之野的疆土，在五岳中周旋往来，不觉超然有凌云之志。于是作赋自勉，题其篇名为《显志赋》。显志的意思是显言政治风尚的实情与深远玄妙的思想。赋文是：

新年的春天，百花含苞待放。恰逢甲子日的早上，我将迅速地向西远征。从新丰县驾车起程，在镐京徘徊来往。经过飞廉馆我长声叹气，登上平阳县我眼泪纷纷。悲叹时俗万分险恶，哀叹善恶标准不能确定。人们抛弃了标准随意衡量，一个个随波逐流、上下飘动。时俗沉溺于争权夺利，人们都亲近同党而嫉妒意见不同的人；独自坚持正

义、追慕古人，难道不被时人痛恨？时人败坏先代圣人的定论，践踏古代名贤的高风；忽视十分珍贵的道德，追求个人的富贵安宁。我沿着光明大道徘徊不前，履行着深远玄妙的大德；这本来是一般人感到迷惑的事，谁能观察无形事物的未来趋势？行动刚正不阿反而遭罪，这本来是前人就有的事情；我内心仔细反省而不感到惭愧，于是坚定不移继续前进。想到能与尧舜志同道合我就暗自高兴，哀怜我一辈子愁苦辛勤；姑且发泄心中的闷气，以排除我的隐隐忧心。过去的圣贤不能赶上，将来的贤哲又不能预先约会；为身后不能扬名而痛苦，想纵横远逝却无路可行。

陟雍畤而消摇兮，超略阳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亲之日远。陟九嵕而临嶻嶭兮，听泾渭之波声。顾鸿门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纯兮，信吾罪之所生；伤诚善之无辜兮，赍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远兮，岂败事之可悔？虽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泪汍澜而雨集兮，气滂浡而云披；心怫郁而纡结兮，意沉抑而内悲。

瞰太行之嵯峨兮，观壶口之峥嵘；悼丘墓之芜秽兮，恨昭穆之不荣。岁忽忽而日迈兮，寿冉冉其不与；耻功业之无成兮，赴原野而穷处。昔伊尹之干汤兮，七十说而乃信；皋陶钓于雷泽兮，赖虞舜而后亲。无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贞而莫达；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韩卢抑而不纵兮，骐骥绊而不试；独慷慨而远览兮，非庸庸之所识。卑卫赐之阜货兮，高颜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循四时之代谢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产兮，尝水泉之所殖。修神农之本业兮，采轩辕之奇策；追周弃之遗教兮，轶范蠡之绝迹。陟陇山以逾望兮，眇然览于八荒；风波飘其并兴兮，情惆怅而增伤。览河华之泱漭兮，望秦晋之故国。愤冯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

登上雍畤而感到幽闲自得，过略阳县后不再返行。想到人生不能有两次生命，更加为一天天地远离亲人而伤心。登上九嵕山又面对着嶻嶭山，倾听着泾水、渭水的波涛声。回头望着鸿门阪而叹息，不禁为儿子的早死而悲痛万分。天命无常，变幻不定，这确是我无辜获罪的原因；感伤一个忠诚正直又无罪的人，竟然在入土时还有遗恨。嗟叹过去思考得不够深远，事情失败了还有什么后悔？即使九死也不瞑目，担心灾难会再降临。眼泪纷纷像大雨落下，情绪勃发如乌云翻动；内心郁闷而纠结不畅，意志沉沦压抑而悲愤难平。

远望着巍峨的太行山，观看着高峻的壶口山；为先祖的坟墓荒芜而哀伤，为宗庙昭穆的排列不显明而遗憾。时光很快地流失，光阴逝去而不等待我们；为自己没有建立功业而感到羞耻，奔赴山野而默默地隐居终身。过去伊尹要求得到商汤王的任用，七十岁时去劝说才取得信任；皋陶在雷泽钓鱼，依赖虞舜才得以亲近。没有这两个人的好遭遇，心怀忠诚也不能显达；带着妻子儿女辛勤地耕田除草，把美好的品德丢在一边不再自夸。像良犬韩卢受到压抑而不被放开，如骏马被拴着而不试用；独自慷慨激昂地观览四方，庸俗之辈不能理解这种

行动。藐视家累千金的端木赐，仰慕颜回追求的高尚德行；敬仰祖先建立的宏伟功业，因此只有走这条路来取得成功。顺应四季的更替变换，分别不同土质的特性；观察山林的各种出产，品尝泉水灌溉的美珍。研习神农氏的本业，采纳轩辕氏的奇策；遵照周先祖后稷的遗教，学习范蠡隐居终身的行动。登上高山极目遥望，放眼远眺四面八方；狂风波涛一起兴起，使人心情惆怅更加悲伤。观览浩渺广大的黄河华山，远望秦晋两代的故城。为冯亭功业无成而悲愤，为冯去疾遭受祸害而怨恨。

流山岳而周览兮，徇碣石与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溯淮济而上征。瞻燕齐之旧居兮，历宋楚之名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国之为墟。驰中夏而升降兮，路纡轸而多艰；讲圣哲之通论兮，心幅忆而纷纭。惟天路之同轨兮，或帝王之异政；尧舜焕其荡荡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终悇憛而洞疑；高阳邈其超远兮，世孰可与论兹？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歌声。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与为朋；苗裔纷其条畅兮，至汤武而勃兴。昔三后之纯粹兮，每季世而穷祸；吊夏桀于南巢兮，哭殷纣于牧野。诏伊尹于亳郊兮，享吕望于酆洲；功与日月齐光兮，名与三王争流。

杨朱号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丝；知渐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关雎》之识微兮，愍王道之将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谲功。忿战国之遘祸兮，憎权臣之擅强；黜楚子于南郢兮，执赵武于湨梁。善忠信之救时兮，恶诈谋之妄作；聘申叔于陈蔡兮，禽荀息于虞虢。诛犁鉏之介圣兮，讨臧仓之诉知；[illegible]子反于彭城兮，爵管仲于夷仪。疾兵革之浸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沉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从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灭先王之法则兮，祸浸淫而弘大。援前圣以制中兮，矫二主之骄奢；馌女齐于绛台兮，飨椒举于章华。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风；褒宋襄于泓谷兮，表季札于延陵。摭仁智之英华兮，激乱国之末流；观郑侨于溱洧兮，访晏婴于营丘。日曀将暮兮，独于邑而烦惑；夫何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驷素虬而驰骋兮，乘翠云而相；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务光而愈。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虑；钦真人之德美兮，淹踌躇而弗去。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风而容与；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许由于负黍。轫吾车于箕阳兮，秣吾马于颍浒；闻至言而晓领兮，还吾反乎故宇。

周游三山五岳而到处观览，又到碣石和洞庭湖巡行；在长江黄河坐船进入大海，沿着淮河济水徐徐上行。瞻望燕齐两国的旧地，经过宋国楚国的名城；为群王无人祭祀而悲哀，为各国化为废墟而悲痛。在中国到处驰骋上下，道路迂回曲折充满艰辛；研究圣哲的高深道理，心中愤懑郁结杂乱纷纭。想到天上的道路各处相同，对帝王们不同的政风提出疑问；尧、舜是那么光明伟大，大禹继承他们的事业并力求革新。我日日夜夜地冥思苦想，整天忧苦悲伤而惶恐万分；高阳帝是那么缥缈高远，世上谁能和他一起讨论？在甘泽之野询问夏启，感伤帝王的法则开始倾覆；颂扬成王、康王的美德，吟咏《周南》、

《召南》的歌声。思念安详和悦的唐尧虞舜，作揖行礼和稷、契交友谈心；他们的后代逐渐繁荣茂盛，到了商汤王、周武王更加兴盛。过去三王是那样精美无瑕，每到末代却有灭祸降临；到南巢为夏桀王哀痛不已，在牧野为商纣王痛哭失声。到亳郊召见伊尹，在酆洲设酒食招待姜太公；他们的功德和日月齐光，他们的声名和三王相并。

杨朱处于十字路口而号啕大哭，墨子看见人染丝就感叹哭泣；知道逐渐感染会改变人的性格，怨恨人们开始做事而不仔细思虑。赞美《关雎》中君王去留有度的思想，哀怜帝王政治的逐渐崩溃；选取周、唐时代的美政，采用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武功。怨恨战国时代造成的灾祸，憎恨权臣们的专横残酷；在南方的郢都贬退楚王，在湨水的大堤上拘捕赵武。敬佩忠诚正直的人挽救了当时的政局，讨厌阴险欺诈之辈的胡作非为；在陈国拜访劝谏楚王的申叔，在虞、虢擒拿向晋君献计的荀息。谴责犁钼 离间圣人的行径，声讨臧仓诽谤智者的丑行；到宋国的彭城讥讽子反，在夷仪封爵奖赏管仲。痛恨战争越来越频繁，为互相攻伐的兴起而悲痛万分；把孙武沉到五湖之中，在长平将白起斩首示众。讨厌人们采取欺诈手段搅乱天下，痛恨纵横家们败坏了社会之风；把苏秦流放到洹水两岸，把张仪幽禁在鬼谷之中。澄清逐渐衰败的德政，痛恨刑罚更加苛刻严峻；烧掉商鞅的法术著作，焚毁韩非的法家理论。谴责专横跋扈的秦始皇，把李斯投放到荒凉的边远地带；他们毁灭了先王的治政法则，给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灾害。援引前代圣王恰当的治政措施，纠正晋平公、楚灵王的骄奢之风；在绛台摆酒招待汝叔齐，在章华台设宴款待椒举。传布光芒四射的高尚道德，匡正衰败世道的颓废之风；到泓水之滨嘉奖宋襄公，在延陵表彰季札的高尚行动。采摘仁人志士的精华，阻遏乱国末世的浊流；在溱水、洧水看望郑子产，到营丘去拜访晏婴。太阳阴沉昏暗已经近黄昏，独自忧郁悲哀而感到更加烦闷；九州为什这么广大，以致迷迷糊糊分辨不清南北西东。着白色的虬龙到处驰骋，乘着翠绿的云彩徘徊不定；走近伯夷向他求教，找到务光使我更加眼亮心明。在野外诚恳地接待子高，遇到伯成使我更加意志坚定；钦佩品德高尚的真人，停留下来犹豫徘徊不愿离去。思想迟疑不决而不能安定，等待旋风的到来而显得格外从容；寻找隐士善卷居住的地方，在负黍亭又和许由相逢。把我的车子停在箕山之南，在颍水边喂饱我的马匹；听到高深的道理我明白了一切，倒转车子返回到我的故乡。

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纂前修之夸节兮，曜往昔之光勋；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饮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观察天地间的深奥道理，掌握万事万物的要领；探求阴阳明晦的变化，显明仁义礼智信五德的精神。在东方的沧海上驱赶着青龙，在西方的高山上豢养白虎；凿开石头构筑房室，依托高阳培养仙德。凤凰在南方的高崖上飞翔，龟蛇潜伏在北方的幽都；靠在红色的高楼上遥望四方，采集灵芝草精美的华英。继承前贤的高尚品德，光大祖先的伟大功勋；穿上绮里季华丽的服装，发扬屈原的崇高精神。把我的帽子做得老高老高，把我的佩带拖得很长很长；吸饮六气的清醇玉液，吞食五芝的繁茂精华。

揵六枳而为篱兮，筑蕙若而为室；播兰芷于中廷兮，列杜衡于外术。攒射干杂蘼芜兮，构木兰与新夷；光扈扈而炀燿兮，纷郁郁而畅美；华芳哗其发越兮，时恍忽而莫贵；非惜身之埳轲兮，怜众美之憔悴。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静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畅茂；鸾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鸣而求其友。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陂山谷而间处兮，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於陵子之灌园兮，似至人之仿佛。盖隐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之妙节。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其不同；既俶傥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

显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埳壈于时。然有大志，不戚戚于贱贫。居常慷慨叹曰："衍少事名贤，经显位，怀金垂紫，揭节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云之志。三公之贵，千金之富，不得其愿，不概于怀。贫而不衰，贱而不恨，年虽疲曳，犹庶几名贤之风。修道德于幽冥之路， 以终身名，为后世法。"居贫年老，卒于家。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子豹。

竖立枳树编织成藩篱，构筑蕙草、杜若装饰的房室；在院子里播种兰草、白芷，在路上栽培香草杜衡。聚集射干并夹杂着麋芜，连接着木兰和新夷；尽管光彩鲜明而五光四射，香气散发而美好旺盛；精光闪闪而四处发散，却常常被人忽视而无人觉得珍贵；不是怜惜自己一生道路坎坷，可惜的是各种香草遭受摧残。让精神在天地中尽情地游荡，坚持幽深玄妙的高尚情操；处在清静环境中培养自己的志向，确实是我心中最快乐的事情。山峦高峻而上接青天，森林幽深而郁郁葱葱；鸾鸟在天空盘旋寻求伴侣，麋鹿哀鸣以寻求同心的朋友。咏诵古今的名篇来消除心中的忧思，观览圣贤的事迹来勉励自己；赞赏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称颂老子看重深奥玄妙的道；德和道哪个最宝贵？名和身哪个最亲近？靠近山谷而幽闲地隐居，坚守寂寞而保存自己的精神。庄周宁愿在濮水边垂竿钓鱼，却辞去高贵的卿相之位；陵子宁愿替人浇水灌园，他和那些最高尚的人大体相近。大概隐居困苦反能得道德的精华，穷栖悟理反能跟上贤人的脚步；离开昏暗而污浊的尘

世，有与王子乔、赤松子相配的奇妙品德。思念我要实现的理想，本来就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已经卓越豪迈地引退，就让后人观察我的行动。

显宗汉明帝即位，又有很多人说冯衍的坏话，指责他文辞浮夸，不切实际，于是将他罢职归家。

冯衍娶北地郡姓任的女子做妻子，她蛮横忌妒，冯衍不能纳小妾养婢女，子女们经常亲自打水舂米，到了老年他最终遗弃了妻子，因此在当时冯衍总是遭遇不顺。但是他有远大的志向，不为贫贱忧惧不安，平时经常感叹地说："我冯衍年轻时侍奉名人贤达，身居高位，挂印掌权，持节出使，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利，经常有凌云之志。三公那样的高位，成千上万的钱财，不能求得，也不放在心上。人虽贫穷而意志不衰退，地位不高而心无遗憾，虽然年老体弱，仍仰慕追求名贤的高风亮节。在幽深的地方修养道德，以保住一辈子的名声，为后代做出榜样。"一生生活贫苦，到老年死在家中。著有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汉章帝非常看重他的文章。他的儿子叫冯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为父所出。后母恶之，尝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谨，而母疾之益深，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举孝廉，拜尚书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报，常俯伏省合，或从昏至明。肃宗闻而嘉之，使黄门持被覆豹，敕令勿惊，由是数加赏赐。是时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谋，拜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数言边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诸国复率旧职。迁武威太守，视事二年，河西称之，复征入为尚书。永元十四年，卒于官。

论曰：夫贵者负势而骄人，才士负能而遗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冯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纳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则不能。何也？岂非反妒情易，而恕义情难。光武虽得之于鲍永，犹失之于冯衍。夫然，义直所以见屈于既往，守节故亦弥阻于来情。呜呼！

冯豹字仲文，十二岁的时候，他母亲被父亲遗弃。他的后母讨厌他，在冯豹夜晚睡觉的时候，想趁机毒害他，他逃走才免于受害。他尊敬侍奉后母越谨慎，后母却越痛恨他，当时的人称赞他有孝心。长大后喜欢儒学，在丽山下教授《诗经》、《春秋》。家乡的人称颂他："道德高尚、文质兼备首推冯仲文。"被推举为孝廉，任命为尚书郎，在职时忠勤不懈。如果上奏后朝廷还没有批复，他就经常趴在宫门的地上等待，有时从黄昏等到第二天天明。肃宗汉章帝听说后很赞赏，并派宦官拿被子盖在他身上，并告诫宦官不要惊醒他，因此多次赏赐他。这时，刚刚平定西域，因为冯豹有才能和谋略，就任命他为河西副校尉。汉和帝初年，多次上奏议论治理边防的事，建议设置戊己校尉，城邑诸国仍然奉行旧职。被提升为武威郡太守，任职两年，

河西地区的人民都称赞他，后来又被召进京任尚书。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在官府去世。

评论说：地位高的人依仗自己的权势就瞧不起人，有才能的人依仗自己的才能行为就不检点，人们大概都是这样的。桓谭、冯衍二人恐怕不是这样的吧！冯衍引用挑逗别人妻子的故事作比方，是非常恰当的。娶妻子都知道娶骂过自己的人，而选择士人却不能这样。为什么呢？难道不是防止男女嫉妒之情容易，而原谅说真话的大臣还困难些吗？汉光武帝虽然处理好了他和鲍永之间的关系，但在对待冯衍的问题上仍然有失误。这样，在以前忠义正直的人受了委屈，在将来坚守节操的人就会更加遇到困阻。可叹啊！

赞曰：谭非谶术，衍晚委质。道不相谋，诡时同失。体兼上才，荣微下秩。

赞辞说：桓谭斥责谶书，冯衍晚年归顺。二人观点不同，都因违背时俗而被遗弃。虽然胸中具有卓越的才能，但却终身不得志，官居下位。

# 后汉书卷二十九

##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时为丞相。刚质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为人。仕郡功曹。

平帝时，王莽专政，朝多猜忌，遂隔绝帝外家冯卫二族，不得交宦，刚常疾之。及举贤良方正，因对策曰：

臣闻王事失则神祇怨怒，奸邪乱正，故阴阳谬错。此天所以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旷然觉悟，怀邪之臣，惧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纳毁誉，数下诏书，张设重法，抑断诽谤，禁割论议，罪之重者，乃至腰斩。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殆乖建进善之旌，县敢谏之鼓，辟四门之路，明四目之义也。

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他的第七代祖先申屠嘉，在汉文帝的时候曾任丞相。申屠刚性格直爽，为人正派，经常仰慕史鰌和汲黯的为人。曾担任郡功曹。

汉平帝的时候，王莽专权，朝廷里大多互相猜疑，于是隔绝皇帝舅家冯姓、卫姓两族的往来，并不准他们与仕宦交往，申屠刚对这件事非常痛恨。在州郡推举贤良方正的时候，他乘机在应考的简策上写道：

臣听说国家的政事有失误，天神地神就会愤怒，奸臣坏人扰乱了正气，阴阳就会错乱失常。这些都是上天用来谴责和告诫帝王的方式，其目的是想使失道的君主明智地觉悟过来，心怀叵测的大臣恐惧地约束自己。现在朝廷不能考察核实功德，而听取一些人虚假的诽谤和称赞，多次下诏书，设置苛刻的法令，压制批评，禁止人们议论朝政，判得重的，以至于腰斩。这样伤害了忠臣的感情，挫伤了正直人的锐气，恐怕违背了古人树旗悬鼓来鼓励人们进善言、说真话，广泛地推行政教，与四方人民声息相通的道理。

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亲。今圣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间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今冯、卫无罪，久废不录，或处穷僻，不若民庶，诚非慈爱忠孝承上之意。夫为人后者，自有正义，至尊至卑，其势不嫌，是以人无贤愚，莫不为怨，奸臣贼子，以之为便，不讳之变，诚难其虑。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圣，犹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

先遣伯禽守封于鲁，以义割恩，宠不加后，故配天郊祀，三十余世。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而尊崇其宗党，摧抑外戚，结贵据权，至坚至固，终没之后，受祸灭门。方今师傅皆以伊、周之位，据贤保之任，以此思化，则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则祸何不到？损益之际，孔父攸叹，持满之戒，老氏所慎。盖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卫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国家微弱，奸谋不禁，六极之效，危于累卵。王者承天顺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罚轻其亲。陛下宜遂圣明之德，昭然觉悟，远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业，差五品之属，纳至亲之序，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时朝见。又召冯卫二族，裁与冗职，使得执戟，亲奉宿卫，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亲戚，外绝邪谋。

臣听说周成王年幼时，周公代理国政，善于听取人们的意见，尊重贤能的人，平均分配权力，广泛施予恩宠，不论老臣新臣，只亲近有仁德的人，行动都顺从天地的意志，推行政治措施没有失误。但是在朝廷则有召公不高兴，在远方则有四个小国散布流言。儿子和母亲，是天下最亲近的人。当今皇帝幼小，刚刚脱离大人的怀抱，即位以来，却和最亲近的人分开，与舅家的人断绝往来，恩爱不能互通。况且汉朝的制度，虽然任用才能出众的人，还要推荐任用舅家亲戚。亲近的人与疏远的人相互交错，可以防止有人从中挑拨离间，这确实是安定祖庙和国家的措施。现在冯、卫两族没有罪过，却被长久地废除不予录用，有的人处于偏僻的地方，不如普通老百姓，这确实不是讲慈爱忠孝和顺承上天的意旨的做法。作为后人，自有正理在胸，对最尊贵和最低贱的人，都能按其情势处置而毫不疑虑。因此，不论是贤能还是愚蠢，没有谁不为此怨恨，而奸臣贼子，却从中得到好处。这样，是否发生不可避免的事故，就难以预先估计。现在的保傅，不是古代的周公。周公是最圣明的人，尚且有忧患，何况办事不适当，与天心不合的人呢？过去周公先派儿子伯禽到鲁国守住封国，为了道义而割断父子情谊，恩宠不随便施加给后代，因此周公之后三十多代一直享受祭祀天地时配享的特殊礼遇。霍光掌权执政，辅助年幼的君主，好似在培养美德，推荐能人，名义上是忠诚正直，实际上是尊重推崇本族人和本集团的同党，摧残压制皇帝舅家亲戚的势力，勾结贵族，窃据权位，好像坚固无比，但是他死后，霍家就遭到灾祸，满门抄斩。当今的保傅都占据着伊尹、周公那样的位置，担当着做贤能的保傅的责任，凭借这样的条件考虑实行教化，什么样的功绩不能建立呢？预先不想到危险的时候，什么样的灾祸不会到来呢？对于自谦者受益、自满者受损的道理，孔子也为之感叹不已；对于心想事事满足不如断绝非分之想的告诫，老子也非常谨慎。因此功居天下首位的人反倒不安稳，威风让君主震慑的人反倒不能保全自己。当前刚刚遭受丧乱，国家处于严重的衰败之中，财力已经耗尽，人民的赋税又重又

多，苛刻的官吏耽误他们的农时，贪官污吏侵占他们的财物，老百姓疲惫不堪，疾病瘟疫夺取他们的生命。各类盗贼，成千上万，他们成群结队地行动，盗用皇帝的名号自立为王，攻占京都，焚烧县城，甚至散布谣言，携带弓箭攻进皇宫，皇宫的卫队也惊惧恐慌。从汉朝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国家衰弱到极点，无法禁止坏人兴风作浪，各种凶恶的事都发生了，国家极其危险。君王应当顺从天地的意志，掌管赏罚，不敢把官位私自地授给同宗，也不敢私自减轻亲人的刑罚。陛下应该培养圣明的道德，彻底醒悟，追寻远古帝王的业迹，继承本朝孝文帝的事业，分辨父母兄弟子五伦，安排最亲的人的次序，并立刻派遣使者去征召中山太后，把她安置在别的宫室里，让她按时朝见。同时召见冯、卫两族，裁减多余的职位，使他们能手持兵器，亲自保卫皇宫，以防患于未然，制止祸患的发生。这样，上可安定国家，下可保全保傅，内可使亲戚和睦，外可断绝阴谋。

书奏，莽令元后下诏曰："刚所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其罢归田里。"

后莽篡位，刚遂避地河西，转入巴蜀，往来二十许年。及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曰："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圣德，举义兵，龚行天罚，所当必摧，诚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将军本无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诚奉顺，与朝并力，上应天心，下酬人望，为国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圣人所绝。以将军之威重，远在千里，动作举措，可不慎与？今玺书数到，委国归信，欲与将军共同吉凶。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夫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是以忠言至谏，希得为用。诚愿反复愚老之言。"嚣不纳，遂畔从述。

书策上奏后，王莽命令元后下诏书说："申屠刚所说的不合经义，一派胡言乱语，违背大义。罢掉他的官，让他回故乡。"

后来王莽篡位，申屠刚就逃避到黄河以西的地区，辗转进入巴蜀一带，来去约二十年。以后隗嚣盘踞陇右，想背叛汉朝去依附公孙述。申屠刚劝他说："我听说人心归向的人，上天就赞扬；人心背离的人，上天就唾弃。本朝皇帝亲自推行仁德，发动正义之师，恭敬地奉行上天的征罚，他要攻击的一定会被打败，这都是上天保佑的缘故，并不是纯粹靠人力实现的。将军本来没有一尺土地，孤立地处于一个角落，应该真诚待人，顺应潮流，与朝廷同心合力，这样对上能顺应老天的意志，对下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既可为国家建功立业，又可以延年益寿。遭致嫌疑的事，圣人都坚决不做。凭着将军的威望，处于遥远的地方，每个行动，每条措施，能不小心谨慎吗？现在皇帝的文书多次下达，把国事委托给您，并充分相信您，想和将军吉凶与共。普通老百姓交往，尚且用生命保证诺言的实现，何况天子呢！当今害怕什么，干什么事有利，都十分明白，为何还这样长久地犹豫不定？如果突然发生不寻常的变故，那就会对上不忠不孝，对下辜负当

代人的期望。没有发生预料中的事，就常常认为是假话，到预料的事已经发生，又来不及采取措施，因此忠诚的话，最好的劝谏，很少能被人采用。我确实愿意向您再三重复这些愚蠢的话。”隗嚣不接受他的意见，仍然背叛朝廷，归附公孙述。

> 建武七年，诏书征刚。刚将归，与嚣书曰：“愚闻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虽有明圣之姿，犹屈己从众，故虑无遗策，举无过事。夫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以万物为心。顺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将军以布衣为乡里所推，廊庙之计，既不豫定，动军发众，又不深料。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非徒无精锐之心，其患无所不至。夫物穷则变生，事急则计易，其势然也。夫离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国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将军素以忠孝显闻，是以士大夫不远千里，慕乐德义。今苟欲决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佑者顺，人所助者信。如未蒙佑助，令小人受涂地之祸，毁坏终身之德，败乱君臣之节，污伤父子之恩，众贤破胆，可不慎哉？”嚣不纳。刚到，拜侍御史，迁尚书令。
>
> 光武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轫乘舆轮，帝遂为止。

汉光武帝建武七年，皇帝下诏书征召申屠刚。申屠刚将要回朝，给隗嚣写信说：“我听说独断专行的人孤立无援，不听劝谏的人闭塞无闻，孤立闭塞的政治，是国家灭亡的景象。一个人即使有高明的才智，还降低身份听从大家的意见，因此他考虑问题时不会疏忽遗漏，办事时不出现过错。圣人不把一个人的见解当做聪明，而是集思广益、容纳万事万物于心，顺从人民的人就昌盛，违反民心的人就灭亡，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将军以普通人的身份被家乡推荐出来，既不预先制定朝廷大计，又不认真考虑就兴师动众。现在东方的政治教化日益和顺，百姓平安无事，但自西州起兵以来，人人忧虑，到处动乱不安，人们心怀恐惧，没有人敢规劝，众人对此感到疑惑不解，观望等待。人们不但没有勇猛奋发的思想，反而感到到处存在着祸患。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情况急迫人们就会铤而走险，事物发展的趋势就是这样。背离道德，违反人情，却能称王天下，这是古今都没有的事。将军一向以忠孝闻名天下，因此士大夫仰慕将军的德义，不远千里归向将军。现在如果决心侥幸行事，这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上天所保佑的人，必然和顺；人们所帮助的人，必然忠信。如果没有得到上天的保佑和人民的帮助，又让老百姓惨死在野外，这就会损坏终身的品德，败乱君臣之间的礼节，伤害父子之间的恩情，跟随将军的贤能人也会惊恐不安，这难道不要十分谨慎吗？”隗嚣仍不采纳他的意见。申屠刚到朝廷后，被任命为侍御史，升为尚书令。

汉光武帝曾经想出游，申屠刚认为陇、蜀二地没有平定，不应该贪图安逸享乐。光武帝不听劝谏，申屠刚就用头顶住皇帝的车轮，不

让车子转动，皇帝才因此停止。

> 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刚每辄极谏，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纳。以数切谏失旨，数年，出为平阴令。复征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于家。
>
> 鲍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时任司隶校尉，为王莽所杀。永少有志操，习欧阳《尚书》。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
> 初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灭其子孙。都尉路平承望风旨，规欲害永。太守苟谏拥护，召以为吏，常置府中。永因数为谏陈兴复汉室，翦灭篡逆之策。谏每戒永曰："君长几事不密，祸倚人门。"永感其言。及谏卒，自送丧归扶风。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赵兴到，闻乃叹曰："我受汉茅土，不能立节，而鲍宣死之，岂可害其子也！"敕县出升，复署永功曹。时有矫称侍中止传舍者，兴欲谒之。永疑其诈，谏不听而出，兴遂驾往，永乃拔佩刀截马当匈，乃止。后数日，莽诏书果下捕矫称者，永由是知名。举秀才，不应。
>
> 更始二年征，再迁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将兵，安集河东、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辄行军法。永至河东，因击青犊，大破之，更始封为中阳侯。永虽为将率，而车服敝素，为道路所识。

当时朝廷内外的官员，大多由皇帝自己选派，加上法律严格，职事太苦，尚书等近臣也常常在皇帝面前被捆绑捶打，大臣们没有人敢直言劝谏。申屠刚每次总是极力劝谏，又多次讲皇太子应当及时住到东宫，并要选派贤能的保傅，来培养他的品德，皇帝都不采纳。由于多次极力劝谏违反了皇帝的意志，几年后被调出朝廷担任平阴县县令。后来被又征召回朝任太中大夫，因病离职，死在家中。

鲍永字君长，上党郡屯留县人。他的父亲鲍宣，在汉哀帝时担任司隶校尉，被王莽杀害，鲍永小时候就有志向，有节操，学习欧阳《尚书》。侍奉后母特别孝顺，他的妻子曾经在后母面前呵斥狗，鲍永就把她休掉。

起初任郡功曹。王莽因为鲍宣不归附自己，想灭掉他的子孙。郡都尉路平逢迎王莽的意旨，打算害鲍永。太守苟谏保护他，召他做个小官，经常把他安置在太守府中。鲍永因此多次向苟谏陈述兴复汉朝、消灭篡政逆贼的计策。苟谏常常告诫鲍永说："您的机密如果泄露，祸害就会进门。"鲍永被他的话感悟。到苟谏死后，鲍永亲自送丧回扶风。路平于是拘捕了鲍永的弟弟鲍升。太守赵兴到郡，听说后感叹地说："我接受汉朝的封爵，不能保守节操，而鲍宣是为保持节操而死的，难道可以害死他的儿子吗！"于是命令县里放出鲍升，又任命鲍永代理功曹。当时有人冒充侍中到郡客舍里住宿，赵兴想去拜访他。鲍永怀疑那人是骗子，劝谏赵兴，赵兴不听从，鲍永就出来了，赵兴于是驾车前往，鲍永就拔出佩刀在胸前拦住马，赵兴才停

下。过了几天，王莽果然下令追捕冒充侍中的人，鲍永因此闻名。被推举为秀才，不接受。

更始二年被征召，再次提升为尚书仆射，代理大将军的职务，持节带兵，平定河东、并州、朔部等地，有权自己任命副将，专行军法。鲍永到河东，趁机攻打青犊，把对方打得大败，更始皇帝封他为中阳侯。鲍永虽然是大将帅，但车子服装仍然破旧朴素，在路上人们都可以识别出来。

时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光武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诣行在所。永疑不从，乃收系大伯，遣使驰至长安。既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大伯等，封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所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时攻怀未拔，帝谓永曰：“我攻怀三日而兵不下，关东畏服卿，可且将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谏议大夫。至怀，乃说更始河内太守，于是开城而降。帝大喜，赐永洛阳商里宅，固辞不受。

时董宪裨将屯兵于鲁，侵害百姓，乃拜永为鲁郡太守。永到，击讨，大破之，降者数千人。唯别帅彭丰、虞休、皮常等各千余人，称“将军”，不肯下。顷之，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从讲堂至于里门。永异之，谓府丞及鲁令曰：“方今危急而阙里自开，斯岂夫子欲令太守行礼，助吾诛无道邪？”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请丰等共会观视，欲因此禽之。丰等亦欲图永，乃持牛酒劳飨，而潜挟兵器。永觉之，手格杀丰等，禽破党与。帝嘉其略，封为关内侯，迁杨州牧。时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伤之后，乃缓其衔辔，示诛强横而镇抚其余，百姓安之。会遭母忧，去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

当时赤眉军杀害更始皇帝，三辅地区道路断绝。汉光武帝即位，派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召鲍永到光武帝的住所。鲍永心怀疑惑，不听从征召，并拘捕储大伯，派使者急速驱马到长安。知道更始帝已死，这才发丧，放出储大伯等人，并封好上将军列侯印绶，解散所有兵众，他本人则只束起幅巾，带领各将领和一百多位贴心门客到河内。光武帝见了鲍永，问道：“你的兵众在哪儿？”鲍永离开座位叩头回答说：“我侍奉更始帝，却不能保全他，靠他的兵众得到富贵，我确实感到惭愧，因此把他们全部解散了。”光武帝说：“你说话的口气太大了！”听后不大高兴。当时攻打怀县，没有攻下，光武帝对鲍永说：“我攻打怀县三天了，却攻不下，关东人畏服你，你可带领老部下亲自到城下向他们说明道理。”并立即任命鲍永为谏议大夫。到了怀县，鲍永劝说更始帝的河内太守，怀县于是开城投降。光武帝非常高兴，把洛阳商里的住宅赐给鲍永，鲍永坚决推辞，不接受赏赐。

当时董宪的副将驻扎在鲁郡，侵害当地百姓，于是朝廷任命鲍永为鲁郡太守。鲍永到鲁郡后，征讨董宪，把他们打得大败，投降的有几千人。只有彭丰、虞休、皮常等另外几个将领，各带一千多人，自称将军，不肯投降。不久，孔子故乡阙里的荆棘，从讲堂到里门无缘

无故自然地根除了。鲍永感到奇怪，对府丞和鲁县县令说："现在形势危急，阙里的里门却自然打开，这岂不是孔夫子想令我这个太守行礼，从而帮助我们诛灭无道之人吗？"于是召集众人，行乡射之礼，邀请彭丰等人共同聚会观看，想趁机捉住他们。彭丰等人也想谋害鲍永，于是携带牛肉和酒来招待慰劳，但暗中挟带兵器。鲍永发现后，亲手杀死彭丰等人，捉拿、打败了他们的同党。光武帝赞美他的谋略，封他为关内侯，升为杨州牧。当时南方还有很多暴徒，鲍永认为官民们刚刚经受丧乱，就宽缓法律，表示只诛灭强暴蛮横之辈而安抚其他的人，老百姓因此安定下来。刚好碰上母亲去世，他离职守丧，把财产全部赠给那些孤儿。

建武十一年，征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

永行县到霸陵，路经更始墓，引车入陌，从事谏止之。永曰："亲北面事人，宁有过墓不拜！虽以获罪，司隶所不避也。"遂下拜，哭尽哀而去。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释。

后大司徒韩歆坐事，永固请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为东海相。坐度田事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永至成皋，诏书逆拜为兖州牧，便道之官。视事三年，病卒。子昱。

论曰：鲍永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众受宠，斯可以受大宠矣。若乃言之者虽诚，而闻之未譬，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持正之忤，难以理求乎？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子之概也。

建武十一年，被朝廷召回任命为司隶校尉。皇帝的叔叔赵王刘良是尊贵的皇戚，地位高，权势重，鲍永因事弹劾他对朝廷极不恭敬，因此朝廷严整肃穆，人人小心谨慎。于是又征召扶风人鲍恢为都官从事，鲍恢也坦率耿直，不畏强暴。光武帝经常说："地位再高的皇戚也不能恣意妄为，以便躲避二鲍。"人们害怕他就是到了这种地步。

鲍永到霸陵县视察，经过更始皇帝的坟墓旁边，驱车进入田间小路，从事劝阻他。鲍永说："我曾做臣下侍奉他，怎能路过他的坟墓不祭拜呢！即使因此招致罪名，我也不会逃避的。"于是在墓前下拜，尽情痛哭后才离开。往西到扶风，又杀牛在苟谏的墓前祭拜。光武帝听说了，心中不平，问朝廷的公卿们说："司隶校尉这样做怎么样？"太中大夫张湛回答说："仁是行动的宗旨，忠是道义的主宰。行仁义而不抛弃旧主，讲忠诚而不忘记君王，这是品德高尚的人。"皇帝听后心头不平之气才消除。

后来大司徒韩歆因事判罪，鲍永坚持替他辩解仍不能求得赦免，因此违反了皇帝的意愿，被调出京任东海王国相。因测量土地不实而

犯罪，被朝廷征召，各郡守大多被关进监狱。鲍永到成皋时，皇帝下诏书任命他为兖州牧，便由此前往兖州上任。任官三年后，病死。他的儿子叫鲍昱。

评论说：鲍永对旧主坚守节义，这才可以侍奉新主。把凭借旧主的兵众得到宠爱看做是可耻的事，这才可受到大宠。至于说话的人虽然诚恳，而听话的人却不能明白，岂不是说明讨人欢心的话，容易在情感上被人接受，而触犯主上、坚持正义的话，难得被主上按理推求吗？一个人确实能放弃私利而遵循正道，保持正直而遵从义理，那就是君子的楷模了。

昱字文泉。少传父学，客授于东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剧贼，太守戴涉闻昱鲍永子，有智略，乃就谒，请署守高都长。昱应之，遂讨击群贼，诛其渠帅，道路开通，由是知名。后为沘阳长，政化仁爱，境内清净。

荆州刺史表上之，再迁，中元元年，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昱在职，奉法守正，有父风。永平五年，坐救火迟，免。

后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十七年，代王敏为司徒，赐钱帛什器帷帐，除子得为郎。建初元年，大旱，谷贵。肃宗召昱问曰：“旱既大甚，将何以消复灾眚？”对曰：“臣闻圣人理国，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践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异？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宜一切还诸徙家属，蠲除禁锢，兴灭继绝，死生获所。如此，和气可致。”帝纳其言。

鲍昱字文泉。少年时就传授他父亲的学说，在东平客居教授。建武初年，太行山中有一批势力强大的盗贼，太守戴涉听说鲍昱是鲍永的儿子，有智慧和谋略，于是前去拜访，请他代理高都县县长。鲍昱接受了任命，就带兵讨伐这群盗贼，不久就消灭了他们的头领，开通了道路，因此出名。后来任沘阳县县长，其政教推行仁爱，境内安定。

荆州刺史写表章报告皇帝，两次升官，中元元年，光武帝任命他为司隶校尉。诏令鲍昱到尚书那里，让他密封征召胡人投降的文书。光武帝派小黄门问鲍昱有没有感到奇怪的地方，鲍昱回答说：“我听说过去的制度，官员的往来文书不注明姓氏，而且应当司徒下文书，奇怪的是派司隶校尉下书并写明姓氏。”光武帝答复说：“我是故意想让天下的人知道忠臣的儿子又当了司隶校尉。”鲍昱担任职务期间，奉公守法，坚持正义，有他父亲的风范。汉明帝永平五年，因救火迟缓，被免职。

后来被任命为汝南郡太守。汝南郡内有很多水库、池塘，年年决口崩溃，每年花费钱财三千多万。鲍昱就在上面筑围堤和石沟，这样水源经常充足，灌溉的田地增加了一倍多，人民因此也殷实富裕起来。

永平十七年，代替王敏任司徒，皇上赐给他钱币、丝帛、生活用品和帷帐，任命他的儿子为郎。汉章帝建初元年，天下大旱，粮食昂贵。汉章帝肃宗召鲍昱问道："旱灾很厉害，将要怎样消除灾情恢复正常？"鲍昱回答说："我听说圣人治理国家。三年才会很有成效。现在陛下刚刚登天子位，执行刑法和推行政令的效果还不明显，即使有过失，又怎么会导致异常的情况？只是臣以前在汝南时，主管审理楚王谋反的事，被拘捕的有一千多人，判处恐怕不能完全恰当。先帝的诏书说：大的案件一兴起，受冤枉的人超过一半。同时那些流放到边远地区的人，骨肉分离，孤魂无人祭祀。一个人叹息叫喊，国家的政治就会因此受到损失。当前应当把各个流放的人的家属一律放回，解除监禁，使灭绝了的重新振兴延续下去，让死了的人和活着的人都得到合理的处置。像这样，和平的景象就会到来。"汉章帝采纳了他的话。

四年，代牟融为太尉。六年，薨，年七十余。

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荒灾，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征拜大司农，卒于官。

子昂，字叔雅，有孝义节行。初，德被病数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缓带；及处丧，毁瘠三年，抱负乃行；服阕，遂潜于墓次，不关时务。举孝廉，辟公府，连征不至，卒于家。

郅恽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丧过礼。及长，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

王莽时，寇贼群发，恽乃仰占玄象，叹谓友人曰："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时左队大夫逯并素好士，恽说之曰："当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辅商，立功全人。恽窃不逊，敢希伊尹之踪，应天人之变。明府倘不疑逆，俾成天德。"并奇之，使署为吏。恽不谒，曰："昔文王拔吕尚于渭滨，高宗礼傅说于岩筑，桓公取管仲于射钩，故能立弘烈，就元勋。未闻师相仲父，而可为吏位也。非窥天者不可与图远。君不授骥以重任，骥亦俯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

建初四年，代替牟融任太尉。建初六年，逝世，享年七十多岁。

鲍昱的儿子鲍德，培养节操，有名望，连续做官一直做到南阳郡太守。当时年年发生灾荒，只有南阳郡丰收，官民都喜欢他，称他为神父。当时郡学长久衰废，鲍德就修建学校，准备好俎豆等祭祀的礼

器和礼帽礼服，行礼奏乐。同时设酒食招待退休的卿大夫和诸位儒生。来观看的百姓，没有不受到劝勉而乐于遵从教化的。任职九年，朝廷征召任命他为大司农，任职时死在官府。

鲍德的儿子鲍昂，字叔雅，讲孝道，有节操，品行高尚。起初，鲍德害病多年，鲍昂伏在他左右侍候，日夜不解衣带；到服丧时，三年哀伤过度而消瘦不堪，要别人搀扶才能行走；服丧期满，就隐居在墓旁守丧的小房子里，不关心当时的政事。被推举为孝廉，三公府连续征召他，都不到职，最后在家中死去。

郅恽字君章，汝南郡西平县人。十二岁时失去母亲，服丧期超过一般的礼仪。成年以后，致力研究《韩诗》、《严氏春秋》，精通天文历法。

王莽时，盗贼到处兴起，郅恽于是仰头观测天象，感叹地对朋友说："当前镇星、岁星、荧惑星都在汉朝的分野翼宿、轸宿的范围，离开以后又回来了，汉朝一定会再次接受天命，统治天下，福分只归向品德高尚的人。如果有顺应天道而策划发动大事的人，一定会成就大事业。"当时左队大夫逯并一向喜欢有志之士，郅恽就劝他说："现在上天显示出征兆，聪明人靠它昌盛，愚蠢人却因此灭亡。过去伊尹卖身辅助商汤王，建立了功德，保全了人民。我私下自命不凡，胆敢仰慕伊尹的功业，适应天道与人事的感应变化。英明的府君倘若不疑惑反对，就能使我完成上天交给的使命。"逯并认为他奇特，就命他临时当个小官。郅恽不去拜谒，说："过去周文王把吕尚从渭水河边提拔起来，商高宗对在傅岩筑墙的傅说以礼相待，齐桓公录用射过自己衣带钩的管仲，所以这些人都能建立宏伟的事业，成就最大的功勋。没有听说能做国家辅弼大臣的人，却担任个小小的官吏。不能了解上天意志的人，不可以和他谋划远大的事业。府君不能把重任交给良马，良马也只得低着头、裹着脚离开了。"于是不接受任命。

西至长安，乃上书王莽曰："臣闻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运机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类，显表纪世，图录豫设。汉历久长，孔为赤制，不使愚惑，残人乱时。智者顺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虚获。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天为陛下严父，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系诏狱，劾以大逆。犹以恽据经谶，难即害之，使黄门近臣胁恽，令自告狂病恍忽，不觉所言。恽乃瞋目詈曰："所陈皆天文圣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系须冬，会赦得出，乃兴同郡郑敬南遁苍梧。

往西到长安，于是向王莽上书说："臣听说天地看重它的人民，爱惜它的财物，所以运转北斗悬挂日月，包含混沌之气，开创万事万

物，预先设置图书记事，显明各朝帝王在位的年代。汉朝经历的年代长久，孔子已制订了汉朝崇尚赤色的制度，不让愚蠢的人残害人民，扰乱时事。聪明的人顺从天意而成就功德，愚蠢的人违反天意而自取灾祸，帝王之位由天命决定，不能凭空得到。上天显示出警戒的迹象，是想让陛下觉悟，使您回到大臣的位置上，转祸为福。刘氏享受上天给予的长命，陛下应顺从和调节盛衰之气，靠天命得到帝位，按天意交还帝位，这才叫知道天命了。如果不早早谋划，这就不能避免窃取帝位的议论了。而且尧舜不因为上天显示迹象就自取帝位，因此把帝位让给别人，陛下为什么在上天没有显示迹象就贪求皇位来给自己增加祸害呢？上天是陛下严厉的父亲，臣下是陛下孝顺的儿子。父亲的教导不能废弃，儿子的劝谏不可拒绝，希望陛下注意。”王莽十分愤怒，立即逮捕他并下令把他关押在牢房里，判他大逆不道的罪。但还认为郅恽有经谶作根据，难以立即害死他，就派黄门近臣威胁他，令他自称得了疯病恍恍惚惚，不知不觉就说了那些话。郅恽于是发怒地瞪着眼睛骂道：“我所讲的都是上天的意思，这些话不是疯子能编造出来的。”于是他被关押起来等到冬天处刑，碰上赦免被放出来，于是和同郡的郑敬往南隐居在苍梧山。

建武三年，又至庐江，因遇积弩将军傅俊东徇扬州。俊素闻恽名，乃礼请之，上为将兵长史，授以军政。恽乃誓众曰：“无掩人不备，穷人于厄，不得断人支体，裸人形骸，放淫妇女。”俊军士犹发冢陈尸，掠夺百姓。恽谏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谢天改政，无以全命。愿将军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以明非将军本意也。”从之，百姓悦服，所向皆下。

七年，俊还京师，而上论之。恽耻以军功取位，遂辞归乡里。县令卑身崇礼，请以为门下掾。恽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恽往候之。子张垂殁，视恽，歔欷不能言。恽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子张但目击而已。恽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恽因而诣县，以状自首。令应之迟，恽曰：“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令跣而追恽，不及，遂自至狱，令拔刃自向以要恽曰：“子不从我出，敢以死明心。”恽得此乃出，因病去。

建武三年，又到庐江，因此遇到积弩将军傅俊带兵往东巡行占领扬州。傅俊早就听到郅恽的名声，于是以礼相请，上奏请求任命他为将兵长史，把军政大权给他。郅恽于是告诫众人说：“不要在别人毫无准备的时候袭击他们，不要在别人处于困境时，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不准截断人的肢体，裸露人的形体，奸淫妇女。”但傅俊的军士还是挖掘坟墓，暴露死尸，掠夺百姓。郅恽劝谏傅俊说：“昔日周文王不忍心暴露白骨，派人用衣棺重新埋葬死人，周武王不会为了夺天下而看轻一个人的性命，所以能得到天地的感应，打败商纣王的百万

大军。将军为什么不学习效法周文王，却违反天地的禁令，到处伤害人命，抢劫财物，甚至残害到枯骨，得罪神明呢？现在不向天请罪，改变政策，无法保全性命。希望将军亲自率领士兵，收留被伤害的人，埋葬死人，为被残害暴虐的人痛哭流涕，以此表明有些军士的做法不是将军的本意。”傅俊听从了他的话，老百姓高兴地服从他们，因此凡是攻打的地方都能攻下。

建武七年，傅俊回到京城，上奏给他论功。郅恽认为靠军功得到官位是可耻的，就辞去军队的职位回到家乡。县令降低身份，非常崇敬他，请求他做门下管事的小官吏。郅恽的朋友董子张，父亲被乡里的人害死。到董子张病重快要死的时候，郅恽前去看望他。董子张将近死时，看着郅恽，哽咽着不能说话。郅恽说：“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性命悲伤，而是因不能为父报仇痛心。你活着，我担忧连累你而不能亲手刺杀你的仇人；你死了，我将亲手杀掉他而不担忧了。”董子张只能盯着他。郅恽立即起身，带领门客拦截仇人，取下他的脑袋来给董子张看。董子张看见后才断气。郅恽于是到县里，讲明情况自首。县令犹豫不定，迟迟不回答他，郅恽说：“替朋友报仇，是我的私事。奉公守法，是您的职责。损害您的名声而活下来，不是做臣下应有的节操。”说完，快步出来往监狱里走。县令赤着脚追赶郅恽，没有赶上，于是亲自到监狱，并且拔出刀对着自己要挟郅恽说：“你不跟我出去，我就自杀来表明我的决心。”郅恽因此才出来，因病离开。

久之，太守欧阳歙请为功曹。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皆赍牛酒到府宴饮。时临飨礼讫，歙教曰：“西部督邮繇延，天资忠贞，禀性公方，摧破奸凶，不严而理。今与众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养德。”主簿读教，户曹引延受赐。恽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举觥，以君之罪，告谢于天。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乱，怨慝并作。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又复无臣，恽敢再拜奉觥。”歙色惭动，不知所言。门下掾郑敬进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无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实歙罪也，敬奉觥。”恽乃免冠谢曰：“昔虞舜辅尧，四罪咸服，谗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恽不忠，孔任是昭，豺虎从政，既陷诽谤，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请收恽、延，以明好恶。”歙曰：“是重吾过也。”遂不宴而罢。恽归府，称病，延亦自退。

过了很久，太守欧阳歙请他当功曹。汝南郡的旧俗，每逢十月大摆宴席会聚众人，百里内的各县官吏都带着牛肉和酒到郡府赴宴饮酒。等到行礼完毕，欧阳歙宣布教令说：“西部督邮繇延，品质忠诚公正，打败奸凶，治政不须严厉就能治理好了。现在我和大家共同给繇延评功，让他在朝廷扬名。太守我赞美他的美德，用牛肉和酒聊表祝贺。”主簿读教令，户曹带领繇延受赐。郅恽在下边的座位上不愉快地走向前说：“司仪的人把酒杯举起来，把府君的罪过说出来，向

上天谢罪。据考察繇延贪婪邪恶，外表方正，内心圆滑，结小集团，出坏主意，欺骗朝廷，残害人民，所到之处一片荒乱，怨恨和坏事一起发生。府君把邪恶当做善良，以致辅弼之臣放弃正直，追求邪曲，这样既无君，又无臣，我冒昧地再拜请求举杯。”欧阳歙有些惭愧，脸色也变了，不知说什么好。门下掾属郑敬走上前说：“君主英明大臣就正直，功曹说的话恳切，这表明了府君品德的高尚，能不接受这杯酒吗？”欧阳歙的脸色稍微和缓下来，说：“这确实是我的罪过，我与您举杯共饮吧。”郅恽也脱帽道歉说：“昔日虞舜辅助尧，惩罚了四大罪人，天下都心悦诚服，不听从谗言，特别能说会道的人也不能得逞，因此大臣能当好辅弼大臣，帝王也因此高兴地唱起歌来。我郅恽不忠诚，使最善于巧言的人暴露出来了。坏人参与政事，既使他受到批评指责，又对众人说出他的罪行，这是最大的罪了。请逮捕我和繇延，以便显明好坏。”欧阳歙说：“这是加重我的罪过。”于是停止聚会。郅恽回到郡太守府，自称有病，繇延也自己退走。

郑敬素与恽厚，见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争繇延，君犹不纳。延今虽去，其势必还。直心无讳，诚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吾不能忍见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恽曰：“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恽业已强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职，罪也。延退而恽又去，不可。”敬乃独隐于弋阳山中。居数月，歙果复召延，恽于是乃去，从敬止，渔钓自娱，留数十日。恽志在从政，既乃喟然而叹，谓敬曰：“天生俊士，以为人也。鸟兽不可与同群，子从我为伊吕乎！将为巢许，而父老尧舜乎？”敬曰：“吾足矣。初从生步重华于南野，谓来归为松子，今幸得全躯树类，还奉坟墓，尽学问道，虽不从政，施之有政，是亦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从子？子勉正性命，勿劳神以害生。”恽于是告别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连征不到。

恽遂客居江夏教授，郡举孝廉，为上东城门候。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间。恽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帝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恽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书奏，赐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

郑敬一向和郅恽交情深厚，看到他的话触犯了欧阳歙，就招他一起离开，说：“你在大庭广众争辩繇延的事，府君还是不接纳。繇延现在虽然离开，看情况估计他还会回来。直抒心意什么也不顾忌，这确实是夏、商、周三代的美德。但是思想不一致的人就无法共事，我不忍心看到你面临不被府君容忍的危险，为什么不离开他呢？”郅恽说：“孟子认为勉强君主做他能做而不愿意做的事，是忠诚，估计君主能做到而说他没能力，是残贼。我已经勉强了他。在大庭之中阻止他赏赐繇延，已经直心劝谏了，却不能尽职而死，这是罪过。繇延退走了我又离开，不可以。”郑敬于是独自隐居在弋阳山中。过了几个月，欧阳歙果然又征召繇延，这时郅恽才离开，跟郑敬住在一起，以

钓鱼自乐，停留了几十天。郅恽的理想在于参与政事，不久就长声叹气，对郑敬说："天生才志之士，是要他做一个真正的人。人不能和飞禽走兽同居共处，你是跟我去干一番像伊尹、吕望所做的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事业呢，还是将要当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而把尧、舜看做一般的老人呢？"郑敬说："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当初跟你在南方苍梧山追寻舜那样的贤君，归来当个赤松子那样的仙人，现在有幸保全身体，养育后代，回家乡祭拜祖坟，完成学业，向有学问的人请教，虽然不从政，但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是参与了政治。我已经老了，怎么能跟从你呢？你也要顺应天道，不要太劳神而伤害了生命。"郅恽于是告别离开了郑敬。郑敬字次都，品德纯洁高尚，超过一般人，光武帝连续征召他都不上任。

郅恽于是客居在江夏郡教授学生，被郡里推举为孝廉，担任洛阳上东城门候。皇上曾经出去打猎，车驾夜晚才回来，郅恽据守在城门不开门。皇上命令跟从的人在门缝里和他见面。郅恽说："火照得太远。"于是不接受诏令。皇上只好转车从中东门进城。第二天，郅恽上书劝谏说："昔日周文王不敢沉溺于嬉游田猎，只担心万民的生活。而陛下远出到山林打猎，夜晚还继续白天的游乐，这怎么对付国家的大事呢？如果一个人空手打虎，徒步过河，冒险行事，却没有人劝诫，这确实是小人最担忧的。"书奏上去后，皇上赏赐给他一百匹布，并把东中门候降为参封县尉。

> 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及郭皇后废，恽乃言于帝曰："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下也。"后既废，而太子意不自安，恽乃说太子曰："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贤臣，及有纤介，放逐孝子。《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及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太子从之，帝竟听许。
>
> 恽再迁长沙太守。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以为之灭。恽甄异之，以为首举。后坐事左转芒长，又免归，避地教授，著书八篇。以病卒。子寿。
>
> 寿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称，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宾客放纵，类不检节，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徙督邮舍王宫外，动静失得，即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于是藩国畏惧，并为遵节。视事三年，冀土肃清。三迁尚书令。朝廷每有疑议，常独进见。肃宗奇其智策，擢为京兆尹。郡多强豪，奸暴不禁。三辅素闻寿在冀州，皆怀震竦，各相检敕，莫敢干犯。寿虽威严，而推诚下吏，皆愿效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

后来皇上命郅恽教皇太子学《韩诗》，在宫殿里侍奉讲授。到郭皇后被废除时，郅恽就对皇上说："臣听说夫妻间的恩爱，父亲不能从儿子身上得到，难道大臣能从君主那儿得到吗？这是我不敢讲的。

虽然如此，我仍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不要让天下的人议论朝政。”皇上说：“郅恽善于用自己的心估量君主的心，知道我一定不会有所偏袒而轻视国家政权。”当郭皇后被废除以后，太子的心里不安，郅恽就劝太子说：“长久处于被怀疑的地位，上呢违背了孝道，下呢面临危险。昔日高宗是英明的君主，尹吉甫是贤明的大臣，到有人利用小事挑拨时，也放逐自己孝顺的儿子。《春秋》一书的义旨表明，母亲靠儿子提高地位。太子你应该通过皇上左右的人和各位皇子的关系，把错误归到自己身上而放弃太子的地位，奉养母亲，以便显明圣教，不违背生你的人的意志。”太子听从了他的话，皇上最终也答应了。

郅恽再次被提升为长沙郡太守。起先，长沙有一个孝子叫古初，父亲去世还没埋葬，遇上邻居失火，古初就趴在父亲的棺材上，用自己的身子挡住火，火因此熄灭。郅恽调查清楚后，认为这件事很奇特，就把他作为郡里第一个推举的人。后来因事降为芒县县长，又被免官回家，于是在家隐居教书，并写了八篇书。后来病死。他的儿子叫郅寿。

郅寿字伯考，善于写文章，因廉洁和有才能受到称赞，被推举为孝廉，逐渐升为冀州刺史。当时冀州下属的郡大多封给诸王，诸王的门客不守法，都不约束节制自己，郅寿考察清楚后，一个也不宽恕。于是派州部从事专门住在王国，又把督邮的住舍搬迁到王宫的外面，诸王如果有动静和过失，就及时派专递文书的马、车上京上奏王的罪过并弹劾王的傅相，于是藩国畏惧，都为此遵守法度。治理三年后，冀州清静平安。三次提升后为尚书令。朝廷每有疑虑而难于议决的事，他常常独自进见。汉肃宗认为他的智慧和谋略不寻常，提拔他为京兆尹。郡里有很多豪强，他们的坏事和暴行不能禁止。京城附近的三辅地区早就听说过郅寿在冀州的情况，都心怀恐惧，相互约束限制，没有人敢冒犯。郅寿虽然威严，但对部下以诚相待，部下都愿意舍弃生命为他出力，没有人欺骗他。后来因犯公事被免官。

复征为尚书仆射。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是时宪征匈奴，海内供其役费，而宪及其弟笃、景并起第宅，骄奢非法，百姓苦之。寿以府臧空虚，军旅未休，遂因朝会讥刺宪等，厉音正色，辞旨甚切。宪怒，陷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闻圣王辟四门，开四聪，延直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争臣七人，以自鉴照，考知政理，违失人心，辄改更之，故天人并应，传福无穷。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坐于台上，与诸尚书论击匈奴，言议过差，及上书请买公田，遂系狱考劾大不敬。臣愚以为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又台阁平事，分争可否，虽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犹谓谔谔以昌，不以诽谤为罪。请买公田，人情细过，可裁隐忍。寿若被诛，臣恐天下以为国家横罪忠直，贼伤和气，

忤逆阴阳。臣所以敢犯严威，不避夷灭，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豫机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家属得归乡里。

后来又召为尚书仆射。这时大将军窦宪依仗自己是皇帝的外家亲戚受到恩宠，权势压倒天下。窦宪曾经派门生带着他的书信到郅寿家，有事请他帮忙，郅寿就把这个门生送到监狱里。先后上书陈述窦宪骄横放纵的事实，引用王莽的事例来告诫皇上。这时窦宪正攻打匈奴，全国供给他役力费用，而窦宪和他的弟弟窦笃、窦景都建造高大的住宅，骄横奢侈，不守国法，老百姓因此痛苦不堪。郅寿认为府库空虚，军事行动没有休止，就趁大臣们朝见皇上时指责窦宪等人，他说话严厉，脸色严肃，辞义非常恳切。窦宪大怒，以买公田和指责政事为理由陷害郅寿，交给法官治罪。侍御史何敞上疏辩论这件事的是非说：“臣听说英明的君王打开明堂四门宣布政教，与四方耳目相通，让人们敢于说真话，以便广开言路。又下诏要臣下不必顾忌，树起旗帜鼓励劝谏，设采诗官到民间收集诗歌来了解政事，还拿敢于大胆规劝的七个大臣做镜子来时时照一照自己，考察了解朝政治理的情况。如果违反和失去了人心，马上就改正，因此得到上天和人民的应和，幸福一代一代无穷地传下来。臣见尚书仆射郅寿在尚书台任职，和诸位尚书议论攻打匈奴的事，言语过分，又上书请求买公田，于是被关进监狱，审理为大不敬。臣认为郅寿是掌管机密大事的亲近之臣，帮助纠正皇上的过错是他的职分。如果保持沉默不说话，这样的罪过就应判为杀头。现在郅寿与众不同，公正地发表议论，以便安定国家，难道他是一片私心吗？况且尚书理事，争议事情是否可行，即使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那样兴盛的朝代，也还是因有人说直话才昌盛，不把指责评议国事当做罪过。他请求买公田，从情理上讲是小错误，可裁断要他克制忍耐。郅寿如果被诛灭，臣恐怕天下的人会认为朝廷在随意判忠诚正直大臣的罪，这就破坏了和平景象，扰乱了阴阳调和之气。臣之所以大胆冒犯威严，不躲避被诛灭的危险，冒死瞎说，并不是为了郅寿。忠臣应该尽心竭力，保全节操，视死如归。臣虽然不了解郅寿，只是揣测他对朝廷的一片好心来保全他。我确实不想圣朝推行因指责评议朝政就被诛灭的刑罚，而伤害温顺安和的教化，杜绝阻塞忠直之言，这样做会留给后人议论指责。臣何敞错误地干预国家机密，说了不应该说的话，罪名很清楚，应当关进监狱，在郅寿之前处死，死有余辜。”书上奏，郅寿得以减罪免死，判处流放合浦地区。尚未动身，郅寿便自杀了，家属得以回到家乡。

赞曰：鲍永沉吟，晚乃归正。志达义全，先号后庆。申屠对策，郅恽上书。有道虽直，无道不愚。

赞辞说：鲍永极思深虑，晚年归于正道。志向远大，德义完备，先凶后吉。申屠刚直言对策，郅恽冒死上书。政治清明时能保持正直，政治黑暗时也不愚蠢。

# 后汉书卷三十上

## 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

苏竟字伯况，扶风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拜代郡中尉。时匈奴扰乱，北边多罹其祸，竟终完辑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卢芳略得北边诸郡，帝使偏将军随弟屯代郡。竟病笃，以兵属弟，诣京师谢罪。拜侍中，数月，以病免。

初，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南阳阴县为寇，而刘歆兄子龚为其谋主。竟时在南阳，与龚书晓之曰：

君执事无恙。走昔以摩研编削之才，与国师公从事出入，校定秘书，窃自依依，末由自远。盖闻君子愍同类而伤不遇。人无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后求利，先定志然后求名。昔智果见智伯穷兵必亡，故变名远逝，陈平知项王为天所弃，故归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闻君前权时屈节，北面延牙，乃后觉悟，栖迟养德。先世数子，又何以加。君处阴中，土多贤士，若以须臾之间，研考异同，揆之图书，测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何自负畔乱之间，不移守恶之名乎？与君子之道，何其反也？

苏竟字伯况，扶风郡平陵县人。汉平帝的时候，苏竟因为精通《易经》被任命为博士、讲《书》祭酒。他擅长《河图》、谶纬等占验术数之学，能精通各家学说。王莽当政时，曾和刘歆等人共同主管集录校对群书的事，被任命为代郡中尉。当时匈奴侵犯骚扰，北方边境经常遭受匈奴侵犯的祸害。但苏竟最终能保全安定他所在的代郡。东汉光武帝即位后，即任命他为代郡太守，让他巩固边防、抗拒匈奴。建武五年冬天，卢芳夺取了北方边界的各郡，光武帝派偏将军随弟驻兵于代郡。当时苏竟病重，把军队交给随弟统领，自己到京城请罪。朝廷任命他为侍中，几个月后，因病被免职。

起初，延岑的护军邓仲况带兵盘踞在南阳郡阴县做盗匪，而刘歆哥哥的儿子刘龚做他的主要谋士。苏竟当时在南阳郡，就给刘龚写信详细地讲明道理：

您贵体无恙。我过去凭着切磋字句、编辑修改的技能，和国师公刘歆一起出入办事，校对修定宫禁中的藏书，与国师公依恋不舍，无法疏远。我听说一个高尚的君子往往怜悯自己的同类，且为不遇明主而感伤。一个人不论是愚蠢还是聪明，没有谁不是先躲避祸害然后才求得利，先立下大志然后才求出名。过去智果预见智伯好战不止，必定会灭亡，所以改名换姓，远走他乡；陈平知道项羽会被上天抛弃，

所以归向汉高祖，这都是最聪明不过的了。听说您以前暂时降低身份投顺盗匪，向延岑称臣，以后觉悟过来，隐遁养德。前代的这几位君子，又比您强多少呢！您住在阴县，这里有很多贤能的人，如果在短期之内，研究考察事物的差别，到书中去考查这些问题，然后预测人事，那么得失利害，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怎么会自身陷入反叛朝廷的困境，不改变坚持干坏事的名声呢？为什么和君子应该坚守的道德刚好相反呢？

世之俗儒末学，醒醉不分，而稽论当世，疑误视听。或谓天下迭兴，未知谁是，称兵据土，可图非冀。或曰圣王未启，宜观时变，倚强附大，顾望自守。二者之论，岂其然乎？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承积世之祚，握无穷之符，王氏虽乘间偷篡，而终婴大戮，支分体解，宗氏屠灭，非其效欤？皇天所以眷顾踟蹰，忧汉子孙者也。论者若不本之于天，参之于圣，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

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时谬错，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过度，荧惑进退见态，镇星绕带天街，岁星不舍氐、房。以为诸如此占，归之国家。盖灾不徒设，皆应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东海是也。尾为燕分，渔阳是也。东海董宪迷惑未降，渔阳彭宠逆乱拥兵，王赫斯怒，命将并征，故荧惑应此，宪、宠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于今，或守东井，或没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踯躅帝宫，或经天反明，或潜藏久沉，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缩成钩，或偃蹇不禁，皆大运荡除之祥，圣帝应符之兆也。贼臣乱子，往往错互，指麾妄说，传相坏误。由此论之，天文安得遵度哉！

社会上有些平庸浅薄的学者，是非不分，却考察评论当今的时事，迷惑世人的耳目。有的说当今天下改朝换代，不知谁是谁非，如果兴兵起事、占据地盘，可能会达到非分的愿望。有的说英明的君王还没有兴起，应当观察世事的变化，暂时依附力量强大的人，以便观望自守。这两种论调，难道是对的吗？孔子秘藏的纬书，认为汉朝火德尚赤，这些玄妙的书藏在幽深的密室，文字虽然深奥微妙，但说的事情却很明显。而且汉朝从上古继承唐尧的伟业，以火德称王天下，虽然暂时昏暗，将来必定会光明起来。汉代延续着十几代的帝位，掌握着无穷的符命，王莽虽然乘机篡政，最终会遭受到杀身之祸，以致肢体分离，宗族被杀，这不是效应吗？上天之所以垂爱关注，情意连绵，是因为忧念汉代的子孙。议论时事的人如果不以上天的意志为根本，用圣人的话来检查核实，却浅陋地根据《师旷杂事》一类的书来轻易地迷惑自己，那些游说之士写书，搅乱大道理，怎么可以相信呢？

很多儒生可能说：现在五星失常，天时错乱，辰星长久没有效验，太白星出入超过常度，荧惑星进退都现出形状，镇星围绕在天街星两旁，岁星不离开氐、房星座。认为很多像这样的征兆，应归罪于

国家。灾害是不会白白地出现的，都会在分野有相应的地区应验，各星宿支配不同的事。房、心二宿的分野是宋国，现在的东海郡就是这片地方。尾宿的分野是燕国，现在的渔阳郡就是这个地方。东海郡的董宪迷惑不悟，还没投降朝廷，渔阳郡的彭宠拥有武装，反叛作乱，皇上勃然大怒，命令将领们一起出征，所以荧惑星应验这件事，董宪、彭宠就会遭受祸害。太白星、辰星从新朝末年开始，就运行失度，一直到今天，有时守在井宿周围，有时淹没在羽林星中，有时在北极周围的星中徘徊，有时来往于北极星中，有时经过天空时反而更明亮，有时长久隐藏起来，有时衰弱昏暗，有时在南北方向非常明亮，有时进退弯曲得像个钩子，有时高高在上，无法禁制，这都是天运扫荡奸凶的迹象，英明的皇帝上应天命的兆头。乱臣贼子，往往交错在一起，引导邪说，传布谣言迷惑别人。从这里看来，日月星辰的运行怎么能遵循常态呢？

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广可十丈，长可万丈，正临倚弥。倚弥即黎丘，秦丰之都也。是时月入于毕。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为八魁。八魁，上帝开塞之将也，主退恶攘逆。流星状似蚩尤旗，或曰营头，或曰天枪，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营上，散为数百而灭。奎为毒螫，主库兵。此二变，郡中及延牙士众所共见也。是故延牙遂之武当，托言发兵，实避其殃。今年《比卦》部岁，《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灭火，南方之兵受岁祸也。德在中宫，刑在木，木胜土，刑制德，今年兵事毕已，中国安宁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诗，“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图谶之占，众变之验，皆君所明。善恶之分，去就之决，不可不察。无忽鄙言！

往日，五月甲申日，天上出现白虹，从子时到午时，有十丈宽，一万多丈长，正对着倚弥这个地方。倚弥就是黎丘，也就是秦丰称王建都的地方。这时，月亮进入毕宿。毕宿是天网，主管搜捕无道昏君，所以周武王将要讨伐商纣王时，向天祭祀毕宿，以求得上天的帮助。仲夏的甲申日为八魁之日。八魁，是上帝开辟边疆的将领，主管击退坏人、攘除叛逆。流星的形状像蚩尤旗，有人叫营头，有人叫天枪，从奎宿出来往西北方向运行，到了延岑的军营上方，分散成几百个后才消失。奎宿是毒虫，主管武库的兵器。这两种变异，是全郡的人和延岑的士兵都共同看见了的。因此延岑就到武当山去，假装说去征发军队，实际上是去躲避灾祸。今年由《比卦》管年，《坤卦》主管立冬，《坎卦》主管冬至，水性灭火，今年应该南方的军队遭受灾祸。德位于中宫，刑位于木，木胜过土，刑控制德，今年战争将会结束，这是中原安宁的效应。五七三十五家，三十五姓共一德，但彭、秦、延三姓不能参与其中。您为什么至今仍疑惑不解，归附依靠他呢？咏诵“莫莫葛累”的诗句，就知道“君子求福，不违反祖先正道”，

大概是像这样的吧！

关于图谶占验和各种变异的应验，都是您非常明了的。善恶的区别，进退的决策，不能不仔细考察。请不要忽略我说的话！

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从管蔡之乱也；景帝之悦济北，以不从吴濞之畔也。自更始以来，孤恩背逆，归义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欤！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故天之所坏，人不得支。宜密与太守刘君共谋降议。仲尼栖栖，墨子遑遑，忧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禄；茅焦干秦，岂求报利？尽忠博爱之诚，愤满不能已耳。

又与仲况书谏之，文多不载，于是仲况与龚遂降。

龚字孟公，长安人，善论议，扶风马援、班彪并器重之。竟终不伐其功，潜乐道术，作《记诲篇》及文章传于世。年七十，卒于家。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建初中为彭城令，一州大旱，统推阴阳消伏，县界蒙泽。太守宗湛使统为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灾异，多以访之。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解说，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年九十卒。

统生厚。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

周公亲近康叔，是因为他不参与管蔡之乱；汉景帝喜欢济北王，是因为他不跟随吴王刘濞发动叛乱。从更始年以来，辜负恩德、背离反叛的人受到批评指责，归心仁义、趋于善良的人受到称赞表彰，都十分清楚明白，对这些事情可以不仔细考察吗！高明的医生不能救活无命的人，强横凶暴的人不能和上天抗争，所以上天要毁坏的，人力不能支持它。您应该秘密地和刘太守共同谋划投降朝廷的事。孔仲尼和墨子整天忙碌奔走，是因为替别人担忧得太厉害了。屠羊跟楚昭王，不是为了得到爵禄；茅焦为秦始皇出力，难道是为了得到好处？我只是向您竭尽我的忠诚仁爱之心，要把满腔愤懑的心情都倾吐出来罢了。

苏竟又写信劝谏邓仲况，信中的文字太多没有记载，于是邓仲况和刘龚最终投降朝廷。

刘龚字孟公，长安人，擅长议论，扶风郡的马援、班彪都很器重他。苏竟一直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潜心研究道术，写作的《记诲篇》和文章流传后世。七十岁的时候，死在家中。

杨厚字仲桓，广汉郡新都县人。他的祖父杨春卿，擅长图谶之学，曾任公孙述的将领。汉军平定蜀郡时，杨春卿自杀，临死时告诫儿子杨统说："我的绸书套中有先祖传下来的秘记，可以为汉朝所

用，希望你努力学习。”杨统被父亲的遗言感动，服丧期满后，辞别家人跟随犍为郡的周循学习先人留下的秘法，又到同郡的郑伯山那里学习《河洛书》和推算天文历法的方法。汉章帝建初年间担任彭城县令，当时全州大旱，杨统推算阴阳的变化来消除灾祸，全县都得到好处。郡太守宗湛要杨统为全郡求雨，也立即降下及时雨。从那以后，朝廷有了灾祸和怪事，很多人都来询问他。杨统写作了《家法章句》和《内谶》二卷解说，官位一直升到光禄大夫，被尊为国家的三老。九十岁时去世。

杨统生杨厚。杨厚的母亲开始时和杨统前妻的儿子杨博相处不和，当时杨厚九岁，想使他们和好亲密，就假托有病，不说话，不吃东西。他母亲知道他的意思，惊慌地改变了态度，对杨博的恩爱越来越深厚。杨博后来官至光禄大夫。

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三年，太白入斗，洛阳大水。时统为侍中，厚随在京师。朝廷以问统，统对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晓读图书，粗识其意。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太后从之，星寻灭不见。又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为中郎。太后特引见，问以图谶，厚对不合，免归。复习业犍为，不应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车特征皆不就。

永建二年，顺帝特征，诏告郡县督促发遣。厚不得已，行到长安，以病自上，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宪之道，及消伏灾异，凡五事。制书褒述，有诏太医致药，太官赐羊酒。及至，拜议郎，三迁为侍中，特蒙引见，访以时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是岁，果六州大蝗，疫气流行。后又连上“西北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车驾临当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阳嘉三年，西羌寇陇右，明年，乌桓围度辽将军耿晔。永和元年，复上“京师应有水患，又当火灾，三公有免者，蛮夷当反畔。”是夏，洛阳暴水，杀千余人；至冬，承福殿灾，太尉庞参免；荆、交二州蛮夷贼杀长吏，寇城郭。又言“阴臣、近戚、妃党当受祸”。明年，宋阿母与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遘奸废退；后二年，中常侍张逵等复坐诬罔大将军梁商专恣，悉伏诛。每有灾异，厚辄上消救之法，而阉宦专政，言不得信。

杨厚小时候学习杨统的学说，专心致力于思考和记述。当初，汉安帝永初三年，太白星进入斗宿星座，洛阳发大水。当时，杨统担任侍中，杨厚跟随父亲住在京城。朝廷向杨统询问这些事，杨统回答说自己年纪大了，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不清，但儿子杨厚领悟玩味图谶，大略知道书中的一些意思。邓太后派中常侍秉承皇帝的旨意来问他，杨厚回答认为：“诸位王子大多在京城，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应该立即打发各王子返回自己的王国。”邓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星宿的怪异现象随即消失不见了。他又限定大水退落的日期，事情都像他所说的那样。任命他为中郎。邓太后还特别地接见他，问他有关图谶的事，杨厚的回答不合太后的心意，被免官回家。他又到犍为郡学习旧业，不接受州郡的征召、三公的延聘，被推举为方正、

有道，朝廷几次用公车来特地征召，他都不就职。

永建二年，汉顺帝特地征召他，并下诏书告诉郡县要督促遣送。杨厚不得已出发，到达长安后，因病上奏自己的病情，于是陈述汉代三百五十年中的灾难，和应该显明法度、改变法制的方法，以及消除灾祸怪事的措施，一共五件事。皇帝下令嘉奖，诏令太医送药，太官赐给羊、酒。到京城后，被任命为议郎，三次升迁为侍中，特别被皇上接见，皇上亲自向他询问当时的政事。永建四年，杨厚上书说："今年夏天一定会特别寒冷，应当有瘟疫和蝗虫等灾害。"这一年，果然六州发生大蝗灾，瘟疫流行。后来他又连续上书说："西方和北方有兵气，应该防备边境上敌寇的侵扰。"皇上当时正要到西方巡视，受杨厚的话的影响就停止出发。到阳嘉三年，果然西边的羌族侵犯陇右，第二年，乌桓围困度辽将军耿晔。永和元年，又上书说："京城将发生水灾，又会发生火灾，三公中有被免职的人，蛮夷会发动叛乱。"这一年夏天，洛阳突然涨大水，淹死一千多人；到冬天，承福殿发生火灾，太尉庞参被免职；荆州、交州的蛮夷杀害官吏，侵犯城邑。杨厚又说："女臣、皇上近戚、妃党要遭受灾祸。"第二年，宋阿母和宦官褒信侯李元等人做坏事被降职或免职；之后两年，中常侍张逵等人又因诬陷大将军梁商专断放肆而犯罪，都被诛灭。每次出现灾祸和怪事，杨厚就上奏消除或解救的方法，但是因为宦官专权，他的话没有人相信。

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珍玩致遗于厚，欲与相见。厚不答，固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太尉李固数荐言之。本初元年，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遂辞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复诏征之，经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

当时大将军梁冀的威权压倒朝廷其他人，派他的弟弟侍中梁不疑赠送给杨厚车马和珍宝玩物，想和他见面。杨厚不理睬，坚决借口有病请求退职。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赐给他车马、钱财、布帛让他回家。他在家中学习研究黄老的道家学说，教授学生，登上他的学生名册的就有三千多人。太尉李固多次推荐他。汉质帝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设置古礼聘请杨厚，最终以有病为借口推辞不应召。汉桓帝建和三年，太后又下诏书征召他，前后历经四年仍不到职。八十二岁时，在家中逝世。皇帝下策书吊唁他。死后，同乡人追加给他"文父"的谥号。学生给他建立庙堂，郡里的文学掾史在春秋飨射之日经常祭祀他。

# 后汉书卷三十下

## 郎𫖮襄楷列传第二十下

郎𫖮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征之，对策为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闻而表上，以博士征之。宗耻以占验见知，闻征书到，夜县印绶于县廷而遁去，遂终身不仕。

𫖮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州郡辟召，举有道、方正，不就。

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二年正月，公车征，𫖮乃诣阙拜章曰：

臣闻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听，温三省之勤，思过念咎，务消祇悔。

郎𫖮字雅光，北海郡安丘县人。他的父亲郎宗，字仲绥，研习《京氏易》，善于风角占候、天文算数、六日七分等卦术，能够通过观望云气来预测人事吉凶，经常靠占卜挣钱养活自己。汉安帝征召他到京，应对皇帝关于治国策略的问题时他为诸位儒生之首，后来朝廷任命他做吴县县令。当时突然刮起暴风，郎宗占卜后知道京城会发生大火灾，就记录要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派人观测验证，结果果然像他所说的一样。三公听说后向皇帝上表推荐，朝廷以博士的名义征召他。郎宗觉得凭借占卜的本事被人了解、推荐太不光彩，听说朝廷的征召文书到了，便在夜里把印绶悬挂在县府的厅堂里就逃隐了，从此一辈子不再当官。

郎𫖮小时候就传授他父亲的学业，同时精通经典。他隐居在海边，招收的学徒经常有几百人。他白天仔细研究经书中的深刻道理，夜晚就观测天象来占验人事，常常勤思苦想，早晚如此，不觉疲倦。州郡征召他，并把他推举为有道、方正，但他都不就职。

汉顺帝的时候，灾害怪异现象多次出现，阳嘉二年正月，朝廷派公车来征召他，郎𫖮才到朝廷上奏章说：

臣听说上天显示出反常的现象，地上就会出现灾害的征兆。这是上天用来告诫皇上，让他严格要求自己、修养品德，以便使一切事情正常平衡，并广泛地推行教化，建立起良好的政治。《易内传》上说："凡是发生灾害和怪异现象，都是由政治上的原因引起的。改变

了政令，灾害就会消除，去掉了坏政，灾害也会消除。”陛下每天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兢兢业业；温习古人“吾日三省吾身”的教导，思考自己的过失，一定能免除大错。

方今时俗奢佚，浅恩薄义。夫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礼。修礼遵约，盖惟上兴，革文变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关雎》政本。本立道生，风行草从，澄其源者流清，混其本者末浊。天地之道，其犹鼓龠，以虚为德，自近及远者也。伏见往年以来，园陵数灾，炎光炽猛，惊动神灵。《易天人应》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又曰：“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又曰：“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自顷缮理西苑，修复太学，宫殿官府，多所构饰。昔盘庚迁殷，去奢即俭，夏后卑室，尽力致美。又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何必改作。”臣愚以为诸所缮修，事可省减，禀恤贫人，赈赡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庆也，仁之本也，俭之要也。焉有应天养人，为仁为俭，而不降福者哉？

当前的社会习俗是追求奢侈安乐，对人薄恩少义。要停止奢侈之风，一定要从勤俭节约开始；要改变薄恩少义的风气，没有什么比推崇诚朴宽厚更好的了；要想安居上位和治理人民，没有什么比礼更好的了。修治礼仪、遵循俭约，只有从皇上开始做起；变革奢侈的风俗、改变薄恩少义的习气，要做的事情也不在百姓。因此，《诗经》中《周南》所宣扬的道德，以《关雎》篇的宗旨作为治政的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会产生。君子的行为好比风，小人的行为好比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源头的水澄清了，下游的水流就清澈，源头的水是浑浊的，下游的水也会浑浊。天地之间的道理，就好像鼓龠，“虚”是最大的德，并由此从近及远，逐渐推广。臣见过去几年，皇家的陵墓多次发生火灾，火势猛烈，惊动了天神。《易天人应》说：“一个君子不思量遵循利的原则办事，这就叫没有恩泽，他将遇到的灾害应是灾火烧毁他的房屋。”又说：“国君把宫台楼阁建得高高的，就会侵犯阴阳二气，他将遇到火灾。”又说：“上面不讲勤俭，下面就不会节约，这样就会发生火灾并烧毁房室。”从不久前修理西苑开始，到后来又修复太学，宫殿、官署、府库，到处都重新修建装饰。过去盘庚把国都迁到殷地，是为了避免奢侈之风而推行节俭；夏禹王把宫室建得很低矮，是为了尽力于兴修沟渠的美事。鲁国人修建长府，闵子骞说：“照日样子继续下去，何必修理改造。”臣认为各个地方的修缮工作都可以减省，以供给、救济穷人和孤儿寡妇，这是上天的意志，人民的福分，仁爱的根本，也是节俭的一个重要方面。哪里会有人顺应上天的意思去养育人民，实行仁爱和推行节俭，而上天却不给他降下幸福的道理呢？

土者地祇，阴性澄静，宜以施化之时，敬而勿扰，窃见正月以来，阴暗连日。《易内传》曰：“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又曰：“欲德不用，厥异常阴。”夫贤者化之本，云者雨之具

也。得贤而不用，犹久阴而不雨也。又顷前数日，寒过其节，冰既解释，还复凝合。夫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后，火卦用事，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由功赏不至，而刑罚必加也。宜须立秋，顺气行罚。

臣伏案《飞候》，参察众政，以为立夏之后，当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荧惑失度，盈缩往来，涉历舆鬼，环绕轩辕。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则荧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节彼南山”，咏自《周诗》；“股肱良哉”，著于《虞典》。而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得不归责举者？而陛下崇之弥优，自下慢事愈甚，所谓大网疏，小网数。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发愤忘食，恳恳不已者，诚念朝廷欲致兴平，非不能面誉也。

土地是地神，性质属阴而清静，应该在施行教化的时节尊敬它，不能随便侵扰。臣见正月以来，每天都阴暗无光。《易内传》上说：“长期天阴不下雨，是一种乱气，《蒙卦》就转化为《比卦》。蒙，是君臣上下侵扰作乱的意思。”又说：“不施德政，就会发生长期阴暗的怪现象。”贤能的人是实行教化的根本，云气是雨水的凭借。得到贤能的人却不重用他们，就好像长期天阴而不下雨。不久前的几天，寒冷的程度超过了当时季节的限度，冰已经融化了，又凝结起来。我们经常讲寒冷过去了热天就会到来，热天过去了寒冷就会到来，这是说日月互相推斥，寒热互相抵制，二者相反相成，因此形成万事万物。今年立春以后，火卦主事，应当温和却寒冷，违反了节令，这是因为不实行立功受赏的政令，刑罚却仍然施行不已。应当等到立秋以后，顺应节气再实行处罚。

臣研究了《易·飞候》一书，观测考察各种政事，认为立夏以后，应当发生地震地裂和洪水泛滥的灾害。另外，近来荧惑星失去常度，进退往来，进入舆鬼星区，围绕在轩辕星旁边。火精在南方，属于夏天的政令。政令丧失了礼仪，不按夏令办事，荧惑星就脱离了常轨。正月初三到初九，属于三公卦主事。三公上与天的台阶相应，下与国君共同处事。政令丧失了常规，寒冷和阴湿就会违反季节。“那巍峨的南山”的诗句，是周代的诗人为国事忧虑而作；“辅弼大臣优秀啊”的歌词，被写进《尚书·虞书》里。但是今天在位的大臣，争着假托高尚谦虚的美名，接受成千上万的俸禄，却忘记了为天下担忧的职责，每天休息游玩，有一点小病就卧床不起，享受安乐，一旦接受朝廷的封爵，得到皇帝的赏赐，一下子就能起床了。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容易生病而好得那样快呢？凭借他们来消除灾祸、安定国家，能办得到吗？现今选拔州牧和郡太守，都委托给三公。官吏不善，便责怪州郡官员，州郡官员有过失，怎么能不归罪于推举的人呢？但是陛下给他们

的待遇越优厚，下面的人对政事怠慢得越厉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网稀，小网密。三公不是我的仇人，臣也不是发了疯，之所以要发愤忘食，恳切地说这些话，确实只是考虑如何才能引致朝廷的兴旺太平，而并不是臣不会当面说赞扬话。

> 臣生长草野，不晓禁忌，披露肝胆，书不择言。伏锧鼎镬，死不敢恨。谨诣阙奉章，伏待重诛。
>
> 书奏，帝复使对尚书。𫖮对曰：
>
> 臣闻明王圣主好闻其过，忠臣孝子言无隐情。臣备生人伦视听之类，而禀性愚悫，不识忌讳，故出死忘命，悬悬重言。诚欲陛下修乾坤之德，开日月之明，披图籍，案经典，览帝王之务，识先后之政。如有阙遗，退而自改。本文武之业，拟尧舜之道，攘灾延庆，号令天下。此诚𫖮区区之愿，夙夜梦寤，尽心所计。谨条序前章，畅其旨趣，条便宜七事，具如状对：
>
> 一事：陵园至重，圣神攸冯，而灾火炎赫，迫近寝殿，魂而有灵，犹将惊动。寻宫殿官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设，禽畜是处，离房别观，本不常居，而皆务精土木，营建无已，消功单贿，巨亿为计。《易内传》曰："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是故鲁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钟鼓之县，休缮治之官，虽则不宁，而时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应人，敏于景响。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风从寅来，丑时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灾，必当为旱。愿陛下校计缮修之费，永念百姓之劳，罢将作之官，减雕文之饰，损庖厨之馔，退宴私之乐。《易中孚传》曰："阳感天，不旋日。"如是，则景云降集，眚沴息矣。

臣出生低贱，不懂得忌讳，只考虑对朝廷赤胆忠心，上书时也不会选择好听的话。即使因此被砍头烹煮，死后也没有遗憾。臣谨慎地到朝廷来上书，俯伏在地上等待皇上的重罚。

奏章上奏后，汉顺帝又让他回答尚书的问题。郎𫖮回答说：

臣听说英明的君主喜欢听到别人指出他的过错，忠臣孝子说话就没有隐瞒的地方。臣尽有人类对事物的感觉印象，而性格愚笨诚实，不懂得忌讳，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再三诚恳地上书，确实只是想陛下能修天地之德，像日月一样光芒四射，能每天翻阅图书，阅读经典，观览帝王应做的事业，明白政事的先后缓急。如果有缺点过失，退下自我改正，以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为根本，学习尧、舜的政治主张，消除灾害，延续福祚，并号令天下推行仁政。这确实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愿，也是臣日日夜夜，竭尽心力所思考的事。现在将前面奏章要说的事再分条叙述，以充分说明我心中要表达的意思。下面分条讲明急需办的七件大事，完全按情况回答如下：

第一件事：皇家的陵墓非常重要，是圣明的神灵借以凭依的地方，而熊熊燃烧的灾火，迫近陵墓的正殿，先帝的魂灵如果知觉，也将被惊动。据考察宫殿官署府库的情况来看，最近的是从永平年间开始修建的，年代还不太久，现在又修建改造。又设置西苑，让飞禽走

兽处于其中，另起的房宫楼台，帝王本来就不经常居住在里边，但是都修建得十分精美，修建不已，耗费的劳力和使用的钱财，要用亿来计算。《易内传》上说："君主奢侈，过多地修造装饰宫室，就会发生干旱，并遇上火灾。"因此鲁僖公遇到干旱，就革新政事，时时警戒自己，把悬挂的钟鼓取下来，停止修建宫室，即使不安宁，及时雨也还是自然地降下来了。从这里看来，上天回应人的行动，比影子和回声还要迅速。本月十七戊午日，属于南方徵日，太阳在申时才出来，风从寅时刮起，到丑时才停止。丑、寅、申都属徵，徵属南方，属火，这些迹象表明，不发生火灾，也一定会发生旱灾。希望陛下核算用于修缮的费用，长久考虑老百姓的劳苦，停止修建宫台楼阁，削减雕饰花纹的消耗，削减厨房供给的美食，减少宴饮玩耍的享乐。《易中孚传》说："阳气感动了上天，不用一天的时间就会有应验。"如果能像这样，那么五色云就会降落会聚，灾祸就会停息。

二事：去年已来，《兑卦》用事，类多不效。《易传》曰："有貌无实，佞人也；有实无貌，道人也。"寒温为实，清浊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故清浊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阴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则有妖风，日蒙则有地裂。"如是三年，则致日食，阴侵其阳，渐积所致。立春前后温气应节者，诏令宽也。其后复寒者，无宽之实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岂无贞贤，未闻朝廷有所赏拔，非所以求善赞务，弘济元元。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

第二件事：去年以来，《兑卦》主事，大多没有效应。《易传》上说："有好的外貌但没有真实品德的人，是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有真实品德而没有好外表的人，是真正的有道之人。"寒冷温和就好比品德真实，清澈浑浊就好比外表。现今三公都脸色和悦，十分恭顺，外表强硬，内心恐慌，靠做虚假的事来欺骗皇上，没有辅助国家的真实才能，所以清澈浑浊方面的事有效应，而寒冷温和方面的事没有效应，因此阴寒侵犯消长，以致阴侵阳，臣犯君。占词说："太阳占优势就会有妖风，太阳被遮盖就会有地裂。"像这样继续三年，就会导致日食，这是因为阴气侵犯阳气，阴气逐渐积累而引起的。立春前后温气与节气相应，是因为诏令宽缓的原因。以后又开始寒冷，是因为没有宽缓的实际效果。一个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忠实诚恳的人，而在全国范围内，怎么会没有忠贞贤能的人！但没有听说朝廷有奖赏提拔的行动，这不是寻求善政、有利国事，广泛救助民众的做法。陛下应该采纳优秀臣下的建议，以便对圣明的教化有所帮助。

三事：臣闻天道不远，三五复反。今年少阳之岁，法当乘起，恐后年已往，将遂惊动，涉历天门，灾成戊己。今春当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眚之来，缘类而应。行有玷缺，则气逆于天，精感变出，以戒人君。王者之义，时有不登，则损滋彻膳。数年以来，谷收稍减，家贫户馑，岁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水旱之灾，虽尚未至，然君子远览，防微虑萌。《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绨袍革

舄，木器无文，约身薄赋，时致升平。今陛下圣德中兴，宜遵前典，惟节惟约，天下幸甚。《易》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窃见皇子未立，储宫无主，仰观天文，太子不明。荧惑以去年春分后十六日在娄五度，推步《三统》，荧惑今当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则不及五十余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出后星北，东去四度，北旋复还。轩辕者，后宫也。荧惑者，至阳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轩辕，绕还往来。《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其意昭然可见矣。礼，天子一娶九女，嫡媵毕具。今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故遣荧惑入轩辕，理人伦，垂象见异，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车，出倾宫之女，表商容之间，以理人伦，以表贤德，故天授以圣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积宫人，以违天意，故皇胤多夭，嗣体莫寄。《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方今之福，莫若广嗣，广嗣之术，可不深思？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则天自降福，子孙千亿。惟陛下丁宁再三，留神于此。左右贵幸，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盖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愿访问百僚，有违臣言者，臣当受苟言之罪。

第三件事：臣听说天道并不遥远，只是按照三正五行循环不已。今年是少阳之年，按常规说应当兴旺发达，但恐怕在以后的几年，阳气又会被惊动，灾星经过天门，逢戊己将发生灾害。今年春天应当干旱，夏天必定会发大水，臣根据六日七分之法推测就可以知道。灾害的到来，往往由于同类事物相互感应而发生。行为有了过失，邪气就干犯上天，精气感应、变化为灾害，以便告诫国君。按照做帝王的准则，如果有粮食歉收的时候，就要紧缩开支、减少膳食。几年以来，粮食的收成逐渐减少，民众贫穷挨饿，年成不如过去。老百姓不富足，国君怎么会富足？水灾、旱灾虽然还没有到来，但是一个君子应高瞻远瞩，防微杜渐。《老子》说：“人民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朝廷的赋税太多引起的。”因此汉文帝穿粗绸衣和粗质鞋，使用没有花纹的木器，自身节俭，减轻赋税，就使得国家繁荣昌盛。现在陛下凭着英明的品德，使国家由衰落走向兴盛，应当遵循前代的法规，力求勤俭节约，这样全国人民就十分幸运了。《易经》上说：“上天没有亲人，只经常亲近帮助善良的人。”所以殷高宗因上天的帮助而享福，宋景公因上天的帮助而延年益寿。

第四件事：臣看到皇子还没有确立，太子的位置上还没有人，臣观测天象，太子星不明亮。荧惑星于去年春分后十六天运行到娄宿五度的地方，按《三统》历推算，荧惑星现在应当在翼宿九度，现在却反而在柳宿三度，这样算来，走了还不到五十多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戊辰日，荧惑星经过舆鬼星往东进入轩辕星，从后星北边出来，往东去了四度，往北旋转后又返出来。轩辕星，是天帝的后宫。荧惑星，是最大阳气的精华。上天的使者，却在轩辕星中出入，盘旋往来。《易经》中说：“上天显示各种天象，向人们表示吉凶祸福。”这中间

的意思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按礼仪的规定，天子一人娶九个女子，妻妾就齐备了。现在宫女婢女，动不动就是几千人，有的活生生地与世隔绝，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郁积起来的怨气，感动了上天，上天因此派遣荧惑星进入轩辕星，为治理人伦关系显示出怪异的现象，以便使主上觉悟。过去周武王刚平定天下，就把宫中的女子全部放出去，礼敬商容的故里，以便治理人伦关系，表彰贤能的人，所以上天赐给他圣明的儿子，那就是成王。现今陛下聚集了过多的宫女，违反了天意，所以皇子大都夭折，继位的国君也无法确定。《诗经》说：“畏敬上天的威怒，不敢安乐怠慢。”现在的福分，没有比多子多孙更好的了。怎么才能多子多孙，能不仔细的思考吗？当前应该选择放出一批宫女，任凭她们结婚成家，那么上天自然会降下幸福，子孙就会成千上亿。希望陛下再三地警戒自己，在这方面多多留心。陛下左右受宠爱的人，也应该思考我的话来感悟陛下。善于解释古事的人一定适合今天的事，善于解释天道的人其思想一定符合于人事。希望陛下询问百官，如果他们的话和我的话不同，臣应当被判处随便乱说的罪。

> 五事：臣窃见去年闰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左足，入玉井，数日乃灭。《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又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连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无节，政教乱逆，威武衰微，则此三星以应之也。罚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国赵、魏，变见西方，亦应三辅。凡金气为变，发在秋节。臣恐立秋以后，赵、魏、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诸郡，使敬授人时，轻徭役，薄赋敛，勿妄缮起，坚仓狱，备守卫，回选贤能，以镇抚之。金精之变，责归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𬀩，书玉板之策，引白气之异，于西郊责躬求愆，谢咎皇天，消灭妖气。盖以火胜金，转祸为福也。

第五件事：去年闰月十七日己丑夜晚，臣看见有白气从西方天苑星趋向左足，进入玉井星，好几天以后才消失。《春秋》上说：“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大辰星是什么？就是大火。大火称大辰，伐星也称大辰，北极星也称大辰。”之所以彗星在一星宿闪耀而连及三个星宿，是说北辰是天王之宫的原因。凡是宫中没有节制，政治混乱，朝廷的威信衰弱这三种情况出现，那么这三个星宿就会受到感应。伐星属于白虎，白虎中的星宿主管战事，其分国为赵国、魏国，变化出现在西方，也会在三辅地区应验。凡是金气的变化，都发生在秋天的时节。臣担心立秋以后，赵、魏、关西将会发生羌人发动叛乱的祸患。朝廷应该预先通告有关各郡，要各郡把天时节令告诉民众，减轻徭役，减少赋税，不要随便兴建土木，要把仓库、牢狱修坚固，准备好守卫，并改选贤能的人，来镇守安定各地。金气之精发生变化，应归罪于有关上司。陛下应该在五月丙午日，派遣太尉执持斧盾，树立画有井宿花纹的旗帜，把祝词定在玉板上，引述白气的怪异变化，在西

郊责备自己，讲明过错，向皇天请罪，消除妖气。这是采用的用火克金，转祸为福的方法。

> 六事：臣窃见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时，白虹贯日。凡日傍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贯日中者，侵太阳也；见于春者，政变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务。又恭陵火灾，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备经考毒。寻火为天戒，以悟人君，可顺而不可违，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内省，以备后灾。凡诸考案，并须立秋。又《易传》曰："公能其事，序贤进士，后必有喜。"反之，则白虹贯日。以甲乙见者，则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阴阳多谬，久无虚己进贤之策，天下兴议，异人同咨。且立春以来，金气再见，金能胜木，必有兵气，宜黜司徒以应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将负臣言，遗患百姓。

> 七事：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氾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于《易雄雌秘历》，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众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经》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潜龙养德，幽隐屈厄，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为戌仲已竟，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宜因斯际，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改元更始，招求幽隐，举方正，征有道，博采异谋，开不讳之路。

第六件事：臣看到本月十四日乙卯巳时，白虹穿过太阳。凡是太阳旁的纯白色的气就叫虹。穿过太阳，就是侵犯最大的阳气；出现在春天，是因为政事中有改变常规的地方。现今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是通过拷打来核实案情，而他们所考核的事情，有时并不是紧急事务。另外恭陵发生火灾，引起火灾的主因还没有确定就逮捕了很多人，使他们遭受各种拷打和毒害。据考查火灾是上天的告诫，以便使国君觉悟过来，只能顺从而不能违背，只能敬畏而不能怠慢。陛下应该恭敬地反省自己，以防止以后再发生灾害。凡是各种审查的案件，都要等到立秋以后。《易传》上也说："主公能做好他们的事情，按次序排列贤能的人和提拔有才能的人，以后一定有喜事。"相反，白虹就会穿过太阳。这种现象在甲乙日出现，该受到谴责的应是中台司徒。自司徒在位以来，阴阳大都错乱，长久没有虚心地推进贤士的谋略，天下的民众都议论纷纷，所有的人都感叹不已。而且自立春以来，金气两次出现，金能战胜木，一定会有战事发生，应该罢免司徒以顺应上天的意志。陛下不及早地消除灾害，将会辜负臣的一片好心，给百姓留下祸患。

第七件事：臣想汉朝建立以来已有三百三十九年。根据《诗三基》，汉高祖在亥仲二年兴起，现在是戌仲十年。《诗氾历枢》说："逢卯酉是改革政治的时间，逢午亥是变革天命的时间，阳气在天门之间，出进都在观测监视。"这是说阳气在戌亥之间，监视着帝

王的兴衰得失，帝王善良就会昌盛，帝王残暴就会灭亡。根据《易雄雌秘历》来看，现在正遇困乏的时候。凡是九二困乏，小人们就想共同困扰危害君子。《易经》上说：“处境困苦而不丧失自己的操守，这才是君子吧！”只有英明贤能的君子，才能在遭到艰难困苦时，献出生命来实行自己的理想，不抛弃自己的主张。陛下过去压抑在下层静心修养，遭受困苦，在即位的那年，紫宫星座都被惊动，应该遭受的际会，天运已经回应。但是臣仍然担心坏运气还没有完结，一个君子要想到可能发生的祸患而及早地预防它。臣认为戊仲已经结束，明年就进入季年，汉文帝改变刑法，废除肉刑，到现在刚好三百年。陛下应该在这个时候，大大地削减法令、官名称号、车轿冠服器械；事情凡有变更，宜变大为小，去奢侈求节俭；官署的治政，要化烦杂为简省。并在改年开始的时候，寻求召来隐居的贤能之士，推举方正，征召有道，广泛地采纳各种不同的谋略，让人们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 臣陈引际会，恐犯忌讳，书不尽言，未敢究畅。

> 台诘顗曰：“对云‘白虹贯日，政变常也’。朝廷率由旧章，何所变易而言变常？又言‘当大蠲法令，革易官号’。或云变常以致灾，或改旧以除异，何也？又阳嘉初建，复欲改元，据何经典？其以实对。”顗对曰：

> 方春东作，布德之元，阳气开发，养导万物。王者因天视听，奉顺时气，宜务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后，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见，掩蔽日曜。凡邪气乘阳，则虹霓在日，斯皆臣下执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优宽之本。此其变常之咎也。又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臣诚愚戆，不知折中，斯固远近之论，当今之宜。又孔子曰：“汉三百载，斗历改宪。”三百四岁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岁，五行更用。王者随天，譬犹自春徂夏，改青服绛者也。自文帝省刑，适三百年，而轻微之禁，渐已殷积。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也。故《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俭，以先天下，改易名号，随事称谓。《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同归殊涂，一致百虑。”是知变常而善，可以除灾，变常而恶，必致于异。今年仲竟，来年入季，仲终季始，历运变改，故可改元，所以顺天道也。

臣陈述引用吉凶方面的遇合，恐怕冒犯了陛下忌讳的事，上书时不能说完要说的话，也不敢畅所欲言，充分地阐述自己的意见。

尚书台质问郎顗说：“你回答说‘白虹穿过太阳，是因为政治改变了常规’。朝廷的一切都按照传统的规章办事，改变了什么而被你说成改变了常规？你又说‘应当大大地显明法度，改变官号’。有时说改变常规会导致灾害，有时说改变旧制度来消除怪现象，如此前后矛盾，

这是为什么？同时刚建立阳嘉年号，又要改年号，这是根据什么经典？要实事求是地回答。”郎顗回答说：

春天从东方开始的时候，正是施恩布德的年代，阳气发动，正好养育万物。帝王按照上天的意志，恭敬地顺从时节，应该努力推行温和的政治，遵从春天应行的政令。而今年立春以后，严刑拷打的事没有停止，秋天冬天应行的政令，却在春天夏天推行，所以白虹在春天出现，遮蔽了太阳光。凡是邪气压倒阳气，就会有虹霓出现在太阳中，这都是臣下办事苛刻急迫而引起的，恐怕不是朝廷推行宽缓政治的根本。这就是改变常规的过错。现在推举人才的事多交给三公，在位的三公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才能，却担当着选拔人才的重任。每当选用人才时，就让掾属参与其事，三公府门前的小巷里，挤满了客人，每天迎进送出，用财物送礼的人来往不停。那些想升官的人，都争着互相推荐拜访，各人派遣自己的子弟到处活动，道路上挤满了人，这为干坏事的人打开了缺口，助长了浮夸虚假之风，这并不是所谓一切按传统的规章办事。尚书台处在国家最重要的地方，保卫严密，有人要营私舞弊，想必不能畅通无阻，有人想凭个人感情偏袒别人，也许实行不了。所以选拔人才的重任，不如仍然交给尚书台。臣确实愚蠢刚直，不知道折中调和，但以上所说都是适合当前情况和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观点，是当前应该做到的事情。而且孔子也说过：“汉朝三百年，根据北斗的运转要变革政治。”三百零四年为一德，五德共一千五百二十年，这是按照五行的循环运转来确定的。帝王遵循上天的意志变更政事，就像从春天到夏天，脱下青色衣服改穿绛色衣服一样。从汉文帝减省刑罚到现在，刚好三百年，而微小的法禁，已经逐渐积多了。帝王的法令，就像江河，要使人们容易避免而难得触犯。所以《易经》上说：“因为平易才容易了解，因为简略才容易使人服从，掌握了平易简略的原则，天下的道理就能明了。”现在去掉奢侈的风气，采用节俭的做法，做天下人的榜样，改变名号，根据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称号。《易经》说：“君子处世立身之道，或者出世或者入世。走不同的道路，却归于同一个地方；采用不同的想法，但统一于一个道理。”这说明知道改变常规而做好事，可以消除灾祸；改变了常规而做坏事，一定会导致灾异。今年戊仲已完，明年进入季年，仲年结束季年开始，气数改变了，因此可以改年号，这也是用以顺应天道的方法。

臣顗愚蔽，不足以答圣问。

顗又上书荐黄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曰：

臣前对七事，要政急务，宜于今者，所当施用。诚知愚浅，不合圣听，人贱言废，当受诛罚，征营惶怖，靡知厝身。

臣愚蠢糊涂，才智不足以回答皇上的问题。

郎顗又上书推荐黄琼、李固，并陈述消除灾祸的方法：

臣前面回答的七件事情，都是重要紧急的政务，这些事适合当前的形势，应当立即实行。臣确实知道这些话愚蠢浅薄，不符合皇上的思想。臣地位低贱，说的话也不得采纳，臣应该受到诛罚，为此臣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臣闻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海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昔唐尧在上，群龙为用，文武创德，周召作辅，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诗》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赖，以致雍熙。陛下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是以灾害屡臻，四国未宁。臣考之国典，验之闻见，莫不以得贤为功，失士为败。且贤者出处，翔而后集，爵以德进，则其情不苟，然后使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矣。若有德不报，有言不酬，来无所乐，进无所趋，则皆怀归薮泽，修其故志矣。夫求贤者，上以承天，下以为人。不用之，则逆天统，违人望。逆天统则灾眚降，违人望则化不行。灾眚降则下呼嗟，化不行则君道亏。四始之缺，五际之厄，其咎由此。岂可不刚健笃实，矜矜栗栗，以守天功盛德大业乎？

臣听说挖空树木做船，削平木头做桨，是想用来过河渡海；聘请贤能的人，选择辅弼大臣，是想用他们安定天下。过去唐尧帝在上，众多的贤臣被朝廷选用，周文王、周武王开创事业时，有周公、召公做辅助，所以能建立天地之功，增添日月的光芒。《诗经》上说："威武严肃的王命，由仲山甫奉行。国家是否兴旺发达，由仲山甫显明。"周宣王依靠他，使得国家和平安乐。陛下即位以来，勤苦地考虑国家繁多的政务，但是三公九卿的位置上，还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因此灾害多次到来，四方还不安定。臣考察国法，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验证，没有哪个帝王不是因为得到贤良的辅助才能建功立业，或者因为失去贤能的辅助而失败的。而且贤能的人无论出世还是入世，都要盘旋一阵后才聚集在一块。根据才德授予爵位，事情就不会马虎随便，这样君子就会因贫穷和卑贱感到可耻，乐于富贵了。如果有高尚的品德得不到报答，有好的进言得不到应有的酬报，来到这里没有得到乐趣，进入朝廷不能得到奖赏，那么他们就会向往隐居的生活，追求他们原来的理想。寻求贤能的人，上是顺应上天的意志，下是为了民众。不任用他们，就会违背上天的意志，辜负民众的期望。违背上天的意志，灾祸就会降临，辜负民众的期望，教化就不能推行。灾祸降临，下民就会感叹抱怨，教化不能推行，君王之道就会亏损。《诗经》四始所颂扬的王道被废除，阴阳际会时发生灾害，其原因就在这里。一个君主怎么能够不刚强厚实，小心谨慎，来保守伟大的功业呢？

臣伏见光禄大夫江夏黄琼，耽道乐术，清亮自然，被褐怀宝，含味经

籍，又果于从政，明达变复。朝廷前加优宠，宾于上位。琼入朝日浅，谋谟未就，因以丧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善人为国，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复怪其不时还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极养贤之礼，征反京师，以慰天下。又处士汉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冲，履颜闵之仁。絜白之节，情同皦日，忠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当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为圣汉，宜蒙特征，以示四方。夫有出伦之才，不应限以官次。昔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子奇稚齿，化阿有声。若还琼征固，任以时政，伊尹、傅说，不足为则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𬱖明不知人，伏听众言，百姓所归，臧否共叹。愿泛问百僚，核其名行，有一不合，则臣为欺国。惟留圣神，不以人废言。

谨复条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臣见光禄大夫江夏人黄琼，爱好并深钻治国之道，清风亮节，思想纯正，品德高尚而深藏不露，仔细欣赏和品味经典中的精华，治政坚决果断，精通消除灾害和怪异现象的方术。朝廷曾格外优待、宠爱他，把他安置到很高的职位上。黄琼进入朝廷的时间很短，还没有完全贡献出他的谋略，就因为害病而让朝廷满足了他要求免职的意愿。《老子》说：“最好的音乐，是无声的音乐；最贵重的器具，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最有才能的人治国，三年后才会有成效。天下的民众没有谁不因为朝廷有这样的好人而称赞不已，以后又因为他不能按时复职而感到奇怪。陛下应该对他格外施恩，用古人求贤时的最高礼遇对待他，召他返回京城，以满足全国民众的愿望。另外汉中郡的隐士李固，现年四十岁，精通子游、子夏等人学习的儒家学说，履行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仁德。高尚洁白的品德，确实像太阳一样纯正；忠诚端正的情操，竟是那样的正直，他的品格超过了古人，当代没有人赶得上。上天的精气生成的人，必然是帝王的辅弼大臣，上天降下李固，一定是为了兴盛汉朝，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特别征召，以便显明四方。一个人有出众的才能，就不应该在授予官职时受到限制。过去颜回只有十八岁，天下的人都称赞他是仁人；子奇年纪很轻，在阿邑治政时就有很好的名声。如果让黄琼返回原来的官职，征召李固到朝廷做官，把当前的朝政交给他们，就是伊尹、傅说，也不能和他俩相比，这样上天就可以幸福，并引致全国呈现出吉祥的景象。臣郎𬱖知道自己不会识人，只是私自听到众人的议论，了解到老百姓所归向、大家共同赞赏的人是谁罢了。希望陛下广泛地征求百官的意见，核实他们二人的名声与品德，若有一个方面不合实际，那么我就是欺骗国君了。希望陛下留心注意，不因为臣地位低下就废弃臣的话。

臣再次列举四件国家应该立即考虑的大事，附在这份奏章的下面：

一事：孔子作《春秋》，书“正月”者，敬岁之始也。王者则天之象，因时之序，宜开发德号，爵贤命士，流宽大之泽，垂仁厚之德，顺助元气，含养庶类。如此，则天文昭烂，星辰显列，五纬循轨，四时和睦。不则太阳不

光，天地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自立春以来，累经旬朔，未见仁德有所施布，但闻罪罚考掠之声。夫天之应人，疾于景响，而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阳，以象人君。政变于下，日应于天。清浊之占，随政抑扬。天之见异，事无虚作。岂独陛下倦于万机，帷幄之政有所阙欤？何天戒之数见也！臣愿陛下发扬乾刚，援引贤能，勤求机衡之寄，以获断金之利。臣之所陈，辄以太阳为先者，明其不可久暗，急当改正。其异虽微，其事甚重。臣言虽约，其旨甚广。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发《大壮》始，君弱臣强从《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壮》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当发声，发声则岁气和，王道兴也。《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雷者，所以开发萌牙，辟阴除害。万物须雷而解，资雨而润。故《经》曰："雷以动之，雨以润之。"王者崇宽大，顺春令，则雷应节，不则发动于冬，当震反潜。故《易传》曰："当雷不雷，太阳弱也。"今蒙气不除，日月变色，则其效也。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随时进退，应政得失。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璇玑动作，与天相应。雷者号令，其德生养。号令殆废，当生而杀，则雷反作，其时无岁。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顺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则太皓悦和，雷声乃发。

第一件事：孔子著作《春秋》的时候，之所以书定"正月"，是因为尊重一年的开始。帝王效法上天的星象，依据季节运转的次序，应建立名号，给贤能的人授爵命名，向臣民普施恩泽，显示君上仁爱宽厚的品德，顺应并助长元气的增长，养育万事万物。像这样，天空就会明亮灿烂，星辰也会闪闪发光，五星都遵循自己的轨道运行，四季和畅，风调雨顺。否则，太阳就不会发光，天地就会浑浊不清，季节就会错乱，尘雾也会遮蔽阳光。自从立春以来，已经过了几个月，都没有看到朝廷施布仁德的迹象，却只听到审问拷打的声音。上天感应人事，比影子、回声还要迅速，从今年开始，经常出现遮蔽天空的雾气，以致月亮不能发光，太阳不能放射光芒。太阳是最大的阳气，象征着国君。政治在下面发生变化，太阳在天上就会发生感应。清明还是浑浊的征兆的出现，随着政治的好坏而变化。上天出现怪异的现象，不会毫无根据，难道只是因为陛下对事疲怠，宫廷内政有缺陷吗？为什么上天的告诫多次出现呢？臣希望陛下发扬阳刚之气，选拔贤能的人，寻求能委托国家大政的重臣，以便君臣同心合力，治理国政。臣陈述意见，总是把太阳放在首要的位置，是为了说明太阳不能长久昏暗，急需改正。太阳出现的怪异现象虽然很小，但它象征的事情却非常重大。臣所说的话虽然很简约，但意义却很深广。希望陛下在阅读臣所上的奏章时，能多加留意仔细思考。

第二件事：孔子说："雷开始发生是从《大壮》卦开始的，君主的势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是从《解》卦开始的。"本月初九到十四日，《大壮》卦主事，这是消长之卦。在这六天当中，雷声应该轰鸣，雷鸣就会季节调和，王道兴盛。《易经》上说："雷声轰鸣，大地震动，此为安乐，先王在这时制作音乐，歌功颂德，向上帝进献丰

盛的祭品。”雷，是用来开创万物、使草木萌芽，摈弃阴气、消除灾害的。万物等待雷来解动，雨水在雷声的帮助下就滋润万物生长。所以《易经》上说：“雷是来震动万物的，雨是来滋润万物的。”帝王崇尚宽大的仁政，顺应春天的节令，雷声就会与季节相适应，否则就会在冬天发动，应当轰鸣时反而隐藏无声。因此《易传》上说：“应当雷鸣而没有雷鸣，是太阳微弱的表现。”现在暗气不去，日月都改变了颜色，就是这样的效验。天网宽广无边，看起来稀疏但不会漏掉一件事，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根据政治的得失而感应人事。伟大的人物，和天地的功德一样大，和日月的光芒一样明，北斗的运转，和上天相呼应。雷声是号令，它的作用是生殖滋养万物。号令废除了，应当生长，却被摧毁，雷声违反季节轰鸣，那年就没有好年成。陛下如果想消除灾害显明幸福，顺应上天，引致和平，就应该审察那些特别残害老百姓的大臣，迅速地罢免他们，以便安定百姓，这样上天就会高兴，雷声就会按时轰鸣。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心。太白在北，岁星在南，相离数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经钩命决》曰：“岁星守心年谷丰。”《尚书·洪范记》曰：“月行中道，移节应期，德厚受福，重华留之。”重华者，谓岁星在心也。今太白从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贼，而反同合，此以阴陵阳，臣下专权之异也。房、心东方，其国主宋。《石氏经》曰：“岁星出左有年，出右无年。”今金木俱东，岁星在南，是为出右，恐年谷不成，宋人饥也。陛下宜审详明堂布政之务，然后妖异可消，五纬顺序矣。

第三件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星和岁星在房宿、心宿所在地会合。太白星在北边，岁星在南边，相隔只有几寸，光芒交接在一起。房宿、心宿，就是明堂星座，是天帝宣明政教的宫殿。《孝经钩命决》说：“岁星守住在心宿则当年五谷丰登。”《尚书洪范记》说：“月亮在中道运行，季节的变换就与时间吻合，品德宽厚就享受幸福，重华星也就停留在这里。”重华星，就是指岁星停留在心宿。现在太白星也跟着岁星，在明堂星座交合，金、木本来是相克的，现在反而共同会合在一起，这是阴气欺凌阳气的表现，是臣下专权的征兆。房宿、心宿在东方，它们的分野在宋国。《石氏经》说：“岁星在左边出现有好年成，在右边出现没有好年成。”现在金星、木星都在东边，岁星在南边，这也就是在右边出现，恐怕年成不好，宋国的人民会遇到饥荒。陛下应该详细地审察在明堂宣明政教的事情，然后怪异的现象就可以消除，五星的顺序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四事：《易传》曰：“阳无德则旱，阴僭阳亦旱。”阳无德者，人君恩泽不施于人也。阴僭阳者，禄去公室，臣下专权也。自冬涉春，讫无嘉泽，数有西风，反逆时节。朝廷劳心，广为祷祈，荐祭山川，暴龙移市。臣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己。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来，未见朝廷赏录有

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而但见洛阳都官奔车东西，收系纤介，牢狱充盈。臣闻恭陵火处，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风，掩蔽天地。风者号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连月无雨，将害宿麦。若一谷不登，则饥者十三四矣。陛下诚宜广被恩泽，贷赡元元。昔尧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载之蓄者，简税防灾，为其方也。愿陛下早宣德泽，以应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后乃有澍雨，于今之际未可望也。若政变于朝而天不雨，则臣为诬上，愚不知量，分当鼎镬。

书奏，特诏拜郎中，辞病不就，即去归家。至四月京师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鲜卑入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陇右。皆略如𫖮言。后复公车征，不行。

同县孙礼者，积恶凶暴，好游侠，与其同里人常慕𫖮名德，欲与亲善。𫖮不顾，以此结怨，遂为礼所杀。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阴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

第四件事：《易传》说：“阳没有德性就会干旱，阴超越阳也会干旱。”阳没有德性，指的是君主不给人民恩德。阴超越阳，指的是国家付出了俸禄，臣下却擅自专权。从冬天到春天，始终没有滋润万物的雨露，并多次起西风，违反了时节。朝廷为此耗费心力，想方设法进行祈祷，祭祀山川，设立暴龙的仪式，迁移市场。臣听说上天感应万物，不被假情感动，灾害应和人事，重要的在于责求自己。假使雨可以通过祈祷降落，水灾可以通过祭礼排除，那么每年就不会出现旱涝不调的现象，太平就可以等来了。但是灾害仍然不停，可见祸患不是在这方面。立春以来，没有看见朝廷奖赏有功的人，表扬品德高尚的人，慰问孤儿寡妇，救济贫困穷苦百姓，却只看到洛阳的都官们驾着车子到处奔走，捕捉犯了一点小错的人民，监牢里都关得满满的。臣听说恭陵发生火灾的地方，经常闪闪发光，说明这是天灾，不是人为的火灾。丁丑日刮大风，灰尘遮天盖地。风是号令，代表上天的威怒，这都是感动、告诫君主，要君主忠厚待人的表现。另外，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将要危及到隔年麦子的收成。如果粮食歉收，那么就会有十之三四的人挨饿。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施与恩德，借贷救济老百姓。以前唐尧遭受到九年的水灾，但人民有十年的储蓄，用减少赋税的措施防止灾害的发生，就是他的方法。希望陛下尽早地广布恩德，以便和上天的功业相应。如果朝廷不采纳臣的意见，不改革朝政，那么要到立夏以后才会下雨，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能盼到雨的。如果朝廷改革了政治而还不下雨，那么就是臣欺骗了皇上，是臣愚蠢得不知估量自己，臣应当被烹煮而死。

奏章报上后，皇帝特地下令任命他为郎中，他借口有病不到职，立即离京回家。四月京城发生地震，土地陷落。这年夏天发生大旱灾。秋天，鲜卑族来侵犯进入马邑城，打败代郡的军队。第二年，西羌族侵犯陇右。这些情况都跟郎𫖮预料的差不多。后来朝廷又派公车

征召他，他也不到任。

和他同县的孙礼，做了不少坏事，性格凶暴，到处游荡，讲意气。孙礼和他的同乡经常羡慕郎𫖮的名声和威望，想和他亲近友好。但郎𫖮不理睬他们，从此结下怨仇，郎𫖮最后被孙礼杀害。

襄楷字公矩，平原郡隰阴县人。喜爱学习，通晓古代的事情，精通天文阴阳之术。

> 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
>
> 臣闻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尧舜虽圣，必历象日月星辰，察五纬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寿，为万世之法。臣窃见去岁五月，荧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门，不轨常道。其闰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动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无继嗣。今年岁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门，还切执法。岁为木精，好生恶杀，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诛罚太酷。前七年十二月，荧惑与岁星俱入轩辕，逆行四十余日，而邓皇后诛。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当之。"今洛阳城中人夜无故叫呼，云有火光，人声正喧，于占亦与竹柏枯同。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
>
> 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诛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阉竖之谮，乃远加考逮。三公上书乞哀瓆等，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忧国之臣，将遂杜口矣。

汉桓帝的时候，宦官专权，政治混乱，刑罚残暴无度，加上皇子频频死去，灾害和怪异的事情特别多。延熹九年，襄楷从家里到朝廷上疏说：

臣听说上天不说话，就用天象来教诫人们。尧、舜虽然圣明，但也一定要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观察五星所在的地方，才能据此制定历法，告诉人民要根据节令生产耕作，所以能享受百年长寿，成为万代效法的榜样。臣看到去年五月，荧惑星进入太微星座，侵犯帝坐星，从端门出去，不遵循正常的轨道。闰月庚辰日，太白星进入房宿，侵犯心宿中的小星，震动了中耀星。中耀星，是天王星；它旁边的小星，是天王的儿子。太微天廷，是五帝星座所在的地方，而金火罚星在这里闪耀发光。从征兆看，天子不吉祥；又都进入房宿、心宿，按照历象法推算，皇帝没有继位的后代。今年岁星长久地守在太微星座，往西逆行到掖门，回来又迫近执法星。岁星是木的精华，喜欢养育万物，讨厌杀害生灵，它之所以停留着不离开，是因为现在不修仁德，处罚、杀害都太残酷。前七年的十二月，荧惑星和岁星都进入轩辕星座，倒行四十多天，结果邓太后被诛灭。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冻死鸟兽鱼鳖，城墙旁边有很多竹叶、柏叶被冻枯死。臣听老师

说：“柏树被伤害，竹子被冻枯，不超过三年，天子就要承受这种灾害。”现在洛阳城里的人在夜晚无缘无故地叫喊，云层中有火光，人声喧哗，依据占卜结果也和竹子、柏树枯萎的应验一样。从春夏以来，连续有霜、冰雹、大雨、大雷，这都是因为大臣在下作威作福，刑罚急迫苛刻所引起的。

太原郡太守刘瓆，南阳郡太守成瑨，立志除掉邪恶的坏人。他们诛灭的人，都符合人民的愿望，但是陛下听信宦官的诬陷，在远地逮捕拷打他们。三公上书请求哀怜刘瓆等人，意见不但不被陛下采纳，反而受到严厉的谴责。如此一来，为国家担忧的大臣，都将闭口不说话了。

> 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伐，梁、寇、孙、邓，并见族灭，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
> 永平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刑，所以重人命也。顷数十岁以来，州郡玩习，又欲避请谳之烦，辄托疾病，多死牢狱。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诞致十子，今宫女数千，未闻庆育。宜修德省刑，以广《螽斯》之祚。
>
> 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扶风有星陨为石，声闻三郡。夫龙形状不一，大小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或闻河内龙死，讳以为蛇。夫龙能变化，蛇亦有神，皆不当死。昔秦之将衰，华山神操璧以授郑客，曰“今年祖龙死”，始皇逃之，死于沙丘。王莽天凤二年，讹言黄山宫有死龙之异，后汉诛莽，光武复兴。虚言犹然，况于实邪？夫星辰丽天，犹万国之附王者也。下将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类，坠者失埶。春秋五石陨宋，其后襄公为楚所执。秦之亡也，石陨东郡。今陨扶风，与先帝园陵相近，不有大丧，必有畔逆。

臣听说杀害无罪的人，诛灭贤良的人，祸害会牵连到他的三代子孙。自陛下即位以来，频繁地实行诛罚，梁冀、寇荣、孙寿、邓万世，都被灭族，受牵连定罪的人，又超过了应有的人数。李云上书，英明的君主不应当避忌，杜众请求和李云同死，想必能使皇上觉悟，但是竟然没有被赦免，而同时都被杀害，全国的民众，都知道他们的冤屈。汉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像今天这样拒绝劝谏、诛灭贤能、残酷用刑的情况。

永平年间的旧法规定，各种需要重判的案件都要等到冬天再判处，先请示后再实行刑罚，这是表示重视人的生命。近几十年来，各州郡的当政者既轻视法律，又想避免请求上级复议的麻烦，总是假托被定罪的人有病，大多死在监牢里。官吏们主宰生死，死去的人多数不是由于他们犯了死罪，所以他们的冤魂聚集在一起，没有诉苦的地方，当前发生的祸害疾病，都是由此引起的。过去周文王只有一个妻

子，就生了十个儿子，现在有几千个宫女，却没有听说她们生过儿子。陛下应该提高品德修养，减省刑罚，以便得到多子多孙的福气。

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郡野王山上有一条龙死了，有几十丈长。扶风郡有陨石落下来，三郡的人都可以听到它落下时的声音。龙的形状不一致，大小也没有一定之规，所以《周易》把龙比为大人，帝王把它看做是吉祥的征兆。又听说河内郡的龙死后，因为有所顾忌而说成是蛇。龙能够变化，蛇也有神气，都不应当死。过去秦朝将要衰亡，华山的山神把一块玉璧交给郑人，说“今年祖龙会死”，秦始皇逃避这件事，最后还是在沙丘死掉。王莽天凤二年，传谣言说黄山宫有死龙，以后汉朝诛灭王莽，汉光武帝重新兴起。空话都是这样的，何况发生了真实的事情呢？星辰依附在天上，就好像各个王国依附着帝王一样。下面的臣民会背叛皇上，所以星辰也会背叛上天。石头是安稳的东西，坠落下来是因为丧失了势力。《春秋》中记载有五块陨石掉落在宋国，以后宋襄公被楚国拘留。秦国将要灭亡，也在东郡落下陨石。现在陨石在扶风郡落下，离先帝的陵墓很近，如果皇帝不死，也一定会有人发动叛乱。

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学门自坏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太学，天子教化之宫，其门无故自坏者，言文德将丧，教化废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厉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

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臣闻布谷鸣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贱而言忠。臣虽至贱，诚愿赐清闲，极尽所言。

书奏不省。

十余日，复上书曰：

臣伏见太白北入数日，复出东方，其占当有大兵，中国弱，四夷强。臣又推步，荧惑今当出而潜，必有阴谋。皆由狱多冤结，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执法，亦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狱，为刘瑊、成瑨亏除罪辟，追录李云、杜众等子孙。

夫天子事天不孝，则日食星斗。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纬错戾。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

据考察从春秋以来到古代的帝王，没有发生过黄河水清和太学门无故崩坏的事。臣认为黄河，处在诸侯的位置，水清是属于阳，水浊才归阴。黄河应该浑浊却反而清澈，是阴气想转化为阳气，诸侯想当皇帝的征兆。太学，是天子实行教化的地方，它的门无故地毁坏，这说明文化道德将要丧失，教化将被废除。京房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现在上天显示出怪现象，地上出现反常现象，人民染上疾病瘟疫，三种事情同时发生而黄河的水变清，就好像春秋时麒麟

不应当出现却出现，孔子把它记录下来认为是怪异的事一样。

臣以前上奏琅邪郡的宫崇接受干吉传给他的神书，但和陛下的心意不合。臣听说布谷鸟在四月份就开始鸣叫，蟋蟀在入秋后就开始吟唱，微小的东西中也有立志讲信用的，低贱的人中也有说话忠诚的。臣虽然非常低贱，但真心希望陛下能给我充足的时间，让我说完我要说的话。

奏章呈上后皇上仍不醒悟。

过了十几天，他又上书说：

臣见太白星进入北边好几天，又从东边出来，这预示着会发生大战，中原地区的势力减弱，四方少数民族的力量加强。臣又用推步法测算，荧惑星现在应该出现却隐而不现，这表明一定会有人暗中谋反。这都是由于诉讼案件太多，冤案聚集在一起，和忠臣被杀害引起的。德星之所以长久守住执法星，也是因为这些原因。陛下应该奉行上天的意志，考察处理各种冤案，为刘瓆、成瑨免罪，录用李云、杜众等人的子孙。

天子侍奉上天不孝，就会发生日食星斗的现象。近年到正月初一发生日食，日、月、星三光不明亮，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错乱。前几年宫崇献出的神书，专门以遵循天地、顺应五行为根本，也有复兴国家、多生后代的方法。书中的文字简明易懂，和经典相合为一，但顺帝不按书中的道理实行，因此国家、子孙都不兴旺，孝冲帝、孝质帝相继短命。

臣又闻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为生虐。故周衰，诸侯以力征相尚，于是夏育、申休、宋万、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时。殷纣好色，妲己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当给使主市里也。今乃反处常伯之位，实非天意。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书上，即召诣尚书问状。楷曰："臣闻古者本无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于顺帝，遂益繁炽。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无继嗣者，岂独好之而使之然乎？"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冲，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

臣又听说，求得主上的欢心，不采取正当的手段，天神会因此降下灾祸。所以周朝衰弱，诸侯之间就看重凭借势力互相征伐，于是在当时产生了夏育、申休、宋万、彭生、任鄙等人。商纣王好色，于是出现了妲己。听说叶公喜欢龙，真正的龙就来到他的庭院。现在黄门常侍，是受了宫刑的人，陛下特别喜爱他们，加倍地宠爱他们，继位的子孙还没有出生的迹象，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天文中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这说明宦者星只是主管市场的。现在却处于侍中的位置，实在不是上天的意思。

我又听说皇宫建立了黄老、佛教的祠堂。道教、佛教主张清静淡泊，崇尚无为，喜好养育万物，讨厌杀害生灵，减少私欲，戒除奢侈。现在陛下不能除掉个人的嗜好和欲望，处罚杀害人超过了常理，这已经违背了道教、佛教的道义，难道还能得到它的福分吗？有人说老子到外族去当了僧人。僧人寄宿到别人桑下不超过三晚，不愿长久地产生恩爱之情，是最诚心诚意的了。天神把漂亮的女子送给他们，僧人说："这只是装了血的皮袋子罢了。"最终不斜着眼睛看一下。他们保持真一像这样坚定，所以能成道。现在陛下身边的淫女美妇，选尽了天下最漂亮的女子；陛下吃喝的肥肉美味，都是搜刮的天下最好的食物，陛下为什么还想能成为像黄帝、老子那样的人呢？

奏章上奏后，朝廷立即召他到尚书台接受审问。襄楷回答说："臣听说古代本来没有宦官，汉武帝末年，武帝年纪大了，经常到后宫游玩，才开始设置宦官。以后逐渐被任用，到了顺帝时，就更加繁多。现在陛下授给他们的爵位，超过以前的十倍。到现在还没有继位的子孙，难道不是陛下特别喜爱他们而造成的结果吗？"尚书把他的回答上报，皇上下令交给主管官员处置。尚书顺着皇帝的意思上奏说："宦官的职务，不是近代设置的。汉朝初年，张泽担任大谒者，帮助绛侯周勃诛灭诸吕；孝文帝让赵谈在车上陪坐，却子孙昌盛。襄楷不运用正当的言词和道理，陈述与国家大事有关的问题，而是用支离破碎的言论来破坏法律，违背了经典大义，假借天文星宿之类的事，假托神灵的意志，根据私意捏造事实来欺骗皇上。请准予交给司隶，将襄楷法办，逮捕后送到洛阳的监狱去。"皇帝认为襄楷的言词虽然激烈，但是都是关于天文历法之类的事，所以不杀他，交给司寇判罪。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乡里宗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

论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而张衡亦云："天文历数，

阴阳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　、襄楷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

当初，在汉顺帝时，琅邪郡的宫崇到朝廷，献上他老师干吉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的一百七十卷神书，都是用青白色的细绢写的，并配上红色的框界、青色的标志、红色的题目，号称《太平清领书》。书中以阴阳五行为根据，大多是巫人的零星话语。主管官员上奏说宫崇献出的书妖言惑众，不合常理，于是就收藏起来。后来张角得到了很多这样的书。

到汉灵帝即位，认为襄楷的话是对的人。太傅陈蕃推举他为方正，他不到职。家乡的人很尊重他，每当太守到后，都送礼请他到郡。中平中年，和荀爽、郑玄同时被征召为博士，但他不到职，死在家中。

评论说：古代有人说：“善于讲天文历法的，一定会在人事上有应验。”张衡也说：“天文历法，阴阳占候，都是当今应该急办的事。”郎顗　、襄楷能够上察天文，下知地理，考察人事，祸福吉凶都能按照他们的观测应验，他们引用的教义也非常明白。这大概是道术对社会有所帮助，后人应当引为借鉴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毛病在于喜欢巫术，所以正人君子并不集中精力研究他们的学说。

赞曰：仲桓术深，蒲车屡寻。苏竟飞书，清我旧阴。襄、郎灾戒，寔由政淫。

赞辞说：杨仲桓学问博大精深，朝廷用蒲车多次征召。苏竟迅速寄信顗 晓以大义，安定了先帝的故乡阴县。襄楷、郎借灾害为由告诫皇上，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昏乱。

# 后汉书卷三十一

## 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时以任侠闻。父梵，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间辟大司空府，三迁为渔阳都尉。王莽时为上谷大尹，迁并州牧。

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各拥众保营，莫肯先附。更始素闻伋名，征拜左冯翊，使镇抚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转为尚书令，数纳忠谏争。

建武四年，出为中山太守。明年，彭宠灭，转为渔阳太守。渔阳既离王莽之乱，重以彭宠之败，民多猾恶，寇贼充斥。伋到，示以信赏，纠戮渠帅，盗贼销散。时匈奴数抄郡界，边境苦之。伋整勒士马，设攻守之略，匈奴畏惮远迹，不敢复入塞，民得安业。在职五岁，户口增倍。后颍川盗贼群起，九年，征拜颍川太守。召见辞谒，帝劳之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君虽精于追捕，而山道险厄，自斗当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怀山贼阳夏赵宏、襄城召吴等数百人，皆束手诣伋降，悉遣归附农。因自劾专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后宏、吴等党与闻伋威信，远自江南，或从幽、冀，不期俱降，骆驿不绝。

郭伋字细侯，扶风郡茂陵县人。他的高祖父郭解，在汉武帝的时候因仗义爱打抱不平而闻名于世。他的父亲郭梵，担任过蜀郡太守。郭伋少年时就志气高，品德好，在汉哀帝和汉平帝年间被大司空府征召，经过三次提升，做了渔阳都尉。王莽当政时郭伋任上谷大尹，后被提升为并州牧。

更始帝刚即位时，京城附近的三辅地区连续遭受乱兵的骚扰，老百姓惊恐不安，豪族大姓都各自拥有兵众保护自己私人的营垒，没有人肯首先归附朝廷。更始帝早就听到过郭伋的名声，于是征召他，任命他为左冯翊，让他镇守地方安抚老百姓。汉世祖光武帝即位后，任命郭伋为雍州牧，之后又调他为尚书令，他曾多次地向朝廷进献忠言，努力规劝皇上。

建武四年，郭伋被调出京城任中山郡太守。第二年，彭宠被消灭，他被调任渔阳郡太守。渔阳郡已经遭受了王莽之乱，又加上彭宠在这里被打败，民众大都狡猾凶恶，全郡到处都是盗贼。郭伋到郡后，向郡内民众表示，一定会奖罚分明，说到做到，并举发惩处盗贼的头目，因此盗贼很快解散。当时匈奴多次侵犯郡界，边境上的民众深受其苦。郭伋到郡后约束整顿军队，提出攻敌守地的谋略，匈奴非

常害怕，逃得很远，不敢再进入边塞，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在任五年，郡内户口成倍地增长。后来因为颍川郡的盗贼聚集起来闹事，朝廷就在建武九年时征召任命他为颍川太守。在被召见进京拜别皇上时，皇上亲自勉励他说：“你是一个贤能的太守，此去离京城又不远，是黄河滋润九里的地方，希望京城也一起受福。你虽然善于追捕敌寇，但是山路艰险阻塞，搏斗时你也只相当一个普通士兵，一定要小心谨慎。”郭伋到郡后，用政策感化招抚了山中的盗贼阳夏人赵宏、襄城人召吴等几百人，这些人都顺从地到郭伋那里投降，郭伋把他们全部遣返回乡种地。之后自己向朝廷上报擅自下令的罪过，皇上赞美他的策略，不因此事追究他的过错。后来赵宏、召吴等人的党羽听到郭伋的威望和信誉，便有的从远远的江南，有的从幽州、冀州，不约而同来投降，来归顺的人络绎不绝。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伋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即引见，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伋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帝纳之。伋前在并州，素结恩德，及后入界，所到县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过问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设几杖之礼，朝夕与参政事。

建武十一年，撤销朔方刺史，将朔方归并于并州。皇上认为卢芳占据着北方的大片土地，就调郭伋任并州刺史。郭伋到京城谢恩，皇帝立即接见他，并召集皇太子、诸王和他一起整日宴饮谈论，还赏赐给他车马衣服等物品。郭伋趁机进言，要朝廷选人补充各级官员，在选拔人才时应当选拔全国才能出众的人，不应当专用南阳人。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郭伋以前在并州时，一向广施恩德，到后来进入并州境内，他所到的县城，老人小孩都手牵着手，在路上迎接他。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询问人民的疾苦，聘请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当地的英雄豪杰，并为他们专门设置坐几手杖，表示十分尊重他们，早晚和他们一起讨论政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

是时朝廷多举伋可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于其事，故不召。伋知卢芳夙贼，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以结寇心。芳将隋昱遂谋胁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伋以老病上书乞骸骨。二十二年，征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谷，以充其家，伋辄散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明年卒，时年八十六。帝亲临吊，赐冢茔地。

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称。更始时，辟大司马府。建武元年，岁中三迁为侍御史，安集洛阳。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暴横民间，百姓惶扰，诗敕晓不改，遂格杀广，还以状闻。世祖召见，

赐以棨戟，复使之河东，诛降逆贼杨异等。诗到大阳，闻贼规欲北度，乃与长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将突骑趁击，斩异等，贼遂翦灭。拜成皋令，视事三岁，举政尤异。再迁为沛郡都尉，转汝南都尉，所在称治。

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郭伋刚到职时到各部属巡视考察，当到达西河郡美稷县时，有几百个儿童，各人骑着竹马，在路上迎接拜见他。郭伋问："你们为什么从远方到这里来？"儿童们回答说："听说刺史大人来，心里高兴，所以来迎接您。"郭伋向他们道谢。等到事情办完，这些儿童又送他到城外，问"刺史大人应当什么时候返回"。郭伋叫别驾从事计算好日期告诉他们。巡视部属后回来，比约定的日子提前了一天到达，郭伋认为早到会失信于这些儿童，于是在野地的亭子里住下，等约定的时间到了才进县城。

当时朝廷里很多人都推举郭伋担任大司空的职务，皇上认为并州有卢芳侵犯的紧急情况存在，而且匈奴也没有平定，想让他长期担任并州刺史，因此不召他任大司空。郭伋知道卢芳是一个老奸巨猾的盗贼，难以凭武力一下子制服，于是经常严格设置烽火台，明令重金悬赏，以收买敌方人员。卢芳的部将隋昱就谋划胁迫卢芳投降郭伋，卢芳于是逃奔匈奴去了。

郭伋因为年老多病而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建武二十二年，召他到京任太中大夫，并赐给他一栋住宅和帷帐、钱、谷，以充实他的家产，郭伋就把赏赐分给他的同族亲戚，自己不留一点。第二年去世，死时八十六岁。皇上亲自前往吊唁，并赐给坟地。

杜诗字君公，河内郡汲县人。年轻时就很有才能，任郡功曹，有办事公平的名声。更始帝的时候，被征召到大司马府任职。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一年中经三次提拔任侍御史，到洛阳安定人民。当时将军萧广纵容士兵在民间横行霸道，老百姓惶恐不安，杜诗告诫他，他仍然不改，杜诗就先杀了萧广，回京后才向皇上呈状报告此事。汉世祖召见时，赐给他作为出行时护卫所持的棨戟，又派他到河东郡去讨伐降服叛贼杨异等人。杜诗到大阳县后，听说贼寇计划逃往北方，于是急忙和长史一起把他们的船只烧掉，并统领郡兵，带领精锐的骑兵趁机攻击敌兵，杀掉杨异等人，贼寇于是被消灭。杜诗任成皋县令，管理政事三年，考查上报政绩时，他的政绩特别优异。再次被提拔为沛郡都尉，转调为汝南郡都尉，所到之地处处被人赞扬，都认为他治政有方。

建武七年，杜诗被升为南阳郡太守。他具有勤俭节约的品质，治政清平，凭借消灭凶恶残暴的人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善于用计和出谋略，节省和珍惜民力。制造水力鼓风机，铸造农具，这样用力少，收到的功效多，老百姓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又修建池塘，广开田地，于是郡内家家户户富足。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前汉的召信臣，所以南阳百姓赞扬他：“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诗自以无劳，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济大业，偃兵修文，群帅反旅，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圣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国，边民虚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将虽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劳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师，难复责功。臣伏睹迟将帅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内郡，然后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为“师克在和不在众”，陛下虽垂念北边，亦当颇泄用之。昔汤武善御众，故无忿鸷之师。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将帅和睦，士卒凫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军垒，则将帅自厉；士卒之复，比于宿卫，则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怀乐土，不雠其功而厉其用，无以劝也。陛下诚宜虚缺数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复厚赏，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缘边屯戍之师，竞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辞其劳，则烽火精明，守战坚固。圣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诚非其宜。

杜诗自认为没有功劳，长久地治理一个大郡感到于心不安，要求朝廷降低他的职位和避免功臣的名声，于是上疏说：

陛下英明地建成大功，成就事业，止息战争，修治文教，各级将帅都带兵返回，海内和平统一，万代蒙受幸福，天下十分幸运。只有匈奴不能理解陛下的英明德政，仍然骚扰西北两方的边界，侵犯中原地区，边境的民众空虚亏损，不能保卫自己，臣恐怕勇敢的将领们虽然勤苦不息，也不能立即脱下战袍，藏起弓箭休息。勤苦不停会产生怨气，劳苦不息也会产生怨气，满怀怨气的军队，难以再要求他们立功。臣暗自观察将帅的情绪和功臣们的愿望，都希望在内郡休养，以后到军中奉命出征，不敢再有怨恨之心。臣认为“军队取胜的主要因素在于上下和睦一心，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虽然挂念北方边境，也应当混合用兵。过去商汤王、周武王善于驾驭民众，所以没有残忍凶狠的军队。陛下起兵已有十三年了，将帅团结一心，士兵和睦欢悦。现在如果能从军队中提拔公、卿、郡守，那么将帅们自然会奋发向上；如果士兵的待遇和宫中的警卫一样，那么战士的勇气自然会百倍地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天下已经安定，人们各自看重自己的性命，从大臣到百姓，都喜欢安居乐业，如果不根据他们的功劳来使用他们，就无法鼓励他们。陛下确实应该空出几个郡的职位，以等待在军中立功的臣子，反复重赏，给予长期在外打仗的士兵。像这样，沿边驻扎的军队，就会努力奋发，不怕牺牲；守城防边的官吏，就会不

辞辛劳，那么就会烽火精良，守战坚固。圣明的君王治政，一定要依靠人心。如果滥用愚蠢少才的人，就会断绝功臣的期望，确实是不合适的。

臣诗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创制大业，贤俊在外，空乏之间，超受大恩，牧养不称，奉职无效，久窃禄位，令功臣怀愠，诚惶诚恐。八年，上书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许放退。臣诗蒙恩尤深，义不敢苟冒虚请，诚不胜至愿，愿退大郡，受小职。及臣齿壮，力能经营剧事，如使臣诗必有补益，复受大位，虽析硅授爵，所不辞也。惟陛下哀矜！

帝惜其能，遂不许之。

诗雅好推贤，数进知名士清河刘统及鲁阳长董崇等。

初，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诗身虽在外，尽心朝廷，谠言善策，随事献纳。视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为弟报仇，被征，会病卒。司隶校尉鲍永上书言诗贫困无田宅，丧无所归。诏使治丧郡邸，赙绢千匹。

臣杜诗暗自考虑，臣本来只是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官员，遇上陛下创建大业，贤良的人都在外面作战，在朝廷缺少人员的情况下，蒙陛下施恩，格外提拔，臣治政不称职，在职期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长久地占据在这样的职位上，会使功臣心怀怨恨，因此臣十分恐惧惊慌。建武八年，臣曾上书请求回避功德，但受陛下特殊的恩遇，不允臣退职。臣杜诗受到陛下的恩德尤其深厚，按照大义绝不敢弄虚作假，臣确实难说尽心中最大的愿望，臣愿意从大郡的职位上退下来，而只接受一个小小的职位。到臣壮年、有能力经办大事，假如臣杜诗还能对朝廷有所补益，臣愿再接受重大的职务，即使是朝廷封给臣爵位，臣也不推辞。希望陛下怜悯臣，满足臣的心愿。

皇上爱惜他的才能，于是不准允他的请求。

杜诗平常喜欢推荐贤能的人，曾多次推举知名人士清河郡人刘统和鲁阳县长董崇等。

开始，朝廷推行简单的法禁，只用玺书调兵，还没有用虎符这样的信物，杜诗就上疏说："臣听说军队是国家的利器，是圣人们所小心谨慎对待的东西。旧制度规定，调兵都用铜虎符，其他征调，只用竹制信符就可以了。信符只要相合，就可作为最大的信物，信符是用来明确国家的号令，保持朝廷威望的东西。近来调兵，只用玺书，有

时用诏令，假如有坏人欺骗作假，也无法知晓。臣认为军队刚刚建立，敌人还没有消灭，向郡国调兵，应该非常慎重，可以设立虎符，以杜绝坏事的萌芽。过去魏公子无忌，威望压倒邻国，还要借助兵符，来解除赵国之围，如果没有如姬仇人的头，他的功劳也不能显明。有的事情是很繁琐但不能简省的，耗费也是不得已的，我想大概就是指的这种事吧。”书上奏后，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杜诗虽然人在外面，但全心为朝廷考虑，正直话、好计策，随时向皇上进献。治政七年，好的政治风气得以普遍推行。建武十四年，因为派刺客为弟弟报仇而犯罪，被朝廷征召，恰好碰上他病死。司隶校尉鲍永上书讲杜诗贫困没有土地房屋，收敛他的棺材没有地方放置。皇帝下诏允许在郡邸办理他的丧事，并送给一千匹绢资助治丧。

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时为侍中。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

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节操，而奋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或以为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奋既立节，治贵仁平，太守梁统深相敬待，不以官属礼之，常迎于大门，引入见母。

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既至京师，除武都郡丞。

孔奋字君鱼，扶风郡茂陵县人。他曾祖父孔霸，在汉元帝时任侍中。孔奋少年时跟随刘歆学习《春秋左氏传》，刘歆很赞赏他，对门人们说：“我已经反从孔君鱼那里接受学问了。”

遇上王莽之乱，孔奋与年老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弟到黄河以西逃避兵荒。汉光武帝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孔奋代理议曹掾，并试用为姑臧县长。建武八年，孔奋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当时天下大乱，只有河西地区安定，而姑臧县被称为富县，该县和羌、胡各族交换货物，每天进行四次集市交易，每个居住在县里的人，不到几个月就能富裕起来。孔奋任职四年，没有增加什么财产。他侍奉母亲孝顺谨慎，虽然自己勤俭节约，但奉养母亲却力求饮食精良。他带领妻子儿女，以吃粗茶淡饭为乐。当时天下没有安定，士人大多不培养自己的气节、操守，但孔奋努力做到洁白清廉，因此被众人讥笑，有人认为他身居富裕之地，却不能养肥自己，只是自讨苦吃。孔奋树立了良好的品德，治政时特别重视施仁政和处事公平，太守梁统十分尊敬他，不按对待一般下属的礼节对待他，经常亲自到大门口迎接他，并

带他入内拜见自己的母亲。

陇、蜀等地平定以后，河西地区的郡守、县令都被朝廷征召，他们到京城时，财物一车接着一车，布满了江河道路。只有孔奋没有资财，坐着一辆车子上路。姑臧县的官员、民众和羌、胡等族的人互相商量说：“孔君为政清廉、仁慈贤良，全县都蒙受他的恩德，为什么现在他离开的时候，不共同报答他的恩德呢！”于是相互聚集了价值千万以上的牛、马、器、物，追赶几百里去送他。孔奋只是表示感谢而已，财物一点儿也不要。到京城后，朝廷任命他为武都郡丞。

时陇西余贼隗茂等夜攻府舍，残杀郡守，贼畏奋追急，乃执其妻子，欲以为质。奋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终不顾望，遂穷力讨之。吏民感义，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习山谷，其大豪齐钟留者，为群氐所信向。奋乃率厉钟留等令要遮钞击，共为表里。贼窘惧逼急，乃推奋妻子以置军前，冀当退却，而击之愈厉，遂禽灭茂等，奋妻子亦为所杀。世祖下诏褒美，拜为武都太守。

奋自为府丞，已见敬重，及拜太守，举郡莫不改操。为政明断，甄善疾非，见有美德，爱之如亲，其无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称为清平。

弟奇，游学洛阳。奋以奇经明当仕，上病去官，守约乡间，卒于家。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奋晚有子嘉，官至城门校尉，作《左氏说》云。

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也，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

世祖征时，见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将来歙荐堪，召拜郎中，三迁为谒者。使送委输缣帛，并领骑七千匹，诣大司马吴汉伐公孙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时汉军余七日粮，阴具船欲遁去。堪闻之，驰往见汉，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汉从之，乃示弱挑敌，述果自出，战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据其城，捡阅库藏，收其珍宝，悉条列上言，秋毫无私。慰抚吏民，蜀人大悦。

当时陇西郡的残贼隗茂等人夜里攻击郡府，杀害了郡太守，贼寇害怕孔奋紧追不舍，就抓住他的妻子、儿子，想拿他们做人质。孔奋当时已经五十岁，只有一个儿子，但他完全不顾，只是尽力攻击贼寇。官民被他的义气感动，人人加倍地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效力。郡里有很多氐族人，熟悉山谷地形，其中一个叫齐钟留的大豪强，氐族的民众都相信归向他。孔奋于是率领并激励齐钟留等人拦截包抄袭击贼寇，相互呼应。贼寇走投无路，十分惶恐，狗急跳墙，就把孔奋的妻子、儿子推到军前，希望孔奋会退却，但他带兵攻击得更加猛烈，于是活捉、消灭了隗茂等人，而孔奋的妻子、儿子也被贼寇杀害。世祖下诏表彰他，任命他为武都郡太守。

孔奋从任郡丞时，就已经受人敬重，到任太守时，全郡的人没有谁不去恶从善。孔奋治政断事明确公正，表彰好事，痛恨坏事，看见

品德高尚的人，就像亲人一样地喜爱，对那些品德不好的人，他就像痛恨仇人一样，郡中的人都称赞他清廉公平。

他的弟弟孔奇，到洛阳游学。孔奋认为孔奇精通经典应该当官，自己就上书告病辞官，在家乡保持勤俭节约的品德，死在家中。孔奇精通经典，著有《春秋左氏删》。孔奋晚年又生一个儿子叫孔嘉，官位升到城门校尉，并著有《左氏说》。

张堪字君游，南阳郡宛县人，他家是南阳郡的大族。张堪早年丧父，他把父母留给他的几百万财产让给哥哥的儿子。十六岁时，他到长安学习，志向远大，严于律己，儒生们都称他为“圣童”。

世祖没有发迹的时候，看到张堪的志向和品德，经常赞美他。到世祖即位，中郎将来歙推荐张堪，就征召他任郎中，经三次升迁任谒者。朝廷派他运送丝绸缣帛，并带马七千匹，到大司马吴汉那里攻打公孙述，在路上又任命他为蜀郡太守。当时吴汉的军队只剩下七天的粮食，暗中准备船只想逃走。张堪听到这件事，驱马去见吴汉，陈述公孙述必定失败，不应该退兵的意见。吴汉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在挑战时故意显示自己虚弱，公孙述果然亲自出马，战死在城下。成都攻下以后，张堪先进城占据全城，查看仓库中的财物，收藏好库中的珍珠宝贝，详细列出清单上报朝廷，自己不私占半点。并且安抚慰问官民，蜀地的人民非常高兴。

在郡二年，征拜骑都尉，后领票骑将军杜茂营，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帝闻，良久叹息，拜显为鱼复长。方征堪，会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诏褒扬，赐帛百匹。

在蜀郡任太守二年，朝廷又召他任骑都尉，后来带领骠骑将军杜茂的军队，在高柳打败匈奴，被任命为渔阳太守。他追捕打击狡猾的坏人，赏罚分明，说到做到，官民都乐意为他出力。匈奴曾经带领一万骑兵攻入渔阳，张堪带领几千骑兵急速前往反击，把他们打得大败，郡界由此平静安定。又在狐奴开辟八千多顷稻田，鼓励人民耕种，人民因此都富裕起来。老百姓歌唱道：“桑树没有小旁枝，麦子一株结两穗，张君到来当郡守，人民快乐到极点。”治政八年，匈奴不敢侵犯边塞。

皇帝曾经召见各郡的计吏，问各郡的风土人情和前后郡守的能力

如何。蜀郡计掾樊显进言说："渔阳郡太守张堪过去在蜀郡时，他的仁德能对下广施恩惠，他的威风能讨伐坏人。以前公孙述被打败时，珍珠宝贝堆积如山，随手拿走一把，就足够让十代人富起来，但是张堪离职的时候，却坐着折断了辕木的车子，携带着布被子、布袋子。"皇帝听说，感叹了很长时间，任樊显为鱼复县长。正要征召张堪，恰好碰上他病逝，皇上感到十分悲伤和惋惜，下诏表扬他，并赐给一百匹丝帛。

>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陉徙焉。世为边郡守，或葬陇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间为右将军，祖父丹，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蜀郡太守张穆，丹之故吏，乃重资送范，范无所受，与客步负丧归葭萌。载船触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众伤其义，钩求得之，疗救仅免于死。穆闻，复驰遣使持前资物追范，范又固辞。归葬服竟，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京兆、陇西二郡更请召，皆不应。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于是东至洛阳，变名姓，求代廷尉狱卒。居无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勤劳。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诃之曰："君困厄瞀乱邪！"语遂绝。融系出困病，范随而养视，及死，竟不言，身自将车送丧致南阳，葬毕乃去。

> 后辟公府，会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吏以闻，显宗大怒，召范入，诘责曰："薛汉与楚王同谋，交乱天下，范公府掾，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收敛罪人，何也？"范叩头曰："臣无状愚戆，以为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坐。"帝怒稍解，问范曰："卿廉颇后邪？与右将军褒、大司马丹有亲属乎？"范对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胆敢尔！"因贯之。由是显名。

廉范字叔度，京兆郡杜陵县人，是古代赵国将领廉颇的后代。汉朝兴起后，因为廉姓是一豪强大族，让他们从苦陉县搬迁到茂陵县。廉氏代代任边界郡守，有的埋葬在陇西郡襄武县，所以世袭当官。他的曾祖父廉褒，在成帝、哀帝年间任右将军，祖父廉丹，在王莽时任大司马庸部牧，都在前世有名。廉范的父亲遇上兵荒马乱的时候，客死在蜀汉，廉范于是流亡客居于西州。西州平定后，才回到家乡。十五岁时，辞别母亲到西部去迎接父亲的尸骨。蜀郡太守张穆，是廉丹的老部下，于是送给廉范很多钱财，廉范一点也不接受，与门客徒步抬着棺材回到葭萌县。途中，装棺材的船只在石头上撞破沉没，廉范抱着棺材，和棺材一起沉下。众人被他的孝心感动，用铁钩找到了他，通过抢救治疗才仅仅免于死亡。张穆听说了，又派人带着原来送他的钱财骑马追赶廉范，廉范又坚决推辞。回家埋葬父亲守丧完毕，就到京城学习，拜博士薛汉为师。京兆、陇西二郡先后召请他，他都不应召。汉明帝永平初年，陇西太守邓融备礼拜请廉范为功曹，碰上邓融被州里揭发查究，廉范知道这件事难于解脱，想用灵活变通的办

法帮助他，就推脱有病请求离开，邓融不明白他的意图，非常遗憾。廉范于是往东到洛阳，改变姓名，请求代理廷尉所辖监狱中看管犯人的差役。过了不久，邓融果然被征关进监狱，廉范于是能够在他身边保护服侍，并且尽心尽力，勤勤恳恳。邓融看他的面貌像廉范而又特别不理解，就对他说："您为什么这么像我原来的功曹呢？"廉范假装呵斥说："您是受困苦被搞糊涂了吧！"说完就不再说话了。邓融出狱后穷困病重，廉范跟随着看养服侍，一直到邓融死，也不告诉他，并亲自驾车把他的遗体送到南阳，埋葬完毕才离开。

后来三公府征召廉范，恰好遇上薛汉因楚王谋反的事被杀，老朋友、学生没有人敢去看视，只有廉范一个人前去收敛他。官员把这件事报告皇上，汉显宗非常愤怒，召廉范进朝，质问他说："薛汉和楚王一起谋反，扰乱天下，你廉范为三公府掾，不和朝廷同心协力，却反而收敛罪人，是什么原因？"廉范叩头说："臣愚昧无知，不明事理，认为薛汉等人都已经被杀，只是因有师徒之恩不能自禁，实在罪该万死。"皇帝的怒气逐渐消除，问廉范说："你是廉颇的后代吗？和右将军廉褒、大司马廉丹有亲戚关系吗？"廉范回答说："廉褒，是臣的曾祖；廉丹，是臣的祖父。"皇上说："难怪你胆子大，敢做这样的事！"于是赦免了他。廉范从此也就出了名。

举茂才，数月，再迁为云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傍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虏众盛而范兵不敌。会日暮，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爇火，营中星列。虏遥望火多，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百级，虏自相辚藉，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复向云中。

后频历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随俗化导，各得治宜。建初中，迁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范每厉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说。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在蜀数年，坐法免归乡里。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

肃宗崩，范奔赴敬陵。时庐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俱会于路。麟乘小车，涂深马死，不能自进，范见而愍然，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乃缘踪访之。或谓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穷急，今奔国丧，独当是耳。"麟亦素闻范名，以为然，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世伏其好义，然依倚大将军窦宪，以此为讥。卒于家。

廉范被推举为秀才，几个月后，经两次提拔升为云中郡太守。碰上匈奴大肆侵入边境，烽火台每天传送警报。按老例，匈奴入边的人超过五千人，就要向邻郡递送文书。官员们想传递紧急文书求救，廉范不听从，自己率领士兵抵抗。敌兵太多而廉范的士兵抵挡不了。恰好天快黑，廉范就命令士兵每人把两只火把交叉地捆在一起，三端点燃火，手拿一端，在营中密密麻麻地摆列起来。敌人远远望见火把很

多，以为汉朝的救兵到了，大惊失色。到了第二天早上敌人将要退兵的时候，廉范就命令士兵们尽早饱吃一顿，清晨向敌人发起进攻，斩杀几百名敌兵，匈奴自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从此再不敢到云中郡来了。

后来他历任武威、武都二郡太守，根据当地不同的风俗教育引导人民，各郡都采取相适宜的治政措施。汉章帝建初中年，被调为蜀郡太守，蜀郡的民俗看重用美好的词句进行辩论，喜欢争辩是非，相持不下，廉范经常勉励他们做到淳朴忠厚，不听他们的那些轻薄话。成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城中房屋相互逼近，原先禁止人民夜晚做事和到处活动，以防止火灾，但他们相互隐蔽，点灯烧火的日夜接连不断。廉范就撤销原先的禁令，只严格要求人们储水防火而已。老百姓感到方便，就歌唱道："廉叔度啊廉叔度，为什么来得这样迟？不禁止夜晚烧火，人民安居乐业。平生没有短棉袄，现在有了五条裤。"他在蜀郡治政几年，因犯法被免官回到家乡。廉范代代在边境做官，得以扩大田地，积累财产，他把这些田地财产都拿来救济同族的亲戚和朋友。

汉肃宗逝世，廉范奔赴到敬陵吊唁。当时庐江郡掾严麟奉命吊唁国丧，在路上相遇。严麟坐着小车子，泥深马死，不能前进，廉范见后怜悯他，命令随从下马把马送给他，不告诉他自己是谁就走了。严麟办完事，不知道把马还给谁，就跟踪查访。有人对严麟说："原来的蜀郡太守廉叔度，喜欢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周济人，现在前去吊唁国丧，只应当是他。"严麟平素也听到过廉范的名声，认为说得对，就牵着马到他门前，感谢后把马还给他。当时人们都佩服廉范爱讲义气，但是他投靠大将军窦宪，因此被人指责。后来在家中逝世。

初，范与洛阳庆鸿为刎颈交，时人称曰："前有管鲍，后有庆廉。"鸿慷慨有义节，位至琅邪、会稽二郡太守，所在有异迹。

论曰：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厄，有足壮者。堪之临财，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栾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发其志，就戮更延其宠，闻义能徙，诚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枢，亦有开塞之感焉。

王堂字敬伯，广汉郪人也。初举光禄茂才，迁谷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为民患，诏书遣中郎将尹就攻讨，连年不克。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堂驰兵赴贼，斩虏千余级，巴、庸清静，吏民生为立祠。刺史张乔表其治能，迁右扶风。

起初，廉范和洛阳人庆鸿为刎颈之交，当时人们称赞说："从前有管仲和鲍叔牙，今天有庆鸿和廉叔度。"庆鸿胸怀大志、有节操，官至琅邪、会稽二郡太守，处处有突出的政绩。

评论说：张堪、廉范都是凭着意气仗义树立名声，观察他们赈救

危急，奔赴危险困难境地的行为，确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张堪临财不贪，廉范忘记给别人的恩德，也足以显示诚意、感动人心。至于汉高祖召见栾布，汉明帝接见廉范，对他们发怒而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准备杀戮而却最终宠爱他们，听到人讲道义就能改变思想，这确实是国君应该崇尚的，但是要人的感情起变化，仍需情义从中做转动的枢纽。

王堂字敬伯，广汉郡郪县人。开始被光禄勋推举为秀才，升为谷城县令，治政时名声好、政绩显著。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侵犯巴郡，成为人民的祸患，朝廷下诏书派遣中郎将尹就讨伐，连续几年不能取胜。三公府推举王堂处理这件难办的事，任他为巴郡太守。王堂带兵奔赴战场，斩杀敌人一千多名，巴、庸地区由此安定清静，官民在他生前就为他建立祠堂。刺史张乔上表赞扬他的治政才能，被提升为右扶风。

安帝西巡，阿母王圣、中常侍江京等并请属于堂，堂不为用。掾史固谏之，堂曰："吾蒙国恩，岂可为权宠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属归，闭合上病。果有诬奏堂者，会帝崩，京等悉诛，堂以守正见称。永建二年，征入为将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转议郎。复拜鲁相，政存简一，至数年无辞讼。迁汝南太守，搜才礼士，不苟自专，乃教掾史曰："古人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故能化清于上，事缉于下。其宪章朝右，简核才职，委功曹陈蕃。匡政理务，拾遗补阙，任主簿应嗣。庶循名责实，察言观效焉。"自是委诚求当，不复妄有辞教，郡内称治。时大将军梁商及尚书令袁汤，以求属不行，并恨之。后庐江贼迸入弋阳界，堂勒兵追讨，即便奔散，而商、汤犹因此风州奏堂在任无警，免归家。

年八十六卒。遗令薄敛，瓦棺以葬。子稚，清行不仕。曾孙商，益州牧刘焉以为蜀郡太守，有治声。

苏章字孺文，扶风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时为右将军。祖父纯，字桓公，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毁誉，士友咸惮之，至乃相谓曰："见苏桓公，患其教责人，不见，又思之。"三辅号为"大人"。永平中，为奉车都尉窦固军，出击北匈奴、车师有功，封中陵乡侯，官至南阳太守。

汉安帝往西巡视时，阿母王圣、中常侍江京等人都向王堂请托，王堂不为他们办事。他的掾史坚决地劝谏他，王堂说："我蒙受国家的恩典，怎么可以屈服权贵而阿谀逢迎，我要用生命来坚持正义！"当天就把家属送回家，关上官署的大门上书告病。果然有人上奏诬陷他，恰好安帝崩驾，江京等人都被诛灭，王堂也因为能坚持正义被人称赞。汉顺帝永建二年，朝廷召他入京任将作大匠。永建四年，因公事犯错误降为议郎。以后又任鲁相，治政简明统一，鲁国好几年无诉讼案件。后调任汝南太守，他广泛寻求人才，对贤能的人以礼相待，不随便专断独行，曾教育他的掾史们说："古人在寻求贤人时辛苦劳碌，在使用人才时轻松自如，所以能在上推行清静无为的教化，在下治理得安定和睦。那些按朝廷典章制度办事、选拔人才、考

核政绩的事情，现在交给功曹陈蕃。辅助政事、处理日常事务、纠正过失的事，由主簿应嗣负责。希望大家能根据各自的职分，讲求实效，言行一致。”从此他对大家推诚相待并虚心求教，不再轻易教训下级，郡内都称赞他治理得好。当时大将军梁商和尚书令袁汤，因为要他跟随他们没有成功，都恨他。后来庐江郡的贼寇涌进弋阳境界，王堂带兵追击，贼寇立即跑散，而梁商、袁汤还借此让州刺史上奏说王堂在任时不设警戒，因此他被免职回家。

王堂八十六岁时逝世。留下遗言，要家中简单地收敛他的遗体，用陶制棺材埋葬。他的儿子王稚，品德纯洁高尚，不当官。曾孙王商，被益州牧刘焉任命为蜀郡太守，治政有很好的名声。

苏章字孺文，扶风郡平陵县人。他的八世祖先苏建，在汉武帝时任右将军。他的祖父苏纯，字桓公，有很高的名望，性格倔强而喜欢评论别人的优缺点，士族和朋友们都畏惧他，以至于互相说：“看到苏桓公，害怕他教训责备人，不看见他，又思念他。”三辅地区都称他为“大人”。汉明帝永平年间，在奉车都尉窦固的军中任职，出击北匈奴、车师国建有功劳，被封为中陵乡侯，官位升到南阳太守。

章少博学，能属文。安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为议郎。数陈得失，其言甚直。出为武原令，时岁饥，辄开仓廪，活三千余户。顺帝时，迁冀州刺史。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知章无私，望风畏肃。换为并州刺吏，以摧折权豪，忤旨，坐免。隐身乡里，不交当世。后征为河南尹，不就。时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论者举章有干国才，朝廷不能复用，卒于家。兄曾孙不韦。

不韦字公先。父谦，初为郡督邮。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前后监司畏其势援，莫敢纠问。及谦至，部案得其臧，论输左校。谦累迁至金城太守，去郡归乡里。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而谦后私至洛阳，时暠为司隶校尉，收谦诘掠，死狱中，暠又因刑其尸，以报昔怨。

苏章少年时学问广博，会写文章。汉安帝时，被推举为贤良方正，对策考试时成绩最高，被任命为议郎。多次向朝廷陈述朝廷政治的利弊，说话非常直率。调出京城任武原县令，当时年成不好，他就打开粮仓，救活了三千多户人家。在顺帝时被提升为冀州刺史。他的老朋友任清河郡太守，苏章到部属巡视考察时，了解到他干的坏事和贪污受贿的行为。于是请太守来，为他设置酒食，相互谈论平生喜欢的事情，谈得非常高兴。太守欢喜地说：“别人只有一重天，我独有两重天。”苏章说：“今天晚上苏孺文和老朋友饮酒，是私人之间的感情；明天冀州刺史考问案子，是按公法行事。”于是举发并惩处清河太守的罪行。州郡知道苏章不徇私情，听到消息就畏惧肃敬。又调为

并州刺史，因为打击压制有权势的豪强大族，触犯了皇帝的旨意，因而免职。隐居在家乡，不和当时的人交往。后来朝廷召他为河南尹，不到职。当时政治一天天地黑暗起来，人民大都过着悲伤苦难的生活，评论的人认为苏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才能，但朝廷不能再起用他，苏章在家中逝世。他哥哥的曾孙就是苏不韦。

苏不韦字公先。他的父亲苏谦，起初任郡督邮。当时魏郡人李暠任美阳县令，和中常侍具瑗勾结往来，贪污残暴，是人民的一大祸害，前后的监司都被他的权势和后台吓住了，没有人敢检举责问。到苏谦到郡，巡视部属时知道了李暠贪污受贿的情况，就定了他的罪并罚他到左校署服劳役。苏谦连续升到金城郡太守，后离郡回到家乡。按照汉朝的法规，被罢免的太守县令，如果不是朝廷下诏征召，不能随便到京城。而苏谦后来私自到了洛阳，当时李暠任司隶校尉，就拘捕了苏谦责问拷打，苏谦死在监狱中，李暠又借机对他的尸体行刑，以报过去的怨仇。

> 不韦时年十八，征诣公车，会谦见杀，不韦载丧归乡里，瘗而不葬，　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乃藏母于武都山中，遂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邀暠于诸陵间，不克。会暠迁大司农，时右校刍廥　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廥　中，夜则凿地，昼则逃伏。如此经月，遂得傍达暠之寝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厕，因杀其妾并及小儿，留书而去。暠大惊惧，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虽家人莫知其处。每出，辄剑戟随身，壮士自卫。不韦知暠有备，乃日夜飞驰，径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断取阜头，以祭父坟，又标之于市曰“李君迁父头”。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归乡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韦，历岁不能得，愤恚感伤，发病欧血死。
>
> 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太原郭林宗闻而论之曰：“子胥虽云逃命，而见用强吴，凭阖庐之威，因轻悍之众，雪怨旧郢，曾不终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愤，竟无手刃后主之报。岂如苏子单特孑立，靡因靡资，强仇豪援，据位九卿，城阙天阻，宫府幽绝，埃尘所不能过，雾露所不能沾。不韦毁身燋虑，出于百死，冒触严禁，陷族祸门，虽不获逞，为报已深。况复分骸断首，以毒生者，使暠怀忿结，不得其命，犹假手神灵以毙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员，不以优乎？”议者于是贵之。

苏不韦当时十八岁，被征召到公车署，恰好苏谦被杀，苏不韦把父亲的遗体装运到家乡，暂时掩埋不行葬礼，他仰天长叹说：“伍子胥是什么人呢！”于是把母亲藏在武都郡的深山中，改名换姓，把家中所有的财产拿来招募刺客，在各陵间拦截李暠，都没有成功。这时刚好李暠被提升为大司农，当时右校储存干草料的房子在大司农官署的北墙下，苏不韦和堂兄弟悄悄进到草料房里，晚上就挖地打洞，白天就逃走隐藏。像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就能够从旁边到达李暠的寝室，从他的床下出来。这时李暠正在上厕所，就杀了他的小老婆和小儿子，留下一封信后离开。李暠非常惊慌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布满刺

棘，用木板垫在地上，一个晚上搬动好几次，即使是家里的人，也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每次出门，都带剑戟等武器在身上，并有强壮的卫士保护自己。苏不韦知道李暠有了准备，就日夜赶马奔驰，直接到魏郡，挖掘李暠父亲李阜的坟墓，割取李阜的头来祭父亲的坟，然后挂在市场上写上"李君迁父亲的头"的字样。李暠隐瞒着不敢说出来，只好自己上表辞职回到家乡，暗地里掩埋好父亲的棺材。然后追捕寻找苏不韦，过了几年仍然没有抓住，李暠愤怒感伤，得病呕血而死。

苏不韦后来遇赦回家，才改葬父亲，举行丧礼。士大夫多数人指责他挖掘坟墓，归罪于死人，不符合古义，只有任城人何休把他比作伍子胥。太原人郭林宗听说此事后评论说："伍子胥虽说逃命在外，但被强大的吴国任用，依靠吴王阖庐的威风，凭借轻捷强悍的军队，在故国郢都报仇雪恨，连一个早上都不要轻易就做到了，然而仅仅挖墓鞭尸，发泄怒气，竟然没有亲手杀死楚后主来报仇。他怎么能像苏不韦？苏不韦孤立无援、超然独立，没有依靠、没有资助，对手又是有权有势的豪强，官居九卿，并有朝廷的城阙作阻碍，官府内门庭幽深，就是灰尘也不能飞过，雾气和露水也不能沾湿。苏不韦焦虑得毁坏了自己的身体，冒着百死的危险，冒着触犯严格禁令的危险，冒着被满门抄斩和灭族的危险，即使是不成功，这样报仇的举动也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又把仇人父亲的尸体断头，以让活着的人受苦，使得李暠心怀愤怒，郁结而死，就好像借助神灵的力量杀死了李暠。苏不韦的力量和普通人一样，但他的功德比诸侯还要高，他和伍子胥相比，不是还高一等吗？"评论的人于是开始看重他。

后太傅陈蕃辟，不应，为郡五官掾。初，弘农张奂睦于苏氏，而武威段颎与暠素善，后奂颎有隙。及颎为司隶，以礼辟不韦，不韦惧之，称病不诣。颎既积愤于奂，因发怒，乃追咎不韦前报暠事，以为暠表治谦事，被报见诛，君命天也，而不韦仇之。又令长安男子告不韦多将宾客夺舅财物，遂使从事张贤等就家杀之。乃先以鸩与贤父曰："若贤不得不韦，便可饮此。"贤到扶风，郡守使不韦奉谒迎贤，即时收执，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灭之，诸苏以是衰破。及段颎为阳球所诛，天下以为苏氏之报焉。

羊续字兴祖，太山平阳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时司隶校尉。父儒，桓帝时为太常。

续以忠臣子孙拜郎中，去官后，辟大将军窦武府。及武败，坐党事，禁锢十余年，幽居守静。及党禁解，复辟太尉府，四迁为庐江太守。后扬州黄巾贼攻舒，焚烧城郭，续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悉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势力战，大破之，郡界平。后安风贼戴风等作乱，续复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生获渠帅，其余党辈原为平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

后来太傅陈蕃征召他，苏不韦不应召，做了扶风郡五官掾。当

初，弘农人张奂和苏氏相好，而武威人段颎和李暠一向友好，后来张奂和段颎有隔阂。到段颎任司隶的时候，以礼召苏不韦，苏不韦害怕，推托有病不到任。段颎已经与张奂有积怨，由此更加愤怒，就追究以前苏不韦向李暠报仇的事，认为李暠上表治苏谦的罪，苏谦被判罪死掉，是代表了皇上的意思，君主的命令，像上天一样不能违反，而苏不韦却以此为仇。又命令长安的男子上告苏不韦带很多门客夺取舅舅的财物，于是派从事张贤等人到他家中杀害他。并且先把毒酒送给张贤的父亲说："如果张贤不能杀死苏不韦，你就要喝下它。"张贤到扶风郡，郡太守派苏不韦持名帖接张贤，张贤立即捉住他，并把他一家六十多人全部杀掉，苏姓因此衰弱破败。到段颎被阳球诛灭的时候，天下的人都认为这是他杀害苏氏的报应。

羊续字兴祖，太山郡平阳县人。他的前七代祖先都曾任二千石卿校。他的祖父羊侵，汉安帝时任司隶校尉。他父亲羊儒，汉桓帝时任太常。

羊续因为是忠臣的后代而被任命为郎中，离职后，被大将军窦武征召。到窦武败落，羊续因为和窦武是同党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十多年，隐居家中，保持清静。到解除党禁时，又被太尉府征召，经四次提升任庐江郡太守。后来扬州黄巾军攻打舒县，焚烧城郭，羊续就征发县里二十岁以上的男子，让他们都手持武器，摆开阵势，那些年小体弱的人，就都要他们背水灭火，一共聚集了几万人，一起同心合力努力作战，把黄巾军打得大败，于是郡内安定了。此后安风的贼寇戴风等人作乱，羊续又打败了他们，斩首三千多，活捉了头目，赦免其余的同党，让他们做平民，还发给他们农具，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

中平三年，江夏兵赵慈反叛，杀南阳太守秦颉，攻没六县。拜续为南阳太守。当入郡界，乃羸服间行，侍童子一人，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后乃进。其令长贪洁，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状，郡内惊竦，莫不震慑。乃发兵与荆州刺史王敏共击慈，斩之，获首五千余级。属县余贼并诣续降，续为上言，宥其枝附。贼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欢服。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续妻后与子秘俱往郡舍，续闭门不内，妻自将秘行，其资藏唯有布衾、敝衹裯，盐、麦数斛而已，顾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俱归。

六年，灵帝欲以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续乃坐使人于单席，举缊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唯斯而已。"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此不登公位。而征为太常，未及行，会病卒，时年四十八。遗言薄敛，不受赗遗。旧典，二千石卒官赙百万，府丞焦俭遵续先意，一无所受。诏书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赙钱赐续家云。

汉灵帝中平三年，江夏郡的赵慈反叛朝廷，杀南阳郡太守秦颉，

攻陷六县。朝廷任羊续为南阳太守。他进入郡界时，打扮成平民百姓，带着一个小童，经过县镇，观察民情民风，询问收集民歌民谣，然后进入郡府。对那些县令、县长或贪或廉和官民或纯良或刁猾的情况，都能预先知道，郡内听说后都感到惊奇害怕，没有人不震动畏惧。接着他就带兵和荆州刺史王敏一起攻打赵慈，杀死了他，并斩获人头五千多颗。所属县剩下的贼寇都到羊续这里来投降，羊续为他们向皇上进言，饶恕那些次要的罪犯。贼寇平定以后，就宣布政令，向人民询问执行政令的利弊情况，老百姓都高兴地归服。当时有权有势的豪强大多追求奢侈华丽的生活，羊续对此深恶痛绝，经常穿破旧衣服、吃粗茶淡饭，坐破车子、驾瘦弱马。府丞曾经送给他活鱼，羊续接受后挂在厅堂里；府丞后来又送来活鱼，羊续就把以前挂着的鱼给他看，以杜绝他再送的意图。羊续的妻子后来和儿子羊秘一起到郡府来，羊续关门不让他们进去，妻子想要羊秘留下而自己返回，而羊续存放的东西只有布被子、破衣服和几斛盐、麦子，他回头告诫羊秘说：“我奉养自己的东西就是这些，拿什么供给你母亲呢？”然后叫他儿子和母亲一起回家。

中平六年，汉灵帝想任命羊续为太尉。当时任命为三公的人，都要送给东园上千万的礼钱，并命令宫中的使者监督这件事，名叫左驺。他们所到的地方，都要以礼相迎，非常恭敬，并要重重地送给财物。羊续却让使者坐在一张席子上，派人举起一件用乱麻做絮的袍子给他们看，说：“臣送的东西，只有这样的衣服而已。”左驺向皇帝禀告这件事，皇帝不高兴，因此羊续不能登上三公之位。朝廷只召他任太常，还没有出发，适逢因病逝世，死时四十八岁。留下遗言要后人简单地收敛遗体，不接受赠送的财物。按旧制度，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死后，朝廷送一百万财物给办丧事，府丞焦俭遵照羊续的遗愿，一点也不接受。皇上下诏书赞美，下令太山太守用郡府的钱赐给羊续的家里办丧事。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令，有政理迹。

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

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

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臧过者，望风解印绶去，唯瘿陶长济阴董昭、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琮，于是州界翕然。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县人。被推举为孝廉，二次升迁就任为京县令，有较好的政绩。

原来交阯这个地方出产很多珍珠宝贝，明亮的玑珠、翠鸟的羽毛、犀牛、象牙、玳瑁、特殊的香料、上等的木材之类的东西，无不出自这里。前后的刺史大多不清廉，对上讨好权贵，在下积累私财，财物充满富足了，就又请求进见提升，所以这里的官民怨恨朝廷、发动叛乱。中平元年，交阯的驻兵反叛，抓住刺史和合浦郡太守，并自称“柱天将军”。汉灵帝特别命令三公府精选能干的官吏，主管部门推举贾琮任交阯刺史。贾琮到任后，询问他们谋反的情况，都说是因为赋税太重，老百姓没有哪一家不是被搜刮得精光，京城又隔得远，没有地方告状申冤，人民无法生存下去，因此聚集起来做盗贼。贾琮传递文书、张贴告示，要人民各自安居乐业，招引、安抚散布各地的民众，并免除徭役，斩杀作恶多端的头领，选拔优秀的官员试用为各县的县令、县长，就这样交阯一年之内就平定下来，老百姓也安定下来。人们在街上、路上歌颂他说：“姓贾的父母官来得太晚，使得我们原先造反；现在看见了清平的政治，当官的不敢吃我一口饭。”在任三年，考核政绩时是十三个州中最好的，朝廷征召任命他为议郎。

当时黄巾军刚被打败，战争之后，各郡、县都加重赋税，因此发生很多坏事。朝廷下诏书淘汰刺史和官秩为二千石的官，重新选拔清廉能干的官员，于是任贾琮为冀州刺史。按照旧制度，刺史来上任，要用驿站的车马，垂挂上红色的帷帐，并要官员到州界上迎接。到贾琮到达州界时，登上车子说：“刺史应该看得远、听得广，考察各地的好坏情况，为什么反而要挂上帷帐来把自己掩盖起来呢？”于是命令驾车的人把帷帐拉开。各个县城的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自然感到害怕。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听到消息就交出官印跑掉了，只有瘿陶县长济阴人董昭、观津县长梁国人黄就在官府里等待贾琮，于是全州清静安定下来。

灵帝崩，大将军何进表琮为度辽将军，卒于官。

陆康字季宁，吴郡吴人也。祖父续，在《独行传》。父褒，有志操，连征不至。

康少仕郡，以义烈称，刺史臧旻举为茂才，除高成令。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不得行来。长吏新到，辄发民缮修城郭。康至，皆罢遣，百姓大悦。以恩信为治，寇盗亦息，州郡表上其状。光和元年，迁武陵太守，转守桂阳、乐安二郡，所在称之。

时灵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而比水旱伤稼，百姓贫苦。康上疏谏曰：“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

下，除烦就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侈，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感动。陛下圣德承天，当隆盛化，而卒被诏书，亩敛田钱，铸作铜人，伏读惆怅，悼心失图。夫十一而税，周谓之彻。彻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万世而行也。故鲁宣税亩，而蝝灾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从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书奏，内幸因此谮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典考其事，岱为表陈解释，免归田里。复征拜议郎。

汉灵帝崩驾，大将军何进上表请求任命贾琮为度辽将军，后来贾琮在官府中逝世。

陆康字季宁，吴郡吴县人。他祖父陆续的事迹，记载在本书《独行传》中。他父亲陆褒，志向远大，品德高尚，朝廷连续征召都不到职。

陆康年轻时在郡中当官，因为刚正有节操而受到称赞，刺史臧旻推举他为秀才，任高成县令。高成县地处边境，按照旧制度，县中命令每户有一个人准备好弓箭以预防意外的事发生，不准随便来往。长官刚到，就征集民众修筑城墙。陆康到后，把民众都遣散，老百姓十分高兴。他靠施恩惠和讲信用治政，盗贼也平息下来，州、郡上表报告他的事迹。汉灵帝光和元年，升为武陵郡太守，后调为桂阳、乐安二郡太守，处处受到称赞。

当时汉灵帝想铸造铜人，而国家用度不足，就下诏征收人民的田税，每亩加收十钱。但是当时连年有水灾、旱灾伤害庄稼，老百姓非常贫苦。陆康上书劝谏说："臣听说过去的君王治政，最重要的是要爱护人民。减少徭役、减轻赋税，以便安定天下，反对繁琐、讲究简约，以便推行简单易行的政令，因此百姓顺从归化，各种灵物应验仁德。但是每代最后走向衰亡的君主，总是极端地奢侈腐化，修建制造起来没有限度，无缘无故地兴起很多事情，残酷地剥削百姓，使人民受尽苦难，用以满足他们的私欲，所以老百姓长吁短叹，天地也被触动。陛下品德圣明，秉承上天的意志，应当使天下兴旺发达、安定和平，然而突然接到诏书，要向人民按亩增收税钱，用以铸造铜人，臣跪读后心中惆怅不已，伤心得失去了主意。纳十分之一的税，周代叫做彻。彻，就是通的意思，是说这种法度可以贯通万代而得以推行。因此鲁宣公实行初税亩，当年冬天就滋生大量的小蝗虫；鲁哀公增加税率，孔子就批评他。哪里有聚集和掠夺人民的财物，来营造没有用处的铜人；舍弃圣人的告诫，而自己走向灭亡的道理呢！《左传》上说：'君主的举动必定要记载下来，如果记载下来的事不合法度，那么后代的人怎么评述这种事呢？'陛下应该留心考察，改正错误，听从正确的意见，以便消除人民心中的怨恨。"书奏上，宫内受宠的人就诬

陷陆康引用亡国为例，来比喻英明的皇上，这是最大的不恭敬，于是把他用囚车送到廷尉府。侍御史刘岱主持审问这件案子，刘岱上表为他陈述解释，陆康仍被免职回到家乡。以后朝廷又征召任命他为议郎。

会庐江贼黄穰等与江夏蛮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拜康庐江太守。康申明赏罚，击破穰等，余党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孙尚为郎中。献帝即位，天下大乱，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诏书策劳，加忠义将军，秩中二千石。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术大怒，遣其将孙策攻康，围城数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朝廷愍其守节，拜子儁为郎中。

少子绩，仕吴为郁林太守，博学善政，见称当时。幼年曾谒袁术，怀橘墯地者也，有名称。

正逢庐江郡的盗贼黄穰等人和江夏郡的蛮人联合起来，共有十多万人，攻陷了四县，于是朝廷任陆康为庐江太守。陆康公布赏罚分明的政令，打败了黄穰等人，剩下的同党全部都投降朝廷。皇帝嘉奖他的功劳，任命陆康的孙子陆尚为郎中。汉献帝即位，天下大乱，陆康冒险派遣孝廉计吏进献物品给朝廷，皇上下诏书把他的功劳记载在策书中，加忠义将军衔，官秩为中二千石。当时袁术驻军于寿春，士兵饥饿，派使者来请求陆康给他运送武器盔甲。陆康因为他反叛朝廷，关上城门不和他来往，在城内做好一切准备，以便抵抗他。袁术非常愤怒，派他的将领孙策攻击陆康，在城外围了好几层。陆康坚持守城，原先已经休假的官员和士兵，都暗地里返回来，在傍晚和黑夜沿着城墙潜入城中参战。敌人进攻了二年，城被攻破。一个多月后，陆康生病逝世，死时七十岁。他的同族一百多人，都遭受到饥饿困苦，死去的人将近一半。朝廷哀怜他坚守节操，任命他的儿子陆儁为郎中。

他的小儿子陆绩，在吴国当官任郁林太守，学问广博，善于治政，在当时受到称赞。幼年时候拜见袁术，曾将揣在怀中准备回家送给母亲的橘子掉在地上的就是他，也有好名声。

赞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诗守南楚，民作谣言。奋驰单乘，堪驾毁辕。范得其朋，堂任良肱。二苏劲烈，羊、贾廉能。季宁拒策，城陨冲绷。

# 后汉书卷三十二

## 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樊宏字靡卿，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为乡里著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

樊宏字靡卿，南阳郡湖阳县人，是世祖光武帝的舅舅。他的祖先就是周宣王时的仲山甫，仲山甫的封地在樊，因此就以樊为姓，是乡里的一个有声望的族姓。他的父亲樊重，字君云，世代善于从事农业，爱好经商。樊重的性情温和敦厚，守法度，家中三代共有财富，子孙早晚礼敬，经常像公卿之家一样相处。他经营产业，物品从来不随便丢弃，对奴仆们征收财赋和分派劳役都十分恰当，所以能够上下齐心合力，每年的财物都成倍地增长，以至开垦和扩大土地三百多顷。他建造的房屋，都是好几重的厅堂高阁，并有水渠和池塘流灌四周。他池塘中的鱼和牧养的牲畜，只要有人求他，他就一定供给别人。他曾经想制作器具用品，就预先种上梓树和漆树，当时的人都讥笑他，但是几年以后，梓树、漆树都派上了用场，原先讥笑他的人都来向他借用这些东西。他家的钱财积累到成千上万，但他经常用这些钱财救济同族亲戚，并把恩惠施加给家乡的人民。他的外甥何氏兄弟为财产发生争执，樊重为这事感到可耻，就给他们两顷田来解除这场愤怒的争执。县里的人都称颂赞美他，推选他为三老。樊重活到八十多岁才死。他平常借贷给别人的钱财有几百万，死时命令后人把借据都烧毁掉。借债的人听说了都感到惭愧，争着到他家还债，他的儿子们听从他的告诫，终究不肯接受这些钱财。

宏少有志行。王莽末，义兵起，刘伯升与族兄赐俱将兵攻湖阳，城守不下。赐女弟为宏妻，湖阳由是收系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阳军帅欲杀其妻子，长吏以下共相谓曰："樊重子父，礼义恩德行于乡里，虽有罪，且当在后。"会汉兵日盛，湖阳惶急，未敢杀之，遂得免脱。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书生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攻宏营，宏遣

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先闻宏仁厚，皆称曰："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难。

世祖即位，拜光禄大夫，位特进，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长罗侯。十三年，封弟丹为射阳侯，兄子寻玄乡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寿张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过湖阳，祠重墓，追爵谥为寿张敬侯，立庙于湖阳。车驾每南巡，常幸其墓，赏赐大会。

樊宏小时候就有志向，品德好。王莽篡政的末年，起义的队伍到处兴起，刘伯升和族兄刘赐一起带兵攻打湖阳城，城上防守严密，不能攻下。刘赐的妹妹就是樊宏的妻子，湖阳县令因此拘捕了樊宏的妻子和孩子，并命令樊宏出城开导劝说刘伯升，樊宏于是留在刘伯升军中不回去了。湖阳军中的将领想杀害樊宏的妻子和孩子，县中长吏以下的官员共同商量说："樊重父子俩，在家乡推行礼义恩德，虽然有罪，也应当在以后再说。"刚好汉军逐渐强盛，湖阳县中感到惶恐不安，不敢杀害他们，于是能够免遭杀害。更始帝被拥立后，想任命樊宏为将领，樊宏叩头推辞说："读书人不熟悉军事。"后来被放归家乡，和家乡的同族亲戚建筑营垒、挖掘壕沟来保卫自己，归向他那里的年老体弱的村民有一千多户。当时赤眉军侵扰唐子乡，残害了很多人，并想前去攻打樊宏的营垒，樊宏派人拿着牛肉、酒食、粮食，慰劳、赠送给赤眉军。赤眉军中年老的人原先就听说樊宏仁厚，现在都称赞说："樊君一直很善良，而且今天这样厚待我们，我们怎么忍心攻打他呢！"于是带兵离开，樊宏就得以避免这场灾难。

世祖即位，樊宏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加特进官衔，地位仅次于三公。建武五年，被封为长罗侯。建武十三年，朝廷又封他的弟弟樊丹为射阳侯，他哥哥的儿子樊寻为玄乡侯，他的族兄樊忠为更父侯。建武十五年，定封樊宏为寿张侯。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到章陵祭祀，经过湖阳县，亲自祭祀樊重墓，追授给樊重爵位，定谥号为寿张敬侯，并在湖阳建立庙堂。皇上每次南巡，常常亲自到他的墓前，赏赐和会集众人。

宏为人谦柔畏慎，不求苟进。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时至乃起。帝闻之，常敕驺骑临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辄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车驾临视，留宿，问其所欲言。宏顿首自陈："无功享食大国，诚恐子孙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惭负黄泉，愿还寿张，食小乡亭。"帝悲伤其言，而竟不许。

二十七年，卒。遗敕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臧，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臧。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赙钱千万，布万匹，谥为恭侯，赠以印绶，车驾亲送葬。子鯈嗣。帝悼宏不已，复封少子茂为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国。明年，赐鯈弟鲔及从昆弟七人合钱五千万。

论曰：昔楚顷襄王问阳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对曰："假人不德不责，食人不使不役，亲戚爱之，众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讼，其庶几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实廪以崇礼节，取诸理化，则亦可以施于政也。与夫爱而畏者，何殊间哉！

樊宏为人谦虚柔顺、畏惧谨慎，不企求苟且进取。他经常告诫他的儿子说："富贵过分，没有谁能有好结果。我不是不喜欢荣华富贵，但上天的原则是厌恶自满而喜欢谦虚，前代的皇亲贵戚就是明显的例子。保全自己的身体，难道不快乐吗？"每当朝见皇帝的时候，总是算好时间先到，俯伏在地上等待着，时间到了才起来。皇上听到了这事，经常命令骑从临到朝见时才告诉他，不要他预先到达。樊宏上奏对国家有好处的事和评议朝廷的利弊时，总是亲手书写，销毁原来的草稿。在公开的场合皇上询问到他，他不敢当众回答。全族受他教化的影响，未曾犯过法。皇上非常看重他。到他病重时，皇上亲自上门看望，住在他家，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樊宏磕头向皇上陈述道："我没有什么功劳却享有大国的食禄，臣恐怕子孙不能保全朝廷的厚恩，使臣的魂魄在地下都感到惭愧，因此希望退还寿张国，让后代改享小乡亭的食禄。"皇帝被他的话感动，非常伤心，但最终还是没有答应他。

建武二十七年，樊宏去世。临终命令后人简单地埋葬他，不要用什么东西陪葬，认为人死后用棺材一埋下，就不应再让人看见，如果尸体腐烂，反而伤孝子的心，并要后人把他和夫人用不同的棺材埋在一个坟墓里。皇帝认为他的遗令好，并把它写下来给百官看，还说："现在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思办，就无法使他的品德彰明于世。将来我死之后，也要照他的样子办。"皇帝送给他家上千万的钱和上万匹的布为他办丧事，给他加上"恭侯"的谥号，赐给印绶，并亲自送葬。樊宏死后，由他的儿子樊鯈继承爵位。皇上为樊宏哀悼不已，又封他的小儿子樊茂为平望侯。樊氏被封侯的一共有五人。第二年，皇帝又赐给樊鯈的弟弟樊鲔和他的堂兄弟七个人共计五千万钱。

评论说：过去楚顷襄王问阳陵君庄辛说："一个君子富裕后应当怎么样做？"庄辛回答说："借给别人东西不自认为给了别人恩德，不要求别人报答；供养了别人饭食后不驱使别人，不要求别人为自己做事。那么亲戚就会喜爱他，众人就会称赞他。"至于像樊重毁掉借据、制止争端，大概就是君子之富吧！分土地予人来实行天道，充实仓库来推崇礼节，从这里吸取教化的道理，也可以在治政时推行。他与那些人们既喜爱又敬畏的人相比，有什么差别呢！

鯈字长鱼，谨约有父风。事后母至孝，及母卒，哀思过礼，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门朝暮送饘粥。服阕，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建武中，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以鯈外戚，争遣致之，而鯈清

静自保，无所交结。及沛王辅事发，贵戚子弟多见收捕，鯈以不豫得免。帝崩，鯈为复土校尉。

永平元年，拜长水校尉，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北海周泽、琅邪承宫并海内大儒，鯈皆以为师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又议刑辟宜须秋月，以顺时气。显宗并从之。二年，以寿张国益东平王，徙封鯈燕侯。其后广陵王荆有罪，帝以至亲悼伤之，诏鯈与羽林监南阳任隗杂理其狱。事竟，奏请诛荆。引见宣明殿，帝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鯈仰而对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帝叹息良久。鯈益以此知名。其后弟鲔为子赏求楚王英女敬乡公主，鯈闻而止之，曰："建武时，吾家并受荣宠，一宗五侯。时特进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贵宠过盛，即为祸患，故不为也。且尔一子，奈何弃之于楚乎？"鲔不从。

樊鯈字长鱼，谨慎办事、遵守法度，有他父亲的风范。侍奉后母非常孝顺，后母死时，悲哀过度，超过了一般的礼仪，以致伤害了身体，不能支撑自己的病体，世祖经常派中黄门早晚送粥饭给他。服丧期满后，他到侍中丁恭门下学习《公羊严氏春秋》。建武年间，朝廷的禁令还不严格，王子们长大后，各自招引宾客，因为樊鯈是皇家外戚，诸王都争着派人来招他，但是樊鯈清静寡欲，明哲保身，不结交一个王子。到沛王刘辅的事暴露后，皇亲贵戚的子弟大多被拘捕，樊鯈因为未参与其事得以免难。光武帝逝世后，樊鯈任复土校尉。

汉明帝永平元年，他被任命为长水校尉，和公卿一起讨论制定郊祠礼仪，凭谶记来考证《五经》中的不同说法。北海郡的周泽、琅邪郡的承宫都是全国的大学者，樊鯈把他们当作师友并把他们推荐到朝廷。樊鯈曾上奏说郡国推举孝廉时，大多推举年轻能报恩的人，而年老博学的儒者大多被废弃，因此朝廷应该命令郡国选用优秀人才。又建议实行刑罚要等到秋天，以顺应节气。显宗都听从了他的话。永平二年，朝廷把寿张国拿去增加东平王刘苍的封地，改封樊鯈为燕侯。后来广陵王刘荆犯了法，皇上因为他是最亲的人而为他悲伤，下诏命令樊鯈和羽林监南阳人任隗共同审理这个案子。审理完毕，上奏请求诛杀刘荆。他们二人被带到宣明殿见皇上，皇上愤怒地说："你们因为他是我的弟弟，就想诛灭他。如果他是我的儿子，你们敢这样吗？"樊鯈抬头回答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按照《春秋》的义理，'国君的亲人不要干弑君等叛变朝廷的事，干了这种事就要诛灭他。'因此周公诛灭他的弟弟，季友毒死他的哥哥，经传中都称赞他们。臣等因为刘荆和皇上同母所生，陛下存有圣人之心，怜悯同情他，所以还请示朝廷。如果是陛下的儿子，臣等不请示就将他诛灭了。"汉明帝感叹了很久。樊鯈因此更加出名了。后来他弟弟樊

鲔为儿子樊赏求娶楚王刘英的女儿敬乡公主，樊儵听说后制止他，说：“建武年间，我们家都受到朝廷的恩宠，一家五人封侯。那时只需开口一说，我家女儿就可以许配王子，男子就可以娶公主。只是因为贵宠过度，就会转化为祸患，所以不这样做。况且你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要丢弃给楚王呢？”樊鲔不听从。

十年，儵卒，赗赠甚厚，谥曰哀侯。帝遣小黄门张音问所遗言。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众，遂委责于人，以偿其耗。乡部吏司因此为奸，儵常疾之。又野王岁献甘醪、膏饧，每辄扰人，吏以为利。儵并欲奏罢之，疾病未及得上。音归，具以闻，帝览之而悲叹，敕二郡并令从之。

长子汜嗣，以次子郴、梵为郎。其后楚事发觉，帝追念儵谨恪，又闻其止鲔婚事，故其诸子得不坐焉。

梵字文高，为郎二十余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官至大鸿胪。

汜卒，子时嗣。时卒，子建嗣。建卒，无子，国绝。永宁元年，邓太后复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

初，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弟子颍川李修、九江夏勤，皆为三公。勤字伯宗，为京、宛二县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称。安帝时，位至司徒。

准字幼陵，宏之族曾孙也。父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阳，准为郡功曹，召见，帝器之，拜郎中，从车驾还宫，特补尚书郎。邓太后临朝，儒学陵替，准乃上疏曰：

永平十年，樊儵逝世，朝廷赠送办丧事的财物非常多，并给他加上“哀侯”的谥号。皇帝派小黄门张音问他留下的遗言。原先河南县丢失了官钱，主持者和欠债的很多人被判死罪和流放罪，并把债款加在其他人身上，以补偿其中的消耗。乡部的官员们趁机为非作歹，樊儵十分痛恨他们。另外，野王每年向朝廷进献甜酒、米糖，经常侵扰百姓，官员们趁机从中得利。樊儵想上奏请皇上免掉这些事，因为病重没有来得及上奏。张音回朝，把这些都上报给皇上，皇上看后悲叹不已，命令这两郡都照樊儵说的办。

樊儵的大儿子樊汜继承爵位，朝廷任命他的次子樊郴、樊梵为郎。以后楚王刘英谋反的事暴露，皇帝追念樊儵谨慎恭敬，又听说他曾阻止樊鲔为儿子向楚王求婚的事，所以他的几个儿子都没有被判罪。

樊梵字文高，担任郎二十多年，宫廷宿卫三署诸郎都佩服他认真谨慎。他把二千多万家产全部让给长兄留下的孤儿，自己官做到大鸿胪。

樊汜去世，他的儿子樊时继承爵位。樊时去世，他的儿子樊建继承爵位。樊建去世，没有儿子，侯国断绝继承人。汉安帝永宁元年，邓太后又把侯国封给樊建的弟弟樊盼。樊盼去世，他的儿子樊尚继承爵位。

当初，樊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上称为“樊侯学”，前后教授门徒三千多人。他的弟子颍川郡人李修、九江郡人夏勤，都任过三公。夏勤字伯宗，曾任京县、宛县县令，零陵郡太守，所到任之处都有善于治政的好名声。汉安帝时，官位升到司徒。

樊准字幼陵，是樊宏的本族曾孙。他的父亲樊瑞，爱好黄帝、老子的学说，清静无为，澹泊少欲。樊准小时候就激励自己，志向远大，品德高尚，努力学习儒家学说，把先父留下的几百万产业让给哥哥留下的孤儿。永元十五年，汉和帝到南阳，樊准正任南阳郡功曹，被皇帝召见，皇上非常器重他，任命他为郎中，让他跟随皇帝回到皇宫，皇上又特别任命他为尚书郎。邓太后临朝时，儒家的学说衰落，樊准于是上疏说：

> 臣闻贾谊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学”。故虽大舜圣德，孳孳为善；成王贤主，崇明师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虽阙里之化，矍相之事，诚不足言。又多征名儒，以充礼官，如沛国赵孝、琅邪承宫等，或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或丰衣博带，从见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者，布在廊庙。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讌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小大随化，雍雍可嘉。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

臣听说过，贾谊认为“国君不可以不学习”。因此大舜虽然智慧超人、品德高尚，仍然孜孜不倦，努力行善；周成王是天下贤明的君主，仍然崇拜师傅。到光武皇帝接受天命重新振兴汉朝的时候，天下各地的豪杰相互侵扰，满山遍野旗帜飘扬，皇上东西征战，没有时间安居休息，但是仍然放下武器讲学，停下战马论道。孝明皇帝具有天地的伟大品德，像日月一样光明，每天处理纷繁的政务，处处精心，但是仍然努力学习古代的经典，广泛地浏览各种书籍，每当举行飨射礼完毕，他就端正地坐着亲自讲学，各位儒生一起听讲，四方都感到高兴欢乐。即使孔子在阙里的教化，矍相之圃的射礼，也未必有如此盛况。孝明帝还征召很多名儒，来充实礼官，如沛国人赵孝、琅邪郡人承宫等人，这些人有的乘坐着四马安车，告老还乡；有的穿着礼服，跟着皇上祭祀宗庙。其余在经术方面表现优异的人，都被安排在

朝廷里。因此朝廷里有很多头发斑白的优秀的老臣。每当朝廷欢宴之时，大家在一起和悦地辩论诘难，共同寻求最好的治政措施。仔细地阅读各位大儒的言论，真是和谐悦耳、声名广布。朝见的人进朝时考虑国家大政，退朝的人退下后还提出意见供朝廷参考。大大小小的事都治理得很好，安定和平的景象值得称颂。期门羽林军中的武士，也精通《孝经》。博士议郎们开讲某一家学说，听讲的门徒就有好几百。教化由皇上亲自推行起来，影响流传到四面八方的边远地区，连匈奴也派伊秩訾王大车且渠到京城求学。全国清静安定，上下平安无事。因此议政的人一谈到最兴盛的时期，都称赞永平之政。

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諓諓之辞。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锐锥刀之锋，断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间。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发扬岩穴，宠进儒雅，有如孝、宫者，征诣公车，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其业。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如此，则延颈者日有所见，倾耳者月有所闻。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

太后深纳其言，是后屡举方正、敦朴、仁贤之士。

准再迁御史中丞。永初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准上疏曰：

臣闻传曰："饥而不损兹曰太，厥灾水。"《春秋穀梁传》曰："五谷不登，谓之大侵。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群神祷而不祠。"由是言之，调和阴阳，実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及四方，人劳省息。

现在学习的人很少，远方的地区尤其少。博士居位却不讲学，儒者争着谈论浮丽的辞藻，忘记了淳朴老实的忠诚品格，练习使用巧言善辩的言辞。文吏们抛弃了法律去学习诋毁欺骗之术，只熟悉一些细微末节的小事，却用来裁决重大的刑法，品德低劣，风气不淳，以致政治苛刻。过去孝文窦后喜欢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教化影响到汉景帝、汉武帝年间。臣认为当前应该颁下诏书，广泛地召求隐居之士，起用隐居深山的高士，推荐优秀的儒者，有像赵孝、承宫一样的人，就把他们征召到公车府，以便等待陛下讲习的时间。三公九卿每人都要举荐精通经典的学者和老儒者的子孙，授予他们爵位，使他们继承先人的学业。同时召集郡国主办文书的佐吏，让他们熟读法令。像这样，那些盼望政治清明的人就会每天看到情况的好转，那些希望听到好消息的人，就会每月听到振奋人心的消息。希望陛下继承发扬先帝进德修业的主张。

邓太后完全接受他的建议，以后多次命令郡国推举公平正直、淳

真朴素、仁厚贤良的人。

樊准又升为御史中丞。汉安帝永初初年，连年发生水旱灾害和其他一些怪异的事，郡国大多遭受到饥饿困苦的折磨，樊准上疏说：

臣听传文上说："老百姓挨饿而国君还不减省开支，这叫奢泰，将会遭受水灾。"《春秋穀梁传》上说："五谷荒歉无收，这叫最大的伤害。在受到最大伤害的情况下，朝廷各种官职备列，但不另外造作，敬奉鬼神时只祷告而不祭祀。"从这里看来，要调和阴阳二气，确实在于勤俭节约。朝廷虽然在为老百姓操劳担忧，各种事都遵从节省的方针，但是在位的官员，还没有执行。推行教化，治理国政，要由近及远，所以《诗经》上说："京城是如此庄严雄伟，四方都照它的规则办事。"现在可以先命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等园林、禁苑里的各种官员，核实并减损那些无用的东西，五府征调和减省在京城的官吏和在京城营建的劳工。这样，就会影响全国各地，民众的劳苦也会减少停止。

伏见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赡，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如遣使者与二千石随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旧土，转尤贫者过所衣食，诚父母之计也。愿以臣言下公卿平议。

太后从之，悉以公田赋与贫人。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准使冀州，仓使兖州。准到部，开仓禀食，慰安生业，流人咸得苏息。还，拜钜鹿太守。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而赵、魏之郊数为羌所钞暴，准外御寇虏，内抚百姓，郡境以安。

五年，转河内太守。时羌复屡入郡界，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视事三年，以疾征，三转为尚书令，明习故事，遂见任用。元初三年，代周畅为光禄勋。五年，卒于官。

阴识字次伯，南阳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孙修，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因而氏焉。秦汉之际，始家新野。

臣见受灾的郡国，百姓疲惫不堪，这恐怕不是仅仅靠救济就能完全供给的，即使有救济之名，但终究没有救济之实。可以按照汉武帝征和元年的旧例，派遣使者持节慰问安抚。对那些特别困苦的人，可把他们移居到荆州、扬州两地的好郡，这样既节省了运输费用，又可使百姓安居乐业。现在虽然要派兵征讨西境，但还是应首先派人到东边的冀州、兖州救济灾民。如果派使者和郡守根据不同的情况处理，把富人全都留下来保守故土，运输、供给那些特别贫穷的人经过时所需要的衣食，这确实是为父母官应采取的计策。希望陛下把臣的意见交给公卿们评议。

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把公田都给予了贫穷的人。当即提拔樊准和议郎吕仓兼任光禄大夫，派樊准出使到冀州，吕仓出使到兖州。樊准到州部，打开粮仓，供给穷人粮食，慰问民众，安定人民的生活，流离失所的人都得以休养生息。回朝后，被任命为钜鹿太守。当时正处于饥荒之后，民众流离散失，家产人口损耗将尽。樊准督促检查农业生产，广泛地采取措施发展生产，在一年的时间里，粮食就大面积的丰收，价格比原来便宜几十倍。而赵国、魏郡的边界多次被羌人侵扰，樊准又对外抵御敌寇，对内安抚百姓，郡内因此安定下来。

永初五年，转任河内太守。当时羌人又多次进入郡界，樊准总是带领士兵征讨追逐，又修理土堡，加强防守，因此威名大振。任职三年，因病被朝廷征召，经过三次任命转为尚书令，因为熟悉旧的典章制度，就受到重用。汉安帝元初三年，代替周畅为光禄勋。元初五年，在任上去世。

阴识字次伯，南阳郡新野县人，是光烈皇后前母的哥哥。他祖先是管仲的后裔，管仲的第七代孙子管修，从齐国到楚国，任阴地大夫，于是以“阴”为氏。在秦汉之时，才开始在新野县安家。

> 及刘伯升起义兵，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伯升乃以识为校尉。更始元年，迁偏将军，从攻宛，别降新野、淯阳、杜衍、冠军、湖阳。二年，更始封识阴德侯，行大将军事。
>
> 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阴贵人于新野，并征识。识随贵人至，以为骑都尉，更封阴乡侯。二年，以征伐军功增封，识叩头让曰：“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为关都尉，镇函谷。迁侍中，以母忧辞归。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显宗立为皇太子，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入虽极言正议，及与宾客语，未尝及国事。帝敬重之，常指识以敕戒贵戚，激厉左右焉。识所用掾史皆简贤者，如虞廷、傅宽、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
>
> 显宗即位，拜为执金吾，位特进。永平二年，卒，赠以本官印绶，谥曰贞侯。
>
> 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为奴所杀，无子，国绝。永宁元年，邓太后以璜弟淑绍封。淑卒，子鲔嗣。
>
> 躬弟子纲女为和帝皇后，封纲吴房侯，位特进，三子轶、辅、敞，皆黄门侍郎。后坐巫蛊事废，纲自杀，辅下狱死，轶、敞徙日南。识弟兴。

到刘伯升发动起义的时候，阴识当时在长安游学，听说了这消息，就抛弃学业回家，带领一千多子弟、宗族和宾客投奔刘伯升。刘伯升于是任命他为校尉。更始元年，升为偏将军，跟随刘伯升进攻宛县，同时还招降了新野、淯阳、杜衍、冠军、湖阳等县。更始二年，更始帝封阴识为阴德侯，兼任大将军职务。

建武元年，光武帝派遣使者到新野县迎接阴贵人，并征召阴识。

阴识跟随贵人到京，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建武二年，因征伐有功朝廷要给他增加封邑，阴识磕头推让说："天下刚刚平定，将帅中有功的人很多，臣作为掖廷的亲属，接连增加爵邑，不能让天下的人看到这样的事。"皇帝非常赞赏他，任命他为关都尉，镇守函谷关。后提升为侍中，因母亲去世辞归故乡守丧。建武十五年，被定封为原鹿侯。到显宗立为皇太子的时候，用阴识为执金吾，辅导太子。皇上每次外出到郡国巡视，经常让阴识留下镇守京城，并把禁兵交给他指挥。阴识在朝廷畅言议论国政，但和宾客谈话时，从来不谈国事。皇帝敬重他，经常指着阴识来告诫皇亲贵戚，鼓励左右侍从。阴识所任用的掾属都是挑选贤能的人，像虞廷、傅宽、薛愔等人，大多升到公卿校尉。

汉显宗即位，任命他为执金吾，加特进官衔。永平二年，阴识逝世，朝廷赠送给他本官的印绶，加上"贞侯"的谥号。

他的儿子阴躬继承爵位。阴躬去世，由儿子阴璜继承爵位。永初七年，阴璜被奴仆杀害，他没有儿子，封国断绝。永宁元年，邓太后让阴璜的弟弟阴淑继承封爵。阴淑死后由儿子阴鲔继承爵位。

阴躬弟弟的儿子是阴纲，他的女儿是汉和帝的皇后，朝廷封阴纲为吴房侯，加特进官衔，阴纲的三个儿子阴轶、阴辅、阴敞，都任黄门侍郎。皇后因巫蛊之事被废除，阴纲自杀，阴辅坐牢死去，阴轶、阴敞被流放到日南郡。阴识的弟弟叫阴兴。

兴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为黄门侍郎，守期门仆射，典将武骑，从征伐，平定郡国。兴每从出入，常操持小盖，障翳风雨，躬履涂泥，率先期门。光武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虽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与同郡张宗、上谷鲜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友人张汜、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但私之以财，终不为言：是以世称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风雨。

九年，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后召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诚为盈溢。臣蒙陛下、贵人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贵人不读书记邪？'亢龙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十九年，拜卫尉，亦辅导皇太子。明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圣德，不可苟冒。"至诚发中，感动左右，帝遂听之。

阴兴字君陵，是光烈皇后母亲的弟弟，力大无比。建武二年，任黄门侍郎，兼任期门仆射，掌管率领武骑士，跟随皇上征战各地，平定郡国。阴兴每次跟从皇上出入，经常手持伞盖，为皇上遮蔽风雨，

亲自在泥路上跋涉，在期门中身先士卒。光武皇帝要到的地方，他总是先进去清理宫室，皇上特别亲近相信他。他虽然喜欢施舍财物和接交宾客，但家中没有豪侠之士。他和同郡人张宗、上谷郡人鲜于裒不相好，知道他们对朝廷有用，还是称赞他们的优点并如实报告皇上；他的朋友张汜、杜禽和他非常友好，但他仍然认为他们浮华而少实，只是私下赠给他们财物，终究不在朝廷为他们说话：因此当世的人都称赞阴兴忠实公平。他修建住宅只接近完好，能遮蔽风雨就行了。

建武九年，升为侍中，朝廷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光武帝后来召见阴兴，想分封他，把印绶放在他面前，阴兴坚决推辞说："臣没有首先登上城墙冲锋陷阵的功劳，而一家人中却有几个人都蒙朝廷赐给爵位，这样会使天下的人怨恨，也确实算是盈满了。臣蒙受陛下、贵人的恩德非常深厚，富贵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再增加了，臣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不再赐给臣封爵。"光武帝赞赏阴兴的辞让之举，并满足了他的心愿。阴贵人问他其中的原因，阴兴说："贵人不是读过书上的记载吗？'处于最高位置的龙会遭受到灾害。'外戚家苦于不知道谦虚退让，嫁女儿总想配给侯王，娶媳妇眼睛盯着公主，我的心中实在不安。富贵是有极点的，人应当知道满足，奢侈更是人们所讥讽的。"贵人被他的话感动，尽量压抑自己，最终不为宗族亲戚要官位。建武十九年，阴兴被任命为卫尉，并辅导皇太子。第二年夏天，光武帝患风眩病非常厉害，后来要阴兴兼任侍中，在云台广德殿接受皇上的临终之命。遇上皇上病愈，召见阴兴，想要他代替吴汉任大司马。阴兴磕头流泪，坚决辞让说："臣不敢爱惜自己的身体，确实只是害怕亏损陛下圣明的品德，所以不能够随便顶替。"每句话都非常诚恳，发自肺腑，感动了左右侍从，皇帝于是听从了他的话。

二十三年，卒，时年三十九。兴素与从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兴疾病，帝亲临，问以政事及群臣能不。兴顿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见议郎席广、谒者阴嵩，并经行明深，逾于公卿。"兴没后，帝思其言，遂擢广为光禄勋；嵩为中郎将，监羽林十余年，以谨敕见幸。显宗即位，拜长乐卫尉，迁执金吾。

永平元年诏曰："故侍中卫尉关内侯兴，典领禁兵，从平天下，当以军功显受封爵，又诸舅比例，应蒙恩泽，兴皆固让，安乎里巷。辅导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闵之行，不幸早卒，朕甚伤之。贤者子孙，宜加优异。其以汝南之鲖阳封兴子庆为鲖阳侯，庆弟博为濦强侯。"博弟员、丹并为郎，庆推田宅财物悉与员、丹。帝以庆义让，擢为黄门侍郎。庆卒，子琴嗣。建初五年，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谥兴曰翼侯。琴卒，子万全嗣。万全卒，子桂嗣。

兴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后改封为新阳侯。就善谈论，朝臣莫及，然性刚傲，不得众誉。显宗即位，以就为少府，位特进。就子丰尚郦邑公主。公主娇妒，丰亦狷急。永平二年，遂杀主，被诛，父母当坐，皆自杀，国除。帝以舅氏故，不极其刑。

建武二十三年，阴兴去世，时年三十九岁。阴兴和堂兄阴嵩不和，但是尊重他的威信。阴兴病重时，皇上亲自到家探视，向他问到政事和各位大臣才能的高低。阴兴磕头回答说：“臣非常愚蠢，不足以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臣私自认为，议郎席广、谒者阴嵩，都经验丰富，聪明过人，超过一般的公卿。”阴兴去世后，皇上想起他的话，于是提拔席广为光禄勋；阴嵩为中郎将，管理羽林军十几年，因为办事谨慎周到而被皇上宠爱。显宗即位，又任命他为长乐卫尉，后升为执金吾。

汉明帝永平元年皇上下诏说：“已故侍中卫尉关内侯阴兴，掌管率领禁军，随先帝平定天下，应当凭军功接受封爵，同时各位舅父也应比照先例蒙受恩泽，但阴兴都坚决辞让，安心居住在穷街小巷。后来他辅导朕本人，具有周昌那样的忠直，在家中讲求仁爱孝道，有曾参、闵损那样的品德，但不幸早逝，朕非常伤心。贤良人的子孙，应该更加优待。现在把汝南郡的鲖阳县封给阴兴的儿子阴庆，为鲖阳侯，封阴庆的弟弟阴博为濦强侯。”阴博的弟弟阴员、阴丹都任郎，阴庆又把田地、房屋、财产都让给阴员、阴丹。皇上因为阴庆以义理推让，提拔他为黄门侍郎。阴庆去世，他的儿子阴琴继承爵位。汉章帝建初五年，阴兴的夫人去世，肃宗派五官中郎将持节到墓上赐策书，追赐阴兴“翼侯”的谥号。阴琴去世，由儿子阴万全继承爵位。阴万全去世，又由儿子阴桂继承爵位。

阴兴的弟弟阴就，继承父亲的封爵为宣恩侯，后来改封为新阳侯。阴就善于谈论，朝廷中的大臣们没有人赶得上他，但是性格刚强傲慢，不能得到众人的称赞。显宗即位，任命阴就为少府，加特进衔。阴就的儿子阴丰娶郦邑公主。郦邑公主娇贵嫉妒，阴丰也性格急躁，受不得委屈。汉明帝永平二年，阴丰杀害公主，被诛灭，他父母应该判罪，都自杀了，侯国撤除。皇帝因为阴氏是舅家之故，就没有对他们处以极刑。

阴氏侯者凡四人。初，阴氏世奉管仲之祀，谓为“相君”。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赞曰：权族好倾，后门多毁。樊氏世笃，阴亦戒侈。恂恂苗胤，传龟袭紫。

阴氏被封侯的一共有四个人。开始，阴氏代代供奉祭祀管仲，称为“相君”。汉宣帝时，一个叫阴子方的人，最孝顺、有仁德。他在腊月的一天早上做饭，灶神的形象出现，阴子方两次跪拜受福。他家中有黄羊，就拿来祭祀灶神。从此以后，突然发财，成为大户，田地发展到七百多顷，车马奴仆，可以和国君相比。阴子方经常说“我的子

孙一定会强大兴盛起来”，到阴识只三代就昌盛起来了，所以人们以后在腊月祭祀灶神，并进献黄羊。

赞辞说：有权势的豪门贵族容易倾倒，皇后之家也大多毁灭。但是樊氏代代忠诚厚道，阴氏也戒除豪华奢侈。后代子孙恭敬顺从，公侯的印绶将会世世相传。

# 后汉书卷三十三

## 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人也。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从破邯郸。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建武二年，封舞阳侯，食三县。

浮年少有才能，颇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颇有不平，因以峻文诋之；宠亦佷强，兼负其功，嫌怨转积。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宠既积怨，闻之，遂大怒，而举兵攻浮。浮以书质责之曰：

盖闻知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常窃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无贤辅，卒自弃于郑也。

朱浮字叔元，沛国萧县人。起初跟随光武帝任大司马主簿，升为偏将军，跟随光武帝攻下邯郸城。光武帝派遣吴汉诛灭更始帝的幽州牧苗曾，于是任命朱浮为大将军幽州牧，驻守在蓟城，这样就平定了北方。建武二年，他被封为舞阳侯，被赐予三县作封地。

朱浮年轻又有才能，很想振奋风气，收揽人心，就征召州中涿郡人王岑等一些有名望的人，让他们担任州从事，还征召王莽篡政时郡守一类的旧官，把他们都招到州府后，就打开各郡的粮仓，给他们妻室儿女提供粮饷给养。渔阳太守彭宠认为天下还没有平定，军队刚开始兴建，不应该设置过多的官属，而损耗军用物资，因此不服从他的命令。朱浮傲慢急躁，自以为了不起，心中很是不平，因此用严苛的法律条文诋毁彭宠；彭宠也凶狠强暴，又自仗有功，对朱浮的怨恨越积越深。朱浮密奏彭宠派官吏迎接妻子而不迎接母亲，又接受别人的财物，杀害朋友，大量聚集士兵粮食，意图难以估计。彭宠对朱浮积怨已经很深，听到这件事，就更加愤怒，于是带兵攻打朱浮。朱浮写信责问他说：

听说聪明的人应时势谋事，而愚蠢的人却违背事理行事，我经常暗暗地为京城太叔悲哀，他因为不知足而又没有贤能的辅助，最终被郑国抛弃。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临人亲职，爱惜仓库，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权时救急，二者皆为国耳。即疑浮相谮，何不诣阙自陈，而为族灭之

计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孙之亲。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邦，而不顾恩义，生心外畔者乎！伯通与吏人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影，何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枭鸱之逆谋，捐传世之庆祚，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同被国恩。侠游谦让，屡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国。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世。今天下几里，列郡几城，奈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适定，海内愿安，士无贤不肖，皆乐立名于世。而伯通独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内听骄妇之失计，外信谗邪之谀言，长为群后恶法，永为功臣鉴戒，岂不误哉！定海内者无私仇，勿以前事自误，愿留意顾老母幼弟。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

你伯通先生凭借声誉主管郡政，有辅助皇上建国之功，亲自治政管理人民，爱惜仓库的财物，而我掌管征战大权，想通权达变，解救当前发生的紧急情况，我们两人都是为了国家。如果怀疑我说你的坏话，为什么你不到朝廷自己陈述明白，却干一些将会被灭族的事呢？朝廷对于你，恩情已经很深了，把一个大郡委托给你，又授予军权，把你当做国家的柱石，对你像子孙一样亲近。普通的平民和陪嫁的婢女还能为了报答一餐饭的恩德而舍弃生命，哪有掌管三颗大印、主管大郡政务的人，却不顾国家的恩德，萌发异心来背叛朝廷的呢？你和手下的官员说话，有什么脸面呢？走路行礼，有什么面目呢？坐着躺着思考这些事，怎能安心呢？对着镜子照自己，把自己的眉目摆在哪里呢？办事立功，怎样做人呢？可惜啊，抛弃美好的名声，谋划邪恶的坏事，丢掉代代相传的幸福，招致家破名灭的灾祸，口中高谈尧舜之道，干的是桀纣的勾当，这样活着被世人耻笑，死后成为愚鬼，难道不可悲吗！

你和耿侠游一起起兵辅助皇上，同时蒙受国家的恩德。耿侠游谦让，多次有贬抑自己的言论；而你却自我夸耀，认为功劳比天下的人都大。过去辽东有一头猪，下了一头小猪是白脑袋，主人感到奇异便想献给朝廷，走到河东，看到那里的猪都是白的，就惭愧地回去了。如果把你的功劳拿到朝廷评论，那么就和辽东的那头猪差不多。现在却愚蠢狂妄，把自己与战国时的六国相比。六国时代，各国的势力都强大，各自开拓几千里的国土，克敌制胜的军队将近百万，所以能占据国土，长期坚持，历经好几代。现在天下共有多少里，并列的郡城有多少，怎么能拿一个小小的渔阳郡来和天子结仇？这就好像黄河边上的人用手捧着土想堵塞孟津渡口，可见是不自量力！

当前天下刚刚平定，全国人民都希望安定，不论是贤能的人还是不贤能的人，都乐于在世上建立功名。而你伯通先生却一个人像中了风一样疯狂地奔跑，自己失去兴盛时代的良好机遇，在内听信骄横妇人的错主意，在外听信阿谀奉承的坏话，长久地成为公卿百官的坏样子，永远让功臣引以为戒，难道不荒谬吗！平定海内的人没有私人间的怨仇，望你不要因为以前的事误了自己的大事，并留心自己年老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弟。凡是办事，就不要干那些让亲近的人感到痛心，让仇人感到高兴的事。

宠得书愈怒，攻浮转急。明年，涿郡太守张丰亦举兵反。

时二郡畔戾，北州忧恐，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而但遣游击将军邓隆阴助浮。浮怀惧，以为帝怠于敌，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国，俱为诸侯，庄王以宋执其使，遂有投袂之师。魏公子顾朋友之要，触冒强秦之锋。夫楚魏非有分职匡正之大义也，庄王但为争强而发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宠反畔，张丰逆节，以为陛下必弃捐它事，以时灭之。既历时月，寂寞无音。从围城而不救，放逆虏而不讨，臣诚惑之。昔高祖圣武，天下既定，犹身自征伐，未尝宁居。陛下虽兴大业，海内未集，而独逸豫，不顾北垂，百姓遑遑，无所系心，三河、冀州，曷足以传后哉！今秋稼已孰，复为渔阳所掠。张丰狂悖，奸党日增，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望救护，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诏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浮城中粮尽，人相食。会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乡，其兵长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马刺杀其妻，仅以身免，城降于宠。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帝不忍，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后丰、宠并自败。

彭宠收到信后更加愤怒，攻打朱浮更加急迫。第二年，涿郡太守张丰也起兵反叛朝廷。

当时渔阳郡、涿郡背叛朝廷，北方各州都担忧恐惧，朱浮以为天子一定会亲自带兵征讨他们，但是皇上只是派游击将军邓隆暗中援助朱浮。朱浮心中害怕，以为皇上对叛乱轻怠，不能援救他，于是上疏说："过去楚、宋两个列国，都是诸侯国，楚庄王因为宋国抓住他的使者，就立即派出军队围攻宋国，魏公子无忌受朋友的邀请，敢于冒犯强大的秦军窃符救赵。楚、魏两国没有担当扶助正义的职分，楚庄王只是为了争强而发怒，魏公子只是因为答应别人就坚守信义而已。现在彭宠背叛朝廷，张丰违背大节，臣以为陛下一定会放弃其他事情，及时消灭他们。但经过了很长时间，朝廷却毫无动静。任凭他们围城而不救助，放纵叛敌而不讨伐，对此臣确实感到疑惑。昔日高祖圣明英武，天下已经平定后，还亲自征伐，不敢安居。陛下虽然振兴了大业，但全国还没有安定，却独自安乐，不顾北边的边境，以致百姓惶恐不安，心中无所寄托，仅仅三河、冀州地区，怎能足以传给后

代呢？现在秋天的庄稼已经成熟，又被渔阳郡抢掠。张丰猖狂已极，奸党越来越多，北境连年抵御防守，官吏士兵都疲劳不堪，铠甲头盔上都长满了虮虱，弓弩也拉不开了，军民上下焦急不安，盼望朝廷救助，希望陛下施恩拯救生灵。”皇上下诏回答说：“往年赤眉军在长安专横暴戾，我断定他们没有粮食后一定东进，以后果然来投降朝廷。现在我猜想这些叛虏，从情势上讲也不能长久保全自己，其中必有内部相斩杀的事发生。现在军事费用还不充足，因此要等待麦子丰收了再说。”朱浮城中的粮食吃完了，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恰好上谷太守耿况派骑兵来救朱浮，朱浮才能够逃走。他往南到了良乡县，他军中的长官反过来阻拦他，朱浮恐怕不能脱身，于是下马刺杀了妻子，仅仅自身逃脱出来，蓟城投降彭宠。尚书令侯霸上奏说朱浮使幽州败乱，编造朱浮的罪行，指责他白白地使军队劳苦，不能为国家牺牲，罪该诛灭。皇上不忍心处罚他，命朱浮代替贾复为执金吾，改封为父城侯。后来张丰、彭宠都自行败灭。

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六年，有日食之异，浮因上疏曰：“臣闻日者众阳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据郡典县，皆为阳为上，为尊为长。若阳上不明，尊长不足，则干动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纪国家之政，《鸿范》别灾异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征来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内新离祸毒，保宥生人，使得苏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称职，小违理实，辄见斥罢，岂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皆群阳骚动，日月失行之应。夫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时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帝下其议，群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易代颇简。

皇帝认为二千石的长吏大多不能胜任，当时有一点小过错的，就一定被罢免，官员变动纷扰，百姓不得安宁。建武六年，发生日食，朱浮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太阳是各种阳气聚合的地方，代表君上的位置。凡是居官治民据郡领县之官，都代表阳上，都是尊长。如果阳上不明，尊长不足，就会干犯侵动日、月、星三光，并显示给君王看。五经记录着国家的政事，《鸿范》分别叙述了各种灾害的征兆，这都是宣明上天之道，来验证未来的事情的。陛下怜悯全国刚刚遭受灾祸，保护宽容民众，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而现在管理民众的官吏，大多不称职，稍微违反事理，就被罢免，难道不是黑白分明吗！但是在尧舜那样的盛世，还要通过三次考查政绩才决定官员的好坏，汉朝开始建立的时候，也让官员不断积累功劳，官员都长久不变，在

官府养老，以至子孙为官，并以官名作为子孙的姓氏。当时的官员，怎么能全部治理得好的呢？那些议论的人，难道不议论纷纷？只是因为世上的伟大功绩不能仓促建成，艰难的事业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成效。而最近郡守县令多次被更换，迎接新官接连不断，人力都消耗在道路上，以致人们疲劳不堪。臣考究他们任职时间短，还不能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办事能力，如果严格地责求他们，就会人人不能保全自己，从而相互观望，而没有安心本职的想法。主管官员有时因为一点小小的怨仇就发泄私愤，随便寻找他们的过错，来迎合皇上的意图。二千石官员及长吏害怕被检举揭发，惧怕被人指责议论，就争着掩饰作假，以便钓取虚名。这些都是各种阳气骚动，日月失去常轨的应验。暴长的事物一定会夭折，仓促取得的功绩一定会很快崩溃，如果损坏长久的事业，而造就速成的功绩，那并不是陛下的福分。天下不是只派一时的用场，海内不是只求一个早上的功德。希望陛下注意多年后的成效，求得在一代人之后取得的教化。这样天下的百姓就非常幸运了。”皇上把他的意见下达给下面的官员议论，大臣们大多同意朱浮的看法，从此以后牧守官职的变动就很少了。

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浮复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斯固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也。求之于事，宜以和平，而灾异犹见者，而岂徒然？天道信诚，不可不察。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夫事积久则吏自重，吏安则人自静。传曰：‘五年再闰，天道乃备。’夫以天地之灵，犹五载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戆，不胜倦倦，愿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按旧制度，州牧上奏告发不称职的二千石长吏，情况都要先下达给三公府，三公派掾属考察验证，然后才罢免。皇上当时依仗自己的明察，不再委任三公府，而把权力直接归于刺史。朱浮又上疏说：“陛下英明而遵守法度，遵行礼仪而不违反，从宗室的诸王到皇家外戚，都遵循法度，没有依仗亲族势力的名声。甚至有人还只乘坐牛车，等同于编入户籍的平民。这本来就说明陛下法律上下一致，在下面没有擅自作威作福的人。从事理上考求，现在应该上下和睦平安，但是仍然出现灾害和怪异现象，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天道真实可信，不能不仔细考察。臣暗自见陛下憎恨以往朝廷的权威不能实行，臣下独断专行，因此即位以来，不实行旧法，相信州刺史的话，减少三公的权限，以致只要州刺史有所检举揭发，就罢免官员，案件查究不由三公府负责，官员的罪过也不仔细清查。陛下把刺史当做心

腹，刺史却把从事作为耳目，这样由尚书评议决定的事，就只由百石小吏决定了，所以群臣繁琐刻薄，各自逞能。加上私情增长，官员凭感情用事，都争着夸大无中生有的事，以牟取一时的私利，因此有罪的人不心悦诚服，没有过错的人因一纸空文而被判罪，这种情况不能够应付时局的变化，甚至会遗留给后代。事情经历久了官吏们才会自重自爱，官吏们安定下来了，民众自然会平安无事。传文上说：‘五年两次闰月，天道才会完备。’凭天地的灵气，还要五年才能完成它们的自然变化过程，何况人间的道理呢？臣朱浮愚昧而不明事理，表达不尽为臣恳切的心意，希望陛下重视各地官员的处境，考察为臣的片面之词。”

七年，转太仆。浮又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进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学者精励，远近同慕。伏闻诏书更试五人，唯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迩，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凡策试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期会，不及远方也。又诸所征试，皆私自发遣，非有伤费烦扰于事也。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臣浮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帝然之。

二十年，代窦融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卖弄国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帝以浮陵轹同列，每衔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显宗大怒，赐浮死。长水校尉樊鯈言于帝曰：“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建武七年，朱浮转任为太仆。他又认为国学已经兴建，应该扩大博士的人选，于是上书说：“太学，是学习礼仪的地方，教化就是从这里兴起的。陛下尊敬先圣，重视古典，在宫殿还没有装修，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就首先建立太学，修建学舍，最近又亲自到太学观看仪礼，将要依靠太学弘扬和善的教化，昭明鼓励学子奋进的功德。据考察，博士官是天下所尊崇的老师，能使圣人孔子的主张传授不绝。按老规矩，考试选拔博士时，一定要广泛寻求，仔细挑选，从京城附近扩大到四面八方，因此能广泛地推举明经之士，只选用那些贤能的人，这样学习的人也就努力奋发，远近四方都仰慕不已。臣听说陛下下诏命令改为只选拔五个人，而且只选取现在在洛阳的人。臣担忧从此以后，将有所失误。只在附近寻求，优秀人才或许不能完全选拔出来，四方的学子，也不再乐于奋发努力。考试选拔人才的根本目的，是要得到真正的优秀人才，没有统一的考期，不能搜罗到远方的人才。且各位征召参加考试的人，都是自己出发来京的，并没有损

耗扰民之类的情况。前人曾说过：‘朝廷中丧失了礼仪，可以到民间去寻求。’臣朱浮有幸能参与讲说图谶，所以敢大胆地超越本分上书。”皇上认为他说得很对。

建武二十年，朱浮代替窦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二年，因炫耀君王赐予的恩典被免职。建武二十五年，改封为新息侯。

皇上因为朱浮欺凌同事，常常怨恨他，只是爱惜他的才能，不忍心判他的罪。汉明帝永平年间，有人凭片面之词上告朱浮，显宗非常愤怒，下令朱浮自杀。长水校尉樊鯈对明帝说：“唐尧是大圣人，当时百姓都能各得其所，还宽容四个大坏人的罪恶，为了使全国的民众心悦口服，先公布他们的罪过，让天下人都知道了，然后才诛罚他们。朱浮的事情虽然很清楚，但是人们都不知道，应该交给廷尉处理，让人人都了解这件事。”明帝也为这件事感到后悔。

论曰：吴起与田文论功，文不及者三，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终之田文相魏，公孙宰汉，诚知宰相自有体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追感贾生之论，不亦笃乎！朱浮讥讽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长者之言哉！

冯鲂字孝孙，南阳湖阳人也。其先魏之支别，食菜冯城，因以氏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

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以待所归。是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称兵，先与同县申屠季有仇，而杀其兄，谋灭季族。季亡归鲂，鲂将季欲还其营，道逢都尉从弟长卿来，欲执季。鲂叱长卿曰：“我与季虽无素故，士穷相归，要当以死任之，卿为何言？”遂与俱归。季谢曰：“蒙恩得全，死无以为报，有牛马财物，愿悉献之。”鲂作色曰：“吾老亲弱弟皆在贼城中，今日相与，尚无所顾，何云财物乎？”季惭不敢复言。鲂自是为县邑所敬信，故能据营自固。

评论说：吴起和田文论功，田文有三个方面不如吴起；朱买臣提出十条好处责难公孙弘，公孙弘不能反驳一条，最后还是田文做魏国的相，公孙弘任汉朝的丞相，可见宰相自有法式。所以曾子说：“君子应该注重三方面的道德，至于礼仪方面的细节，自有主管人员负责。”而光武帝与明帝都喜欢亲自处理官员考核的事，还考核三公，这些人也许有过失，礼仪上也许有些不得体，竟会有责罚罢免被盘查羞辱的忧患。授予官职、责罚过错，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回想贾谊“用廉耻礼节来做君子准则”的论述，不是很允当吗！朱浮评议苛刻的考察和想迅速建功立业的弊端，是正确的，他怎么会有这种忠厚长者的见解的呢！

冯鲂字孝孙，南阳郡湖阳县人。他的祖先是魏国宗族的一个分支，食邑在冯城，因此又以冯作为姓氏。秦国灭掉魏国以后，迁移到

湖阳县，是郡中的一个大族。

王莽篡政的末年，四方纷纷溃败反叛，冯鲂就聚集宾客，招来豪杰，建造营垒壕沟，以便等待新主出现而归向他。当时湖阳县的大姓虞都尉据城反叛起兵，他原先和同县的申屠季有仇，就杀害申屠季的哥哥，计划消灭申屠季全族。申屠季逃奔到冯鲂那里，冯鲂想带领申屠季回营，在路上碰到虞都尉的堂弟虞长卿，长卿想抓住申屠季。冯鲂叱责虞长卿说：“我和申屠季虽然没有老交情，但是他走投无路而归向我，我应该用性命保护他，你有什么话说呢？”于是和申屠季一起回营。申屠季感谢说：“蒙受您的恩德，使我能够保全自己，我死也无法报答您，我有很多牛马和财物，愿意全部献给您。”冯鲂生气地说：“我年老的父母和幼小的弟弟都在贼人的城中，今天帮助你，就什么也不能顾及了，还讲什么财物呢？”申屠季惭愧得不敢再说话。冯鲂从此被县城的人尊重，因此能占据营垒保全自己。

时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拥兵矫称者甚众，唯鲂自守，兼有方略。光武闻而嘉之，建武三年，征诣行在所，见于云台，拜虞令。为政敢杀伐，以威信称。迁郏令。后车驾西征隗嚣，颍川盗贼群起，郏贼延褒等众三千余人，攻围县舍，鲂率吏士七十许人，力战连日，弩矢尽，城陷，鲂乃遁去。帝闻郡国反，即驰赴颍川，鲂诣行在所。帝案行斗处，知鲂力战，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当讨击，勿拘州郡。”褒等闻帝至，皆自髡剔，负铁锧，将其众请罪。帝且赦之，使鲂转降诸聚落，县中平定，诏乃悉以褒等还鲂诛之。鲂责让以行军法，皆叩头曰：“今日受诛，死无所恨。”鲂曰：“汝知悔过伏罪，今一切相赦，听各反农桑，为令作耳目。”皆称万岁。是时每有盗贼，并为褒等所发，无敢动者，县界清静。

十三年，迁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赵憙为太仆。中元元年，从东封岱宗，行卫尉事。还，代张纯为司空，赐爵关内侯。二年，帝崩，使鲂持节起原陵，更封杨邑乡侯，食三百五十户。永平四年，坐考陇西太守邓融，听任奸吏，策免，削爵土。六年，显宗幸鲁，复行卫尉事。七年，代阴嵩为执金吾。

当时天下没有平定，四面八方拥有军队、冒称王号的人很多，只有冯鲂坚守营垒，而且胸怀谋略。光武帝听说了非常赞赏他，建武三年，召他到自己的住地，在云台接见他，任命他为虞县令。他治政果敢严峻，因威信高而被人称赞。改任郏县令。后来皇上往西征伐隗嚣，颍川一带盗贼群起，郏县的盗贼延褒等三千多人，围攻县府，冯鲂带领官兵约七十人，连日努力作战，弓箭用完了，县城被攻下，冯鲂才逃走。皇上听说郡国反叛，立即赶到颍川，冯鲂到皇上的住地拜见皇上。皇上察看检查战斗的地方，知道冯鲂曾尽力作战，就赞扬他说：“这真是一个勇敢的县令啊。应当征讨的地方，不受州郡的限制，一律追讨。”延褒等人听说皇帝来了，都剃掉头发，背着刑具，带领他们的部下来请罪。皇上暂且赦免了他们，派冯鲂招降各个村落，县中平定以后，皇帝下诏命令把延褒等人全部交还给冯鲂来处

罚。冯鲂责备他们后将施行军法，他们都磕头说：“今天受诛罚，被杀也没有遗恨。”冯鲂说：“你们知道悔过服罪，现在可以赦免你们的一切罪过，任凭你们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并做好县令的耳目。”贼众都高呼万岁。当时每次再有盗贼，都被延褒等人告发，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县境也清静平定。

建武十三年，冯鲂升为魏郡太守。建武二十七年，因为考核政绩时成绩优秀而入京代替赵憙为太仆。中元元年，跟随皇帝到东边封祭泰山，充任卫尉的职务。回京后，朝廷命令他代替张纯为司空，并赐给他关内侯封爵。中元二年，皇帝崩驾，派冯鲂持节修建原陵，改封为杨邑乡侯，食邑三百五十户。汉明帝永平四年，因拷问陇西太守邓融，听信、放纵奸吏犯错误，皇上下令免去他司空的职务，削去封爵的土地。永平六年，显宗巡视鲁国，冯鲂又充任卫尉之职。永平七年，代替阴嵩为执金吾。

鲂性矜严公正，在位数进忠言，多见纳用。十四年，诏复爵土。明年，东巡郡国，留鲂宿卫南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肃宗许之。其冬为五更，诏鲂朝贺，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时年八十六。

子柱嗣。尚显宗女获嘉长公主，少为侍中，以恭肃谦约称，位至将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中郎将。定卒，无子，国除。

定弟石，袭母公主封获嘉侯，亦为侍中，稍迁卫尉。能取悦当世，为安帝所宠。帝尝幸其府，留饮十许日，赐驳犀具剑、佩刀、紫艾绶、玉块各一，拜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于是特诏以它县租税足石，令如旧限，岁入谷三万斛，钱四万。迁光禄勋，遂代杨震为太尉。及北乡侯立，迁太傅，与太尉东莱刘熹参录尚书事。顺帝既立，石与熹皆以阿党阎显、江京等策免，复为卫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为步兵校尉。

石弟珖，和帝时诏封杨邑侯，亦以石宠，官至城门校尉。卒，子肃嗣，为黄门侍郎。

冯鲂端庄严肃，办事公正，在职期间多次进献忠言，也大多被皇帝采纳。永平十四年，皇上下诏恢复他的官爵和封地。第二年，皇帝往东巡视郡国，留冯鲂在南宫警卫值夜。汉章帝建初三年，冯鲂因为年老多病请求退职回乡，肃宗允许他退职。当年冬天充任五更，皇帝下诏命冯鲂朝见的时候，就列侯位。章帝元和二年逝世，死时八十六岁。

他的儿子冯柱继承爵位。冯柱娶显宗的女儿获嘉长公主，他年轻时为侍中，以恭敬严肃、谦虚俭约被人称赞，职务升到将作大匠。冯柱去世，由儿子冯定继承爵位，官职升到羽林中郎将。冯定死后，因没有儿子，封国撤除。

冯定的弟弟冯石，承袭母亲公主的封号为获嘉侯，也任侍中，逐

渐升为卫尉。冯石能够取得当世人的欢心，被安帝宠爱。安帝曾经亲自到他的家中，留在他家饮酒十多天，并赐给他驳犀具剑、佩刀、紫艾绶、玉块各一件，任命他的儿子冯世为黄门侍郎，冯世的两个弟弟都为郎中。自从永初年间战乱以来，王、侯的租谷、俸禄大多不充足，于是皇帝特地下诏把别县的租税调来充实冯石的收入，使他的租谷、俸禄达到原有的标准，每年他的收入有三万斛粮食，四万钱。后升为光禄勋，又代替杨震为太尉。到北乡侯刘懿为皇帝时，冯石升为太傅，和太尉东莱人刘喜参与总领尚书台政事。顺帝即位，冯石和刘喜都因为勾结阎显、江京等人被下令免职，以后又任卫尉。冯石死后，由儿子冯代继承爵位。冯代死，他弟弟冯承继承爵位，任步兵校尉。

冯石的弟弟冯珖，汉和帝时被下诏封为杨邑侯，也因为冯石被宠爱，官职升到城门校尉。冯珖死后，由儿子冯肃继承爵位，任黄门侍郎。

虞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练，遂上升天，占者以为吉。及长，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力能扛鼎。少为户牖亭长。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从，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见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节，又无乡曲之誉。王莽末，天下大乱，延常婴甲胄，拥卫亲族，扞御钞盗，赖其全者甚众。延从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弃于沟中，延闻其号声，哀而收之，养至成人。建武初，仕执金吾府，除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应期而还。有囚于家被病，自载诣狱，既至而死，延率掾史，殡于门外，百姓感悦之。

后去官还乡里，太守富宗闻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延谏曰："昔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以约失之者鲜矣。"宗不悦，延即辞退。居有顷，宗果以侈从被诛，临当伏刑，揽涕而叹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谏！"光武闻而奇之。二十年东巡，路过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时延为部督邮，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进止从容，占拜可观，其陵树株蘖，皆谙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帝善之，敕延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门，门下小，不容羽盖，帝怒，使挞侍御史，延因下见引咎，以为罪在督邮。言辞激扬，有感帝意，乃制诰曰："以陈留督邮虞延故，贳御史罪。"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于是声名遂振。

虞延字子大，陈留郡东昏县人。虞延出生时，在他上面有像一匹白绸缎一样的东西，后来上升到天上，占验的人认为是这是吉祥的象征。到长大成人后，身长八尺六寸，腰粗十围，力气能举起大鼎。年轻时任户牖亭长。当时王莽魏贵人的宾客胡作非为，虞延带领吏卒突然进入她家中拘捕了他们，因此被魏贵人怨恨，所以不能再受到提升。他性情敦厚朴实，不拘小节，也就得不到同乡人的称赞。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虞延经常穿戴着铠甲和头盔，保卫本族亲友，抵御抢劫的盗贼，依靠他得以保全的人很多。虞延的堂妹还是一个正在

吃奶的婴儿，她母亲不能养活她，就把她丢在沟中，虞延听到她的哭声，哀怜她而把她收养起来，一直把她养大成人。建武初年，在执金吾府任职时，被任命为细阳县令。每年到了伏腊两节，就停止派遣服役的囚犯做事，使他们各自回家，囚犯们都感激他的恩德，按时回来。有一个囚犯在家里病了，就自己坐车到监狱来，刚到就死了，虞延带领掾史，把他埋葬在门外，百姓都感激他、喜欢他。

后来他辞官回乡，陈留太守富宗知道虞延的名声，召他暂时充任功曹。富宗喜爱奢侈浪费，车马、服饰、器具，大多不合法度。虞延劝谏说：“往昔晏婴辅助齐国，穿着破旧的鹿皮裘，季文子辅相鲁国，他的妾不穿绸衣服。保持节俭而犯过错的人很少。”富宗不高兴，虞延就辞职告退。不久，富宗果然因为奢侈放纵被诛罚，在即将伏刑的时候，他擦干眼泪叹了一口气说：“遗憾的是我没有听从功曹虞延的劝告！”光武帝听说了，认为虞延不同一般。建武二十年皇帝往东巡视，路过小黄县，汉高祖母亲昭灵后的陵墓在那里，当时虞延任部督邮，皇上召见他，询问园陵中的事情。虞延举止从容，行礼对答都不错，连园陵中的树桩和树木砍伐后长出的新枝条，他都熟悉它们的数目，祭祀典礼的规矩仪式也很清楚。皇帝认为他不错，命令虞延跟随车驾到鲁国。回京时经过封丘城，城门太小，不能容纳皇帝车驾的羽盖，皇上非常愤怒，派人打侍御史，虞延于是下车主动承担过错，认为罪过在督邮身上。他的言词非常激昂，感动了皇帝。皇上于是下诏说：“因为陈留督邮虞延的原因，赦免侍御史的罪过。”虞延跟着护送皇帝一直到郡西的边界，皇帝赐给他钱、剑带、佩刀后让他回郡，从此虞延就声名大振。

> 二十三年，司徒玉况辟焉。时元正朝贺，帝望而识延，遣小黄门驰问之，即日召拜公车令。明年，迁洛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搒二百。信阳侯阴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无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趋东，延前执之，谓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今考实未竟，宜当尽法！”成大呼称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谓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后数日伏诛。于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在县三年，迁南阳太守。
>
>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邓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而容姿趋步，有出于众，显宗目之，顾左右曰：“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舆马衣服。延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帝既异之，乃诏衍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既到，拜郎中，迁玄武司马。衍在职不服父丧，帝闻之，乃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信哉斯言！”衍惭而退，由是以延为明。

建武二十三年，司徒玉况征召他。当时正月初一到朝廷朝拜，皇帝抬眼一望就认出虞廷，派小黄门赶马去问他，当天召见并任命他为公车令。第二年，升为洛阳令。这时阴皇后娘家有一个叫马成的宾

客，经常做坏事和盗窃东西，虞延拘捕拷问他。阴家多次求情，虞延每得到一封求情的信就多打他二百板。信阳侯阴就向皇帝诉说，污蔑虞延冤枉了很多人。皇上就到御道的馆所，亲自审查记录囚徒的罪状。虞延就要那些罪状还可研究讨论的罪犯排列在东边，让已定案不需要再审理的罪犯站在西边。马成想从西边跑到东边，虞延上前抓住他，对他说："你是人间的大蛀虫，长久地依仗权势，不怕受到惩罚。现在考察核实还没有结束，应当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马成大叫冤枉，陛戟郎用戟刺虞延，呵斥着要赦免马成。皇帝知道虞延不会徇私情，对马成说："你触犯了王法，咎由自取！"呵斥他赶快走开。几天以后马成被诛罚。于是皇家外戚再也不敢恣意妄为，没有人敢触犯法律。虞延在县任职三年，提升为南阳太守。

汉明帝永平初年，新野县有个功曹叫邓衍，以外戚小侯的资格每次参加朝见，而行动举止超过一般的人，显宗见后，对左右侍从说："朕的仪表，是不是像这个人？"于是特别赐给他车马衣服。虞延认为邓衍虽然仪表出众但没有实际本领，未曾格外对待他。皇帝既然认为他不同一般，就下诏命邓衍自称南阳功曹到朝廷来。到朝廷后，任命他为郎中，提升为玄武司马。邓衍在职期间不为父亲服丧，皇上听说了，叹息说："'真正了解一个人才显得明智，尧帝也认为做到这点是很困难的。'这话真是太正确了！"邓衍惭愧地退职回家，因此皇帝认为虞延是明智的。

三年，征代赵憙为太尉；八年，代范迁为司徒。历位二府，十余年无异政绩。会楚王英谋反，阴氏欲中伤之，使人私以楚谋告延，延以英藩戚至亲，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从事公孙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并不奏闻。及英事发觉，诏书切让，延遂自杀。家至清贫，子孙不免寒馁。

延从曾孙放，字子仲。少为太尉杨震门徒，及震被谗自杀，顺帝初，放诣阙追讼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时为尚书，以议诛大将军梁冀功封都亭侯，后为司空，坐水灾免。性疾恶宦官，遂为所陷，灵帝初，与长乐少府李膺等俱以党事诛。

郑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也。从祖吉，宣帝时为西域都护。弘少为乡啬夫，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

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楚王英谋反发觉，以疏引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没，妻子闭系诏狱，掠考连年。诸生故人惧相连及，皆改变名姓，以逃其祸，弘独髡头负铁锧，诣阙上章，为贶讼罪。显宗觉悟，即赦其家属，弘躬送贶丧及妻子还乡里，由是显名。

拜为驺令，政有仁惠，民称苏息。迁淮阳太守。四迁，建初初，为尚书令。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弘奏以为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至于开选，多无乐者，请使郎补千石令，令史为长。帝从其议。弘前后所陈有补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宫，以为故事。

永平三年，召虞延代替赵憙为太尉；永平八年，代替范迁为司

徒。历任太尉、司徒二府的职务，十多年没有特殊的政绩。刚好楚王刘英谋反，阴家想中伤他，派人私下里把楚王的阴谋告诉虞延，虞延认为刘英是朝廷的诸侯王，是皇上最亲近的人，便不以这些话为然，又想征召幽州从事公孙弘，因公孙弘和楚王来往勾结而作罢，这两件事都没有上奏皇上。等到刘英谋反的事暴露，皇上下诏书责问，虞延便自杀了。他家中特别清贫，子孙免不了挨饿受冻。

虞延的堂曾孙虞放，字子仲。年轻时为太尉杨震的门徒，到杨震被人诬陷自杀后，顺帝初年，虞放到朝廷为杨震的罪过辩明冤屈，因此出名。桓帝时他任尚书，因为谋划诛灭大将军梁冀有功而封为都亭侯，以后任司空，因在位期间发生水灾被免职。虞放痛恨厌恶宦官，最终被宦官陷害。在灵帝初年，和长乐少府李膺等人都因联合抨击朝政的党人事件被杀。

郑弘字巨君，会稽郡山阴县人。他的从祖父郑吉，在汉宣帝时任西域都护。郑弘年轻时任乡啬夫，太守第五伦在春天巡视、检查县里的农业生产时，看到了他认为他特别出众，召他暂任督邮，并推举为孝廉。

郑弘拜同郡人河东太守焦贶为老师。楚王刘英谋反的事被发觉，朝廷下书召焦贶，焦贶被拘捕，在路上病重身亡，妻子儿女被关在朝廷的监狱里，连续几年遭受拷打。焦贶的学生和朋友害怕受牵连，都改名换姓，以便逃避这场灾祸，只有郑弘一个人剃光了头发、背着刑具，到朝廷上书，为焦贶辩明冤屈。显宗明白过来，就赦免焦贶的家属，郑弘亲自送焦贶的遗体和妻子儿女回家乡，因此出名。

郑弘被任命为驺县令，治政宽厚仁爱，民众都说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提升为淮阳郡太守。经过四次升迁，在汉章帝建初初年，任尚书令。按旧制度，尚书郎任期满后就任命他们为县长、县令、县掾史、县丞、县尉等官。郑弘上奏认为尚书台的职位虽然地位高，但酬赏很低，以至开选时，很少有乐意任职尚书台的，他请求让尚书郎任俸禄为千石的县令，让尚书郎以下的令史任县长。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郑弘前后陈述的对国家政务有好处的意见，都写明在南宫，并以此作为旧典。

出为平原相，征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在职二年，所息省三亿万计。时岁天下遭旱，边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积。弘又奏宜省贡献，减徭费，以利饥人。帝顺其议。

元和元年，代邓彪为太尉。时举将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而自卑。帝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书张林阿附侍中窦宪，而素行臧秽，又上洛阳令杨光，

宪之宾客，在官贪残，并不宜处位。书奏，吏与光故旧，因以告之。光报宪，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诘让弘，收上印绶。弘自诣廷尉，诏敕出之，因乞骸骨归，未许。病笃，上书陈谢，并言窦宪之短。帝省章，遣医占弘病，比至已卒。临殁悉还赐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殡殓，以还乡里。

后调出京任平原国相，之后又征召进京任侍中。建初八年，他代替郑众为大司农。原先交阯等七郡转运进贡的物资，都从东冶县经过大海运到京城，经常遇到大风大浪和各种险阻，沉没的事不断发生。郑弘上奏建议开通零陵、桂阳的山路，从此这条路畅通无阻，到今天仍然是一条经常通行的道路。在职二年，停止开支和节省的费用有三亿万左右。当年全国遭受旱灾，边境又有警报传来，人民的粮食不充足，但朝廷的金帛仓库却堆积如山。郑弘又上奏建议朝廷应该减省进贡的物资，减少劳役费用，以利饥民。皇上接受了他的建议。

汉章帝元和元年，他代替邓彪为太尉。当时朝廷推举第五伦为司空，地位在郑弘之下，每次正月初一朝见时，郑弘都降低身份，毕恭毕敬。皇帝问后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就让人放置云母屏风，隔开他和第五伦，从此这就成为一条制度。在位四年，上奏告发尚书张林巴结依附侍中窦宪，并常常干贪污受贿等坏事；又上奏洛阳县令杨光，杨光为窦宪的宾客，在职期间贪污残暴，都不应该任职。奏章送上，有关官吏和杨光有老交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杨光。杨光向窦宪报告，窦宪上奏郑弘身为大臣，竟敢泄露国家机密。皇帝责问郑弘，收回他的印授。郑弘自己到廷尉府去，皇帝下令放他出来，于是请求告老回乡，皇帝不答应。他在重病中，上书道歉，并揭发窦宪的过错。皇帝阅读奏章后，派医生看视郑弘的疾病，等医生到他家时，他已经去世了。临死时把朝廷赐给他的全部东西送还，并嘱咐妻子儿女只用粗布衣、简陋的棺材收殓他，然后把他送回老家。

周章字次叔，南阳随人也。初仕郡为功曹。时大将军窦宪免，封冠军侯就国。章从太守行春到冠军，太守犹欲谒之。章进谏曰："今日公行春，岂可越仪私交。且宪椒房之亲，势倾王室，而退就藩国，祸福难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举止进退，其可轻乎？"太守不听，遂便升车。章前拔佩刀绝马鞅，于是乃止。及宪被诛，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举孝廉，六迁为五官中郎将。延平元年，为光禄勋。

永初元年，代魏霸为太常。其冬，代尹勤为司空。是时中常侍郑众、蔡伦等皆秉势豫政，章数进直言。初，和帝崩，邓太后以皇子胜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庙，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立之，以胜为平原王。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为安帝。章以众心不附，遂密谋闭宫门，诛车骑将军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劫尚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胜。事觉，策免，章自杀。家无余财，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周章字次叔，南阳郡随县人。开始在郡府任功曹。当时大将军窦宪被罢免，封为冠军侯到封国。周章跟随太守，春天巡视时到了冠军

县，太守想去拜见窦宪。周章劝谏说："今天您巡视检查农业生产是公事，怎么可以越礼去私自交往人呢？而且窦宪是皇后的亲戚，权势比王室还大，现在却从朝廷退回到封国，是祸是福还难以预料。您是国家的郡国大臣，担任着地方官的重任，行动举止，难道可以轻率吗？"太守不听从他的话，继续登车出发。周章上前拔出佩刀割断马颈上拉车的皮带，太守才停止。到窦宪被诛杀，三公九卿以下的官员大多因为和窦宪勾结往来而获罪，太守却幸免，因此看重周章。周章后被推举为孝廉，经六次提升为五官中郎将。汉殇帝延平元年，任光禄勋。

汉安帝永初元年，周章代替魏霸为太常。同年冬天，代替尹勤为司空。这时中常侍郑众、蔡伦等人都掌权参政，周章多次进献直言。开始，和帝崩驾，邓太后认为皇太子刘胜有不能治好的病，不可以继承皇位祭奉宗庙，贪求殇帝还很幼小，就把他抚养为自己的儿子，因此立他为帝，而以刘胜为平原王。到殇帝崩驾，大臣们认为刘胜的病不是不可治愈，都想拥立他为帝，邓太后则认为以前没有立他为帝，恐怕他以后怨恨她，就立和帝的哥哥清河孝王的儿子刘祐为帝，这就是汉安帝。周章认为大家内心不归向邓太后，就秘密策划关闭宫门，诛杀车骑将军邓骘兄弟及宦官郑众、蔡伦，劫持尚书，在南宫废除邓太后，封安帝为远国王，而拥立平原王刘胜。事情败露，朝廷下策书罢免周章，周章自杀。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几个儿子要互相换穿衣服才能出门，两天只能吃一天的东西。

论曰：孔子称"可与立，未可与权"。权也者，反常者也。将从反常之事，必资非常之会，使夫举无违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负图之托，德乏万夫之望，主无绝天之衅，地有既安之势，而创虑于难图，希功于理绝，不已悖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议，即斗筲必能叨天业，狂夫竖臣亦自奋矣。孟轲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则可，无伊尹之心则篡矣。"於戏，方来之人戒之哉！

赞曰：朱定北州，激成宠尤。鲂用降帑，延感归囚。郑、窦怨偶，代相为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谋。

评论说：孔子说"可以和他一起按礼行事的人，未必能和他一起通权达变"。权变，就是违反常规。将要办违反常规的事，一定要借助不一般的机会，这样才不至于轻举妄动，既达到目的，又保全名声。周章本人没有接受辅助太子的重任，品德也不是万民所仰望信赖的，君主还没有出现断绝天命的征兆，全国也还处于安定的形势，却要在难得谋划的时候萌发废除幼帝的想法，企图在理屈的情况下建功立业，这不是糊涂吗！假使国君的交替由下面商议决定，那么才识短浅、器量狭小的人也能贪求建立大业，狂夫小臣也能振奋自己了。孟轲说过这样的话："有伊尹那样的心迹，未尝不可；没有伊尹那样的心迹，便是篡逆了。"哎，将来的人要以此为戒啊！

赞辞说：朱浮平定北边的幽州，激起彭宠怨恨。冯鲂使用投降的俘虏为朝廷做事，虞延能感化回家的囚犯。郑弘、窦宪成为敌对的双方，世代结仇。周章违反正道，智慧浅薄却想谋划废立的大事。

# 后汉书卷三十四

## 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人，晋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统高祖父子都，自河东迁居北地，子都子桥，以赀千万徙茂陵，至哀、平之末，归安定。

统性刚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补中郎将，使安集凉州，拜酒泉太守。会更始败，赤眉入长安，统与窦融及诸郡守起兵保境，谋共立帅。初以位次，咸共推统，统固辞曰："昔陈婴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统内有尊亲，又德薄能寡，诚不足以当之。"遂共推融为河西大将军，更以统为武威太守。为政严猛，威行邻郡。

建武五年，统等各遣使随窦融长史刘钧诣阙奉贡，愿得诣行在所，诏加统宣德将军。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嚣，统与窦融等将兵会车驾。及嚣败，封统为成义侯，同产兄巡、从弟腾并为关内侯，拜腾酒泉典农都尉，悉遣还河西。十二年，统与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

统在朝廷，数陈便宜。以为法令既轻，下奸不胜，宜重刑罚，以遵旧典，乃上疏曰：

梁统字仲宁，是安定郡乌氏县人，晋国的大夫梁益耳，即他的祖先。梁统的高祖父梁子都，从河东郡迁居到北地郡，梁子都的儿子梁桥，因有家财上千万而迁移到茂陵，直到哀帝、平帝末年，才返回原籍安定郡。

梁统的性格刚毅爱好法律。起先是在州郡里做官。更始二年，奉召回朝补任中郎将，被派去安定凉州军民，又被任命为酒泉太守。适逢更始帝刘玄失败，赤眉军攻入长安，梁统与窦融以及各郡官吏起兵自卫，大家商议要推举带兵的统帅。开始时，按照地位高低的次序，大家共同推举梁统担任，梁统坚决推辞说："过去陈婴不肯接受王位，是因为有他年迈母亲的缘故。如今我内有父母双亲，又德薄能寡，实在不足以担此重任。"于是共同推举窦融担任河西大将军，又让梁统担任了武威太守。梁统为政严厉，威镇邻近各郡。

建武五年，梁统等人各自派遣使者同窦融、长史刘钧一起到朝廷进贡，希望前往天子所在之地，皇帝诏令梁统担任宣德将军。建武八年夏，光武帝亲自征讨隗嚣，梁统与窦融等率兵与皇帝会师。等到打败隗嚣后，封梁统为成义侯，同母兄梁巡、堂弟梁腾均为关内侯，任命梁腾为酒泉典农都尉，全部调回河西。建武十二年，梁统与窦融等人一起回到京城，以列侯的资格上朝参见，又改封梁统为高山侯，授

任太中大夫，任命梁统的四个儿子为郎官。

梁统在朝廷，数次陈奏对国家有利的意见。他认为当时的法令太宽，以致下面的不法之事不断发生，因此应该严刑重罚，遵循旧的法度，于是上书说：

> 臣窃见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以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
> 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政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政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高帝受命诛暴，平荡天下，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宽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无革旧章。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桀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宣帝聪明正直，总御海内，臣下奉宪，无所失坠，因循先典，天下称理。至哀、平继体，而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
>
>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权时拨乱，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诚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轨。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施无穷之法，天下幸甚。

臣私下看到元帝、哀帝减轻斩首之刑一百二十三件，为亲手杀人的人减去死刑，从此之后，就把这当做一定的准则，所以黎民轻易犯法，官吏动辄杀人。

臣听说建立君王之道，要以仁义为主，仁是爱护人民，义是政事能得到治理；爱护人民以清除凶暴为宗旨，政理以清除社会混乱为中心。法令牢记在心，不得随意减轻刑罚，因此五帝有流、殛、放、杀之刑罚，三王有死刑和刺面、割鼻、剔膝盖骨、断足等毁坏肌骨的法令。所以孔子说“仁者必定勇敢”，又说“管理财务，制定法令，禁止人民为非作歹，那就是义”。汉高祖接受上天之命，安民除暴，平定天下，制定律令，实在是得其所宜。汉文帝宽厚而施恩惠于人，以柔和之道处理政事，正逢世道清平，也只免去肉刑和株连的法律，其他刑罚都遵循成规的旧章，没有改变旧的法令。汉武帝正值国家兴隆昌盛之时，财力有余，出兵远征，几次发动战事，豪杰之士违犯禁令，奸猾官吏玩弄法律，所以重视主谋匿藏罪人的刑罚，制定了见人犯法而不举报的律令，以此破除犯罪奸党，惩戒隐匿不报的行为。宣帝聪明正直，总领统率天下，臣下遵守法令，没有出现什么差错，遵循先前的法令，称得上天下大治。到了哀帝、平帝继位，他们在位时间短，治理国家经验不多，丞相王嘉随意穿凿附会，废除先帝的旧约成律，致使数年之间，竟有一百多件案子，有的不便于治理，有的不能满足人民的心愿。臣谨将对政体危害最大的事附奏于下。

我伏地而思，陛下实施五常，推行九德，衡量时势，拨乱反正，功绩超越了文帝、武帝，德行与高祖相等，实在不应当因袭末代衰弱的法度。您应当回心转意，明察秋毫，考察成败得失，下令有关的官吏，仔细选择好的部分采用，制定不可改变的制度，施行没有极限的法律，这才是天下的大幸。

事下三公、廷尉，议者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施行日久，岂一朝所厘。统今所定，不宜开可。

统复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寻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经传，宜比方今事，验之往古，聿遵前典，事无难改，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要。"帝令尚书问状，统对曰：

闻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人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全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

自高祖之兴，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谟谋深博，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至初元、建平，所减刑罚百有余条，而盗贼浸多，岁以万数。间者三辅从横，群辈并起，至燔烧茂陵，火见未央。其后陇西、北地、西河之贼，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是时以天下无难，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势，犹至于此，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

朝廷将梁统的建议下达到三公和廷尉，参加评议的人认为这是严刑峻法，不是贤明君王的当务之急，旧法施行日久，岂能一朝改变它。梁统如今上书的法令，不应许可。

梁统又上书说："主管官认为臣现在所说的事，不可施行。我想我的奏议，并不是严刑苛法。我认为高祖以后，一直到孝宣帝，所施行的法令，多数合乎经传，我们应当将如今的事情，用往古的事情加以验证，遵循以前的法典，有关条令并不难改正，我最大的愿望难以尽言。希望能被召见，以便对尚书和近臣，当面陈述我的要旨。"皇帝诏令尚书问明具体情况，梁统回答说：

我听说圣明的帝王是要制定刑罚的，所以尽管尧舜的太平盛世，还惩处了不服从控制的四个部族的首领浑敦、穷奇、祷机、饕餮。《易经》说："上天惩罚有罪的人，用五种刑罚处治犯了五种罪行的人。"又说："士师又用公正的刑罚治理百姓。"孔子说："刑罚不公正，百姓就会连手脚都不晓得摆在哪里才好。"衷的含意是不轻不重。《春秋》中所说的惩罚，是要不徇私情，这是用来防备祸患、救治动乱、使广大民众平安无事的措施，难道其中没有仁爱的恩宠，重视断绝残害的方法吗？

自从汉高祖称帝以来，直到孝宣帝，君王贤明，群臣忠心，谋略

深远而广大，但仍因袭旧时的典章制度，不肯轻易更改，天下称得上大治，审理和判决的罪案非常少。到了元帝、哀帝时，削减了刑罚一百余条，而盗贼增多，每年发生的案件数以万计。近来三辅一带横暴恣肆，盗贼成群结伙而起，以至于焚烧了茂陵，连未央宫也看见了烟火。此后，陇西、北地、西河的盗贼，跨越州郡，方圆万里广泛交结，抢夺兵库的武器，劫掠官吏和百姓，皇帝下诏讨伐追捕，却连年不能破获。当时天下没有灾难，百姓安居乐业，而狂妄奸猾的势力，尚且猖獗到如此地步，这都是刑罚不公正，使愚民易于犯罪造成的结果。

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统愿陛下采择贤臣孔光、师丹等议。

议上，遂寝不报。

后出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统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爱之。卒于官。子松嗣。

松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再迁虎贲中郎将。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修明堂、辟廱、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崩，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迁太仆。

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四年冬，乃县飞书诽谤，下狱死，国除。

子扈，后以恭怀皇后从兄，永元中，擢为黄门侍郎，历位卿、校尉。温恭谦让，亦敦《诗》、《书》。永初中，为长乐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后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系玄石而沉之。

显宗后诏听还本郡。竦闭门自养，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性好施，不事产业。长嫂舞阴公主赡给诸梁，亲疏有序，特重敬竦，虽衣食器物，必有加异。竦悉分与亲族，自无所服。

由此看来，减轻刑罚的做法，反而产生大患，给为非作歹的人施加恩惠，反而祸害殃及善良的人们。所以，我希望陛下采纳贤臣孔光、师丹等人的论议。

梁统的奏议上呈皇帝，皇帝压下未予答复。

梁统后来出任九江郡太守，被封为陵乡侯。他在郡里也有政绩，官吏和百姓都敬畏和拥戴他。后来他死在官位上。儿子梁松继承爵位。

梁松，字伯孙，年轻时被授为郎官，他娶了光武帝的女儿舞阴长公主，又升为虎贲中郎将。梁松博览通晓经书，熟悉典故，与儒学家研习明堂、辟廱、郊祀、封禅的礼仪，经常参与朝政的商讨，皇帝对

他的宠幸没有谁能比得上。光武帝死后，梁松接受遗诏辅佐朝政。永平元年，升为太仆。

梁松为私事屡次暗地里写信嘱托郡县官吏，永平二年，被发觉并因此免官，于是他心怀怨恨。永平四年冬，竟散发匿名信进行毫无根据的诽谤，被捕入狱而死，他的封国被撤销。

梁松的儿子梁扈，后来凭借恭怀皇后堂兄的身份，在永元年间，被提升为黄门侍郎，历任卿、校尉官职。他温恭谦让，也研习《诗经》、《尚书》。永初年间，担任长乐少府。梁松的弟弟名叫梁竦。

梁竦，字叔敬，年少时研习《孟氏易》，到二十岁左右能够讲授《孟氏易》。后来因哥哥梁松之事而受牵连，与弟弟梁恭都被流放到南方的九真。他们去到南方，经过长江、洞庭湖，渡过沅水、湘水，痛感伍子胥、屈原因无罪投江自杀，于是写了《悼骚赋》，并将其系在黑石上投入江中。

明帝后来下诏让梁竦返回本郡。回来后，梁竦闭门自我修养，把经史等书作为娱乐，撰写文章数篇，题名为《七序》。班固见到《七序》后称赞说：“孔子写了《春秋》而使那些乱臣贼子感到恐惧，梁竦写了《七序》而使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劳而食的人感到惭愧。”梁竦乐善好施，不愿管理家业。大嫂舞阴公主赠给梁氏各家的财物，亲疏远近有所区别，唯独特别敬重梁竦，尽管是衣食器物，给梁竦的一定与众不同。梁竦把所赠之物全部分给亲属家族，自己从来没有享用过。

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辞语连及舞阴公主，坐徙新城，使者护守。宫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永元九年，窦太后崩，松子扈遣从兄襢奏记三府，以为汉家旧典，崇贵母氏，而梁贵人亲育圣躬，不蒙号，求得申议。太尉张酺引檀讯问事理，会后召见，因白襢奏记之状。帝感恸良久，曰：“于君意若何？”酺对曰：“《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汉兴以来，母氏莫不隆显，臣愚以为宜上尊号，追慰圣灵，存录诸舅，以明亲亲。”帝悲泣曰：“非君孰为朕思之！”会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嫕上书自讼曰：“妾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皇天授命，诞生圣明。而为窦宪兄弟所见谮诉，使妾父竦冤死牢狱，骸骨不掩。老母孤弟，远徙万里。独妾遗脱，逸伏草野，常恐没命，无由自达。今遭值陛下神圣之运，亲统万机，群物得所。宪兄弟奸恶，既伏辜诛，海内旷然，各获其宜。妾得苏息，拭目更视，乃敢昧死自陈所天。妾闻太宗即位，薄氏蒙荣；宣帝继统，史族复兴。妾门虽有薄、史之亲，独无外戚余恩，诚自悼伤。妾父既冤，不可复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远在绝域，不知

死生。愿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归本郡，则施过天地，存殁幸赖。”帝览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验问之，嫕辞证明审，遂得引见，具陈其状。乃留嫕止宫中，连月乃出，赏赐衣被钱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间，累资千万。嫕素有行操，帝益爱之，加号梁夫人；擢樊调为羽林左监。调，光禄大夫宏兄曾孙也。

梁竦生长在京城，却对本地不喜欢，对自己的才能自以为了不起，常常心情郁闷不舒畅。他曾经登高远望，叹息说：“大丈夫活在世上，活着时应当封侯，死后应当受人奉祀。如果不能这样，在家闲居可以修身养性，《诗》《书》可以自我娱乐，担任州郡的职务，只是让人疲劳罢了。”后来征召的公文接连而至，他却并不去就职。他有三男三女，章帝娶纳了他的两个女儿，都当了贵人。小贵人生了和帝，窦皇后把和帝收为养子，梁竦家人对此私下互相庆贺。后来窦氏家族听到这件事，担心梁氏家族得志，最终成为窦家的祸害，在建初八年，就利用谗言杀害了两位贵人，又诬陷梁竦等人犯了谋杀亲人的十恶大罪。皇帝下令让汉阳太守郑据传讯拷问梁竦的罪状，梁竦死在狱中，家属又被流放到九真。供词牵连到舞阴公主，她因此获罪而移居新城，由专人监护看守。宫廷中的事极为机密，没有人晓得和帝是梁氏所生的。

和帝永元九年，窦太后逝世，梁松的儿子梁扈请堂兄梁襢 向三公府陈述书面意见，认为汉朝的典章制度，是崇敬母系亲属的，而梁贵人生了和帝，却没有封尊号，请求能够重新审议。太尉张酺接见梁檀明事情的原委，适逢皇帝召见，趁机向皇帝说明梁檀上书的情况。皇帝听后十分感动，说：“你的意见如何？”张酺回答说：“按照《春秋》的经义，做母亲的应该凭借儿子而显贵。汉朝兴起以来，母系亲属没有不显贵的，我以为应该给梁贵人册封尊号，追悼和安慰神圣的灵魂，抚恤和录用各位皇舅，用以表明亲近亲族的大义。”和帝悲伤地哭着说：“除了你还有谁会为我考虑这件事！”恰逢梁贵人的姐姐、南阳郡樊调的妻子梁嫕上书自诉说：“我的同胞妹妹梁贵人，从前充入后宫，承蒙先帝厚爱，甚被宠幸。上天赐命，生了当今皇上，却被窦宪兄弟用谗言陷害，使我的父亲梁竦屈死于牢狱中，连骸骨也未能埋葬。年迈的母亲和孤单的弟弟，流放到万里之遥的地方。只有我侥幸脱免，藏身于荒山野林，时常担心性命难保，没有亲自上诉的机会。现在正值陛下神圣的时运，亲自统掌朝政，使万物各得其所。奸诈邪恶的窦宪兄弟，已经被诛杀，天下心旷神怡，各得其所。我本人得以死而复生，擦亮眼睛重新观察，才敢冒死向皇上陈述。我听说文帝即皇位后，薄太后一家蒙受殊荣；宣帝继承皇位，史氏一族得以复兴。我的家族尽管有像薄氏、史族那样的亲属关系，却独独没有受到外戚应享有的恩宠，实在自感痛惜和悲伤。我的父亲既已含冤而死，不可死而复生，老母年逾七旬，和我弟弟梁棠等人，仍留在极远的地方，

生死不明。我希望能给父亲梁竦收葬已腐烂的骸骨，让母亲和弟弟回到本郡，这样就恩宠大过了天地，生死有幸全靠陛下。”和帝阅览了奏章，深有感悟，于是下令中常侍、掖庭令对此事进行调查验证，经验证梁嫕所言属实，于是梁嫕被召见，她将这些情况详细陈述。皇帝就让梁嫕留在宫中，一连几月才出宫，赏赐了她衣被、钱帛、第宅、奴婢，十天半月的时间，资财累积到千万之多。梁嫕素来有美行懿德，皇帝对她愈加喜爱，加封为梁夫人，提升樊调做羽林左监。樊调是光禄大夫樊宏哥哥的曾孙。

于是追尊恭怀皇后。其冬，制诏三公、大鸿胪曰：“夫孝莫大于尊尊亲亲，其义一也。《诗》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朕不敢兴事，览于前世，太宗、中宗，寔有旧典，追命外祖，以笃亲亲。其追封谥皇太后父竦为褒亲愍侯，比灵文、顺成、恩成侯。魂而有灵，嘉斯宠荣，好爵显服，以慰母心。”遣中谒者与嫕及扈，备礼西迎竦丧，诣京师改殡，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建茔于恭怀皇后陵傍。帝亲临送葬，百官毕会。

于是追封梁贵人为恭怀皇后。这年冬季，和帝下诏给三公、大鸿胪说：“孝，没有比尊敬先辈爱护子孙更大的了，二者的义理是一样的。《诗经》说：‘父亲啊，养活了我，母亲啊，生育了我。他们抚爱我养育我，喂大我教育我，照看我庇护我，出出进进抱着我。要想报答这恩德，恩大如天不知如何报。’我不敢创建新的章程，有鉴于前世的文帝、宣帝，实际上已有旧的规章制度，他们追封外祖父，以尽亲戚之厚意。因而特追封皇太后之父梁竦为褒亲愍侯谥号，这是比照了封赐灵文侯、顺成侯、恩成侯的做法。外祖有灵，也会对此殊荣感到满意，高贵的爵位和显赫的服饰，以此来宽慰母亲的心灵。”接着，派遣中谒者与梁嫕、梁扈，准备葬礼西迎梁竦的灵柩，到京城后进行了改葬，赏赐东园官署的画棺、玉匣、衣被，在恭怀皇后陵墓的旁边修建了坟茔。皇帝亲自送葬，文武百官全都参加了葬礼。

征还竦妻子，封子棠为乐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单父侯，邑各五千户，位皆特进，赏赐第宅奴婢车马兵弩什物以巨万计，宠遇光于当世。诸梁内外以亲疏并补郎、谒者。

棠官至大鸿胪，雍少府。棠卒，子安国嗣，延光中为侍中，有罪免官，诸梁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迁黄门侍郎。永建元年，袭父封乘氏侯。三年，顺帝选商女及妹入掖庭，迁侍中、屯骑校尉。阳嘉元年，女立为皇后，妹为贵人，加商位特进，更增国土，赐安车驷马，其岁拜执金吾。二年，封子冀为襄邑侯，商让不受。三年，以商为大将军，固称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诣阙受命。明年，夫人阴氏薨，追号开封君，赠印绶。

朝廷召回梁竦的妻子和儿子，封赏梁竦的儿子梁棠为乐平侯，梁棠的弟弟梁雍为乘氏侯，梁雍的弟弟梁翟为单父侯，食邑各五千户，

官位都是特进，赏赐了住宅、奴婢、车马、兵器、日用物品以巨万计，并把这恩宠公之于当世。梁家内外按亲疏远近关系都补任了郎、谒者。

梁棠做官到大鸿胪，梁雍官至少府。梁棠逝世后，儿子梁安国继承爵位，在安帝延光年间担任侍中，因犯罪被免官，梁家担任郎吏官职的人都株连被免官。

梁商字伯夏，是梁雍的儿子。年轻时就凭外戚关系被任命为郎中，后升任黄门侍郎。永建元年，继承父亲的爵位封为乘氏侯。永建三年，顺帝选梁商的女儿和妹妹进入皇宫中的掖庭，梁商被晋升为侍中和屯骑校尉。阳嘉元年，梁雍的女儿被立为皇后，妹妹成为贵人，加赐梁商为特进，又增加了他封邑的土地，赏赐了安车驷马，这一年授为执金吾。阳嘉二年，朝廷封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梁商谦让不肯接受。阳嘉三年，梁商被任为大将军，他坚决托辞有病不肯受命。阳嘉四年，朝廷派太常桓焉奉命登门授命，梁商这才上朝接受任命。第二年，梁商的夫人阴氏逝世，顺帝追封她为开封君，并赏赐了印绶。

> 商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虚已进贤，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于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每有饥馑，辄载租谷于城门，赈与贫餧，不宣己惠。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而性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帝闻震怒，敕宦者李歙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悉伏诛。辞所连染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滥，刑不淫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窃闻考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帝乃纳之，罪止坐者。
>
> 六年秋，商病笃，敕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臧，衣衾饭唅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百僚劳扰，纷华道路，只增尘垢，虽云礼制，亦有权时。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气绝之后，载至冢舍，即时殡敛。敛以时服，皆以故衣，无更裁制。殡已开冢，冢开即葬。祭食如存，无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违我言也。”及薨，帝亲临丧，诸子欲从其诲，朝廷不听，赐以东园朱寿器、银镂、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皇后钱五百万，布万匹。及葬，赠轻车介士，赐谥忠侯。中宫亲送，帝幸宣阳亭，瞻望车骑。

梁商凭借外戚关系而身居高位，时时心存谦和，虚心地举荐贤才，征召汉阳郡巨览、上党郡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于是京城人安适高兴，他被称为贤良的辅佐，皇帝对他委以重任。每

遇饥荒，梁商就用车装载着粮食在城门外，赈济给贫穷饥饿的人，从不宣扬自己施舍的恩惠。检查自己的家族亲人，未曾有以大权触犯法令的。梁商的性格谨慎温顺，没有威严，对宦官却十分溺爱。因为小黄门曹节等人在宫中掌权，于是让儿子梁冀、梁不疑与之结交，然而宦官们却忌妒梁商所受的恩宠，反而企图陷害他。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等人合谋，共同诽谤梁商和中常侍曹腾、孟贲，说他们打算征召各位王子，图谋废旧君，立新君，请求逮捕梁商等人审讯。皇帝说：“大将军梁商父子是我的亲属，曹腾、孟贲是我宠爱的人，一定不会有这种事，只是你们共同妒忌他们罢了。”张逵等人知道皇帝不听他们的话，恐怕祸害即将到来，于是假传圣旨把曹腾、孟贲拘捕到宫禁之中。皇帝知道后震惊大怒，勒令宦官李歙立即把曹腾、孟贲释放出来，把张逵等人逮捕，全部诛杀。他们的供词牵连到在位的大臣，梁商恐怕使许多人受伤害和冤枉，于是上书给皇帝说：“按《春秋》的经义，立军功的在于元帅，犯罪的应仅限于首恶者，所以，奖赏不应过分，刑罚不应泛滥，这是五帝、三王共同使天下安定的方法。我私下听说，在审讯中常侍张逵等人时，供词牵连很多人。大狱一旦兴起，无辜受牵连的人一定很多，长久拘押死囚，细微的小事会酿成大事，这不是顺应祥和之气、平治天下、教化吏民的办法。应该早早了结，以避免牵连所及而滥捕造成的麻烦。”皇帝就采纳了梁商的建议，惩罚仅限于犯罪者。

永和六年秋，梁商病危，他告诫儿子梁冀说：“我没有大德，却享受福禄很多。活着没有辅佐补益于朝廷，死后必然要耗费国库的钱财，衣被、饭唅、玉匣、珠贝之类的东西，对于腐朽的骨头有何益处？百官劳累受扰，路上热闹华丽，只能增加尘垢，虽然说这是礼制，也有不依礼制而办的。当今边境不安宁，盗贼没有平息，岂可让国家蒙受重大损失！我断气之后，把尸体运到墓旁的房舍，应立刻入殓。要穿通行的寿衣，寿衣都要用旧的，不必再裁制新的。入殓完就修筑墓穴，墓穴挖好就下葬。用我平时吃的东西祭祀，不要用牛、羊、猪。孝子要很好地遵循父亲的遗志，不应违背我的遗嘱。”等到梁商死后，皇帝亲自吊唁，梁商的儿子们想听从父亲的教诲，朝廷没有同意，赐给东园朱漆镶银的棺材、黄肠、玉匣、日用物品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皇后赐钱五百万，布万匹。到埋葬时，赏赐兵车、甲士，赐予忠侯的谥号。皇后亲送父丧，皇帝亲自送葬到宣阳亭，并眺望送葬的车骑。

子冀嗣。

冀字伯卓。为人鸢肩豺目，洞精睆　　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

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

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职暴恣，多非法，父商所亲客洛阳令吕放，颇与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让冀，冀即遣人于道刺杀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之怨仇，请以放弟禹为洛阳令，使捕之，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商薨未及葬，顺帝乃拜冀为大将军，弟侍中不疑为河南尹。

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临朝，诏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冀虽辞不肯当，而侈暴滋甚。

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

梁商的儿子梁冀当了继承人。

梁冀，字伯卓。长得像老鹰，两肩上耸，眼睛似豺狼，双目茫然直视，口齿不清，只能抄写记账。从小身为皇亲国戚，游手好闲，纵情玩乐。生性喜好喝酒，会射箭、弹棋、格五、六博、踢球、猜钱等玩意，又喜好架鹰驱犬打猎斗鸡。他起先任黄门侍郎，后来调任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校尉、步兵校尉、执金吾。

顺帝永和元年，梁冀被任命为河南尹。他在任上暴虐妄为，干了许多非法的勾当，他父亲梁商的密友洛阳令吕放，多次向梁商谈到他的短处，梁商因此责备了梁冀，梁冀就派人在路上刺杀了吕放。可是他又怕梁商知道，就把吕放被杀的嫌疑推到吕放的仇人身上，请求把吕放的弟弟吕禹任命为洛阳令，让他去缉拿凶手，结果吕放仇家的宗族、亲戚和宾客一百多人全部被杀绝。

梁商去世后，还没有等到下葬，顺帝就任命梁冀为大将军，他的弟弟侍中梁不疑为河南尹。

到顺帝死后，冲帝还在襁褓之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她诏令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共同参与掌管尚书事宜。梁冀尽管口头推辞不肯担任，却奢侈横暴得更加厉害。

不久，冲帝又死了，梁冀迎立质帝。质帝年纪很小，却很聪明，知道梁冀骄横跋扈，曾有一次朝见群臣，他注视着梁冀说："这是位跋扈将军啊！"梁冀听到了，恨之入骨，于是叫亲信在煮饼中加入毒药，并送给质帝，质帝当天就驾崩了。

复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海内嗟惧，语在《李固传》。建和元年，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又封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

弘农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于冀，乃上言大将军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诸子，则其妻宜为邑君。诏遂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

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平上軿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寿性钳忌，能制御冀，冀甚宠惮之。

初，父商献美人友通期于顺帝，通期有微过，帝以归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盗还通期。会商薨，冀行服，于城西私与之居。寿伺冀出，多从仓头，篡取通期归，截发刮面，笞掠之，欲上书告其事。冀大恐，顿首请于寿母，寿亦不得已而止。冀犹复与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寿寻知之，使子胤诛灭友氏。冀虑寿害伯玉，常置复壁中。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寿见宫，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与私焉。宫内外兼宠，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

梁冀又迎立桓帝，并陷害李固和前任太尉杜乔，天下人惊叹恐惧，这件事记在《李固传》中。建和元年，给梁冀加封食邑一万三千户，增加大将军府推荐高第和选拔秀才的名额，他府中的官吏比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府多一倍，又封他弟弟梁不疑为颍阳侯，梁不疑的弟弟梁蒙为西平侯，梁冀的儿子梁胤为襄邑侯，每人封邑一万户。和平元年，又加封梁冀食邑一万户，与先前承袭的封邑合起来共三万户。

弘农人宰宣生性谄媚奸邪，他想讨得梁冀的欢心，就向朝廷上书说，大将军有周公那样的功绩，如今既然封了诸位梁家子弟，那么他的妻子就应该封为邑君。桓帝于是诏令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还享用邻县阳翟的租税，每年收入有五千万，加赐赤色印绶，和长公主相等。孙寿姿色俊丽，善于装出一副妖冶神态，做愁眉苦脸的样子，发髻偏垂一边，走起路来腰肢扭捏作态，扮出一脸巧笑，用这些媚态来迷惑梁冀。梁冀也擅自改变舆服的制度，制作顶平带屏障的衣车，增加头巾，弄窄帽子，将头巾上角折起来，使用很大的扇子，所穿单衣身后部分很长，像狐狸尾巴一样拖在地上。孙寿生性妒忌，能制服掌握梁冀，梁冀非常宠爱又惧怕她。

起初，梁冀的父亲梁商给顺帝献了一个名叫友通期的美女，后来友通期犯了一点过错，顺帝就把她还给梁商，梁商不敢留她，将她嫁了出去，梁冀随即派人把她偷抢了回来。恰逢梁商去世，梁冀在服孝期间，到城西暗中与她同居。一次，孙寿探知梁冀外出，就带了许多家奴，把友通期抢回家来，并将她剪去头发，刮破面皮，痛加鞭打，想向朝廷上书告发这件事。梁冀十分恐惧，只得向孙寿的母亲叩头求情，孙寿也不得已而作罢。梁冀还是继续和友通期私通，生了个儿子取名伯玉，藏着不敢让他出来。不久，孙寿知道了这件事，就指派儿子梁胤把友氏一家统统杀光。梁冀怕孙寿害死伯玉，经常把他藏在夹墙中。梁冀宠爱一个名叫秦宫的奴仆总管，秦宫做官到太仓令，可以自由出入孙寿的住所。孙寿见秦宫一来，就把身边的人支开，推说要与秦宫商量事情，趁机和他私通。秦宫得到孙寿和梁冀的宠爱，威声

权势大震，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员赴任，都要前去拜见，向他辞行。

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

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伎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梁冀听从孙寿的话，把梁家许多当权的人免官，外表上是谦让，而实际上是要抬高孙氏宗族的地位。孙家假冒梁姓之名而担任侍中、卿、校尉、郡守和长吏的，多达十余人，这些人都贪得无厌，凶暴荒淫，他们各自派亲信把所辖县内的富户登记入册，把他们加以其他罪名，送进监狱，严刑拷打，叫他们出钱赎罪，出钱少的富人，竟至于被处死和流放的地步。扶风人士孙奋，家财富足而生性吝啬，梁冀就送给他车乘马匹，向他借钱五千万，士孙奋借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就告知郡县官府，称士孙奋的母亲是他家中看守财物的奴婢，说她盗窃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后出逃，于是逮捕拷问士孙奋兄弟，都死在狱中，把他家的资财一亿七千多万全部没收。

那些从四方征调来的物资，以及每年给朝廷按时进贡的东西，都先把上等的送给梁冀，皇家所得的是次一等的。官吏和百姓带着钱财到梁家求官请罪的，沿途络绎不断。梁冀又派遣门客到塞外，勾结外国，大肆搜求珍奇异物。顺路向各地索取歌伎僮仆，而派去的人又倚仗权势横行霸道，奸污、掠夺妇女，殴打官吏和役卒，所到之处人人痛恨。

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冀闻而捕其宾客，一时杀三十余人，无生还者。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

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成阳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下邳人吴树为宛令，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树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诛。明将军以椒房之重，处上将之位，宜崇贤善，以补朝阙。宛为大都，士之渊薮，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冀嘿然不悦。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由是深怨之。树后为荆州刺史，临去辞冀，冀为设酒，因鸩之，树出，死车上。又辽东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

梁冀于是大建府第房舍，孙寿也在梁府对面修造宅院，他们大兴土木，互相夸耀竞赛。客堂和卧室都有明暗深邃的房间，房屋相连，门户相通。房柱墙壁雕刻上花纹，涂上铜漆；大小窗户全是镂空连环花纹，漆成青色，绘上仙人云游彩图。亭台楼阁互有通道，可以登临互相眺望；河上临空架上飞桥，两岸砌成石阶。金玉珠宝，外国的珍奇异物，堆满仓库。还从遥远的大宛弄来了有名的汗血马。又广开园林，取土筑成假山，十里九坡，活像东西崤山，幽深的森林，险绝的山涧，有如自然天成，奇异的飞禽和驯服了的走兽，在园内飞来跑去。梁冀和孙寿一同坐着人力推挽的小车，车上张着羽盖，镶着金银，他们在府第园林中游览，带着许多歌伎，一路上吹吹打打，尽情歌唱。有时日以继夜，纵情欢乐。有客前去拜访，门房不予通报，来客只得向门房送礼行贿，门房的积蓄多达千金。梁冀又扩大园林，宫殿如同皇室，西到弘农，东到荥阳，南到鲁阳，北到黄河、淇水，包括山林泽地，连同远处的丘陵荒野，周围疆界将近千里。又在河南城西兴建菟苑，纵横几十里，征调所属各县士兵民夫，修建楼亭馆阁，费时几年才竣工。然后向各地发出文告，征调生兔，将兔毛剪去一点作为标记，如果有人伤害了这些兔子，就定罪为肉刑、死刑。曾经有位从西域来的外国商人，不知道这个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人们辗转告发，株连而死的达十余人。梁冀的二弟曾私下派人到上党地区打猎，梁冀听说后就把二弟的宾客抓起来，一时间杀了三十多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梁冀又在城西另建府第，用来收容逃亡的奸民。有时把无辜百姓抓去，让他们全部做了奴婢，达数千人之多，起名为"自卖人"。

元嘉元年，桓帝因为梁冀有拥立自己的功劳，想用特殊的恩典来尊崇他，就大规模地召开公卿会议，共同商讨给梁冀的礼仪。于是主管官员奏请梁冀上朝可以不趋，上殿可以带剑穿靴，拜见皇帝、赞礼时不称其名，礼仪如同当年萧何一样；把定陶、成阳剩下的户数全部加封给他，共增加为四县，同邓禹的封邑一样；赏赐的金钱、奴婢、绸缎、车马、衣服、住宅，可与霍光相比：以示不同于一般的元勋。

每次参加朝会，不与三公同座。十天上一次朝，评议尚书事务。把这些礼仪向天下宣布，作为千秋万代的法规。梁冀还嫌所奏的礼遇菲薄，心里不高兴。他独揽权柄，行凶作恶日甚一日，国家的大小事情，没有不向他请示由他决断的。宫廷内的侍卫和近臣，都是他亲自安插的，宫禁中的生活情况，连极细小的事情他也能知道。百官的调迁和奉诏回朝，都要先到梁冀府中投书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省接受命令。下邳县人吴树出任宛县令，赴任时去向梁冀辞行，梁冀的亲信大多安插在宛县境内，梁冀用私情托吴树关照。吴树回答说："小人奸邪如同蛀虫，一个个均应诛杀。将军您凭皇后之尊，担任上将军的职位，应该崇尚贤良之士，以弥补朝廷的缺失。宛城是个大都会，贤士聚集之地，自从我陪坐以来，没有听到您讲起一位忠厚长者，而托给我很多不该关照的人，我的确不敢听命！"梁冀默不作声，很不高兴。吴树到县后，诛杀了梁冀亲友中为害百姓的几十人，梁冀因此十分怨恨吴树。吴树后来调任荆州刺史，临行前去向梁冀辞行，梁冀设宴为他饯行，乘机用毒酒毒害吴树，吴树出了门，就死在车上。又有辽东太守侯猛，刚接到任命时没有去拜见梁冀，梁冀就假借别的事情，把他腰斩了。

时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见冀凶纵，不胜其愤，乃诣阙上书曰："臣闻仲尼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自伤卑贱，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资，而和气未应，贤愚失序者，势分权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悬车之礼，高枕颐神。传曰：'木实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损权盛，将无以全其身矣。左右闻臣言，将侧目切齿，臣特以童蒙见拔，故敢忘忌讳。昔舜、禹相戒无若丹朱，周公戒成王无如殷王纣，愿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书得奏御，冀闻而密遣掩捕著。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殡送。冀廉问知其诈，阴求得，笞杀之，隐蔽其事。学生桂阳刘常，当世名儒，素善于著，冀召补令史以辱之。时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论，与著友善。先是絜等连名奏记三府，荐海内高士，而不诣冀，冀追怒之，又疑为著党，敕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记者并杀之，遂诛武家，死者六十余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舆榇奏书冀门。书入，仰药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诛，有诏以礼祀著等。冀诸忍忌，皆此类也。

当时郎中汝南人袁著，年仅十九岁，他看到梁冀凶横纵虐，愤恨得难以忍受，于是到宫门向皇帝上书说："臣听说孔子感叹凤凰不飞来，河图也不在黄河出现，自我伤感所处卑微，因而不能使这些祥瑞出现。现在陛下处于能使政局清明的地位，又有能使政局清明的天资，然而天下还没有祥和之气以应天命，贤者和愚者失去应有的次序，这是权势被权臣分掉，君臣上下政令阻塞的缘故。四季更替，功成之后就退去，人世间的位高、宠厚，很少有不招致灾祸的。现在大将军梁冀地位达到极点，功成业就，尤其应为警戒，应该遵照辞官之礼，让他高枕而卧，调养精神。古书上说：'树木果实繁多，就会压折

树枝危害树心。’如果不降低他的权势，就将无法保全他的身家性命了。陛下左右的人听到我的这些话，将会对我怒目而视、咬牙切齿，臣只因年轻无知而被重用，所以敢于忘记这些忌讳。当初舜、禹互相劝诫说不要像丹朱，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纣王，希望陛下废除诽谤之罪，以广开天下言路。”奏书送到皇帝手中，梁冀知道后就暗中派人逮捕袁著。袁著于是改名换姓，后又假装病死，叫家人用蒲草扎成尸体，买棺殡葬。梁冀查问得知袁著的骗局，暗中捕获他，将他鞭打致死，又把这事隐瞒起来。太学生桂阳人刘常，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一向与袁著关系友善，梁冀召他来担任小小的令史，以此羞辱他。当时太原人郝絜、胡武，都有很严厉的言辞指责梁翼，也和袁著友善。在此之前，郝絜等人连名向三公府上书，推荐天下德行高洁之士，却不向梁冀推荐，梁冀追忆起来非常恼怒，又怀疑他们是袁著的同党，就下令中都官发出公文，逮捕并杀掉先前向三公府上书的人，于是杀害了胡武全家，死的有六十余人。郝絜起初逃走了，自知不能幸免，就用车拉着棺材到梁冀家上书。书信送进去后，他就服毒自杀，他的家属才能得以保全。等到梁冀被诛死后，朝廷下令按礼仪祭奠袁著等人。梁冀的种种残忍忌恨，都和这类事情相似。

> 不疑好经书，善待士，冀阴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转为光禄勋。又讽众人共荐其子胤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
>
> 永兴二年，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胤子桃为城父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梁不疑喜好经书，对待士人友善，梁冀暗中嫉恨他，就通过中常侍报告桓帝，调任他为光禄勋。又暗示众臣共同推荐他的儿子梁胤任河南尹。梁胤又名胡狗，时年十六岁，容貌十分丑陋，衣帽穿戴得很不合礼，路上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嗤笑他的。梁不疑以兄弟间不和为耻辱，便辞官让位回家，与弟弟梁蒙关起门来守在家里。梁冀不希望他们与宾客交往，暗中派人化装到他们门口，把和梁不疑、梁蒙来往的客人记下来。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刚接到任命，就去晋见梁不疑，梁冀暗示州郡用别的事情诬陷他们，把他们都处以髡刑鞭笞后，流放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死，田明就死在路上。

永兴二年，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梁冀一家前后七人封侯，三人当皇后，六人为贵人，二人做大将军，夫人和女儿有食邑和有君封号的七人，娶公主为妻的三人，其

余担任卿、将、尹、校职位的五十七人。梁冀在位二十余年，权势达到极点，淫威施于朝廷内外，所有官员都不敢正视他，没有谁敢违背他的命令，皇帝也只好克己自爱，不能亲自参与政事。

帝既不平之。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闻之，讽洛阳令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此发怒。

初，掖庭人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梁纪。梁纪者，冀妻寿之舅也。寿引进猛入掖庭，见幸，为贵人，冀因欲认猛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为梁。时猛姊婿邴尊为议郎，冀恐尊沮败宣意，乃结刺客于偃城，刺杀尊，而又欲杀宣。宣家在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觉之，鸣鼓会众以告宣。宣驰入以白帝，帝大怒，遂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谋诛冀。语在《宦者传》。

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敕吏收恽，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帝因是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骑校尉让，及亲从卫尉淑、越骑校尉忠、长水校尉戟等，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唯尹勋、袁盱及廷尉邯郸义在焉。是时事卒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

桓帝对梁冀早已愤愤不平。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向皇帝报告发生灾异和日食等变异现象，罪过全在大将军，梁冀知道了此事，暗示洛阳令将陈授逮捕拷问，害死在狱中。桓帝因此发怒。

当初，掖庭官员邓香的妻子宣生女儿邓猛，邓香死后，宣改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的妻子孙寿的舅父。孙寿将邓猛送进掖庭，受到皇帝的宠幸，尊为贵人，梁冀因此想认邓猛做女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把邓猛改姓为梁。当时邓猛的姐夫邴尊担任议郎，梁冀怕邴尊阻止宣让女儿改姓，于是在偃城交结了刺客，将邴尊刺死，又想把宣也杀掉。宣家住在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是邻居。梁冀派刺客登上袁赦的房屋，想从那儿进入宣家。袁赦发觉了这件事，就击鼓集合众人把事情告诉了宣。宣立即跑进宫中报告桓帝，桓帝大怒，于是同宦官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共同商定计谋，诛杀梁冀。这件事记载在《宦者传》里。

梁冀疑心单超等人，于是派中黄门张恽进宫值宿，以防他们发生事变。具瑗命令宫中小吏将张恽逮捕，加以擅入宫禁，图谋不轨的罪名。桓帝因此亲临前殿，把尚书们召进殿来，宣布了这件事，派尚书令尹勋拿着符节部署尚书丞和尚书郎以下官员，都手持武器守卫宫门，搜集所有的符节，送进宫中。派黄门令具瑗率领左右厩骑士、虎

贲、羽林和都候剑戟士，合计有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了梁冀的府第。派光禄勋袁盱拿着符节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降封他为比景都乡侯。梁冀和妻子孙寿当天都自杀了。把梁冀的儿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骑校尉梁让，以及他的亲族卫尉梁淑、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人全都逮捕，所有梁家和孙姓的内亲外戚一律关牢诏狱，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梁不疑和梁蒙早已去世。其他牵连到的公卿、列校、刺史和郡守被杀的共几十人，梁冀过去的属官和宾客被罢官免职的有三百多人，朝廷为之一空，只有尹勋、袁盱及廷尉邯郸义还在任上。当时，事变突然从宫中爆发，使者急速往来通报，公卿们失去常态，官府和民间人声鼎沸，几天之后才安定下来，百姓没有不同声称快的。

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录诛冀功者，封尚书令尹勋以下数十人。

论曰：顺帝之世，梁商称为贤辅，岂以其地居亢满，而能以愿谨自终者乎？夫宰相运动枢极，感会天人，中于道则易以兴政，乖于务则难乎御物。商协回天之势，属凋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闻上术，憔悴之音，载谣人口。虽舆粟盈门，何救阻饥之厄；永言终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倾侧孽臣，传宠凶嗣，以至破家伤国，而岂徒然哉！

赞曰：河西佐汉，统亦定算。褒亲幽愤，升高累叹。商恨善柔，冀遂贪乱。

朝廷没收了梁冀的财产，由官府变卖，共值三十多亿，用来充实国库，因此减免了当年天下一半的租税。拆除梁家所有的园林，使这些园林成为贫穷百姓的产业。评定诛杀梁冀有功的人，封赏尚书令尹勋以下几十人。

评论说：顺帝在位时，梁商被称为贤良的辅佐，难道是因为他们地位极高，而能以诚实谨慎善始善终吗？宰相应该运转中枢权力，感应会合上天与人事，合乎道义就易于处置政事，违背事理就难于驾驭万物。梁商拥有回天的权势，赶上衰弱的时期，而匡辅朝政，抚恤灾贫，但是没有听说他的良谋，人民困苦之事，仍旧到处可以听到。尽管他把粮食载满于城门，怎能解救人民困苦饥饿的厄运；说了许多要薄葬的话，未能消除尸位素餐的过失。况且竟然随顺忤逆之臣，传授恩宠于凶暴的后代，以至于破家害国，难道是凭空如此的吗？

赞辞说：河西大将军窦融和梁氏一家辅佐汉朝，梁统也参与定计归附光武帝。褒亲愍侯梁竦内心激愤，登高远望不断叹息。梁商可惜软弱，梁冀于是贪婪作乱。

# 后汉书卷三十五

## 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张纯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时为大司马卫将军，封富平侯。父放，为成帝侍中。纯少袭爵土，哀平间为侍中，王莽时至列卿。遭值篡伪，多亡爵土，纯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

建武初，先来诣阙，故得复国。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将颍川突骑安集荆、徐、杨部，督委输，监诸将营。后又将兵屯田南阳，迁五官中郎将。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光武曰："张纯宿卫十有余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纯兼虎贲中郎将，数被引见，一日或至数四。纯以宗庙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与太仆朱浮共奏言："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钼 暴乱，兴继祖宗。窃以经义所纪，人事众心，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皆如旧制。又立亲庙四世，推南顿君以上尽于舂陵节侯。礼，为人后者则为之子，既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禘祫高庙，陈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设不遭王莽，而国嗣无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继统者，安得复顾私亲，违礼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孙后祖，不敢私亲，　故为父立庙，独群臣侍祠。臣愚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诏下公卿，　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宣、元皇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其祭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帝从之。是时宗庙未备，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祠于长安高庙，其南顿四世，随所在而祭焉。

张纯，字伯仁，是京兆郡杜陵县人。高祖父张安世，在宣帝时任大司马卫将军，封为富平侯。父亲张放，担任成帝的侍中。张纯年轻时世袭了爵位和封地，哀帝、平帝年间拜为侍中，到王莽时做官到九卿之列。当王莽篡位、建立伪权时，很多人失掉了爵位和封地，张纯因为惇厚谨慎，遵守信约，保全了以前的封赏。

建武初年，张纯最先返回朝廷参谒，因此得以恢复封地。建武五年，授任为太中大夫，朝廷命他率领颍川冲锋陷阵的精锐骑兵平定了荆州、徐州、扬州的动乱，并督促运转，监护各将领的军营情况。后又带领军队屯兵南阳，垦种田地，升任为五宫中郎将。主管官员上奏说，列侯不是同姓宗室的不应该恢复封地。光武帝说："张纯在宫禁中值宿警卫十多年了，不可废除封地，应再加封他为武始侯，食用富

平县一半的赋税。”

张纯在朝廷经历了几代，对以往的事情非常熟悉。建武初年，旧的规章礼仪多有缺损，每当有了疑义时，就去访求张纯，郊祭、庙堂、婚姻、加冠、丧葬、纪年等方面的礼仪，张纯都有所校正审定。皇帝对他十分敬重，让他兼任虎贲中郎将，屡次被召见，有时一天被召见三四次。张纯因为宗庙尚未确定，左昭右穆的宗庙次序没有排定，在建武十九年，就与太仆朱浮共同向皇帝上书说：“陛下从一个庶民百姓兴起，横扫天下，诛杀暴乱之徒，承继并中兴祖业。我们依据经义记载，人事变化，民心向背来看，尽管实际上如同开创，而名义上是中兴，因此应该奉祠先帝，恭承祭祀等事。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刘邦为受命祖，孝文皇帝刘恒为太宗，孝武皇帝刘彻为世宗，这都如同旧的礼制。又建立高、曾、祖、父四世的亲庙，从南顿君刘钦以上直到舂陵节侯刘买。按照礼仪，生在先人之后的人就是先人的子孙，既然要祭祀大宗元帝，就应该降低自己亲属的地位。如今隆重地祭祀高庙，排定昭穆的次序，而舂陵节侯以下四代，君臣并列，把地位低的放在地位高的中间，这不符合礼仪的精神。假如国家没遇上王莽的篡位，使王位的继承人没有着落，如果推算起宗室来，由陛下继承了皇位，怎能又照顾自己的亲属，违背礼制呢？从前高帝认为自己是受命于天，不是受命于太上皇，皇帝是凭孙子的地位在祖父辈之后继位的，不敢偏爱自己的父亲，因此给父亲另立庙堂，只有群臣陪同祭祀。臣等认为应该废除现在的亲庙，以便遵照高帝、宣帝旧的典章礼仪，希望下令主管官员博采众议。”皇帝诏令公卿商议，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奏议说：“应该用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替现在的亲庙，宣帝、元帝尊称为祖父、父亲，可以亲自奉祠，成帝以下，由有关官吏进行祭祀，另外为南顿君建立皇考庙。那祭祀上至舂陵节侯，由群臣奉祠，用来表明上尊祖父之敬，下亲子孙之恩。”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这时宗庙尚未齐备，从元帝以上，祭祀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奉祠于长安高庙，南顿君四代，随祠庙所在之地而设祭。

明年，纯代朱浮为太仆。二十三年，代杜林为大司空。在位慕曹参之迹，务于无为，选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

第二年，张纯代替朱浮担任太仆。建武二十三年，又代替杜林担任大司空。他在任职时，钦慕曹参的事迹，致力于遵循旧法，无所变更，所选征的掾史，都是著名的大学者。建武二十四年，从地面上开挖阳渠，引洛水作为运粮的水路，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好处。

二十六年，诏纯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宜据经典，详为其制。”纯奏曰：“《礼》，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春秋传》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又前十八年亲幸长安，亦行此礼。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为言谛，谛定昭穆尊卑之义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孰，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斯典之废，于兹八年，谓可如礼施行，以时定议。”帝从之，自是禘、祫遂定。

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纯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时议，欲具奏之。未及上，会博士桓荣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纯议同荣，帝乃许之。

建武二十六年，皇帝诏令张纯说：“禘、祫的祭祀，已经很久不举行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说：‘三年不去习礼仪，礼仪一定会废弃；三年不去奏音乐，音乐一定会失传。’现在应该依据经典，详细制定礼仪制度。”张纯上书说：“《礼》书说，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春秋传》说：‘大祫是什么？是合祭。’祭庙毁弃的和没有毁弃的高祖以上的神主都移人太庙，共同享祀于太祖庙，每五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汉朝原有的礼制是三年举行一次祫祭，祭庙已毁弃的神主合祭于高庙，祭庙保存的未曾合祭。元始五年，各王公列侯庙会，开始举行禘祭。建武十八年皇帝亲自到长安，也举行了这种祭礼。古礼说，三年设置一个闰月，天时节气就基本上确立了，五年设置两个闰月，天时节气就非常完备了，所以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禘的意思是‘谛’，即确定昭穆尊卑的次序。禘祭在夏季四月，夏季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确定了尊卑的正确含义。祫祭在冬季的十月，冬季五谷成熟，谷物齐备礼仪完成，所以共同聚合在一起饮食。这种礼仪被废除，到现在八年了，我认为可以照这样的礼仪施行，在适当的时候商议决定。”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禘、祫的祭典就确定下来了。

当时，南单于和乌桓都归顺了汉王朝，边境平安无事，百姓刚刚摆脱战争，连年丰收，家家富裕，人人饱暖。张纯根据圣王建立学府，是用来尊重崇尚礼仪，富裕之后施行教育的。于是考察《七经》的谶纬、明堂的图样、河间王刘德献上的《古辟雍记》、武帝登泰山时得到的明堂图的体制，以及平帝时有关建立明堂的谋议，打算将这些情况上奏给皇帝。还没有来得及上奏，恰巧博士桓荣上书说应该建立辟雍、明堂，奏章下达到三公、太常，而张纯的建议与桓荣相同，于是皇帝准许了他们的奏议。

三十年，纯奏上宜封禅，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乐动声仪》曰：‘以《雅》治人，《风》成于《颂》。’有周之

盛，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则封禅之义也。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生，恩德云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诗》云：‘受天之祐，四方来贺。’令摄提之岁，仓龙甲寅，德在东宫。宜及嘉时，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于岱宗，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禅梁父，祀地祇，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三月，薨，谥曰节侯。

子奋嗣。

奋字稚通。父纯，临终敕家丞曰：“司空无功于时，猥蒙爵土，身死之物，勿议传国。”奋兄根，少被病，光武诏奋嗣爵，奋称纯遗敕，固不肯受。帝以奋违诏，敕收下狱，奋惶怖，乃袭封。永平四年，随例归国。

奋少好学，节俭行义，常分损租奉，赡恤宗亲，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

十七年，儋耳降附，奋来朝上寿，引见宣平殿，应对合旨，显宗异其才，以为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将，转五官中郎将，迁长水校尉。七年，为将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复拜城门校尉。四年，迁长乐卫尉。明年，代桓郁为太常。六年，代刘方为司空。

建武三十年，张纯给皇帝上奏，认为应该举行封禅大典，说：“自古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社会治理到兴盛时，一定要封禅，以示大功告成。纬书《乐动声仪》说：‘用《雅》乐治理人民，把《风》乐变成《颂》乐。’周代的兴隆，在周成王、周康王之间，郊祭再加上封禅，都可以见到。《尚书》说：‘这年二月，舜帝到东方巡视，到达泰山后，烧柴焚燎以祭天神。’这就是封禅之义。臣以为陛下接受了中兴汉朝的天命，平息天下的混乱，修复宗庙，爱抚百姓，天下民心舒畅，百姓获得新生，恩德如云气流动，惠泽像甘雨施布，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夷狄仰慕朝廷的恩义。《诗经》说：‘受到天赐的福分，四方诸侯来朝贺。’如今是寅年，太岁在甲寅，恩泽降于东宫。应该趁此良机，遵从尧帝的典章礼仪，继承孝武帝的事业，于二月到东方巡视，祭祀泰山，表明中兴，刻写功勋，恢复祖统，上告天神，祭奠山神，下祀地神，传福于子孙，这是千秋万代的根本。”中元元年，光武帝便到东方巡视泰山，把张纯视若御史大夫而令其随行，并让他呈上元封年间到泰山封禅的旧礼仪和刻石文。同年三月，张纯逝世，赐谥号为节侯。

张纯的儿子张奋继承了爵位。

张奋字稚通。父亲张纯临终时，告诫家丞说：“我无功于国家，愧受爵位和封地，我死之后，不必商议继承封国的事。”张奋的哥哥张根，从小患病，光武帝下诏让张奋世袭爵位，张奋说父亲留有遗嘱，坚持不肯接受。皇帝以张奋抗旨，诏令逮捕他入狱，张奋惶恐，

才不得已继承了爵位。永平四年，张奋按照惯例回到封地。

张奋从小好学，节制俭朴，施行仁义，常常把作为俸禄的租谷分送救济自己的亲属，尽管到了钱财匮乏的地步，施舍也仍不怠慢。

永平十七年，儋耳郡前来降服归附，张奋来到朝廷祝贺，在宣平殿被召见，应答的问题正合皇帝的心意，明帝对他的才智感到惊异，任命他为侍祠侯。章帝建初元年，任命他为左中郎将，转调为五官中郎将，迁升为长水校尉。建初七年，任命他为将作大匠，章和元年，被免官。永元元年，又任命他为城门校尉。永元四年，任长乐卫尉。第二年，代替桓郁担任太常。永元六年，代替刘方担任司空。

> 时岁灾旱，祈雨不应，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饥匮，今复久旱，秋稼未立，阳气垂尽，岁月迫促。夫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政之急务，忧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职过任，夙夜忧惧，章奏不能叙心，愿对中常侍疏奏。"即时引见，复口陈时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
>
> 奋在位清白，无它异绩。九年，以病罢。在家上疏曰："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是以先帝圣德，数下诏书，愍伤崩缺，而众儒不达，议多驳异。臣累世台辅，而大典未定，私窃惟忧，不忘寝食。臣犬马齿尽，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复上疏曰："汉当改作礼乐，图书著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帝虽善之，犹未施行。其冬，复以病罢。明年，卒于家。

这一年发生旱灾，祈雨也不灵验，张奋便上书说："近年五谷不收，人民饥饿，日用匮乏，现在又久旱无雨，秋庄稼没有成熟，阳气即将消失，岁月紧迫。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又以粮食活命，这是朝政的当务之急，最大的忧虑。臣受皇恩尤其深厚，担任的职务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为此朝夕忧虑恐惧，章奏不能表达我的心意，希望当面对中常侍分条陈述。"皇帝就即时召见，张奋又口头陈述了对时政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二日，和帝诏令太尉、司徒亲自到洛阳监狱，省察记录囚徒的罪状，逮捕了洛阳令陈歆，大雨于是连降三天。

张奋做官清清白白，没有什么特殊的政绩。永元九年，因病免官。他在家里给皇帝上书说："圣人所赞美的，是施政的方略最为重要，而施政的根本在于礼乐。《五经》有其共同的旨要，而礼乐的运用尤为紧迫。孔子说：'安定上层，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用乐更好的了。'又说：'用拱手相让的礼节来教化

天下，就是礼乐。’先王治国的方法，可以说礼乐是最重要的了。孔子对子夏说：‘礼用来装饰外表，乐用来感化人心，我遗憾的是不能制作礼乐啊。’孔子又说：‘礼乐制度兴办不起来，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连手脚都不晓得摆在哪里才好。’臣认为汉朝应当制定礼乐制度，因此先帝圣明懿德，屡次下达诏书，哀怜悲伤礼乐的废弃缺损，而众儒生不明这个道理，议论多驳杂分歧。臣连续几代位列三台，职居宰辅，可是国家的根本大典没有制定，我私下十分忧虑，寝食不能忘怀。臣年老体衰，实在希望在未死之前见到礼乐制度的制定。”永元十三年，张奋又被任命为太常。他又上书说：“汉朝应当改制礼乐，《河图》、《尚书》中写得明白。帝王教化成功制定礼仪，王业成功制作音乐。臣现在分条陈述对礼乐有异议的三件事，希望下达专管官员，按时考察定夺。从前孝武皇帝、光武皇帝举行封禅祭典宣告王业成功，可是礼乐制度没有制定，事实与礼乐不相符合。先帝已诏令曹褒制定礼乐，如今陛下只是照旧办成此事，这如同周公斟酌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并非自己从头制作，实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如果老是抱着谦逊态度，使大汉的伟业不能按时完成，这不是用来显扬祖宗的功德，建立太平盛世的根基，为后世树立榜样的做法。”皇帝尽管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却还未能施行。这年冬季，张奋又因病免官，第二年死在家里。

> 子甫嗣，官至津城门候。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无子，国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
>
>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问：“制礼乐云何？”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琁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
>
> 褒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

张奋死后，他的儿子张甫继承爵位，官至津城门候。张甫逝世，儿子张吉继承爵位。永初三年，张吉逝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自昭帝封赏张安世，到张吉，世袭封国八代，经历了王莽篡位，这二百年间，未曾受到谪降和贬斥，汉朝所有受封者没有谁能与之相比的。

曹褒字叔通，是鲁国薛县人。他的父亲曹充，传授《庆氏礼》，建武年间被任命为博士，随从皇帝巡视泰山，制定了封禅祭典的礼

节，回来后，接受了商议制定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的诏命。明帝即位，曹充上疏说："汉朝第二次接受上天之命，仍有封禅的祭祀大典，可是礼乐制度的废弃和缺损，不能够作为后世子孙效法的榜样。五帝没有沿用乐的制度，三王没有因袭礼的制度，大汉应当自己制定礼的制度，以便垂范百世。"皇帝问："为什么要制定礼乐制度呢？"曹充回答说："《河图括地象》说：'汉代要产生礼乐文雅。'《尚书琁机钤》说：'汉代出现的皇帝，德行广大，制作音乐，取名为予。'"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于是下令说："现在改太乐官为太予乐，歌诗曲谱，以待有才能的人来谱写。"并任命曹充为侍中。曹充做注释辨析疑难，从此就有了庆氏学。

曹褒从小志向非常专一，具有宽宏大量的气度，年轻时传授父亲曹充的学说，博雅通达，尤其喜好礼仪之事。常常感到朝廷的制度不完备，羡慕叔孙通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仪，他昼夜潜心研究，沉思吟味专心致志，睡觉时怀里还抱着笔和写字用的木片，行路时也背诵研习诗书古籍，当他思考到最精深的时候，竟忘记要去什么地方了。

初举孝廉，再迁圉令，以礼理人，以德化俗。时它郡盗徒五人来入圉界，吏捕得之，陈留太守马严闻而疾恶，风县杀之。褒敕吏曰："夫绝人命者，天亦绝之。皋陶不为盗制死刑，管仲遇盗而升诸公。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其罚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愿也。"遂不为杀。严奏褒软弱，免官归郡，为功曹。

曹褒最初被举荐为孝廉，又升任圉县县令，他用礼仪治理百姓，用德操改变习俗。当时有其他郡的盗徒五人进入圉县县界，官吏抓住了他们，陈留郡太守马严得知此事深恶痛绝，示意县里要把他们杀掉。曹褒告诫官吏说："那绝杀人命的人，上天也要绝杀他。皋陶不曾给盗贼制定死刑，管仲曾遇见盗徒反而提升他们为公臣。如今秉承太守的旨意而杀了他们，这是违背天意，去奉迎官府的心意，那刑罚太重了。如果能保全这些人的性命而我自身因此获罪，这是我所希望的。"于是那五个盗徒没有被杀。马严上奏朝廷说曹褒软弱，因而他被免官回到本郡，任命为功曹。

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琁机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明年复下诏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朕夙夜祗畏，

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从驾南巡，既还，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擢褒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迁射声校尉。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曹褒后来又被征召任命为博士。适逢章帝想要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达诏令说：“《河图》称：‘光武帝必当昌盛，明帝发扬光大，章帝兴旺发达。’《尚书琁机钤》说：‘祖述尧帝治理天下，评议制定礼乐制度，依照唐尧法令条文。’我是未成器的晚辈，先帝辞世时托给重任，我怎样才能继承兴盛的大业，光大弘扬祖忠，拯救天下庶民呢？《帝命验》说：‘顺应尧帝的德政，品评五行之德的学说，预测将要发生的景象。’而且三皇五帝德隆时顺，优劣不同，况且我本人愚蠢浅薄，无法胜任，即使想再向前迈进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每当看见《河图》、《尚书》时，心里就感到惭愧。”曹褒知道皇帝的意旨是想有所作为，于是上书说：“以往圣人受天命而称王，没有不制礼作乐来显扬功德的。功业成功制作音乐，教化显著制定礼仪，这是用来挽救世俗，获得吉兆，为百姓向皇天祈求幸福的做法。如今皇天降福，祥瑞一齐降临，制作礼乐的征兆，比言语还清楚。现在应该订立文治的法度，制定汉朝的礼仪，大大地显示祖宗盛德之美。”曹褒的奏章下达到太常，太常巢堪认为一世的大典，不是曹褒个人所能制定的，不应准许。皇帝知道各大臣拘谨守旧，难以与他们共商创新的事宜，而朝廷的礼与法，应该及时草拟制定，于是第二年又下诏令说：“我因为没有才德，来承受祖宗的宏大事业。往日鸾鸟和凤凰经常群集，鳞鱼和蛟龙一起到来，甘露夜晚普降，五谷茁壮生长，以及朱草之类的事物，史官都有记载。我昼夜惶恐，对上不能显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昭彰神灵。汉王朝正处于秦代之末，礼仪废弃，音乐损毁，而且沿袭旧的一套，未能静观事理，若有知晓礼乐之事的人，请各尽所能。”曹褒领会了诏令的意旨，便对众儒生叹息说：“以往奚斯做了《鲁颂》，正考甫做了《商颂》。作为一个臣子，按照义礼显扬君主，竭尽忠诚彰明君主，是最好的品行。当仁不让，我还推辞什么呢？”于是又上书，具体陈述礼乐的根本，制定礼乐的意义。皇帝

任命曹褒为侍中，随从皇帝到南方巡视，回来后，将此事下达给三公，三公还未来得及奏议，皇帝就征召玄武司马班固，询问修改制定礼仪的事宜。班固说：“京城里的众儒生，多数人懂得礼仪，应该广招贤士，共同研讨制礼的得失。”皇帝说：“谚语说：‘在路旁盖屋，三年不成。’懂得礼制的人，表面上意见相争，实际上互生猜疑，以致无从落笔。往昔尧帝制作《大章》，仅有一夔就足够了。”章和元年正月，皇帝让曹褒到嘉德门，派小黄门拿着班固呈给朝廷的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诏令曹褒说：“这份礼仪粗疏简略，内容多不合经义，现在应该依照礼制加以修正，使它能够施行。你可在南宫、东观尽心竭力地搜集资料进行制作。”曹褒既已接受了诏命，便按照次序排列礼事，参考旧的典章制度，杂取《五经》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箓，编撰从天子到庶民百姓冠婚、吉凶、生死的制度，共为一百五十篇，刻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片上。这年十二月呈上朝廷。皇帝认为大臣的意见难以一致，所以只管接受了曹褒制定的礼仪，没有再让有关官吏进行议论。这时恰逢章帝逝世，和帝登基做了皇帝，曹褒就给新拟的礼乐制度作注解，和帝便以《新礼》两篇放在书前。提升曹褒为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升任为射声校尉。后来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人上奏控告曹褒擅自制作《汉礼》，破坏圣王的策略，应该判处死刑。和帝尽管压下了他们的奏章，而《汉礼》也未能施行。

褒在射声，营舍有停棺不葬者百余所，褒亲自履行，问其意故。吏对曰：“此等多是建武以来绝无后者，不得埋掩。”褒乃怆然，为买空地，悉葬其无主者，设祭以祀之。迁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七年，出为河内太守。时春夏大旱，粮谷踊贵。褒到，乃省吏并职，退去奸残，澍雨数降。其秋大孰，百姓给足，流冗皆还。后坐上灾害不实免。有顷征，再迁，复为侍中。

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

论曰：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是以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资文、宣之远图明懿，而终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观，有不尽矣。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业绝天筭，议黜异端，斯道竟复坠矣。夫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所以《咸》、《茎》异调，中都殊绝。况物运迁回，情数万化，制则不能随其流变，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当损益者也。且乐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谢皋、苏，而制令亟易，修补旧文，独何猜焉？礼云礼云，曷其然哉！

曹褒在射声校尉任职时，军队驻扎的地方有一百多口棺材停放在那里没有下葬，曹褒亲自处理此事，询问没有埋葬的缘故。官吏回答说：“这些多数是建武以来没有留下后代的人，因而未能得以掩埋。”曹褒深感凄怆，为他们买了空地，把无人给掩埋的棺材全部埋

葬，并设灵进行祭祀。后调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当时发生了流行病情，曹褒亲自视察病人，为他们求医寻药，经管施舍粥饭，多数人被救活。永元七年，他出任河内太守。这时春夏大旱，粮食价格暴涨。曹褒到任后，对官吏进行了裁减，辞退奸残之人，时雨屡屡下降。这年秋季庄稼大丰收，百姓丰衣足食，流离失所的人都返回家园。曹褒后来因为上报灾情不实而获罪，被免官。不久，他被朝廷征召，再次被提拔，又当了侍中。

曹褒见多识广，通晓古事，成为学者中为大家所推崇的人。永元十四年，死在官位上。他著《通义》十二篇，推演经义杂论一百二十篇，又注释《礼记》四十九篇，教授门生一千余人，庆氏学便盛行于天下。

评论说：汉代初期天下基业刚刚创立，朝中制度没有具体的条文，叔孙通广搜经义礼法，参考秦代的法律，尽管审时顺事，对礼崩乐坏的情况有所补救，然而先王的礼容、法则多有所缺损，因此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辈，对此怀愤叹息不已。凭借文帝、宣帝的明略远谋，却最终未能采纳贾谊等的建议，由此可知，从客观地来看，是有不完备之处的。孝章帝反复吟咏前王之言，日夜想制礼作乐，专门任命懂礼的官吏，撰写国家大法，这是一件美好盛德的事情。可惜这件事断送于章帝的突然逝世，张酺等上奏说曹褒擅制礼法，竟然使所制礼法未能施行。三王不因袭旧礼，五帝不沿用旧乐，这是古乐《咸池》、《六茎》不同调，旧礼断绝的原因。况且世运往复，情况变化多端，制定法则不可能完全依随时代变化，评论法度不足以确定它的繁简得失，这本来是君主所应当增减定夺的。况且音乐不一定要出自夔、襄，因为新的音乐不断出现，法令不一定要出自皋繇、苏忿生，因为制度法令是要不断变更的。修补旧的法令条文，为什么偏偏要猜疑呢？礼啊礼啊，为何如此难确定啊！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

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郑玄字康成，是北海国高密县人。他的八世祖郑崇，在西汉哀帝时担任尚书仆射。郑玄年轻时在家乡做过啬夫，得空回到家里，常到学校里学习，不愿意做官吏，父亲屡次为此恼怒，可是制止不了他。于是他到京城太学里从师学习，拜京兆人第五元先为师，开始通晓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后又拜东郡人张恭祖为师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为在山东没有值得他求教的人，于是他西入函谷关，通过涿郡人卢植的关系，拜扶风人马融为师。

马融有门徒弟子四百余人，能够登堂入室直接听他授课的只有五十余人。马融的性格向来骄傲，郑玄在他门下，三年都不能见他一面，只是让他的高材生给郑玄授课。郑玄日夜捉摸诵习，从未有过懈怠厌倦。一次，恰巧马融召集门生研讨图纬，听说郑玄精通算术，于是在楼上召见了郑玄，郑玄便趁机向马融请教平时学习中发现的疑难问题，问完了疑难问题就告辞回到家乡。马融对学生们感慨说：“郑玄现在离去，我的学问也就到东方去了。”

郑玄外出游学，十余年后才回到家乡。因为家里贫穷，郑玄到东莱为人佣耕，跟随他学习的门徒已有数百上千人了。等到党锢之祸发生，他与本郡孙嵩等四十余人都被禁锢起来，于是埋头研习经书，闭门不出。当时任城人何休爱好《公羊春秋》的学说，于是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就著了驳正《墨守》、《膏肓》、《废疾》的文章。何休见到这些文章后感叹地说：“康成是走进我的屋里，拿起我的矛，来攻伐我呀！”当初，汉王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等人争论过古今文经学，后来马融答复北地太守刘瓌及郑玄回答何休，阐述的理义都畅达精深，因此古文经学就昌明起来。

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灵帝末年，党锢之禁解除，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的名声便征召他。州郡长官因为何进是当权的外戚，不敢违抗他的意旨，于是胁迫

郑玄应召，郑玄不得已去见何进。何进为他准备了几案和手杖，礼遇非常优厚。郑玄没有收下送来的朝服，只戴头巾去拜见何进。住了一宿就逃跑了。这时郑玄六十岁，弟子河内人赵商等从远方而来求学的达几千人。后来，将军袁隗上表推荐郑玄担任侍中，郑玄因为父亲逝世没有去上任。北海相孔融对郑玄深为敬佩，没来得及穿好鞋就急忙登门拜访。他还通知高密县令为郑玄特设一个乡，说："从前齐国设置过'士乡'，越国设立过'君子军'，都是优待贤者的意思。郑玄君好学，确实有完美的品德。过去太史公司马谈、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都是汉代的名臣。又有南山四皓园公、夏黄公等人，把自己的光芒隐匿起来，世人敬重他们的高风亮节，把他们都称为公。那么公的意思应该是仁义道德之人的正当名号，不一定做过太尉、司徒、司空的大夫才能称公。如今郑玄君之乡应该称为'郑公乡'。过去东海人于定国之父只有一个断讼公正的美德，还有人告诫他的同乡加大于公家的大门，何况郑玄这样的美德，却没有驷马高车的道路！应把郑玄的大门和门前的道路扩宽，使它能够容纳高盖的大车，把它称作'通德门'。"

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玄后尝疾笃，自虑，以书戒子益恩曰："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迟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董卓把京都由洛阳迁到长安，大臣们举荐郑玄出任赵国之相，因道路断绝没去赴任。正遇上黄巾贼寇进攻青州地区，于是郑玄避难到徐州，徐州牧陶谦用师友之礼接待他。汉献帝建安元年，郑玄由徐州返回高密，路上遇到黄巾军几万人，他们见了郑玄都下拜，大家相约不侵犯高密县境。郑玄后来曾得重病，自以为将一病不起，便写信告诫儿子郑益恩说："我们家过去贫穷，我不被父母和诸弟所宽容，辞

掉了贱役般的小吏职务，到周、秦的旧都访师求学，来往于幽、并、兖、豫各州之间，得以拜见那些在位的博古通今的大师和隐居的著名学者，得意的是这些通儒都接受了我的请教，对我有所传授。于是我广泛地探讨《六艺》，浏览人物传记，经常目睹秘藏的图书、谶纬图箓的奥秘。年过四十，才回家供养父母，租赁田地耕种，来欢度时日。遇到宦官独揽大权，受党人牵连而遭禁锢，长达十四年，尔后才得以赦免，被多次举荐为贤良、方正、有道各科人才，被大将军、三公府征召。我被朝廷公车府两次直接征召，当时和我同列征召名单的其他人，有的早已做了宰相。只因那几位都有美德和高才，能够胜任皇帝的大臣，所以应当重用。我自己考虑，没有能力担此重任，只想阐述先圣的深奥意旨，统一各家的歧异，这也差不多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所以接到征召的命令没有应命。黄巾军造反，我像浮萍一般漂泊南北，现在又重返家乡。进入这一年，我已七十岁。旧时的学业素养已经荒疏，还有失误之处，根据礼典规定，就应当把家事传给儿子了。现在我告诉你我老了，把家务事交托给你，我将闲适家居来安定心性，深入思考以完成未竟之事业。除非接受国君的命令，慰问同族亲属的忧患，察看祭奠坟墓，观览田野之物，我何曾拄着手杖出过门呢！家里的大小事情，由你一人承担。可叹你孤单单的独自一人，竟没有兄弟姐妹互相依靠。你一定要奋勉，力求君子之道，钻研不懈，慎重地保持庄严的仪态，亲近那些有德的人。显赫的荣誉是由同事朋友促成的，建立德行要靠自己的志向。若有了好的声誉，生育你的父母也有荣光，这些事能不深深地想想么！能不深深地想想么！我虽然没有高官显位的事迹，却很有辞让官爵的清高。以评论总结经典的功业自乐，希望不会被后人所讥笑。最后，我所忧虑的，只是死去的双亲坟墓没有建成，我所喜爱的各种书籍大都腐朽败坏，不能在礼堂之上完成定稿，传给那些应当传授的人。我现在日薄西山，还能做成这些事吗？现在咱们的家境比过去稍好一些，只要勤奋努力，爱惜时光，就没有饥寒的忧虑。饮食粗淡，衣着简朴，在衣食两方面能够节俭，就让我没有什么遗恨了。如果你忘记这些话，那也就算了吧！”

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

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

这时，大将军袁绍在冀州统领大军，派遣使者邀请郑玄，参加宴请宾客的大会，郑玄到得最晚，袁绍却请他入上座。郑玄身高八尺，可饮酒一斛，眉清目秀，容貌温和伟岸。袁绍的宾客大都是豪杰之士，并且有才气而善辩，他们看见郑玄是一个读书人，没有把他当成渊博的学者来对待，大家竞相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各家学派的观点交相亮出。郑玄依据儒家学说进行答辩，答辩的内容都超出所问的范围，使大家得到闻所未闻的知识，没有人不惊叹佩服。这时，汝南人应劭也归附了袁绍，他自我介绍说："前泰山郡守应中远，想做您的学生，怎么样？"郑玄笑着说："孔子的弟子，要通过四个科目的考试方可录取，颜回、子贡这些高材生不称自己的官衔和门第。"应劭脸上流露出惭愧的神色。于是，袁绍举荐郑玄为茂才，上书推荐他担任左中郎将，郑玄都没有去上任。公车官署征召郑玄为大司农，送给他安车一辆，并规定他所经过的地方，当地官吏必须迎送。郑玄却称病自己请求回家。

建安五年春，郑玄梦见孔子对他说："起来，起来，今年是庚辰年，明年是辛巳年。"梦醒之后，根据谶纬推算，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要终了，不久，郑玄得病卧床。这时，袁绍与曹操正在官度两军对峙，袁绍让他的儿子袁谭派人强逼郑玄随军任职。郑玄不得已，带病到了元城县，病情严重不能随军前进，这年六月逝世，享年七十四岁。按郑玄的遗嘱丧事从简。当时，从郡守以下凡是曾经向郑玄学习过的，身穿丧服参加葬礼的有一千多人。

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陨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郑玄的学生共同撰写郑玄解答学生们所提《五经》的问题，依照《论语》的体例，编纂成《郑志》八篇。总计郑玄注释过的书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

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自己撰写的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共一百多万字。

郑玄对于经典辞义的训释十分质朴详备，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人多批评他太繁琐。至于对经典传注的丰富熟悉，可称为纯正的学者，在齐、鲁之间被奉为宗师。他的学生山阳人郗虑官至御史大夫，东莱人王基、清河人崔琰都是当世的名人。另外乐安人国渊、任嘏，当时都还年幼，郑玄就称国渊是国家栋梁之才，任嘏有高尚的道德，对其他人也多有所品评和举荐，事实证明都像他所说的那样。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叫郑益恩，孔融在北海任职时，推举他为孝廉，等到孔融被黄巾军围困时，郑益恩赴难身亡。郑益恩有一个遗腹子，郑玄因为他手上的纹理与自己相似，给他取名为小同。

评论说：自从秦始皇焚烧《六经》，圣人的文献就像尘埃一样被泯灭。汉朝兴起之后，众儒生广泛地研究六艺典籍；到东汉时，学者也各从名家所学。而死啃书本的人常被师说所束缚，不能贯通，众说纷纭，互相诡辩，奇异偏激，于是使经学有多家，每家又有多种学派，训诂之学多得竟达百余万言，这种学法徒劳少功，后人疑惑莫衷一是。郑玄囊括重要的典籍，网罗众多的学派，砍削繁冗芜杂，修订遗漏短缺，从此学者略知其意。我祖父豫章君每每研究先儒的经义训诂，都认为郑玄的最好，经常以为孔子的弟子也不能超过郑玄。到传授门徒弟子时，他专以郑玄作为家法。

赞曰：富平之绪，承家载世。伯仁先归，厘我国祭。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

赞辞说：富平侯张安世的功业，在于继承家业，被社会所看重。张纯最先归附光武帝，制定了国家禘祫的祭典。郑玄修正经义的谬误，曹褒制定汉朝的礼仪，《六经》理义明白了，汉礼却未能施行。

# 后汉书卷三十六

## 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令还奉迎迁都。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兴说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决矣。"拜兴为谏议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会天水有反者，攻杀郡守，兴坐免。

郑兴，字少赣，河南郡开封县人。年轻时学习《公羊春秋》。后来又擅长《左传》，终于积累精微，深思熟虑，融会贯通其中的旨意，一同学习的人都尊他为老师。天凤年间，郑兴带领他的学生跟随刘歆讲习讨论《左传》的精义，刘歆称赞郑兴的才学，让他编撰《左传》的体例、章句、解释经义，并校勘《三统历》。

更始政权建立后，皇帝委任司直李松兼理丞相事务，先期进入长安。李松任用郑兴为长史，命令他回洛阳迎接刘玄迁都长安。刘玄的许多将领都是崤山以东地区的人，都劝刘玄留在洛阳。郑兴向刘玄进言说："陛下从荆楚起兵，不曾掌握政权，今一旦建立国号，崤山以西的英雄豪杰都争着讨伐王莽，打开城门到郊外迎接您，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天下的老百姓都被王莽暴虐的统治害得很苦，思念汉高祖从前的恩德啊！如今很久不去抚慰他们，我担心老百姓会产生脱离您的念头，盗贼又会再次兴起。《春秋》记载'齐国公子小白回到齐国'，不称他为齐侯，是因为他没有到祖庙去祭祀的缘故啊！如今议事的人都认为要先平定赤眉军然后再进函谷关，这就是不懂得事物的根本而去追求细枝末节。如果这样，恐怕会导致国家的镇守转移到函谷关，即使睡在洛阳，哪能在枕席上睡得安稳呢？"刘玄说："我西迁的决心已经定了。"于是任命郑兴为谏议大夫，派他去安定关西地区及朔方、凉州、益州三个州部。郑兴出使返回后，被任命担任凉州刺史。适逢天水郡发生叛乱，叛贼攻杀郡守，郑兴因此被免职。

时赤眉入关，东道不通，兴乃西归隗嚣，嚣虚心礼请，而兴耻为之屈，

称疾不起。嚣矜己自饰，常以为西伯复作，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兴闻而说嚣曰："《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间者诸将集会，无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将军之听，无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积德之绪，加之以睿圣，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皆曰'纣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还兵待时。高祖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惟将军察之。"嚣竟不称王。后遂广置职位，以自尊高。兴复止嚣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于人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及嚣遣子恂入侍，将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嚣曰："前遭赤眉之乱，以将军僚旧，故敢归身明德。幸蒙覆载之恩，复得全其性命。兴闻事亲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以周旋，弗敢失坠。今为父母未葬，请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嚣曰："嚣将不足留故邪？"兴曰："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则为专命之使，入必为鼎足之臣。兴，从俗者也，不敢深居屏处，因将军求进，不患不达，因将军求入，何患不亲，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兴业为父母请，不可以已，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曰："幸甚。"促为辨装，遂令与妻子俱东。时建武六年也。

当时赤眉军攻入函谷关，往东的道路已经被阻断，郑兴就向西投奔隗嚣。隗嚣态度谦虚，以礼相邀，而郑兴却以屈从于隗嚣感到羞耻，托病不肯相见。隗嚣骄傲，喜欢美化自己，常以为自己是周文王再生，就与各将领商议自立为王。郑兴得知这种情况，劝阻隗嚣说："《春秋传》说：'口里不说忠信的话是奸诈，耳朵不能听五声的唱和是聋子。'近来各将领集会，难道不是不讲忠信的话？大将军的决断，难道不是迎合而不加明察？从前，周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加上他聪明睿智，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侍商纣王。等到周武王即位，八百诸侯没有共同商议便互相会合，都说：'可以讨伐商纣王了。'武王认为还不知道上天的意志，便让诸侯退兵，以等待天时。汉高祖连年征战，仍然以沛公的身份行军。如今您的美德虽然昭明，可是世代没有周王室的国统，威力虽然强大，可是没有高祖的功绩，竟然想做不可做的事，这明显会加速祸患的到来，恐怕不可以吧？希望将军仔细考虑。"隗嚣终于不称王。后来隗嚣就多设职位，用来抬高自己。郑兴再次阻止隗嚣说："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这些官职，都是国君的宝器，不是人臣应当制作的。孔子说：'宝器与名号，不可将它借给别人。'不可借给别人的，也不可被人借有。这样做，对实际没有好处，反有害名声，不能表达尊崇国君的心意。"隗嚣内心怨恨他，但却不再广设职位。

等到隗嚣派遣儿子隗恂入朝侍奉光武帝，将要启程的时候，郑兴通过隗恂向隗嚣请求回家安葬父母，隗嚣不答应，却更换了郑兴的住

宅，增加了他的俸禄。郑兴入见隗嚣说：“先前我碰上赤眉的祸乱，因与将军同为旧日僚属，所以才敢投奔您这位有德之人。幸亏蒙受您保护的大恩，才得以保全性命。我听说侍奉父母的方法，父母活着时，侍奉他们合乎礼仪，父母死了，安葬他们合乎礼仪，祭祀他们合乎礼仪，在父母身边活动，不敢失误。如今因为父母未得安葬，我请求退职，如果由于增加俸禄、改换房舍而改变主意中途停留，这就是以父母亲为诱饵，违礼到极点了，将军怎么能采用这种手段呢？”隗嚣说：“我必定有什么不值得您留下的地方吧？”郑兴说：“将军占有七郡土地，拥有羌胡的广大民众，以此拥戴本朝，您的道德没有谁能超过，您的威势没有谁能比得上。您留在塞外，就成为领有专命的使臣，入朝必定成为举足轻重的三公大臣。我郑兴，是个随从时俗的人，不敢深居隐处，通过将军谋求进取，不用担心不顺利，通过将军求入朝，何愁得不到亲近？这就是郑兴决计不愿背逆将军的原因了。郑兴既已为父母请求，不可以不走，我愿意留下妻子儿女，独自回家安葬父母，将军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隗嚣说：“很好。”于是敦促手下替他办理行装，让他与妻子儿女一同回东方。当时正是建武六年。

侍御史杜林先与兴同寓陇右，乃荐之曰：“窃见河南郑兴，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有公孙侨、观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职机密。昔张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诗人悦喜。惟陛下留听少察，以助万分。”乃征为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兴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传曰：‘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今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齐桓反政而相管仲，晋文归国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择人处位也。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让善之功。

侍御史杜林先前与郑兴一同寄居在陇右，便推荐说：“我私下认为河南郡郑兴，坚守道义，喜读《诗》、《书》，爱好古史，通晓各种事物，碰上疑难的事也不感到惑乱，具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品德，适宜侍奉在陛下左右，职掌机要。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宣王，诗人高兴地给予称赞。希望陛下留心听取，稍加考察，以便能使郑兴助微薄之力。”皇上就征召郑兴担任太中大夫。

第二年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天，发生日食，郑兴借这个事上奏章说：

《春秋》认为上天违反时令便出现灾殃，大地违反物性便出现妖孽，人间社会违反本性便出现祸乱，有了祸乱，就有妖异和灾难发生。去年以来，变异和灾祸连续出现，料想执掌政事的人有许多错误。考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初一）甲戌这天，发生日食”。《左传》说：“日子过了春分而没有到夏至，日、月、星有了灾殃，在这时候，百官穿上素服，国君不进丰盛的菜肴，离开正寝躲过日食的时辰，乐工击鼓，庙祝使用祭品，史官用祷告的言辞消灾去祸。”如今正当孟夏四月，纯粹是阳气主事，阴气尚未发生，灾害尤其严重。如果国家没有完美的政令，谴责便会从日月显现，变异灾祸就会到来，不可不谨慎。要义在于顺乎人心，选择贤人，安排他们的职位。尧明知鲧不可用却任用他，是委屈自己的高明，顺从人们的心意。齐桓公返国执政，以管仲为相国，晋文公回国却任用郤縠，是不偏爱亲近的人，用心选择贤人并安排好他们的职位。如今公卿大夫多举荐渔阳太守郭伋可担任大司空，却不按时确定他的职位，道路上的传言都说“朝廷想用功臣”，使用功臣，那么贤人就错位了。希望皇上向上效法唐尧、虞舜，向下借鉴齐桓、晋文，以完成委屈自己、博采众意的美德，成就群臣推贤让善的功绩。

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

书奏，多有所纳。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九年，使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兴领其营，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述死，诏兴留屯成都。顷之，侍御史举奏兴奉使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是时丧乱之余，郡县残荒，兴方欲筑城郭，修礼教以化之，会以事免。

日月互相会合，理应在初一，可是近年发生日食，常多在月末。时间未到而相合，都是因为月球行走太快。太阳象征着国君，月亮象征着人臣，国君高亢急切因而臣下紧迫，所以月球行走快速。今年夏历四月多霜，自那时以来，天气寒冷的日子很多，这也是对急促这一过失的惩罚。上天对于贤圣的国君，如同慈父对孝子一样，反复叮咛告诫，想叫他返归正道，因此灾变不断出现，这是国家的福分啊！如今皇上高明，可是群臣惶恐焦急，应当采取以柔顺制胜的政令，注意运用《洪范》的仁和方法，集思广益，采纳群下的计谋。

奏章上报给皇帝，多被采纳。

光武帝曾经向郑兴询问在郊外祭祀天地的事情，说：“我想用预决吉凶的谶语来决定这件事，怎么样？”郑兴回答说：“我不制作谶语。”皇帝发怒说：“你不愿意制作谶语，是反对这样做吗？”郑兴惶恐地说：“我没有学习过制作谶语，而不是反对这样做。”皇帝内心才宽解。郑兴多次谈论政事，依据经典，坚守大义，文辞温和平正，可是因不擅长谶语而不被任用。

建武九年，皇帝派遣郑兴前往津乡监督和协调征南将军、积弩将军军营，恰遇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杀死，郑兴便掌管了征南将军军营，就与大司马吴汉一同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皇帝下令让郑兴驻军在成都。不久，侍御史上奏揭发郑兴奉命出使时私买奴婢，因此被贬任莲勺县令。当时正值丧乱之后，郡县残破荒废，郑兴正想修筑内外城墙，整治礼仪教化，来改变这种状况，恰因事被免职。

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兴去莲勺，后遂不复仕，客授阌乡，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子众。

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阳王荆，因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众，欲为通义，引籍出入殿中。众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遂辞不受。松复风众以“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闻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败，宾客多坐之，唯众不染于辞。

郑兴爱好古代典籍，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周礼》，擅长历法，杜林、桓谭、卫宏这类人没有谁不吸取采纳他的解说的。历代讲说《左氏春秋》的人多师法郑兴，只有贾逵是继承他父亲的学业，因此便有郑、贾之学。郑兴离开莲勺县后，不再做官。客居阌乡讲学，三公府接连征召，他都不应召，死在家中。他的儿子叫郑众。

郑众字仲师。十二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专心致力于学问。通晓《三统历》，撰写了《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经》、《诗经》，在社会上颇有名声。建武中元年间，皇太子刘庄及山阳王刘荆，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用缣帛聘请郑众，想让他编写《春秋通义》，并将他的名籍交给皇宫的守卫，以方便他出入宫殿。郑众对梁松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副主，没有与宫外人结交的礼仪，汉王室有一贯的防范，侯王不应当私自接交宾客。”于是推辞不受聘。梁松又以“尊长者的心愿，不可违背”来劝告郑众。郑众说：“与其触犯禁律获罪，不如坚守正道而死。”皇太子及山阳王刘荆得知郑众拒聘的坚决态度后都感到惊异，也就不再勉强。等到梁松因为写匿名信被判诽谤罪，梁松的宾客多受到牵连，只有郑众因为拒聘而未受牵连。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朝议复欲遣使报之，众上疏谏曰："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城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帝不从，复遣众。众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帝不听，众不得已，既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诏切责众，追还系廷尉，会赦归家。

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问众与单于争礼之状，皆言匈奴中传众意气壮勇，虽苏武不过。乃复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众发兵救之。迁武威太守，谨修边备，虏不敢犯。迁左冯翊，政有名迹。

永平初年，郑众被征召到司空府，因为明经担任了给事中，又被提升为越骑校尉，仍保留给事中的官职。当时北匈奴派遣使者向汉朝请求和亲。永平八年，汉明帝派遣郑众持节出使匈奴。郑众到达北匈奴后，胡虏想让他行跪拜礼，郑众没有向他们屈服。单于大怒，派军队包围了他的住地，让他与外界隔绝，不给他水火饮食，想以此来威胁他，降服他。郑众拔刀以死相逼表示决心，单于因恐惧而改变了无礼的态度，再派使节跟随郑众返回东汉京都。朝廷商议又要派遣使节回报匈奴，郑众上疏谏阻说："臣听说北匈奴所以要招引汉使臣，不过是想分散南匈奴的力量，坚定西域三十六国的心意。而且又可以宣扬与汉结好和亲，用来向邻敌夸耀，使西域想归化汉朝的人产生困惑疑虑，让怀念中原故土的人对中原绝望罢了。汉使臣既到，他们便骄傲得意，假如再派遣使臣，胡虏必定自认为得计，那些规劝单于归汉的人便不敢再次进言。这样，南匈奴便会动摇，乌桓便会产生脱离汉朝的念头。南匈奴长时间居留在汉地，熟知地理形势，万一脱离汉朝，会立即造成边防的祸害。如今幸亏有度辽将军扬威在北部边疆镇守，即使我朝廷不派使者回访，匈奴也不敢兴祸为患。"明帝不听从，再次派遣郑众。郑众因此上书说："臣上次奉命出使，因不给匈奴下拜，单于愤恨，派遣军队包围臣的住宅。如今再次奉命出使匈奴，必会受到凌辱。臣确实不忍心持着大汉王朝的符节对匈奴君长下拜。如果让匈奴能够如愿地使我屈服，必定有损大汉王朝的威严。"明帝不听，郑众不得已，出发后在路上接连上书坚持争辩。明帝下诏书责备郑众，将他追回交给廷尉治罪，正赶上大赦，便让他回家了。

这以后，明帝接见匈奴到汉朝来的人，询问郑众与单于为礼节争

执的情况，他们都说匈奴中传颂郑众气宇轩昂，豪壮勇敢，即使苏武也不能超过他。明帝于是再次征召郑众担任军司马，派他与虎贲中郎将马廖一道攻打车师国。到达敦煌后，明帝又任命他担任中郎将，派他监管西域地区。恰逢匈奴在这时威胁车师国，包围了汉朝在车师国的屯田长官戊己校尉，郑众便派军队前往救援。郑众被改任为武威郡太守，他注意整饬边防军备，匈奴因此不敢侵犯。后他又被调任为左冯翊，从政颇有名声。

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官，众谏以为不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众执之不移。帝不从。在位以清正称。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传家业，为长乐、未央厩令。延光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及顺帝立，安世已卒，追赐钱帛，除子亮为郎。众曾孙公业，自有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骛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

汉章帝建初六年，郑众代替邓彪担任大司农。当时章帝决定恢复盐铁官，郑众进谏认为不应当这样做。皇帝下诏书多次责备郑众，直到郑众被人弹劾，他仍坚持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章帝不听从他的劝谏。郑众为官以清廉正直著称。这以后，又受皇帝的诏令撰写了《春秋删》十九篇。建初八年，郑众死在官任上。

郑众的儿子郑安世，继承了他父亲的学术，担任长乐宫、未央宫管理马匹的官员。延光年间，汉安帝废黜太子刘保，封他为济阴王，郑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同用公正的道理进行谏争。等到顺帝即位，郑安世已经去世，皇帝追赐他家钱财和丝绸，任命郑安世的儿子郑亮为郎官。郑众的曾孙郑公业，另有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幼年丧父，依托外祖父家生活。九岁时便精通《论语》、《孝经》，等长大后，学习《梁丘易》、《老子》，教授生徒。

王莽政权的大司空王邑征召范升担任议曹史。当时王莽频繁地征集兵众，赋税繁重，范升便给王邑上书说：“我听说人子把别人不非议他的父母看做孝，人臣把群下不非议他的国君看做忠。如今许多人都称道朝廷圣聪，都说您明智。明智便会无事不见，圣聪便会无事不知。如今天下大事，光明如同日月，声响如同雷霆，可是不曾听到朝廷的议论，不曾得知您的谏辞，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向哪里去呼喊苍天呢？您认为朝廷的举措正确因而不说，过错尚小；如果明知举措失当却听从命令，过错便大了。这两种情况对于您来说是无可避免的，无怪乎天下的老百姓都归怨于您。朝廷把四方的民族不归服看做巨大的忧虑，我把老百姓不愉快看做重大的忧愁。如今行动与时世相背，办事与常理相反，就如同驱马奔驰在翻车的道路上，在败事之后仍要伸手到沸水中取物，这后出现的事更使人觉得奇怪，晚做的事更使人害怕。而今正值春天，为一年的开头，却征发士兵到远方服役，野草不足以充饥，田园荒废无人耕种，谷价飞腾上涨，每斛达到数千钱，吏役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已不是国家的人了。这样一来，胡、貊等部族就会把关抗拒，青州、徐州的敌寇就会进入朝廷了。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老百姓的痛苦，去掉老百姓的急难，这句话不能书写出来，希望通过您的引见，使我能彻底陈述出自己的意见。”王邑虽认为他的话正确，可是终究没有采纳。范升托病辞职，王邑不允许，派遣他乘坐驿站的传车出使上党。范升于是与汉兵会见，趁机留在上党没有返回。

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建武二年，光武帝征召范升前往怀宫，任命他为议郎，提升为博士。范升上奏推辞说：“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一同学习《梁丘易》。梁恭、吕羌二人都已年老，深通经学，如果臣不顺时退下，却与梁恭并列为博士，又熟知吕羌的学术根底，而臣不能增进自己的学识，那么就会感到羞愧，对不起二老，也无脸见世人。诵读经书却不实行，知书达理却不能建言的人，不可以开口去做别人的师长，我请求辞让博士而避开梁恭、吕羌。”光武帝不允许，但从此更加看重他，多次下诏接见他，朝廷每有重大的决议，他常被召见征询意见。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

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知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后升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还乡里。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当时尚书令韩歆上奏章，要替《费氏易》、《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光武帝下令让群臣讨论。建武四年正月，皇帝在云台接见公卿、大夫、博士。皇帝说："范博士可上前评说。"范升站起回答说："《左传》不以孔子为祖，而是出于左丘明之手，师徒相传，又没有特定的人才，况且先帝也不曾问及，没有根据应设立博士。"于是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人互相辩论，直到中午才停止。范升退席后，上奏章说："臣听说，国君不考核古事，便不能承接天命；人臣不遵循圣人之道，便不能侍奉国君。皇上痛惜经学衰损，关心经籍，意在广闻博识，因此异端学说争相涌进。最近主管部门请求设置《京氏易》博士，群臣左右，没有谁能据理拨正。《京氏》既可设立博士，习《费氏》的人便心怀不满，《左氏春秋》又以此相比，也希望设立博士。《京》、《费》既已设博士，其次又有《高氏》，《春秋》学派，又有《驺》、《夹》。如果让《左氏》、《费氏》设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家便会感到怪异，一并要求设博士，各有所持的理论，就会互相争执。听从他们，便不合正道；不听从，又失人心，臣担心皇上必定会感到厌倦。孔子说：'广泛地学习，再用礼仪来加以约束，便不会离经叛道了。'如果学习但不能约束自己，就必然会违背正道。颜渊说：'老师用各种文献使我学识广博，又用礼仪来约束我的行为。'孔子可以说懂得教育，颜渊可以说善于学习了。《老子》说：'修道，私欲会一天天减少。'损就是约束。又说：'弃绝学问就没有忧虑。'讲的是弃绝没有本源的肤浅学识。如今

《费》、《左》二学，没有本师，且多怪异，先帝前朝，对此存有疑惑，所以《京氏》虽立博士，随即便被废除。怪异之道不可听取，怪异之事不可做。《诗》、《书》的撰述，由来已经很久了。孔子尚且周游考察，直到五十岁知天命之时，才从卫国返回鲁国，校正《雅》、《颂》。如今皇上初建天下，朝廷的法制尚未制定，即使设立学官，也没有学生，不讲《诗》、《书》，不演习礼乐，却奏请设立《左传》、《费氏易》博士，这不是政务的急需。孔子说：‘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传说：‘知道可疑之理就传疑，知道可信之理就传信，尧舜的思想就在这里了。’希望皇上怀疑先帝所怀疑的事，相信先帝所相信的事，以显示返归正道，表明不独断专行。天下的事情之所以怪异，是因为不是同一根源。《易经》说：‘天下万物的一切运动，都归于端正专一。’又说：‘端正根本，万事就顺利。’《五经》的根基从孔子开始，臣现在谨呈上《左传》的错误共十四件事。”当时驳难的人因为司马迁多征引《左传》，范升又呈上司马迁违反《五经》，错乱孔子的言语，及《左传》不可采纳的三十一件事。皇帝下诏令让博士们讨论。

后来范升被休弃的妻子所告发，受拘禁，出狱后，回归乡里。永平年间，他担任聊城县令，因事被免职，后死在家中。

>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厌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
>
> 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
>
>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陈元字长孙，苍梧郡广信县人。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侍奉黎阳县贾护，与刘歆同时期而另外自名其学为《陈氏春秋》。王莽曾跟随陈钦学习《左传》，因此任命陈钦担任厌难将军。陈元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替父亲解词释义，专心深思，甚至不与乡里人来往。因为父亲的官职被举荐为郎官。

建武初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一同被求学的人所推崇。当时朝廷议论想要设立《左氏春秋传》博士，范升上奏章，认为《左传》根基肤浅，不应当设立博士。陈元得知这件事，便前往宫中上奏

章说：

皇上拨除乱世，使它回复正道，文武兼用，深痛经籍驳杂不纯，真假错乱，每当上朝的时候，便召见群臣讲论圣贤之道。陛下知道左丘明特别贤明，亲身受业于孔子，而《公羊传》、《穀梁传》流传于后世，因此下诏令设立《左传》博士，并广泛地征询意见，表示不独断专行，尽量采纳群下的意见。如今议论这件事的人却沉溺在习惯的事物中，坚守过去的传闻，顽固地坚持不切实际的传授之辞，而指责亲见实事的正道。《左传》学问独特，缺少同类，于是被不同的学派所覆盖掩蔽。特别动听的音乐不被大众所欣赏，因此伯牙摔断琴弦；最贵重的宝物不为众人所称赞，因此卞和泪尽流血。孔子至高无上的道德，也不被当世所容纳，何况是在竹简和白绢上留下的文字，被那些随声附和者所排斥，本是应当的了。不是最明智的国君，谁能够了解？

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穀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穀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穀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拜下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病卒，《左氏》复废。

臣陈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论奏请《左氏春秋》不可设博士，以及司马迁违背《五经》等共四十五件事。考查范升等人所说的，前后矛盾，都是些断章取义、微不足道、轻狂放荡、隐含贬义的言辞，他们因《左传》中年数稍有出入，便摘出来说成大错，这些细微的脱漏，也被指责为大罪，挑瑕摘疵，掩盖它的大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小的争辩毁坏言谈，花言巧语毁坏正道”啊。范升等人又说：“先帝不将《左传》列入经典，所以不设博士，后来的国君也应当沿袭继

承。”臣认为，假如先帝所做的事后来的国君必定要做，那么盘庚就不应当迁都到殷，周公就不应当营建洛阳城，皇上就不应当在崤山以东建都。从前，汉武帝喜爱《公羊传》，卫太子喜爱《穀梁传》，汉武帝下诏书令太子学习《公羊传》，不得学习《穀梁传》。汉宣帝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爱《穀梁传》，就独自学习。等到登上皇帝位，召群臣在石渠阁讲习五经，《穀梁传》因此兴起，至今与《公羊传》并存。这就说明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沿袭旧例。孔子说，用黑色的丝料做礼帽，节俭，我赞同大家的做法；至于不在堂下跪拜，我就违反了大家的做法。目明的人有独到的眼光，能清晰地分辨红色或紫色而不被迷惑；耳聪的人有独到的听觉，能够分辨清音或浊音而不致错乱，因此离朱不因为迷人的色彩而移动目光，师旷不因为新的曲调而扰乱心境。如今战争稍有停息，军事略有收敛，皇上留心圣籍，关心儒雅，采纳孔子违众拜下的要义，实施高明独特的意旨，分清黑白，设置《左传》博士，消除对先圣的郁结，清除求学者积累的疑惑，使国家的大业流传万世，后人不再疑虑，这实在是天下人的最大幸运。

臣陈元愚钝浅薄，曾继承老师的学业。愿能以平民的身份被召见，俯身拜倒在朝廷，诵读孔子的圣道，理平左丘明旧有的冤屈；假若我的言辞不符合经典，办事不考核古训，愿退下而接受重罚，即便是处死我的那天，也如同我在生的年月。

奏章呈送后，皇帝交给群臣讨论，范升又与陈元互相驳难，共十余次。皇帝终于将《左传》立于学官，太常推选博士四人，陈元被列为第一。皇帝因为陈元新近愤愤不平的争辩，就任用排名第二位的司隶从事李封，这时许多儒生因为《左传》立于学官而议论喧哗，自公卿以下的官吏，多次在朝廷争辩。恰遇李封病死，《左氏》学又被废除。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冢宰。’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劳，周公执吐握之恭，不闻其崇刺举，务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帝从之，宣下其议。

李通罢，元后复辟司徒欧阳歙府，数陈当世便事、郊庙之礼，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于家。子坚卿，有文章。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

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陈元因为才高而出名，被征聘到司空李通的官署。当时大司农江冯向皇上进言，认为应当让司隶校尉督察三公。这件事已通知了三公府。陈元上奏章说：“我听说以大臣为师的人成就帝业，以大臣为友的人成就霸业。因此周武王以姜太公为老师，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孔子说：‘百官各自处理自己的职事而听命于宰相。’近代汉高祖以礼节优待相国萧何，汉文帝借丞相之权保护邓通。到了败亡的新朝王莽，碰上汉室中道衰落，专断国家大权，窃取天下，以光宠自己为快乐，不相信群臣。他剥夺公卿辅佐的职责，损害宰相的威严，以刺探检举别人为英明，以巡察揭发别人为正直。甚至于随从的仆人告发他的君长，子弟出卖他的父兄，法网严密苛刻，大臣内心惶恐，连手脚都不知放在哪里。尽管这样，却不能禁止董忠的谋划，最终被世人杀死。因此人君的祸患在于娇贵自己，而不在于娇贵大臣；人君的过失在于放纵自己，而不在于任用别人。因此周文王有从早晨忙到太阳偏西的劳苦，周公有吐哺握发对待贤士的恭谨。没有听说他们推崇检举揭发，从事监督巡察的事情。如今四方尚不安定，国家还未统一，百姓都张起耳目在观看形势，听取消息。皇上应当整理周文王、周武王时的英明法制，继承祖宗的美好德行，操劳心思，委屈自己，礼遇贤士，确实不应当有派官员巡察监督公卿宰辅的名声。”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明令群臣进行讨论。

李通被免职后，陈元又被征聘到司徒欧阳歙的官署，他多次陈述当时有利于国家的事与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礼仪，皇帝不能采用。后因为患病而退职，年老，死在家中。他的儿子名叫坚卿，有才华。

贾逵字景伯，扶风郡平陵县人。他的九世祖贾谊，汉文帝时担任梁王的太傅。曾祖父贾光，担任常山太守，汉宣帝时以年俸二千石官吏的身份从洛阳迁居到平陵。他的父亲贾徽，跟从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同时学习《国语》、《周礼》，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并撰写了《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俶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

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鸑 鷟 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

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贾逵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学业，年轻时就能背诵《左传》及《五经》原文，用《大夏侯尚书》教授生徒，他虽然研究古代典籍，却同时通晓五家对《穀梁传》的解说。他自儿时起，就经常生活在太学，不过问社会上的事情。身高八尺二寸，儒生们替他编了一句口头禅："问事不休贾长头。"他性情和蔼，平易近人，聪敏爱思考，豪爽洒脱有气度。尤其精通《左传》、《国语》，给《左传》、《国语》编了五十一篇《解诂》。永平年间，他上奏献给皇帝。汉明帝很看重这部书，抄写后收藏在秘书阁。

当时，有灵雀聚集在宫殿和官府，头和羽毛呈皆五彩色，皇帝感到奇怪，便询问临邑侯刘复，刘复无法回答，推荐知识渊博能辨认许多事物的贾逵来解答。皇帝于是召见贾逵，询问这件事。他回答说："以前周武王继承父王的基业，凤凰在岐山鸣唱；汉宣帝威震四夷，神雀频频聚集。这正是匈奴归降的征兆啊！"皇帝命令兰台给贾逵笔札，叫他写《神雀颂》，任命他为郎官，与班固一同在秘书阁校理图书，并留在皇帝左右备顾问。

汉章帝即位，注重儒学，特别喜好《古文尚书》、《左传》。建初元年，下诏命令贾逵到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皇帝称赞贾逵的解说，让他阐发《左传》长于《公羊》、《穀梁》二传的要义。贾逵于是分条上奏说：

臣谨摘出《左传》中三十件特别显明的事，这些事全都关系到君臣的大义，父子的法度。其他与《公羊传》相同的地方有七八处，有的地方是记载略有出入，但无伤大体。至于像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这批人，《左传》的要义重在君父，《公羊传》多偏重权宜机变，它们之间绝不相同，本来相差很远，可是《左传》的冤屈积时长久，没有谁愿意分辨清楚。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

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沓。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

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臣在永平年间上书谈到《左传》与用隐语预测吉凶的图谶有相符合的地方，先帝不抛弃臣的草野之见，采纳臣的言论，抄写臣作的传诂，把它收藏在秘书阁。汉哀帝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设立《左传》博士，不首先大力宣扬《左传》的要义，却随便地交给太常，他依仗要义高深，毁伤许多儒生，儒生心怀不满，便共同排斥。汉哀帝竭力迎合众人的心意，因此让刘歆离开京都，外任河内太守。从此攻击《左传》，终于结下深仇。到光武皇帝发挥独到的见解，设立《左传》、《穀梁传》博士，恰遇这两家的前辈老师不懂预测吉凶的隐语，因此使得这件事半途而废。大抵要保存先王之道的原因，关键在安定国家、治理百姓。如今《左传》推崇君、父，卑视臣、子，加强主干，削弱末枝，扬善惩恶，十分明白，十分确切，特别公正，特别通顺。况且三代事物各不相同，或增或减，须根据时势来确定，因此先帝广泛考察各家的异同，各有所取。《易经》有施氏、孟氏，又立梁丘；《尚书》有欧阳氏，另外有大小夏侯；如今《春秋》三传的不同也是这样。另外《五经》各家都没有用图谶来证明刘汉王朝是帝尧后代的，唯独《左传》有明文记载。《五经》各家都说颛顼继承皇帝，而帝尧不能成为火德。《左传》认为少昊接替黄帝，也就是图谶所说的帝宣。如果让尧不能为火德，那么汉王朝也不能为火德。《左传》所阐发和证明的事，好处实在多得很。

皇上具有通晓自然的明智，创建了大业的根基，改用新年号，采用新历法，为万世树立了准则，因此麒麟凤凰数以百计，美好的事物杂沓纷呈。但陛下仍然朝夕勤勉谨慎，情思在《六经》中遨游，研讨综合它的精微要义，详加审察考核。假如再留心被废置的《左氏》之学，以扩大圣明的见识，这就差不多不会有什么遗漏了。

书疏上呈皇帝，受到皇帝赞许，赐给贾逵布五百匹，衣一领。皇帝让他自己挑选学习严氏、颜氏《公羊传》的高材儒生二十名，教他们学习《左传》，并给予竹简及纸张，让他们把经传各抄写一遍。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

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

逵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帝即征之，并蒙优礼。均字少宾，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赐以大夫禄，归乡里。郁字叔异，性仁孝，及亲殁，遂隐处山泽。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

贾逵的母亲经常患病，皇帝想加以赏赐，但因为贾逵校订图书的事情多，就特地拿出二十万钱，派颍阳侯马防去赠送。皇帝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患病，他这个人在外面不善于结交，经常穷困，就会跟随孤竹国君的儿子饿死在首阳山那样了。"

贾逵多次向皇帝讲说《古文尚书》并与解释经典文献词语的《尔雅》相对应，皇帝下诏令贾逵撰写《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异同。贾逵写了三卷，皇帝称赞他。又命令他撰写《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的异同。他同时写了《周官解故》。皇帝提升贾逵担任卫士令。建初八年，诏令儒生各自选派高材生，学习《左传》、《穀梁传》、《古文尚书》、《毛诗》，从此这四经便在社会上通行。朝廷普遍任命贾逵所挑选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担任千乘王国的郎官，从早到晚在黄门署从师学习，求学者都欢欢喜喜，十分仰慕他们。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任命贾逵担任左中郎将。永元八年，贾逵又担任侍中，兼任骑都尉。在皇宫内备顾问应对，兼管秘书阁官署，很受信任。

贾逵向和帝推荐东莱人司马均、陈国人汝郁，皇帝随即就征聘，他们都受到了优厚的礼遇。司马均字少宾，居守贫困，爱好读书，隐居教授生徒，不曾接受过征聘。司马均信实真诚的品德传播州里，乡里人如发生争执，就叫他们诅咒司马均，理亏的人始终不敢开口。司马均官至侍中，因为年老有病请求退职，皇帝赐给他大夫的俸禄，送他回乡里。汝郁字叔异，性情仁爱慈孝，父母去世后，隐居僻野。后来经过多次提升，担任了鲁国国相。他用道德来进行教育感化，百姓称赞他，流亡在外而返回家园的人有八九千户。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然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两子为太子舍人。

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

后就长水校尉樊儵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

举孝廉光禄主事，稍迁，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曰：“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视事三年，谓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贾逵所撰写的对经传义理的解释及辩论驳难的文章有百多万字，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共九篇。求学者都仰慕他，后人尊他为博古通今的儒学大师。然而贾逵不注重小节，当世因此对他颇多讥讽，因此没有做大官。永元十三年去世，当时已七十二岁。朝廷怜惜他，任命他的两个儿子担任太子舍人。

评论说：郑兴、贾逵的学说，在几百年中通行，被儒生们所景仰，也不过如此罢了。桓谭因为不擅长谶语而流亡，郑兴因为言辞谦逊仅免于罪，贾逵擅长附会和粉饰，出人意料的高贵显赫。人君用这种见解来看待学说，可悲啊！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县人。几岁时就懂得孝敬谦让，即使进退饮食这类事，也自然合乎礼仪，乡里人都叫他“张曾子”。他七岁时通晓《春秋》，又想进修其他经书，父母说：“你年纪小，不能做到。”张霸说：“我多学几次。”所以自己取字叫“饶”。

后来他跟随长水校尉樊儵学习《严氏公羊春秋》，终于博览《五经》。儒生孙林、刘固、段著等都敬慕他，各自在他的住宅附近租房子，以便从师学习。

张霸被推举为孝廉，担任了光禄勋的主事，不断升迁，永元年间出任会稽太守，他上表举用了郡中的隐士顾奉、公孙松等人。顾奉后

来担任颍川太守，公孙松担任司隶校尉，都有声望。其余学业有专长和品行优异的人，也都被他选拔任用。郡中之人争相磨炼志向节操，习读经书的人数以千计，道路上只听到一片读书声。

起初，张霸因樊儵删定的《严氏春秋》仍多繁琐的文辞，就减定成二十万字，改名叫《张氏学》。

张霸最初到越地，盗贼尚未清除，郡界不安定，他就张贴文书悬赏捉拿盗贼，公开采用有功必赏的办法，盗贼终于束手归附，没有动用士兵的力量。儿歌唱道：“抛我戟，丢我矛，盗贼除，吏皆闲。”管理政事三年后，他对属官说：“我从孤身起家，至郡守归还官位。大抵日到中天就要西移，月亮圆满就要缺损。老子曾说过：‘知足的人不蒙受耻辱。’”于是他上书托病辞职。

后征，四迁为侍中。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骘，当朝贵盛，闻霸名行，欲与为交，霸逡巡不答，众人笑其不识时务。后当为五更，会疾卒，年七十。遗敕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嬴、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发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遂家焉。将作大匠翟酺等与诸儒门人追录本行，谥曰宪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

汉安元年，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比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玩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楷复告疾不到。

后来张霸又被征聘，经四次提升，担任了侍中。此时和帝皇后的哥哥虎贲中郎将邓骘，是当朝的显贵人物，听说了张霸的名声和品行，想与张霸结交，张霸退避，不予回答，许多人讥笑他不识时务。后来他本当担任五更，适逢患病去世，享年七十。他留遗嘱给儿子们说：“从前延陵季子出使齐国，他的儿子死在嬴、博二县之间，就安葬在坑坑洼洼的路旁。如今蜀地道路阻隔遥远，不应归葬，可就在此地掩埋我，只要能掩盖我的身体就行了。只求尸首迅速朽败，这才符合我的本意。人活一辈子，只当被人敬畏，如果不善于爱护自己，便只能承受不被人敬畏的状况。”儿子们听从他的吩咐，将他安葬在河南郡梁县，因而就在那里安家。将作大匠翟酺等人与儒生弟子们追记他一生的行事，给他取一个谥号叫“宪文”。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做张楷。

张楷字公超，精通严彭祖所解说的《严氏春秋》、《古文尚

书》，门生经常有百来人。宾客敬慕他，就连父辈老儒生，也一同前来登门拜见。当时车马填塞街巷，弟子随从无处居留，宦官与贵戚人家就都在街巷旁建筑房舍，以便获取来往过客居留的财利。张楷痛恨他们这样做，迁居避开他们。张楷贫穷，没有产业，便经常乘坐驴车到县城去卖药，只要足够供给家中饮食费用了，他就返回乡里。司隶校尉推举他为秀才，授予他长陵县令的官职，他不到任。隐居在弘农山中，求学者跟随着他，所居的地方便成为街市，后来华阴县山南因此便有了公超街。五个官府接连征召他，推举他为贤良方正，他都没有前往。

汉安元年，顺帝特地下诏书通知河南郡的行政长官说："原长陵县令张楷的品行模仿原宪，节操类似叔夷、伯齐，看轻富贵，安于贫贱，隐踪在荒僻的草野，志向高洁笃定，超群脱俗。先前屡次征聘他，他都逗留未到，也许是因为主事的人习惯以平常公事处理，优待贤士不周到，使他难以上任吧？郡府应及时按礼节遣送他入仕。"张楷又称病不肯到任。

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建和三年，下诏安车备礼聘之，辞以笃疾不行。年七十，终于家。子陵。

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中，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而百僚肃然。

初，冀弟不疑为河南尹，举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谓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对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张楷喜好道术，能制作五里雾。当时关西人裴优也能制作三里雾，自认为比不上张楷，愿向他学道，张楷躲避不肯见面。桓帝即位，裴优制作雾气做贼，事情发觉后被清查，裴优引出张楷，说跟随张楷学过道术，张楷因而被拘禁在廷尉的监狱，长达两年。他经常诵读经籍，并撰写了《尚书注》。后来因为事无验证，他被免罪回家。建和三年，皇帝下诏令用安车备礼物征聘张楷，张楷以病重推托不肯起行。七十岁时，死在家中。儿子叫张陵。

张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年间，年初上朝向皇帝祝贺新年时，大将军梁冀带剑进入宫中，张陵大声斥责，让梁冀退出，命令羽林军和虎贲军夺下梁冀的剑。梁冀下跪谢罪，张陵不答应，随即上奏章弹劾梁冀，请求让廷尉治罪，皇帝下诏书让梁冀用一年的俸禄赎罪，于是百官钦佩张陵。

当初，梁冀的弟弟梁不疑担任河南郡府的行政长官，推举张陵为孝廉。梁不疑痛恨张陵弹劾梁冀，便对他说：“我从前推举你，恰好是我用来处罚自己。”张陵回答说：“贤明的府君不因为我无才德而看轻我，使我被错误地选拔，如今我申张公法，以报答你的私恩。”梁不疑感到惭愧。张陵的弟弟叫张玄。

玄字处虚，沉深有才略，以时乱不仕。司空张温数以礼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贼边章等，将行，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及董卓秉政，闻之，辟以为掾，举侍御史，不就。卓临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轮氏，道病终。

赞曰：中世儒门，贾、郑名学。众驰一介，争礼毡幄。升、元守经，义偏情较，霸贵知止，辞交戚里。公超善术，所舍成市。

张玄字处虚，性格深沉，富有才干谋略，因为时势动乱不愿做官。司空张温多次按礼节征聘他，都未能聘得。中平二年，张温以车骑将军身份带军征讨凉州贼寇边章等人。将出发时，张玄从田间房舍出来，穿着粗布衣服，腰系索带，拦住张温劝说道：“天下盗贼像云一样涌起，难道不是因为黄门常侍无道的缘故吗？我听说，朝廷中贵人公卿以下的官员正准备在平乐观为军队饯行，您总揽天下的重任，掌握六军的大权，如果在席间饮酒酣畅的时候，鸣锣击鼓，排列军阵，召集军中执法官拘捕处决有罪的人，带兵回驻都亭，按次序铲除宦官，解除天下百姓的苦难，消除国内民众的怨恨，然后光明正大地起用隐逸忠直的士人，那么边章这类人就可以随意地运转在股掌之上了。”张温听了张玄的话，十分震惊，不能对答，许久才对张玄说：“处虚，我不是不高兴你说的话，但是我做不到，怎么办呢？”张玄于是叹息说：“事行就成为福，不行就成为贼。而今我与公永别了。”随即仰头欲服毒自杀。张温上前抓住张玄的手说：“你忠于我，我不能任用你，这是我的罪过，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况且从你口中说出进入我耳朵的话，谁知道呢？”张玄就走了，隐居在鲁阳山中。董卓掌权后，听说了这件事，征聘张玄做属官，推荐他做侍御史，他都没有接受。董卓用兵力来威逼他赴任，不得已他才勉强起程，到达轮氏县后，在路上病死。

赞辞说：中古时代的儒门，贾逵、郑众成为著名的儒家。郑众以一个使者的身份奔驰于匈奴间，敢与匈奴争执礼仪而不受屈辱。范

升、陈元坚守经义，义愤偏颇，情感激越，张霸的可贵处在于知道适时而退，不让归葬故里。公超擅长道术，所住之地竟成为市镇。

# 后汉书卷三十七

## 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也。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至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莽败，天下乱。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间。

建武十九年，年六十余，始辟大司徒府。时显宗始立为皇太子，选求明经，乃擢荣弟子豫章何汤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太子。世祖从容问汤本师为谁，汤对曰："事沛国桓荣。"帝即召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入使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会《欧阳》博士缺，帝欲用荣。荣叩头让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扬州从事皋弘。"帝曰："俞，往，女谐。"因拜荣为博士，引闳、弘为议郎。

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猒，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后荣入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者皆怀之，荣独举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见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宫。积五年，荣荐门下生九江胡宪侍讲，乃听得出，旦一入而已。荣尝寝病，太子朝夕遣中傅问病，赐以珍羞、帷帐、奴婢，谓曰："如有不讳，无忧家室也。"后病愈，复入侍讲。

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县人。年轻时求学于长安，研读欧阳氏《尚书》，以九江人博士朱普为师。桓荣家中贫穷没有财产，常客居他乡，靠被人雇佣来养活自己。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十五年不曾回乡探视家园。直到王莽篡位时才回家，这时恰遇朱普去世，桓荣奔赴九江料理丧事，背土垒成坟墓，后来就留在那里传授学业，学生多达数百人。王莽失败，天下动荡不安。桓荣带着经书，领着学生逃避到深山中，虽然经常饥饿穷困却讲论不停，后来又旅居讲学在长江淮水一带。

建武十九年，桓荣已六十多岁，才被征召到大司徒府。当时汉明帝刚立为皇太子，朝廷选求通晓经术的人，于是选拔桓荣的学生豫章人何汤担任虎贲中郎将，教太子学习《尚书》。光武帝不经意地问及何汤的老师是谁，何汤回答说："服侍沛国的桓荣。"光武帝立即召见桓荣，让他解说《尚书》，对他很赞赏。任命他担任议郎，赏钱十万，并让他入宫教授太子。每次朝会，就让桓荣在公卿面前陈述和解

说经义。光武帝称赞他说：“得见先生太晚！”适逢《欧阳尚书》博士缺人，光武帝想用桓荣，桓荣叩头推辞说：“臣的经术浅薄，比不上同师学习的郎中彭闳与扬州从事皋弘。”光武帝说：“好，你去请他们吧，你能成功。”于是任命桓荣当博士，招用彭闳、皋弘当议郎。

皇帝亲临太学，集合各位博士在他面前驳难辩论。桓荣身穿儒衣，温文谦恭，富有气度，在辩明经义时，常以礼让使人信服，不凭言辞精辟超过别人，儒生中没有谁能比得上他，光武帝便对他加以特别的奖赏。又命令儒生们击磬吹管，演奏雅颂乐章，到晚上才停止。后来桓荣被召到朝廷的大殿相会，皇帝下令赏赐珍奇异果，受果的人全都将果揣在怀中，唯独桓荣举手捧着果子下拜。皇帝满面笑容指着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儒生啊。”因此对他更加敬重，经常叫他留宿在太子宫殿。过了五年，桓荣举荐门下弟子九江人胡宪担任侍讲，才被允许出宫，早晨进宫罢了。桓荣曾患病卧床，太子早晚派遣中傅探视病情，并赐给他珍贵食物、帐幕和奴婢，对他说：“如有万一，你不要担心家室。”后来病好了，又让他入宫担任侍讲。

> 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而以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荣以太子经学成毕，上疏谢曰：“臣幸得侍帷幄，执经连年，而智学浅短，无以补益万分。今皇太子以聪睿之姿，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斯诚国家福佑，天下幸甚。臣师道已尽，皆在太子，谨使掾臣汜再拜归道。”太子报书曰：“庄以童蒙，学道九载，而典训不明，无所晓识。夫《五经》广大，圣言幽远，非天下之至精，岂能与于此！况以不才，敢承诲命。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上则通达经旨，分明章句，下则去家慕乡，求谢师门。今蒙下列，不敢有辞，愿君慎疾加餐，重爱玉体。”

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帝会集百官，询问谁可担当教授太子的重任，许多大臣仰承皇上的旨意，都说太子的舅父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以充任。博士张佚严肃地说：“如今陛下立太子，是为阴氏一家呢？还是为天下呢？如果是为阴氏一家，那么阴侯可以担任；如果是为了天下，那就本该任用天下的贤才。”光武帝称赞张佚，说：“我想要设置师傅这个职务，是为了让他们辅佐太子。眼下博士您不把纠正朕的过错看做是难事，何况对太子呢？”当即任命张佚担任太子太傅，任命桓荣担任太子少傅，赐给他们车辆、马匹。桓荣会集门下的学生，陈列出皇帝赏赐的车马及受任太子少傅的印章，说：“今天所得到的荣耀，都是研习古文化的功效啊！你们能不努力吗？”桓荣认为太子学习经书已有成就，便上奏谢恩说：“臣有幸能够侍奉太子左右，讲授经书多年，可是我智学浅短，不曾给太子带来些许的益处。而今皇

太子凭着聪慧明智的资质，通晓经书的大义，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皇太子中没有谁能专精博学到这种程度的。这确实是国家的福分，天下人的幸运。臣做老师的职责已经完成，经学的进一步领会全靠太子本人，请让下臣再次拜请回归故里。”太子回信说：“我年少无知，虽学道九年，可是对《尧典》、《伊训》等并不通晓洞明。《五经》的内容博大精深，圣人的旨意幽深渺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怎么能够对此通达专精？何况我才能低下，冒昧地承蒙您的教诲。过去前辈老师有辞别学生的情况，上等的学生通晓经文的要义，能够分章析句，解说经义，下等的学生因离开家园而思慕故乡，便辞别师门。如今我排在下等，不敢再说什么，希望您多加保养，努力加餐，珍爱贵体。”

> 三十年，拜为太常。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太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
> 显宗即位，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荣年逾八十，自以衰老，数上书乞身，辄加赏赐。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其恩礼若此。
>
>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乃封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
>
> 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土。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首山之阳。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子郁嗣。

建武三十年，桓荣被任命为太常。桓荣当初处境艰难，常与族人桓元卿一同挨受饥饿贫困，可是桓荣依然讲经诵读不停。桓元卿讥笑桓荣说：“不过是自讨苦吃，白费气力，什么时候才能用上这些经书？”桓荣笑而不答。桓荣担任了太常后，桓元卿叹息说：“我是农家子弟，哪能想到读书竟会有这么大的好处！”

显宗即皇帝位，以老师的礼节尊奉桓荣，十分敬重，又任命桓荣的两个儿子担任郎官。桓荣年过八十，自认为衰老了，多次上书请求退休，显宗总是加以赏赐。显宗的车驾曾亲临太常府，让桓荣坐在东面，并摆设案几和手杖，召集百官及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以下以及桓荣的弟子数百人，显宗亲自持书诵习，每每说：“大师在这里。”讲经完毕，便将太官设置的膳食、酒果等供品用具全部赏赐给太常家。天子对桓荣的礼遇就像这样。

永平二年，三雍宫新建成，朝廷尊奉桓荣为五更。每次举行大射或养老礼仪完毕，明帝总是带领桓荣与他的弟子登堂，自己手执经书

担任桓荣的助手进行讲说。封桓荣为关内侯，赏赐五千户作为他家世禄的封地。

桓荣每次患病，明帝总是派遣使者进行问候，太官、太医络绎不绝。病重时，桓荣上书感谢皇恩，请求归还封爵和封地。明帝亲临桓荣家问候起居，进入街口时便下车步行，抱着经书走到桓荣面前，流着泪安慰桓荣，又赏赐他床毯、帷帐、刀剑、衣被，很久才离去。从此以后，诸侯、将军及大夫前来探问桓荣病情的人，谁也不敢再坐车到门前，并都在床下行跪拜礼。桓荣去世后，明帝改换服饰，亲自参加葬礼，将首山的南面赐给桓荣做坟地。又任命桓荣哥哥的两个儿子充任四百石官员，桓荣的弟子八个都讲生充任二百石官员，其他门生大多官至公卿。桓荣的儿子桓郁继承了他的封爵。

论曰：张佚讦切阴侯，以取高位，危言犯众，义动明后，知其直有余也。若夫一言纳赏，志士为之怀耻；受爵不让，风人所以兴歌。而佚廷议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乐羊食子，有功见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傅。盖推仁审伪，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则真邪几于辨矣。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荣卒，郁当袭爵，上书让于兄子汎，显宗不许，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与之。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

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经，迁越骑校尉，诏敕太子、诸王各奉贺致礼。郁数进忠言，多见纳录。肃宗即位，郁以母忧乞身，诏听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迁屯骑校尉。

评论说：张佚谴责阴识，因此取得高位，直言触犯众人，大义感动英明的国君，使国君知道他刚直过人。至于因一句话而受赏，志士为此感到羞耻；受爵而不知推让，这正是诗人所以讽歌的原因。张佚当庭议论引荐外戚，以完美的德行自居，抑或是因为廉洁不足吧！从前乐羊尝了用儿子的肉煮的羹汤，虽因功受赏却遭到魏文侯的疑忌；秦西巴放走了猎获的麑，却因过失而被聘为师傅。推崇仁德，审察虚伪，本出自人们的内心。国君能够因此明察，那真善与邪恶就能分辨清楚了。

桓郁字仲恩，年轻时因为父亲的官职被保举为郎官。为人诚朴宽厚，学习勤奋，继承父亲的学业，讲授《尚书》，经常有数百门徒。桓荣去世后，桓郁应当继承封爵，可他却上书请求将封爵让给哥哥的儿子桓汎，明帝不准，不得已他才接受了封爵，却将租税全都给了桓汎。明帝因为桓郁是自己先师的儿子，又谦恭礼让，就十分看重他，经常在宫中与桓郁一起谈论经书，向他询问政事，逐渐将他提升到侍中。明帝亲自编著《五家要说章句》，让桓郁在宣明殿进行校定，桓

郁又以侍中身份兼任虎贲中郎将。

永平十五年，桓郁入宫教授皇太子学习经书，被提升为越骑校尉。明帝下诏命令太子、诸王都给桓郁进献贺礼。桓郁数次进谏忠言多被采纳。章帝即位，桓郁因为母亲去世请求退休，章帝下诏允许他以侍中的身份服丧守孝。建初二年，桓郁被调任为屯骑校尉。

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窦宪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曰："《礼记》云：'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习。习与智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授于前，平成圣德。近建初元年，张酺、魏应、召训亦讲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渐教学，而独对左右小臣，未闻典义。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又宗正刘方，宗室之表，善为《诗经》，先帝所褒。宜令郁、方并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迁长乐少府，复入侍讲。顷之，转为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鸿为太常。明年，病卒。

郁经授二帝，恩宠甚笃，赏赐前后数百千万，显于当世。门人杨震、朱宠，皆至三公。

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子普嗣，传爵至曾孙。郁中子焉，能世传其家学。孙鸾、曾孙彬，并知名。

和帝即位时年龄幼小，侍中窦宪凭借外戚的重要地位，想让小皇帝多读点经书，便上奏章给皇太后说："《大戴礼记》说：'天下人的命运，都系在天子身上；天子的美德，靠学习来养成。学习与智慧一同增长，便会磨砺自己而不需多加告诫；习性与思想融合，中庸之道的形成就如同自然。从前成王幼小，在襁褓之中，辅佐他的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成王居中而立，主持朝会处理政务，四位圣人回护着他。因此思虑没有失策的地方，办事没有什么过错。'汉昭帝八岁即皇帝位，大臣辅佐朝政，也选拔著名儒生韦贤、蔡义、夏侯胜等人入宫授经书，促成了他的极高德行。近世建初元年，张酺、魏应、召训也在宫中讲学。臣思虑皇帝陛下赋有聪慧的资质，应当逐渐教授学习，可是只接触左右小臣，不懂得经典大义。从前五更桓荣，亲自教授皇帝，他的儿子桓郁，年轻时敦厚诚朴，志向高尚，继传父亲的学业，因而又以校尉的官职入宫给先帝讲授经书，父子在宫中供职，先后四代。如今他年老，深明礼仪，经学品行完备美好。另外宗正刘方，是宗室的表率，通晓《诗经》，曾受到先帝的称赞。应当让桓郁、刘方同时入宫讲授经学，以便提高本朝的威望，展示和光大广阔深远的教化。"因此提升桓郁为长乐宫少府，再入宫

担任侍讲。不久，又改任桓郁为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桓郁代替丁鸿担任太常。永元五年，桓郁病死。

桓郁用经书教授章帝、和帝，受到的恩宠十分深厚，前后得到的赏赐有近千万，显名于当世。门下学生杨震、朱宠，都位至三公。

起初，桓荣跟随朱普学习欧阳氏《尚书》章句，共有四十万字，浮辞冗句，大多言过其实。到桓荣给明帝进授时，减为二十三万字。后来桓郁又删减裁定成十二万字。因此便有了《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桓郁的儿子桓普继承了爵位，直传到他的曾孙。桓郁的二儿子桓焉，能够继承并传授其家学。桓郁的孙子桓鸾、曾孙桓彬，在当世都有名声。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为郎。明经笃行，有名称。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永宁中，顺帝立为皇太子，以焉为太子少傅，月余，迁太傅，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丧。逾年，诏使者赐牛酒，夺服，即拜光禄大夫，迁太常。时废皇太子为济阴王，焉与太仆来历、廷尉张晧谏，不能得，事已具《来历传》。

顺帝即位，拜太傅，与太尉朱宠并录尚书事。焉复入授经禁中，因讌见，建言宜引三公、尚书入省事，帝从之。以焉前廷议守正，封阳平侯，固让不受。视事三年，坐辟召禁锢者为吏免。复拜光禄大夫。阳嘉二年，代来历为大鸿胪，数日，迁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龚为太尉。汉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于家。

弟子传业者数百人，黄琼、杨赐最为显贵。焉孙典。

典字公雅，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举孝廉为郎。居无几，会国相王吉以罪被诛，故人亲戚莫敢至者。典独弃官收敛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

辟司徒袁隗府，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宦官秉权，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及黄巾贼起荥阳，典奉使督军。贼破，还，以忤宦官赏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调，后出为郎。

桓焉字叔元，年轻时因为父亲的职位而担任郎官。深通经学，品行完备，有名望。永初元年，入宫给安帝讲授经学，连续三次提升后成为侍中步兵校尉。永宁年间，顺帝被立为皇太子，桓焉被任命担任太子少傅，过了一个多月，又改任太子太傅。因为母亲丧事请求退职，安帝允许他以大夫的身份守丧。过了一年，安帝下诏令派使者赐给桓焉牛酒，让他解除丧服，任命他担任光禄大夫，又提升他为太常。当时安帝废皇太子为济阴王，桓焉与太仆来历、廷尉张晧共同进谏，未被获准。此事已详细记载在《来历传》中。

顺帝即位后，任命桓焉担任太傅，与太尉朱宠同时总领尚书事。

桓焉再次入皇宫讲授经书，趁皇帝闲暇时被召见，他建议让三公、尚书在宫中办公，顺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桓焉因为从前在朝廷谏诤，主持正道，被封为阳平侯，桓焉坚让不受。他任太傅三年，因为征召了被限制不准做官的人充当官吏，被免除职务。后来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阳嘉二年，代替来历担任大鸿胪，几天后，又被提升为太常。永和五年，他代替王龚担任太尉。汉安元年，因为发生日蚀被免职。第二年，死在家中。

受桓焉传授经学的弟子有数百人，其中以黄琼、杨赐最为显贵。桓焉的孙子名叫桓典。

桓典字公雅，再次传承他家的学业，在颍川讲授《尚书》，门徒有数百人。他被推举为孝廉，担任郎官。没多久，适逢沛国国相王吉因罪被杀，王吉的亲戚朋友没有谁敢去探视，只有桓典抛弃官职，收敛王吉的尸体，进行安葬，守丧三年，背土垒成坟墓，并为王吉建立祠堂，完成了礼节才离开。

桓典被征召到司徒袁隗的官府，考绩列入优等，被任命为侍御史。当时宦官执掌权柄，桓典掌理国家政事从不回避他们。桓典常乘坐骢马，京城的人怕他，替他编了顺口溜，说："行行又止，躲避骢马御史。"黄巾军在荥阳一带起义时，桓典奉命监督军事。黄巾军被击败后，他回到京城，因为顶撞宦官，没有获得赏赐。他在京城担任了七年侍御史，一直没有升迁，后来调出为郎官。

灵帝崩，大将军何进秉政，典与同谋议，三迁羽林中郎将。献帝即位，三公奏典前与何进谋诛阉官，功虽不遂，忠义炳著。诏拜家一人为郎，赐钱二十万。

从西入关，拜御史中丞，赐爵关内侯。车驾都许，迁光禄勋。建安六年，卒官。

鸾字始春，焉弟子也。少立操行，褞袍糟食，不求盈余。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

年四十余，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孝廉，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后为巳吾、汲二县令，甚有名迹。诸公并荐，复征拜议郎。上陈五事：举贤才，审授用，黜佞幸，省苑囿，息役赋。书奏御，牾内竖，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晔。

晔字文林，一名严，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忮若此。宾客从者，皆祗其志行，一餐不受于人。仕为郡功曹。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

灵帝去世，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桓典与何进共同谋划商议，三

次被提升后担任了羽林中郎将。献帝即位后，三公上书说桓典先前与何进商量诛杀宦官，虽没有成功，但忠义彰著。献帝下诏，令桓典家一人担任郎官，赏钱二十万。

桓典随从献帝西入函谷关，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赐给关内侯爵位。献帝迁往许昌后，桓典被提升为光禄勋。建安六年，桓典死于官任上。

桓鸾字始春，是桓焉的学生。年轻时操行特立，穿着旧絮织的布袍，吃糟糠一般的食物，不追求多余的钱财。他认为社会浑浊，州郡当权者大多不守正道，因而耻于为官。

桓鸾四十多岁了，当时太守向苗有威望，举荐他为孝廉，提升他为胶东县令。桓鸾刚到任，向苗便去世，桓鸾卸掉职务去奔丧，服丧三年才返回任所。淮河、汝水一带的人都崇尚他的道义。后来桓鸾担任巳吾县、汲县二县县令，很有名望。经诸公同时推荐，朝廷又征召他担任议郎。桓鸾上书陈述五件事：推举贤才，慎重任用官吏，罢黜奸佞，减少园林，免除劳役赋税。书疏送给皇帝，抵忤了宦官，因此不被采纳。桓鸾称病辞官。中平元年，桓鸾七十七岁，死于家中。他的儿子名叫晔。

桓晔字文林，又名严，性格耿直，志向高远。他的姑母是司空杨赐的夫人。当初桓鸾去世时，姑母回家赴丧，将到家时，先停留在旅社整理装饰随从的人，然后才回家，桓晔内心很不赞同姑母的做法。姑母前来慰问时，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只号啕大哭。杨赐派遣官吏来祭祀，通过县里发送祭祀用品，桓晔拒不接受。这以后，他每次到京城，都不住宿在杨赐家。他坚贞的性格就像这样。宾客和随从的人都敬重他的品德，不接受别人一餐饭的馈赠。桓晔担任了郡中的功曹。后来被推举为孝廉、有道、方正、秀才，三公同时征召他，他都没有接受。

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

彬字彦林，焉之兄孙也。

父麟，字元凤，早有才惠。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为许令，病免。会母终，麟不胜丧，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诔、赞、说、书凡二十一篇。

彬少与蔡邕齐名。初举孝廉，拜尚书郎。时中常侍曹节女婿冯方亦为郎，彬厉志操，与左丞刘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尝与方共酒食之会，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为酒党。事下尚书令刘猛，猛雅善彬等，不举正其事，节大怒，劾奏猛，以为阿党，请收下诏狱，在朝者为之寒心，猛意气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锢。彬遂以废。光和元年，卒于家，年四十六。诸儒莫不伤之。

所著《七说》及书凡三篇，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佥以为彬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至通也；仕不苟禄，绝高也；辞隆从窊，絜操也。乃共树碑而颂焉。

刘猛，琅邪人。桓帝时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归家。灵帝即位，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辅政，复征用之。

论曰：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以取爵位。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

初平年间，天下大乱，桓晔避难到会稽，于是渡海到交阯客居，越地人被他的志节感化，他所居的乡里没有谁争论诉讼。后来桓晔被恶人所诬陷，死在合浦监狱。

桓彬字彦林，是桓焉哥哥的孙子。

桓彬的父亲桓麟，字元凤，年轻时才智过人。桓帝即位不久，他担任议郎，在宫中充当侍讲，因为坚守正道，抵忤了桓帝左右亲近的人，被调出任许昌县令，桓麟因病辞职。适逢其母亲去世，桓麟禁不住悲伤，守丧还没有完结就死了，年仅四十一岁。所著的碑、诔、赞、说、书，总共二十一篇。

桓彬年轻时与蔡邕齐名。起初被推举为孝廉，担任尚书郎。当时中常侍曹节的女婿冯方也充当尚书郎，桓彬磨砺自己的志节品德，与尚书左丞刘歆、尚书右丞杜希友好交往，不曾与冯方共桌酒食相会，冯方对此怨恨很深，就上奏章说桓彬等人饮酒结党。皇帝将此事交给尚书令刘猛处理，刘猛一向与桓彬等人友善，不核正处理这件事。曹节大怒，弹劾刘猛，说刘猛偏袒一方，请求将他逮捕入狱。在朝的人都对此感到寒心，刘猛却神态自如，被关押十天后出狱，但被罢免官职，不再起用。桓彬也因此被废弃不用。光和元年，桓彬死在家中，年四十六岁。儒生们没有谁不对此感到伤痛的。

桓彬所著《七说》及书共三篇，蔡邕等人评论他的志向，大家都认为桓彬有四个方面超过了别人：睿智早熟，聪明懂事；学优文丽，炉火纯青；为官廉洁，志节高尚；辞高礼让，品行纯良。于是共同立碑称颂他。

刘猛，琅邪人。桓帝时他出任宗正，坚守正道，为权贵所不容，自请免职回家。灵帝即位后，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辅佐朝政，便再次征召起用他。

评论说：伏氏从西汉到东汉相继成为著名儒生，获取爵位。光武帝中兴后，桓氏尤其兴盛，自桓荣至桓典，世代推崇他们的学业，父子兄弟相继做帝王的老师，接受他们学业的门生都官至卿相，在当代

名声显要。孔子说：“古代求学者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求学者的目的在于装饰自己，给别人看。”为了装点门面给别人看的人，借助美誉来显扬自己；为了修养道德而求学的人，力求内心与道义相结合。桓荣家几代受到尊崇，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努力修养自己吗？

丁鸿字孝公，颍川定陵人也。

父琳，字幼春，王莽末守颍阳尉。世祖略地颍阳，颍阳城守不下，琳说其宰，遂与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赏劳，以琳为偏将军，因从征伐。琳将兵先度河，移檄郡国，攻营略地，下河南、陈留、颍川二十一县。

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乐，诸将皆占丰邑美县，唯琳愿封本乡。或谓琳曰：“人皆欲县，子独求乡，何也？”琳曰：“昔孙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琳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帝从之，封定陵新安乡侯，食邑五千户，后徙封陵阳侯。

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布衣荷担，不远千里。

初，琳从世祖征伐，鸿独与弟盛居，怜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鸿当袭封，上书让国于盛，不报。既葬，乃挂缞绖于冢庐而逃去，留书与盛曰：“鸿贪经书，不顾恩义，弱而随师，生不供养，死不饭晗，皇天先祖，并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状，愿辞爵仲公，章寝不报，迫且当袭封。谨自放弃，逐求良医。如遂不瘳，永归沟壑。”鸿初与九江人鲍骏同事桓荣，甚相友善，及鸿亡封，与骏遇于东海，阳狂不识骏。骏乃止而让之曰：“昔伯夷、吴札乱世权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可谓智乎？”鸿感悟，垂涕叹息，乃还就国，开门教授。鲍骏亦上书言鸿经学至行，显宗甚贤之。

丁鸿字孝公，颍川郡定陵县人。

丁鸿的父亲丁綝，字幼春，王莽末年担任颍阳县尉。光武帝到颍阳攻城夺地时，颍阳军民坚守，没能攻下。丁綝劝说颍阳县令，与他一同投降。光武帝大喜，给予重赏，任命丁綝担任偏将军，随从征战。丁綝带兵先渡过黄河，移送征讨的文书到各郡国，攻占军营，夺取土地，占有了河南、陈留、颍川三郡的二十一个县。

建武元年，丁綝被任命为河南郡太守。封赏功臣时，光武帝让各人谈自己所喜爱的地方，许多将领都占有美好的县邑，只有丁綝愿封于本乡。有人对丁綝说：“别人都想得县，唯独你请求得乡，什么原因呢？”丁綝说：“从前孙叔敖告诫他的儿子，受封时必定请求到土地瘠薄的地方去，如今我才能低下，功劳微小，得到乡亭的赏赐就很重了。”光武帝听从了他的意愿，封他为定陵县新安乡侯，赏赐五千户租税作为他的俸禄，后来改封他为陵阳县侯。

丁鸿十三岁时，跟随桓荣学习《欧阳尚书》。三年后能够明晰分辨章句，擅长辩论，成了学舍主讲，他更加专心致志，学生们挑着行

装，不远千里而来。

当初，丁綝 跟武帝征战，丁鸿与弟弟丁盛住在一起， 他怜惜丁盛年幼而与自己共艰苦。丁綝 去世后，丁鸿应当袭封爵位，他却上书请求将封国让给丁盛，没有得到回答。安葬丁綝 ，丁鸿便将丧服挂在墓旁的房舍前然后逃走，留下书信给丁盛说："我贪读经书， 不曾顾及恩德道义，年少时就跟随老师就读， 父亲在世不曾侍养，死后也未曾按殡礼安葬，上天先祖，都不保佑我，我身患大病，不可接受封爵。前已上书报告病状，愿意辞让爵位给弟弟， 奏章很久都没得到答复，被迫即将继承封爵。我郑重表示放弃爵位，寻求良医治病。如果终究不能痊愈， 就永远埋葬在山谷。"丁鸿当初与九江人鲍骏一同侍奉桓荣，友情很深。丁鸿逃避封爵时，两人在东海相遇，丁鸿假装疯癫不认识鲍骏。鲍骏劝阻、责备他说："从前伯夷与吴王的小儿子季札身处乱世，权衡时势以行事，所以能伸展他们的志愿。《春秋》的大义认为，不能因家事而废弃王事。如今你因为兄弟间的私情而割断父亲不当中断的基业，能说这是明智的吗？"丁鸿醒悟，流泪叹息，就回到封国，开门教授生徒。鲍骏也上书陈说丁鸿经学品行优秀，明帝很器重他。

永平十年诏征，鸿至即召见，说《文侯之命篇》，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顷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声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鲁阳乡侯。

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数受赏赐，擢徙校书，遂代成封为少府。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彭城刘恺、北海巴茂、九江朱伥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马亭乡侯。

和帝即位，迁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为司徒。是时窦太后临政，宪兄弟各擅威权。鸿因日食，上封事曰：

永平十年，明帝下诏征召丁鸿，丁鸿到达京都就被召见，向明帝解说《尚书·文侯之命》篇，明帝赐给他衣服及绶带，由官府发给俸禄，享受博士的礼遇。不久，又任命丁鸿担任侍中。永平十三年，丁鸿兼任射声校尉。章帝建初四年，改封丁鸿为鲁阳乡侯。

章帝下诏书，让丁鸿与广平王刘羡及儒生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人在北宫白虎观讨论《五经》的异同，派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的旨意主持辩论疑难，侍中淳于恭向皇上报告，章帝亲临现场裁决。丁鸿因为才智高超，辩论驳难最清楚，儒生们都称赞他，章帝也多次嗟叹赞美。当时的人感叹说："丁鸿才气，宫中无双。"他多次受到皇帝赏赐，被调到秘阁校理图书，代替成封担任少府官职。丁鸿的

门下因此更加兴盛，从远方来从师学习的多达几千人。彭城人刘恺、北海人巴茂、九江人朱伥都官至公卿。元和三年，改封丁鸿为马亭乡侯。

和帝即位后，丁鸿被提升为太常。永元四年，丁鸿代替袁安担任司徒。当时窦太后临朝执政，窦宪兄弟掌握大权，作威作福。丁鸿趁发生日食的时机，给皇帝呈上机密奏章，说：

> 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亏，君之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属专权于外，党类强盛，侵夺主势，则日月薄食，故《诗》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览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是以三桓专鲁，田氏擅齐，六卿分晋；诸吕握权，统嗣几移；哀、平之末，庙不血食。故虽有周公之亲，而无其德，不得行其势也。
>
> 今大将军虽欲敕身自约，不敢僭差，然而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神照其情，垂象见戒，以告人君。间者月满先节，过望不亏，此臣骄溢背君，专功独行也。陛下未深觉悟，故天重见戒，诚宜畏惧，以防其祸。《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

臣听说太阳是阳气的精华，保持圆满而不亏缺，这是国君的象征；月亮是阴气的精华，圆与缺有常规，这是人臣的标志。由此看来，出现日食，正表明人臣欺凌国君，阴气侵犯阳气；月满而不缺，这正是臣下骄傲自满的表现。从前周王室衰微，皇甫之类的大臣专断朝政，党徒众多，侵夺国君的权力，就出现了日月相掩食的现象，所以《诗经》说："九月刚过十月到，初一这天是辛卯，忽然太阳又蚀了，这种天象是凶兆。"《春秋》记载发生日食三十六次，杀死国君三十二人。天象变化不会凭空产生，都与人事相感应。国君的权柄不可以放弃，传国的宝器不可以借给别人。纵观历史，近察汉代，倾危的灾祸，无不由此产生。因此三桓专断鲁国国政，田氏据有齐国，六卿瓜分晋国；诸吕掌握重权，国统几乎转移；哀帝、平帝衰亡之时，祖庙得不到祭祀。所以即使有如同周公一样亲近的人，如果没有贤良的德行，也不可让他掌握权柄。

如今大将军窦宪虽然想整饬约束自己，不敢有超越身份的过失，然而全天下的人不论远近都惶恐不安地秉承他的旨意，刺史、郡守等新授职赴任的人，都前去晋见与他辞别，请求通名等待接见，他们虽然捧着皇帝赐给的印章，接受了尚书交给的诏令，却也不敢随便离去，等待长的竟达到数十天。背离王室，心向私门，这就是国君威信

减损、臣下权势强大的表现。违背了人间常规，效验便在上天显现出来，即使有隐秘的谋划，神明察照其中的情况后，也仍然降下天象，表示警戒，用来告诉君主。近来，未到时间月已先满，过了十五也不亏缺，这正是臣下骄横过度，背离国君，专断独行的象征。皇上尚未深刻觉察明白，因此上天再次警戒。这确实应当畏惧，以防止灾祸的发生。《诗经》上说："敬畏上天的发怒，不敢嬉戏欢娱。"如果整饬政令，检点自身，在坏事萌发之时就加以防止和堵塞，那么就可以消灭凶妖，驱除灾害，聚集幸福了。

> 夫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去事之后，未然之明镜也。臣愚以为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权门，倾覆谄谀，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诛。间者大将军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赋敛吏人，遣使贡献。大将军虽云不受，而物不还主，部署之吏无所畏惮，纵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贪猾，竞为奸吏，小民吁嗟，怨气满腹。臣闻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从横。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
> 书奏十余日，帝以鸿行太尉兼卫尉，屯南、北宫。于是收窦宪大将军印绶，宪及诸弟皆自杀。
>
> 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
>
> 六年，鸿薨，赐赠有加常礼。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那破坏山崖的水，源于涓涓细流；遮云蔽日的树木，起于青绿色的小苗。事物微细时加以禁止就容易，挽救事物的结局就艰难。对于微细的事物人们没有谁不忽视的，以致酿成大祸。想到恩，不忍教诲，想到义，又不忍割断，过去的事情可以成为未来的明镜。臣私下认为，背离王室，投靠私家的人臣，及依托权门，颠倒是非，巴结奉承，以求容纳取媚的人，应当一律处死。近来大将军再次出征，威震州郡，所到之处，没有不向官员和百姓征收赋税的，官吏也没有不派遣使者进献财物的。大将军虽说不受，可是财物没有归还原主，部署的官吏无所畏惧，任意为非作歹，不受惩处，因此国内官员贪婪狡诈，争做坏事，百姓痛苦不堪，满腹怨气。臣听说上天不可不刚健，上天不刚健，日月星辰就不明亮；国君不可不坚强，国君不坚强，大臣与地方官就会任意横行。皇上应当顺应形势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改革政令，纠正错误，以符合上天的旨意。

奏章呈报十多天，和帝任命丁鸿代理太尉兼卫尉，驻军南、北二宫。于是收缴窦宪大将军的印信，窦宪和他的几个弟弟都自杀了。

当时有五六十万人口的大郡推举孝廉二人，只有二十万人口并兼有少数民族杂居的小郡也推举二人，和帝认为不均等，下令公卿集会讨论。丁鸿与司空刘方上书说：“凡是按人口推举孝廉的，应当有等第，少数民族杂居的，不可算在数内。从现在起，各郡国大抵二十万人的每年推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人的推举二人，六十万人的推举三人，八十万人的推举四人，百万人的推举五人，百二十万人的推举六人。不满二十万人的两年推举一人，不满十万人的三年推举一人。”和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永元六年，丁鸿去世，和帝赏赐的物品超过了礼仪的规定。儿子丁湛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丁湛死后，由儿子丁浮继承。丁浮死，由儿子丁夏继承。

论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违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国，并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后世闻其让而慕其风，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诡行生而取与妄矣。至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厚其名，于义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哉！原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乎？何其终悟而从义也！异夫数子类乎徇名者焉。

赞曰：五更待问，应若鸣钟。庭列辎驾，堂修礼容。穆穆帝则，拥经以从。丁鸿翼翼，让而不饰。高论白虎，深言日食。

评论说：孔子说：“太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季历，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孟子说：“得知了伯夷的品德，贪财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也会立志。”至于说到太伯辞让天下而离开周，伯夷禀性清洁而离开所居之国，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刻意追求辞让的名声。因此太伯被称赞为有至德之人，伯夷被称赞为贤人。后世的人知道他们辞让而敬慕他们的品德，追求他们那样的名声却不了解他们的深意，所以就出现了偏激诡诈的行为，取与之间就多虚妄了。至于邓彪、刘恺将封国让给他们的弟弟而猎取高义，使弟弟承受不合礼法的错误而自己享有盛名，从道义上来看，不是太刻薄了吗？君子立言，并不是只显现它的道理，而是用来启发天下将要醒悟的人；君子立行，并不是只保持自身的美好，而是要用它来教导天下正在行动的人。言语行动的一开一闭，能不慎重吗？推究丁鸿的内心，主旨在于忠爱吧！这就是为什么他最终觉悟而追随大义的原因了。与那几个营求自己名声的人自然不是同类。

赞辞说：桓荣等待发问，回答如同鸣钟。门前排列着车马，堂上遵循着礼仪法度。端庄的皇帝做榜样，手捧经书从师请教。丁鸿门生济济，辞让而不虚假。在白虎观发表高明的见解，借日食阐发深刻的

议论。

# 后汉书卷三十八

## 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张宗字诸君，南阳鲁阳人也。王莽时，为县阳泉乡佐。会莽败，义兵起，宗乃率阳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长安，更始以宗为偏将军。宗见更始政乱，因将家属客安邑。

及大司徒邓禹西征，定河东，宗诣禹自归。禹闻宗素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禹军到栒邑，赤眉大众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师进就坚城，而众人多畏贼追，惮为后拒。禹乃书诸将名于竹简，署其前后，乱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独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张宗岂辞难就逸乎！"禹叹息谓曰："将军有亲弱在营，奈何不顾？"宗曰："愚闻一卒毕力，百人不当；万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拥兵数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败乎！"遂留为后拒。诸营既引兵，宗方勒厉军士，坚垒壁，以死当之。禹到前县，议曰："以张将军之众，当百万之师，犹以小雪投沸汤，虽欲戮力，其势不全也。"乃遣步骑二千人反还迎宗。宗引兵始发，而赤眉卒至，宗与战，却之，乃得归营，于是诸将服其勇。及还到长安，宗夜将锐士入城袭赤眉，中矛贯胛，又转攻诸营保，为流矢所激，皆几至于死。

张宗字诸君，南阳郡鲁阳县人。王莽当政时，他担任鲁阳县阳泉乡乡佐。王莽失败后，义兵风起云涌，张宗便率领三、四百个阳泉乡民攻城夺地，西抵长安，更始帝刘玄任命张宗担任偏将军。张宗见更始帝朝内政令混乱，便带领家属迁居到安邑。

大司徒邓禹往西征讨，平定了河东郡，张宗前往归附邓禹。邓禹听说张宗一向多机智善应变，就上表推荐张宗担任偏将军。邓禹的军队到达栒邑县时，赤眉大军也将要到达，邓禹认为栒邑不便于防守，想带领军队进驻墙垣坚固的城邑，可是许多将领因害怕赤眉军追击，不敢担任后卫。邓禹便将各将领的姓名写在竹简上，排列出撤军的前后次第，胡乱地放在竹筒中，让各将领自己探取。只有张宗不肯伸手去取竹简，他说："生死由命运决定，张宗怎么能躲避艰难贪图安逸呢？"邓禹叹息着对他说："将军有父母妻小在军营，怎能不顾？"张宗说："我听说一个士兵尽力，百个士兵也难以抵挡；万人拼死，就可以横扫一切。张宗如今拥有数千士兵，正可以显扬威力，为什么害怕必定会失败呢？"于是就留守担任后卫。各军营已经带兵撤离，张宗才部署激励军士，坚守营垒，决心拼死拒敌。邓禹到前县，商议说："凭张将军的力量，抵挡百万军队，如同将小雪片投入滚汤，即使想并力拼杀，看形势也很难保全。"就派遣二千步兵骑兵返回迎接张宗。张宗带兵开始出发，赤眉军突然到来，张宗与赤眉军接战，打

退了赤眉军，才得以回到大营，于是各将领都钦佩张宗的勇气。等到回军长安后，张宗夜晚带领精锐的士兵进城袭击赤眉军，背胛被长矛刺中，又转攻赤眉军各军营城堡，被乱箭所伤，每次都差点阵亡。

及邓禹征还，光武以宗为京辅都尉，将突骑与征西大将军冯异共击关中诸营保，破之，迁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颍川桑中盗贼群起，宗将兵击定之。后青、冀盗贼屯聚山泽，宗以谒者督诸郡兵讨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盗贼复起，宗督二郡兵讨之，乃设方略，明购赏，皆悉破散，于是沛、楚、东海、临淮群贼惧其威武，相捕斩者数千人，青、徐震栗。后迁琅邪相，其政好严猛，敢杀伐。永平二年，卒于官。

法雄字文强，扶风郿人也，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张禹府，举雄高第，除平氏长。善政事，好发擿奸伏，盗贼稀发，吏人畏爱之。南阳太守鲍得上其理状，迁宛陵令。

等到邓禹被召回长安，光武帝任命张宗担任京辅都尉，带领突击的骑兵与征西大将军冯异共同进击关中各营的城堡，打败了敌军，被调任河南都尉。建武六年，各郡不设置都尉官职，张宗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建武八年，颍川郡桑中县盗贼成群起事，张宗带兵进击并将他们平定。后来青、冀二州的盗贼屯聚在山林沼泽中，张宗以谒者的身份督促各郡派军队将盗贼平定。建武十六年，琅邪、北海二郡盗贼再次起事，张宗督促二郡派兵讨伐，亲自筹划计谋策略，公开悬赏收买，盗贼全被击破瓦解。这个时候，沛、楚、东海、临淮等郡成群的盗贼害怕张宗的威武，有几千人相继被捕杀，青、徐二州的盗贼震动恐惧。后来张宗升任琅邪国相，他掌政喜好严厉苛猛，敢于杀伐。永平二年，张宗死在官任上。

法雄字文强，扶风郡郿县人，战国时齐襄王田法章的后代。秦国灭亡齐国后，齐国王室的子孙不敢再用田姓，便改姓“法”。汉宣帝时，迁居到三辅地区，世代担任郡守一级的官职。法雄起初担任郡里的功曹，被征聘到太傅张禹的官府，考核政绩被评为优等，便任命他担任平氏县的县长。法雄擅长处理政务，喜好揭发奸诈邪恶的事，县中很少发生盗贼，官吏和百姓既怕他，又爱他。南阳太守鲍得上表报告了法雄治理平氏县的情况后，法雄改任宛陵县令。

永初三年，海贼张伯路等三千余人，冠赤帻，服绛衣，自称“将军”，寇滨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初，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击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明年，伯路复与平原刘文河等三百余人称“使者”，攻厌次城，杀长吏，转入高唐，烧官寺，出系囚，渠帅皆称“将军”，共朝谒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绶，党众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节发幽、冀诸郡兵，合数万人，乃征雄为青州刺史，与王宗并力讨之。连战破贼，斩首溺死者数百人，余皆奔走，收器械财物甚众。会赦诏到，贼犹以军甲未解，不敢归降。于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议，皆以为当遂击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战，危事。勇不可恃，胜不可必。贼若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攻之未易也。及有赦

令，可且罢兵，以慰诱其心，势必解散，然后图之，可不战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罢兵。贼闻大喜，乃还所略人。而东莱郡兵独未解甲，贼复惊恐，遁走辽东，止海岛上。五年春，乏食，复抄东莱间，雄率郡兵击破之，贼逃还辽东，辽东人李久等共斩平之，于是州界清静。

雄每行部，录囚徒，察颜色，多得情伪，长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绶去。

在州四年，迁南郡太守，断狱省少，户口益增。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众。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记到，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后虎害稍息，人以获安。在郡数岁，岁常丰稔。元初中卒官。

永初三年，海贼张伯路聚集三千多人，头上束裹着红色的头巾，身穿大红色的衣服，自称“将军”，骚扰沿海九郡，杀害郡、县二级官员。起初，朝廷派遣侍御史庞雄督促州郡出兵进击，张伯路等请求投降，可是不久又聚合在一起。第二年，张伯路又与平原郡刘文河等三百余人自称“使者”，攻占厌次县城，杀死县中高级官吏，又转攻高唐县，烧毁官府，释放囚犯，首领都称“将军”，共同朝拜张伯路。张伯路头戴五梁帽，佩带着印绶，党徒逐渐多起来了，气势盛大。朝廷于是派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符节征集幽、冀二州各郡的兵力，总共数万人，又征召法雄担任青州刺史，与王宗协力征讨。他们接连几次作战都取得胜利，被杀死、淹死的盗贼有几百人，其余的都逃跑了，并收缴了大量财物和器械。适逢赦罪的诏书到达，盗贼仍认为朝廷的士兵还没有脱下战袍，不敢投降。这时王宗便召集刺史、太守共同商议，大家都认为应当乘胜出击。法雄说：“不能这样做。军械，是杀人的武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勇气不是完全可靠的，胜利不是必然会取得的。如果盗贼乘船渡海，进入远方的海岛，就不容易进攻了。如今朝廷有赦罪令，可暂且收兵，引诱贼兵，让他们宽心，这样他们必然会自动解散，然后想办法来收拾他们，就可收到不战而平定的效果。”王宗很赞同他的主张，随即停止了军事行动。盗贼得知这一情况很欢喜，就送还所掳掠的人口。只有东莱郡的士兵依然保持作战姿态，盗贼很惊恐，逃跑到了辽东，居留在海岛上。永初五年春天，盗贼因缺乏食物，又到东莱郡一带抢劫掠夺，法雄带领东莱郡的士兵将他们打败，盗贼又逃回辽东。法雄与辽东人李久共同将他们斩杀平定，于是州界便清静了。

法雄每次巡视部属，查看并记录囚徒的罪状，观察各人的表情，真假情况都区分得很清楚，那些不奉公守法的长官都被解除官职。

法雄担任青州刺史四年，又改任南郡太守，犯罪的案件减少，户口增加。南郡地处长江沔水之间，又有云梦大泽，永初年间，多虎豹豺狼为害，前任太守曾经悬赏招募猎人张网捕杀，许多人反被豺狼虎

豹伤害。法雄便移送文书到所属各县说："虎豹豺狼生活在山林，如同人们居住在城市。古代教化最美好的社会，猛兽不伤害人，这都是由于恩德信义宽厚，滋润人心，仁爱推及到了飞禽走兽。我太守虽然没什么贤德，怎敢忘记这种要义。文书到达之日，一定要毁坏槛阱，不得在山林中妄自捕杀。"这以后虎患便逐渐停息，人们得以安居。法雄在南郡担任太守的几年，年年丰收。元初年间，法雄死在做官的任所。

子真，在《逸人传》。

滕抚字叔辅，北海剧人也。初仕州郡，稍迁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职，兼领六县。风政修明，流爱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遗。

顺帝末，扬、徐盗贼群起，磐牙连岁。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乱，屯据历阳，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冯绲将兵督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之。耀、显军败，为贼所杀。又阴陵人徐凤、马勉等复寇郡县，杀略吏人。凤衣绛衣，带黑绶，称"无上将军"，勉皮冠黄衣，带玉印，称"黄帝"，筑营于当塗山中。乃建年号，置百官，遣别帅黄虎攻没合肥。明年，广陵贼张婴等复聚众数千人反，据广陵。朝廷博求将帅，三公举抚有文武才，拜为九江都尉，与中郎将赵序助冯绲合州郡兵数万人共讨之。又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梁太后虑群贼屯结，诸将不能制，又议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会抚等进击，大破之，斩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级，徐凤遂将余众攻烧东城县。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凤，斩之，封安为平乡侯，邑三千户。拜抚中郎将，督扬徐二州事。抚复进击张婴，斩获千余人。赵序坐畏懦不进，诈增首级，征还弃市。又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抚乘胜进击，破之，斩孟等三千八百级，虏获七百余人，牛马财物不可胜算。于是东南悉平，振旅而还。以抚为左冯翊，除一子为郎。抚所得赏赐，尽分于麾下。

法雄的儿子法真的事迹，记载在《逸民列传》中。

滕抚字叔辅，北海郡剧县人。起初在州郡任职，逐渐升迁为涿县县令，他具有文武两方面的才能。太守认为他有能力，便委托他担任郡中的职务，兼管涿郡的其它六县。他的政令教化美好昌明，给百姓带来福泽，任事七年，在路上出现了无人拾捡别人失物的风尚。

汉顺帝末年，扬、徐二州盗贼交相勾结，连年闹事。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人聚合一起进行叛乱，占据历阳县，成为江、淮一带的大祸患，朝廷派遣御史中丞冯绲带兵统领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进行讨伐。尹耀、邓显作战失败，被盗贼杀死。又有阴陵人徐凤、马勉等人再次侵犯郡县，杀害掠夺官吏与百姓。徐凤身穿绛红色衣服，佩戴黑色绶带，自称"无上将军"，马勉头戴皮帽，身穿黄衣，佩着玉印，自称"黄帝"。他们在当塗县山中建筑营垒，建立年号，设置百官，派遣别将黄虎攻陷了合肥。第二年，广陵贼张婴等人又聚集几千人反叛，占据了广陵县城。朝廷广泛征求将帅，三公举荐滕抚文

武兼备，被任命为九江都尉，与中郎将赵序协助冯绲集合州郡兵力共数万人，进讨张婴。滕抚又广泛悬赏招募，赏赐钱财、土地各有等第。梁太后担心各地盗贼聚集，将领们不能制服，又议定派遣太尉李固。李固尚未出发，适逢滕抚等人进军，大败盗贼，斩杀了马勉、范容、周生等一千五百人，徐凤则带领剩下的人马攻夺并烧毁东城县城。下邳人谢安响应召募，带领他的族人、亲友设下埋伏，袭击徐凤，将徐凤杀死，谢安被封为平乡侯，领受三千户交纳的租税。滕抚被任命为中郎将，总管扬、徐二州军事。滕抚又进军攻击张婴，杀死并虏获一千多人。赵序因为胆小懦弱不敢进军，又虚报杀敌数目，被朝廷召回处死。又有历阳盗贼华孟自称“黑帝”，攻占九江，杀害郡守。滕抚乘胜进军，打败华孟的军队，斩杀华孟等三千八百多人，虏获七百多人，缴获的牛马、财物不可计数。于是东南方的盗贼全部平定，滕抚大振军威回到京城。朝廷任命他担任左冯翊，又让他保举一个儿子担任郎官。滕抚将所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他的部下。

性方直，不交权势，宦官怀忿。及论功当封，太尉胡广时录尚书事，承旨奏黜抚，天下怨之。卒于家。

冯绲字鸿卿，巴郡宕渠人也，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父焕，安帝时为幽州刺史，疾忌奸恶，数致其罪。时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焕、光，赐以欧刀。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奋即斩光收焕。焕欲自杀，绲疑诏文有异，止焕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它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焕从其言，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征奋抵罪。会焕病死狱中，帝愍之，赐焕、光钱各十万，以子为郎中。绲由是知名。

家富好施，赈赴穷急，为州里所归爱。初举孝廉，七迁为广汉属国都尉，征拜御史中丞。顺帝末，以绲持节督扬州诸郡军事，与中郎将滕抚击破群贼，迁陇西太守。后鲜卑寇边，以绲为辽东太守，晓喻降集，虏皆弭散。征拜京兆尹，转司隶校尉，所在立威刑。迁廷尉、太常。

滕抚性格正直，不接交权贵，宦官对此十分恼怒。等到评定功绩进行封赏时，太尉胡广当时总领尚书事，遵照皇帝的旨意上奏章罢免了滕抚的官职，天下人都感到怨恨。滕抚死在家中。

冯绲字鸿卿，巴郡宕渠县人，年轻时学《春秋》和《司马兵法》。他的父亲冯焕，在汉安帝时任幽州刺史，痛恨奸诈邪恶的人，多次查办他们的罪行。那时玄菟太守姚光也结下不少冤家。建光元年，怨恨他们的人就伪造了一封皇帝的诏书谴责冯焕和姚光，并把刑刀赐给他们。又下令给辽东都尉庞奋，叫他迅速施刑，庞奋就杀了姚光，逮捕了冯焕。冯焕想自杀，冯绲怀疑诏书的内容有假，劝阻冯焕说：“父亲在幽州时，立志要铲除奸恶，实在没有其他的问题，必定是恶人胡乱伪造诏书，谋划施展罪恶勾当。希望父亲把这事报告皇上，再甘心领罪也不晚。”冯焕听从了他的意见，上书为自己辩冤，

诏书果然是奸诈小人所造，皇帝召来庞奋抵罪。这时冯焕病死在狱中，安帝哀怜他们，赏给冯焕、姚光两家各十万钱，任用冯焕和姚光的儿子作郎中。冯绲从此就出了名。

冯绲家里富裕，喜好施舍，他赴人急难，赈困救穷，受到州里人的爱戴。起先被推举为孝廉，七次升迁后担任了广汉属国都尉，又被征聘为御史中丞。顺帝末年，朝廷派遣冯绲持符节统领扬州诸郡军事，与中郎将滕抚打败各地盗贼，被调任为陇西太守。后来鲜卑族侵犯边境，朝廷任命冯绲担任辽东太守，他明白开导鲜卑族，叫他们投降安定，于是敌虏都停止作乱，全部解散。朝廷征召他担任京兆尹，又转为司隶校尉，他所到的地方都树立了声势和权威。后升任为廷尉、太常。

> 时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众转盛，而零陵蛮贼复反应之，合二万余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又武陵蛮夷悉反，寇掠江陵间，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并奔走，荆南皆没。于是拜绲为车骑将军，将兵十余万讨之，诏策绲曰："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已命有司祖于国门。《诗》不云乎：'进厥虎臣，阚如虓虎，敷敦淮渍，仍执丑虏。'将军其勉之！"

> 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前后所遣将帅，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绲性烈直，不行贿赂，惧为所中，乃上疏曰："势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无猜，盗跖可信。故乐羊陈功，文侯示以谤书。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尚书朱穆奏绲以财自嫌，失大臣之节。有诏勿劾。

当时长沙的蛮人侵犯益阳，屯兵聚集了很长时间，到延熹五年，人数更多。这时零陵郡的蛮贼又反叛接应，集合二万多人，攻占烧毁城郭，杀伤县级官吏。又有武陵郡的蛮夷全部反叛，侵犯掠夺江陵一带，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一同逃跑，荆州、南郡全部沦陷了。这时朝廷便任命冯绲担任车骑将军，带领十多万军队进行讨伐，诏书勉励冯绲说："蛮夷扰乱中原，长久没有得到讨伐和追捕，他们烧毁都城，践踏官吏和百姓。州郡的将士官吏，应当为职而死的臣僚，争相奔逃，竟不曾回头看望，应该感到惭愧。将军一向有威猛的声名，因此选拔你统率军队。前代的陈汤、冯奉世、傅介子这班人，以少胜多，郅支、夜郎、楼兰等国元戎的头，都悬挂在京都的大街上，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刻石记功，这些事都是将军所熟知的。如今除了将军，谁可与我修复前代的功绩？进军的时机，权变的策略，完全由将军决断，出都城以后的事，不再由朝廷制御。已命令有关官吏在国门祭祀路神，把酒饯行。《诗经》不是这样说吗：'进军的

那些勇猛如虎的大臣，愤怒的吼声如同猛虎咆哮。大军临近淮水边，于是活捉了众多的敌人。’将军可要努力啊！”

当时天下正发生饥荒，国库空虚，每次出兵征讨，常减少公卿的俸禄，朝廷还向王侯借取田租赋税，前后被派遣的将帅，宦官总是以损耗军费的罪名进行诬陷，将帅常因此而受到责罚。冯绲性格刚烈正直，不贿赂宦官，担心被陷害，便向皇帝上奏章说：“如果情势能够容纳奸邪，伯夷就成为可疑的人；如果说不要猜疑，盗跖就成为可信的人。因此乐羊在陈述功绩时，魏文侯出示了诬谤的书信。希望朝廷派遣一个中常侍监督军中费用。”尚书朱穆上奏章，指责冯绲因军费而自生嫌疑，丧失大臣的气度。皇帝下诏书不赞同弹劾冯绲。

绲军至长沙，贼闻，悉诣营道乞降。进击武陵蛮夷，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诏书赐钱一亿，固让不受。振旅还京师，推功于从事中郎应奉，荐以为司隶校尉，而上书乞骸骨，朝廷不许。监军使者张敞承宦官旨，奏绲将傅婢二人戎服自随，又辄于江陵刻石纪功，请下吏案理。尚书令黄儁奏议，以为罪无正法，不合致纠。会长沙贼复起，攻桂阳、武陵，绲以军还盗贼复发，策免。

顷之，拜将作大匠，转河南尹。上言“旧典，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帝不纳。复为廷尉。时山阳太守单迁以罪系狱，绲考致其死。迁，故车骑将军单超之弟，中官相党，遂共诽章诬绲，坐与司隶校尉李膺、大司农刘祐俱输左校。应奉上疏理绲等，得免。后拜屯骑校尉，复为廷尉，卒于官。

绲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书》，善推步之术。拜降虏校尉，终于家。

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也。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为政严峻，明于发擿奸非，吏人谓之神明。迁文安令，遇时疾疫，谷贵人饥，尚开仓禀给，营救疾者，百姓蒙其济。时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见尚甚奇之。

冯绲带领军队到长沙，盗贼得知这一消息，全都前往营道请求投降。冯绲进军攻打武陵郡的蛮夷，斩杀四千多人，降服十多万人，荆州获得平定。皇帝下诏书赏钱一亿，冯绲坚决推辞。他整军扬威回到京城，将战功推让给从事中郎应奉，并推荐应奉担任司隶校尉，自己上书请求退职，朝廷不答应。监军使者张敞秉承宦官的旨意，上奏章说冯绲带着两个亲近的侍女，让她们穿了军服跟随自己，又肆意在江陵刻石为自己记功，请皇上交给官吏查处。尚书令黄儁上书，认为加罪冯绲，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不应当给予处治。恰遇长沙盗贼又起，进攻桂阳，武陵，冯绲因为撤军后盗贼再起，被下令免除官职。

不久，冯绲被任命为将作大匠，又改任河南郡的行政长官。冯绲给皇帝上书说：“按照旧有的法典，宦官的子弟不可以担任管理民众的官职。”皇帝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冯绲再次担任廷尉，当时山阳太守单迁犯罪被囚禁在监狱，冯绲考核查办，将他判处死刑。单迁，是

已故车骑将军单超的弟弟，宦官们便互相勾结，共同上奏章诽谤诬陷冯绲，冯绲与司隶校尉李膺、大司农刘祐被一同送往左校罚做苦工。应奉上书替冯绲等人进行申辩，得以免罪。以后冯绲被任命为屯骑校尉，又担任廷尉，死在做官的任所。

冯绲的弟弟冯允，品行纯洁，有孝心，能领会《尚书》，擅长推算天文历法的学术，被任命为降虏校尉，后老死在家中。

度尚字博平，山阳郡湖陆县人。他家中贫困，不修养学业品行，未被乡里人所举荐。由于长时间贫穷，就替同郡的宦官侯览看守田庄，因而能成为郡上的计吏，被任命为郎中，担任了上虞县县长。度尚处理政事严厉急切，对奸邪的人和事检举揭发得很精细，官吏、百姓都称赞他神明。度尚被改任为文安县令时，正碰上疾病流行，谷价昂贵，百姓饥饿，度尚便开仓给予粮食，营救患病的人，百姓受到他的接济。当时冀州刺史朱穆巡视部属，见到度尚，对他的才能感到很惊异。

> 延熹五年，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入桂阳、苍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不能克。豫章艾县人六百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县令，众渐盛。又遣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军败，睦、度奔走。桓帝诏公卿举任代刘度者，尚书朱穆举尚，自右校令擢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穷追数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获珍宝。而阳、鸿等党众犹盛，尚欲击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计缓之则不战，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阳、潘鸿作贼十年，习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进，当须诸郡所发悉至，尔乃并力攻之。申令军中，恣听射猎。兵士喜悦，大小皆相与从禽。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来还，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劳，深自咎责，因曰：“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众闻咸愤踊，尚敕令秣马蓐食，明旦，径赴贼屯。阳、鸿等自以深固，不复设备，吏士乘锐，遂大破平之。

延熹五年，长沙、零陵盗贼共七八千人，自称“将军”，攻入桂阳、苍梧、南海、交阯等郡，交阯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跑，两郡都丧失。朝廷派遣御史中丞盛修召募兵力进行讨伐，却未能取胜。豫章郡艾县有六百多人，响应召募，却得不到奖赏，内心怨愤，于是反叛，焚烧长沙郡县，侵犯益阳，杀害县令，且人数在不断增加。朝廷又派遣使臣马睦督促荆州刺史刘度进行讨伐，作战失败，马睦、刘度逃跑。桓帝下诏书让公卿推荐能替代刘度的人，尚书朱穆举荐度尚，度尚便从右校令提升为荆州刺史。度尚亲自率领部队，与士兵同甘共苦，又广泛召募各种蛮夷士兵，公开设金悬赏，然后进军，大败贼兵，投降的有几万人。桂阳惯贼首领卜阳、潘鸿等人害怕度尚威严酷烈，逃跑到山谷中。度尚一直追赶几百里，进入南海郡，击破贼兵的

三个营寨，缴获许多珍宝。可是卜阳、潘鸿的党徒仍旧众多，度尚想进军讨伐，但士兵骄奢，缺乏斗志。度尚考虑到，延缓进军就会停止战斗，如果紧逼，盗贼必定逃亡，于是他就扬言卜阳、潘鸿做贼已十年，长于攻守，如今官军兵力单薄，不可轻易进军，须等到各郡派遣的兵力全部到来，才可以合力进攻。又公开在军中宣告，可以听凭士兵去打猎。兵士高兴，不论大小野兽都放肆追捕。度尚便暗中派遣所亲近的人偷偷放火烧毁士兵的军营，士兵聚积的珍贵物品全被烧光。士兵打猎回来见此情景，没有谁不痛哭流涕的。度尚慰劳所有的士兵，深深地追究自己的罪过，趁机说：“卜阳等人的财宝足可使你们几代富裕，各位只是不齐心罢了。你们所损失的很少很少，哪里值得记在心里！”众人听后，都奋发振作，度尚下令士兵喂好马匹，吃饱肚子，第二天早晨，径直奔赴盗贼的营垒。卜阳、潘鸿自认为驻地僻远，营垒坚固，不再加以防备，官吏士兵乘着锐气，大败贼兵，将他们讨平。

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明年，征还京师。时荆州兵朱盖等，征戍役久，财赏不赡，忿恚，复作乱，与桂阳贼胡兰等三千余人复攻桂阳，焚烧郡县，太守任胤弃城走，贼众遂至数万。转攻零陵，太守陈球固守拒之。于是以尚为中郎将，将幽、冀、黎阳、乌桓步骑二万六千人救球，又与长沙太守抗徐等发诸郡兵，并势讨击，大破之，斩兰等首三千五百级，余贼走苍梧。诏赐尚钱百万，余人各有差。

时抗徐与尚俱为名将，数有功。徐字伯徐，丹阳人，乡邦称其胆智。初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由是境内无复盗贼。后为中郎将宗资别部司马，击太山贼公孙举等，破平之，斩首三千余级，封乌程东乡侯五百户。迁太山都尉，寇盗望风奔亡。及在长沙，宿贼皆平。卒于官。桓帝下诏追增封徐五百户，并前千户。

复以尚为荆州刺史。尚见胡兰余党南走苍梧，惧为己负，乃伪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于是征交阯刺史张磐下廷尉。辞状未正，会赦见原。磐不肯出狱，方更牢持械节，狱吏谓磐曰：“天恩旷然而君不出，可乎？”磐因自列曰：“前长沙贼胡兰作难荆州，余党散入交阯。磐身婴甲胄，涉危履险，讨击凶患，斩殄渠帅，余尽鸟窜冒遁，还奔荆州。刺史度尚惧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见诬。磐备位方伯，为国爪牙，而为尚所枉，受罪牢狱。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磐实不辜，赦无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乞传尚诣廷尉，面对曲直，足明真伪。尚不征者，磐埋骨牢槛，终不虚出，望尘受枉。”廷尉以其状上，诏书征尚到廷尉，辞穷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阳人，以清白称，终于庐江太守。

度尚出兵三年，各地的盗贼全部被平定。延熹七年，度尚被封为右乡侯，调任桂阳太守。第二年，被征召回京城。当时荆州士兵朱盖等人，因为自己征战服役的时间长，赏赐的钱财不充裕，内心愤恨，又作乱，与桂阳盗贼胡兰等三千多人再次进攻桂阳，焚烧郡县。桂阳太守任胤弃城逃跑，贼兵的人数于是发展到几万。贼兵又转攻零陵，零陵太守陈球坚守抵抗。这时朝廷命度尚担任中郎将，统领幽州、冀

州、黎阳、乌桓等地步兵骑兵共二万六千人援救陈球，又与长沙太守抗徐等人调动各郡的兵力，共同出击，大败贼兵，斩杀胡兰等三千五百人，其余的盗贼逃跑到了苍梧。皇帝下诏书赏赐度尚钱一百万，其他人的赏赐各有不同。

当时抗徐与度尚同为著名将领，多次建功。抗徐字伯徐，丹阳人，乡里人称赞他智勇双全。抗徐最初试用为宣城县长，他将居住在深林远湖梳锥形发髻讲话像鸟声的人全都迁居到县城边，从此境内再没有出现盗贼。此后抗徐担任中郎将宗资的别部司马，带兵攻打太山的盗贼公孙举等人，将贼兵击败平定，斩杀三千多人，被封为乌程东乡侯，食五百户租税。他调任为太山都尉后，盗贼望风奔逃。后来在长沙，惯贼都被平定。抗徐最后死在做官的处所。桓帝下诏令追赠给他五百户，合前所赏赐，总共一千户。

朝廷又任命度尚担任荆州刺史。度尚得知胡兰剩下的党徒逃跑到苍梧，担心牵累自己，就上书谎报苍梧的盗贼窜入荆州境内，朝廷于是征召交阯刺史张磐交给廷尉治罪。狱词还未对证，就碰上赦罪被原谅。张磐不肯出狱，反将械具牢牢地戴紧，狱吏对张磐说："皇恩浩荡而您却不出监狱，可以吗？"张磐便自己陈述说："先前长沙贼胡兰在荆州作乱，剩下的党徒散入交阯。我张磐身披战衣，不避艰险，讨伐凶恶的敌人，斩杀他们的头领，其余的人都像鸟兽一样逃窜，奔回荆州。刺史度尚害怕我张磐上书，担心自己承担罪责，反上奏诬陷我。张磐身为一方之长，国家的武将，却被度尚所冤枉，在牢狱受罪。事情有虚实，法律有是非。张磐确实无罪，如果讲赦免，我没有什么应赦免的罪。如果忍受冤枉，只图眼前免受损害，那么我将永远蒙受被侵凌欺侮的耻辱，活着便成为恶官，死后就成为坏鬼。请求传度尚前往廷尉，当面对证曲直，辨明真假。如果不征召度尚，张磐愿意死在监狱，永不白白地出狱，蒙受尘垢，忍受冤枉。"廷尉将张磐的申诉报告皇上，皇上下诏书召度尚到廷尉，度尚无言对答，应受到惩罚，因为先前有功得以赦免。张磐字子石，丹阳人，以品行高洁著称，后来死在庐江太守任上。

尚后为辽东太守，数月，鲜卑率兵攻尚，与战，破之，戎狄惮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

杨琁字机平，会稽乌伤人也。高祖父茂，本河东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封乌伤新阳乡侯。建武中就国，传封三世，有罪国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乔，为尚书，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桓帝爱其才貌，诏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琁初举孝廉，稍迁，灵帝时为零陵太守。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琁力弱，吏人忧恐。琁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

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然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赵凯，诬奏琁实非身破贼，而妄有其功。琁与相章奏，凯有党助，遂槛车征琁。防禁严密，无由自讼，乃噬臂出血，书衣为章，具陈破贼形势，及言凯所诬状，潜令亲属诣阙通之。诏书原琁，拜议郎，凯反受诬人之罪。

度尚后来担任辽东太守，到任几个月后，鲜卑人带兵攻打度尚，度尚与鲜卑军交战，把他们打败，使戎狄感到害怕。延熹九年，度尚五十岁，死在辽东太守的官任上。

杨琁字机平，会稽郡乌伤县人。他的高祖父杨茂，原是河东人，跟随光武帝征战，担任威寇将军，被封为乌伤县新阳乡侯。建武年间回到封地，传封了三代，因犯罪被废除封国，于是就居住在乌伤县了。他的父亲杨扶，担任交阯刺史，有理政的才能与名声。他的哥哥杨乔，担任尚书，容貌美丽，仪表堂堂，多次上书谈论政事。桓帝爱杨乔才貌双全，下诏把公主给他做妻子，杨乔坚决拒绝不答应，于是闭口不进饮食，七天便死去了。

杨琁起初被推举为孝廉，逐渐升迁，灵帝时担任零陵太守。那时苍梧、桂阳奸猾的盗贼集结一起，攻打郡县，贼人众多而杨琁力量单薄，官吏百姓都感到恐惧忧虑。杨琁就特制了几十辆马车，把装满石灰的大口袋放在车上，将布索系在马尾上，又制作兵车，专门装设弓弩，约定日期与贼兵会战。会战那天，杨琁命令将马车摆在前列，顺风扬起石灰，贼兵睁不开眼，官军趁机点火烧布索，布索燃烧起来，马惊恐，狂奔冲涌，撞入贼阵，乘势将后车的弓箭一齐发射，金鼓齐鸣，响声震天。群盗惊慌瓦解，官军追赶杀伤无数贼兵，将贼首领的头悬挂示众，郡内因此安定。荆州刺史赵凯，上奏诬陷杨琁并非亲身打败贼兵，功绩不实在。杨琁上奏与赵凯争辩，赵凯有党羽帮助，朝廷就用囚车征回杨琁。因防守禁锢严密，杨琁无从申诉，便咬破手臂，流出鲜血，将奏章写在衣服上，详细陈述打败贼兵的形势，及被赵凯所诬害的情状，秘密地让亲属前往宫殿通报。皇帝下诏书赦免杨琁，任命他担任议郎，赵凯反而以诬告被判罪。

琁三迁为勃海太守，所在有异政，以事免。后尚书令张温特表荐之，征拜尚书仆射。以病乞骸骨，卒于家。

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浸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数将者，并宣力勤虑，以劳定功，而景风之赏未甄，肤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难乎以免。

赞曰：张宗裨禹，敢殿后拒。江、淮、海、岱，虔刘寇阻。其谁清之？雄、尚、绲、抚。琁能用谲，亦云振旅。

杨琁三次调动官职后，担任勃海太守，他所到的地方都有特殊的

政绩，后又因事被免职。后来尚书令张温特地上表举荐他，朝廷征召他担任尚书仆射。杨琁因患病请求退职，死在家中。

评论说：安帝、顺帝以后，国家的声威气势逐渐减弱，盗寇扰攘，逐渐广远，都是因为时政的衰败而发生，盗贼不分时月地抢夺土地和百姓，假借王侯称号的数以十计。有的假托神道显示征验，有的故意乱穿古代帝王、诸侯的礼服。然而他们的头领魁首都没有名声，以至于军营遍布四郊，朝廷首尾奔跑，疲于奔命。至于以上的几个将领，一并效力，勤勉谋划，应以功劳定奖赏，然而祥和之风到来时却奖赏不明，浮泛不实的谗言互相牵连。从这些事来推论，政道就难以免除祸害了。

赞辞说：张宗辅助邓禹，敢于担任后卫。长江、淮河、南海、泰山，杀戮掠夺，寇暴不断。谁去扫清？有法雄、度尚、冯绲，滕抚。杨琁能用计谋，也可说扬威军旅。

# 后汉书卷三十九

##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养，死无以葬。"子曰："啜菽饮水，孝也。"夫钟鼓非乐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存器而忘本，乐之遁也；调器以和声，乐之成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禄，养之大也。故言能大养，则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义养，则仲由之菽，甘于东邻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养者，是以耻禄亲也。存诚以尽行，孝积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

中兴，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诏褒宠义，赐谷千斛，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加赐羊酒。寿终于家。

孔子说："孝，没有什么比敬侍父母更大的了，敬侍父母，没有什么比祭天时让祖先配享更大的了，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子路说："贫穷可真让人痛心啊！父母活着没法供养，父母死了没法安葬。"孔子说："喝豆粥，饮清水，也是孝啊！"钟鼓虽说不是音乐的根本，可这类乐器终不可去掉；三牲虽不是表达孝心的主要方式，可奉养终不可废弃。设置乐器却忘记了移风易俗这个根本，就失去了音乐的本意；调理器乐使声音协和，这才是音乐的成功。崇尚供养却伤害德行，这是对孝的牵累；修养自己而获得官职，这便是最高的奉养。所以说能做到最高的奉养，如同周公在祖庙祭祀文王，引来天下的祭祀；假如说以道义养亲，那么仲由的豆粥，比东邻的三牲更甜。那些人因为忧虑清水豆粥供养的微薄，便去求取俸禄来进行供养，这就是用耻辱来奉养父母。保持真诚而使品德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聚积孝心而使俸禄丰厚，这才是能以道义养亲的人。

光武帝中兴时，庐江人毛义，字少节，家中贫穷，以孝行著称。南阳人张奉仰慕他的名声，前往拜访他。张奉刚坐定，郡府征召的文书恰好到达，聘任毛义代理庐江县令，毛义捧着文书进入内室，喜悦之情表现在脸色上。张奉是个志节高尚的人，内心鄙视毛义这种见禄而喜的行为，悔恨自己不该到这里来，便坚决辞去。到毛义的母亲去世，毛义便辞官守孝。公府多次进行征召，聘他任县令，进退出入都

按照礼节。后来毛义又被举荐为贤良，官府派公车征召，毛义终究没有前往。张奉叹息说：“贤人本不可推测。毛义往日的欢喜，仅仅是为了父母而降志屈任官职。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家贫父母年老，不挑选官位而出任’的人了。”建初年间，章帝下诏褒奖毛义，赐给他稻谷一千斛，并经常在每年八月派遣长吏来问候，又加赠羊和酒。毛义年老死在家中。

安帝时，汝南薛包孟尝，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及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而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后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建光中，公车特征，至，拜侍中。包性恬虚，称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加礼如毛义。年八十余，以寿终。

若二子者，推至诚以为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以成名受禄致礼，斯可谓能以孝养也。若夫江革、刘般数公者之义行，犹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

刘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旷，显宗后改为平。王莽时为郡吏，守菑丘长，政教大行。其后每属县有剧贼，辄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称其能。

安帝时，有汝南人薛包，字孟尝，喜读书，品行忠厚，母亲去世，他因特别孝顺而出名。父亲娶了后妻便厌恶薛包，将薛包分出去居住，薛包日夜悲号哭泣，不愿离去，以致被捶击拷打。不得已，薛包就搭个小屋寄居在房舍外，每天早晨入房洒水扫地，父亲发怒，又驱赶他。薛包便寄居在里门，服侍父母，从早到晚不间断。这样日积月累，过了一年多时间，父母感到惭愧，就让薛包回家居住。后来父母去世，薛包服孝六年，守丧极度悲哀。这以后弟弟要求分财产另外居住，薛包无法阻止，便平分家里的财物。分奴婢时，他拉着那些年纪老的说：“他们与我共事时间长，你不会使用他们。”分田地时，就自取那些荒芜了的，说：“我年轻时管理过，内心恋恋不舍。”分器物时，就取那些朽败了的，说：“这些东西是我平常使用的，它们使我身体安适。”弟弟多次家财破败，薛包便常给予接济供应。建光年间，官府派公车特地征召薛包。他到达朝廷后，被任命为侍中。薛包生性淡于名利，称病不理事，以死请求辞官。皇帝下诏，允许薛包带职务回家养病，优厚的礼遇如同毛义。薛包活了八十多岁，老死在家中。

像这两个人，讲求以至诚作为德行，言行诚实不欺，使人感动，因而成名领受俸禄获得礼遇，这可说是以孝养亲的人了。至于江革、刘般等几个人的道义品行，志向也是这样。因此撰写他们的事迹记录

在篇章。

刘平字公子，楚郡彭城县人，原名旷，明帝即位后改为平。新莽王朝时，刘平担任郡中官吏，代理菑丘县长，政令教化普遍推行。这以后每当属县有势力强大的盗贼，郡守就命令刘平前往代理县长，他所到之处都得到治理。因此全郡人都称赞他的才能。

> 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后贼复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与母俱匿野泽中。平朝出求食，逢饿贼，将亨之，平叩头曰："今旦为老母求菜，老母待旷为命，愿得先归，食母毕，还就死。"因涕泣。贼见其至诚，哀而遣之。平还，既食母讫，因白曰："属与贼期，义不可欺。"遂还诣贼。众皆大惊，相谓曰："常闻烈士，乃今见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于是得全。

> 建武初，平狄将军庞萌反于彭城，攻败郡守孙萌。平时复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创，困顿不知所为，号泣请曰："愿以身代府君。"贼乃敛兵止，曰："此义士也，勿杀。"遂解去。萌伤甚气绝，有顷苏，渴求饮。平倾其创血以饮之。后数日萌竟死，平乃裹创，扶送萌丧，至其本县。

> 后举孝廉，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服阕，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刺史、太守行部，狱无系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问，唯班诏书而去。后以病免。

刘玄称帝时，天下动乱，刘平的弟弟刘仲被贼寇杀死。这以后，贼寇又突然到来，刘平扶侍母亲，奔走逃难。刘仲的遗腹女这时才一岁，刘平抱着刘仲的女儿，却丢弃了自己的儿子。刘平的母亲想要返路取回刘平的儿子，刘平不同意，说："情势不能使两个小孩都活下来，刘仲不可以断绝后人。"于是离开，不再回头，与母亲一同隐藏在荒野水泽中。刘平早晨出来寻找食物，碰上饿贼，要将他烹煮用来充饥。刘平叩头说："今天早晨替老母找菜，老母等着我活命，希望你们能让我先回去，给母亲供食完毕，我就返回请死。"因而痛哭流涕。贼寇见他一片诚心，同情他，便将他放回。刘平返回，供母亲饮食完毕，他自言自语地说："刚才与贼寇有约，按理不当欺骗。"于是又前来见贼寇。贼人都感到十分吃惊，互相说："我们时常听说有重义轻生的人，今天才见到。你回去吧，我们不忍心吃你。"刘平终于得到保全。

建武初年，平狄将军庞萌在彭城反叛，打败了郡守孙萌。刘平当时又担任郡中官吏，便冒着刀锋伏在孙萌身上，受伤七处，疲惫得不知道要怎么办，哭泣着请求说："让我代替府君去死。"贼人便收住兵器说："这是个义士，不要杀。"于是放开他走了。孙萌伤势很重，气息断绝，过了一会才苏醒过来，口渴要喝水。刘平倾尽自己伤口的血让孙萌饮用。几天后，孙萌还是死了，刘平便包裹好自己的伤口，运

送孙萌的尸体回原籍安葬。

后来刘平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阴郡守的僚佐，太守刘育很看重他，让他担任郡职并上书举荐他。适逢刘平因父亲去世而辞去官职。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全椒县长。他从政时对人广有恩惠，百姓怀念感激他，有的人多报财产以便多缴赋税，有的人少报年龄以便服劳役。州、郡行政长官巡行部属时，发现全椒县狱中没有关押的囚犯，人们各得其所，不知道要问些什么，只颁布皇帝的文告便走了。刘平后来因病辞去官职。

显宗初，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荐平及琅邪王望、东莱王扶曰："臣窃见琅邪王望、楚国刘旷、东莱王扶，皆年七十，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应在朝次。臣诚不足知人，窃慕推士进贤之义。"书奏，有诏征平等，特赐办装钱。至皆拜议郎，并数引见。平再迁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数荐达名士承宫、郇恁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于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会稽，自议郎迁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时州郡灾旱，百姓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禀粮，为作褐衣。事毕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请，章示百官，详议其罪。时公卿皆以为望之专命，法有常条。钟离意独曰："昔华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国，《春秋》之义，以为美谈。今望怀义忘罪，当仁不让，若绳之以法，忽其本情，将乖圣朝爱育之旨。"帝嘉意议，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修节行，客居琅邪不其县，所止聚落化其德。国相张宗谒请，不应，欲强致之，遂杖策归乡里。连请，固病不起。太傅邓禹辟，不至。后拜议郎，会见，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沉正，不可干以非义，当世高之。永平中，临邑侯刘复著《汉德颂》，盛称扶为名臣云。

明帝初年，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举荐刘平及琅邪人王望、东莱人王扶说："我得知琅邪人王望、楚国刘旷、东莱王扶，都到了七十岁，秉性安静闲适，不慕富贵，他们居住的地方，无论城邑或乡里都受到感化。他们修养品行，做事合乎道义，应当位列朝臣。我知道自己确实缺少知人之明，可是内心仰慕推贤进士的大义。"奏疏呈上后，皇帝下诏征召刘平等人，还特地赐给了办理行装的费用。三人到达后，都被任命为议郎，并多次一同受到召见。刘平又升任侍中，永平三年，被任命为宗正，曾多次向朝廷举荐通达事理的知名人士承宫、郇恁等。刘平出任宗正共八年，因为年老患病，自请退职，死于家中。

王望字慈卿，客居会稽讲学，从议郎升为青州刺史，很有威名。当时州郡发生旱灾，百姓贫穷困苦，王望巡视所管辖的地区，在路上看到饥饿的人群，赤身裸体，以野草为食物，共有五百多人。王望怜悯这些灾民，便根据实际情况拿出所在地方的粮食布料，供给百姓粮食，替他们缝制短衣。事情办好后才上书报告，皇帝认为王望没有在

事前上表请示，明确地指示百官认真讨论王望的罪过。当时三公九卿都认为王望没有领受国君的命令而独断专行，应当按规定的法律惩处。唯独钟离意说：“从前的华元、子反，是楚、宋两国的忠良大臣，他们没有秉承国君的命令，擅自让两个国家议和，符合《春秋》的道义，被传为美谈。如今王望心怀道义而忘记了犯罪，面对着仁德而不推让，如果用法律来惩处他，忽视了实情，这就违背了圣朝爱护保育老百姓的本旨。”皇帝赞赏钟离意的意见，便赦免了王望，不加处罚。

王扶字子元，东莱郡掖县人，年轻时注重修养品行，客居在琅邪郡不其县，所居住的乡村受到了他德行的感化。琅邪郡行政长官张宗送去名帖邀请他，王扶没有答应，张宗想强迫他应聘，他便执鞭驱马回到原籍。张宗接连发出邀请，王扶坚决托病拒绝。太傅邓禹派人征召，他也没有前往。后来王扶被任命为议郎，国君召见时，他态度谦恭谨慎，好像不善于言辞。然而他性格深沉庄正，不可用不合道义的事情去冒犯他，当世的人都敬仰他。永平年间，临邑侯刘复著《汉德颂》，极力称赞王扶为有名望的大臣。

赵孝字长平，沛国蕲人也。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担。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闻孝当过，以有长者客，扫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因问曰：“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何时至乎？”孝曰：“寻到矣。”于是遂去。及天下乱，人相食。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谓曰：“可且归，更持米糒来。”孝求不能得，复往报贼，愿就亨。众异之，遂不害。乡党服其义。州郡辟召，进退必以礼。举孝廉，不应。

永平中，辟太尉府，显宗素闻其行，诏拜谏议大夫，迁侍中，又迁长乐卫尉。复征弟礼为御史中丞。礼亦恭谦行己，类于孝。帝嘉其兄弟笃行，欲宠异之，诏礼十日一就卫尉府，太官送供具，令共相对尽欢。数年，礼卒，帝令孝从官属送丧归葬。后岁余，复以卫尉赐告归，卒于家。孝无子，拜礼两子为郎。

赵孝字长平，沛国蕲县人。父亲赵普，王莽执政时担任田禾将军，朝廷任赵孝做了郎官。赵孝每次休假回家，常穿着白色的布衣，挑着担子步行。有次他从长安回乡，想要在驿站歇宿。亭长事先听说赵孝要从这里经过，认为有高贵的客人到来，便洒扫房舍准备迎接。赵孝到达后，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亭长不肯接纳，趁便询问他说：“听说田禾将军的儿子会从长安来，什么时候到呢？”赵孝说：“等下就会到了。”说完便走了。到天下动乱时，人们互相残杀为食。赵孝的弟弟赵礼被饿贼捉住，赵孝得知这事，就捆缚自己去见贼寇，说：“赵礼长久挨饿，身体瘦弱，比不上我肥大饱满。”贼寇大惊，一并将他们释放，并对他们说：“你们可暂且回去，再拿米粮来。”赵孝

寻不到粮食，又前往报告贼寇，愿意接受烹煮。贼众感到惊异，终于没有加害于他。乡里人都钦佩赵孝道义。州郡官府派人征召他，来往都按照礼节。被推举为孝廉，他没有去应召。

永平年间，赵孝受到太尉府的征召，明帝平素听说过他的德行，下诏命他担任谏议大夫，调任侍中，又改任长乐宫卫尉。明帝又征召赵孝的弟弟赵礼担任御史中丞。赵礼为人也谦虚谨慎，注重品行修养，与赵孝一样。明帝赞赏他们兄弟忠厚，想要对他们表示特殊的宠爱，就下诏让赵礼每十天前去一次卫尉府，由掌管宫廷膳食的太官供给他们酒食，让他们兄弟二人相对共饮，尽情欢乐。几年以后，赵礼去世，明帝命赵孝带领官员一同送赵礼的遗体归葬原籍。过了一年多时间，明帝又让赵孝以卫尉的身份回家休养，赵孝最后老死在家中。赵孝没有儿子，明帝让赵礼的两个儿子担任郎官。

时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余岁丧父母。因遭大乱，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独守冢庐，号泣不绝。弟季，出遇赤眉，将为所哺，琳自缚，请先季死，贼矜而放遣，由是显名乡邑。后辟司徒府，荐士而退。

琅邪魏谭少闲者，时亦为饥寇所获，等辈数十人皆束缚，以次当亨。贼见谭似谨厚，独令主爨，暮辄执缚。贼有夷长公，特哀念谭，密解其缚，语曰："汝曹皆应就食，急从此去。"对曰："谭为诸君爨，恒得遗余，余人皆茹草莱，不如食我。"长公义之，相晓赦遣，并得俱免。谭永平中为主家令。

又齐国兒萌子明、梁郡车成子威二人，兄弟并见执于赤眉，将食之，萌、成叩头，乞以身代，贼亦哀而两释焉。

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荣名。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

王莽末，岁饥兵起，恭兄崇将为盗所亨，恭请代，得俱免。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初遭贼寇，百姓莫事农桑。恭常独力田耕，乡人止之，曰："时方淆乱，死生未分，何空自苦为？"恭曰："纵我不得，它人何伤。"垦耨不辍。后州郡连召，不应，遂幽居养志，潜于山泽。举动周旋，必由礼度。建武中，郡举孝廉，司空辟，皆不应，客隐琅邪黔陬山，遂数十年。

当时有个汝南郡人王琳，字巨尉，十多岁时父母便去世。因为遭逢大乱，百姓逃亡奔散，唯独他们兄弟俩守候在父母墓旁的庐舍中，号啕痛哭不止。弟弟王季，外出时碰上赤眉军，正要被杀掉当做食物，王琳就捆绑自己，请求死在王季之前。贼寇怜悯他们，将他们兄弟放回。从此，王琳在城乡出了名。后来王琳被征召到司徒的官府，举荐贤士后，自己归家隐居。

琅邪郡魏谭，字少闲，当时也被饥饿的贼寇抓获，同辈几十人都被捆绑起来，将要依次被烹煮。贼寇见魏谭像是很恭谨忠厚的样子，就独让他烧火做饭，傍晚时才将他捆绑。贼寇中有个叫夷长公的人，

特别哀念魏谭，便暗中解开捆绑他的绳索，告诉他说：“你们这些人都要被当做食物，你赶快趁这时逃跑。”魏谭回答说：“我替各位烧火做饭，常常能吃到你们吃剩的食物，其余的人都吃的是茅草，因此不如吃掉我。”夷长公认为魏谭很讲道义，便转告赤眉军的其他人，他们就释放了魏谭，其他被抓的人也一并免除受害。魏谭在永平年间担任了公主家令。

又有齐国人兒萌字子明、梁郡人车成字子威二人，他们的兄弟一同被赤眉军抓获，将被烹食时，兒萌、车成叩头，请求用自己代替兄弟，贼寇也哀怜他们并将他们的兄弟同时释放。

淳于恭字孟孙，北海郡淳于县人。善解说《老子》，心地洁净，不追求荣誉和名声。家中有山田果树，碰上有人偷盗，他就帮助那人去采摘。又发现有偷割禾穗的人，淳于恭担心那人会因看见他感到羞愧，便隐伏在草丛中，待盗禾的人走远才起来，村落的人都被他的德行所感化。

王莽末年，年岁饥荒，兵灾兴起，淳于恭的哥哥淳于崇将被盗寇烹杀，淳于恭请求用自身代替，得以被同时免除祸害。后来淳于崇死了，淳于恭抚养孤儿，教诲学问，碰上侄儿做了不合礼法的事，淳于恭就反而用木棍来捶打自己，用这种办法来感化侄儿，使其醒悟，侄儿惭愧，便改正了错误。起初因遭遇贼寇，百姓中没有谁从事农业生产。淳于恭常独自在田间努力耕作，乡里人劝止他说：“时局混乱，生死还不清楚，为什么白白地自讨苦吃呢？”淳于恭说：“纵使我不能收获，别人收获又有什么妨碍呢？”仍旧垦地除草不停。往后州郡官府接连征召，他都没有前往，一直幽居怡养心志，隐没在山林水泽中。他一举一动，与人应酬，必定遵循礼法。建武年间，被郡中推举为孝廉，受到司空府的征召，他都没有应召，寄籍隐居在琅邪郡黔陬山中，达数十年。

建初元年，肃宗下诏美恭素行，告郡赐帛二十匹，遣诣公车，除为议郎。引见极曰，访以政事，迁侍中骑都尉，礼待甚优。其所荐名贤，无不征用。进对陈政，皆本道德，帝与之言，未尝不称善。五年，病笃，使者数存问，卒于官。诏书褒叹，赐谷千斛，刻石表闾。除子孝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居。遭天下乱，盗贼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数遇贼，或劫欲将去，革辄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辞气愿款，有足感动人者。贼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难。革转客下邳，穷贫裸跣，行佣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给。

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太守尝备礼召，革以母老不应。及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

建初元年，章帝下诏称赞淳于恭一贯的品德，通知郡守赐给淳于恭丝织品二十匹，派遣公车接他到京都，任命他为议郎。章帝接见淳于恭一整天，向他询问政事，又调他担任侍中骑都尉，对他的礼遇很优厚。淳于恭所推荐的著名贤士，全都一一被征聘任用。淳于恭进言对话，陈述政事，都以道德为本，章帝与他谈话，每每给予称赞。建初五年，淳于恭病重，章帝多次派使者问候。淳于恭死在官任上，章帝下诏褒扬他，赏赐稻谷一千斛，并让在他家里门刻石，以表彰他的功德。任命他的儿子淳于孝担任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年轻时丧父，独与母亲居住。碰上天下动乱，盗贼纷纷起事，江革背着母亲逃难，备尝艰难困苦，经常拾取野菜采摘野果供养母亲。他多次碰上盗贼，有时被劫持，将要被带走时，江革哭泣哀求，陈述自己有老母需要供养，辞气恳切，有足以感动人的地方，盗贼因此不忍心伤害他，有人就指点他躲避兵灾的方法，终于在灾难中与母亲一同得到保全。江革经过辗转流徙，客居到下邳，因为贫穷而露体赤脚，靠做佣工来供养母亲，凡是有利于养身的物品，都一定供给母亲。

建武末年，江革与母亲回到故乡。每到收获季节，县里清理户口，江革因为母亲年老，不想惊动母亲，亲自在车辕中挽车，不使用牛马，因此乡里人称他为“江巨孝”。太守曾经备礼品召请，江革因为母亲年老不肯应召。等到母亲去世，孝亲之情几乎将他毁灭，常常卧伏在墓旁的庐舍，服孝期满后仍不忍解下丧服。郡守派遣掾属给他脱下孝服，并请他担任郡中官吏。

永平初，举孝廉为郎，补楚太仆。月余，自劾去。楚王英驰遣官属追之，遂不肯还。复使中傅赠送，辞不受。后数应三公命，辄去。

建初初，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再迁司空长史。肃宗甚崇礼之，迁五官中郎将。每朝会，帝常使虎贲扶侍，及进拜，恒目礼焉。时有疾不会，辄太官送醪膳，恩宠有殊。于是京师贵戚卫尉马廖、侍中窦宪慕其行，各奉书致礼，革无所报受。帝闻而益善之。后上书乞骸骨，转拜谏议大夫，赐告归，因谢病称笃。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天下。及卒，诏复赐谷千斛。

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宣帝封子嚣于楚，是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纡，纡生般。自嚣至般，积累仁义，世有名节，而纡尤慈笃。早失母，同产弟原乡侯平尚幼，纡亲自鞠养，常与共卧起饮食。及成人，未尝离左右。平病卒，纡哭泣欧血，数月亦殁。初，纡袭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废为庶人，因家于彭城。

永平初年，江革被推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又被委任为楚国太仆。

一个多月后，江革陈述自己的错误，辞去官职。楚王刘英派官吏驱马追赶，他终不肯返回；又派中傅赠送礼物，他也推辞不肯接受。以后又多次应三公的召命，他总是辞职。

建初初年，太尉牟融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不久又升为司空长史。章帝尊敬优待他，提升他为五官中郎将。每次朝会，章帝常让武士服侍他，等到进拜时，章帝常给他行注目礼。江革有时因为患病不能参加朝会，章帝就派太官送给酒食，恩宠与众不同。这个时候，京都的贵戚卫尉马廖、侍中窦宪等人仰慕他的德行，各自奉送书信和礼品，江革既不回书答谢，也不接受礼物。章帝得知后，更加赞赏他。后来江革上书请求退职，章帝让他改任谏议大夫，允许他带职回家养病，于是他称病引退。

元和年间，天子怀念江革高尚的德行，下诏书给齐国相说："谏议大夫江革，先前因为患病归家，如今健康状况如何？孝，在各种品德中摆在首位，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国家每每想到有高尚节操的人，未尝不连及到江革。县中当以现谷一千斛赐给'江巨孝'，常年八月都要派长吏去问候，奉送羊和酒，直到终身。如不幸死亡，可用中牢的礼仪祭祀。"从此以后，"巨孝"的名称，天下皆知。江革去世后，皇帝下诏赐给稻谷一千斛。

刘般字伯兴，是汉宣帝的玄孙。宣帝封儿子刘嚣到楚国，这就是孝王。孝王的儿子是思王刘衍，刘衍的儿子是楚王刘纡，刘般是刘纡的儿子。从刘嚣到刘般，积累仁义，代代都有美好的名声和节操，而刘纡尤其仁爱忠厚。刘纡早年丧母，同母弟原乡侯刘平年纪幼小，刘纡亲自抚养，经常与他共饮食同起居。刘平长大成人后，也未尝离开他的左右。刘平病死，刘纡哭泣呕血，没几个月，自己也死了。起初，刘纡继承王位封爵，因适逢王莽篡位，被废除王位，成了平民，因而家居彭城。

般数岁而孤，独与母居。王莽败，天下乱，太夫人闻更始即位，乃将般俱奔长安。会更始败，复与般转侧兵革中，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般虽尚少，而笃志修行，讲诵不怠。其母及诸舅，以为身寄绝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数以晓般，般犹不改其业。

建武八年，隗嚣败，河西始通，般即将家属东至洛阳，修经学于师门。明年，光武下诏，封般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国。后以国属楚王，徙封杼秋侯。

十九年，行幸沛，诏问郡中诸侯行能。太守荐言般束修至行，为诸侯师。帝闻而嘉之，乃赐般绶，钱百万，缯二百匹。二十年，复与车驾会沛，因从还洛阳，赐谷什物，留为侍祠侯。

永平元年，以国属沛，徙封居巢侯，复随诸侯就国。数年，杨州刺史观恂荐般在国口无择言，行无怨恶，宜蒙旌显。显宗嘉之。十年，征般行执金

吾事，从至南阳，还为朝侯。明年，兼屯骑校尉。时五校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毕给，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国，般常将长水胡骑从。

刘般只几岁时就死去了父亲，他单独与母亲住在一起。王莽失败，天下动乱，刘般的母亲听说刘玄建立了更始政权，就带着刘般一起奔赴长安。更始政权失败后，又与刘般在兵荒马乱中辗转流离，西抵甘肃，流落到武威。刘般虽然年幼，可是志向深远，注重修养品行，讲习诵读，不知疲倦。他的母亲及舅父们认为，寄身在远离家乡的地域，生死尚且不明，不应当如此刻苦专精，多次将这个意见告诉刘般，刘般依然不放弃他的学业。

建武八年，隗嚣失败，河西道路开始通畅，刘般就带领家属东到洛阳，跟随师长学习经学。第二年，光武帝下诏书，封刘般为菑丘侯，敬奉孝王的祭祀，让他返回封国。后来因为菑丘属楚地，又改封刘般为杼秋侯。

建武十九年，光武帝巡视沛郡，询问郡中诸侯的品行和才能。太守推荐说，刘般约束修饰自己，品行最好，可成为诸侯的表率。光武帝听后，嘉奖刘般，赐给他绶带，钱一百万，缯二百匹。建武二十年，刘般在沛郡会见光武帝，因而跟随光武帝回到洛阳，光武帝赐给他稻谷什物，并让他留在洛阳担任侍祠侯。

永平元年，因为刘般的封国属沛郡，又改封他为居巢侯，让他随诸侯一道回到封国。几年后，扬州刺史观恂举荐刘般，称赞他在国中言语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做事无人怨恶，应当受到表彰。明帝嘉奖刘般。永元十年，让刘般代理执金吾职务，跟随明帝到南阳巡视，返回洛阳后成为朝侯。第二年，又兼任屯骑校尉。当时五校官这些显贵的职务比较清闲，而府第又宽敞，车马服饰光彩华丽，艺人巧匠多，因此多以王室的宗亲担任。明帝每次巡视郡国，刘般常带领长水、胡骑等校尉跟随。

帝曾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是时下令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帝悉从之。

肃宗即位，以为长乐少府。建初二年，迁宗正。般妻卒，厚加赗赠，及赐冢茔地于显节陵下。般在位数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义尤著，时人称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宪嗣。宪卒，子重嗣。宪兄恺。

恺字伯豫，以当袭般爵，让与弟宪，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请绝恺国，肃宗美其义，特优假之，恺犹不出。积十余岁，至永元十年，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因上书曰：“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窃见居巢侯刘般嗣子恺，素行孝友，谦逊絜清，让封弟宪，潜身远迹。有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惧非长克让之风，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阳侯韦玄成，近有陵阳侯丁鸿、鄳侯邓彪，并以高行絜身辞爵，未闻贬削，而皆登三事。今恺景仰前修，有伯夷之节，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圣朝尚德之美。”和帝纳之，下诏曰：“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恺，当袭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笃。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遭事之宜，后不得以为比。”乃征恺，拜为郎，稍迁侍中。

明帝曾经想设置常平仓，公卿在讨论时大多认为有利。刘般则认为“常平仓外表上虽有利民的声誉，可实际上是侵掠百姓，豪门大族借此为非作歹，平民却得不到均等，设置它没有好处”。明帝就没有这样做。这时朝廷下令禁止百姓从事两种职业，又因为郡国耕牛发生疫病，就通令农民分区耕种，增加耕地，可是官吏约束限制，多失其实，百姓对此感到忧虑。刘般上书说：“郡国因为朝廷禁止从事两种职业，以至有田地的人不能打鱼捕猎。如今靠近江湖的郡大多缺少蚕桑，农民需借助打鱼采集来帮助养家糊口，况且在冬春闲月，也不妨碍农事。打鱼捕猎的好处，可以为田地除害，有助谷物的生长，与从事两种职业毫无关系。另外郡国因为耕牛疫病、水旱灾害，种植面积大多减少，因此颁布分区耕种的诏令，增进田亩，目的是为了老百姓。可是官吏大举丈量土地，想要让种植面积多于前一年，至于不耕种的土地，也同样要百姓交纳田租。皇上可以明令刺史、二千石，务必让其核实田亩，如有增加扩大，都让他们受到与夺田同等的处罚。”明帝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

章帝即位，命刘般担任长乐宫少府。建初二年，改任为宗正。刘般的妻子去世，章帝赐给他丰厚的丧葬物品，又在显节陵下赐给墓地。刘般任职时，多次陈述政见。他体恤收养远近亲族，品行道义尤为显著，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刘般在建初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他的儿子刘宪继承封爵。刘宪死，其子刘重继承爵位。刘宪的哥哥是刘恺。

刘恺字伯豫，本当继承刘般的爵位，为了让给弟弟刘宪，自己遁逃避封。过了很久，章和年间，官吏奏请取消刘恺的封国，章帝赞美他的道义，特别宽待他，可是刘恺仍然隐藏不出。过了十多年，到永元十年，官吏再次奏请取消刘恺的封国，侍中贾逵因此上书说：“孔子称赞‘能以礼让治理国家，管理政事会有什么困难？’我见居巢侯刘般的嫡长子刘恺，品行纯一，孝敬长辈，友爱兄弟，为人谦虚，心境洁静，让封爵给弟弟刘宪，藏身远避。官吏不推究以善为乐的本心，却以通常的法规处罚他，恐怕不能助长克己礼让的风尚，促成包孕弘

博的教化。前有扶阳侯韦玄成，近有陵阳侯丁鸿、鄳侯邓彪，都因为高洁的品行辞让封爵，没有听说他们被贬削的事，而且都升为三公。如今刘恺景仰前贤，具有伯夷的节操，应当蒙受皇上的怜爱宽宥，成全他以往的功绩，以增进圣朝崇尚德行的美名。”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说：“原居巢侯刘般的嫡长子刘恺，本当继承刘般的封爵，以符合父亲的心意，却让封国给弟弟刘宪，逃亡隐身多年，其操守确实坚毅。王法崇尚善良的行为，促成人的美德。当允许刘宪继承封爵。遇事应妥善处理，往后不得以此为例。”于是征聘刘恺，任命他为郎官，不久又升任侍中。

恺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风行。迁步兵校尉。十三年，迁宗正，免。复拜侍中，迁长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为太常。恺性笃古，贵处士，每有征举，必先岩穴。论议引正，辞气高雅。六年，代张敏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为司徒。

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诏下公卿，议者以为不便。恺独议曰：“诏书所以为制服之科者，盖崇化厉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尤宜尊重典礼，以身先之。而议者不寻其端，至于牧守则云不宜，是犹浊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从之。

刘恺进入朝廷后，在位的人没有谁不仰慕他的风范品行。后刘恺改任步兵校尉。永元十三年，担任宗正，被免职。又被任命为侍中，改任长水校尉。永初元年，代理周章担任太常。刘恺喜读古书，看重有才德的隐士，每遇朝廷征召或举荐，必定把隐居的人放在前面。他议论正直，辞语高雅。永初六年，代理张敏担任司空。元初二年，代理夏勤担任司徒。

旧的制度规定，公卿、二千石、刺史可以不守丧三年，因此朝廷内外众多有职的人都废弃了丧礼。元初年间，邓太后下诏令，长吏以下的官吏不替父母守孝者，不能掌管选贤和举贤的职务。当时有人上书建议，州牧、郡守也应当这么办，诏书交给公卿讨论，议论的人认为不恰当。唯独刘恺这样说：“诏书之所以确定服丧的法令，在于崇尚教化，整顿风俗，以弘扬孝道。刺史为一州的表率，二千石是千里之内的师长，职分就在于让百姓辨明是非，宣扬美好的风俗，尤其应当尊重典章礼仪，做出榜样。可是谈论这事的人不探求它的原委，谈到州牧、郡守就认为不应当，这就如同让它的源头浑浊，却希望它的水流清澈，弯曲它的形体，却希望它的影子正直一样，是不可能做到的。”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

时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征抵罪。尚曾副大将军邓骘，骘党护之，而太尉马英、司空李郃承望骘旨，不复先请，即独解尚臧锢，恺不肯与议。后尚书案其事，二府并受谴咎，朝廷以此称之。

视事五岁，永宁元年，称病上书致仕，有诏优许焉，加赐钱三十万，以千石禄归养，河南尹常以岁八月致羊酒。时安帝始亲政事，朝廷多称恺之德，帝乃遣问起居，厚加赏赐。会马英策罢，尚书陈忠上疏荐恺曰："臣闻三公上则台阶，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职，协和阴阳，调训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职，未议其人。臣窃差次诸卿，考合众议，咸称太常朱伥、少府荀迁。臣父宠，前忝司空，伥、迁并为掾属，具知其能。伥能说经书而用心褊狭，迁严毅刚直而薄于艺文。伏见前司徒刘恺，沉重渊懿，道德博备，克让爵土，致祚弱弟，躬浮云之志，兼浩然之气，频历二司，举动得礼。以疾致仕，侧身里巷，处约思纯，进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内归怀。往者孔光、师丹，近世邓彪、张酺，皆去宰相，复序上司。诚宜简练卓异，以猒众望。"书奏，诏引恺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是时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臧罪，诏下三公、廷尉议。司徒杨震、司空陈褒、廷尉张皓议依光比。恺独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有诏："太尉议是。"

当时征西校尉任尚因为谋取私利被朝廷召回处罚。任尚曾做过大将军邓骘的属官，邓骘袒护他，而太尉马英、司空李郃秉承邓骘的旨意，不事前请示，就擅自解除对任尚的禁闭，刘恺不肯参与议论这件事。后来尚书追查这件事，马英、李郃都受到谴责，朝廷因此称赞刘恺。

刘恺任职五年，永宁元年，称病上书辞官，诏令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增加赏钱三十万，以年俸千石让他回家养病，河南府尹常于每年八月给他奉送羊酒礼品。当时安帝才开始亲理政事，朝廷中的官吏大多称述刘恺的德行，安帝于是派人问候起居，厚加赏赐。适逢太尉马英被皇帝免职，尚书陈忠上奏推荐刘恺，说："臣听说三公大臣向上取法三台星，向下取法山岳，辅佐国君，负有鼎足的重任，协和天地阴阳之气，调理和整饬各种伦理道德，考核功绩，录用人才，总领百官，遇到烈风不迷失方向，碰上急雨不惑乱心志，地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今高级官位缺人，还没有议定由谁充任。臣私下排列各位大臣，考察和汇集众人的意见，都称道太常朱伥、少府荀迁。臣的父亲陈宠，先前担任司空，朱伥、荀迁同为属吏，臣父完全了解他们的才能。朱伥能解说经书，可是心胸褊狭，荀迁严毅刚直，可是在艺文方面浅薄粗疏。臣见前司徒刘恺，沉静庄重，精深美好，道德广博完备，能辞让爵位，将封国送给幼弟，履行视富贵如浮云的志向，兼有盛大潇洒的气概，又历任司空、司徒，言行合于礼法。因病辞官，身居里巷，虽处穷困而思虑精纯，为官为民都合乎法度，百官把他当做楷模，天下人都怀念他。前代有孔光、师丹，近世有邓彪、张酺，都曾经去掉宰相职务，后来再恢复三公地位。朝廷确实应当精选卓异的人才，以符合众人的愿望。"书疏上呈，皇帝下诏召见刘恺，任命他为太尉。安帝初年，清河相叔孙光因为贪赃受到惩处，父子都被禁

锢，祸患连及他的儿子。这时居延都尉范邠又犯贪赃罪，诏下三公、廷尉讨论。司徒杨震、司空陈褒、廷尉张皓认为应当以叔孙光为例，也禁锢其父子。只有刘恺认为：“《春秋》的要义，‘褒奖美善连带他的子孙，惩罚邪恶只限止于他自身’，目的在于促进人趋向美好。《尚书》说：‘上刑可以轻罚，下刑可以重罚。’如今采取处分赃吏禁锢子孙的办法，轻罪重罚，使好人感到害怕，这不是先王决狱审慎的本意。”皇帝下诏书说：“太尉的议论正确。”

视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许之，下河南尹礼秩如前。岁余，卒于家。诏使者护丧事，赐东园秘器，钱五十万，布千匹。

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礼让，历位出纳，桓帝时为司空。会司隶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瓆下狱当死，茂与太尉陈蕃、司徒刘矩共上书讼之。帝不悦，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宁中，复为太中大夫，卒于官。

周磐字坚伯，汝南安成人，征士燮之宗也。祖父业，建武初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好礼有行，非典谟不言，诸儒宗之。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

刘恺任太尉三年，因病请求退职，皇帝过了许久才同意，又下诏书给河南府尹，让刘恺享受的待遇如同退职前一样。又过了一年多，刘恺死在家中。皇帝下诏书让使者护理丧事，赐给东园特制的棺木，赏钱五十万，布一千匹。

刘恺的小儿子刘茂，字叔盛，也爱讲究礼让，历任尚书，桓帝时担任司空。适逢司隶校尉李膺等人因犯罪受到惩处，而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瓆等人囚禁在监狱，当判处死罪，刘茂与太尉陈蕃、司徒刘矩共同上书替他们辩冤。皇帝不高兴，主管官吏秉承皇帝的旨意弹劾刘茂、陈蕃、刘矩三人，刘茂因此被免职。建宁年间，刘茂又担任太中大夫，死在官任上。

周磐字坚伯，汝南郡安成县人，与曾被朝廷征聘而不肯做官的周燮同一宗族。周磐的祖父周业，建武初年曾担任天水太守。周磐年轻时游历京师，学习《古文尚书》、《洪范五行》、《春秋左氏传》，注重礼仪品行，非经典不谈，儒生们崇敬他。他居家贫困，侍养母亲，生活不丰裕。曾读《诗经》至《汝坟》篇的末章，慨然叹息，于是解下韦带，接受了充任孝廉的举荐。和帝初年，出任谒者，接着担任任城县长，又改任阳夏、重合县令，历任三县长官，都有良好的政绩。后因思念母亲，辞官回家乡。母亲去世时，他哀伤过度，几乎毁坏自己的身体。服丧期满后，就筑庐舍在母亲的墓旁。教授学生常达

千人。

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磐语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吾亲以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建光元年，年七十三，岁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于阴堂之奥。”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其月望日，无病忽终，学者以为知命焉。

磐同郡蔡顺，字君仲，亦以至孝称。顺少孤，养母。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弃薪驰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来，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太守韩崇召为东阁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辄圜冢泣，曰：“顺在此。”崇闻之，每雷辄为差车马到墓所。后太守鲍众举孝廉，顺不能远离坟墓，遂不就。年八十，终于家。

赵咨字文楚，东郡燕人也。父畅，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举孝廉，并不就。

公府三次征召他，都因为他有道德而特意征聘，周磐告诉朋友说：“从前，方回、支父爱惜精神，保养身心，不因为荣名利禄而扰乱自己的生活。我的父母已死了，为什么还要受外物的诱惑呢？”于是不应召。建光元年，周磐已七十三岁，大年正月初一，他聚集学生们，讲学一整天，顺便告诉他的两个儿子说：“我日前梦见已死去的老师东里先生，与我在幽暗居室的深处讲学。”既而长长叹息说：“难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吗？到我死的时候，桐木棺材能够包裹尸体，套棺可以包裹内棺就行，穿衣即下棺，不要筑墓道，可用旧衣裹身，用幅巾束发，不须戴帽，可连结二尺四寸长的竹简，写《尧典》一篇，再将一支笔一把刀放在棺木前，以表示不忘圣人之道。”那月的十五日，周磐没有害病忽然去世，求学的人都认为他熟知天命。

周磐的同郡人蔡顺，字君仲，也以特别孝顺而著名。蔡顺幼年丧父，奉养母亲。有次，他外出拾柴，有客人突然到来，母亲望蔡顺没回，就咬自己的手指，蔡顺随即心动丢掉薪柴跑回家中，跪着询问母亲有什么事。母亲说：“有急客到来，我咬指头让你知道罢了。”母亲九十岁，年老而死。还没来得及安葬，里中发生火灾，大火逼近他的房屋，蔡顺抱伏着棺柩，号啕痛哭，呼喊苍天，火苗就越过他家，烧到别的房舍，只有蔡顺家免除了火灾。太守韩崇召聘他担任东阁祭酒。母亲平生怕雷，自母亲亡故后，每有雷声震响，蔡顺就环绕着母亲的坟墓哭泣，说：“顺儿在这里。”韩崇得知此事，每有雷震，就派遣车马到他母亲的墓旁。后来太守鲍众推荐蔡顺为孝廉，蔡顺不愿远离母亲的坟墓，没有应荐。八十岁时，蔡顺死在家。

赵咨字文楚，东郡燕地人。父亲赵畅，曾做过博士。赵咨幼年丧

父，有孝心，被州郡推举为孝廉，都没有去就职。

延熹元年，大司农陈奇举咨至孝有道，仍迁博士。灵帝初，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宦者所诛，咨乃谢病去。太尉杨赐特辟，使饰巾出入，请与讲议。举高第，累迁敦煌太守。以病免还，躬率子孙耕农为养。

盗尝夜往劫之，咨恐母惊惧，乃先至门迎盗，因请为设食，谢曰："老母八十，疾病须养，居贫，朝夕无储，乞少置衣粮。"妻子物余，一无所请。盗皆惭叹，跪而辞曰："所犯无状，干暴贤者。"言毕奔出，咨追以物与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征拜议郎，辞疾不到，诏书切让，州郡以礼发遣，前后再三，不得已应召。

复拜东海相。之官，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其为时人所贵若此。

延熹元年，大司农陈奇举荐赵咨特别孝顺有德行，因而提升他为博士。灵帝初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被宦官诛灭，赵咨托病辞职。太尉杨赐特意征聘他，允许他不戴礼帽、以幅巾为头饰出入太尉府，请他参与谋划政事。考核政绩，他被列入优等，多次提升后担任了敦煌太守。后因病辞官回家，亲自率领子孙耕种以养活全家。

盗贼曾在夜晚到他家抢夺财物，赵咨担心母亲受惊吓，就先到门前迎接盗贼，并陈设食物款待，告诉盗贼说："老母已八十岁，患病需要护养，家中贫困，早晚都没储备，请留下少量衣粮。"对妻儿应用物品，全无请求。盗贼都惭愧而感叹，跪下告辞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合情理，冒犯了贤者。"说完就跑出去，赵咨追着将财物给他们，没有追上。赵咨因此更加出名。朝廷征召他为议郎，他以病推辞，没有上任，皇帝下诏书严厉责备，州郡官吏按礼仪发送，前后两三次，赵咨不得已才去应召。

赵咨又被任命为东海相。前往赴任时，途经荥阳，荥阳县令系敦煌人曹暠，正是赵咨任敦煌太守时曾举荐的孝廉，他在路上迎接问候，赵咨不因此而停留。曹暠送到驿站，一直目送赵咨的车马消失，并对县中的主簿说："赵君名气大，今过界不接见，我必定会被天下人耻笑。"随即抛弃官职，追到东海。晋见赵咨毕，就辞行回家。赵咨被当时人看重达到这种程度。

咨在官清简，计日受奉，豪党畏其俭节。视事三年，以疾自乞，征拜议郎。抗疾京师，将终，告其故吏朱祇、萧建等，使薄敛素棺，籍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不听子孙改之。乃遗书敕子胤曰："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是以通人达士，鉴兹性命，以存亡为晦明，死生为朝夕，故其生也不为娱，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气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既已消仆，还合粪土。土为弃物，岂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调其燥湿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见形之毁，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

椁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犹尚简朴，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复重以墙翣之饰，表以旌铭之仪，招复含敛之礼，殡葬宅兆之期，棺椁周重之制，衣衾称袭之数，其事烦而害实，品物碎而难备。然而秩爵异级，贵贱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于战国，渐至颓陵，法度衰毁，上下僭杂。终使晋侯请隧，秦伯殉葬，陈大夫设参门之木，宋司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虽有仲尼重明周礼，墨子勉以古道，犹不能御也。是以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记曰：‘丧虽有礼，哀为主矣。’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今则不然，并棺合椁，以为孝恺，丰赀重禭，以昭恻隐，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有匹配之会，守常之所乎？圣主明王，其犹若斯，况于品庶，礼所不及。古人时同即会，时乖则别，动静应礼，临事合宜。王孙裸葬，墨夷露骸，皆达于性理，贵于速变。梁伯鸾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数子岂薄至亲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暗，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异。恐尔等目厭所见，耳讳所议，必欲改殡，以乖吾志，故远采古圣，近揆行事，以悟尔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归即葬，平地无坟。勿卜时日，葬无设奠，勿留墓侧，无起封树。於戏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复有言矣！”朱祗、萧建送丧到家，子胤不忍父体与土并合，欲更改殡，祗、建譬以顾命，于是奉行，时称咨明达。

赵咨为官清廉简约，总是计算时日领取俸禄，豪门大族对他的节俭感到恐惧。任职三年，因疾病请求退职，又被朝廷征召担任议郎。赵咨在京城病重，临终时，嘱咐他的旧部下朱祗、萧建等人，丧葬时要节俭，采用普通的棺木，在棺木内填塞黄土，以便让尸体迅速腐烂，及早回归大地，不许子孙改葬。于是写下遗书告诫儿子赵胤说：“有精气的物类，有生必有死，这本是天地中固有的期限，大自然的固有法则。因此通情达理的人，看待性命，将存亡看成是白天或黑夜，把生死看成是早晨或傍晚，所以他们活着也不认为欢乐，死亡也不觉得悲伤。死亡，只是精神离开形体，灵魂游散，返回原始，归向茫茫无际的大自然。既已消亡，还原化为泥土。土本为废物，哪有性情要去规定它的厚薄，调理它的干湿呢？只是因为生存者的情意，不忍见死者形体的毁败，才有掩埋躯体的做法。《易经》上说：‘古代安葬死者，只用木柴覆盖，埋在荒野中，后代圣人用内外双层棺椁替代。’制造棺椁，从黄帝开始。从唐尧，到虞舜、夏后氏，仍然崇尚简朴，或用瓦棺或用木棺，到达殷商时代，葬仪就加厚了。周代习俗相沿，做法兼用夏、商二代。又加上在棺木四周张设围帐、在旗幡上书写死者姓名的仪节。又用招魂复魄让死者含玉敛装的礼式，规定停柩与安葬下墓地的日期，棺椁外围层数多少等第的限定，还有衣被套数多少以示尊卑的差别。这些事烦琐而无益，物品庞杂而难以齐备。然而因为官吏的职位品级不同，贵贱有别。自从周成王、周康王以来，

其礼法稍有违反。到达战国，便逐渐衰败，法度毁损，上下杂乱。竟至于晋侯请求用天子的葬礼，秦穆公用活人殉葬，陈大夫设置同门的大棺木，宋国司马桓魋建造奢华的大石椁。及至暴虐的秦王朝，废弃道德，改变夏、商、周三代的做法，大兴淫邪的举措，国家的资财耗费在埋葬死者的地方，人力竭尽在修筑骊山的坟墓上，珍奇宝物穷奢在泥土里，匠作工艺花费在墓穴中。自有人类以来，厚葬的害处，从没达到如此地步。即使有孔子一再阐明周礼，墨子提倡古道，仍不能中止侈靡厚葬。因此中原地区的士人，争相攀比，以超越他人为荣，违背礼仪的根本，躬行礼仪的枝节，务求礼仪的虚华，抛弃礼仪的实质，竭尽家财，以相营求。他们废弃对生者的奉养而追求死后的张扬，废弃了平时的供养而追求丰厚的葬仪，这难道是圣人制定礼仪的本意吗？《礼记》上说：‘丧葬虽有礼法，应当以哀痛为根本。’又说：‘丧礼，与其仪文周到，宁要哀伤。’如今却不是这样，把扩大棺椁看做孝顺，以虚耗大量财物给死者覆盖多重衣被来表明哀痛，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从前，虞舜葬在苍梧，娥皇、女英没有从死。哪有夫妻的聚会，按照常理的所在呢？圣主明王，尚且这样，何况一般人，礼仪更不可达到。古人时势适宜就会合，时势艰难就别居，动静合符礼节，遇事顺应时宜。杨王孙裸体下葬，墨夷抛尸在荒野，都通达性理，贵在让尸体迅速腐烂。梁伯鸾父亲去世，卷席安葬，他自己身死也不归葬原籍。这几个人难道不看重至亲的恩情，缺少忠孝的道德吗？何况我鄙陋愚昧，无德无才，微薄的心意内心自明，立志有所仰慕，上要取法古人，下要不成为过失。你们最终必须按我的旨意执行，不应产生疑虑。恐怕你们眼睛满足于所见，耳朵忌讳别人的议论，必定要改葬而违背我的愿望，因此我远采古圣事例，近察世人所为，使你们内心醒悟。只要挖掘墓穴，可容纳棺椁，棺柩到后即行安葬，墓地要平整，不要隆起土堆。不要择定日期，不要设置祭奠，不要在墓侧停留，不要植树堆土做标记。呜呼小子，当勉力实行，我再没有别的话说了。”朱祇、萧建送陈咨的灵柩到家，他的儿子陈胤不忍心父亲的遗体与泥土并合，想要改葬，朱祇、萧建将陈咨临终的遗嘱告诉他，于是陈胤遵照陈咨的旨意办理。当时的人都称赞陈咨通明达理。

赞曰：公子、长平，临寇让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读，遂承家禄。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终，丧朽惟速。周能感亲，啬神养福。

赞辞说：刘平、赵孝，面对贼寇，让出生命。淳于恭仁爱和顺，江革有“巨孝”的美名。居巢侯刘般爱好读书，终于继承祖传的禄位。刘恺谦恭礼让，把伯夷作为取法的榜样。赵咨遗书薄葬，归土只求迅速。周磐思养母亲，不慕荣名，怡养心性。

# 后汉书卷四十上

## 班彪列传第三十上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

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执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闲，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执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

班彪字叔皮，扶风郡安陵县人。祖父班况，成帝时任越骑校尉。父亲班稚，哀帝时任广平太守。

班彪性情深沉庄重，喜好古代典籍。二十岁时，正值更始政权败亡，关中地区大乱。当时隗嚣在天水招集兵众，班彪因避难投奔隗嚣。隗嚣问班彪说："从前周朝灭亡后，各国并起争雄，天下四分五裂，几代以后才安定。想来是合纵连横的事在当今会再次出现呢？还是承受天命，改朝换代的使命将落在一个人身上呢？请先生尝试论述一下。"班彪回答说："周朝的衰败与兴盛，与汉朝大不相同。从前，周朝爵位分为五等，诸侯各自为政，王室既已衰败，诸侯却很强盛，因此在它的末期会有合纵连横的事情发生，这是形势与天数决定的。汉代继承秦朝的政治制度，设立郡县，君主有独自决断的威严，大臣不能长期拥有权柄。到了成帝的时候，便借助外戚的力量，哀帝、平帝在位短暂，三个皇帝都没有儿子，因此王莽专断朝政，趁机窃夺帝位。危难发生在朝廷，伤害没有连及百姓，因此王莽登基后，天下没有不举首叹息的。十多年间，国内与四邻都动乱不安，远近各处都起兵举事，纷纷自立假托名号，不谋而合地都打出刘姓的旗号。当今占有州郡的英雄豪杰，都不像战国时七国那样有先代留下的基业可以凭借，而百姓的讴歌，这种思念、仰慕汉朝恩德的心情，由此可以知晓了。"隗嚣说："先生谈论周、汉两代的形势还可以，至于说到愚昧的

百姓熟记刘氏名号的缘故，就认为汉室又将复兴，这就不周全了。从前秦国丧失天下，刘邦起兵，得到天下，当时的人谁知道汉朝呢？”

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

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班彪既厌恶隗嚣的话，又伤感时世艰难，就撰写了《王命论》，认为汉朝继承了尧的德泽，有神灵赐给的符命，称王的人振兴帝业，不是凭借欺诈和武力就可得到的。班彪想用这些道理来感化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醒悟，于是班彪避地到了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任命他担任从事，非常恭敬地对待他，以师友的礼节接待他。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服事汉朝，统领西河的军众与隗嚣对抗。

等到窦融被征召回到京城，光武帝问道：“你呈上的奏章，是谁参与起草的？”窦融回答说：“都是从事班彪写的。”光武帝平时就听说过班彪有过人的才华，便召他入宫相见，司隶推举他为秀才，又受命担任徐县县令，因患病被免官。以后他多次接到三公的聘任，又总是离任。

班彪既有高超的才华，而又爱好著述，便专心于史籍之中。武帝时，司马迁写作《史记》，自太初以后的历史，空缺没有记载，后来虽有一些爱好历史的人编写汇集当时的事情，可大多庸俗浅薄，不足以继续司马迁的《史记》。班彪就继续采集以前史书所遗漏的事，兼取那些不同的见闻，撰写了后传数十篇，并借此斟酌前代史书，查考并纠正它的失误。他在略论中说：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

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诗经》、《尚书》都叙述到了，那时世代都有史官，让他们掌管文献典册。进到诸侯纷争时，各国都设有史官，因此《孟子》说："楚国的《祷杌》，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它们记事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在鲁定公、鲁哀公当政期间，鲁国君子左丘明根据各国史书的材料，撰写了《春秋左氏传》三十篇，又编写了与《左传》内容有同有异的书，号为《国语》，计二十一篇。从此《乘》、《祷杌》记事的书就不再流传，唯独《左传》、《国语》显著。又有一本记录黄帝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世系的书，叫做《世本》，共十五篇。春秋以后，七国并起争雄，秦国吞并诸侯，就有了《战国策》三十三篇。汉朝兴起，平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的功业，撰写了《楚汉春秋》九篇。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迁选用《左传》、《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各国的事绩，上自黄帝，下至武帝获麟之时，创作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后来遗失十篇。司马迁记录的史实，从汉朝开国到武帝时终止，这是他的功绩。至于采集经传，分别记述百家的事迹，粗略的地方就很多，比不上依据的原本。他一心想以见闻广博、记载全面作为功绩，议论肤浅而不深刻。他评论学术，就推崇黄老之道而轻视《五经》；记述经商，就看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辱；称道游侠，就鄙视守节而看重庸俗的事功；这些都是他的大错误，伤害了儒家的正道，是他遭受极刑处罚的缘由了。可是他善于叙述安排事理，长于辩论却不浮华，质朴而不粗野，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相称，具有优秀史官的才能。如果让司马迁依据《五经》的思想准则，与圣人的是非相同，料想也就差不多了。

诸子百家的书，还是可以效法的。至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可以让现代

人了解往古，后人考察前代，是帝王的耳目。司马迁按次第排列帝王事迹，叫做本纪，叙公侯世代相传，叫做世家，写出类拔萃的卿士，叫做列传。他又抬高项羽、陈涉而贬低淮南王刘长、衡山王刘赐，刻意曲折隐微，体例不合常规。假如司马迁的著作，能够采获古今的事迹，贯穿经传的旨意，就能达到博大精深了。只一个人的精力，又文思烦复，因此他的书写不够简练，还有多余的言辞，许多地方互不统一。比如记叙司马相如的事迹，就列出他的郡县，标明他的表字，至于萧何、曹参、陈平这类人，以及与董仲舒同时的人，却没有记载他们的表字，有的只说县却不说郡，大概是照顾不到吧！如今我撰写的这些续篇，谨慎地核实史事，统一体例，不设世家，只存本纪、列传。古语说："剪裁史料可以见出准则，公平简易，不偏不倚，这就是《春秋》的要义。"

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言曰：

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诗》云："诒厥孙谋，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

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媟黩，广其敬也。

书奏，帝纳之。

班彪又被征召到司徒玉况的府邸。当时太子刚刚确立，诸王国同时被分封，可是官员还不齐备，师保多有空缺。班彪上书说：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远了"。贾谊认为"经常与好人住在一起，不能不做好事，如同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与坏人住在一起，不能不做坏事，如同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因此圣人慎重地选择居住的地方，警戒所习染的事。从前，成王年幼时，出有周公、邵公、太史佚跟随，入有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相随，在他的前后左右，都没有违礼的人，故成王一旦即位，天下清明平安。因此《春秋》说："疼爱孩子，要用道义来教导他，使他不致走上邪路。骄傲、无礼、嗜欲过度，放荡不羁，这是走上邪路的由来。"《诗经》说："留

下好的谋略，以安定和庇护儿辈。”说的就是武王给子孙留下谋略。

汉朝兴起，文帝让晁错以法家学说辅导太子，贾谊以《诗经》、《尚书》教导梁王。到宣帝时，也叫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这些人，用礼法制度和儒家学说教育太子等人，各代无不重视选择师长，以便让儿辈成就道德与才干。如今皇太子与诸王，虽然已束发学习，研习礼乐，可是并没有找到教导、辅佐他们的贤才，官员大多缺少文献经典方面的学识。应当广泛选拔有威望、通晓政事的著名儒者担任太子太傅，东宫和各王国要充实官员设置。另外，按照从前的规章，太子的采邑十县，要设置宫禁警卫，太子每五天朝拜一次天子，要借此机会坐在东厢下省察君王饮食的情况。在不上朝的日子，应派太子仆、太子中允天天询问请安，表明自己不敢轻慢放荡，对皇上深深敬畏。

奏章呈上，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

二子：固，超。超别有传。

论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

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蚁，窃观国政，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蹑先圣之踪，体弘懿之姿，据高明之执，博贯庶事，服膺《六艺》，白黑简心，求善无猒，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察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

后来班彪被司徒考察、举荐为廉洁之士，担任了望都县长，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建武三十年，班彪五十二岁，死在官任上。他所写的赋、论、书、记和奏事，总共九篇。

班彪有两个儿子：班固和班超。班超另有传记。

评论说：班彪作为一个精通儒学和有杰出才华的人，置身危难动

乱之中，行为不越规矩，言论不失正直，做官不求急进，真诚不背弃他人，他铺陈文采辞章，编写国家的典籍，恪守卑贱低微的地位，却没有愁苦的面容。他或许认为世运还没有昌盛，不是人们所说的安于卑贱的地位就是不知耻辱的人吧？他坚守道义、恬静淡泊的志向是何等坚定呀！

班固字孟坚。九岁时就能写文章，背诵诗赋。长大后，博览和精通文献典籍，对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不加以深入研究。他求学没有固定的老师，不在章节句读的解说上下工夫，只是了解其中的要义罢了。他性情宽厚温和，能容纳众人，不凭借才能轻视别人，儒生们因此敬慕他。

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凭借至亲关系担任骠骑将军，辅佐朝政，打开东阁招揽贤才。当时班固刚刚二十岁，上书向刘苍进言道：

将军因具有周公、邵公的德行，立身在本朝，秉承美好的策命，建立起声威显赫的称号。往昔是周公，如今是将军，《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再没有第三个像周公和您这样的人了。古语说：“必定有不同寻常的人，然后才有不同寻常的事；有不同寻常的事，然后才有不同寻常的业绩。”我班固有幸生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列身官吏的末位，私下用浅薄的见识观察国家政事，诚心地称赞将军担负千年以来的重任，追随周公的业绩，体现宏大美好的资质，凭借高超精明的势位，通晓各种事物，衷心信服《六艺》，是非铭刻在心，求善不知满足，采纳愚人的进言，不抛弃卑贱者的建议。我见到您新近设立府署，广泛招揽贤才，使得四方的才智之士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效力。将军还应当熟知唐尧、商汤怎样识拔人才，明察伊尹、皋陶怎样被举用，让远近的人都感到您公正，隐逸之士可以闻名显赫，目的在于总揽贤士，聚集智囊，为国家收集人才，以安定朝廷。这样，将军就可以涵养志气，调和精神，悠闲自得地身处朝廷，显扬名声于当世，功业流芳于千古。

窃见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从心，行不逾矩，盖清庙之光晖，当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时俗所莫及。扶风掾李育，经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阶。京兆、扶风二郡更请，徒以家贫，数辞病去。温故知新，论议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纯备，虽前世名儒，国家所器，韦、平、孔、翟，无以加焉。宜令考绩，以参万事。京兆督邮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经学称于师门，政务之绩，有绝异之效。如得及明时，秉事下僚，进有羽翮奋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凉州从事王雍，躬卞严之节，文之以术艺，凉州冠盖，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举则三方怨，曰“奚为而后己”。宜及府开，以慰远方。弘农功曹史殷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

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

我私下观察，前司空掾桓梁，是久负盛名的老儒生，道德品行誉为州里第一，七十岁能从心所欲，行为不超越规范，是为王室增添光彩的人，堪称当代英杰。京兆祭酒晋冯，自幼修养品行，虽年老而始终如一，喜爱古代文化，坚守道义，沉静庄重，具有古人的美好品德，是时俗的人所赶不上的。扶风郡掾吏李育，深通经学，品行端正，教授学生上百人，寄居在杜陵，以茅草盖房，泥土砌阶。京兆、扶风郡多次聘请他，只因为家贫，他多次托病推辞。他温故知新，见解通达明畅，廉洁清白，品行才能兼备，即使是前代著名儒生，国家器重的人，如韦贤、平当、孔光、翟方进，也无从超过他。应当让他考核政绩，参与各种政事。京兆督邮郭基，在州里以孝行著称，经学被师长称赞，从政的功业，具有与常人完全不同的效果。如能趁着政治清明的时代，让他备位下属官吏，进便有展翅奋飞的作用，退便会像杞梁一样有决死战斗的精神。凉州从事王雍，亲身践履卞严的志节，用儒家的道义来修养自己，凉州官吏，没有谁能够超过王雍的。古时候周公征伐一方，其他三方的百姓就抱怨说："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后面？"如今应当及时开建府署，以安慰身居僻远的贤士。弘农功曹史殷肃，学问通达，见闻广博，才能超过同辈，熟读《诗经》三百篇，奉命出使可以独自对答。这六个人，都具有出众的品行和特异的才能，德望在当代人之上，如能得到征聘接纳，用来辅助贤君，这就如同山梁上的野鸡飞得其时，是孔夫子曾赞叹过的好事。从前卞和献宝，因此遭受断足，屈原效忠，终于投江自沉，然而和氏的璧玉光彩辉耀千秋，屈子的诗篇使万代人心向善。希望将军的光明能照耀到幽微隐僻之处，发扬直到太阳偏西仍接待贤士的传统，稍微委屈自己的威严，虚心向下询问，让世上永远没有卞和与屈原那样的遗恨。

苍纳之。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其辞曰：

刘苍采纳了班固的意见。

父亲班彪去世时，班固回到乡里，他认为班彪所续写的前史仍然不够周详，于是潜心精细地研究思考，想完成父亲的事业。不久，有人给汉明帝上书，告发班固私自改写国史，诏令下达郡中，班固被收捕关押在京兆狱中，家中的书稿被全部抄走。在这以前扶风人苏朗因为妄谈图谶之事，死在狱中。班固的弟弟班超担心班固被郡府审讯拷打，不能申诉，就驱马赶到皇宫上书，被明帝召见，班超详细陈述了班固著书的意图，这时郡府也将书稿送到了朝廷。明帝很赞赏班固的奇才，召班固到校书部，任命他担任兰台令史，与原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徒从事孟异共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被提升为郎官，掌管校理图书秘籍。班固又撰写功臣、平林兵、新市兵、公孙述的事迹，创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呈送皇帝。显宗又让他把先前没写完的书最后完成。

班固认为汉朝继承尧的德运而建成帝业，传到第六代时，司马迁就追述汉朝的功业和德行，私自创作了本纪，编在百王的后面，排在秦始皇和项羽之列，太初以后的事，则空缺没有记载。因此班固探求和编撰前人所记的事情，聚合所见所闻，写成《汉书》。起于高祖开国，止于平帝及王莽被杀，共十二代，二百三十年，综合其间的史实，贯穿《五经》的思想，前后连贯，作《春秋》考纪、表、志、传，总共一百篇。班固从永平年间接受诏令，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写作二十多年，到建初年间才完成。当时的人很看重他的书，求学的人没有不诵读的。

班固自从担任郎官后，就为皇帝所亲近。当时京城修建宫室，疏通护城河，而关中的老人还盼望着朝廷眷顾西都长安。班固有感于前代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这班人创作文章辞赋，目的在于讽谏规劝，于是献上《两都赋》，极力称赞洛阳规模体制的美好，用以折服西都宾客浮夸的言论。那篇文辞说：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寔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

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实惟作京。于是睎秦领，眡北阜，挟酆霸，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有西都宾客向东都主人提问说："听说大汉初年筹划营建京城时，曾有意选择在黄河洛水之间。后来停止是因为它不安全，因此往西迁移，兴建我们的国都。主人听说过它的故事，并且看到过它的体制吗？"主人说："没有。希望宾客抒发积蓄已久的怀旧思绪，畅叙想念古都的深情，用大道增长我的见识，用汉朝西都的景观开拓我的眼界。"宾客说："可以。"

汉朝的西都位于雍州，名叫长安。左边据有函谷关和崤山的险阻，外有华山、终南山做屏障。右边连接着褒斜谷和陇首山两处险要，黄河、泾水、渭水三川交汇，像玉带环绕。这里花果遍地，拥有全中国最肥美的土地；有防卫抵御外敌的险阻，是天下最隐蔽的心腹之区。因此它能制约天地四方，三次成为帝都，周王室凭借着它像龙一样腾飞兴盛，秦王朝凭借着它像猛虎一样雄视宇内。及至大汉承受天命在这里建都，仰观天象，有五星聚于东井，使人感悟到高祖代秦的祥瑞，俯视大地，可以协合《河图》的灵验，奉春君娄敬提出建都长安的建议，留侯张良推演论证而促使成功。上天与人意互相感应，用来启迪汉皇的圣明，因而眷念往西观看，在这里营建京都。这里可以远望秦岭，审视北阜，钳住沣、灞水流，镇伏龙首大山。为了汉皇的基业亿万年，设计出宏图而大兴土木，从高祖开始到汉平帝终止，代代扩建装修，因此伟大富丽，先后有十二代帝王在这里登基，所以豪华奢侈达到了极限。建造坚固的城墙周长万丈，疏通四周的护城河水成深渊，开辟三条广宽的大道，矗立十二座通畅的城门。城内街道四通八达，里巷上千，九处市场同时开放，各类货物分列两旁，人头攒动难以回头后看，车流稠密难以回转，内城外廓熙熙攘攘，店铺货栈布满街头，尘土飞扬，烟云相合。这里人口众多，殷实富足，欢乐无比，城中男女，闲雅美丽，与外地迥然不同。游人比得上公侯，商家女子的风采超过了宫妃。乡间的豪杰和游侠，气节追慕平原君、孟尝君，名望可比春申君、信陵君，他们彼此结交，聚合徒众，纵马奔驰在长安城中。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逴荦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

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万，疆埸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菜。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苑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

如果观看京郊的四野，漫游临近各县，那么向南可望见杜陵、霸陵，向北可以远眺高帝长陵、惠帝中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等五陵。这些地方与京都城郭相对，邑中的住宅彼此相连，这里是英雄豪杰荟萃之地，达官显贵兴起之所，高冠车盖往来如云，其中有七位丞相五位公卿。那些州郡的豪杰，五大都市的商人，经过多次挑选和搬迁，都被用来充入供奉帝王陵墓的城镇，大概是为了加强中央这个主干，削弱地方那些旁枝，使帝都尊荣，让万国瞻仰的原因吧！京都一带，地广千里，超越其他地区，物产兼备，应有尽有。它的南面高山耸峙，遮天蔽日，树林茂密，山谷幽深，各种珍宝全都有，蓝田出产美玉，商县、洛县依偎在水湾，鄠县、杜县坐落在山脚，泉水灌注，池沼相连，竹木果园，芳草香木，郊野的富裕，可谓接近蜀地。它的北面有高峻的九嵕山，旁有甘泉山做陪衬，帝王的宫殿在这里兴建。这里有秦、汉最壮观的景象，王褒、扬子云曾经称颂赞叹的，就是这个地方。九嵕山，甘泉山下面有郑国渠、白渠灌溉的沃野，这是老百姓的衣食之源，大堤范围五万顷，田塍的分布如同丝织品的花纹，沟渠界路似精工雕刻，平原隰地仿佛龙鳞相接，开渠灌田像普降喜雨，扛锄的农夫，众多如云，五谷成熟，禾穗低垂，桑麻遍布，郁郁葱葱。东郊有送粮的大运河，贯通渭水，沟通黄河，舟船可以到达崤山东部，控引淮水、湖泽，与大海相连。西郊有皇家上林苑囿，山林水泽，曲折逶迤，与蜀郡、汉中相连，四周墙垣缭绕，延伸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这类景观，随处可见。上林苑中有来自九真的麒麟，大宛的马，黄支的犀牛，条支的鸟，越过昆仑山，跨过大海，这些外地的珍禽异兽，从三万里外来到这里。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采，光焰朗以景彰。于是左墄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间馆，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增槃业峨，登降炤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唯所息宴。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成，安处常宁，茝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鸾飞翔之列。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

不呈材，墙不露形，裛 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 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切，玉阶彤庭，碝磩采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 ，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于祖宗，膏泽洽于黎庶。又有天录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虎贲赘衣，阉尹阍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涂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 长乐，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属，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雀。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竦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尔乃正殿崔巍，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经骀荡而出馺 娑，洞枍诣与天梁，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僄狡，犹愕眙而不敢阶。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棂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萦纡，又杳窱而不见阳。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后太液，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 ，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崔崒，金石峥嵘。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壒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骋文成之丕诞，驰五利之所刑，庶松乔之群类，时游从乎斯庭，实列仙之攸馆，匪吾人之所宁。

西都的宫室，体制取法天地，布局顺应阴阳四时，占据地神的正位，模仿太一星、紫微星的方与圆。建立高耸云端的华美观楼，树起高越山巅的殿堂，采用瑰玮的材料而匠心独运，高举的大梁似应龙鼓翼，如彩虹绚丽，栋椽排列，屋檐像飞鸟展翅，栋梁负重，像马首高昂。雕刻玉石做柱脚石，让楹柱树立在上方，裁金成璧用来装饰瓦珰，显现出润泽而缤纷的色彩，光焰辉煌使楼观更加明朗。左有台阶，右有坦路，两层楼板，三层陛阶，内室相通，门扇洞开，将挂有编钟的钟架陈列中庭，将铜铸的金人立在宫门之内。顺着增高的山崖而设置门槛，面对峻峭的山路敞开门扇。离宫别殿互相环绕，高台大馆相互衔接，光辉闪耀像天上的群星围绕着紫宫星座。这里有清凉殿、宣温殿、神仙殿、长年殿、金华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整个区域都像这样，不能尽述。重叠盘曲，高大巍峨，高低上下，一样光明，形制特殊怪异，楼台殿阁各呈奇观。皇帝嫔妃或坐茵桥或乘辇车，随处都是可以休息之所。后宫中有掖庭椒房，是后妃们居住的地方，还有合欢、增成、安处、常宁、茝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等宫室布列。昭阳殿特殊豪奢，汉成帝时尤为显赫，屋宇不露材质，墙垣不显本色，用丝织的花纹饰物相缠绕，以青丝网络相编连。随侯宝珠光如明月，交错陈列，闪烁其间，金釭 镶玉的壁带，如排列的钱币，碧绿透明的翡翠玉，玫瑰色的火齐

珠，流光溢彩，悬黎、垂棘等夜光珠宝，都收在宫中夜晚生辉。宫殿的地面涂上暗红色，门槛涂上金黄色，白玉的台阶，红色的庭院，各种美石纹理细密，闪耀着青光，海中珊瑚，昆山碧树，陈列在殿堂的四角。宫中嫔妃，身穿红色绫罗衣裙，长袖飘飘飞舞，衣带华美，色彩缤纷，精美的服饰光彩照人，举动自如仿佛天神。后妃的名号，等差十四，人人身段苗条，衣着华美，轮番争宠，交替显贵，处在这个行列中的女嫔，大概数以百计。朝廷的位次分设左右，朝堂议事有百官的席位，萧何、曹参、魏相、邴吉都曾在朝堂上出谋划策。辅佐君命，就能使国统传世，协理朝政，就能使教化成功，传播大汉平易祥和的风尚，消除亡秦遗存的流毒。因此这些人弘扬政治清明的乐和之声，老百姓咏唱辅臣治国政令划一的赞歌，让祖宗的功德显扬，使黎民百姓获得恩泽。又有天禄阁、石渠阁珍藏经典文献的府署，让那些善于谆谆教诲的元老旧臣、名儒师傅，在这里讲论《六艺》，考核经传的异同。还有承明庐、金马门，是著述之庭，学问渊博的大雅之才，见解宏富畅达之士，在这里汇聚成一个群体。他们追本溯源，广见博闻，阐发篇章要义，校对整理图书。环绕着宫廷设置岗哨，如同钩陈星护卫着紫宫星座，由监督行夜之鼓的官署警卫，汇集礼官考核的甲科举子，荟萃各郡推举的孝廉。值夜守卫的虎贲，掌管服饰的赘衣，后宫总管阉尹，负责门禁的阍寺，持戟列阶的卫士，人数众多，各有职分。皇宫周围值勤宿卫的庐舍层层排列，巡行警戒的道路纵横交错。楼阁间的通道来来往往，架空的天桥蜿蜒曲折。从未央宫连接桂宫，向北横贯明光宫与长乐宫，登上栈道，越过西城，通达建章宫而连接郊野，建章宫南有璧玉门，东有凤阙，在殿堂的最高处，栖息着一只金凤雀。宫内别凤阙高高耸立，远远望去华丽精巧，如同拔地而起。宫内设立千门万户，顺应阴阳的变化而时开时合。建章宫正殿雄伟壮丽，层层结构不断增长，驾临在未央宫上方，经历骀荡殿而出驭娑殿，穿过枍诣殿，与天梁宫相连。殿堂的飞檐覆盖殿宇，阳光照射，殿堂内洒满金光。神明台崛然突起，盘旋屈曲地登上台顶，云雨在楼台的下半身飘洒，彩虹缭绕在栋梁之间，即使是轻捷而剽悍的人，也会惊愕而不敢登上高台。攀井干楼还不到一半，已头昏眼花而心意迷乱，离开护栏退步站立，仿佛从高处坠落而又停留，心神不定而失去平衡，顺着回路下到低处。对登高望远已感到害怕，只好在高台下四周漫步来往徘徊，走上架设在楼阁间迂回曲折的甬道，幽深得不见天日。推开阁楼凌空欲飞的小门抬头仰望，就好像放眼在青天之外，又好像飘忽不定无所归依。建章宫前面有唐中苑，后面有太液池，好像引来浩浩荡荡的大海水流，扬起波涛撞击碣石，水激神山发出锵锵声响，池水漫掩着瀛洲与方壶，蓬莱仙山就耸立两山中间。这里灵芝草冬季开花，神木蓬勃生长，三山险要高峻，钟鼎碑刻峭拔峥

嵘。神明台上的铜铸仙人高举手掌承接甘露，双立的铜柱高高耸起，超越尘埃的混浊，承受洁白清鲜之气的精华。驰骋文成将军的荒诞法术，放纵五利将军的鬼道魔方，赤松子、王子乔这类众多的仙人，也时常相随到这庭中游玩，这里实在是众多仙人的馆舍，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安居之地。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燿威而讲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阗，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营表，种别群分，部曲有署。罘罔连纮，笼山络野，列卒周匝，星罗云布。于是乘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镐，历上兰，六师发胄，百兽骇殚，震震爚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复，蹂躏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尔乃期门佽飞，列刃钻鍭，要趹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无单杀，中必叠双，飑飑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厉，猿狖失木，豺狼慑窜。尔乃移师趋险，并蹈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蹶。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挟师豹，拖熊螭，顿犀犛，曳豪罴，超迥壑，越峻崖，蹶巉岩，钜石隤，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厌，兽相枕藉。然后收禽会众，论功赐胙，陈轻骑以行炰，腾酒车而斟酌，割鲜野食，举燧命爵。飨赐毕，劳逸齐，大辂鸣銮，容与裴回，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崖，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茝发色，晔晔猗猗，若摛锦布绣，烛耀乎其陂。玄鹤白鹭，黄鹄䴔鹳，鸧鸹鸨鶂，凫鹥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沉浮往来，云集雾散。于是后宫乘辂路，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袪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冲厉天，鸟群翔，鱼窥渊。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抚鸿幢，御矰缴，方舟并鹜，俛仰极乐。遂风举云摇，浮游普览，前乘秦领，后越九嵕，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朝夕，储不改供。礼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

这里有盛大游乐的壮观场面，在上林苑弘扬武功，借此向戎狄夸耀国威，显示强大。传命荆州之人逐取飞鸟，诏令梁州之人驱囚野兽，于是群兽满苑，蹄足相击，飞鸟蔽天，羽翼相连，都聚集在上林禁苑内。苑囿官员整治山林，标明方位，禽兽按种群分区，军队布置井然有序。罗网相互连接，笼罩山野，士卒分别包抄，宛如星罗云布。这时天子备好车驾，统率群臣，从飞廉馆出发，进入上林苑。于是围绕酆、镐的山野，穿过上兰观，六军奋勇出击，百兽惊惧，车马奔驰似雷声滚动，刀剑飞舞似闪电掠过，草木涂地，山渊翻覆，禽兽被捕获十分之二三，猎者才收敛盛怒，稍事休息。随即护从勇士与射手，亮出刀刃，搭上弓箭，拦截追逐狂奔的猛兽，飞鸟惊弓落入罗网，野兽惊恐碰上刀锋。机弩不曾虚发，弓弦不必重张，箭镞不曾单杀，射中必定成双，众多飞箭齐发，羽镞丝丝入扣，毛随风转，血如雨溅，洒满山野，遮蔽云天。平原鲜红，勇士振奋，猨狖逃离树木，

豺狼惊恐乱窜。于是调动人马奔趋险要之处，直逼林深隐秘之区，虎兕途穷，狂奔乱跳。许少施展技巧，秦成以力制兽，捕捉那些轻捷狡诈的，掐住那些凶猛咬人的，扭掉它们的犄角，折断它们的颈脖，徒手拼捕，独身击杀。钳住狮豹，按倒熊螭，安顿犀犛，牵引大罴，越过深谷，翻过高崖，巉岩崩塌，巨石滚落，松柏仆地，丛林断折，草木无存，禽兽杀尽。这时天子就登上属玉馆，穿过长扬宫，观览山川的形胜，检阅三军战果。原野萧条，纵目远看四野，猎杀的禽鸟互相堆压，捕获的野兽横躺竖卧。然后收集猎物，会合兵众，论功行赏，轻骑列队传递烧烤的野味，酒车往来彼此斟酌，割取鲜肉就地野餐，举火为令教人畅饮。饮宴赏赐完毕，劳逸相抵恢复了体力，天子的大车响着鸾铃，从容自在地缓缓行进，聚合在豫章观，面对着昆明池，池中石人相对，左边牵牛，右边织女，池水浩渺，似天河横无际涯，林木繁茂，树荫浓密，芬芳的花草覆盖池堤，兰草、白芷发出光泽，明艳美丽，宛如铺排的锦绣，倒映在澄澈的池水中。池中有黑鹤、白鹭、天鹅、鱼䴔、鹳鸟、麦鸡、独豹、鹚鸟、野鸭、水鹭和鸿雁，这些鸟清晨从黄河东海出发，夜宿在长江、汉水，时沉时浮，来来往往，如云集雾散。这时后宫嫔妃乘坐卧车，登上龙舟，撑起凤凰伞，竖起翠华旗，撩开龙舟帷幔，映照着昆明池明镜般的清清水流，微风轻拂，水波荡漾。船女讴歌，鼓吹轰鸣，声情激越，响彻云天，群鸟高飞，鱼翔深渊。举起白闲弓，射下天鹅一双；扬起彩饰的鱼竿，钓出比目鱼一对。架起翻车式的捕鸟大网，拉开带有丝绳的箭，方舟并驶，俯仰之间，极其快乐。这时风动云摇，漫游遍览，向前登上了秦岭，向后越过了九嵕山，向东逼近了黄河与华山，向西到达岐山和雍水，所经历的宫馆共一百多处。帝王所到之地，储备充足，早晚饮食，不需改供。礼拜天地，祭礼山川，极尽求福所需的祭品，采集游童所唱的欢乐歌谣，排出侍臣美好赋颂的等第。在这个时候，大都之间互相对望，镇邑之间互相连接，大汉王室凭借十代的根基，卿相世家继承百年的祖业，士人享用先辈功德的名誉称号，农夫在前人开垦的田地上劳作，商家从事世代经营的买卖，工匠采用祖辈传下的技艺，可谓灿烂兴盛，各得其所。

若臣者，徒观迹乎旧墟，闻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举也。

像我这样的人，不过只观看了西都先前的旧景，从元老故旧那里听到一些传闻，我所知道的还不到它的十分之一，所以不能全部列出。

# 后汉书卷四十下

## 班彪列传第三十下

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恶睹大汉之云为乎？夫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繇数期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当此之时，功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人，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以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顾耀后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将语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监乎太清，以变子之或志。

东都主人叹息着说："风俗对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你不愧是秦地人，骄傲地夸耀宫室，凭借河山的险阻作为屏障，对秦国的昭襄王、秦始皇确实很了解了，哪能知道大汉的所作所为呢？大汉开创基业时，高祖从布衣崛起而登上皇位，经过几年的征战才创建万世之业，这是'六经'不曾记载，前代圣贤不曾论及过的。在这个时候，高祖攻打横暴的秦国正符合天意，讨伐叛逆正顺应人心，所以娄敬审时度势而献上定都长安的建议，萧何权衡得失而拓展长安的体制，这难道是希图奢侈和安逸吗？这样谋划完全是出于不得已。你竟然不认识这一点，反而炫耀后继子孙末代的建造，不是太糊涂了吗？如今我将把建武及永平年间的事理告诉你，让你从天道中得到借鉴，从而改变你惑乱的心志。

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民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已来未之或纪也。故下民号而上愬，上帝怀而降鉴，致命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纶后辟，理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虑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车，造器械，斯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妙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

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铄，扬世庙，正予乐。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肃。乃动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然后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 显显翼翼， 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

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发蘋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驺，义合乎灵囿。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四驖》，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正仪，乘舆乃出。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凤盖飒洒，和鸾玲珑，天官景从，祲威盛容。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鋋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爓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遂集乎中囿，陈师案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轻车霆发，骁骑电骛，游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般，杀不尽物，马踠余足，士怒未泄，先驱复路，属车案节。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詟水栗，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秦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鎗，管弦晔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伶》《佅》《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遂退。

从前王莽叛逆，汉朝皇统中断，天意与人心共相讨伐，上下四方一起灭除。在这种祸乱之中，老百姓几近死光，鬼神绝灭，沟壑中没有完整的棺柩，城池外没有遗留的房屋，原野上尸体相压，河谷中鲜血流淌，秦皇、项羽带来的灾难，还比不上它的一半，自有文字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因此下民向上天哭诉，天帝怜悯百姓而下视尘寰，授命光武帝复兴汉室。从此光武帝就手握天降的符命，展现地上的瑞节，打开皇图，考查谶书，愤然举兵讨伐叛逆，响应的人如同风起云涌，昆阳奋战，士气高昂，盛怒如同雷震。于是横渡黄河，跨过北岳，在高邑即皇帝位，建都在黄河洛水之间。继承百王的国统，复兴已被糟蹋的艰难王业，顺应自然的创造化育，消除腐恶，体法天地之德而创建制度，秉承天命而加以推行。远继唐尧的皇统，近接汉室兴建的基业，繁育众生，恢复疆宇，功勋兼及前代百王，事业操劳超过三皇五帝。哪里只是杂糅在历代君王中同他们并驾齐驱，仅仅治理近古的人所从事的事业，步一位圣王治国后尘的君主呢？况且光武帝建元初始，天地处在变革之中，整个中国重结夫妇之好，始有父子之分，初建君臣之义，人伦从此确立，这就是伏羲氏创立皇德的根基。划分州土，设立集市，建造车船，创作器械，这就是轩辕氏开创帝业的功绩。恭行上天对叛逆的惩罚，上合天意，下顺人心，这就是商汤、周武王彰明王业的盛举。迁移京都，改建洛邑，这是依据盘庚迁都而中兴的准则；就大地的中央建造都城，这是效法周成王隆盛的

体制。不凭借尺寸的土地和治人的权柄登上皇位，与高祖一样承受了上天的符命。克制私欲，语言和行动都合乎礼仪，奉行始终，确实和汉文帝一样恭敬。效法先王，考查古礼，到泰山祭天，刻石记功，典仪显赫可比世宗。依据《六经》来考核德政，远观往昔来论列功绩，仁圣的事业已经完备，帝王之道也就周全了。

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政绩更加光明，社会更加和谐，在三雍宫举行盛大的典仪，皇帝公卿尽穿按礼法规定的卷龙服装，铺陈气势宏伟的文章，展现光明美好，在世庙宣扬光武帝的功德，端正雅颂乐章。人神之间和谐融洽，君臣的位次庄严整肃。于是启动大车，遵循大路，省察四方，巡行境内，遍观各诸侯国风俗的好坏，考察声威教化覆盖的深广，让帝王的光辉普照到偏僻辽远的地区。然后扩展周王朝京城的规模，修建洛阳宫室，高大巍峨，壮丽辉煌，让汉京在中华大地生辉，总领八方而成为天下效法的准则。因此皇城之内，宫室光明，宫阙庭堂神奇伟丽，奢华却没有超越法度，俭约而没有不合礼仪。京城之外，依据原野地势而兴建苑囿，顺着流泉开掘沼池，在萍藻繁茂的地域蓄养鱼鳖，在圃草丰盛的地方饲养禽兽，苑囿的体制同于古代天子田猎之地，规模同周文王的灵囿一致。至于顺应时令在农事空闲的季节狩猎，检阅战车与兵众演习武事，就一定遵照《礼记·王制》的要求，考核《诗经》风雅中关于田猎的记载。翻阅《驺虞》，观看《四驖》，赞美《车攻》，采纳《吉日》，礼官整饬威仪，天子车驾方可以起行。于是举起雕有鲸鱼图案的撞钟棒槌，撞击篆刻有文字的华钟，登上玉饰的大车，跨上矫健的骏马，凤凰车盖飘洒自如，车上的鸾铃铿锵和鸣，百官如影随从，声威盛大，仪容闲雅。山神守护原野，四方之神驾车相随，雨师遍洒甘露，风伯清除尘埃，千辆兵车如雷声滚过，万匹坐骑纷纷奔涌，大型兵车布满山野，戈矛举起如风扫残云，雉羽、旄牛尾装饰的旗杆直插天宇，旌旗遮蔽长空。刀剑辉煌耀眼，旗帜文彩飞扬，如喷吐火焰，如风流涌动，吹遍原野，燃红山峦，日月被它夺去光彩，山丘被它震动摇撼。于是在苑囿中汇合，陈列部队按兵不动，并列部曲，整齐校队，统率三军，告诫将帅。然后高举烽火，擂响战鼓，命令三面追赶走兽，轻车如雷霆腾起，骁骑似闪电奔驰，像游基那样拉弓射箭，像范氏那样扬鞭驾车，张弦不走失飞禽，揽辔不违反法度。飞鸟来不及起飞就中箭，走兽来不及逃跑就扑倒。弹指顾盼之间，猎物就已满车，欢乐不可越过极限，猎杀不可尽净。战马曲颈昂首，四蹄仍有余威，士兵斗志昂扬，威风尚未消减，出猎的先驱已登上归路，护驾的属车按辔慢行。于是献上三牺，奉上五牲，礼敬天地神灵，迎来百神。在明堂接受诸侯的朝见，又莅临辟雍宫称赞光明的功德，宣扬王室的风教，登上灵台，考察帝王美行带来的祥瑞。仰视上天，俯察大地，圣皇德行可以参配

天地，注目华夏中原而布施恩惠，雄视四境而提高国威。西溯黄河之源，东达大海之边，北至幽僻的山崖，南跃朱方边界。所有异域他乡及边界阻绝不通往来的地区，汉武帝不曾征服，汉宣帝不曾臣服，如今陆居者没有谁不害怕，水居者没有谁不恐惧，都奔走而来表示服从。于是安抚哀牢族，设置永昌郡，于新春正月初一，在京都会见诸侯。这一天，天子接受四海呈献的地图、户籍，收纳万国进贡的珍宝，对内安抚华夏四境，对外接待百族之长。于是大兴礼乐，供设帷帐在云龙门的内庭，百官就列引导各诸侯王，尽量展现皇帝的威仪与尊容。这时庭中摆满千种贡品，美酒万钟，金罍、玉觞分列成行，佳肴美味一齐进用，牛、羊、猪三牲宴享众宾。宴饮完毕奏《雍》乐撤席，乐官指挥演奏，陈设钟磬之乐，布列管弦之器，钟鼓之声铿锵，丝竹之响热烈。高奏五声，弹尽六律，歌赞九功之德，舞列八佾，《韶》、《武》大乐齐备，上古乐曲全出。穿插演奏四方各族乐曲，帝王的德泽遍及各地，北方的《伶》、东方的《保 》、西方的《兜离》，全都在此演奏。万乐齐备，百礼并用，皇帝欢乐，群臣陶醉，天降阴阳和合之气，使人精神调和，然后撞钟宣告朝会结束，百官下退。

> 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久沐浴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纴，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不珍，捐金于山，沉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

这时皇上看见万方欢乐，长久地沐浴着恩泽，担心各地萌发奢侈之心，懒于辛苦劳作，就申明原有的章法，下达圣明的诏书，命令官吏颁布法令制度，昭明节俭，弘扬朴素。去除后宫奢华的饰物，减少天子车辇上器用的装潢，抑制工商的过度发展，振兴农桑这头等事务。于是诏令天下抛弃工商业而返回农业，摒除伪饰而归于纯真，女子致力于纺织，男子从事耕耘，器皿使用陶器与葫芦，服饰颜色以黑白为上，以穿着纤细华靡的服装为耻辱，贱视新奇美丽的物品使它不再珍贵，将黄金抛入深山，将珠玉沉于海底。于是百姓荡涤污浊与瑕疵，以至纯至清为鉴察，形体与精神都清静和顺，耳目不为外物所惑乱，贪图享受的欲念断绝，清廉正直之心产生，没有谁不悠闲而自得其乐，道德崇高有如玉润金声。因此四海之内，学校林立，学子满门，进献酬答互相往来，众多的人注重礼仪祭祀，上上下下一片歌舞，用来赞美仁德。尊卑饮宴之礼结束，彼此赞美谦恭不露于外的美

德，人人发表美言宏论，饱含中和之风，倾吐昂奋之气，赞颂说：“昌盛啊，这个世道。”

>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领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
> 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主人曰：“复位，今将喻子五篇之诗。”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诵之。”其诗曰：
>
> 《明堂诗》：於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与缉熙，允怀多福。

现今的论者只知道吟诵产生于虞夏时代的《尚书》，咏唱产生于殷周时代的《诗经》，讲解伏羲、周文王推演的《易经》，论述孔子所作的《春秋》，却很少有人精通古今的治乱，探究汉德形成的缘由。只有你颇了解一些旧的典章，可又只徒劳地在诸子末流遨游。温故知新已很艰难，而了解当今德业的人就更少了！况且西都地处僻远，与西戎交界，关山险阻，为四塞之地，要整治关防设备，哪里比得上东都地处国家的中央，平旷通达，四面八方如车辐聚集在车毂上一样呢？西都的秦岭、九嵕山，泾河、渭河的水流，哪里比得上东都的四渎五岳，黄河似玉带环绕，上溯洛水，成为河图洛书的渊流？西都的建章宫、甘泉宫，设馆接待众仙，哪里比得上东都的灵台明堂统领天人，使他们和谐融洽？西都的太液池、昆明池，禽鸟走兽的园林，哪里比得上东都四面环水的辟雍宫，象征着道德传播四海的丰富？西都的游侠过度骄纵，侵犯礼义，哪里比得上东都百姓共同履行法度、小心恭敬威仪庄重？你只知道秦朝的阿房宫高耸云天，却不知道京洛的建筑合于法度；只知道函谷可以成为关隘，却不知道成就王业的人并不需要关山的险阻做外界的屏障。”

主人的话还没说完，西都宾客便惊惶四顾改变脸色，顷刻间退避下阶，表情怯懦而卑下，拱手告辞。主人说：“请回原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五首诗。”西都宾客听完这五首诗，便称赞说：“太美了，这些诗！表达的义理比杨雄正大，记叙的事实比相如充实，不只是体现了主人的好学，还因为正好反映了这个时代。我狂妄简慢，不知道怎样约束自己，现已领受了这些诗中的要道，请让我终身诵读这些

诗。”这些诗是：

《明堂诗》：啊，光明的厅堂，堂内充满阳光，圣皇在宗庙祭祀，庄重辉煌。天帝接受宴请，五方之神依次受享，谁能与他们相配，世祖光武正相当。天下率土诸侯，各个尽职不忘。美盛光明，诚信多福吉祥。

> 《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汉行；鸿化惟神，永观厥成。
>
> 《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溱溱，庶卉蕃芜；屡惟丰年，於皇乐胥。
>
> 《宝鼎诗》：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
>
> 《白雉诗》：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发皓羽兮奋翘英，容絜朗兮于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
>
> 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杨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后迁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

《辟雍诗》：辟雍四周环水，水波清清流淌。圣皇亲临此地，造舟架设桥梁。皤皤白发老人，对待父兄一样。威仪恭谨缜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一片明光。啊，显赫的远古圣君，明示汉皇尊老敬长，大化如同神灵，永远显示成功的欢畅。

《灵台诗》：营造灵台，灵台崇高。帝勤按时登临，考察祥瑞征兆。日月星辰光辉普照，金木水火土运行有常。和风习习，甘霖滋润，百谷繁盛，众草丰茂，连年丰收，啊，皇上欢畅。

《宝鼎诗》：山岳纳贡啊河流献宝，放射金光啊直上云霄。宝鼎呈现啊色彩斑斓，光辉灿烂啊身披龙文。陈列祖庙啊祭享圣神，昭明灵德啊亿年永耀。

《白雉诗》：打开灵篇啊披阅瑞图，获得白雉啊献上素乌。奋起白翅啊摇动尾羽，姿容清朗啊质朴真纯。彰明皇德啊与周成王等同，基业永恒啊承受天庆。

到汉章帝即位，他素来喜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到恩宠，好几次进入宫中伴皇帝读书，有时竟一连几天日夜不歇。章帝每当巡视各地，班固就献上赋和颂。朝廷有大事需要商讨，章帝就让班固向大臣们提出问题和不同见解，在君主面前辩论，对班固的赏赐和恩宠都十分丰

厚。班固自认为他父子两代人都有才学，可是职位却没有超过郎官，有感于东方朔、杨雄论及自身的不得志，认为自己只是没有碰上苏秦、张仪、范睢、蔡泽那样的时机，因而不能施展才干，就写了《宾戏》来自我解愁。后来班固升任为玄武门司马。天子会集儒生讲论《五经》，写有《白虎通德论》，又命令班固把这件事著录下来。

时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诏问群僚。议者或以为“匈奴变诈之国，无内向之心，徒以畏汉威灵，逼惮南虏，故希望报命，以安其离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虏亲附之欢，而成北狄猜诈之计，不可”。固议曰：“窃自惟思，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复修旧典，数出重使，前后相继，至于其末，始乃暂绝。永平八年，复议通之。而廷争连日，异同纷回，多执其难，少言其易。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岂可逆诈示猜，孤其善意乎？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

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其辞曰：

当时北匈奴单于派遣使者进贡，请求和亲，章帝下诏征求群臣的意见。议事的人中有的认为“匈奴是诡计多变的国家，没有归附汉王朝的诚心，仅仅是因为害怕汉朝的声威，挨近和畏惧南匈奴，因此希望汉朝派遣使者回访，借以稳定他们内部叛离的局面。现在如果派使者回访北匈奴，恐怕会失去南匈奴亲附汉朝的好意，而促成北匈奴诡诈的打算，不能这样办”。班固建议说：“我私下考虑，汉朝建国以来，历世经年，军事上一直被夷狄缠绕，对匈奴用兵尤其更加频繁。安抚或抵御他们的方法不尽相同，有时可讲究教化来与他们和平相处，有时可用武力对他们进行征伐，有时可卑躬屈节地去迎合他们，有时可让他们俯首称臣送子入朝。尽管屈伸不定，因时而异，但从不断绝联系，放弃机会，不与他们往来。因此从建武年间开始，又整治旧的典章制度，多次派出身负重任的使节，前后相继，直到光武帝末年才暂时中断。永平八年，又讨论与匈奴交往。可是在朝堂上连续争论几天，或赞同或不赞同，意见纷杂，多数人认为难办，少数人说容易。明帝圣德高瞻远瞩，虑事周全，于是再派出使者，所做的事与前代相同。以此推断，没有一朝空缺而不处理这件事的。如今乌桓来到汉宫，译官恭行叩首礼仪，康居、月氏，从远方来到这里，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首领归降，三方归服而不凭借武力威慑，这实在是国家与神明相贯通的征兆。臣认为应该依照过去的旧例，再次派出使者，

最好的效果可以接续五凤、甘露年间招致匈奴称臣朝贺的业迹，最差也不违背建武、永平年间约束匈奴的道理。匈奴使者来汉两次，然后汉派使者回访一次，既表明中国注重忠信，并且可让匈奴了解圣朝的礼仪具有法度，怎么可以事先猜度别人作伪，辜负他们的好意呢？与他们绝交，不知有什么好处，与他们交往，没听说有什么危害。假如今后北匈奴逐渐强大，侵扰作乱，才又寻求与他们实现交往，又将怎么达到？不如趁现在给予恩惠，这样考虑是符合眼前和长远利益的。”

班固又写了《典引篇》，用来表述汉朝的功德。他认为司马相如的《封禅》，文章虽然华丽，但体制不合古典；杨雄的《美新》，体制虽然古奥，但不符合事实。他自认为《典引》达到了既华丽又真实的境界。它的文辞说：

> 太极之原，两仪始分，烟烟煴煴，有沉而奥，有浮而清。沉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逾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者，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书犹可得而修也。亚斯之世，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
>
> 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悬象暗而恒文乖，彝伦斁而旧章缺。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赞扬迪哲，备哉灿烂，真神明之式也。虽前圣皋、夔、衡、旦密勿之辅，比兹褊矣。是以高、光二圣，辰居其域，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拊翼而未举，则威灵纷纭，海内云蒸，雷动电熛，胡缢莽分，不莅其诛。然后钦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渊穆之让，靡号师矢敦奋撝之容。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

在原始混沌之气的时代，天地开始分离，大气混合动荡，有的下沉而重浊，有的上浮而轻清。沉浮交互错杂，万物自然生成。于是命令天子，金木水火土五德开始运行，同处在蒙昧状态，生活在幽玄混沌之中。在结绳而治没有文字记事之前，天地寂静，没有诏书文告，《易·系辞》也不能连缀那时的事实。自从有了姓氏名号，那些继承天命有所阐明陈述的帝王，没有不从大昊皇初开始的，距今多么长久而遥远，那些书籍仍然可以得到并且研习。从这以后，天地虽然变化无穷，但因为《易·系辞》没有记载，也只是包容在不明亮的朦胧光景中。

至于说到上考天的法则，下承龙的羽翼，而在《尧典》、《皋陶谟》中焕发光彩，凭借道德崇高行为卓异，没有谁超过了陶唐。陶唐不传位给儿子而让位给舜，舜又传位给夏禹，稷、契广立功业于尧舜之时，于是成就商汤和周武王的帝业。当稷、契的子孙相继成为天子

之后，上天归功帝尧，又将帝位授给汉室刘氏。让他承继三王荒乱的末世，碰上帝王骄奢造成的灾害，高悬昏暗的天象而显示恒常礼法失去常度，伦常毁败与旧的典章缺损。因此先命令孔子，让他著书立说建立制度，扩展发扬先王的大业，表彰祖宗，赞扬明哲之君，达到光辉灿烂十分完备的境地，真正是真神明的法则。即使前代圣人皋陶、夔、伊尹和周公等勤勉的辅臣，与孔子相比，也未免显得褊狭了。因此高祖、光武二位圣君，如同北极星坐在那里，时运已至，佳气震动，于是神龙出现，腾跃于深渊。它拍打翅膀尚未飞举，而声威已远播，海内如云烟蒸腾，雷鸣电闪，秦二世胡亥自缢身亡，王莽也被分割尸体，不必由汉皇亲临惩治。然后虔诚地顺应天地，谦恭地对待诸侯，端正王位而处于尊贵，具备了德让禅贤、深沉敬穆的谦让之心，却没有号令陈列军队敦促奋武挥旗的威容。因此能够担任上天授予的皇位，接续唐尧禅让传下的国运，积蓄炽烈旺盛的火德，蕴含孔子等辅臣创立的宏大理论以弘扬汉运的陈说。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仪，诰誓所不及已。铺观二代洪纤之度，其赜可探也。并开迹于一匮，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统牧。乘其命赐彤弧黄戚之威，用讨韦、顾、黎、崇之不格。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遂自北面，虎离其师，革灭天邑。是故义士伟而不敦，《武》称未尽，《护》有惭德，不其然与？然犹於穆猗那，翕纯皦绎，以崇严祖考，殷荐宗祀配帝，发祥流庆，对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载。岂不克自神明哉！诞略有常，审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溯测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匪尧不兴，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厥道至乎经纬乾坤，出入三光，外运混元，内浸豪芒，性类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这样美盛的德行，可以说符合五帝最高的准则，典诰与誓词都不可及。遍观殷周两代的大小法度，它深奥的意义可以探求得知。两代开创功业如同堆土成山，是一筐一筐堆起来的，一同领受过诸侯的职务，历代勤劳地治理百姓，担任管理一方的诸侯之长。凭着桀纣赐予的赤弓金斧的威势，用来讨伐韦、顾、黎、崇等不归顺的诸侯。直到诸侯割据一方，京城迁至镐、亳二邑，于是商汤、周武王就以臣伐君，率领如虎如螭的猛士，改变帝王的都邑。因此义士认为汤、武的举动虽然特异却并不敦厚，《武》乐尽美而未尽善，《护》乐有德行上的缺欠，不是这样吗？可是仍然有赞美周、汤之德的肃穆美盛的音乐《清庙》与《那》，音调和谐，余音不绝，用来尊敬祖先，在宗庙厚祭祖先以配享天帝，振发吉祥，流福子孙，其功业与天地相匹配，流传千载而连绵不绝。他们的成功难道不是来自神明吗？殷、周的雄才大略具有法度，在诗篇典籍中可以审察他们的言行，光彩文藻都很醒目而不会改变。

况且显耀圣明的汉朝，承继巍巍唐尧的基业，追溯它的源头，乃先孕育虞夏，造就殷周，然后高祖、世祖重光天下，承袭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的光明业绩。神圣的光彩如同阳光普照，光辉覆盖四方偏僻之地，仁德教化之风遍及海外，声威传扬到荒远的地区。邪恶的人不论走多远，都会被铲除，卑贱的人不论怎样渺小，也不会不被养育。所以显示确定天地人三才兴旺发达的丰功伟绩，非尧不能成就；传布唐尧对后代子孙的遗训，非汉不能发扬光大。它的道使天地之气融合贯通，日、月、星适度，外可运转天地，内可使微细之物得到润泽。各类生物都顺其理，万物都通达顺利，这种情况的出现已很久了。

>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无与抗。乃始虔巩劳谦，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焕扬宇内，而礼官儒林屯朋笃论之士而不传祖宗之仿佛，虽云优慎，无乃葸欤！
>
> 于是三事岳牧之僚，佥尔而进曰：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俯蹈宗轨。躬奉天经，惇睦辩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怀保鳏寡之惠浃。燔瘗县沈，肃祇群神之礼备。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谍，穷祥极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荦乎方州，羡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乌、玄秬、黄麰之事耳，君臣动色，左右相趋，济济翼翼，峨峨如也。盖用昭明寅畏，承聿怀之福。亦以宠灵文武，贻燕后昆，覆以懿铄，岂其为身而有颛辞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启恭馆之金縢，御东序之秘宝，以流其占。

美盛啊！汉朝的历代帝王，它的功德可以役使古代帝王，成为百王的君主，光辉照耀天地万物，尊严无与匹敌。于是开始虔诚勤劳谦恭，小心谨慎，贬抑功成理定后的举措，不敢谈论制礼作乐的事。至于命令改变正朔，改换服色，视殷周之事为鉴戒，则光明传布天下，可是礼官群儒等众多确当的评论之士，却不创作诗篇典籍来记录祖宗功德的梗概，虽可说谦虚谨慎，却也太胆怯懦弱了吧！

于是三公岳牧等地方官吏全都进谏说：陛下上能借鉴唐尧之典，中能遵循二祖的准则，下能沿袭祖宗走过的道路。亲自奉行天之常道，使各族敦厚和睦，百官平和章明，内外和谐融洽。您巡视安抚黎民百姓，思念保养鳏寡，给他们恩惠。祭祀天地山川，敬奉群神的礼仪齐备。因此凤凰引来群鸟聚集在宫殿，麒麟引来群兽驯养在郊外苑囿之中，在郊野驯养白质黑纹的驺虞，沼池中腾起金光彩鳞的黄龙，夜晚甘露普降在丰草上，三足鸟在茂树上下翻飞。至于嘉谷灵草，神奇禽兽，全都应和祥瑞之图，合于史书记载。那些极尽祥瑞的生灵，在郊野中朝夕可见，在王畿附近日夜出没，在京都显得特出奇绝，且盈溢到边远幽僻的地方。从前周王朝时，有过白雉、赤乌、黑黍、黄麦等祥瑞物品，君臣喜形于色，人们奔走相告，观看的人数众多，全

都恭恭敬敬，庄严肃穆。大概以此显示敬畏上帝的诚心，承受上天所赐给的福佑。同时也是为了表彰文王、武王的盛德，把安乐留给后代子孙，反复歌颂周的美德，哪里只是为了专美自己才制作颂辞呢？汉皇室既然接受了符瑞，就应该勤勉努力，肩负道义，打开宗庙珍藏秘籍的金柜，用来陈放东厢的珍稀图籍，使简册得以传布。

> 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顺命以创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瞻前顾后，岂蔑清庙惮敕天乎？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遗章，今其如台而独阙也！

> 是时圣上固已垂精游神，包举艺文，屡访群儒，谕咨故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谠辞，又悉经五繇之硕虑矣。将絣 万嗣，炀洪晖，奋景炎，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 固后以母丧去官。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

> 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诏以谴责兢，抵主者吏罪。

上天赐给信实光明的《河图》、《洛书》，这是天子的睿智；孔子谋划先命汉朝封禅，这是圣人的诚信；身体力行道德的根本，这是君王的中正本性；碰上这吉祥的时代，正当封禅之时，这是皇天授予的使命。顺应符瑞而创建制度，端正本性而调和精神，酬谢三神众多的赐福、陈列并仿效唐尧的圣明文章，封禅这事体式盛大而且诚信，日夜萦绕在圣王心中。既瞻望前代帝王，又顾念到后代子孙，不这样，岂不是看轻祖宗之德而难以正天命吗？考察远古直至现在，封禅的帝王有七十四人，只有天下不使其封禅而借用竹帛祭告天地的，却没有发扬法度而放弃文章不进行封禅的，现在我们又怎能偏偏空缺呢？

这时皇上本已全神贯注，心游神往，统括六艺经典，多次访问儒生，晓谕年老而有声望的人，并征询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同探讨研究道德的渊源，考核仁义的博大深广，而期望天降符瑞的出现。既采纳了诸侯大臣的正直言辞，又全部经历了预卜五年的重大思虑。将要传至子孙万代，弘扬盛大的光辉，振奋光明的火德，传扬古朴的风尚，流播芳香的功业，时间愈久而愈新，历代使用而永不枯竭，这奉天的大法多么深广啊，谁能将它贯穿始终呢？只有唐尧汉皇，只有汉皇唐尧！

班固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辞去官职。永元初年，大将军窦宪出军征讨匈奴，任用班固担任中护军，参与谋划军事。北单于听到汉军出征的消息，派遣使者到居延塞边关，想要重操呼韩邪单于入汉称臣的往事，到洛阳朝见天子，请求汉朝派遣大使到北匈奴去。窦宪上书给皇帝，派遣班固代行中郎将职务，带领数百名骑兵与匈奴使者一同出居延塞迎接北单于。这时正碰上南匈奴偷袭并攻破北匈奴宫廷，班固到达私渠海，听到匈奴内乱的消息，就带军返回。到窦宪败亡时，班固最先受到牵连，被免除官职。

班固平素对儿子不加管教，几个儿子大多不遵守法度，地方官吏对他们毫无办法。起初洛阳县令种兢出行，班固的家奴冒犯了种兢的车骑，跟随种兢的官吏捶打呵斥班固的家奴，那家奴因醉酒而破口大骂，种兢愤怒，因畏惧窦宪的威势不敢发作，却对班固怀恨在心。等到窦宪的宾客被逮捕拷问，种兢就趁机逮捕班固，于是班固死在狱中，当时六十一岁。皇帝下诏书谴责种兢，将主办此案的官员办罪，以抵偿害死班固的过失。

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赞曰：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

班固所创作的《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等，保存下来的共有四十一篇。

评论说：司马迁与班固父子，他们谈到史官的历史著作，要旨多么清楚明白啊！评论者都称赞这二人具有优秀史官的才华。司马迁的文辞公正而叙事翔实准确，班固的文辞富丽而叙事周备。至于班固记叙史事，不偏激，不任意抬高或贬低，文辞丰富而不芜杂，周详而合于规范，使读到它的人勤勉而不生厌倦，他能成名是令人信服的。班彪、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论列是非不合圣人之道。然而在他们自己的议论中，却常常排斥死节的人，否定正直的行为，不表彰杀身成仁这种美德，那么班固父子轻视仁义、鄙薄守节就更加严重了。班固哀痛司马迁见闻广博、知识丰富，却不能凭借智慧免于极刑，可是他自己也身陷囹圄而死于狱中，才智可以赶上司马迁，却也不能保全自身。唉，这就是古人所以要对眼睛看不到睫毛的现象发表议论的

原因了。

赞辞说：班氏父子怀有才学，写成汉家帝王典籍，可与优良史官司马迁、董狐比美，又兼有司马相如、杨雄的华丽文采。班彪熟知皇天大命，班固却被世间纠纷迷惑。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三

章惠康◎主编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描绘了东汉的社会、文化、民情与人物百态，『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体大思精，信称良史』，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三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章惠康　1932年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50年2月起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工作，曾监印《毛泽东选集》并负责影印十九种革命期刊。1959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曾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学古典文学教学工作。1970年代参加《辞源》修订工作，为主要修订人员。1980年代参加《史记》、《汉书》的注译工作。1990年代主持注译《三国志》、《后汉书》。《〈三国志〉今注今译》一书，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该书1996年由台湾建安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又参与《中外散文辞典》的编撰工作，任副主编兼古代散文的主编。1990年获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荣誉证书。

# 目　录


## 后汉书卷四十一

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 后汉书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 后汉书卷四十三

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 后汉书卷四十四

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 后汉书卷四十五

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 后汉书卷四十六

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 后汉书卷四十七

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 后汉书卷四十八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 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后汉书卷五十
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后汉书卷五十一
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后汉书卷五十二
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后汉书卷五十三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后汉书卷五十四
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后汉书卷五十五
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后汉书卷五十六
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后汉书卷五十七
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后汉书卷五十九

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后汉书卷六十上

马融列传第五十上

后汉书卷六十下

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后汉书卷六十一

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后汉书卷六十二

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后汉书卷六十三

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后汉书卷六十四

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 后汉书卷四十一

## 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

伦少介然有义行。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后褒坐事左转高唐令，临去，握伦臂诀曰："恨相知晚。"

伦后为乡啬夫，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

数年，鲜于褒荐之于京兆尹阎兴，兴即召伦为主簿。时长安铸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每读诏书，常叹息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等辈笑之曰："尔说将尚不下，安能动万乘乎？"伦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第五伦，字伯鱼，是京兆长陵人。他的祖先是齐国的田氏，由于各位田氏迁移到京兆园陵地区的人多，所以，按迁移的次序为姓。

第五伦年轻时就意志坚定，具有善良的行为。王莽末年，盗贼乱起，家族及乡里的人都争着前往归附。第五伦便依靠险要的地形，牢固地构筑军事堡垒，一有贼来，总是鼓励众人，拉满强弓抵抗，铜马军、赤眉军的部下前后几十批，都无法攻下。第五伦开始时以营长的身份到郡尹鲜于褒那里，鲜于褒一见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便让他做郡吏。后来，鲜于褒因事获罪，被贬为高唐县令，临走时，握着第五伦的手说："遗憾的是彼此成为知己太晚。"

第五伦后来担任乡啬夫，他平均徭役赋税，能化解人们彼此结下的怨恨，得到民众的欢心。他自认为久做小官不能上达，就将家属寄居到河东郡，改换姓名，自称王伯齐，运盐往来于太原郡和上党郡，所经过的地方都不留下行迹，沿途人称他为道士，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过了几年，鲜于褒把第五伦推举给京兆尹阎兴，阎兴马上招第五伦担任主簿。当时长安铸造钱币的人多奸诈作假，就任命第五伦为督率铸钱的掾官，管理长安市场。第五伦校正统一了衡器和斗斛，市场上不再有徇私和冤屈的现象，老百姓都心悦诚服。第五伦每次读到皇

帝下达的文告，常叹息说：“真是圣明的君主啊，我要是能见到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人们都笑他说：“你劝说州将尚且不听从你，你怎么还能说动皇帝呢？”第五伦说：“没有遇到了解自己的人，这是因为志向不同啊。”

> 建武二十七年，举孝廉，补淮阳国医工长，随王之国。光武召见，甚异之。二十九年，从王朝京师，随官属得会见，帝问以政事，伦因此酬对政道，帝大悦。明日，复特召入，与语至夕。帝戏谓伦曰：“闻卿为吏篣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帝大笑。伦出，有诏以为扶夷长，未到官，追拜会稽太守。虽为二千石，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征，老小攀车叩马，啼呼相随，日裁行数里，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众知，复追之。及诣廷尉，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是时显宗方案梁松事，亦多为松讼者。帝患之，诏公车诸为梁氏及会稽太守上书者勿复受。会帝幸廷尉录囚徒，得免归田里。身自耕种，不交通人物。

建武二十七年，第五伦被推举为孝廉，任命为淮阳国医工长，跟随淮阳王去封国。光武帝召见他，觉得他与常人不同。二十九年，第五伦跟随淮阳王到京城朝见，属员也一起得到召见。光武帝以朝政大事问他，第五伦趁此机会应答为政的道理，光武帝非常高兴。第二天，再次受到特殊的召见，光武帝跟他交谈到黄昏。光武帝开玩笑地对第五伦说：“听说你当郡吏时曾殴打自己的岳父，从堂兄的门前经过也不进去吃顿饭，难道真的有这样的事吗？”第五伦回答说：“我曾三次娶妻，妻子都没有了父亲。我年轻时虽然遭受过饥饿和祸乱，却不敢随便去别人家吃饭。”光武帝听后大笑。第五伦出宫后，光武帝便下诏书令他担任扶夷长，还没有到任，又追任为会稽郡太守。他虽是二千石级的官员，却亲自铡草喂马，妻子烧火做饭。所得的俸禄只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多余的都以低价卖给贫困瘦弱的百姓。会稽郡有很多不合礼制的祭祀，喜欢占卜。老百姓常用牛来祭神，因此他们都贫穷。据说那些自己吃掉牛肉而不用它献祭的人，就会得病，快死时先发出像牛叫一样的声音，先后到这里任职的官员都不敢禁止这种陋俗。第五伦一到任，就发文书给所属各县，明白地晓告百姓：对那些装神弄鬼来诈骗、恐吓、愚弄百姓的巫祝，都给予治罪；有随便屠杀耕牛的，就进行处罚。百姓起初非常恐惧，有的人诅咒乱说，第五伦追查得更急了，于是这种现象就断绝了，老百姓从此得到了安宁。永平五年，第五伦因犯法而被召回朝廷。离郡时，老百姓拦着他的车，在马前叩头，哭喊着跟在他的车后，使车子一天只走几里路，不能前行。第五伦只好假装在亭舍歇息，暗地里乘船离开。众人知道后，又

去追赶。第五伦入廷尉狱后，郡吏和百姓一千多人进呈奏本守在朝廷外。这时显宗正在处理梁松的案件，也有很多替梁松争辩是非的。显宗对此感到忧虑，就颁诏书给公车官署，凡是替梁松和会稽太守进呈奏本的不再受理。碰上显宗亲自到廷尉狱讯问囚徒，第五伦得以免罪返回故里。他亲自耕种，不和有名望的人来往。

数岁，拜为宕渠令，显拔乡佐玄贺，贺后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絜称，所在化行，终于大司农。

伦在职四年，迁蜀郡太守。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文职修理。所举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时以为知人。

视事七岁，肃宗初立，擢自远郡，代牟融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马廖，兄弟并居职任。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伦以后族过盛，欲令朝廷抑损其权，上疏曰："臣闻忠不隐讳，直不避害。不胜愚狷，昧死自表。《书》曰：'臣无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传》曰：'大夫无境外之交，束修之馈。'近代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卒使阴就归国，徙废阴兴宾客；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戚，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又譬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臣常刻著五臧，书诸绅带。而今之议者，复以马氏为言。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马防为车骑将军，当出征西羌，伦又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多赐财帛。笃为乡里所废，客居美阳，女弟为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县令苦其不法，收系论之。今来防所，议者咸致疑怪，况乃以为从事，将恐议及朝廷。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不可复令防自请人，有损事望。苟有所怀，敢不自闻。"并不见省用。

几年后，第五伦被任命为宕渠县令，表扬和提拔乡佐玄贺，玄贺后来担任九江、沛两郡的郡守，以清白廉洁著称，所在郡的风俗都得到改变，最后当了大司农。

第五伦任宕梁令四年，升为蜀郡太守。蜀郡肥沃富足，老百姓和官吏也都富饶，掾史家里的钱财多达千万，都有漂亮的车辆，肥壮的马匹，他们凭着钱财使自己显贵。第五伦将掾史中那些财产富足的官吏全部遣送回家，又选派那些孤独贫苦而有志向品行的人担任各部门的官职，于是竞相贿赂的现象绝迹了，文官的职责得到了整顿。第五伦所推荐的官吏多数为九卿、二千石。当时大家都认为他是能识别贤愚的人。

第五伦任蜀郡太守七年，肃宗刚刚即位，便将他从远方调进京城并加以提拔，代替牟融当了司空。肃宗因明德太后的缘故，尊敬推崇

舅舅马廖，马廖兄弟都担任重要职务。马廖等人竭尽自己的能力进行交际，致使官吏们争先恐后地去依附。第五伦鉴于太后家族的势力过大，想使朝廷控制和减少他们的权力，便上奏章说：“臣听说忠贞的人不隐瞒真情，刚直的人不逃避祸害。臣非常愚昧急躁，冒着死罪来表白我的想法。《尚书》说：‘当臣子的不可专主刑罚和专主爵赏，如果这样，它就会危害自己的家族，不利于自己的封国。’《榖梁传》也说：‘士大夫不应与疆界以外的人交往，不应有礼物的相互赠送。’近代光烈皇后，虽然对兄弟友爱真诚，而终于使阴就返回所封藩国，迁徙废弃阴兴的门客；后来梁、窦两家，互相违法，明帝即位，多被诛杀。从此，洛阳城里不再有权贵皇亲国戚，用书信互相请托的事断绝了。明帝又告诉外戚们说：‘自己劳苦地去对待士子，倒不如尽心去为国家；戴着盆子看天，行动与目的两相违背。’臣常将明帝这些话铭刻在心中，书写在玉带上。但现在这些谋议的人，又认为马廖等人的所作所为不对。臣听说卫尉马廖用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马防用钱三百万，私下供给三辅地区的士大夫，不管熟悉不熟悉，没有一个不给的。又听说，腊日也赠送在洛阳城里的士大夫每人钱五千，越骑校尉马光腊日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认为这些事不符合经书的义理，故内心恐惧，不敢不奏。陛下如果想厚待外戚，也应该有个使他们平安的办法。臣现在讲这些，是真心想上忠于陛下，下保全太后一家，仅供您审察核实。”等到马防当了车骑将军，准备征讨西羌，第五伦又上奏疏说：“臣认为，位尊的亲戚可以封侯使他富贵，不应让他担任重要的职务。为什么呢？用法度去衡量他们就会伤了恩情，用亲族感情去偏爱他们就会违反国法。听说，马防现在准备征讨西羌，臣认为太后德惠仁慈，陛下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恐怕马防最后有细微的过失，你们就很难实现爱的愿望。又听说，马防邀请杜笃担任从事中郎，给予他很多财物。杜笃被自己的同乡人抛弃，寄居在美阳县，妹妹嫁给马防为妻，他就倚仗这种关系互相交往，他所在县的县令苦于他不遵守法令，要将他逮捕法办。现在杜笃来到了马防的幕下，议者都表示怀疑和惊奇，何况又请他当从事，将来恐怕会议论到朝廷。现在应该选派有品德有才能的人辅佐马防，不可再让马防自己去请人任职，不然就会有损于事业的声誉。臣内心有此想法，不敢不奏。”但是，这些奏折都不被省察和采纳。

伦虽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为三公，值帝长者，屡有善政，乃上疏褒称盛美，因以劝成风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体晏晏之姿，以宽弘临下，出入四年，前岁诛刺史、二千石贪残者六人。斯皆明圣所鉴，非群下所及。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称故也。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辨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非徒应坐

豫、协，亦当宜谴举者。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师及道出洛阳者，宜皆召见，可因博问四方，兼以观察其人。诸上书言事有不合者，可但报归田里，不宜过加喜怒，以明在宽。臣愚不足采。”及诸马得罪归国，而窦氏始贵，伦复上疏曰：“臣得以空虚之质，当辅弼之任。素性驽怯，位尊爵重，拘迫大义，思自策厉，虽遭百死，不敢择地，又况亲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趋邪路，莫能守正。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年盛志美，卑谦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众煦飘山，聚蚊成雷，盖骄佚所从生也。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诐险趣势之徒，诚不可亲近。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令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无纤介之隙。此臣之至所愿也。”

第五伦虽然严峻刚直，却非常厌恶官吏的刻薄。他担任三公时，碰上皇帝是位忠厚的人，屡次有好的政务大计，他就上疏赞美颂扬，想趁此形成良风美德。说：“陛下登基，体现出天赋的品德，包容着温和柔顺的资质，用宽容阔大的胸怀治理天下，临朝四年，前年惩办贪婪残暴的刺史、二千石六人。这都是英明的帝王审察识别的，而不是群臣下僚所能做到的。但是，每次下达诏书宽容和缓，可政务苛急不能懈怠，陛下致力于节俭，可奢侈的现象不能禁止，这个过错在于风俗的败坏，群臣下僚不称职。光武帝接续王莽的余绪，用严厉的手段治理政事，后世继承它，于是就形成了风气。郡国所推举的，大都是只知治理职事的平庸官吏，而没有选择胸怀博大的人来满足朝廷的需要。陈留县令刘豫和冠军县令驷协，都以苛酷的态度统治人民和主宰城邑，一心想掠夺和杀戮，极尽严厉，使人痛苦，官吏和百姓忧愁埋怨，没有人不恨他们。但是，现在这些议者反而认为他们有能力，这是违背了天的心意，脱离了经书的义理，实在不可不谨慎对待。不仅应该治刘豫、驷协的罪，还应当责备推举他们的人。要努力引荐仁爱贤能的人来担任朝政的治理，只需要几个人，风俗就自然变化了。臣阅读典籍，知道秦王朝因为施行残暴苛急的政令而使国家覆亡，又亲眼见到王莽也因为推行苛政而自取灭亡，所以臣诚挚地上言，这实在是有鉴于此。又听说诸王、公主和贵戚，骄纵奢侈超过了制度，京城尚且如此，那拿什么去向边远地方示范呢？所以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即使颁布政令，别人也不会听从。’用自己的行动去教诲，别人就会服从；用自己的语言去教诲，别人就会争辩。阴阳二气相调和，年景就丰饶；君臣同心，教化就能成功。那些刺史、太守以下在京城为官以及出洛阳为官的，都应当召见他们，可以趁此广泛地询问四方的事，附带察考这些人。所有上奏议论政事而有不恰当的，可以

让他们返回故里，不过分谴责，以表明朝廷胸襟的宽大。臣愚昧之言，不足以采纳。”在马氏家族的人获罪返回封国后，窦氏刚刚尊贵，第五伦又上奏说：“臣荣幸地能凭借空虚的资质，充当佐助的重任。本性迟钝，却官位尊显，俸禄优厚，受到正道的约束，心想应该勉励自己，即使死一百次，也不敢挑选死的地方，又何况自己碰上这奖励高言、高行的圣世呢！现在朝廷秉承了历代帝王的弊端，人们喜欢文过饰非，走不正当的道路，没人坚守正道。现在担任虎贲中郎将的窦宪，是皇后的亲戚，掌管宫廷禁兵，进出宫中，时值壮年，志向美好，卑逊谦虚，乐于亲善，他是爱士并与之交往的人，然而其他出入宫廷的显贵亲戚，大都是犯有过失而永不叙录的人，尤其缺少保持俭约安守贫困的节操，与士大夫中没有志向的人互相吹捧，聚集在他们的家中。他们呼出的气可以使山飘起来，他们的叫喊声像打雷一样，这就是骄横放纵和贪图安乐所产生的土壤。三辅地区议论的人竟认为，贵戚被废弃禁锢的人，应当再靠贵戚去拯救他们，这就好比解醒应当用酒一样。那些邪僻奸险、趋炎附势之人，实在不能亲近。臣希望陛下和皇后严格地诏令窦宪等人关起门来约束自己，不要私自与士大夫们交往，在问题还没有发生前防范他们，在问题还没有出现时去思考它，使窦宪永远保持福禄之位，君臣全都欢心，彼此和睦。这是臣最大的愿望。”

伦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诸子或时谏止，辄叱遣之，吏人奏记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无私若此。性质悫，少文采，在位以贞白称，时人方之前朝贡禹。然少蕴藉，不修威仪，亦以此见轻。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连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赐策罢，以二千石奉终其身，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区。后数年卒，时年八十余，诏赐秘器、衣衾、钱布。

第五伦秉公办事，竭力保全节操，议论政事时，从不迟疑不决。儿子们有时劝阻他，都遭到他的训斥，叫他们离去，官吏上陈的事以及自己可斟酌处理不必请示的事情，他也一起密封呈上，他就像这样没有私心。他品性质朴诚实，不擅长文辞，因为官正直清廉而受到老百姓的颂扬，当时的人们将他比做西汉的贡禹。但是，他缺少含蓄宽容，不注重庄严的仪容，也因此被人轻视。有人问第五伦说：“您有私心吗？”第五伦回答说：“过去有人送给我日行千里的良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当三公举用贤能的时候，心里总不能忘记他，但他也始终没有被任用。我哥哥的儿子经常生病，我一个晚上要去探视十次，回来就安心就寝；我的儿子有病，虽然没去看他，却整夜睡不着觉。像这样，能说我没有私心吗？”第五伦因年老多病多次请求退职。元和三年，朝廷下策书，同意他退职，以二千石的俸禄作为终身

待遇，另外赐给他钱五十万，公宅一区。几年后，第五伦去世，享年八十多岁，下诏给予棺材、衣被和钱布。

少子颉嗣，历桂阳、庐江、南阳太守，所在见称。顺帝之为太子废也，颉为太中大夫，与太仆来历等共守阙固争。帝即位，擢为将作大匠，卒官。伦曾孙种。

论曰：第五伦峭核为方，非夫恺悌之士，省其奏议，惇惇归诸宽厚，将惩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韦为佩，盖犹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俭不逼下，岂尊临千里而与牧圉等庸乎？讵非矫激，则未可以中和言也。

种字兴先，少厉志义，为吏，冠名州郡。永寿中，以司徒掾清诏使冀州，廉察灾害，举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众，弃官奔走者数十人。还，以奉使称职，拜高密侯相。是时徐兖二州盗贼群辈，高密在二州之郊，种乃大储粮稸，勤厉吏士，贼闻皆惮之，桴鼓不鸣，流民归者，岁中至数千家。以能换为卫相。

迁兖州刺史。中常侍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负势贪放，种欲收举，未知所使。会闻从事卫羽素抗厉，乃召羽具告之。谓曰："闻公不畏强御，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对曰："愿庶几于一割。"羽出，遂驰至定陶，闭门收匡宾客亲吏四十余人，六七日中，纠发其臧五六千万。种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觉其奸，乃收系客，具得情状。州内震栗，朝廷嗟叹之。

第五伦的幼子第五颉成为继承人，他历任桂阳、庐江、南阳三郡太守，他的政绩被人赞扬。顺帝当太子时曾被废为济阴王，第五颉担任太中大夫，跟太仆来历等人一起守卫王宫，坚持进谏。顺帝执政后，提拔他任将作大匠，后来病死在任所。第五伦的曾孙叫第五种。

评论说：第五伦以严峻苛刻为做人之道，他不是温和平易近人的人，但是，察看他所进呈的奏议，还是宽容忠厚，难道是他打算惩戒自己繁琐急躁的毛病而这样做的吗？古人以皮绳或琴弦装饰在衣带上来随时警戒自己，第五伦大概就是这样吧。然而有才德的人，虽然放纵却不越分去冒犯君主，虽然节俭却不去侵逼下人，难道第五伦尊贵得可以治理千里，却与饲养牛马的人同样平凡吗？如果不是由于矫情，就不可用中庸之道去评论他。

第五种字兴先，年轻时立志行善，做官时，名声冠于州郡。永寿年间，他以司徒掾清诏使的官职出使冀州，察看灾情，上疏列举了刺史及二千石以下官员的行迹，因此而受到处罚或免职的人很多，畏罪弃官而逃的有几十人。第五种回到朝廷，因为奉命办事称职被任命为高密国相。这时，徐、兖二州盗贼群起，高密在二州的附近，第五种就大量储存粮食，尽力激励吏人，盗贼听说后都很畏惧他，高密一带战鼓不响，返回的流民，不到一年就有几千户。他因有才能而改任卫国相。

第五种升任兖州刺史。中常侍单超哥哥的儿子单匡担任济阴郡太

守，仗恃权势，贪婪恣纵，第五种想拘捕和检举他，但一时不知该派谁去干。碰巧听到从事卫羽平素为人振作严厉，就召见卫羽，将情况全部告诉他。对他说："听说您不畏强暴逞势，现在想将一件重要的事托付给您，怎么样？"卫羽回答说："希望像铅刀那样发挥一次将东西割断的作用。"卫羽出去后，就急忙赶到定陶县，关起门来拘捕了单匡的门客亲信四十多人，六七天的功夫，搜查出单匡家的赃款五六千万。第五种马上呈奏单匡的罪状，并因此而告发单超。单匡困迫危急，就派遣刺客去刺杀卫羽，卫羽发觉了他的奸谋，就拘禁了刺客，全部掌握了他们的情况。济阴郡内的官吏恐惧颤抖，朝廷为之赞叹。

是时太山贼叔孙无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讨。羽说种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而太山险阻，寇猾不制。今虽有精兵，难以赴敌，羽请往譬降之。"种敬诺。羽乃往，备说祸福，无忌即帅其党与三千余人降。单超积怀忿恨，遂以事陷种，竟坐徙朔方。超外孙董援为朔方太守，稸怒以待之。初，种为卫相，以门下掾孙斌贤，善遇之。及当徙斥，斌具闻超谋，乃谓其友人同县闾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盖盗憎其主，从来旧矣。第五使君当投裔土，而单超外属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难。若奉使君以还，将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种，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种，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

当时太山郡盗贼叔孙无忌等人凶暴横行于整个州郡内，州郡的官吏都无法征讨。卫羽劝第五种说："中原地区安宁太平，久已忘记作战，而太山郡的地势艰难险阻，盗贼狡诈，不能控制。现在即使有精兵，也很难赴敌作战，我请求前去晓谕，叫他们投降。"第五种应允。卫羽于是去了太山郡，向盗贼具体说明祸与福的利害关系，叔孙无忌马上率领党羽三千多人投降。单超积蓄着愤怒怨恨，就借此事陷害第五种，第五种终于获罪，被贬到朔方郡。单超的外孙董援为朔方郡太守，愤怒地等待第五种。当初，第五种做卫相时，因为门下掾孙斌德才兼备，因而友好地对待他。在第五种被贬谪时，孙斌已全部知道单超的阴谋，就对他的朋友同县的闾子直以及高密县的甄子然说："当盗贼的恨主人，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第五种刺史将被贬谪到荒远边地，而单超的外系亲属正是那个郡的郡守。高的东西容易倾倒，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我现在打算跟随第五种刺史，或许可使他免受祸难。如果我能把他救回来，打算将他托付给你们。"闾子直和甄子然说："你去吧，这也是我们的心意。"于是孙斌带着侠客日夜追赶第五种，到太原郡境内，赶上了第五种，孙斌就隐蔽在险要的地方，杀死了押送的官吏，于是把马让给第五种，孙斌自己步行随从。一日一夜走了四百多里，终于得以脱险返回。

种匿于闾、甄氏数年，徐州从事臧旻上书讼之曰："臣闻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计，故季布屈节于朱家，管仲错行于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爱身于须臾，贪命于苟活，隐其智力，顾其权略，庶幸逢时有所为

耳。卒遭高帝之成业，齐桓之兴伯，遗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钩之仇，拔于囚虏之中，信其佐国之谋，勋效传于百世，君臣载于篇籍。假令二主纪过于纤介，则此二臣同死于犬马，沉名于沟壑，当何由得申其补过之功，建其奇奥之术乎？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杰然自建，在乡曲无苞苴之嫌，步朝堂无择言之阙，天性疾恶，公方不曲，故论者说清高以种为上，序直士以种为首。《春秋》之义，选人所长，弃其所短，录其小善，除其大过。种所坐以盗贼公负，筋力未就，罪至征徙，非有大恶。昔虞舜事亲，大杖则走。故种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显季布之会。愿陛下无遗须臾之恩，令种有持忠入地之恨。”会赦出，卒于家。

钟离意字子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督邮。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府下记案考之。意封还记，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后外，《诗》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远。今宜先清府内，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太守甚贤之，遂任以县事。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

第五种隐藏在闾子直、甄子然家中几年，徐州从事臧旻上疏为第五种争辩说：“臣听说，士子忍辱不死，一定有事要做，所以季布屈身在朱家，管仲对召忽有不忠的行为，这两个臣子应死却不死，并不是爱惜身躯，苟且贪生，而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智力，眷念自己的谋略，希望有幸碰上机遇而有所作为。他们终于遇上高帝成就了基业，辅佐齐桓公做起了霸主；高帝忘掉季布逃走的行为，齐桓公赦免了管仲射钩的仇怨，将他从囚徒之中提拔出来，使他得以施展辅佐国家的才略，建立起流传百世的功勋，君臣的业绩因而被记载在典籍之中。如果高帝和齐桓公两位君主计较细微的过失，那么这两位臣子的死就如狗、马一样，他们的名字就会埋没在沟壑之中，怎么能取得改正过失的功绩，实行特异高深的谋略呢？臣见原兖州刺史第五种，为人正直，在乡下没有受贿的嫌疑，在朝廷没有择言不妥的缺点，他天性憎恨邪恶，公正而不邪佞，所以论者认为，讲清白高尚，以第五种为先；排列耿直的士人，以第五种为首。《春秋》的义理是，选择人的所长，抛弃他的所短，采纳他的微小善行，除掉他的大过。第五种之所以获罪，是因为盗贼公然倚仗势力而他的力量又不足以讨平盗贼，罪至应谪戍的地步，但他并没有大的罪恶。从前，虞舜侍奉双亲，用大杖打他，他就逃走。所以第五种的逃亡，是为了保全性命，希求有朱家的门路，以显扬季布的机遇。希望陛下不要遗漏片刻的德惠，使第五种有怀抱着忠心而进入地下的怨恨。”第五种碰上赦免，离开闾子直、甄子然，死在自己的家里。

钟离意字子阿，是会稽郡山阴县人。年轻时任本郡督邮。当时郡所属部、县、亭长中有人接受别人送的酒礼，府里下文审问考察。钟离意将文书密封退了回去，到郡府中对太守说：“《春秋》有先内后外的记载，《诗经·大雅·思齐》篇说：‘周文王仪法施于闺门，妻子要带头守法，然后才能治理家国。’显示政事与教化的根本，应由近到

远。现在应该首先清除郡府内部，可以宽恕边远属县细小的过错。”太守认为他很有德才，就让他管理有关县里的一些事。建武十四年，会稽郡发生大瘟疫，死了一万来人，钟离意亲自进行慰问，救济医药，所管辖区域的人很多都得到救济。

> 举孝廉，再迁，辟大司徒侯霸府。诏部送徒诣河内，时冬寒，徒病不能行。路过弘农，意辄移属县使作徒衣，县不得已与之，而上书言状，意亦具以闻。光武得奏，以视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诚良吏也！”意遂于道解徒桎梏，恣所欲过，与克期俱至，无或违者。还，以病免。

> 后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盗窃县内，意屏人问状，建叩头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长休。建父闻之，为建设酒，谓曰：“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诛。子罪，命也。”遂令建进药而死。二十五年，迁堂邑令。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殡敛。丞掾皆争，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

钟离意被推举为孝廉，再次升官，被召入大司徒侯霸府。诏令衙署押送服劳役的人前去河内郡，时值冬寒天气，徒役患病不能行走。路过弘农郡时，钟离意总是发公文给所属县，叫他们给徒役缝制御寒的衣服，属县不得已将衣服送上，同时上疏陈述征衣的具体情况，钟离意也将具体情况上报朝廷。光武帝收到钟离意的奏疏，将它拿给侯霸阅看，说：“你所派遣的官吏为什么这样仁爱呢？真是好官啊！”钟离意在路上解开徒役的刑具，听任他们走所想要经过的地方，后来，他们都按照限定的日期全部到达，没有违反规定的。钟离意回到侯霸府后，因病而免职。

钟离意后来被任为瑕丘县令。有个叫檀建的吏人，偷了县衙里的财物，钟离意遣开众人，讯问案情，檀建叩头认罪，钟离意不忍心施加刑罚，责令他辞官。檀建的父亲听说这件事，就替檀建安排了酒食，对他说：“我听说无道的君主用刀杀人，有道的君主通过仁义来实行惩罚。你犯了罪，这是命中注定的。”便叫檀建服药自尽。建武二十五年，钟离意改任堂邑县令。县里有个叫防广的因为替父亲报仇，被囚禁在狱中，他的母亲病死，防广痛哭不进饮食。钟离意怜惜他，让他回家，使他安葬母亲。县里的官员们都不同意，钟离意说：“有事由我负责，不牵累你们。”就让防广回家。防广收敛完母亲，果然回到狱中。钟离意暗地里将情况向朝廷禀报，防广竟得以被免去死罪。

> 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帝怪而问其故。对曰：“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间，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帝嗟叹曰：“清乎尚书之言！”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转为尚书仆射。车驾数幸广成苑，意以为从禽废政，常当车陈谏般乐游田之事，天子即时还宫。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

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荣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荣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无有行能，久食重禄，擢备近臣，比受厚赐，喜惧相并，不胜愚戆征营，罪当万死。”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密云数会，朕戚然惭惧，思获嘉应，故分布祷请，窥候风云，北祈明堂，南设雩场。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焉。

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将笞之。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为愆，则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复冠而贳郎。

显宗即位后，征召钟离意任尚书。当时交阯郡太守张恢，因贪污受贿千金而获罪，被召回京师判处死刑。朝廷将张恢的财物登记交给大司农，诏令按等级将财物分赐给群臣。钟离意得到珠宝后，将它们全部放在地上而不拜受恩赐。显宗感到奇怪，问他缘故。钟离意回答说：“我听说孔子宁可忍渴也不喝名为盗泉的水，曾参见到名为胜母的里门就赶车返回，这都是由于讨厌它们的名称。这些贪赃污秽的珠宝，我实在不敢拜受。”显宗感叹说：“高洁啊，尚书所言！”就另外将国库中的三十万钱赐给钟离意。改任尚书仆射。显宗多次到广成苑，钟离意认为，这会因纵情观赏禽兽而废弃政事，常挡住车驾劝谏设乐游玩田猎之事，显宗马上回宫。永平三年夏天干旱，而朝廷却大力兴建北宫，钟离意上殿，脱下帽子进呈奏疏说：“臣见陛下因天小旱，就为庶民担忧，走下正殿，克己自责。而现在连日浓云密布，就是不下雨，难道是朝政没有上应天心的缘故吗？过去成汤遭受旱灾，拿六件事责问自己：‘这是处理政事不符合节度吗？是我役使人过分急迫吗？是宫室过多吗？是宫女弄权请托的事太多了吗？是贪贿的风气盛行吗？是进谗言的人多了吗？’臣见到北宫正在大力兴建，人们失去了耕种的时间，这就是所谓宫室多。自古以来并不苦于宫室的狭窄，只担心人们不安宁。应该停修北宫，以符合天帝的心意。臣只有普通人的资质，没有品行和才能，却长久享用优厚的俸禄，被提拔为亲近的臣子，经常受到丰厚的赏赐，高兴与恐惧同时存在，臣是这样的无知刚直和惶恐不安，罪当万死。”显宗下诏书答复说：“成汤引用六件事，将过失归结到自己一人身上。你戴上帽子，穿上鞋子，不需要请罪。近来老天降临旱灾，浓云密会，我忧虑、羞愧和恐惧，希望获得吉祥的征兆，所以多次祈祷求福，观察天气，等候刮风起云，在北边的朝堂进行求告，在南边设立求雨的雩场。现在又诏令大匠停止兴建其他宫室，以减少不急需的支出，或许能够消除祸害与罪过。”又下诏向公卿百官道歉，于是下了应时的喜雨。

当时诏令赐给归降的胡子一些细绢，尚书侍郎依照诏令办事，不小心将十当成了百。明帝见到司农所进呈的文书，大发脾气，召见尚书侍郎，打算抽打他。钟离意因此到宫殿向明帝叩头说："过错和谬误，为普通人所能宽容。如果将松弛怠慢也当成罪过，那么臣的爵位大，罪重，尚书郎的爵位小，罪轻，罪过都在臣，臣应当首先受到处罚。"于是脱去衣服，趴在刑床上。明帝的怒气消除了，命钟离意重新戴上帽子，并赦免尚书侍郎的过失。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会连有变异，意复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经术，郊祀天地，畏敬鬼神，忧恤黎元，劳心不怠。而天气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吏杀良人，继踵不绝。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残，毒害弥深，感逆和气，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也。愿陛下垂圣德，揆万机，诏有司，慎人命，缓刑罚，顺时气，以调阴阳，垂之无极。"帝虽不能用，然知其至诚。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为鲁相。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

明帝的生性眼界狭窄，好利用自己的亲信去揭发别人的隐私，为自己明察，因此公卿大臣多次被恶毒诬蔑，亲近的臣子和尚书以下的官吏，甚至被用东西投击或用手拉拽。明帝曾经因事对侍郎药崧发脾气，用竹杖去打药崧。药崧赶忙躲到床下，明帝更加气愤，急喊："侍郎出来！侍郎出来！"药崧说："天子端庄盛美，诸侯光辉煌煌。没听说过君主亲自杖打侍郎。"于是明帝赦免了他。朝廷大臣没有不恐惧战栗的，争相严格地要求自己，以避免受到惩罚；只有钟离意一个人敢于直言规劝，多次密封退回诏书，大臣们有过错，都常常得到他的援救和解除。那时，经常发生灾情怪事，钟离意又上疏说："陛下亲自遵行奉养父母的准则，阐明和发扬经学，郊祭天地，畏惧和敬重鬼神，忧虑和抚恤百姓，勤劳而不懈怠地运筹国家大事，但是气候不和顺，日月不明，泉水涌溢，冷热违反季节，这个原因就在于群臣不能进行德化，不能办好应办的事，存在繁琐刻薄的作风。官吏杀死善良的人，连续不断。百官没有彼此相亲的念头，吏人没有和谐的志向。至于骨肉相残，祸患灾害更加重大，背逆和谐之气，以致上天降临灾祸。对待百姓只能用道德去感化，难以用武力去征服。先王治国的重要准则，是使百姓彼此和睦相处，所以能做到天下太平，不发生灾害，没有祸乱。《鹿鸣》诗之所以一定要表达用筵宴使嘉宾快乐的感情，是因为人与神的意念互相协调，然后气候才能调和

啊。希望陛下发扬圣明的品德，处理纷繁的政务，下令有关的官署，谨慎地对待人的性命，放宽刑罚，顺应四季的气候，以使阴阳二气调和，留传到没有穷尽。”明帝虽然不能采纳，但知道他非常真诚。钟离意也因这个缘故而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调出京师担任鲁国相。后来德阳殿建成，百官聚合。明帝想起钟离意所讲的话，对公卿说：“钟离意尚书如果还在朝廷，这座宫殿就不会建成。”

意视事五年，以爱利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遗言上书陈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帝感伤其意，下诏嗟叹，赐钱二十万。

药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贫为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枕杫，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辄见崧，问其故，甚嘉之，自此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阳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也。父伯，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善论难。至二十余，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丧去官，客授颍川。

后为谒者。会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诏使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没。会伏波将军马援至，诏因令均监军，与诸将俱进，贼拒厄不得前。及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均虑军遂不反，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其后每有四方异议，数访问焉。

钟离意担任鲁国相职务五年，以仁爱和谋利来进行教化，百姓大多富足。因久病而死在官位。他留下遗训，述说太平时代难以急于风化，应宽容些。皇上听到他的意见很是伤感，下诏表示叹息，赐钱二十万。

药崧，河内郡人，天性质朴忠诚。家境贫寒，担任侍郎时，经常独自在台值班，没有被褥，用俎几为枕，吃的是粗食。明帝每晚入台，常见到药崧，就询问他不回家的缘故，对他很称赞，从这以后，诏令太官赐给尚书以下早晚的饮食，供给帐幕和黑色的被褥，以及两个侍史。药崧的官职最后做到南阳郡太守。

宋均字叔庠，是南阳郡安众县人。父亲宋伯，建武初期担任五官中郎将。宋均因父亲的职务而担任郎官，当时年仅十五岁。他爱读经书，每逢休沐假日，就跟从博士学习，通晓《诗》、《礼》，擅长辩论诘难。到二十多岁时，调任辰阳县长。当地的习俗是，很少有人求学而相信巫术和鬼神，宋均替他们开办学校，禁绝不合礼制的祭祀，百姓都很安宁。宋均因祖母去世而辞掉官职，寄居在颍川郡教书。

宋均后来担任谒者。碰上武陵少数民族造反，包围了武威将军刘尚，诏令宋均乘驿车派江夏的三千奔命军前去救援。到武陵郡后，刘尚已死去。正好伏波将军马援赶到，朝廷诏令宋均监军，跟将领们一起进军，因贼凭险抵御而不能前进。马援死在军中，而兵士又多半患温湿病，死了一大半。宋均担心军队不能回去，就跟其他将领商量说："如今路远，兵士又生病，不可与贼交战，想暂且假借秉承皇帝旨意让武陵蛮投降怎么样？"其他将领都趴在地上不敢应声。宋均说："忠臣离开疆界，如有可以使国家安定的方法，独自决断还是可以的。"就诈称皇帝的诏书，征调伏波司马吕种为沅陵郡守，命令吕种捧着诏书去武陵蛮的营地，昭示朝廷的恩德与信义，他自己统率军队跟随在吕种的后边。蛮夷震动恐惧，立即一起杀掉他们的统帅而投降了。宋均于是进入蛮贼营垒，解散众贼，遣送他们回到自己的郡，又设置长吏，然后才返回。宋均还没有到达京师，先上疏弹劾自己诈称皇帝诏书的罪状。光武帝称誉他的功劳，迎接他入朝，赐给他黄金和丝织品，要他回家上坟。后来，每当各地有不同的意见，光武帝多次向他询问。

迁上蔡令。时府下记，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夫送终逾制，失之轻者。今有不义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均乃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

永平元年，迁东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颍川。而东海吏民思均恩化，为之作歌，诣阙乞还者数千人。显宗以其能，七年，征拜尚书令。每有驳议，多合上旨。均尝删剪疑事，帝以为有奸，大怒，收郎缚格之。诸尚书惶恐，皆叩头谢罪。均顾厉色曰："盖忠臣执义，无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虽死，不易志。"小黄门在傍，入具以闻。帝善其不挠，即令贯郎，迁均司隶校尉。数月，出为河内太守，政化大行。

宋均后来升任上蔡县令。当时郡府下达文书，禁令百姓举办丧葬的礼仪时不得奢侈浪费。宋均说："父母丧葬的事超越制度，所犯的过失不大。现在，不讲仁义的百姓，还未能教化过来，却仓促地去惩办那些超越礼仪制度的人，这不是治理政事所首先应做的事。"最终不肯实行。

宋均又任九江郡太守。郡里有很多恶虎，成为百姓的祸害。虽然常常招募人设置捕捉器具和陷阱，但还是有不少人遭到伤害。宋均到任后，下公文到所属的县说："虎豹在山上，鼋鼍在水里，各自都有

所依托。况且江、淮流域有凶猛的野兽，就像北方有鸡和猪一样。现在造成百姓祸害的，罪过在凶恶的吏人，叫百姓辛勤地去设置罗网进行捕捉，这不是忧虑顾惜百姓的根本所在。应致力于屏退奸狡贪婪的人，设法引进忠诚善良的人，可以全部撤除捕捉器具和陷阱，去掉或减少赋税的成法。”后来，传说老虎相邀往东方走，游过了长江。中元元年，山阳、楚、沛三郡多蝗虫，但当它们飞到九江郡的境界时，都向东西方向飞散了。因此，宋均的声望传播到远近地方。浚遒县有唐山和后山，当地百姓立庙祭祀，祝巫们选择百姓中的男孩和女孩作为山公和山婆，并年年改变人选，致使这些人不敢结婚，而先后的太守、县令都不敢禁止这种恶习。宋均发布文告说：“从今以后，替唐山、后山山神娶亲的都要娶巫祝家的人，不准打扰善良的百姓。”于是，这种恶俗就断绝了。

永平元年，宋均被提升为东海国相。在郡任职五年，因犯法获罪而被免去官职，寄居在颍川郡教书。东海国的吏人百姓思念宋均的恩惠与教化，为他编了一首歌谣，到朝廷请求让他回东海国的多达几千人。显宗因宋均有才能，于永平七年，征召他担任尚书令。每有驳议，他的见解往往符合皇帝的旨意。宋均曾经削删疑难的事，显宗认为其中有诈，大发脾气，拘捕尚书郎，将他捆绑起来，放在刑床上。其他尚书恐惧，都叩头承认罪过。宋均回过头去，面色严厉地说：“忠诚的臣子执行大义，没有二心。如因害怕帝王的尊严而失去正直，我即使死了，也不改变志向。”小黄门在宋均的身旁，入内殿将他的话上报皇帝。皇帝赞赏他不曲从的品格，立即赦免尚书郎，并改任宋均为司隶校尉。过了几个月，宋均离开朝廷，担任河内郡太守，政事与教化都得到普遍推行。

均尝寝病，百姓耆老为祷请，旦夕问起居，其为民爱若此。以疾上书乞免，诏除子条为太子舍人。均自扶舆诣阙谢恩，帝使中黄门慰问，因留养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视其疾，令两驺扶之均拜谢曰：“天罚有罪，所苦浸笃，不复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辞。帝甚伤之，召条扶侍均出，赐钱三十万。

均性宽和，不喜文法，常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书，恒欲叩头争之，以时方严切，故遂不敢陈。帝后闻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至辽东太守。意少传父业，显宗时举孝廉，以召对合旨，擢拜阿阳侯相。建初中，征为尚书。

宋均曾卧病不起，百姓中的老人为他祈神求福，早晚询问他的起居情况，他就是这样受到百姓的爱戴。宋均因病上疏乞求退职，诏令其子宋条为太子舍人。宋均亲自扶车到宫殿谢恩，显宗派中黄门去慰问，并留宋均在京都养病。司徒官位空缺，显宗因宋均的才能可胜任

宰相职务，召他入内殿以探视病情，要两个主驾车马的骑从搀扶着他。宋均下拜答谢说："老天惩罚臣这有罪的人，痛苦逐渐加剧，不能再远望宫室的帐幕了！"他流着泪告辞。显宗也十分悲伤，召宋条扶持宋均离宫，赐钱三十万。

宋均本性宽厚仁和，不喜欢文书法令，常常认为，吏人能够度量大、忠厚，即使枉法取财或行为放肆，还是没有什么妨害；至于苛刻繁琐的人，自己或许廉洁守法，但伪诈狡猾刻薄，将祸患施加给百姓，这就是灾害和百姓流亡之所以出现的缘由。他在尚书任上，常想叩头诤谏，但因当时风气严厉峻切，所以就不敢陈述己见。显宗后来听到他的话，追念悲伤。建初元年，宋均病死在家里。同族兄弟的儿子名意。

宋意字伯志。父亲名宋京，用《大夏侯尚书》教授生徒，官至辽东郡太守。宋意年轻时传授父亲的学业，显宗时被推举为孝廉，召见时的应答符合皇上的旨意，被提拔为阿阳侯相。建初年间，宋意被召为尚书。

> 肃宗性宽仁，而亲亲之恩笃，故叔父济南、中山二王每数入朝，特加恩宠，及诸昆弟并留京师，不遣就国。意以为人臣有节，不宜逾礼过恩，乃上疏谏曰："陛下至孝烝烝，恩爱隆深，以济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礼宠，圣情恋恋，不忍远离，比年朝见，久留京师，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礼，车入殿门，即席不拜，分甘损膳，赏赐优渥。昔周公怀圣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后王曰叔父，加以锡币。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国，陛下即位，蠲除前过，还所削黜，衍食它县，男女少长，并受爵邑，恩宠逾制，礼敬过度。《春秋》之义，诸父昆弟无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强干弱枝者也。陛下德业隆盛，当为万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羡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属备其，当早就蕃国，为子孙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过于本朝，仆马之众，充塞城郭，骄奢僭拟，宠禄隆过。今诸国之封，并皆膏腴，风气平调，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来不难。宜割情不忍，以义断恩，发遣康、焉各归蕃国，令羡等速就便时，以塞众望。"帝纳之。

肃宗性情宽厚仁慈，亲近他的亲人，恩惠很笃厚，所以叔父济南王、中山王每次到京朝拜，特别施予恩惠宠爱，其他兄弟一起留在京城，不让他们回封国去。宋意认为，做臣子的应有节度法则，不应该超越礼仪，接受过分的恩惠，就上疏劝谏说："陛下最孝敬父母，情意惇厚，恩爱多而且深，因为济南王刘康和中山王刘焉是先帝的兄弟，特殊地受到礼遇和宠爱，圣上的感情依依不舍，不忍心他们远去，因此每年朝见，都长久地留在京城，用对待叔父的礼节来尊崇他们，用家里人的礼节来对待他们，进入宫殿大门，就席可以不拜，分给他们味道甘美的食物，给他们的赏赐非常丰厚。过去周公具有圣人的美德，有实现太平的功绩，然后成王称他为叔父，给他缯帛。现在刘康、刘焉二王有幸自己是宗族旁出支派而享受大封国的俸禄，陛下

登基后，免除了他们以前所犯的过错，归还他们被减免削除的爵邑，还将他们的俸禄扩大到别的县，男女老幼，都授给爵位与封地，恩惠和宠爱超过了准则，在礼节上超出了限度。按《春秋》上讲的道理，君王的伯父叔父以及兄弟没有不向皇帝称臣的，这是为了使尊贵的人得到推崇，低贱的人受到轻视，以加强本干，削弱枝叶。陛下的品德好，基业厚，应成为万代的楷模，不应因私人恩情而损害尊卑的次序，失去君臣的正道。另外，西平王刘羡等六位王爷，都有妻子儿女，组成了家，官属更一应齐备，应该早点到他们的封地去，以建立他们子孙的根基。但是，他们的房屋彼此相邻，长久地住在京都，他们嫁娶的兴盛，超过当代，仆从马匹之多，充满京都城内。他们骄横奢侈，超越本分，自比上位，所受宠爱与俸禄丰厚过度。现在，很多王国的封地，都很肥沃，气候平和协调，道路平坦很近，朝见天子有规定的时间，来往并不艰难。您应当抛弃不忍分离的感情，用礼仪去断绝私恩，遣送刘康、刘焉各自回归藩国，使刘羡等人赶快选择方便的日期离开，以满足众人的愿望。”肃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会南单于竟不北徙。

迁司隶校尉。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兄弟贵盛，步兵校尉邓叠、河南尹王调、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党，出入宪门，负势放纵。意随违举奏，无所回避，由是与窦氏有隙二年，病卒。

孙俱，灵帝时为司空。

章和二年，鲜卑击败北匈奴，而南匈奴单于乘这个机会请求汉朝出兵北伐，为的是想回到原先居住的北庭。当时窦太后当朝处理国事，大臣商议，打算答应南匈奴单于的请求。宋意上疏说：“戎狄距离中原地区遥远，远居北方，以沙漠为界，他们轻蔑礼仪，没有上下尊卑的区别，强悍的为英雄，弱小的就屈服。从汉朝中兴以来，出兵征讨过多次，但每次取胜后的俘获，不能弥补战祸带来的损失。光武皇帝亲自经历了战争的艰难，深刻地显示出天地的光明，所以趁着戎狄前来降服，对他们加以约束和养育，因此边地百姓得以生存，劳役停止，到现在已四十多年了。现在鲜卑归顺，杀死和俘虏的人以万计算。中国坐享好处，百姓也不劳苦，汉朝建立以来的功绩，这时达到

了极点。其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鲜卑与北匈奴相互攻打，没损汉朝的士兵。臣观察鲜卑进犯北匈奴，正是以掠取财物为目的，而他们归功汉朝，实际是想得到优厚的赏赐。现在如果听从南单于返回建都北庭，就不得不禁止和控制鲜卑。鲜卑外部失去残暴掠取的希望，内部又没有因功绩而得到的赏赐，那它就会像豺狼一样贪得无厌，成为边地的祸害。现在北匈奴往西逃走，请求与汉朝和亲，应当趁它投奔依附的时机，让它成为汉朝外部的护卫，那么盛大的功业，没有超过这个的。如果动用军队，耗费赋税，以顺从南单于的请求，就会坐失上等谋略，丢弃平安而接近危险了，实在不可答应。”南单于终究没能向北庭迁移。

宋意升任司隶校尉。永元初年，大将军窦宪兄弟尊贵昌盛，步兵校尉邓叠、河南尹王调、原蜀郡太守廉范一伙，在窦宪家出入，依仗权势，放纵骄横。宋意依据他们的违法行为，举状呈奏，没有回避，因此跟窦氏有怨恨。永初二年，宋意病死。

宋意的孙子宋俱，在灵帝时任司空。

> 寒朗字伯奇，鲁国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乱，弃之荆棘；数日兵解，母往视，犹尚气息，遂收养之。及长，好经学，博通书传，以《尚书》教授。举孝廉。
>
> 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王平等，辞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愕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乃召朗入，问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对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无事，何不早奏，狱竟而久系至今邪？”朗对曰：“臣虽考之无事，然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故未敢时上。”帝怒骂曰：“吏持两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国耳。”帝问曰：“谁与共为章？”对曰：“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污染人，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忤陛下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后平、忠死狱中，朗乃自系。会赦，免官。复举孝廉。

寒朗字伯奇，是鲁国薛县人。出生刚三天，遇上天下大乱，父母将他抛弃在荆棘里；过了几天，军队开走了，母亲前去探视，他还有呼吸，就将他抱回喂养。等到长大后，爱好经学，广泛地通晓书传，用《尚书》教授生徒。被推举为孝廉。

永平年间，寒朗以谒者身份暂任侍御史，跟三府的官员一起审问

楚郡监狱里的颜忠、王平等人。他们的口供牵涉到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和曲成侯刘建。刘建等人推辞说没有跟颜忠、王平见过面。当时显宗大发脾气，官员们都恐惧，很多被牵连的，全都陷了进去，没有因私情而得到宽容的。寒朗心里为他们的冤屈而忧伤，就试着将刘建等人的形貌独自讯问颜忠、王平，而二人仓促之间惊恐得不能答对。寒朗知道其中有欺诈，就上疏说刘建等人没有邪恶不正的行为，完全是被颜忠、王平等人诬蔑，并且怀疑天下无罪的人很多也跟这一样被诬。显宗召寒朗入宫，问：“刘建等人即使像你说的这样无罪，那颜忠、王平为什么要牵连他们呢？”寒朗回答说：“颜忠、王平知道自己所触犯的不合乎事理，所以有很多牵连他人的假话，希求借以表白自己。”显宗说：“就算是这样，四位侯没有事，为何不早些上奏，讼案竟长久地拖延到现在呢？”寒朗回答说：“我虽进行考查，认为他们没事，却怕天下另有人揭发他们有邪恶不正的行为，所以没有敢按时上奏。”显宗发怒说：“作为吏有持议如此左右不定，赶快把他拉出去！”左右侍卫正要将他拉出去，寒朗说：“臣愿再进一言然后去死，小臣不敢欺骗皇上，实在是想辅佐国家啊。”显宗问道：“谁与你一起写奏章？”寒朗回答说：“臣自己知道这样做一定会遭到灭族的处置，所以不敢连累人，实在是希望陛下有所醒悟罢了。臣接触审问囚犯的人，他们都说怪异邪恶和重大变故，是臣子共同憎恶的，如果让他们脱罪倒不如让他们获罪，这样就可以没有后患了。因这个缘故，审问一人就牵连到十人，审问十人就牵连到一百人。另外，公卿大臣朝见皇上时，陛下询问朝政得失，大家都久久地跪着说，按旧规定，犯了大罪的祸及九族，而陛下降下大恩，仅限于自身，天下人感到非常幸运。等到他们回到官舍，嘴里虽然不说，却抬头望着屋顶暗暗叹息，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有许多是被冤枉的，只是不敢违逆陛下。臣现在所陈述的，即使赐臣死也不后悔。”显宗怒气消解，下诏让寒朗离去。过了两天，显宗亲自到洛阳监狱审问和记录囚徒的罪状，狱官放出一千多人。后来颜忠、王平死在牢狱里，寒朗将自己拘囚起来。碰上大赦，寒朗被免去官职。后来又被推举为孝廉。

建初中，肃宗大会群臣，朗前谢恩，诏以朗纳忠先帝，拜为易长。岁余，迁济阳令，以母丧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东巡狩，过济阳，三老吏人上书陈朗前政治状。帝至梁，召见朗，诏三府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迁清河太守。坐法免。

永初三年，太尉张禹荐朗为博士，征诣公车，会卒，时年八十四。

论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齐侯省刑。若钟离意之就格请过，寒朗之廷争冤狱，笃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于忠诚则不诡，本于谏争则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赞曰：伯鱼、子阿，矫急去苛。临官以絜，匡帝以奢。宋均达政，禁此妖禜。禽虫畏德，子民请病。意明尊尊，割恩蕃屏。惵惵楚黎，寒君为命。

建初年间，肃宗大会群臣，寒朗上前感谢恩德，下诏因寒朗向先帝进献忠言，被任命为易县县长。一年多后，改调济阳县令，因母亲去世而辞掉官职，当地百姓都思念他。章和元年，肃宗前往东方巡行，经过济阳县，当地三老及官吏上书陈述寒朗以前为政治事的情况。章帝到梁县，召见寒朗，下诏三府第一个召入他，从这以后，被召入司徒府。永元年间，又提升为清河郡太守，后来因犯法而被免职。

永初三年，太尉张禹推举寒朗为博士，被征召去公车府，遇上他已去世，时年八十四岁。

评论说：左丘明有句话："仁爱的人讲的话，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很多！"晏婴一句话，使得齐景公减省刑罚。像钟离意躺在刑床上请罪，寒朗在朝廷为蒙冤被囚的人进行诤谏，算忠厚了，这是仁爱的人的感情啊！正直以忠诚为根本就不会欺诈，如果以诤谏为根本就会急切。宋意、寒朗二人所坚持的根本得自天然，所以他们讲话守信用而志向得以实现。

赞辞说：伯鱼、子阿顽强而急切地要去掉苛政，他们为官清廉，纠正皇帝的奢侈。宋均通达政事，禁止邪异的祭祀。禽虫害怕施恩德的人，百姓为之祈祷。宋意明了敬重该敬重的人的道理，因而劝谏皇上舍弃私情而使兄弟各归藩国。楚狱中众囚内心恐惧，寒朗为他们请命。

# 后汉书卷四十二

## 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东海恭王强、沛献王辅、济南安王康、阜陵质王延、中山简王焉，许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显宗、东平宪王苍、广陵思王荆、临淮怀公衡、琅邪孝王京。

东海恭王强。建武二年，立母郭氏为皇后，强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废，强常戚戚不自安，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蕃国。光武不忍，迟回者数岁，乃许焉。十九年，封为东海王，二十八年，就国。帝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宫殿设钟虡之县，拟于乘舆。强临之国，数上书让还东海，又因皇太子固辞。帝不许，深嘉叹之，以强章宣示公卿。初，鲁恭王好宫室，起灵光殿，甚壮丽，是时犹存，故诏强都鲁。中元元年入朝，从封岱山，因留京师。明年春，帝崩。冬，归国。

光武皇帝有十一个儿子：郭皇后生东海恭王刘强、沛献王刘辅、济南安王刘康、阜陵质王刘延、中山简王刘焉，许美人生楚王刘英，光列皇后生显宗刘庄、东平宪王刘苍、广陵思王刘荆、临淮怀公刘衡、琅邪孝王刘京。

东海恭王刘强。建武二年，立母郭氏为皇后，刘强被封为皇太子。建武十七年，郭皇后被废，刘强常常忧惧不安，多次依靠左右及诸王向光武帝陈述他的诚恳心意，希望就任封国。光武帝不忍心，因而推迟了几年才允许。建武十九年，刘强被封为东海王。建武二十八年，就任东海国。光武帝认为刘强被废除皇太子之位，不是因他有过失，加上他离开皇太子之位和就任藩国都符合仪礼，所以优厚地赐给他封地，兼食鲁郡的赋税，一共有二十九个县。还赐给他勇士及竿顶用旄牛尾为饰的旗帜，宫殿悬挂着钟，跟天子的宫殿相仿。刘强临去封国时，多次上书，请求奉还东海郡，又通过皇太子坚持推让。光武帝不允许，非常赞叹他，光武帝把刘强所呈奏章给公卿们看。起初，鲁恭王爱好宫室，所兴建的灵光殿非常雄壮美丽，这时还保存着，所以光武帝诏令刘强在鲁建国都。刘强于中元元年进京师朝见，随从光武帝封泰山，因而被留在京师。第二年春天，光武帝去世。冬天，刘强返回封国。

永平元年，强病，显宗遣中常侍钩盾令将太医乘驿视疾，诏沛王辅、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诣鲁。及薨，临命上疏谢曰："臣蒙恩得备蕃辅，特受二国，宫室礼乐，事事殊异，巍巍无量，讫无报称。而自修不谨，连年被疾，

为朝廷忧念。皇太后、陛下哀怜臣强，感动发中，数遣使者太医令丞方伎道术，络驿不绝。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内自省视，气力羸劣，日夜浸困，终不复望见阙庭，奉承帷幄，孤负重恩，衔恨黄泉。身既夭命孤弱，复为皇太后、陛下忧虑，诚悲诚惭。息政，小人也，猥当袭臣后，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诚愿还东海郡。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今天下新罹大忧，惟陛下加供养皇太后，数进御餐。臣强困劣，言不能尽意。愿并谢诸王，不意永不复相见也。”天子览书悲恸，从太后出幸津门亭发哀。使司空持节护丧事，大鸿胪副，宗正、将作大匠视丧事，赠以殊礼，升龙、旄头、鸾辂、龙旂、虎贲百人。诏楚王英、赵王栩、北海王兴、馆陶公主、比阳公主及京师亲戚四姓夫人、小侯皆会葬。帝追惟强深执谦俭，不欲厚葬以违其意，于是特诏中常侍杜岑及东海傅相曰：“王恭谦好礼，以德自终，遣送之物，务从约省，衣足敛形，茅车瓦器，物减于制，以彰王卓尔独行之志。将作大匠留起陵庙。”

强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后中山简王薨，政诣中山会葬，私取简王姬徐妃，又盗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政，有诏削薛县。

永平元年，刘强患病，显宗派遣中常侍钩盾令带着太医乘坐驿车前往探视病情，又诏令沛王刘辅、济南王刘康和淮阳王刘延到鲁去看刘强。刘强临死前，还上疏表示感谢，说：“臣蒙恩得以充当封国国王，特地授予臣东海和鲁两个封国，宫室、仪礼和乐器，事事都跟诸王不同，皇上的恩惠崇高无比，直到现在，臣还无以报答。由于自己调养不谨慎，连年患病，使朝廷担忧顾念。皇太后及陛下怜爱臣，感动之情出自内心，屡次派遣使者、太医令丞和方技、道术等方面的人，接连不断地前来探视。臣想起优厚的恩惠，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臣省察自己，已觉力气微弱，日夜疲劳困顿，终致不能再见到宫廷，再侍奉陛下，辜负了陛下的大恩，臣只有含恨于九泉之下。臣既短命孤弱，又使皇太后和陛下担忧思虑，实在悲伤惭愧。臣的儿子刘政是个没出息的人，让他承袭臣的王位，这决不是保全利益的办法。臣实望奉还东海郡。陛下哀怜臣，因臣只有这一个儿子的原因，愿分封臣的三个女儿为小国的侯，这是臣往日常有的打算。现在天下刚刚遭到巨大的不幸，希望陛下加倍地奉养皇太后，增进饮食。臣刘强疲惫衰弱，所讲的话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希望代臣感谢各王，想不到永远不能再同他们见面了。”显宗看完书札很悲伤，痛哭失声，随从太后到津门亭举哀。指派大司空持符节护理丧事，大鸿胪担任助理，宗正、将作大匠办理葬事，赐以特殊的仪礼，享有升龙、旄头、鸾辂、龙旂以及勇士一百人。诏令楚王刘英、赵王刘栩、北海王刘兴、馆陶公主、比阳公主以及京师亲戚四姓夫人、小侯都来参加葬礼。显宗回忆起刘强历来坚持谦逊节俭的作风，不想用优厚的葬礼而违背他生前的心意，于是特地下诏给中常侍杜岑及东海国傅相说：“恭王刘强恭顺谦逊，爱好礼节，以道德约束自己的一生，赠送他的物品，一定要遵从节约俭省的原则，穿的衣服足以遮蔽身体就够

了，所用茅车和瓦器等葬物要比制度规定的少，以光耀恭王卓然高尚的志向。将作大匠留下建造陵墓宗庙。”

刘强立国十八年，年三十四岁。儿子靖王刘政继位。刘政纵欲放荡，品行轻薄。后来中山简王刘焉去世，刘政到中山国参加葬礼，私自娶简王刘焉的小妾徐妃，又偷偷地迎娶宫廷中放出的宫女。豫州刺史和鲁国傅相奏请处死刘政，显宗诏令削减他的薛县封地。

立四十四年薨，子顷王肃嗣。永元十六年，封肃弟二十一人皆为列侯。肃性谦俭，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钱二千万。元初中，复上缣万匹，以助国费，邓太后下诏褒纳焉。

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俭为乡侯。臻及弟蒸乡侯俭并有笃行，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练红，兄弟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赈给诸父昆弟。国相籍褒具以状闻，顺帝美之，制诏大将军、三公、大鸿胪曰："东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袭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艰难，而能克己率礼，孝敬自然，事亲尽爱，送终竭哀，降仪从士，寝苫三年。和睦兄弟，恤养孤弱，至孝纯备，仁义兼弘，朕甚嘉焉。夫劝善厉俗，为国所先。曩者东平孝王敞兄弟行孝，丧母如礼，有增户之封。《诗》云：'永世克孝，念兹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户，俭五百户，光启土宇，以酬厥德。"

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长安奉章，献帝封琬汶阳侯，拜为平原相。

刘政立国四十四年去世，儿子顷王刘肃继位。永元十六年，封刘肃的二十一个弟弟都为列侯。刘肃谦逊俭朴，遵循恭王刘疆所制定的法令制度。永初年间，因西羌的叛乱没有平定，刘肃进献钱二千万。元初年间，刘肃又献上细绢一万匹，用来资助国家的费用，邓太后下诏褒奖。

顷王刘肃立国二十三年去世，儿子孝王刘臻继位。永建二年，封刘臻的两位弟弟刘敏、刘俭为乡侯。刘臻及弟弟蒸乡侯刘俭都有惇厚的品行，母亲去世后，都口吐鲜血，哀伤过度而削瘦。母亲逝世两周年后穿上黄底红边的练衣，兄弟回想起当初父亲死去，自己都年幼，丧礼有不周全的地方，因而再次为父亲补行丧制。刘臻生性诚厚而有德惠，常将自己的田赋俸禄分出一部分赈济各位伯叔父和兄弟。国相籍褒将情况如实上奏，顺帝赞美他，并下诏给大将军、三公和大鸿胪说："东海王刘臻凭借着近亲藩属的尊贵，年轻时因袭了王的爵位，享受很多荣华富贵，不懂得艰难困苦，却能够约束自己遵循仪礼，孝敬之行出于自然，侍奉双亲竭尽爱心，为父母送终竭尽悲哀，抑制自己的举止而与士子交往，睡在草垫上守丧三年。与兄弟和睦相处，对孤苦无靠的人救济养育，非常孝，非常好，仁与义无不宏大，我非常赞赏。劝勉善行，矫正风俗，是治国所首先要求的。过去东平孝王刘敞兄弟奉行孝道，举办母亲的丧事符合仪礼规定，因而有增加户数的

封赠。《诗经》说：‘终身能孝，思念祖先。’现在增加刘臻封地五千户、刘俭五百户，使他们开拓封地的疆域，表示对他们品德的酬报。”

刘臻立国三十一年去世，儿子懿王刘祇继位。初平四年，刘祇派遣儿子刘琬到长安进献奏章，献帝封刘琬为汶阳侯，任命他为平原国相。

祇立四十四年薨，子羡嗣。二十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沛献王辅，建武十五年封右翊公。十七年，郭后废为中山太后，故徙辅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复徙封沛王。

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寿光侯刘鲤，更始子也，得幸于辅。鲤怨刘盆子害其父，因辅结客，报杀盆子兄故式侯恭，辅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自是后，诸王宾客多坐刑罚，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国。中元二年，封辅子宝为沛侯。永平元年，封宝弟嘉为僮侯。

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在国谨节，终始如一，称为贤王。显宗敬重，数加赏赐。

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为乡侯。

定立十一年薨，子节王正嗣。元兴元年，封正弟二人为县侯。

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广嗣。有固疾。安帝诏广祖母周领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礼，汉安中薨，顺帝下诏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导王以仁，使光禄大夫赠以妃印绶。”

广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荣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懿王刘祇立国四十四年去世，儿子刘羡继位。初平二十年，魏接受帝位，封刘羡为崇德侯。

沛献王刘辅，建武十五年被封为右翊公。建武十七年，因郭皇后被废为中山太后，所以刘辅被改封为中山王，兼以常山郡为俸禄。建武二十年，又改封为沛王。

当时法令还不严密，各王都在京师，竞相求名立誉，争着以礼对待来自四方的宾客。寿光侯刘鲤，是更始帝的儿子，受到献王刘辅的宠爱。刘鲤怨恨刘盆子杀害自己的父亲，倚仗刘辅的势力交结宾客，为了报复而杀害了刘盆子的哥哥式侯刘恭，刘辅因此获罪被拘禁在诏狱之中，三天后才放出来。从这以后，各王的宾客有许多触犯法律，都被按法律加以处罚。二十八年，刘辅就位封国。中元二年，封刘辅的儿子刘宝为沛侯。永平元年，封刘宝的弟弟刘嘉为僮侯。

献王刘辅端庄严肃，遵守法令制度，爱好经书，擅长解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以及宣扬符命占验的书，写有《五经

论》，当时人称它做《沛王通论》。在封国谨慎地保持自己的操守，始终如一，被称为贤王。显宗敬重他，多次增加赏赐。

刘辅立国四十六年去世，儿子釐王刘定继位。元和二年，封刘定的十二个弟弟为乡侯。

刘定立国十一年去世，儿子节王刘正继位。元兴元年，封刘正的两个弟弟为县侯。

刘正立国十四年去世，儿子孝王刘广继位。刘广患有久难治愈的疾病。安帝下诏令刘广的祖母周氏治理王府的家事。周氏为人光明正大，遵守法度仪礼，顺帝汉安年间去世，顺帝下诏说：“沛王祖母太夫人周氏，心地善良贤淑谨慎，用仁慈引导孝王，令光禄大夫赠给她妃子印。”

刘广立国三十五年去世，儿子幽王刘荣继位。幽王刘荣立国二十年去世，儿子孝王刘琮继位。孝王刘琮去世，儿子恭王刘曜继位。恭王刘曜去世，儿子刘契继位。魏接受帝位，封刘契为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三十年，以临淮之取虑、须昌二县益楚国。自显宗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軿，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

楚王刘英，在建武十五年被封为楚公，建武十七年升爵为王，建武二十八年就封国王位。母亲许氏不受皇帝宠爱，所以刘英的封国最贫小。建武三十年，朝廷将临淮郡的取虑、须昌两县加增给楚国。自显宗当太子时，只有刘英常常依附太子，太子格外亲近爱护他。等到显宗即帝位，刘英多次受到赏赐。永平元年，显宗特地封刘英的舅舅的儿子许昌为龙舒侯。

刘英年轻时爱好交游，见义勇为，结交宾客，晚年更喜欢黄帝、老子的学术，学习佛道，进行斋戒祭祀。永平八年，朝廷颁布诏书，令天下犯有死罪的人都可以交纳丝绢来赎罪。刘英派遣郎中令捧着三

十匹黄色和白色的丝绢到国相处说："我依托在封国，罪过积聚很多，喜欢大恩，奉送上丝绢，借以赎减自己的罪过。"国相把情况向圣上呈奏。显宗下诏说："楚王诵读黄帝、老子精微的著作，崇尚佛教的祭祀，整洁身心斋戒三个月，受神的约束，有什么可嫌可疑的地方，会如此悔恨呢？可退还他赎罪的物品，用它们去资助那些不出家和出家的佛教徒作为丰盛的食物。"于是将这件事宣示其他封国的傅相。刘英后来广泛地与方术之士来往，制作金质的龟和玉质的鹤，在上面刻着文字作为吉利的征兆。

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广告发刘英与渔阳郡的王平、颜忠等人制作印章，有叛逆的预谋，朝廷将查讯这事。负责官员向朝廷上奏，说刘英招聚奸诈狡猾的人，编写宣传符命占验的书，任意择用官爵与俸禄，设置诸侯、王公、将军和二千石官员，大逆不道，请求处死他。显宗因爱护自己的亲属，不忍心惩治他，只废黜刘英，将他迁徙到丹阳郡的泾县，赐给沐浴、食邑五百户。派遣大鸿胪持符节护送，让他的伎人、奴仆、工匠以及乐工都跟着去，可以乘坐有蔽障的车，可以持兵器弓弩，在路上射取禽兽，尽意自取欢乐。子女中男为侯、女为郡主的，其封地不变。楚太后可以不交还印章，留下住在楚国宫里。

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赠赗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于泾。遣中黄门占护其妻子。悉出楚官属无辞语者。制诏许太后曰："国家始闻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审实，怀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顾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奈何！太后其保养幼弱，勉强饮食。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于是封燕广为折奸侯。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十五年，帝幸彭城，见许太后及英妻子于内殿，悲泣，感动左右。建初二年，肃宗封英子种楚侯，五弟皆为列侯，并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许太后薨，复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因留护丧事，赙钱五百万。又遣谒者备王官属迎英丧，改葬彭城，加王赤绶羽盖华藻，如嗣王仪，追爵，谥曰楚厉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见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赠赐。

种后徙封六侯。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传国于后。

济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济南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阳、平昌、隰阴、重丘六县益济南国。中元二年，封康子德为东武城侯。

第二年，刘英到丹阳后自杀了。立国三十三年，楚国封号被去掉。下诏派遣光禄大夫持符节前往吊祭，赠给助葬用的物品跟法度所规定的一样，加赐列侯印绶，用诸侯的礼仪安葬于泾县。派遣中黄门守护刘英的妻子。释放口供没有涉及的全部楚国官员属吏脱罪。颁布诏书给许太后说："朝廷起初听说楚国出了事，希望它不是这样。既了解到是事实，内心感伤焦虑，希望赦免以保全楚王的身体，让他寿

终天年，但楚王不顾念太后，竟然自杀。这是天命，没有办法啊！希望太后抚育好幼弱的亲人，自己努力加餐。许家的人希望王族富贵，这是人的常情。我已下达诏书给有关官吏，将那些有图谋的人免罪，让他们安心居住在自己的田宅。”于是封燕广为折奸侯。楚国的讼案延续多年，那些因讼辞牵连到的人，从京师的亲戚诸侯到州郡的豪杰以及考察查讯的官吏，奉承谄媚，互相陷害，因获罪而被处死或流放的，在一千人以上。

永平十五年，显宗驾到彭城，在内殿会见许太后及刘英的妻子儿女，悲哀哭泣，感动左右。建初二年，肃宗封刘英的儿子刘种为楚侯，刘种的五个弟弟都被封为列侯，但都不得设置相臣及吏人。元和三年，许太后去世，肃宗又派遣光禄大夫持符节前往吊唁祭奠，并留下治丧，赐给丧葬费五百万。又派遣谒者充当王的官属迎接刘英的灵柩，改葬到彭城，加增红色绶带、皇子安车等仪仗，像对待嗣位王的礼仪一样对待他，追封爵位，谥号为楚厉侯。章和元年，皇上又驾到彭城，会见刘英的夫人及六个儿子，并厚加赏赐。

刘英的儿子刘种后来改封为六侯。去世后，儿子刘度继位。刘度去世，儿子刘拘继位，将封国传到后代。

济南安王刘康，建武十五年被封为济南公，建武十七年升爵为王，建武二十八年到封国就位。建武三十年，将平原郡的祝阿、安德、朝阳、平昌、隰阴和重丘六个县加赐给济南国为食邑。中元二年，封刘康的儿子刘德为东武城侯。

> 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显宗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
>
> 建初八年，肃宗复还所削地，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永元初，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盖闻诸侯之义，制节谨度，然后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亲，享食茅土，当施张政令，明其典法，出入进止，宜有期度，舆马台隶，应为科品。而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宫婢闭隔，失其天性，惑乱和气。又多起内第，触犯防禁，费以巨万，而功犹未半。夫文繁者质荒，木胜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礼承上，传福无穷者也。故楚作章华以凶，吴兴姑苏而灭，景公千驷，民无称焉。今数游诸第，晨夜无节，又非所以远防未然，临深履薄之法也。愿大王修恭俭，遵古制，省奴婢之口，减乘马之数，斥私田之富，节游观之宴，以礼起居，则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虑愚言。”康素敬重敞，虽无所嫌忤，然终不能改。

刘康在封国不遵守法令制度，交往宾客。后来，有人上书告发刘康招引州郡奸诈狡猾的渔阳人颜忠、刘子产等人，又多次赠给他们丝织品，私刻印章，想干坏事。朝廷将事情发下考核，负责官吏列举事

实呈奏，显宗因爱护亲属的缘故，不忍心深入追究其事，只削减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和西平昌五个县的封地。

建初八年，肃宗又退还安王刘康被削减的五县封地，刘康大量增加财物货币，大修宫殿，奴婢达到一千四百人，马棚里喂养的马有一千二百匹，私田有八百顷，挥霍浪费，放纵欲望，游宴观赏，没有节制。永元初年，济南国傅何敞上疏劝谏刘康说："听说诸侯应该做到，克制节俭，谨慎合度，然后能够保护他的国，使他的百姓和睦。大王凭着与皇上是骨肉之亲，享受王侯的俸禄，应当实行行政措施与法令，明确它的制度法则，行动举止，应该有限度，车马和奴仆，应该有等级的区别。而现在府中的奴仆马匹都有一千多，增加没有用的人口，来自我蚕食财物。宫中奴婢因为与外界隔绝，失掉了他的天性，迷惑扰乱了和顺之气。又大量兴建内第房舍，冒犯朝廷的防范与禁令，消耗巨大资财，但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文采繁多朴素资质就被废弃，土木工程增多人就有死亡的危险，这都不是遵循仪礼，继承先人基业，流传福分到没有穷尽境地的做法。所以楚灵王因建章华台而被杀，吴王阖庐因兴盖姑苏台而灭国，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时百姓没有人颂扬他。现在您一次次游览宫中新建的各座第宅，从清早直到夜晚没有节制，这又不是防祸于未然，如临深渊，如走薄冰的小心谨慎的做法。希望大王遵循谦恭节俭的风尚，施行古人的准则，减少奴婢和乘坐车马的数目，废弃丰饶的私田，节制逸乐的游览，按照礼仪作息，这样我何敞才能安心，生命才能自保。希望大王很好地想想我所讲的话。"刘康平素敬重何敞，虽然对他没有什么憎恶，却始终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

立五十九年薨，子简王错嗣。错为太子时，爱康鼓吹妓女宋闰，使医张尊招之不得，错怒，自以剑刺杀尊。国相举奏，有诏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错弟七人为列侯。

错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为列侯。香笃行，好经书。初，叔父笃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书分爵土封笃子丸、昱子嵩，皆为列侯。

香立二十年薨，无子，国绝。

永建元年，顺帝立错子阜阳侯显为嗣，是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广嗣。永建五年，封广弟文为乐城亭侯。

广立二十五年，永兴元年薨，无子，国除。

东平宪王苍，建武十五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髯，要带八围，显宗甚爱重之。及即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永平元年，封苍子二人为县侯。二年，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益东平国。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

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语在《礼乐》、《舆服志》。帝每巡狩，苍常留镇，侍卫皇太后。

刘康立国五十九年去世，儿子简王刘错继位。刘错当太子时，喜欢刘康手下演奏乐器的歌伎宋闰，使医生张尊招引她，却没有到手，刘错发怒，自己用剑刺杀了张尊。国相列举刘错的罪状向上呈奏，下诏不要考问。永元十一年，封刘错的七个弟弟为列侯。

刘错立国六年去世，儿子孝王刘香继位。永初二年，封刘香的四个弟弟为列侯。刘香的品行忠厚，爱好经书。起初，叔父刘笃因有罪不得封爵位，西平昌侯刘昱因犯法失去侯位，刘香便上书将自己的爵位和土地分封给刘笃的儿子刘丸及刘昱的儿子刘嵩，两人都被封为列侯。

刘香立国二十年去世，没有儿子，封国的传位断绝了。

永建元年，顺帝立刘错的儿子阜阳侯刘显为孝王刘香的继承人，这就是釐王。釐王立国三年去世，儿子悼王刘广继位。永建五年，封刘广的弟弟刘文为乐城亭侯。

刘广立国二十五年，永兴元年去世，因没有儿子继位，封国被废掉。

东平宪王刘苍，建武十五年被封为东平公，建武十七年加封爵位为王。

刘苍小时候爱好经书，很有才智和谋略，为人胡须美丽，腰带长八围，显宗十分喜爱和看重他。显宗即位后，任命他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四十人，地位在三公之上。

永平元年，封刘苍的两个儿子为县侯。永平二年，将东郡的寿张、须昌、山阳郡的南平阳、橐、湖陵五个县加给东平国。这时汉朝中兴已三十多年，四方平安无事，刘苍认为天下平和安定，应该整治礼乐，就与公卿大臣共同议定，在京师南郊和北郊举行大祭时的冠冕与乘车着服等制度，以及光武帝庙升堂奏歌、乐舞行列的数目，他议定的制度，都记载在《礼乐志》、《舆服志》里。皇帝每次巡行境内，刘苍常常留下镇守，侍奉和护卫皇太后。

四年春，车驾近出，观览城第，寻闻当遂校猎河内，苍即上书谏曰：“臣闻时令，盛春农事，不聚众兴功。《传》曰：‘田猎不宿，食饮不享，出入不节，则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车驾今出，事从约省，所过吏人讽诵《甘棠》之德。虽然，动不以礼，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视稼穑，消摇仿佯，弭节而旋。至秋冬，乃振威灵，整法驾，备周卫，设羽旄。《诗》云：‘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臣不胜愤懑，伏自手书，乞诣行在所，极陈至诚。”帝览奏，即还宫。

苍在朝数载，多所降益，而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归职曰："臣苍疲驽，特为陛下慈恩覆护，在家备教导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书褒美，班之四海，举负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箪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气之亲哉！宜当暴骸膏野，为百僚先，而愚顽之质，加以固病，诚羞负乘，辱污辅将之位，将被诗人'三百赤绂'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无儆，将遵上德无为之时也，文官犹可并省，武职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诚由爱深，不忍扬其过恶。前事之不忘，来事之师也。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审览虞帝优养母弟，遵承旧典，终卒厚恩。乞上骠骑将军印绶，退就蕃国，愿蒙哀怜。"帝优诏不听。其后数陈乞，辞甚恳切。五年，乃许还国，而不听上将军印绶。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掾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

永平四年春，显宗到京师附近游览，观赏城市房屋，不久听说要在河内设置栅栏猎取野兽，刘苍就上奏劝阻说："臣听说按时令规定，仲春二月农事繁忙，不应聚集众人兴办大事。《尚书·五行传》说：'打猎时不预先斋戒，饮食时不供献祭品，出入不加以节制，就会像树受到摧折枯槁而失去曲直的本性。'这就是失去春天时令的结果。臣知道您现在出外巡视，所做的事遵循节约俭省的原则，所经过的地方都会使官员吟咏《诗经·甘棠》篇所赞美的品德。但即使这样，如不以礼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也不是昭示四方官吏百姓的做法。希望陛下在田亩间行走，巡视农民耕种收获的情况，同时让自己的心情安闲自在，但不要放纵驰驱而应适时回宫。到秋冬季节，再振奋起声威，整顿好法驾，准备好护卫，陈设好羽旗。《诗经》上说：'威仪谨慎，德为严正。'臣非常郁闷，写了这封奏疏，希望能到达您巡视时的住地，尽量述说我最真诚的心情。"皇帝看完奏疏，马上返回了宫中。

刘苍在朝几年，所受俸禄往往丰厚，自己凭着近亲关系而辅佐朝政，声望一天天提高，意下总感到不安，上疏请求归还所担任的职务，说："臣像疲劣的马，却特殊地得到陛下慈爱恩惠的遮盖和庇护，在家时深受陛下的仁爱教导，上朝廷又蒙陛下给予首要的爵位，陛下在制书上褒奖臣，并将它颁布天下，臣凭着只能背柴草的才能而被推举，竟登上君子才能坐的车舆。一个普通的平民，尚且不会忘记被救活的恩惠，何况臣身居宰相的高位，又是兄弟亲情呢！本应为国抛尸郊野，成为百官的带头人，而臣资质愚钝，加上久患难愈之病，实在为小人居于君子之位感到羞愧，玷污了辅佐将军的官位，将会被诗人用'三百赤绂'来讽刺臣的无德居位。如今国家安定，远方也无军事警报，将是遵循最高尚的道德实现德政感化百姓而不施行刑治的时代，文职官吏可以合并减少，武职尤其不宜设置。从前，虞舜的弟弟象虽然被封在有鼻，却不委任给他政事，实在由于爱得深，不忍心扩大他的过错。过去的事如果不忘记，它就可以成为未来事的借鉴。汉代自兴建以来，皇族子弟没有在公卿位的。希望陛下慎重地察看虞帝

优厚侍养同母弟弟的事，遵循继承古代的准则，长久地赐予臣以丰厚的恩惠。臣请求奉还骠骑将军的印绶，退就封国王位，希望您同情怜惜。”显宗降诏，不接受他的请求。后来刘苍又多次上书请求，言辞非常恳切。永平五年，才允许刘苍回封国，却不准他奉还骠骑将军的印绶。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国的太傅，掾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加赐给刘苍钱五千万、布十万匹。

六年冬，帝幸鲁，征苍从还京师。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苍乃归国，特赐宫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万匹，及珍宝服御器物。

十一年，苍与诸王朝京师。月余，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遣使手诏国中傅曰：“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诵及《采菽》，以增叹息。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十五年春，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万，布四万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永平六年冬天，显宗驾到鲁国，召刘苍一起回京师。第二年，皇太后去世。安葬后，刘苍才返回封国，显宗特地赐给他宫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万匹，以及珍宝、衣服、车马和用具。

永平十一年，刘苍与其他王一起去京师朝拜。一个多月后，返回封国。显宗亲自送行，回到宫中，内心悲伤思念，就派使者将亲笔写的诏书送给东平国傅，说：“辞别以后，我独自坐着，闷闷不乐，乘车回宫，趴在车前的横木上吟咏，遥望远方，久久思念，我心里实在忧愁，吟诵《采菽》篇，更加叹息。平日问东平王在家里什么事最快乐，东平王回答说，行善最快乐。他的话很伟大，切合我的心意。现在送去列侯印十九枚，王的儿子们中年龄在五岁以上能急走拜见的，都让他们佩带上。”

永平十五年春天，显宗驾到东平国，赐给刘苍钱一千五百万、布四万匹。显宗将自己写的《光武本纪》给刘苍看，刘苍因此呈上《光武受命中兴颂》。显宗非常赞美它，因为它的文辞典雅，特地令校书郎贾逵替它做字义的解释。

肃宗即位，尊重恩礼逾于前世，诸王莫与为比。建初元年，地震，苍上便宜，其事留中。帝报书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亲自览读，反复数周，心开目明，旷然发矇。间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浅短，或谓傥是，复虑为非。何者？灾异之降，缘政而见。今改元之后，年饥人流，此朕之不德感应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广，虽内用克责，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诗》不云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思惟嘉谋，以次奉行，冀蒙福应。彰报至德，特赐王钱五百万。”

后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县邑，苍闻之，遽上疏谏曰：“伏闻当为二陵起

立郭邑，臣前颇谓道路之言，疑不审实，近令从官古霸问涅阳主疾，使还，乃知诏书已下。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深睹始终之分，勤勤恳恳，以葬制为言，故营建陵地，具称古典，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无违，奉承贯行。至于自所营创，尤为俭省，谦德之美，于斯为盛。臣愚以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上违先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气，祈丰年也。又以吉凶俗数言之，亦不欲无故缮修丘墓，有所兴起。考之古法则不合，稽之时宜则违人，求之吉凶复未见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祢之深思，然惧左右过议，以累圣心。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畅于无穷也。惟蒙哀览。"帝从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辄驿使谘问。苍悉心以对，皆见纳用。

肃宗即位后，对刘苍的敬重和礼遇超过前代，其他王都不能跟他相比。建初元年，发生地震，刘苍呈述应办事宜，他的奏折留在宫中。肃宗下诏回答说："丙寅所呈上应办的三件事，我亲自看了，反复思考几遍，使我心开眼明，豁然清醒。近来在百官的奏稿中，也有这样的话，只是观察事理浅显短近，有时我认为它或者对，再考虑就觉得不对了。是什么原因呢？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是因政事而出现的，如今改年号以后，每年发生灾荒，百姓流亡，这是我不能施行恩惠的影响而造成的。另外冬、春两季干旱十分严重，遭灾的地方非常广大，即使我为此事克制和责备自己，却不晓得怎样做。收到你周密的策划后，我心情畅快，郁结消散。《诗经》里不是这样说过吗：'没有见到君子，忧愁不安；见到君子后，我的心情就欢悦了。'我想用你高妙的谋略，依次施行，希望能受到福瑞。为了表彰和酬答你的高尚品德，特地赐给你钱五百万。"

后来肃宗想替原陵和显节陵建立县与邑的行政机构，刘苍听到这件事，马上呈疏劝谏说："臣听说准备为两座陵墓建修陵邑，前些时候臣多认为是道听途说，怀疑它不确实，最近臣派从官古霸探问涅阳公主的病情，使者回来，才知已经下达诏书。臣见到光武帝亲自厉行节约的行为，深刻地知道他始终如一，十分勤勉诚挚，以安葬制度留下遗言，故营建的墓地陵园，都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诏书中说：'不要建造帝王坟墓的山陵，坡度能流水就行。'孝明皇帝大孝，没有违背祖训，一贯遵守执行。至于他自己所经营创建的，更加俭省，品德谦逊的美好，在他这里达到了极点。臣以为，为陵园建立陵邑，是从强盛的秦朝开始的。古代对坟墓尚且不希望它突出，何况为它筑陵邑，建城郭呢！如果为二陵建筑陵邑，上则违背了先帝圣明的心意，下则只能白费没有益处的劳动，白白地耗费国家的费用，使百姓不安定，这不是造成和谐气氛、祈求丰年的做法啊。又从占卜吉凶及习俗术数方面来说，也不能无故修筑坟墓，有所兴建。这样做，考察古代法规就不相符合，考核时宜，是违背百姓的意愿，求问吉凶又不见降福。陛下有虞舜那样的纯厚禀性，追述祖先的深刻思虑，但是臣怕您左右

大臣的错误的议论，干扰您圣明的心意。臣刘苍实在担心二帝美好的道德，不能流传于无穷的后代啊。希望您看看我的奏折。”肃宗听从劝阻，停止兴建县邑。从这以后，朝廷每有疑而不决的政事，常派驿使前往征求意见。刘苍总是全心全意地答对，他的意见都被采纳实行。

三年，帝飨卫士于南宫，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阁，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箧，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中大夫奉使，亲闻动静，嘉之何已！岁月惊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间飨卫士于南宫，因阅视旧时衣物，闻于师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岂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 帛巾各一，及衣一箧，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又欲令后生子孙得见先后衣服之制。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赋诸国，故不复送。并遗宛马一匹，血从前髆上小孔中出。常闻武帝歌天马，沾赤汗，今亲见其然也。顷反虏尚屯，将帅在外，忧念遑遑，未有闲宁。愿王宝精神，加供养。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建初三年，肃宗在南宫犒赏卫士，顺便随从皇太后环绕宫廷旁舍、池塘和楼阁漫步，便阅览了阴太后过去用的器物和祭服，悲伤之情形于面容，就下令保留阴太后五个时节穿的衣服各一套，以及经常所穿的衣共五十箱，其余的全部分赠给各位王与公主以及他们在京师的子孙，按照等级分配。特地给宪王刘苍及琅邪王刘京写信说：“中大夫奉命出使后，我听到了你们的消息，我赞美你们，简直没有休止！时光奔驰而过，先人的坟墓渐渐久远，我内心凄凉悲伤，奈何啊奈何！近来在南宫犒赏卫士，我顺便观览了过去的衣物，从老师那里听说：‘那些物件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虽然不说悲哀而悲哀自然来到。’的确是这样啊。想起你们两位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品德，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现在送去光烈皇后的假髻和丝帽各一件，衣一箱，可以时常捧着瞻仰，用以安慰《诗经·凯风》篇中寒泉那样的思念，又想让后代子孙能见到从前皇后所穿衣服的式样。如今鲁国孔氏，还保存着当年孔子所用过的车和鞋帽。凡是品德完美的人，他的精神就会流传久远。有关光武皇帝的器物和服装，中元二年已经送予各藩国，所以不再赠送。同时赠送大宛马一匹，是那种血从前面肩膊上的小孔中流出的马。我常听说武帝歌唱天马，天马身上浸透着红色的汗，现在我亲眼见到它是这样。近来，反叛的戎狄还聚集着，将帅统兵在边境，我忧虑重重，没有安宁平静的时候。希望二位王珍爱自己的精神，增加养身的食物。你们的逆耳之言和最恳切的告诫，希望听到就好像嘴干想喝水一样。”

六年冬，苍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许之。特赐装钱千五百万，其余诸王各千万。帝以苍冒涉寒露，遣谒者赐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帝乃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床，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下诏

曰："《礼》云伯父归宁乃国，《诗》云叔父建尔元子，敬之至也。昔萧相国加以不名，优忠贤也。况兼亲尊者乎！其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赞皆勿名。"苍既至，升殿乃拜，天子亲答之。其后诸王入宫，辄以辇迎，至省阁乃下。苍以受恩过礼，情不自宁，上疏辞曰："臣闻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广施，慈爱骨肉，既赐奉朝请，咫尺天仪，而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臣惶怖战栗，诚不自安，每会见，踧踖无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叹息，愈褒贵焉。旧典，诸王女皆封乡主，乃独封苍五女为县公主。

三月，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苍，赐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至八月饮酎毕，有司复奏遣苍，乃许之。手诏赐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恻然不能言。"于是车驾祖送，流涕而诀。复赐乘舆服御，珍宝舆马，钱布以亿万计。

建初六年冬天，刘苍上疏请求朝见。第二年正月，皇帝准允了他。特地赐给他办装费一千五百万，其他王每人赐钱一千万。肃宗因刘苍一路上冒着寒冷和涉足露水，派遣谒者赐给他貂皮大衣，及太官掌管的食物与珍贵的果品，又派大鸿胪窦固持节到郊外迎接。肃宗亲自巡视王的府第，事先设好帐幕卧床，钱币、衣服及其他器物全都充足齐备。下诏说："《仪礼》上说伯父回到你的国家省亲，《诗经》上说叔父立你的长子伯禽，这表现了成王对叔父周公敬重到了极点。过去萧相国皇上对他特别加以礼遇赞礼不称其名，这是优待推崇忠者贤者。何况你们还是亲人尊长呢！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赞礼时也都不直称其名。"刘苍来到京师，上殿堂便行礼拜见，肃宗还礼答拜。后来其他王进宫，常用天子乘坐的车迎接，一直到官署的小门才下车。刘苍因受到恩惠超过了仪礼，心情不安定，上疏辞谢说："臣听说高贵者常被人尊重，低贱者的威仪有差别，低与高按次序排列，上与下的关系要合于理。陛下广泛布施高尚的恩德，慈爱至亲，既赐给臣奉朝请，使臣在咫尺内可以见到陛下的仪表，又亲自委屈极其尊贵的地位，降低仪礼的等级，来对待臣下，每次公余时召见，陛下都离席降礼，中宫亲自向臣行拜礼，这些都超越了常例的规定。臣惶恐发抖，实不能心安，每次相会，臣都很局促，不知道怎样安放手脚。这并不是昭示百姓和安抚臣子的做法。"帝阅看奏疏后连连叹气，更加褒奖和看重刘苍。根据过去的典章制度，诸王的女儿都封为乡主，竟独封刘苍的五个女儿为县公主。

三月，大鸿胪上奏要求在京师的诸王返回封国，皇帝特留下刘苍，给予秘阁藏书、列仙图和道术秘方。到八月举行饮酎酒礼后，官吏又上疏要求刘苍返回封国，皇帝才允许。亲写诏书给予刘苍说："至亲骨肉间的这种天性，实不因距离远近而亲密疏远，然而多次见到你的面容，感情就比过去更深。念及王长久辛劳，想让你回到

京师休息休息，因此想签署大鸿胪所呈上的奏疏，不忍心下笔，后来只好回过头去将所签署的奏疏交给小黄门，心里总是恋恋不舍，悲伤得说不出话。”于是肃宗亲自饯行，流着眼泪分别。又赐给刘苍车马、衣服、珍宝以及亿万计的钱币和布匹。

苍还国，疾病，帝驰遣名医，小黄门侍疾，使者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明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遣大鸿胪持节，五官中郎将副监丧，及将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悉会诣东平奔丧，赐钱前后一亿，布九万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显，勤劳王室，亲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辅，克慎明德，率礼不越，傅闻在下。昊天不吊，不报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茕茕，靡有所终。今诏有司加赐鸾辂乘马，龙旂九旒，虎贲百人，奉送王行。匪我宪王，其孰离之！魂而有灵，保兹宠荣。呜呼哀哉！”

立四十五年，子怀王忠嗣。明年，帝乃分东平国封忠弟尚为任城王，余五人为列侯。

忠立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东巡守，幸东平宫，帝追感念苍，谓其诸子曰：“思其人，至其乡；其处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苍陵，为陈虎贲、鸾辂、龙旂，以章显之，祠以太牢，亲拜祠坐，哭泣尽哀，赐御剑于陵前。初，苍归国，骠骑时吏丁牧、周栩以苍敬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帝闻，皆引见于前，既愍其淹滞，且欲扬苍德美，即皆擢拜议郎。牧至齐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苍孙梁为矜阳亭侯，敞弟六人为列侯。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行状。永宁元年，邓太后增邑五千户，又封苍孙二人为亭侯。

刘苍回到封国，患病，肃宗急速派遣名医去治病，小黄门去陪从照料，使者的车马在路上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又为驿站备置千里马询问刘苍的起居情况。第二年正月，刘苍去世。下诏书告知中傅，密封呈上刘苍从建武以来所写的奏疏以及所撰写的书、记、赋、颂、七言、别字、诗歌，一并集聚起来阅览。派遣大鸿胪持节，五官中郎将为副使监护丧事，以及将作使者一共六人，令四姓小侯、各国的王、公主都会集到东平国参加丧礼，前后给予钱一亿，布九万匹。安葬时，肃宗致策书说：“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说：感叹宪王刘苍正道光明，为国家辛勤劳苦，亲受策书命令，政绩比前代昭彰。离开京师为封国之王，能够谨慎地保持自己完美的德性，遵循仪礼而不违背超越，名声到处传播。苍天不幸，不酬报最仁慈的人，致使剩下我一个人，早晚孤孤单单，没有个终结。现在诏令有关官员加赐鸾辂乘马、龙旂九旒和一百个虎贲，奉送王走。不是我宪王，哪个更能蒙受此恩！如有灵魂，保护这个宠爱和荣耀。唉，哀痛啊！”

刘苍立国四十五年，儿子怀王刘忠继位。第二年，帝分东平国封刘忠的弟弟刘尚为任城王，其他五人为列侯。

刘忠立国一年去世，儿子孝王刘敞继位。元和三年，肃宗去东方

巡视，住在东平国王宫，追溯往事，触发了思念刘苍的情怀，对他的几个儿子说：“思慕那个人，来到他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还在，而那个人已死。”于是落下眼泪，湿润了衣襟，就亲往刘苍的陵园，为它陈列虎贲、鸾辂、龙旂，用这些来光耀刘苍，又用太牢之礼祭祀，亲自在神位前下拜，哭泣得十分悲哀，尽哀而止把自己佩带的剑，赐放在陵墓前。起初，刘苍回到封国，骠骑时吏丁牧、周栩因为刘苍敬重士人，不忍心离开刘苍，就担任王府的大夫，几十年来侍奉刘苍的长辈和晚辈。皇帝听到这一情况，将两人喊到面前，这既是为了怜悯他们久留王府，也打算通过他们传播刘苍的美好品德，故提拔他们都当议郎。丁牧官至齐国国相，周栩官至上蔡令。永元十年，封刘苍的孙子刘梁为矜阳亭侯，刘敞的六个弟弟为列侯。刘敞在母亲去世时极尽孝道，国相陈珍呈上记述刘敞品行业绩的文章。永宁元年，邓太后又给他增加食邑五千户，又封刘苍的两个孙子为亭侯。

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顷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凯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论曰：孔子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若东平宪王，可谓好礼者也。若其辞至戚，去母后，岂欲苟立名行而忘亲遗义哉！盖位疑则隙生，累近则丧大，斯盖明哲之所为叹息。呜呼！远隙以全忠，释累以成孝，夫岂宪王之志哉！东海恭王逊而知废，“为吴太伯，不亦可乎”！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县。

立十八年薨，子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为桃乡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为当涂乡侯。安性轻易贪吝，数微服出入，游观国中，取官属车马刀剑，下至卫士米肉，皆不与直。元初六年，国相行弘奏请废之。安帝不忍，以一岁租五分之一赎罪。

刘敞立国四十八年去世，儿子顷王刘端继位。顷王刘端即位四十七年去世，儿子刘凯继位。刘凯即位四十一年，魏继承帝位，封刘凯为崇德侯。

评论说：孔子说“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傲，不如贫穷却快乐，富贵却爱好礼节”。像东平宪王刘苍，可说是爱好礼节的人。像他辞别最亲的人，离开母后，难道是为树名取誉而忘掉亲人、抛弃义理吗！因为位高引起皇帝疑心，隔阂便会产生，离亲属太近往往丧失就大，这就是明智者为其叹息的缘故。唉！远离隔阂以保全忠君之道，离开亲属以成就孝道，这难道不是宪王刘苍的本志吗！东海恭王刘疆谦让而懂得废弃之理，“称他是吴太伯，不也是可以吗”！

任城孝王刘尚，元和元年封，以任城、亢父、樊三县为食邑。

刘尚立国十八年去世，儿子贞王刘安继位。永元十四年，封同母弟刘福为桃乡侯。永初四年，封刘福的弟弟刘亢为当涂乡侯。贞王刘

安生性轻佻、贪财吝啬，经常身穿平民服装外出，在封国内游览观赏，拿属吏的车马、刀剑，以至卫士的米和肉，都不给钱。元初六年，国相行弘上奏，请求将他的封号废掉。安帝不忍心，用一年收的租税的五分之一赎罪。

安立十九年薨，子节王崇嗣。顺帝时，羌虏数反，崇辄上钱帛佐边费。及帝崩，复上钱三百万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无子，国绝。

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间孝王子参户亭侯博为任城王，以奉其祀。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增封三千户。立十三年薨，无子，国绝

熹平四年，灵帝复立河间贞王建子新昌侯佗为任城王，奉孝王后。立四十六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阜陵质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三十年，以汝南之长平、西华、新阳、扶乐四县益淮阳国。

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永平中，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有司奏请诛延。显宗以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

延既徙封，数怀怨望。建初中，复有告延与子男鲂造逆谋者，有司奏请槛车征诣廷尉诏狱。肃宗下诏曰："王前犯大逆，罪恶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汉之淮南。经有正义，律有明刑。先帝不忍亲亲之恩，枉屈大法，为王受愆，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谋内溃，自子鲂发，诚非本朝之所乐闻。朕恻然伤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贬爵为阜陵侯，食一县。获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戏诫哉！"赦鲂等罪勿验，使谒者一人监护延国，不得与吏人通。

刘安立国十九年去世，儿子节王刘崇继位。顺帝时，羌族经常反叛，刘崇常献上钱币和帛以资助边疆的费用。顺帝去世后，又呈上钱三百万资助修建陵墓的开支，朝廷表扬他却没有接受他的资助。刘崇立位三十一年去世，没有儿子，封国断绝。

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间孝王的儿子参户亭侯刘博为任城王，以敬奉祭祀。刘博有孝顺父母的品行，母亲去世后他遵守服丧制度的要求，因而增加封地三千户。刘博立国十三年去世，没有儿子，封国断绝。

熹平四年，灵帝又立河间贞王刘建的儿子新昌侯刘佗为任城王，作为孝王的后嗣。刘佗立国四十六年，魏受汉献帝禅让后，封他为崇德侯。

阜陵质王刘延，建武十五年被封为淮阳公，建武十七年提升爵位为王，建武二十八年就封国王位。建武三十年，将汝南郡的长平、西华、新阳和扶乐四县加赐给淮阳国王。

刘延生性骄横奢侈，对待臣僚严厉苛刻。永平年间，有人上疏告发刘延跟妾的哥哥谢弇，姐姐馆陶公主的女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引和交结奸险狡猾的人，编写宣扬符命占验的书，祭祀鬼神进行祝告诅咒。这事下发主管官员审查核实，韩光和谢弇被杀，因口供而牵连，被处死和贬谪的人很多，主管官员奏请及时诛杀刘延。显宗认为刘延所犯的罪比楚王刘英要轻微，所以特地施加恩惠，将刘延降为阜陵王，只享受两个县的食邑。

刘延被改封后，多次怀有怨恨的念头。建初年间，又有人告发刘延跟儿子刘鲂造访叛乱分子，主管官员上疏请求用囚车将刘延送到廷尉，关进诏狱。肃宗下诏说："质王刘延前次犯下大逆不道的罪，罪恶极深，如同周朝的管、蔡和西汉的淮南厉王刘长一样。经传上记有公正的道理，法律上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先帝不忍心舍弃至亲的恩情，曲用法规，替质王承当过失，臣子们没有不迷惑不解的。现在质王刘延竟不后悔醒悟，逆乱之心始终不变，阴谋使内部溃败，从刘鲂开始发乱，这实在不是我朝所乐于听到的消息。朕忧伤悲痛，不忍心把他交给法官。现在降他的爵位为阜陵侯，只享受一县的食邑。获得这样的罪过是侯自取的。唉！值得警诫啊！"赦免刘鲂等人的罪，不予追究，派谒者一人监护刘延的封国，不准他跟吏人交往。

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赐延书与车驾会寿春。帝见延及妻子，愍然伤之，乃下诏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桢干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与侯相见。侯志意衰落，形体非故，瞻省怀感，以喜以悲。今复侯为阜陵王，增封四县，并前为五县。"以阜陵下湿，徙都寿春，加赐钱千万，布万匹，安车一乘，夫人诸子赏赐各有差。明年入朝。

立五十一年薨，子殇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诏尽削除前班下延事。

冲立二年薨，无嗣。和帝复封冲兄鲂，是为顷王。永元八年，封鲂弟十二人为乡、亭侯。

鲂立三十年薨，子怀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为乡、亭侯。

恢立十年薨，子节王代嗣。阳嘉二年，封代兄便亲为勃遒亭侯。

代立十四年薨，无子，国绝。

章和元年，肃宗驾至九江，给阜陵侯刘延诏书，要他与自己在寿春县相会。肃宗接见刘延同他的妻子儿女，很哀怜他们，下诏说："从前周朝所封爵位有一千八百个，其中姬姓占了一半，这是用他们作为朝廷的支柱。朕到南方巡视，一见到淮河与大海，就想到阜陵，于是跟侯相见。侯的意志消沉，身体也跟从前不一样，见了面，内心发生感慨，既欢喜又悲伤。现在恢复侯的爵位为阜陵王，增加四个县的封地，加上以前所封的，共五个县。"因为阜陵地势低下潮湿，将国都迁到寿春，加赐钱一千万、布一万匹和一辆安车，妻子儿

子们也有不同的赏赐。第二年，刘延到京师朝见肃宗。

刘延立国五十一年去世，儿子殇王刘冲继位。永元二年，朝廷下诏全部去掉以前所颁发有关刘延的政令。

刘冲立二年去世，没有儿子继位。和帝又封刘冲的哥哥刘鲂，这就是顷王。永元八年，封顷王刘鲂的十二个弟弟为乡侯或亭侯。

刘鲂立三十年去世，儿子怀王刘恢继位。延光三年，封刘恢兄弟五人为乡侯或亭侯。

刘恢立十年去世，儿子节王刘代继位。阳嘉二年，封刘代的哥哥刘便亲为勃遒亭侯。

刘代立十四年去世，没有儿子，封国就中断了。

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亲为恢嗣，是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统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无子，国除。

广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荆性刻急隐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飞书，封以方底，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强舅大鸿胪郭况书与强曰："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丧，弓弩张设甚备。间梁松敕虎贲史曰：'吏以便宜见非，勿有所拘封侯难再得也。'郎官窃悲之，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争欲思刻贼王以求功，宁有量邪！若归并二国之众，可聚百万，君王为之主，鼓行无前，功易于太山破鸡子，轻于四马载鸿毛，此汤、武兵也。今年轩辕星有白气，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气者丧，轩辕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当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辄变赤。夫黑为病，赤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长，陛下兴白水，何况于王陛下长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沉没之耻，报死母之仇。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当为秋霜，无为槛羊。虽欲为槛羊，又可得乎！窃见诸相工言王贵，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闾阎之伍尚为盗贼，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谋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强者为右。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也。"疆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

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刘便亲为怀王刘恢的继位人，这就是恭王。恭王立十三年去世，儿子孝王刘统继位。刘统立八年去世，儿子刘赦受封；建安年间去世，刘赦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广陵思王刘荆，建武十五年封为山阳公，建武十七年提升爵位为王。

刘荆生性苛刻急躁，又暗中害人，富有才能，喜欢法令。光武帝去世，遗体放在前殿，刘荆虽哭却不悲哀，还写匿名信，用方底的袋子密封，派仆役假称是东海王刘强的舅舅大鸿胪郭况写给刘强的书

信，信中说：“你本来没有什么过失，错误地被废弃，兄弟当中甚至有被捆绑囚禁在牢狱里的。皇太后被废后，迁居北宫，直到年老，还被封在边远的地区，天下人为此深感悲痛，看到这种情景的人鼻酸欲泪。后来太后去世，灵柩还摆放在厅堂上，洛阳吏便依次拘捕和斩杀宾客，竟有一家三具尸体倒在厅堂的，太令人悲痛啊！现在，天下都在举哀，然而兵器却已陈设得十分齐备。近闻梁松命虎贲史说：‘吏人只要见到与国家的利益相违背的事，就不要受常规所限制，不然，封侯的机会就再难得到。’郎官暗地里为之悲痛，为王心惊长叹。现在天下人争相伤害您来求取功名，难道还有限度吗！如果合并你我两个封国，可以聚集百万人，您作为主帅，击鼓而行，一往无前，成就功业就像用泰山去打破鸡蛋那么容易，像用四匹马的车去装载鸿鸟的羽毛那样简单，这就是当年商汤和周武王所统帅的军队。今年轩辕星有白气，天文学家及好事者，都说白气是死亡的征兆，轩辕是女主之位。另外太白星先出在西方，至午时，战事就会发生。又太子星色黑，到辰日常变红。黑色是病的征兆，红色是战事的征兆，王努力就成事。高祖担任亭长时起义，光武帝在白水兴兵，何况您是陛下的长子，本来就是皇太子呀！您应当首先求得天下，其次昭雪被废的耻辱，报已死母亲的仇。只要真诚地对待这件事，就是金石也会被您劈开。您应当像秋天的严霜，不要像栏里的绵羊。即使想做栏里的绵羊，又能做到吗？我听到许多相人说您命中注定尊贵，是当天子的标准相貌。一国之君去世，平民的同伙尚且聚集起来为盗为贼，想有所图谋，何况您为王的呢！承受天命的国君，本来是上天所封立的，是不能靠谋划可以得到的。现在，新帝是由别人所立的，凡是强者就会成为尊者。希望您继承高祖和光武帝的遗志，不要像扶苏和将闾那样被人逼得呼天叫地。”刘疆看到书信后，惶恐不已，立即拘捕送信的使者，并把信封好奏给显宗。

显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时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惊动有变，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帝闻之，乃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其后荆复呼相工谓曰：“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帝复加恩，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荆犹不改。其后使巫祭祀祝诅，有司举奏，请诛之，荆自杀。立二十九年死。帝怜伤之，赐谥曰思王。

十四年，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明年，帝东巡狩，征元寿兄弟会东平宫，班赐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舆马，悉以与之。建初七年，肃宗诏元寿兄弟与诸王俱朝京师。

元寿卒，子商嗣。商卒，子条嗣，传国于后。

临淮怀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进爵为王而薨，无子，国除。

显宗因为刘荆是同母的弟弟，没有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只叫刘荆

离开封国，住到河南宫。当时西羌反叛，刘荆不得志，希望天下因西羌反叛而有动乱变化，暗地里请能通晓星象的人来商议。显宗听到这些情况，改封刘荆为广陵王，要他去封国。后来刘荆再次召见相工说："我的相貌像先帝。先帝三十岁得到天下，我今年也三十岁了，可以起兵不？"相工向官府告发刘荆，刘荆害怕，捆绑自己进牢狱。显宗又施加恩惠，不考问追究这件事，只命令刘荆不得臣属吏人，仅食邑的租赋还同过去一样，又派国相及中尉在宫中值宿守护。刘荆还是不悔改。后来要巫人祭神祝告咒诅，有关官员列举事实向上呈奏，请求诛杀他，刘荆自杀身亡。刘荆立国二十九年去世。显宗怜惜他，赐以思王的谥号。

十四年，封思王刘荆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佩带王的印绶，享受刘荆原来封国六个县的租赋；又封刘元寿的三个弟弟为乡侯。第二年，明帝去东境巡视，征召刘元寿的兄弟在东平王宫相会，赐给他们车马器物，又把皇太子乘坐的马车，都给了他们。建初七年，肃宗下诏要刘元寿兄弟跟其他王一起都到京师朝见。

刘元寿去世，儿子刘商继位。刘商去世，儿子刘条继位，传国后代。

临淮怀公刘衡，建武十五年受封，没有提升爵位为王就去世了，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中山简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翊公，十七年进爵为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独留京师。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蕃，诏焉与俱就国，从以虎贲官骑。焉上疏辞让，显宗报曰："凡诸侯出境，必备左右，故夹谷之会，司马以从。今五国各官骑百人，称娖前行，皆北军胡骑，便兵善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夫有文事必有武备，所以重蕃职也。王其勿辞。"帝以焉郭太后偏爱，特加恩宠，独得往来京师。十五年，焉姬韩序有过，焉缢杀之，国相举奏，坐削安险县。元和中，肃宗复以安险还中山。

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是时窦太后临朝，窦宪兄弟擅权，太后及宪等，东海出也，故睦于焉而重于礼，加赙钱一亿。诏济南、东海二王皆会。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

子夷王宪嗣。永元四年，封宪弟十一人为列侯。

宪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宁元年，封弘二弟为亭侯。

中山简王刘焉，建武十五年被封为左翊公，建武十七年提升爵位为王。刘焉因是郭太后的幼子，唯独他留在京师。建武三十年，被改封为中山王。永平二年冬，各封国的王都到京师太学聚会，事后返回封国，显宗下诏要刘焉跟其他王一起回国，并派虎贲骑兵护送。刘焉

上疏不要虎贲骑兵护卫。显宗回答说：“凡是诸侯离开疆界，一定要有侍卫，所以春秋时鲁公与齐侯在夹谷相会，司马随从。现在，五个封国各备官骑一百人，行列齐整，这些都是北方胡人的骑兵，熟习兵器，善于射箭，每次开弓都不会空发，一射必能射中对方的眼眶。有文事，必定要有武备，派猛士官骑是因为注重封国国王的职位，你不要谦让。”因为刘焉是郭太后特别喜爱的，明帝对他特别恩爱，只有刘焉可以自由来往于京师。永平十五年，刘焉的姬韩序犯了过失，刘焉将她勒死。国相列举情况向上呈报，刘焉获罪，削减安险县的封地。元和年间，肃宗又将安险县还封给中山国。

刘焉立国五十二年，永元二年去世。自从光武帝中兴到和帝时，皇子第一代被封为王的去世者，都给丧葬费三千万、布三万匹；继位的王去世，给丧葬费一千万、布一万匹。这时，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兄弟操纵大权，太后以及窦宪等人，都是东海王刘疆的女儿所生，所以对刘焉和睦，更加注重礼节，增加丧葬费一亿。下诏要济南王、东海王都前来相会。替刘焉大修坟墓，在墓前开神道，平整掉官吏和百姓的坟墓以千数计，参加兴建的人有一万多。又征发常山、钜鹿、涿郡三个郡所出产的黄心柏木及杂木，三郡不能完全供应，又征调其他州郡几千工匠和运输者。这次征调共波及六个州十八个郡，规模之浩大是其他藩国赶不上的。

刘焉的儿子夷王刘宪继位。永元四年，封刘宪的十一个弟弟为列侯。

刘宪立二十二年去世，儿子孝王刘弘继位。永宁元年，封刘弘的两个弟弟为亭侯。

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畅嗣。永和六年，封畅弟荆为南乡侯。

畅立三十四年薨，子节王稚嗣，无子，国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京性恭孝，好经学，显宗尤爱幸，赏赐恩宠殊异，莫与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盖、南武阳、华，东莱之昌阳、卢乡、东牟六县益琅邪。五年，乃就国。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遗金宝财物赐京。京都莒，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数下言宫中多不便利，京上书愿徙宫开阳，以华、盖、南武阳、厚丘、赣榆五县易东海之开阳、临沂，肃宗许之。立三十一年薨，葬东海即丘广平亭，有诏割亭属开阳。

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孙二人为列侯。

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寿嗣。永初元年，封寿弟八人为列侯。

立十七年薨，子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为乡侯。

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据嗣。永和五年，封据弟三人为乡侯。

据立四十七年薨，子顺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长安奉章贡献，帝以邈为九江太守，封阳都侯。

刘弘立二十八年去世，儿子穆王刘畅继位。永和六年，封刘畅的弟弟刘荆为南乡侯。

刘畅立三十四年去世，儿子节王刘稚继位，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琅邪孝王刘京，建武十五被封为琅邪公，建武十七年提升爵位为王。

刘京禀性肃敬孝顺，喜欢经学，显宗特别宠爱他，赐给他的恩惠特别优厚，其他王没有人能跟他相比。永平二年，将太山郡的盖县、南武阳、华县和东莱郡的昌阳、卢乡、东牟六个县加赐给琅邪国。永平五年，刘京才就国。光烈皇后去世后，明帝将太后遗留下来的黄金美玉财物全部赐给了刘京。刘京建都在莒县，他喜欢修建宫室，极力追求建筑工巧，宫殿的墙壁和横梁都用金银装饰。他多次呈上诗赋歌功颂德，明帝嘉奖赞美，将他的诗赋交给史官。刘京的国都内有城阳景王祠，官吏敬奉祭祀。神多次降言，说宫中多不吉利，刘京上书，希望将宫迁移到开阳，用华县、盖县、南武阳、厚丘和赣榆五个县换东海国的开阳、临沂二县，肃宗准允。刘京立国三十一年去世，安葬在东海即丘县广平亭，诏书决定将即丘的广平亭划出归开阳管辖。

刘京的儿子夷王刘宇继位。建初七年，封刘宇的十三个弟弟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刘京的两个孙子为列侯。

刘宇立二十年去世，儿子恭王刘寿继位。永初元年，封刘寿的八个弟弟为列侯。

刘寿立十七年去世，儿子贞王刘尊继位。延光二年，封刘尊的四个弟弟为乡侯。

刘尊立十八年去世，儿子安王刘据继位。永和五年，封刘据的三个弟弟为乡侯。

刘据立四十七年去世，儿子顺王刘容继位。初平元年，派遣弟弟刘邈到长安呈献奏章和贡品，皇帝诏命刘邈任九江郡太守，封为阳都侯。

容立八年薨，国绝。

初，邈至长安，盛称东郡太守曹操忠诚于帝，操以此德于邈。建安十一年，复立容子熙为王。在位十一年，坐谋欲过江，被诛，国除。

赞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献尊节，楚英流放。延既怨诅，荆亦觖

望。济南阴谋，琅邪骄宕。中山、临淮，无闻夭丧。东平好善，辞中委相。谦谦恭王，实惟三让。

刘容立八年去世，封国中断。

当初，刘邈到长安，热情地称誉东郡太守曹操对皇帝忠心耿耿，曹操因此对刘邈表示感激。建安十一年，又封刘容的儿子刘熙为王。在位十一年，刘熙因想过长江而获罪被杀，封国被废除。

赞辞说：光武帝的十个儿子，分别赐地和封王。沛献王刘辅注重气节，楚王刘英遭到流放。阜陵质王刘延心怀怨恨进行祝诅，广陵思王刘荆也心怀怨望。济南安王刘康阴谋不轨，琅邪孝王刘京高傲放纵。中山简王刘焉和临淮王刘衡默默无闻，少壮夭折。东平宪王刘苍喜欢亲善，文辞朴实。谦逊的东海恭王刘疆，确实多次谦让。

# 后汉书卷四十三

## 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朱晖字文季，南阳宛人也。家世衣冠。晖早孤，有气决。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道遇群贼，白刃劫诸妇女，略夺衣物。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舍之而去。

初，光武与晖父岑俱学长安，有旧故。及即位，求问岑，时已卒，乃召晖拜为郎。晖寻以病去，卒业于太学。性矜严，进止必以礼，诸儒称其高。

永平初，显宗舅新阳侯阴就慕晖贤，自往候之，晖避不见。复遣家丞致礼，晖遂闭门不受。就闻，叹曰："志士也，勿夺其节。"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人或讥焉，晖曰："前阮府君有求于我，所以不敢闻命，诚恐以财货污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爱也。"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甚礼敬焉。正月朔旦，苍当入贺。故事，少府给璧。是时阴就为府卿，贵骄，吏傲不奉法。苍坐朝堂，漏且尽，而求璧不可得，顾谓掾属曰："若之何？"晖望见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绐之曰："我数闻璧未尝见，试请观之。"主簿以授晖，晖顾召令史奉之。主簿大惊，遽以白就。就曰："朱掾义士，勿复求。"更以它璧朝。苍既罢，召晖谓曰："属者掾自视孰与蔺相如？"帝闻壮之。及当幸长安，欲严宿卫，故以晖为卫士令。再迁临淮太守。

朱晖字文季，是南阳郡宛县人。家庭世代为官。朱晖年幼时丧父，气质果断。朱晖十三岁时，王莽失败，天下大乱，他跟着外祖父家从田野奔走进入宛城。路上遇到很多盗贼，手拿快刀抢劫众妇女，掠夺她们的衣服财物。兄弟及宾客都惊慌失措，趴在地上不敢动。朱晖拔剑上前说："财物都可以拿走，老妇的衣服不得拿去。今天是我朱晖拼死的日子啊！"盗贼们见他虽然年幼，却赞许他的志向，笑着说："孩子，收起你的刀吧。"就放过那些妇女，离开了。

当初，刘秀和朱晖的父亲朱岑都在长安求学，是故交。等到刘秀即位后，寻问朱岑的下落，当时朱岑已去世，就征召朱晖，任命他做郎官。朱晖不久因病而辞去职务，在太学学完全部课业朱晖禀性端庄严肃，进退举止必循仪礼，儒生们都称颂他品德高尚。

永平初年，显宗的舅舅新阳侯阴就仰慕朱晖的贤能，亲往他家问候他，朱晖躲起来不见。阴就又派家丞去赠送礼物，朱晖便关起大门不予接受。阴就听到后，感叹地说："这是有志向的士子啊，不能迫使改变他的节操。"后来朱晖任郡吏，太守阮况曾打算用钱买他家的

一个奴婢，朱晖没有答应。等到阮况去世后，朱晖却厚赠这个奴婢，把她送给阮况家。有人讥笑朱晖，他说："先前阮太守有求于我，我不敢从命，实在是生怕因财物而玷污了府君的名声。现在送去，是表明我并非爱婢女啊。"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听到这件事，便征辟朱晖，非常尊敬他。正月初一清晨，刘苍应当参加朝会庆贺，按规矩，少府给璧。当时阴就任少府卿，位尊骄横，府吏傲慢，不遵从法度。刘苍坐在朝堂上，时间快到了，求璧却得不到，回头对掾属说："这怎么办？"朱晖见少府主簿拿着璧，走上前去骗他说："我多次听说过璧，却没能见过，请给我看看。"主簿将璧递给朱晖，朱晖回头召唤令史捧璧给刘苍。主簿大惊，马上禀告阴就。阴就说："朱掾是个侠义的士子，莫再向他要回。"就更换别的璧去朝拜。刘苍在朝会结束后召朱晖说："刚才的事，你自认为跟蔺相如相比怎么样？"当明帝听说了此事，赞美朱晖勇敢。明帝准备驾临长安时，想加强住处的保卫，就命朱晖为卫士令。后来朱晖升任临淮郡太守。

> 晖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囚，即时僵仆。吏人畏爱，为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数年，坐法免。

> 晖刚于为吏，见忌于上，所在多被劾。自去临淮，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党讥其介。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初，晖同县张堪素有名称，尝于太学见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晖少子颉怪而问曰："大人不与堪为友，平生未曾相闻，子孙窃怪之。"晖曰："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晖又与同郡陈揖交善，揖早卒，有遗腹子友，晖常哀之。及司徒桓虞为南阳太守，召晖子骈为吏，晖辞骈而荐友。虞叹息，遂召之。其义烈若此。

朱晖看重志节气概，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是严格注意操行的人。对于那些为坚持正义而报仇泄怨以致犯了法的人，他都替他们寻求道理，使多数人得到宽恕。对那些因不义而触犯法令的囚徒，就马上进行惩罚。官吏和百姓对朱晖又怕又爱，为他作了首歌道："刚强正直，自求进取，他就是南阳的朱文季。官吏害怕他的威严，百姓怀念他的恩惠。"过了几年，朱晖因犯法而被免职。

朱晖为官刚强严正，被上司妒忌，他在职位上常被人弹劾。自从被免去临淮太守后，他隐居在山野川泽，穿的是布衣，吃的是家常饭，不跟邑里的人交往，乡里人讽刺他孤傲特别与众不同。建初年间，南阳发生大饥荒，米一担要钱一千多，朱晖将家里的全部资财分散给贫穷瘦弱的宗族和朋友，乡里人和宗族都归附他。当初，朱晖同县的张堪素有声望称誉，曾在太学见过朱晖，对他非常器重，用朋友之道交结他，握着他的手臂说："我打算将妻子托付给您。"朱晖因张

堪是有德行学问的前辈，只举手为礼没敢回答，从这以后，两人没有再见过面。张堪去世后，朱晖听说他的妻子贫穷困顿，就前往问候，并丰厚地接济供养她们。朱晖的幼子朱颉感到奇怪，问：“大人不曾跟张堪是朋友，我们平生从来没有听说过，后辈们都暗暗地觉得奇怪。”朱晖说：“张堪生前曾对我说过知己的话，我在心里早已认他为友了。”朱晖又跟同郡的陈揖友善，陈揖去世得早，有个遗腹子陈友，朱晖常哀怜他。司徒桓虞做南阳太守，召朱晖的儿子朱骈为属吏，朱晖没让儿子朱骈去，却推荐陈友去。桓虞为此感叹，就召陈友为吏。朱晖的侠义就是这样刚直磊落。

元和中，肃宗巡狩，告南阳太守问晖起居，召拜为尚书仆射。岁中迁太山太守。晖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上便宜，陈密事，深见嘉纳。诏报曰：“补公家之阙，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从，进无謇謇之志，却无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适我愿也。生其勉之！”

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帝卒以林等言为然，得晖重议，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谢，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元和年间，肃宗巡行时，面谕南阳太守探问朱晖饮食起居的情况，并召朱晖任尚书仆射。同年朱晖改任太山郡太守。朱晖上疏请求留在禁中，肃宗答应。朱晖于是呈奏与国家利益关系重大的机密事宜，深受肃宗的嘉奖并予以采纳。下诏给朱晖：“你补救朝廷的过失，却不影响你的清白纯洁，这真是很好的士子。平庸的吏人随便附和，谄媚顺从，登上朝堂没有忠贞的志向，离开朝廷又没有补过的念头，我为此担忧很久了。现在你所讲的，正符合我的心意。你要继续努力！”

当时粮食价格很高，朝廷的日常用度不够，因此朝臣忧虑。尚书张林进言说：“谷价高，是由于钱币价值低的缘故。可以将钱币全部收集起来，一律用丝、麻、棉织物来交纳赋税，用以沟通全国的需用。另外，盐是食品中所急需的，虽然价格高，人们不能不吃，官府可以煮制。还可以趁交阯、益州两郡年终送报表的官吏往来之便，买

卖珍珠宝贝，以获取利益。这就是武帝时代的均输法。”于是皇帝下诏交尚书共同议论。朱晖上奏认为张林所讲的不可实行，这件事因而停下来了。后来向皇帝陈述政事的人再次讲起张林先前的建议，认为它对国家实在有好处，肃宗同意这个意见，下诏实行。朱晖又独自上疏说：“先王定下制度：天子不讲利益的有或无，诸侯不讲利益的多或少，享受俸禄的官员不可与百姓争利。现在实行的均输法跟商贩买卖没什么差别。盐利归于官府，全国百姓就会因贫穷而产生怨恨，以丝、麻、棉织物来交纳赋税，官吏们就会有很多人成为奸盗，这实在不是圣明的君主所应采用的办法。”肃宗最终认为张林等人所讲的正确，见到朱晖再次呈上的奏章，于是发脾气，严厉地责备诸尚书，朱晖等人都自己捆绑起来，走进监狱。第三天，诏令赦免朱晖等人出狱。诏书说：“朝廷乐于听到对决策的不同意见，老人朱晖并没有罪过，是下达的诏书有误，为什么要自己捆绑呢？”朱晖于是借口病情严重，不肯再参加尚书署的议论。尚书令以下官员都感到惊慌害怕，对朱晖说：“现在刚刚被谴责，您为什么要假托有病呢？这样带来的灾祸将不轻啊！”朱晖回答说：“我行年将八十岁，承蒙皇帝恩宠，得以在机要部门任职，本当用死来报答。如果心里明知不对，却顺从旨意，随声附和，这就辜负了人臣的大义。我现在一概不闻不见，只等待着处死的诏令。”于是闭口不再议论。诸尚书不知怎么办才好，就联名奏劾朱晖。肃宗由于怒气已散，就停止议论这件事。隔了几天，下诏派遣直事郎询问朱晖饮食起居的情况，又派太医前往给他看病，太官赐给食物。朱晖道谢，又赐给钱十万，布百匹，衣十件。

后迁为尚书令，以老病乞身，拜骑都尉，赐钱二十万。和帝即位，窦宪北征匈奴，晖复上疏谏。顷之，病卒。

子颉，修儒术，安帝时至陈相。颉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岁，便有孝称。父母有病，辄不饮食，差乃复常。及壮耽学，锐意讲诵，或时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颠队坑岸。其父常以为专愚，几不知数马足。穆愈更精笃。

朱晖后来升任尚书令。因年老有病而请求退休，被任命为骑都尉，赐钱二十万。和帝即位，窦宪向北征伐匈奴，朱晖又上疏劝谏。不久，朱晖因病去世。

朱晖的儿子朱颉，学习儒家学术，安帝时官至陈国相。朱颉的儿子叫朱穆。

朱穆字公叔，五岁时就有孝顺父母的称誉。父母亲有病，朱穆总是不吃不喝，病好后才恢复如常。长大后特爱学习，专心讲习经义，吟诵诗章，有时思考问题竟忘了自己衣帽的所在，颠倒掉入了坑里。他父亲常以为他愚笨，几乎不晓得马有几只脚。然而朱穆对学习更加

精诚纯一。

初举孝廉。顺帝末，江淮盗贼群起，州郡不能禁。或说大将军梁冀曰：“朱公叔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若以为谋主，贼不足平也。”冀亦素闻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见亲任。及桓帝即位，顺烈太后临朝，穆以冀势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奏记以劝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候连失正气，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学，传受于师，时有可试。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夫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宜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今年夏，月晕房星，明年当有小厄。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灾咎。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又荐种暠、栾巴等。而明年严鲔谋立清河王蒜，又黄龙二见沛国。冀无术学，遂以穆“龙战”之言为应，于是请暠为从事中郎，荐巴为议郎，举穆高第，为侍御史。

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

朱穆当初被推举为孝廉。顺帝末年，长江和淮河流域的盗贼群起作乱，州郡官府无法禁止。有人劝大将军梁冀说：“朱公叔文武双全，是国内的奇士，如果请他做主谋的人，盗贼不怕不被平定。”梁冀平常也听说了朱穆的名声，就征召他，要他主持军事，特别亲近信任他。及至桓帝即位后，顺烈太后临朝摄政，朱穆见梁冀与太后亲近，而权位高，希望梁冀能对朝廷有所帮助，于是假托灾害变异，上奏劝诫梁冀说：“朱穆想到，明年是丁亥年，岁刑跟岁德都在北宫乾位重合，就是《易经》上所说的龙战之会。《易经》记载说：‘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说的是阳道将会取胜而阴道将战败。今年九月，热气旺盛，笼罩大地，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连续失去正气，这是互相证明。善道属阳，恶道属阴，如果加强正气，固守阳道，摧毁铲除邪恶的东西，福气就会随着降临。朱穆每次做事总不能如意，所喜爱的只是学习，从老师学习过来，常有可试用于当世的。希望将军稍微考察一下我所讲的这些不高明的话，重新纳用其他读书人，亲近那些贤德忠贞正直的人，拒绝那些苟安的人，专心于朝廷公务，割私欲，广泛寻求有才能的人，斥责疏远阿谀奉承和险恶的人。君主是不可以不学习的，应用天地间的和顺之道慢慢地涵养自己的心灵。应替皇帝选择和配置老师以及侍从讲学的人，任用谨慎忠诚、敦厚守礼的人，将军跟他们一起进入内殿，参议、劝导、讲解和传授，以贤者为师，效法古制，这就像靠着南山而坐在平原啊，这样有谁能倾覆朝廷呢！今年夏季，月亮周围的光气笼罩着房屋，明年将有小灾难。应该急速地杀掉那些被天下人怨恨的奸臣贼子，借以救灾祸。议

郎和大夫的官位，本来是按照顺序录用精通儒学而又有高尚品德的人，而现在任用的有很多不是这种人；九卿当中，也有跟他们的职务不相称的人。请将军好好考察一下实际情况。”朱穆又推荐种暠、栾巴等人。第二年，严鲔谋立清河王刘蒜为帝，加上黄龙两次在沛国出现。梁冀没有天文占卜的学识，就认为正好应了朱穆“龙战”的话，于是任命种暠为从事中郎，推荐栾巴为议郎，推荐朱穆为官吏中治行优良者，任侍御史。

当时朱穆的同郡人赵康字叔盛，在武当山隐居，高洁闲雅，不愿做官，用经传教授弟子。朱穆当时已五十岁了，捧着书向赵康自称弟子。等到赵康去世后，朱穆哀葬他的仪礼就像对老师一样。朱穆推崇品德、重视师道的行为，为时人所佩服。

常感时浇薄，慕尚敦笃，乃作《崇厚论》。其辞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

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庬则道数不远。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丙吉、张子孺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

朱穆常常感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浮薄，仰慕和崇尚敦厚诚实，就写了《崇厚论》，文章说：

风气浮薄，由来已久了。所以孔子感叹说：“大道通行于天下的时代，可惜我孔丘没有赶上啊！”这大概是感伤大道后来得不到推行。关于道，是把普天之下看成是统一的，在那里就如同在这里一样。所以行为违背道的要求，内心就产生惭愧，这并非是畏惧义的缘故；所做的事违背了理，心意就会不安，这并非是害怕礼的缘故。所以循其天性行事，就叫做道；保持天性就称为德。德性一旦丧失，然后仁义就显出可贵。因此仁义兴起，道德就迁移，礼法兴起，淳朴就散失。所以从道德来说仁义已是鄙薄，从淳朴来说，礼法就是有害的了。五帝时的淳厚风气，已为上古时人所鄙薄了，何况现在的风气比起五帝时更加浮薄呢！

所以天不高大，所覆盖的面就不会广阔；地不深厚，所承载的物

就不会丰富；人不敦厚，道就不会精深。从前，孔子对原壤不失其故交之情，楚庄王不忍心将绝缨的事张扬。从这些看来，圣人及贤者的道德够惇厚了。老子的《道德经》说："大丈夫所处以道德为厚，以礼法为薄，所居以清虚为实，以声色为华，所以去彼华薄而取厚实。"时俗浮薄，就用惇厚去抵制；行为有过失，就用恩惠去补赏。所以包容人的过失，是纯厚的道德；挽救人的过失，是纯厚的行为。过去，马援深深地清楚这个道理，可将它作为道德的准则，告诫哥哥的儿子说："我希望你们听到讲别人的过失，就好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嘴里不能讲出来。"这话十分重要。敦厚的道从远的看，圣人和贤者早在上古时代就实践过了，从近的看，丙吉、张子孺在汉代朝廷也做了。所以他们能在百世弘扬美好的声誉，传播永不消失的遗风，这不也是美好的事吗！

　　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道哉，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焉。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田蚡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势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但是现在习俗变异，教化不纯厚，而喜欢互相造谣中伤，并把这叫做表彰好的、批评坏的。记住别人的短处就同时抹煞别人的长处，贬斥别人的恶行就同时攻击别人的善行。这种现象多得到处都是，难道可以枚举吗！像这些现象，难道仅仅是有违于君子之道吗！它将会有危害自身并连累家族的祸患。可悲啊！这样做的人不晓得担忧它的后果，所以祸患一旦发生，也没有解决的办法了。既然是这样，却又有人感到奇怪。人们都见到这种不良风气，自己却又不能加以改变。这是为什么呢？专心于前进的人只管往前赶，却不顾及后路，富贵的人只管夸耀自己，却不厚待别人，自己有智慧却不帮助愚蠢的人，自己富贵却不救济贫困的人，忠贞的士子卓然特立却得不到人们的怜惜，有才能的人遭到困顿却得不到人们的问候。所以田蚡因地位显赫才能使韩安国送给他以金钱，淳于长因富贵而有权势才能导致翟方进的推荐。以韩安国、翟方进的操守，成为汉代的有名宰相，但是仍不能救济一个贫困的贤者，引荐一个特立的士子，又何况不如韩安国、翟方进的人呢？这就是禽息、史鱼之所以在古代能独享好名声，却没有人能在后代继承这种美名的原因。所以时俗惇厚美好，小人也会固守正道，不受利益的诱惑；时俗浮薄不正，即使是君子也会做出不合

正道的事来，义也不能使他们停止。为什么呢？首先前进的人已经过去了，就不会再返回，后来的人又依照着老习俗往前追赶他们，这就足以使得虚华之风盛行，忠贞诚实之风微弱，冷酷无情的人多，纯朴笃实的人少。这大概就是《诗经》中《谷风》有‘弃予’的感叹、《伐木》有‘鸟鸣’的悲伤的缘故了！

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诲，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棱之抗正，贵丙、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穆又著《绝交论》，亦矫时之作。

梁冀骄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惧其衅积招祸，复奏记谏曰：“古之明君，必有辅德之臣，规谏之官，下至器物，铭书成败，以防遗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从之如升堂，违之如赴壑。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搒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猒，遇人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昔秦政烦苛，百姓土崩，陈胜奋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谀之臣，犹言安耳。讳恶不悛，卒至亡灭。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天道明察，无言不信，惟垂省览。”冀不纳，而纵放日滋，遂复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穆言虽切，然亦不甚罪也。

唉！当代的士子如果确能亲身学习孔子的崇高榜样，称誉楚庄王美好的行为，仰慕老聃正确的教诲，思慕马援所崇尚的德行，鄙薄韩安国、翟方进两位宰相失去原则，赞美韩棱的捍卫正义，看重丙吉、张子孺宽宏的胸怀，轻视时俗的造谣中伤，这样就会使正道充实，功绩盛大，名声显赫，自身荣耀，记载下不可删削的品德，传播出不会泯灭的名声。然后就晓得轻薄人的不足之处，惇厚人的美德有余。轻薄的人跟草木一起腐朽，而惇厚的人跟金石同时并存，这难道能够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吗？”

朱穆又撰写了《绝交论》，也是为矫正时俗而作。

梁冀骄横暴虐不思悔改，朝廷内外的人都嗟叹怨恨，朱穆因是梁冀的老部下，害怕他罪过累累而招来祸患，再次上书劝谏说：“古代

圣明的君主，一定有以德辅佐的臣子，以正言规劝的官吏，下至器物、碑石铭刻都记载朝政的得失成败，借以防止失误。所以君主有正道，臣子有正路，顺从着这个正道就像登上厅堂，违背这个正道就如走向沟壑。现在英明的将军论封地有申伯那样的尊贵，论官位占据三公之首，一天施行善事，全国的官吏百姓就会归于仁义，如果整天为恶，国家便要倾覆灭亡。近来，官府和百姓的财物都很贫乏，加上洪水和蝗虫相继为害。京师官吏们的费用增多，朝廷下诏征调四方的财物有时达到过去的十倍。官吏们都说官府没有现成的财物，都应当从百姓那里去征收，因此对百姓鞭打掠夺，强使财物充足。公赋既已加重，私税又进一步增多。州郡的长官，多数不是按品德标准挑选出来的，他们贪赃受贿，横征暴敛，没有个限度，对待下人就像对待奴隶一样，有的人被他们活活打死，有的人因满足不了他们苛刻的需求而自杀身亡。他们又掠夺百姓的财物，却假借您府上的名义。这就使将军跟全国人结下怨恨，官吏和百姓痛楚仇恨，悲叹之声充塞道路。过去秦王朝的政令烦扰苛刻，老百姓像天崩地陷一样难以控制，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像开了锅的水，但是那些当面阿谀奉承的官员，还说什么天下安定。他们讳言罪恶不思悔改，终致国家灭亡。从前永和末年，朝廷的法纪稍微松弛，就颇失人心。只四五年的时间，就使得财物空乏，人口散失，百姓离心。于是马免这些人趁朝政有弊，起兵作乱，荆州与扬州之间差点酿成大祸，幸赖顺烈皇后摄政之初清正简当，朝廷内外同心协力，才得以平定逆贼。如今百姓哀伤，比永和末年还要贫困，从内心说，不是有仁爱心的人所能容忍的，从行事说，也不是巩固政权长久安定所应有的国策。将相大臣与皇帝陛下同为一体，同乘一辆车奔驰，同坐一只船过渡，如果车倾船沉，所遭受的患难必然是共同承受怎可以抛弃光明，走向黑暗，踏上危险之地而自感平安，君主孤弱，政局艰难，却不晓得忧念吗？应该及时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地方长官，减少建造住宅、园林和池塘的费用，拒绝郡国所进献的财物。这样，对内就可使自己光明磊落，对外就可消释疑惑，使那些奸邪的官吏无所凭借，使那些掌管考核的大臣得以竭尽自己耳闻目见的能力。法令制度既已弘扬，远近都清平统一，这样，将军自身会更加尊贵，功业会更加显赫，品德的光辉也会无穷无尽。天道明察一切，没有什么话不灵验的，请您察鉴。”梁冀不采纳，而且更加放纵自己的行为，一天比一天严重，又贿赂皇帝的亲信，勾结宦官，让自己的子弟以及宾客担任州郡要职。朱穆又呈奏章，极力劝谏，梁冀终不醒悟。梁冀在回复朱穆的信中说：“像你所说，难道我就没有一处对的吗？”朱穆的话虽然严厉，梁冀也不十分怪罪他。

永兴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冀州盗贼尤多，故擢穆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为中常侍，并以檄谒穆。穆疾之，辞不相见。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

郡，至有自杀者。以威略权宜，尽诛贼渠帅。举劾权贵，或乃死狱中。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玙璠、玉匣、偶人。穆闻之，下郡案验。吏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读言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帝览其奏，乃赦之。

永兴元年，黄河发大水，受害的人将近十万户，老百姓饥荒、饿死，流离于道路上。冀州的盗贼尤其多，所以提拔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冀州人当宦官的有三个任中常侍，联名写信，晓谕朱穆，说想见他。朱穆憎恶他们，推辞不肯见面。冀州所属的县令县长听说朱穆将渡河赴任，自动解下印绶离职的四十多人。等到到任后，朱穆上疏弹劾各郡官吏，以致有人畏罪自杀。朱穆凭着威严、谋略和变通措施，杀了冀州盗贼的全部首领。他又弹劾有权势的达官贵人，有的死在监狱里。有个宦官叫赵忠的父亲去世了，回安平郡安葬时，超越身份，制作美玉、玉匣以及土木人像。朱穆听到这件事，下文到郡进行考问验证。郡吏惧怕朱穆的严厉明察，挖开赵忠父亲的墓，劈棺露尸，将列葬物挖出来，并且逮捕了他的家属。桓帝听说此事，大发雷霆。召朱穆到廷尉，罚他在左校做苦工。太学生刘陶等几千人到朝廷上书，为朱穆争辩是非说："臣等看到遭受处罚的人朱穆，处理政务出以公心，为国家担忧，一被任命为州刺史，就立志要铲除奸佞恶霸。实在是由于中常侍受宠显贵，他们的父子兄弟散布在各州郡，争着去做虎狼，吞食小民，因而朱穆执行国家的法律，弥合疏漏，使带来祸害的元凶陷入法网，以符合天意。因这个缘故，宦官们都愤恨他，到处诽谤他，频繁发表谗言怨语，给他很重的惩罚，令他在左校做苦役。天下有远见卓识的人，都认为朱穆跟夏禹、后稷一样勤劳，却蒙受共工、鲧一样的刑罚，如果死者有知的话，唐尧会在崇山发怒，虞舜会在苍梧愤恨。如今宦官受到皇帝的亲近和宠幸，私下把持着国家大权，手里掌握着王爵，他们一张嘴就是国法，他们行赏能使吃不上饭的官吏变得比季氏还富，他们一呼叫会使伊尹、颜回变成夏桀、盗跖。而朱穆独自昂然不顾自身的安危。这不是他憎恶荣华而喜爱耻辱，厌弃生存而喜欢死亡，是感叹朝廷纲纪不能维持，害怕朝廷的法网长久丧失，所以竭尽心意，深怀忧虑，为朝廷做长远打算。臣等情愿受额上刺字和用械锁脚的刑罚，来代替朱穆做苦役。"桓帝看了这个奏折，便赦免了朱穆。

穆居家数年，在朝诸公多有相推荐者，于是征拜尚书。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良久乃趋而去。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诋毁之。

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延熹六年，卒，时年六十四。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虔恭机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宠。策诏褒述，追赠益州太守。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

朱穆在家住了几年，在朝的很多王公大臣相继推荐他，于是朱穆被任命为尚书。朱穆本来就深深地憎恨宦官，他到台阁任职后，早晚都同他们一起办事，立志要清除掉他们。就上疏说："据汉代旧事，中常侍都从士人中量才选授。建武以后，才全部改任宦官，从延平以来，宦官们慢慢地尊贵起来，借着冠上的右貂金珰上的饰物，让他们承担常伯的职务，朝廷的政务大事，一旦转移到他们手中，权势超越全国所有的人，荣耀富贵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他们的子弟亲戚，都担负荣耀的官职，因此放纵骄横无所不为，没有谁能禁止他们。一些凶狠狡猾、品行恶劣的人，谄媚他们以求得官位，那些倚杖权势和受宠的人，便侵吞百姓的财物，使全国穷困破败，使小民们财物空竭。臣认为可将这些宦官所任的官职全部罢免，遵循恢复过去的状态，全部按照旧的章程，再选拔海内高洁质朴通晓国家典章制度的士人来补足他们的职位。这样，陛下就可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大臣们就都成为后稷和契那样的臣子，黎民百姓也就可以蒙恩受到圣明的教化了。"但桓帝不予采纳。后来朱穆因事进见，口头向桓帝陈述说："臣听说，汉代旧有的典章制度，设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察尚书事务，又设置黄门侍郎一人，传递臣僚所呈奏章，这些官员都先由有声望的名门大族出身的人担任。自从和熹太后以女主的身份行使皇帝的权力以来，不接近公卿大臣，才以阉人担任常侍，令小黄门传递两宫的命令。从这以后，宦官们的权势超越君主之上，使天下贫穷困顿。应当全部罢免送走，广选年老而久有德望的儒者来参加管理朝廷大事。"桓帝大发脾气，不同意他的意见。朱穆伏在地上不肯站起。左右传呼让他出去，朱穆过了很久才急步退出。从这以后，宦官们多次因事假托诏令，对朱穆进行诽谤和污蔑。

朱穆素来刚毅，不得意，没过多久，就由于愤恨过度而暴发毒疮。延熹六年去世，当时六十四岁。他为官受禄几十年，吃素食，穿布衣，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公卿大臣联名表奏朱穆立节忠贞清廉，虔诚恭谨地处理国家机密大事，坚持原则，至死不变，应蒙受表彰和荣耀。诏令进行嘉奖，追赠为益州太守。朱穆生前所撰写的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共二十篇。

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节，仕至河南尹。初，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

论曰：朱穆见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绝交》之论。蔡邕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盖孔子称“上交不谄，下交不黩”，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之门人亦问交于子张。故《易》明“断金”之义，《诗》载“《讌朋》”之谣。若夫文会辅仁，直谅多闻之友，时济其益，纻衣倾盖，弹冠结绶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窦、卫、霍之游客，廉颇、翟公之门宾，进由势合，退因衰异。又专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为恩使，命缘义轻。皆以利害移心，怀德成节，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语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绝同志之求；党侠生敝，而忘得朋之义。蔡氏贞孤之言，其为然也！古之善交者详矣。汉兴称王阳、贡禹、陈遵、张竦，中世有廉范、庆鸿、陈重、靁义云。

朱穆先前在冀州，所征用的都是廉洁有德行的长者，很多人官至公卿、州郡的长官。儿子朱野，年轻时就有名望气节，官至河南尹。当初，朱穆的父亲去世，朱穆与很多儒生考据古代义理，谥父亲为贞宣先生。等到朱穆去世后，蔡邕又与门人一起陈述他生前的立身行事，谥他为文忠先生。

评论说：朱穆看到结党营私损害义理，偏私护短败坏风俗，因而立志抑制朋友交游的私情，撰写了题为《绝交》的论文。蔡邕认为朱穆虽贞正而过于孤傲，又写了《正交》的文章，以加宽加深《绝六》的旨意。孔子曾说：“交结上层的朋友不奉承献媚，交结下层的朋友不同流合污。”又说：“晏婴善于与人交往。”子夏的弟子也曾向子张请教交往之道。所以《易经》阐明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诗经》记载了“宴朋”的歌谣。像那些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正直诚信、闻多见博的朋友，便可常常给予自己帮助和教益，那些像古代以麻衣相赠、并车交谈以及相互援引弹冠结绶去出仕的人，便加深他们间的友好，这本来就是跟人结交之道。至于像田蚡、窦婴、卫青、霍去病门下的那些游客，廉颇、翟公门下的那些宾客，他们投靠主子，是由于主子有权势，他们离开主子，是由于主子权势衰微。又如专诸、荆轲的感激知遇者，侯嬴、豫让以身投报，都是由于自己的感情被恩惠所驱使，自己的生命由于讲义气而看得很轻，都是因利害关系使心意转移，而成全气节，并非交往的根本所在，不可因此而谈论交

往的得失根源。朱穆只因朋友情分少有全始全终的，因而断绝志同道合的要求；也因与游侠结成朋党所产生的弊病，忘掉得到朋友的义理。蔡邕赞誉朱穆贞正孤傲的话，是正确的啊！古代善于交往的人多啦。如汉代刚兴时有王阳、贡禹、陈遵、张竦，中世又有廉范、庆鸿、陈重、雷义等。

乐恢字伯奇，京兆长陵人也。父亲，为县吏，得罪于令，收将杀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门，昼夜号泣。令闻而矜之，即解出亲。

恢长好经学，事博士焦永。永为河东太守，恢随之官，闭庐精诵，不交人物。后永以事被考，诸弟子皆以通关被系，恢独曒然不污于法，遂笃志为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虽贵不与交。信阳侯阴就数致礼请恢，恢绝不答。

后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诛，故人莫敢往，恢独奔丧行服，坐以抵罪。归，复为功曹，选举不阿，请托无所容。同郡杨政数众毁恢，后举政子为孝廉，由是乡里归之。辟司空牟融府。会蜀郡太守第五伦代融为司空，恢以与伦同郡，不肯留，荐颍川杜安而退。诸公多其行，连辟之，遂皆不应。

乐恢字伯奇，是京兆长陵人。父亲乐亲，任县吏时，因得罪县令，被囚禁将被杀掉。乐恢时年十一岁，常俯伏在官署门前，从早到晚号啕哭泣。县令听说此事很怜悯他，就将乐亲释放出来。

乐恢成年后喜爱经学，拜博士焦永为师。焦永担任河东郡太守时，乐恢跟随他到官府，闭起房门专心诵读，不结交外人。后来焦永因事被审查，他的许多弟子都因与他交结有牵连而被囚禁，乐恢独因一身清白，没有犯法令，便专心一志攻读，成为名儒。他禀性廉洁、正直，特立独行，行为不与自己投合的，即使地位显要也不跟他结交。

乐恢后来任京兆郡吏，太守因犯法被杀，旧友没有敢前往吊唁的，唯独乐恢奔丧行礼，因而获罪受到相应的处罚。回来后，他重新任功曹，选择举用贤能而不逢迎，对有所请托的人他都不允许。同郡的杨政曾多次当着众人说乐恢的坏话，后来乐恢却推荐杨政的儿子为孝廉，因此乡里的人都归附乐恢。被召到司空牟融府。恰值蜀郡太守第五伦代替牟融为司空，乐恢因为与第五伦是同郡人，不肯留任，便推荐颍川人杜安到第五伦府后就离开了。各位公卿都称誉乐恢的品行，相继征召他，他都不应召。

后征拜议郎。会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恢数上书谏争，朝廷称其忠。入为尚书仆射。是时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与窦宪厚善，纵舍自由。恢劾奏调、阜，并及司隶校尉。诸所刺举，无所回避，贵戚恶之。宪弟夏阳侯瓌欲往候恢，恢谢不与通。宪兄弟放纵，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谏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叹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谏曰：“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大臣持国，常以势盛为咎。伏念先帝，圣德未永，早弃万国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诸舅不宜干正王室，以示天

下之私。经曰：‘天地乖互，众物夭伤。君臣失序，万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极不测。方今之宜，上以义自割，下以谦自引。四舅可长保爵土之荣，皇太后永无惭负宗庙之忧，诚策之上者也。”书奏不省。时窦太后临朝，和帝未亲万机，恢以意不得行，乃称疾乞骸骨。诏赐钱，太医视疾。恢荐任城郭均、成阳高凤，而遂称笃。拜骑都尉，上书辞谢曰：“仍受厚恩，无以报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权，《春秋》以戒。圣人恳恻，不虚言也。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诸舅宠盛，权行四方。若不能自损，诛罚必加。臣寿命垂尽，临死竭愚，惟蒙留神。”诏听上印绶，乃归乡里。窦宪因是风厉州郡迫胁，恢遂饮药死。弟子缞绖挽者数百人，众庶痛伤之。

后窦氏诛，帝始亲事，恢门生何融等上书陈恢忠节，除子己为郎中。

何敞字文高，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阴。六世祖比干，学《尚书》于朝错，武帝时为廷尉正，与张汤同时。汤持法深而比干务仁恕，数与汤争，虽不能尽得，然所济活者以千数。后迁丹阳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宠，建武中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隐居不仕。

后来乐恢被召为议郎。遇上车骑将军窦宪要出征匈奴，乐恢多次上书劝阻，朝廷的大臣们称誉他忠贞。被提升为尚书仆射。当时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跟窦宪关系极好，放纵不检点。乐恢上疏弹劾王调、李阜，并涉及司隶校尉。乐恢检举指责，从不回避，因而权贵外戚憎恨他。窦宪的弟弟夏阳侯窦瓌想去问候乐恢，乐恢婉言辞谢，不与窦瓌相往来。窦宪兄弟行为放纵，愤恨乐恢不归附自己。乐恢的妻子常劝他说：“从前有些人为了安身而避开祸患，你为什么一定要直言，使别人怨恨你呢？”乐恢叹息说：“我怎么忍心做无功受禄站立于朝堂的人啊！”乐恢疏谏说：“臣听说历代君王的失误，都是由于权力转移到了臣下的手中。大臣们把持国家的政务，常因权势过大成为灾祸。想起先帝，圣明的品德没有长久地留存，过早地抛弃了天下。陛下正当年轻，继承了国家大业，您的舅舅们不应干预王室之政，以表示天下归属您一人。经书上说：‘天地互相抵触，众物遭受夭折伤害。君臣失去固有的次序，万民就会遭殃。’政务出现失误得不到拯救，它的结局是不可预测的。当前应该做的是，君上用义理割断自己对亲戚的私情，臣下谦卑地自己引退。这样，窦宪、窦笃、窦景、窦瓌四位舅舅可长久地保住有爵位封地的荣耀，皇太后也可永远不会因愧负宗庙而有所忧虑，这实是上等计策啊！”乐恢的奏折呈上后，和帝却不理会。当时窦太后临朝摄政，和帝未亲自处理国事，乐恢因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就声称有病乞求退职。诏令赐给乐恢钱，并派太医探视病情。乐恢推荐任城的郭均、成阳的高凤后，便称病重。朝廷任乐恢为骑都尉，乐恢上书辞谢说：“臣这时还蒙受优厚的恩赐，实在无法报答效力。政权掌握在大夫手里，这是孔子所忧虑的；公卿把持朝廷权柄，《春秋》以此为戒。圣人为此而痛切，这不是空话啊。近世外戚富贵，一定会因骄横过度而衰败。现在陛下由于思念刚过世的父

亲，没有闲暇处理政事；舅舅们蒙受宠爱太盛，权力施行四方。如果他们不能自加节制，一定会遭到诛罚。臣的寿命已濒临完结，临死之际竭尽愚意，请求陛下留心。”诏令听从乐恢交回印绶，于是乐恢返回故里。窦宪示意怂恿州郡进行逼迫威胁，乐恢就服毒而死。几百弟子身穿孝服，为他牵引灵柩，百姓也哀悼他。

后来窦宪被杀，和帝才亲自执政，乐恢的弟子何融等人上书陈述乐恢生前为人忠贞有气节，于是朝廷任命乐恢的儿子乐己为郎中。

何敞字文高，是扶风郡平陵县人。他的祖上住在汝阴。六代祖比干向朝错学习《尚书》，武帝时任廷尉正，与张汤同时代。张汤执法严峻而比干务求仁慈宽厚，比干多次跟张汤争执，虽然不能完全被张汤采纳，但被比干救活的人可用千来计数。后来比干改任丹阳都尉，因而迁居到平陵。何敞的父亲何宠，建武年间任千乘都尉，因患病免职，于是隐居不再做官。

> 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时务，每请召，常称疾不应。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礼。敞论议高，常引大体，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时京师及四方累有奇异鸟兽草木，言事者以为祥瑞。敞通经传，能为天官，意甚恶之。乃言于二公曰：“夫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生。故鸜 鸽来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获麟，孔子有两楹之殡。海鸟避风，臧文祀之，君子讥焉。今异鸟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际，不可不察。”由、安惧然不敢答。居无何而肃宗崩。

何敞秉性公正，自以为所追求或所舍弃的与时俗不合。所以朝廷每次征召他，他都假称有病不应召。元和年间，何敞被召到太尉宋由的府中，宋由以特殊礼节对待他。何敞议论高妙，常援引根本法规，对朝政多有纠正。司徒袁安也非常敬重他。当时京师及各地多次出现奇异的鸟兽草木，议论者以为这是祥瑞的征兆。何敞精通经传，掌握天文知识，因而内心非常厌恶这种说法。于是对宋由和袁安二人说：“吉祥感应根据品德修养而来，灾害变异随着朝政而生。所以八哥鸟前来筑巢，鲁昭公就有在乾侯受困的灾祸；在西边狩猎捕到麒麟，孔子就梦见在厅堂两根前柱之间停着自己的灵柩。海鸟躲避大风，臧文仲使人祭祀，遭到有识之人的讥笑。现在奇异的鸟在宫殿的上空飞翔，怪异的草在庭院的周围生长，不可不明察。”宋由和袁安内心恐惧，不敢答对。没有多久，肃宗去世了。

> 时窦氏专政，外戚奢侈，赏赐过制，仓帑为虚。敞奏记由曰：“敞闻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历观世主时臣，无不各欲为化，垂之无穷，然而平和之政万无一者，盖以圣主贤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国家秉聪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于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视事，出入再期，宜当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礼》，一谷不升，则损服彻膳。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获，凉州缘边，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陈，妻女劳于转运，老幼

孤寡，叹息相依，又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实损膳节用之时。国恩覆载，赏赉过度，但闻腊赐，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损耗国资。寻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赐赉，宜有品制，忠臣受赏，亦应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责深负大，上当匡正纲纪，下当济安元元，岂但空空无违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还所得赐，因陈得失，奏王侯就国，除苑囿之禁，节省浮费，赈恤穷孤，则恩泽下畅，黎庶悦豫，上天聪明，必有立应。使百姓歌诵，史官纪德，岂但子文逃禄，公仪退食之比哉？”由不能用。

时齐殇王子都乡侯畅奔吊国忧，上书未报，侍中窦宪遂令人刺杀畅于城门屯卫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说由曰：“刘畅宗室肺府，茅土藩臣，来吊大忧，上书须报，亲在武卫，致此残酷。奉宪之吏，莫适讨捕，踪迹不显，主名不立。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故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昔陈平生于征战之世，犹知宰相之分，云‘外镇四夷，内抚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惑于所闻，公纵奸慝，莫以为咎。惟明公运独见之明，昭然勿疑，敞不胜所见，请独奏案。”由乃许焉。二府闻敞行，皆遣主者随之，于是推举具得事实，京师称其正。

当时窦宪等人专擅朝政，外戚奢侈浪费，朝廷给予他们的赏赐超过了制度的规定，库藏为之空虚。何敞上奏给宋由说：“何敞听说辅佐君主的大义在于，登上朝堂就要想如何竭尽自己的忠诚，退回家中就要想如何弥补自己的过失。纵观历代的君主和当代的臣子，没有人不想整治社会风俗，使之传播到无穷的未来，然而平和的政治不到万分之一，是由于圣明君主与贤惠臣子不能相遇。现在，国家实行明智的大道，明公您施行温和的美德，君臣相合，天下趋附，和善安定的教化，有希望在今天形成。孔子说：‘如果有人能任用我，那么国家三年就可以治理好！’如今明公您管理政事，先后已两年，应当约束自己、以满足天下人的心意。《礼》载，一年五谷歉收，就要减少服饰，除去美食。天下财物不充足，好像是自己使它这样的。而连年发生水旱灾害，人们没有收获，凉州周围，遭受西羌的侵犯，男的疲于战阵，妻女劳累于运输物品，老幼和孤寡，叹着气相依存，另外中州内郡，公府和私家的财物穷尽，这实在是减少饮食、节省开支的时候。君主的恩宠像天覆地载，奖赏赐予超过限度，听说仅腊祭众神而赏赐一项，从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都有所得，以致国库空乏殆尽，国家的资财被消耗掉。想起官府的需用，都是依靠百姓的力量。圣明君主对臣下的赏赐，应该符合等级制度的规定，即使忠臣受赏，也应有个限度，因此夏禹受到尧赐给的只是黑色的玉，周公受到召公赐予的也只是一束丝织品。现在明公地位尊贵，责任重大，对上应扶正法纪，对下应救助百姓，难道仅惇朴诚实不违背圣意就算了吗？首先应当端正自己的行为来统率臣下，退还超出制度的赏赐，陈述朝政的得失，奏请王侯返回自己的封国，取消园囿的禁令，节省多余的耗费，赈济贫困孤独的人，这样，君主的恩惠遍及下民，百姓就会欢喜，上天聪慧明智，定会有所感应。使百姓因此讴歌颂扬，使史官因

此记载功德，这难道只是当年斗子文不接受俸禄、公孙休减少美食所能比拟的吗？”宋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当时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奔丧吊唁章帝，呈上书札却未得到回答，侍中窦宪派人在京师城门驻兵守卫的地方将刘畅刺死，而君主的名号尚未确立。何敞又劝宋由说：“刘畅系皇族近亲，受封为王侯，为藩国的大臣，前来吊唁，呈上书札等待回答，亲身在驻兵守卫的地方遭受这样残酷的毒害。执掌法纪的官吏，没有适时进行拘捕和讨伐，致使罪犯的踪迹没有弄清，君主的名号没有确立。何敞位列辅佐君主的官员，执掌征讨盗贼的职务，所以想亲自到案情发生的地点，以纠察那里的变故，但是司徒和司空这两个官府认为按照惯例，三公不亲自过问盗贼案件。从前，陈平生在战乱年代，还懂得宰相的职分，说：‘对外要镇制四方的少数民族，对内要抚慰各诸侯国，使公卿大夫各得尽其职守。’如今司徒和司空二府的官员不深究大义，被所闻惑乱，公然放纵奸恶的人，还不以此为过错。希望您运用英明的独特见识，明白而不犹疑，我十分相信自己的所见，请求单独上疏进行稽查。”宋由同意这样做。司徒、司空二府听说何敞前去稽查，都派遣主管收捕盗贼的官员随同前往，于是何敞通过劾举推究尽得事实，京师官吏百姓称誉他正直。

以高第拜侍御史。时遂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大发军击匈奴，而诏使者为宪弟笃、景并起邸第，兴造劳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嫚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还忿，舍而不诛。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惭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怨恨，咸怀不悦。而猥复为卫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臣虽斗筲之人，诚窃怀怪，以为笃、景亲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众军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罢工匠，专忧北边，恤人之困。”书奏不省。

何敞以优等的考试成绩被升为侍御史。当时朝廷以窦宪为车骑将军，调集大量军队去攻击匈奴，并且诏令使者替窦宪的弟弟窦笃和窦景建筑王侯府第，征集百姓以供役使，百姓为此忧愁苦恼。何敞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匈奴成为凶狠叛逆者由来已久了。当年高帝在平城被围困，吕后被冒顿的书信所轻慢，为了报这两桩奇耻大辱臣子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下定必死的决心，但是高祖和吕后忍受愤恨，舍弃匈奴而不讨伐。皇太后秉承了文王之妻大姒的节操，陛下有安和的资质，匈奴没有叛逆的罪行，汉朝没有遭受令人惭愧的耻辱，春季正是农忙时节，却调动大批队伍征伐，百姓因此怨恨，都心怀不满。而突然又替卫尉窦笃、奉车都尉窦景修建王侯府第，遍及市井，跨越里巷。臣虽然是才短量浅的人，对这些事实在私下感到奇怪，认为窦笃和窦景是与皇帝亲近的权贵大臣，应当成为百官的表率。现在，军士

们行进在征途上，朝廷心忧，百姓忧愁苦恼，官府没有财物可供使用，却仓促地兴建高大的府第，装饰赏玩的物品，这不是留美德、昭示未来的做法。应当暂时停工，专心致志地思虑北方的边患，救济百姓的穷困。”书札虽呈上，皇帝却不理会。

后拜为尚书，复上封事曰：“夫忠臣忧世，犯主严颜，讥刺贵臣，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义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见往事，国之危乱，家之将凶，皆有所由，较然易知。昔郑武姜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爱而不教，终至凶戾。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宪，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悦喜。今逾年无几，大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宫卫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凶凶，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己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绵绵，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佑。然臧获之谋，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犹不免于严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复以愚陋，旬年之间，历显位，备机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虽知言必夷灭，而冒死自尽者，诚不忍目见其祸而怀默苟全。驸马都尉瓌，虽在弱冠，有不隐之忠，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

敞数切谏，言诸窦罪过，宪等深怨之。时济南王康尊贵骄甚，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敞至国，辅康以道义，数引法度谏正之，康敬礼焉。

何敞后来改任尚书，又呈上密封的奏章说：“忠臣心忧时世，敢于冒犯君主严肃的脸色，反映权势显赫的大臣，使自己有被杀害、家族破灭的危险，但还坚持那样做，是为什么呢？因为君臣之间情义重，臣子不得不这样做啊。臣见到以往的事例，国家危急混乱，家庭遇到凶险，都有原因，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从前郑国的武姜宠幸叔段，卫国庄公宠爱州吁，溺爱而不教诲，最终违法犯罪。由此看来，这样疼爱自己的儿子，就好比因饥饿而将有毒的食物给他们吃，正是害了他们啊。臣见大将军窦宪，在皇帝驾崩时，公卿大臣频频上奏，希望他主持国家大事。窦宪非常谦虚，力辞显官高位，勤勤恳恳，所讲的道理十分深刻，天下人听了，没有不喜悦的。现在时过不久，皇帝的葬礼还没有结束，窦宪猝然中途改变常态，兄弟一起专权朝政。窦宪执掌三军重任，窦笃和窦景总管宫廷禁卫大权，肆意役使百姓。过分挥霍浪费，超分逼迫君上，杀害没有罪过的人，放纵心意以图愉快。现在朝廷议论激烈，都说当年的叔段、州吁又重新活在汉代。臣观察到，公卿大臣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肯说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窦宪等人如果有对朝廷不懈怠的志向，自己就会受到像尹吉甫褒诵申伯功劳那样的赞誉，如果窦宪等人陷入罪恶，就会自取陈平、周勃顺从吕后那样的权力，始终不必为窦宪等人的吉凶担忧。臣何敞是个微不

足道的人，实在想定出计策以求两全其美，断绝其微弱的失误，堵塞其细小的过错，对上不希望使皇太后有损于文母的称号，不希望陛下受到‘不到黄泉不相见’的讥刺，对下使窦宪等人长保享受的福分。然而奴婢的计谋，上使主父身安，下使主母保全，主上不免要大发雷霆。臣世代祖先蒙受圣上的恩宠，到臣已是八代，又以愚蠢之才，十来年，历任高官显位，掌机密做近臣，每每思念皇上的厚德便置生死于度外。虽然知道这样说会遭灭族之罪，而又冒死尽言，实在是不忍心见祸不说、苟全性命。驸马都尉窦瓌，虽然年轻却有忠贞之心，连续请求退身。希望其家族之权受到限制。可与他商议，听听他的意见，实在是宗庙社稷的大计，是窦氏的福分。”

何敞多次上书急切劝谏，揭露窦氏兄弟的罪过，窦宪等人特别憎恨他。当时济南王刘康地位尊贵，十分骄横，窦宪向朝廷禀告要何敞担任济南王太傅，何敞到达济南国，用道义辅佐刘康，多次用法度劝谏刘康纠正过错，刘康敬重他，以礼相待。

岁余，迁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推财相让者二百许人。置立礼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鲖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吏人共刻石，颂敞功德。

及窦氏败，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复征，三迁五官中郎将。常忿疾中常侍蔡伦，伦深憾之。元兴元年，敞以祠庙严肃，微疾不斋，后邓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随百官会，伦因奏敞诈病，坐抵罪。卒于家。

论曰：永元之际，天子幼弱，太后临朝，窦氏凭盛戚之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逼。不然，国家危矣。夫窦氏之间，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废黜，不显大位。惜乎，过矣哉！

一年多后，何敞调任汝南郡太守。何敞憎恶庸俗的文法之吏用苛刻的手段求得一时的名声，所以他在职期间用宽恕平和作为治理政务的准则。立春那天，经常召督邮回府，并分派儒术大吏到属县进行考察，彰显褒奖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或有义行的人。并提出冤枉判罪的案件，用《春秋》大义进行判决。因此郡内没有怨声，百姓被他的恩惠和尊礼行为感染而养成了良好的风尚。凡是跟父母分居的人，都返乡奉养父母，父母已死者，则补行丧葬礼节，推让财物互相谦让的人有两百多。何敞设置礼官，不任用文法之吏。又修理鲖阳老渠，百姓得到了它的好处，开垦田地，增加三万多顷。官吏和百姓给他立碑，颂扬何敞的功业和品德。

及至窦氏衰败后，官吏上书揭发何敞的儿子跟夏阳侯窦瓌很友好，因而何敞获罪被免职。永元十二年，何敞又被召，经过三次升迁

最后担任五官中郎将。何敞常憎恨中常侍蔡伦，蔡伦为此深深地感到遗憾。元兴元年，何敞认为宗庙祭祀威严整肃，因患有小病没有斋戒，后来邓皇后上太傅邓禹的坟，何敞跟随百官一同前往，蔡伦于是上疏说何敞前次是假装有病，何敞因此被定罪革职。死在家里。

评论说：永元年间，天子幼弱，太后临朝摄政，窦宪等人凭借极盛的外戚权势，准备进行像吕禄、吕产及霍禹那样的事变。幸好汉代的气数没有衰败，大臣正直忠诚，有袁安、任隗两位公卿一身正气地临朝执政，不惰慢，不阿谄，又有乐恢、何敞这些大臣，敢于直言反对，所以能助年幼的君主做出正确的决断，消除邪恶势力的侵迫。不然，国家就危险了。在窦氏之间，只有何敞可以免祸，却因他儿子结交有失的原因而被废弃贬谪，不能在高位任职。可惜啊，对何敞的处置也过分了！

赞曰：朱生受寄，诚不愆义。公叔辟梁，允纳明刺。绝交面朋，崇厚浮伪。恢举谤己，敞非祥瑞。永言国逼，甘心强诐。

赞辞说：朱晖受委托，诚挚却不违反道义。朱穆被梁冀征召，梁冀能采纳他的正确指责。朱穆断绝交往，因他崇尚诚实忠厚而轻蔑轻浮虚伪，乐恢推荐说自己坏话的人，何敞非议祥瑞的说法。他还不断论述窦氏对国家的威胁，甘心受坏人的怨恨。

# 后汉书卷四十四

## 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邓彪字智伯，南阳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兴初以功封鄳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励志，修孝行。父卒，让国于异母弟荆凤，显宗高其节，下诏许焉。

后仕州郡，辟公府，五迁桂阳太守。永平十七年，征入为太仆。数年，丧后母，辞疾乞身，诏以光禄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车都尉，迁大司农。数月，代鲍昱为太尉。彪在位清白，为百僚式。视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赐策罢，赠钱三十万，在所以二千石奉终其身。又诏太常四时致宗庙之胙，河南尹遣丞存问，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和帝即位，以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赐爵关内侯。永元初，窦氏专权骄纵，朝廷多有谏争，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尝奏免御史中丞周纡，纡前失窦氏旨，故颇以此致讥，然当时宗其礼让。及窦氏诛，以老病上还枢机职，诏赐养牛酒而许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亲临吊临。

张禹字伯达，赵国襄国人也。

邓彪字智伯，南阳郡新野县人，是太傅邓禹的族人。父亲邓邯，光武帝建武初期因有功封为鄳侯，官至勃海郡太守。邓彪年轻时就勉励自己立志，修养孝行。父亲去世后，他将所封侯国让给异母弟弟邓荆凤，明帝刘庄看重他的气节，下诏答应了他的要求。

邓彪后来在郡内任职，被公府征召，五次升迁至桂阳太守。明帝永平十七年，邓彪被召入朝任太仆。几年后，后母去世，他以患病为由请求退职，下诏要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服丧。服丧期满后，任命为奉车都尉，升任大司农。隔了几月，代替鲍昱为太尉。邓彪任职期间廉洁清白，成为百官的表率。任职四年，因病请求退休。肃宗章帝元和元年，朝廷下诏免去邓彪的官职，赠钱三十万，他居住的州郡享有二千石的俸禄直到他死。又命太常四季送给邓彪祭祀宗庙的肉，河南尹派遣官员慰问，常在八月初送去羊和酒。

和帝即位后，任命邓彪为太傅，管尚书事，赐以关内侯的爵位。永元初，窦氏专权骄横，放纵不羁，朝廷官员有很多人进行劝谏，而邓彪在位只是严格要求自己罢了，对朝纲不能有所匡正。他又曾上疏免掉御史中丞周纡的官职，而周纡先前曾不遵奉窦氏的意旨，邓彪因此招致官员的非议，然而当时人推崇他的廉让品德。等到窦氏被杀，邓彪以年老多病之故，上疏要求归还机要的官职，朝廷下诏赐给邓彪

牛和酒，同意了他的请求。永元五年春，邓彪死在职位上，和帝亲自参加吊唁。

张禹字伯达，是赵国襄国人。

祖父况族姊为皇祖考夫人，数往来南顿，见光武。光武为大司马，过邯郸，况为郡吏，谒见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与俱北，到高邑，以为元氏令。迁涿郡太守。后为常山关长。会赤眉攻关城，况战殁。父歆，初以报仇逃亡，后仕为淮阳相，终于汲命。

禹性笃厚节俭。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悉无所受。又以田宅推与伯父，身自寄止。

永平八年，举孝廉，稍迁；建初中，拜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将度，吏固请不听。禹厉言曰："子胥如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遂鼓楫而过。历行郡邑，深幽之处莫不毕到，亲录囚徒，多所明举。吏民希见使者，人怀喜悦，怨德美恶，莫不自归焉。

元和二年，转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称。三年，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坡，傍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功曹史戴闰，故太尉掾也，权动郡内。有小谴，禹令自致徐狱，然后正其法。自长史以下，莫不震肃。

张禹的祖父张况的同族姐姐是皇祖考刘回的夫人，因此，张况多次来往于南顿，见到过光武刘秀。刘秀任大司马时，经过邯郸，张况是个郡吏，去进见刘秀。刘秀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见到我大舅了啊！"于是同张况一起往北，到高邑县，任命张况为元氏县令。不久，改任为琢郡太守。后来，任常山关长。赤眉军攻打关城，张况战死。张禹的父亲张歆，起初因私自放走报父仇的囚犯而弃官逃亡，后来，张歆任淮阳国相，死在汲县县令任上。

张禹性情诚实忠厚，节省俭朴。父亲张歆去世后，汲县官吏百姓先后赠送的丧葬钱达数百万，张禹都未接受。他又将田地、住宅送给伯父，自己寄居于外。

明帝永平八年，张禹被荐举为孝廉，不久升迁，章帝建初年间，任扬州刺史。当他渡过长江巡视部属时，当地百姓都认为长江中有伍子胥神，难以渡过。张禹打算渡江，属吏坚持请求不要渡江，张禹不听，且言辞严厉地说："伍子胥如果有灵，知道我的志向在审理冤案，他难道会危害我吗？"于是摇桨而过。他到所属郡县，无论多么偏的地方没有不全部走到的，亲自巡视，记录囚徒的罪行，大多有所明察。官吏和百姓很少能在边远僻静的地方见到使者，他们非常高兴，把心里的怨恨、感激、赞美和厌恶，全都说了出来。

章帝元和二年，张禹转任兖州刺史，也有清廉公正的称誉。元和

三年，升任下邳国相。徐县北界有蒲阳坡，旁边有很多良田，却废弃未耕。张禹建造通水闸门，引水灌溉，就变成了熟田几百顷。张禹又劝勉并率领官吏百姓，借给粮种，亲自尽力劳作，因而获得谷物的大丰收。邻郡贫困的一千多户人家来投奔，他们的房屋相互连接，蒲阳坡下成了个小镇。后来每年开垦一千多顷，老百姓因之富足。功曹史戴闰，是过去太尉的属吏，权势震撼郡内。戴闰犯有小过失，张禹令他自己去徐县监狱，然后治了他的罪。从长史以下的官吏，没有不震惊整肃的。

永元六年，入为大司农，拜太尉，和帝甚礼之。十五年，南巡祠园庙，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闻车驾当进幸江陵，以为不宜冒险远，驿马上谏。诏报曰："祠谒既讫，当南礼大江，会得君奏，临汉回舆而旋。"及行还，禹特蒙赏赐。

延平元年，迁为太傅，录尚书事。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给帷帐床褥，太官朝夕进食，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禹上言："方谅暗密静之时，不宜依常有事于苑囿。其广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贫民。"太后从之。及安帝即位，数上疾乞身。诏遣小黄门问疾，赐牛一头，酒十斛，劝令就第。其钱布、刀剑、衣物，前后累至。

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乡侯，食邑千二百户，与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贼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书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车驾幸其第。禹与司徒夏勤、司空张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车驾连日宿止，臣等诚窃惶惧。臣闻王者动设先置，止则交戟，清道而后行，清室而后御，离宫不宿，所以重宿卫也。陛下体烝烝之至孝，亲省方药，恩情发中，久处单外，百官露止，议者所不安。宜且还宫，上为宗庙社稷，下为万国子民。"比三上，固争，乃还宫。后连岁灾荒，府臧空虚，禹上疏求入三岁租税，以助郡国禀假。诏许之。五年，以阴阳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吊祭。除小子曜为郎中。长子盛嗣。

永元六年，张禹入朝任大司农，后来拜为太尉，和帝特别以礼待他。永元十五年，和帝南巡，祭祀祖庙园陵，张禹以太尉兼卫尉的身份留守京师。张禹听说和帝准备去江陵县，认为皇上不应冒着路途艰险遥远的劳累，就派驿站的人上疏进谏。和帝下诏回答说："祭礼已结束，准备去南方祭奠长江，得到你的奏疏后，到达汉江边就将车驾返回了。"和帝回到京师后，张禹得到了特别的奖赏。

殇帝延平元年，张禹升任太傅，总领尚书事务。邓太后因殇帝还很年幼，想让身负重任的大臣住在宫内，下诏要张禹在宫内住宿，赐给帐幕及床褥，并让太官早晚送上食物，每隔五天让他回府一次。张禹每次朝见邓太后及殇帝，都受到特殊的称颂，独自一席，不与三公同席。他向邓太后进言说："正在天子居丧需要安静的时候，不应该依照常规去游苑囿。广成、上林苑囿空闲的地方，应暂时租借给贫苦百姓使用。"邓太后同意他的建议。安帝刘祐登基后，张禹多次上书

请求病退。安帝诏令小黄门去探视病情，并赐给一头牛、十斛酒，劝慰他回府第。赏赐的钱布、刀剑和衣物，经常不断地送到张禹的府中。

安帝永初元年，张禹因参加制定立帝决策有功而被封为安乡侯，俸禄一千二百户，和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在同一天受封。那年秋天，因寇贼作乱和发生水灾而诏令免去徐防、尹勤的官职，张禹内心不自安，上书请求退休，反而被任命为太尉。永初四年，邓太后的母亲新野君患病，邓太后亲自去母亲的宅第。张禹与司徒夏勤、司空张敏一起上表说："新野君身体不适，太后一连几天住在那里，臣等暗地感到惶恐。臣等听说，君主有所行动，先要安排好陈设，要歇息就要加强防卫，清道后才行走，清净住室后才能去住，离开宫殿后不久宿，是为了重视住宿处的保卫。陛下极尽淳厚的孝道，亲自察看药方，对新野君的恩情发自内心，但长久住在宫外，百官露宿，这使计议者内心不安。应该返回宫中，上为宗庙国家着想，下为万国百姓着想。"张禹连续三次上奏，据理力谏，邓太后才回宫。后来连年灾荒，府库空虚，张禹上疏，请求缴纳三年的租税，以资助郡国作为俸给和借贷用。皇帝下诏同意。永初五年，朝廷以阴阳二气不和，诏命免去张禹的官职。永初七年，他病死在家中，朝廷派使者吊唁祭奠。任命张禹的幼子张曜为郎中。张禹的长子张盛继承父亲的封爵。

徐防字谒卿，沛国铚人也。祖父宣，为讲学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宪，亦传宣业。

防少习父祖学，永平中，举孝廉，除为郎。防体貌矜严，占对可观，显宗异之，特补尚书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尝有过。和帝时，稍迁司隶校尉，出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迁少府、大司农。防勤晓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

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

徐防字谒卿，是沛国铚县人，祖父徐宣，担任讲学大夫，教授王莽《易经》。父亲徐宪，也传授徐宣的学业。

徐防年轻时学习祖父和父亲的学业，明帝显宗永平年间，被推举为孝廉，任命为郎官。徐防体态容貌矜持严肃，应答很不错，显宗觉得他奇异，特地将他补为尚书郎。他负责管理中枢机密事，周详细密，小心谨慎，侍奉显宗明帝与肃宗章帝，从没有出现过差错。和帝时，改任为司隶校尉，后来任魏郡太守。永元十年，改任少府、大司农。徐防对政事勤劳精通，所任职的地方都有政绩。永元十四年，担任司空。

徐防认为《五经》所著的时代久远，圣人的本意难以明白，应做章句解析，以便后学者理解。上疏说："臣听说《诗》、《书》、《礼》、《乐》，是孔子整理编定的，对经书进行章句解析，是从子夏开始的。从那以后，各家所做分析，各有不同的说法。汉代继承乱秦，经典废绝不传，原文大致保存，有的却没有章句注释。搜集缺漏散失的原文，建立明白的经术，广泛征召懂得儒学的人，开办太学。孔圣人离现在已经很远，他那精妙的旨意将不被留传，所以中兴后立博士一十四家，分设甲乙等科，用来勉励学习的人。这是为了昭示人的善恶和好坏的标准，使人们去掉坏的，学习好的。臣见太学考试博士弟子，都主观猜测地进行解说，不遵循各家解释，私下互相迁就，引导儒生走上邪路。每次考试，都有争讼，议论纷杂，互相标榜或指责。孔子自称'只述先圣之言，自己不创作'，又说'我还见到古代史书上有缺文'，这是他憎恶史官有所不知却不肯暂缺。现在，不依从章句解释，随便牵强附会，认为遵从师说是不合义理的，主观猜测倒是符合义理的，他们轻视道术，逐渐成为一种习俗，这实在不是朝廷下诏选拔贤才的本意。改掉浮薄，学习忠诚，这是夏商周三代通常的做法，集中精力，致力于根本，这是儒家学说的首要要求。臣认为博士及甲乙科策试，应遵从诸家的章句解说，用五十个难题进行考试。解释多的列为上等，引用经文明确的称为高说；如果不依循先师，义理有互相矛盾的，都应认为是不对的。《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应射策。虽然习经的风尚已久不流传，但这样做或许还可以得到矫正。"皇帝诏令将徐防的奏章下发给公卿们，大家都认为徐防说得对。

十六年，拜为司徒。延平元年，迁太尉，与太傅张禹参录尚书事，数受赏赐，甚见优宠。

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龙乡侯。食邑千一百户。其年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

防卒，子衡当嗣，让封于其弟崇。数岁，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张敏字伯达，河间鄚人也。建初二年，举孝廉，四迁，五年，为尚书。

永元十六年，徐防被任命为司徒。延平元年，改任太尉，与太傅

张禹一起参与总领尚书事务，多次得到奖赏，受到特殊的优待与宠信。

安帝即位后，徐防因确定立帝决策而被封为龙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这年因发生天灾和寇贼作乱而被免职，回到封国。凡三公因天灾而被免职的，从徐防开始。

徐防去世后，儿子徐衡本当继位，但徐衡将封位让给了弟弟徐崇。过了几年，不得已，徐衡才就爵位。

张敏字伯达，是河间郡鄚县人。章帝建初二年，张敏被举荐为孝廉，经过四次升迁，建初五年担任尚书。

>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敏驳议曰："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闻师言：'救文莫如质。'故高帝去烦苛之法，为三章之约。建初诏书，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议寝不省。敏复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见拔擢，愚心所不晓，迷意所不解，诚不敢苟随众议。臣伏见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未晓《轻侮》之法将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轻侮，而更开相杀之路，执宪之吏复容其奸枉。议者或曰：'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愿陛下留意下民，考寻利害，广令平议，天下幸甚。"和帝从之。

建初年间，有人侮辱别人的父亲，被受侮者的儿子杀了，肃宗赦免了杀人者的死罪，原谅了他，从这以后，就以这一事件作为执法的范例。当时，将这点规定下来，称为《轻侮法》。张敏上疏辩驳说："《轻侮》的法令，是先帝权宜一时的恩惠，而不可以此类推。死与生的决断，应当根据上法下情，就好比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使万物生长，也使万物死亡一样。如果开了互相宽容的头，作为法令规定下来，这就是故意让奸邪萌发，为产生罪恶留下空子。孔子说：'人民只可以让他们去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春秋》的大义，也认为儿子不报父仇，就不是儿子。但法令不为杀了仇人的人减免刑罚，是因为互相仇杀的门路不可以开的缘故。现在认为他做得对就免去对他的处罚，与胡乱杀人不一样地对待，使执行法令的官吏能够施展巧诈，这不是倡导'同类不争'的大义。另外《轻侮》之法繁杂，竟有四五百条之多，再加上互相观望攀比，条款越来越多，很难留传万代。臣听老师说：'补救文饰，不如补救本质。'所以高祖去掉

苛烦的法令，约法三章。建初年间所下的诏书，有更改古代法令的，可令三公、廷尉除掉他们的弊病。”但是张敏的奏议被搁置下来，张敏又上疏说：“臣张敏蒙受恩宠，受到特别的提拔，臣心愚昧不明白，迷惑得不到消除，实在不敢附和众人的议论。臣见孔子让经典留传后代，皋陶制定法律，推究他们的本意，都是想要禁止百姓为非作歹。臣不明白《轻侮》之法所禁止的是什么。一定不能使百姓不互相轻视侮辱，再开互相仇杀的道路，而执掌法令的官员再包容他们的奸邪。有议者说：‘正常的法令，应当首先考虑生存。’臣认为天地的本性，只有人宝贵，处死杀人的人，这是三代通用的法制。现在，要使人生存下去，反而开放互相仇杀的道路，一人不被处死，天下人都受到威胁。有记载说：‘使一人受利而使百人受害，人们就会离开城郭。’万物在春天生长，在秋天死亡，这是天的通常规律。春天有一物枯死，就是灾害，秋天有一物开花，就是怪异。君主秉承天地，顺应四时，效法先圣，遵从经典和法令。希望陛下留意平民百姓，考虑利害，广泛地让臣民议论是非曲直，这样天下人就非常有幸了。”和帝采纳了张敏的意见。

> 九年，拜司隶校尉。视事二岁，迁汝南太守。清约不烦，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议郎，再迁颍川太守。永初元年，征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视事三岁，以病乞身，不听。六年春，行大射礼，陪位顿仆，乃策罢之。因病笃，卒于家。
>
> 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平帝时，大司徒马宫辟之。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阯，隐于屠肆之间。后莽败，乃归乡里。父贡，交阯都尉。
>
> 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
> 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曰：“窃见诏书以立后事大，谦不自专，欲假之筹策，决疑灵神。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夫岐嶷形于自然，伣天必有异表。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钧以德，稽之典经，断之圣虑。政令犹汗，往而不反。诏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职在拾遗，忧深责重，是以焦心，冒昧陈闻。”帝从之，以梁贵人良家子，定立为皇后。

章帝建初九年，张敏任司隶校尉。治政两年后，改任汝南太守。他清廉俭约，政不烦琐，使用刑罚公平正直，有善于治理的称誉。后来因事获罪而被免职。殇帝延平元年，被拜为议郎，再升任为颍川太守。安帝永初元年，张敏被封为司空，任职期间，遵守法令而已。治政三年后，因病请求免职，不被接受。永初六年春，举行大射礼，张敏在陪席时跌倒，朝廷才下策书免去了他的职位。因病情加重，在家

中去世。

胡广字伯始，是南郡华容县人。他的第六代祖胡刚，纯洁高尚而有志向节操。平帝时，大司徒马宫征召他。王莽代居帝位摄政，胡刚脱下衣帽，悬挂在大司徒马宫的府门上而离去，于是逃到交阯，隐居在肉铺里。后来王莽失败，胡刚才返回家乡。胡广的父亲胡贡，任交阯都尉。

胡广年轻时孤单穷困，亲戚家境也苦。他长大后，跟随同辈到南郡担任闲散官吏。郡守法雄的儿子法真，从家乡来探视父亲。法真善于识别人。碰上年底要参加科举考试，法雄命法真协助自己访求有才能的人。法雄于是召集所有的吏人，法真从窗户里秘密地观察，用手指着胡广，向法雄示意，法雄就荐举胡广为孝廉。胡广到京师后，朝廷用章奏考试他，安帝认为胡广的才学天下第一。一个月后，胡广被任命为尚书郎，五次升迁后，任尚书仆射。

顺帝想立皇后，有四名贵人都受宠爱，不知道立哪个好，议论中想采用抽签的办法，让神灵来确定入选的人。胡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劝谏：“臣等见诏书认为确立皇后是件大事，皇上谦逊，不自己独断，想凭借抽签的办法，让神灵来决断疑难。但典籍的记载，祖宗的典故，都没有这种例子。依靠神灵听凭卜筮，所立的不一定是贤人；即使所选的人恰当，仍不是按照道德标准选出的。人的聪慧出于自然，皇后必有不同常人的仪表。应当让家世清白的人参加选拔，选求有品德的女子，品德相同的考虑年龄，年龄相同的考虑容貌，根据经典进行考核，再由皇上来决断。政令好像人出汗，汗流出后不会再返回身内。诏文一经颁布，普天下都能见到。臣等的职守在于供奉讽谏，忧虑深，责任重，因此十分焦急，冒昧陈述自己的见闻。”顺帝采纳了胡广等人的意见，因梁贵人是良家女子，就确立她为皇后。

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上书驳之，曰：“臣闻君以兼览博照为德，臣以献可替否为忠。《书》载稽疑，谋及卿士；《诗》美先人，询于刍荛。国有大政，必议之于前训，谘之于故老，是以虑无失策，举无过事。窃见尚书令左雄议郡举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笺奏。明诏既许，复令臣等得与相参。窃惟王命之重，载在篇典，当令县于日月，固于金石，遗则百王，施之万世。《诗》云：‘天难谌斯，不易惟王。’可不慎与！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圣主贤臣，世以致理，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刬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猒。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后，议者剥异，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已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后览择胜否，详采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纳焉。”帝不从。

当时尚书令左雄议改选拔制度，限定年岁要在四十岁以上，儒生考试经学，文官考试奏章。胡广又与史敞、郭虔上奏驳斥说：“臣等听说君主以能多方面观察为有品德，臣子以能进献正确的意见替代不正确的意见为忠。《尚书》记载，考核疑惑，向卿大夫商量；《诗经》赞美先民，遇有疑事，向采薪的人询问。国家有大的政事，一定要根据先君的教诲计议，向元老旧臣咨询，这样，考虑问题才没有不当，行动才不会有过失。臣等见尚书令左雄提议州郡荐举孝廉，规定都在四十岁以上，儒生考试章句，文职考试书奏，圣上已下诏准行，又令臣等参与计议。臣等考虑，君王的重要言行，记载在典籍，应该让它像日月一样照临，比金石还坚固，交付诸王，万代施行。《诗》说：‘天意难信，不可改变的是天子。’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选拔推举人才只凭才能，不要受固定的制度拘束。陈平辅佐高祖的六个奇策，并不是出自经学；子产相郑和晏子化东阿所取得的政绩，不一定凭靠章奏。甘罗、子奇被重用，年龄都没满四十；终军、贾谊名声大震，年纪也在二十以下。汉朝继承周、秦遗制，又参考殷、夏古训，效法有品德的人，学习经典参用霸道，君圣臣贤，时世就可达到极好的治理，但推举贤能的制度，没有违背古训而进行改革的。现在，由于一位臣子的主张，就废除和违背旧有章程，它的好处还不明显，人心不服。纠正弊病而改变常规，这是政事中所应重视的，却不访问三公等宰辅大臣，不跟公卿大夫商议。如果事情下达后，议者辩难有异议，有异议就使朝廷失去威严，意见相同而君王的言论却已付诸实施。臣等认为可以把左雄的奏议宣示百官，参照他们的同意与不同意之点，然后斟酌好坏，仔细选择，进行折中。臣等盲目之论，冒犯了圣上的尊严，希望陛下采纳。”顺帝不听从他们的建议。

时陈留郡缺职，尚书史敞等荐广。曰：“臣闻德以旌贤，爵以建事，‘明试以功’，《典》、《谟》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丰其宠，举不失德，下忘其死。窃见尚书仆射胡广，体真履规，谦虚温雅，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劳，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余年，心不外顾，志不苟进。臣等窃以为广在尚书，劬劳日久，后母年老，既蒙简照，宜试职千里，匡宁方国。陈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广才略深茂，堪能拨烦，愿以参选，纪纲颓俗，使束修守善，有所劝仰。”

广典机事十年，出为济阴太守，以举吏不实免。复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农。汉安元年，迁司徒。质帝崩，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以病逊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寻以特进征拜太常，迁太尉，以日食免。复为太常，拜太尉。

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诛，广与司徒韩縯、司空孙朗坐不卫宫，皆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复拜司徒。

当时陈留郡没有太守，尚书史敞等人推荐胡广，说：“臣等听

说，品德用来表彰贤良，封爵因为建立功劳。‘劳绩因试用显著’，这是《典》、《谟》所赞美的。‘五种服式，五种色彩’，这是天所制定的次序，因此臣子竭尽忠诚，皇上增加宠幸，举荐时不丢失道德标准，就会使臣下置生死于度外。臣等见尚书仆射胡广，躬行率真之德，履行法度，谦虚温雅，知识丰富，见闻广博，探究精微，穷尽义理，《六经》深奥的文义，旧的规章法令，他没有不知道的。性情柔和而不犯法度，他善于言辞却彬彬有礼，有忠诚坚贞的品性，忧虑公务如同忧虑家务。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夸自己的劳绩，他做事周密小心，行为没有污点疏漏。勤勉努力，不分白天黑夜，已有十多年，心神专一，有志节，不苟且求进。臣等私下认为胡广在尚书任上，辛劳时间已久，他的后母年纪已老，既已承蒙照顾，应到千里之外去试职，以扶正和安定四方诸侯。陈留郡接近京师，现在太守职位空缺。胡广的才能谋略高深，定能胜任繁重的政务，希望能参与选拔，以法度整饬败坏的风俗，使那里的人遵守善道，约束自己，有所感化向善。”

胡广掌管机密要事十年后，外任济阴太守，因推举官吏时言不符实而被免职。后来改任汝南太守，不久被召回朝任大司农。顺帝汉安元年，又任司徒。质帝去世后，他代李固任太尉，掌管尚书事。因决策立桓帝有功，被封为育阳安乐乡侯。因病让位。又被任命为司空，告老退休。不久以特进召任为太常，升任太尉，因出现日食而被免职。再次任太常，又升为太尉。

桓帝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被杀，胡广与司徒韩缜、司空孙朗因未守卫宫殿而获罪，都减轻死罪一级，被剥夺封地，废为平民。后来任太中大夫、太常。延熹九年，再拜为司徒。

灵帝立，与太傅陈蕃参录尚书事，复封故国。以病自乞。会蕃被诛，代为太傅，总录如故。

时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及母卒，居丧尽哀，率礼无愆。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

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

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

灵帝登基后，胡广与太傅陈蕃掌管尚书事，又恢复原来的封国。因病自求免职。陈蕃被杀后，胡广代任太傅，跟以前一样，总领尚书事。

胡广当时已八十岁，但心神依然旺盛。继母在堂，胡广早晚省视问候，身旁不放凭几与手杖，说起话来总不自称年老。继母去世后，他守丧服孝竭尽悲哀，执行仪礼没有过失，胡广性情温顺柔和，谨慎诚心，常言辞谦让，容颜恭顺。对事体阅历多，通晓世故人情，懂得朝廷的典章。虽无正直之风，却常有补过救失之益。所以京城的谚语说：“万事无法治理问伯始，天下不偏不倚有胡公。”他与李固制定立帝决策后，没能坚持原议，又跟中常侍丁肃结为亲家，因而被时人讥讽。

胡广在台阁任职三十多年，辅佐过六位君主，得到很多赐品，又极受信任，每次因病让位辞退，免职回家，总是不满一年就再次被任命官职。一次为司空，两次为司徒，三次任太尉，又任太傅。他所征召和任命的人，都是天下有名的士子。跟老臣陈蕃、李咸并任三司。陈蕃等人每次朝会，假装有病避开胡广，时人给他很高的赞誉。八十二岁时，于熹平元年去世。灵帝派五官中郎将持符节、捧策书赠胡广以太傅、安乐乡侯的官印，赐东园的棺材，又命谒者护理丧事，在原陵赐给葬地，谥为文恭侯，任命家中一人为郎中。他的部下从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共几百人，都身穿麻衣，站在停柩地方，直到安葬完毕。汉兴以来，为臣子的从来没有像胡广这样荣耀的。

当初，扬雄依照《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中有九箴已丢失或残缺，后来涿郡崔骃与儿子崔瑗及临邑侯刘騊駼增补了十六篇，胡广又续写了四篇，文辞非常典雅优美。胡广于是全部编排了目录，并为它们作出解释，取名叫《百官箴》，共四十八篇。其他的著述，诗、赋、铭、颂、箴、吊及其注释，共二十二篇。

熹平六年，灵帝思感旧德，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诏议郎蔡邕为其颂云。

论曰：爵任之于人重矣，全丧之于生大矣。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恒情；审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体。夫纡于物则非己，直于志则犯俗，辞其艰则乖义，徇其节则失身。统之，方轨易因，险涂难御。故昔人明慎于所受之分，迟迟于岐路之间也。如令志行无牵于物，临生不先其存，后世何贬焉？古人以宴安为戒，岂数公之谓乎？

赞曰：邓、张作傅，无咎无誉。敏正疑律，防议章句。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

熹平六年，灵帝思念感激胡广平日的品德，就令画工在宫中绘出胡广与太尉黄琼的画像，诏令议郎蔡邕为他们写颂辞。

评论说：封爵与任职对于人是很重大的事，生死对人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想得俸禄而力求保持，这是做官人的常情；审度能力而委任官职，这是为仕的通常道路。被外物所束缚就会违背自己的心意，坚持志向会冒犯时俗，避开艰难就违背义理，殉于气节就丧失生命。综上所述，就如走平坦大道容易通行，艰险道路难于驾驭。所以古人对自己所接受的名分，非常慎重，在岔路口犹豫徘徊。如果让心志和行为不受外物的牵制，面对人生不首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后人怎能贬责呢？古人以安逸为警戒，难道说的就是这几位公卿吗？

赞辞说：邓彪、张禹担任太傅，没有过错也没有美誉。张敏纠正有疑问的《轻侮》之法，徐防讨论五经的章句。胡广平庸，矫饰感情，容颜恭顺。朝廷的章程虽然得到整治，但正确的有时却被扭曲。

# 后汉书卷四十五

## 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祖父良，习《孟氏易》，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

安少传良学。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后举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爱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岁余，征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闻之者皆感激自励。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迁太仆。

袁安字邵公，是汝南郡汝阳县人。祖父袁良，学习孟喜所注《易》，平帝时考取为明经，任太子舍人；建武初年，官至成武县县令。

袁安年轻时，继承并传授了祖父袁良的学说。为人处世严肃认真而有威望，受到州里人的尊重。他起初任县功曹时，捧着官方文书去拜见从事，从事让袁安给县令捎封信。袁安说："如是官府的事有驿馆传送，如是私人请求就不是我功曹所应办的。"辞谢不肯接受，从事惊惧不再叫他送信。后来，袁安被推举为孝廉，任命为阴平县长、任城县令，他所到之处，官吏和百姓既害怕他又敬爱他。

明帝永平十三年，楚王刘英阴谋造反，朝廷诏令郡里再加核实。第二年，三府推荐袁安能处理繁难政事，命他为楚郡太守。这时刘英的供词牵连到的以及被囚禁的达几千人，明帝大发脾气，官吏查考得更急，因而不少人被迫忍痛自诬认罪，死的人很多。袁安来到楚郡，不进官署，而先到监狱审问，查理出那些没有明显证据的案件，一条条列出上报要放出这些人。府丞和掾史都叩头劝阻，认为偏袒造反的人，与触犯法律的人同罪，不可这样做。袁安说："如果有与法律和事实不符的地方，我太守自己承担责任，不会连累你们。"就分情况呈奏。明帝因有所感悟，允准执行，有四百多家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一年多后，袁安被任命为河南尹。他号令严明，却没有以接受贿赂罪

而穷究人。他常常声言说："凡读书做官的人，理想高的希求任宰相，理想低的希望任州郡的长官。在圣明的时代禁锢别人，我是不忍心做的。"听袁安说这番话的人都受到感动，且自我勉励。袁安在职十年，京师秩序井然，他的名声被朝廷所推重。章帝建初八年，升为太仆。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边。宜还其生口，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猒，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云以大臣典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励虞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虞廷叱之，伦及大鸿胪韦彪各作色变容，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肃宗诏报曰："久议沉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訚訚衎衎，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帝竟从安议。明年，代第五伦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为司徒。

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安独与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窦宪既出，而弟卫尉笃、执金吾景各专威权，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景又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发边兵，惊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无尽节之义，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宪、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其余州郡，亦复望风从之。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又它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章帝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北匈奴已与汉朝和亲，而南匈奴又前去抢劫财物，北单于认为汉朝欺骗他，策划侵犯边疆。应遣还被俘获的人，来安慰他们。"诏令百官在朝堂讨论。公卿大夫都说夷狄欺诈，欲望无法满足，他们得到被俘获的人后，又会狂妄自夸，不可答应孟云的请求。只有袁安说："北单于派遣使者进贡与汉朝和亲，在边地俘虏了汉人，就归还汉朝。这就表明他们害怕汉朝的威武，而没有首先违背信约。孟云作为驻守边地的大臣，不应违背信约，交还被俘获的人足以显示中国的优待，而使边地的人民得以安定，这实在恰当。"司徒桓虞改变看法同意袁安的意见。太尉郑弘和司空第五伦都恨他。郑弘于是高声激励桓虞说："凡是说应当归还俘虏的人，都是对朝廷不忠。"桓虞呵斥郑弘，第五伦和大鸿胪韦彪脸都变了色，司隶校尉把这些情况上奏皇上，袁安等人都呈上印绶谢罪。章帝下诏回复说："议论很久，拖延不决，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事情通过议论而定下来，计策由大家决定，忠诚正直和和乐乐，

这是符合仪礼的表现。如果默不作声，压抑内心的想法，更不是朝廷的福气。你们有什么罪过要深刻地认罪呢？你们都戴上官帽，穿上官鞋。”章帝最后还是同意了袁安的意见。第二年，袁安代第五伦任司空。章和元年，袁安代桓虞任司徒。

和帝即位，窦太后掌管朝政，她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北击匈奴，袁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以及九卿到朝堂上书劝谏，认为匈奴没有侵犯边塞，却无缘无故地使部队劳累，长途跋涉，耗费国家的费用，邀功于万里之外，这不是治理国家的计策。书奏一封封呈上去却总被搁置了下来。宋由害怕，不敢再在书札上签名，而其他大臣也慢慢退身停止上奏。只有袁安与任隗坚守正道毫不动摇，以至在朝堂脱下官帽坚持进谏达十次以上。窦太后不听从，众多大臣都替袁安和任隗感到危险畏惧，而袁安神色端庄严肃，十分自如。窦宪出征匈奴后，他的弟弟卫尉窦笃、执金吾窦景都独断专行施展威权，公然在京师指使宾客拦路劫夺行人的财物。窦景又擅自派遣使者乘驿车发檄文到边境各郡，征调冲锋突阵的骑兵以及善于骑马射箭有才能气力的人，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派官吏将要领送他们到窦景的官第。有关官署害怕，不敢说话。袁安于是弹劾窦景擅自调遣边地部队，使官吏百姓惊恐疑惑，享有二千石俸禄的郡守在没有符节的情况下竟然接受窦景的文书，罪当明正典刑。又上疏弹劾司隶校尉、河南尹奉承依附贵戚，没有竭尽操守的义气，请求免掉他们的官职，追究罪行。但这些奏折都被搁置，没有上报。窦宪、窦景等人日益骄横，在名都大郡极力树立自己的亲信党徒和宾客，收取官吏和百姓的赋税，又互相贿赂，其他州郡也望风仿效。袁安与任隗列举事实，弹劾享有二千石俸禄的官员，跟他们有牵连而招致削职免官的达四十多人，窦氏大为憎恨。但由于袁安、任隗平素品行高尚，窦氏也无理由加害他们。

时窦宪复出屯武威。明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宪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事下公卿议，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议可许。安与任隗奏，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扞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同安议。事奏，未以时定。安惧宪计遂行，乃独上封事曰：“臣闻功有难图，不可豫见；事有易断，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备，故匈奴遂分，边境无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坠，赫然命将，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余万人，议者欲置之滨塞，东至辽东，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不可，先帝从之。陛下奉承洪业，大开疆宇，大将军远师讨伐，席卷北庭，此诚宣明祖宗，崇立弘勋者也。宜审其终，以成厥初。伏念南单于屯，先父举众归德，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三帝积累，以遗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业。况屯首唱大谋，空尽北虏，辍而弗图，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计，违三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由、秉实知旧议，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

君子之枢机，赏罚理国之纲纪。《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又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雠，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兵、食可废，信不可去。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诏下其议。安又与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安终不移。宪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为单于，后遂反叛，卒如安策。

当时，窦宪再次外任，镇守武威郡。第二年，北单于被耿夔战败，逃到乌孙国，塞北地域空虚，北单于残部不知归属谁为好。窦宪每天夸耀自己的功劳，打算跟北方异族结恩，就上奏请立投降的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设置中郎将治理守护，如同南单于旧例。此事交给公卿大臣议论，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认为可以允许。袁安与任隗上奏，认为：“光武招抚南部匈奴，不是认为这样可使内地长久安定，正是用权宜之计，得以防御北部匈奴的缘故，如今北方沙漠地带已经平定，应让南单于返回到北庭，同时管领投降的众人，不应无端再立阿佟为单于，增加国家的费用。”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赞同袁安的意见。事情奏上后，没有及时决定。袁安害怕窦宪的计谋得逞，就独上密封的奏章说：“臣听说功业难以谋取，不能预先断定；事情有的容易决断，明显的不应怀疑。光武帝之所以立南单于，是安定南匈奴平定北匈奴的计策，恩德十分周备，所以匈奴分裂，边境没有忧患。明帝继承先帝的遗志，不敢改变方略，赫然命将讨伐塞北。到肃宗孝章帝章和初年，投降的有十多万人，议者打算安置这些人到边塞地区，东到辽东郡，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都认为这样做会失去南单于归顺的心意，不可以，先帝听从这种意见。陛下继承伟大的事业，为开拓国土，令大将军率部去边远地域征伐，像卷席子一样占领北庭，这实是光耀列祖列宗、建立伟大功勋的举动，应慎重地坚持到底，以实现当初所定下的目标。臣想南单于屯的先父率领众人归服汉朝，蒙受汉朝恩惠以来，已有四十多年。光武帝、明帝与章帝一代代累积起来的功业，都留给了陛下。陛下正应认真地遵循先帝遗志，完成他们的功业。何况南单于屯首先倡议宏大的谋略，使北部匈奴空其所有，现在中止而不再进取，另外立新投降的阿佟为单于，因一时的计策而违背了三代的策略，对被教养的异族失去信用，使功业难有成效。宋由、耿秉实际知道先前的策略，却想背弃先帝的恩惠。言论行为是君子为人的关键，奖赏惩罚是治理国家的大政。《论语》说：‘言谈忠诚不欺，行为诚实恭敬，就是对南蛮北狄也会行得通。’今天若对南单于屯失信，就会使众多的异族不再遵守信约了。另外，乌桓、鲜卑刚刚杀死北单于，人之常情，都害怕仇敌，现在立他的弟弟阿佟为单于，就会使乌桓和鲜卑两国怨恨。兵器与食物可以废除，信守不可以背弃。况且汉朝旧例，供给南单于的费用每年一亿

九十多万，供给西域诸国的费用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如今北单于离汉朝更远，费用比南单于和西域各国的要多一倍，这是使天下财物贫乏穷尽，而不是出谋划策的根本所在。”下诏群臣议论。袁安又跟窦宪再次互相指责。窦宪阴险急迫，依仗权势，说起话来傲慢狠毒，甚至诽谤袁安，引述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旧事，袁安始终不动摇自己的心志。窦宪最后还是将匈奴投降的右鹿蠡王於除鞬立为单于，於除鞬后来反叛汉朝，终于像袁安所说的那样。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

后数月，窦氏败，帝始亲万机，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安子赏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为太尉，刘方为司空。睦，河南人，薨于位。方，平原人，后坐事免归，自杀。

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

京字仲誉。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初拜郎中，稍迁侍中，出为蜀郡太守。

子彭，字伯楚。少传父业，历广汉、南阳太守。顺帝初，为光禄勋。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终于议郎。尚书胡广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贡禹、第五伦。未蒙显赠，当时皆嗟叹之。

彭弟汤，字仲河，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多历显位。桓帝初为司空，以豫议定策封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累迁司徒、太尉，以灾异策免。卒，谥曰康侯。

袁安因天子年幼势弱，外戚专权，每次参加朝会或进见，在和公卿谈国家政事时，没有不叹息流泪的。上自天子，下及大臣都依赖袁安。和帝永元四年春，袁安逝世，朝廷上下悲痛惋惜。

袁安去世后几个月，窦氏败露，和帝才亲自处理纷繁的政务，他回忆起从前那些议论者的邪与正的气节，于是提升袁安的儿子袁赏为郎。下策免掉宋由的官职，任命尹睦任太尉，刘方任司空。尹睦，河南人，死在职位上。刘方，平原人，后来因事免职回家，自杀而亡。

当初，袁安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叫袁安寻访墓地，路上遇到三个书生，问袁安要到哪里去，袁安对他们说了缘故，书生们就指一个地方说：“葬在这里，当世就能任上公。”一下子这三个书生都不见了，袁安感到奇异，就将父亲安葬在书生所指的地方，因此他家几代尊贵显赫。袁安的儿子袁京、袁敞最闻名。

袁京字仲誉。学习《孟氏易》，撰写了《难记》三十万字。开始时担任郎中，不久改任侍中，外出担任蜀郡太守。

袁京的儿子袁彭，字伯楚。年轻时承传父亲的学业，历任广汉、

南阳太守。顺帝时做光禄勋。品行最高洁，任职时穿粗布长袍，吃粗米饭，最后官至议郎。尚书胡广等人后来表彰袁彭高洁的美德，将他比做前朝的贡禹、第五伦。但袁彭没有得到太多的赏赐，当时人们都为他叹息。

袁彭的弟弟袁汤，字仲河，年轻时继承家学，儒生们都称赞他的节操，多次任显要的职务。桓帝初年袁汤任司空，因参与立帝计策，被封为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他累次升迁，任司徒、太尉，因国家发生灾祸变故被策免。去世后，谥称康侯。

汤长子成，左中郎将。早卒，次子逢嗣。

逢字周阳，以累世三公子，宽厚笃信，著称于时。灵帝立，逢以太仆豫议，增封三百户。后为司空，卒于执金吾。朝廷以逢尝为三老，特优礼之，赐以珠画特诏秘器，饭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以车骑将军印绶，加号特进，谥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仆。

逢弟隗，少历显官，先逢为三公。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献帝初，隗为太傅。

成子绍，逢子术，自有传。董卓忿绍、术背己，遂诛隗及术兄基等男女二十余人。

敞字叔平，少传《易经》教授，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和帝时，历位将军、大夫、侍中，出为东郡太守，征拜太仆、光禄勋。元初三年，代刘恺为司空。明年，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敞廉劲不阿权贵，失邓氏旨，遂自杀。

张俊者，蜀郡人，有才能，与兄龛并为尚书郎，年少励锋气。郎朱济、丁盛立行不修，俊欲举奏之，二人闻，恐，因郎陈重、雷义往请俊，俊不听，因共私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书与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狱，当死。俊自狱中占狱吏上书自讼，书奏而俊狱已报。廷尉将出穀门，临行刑，邓太后诏驰骑以减死论。俊假名上书谢曰："臣孤恩负义，自陷重刑，情断意讫，无所复望。廷尉鞠遣，欧刀在前，棺絮在后，魂魄飞扬，形容已枯。陛下圣泽，以臣尝在近密，识其状貌，伤其眼目，留心曲虑，特加遍覆。丧车复还，白骨更肉，披棺发椁，起见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陛下德过天地，恩重父母，诚非臣俊破碎骸骨，举宗腐烂，所报万一。臣俊徒也，不得上书；不胜去死就生，惊喜踊跃，触冒拜章。"当时皆哀其文。

袁汤的长子袁成，任左中郎将。去世得早，次子袁逢嗣位。

袁逢字周阳，因是几代三公的后人，宽厚诚实，被时人大加称赞。灵帝登基后，袁逢以太仆官身份参与立帝策，增加封地三百户。袁逢后来任司空，在执金吾官位上去世。朝廷因袁逢曾任三老，特以优厚的礼节对待他，赏给他用朱砂绘画的棺材，和含于口中的二十六种珠玉，又派五官中郎将拿着符节，捧着策书，赠给他车骑将军的印绶，加封特进，谥称宣文侯。他的儿子袁基嗣位，官至太仆。

袁逢的弟弟袁隗，年轻时历任显要官职，在袁逢之前任三公。当时中常侍袁赦，是袁隗的宗族，在宫中任事。因袁逢、袁隗是世代宰相家，袁赦拥戴敬重他们，并以他们为外援。所以袁氏在当时尊贵专宠，富贵奢侈，不同于其他公族。献帝初年，袁隗任太傅。

袁成的儿子袁绍，袁逢的儿子袁术，又各有传。董卓恨袁绍和袁术背叛自己，杀死了袁隗及袁术的哥哥袁基等男女二十多人。

袁敞字叔平，年轻时承传家学《易经》教授学生，因父亲的官职而任太子舍人。和帝时，历任将军、大夫、侍中，外任东郡太守，受召拜为太仆、光禄勋。安帝元初三年，代刘恺任司空。第二年，因儿子跟尚书郎张俊互相交往，泄漏宫禁中的机密谈话，被免职。袁敞清白刚强，不依附有权有势的人，因违背邓太后的旨意而自杀。

张俊，蜀郡人，有才能，跟哥哥张龛都任尚书郎，年纪小时就磨炼自己勇往直前的气势。郎朱济、丁盛的品行不好，张俊打算上奏章检举他们，朱济和丁盛听说此事，非常害怕，通过郎陈重、雷义前去请求张俊，张俊不听，朱济、丁盛便一起暗地贿赂侍史，要侍史找张俊的短处，得到张俊写给袁敞的儿子的私信，就密封呈上，张俊及袁敞的儿子都被关进牢狱，判罪当死。张俊在监狱里口授狱吏上书为自己辩白，奏折呈上时，张俊的案件已奏报论死。廷尉带犯人出毂门，刚要行刑时，邓太后令人骑马疾驱刑场，减免了张俊的死罪。张俊托名上书感谢说："臣背弃了皇上的恩德，自陷于重刑，情断意灭，不再指望什么。廷尉判决发付行刑，刑刀在前，棺材在后，魂魄飞扬，形体已枯。陛下恩泽圣明，因臣曾在皇上身边任职，认得臣的形貌，为臣忧伤，留心考虑，特地加施恩惠。丧车返回，白骨重生肉，打开棺椁，让臣起见天日。天地父母能生臣张俊，但不能让臣张俊罪当处死却再次得生。陛下的恩德超越天地，恩惠比父母还大，这实在不是臣张俊粉身碎骨，全族形体腐烂，所能报答于万分之一的。臣是刑徒，不得亲自呈上书札；今离死得生，不禁惊喜欢跃，冒犯尊颜，拜呈奏章。"时人读了张俊的这篇文章，都很哀痛。

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隐其死，以三公礼葬之，复其官。子盱。

盱后至光禄勋。时大将军梁冀擅朝，内外莫不阿附，唯盱与廷尉邯郸义正身自守。及桓帝诛冀，使盱持节收其印绶，事已具《梁冀传》。

闳字夏甫，彭之孙也。少励操行，苦身修节。父贺，为彭城相。闳往省谒，变名姓，徒行无旅。既至府门，连日吏不为通，会阿母出，见闳惊，入白夫人，乃密呼见。既而辞去，贺遣车送之，闳称眩疾不肯乘，反，郡界无知者。及贺卒郡，闳兄弟迎丧，不受赙赠，缞绖扶柩，冒犯寒露，礼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服阕，累征聘举召，皆不应。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从父逢、隗并贵盛，数馈之，无所受。

朝廷因此减轻袁敞的罪过，遮掩他的死亡，用三公的仪礼进行安葬，恢复他的官职。袁敞的儿子叫袁盱。

袁盱后来官至光禄勋。当时大将军梁冀独揽朝政，朝廷内外没有不奉承依附他的，只有袁盱和廷尉邯郸义立身正直，坚持操守。等到桓帝诛杀梁冀后，派遣袁盱执符节收缴了梁冀的印绶，袁盱的事迹已详载《梁冀传》。

袁闳字夏甫，是袁彭的孙子。袁闳年轻时就加强操行修养，坚苦磨炼。父亲袁贺，任彭城国相。袁闳去问候父亲时，变换姓名，步行前去没有随从。到相府门口后，门吏几天都不替他通报，恰巧奶妈出来，见到袁闳，感到惊讶，进府内告诉夫人，才暗地叫袁闳相见。不久，袁闳辞别回去，袁贺派车送他，袁闳说头昏目眩，不肯坐，返回故里，郡内没有人知道这事。袁贺在彭城去世后，袁闳兄弟前往迎接丧车，不接受丧葬钱，身披麻布，腰结麻带，扶着丧车，冒着寒风，踏着露水回乡，形体枯瘦，手足流血，看到这种情形的人没有不悲痛的。服丧期满，朝廷多次征聘，袁闳都没有应召。他居住的地方狭窄简陋，以耕种、学习为业。堂伯父袁逢、袁隗都富贵显赫，多次要赠送财物给袁闳，但他都不接受。

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延熹末，党事将作，闳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旦于室中东向拜母。母思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及母殁，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为狂生。潜身十八年，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闳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乡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二弟忠、弘，节操皆亚于闳。

忠字正甫，与同郡范滂为友，俱证党事得释，语在《滂传》。初平中，为沛相，乘苇车到官，以清亮称。及天下大乱，忠弃官客会稽上虞。一见太守王朗徒从整饰，心嫌之，遂称病自绝。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献帝都许，征为卫尉，未到，卒。

弘字邵甫，耻其门族贵势，乃变姓名，徒步师门，不应征辟，终于家。

忠子秘，为郡门下议生。黄巾起，秘从太守赵谦击之，军败，祕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陈，谦以得免。诏秘等门闾号曰"七贤"。

袁闳见当时局势混乱，而自己家族富贵显赫，常对兄弟们感叹说："我们先人的福分，后代人不能用品德去保持它，而争先恐后地骄横奢侈，在乱世中争权夺势，这就成了当年晋国的公卿郤锜、郤犨、郤至了。"桓帝延熹末年，党锢之祸即将兴起，袁闳披头散发，弃绝尘世，打算隐居深林。由于母亲年老，不宜远逃，就构筑土屋，四周都是空地，不设门户，从窗中接纳饮食。早晨，他在室中朝东向母亲下拜请安。母亲思念袁闳，常常前往探视，母亲走后，又关上窗

子，兄弟妻子都不能见到他。母亲去世后，他不制作丧服，也不设置灵位，时人都说不清他这样是什么意思，有人认为他是个狂生。袁闳在土室中隐居十八年，黄巾军作乱，攻陷郡县，百姓惊慌离散，袁闳吟诵经书不动摇。黄巾军互相约定，不进袁闳闾里，乡人到袁闳住的地方躲避灾难，都免除了灾祸。袁闳五十七岁时，在土室中去世。两个弟弟袁忠和袁弘，气节与操守都次于袁闳。

袁忠字正甫，跟同郡的范滂是朋友，都在辩证党事后被释放，事迹记载在《范滂传》里。献帝初平年间，袁忠任沛国相，坐着柴车到任，以清廉诚信为时人所称誉。天下大乱时，袁忠弃官，寄居在会稽郡上虞县。他一见到太守王朗只顾外表的装饰，内心就厌恶，于是托病杜绝与他来往。后来孙策攻破会稽郡，袁忠等人渡海往南投奔交阯郡。献帝迁都到许昌，召袁忠为卫尉，袁忠没到职，就去世了。

袁弘字邵甫，以自己的家族显贵势盛为耻，便改名换姓步行投到老师门下，不接受朝廷的征召，死在家里。

袁忠的儿子袁祕，担任郡门下议生。黄巾军起事后，袁祕随从太守赵谦出击，战败，袁祕与功曹封观等七人用自己的身躯挡住对方的兵器，都死在阵地上，太守赵谦因此得以免死。朝廷下诏表彰袁祕等七人，称为“七贤”。

封观者，有志节，当举孝廉，以兄名位未显，耻先受之，遂称风疾，喑不能言。火起观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后数年，兄得举，观乃称损而仕郡焉。

论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终陈掌不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未可致诘，其大致归然矣。袁公窦氏之间，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张酺字孟侯，汝南细阳人，赵王张敖之后也。敖子寿，封细阳之池阳乡，后废，因家焉。

酺少从祖父充受《尚书》，能传其业。又事太常桓荣。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永平九年，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及肃宗即位，擢酺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数月，出为东郡太守。酺自以尝经亲近，未悟见出，意不自得，上疏辞曰：“臣愚以经术给事左右，少不更职，不晓文法，猥当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负恩辱位之咎。臣窃私自分，殊不虑出城阙，冀蒙留恩，托备冗官，群僚所不安，耳目所闻见，不敢避好丑。”诏报曰：“经云：‘身虽在外，乃心不离王室。’典城临民，益所以报效也。好丑必上，不在远近。今赐装钱三十万，其亟之官。”酺虽儒者，而性刚断。下车擢用义勇，搏击豪强。长吏有杀盗徒者，酺辄案之，以为令长受臧，犹不至死，盗徒皆饥寒佣保，何足穷其法乎！

功曹封观，有志向气节，应当被推举为孝廉，因哥哥的名声地位没有显赫于时，认为先受孝廉为耻，就假托患有中风病，口哑不能讲话。一次封家起火，封观慢慢离开家门躲避，忍着不告诉别人。几年后，封观的哥哥被荐举，封观才谦虚地在郡里担任官职。

评论说：陈平多谋，因而知道他的后代一定会衰败；邴吉暗中施德于人，夏侯胜知道他所封一定会延续到子孙。陈平的曾孙陈掌始终没有被封侯，而邴吉的孙子邴昌继承了封国，虽然情况有所区别，不能加以指责，但大概结局是趋向这样的。袁安干犯窦氏，是为了竭情辅佐皇室，引用义理，规范正确，可以说是成就了辅佐王室之臣的功业。至于他审理楚郡的案件，没有接受贿赂，也没因私情增罪或减罪，那颗仁爱之心足以施及子孙后代。他的子孙昌盛，不也是应当的吗？

张酺字孟侯，是汝南郡细阳县人，是赵王张敖的后代。张敖的儿子张寿，被封在细阳县的池阳乡。后来被废弃，于是在这里安了家。

张酺年轻时，跟着祖父张充学习《尚书》，能承传祖父的学业。又侍奉太常桓荣。张酺勤奋努力，从不懈怠，有学生数百人。永平九年，明帝为外戚樊、郭、阴、马四姓小侯在南宫开办学校，设置教授《五经》的老师。张酺以《尚书》教授的身份，多次在皇帝面前讲解。他因辩论诘难很合帝意，被提升为郎，赠给车马衣裳，便令他入宫为皇太子讲授经学。

张酺为人质朴正直，坚守经书大义，常常在侍讲的空闲时间，多有扶正的言辞，因为人严肃而使人畏惧。等到章帝即位后，提升张酺为侍中、虎贲中郎将。过了几个月，出任东郡太守。张酺认为自己曾经亲近皇室，不懂得为何放为外任，感到不舒畅，就上疏推辞说："臣愚昧，凭借经学供职陛下左右，年轻没经历什么职务，不通晓法律条文，承蒙令臣持节管理郡县，治理政事千里，一定会有辜负恩宠、玷辱官位的过错。臣私下猜测，没考虑到会离开宫殿，只希望蒙受留在宫中的恩宠，委任为冗官，那么百官所不安心的事，耳目所闻所见的事，臣一定不避好坏直言进陈。"诏书回复说："经中说：'身在京师之外，心却不离开朝廷。'管辖城池，治理百姓，更是报效国家的机会。好坏必上奏，而不在乎离朝廷远近。现在赠钱三十万作为办理行装的费用，希望你赶快赴官任。"张酺虽是儒生出身，性情却刚毅决断。他到任不久，就提拔任用义勇之士，打击地方上的豪强势力。长吏有杀掉盗贼的，他总要进行考核，认为令长接受贿赂，还不至于判处死刑，何况盗贼都是饥寒的雇工，为什么对他们要用极法呢！

郡吏王青者，祖父翁，与前太守翟义起兵攻王莽，及义败，余众悉降，

翁独守节力战，莽遂燔烧之。父隆，建武初为都尉功曹，青为小史。与父俱从都尉行县，道遇贼，隆以身卫全都尉，遂死于难；青亦被矢贯咽，音声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举。酺见之，叹息曰："岂有一门忠义而爵赏不及乎？"遂擢用极右曹，乃上疏荐青三世死节，宜蒙显异。奏下三公，由此为司空所辟。

自酺出后，帝每见诸王师傅，常言："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元和二年，东巡狩，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

有个郡吏叫王青的，祖父王翁与前太守翟义起兵讨伐王莽，翟义失败后，剩下的人全部投降了王莽，只有王翁坚持气节奋力作战，王莽就用火将他烧死。王青的父亲王隆，建武初任都尉功曹，王青任小史，王青与父亲都随从都尉到所属县巡视，在路上遇到盗贼，王隆用身体保卫都尉，遂死于难；王青也被盗贼的箭射穿咽喉，声音嘶哑。前郡守认为王青身上有伤痕，竟没有举荐他。张酺见到他，感叹地说："岂有一门忠义却得不到爵位和奖赏呢？"就提拔王青为郡的极右曹，上疏推荐王青三代都能以死来坚守气节，应受显赫的奇特待遇。诏令三公议论，因此被司空征召。

自从张酺离开宫殿以后，章帝每次见到各位老师，常说："张酺从前入宫任侍讲，屡次对我有所劝谏匡正；和悦诚挚，都出自诚心，可称为有史鱼的风度。"元和二年，章帝往东巡视，来到东郡，招张酺和他的门生以及郡县掾史，一齐相会郡府的厅堂之中。章帝首先向张酺履行学生的仪礼，要张酺讲解《尚书》中的一篇，然后再让张酺向自己履行君臣的仪礼。赏赐优厚，无处不受章帝的恩泽。

酺视事十五年，和帝初，迁魏郡太守。郡人郑据时为司隶校尉，奏免执金吾窦景。景后复位，遣掾夏猛私谢酺曰："郑据小人，为所侵冤。闻其儿为吏，放纵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惊百。"酺大怒，即收猛系狱，檄言执金吾府，疑猛与据子不平，矫称卿意，以报私仇。会有赎罪令，猛乃得出。顷之，征入为河南尹。窦景家人复击伤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缇骑侯海等五百人欧伤市丞。酺部吏杨章等穷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书辟章等六人为执金吾吏，欲因报之。章等惶恐，入白酺，愿自引臧罪，以辞景命。酺即上言其状。窦太后诏报："自今执金吾辟吏，皆勿遣。"

及窦氏败，酺乃上疏曰："臣实愚意，不及大体，以为窦氏虽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后世不见其事，但闻其诛，非所以垂示国典，贻之将来。宜下理官，与天下平之。方宪等宠贵，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今严威既行，皆言当死，不复顾其前后，考折厥衷。臣伏见夏阳侯瓌，每存忠善，前与臣言，常有尽节之心，检敕宾客，未尝犯法。臣闻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义，过厚不过薄。今议者为瓌选严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贷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国而已。

张酺理政十五年，和帝初年，改任魏郡太守。魏郡人郑据当时任

司隶校尉，上章罢免了执金吾窦景。窦景后来又官复原职，派夏猛私下酬谢张酺说："郑据是个小人，我被他迫害遭冤。听说他的儿子是官吏，行为放肆，名声不好。惩治这类人的儿子一个，足以警戒上百人。"张酺大怒，马上拘捕夏猛，发出檄书告诉执金吾府，怀疑夏猛与郑据的儿子不和，诈称执金的旨意，以报私仇。遇上朝廷颁布赎罪赦令后，夏猛才被放出。不久，张酺任河南尹。窦景家人又打伤市卒，官吏将其家人逮捕，窦景发怒，派缇骑侯海等五百人打伤市丞。张酺部吏杨章等人深入追查，治侯海的罪，将侯海贬谪到朔方郡。窦景愤恨，发文书召杨章等六人为执金吾吏，打算借机报复。杨章等人非常害怕，告诉张酺，情愿自引贪赃罪，以拒绝窦景的任命。张酺上奏说明情状。窦太后下诏书回报说："从现在开始，执金吾征召官吏，都不要派送。"

窦氏失败后，张酺上疏说："臣实在愚蠢，没有顾及大体，以为窦氏虽承认所犯罪责，而罪刑并不明确，后代人不知道他们的罪行，只听说他们受到惩罚，这不是垂示国家的典章制度、给将来留下法律典范的做法。应该交给廷尉，跟天下人一起讨论他们的罪过。当窦宪等人受到宠爱，官势显赫时，群臣奉承依附窦宪等人，唯恐来不及，都说窦宪接受皇帝临终时诏命的托付，心怀伊尹、吕尚那样的忠诚，以至再将邓夫人即穰侯邓叠母比做文母。现在朝廷已重申威严的法令，又都说窦氏应该处死，不再顾及他们的前后情况，考察判断其衷情。臣私下见到夏阳侯窦瓌，总是心怀忠诚善良，先前跟臣谈论，常常有竭尽气节的心意，整饬门下宾客，没有触犯过法律。臣听说王公宗族有人犯法，施行刑罚时，有三次宽赦的义理，宁宽厚而不过于刻薄。如今，议者为夏阳侯窦瓌选严厉干练的相去监督他，恐怕这种官员逼迫太厉害，不能保全窦瓌的性命，应考虑给以宽免，借以光耀帝王的恩德。"和帝被张酺的话感动，改变对夏阳侯窦瓌的封授，叫他回到封国。

永元五年，迁酺为太仆。数月，代尹睦为太尉。数上疏以疾乞身，荐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许，使中黄门问病，加以珍羞，赐钱三十万。酺遂称笃。时子蕃以郎侍讲，帝因令小黄门敕蕃曰："阴阳不和，万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与国同心，而托病自絜，求去重任，谁当与吾同忧责者？非有望于断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伛偻，勿露所敕。"酺惶恐诣阙谢，还复视事。酺虽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迁职，辄一诣京师。尝来候酺，适会岁节，公卿罢朝，俱诣酺府奉酒上寿，极欢卒日，众人皆庆羡之。及父卒，既葬，诏遣使赍牛酒为释服。

后以事与司隶校尉晏称会于朝堂，酺从容谓称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称归，即奏令三府各实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称奏之，甚怀恨。会复共谢阙下，酺因责让于称。称辞语不顺，酺怒，遂廷叱之，称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师，有诏公卿、博士、朝臣会议。司徒吕盖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门有仪，不屏气鞠躬以须诏命，反作色大言，怨让使臣，不可以示

四远。于是策免。

酺归里舍，谢遣诸生，闭门不通宾客。左中郎将何敞及言事者多讼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六年，复拜为光禄勋。数月，代鲁恭为司徒。月余薨。乘舆缟素临吊，赐冢茔地，赗赠恩宠异于它相。酺病临危，敕其子曰：“显节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

和帝永元五年，张酺升任为太仆。过了几个月，他代尹睦任太尉。张酺多次上疏要求病退，并推荐魏郡太守徐防代替自己的职务。和帝不准许，派中黄门探视张酺的病情，赐给珍贵的食物和钱三十万。张酺就称病情严重。当时张酺的儿子张蕃以郎的身份担任侍讲，和帝命小黄门对张蕃说：“现在阴阳不和，许多人流离失所，朝廷希望你父亲考虑得失，跟国家同心同德，但他却托病以保持自身的纯洁，要求辞去重任，这样，有谁能够跟我一起忧虑国事呢？这并不是希望他与我同心断金。司徒刘方本来有病，司空张奋年岁已老，希望他恭敬从命，不要泄漏我所劝勉的话。”张酺听说后，心中害怕，到宫殿去谢罪，又回任所理政。张酺在公位，而父亲一直住在乡间，张酺每次改变官职，父亲就到京师一趟。父亲曾经来看望张酺时，碰上年节，公卿退朝，都到张酺的府第来向他敬酒祝寿，终日极尽欢乐，大家都庆贺、羡慕他。等到父亲去世，安葬后，朝廷下诏派使者送上牛酒，作为解服的祭礼。

后来张酺有事跟司隶校尉晏称在朝堂相会，张酺从容地对晏称说：“三府征召的府吏，多数是不称职的。”晏称回府后，马上奏请三府各自核实所用的掾史。张酺本是私下交谈，想不到晏称竟会向皇帝上奏，对晏称十分怨恨。碰上两人又在殿中议事，张酺责问晏称。晏称言辞不和顺，张酺生气，在朝廷上大声呵斥他，晏称于是上奏弹劾张酺有怨恨的言辞。天子因张酺是先帝的老师，诏令公卿、博士、朝臣一起议论。司徒吕盖上疏说，张酺位居三司，知道朝廷有仪礼，不恭谨地等待诏命，反而变脸大声呵斥，怨恨和责备大臣，不能做四方诸国的典范。朝廷于是策免张酺的官职。

张酺回到乡间，遣走门生们，闭门不跟宾客往来。左中郎将何敞及议事者大多说张酺忠诚，皇帝也历来推重张酺。永元十六年，又任命张酺担任光禄勋。过了几个月，令张酺代鲁恭为司徒。一个月后，张酺去世。和帝身穿白服，亲自吊唁，赐给安葬的墓地，所赠葬物比其他宰相都优厚。张酺病危时，劝勉儿子说：“先帝显节陵不起寝庙，在露天设祭，这是先帝要以节俭为天下人的表率。我身为三公，既然不能弘扬君王的德化，使吏人遵守制度，岂可不致力于节约吗？你们不要建造祠堂，可建一栋用禾秆盖的屋，在屋中祭祀就够了。”

曾孙济，好儒学，光和中至司空，病罢。及卒，灵帝以旧恩赠车骑将

军、关内侯印绶。其年，追济侍讲有劳，封子根为蔡阳乡侯。

济弟喜，初平中为司空。

韩棱字伯师，颍川舞阳人，弓高侯穨当之后也。世为乡里著姓。父寻，建武中为陇西太守。

棱四岁而孤，养母弟以孝友称。及壮，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初为郡功曹，太守葛兴中风，病不能听政，棱阴代兴视事，出入二年，令无违者。兴子尝发教欲署吏，棱拒执不从，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验，吏以棱掩蔽兴病，专典郡职，遂致禁锢。显宗知其忠，后诏特原之。由是征辟，五迁为尚书令，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肃宗尝赐诸尚书剑，唯此三人特以宝剑，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渊；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外，故得椎成。

张酺的曾孙张济，爱好儒学，灵帝光和年间官至司空，因病罢职。去世后，灵帝因旧恩赠他车骑将军、关内侯印绶。这年，又追念张济担任侍讲有成绩，封张济的儿子张根为蔡阳乡侯。

张济的弟弟张喜，初平年间任司空。

韩棱字伯师，是颍川郡舞阳县人，是弓高侯韩穨当的后代。世代为乡里的望族。韩棱的父亲韩寻，建武年间任陇西太守。

韩棱四岁丧父，侍奉母亲、抚养弟弟，以孝顺友爱受到人们的称誉。等到壮年，他散发父亲留下的几百万财物给堂兄弟，乡里人更加尊崇他。韩棱最初任郡功曹，太守葛兴患中风症，因病不能处理政务，韩棱暗地代葛兴处理政务，前后两年，所发布的命令没有违背规定的。葛兴的儿子曾经发布告谕想代理官职，韩棱拒绝执行，不服从，于是葛兴的儿子便叫对韩棱有怨恨的人上章告发。朝廷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官吏认为韩棱隐瞒葛兴患病的事实，擅自管理郡里的政事，韩棱因而遭到不准做官的禁锢。明帝知道韩棱忠诚，后来下诏特地宽恕了他。从这以后，他受到征召，五次升迁后任尚书令，跟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都以具有才能而受到称誉。章帝曾赐各尚书剑，唯有这三个人特殊地赐给宝剑，并亲自题字说："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当时论者对此解释说：韩棱才学渊深有谋略，所以称为龙渊；郅寿聪明畅达有文采，所以称为汉文；陈宠敦厚朴实，善不外露，所以称为椎成。

和帝即位，侍中窦宪使人刺杀齐殇王子都乡侯畅于上东门，有司畏宪，咸委疑于畅兄弟。诏遣侍御史之齐案其事。棱上疏以为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窦太后怒，以切责棱，棱固执其议。及事发，果如所言。宪惶恐，白太后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棱复上疏谏，太后不从。及宪有功，还为大将军，威震天下，复出屯武威。会帝西祠园陵，诏宪与车驾会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

宪，棱举奏龙，论为城旦。棱在朝数荐举良吏应顺、吕章、周纡等，皆有名当时。及窦氏败，棱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帝以为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

迁南阳太守，特听棱得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棱发擿奸盗，郡中震栗，政号严平。数岁，征入为太仆。九年冬，代张奋为司空。明年薨。

子辅，安帝时至赵相。

棱孙演，顺帝时为丹阳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时为司徒。大将军梁冀被诛，演坐阿党抵罪，以减死论，遣归本郡。后复征拜司隶校尉。

和帝登基时，侍中窦宪派人在上东门刺杀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有关官吏害怕窦宪，都将嫌疑转移到刘畅的兄弟身上。皇帝下诏派侍御史去齐国考查这件事。韩棱上疏说刺客在京师，不应舍近求远，这样做怕会被奸臣讥笑。窦太后发脾气，严词谴责韩棱，韩棱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事情真相被揭露后，果然像韩棱所说的那样。窦宪害怕，请求太后允他出击北匈奴，以此赎罪。韩棱又上疏劝谏，太后不听从。窦宪有了功劳，返回京师担任大将军，威名震撼天下，又外出驻守武威郡。遇上和帝祭祀西部的帝王墓地时，下诏要窦宪跟和帝在长安相会。窦宪到长安后，尚书以下的官员商议，打算向他行拜见礼，伏在地上口喊万岁。韩棱端庄严肃地说："对上结交要不奉承，对下结交要不轻慢，按照仪礼，没有对臣子喊万岁的制度。"议者都感到惭愧，停止这种议论。尚书左丞王龙私下奏记上简牍，送给窦宪牛酒，韩棱列举事实弹劾王龙，王龙被判到边地筑长城，服劳役。韩棱在朝多次推荐良吏应顺、吕章、周纡等人，这些人在当时都有好的名声。等到窦氏失败后，韩棱统管对此案件的考查，穷究窦宪的党羽， 续几个月不休假。和帝认为韩棱忧虑国事而忘记家庭，赏给他三百匹布。

韩棱后来改任为南阳太守，朝廷特许韩棱回家上坟祭扫，乡人引以为荣。韩棱揭发检举奸佞盗贼案件，郡中震惊发抖，说他政令严厉公正。过了几年，韩棱被召任太仆。和帝永元九年冬，代张奋担任司空。第二年，韩棱去世。

韩棱的儿子韩辅，安帝时官至赵相国。

韩棱的孙子韩演，顺帝时任丹阳太守，有善于理政的好名声，桓帝时，担任司徒。大将军梁冀被诛杀时，韩演因循私枉法，而担当应负的罪责，以免去死刑定罪，遣送他回到本郡。后来韩演又被征召任司隶校尉。

周荣字平孙，庐江舒人也。肃宗时，举明经，辟司徒袁安府。安数与论议，甚器之。及安举奏窦景及与窦宪争立北单于事，皆荣所具草。窦氏客太尉掾徐𬺈深恶之，胁荣曰："子为袁公腹心之谋，排奏窦氏，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谨备之矣！"荣曰："荣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历宰二城。今复得备

宰士，纵为窦氏所害，诚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飞祸，无得殡敛，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及窦氏败，荣由此显名。自郾令擢为尚书令。出为颍川太守，坐法，当下狱，和帝思荣忠节，左转共令。岁余，复以为山阳太守。所历郡县，皆见称纪。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诏特赐钱二十万，除子男兴为郎中。

兴少有名誉，永宁中，尚书陈忠上疏荐兴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臣窃见光禄郎周兴，孝友之行，著于闺门，清厉之志，闻于州里。蕴椟古今，博物多闻，《三坟》之篇，《五典》之策，无所不览。属文著辞，有可观采。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兴抱奇怀能，随辈栖迟，诚可叹惜。”诏乃拜兴为尚书郎。卒。兴子景。

周荣字平孙，是庐江郡舒县人。章帝时，周荣参加明经科考，征召到司徒袁安府。袁安多次跟周荣谈论，非常器重他。等到袁安上奏章检举窦景及窦宪争立北单于的事实，都由周荣起草。窦氏宾客太尉掾徐齮　十分憎恨周荣，威胁周荣说：“你成为袁公的心腹谋士，上奏排挤窦氏，窦氏家的凶悍之士与刺客遍布城内，你谨慎地防备好了！”周荣说：“我周荣本是江淮地区一个孤独的人，承蒙先帝的大恩，让我执掌两个城的政事。现在又在司徒府任职，纵使被窦氏杀害，我也心甘情愿。”周荣因这缘故常常劝勉妻子说，如果自己突遭飞来的横祸，不要把尸体装殓入柩，希望以自己的微不足道的腐烂躯体使朝廷有所醒悟。窦氏失败后，周荣因而名声显扬。从郾县县令被提升为尚书令。后来出任颍川太守，因触犯法令而获罪，本当关进监狱，和帝想起周荣忠诚的气节，将他降为共县令。过了一年多，又担任山阳太守。他所治理过的郡县，及所作所为都与法度相合。因年老有病要求免职，死在家里，下诏特地赐给钱二十万，提升周荣的儿子周兴为郎中。

周兴年轻时就有好名誉，安帝永宁年间，尚书陈忠上疏推荐周兴说：“臣以为，古代帝王有所号令，所用言辞必定高雅温婉美好，垂于后代，列在典籍。所以孔子赞美唐尧虞舜时代的文章，追随周朝的盛文。臣私下见到光禄郎周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品行，各家各户都称赞，耿介有骨气的志向，在州郡闻名。他包藏古今，博识多闻，《三坟》、《五典》等书籍，他无不阅览。他的写作撰述，文采也相当可观。尚书的职责是将皇帝的命令向下宣告又将下情向皇帝禀报，是帝王的喉舌。臣等愚昧无知，其他郎官也多半是俗气的官吏，很少有优秀的才华，所以每次要拟就诏书，向朝廷上下发布时，就互相推辞，或转相请求，有的人因不具备才能而擅自主张不受限制，言辞多鄙陋而不通达。周兴身怀奇才异能，但是随从众人滞留于郎中，实在是值得感叹惋惜。”朝廷于是下诏任命周兴为尚书郎。周兴去

世。周兴的儿子叫周景。

> 景字仲飨。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常称曰："臣子同贯，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遍积一门！"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
>
> 景后征入为将作大匠。及梁冀诛，景以故吏免官禁锢。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顷之，复引拜尚书令。迁太仆、卫尉。六年，代刘宠为司空。是时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视事，与太尉杨秉举奏诸奸猾，自将军牧守以下，免者五十余人。遂连及中常侍防东侯览、东武阳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称之。视事二年，以地震策免。岁余，复代陈蕃为太尉。建宁元年薨。以豫议定策立灵帝，追封安阳乡侯。
>
> 长子崇嗣，至甘陵相。
>
> 中子忠，少历列位，累迁大司农。忠子晖，前为洛阳令，去官归。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出入从车常百余乘。及帝崩，晖闻京师不安，来候忠，董卓闻而恶之，使兵劫杀其兄弟。忠后代皇甫嵩为太尉，录尚书事，以灾异免。复为卫尉，从献帝东归洛阳。

周景字仲飨。被征召到大将军梁冀府，逐渐提升为豫州刺史、河内太守。他好贤爱士，提拔推荐有才能有品德的人，还唯恐做得不够。每到节日，周景邀请所推荐的人到官署的后堂，跟大家一起聚会宴饮，像这样经过多次，才让大家离去。赠送众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非常充足。不久又选择他们的父兄子弟，待遇优厚。周景称扬说："臣子们同列一体，为什么不厚待他们呢？"当初，司徒韩演在河内郡，志在没有私心，推荐的官要走时，只是告别几句话罢了，恩惠又不推及他们的家庭。韩演说："我推举他就够了，难道可以令恩惠遍及他的一家吗！"所以当时大家议论的，就是这两个人。

周景后来被召任将作大匠。梁冀被杀后，周景因是梁冀的旧时属吏而被罢免官职，受到永不得做官的惩罚。朝廷因周景平素以忠诚正直著称，不久，又召他担任尚书令。改升太仆、卫尉。桓帝延熹六年，代刘宠任司空。这时宦官任用的人及他们的子弟充满各种官位。周景刚治理政事，与太尉杨秉一起上奏检举那些奸邪狡猾的人，从将军、牧守以下，被免除官职的有五十多人。牵连到中常侍防东侯览、东武阳侯具瑗，都获罪遭贬黜。朝廷上下没有人不称誉周景。周景处理政事两年，朝廷因发生地震而策免了他的官职。过了一年多，周景又代陈蕃担任太尉。灵帝建宁元年去世。因周景参与策立灵帝，被追封为安阳乡侯。

周景的长子周崇继承侯位，官至甘陵国相。

周景的第二个儿子周忠，年轻时开始历任各种官位，最后升任大

司农。周忠的儿子周晖，开始时担任洛阳令，后来辞官回家。周晖的兄弟好结交宾客，在江淮流域称雄，出入时常有一百多辆车跟随。灵帝去世后，周晖听说京师不安宁，就来京探望周忠，董卓听到后，很憎恶他，派兵劫持和杀害了他们兄弟。周忠后来代皇甫嵩担任太尉，负责尚书事，因发生灾祸变异现象被免职。后来又任卫尉，随从献帝东回洛阳。

赞曰：袁公持重，诚单所奉。惟德不忘，延世承宠。孟侯经博，侍言帝幄。棱、荣事君，志同鹯雀。

赞辞说：袁安为人持重，竭尽全力进行辅佐。朝廷思念其德没有遗忘他，他家世代承受宠爱。张酺经学渊博，侍奉皇帝，进行劝谏。韩棱、周荣侍奉君主，志向如同鹰鹯逐雀一样去诛戮奸邪。

# 后汉书卷四十六

## 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郭躬字仲孙，颍川阳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后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彭在别屯而辄以法斩人，固奏彭专擅，请诛之。显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议。议者皆然固奏，躬独曰："于法，彭得斩之。"帝曰："军征，校尉一统于督。彭既无斧钺，可得专杀人乎？"躬对曰："一统于督者，谓在部曲也。今彭专军别将，有异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关督帅。且汉制棨戟即为斧钺，于法不合罪。"帝从躬议。又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复召躬问之，躬对"章应罚金"。帝曰："章矫诏杀人，何谓罚金？"躬曰："法令有故、误，章传命之谬，于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迁躬廷尉正，坐法免。

郭躬字仲孙，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他家世代为官宦人家。父亲郭弘，熟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任命郭弘为决曹掾，审理案件多达三十年，按刑量法公正无私。凡是被郭弘所判决的人，都没有怨恨的情绪，全郡的人把他与东海于定国的父亲相提并论。享年九十五岁逝世。

郭躬年轻时传授父亲的学业，听他讲授的门徒弟子常有几百人。后来做了郡吏，被征召到公府。永平年间，奉车都尉窦固奉命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帅。秦彭率军在别处驻扎而总是按照法律杀人，窦固向朝廷上奏说秦彭擅自行事，请求把秦彭杀掉。明帝于是召集公卿朝臣商议秦彭的罪责，郭躬因为通晓法律，被召人参与议论。讨论的人都认为窦固的奏请是正确的，唯独郭躬说："就法律来说，秦彭应该把犯法的人杀掉。"皇帝说："战争时期，校尉统一由大将指挥。秦彭既然没有斧钺杀戮之权，可以独断专行地杀人吗？"郭躬回答说："统一由大将指挥的意思，是说大将直接统率军队。现在秦彭是驻扎在外的将领，与'部曲'是不同的。战事紧急，来不及事先请示督帅。况且依汉朝的法制棨戟即是斧钺，就法律而言，不应当治罪。"皇帝采纳了郭躬的建议。又有兄弟两人共同杀人的事，杀人之责不知由谁来负。皇帝就以做哥哥的不教训弟弟，所以判决哥哥死刑

而减免了弟弟的死刑。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时，错误地说两人皆判死刑，尚书上奏章说孙章假传圣旨，应当受腰斩之刑。皇帝又召见郭躬征求意见，郭躬回答说：“孙章应处以罚金。”皇帝说：“孙章假传圣旨杀人，为什么要处以罚金？”郭躬说：“法令在执行中有故意无意致误的，孙章传达诏令的错误，是属于无意致误，无意犯法的罪责就比较轻微。”皇帝说：“孙章与囚犯是同县人，怀疑他是明知故犯。”郭躬说：“‘大路好比磨刀石一样平，又像箭一样直’，‘君子不预先怀疑别人的欺诈’。君王以天为法则，刑法不可以辗转曲折另生别意。”皇帝说：“好。”提升郭躬担任廷尉正，后来因为获罪被罢免。

　　后三迁，元和三年，拜为廷尉。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及典理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减死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躬上封事曰：“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无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天恩莫不荡宥，死罪已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肃宗善之，即下诏赦焉。躬奏谳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晊，亦明法律，至南阳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镇。

　　镇字桓钟，少修家业。辟太尉府，再迁，延光中为尚书。及中黄门孙程诛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济阴王，镇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传》。再迁尚书令。太傅、三公奏镇冒犯白刃，手剑贼臣，奸党殄灭，宗庙以宁，功比刘章，宜显爵土，以励忠贞。乃封镇为定颍侯，食邑二千户。拜河南尹，转廷尉，免。永建四年，卒于家。诏赐冢茔地。

　　后来三次升迁，元和三年，任命为廷尉。郭躬家世代掌管法令，务求法令宽容公平，等到担任法官，审理案件，执法多依慎重宽恕的原则，于是将从重处罚的法律条文可以从轻处理的有四十一事，上奏朝廷，所奏之事全部施行，写于法典之中。章和元年，赦天下囚犯在四月丙子以前减免死罪一等，免受竹板毒打的酷刑，送往金城郡，但条文没有涉及死罪外逃而没有暴露的犯人，郭躬向朝廷上了密封的奏章，说：“皇恩减免死罪让犯人去戍边的原因，是为了重视人命。现在犯有死罪外逃的大约有一万人，另外自从赦免以来，捕获的人很多，而赦免的诏令没有涉及，都应当判处死刑。我想天恩无不宽恕，犯有死罪的可以复生，而外逃被捕获的却偏偏不能受此恩泽。臣认为赦免在四月丙子以前犯死罪和被捕获拘系的在此以后的逃亡犯人，都可免受竹板毒打的酷刑，发配到金城郡，以保全人的生命，有益于边疆。”汉章帝认为这意见很好，便下了赦免诏令。郭躬奏议的法律条文，多数是保全人命的。永元六年，死在官位上。他的第二个儿子郭晊，也通晓法律，官至南阳太守，为政有名声有政绩。郭躬弟弟的儿子名叫郭镇。

　　郭镇字桓钟，年轻时专修家业。被征召到太尉府，第二次升官，

延光年间做了尚书。到中黄门孙程诛杀中常侍江京等人立济阴王为皇帝之时，郭镇率领羽林士杀了卫尉阎景，而立了大功，此事记载于《宦者传》中。第二次升任尚书令。太傅、三公上奏章说，郭镇不畏刀枪，击杀贼臣，消灭奸党，使宗庙安宁，功劳可与刘章相比，应该赐赏显爵和封地，以鼓励忠贞之士。于是封赏郭镇为定颍侯，食邑二千户。拜为河南尹，转调做廷尉，后来被罢免。永建四年，死在家里。朝廷颁诏赏赐他坟茔之地。

长子贺当嗣爵，让与小弟时而逃去。积数年，诏大鸿胪下州郡追之，贺不得已，乃出受封。累迁，复至廷尉。及贺卒，顺帝追思镇功，下诏赐镇谥曰昭武侯，贺曰成侯。

贺弟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

镇弟子禧，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延熹中亦为廷尉。建宁二年，代刘宠为太尉。禧子鸿，至司隶校尉，封城安乡侯。

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

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辨，不问时日，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诉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

初，肃宗时，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每入官舍，辄更缮修馆宇，移穿改筑，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禄，益用丰炽，官至颍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称。孙安世，鲁相。三叶皆为司隶，时称其盛。

郭镇的长子郭贺应当继承爵位，郭贺让于小弟郭时而逃离家乡。过了几年，诏命大鸿胪到州郡去追回郭贺，郭贺不得已，才出来接受封赏。屡次被升迁，又官至廷尉。郭贺死后，顺帝追念郭镇的功劳，下诏封赐郭镇谥号为昭武侯，郭贺为成侯。

郭贺的弟弟郭祯，也因为能够通晓法律，而官至廷尉。

郭镇弟弟的儿子郭禧，年轻时明白通晓家业，又喜好儒家学说，颇有声誉，延熹年间也做了廷尉。建宁二年，代替刘宠担任太尉。郭禧的儿子郭鸿，官至司隶校尉，封为城安乡侯。

郭家自郭弘之后，几代人都承传精通法律，子孙后代做官到公卿有一人，廷尉七人，封为侯的有三人，担任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的有二十余人，做侍御史、正、监、平的人很多。

顺帝时，廷尉河南人吴雄字季高，因为通晓法律，审理案件公平，从单身在外做官起家，一直升官到司徒。吴雄年轻时家境贫寒，母亲死后，他在人家葬后没有堆土之处，挑选一个地方埋葬了母亲。丧事从速，不管时日，巫人都说吴家必当族灭，吴雄却全然不顾。和儿子吴诉 、孙子吴恭，三代人都担任廷尉，成为法律方面的名望大

族。

当初，汉章帝时，司隶校尉下邳人赵兴也不顾忌讳，每次到官府，就要修缮馆舍房屋，随意变动原有的建筑，故意违犯怪异的禁忌，可是家里人的爵禄，更加富足兴旺，做官到颍川太守。儿子赵峻，担任太傅，以自己的才能和度量而著称。孙子赵安世，是鲁国的相。三代人均为司隶，当时都称誉他家兴旺发达。

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老寝滞，不过举孝廉。后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杀之。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

论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夫贤人君子断狱，其必主于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狱必察焉。原其平刑审断，庶于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议物，舍状以贪情，法家之能庆延于世，盖由此也！

陈宠字昭公，沛国洨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鲍宣等，咸乃叹曰："《易》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孙曰："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

桓帝时，汝南有个叫陈伯敬的人，走路时步伐一定要端方合度，坐时膝盖必定要端端正正，呵斥狗马，始终不说个死字，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吃它的肉，行路听到了不吉利的事，便卸驾停留下来，回家时遇到不宜回家的忌日，就寄宿在乡亭。年事已高仍官运停滞，只不过被举为孝廉。后来因女婿让犯法的差吏逃匿而获罪，太守邵夔发怒并将他杀掉。当时不讲究禁忌的人，多以他作为谈话的例证。

评论说：曾子说："在上位的行事失去规矩，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假如能够审出罪犯的真情，便应该同情可怜他，而不要沾沾自喜。"不因为得到罪犯的真情而沾沾自喜，就表现了宽恕之心，具有宽恕的心肠，就可以寄寓自己的是非观了。那贤人君子审断案情，大概一定要基于此吧！郭躬从小小的佐史开始，不论案情大小一定要亲自审理。推究他能够公平地审理案件，大约就属于不沾沾自喜的吧！如果能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审议别人，舍去表面现象而探求事物的真情，法家之所以能福泽绵延于世，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陈宠字昭公，是沛国洨县人。他的曾祖父陈咸，在成帝、哀帝年间因为懂得律令担任尚书。平帝时，王莽辅佐朝政，对汉代制度多有改动，陈咸反对这种做法。等到王莽因为吕宽的事件诛杀了不肯依附

自己的何武、鲍宣等人，陈咸便感叹地说：“《易经》中说‘君子看到事情的苗头就行动起来，不必等到一天的结束’，我应该离开了。”于是要求辞官还乡。等到王莽篡位后，征召陈咸担任掌寇大夫，陈咸借口有病不肯答应。当时他的三个儿子陈参、陈丰、陈钦都在官位，便让他们全部辞职，父子一同回到故乡，闭门不出入，他们仍旧袭用汉朝祖腊的礼仪。别人问为何如此，陈咸说：“我的祖先怎知王家的祭祀礼仪呢？”此后王莽又征召陈咸，他就借口称病重。从此就把他家里有关法律政令的文献记载，都藏于墙壁之中。陈咸的性格仁厚宽恕，常常告诫子孙们说：“给人审议法度，应当从轻发落，即使有百金的利益，千万不要给人从严议罪。”

建武初，钦子躬为廷尉左监，早卒。

躬生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宠常非之，独勤心物务，数为昱陈当世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

三迁，肃宗初，为尚书。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眚灾肆赦’；周公作戒，‘勿误庶狱’；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箠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绝钻灬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人俗和平，屡有嘉瑞。

建武初期，陈钦的儿子陈躬担任廷尉左监，很早逝世。

陈躬生了陈宠，陈宠通晓家业，年轻时做州郡吏，被征召到司徒鲍昱府里。当时三府掾属专门喜欢交游，以不肯办公为高。陈宠经常反对这种做法，独自勤勤恳恳地办事，屡次向鲍昱陈述当世应办的事宜。鲍昱认为他的才能高超，转调他做辞曹，掌管国家的诉讼案件。他所审理判决的案件，没有不使大家心悦诚服的。当时司徒处理的争讼，时间长的已有几十年，案情混杂，容易或轻或重，居心不良的官吏获得罗织罪名加以构陷的依据。陈宠为鲍昱撰写了《辞讼比》七卷，审断案件的条款，都按事件分类排列。鲍昱将《辞讼比》上奏朝廷，后来公府把它奉为法则。

陈宠三次升迁，在汉章帝初年，担任尚书。这时办事尚袭明帝永平时的旧制，官吏处理政事追求严苛，尚书审判案件大多近于重刑。

陈宠认为皇帝刚刚登基，应该改变以前的严苛习俗。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奖赏不能超越本分，刑罚不能没有节制，与其不得已，宁可超越本分也不能无节制。所以唐尧制定法典，说'如果是过失犯罪，就应当赦免他'；周公告诫说，'不要在各种狱讼案件上犯错误'；伯夷的法典，'希望谨慎地使用五刑，以养成三种德行'。由此说来，圣贤的政治，是以刑罚作为首要的。以往审理狱案严苛，是用以威胁惩戒邪恶不正的行为，邪恶不正的行为既已消除，就必定要用宽柔来帮助成功。陛下即皇位后，就是遵循此义行事的，您屡次诏令大臣们，要弘扬温和，但主管官员办事，未能完全执行，量刑用法，还是崇尚苛刻严峻。审理狱案的人急于用棍棒捶击之酷刑，执行法令的人纠缠于诋欺泛滥的条文，有的因公行私，滥施淫威。从事政治就像弹奏琴瑟，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断了。所以子贡批评臧孙施行的苛政猛法，而赞美郑子产推行的仁政恕道。《诗经》说：'不过分刚猛，不过分软弱，和和美美施行政教。'当今陛下的圣恩浩荡，遍布天地之间，应当大兴先王的恕道，取消烦苛的刑法。轻视那些杖刑，以救助芸芸众生；弘扬美德，遵奉天意。"皇帝高兴地采纳了陈宠的建议，每办一件事务求宽厚。后来又诏令有关官员，废止那些钻去人的髌骨的各种酷刑的条文，解除怪异的禁忌，取消因玩弄法律条文而请求上级机关审议之事五十多条，确定并写于法令之中。此后社会上太平无事，屡次出现吉祥的征兆。

　　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害自为它应，不以改律。秦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

　　汉朝旧制规定审判死刑，常在三冬之末，这时皇帝刚刚开始改在冬初的十月。元和二年，大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人上书，认为审断狱案不在三冬之末，所以阴气微弱，阳气强盛，导致灾旱，事情的原因就在于此。皇帝把他们的奏章下达给公卿们讨论，陈宠上奏说："冬

至节气一到，阳气开始萌动，所以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等花草相应。《时令》说：‘各种生物都要萌发，使身体必须安宁。’上天以此为开始，周代就以此为岁首。十二月阳气向上升腾，野鸡求偶，母鸡下蛋，大地以之为开始，殷代就以之为岁首。十三月阳气已经到来，天地互相交合，万物全部滋生，冬眠的虫子开始苏醒，人们以此为开始，夏代就以此为岁首。三正已经显著，从而沟通三统。周代以上天之始为正朔，殷代以大地之始为正朔，夏代以人间之始为正朔。如果在此时执行刑罚，那么殷、周岁首都该流血了，这不合人心，不符天意。《月令》说：‘孟冬之月，催促监狱施刑，不要留下有罪的人。’很明显，执行大刑全在立冬之时。又说：‘仲冬之月，身体要想安宁，做事就得宁静。’如果此时施行威怒，不能说是安宁；如果此时执行大刑，不能说是静谧。商议的人都说：‘天旱的原因，罪责在于改变律令。’臣以为殷、周审断狱案不在三微之时，而教化康平，没有灾害。在元和以前，都在三冬用刑，而旱涝之灾，常常为患。由此说来，灾害本身各有其相应之物，并不是因为改变律令。秦代推行暴虐的政治，一年四季施行刑罚，大汉刚刚兴起，从简略便宜方面进行改革。萧何草创法律，规定秋季审理罪犯，都避开立春之月，而不顾天地的开始，殷、周两代的岁首，实在是大大地违背正道。陛下探求幽深，分析精细，实在是坚持正道，革除百年来的过失，建立永世的大功，对上是敬承天意，对下是奉顺三微，符合《春秋》的记载，合乎《月令》的意思，这是圣功美业，不应心中疑虑。”书奏上，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没有再改变律令。

宠性周密，常称人臣之义，苦不畏慎。自在枢机，谢遣门人，拒绝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皇后弟侍中窦宪，荐真定令张林为尚书，帝以问宠，宠对“林虽有才能，而素行贪浊”，宪以此深恨宠。林卒被用，而以臧污抵罪。及帝崩，宪等秉权，常衔宠，乃白太后，令典丧事，欲因过中之。黄门侍郎鲍德素敬宠，说宪弟夏阳侯瓌曰：“陈宠奉事先帝，深见纳任，故久留台阁，赏赐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赏，而计几微之故，诚伤辅政容贷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为太山太守。

后转广汉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先是雒县城南，每阴雨，常有哭声闻于府中，积数十年。宠闻而疑其故，使吏案行。还言：“世衰乱时，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傥在于是？”宠怆然矜叹，即敕县尽收敛葬之。自是哭声遂绝。

陈宠的性格谨慎周密，常说做人臣的要义，苦于不能戒惕谨慎。他身居要职，谢绝自己的弟子，拒绝知心朋友，一心一意在公家罢了。朝廷对他器重。

皇后的弟弟侍中窦宪，举荐真定县令张林为尚书，皇帝以此征求

陈宠的意见，陈宠回答说“张林虽有才能，可是平时品行贪污”，窦宪因此非常痛恨陈宠。张林终于被任用为尚书，却因贪污受到应负的罪责。等皇帝死后，窦宪等人掌管朝政，时常对陈宠含恨，于是告知太后，让陈宠主管丧事，打算找过失中伤他。黄门侍郎鲍德素来敬重陈宠，劝窦宪的弟弟夏阳侯窦瓌说：“陈宠在先帝时任职，深受信任，所以久留尚书台，赏赐与众不同。现在得不到忠诚能干的赏赐，反而计较细微之事，实在有伤辅政应有的宽恕品德。”窦瓌亦喜爱贤士，觉得鲍德说得对，所以就让陈宠出任太山太守。

后来调任广汉太守。西州富豪互相兼并，官吏大多奸恶贪婪，诉讼的案件日以百计。陈宠到任后，重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人，把他们视为心腹，打官司的人一天天减少，全郡清平肃静。在此之前，洛阳城南，每当阴雨天，常有哭声传到府衙中来，已有几十年。陈宠听到此事后，怀疑其中有缘故，派官吏去巡视。官吏回来说：“社会动乱之时，这下面多有死亡的人，骸骨未能得到安葬，或者是由于这个缘由？”陈宠听后悲痛怜惜，便指令县里将死者全部收敛安葬。从此哭声就没有了。

及窦宪为大将军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遣吏子弟奉献遗者，而宠与中山相汝南张郴、东平相应顺守正不阿。后和帝闻之，擢宠为大司农，郴太仆，顺左冯翊。

永元六年，宠代郭躬为廷尉。性仁矜。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宠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会坐诏狱吏与囚交通抵罪。诏特免刑，拜为尚书。迁大鸿胪。

到窦宪任大将军征伐匈奴时，公卿以下及郡国长官没有不派遣官吏子弟去敬献财物的，陈宠与中山国之相汝南人张郴、东平国之相应顺坚守正道不去阿谀奉承。后来和帝听说此事，提升陈宠为大司农，张郴为太仆，应顺为左冯翊。

永元六年，陈宠代替郭躬担任廷尉，他的性格仁厚宽容。做了法官之后，屡次审议疑难狱讼，常亲自撰写奏章，并附上经典作为依据，务求宽恕，皇帝总是采纳他的意见，被救活的犯人很多。那些援用法律条文，施行严刑重法的弊害，从此有所减少。陈宠又查对了律令条文，凡是超出《甫刑》的予以废除。他说：“臣听说礼经有三百

篇，其中关于威仪方面的有三千条，所以《甫刑》中属于死刑的有二百条，属于五刑的有三千条。不守礼仪的，就用刑法治他，不遵守礼仪就受到刑法的惩处，刑与礼是互为表里的。如今的律令中有关死刑的有六百一十条，轻刑的有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的有二千六百八十一条，超出《甫刑》的共有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属于死刑的是四百一十条，属于轻刑的是一千五百条，赎罪的是七十九条。《春秋保乾图》说：‘君王三百年减免刑法一次。’汉兴以来，已有三百零二年，宪政法令增加很多，科目条文无数，另外法学家有三派，他们的学说各不相同。应该诏令三公、廷尉平议审核律令，符合经义的，可让死刑条文有二百条，轻刑、赎罪的二千八百条，总共为三千条，把多余的条文全部删去，可与礼仪相合，来统一百姓的认识，使刑法臻于完善，把它流传到千秋万代。”陈宠的建议没有来得及施行，适逢因奉诏令关押犯人的牢狱官吏与囚犯通谋之事而获罪，功罪相抵。皇帝颁诏特予赦免，授官为尚书。升任为大鸿胪。

宠历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见称当时。十六年，代徐防为司空。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奏议温粹，号为任职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阳尹勤代为司空。

勤字叔梁，笃性好学，屏居人外，荆棘生门，时人重其节。后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户。永初元年，以雨水伤稼，策免就国。病卒，无子，国除。

宠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迁廷尉正，以才能有声称。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初，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溢于《甫刑》者，未施行，及宠免后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陈宠历任两郡的长官和朝廷的三卿，在每个职位上都有政绩，当时颇有声望。永元十六年，代替徐防担任司空。陈宠尽管传授法律，却又兼通经书，奏议温和纯正，被称为称职的宰相。在位三年逝世。南阳人尹勤以太常的身份代他担任司空。

尹勤字叔梁，本性嗜好读书，隐居在常人居住区之外，家门前长满荆棘，当时人们非常敬重他的气节。后来因参与让安帝登基的策谋，被封为福亭侯，食邑五百户。永初元年，因雨水伤害了农作物，被免官回到封地。尹勤病死，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销。

陈宠的儿子是陈忠。

陈忠字伯始，永初年间被征召到司徒府，三次调迁任廷尉正，因有才能在当时颇有声誉。司徒刘恺推荐陈忠通晓法律，应该安排到重

要的机密岗位上，于是提升为尚书，让他担任主管断狱之事的三公曹。陈忠因是主管刑法的世家，用心务求宽大审慎。当初，父亲陈宠任廷尉时，上奏建议废除汉代法律中超出《甫刑》的条文，没有来得及施行，等到陈宠免官后就把此事压下了。而严刑峻法愈加繁多，人们不堪忍受。陈忠按照陈宠的意向，向朝廷呈上二十三条，写成《决事比》，以省去遇到疑难案件不能决断而请求上级机关审核的弊端。又上书废止宫刑；解除赃官三代人受禁锢之法；精神失常的病人杀了人，得以减轻重罪论处；母子兄弟互相代替死的，允许，赦免所被代替之人的死罪。以上诸事都予以施行。

及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朝事。忠以为临政之初，宜征聘贤才，以宣助风化，数上荐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于是公车礼聘良、燮等。后连有灾异，诏举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广帝意。曰："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讥，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者，罪至死。'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诚，引咎克躬，谘访群吏。言事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苦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书御，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延后位至太尉。

常侍江京、李闰等皆为列侯，共秉权任。帝又爱信阿母王圣，封为野王君。忠内怀惧懑而未敢陈谏，乃作《搢绅先生论》以讽，文多故不载。

等到邓太后死后，安帝才开始亲掌朝政。陈忠认为皇帝刚刚掌管朝纲之时，应该征聘贤才，以宣扬佑助教育感化，屡次上书举荐隐居及坚持正道之士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人。于是公车署以礼征聘冯良、周燮等人。后来连续发生灾异，下诏举荐有道之人，公卿百官各自呈上密封的奏章。陈忠认为诏书既已广开谏诤的言路，唯恐进谏的人言论过分激烈，以致不能为朝廷所容，于是上书预先疏通开拓皇帝广开言路之意。说："臣听说贤明的君王能够容纳山川湖泽之广，采纳恳切率直的谋略；忠臣尽正直敢言之节，皇帝不怕逆耳之言。因此汉祖没有责备把自己比作桀纣的周昌，孝文帝赞赏敢用人豕之事进行讥讽的爰盎，武帝采纳了东方朔不应在宣室接见私人的意见，元帝容忍薛广德以死直谏的行为。从前晋平公问叔向说：'国家的忧患哪一样最大？'回答说：'高官看重自己的俸禄而不能竭力劝谏，小官害怕犯罪而不敢直言，下情不能反映到上边去，这是最大的祸害。'晋平公说：'很好。'于是下令说：'我想采纳忠言，有来进谏而不予通报的人，处以死罪。'现在公开诏令要崇尚殷高宗的美德，推崇宋

景公的诚心，引咎自责，咨询访问百官群僚。想直言劝谏的人看到杜根、成翊世等人刚刚上表录用，身居显要职位，一定望风响应，争先恐后地进行直谏。如果是嘉谋良策，就应采纳。如果他的见解偏狭，乱加批评指责，尽管苦口逆耳，不合实际情况，还应谨慎宽容，以示圣明的皇上没有什么忌讳的美德。如果有道之士，应诏回答君王的问题高明，应该进行考察，特予晋升一等，以广开直言之路。”皇帝御览奏章之后，诏令任命有道高第之士沛国人施延为侍中，施延后来做官到太尉。

常侍江京、李闰等人都是爵位最高的列侯，共同掌管着朝政。安帝又喜欢信任乳母王圣，封她为野王君。陈忠内心恐惧愤恨却不敢进行劝谏，于是写了《搢绅先生论》加以讽喻，因文字太多所以不予转载了。

> 自帝即位以后，频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忠独以为忧，上疏曰：“臣闻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书》曰：‘小不可不杀。’《诗》云：‘无纵诡随，以谨无良。’盖所以崇本绝末，钩深之虑也。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而顷者以来，莫以为忧。州郡督录怠慢，长吏防御不肃，皆欲采获虚名，讳以盗贼为负。虽有发觉，不务清澄。至有逞威滥怒，无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转相赋敛。或随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盗发之家，不敢申告，邻舍比里，共相压迮，或出私财，以偿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发露。陵迟之渐，遂且成俗。寇攘诛咎，皆由于此。前年勃海张伯路，可为至戒。覆车之轨，其迹不远。盖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纠增旧科，以防来事。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纠觉，一发，部吏皆正法，尉贬秩一等，令长三月奉赎罪；二发，尉免官，令长贬秩一等；三发以上，令长免官。便可撰立科条，处为诏文，切敕刺史，严加纠罚。冀以猛济宽，惊惧奸慝。顷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协，寒气错时，水涌为变。天之降异，必有其故。所举有道之士，可策问国典所务，王事过差，令处暖气不效之意。庶有谠言，以承天诫。”

自安帝当了皇帝后，屡次遭受元二的厄运，百姓流离失所，盗贼群起，各郡县互相掩饰，隐匿盗贼，没有人愿意督察举发。只有陈忠为此深感忧虑，他上疏说：“臣听说轻微是重大事故的开端，小事是大事的根源，所以大堤决口于蚂蚁似的小孔，气泄于针尖似的麦芒。因此聪明人重视细微的事端，智慧者知晓变化的几微迹象。《尚书》说：‘即使罪行小，却不可不杀。’《诗经》说：‘不要纵容狡诈谩欺的人，谨防那些不善良的人。’大概这是尊崇根本杜绝细微，探索深远的考虑。臣看到元年以来，盗贼连续发生，打家劫舍，伤害了许多人。对于偷窃行为不予禁止，就会使之成为强盗；强盗不断发生，就会酿成攻击抢夺的贼寇，攻击抢夺的贼寇成群结伙，必将产生大奸。所以关于逃亡的条文，是法律的重要内容，至于给逃亡者提供饮食的，严

重的应处以死刑。但是近来，没有谁为之忧虑。各州郡督促检察怠慢，上级官长防范不严，都想获取虚名，忌讳把盗贼的出现看做自己的失误。即使发现盗贼，也不尽力肃清。以至于有的凭借权势滥施威怒，使无辜者死伤。有的祸及乡里，反复征收赋税。有的跟随官吏去追捕，周折辗转于道路。因此被盗之家，不敢去举报，左邻右舍，互相压逼，有的拿出个人财物，偿给逃亡的人。那些特别彰明显著无法掩饰的，才肯去公开揭露。国家渐渐地衰颓，于是将要成为一种习俗。盗贼劫掠凶杀的罪行，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前年勃海人张伯路，应作为最好的警戒。翻了车留下的轨迹，那轨迹离现在不远。这大概就是在细微末节上有所失误，要从根本上寻找原因吧。应该纠正增补旧的法律，以防止今后类似事件的发生。从今以后强盗被郡府长官或其他郡县所举报，告发一次，督邮、游徼都依法受到惩处，尉官降级一等，令长用三个月的俸禄来赎罪；告发二次，尉官被免职，令长降级一等；告发三次以上，令长被免官。即可草拟法律条文，形成诏书，切实命令刺史，严加督察惩罚。希望用严刑来辅助宽柔，威慑不法之徒。近来夏季酷热，日月失调，寒气失时而来，水涝为患。上天之所以降下灾异，一定有其缘故。所举荐的有道之士，可以用策对方式向他们咨询国家大事，王事的过失差错，让他们解释暖气失调的原委。或许有合理的话，以便承受上天的告诫。”

元初三年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阕还职。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旧令，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请依此制。”太后从之。至建光中，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奏，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闻之《孝经》，始于爱亲，终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贵贱，其义一也。夫父母于子，同气异息，一体而分，三年乃免于怀抱。先圣缘人情而著其节，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闵子虽要绖服事，以赴公难，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礼也’。周室陵迟，礼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己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彫损。大汉之兴，虽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贡，发于孝武；郊祀之礼，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备于显宗；大臣终丧，成乎陛下。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遂著于令。

元初三年颁布诏令，大臣们必须服丧三年，期满除服后就职。陈忠为此上疏说：“汉宣帝时的法令，从事军屯和在官府供职的人，祖父母死后未满三个月，都免服劳役，以便让其奔丧送葬。请依照这个礼制执行。”太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到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

孟布等人上奏，认为：“汉文帝制定了薄葬的礼制，光武帝废止官吏请假奔丧的制度，应留传于千秋万代，实在不可改变，应该恢复建武时期的旧制。”陈忠上书说：“臣从《孝经》中得知，孝道从爱其父母开始，终止于为父母之丧事。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尊卑贵贱，那礼仪是一样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血缘相同，生长不同，一体分成为二，三年才离开父母的怀抱。先圣根据人之常情规定了孝道的节操，守丧二十五个月，因此《春秋》中说臣子有了大的丧事，君主三年不登门干扰，闵子骞即使身穿孝服，君主还令他去救国难，事了回家辞去职务，以报答父母的私恩，所以说：‘君主用人不合礼仪，臣子服从君命却合乎礼仪。’周王室衰颓，礼制紊乱，《蓼莪》的作者作诗自我感伤地说：‘盛酒的小瓶已空掉，大罍应该羞耻了。’意思是说自己不能尽做儿子的孝道，也是君王的耻辱。汉高祖接受天命，萧何创立法制，规定大臣有告假奔丧的科目，是合乎表达忧伤之情义的。建武初年，刚刚遭遇政治动乱，国家各种事务，多趋于简单易行，大臣既然不能告假奔丧，百官们营谋禄位谋求私利，很少有遵循守丧三年之礼仪，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人。礼仪制度，实已损伤。大汉兴起，纵然承受了各种衰颓的弊端，但先王的法制，逐渐有所施行。所以籍田之耕，从孝文帝开始；举荐孝廉，开始于汉武帝；郊祀的礼仪，由元帝、成帝所决定；明堂、辟雍、灵台的建立，在明帝时得到完备；大臣得行三年之丧，由陛下完成。圣功美业，没有能超过此的。孟子曾说：‘尊敬我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臣希望陛下登高向北边远望，以自己思念母陵之心，揣度臣子们的心，那么天下就可各得其所了。”宦官不给他提供方便，竟把孙忠的奏章压下而采纳了祝讽、孟布的建议，还把它写于法令条文之中。

忠以久次，转为仆射。时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而伯荣负宠骄蹇，所经郡国莫不迎为礼谒。又霖雨积时，河水涌溢，百姓骚动。忠上疏曰：“臣闻位非其人，则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则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则感动阴阳，妖变为应。陛下每引灾自厚，不责臣司，臣司狃恩，莫以为负。故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杨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自西徂东，杼柚将空。臣闻《洪范》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肃，貌伤则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 骈 马，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车下，仪体上僭，侔于人主。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

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职事巨细，皆任贤能，不宜复令女使干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泄漏之奸；尚书纳言，得无赵昌谮崇之诈；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书奏不省。

陈忠因久居官位，转调做仆射。当时皇帝屡次派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来于母亲的甘陵，乳母王圣之女伯荣恃宠傲慢不顾，她所经过的郡国没有人敢不以礼谒见的。又加上大雨多日，黄河泛滥，百姓骚动。陈忠上疏说：“臣听说所任命的人不当其位，就会诸事不顺；诸事不顺，就会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就会感动阴阳二气，出现妖异作为应验。陛下常常引咎自责，不去责备主管之臣，主管之臣习惯于受恩，没有谁以灾变为忧虑所以天心不安，屡降旱涝灾害，青州、冀州一带暴雨不断，黄河泛滥，徐州、泰山之滨海水淹溢，兖州、豫州蝗虫滋生，荆州、扬州稻谷歉收，并凉二州羌戎背叛。加之百姓贫困，国库空虚，从西到东，织布机上即将被搜刮一空。臣听说《尚书·洪范》中的五件事，一是容貌，容貌要恭敬，容貌恭敬就能严肃，容貌受了伤害就会狂妄，招致多雨春秋两季发大水，都是因为君王威仪不肃穆，皇帝理政不严厉，臣子们轻慢，尊贵宠幸专权霸道，阴气强盛，阳气不能禁止，所以大雨不止。陛下因为不能亲奉孝德皇园庙，就屡次派遣中使祭奠甘陵，红漆的车成双的马，奔驰于道路，可以说是最大的孝心了。然而臣听说使者所经过的地方，威风凛凛，震动郡县，王侯及太守都来为伯荣跪拜于车下，所行礼仪超越了自己的身份，与皇帝相等。地位较高的官员害怕受到谴责，有的曲意迎合讨好，派人修筑道路，修理驿站，储备了很多器物以待用，征用役夫没有限度，老弱相随，劳作的人以万计算，向仆从行贿送礼的，每人多达上百匹绢布，百姓顿足呼号，没有不捶胸痛恨的。河间有陛下的叔父，清河有陛下的父亲陵庙，以及奉承陛下诏令的大臣，都苟且偷安地屈节于伯荣的车下。陛下不过问此事，人们一定以为陛下是想这样做的。伯荣的威势比陛下还大，陛下的权柄握在臣妾之手。水灾的泛滥，一定因此而发。从前韩嫣乘坐武帝侍从的车辆，接受驰视野兽的使命，江都王误以为她是天子，为之一拜，结果韩嫣被刀杀死。我希望圣明的陛下敬重上天的尊严，摆正君王权威的地位，不论职位高低，都能任用贤能之人，不应该再让女使干扰纷繁的政务。严格审查左右的人，该不会有石显透露机密的奸佞；尚书采纳意见，该不会有赵昌中伤郑崇的欺诈；公卿大臣，该不会有朱博迎合太后的旧例；外戚近亲，该不会有王凤陷害王商的阴谋。如果是国家大事完全由皇帝定夺，王事全由自己裁决，那么下级不能逼迫上级，大臣不能干涉君王，常雨大水一定会停止，四方各种灾异就不会为患成祸。”呈上的

奏章皇帝没有审阅。

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切免公台。忠以为非国旧体，上疏谏曰：“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心常独不安，是故临事战惧，不敢穴见有所兴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谬平典，而谤讟日闻，罪足万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贲丽纳说方进，方进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诚。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割而勿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置方员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

当时三公府的职权轻微，机密大事由尚书专门负责，出现了灾害怪异现象，则常常责备罢免三公。陈忠以为这不是国家原有的政体，上疏进谏说：“我听说‘君主应该依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忠心地服侍君主’。所以三公称为冢宰，君王对他们特别敬重，君王在车中见到三公要下车，坐在殿堂见到三公要起立，进入宫廷就参与谋议政事，出来后便检查和监督是非。大汉的法典惯例，丞相请示的问题，君王没有不听从的。如今的三公，只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推荐人才，进行赏罚，一概由尚书负责，尚书被重用，重于三公，国家衰颓以来，已经开始很久了。臣心中常常为此不安，因此面对此事惴惴不安，不敢以自己浅薄的见解有什么建树，又不敢迎合同僚，以乖违公平的法令，而非议之声天天听到，罪该万死。近日因地震罢免了司空陈褒，眼下有了灾异，又想严责三公。从前汉成帝因为灾惑星守住了心星，把罪责推给丞相方进，让贲丽进谏方进，方进自杀，终于没有受到上天的保佑，徒然违背了宋景公的一片诚意。所以知道是非的区分，显然是必有归宿的。另外尚书决断事情，常常违背原有的法典，惩罪没有标准，把诽谤丑化放在首位，为文狠毒言语丑恶，有违国家大法。应该追究其用意，弃而不听。对上说遵循了国家的法典，对下说防止了作威作福，把方圆放在规矩之中进行测试，把轻重置于秤上加以称量，这实在是国家的大典，千秋万代的法规。”

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礼。其九卿有疾，使者临问，加赐钱布，皆忠所建奏。顷之，迁尚书令。延光三年，拜司隶校尉。纠正中官外戚宾客，近幸惮之，不欲忠在内。明年，出为江夏太守，复留拜尚书令，会疾卒。

初，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欲与忠父宠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护羌校尉邓训，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争之连日不能夺，乃从二府议。及训追加封谥，禹、防复约宠俱遣子奉礼于虎贲中郎将邓骘，宠不从，骘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邓氏。及骘等败，众庶多怨之，而忠数上疏陷成其恶，遂诋劾大司农朱宠。顺帝之为太子废也，诸名臣来历、祝讽等守阙固争，时忠为尚书令，与诸尚书复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隶校尉虞诩追奏忠等罪过，当世以此讥

焉。

论曰：陈公居理官则议狱缓死，相幼主则正不僭宠，可谓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风，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然其听狂易杀人，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谬矣。是则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祸，进退无所措也。

陈忠的本意经常是敬重大臣，用礼貌对待下属。九卿有了疾病，皇帝派使者去慰问，赏赐他们钱币和布匹，都是陈忠奏请的结果。不久，升任为尚书令。延光三年，担任了司隶校尉。对宦官外戚宾客督察纠正，帝王宠信的人惧怕他，不想让陈忠留在朝廷之内。第二年，出任为江夏太守，又留下担任尚书令，恰逢他病逝。

当初，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想与陈忠的父亲陈宠共同上书追封和熹皇后的父亲护羌校尉邓训，陈宠以前代没有上书追封的先例，争论了好几天不能决定，于是听从了二公府的谋议。等到邓训追加封谥后，张禹、徐防又邀请陈宠共同派遣儿子给虎贲中郎邓骘进献礼物，陈宠没有听从，邓骘对此愤愤不平，所以陈忠不得志于邓氏。后来邓骘等人失败，民众都怨恨邓氏，陈忠几次上疏揭露邓氏的罪恶，并揭发了大司农朱宠的罪状。顺帝做太子被废的事，各大臣来历、祝讽等人守候于宫门争讼，当时陈忠任尚书令，与各尚书又共同上疏弹劾顺帝。后来顺帝即了皇位，司隶校尉虞诩上疏追究陈忠等人的罪过，当世之人因此而讥讽陈忠。

评论说：陈宠担任法官，审理狱案减缓死刑，辅助年幼的君主，所受的恩宠没有过分妄取尊荣，真可以说具有宰相的大器了。陈忠能够继承家风，也差不多能够慎重地使用刑法不稽延狱讼。然而他允许精神病人杀人，开了父子兄弟可以互相代死的先例，这是最大的谬误。这样就会使不善的人幸运，而好人常常代替坏人受罪，进退无所适从了。

赞曰：陈、郭主刑，人赖其平。宠矜枯胔，躬断以情。忠用详密，损益有程。施于孙子，且公且卿。

赞辞说：陈宠、郭躬主管刑事，人们信赖他们公正。陈宠哀怜死者，郭躬根据实情审理案件。陈忠做事周详严密，对刑法的增减有法则。延续到子孙后代，又任公又做卿。

# 后汉书卷四十七

## 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

班超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人，是徐县县令班彪的小儿子。他胸怀大志，为人不注重小节。可是思想上对长辈孝顺恭谨，在家经常从事繁重的劳作，并不认为劳作是耻辱。他能言善辩，又好博览群书。永平五年，他的哥哥班固受召担任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一起到了洛阳。因为家境贫寒，班超经常给官府抄写文书以此获取报酬来供养母亲。长时间地抄写使他感到劳累辛苦，有一天，他停抄文书放下手中的笔叹息说："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还是应当仿效傅介子、张骞他们到边疆去建功立业，来取得封侯，怎能长久地从事这笔砚间的事呢？"在场的人都笑话他。班超说："你们怎么知道壮士的志向哩？"后来班超到看相人那儿去看相，看相的人对他说："祭酒，是个平民出身的儒生吧，可是你应当到万里以外的地方去接受封侯。"于是班超向看相人询问自己相貌的模样儿。看相的人指着说："你长有燕子般的下巴，老虎似的脖子，能展翅高飞还要吃肉，这就是万里侯的相貌。"过了很久，明帝问班固："你的弟弟在哪里？"班固回答说："他替官府抄写文书，得些报酬奉养老母。"明帝就任命班超担任兰台令史，后来因事犯罪被免去官职。

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征攻打匈奴，朝廷任用班超做代理司马，带兵从另一条路攻打伊吾，在蒲类海与匈奴交战，斩杀了许多匈奴兵的首级胜利凯旋。窦固认为班超有军事才能，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

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

班超到达鄯善国后，鄯善国王广用很恭敬周到的礼仪接待班超，可是后来突然变得礼仪简略款待怠慢。班超告诉他的下属官员说：“你们是否觉得鄯善王广的礼意淡薄了呢？这迹象一定是有北方匈奴派人来了，这使鄯善王犹疑不决，不知依附哪一方的缘故。明智的人能预见处在萌芽状态的事，何况已经显而易见了。”于是把服侍的胡人喊来并唬诈他说：“匈奴的使者来了几天，现在在哪里呢？”服侍的胡人惶恐不安，承认了他们的全部实情。班超就把服侍的胡人关起来，把带领的三十六名官兵全部召集拢来，与他们一起喝酒，喝到痛快的时候，就激怒他们说：“你们与我都处在绝境，想要立大功，求得富贵。现在匈奴使者到达才几天，可是鄯善王广的礼节恭敬就废弃了；如果让鄯善王把我们抓了起来，送往匈奴，那么我们的尸骨将会长久地被豺狼啃吃。你们说对此情况该怎么办呢？”下属官兵都说：“现在我们处在危亡的境地，死活跟随您司马。”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现在的计谋，只有趁黑夜用火攻打匈奴，使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他们必定大为震惊恐慌，就可把他们全部消灭。消灭这些匈奴人，那么鄯善王会吓破胆，我们就功成事就了。”大家说：“这样进行应当与从事商量一下。”班超气愤地说：“是吉是凶决定在今天。从事是个平庸安于现状的官吏，听到这事一定害怕还会泄露计谋，死得无名，那不是壮士啊！”大家说：“好。”天刚黑，班超就带领官兵奔往匈奴使者住地。恰逢天刮大风，班超命令十个人拿着战鼓躲藏在敌人营房的后面，事先约定说：“当看见有火燃烧时，都应当击鼓大喊。”其余的人都拿兵器弓箭埋伏在营门两边。班超就顺着风势放火，前后击鼓喊叫。匈奴兵众惊慌错乱，班超亲手击杀三人，官兵们斩杀匈奴使者及其随从士兵的脑袋三十多个，其余一百多人全被烧死。第二天回去才告诉郭恂，郭恂大吃一惊，接着变了脸色。班超

理解他的意思，举着手说：“你属官虽然没有去，班超怎么会有独揽功劳的想法呢？”郭恂听班超这样一说才高兴了。班超于是召见鄯善王广，把匈奴使者的脑袋给他看，这事以后所有鄯善国人都震惊害怕。班超向他们讲明道理并安慰他们，鄯善王就送来儿子做人质。班超回来后向窦固禀报，窦固十分高兴，将班超的功劳全部上报，并且请求朝廷另选使者出使西域。明帝赞赏班超的气节，下诏给窦固说：“有班超这样的官吏，为什么不派遣而要另选呢？现在任用班超做军司马，让他完成以前的功业。”班超再次受命出使西域，窦固想给他增加兵力，班超说：“我希望带领原来跟从我的三十多人，也就够了。如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士兵多了更成累赘。”

是时于窴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窴。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这时于窴王广德刚刚打败莎车国，就在西域南路称霸，可是匈奴派使者监护这个国家。班超已向西进发，首先到达于窴。广德对他的礼仪十分简略。加之莎车国民俗迷信巫术。有个巫师说：“天神发怒说为什么要趋向汉朝呢？汉朝使者有匹黑嘴的黄马，把它赶快取来祭我。”广德于是派遣使者到班超处要马。班超暗中了解到这一情况，答应了广德，但要巫师亲自前来取马。过了一会儿，巫师到达，班超立即斩下他的脑袋把它送给广德，随机在言谈中谴责广德。广德平时听到过班超在鄯善国杀死匈奴使者的事，非常惊慌害怕，立即杀了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班超重赏了于窴王和他的手下，用来安定抚慰他们。

当时龟兹国国王建是被匈奴扶立的，他依仗匈奴的威势，占据西域北路，攻下疏勒国，杀死疏勒国王，就扶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国国王。第二年春天，班超从小道绕到疏勒国，离兜题所居住的槃橐城有九十里路程，预先派遣官员田虑先去劝降兜题。班超告诫田虑说：“兜题本来不是疏勒族人，疏勒国国民一定不会听从他的命令。如果他不立即投降，就可以拘捕他。”田虑到达槃橐后，兜题看到田

虑身体瘦弱，毫无投降之意。田虑趁他没有防备，就上前抓住兜题将他捆绑起来。兜题手下的人出乎意料，都惊慌害怕得逃跑了。田虑骑马疾驰禀报班超，班超立即赶到，把疏勒国的大小官员全部召来，揭露了龟兹国王不讲道义的罪行，于是指立已故国王哥哥的儿子忠为国王，龟兹国国人特别高兴。国王忠及下属官员都请求杀掉兜题，班超没有接受他们的要求，班超想以此显示自己的威信，释放并送回了兜题。疏勒国从此同龟兹国结下怨仇。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遂攻没都护陈睦。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超守盘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超还至于窴，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窴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叵平诸国，乃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窴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幹素与超同志，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幹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

　　永平十八年，明帝逝世。焉耆国乘汉朝举行国丧，就攻杀了汉朝都护陈睦。此时班超孤立无援，可是龟兹国、姑墨国多次出兵攻打疏勒国。班超坚守槃橐城，与疏勒国国王忠首尾照应，在士吏不多力量单薄的情况下，抵抗坚守了一年多。肃宗刚即位，因为陈睦刚刚被杀，担心班超人单势危不能依靠自己有所建树，下达诏书召回班超。班超出发回朝，疏勒全国上下忧虑害怕。疏勒都尉黎弇说："汉朝使者抛下我们，我们必将再被龟兹国灭亡。我实在舍不得汉朝使者离去。"便用刀自杀了。班超回到于窴国，于窴国王侯以下的人都号眺大哭说："我们依靠汉朝使者如同父母，你真的不能离去。"相互抱住

班超的马腿，班超不能启行。班超担心于窴国人最终不让他东行，又想实现自己原来的宏志，就改回疏勒国。疏勒国的两座城市自从班超离去后，再次投降龟兹国，而与尉头部落联合兵力。班超捕杀了反叛的人，打败了尉头部落，杀了六百多人，疏勒国重又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国的士兵一万人攻打姑墨国的石城。攻下了它，斩砍了敌人的脑袋七百个。班超想乘此机会平定各国，于是呈上奏条请求增派兵力。奏文上说："据臣下的看法先帝想开通西域，所以北面攻打匈奴，西面出使各国，鄯善、于窴国立即归服感化。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也愿意归附，想联合起来合力攻灭龟兹，开通前往汉朝的道路。如果拿下龟兹，那么西域没有归服的只剩百分之一而已。臣下自己考虑，我本来是个下层小官，的确愿意跟随谷吉为朝廷效命，捐躯极远的地方，也许可以像张骞那样弃身旷野。从前魏绛担任诸侯国大夫，尚且能够协和各支戎人，何况臣下尊奉大汉的声威，反而就没有微小的用处吗？前朝评议的人都说夺取西域三十六国，称作是斩断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各国，从太阳照到的地方起，没有一国不归服的，大小国家高高兴兴，贡献源源不断，只有焉耆、龟兹国还不归服顺从。臣下以前和官属三十六人奉命出使极远的地域，受尽艰难困苦。自从独守疏勒，到现在已有五年了，胡夷人的情况，臣下很了解。要问大小城郭的人，都说'依靠汉朝与依靠上天一样'。由此证明，葱岭是可以开通的，葱岭开通便可攻打龟兹了。现在应当任命龟兹国在朝廷侍候皇上的王子白霸为龟兹国的国王，用步兵、骑兵几百人送他回去，让他与各国联合兵力，几个月之内，龟兹国王就可以擒获。用夷狄攻打夷狄，这是好计策。臣下看到莎车、疏勒国田地广阔肥沃，牧草茂盛，牲畜繁衍，不像敦煌、鄯善国一带，士兵可以不耗费国家的粮食而做到自给自足。况且姑墨、温宿两国国王，情况独特，国王是被龟兹国扶立的，既然不是龟兹族人，就会让姑墨、温宿人深感厌恶痛苦，势必就会有反叛归降的事情发生。如果两国来归降，那么龟兹国就会不攻自破了。望陛下给下臣颁发诏书，让臣斟酌行事。如有万一，即使臣下死了又有什么遗恨。臣下班超非常渺小，特受神灵的保佑，自个儿希望不要立即死去，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庆贺的酒杯，在宗庙前献功庆祝，向天下宣告大喜。"奏章呈上后，皇上知道他的功业能成，商议后打算增派军队。平陵县人徐斡平素与班超志同道合，向皇上呈上奏章表示愿意奋不顾身辅助班超。建初五年，皇上就任用徐斡为代理司马，徐幹带领已解除刑罚的刑徒以及自愿从行的一千人前往班超的部队。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会徐幹适至，超遂与幹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超既破番辰，

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为军司马，别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

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幹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诣超，超因发疏勒、于窴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

先前莎车国认为汉朝的军队不会出塞，就向龟兹国投降了，这时疏勒国都尉番辰也再次反叛。这时正逢徐幹到达，班超就与徐幹一起攻打番辰，大败番辰，斩杀反叛者一千多人，还抓获了许多俘虏。班超打败番辰后，打算进攻龟兹。因为乌孙国兵力强大，应当借助他国的力量，班超于是上书说："乌孙是个大国，拥有兵力十万，所以武帝把公主嫁给乌孙王做妻子，到了孝宣皇帝时代，终于得到乌孙王的帮助。现在可以派遣使者去招抚他们，与他们联合一起对付龟兹国。"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建初八年，皇上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赐给他乐队、旗帜和仪仗。任用徐幹为军司马，另派卫候李邑护送乌孙的使者，赐给大小昆弥以下官员丝织品。

李邑初到于窴，正值龟兹国进攻疏勒国，李邑害怕不敢前行，于是上书陈述西域的事不能办成，还大肆毁谤班超拥抱爱妻，怀抱爱子，在域外享乐，无心顾及国家。班超听到后，叹息说："我不是曾参却遭来接二连三的谗言，恐怕这时要被朝廷怀疑了。"于是打发他的妻子走了。皇上了解班超的忠诚，于是谴责李邑说："即使班超拥抱爱妻，怀抱爱子，向往回国的士兵有一千多人，为什么都能和班超同心呢？"命令李邑到班超处接受节制调派。皇上下达诏书给班超："如果李邑能够任职在外，便可留下他做事。"班超立即派遣李邑带领乌孙王的侍子回京师。徐幹对班超说："李邑以前亲口毁谤您，想破坏归化西域的大事，现在为何不凭借诏书留下他，另派其他官员送侍子呢？"班超说："你为什么把话说得这样浅薄！正因为李邑毁谤我班超，所以今天派遣他送侍子回京师。我内心反思自己无愧，何必担心人家说什么！只图一时的痛快留下他，这不是忠臣所应做的。"

第二年，又派遣代理司马和恭等四人带兵八百名到班超那里，班超便调发疏勒、于窴国的兵力进攻莎车国。莎车国暗中派使者到疏勒国王忠那里，用重利做引诱，疏勒国王忠于是叛变归从莎车国，向西进发守卫乌即城。班超就改立疏勒王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把那些没有反叛的人全部调发去进攻忠。持续半年后，康居国派遣精兵援救忠，班超攻他不下。这时月氏国刚与康居国结亲，互相友好，班超于是派使者带了许多丝织品赠给月氏王，叫他开诚布公地开导康居王，康居王这才退兵，逮捕忠后把他送回疏勒国，乌即城就向班超投降了。

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骑诣超。超密勒兵待之，为供张设乐。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因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

明年，超发于窴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窴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窴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窴。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钞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过了三年，疏勒国王忠劝说康居王借兵给他，回国后占据损中城，秘密地与龟兹国策划，派遣使者向班超假称投降。班超内心明白他的奸计，可是表面上也假装同意接纳他。忠很高兴，立即跟随骑兵到了班超处。班超秘密部署兵力等待他，为他陈设了帷帐，安排了音乐。喝酒时，就大声呼喊手下官兵把忠捆起来杀掉。乘机打败了他的部众，杀掉七百多人，天山南路就此畅通无阻。

第二年，班超调发于窴各国兵力二万五千人，再次攻打莎车国。可是龟兹王派遣左将军调动温宿、姑墨、尉头等国兵力合计五万人援救莎车国。班超召集将校以及于窴王一起商议说：“现在兵力太少，不能匹敌，对付的办法不如各自分散回去。于窴的军队从这儿往东，我将兵长史也从这儿往西回去，要等到晚上鼓声响起时才出发。”暗中放走了俘虏。龟兹王听到撤兵消息十分高兴，自己率领一万骑兵在西面边界截击班超，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在东面边界拦截于窴。班超得知二敌已经出发，秘密召集各部队部署兵力，鸡叫时分骑马飞奔莎

车军营，这时敌人特别惊慌，胡乱地奔跑，班军追击斩砍了五千多人，缴获大批马匹等牲口和财物。莎车国于是投降，龟兹等国军队因此各自撤退分散，从此班超的威名震慑西域。

起初，月氏国曾经帮助汉军攻打车师国有功，这一年向汉朝奉献了珍宝、符拔、狮子等，用此求娶汉朝的公主。班超拒绝让月氏国的使者回国，由此产生怨恨。永元二年，月氏国派遣副王谢率兵七万攻打班超。班超部众少，士兵都很害怕。班超开导士兵说："月氏国的兵力虽多，然而从几千里以外越过葱岭而来，粮草无法运输，何必担忧呢？只要我们收藏粮食，坚守阵地，他们饥饿到极点自然会投降，不会超过十天便可决定胜负了。"副王谢就前来进攻班超，攻打不下，又进行抢掠，一无所得。班超估计他们的粮食快要吃完了，一定会向龟兹国请求援救，于是派遣几百名士兵在东南边界拦截他们。谢果然派了骑兵携带金银、珠宝、玉器来贿赂龟兹国。班超埋伏着的士兵进行拦击，把他们全都杀了，拿着他们使者的脑袋给谢看。谢大吃一惊，立即派遣使者前来请罪，表示希望能够活着回去。班超放了他们。月氏国从此大受震动，每年来汉朝进贡奉献。

> 明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幹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没都护，怀二心，其余悉定。
>
> 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晓说焉耆、尉犁、危须曰："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诘鞬支曰："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或谓超可便杀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珍物。

第二年，龟兹、姑墨、温宿国全都投降，朝廷于是任用班超为都护，徐斡为长史。任命白霸为龟兹国国王，派遣司马姚光护送他。班超与姚光一起逼迫龟兹国废去他们的国王尤利多而改立白霸，派遣姚光带领尤利多回到京师。班超居住在龟兹国它乾城，徐斡驻守在疏勒。西域只有焉耆、危须、尉犁等国先前就没有派都护，他们怀有异心，其余的国家全都平定。

永元六年秋天，班超于是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力合计七万人，以及官兵、商人共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国。军队到达尉犁边界，就派人劝导焉耆、尉犁、危须等国说："现在派来都护，为的是镇定安抚三国。你们如果想改过从善，应当派首领前来迎接，我们定会赏赐王侯以下的官员，事情结束后马上回去。现在赏给国王彩绸五百匹。"焉耆国王广派遣他的左将军北鞬支带着牛和酒来迎接班超。班

超质问北鞬支说：“你虽然是匈奴的侍子，可是现在掌握国家的权力。都护亲自前来，国王不及时出来迎接，这都是你的罪过。”有人对班超说可以马上杀掉他，班超说：“这不是你所能想到的。这人的权力比国王还大，现在还没进入他们的国家就杀掉他，就会使他们产生怀疑，他们会布署军力，防守险要，怎么能到达他们的城下呢！”于是行赏后把他送了回去。焉耆王广就和首领们在尉犁迎接玫超，并奉献了珍贵的物品。

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曰：“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叱吏士收广、汎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明年，下诏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逾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焉耆国有个险要的地方叫苇桥，国王广就封锁了这座桥，不让汉军进入国境。班超改从其他路线涉水渡过去。七月的最后一天，到达焉耆国，离城二十里，扎营在一片大沼泽地。国王广出乎意料，十分恐惧，于是想把国人全部赶入山城。焉耆左候元孟先前曾在京师做过人质，秘密派遣使者把这事告诉班超，班超立即将使者斩杀了，表示不相信。于是约定日期大会各国国王，乘机扬言要大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以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继来到班超处。焉耆国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都逃进蒲类海，还有危须王也没到会。坐定以后，班超愤怒地责问焉耆王广说：“危须王为何不到？腹久等人因什么缘故逃亡？”于是喝令下属捉拿焉耆王广、尉犁王汎等人，他们在陈睦故城被斩杀了，班超将他们的脑袋传送到京师。接着放纵士兵抄掠，共斩杀敌人五千多个，抓获俘虏一万五千人，缴获马、牛、羊等牲畜三十多万头，改立元孟为焉耆国国王。班超驻留在焉耆国半年，安定抚慰焉耆民众。于是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全都送来人质表示归属汉朝。

第二年，皇上下达的诏书说：“过去匈奴独霸西域，抢掠河西一

带，永平末年，城门白天都要关闭。先帝深深地同情边地民众遭受寇贼的掠害，于是下令将帅进击西部地区，攻下白山，迫近蒲类海，夺取车师国，西域各国受到震慑纷纷响应归附汉朝，于是西域应时开通，设置都护。然而只有焉耆王舜、舜的儿子忠策划谋反，凭借他所处的险要关隘，杀死都护，以及都护下属官兵。先帝重视百姓的生命，害怕发生战争，所以派军司马班超安定抚慰于窴以西各国。班超于是越过葱岭，到达县度山，出入西域二十二年，西域各国没有不归顺的。班超改立各国的国王，然后安抚他们的百姓。不惊动国内，不烦劳士兵，能使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和谐相处，统一不同民族的思想和风俗，使有罪的人接受上天的诛伐，洗雪过去的耻辱，来替阵亡的将士报仇。《司马法》上说：‘奖赏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就是要使人们尽快地看到为善的好处。’现在封班超为定远侯，赐给他食邑千户。”

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寿妻昭亦上书请超曰：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

班超自己认为长期驻留极远的地域，年纪老了思念故土。永元十二年，呈上奏书说：“臣下听说过姜太公受封在齐国，他家五世都葬在周国的土地上，狐狸死的时候脑袋朝着出生方向的山丘，代郡的马依恋北风。周国、齐国都在中原地区的千里之内，何况我处在极为边远的地方，小臣就没有依恋思念故土的情怀吗？蛮夷的习俗，是怕壮欺老。臣下班超牙齿落尽，常常害怕年老体衰，突然死去，孤魂抛游异地。从前苏武留居匈奴况且只有十九年，现在臣下能有幸尊奉节符佩带印绶做都护驻守西域，如果能得天寿终老在边地，我实在没有遗恨，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后代人或名臣死在西域。臣下不敢奢望回到酒泉郡，只希望能活着进入玉门关。臣下年老体衰，精神困倦，冒着生

命危险瞎说，现在臣下恭敬地派遣儿子班勇带着贡献的物品进入塞内。趁着臣下还活着的时候，让班勇看到中原的国土。”班超的妹妹班昭是同郡人曹寿的妻子，也上书为班超请求说：

我的胞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有幸能以小小的功劳特别受到重赏，受封爵位为通侯，官位俸禄二千石。皇上给的恩惠特大，实在不是小臣班超应当得到的。班超当初出使西域时，是立志为国献身的，希望立些小功，以身报效国家。恰遇陈睦被杀的变故，道路阻隔断绝，班超独自一人辗转在极远的边地，开导西域各国，依靠自己的部众，每次打仗，常常奋勇当先，身体被刀剑击伤，毫不躲避死亡。这是承蒙陛下和神灵的保佑，暂且能在沙漠地区延续生命，到现在共有三十年。亲人离别，不再相见。当时跟随他的部众其中很多人都已死去。班超年纪最大，今年将近七十。衰老患病，头发全白，两手麻木，耳目不灵，拄着拐杖才能行走。他虽想竭尽全力，来报答皇上的恩德，迫近暮年，如同犬马牙齿落尽。蛮夷民族的习俗，行事逆反，欺侮老人，可是班超离开人世的时日只在旦夕，长久不见有人去替代他，担心会给犯法作乱的人开了源头，使他们产生反叛作乱的想法。而卿大夫都只考虑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肯做长远考虑。如果发生突然的暴乱，班超的精力身体都是力不从心的，就会造成对上损害国家世代所建立起来的功业，对下放弃了忠臣竭尽全力的责任，确实是值得痛惜的。所以班超从万里之外诚恳上书，自述痛苦焦急的心情，殷切地遥望朝廷的回令，至今已有三年，但没有得到审察采纳。

> 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句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
> 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
>
> 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超素有匈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吊祭，赠赗甚厚。子雄嗣。

我私下听说古代十五岁开始服兵役，六十岁回归故乡，也有休息不任军职的。由于陛下以大孝治理天下，深得各国的欢心，不遗弃小国的臣下，何况班超受封侯伯的爵位。所以我敢于冒死为班超请求怜悯，乞求让班超安享晚年。一旦能够活着回来，再见朝廷宫阙，使国家永远没有劳苦远征的忧虑，西域一带没有突如其来的忧患，班超能够长期受到文王葬骨的恩宠，田子方哀怜老马的恩惠。《诗经》上说：“百姓够劳苦的了，只要求稍稍喘口气，把恩惠施给国人，用来

安定四方各国。”班超有信给我，担心它是在有生之时的诀别辞语，恐怕与我不能再相见。我确实为班超从壮年起就在沙漠地区竭尽忠孝，到疲惫衰老时就捐躯在旷野而伤痛，确实值得同情。如不蒙受朝廷的救护，班超死后一旦发生变故，希望班超家人能有幸得到像赵括母亲和卫姬一样事先请求的那种宽恕。我愚直不懂大义，冒犯了忌讳。

奏书呈上，皇上被班超妹妹的话所感动，于是召班超回朝。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阳，朝廷授命他担任射声校尉。班超平时就有胸胁部位的疾病，回朝后，病情就加重。皇上派中黄门询问班超的病情，赐给医药。这年九月病逝，享年七十一岁。朝廷怜惜他，派去使者参加吊祭，赠给丧家送葬的用物十分优厚。他的儿子班雄继承了他的爵位。

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

有三子。长子雄，累迁屯骑校尉。会叛羌寇三辅，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主顺帝之姑，贵骄淫乱，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积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杀主。帝大怒，腰斩始，同产皆弃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风。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

当初，班超被召回时，任用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任尚与班超办理了交接事宜。任尚对班超说：“您在异国三十多年，可是卑人来承接您的职位，这职责真是重大，我的谋虑短浅，您应当给我教诲。”班超说：“我年老智力减退，您任君多次担当重大官职，我班超怎能赶得上您哩！如不得已时，我愿意进奉不高明的意见。到塞外来的官兵，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犯有罪过而被流放边境来补充驻守边防的。可是蛮夷民族怀有禽兽之心，难以管理而容易坏事。现在您性格严厉急躁，水清就没有大鱼，政事苛刻就得不到人和。应当洒脱随便一些，宽容小错，把握总的原则就可以了。”班超离开后，任尚私下对亲信说：“我以为班超会有特殊的计谋，今天他所说的话不过平平常常罢了。”任尚任职几年后，西域一带就有反叛作乱的事发生，他因为失职被召回治罪，正如班超所告诫他的那样。

班超有三个儿子。长子班雄，接连几次升官升为屯骑校尉。正逢

反叛的羌人侵掠三辅地区，朝廷诏命班雄率领五营兵力驻守长安，不久受任京兆尹。班雄去世后，他的儿子班始继承官爵，娶了清河孝王的女儿阴城公主为妻。公主是顺帝的姑姑，位高傲慢，生活淫乱，与受宠爱的人处在帷帐中，并且召唤班始进屋，叫他趴在床下。班始久已恼怒，永建五年，就拔刀把公主杀了。顺帝大怒，用斩腰的酷刑杀了班始，同母兄弟都被处死并被陈尸街头。班超的小儿子叫班勇。

班勇字宜僚，从小就有父亲的风度。永初元年，西域反叛，朝廷任用班勇为军司马。与哥哥班雄一起从敦煌出境，迎接都护及西域的士兵回国。因此撤销都护设置，后来西域十多年没有汉朝派去的官吏。

> 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先是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弃西域。勇上议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总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猒，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窴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长史索班率领一千多人驻守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都来归降索班。几个月后，北单于与车师后部就一起攻杀了索班，进而打跑了车师前王，占领了天山北路。鄯善王处于危急之中，向曹宗求救，曹宗因此请求出兵五千人攻打匈奴，为索班被杀报仇，乘机再次夺取西域。邓太后诏令班勇到朝堂商议。以前公卿们多数认为应当关闭玉门关，就此放弃西域。班勇上奏建议说："过去孝武皇帝忧虑匈奴强盛，强盛的匈奴人会统领各少数民族，来进逼阻隔边塞。开通西域，是为了离间匈奴人的同党，讨论的人认为这等于是割取匈奴的内脏，斩断匈奴的右臂。王莽篡位后，匈奴人贪得无厌地索取财物，胡夷人十分愤恨，因此反叛。光武皇帝由衰落到兴盛时，无暇顾及外族的事情，所以匈奴自恃强大，驱使带领西域各国侵扰边境。等到永平年间，再次进攻敦煌，河西各郡，连白天都要紧闭城门。孝明皇帝为国家安宁深思谋划，才下令勇猛的将领，出征西域，所以匈奴人逃向远方，边境才得安宁。到了永元年

间，西域各国没有不内归汉朝的。恰逢近来羌人叛乱，西域的道路再次断绝，北方的匈奴于是派人斥责各国，要求各国交付欠租，提高交租的数量，严格限定交纳的日期。鄯善、车师国人都心怀愤恨，乐意侍奉汉朝，可惜西域道路不通。先前之所以常有反叛的，都是由于管理教育不当，这是反被他们危害的缘故。现在曹宗只是对以前的失败感到耻辱，想对匈奴报仇，洗雪国恨，但不探求以往出兵的经验，不去考虑当时适宜的策略。要在荒远的地区求取功绩，万次中没有一次能成功，假如战祸接连不断，就会后悔莫及了。何况当今府库储备并不充实，军队没有后援，这是在边远的夷地显得我们力量薄弱，在天下暴露我们的短处，臣下认为这是不允许的。过去敦煌郡驻有营兵三百人，现在应当恢复驻军，再设置护卫西域的副校尉，居守在敦煌，要比照永元年间的先例来做。还应当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驻守楼兰，西面挡住焉耆、龟兹国的要道，南面加强鄯善、于窴国的心胆，北面抵御匈奴，东面靠近敦煌。这样做就确实有利。”

尚书问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为便？又置长史屯楼兰，利害云何？”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此等虽同鸟兽，亦知避害。若出屯楼兰，足以招附其心，愚以为便。”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复，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太尉属毛轸难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猒，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勇对曰：“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食而已。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置之诚便。”于是从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

尚书询问班勇说：“现在设置副校尉，好处在哪里呢？还要设置长史驻守楼兰，有什么利和害呢？”班勇回答说：“过去永平末年，才通西域，当初派遣中郎将驻守敦煌，后来在车师设置副校尉，既是为了管治匈奴，又是为了禁止汉人侵扰胡人。所以外族人心归服，匈奴人畏惧声威。现在的鄯善国王尤还，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人得志，那么尤还定会被杀。匈奴人虽然如同禽兽，但也知道躲避危害。如果出兵驻守楼兰，完全可以从思想上招抚归服他们，愚臣认为这样

做有利。”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反问说：“朝廷以前之所以放弃西域，是认为它对国家无益而且耗费多难以供给。现在车师国已隶属匈奴，鄯善国不可说保得住信得过，一旦发生叛反，班勇你能保证北方敌人不会危害边境吗？”班勇回答说：“现在国内设置州牧，为的是禁治郡县的奸猾盗贼。假如州牧能够保证盗贼不为害，臣下也愿意用腰斩之刑来保证匈奴不干危害边境的事。现在开通西域那么匈奴的势力必然会削弱，匈奴的势力被削弱那么为害也就少了。总比归还他们的腑脏，接好他们的断臂好吧！现在设置校尉是为了保卫安抚西域，设置长史是为了招纳安抚各国，假如放弃西域不设置校尉，那么西域的希望就会破灭，希望破灭以后，就会屈服依从北方的匈奴，边境各郡将会受到骚扰侵害，恐怕河西一带的城门一定又会出现白天关闭的戒备景象了。现在不广施朝廷的德政，而只拘泥于考虑戍边的军费，假如北方匈奴的势力增长，难道这是安定边境的长久计策么！”太尉的属官毛轸责问说：“现在如果设置校尉，那么西域会不断派来使者，他们的索取难以满足，给他们费用就难以供应，不给他们就会失去人心。一旦被匈奴逼迫，当然会再次向朝廷求救，那么就会酿成大难了。”班勇回答说：“现在假设让西域归属匈奴，而使匈奴得到大汉的恩德，他们不进行抢夺就好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匈奴就会利用西域丰厚的租税收入，众多的兵马，来侵扰边境，就是给敌人增加财富，增强凶恶夷人的势力。设置校尉，宣扬威力，布施恩德，是为束缚各国内归的思想，迷惑匈奴企图夺取西域的歹心，也就没有耗费财力损害国家的忧虑了。况且西域的人没有其他的索取要求，他们派来的使者，不过是要求供给些粮食罢了。现在如果拒绝他们的求索，他们势必会归附北方的匈奴，夷人与匈奴合力来侵犯并州、凉州，那么国家的耗费就不止千亿。设置校尉确实有利。”于是采纳了班勇的建议，恢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的建制，设置西域副校尉居守敦煌郡。虽再次笼络西域，但也没有出兵屯驻。此后匈奴果然几次与车师人一起进入边境侵夺掳掠，河西各郡深受他们的危害。

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

四年秋，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首虏八千余人，马畜五万余头。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以报其耻，传首京师。永建元年，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延光二年夏季，又任用班勇为西域长史，班勇率兵五百人出发屯

驻柳中。第二年正月，班勇到达楼兰，因鄯善国归附，所以特许班勇兼任三官。可是龟兹王白英还是犹豫不决未下决心归降，班勇用恩德信义开导他，白英才率领姑墨、温宿二王捆着自己来到班勇处投降。班勇趁机调动他的步、骑兵一万多人赶到车师前王所在地，在伊和谷打跑了匈奴伊蠡王，接收了车师前部士兵五千多人，从此车师前部地区重又打通。班勇回师，屯田在柳中。

延光四年秋季，班勇调动敦煌、张掖、酒泉的六千骑兵以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力攻打车师后部王军就，大败军就。打死车师后部士兵八千多人，缴获马匹牲畜五万多头。抓到军就以及匈奴的持节使者，把他们带到索班被杀的地方并斩杀了他们，为索班报仇雪耻，把他们的脑袋传到了京师。永建元年，改立车师后部原王子加特奴为王。班勇又派别校杀了东且弥王，也改立他的本族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全部平定。

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俊驰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二年，勇上请攻元孟，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元孟竟不肯面缚，唯遣子诣阙贡献。朗遂得免诛。勇以后期，征下狱，免。后卒于家。

梁慬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讽，历州宰。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除讽为军司马，令先赍金帛使北单于，宣国威德，其归附者万余人。后坐失宪意，髡输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杀之。窦氏既灭，和帝知其为宪所诬，征慬，除为郎中。

这年冬天，班勇调动各国兵力进攻匈奴的呼衍王，呼衍王逃走了，他的部众二万多人全都投降。抓获到单于的堂兄，班勇叫加特奴亲手杀了他，来造成车师和匈奴之间的矛盾。北单于亲自带领一万多骑兵进入车师后部，到达金且谷，班勇派遣代理司马曹俊骑马飞奔去援救车师。单于撤走，曹俊追杀匈奴贵人骨都侯，这时呼衍王就迁居到枯梧河上。从此以后车师国人再也没有见到匈奴的踪迹，城郭都安宁。只有焉耆王元孟没有投降。

永建二年，班勇上书请求进攻焉耆王元孟，朝廷于是派遣敦煌太守张朗率领河西四郡的兵力三千人配合班勇。便调动各国兵力四万多人，将骑兵分为两路进攻焉耆国。班勇从南路进攻，张朗从北路进攻，约定日期同时到达焉耆。因张朗先前犯有罪过，自己想立功赎罪，就提前到达爵离关，派司马领兵前往交战，斩杀敌人二千多人。

元孟害怕被杀，预先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张朗径直进入焉耆国接受投降后就返回。元孟竟然不肯将两手反绑，只派儿子到京师进贡奉献。张朗于是得以被免诛杀。班勇因比张朗到得晚，被治罪投进监狱，被免去官职。以后死在家中。

梁慬字伯威，是北地郡弋居县人。父亲梁讽，曾任州宰。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梁讽受任军司马，窦宪命令他先带黄金、丝织品出使北单于，宣扬国家的威力恩德，匈奴归附的有一万多人。后来由于办事不合窦宪的心意，被处髡刑遣送到武威郡，武威太守秉承窦宪的旨意杀了梁讽。窦宪诛灭梁讽后，和帝知道梁讽是被窦宪陷害的，就征召梁慬，任命他担任郎中。

慬有勇气，常慷慨好功名。初为车骑将军邓鸿司马，再迁，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会西域诸国反叛，攻都护任尚于疏勒。尚上书求救，诏慬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会征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吏人固谏，白霸不听。慬既入，遣将急迎禧、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吏人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兵反，共围城。慬等出战，大破之。连兵数月，胡众败走，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而道路尚隔，檄书不通。岁余，朝廷忧之。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永初元年，遂罢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慬、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

二年春，还至敦煌。会众羌反叛，朝廷大发兵西击之，逆诏慬留为诸军援。慬至张掖日勒。羌诸种万余人攻亭候，杀略吏人。慬进兵击，大破之，乘胜追至昭武，虏遂散走，其能脱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慬降，并慰譬遣还故地，河西四郡复安。

慬受诏当屯金城，闻羌转寇三辅，迫近园陵，即引兵赴击之，转战武功美阳关。慬临阵被创，不顾，连破走之，尽还得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众，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数玺书劳勉，委以西方事，令为诸军节度。

梁慬勇敢，常常意气风发，好求功名。起初担任车骑将军邓鸿的司马，再次升官，延平元年朝廷授官任西域副校尉。梁慬到达河西，正赶上西域各国反叛，从疏勒进攻都护任尚。任尚上书求援，朝廷诏令梁慬率领河西四郡羌、胡人五千骑兵疾驰赶到疏勒，梁慬还没赶到可是任尚已得解救。此时正遇朝廷征召任尚回京，任用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段禧、赵博驻守它乾城。它乾城这地方很小，梁慬认为不可坚守，就哄骗龟兹王白霸，想进入这座城与他共同守卫龟兹城，白霸答应了。白霸的下吏坚决劝谏，白霸没有接受。梁慬进城后，派部将火速迎接段禧、赵博，联合兵力八九千人。龟兹官民共同背叛了他们的国王白霸，与温宿、姑墨国几万兵士反叛，一起围攻龟兹城。梁慬等人出击迎战，大败他们。连续作战几个月，胡人部众被打败逃走，梁慬等人乘胜追击，总共斩杀敌人一万

多，活捉俘虏几千人，缴获骆驼牲畜几万头，龟兹国这才安定。然而西域道路还被阻隔，文书不能传递。阻隔时长一年多，朝廷对此忧虑。公卿中有人认为西域交通阻隔，路途遥远，又多次发生叛乱，官兵屯田，耗费无限。永初元年，于是撤销都护，派遣骑都尉王弘调动关中军队迎接梁慬、段禧、赵博以及在伊吾卢、柳中屯田的官兵回国。

永初二年春天，梁慬回到敦煌。恰逢许多羌人反叛，朝廷大力调动兵力向西出击，预先诏令梁慬留下充当各军的后援。梁慬到达张掖日勒。羌人各部族一万多人进攻亭候，屠杀抢掠官民。梁慬发兵进击，大败他们，乘胜追到昭武县，敌人就分散逃跑，敌人中能够逃脱的有十之二三。等梁慬到达姑臧县，羌人的大首领带领三百多人到梁慬处投降，梁慬抚慰开导他们并把他们送回原地，河西四郡又得到安定。

梁慬受诏应当驻守在金城，听说羌人转向入侵三辅地区，逼近皇家园陵，立即带兵赶去攻打羌人，辗转战斗到武功县美阳关。梁慬临阵受伤，但他临危不顾，接连不断地击退敌人，夺回被敌人掠去的全部人员，缴获的马匹等牲畜和财物很多，羌人于是奔逃离散。朝廷嘉奖梁慬，多次下达玺书慰劳勉励，并将西方的军事委托给他，命令他任各军的节度。

三年冬，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二万余人，又辽东太守耿夔率将鲜卑种众共击之，诏慬行度辽将军事。庞雄与耿夔共击匈奴奥鞬日逐王，破之。单于乃自将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连战数月，攻之转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慬将八千余人驰往赴之，至属国故城，与匈奴左将军、乌桓大人战，破斩其渠帅，杀三千余人，虏其妻子，获财物甚众。单于复自将七八千骑迎攻，围慬。慬被甲奔击，所向皆破，虏遂引还虎泽。三月，何熙军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进，遣庞雄与慬及耿种步骑万六千人攻虎泽。连营稍前，单于惶怖，遣左奥鞬日逐王诣慬乞降，慬乃大陈兵受之。单于脱帽徒跣，面缚稽颡，纳质。会熙卒于师，即拜慬度辽将军。庞雄还为大鸿胪。雄，巴郡人，有勇略，称为名将。

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谷贵人流，不能自立。诏慬发边兵迎三郡太守，使将吏人徙扶风界。慬即遣南单于兄子优孤涂奴将兵迎之。既还，慬以涂奴接其家属有劳，辄授以羌侯印绶，坐专擅，征下狱，抵罪。明年，校书郎马融上书讼慬与护羌校尉庞参，有诏原刑。语在《庞参传》。

会叛羌寇三辅，关中盗贼起，拜慬谒者，将兵击之。至湖县，病卒。

永初三年冬季，南单于与乌桓首领都进行叛反。任用大司农何熙兼代车骑将军的职事，中郎将庞雄担任副职，率领羽林五校营士兵，并调动边地十郡兵力二万多人，还有辽东太守耿夔率领的鲜卑族部众一起进攻他们，朝廷下诏令梁慬暂兼度辽将军职事。庞雄与耿夔一起

攻打匈奴的奥鞬日逐王，打败了他。单于就在美稷亲自带兵包围中郎将耿种，连续作战几个月，攻势变得危急，耿种发出文书求救。第二年正月，梁慬率领八千多人骑马飞奔赶到美稷，到达属国故城，与匈奴的左将军、乌桓首领交战，打败并斩杀了他们的首领，杀掉三千多人，俘虏了他们的妻子，缴获许多财物。单于又亲自带领七、八千骑兵迎战，包围梁慬。梁慬穿上铠甲冲击敌人，所到之处都被攻下，敌人就带着队伍退回虎泽。三月，何熙的部队到达五原郡曼柏县，何熙突然发病，不能前进，他派遣庞雄与梁慬及耿种率步、骑兵一万六千人进攻虎泽。营垒一个接一个地前进，单于恐惧，派遣左奥鞬日逐王到梁慬处请求投降，梁慬就大摆兵阵接受他们投降。单于光头赤脚，反绑两手耷拉着脑袋，献上人质。恰逢何熙死在军中，朝廷立即授予梁慬担任度辽将军。庞雄回朝任大鸿胪。庞雄是巴郡人，有勇气谋略，称为名将。

第二年，安定、北地、上郡都被羌人侵掠，造成粮价昂贵，百姓流离，无法生存。皇上命梁慬调动边境军队迎接三郡太守，让他们带领吏民迁移到扶风郡境内。梁慬立即派遣南单于哥哥的儿子优孤涂奴带领士兵迎接他们。回来后，梁慬因派优孤涂接回三郡太守的家属有功劳，就受赐羌侯印绶，后来由于任职专横独擅，被治罪投进监狱，免官抵罪。第二年，校书郎马融上书为梁慬与护羌校尉庞参鸣冤，皇上下诏书恕免了他们的罪过。这事在《庞参传》中有叙述。

恰逢叛反的羌人劫掠三辅地区，关中地区盗贼兴起，朝廷任命梁慬为谒者，率领军队攻打他们。梁慬到达湖县，因病去世。

何熙字孟孙，陈国人。少有大志。永元中，为谒者。身长八尺五寸，善为威容，赞拜殿中，音动左右。和帝伟之，擢为御史中丞，历司隶校尉、大司农。及在军临殁，遗言薄葬。三子：临，瑾，阜。临、瑾并有政能。阜俊才早没。临子衡，为尚书，以正直称，坐讼李膺等下狱，免官，废于家。

论曰：时政平则文德用，而武略之士无所奋其力能，故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启匈奴之权，班超、梁慬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

赞曰：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慬亦抗愤，勇乃负荷。

何熙字孟孙，陈国人。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永元年间，担任谒者。身高八尺五寸，表情威严，在殿上主持行礼的仪式时，声音洪亮震荡周围。和帝认为他是奇才，提升他担任御史中丞，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等职。等到他在军营临终时，留下遗言要进行薄葬。他有三个儿子：何临、何瑾、何阜。何临、何瑾都有从政才能。何阜才智卓越，早年死去。何临的儿子何衡，担任尚书，以正直著称，因替李

膺等人鸣冤叫屈被投进监狱，被免去官职，待在家中。

评论说：当时的政治清平那么文德就能施行，可是有军事谋略的人就无处发挥他的才能，汉代有奋发勇敢的人，争取献身夷狄地区，为求功名，这样的人太多了。祭肜、耿秉首定征伐匈奴的计谋，班超、梁慬施展平定西域的武略，终于能够功成名立，享受爵位，献功祖庙，铭刻功劳于后世，他们也是一个时代的有志之士。

赞辞说：定远侯班超激昂慷慨，在西部边陲独自建立功业。征战葱岭、雪山如履平地，跨越浩瀚的沙漠好像漫步咫尺。梁慬也是高超不凡，思想奋发的人，班勇才可继承父亲的功业。

# 后汉书卷四十八

##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曰："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违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乱，约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万姓廓然，蒙被更生，泽及昆虫，功垂万世。陛下圣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广访失得，三代之隆，无以加焉。臣窃桉《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移变阴阳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济元元。"书奏，肃宗下其章。司空第五伦亦同终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书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

杨终字子山，是蜀郡成都县人。十三岁时，任郡中小官吏，太守惊奇他的才智，派他去京都从师受业，学习《春秋》。在明帝时，被朝廷召到兰台，授为校书郎。

建初元年，天大旱谷价昂贵，杨终以为由于广陵王刘荆、楚王刘英、淮阳王刘延、济南王刘康犯罪而兴起的大狱，被流放的人数以万计，又加上官兵驻守在遥远的边疆，吏民们怨苦长期离别，便上奏说："臣听说'褒奖善行应及于子孙，憎恶邪恶只应止于他自身'，这是过去帝王的常法，是不可改变的真理。秦政酷烈残暴，违背天意，一人有罪，牵连三族。高祖平定了秦末战乱，与天下人约法三章。太宗文帝极其仁慈，废除了株连妻子儿女的坐罪法律。万民轻松无忧，蒙受了再生的恩德，恩泽及于昆虫，可以说功垂万世。陛下圣明无比，恩德覆盖四方。现因连年大旱，灾祸疫病不断发生，陛下自我贬责，广泛寻求政事中的得失，夏、商、周三代的兴隆，也比不上现在。臣私下考查《春秋》记载的水旱灾害的变化，都和政治中的残暴急刻有

关，使恩惠不能下及于百姓。自永平以来，仍然连兴大狱，主事官吏穷加考问，相互间牵引株连，刑讯逼供冤案泛滥，家属都被流放边境。加上北征匈奴，西面开通三十六国，连年不断服役，转输物资繁多而浪费。另外还远驻伊吾、楼兰、车师和戊己，人民在外都怀念故土，边境上充满怨恨之情。经传上说：‘安于故土不愿迁居，这就是众百姓。’从前殷商人民就近迁居洛阳，尚且心怀怨望，何况离开中原肥饶的地方，去寄居荒僻的不毛之地呢？而且南方炎热潮湿，瘴气毒气交互发生。愁困的人民，足可感动天地，使阴阳移变。陛下留心察看，来救救平民百姓。”当奏章送上后，章帝把奏章下发给百官。司空第五伦也同意杨终的意见。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人不赞同第五伦，认为过去的办法施行已久，孝子不应改变父亲的办法，既是先帝所建立的，就不应违背。杨终又上书奏道：“秦修长城，工程劳役大量兴起，胡亥即位后对这些不加革除，终于丢掉了天下。所以元帝放弃收复珠崖郡，光武帝拒绝西域各国遣子入侍，这正是不能以甲壳鳞片换掉我们的衣裳。鲁文公毁掉泉台，《春秋》讥讽他说‘先祖建成泉台自己却毁掉它，不如不住罢了’，因留着它并不妨害人民的利益。鲁襄公建成三军，鲁昭公取消了它，君子推崇这是恢复古制，以为不取消是有害于民的。如今伊吾的劳役，楼兰的屯驻，长久不能回来，并非天意如此。”章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允许被流放的人回来，全部取消边境的屯守。

终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贳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杨终又进言说：“宣帝广召学者，在石渠阁论定《五经》的内容。如今天下太平，事情不多，学者可以成就他的学业，但专门注解章句的人们，却破坏了经书的根本义理。应像石渠阁的往事一样去做，使它永为后世的准则。”于是章帝下诏让各位儒学家在白虎观讨论考订《五经》各种解释的同异。这时正值杨终因事获罪被押在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人，因为杨终深晓《春秋》，学习掌握很多不同的见解，便上表请求放他出狱，杨终又上书自我辩白，当日就被赦出狱，这才得以参与在白虎观研讨《五经》的工作。后来接受诏命把《太史公书》删成十几万字。

时太后兄卫尉马廖，谨笃自守，不训诸子。终与廖交善，以书戒之曰：“终闻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尧舜为之堤防，桀纣示之骄奢故也。《诗》曰：‘皎皎练丝，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杀太子母弟，直称君甚恶之者，坐失教也。《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少傅，教之书计，以开其明；十

五置太傅，教之经典，以道其志。汉兴，诸侯王不力教诲，多触禁忌，故有亡国之祸，而乏嘉善之称。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岂可不临深履薄，以为至戒！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鉴念前往，可为寒心。君侯诚宜以临深履薄为戒。”廖不纳。子豫后坐县书诽谤，廖以就国。

终兄凤为郡吏，太守廉范为州所考，遣凤候终，终为范游说，坐徙北地。帝东巡狩，凤皇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诏贳还故郡。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永元十二年，征拜郎中，以病卒。

李法字伯度，汉中南郑人也。博通群书，性刚而有节。和帝永元九年，应贤良方正对策，除博士，迁侍中、光禄大夫。岁余，上疏以为朝政苛碎，违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权重，椒房宠盛；又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还乡里，杜门自守。故人儒生时有候之者，言谈之次，问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尝应对。友人固问之，法曰：“鄙夫可与事君乎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征拜议郎、谏议大夫，正言极辞，无改于旧。出为汝南太守，政有声迹。后归乡里，卒于家。

当时马太后的哥哥卫尉马廖，谨慎笃实地坚守自己的节操，但不训教儿子们。杨终和马廖交情很好，给马廖写信劝他说：“我听说尧舜的百姓，可挨户封赏；桀纣的百姓，可挨户诛杀。为什么呢？因尧舜平时防范他们去做坏事，桀纣却只用骄横奢侈影响他们。《诗经》说：‘洁白的帛丝，在于用什么颜色染它。’天资特别聪明和智力愚笨的人，是不可改变的；一般的中等人，关键在于教化。《春秋》记载晋献公杀太子及其同母弟，直称‘晋侯’表现了作者非常憎恶晋侯的原因，是因晋献公对其儿子失于训教。《礼记》规定，帝王的儿子八岁时，给他安排少傅，教他文字和算术，来开发他的聪明智慧；十五岁时安排太傅，教他经典，来引导他的志向。汉代兴起，对诸侯王不致力教诲，结果许多人触犯禁忌，所以常有亡国之祸，而缺乏美善之称。现在您地位尊贵重要，为全国人民所仰望，岂可不面临危险小心戒惧，把它当做重要警戒！黄门郎马防、马光等人年幼，血气正盛，既没有窦长君退让的作风，而且邀请结交一些轻狂狡猾品行不端的宾客，纵而不教，看着他任性去做，看到想到以往的教训，真是令人心寒害怕。君侯的确应把临危戒惧作为警戒。”马廖不采纳他的意见。后来儿子马豫因投书诽谤而获罪，马廖因此被遣回封国。

杨终的哥哥杨凤做郡中小官吏，太守廉范被州里考讯，廉范派杨凤看望杨终，杨终为廉范到处游说，因此被流放北地郡。章帝东行巡察各州郡时，因发生凤凰黄龙同时出现的祥瑞征兆，杨终写诗赞颂，并上述汉室祖宗的大业，共十五章，把它上奏给皇上，章帝下诏赦免他让他回老家。他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字。永元

十二年，被召授为郎中，因病死去。

李法字伯度，是汉中郡南郑县人。他博通各种书籍，性格刚强而有节度。和帝永元九年，参加贤良方正对策考试，被授为博士，又调任侍中和光禄大夫。一年多后，他上疏认为朝政苛刻烦琐，违背了永平、建初时的政令；宦官权重，后妃受宠过分；又讥讽史官记事不实，如果后人有见识，考究实际功德时，必不会确信。由于不合皇上旨意而获罪，交法官治罪，贬为平民。他回到家乡，闭门在家坚持操守。老朋友与读书人中常有人去拜访他，交谈中，问到他不合皇上意旨的原因，李法从不回答。友人坚持问时，李法说："见识短浅的人难道可去事君吗？如果担心丢官，就会无所不为。孟子曾说：'有仁德的人如像射箭，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再射，射而不中，不怨胜过自己的人，只反躬自问罢了。'"在家八年后，被召授为议郎、谏议大夫，他发言正直辞语尖锐，不改旧日作风。出任汝南太守，为政很有名声。后来回到故乡，死在家中。

翟酺字子超，广汉雒人也。四世传《诗》。酺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算。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为卜相工，后牧羊凉州。遇赦还。仕郡，征拜议郎，迁侍中。

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孙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无所及，唯涕泣流连。懿怪而问之，酺曰："图书有汉贼孙登，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观君表相，似当应之。酺受恩接，凄怆君之祸耳！"懿忧惧，移病不试。由是酺对第一，拜尚书。

时安帝始亲政事，追感祖母宋贵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宝及皇后兄弟阎显等并用威权。酺上疏谏曰：

臣闻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孙通背秦而归汉，彼非自疏其君，时不可也。臣荷殊绝之恩，蒙值不讳之政，岂敢雷同受宠，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应天履祚，历值中兴，当建太平之功，而未闻致化之道。盖远者难明，请以近事征之。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绂，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岂不以势尊威广，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坏，头颡墯地，愿为孤豚，岂可得哉！夫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议，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权外假，归之良难，虎翼一奋，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于泽，谁能不含"；老子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

翟酺字子超，是广汉郡雒县人。他家四代传授《诗经》。翟酺喜好《老子》，尤其善于图纬、天文、历算。因替舅父报仇，有罪应流放日南郡，他逃亡到长安，以占卜看相为业，后来到凉州放羊。遇朝廷赦令才回家乡。在郡中做官，后来被召授为议郎，调任侍中。

当时尚书职位有空缺，朝廷下诏要大夫品级在六百石以上的人都

参加政事、天文、道术的考试对策，让取得最高成绩的人来补尚书缺位。翟酺自仗才高，而嫉妒原先的太史令孙懿，恐怕他先被录用，便去拜访孙懿。当坐下时，什么话都没有说，就只是涕泪交流地痛哭。孙懿奇怪地问他为何如此，翟酺说："在图谶书中记有汉贼孙登，将因有才智被中官所杀害。我看您的面相，好像应当应验这事。我受您的恩遇，很悲痛您要临头的灾祸啊！"孙懿听后深感忧虑害怕，上书称病不参加考试。因此，翟酺对策取得第一名，授给尚书职位。

当时安帝刚开始亲理政事，因追念祖母宋贵人，把宋家人都封了官爵。另外安帝的大舅耿宝及皇后的兄弟阎显等人都滥用威权。翟酺上奏规谏皇上说：

臣听说微子装疯离开殷商，叔孙通背叛秦朝归顺汉朝，他们并非疏远自己的君主，是时势不得不如此。臣受皇上的特殊恩德，幸遇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岂敢受恩宠而人云亦云，如此活在天地间。臣伏地思想陛下顺应天意登上皇位，正遇汉室中兴之际，应当建立太平之功，但却没有听到实现大治的办法。远古的经验教训都难以知道，请用最近的事实来征验一下。过去窦宪、邓悝受宠，震动四方，他们身兼多职掌着多种印绶，积累无数钱财，致使他们议论玩弄朝廷，要更改国家社稷。这难道不是因为权势太高威风太盛，才造成这一祸患吗？等到事情败露，头颅落地，即使想做活的小猪，又怎么能够呢！凡是达到显贵迅速的失去也必急骤，得到官爵来自不正道的灾祸来得也必快。现今外戚受到宠幸，其能量可等同于天地，自汉开国以来，没有能与之相比的。陛下诚然仁恩广施，来亲爱九族的人。但钱财离开朝廷，政权转移到私人门下，前有覆车还不改道，怎能不再翻车。而朝臣在自己的职位，都不肯秉正议论这事，或一团和气，或诋毁诽谤，甚至相互袒护附和权贵。臣恐威权外借给人，收回是很难的，猛虎一旦展翅奋飞，就不可制服它。所以孔子说"珠珠在池中出现，谁不想含取变成自己的宝物"；老子说"国家的权利，不可给人看"。这无疑是关于国家安危的最重要的告诫，是有关国家政权的深远大计。

> 夫俭德之恭，政存约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皂囊。或有讥其俭者，上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至仓谷腐而不可食，钱贯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已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民物凋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
>
> 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挟而维之。目见正容，耳闻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旷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无数子之佐，虽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

节俭是德行中的大德，国政靠节约才能维持存在。因此文帝舍不得用百金去建露台，把封奏章的皂囊用来缝制帷帐。有人讥笑他太节

俭，文帝说：“朕是为天下守财的，怎可随意用钱呢！”以致当时仓谷腐坏而不可食，穿钱的绳子朽烂而无法查出钱数。现今皇上初次亲政以来，时间不长，费用赏赐已多得不能计算。收取天下的财物，聚集在无功的人家，国库空虚，民物损伤，如果突然发生意外的事，又要向百姓加重收税，那时怨恨叛乱就会发生，国家危乱就指日可待了。

过去周成王的国政，有周公在前，邵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人共同辅助维护着他。成王眼看的是正容，耳听的是正言，一日登上帝位，天下豁然无忧，这是说法令制度平素就定好了。现在陛下有成王的尊贵但没有那样几个人的辅佐，虽想建立和乐的政治秩序，达到天下太平，怎能做到呢？

自去年已来，灾谴频数，地坼天崩，高岸为谷。修身恐惧，则转祸为福；轻慢天戒，则其害弥深。愿陛下亲自劳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损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帝王图籍，陈列左右，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

书奏不省，而外戚宠臣咸畏恶之。

延光三年，出为酒泉太守。叛羌千余骑徙敦煌来钞郡界，酺赴击，斩首九百级，羌众几尽，威名大震。迁京兆尹。顺帝即位，拜光禄大夫，迁将作大匠。损省经用，岁息四五千万。屡因灾异，多所匡正。由是权贵共诬酺及尚书令高堂芝等交通属托，坐减死归家。复被章云酺前与河南张楷等谋反，逮诣廷尉。及杜真等上书讼之，事得明释。卒于家。

著《援神》、《钩命解诂》十二篇。

初，酺之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憙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而顷者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后学。”帝从之。酺免后，遂起太学，更开拓房室，学者为酺立碑铭于学云。

自从去年以来，责罚的天灾频频发生，地裂天崩，高岸变为深谷。如果修养品德畏惧上天的警示，便可转祸为福；如轻慢上天的警戒，则危害就会更深。希望陛下亲自抚慰救济，把问题研究精深，努力思考措施，勉力寻求忠贞的大臣，诛杀疏远伪诈献媚的奸党，减少豪华建筑，重视爵位封赏，不追求情欲欢乐，停止公余生活的爱好。把帝王图书，陈列在左右认真阅读，心中时刻记着亡国之所以丧失政权的原因，借鉴兴起的帝王之所以得到天下的经验，也许灾害可以停息，丰年可以招来了。

奏章呈上后安帝不予理会，而外戚宠臣都害怕和憎恶翟酺。

延光三年，翟酺出任酒泉太守。反叛的羌人有一千多骑兵越过敦煌来抢掠酒泉地区，翟酺前去出击，斩首九百级，羌兵几乎被杀尽，

于是威名大震。调任京兆尹。顺帝即位后，授他为光禄大夫，调任为将作大匠。减少节省经常性的费用，一年可得四五千万钱。屡因出现灾异现象，他多次对政治上的失误进行纠正。因此权贵们共同诬告翟酺和尚书令高堂芝等人交往托付营私舞弊，因此获罪免死回家。又被人上书说翟酺先前和河南的张楷等人共同谋反，被逮捕到廷尉。等到杜真等人上书为翟酺诉讼，事情才得以弄明并得释放。后来病死在家中。

他著有《援神》、《钩命解诂》十二篇。

起初，翟酺任将作大匠时，向皇上上奏说："文帝最初设一经博士，武帝广集天下的书籍，而宣帝时在石渠阁讨论研究《六经》，学者越来越多，弟子数以万计。光武帝中兴汉室之初，痛心学术界荒废，建起太学博士房舍和内外讲堂，于是儒生充满了街巷，全国儒生都集中到京都。明帝时刚建成辟雍，想毁掉太学，太尉赵憙以为太学、辟雍都应并存，所以一起传到现在。而近来辟雍太学倒塌荒废，甚至成为采取果菜割草放牧的地方。应该再次修缮，以吸引后辈学生来这里学习。"顺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翟酺免官后，朝廷就整修太学，又扩建了一些房室，学者们在太学中立碑刻文纪念翟酺。

应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也。曾祖父顺，字华仲，和帝时为河南尹、将作大匠，公廉约己，明达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学。中子叠，江夏太守。叠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

奉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为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及还，太守备问之，奉口说罪系姓名，坐状轻重，无所遗脱，时人奇之。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大将军梁冀举茂才。

先是，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执县令，屯结连年。诏下公卿议，四府举奉才堪将帅。永兴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纳，山等皆悉降散。于是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坐公事免。

延熹中，武陵蛮复寇乱荆州，车骑将军冯绲以奉有威恩，为蛮夷所服，上请与俱征。拜从事中郎。奉勤设方略，贼破军罢，绲推功于奉，荐为司隶校尉。纠举奸违，不避豪戚，以严厉为名。

及邓皇后败，而田贵人见幸，桓帝有建立之议。奉以田氏微贱，不宜超登后位，上书谏曰："臣闻周纳狄女，襄王出居于郑；汉立飞燕，成帝胤嗣泯绝。母后之重，兴废所因。宜思《关雎》之所求，远五禁之所忌。"帝纳其言，竟立窦皇后。

应奉字世叔，汝南郡南顿县人。曾祖父应顺，字华仲，和帝时任河南尹、将作大匠等职，他公正廉洁，约己自律，通晓政事。生了十个儿子，都有才学。中子应叠，曾任江夏太守。应叠生应郴，曾任武陵太守。应郴生应奉。

应奉小时非常聪明，从幼童到后来长大，凡所经历的人和事，没有不暗自熟记的。读书能同时看五行。做郡中的决曹史时，巡察四十二县，查录囚徒好几百近千人。等回郡后，太守一一问他，应奉随口说出罪犯姓名，犯罪情况的轻重，没有任何遗漏，当时人对此非常惊奇。他著有《汉书后序》，叙述记载了许多事情。大将军梁冀推举他为茂才。

原先，武陵蛮人詹山等四千多人反叛，抓住县令，屯驻聚乱一年多。桓帝下诏让公卿大臣讨论如何解决，四府推荐应奉说他才能堪为将帅。永兴元年，被授为武陵太守。他到任后对詹山等人慰抚接纳，詹山等人都投降解散。于是他兴办学校，举用出身微贱之人，因治理成功改变了习俗而受到人们的称誉。后来因公事获罪被免职。

延熹年间，武陵蛮又在荆州叛乱抢掠，车骑将军冯绲因应奉对蛮人有声威和恩泽，为蛮夷所尊服，便上书请求和应奉一起征讨。授应奉为从事中郎。应奉勤设计谋策略，贼人被打败，军队罢师，冯绲把战功归于应奉，推荐应奉做了司隶校尉。他监察举发奸邪违法的行为，毫不回避豪贵外戚，以执法严厉而出名。

等到邓皇后失宠被废，田贵人受到宠幸，桓帝有立她为皇后的意见。应奉认为田氏出身微贱，不应超登皇后高位，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周襄王因纳狄人女儿为王后，襄王落得出逃住在郑国；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成帝的后代绝灭。可见母后的重要，关系国家的兴盛衰败。应该思考《关雎》的追求淑女，避开五不娶的禁忌。"桓帝采纳了应奉的意见，最后立了窦皇后。

及党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著《感骚》三十篇，数万言。诸公多荐举，会病卒。子劭。

劭字仲远。少笃学，博览多闻。灵帝时举孝廉，辟车骑将军何苗掾。

中平二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时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讨之。嵩请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候邹靖上言："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事下四府，大将军掾韩卓议，以为"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弃军还救。非唯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邹靖居近边塞，究其态诈。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必有破敌之效"。劭驳之曰："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沈静有谋，必能奖厉得其死力。当思渐消之略，

不可仓卒望也。”韩卓复与劭相难反复。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皆从劭议。

等到党人之狱兴起，应奉便愤慨地以有病为由自动退职。他追念悲悯屈原，以此联系自己的感伤，著作《感骚》三十篇，有好几万字。各位大臣多次举荐应奉，正遇上他病死。儿子叫应劭。

应劭字仲远。年少时勤于学习，阅读广博见闻丰富。灵帝时推荐为孝廉，车骑将军何苗召他去做自己的掾属。

中平二年，汉阳贼人边章、韩遂和羌胡联合为寇，向东入侵三辅地区，当时朝廷派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进讨伐他们。皇甫嵩请求派三千乌桓兵。北军中候邹靖上奏说：“乌桓兵力弱，应招募鲜卑兵。”灵帝把此事下诏给四府叫他们讨论，大将军掾史韩卓提出意见，认为“乌桓兵少，并和鲜卑世代是仇敌，若乌桓被派兵出征，那么鲜卑必趁机袭击乌桓的家。乌桓听到后，必然又要抛开大军回救家乡。这不但对实际没有益处，还会更使三军情绪颓丧。邹靖住的地方离边塞很近，了解他们的巧伪欺诈，若令邹靖招募鲜卑轻骑兵五千人，定会取得破敌的效果。”应邵反驳他的意见说：“鲜卑人远隔在沙漠北方，和狗羊在一起，没有国君统帅，没有固定的房舍住处，而且生性贪暴，不受信义约束，所以多次侵犯关塞，使边境没有宁岁。只有到举行集市互相买卖时，便来顺服。这只是想要中国的珍宝货物，并不是怕我声威和怀我恩德。当计划实现事情完了，转眼间便来为害边境。因此朝廷把他们当做外族而不当成国内一部分，大概就是因为这点。过去匈奴反叛时，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派遣鲜卑骑五千多人，还有武威太守赵冲也率鲜卑兵征讨过叛变了的羌族人。斩首俘虏许多人，都不必说，而鲜卑人越出规范，常做不法的事。如用军令制裁他们，便会愤恨作乱；控驭得稍微松点，便掳掠财物残害百姓。抢劫居民，掠夺过路商人，吃人牛羊，抢人兵器马匹。得到的赏赐已经很多，仍不肯离去，又想用财物买铁。边防将领不同意，他们便取出缣帛聚在一起要烧掉它。边将害怕，怕他们反叛，便对他们道歉安抚，不敢拒绝反对。现在狡寇没有消灭，羌人又成大害，如若导致后悔，那难道可以追回吗！臣愚笨地认为可招募陇西羌胡人中坚守善道而不叛变的，挑选精强勇敢的人，多给他们赏赐。太守李参沉静而有谋略，必能以奖赏勉励让他们拼死效力。应当想出逐渐消除战乱的办法，不可希望立刻解决问题。”韩卓又和应劭相互反复责难。于是灵帝下诏让百官大规模集会在朝堂进行讨论，都同意应劭的意见。

三年，举高第，再迁，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万众入郡界。劭纠率文武连与贼战，前后斩首数千级，获生口老弱万余人，辎重二千两，贼皆退却，郡内以安。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初，安帝时河间人尹次、颍川人史玉皆坐杀人当死，次兄初及玉母军并诣官曹求代其命，因缢而物故。尚书陈忠以罪疑从轻，议活次、玉。劭后追驳之，据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议曰：

《尚书》称“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孙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赏庆、刑威，皆以类相从，使当其实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称官，赏不酬功，刑不应罪，不祥莫大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关，虽尚约法，然杀人者死，亦无宽降。夫时化则刑重，时乱则刑轻。《书》曰“刑罚时轻时重”，此之谓也。

中平三年，应劭科考中选成绩优秀，又调升官职，中平六年，授为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万人侵入太山郡界。应劭率领文武官员连续和贼人大战，前后斩了几千首级，抓住俘虏和老弱人口一万多人，获军用物资二千车，贼人全部退却，郡内因此安定。兴平元年时，从前的太尉曹嵩与儿子曹德从琅邪郡进入太山郡，应劭派兵去迎他们，还没有到达，而徐州牧陶谦向来怨恨曹嵩的儿子曹操多次攻击他，便派轻骑追赶曹嵩、曹德，并把他们杀死在太山郡界。应劭怕曹操杀他，便弃郡投奔冀州牧袁绍。

当初，在安帝时河间人尹次、颍川人史玉都因杀人罪应处死，尹次的哥哥尹初和史玉的母亲军一起去官曹要求代替他们的命，二人于是上吊而死。尚书陈忠认为尹次、史玉的罪行可疑应从轻处理，提议免去尹次、史玉的死罪。后来应劭追驳陈忠的意见，他的驳文根据正确的标准掌握刑法，有不少可保留的见解。他的驳议说：

《尚书》说“上天按次序分出等差使有礼法，便制定五等服式五种饰文以表彰人们的德行和等级。上天为惩治有罪之人，便制定五种刑罚分别用来惩罚五类罪人”。同时荀卿也说“关于制定刑法的基本精神，是要禁止暴恶行为，而且是为防患于未然。凡爵位等次、官职品级、赏赐庆典、刑罚威严，都是按其类别各相归属，使它符合实际”。如果德行不切合他的地位，才能不胜任官职，赏赐不能酬报他的功绩，刑罚不合他的罪过，这是最大的不祥。杀人的应处死，伤人的应服刑，这是一切帝王已定的制度，是法律的既定条文。高祖入关时，虽然崇尚约法，但杀人者要处死，也没有放宽降低这个标准。在清平时代刑罚就重，在混乱时代刑罚就轻。《尚书》说“刑有时轻有时重”，就是说的这点。

今次、玉公以清时释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恩在宽，幸至冬狱，而初、军愚狷，妄自投毙。昔召忽亲死子纠之难，而孔子曰“经于沟渎，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错刻峻，遂能自陨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传曰“仆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义勇，顾无虑耳”。夫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耀杀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长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则为灾，秋一木华亦为异。今杀无罪之初、军，而活当死之次、玉，其为枯华，不亦然乎？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

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为求生，非谓代死可以生也。败法乱政，悔其可追。

劭凡为驳议三十篇，皆此类也。

现在尹次、史玉在清平时代为解私恨，仗恃兵器心怀残忍，使尸体倒在路上。因朝廷恩德宽厚，有幸在狱中待到冬季，然而尹初和军二人愚昧固执，妄自上吊而死。过去齐国的召忽因子纠遇害而自杀，而孔子说“自己缢死在沟渠，人不会知道他”。晁错的父亲反对晁错的苛刻严酷，竟能自己毁灭自己的生命，班固也说他“不如赵括母亲在国君面前指责赵括来保全赵氏宗族”。古书上说“仆人和妾因某事感慨而去死的人，不是因为他知义能勇，只因不能思虑而已”。关于刑法、惩罚、威严、牢狱这些东西，是在效法上天的打雷闪电杀戮生命；温良、慈善、和顺、仁惠，是来模仿上天的生殖和生长发育的。因这个缘故春天一根草枯死就是灾害的表现，秋季一棵树开花也是异常。现在杀了无罪的初、军，却让当死的次、玉活下来，把这比作春草枯和秋木开花，不也是很恰当吗？陈忠不了解制刑的根本原则，而信一时的仁慈，便广泛引用《周礼》上八议求生的各种理由。像那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情况，岂有相当于次、玉犯罪的条目吗？若从情感出发来定罪的大小，根据动机来定罪，这是为了使他不死，不是说别人代死他就可以活命。如果败坏法律搞乱政治，岂不是追悔莫及。

应劭共著驳议三十篇，都是这一类的。

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获厥中，俾后之人永为监焉。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岂繄自谓必合道衷，心焉愤邑，聊以藉手。昔郑人以干鼠为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宝燕石，缇缙十重。夫睹之者掩口卢胡而笑，斯文之族，无乃类旃。《左氏》实云虽有姬姜丝麻，不弃憔悴营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献帝善之。

应劭又删削写定律令编成《汉仪》，在建安元年上奏给皇上。说：“关于国家大事，没有高于典籍的。典籍这东西，可以决疑难，明是非，赏赐刑罚的适当准则，的确可在其中获得，使后人永远作为

借鉴。所以胶西王相董仲舒因老而有病退休回家，朝廷每有关于政事的讨论，屡次派廷尉张汤亲到小巷中，向董仲舒问其得失。于是董仲舒作《春秋决狱》论及二百三十二件事，往往用经典来说明问题，讲得非常详细。逆臣董卓，摧毁破坏王宫，典籍宪章都被焚烧，没有一点遗留。自汉室开辟天下以来，没有一次破坏得这样厉害的。如今大驾东行，巡视许都，克服了艰险困难，国运于是取得新生。臣家累世受到朝廷的恩典，荣光福气丰盛盈溢，自己私下不自量力，希望能少有补益，就撰述《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共二百五十篇。除去重复内容，对文字做了精减。又集驳议三十篇，分类编排，共八十二事。其中见于《汉书》的有二十五事，见于《汉记》的有四事，都进行删节叙述并润色了文字，以保全原来的面目。其中有二十六事，广泛采辑于古今优秀人士的书中，文章词采明丽，有合于德义的内容，很有阅读价值。其中有二十七事，是臣所创造的。并非自认为一定合于事理之正，不过是心情愤懑抑郁，姑且借助典籍编写成书。过去郑国人把干鼠当成璞玉，在周地出卖；宋国的愚人也把燕石当成宝石，用赤色丝布包裹十层。那些看到的人都捂住嘴暗暗嘲笑，我这类文章，无非上述这些愚人的东西。《左氏传》上引的《诗》说，虽有姬姜和丝麻，也不抛弃陋贱之人和茅草之物，这是要用它们以备乏缺。因此，我才敢显露愚钝之才，置身在明智人的后面。虽然这不能有助于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广泛传播时世太平，也许可以阅读审视，增长开拓皇上的见闻。望陛下趁着处理政事的余暇，随意看看它。”献帝认为它很好。

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又论当时行事，著《中汉辑序》。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后卒于邺。

弟子玚、璩，并以文才称。

中兴初，有应妪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试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诸子宦学，并有才名，至玚七世通显。

霍谞字叔智，魏郡邺人也。少为诸生，明经。有人诬谞舅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以为妄刊章文，坐系洛阳诏狱，掠考困极。谞时年十五，奏记于商曰：

将军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结，前者温教许为平议，虽未下吏断决其事，已蒙神明顾省之听。皇天后土，寔闻德音。窃独踊跃，私自庆幸。谞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传曰：“人心不同，譬若其

面。”斯盖谓大小窳隆丑美之形，至于鼻目众窍毛发之状，未有不然者也。情之异者，刚柔舒急倨敬之间。至于趋利避害，畏死乐生，亦复均也。谞与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

兴平二年，下诏授应劭为袁绍的军谋校尉。当时刚迁都到许昌，旧的典章制度都已埋没，书籍记载留存很少。应劭非常感慨叹息，就汇集自己听到过的事情，著述了《汉官礼仪故事》，凡是朝廷制度，百官典礼仪式，多数是应劭所建立的。

最初，应劭的父亲应奉做司隶校尉时，朝廷下诏给各官府和各郡国，让各自都送上前人的画像题辞，应劭把这些名字联结起来，抄录为《状人纪》。他又论述当时发生的事，撰著《中汉辑序》。撰写《风俗通》，来辩明物类名号，解释当时习俗和疑惑难明的事理。文字虽不典雅，后世人都佩服他见闻广博。他的著述共有一百三十六篇。他又集解《汉书》，都留传当时。后来他死在邺县。

他弟弟的儿子应场、应璩，都以文才而扬名于世。

汉室中兴之初，应家有个妇人，生了四个儿子后成为寡妇。她见神光照耀土地庙，试着探看，便得到黄金。从此，各个儿子学习为官所需的知识，都有了才名，到了应场时已连续七代做高官，名声很大。

霍谞字叔智，是魏郡邺县人。年少时是在学的儒生，通晓经术。有人向大将军梁商诬告霍谞的舅父宋光，认为他狂妄地改削诏书，宋光为此获罪被囚在洛阳关押钦犯的狱中，遭受拷打困窘至极。霍谞当时十五岁，他向梁商上奏记说：

将军有像上天覆盖的厚恩，怜悯我舅父宋光遭受冤枉，先前得您和善的教谕答应为他公平论定是非，虽没有交给法官断决案件，但已蒙受您如神之明的顾察听取了我的要求。天神地祇在上，确实听到德音。我暗自高兴跳跃，私自欢庆幸运。我听过《春秋》讲的道理，可以推究本情定他的罪，或者不管事实只根据意思道理来定罪，所以许止虽杀死国君却不对他加罪，赵盾只因纵放弑君贼人而被写成弑君。这是孔子用来垂留王法，汉世所应遵奉的前贤看法。《左传》上说：“人心不同，好像人的面孔各异一样。”这大概是说人的大小矮高丑美的外形，至于鼻眼众孔和毛发的样子，没有不是这样的。性情的差异情况，表现在刚强、柔和、舒缓、急躁、傲慢、恭敬之间。至于追利避害，怕死贪生，也更是一样。我和宋光是骨肉亲戚，按理说有相互掩蔽的嫌疑，说他冤枉，未必可让人相信，我只以人之常情来评论其中的道理。

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位极州郡，日望征辟，亦无瑕秽纤介之累，无故刊定诏书，欲以何名？就有所疑，当求其便安，岂有触冒死祸，以解细

微？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鸩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昔东海孝妇见枉不辜，幽灵感革，天应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阙连年，而终不见理。呼嗟紫宫之门，泣血两观之下，伤和致灾，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应复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岂有冤谤无征，反不得理？是为刑宥正罪，戮加诬侵也。不偏不党，其若是乎？明将军德盛位尊，人臣无二，言行动天地，举厝移阴阳，诚能留神，沛然晓察，必有于公高门之福，和气立应，天下幸甚。

商高谞才志，即为奏原光罪，由是显名。

仕郡，举孝廉，稍迁金城太守。性明达笃厚，能以恩信化诱殊俗，甚为羌胡所敬服。遭母忧，自上归行丧。服阕，公车征，再迁北海相，入为尚书仆射。是时大将军梁冀贵戚秉权，自公卿以下莫敢违忤。谞与尚书令尹勋数奏其事，又因陛见陈闻罪失。及冀诛后，桓帝嘉其忠节，封邺都亭侯。前后固让，不许。出为河南尹，迁司隶校尉，转少府、廷尉，卒官。

宋光是士大夫的子孙，他的人生道路平顺而容易，职位已高达州郡牧守，每天盼望着被征召，他也没有受过恶行的连累，他无缘无故去改削诏书，想要求什么呢？即使说这样解释还令人可疑，他总应当寻求一种方便安全的办法，怎能用触冒死亡灾祸的办法，来满足微小的目的？这就像用有毒的附子来疗饥治饿，用鸩毒之酒来止渴，还没有进入肠胃，就已咽喉断气，怎可这样做呢！过去东海郡的孝顺媳妇无罪而被冤死，感动暗中的天地神明，上天为此枯旱不雨。宋光所犯的罪，情既可原，却被关在京城一年多，而终不见解决。如果我在皇宫门前呼号嗟叹，在两阙下面泣血痛哭，这就会伤和气导致天灾，为害更大。凡犯罪的人遇到赦令，就不应再加考问。像那些罪刑明白的，遇到赦令尚可蒙受天恩，岂有遭受冤枉诽谤而无罪证的人，反而不得解决呢？如真这样那就成了有罪可以免刑，无罪受诬却要加以杀害了。公正而不偏袒，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了解将军德盛位尊，在人臣中独一无二，言行可动天地，举动可改变阴阳，如能留心，迅速查清问题，必有像于公盖高门的福气，和乐之气就会立刻出现，天下会非常幸运。

梁商看重霍谞的才智志向，就为他上奏皇上赦免宋光的罪，因这件事霍谞便扬名于世。

霍谞在郡做官，被举荐为孝廉，不久调升为金城太守。他性情通达忠厚，能用恩德信用教化诱导不同的习俗，很被羌胡人所敬服。遇母亲去世，自己上书离职回家奉行丧礼。服丧期满，公车征召他，再调升为北海王的相，后来入朝为尚书仆射。这时大将军梁冀作为贵戚掌握权柄，从公卿以下没有人敢违犯他。霍谞和尚书令尹勋多次上奏揭发梁冀的问题，又趁谒见皇上之机当面陈说梁冀的罪行过失。等梁冀被杀后，桓帝嘉许他的忠心节操，封他为邺都亭侯。他前后多次坚持推让，桓帝不许。后来调出去做河南尹，再调为司隶校尉，转调为

少府、廷尉，死在职位上。

子儁，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陈留外黄人也。清苦好学，能通经教授。性质悫，少言辞。县令陇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礼请延为廷掾，范丹为功曹，濮阳潜为主簿，常共言谈而已。后令史昭以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在事二年，州府礼请，不就。桓帝时征博士，太尉杨秉等举贤良方正，再迁为侍中。

帝游上林苑，从容问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拜五官中郎将，转长水校尉，迁魏郡太守，征拜大鸿胪。

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见。时太史令上言客星经帝坐，帝密以问延。延因上封事曰："臣闻天子尊无为上，故天以为子，位临臣庶，威重四海。动静以礼，则星辰顺序；意有邪僻，则晷度错违。陛下以河南尹邓万有龙潜之旧，封为通侯，恩重公卿，惠丰宗室。加顷引见，与之对博，上下媟黩，有亏尊严。臣闻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昔宋闵公与强臣共博，列妇人于侧，积此无礼，以致大灾。武帝与幸臣李延年、韩嫣同卧起，尊爵重赐，情欲无猒，遂生骄淫之心，行不义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爱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滥，物情生怨。故王者赏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邪臣惑君，乱妾危主，以非所言则悦于耳，以非所行则玩于目，故令人君不能远之。仲尼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盖圣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与严光俱寝，上天之异，其夕即见。夫以光武之圣德，严光之高贤，君臣合道，尚降此变，岂况陛下今所亲幸，以贱为贵，以卑为尊哉？惟陛下远谗谀之人，纳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权，寤宦官之敝。使积善日熙，佞恶消殄，则乾灾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还家。灵帝复特征，不行，病卒。

儿子霍儁，任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是陈留郡外黄县人。他生活清苦，爱好学问，能通达经术教授学生。生性质朴诚信，很少说话。外黄县令陇西人牛述喜欢士人善于知人，便以礼请爰延做廷掾，范丹做功曹，濮阳潜做主簿，常在一起交谈而已。后来的县令史昭让爰延做乡啬夫，仁慈的教化广为推行，人们只知乡啬夫，不知郡守和县令。在职两年，州府以礼聘请，他不去。桓帝召他任博士，太尉杨秉等人举荐他为贤良方正，再调升为侍中。

桓帝去游上林苑，在游玩中从容地问爰延说："朕是什么样的君主？"爰延回答说："陛下是汉的中等君主。"桓帝说："为何这样说呢？"回答说："尚书令陈蕃任职国家就得到治理，中常侍黄门参与朝政国家就乱，因此知陛下可以同贤人做好事，也可和不贤的人做错事。"桓帝说："过去朱云在朝廷上谏诤折断栏杆，如今侍中当面讲朕

的过错，朕有幸听到自己缺点了。”于是授爰延为五官中郎将，转调为长水校尉，又调为魏郡太守，征召入朝授为大鸿胪。

桓帝因爰延是儒生，常在闲暇中特别召见他。当时太史令上奏说客星经过帝座星，桓帝就此事密问爰延。爰延因此上机密奏章说：“臣听说天子把虚无尊为上天，所以上天以帝王为子，让他居帝位下临臣民，威重全国。如果动静都遵守礼法，星辰便顺着正常秩序运行；思想有了邪恶不正的东西，日规刻度便和实际运行背离。陛下因河南尹邓万是即位前的旧友，封他为通侯，对他的恩泽比公卿还重，给他的赐赠比宗室的人还多。加上近来常引见他，和他一起相对赌博，上下相互轻慢亵狎，有损皇上的尊严。臣听说，帝王左右的人，是为商量征询政事和德行的，所以周公劝诫成王说‘慎其朋党，慎其朋党’，是说要谨慎选择和对待所交的朋友。从前宋闵公和力强的臣子宋万一起赌博，让妇女们站在旁边，经常做这些不合礼法的事，以致酿成大灾。武帝和宠臣李延年、韩嫣，同睡同起，尊封他们爵位，重赏他们财物，他们的情欲永不满足，就产生骄淫的思想，做不义的事情，最终李延年被杀，韩嫣服罪。大凡是爱一个人便觉察不到爱得过分，憎恶一个人便不知他的优点，所以做的事常常放纵过度，民心便会生怨。所以做帝王的赏赐人必定是酬报他的功劳，封爵位一定要考察他的德行。和好人一起相处，便日日听到好的告诫；和恶人一起游乐，便天天产生邪恶情欲。孔子说：‘对自己有益的有三种朋友，对自己有损的有三种朋友。’邪臣迷惑君主，淫乱的妻妾危害主人，因他说些不该说的谗媚调笑话便让人爱听，因他做些不该做的玩乐事便引人爱看，所以使君主不能远离他们。孔子说：‘唯有女子和小人难以共处，亲近他们便不讲礼貌，疏远他们便产生怨恨。’这实在是圣人的透彻告诫！过去光武帝和严光同床一起睡，上天的星辰异常，那天晚上就能见到。像光武帝那样具有至高无上道德的人，像严光那样的高贤，君臣志同道合，尚且上天降下这种变异，何况陛下现在所亲幸的人是以贱为贵、以卑为尊呢？陛下只有远离爱进谗言善于逢迎的人，任用忠贞正直的贤士，去掉左右的权臣，醒悟宦官的蒙蔽。使好的方面日益增多，佞恶的言行减少灭绝，那么天灾便会消除。”桓帝压下他的奏章。他因此以病自动上书，要求退职回家。灵帝即位后又特别征召他，他还没有动身，就病死了。

子骥，白马令，亦称善士。

儿子爰骥，曾任白马县县令，也被人称为品行高尚的人。

徐璆字孟玉，广陵海西人也。父淑，度辽将军，有名于边。璆少博学，辟公府，举高第。稍迁荆州刺史。时董太后姊子张忠为南阳太守，因势放滥，臧罪数亿。璆临当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属璆。璆对曰：“臣身为国，不敢闻命。”太后怒，遽征忠为司隶校尉，以相威临。璆到州，举奏忠臧余一

亿，使冠军县上簿诣大司农，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属县有臧污者，悉征案罪，威风大行。中平元年，与中郎将朱儁击黄巾贼于宛，破之。张忠怨璆，与诸阉官构造无端，璆遂以罪征。有破贼功，得免官归家。后再征，迁汝南太守，转东海相，所在化行。

献帝迁许，以廷尉征，当诣京师，道为袁术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叹曰："龚胜、鲍宣，独何人哉？守之必死！"术不敢逼。术死军破，璆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东海二郡印绶。司徒赵温谓璆曰："君遭大难，犹存此邪？"璆曰："昔苏武困于匈奴，不队七尺之节，况此方寸印乎？"

后拜太常，使持节拜曹操为丞相。操以相让璆，璆不敢当。卒于官。

论曰：孙懿以高明见忌，而受欺于阴计；翟酺资谲数取通，而终之以謇谏。岂性智自有周偏，先后之要殊度乎？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及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延、璆应对辩正，而不犯陵上之尤，斯固辞之不可以已也。

徐璆字孟玉，是广陵郡海西县人。父亲名徐淑，曾任度辽将军，在镇守边防上很有名声。徐璆年轻时就学问广博，受到公府征召，考中优等。不久调任荆州刺史。当时董太后姐姐的儿子张忠做南阳太守，依仗权势放纵过度，贪污的钱达好几亿。当徐璆将去荆州上任时，太后派中常侍把张忠的事嘱托给徐璆。徐璆回答说："臣本身是为国尽忠的，不敢听从私命。"太后发怒，急忙召张忠任司隶校尉，以此来威临徐璆之上。徐璆到州后，上奏举发张忠贪污的钱还剩一亿，使冠军县呈递文状到大司农，以彰明暴露张忠的贪污事实。又上奏举发五个郡的太守和所属的县有贪污的人，全部召回考问他们的罪行，威风大行。中平元年，他和中郎将朱儁在宛县攻打黄巾贼，打败了他们。张忠怨恨徐璆，和各位宦官捏造毫无根据的罪名，徐璆便因罪被召。因有破黄巾贼的功劳，才得以免官回家。后来再次被朝廷征召，调任汝南太守，又调为东海王的相，所在的地方教化都普遍推行。

献帝迁都到许昌，要召徐璆任廷尉，正当他前往京师，路上被袁术劫去，授他以上公的职位。徐璆便叹气说："龚胜、鲍宣，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坚守节操必定去死！"袁术不敢逼他。后来袁术死去，军队被打垮，徐璆得到袁术所盗的国玺，等回到许昌，便把国玺献给献帝，并送上先前所用的汝南、东海二郡的印绶。司徒赵温对徐璆说："您遭大难，还保存着这些东西呀？"徐璆说："从前苏武困于匈奴，不抛弃七尺长的符节，何况这一寸见方的印信呢？"

后来授他为太常，叫他拿着符节出使去授曹操为丞相。曹操以丞相的职位让给徐璆，徐璆不敢接受。后来死在职位上。

评论说：孙懿因才智高明遭人嫉妒，却被暗计所欺骗；翟酺凭诈术取得显达地位，最后却对皇上进行正直的规谏。难道这是性和智本

身就有周全或偏差的情况，前后就应不同吗？应氏七代都以才闻名，而应奉、应劭都能写富于文采的辞章。至于撰写著作，审查记载不同的知识，虽说是小技，但也有可取之处。爰延、徐璆对答皇上的提问，辩论正理，却不犯陵上的过失，这的确说明言辞是不可废弃的。

赞曰：杨终、李法，华阳有闻。二应克聪，亦表汝渍。翟酺诈懿，霍谞请舅。延能讦帝，璆亦忤后。

赞辞说：杨终、李法，在蜀地都有声名。应奉、应劭都很聪明，也在汝水之涯显扬名声。翟酺弄鬼诈骗孙懿，霍谞上书为舅请命。爰延敢揭皇上的不足，徐璆也敢违忤太后。

# 后汉书卷四十九

##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郡上虞县人，他的祖先是从魏郡元城县迁到这里的。王充少年时是个孤儿，家乡的人称赞他为孝子。后来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从师扶风郡人班彪。喜欢博览群书可是不拘泥于分章析句。他家境贫寒，没有书籍，常到洛阳街市的书店，阅读书店出卖的书籍，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就这样广泛通晓了诸子百家各派的学说。后来回到家乡，退居传授学业。在郡里做官当了功曹，因多次直言规劝，与郡守意见不合离职。

王充好发议论，初听时好像是诡辩，最终还是觉得有理有据。他认为知识浅薄迂腐的儒生只拘泥书本上的文辞，大多没有抓住书本中的真谛，于是他闭门深思，谢绝参与喜庆吊丧的礼仪活动，在门窗墙壁各处放置书写文具。撰写《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各类事物的异同，指正当时的风俗，说明疑惑难明的事理。

刺史董勤征召他担任从事，调任治中，后来自己辞官回家。同郡的朋友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地下诏书令公车署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此时年纪将近七十，心志精力衰减，于是撰写《养性书》十六篇，他注意减少欲望，节制嗜好，养神自保。汉和帝永元年间，病逝在家。

王符字节信，是安定郡临泾县人。年轻时好学，有志向操行，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人友好。安定人的习俗是鄙视小妾所生的子女，王符没有舅家，被乡里人所鄙视。从和帝、安帝以后，世人致力于离家在外做官，当权的人相互推举引荐，可是唯独王符正直不随时俗，因此就得不到晋升。他思想深怀怨愤，于是隐居著书三十多篇，用来讥讽当时政治的得失，他不想显扬自己的姓名，所以书名叫《潜夫论》。该书的旨意是攻击时弊，寻究事理，指责人情，完全可以用来观察当时的风尚时政，现著录其中五篇。

《贵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思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读言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贵忠篇》说：

帝王所尊敬的是天，皇天所爱护养育的是人。现在人臣接受君王给予的重要职位，管理皇天所爱护养育的人，怎么可以不安抚并为他们谋取利益，养育并救助他们呢？所以君子担任职务就要考虑有利于百姓，身处上位的人就要考虑推荐贤人，所以身居上位但下民无怨，官列前位但后位的人并不嫉恨他。《尚书》说：“上天的工作，人应当代替完成。”当君王的人要效法上天设立官职，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敢因私情授人官职，忠臣不敢因无才接受委任。窃取别人的财物还被称为盗贼，何况偷窃上天的官职为满足私欲呢！因犯罪行为侵犯他人，必定加以诛罚，何况是侵犯上天，能不追究罪过吗？唐虞夏商周五代时期的臣子，凭道义侍奉君主，将恩德推及草木，仁爱施遍全国，所以福祚流传繁衍，宗族的本支传续百代。末世的臣子，献媚讨好君主，不考虑顺应上天，只倚仗杀戮征伐。白起、蒙恬，秦国认为是功臣，上天认为是贼寇；息夫、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认为是强盗。《易经》说：“德行浅薄却地位很高，才智低下却图谋很大，这种人很少有不遭灾祸的。”所以德行与官位不相称，遭受灾祸必定惨烈；能力与官位不相称，遭受灾祸必定巨大。窃取官位的人，上天剥夺他自察的能力。虽然具有明察事理的资质，仁义的志向，一

旦富贵，就会背离亲人，抛弃旧友，丧失他的本心，疏远亲人却亲近逢迎谄媚的人，轻视好友却厚待小人，宁肯看着千万钱贯腐朽，却舍不得借给他人一分，明知库存粮食腐烂，却舍不得借给他人一斗，亲人在家怨恨，小人在路途非议。先头有人因此败身，后头有人争相沿袭，这确实是令人痛心的事。

> 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子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市，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
>
>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
> 《浮侈篇》曰：
>
>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纵观前代朝政贵人的用心，与初生的婴儿有什么区别呢？婴儿有常见的疾病，贵臣有常见的祸患，父母有常见的失误，君主有常见的过失。婴儿常常患病，是由于饮食过饱；宠臣常常遭祸，是由于君王宠幸。给婴儿哺乳过多，就会得癫痫病，给宠臣富贵多了就会导致骄奢弊病。疼爱孩子却伤害了孩子，骄纵臣子却毁灭了臣子，这种情况并非只有一例。惩罚那些罪过特别严重的，有人僵死在深牢，有人挨刀在街市，难道这些人不是对天无功，对人有害吗？鸟儿认为山丘低下就在它上面构筑鸟窝，鱼儿认为泉浅就穿游泉洞中，最终之所以被钓得是因为要获取诱饵。王亲国戚们希望他们的住宅吉利就为它取个美名，想让他们的门户坚固便制作了铁的转轴，但最终还是破败，破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使门户的转轴朽烂，常常是因为苦心地聚集钱财、行为骄纵越轨。

不是对上顺从天意，对下抚育兆民万物，而是想凭借自己的聪明，暗地耍弄君主的权威，违反天地意旨，欺骗神明。身处堆累鸡蛋一样的危险境地，却想谋求泰山一般的安稳；干出朝露一样的行为，却想有传世的功劳。这难道不是糊涂么！难道不是糊涂么！

《浮侈篇》说：

君王以天下为家，把万民看成儿子。一个农夫不耕作，天下有人要挨饿；一个农妇不纺织，天下有人会受寒。当今全国的风气是舍弃农业这个根本，趋向从事商业，牛马车辆，堵塞道路，游手好闲、投机取巧的人充满城市，从事农业的人少，吃闲饭的人多。《诗经·商颂·殷武》中说："京城商市繁荣兴盛，是四方各地的榜样。"现在观察洛阳，从事商业的人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十倍，弄虚作假、游手好闲、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又超过了从事商业的人十倍。这样就是一个农夫耕种，一百个人吃饭，一个农妇摘桑养蚕，一百个人穿衣，用一人奉养一百人，怎能供养得起！天下有百郡千县，都市城镇以万计算，大抵都是这样。农商不能满足供给，那么百姓怎能不挨饿受冻？饥寒交迫，那么百姓中怎能没有为非作歹的人？为非作歹的人多了，那么官吏们怎能没有严酷的法令？严酷的法令多次加码，那么天下百姓怎能没有忧愁怨恨？忧愁怨恨的人多了，那么灾祸的征兆一齐降临。百姓无以为生，上天就会降下灾害，国家就危险了。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此皆无益也。

《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愦愦，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刻画好绘，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縠，缝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皆所宜禁也。

贫穷从富贵中产生，弱小从强大中产生，动乱从太平中转化，危险从平安中产生。所以英明的君王抚育百姓，关心他们，慰劳他们，教育他们，开导他们，防微杜渐，消除他们的邪念。所以《易经》上称赞用制度来约束，不损耗钱财，不危害百姓。《诗经》中《七月》那首诗，认为大事小事都要教育，从春到冬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教育。从此看来，人本来就是不可以放纵的。

现在人们衣着奢侈，饮食浪费，拨弄口舌又习惯于欺骗。有的人把合伙做坏事作为职业，有的人以游戏赌博作为职业。成年男子不扶

犁锄，却怀揣弹丸，手持弹弓，携手上山游乐，有的人喜欢拿泥土做成弹丸出售，对外不能抵御盗贼，对内不能禁绝鼠雀。有的人制作泥车、瓦狗等各种戏耍的玩具，用奇巧欺骗小孩，这些都是无益的。

《诗经·陈风·东门之枌》讽刺“放着麻线不去缉，跑到街市去跳舞”的人。还有妇女不在家烧饭，放弃养蚕和纺织，却开始学做巫婆，击鼓跳舞敬奉神鬼，用来欺骗平民百姓，迷惑百姓的妻子儿女。体弱患病的人家，心怀忧愁愤恨，容易造成恐惧。以致他们选择适宜的时日逃走，离开自己的住宅，颠沛在崎岖的路旁，遭受风寒侵袭，被坏人利用，遭受盗贼伤害。有的人深受鬼神的祸害，以至于送掉性命，却不知自己是被巫祝所欺骗，反而悔恨敬事鬼神太晚，这是受巫祝毒害很深的人。

有的人喜欢在美好的织品上绘画，书写祝辞；有的人弄虚作假花言巧语，希望招来幸福；有的人浪费金色的彩绸，使衣服增加微小尺寸；有的人剪断缕缕丝线，绕缠在手腕上；有的人裁剪起绉的花绸，缝制成旗帜。这都要耗费上百匹的细绢，花去千倍功夫，把牢固的东西弄坏做成虚伪的装饰品，把简易变成繁难，坐吃优质粮食，浪费时光。这好比山中的树木不足以供给野火，江海的水不能装满渗漏的酒器，这些都是应该禁止的。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軿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属，各因方土，裁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鲤也死，有棺无椁。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鄗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褒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不君；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

过去孝文皇帝身穿黑色丝织物做的衣服，脚穿皮制的夹底鞋，腰系牛皮带。而现在京师贵戚所穿的衣服，喝的吃的，乘坐的车辆，住

的房子，奢侈的程度超过帝王的礼制，的确也太过分了。连他们的车夫、女奴都穿着编有彩色花纹的叠布衣服，有的穿着上有彩色大花纹或刺上花纹图案的丝绸衣服，还有的穿着洁白丝绢的衣服，也有的穿着细纤的葛布、越布衣服，也有的穿着精美细布的衣服。佩带犀角、象牙、珍珠、美玉，琥珀、玳瑁等类的饰物，饰物上雕有石山的隐纹，镶金嵌银，极其奢侈华丽，还要互相夸耀。那些嫁娶的人家，车辆排列数里，车的帷幕布满道路，车夫侍童簇拥，车辆并行引路。有钱人相互攀比，争相超过，贫穷的人自愧赶不上有钱人，一次婚宴的花费，耗掉一辈子的产业。古代的人一定要有君王的允许然后才能穿丝织物做成的衣服，乘坐车马，现今虽然不能恢复古制，也应让平民百姓大致实行汉孝文帝的礼制。

古代埋葬死人，用厚厚的柴草把尸体掩盖起来，埋葬在荒野之中，不堆土做坟，不种树做标志，丧期没有定数。后代圣人改用套棺，用桐木做棺材，用葛滕拧绳捆束棺木，下面不挨近泉水，上土不泄出尸臭。中古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杶、樗之类的木材，各自根据当地的情况，就地取材，只用胶、漆涂饰棺材，使它足够坚固、足够耐久，就这样罢了。当今的京城贵戚，一定要用江南檽、梓、豫章之类的木材。边远地区，也竞相仿效。那些檽、梓、豫章之类的木材，产地特远，要在高山上砍伐，从穷山沟中运出，进入海路经过淮河，再逆流而上进入黄河、洛河，工匠雕刻，连续干上数日以至一月，要会集许多人才能启动，使用许多头牛才能运到，重量将近千斤，用工将近万人，从东方的乐浪，运到西方的敦煌，耗费了用工的劳力，并使他们在万里之远的地方受到伤害。古时建墓但不筑坟，中古筑坟但坟不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坟高四尺，遇雨塌陷，孔子的弟子请求修复坟墓，孔子流着眼泪说："古制规定不修坟墓。"等到孔子的儿子孔鲤死时，有内棺但没有棺套。汉文帝死后葬在芷阳，汉明帝死后葬在洛阳南面，都不随葬珠宝，不筑山陵，坟墓虽然低小但是他们的德行最崇高。当今京师的贵戚，郡县的豪门大家，对活着的长辈不尽力奉养，死去后却崇尚丧葬。有人甚至用金镂玉衣入殓，用檽、梓、楩、楠之类的木材做棺套，用许多珍宝、偶人、车马随葬，筑造高大的坟冢，种植大片松柏，建起房舍、祠堂，尽力崇尚华贵奢侈。考察鄗、毕两地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南城曾子之父曾皙的坟冢，周公不是不忠，曾子不是不孝，认为褒扬国君，尊爱父亲，不在于聚集财物，宣扬亲人的名声，不取决于车马的多少。从前晋灵公增加赋税收入用来彩绘墙壁，《春秋》认为他违反了君道；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违反了臣道。何况是百官士人平民，就可以奢侈超过君主，超越天神的意志吗？

《实贡篇》曰：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三仁齐致，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

《实贡篇》说：

国家任用贤人就兴盛，任用谄媚的小人就衰亡；国君任用忠臣就安定，任用谄媚的臣下就危难。这是古今的通论，而且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然而国家衰败、君主危难的事，接连不断地发生，难道是当时没有忠诚信实正直的人么，那些忠诚信实正直的人实在是为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而苦恼。十步之内，必然会有茂盛的青草；十家的小镇，必然会有忠诚信实的人。所以动乱的殷纣王时代也有三位仁臣——微子、箕子、比干，小小的卫国有不少君子。当今凭借大汉王朝广阔的土地，众多的士民，朝廷的清明政治，君臣上下的正直，可是官府中没有好官，在位的没有良臣。这难道是时代没有贤人，推究起来是朝廷选用人才背离实际的缘故。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少有党与，追逐时俗的人多有同类，所以结党营私，用人就背离朴实而趋向浮华。那些推荐的人，不再依据被荐举人的品质、能力，依据他们的才干、德行，只是虚造名声。对所推荐的人才只作大概估计，一年将近二百人。考察他们的情况，德行与颜回、冉雍相等，再仔细考核他们的能力，那就很少能达到中等人的标准，他们全都是为谋求升官，自相推荐的人。士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为朝廷所用，不必要求完备。过去四友（颜回、子贡、子张、子路）虽然完美，但他们的才能也并不兼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都达到仁的境界，他们处事的能力并不一样。高祖的辅佐大臣，出自灭亡了的秦朝；光武帝得到的士人，也曾帮助过暴虐的王莽。何况处在太平时期，怎么还说没有贤士呢！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爱日篇》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

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铺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

贤明君王的诏令像是声音，忠诚臣下的应和如同回响。长短大小，清浊快慢，必须是相互对应的。况且琢玉用石块，洗金用盐巴，洗锦用鱼鳔，洗布用草灰。事物本来就有用低贱的来修整贵重的，用丑恶变为美好的。聪明的人弃短取长，是为取得功效。现在对推荐的士人必须核实他们的情况，他们有小毛病，不要勉强掩饰，有的出仕，有的隐居，有的沉默，有的善谈，各随其便，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之类的人才，何愁不来，吴汉、邓禹、梁统、窦融之类的人才，就可以盼望得到。孔子说：“是没有去盼望呀，真的盼望，有什么遥远的呢？”

《爱日篇》说：

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为百姓，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丰产，是因为有百姓的劳作。劳作之所以能有功效，是因为每日出力。太平国家的时光舒缓而又漫长，所以百姓空闲而劳力有余；动乱国家的日子急促而又短暂，所以百姓疲惫不堪劳力不足。时光的舒缓漫长，并不是说太阳运行缓慢，而是君王英明，百姓安宁所以劳力就有剩余。时光的急促短暂，不是说日月运行加快，这是君王昏聩，臣下作乱，所以百姓劳力不足。孔子说：“既然时日多了，那么应该富裕起来，既然富裕起来，那么就要教育百姓。”所以礼义从富足中产生，盗窃从贫穷中兴起；富足从宽余的时日中产生，贫穷从没有时日中产生。圣人深知劳力是百姓的根本，国家的根基，所以力求减少徭役，使百姓珍惜时日。所以唐尧告诫为太阳驾车的羲和，要敬顺上天，授民时日。汉明帝时，公车署规定在凶日不受理章奏，明帝听到后指责说：“百姓荒废农桑劳作，从远方来朝廷上书，可是你们拘泥于禁忌，这难道是为政的思想吗？”自此就废除了这种规定。现在有冤屈的百姓希望得到申诉，可是县令、县长如神一样难以见到，百姓荒废农桑之事赶往官府伸冤，前来伸冤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官府规定不到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不得通报，不赠送财物得不到接见。有的人连日累月地等待，互相轮流探视官员；有的人转托邻居赠送粮食以应付对答。一年的劳作时间已被耗费，这样天下哪有不受饥饿的人呢？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部吏，

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为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复，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

孔子说："审理案子我和别人一样。"由此说来，中等以上的人才，就完全可以评议是非曲直，乡官、亭长、部吏，也有担任决断诉讼的，但大多判成冤案，大概是有原因的。理直的就依仗正义而不屈从，理亏的就逢迎讨好进行贿赂。因不屈从所以对乡、亭、部的属官就没有恩惠，因行贿所以就出现执法循私。如果案子要重审，乡、亭、部的属官就应被判罪，属官因要被定罪，不得不在县廷违法曲断。贫弱的百姓缺少同伙帮助，却与豪绅官吏打官司，打的结果能不受冤屈吗？县官听信乡官的审辞，所以审理结果与乡官相同。如果案子要重审，县官也应判罪，县官因怕受牵连获罪的缘故，就把案子推给郡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百姓身份，与一县之长打官司，他的道理怎么能得到申诉呢？案子如要重审，郡官也应判罪，郡官因怕受牵连一起获罪的缘故，就把案子推给州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百姓身份与一郡之长打官司，他的申诉怎能取胜呢？既然官府不肯受理，所以才从远处赶到三公府署来申诉。三公府署仍不能明察冤屈，就会拖延时日。贫弱百姓无力耽搁十天时日，富人豪强可以延长千日。这样审理案子，怎能审清违法曲断的案子呢？正直的人心怀怨恨正义却得不到伸张，狡猾的官吏助长为非作歹的人的气焰却不被治罪，这就是小百姓之所以容易受伤害，天下之所以多有穷困的原因。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述赦篇》曰：

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谨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强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暂且撇开上天感伤人间痛苦而降灾不说，只就人为的事情来说。从三公官府、州、郡，直到乡、县的掌管司法的官吏，到诉讼的百姓因官司的事互相牵连，审理案子要相互交换检验，涉案人要对质，这样办案每天涉案的人数可有十万之多。一人有事诉讼，二人办理，这样办案造成每日有三十万人荒废他们的事业。以中等农户的收入标准计算，那么这一年就有三百万人受饥挨饿。这样盗贼怎么消除，太平从哪里产生呢？《诗经·小雅·沔水》上说："没人考虑国家的动乱，哪个人没有父母？"百姓不富足，君王有谁来使他富足？能不好好想想！能不慎重考虑么！

《述赦篇》说：

凡是给人治病的人，一定要知道病人脉搏的虚实，病象的症结所在，然后给病人开出处方，因此疾病才可治愈，寿命就可延长。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首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害的由来，然后提出除害的禁令，这样就可以杜绝奸邪，国家就可以安宁。当今伤害善良百姓最严重的，莫过于多次以钱财赎罪赦免的事。以钱财赎罪赦免的人多了，那么恶人猖獗好人就会受到伤害。用什么证明这一点呢？谨慎地告诫人们，自己不做非法的事，还有做官的人正直，不避强暴，可是那些奸猾之徒横加诬蔑，大家都知道是他们不久前被赎买赦免的缘故。好人君子，受到伤害而能到朝廷自己申辩的，一万人中没有几个；几个人中能得到审察询问的，一百个人中不过一人；已向尚书申冤但空无所获被遣回的，又占十分之六七。那些轻薄为非作歹的人，已经陷入法网，受害的人家怀着怨恨的心情希望根据为非作歹者的罪行将他们处死，为消除心中的积愤，为非作歹者却反而一律得到赦免释放，让恶人大摆筵席来夸耀自己，惯盗身穿偷来的衣服从被盗者的门庭走过，孝子见到杀父的仇人却不能讨还血债，被盗的人见到自己的财物却不敢取回，真是痛心得没有超过这种情况的了！

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断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为顾哉？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培育杂草会伤害禾苗，纵容坏人会伤害善良的百姓。《尚书》上说："周文王制定刑罚，是惩罚坏人不给他们赦免。"先代帝王制定刑法，并不是喜欢伤害人的肌肤，断送人的生命；是重视威镇坏人，惩

罚恶人，为民除害。所以《尚书》说：“上天授命有德的人，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服式表彰五类具有德行的人，上天讨伐有罪的人，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惩罚五种罪人”；《诗经》上讥刺说：“对那些应当治罪的人，你反而赦免了他们。”只有古代最初接受天命登基的君主，接收了前代最乱时的盗贼歹徒，难以用法律禁绝，所以不得不设一条赦免的法令，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养育万民，要用广泛的教化。并不是姑息养奸为罪犯开脱罪行，放纵上天的敌人。本性凶恶的人，是百姓中的豺狼，即使让他们得到释放的恩泽，终究没有改过自新的思想。早上给他们解除沉重的手铐，晚上又回到监狱，再严明的县官，也无法使这些人消声匿迹。这是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坏事的人，他们的本领必然超过多数人，而且是能向上讨好的人。他们多方分送欺骗得来的钱财，对上献上谄媚阿谀的言辞，以便互相驱使利用，不是像第五伦那样廉洁正直的人，谁能不被金钱收买？议论的人多数说：“如果长期不赦免罪犯那么违法作乱的人更加猖獗，官吏对他们无法遏制，应当多次宽赦有罪的人来瓦解离散为非作歹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明察发生政治动乱的根本，没有考察出祸福产生的原因。

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绍甥也。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附。统过幹，幹善待遇，访以当时之事。统谓幹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幹以并州叛，卒至于败。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

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

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辞官回到安定郡，同乡人中有个以金钱买官当上雁门郡太守的，也离职回家，一天，他用竹简刻写了一张名片进

见皇甫规。皇甫规卧床不起没有迎接，那人进门后问道：“您以前在郡府吃雁肉味道鲜美吗？”过了一会儿，仆人又向皇甫规报告说王符在门外。皇甫规平素就听说过王符的大名，于是惊喜得急忙起身，连衣带都来不及系上，趿拉着鞋出门迎接，拉着王符的手回到屋内，与他同席坐下，非常高兴。当时的人为这事议论说：“真是白白地显示了自己是个太守一级的官员，反而不及一位儒生所受的礼遇。”这说的是以书生的道义为贵。王符最终没有入仕做官，死在家中。

仲长统字公理，是山阳郡高平县人。年轻时喜欢学习，博览群书，文辞丰富。二十多岁时，在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一带游学，与他交往的朋友大多认为他与众不同。并州刺史高幹，是袁绍的外甥。一向尊重有名望的人，招来四方游学的士人，士人大多归附于他。仲长统去拜访高幹时，高幹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当时的政事。仲长统对高幹说：“您有宏大的志向但没有杰出的才能，喜欢士人但不会选择人才，我用这番话是想引起您高度地警戒。”高幹向来自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仲长统就离开了他。没多久，高幹在并州反叛，最后失败。并州、冀州的士人都认为仲长统是个不寻常的人。

仲长统性格豪爽，敢说直话，不顾及小节，时而沉默不语，时而侃侃而谈，当时有人说他是个狂生。每逢州郡下令征召，他总是称病不去。他常认为凡是游说帝王的人，是想以此立身扬名，可是名不常存，人生短促易消亡，悠闲安居，可以自得其乐，他想卜择一个清静空旷的地方居住，使自己心志愉快，他撰文说：“假如居住的地方有肥沃的田地和宽敞的房屋，房后青山房前小河，沟渠池塘环绕，竹木遍布四周，房前筑有场圃，房后建有果园。出门时车船可以替代步行的艰难，使我可以消除四肢的疲劳。养育亲人备有几种珍贵的膳食，妻子儿女不干劳苦的活。好友聚集一起，就拿出陈酒佳肴来欢乐地饮食；良时吉日，就烹制羔羊乳猪来款待亲朋。漫步在田畦园圃间，游戏在平原的树林中，沐浴在清清的溪水里，追逐在凉凉的柔风中，垂钓游动的鲤鱼，箭射高飞的大雁。在祭坛下舞蹈祈雨，唱着欢歌回到高堂上。在室内安心养神，思考老子的玄虚学说；咽气养生调和元气，在道德修养上要求自己与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大体相像。与几位知书达理的人，讲书论道，谈天论地，评人品物。弹奏高雅的《南风》琴曲，生发美妙的商音，安闲自得地过一辈子，冷眼旁观地处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社会的责难，永葆生命的青春。这样，心志可以超越云霄天河，超出宇宙之外，怎么会羡慕跨进帝王之门的人呢！”他还作诗二篇，为表达他的思想。诗句说：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

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拖。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或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飞鸟留下足迹，鸣蝉脱去老壳。腾蛇丢弃鳞片，神龙解下头角。思想道德修养高超的人能够随机应变，贤达的士人能够超脱俗世。乘云不需勒辔，驾风不需用足。降下的露水成帷幕，张开的云气成帷帐。露水可以当餐饮，太阳可代火炬。恒星艳丽如珍珠，朝霞柔润似美玉。身处天地四方内，可以随心所欲。人事可抛开，还有什么拘束？

大道虽然平坦，能明察事物细微变化的人少。听任自己的意愿行事，没什么不对，适应事物变化，没什么不可。自古以来世事错综复杂，曲折环绕像锁链，何必思虑上百回，至关重要在自我。将忧愁寄托在天上，把愁苦埋藏在地下。叛离《五经》，毁弃《风》、《雅》。百家学说繁杂琐碎，请把它用火烧掉。坚定志向隐居山中，思想遨游海东。将精神做舟，用微风做舵。遨游飞翔在太空，任意上天熔冶，可以逍遥自在。

尚书令荀或听到仲长统的名声，认为他不同寻常，推荐他做尚书郎。后来又参与丞相曹操的军务。每当谈论古今及当时风尚世事时，常常激愤慨叹。因此写下论著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

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今简撮其书有益政者，略载之云。

《理乱篇》曰：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汉献帝让位那年，仲长统去世，当时年纪四十一岁。他的朋友东海郡人缪袭常常称赞仲长统的才华、文章，说他足以继承西汉的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现在简要摘录他书中有益于政事的篇章，简略登载于下：

《理乱篇》说：

豪杰当中承受天命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享有承受天下的名分。因他们没享有天下的名分，所以战争接连不断地发生。在这时，他们都假借上天的权威，强占州郡，拥有军队，与我们较量才智，显示勇力与我们争胜负，这些人不知进退，使天下人疑惑误解，这类人多得不可胜数。较量才智的都计穷，较量勇力的都失败，到形势不能再抗争，气势不够再较量时，这才开始捆颈绑首，前来向我们投降。其中有的人曾经是我们的尊长，有的人曾经与我们是同辈，有的人曾经奴役过我们，有的人曾经抓捕囚禁过我们。他们心中忧伤，都在内心诅咒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不成，然后努力奋起实现他们先前的大志，怎么会甘愿终身落得个失败的名分呢？

等到继位的时候，民心安定了。天下百姓，靠我朝廷能够生存繁衍，由我朝廷得到富贵，安居乐业，长久养育子孙，天下呈现安逸宁静的景象，百姓的心归向朝廷。豪杰的贪心已经消除，士人百姓的思想已经安定，富贵在一般的人家，尊严属于天子一人。处在这时，即使是才智低下的人处在天子的地位，也能使他的恩泽如同天地，威严等同鬼神。暴风迅雷，不足以比喻他的强盛气势；应时的春雨，不足以比喻他的恩泽；即使周公、孔子有几千位，也无法再与他的圣贤较量；勇士孟贲、夏育有百万，也无法再与他的勇力奋争。

那些后来继承王位的愚蠢君主，看到天下没有人敢与他违抗，自以为如同天地一样不可能灭亡，于是放纵他的私好，放纵他的邪欲，君臣一起宣扬淫乱，上下共同作恶。眼睛看尽角力技艺，耳朵听够郑、卫两国乱世之音。入宫就沉溺在女人怀中，出宫就骑马打猎。搁下各种政务，抛弃毁灭人才，纵情逸乐直至临死，没完没了。君王所信任亲近的，都是些谄媚逢迎取悦于上的人；最受尊宠的，全是后妃姬妾的家人。这好比是役使饿狼看守厨房，饥虎关养栏圈的小猪，就

此达到煎熬天下百姓的脂膏，砍榨百姓的骨髓。百姓怨恨生存没有依托，灾祸战乱同时发生，天下动荡不安，各方少数民族侵扰反叛，朝廷土崩瓦解，群臣离去。过去由我朝哺育的子孙，现在全是饮我血液的仇敌。到了运转势去的时候，还有执迷不悟的君王，这难道不是富贵产生不仁，沉湎享乐招来愚蠢疾病吗？朝代的存亡因此更换替代，政治动乱从此周而复始，自然的规律常常就是这样的。

> 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跼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还有处理朝政的人，只是采取权宜之计而已，没能考虑贤愚的区分，来领悟兴盛衰败的必然道理。结果是一天一天不如古代，差距越来越远，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汉朝兴盛以来，相互间同时编入户籍的平民，那些凭借财力帮助君长的，世代数不胜数。那些清贫廉洁的士人，只是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对社会风气没有什么影响。富豪人家的房屋，数以百计栋栋相连，肥田沃地遍布原野，男奴女婢上千成群，依附世族豪强的人口数以万计。用车船贩运货物，足迹踏遍四面八方；为囤积货物，仓库遍布都城。珍奇的财货，巨大的库房难以容藏；马牛羊猪，连山谷也不够牧放。妩媚的男童漂亮的女奴，立满绮丽的居室；弹唱歌舞的乐伎，排列在深远的厅堂。等待接见的宾客却不敢离去，车马交错停放却不敢前进。牛、羊、猪肉很多，腐臭得不能吃；清醇美酒很多，变质不能喝。富豪们盼顾时，那么人们就随着他们的目光转视，富豪们喜怒时，人们就顺着他们的心意去思考。这些都是公侯们的最大乐趣，君长们的丰厚财富。假如能够运用智谋进行欺诈，就能够得到这一切；如果能够得到这一切，人们不认为是一种罪过。水源一经打开就纵横流淌，道路一经开通就四通八达。要求士人舍弃荣乐去甘居穷苦，放弃安逸去趋向束缚，谁肯这样做呢！动乱的世道长久可是太平的世道短暂。动乱的世道小人受尊宠，君子困苦贫贱。当君子困苦贫贱的时候，曲身弯腰对高天，小步行走在厚

地，但仍然害怕遭到镇压的祸患。到了清平时代，就又陷入矫枉过正的约束。老的已经更老，不能赶上宽裕富足的生活；年少的正当壮年，又将陷于衰乱的年代。这样就使坏人独占无穷的福利，善良的士人却背着不可赦免的罪名。如果眼睛能辨认颜色，耳朵能辨听声音，嘴巴能辨尝味道，身体能辨知冷暖的人，都将把修身自洁作为回避恶人的办法，这是采用聪明巧妙的办法来回避，何况还有愿意遵行修身自洁之道的人呢？这是后代继位君王采取权宜之计的过失。

>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
>
> 《损益篇》曰：
>
>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有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藉亲属之恩，盖源流形势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洿秽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故浅其根本，轻其恩义，犹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时政凋敝，风俗移易，纯朴已去，智惠已来。出于礼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资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权，校其从横之势，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此变之善，可遂行者也。

过去春秋时期，是周朝的动乱时代。到了战国时期，就又更加严重了。秦王嬴政趁兼并的形势，放纵虎狼般的心肠，割裂天下，吞食生民，暴虐不止，因此招致楚汉战争的苦难，动乱超过战国时期。汉代经历二百年后遭遇王莽作乱，计算在这次战乱中被残杀死亡的人数，又成倍地超过秦始皇、项羽战乱时期。直到今天，有名的都城空空荡荡无人居住，百里之内人烟绝迹的情况，多得数不尽。这又超过了被推翻的新莽时期。可悲啊！不到五百年的时间，大的灾难就出现三次，其间一般的战乱，还未算数。情况变得更加使人疑惧，时间越往后战争就越残酷，由此往后类推，可能发展到人户尽灭的地步了。唉！不知未来的圣人将会采用怎样的办法拯救衰世呢？也不知道上天到什么时候才结束这种时运呢？

《损益篇》说：

法制建设对时政有利，建立制度对事物有利，就可以实行。事情

违背规律，法制有忽视时政的，就可以改变。所以在古代实行时取得业绩的，用在当今没有功效的制度，不可不改变。改变后不如以前的，改变以后多数是失败的，也不可以不恢复。汉代建立初期，分封子弟为王，委命他们管理士人百姓，给予他们生杀大权。受封的子弟就骄奢淫逸放纵自己，贪得无厌。他们欺压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骨肉至亲中通奸，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对上干出篡权反叛的违法勾当，对下施行暴虐残杀的祸害。虽然他们是凭借亲属的恩宠，但造成这种形势的根源是分封的制度。朝廷降低他们的爵位削减他们的封地，权力逐渐被剥夺，最终只让他们坐食俸禄罢了。可是他们肮脏的行为，淫乱昏庸的罪过，还是很多。因此削弱他们的基础，减轻对他们的恩义，他们还能凭借一日的尊贵，收取士民的费用。何况在封国专权，独揽继承大权，怎么可以鞭挞怒斥他们，而让他们唯我所为么？时政衰败，风俗改变，纯朴已失，智慧产生。受封的子弟逾越礼制的限制，在受封的领地里放纵嗜欲已经很久了，因而不能给予他们权力，不能给予他们资本。因此要收回他们世代相继的权力，审查他们相互交错的势力，善良的早日提升，邪恶的及早罢退，这样朝外就没有受压抑不得志的士人，朝廷就没有独占尊贵的人。这种变革是好事，是可以立即实行的。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

由于井田制被革除，富豪经商，他们的房舍遍布在州郡，田地连片分布在四方的诸侯国。有的人未曾受到最低乡吏的任命，却私自穿起三辰（日、月、星）及龙形图案的衣服；不是五户编户中的伍长，却拥有名都千户的劳役。荣华享乐超过封国的国君，势力与郡守、县令相等。财货自己经营，犯罪不被治罪。刺客和敢死人员，为他们卖命。造成体弱智低的人，被子、帷帐破烂，过着寄人篱下的贫困生活，死后无人收殓，忍受冤枉，不敢申诉。虽然也有法网疏漏的原因，但造成这种贫富不均的惨状，其根本原因是田地分配没有限制。现在要制定太平世道的法纪纲常，建立大变化的基础，平均百姓的财产，端正社会风俗，斥责奢侈，提倡俭朴，不实行井田制是不行的。这种革除井田制的做法是失败的，井田制是应该恢复的。

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

乎？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过刑恶人，可也；过刑善人，岂可复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则有罪不死也，是为忍于杀人，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杀。嗣周氏之秘典，续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复之善者也。

《易》曰："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墯，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肉刑被废除后，治罪轻重就没有标准，减免死刑就得处以髡钳刑，减免髡钳刑就得处以鞭笞刑。死去的人不可再生，但髡刑不会伤害人的生命。髡刑和笞刑不够处罚中等罪犯，怎能不用死刑呢！那些偷鸡摸狗，男女淫乱私奔，以各种酒进行贿赂的，误伤他人的人，都够不上处以死刑。杀掉他们就量刑太重，对他们采用髡刑就太轻。不制定中等刑罚来与他们的罪行相称，那么法令怎能没有判刑轻重的差别，杀与不杀怎么会不出差错呢？如今人们担心刑罚太轻不足以惩罚恶人，就凭借贿赂来凑成犯人的罪过，谎称病死来隐瞒被杀的实情。法律条文没有标准，刑名与罪行不相称，恐怕不是帝王的通常法律，圣人的良好法制。有人说：加重惩罚恶人，是可以的；加重惩罚好人，怎么可以恢复呢？我说：假如自前朝以来，没有枉害过好人，那么好人有罪不处以死刑，那是容忍杀人，却不忍心对人判刑。现在采用有等级的五刑，刑罚轻重有道理，法律条文有顺序，刑名与罪行相符，不是杀人、谋反、乱伦等罪恶深重的人，都不杀。继承周代的轻、中、重法典，接续吕侯慎用刑罚的办法，周氏法典是应该恢复的好法典。

《易经》上说："阳卦是一君二臣，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二君一臣，是小人之道。"那么只有少数人，是人上人；多数人，是人下人。一伍的长，才能担任五家的长；一国的君王，才能担任一国的君王；天下的王，才能在天下称王。愚蠢的人被聪明的人役使，好比树枝依附树干，这个道理是天下的永久法则。创立国家用来分治民众，建立政务用来分管民事，民众居住遥远就难以安抚，政事集中就难以了断。现在边远州郡的县，有的相距几百上千里，有的地方虽然山陵沼泽很多，但还是有人可以在那里居住耕种稻谷。应当重新划定那里

的属界，使相距远的不超过二百里。在户籍册上加以注明以便统计查阅，审定户籍的编制以便联系掌控，限制农夫田亩的数量，是为杜绝土地被兼并，制定五种刑法是为拯救判处死刑的罪犯，增派官长是为建立政治管理，促进农桑业的发展是为丰富储备，废除工商业是为专一搞好农业，勉励教化学习是为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表彰德行是为激励社会风俗，考核才艺是为按规定的等级次第授给官职，选拔精锐强悍的人是为进行军事演习，整修武器是为保有防守和进攻的军力，严格禁令是为防止越级失误的发生，信守赏罚是为验证奖惩，纠察游乐嬉戏是为防杜歹徒作乱，监察严厉是为消除百姓的烦扰和暴虐。审定这十六项作为政务的内容，执行时有常法，考核时有范围，和平时期不要松懈怠惰，有事发生不要慌急恐惧，哪位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改变。

> 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又十取之，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又十取之，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犹将有储，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兴顿废，属断绝，网罗遗漏，拱柙天人矣。
>
> 或曰：善为政者，欲除烦去苛，并官省职，为之以无为，事之以无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师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间哉！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实也。以廉举而以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从前，天下户口超过一千万，除去那些年老体弱的，每户仅有一名少壮男子，那么就有一千万人。没有登记的人还很多，还有蛮夷戎狄等居住在汉人境内的人口没有计算在内。在十个少壮男子中，必有能胜任什伍长的人，推算什长以上的人，就有一百万人。从十人中选取一人，那么能担任佐史的人才已上十万人。再从十人中选取一人，那么可以让他们处在治理政务职位的就有一万人。用体力劳作的人叫做人民，在人民中寻找少壮男子；凭才智效力的人叫做士人，士人敬重老人。完全按这种办法来使用天下的人，还将有人才储备，怎么嫌

人才不够呢？所以物件有不被求取的时候，不存在没有物件的年代，士人有不受重用的情况，没有缺少士人的年代。如此，然后可以利用人的天然品质和特征，去探求人事的道理，拯救衰败或连缀断绝的事物，搜罗遗漏的事物，达到自然和人类的统一。

有人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要废除烦法，去除苛政，合并机构裁减冗员，以无为的原则当作为，以无事的态度去做事，为何你要说这样一些话呢？我说：如果是这样，夏、商、周三个朝代不足以仿效，圣人也不可以效法。君子用法制把国家治好，小人用法制把国家搞乱。同样是用法制治理，有的用它治好天下，有的用它搞乱天下，是实行的方法不同。如果让豺狼去放牧羊、猪，让春秋末期的盗跖去主管征税，国家必定混乱，官吏放纵私欲，怎么评论减损与增益的差别呢！百姓要等君子出现后才得治理，国家要待有了积蓄才会没有忧虑。君子不是亲自从事农桑劳动来获得衣食的人，积蓄不是通过横征暴敛来达到富足的。俸禄确实优厚，那么官吏侵夺、买卖取财的罪行就能杜绝；国家的积蓄确实多了，那么战争、盗寇、水涝、干旱等灾害不会使人发愁。所以官吏由正道获得的钱财，百姓不认为是奢求；由正道征收的赋税，百姓不认为是劳役。当天灾流行的时候，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百姓，不也是施行仁政吗？衣食有余的时候，要减少奢侈浪费用来施舍民众，不也是施行仁义吗？那些君子所处的地位是士民的长官，固然应该享吃丰盛的肉食，穿戴各种丝织品，乘坐红轮四马的官车。如今反而说居住简陋房子的人为高尚，吃蔬食的人为清高，这既丧失了天地的本性，又开造了虚伪的名声，使得低智的人占居高位，各种事业都不兴盛，未必不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得到洁身自好的人却失去有才能的人，这不是建功立业的实际效验。因廉洁被推举却因贪污被去职，不是士人君子的心愿，选用人才一定要吸取品德优良的士人。品德优良的士人中富有的少穷困的多，所得俸禄不够供养家人，怎能不稍走私下请托的门路呢？因此就惩治他们，这是设置机关陷阱来对付天下的君子。

>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

盗贼饥荒，在天下彼伏此起，灾荒凶猛降临，战争突然发生，横征暴敛使百姓贫弱，剥夺官吏的俸禄，官民所依赖生存的东西很少，被夺取的东西很多，军队征战在万里以外，军需物资缺乏，首尾不能应接，各种劳役同时征发，农业荒废，百姓失业，万民只得向苍天呼号，贫穷困苦的人，辗转流离在外，死在山沟水渠之中。现在通常按土地肥沃的标准，计算农作物的收入，下令每亩收取三斛，每斛收取一斗租赋，这不算太多。一年之内，就有几年的储存，即使征发不合法度的徭役，放纵奢侈的欲望，扩大赏赐宠爱的人数，仍不能耗尽储备。如果不遵循古代法制，规定轻税制度，等到一处有危急事件发生，某一地区遭受灾害，不到三年的时间，查对计点时就出现亏损短缺，坐看士卒吃蔬食，立望饿死的人满布地，当国君的为什么施行这样的政治呢？按二十分之一征税，被称为古代北方貊国的税制，何况是征税三十分之一呢？减少官吏俸禄用来增加军队的费用，是从秦朝征伐诸侯时开始，一直延用到各地的夷人，汉朝承接了秦朝的大业，就没有改变这种税制，国家危乱，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田地没有固定的主人，百姓没有固定的住所，官吏口粮按日供给，等级的俸禄多少没有规定。可以制定法令制度，统一确定科目，租税按十分之一收取，更役的赋税照旧不变。如今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中等的土地没有开垦；即使这样，仍然应当限制高门贵族，不许他们超过规定。那些长草的土地，都称作官田，凡有能力从事耕种的人，就可授给他们。如果听任他们自己去占有，以后必然产生恶果。

《法诫篇》曰：

《法诫篇》说：

《周礼》六典，冢宰贰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习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

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周礼》这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有六部治理国家的法典，周官大宰辅佐君王治理天下。春秋时期，具有完美德行的诸侯，都有一位上卿总理政务。到了战国时期，也都是这样。秦国兼并天下后，就设置丞相一职，以御史大夫为副职。自从汉高祖到汉成帝，沿袭下来没做改变，多数人任职终身。汉朝之所以鼎盛，原因就在这里。任用一人政事集中，任用多人就相互依赖。政事集中就和谐，相互依赖政见就背离。和谐就出现太平，背离就引起紊乱。汉光武皇帝痛恨几代皇权旁落，愤恨强臣王莽窃权，他矫枉过正，政务不委任给臣下，虽然设置三公的职位，政事归尚书台处理。从此以后，三公的职位，只是设人而已；然而出现政事没人处理的情况，还是对三公加以谴责。但是朝权转移到外戚手中，恩宠赐予亲近的小官，这些人亲近自己的同党，任用自己亲近的人，在内充斥京师，在外遍布各郡，贤愚颠倒，买卖选举，愚钝无能的人镇守边境，贪官酷吏治理民众，他们骚扰百姓，激怒四方夷人，招致反叛，使百姓遭受离乱的疾苦。百姓怨气齐发，导致阴阳失调，日、月、星辰出现亏缺，怪异现象频繁降临，昆虫蚕食庄稼，水旱造成灾害，这都是外戚宦官等人造成的。皇上反而下达策书责备三公，以至于将他们罢免或处死，这是足以令人呼唤苍天，号眺痛哭极为悲痛的。还有中期选任三公，务必选拔清廉、忠厚、谨慎、遵循常规故习的人。这是妇女式的规矩，乡里的普通人，怎么可以担任这种职位呢？形势已经那样，选拔又是这样，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把政绩加在百姓身上，那不是相距甚远吗？过去汉文帝对邓通，可以说非常宠爱，可是还是让申徒嘉惩罚邓通的意愿得以实现。对被信任的人都是这样，那么对皇上周围的小臣何必担心呢？到了近代，外戚宦官请求托办的事没有办成，情绪不满，马上能把人置于料想不到的祸患之中，怎么可以弹劾匡正的人呢！从前任职的大臣责任重大却受责备轻少，现在任职的大臣责任轻少却受责备重多。过去贾谊为绛侯周勃受到囚禁的耻辱而感慨，因此向皇上陈述如何考虑大臣的廉耻问题，开启了大臣有罪自杀的先例。从此以后，就形成惯例。继位的君王，出生就看到这种成例，习以为常，没有人明白这一情况。啊，可悲呀！左手掌握国家的法度，右手割断自己的喉管，愚蠢的人还知道难办，何况明智的君子呢！光武皇帝剥夺三公的大权，到现在更加严重，不给皇后亲族权力，几代以后就行不通，这是亲疏者之间的权势差异。母后的亲族，皇上身边的人，有最亲者的

权势，所以他们显贵能任职万代。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失败例子，没有哪个朝代不发生这种情况，不以此为借鉴，也是很令人痛心的了。不如设置丞相一职总理政事。如果委任三公，那就应该分任职务，责令完成。凡让当政的人，皇上不应该与他们联结婚姻；和他们联结婚姻的，不应当让他们执政。如果不是这样，在位的人会使百姓困敝，荐举不用贤才，百姓不安定，诉讼不断，天地多遭灾变，人事多怪异，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就可以分别治罪了。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媟近，输权重于妇党，筭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

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以为世非胥、庭，人乖鷇饮，化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泬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敝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赊；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可以征其统乎！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不限局以疑远，不拘玄以妨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

有人说：政权集中在一人，权力太大。我说：人才确实难得，何必疑忌他的权力太大？从前霍禹、窦宪、邓骘、梁冀这类人，凭借外戚的权力，掌握国家的大权；等到他们被处死刑时，仅凭诏书中的一句话，第二天早晨就被处决了，何必害怕他们的权力大呢？现在国家丢失神圣的权力给身边亲近轻薄的小人，交出重权给外戚，计算起来十代皇帝中这样做的就有八九代。不归罪外戚而疑忌三公大臣，多么违背事理啊！

评论说：诸子百家谈论政治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他们的主张大致归纳为巩固根基，改革时弊。遭遇无定，意见偏颇杂乱，因此是与非的论说，众说纷纭相互对立。我试图大胆地评论，认为当今不是古帝赫胥氏、大庭氏（神农氏）的时代，人们背离依赖他人的生活，世上万事万物开始变化，欲念因此萌发。即使有通晓万物的智慧，也不

能预究万物推移变化的情况；山川的高深，不足以比喻人心的曲折险恶。那么适应时俗世事的变化，难有固定的条例。如果使用人才审慎地研究它的方法，那么就可以殊途同归；如果使用的人，在才能方面有差距，那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怎么这样说呢？如果有道而无位的圣人统治世间，那么就会同上天一致，兴废的方法，应该没有特殊的法则。损减增益各不相同，文彩与质朴交替运用。用时明显不用时隐晦，与以往不一；出征祭祀，与上世不同。等到乘坐帝王的专车，穿上纤细的葛布衣，贫富不一，但使天下教化是一样的；也有赦免诸侯同族的，对太子施刑的，宽宥与残酷相距甚远，但防止非分的欲望必然相同。这是分流而同源，经过百思而取得一致。如果偏离常情进行纠正，那么矫枉必然过正。所以穿着葛布鞋去踩踏霜雪，它的弊端是由于要推崇俭朴；穿着鲜艳的衣裳时，要警戒穷奢极侈；要防范宽松，如果封土太广，就会造成强盛的诸侯欺凌微弱的王室；横征暴敛严酷刑罚，苛刻逼迫就会造成国家分崩离析。这是《曹风》、《魏风》所讽刺的事，是用来表明国度的社会风尚；周、秦二朝最终的内乱，是表明这两个朝代处在衰亡之中。因此在任用和舍去人才上一开始，就酝酿着国家的兴盛和衰败。所以繁简只能随时而定，宽松猛烈要相辅相助。把刑律镌刻在钟鼎上，法规可以详细了解；约法三章的颁布，贵在简约易行。春秋时郑国正卿太叔获得猛政的表扬，因此太叔的父亲子产临死时流出遗爱的眼泪，春秋时晋国的正卿赵宣子将宽松的政治改为严厉的政治，平阳侯曹参遵循统一的法规。这确实是执政宽严造成国家兴废的大道理，可以用来验证治国的方略啊！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对当世得失的评论都是经过深究的，然而多数是错误的通晓的执政方略的说教，他们喜欢发表倾向一边的言论。推崇清静的道家，认为儒家的评议是迂腐说教；是拘泥于辩论名称与实际的人，认为柱下史老子的理论是虚妄的言辞。有的人推崇前王的风尚，认为可以在当代实行；有的人沿用挽救衰世的法规，认为应该在后世长久流传。如果拘泥于某一种深奥的理论，将会造成弊病。好像舟船没有在陆上运行的功能，琴瑟没有固定的音调那样，不要局限于某种理论而怀疑久远的制度，不要拘泥于黑色而妨害了白色，那么治理天下的机构各自管理自己的大事，治理的方略可以评论了吧？

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赞辞说：一孔之见，易生偏差，众说纷纭，难以统一。矫正质朴，要用文采，纠正缓慢，必需急速。举措端正，自然治理，偏滞一方，就会失误。详细观察时政的弊端，是造成清明政治的方术。

# 后汉书卷五十

## 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孝明皇帝九子：贾贵人生章帝；阴贵人生梁节王畅；余七王本书不载母氏。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无子，国除。

陈敬王羡，永平三年封广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羡与钜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肃宗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明年，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羡博涉经书，有威严，与诸儒讲论于白虎殿。七年，帝以广平在北，多有边费，乃徙羡为西平王，分汝南八县为国。及帝崩，遗诏徙封为陈王，食淮阳郡，其年就国。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钧嗣。

钧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礼。性隐贼，喜文法，国相二千石不与相得者，辄阴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仪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杀仪家属。吏捕得久，系长平狱。钧欲断绝辞语，复使结客篡杀久。事发觉，有司举奏，钧坐削西华、项、新阳三县。十二年，封钧六弟为列侯。后钧取掖庭出女李娆为小妻，复坐削圉、宜禄、扶沟三县。永初七年，封敬王孙安国为耕亭侯。

孝明皇帝刘庄有九个儿子：贾贵人生了章帝；阴贵人生了梁节王刘畅；余下的七个王《东观汉记》没有记载他们的生母。

千乘哀王刘建，永平三年受封为王。第二年死去。刘建年纪小没有儿子，王国废除。

陈敬王刘羡，永平三年时受封为广平王。建初三年，官吏上奏让刘羡和钜鹿王刘恭、乐成王刘党都去王国就职。肃宗章帝很有爱心，不忍心与各位封王分开，于是都留在京城。第二年，查考舆图，下令划分各王国户籍人数都一样，每年交租税收入各八千万石。刘羡博览儒家经典著作，有威严的仪表，与诸儒在白虎殿商讨学问。建初七年，章帝认为广平之地位于北方，多花防守边疆的费用，就改封刘羡为西平王，分汝南郡的八个县作为王国属地。等到章帝去世，按遗诏改封为陈王，食邑在淮阳郡，那年到王国就职。陈敬王刘羡受封三十七年死去，他的儿子思王刘钧继承王位。

刘钧继位后，很不守法，后来竟举行了天子大射祭礼。刘钧性情阴险狡猾，喜好舞弄法规条文，国相和二千石官员中有与他相处得不好的，则暗地里对他们造谣中伤。刘钧怨恨敬王夫人李仪等人，永元

十一年，就派门客隗久杀害了李仪家里的人。官吏抓到隗久，关押在长平牢狱。刘钧想杀人灭口，又派同伙劫杀了隗久。案发后，官吏上奏举报，刘钧因此被削减封地西华县、项县、新阳县三个县。永元十二年，封刘钧的六个弟弟为列侯。后来刘钧娶了从掖庭中出去的宫女李娆做小老婆，又因而被削减封地圉县、宜禄县、扶沟县三个县。永初七年，封敬王的孙子刘安国为耕亭侯。

钧立二十一年薨，子怀王竦嗣。立二年薨，无子，国绝。

永宁元年，立敬王子安寿亭侯崇为陈王，是为顷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

承薨，子愍王宠嗣。熹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验。是时新诛勃海王悝，灵帝不忍复加法，诏槛车传送愔、迁诣北寺诏狱，使中常侍王酺与尚书令、侍御史杂考。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它冀幸。酺等奏愔职在匡正，而所为不端，迁诬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诛死。有诏赦宠不案。

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及献帝初，义兵起，宠率众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国相会稽骆俊素有威恩，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俊倾资赈赡，并得全活。后袁术求粮于陈而俊拒绝之，术忿恚，遣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

是时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众。夫人姬妾多为丹陵兵乌桓所略云。

刘钧受封二十一年死去，他的儿子怀王刘竦继承王位。刘竦受封二年死去，没有儿子，王国废绝了。

永宁元年，立敬王的儿子安寿亭侯刘崇为陈王，这就是顷王。刘崇受封五年死去，儿子孝王刘承继承王位。

刘承死去，他的儿子愍王刘宠继承王位。熹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国相魏愔与刘宠一起祭了天神，企图实现篡权的不轨之谋，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官吏上奏派使者去查实。这个时候刚刚诛杀了勃海王刘悝，灵帝不忍心又对诸王加以法办，下诏派槛车传讯魏愔、师迁到北寺诏狱，命令中常侍王酺和尚书令、侍御史一起去审讯。魏愔辩护说自己与愍王一起祭黄帝和老子，是想求得长生不老的福气罢了，没有其他图谋不轨的想法。王酺等人上奏说，魏愔的职责在于扶正愍王，却做出行为不正的事来；师迁诬告他的上司愍王，欺骗皇上说他犯有大逆不道之罪，都应处死。下诏对刘宠案不加追查。

刘宠善于射箭，射十箭中十箭，且射中处都在同一个地方。中平年间，黄巾军起事，郡县的官吏都弃城逃跑了，刘宠有威力大的弓箭几千张，他带了军队驻防在都亭。王国的人平常听说愍王善于射箭，

不敢谋反闹事，所以陈王国得以独自保持完整，老百姓来归附的多达十多万人。到了献帝初年，讨伐董卓的军队兴起，刘宠率领众兵驻扎在阳夏，自己称为辅汉大将军。国相会稽人骆俊素有威武功德，当时国家发生饥荒，邻郡的人大多来投奔他，骆俊把所有的财产都用来救济灾民，使这些灾民都得以保全活了下来。后来袁术在陈王国求购粮食而骆俊拒绝了他，袁术非常气愤，派门客用欺诈手段杀害了骆俊及刘宠，陈王国因此而衰败。

这时各个王国不再能收得租税收入，又多次遭到劫掠抢夺。侯王家中几天才能吃一餐饭，他们辗转逃难而死在野外的有很多。夫人、姬妾多被丹陵兵和乌桓人掠夺走了。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赐号灵寿王。十五年，封为钜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为国。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为六安王，以庐江郡为国。肃宗崩，遗诏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国。恭敦厚威重，举动有节度，吏人敬爱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为竹邑侯。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杀。国相赵牧以状上，因诬奏恭祠祀恶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请诛之。恭上书自讼。朝廷以其素著行义，令考实，无征，牧坐下狱，会赦免死。

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为乡侯，恭孙顺为东安亭侯。

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顷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为亭侯。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相以闻。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和敬贤乐施，国中爱之。初平中，天下大乱，和为贼昌务所攻，避奔东阿，后得还国。

立六十四年薨，孙祗嗣。立七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彭城靖王刘恭，永平九年被赐予灵寿王的称号。永平十五年，被封为钜鹿王。建初三年，改封为江陵王，改南郡为王国。元和二年，三公上奏说江陵在首都的正南面，不能拿来封王，就改封刘恭为六安王，以庐江郡为王国。肃宗去世，按遗诏改封刘恭为彭城王，食邑在楚郡，那一年赴王国就职。刘恭为人敦厚威严，举止有节度，官吏们敬爱他。永初六年，封刘恭的儿子刘阿奴为竹邑侯。

元初三年，刘恭因为一些事情对儿子刘酺发怒，刘酺自杀了。国相赵牧因而向皇上告状，就诬奏说刘恭祭祀时口出恶言，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官吏上奏朝廷请求处死刘恭。刘恭上书为自己辩护。朝廷因为他平常表现突出做事合符道德规范，诏令查实。没有证据，赵牧因而坐牢，碰上大赦免除了死罪。

刘恭受封四十六年死去，儿子考王刘道继承王位。元初五年，封刘道的三个弟弟为乡侯，刘恭的孙子刘顺为东安亭侯。

刘道受封二十八年死去，儿子顷王刘定继承王位。本初元年，封刘定兄弟九人都为亭侯。

刘定受封四年死去，儿子孝王刘和继承王位。刘和天性很孝顺，他的母亲去世，他到墓前致哀，因跪拜行礼过于哀痛把腿都跪烂了。王国的傅相把情况报告皇帝。桓帝下诏派人捧着牛肉和酒迎接孝王回到皇宫。刘和尊敬贤人、乐于施舍，王国中的人爱戴他。初平年间，天下大乱，刘和遭到反贼昌务的进攻，躲避到东阿地方，后来得以返回王国。

刘和立六十四年死去，孙子刘祇继承王位。刘祇立七年，魏国取代了汉朝，因而做了崇德侯。

乐成靖王党，永平九年赐号重熹王，十五年封乐成王。党聪惠，善《史书》，喜正文字。与肃宗同年，尤相亲爱。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观津，勃海之东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饶阳、安平、南深泽八县益乐成国。及帝崩，其年就国。党急刻不遵法度。旧禁宫人出嫁，不得适诸国。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为男子章初妻，党召哀置入宫与通，初欲上书告之，党恐惧，乃密赂哀置姊焦使杀初。事发觉，党乃缢杀内侍三人，以绝口语。又取故中山简王傅婢李羽生为小妻。永元七年，国相举奏之。和帝诏削东光、鄡二县。

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无子，国绝。

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为乐成王，是为釐王。立十五年薨，子隐王宾嗣。立八年薨，无子，国绝。

明年，复立济北惠王子苌为乐成王后。苌到国数月，骄淫不法，愆过累积，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苌罪至不道。安帝诏曰：“苌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庙至重，承继有礼，不惟致敬之节，肃穆之慎，乃敢擅损牺牲，不备苾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颠覆，风淫于家，娉取人妻，馈遗婢妾。殴击吏人，专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览八辟之议，不忍致之于理。其贬苌爵为临湖侯。朕无‘则哲’之明，致简统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怀永叹。”

乐成靖王刘党，永平九年赐予重熹王的称号，永平十五年封为乐成王。刘党聪明，熟悉《史书》，喜欢考订文字。与肃宗同年，两人非常友爱。建初四年，以清河郡的游县、观津县，勃海郡的东光县、成平县，涿郡的中水县、饶阳县、安平县、南深泽县共八个县增建了乐成王国。到章帝去世，这一年才赴王国就职。刘党很快就不遵守法律制度。过去的禁令是宫女出嫁不得嫁到各王国。有个原在掖庭的歌女哀置，嫁给男子章初为妻，刘党召哀置进宫，跟她私通，章初想上书告他，刘党心中害怕，就秘密贿赂哀置的姐姐哀焦派人杀了章初。事情被发觉，刘党就勒杀了宫中三个内侍，以杀人灭口，刘党又娶了已故中山简王的婢仆李羽生做小老婆。永元七年，国相上奏举报了刘党。和帝下诏削减所封的东光县、鄡县两个县。

刘党受封二十五年死去，儿子哀王刘崇继承王位。刘崇受封二月

死去，没有儿子，王国废绝。

第二年，和帝封刘崇的哥哥修侯刘巡为乐成王，这就是釐王。釐王受封十五年死去，儿子隐王刘宾继承王位。隐王受封八年死去，没有儿子，王国废绝。

第二年，又立济北惠王的儿子刘苌为乐成王的继承人。刘苌到王国几个月，骄淫无度不守法规，罪恶累累，冀州刺史与国相上奏举告刘苌犯了大逆不道罪。安帝下诏说："刘苌长着一副厚脸皮，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明知帝王家的陵庙很重要，继承要有礼节，他不思致以恭敬的礼节，也不严肃谨慎地对待祭祀，竟敢擅自损坏祭品，也不备足香美的祭品。他傲慢地轻视继母，不觉醒不接受教诲。进出不讲道德，家中风气不正。强娶别人的妻子，肆意赠送婢奴。殴打官吏，专横凶暴。他的罪过太大，是极为可耻的。我查阅了有关可以减轻刑罚的八种条件，不忍心把他治罪。把刘苌的封爵降为临湖侯。我没有知人之明，致使政治失体，无以慰藉他的继母，增添我心中永久的感叹。"

延光元年，以河间孝王子得嗣靖王后。以乐成比废绝，故改国曰安平，是为安平孝王。

立三十年薨，子续立。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为所劫质，囚于广宗。贼平复国。其年秋，坐不道被诛。立三十四年，国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肃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诏赐衍师傅已下官属金帛各有差。四年，以临淮郡及九江之钟离、当涂、东城、历阳、全椒合十七县益下邳国。帝崩，其年就国。衍后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废，诸姬争欲立子为嗣，连上书相告言。和帝怜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为太子。

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孙二人皆为列侯。

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阳嘉元年，封意弟八人为乡、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黄巾，弃国走。贼平复国，数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

子哀王宜嗣，数月薨，无子，建安十一年国除。

梁节王畅，永平十五年封为汝南王。母阴贵人有宠，畅尤被爱幸，国土租入倍于诸国。肃宗立，缘先帝之意，赏赐恩宠甚笃。建初二年，封畅舅阴棠为西陵侯。四年，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鄢、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帝崩，其年就国。

延光元年，用河间孝王的儿子刘得做靖王的继承人。因为乐成王国接连废绝，所以改王国叫安平，这就是安平孝王。

安平孝王受封三十年死去，儿子刘续继位。中平元年，黄巾军起事，刘续被抢去做人质，关押在广宗。黄巾军被平定他又返回王国。那年秋天，因为犯了大逆不道罪被诛杀。刘续受封三十四年，王国废

除。

下邳惠王刘衍，永平十五年受封。刘衍有漂亮的外貌，肃宗登上皇位，常在左右。建初年间始行冠礼，皇帝下诏赐给刘衍师傅以下属吏金银丝绸各自不等。建初四年，以临淮郡及九江郡的钟离县、当涂县、东城县、历阳县、全椒县共十七县增建了下邳王国。章帝去世，那一年赴王国就职。刘衍后来患病神志不清，而太子刘印犯罪被废除，他的各个妻妾争着想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接连上书竞相向皇帝提出申请。和帝同情她们，派彭城靖王刘恭到下邳王国查实是正妻生的儿子还是妾所生的儿子，立了一个儿子刘成为太子。

刘衍受封五十四年死去，儿子贞王刘成继承王位。永建元年，封刘成的两个哥哥及惠王的两个孙子都为列侯。

刘成受封两年死去，儿子愍王刘意继承王位。阳嘉元年，封刘意的八个弟弟为乡侯、亭侯。中平元年，刘意遭到黄巾攻击，抛弃王国逃跑。平定黄巾军后他又回到王国，几个月后死去。刘意受封五十七年，享年九十岁。

刘意的儿子哀王刘宜继承王位，几个月后死去，没有儿子，建安十一年王国废除。

梁节王刘畅，永平十五年封为汝南王。他的母亲阴贵人得宠，刘畅尤被宠爱，王国的土地面积、租税收入比诸王国要多一倍。肃宗登基，按照他父皇的意思，对刘畅的赏赐和恩宠更是非同一般。建初二年，封刘畅的舅父阴棠为西陵侯。建初四年，改封为梁王，以陈留郡的鄢县、宁陵县，济阴郡的薄县、单父县、已氏县、成武县，共计六个县，增建梁王国。章帝去世，那一年赴王国就职。

畅性聪惠，然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数有恶梦，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梦，畅数使卜筮。又畅乳母王礼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遂共占气，祠祭求福。忌等谄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心喜，与相应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考讯，辞不服。有司请征畅诣廷尉诏狱，和帝不许。有司重奏除畅国，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单父二县。畅惭惧，上疏辞谢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宫，长养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归国，不知防禁。从官侍史利臣财物，荧惑臣畅。臣畅无所昭见，与相然诺，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栗心悸，自悔无所复及。自谓当即时伏显诛，魂魄去身，分归黄泉。不意陛下圣德，枉法曲平，不听有司，横贷赦臣。战栗连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负先帝而令陛下为臣收污天下，诚无气以息，筋骨不相连。臣畅知大贷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约妻子，不敢复出入失绳墨，不敢复有所横费。租入有余，乞裁食睢阳、穀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自选择谨敕奴婢二百人，其余所受虎贲、官骑及诸工技、鼓吹、仓头、奴婢、兵弩、厩马皆上还本署。臣畅以骨肉近亲，乱圣化，污清流，既得生活，诚无心面目以凶恶复居大宫，食大国，张官属，藏什物。愿陛下加大恩，开臣自悔之门，

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颇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恶诏书常置于前，昼夜诵读。臣小人，贪见明时，不能即时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听许，臣实无颜以久生，下入黄泉，无以见先帝。此诚臣至心。臣欲多还所受，恐天恩不听许。节量所留，于臣畅饶足。”诏报曰：“朕惟王至亲之属，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纷纷有言。今王深思悔过，端自克责，朕恻然伤之。志匪由王，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王其安心静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谦而四益。小有言，终吉。’强食自爱。”畅固让，章数上，卒不许。

刘畅天性聪明，但从小娇生惯养，很不遵守法制。他回到王国后，多次做恶梦。侍从官卞忌自称能役使六甲中丁神，善于占梦，刘畅多次叫他卜筮。又有刘畅的奶妈王礼等人，借此自称能看清鬼神事，于是他们共同为刘畅占卜，祭神求福。卞忌等人谄媚，说天神讲梁节王应当做天子。刘畅心里好喜欢，与他们唱和在一起。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上奏举告刘畅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经过审讯，刘畅辩解不服。官吏请求诏押刘畅到廷尉诏狱，和帝不允许。官吏改奏要求废除刘畅的王国，把他流放到九真去，和帝不忍心，只削减了成武、单父两个县。刘畅又惭愧又恐惧，上疏答谢说：“臣天性狂妄愚蠢，生在宫廷深处，在师傅保姆手中长大，错信左右的话而迷惑。到了返回王国时，不知道提防自禁。侍从官吏贪图臣的财物，迷惑我刘畅。我刘畅没有明亮的眼睛，跟他们相互唱和，不知道自己陷入了死罪，因而被查办审讯。心惊胆战，自我后悔已经来不及。我对自己说马上要被正法杀头，魂魄离开身体，分尸回到黄泉。不料陛下皇恩大德，枉曲王法平处臣的罪过，没有听从有关官吏的意见，硬是饶恕了我。连续几个月心惊胆战，从不敢自以为可以心安理得。回想自己因为辜负了父皇的教诲犯了罪行而要陛下法外宽贷为我在天下臣民前担了不好的名声，我真是没有勇气生息，筋骨不能相连。我刘畅知道最大的饶恕不可再得，自己发誓要约束自身和妻室儿女，再不敢进出失掉规矩，再不敢有所乱花费。租税收入有余，我请求削减睢阳县、穀孰县、虞县、蒙县、宁陵县五个县的食邑，还余有四个县的食邑。我刘畅有小妾三十七人，那些没有儿女的愿意返回娘家。我自己选择了谨慎听话的奴婢二百人，其余用过的卫兵、骑士以及各种百工、乐手、男仆、女婢、弓箭手、驺从都上交本公署。我刘畅作为皇帝的骨肉近亲，扰乱圣化、玷污清流，既然得以活命，真的没有面目以罪犯的身份再居住大宫殿，食邑大封国，扩充属吏人员，收藏各种东西。愿陛下加大恩惠，为我开一条自我悔改的门路，给我行小善之路，使天下人知道我承蒙皇恩，得以免死还生，颇能自我悔改。臣把列有公卿所奏我的罪恶的诏书常放在案前，昼夜诵读。臣本是小人，看得见明亮时贪图享受，不能在当时自我引退，只有陛下怜悯臣，使臣得以有时间透一口气。假若陛下不许可，臣实在没有脸长久活下去，下到黄泉里，没有脸面拜见父皇。这真的是我的内心。臣想更多地归还所

受用过的一切，恐怕您的恩典不会受纳，我节制数量留下一些，对于我刘畅够丰足了。”诏书答复说：“我念你是至亲之属，有敦厚善良的美德，辅佐你的官吏不怀好心，你没能提防邪恶，致使官吏们纷纷有意见。现在你深刻反思悔过，端正自己克服被指责的一切，我为处理你这件事感到痛心。责任不在于你，罪在那些小人。每天约束自己符合于礼，天下会归之于仁的。你要安下心来冷静思考，勉励自己努力去遵循美德。《周易》不是说过：‘谦虚这一种行为可以使天地神人四者受益。少有口舌，最终吉利。’你要加强饮食营养自我爱惜。”刘畅坚决辞让，多次上奏章，终究没有许可。

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坚嗣。永元十六年，封坚弟二人为乡、亭侯。

坚立二十六年薨，子怀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为乡、亭侯。

匡立十一年薨，无子，顺帝封匡弟孝阳亭侯成为梁王，是为夷王。

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

立十六年薨，子弥嗣。立四十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刘畅受封二十七年死去，儿子恭王刘坚继承王位。永元十六年，封刘坚的两个弟弟为乡侯、亭侯。

刘坚受封二十六年死去，儿子怀王刘匡继承王位。永建二年，封刘匡的七个兄弟为乡侯、亭侯。

刘匡受封十一年死去，没有儿子，顺帝封刘匡的弟弟孝阳亭侯刘成为梁王，这就是夷王。

刘成受封二十九年死去，儿子敬王刘元继承王位。

刘元受封十六年死去，儿子刘弥继承王位。刘弥受封四十年，魏国取代了汉朝，因而做了崇德侯。

淮阳顷王昞，永平十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为淮阳王，以汝南之新安、西华益淮阳国。

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侧复为常山王，奉昞后，是为殇王。

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国，并葬京师。侧无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为常山王。和帝怜章早孤，数加赏赐。延平元年就国。

立二十五年薨，是为靖王。子顷王仪嗣。永建二年，封仪兄二人为亭侯。

仪立十七年薨，子节王豹嗣。元嘉元年，封豹兄四人为亭侯。

豹立八年薨，子暠嗣。三十二年，遭黄巾贼，弃国走，建安十一年国除。

济阴悼王长，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东郡之离狐、陈留之长垣益济阴国。立十三年，薨于京师，无子，国除。

论曰：晏子称“夫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谓之幅利”。言人情须节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须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诸子，租岁不过二千万，马后为言而不得也。贤哉！岂徒俭约而已乎？知骄贵之无厌，嗜欲之难极也，故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

赞曰：孝明传胤，维城八国。陈敬严重，彭城厚德。下邳婴痾，梁节邪惑。三藩夙龄，党惟荒忒。

淮阳顷王刘昞，永平十五年封为常山王，建初四年，徙为淮阳王，以汝南郡的新安县、西华县增建淮阳王国。

刘晒受封十六年死去，来不及立继承人，永元二年，和帝立刘晒的小儿子刘侧又做常山王，尊奉刘晒，这就是殇王。

刘侧受封十三年死去，他们父子都没有到王国，一起葬在京师。刘侧没有儿子，就在当月立他的哥哥刘防的儿子刘章侯为常山王。和帝可怜刘章很早就成了孤儿，多次增加赏赐。延平元年赴王国。

刘章受封二十五年死去，这就是靖王。儿子顷王刘仪继承王位。永建二年，封刘仪的两个哥哥为亭侯。

刘仪受封十七年死去，儿子节王刘豹继承王位。元嘉元年，封刘豹的四个哥哥为亭侯。

刘豹受封八年死去，儿子刘暠继承王位。三十二年后，遭到黄巾军攻击，抛弃王国逃跑，建安十一年王国废除。

济阴悼王刘长，永平十五年受封。建初四年，以东郡的离狐县、陈留郡的长垣县增建济阴王国。刘长受封十三年，死在首都，没有儿子，王国废除。

评论说：晏婴称说“人生在世都求享受因而趋利，因此要严肃道德用来节制趋利之心，这就称为求利有节制”。这是说人情应该节制以端正他们的道德，也跟布帛应该有边幅以便度量它们的尺度一样啊。明帝封各个王，每年租税不过二千万石，马皇后替他们说话也不多给。多么贤明呀！难道仅仅是节约而已吗？他懂得娇贵是不会满足的，奢欲是很难有终止的。所以东汉诸侯王很少有弄到取祸败亡的程度的。

赞辞说：孝明皇帝的后代，建立起八个王国。陈敬王威严庄重，彭城王敦厚有德，下邳王身患疾病，梁节王受邪说迷惑。三个王千乘、淮阳、济阴早亡，刘党荒淫出了大错。

# 后汉书卷五十一

## 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李恂字叔英，安定临泾人也。少习《韩诗》，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太守颍川李鸿请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还乡里。既葬，留起冢坟，持丧三年。

辟司徒桓虞府。后拜侍御史，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约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迁张掖太守，有威重名。时大将军窦宪将兵屯武威，天下州郡远近莫不修礼遗，恂奉公不阿，为宪所奏免。

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北匈奴数断西域车师、伊吾，陇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设购赏，遂斩虏帅，县首军门。自是道路夷清，威恩并行。

迁武威太守。后坐事免，步归乡里，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会西羌反畔，恂到田舍，为所执获。羌素闻其名，放遣之。恂因诣洛阳谢。时岁荒，司空张敏、司徒鲁恭等各遣子馈粮，悉无所受。徙居新安关下，拾橡实以自资。年九十六卒。

李恂字叔英，是安定郡临泾县人。年轻时学习西汉初韩婴所传授的《诗经》，教授的弟子常常达几百人。太守颍川人李鸿请他代理功曹，还没有到职，州里征召他担任从事的任命已经到达。恰巧李鸿去世，李恂没有去州里担任官职，而是护送李鸿的遗体返回乡里。葬了李鸿之后，他留下来修筑坟墓，守丧三年。

李恂被征召到司徒桓虞的公府。以后被任命为侍御史，持符节出使幽州，宣扬皇帝的恩泽，安慰抚恤北方的少数民族，他把经过之处所描绘的当地山川、屯田、村落的资料百多卷，全部封好上奏皇帝。肃宗称赞他，任命他为兖州刺史。李恂以清廉俭约为部下做表率，常常以羊皮为席，穿布衣，用布被。调任张掖太守，有威严庄重的名声。当时大将军窦宪带兵驻扎在武威，全国远远近近的州、郡没有不准备礼物赠送给他的。只有李恂奉公不迎合，被窦宪奏请皇帝免官。

后来朝廷又征召任命他为谒者，派他持符节去兼任西域副校尉。西域地区物产丰富，珍宝很多，许多国家的侍子和使者、匈奴商人屡次把奴婢、大宛地方产的马、金银、香料、毛织品之类的东西赠送给李恂，他都拒绝了。北匈奴多次阻断了西域地区车师、伊吾的交通，朝廷的使命在陇沙以西地区无法通达，李恂设立重赏以征求勇士，于

是斩杀了敌人的首领，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军门上。从此以后，道路平安清静，他的威势和恩惠同时施行了。

李恂后来调任武威太守。因为犯错误被免官，他步行回到乡里，隐居在山泽，编织茅草修建了简陋的房屋，独自与众弟子编织席子来维持生活。碰上西羌人反叛，李恂正好到那村子，被他们捉住。西羌人向来听说过他的名声，便放了他。李恂因而到洛阳向朝廷谢罪。当年发生饥荒，司空张敏、司徒鲁恭等人各派自己的儿子送粮食给他。李恂都没有接受。他迁居到新安关下，靠捡橡树的果实来维持生活。九十六岁时去世。

陈禅字纪山，巴郡安汉人也。仕郡功曹，举善黜恶，为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从事。时刺史为人所上受纳臧赂，禅当传考，无它所赍，但持丧敛之具而已。及至，笞掠无筭，五毒毕加，禅神意自若，辞对无变，事遂散释。车骑将军邓骘闻其名而辟焉，举茂才。时汉中蛮夷反畔，以禅为汉中太守。夷贼素闻其声，即时降服。迁左冯翊，入拜谏议大夫。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昔齐鲁为夹谷之会，齐作侏儒之乐，仲尼诛之。又曰：‘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尚书陈忠劾奏禅曰：“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故《诗》云‘以《雅》以《南》，《韎》、《任》、《朱离》’。今掸国越流沙，逾县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而禅廷讪朝政，请劾禅下狱。”有诏勿收，左转为玄菟候城障尉，诏“敢不之官，上妻子从者名”。禅既行，朝廷多讼之。会北匈奴入辽东，追拜禅辽东太守。胡惮其威强，退还数百里。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郡。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单于怀服，遗以胡中珍货而去。

陈禅字纪山，是巴郡安汉县人。在郡里担任功曹时，敢于推荐好人而贬退坏人，因而为郡内的人所畏惧。被郡中推举为孝廉，州里征召他为治中从事。当时刺史受贿而被人告发，陈禅受牵连被逮捕拷问时，他没有携带其他东西，只带了死葬的衣棺等物。到了那里后，被用竹板或荆条拷打的次数无法计算，五种酷刑都施用了，陈禅神情自如，口供前后一致，事情于是消释了结。车骑将军邓骘听到了他的名声便征召他，举荐他为茂才。当时汉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反叛，朝廷任命陈禅担任汉中太守。反叛的少数民族向来知道他的名声，马上投降了。升任左冯翊，入朝廷担任谏议大夫。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向朝廷进献乐曲及能变魔术的人，这人口能吐火，能分解自己的肢体，给牛马换头。第二年元旦，皇帝召见群臣时，这些魔术师在朝廷中表演，安帝和群臣一起观看，感到非常惊奇。只有陈禅离开坐席，举手高声说：“以前齐、鲁两国在夹谷盟会，齐国派侏儒演出作乐，孔子把侏儒杀了。孔子说：‘应该抛弃郑国的音乐，疏远花言巧语的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尚书陈

忠上奏弹劾陈禅说："古代合欢之乐可以舞于朝廷之上，在大门外弹唱四方少数民族的音乐，所以《诗经》上说'有《雅》也有《南》、《韎》、《任》、《朱离》'。现在掸国穿过流沙，越过县度山，途经万里前来进献，这不是郑国卫国的音乐，以及花言巧语的人可与相比，而陈禅却在朝廷上诽谤朝政，请将陈禅关进监狱。"有诏书下令不要逮捕陈禅，降职为玄菟郡候城县的边陲地区武尉，诏书上说："如胆敢不到职上任，即将其妻室儿女都列入协从者的名单。"陈禅已经出发了，朝廷中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正碰上北匈奴入侵辽东，朝廷追令陈禅任辽东太守。胡人害怕他的威强，退还数百里。陈禅没有加兵，反而在次日早晨派人抚慰匈奴。单于跟随使者来到郡中。陈禅在学宫举行礼仪，并阐说道义以感化他们。单于思德归服，给陈禅赠送了胡地珍宝才回去。

及邓骘诛废，禅以故吏免。复为车骑将军阎显长史。顺帝即位，迁司隶校尉。明年，卒于官。

子澄，有清名，官至汉中太守。

禅曾孙宝，亦刚壮有禅风，为州别驾从事，显名州里。

庞参字仲达，河南缑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庞奋见而奇之，举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输作若卢。

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军邓骘讨之。参于徒中使其子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纴，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书奏，会御史中丞樊准上疏荐参曰："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昔孝文皇帝悟冯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为边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难者，选用得也。臣伏见故左校令河南庞参，勇谋不测，卓尔奇伟，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风。前坐微法，输作经时。今羌戎为患，大军西屯，臣以为如参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诏采前世之举，观魏尚之功，免赦参刑，以为军锋，必有成效，宣助国威。"邓太后纳其言，即擢参于徒中，召拜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而征邓骘还。

等到邓骘被诛杀，陈禅因为是自己举荐的官吏而被免职。以后陈禅又担任车骑将军阎显的长史。顺帝即位，升任为司隶校尉。第二年，在任上去世。

儿子陈澄，有清正的名声，官至汉中太守。

陈禅的曾孙陈宝，也刚直壮猛，有陈禅的遗风。担任州中的别驾从事，闻名州里。

庞参字仲达，是河南郡缑氏县人。开始时在郡中当官，不出名，

河南尹庞奋见到他感到惊奇，推举他为孝廉，任命他担任左校令。因犯法而被罚在若卢狱中做苦工。

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羌族反叛，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骘前去讨伐。此时庞参在服刑期间，要他的儿子庞俊给朝廷上书：“当今西州的流民骚动不安，而朝廷征发不断，雨水不停，土壤肥力得不到恢复。朝廷派大军前去加重了西州百姓的负担，到远地防守使百姓疲劳不堪。来回运送军用物资使百姓农作之功消耗，战争征讨使物质财富用尽。田地不能开垦，庄稼不能收入，面临困境，人们无计可施，致使来年秋天毫无希望。老百姓力量耗尽，不能再承受旨命。臣愚以为从万里之外运粮，用来防卫羌戎，不如在当地聚合兵士、养育百姓，以等待敌人的疲乏。车骑将军邓骘应该整顿部队回营，留下征西校尉任尚让他督察凉州士民，转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停止徭役以增加百姓的农时，去掉繁多的赋税以增加百姓的财富，使男的能够耕种，女的能够织布，然后蓄养精锐部队，乘敌懈怠沮丧之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就可以报边民的仇恨，雪失败的耻辱。”书上奏后，恰好御史中丞樊准上奉章推荐庞参说：“臣听说一百只鸷鸟，不如一只鹗鸟。以前孝文皇帝感悟冯唐的言辞，而赦免了魏尚的罪责，使他担任边境的太守，匈奴因此不敢南向。任命一个臣子能克服一个方面的危难，这是选用人才得当。臣见原左校令河南人庞参，勇猛和谋略不可预测，特异出众而奇伟不凡，才高而富于军事谋略，有魏尚的风采。前些时因为犯点小法，被罚做苦工好久了。现在羌戎制造祸患，大军在西方驻扎，臣以为像庞参这样的人，应该在军队之中，祈望英明的诏令采纳前人的举措，观览魏尚的功劳，赦免庞参的刑罚，叫他担任军队的先锋，必定会有成效，会宣扬和增强国家的威望。”邓太后采纳了他的进言，立即把庞参从刑徒中提拔起来，召见并任命他为谒者，使他往西督察三辅地区各驻军，而征召邓骘回朝。

四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参奏记于邓骘曰：“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弃西域，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故善为国者，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骘及公卿以国用不足，欲从参议，众多不同，乃止。

永初四年，羌族人变得强大起来，朝廷军费开支日渐增多，而且

连年歉收，一石谷卖万余钱。庞参建议邓骘说：“每年羌族人围困陇右，朝廷徭役赋税供给减少的情况一天天多起来，欠人们的债务达数十亿万。现在又招募征发老百姓，调取谷帛，老百姓行走变卖什物，以满足官吏的征求。百姓外则为羌族所伤害，内则为征调和赋税所困扰。于是才千里转运粮食，供给远处的武都以西各郡。沿途道路坎坷险阻，艰难劳苦很多。快走则有被劫掠财货的祸害，慢走则谷物会逐渐损耗，所运的粮食散失在空旷的野外，牛马死在山泽之中。朝廷储备不足，常常向民众借贷。民众已经很困穷了，又将向谁去求取呢？名义上是援救金城，而实际上是使三辅穷困，三辅困穷之后，反过来又会成为金城的祸患。臣庞参以前多次说应该放弃西域，却被西州的士大夫所耻笑。如果贪图这不长茅草的地方，忧虑和管理这无法使唤的民众，而使军队暴露在伊吾的原野，使三族之外的亲戚都为军士们担忧，即使攻破了凉州，祸乱也会一直延留到今天。开拓的边境不安宁，对于国家的强大没有好处；田地多而没有耕种，又怎么能止饥救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尽力关心国内的人们，不追求国外的利益；尽力使人们富裕，不去贪图宽广的国土。三辅的山陵原野广大，民众稀疏，原来的县城有的已成空城。可以居人的地方多。当今应该把边郡中那些不能维持自己生计的人迁移出来，让他们居住在各个陵园，在原来的县境中边种田边负责防守。孤悬在外的城池和很远的郡邑，用权力强迫他们迁移；路太远费用太多的，使其就近聚集；免除频繁的徭役，让其休养生息。这是最好不过的了。”邓骘及公卿因为国家开支不足，准备接受庞参的意见，但多数人不赞同，就停止了下来。

拜参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节，隐居教授。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于是叹息而还。参在职，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元初元年，迁护羌校尉，畔羌怀其恩信。明年，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通河西路。时先零羌豪僭号北地，诏参将降羌及湟中义从胡七千人，与行征西将军司马钧期会北地击之。参于道为羌所败。既已失期，乃称病引兵还，坐以诈疾征下狱。校书郎中马融上书请之曰：“伏见西戎反畔，寇钞五州，陛下愍百姓之伤痍，哀黎元之失业，单竭府库以奉军师。昔周宣猃狁侵镐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文帝建太宗之号。非惟两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亚夫赳赳，载于汉策。窃见前护羌校尉庞参，文武昭备，智略弘远，既有义勇果毅之节，兼以博雅深谋之姿。又度辽将军梁慬，前统西域，勤苦数年，还留三辅，功效克立，间在北边，单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网。昔荀林父败绩于邲，晋侯使复其位；孟明视丧师于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晋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远览二君，使参、慬得在宽宥之科，诚有益于折冲，毗佐于圣化。”书奏，赦参等。

后来任命庞参为汉阳太守。郡中有个叫任棠的人，有奇特的节操，隐居在家教学授业。庞参去拜访他，要先等候。任棠不跟他说话，只是把一大把薤菜，一盆水，放在门后边的屏风前，自己抱着孙子伏在门旁边。主簿禀告庞参，认为任棠傲慢。庞参却思考着他这样做的含义，很久才说：“任棠这是想让我明白。水，是想要我清白。扯下一大把薤菜，是想要我打击豪强宗族。对着门抱着小孩子，是想要我开门抚恤孤儿。”于是叹息而回。庞参在太守任上果然能够抑制豪强、救助弱小，以仁爱宽厚的政治取得民心。

元初元年，庞参升任护羌校尉，以前反叛的羌人思念他的恩义和信用。第二年，烧当羌族中的号多等人都降服了，庞参这才又能够回到令居，并以此为都城，开通河西的道路。当时，先零羌的豪强在北地称王，皇帝命令庞参统率投降的羌人及湟中地区志愿从军的七千胡人，与代理征西将军司马钧约定在北地相会以进攻先零羌的豪强。庞参在路上被羌人打败，耽误了进军的日期，就称病率兵回来。他因为假冒有病而犯法，被关进监狱。校书郎中马融上奏章请求说：“臣见西戎反叛，侵掠五州，陛下怜悯百姓的创伤，哀痛百姓失去职业，耗尽府库中的钱财以资助军队。以前周宣王时猃狁侵犯镐地和方地，孝文帝时匈奴也侵犯上郡，而周宣王立下了使王朝复兴的功劳，汉文帝建立了太宗的庙号。这不仅因为两位君主有英明聪慧的资质，还因为他们捍卫城池时有猛虎般将士的帮助，因此南仲战功显赫，被《周诗》称颂，周亚夫勇武，记载在汉朝的史册中。臣见前护羌校尉庞参，文武具备功效显著，智慧谋略深远，既有见义勇为、果敢刚毅的气节，又有渊博典雅、深谋远虑的情操。还有度辽将军梁慬，以前统兵西域，勤苦了几年，回来后留在三辅，立下军功，不久前在北边，单于还投降归服。现今他们都被关押在牢里，陷在法网中。以前，荀林父在邲地惨败，晋景公使他官复原位；孟明视在崤山损兵折将，秦王不废除他的官位。所以晋景公吞并了赤狄的土地，秦穆公终于在西戎称霸。应该以两位君主为鉴，使庞参、梁慬能在得到宽恕的行列。这确实有益于击退敌人，辅佐圣上的教化。”皇帝接到奏书后，赦免了庞参等人。

后以参为辽东太守。永建元年，迁度辽将军。四年，入为大鸿胪。尚书仆射虞诩荐参有宰相器能，以为太尉，录尚书事。是时三公之中，参名忠直，数为左右所陷毁，以所举用忤帝旨，司隶承风案之。时当会茂才孝廉，参以被奏，称疾不得会。上计掾广汉段恭因会上疏曰：“伏见道路行人，农夫织妇，皆曰‘太尉庞参，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臣犹冀在陛下之世，当蒙安全，而复以谗佞伤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诫。昔白起赐死，诸侯酌酒相贺；季子来归，鲁人喜其纾难。夫国以贤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贤，愿卒宠任，以安社稷。”书奏，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太医致羊酒。

后来任命庞参担任辽东太守。永建元年，升任度辽将军。永建四年，入朝廷担任大鸿胪。尚书仆射虞诩推荐说庞参有宰相的器度和才能。顺帝时任命他担任太尉，录尚书事。这时三公之中，庞参以忠直闻名，多次被左右的人所诬陷诋毁，因为他所提拔选用的人违背皇帝的旨意，司隶闻风而查究他。当时正逢朝廷集会接见被举为茂才孝廉的人，庞参因为被奏有罪，便称病未能与会。上计掾广汉人段恭利用会见的机会上奏章说：“臣见道路上的行人，农夫织女，都说‘太尉庞参，尽忠尽节，只是因为直道而行，不能委屈自己的心志，孤立于众多的邪恶人之间，生活在被人中伤的地方’。臣希望在陛下统治的时期，吏民应当得到安全，目前却有花言巧语的人中伤诋毁忠诚正直的人，这是天地间最大的禁忌，是君主所应当特别戒绝的。以前白起被赐死，诸侯们酌酒相贺；季子归来，鲁国人欣喜他能解救危难。国家靠贤能的人去教化，君主因臣下的忠诚而得到安全。现今天下人都为陛下有这样忠诚贤能的臣下而感到高兴，希望最终宠爱任用他们，使国家安定。”奏章送达后，皇帝下令立即派小黄门探视庞参的疾病，太医送上羊和酒。

后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参素与洛阳令祝良不平，良闻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实其事，乃上参罪，遂因灾异策免。有司以良不先闻奏，辄折辱宰相，坐系诏狱。良能得百姓心，洛阳吏人守阙请代其罪者，日有数千万人，诏乃原刑。

阳嘉四年，复以参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罢，卒于家。

陈龟字叔珍，上党泫氏人也。家世边将，便习弓马，雄于北州。

龟少有志气。永建中，举孝廉，五迁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将。时南匈奴左部反乱，龟以单于不能制下，外顺内畔，促令自杀，坐征下狱免。后再迁，拜京兆尹。时三辅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龟到，厉威严，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内大悦。

会羌胡寇边，杀长吏，驱略百姓。桓帝以龟世谙边俗，拜为度辽将军。龟临行，上疏曰：“臣龟蒙恩累世，驰骋边垂，虽展鹰犬之用，顿毙胡虏之庭，魂骸不返，荐享狐狸，犹无以塞厚责，答万分也。臣至顽驽，器无铅 刀一割之用，过受国恩，荣秩兼优，生年死日，永惧不报。臣闻三辰不轨，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臣无文武之才，而忝鹰扬之任，上惭圣明，下惧素餐，虽殁躯体，无所云补。今西州边鄙，土地塉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自顷年以来，匈奴数攻营郡，残杀长吏，侮略良细。战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系马鞍。或举国掩户，尽种灰灭，孤儿寡妇，号哭空城，野无青草，室如悬磬。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穑荒耗，租更空阙。老者虑不终年，少壮惧于困厄。陛下以百姓为子，品庶以陛下为父，焉可不日昃劳神，垂抚循之恩哉！唐尧亲舍其子以禅虞舜者，是欲民遭圣君，不令遇恶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归之。岂复舆金辇宝，以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体德行仁，为汉贤主。陛下继中兴之统，承光武之业，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胡虏

> 凶悍，因衰缘隙。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功业无铢两之效，皆由将帅不忠，聚奸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纠罚，太守令长，贬黜将半，政未逾时，功效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埽除更始。则善吏知奉公之佑，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帝觉悟，乃更选幽、并刺史，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诏“为陈将军除并、凉一年租赋，以赐吏民”。龟既到职，州郡重足震栗，鲜卑不敢近塞，省息经用，岁以亿计。

后来庞参的夫人疾恨前妻的儿子，将他投入井里杀害。庞参向来与洛阳令祝良有矛盾，祝良听说后，率领官吏士兵进入太尉家中查实这件事，于是上奏庞参的罪过，朝廷就用天有灾异的名义免了庞参的官职。有关部门以祝良不先上奏使皇帝知道，就带兵进入宰相家中侮辱宰相，把祝良关进诏狱中。祝良能得民心，洛阳的官吏百姓守在皇宫前请求代替祝良服罪的人，每天有成千上万，皇帝于是下令免除了他的刑罚。

阳嘉四年，再次任命庞参担任太尉。永和元年，因为久病被免官，死在家中。

陈龟字叔珍，是上党郡泫氏县人。家中世世代代都是镇守边关的将领，熟悉射箭和骑马，在北州一带称雄。

陈龟年轻时有志气。永建年间，被举荐为孝廉，经过五次升迁后担任五原太守。永和五年，被任命为出使匈奴的中郎将。当时南匈奴的左部叛乱。陈龟认为单于不能控制部下，外表归顺而实际反叛，促令他自杀，陈龟因犯了法被投入监狱免了官职。后来两次升迁，担任京兆尹。当时三辅地区的豪强大族，大多欺侮老百姓。陈龟到任后，严而有威，全部秉公处理了那些有怨恨冤屈的案子，郡里人非常高兴。

恰好碰上羌胡人侵犯边境，杀害高级官员，驱赶和抢夺老百姓。桓帝因为陈龟家世代熟悉边境的风俗，就任命他担任度辽将军。陈龟临走时，上奏章说：“臣陈龟历代蒙受皇恩，奔驰在边疆，即使发挥鹰、犬的功用，困死在敌人的庭院，魂魄和尸体不能返回，供狐狸食用，还是无以担当重大的责任，报答皇上恩惠的万分之一。臣非常顽冥笨拙，还不如𫓧 刀，虽然驽钝，但总可割用一次。臣过多地蒙受国家恩惠，官职和俸禄都很高，生年死日，经常担心不能报答。臣听说日、月、星三辰不按正常轨道运行，故提升普通士人为宰相；蛮夷不恭顺，故提拔士兵为将军。臣无文武之才，却愧居能像鹰一样高飞、大展雄才的职务，上对不起英明的皇上，下怕有白吃饭之嫌，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能对朝廷有所补益。如今西州边疆，土地贫瘠，当地老百姓以鞍马为居室，以射猎为职业，男子很少有耕种之利，女子也很

少有织布之富。他们守护边塞侦察瞭望，将生命维系在军事斗争上，一听说有紧急军情，就长驱直入，去了就不考虑回来。近年以来，匈奴多次进犯我朝有驻军的郡邑，残杀官员，欺侮和抢夺老百姓。战士战死沙场，百姓的脑袋被悬挂在马鞍上。有的地方全部关门闭户，人和物如灰烬般消失，孤儿寡妇，在空城里号啕大哭，野外没有青草，房屋中像悬挂着的磬一样，空空如也。虽然表面上还含有生气，实际上如同干枯腐烂了一样。往年并州雨水过多，灾害和螟虫交互出现，庄稼荒芜，租税和更钱缺乏。老年人思虑不能享尽天年，年轻人担心陷入困穷之中。陛下把百姓作为子女，百姓把陛下当做父亲，陛下怎能不在太阳偏西时还劳神费心，给百姓施予安抚体贴的恩惠呢！唐尧亲自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把帝位让给虞舜，这是想要百姓遇上圣明的君主，不要使他们遇上邪恶的君主。所以古公亶父拄着拐杖离开原来的住地，跟从他的老百姓反而增加了五倍；周文王在西边称霸，天下人都归服他。哪里再需要用车辆载着金银宝玉，作为送给老百姓的恩惠呢！近世孝文皇帝为一女之言所感动，废除了肉刑的法令，践履德行而实行仁爱，成为汉代的贤明君主。陛下继承汉世中兴的传统，承接光武皇帝的基业，临朝执政，但未表露自己的意见。况且地方长官不好，有的出自于朝官，他们害怕违抗皇上的旨意，在皇帝眼前犯错误。忧愁叹息之声，招致灾害，胡人凶恶强悍，趁我朝衰弱之机钻空子。使仓库被豺狼之口吃尽，安边的功业却无一点效果，这都是由于将帅不忠，奸人聚集所致。以前凉州刺史祝良，当初被任命到州里担任牧守后，对不忠将帅和奸人多有纠劾和处罚，太守县长，被降职撤职的将近一半，他主政未过一个季节，功效非常明显。朝廷实应奖赏这样特异的人才，以鼓励有功有能之人，改换地方长官，斥退奸邪残恶之人。还应该另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精选和训练文武人员，把法令交给他们，去掉并、凉二州今年的租税和更钱，宽恕赦免有罪的吏民，扫除旧习，重新开始。那么好官便知道奉公守法的好处，邪恶官吏也会知道营私的祸患，胡人的马匹当然不会窥伺长城，边疆上也没有侦察瞭望的祸患了。”桓帝领悟了陈龟的建议，就另外选派幽、并二州的刺史，从营郡太守都尉以下的官员，大多都被革职更换。又下令“为陈将军去掉并、凉二州一年的租赋，以赐给官员和百姓”。陈龟到职后，州、郡吏民恐惧害怕，鲜卑人不敢靠近边疆，他省掉的常年开支，一年以亿数计算。

大将军梁冀与龟素有隙，谮其沮毁国威，挑取功誉，不为胡虏所畏。坐征还，遂乞骸骨归田里。复征为尚书。冀暴虐日甚，龟上疏言其罪状，请诛之。帝不省。自知必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凉民庶，咸为举哀，吊祭其墓。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成帝时为大鸿胪。祖父基，广陵太守。父肃，

东莱太守。

玄少为县功曹。时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玄谒景，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陈从事，穷案其奸。景壮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宾客，具考臧罪。昌素为大将军梁冀所厚，冀为驰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还檄不发，案之益急。昌坐槛车征，玄由是著名。

大将军梁冀和陈龟向来有矛盾，梁冀诬陷陈龟诋毁国威，独占军功和名誉，不被胡人所害怕。陈龟因这事被追究回朝，于是他请求退休回乡。后来又被征召为尚书。梁冀的残暴淫威日益厉害，陈龟上奏章诉说他的罪状，请求诛杀他。桓帝没有省查，陈龟自知必定会被梁冀加害，七天不吃东西而饿死了。西域的胡人，并、凉二州的老百姓，都为他致哀，在他的墓前吊唁祭奠。

桥玄，字公祖，是梁国睢阳人。七代祖桥仁，跟随同郡人戴德学习，著有《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称“桥君学”。汉成帝时担任大鸿庐。祖父桥基，任广陵太守。父亲桥肃，任东莱太守。

桥玄年轻时，在县里担任功曹，当时豫州刺史周景巡视到梁国，桥玄拜见周景，趁机伏在地上诉说陈国相羊昌的罪恶，请求派自己去担任陈国的从事，彻底查究他的邪恶。周景嘉许桥玄的志向和胆量，签名同意派他去，桥玄到陈国后，把羊昌的宾客都关押起来，详细考问他们贪赃受贿的罪行。羊昌向来被大将军梁冀看重，梁冀发出快速传递的文书来救他。周景秉承皇帝旨意召见桥玄，桥玄归还文书却不应召离开职位，对羊昌宾客的查究更为急切。后来羊昌被朝廷用囚车召回，桥玄因这件事而著名。

举孝廉，补洛阳左尉。时梁不疑为河南尹，玄以公事当诣府受对，耻为所辱，弃官还乡里。后四迁为齐相，坐事为城旦。刑竟，征，再迁上谷太守，又为汉阳太守。时上邽令皇甫祯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一境皆震。郡人上邦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吏，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后谢病免，复公车征为司徒长史，拜将作大匠。

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钞，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职三年，边境安静。

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素与南阳太守陈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荐球为廷尉。玄以国家方弱，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遂策罢。岁余，拜尚书令。时太中大夫盖升与帝有旧恩，前为南阳太守，臧数亿以上。玄奏免升禁锢，没入财贿。帝不从，而迁升侍中。玄托病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复以疾罢，拜太中大夫，就医里舍。

桥玄被举荐为孝廉，补为洛阳左尉。当时梁不疑担任河南尹，桥玄因为公事被传讯到官府对口供，他对受梁不疑的侮辱感到可耻，便

弃官还乡。后来四次升迁，担任了齐国的相，因犯法而被处作城旦。刑期结束后，被征召，经过两次升迁后担任了上谷太守，又担任了汉阳太守。当时上邽县令皇甫祯犯有贪赃受贿的罪行，桥玄逮捕了他，并使用髡、笞两种刑罚拷问，皇甫祯死在冀县的街市上，整个县境都为这件事震惊。郡中人上邦县的姜岐，坚守道德而隐居不仕，在西州很著名，桥玄征召他担任官吏，姜岐称病不去。桥玄大怒，命令督邮尹益逼迫姜岐，说："姜岐如果不到，马上嫁他的母亲。"姜岐坚持卧床不起，郡内的士大夫也竞相前去劝说不要征召姜岐，桥玄这才停止。这件事颇被人指责。后来桥玄托辞有病免了官，公车又征召他为司徒长史，任命担任将作大匠。

桓帝末年，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的嫡子伯固一齐反叛，侵略掠夺边郡，四府推举桥玄为度辽将军，授予他黄钺。桥玄到镇上，休整养育兵士，然后统率将领和太守讨伐胡军及伯固等人，敌人都被打散退走了。桥玄担任度辽将军三年，边境安静。

汉灵帝初年，征召他入内地担任河南尹，转任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升任司空，转为司徒。他向来与南阳太守陈球有矛盾，但他在三公的职位上，却推荐陈球担任廷尉。桥玄因为国家正处于衰弱之中，估量自己的能力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便上奏章称说有病，援引多次灾异以弹劾自己。于是朝廷下文罢免了他的官。一年多后，被任命为尚书令。当时太中大夫盖升与桓帝有旧恩情，以前担任南阳太守时，贪得的赃款在数亿以上。桥玄奏请罢免盖升的官，永不录用，还奏请将赃款赃物没收，送到官府。桓帝不同意，反而提拔盖升为侍中。桥玄便假托有病罢官，皇帝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光和元年，升任太尉。数月后，又称病求罢官，朝廷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在自己家里就医。

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玄以光和六年卒，时年七十五。玄性刚急无大体，然谦俭下士，子弟亲宗无在大官者。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当时称之。

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后经过玄墓，辄悽怆致祭。自为其文曰："故太尉桥公，懿德高轨，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幽灵潜翳，邈哉缅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

痛勿怨。'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桥玄的小儿子十岁，独自在门边游玩时，突然有三个人手持棍棒劫持了他，他们入房登楼，到桥玄那里勒索钱财，桥玄不给。过了一会儿，司隶校尉阳球率领河南尹、洛阳令包围了桥玄的住宅。阳球等人担心杀盗贼时会杀死桥玄的儿子，不准备靠近盗贼。桥玄瞪着眼睛大声喊："奸人太不像话，桥玄怎能因为一个儿子的生命而放纵强盗呢？"催促他们命令士兵前进。士兵于是进攻，桥玄的儿子也被杀死。桥玄到朝廷请罪，请求布告天下："凡有劫持人质的，都一起杀掉，不能用财货宝物赎罪，以免开启邪路。"皇帝下诏将他的奏章向全国公布。当初从安帝以后，法制禁令慢慢松弛，京城中常有人劫持人质，不避豪门与权贵。从此以后便绝迹了。

桥玄在光和六年去世，时年七十五岁。桥玄本性刚烈急躁而不顾及场合，然而谦虚节俭，谦恭地对待士人，他的子弟亲属宗族中的人没有当大官的。他去世时，家无产业，死后没有停放灵柩的地方，当时人都称誉他。

当初，曹操地位微贱时，没有谁了解他。曹操曾经前去探望桥玄，桥玄看见他感到惊异，说："现在天下将乱，安定百姓的人大概是你！"曹操常常对桥玄能了解自己而感激。以后经过桥玄的墓地，总是悲伤地加以祭奠，自撰祭文说："原太尉桥玄，德行懿美，节操高尚，博爱而广容众人，国家念及他的英明教诲，士人思念他的美妙计谋。他的灵魂隐而不见，遥远啊遥远啊！我曹操在幼年时，及至升堂入室，独以本性顽冥，被君子桥玄赏识。我增加荣誉和声名，都是因为桥玄奖勉扶助。这好像孔仲尼称自己不如颜渊，李生盛赞贾复。士为知己者而死，记住这点而不要忘记。又承蒙他从容发誓约定：'我去世之后，你路经此地时，如果不用十升酒、一只鸡来祭奠的话，车子过去三步后，肚子痛而不要埋怨。'虽然是一时开玩笑的话，不是非常好的至亲关系，怎么肯说出这样的话呢？怀念往事，想到他就悲伤。今奉命东征，驻扎在乡里，北望贵地，我的心在他的陵墓之上。献上一点薄薄的祭品，请公享用！"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论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结瓮牖而辞三命，殆汉阳之幽人乎？庞参躬求贤之礼，故民悦其政；桥玄厉邦君之威，而众失其情。夫岂力不足欤？将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则强梁胜矣。语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子贡曰："宁丧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逾墙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闭门不纳穆公之请。贵必有所屈，贱亦有所申矣。

赞曰：李叟勤身，甘饥辞馋馈。禅为君隐，之死靡贰。龟习边功，参起徒中。桥公识运，先觉时雄。

桥玄的儿子桥羽，做官为任城相。

评论说：任棠、姜岐，在当世就显示出了他们的清高。筑起用破陶瓷口作为窗户的房子，辞谢征召的命令，他们大概是汉阳的隐士吧？庞参亲自行求贤之礼，故民众喜欢他的治政；桥玄加强地方长官的声威，而老百姓失去了对他的感情。这难道是力量不足吗？是因为有公道存在。如果使公道可以忘掉，那么强悍武断之人就胜利了。俗话说："三军可去掉统帅，但匹夫不可夺去志向。"子贡说："宁肯失掉千金，不能失掉士人的心。"以前，段干木跳墙而走，回避了魏文侯的任命，泄柳关门不接受鲁穆公的请求。高贵的人必定有所委屈，而卑贱的人也会有所伸展。

赞辞说：李老头终身勤劳，宁愿饥饿而辞谢馈赠。陈禅为君主隐去过错，到死没有二心。陈龟熟悉边防之事，庞参兴起于刑徒之中。桥玄的远见卓识，在当时的英雄中的确具有先见之明。

# 后汉书卷五十二

## 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崔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时为幽州从事，谏刺史无与燕刺王通。及刺王败，擢为侍御史。生子舒，历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

舒小子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篆辞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战陈不访儒士。此举奚为至哉？"遂投劾归。

莽嫌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伤之。时篆兄发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

后以篆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叹曰："吾生无妄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单车到官，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入于穽。此皆何罪，而至于是！"遂平理，所出二千余人。掾吏叩头谏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过申枉，诚仁者之心；然独为君子，将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谓之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遂称疾去。

崔骃字亭伯，是涿郡安平县人。他的高祖父崔朝，在汉昭帝时担任幽州从事，曾劝谏幽州刺史不要与燕刺王刘旦交往。燕刺王谋反失败后，崔朝被提升为侍御史。崔朝的儿子叫崔舒，曾历任四个郡的太守，所任职之处都留下了贤能的好名声。

崔舒的小儿子崔篆，在王莽在位期间担任郡中的文学官，因通晓经术而被征召到公车府。太保甄丰推举他为步兵校尉，崔篆推辞说："我听说讨伐攻打别国的事不去询问主张仁爱的人，征战军阵之事不去询问主张礼让的儒士。这样的举荐为什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呢？"于是递上检讨自己过错的奏章，就回家去了。

王莽嫌恶那些不归附自己的人，对那些异己者大多想方设法加以伤害。当时崔篆的兄长崔发凭借自己会奉迎讨好、奸诈机巧而受到王莽的宠幸，官至大司空。他的母亲师氏能精通经书义理之学和诸子百家之言，王莽对她宠幸有加，给予她特殊的礼遇，赐封号为义成夫人，赐给金制的印章、紫色的绶带、装饰得非常华丽的车子，在新朝显耀一时。

后来任命崔篆为建新郡大尹，崔篆迫不得已，感叹地说："我生

活在这没有希望的世道，遇上浇、羿那样虚伪无德的君主，上有老母，下有兄弟，怎么能独自保持高洁以致让他们受到危害呢？”于是只身一人到位任职，却借言有病不理政事，三年都不巡视各县。门下掾倪敞劝谏他，崔篆才勉强行动，颁布了春种的命令。他所到的县邑，各级牢狱里关满了人。崔篆伤心落泪地说：“唉！滥施刑罚，才使这么多人落入陷阱。这都是些什么罪，以至于受害到这种地步！”于是公平判案，放出两千多人。掾吏叩头劝谏说：“朝廷才开始施行新政，州里的长官严峻刻薄。您宽恕别人的过错、申理别人的冤屈，确实是仁爱之心。然而您个人单独做君子、行仁爱，将会有灾难降临，到时会后悔的啊！”崔篆说：“邾文公不因为一己的得失而改变主张，君子称他知晓天命。如果杀了我一个大尹而赎得两千人的生命，这大概就是我所情愿的了。”于是托言有病离了职。

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临终作赋以自悼，名曰《慰志》。其辞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遌时。应规矩之淑质兮，过班、倕而裁之。协准矱之贞度兮，同断金之玄策。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漼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嫚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思辅弼以偷存兮，亦号咷以詶咨。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岂无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歼夷。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悠轻举以远遁兮，托峻峗以幽处。竫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皇再命而绍恤兮，乃云眷乎建武。运欃枪以电埽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耇，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建武初年，朝廷中有不少人推荐官员时说及崔篆，幽州刺史又举荐他为贤良。崔篆认为自己宗族的人曾受到王莽的伪政权的恩宠，对不起汉朝，便辞谢回去而不肯做官。他客居在荥阳，闭门深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以决断吉凶祸福，占卜大多都很灵验。临死时写了一篇赋以感叹自己，取名叫《慰志》。赋中这样写道：

真羡慕古人遇上了好时机啊，伊尹、傅说生逢其时多么美好。他们有适合规矩的美好资质，可供鲁班和倕那样的能工巧匠剪裁和使用。他们有合乎准绳尺度的贞正品质，有锋利无比、足以断开金石的妙策。他们处于盛世有何等通畅的天上大道，能超越千载而永留功绩。难道是他们美好的品德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还是上天赐给的福佑

归属了他们？

可怜我生不逢时啊，正遇上汉室中道衰微。不祥的云气遮天蔽日，以致太阳也一时失去了光辉。大权旁落、臣下专权，朝廷纲纪颓败衰落。九黎、共工骄横强暴，后羿、寒浞狂行恣肆。他们看到财物便乘机偷盗，以致窃取神器篡夺帝位。想利用辅政之机苟且偷生，也哀哭呼号以顾问政事。我哀叹三公太保举荐而违背了我的志向，竟用天威来逼迫我。难道我没有熊宜僚那样耿介正直吗？是顾念老母亲受牵连、遭伤害。希求得到明哲保身的遗风，恐怕受《大雅》诗教的讥责。于是收敛翅膀、委屈心志以听从命运，接受符节出任东北部的太守。怨恨自己遭遇昏昧闭塞的世道而不退隐，有违宿于石门的孔氏门徒的高尚行为。高扬蛾眉以企盼贤人，却违背了孔圣人不要妖冶容貌的教诲。感叹那位被“氓之蚩蚩”所误的女子的悔恨，企慕跟从“皎皎白驹”般的贤人。便多次称病回绝举荐，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被允许。悠然高翔以远远地隐遁，托身于峻险的深山以幽居独处。静静地潜心思索以达到至精至深的境界，驰骋于《六经》的深奥微妙之处。上天再次垂命忧虑帝位的继承，便眷顾汉室、念及光武。用彗星以急电横扫，使天地四方的疆土清新洁净。圣主的恩德如大水涌流、泽被万民，民众安乐而欢欣鼓舞。打开四方大门以广纳贤士，那幽州刺史便将我推举。谋划已定、计策已决，哪里只是说为了“装饰”我这山野老人。于是我把车挂起来又把马拴起来了，断绝时俗的进取与纷争。感叹曾点于暮春三月身着春服自在游玩，关闭柴门以扫净人世的足迹。暂且优游逍遥以度日，保全性命以享尽天年。人生贵在能避祸以全身，企求不至于使先人受凌辱。

> 篆生毅，以疾隐身不仕。
>
> 毅生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骃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其辞曰：
>
> 或说己曰：“《易》称‘备物致用’，‘可观而有所合’，故能扶阳以出，顺阴而入。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爰登其质。今子韫椟《六经》，服膺道术，历世而游，高谈有日，俯钩深于重渊，仰探远乎九乾，穷至赜于幽微，测潜隐之无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门，进不党以赞己，退不黥于庸人。独师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与士不群。盖高树靡阴，独木不林，随时之宜，道贵从凡。于时太上运天德以君世，宪王僚而布官；临雍泮以恢儒，疏轩冕以崇贤；率惇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选利器于良材，求镆铘于明智。不以此时攀台阶，窥紫闼，据高轩，望朱阙，夫欲千里而咫尺未发，蒙窃惑焉。故英人乘斯时也，犹逸禽之赴深林，虻蚋之趣大沛。胡为嘿嘿而久沉滞也？”

崔篆生崔毅，崔毅因病隐居而不做官。

崔毅生崔骃，崔骃十三岁时就能通晓《诗经》、《易经》、《春秋》，博学而有奇才，全面通晓古今训诂百家释义，擅长写文章。年轻时求学于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常以研究典籍为业，没有闲暇考虑升官之事。当时有人讥笑他太寂静无为，将因为名位在人之后而掩盖实际本领。崔骃模仿杨雄的《解嘲》，作《达旨》一文，以回答当时人的讥责。其辞说：

有人劝谏我说："《易经》说'置备实物以让人使用'，'受人观瞻而后可以上下融合'，所以能缘着阳气而随时升腾，顺着阴气而适时归息。春天来了花朵就开放，到了秋天就收获果实，有发端便有终结，只是取其本质而已。现在先生蕴藏《六经》深义，信服道家的学说，游历各朝各代，整日高谈深论，俯则于至深处求取难见之理，仰则于九重高天寻觅幽远之道，于幽微处穷尽奥秘，于无绪无源处探寻隐藏的深义。然而下不迈步卿相的庭院，上不登临王公的大门，仕进则不美言以称赞自己，退隐则不受辱于凡夫俗子。独自与道德文章为师友，合符古朴与纯真，自己守着影子而遗世独立，不与世俗士子合群同流。大凡树高不能遮阴，独木不能成林，随着时世以合时宜，道家也以随从凡俗为贵。于今皇上用宏大光明的盛德治理天下，效法三王以建立官职；亲临学府弘扬儒学，装饰车马冕服以推崇贤人；用敦厚美德为楷模以磨砺忠诚与孝道，宏扬淳美的教化以砥砺仁爱与正义；从优秀的人才中选取杰出之士，从明达智慧的士人中寻求如莫邪利剑般的果敢人才。你不趁这样的机会攀登三公之台阶，观看帝王的宫廷，凭借高高的平台，仰望朱红的宫阙，想要奔驰千里却咫尺未动，我私下里疑惑不解。因此有卓越才能的人能乘这个时候有所作为，就像超绝出众的飞鸟奔赴深山密林，像虻蚋蚊蝇趋向污池大泽。你为何沉默不言而长久地沉滞不进呢？"

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阴阳始分，天地初制，皇纲云绪，帝纪乃设，传序历数，三代兴灭。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识。淳朴散离，人物错乖。高辛攸降，厥趣各违。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失仁为非，得义为是。君子通变，各审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渊潜，或盥耳而山栖；或草耕而仅饱，或木茹而长饥；或重聘而不来，或屡黜而不去；或冒询以干进，或望色而斯举；或以役夫发梦于王公，或以渔父见兆于元龟。若夫纷纕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垫之厄，主有畴咨之忧，条垂藟蔓，上下相求。于是乎贤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涉赴俗，急斯时也。昔尧含戚而皋陶谟，高祖叹而子房虑；祸不散而曹、绛奋，结不解而陈平权。及其策合道从，克乱弭冲，乃将镂玄硅，册显功，铭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钟。与其有事，则褰裳濡足，冠挂不顾。人溺不拯，则非仁也。当其无事，则躐缨整襟，规矩其步。德让不修，则非忠也。是以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

我回答说："有这样的说法吗？你想以入仕做官来勉励我，不知道我也会跌倒而丧失我的原则。古时候阴阳二气开始区分，天地刚刚

开辟，帝王的纲纪才有头绪，皇帝的大法也刚设制，传递朝代的次序，夏、商、周交替兴灭。以前的事已很遥远，赫胥也没有记载。后来淳朴的风气离散，人和物乖违错乱。从高辛以下，他们的志趣各不相同。主张没有经常不变的，常随时代的不同而有张有弛。失去仁义不对，得到道义才是正确的。君子通晓变化，各自判定自己所实践的。所以士人中有的闭上眼睛而潜藏在深渊，有的洗净耳朵而居住在大山；有的在野外耕种而仅能饱肚，有的吃树木上的果实而经常挨饿；有的受重金聘请而来，有的多次遭贬斥而不走；有的冒着耻辱以求生活与仕进，有的看见人家的脸色就有所行动；有的以服劳役者的身份出现在王公的梦里，有的以渔父的资格出现在大龟裂纹上的预兆中。至于纷纷攘攘的人物充塞道路，凶残暴虐的人流布四方。人们有陷入水中那样的危困，君主有向谁咨询那样的忧虑，有如枝条向下、藤条蔓延，上下相交。于是贤人伸出手来，拯救世上的灾难，他们跋山涉水，奔向世俗之地，着急的是这个时代。从前，尧帝心怀忧虑而皋陶献策，高祖叹息而子房思虑；高祖的祸患未除而曹参、周勃奋起，高祖的怨结不解而陈平用计。及其策略相合、主张相同，消除混乱、制止战争，就刻玄硅，表彰显功，铭刻在昆吾山的金属上，刻镂在景公、襄公的钟鼎上。及其有事，则撩起衣裳浸湿脚，挂起帽子也不顾。人家溺于水中而不去救，则是不仁。当他无事的时候，则持系在脖子上的帽带，整齐胸前的衣服，步子走得规规矩矩。道德、谦让不修养，则是不忠。因此危险则拯救风俗，太平就谨守礼义，举措凭借公心，不私爱自己的身体。

> “今圣上之育斯人也，朴以皇质，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参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绩其凝。家家有以乐和，人人有以自优。威械臧而俎豆布，六典陈而九刑厝。济兹兆庶，出于平易之路。虽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厉，伊、皋不论，奚事范、蔡？夫广厦成而茂木畅，远求存而良马絷，阴事终而水宿臧，场功毕而大火入。方斯之际，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譬犹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蓺拱把不为之数。悠悠罔极，亦各有得。彼采其华，我收其实。舍之则臧，己所学也。故进动以道，则不辞执硅而秉柱国；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

“当今的英明君主养育这些人时，用三皇的品质来教育他们质朴，用唐尧时的礼乐制度来使他们言行谨慎。全天下怡悦和乐，家家户户是仁人。把天下各种不同的思想统一起来，使千差万别的事物整齐划一。使参差不齐的标准同一，使未烧制的和已烧制的土器一同制成陶器。万民得治，各种功绩得以实现。家家有条件乐于和睦，人人有东西使自我优越。把使人威惧的器械藏起来，把祭祀用的器具陈列好，六典公布出来以后，九刑便废弃不用。帮助众多的平民，走上平易的道路，虽然有力牧的谋略，尚父的声望，伊尹、皋陶尚且不论，

哪里还去效法范雎、蔡泽？大厦建成后美木便会畅盛；到远方寻求珍异之物的行动停止了，好马就会被拴系着；阴气用事结束了，水宿七星就藏而不见；禾场上的工作完毕了，大火星就入而不现。当这个时候，有才而未做官的人堆积如山，有学问的人如水奔流，衣裳遮盖宇宙，帽子和车盖如白云流动。好像衡山南面的树林，泰山北面的山脚，砍伐八尺长和一抱大的树木不算稀奇，栽种一拱间隔的树木不算为密。众多无穷，亦各自以为适得其所。他采其花朵，我收其果实。被舍弃不用则隐居起来，这是我所学到的。所以进动以道为准则，那么不推辞执硅而担任柱国；归静以理为依据，那么吃糟糠也甜，食粗劣的饭菜也心安。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搂处。叫呼衒鬻，县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伦党，苟以徇己，汗血竞时，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絷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于夹谷，晏婴发勇于崔杼；曹刿举节于柯盟，卞严克捷于强御；范蠡错势于会稽，五员树功于柏举；鲁连辩言以退燕，包胥单辞而存楚；唐且华颠以悟秦，甘罗童牙而报赵；原衰见廉于壶飧，宣孟收德于束脯；吴札结信于丘木，展季效贞于门女；颜回明仁于度毂，程婴显义于赵武。仆诚不能编德于数者，窃慕古人之所序。”

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骃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骃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为上客。居无几何，帝幸宪第，时骃适在宪所，帝闻而欲召见之。宪谏，以为不宜与白衣会。帝悟曰：“吾能令骃朝夕在傍，何必于此！”适欲官之，会帝崩。

“君子并不是不想做官，但耻于卑躬屈膝以求得提拔；并不是不想娶妻，但厌恶爬墙去搂抱少女。到处自我夸耀以出卖自己，悬挂旗子来自我宣扬，这远不如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宝物具有特色。显露自己的智慧在世上炫耀，因而以此求取俸禄，这不是孔仲尼的主张。游历时不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而是苟且去营求自己的利益，尽心力争逐于当时，以利益相合而成为朋友。你笑我沉滞不进，我也忧虑你卑下渺小而不知停止。祖先有准则而我不去败坏它，行动走上邪路而我不去跟从。别人称赞和贬斥都在于我自己把握，任凭世人去议论。本当因循品性的自然，诵读前贤的宝贵的教诲；吟咏太平时代的清风，践履天下的大顺之道。担心自身德行污秽，耕种百亩而不能除草。拴好马匹而安然步行，等待性命的终止。以前孔子在夹谷树起威望，晏婴在崔杼面前表现英勇；曹刿在柯地的盟会上奋发气节，卞严在与强敌交手时打了胜仗；范蠡在会稽论述时势，五员在柏举立下功

勋；鲁仲连善于以言辞使燕国退兵，申包胥单言只语而保存了楚国；唐且头发花白出使秦国使之醒悟，甘罗幼年便出使赵国；原衰在一壶饭食上表现出清廉，宣孟在几束干肉上融进了德行；吴国的季札在坟墓前体现信用，展季在门女身上表现出真正的节操；颜回在度毂问题上彰明了仁爱，程婴在营救赵武身上显示出道义。我的德行的确不能与上述数人相比，但私下里仰慕古人所叙说的事情。”

元和年间，肃宗开始修订古礼，为此而巡视四方的高山。崔骃献上《四巡颂》，以歌颂汉朝的大德，言辞十分典雅美丽。因为文句多，所以这里不载录。章帝非常喜好文章，自从见到崔骃的《颂》后，常常叹息，对侍中窦宪说：“你知道崔骃吗？”窦宪回答说：“班固多次对臣说起他，然而臣没有见过。”章帝说：“你喜爱班固而忽视崔骃，这是叶公好龙，请你见见他。”崔骃因此去拜望窦宪。窦宪拖着鞋子在门口迎接，笑着对崔骃说：“亭伯，我是奉皇帝的命令来结交你，你怎么会地位不高呢？”于是行拱手礼后引为上客。没过多久，章帝来到窦宪的住宅，当时崔骃恰好在窦宪那里，章帝听说后就准备召见他。窦宪劝谏，认为帝王不宜与穿白衣的平民百姓相会。章帝感悟地说：“我能使崔骃早晚在我身旁，何必在这里相见！”正准备任命他为官时，章帝去世。

窦太后临朝，宪以重戚出内诏命。骃献书诫之曰：

骃闻交浅而言深者，愚也；在贱而望贵者，惑也；未信而纳忠者，谤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区区，愤盈而不能已也。窃见足下体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厉，有上贤之风。骃幸得充下馆，序后陈，是以竭其拳拳，敢进一言。

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称为贤臣，近阴卫尉克己复礼，终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阳平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将，建天枢，执斗柄。其所以获讥于时，垂愆于后者，何也？盖在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

窦太后临朝执政，窦宪凭着重要的亲戚关系接受和发布皇帝的命令。崔骃献上一封信告诫他说：

我听说交情浅而话说得深，是愚蠢；处在卑贱的位置而企望富贵，是糊涂；还没有取得信任而表现出忠心，会遭受毁谤。三种情况都有所不宜。而有时还去做，是考虑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愤懑已经积满了而不能停止的缘故。我见你具有质朴美善的姿态，自身有着高尚明达的气量，意气美好而志节修炼，具有最有道德才能之人的风范。我崔骃有幸在你仆人居住的客舍充数，排列在队伍的后面，因此

我尽我恳切的心意，冒昧向你进一言：

传上说：“生下来就富有的人骄横，生下来就高贵的人傲慢。”生来就富贵而能不骄傲的人，是没有的。现在，你受恩宠、得俸禄刚刚隆盛，百官都在观看你的德行，你正当尧舜的盛世，处在光芒四射的显耀之时，怎么能不朝夕努力，以使众人能长久称誉，弘扬申伯那样的美誉，达到周公、邵公那样的事业？孔子有言道：“不担心没有官位，担心的是怎样立身处世。”从前冯野王以外戚的身份居有官位，被称为贤臣；近世阴卫尉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制，终于得到很多福禄。郯氏宗族，并不是不尊贵；阳平的家族，并不是不兴盛。多人封侯为将，把握中央大权，威震天下。他们被时人讥讽，在后世留下过错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在于满了而不知舀出来，地位有余而仁义不足。汉代兴起以后，到哀帝、平帝时，外戚二十家，保全家族和自身的，仅有四个人罢了。《尚书》说：“以殷代为借鉴。”能不谨慎吗！

窦氏之兴，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丰以佐命著德，显自中兴。内以忠诚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国，垂祉于今。夫谦德之光，《周易》所美；满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益恭。远察近览，俯仰有则，铭诸几杖，刻诸盘杅。矜矜业业，无殆无荒。如此，则百福是荷，庆流无穷矣。

及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宪擅权骄恣，骃数谏之。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为州人所杀，瑗手刃报仇，因亡命。会赦，归家。家贫，兄弟同居数十年，乡邑化之。

窦氏家族的兴旺，是从孝文帝开始的。长君、少君二人以质朴美善持守道德，闻名于当世；安丰侯窦融以辅佐接受了天命的人而德行昭著，在汉朝中兴时显赫一时。他内则以忠诚自持，外则自守法度，终于享有侯爵，福禄流传至今。德行谦让的光辉，是《周易》所赞美的；高贵的职位，是道家所戒备的。所以君子福禄大，越发害怕，爵位高，更加恭敬。远考察而近观看，俯仰都有准则，将它铭刻在桌子和手杖上，刻在许多的盘子和盆子上。兢兢业业，不懈怠也不荒废。这样，便会享有多种福禄，喜庆也没有止境了。

窦宪担任车骑将军后，召崔骃担任掾吏。窦府贵重，掾吏三十人，都是以前的刺史、二千石官员，只有崔骃因未曾做官以年轻的身

份被提拔在他们中间。窦宪专权，骄横放肆，崔骃多次劝谏他。到出击匈奴时，在道路上更加有很多不法行为，崔骃作为主簿，前后上的奏文有数十篇，指责他的过失。窦宪不能容忍，慢慢地疏远崔骃，因为察知崔骃出身于高门，让他出外担任长岑县长。崔骃自认为远离京城，不得意，于是不到任便回家去了。永元四年，死在家中。所著的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共二十一篇。第二个儿子叫崔瑗。

崔瑗字子玉，幼年时死去父亲。意志坚定而爱好学习，能完全传承父亲的学问。十八岁时来到京师，跟随侍中贾逵辨正确定经书的大义，贾逵待他很好，崔瑗因而留下来从师求学，于是懂得天官、历数、西汉经学家京房撰写的《易传》，学会了《易经》的卦爻。各位儒生尊崇他。他与扶风人马融、南阳人张衡特别友好。当初，崔瑗的哥哥崔章被州里的人杀害，崔瑗亲自将那人杀死以报仇，因而逃命。碰上大赦罪犯，回到家里。家里贫穷，兄弟几十年同居在一起，乡里人都被他们所感化。

> 年四十余，始为郡吏。以事系东郡发干狱。狱掾善为《礼》，瑗间考讯时，辄问以《礼》说。其专心好学，虽颠沛必于是。后事释归家，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
>
> 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时阎太后称制，显入参政事。先是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而以北乡侯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显将败，欲说令废立，而显日沉醉，不能得见。乃谓长史陈禅曰：“中常侍江京、陈达等，得以嬖宠惑蛊先帝，遂使废黜正统，扶立疏孽。少帝即位，发病庙中，周勃之征，于斯复见。今欲与长史君共求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上当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则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若拒违天意，久旷神器，则将以无罪并辜元恶。此所谓祸福之会，分功之时。”禅犹豫未敢从。会北乡侯薨，孙程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兄弟悉伏诛，瑗坐被斥。门生苏祇具知瑗谋，欲上书言状，瑗闻而遽止之。时陈禅为司隶校尉，召瑗谓曰：“第听祇上书，禅请为之证。”瑗曰：“此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遂辞归，不复应州郡命。

四十多岁时，他才担任郡中的官员。因事被关在东郡发干狱中。狱掾擅长《礼》，崔瑗在被拷打审问的间隙，总是向他询问《礼》的学说。崔瑗专心好学，即使受挫折也一心扑在学习上。后来事情弄清楚了，他回到家中，被度辽将军邓遵征召。没过多久，邓遵被杀，崔瑗免官回家。

后来又被征召在车骑将军阎显的府中。当时阎太后执政，阎显入朝参与政事。在这以前，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而以北乡侯为继承人。崔瑗认为立侯为皇帝继承人不合常规，知道阎显将败，想说服他，让他废除所立太子，而阎显天天沉醉，不能见到。崔瑗只好对长史陈禅说：“中常侍江京、陈达等人，受到宠爱迷惑先帝，使得先帝

废黜正统，扶立帝系子孙。少帝即位，在祖庙中发病，周勃废帝位那样的征兆，在这里又将再次出现了。我现在想与你一起去求见阎显，劝说阎将军禀告太后，逮捕江京等人，废除少帝，迎立济阴王，这样一定会上称天心，下合人们的期望。伊尹、霍光那样的功劳，不走下坐席就能建立，而阎显兄弟可以传福于无穷。如果他拒绝而违背天意，使帝位久久空着，则虽然无罪却将与大恶之人同罪。这就是所谓福祸之际，有功无功之时。”陈禅犹豫不敢听从。正好北乡侯病死，孙程立济阴王，这就是顺帝。阎显兄弟全都被杀，崔瑗受牵连被贬斥。学生苏祇全部知道崔瑗的谋划，想给皇帝写信说明情况，崔瑗听说后立即予以制止。当时陈禅担任司隶校尉，召见崔瑗说：“只管听苏祇给皇帝写信，我陈禅替你作证。”崔瑗说：“这就好像儿女妻妾在避开他人而小声议论一样，请你不要再出口。”于是他辞别回家，不再听从州、郡的任命。

久之，大将军梁商初开莫府，复首辟瑗。自以再为贵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辞。岁中举茂才，迁汲令。在事数言便宜，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

汉安初，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荐瑗宿德大儒，从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迁济北相。时李固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书礼致殷勤。岁余，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以臧罪奏瑗，征诣廷尉。瑗上书自讼，得理出。会病卒，年六十六。临终，顾命子寔曰：“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形骸？勿归乡里。其赗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遗令，遂留葬洛阳。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无担石储，当世清之。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沉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其辞曰：

过了很久，大将军梁商开始设立幕府，又第一个征召崔瑗。崔瑗自认为两次担任尊贵外戚的官员，不得志而被贬斥，于是便以疾病为由坚决推辞。这年中被举为秀才，提升为汲县县长。他处事总是主张因利就便、见机行事，替人们开辟出稻田数百顷。任职七年，老百姓都歌颂他。

汉安初年，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同举荐崔瑗，认为他是素有道德的大儒，从政有政绩，不应该久在下位，因此他被升为济北相。

当时李固担任太山太守，赞美崔瑗的文雅，写信致礼恳切。一年多后，光禄大人杜乔为八使之一，巡视郡国，以贪赃罪上奏弹劾崔瑗，崔瑗被送到廷尉。崔瑗给皇帝写信自我辩解，得理而出。恰恰这时病死了，享年六十六岁。临终前，遗命给儿子崔寔说："人禀天地之气而生，到死的时候，归精气于天，还骨头于地。哪个地方不可以藏形体？不要归葬乡里了。人家赠送的那些送葬的物品，羊猪之类的祭品，都不得收受。"崔寔遵照遗令，于是留葬洛阳。

崔瑗长于文辞，尤其擅长书、记、箴、铭，所著的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诗，共五十七篇。他的《南阳文学官志》在后世受到赞扬，许多能写文章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崔瑗爱士人，喜好宾客，每当宾客来时，准备丰盛的好饭菜，极尽口味，而不问家中是否有余产。他平常家居吃蔬菜而已。家里没有担石的储备，当世人认为他清廉。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年轻时性情文静，喜好典籍。父亲去世后，在坟墓旁边隐居。服丧期满，太尉、司徒、司空都征召他，他一概不应从。

桓帝初年，下令公卿郡国举荐特别孝顺父母、品行卓异的人。崔寔因为郡中举荐，被征召到公车府，因病而不能对答策问，任命为郎官。他通晓政治大体，当吏才能有余，论述当时因利趁便的事数十条，名叫《政论》。批评当时的重要政事，言辞动听而正确，当世人称赞他。仲长统说："凡为君主，应写一份，放在座位的旁边。"其辞说：

>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
>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

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

从尧舜帝，汤武王起，都依靠贤明的臣子和博识万物的臣属。所以皋陶献计，唐虞因而兴盛，伊尹、箕子制定准则，殷周因此昌隆。至于继位的君主，欲立中兴之功的人，哪有不依靠贤达明智之人的谋略呢！大凡天下治理不好的原因，常常是由于君主过太平的日子太长，风气慢慢败坏而没觉悟到，政治渐渐衰败而不改正，习惯于混乱而安于危困，对乱危熟视无睹。有的沉湎于嗜好的欲望，不考虑帝王日常的纷繁政务；有的耳朵蔽塞，听不到深刻的教诲，满足于虚假现象而忽视了真实情况；有的在十字路上犹豫，不知道往哪里走；有的是信任辅佐的臣下，他们却好坏不说，持守俸禄而已；有的疏远臣属，因他们地位卑贱而废弃他们的言论。因此朝廷的纲纪松弛于上，有智之士郁闷于下。可悲啊！

自从汉朝兴起以来，已有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污浊，有如儿戏，上下懈怠，风俗败坏，人们弄虚作假，百姓忧愁，都思念有中兴之主来解救自己。况且拯救时势的方法，难道一定要效法尧舜然后才能治理好吗？人们只不过寄希望于弥补千疮百孔的时政，支撑起倾斜的大厦，随着形势的不同而裁制政令，将这个世界带到一个安宁的地方罢了。所以英明的君主机动灵活，按照所处的时势来确定制度原则，至于步骤的差别，在于各有不同的选择。他们不强求人家所不能做的，抛弃急切所需做的而去羡慕所听说的那些美好事物。孔子回答叶公，为政要使远方人来归，回答哀公，为政要使贤人来临，回答景公，为政要节礼，这并不是他的回答不同，而是他们三人所急迫要做的事情不同。因此接受了天命的君主，常常创立制度；中兴的君主，也要纠正当时的过失。从前，盘庚怜悯殷人，故迁移都城，使百姓改换地方；周穆王有过失，甫侯使刑罚端正。世俗之人拘泥于文献而为古制所牵扯，不懂得机动灵活，对自己所听所说的感到惊奇而倍加推崇，而对自己亲眼所见的却采取轻视的态度，怎么可以同他们这样的人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谈论国事的，虽然言论合符英明的德行，却常常被拖住而遭排挤。为什么呢？那些冥顽不化的人不懂得当时的变化，对天天所见的现象安然习惯，不知享受成功的快乐，又怎么能谋虑事情的开始？他们只是一切按照原来的法则办罢了。那些通达之士，有的夸耀自己的名声而嫉妒能人，耻于计策不是自己所提出的，舞文弄墨，以破坏别人的见解，寡不敌众，终于被抛弃。即使后稷和契再次活着，也将困穷无计。这就是贾生之所以被绛侯周勃和灌夫排挤、屈原之所以要发泄幽愤的原因。以汉文帝的英明，贾谊的贤达，绛侯周勃、灌夫的忠诚，却还有这样的祸患，更何况其他人呢？

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

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筭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

因此善于估量自己的力量和德行，是《春秋》所推崇的大义。现在既不能完全效法三皇五帝的时代，所以应该参考霸道，用重赏严罚来驾驭臣民，明确法令来约束臣民。如果不是上等的德政，严法便可使天下大治，宽政则会使天下大乱。怎么证明是这样的呢？近世孝宣皇帝明白治人的道理，清楚为政的方法，所以严刑峻法，吓破为非作歹之人的胆子，全国太平安宁，天下清静。他向祖庙献告功勋，享有中宗的庙号。他运筹所收到的功效，长于孝文帝。及汉元帝即位，大多实行宽厚的政治法令，终于因此而毁坏，威信和权力开始被剥夺，于是他也是开发汉朝祸患的君主。政治措施的得失，从这里可以看到。从前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赞美晋文公，赞叹管仲的功劳。难道是不赞美文王、武王的政治主张吗？是因为他们的做法的确是通达权变、能救止衰败。所以英明的君主能与世推移，而凡俗之士苦于不知权变，认为用结绳那样的盟约，可以再次理清混乱的秦国的头绪，认为《干戚》那样的舞蹈，足以解除平城的围困。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

像熊攀树而悬、像鸟飞翔伸脚那样，这些古代养生术虽然是延长寿命的方法，但不能治理伤寒病；一呼一吸，虽然是延年益寿的方法，但不是接续断骨的膏药。大体上治国的方法，有些像治身，健康时就给予保养，有疾病时就加以治疗。刑罚，是治理混乱情况的药物器具；德行教化是兴旺太平之世的上等饭菜。以德行教化除去残暴，就是以上等饭菜来治疗疾病；以刑罚治理太平，就是以药物器具来养育身体。当今之世，上承着百王的衰败，正值艰难困苦的关头。从许

多代以来，政治多恩惠，好比驾马时抛弃了马缰绳，脱落了马的嚼子，使四匹马狂奔，帝王之路便会险恶坎坷。正要用马嚼子控制马笼头、约束车辕木以救止这种情况，哪里有凭借鸣和銮两种铃子发出的响声就能使马行的节奏清晰呢？以前汉高祖刘邦令萧何创制九章之律，有灭三族的法令，在犯人脸上刺字、割鼻子、斩脚趾、断舌头、砍脑袋，所以叫做有五刑。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应当割鼻子的打三百板，应当斩左脚趾的打五百板，应当斩右脚趾的处以死刑。当斩右脚趾的已经丢了命，遭竹木板子的常常被打死，虽然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其实还是杀人。这个时候，人们都想恢复肉刑。到汉景帝元年，才下令说："严加打板子和犯了重罪没有区别，侥幸没有死，也不能做人了。"于是确定律令，减少打板子的次数，减轻鞭打的力度。从这以后，被打板子的人得以保全生命。以此说来，汉文帝是加重刑罚，不是减轻刑罚；是以严刑得到太平，而不是以宽政得到太平。要想实行这个说法，应当从根本上来端正思想，使君主师从五帝效法三王。涤荡亡秦的风俗，遵从先圣的风气，抛弃苟安求全的政治，踏着考察古代的踪迹，恢复五等的爵位，建立井田的制度。然后选择后稷、契为辅佐，伊尹、吕尚为帮手，这样必然会音乐奏起而凤凰来仪，敲击石块而百兽翩翩起舞，太平盛世就会形成。如果不是这样，则多半会被拖累罢了。

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

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纴、练组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时胡虏连入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

以病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时鲜卑数犯边，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荐寔，拜辽东太守。行道，母刘氏病卒，上疏求归葬行丧。母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初，寔在五原，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书。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

初，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官，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为备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树碑颂德。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

崔寔后来被太尉袁汤、太将军梁冀幕府所征召，都不应命。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给皇帝上书推荐崔寔有才华、能力强，应该在朝廷为官。皇帝召见他，拜他为议郎，升为大将军梁冀的司马，与边韶、

延笃等人在东观著书。

崔寔出朝担任五原太守。五原的土地适宜种植麻和不结果实的大麻，而当地人不知道织布纺线，人们冬天月份没有衣穿，就堆积一些细草睡在中间，见官吏就披着草出来。崔寔到任后，变卖仓库存备的东西，为当地人制作纺搓、织布、织乱麻的工具来教他们织布，人民得以免除寒冷的痛苦。这时，匈奴人接连侵入云中郡、朔方郡，杀害抢夺官吏百姓，老百姓一年中多达很多次逃命。崔寔整顿训练兵士和战马，严守烽火台，敌人不敢进犯，他所在的郡经常是边郡中治理得最好的。

因为生病被朝廷征召，拜为议郎，再次与儒生博士们共同审定《五经》。碰上梁冀被杀，崔寔因为是梁冀时的官吏被免官，被限制多年不准做官。

当时鲜卑族多次进犯边境，皇帝下令举荐威武有谋略之人。司空黄琼推荐崔寔，任命他为辽东太守。走在上任的路上，母亲刘氏病死，他上奏请求安葬母亲、举行丧礼。崔寔之母有做母亲的风范和美好的德行，博览诗书传记。当初，崔寔在五原郡，母亲常常教诲他治民的措施，崔寔取得的好政绩，母亲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服丧期满后，被召见任命为尚书。崔寔以世事险恶混乱，称病不理政事，数月后免官回家。

当初，崔寔的父亲去世，他削价卖掉田地房屋，以修筑坟墓，竖起写有颂文的碑石。葬事完后，资产用尽，因而穷困，他便以酿酒出售和贩运货物为业。当时人多以此批评他，但崔寔终究不改。他只是饱足而已，不想做到有盈余。等到做官，历任过边郡太守，家中却更加贫穷。建宁年间病死。家里只有四面墙壁，没有东西用来入殓和停放尸体，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等人为他置备了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立碑称颂他的德行。他所著的碑、论、箴、铭、答、七言、祠、表、记、书共十五篇。

寔从兄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钧时为虎贲中郎将，服武弁，戴鹖尾，狼狈而走。烈骂曰："死卒，父檛而走，孝乎？"钧曰："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烈惭而止。烈后拜太尉。

钧少交结英豪，有名称，为西河太守。献帝初，钧与袁绍俱起兵山东，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狱，锢之，锒铛铁锁。卓既诛，拜烈城门校尉。及李傕入长安，为乱兵所杀。

崔寔的堂兄崔烈，在北州有大名声，历任郡太守、九卿。灵帝时，设立鸿都门舍出榜卖官爵，从公卿州、郡官员下至配铜印黄绶的官员的标价各有等级。那些富裕的先交钱，贫穷的先到任而后加倍地交钱，有的因为常侍、阿保另外活动而获取功名。这时，段颎、樊陵、张温等人虽有功劳名誉，然而都是先交财物而后登上三公的位置。崔烈当时通过傅母交给朝廷五百万钱，得以担任司徒。授官的那一天，皇帝来到屋檐下的平台上，百官全都汇集在这里。皇帝回过头来对那些亲近宠爱的人说："后悔不该有点舍不得，那样可得到千万钱。"程夫人在旁边应声说："崔公是冀州的名士，怎么肯买官？他靠我得到这个官，反而不知道美吗！"崔烈于是声誉衰减，自己好久都不心安，他曾经不慌不忙地问他的儿子崔钧说："我位居三公，在议论者看来怎么样？"崔钧说："大人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历任卿相郡守，议论者不说您不应当担任三公。但今天您登上司徒高位，天下人却失望。"崔烈问："为什么这样？"崔钧答道："谈论的人嫌你有铜臭味。"崔烈大怒，举杖击打儿子。崔钧当时担任虎贲中郎将，戴着武士的帽子，帽子上插着鹖鸟的尾毛，狼狈而跑。崔烈骂着说："死奴才，父亲打就跑，孝顺吗？"崔钧说："舜侍奉父亲，小杖打就接受，大杖打就逃跑，并不是不孝顺。"崔烈感到惭愧便不打儿子。崔烈后来被授任太尉。

崔钧年轻时结交英豪，有名声，担任西河太守。献帝初年，崔钧与袁绍都在山东起兵，董卓以这个理由逮捕崔烈投入郡县监狱，禁锢他，用铁索锁起来。董卓被杀后，朝廷任命崔烈为城门校尉。等到李傕进兵长安时，他被乱兵杀死。

烈有文才，所著诗、书、教、颂等凡四篇。

论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骃、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李固，高洁之士也，与瑗邻郡，奉贽以结好。由此知杜乔之劾，殆其过矣。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

赞曰：崔为文宗，世禅雕龙。建新耻洁，摧志求容。永矣长岑，于辽之阴。不有直道，曷取泥沉？瑗不言禄，亦离冤辱。子真持论，感起昏俗。

崔烈有文才，所著《诗》、《书》、《教》、《颂》等共有四篇。

评论说：崔氏世代有华美的才能，兼以潜心于典籍，于是成为儒林中的成员。崔骃、崔瑗虽然先对贵戚尽心尽力，但最终能居于中正，他们的旨趣不同于急急向上爬的人！李固，是高洁之士，与崔瑗

所在的郡相邻，捧着见面礼来与他结交友好。由此知道杜乔对崔瑗的弹劾，恐怕是错了。崔寔的《政论》，议论当世的治乱，即使是晁错之类的人也不能超过他。

赞辞说：崔氏为文坛领袖，世代以善于文辞相传。崔篆在王莽新朝时任建新太守，认为有耻于身清志洁，摧折自己的志节以求得容身。崔骃长久地居官长岑县，地处辽东的南边。不是具有直道，怎么会陷入泥坑？崔瑗不讲俸禄，也遭受了冤辱。崔子真所持的观点，使浑浑噩噩的世人感化奋起。

# 后汉书卷五十三

##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孔子称"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诚也。故其行也，则濡足蒙垢，出身以效时；及其止也，则穷栖茹菽，臧宝以迷国。

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劾而去。复以博士征，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敕吏常给焉。仲叔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寿终。

《易经》上说："君子的处世方法，有时出仕，有时退隐，有时沉默不语，有时发表见解。"孔子赞赏"蘧伯玉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时就把自己的德才收藏起来"。然而，对于出仕或退隐这两种选择和行动，是君子用来保存自己真诚本性的方式。因此，他们在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就能忍受委屈、蒙受耻辱，舍生忘死报效时代；到了他们的主张行不通的时候，就困窘穷居山野，吃粗粮度日，收藏起一身的才能而听任国事迷乱。

太原郡的闵仲叔，当时人称赞他有高尚的节操，即使像周党那样廉洁清白的人，也认为自己比不上他。周党看到闵仲叔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就送给他一些新鲜大蒜。闵仲叔收下了，却不食用。建武年间，他接受了司徒侯霸的征召。到司徒府后，侯霸没与他谈及施政的事情，只不过对他进行慰劳罢了。闵仲叔遗憾地说："当初承蒙您善意的征命，我又高兴又恐惧。现在见到您，高兴和恐惧都没有了。您认为我闵仲叔才能低下不值得询问政事吗？这样的话，就不应当征召我。征召来而又不同我讨论施政的事情，这是丢失人才呢。"于是便向侯霸辞谢，递上引咎自责的辞呈就离开了。后来朝廷又用博士的名位征召他，闵仲叔没有应命到任。他旅居安邑县。年老病弱，家境贫困，没有钱买肉吃，只能每天买一小片猪肝，有的屠夫不肯卖给他。安邑县令听说了这件事，吩咐下属官员经常供给他肉食。闵仲叔感到奇怪，询问送肉的人，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于是感叹地说："我闵仲叔怎么能够因自己的饮食需要而给安邑的人添麻烦呢？"于是就离开了安邑，旅居沛县，一直到老死。

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节。资财千万，父越卒，悉散与九族。隐居山泽，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县广武，闻恁名节，相约不入荀氏闾。光武征，以病不至。永平初，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开东阁延贤俊，辟而应焉。及后朝会，显宗戏之曰：“先帝征君不至，骠骑辟君而来，何也？”对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来。骠骑执法以检下，故臣不敢不至。”后月余，罢归，卒于家。

桓帝时，安阳人魏桓，字仲英，亦数被征。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若二三子，可谓识去就之概，候时而处。夫然，岂其枯槁苟而已哉？盖诡时审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风流，区而载之。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决曹掾燕之后也。燮生而钦颐折𬱟，丑状骇人。其母欲弃之，其父不听，曰：“吾闻贤圣多有异貌。兴我宗者，乃此儿也。”于是养之。

与闵仲叔同郡的荀恁，字君大，年少时也注重培养高尚的节操。家里有钱财千万，他却在父亲荀越去世以后，将所有钱财散发给族人。荀恁从此隐居山野湖泽，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志向。王莽新朝末期，匈奴人侵扰荀恁祖居的广武县时，听说了荀恁的名声节操，相互约定不进入荀家家族居住的里巷。汉光武帝征召他，他以患病为由没有应召。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担任骠骑将军，在官署开门迎客，延聘天下贤才俊士。荀恁被征召而应命前来。到了后来，在一次朝见皇上时，显宗对荀恁开玩笑地说：“过去光武帝征召你，你不到，而今骠骑将军征召你，你却来了，这是为什么？”荀恁回答说：“光武帝秉持仁德来对我施加恩惠，所以我能够不来。骠骑将军用法令来约束我，我不敢不到。”一个多月以后，他辞官回归了故里，在家里辞世。

桓帝在位时，安阳县人魏桓，字仲英，也多次被朝廷征召。他的同乡人都劝他前往。魏桓说：“求取禄位，追求仕进，为的是实现自己的志向。现在皇帝后宫的妃嫔数以千计，能够减少一些吗？马棚里的良马万余匹，能够削减一些吗？皇帝身边都是权贵豪门，能够斥逐他们吗？”乡亲们都说：“不能够。”魏桓于是感叹地说：“让我活着出去死着回来，对你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益处呢？”于是他就隐居起来，不出来做官。

像以上这两三个人，可以说都懂得进退的原则，会观测时机而隐居。他们这样做，难道仅仅是让自己贫困憔悴、苟且偷生吗？原来他们违背时宜、审察自己，是用这种方式来成全自己所坚持的道德信仰。我因此列举出他们的高风亮节和不平凡的事迹，分别地加以记载。

周燮，字彦祖，是汝南郡安城县人，决曹掾周燕的后代。周燮生下来就是歪脸弯鼻梁，丑陋的相貌让人见了害怕。他的母亲打算抛弃他，他的父亲不同意，说：“我听说道德才智极高的人大多有奇异的相貌。使我们宗族兴盛起来的人，可能就是我这个儿子。”于是就哺养他。

始在髫髻，而知廉让；十岁就学，能通《诗》、《论》；及长，专精《礼》、《易》。不读非圣之书，不修贺问之好。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非身所耕渔，则不食也。乡党宗族希得见者。

举孝廉、贤良方正，特征，皆以疾辞。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币聘燮，及南阳冯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礼。宗族更劝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为国。自先世以来，勋宠相承，君独何为守东冈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隐处巢穴，追绮季之迹，而犹显然不远父母之国，斯固以滑泥扬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因自载到颍川阳城，遣门生送敬，遂辞疾而归。良亦载病到近县，送礼而还。诏书告二郡，岁以羊酒养病。

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妻子求索，踪迹断绝。后乃见草中有败车死马，衣裳腐朽，谓为虎狼盗贼所害，发丧制服。积十许年，乃还乡里。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乡党以为仪表。燮、良年皆七十余终。

周燮还在幼年的时候，就懂得清廉谦让；十岁入学，能够通晓《诗经》、《论语》；到长大成人，专心精研《礼经》、《周易》。他不阅读诋毁圣人的书籍，不学习应酬逢迎的俗好。在他家乡山冈旁有祖先修建的一间茅草屋，茅草屋下面有山田，周燮常在这里劳苦耕作，以此来供养自己。如果不是自己亲自耕种和渔猎所获，就不食用。乡里的人和宗亲们很少能见到他。

朝廷选拔孝廉和贤良方正，特地征召周燮，周燮都以患病的理由辞谢了。延光二年，安帝用赏赐玄纁羔币的优厚礼仪延聘周燮和南阳郡的冯良，汝南郡和南阳郡的太守都各自派遣属官将安帝赐予的币帛传送给周燮、冯良。周燮同宗同族的人接连劝告他说：“修养高尚的道德，树立美好的品行，是为了报效国家。从我们祖先数代以来，功勋恩宠相承接，你为什么偏偏要守着那东冈上的坡土呢？”周燮回答说：“我已经不能够隐居于树巢洞穴，追随商山隐士绮里季的足迹，而且还明显地不愿意为坚守正直的道行远离生养自己的地方。这本来就是在泥淖中搅混，与之沉浮，跟世俗合流。那些修养德操的人总是认真考虑、选择合适的时机而后行动。行动不合时宜，哪里行得通呢？”随着，他就自己将礼物送到颍川郡阳城县，指使门下的差役前去官府奉还致谢，自己推辞有病，回到了家乡。冯良也带病来到京城附近的县城，送还礼物而回。朝廷下达诏书，告谕汝南、南阳两郡的

太守，每年供应羊和酒给周燮、冯良调理身体。

冯良，字君郎。出身于孤苦卑微的家庭，年少时做过县里的差役。三十岁时，充当县尉的随从。有一次他奉命去迎接督邮，一路上非常愤慨，为自己处在这种卑贱的仆役地位感到耻辱，因而砸烂车子，杀死马匹，毁坏撕碎自己的衣服帽子，偷偷地跑到犍为郡，跟从杜抚学习。妻子儿女沿途寻找他，最后连车马的踪迹也看不到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草丛中有毁坏的车子和死马，衣服也腐烂了，认为冯良被虎狼或盗贼害死了，于是宣告冯良死去的消息，穿上了丧服。总共过了十多年，冯良才回到家乡。他的志向操守高洁严整，不合礼法的事不做，与妻子儿女之间就像君臣一样谨守礼节，同乡的人都将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周燮、冯良都是活到七十多岁才去世的。

>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世贫贱，父为牛医。
>
> 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邪？”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不自以为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矣。”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及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黄宪，字叔度，汝南郡慎阳县人。世代贫困卑微，父亲是牛医。

颍川郡的荀淑来到慎阳县，在旅馆遇见了黄宪。当时黄宪才十四岁，荀淑对他的杰出才华感到惊异而肃然起敬，拱手施礼同他交谈，待了很长时间也舍不得离开。荀淑对黄宪说：“你不愧为我的表率。”不久以后，荀淑前往游历来到袁阆的住所，还没等到袁阆表示慰问，荀淑迎面就对袁阆说：“你城邑里有个颜回，曾结识他吗？”袁阆回答说：“你看见了我的叔度吗？”当时，与黄宪同郡的戴良自恃才能出众而非常傲慢，但见到黄宪却总是显露出端庄严肃的神情，回到家里后仍神情恍惚，像掉了什么东西似的。他母亲问：“你又是从那个牛医的儿子那里来吗？”戴良回答说：“我没见到叔度，就不认为自己比不上他；见到这个人后，就有‘看看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的感觉。他的才学的确是难能可贵、高深莫测。”同郡人陈蕃、周举经常相互谈论说：“如果有一段时间看不到黄宪，那么庸俗贪鄙的念头又存在于心中了。”到了陈蕃登上三公高位，他在上朝时感叹地说：“叔度如果在这里，我不敢在他之前佩带印绶。”太守王龚在汝南郡任职时，礼遇和荐举贤能通达之士。那些有才德声望的人大多俯身

降志应召前来，但最终不能使黄宪屈就。郭林宗年少时游历汝南郡，首先拜访袁阆，没有住一晚就走了；进而前去访问黄宪，过了好些天才返回。有人就这事问郭林宗，郭林宗说："奉高的学识才能，就好比泉水，虽然清澈，却容易舀取。叔度的才识度量汪洋深广，有如千顷湖泊，澄清它不能清澈透底，搅混也不会浑浊，是不能估量的。"

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征君"。

论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故尝著论云。

徐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

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稺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延熹二年，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等上疏荐稺等曰："臣闻善人天地之纪，政之所由也。《诗》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天挺俊乂，为陛下出，当辅弼明时，左右大业者也。伏见处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颖川李昙，德行纯备，著于人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并不至。帝因问蕃曰："徐稺、袁闳、韦著谁为先后？"蕃对曰："闳出生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稺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黄宪开始时被荐举为孝廉，后来又被召进三公府。朋友们劝他走上仕途，黄宪表面上也不拒绝他们的劝告，但来到国都不久就回家了，自始至终没有应召受职。年龄刚到四十八岁就死去了，天下人因为他始终不接受朝廷征聘尊称他为"征君"。

评论说：黄宪言谈议论的风格旨趣，虽然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是凡见到过他的节操和学问的人，没有谁不佩服他的见识深远，从而摈弃自己的缺点错误。难道是他达到了"道德周备、品性全一"的境界，没有恰当的言词来称述他的品德吗？我的曾祖穆侯认为黄宪柔然而顺从自然，学识道德的渊深类似神秘莫测的道。说深道浅，不能达到它的境域界限；谈清论浊，也不能恰当地评论它的性质品类。如果受业于孔子门下，其才德修养也大概差不多能符合标准。所以曾经对他作出了这番记述和评论。

徐稺，字孺子，是豫章郡南昌县人。家境贫穷，经常自己下地耕种，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就不食用。他恭谨、俭约、仁义、谦让，所居住过的地方的人们都敬佩他的德行。徐稺多次被征召到公府，他都没起身赴任。

当时陈蕃担任太守，用礼节聘请徐穉代理功曹。徐穉没有推却这件事，但晋见陈蕃后就回来了。陈蕃在郡一般不接待宾客，只有徐穉来后才特地铺设一张床，等徐穉离开就把它悬吊起来。后来，徐穉被推荐为有道，朝廷派人到他家里授予他为太原太守，他都没有接受。

延熹二年，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等人一起上疏荐举徐穉等人说：“臣等听说有道德的人才是天地的纲纪，正直有为的官吏都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诗经》上说：‘愿皇天降下众多的英才，生长在这文明之邦。’现在天资卓越的贤能之士，纷纷为陛下而涌现，他们应当是来辅佐当今朝廷、帮助建立煌煌大业的。臣等了解到目前怀有德才而隐居的豫章人徐穉、彭城人姜肱、汝南人袁闳、京兆人韦著和颍川人李昙，他们的道德品行纯洁完备，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如果将他们提拔重用，让他们登上三公的高位，协力辅佐以实现上天的职能，一定能帮助陛下发扬盛美之德，使日月增添光辉。”桓帝于是准备安车和钱币、布帛以周备的礼节征召被举荐的徐穉等人，这些被荐举的人都不到朝廷来。桓帝因此询问陈蕃说：“徐穉、袁闳、韦著，就其德才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陈蕃回答说：“袁闳出生于王公贵族，明了道理是由于长期的熏陶教诲。韦著生长在国都附近文明礼仪的环境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用扶持，它自然会挺直，不用镂刻，它自然会有花纹彩绘’。至于徐穉这个人，却是生活在江南土地低洼瘠薄的地方，而能够卓然特立、德才出众，理应排在最前面。”

> 穉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穉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时会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数十人，闻之，疑其穉也，乃选能言语生茅容轻骑追之。及于涂，容为设饭，共言稼穑之事。临诀去，谓容曰：“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及林宗有母忧，穉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

徐穉曾经被太尉黄琼征召，他没有接受。到黄琼死后归葬故里，徐穉背着干粮，步行到江夏，赶去为黄琼吊丧。他在黄琼的墓前摆设鸡酒，举行简单的祭奠。哭祭完毕，就转身离开，不通报自己的姓名。当时汇聚在一起的各地有才德名望的士人有郭林宗等几十人，听说这事后，怀疑此人就是徐穉，于是选派能言善辩的儒生茅容单独骑马去追赶。在途中追赶上了徐穉，茅容为徐穉安排好了饭菜，一起谈论播种收割等农事。分别的时候，徐穉对茅容说：“请替我向郭林宗道谢。大树将要倒了，不是一根绳子能够拴住的，为什么这样为国事忙碌奔波，没有空闲安定地居住下来呢？”到了郭林宗母亲去世的时候，徐穉前去吊唁。他放置一把青草在郭母的墓庐前就离开了。众人都感到奇怪，不知道这里面的缘故。郭林宗说：“这人一定是南州志行高洁的隐士徐孺子。《诗经》上不是这么说吗？‘青草一束，那人的

德行像玉石一样’。我没有高洁的德操来配受这种赞誉。”

灵帝初，欲蒲轮聘穉，会卒，时年七十二。

子胤字季登，笃行孝悌，亦隐居不仕。太守华歆礼请相见，固病不诣。汉末寇贼从横，皆敬胤礼行，转相约敕，不犯其闾。建安中卒。

李昙字云，少孤，继母严酷，昙事之愈谨，为乡里所称法。养亲行道，终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家世名族。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闻。其友爱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

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诸公争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声相次，亦不应征聘，时人慕之。

肱尝与季江谒郡，夜于道遇盗，欲杀之。肱兄弟更相争死，贼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它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后乃就精庐，求见征君。肱与相见，皆叩头谢罪，而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

灵帝即位之初，打算用薄草裹轮的车子去礼聘徐穉，恰逢他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徐穉的儿子徐胤，字季登，忠实地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也隐居不做官。豫章太守华歆以礼邀请同他见面，他以自己患有经年不愈的疾病为由推脱不去。汉朝末年，强盗劫匪恣意横行。这些匪徒也都敬慕徐胤的礼义品行，他们相互约束告诫，不侵犯徐胤居住的地方。徐胤于建安年中去世。

李昙，字云，年少时失去父亲，继母对他严厉酷烈，李昙侍奉继母更加勤恳谨慎，被乡里的人们称赞和效法。他赡养继母，躬行孝道，一辈子都没有做官。

姜肱，字伯淮，是彭城郡广戚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姜肱同他的两个弟弟姜仲海、姜季江，都以孝敬父母的德行而闻名遐迩。他们之间的友爱像天生而成，经常同睡同起。成年以后各人娶了妻子，兄弟三人仍相依恋，不愿分开就寝。因为应该传宗接代了，他们才与各自的妻子同房。

姜肱对《五经》有很深的研究，同时懂得星象谶纬之学，读书人远道前来接受教诲的达三千多人。众位公卿争着对他下达征召的文书，他都不予接受。他的两个弟弟的名节声望跟他相接近，也不接受征聘。当时的人们都敬慕他们。

姜肱曾经与姜季江一同去晋见彭城郡太守，夜晚在路上遇到强盗，强盗打算杀死他们。姜肱兄弟俩相互争着代替对方去死，强盗受到感动就将他们两人都放走了，只抢夺了他们的衣服和钱财。他们来

到郡府后，太守见姜肱外面的礼服没有了，惊奇地询问缘故。姜肱用别的话语来搪塞，始终不说起被强盗抢劫的事。强盗们听说后非常感动、后悔，后来就一起到姜肱讲学的精舍，请求拜见这位不接受朝廷征聘、深受人们敬重的隐士。姜肱同他们见了面，这伙强盗都磕头请罪，归还抢走的财物。姜肱不肯接收，还用酒肉饭菜慰劳他们，而后将他们送走了。

后与徐稺俱征，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肱卧于幽暗，以被韬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风。工竟不得见之。

中常侍曹节等专执朝事，新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欲借宠贤德，以释众望，乃白征肱为太守。肱得诏，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虚获实，遂藉声价。明明在上，犹当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乃隐身遁命，远浮海滨。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诏书至门，肱使家人对云"久病就医"。遂羸服间行，窜伏青州界中，卖卜给食。召命得断，家亦不知其处，历年乃还。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终于家。弟子陈留刘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颂之。

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每忌日，辄三日不食。

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美之。

后来，姜肱与徐稺一起被征召，他没有受命入朝。桓帝于是下达诏命给彭城县县令，要他指派画工将姜肱的相貌描绘下来。姜肱躺在昏暗的地方，用被子遮住面孔，说自己得了眼花病，不能露出来吹风。画工始终没有能看到他。

中常侍曹节等人独断专行，把持朝政，刚刚杀害了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他们想借助笼络贤德之人的办法，来消除人们对他们的怨恨，于是向皇上提出要求征召姜肱为太守。姜肱得到诏书，私下对他的好友说："我如果用虚心修养道德节操去捞取实际的名利，这就败坏了我的名誉和身价。圣明的皇帝在朝廷执政，我们尚且应当坚持自己本来的志向，何况现在朝政被宦官们把持，那还有什么作为呢？"于是他隐藏起来，逃避征命，远远地漂泊在海边。第二次，朝廷又用玄纁重礼征聘，他也没有接受。接着授予他太中大夫的官职，诏书送到了他家里。姜肱吩咐家里人答复说："家主长期生病，正在外地求医治疗。"随即，他穿着破旧衣衫，从小路悄悄出走，逃奔躲藏到青州郡的地域中，靠替人家占卜吉凶度日。这样，朝廷的征召之命才得以中断，姜肱家里人也不知道他藏身的地方。过了很多年，姜肱才回到故乡。他活到七十七岁，熹平二年才在家里去世。他的学生陈留人刘操追怀仰慕姜肱的德行，恭敬地雕刻石碑歌颂他。

申屠蟠，字子龙，是陈留郡外黄县人。他九岁时失去父亲，哀痛异常，身体毁损，守丧的诚心超过了一般礼制的要求。守丧期满后，不喝酒不吃肉达十多年。每逢父亲辞世的禁忌之日，总是三天不吃东西。

与申屠蟠同郡的一户缑姓人家的女儿缑玉，为了替父亲报仇，杀死了丈夫家族的一个亲属。地方官吏逮捕了缑玉，向外黄县令梁配控告她，梁配打算定下杀人罪处死缑玉。申屠蟠当时十五岁，是入学攻读的儒生。他前去劝梁配说："缑玉这种节操义行，足够用来感化那些不知羞耻的子孙，激励忍受屈辱的后辈。即使没遇上政治清明的时代，尚且应当在庐墓立牌坊挂匾额予以表彰，何况她在您这位耳聪善听的官长管辖之下，怎么能不哀怜她！"梁配认为申屠蟠说得有道理，于是在审判定案时使缑玉得以免除死罪。同乡的人都称赞夸奖申屠蟠。

> 家贫，佣为漆工。郭林宗见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辞让之曰："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
>
> 后郡召为主簿，不行。遂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临殁，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封传护送，蟠不肯受，投传于地而去。事毕还学。
>
> 太尉黄琼辟，不就。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则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复与言。再举有道，不就。

申屠蟠家里贫穷，被人雇用为漆匠。郭林宗遇见他，认为他有奇才。同郡人蔡邕深深地敬重申屠蟠，到了他被州牧征召时，就推辞谦让说："申屠蟠的禀赋气质幽深微妙，性情聪敏，心胸通达，父亲去世尽孝守礼，几乎毁形亡身。他那种卓绝的德行、美好的节义，一般人很少能够做到。他自甘清苦，乐于隐居，体察天人之道，保持自然本性，不因为寒暑燥湿而轻重无常，不因为困窘显达而改变节操。拿我蔡邕来同他相比，论岁数他要比我年长，论德行他要比我贤良。"

后来，陈留郡太守征召申屠蟠担任主簿，他没有接受任职。从此隐居下来，精心治学，博览贯通《五经》，同时通晓图谶和纬书。当初，他与济阴人王子居一起在太学学习，王子居临死前，将自己的尸身托付给申屠蟠。申屠蟠就亲自推着辇车，送王子居的灵柩回归故里。在黄河与巩地相交的地方遇到了司隶从事。司隶从事对申屠蟠的这种义举极为赞赏，就给他下了一道符牒，并派人护送他。申屠蟠不

肯接受，把符牒丢在地上就离开了。归葬王子居完毕，他又回到了太学。

太尉黄琼征召申屠蟠，申屠蟠也不去。黄琼去世后，被安葬在故乡江夏，各地的名士豪杰在黄琼葬处聚会的达六七千人。大家互相交谈辩论，没有能比得上申屠蟠的。只有南阳郡的一个儒生能同申屠蟠应酬对答，临分别时，这个儒生握着申屠蟠的手说：“您今后不是被礼聘就是被征召，像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京城见面了。”申屠蟠顿时怒形于色，非常气愤地说：“开初，我还以为你是能够同我交谈的，怎么竟然也是一个拘泥于名教而喜爱富贵的人呢？”于是甩开手，愤然离开，不再同他说话。以后，他又被荐举为有道，也没有前去。

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后蟠友人陈郡冯雍坐事系狱，豫州牧黄琬欲杀之。或劝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黄子琰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虽往何益？”琬闻之，遂免雍罪。

大将军何进连征不诣，进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黄忠书劝曰：“前莫府初开，至如先生，特加殊礼，优而不名，申以手笔，设几杖之坐。经过二载，而先生抗志弥高，所尚益固。窃论先生高节有余，于时则未也。今颍川荀爽载病在道，北海郑玄北面受署。彼岂乐羁牵哉，知时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隐，遭时则放声灭迹，巢栖茹薇。其不遇也，则裸身大笑，被发狂歌。今先生处平壤，游人间，吟典籍，袭衣裳，事异昔人，而欲远蹈其迹，不亦难乎？孔氏可师，何必首阳？”蟠不答。

在此之前，京城游学之士汝南人范滂等人讥议和批评朝政，从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对他俯首折服，而甘居其下。太学的儒生们争相仰慕这种风尚，认为儒家所倡导的王道将要兴盛起来，社会上有才德的人又会被普遍录用。申屠蟠独自叹息说：“过去战国时代，那些贤能的游说之士恣意议论是非，各诸侯国的君王到了亲自拿着扫帚为他们扫地开路的地步，最终却出现了坑杀群儒、焚烧典籍的惨祸。所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于是申屠蟠与外界隔绝，隐居在梁、砀一带。他傍着树木搭成茅屋，自己跟雇佣的仆役一样生活。过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遭受了党锢之祸，被杀戮或被处罚的有几百人。申屠蟠却避免了朝廷将他比拟朋党论处。后来申屠蟠的好友陈郡人冯雍因事获罪，被囚禁于牢狱，当时任豫州牧的黄琬想处死他。有人劝申屠蟠前去救助冯雍，申屠蟠不肯去，说：“黄子琰如果考虑到我的缘故，冯雍不一定符合治罪。如果他不听我的劝说，即使去了，有什么益处呢？”黄琬听到了这番话，就免除了冯雍的罪过。

大将军何进接连征召，申屠蟠都不到任。何进决意要把申屠蟠召

来，就指派与申屠蟠同郡的黄忠写信劝说道："先前大将军何进刚开始接受委任，治理国事，对于像先生您这样的人，专门施加特殊的礼遇，优待尊重，不直呼名字，亲写书信表明诚意，并安排了赐予坐几手杖这种敬老的礼仪和尊位。经过了两年，先生崇高的志向更加高洁，所追求的目标更加牢固。我私下认为，先生的高尚节操是了不起的，但对于当今时世则不怎么样了。现在颍川郡的荀爽带着病奔走在应召的路上，北海郡的郑玄也已向朝廷称臣，接受官职。他们难道乐于受束缚牵制吗？而是他们知道现实时代不能只图个人轻松安乐。往昔的贤人们隐居，遇上好的时机，就销声匿迹，住巢穴，吃野菜。他们不得志的时候，就赤身露体，放声大笑；披散着头发，狂歌乱唱。现在先生您居住在平地，活动在人们中间，吟诵典籍，穿着衣裳，这种情况与过去的隐士完全不同，却想远远地追随他们的足迹，不也是难以做到的吗？先圣孔子也可以效法，为什么一定要像伯夷叔齐那样困居首阳山呢？"申屠蟠没有回信作答。

> 中平五年，复与爽、玄及颍川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不至。明年，董卓废立，蟠及爽、融、纪等复俱公车征，唯蟠不到。众人咸劝之，蟠笑而不应。居无几，爽等为卓所胁迫，西都长安，京师扰乱。及大驾西迁，公卿多遇兵饥，室家流散，融等仅以身脱。唯蟠处乱末，终全高志。年七十四，终于家。
>
> 赞曰：琛宝可怀，贞期难对。道苟违运，理用同废。与其遐栖，岂若蒙秽？凄凄硕人，陵阿穷退。韬伏明姿，甘是堙暖。

中平五年，申屠蟠又与荀爽、郑玄和颍川郡人韩融、陈纪等十四人一起被征召为博士，他们大都没有赴任。第二年，董卓废少帝、立献帝，申屠蟠与荀爽、韩融、陈纪等人又一起被公车署征召，只有申屠蟠没有到职。许多人都劝他应召，申屠蟠只是笑笑而不答话。没过多久，韩爽等人被董卓威胁逼迫，迁移到西都长安，京城洛阳一片混乱。到献帝往西迁移，王公重臣大多遇到兵祸和饥荒，妻室子女流离失散，韩融等人仅能独身逃脱。只有申屠蟠处在动乱的末世，能终身保全自己高尚的志向。申屠蟠七十四岁时，在家里辞世。

赞辞说：美好的德操能够珍藏在胸中，而清明的时世却难以遇到。人所坚守的道德主张如果与时运相违背，那么一切学说道理和行为同样都是没有用处的。与其远离尘世，隐居乡野，何如在乱朝做官济时呢？饥病愁苦的贤德之人，走进高山野岭隐居困处。他们藏匿着明艳美好的资质却甘心情愿这样被埋没。

# 后汉书卷五十四

## 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蒋诩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光武高其节。建武中，公车特征，老病不到，卒于家。

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后有冠雀衔三鳣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

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字伯起，弘农郡华阴县人。他的八世祖杨喜，在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因追杀项羽有功，被封为赤泉侯。高祖杨敞，汉昭帝时官至丞相，被封为安平侯。父亲杨宝，研习《欧阳尚书》，在汉哀帝、汉平帝时期，隐居教授门生。刘婴居摄二年，杨宝与龚胜、龚舍、蒋诩等人一起被朝廷征召。杨宝因避征逃亡，人们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杨宝返乡后汉光武帝刘秀赞赏他的节操，在建武年间，派朝廷的车子专门去聘请他，杨宝因年迈患病而不赴命，最后死在家里。

杨震年少时好学，在太常桓郁门下学习《欧阳尚书》，研习经典，博览群书，所学无不探根溯源。这为杨震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众儒生因此称赞道："杨伯起是关西的孔子。"杨震经常寓居于湖城县，几十年在家授徒，称病不应州郡征召。大家认为他等待晚年出仕，但杨震晚年不仕之志更加坚定。后来有只鹳雀衔了三条鳣鱼，飞来停留在讲堂的前面，学舍主讲拿着鱼向杨震进言道："蛇鳣，是卿大夫任职的象征。鱼数为三，是仿效三台。先生从此可以入仕途了。"杨震五十岁时，才开始在州郡做官。

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的德行高尚而征召他，先是推荐他为秀才，

经四次提拔担任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杨震到荆州郡赴任时，途中经过昌邑，他以前推荐的荆州秀才王密这时是昌邑县令，王密拜见了杨震，感激杨震的恩德，到夜晚悄悄怀揣十斤金子送给杨震。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而你不了解老朋友，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轻声说：“傍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杨震回答：“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说无人知道呢？”王密羞愧地退了出来。后来杨震转任涿郡太守，仍然保持着公正廉洁的品性，不接受私人拜见。他的子孙总是粗茶淡饭，安步当车。他以前熟识的长者，有的指使杨震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肯，说道：“让后人说他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我把这份遗产留给他们，不也是很丰厚的吗？”

元初四年，征入为太仆，迁太常。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

元初四年，杨震被召入朝廷担任太仆，后来又升任太常。以前博士选举大多不实事求是，杨震推荐通晓经典的名士陈留人杨伦等人，弘扬传播儒学，为众儒生称道。

永宁元年，代刘恺为司徒。明年，邓太后崩，内宠始横。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震上疏曰：“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 恣骄弟之情， 几至危国，然后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娈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诫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令野无《鹤鸣》之叹，朝无《小明》之悔，《大东》不兴于今， 劳止不怨于下。拟踪往古，比德哲王，岂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幸皆怀忿恚。而伯荣骄淫尤甚，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瓌交通，瓌遂以为妻，得袭护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复诣阙上疏曰：“臣闻高祖与群臣约，非功臣不得封，故经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瓌袭护爵为侯。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 诸侯专爵爵有德。今瓌无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时之间，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宜览镜既往，顺帝之则。”书奏不省。

永宁元年，杨震代替刘恺担任司徒。第二年，邓太后死去，安帝宠信的人无所忌惮，开始横行。安帝的奶妈王圣，因为保育抚养安帝的辛劳，仗恃有恩于安帝而为所欲为。王圣的女儿伯荣出入内宫，传递贿赂，串通奸邪。杨震上疏道：“臣听说，治理国家以选用贤人为根本，以铲除污秽为要务。所以唐尧、虞舜时期，德高望重的人在位，四个凶恶的人即浑沌、穷奇、梼杌和饕餮被流放，天下人心悦诚服，社会和乐安宁。当今没有施行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

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谊的九德，皇帝宠爱的人充满朝廷。阿母王圣出身卑贱，幸逢千年难遇的机会，供养皇帝，虽然有把干燥的地方让给皇帝、自己睡在潮湿之处的辛劳，但是皇帝先后赏赐给她的恩惠，已经超过对她劳苦的报答。而王圣心无满足，没有限度。她对外勾结，对内请托，扰乱天下，损害、辱没清明的朝政，像灰尘玷污太阳、月亮的光辉。《尚书》告诫人们防母鸡像公鸡一样啼晓，《诗经》讽喻被帝王宠信的女人会使国家灭亡。从前，郑严公顺从母亲姜氏的欲望，放纵骄横的弟弟共叔段的野心，差一点危害了国家。然后加以讨伐，《春秋》贬责他，认为他没有教育好弟弟。再说女子和小人，亲近她们，她们就高兴；疏远她们，她们就怨恨，实在是难以养育。《易经》说：‘女人柔顺而不专断，主持家庭饮食就行了。’意思是女人不准参与国家政治。皇帝应该迅速把阿母迁出宫中，要她居住在宫外的房子里，并断绝与伯荣的关系，不要使她来往于宫中，使王圣的母恩、皇帝的圣德双双盛大，上下美满。希望陛下断绝对年少貌美之人的喜爱，割舍不忍之情，留心国家日常纷繁的事务，谨慎地拜官授爵，减少献纳的女官、近臣，减少礼节征召贤能，使朝廷之外没有《鹤鸣》诗表现的贤人身隐名著不得其用的感慨，朝廷之内没有《小明》诗表现的大夫从政于混乱世道的后悔，像《大东》一类诉说百姓遭受盘剥的诗今天不再产生，百姓劳动之后能够休息而无所怨恨，陛下模仿往古贤人的足迹，与圣明君王并享德誉，难道不是很美的事情吗？”杨震的上书献给安帝，安帝把它给奶妈王圣等人看，致使内宫受皇帝宠信的人都心怀愤恨。而伯荣的骄奢荒淫更加厉害，并和从前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勾结，于是，刘瓌娶伯荣为妻，得以继承刘护的爵位，官至侍中。杨震对此深恶痛绝，又到朝廷上疏道：“臣听说汉高祖与群臣约定，不是功臣不能封侯，所以法纪规定，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哥哥死了，弟弟继位，以防止他人篡夺权位。臣见诏书封从前的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继承刘护的爵位，但刘护的同胞弟弟刘威，仍然健在。臣又听说天子专封是封给有功劳的人，诸侯专爵是把爵位给有德行的人。而今刘瓌没有其他的功劳、德行，仅仅因为和阿母王圣的女儿婚配，一时之间，已经官至侍中，又封为朝阳侯，由于没有考查过去的制度，行事不符合经义，致使行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应该以历史为镜，顺从皇帝行为的法则。”杨震的疏文呈上去，安帝连看都不看一下。

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怨。

延光二年，杨震代替刘恺为太尉。安帝的舅舅大鸿胪耿宝把中常

侍李闰的哥哥推荐给杨震，杨震不用。于是耿宝亲自前往探望杨震说道：“李常侍是国家的重臣，想让您征召他的哥哥，我只是传达上面的意思罢了。”杨震说：“如果朝廷想要三府征召，就应该有尚书下达皇帝的诏书。”他一口回绝仍然不用李常侍的哥哥，耿宝深怀不满地离去。阎皇后的哥哥、执金吾阎显也把与自己交谊很深的人推荐给杨震，杨震又不接纳。而司空刘授听说了，马上征召这两个人，十天内都被提拔。因此，杨震更加被怨恨。

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曰：“臣闻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储，故尧遭洪水，人无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重以螟蝗，羌虏钞掠，三边震扰，战斗之役至今未息，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大司农帑藏匮乏，殆非社稷安宁之时。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讙哗，咸曰财货上流，为朝结讥。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陛下度之。”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

当时安帝下诏派遣使者大肆为阿母王圣修建住宅，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轮番鼓动，竭力骚扰朝廷。杨震又上疏道：“臣听说古代耕种九年一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所以唐尧时天下遭受洪水，人们脸上没有挨饿的颜色。臣想当今灾害的兴起，渐渐增多而且严重，百姓家庭空虚，自己养不活自己。加上螟虫、蝗虫的危害，羌人的搜刮、抢劫，国家三州边境受到震动、侵扰，战争到今天都没有停息，而战士的军粮不能再供给。大司农掌管的国库缺少金帛、粮食，目前恐怕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候。而臣见诏书上写着为阿母在津城门内兴建住宅，把两坊合为一宅，让坊与坊相连贯通整个街道，雕刻装饰，穷技尽巧。今年盛夏土气旺盛，开山采石，大匠、左校和其他部门的将作把工作地点合在一起有几十处，互相催促，耗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皇家没有一点至亲远戚的关系，依靠皇帝近侍宠爱及奸邪之人，和樊丰、王永等人分享皇帝的威严，共掌皇帝的权力，托付州郡，排挤大臣。还有宰司征召，秉承皇帝的旨意，招来海内贪婪污浊的人，收受他们的财物贿赂，以致有贪赃、囚禁、死刑之徒重新得到重用。这样，朝廷内黑白混淆，清浊同源，天下喧哗，都说钱财收买了权势，这为朝廷聚集了批评。臣听老师说过：‘居上位的向下属索取，下属财物用光了就会怨恨，力气耗尽了就会背叛。’对心怀怨恨、行为背叛的人，不能再任用。所以说：‘百姓不富足，君主与谁富

足呢？’请陛下深思。”樊丰、谢恽等人见杨震接连直切地规谏而汉安帝不听从，无所顾忌，于是假造诏书，调集、发放司农掌管的钱粮，召集工匠及正在服劳役的人并征用木材，各自营建住宅、园林、池苑、楼阁，所花劳役、费用无法计算。

震因地震，复上疏曰：“臣蒙恩备台辅，不能奉宣政化，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倾倚，枝柱而已，无所兴造，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亲近幸臣，未崇断金，骄溢逾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讙哗，众所闻见。地动之变，近在城郭，殆为此发。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书》曰：‘僭恒阳若，臣无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无令威福久移于下。”

震前后所上，转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寻有河间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复上疏救之曰：“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

杨震因为地震，又上疏道：“我蒙受皇恩位至三公，不能够奉行、宣扬陛下的政治教化，调和阴阳二气，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城发生地震。臣听老师说：‘地是阴气的精华，应当安静地承受阳气。’如今地震，是因为阴气旺盛。那天属于戊辰，戊、辰与地震三者都属于土，地震的位置在皇后居住的宫殿，这是宦官近臣势力强大而且把持朝政操办政务的征兆。臣想到陛下因为边境不太平，自己过俭朴生活，宫殿里有矮墙的房舍倾斜，用柱子支撑就行了，不兴土木修建改造，想让远近的人都知道社会政治教化的清正贤明，国家繁盛。而现在陛下亲近宠信的大臣，不崇尚君臣同心同德，使这些大臣骄情外露，违法乱纪，多请劳役之人，大修房屋，作威作福。大家耳目共睹，喧哗于道路。地震的变化，近在城郭，大概是因为这事发生的。还有冬天没有隔夜的雪，春季没有下雨，许多官员思虑烦苦，如火烧心，而宦官近臣建造修缮房屋不止，这的确是招致旱灾的征兆。《尚书》说：‘君主的行为出了差错，就像天气久晴不雨，大臣不要作威作福，不要享受美味佳肴。’希望陛下振奋刚健中正、纯洁精粹的品德，撤销骄横奢侈的大臣的职务，以堵塞邪说者之口。同时，遵照苍天的警戒，不要使陛下的威严、恩德长期转移给了大臣。”

杨震前后上的疏文，言辞越来越直切严厉。安帝对他不满，而樊丰等人充满了愤怒和怨恨，斜着眼仇视杨震，但他们都因为杨震是著名的儒士，不敢伤害他。不久，河间有一个叫赵腾的男子到朝廷上书，指陈朝政的得失。安帝发怒，令人把他关进奉皇帝诏命囚禁犯人

的监狱拷打，判他犯了欺骗皇帝、大逆不道的罪过。杨震再次上疏解救他说："臣听说唐尧、虞舜的社会，把供进谏者敲击的鼓、供人们书写批评朝政的木板，树立在朝廷上；殷商、周朝贤明的君主，当百姓抱怨责备朝政的时候，他们就反省自己的言行而崇尚道德。所以他们通晓人们的聪明智慧，开不忌讳的风气，广泛地采纳哪怕是背柴草者的意见，让老百姓尽量抒发情怀。现在赵腾犯的是猛烈地批评、攻击朝政的罪过，与持刀杀人犯法有区别。恳求陛下为赵腾施以宫刑，保全赵腾的性命，以诱导草野之人论说朝政利弊。"安帝不看杨震的奏书，最后在集市上处死赵腾示众。

> 会三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因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吏于陕县留停震丧，露棺道侧，谪震诸子代邮行书，道路皆为陨涕。
>
> 岁余，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诛死，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乃下诏除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至。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郡以状上。时连有灾异，帝感震之枉，乃下诏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与，俾匡时政，而青蝇点素，同兹在藩。上天降威，灾眚屡作，尔卜尔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栋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灵，傥其歆享。"于是时人立石鸟象于其墓所。

到延光三年春天，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人趁皇帝巡行在外，争先恐后地修建住宅。杨震的掾属高舒召见大匠令史考查这件事，搜获樊丰等人假造皇帝颁行的诏书，写成详细的奏章，等待安帝东巡回来后呈献上去。樊丰等人听说了，惊惶恐惧，恰好遇上太史说星象变化反向而行，就一起诬陷杨震说："自从赵腾死了以后，杨震深怀怨恨；而且邓太后的旧官吏，也有怨恨之心。"樊丰等人等到安帝的车驾返回，在太学等待吉祥的时辰然后入宫的时候，当夜派遣使者迅速收缴了杨震的太尉大印和绶带，于是杨震闭门谢客，不与人交往。樊丰等人仍然讨厌他，就请大将军耿宝上奏杨震不服罪，心怀怨恨，安帝下诏书，命令遣送杨震回乡。杨震走到洛阳城西的几阳亭，情绪激昂地对儿女和门人说："死是人的本分。我蒙受皇帝的恩德官居高位，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杀，恨皇帝宠爱的女人扰乱朝政而不能禁止，有什么脸面再看太阳、月亮！我死的那一天，用杂木制作棺材，盖上够遮体的单被，不要送到祖坟安葬，不要设祠堂祭礼。"于是喝下毒酒死去，享年七十多岁。弘农太守移良秉承樊丰等人的旨意，派

小官员在陕县滞留杨震的丧事，把杨震的棺材暴露在道路旁边，把杨震的几个儿子贬去代替驿站的送信人送信，道路上的行人都为杨震的遭遇伤心落泪。

一年多以后，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人被处死。杨震的弟子虞放、陈翼到朝廷追诉杨震的冤屈。朝廷上下都称赞杨震的忠诚，顺帝就颁布诏书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赏钱百万，并且按照礼仪把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改葬那天，远近的人全都来送行。在改葬杨震的前十几天，有高达一丈多的大鸟，停留在杨震的棺前，低头昂首地悲声鸣叫，眼泪下落湿了地面，直到杨震改葬完后，这只鸟才飞走。弘农郡守把这种情形报告给皇帝。当时连续出现灾异现象，顺帝感到杨震受了冤屈，于是下诏书说："原太尉杨震，公正刚直，辅佐朝政，但苍蝇污染了白色的丝绢，忠臣与奸臣同朝。苍天发威，灾祸频频发生，占卜的结果，是因为杨震遭冤屈的缘故，我没有好德行，苍天降灾以彰显我的过失。山岳崩塌栋梁摧折，我真危险啊！现在让太守丞用猪、羊设供祭祀，杨震的魂能显灵，或许能来享受祭品。"于是，当时的人在杨震的墓旁立了一尊石鸟的雕像。

震之被谮也，高舒亦得罪，以减死论。及震事显，舒拜侍御史，至荆州刺史。

震五子。长子牧，富波相。

牧孙奇，灵帝时为侍中，帝尝从容问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出为汝南太守。帝崩后，复入为侍中卫尉，从献帝西迁，有功勤。及李傕胁帝归其营，奇与黄门侍郎钟繇诱傕部曲将宋哗、杨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东。后徙都许，追封奇子亮为阳成亭侯。

震少子奉，奉子敷，笃志博闻，议者以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众，亦传先业，以谒者仆射从献帝入关，累迁御史中丞。及帝东还，夜走度河，众率诸官属步从至太阳，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蓩亭侯。

杨震被人陷害，高舒也获罪，判处免除死刑。等到杨震的事昭雪于天下，高舒被任命为侍御史，后来官至荆州刺史。

杨震有五个儿子。长子叫杨牧，担任过富波国相。

杨牧的孙子杨奇，灵帝时任过侍中，灵帝曾经随意地问杨奇："朕跟桓帝比怎么样？"杨奇回答："陛下和桓帝相比，就像虞舜把自己的德行和唐尧的德行相比一样。"灵帝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你性格刚直，真是杨震的孙子，你死后一定会又召来大鸟。"于是灵帝把杨奇贬出京城，让他去做汝南太守。灵帝死后，杨奇重新入宫担任侍中卫尉，跟随献帝西迁长安，建立了功劳。到李傕胁迫汉献帝回到他的营垒，杨奇和黄门侍郎钟繇诱导李傕的部将宋哗、杨昂，要他们背叛李傕，李傕从此孤立势弱，献帝才能够东归。后来献帝迁都许昌，

追封杨奇的儿子杨亮为阳成亭侯。

杨震的小儿子叫杨奉，杨奉的儿子杨敷，志向坚定、博学多闻。说到他的人认为他能够继承家业。杨敷早死，他的儿子杨众，也继承祖先的事业，以谒者仆射的身份跟随献帝入关，多次升迁后任御史中丞。到献帝东归，夜晚快行渡过黄河，杨众率领众官步行跟随到太阳县，献帝任命他为侍中。建安二年，献帝追记杨众的功劳封他为蓩亭侯。

震中子秉。

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年四十余，乃应司空辟，拜侍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

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将，迁侍中、尚书。帝时微行，私过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秉因上疏谏曰："臣闻瑞由德至，灾应事生。传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是以孔子迅雷风烈必有变动。《诗》云：'敬天之威，不敢驱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诗》称'自郊徂宫'，《易》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绂玺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备纳言，又以薄学，充在讲劝，特蒙哀识，见照日月，恩重命轻，义使士死，敢惮摧折，略陈其愚。"帝不纳。秉以病乞退，出为右扶风。太尉黄琼惜其去朝廷，上秉劝讲帷幄，不宜外迁，留拜光禄大夫。是时大将军梁冀用权，秉称病。六年，冀诛后，乃拜太仆，迁太常。

杨震的第三个儿子叫杨秉。

杨秉字叔节，从小继承父亲的事业，通晓《京氏易》，博通典籍，善于著述，常常过着隐居教授门徒的生活。他四十多岁时，才应司空的征召，被任命为侍御史，多次出任豫、荆、徐、兖四州的刺史，又做过任城相。杨秉自从任刺史、二千石，总是按照任职的天数计算接受俸禄，多余的俸禄不进自己的家门。他以前的部属曾经携带百万钱送给他，杨秉关门拒不接受，以廉洁为人称道。

桓帝即位，杨秉因通晓《尚书》被征召入宫任侍讲，授太中大夫、左中郎将，后来升为侍中、尚书。桓帝经常微服出行，私访河南尹梁胤的府第。这一天大风拔起树木，天色昏暗，于是杨秉上疏劝谏道："我听说吉祥的征兆因为善德而来，灾祸顺应邪事而生。经传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苍天不说话，用灾异谴责、警告世人，所以孔子认为迅雷响、巨风猛一定会发生变故。《诗经》说：'尊敬天的威严，行为不敢随意放纵。'皇帝居于人间最尊贵的地位，出入有法则，出行时布置警戒，清扫道路，断绝行人，歇息时保持房间安静，

假如不是祭神、祭祖一类的事，那么，皇帝的车驾就不出行。所以《诗经》说‘从祭天到祭祖’，《易经》说‘君王到祖庙，供奉以表示孝道’。诸侯到大夫的家里，《春秋》尚且告诫，何况陛下穿着皇帝的衣服私自外出观光游乐。这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混淆了尊贵和卑贱的等级，把君臣的威严等同起来而丧失了君臣的次序，侍卫把守着空宫殿，大印托付给了妃子，如果国家有突然事变，有类似任章刺杀皇帝的阴谋发生，那么，上对不起先帝，下来不及后悔。臣代代受皇帝恩惠，担任为皇帝进言的官职。现在我又以微薄的学识，充任侍讲，特蒙陛下怜爱赏识，像被日月朗照一样，陛下恩重而我性命轻微，道义能使士死，哪里敢害怕杀头，所以略略陈述我的愚见。”桓帝不采纳他的意见。杨秉因病请求退休，但桓帝让他出京城任职右扶风。太尉黄琼痛惜他离开朝廷，上书陈说杨秉侍讲于宫中，不宜外迁，于是留下来任命为光禄大夫。这时大将军梁冀操纵朝廷大权，杨秉称病。过了六年，梁冀被处死后，杨秉才被任命为太仆，后来改任太常。

延熹三年，白马令李云以谏受罪，秉争之不能得，坐免官，归田里。其年冬，复征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单超弟匡为济阴太守，以臧罪为刺史第五种所劾，窘急，乃赂客任方刺兖州从事卫羽。事已见《种传》。及捕得方，囚系洛阳，匡虑秉当穷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狱亡走。尚书召秉诘责，秉对曰：“《春秋》不诛黎比而鲁多盗，方等无状，衅由单匡。刺执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复令逃窜，宽纵罪身，元恶大憝，终为国害。乞槛车征匡考核其事，则奸慝踪绪，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输作左校，以久旱赦出。

会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规等讼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诏公车征秉及处士韦著，二人各称疾不至。有司并劾秉、著大不敬，请下所属正其罪。尚书令周景与尚书边韶议奏：“秉儒学侍讲，常在谦虚；著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俱征不至，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弘养，宜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详议其罚。”于是重征，乃到，拜太常。

延熹三年，白马令李云因为进谏冒犯了皇帝而获罪，杨秉为他争辩没能解救他，反受牵连被免官，返回乡里。这年冬天，杨秉又被征召任命为河南尹。在这以前，中常侍单超的弟弟单匡任济阴太守，以贿赂罪被刺史第五种弹劾，单匡知道自己的处境困迫危急，就贿赂刺客任方刺杀兖州从事卫羽，这件事已经记载在《第五种传》。到朝廷逮捕了任方，囚禁在洛阳，单匡考虑到杨秉会把这件事追查到底，密令任方等人越狱逃走。尚书召杨秉来责问，杨秉回答说：“《春秋》不批评黎比而鲁国有许多盗贼，任方等人的罪过不可言状，灾祸起于单匡，他派人刺杀执法的官吏，害死奉公的大臣，又指使凶手逃窜，宽容放纵他，这样的首恶、大恶，最终是国家的祸害，请用囚车把单匡召来，查问、落实这件事，那么凶手的踪迹，一定可以马上知道。”而杨秉居然受到牵连被贬为左校官苦役，因为天气长期干旱才获赦免。

这年遇上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规等人申辩，称杨秉忠诚正直，不应该长期压制不予任用。桓帝下诏，派官府的车子征召杨秉和隐士韦著，二人各自称病不应征召。主管官吏同时弹劾杨秉、韦著不尊敬皇帝，请求把他们交给所属的郡府治他们的罪。尚书令周景和尚书边韶商议后上奏：“杨秉是儒学侍讲，为人一向谦虚；韦著隐居推行道义，以退让为节操。陛下同时征召他们而不来，确实违背了陛下谦逊地等待贤良之士的期望。但他们从容自得地不应朝廷征召，足以抑制用不正当的手段贪求利禄的风气。在君王贤明的社会里，一定有不应征召的臣子，再说圣朝广泛地养育士人，宜用宽松的礼节。陛下可以告诉杨秉、韦著所在的郡府，要郡府把朝廷的恩惠明白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仍然不来，就推究考虑对他们的处罚。”于是朝廷再次征召，杨秉才赴朝廷，被任命为太常。

五年冬，代刘矩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秉与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职，多非其人，自顷所征，皆特拜不试，致盗窃纵恣，怨讼纷错。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请下司隶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实核所部，应当斥罢，自以状言，三府廉察有遗漏，续上。”帝从之。于是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谊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臧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

七年，南巡园陵，特诏秉从。南阳太守张彪与帝微时有旧恩，以车驾当至，因傍发调，多以入私。秉闻之，下书责让荆州刺史，以状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所除拜。秉复上疏谏曰：“臣闻先王建国，顺天制官。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皋陶诫虞，在于官人。顷者道路拜除，恩加竖隶，爵以货成，化由此败，所以俗夫巷议，白驹远逝，穆穆清朝，远近莫观。宜割不忍之恩，以断求欲之路。”于是诏除乃止。

延熹五年冬天，杨秉代替刘矩为太尉。这时宦官的势力正兴旺，气焰嚣张，他们任用别人和自己的子弟做官，布满天下，这些人一旦得官，争着贪污荒淫，致使朝廷内外的人感叹、怨恨不已。杨秉和司空周景进言：“朝廷内外的官吏，大多不能够胜任，近来所征召的人，都特别授官而没有考核，致使盗贼放纵胡为，百姓怨恨，诉讼的案件纷繁杂乱。按照国家的旧制度，宦官的子弟不能居官位掌握权势，而今他们的远亲近戚和宾客充盈官府，有的人年青平庸，把持太守、县宰的职位，上下愤怒恐惧，天下忧虑痛恨。陛下可以遵照并使用原有的章程，斥退贪婪残暴的官吏，堵塞灾害诽谤。请转告司隶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自核查部属，

应当斥退罢免的，把情形报告朝廷，三府廉察有遗漏的，陆续补上。”桓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杨秉逐条上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谊等五十多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免官，天下人对杨秉莫不肃然起敬。

当时郡国委派进京汇报情况的计吏大多留在朝廷授为郎官，杨秉进言，三署现有郎官七百多人，国库空虚，不劳而食的多，而品行不好的太守、国相，想以国家为池塘，浇灌邪恶。陛下应该弃绝随意授官，以杜绝人们的非分之想。从此一直到桓帝逝世，计吏不再留在朝廷任职。

延熹七年，桓帝南巡园陵，专门下诏要杨秉随从。南阳太守张彪在桓帝没有显达时对桓帝有旧恩，他认为桓帝的车驾会到南阳，就借这件事征发、调集社会上的财物，大多装进私人腰包。杨秉听说了，下书责备荆州刺史，并把文书副本交给公府。到桓帝走到南阳，左右的人都勾结奸邪获取利益，桓帝下诏大量授官。杨秉又上疏劝谏道：“臣听说先王建立国家，顺应天道，制定官职。天上太微宫积聚二十五颗星，名叫郎位，郎入宫执行值夜警卫的任务，出宫就治理百姓。皋陶告诫虞舜，治理社会在于所任命的官吏。近来沿路授官，陛下的恩惠施给僮仆、奴隶，一些人的爵位因贿赂而成，社会教化因此衰败，所以百姓在街头巷尾议论朝政，贤能之士像白色的骏马远远地离去，天下的人看不到威严太平的社会局面，陛下应该割舍宽仁的恩惠，以截断人们通过贿赂索求官爵的道路。”于是，桓帝下诏停止授官。

时中常侍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参，槛车征诣廷尉。参惶恐，道自杀。秉因奏览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虽季氏专鲁，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案中常侍侯览弟参，贪残元恶，自取祸灭，览顾知衅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夺阎职之妻，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春秋》书之，以为至戒。盖郑詹来而国乱，四佞放而众服。以此观之，容可近乎？览宜急屏斥，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请免官送归本郡。”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曰：“公府外职，而奏劾近官，经典汉制有故事乎？”秉使对曰：“《春秋》赵鞅以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传》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尚书不能诘。帝不得已，竟免览官，而削瑗国。每朝廷有得失，辄尽忠规谏，多见纳用。

当时，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益州刺史，多次犯有贿赂罪，在全州横暴肆虐。第二年，杨秉上书弹劾侯参，桓帝下令用囚车把侯参召来交到廷尉那里。侯参心虚胆寒，半路上自杀了。于是，杨秉上书弹劾侯览和中常侍具瑗道：“臣考察了国家的旧制度，宦官，本来应

在宫内供人役使，守夜值勤。现在，他们多受过分的宠爱，执掌政务把持权柄。那阿谀奉承取悦于他们的，他们就借公事褒扬、荐举，以报答私人的恩惠；对他们心怀不满的人，一定找事来中伤，放纵他们的凶暴、愤怒。他们居住仿效君王、公卿，富裕比拟朝廷，饮食极尽美味佳肴，僮仆、婢女浑身穿的是白色细绢缝制的衣服，即使是春秋时期垄断鲁国的季氏、战国时期独揽秦国大权的穰侯，凭什么超过这些？查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婪、残忍的元凶，自取灾祸而亡，侯览心里知道罪孽深重，一定自疑会受牵连，臣认为陛下不应再亲近他。从前齐懿公把邴歜已死去的父亲处以刖刑，抢夺了阎职的妻子，而他又让邴歜和阎职做随车侍卫，最后，被这两个人杀死在竹林中，《春秋》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君王最大的教训。因此，郑詹到郑国而郑国混乱，虞舜流放四个奸邪之人而众人服从。从这里来看，侯览还可以亲近吗？陛下应该迅速斥退侯览，把他扔给豺狼老虎。像这样的人，不是皇恩所能宽恕的，请罢免他的官送回本乡。”杨秉的奏文献给桓帝后，尚书召见杨秉的掾属说：“杨秉任职在外，而上书弹劾皇帝亲近的官员，经典和汉朝的制度上有先例吗？”杨秉的掾属回答说：“《春秋》上写了赵鞅凭借晋阳的军队驱逐了晋定公身边的奸臣。《左传》记载说：‘铲除君主厌恶的人，视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就尽多大的能力。’邓通懈怠傲慢，申屠嘉召来他责问训斥，文帝随后为邓通求情。汉朝旧例，三公没有什么不能管理的。”一席话，说得尚书不能反驳。桓帝不得已，终究免了侯览的官，减少了具瑗的封地。以后，每当朝廷有过失，杨秉总是尽忠规劝进谏，他的意见大多被采用。

秉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娶，所在以淳白称。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八年薨，时年七十四，赐茔陪陵。子赐。

赐字伯献。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后辟大将军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陈仓令，因病不行。公车征不至，连辞三公之命。后以司空高第，再迁侍中、越骑校尉。

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迁少府、光禄勋。

熹平元年，青蛇见御坐，帝以问赐，赐上封事曰：“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灾，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以此而观，天之与人，岂不符哉？《尚书》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征也。夫皇极不建，则有蛇龙之孽。《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两蛇斗于郑门，昭公殆以女败；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夫女谒行则谗夫昌，谗夫昌则苞苴通，故殷汤以之自戒，终济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刚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则蛇变可消，祯祥立应。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杨秉生性不喝酒，早年又死了夫人，他不再娶妻，所到之处以品

行质朴纯洁为人称道。他曾经慢条斯理地说：“我有三不惑，即饮酒、女色、财物。”延熹八年杨秉死去，享年七十四岁，桓帝赐给他墓地，让他陪葬在先帝的陵墓旁。他的儿子叫杨赐。

杨赐字伯献。从小继承家学，志向坚定，博学多闻，经常不求显达而隐居，教授弟子，不应州郡的征召。后来他被征召到大将军梁冀的府上，内心不太乐意。不久杨赐出任陈仓令，因病没有赴任。朝廷又用官府的车子征召而杨赐不应召，他曾接连辞去三公的任命。最终因为司空选拔优秀官吏，才担任侍中、越骑校尉。

建宁初年，灵帝按旧制应当从师学习，下诏令太傅、三公选拔通晓《尚书》桓君章句而素来名声显赫的人，三公推荐杨赐，于是杨赐在华光殿中为皇帝讲论文史。后来他被任命为少府、光禄勋。

熹平元年，青蛇出现在皇帝的座位上，灵帝就此询问杨赐，杨赐上奏章道：“臣听说和谐之气招来吉祥，逆反之气导致灾祸，有吉祥的征兆那么人生的五种幸福即长寿、富贵、健康安宁、好德、老而善终就会相应产生，有坏兆头那么人生的六种困厄即早死、疾病、忧愁、贫穷、邪恶、懦弱就会到来。好事不随便来，灾祸不是无根由地产生。君王心有所思，意有所想，虽然没有形于颜色，但五大行星因此移动，阴阳二气为它变化。从这里来看，天与人，难道不是相互感应吗？《尚书》说：‘天整治人，借我一天。’这是明显的证据。国家大的原则不建立，那么就有蛇、龙兴起的灾祸。《诗经》说：‘只有虺蛇，是女子的吉兆。’所以《春秋》写道：两条蛇在郑国都城的南门打架，郑昭公大概是因为女色而被害；周康王一天起得很晚，有人见了这种状况而写了《关雎》。宫中受宠爱的女人进言求官，那么奸邪的人就会昌盛，奸邪的人昌盛贿赂就会通行，所以商汤用这来自我警戒，最终解除了干旱的灾祸。请陛下想一想君王之道，区别内外之分，崇尚帝乙嫁女的旧例，接受大吉的幸福，抑制像皇甫那样的奸臣的权力，割断对宠爱的美妾的私情，那么青蛇现座的怪异现象可以消失，吉祥立即产生。商王太戊、宋景公修德消除怪异现象的事情虽然遥远但十分明确。”

二年，代唐珍为司空，以灾异免。复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为司徒。是时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游幸外苑。赐复上疏曰：“臣闻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长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业业，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职，三载考绩，以观厥成。而今所序用无佗德，有形势者，旬日累迁，守真之徒，历载不转，劳逸无别，善恶同流，《北山》之诗，所为训作。又闻数微行出幸苑囿，观鹰犬之势，极槃游之荒，政事日堕，大化陵迟。陛下不顾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绝慢傲之戏，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贯鱼之次，无令丑女有四殆之叹，遐迩有愤怨之声。臣受恩偏特，忝任师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谨自手书密上。”

熹平二年，杨赐代替唐珍为司空，因为出现灾异被免官。后来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享受二千石俸禄。熹平五年，杨赐代替袁隗为司徒。这时朝廷授官封爵，大多不依顺序，而灵帝喜欢便服出行，在宫外的苑囿中游玩。杨赐又上疏道："我听说天生众民，众民不能自理，于是设立君长来管理百姓，所以唐尧、虞舜兢兢业业，周文王忙得太阳西斜还不能休息，众官吏贤良谨慎，德高望重的人在职，考核他们三年的成绩，以观察他们的成效。今天陛下所任用的人没有其他德行，有权有势的人，十天内多次升迁，保持自然本性的人，多年得不到提拔，辛劳和安逸没有区别，善良与丑恶同流共处，《诗经·北山》诗，就是为教育人而作。我又听说陛下多次便服出行到苑囿去，看鹰犬飞腾、奔跑的样子，尽情放纵游乐，国家政务一天天败坏，社会教化渐渐地衰落。陛下不念汉高祖、光武帝的辛劳，不追慕太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皇帝的美好行迹，而盼望社会太平，这是树立弯曲的标杆而想得到笔直的影子，倒退行走而要求赶上前面的人。陛下应该抛弃怠慢、骄傲的游戏，想想官吏的重要，弃绝下诏书随意地赐予下属官爵的恩惠，慎重地像穿鱼一样有序地任官，不要让丑陋的姑娘有国家逢外患，修建台阁而百姓疲惫，谗邪得志而贤者隐居，君王沉湎酒乐而不修诸侯之礼、不理国家政事等四种危险的感叹，不要让远近的人有愤怒、怨恨的声音。臣承受的皇恩特别多，愧任师傅，不敢把自己等同于一般臣子，闭口不言以避免灾祸，恭敬地亲手书写奏章秘密呈上。"

后坐辟党人免。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昼降于嘉德殿前，帝恶之，引赐及议郎蔡邕等入金商门崇德署，使中常待曹节、王甫问以祥异祸福所在。赐仰天而叹，谓节等曰："吾每读《张禹传》，未尝不愤恚叹息，既不能竭忠尽情，极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还女婿。朱游欲得尚方斩马剑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学，充先师之末，累世见宠，无以报国。猥当大问，死而后已。"乃书对曰："臣闻之经传，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国家休明，则鉴其德；邪辟昏乱，则视其祸。今殿前之气，应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诗人所谓蝃蝀 者也。于《中孚经》曰：'蜕之比，无德以色亲。'方今内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哗盈路，是以灾异屡见，前后丁宁。今复投蜕，可谓孰矣。案《春秋谶》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乱。'加四百之期，亦复垂及。昔虹贯牛山，管仲谏桓公无近妃宫。《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 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幸赖皇天垂象谴告。《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惟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内亲张仲，外任山甫，断绝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无敢怠遑。冀上天还威，众变可弭。老臣过

受师傅之任，数蒙宠异之恩，岂敢爱惜垂没之年，而不尽其慺慺之心哉？”书奏，甚忤曹节等。蔡邕坐直对抵罪，徙朔方。赐以师傅之恩，故得免咎。

后来，杨赐因为征召同党而被免官，不久以后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光和元年，虹霓白天降在嘉德殿的前面，灵帝讨厌它，召杨赐和议郎蔡邕等人进金商门崇德署，派中常侍曹节、王甫询问吉祥、灾异、祸害、幸福在什么地方。杨赐仰天叹息，对曹节等人说：“我常常读《张禹传》，没有不愤恨叹息的。张禹既不能尽忠诚之情，极力言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反而留意自己小儿子的功名，向成帝请求将他的女婿张掖太守肖咸从边远的地区调回京城。朱游想得到尚方斩马剑以处置他，本来是很应该的。我以浅薄的学识，排在先师的后面，数代被宠信，没有什么报答国家。面对询问，不能不直言，死而后已。”于是杨赐上书回答说：“我从经传上知道，有的人依靠神而兴旺，有的人依靠神而灭亡。国家的美好昌盛，要以人的德行为一面镜子；从奸邪昏乱中，可以看到它的灾祸。如今嘉德殿前的气象，应是虹霓，都是因为妖邪而产生，是奸臣德行不端正的象征，即诗人所说的蝃蝀。《中孚经》说：‘霓类，没有德行而以美色被亲近。’当今朝廷内有许多受宠爱的人，朝廷外任用小臣，上下怨恨，喧哗满路，所以灾异现象屡屡发生，反复示警。目前又降下虹霓，可以说灾难深重了。查《春秋谶》说：‘天降下虹霓，天下怨恨，海内混乱。’延及汉王朝四百年时，也将遭遇灾祸。从前长虹贯穿牛山，管仲劝谏齐桓公不要接近妃子的宫室。《易经》说：‘天显示征兆，表现吉利或不吉利，圣人效法它。’现在妃妾、陛下的亲信和宦官之徒，共同把持朝政，欺骗皇帝。他们还在鸿都门下，招揽众多的小人，作赋议论，以雕虫小技被宠信，又像驩兜、共工彼此推荐，十天或一个月的工夫里，同时各被提拔，如乐松为常伯，任芝任纳言。郄俭、梁鹄都以阿谀谄媚的性格，巧言辩说的伎俩，各自受到格外的宠爱被授予高级爵位，而使士大夫托身于田野，口诵唐尧、虞舜的言论，超尘脱俗，死后抛尸于深沟高谷中，不见皇恩施舍到他们身上。帽子和鞋子倒置，山峰和峡谷换位，陛下顺从小人的奸邪思想，附随无知的个人欲望，不想想《板》、《荡》这些讽刺君王、感伤时政的诗以及《正月》里以毒蛇、蜥蜴发出的告诫之词。国家的危险，没有超过现在的。幸亏依靠皇天显示征兆责备明示。《周书》说：‘天子见到怪异现象就培养道德，诸侯见到怪异现象就整顿政治，卿大夫见到怪异现象就恪尽职守，士人、百姓见到怪异现象就修养身心。’请陛下慎重地考虑经典的告诫，想一想改变现状、恢复古人之道的方法，排斥、疏远巧言谄媚的臣子，迅速征召隐居荒野、修身洁行的贤能之人。在朝廷内亲近像张仲一样的贤人，在朝廷外任用像仲山甫一样的贤臣，完全不下诏书，控制游乐，留心各种政务，不要懒散安闲。希望苍天把威严还给

陛下，那么，众多的变异可以消除。老臣不称职却担任陛下的师傅，多次蒙受特别宠信的恩典，哪里敢爱惜自己将近完结的岁月而不尽我勤恳、恭谨之心呢？”书呈献给灵帝，大大地触犯了曹节等人。蔡邕犯了用语言冲撞皇帝的罪过，被流放到朔方。杨赐因为有师傅之恩，因此得以免罪。

其冬，行辟雍礼，引赐为三老。复拜少府、光禄勋，代刘郃为司徒。帝欲造毕圭灵琨苑，赐复上疏谏曰：“窃闻使者并出，规度城南人田，欲以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莱刍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以合礼中。今猥规郊城之地，以为苑囿，坏沃衍，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所谓‘若保赤子’之义。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顺四节也，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台之意，以尉下民之劳。”书奏，帝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帝悦，遂令筑苑。

这年冬天，灵帝施行大学的礼节，召杨赐担任三老。后来又任命他为少府、光禄勋，代替刘郃为司徒。灵帝想建造毕圭灵琨苑，杨赐又上疏劝谏道：“臣私下听说陛下的使者一起外出，测量城南人的田地，想在那里建造苑囿。从前先王建造苑囿，仅仅是为了能够建立狩猎三面驱禽、网开一面的礼制，而砍柴、割草、放牧的人都可以前往打猎。先帝的制度，在京城的左边挖掘鸿池，在京城的右边建上林苑，不奢侈也不节俭，以符合礼制。现在大量测量城郊的田地，建造苑囿，毁坏了平坦肥沃的土地，废除了田园，赶走了居民，而饲养飞禽走兽，恐怕不是一般所说的君主治理百姓‘像保育婴儿一样’。如今陛下在城外的苑囿已经有五六个，可以满足陛下游乐的情绪和意愿，顺应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陛下应该想到夏禹宫室简陋、汉文帝知道建露台耗费巨大就作罢之意，以安慰百姓的辛劳。”奏疏献上，灵帝想停止修建苑囿，并就这件事询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乐松等人说：“从前周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人们认为小了；齐宣王的苑囿方圆五里，人们认为大了。现在陛下与百姓共同享有苑囿，对于国家政务没有什么妨害。”灵帝听了很高兴，就下令建造苑囿。

四年，赐以病罢。居无何，拜太常，诏赐御府衣一袭，自所服冠帻绶，玉壶革带，金错钩佩。

五年冬，复拜太尉。中平元年，黄巾贼起，赐被召会议诣省阁，切谏忤旨，因以寇贼免。

先是黄巾帅张角等执左道，称大贤，以诳耀百姓，天下襁负归之。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后帝徙南宫，阅录故事，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侍讲注籍，乃感悟，下诏封赐临晋侯，邑千五

百户。初，赐与太尉刘宽、司空张济并入侍讲，自以不宜独受封赏，上书愿分户邑于宽、济。帝嘉叹，复封宽及济子，拜赐尚书令。数日出为廷尉，赐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与焉，盖吝之也。"遂固辞，以特进就第。

光和四年，杨赐因病免官，闲居不久，灵帝任命他为太常，下诏赏赐皇帝宫里的衣服一套。从此杨赐所戴的帽子、头巾垂着丝带，皮带下悬挂着玉壶，佩饰的衣带钩上镶嵌着金子。

光和五年冬天，灵帝又任杨赐为太尉。中平元年，黄巾军起义，杨赐被召到省阁商议，他直切的劝谏违反了灵帝的旨意，因为黄巾军事起才免了对他的处分。

在这以前，黄巾军的统帅张角等人行使邪门旁道，自称大贤人，以欺骗、迷惑百姓，天下的人把孩子背在背上归附他。当时，杨赐任司徒，召来掾属刘陶并对他说："张角等人被赦免而不知悔改，势力渐渐蔓延，现在如果命令州郡追捕、讨伐，恐怕他们更加骚扰，加速造成危害。我想尽快地告诫刺史、二千石，让他们选择、区分流亡的人，把他们护送回原来的州郡，以孤立、削弱张角的党羽，然后杀死他们的首领，黄巾之乱可以不劳而定，你认为怎样？"刘陶回答说："这是孙子所说的不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是战胜于朝廷的方法。"于是，杨赐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刚巧杨赐因黄巾军一事直言劝谏，冒犯了灵帝而被免官，他上书所说的事留在宫中。后来灵帝迁到南宫，阅览以前的奏疏，看到杨赐所上的关于张角的奏疏以及以前他担任侍讲时记录的文字，才受到感动领悟过来，下诏封杨赐为临晋侯，赏给他一千五百户的封地。当初，杨赐和太尉刘宽、司空张济一起人宫侍讲，这时他认为不应该单独受到封赏，上书表示愿意把封地分给刘宽、张济。灵帝嘉奖赞叹，又封刘宽和张济的儿子，任命杨赐为尚书令。几天后，让他出任廷尉，杨赐自认为取代原来的廷尉不符合国家法度，说道："伯夷、禹、稷三位取得成功，是施盛德给百姓，皋陶不参与，大概是感到耻辱。"于是坚决推辞，以特进的身份前往封地的住所。

二年九月，复代张温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临朝，赠东园梓器襚服，赐钱三百万，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临晋侯赐，华岳所挺，九德纯备，三叶宰相，辅国以忠。朕昔初载，授道帷幄，遂阶成勋，以陟大猷。师范之功，昭于内外，庶官之务，劳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进，五登衮职，弭难乂宁。虽受茅土，未答厥勋，哲人其萎，将谁咨度！朕甚惧焉。礼设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位特进，赠司空骠骑将军印绶。"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公卿已下会葬。谥文烈侯。及小祥，又会焉。子彪嗣。

中平二年九月，杨赐又代替张温为司空，不幸死于这个月。灵帝

穿着白色的孝服，三天不上朝，赠送东园的棺材和安葬穿的衣服，赏钱三百万，布五百匹。还下策文说：“原司空临晋侯杨赐，生于华山，九德纯洁完备，曾任三朝宰相，忠心辅国。从前我年少的时候，他在宫内教育我，我凭借他的教诲建立了功劳，登上皇位。杨赐的教育之功，显扬于朝廷内外，所任众多官务，艰辛劳苦。杨赐七次任职卿校，并有不同于众官的特进职位，五次官至三公，使灾难平息，社会太平安宁。虽然他接受了封地，但不足以报答他建立的功劳，智慧卓越的人死了，我将和谁商议国事！我十分恐惧啊！现为杨赐设特等礼节，所用物品要表明身份等级。并派左中郎将郭仪拿着符节追授他特进之职，赠给司空骠骑将军的大印和绶带。”到安葬杨赐时，灵帝又派侍御史拿着符节去送葬，兰台令史十人调羽林军驾战车的武士，前后用鼓钲箫笳奏乐，又令骠骑将军用司空的仪仗车驾把杨赐的灵柩送到旧坟地。公卿以下的官吏会合行送葬之礼。谥号文烈侯。到杨赐逝世一周年，官吏们又会合行祭礼。杨赐的儿子杨彪继承了他的爵位。

彪字文先，少传家学。初举孝廉，州举茂才，辟公府，皆不应。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彪发其奸，言之司隶。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天下莫不惬心。征还为侍中、五官中郎将，迁颍川、南阳太守，复拜侍中，三迁永乐少府、太仆、卫尉。

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代黄琬为司徒。明年，关东兵起，董卓惧，欲迁都以违其难。乃大会公卿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阳，于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谶》，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百官无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昔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无虞，百姓乐安，明公建立圣主，光隆汉祚，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室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且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灶数千所，并功营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卓意小解。爽私谓彪曰：“诸君坚争不止，祸必有归，故吾不为也。”议罢，卓使司隶校尉宣播以灾异奏免琬、彪等，诣阙谢，即拜光禄大夫。十余日，迁大鸿胪。从入关，转少府、太常，以病免。复为京兆尹、光禄勋，再迁光禄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为司空，以地震免。复拜太常。兴平元年，代朱儁为太尉，录尚书事。及李傕、郭汜之乱，彪尽节卫主，崎岖危难之间，几不免于害。语在《董卓传》。及车驾还洛阳，复守尚书令。

杨彪字文先，从小继承家学。最初被推举为孝廉，州的秀才，公府征召，他既不应举，又不应召。熹平年间，杨彪因为博学多闻，朝廷派公车征召他，任命他为议郎，后来提拔为侍中、京兆尹。光和年

间，黄门令王甫派门生在郡界霸占了官府价值七千多万钱的财物，杨彪揭发了他的奸邪行为，报告给司隶。司隶校尉阳球就此上奏要求处死王甫，天下人无不称快。灵帝把杨彪召回任侍中、五官中郎将，后来改任颍川、南阳太守，又授任侍中，以后他的官职多次升迁，担任过永乐少府、太仆、卫尉等职。

中平六年，杨彪代替董卓为司空，这年冬天又代替黄琬为司徒。第二年，关东各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害怕，想迁移都城以避灾难。于是，他召集所有公卿商议道："汉高祖建都长安十一代，光武帝建都洛阳，到今天也有十代了。查《石包谶》，最好是迁都长安，以顺应苍天和人民的意愿。"百官没有谁敢表示异议。杨彪说："迁都改制，是天下的大事，所以盘庚五次迁都，殷商人都生怨恨。从前，长安遭受王莽动乱，宫殿焚烧一空，民众艰难困苦，所存无几。光武帝秉受天命，改都洛阳。今天社会没有忧患，百姓安居乐业，您拥立了皇帝，光芒高照汉朝，却无缘无故地要抛弃宗庙，扔掉园陵，我担心惊动了百姓，一定会造成社会混乱。再说《石包室谶》是一部妖邪书，难道可以相信、使用吗？"董卓说："关中土地肥沃富饶，所以秦国能够并吞六国。况且陇右自产木材，十分容易弄到。还有杜陵南山下有汉武帝遗留下来的瓦陶灶几千座，合力经营，所需的器物一个早晨就可以办好。迁都的事情，哪里值得和百姓讨论？如果迁都时在前面走的人后退，我用军队驱赶，可以使他们到沧海边。"杨彪说："天下动起来很容易，安定则很困难，请您考虑。"董卓发怒说："你想阻止国家大计吗？"太尉黄琬说："这是国家的大事，杨公的话能够不想想吗？"董卓没有回答。司空荀爽看到董卓气盛，担心他会伤害杨彪等人，就不慌不忙地说："相国难道是以迁都为喜事吗？因为山东兵起，不是一天可以禁止，所以应当迁都以谋求平山东之乱，这是仿秦始皇、汉高祖立足长安以定天下的架势。"这番话使董卓的气稍稍平和。荀爽私下对杨彪说："各位坚持争执不止，必然会遭灾祸，所以我不这样做。"公卿商议后，董卓派司隶校尉宣播以灾异的理由上书请求罢免黄琬、杨彪等人的官职，杨彪到朝廷道歉，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十多天后，升任大鸿胪。杨彪跟随汉献帝迁入关中，改任少府、太常，因病免官。后来重任京兆尹、光禄勋，再任光禄大夫。初平三年秋天，杨彪代替淳于嘉为司空，因发生地震被免了官。之后，朝廷又任命他为太常。兴平元年，杨彪代替朱儁为太尉，总领尚书的事务。等到李傕、郭汜兵乱，杨彪尽自己为臣的节操保卫献帝，在艰险危难的时候，差一点被害。这记载在《董卓传》里。等到汉献帝还都洛阳，杨彪仍然是尚书令。

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彪以疾罢。时袁

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建安元年，杨彪随献帝东行建都许昌。当时献帝刚迁都，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看到杨彪脸色不高兴，害怕在这时被谋害，不等到设宴，就托病到厕所去，趁机出宫返回军营。杨彪因为生病而作罢。这时袁术越职动乱，曹操借杨彪和袁术两家的婚姻关系，诬陷他图谋废帝另立新主，上疏逮捕杨彪，关进监狱，弹劾杨彪大逆不道。将作大匠孔融听说这件事，来不及穿上朝的衣服，前往见曹操说："杨公四代德行廉洁，天下人敬仰。《周书》说父子兄弟犯罪各不牵连，何况把袁氏的罪过归到杨公身上。《易经》说'积善之家有余福'，不过是白白地欺骗人罢了。"曹操说："这是朝廷的意思。"孔融说："如果周成王杀邵公，周公能够说不知道吗？如今天下有声望的士大夫，之所以尊敬您，是因为您聪明仁慧，辅佐汉朝，选拔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之上，造就了和平安乐的社会局面。现在您突然杀死了无罪的人，那么海内耳闻目睹的人，哪一颗心不涣散？我孔融是鲁国的男子汉，明天就拂衣而去，不再上朝了。"曹操不得已，就在审讯后释放了杨彪。

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后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

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

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年八十四，黄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

建安四年，杨彪又被任命为太常，十年被免官。十一年，凡是因为皇帝的恩惠被封为侯的人都被强行收回封号、封地。杨彪看到汉朝将要灭亡，就称脚痉挛不再行走，长达十年。后来，他的儿子杨修被

曹操杀死，一次，曹操看到杨彪，问道："您为什么瘦得这么厉害？"杨彪回答说："我惭愧没有金日磾杀子的先见之明，还怀了像老牛爱抚小牛一样的爱子之情。"曹操一听，脸色顿时变了。

杨修字德祖，好学，才能杰出，任丞相曹操的主簿，为曹操办事。到曹操亲自平定汉中，想趁势讨伐刘备而不能前进，想防守汉中又难建立功劳，护军不知道凭什么号令进军停守。于是曹操发号施令，只说："鸡肋。"外人没有谁知道它的含义，唯独杨修说："鸡肋，吃它没有什么收获，扔掉它好像可惜，曹公回师的计划决定了。"杨修就命令对外通报慢慢打点行装，说曹操在这里回师。杨修判断事情的征兆，大多和这相类似。杨修曾经外出，事先推算曹操要问的其他事情，预先准备好答案记录，告诉守在家里的僮仆说："如果曹操发布了问事令，你们就按记录顺序通报。"不久果真是这样。像这样做了三次，曹操奇怪他回答迅速，就派人查访，知道了内情，于是忌恨杨修。并且因为杨修是袁术的外甥，曹操想到终是后患，就借故杀了他。

杨修撰写的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一共十五篇。

等到魏文帝接受禅让登上帝位，想任命杨彪为太尉，先派使者把自己的旨意告诉杨彪。杨彪推辞道："我充任汉朝的三公，遇到社会激烈动乱，不能够对国家有什么补益。现在年老遭病，哪里可以辅助施行新政的朝廷？"于是坚决推辞。魏文帝就任命他为光禄大夫，赏给他几案、手杖、衣袍，借大臣朝见时召见他，让他穿着布制的盛服，戴着鹿皮帽子，拄着手杖进宫，用对宾客的礼节对待他。杨彪黄初六年死在家中，享年八十四岁。从杨震到杨彪，四代人担任太尉，德行、事业相继，与袁氏同时是东京洛阳的著名家族。

> 论曰：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诚以负荷之寄，不可以虚冒，崇高之位，忧重责深也。延、光之间，震为上相，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可谓怀王臣之节，识所任之体矣。遂累叶载德，继踵宰相。信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世韦、平，方之蔑矣。
>
> 赞曰：杨氏载德，仍世柱国。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赐亦无讳，彪诚匪忒。修虽才子，渝我淳则。

评论说：孔子说"国君危险而不救助，跌倒而不扶持，那么，为什么用那国相"。国相确实担负着国家的重任，不能够假充，地位崇高，忧虑、责任深重。延、光二帝年间，杨震是上相，高扬公平正直以对付权臣奸邪，先国家利益而后自己的名声，可以说是守帝王之臣的节操，知道所任职务的根本。于是杨氏连续几代有好的德行，前后相继担任宰相。真的啊！"积善的家庭，一定有余福"。前代的韦贤、

平当父子虽然也相继为相，但和他们相比就很渺小了。

赞辞说：杨氏有德，累代是国家的栋梁之臣。杨震害怕“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杨秉抛弃“酒、色、财”三种迷惑。杨赐没有什么忌讳，杨彪诚实而行为没有差错。杨修虽然是才子，但改变了杨氏淳朴、敦厚的性情和行为准则。

# 后汉书卷五十五

## 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贵人生清河孝王庆，梁贵人生和帝，申贵人生济北惠王寿、河间孝王开，四王不载母氏。

千乘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长兄，甚见尊礼。立十五年薨。

子宠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国名乐安。立二十八年薨，是为夷王。父子薨于京师，皆葬洛阳。

子鸿嗣。安帝崩，始就国。鸿生质帝。质帝立，梁太后下诏，以乐安国土卑湿，租委鲜薄，改封鸿勃海王。立二十六年薨，是为孝王。

无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为勃海王，奉鸿祀。延熹八年，悝谋为不道，有司请废之。帝不忍，乃贬为廮陶王，食一县。

悝后因中常侍王甫求复国，许谢钱五千万。帝临崩，遗诏复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还谢钱。甫怒，阴求其过。初，迎立灵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钞征书，而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并任侠通剽轻，数与悝交通。王甫司察，以为有奸，密告司隶校尉段颎。熹平元年，遂收飒送北寺狱。使尚书令廉忠诬奏飒等谋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诏冀州刺史收悝考实，又遣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责悝。悝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悝立二十五年国除。众庶莫不怜之。

孝章皇帝刘炟有八个儿子：宋贵人生了清河孝王刘庆，梁贵人生了和帝，申贵人生了济北惠王刘寿、河间孝王刘开，还有四个王的生母没有记载。

千乘贞王刘伉，建初四年受封。和帝即位后，因为刘伉是长兄，对他特别尊敬。刘伉受封十五年死去。

儿子刘宠继承王位，刘宠又名刘伏胡。永元七年，改王国名为乐安国。刘宠受封二十八年死去，这就是夷王。夷王父子死于国都，都葬在洛阳。

儿子刘鸿继承王位。安帝死后，开始赴王国就职。刘鸿生子质帝。质帝继位后，梁太后下诏书，因为乐安国国土贫瘠，地势低湿，赋税征收稀少，改封刘鸿为勃海王。刘鸿受封二十六年死去，这就是孝王。

刘鸿没有儿子继承，梁太后就立桓帝的弟弟蠡吾侯刘悝为勃海

王，供奉祭祀刘鸿。延熹八年，刘悝谋反犯了大逆不道罪，官吏要求废除他的王位。皇帝不忍心，就把他贬为廮陶王，食邑为一个县。

刘悝后来通过中常侍王甫谋求恢复王国，答应给感谢费五千万。皇帝临死时，下遗诏恢复他做勃海王。刘悝知道这不是王甫的功劳，不肯给感谢费。王甫恼火，暗中寻找他的过错。起初，迎立灵帝时，民间四处流传说刘悝怀恨没有被迎立，想强取征书，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都为人有侠胆、讲义气且行动快捷，他们多次与刘悝往来。王甫探听到一些情况，认为有阴谋，于是密告给司隶校尉段颎。熹平元年，就把郑飒抓了押送到北寺监狱。王甫指使尚书令廉忠诬奏郑飒等人阴谋迎立刘悝，犯了大逆不道罪。于是诏令冀州刺史抓刘悝考讯，又派大鸿胪执符节与宗正、廷尉到勃海国，强行责问刘悝。刘悝被迫自杀。他的妻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歌女二十四人，都死于狱中。傅、相以下的官员，因为辅助劝导勃海王不忠，都受到诛杀。刘悝立二十五年后王国被废除。老百姓对此没有不同情的。

平春悼王全，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师。无子，国除。

清河孝王庆，母宋贵人。贵人，宋昌八世孙，扶风平陵人也。父杨，以恭孝称于乡间，不应州郡之命。杨姑即明德马后之外祖母也。马后闻杨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训之。永平末，选入太子宫，甚有宠。肃宗即位，并为贵人。建初三年，大贵人生庆，明年立为皇太子，征杨为议郎，褒赐甚渥。贵人长于人事，供奉长乐宫，身执馈馔，太后怜之。太后崩后，窦皇后宠盛，以贵人姊妹并幸，庆为太子，心内恶之。与母比阳主谋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纤过，内使御者侦伺得失。后于掖庭门邀遮得贵人书，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诬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日夜毁谮，贵人母子遂渐见疏。

庆出居承禄观，数月，窦后讽掖庭令诬奏前事，请加验实。七年，帝遂废太子庆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贵人子也。乃下诏曰：“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袭其母凶恶之风，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大义灭亲，况降退乎！今废庆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训怀衽，导达善性，将成其器。盖庶子慈母，尚有终身之恩，岂若嫡后事正义明哉！今以肇为皇太子。”遂出贵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门蔡伦考实之，皆承讽旨傅致其事，乃载送暴室。二贵人同时饮药自杀。帝犹伤之，敕掖庭令葬于樊濯聚。于是免杨归本郡。郡县因事复捕系之，杨友人前怀令山阳张峻、左冯翊沛国刘均等奔走解释，得以免罪。杨失志憔悴，卒于家。庆时虽幼，而知避嫌畏祸，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怜之，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太子特亲爱庆，入则共室，出则同舆。及太子即位，是为和帝，待庆尤渥，诸王莫得为比，常共议私事。

平春悼王刘全，于建初四年受封。那一年死去，葬在国都。没有儿子，王国废除。

清河孝王刘庆，生母为宋贵人。宋贵人是宋昌的八世孙女，是扶风郡平陵县人。她的父亲宋杨，以恭敬孝顺而被乡里人称道，他不去

应州郡相召任职。宋杨的姑姑就是明德马皇后的外祖母。马皇后听说宋杨的两个女儿都有才有貌，把她们接到自己身边加以教诲。永平末年，被选进太子王宫，很受宠爱。肃宗即位后，两人都做了贵人。建初三年，大贵人生了刘庆，第二年立刘庆为皇太子，征召宋杨做议郎官，赏赐优厚。宋贵人很通人情世故，在长乐宫侍奉太后，亲自执掌饮食之事，马皇太后很疼爱她。马皇太后死后，窦皇后很得皇上的宠爱，因为宋贵人姊妹都被宠幸，刘庆做了太子，她内心嫉恨，就与母亲比阳主阴谋陷害宋氏。在宫外要她的弟兄寻找宋氏姊妹的细小过错，在宫内指使皇帝身边的人探察宋氏姊妹的过失。后来在掖庭宫门口截得宋贵人的书信，上面说："病了想要新鲜的菟丝子，叫家人去寻找它。"窦皇后就诬告说宋贵人想使妖术诅咒皇后，用菟丝子来行厌胜之术。不分白天黑夜地诬陷宋贵人，宋贵人母子就逐渐被皇帝疏远了。

刘庆搬出到承禄观居住，几个月后，窦皇后暗示掖庭令诬奏前面这件事，要求加以查办落实。建初七年，皇上就废除太子刘庆而立刘肇为皇太子。刘肇是梁贵人生的儿子。于是下诏书说："皇太子刘庆有易受迷惑和不正常的性格，自从婴儿时期就这样，至今更加明显，恐怕是承袭了他母亲的邪恶习气，不可让他奉守宗庙，做天下的人主。大义尚可灭亲，何况是太子的废免呢！现在废免刘庆的太子身份而改封为清河王。皇子刘肇由皇后抚养，在怀抱里就承受教诲，性格豁达善良，将来能长大成才。庶子庶母之间，还有终身的恩情，难道像我的亲生后代能做事不正不明大义吗！现在用刘肇做皇太子。"于是宋贵人姊妹搬出住在丙舍，皇上又派小黄门蔡伦查实情况，掖庭宫中的人都得到了窦皇后的暗示，就附会说有这回事，于是她们被押送进暴室狱，两位贵人同时服药自杀。皇上对此也有些哀痛，诏令掖庭令将她们葬在樊濯聚。由于这件事，宋杨被免除了官职而返回本郡。郡县又借事端逮捕了他，宋杨的友人前怀县县令山阳人张峻、左冯翊沛国人刘均等人前往解释说明，才得以免罪。宋杨不得志忧郁憔悴，死于家中。刘庆当时虽然年幼，却知道害怕祸害避开嫌疑，言谈中从不敢涉及宋氏家人，皇上改变态度同情他，诏令皇后安排他所用的衣服与太子相同。太子特别对刘庆亲切友爱，回来就同住一间房，出门就同乘一辆车。等到太子即位，这就是和帝，对刘庆更加优厚，诸位王子没有能跟他相比的，他们经常共同议论一些私事。

后庆以长，别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庆得入省宿止。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及大将军窦宪诛，庆出居邸，赐奴婢三百人，舆马、钱帛、帷帐、珍宝、玩好充仞其第，又赐中傅以下至左右钱帛各有差。

庆多被病，或时不安，帝朝夕问讯，进膳药，所以垂意甚备。庆小心恭孝，自以废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谒陵庙，常夜分严装，衣冠待明；约敕官属，不得与诸王车骑竞驱。常以贵人葬礼有阙，每窃感恨，至四节伏腊，辄祭于私室。窦氏诛后，始使乳母于城北遥祠。及窦太后崩，庆求上冢致哀，帝许之，诏太官四时给祭具。庆垂涕曰："生虽不获供养，终得奉祭祀，私愿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怀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为没齿之恨。后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忧病，下土无医药，愿乞诣洛阳疗疾。于是诏宋氏悉归京师，除庆舅衍、俊、盖、暹等皆为郎。

刘庆因为长大了，就离开另住在丙舍中。永元四年，皇帝迁到北宫章德殿，在白虎观讲学，刘庆得以进入宫中住宿。皇帝将要诛杀窦氏，想得到《外戚传》，担心左右不敢去办就叫刘庆私下由千乘王处求借，夜晚时分独自带进宫来；又叫刘庆传话给中常侍郑众搜寻有关诛杀外戚的故事。等到大将军窦宪被诛杀，刘庆搬出住进府邸，赐给奴婢三百人，车马、钱帛、帷帐、珍宝及各种赏玩之物充满他的住所，又赐给中傅以下官吏及左右人员钱帛各自不等。

刘庆多次患病，有时不舒服，皇帝早晚派人问候，送上膳药，关心周到。刘庆小心谨慎、恭敬孝顺，自从被废免，更是怕事端而恭敬守法。每当朝拜陵庙，总是半夜就起床整装，穿戴好衣冠等待天亮；他告诫所属官吏，不得跟各封王的车马竞相争先。经常因为母亲宋贵人的葬礼有所不周，总是暗自感叹悲愤，到了春夏秋冬四季和伏日腊日这些应当祭祀的日子，就要在自己的住所祭祀。窦氏被诛杀后，他才开始派乳母到城北遥祭宋贵人。等到窦太后死去，刘庆请求上坟致哀，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诏令太官春夏秋冬四季节日都要供给祭祀用具。刘庆低头哭泣说："生前尽管无法供养，但最终得以供奉祭祀，我的个人心愿满足了。"他想请求建造祠堂，又担心有同恭怀梁太后争比似的嫌疑，因而不敢讲出来。他经常对着身边的人流泪，以此事作为自己的终身之憾。后来上书说外祖母王氏年老，忧伤生病，乡下缺医少药，希望能到洛阳来治疗。于是和帝诏令宋氏家人都返回京城，任命刘庆的舅舅宋衍、宋俊、宋盖、宋暹等人都担任郎官。

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阴盛，奏遣诸王侯就国。诏曰："甲子之异，责由一人。诸王幼稚，早离顾复，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凯风》之哀。选懦之恩，知非国典，且复须留。"至冬，从祠章陵，诏假诸王羽林骑各四十人。后中傅卫䜣私为臧盗千余万，诏使案理之，并责庆不举之状，庆曰："䜣以师傅之尊，选自圣朝，臣愚唯知言从事听，不甚有所纠察。"帝嘉其对，悉以䜣臧财赐庆。及帝崩，庆号泣前殿，呕血数升，因以发病。

明年，诸王就国，邓太后特听清河王置中尉、内史，赐什物皆取乘舆上御，以宋衍等并为清河中大夫。庆到国，下令："寡人生于深宫，长于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佑，早离顾复，属遭大忧，悲怀感伤。蒙恩大国，职惟藩辅，新去京师，忧心茕茕，夙夜屏营，未知所立。盖闻智不独理，必须明贤。今官属并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纠督非枉，明察典禁，无令孤获怠慢之罪焉。"

永元十五年，因发生日食阴气上升，官吏奏请遣送各位王侯赴王国就职。皇帝下诏说：“甲子日出现日食这种异变情况，责任在我一个人。各位王侯年纪轻，从小离开父亲的照顾，年少需要我帮助教育，他们常发出《蓼莪》、《凯风》之类的哀叹。照顾柔弱年少的恩典，我知道不是国法规定的，但还是把他们留下再说。”到了冬天，各位王侯跟随皇帝去祭章陵，皇帝下诏为各位王侯各派羽林骑兵四十人去充当仪卫。后来，中傅官卫䜣私下贪污赃物达一千多万，诏令派人审查这件事，并且责备刘庆不举报的行为。刘庆说：“卫䜣具有师长的尊贵身份，是朝廷选派来的，我愚昧无知听从他的话去行事，没有很好地去监察。”皇帝赞许他的回答，把卫䜣的赃物都赐予刘庆。等到皇帝死去，刘庆在殿前大哭，吐血过多，因而生了病。

第二年，各位王侯赴王国就职，邓太后特许清河王设置中尉、内史，赐赠的财物都放在车上送去，用宋衍等人一并担任清河王国中大夫。刘庆到王国后，下发文告说：“我生在皇宫大院，长在朝廷，依靠圣明的皇上，无所作为却坐享其成。我因命运微薄，早年失去母亲的照顾，近来又遭受皇兄逝世的忧伤，好令我悲痛感伤！我蒙受恩惠就封大国，我的职责唯有辅助好朝廷，现在刚刚离开国都，我忧心忡忡，昼夜惶恐，坐立不安。我听说靠个人的智慧还不能治理好国家，必须懂得依靠贤人。现在属吏在一起受爵任职，虽所得不多但一视同仁，希望大家对上要遵循皇帝的诏命，对下要避免错误过失。要检察监督自己不枉法，明确了解国家法令的各种禁戒，不要使我背上渎职怠慢的罪名啊。”

邓太后以殇帝襁抱，远虑不虞，留庆长子祜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祜为嗣，是为安帝。太后使中黄门送耿姬归国。

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为人也。初，伯父圣坐妖言伏诛，家属没官，二娥数岁入掖庭，及长，并有才色。小娥善《史书》，喜辞赋。和帝赐诸王宫人，因入清河第。庆初闻其美，赏傅母以求之。及后幸爱极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于京师。

庆立凡二十五年，乃归国。其年病笃，谓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乞骸骨于贵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犹当应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灵有所依庇，死复何恨？”乃上书太后曰：“臣国土下湿，愿乞骸骨，下从贵人于樊濯，虽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视，冒昧干请。命在呼吸，愿蒙哀怜。”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节与宗正奉吊祭；又使长乐谒者仆射、中谒者二人副护丧事；赐龙旂九旒，虎贲百人，仪比东海恭王。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丧，与王合葬广丘。

邓太后因为殇帝年幼，从长远看担心有难以预料的事发生，就留下刘庆的长子刘祜与他的嫡母耿姬住在清河王府邸。到了秋天，皇帝死去，迎立刘祜作为继承人，这就是安帝。邓太后派中黄门护送耿姬归返封国。

安帝的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的姐姐字大娥，犍为郡人。起始，她的伯父左圣因犯了散布妖言罪被诛杀，家人和亲属被收入官府，大娥、小娥才几岁就进了掖庭宫，等到长大了，都有才有貌。小娥通晓《史书》，爱好辞赋。和帝把宫人奖赐给各位王侯，小娥得以进人清河王的府邸。刘庆起初听说她长得漂亮，就赏赐乳母而求得了她。到了后来宠爱得很，姬妾没有能与她相比的。姐妹俩都死去后，埋在国都。

刘庆受封后一共过了二十五年，才返回封国。那一年病得很厉害，他对宋衍等人说：“清河这个地方低湿而贫瘠，我想请求将自己的遗体放在宋贵人墓旁下葬就可以了。念朝廷的大恩大德，还应当建个祠堂，庶母和儿子一起共食，灵魂有寄托的地方，死了又有什么遗憾的呢？”就上书皇太后说：“我的王国地方低湿，恳切希望我的遗体，能跟宋贵人一样埋在樊濯，尽管死去也不朽了。趁着现在我的嘴巴还能讲话，眼睛还看得见，我冒昧请求。我的生命只有呼吸的一瞬间了，恳请太后哀怜。”于是死去，享年二十九岁。皇太后派司空执符节与宗正去主持吊祭；又叫长乐宫的谒者仆射、中谒者两人协办丧事；赐予龙旂九旒旗，虎贲百人，仪式同东海恭王一样。皇太后叫掖庭丞送来左姬小娥的灵柩，与清河王合葬在广丘。

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为盛乡侯，分清河为二国，封庆少子常保为广川王，子女十一人皆为乡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无子，国除。

虎威立三年薨，亦无子。邓太后复立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是为恭王。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载育明圣，承天奉祚，为郊庙主。汉兴，高皇帝尊父为太上皇，宣帝号父为皇考，序昭穆，置园邑。大宗之义，旧章不忘。宜上尊号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贵人追谥曰敬隐后。”乃告祠高庙，使司徒持节与大鸿胪奉策书玺绶之清河，追上尊号；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尊陵曰甘陵，庙曰昭庙，置令、丞，设兵车周卫，比章陵。复以广川益清河国。尊耿姬为甘陵大贵人。又封女弟侍男为涅阳长公主，别得为舞阴长公主，久长为濮阳长公主，直得为平氏长公主。余七主并早卒，故不及进爵。追赠敬隐后女弟小贵人印绶，追封谥宋杨为当阳穆侯。杨四子皆为列侯，食邑各五千户。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十余人。孝德后异母弟次及达生二人，诸子九人，皆为清河国郎中。耿贵人者，牟平侯舒之孙也。贵人兄宝，袭封牟平侯。帝以宝嫡舅，宠遇甚渥，位至大将军，事已见《耿舒传》。

刘庆的儿子愍王刘虎威继承王位。永初元年，皇太后封宋衍为盛乡侯，把清河王国分为两个王国，封刘庆的小儿子刘常保为广川王，刘庆的女儿十一人都为乡公主，有食邑俸禄。第二年，刘常保死去，没有后代，王国废除。

刘虎威立三年死去，也没有后代。邓太后又立乐安王刘宠的儿子刘延平为清河王，这就是恭王。

邓太后死去，官吏上书说："清河孝王品德高尚，他培养出了圣明的皇上，承奉天福，担任汉室郊庙之主。汉室兴隆，高皇帝尊封父亲为太上皇，汉宣帝尊封父亲为皇考的尊号。排列宗庙次序，建园置邑。继嗣的礼义，按传统的制度不能不要。应该尊封皇上的父亲为孝德皇，皇上的母亲左氏为孝德后，孝德皇的母亲宋贵人追谥为敬隐后。"于是在高庙祭祀祷告，派司徒执符节与大鸿胪拿着文书和皇上封印到清河，追封清河王尊号；又派中常侍拿着祭祀典礼用的太牢，护送礼仪侍中刘珍等人以及宗室列侯都前往集会庆贺。尊封清河王陵为甘陵，庙为昭庙，设置令、丞，派兵马在周围保卫，同章陵一样。又把广川划人清河王国内。尊封耿姬为甘陵大贵人。又封妹妹刘侍男为涅阳长公主，刘别得为舞阴长公主，刘久长为濮阳长公主，刘直得为平氏长公主。剩下的七位公主都早年夭折，因此不涉及晋爵之事。追赠敬隐后的妹妹小贵人的印绶，追封宋杨为当阳穆侯的谥号。宋杨的四个儿子都为列侯，食邑各五千户。宋氏家人做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的有十多个人。孝德后的异母弟弟左次及左达生两人，他们的各个儿子九人，都为清河王国的郎中。耿贵人是牟平侯耿舒的孙女。耿贵人的哥哥耿宝，袭封为牟平侯。皇帝因为耿宝是亲舅舅，宠赐优厚，官至大将军，事情已见于《耿舒传》。

延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征蒜诣京师，将议为嗣。会大将军梁冀与梁太后立质帝，罢归国。

蒜为人严重，动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归心焉。初，中常侍曹腾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议立蒜，而曹腾说梁冀不听，遂立桓帝。语在《李固传》。蒜由此得罪。

建和元年，甘陵人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鲔交通，讹言清河王当统天子，欲共立蒜。事发觉，文等遂劫清河相谢暠，将至王宫司马门，曰："当立王为天子，暠为公。"暠不听，骂之，文因刺杀暠。于是捕文、鲔诛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贬爵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立三年，国绝。

梁冀恶清河名，明年，乃改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经侯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是为威王。

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贞王定嗣。

定立四年薨，子献王忠嗣。黄巾贼起，忠为国人所执，既而释之。灵帝以亲亲故，诏复忠国。忠立十三年薨，嗣子为黄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无后，国除。

刘延平受封三十五年死去，儿子刘蒜继承王位。冲帝死后，诏令要刘蒜到京城，将要商议让他继承皇位。碰上大将军梁冀与梁太后立了质帝，刘蒜进京之行就终止了。

刘蒜为人严肃慎重，举止有度，朝廷大臣太尉李固等人没有不倾向于他的。当初，中常侍曹腾拜见刘蒜，刘蒜没有行礼，宦官因此而讨厌他。等到皇帝死去，公卿们都正言建议立刘蒜继承皇位，但曹腾劝说梁冀不要听从，于是立了桓帝。此事记在《李固传》中。刘蒜因为这件事得罪了朝廷。

建和元年，甘陵人刘文与南郡逆反分子刘鲔互相勾结，谣传清河王应当统治天下，想一起拥立刘蒜。事情暴露，刘文等人就去劫持清河国相谢暠，快到王宫司马门时，说道："应当立清河王做天子，谢暠做相公。"谢暠不听，责骂他们，刘文就刺死了谢暠。由于这样，朝廷逮捕了刘文、刘鲔并杀了他们。官吏弹劾刘蒜，刘蒜因而被降职为尉氏侯，流放桂阳，后来自杀。刘蒜立王三年，王国废绝。

梁冀讨厌清河这个名称，第二年，就改名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的儿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奉祀孝德皇，这就是威王。

刘理受封二十五年死去，儿子贞王刘定继承王位。

刘定受封四年死去，儿子献王刘忠继承王位。黄巾军起事，刘忠被王国的人劫持，不久就释放了他。灵帝因为是至亲的缘故，下诏恢复刘忠的王国。刘忠受封十三年死去，儿子被黄巾军杀害，建安十一年，因为没有后代，王国废除。

济北惠王寿，母申贵人，颍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贵人年十三，入掖庭。寿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为国。和帝遵肃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师，恩宠笃密。有司请遣诸王归藩，不忍许之，及帝崩，乃就国。永初元年，邓太后封寿舅申转为新亭侯。寿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王薨，减赙钱为千万，布万匹；嗣王薨，五百万，布五千匹。时唯寿最尊亲，特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

子节王登嗣。永宁元年，封登弟五人为乡侯，皆别食太山邑。

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

多立三年薨，无子。永和四年，立战乡侯安国为济北王，是为釐王。

安国立七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为亭侯。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

次立十七年薨，子鸾嗣。鸾薨，子政嗣。政薨，无子，建安十一年，国除。

济北惠王刘寿，他的母亲申贵人是颍川郡人，祖上世代为二千石官员。申贵人十三岁时，进入掖庭宫。刘寿于永元二年被封为王，分出太山郡为王国。和帝遵照肃宗旧例，各位兄弟王侯都留在京城，恩

惠极多。官吏要求派遣各位王侯返回王国，皇帝不忍心答应，等到皇帝死去，才各赴王国就职。永初元年，邓太后封刘寿的舅舅申转为新亭侯。刘寿受封三十一年死去。自从永初年间以后，戎狄族叛乱，国家开支不够用，开始实行封王死去办丧费减为一千万，布一万匹；儿子继承封王王位死去，办丧费减为五百万，布五千匹。当时只有刘寿最为尊贵，特别给了办丧费三千万，布三万匹。

儿子节王刘登继承王位。永宁元年，封刘登的五个弟弟为乡侯，都分别食邑太山郡。

刘登受封十五年死去，儿子哀王刘多继承王位。

刘多受封三年死去，没有儿子。永和四年，立战乡侯刘安国为济北王，这就是釐王。

刘安国受封七年死去，儿子孝王刘次继承王位。本初元年，封刘次的弟弟刘猛为亭侯。刘次九岁时死了父亲，极为孝顺。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书说：“济北王刘次因为年幼就把守王国，亲身实行孝道，父亲死去极度悲哀，行礼过度三焦受损，居草庐睡土席，身穿丧服手执哭丧棒，头发不去梳洗，身体生了疮而浮肿。居丧以来有二十八个月，这是在诸王国出现丧事的忧伤中，从没有听说过的事，朝廷很是赞美的呀。《尚书》不是这样说么：‘要以爵禄赏赐表彰其善行。’《诗经》说：‘孝子孝诚永不竭，神灵赐你好前程。’现在增封刘次食邑五千户，扩大他的国土，用以慰藉孝子悲痛的辛劳。”

刘次受封十七年死去，儿子刘鸾继承王位。刘鸾死去，儿子刘政继承王位。刘政死去，没有儿子，建安十一年，王国废除。

河间孝王开，以永元二年封，分乐成、勃海、涿郡为国。延平元年就国。开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宁元年，邓太后封开子翼为平原王，奉怀王胜祀；子德为安平王，奉乐成王党祀。

开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佷，不奉法宪。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下见受诏，以王不恭，使相检督。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义。”因奏治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阳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为亭侯。

政立十年薨，子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邓太后征济北、河间王诸子诣京师，奇翼美仪容，故以为平原怀王后焉。留在京师。岁余，太后崩。安帝乳母王圣与中常侍江京等谮邓骘兄弟及翼，云与中大夫赵王谋图不轨，窥觎神器，怀大逆心。贬

为都乡侯，遣归河间。翼于是谢宾客，闭门自处。永建五年，父开上书，愿分蠡吾县以封翼，顺帝从之。

河间孝王刘开，于永元二年受封，分出乐成郡、勃海郡、涿郡为王国。延平元年赴王国就职。刘开遵守法规制度，官员尊敬他。永宁元年，邓太后封刘开的儿子刘翼为平原王，奉祀怀王刘胜；儿子刘德为安平王，奉祀乐成王刘党。

刘开受封四十二年死去，儿子惠王刘政继承王位。刘政为人倨傲凶狠，不守法令。顺帝因为侍御史吴郡人沈景以有很强的才能著称，因此提升他为河间国相。沈景到达王国去拜见惠王，惠王衣冠不整，轻慢地坐在殿前。侍郎官拜见问好，沈景站着不施礼。问惠王在哪里，虎贲说："这难道不是惠王么？"沈景说："王侯衣冠不整，与一般人有什么区别？现在国相拜见王侯，难道要拜见不讲礼的人么？"惠王惭愧而去更换衣服，沈景随后拜见。沈景出来停留在王宫门外，请惠王的师傅过来责备说："前些日子我从国都出发时，皇上接见我授予诏令，因为惠王不恭敬，派国相我来检查监督。你们各位白白享受了爵位和俸禄，却没有尽教导的义务。"就上奏将他们治罪。诏书责备了刘政并追问谴责了师傅。沈景因而逮捕了各个邪恶分子上奏审查他们的罪过，杀了罪大恶极的人几十个，释放了受冤关押在牢房里的人一百多个。刘政于是转变态度，悔过自新。阳嘉元年，封刘政的弟弟十三人都为亭侯。

刘政受封十年死去，儿子贞王刘建继承王位。刘建受封十年死去，儿子安王刘利继承王位。刘利受封二十八年死去，儿子刘陔继承王位。刘陔受封四十一年，魏国取代了汉朝，他因而做了崇德侯。

蠡吾侯刘翼，元初六年邓太后征召济北王、河间王的各位儿子到国都，见刘翼的仪表美感到很惊奇，所以用他做了平原怀王的继承人。留他住在京城。一年多后，邓太后死去。安帝的乳母王圣与中常侍江京等人诬陷邓骘兄弟及刘翼，说他们与中大夫赵王图谋不轨，想当皇帝，心怀恶意。刘翼被贬为都乡侯，送回河间王国。由于这样，刘翼谢绝宾客，关门闭户过日子。永建五年，父亲刘开上书，希望分出蠡吾县用来封给刘翼，顺帝同意了这件事。

翼卒，子志嗣，为大将军梁冀所立，是为桓帝。梁太后诏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后，庙曰清庙，陵曰乐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庙曰烈庙，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弟都乡侯硕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后。尊翼夫人马氏为孝崇博园贵人，以涿郡之良乡、故安，河间之蠡吾三县为汤沐邑。硕嗜酒，多过失，帝令马贵人领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国除。

解渎亭侯淑，以河间孝王子封。淑卒，子苌嗣。苌卒，子宏嗣，为大将军窦武所立，是为灵帝。建宁元年，窦太后诏追尊皇祖淑为孝元皇，夫人夏

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庙曰靖庙；皇考苌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陵曰慎陵，庙曰奂庙。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之河间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常以岁时遣中常侍持节之河间奉祠。

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间安王利子康为济南王，奉孝仁皇祀。

康薨，子赟嗣，建安十二年，为黄巾贼所害。子开嗣，立十三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城阳怀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济阴为国。立五年薨，葬于京师。无子，国除，还并济阴。

刘翼死去，儿子刘志继位，被大将军梁冀迎立，这就是桓帝。梁太后下诏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河间孝王的妻子赵氏为孝穆后，河间孝王的庙为清庙，陵为乐成陵；蠡吾先侯刘翼为孝崇皇，庙为烈庙，陵为博陵。这些庙、陵之地都设置令、丞，派司徒手执符节拿着文书和皇上封印，用太牢去祭祀。建和二年，改封桓帝的弟弟都乡侯刘硕为平原王，留守博陵，供奉孝崇皇刘翼。尊封刘翼夫人马氏为孝崇博园贵人，以涿郡的良乡县、故安县以及河间王国的蠡吾县三个县作为汤沐邑。刘硕嗜好喝酒，有许多过失，桓帝叫马贵人总管王家事务。建安十一年，王国被废除。

解渎亭侯刘淑，因为是河间孝王的儿子而受封。刘淑死后，儿子刘苌继位。刘苌死后，儿子刘宏继位，被大将军窦武所立，这就是灵帝。建宁元年，窦太后下诏追尊皇上的祖父刘淑为孝元皇，刘淑夫人夏氏为孝元后，刘淑的陵为敦陵，庙为靖庙；皇上的父亲刘苌为孝仁皇，刘苌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刘苌的陵为慎陵，庙为奂庙，这些陵、庙之处都设置令、丞，派司徒手执符节拿着文书和皇上封印，到河间王国用牛、羊、猪三牲全礼祭祀，并且经常按岁时派遣中常侍手执符节到河间王国供奉祭祀。

熹平三年，派遣使者任命河间安王刘利的儿子刘康为济南王，奉祀孝仁皇。

刘康去世，儿子刘赟继位，建安十二年，被黄巾军杀害。儿子刘开继位，立十三年，魏国取代汉朝后，封他为崇德侯。

城阳怀王刘淑，于永元二年分出济阴郡为王国。立五年死去，葬在国都。没有儿子，王国废除，归并入济阴郡。

广宗殇王万岁，以永元五年封，分钜鹿为国。其年薨，葬于京师。无子，国除，还并钜鹿。

平原怀王胜，和帝长子也。不载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师。无子，邓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得为平原王，奉胜后，是为哀王。

得立六年薨，无子，永宁元年，太后又立河间王开子都乡侯翼为平原王

嗣。安帝废之，国除。

论曰：传称吴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吴国者，必其子孙。章帝长者，事从敦厚，继祀汉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赞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质惟伉孙，安亦庆子。河间多福，桓、灵承祀。济北无骄，皇恩宠饶。平原抱痼，三王薨朝。振振子孙，或秀或苗。

广宗殇王刘万岁，于永元五年被封，分钜鹿郡为王国。那一年死去，葬于国都，没有儿子，王国废除，归并入钜鹿郡。

平原怀王刘胜，是和帝的长子。他的生母不见于记载。他小时候患了难治的疾病，于延平元年受封。立八年死去，葬于国都。没有儿子，邓太后立乐安夷王刘宠的儿子刘得为平原王，供奉刘胜后祀，这就是哀王。

刘得受封六年后死去，没有儿子，永宁元年，邓太后又立河间王刘开的儿子都乡侯刘翼为平原王的继承人。安帝把他免职，王国被废除。

评论说：《左传》称赞吴国君王夷昧，说他品德高尚做事有分寸，统治吴国的必定是他的子孙后代。章帝作为父亲，做事敦厚。继承汉王室的，都是他的子孙后代。古人的话真是确切啊！

赞辞说：章帝的国统延续不已，直系帝系的子孙都有福。质帝是刘伉的孙子，安帝也是刘庆的儿子。河间王多福气，桓帝、灵帝继承皇室。济北王无骄气，皇上给了他很多恩赐。平原王身患痼疾，其余三个王早死在京师。众多仁厚的子孙们，有的成才有的早逝。

# 后汉书卷五十六

## 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张晧字叔明，犍为武阳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时为太子少傅，封留侯。晧少游学京师，永元中，归仕州郡，辟大将军邓骘府，五迁尚书仆射，职事八年，出为彭城相。

永宁元年，征拜廷尉。晧虽非法家，而留心刑断，数与尚书辩正疑狱，多以详当见从。时安帝废皇太子为济阴王，晧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廷争之，不能得。事已具《来历传》。退而上疏曰："昔贼臣江充，造构谗逆，至令戾园兴兵，终及祸难。后壶关三老一言，上乃觉悟，虽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宜简贤辅，就成圣质。"书奏不省。

及顺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荐达，天下称其推士。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章下有司，收腾系考，所引党辈八十余人，皆以诽谤当伏重法。晧上疏谏曰："臣闻尧舜立敢谏之鼓，三王树诽谤之木，《春秋》采善书恶，圣主不罪刍荛。腾等虽干上犯法，所言本欲尽忠正谏。如当诛戮，天下杜口，塞谏争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后也。"帝乃悟，减腾死罪一等，余皆司寇。四年，以阴阳不和策免。

张晧字叔明，犍为郡武阳县人。六世祖张良，汉高祖时任太子少傅，封为留侯。张晧年少时在京城游学，永元年间，返乡在州郡做官，被征召到大将军邓骘的府上，五次升迁后担任尚书仆射，任职八年后，外任彭城王刘恭的相。

永宁元年，朝廷征召张晧授予廷尉之职。张晧虽然不是主张以法治理社会的人，但他留心刑法断案，多次和尚书辩论纠正疑难案件，大多以意见详实精当被采纳。当时汉安帝把皇太子废为济阴王，张晧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在朝廷上为皇太子辩护，没有成功。这件事已详细地记载在《来历传》。张晧退朝后上疏道："从前奸臣江充，挑拨离间，散布谗言谋反，致使太子在戾园起兵，最终自杀身亡。后来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为太子辩冤，武帝才觉悟，虽然回忆以前的过失，但后悔怎么来得及！现在皇太子的年龄刚刚十岁，还没有经过保傅官传授九德，应该选拔贤能的官员辅助，使他具备帝王的品质。"书献上，安帝不阅。

顺帝即位，任命张晧为司空，张晧在任上推荐的许多人都得到任用，天下称他为"推士"。当时清河赵腾上书陈述自然灾异的现象，批评朝政，顺帝把赵腾的奏章批给主管官吏，让他们逮捕赵腾囚禁审

讯，受赵腾牵连的同党八十多人，都以诽谤罪应被处以重刑。张晧上疏劝谏道：“臣听说唐尧、虞舜树立敢于进谏的鼓，夏禹、商汤、周文王树立批评朝政意见的木板，《春秋》采纳善事记载邪恶，贤明的君主不怪罪批评朝政的割草、砍柴人。赵腾等人虽然冒犯陛下犯了法，但他们本来是想尽忠而直谏。如果他们被处死，天下人就会把口闭起来，堵塞了进谏廷争的源头，不能显扬道德做后人的榜样。”于是顺帝觉悟，把赵腾的死罪降低一等，其余的人都罚到边境地区防敌两年。永建四年，因天下阴阳不调，顺帝下诏免了张晧的官。

阳嘉元年，复为廷尉。其年卒官，时年八十三。遣使者吊祭，赐葬地于河南县。子纲。

纲字文纪。少明经学。虽为公子，而厉布衣之节。举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为侍御史。时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纲常感激，慨然叹曰：“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埽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退而上书曰：“《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寻大汉初隆，及中兴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观其理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人，故家给人足。夷狄闻中国优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谋自消而和气感应。而顷者以来，不遵旧典，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骄之而复害之，非爱人重器，承天顺道者也。伏愿陛下少留圣思，割损左右，以奉天心。”书奏不省。

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唯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曰：“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不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冀妹为皇后，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阳嘉元年，张晧重为廷尉，于这年死在任上，享年八十三岁。顺帝派使者吊唁、祭祀，把河南县的一块土地赏赐给他做墓地。张晧的儿子叫张纲。

张纲字文纪，从小通晓经学。他虽然是公子，但以百姓的节操激励自己。张纲被推举为孝廉，没有应命，司徒征召经选拔、考核而成绩优异的人，张纲因此被任命为侍御史。当时汉顺帝任用并放纵宦官，有识之士心存恐惧。张纲常常对此感愤激切，慷慨叹息说：“污秽邪恶充满朝廷，不能奋不顾身地解除国家的危难，即使是活着我也不愿意。”他退朝而上书说：“《诗经》说：‘没有过失，也不遗忘，只是遵循旧的法度。’回想大汉王朝刚兴隆以及中兴的年代，文帝、明帝，道德教化特别兴盛。观察他们的道德教化，既容易看清又容易沿袭，他们只是恭敬节俭、坚持节操、约束自己、崇尚道德罢了。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赏赐宠信的人只有数金，爱惜费用，重视人才，所以家庭、百姓富足。东夷、北狄听说中国物资丰饶富裕，崇信、运用道

德，所以奸人的阴谋自动消失而阴阳和谐之气感应。但近来朝廷不遵守旧制度，对没有功劳的奸邪之人都封官授爵，使他们富贵、骄横而又受害，这不是爱惜人而重视他们的才干、继承天命而顺应治国之道。请陛下略微想一想，减少左右亲信，以尊奉天帝之心。”书呈上，顺帝不阅。

汉安元年，顺帝选拔、派遣杜乔、周举、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八位使者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知名的老儒生，大多任过高官，只有张纲年轻，官职最低。其余的人接受任命前往官署，而张纲独自把他的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道：“豺狼当道，为什么责问狐狸！”于是上疏说：“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承蒙皇后的援助，肩负朝廷的大恩，以割草、砍柴人的才质，居辅导帝王、主持国家政务的重任。他们不能传播、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道德观念，辅佐皇帝，而专门做贪婪暴虐的元凶首恶，放纵他们的贪婪，称心美好的财物，放肆得没有限度。他们多封阿谀谄媚的人，以陷害忠臣贤士。这真是皇帝的威严所不能宽恕的，应该把他们处以死刑。我恭敬地陈述十五件他们心无国君的事实，这都是臣子所痛恨的。”张纲的疏文呈上，京城奸邪震惊恐怖。当时，梁冀的妹妹是皇后，宦官的势力正盛，满朝都是梁家的亲戚，顺帝虽然知道张纲的言论正直，但最终不忍心采用。

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冀乃讽尚书，以纲为广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马，纲独请单车之职。既到，乃将吏卒十余人，径造婴垒，以慰安之，求得与长老相见，申示国恩。婴初大惊，既见纲诚信，乃出拜谒。纲延置上坐，问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为之者又非义也。今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扬、兖、豫大兵云合，岂不危乎？若不料强弱，非明也；弃善取恶，非智也；去顺效逆，非忠也；身绝血嗣，非孝也；背正从邪，非直也；见义不为，非勇也：六者成败之几，利害所从，公其深计之。”婴闻，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喘息须臾间耳。今闻明府之言，乃婴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义，实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纲约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婴深感悟，乃辞还营。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纲乃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朝廷论功当封，梁冀遏绝，乃止。天子嘉美，征欲擢用纲，而婴等上书乞留，乃许之。

当时广陵义军张婴等数万人，杀刺史和二千石，在扬州、徐州一带造乱，长达十多年，朝廷无法讨伐平定。梁冀就势劝告尚书，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想以这件事来伤害他。以前派遣郡守前往平息张婴之乱，郡守一般多要兵马，唯有张纲请求轻车简从赴任。张纲到了广陵，就率领官吏、士兵十余人直接到张婴的营垒，以安抚他们，并请

求与他们当中年迈的人相见，一再表示朝廷的恩德。张婴最初大吃一惊，看到张纲举止诚实，才去拜见他。张纲请张婴在上方的位置坐下，询问张婴的疾苦，开导他说：“前后的二千石大多放纵而贪婪凶狠，所以使你们这些人心怀怨恨而聚集在一起。二千石确实有罪，但杀他们的行为也不符合道义。今天皇帝仁厚圣明，想用礼乐教化使反叛者信服，因此派太守前来，想以官爵俸禄使你们享受荣耀，不愿意施用刑罚，现在确实是你们转祸为福的时候。如果你们听说了道义还不信服，天子勃然大怒，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的大军像云一样会合，并进齐攻，难道你们不危险吗？如果你们不估计自我和朝廷力量的强弱，是不明智的；扔掉善良而取邪恶，是不聪明的；放弃顺应朝廷而效法叛贼，是不忠诚的；自己断绝祖先的血脉，是不孝顺的；背叛正确的而跟随邪僻，是不正直的；见义不为，是不勇敢的：这六条是成败的征兆，趋利还是从害，你还是认真考虑吧。”张婴听了这一番话，不禁流下眼泪，说道：“边远地区愚蠢的人，不能够亲自把这里的情形通报朝廷，又忍受不了欺凌、冤害，就聚集以苟且偷生，这像鱼在锅中游，喘息一下子罢了。如今听了您的话，真是我们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违反道义了，但又确实害怕放下武器的时候，连妻子儿女都不免被诛杀。”张纲以天地为证和他订立盟约，对着日月和他发誓，张婴深受感动，悔悟过来，就告辞返回营垒。第二天，张婴率领部属一万多人和妻子、儿女，把双手绑在背后前来投降。张纲就轻车简从进张婴的营垒，大办宴席，设酒为乐，遣散部队，听凭他们去什么地方；亲自为张纲占卜选择住宅，考察、选择熟田；张婴的子弟想做官的，张纲都征召、推荐他们。张婴等人心悦诚服，南州太平。朝廷论功应该给张纲加封，梁冀阻止，于是未封。顺帝称赞张纲，想提拔他，张婴等人上书请求把张纲留在广陵，顺帝就答应了。

纲在郡一年，年四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纲自被疾，吏人咸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诏曰：“故广陵太守张纲，大臣之苗，剖符统务，正身导下，班宣德信，降集剧贼张婴万人，息干戈之役，济蒸庶之困，未升显爵，不幸早卒。婴等缞杖，若丧考妣，朕甚愍焉！”拜纲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

王龚字伯宗，山阳高平人也。世为豪族。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安帝嘉之，征拜尚书。建光元年，擢为司隶校尉，明年迁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才爱士，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气高明，初到，龚不即召见之，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功曹袁阆请见，言曰：“闻之传曰‘人臣不见察于君，不敢立于朝’。蕃既以贤见引，不宜退以非礼。”龚改容谢曰：“是吾过也。”乃复厚遇待之。由是后进知名之士莫不归心焉。阆字奉高。数辞公府之命，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

张纲在广陵郡只一年就死了，死时四十六岁。百姓扶老携幼，到

太守府吊丧的人不可胜数。张纲自从患病以后，官吏、百姓为他祭神求福，都说：“千秋万岁，什么时候再见到这样的人。”张婴等五百多人穿了丧服轮流来办丧事，送葬到犍为郡，背土筑坟。顺帝下诏说：“原广陵太守张纲，大臣的后代，受任掌管广陵的事务，修身教导百姓，颁布、宣扬道德、诚信，降伏、收容大盗张婴等万人，平息了战争，帮助解决民众的困难，还没有升任高官，就不幸早死。张婴等人穿着缞服，拄着丧杖，好像死了父母亲一样悲伤，我很怜悯张纲！”顺帝任张纲的儿子张续为郎中，赏钱百万。

王龚字伯宗，山阳郡高平县人。他家世代是势大而富贵的家族。最初被推举为孝廉，渐渐升任青州刺史，上奏弹劾贪婪昏庸的二千石数人，安帝嘉奖他，召他入朝任命为尚书。建光元年，王龚被提拔为司隶校尉，第二年改任汝南太守。他为政崇尚温和，好才爱士，推荐同郡的黄宪、陈蕃等人。虽然黄宪不愿委曲心性入朝做官，但陈蕃就任了官职。陈蕃性格刚直，气质爽朗，刚到任时，王龚没有马上召见他，他留下条子称病离去。王龚生气，命令在册簿上除掉他的名字。功曹袁阆请求拜见王龚，对王龚说：“我从典籍上知道‘人臣不被君主明察，不敢站在朝廷上’。既然陈蕃因为贤能被任用，不应该因为他不守礼节而削职。”王龚改变脸色道歉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重新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他。从此以后出仕的知名人士莫不心服王龚。袁阆字奉高，曾多次推辞公府征召之命，不修身而操行奇特，享名一时。

永建元年，征龚为太仆，转太常。四年，迁司空，以地震策免。

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书记。其所辟命，皆海内长者。龚深疾宦官专权，志在匡正，乃上书极言其状，请加放斥。诸黄门恐惧，各使宾客诬奏龚罪，顺帝命亟自实。前掾李固时为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乃奏记于商曰：“今旦闻下太尉王公敕令自实，未审其事深浅何如。王公束修厉节，敦乐艺文，不求苟得，不为苟行，但以坚贞之操，违俗失众，横为谗佞所构毁，众人闻知，莫不叹栗。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极，未有诣理诉冤之义。纤微感概，辄引分决，是以旧典不有大罪，不至重问。王公沉静内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变，则朝廷获害贤之名，群臣无救护之节矣。昔绛侯得罪，袁盎解其过，魏尚获戾，冯唐诉其冤，时君善之，列在书传。今将军内倚至尊，外典国柄，言重信著，指㧑无违，宜加表救，济王公之艰难。语曰：‘善人在患，饥不及餐。’斯其时也。”商即言之于帝，事乃得释。

永建元年，朝廷召王龚为太仆，转任太常。永建四年，升任司空，因为发生地震而被顺帝诏令免官。

永和元年，王龚被授予太尉之职，在位恭敬谨慎，如果不是公事，就不行文书通报给州郡，所征召、任用的都是社会上年高德厚的人。他痛恨宦官专权，志在扶正朝纲，就上书尽力陈说宦官专权的情形，请顺帝斥退、放逐宦官。众宦官恐惧，各派宾客捏造罪名上奏王

龚的罪过，顺帝命令王龚赶紧自己坦白。王龚的前掾属、这时担任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的李固就上书给梁商说：“今天早晨听说皇帝下令，要太尉王公自己坦白，不明白这件事的轻重怎样。王公自我约束，激勉节操，深爱典籍文章，既不求随便有所得，又不随便行事，只是以坚贞的操守，违背时俗，得罪了众宦官，遭谗邪奸佞之人无理诬陷，大家听说后，没有谁不感叹、心存畏惧的。三公尊重，承受天命位如北极星，没有到法官那里诉说冤屈的道理。况且细微感叹，就召引法官辨析、裁定，所以旧制度规定三公没有大罪，就不进行审判。王公沉静心明，不能把不合道理的事横加到他的身上，最终如有其他变化，那么朝廷获得害了贤人的名声，群臣没有救护贤人的气节。从前绛侯周勃犯罪，袁盎为他的过失辩解，魏尚犯罪，冯唐诉说他的冤屈，当时君子认为这是好事，记载在《史记》的列传里。现在将军内倚皇帝，外掌国家的大权，说话分量沉重而信誉显扬，指挥无违，应该上表解救，帮助王公摆脱艰难。俗话说：‘善人遭患难，解救的人即使饥饿也来不及吃饭。’这正是时候了。”梁商就给顺帝进言，王龚的事才得到化解。

龚在位五年，以老病0骸骨，卒于家。子畅。

论曰：张晧、王龚，称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发升荐，仁人之情也。夫士进则世收其器，贤用即人献其能。能献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岂同折枝于长者，以不为为难乎？昔柳下惠见抑于臧文，淳于长受称于方进。然则立德者以幽陋好遗，显登者以贵涂易引。故晨门有抱关之夫，柱下无朱文之轸也。

畅字叔茂。少以清实为称，无所交党。初举孝廉，辞病不就。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四迁尚书令，出为齐相。征拜司隶校尉，转渔阳太守。所在以严明为称。坐事免官。是时政事多归尚书，桓帝特诏三公，令高选庸能。太尉陈蕃荐畅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复为尚书。

寻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功曹张敞奏记谏曰：“五教在宽，著之经典。汤去三面，八方归仁。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高祖鉴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缇萦，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严刻，务崇温厚。仁贤之政，流闻后世。夫明哲之君，网漏吞舟之鱼，然后三光明于上，人物悦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发屋伐树，将为严烈，虽欲惩恶，难以闻远。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则海内改观，实有折枝之易，而无挟山之难。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愚以为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随会为政，晋盗奔秦。虞、芮入境，让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畅深纳敞谏，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

王龚在位五年，因为年迈患病请求退职还乡，最后死在家中。他

的儿子叫王畅。

评论：张晧、王龚，人称“推士”，像他们这样爱好通达，引人向善，公正选拔，推举提升他人，是仁人宽厚的情怀。士人被进用，社会就接纳他们的才干；贤人被任用，人们就会献出他们的本领。贤人的本领已经献出必定会重赏他的功劳，士人的才干被接纳那他对社会的治理会影响天下。这样做利益十分广博，但人们没有谁想争先这样做，这难道和向年老的人鞠躬一样，因为大家不屑于去做而使人认为这事很难做吗？从前柳下惠被臧文仲压制，淳于长受方进称赞。既然这样，那么修养道德的人因为隐微卑贱往往被遗忘，以名声入仕的人因为宣扬容易被召用。所以管城门的人中也有怀才不遇的，殿柱下的微贱之地没有红色花纹的车子。

王畅字叔茂，从小因为廉洁朴实被人称道，不与人结交朋党。最初被推荐为孝廉，托病推辞不到任。大将军梁商专门征召、推举他为秀才，王畅经四次升迁调为尚书令，出任齐王刘喜的相。朝廷又征召他，授予他司隶校尉之职，转任渔阳太守。王畅在任上以严厉贤明被人赞颂。后来受其他事的牵累被免了官。当时，朝廷的政务多归尚书掌管，桓帝专门下诏三公，命令他们大量选拔有功劳和才能的人。太尉陈蕃推荐王畅廉洁正直，有不可凌犯的威严，因此王畅重任尚书。

不久王畅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在南阳先后任职的二千石官员十分害怕皇帝家乡的皇亲国戚，大多不称职。王畅痛恨这种状况，到任后振奋威猛，那些拉帮结派、把握了地方势力的豪族人士，凡是有罪恶、淫乱行为的，无不遭督察举报。遇到天下大赦而中止。王畅想起这件事深有遗憾，重新设法对凡是接受贿赂在二千万钱以上而不自首坦白的人，没收全部财物；如果他们隐瞒藏匿，就派官吏掀房子砍树木，填塞水井铲平火灶，豪强旺族大为震动。功曹张敞上书劝谏道：“仁义、慈爱、友好、恭敬、孝顺五教在于宽容，记录在经典上。商汤打猎撤去三面网，八方的人都归于仁义。周武王进入殷商都城，先废除炮烙酷刑。汉高祖以秦王朝为镜子，和部下约法三章。文帝被缇萦救父的行为感动，免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这些人，都痛恨刑法的严厉峻刻，努力推崇温和厚道，致使仁爱贤德的政治名声，流传于后世。进而言之，贤明聪慧的君主，撒网漏掉能吞下船的大鱼，然后天上日、月、星照耀，地上人、物喜悦。说起这些好像迂腐不合时宜，但它的功效很快。掀房子砍树木的惩治行为，我认为严厉猛烈，虽然想惩治邪恶，但名声难以久远。你上等的智慧和才干，在社会上就如日月一样光耀，如果施行仁义惠爱政治，那么天下面貌的改变，实在有向老年人鞠躬那么容易，而没有挟泰山跨越北海的困难。南阳郡是西汉旧都长安侯甸之地，皇室的宗庙在章陵，三位皇后

都出生于新野，成年男女蒙受教化，老百姓敬慕流行的风俗，自从国家重新兴盛以来，功臣将相，代代兴旺。我认为急切地使用刑罚，不如施行恩惠；不懈怠地求索奸人，不如以礼接待贤人。虞舜荐拔皋陶，不仁义的人远离。随会主持朝政，晋国的强盗逃到秦国。虞国、芮国人进入西周王朝的境地，谦让的思想自然产生。感化人心在于施德，不在于用刑。”王畅接受张敞的劝谏，改变政策推崇道德政治，谨慎用刑，减少处罚，于是教化得到了实行。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畅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畅曰：“昔公仪休在鲁，拔园葵，去织妇；孙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约失之鲜矣。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虽以不德，敢慕遗烈。”

南阳郡中有钱有势的人多以生活奢侈豪华相推重，但王畅常常穿着布衣，垫着皮褥，车马破旧，以纠正时俗的弊端。同郡的刘表当时十七岁，在王畅门下求学，目睹这种情形劝谏道：“奢侈不超越上级，节俭不迫近下属，遵循道义，施行礼节，贵在处于行与不行之间。所以，蘧伯玉耻于独自为君子。您不敬仰孔圣人的高明教训，而羡慕伯夷、叔齐无关紧要的操守，是不是想以品行洁白使自己在社会上很尊贵呢？”王畅说：“从前公仪休在鲁国，拔掉自己园子里的葵菜，休弃了织丝绸的妻子；孙叔敖在楚国做国相，他的儿子穿着皮衣砍柴。因为节俭而产生过失的人是很少的。听说了伯夷的风范，贪婪的人会廉洁，软弱的人能建立志向。我虽然德行不高，但仰慕前人遗留下来的功业。”

后征为长乐卫尉。建宁元年，迁司空，数月，以水灾策免。明年，卒于家。

子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粲，以文才知名。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阳人，仲山甫之后也。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始为县门下史。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谌送客于大阳郭，遥见暠，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歆笑曰：“当得山泽隐滞，乃洛阳吏邪？”谌曰：“山泽不必有异士，异士不必在山泽。”歆即召暠于庭，辩诘职事。暠辞对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举孝廉，辟太尉府，举高第。

后来，王畅被征召为长乐卫尉。建宁元年，升任司空，几个月后，因为天下遭受水灾被免官。第二年，死于家中。

王畅的儿子王谦，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王谦的儿子王粲，以文才知名。

种暠字景伯，河南郡洛阳县人，是仲山甫的后代。父亲是定陶县令，有三千万钱的财产。父亲死后，种暠把全部财产用来救济本族和乡里的穷人，而且不与那些追求名誉利禄的人往来。种暠起初是县里的文书，当时河南尹田歆的外甥王谌，有知人的名声，田歆对王谌说："现在应当推荐六个孝廉，我得到许多贵戚的书面旨意，不宜违背。但我想自用一个名士以报效国家，你帮我寻找这个人。"第二天，王谌送客到大阳郭，远远地看见种暠，认为他有异才，回家报告田歆说："我为你找到一位孝廉了，就是附近洛阳门下的文书。"田歆笑道："名士应当从隐居于山林湖泊的人中得到，你找到的名士竟然是洛阳小官吗？"王谌说："山林湖泊中不一定有奇异的人才，奇异的人才也不一定在山林湖泊。"田歆立即把种暠召到河南府，询问考察他履行职事的情况。种暠回答得有条有理，田歆十分喜欢他，召他来代理主簿，推荐他为孝廉，并征召到太尉府上，选拔为优秀人才。

顺帝末，为侍御史。时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乔、周举等，多所纠奏，而大将军梁冀及诸宦官互为请救，事皆被寝遏。暠自以职主刺举，志案奸违，乃复劾诸为八使所举蜀郡太守刘宣等罪恶章露，宜伏欧刀。又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父兄及知亲为刺史、二千石尤残秽不胜任者，免遣案罪。帝乃从之。擢暠监太子于承光宫。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惶惑不知所为。暠乃手剑当车，曰："太子国之储副，人命所系。今常侍来无诏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辞屈，不敢对，驰命奏之。诏报，太子乃得去。乔退而叹息，愧暠临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称善者良久。

出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诸国，自前刺史朱辅卒后遂绝；暠至，乃复举种向化。时永昌太守冶铸黄金为文蛇，以献梁冀，暠纠发逮捕，驰传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衔怒于暠。会巴郡人服直聚党数百人，自称"天王"，暠与太守应承讨捕，不克，吏人多被伤害。冀因此陷之，传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闻讨捕所伤，本非暠、承之意，实由县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详。比盗贼群起，处处未绝。暠、承以首举大奸，而相随受罪，臣恐沮伤州县纠发之意，更共饰匿，莫复尽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

顺帝末年，种暠任侍御史。当时顺帝派遣巡视的八位光禄大夫杜乔、周举等人，纷纷上书检举奸邪，而大将军梁冀和众宦官互相请托援救，检举的事情被逐渐阻止。种暠自认为职务是掌管侦察检举，立志查办奸邪，就重新上书弹劾被八位使节揭发的蜀郡太守刘宣等人的罪恶，认为应该把他们处以死刑。又上书请求下诏四府，令他们逐条列举担任刺史、二千石的近臣、父兄和知交中特别凶残、淫乱而不称职的人，免职遣送还乡治罪。顺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随后，顺帝提拔种暠在承光宫监护太子。中常侍高梵从皇宫中驾一辆车出来迎接太子，当时太傅杜乔等人生疑而不想让高梵接走太子，但惶惑不知道怎么办。种暠手持利剑拦住车子，说道："太子是国家皇位的继承人，

关系到天下人的命运。今天常侍来迎太子而没有诏书凭信，怎么知道不是奸邪行为呢？今天你要强行把太子接走，那我只有一死罢了。”高梵语塞词穷，不敢回答，快马上奏顺帝，诏书回复，太子才得以离去。杜乔回家后叹息，对种暠遇事不迷惑感到惭愧。顺帝也嘉奖种暠处事稳重，称赞了很长时间。

种暠出任益州刺史。他向来意气风发，情绪激昂，喜欢建立功业。在职三年，普施恩惠给边远的夷族，开导启发不同风俗的地区，使岷山杂乱部落的人都归依、倾服汉朝的恩德。那白狼、槃木、唐菆、邛、僰等国家，自从前任刺史朱辅死了以后就和汉朝断绝了关系；种暠到了益州，这些国家的君臣、百姓又踮起脚跟盼望归服教化。当时永昌太守用黄金铸造了一条有花纹的蛇，把它献给梁冀，种暠督查揭露并逮捕了永昌太守，快马传报给朝廷，但丞相和御史懦弱，害怕梁冀而不敢查办，梁冀因此对种暠心怀怨恨。时逢巴郡人服直聚集同党几百人，自称“天王”，种暠和益州太守应承前往讨伐追捕，没有成功，许多官吏百姓遭到伤害。于是梁冀陷害种暠，传令逮捕种暠、应承。太尉李固上疏援救说：“臣听说讨伐追捕后官民所受的伤害，本不是种暠、应承所希望的，其实是因为县吏害怕法令和犯罪，压迫驱赶百姓太厉害，引起这些人的不满。等盗贼群起，处处不绝。种暠、应承首先打击大奸，但紧跟着自己获罪，臣担心会伤害以致冷落州县督查揭露奸邪的想法，以致与奸邪共同掩饰藏匿，不再为朝廷尽心。”梁太后看了奏章，就赦免了种暠、应承的罪过，只把他们免官算了。

后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太后叹曰：“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许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迁使匈奴中郎将。时辽东乌桓反叛，复转辽东太守，乌桓望风率服，迎拜于界上。坐事免归。

后司隶校尉举暠贤良方正，不应。征拜议郎，迁南郡太守，入为尚书。会匈奴寇并凉二州，桓帝擢暠为度辽将军。暠到营所，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后加讨。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分明，由是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皆来顺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边方晏然无警。

入为大司农。延熹四年，迁司徒。推达名臣桥玄、皇甫规等，为称职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匈奴闻暠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望见坟墓，辄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后来凉州羌人发生动乱，朝廷任命种暠为凉州刺史，种暠在凉州得到百姓的爱戴。当他被朝廷召回调任的时候，当地的官民到朝廷请求把他留下来，梁太后感叹地说：“没有听说过做刺史的像这样得人心。”就答应了。种暠又在凉州待了一年，后来调任汉阳太守，戎族

夷族的男男女女送他到汉阳地界，种暠与他们拱手作别，步行千里没有乘坐车子。等他到了汉阳郡，对羌人、胡人施行教化，禁止侵犯掠夺。不久种暠又改任匈奴中郎将。当时辽东的乌桓人反叛，种暠受命转任辽东太守，乌桓人望风服从，在辽东境内迎接拜见他。种暠后来因事被免官而返乡。

后来司隶校尉推举种暠为贤良方正，种暠不就任。朝廷又征召他为议郎，升任南郡太守，入京任尚书。这时正遇到匈奴侵犯并州和凉州，桓帝提拔种暠为度辽将军。种暠到军营，先宣扬朝廷的恩惠诚意，诱导各路匈奴人马投降，不服的就兴兵征伐。羌人从前有被俘虏在郡县做人质的，全部遣送回家。他诚心招匈奴来安抚，信用赏赐分明，因此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族的人都来归顺。种暠就去掉报警的烽火，撤除了望亭哨，边境太平无敌情。

种暠进京任大司农。延熹四年，升任司徒。经他推荐而被任用、官位显达的名臣有桥玄、皇甫规等人，都是称职的相。种暠在位三年，六十一岁时死去。并州、凉州边境地区的人都为他发丧。匈奴听说种暠死了，全国伤心哀痛。单于每当到汉朝朝廷拜贺，看见种暠的坟墓，总是哭着流泪祭祀。种暠有两个儿子：种岱、种拂。

岱字公祖。好学养志。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车特征，病卒。

初，岱与李固子燮同征议郎，燮闻岱卒，痛惜甚，乃上书求加礼于岱。曰："臣闻仁义兴则道德昌，道德昌则政化明，政化明而万姓宁。伏见故处士种岱，淳和达理，耽悦《诗》《书》，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禀命不永，奄然殂殒。若不槃桓难进，等辈皆已公卿矣。昔先贤既没，有加赠之典，《周礼》盛德，有铭诔之文，而岱生无印绶之荣，卒无官谥之号。虽未建忠效用，而为圣恩所拔，遐迩具瞻，宜有异赏。"朝廷竟不能从。

拂字颖伯。初为司隶从事，拜宛令。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迁光禄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复为太常。

李傕、郭汜之乱，长安城溃，百官多避兵冲。拂挥剑而出曰："为国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贼兵刃向宫，去欲何之？"遂战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为谏议大夫。

大将军何进将诛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渑池，而进意更狐疑，遣劭宣诏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劳之，因譬令还军。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劭。劭怒，称诏大呼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

种岱字公祖，好学以培养自己的情志，曾被推举为孝廉、茂才，受公府征召，都不赴任。朝廷派公车专门召请他，种岱却因病死去。

当初，种岱和李固的儿子李燮同时被征召为议郎，李燮听说种岱

死了，非常悲痛，就上书请求以超过平常的礼节对待死去的种岱。他说："臣听说仁义兴旺就道德昌盛，道德昌盛就政治教化贤明，政治教化贤明就百姓安宁。臣见原处士种岱，淳厚平和，通晓事理，特别喜爱《诗经》、《尚书》，富贵不能改变他的思想，万物不能扰乱他的心志。他接受任命不久，忽然死亡。他如果不是滞留难于仕进，就和我们这些人一样已经是公卿了。从前先贤死后，有加赠的礼节，《周礼》盛德，有德的死者墓碑上刻有哀悼的文字，而种岱活着的时候没有做官的荣耀，死后没有朝廷的封号。虽然他没有树立忠心报效朝廷，但受皇帝的恩惠被提拔，这是远近的人都看得到的，应该对他有特殊的赏赐。"朝廷最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种拂字颖伯，最初是司隶从事，任宛县县令。当时南阳郡的官吏喜欢趁休息、沐浴的日子，在集市上游乐嬉戏，为百姓忧患。种拂外出遇上他们，一定下车当众拜见，以使他们的内心感到羞愧，从此不敢出来在集市上游乐嬉戏。种拂治宛有能干的名声，多次升迁后任光禄大夫。初平元年，种拂代替荀爽为司空，第二年，因为地震而被免官，后来重任太常。

李傕、郭汜动乱，长安城遭毁坏，众官吏多避战事。种拂挥剑而出，吼道："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制止战争消除暴徒，致使凶恶的强盗拿着刀子面对朝廷，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于是战斗而死。儿子叫种劭。

种劭字申甫，从小就有名声，中平末年，任谏议大夫。

大将军何进将要诛杀宦官，召来并州牧董卓，董卓来到渑池，而何进的主意变得犹豫不决，派遣种劭宣读皇帝的诏书制止董卓进京。董卓不接受，前行到达河南。种劭前去慰劳他，趁势开导命令他回师。董卓怀疑情况有变化，派他的士兵手执兵器威胁种劭。种劭怒起，口称诏命，大声呵叱，士兵受挫分散退下。种劭上前责问董卓，董卓无话可说，这才还军夕阳亭。

及进败，献帝即位，拜劭为侍中。卓既擅权，而恶劭强力，遂左转议郎，出为益凉二州刺史。会父拂战死，竟不之职。服终，征为少府、大鸿胪，皆辞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国，吾为臣子，不能除残复怨，何面目朝觐明主哉？"遂与马腾、韩遂及左中郎刘范、谏议大夫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报其仇。与汜战于长平观下，军败，劭等皆死。腾遂还凉州。

陈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历世著名。父亹，广汉太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阳嘉中，举孝廉，稍迁繁阳令。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货贿，球不与之，太守怒而挝督邮，欲令逐球。督邮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独繁阳有异政，今受命逐之，将致议于天下矣。"太守乃止。

复辟公府，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桂阳黠贼李研等群聚寇抄，陆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杨秉表球为零陵太守。球到，设方略，期月

间，贼虏消散。而州兵朱盖等反，与桂阳贼胡兰数万人转攻零陵。零陵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难，球怒曰：“太守分国虎符，受任一邦，岂顾妻孥而沮国威重乎？复言者斩！”乃悉内吏人老弱，与共城守，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贼复激流灌城，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相拒十余日，不能下。会中郎将度尚将救兵至，球募士卒，与尚共破斩朱盖等。赐钱五十万，拜子一人为郎。迁魏郡太守。

等到何进失败，献帝即位，任种劭为侍中。董卓专权后，讨厌种劭刚强有力，就把他贬为议郎，出任益州和凉州刺史。这时种劭逢父亲种拂战死，他因守孝没有到任。种劭服完丧，被征召为少府、大鸿胪，他都推辞不肯接受，说道：“从前我的父亲以身殉国，我作为臣子，不能消除残敌报仇雪恨，有什么脸朝见贤明的君主呢？”就与马腾、韩遂和左中郎刘范、谏议大夫马宇共同攻打李傕、郭汜，以报杀父之仇。种劭和郭汜在长平观下交战，兵败，种劭等人都战死。马腾于是回到凉州。

陈球字伯真，下邳郡淮浦县人，祖上数代著名。父亲陈亹，是广汉太守。陈球从小学习儒学，擅长法律。阳嘉年间，被推举为孝廉，逐渐升任繁阳县令。当时魏郡太守婉言劝说繁阳县给他送财物布帛，陈球不肯，太守生气地抽打督邮，想要他驱逐陈球。这个督邮不肯，说道：“魏郡有十五座城，唯独繁阳有卓越的政绩，现在接受你的命令驱逐他，将招来天下人的批评。”太守不得不罢休。

陈球又被公府征召，选拔为优秀人才，任命为侍御史。这时，桂阳狡猾的强盗李研等人聚众攻劫掠夺，在荆州一带猖狂肆虐，州郡懦弱，不能禁止。太尉杨秉推荐陈球担任零陵太守，陈球到任，设计谋划，一个月时间里，消除贼寇。但州兵朱盖等人造反，与桂阳贼寇胡兰等几万人转攻零陵。零陵地处潮湿，编扎树木作为城墙，不能防守，零陵郡中的人惊惶恐惧。掾史告诉陈球要他把家属送走以躲避灾难，陈球生气地说：“太守分执国家的兵符，受任一郡，难道能顾及妻子儿女而毁坏国家的权威吗？再这样劝我的人斩首！”于是陈球集合所有官民无论老弱，共同守城，把大树安上弓弦作为弓，用有羽毛的长矛作为箭，扣动机关发射，远射一千多步远，杀伤大量贼寇。贼寇又拦截河水灌城，陈球就在郡内凭借地势反而决水淹他们。双方相互抗衡了十多天，贼寇不能攻克零陵。这时，正遇上中郎将度尚率领救援的军队到了，陈球招募士兵，与度尚一起打败并杀了朱盖等人。朝廷赏赐陈球五十万钱，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郎官。不久陈球改任魏郡太守。

征拜将作大匠，作桓帝陵园，所省巨万以上。迁南阳太守，以纠举豪右，为势家所谤，征诣廷尉抵罪。会赦，归家。

征拜廷尉。熹平元年，窦太后崩。太后本迁南宫云台，宦者积怨窦氏，遂以衣车载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中常侍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帝曰："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诗》云：'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岂宜以贵人终乎？"于是发丧成礼。及将葬，节等复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祔。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太尉李咸时病，乃扶舆而起，捣椒自随，谓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赵忠曰："议当时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顾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忠笑而言曰："陈廷尉宜便操笔。"球即下议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且冯贵人冢墓被发，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议，作色俯仰，蚩球曰："陈廷尉建此议甚健！"球曰："陈、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公卿以下，皆从球议。李咸始不敢先发，见球辞正，然后大言曰："臣本谓宜尔，诚与臣意合。"会者皆为之愧。曹节、王甫复争，以为梁后家犯恶逆，别葬懿陵，武帝黜废卫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窦氏罪深，岂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诣阙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安思阎后家犯恶逆，而和帝无异葬之议，顺朝无贬降之文。至于卫后，孝武皇帝身所废弃，不可以为比。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坤育天下，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子无黜母，臣无贬君，宜合葬宣陵，一如旧制。"帝省奏，谓曹节等曰："窦氏虽为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节等无复言，于是议者乃定。咸字元贞，汝南人。累经州郡，以廉干知名；在朝清忠，权幸惮之。

陈球被征召任命为将作大匠，他指挥建造桓帝的陵园，所节省的钱在数万以上。这以后，陈球改任南阳太守，因为督查、揭发有钱有势的人，被他们诽谤，受召到廷尉承当罪责。遇到大赦，陈球回到家中。

后来，陈球被征召任命为廷尉。熹平元年，窦太后死去。窦太后本来迁到了南宫云台，宦官对她有积怨，就用有遮蔽的车子装载她的尸体，放在洛阳城南集市的房子里好几天。中常侍曹节、王甫想用贵人的礼节安葬她，灵帝说："窦太后亲自立我为皇帝，继承先帝传下的大业。《诗经》说：'无德不报，无话不答。'难道太后只应该用贵人的礼节安葬吗？"于是以皇太后的礼节发丧。到将安葬的时候，曹节等人又想另葬窦太后，而以冯贵人追配死去的桓帝。灵帝下诏令公卿大会于朝堂，要中常侍赵忠监督商议。当时太尉李咸患病在家，听到这个消息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捣碎花椒随身携带，对妻子说："如果皇太后不能配享桓帝，我就不活着回来了。"朝廷开始商议，在座的几百个人，各自抬头看着宦官，很久都没有谁肯先说话。赵忠说："商议应当按时进行。"并责怪公卿以下的官吏互相观望。陈球说："皇太后生在德行盛大的清白之家，以帝王母亲的身份统治天下，应该配享先帝，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赵忠笑着说："陈廷尉应

该顺便执笔写下来。”陈球继续说：“皇太后从在后宫的时候起，就聪明而有做母亲的道德规范。她遇上社会动荡不安，帮助拥立皇帝，继承祖宗事业，功劳很大。先帝死了，太后因受重大案件牵连，移居空宫，不幸早死，她家里的人虽然犯了罪，但事情不是出自太后。现在如果把太后另葬，确实使天下人失望。再说冯贵人的坟墓曾被挖掘，尸骨暴露，和贼寇的尸骨放在一起，灵魂受到污染，而且她对国家也没有功劳，哪一点应该配享先帝？”赵忠明白陈球的意见，一时间变了脸色，嘲笑陈球说：“陈廷尉的这个建议很有力量！”陈球说：“陈蕃、窦武既受冤屈，皇太后无故被打入冷宫，臣经常伤心，天下愤怒叹息。今天谈论这件事，退朝后遭处罚，是我素来的愿望。”公卿以下的官吏，都附和陈球的意见。李咸开始时不敢先说话，听到陈球的言辞公正，然后大声说：“臣本来认为太后应配享先帝，陈球的意见的确和我的意见一致。”到会的人都为此感到惭愧。曹节、王甫又争辩，认为梁太后家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过，另葬在懿陵；武帝废除了卫皇后，而以李夫人配享。如今窦氏罪恶深重，难道应该与先帝合葬吗？李咸就到皇宫上疏道：“我想到章德窦皇后虐待伤害恭怀，安思阎皇后家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过，而和帝没有另葬的意思，顺帝没有贬降的诏书。至于卫皇后，是武帝亲自废免的，不可以拿来和窦皇后相比。如今长乐太后享有尊号在身，曾经亲自行使皇帝的权力，像母亲养育儿女一样养育天下百姓，而且帮助拥立皇帝，她的光辉使皇帝的宗祀兴旺。太后把陛下作为儿子，陛下难道能够不认为太后是母亲？儿子不废弃母亲，大臣不贬斥君主，皇太后应与先帝合葬在宣陵，一切像旧制度那样。”灵帝看了奏章，对曹节等人说：“窦氏虽然大逆不道，但太后对我有恩，不应降格安葬。”曹节等人不再说话，于是商讨才安定下来。李咸字元贞，汝南人。他多次治理州郡，以廉洁干练知名；在朝廷清廉忠诚，弄权恃宠的人都害怕他。

六年，迁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复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以日食免。复拜光禄大夫。明年，为永乐少府，乃潜与司徒河间刘郃谋诛宦官。

初，郃兄侍中儵，与大将军窦武同谋俱死，故郃与球相结。事未及发，球复以书劝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镇卫，岂得雷同容容无违而已？今曹节等放纵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节等，永乐太后所亲知也。今可表徙卫尉阳球为司隶校尉，以次收节等诛之。政出圣主，天下太平，可翘足而待也。”又尚书刘纳以正直忤宦官，出为步兵校尉，亦深劝于郃。郃曰：“凶竖多耳目，恐事未会，先受其祸。”纳曰：“公为国栋梁，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许诺，亦结谋阳球。

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宫中，所谓程大人也。节等颇得闻知，乃重赂于璜，且胁之。璜惧迫，以球谋告节，节因共白帝曰：“郃等常与藩国交通，有恶意。数称永乐声势，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刘纳及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交通书疏，谋议不轨。”帝大怒，策免郃，郃与球及刘纳、阳球皆下狱

死。球时年六十二。

子瑀，吴郡太守；瑀弟琮，汝阴太守；弟子珪，沛相；硅子登，广陵太守：并知名。

赞曰：安储遭谮，张卿有请。龚纠便佞，以直为眚。二子过正，埋车堙井。种公自微，临官以威。陈球专议，桓思同归。

熹平六年，陈球改任司空，因为地震被免官。不久，他被任为光禄大夫，再任廷尉、太常。光和元年，升任太尉，几个月后，因为出现日食被免官。后来朝廷又任他为光禄大夫。第二年，陈球担任永乐少府，就秘密地与司徒河间人刘郃谋划诛杀宦官。

当初，刘郃的哥哥侍中刘儵和大将军窦武合谋而一起被处死，所以刘郃与陈球联合。事情没有开始，陈球又写信劝告刘郃说："你出自皇帝的家族，位登三公，天下人敬仰，镇守捍卫国家，难道只附和相同的意见无所违逆就行了？现在曹节等人长期在皇帝左右，放纵危害；还有你的哥哥刘侍中被曹节等人杀害，是永乐太后亲自知道的。如今可以表彰调任卫尉阳球为司隶校尉，按先后拘捕曹节等人，杀死他们。朝政出自贤明的皇帝，天下太平的局面，可以翘起脚来等待了。"同时尚书刘纳因为正直触犯了宦官，出任步兵校尉，也苦劝刘郃。刘郃说："凶恶的小人有很多耳目，担心事情还没有成功，先受他们的祸害。"刘纳说："你是国家栋梁，国家倾倒危险而不扶持，那为什么要用你为国相呢？"刘郃答应了，也与阳球合谋。

陈球的妾是程璜的女儿，程璜在宫中任职，人称程大人。曹节等人听到陈球与刘郃合谋的一些事情，就用重金贿赂程璜，并且威胁他，要他说出内情。程璜害怕逼迫，把陈球的计谋告诉曹节，曹节于是和他一起报告灵帝说："刘郃等人经常和诸侯国勾结，心存恶意。他们多次借助永乐太后的声威气势，接受贿赂索要财物，名声很坏。步兵校尉刘纳和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来往书信，阴谋造反。"灵帝很生气，下诏罢免了刘郃，刘郃、陈球和刘纳、阳球都被关进监狱处死。当时陈球六十二岁。

陈球的儿子陈瑀，是吴郡太守；陈瑀的弟弟陈琮，是汝阴太守；弟弟的儿子陈硅，是沛县相；陈硅的儿子陈登，是广陵太守：都享有名声。

赞辞说：安帝的太子遭到谗毁，张晧拜见安帝；王龚举发奸邪，因正直成为过失。张纲、王畅矫枉过正，掩埋车轮，填塞水井。种暠自己地位卑微，以威严面对官吏。陈球独论，窦太后和桓帝安葬在一起。

# 后汉书卷五十七

## 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杜根字伯坚，颍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声。

根性方实，好绞直。永初元年，举孝廉，为郎中。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

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并见纳用。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顺帝时，稍迁济阴太守。去官还家，年七十八卒。

杜根字伯坚，颍川郡定陵县人。父亲杜安，字伯夷，从小有志气节操，十三岁时进入太学，号称奇童。京城权贵的亲属仰慕他的名声，有的人写信给他，杜安不开封，全部藏在墙壁里。到后来朝廷逮捕、追查这些人的宾客，查到杜安，杜安打开墙壁拿出这些人给他的信，印封像从前一样，最终没有遭受那场祸患，致使当时的人很尊重他。杜安官至巴郡太守，政绩很有名望。

杜根性格正直诚实，急切而不委婉。永初元年，他被推举为孝廉，任郎中。当时和熹邓太后执掌朝政，权力在外戚手中。杜根认为安帝已经长大，应该亲自执掌朝政事务，就和同时的郎官上书直言进谏。邓太后十分生气，拘捕了杜根等人，命令把杜根装进丝织的袋子里，在大殿上打死他。执法的人因为杜根的名气，私下告知执杖的人，要他们不要用力，打完后运到城外，杜根苏醒过来。邓太后派人查看，杜根就装死，三天后，眼睛里生了蛆，因此得以逃窜，做了宜城山中卖酒家的佣人。杜根卖酒长达十五年，酒家老板知道他有德有才，对他很恭敬。

等到邓太后被杀，安帝左右的人都说杜根等人忠诚。安帝以为杜根已经死了，就下诏遍告天下，录用他的子孙。杜根刚回到家乡，就

被征召到公车署，任侍御史。当初，平原郡的小官成翊世也规劝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给安帝，因此犯罪而要承担罪责，这时他和杜根都被征召，提拔为尚书郎，一起被任用。有人问杜根说：“你从前遇到灾祸，天下人都感佩你的节义，你的知心故友不少，何至于隐居宜城山中这般自吃苦头呢？”杜根说：“在民间应酬，又不是绝无人迹的地方，偶然暴露，灾祸连累朋友亲人，所以我不那样做。”顺帝时，杜根渐渐升任济阴太守。后来他辞官回到家中，七十八岁时死去。

翊世字季明，少好学，深明道术。延光中，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谮皇太子，废为济阴王。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丰、王圣诬罔之状。帝既不从，而丰等陷以重罪，下狱当死，有诏免官归本郡。及济阴王立，是为顺帝，司空张晧辟之。晧以翊世前讼太子之废，荐为议郎。翊世自以其功不显，耻于受位，自劾归。三公比辟，不应。尚书仆射虞诩雅重之，欲引与共参朝政，乃上书荐之，征拜议郎。后尚书令左雄、仆射郭虔复举为尚书。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栾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也。好道。顺帝世，以宦者给事掖庭，补黄门令，非其好也。性质直，学览经典，虽在中官，不与诸常侍交接。后阳气通畅，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迁桂杨太守。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学校，以奖进之。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政事明察。视事七年，以病乞骸骨。

荆州刺史李固荐巴治迹，征拜议郎，守光禄大夫，与杜乔、周举等八人徇行州郡。

巴使徐州还，再迁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祀，翦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迁沛相。所在有绩，征拜尚书。会帝崩，营起宪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坟冢，主者欲有所侵毁，巴连上书苦谏。时梁太后临朝，诏诘巴曰：“大行皇帝晏驾有日，卜择陵园，务从省约，茔域所极，裁二十顷，而巴虚言主者坏人冢墓。事既非实，寝不报下，巴犹固遂其愚，复上诽谤。苟肆狂瞽，益不可长。”巴坐下狱，抵罪，禁锢还家。

成翊世字季明，从小好学，深明道术。延光年间，中常侍樊丰、安帝的奶妈王圣共同诬陷皇太子，皇太子被废做了济阴王。成翊世连续上书申诉，并且陈述樊丰、王圣用虚假的言辞欺骗皇帝的情况，安帝没有听从。而樊丰等人用重罪陷害他，成翊世被关进监狱判处死刑，幸而安帝下诏免了他的官，让他回到家乡。等到济阴王即位，这就是顺帝，司空张晧征召成翊世。张晧因为成翊世从前为废太子的事申辩，推荐他为议郎。成翊世自认为功劳不大，接受官职反而是自己的耻辱，自我弹劾后还乡。三公连续征召他，他没有应召。尚书仆射虞诩素来推重他，想引荐他共同参与朝政，就上书引荐，朝廷征召任成翊世为议郎。后来尚书令左雄、仆射郭虔又推举他为尚书。成翊世在朝时庄重严肃，受百官尊敬。

栾巴字叔元，魏郡内黄县人，喜欢道术。顺帝时期，他不得已以

宦官的身份供职于嫔妃的宫室，替补为黄门令，这不是他内心想做的。栾巴性格质朴正直，研习经典，虽然他是宦官，但不和各位常侍来往。后来他的生殖功能恢复，就向顺帝报告请求退职，顺帝提拔他为郎中，四次调动后担任桂阳太守。因为桂阳郡地处南部边疆，人们不熟悉礼仪法度，栾巴为官民制订婚姻丧事的礼节，兴办学校，以勉励引导他们。即使是衙门中的办事人员、低级官吏，栾巴都要考查他们的学习情况，按规定的程式考核成绩，划分好坏等级，并根据各人的能力升迁授职。他明察政事，任职七年，因病请求退休还乡。

荆州刺史李固推举栾巴治理桂阳的政绩，于是朝廷征召栾巴担任议郎，兼任光禄大夫，与杜乔、周举等八人巡视州郡。

栾巴出使徐州回来，再次担任豫章太守。豫章境内的许多山丘河流有鬼怪之说，百姓常常花费钱物祈祷。栾巴向来有道术，能够驱使鬼神，就毁坏全部的祭祀庙宇，处死、惩治装神弄鬼的奸邪之人，于是妖怪自然消失。百姓开始时很害怕，最终都安心了。后来，栾巴改任沛相。栾巴所到之处都有政绩，朝廷征召任命他为尚书。这时顺帝去世，营建宪陵，宪陵左右有的地方有百姓的坟墓，掌管建造宪陵的人想侵占毁坏这些坟墓，栾巴连连上书苦苦规劝。当时梁太后执政，下诏责问栾巴说：“德行崇高的皇帝去世了，占卜选择陵园，必须遵循节俭的原则，坟地的极限，才二十顷，而栾巴上书假称掌管建造宪陵的人毁坏别人的坟墓。这不符合事实，于是压下不予答复，但栾巴还是坚持他的愚昧，又上书诽谤，随意放肆，昏庸背理，这种行为不可纵容。”栾巴被关进监狱，因他的行为承当罪责，永不录用，最后把他赶回家乡。

二十余年，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辅政，征拜议郎。蕃、武被诛，巴以其党，复谪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辞病不行，上书极谏，理陈、窦之冤。帝怒，下诏切责，收付廷尉。巴自杀。子贺，官至云中太守。

刘陶字子奇，一名伟，颍川颍阴人，济北贞王勃之后。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同宗刘恺，以雅德知名，独深器陶。

时大将军梁冀专朝，而桓帝无子，连岁荒饥，灾异数见。陶时游太学，乃上疏陈事曰：

臣闻人非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宁。夫天之与帝，帝之与人，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称号，袭常存之庆，循不易之制，目不视鸣条之事，耳不闻檀车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功既显矣，勤亦至矣。流福遗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敝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竟令虎豹窟于麑场，豺狼乳于春囿。斯岂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议物赋土蒸民之意哉？又今牧

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

二十多年后，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辅佐朝政，征召任命栾巴为议郎。陈蕃、窦武被杀，栾巴因为是他们的同党，重被贬为永昌太守。栾巴以业绩自我弹劾，推辞有病而不赴任，上书尽力规劝，申辩陈蕃、窦武的冤屈。灵帝发怒，下诏严厉指责栾巴，拘捕交付廷尉。栾巴自杀。他的儿子栾贺，官至云中太守。

刘陶字子奇，一名刘伟，颍川郡颍阴县人，济北贞王刘勃的后代。刘陶为人安于简朴，不修小节。所交的朋友，一定是思想情趣相同的人。喜爱不同，即使那些人富贵也不求相投；情趣如果相同，即使那些人贫贱也不改变意向。同宗人刘恺，以高尚的道德知名，唯独很器重刘陶。

当时大将军梁冀在朝廷专权，而桓帝没有儿子，年年灾荒饥馑，怪异多次显现。刘陶这时在太学游学，就上疏陈述说：

臣听说人没有天地就没有生存的依托，天地没有人就没有灵性，所以皇帝没有人民就不能做皇帝，人民没有皇帝就不得安宁。上天与皇帝，皇帝与人民，像人的头和脚一样，互相依靠而行。陛下年轻德厚，在盛世称帝，继承永存的福泽，遵循不改变的制度，眼睛看不到商汤和夏桀在鸣条交战一类的事，耳朵听不到兵车的声音，天灾不使您的肌肉皮肤感到疼痛，地震、日食不伤害您的身体，所以您轻视日、月、星的差错，忽略上天的愤怒。我想到汉高祖是从平民百姓兴起的，他割除强暴的秦朝的弊端，夺取已灭亡的周朝的帝位，收聚流离四散的百姓，扶持救助受伤的人，才能够成就帝业。他的功劳已经很大了，辛苦也到了极点，相沿而下的福泽，遗留下的国家，到了陛下身上。陛下既不能够增加、彰扬先帝的法度，又不重视高祖的辛劳，随便让出权威，托付、交出国家大权，使宦官那群小丑，杀戮百姓，毒害中原，暴虐流布四方，所以上天降下多种灾异，以告诫陛下。陛下不明白，而要让虎豹纷纷在麑场筑窟，让豺狼在春圃繁殖。这难道是唐尧呼唤禹、后稷以及益掌管山林湖泊，议定物价，分配田地给众民的意思吗？还有现在的牧守、长吏，上下互相竞争；好比大猪长蛇，像蚕一样吞食天下；经商的人成了穷冤之魂，贫饿的人做了饥寒之鬼；显贵之家获杀头之罪，丰饶之家有兴妖叛逆之过；死去的人在坟墓里悲伤，活着的人在朝廷内外忧愁：这就是我感慨、长期叹息的原因。再说秦朝将要灭亡的时候，直言进谏的人被杀，阿谀逢迎

的人受赏，美好的言论凝结在忠臣的舌头上，国家的命令出自谗邪人的口，阎乐在咸阳放纵，车府一职授予赵高。权力离开了自己而不知道，威严离开了自己也不过问。古今一样的道理，成功失败有相同的趋势。希望陛下远看强大秦朝灭亡的教训，近观哀帝、平帝的变故，得失显著，祸福可见。

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说，以消鼎雉之灾，周宣用申、甫，以济夷、厉之荒。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穆前在冀州，奉宪操平，摧破奸党，扫清万里。膺历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马，威扬朔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上齐七耀，下镇万国。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臣又听说国家危险没有仁义就不能扶持，社会动乱没有智慧就不能解救，所以武丁得到傅说，以消除野鸡飞到鼎上的灾难；周宣王任用申伯、仲山甫，以制止周夷王、周厉王的荒淫。我私下看到原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前乌桓校尉、臣的同乡李膺，都行为正直，廉洁公平，纯洁高尚，不趋时俗。朱穆以前在冀州，遵守法纪，执法公正，摧毁奸党，平定万里。李膺历来任牧守，品行端正，身为部属的表率，后来掌管军事，威风显扬于朔北。他们确实是朝廷中兴的优秀辅佐，国家的栋梁之臣，应该把他们召回本朝，辅佐朝廷，上和北斗七星一样照耀，下镇守万国。臣冒昧地在忌讳言论的朝廷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就好像冰霜见到太阳，必然会遭到消灭。臣刚才忧虑天下应该忧虑的事，而天下也会悲叹臣的愚蠢、糊涂啊。

书奏不省。

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曰：

圣王承天制物，与人行止，建功则众悦其事，兴戎而师乐其旅。是故灵台有子来之人，武旅有凫藻之士，皆举合时宜，动顺人道也。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之议，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谬延逮及。

盖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夫生养之道，先食后货。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也。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敝，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

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燋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

书呈上，皇帝不阅。

当时有人上书说，人们因为钱币轻薄，所以招致贫困，应该重新铸造大钱。这件事下达给四府的众官和太学里能言善辩的人议定。刘陶上书说道：

贤明的君王秉承天命控制万物，与众人共同进退，兴建功业，众人就高兴他们办的事，发动战争，军队就喜欢他们的戎马生涯。所以天下有急切赶来修建灵台的人们，军队有欢悦的战士，都是由于行为合符时宜，举动顺应人心。我读了铸钱的诏书和平息钱币轻重的议论，陛下征询意见延及隐居者和地位低下的人，不遗漏不得志的贫贱者，因此，我这草野之人也可对此发表一些不当的意见。

臣以为当今的忧虑，不在于钱币，而在于百姓的饥饿。人的生活养育之道，先饮食后钱币。所以先王观察天象养育万物，恭敬地把春、夏、秋、冬四时交给百姓，使男人不逃离耕种的田地，女人不下纺织机。因此君臣之道畅行，以施行教化成就帝王之业的道路就通达。这样来说，粮食才是国君所珍重的，是百姓最宝贵的啊。臣私下看到连年以来，好庄稼被蝗虫螟虫吃光，纺织的布被官府和私人的索求花完，人们急需的是早晚的饮食，忧虑的是无休止的徭役兵役等事务，难道是钱币的厚薄，铢两的轻重吗？即使让当今的沙子、碎石变成南方出产的黄铜，瓦片、石块变成和氏璧，但百姓口干了没有什么可以喝，肚子饿了没有东西可以吃，那么，即使国君有羲皇那样纯洁的品德，有唐尧、虞舜那样治理天下的光辉，还是不能保证内部没有祸患。百姓可以百年没有钱，不能够有一天早上挨饿，所以粮食是最急需的。讨论铸钱的人不明白农业种植是国家的根本，多说铸造钱币的便利。有的人想凭这行骗，以谋求从国家得到利益。国家的利益将尽，而求取的人还在竞争，铸造钱的事因此产生。万人铸钱，一人夺取，尚且供应不上，何况现在一人铸钱，万人夺取它呢？即使是以阴阳二气为炭，以万物为铜，役使不吃饭的百姓，任用不饥饿的官吏，仍然不能满足人们不知足的索求。陛下想使百姓富裕，财物丰盛，关键在于停止徭役，禁止掠夺，那么百姓不劳苦而社会富足。陛下德行圣明，哀怜海内人的忧愁，悲伤天下人的艰难，想铸钱统一货币以纠正时弊，这就像在开水锅里养鱼，在烈火上歇鸟。水和树木本是鱼、鸟生活的地方，使用它们不合时宜，必然导致处境的狼狈。请陛下放宽锉薄铜钱的禁令，推迟铸钱的讨论，听民众的歌谣，询问行路老人的忧愁，远望日、月、星彩色的光芒，近看山峰、江河的分流。那么

天下人的思想，国家大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治理社会就没有遗漏、迷惑了。

　　臣尝诵《诗》，至于鸿雁于野之劳，哀勤百堵之事，每喟尔长怀，中篇而叹。近听征夫饥劳之声，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妇吟鲁之忧，始于此乎！见白驹之意，屏营傍惶，不能监寐。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乌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虽方尺之钱，何能有救！其危犹举函牛之鼎，絓纤枯之末，诗人所以眷然顾之，潸焉出涕者也。

　　臣曾读过《诗经》，读到《鸿雁》篇说征夫在野外劳作，哀伤他们建筑百堵墙的辛苦，常常长怀感慨，停下来叹息。近来我听到征夫饥饿劳苦的声音，比这首歌所说的情形还厉害。因此回想而明白了鲁穆公时一位妇女歌吟鲁国的忧愁，大概源于这种情形吧！我看到《白驹》的含义，惶恐彷徨，不能安睡。想到当今土地宽广而得不到耕种，百姓多而没有粮食吃。一群小人相互争逐，把持国家的权力，在天下像鹰一样展翅高飞，像鸟一样掠夺食物求饱私囊，吞下百姓的肌肉和骨头，一起咬吃而没有满足。我实在担心最终服劳役的人们、穷苦的工匠，兴起于筑墙之间，扔下斧子，挽起手臂，登高向远一呼，使有忧愁怨恨的百姓，像响声一样回应，像云一样聚合，使天下八方分裂，国家像仲夏鱼烂一样溃败。即使有一尺见方的钱，又怎么能够解救！国家的危险就像把装得下一头牛的大鼎挂在细小、干枯的树梢上。诗人之所以眷念，禁不住流出眼泪的原因就在这里。

　　臣东野狂暗，不达大义，缘广及之时，对过所问，知必以身脂鼎镬，为天下笑。

　　帝竟不铸钱。

　　后陶举孝廉，除顺阳长。县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臧，于是剽轻剑客之徒过晏等十余人，皆来应募。陶责其先过，要以后效，使各结所厚少年，得数百人，皆严兵待命。于是覆案奸轨，所发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

　　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

　　顷之，拜侍御史。灵帝宿闻其名，数引纳之。时钜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连名上疏言之，曰：“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故能无不闻见。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前司徒杨赐奏下诏书，切敕州郡，护送流民，会赐去位，不复捕录。虽会赦令，而谋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明年，张角反乱，海内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乡侯，三迁尚书令。以所举将为尚书，难与齐列，乞从冗散，拜侍中。以数切谏，为权臣所惮，徙为京兆尹。到职，当出修宫钱

直千万，陶既清贫，而耻以钱买职，称疾不听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征拜谏议大夫。

臣是东野狂妄而愚昧的人，不通晓大义，借朝廷广泛征求铸钱意见的时候，回答超过了所询问的问题，知道一定会把我放在鼎镬中烹煮，被天下人笑话。

桓帝终于没有铸钱。

后来刘陶被推举为孝廉，任命为顺阳县令。顺阳县有许多奸邪狡猾的人，刘陶到任后，在官吏和百姓中间公开招募有力气而勇敢、能以自己的死换取别人生的人，不管是不是亡命之徒、奸邪之人和奴隶。于是过晏等强悍轻捷的剑客十多人应招。刘陶批评他们以前的过失，约定以观将来的成效，使他们各自串连交往很深的少年，得几百人，都装束整齐、手执兵器等待命令。于是，重新追查奸邪和不守法的人，查举像神一样灵验。后来，刘陶因病免官，顺阳县的官吏、百姓思念他而歌唱道："愁闷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再来，安此下民。"

刘陶通晓《尚书》、《春秋》，为它们作注、阐释。并推究夏侯建、夏侯胜和欧阳和伯三家所传的《尚书》和古文，审定、校正文字七百多处，名叫《中文尚书》。

不久，朝廷任刘陶为侍御史。灵帝久闻他的名声，多次召见、任用他。当时，钜鹿人张角假托大道，以妖术迷惑百姓，刘陶和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疏谈这件事，说道："贤明的君王以天下的耳目为自己的耳目，所以能够没有什么听不到看不见的。如今张角的分支党羽不可胜数。前司徒杨赐上奏，陛下下诏书，急切地命令州郡，护送流亡的百姓回乡，遇到杨赐离职，不再拘捕张角的党羽。虽然他们逢赦免的命令，但阴谋没有消散。四方民众暗地谈论，说张角等人偷偷进入京城，窥视朝政，鸟声兽心，私下一起呼喊。州郡忌讳，不想报告朝廷，只是互相传话，不肯行使公文。陛下应该明确下诏，悬重赏以求捕获张角等人，能够捕获的赏赐一块国家的土地。有敢于回避职责的官吏，和张角同罪。"灵帝终究不明白，下诏要刘陶按顺序编定《春秋》的条例。第二年，张角叛乱，天下沸腾，灵帝想到刘陶的话，封他为中陵乡侯，三次升迁后任尚书令。刘陶因为他所推举的人将要担任尚书，难以和他们共事，请求去担任冗闲的职务，于是灵帝任命他为侍中。刘陶因为多次直切进谏，权臣畏惧，灵帝调任他为京兆尹。刘陶到任，应当出一千万钱修宫室，他原本生活清贫，又以花钱买官为耻辱，因此称病不理政务。灵帝素重刘陶的才能，宽恕他不愿出钱修宫室的罪过，召他授予谏议大夫之职。

是时天下日危，寇贼方炽，陶忧致崩乱，复上疏曰："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缓声。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每闻羽

书告急之声，心灼内热，四体惊竦。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时吏，晓习战陈，识知山川，变诈万端。臣常惧其轻出河东、冯翊，钞西军之后，东之函谷，据厄高望。今果已攻河东，恐遂转更豕突上京。如是则南道断绝，车骑之军孤立，关东破胆，四方动摇，威之不来，叫之不应，虽有田单、陈平之策，计无所用。臣前驿马上便宜，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连至今，莫肯求问。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徙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今其存者尚十三四，军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斗生之计。西寇浸前，去营咫尺，胡骑分布，已至诸陵。将军张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军无后殿，假令失利，其败不救。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国危则臣亦先亡也。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乞须臾之间，深垂纳省。”其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谗陶曰：“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缘知？疑陶与贼通情。”于是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对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谮。恨不与伊、吕同畴，而以三仁为辈。”遂闭气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这时，天下形势一天天危险，张角等人的势力正兴旺，刘陶忧虑会招致王朝崩溃，又上疏道：“臣听说事情紧急的人不能平静地说话，心痛的人不能缓慢发出声音。我私下看到天下前遇张角叛乱，后遭边章侵扰，每当听到插有羽毛的军事文书告急的声音，内心烧得发热，四肢因惊吓而颤抖。现在西羌叛贼，私封将帅，大多是段颎时的官吏，通晓军事，熟悉山川地形，变化欺骗万般。臣常常害怕他们轻易地出击河东、冯翊，包抄西军的后路，东到函谷关，把守险要地势，凭高眺望以图天下。现在他们果然已经攻克河东，我忧虑他们就此改变进军方向，横冲直撞到京城。如果这样则南边的道路断绝，以战车骑兵组成的军队孤立，关东人会吓破胆，四方动摇。威胁他们，他们不来；呼喊他们，他们不答应。即使有田单、陈平的策略，计谋也没有运用的地方。臣以前在驿马上顺便上书，请求赶快停止在各郡征调赋税，希望国家可以保持安宁。上书交给主管官吏，拖延到今天，没有谁过问这个问题。现在河东、冯翊、京兆三郡的百姓都已逃走，南出武关，北迁壶谷，像冰化解，如风吹散，唯恐落后。他们中活着的人还有十分之三四，军吏士民悲愁相守，百姓有逃跑百次以避死的思想，而没有前进一次以战斗求生的办法。西边的敌人渐渐迫近，距离军营只有咫尺；匈奴的骑兵分布，已进逼皇室陵寝。将军张温，天性精干勇敢，但主管的人日夜逼迫他进军，他的军队没有后援部队，如果失利，失败不可救药。我自己知道所说的意见多次令人厌恶，但言论不知节制，是因为国家安宁那么我蒙受它的幸福，国家危险那么我也就会先死去。我恭敬地又陈述当今八件要紧的事，恳求陛下在须臾之间，大降恩典，接受并看一看我的奏章。”那八件事，大概说天下大乱，是宦官造成的。宦官见事情紧急，一起谗毁刘陶说：“以前张角的事发生，诏书显示了皇帝的威严和恩惠，从那以

后，张角等人各自改悔。现在四境安宁，而刘陶忌恨朝政，专门说怪异反常的事。州郡没有上报，刘陶怎么知道？我们怀疑刘陶和贼寇相勾结。”于是灵帝下令拘捕刘陶，关在黄门北寺的监狱里，拷打审问一天天紧迫。刘陶知道自己必死，对使者说：“朝廷以前封我什么官？现在我反而受奸邪的谗毁，遗憾的是我没做成像伊尹、吕尚那样的人，而成为了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仁人的同道。”于是他闭气而死去，天下人没有不悲伤的。

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

时司徒东海陈耽，亦以非罪与陶俱死。耽以忠正称，历位三司。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馘、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其言忠切，帝以让馘、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

刘陶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著作，又写了《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加上他上书谈论当代便利的事、条文教令、赋、奏、书、记、辩正疑惑，共有一百多篇。

当时，东海人司徒陈耽，也因诽谤罪和刘陶一起被判处死刑。陈耽以忠诚正直为人称道，历任三公。光和五年，灵帝诏令公卿用民间歌谣揭发像虫害一样损害百姓利益的刺史和二千石官员。当时太尉许馘、司空张济指望宦官收受贿赂，因此对宦官的子弟、宾客即使是贪污卑劣的，都不敢过问，而假报边远小郡操行洁美、施行教化而有好政绩的二十六人是贪官污吏。小吏到朝廷陈述，陈耽和议郎曹操进言：“公卿揭发时，大多是偏袒他们的自己人，正是所谓放走了猫头鹰而囚禁鸾凤。”他们的言论忠恳直切，灵帝因此责备许馘、张济，于是凡是因民间歌谣犯罪被惩治的人全部任命为议郎。宦官怨恨陈耽，就诬陷他，使他死在监狱里。

李云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学，善阴阳。初举孝廉，再迁白马令。

桓帝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曰：“臣闻皇后天下母，德配坤灵，得其人则五氏来备，不得其人则地动摇宫。比年灾异，可谓多矣，皇天之戒，可谓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姓陈、项、虞、田、许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举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赏，宜应其实。梁冀虽持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搤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

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鸿胪陈蕃上疏救云曰：“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干上逆旨，其意归于忠国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故敢触龙鳞，冒昧以请。”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帝恚甚，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秉，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时帝在濯龙池，管霸奏云等事。霸诡言曰：“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帝谓霸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顾使小黄门可其奏，云、众皆死狱中。后冀州刺史贾琮使行部，过祠云墓，刻石表之。

李云字行祖，甘陵人。他生性好学，长于阴阳之术，最初被推举为孝廉，再次升迁后任白马令。

桓帝延熹二年，诛杀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因为诛杀梁冀的功劳被一起封为列侯，专门负责选拔、荐举人才。桓帝又立后宫宫女、平民的女儿亳氏为皇后，几个月内，皇后家被封官的有四人，赏赐万万钱。这时天下多次发生地震，多种灾害连续降临。李云一贯刚直，忧虑国家将遭危难，心里不能忍受，就上了一封没有缄封的文书，把文书的副本移交三府，说道：“臣听说皇后是天下的母亲，品德配地神，皇后合适，那么雨、晴、热、风、寒就会齐备，不合适就会地震摇动宫室。天下近年来的灾害异常现象，可以说是很多了，皇天的警戒，可以说到了顶点。汉高祖秉受天命，到现在有三百六十四年，刘氏天子任期三百六十年，应该将有黄神要代汉出现，不能要姓陈、姓项、姓虞、姓田、姓许的人任太尉、太傅一类掌管兵权的官。朝廷授官的行为关系十分重大，不能不慎重。论功行赏，应符合实际。虽然梁冀把持大权，独断专行，暴虐流布天下，现在因犯罪被诛杀，不过像召家臣掐死他罢了。而陛下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听说了，能不责怪？西北各位将领，知道后能不分化？孔子说：‘帝的含义，是细审明察。’现在官位错乱，小人以谗言得到任用，贿赂公开流行，政治教化一天天损坏，陛下下诏授官不经过御省台。这是帝想不细审明察吗？”桓帝看了奏章勃然大怒，令有司拘捕李云，诏命尚书都护拿着剑戟把他押送到黄门北寺监狱，派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轮番拷打他。当时弘农五官掾杜众悲痛李云因为忠心进谏获罪，上书表示愿意和李云同一天死。桓帝更加生气，就同样把他交给廷尉。大鸿胪陈蕃上疏救李云道：“李云所说，虽然不知道禁忌，冒犯了陛下，违背了陛下的旨意，但他思想的根本是忠心报国。从前，汉高祖容忍周昌不忌讳的进谏，汉成帝赦免朱云的死罪。今天杀李云，我担心像殷纣王剖比干之腹而观其心带来的批评，会重新在社会上流行了。所以，我敢冒犯君王威严，冒昧请求。”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也一起上书为李云求情。桓帝很恼怒，有司上奏认为他们对皇帝不恭敬。桓帝下诏严厉指责陈蕃、杨秉，罢免了他们的

官，让他们返回乡里；沐茂和上官资则降两级。当时桓帝在濯龙池，管霸上奏李云等人的事情。管霸假意说："李云是荒野湖泊上的愚蠢儒生，杜众是郡中的小官吏，他们对陛下的冒犯出于狂妄愚笨，不值得严惩。"桓帝对管霸说："帝想不细审明察，这是什么话，难道你想宽恕他们吗？"回头要小黄门准奏，李云、杜众都死在监狱里。后来，冀州刺史贾琮巡视部属、考察刑政，探望、祭祀李云的坟墓，刻石碑作为标志。

论曰：礼有五谏，讽为上。若夫托物见情，因文载旨，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贵在于意达言从，理归乎正。曷其绞讦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云草茅之生，不识失身之义，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于诛死而不顾，斯岂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故说者识其难焉。

刘瑜字季节，广陵人也。高祖父广陵靖王。父辩，清河太守。瑜少好经学，尤善图谶、天文、历算之术。州郡礼请不就。

评论说：礼制有讽谏、顺谏、规谏、指谏、陷谏五种，以讽谏为上。如果借助事物表达情感，通过语言文字记载思想，使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惕，贵在思想能够表达，意见能够听从，道理归于正确。为什么上述这些人急切直率地接近皇帝，难道是想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名誉？李云出身卑贱，不知道丧失操守之义，就公开上书皇帝，分发声讨三公的檄文，到被杀而不回头，这难道不是古代的狂人吗？事情没有凭信而进谏，皇帝就会认为是诽谤自己，所以游说皇帝的人知道游说的难处。

刘瑜字季节，广陵县人。高祖父是广陵靖王。父亲刘辩，曾任清河太守。刘瑜从小喜爱经学，特别擅长符命、占验、天文、历算之术。州郡征召，他不应命。

延熹八年，太尉杨秉举贤良方正，及到京师，上书陈事曰：

臣瑜自念东国鄙陋，得以丰沛枝胤，被蒙复除，不给卒伍。故太尉杨秉知臣窃窥典籍，猥见显举，诚冀臣愚直，有补万一。而秉忠谟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窃为辛楚，泣血涟如。幸得引录，备答圣问，泄写至情，不敢庸回。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览今往之事，人何为咨嗟，天曷为动变。

盖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关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买儿市道，殆乖开国承家之义。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侄有序，《河图》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积闺帷，皆当盛其玩饰，冗食空宫，劳散精神，生长六疾。此国之费也，生之伤也。且天地之性，阴阳正纪，隔绝其道，则水旱为并。《诗》云："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怨旷作歌，仲尼所录。况从幼至长，幽藏殁身。又常侍、黄门，亦广妻娶。怨毒之气，结成妖眚。行路之言，官发略人女，取而复置，转相惊惧。孰不悉然？无缘空生此谤。邹衍匹夫，杞氏匹妇，尚有城崩霜陨之异；况乃群辈咨怨，能无感乎？

延熹八年，太尉杨秉推举刘瑜为贤良方正，刘瑜到了京城，上书陈述道：

臣自思清河郡边远偏僻，因为是刘氏宗族的后代，得到免除徭役、不服兵役的待遇。原太尉杨秉知道臣私下阅读经典，辱没自己而大力推举臣，确实希望臣以耿直，对朝政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而杨秉的忠心谋划没有成功，他那比早上的露水还要短的生命就逝去了。臣在地方上听到民间歌谣，吟唱骄横的大臣施行暴虐政治的事情，以及远近呼叫嗟叹的声音，暗暗为此感到辛酸苦楚，血泪不断往下流。今天有幸得到推荐录用，以备陛下垂询，宣泄真情，不敢有邪僻的用意。臣真诚地希望陛下暂且思虑一下，观察思考古往今来的事情，了解人们为什么感叹，苍天为什么变异。

诸侯的位置，对上效法二十八宿，留名史册，光彩焕发，关系到国家的兴盛衰败。现在宦官邪恶，接连不断地分封土地，争先恐后地立自己的后代，以便继承家业和爵位，有的人从远房亲戚那里求得儿子，有的人在集市、道路上买儿子，大概违背了开创国家、继承家业本来的意义。

古代的天子一人娶九个女子，从嫁共侍一夫的妹妹和侄女有序，《河图》授予后代，正在九房。现在皇帝宠爱的女人，充塞后宫，她们的玩物、饰品十分丰盛，在深宫里不劳而食，消散精神，患寒、热、末、腹、惑、心六种疾病。这是国家的破费，人生的悲痛啊。再说天地的品性是端正阴阳的纲纪，如果隔绝阴阳之道，那么水灾、旱灾会一起发生。《诗经》说："五天本来是期限，可过了六天还不来。"怨女旷夫作歌谣，是孔子记录下来的。何况宫女们从小到大，居于深宫不得男女之道而亡身。还有，常侍、黄门，也大娶妻妾。人们的怨恨气焰，凝结成邪恶。道路上的人说，官吏寻找而夺取别人的姑娘，娶了又放在一边不理不睬，回头来彼此都很吃惊。谁不知道这些情况？人们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不会无故产生。邹衍一个男人，杞氏一个女人，他们心怀怨恨，尚且有城墙崩塌、五月降霜的怪异现象产生，何况是众人叹息、怨恨，天地能够没有感应吗？

> 昔秦作阿房，国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促以严刑，威以正法。民无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夺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
>
> 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宝，而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宾客市买，熏灼道路，因此暴纵，无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达道艺，而各正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罚也。惟陛下设置七臣，以广谏道，及开东序金縢史官之书，从尧舜禹汤文武致兴之道，远佞邪之人，放郑卫之

声，则政致和平，德感祥风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采，惧以触忤，征营慴悸。

于是特诏召瑜问灾咎之征，指事案经谶以对。执政者欲令瑜依违其辞，而更策以它事。瑜复悉心以对，八千余言，有切于前，帝竟不能用。拜为议郎。

及帝崩，大将军窦武欲大诛宦官，乃引瑜为侍中，又以侍中尹勋为尚书令，共同谋画。及武败，瑜、勋并被诛。事在《武传》。

勋字伯元，河南人。从祖睦为太尉，睦孙颂为司徒。勋为人刚毅直方。少时每读书，得忠臣义士之事，未尝不投书而仰叹。自以行不合于当时，不应州郡公府礼命。桓帝时，以有道征，四迁尚书令。延熹中，诛大将军梁冀，帝召勋部分众职，甚有方略，封宜阳乡侯。仆射霍谞，尚书张敬、欧阳参、李伟、虞放、周永，并封亭侯。勋后再迁至九卿，以病免，拜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夺封邑，因黜勋等爵。

从前，秦朝建造阿房宫，国家有很多人遭受刑罚。现在王侯住宅增多，穷尽新奇巧妙，开山凿石，不避季节，百姓不服从就用严刑逼迫，以处死相威胁。甚至百姓无罪而遭陷害拘捕，百姓有田地而遭陷害掠取。州郡官府，各自考察事务，奸情贿赂，都是官吏的诱饵。百姓忧愁凝聚，奋起加入贼党，官府就发动军队，讨伐他们的罪过。穷困百姓有的卖脑袋以求赏赐，父子、兄弟相互残害身体，妻子、儿女相视分手。百姓像那样穷困，官府像这样讨伐，难道不痛心吗？

还有，陛下以如北极星一样尊贵的帝王身份，便服出行到亲近的人家，私自去宦官的住宅；您的宾客购买物品，在道路上气焰嚣张逼人，凶恶放纵，无所不为。现在在任的三公，都广泛地通晓学问技能，但各自只求自我完善，没有谁来辅助朝政，不是他们没有智慧，而是害怕受到死的处罚。请陛下设置太师、太傅、太保、前疑、后承、左辅、右弼七臣，以扩大进谏的道路，并打开学校、藏书柜、史官的书，学习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使国家兴盛之道，疏远花言巧语的奸邪之人，放弃郑、卫一类的音乐，就会导致朝政和平，道德感应，吉祥风起了。臣诚恳地表达内心的感情，言论不值得采用，又害怕触犯陛下，惶惑恐惧。

于是，桓帝专门下诏，召见刘瑜询问灾祸的征兆，指示按经义解说图谶来回答。把握朝政的人想要刘瑜的言辞迟疑不决，重新用其他的事情来占卜。刘瑜仍然尽心回答，八千多字，比前面的疏文更恳切，桓帝最终不能采用，任命他为议郎。

等到桓帝去世，大将军窦武想大肆诛杀宦官，就召刘瑜为侍中，又以侍中尹勋为尚书令，共同策划。窦武失败后，刘瑜、尹勋一起被杀。这件事记载在《窦武传》里。

尹勋字伯元，河南人。叔祖父尹睦是太尉，尹睦的孙子尹颂是司

徒。尹勋为人刚毅正直，小时候每当读书，读到忠臣义士的事迹，没有不扔下书而仰天叹息的。他自认为行为不合时俗，不应州郡公府的征召。桓帝时，尹勋因为有政治策略被征召，四次升迁后任尚书令。延熹年间，杀大将军梁冀，桓帝召尹勋部署众官，很有计谋，封为宜阳乡侯。仆射霍谓，尚书张敬、欧阳参、李伟、虞放、周永，一起被封为亭侯。尹勋后来再升迁为九卿，后来因病免官，不久被任命为侍中。延熹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人有罪免官，收回封邑，于是废除了尹勋等人的爵位。

瑜诛后，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

子琬，传瑜学，明占候，能著灾异。举方正，不行。

谢弼字辅宣，东郡武阳人也。中直方正，为乡邑所宗师。建宁二年，诏举有道之士，弼与东海陈敦、玄菟公孙度俱对策，皆除郎中。

时青蛇见前殿，大风拔木，诏公卿以下陈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闻和气应于有德，妖异生乎失政。上天告谴，则王者思其愆；政道或亏，则奸臣当其罚。夫蛇者，阴气所生；鳞者，甲兵之符也。《鸿范传》曰："厥极弱，时则有蛇龙之孽，"又荧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谋乱，发于左右。不知陛下所与从容帷幄之内，亲信者为谁。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闻"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闼，援立圣明，《书》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窦氏之诛，岂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雾露之疾，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绝窦后之恩，前世以为美谈。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今以桓帝为父，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边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济之？愿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凯风》慰母之念。

刘瑜被杀后，宦官把他所上的奏章都烧了，认为是骗人的言论。

刘瑜的儿子刘琬，继承刘瑜的学说，能够根据天象变化预测吉凶，显露灾异现象。曾被推举为方正，但他不应举。

谢弼字辅宣，东郡武阳县人。因公平正直，被乡镇尊崇为师表。建宁二年，灵帝下诏选拔有道术的人，谢弼和东海人陈敦、玄菟人公孙度一起应对关于治国的策略，都被授为郎中。

当时，青蛇出现在前殿，大风拔起树木，灵帝诏令公卿以下的官吏陈述朝政的得失。谢弼上书道：

臣听说和谐之气感应于君主有德，妖邪怪异产生于君主丧权。上天示警责备，那么君王就反省他的过错；治国之道有损害，那么奸臣就应该承受惩罚。蛇，是阴气生的；龙鳞，是战争的征兆。《鸿范传》说："君主懦弱，那时就有蛇、龙的灾害。"另外火星守护亢星，徘徊而不离开，国家就有亲近的大臣策划叛乱，发生在君主的身边。臣不知道陛下在内宫与谁舒坦安逸地游乐，宠信的人又是谁。应该赶

快贬斥罢免这些人，以消除上天的警戒。臣又听说“虺和蛇是女子的征兆”，自然想到皇太后在内宫制定政策，拥立皇帝。《尚书》说：“父子兄弟，犯罪不互相牵连。”窦氏受诛罚，难道应该把灾祸延及太后？陛下把她囚禁隔离在空宫里，她的忧愁感动天心，如果太后遭逢雾露患病而死，陛下应当以什么脸面见天下人呢？从前周襄王不能够恭敬地侍奉他的母亲，于是戎狄一起侵扰。和帝不断绝窦太后的恩德，前世以为美谈。按照礼制，是人的后代就做他的儿子，如今陛下以桓帝为父亲，难道能够不以太后为母亲吗？《援神契》说：“天子行孝，四夷和平。”当今边境形势一天天紧迫，频繁的战争像蜂一样涌起，除非孝道，还有什么能够解救它？请陛下上慕虞舜孝顺的教化，下想《凯风》安慰母亲的念头。

臣又闻爵赏之设，必酬庸勋；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宠私，乃享大封，大风雨雹，亦由于兹。又故太傅陈蕃，辅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见陷群邪，一旦诛灭。其为酷滥，骇动天下，而门生故吏，并离徙锢。蕃身已往，人百何赎！宜还其家属，解除禁网。夫台宰重器，国命所继。今之四公，唯司空刘宠断断守善，余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灾异，并加罢黜。征故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并居政事，庶灾变可消，国祚惟永。臣山薮顽暗，未达国典。策曰“无有所隐”，敢不尽愚，用忘讳忌。伏惟陛下裁其诛罚。

左右恶其言，出为广陵府丞。去官归家。

中常侍曹节从子绍为东郡太守，忿疾于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狱中，时人悼伤焉。初平二年，司隶校尉赵谦讼弼忠节，求报其怨魂，乃收绍斩之。

臣又听说爵禄、赏赐的设置，一定是酬答有功的人；开创国家，继承家业，不用小人。现在功臣长期在外，没有得到爵位、俸禄，阿母宠爱的亲朋好友，竟然享受很大的封赏，大风雨雹的发生，就是因为这些。另外原太傅陈蕃，辅佐陛下，辛苦为朝廷，日夜不懈怠，却被一群奸邪诬陷，一时被杀死。朝廷刑罚的严酷、滥施，惊动天下，而陈蕃的门生、旧吏，都遭到流放、囚禁。陈蕃已经死了，即使用上百人的生命又怎么能够换回他的生命！应该使他的家属还乡，解除禁锢他们的罗网。三公宰相是国家的重宝，国家命运的维系。今天的四公，只有司空刘宠专诚守善，其余都是不劳而食、招致敌寇的人，所以国家一定会有像鼎足折断而倾翻了鼎中食物那样的灾难。陛下可以根据灾异，把他们一起罢免。同时征召原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共同管理政事，那么，大概灾害的变异可以消除，国家的幸福可以长久。我是深林密处的愚昧之人，不知道国家制度。陛下下诏说“有意见不要隐瞒”，臣哪里敢不尽愚忠，因此忘了忌讳。请陛下裁定对臣的处罚。

灵帝左右的人讨厌谢弼的言论，让他出任广陵府丞。谢弼辞官回

家。

中常侍曹节的侄子曹绍是东郡太守，仇恨谢弼，就以其他的罪名拘捕、拷打、审问他，谢弼死在监狱里，当时的人哀悼、感伤。初平二年，司隶校尉赵谦为谢弼的忠诚节操辩冤，请求为他的怨魂报仇，献帝拘捕曹绍，杀了他。

赞曰：邓不明辟，梁不损陵。慊慊栾、杜，讽辞以兴。黄寇方炽，子奇有识。武谋允臧，瑜亦协志。弼忤宦情，云犯时忌。成仁丧己，同方殊事。

赞辞说：邓太后临朝，不把政权交还给汉安帝；梁贵人枉死，无损窦太后与汉章帝合葬于敬陵。对朝政不满意的栾巴、杜根，兴文辞以讽谏。黄巾军势力刚兴旺，刘陶就有见识。军事谋略正确，刘瑜也和他志向相同。谢弼触犯了宦官，李云违背时俗的忌讳。成就了仁义的节操而丧失了生命，道同事不同。

# 后汉书卷五十八

## 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也。祖父经，为郡县狱吏，案法平允，务存宽恕，每冬月上其状，恒流涕随之。尝称曰："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故字诩曰升卿。

诩年十二，能通《尚书》。早孤，孝养祖母。县举顺孙，国相奇之，欲以为吏。诩辞曰："祖母九十，非诩不养。"相乃止。后祖母终，服阕，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议者咸同。诩闻之，乃说李修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喭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几败国事。然则计当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州豪桀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

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县人。祖父虞经，做过郡县的狱吏，审案执法，公平适当，务求宽大仁恕，每到冬月上报案情罪状，经常为之流泪。曾经声言："东海于公高建大里门，他的儿子于定国官至丞相。我断狱六十年了，虽然比不上于公，但也相差不多！子孙为什么不能官至九卿呢？"因此给虞诩取字升卿。

虞诩十二岁，能够通晓《尚书》。他幼年丧失父母，孝顺奉养祖母。县里推荐他为顺孙，陈国国相见到他感到不寻常，想任用他为属吏。虞诩推辞说："祖母九十岁了，没有我得不到奉养。"国相才作罢。后来祖母去世，服丧期满，被太尉李修的公府征辟，授官郎中。

永初四年，羌胡反叛作乱，毁坏并州、凉州，大将军邓骘认为军队戍守边疆费用太多，国力不能供养，想要放弃凉州，集中力量对付

北边的并州，于是召集公卿商议。邓骘说：“比如衣服坏了，毁掉一件来补另一件，还能有一件完好的，如果不是这样，两件都保不住。”商议的人都同意。虞诩听说这事，就劝说李修：“我私下听说公卿定策要放弃凉州，我心里仔细考虑这事，这种做法未见适宜。先帝开拓疆域，历尽劳苦才平定这些地方，而今害怕一点费用，把整个凉州放弃。凉州舍弃之后，就以三辅为边塞；三辅成为边塞，那么皇家的园陵就会孤露在外。这是最不可以做的事情。谚语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察凉州人熟习兵事，勇武强壮，确实超过其他州。现在羌胡所以不敢进占三辅，成为心腹祸患，是由于凉州在后面的缘故。凉州土著百姓之所以手持武器冲锋，无反顾之心，是因为凉州隶属于汉朝的缘故。如果放弃凉州境域，迁徙该地百姓，他们安于本土，害怕迁居，必定会产生异心。如果使豪杰相互集结，席卷东来，虽然用孟贲、夏育当战士，姜太公当将领，还恐怕抵挡不住。议论的人用补衣还能保持完好为喻，我想这样做恐怕就会像毒疮逐渐侵蚀而溃烂没有止境一样。放弃凉州不是好办法。”李修说：“我没有考虑到这些。不是您的一番话，几乎坏了国家大事。既然如此，那么应当用什么计策呢？”虞诩说：“现在凉州本土受到扰乱，人们情绪不安，我忧愁有意外的变故发生。确实应当命令四府九卿，各自征召凉州豪杰数人为掾属，让当地州牧、郡守、县令长的子弟都担任散官，在外是对他们劝勉，回报他们的辛劳和功绩，在内来限制他们，以防备他们邪诈的计谋。”李修认为虞诩的意见好，再次召集四府公卿商议，大家都赞成虞诩的建议。于是征召西州豪杰当掾属，任命州牧、郡守、县令长的子弟为郎官，以此安顿抚慰他们。

邓骘兄弟以诩异其议，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伤诩。后朝歌贼甯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诩曰：“得朝歌何衰！”诩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槃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始到，谒河内大守马棱。棱勉之曰：“君儒者，当谋谟庙堂，反在朝歌邪？”诩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见吊勉。以诩诪之，知其无能为也。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城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厌权，愿宽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而已。”及到官，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带丧服而不事家业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贳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綖 缝其裾为帜，有出市里者，吏辄禽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迁怀令。

邓骘兄弟因为虞诩不同意他们的建议，因此愤慨不满，想用官吏法来攻击、陷害虞诩。后来朝歌县贼人甯季等数千人攻杀县长等官吏，结聚数年，州郡官府无法禁止，邓骘于是就任命虞诩为朝歌县长。老友都慰问虞诩说：“得任朝歌多么不幸啊！”虞诩笑着说：“立志

不求容易，遇事不避艰难，是为臣的职责。不遇到盘根错节的树木，怎么能识别锋利的工具呢？”虞诩初到朝歌，拜谒河内太守马棱。马棱勉励他说：“你是读书人，应当在朝中出谋划策，如今怎么反而在朝歌呢？”虞诩说：“当初授职的时候，士大夫都来慰问我。据我的估计，贼人甯季等人不会有什么作为。朝歌这地方，是韩、魏二国的郊界，背靠太行山，面对黄河，离粮仓‘敖庾’百里之遥，而青、冀二州流亡来的人数以万计。贼人不知道打开粮仓招集人众，抢劫武库的兵器，坚守城皋，切断天下的右臂，这样就不值得忧愁了。现在他们人众正盛，难与他们争锋。兵不厌诈，希望能放松限制，不要对事情有所妨碍就是了。”等到上任，设立三个科目来招募壮士，从掾史以下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其中抢劫的人为上等，伤人偷盗的人为中等，身带丧服而不操持家业的人为下等。聚集一百多人，虞诩为他们设宴，全部赦免他们的罪行，派遣他们混入贼人中，引诱他们抢劫掠夺，于是埋伏好军队等待他们，就此杀死贼人数百人。又暗中派遣会做衣服的穷人，受贼人雇用缝制衣服，把彩线缝在贼人衣服的大襟上作为标记，穿上这种衣服的贼人出入市里的，官吏立刻将他们抓住。贼人由此恐惧逃散，大家都称赞虞诩明智如神。晋升怀县县令。

后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引见嘉德殿，厚加赏赐。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抄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斩获甚众，贼由是败散，南入益州。诩乃占相地势，筑营壁百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赈贫人，郡遂以安。

后来羌人侵扰武都郡，邓太后认为虞诩有将帅的才略，晋升他为武都郡太守，在嘉德殿把他引见给皇帝，重加赏赐。羌人于是率领几千人，在陈仓、崤谷一带阻拦虞诩，虞诩立即停军不进，宣称要上书朝廷请求援兵，等援兵到达后才能进发。羌人听到这消息，就分兵抢掠附近的县，虞诩乘羌兵分散之机，率兵日夜行进，加倍速度赶路一百多里。命令官员军士每人各做两个炉灶，每日加倍增加，羌人不敢逼近。有人问虞诩说：“孙膑使用减少炉灶之法而您却用增加炉灶之法。兵法上说一日行军不超过三十里，以防备意外的事变，而现在您行军将近二百里。为什么呢？”虞诩说：“羌军多，我军少。走得慢就

容易被他们追上，迅速前进他们就不容易知道我们的底细。羌军看见我们的炉灶每日增加，一定以为是郡兵来接应我们了，我军众多行动迅速，他们一定害怕不敢追赶我们。孙膑减灶显示微弱，我现在显示强大，这是形势不同的缘故。”

到了武都郡，虞诩率兵不足三千，而羌兵有一万多人，围攻赤亭数十天。虞诩于是命令军中，不准发射强弩，而暗中发射小弩。羌军以为汉军弓箭的力量微弱，射不到他们，就集中兵力猛攻。虞诩这时命令用二十张强弩同射一个人，发射的强弩没有不中的，羌人大为震恐，撤退。虞诩乘机出城追击，杀伤不少人。次日，虞诩将兵众全部列阵，命令他们从东郭门出，从北郭门进，更换服装，来回进出数次。羌人不清楚汉军的人数，互相惊恐震动。虞诩估计羌人将要撤走，便暗中派遣五百多人在浅水地设下埋伏，伺望他们的退路。羌军果然大规模逃跑，伏兵乘机截击，大破羌军，杀伤俘获很多人，羌军由此溃败逃散，向南逃入益州。虞诩根据地势，修筑营垒一百八十所，招揽流亡在外的人回乡，赈济穷人，武都郡就此得以安定。

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诩始到郡，户裁盈万。及绥聚荒余，招还流散，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坐法免。

永建元年，代陈禅为司隶校尉。数月间，奏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号为苛刻。三公劾奏诩盛夏多拘系无辜，为吏人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人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二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顺帝省其章，乃为免司空陶敦。

此前武都郡的运道艰险，船只车辆不能通行，用驴马运载粮食，花费五石雇载费才能运到一石。虞诩便亲自率领官员士兵，考察巡视山川河谷，从沮县至下辩县几十里间，都烧石砍树，开辟漕运的船道，用租赁驴马的钱雇用佣工，于是水运通畅，每年节省四千多万。虞诩刚刚到达武都郡时，住户才一万户，等到他安抚召集荒远地区的人，招还流散在外的人，二三年间，住户就增加到四万多户。盐米丰足，价值低贱，超过以前的十倍。后来虞诩因为犯法获罪被免去官职。

永建元年，虞诩代陈禅当司隶校尉。数月间，他劾奏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人，百官畏惧他，都说他苛刻。三公劾奏虞诩在盛夏拘押许多无辜的人，成为官吏的祸害。虞诩上书申诉说：“法律禁令是恶俗的堤防，刑罚是对人的法禁。现在州说责任在郡，郡说责任在县，层层推卸责任，百姓怨恨已极，官

吏以屈从附和以取容于世为贤能，尽心职守为愚蠢。臣下所揭发上奏的，赃罪不止一件，二公府畏惧被臣下所奏，就对我加以诬陷。臣下愿意追随史鱼去死，向君王尸谏。”顺帝看到奏章，就此免去司空陶敦的官职。

> 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诩辄案之，而屡寝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遂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狱吏劝诩自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宦者孙程、张贤等知诩以忠获罪，乃相率奏乞见。程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下诏出诩，还假印绶。”时防立在帝后，程乃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请。”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诩子𫖮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

当时中常侍张防竟利用权势，常常接受请托收取贿赂，虞诩每次审核都据实上报，但每次上报都被扣压。虞诩不胜愤慨，于是自己拴缚着到廷尉官署，上奏皇帝说：“从前孝安皇帝任用樊丰，就此紊乱了嫡系皇统，几乎亡掉汉家天下。而今张防又擅弄威权，国家的大祸将重新降临。臣下不忍跟张防同朝共事，自己拴缚使皇上有所见闻，不要使臣下袭蹈杨震的下场。”虞诩的奏章呈上后，张防流着泪向顺帝进谗言，虞诩被定罪送到左校服劳役。张防决定把他害死，二天之中，四次传送牢狱拷问。狱吏劝虞诩自杀，虞诩说：“宁愿挨刑刀使远近都知道此事。”宦官孙程、张贤等人知道虞诩是因为忠心而获罪，就相互上书求见皇上。孙程说：“陛下当初与臣下等人创建大业的时候，常常痛恨奸臣，知道他们会倾覆国家，现在登上皇位而又自己这样做，为什么这样违背先帝呢？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反而被拘押；常侍张防赃罪明显确凿，反而陷害忠良。现在客星依傍羽林星座，这种现象显示宫廷中有奸臣。应当立即逮捕张防关进牢狱，以杜绝天象异变。下诏书释放虞诩，还给印绶。”当时张防站立在顺帝身后，孙程便斥责张防说：“奸臣张防，怎么不下殿！”张防不得已，赶紧跑到东厢。孙程说：“陛下赶紧逮捕张防，不能让他向阿母求情。”顺帝询问诸位尚书，尚书贾朗向来与张防友善，便证明虞诩有罪。顺帝犹豫，对孙程说：“你们暂且出去，让我想一想。”在这时虞诩的儿子虞𫖮和门生一百多人，高举旗帜等候中常侍高梵的座车，叩头流血，诉说虞诩的冤情。高梵于是入宫告诉顺帝，张防被判流放边疆，贾朗等六人有的被处死罪，有的被免职。当日赦罪释放虞诩。孙

程又上书陈述虞诩有大功，语辞很恳切。顺帝醒悟，又任命虞诩为议郎。几天后，虞诩晋升为尚书仆射。

是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诩上疏曰：“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受取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于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这时长吏、二千石官员允许因罪流放或贬官受处罚的人用钱赎罪，号称“义钱”，假托为穷人储钱，而郡守县令用此来聚敛财富。虞诩上疏说：“永建元年以来，贫困百姓上书告长吏收取钱财百万以上的，扰攘不安，受到处罚的吏人达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却很少检举上奏，探究永平、章和年间，州郡用差役的钱借贷给穷人，司空审查定罪，州及郡县的官员都因此贬官免官。现在应当遵循旧制，免除临时制定的法令、措施。”于是顺帝下诏书将虞诩的奏章发给各部门，严词谴责州郡。用钱赎罪的做法从此废止。

先是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主簿乃上书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臣章百上，终不见省，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书，尚书遂劾以大逆。诩驳之曰：“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愚惷之人，不足多诛。”帝纳诩言，笞之而已。诩因谓诸尚书曰：“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诣阙告诉，而不为理，岂臣下之义？君与浊长吏何亲，而与怨人何仇乎？”闻者皆惭。诩又上言：“台郎显职，仕之通阶。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及诸奏议，多见从用。

诩好刺举，无所回容，数以此忤权戚，遂九见谴考，三遭刑罚，而刚正之性，终老不屈。永和初，迁尚书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复征之，会卒。临终，谓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无愧，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一口，斯获罪于天也。”

先前宁阳县的主簿到京师，诉说他们的县令枉法之事，拖延了六、七年没有被理会。主簿就上书说：“臣下是陛下之子，陛下为臣下之父。臣下上书多次，始终没有被省察，臣下难道可以往北到单于那儿去诉告怨状吗？”顺帝大怒，拿着主簿的奏章给尚书看，尚书便弹劾宁阳县主簿犯有大逆不道罪。虞诩反驳说：“主簿诉讼的，不过是对君父的不满，多次上奏不能到达陛下面前，是有关官吏的过错，愚蠢的人，不值得多杀。”顺帝采纳了虞诩的话，仅仅将主簿处以笞刑。虞诩就对诸尚书说：“小人有怨情，不远千里来，断发刻肌受尽艰难，到京师告发诉说，官吏却不为他申辩，这难道是做臣子的准则？诸位与卑劣的县吏有什么亲戚关系，而与诉怨的人有什么仇呢？”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惭愧。虞诩又上书说：“尚书郎是显要的职位，是做官之人的必经之路。现在有的一郡有七、八个尚书郎，有的

一州没有一个，应当使其数额平均，以满足天下人们的愿望。”这建议及其他上奏的建议，大多被顺帝采纳。

虞诩好刺听揭发别人的过错恶行，无所宽容，屡次因此得罪权臣贵戚，因而九次被降官审问，三次遭受刑罚，而他刚强正直的性格，终老不屈。永和初年，晋升尚书令，因公事被免官。朝廷考虑到他的忠心，又征召他，正赶上他去世。临死，他对儿子虞恭说：“我侍奉皇帝坚持正道，自己的行为于心无愧，所悔恨的是在朝歌当县长时杀了贼人几百人，其中哪能没有被冤枉的。自此二十多年来，家门未增添一人，这是得罪了上天啊。”

恭有俊才，官至上党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灵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复白圭，乃易字焉。身长八尺，有威容。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后为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俱讨贼张角。

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放殛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使臣身备铁钺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国之福也。”书奏，宦者赵忠见而忿恶。及破张角，燮功多当封，忠诉谮之，灵帝犹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为安定都尉。以疾免。

虞恭有卓越的才智，官做到上党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郡灵州县人。原先字幼起，因仰慕南容一日三次重复念着关于白圭的四句诗——白玉上面有污点，还可以把它磨去；说话如果有错误，无法把它挽回，因而改字南容。他身长八尺，有庄重的仪容。少年时遵奉太尉刘宽为师。二次被荐举为孝廉。听说荐举他的郡守死了，他便弃官为他服丧。后来出任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一起讨伐黄巾军张角。

傅燮素来痛恨宦官，出征后，便上疏说：“臣下听说天下的灾难，不来自外部，都发生在内部。所以虞舜上朝，先除掉四凶——浑敦（驩兜）、穷奇（共工）、祷杌（姒鲧）、饕餮（三苗），然后任用十六人为辅佐——八恺：苍舒、瞆敳、祷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表明了恶人不除去，好人就无法进用。现在张角在赵、魏起

事，黄巾作乱于六州。这都是灾祸迹兆发生在内部，而祸患延及天下各地。臣下接受征伐重任，奉命讨伐罪逆，初到颍川，就战无不胜，黄巾势力虽盛，不足以使朝廷担心。臣下所恐惧的，在于治理水患不从其源头入手，它的下流就会更加增广。陛下仁德宽容，对很多事情不忍心斥责，所以宦官滥用朝政大权，忠臣不能进身朝廷。如果确实能使张角被诛，黄巾归服，臣下的忧虑，开始更加深重。为什么呢？因为邪恶、忠正的人不可能同时在朝中共事，犹如冰块和炭火不可能放在同一容器中。奸恶的人知道忠正的人功绩显现，而自己的危亡之日就出现预兆了，这些人便都要巧言诡辞，从中弄虚作假、颠倒是非。孝子被怀疑是因为流言屡至，街市上有虎的谣言是因为流传的人多了。陛下如果不详细考察真伪，忠臣恐怕将有白起在杜邮被诬杀的事。陛下应当考虑虞舜对待四凶的举动，迅速诛杀奸佞，那么善人自进，恶人自息。臣下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如同孝子侍奉父亲。儿子侍奉父亲，怎么能不尽心竭力？即使臣受铁 钺之戮的惩罚，陛下能稍稍采纳臣下之言，这就是国家的福分了。”书奏上，宦官赵忠见到后心中愤恨。等到平定张角，傅燮功多应当受封，赵忠进谗言诬陷傅燮，但灵帝还记得傅燮上书的话，才得以不被加罪，最后也没有封赏，任用他为安定都尉。后来以病免职。

后拜议郎。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尚书郎杨赞奏燮廷辱大臣。帝以问燮。燮对曰：“昔冒顿至逆也，樊哙为上将，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愤激思奋，未失人臣之节，顾计当从与不耳，季布犹曰‘哙可斩也’。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烈不知之，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从燮议。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为众议所归。

顷之，赵忠为车骑将军，诏忠论讨黄巾之功，执金吾甄举等谓忠曰：“傅南容前在东军，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将军亲当重任，宜进贤理屈，以副众心。”忠纳其言，遣弟城门校尉延致殷勤。延谓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万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与不遇，命也；有功不论，时也。傅燮岂求私赏哉！”忠愈怀恨，然惮其名，不敢害。权贵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为汉阳太守。

以后傅燮授官议郎。适逢西羌叛反，边章、韩遂等人在陇右作乱，天下各地征发兵力，征兵抽税没完没了。司徒崔烈认为应当放弃凉州。灵帝下诏举行公卿百官会议，崔烈坚持自己先前提出的建议。傅燮严厉地说：“杀了司徒，天下才安定！”尚书郎杨赞弹劾傅燮在朝廷侮辱大臣。灵帝以此询问傅燮。傅燮回答说：“从前挛鞮冒顿是个极不顺服的人，樊哙身为上将，愿意率兵十万纵横驰骋匈奴中，情绪

愤怒激昂想奋发有为，没有失去为人臣的节操，只是对他的建议该采纳与不采纳罢了，季布还是说‘樊哙应该斩首’。现在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藩篱屏障。高祖刘邦刚刚兴起时，命令郦商另外率军平定陇右地区；世宗武帝开疆拓土，设置四郡，议论的人认为这是砍断匈奴的右臂。现在凉州治理失和，使得全州叛反，天下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崔烈身为丞相，不为国家考虑消除叛乱的计策，却要分割舍弃那块广达万里的国土，臣私下感到疑惑不解。如果使左衽的胡虏得以居住在这个地区，士兵勇猛盔甲坚利，凭借这些发动变乱，这是天下最大的忧虑，国家最深重的忧患。如果崔烈不知道这些，那就是愚不可及，如果知道而故意这样，那就是对国家的不忠。”灵帝采纳傅燮的建议。从此朝廷看重傅燮的端正品行，每当公卿有缺职时，傅燮便成了众望所归的人选。

不久，赵忠担任车骑将军，诏令赵忠负责评定讨伐黄巾军的功劳，执金吾甄举等人对赵忠说：“傅南容从前在东军中，有功没有封爵，所以天下人失望。现在将军亲自担当这个重任，应当引进贤能，理清冤屈，以符合人心。”赵忠采纳他的话，派遣弟弟城门校尉赵延向傅燮表达恳切的情意。赵延对傅燮说：“你稍微答理一下我家常侍，得到万户侯的封赏不算什么。”傅燮严正色厉地拒绝说：“有机遇与没有机遇，这是命运；有功劳不封赏，这是时势。傅燮怎么能求取私赏呢！”赵忠对傅燮越发怨恨，然而畏惧他的名声，不敢加害。权贵们也大多憎恨傅燮，所以不能留在朝中，出任汉阳太守。

初，郡将范津明知人，举燮孝廉。及津为汉阳，与燮交代，合符而去，乡邦荣之。津字文渊，南阳人。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

时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为通奸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讨金城贼王国、韩遂等。燮知鄙失众，必败，谏曰：“使君统政日浅，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今率不习之人，越大陇之阻，将十举十危，而贼闻大军将至，必万人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当，而新合之众，上下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若息军养德，明赏必罚。贼得宽挺，必谓我怯，群恶争势，其离可必。然后率已教之人，讨已离之贼，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为万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祸，窃为使君不取。”鄙不从。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杀程球，次害鄙，贼遂进围汉阳。城中兵少粮尽，燮犹固守。

当初，北地郡守兼领武事的范津贤能能识别人才，荐举傅燮为孝廉。等到范津担任汉阳太守，与新任太守傅燮办理移交，合对信物而离去，乡里以此为荣。范津字文渊，南阳郡人。傅燮善于体恤百姓，反叛的羌人被他的恩德教化所感动，一起前来投降归附，于是广泛开垦屯田，设置四十多个营。

当时凉州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程球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利

益，士人庶民都怨恨他。中平四年，耿鄙率领六郡兵力讨伐金城叛贼王国、韩遂等。傅燮知道耿鄙失去民心，一定会失败，劝谏说："使君治理凉州日子不长，百姓还没得到训练。孔子说：'不训练百姓去作战，这是糟蹋生命。'现在你率领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翻越大陇山的险阻去作战，将会十次行动十次危险，而贼兵听到我方大军将要到达，必然万众一心。边境士兵大多勇武，其锐势不可阻挡，而我方是新聚合的兵众，上下不能和谐，万一内部发生变乱，即使后悔已来不及了。不如息兵培养德行，严明赏罚。贼兵得到宽解，必定以为我军胆怯，群贼互相争夺权力和地位，必然离心离德。然后我们率领已经受过教化训练有素的人，讨伐已经离心离德的贼人，大功可以顷刻间完成。现在你不取万全之福，而去做必然有危险的祸事，我私下认为使君的做法不可取。"耿鄙不听从。军队进入狄道，果然有士兵反叛，先杀了程球，又杀害耿鄙。贼兵于是进兵包围汉阳，城中兵力少粮食不足，傅燮仍然坚守。

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夙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子幹年十三，从在官舍。知燮性刚，有高义，恐不能屈志以免，进谏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归，愿必许之。徐至乡里，率厉义徒，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言未终，燮慨然而叹，呼幹小字曰："别成，汝知吾必死邪？盖'圣达节，次守节'。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称其贤。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杨会，吾之程婴也。"幹哽咽不能复言，左右皆泣下。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成败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业，下成伊吕之勋。天下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师乎？"燮案剑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遂麾左右进兵，临阵战殁。谥曰壮节侯。

幹知名，位至扶风太守。

盖勋字元固，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举孝廉，为汉阳长史。时武威太守倚恃权势，恣行贪横，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欲杀正和以免其负，乃访之于勋。勋素与正和有仇，或劝勋可因此报隙。勋曰："不可。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谏鹄曰："夫绁食鹰鸢欲其鸷，鸷而亨之，将何用哉？"鹄从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而诣勋求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

当时北地胡人骑兵几千人随贼兵攻打汉阳郡，这些人都素来感激傅燮的恩德，一起在城外叩头，请求护送傅燮返回家乡。傅燮的儿子傅幹十三岁，跟随傅燮在官舍。他知道傅燮性格刚强，行为高尚有道义，恐怕父亲不会改变志节来免除祸患，劝谏说："朝廷腐败混乱，使得父亲不能在朝中容身。而今天下已经叛乱，我们兵力不足以自守，乡里的羌胡早先受过您的恩德，想让您弃郡归乡里，希望您一定答应他们。慢慢回到乡里，率领激励义徒，等到明君出世而去辅助他，以救济天下。"话没有说完，傅燮慨感而叹，叫傅幹小字说："别

成，你知道我一定要死吗？‘作为一个臣子最高贵的行为是不拘常规而合于节义，其次是保守节操’。再说殷纣王那样残暴，仍有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因而称赞他贤德。现在朝廷不比殷纣更残暴，我的德行又怎么超过伯夷？世道昏乱不能培养浩然之志，接受朝廷的俸禄又想逃避他所遭遇的灾难吗？我走到哪里去呢？一定死在此地。你有才智，努力努力。主簿杨会，是我的程婴。”傅斡哽咽着说不出话，左右的人都流下眼泪。王国派前酒泉郡太守黄衍劝说傅燮：“成败之事，已经可知了。先起事的，上可以成就霸王之业，下可以成就伊尹吕尚的功勋。天下不再是汉王朝所有，府君愿当我们这些人的首领吗？”傅燮按剑怒叱黄衍说：“你是皇上亲自任命的大臣，怎么反而为贼人游说呢！”就指挥左右进军，临阵战死。朝廷给予他称号“壮节侯”。

傅斡知名于世，官至扶风太守。

盖勋字元固，敦煌郡广至县人。家庭世代都是俸禄二千石的大官。最初他被荐举为孝廉，出任汉阳郡长史。当时武威郡太守倚仗权势，贪婪专横恣意而行，凉州从事武都人苏正和查实上报他的罪行。凉州刺史梁鹄害怕得罪贵戚，想杀掉苏正和以推卸自己的责任，便访问盖勋。盖勋素来与苏正和有仇，有人劝盖勋可以乘机报仇。盖勋说：“不行，谋事杀害好人，是不忠；乘人之危，是不仁。”就规劝梁鹄说：“拴缚喂养的鹰鸢是要它来捕捉猎物，捕捉到猎物而要把它烹杀，还有什么可用呢？”梁鹄听从了他的话。苏正和高兴以此免于一死，因而到盖勋那儿去致谢。盖勋不见他，说：“我为梁使君考虑，不是为苏正和。”怨恨如同原先一样。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刺史左昌因军兴断盗数千万。勋固谏，昌怒，乃使勋别屯阿阳以拒贼锋，欲因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边章等遂攻金城，杀郡守陈懿，勋劝昌救之，不从。边章等进围昌于冀，昌惧而召勋。勋初与从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阳，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勋怒曰：“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剑。今之从事，岂重于古之监军哉！”曾等惧而从之。勋即率兵救昌。到，乃诮让章等，责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从君言，以兵临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围而去。昌坐断盗征，以扶风宋枭代之。枭患多寇叛，谓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枭不从，遂奏行之。果被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征。时叛羌围护羌校尉夏育于畜官，勋与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为羌所破。勋收余众百余人，为鱼丽之陈。羌精骑夹攻之急，士卒多死。勋被三创，坚不动，乃指木表曰：“必尸我于此。”句就种羌滇吾素为勋所厚，乃以兵扞众曰：“盖长史贤人，汝曹杀之者为负天。”勋仰骂曰：“死反虏，汝何知？促来杀我！”众相视而惊。滇吾下马与勋，勋不肯上，遂为贼所执。羌戎服其义勇，不敢加害，送还汉阳。后刺史杨雍即表勋领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勋调谷禀之，先出家粮以率众，存活者千余人。

中平元年，北地的羌胡与边章等人侵扰陇右地区，刺史左昌乘扩军之机从中盗窃贪污军资数千万。盖勋极力劝阻，左昌恼羞成怒，便派遣盖勋率军另外驻扎在阿阳县抵御敌军的正面攻势，想在军事上找罪名处办盖勋，而盖勋却屡立战功。边章等人便进攻金城，诛杀郡太守陈懿，盖勋劝左昌发兵救援，左昌不听。边章等人进兵在冀县围困左昌，左昌畏惧召盖勋前来支援。盖勋当初与从事辛曾、孔常都驻扎在阿阳，等到左昌的文书到达，辛曾等人犹疑不肯进兵。盖勋生气地说："从前庄贾廷误军期，田穰苴将他杀了。今天的从事，难道比古代的监军还尊贵吗！"辛曾等人害怕，听从了盖勋。盖勋立即率兵援救左昌。到达冀县，便谴责边章等人，指责他们犯了背叛之罪。边章等人说："左使君如果早听从您的意见，派兵进攻我们，我们可能改过自新。现在罪行已经深重，不能投降了。"就解围退兵而去。左昌因截留盗用军资而被朝廷征召，以扶风人宋枭代替他的职务。宋枭忧虑凉州众多寇贼叛乱，对盖勋说："凉州缺少教化，所以屡屡出现反叛暴行。现在需要多写《孝经》，命令家家都要熟悉这部书，这样或许可以使他们懂得品德的根本。"盖勋劝谏说："从前姜太公受封于齐，齐大夫崔杼弑君；伯禽封侯于鲁，鲁国庆父篡位。这二国难道缺少学习的人吗？现在不急于筹划消除灾难的办法，却仓促去做异乎寻常的事情，已经足以结仇于一州，又要被朝廷取笑，我不懂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宋枭不听从，于是奏报朝廷准备实行。果然被朝廷下诏书责问，以胆怯轻忽之罪把宋枭召回朝廷。当时叛羌将护羌校尉夏育围困在畜养牲畜的场所，盖勋与州郡合兵救援夏育，到达狐槃，被羌人所败。盖勋集士兵百余人，排成鱼丽之阵。羌人精锐骑兵猛烈夹攻，盖勋手下士兵大多战死。盖勋身上三处受伤，仍坚持不动，指着木牌说："一定要将我的尸体放在这儿。"句就种羌滇吾平常为盖勋所宽待，就用兵器遮挡众兵说："盖长史是个德才兼备的人，你们杀了他便是辜负了老天爷。"盖勋昂首骂道："死反贼，你知道什么？快来杀我！"众兵相视大吃一惊。滇吾下马让马给盖勋，盖勋不肯上马，于是被贼人抓住。羌兵佩服他的品德和勇气，不敢加害于他，把他送回汉阳。后来刺史杨雍上表奏请盖勋暂任汉阳太守。当时正闹饥荒，人们互相侵夺财物，盖勋调发粮食分给饥民，自己先拿出家里的粮食做表率，使得饥民存活一千多人。

后去官，征拜讨虏校尉。灵帝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勋曰："幸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帝顾问硕，硕惧，不知所对，而以此恨勋。帝又谓勋曰："吾已陈师于平乐观，多出中藏财物以饵士，何如？"勋曰："臣闻'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昭果毅，秖黩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

勋时与宗正刘虞、佐军校尉袁绍同典禁兵。勋谓虞、绍曰："吾仍见上，上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耳。若共并力诛嬖幸，然后征拔英俊，以兴汉室，

功遂身退，岂不快乎！”虞、绍亦素有谋，因相连结，未及发，而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勋，而蹇硕等心惮之，并劝从温奏，遂拜京兆尹。

盖勋后来被免去官职，朝廷征召授任讨虏校尉。灵帝召见他，问：“天下苦于什么而如此反叛？”盖勋说：“是宠臣子弟扰乱造成的结果。”当时宦官上军校尉蹇硕在座，灵帝回头问他，蹇硕害怕，不知怎样回答，因此怨恨盖勋。灵帝又对盖勋说：“我已在平乐观陈列军阵，在内库拿出很多财物赏赐士兵，怎么样？”盖勋说：“臣下听说‘先王展示恩德不炫耀军威’。现在贼寇在远处而我们在近处设置军阵，这不足昭示果敢坚强，只是滥用武力而已。”灵帝说：“好。遗憾的是见到您太晚了，群臣从前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盖勋与宗正刘虞、佐军校尉袁绍共同掌管皇帝的亲兵。盖勋对刘虞、袁绍说：“我几次见到皇上，皇上很聪明，只不过是被左右人蒙蔽了。如果共同合力铲除那些谄媚的小人，然后征召选拔才智杰出的人来兴复汉室，功成身退，这难道不是高兴的事吗！”刘虞、袁绍平素也有这个谋划，因而互相联合结交，没有来得及动手，司隶校尉张温荐举盖勋为京兆尹。灵帝原来正想要接见盖勋，蹇硕等人心中惧怕，都劝灵帝批准张温的奏请，于是盖勋授任京兆尹。

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勋案得其臧千余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案，威震京师。时小黄门京兆高望为尚药监，幸于皇太子，太子因蹇硕属望子进为孝廉，勋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爱，硕帝之宠臣，而子违之，所谓三怨成府者也。”勋曰：“选贤所以报国也。非贤不举，死亦何悔！”勋虽在外，每军国密事，帝常手诏问之。数加赏赐，甚见亲信，在朝臣右。

及帝崩，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勋与书曰：“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卓得书，意甚惮之。征为议郎。时左将军皇甫嵩精兵三万屯扶风，勋密相要结，将以讨卓。会嵩亦被征，勋以众弱不能独立，遂并还京师。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卓，唯勋长揖争礼，见者皆为失色。卓问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隶校尉，谁可作者？”允曰：“唯有盖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乃以为越骑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复出为颍川太守。未及至郡，征还京师。时河南尹朱俊为卓陈军事。卓折俊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戏之耳。”勋曰：“不闻怒言可以为戏？”卓乃谢俊。勋虽强直不屈，而内厌于卓，不得意，疽发背卒，时年五十一。遗令勿受卓赙赠。卓欲外示宽容，表赐东园秘器赗襚，送之如礼。葬于安陵。

当时长安县令杨党，他的父亲是中常侍，倚仗权势贪婪放纵，盖勋查实他贪赃千余万。贵戚都为他求情，盖勋不肯，将事情全部上报，并牵连到杨党的父亲，皇上下诏要将此事追查到底，盖勋的威力震动京师。当时小黄门京兆人高望任尚药监，被皇太子所亲信，皇太子通过蹇硕嘱咐盖勋，将高望的儿子高进推荐为孝廉，盖勋不肯荐

用。有人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副君，高望是他所喜爱的人，蹇硕是皇帝的宠臣，而您却违抗他们的意旨，这就是所谓的三怨重聚啊。"盖勋说："选拔贤能的人是用来报效国家的，不是贤能的人不荐举，死又有什么后悔呢！"盖勋虽然在朝廷之外任职，每有军国机密之事，灵帝常下手诏询问他。多次给予赏赐，很受亲近信任，在朝臣之上。

等到灵帝去世，董卓废黜少帝，杀害何太后，盖勋给董卓写信说："从前伊尹、霍光行权变之计来建立功业，还有戒惧之心，足下是个小丑，做这样的事如何收场？庆贺的人在门口，吊丧的人在屋内，能不慎重吗！"董卓得到书信，心中很害怕。征召盖勋为议郎。当时左将军皇甫嵩率精兵三万驻扎在扶风郡，盖勋暗中连结，准备讨伐董卓。正遇皇甫嵩也被朝廷征召，盖勋因为力量孤弱不能独立行事，就与皇甫嵩一同回到京师。朝廷自公卿以下的百官，对董卓无不低三下四，只有盖勋行拱手抗礼，百官见了都为之大惊失色。董卓问司徒王允说："想找一个称心的司隶校尉，谁能担任呢？"王允说："只有盖京兆而已。"董卓说："这个人明智有余，然而不能让他担任权重的职务。"就用盖勋担任越骑校尉。董卓又不想让他长时间率领禁兵，又让他出朝担任颍川太守。未到达该郡，被征召返回京师。当时河南尹朱俊向董卓报告军事。董卓责备朱俊说："我百战百胜，决断在于我的心意，你不要胡说，你将要玷污我的刀了。"盖勋说："从前武丁那样英明尚且要求臣子告诫劝谏，何况像您这样的人，您想要堵住别人的嘴吗？"董卓说："我这是开开玩笑罢了。"盖勋说："没有听说过生气的话可以用来开玩笑的？"董卓于是向朱俊道歉。盖勋虽然刚强正直不屈，却被董卓内心厌恶，盖勋在朝廷感到不满意，背脊发毒疮去世，当时年纪五十一岁。临终嘱咐家里不要接受董卓送来的助丧费用。董卓想对外表示自己的宽容，上表奏请赐给东园棺材和助葬的车马、布帛、衣被等物，依礼葬送盖勋。盖勋被安葬在安陵。

子顺，官至永阳太守。

臧洪字子源，广陵射阳人也。父旻，有干事才。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攻破城邑，众以万数。拜旻扬州刺史。旻率丹阳太守陈夤击昭，破之。昭遂复更屯结，大为人患。旻等进兵，连战三年，破平之，获昭父子，斩首数千级。迁旻为使匈奴中郎将。

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洪体貌魁梧，有异姿。举孝廉，补即丘长。

中平末，弃官还家，太守张超请为功曹。时董卓弑帝，图危社稷。洪说超曰："明府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今王室将危，贼臣虎视，此诚义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唱义，不亦宜乎？"超然其言，与洪西至陈留，见兄邈计事。邈先谓超曰："闻弟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内奇士，才略

智数不比于超矣。”邈即引洪与语，大异之。乃使诣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谋约，会超至，定议，乃与诸牧守大会酸枣。设坛场，将盟，既而更相辞让，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摄衣升坛，操血而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一力，以致臣节，陨首丧元，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洪辞气慷慨，闻其言者，无不激扬。自是之后，诸军各怀迟疑，莫适先进，遂使粮储单竭，兵众乖散。

盖勋的儿子盖顺，官做到永阳太守。

臧洪字子源，广陵郡射阳县人。父亲臧旻，有干练的办事才能。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在句章起兵，自称“大将军”，立他的父亲许生为越王，出兵攻破城邑，兵力达数万人。朝廷授任臧旻为扬州刺史。臧旻率领丹阳太守陈夤进攻许昭，打败了他们。许昭便再次聚集，深为百姓忧患。臧旻等人进兵讨伐，连战三年，终于将他们平定，抓获许昭父子，斩首几千级。臧旻被晋升为使匈奴中郎将。

臧洪十五岁，因为父亲的功绩被授任童子郎，闻名于太学。臧洪体格魁梧，风姿不凡。被举荐为孝廉，委任即丘县县长。

中平末年，臧洪弃官返乡，太守张超请他当功曹。当时董卓杀害皇帝，图谋危害国家。臧洪劝张超说：“明府君世代受到国家的恩德，兄弟都占有大郡。现在王室出现危难，贼臣想夺取王位，这真是义士为国效命的时候。现在郡境尚且完整，官吏百姓都殷实富足，如果警鼓发动民众，可得到民众二万人。用这些人去诛灭国贼，为天下人倡导大义，不也是应该的吗？”张超认为他的意见对，与臧洪往西到陈留郡，见到他的哥哥张邈，一起计议大事。张邈先对张超说：“听说你治理的郡，将政事委托给臧洪，臧洪是什么样的人？”张超说：“臧洪是海内奇士，才能智谋比我高。”张邈立即接见臧洪并与他谈话，大为惊异。便派臧洪去见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于是相互之间都相处友好。张邈先前与他们有谋约，正好张超到达，大家就把谋议的事确定下来，于是与各位州牧郡守大会于酸枣县。设置坛场，准备盟誓，接着互相推辞谦让，没有人先登坛的，大家都推举臧洪主盟。臧洪便整衣登坛，端着血盟誓说：“汉王室不幸，皇纲失统系，叛国贼董卓，乘隙兴灾乱，灾祸加到皇帝身上，祸患遍及百姓。我们害怕国家沦没丧亡，四海遭受覆灭。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等，纠集义兵，共赴国难。凡是我们同盟的人，一定要齐心合力，以尽做臣子的节义。斩首断头，必无二心。若有违背盟誓的，一定使他丧命，不能留下后代。皇天后土，祖宗神灵，都能明鉴。”臧洪言词声慷慨激昂，听到他言词的人，没有不激动振奋的。从此之后，诸军各自怀着

犹豫之心，没有人做主先行进军，于是致使军粮耗尽，兵众离散而去。

时讨虏校尉公孙瓒与大司马刘虞有隙，超乃遣洪诣虞，共谋其难。行至河间而值幽冀交兵，行涂阻绝，因寓于袁绍。绍见洪，甚奇之，与结友好，以洪领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时黄巾群盗处处飙起，而青部殷实，军革尚众。和欲与诸同盟西赴京师，未及得行，而贼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群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和亦病卒。洪收抚离叛，百姓复安。

在事二年，袁绍惮其能，徙为东郡太守，都东武阳。时曹操围张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谓军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来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为绍所用，恐不能败好远来，违福取祸。"超曰："子源天下义士，终非背本者也，或见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闻超围，及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将赴其难。自以众弱，从绍请兵，而绍竟不听之，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使洪邑人陈琳以书譬洪，示其祸福，责以恩义。洪答曰：

这时讨虏校尉公孙瓒与大司马刘虞有隔阂，张超便派臧洪到刘虞处，共同商议消除双方的怨仇。行进到河间郡正值幽冀二州交战，道路断绝，于是寄住在袁绍那里。袁绍见到臧洪，非常惊奇他的才能，与他结为好友，用臧洪暂任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虚名，善于清谈。当时黄巾群盗处处兴起作乱，而青州地区物资富裕，军力雄厚。焦和想与各个同盟的人向西前往京师，但没有来得及动身，黄巾贼已攻破城邑。焦和不整治军事警卫，只是请来众女巫，要她们坐列在那儿祈祷众神保佑。又怕黄巾贼乘冰冻之机渡河，命令人们做了许多消融冰块的药丸，用来投放到河中。民众终于溃散，焦和也病死了。臧洪收集安抚离散叛逃的人，使得百姓重新安定下来。

臧洪在青州任事二年，袁绍畏惧他的才能，调任他为东郡太守，郡的治所在东武阳。当时曹操在雍丘围攻张超，情况十分危急。张超对军吏说："今日这种情况，只有臧洪必定会来救我。"有的说："袁绍、曹操正是和睦相处的时候，而臧洪受到袁绍的任用，恐怕不会毁坏友好关系远道前来此地，背弃福运自取灾祸。"张超说："子源是天下的义士，最终不会背弃根本的人，或者被人家强力限制，不能来啊。"臧洪刚听到张超被围困的消息，就赤脚步行，号啕大哭，并统率自己所领的部众，准备奔赴雍丘解救张超的灾难。自己认为兵众不足，向袁绍请求借兵，而袁绍竟然没有答应，张超困守的雍丘城终于被攻破，张氏全族被诛杀。臧洪因此怨恨袁绍，断绝与他来往。袁绍发兵围攻臧洪驻守的东武阳，经历一年的时间，未能攻下，袁绍便命臧洪同邑人陈琳写信开导臧洪，分析利害，并且指责臧洪不知恩情道义。臧洪回答说：

隔阔相思，发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趋舍异规，其为怆恨，胡可胜言！

前日不遗，比辱雅况，述叙祸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穷该典籍，岂将暗于大道，不达余趣哉？是以损弃翰墨，一无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识鄙性。重获来命，援引纷纭，虽欲无对，而义笃其言。

仆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倾盖，恩深分厚，遂窃大州，宁乐今日自还接刃乎？每登城临兵，观主人之旗鼓，瞻望帐幄，感故友之周旋，抚弦搦矢，不觉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辅佐主人，无以为悔；主人相接，过绝等伦。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被侵，郡将遘厄，请师见拒，辞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沦灭。区区微节，无所获申，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来者侧席，去者克己，则仆抗季札之志，不为今日之战矣。

远离相思，日夜惦记，相距不远，由于取舍准则不同，由此产生的悲伤悔恨，怎么能够说得尽！日前承蒙不弃，频频赐函，陈述祸福，于公于私恳切之至。以您的才学，读尽文献典籍，岂能不通常理，不明白我的志趣呢？这是我要放下笔墨，一无所对答的原因，也希望您在远处体谅我狭窄的心地，粗疏的见识，鄙野的性格。近日又得到您的教诲，援引盛多，我即使不想答复，然而真诚的情谊还得陈述。

我是个地位低下的人，本来就缺少志向和用处，恰因公务而跋涉在外，特蒙袁绍知遇，一见如故，恩深情厚，有机会在大州窃居一个职位，难道乐意今日以刀兵相接回报吗？每当登上城楼面对军队的时候，看到主人袁绍的旗鼓，远望军中帐幕，有感于老朋友您的周旋，抚摸弓弦握持箭杆，不觉泪流满面。为什么呢？自以为辅佐主人以来，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主人厚待我，远远超过我的同辈。接受任职之初，志向与国家大业相合，扫清盗贼的叛乱，共同尊奉王室。哪里想到本州被侵犯，郡将遭遇危难，请求借兵遭到拒绝，辞别离去又会被拘捕，致使我的故君张超，终于陷入灭亡的境地。我区区细微的节义，没有地方得到申诉，岂能恢复保全交友之道，做出有亏忠孝名声的事？所以强忍悲愤挥戈而起，收住眼泪宣告绝交。如果主人稍微垂念古人的忠恕之情，对留下的人表示尊重，对离去的人表示克制自己，那么我将效法吴季札的志节，不会有今日的战事了。

昔张景明登坛喢血，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去何罪，复见斫刺。刘子璜奉使逾时，辞不获命，畏君怀亲，以诈求归，可谓有志忠孝，无损霸道，亦复僵尸麾下，不蒙亏除。慕进者蒙荣，违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愿也。是以鉴戒前人，守死穷城，亦以君子之违，不适敌国故也。

足下当见久围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推平生之好，以为屈节而苟生，胜守义而倾覆也。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况仆据金城之固，驱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匡困补乏，以悦天下，何图筑室反耕哉？但惧秋风扬尘，伯圭马首南

向，张扬、飞燕旅力作难，北鄙将告倒悬之急，股肱奏乞归之记耳。主人当鉴戒曹辈，反旌退师，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

足下讥吾恃黑山以为救，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昔高祖取彭越于钜野，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卒能龙飞受命，中兴帝业。苟可辅主兴化，夫何嫌哉！况仆亲奉玺书，与之从事！

从前张景明登坛歃血，奉主人之命奔走联络，终于使冀州牧韩馥让出印绶，主人得到冀州。后来只是因为这功劳上奏表谒见皇帝，赐给爵位得到符信的缘故，还没有受到观察改正错误的饶恕，就遭到杀身之祸。吕布刺杀董卓前来投奔，请求援兵没有获准，他要求离去又有什么罪过，却又被刺客砍杀。刘子璜奉命出使超过期限，告辞得不到批准，他畏惧主人的威势，怀念家中的亲属，用说谎要求回去，可以说是有志于尽忠守孝，无损于主人的霸道，然而还是陈尸在军旗之下，得不到减免罪过的机会。仰慕你的人蒙受荣耀，违背意愿的人被杀害，这不过是为了主人的自身利益，不是游士们的愿望。因此我借鉴前人的教训，死守没有退路的孤城，也是因为君子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到敌国去的缘故。

您在看到我孤城久围无力解脱，救兵未到，感念联姻的情谊，推想平生的友好，认为我会委屈志节而苟全性命，胜过守义而灭亡。从前晏婴不肯在刀刃下降低志气，南史不为歪曲史实以求得生存，因此他的身形以图象流传，名声流传到后世。何况我占据金城的坚固城池，驱使士民的力量，分发三年的积累作为一年的费用，救济贫困补救缺乏，从而使天下人高兴，哪里想到主人会久围不撤呢？我只怕秋风扬起尘土时，公孙瓒会出兵南下，张扬、张燕奋力发难，北部边境将会出现传报倒悬之急，左右辅臣也会奏告要求回归自救的心意。主人应当明察告诫诸人，掉转旗帜撤回军队，怎么可以长久为盛怒所羞辱，在我城下显露威风呢！

您讥笑我依仗黑山军作为救援，为何唯独没有想到和黄巾军联合呢？从前汉高祖在钜野收编了彭越的兵力去攻打楚国，光武帝在绿林创建基业，终于能够登上帝位，中兴帝业。如果能够辅佐君主弘扬教化，又有什么可嫌弃的呢？何况我是亲自奉接玺书诏令，准许和他们合作办事的！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本同末离，努力努力，夫复何言！

绍见洪书，知无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粮尽，外无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谓曰：“袁绍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念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破，将妻子出。”将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郡将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后无所复食，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稍为饘粥，洪曰：“何能

独甘此邪？”使为薄糜，遍班士众。又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

城陷，生执洪。绍盛帷幔，大会诸将见洪。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是！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而欲因际会，觖望非冀，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亲见将军呼张陈留为兄，则洪府君亦宜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为国除害，坐拥兵众，观人屠灭。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谓服乎？”绍本爱洪，意欲屈服赦之，见其辞切，知终不为用，乃命杀焉。

再见了孔璋！您在境外谋求利益，我舍命于君亲；您把自身托给盟主，我出仕于长安，您说我身死名灭，我也笑您生死无闻。我们原来志节相同最后却分离了，各自努力努力，还有什么话说呢！

袁绍看到臧洪的信，知道他没有投降的意思，就增加兵力猛烈进攻。城里的粮食已尽，外面没有救兵，臧洪自己估计不能逃脱灾难，就召集官兵说：“袁绍没有道义，图谋不轨，而且不肯援救我臧洪的郡将，臧洪为了大义，不得不死。想到各位白白遭此灾难，可以在城池没被攻破之机，带着妻室儿女逃出。”将士官吏都流着眼泪说：“您同袁氏本无怨恨隔阂，现在您因为张超郡将的缘故，自己陷入危困的境地，官民怎么能忍心舍弃您离去呢？”起初还可以挖掘老鼠，煮牛筋兽骨充饥，后来再没有能吃的东西了，主簿取出内厨的三斗米，请求稍微分出一些熬粥吃，臧洪说：“我怎么能够独自享受这些呢？”派人做成稀粥，全部分赐给大家。又杀了他的爱妾，分给兵将吃，兵将都流下眼泪，没人能抬眼相望的。男女七八十人纵横相枕而死，没有人背叛逃离。

城池被攻陷，臧洪被活捉。袁绍盛饰帷帐，聚集所有将领同臧洪见面。对臧洪说：“臧洪为什么如此背叛我！今日服不服？”臧洪坐在地上瞪大眼睛说：“袁家诸人侍奉汉室，四代之中有五位官至三公，可以说受尽汉家的厚恩。现在王室衰弱，您没有辅佐之意，而想趁此时机，企望达到非分之求，大肆杀害忠良之臣，以树立邪恶不正的威权。臧洪亲眼看到将军称呼陈留太守张邈为兄，那么我的府君张超也应该是你的弟弟，我们却不能同心并力，为国家除害，你拥有大军，看着人家被消灭。可惜我臧洪力量薄弱，不能拔刀为天下人报仇，什么叫服呢？”袁绍本是爱惜臧洪，想叫他屈服后再赦免他，见他言辞激烈，知道他最终不能为自己所用，这才命令杀了他。

洪邑人陈容，少为诸生，亲慕于洪，随为东郡丞。先城未败，洪使归绍。时容在坐，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岂合天意？臧洪发举为郡将，奈何杀之！”绍惭，使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畴，空复尔为？”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所，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也。”遂复见杀。在绍坐者，无不叹息，窃相谓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

先是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

论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想其行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利势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县之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也。

赞曰：先零扰疆，邓、崔弃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盖勋抗董，终然允刚。洪怀偏节，力屈志扬。

臧洪的同邑人陈容，年轻时是个太学生，仰慕臧洪，跟随臧洪做过东郡郡丞。在东武阳城未破之前，臧洪让他归附袁绍。当时陈容正好在座，眼见臧洪将被杀，起身对袁绍说："将军身负天下大任，要为天下铲除暴虐，现在却专门先杀忠义之士，这难道符合天意吗？臧洪起兵此举是为了郡将，为什么要杀他！"袁绍感到惭愧，派人把陈容拉出去，对陈容说："你不是臧洪的同类，白白这样做干什么？"陈容回头说："仁义哪有一定的模式，履行它就是君子，背离它就是小人。今天宁可与臧洪同日死，不愿与将军同日活着。"于是也被杀死。当时在袁绍座上的人没有不叹息的，私下互相议论说："怎么一天杀害两位烈士！"

在此之前，臧洪曾派遣司马二人出城，向吕布求救，等到回来时，城已被攻破，这二人都赴敌阵战死。

评论说：雍丘之围，臧洪的悲愤到了极点！想起他赤脚奔走哭泣，卷起甲衣请求行动，确实足以使人怜悯。豪杰英雄的趋向和舍弃，与保持仁义之心不同吧？如果缔结连衡之约，是心怀欺诈为自己所谋划，那不过是因各自权力、利益所在罢了。况且偏僻之城形势已经危险，曹操、袁绍正在和睦之时，臧洪只是指望外敌的违逆用来解救十分危急的形势。怨怒的军旅，是兵家所忌讳的。臧洪的所为可以说有申包胥在秦国宫廷痛哭的节操，却没有保住楚国那样的名声。

赞辞说：先零羌人侵扰边疆，邓骘、崔烈力主放弃凉州。虞诩、傅燮提出好的主张，又一次保全坚固金方。盖勋抗拒董卓，始终强劲得当。臧洪具有出乎寻常的节操，竭尽全力，声气高扬。

# 后汉书卷五十九

## 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载。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人。他家世代为名门望族。他祖父张堪，做过蜀郡太守。张衡青少年时代就善于写文章，在三辅地区游历求学，因而进入京城，在太学学习，于是通晓了《五经》，精熟了六艺。虽然他才学高于当时的人，却没有骄傲自得的情绪。平日举止淡泊恬静，不喜欢同庸俗的人交往。永元年间，被荐举为孝廉，没有前往，公府连续征召他，也不去就职。当时天下太平的日子久了，自王侯以下的人没有不超越朝廷礼制而生活奢侈的。张衡就模拟班固的《两都赋》，写作了《二京赋》，借以婉言讽谏。他精心构思，修改润色，十年才写成。因文字太多所以不转载。大将军邓骘认为他是个奇才，屡次征召他，他都不去应聘。

张衡擅长于制造灵巧的机械，尤其在天文、阴阳学、历法、算术方面最用心思。平时特别喜好《玄经》，他对崔瑗说："我读《太玄经》，才知道杨子云极尽了天道术数的妙处，竟可以与《五经》相比，这不只是像一般传记之类的书，使人难于研究阴阳变化的事理，而是汉朝得天下两百年才出现的书。再过两百年，《太玄经》的学说将会消亡吗？之所以作者的命数会必然地在一个时代显耀，这是永恒规律的符验。汉朝四百年时，《太玄经》的学说必将会兴盛起来。"安帝素来听说张衡擅长术数，派公车特地征召他，任命他为郎中，后来又把他升为太史令。于是张衡就研究阴阳规律，极其精妙地掌握了制造天文仪器的方法，制造了浑天仪，撰著了《灵宪》、《算

罔论》，道理说得非常详细明确。

>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间》以见其志云：
>
> 有间余者曰：盖闻前哲首务，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有云为也。朝有所闻，则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为尧舜，而民处唐虞，彼岂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尔。咎单、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实干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且学非以要利，而富贵萃之。贵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业”。质以文美，实由华兴，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已博艺，无坚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曩滞日官，今又原之。虽老氏曲全，进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学非所用，术有所仰，故临川将济，而舟楫不存焉。徒经思天衢，内昭独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尝见谤于鄙儒。深厉浅揭，随时为义，曾何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已垂翅而还故栖，盍亦调其机而铦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曷若卑体屈己，美言以相克？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用后勋，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谁靳也？

汉顺帝初年，他两次转任其他职务，后来又重新做了太史令。张衡不羡慕当时的达官显贵，因而他所任的官职，总是多年不得迁升。从他免去史官之职，五年后又原复为太史令，就以答客问的形式，写了《应间》来表达他的志趣：

有非议我的人说：听说先辈哲人摆在首位的要务，致力于下通人事上达天理，辅佐君王治理百姓，有所作为。早晨听到了好的道理，那么傍晚就实践在自己的行动上，建立功勋赢得美名。所以伊尹想使君主成为尧、舜式的君主，而百姓处于尧、舜那样的时代，他难道说的仅是空话而已？一定要表明他的真情才是啊！咎单、巫咸，确实是保守殷商王业的贤卿；申伯、樊仲，实在是护卫周代大业的重臣。穿上华美的三公礼服上朝，手持珍贵的玉圭为朝笏，他们的事迹永远不朽，功业垂范后代子孙，不也很伟大吗？而且学习治国理民的学说，并不是为了用它去谋取利禄，然而富贵却会聚集到它上面。人显贵了就能令行天下，人富裕了能施惠百姓。恩惠施而政令行，所以《周易》称这些为“伟大的事业”。质朴的东西会因文饰而变得美丽，丰硕的果实是由开花才结出，器物赖雕琢装饰而变得美好，人因车马服饰而变得荣耀。先生您本性仁德，遵循道义，坚定诚信，安守仁爱，严格地要求自己，广泛地学习技艺，没有什么艰深的问题不去钻研，而思考着世间人事的规律，这是多么深远啊！过去长久滞留在史官职位上，现在又原复担任史官。虽然老子说过有所缺必有所全，前进也类似于后退，然而行动也还有所不进，一定是学非所用，技艺还有所要依赖的。所以就如临河将要横渡，而船与桨都没有一样。只是精心地思考天道，在其中显示独特的智慧，这从根本上合于治理老百姓的规矩吗？所以曾被庸俗的儒士们诽谤。涉越深水只好和衣而过，踏过浅

流，就提起衣服过河，随不同的时势而采取合宜的行动。又何必贪心地追求支离益那样的屠龙之技而研习那独特的技能呢？三轮指南车您可使它自动旋转，木制之雕您能使它独自起飞，您若如木雕垂翅又返回所栖之处一样，那何不也调节您的机巧而利于自己高飞吗？过去有周文王，自己努力求得多福，人生在于勤勉，不求索会有什么获得？哪儿比得上卑躬屈膝，说些好听的话，去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呢？就像那居于乔木上鸣叫的鸟儿，一般占据一个高高的位置，振扬您的德声有如那金玉之音。用后来的功勋，洗雪以前的羞耻，刚强异常而不柔弱，想想谁能耻笑您呢？

应之曰：是何观同而见异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羡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贪夫之所为，未得而豫丧也。枉尺直寻，议者讥之，盈欲亏志，孰云非羞？于心有猜，则簋飧馔铺犹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无疑，则兼金盈百而不嫌辞，孟轲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袭黼黻，或委臿筑而据文轩者，度德拜爵，量绩受禄也。输力致庸，受必有阶。

浑元初基，灵轨未纪，吉凶纷错，人用朣朦。黄帝为斯深惨。有风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迹祸福乎下，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风后之为也。当少昊清阳之末，实或乱德，入神杂扰，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颛顼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则重黎之为也。人各有能，因艺授任，鸟师别名，四叔三正，官无二业，事不并济。昼长则宵短，日南则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该之。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惧教诲之不从，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无范。所考不齐，如何可一？

回答这种非议说：为什么这眼中所见的事物相同而见解会各异呢？君子不忧虑自己的地位不尊贵，而忧虑自己的品德不崇高；不因为自己的俸禄不多而羞愧，而以自己的智慧不广为耻辱。所以，技艺可以刻苦地学习，而品行可以努力修养。天子高悬爵位，得到它全在于命运，有的人没有招致它而它自然到来，有的人羡慕它却并不能得到。强求它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明智的人面对它而并不想着要得到它。使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侥幸得到它，这本来就是贪心之徒所干的事，还没有得到就会预先遭受损失。弯曲一尺，以图伸直一寻，评论是非的人还讽刺批评这种事，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损害自己的志操品节，谁说不可羞呢？在心中有疑惑，那么一簋饭菜和准备好的食物摆在面前他还不屑去吃，旌瞀就是这样。心中没有疑虑，上等黄金满百两也不推辞，孟轲就是这样。士人中有的脱掉粗陋的衣服而穿上官绅礼服，有的放下手中掘土的工具而乘上花纹华丽的车子，这是评估他的德行而封拜爵位，衡量他的功绩而给与俸禄。贡献出你的力量尽其所用，就一定能得到你应授予的官位。

天地开辟之初，天行之道没有头绪纲纪，吉祥与凶灾纷乱地交错在一起，人类处于愚昧昏惑之中。黄帝为此忧心忡忡。有个叫风后的人，使人们逐渐明白事理，向上观察日月星辰，在下预示吉凶祸福，使天道有条有理，然后天行有了正常的规律。这些就是风后所做的。在少昊清阳末年，确实有乱政出现，人神混杂扰乱，无法辨别事物好坏，重、黎二人又帮助颛顼治理天下，日、月运行才进入正常的次序，这些就是重、黎所做的。人各有技能，根据他的才能给予适当的任用，鸟师也有分别的名称，四叔分管天、地、人的正道，一官不掌管两类事务，事情不能两方面都有好处。白天长了那么夜晚就短，日光在南那么北边就会有阴影。天尚且不能兼顾，何况要求人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呢！那黑色的龙，逢着夏天就凌云直上振鳞高飞，这是因为乐那时令对自己适宜；进入冬天就混入泥中而卷曲蛰伏，这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周公旦遵正道而行，所以制定典章礼仪来匡正天下，是担心教化不顺，有的人不能得到治理。孔子没有遇到贤君，所以就研究和阐述《六经》的道理，而等待后来的贤君去实行，以一事物的道理不明，有些事情没有规矩为耻。所遇到的事物是不一般齐整的，怎么可以要求它们完全一致呢？

夫战国交争，戎车竞驱，君若缀旒，人无所丽。烛武县縋而秦伯退师，鲁连系箭而聊城弛柝。从往则合，横来则离，安危无常，要在说夫。咸以得人为枭，失士为尤。故樊哙披帷，入见高祖；高祖踞洗，以对郦生。当此之会，乃鼋鸣而鳖应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隐，奄受区夏，遂定帝位，皆谋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谍之，烂然有第。夫女魃北而应龙翔，洪鼎声而军容息；溽暑至而鹑火栖，寒冰冱而鼋鼍蛰。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丑，并质共剂，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战国时互相争雄，战车竞相奔驰，君主如旗帜下的流苏随旗摆动一样受制于臣下，人民无所依靠。烛武悬吊城下做说客，使秦穆公领军退走，鲁仲连箭上系书信射入聊城中，使聊城不攻而破。主张合纵的苏秦前往，六国就联合抵抗秦国，主张连横的张仪一来，六国的联盟就瓦解分离，安全危险都没有一定的常情，关键在于说客。都以得到能人为雄杰，失去贤士为劣败。所以樊哙为警醒君主闯入禁宫，进见汉高祖；汉高祖因倨傲地洗脚非礼，而向贤士郦生道歉。在当时，他们君臣遇合，配合和谐就好像鼋鸣鳖应一样。所以他们能够同心合力，殷勤体恤人民的疾苦，完全拥有整个天下，于是确定了帝王之位，都是由于有好的谋臣啊！所以每一个谋臣的计策，都各有建树的功业，司马迁用史书记载下来，他们的光辉名字在书中各有次第。女魃败走而应龙飞翔，国家一统的大鼎发出鸣声，军旅行客之事便止息；季夏一至，鹑火星就处在偏西的位置；寒冰凝结，鼋鼍就潜藏起来。现在，皇恩普遍滋润，四海之外都混合统一，万方亿族的人都彼

此相通，互做交易。倘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都没有功夫，还可能建立什么功业！建立功业之事有三种，而立言是属于下等的；下等的东西尚且没有希望了，哪能希望那上面的两种呢！

于兹搢绅如云，儒士成林，及津者风摅，失涂者幽僻，遭遇难要，趋偶为幸。世易俗异，事势舛殊，不能通其变，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剑，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愿，必无仁以继之，有道者所不覆也。越王勾践事此，故厥绪不永。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虽有犀舟劲楫，犹人涉卬否，有须者也。姑亦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孔甲且不足慕，焉称殷彭及周聃！与世殊技，固孤是求。子忧朱泙曼之无所用，吾恨轮扁之无所教也。子睹迟木雕独飞，愍我垂翅故栖，吾感去蛙附鸱，悲尔先笑而后号也。

斐豹以毙督燔书，礼至以掖国作铭；弦高以牛饩退敌，墨翟以萦带全城；贯高以端辞显义，苏武以秃节效贞；蒲且以飞矰逞巧，詹何以沉钩致精；弈秋以棋局取誉，王豹以清讴流声。仆进不能参名于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数子。愍《三坟》之既颓，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且韫椟以待价，踵颜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晋、楚，敢告诚于知已。

现在官绅多如浮云，读书人众如森林，能及于被渡引仕进的人就风光得意地抒其情志，而失去仕进之途的人就归隐幽僻之处，遭遇困难的紧要关头，就趋于偶合时宜为幸事。时世改易，风俗不同；事情背谬，形势殊异；不能通达其变化，而以一个标准来看待它们，这就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的做法了。不顾羞耻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定没有仁者继续去干这种事，这是有道德的人所不走的路。越王勾践做了这种事，所以他的国运不长久。从不正当的捷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不忍心举步向前；苟且活在世上谋求仕进，我不忍心做那种迎逢巴结的丑态。犹如虽然有坚固的船，得力的桨，还是别人过河我不渡一样，我有自己要等待的东西。姑且奉守顺诚纯厚，恪守忠贞信义，有所得并不感到美满，无所获也不感到羞耻。不被人了解也不感到苦闷，身居下僚而不感到忧愁，真正以高尚的道德作为自己的恒常服饰。正将要以天老为师，以地典为友，同他们一样眼光和言谈都不同于流俗，孔甲尚且还不值得羡慕，哪儿要称赞殷彭及周聃！与俗人大不相同的特殊技能，本来就是求其独特。你担心朱泙曼的屠龙之技无用武之地，我还遗憾轮扁的技艺没有对后人有所教导呢。你看到木雕自动起飞，怜悯我却像木雕垂翅一样又回到了原来的职位，我却感叹你像那离开地面的青蛙，依附于凶猛的鸱鸟上天一样，可悲你先笑而后来会要哀号啊！

斐豹因杀督戎立功而使晋君烧掉了判他终身为奴的丹书，礼至为帮助祖国挟杀邢国国子而刻写了记载此事的铭文。郑国的弦高以牛犒劳秦军为名，赢得了挫败秦国偷袭的胜利。墨翟以衣带为喻败公输班攻城之法，保全了宋国都城。贯高凭正直的言论使忠义显于朝廷，苏

武持落尽旌毛的节杖向朝廷报效忠贞。蒲且凭善射而表现他的巧技，詹何致力于钓术而使技艺精湛。弈秋以高超的棋艺获得声誉，王豹因美妙的歌声而四方扬名。我进取不能将名字置于立德立功者的行列，退后又不能与上述数人相提并论。我悲《三坟》之书已经泯灭不存，叹惜《八索》之书无人整理。希望钻研前代先贤的教诲，姑且身为朝官却像老子一样心甘淡泊。暂且抱才以待时，走颜渊修养自己德行的道路，不去羡慕那晋、楚般的富贵，冒昧地将我的诚心告诉给知己吧。

>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阳嘉元年，张衡又制造了候风地动仪。仪器用纯铜铸造而成，直径长八尺，上下两部分相合盖住，中央部分隆起，形状就像酒樽，上面雕饰有篆文和山龟鸟兽的图形。中间有一根粗大的中心柱，柱旁有八条横杆，设置机关拨动机件。地动仪外面有八条龙，龙头里衔有铜丸，每个龙头下面有一只蟾蜍，张开口接铜丸。齿轮、机关枢纽等巧妙的构造，都隐藏在樽体的里面，盖与樽体接合严密无缝隙。如果有地震，樽体就振动铜龙，机关发动吐出铜丸，而蟾蜍的口就接住铜丸。振动的声音响亮清脆，监视仪器的人因此能够觉察。虽然有一条龙发动机关而其他的七条龙头并不会动，循着那个方向寻探，就知道地震所发生的地方。用事实验证完全相合，灵验如神。自从有文书典籍记载以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曾经有一条龙发动了机关而人们没有感觉到地动，京城中的学者都责怪张衡造的仪器没有证验。几天以后驿使来报告说陇西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都佩服这仪器的奇妙。从此以后朝廷才令官吏根据仪器记载地震在哪个方位发生。

> 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继体承天，中遭倾覆，龙德泥蟠。今乘云高跻，磐桓天位，诚所谓将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亲履艰难者知下情，备经险易者达物伪。故能一贯万机，靡所疑惑，百揆允当，庶绩咸熙。宜获福祉神祇，受誉黎庶。而阴阳未和，灾眚屡见，神明幽远，冥鉴在兹。福仁祸淫，景响而应，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虽远，吉凶可见，近世郑、蔡、江、樊、周广、王圣，皆为效矣。故恭俭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谄慢，鲜不夷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夫情胜其性，流遁忘反，岂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贤，不能见得思义，故积恶成衅，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顾后，援镜自戒，则何陷于凶患乎？贵宠之臣，众所属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讥恶，有心皆同，故怨读言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祸辟也。顷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则洪范所谓‘僭恒阳若’者

也。惧群臣奢侈，昏逾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征。又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扰也。君以静唱，臣以动和，威自上出，不趣于下，礼之政也。窃惧圣思厌倦，制不专己，恩不忍割，与众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范》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天鉴孔明，虽疏不失，灾异示人，前后数矣，而未见所革，以复往悔。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当时皇帝的政治大权逐渐受到损害，权柄转移到臣下手中。张衡因此向皇帝上书条陈政事说：“微臣拜伏思虑当今皇上圣明而通达，继承帝业大统，秉承天命，中途遭遇挫折，如蛰龙一般暂伏泥涂之中。今天乘云高升，据有天子之位，真正是所谓将高踞于大位，一定会要先受一番困苦。亲身遭受过艰难困苦的人了解下情，充分地经历过险恶的人明辨真伪。所以能够通晓万物的机变，没有什么疑惑，百事测度都公允得当，各种事业都繁荣兴盛。应当从天神地祇那里获得福禄，受到天下黎民的赞誉。而现在却阴阳不和，灾祸屡次出现。神明虽然幽暗遥远，暗示的鉴戒却在目前。福祥归向仁义的人，祸灾归向淫邪的人，都像影子一样伴随，回声一样和应，因其有德而降喜庆吉祥，乘其失德而招致惩罚，天道虽然遥远，吉祥灾凶却可以明白地显示出来。近代郑众、蔡伦、江京、樊丰、周广和王圣都可以为证。所以恭顺检束，敬畏戒惧，一定蒙受福禄，奢侈淫乱，谄媚倨傲，少有不遭杀身之祸的。不忘记以前的经验教训，就可以作为以后的借鉴。情欲胜过理性，流连于荒淫奢侈之中而不知回头，难道只有不肖之人吗？中间状态的人都是这样。假如不是大贤者，不能在见到能有所得时，思考是否合乎道义。因而会因小恶的不断积聚而酿成大祸，罪过就不可以消除了。假使能够瞻前顾后，像拿镜子照面容一样经常警戒自己，那么怎么会陷于凶灾祸患之中呢？显贵的宠臣，是众目注视的对象，他有过错，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褒奖美善之德，讥评邪恶之事，凡有良心的人都相同，所以有怨言就会流溢于天下，神明就会降下灾祸罪过。近年来雨水经常不足，思考寻求所犯的过失，就是《洪范》中所说的‘朝廷中有超越常规本分的事情发生，那么就会产生长久阳燥干旱的天灾’。微臣担心是大臣们奢侈、昏昧淫乱违犯了法典制度，由于臣下逼迫皇上，因此招致了这种灾祸的征候。再说前年京城地震，土地崩裂，崩裂是因为皇上的威权被分散，地震是由于有人扰乱朝纲。君主以静处发出旨意，臣下以行动来应和。威权由皇上掌握，不能转移给臣下，这才是符合礼法的政治。我私下担心圣上神思厌烦疲倦，政令发布不专属于自己，不忍心割舍君臣亲情，而与众臣共享威权。君主的威权不可以分属臣下，君主圣德不可以与臣共有。《洪范》中说：‘臣下有了行赏罚、食珍馐的大权，对大夫之家有害，于诸侯之国不祥。’上天的鉴察是很分明的，虽然疏阔却不会有遗漏。

灾祸异怪警示人们，前后已经有许多次了，而未见朝政有所变革，从此追悔过去。自然不是圣贤之人，不能没有过错。微臣希望陛下思想、稽考古制，遵循过去的典章制度，要防止帝王施恩降威的八种权柄不是由天子掌握。如果恩德从上降下，事情依礼制办理，礼制修明，那么奢侈和僭越之事就会止息，事体合宜那就没有凶灾祸患。这样之后，神明的愿望就会得以实现，灾难将被消除而不会再降临了。”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讹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着，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东汉初年，光武帝认为谶纬很好，到显宗、肃宗两代一直沿袭效法。自从光武帝中兴建立东汉以后，儒士争先学习谶纬书，加之又附会上妖言邪说。张衡认为图谶纬书是虚假荒谬的东西，不是圣人的法则，就向皇帝上奏疏说：“我听说圣人明确地审察乐律和历法来确定吉凶，又用龟卜与蓍筮来验证，再又加上用九宫推算，以天为法式，以道为证验，根本的依据全在这些方面。有的人仰观星辰运行的逆顺，冷暖所产生的缘由，有的人细察龟坼的占测结果，巫觋的言语，他们所凭借的不仅仅是某一种方法。有预言在先，就有证验在后，所以一些聪明人认为这类记载很宝贵，称它们为谶书。谶书开始出现的时候，大概知道的人很少。从汉朝取代秦朝，凭借军队奋力征战，功成业就，可以说是大事，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称引谶语预言。像夏侯胜、眭孟等人，凭着道术建立名声，他们所著的书，没有一句谶语。刘向、刘歆父子领衔校勘秘府藏书，披阅审定九流著作，也没有关于谶语的记载。成帝、哀帝之后，才开始听说谶纬之学。《尚书》中说

尧派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功用成效，鲧就被杀死，禹就继鲧再兴治水之功。然而《春秋谶》说‘共工治理洪水’。大凡谶语都说黄帝讨伐蚩尤，而《诗谶》独独认为‘蚩尤失败，然后尧承受天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而他们的事迹是战国时代的事，而不是在春秋时代。其中又说‘另外有个益州’。益州的建置是在汉代。书中记载的三辅地区各个陵墓的名称，从君主的世系中可以知道。至于这本书的图谶中，止于汉成帝之时。一卷书里所记的事情就有数件相互抵触不同，圣人的话，势必没有像这样的，恐怕一定是虚伪的人，以此来邀信于世人，骗取资财吧！过去侍中贾逵摘录谶书中互不相同的记载三十余件事，各家阐述谶纬的人都不能解说。甚至于王莽篡位这样的事，本是汉代的大祸，《河洛》、《六艺》八十篇书里为什么不提出警戒呢？那么就可以知道图谶是形成于哀帝、平帝的时候了。而且《河洛》、《六艺》篇目已经确定，后人以肤浅的见解牵强附会，是无法加以篡改的。永元年间，清河县的宋景以历史记载为据推测预言水灾，而谎称他可以透视看到了大禹治水所用的玉硅。有的人迷惑于谶纬甚至于舍弃家业，遁入山林之中，后来都没有效验，而又采录前代现存的事情，以此作为图谶灵验的证据。至于汉顺帝能重新恢复帝业大统，就不能知道。这些都是用来欺世罔俗，蒙惑权势者的。实情和虚伪对比显然，却没有人纠察禁止。而且乐律、历法、卦象、占候、九宫、风角，多次有证验和实效，而世人没有肯学习的，反而竞相称道没有占卜作用的谶纬之书。这就犹如画师讨厌画实实在在的狗和马，而喜爱去画虚无荒诞的鬼魅一样。这确实是因为实在的事物难以描绘好它的形象，而虚伪的东西不容易穷究它到底如何啊！应当收缴封藏图谶之书，一律禁止它，杜绝它，那么正邪就不会混淆使人们感到眩惑，典籍也不会有谬误而遭到玷污了。”

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后来张衡迁升为侍中，顺帝引留他在宫中，常在皇帝的左右批评议论政事。顺帝曾经问张衡，天下百姓最痛恨的人是谁。宦官们害怕张衡讲他们的坏话，都一齐用眼睛盯着他，张衡虚言应对而出宫。宦官们担心张衡终究会成为他们的祸患，于是都一齐进谗言毁谤他。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其辞曰：

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纗 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蓠。美襞积以酷裂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逻虞兮，喜傅说之生殷；

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鹥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

彼无合其何伤兮，患众伪之冒真。旦获读言于群弟兮，启《金縢》而乃信。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烦毒以迷或兮，羌孰可与言己？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执雕虎而试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后已。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圜方。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袅以服箱。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袭温恭之黻衣兮，披礼义之绣裳。辫贞亮以为鞶兮，杂技艺以为珩。昭彩藻与雕琢兮，璜声远而弥长。淹栖迟以恣欲兮，耀灵忽其西藏。恃己知而华予兮，鶗鴂鸣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时亹亹而代序兮，畴可与乎比伉？咨妒嫮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章。

张衡经常思考打算自己未来的事情，认为吉祥凶灾是相互依存的，幽微的事物是难以明了的，就作了《思玄赋》，用来抒发寄托自己的情感和志趣。赋中说：

仰慕先贤道德修养的教诲啊，虽要求极高将不可违背。不是仁爱的住所怎么能居处啊，不是正义的踪迹怎么能追随？默默牢记在心中而永葆美丽啊，日月绵绵而不衰退。内心的感情真正美好啊，仰慕古人的贞操品节。使自身恭敬而顺乎正道啊，遵循礼法而没有差失。心志团团而应牵挂啊，真诚的心意凝聚有如绳结。彰明仁性善行来制成美丽的佩饰啊，佩戴夜光珠与琼玉枝。系上幽香的兰草和秋花啊，又缀饰着芳香的江蓠。美丽的衣褶香气浓郁啊，真正的历时久远而难衰减。既美丽而又很少有人可与我成双啊，却不是时俗所珍爱的对象。发扬我的荣光而没有人识见啊，播扬我的芳名而没有人听闻。淡泊地独守卑微的地位啊，岂敢怠惰闲度而舍弃勤奋。庆幸八元、八恺的遇合欢愉啊，欣喜那美丽的传说那样殷盛；崇尚前贤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啊，痛惜后代无人赶得上。为何独自行路而孤单无侣啊，孤傲不同于众人而独立？感叹鸾鸥的孤单独栖啊，悲哀贤人少有遇合。

他们没有遇合有什么伤害啊，可忧患的是众多的虚伪以假冒真。周公旦被自己的众弟忌恨污蔑啊，成王打开《金縢》才知周公的忠信。观众民多有邪僻行为啊，畏惧立法度而危及他们自身。曾经烦忧成病而迷惑啊，可与谁诉说自己的苦闷？独自沉溺在忧患中而深思啊，思绪纷杂而不能理清。愿竭尽全力来恪守仁义啊，即使贫穷也不改初衷。擒获斑斓猛虎而又捉象啊，临近焦原而止步履。希望这样奉守仁义而周旋啊，要到身死而后已。流俗迁移而事物变化啊，泯灭了应有的礼法规章。珍藏萧艾将它放入夹层的重笥啊，还说蕙芷的芬芳不香。排斥西施不让她侍奉啊，又羁束要袅那样的好马去拉车。行为邪僻而得志啊，遵循法度反倒遭殃。思量天地没有穷尽啊，人的遭遇

是何等的无常！不能够改变节操而苟容于世啊，就好比到了河边也不起航。要以虚伪的笑容取媚于人啊，我心里丝毫都不愿试尝。穿上温良恭俭的文彩之衣啊，披上礼法仁义的锦绣之裳。编织坚贞的节操为衣带啊，混合各种技艺做成佩珩。使文彩藻饰与雕琢彰明显耀啊，璜玉振扬的声音传得遥远悠长。逗留游息而放纵所欲啊，太阳忽然间已西下匿藏。依恃知己使我荣华啊，反被谗毁而名声不香。希望芝草花开三次啊，才近白露而遭遇寒霜。时光流转而季节更替啊，谁能与我志同道合相依伴？叹小人嫉妒我而难与他们共处啊，想跟从韩终一道流亡，担心光阴荏苒而无所成就啊，留在这里就会被群小掩蔽而不能显彰。

> 心犹与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摅情。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历众山以周流兮，翼迅风以扬声。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天盖高而为泽兮，谁云路之不平！勔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阶之峣峥。惧筮氏之长短兮，钻东龟以观祯。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而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雕鹗竞于贪婪兮，我修絜以益荣。子有故于玄鸟兮，归母氏而后宁。
>
> 占既吉而无悔兮，简元辰而俶装。旦余沐于清原兮，晞余发于朝阳。漱飞泉之沥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鸟举而鱼跃兮，将往走乎八荒。过少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秽累而票轻。登蓬莱而容与兮，鳌虽抃而不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凭归云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为粮。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于稽山。集群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

心中犹豫而又狐疑啊，走近岐山脚下而抒情。文王为我用蓍草占卜啊，利于迅速远走高飞而保持美名。经历众山而周遍地行走啊，借迅风鼓动翅翼而鸣叫高声。二女交感于高高的山岳啊，冻冰毁折而无求营。阴阳变化天为泽啊，谁说道路不平坦！努力自强而不息啊，登上那高峻的玉阶。担心筮短龟长各有差失啊，又钻东龟来观测贞祥。遇见深泽中孤独耿直的鸟儿啊，怨恨夙愿难以实现。遨游尘世之外而仰视苍天啊，居于高远的太空里哀鸣。雕鹗争逐贪得无厌啊，我修洁自身而更加光荣。我占卜得鹤兆啊，遭遇贤君才心宁。

占测已显示吉兆心中就无悔啊，选择吉祥的时辰而整治行装。早晨我在清原沐浴啊，在朝阳中曝晒我的头发。洗漱于飞泉的滴液之下啊，咀嚼灵芝流芳的花朵。飞鸟高翔而鱼跃出渊啊，将往前奔向八方极远的僻壤。经过少皞居处的穷桑之野啊，向句芒询问神人居住的“三丘”。真正得道的人是多么的纯粹啊，去掉尘世的累赘自在轻松地飘扬。登上蓬莱而徘徊不进啊，鳌虽鼓掌跳跃而仙山不倾。流连于瀛洲而采集灵芝啊，姑且依靠它长生不老。凭依归去的彩云而远走他方啊，傍晚我止宿在扶桑树下。吸取青青高山上的玉泉啊，把晶莹的夜露作为食用的米粮。昔日藤萝花开在木禾上啊，它生长在昆仑山的

高冈。早晨我行走在汤谷之中啊，又跟从大禹的踪迹到达稽山。会集那手执玉硅的群神啊，疾恶那防风氏自食其言。

> 指长沙以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傧处彼湘濒。流目覜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坟；痛火正之无怀兮，托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远兮，越印州而愉敖。跻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扬芒熛而绛天兮，水泫沄而涌涛。温风翕其增热兮，惄郁邑其难聊。顝羁旅而无友兮，余安能乎留兹？
>
> 顾金天而叹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举麾兮，纚朱鸟以承旗。躔建木于广都兮，拓若华而踌躇。超轩辕于西海兮，跨汪氏之龙鱼；闻此国之千岁兮，曾焉足以娱余？
>
> 思九土之殊风兮，从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蝉蜕兮，朋精粹而为徒。蹶白门而东驰兮，云台行乎中野。乱弱水之潺湲兮，逗华阴之湍渚。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会帝轩之未归兮，怅相佯而延伫。咽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黄灵詹而访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远疑兮，六籍阙而不书。神逵昧其难覆兮，畴克谟而从诸？牛哀病而成虎兮，虽逢昆其必噬。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窦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庑。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恤而绝绪。尉龙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侧而靡所。穆负天以悦牛兮，竖乱叔而幽主。文断祛而忌伯兮，阉谒贼而宁后。通人暗于好恶兮，岂爱惑之能剖？嬴擿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慎灶显于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亲所睇而弗识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绵挛以涬已兮，思百忧以自疢。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汤蠲体以祷祈兮，蒙庬褫以拯人。景三虑以营国兮，荧惑次于它辰。魏颗亮以从理兮，鬼亢回以敝秦。咎繇迈而种德兮，德树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雕而已毓。有无言而不仇兮，又何往而不复？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

踏上西南的邪径奔向长沙啊，去拜访安眠于长沙南郊的虞舜。哀伤那娥皇、女英没有跟从啊，她们轻盈的倩影留在湘江之滨。游目远眺那衡山之曲啊，目睹祝融已毁坏的坟茔。痛惜火正无人怀念啊，山坡上寄托着他孤独的魂灵。我愁思盛多而思慕远方啊，越过印州去愉快地遨游。太阳升至昆吾而处于中天啊，它休憩于炎天的烈焰之中。上有飞腾的火焰映成深红色的天空啊，下有翻腾的洪水涌起了波涛。和煦的暖风增添温热啊，忧思郁闷难有依靠。羁旅孤独没有伴侣啊，我怎能淹留在这个地方？

回头顾视金天氏而叹息啊，我要往那西方云游嬉戏。前面派祝融高举旌麾啊，束系那朱鸟奉持大旗。将建木树立在后稷葬身的广都啊，折若木的鲜花而心中踌躇。在西海越过那轩辕国啊，跨骑在汪氏国的龙鱼背上。即使听说在此国可以有千年之寿啊，又哪儿足以使我心欢？

思考九州的不同风俗啊，跟从蓐收而前往。忽然变化神奇而蝉脱

旧俗啊，以精粹美好的事物作为朋侣。脚踏白门而往东奔驰啊，我行进在旷野之中。横渡过潺湲流淌的弱水啊，逗留在华山之北的河滨。号令冯夷使渡口水波平静啊，划着龙舟来渡我。拜会黄帝而他未归来啊，我惆怅地徘徊而长久伫立。在草木茂盛的河林之中休息啊，赞美那《关雎》对女子的教诫。黄帝至而询问命数啊，求问天道将何如？说接近忠信而远避嫌疑啊，这话六经上缺乏记载。神道幽昧而难明啊，谁能谋求跟从它呢？牛哀因病而化成虎啊，虽然遇到他的兄长也吞吃。鳖灵死后尸体随江漂流啊，获取望帝的禅让而长生于世。死生交错而不齐啊，虽司命神也不能明晰，窦皇后嚎哭于去代地的路上啊，后来却享受帝祚而家族繁荣。王皇后出嫁奢侈过度啊，最终含忧死去而绝了后裔。颜驷须眉尽白还在任郎官啊，等到三朝之后才遭逢了武帝。董贤年仅二十就位至三公啊，早就备下的王冢却不能安息。吉祥与凶灾交相重复啊，常常反复而没有所定。穆叔因负天之梦而宠爱竖牛啊，竖牛作乱将穆叔幽囚饿毙。晋文公因砍断衣袖之仇而忌恨伯楚啊，后来却反因伯楚揭发叛贼而安定了社稷。通达的人也难明于好恶啊，爱宠昏惑的人岂能将其分辨明晰？秦皇发谶语说："要警戒胡人啊！"注重防备外敌而难发于国内。有人载财物流亡躲避张车子啊，却有孕妇正逢这车子分娩。梓慎、裨灶因善观天象预言灾祸而声名显扬啊，占测水火之灾却胡乱告诫。梁地老人迷惑于黎丘之鬼啊，遇到自己的儿子也用刀误杀。亲眼所见都不能辨识啊，何况那幽冥之事的可信。不要引咎于己而牵制于俗啊，思绪百忧而自病。那苍天的鉴察很分明啊，用以辅佐诚信而保佑仁人。商汤王洁身向苍天祈祷啊，蒙受大福而拯救万民。宋景公三番考虑为国家啊，荧惑星为之到别处停留。魏颗守诚信依理智之言处事啊，鬼助他杀杜回打败秦军。皋陶遍行而广布德化啊，道德树立而子孙繁盛。生命延续寄托在桑树枝上啊，百卉凋零而生机犹存。没有问话不给予回答啊，又哪里有往而不返回？何不远游而使名声飞扬啊，谁说时光会等待人？

仰矫首以遥望兮，魂懒惘而无畴。逼区中之隘陋兮，将北度而宣游。行积冰之硙硙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风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玄武缩于壳中兮，螣蛇蜿而自纠。鱼矜鳞而并凌兮，鸟登木而失条。坐太阴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阳之相寓兮，伷颛顼之宅幽。庸织络于四裔兮，斯与彼其何瘳？望寒门之绝垠兮，纵余绁乎不周。迅飙潇其媵我兮，骛翩飘而不禁。趋谽啊之洞穴兮，摽通渊之琳琳。经重阴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潜深。

抬头仰视而远望啊，精神失意而无伴侣。促迫于人世间的狭隘啊，我将去那遥远的北方遍游。行走在皑皑洁白的积冰上啊，清泉冻结而不流淌。凄厉的寒风不断吹来啊，在幽深的山洞里骚骚鸣啸。玄武缩入它的介甲中啊，螣蛇蜿曲而自己缠纠。鱼竦动其鳞而摒除冰凌啊，鸟落在树上而抓不住枝条。坐在太阴的隐居之室啊，含泪叹息而更增忧愁。埋怨高阳相中的寓所啊，觉得颛顼在幽都的居室是那么窄

小。辛劳地往来于四方啊，这与那经过积冰炎火之地又有何不同？遥望那绝远之地的北极山啊，我纵马转奔不周山。疾风迅速送我行啊，快速地奔驰而无所禁。趋赴那深深的洞穴啊，落入广阔的深渊之中。在寂寞之中穿行于地底啊，怜悯那坟羊潜藏得那么深。

追慌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出右密之暗野兮，不识蹊所由。速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瞰瑶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见刘。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戴胜慭其既欢兮，又诮余之行迟。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妙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袿徽。离朱唇而微笑兮，颜的砺以遗光。献环琨与玙缡兮，申厥好以玄黄。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双材悲于不纳兮，并咏诗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蘤。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实多。

将答赋而不暇兮，爰整驾而亟行。瞻昆仑之巍巍兮，临萦河之洋洋。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登阆风之曾城兮，构不死而为床。屑瑶蕊以为糇兮，𣂋白水以为浆。抨巫咸以占梦兮，乃贞吉之元符。滋令德于正中兮，含嘉禾以为敷。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居。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

在地底追踪那无影之物啊，追寻那无形之物又上天飘浮。走出西方密山的幽暗之野啊，要走的道路也不识辨。招致烛龙令他执举火炬啊，路过钟山在山中休息。俯瞰瑶崖的赤色彼岸啊，哀悼被杀死的祖江。聘问居于银台的王母啊，进献洁白的灵芝充饥。王母笑而欢乐啊，又责备我来得太迟。车载太华山的玉女啊，又召来洛水的神女宓妃。她们美丽的姿态令人着迷啊，又加上那漂亮的眼睛与蛾眉。舒展美丽动人的纤腰啊，飘扬那花纹错杂的衣襟佩巾。开启红润的嘴唇微笑啊，美丽的颜容光彩照人。献上环琨、玙和缡啊，以绮缯表示她们的好意真心。虽然姿容娇艳而且礼物美好啊，她们的放荡之心却不可嘉许。玉女、宓妃因不被纳聘而悲伤啊，一起吟诗而歌唱。歌唱道：天地阴阳二气和谐，百草芬芳含苞待放。鸣鹤对对两颈相交，雎鸠双双互相应和。处女怀着春情，神魂萦回牵绕。如何称得上善良明智啊，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将要以赋作答而没有空闲啊，于是整治车驾而向前急行。瞻望那巍巍的昆仑山啊，临近那广远无涯的曲折黄河。降伏灵龟使它背负起河中之洲啊，使螭龙横亘成飞架两岸的桥梁。登上那阆风山上的曾城啊，以不死之树木构制成床。将美玉花捣碎作为干粮啊，舀取白水作为酒浆。使巫咸来为我占梦啊，就得到了贞洁瑞样的善符。以整年的时光来培养善良品德啊，孕育嘉禾使它扬花。禾已垂穗低头向本啊，你也应思念你的故乡。安于和平闲静而随时俗啊，姑且使那所居之处更加盛美。

戒庶寮以夙会兮，佥恭职而并迓。丰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晔其照夜。云

师䨴以交集兮，冻雨沛其洒涂。轙琱舆而树葩兮，扰应龙以服辂。百神森其备从兮，屯骑罗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车兮，修剑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盖兮，佩綝纚以辉煌。仆夫俨其正策兮，八乘摅而超骧。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飘而飞扬。抚軨轵而还睨兮，心灼药其如汤。羡上都之赫戏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钲。前长离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属箕伯以函风兮，澄淟涊而为清。曳云旗之离离兮，鸣玉鸾之譻譻。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纷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扬灵。叫帝阍使闢扉兮，觌天皇于琼宫。聆广乐之九奏兮，展泄泄以肜肜。考理乱于律钧兮，意建始而思终。惟盘逸之无斁兮，惧乐往而哀来。素抚弦而余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静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宫之肃肃兮，集大微之阆阆。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锵锵。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拨刺兮，射嶓冢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泛泛兮，浮云汉之汤汤。倚招摇、摄提以低回剹流兮，察二纪、五纬之绸缪遹皇。偃蹇夭矫娩以连卷兮，杂沓丛顇飒以方骧。戫汩飂戾沛以罔象兮，烂漫丽靡藐以迭逿。凌惊雷之砊磕兮，弄狂电之淫裔。逾庞澒于宕冥兮，贯倒景而高厉。廓荡荡其无涯兮，乃今穷乎天外。

告诫众官早些聚会啊，全都奉行职守而一齐相迎。雷神砰砰地震响他的霹雳啊，闪电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夜空。云神聚集起阴暗的乌云啊，倾盆暴雨一路下个不停。驾好饰玉的车辆树起如花的车盖啊，驯服应龙使它拉车前行。百神济济全都跟随啊，聚集的车马星罗棋布犹如星辰。我一抖衣袖而登上车啊，举起长长的佩剑上下挥动。高高的帽子与华丽的车盖交相辉映啊，佩戴盛多的饰物是多么辉煌。驾车的仆人庄重地持着鞭子啊，八龙腾飞超过那昂首奔驰的骏良。巨大的云旗在天空中旋舞啊，彩虹般的旗帜飞动飘扬。抚摸着车栏杆而回头顾视啊，心恋故乡的感情灼热如沸水一般。既然羡慕天都的光明啊，又为何迷恋故乡念念不忘？使青纹龙在左边树立车盖啊，使白虎在右边击钹噹噹。使凤鸟在前拂理旌羽啊，委派玄冥担任水官。派遣箕伯掌管风啊，澄清污浊使之清亮。拖曳着罗列整齐的云旗啊，车上的玉鸾铃鸣响。进入青云霄升高远走啊，乘着云雾之气向上飞翔。众翼齐展徐徐而至啊，闪闪的烈焰发出它的灵光。呼唤帝阍使他打开门扉啊，在琼玉之宫见到了天皇。聆听了广乐的多次演奏啊，那优美的旋律令我舒畅和乐。考察音乐的哀怨知世间治乱啊，有意开始建业就应思虑其善终。想想那纵乐而没有满足啊，就担心欢乐远去而哀伤来临。素女弹琴而余音袅袅啊，大容吟唱说要戒止放纵享乐。既要防止自满又要静下心志啊，趁着我有闲暇而翱翔。飞出那清静的紫宫啊，聚集到高大的太微垣上。命令王良为我驾驱天驷啊，越过那高高的阁道。竖立起那如网的罔车啊，在广大的青林里打猎奔忙。拉弯强弓拨刺一声发出利箭啊，射到蟠冢山上的大狼。在北落观看了御敌的壁垒啊，进攻的河鼓磅硠震响。乘坐在漂浮的天潢星之上啊，在流水汤汤的银河中漂浮。倚靠着招摇、摄提而回旋流转啊，观日、月和五星依次行进。跳起回翔灵活的舞蹈自由翱翔啊，车行声纷杂细碎快过骏马的驰

骋。如罔象一般迅疾无比啊，鲜明华丽而放纵没有拘束。乘上轰隆巨响的惊雷啊，玩弄那迅疾耀眼的闪电。逾越那广阔浩渺的太空啊，勇往直前地穿行在日月之上。太空辽阔荡荡无边啊，而今却穷尽于天外。

据开阳而頫盼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冲而俳回。虽遨游以媮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阊阖兮降天涂，乘飙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旍。缤联翩兮纷暗暧，倏眩眃兮反常闾。

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珮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崟。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敕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系曰：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祗怀忧。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飘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跱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朅来从玄谋，获我所求夫何思！

倚靠着开阳星回头远望啊，居高临下望见那遥远的故乡。悲伤离别故居忧心忡忡啊，心情愁闷而思念回归。魂魄眷恋着故乡而屡屡反顾啊，马儿依着车辕而徘徊。虽然遨游使人愉快啊，难道忧愁思慕心能安宁？跨出天门走上天路，乘狂飙迅飞啊驰向虚无的太空。云彩纷纷啊绕我车轮，风声飕飕啊吹我旗旌。纷繁连续啊昏暗不明。迅疾如电啊返回故乡。

收敛往昔的安乐之念啊，卷藏放纵的远游之心。修饰我原初飘扬的服饰啊，系着我的长长的玉珪。衣服上的花纹灿烂鲜亮啊，美丽盛多衣袂顺风飘动。以六艺为珍宝之车而驾驭啊，以道德为树林而游于其中。将典籍结成罗网啊，驱儒墨之道为获禽。赏玩阴阳的无穷变化啊，歌咏《雅》、《颂》诗歌的美善之音。嘉赏曾参思亲的《归耕》赋啊，羡慕他将往高高的历山上耕耘。如往昔一样恭敬不二啊，坚持始终用我的初服；戒惧警惕不断反省自己的过失啊，担心我自身没有整饬。假如我内心端正而耿直啊，没有人了解我而无愧悔之心。清静无为就能心志凝聚啊，结交仁义就能逍遥自在。足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啊，何必游历远方而辛勤劳苦？

系辞说：天长地久岁月不停留，等待黄河水清只会心怀忧愁。愿能远游使自己欢乐啊，在天地四方上下追求。超越尘世跃上天宇绝世俗，飘摇如仙人飞升放纵自己的意欲。天不可登仙人少，贤才不遇哀叹无所作为。松、乔高踞谁能附啊，神思专注心灵远游去追附。回转心志修身养性，得到我的所求又还思念什么呢！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 駼 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

论曰：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欤？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故知思引渊微，人之上术。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量斯思也，岂夫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

永和初年，张衡调出京城做了河间王的相。当时河间王骄奢淫逸，不遵守礼制法令；又与许多豪强大族，共同为非作歹。张衡一到任，就树立自己的威严，整顿法令制度，暗地里探知了奸人同党的姓名，同时加以逮捕，收入监狱。上上下下都肃然敬畏。人们都称赞他政治清明治理得好。理事三年，张衡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朝廷征召任命他为尚书。永和四年，张衡六十二岁逝世。

张衡著了《周官训诂》，崔瑗认为这本书没有什么地方与诸儒学者所著的书不同。张衡又想继续补上孔子研究《周易》所作的《彖》、《象》残缺的部分，竟没有能完成。张衡所著的诗、赋、铭、七言诗、《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等总共三十二篇。

永初年间，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驹駼 在东观撰述著作，写作编纂《汉记》，顺带制定汉朝的礼仪制度。他们上书皇帝请求让张衡参与商议这些事，恰逢他们都逝世了，因而张衡常常叹息，想最终把汉记写成。到他担任侍中后，他上奏疏请求在东观专门从事这些工作。收拾检点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稿，全力补充编辑。又上书分条陈述司马迁、班固在他们的书中的记叙与典籍上的记载不相符合的事有十余件。又认为王莽的本传只应记载篡政之事而已。至于编年序月，纪录灾祸吉祥等，应该写成元后本纪。又说更始帝居天子之位时，人们没有别的想望。光武帝起初是更始帝的部将，后来登上帝位，应该将更始帝的年号，置于光武帝年号的前面。张衡多次上书，朝廷最后也没有听从。张衡后来的著述，大多没有详细记载在典籍中，当时的人追悔这些事。

评论说：崔瑗称赞张衡说：“数术方面的造诣能够穷究天地的奥妙，制作方面的技巧能够巧夺天工。”这些高度的评价难道是常人可以得到的吗？推想他以天地两仪为法则制作出浑天仪，使天地都无法蕴藏其奥秘；运用精思制作地动仪，人们也很难参透他那微妙的智慧。所以他的智慧思维已延伸到深奥的极致，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好技艺。《礼记》说：“道德成就为上，技艺成就为下。”思量张衡的这种精思，难道只是技艺而已吗？哪里有损道德呢！

赞曰：三才理通，人灵多蔽。近推形算，远抽深滞。不有玄虑，孰能昭晰？

赞辞说：天、地、人三才的道理是相通的，只是人的灵气多被遮蔽。张衡近则可以推测形貌数算，远则可以探究悠远深奥的事理，如果没有神妙的思虑，谁能够使事理昭然明白呢？

# 后汉书卷六十上

## 马融列传第五十上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

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搜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其辞曰：

马融，字季长，扶风郡茂陵县人，将作大匠马严的儿子。他善于言辞，容貌俊美，有卓越的才华。当初，京兆人挚恂以儒家学说教授学生，隐居在南山，不应官府的征聘，名声盛传于关西。马融跟随他游学，广泛地阅读并精通了经典书籍。挚恂对马融的才华很惊奇，把女儿嫁给了他。

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听到马融的名声，征召他为舍人，因为马融并不喜欢做官，于是不应征聘之命，旅居于凉州武都郡、汉阳郡之间。恰好遇上羌族贼寇蜂拥而起，侵扰边界，米谷价格猛涨，从函谷关往西，道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马融处在饥饿困扰之中，这才后悔叹息，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过这样的话：'左手将整个天下的版图都交给他，右手却用刀割断他的喉管，虽然是愚蠢的人也不愿意接受。'之所以这样，是生命比整个天下更加宝贵。现在因为世俗的小小屈辱，而使无价的身躯毁灭，恐怕不是老子、庄子所说的不因声名而危害其生命的道理。"所以他接受了邓骘的征召之命。

永初四年，马融被任命为校书郎中，到东观负责掌管校订秘阁藏书。这时邓太后当朝处理国事，邓骘兄弟辅弼朝政。而见识浅薄的儒生和读书人认为文教德化可以振兴，武功习战应该废弃。于是取消了狩猎的礼制，停止了演习战阵的训练，所以狡猾之徒纵往横行，乘着这时朝廷没有防备。马融因此感慨激动，认为文武之道，圣主贤君从

不看轻哪一方面，五才的功用，没有一样可以废掉。元初二年，马融上奏《广成颂》用婉言隐语相劝谏，其文辞说：

> 臣闻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是以《蟋蟀》、《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夫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颐养精神，致之无疆。故戛击鸣球，载于《虞谟》；吉日车攻，序于《周诗》。圣主贤君，以增盛美，岂徒为奢淫而已哉？伏见元年已来，遭值厄运，陛下戒惧灾异，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废驰乐悬，勤忧潜思，十有余年，以过礼数。重以皇太后体唐尧亲九族笃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诸家，每有忧疾，圣恩普劳，遣使交错，稀有旷绝。时时宁息，又无以自娱乐，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万福也。臣愚以为虽尚颇有蝗虫，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迟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欢嬉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小臣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谨依旧文，重述搜狩之义，作颂一篇，并封上。浅陋鄙薄，不足观省。
>
> 臣闻昔命师于鞬櫜，偃伯于灵台，或人嘉而称焉。彼固未识夫雷霆之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黄炎之前，传道罔记；三五以来，越可略闻。且区区之酆郊，犹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诗》咏圃草，乐奏《驺虞》。是以大汉之初基也，宅兹天邑，总风雨之会，交阴阳之和。揆厥灵囿，营于南郊。徒观其坰场区宇，恢胎旷荡，藐敻勿罔，寥豁郁泱，骋望千里，天与地莽。于是周阹环渎，右矕三涂，左概嵩岳，面据衡阴，箕背王屋，浸以波、溠，夤以荥、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硙硙，锵锵唯堆，隆穹槃回，嵎峗错崔。神泉侧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其土毛则摧牧荐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蒩，昌本、深蒱，芝荋、堇、荁，蘘荷、芋渠，桂荏、凫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则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树，建木丛生，椿、梧、栝、柏，柜、柳、枫、杨，丰彤对蔚，崟颔摻爽。翕习春风，含津吐荣，铺于布濩，蓶扈蘳荧，恶可殚形。

我听说孔子曾说："奢侈豪华就显得骄纵，俭省朴素就显得寒伧。"奢侈与俭省之间，以礼作为界限。因此，创作《蟋蟀》、《山枢》的诗人，都是批评国君，以太康驰驱的节度讽劝国君。行乐而不至荒淫，忧思而不致困惑，先王之所以使自己内心平和，保养精神，是要达到年寿无疆。所以击敔之乐，玉磬之声，载在《虞谟》之中，吉日车攻的诗句列在《周诗》里面。圣主贤君是用它来增益其王业的兴盛美好，难道只是为了奢侈淫乐而已吗？臣下私见永初元年以来，遭逢厄运，陛下警惕害怕发生灾祸怪异，自我轻贱，禁苑荒芜废弃，钟磬乐声稀疏，默默劳苦忧思，如此已有十多年了，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礼法制度的规定。再加上皇太后身体力行唐尧亲爱九族笃厚和睦的美德，陛下履行虞舜敦厚善美的孝道，外戚各家，每当有忧患疾病，圣上降恩，普遍慰劳，派遣的使者交错往来，很少有间断。时时宁息灾难，又没有什么用来自我娱乐的方式，恐怕这不是用来迎接太和之气，补益万福的方法。臣下愚意认为，虽然现在还有较多的蝗虫，但今年五月以来，雨露及时沾润大地，吉祥的应和就将到来。现

在正逢冬季，处于农事闲暇的空隙，陛下应当临幸广成苑囿，放眼低湿平旷的原野，观赏秋冬种植的麦苗，鼓励收获贮藏，因而讲习武艺，圈围打猎，使官吏百姓，又能观看到美丽的羽饰旌旗，听到钟鼓的乐音，欢喜嬉戏，在苑囿四周欢欣鼓舞，以迎接祥和之气，招致吉祥喜庆。小臣就像蝼蚁一样地微不足道，但因职掌典籍，恭谨地依据从前的文献，重新阐述蒐守之礼的意义，作颂一篇，一并皂封呈上。颂文文辞浅陋鄙薄，不值得皇上观看。

我听说古代用箭袋弓衣兴师，在灵台上宣布休战，有人嘉许而称赞这些。他们本来就没有认识到雷霆是天的恒常规律，兵器铠甲的兴废是可以反映朝政的昏聩与清明的。在炎帝、黄帝以前，这方面流传的道理没有记载；三皇五帝以来，约略有所记闻。况且小小的酆都之郊，还有广阔七十里的苑囿，盛行春、秋的狩猎。《韩诗》中有对圃草的咏颂，礼乐中有《驺虞》的乐章。因此，大汉朝在建立国家基业之初，以这里作为天子的都城。这里是风雨聚会的场所，阴阳调和的地方。考察规划那灵囿，经营建造于南郊。仅观其郊野的场地境域，广阔无边，望去遥远模糊，空旷茂盛，极目千里之外，天地苍茫。这里有禽兽无法逾越的沟谷四周环绕，右边是峻峭的三涂山，左边总扼着嵩山岳，前面凭据着衡山之北，后面背依着王屋山之险，波、溠二水浸染山脚，荧、洛二水深环四周。金山、石林山，在苑囿中峰峦起伏，高峻的峰岭，直插云天，深山蜿曲，巨岭横空。神泉从洞穴中流出，丹水、涅池中奇异的石头如玉磬般露于水面，明亮的光彩辉映水滨。苑中有野草稠密的牧场，芬芳甘甜的野菜；有茈萁、芸萉、昌本、深蒲、芝茻、堇、荁，还有蘘荷、芋渠、桂荏、凫葵、格、韭、菹、于。那些木本植物形成深密的树林，丛生的翠竹，掩蔽山陵巅峰。珍奇的森林，优质的树木，参天大树茂密地生长，椿树、梧树、栝树、柏树、柳树、枫树、杨树，繁盛丰茂，竞相争蔚。高大的树木，争高比荣。春风浩荡，草木欣欣，鲜花怒放，漫山遍野。花妍叶丽，怎么可以说尽它们的形状。

至于阳月，阴慝害作，百草毕落，林衡戒田，焚莱柞木。然后举天网，顿八纮，揫敛九薮之动物，缳橐四野之飞征。鸠之乎兹囿之中，山敦云移，群鸣胶胶，鄙骙 噪讙 ，子野听耸，离朱目眩，隶首策乱，陈子筹昏。于时营围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罗罼，弥纶阬泽，皋牢陵山。校队案部，前后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

乘舆乃以吉月之阳朔，登于疏镂之金路，六骕骦 之玄龙，建雄虹之旌夏，揭鸣鸢之修橦。曳长庚之飞髾，载日月之太常，栖招摇与玄弋，注枉矢于天狼。羽毛纷其髟鼬，扬金翣 而拕玉瓌。屯田车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冈，旃旝 掺其如林，错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场，誓六师，搜俊良。司徒勒卒，司马平行，车攻马同，教达戒通。伐咎鼓，撞华钟，猎徒纵，赴榛丛。徽嫿霍奕，别骛分奔，骚扰聿皇，往来交舛，纷纷回回，南北东西。风行云转，匈礚隐訇，黄尘勃滃，暗若雾昏。日月为之笼光，列宿为之翳昧，僄狡

课才，劲勇程气。狗马角逐，鹰鹯竞鸷，骁骑旁佐，轻车横厉，相与陆梁，聿皇于中原。绢猥䝟，钬特肩，脰完羝，扚介鲜，散毛族，梏羽群。然后飞铤电激，流矢雨坠，各指所质，不期俱殪，窜伏扔轮，发作梧䡮。祋殳狂击，头陷颅碎，兽不得椽，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颠狈顿踬，蝡蝡蟫蟫，充衢塞隧，葩华洴布，不可胜计。

到农历十月，阴气为害兴起，百草全都枯黄凋落，掌管山林的人告请田猎，焚烧野草，砍伐树木。然后布下天罗地网，整顿八方纮绳，收捕九泽中的动物，网罗四野的飞禽。使它们聚集于这个苑囿之中，群山聚合，彩云飘飘，群鸟鸣叫胶胶，众兽奔突喧闹。子野也会听觉失灵，离朱也会两眼昏花，隶首数不清它们的数量，陈平的筹算也变得昏昏。当这个时候，巨大规模的围捕，充满了河川山谷，捕捉鸟兽的罗网，布满了坑洼水泽，覆盖丘陵山冈。校队巡视部伍，前后屯兵戍守，伍长率士相跟随，戊己校尉为中坚。

皇帝就在吉祥的十月初一，登上了雕刻着美丽金花的车子，驾着六匹黑色的高大骏马，竖起了彩虹般鲜丽的大旗，高举缀有老鹰图案的旗帜。曳着长庚星那样闪亮的飞扬羽饰，载着绘有日月图案的太常旗。栖息在招摇、玄弋二星之间，集中枉矢射向那天狼。羽毛纷纷而飞扬啊，金燹闪烁金辉，玉带曳彩流光。把猎车屯聚在平原上，让猎手们分布在高冈，进兵的旗帜密如树林，五彩错杂闪闪发光。使尘埃清静不扬，除野草开辟猎场，六军誓师，寻求骏良。司徒统领士卒，司马端正队行。猎车坚固，战马齐同，令行禁止，迅速传通。敲起雄壮的战鼓，撞响洪亮的华钟，猎手们纵身跃进，奔赴密密的榛丛。迅疾倏忽，分别驰奔，骚扰山林，轻捷迅猛，往来交错，杂沓奔腾。战车南北东西驰骋，有如行云顺风，一片轰响隆隆。黄尘像云雾一样腾起，日月之光都被裹得暗昏。众多的星宿因此变得隐晦。矫健的勇士在此显示他的才能，精壮的士兵在此表现他的勇气。猎犬战马竞相争逐向前，狩猎的鹰鹯相互比赛凶猛。骁勇的骑士侧面助攻，轻快的战车凌厉纵横。相互争逐超越，轻快疾速地奔驰在原野之中。束缚野马，刺杀稚嫩的野兽，射中野羊的颈项，剖开有鳞甲的动物，分割长毛的野兽，捕获成群的鸟类。铁把短矛如闪电飞出，流星般的利箭像大雨纷纷。各自指向所对准的目标，没有期约却同时使它们毙命。奔逃的野兽丧命在车轮下，露头的野兽撞死在车轴头。祋殳利器猛烈地打击，野兽颅陷头碎。走兽都无法逃跑，飞禽来不及顾视。有的虽然未死但已不能爬行，倾伏倒跌，行动迟缓，充满了通衢，塞填了道路。鲜花遍布，不可胜数。

若夫鸷兽毅虫，倨牙黔口，大匈哨后，缊巡欧纡，负隅依阻，莫敢婴御。乃使郑叔、晋妇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冒橄柘，槎棘枳，穷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狱猘熊，抾封豨。或轻沙趍悍，廋疏娄领，犯历嵩峦，陵乔松，履修樠，踔攳枝，杪标端，尾苍蜼，掎玄猨，木产

尽，寓属单。罕罔合部，罾弋同曲，类行并驱，星布丽属，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飞流，纤罗络縸，游雉群惊，晨凫辈作，翚然云起，雪尔雹落。

至于那些凶暴威猛的野兽，露出屈曲可怕的长牙，张开黑洞洞的大口，雄强有力的野兽在后面缓行警戒，它们成群而行，路线回曲，依附险阻，一般人不敢上前搏击。于是派郑叔、冯妇那样的勇士，挺身而出舞起刀剑击刺。他们赤身光臂，冲破杂乱的树木，冒着荆棘刺丛，彻底搜索深深的山谷，探究幽邃的山涧，空拳搏击猛虎，赤手逮捉狂牛，囚禁疯狂的凶熊，擒拿凶恶的大野猪。有的健步轻捷，搜索山岭，经历大小山冈；上凌高大的松树，下踏修长的樠树，超越长长的枝干凌驾于树梢的顶端，抓往苍猿的长尾，牵拉黑色的猿猨。栖于树木上的飞禽被捕尽，处于洞穴中的兽类被捉光。天罗地网合为一体，罗网飞箭配合齐同，按部而行，并驾齐驱，如星星般到处分布，群伍互相保护，又各有分管的局部。羽箭似飞掣的流星，罗网纷纷张设，游走的野鸡群群惊恐，晨凫批批振翅飞翔，奋起而飞有如云起，中箭纷坠恰似雹落。

尔乃藐观高蹈，改乘回辕，泝恢方，抚冯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阳，厉云汉，横天潢。导鬼区，径神场，诏灵保，召方相，驱厉疫，走蜮祥。捎罔两，拂游光，枷天狗，緤坟羊。然后缓节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泽虞，矢鱼陈罟。兹飞、宿沙，田开、古蛊，翚终葵，扬关斧，刊重冰，拨蛰户，测潜鳞，踵介旅。逆猎湍濑，渀薄汾桡，沦灭潭渊，左挈夔龙，右提蛟鼍，春献王鲔，夏荐鳖鼋。于是流览遍照，殚变极态，上下究竟，山谷萧条，原野嵺愀，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虞人植旍，猎者效具，车弊田罢，旋入禁囿。栖迟乎昭明之观，休息乎高光之榭，以临乎宏池。镇以瑶台，纯以金堤，树以蒲柳，被以绿莎，瀇瀁沆漭，错紾槃委，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生东，月朔西陂。乃命壶涿，驱水蛊，逐罔、螭，灭短狐，簎鲸、鲵。然后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飔风，陵迅流，发棹歌，纵水讴，淫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水禽鸿鹄，鸳鸯、鸥、鹥，鸧鸹、鸬、鹢，鹭、雁、鸊鹈，乃安斯寝，戢翮其涯。鲂、鱮、鱏、鳊、鰋、鲤、鲿、魦，乐我纯德，腾踊相随，虽灵沼之白鸟，孟津之跃鱼，方斯蔑矣。然犹咏歌于伶萧，载陈于方策，岂不哀哉？

就这样遥观而远走高飞，转车回驾奔向广大的远方，经黄河抚慰河伯，策马奔向东方，越过遥远的空间，走出九天重阳，经历灿灿银河，横越星宿天潢。导向幽远的鬼区，经穿遥远的神场，诏命灵保前来，招致驱邪的方相，驱除可怕的灾疫，赶跑鬼蜮不祥。除去魑魅魍魉，消灭恶鬼游光，枷铐天狗，緤束坟羊。然后徐缓行动的节奏，舒展自己的容颜，徘徊安步，降下太空，会集于御池台榭之上，川衡与泽虞之官，陈列鲜鱼，摆开网具。佽飞、宿沙、田开、古蛊那样的勇士，他们挥动椎锤，扬起关斧，破除厚厚的冰层，扒开冬眠动物蛰伏的洞穴，探测潜藏的鱼，搜觅甲壳的水族。渔猎的人逆湍流而捕，顺流水而渔，在波纹细碎的深渊中，左边挈捉夔龙，右边获取蛟龙、鳄鱼。春天呈献大鲔鱼，夏天荐奉鳖和鼋。于是周流观览，普遍察看，

极尽形态的变化。上下穷搜竟觅，山谷凄清萧条，原野空旷寂寞。天上没有飞鸟，地上没有走兽，虞人树立起旌旗，猎手贡献出猎物。猎车停止，田猎结束，回车进入禁囿。在光明华丽的楼台上栖息停留，在明亮的台榭上休憩歇息，凭临于宏广的通池。以瑶台坐镇中心，以金堤环绕四周，种植翠绿的杨柳，绿色的莎草如茵覆盖，碧水深而广无边，交接天涯，回旋曲折；天地相连，本来就没有端涯。太阳出来在东方，月亮出来在西边。于是就命令壶涿氏驱除水怪，赶走罔、螭，消灭鬼蜮，刺杀鲸、鲵。然后坐上并连的余皇船，又与修长的舼舟相连，扬起白云般的风帆，张设彩虹般的帐幕。抑止那迅疾的飓风，乘临那湍急的水流，船中击棹而歌，水上纵情欢唱，沉鱼出听而上浮，占卜蔡龟显吉兆，湘水神妃飘然下降，汉水仙女欣然出游，水鸟鸿鹄、鸳鸯、鸥、鹥、鸧鸹、鸬、鹢、鹭、雁、鷿鷉，就安于其休憩，收敛其翅膀，伫立于水边。鲂、鱮、鱏、鳊、鰋、鲤、鲿、魦，因我善德而乐，飞腾踊跃相随，虽然是周王池沼中的白鸟，孟津渡口的跃鱼，与现在相比都太微不足道了。然而伶人们还在歌唱着那些古事，典籍中记载的还是那些旧闻，难道不是可悲的吗？

> 于是宗庙既享，庖厨既充，车徒既简，器械既攻。然后摆牲班禽，淤赐犒功，群师叠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满，房俎无空。酒正案队，膳夫巡行，清醪车凑，燔炙骑将，鼓骇举爵，钟鸣既觞。若乃《阳阿》衰斐之晋制，阐蛙华羽之南音，所以洞荡匈臆，发明耳目，疏越蕴慉，骇恫底伏，锽锽枪枪，奏于农郊大路之衢，与百姓乐之。是以明德曜乎中夏，威灵畅乎四荒，东邻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领而来王，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
>
> 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林，致获于仁义之渊，忽搜狩之礼，阙槃虞之佃。暗昧不睹日月之光，聋昏不闻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为日久矣。亦方将刊禁台之秘藏，发天府之官常，由质要之故业，率典刑之旧章。采清原，嘉岐阳，登俊桀，命贤良，举淹滞，拔幽荒。察淫侈之华誉，顾介特之实功，聘畎亩之群雅，宗重渊之潜龙。乃储精山薮，历思河泽，目矖鼎俎，耳听康衢，营傅说于胥靡，求伊尹于庖厨，索胶鬲于鱼盐，听宁戚于大车。俾之昌言而宏议，轶越三家，驰骋五帝，悉览休祥，总括群瑞。遂栖凤皇于高梧，宿麒麟于西园，纳僬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环。永逍摇乎宇内，与二仪乎无疆，贰造化于后土，参神施于昊乾，超特达而无俦，焕巍巍而无原。丰千亿之子孙，历万载而永延。礼乐既阕，北辕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阙，反洛京。

于是宗庙先君已被祭祀，厨房中菜肴已经充实，战车徒众已经检阅，兵器杖械已经坚精。然后摆列兽类，排放禽鸟，以丰厚的赏赐，犒赏将士的功勋。诸军队伍密集，百列千行重重，画有山纹的酒樽常满溢，玉饰有脚的祭器全都盛满。酒正巡按队列，膳夫巡视排行，清酒浊酒如车辐一般辏集，喷香的烤肉分赐两边排列的筵席，应和着鼓声高举酒杯，在钟鸣声中干杯喝尽。至于《阳阿》那种哀怨缠绵的晋

曲，《蛙咬》那种舒缓美妙的南音，都是用来通达广阔胸怀，明晰和开阔视听，疏通发散胸中积聚的郁闷，播扬体内滞留藏积的阴气。锽锽枪枪的钟鼓之音，在农村郊野的大道上奏响，与百姓共同欢乐。因此而使圣明的道德之光照亮华夏，声威畅扬于四面极远的边荒。东面邻国的使者航渡巨大的海洋来参加祭祀，西边国家的使者翻越葱岭来尊大汉为王，南疆外的异国通过多重翻译送来贡品，北方的外族官员带着翻译而来朝拜君王。安宁之时不忘危殆，太平治世不忘乱离，道理就在这里。这本来就是帝王之所以显耀神武而挫败战胜远方敌人的办法啊！

如今大汉朝在道德教化中取得大功，在王道仁义之中获得硕勋，却忽视了蒐狩的礼制，缺少了快乐的田猎。昏昧不明的人看不见日月之光，耳聋昏聩的人听不见雷霆的响震，至今十二年，时日已经很久了。朝廷正要修订禁宫中秘府的藏书，天府官吏依其职责打开藏书的府库，以契卷上所载的从前的辉煌业绩为榜样，遵循先圣制定的法典，赞美昔日清原的武功盛举，嘉赏周成王在岐阳会盟诸侯的辉煌。朝廷也提拔俊杰，任命贤良，荐举滞留不进的人才，拔擢山居野处的隐士。察辨浮名美誉下的真假，审视异于流俗者的实际功勋。礼聘出身微贱的众多高雅之士，敬重藏隐于幽深之所的优秀人才。于是皇上的精神专注于山深林密之地，逐一思考河川水泽之域，如从前的圣君那样，察寻人才的目光搜觅到庖厨之中，收集贤士的耳朵聆遍行人穿梭的大道。在刑徒中营求到了傅说那样的贤才，在厨子中得到了伊尹那样的良俊，在鱼盐市肆里觅索到了胶鬲似的能臣，在大车边找到了宁戚那样的英豪。让他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议论。这种求贤之举超越三皇，赛过五帝，全面地览阅吉祥，完全包揽众瑞。于是使凤凰栖息于高高的梧桐树上，让麒麟止宿在黄帝的西园。收纳僬侥氏贡来的珍贵鸟羽，接受西王母献来的白玉之环。永远逍遥游于宇宙之内，与天地一样万寿无疆，与后土的造化可以并列为二，同苍天的设施可以三足鼎立，高超特异出类拔萃，美好崇高而无可再进。富足千千万万子孙，经历万代而永远延续。礼仪音乐已经停止，背转车辕回返旗旆，从新城出发，掉向伊阙，返回洛阳。

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

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厩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乡侯即位，融移病去，为郡功曹。

《广成颂》上奏朝廷，触忤了邓太后家族，因此马融滞留在东观任职，十年都没有能够升调。后来以侄儿的丧事为由，自己要求辞职归家。邓太后听说这事大怒，说马融是看不起皇帝诏封的官职，认为

羞辱了自己，是想到州郡去做官，于是下令禁止他再入仕为官。

邓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握朝政，将马融召回郎中署，接着又在郎中署的讲部任职。后来出任河间王的厩长史。当时皇帝东巡泰山，马融上呈《东巡颂》，安帝惊叹他的文章好，召他担任郎中。等到北乡侯即皇帝位时，马融上书称病辞去了官职，在郡府担任功曹。

阳嘉二年，诏举敦朴，城门校尉岑起举融，征诣公车，对策，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效，曰："今杂种诸羌转相抄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习学艺，不更武职，猥陈此言，必受诬罔之辜。昔毛遂厮养，为众所蚩，终以一言，克定从要。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必有高克溃叛之变。"朝廷不能用。又陈："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宜备二方。"寻而陇西羌反，乌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

三迁，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

阳嘉二年，朝廷下诏荐举敦朴之士，城门校尉岑起荐举马融，马融被征召到公车府，经过考试对策，任议郎。大将军梁商上表举荐他任从事中郎，转任为武都郡太守。当时西羌叛乱，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前去征讨，但又长久逗留不敢前进。马融知道他们将会失败，上疏向皇帝请求让他带兵去征讨为朝廷效劳。说："现在羌人各部族之间轮番出来抄掠劫夺，应该趁他们还没有联合，马上派兵深入，击破他们的各个分支，而马贤等人却处处停留不敢前进。羌胡之人相隔千里就探听到了朝廷军队出发的消息，还距百里他们就得知了朝廷军队的行踪。现在逃跑躲藏，回避朝廷军队，而偷偷从马贤等人的后面钻出，那么就一定会侵犯三辅地区，将成为人民的大祸害。臣愿意请求得到马贤所认为不可以使用的关东兵五千人，仅仅借马贤军队的名号，竭尽全力带头努力，站在队伍前头，身先士卒，三十天内，一定打败羌人。臣从小学习儒家六艺，没有担任过武官，冒昧地陈述这些意见，一定会招致以不实之词欺君罔上的罪名。往昔毛遂是个卑贱之人，被众人耻笑，但最终能以一句话决定合纵之约。臣担心马贤等人专门守护一座城池，说要攻打西边，而羌兵却出现在东边。而且他的将士一定会出现像高克那样的溃散叛乱的变故。"朝廷没有能够采纳马融的意见。他又陈述说："孛星光焰直射参星、毕星。参星是西方的星宿，毕星是边疆有兵事的象征。从星宿的分野来看，并州正属于这个地方。西戎北狄的侵扰，大概将要发生了吧！应当在这两个方向加强防备。"不久陇西羌人造反，乌桓兵侵犯上郡，最终都

像马融预言的那样。

马融三次调任，桓帝时任南郡太守。在此之前，马融有事触犯了大将军梁冀的意旨。梁冀暗示有关主管部门上奏朝廷，说马融在郡内贪污，因此马融被免去了官职，受髡刑流放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死，得到赦免回朝廷，又被任命为议郎，重新又在东观写作，后来因病辞去官职。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

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遗令薄葬。族孙日䃅，献帝时位至太傅。

论曰：马融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间，将有意于居贞乎？既而羞曲士之节，惜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

马融才学很高，知识广博，为当世的大儒学家，教育培养的学生曾经有千余人。涿郡的卢植，北海郡的郑玄，都是他的弟子。他还善于弹琴，喜欢吹笛子，不被世务所牵累，而性情放任，不为儒家礼节所拘束。居住的房屋、用具、衣服，大多奢侈华丽。他经常坐在高堂之上，挂设绛红色的纱帐，面前立着接受教授的学生弟子，身后就站着一排歌女。弟子们将所学的内容从前往后依次相传告，很少有进入他的坐室的。他曾经想训释《左氏春秋》，等到见了贾逵、郑众的注释，就说："贾君精深但不广博，郑君广博但不精深，但既有精深又有广博，我还能加添些什么呢？"只著了《三传异同说》。注释了《孝经》、《论语》、《诗经》、《周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的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诗、琴歌、对策、遗令，共二十一篇。

起初，马融被邓氏家族惩罚，不敢再违拗触犯权势之家，就为梁冀起草奏章弹劾李固，又写作了大将军《西第颂》，因此很被正直之士瞧不起。八十八岁，延熹九年死在家中。遗嘱命令家人要薄葬。同族的孙子辈马日䃅，献帝时官至太傅。

评论说：马融拒绝邓骘的征命，徘徊游移在陇西、汉阳之间，将不是有意要隐居守贞洁吗？但后来却面对乡曲之士的节操都感到羞愧，爱惜自己无价的身躯性命，最终因过分享乐放任性情，党附权贵而被世人讥评。所以懂得并能够节制欲望的人太少了。从事苦役，那么保全自己的心情就淡薄；生活优厚，所以保存性命的思考就多。登高而不害怕的，是服劳役的刑徒；不靠近屋檐边坐的，是家有千金的人。推究这大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罢了。生活环境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他们互相取笑对方的生活态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 后汉书卷六十下

## 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郿令。王莽初，授以厌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

蔡邕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人。六世祖蔡勋，喜好黄帝与老子的道家学说，汉平帝时任郿县县令。王莽新朝初年，他被任命为厌戎连率。蔡勋对着官印仰天叹息说："我出仕于汉朝王室，死也要归于正统。往昔曾参连季孙氏的赏赐也不肯接受，何况要去奉侍两姓呢？"于是他携带着家属，逃进了深山，与鲍宣、卓茂等人一起不在新朝做官。他的父亲蔡棱，也有清白品行，死后谥号为贞定公。

蔡邕生性极为孝顺，他母亲曾经久病三年，蔡邕若不是寒暑季节的变化，从来不曾松解衣带，连续七十天没有上床睡觉。母亲死后，他在坟墓边筑起了居室守孝，行动静处都以礼法约束自己，有菟丝驯服地绕着他的房子而生，房子边还生长出了连理木，远远近近的人都对此感到惊奇，很多人都来观看。他同他叔父和堂弟住在一起，三代不分家中财产，乡邻都羡慕他的仁义。蔡邕年轻时就学识渊博，拜太傅胡广为老师，喜爱文章辞赋、术数和天文学，精通音乐声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把持权柄，恣意胡作非为，听说蔡邕善于弹琴，于是告诉皇帝，下令陈留郡太守督促发送蔡邕。蔡邕迫不得已而上路，走到偃师，他谎称自己生病了而返回。蔡邕平时闲居在家玩赏古董文物，不与当时的权贵交往。他有感于东方朔写的《客难》，以及杨雄、班固、崔骃等人自设疑问，然后自己解答的写作形式，于是就斟酌思考众家之言，肯定其正确的而矫正其错误的，

写作了《释诲》，以此自我告诫鼓励。

有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曰：“盖闻圣人之大宝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财聚人。然则有位斯贵，有财斯富，行义达道，士之司也。故伊挚有负鼎之衒，仲尼设执鞭之言，宁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则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禀醇和之灵，覃思典籍，韫椟《六经》，安贫乐贱，举世无营，沈精重渊，抗志高冥，包括无外，综析无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登天庭，序彝伦，埽六合之秽慝，清宇宙之埃尘，连光芒于白日，属炎气于景云。时逝岁暮，默而无闻。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圣上宽明，辅弼贤知，崇英逸伟，不坠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羡者荷荣禄而蒙赐。盍亦回涂要至，俯仰取容，辑当世之利，定不拔之功，荣家宗于此时，遗不灭之令踪？夫独未之思邪，何为守彼而不通此？”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谓睹暧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专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败者已。”公子谡尔敛袂而兴曰：“胡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将释汝。昔自太极，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宁，唐虞之至时。三代之隆，亦有缉熙，五伯扶微，勤而抚之。于斯已降，天网纵，人纮弛，王涂坏，太极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骋诈，辩者驰说，武夫奋略，战士讲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变诈乖诡，以合时宜。或画一策而绾万金，或谈崇朝而锡瑞硅。连衡者六印磊落，合从者骈组流离。隆贵翕习，积富无崖，据巧蹈机，以忘其危。夫华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毂，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石门守晨，沮、溺耦耕，颜歜抱璞，蘧瑗保生，齐人归乐，孔子斯征，雍渠骖乘，逝而遗轻。夫岂傲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倾也。

有个热心世务的年轻公子教导一个头顶花白的老翁说：“听说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做位，因此圣人用仁义来巩固位，用财物来招引聚合人众。然而有地位就显贵，有财产就富裕，施行仁义，通晓大道，是士大夫的职责。所以伊挚有负鼎说于汤王的比喻以自衒，孔子有若能求富贵愿作执鞭之子的譬喻。宁戚有向齐桓公自荐的悲凉之歌，百里奚有自卖于秦牧牛，为秦穆公所知的故事。像这样看来，那么势位富贵是圣贤们共同的兴趣，古人的明显志向了。先生生活在清和太平的时代，禀赋醇厚温和的性情，深思经典古籍，胸藏儒家《六经》，安于贫寒，满足微贱，与世无争。思想深刻至于深奥莫测的境界，高洁的志向超出尘世之外，包揽无边的范围，综合分析无形的妙理，历时已经是很久了。还不能够使自己出类拔萃，远播芳名，文才显扬，身登朝廷显位，使天人常道端正秩序，扫荡天下的污秽邪恶，清除宇宙中的混浊灰尘，光耀黑夜，连接白昼，以权势地位的显赫之焰连接吉庆太平的兆应。时光流逝，而您年岁垂暮，却仍然默默无闻，我感到疑惑不解，因此有上面的言词。当今皇上宽厚圣明，辅弼大臣贤良智慧，英杰奇伟的贤士，不被遗落在底层。道德崇高的能人，位列公侯、宰辅而分封土地，才能美好的人带着荣誉爵禄而受到赏赐。何不也曲径求至，与时俯仰，取悦于人，收聚当代的利益，建立不可拔除

的功勋，光宗耀祖于此时，留下不可磨灭的善踪？难道独独没有想到这些吗，为何固守贫贱而不通晓这个道理呢？”

老翁自豪地笑着说：“像公子这样的见识，就是所谓能看见幽暗昏昧的利益，而忘记明显清楚的祸害；专心想着一定成功，而忽视挫折失败罢了。”公子严肃地整理服饰恭敬地站起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老翁说：“坐下来，我将解释给你听。往古在太极之时，君臣开始建立基业，有伏羲氏时极为安宁的时期，唐尧虞舜的最完美时代，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也代代有其光明，五霸扶持衰微，殷勤安抚天下。在这以后，国法废置，人与人维系松弛，仕途败坏太极倾斜。君臣关系如土崩塌，上下之序如瓦分解。于是智谋之士不受拘束地尽情施展诈术，游说之士充分发挥其雄辩之才，武将奋发运用韬略，战士讲究杀敌的勇气。形势如电闪风驰，雾散云分般变化莫测，运用机变诈伪乖张诡谲，以合乎时宜。有的人谋划一计而获得黄金万两，有的人凭短暂的言谈而被封为侯伯。连横之士持有六国相印，合纵之士印绶成束闪光。显贵家族兴旺，积聚财富无边，依靠取巧投机，而忘记自身危险。花离蒂就会凋萎，枝离干就会干枯，女子打扮妖艳必致淫乱，士人背弃道义必将犯罪。人因自满而招损，精神因邪恶而变坏。利益的端绪刚刚萌发，祸害的种子也渐渐地发芽。小人并车而行正神气，杀戮之祸身上加。欲使自家门闾大，反倒遮蔽自己家。所以天地不通，上下隔断，贤者就会隐身埋名。有贤人隐居石门做守晨，有隐士潜于荒野事并耕。颜歜守贞洁，藏匿深山，蘧伯玉退隐，保一生清名。齐人送给鲁国歌妓舞女，孔子就辞去官职而远行。卫灵公让宦官雍渠陪乘，孔子离开卫国如丢弃轻贱之物。那难道是傲慢地对待君主而背叛国家吗？是正道不可以倾覆啊！

“且我闻之，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宾统则微阴萌，蒹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今大汉绍陶唐之洪烈，荡四海之残灾，隆隐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显丕，泜泜庶类，含甘吮滋。检六合之群品，济之乎雍熙，群僚恭己于职司，圣主垂拱乎两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济济多士，端委缙綎，鸿渐盈阶，振鹭充庭。譬犹钟山之玉，泗滨之石，累硅璧不为之盈，采浮磬不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猃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晋凯入。故当其有事也，则蓑笠并载，擐甲扬锋，不给于务；当其无事也，则舒绅缓佩，鸣玉以步，绰有余裕。

“而且我听说过，太阳最偏南时就有黄钟之律相应，东风解冻鱼就上浮出冰。仲夏蕤宾之律发端，微弱的阴气就萌生，芦荻苍青之时白露变霜而凝。寒暑季节转换推移，阴阳二气更替代兴。运行至极则反向转化，治世乱世相继相承。今天大汉朝继承尧帝的伟大业绩，涤荡四海的残余灾难，建立起比天还高的成就，开创了通贯大地的基业。王道是那样辉煌和谐，帝道是那么美好正大。黎民百姓，吸吮着

甘滋的皇泽。检视天下的芸芸众生，得益于圣恩而和乐。百官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圣明的天子从容自在地听政。君臣肃敬恭谨，恪守公平正道，贤士是如此众多，礼服绶带那么齐整；才能卓越者渐进高位，品德洁尚者充满朝廷。就好像钟山的宝玉，泗滨的奇石，累积加添些玉硅，并不会因之而过多；采去一些石头也不会因之而减损。古时候，大海开辟，四方可以居人之处就连在一起。武王伐纣功成，天下干戈得以止息。獫狁被攘除，尹吉甫才得安逸，城濮之战奏捷，晋师才凯旋而入。所以当国家有变故之时，蓑衣斗笠都车载而随，穿上盔甲，举起兵器，还应付不了那纷杂的事务。当国家没有事变之时，那么宽松腰带，缓系佩饰，玉环叮当而行，还绰绰有余。

“夫世臣、门子，埶御之族，天隆其祐，主丰其禄。抱膺从容，爵位自从，摄须理鬓，余官委贵。其取进也，顺倾转圆，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优赡之智。童子不问疑于老成，瞳矇不稽谋于先生。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华荣。明哲泊焉，不失所宁。狂淫振荡，乃乱其情。贪夫殉财，夸者死权。瞻仰此事，体躁心烦。暗谦盈之效，迷损益之数。骋驽骀于修路，慕骐骥而增驱，卑俯乎外戚之门，乞助乎近贵之誉。荣显未副，从而颠踣，下获熏胥之辜，高受灭家之诛。前车已覆，袭轨而骛，曾不鉴祸，以知畏惧。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岂在明，患生不思。战战兢兢，必慎厥尤。

“世臣、门子、侍御亲近的大臣，苍天给予他们盛多的福祥，君主赐予他们丰厚的俸禄。优雅闲适，爵位自然随身，捻捻胡子理理鬓须，官职就大过自己的期望，富贵有余。当他求进取的时候，顺倾斜之势而倒，借转动之势成圆，也不足以比喻其便利；从容徘徊，放下鞋子，也不足以比方其容易。个个有超群的才能，人人有杰出的智慧。儿童没有疑惑向老人、成人询问，幼稚无知的人不必向先生稽讨谋略。心情淡静，保守高洁的操行，无意于有所作为，却能保守成业。灿烂辉煌，无不都是荣华；明智淡泊，却不失闲逸安宁。淫滥而放荡，就会乱了本性。贪心不足的人以身殉财，夸言干进的人为权势而死。眼看这些事，身感焦躁而心中烦闷。对谦虚与满盈的不同结果昏昧不明，对损害与补益的不同命运迷惑不清。劣马奔跑在长途，羡慕骐骥而更加迅速地奔驰。卑身伏在外戚的门边，求助于亲近权贵的声誉。荣誉显耀但不能与实际相符，就会定遭挫败，轻的就因互相牵连而获罪，重则遭受满门覆灭的诛杀。前面的车已倾覆，仍然沿袭其轨迹而驱驰，还不以灾祸为借鉴而懂得畏惧。我只有哀悼他们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天高地厚，却应当拘束而不可放纵。怨恨产生难道在于不聪明，祸患的产生在于不仔细思量。战战兢兢地小心从事，一定要慎防那灾祸的发生。

“且用之则行，圣训也；舍之则藏，至顺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带甲百万，非一勇所抗。今子责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尧、汤乎？

惧烟炎之毁熸，何光芒之敢扬哉！且夫地将震而枢星直，井无景则日阴食，元首宽则望舒朓，侯王肃则月侧匿。是以君子推微达著，寻端见绪，履霜知冰，践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冲，取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群车方奔乎险路，安能与之齐轨？思危难而自豫，故在贱而不耻。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乎仁义之渊薮，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载之运，应神灵之符，闿阊阖，乘天衢，拥华盖而奉皇枢，纳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计合谋从，己之图也；勋绩不立，予之辜也。龟凤山翳，雾露不除，踊跃草莱，祇见其愚。不我知者，将谓之迂。修业思真，弃此焉如？静以俟命，不斁不渝。‘百岁之后，归乎其居。’幸其获称，天所诱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综声于鸟语，葛卢辩音于鸣牛，董父受氏于豢龙，奚仲供德于衡辀，倕氏兴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骅骝，非子享土于善圉，狼瞫取右于禽囚，弓父毕精于筋角，佽非明勇于赴流，寿王创基于格五，东方要幸于谈优，上官效力于执盖，弘羊据相干运筹。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

“而且受到任用就履行职责，这是圣贤的教诲；不被任用就隐居起来，这是最自然的顺理。九河泛滥，不是一块土所能防止得了的；百万甲士进攻，不是一个勇士所能抵挡得住的。现在先生责成一个匹夫来清理宇宙，难道可以因为有水旱之灾的发生而归罪唐尧、汤武吗？看到一点细微的烟火都担心因此导致毁灭，那么有什么光芒敢于显扬呢！而且，地将震而天枢星光芒直显，井星失去光影那么太阳就要被暗食。君主政治宽仁，那么月亮以月末出现在西方相应；君主为政峻急，那么月亮就以月初出现在东方相应。因此君子推究细微就能通达昭著，搜寻端倪就能见其头绪，脚履白霜就知水已结冰，踩着露珠则知暑期已至。时势要求行就行，时势要求止则止。一消一长，充足与虚空，取之于天道纪纲。利用遭遇的好运，可以应付不顺的挫折，乐于苍天的安排，懂得命运的定数，保护自己的精神相信自己。众人的车正奔跑在危险的道路上，怎么能与他们同路而行呢？考虑到危险艰难而自己预先防备，所以身处卑贱而不认为羞耻。正将要驰骋在经典指明的大道上，停歇在仁义的渊泽和树林里，盘桓在周公、孔子礼仪的庭院屋宇中，与儒、墨学说恭揖为朋友。舒展开来可以光照四海之外，收敛起来就没有人知道他所具有的。至于遭遇千载难逢的好运，应和神灵的符兆，开启天门，登上天街，簇拥华丽的车盖，掌握朝政大权，向皇帝贡献妙策，在人世间调和太平。谋划与圣意相合，谋略被皇帝听从，是我自己所希望的；没有建立功勋，是我的罪过。贤人智士在山中隐居，昏暗的政治不消除，在山野中激动愤慨地评议朝政，在别人看来只能表现了我的痴愚。不了解我的人，将认为我迂腐。学习儒业在于思考真理，抛弃了这些，又将向何处去呢？静心等待命运的安排，不厌弃不改变。‘百岁之后，归向他的坟墓’。小人侥幸地获得称举，这是老天有意地引诱他暂时得逞。只是不容易明白这一点罢了，这也不是君子的过错。从前伯翳精通鸟语之声，葛卢

能听懂牛说的话，董父因养龙而得到舜授予姓氏，奚仲因创造车子而留下德名，倕在百工巧技上建立了功绩，造父因献马驾车成为周穆王的御者，非子因善养马而受封，狼瞫因杀秦俘而当上车右，弓父因造神弓而竭尽心力，佽非因赴流斩蛟而显示他的英勇，寿王因善于格五而创下家业，东方朔由于幽默谈笑被武帝宠幸，上官桀执车盖而显示出力量，桑弘羊善于运筹而做了宰相。我不能置身于这些人的行列，所以怀抱美玉般的才华而游荡。”

于是公子仰首降阶，忸怩而避。胡老乃扬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

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邕上疏曰：“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经怪其事，而论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以失事会。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在任之人岂不戒惧，而当坐设三互，自生留阂邪？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又张敞亡命，擢授剧州。岂复顾循三互，继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而不顾争臣之义，苟避轻微之科，选用稽滞，以失其人。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于是公子抬起头来，走下台阶，忸怩地回避。胡老头扬眉含笑，拿起琴来弹奏歌唱。歌中唱道：“修炼我的心啊在太空中得到净化，荡涤污秽尘浊啊保存正直的灵魂。和气灵液顺畅啊精神气息安宁，情志淡泊啊心孤高。嗜欲止息啊邪欲就无从产生。超越宇宙而远离尘俗啊，轻快地飞向远方而独行。”

建宁三年，蔡邕被征辟到司徒桥玄的官衙中，桥玄很尊敬地对待他。蔡邕后来调出司徒府补了河平县县长的官缺。后又召回朝廷担任郎中，在东观校定典籍。升迁为议郎。蔡邕认为经书典籍离圣人的时代已经久远了，文字语言有许多错误，又被浅薄的儒生穿凿附会，造成疑窦贻误后世学子。熹平四年，他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上奏皇帝要求订正《六经》的文字。灵帝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蔡邕自己就用红笔写在石碑上，派工匠镌刻碑上的文字，树立在太学的门外。于是

后辈儒生弟子都来取法辨正。从刻碑竖立的那天起，到那儿观看或摹写的人，每天乘坐的车子都有一千多辆，阻塞了道路。

起初，朝中议论认为州郡中人们互相党护，因人情关系而结伙营私，于是制定了有婚姻亲戚关系的两家和两个州的人不能相互做对方所在州郡的官员。到这时又制定了三互法，禁忌变得更加繁密，选用官吏非常艰难。幽冀两州的官员长久空缺没有补员。蔡邕向朝廷上疏说："我私下里看到幽州、冀州久已破坏，这两个州是出产铠甲和战马的地方，由于连年的战祸与饥荒，逐渐消耗空虚。现在老百姓死亡流徙一空，万里萧条，主管官员空缺历时已久，办事的吏员连属相继，而三府选举官员一个多月还决定不了。我常常感到这事情奇怪，而讨论此事的人说'要避三互'。禁止其他十一州的人到这两州任职，应从幽、冀二州中选拔官员，又加上两州的官员又受任职年月的限制，犹豫迟缓，而失去了办事的有利时机。我的愚意认为，三互禁令，是禁那些刻薄不敦厚的人，现在只要以声威晓谕，明确宪章法令，在职任官的人难道不会警戒畏惧，反而因为设有三互法，自己使自己阻滞不通吗？从前韩安国从囚徒中被起用，朱买臣出身卑微轻贱，都凭着才能的合适相称，到自己家乡所在的郡担任太守。又如张敞是个亡命之徒，却被提拔到局面艰难的冀州任刺史。哪能因顾虑遵循三互之法，又以这并非根本的制度作为标准来选择官员呢？三公明明知道这两州的重要，应当赶快决定人选，应当越过禁忌，选取能人，挽救时弊；而不顾谏争之臣的意见，如果为避讳这些轻微细小的科条，选用官吏拖延迟缓，就将会失去恰当的能人。臣希望陛下效法先帝，免除这些年来的禁忌，选拔各州刺史中量才可用能够调换的人，不要拘泥于任职年月和三互法，以得到满意的选举。"奏书皇帝没有看。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时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曰：

起初，皇帝爱好学问，自己写成《皇羲篇》五十篇，因此而招引儒生中善于写文章作赋的人。本来侧重于以经学相招引，后来诸如善写尺牍以及善于篆体书法的人都加以招引，于是达到几十个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接引的大多是一些没有品行的趋炎附势之徒，一齐在鸿都门下等待制命。他们这些人喜欢说一些地方风俗，民间小事，皇帝很喜欢他们，越级提拔他们的官位。再则有一些市井商贩，称为宣陵孝子，还有几十个人，全都授郎中、太子舍人的官职。当时接连

有雷霆、狂风，击伤或连根拔起树木，还有地震、冰雹、蝗虫的灾害。鲜卑族又侵犯边境，甚至向边民发派徭役，征收赋税。熹平六年七月，皇帝下御书承认过失，诏告群臣各自陈述施政要务和所应当采取的措施。蔡邕向皇帝上封事说：

> 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无以或加。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辟历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风者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致敬，则鬼神以著。国之大事，实先祀典，天子圣躬所当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疏废。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鸿范传》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折木。"《坤》为地道，《易》称安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法为下叛。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上违天文，下逆人事。诚当博览众议，从其安者。臣不胜愤满，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
>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节，迎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气，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屡生忌故。窃见南郊斋戒，未尝有废，至于它祀，辄兴异议。岂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书曰："礼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亲奉，以致肃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复申先典。前后制书，推心恳恻。而近者以来，更任太史。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礼》，妻妾产者，斋则不入侧室之门，无废祭之文也。所谓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谓士庶人数堵之室，共处其中耳，岂谓皇居之旷，臣妾之众哉？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

臣敬读圣旨，即使是周成王遇风灾，咨询百官，周宣王遭旱灾，恭敬戒惧，都不会比这种行为更好了。臣听说苍天降灾祸异怪，都是根据现象而来的。霹雳数次震发，恐怕是因刑戮诛杀繁多所引起的。风是天的号令，是苍天用来教训人的。显示诚心，敬侍天帝，那么自然会招来许多福气；在宗庙中表达敬意，就会得到鬼神的相助。国家大事中，祭祀典礼实在是应该放在最先的，天子应当亲自恭敬地施行祭祀礼仪。大臣自己在太宰府中，及时准备好祭官服饰，到五郊迎接天的气象节令。而皇帝很少出来躬行祀典，四季最大的敬事，也屡次委托掌管此事的官员代办，虽然有所认错，仍然还是疏忽废弃。所以苍天不乐意，显示出这些灾异。《鸿范传》说："政治背谬，德行昏昧，狂风就会吹倒房屋，折断树木。"《坤》卦为地的规律，《周易》中称它有安贞之吉。阴气郁积得厉害，那么本应当静却反而会动，法令被在下的人搞乱。权柄不在上，就会有冰雹击伤万物的祸殃；为政苛刻暴虐，那么就会有虎狼吃人的灾祸；贪得财利，伤害百姓，那么就会有蝗虫损伤庄稼的为害。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星与月亮互相迫近，战争将会激烈而险恶。鲜卑族侵犯边塞，历史上由来

已久，现在出兵，未见其顺利。这是因为在上违背天象，在下忤逆人事。真正应当广博地观览百官的奏议，听从那些安定社稷的意见。臣不甘于心中郁闷，恭敬地条陈应当施行的七件事如下：

一事：帝王应宣明政教，各依其月发布政令。天子在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和夏末迎接黄灵的节日到来时，应当到郊外迎接五方天帝（东方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这是所用来引导招致神气，祈求福寿丰年的。宗庙的祭祀，追荐先人孝敬祖先，赡养老者，设立学校，以礼仪德化教育人，这都是帝王的大业，祖宗所敬奉的大事。而主管官员多次以蕃国疏远亲戚的丧事，宫内妇女生孩子，以及官吏走卒生病或死亡，屡次生出禁忌作为推脱的缘故。我私下见南郊的斋戒不曾废止，至于其他的祭祀，总是有不同的议论，难道是南郊之祀较为卑下可以不顾禁忌，而其他的祭祀就很尊贵因而要谨慎行事吗？孝元皇帝御书说："礼制中最大的敬事，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所以要竭尽诚心，亲自奉行，以至于严肃崇敬。"又如元和年间的例子，重新申明必须重视先祖的祭祀之典。皇帝先后多次下诏书，心诚意挚，诚恳痛切。但是近年以来，换任太史。忘记了礼仪祗敬的大事，听信有关禁忌的各种书籍，拘泥相信小的事故禁忌，而亏失损害祭祀的大典礼。《礼记》中规定，妻妾在产期内，丈夫斋戒，不进入侧室的门，但却没有废弃祭礼的文字。礼仪中所说的家中有死丧，三个月不祭祀，是指士人百姓，只有数堵墙的房子，死者原与他们共同住在一间房子里；哪儿是指的皇帝所居住的房舍众多的旷大宫殿，臣子婢妾人又是这么多的情况呢？从今以后斋戒之制应当像过去经典上规定的一样，希望能够以此来应答狂风霹雳等灾害妖异的警告。

> 二事：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而犹广求得失。又因灾异，援引幽隐，重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危言极谏，不绝于朝。陛下亲政以来，频年灾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省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传》"政悖德隐"之言。

二事：臣听说过，国家将要兴盛，就会多次听到善言，在内知道自己为政的得失，在外能够察见民情。因此先帝虽然有圣明的资质，却还广泛地征询得失的评议。又因为灾异的警诫，提拔推举沉于下层或隐居未仕的人才。重视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的选举，正直之言的极力劝谏，在朝中没有断绝。陛下亲自处理朝中政务以来，连年发生灾害怪异，而没有听说过有特别荐举、广博选择人才的圣旨。的确应该思考省察学习过去明君的事迹，使胸怀忠诚的臣下能够充分展开他狂放不羁、耿介正直的怀抱。以此解决《易传》中说的"政悖德隐"的问题。

三事：夫求贤之道，未必一涂，或以德显，或以言扬。顷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见赏，恒被谤讪之诛，遂使群下结口，莫图正辞。郎中张文，前独尽狂言，圣听纳受，以责三司。臣子旷然，众庶解悦。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謇，宣声海内，博开政路。

四事：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憙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疾奸之心，憙等所纠，其效尤多。余皆枉桡，不能称职。或有抱罪怀瑕，与下同疾，纲网弛纵，莫相举察，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昔刘向奏曰："夫执狐疑之计者，开群枉之门；养不断之虑者，来谗邪之口。"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三公岁尽，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众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闻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三事：求取贤才的道路，不一定由一个途径。有的人以道德美好而显耀，有的人以言论高妙而扬名。近来，在朝之士，从来没有因为忠义诚信受到欣赏，却经常由于毁谤讥议遭到诛杀。于是使群臣闭口，没有人想说公正的话。郎中张文先前独自敢于尽吐胸中直言，皇上接受，以此责成三司照办，臣僚心中豁然开朗，黎民百姓开怀喜悦。臣愚意认为应当提拔张文担任显要的职位，用以鼓励忠诚正直之士，宣告天下，广开议政的言路。

四事：司隶校尉、各州刺史，是朝廷督察奸佞邪曲，分别是非黑白的官员。我私下见幽州刺史杨憙，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守法，疾恶奸邪的忠心，杨憙等人所纠察的奸邪之事，其成效尤其多。其余的官员都违法曲断，不主持正义，不能称职。他们有的自己犯有罪行心中虚亏，与下属同罪。朝纲法网松弛放纵，没有人互相检举究察，公府台阁之臣也一样沉默不言。熹平五年皇帝下诏书，议论派遣八方巡按使，又下令三公以民间歌谣上奏政事。当时奉公的官员欣然得志、扬眉吐气，奸邪枉曲的官吏忧惧得脸上变色。这种议论还未周详，就有所因故而停息。过去刘向上奏说："执狐疑犹豫的打算，就会为众多的枉曲之徒开辟方便之门；怀有迟疑不决的思虑，就会招来谗邪之徒的口实。"今天才听到有好的政治措施，马上

又改变，足可以使天下人猜测估量朝廷政治的变化无常。应当继续选定八方巡按使，纠察检举非法之徒，改选忠诚清廉之士，商量处理奖赏与处罚。三公在年岁之末，考核政绩，评定等级，辨别最好最差，使官吏懂得奉公守法的福祥，营私舞弊的灾祸。那么各种灾害的源头就差不多可以止塞了。

五事：臣听说古代选取贤士，一定让诸侯每年贡献贤士。武帝时代，各郡荐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的选举，于是著名的贤臣一批批地出现，文德武功一齐兴盛。大汉朝获得贤人，有多种途径罢了。书法、绘画、辞赋，是小小的才能而已，让他们匡救国家，处理政务，他们没有这种能耐。皇上刚刚即位，首先涉及的是经术，处理朝廷政治以外的空闲时间，观览文章篇什，姑且用来舒纵心意。或者暂且留意当世的棋戏，但这些不是从教化能力出发选才的根本。而众儒生争相逐利，写作辞赋的人如鼎中沸水一样踊跃。他们层次高的还能引用一些经典教训的讽喻之言，层次低的，连缀排偶俗语，类似于杂耍戏子。有的人剽窃别人现成的文章，假冒名人的姓氏称号。臣每次在盛化门接受皇帝的诏书，依据等级次序录取及第。但是那些没有及第的人也随其同辈被授予官职或得到提拔。已经施予的恩遇难以再收回改变，只是让他们保有俸禄，从大义来看，就已经是很宽宏了，不可以再让他们去治理人民和到州郡去任职。往昔孝宣帝在石渠阁集会诸儒生，汉章帝在白虎观招集众学士，通习经典，解释经义，其事情美好盛大，治理国家的文武之道，应当好好遵循这些，至于小小的才能和长处，虽然有它的可取之处，但孔子认为“用于远大的事业则会有妨碍”，君子本来就应当有志于大事业。

> 六事：墨绶长吏，职典理人，皆当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褒责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省，及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若器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如有衅故，自当极其刑诛。岂有伏罪惧考，反求迁转，更相放效，臧否无章？先帝旧典，未尝有此。可皆断绝，以核真伪。
>
> 七事：伏见前一切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思慕，情何缘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遗；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

六事：县令及县丞、县尉，职责在负责治理百姓之事，都应当以在当地施惠兴利为政绩，以日积月累的勤政为功劳。褒奖与责罪的条例，应当分明。而现今在郡县任职的人不再对他们进行考察，等到他

们被召还，大多数被封拜为议郎、郎中。如果量才录用，对那些才能美、政绩好的人，就不应当使他处在多余闲散的位置上。如果有犯有罪行的人，自然应当以刑戮诛杀惩罚。哪有隐瞒罪恶，害怕考察之徒，反而求得升迁转调，互相仿效，奖惩没有规章呢？先帝过去的典章制度里，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可以一概断绝，而核实其政绩的真假。

七事：臣私下见到从前一切挂名做宣陵孝子的人都被封为太子舍人。臣听说文帝下诏服丧三十六日，虽然是继承大统的嗣君，父子的至亲关系，公卿大臣，承受厚重的皇恩，都委屈自己的怀念之情服从礼制，不敢逾越。现在虚伪的小人，本来不是骨肉之亲，既没有皇上临幸的私交之恩，又没有享受官俸仕进的实际，他们的恻隐之心，思念之意，感情由什么地方产生呢？他们却成群聚集在山陵中，借名称孝子，做作的行为掩饰不了虚情假意，孝义无所依附，甚至有为非作歹的人混入其中。桓思皇后祖载的时候，东郡有个拐带别人妻子的人逃亡到戴孝的人群中，那个县派人追捕抓到他，才认罪服法。虚伪混杂的污秽现象，难以尽说。又有时前面到达的人叩拜了，而后面来的人被遗漏没有叩拜；有的人整年只在陵前住几天，以暂时回家为借口而漏服丧；有的请人代替自己，也一样得到宠幸与荣耀。他们还为此而争吵怨恨，沸扬于道路。太子的属官，应当搜寻选择善良有美德的人，哪有只取坟墓边的凶恶丑陋之人的呢？作为不祥之人，没有比他们更大的了。应当将他们遣散归于田园，以明白显示他们的诈骗虚伪之罪。

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文书上奏，皇帝就亲自到北郊迎接立冬之气，又行辟雍礼。又下诏，宣陵孝子任太子舍人的，全改任为县丞、县尉。光和元年，又设立鸿都门学校，画孔子和他的七十二个弟子的肖像。它的学生都由皇帝下诏命令州郡或三公荐举征召。这些学生中有的出为朝廷的刺史、郡太守，入朝就任尚书、侍中，甚至有的人还被封侯赐爵。士大夫君子都以与他们为伍为耻辱。

时妖异数见，人相惊扰。其年七月，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对，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诏问曰：“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群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邕对曰：“臣伏惟陛下圣德允明，深悼灾咎，褒臣末学，特垂访及，非臣蝼蚁所

能堪副。斯诚输写肝胆出命之秋，岂可以顾患避害，使陛下不闻至戒哉！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祅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灾眚之发，不于它所，远则门垣，近在寺署，其为监戒，可谓至切。蜺堕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生则赀藏侔于天府，死则丘墓逾于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续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为奸邪。今者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今圣意勤勤，思明邪正。而闻太尉张颢，为玉所进；光禄勋姓璋，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荣富优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戒诚不可戏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圣朝既自约厉，左右近臣亦宜从化。人自抑损，以塞咎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矣。臣以愚赣，感激忘身，敢触忌讳，手书具对。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

当时妖怪灾异的现象多次出现，人们互相惊惧扰乱。这年七月，皇帝下诏书召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到金商门，引入崇德殿，皇帝派中常侍曹节、王甫前往询问灾害妖异产生的缘由以及消除祸患灾难所宜施行的办法。蔡邕尽心对答，事迹记载在《五行》、《天文志》中。又特别下诏书询问说：“近来灾害变故交错发生，不知道其罪过是什么，朝廷焦虑，满怀恐惧。每每访求于众公侯卿士，希望能听到忠言，而各人闭口不言，没有人肯尽诚心。因蔡邑在经学方面造诣深厚，所以特地下密旨询问，应当披露得失，指明陈述施政的要领，不要有犹豫，自己生出怀疑忌讳。都要以经学为据应对，用皂囊封缄上奏。”蔡邕回答诏书说：“臣伏阶思维，陛下盛德贤明公允，深切痛悼灾难祸殃。褒扬臣的微末之学，特别垂问访及，这不是臣蝼蚁般的能力所能够相称的。这真正是倾吐肝胆献出性命的时候到了，怎么还能顾忌祸患，避免伤害，使皇帝不能够听到最重要的劝诫呢！臣私下思考各种灾异现象，都是些有亡国危险的怪现象。苍天对于大汉，情意殷切不能自己，所以屡次显出妖变，以此当做谴责，想使君主察觉醒悟，改变危险的做法，走上安全的道路。现在灾害的发生，不在别的地方，远的就在城门城墙，近的就在官衙府内，皇天所给予的警诫，可以说是最深切了。彩蜺下堕、雌鸡化雄，都是因为妇女干涉朝政所导致的现象。以前皇帝的乳母赵娆，显贵在天下人之上。在生时，拥有的金钱财物等同于朝廷的府库，死后坟墓的规格超出了帝王的陵墓。她的两个儿子受封爵位，兄弟都掌管了州郡。接着有永乐门史霍玉，依仗皇家威

势，又为非作歹。现在路人都传说纷纷，又说有个程大人，观察那风传声势，将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当高度提防，明确设置禁令，深思赵、霍为非作歹的深刻教训，将她们作为最大的警戒。现在皇上心意殷勤，想辨明奸邪与清正。听说太尉张颢，是由霍玉推荐的人；光禄勋姓璋，是有名的贪污之人；还有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都受到陛下的宠幸，富贵优厚丰足。皇上应想想小人窃踞职位的罪过，退而思考使他们避让贤者的福祥。臣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明通达，端方正直；过去的太尉刘宠忠诚老实、坚持正道：都应该被任为谋划之臣，多多地造访询问。宰相大臣，就像国君的四肢，只要考察他们委任官职，责求其成效，就能分出优劣，不应当听信小吏，随意捏造大臣好坏的形象。另外百工造作器物的工作，鸿都的文章辞赋之类，可以暂且停歇，以表示思虑忧患之情。《诗经》上说：‘老天发怒要敬畏，不敢嬉戏太放荡。’皇天的警诫的确不可以戏谑啊！相府的孝廉，应是士大夫中选拔出来的高才。近来因为征召不谨慎，皇上严词谴责三公。而现在仅仅凭小小的文才就破格选取才士，开请托之门，违背贤明帝王过去的典章成规，众人心存不满，却没有人敢说。臣希望陛下下狠心杜绝这类事，思考繁杂的政务，以应答皇天的愿望。圣明的皇帝既然自我严格地约束，左右亲近之臣也应当顺从教化，人人谦恭谨慎，用以防止罪灾的警诫，那么天道也就会损其有余，以补不足，鬼神也会为他加福了。臣因愚昧鲁直，受皇恩感动激发而将自身置之度外，敢于触犯忌讳，亲手写作文书一一应对皇帝的垂询。君臣之间言语不秘密，皇上有言语泄露而失去忠臣的戒律，臣下有言语不密而丧失生命的灾祸，希望密藏臣的表章，不要使尽忠的官吏，遭受奸臣仇敌的怨恨。”表章上奏，皇帝阅后而叹息，因为起身上厕所，曹节在皇帝走后偷偷地看见表章，把这些内容全部向左右之人公开说出来，事情就这么泄露了。那些被蔡邕裁断应罢黜的人，都仇恨地瞪着他，想着报复。

初，邕与司徒刘郃素不相平，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郃，郃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邕上书自陈曰：“臣被召，问以大鸿胪刘郃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宛长休百日，郃为司隶，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及营护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为用致怨之状。臣征营怖悸，肝胆涂地，不知死命所在。窃自寻案，实属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结恨之本。与陟姻家，岂敢申助私党？如臣父子欲相伤陷，当明言台阁，具陈恨状所缘。内无寸事，而谤书外发，宜以臣对与郃参验。臣得以学问特蒙褒异，执事秘馆，操管御前，姓名貌状，微简圣心。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灾异，赍诏申旨，诱臣使言。臣实愚戆，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尽心之吏，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今皆杜口结舌，

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臣季父质，连见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数见访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伏，补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臣之愚冗，职当咎患，但前者所对，质不及闻，而衰老白首，横见引逮，随臣摧没，并入阬埳，诚冤诚痛。臣一入牢狱，当为楚毒所迫，趣以饮章，辞情何缘复闻？死期垂至，冒昧自陈。愿身当辜戮，丐质不并坐，则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为万姓自爱。”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愍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阳县。

起初，蔡邕与司徒刘郃向来关系不和，蔡邕的叔父蔡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隔阂。阳球也就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派人写匿名信诬告蔡邕、蔡质多次以私事嘱托刘郃，刘郃不听从，蔡邕就深怀仇恨，下决心要中伤刘郃。于是皇帝下令尚书台召蔡邕接受审讯。蔡邕向朝廷上书自己陈述说：“臣被召受审，质问臣，大鸿胪刘郃以前担任济阴郡太守时，臣曾为臣的下属官吏张宛休百日长假而请刘郃为张宛留职；刘郃任司隶时，臣私下向刘郃嘱托让河内郡吏员李奇任州书佐，以及营求袒护先前的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刘郃不接受请托，因而导致臣怨恨刘郃的情状。臣惶惑而恐惧，肝胆流地，不知自身将死在何处。我私下里思考这案件，嘱托张宛，李奇的事情是事实，但并不涉及羊陟与胡母班。总之，关于小吏休假的事情，不可能成为结下怨恨的根本原因。我与羊陟是儿女亲家，怎么敢冒犯援助私党的罪名呢？如果臣的叔父与臣想中伤别人，陷人于罪，就会向台阁明言告发，具体陈述怨恨情状的缘起。在内没有一丁点儿事由，而毁谤之书传扬于外，朝廷应当以臣的应对与刘郃的话参照验证。臣因学问蒙皇上的特别褒奖和格外看待，在秘籍藏馆任职，执笔御座之前，姓名面貌，在圣上心中稍有些印象。今年七月，臣被召至金商门，皇上拿灾异之事向臣询问，中官带着皇上的诏书，申述圣上旨意，引诱臣表述自己的意见。臣实在是愚昧而鲁直，只懂得替朝廷尽忠，舍出性命，忘掉自身，不考虑今后的祸害，于是讥评指刺公卿罪过，其中也包括皇上宠爱的大臣，实在是想以此回答圣上的垂问，挽救消除灾害怪异。臣的规劝是为陛下献出安定社稷的大计。陛下没考虑忠臣的正直之言，应当加以掩蔽，诽谤突然而至，就因此而怀疑怪罪。竭尽忠心的官吏，哪还能有容身之地呢？诏书每次下来，百官各上封事，想以此改革政治，反思天谴产生的缘由，消除凶邪，招致吉祥，而言事的人不蒙受皇上接纳忠心的福祥，立即就要遭到陷害破灭的灾祸。现在群臣都闭口结舌，以臣的遭遇作为警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呢？臣的叔父蔡质，连连被提拔，位在显官之列。臣受皇恩优厚，多次受到皇帝的访及，言事的人因此想陷害臣叔父与臣，破败臣的家族，并

不是为了揭露纠察奸谋隐罪，补益国家。臣今年已经四十六岁，孤独一身，能够挂名忠臣，身死以后也会留下光荣，但臣担心的是皇上从此不会再听到至诚之言了。臣本愚昧庸劣，按本分应当受到凶灾祸患，但前次所上封事，蔡质并不曾涉及参与知道，蔡质已经是衰老白头的人，出乎意料地被牵连累及，随臣一道摧折亡没，一同被投入陷坑，实在是令人冤枉痛惜。臣一入牢房，将会被毒刑所逼供，被匿名文书所促迫，言辞实情怎么能再使皇上知晓？死期将到，冒昧地自我陈述。臣自身愿意判罪受戮，但乞求蔡质不并坐，那么臣身死的那天，就是再生的那年了。希望陛下多进饮食，为万民百姓爱惜自己的身体。”于是蔡邕、蔡质被逮捕，在洛阳监狱受审，被加上仇恨奉公官吏，诽谤陷害大臣，大不敬等罪名，判处死刑，暴尸示众。此事上奏皇帝，中常侍吕强同情蔡邕无罪而遭人陷害，向皇帝请求，皇帝也再考虑到蔡邕的奏章，下诏令免去死刑，受髡钳之刑与他的家属一道流放到朔方郡，不能因大赦令而免除刑罚。阳球派刺客在路上追杀蔡邕，刺客为蔡邕的忠义所感动，没有人肯为阳球效劳。阳球又贿赂地方官府的主管官员让他们加害蔡邕，被贿赂的官员反而以实情告诫蔡邕，所以每次都能免去灾祸。他居住在五原郡安阳县。

> 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及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
>
> 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憘　！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娘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

蔡邕以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补充撰写《后汉记》，恰好遇上诉讼之事被流放，来不及写成，因此上书自己陈述此事。又上奏他所著的十意，分别篇首题目，接着写在奏章的下面。皇帝嘉赏他才华高超，适逢第二年大赦，于是宽宥蔡邕返回他的故乡。蔡邕自从流放到被赦免回乡，共计九个月。蔡邕将要踏上归途，五原郡太守王智为蔡邕设宴饯行，酒饮到兴致浓厚时，王智起舞向蔡邕劝酒，蔡邕不回敬王智。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向来显贵骄横，在宾客面前觉得惭愧，骂蔡邕说：“刑徒你岂敢轻视我！”蔡邕一甩衣袖就离开了。王

智怀恨在心，向朝廷密告蔡邕对被流放心怀愤恨，诽谤讥刺朝廷。宫内宠臣嫉恶蔡邕，蔡邕考虑终究免不了灾祸，于是就逃亡到长江下游和海边，远远地跑到吴郡、会稽郡。往来寄依太山郡羊氏家族，在吴郡居住十二年。

吴郡有人用桐木烧火做饭，蔡邕听到火中的爆响之声，知道那是一根好桐木，因此请求吴人拿给他制成琴，果然乐音优美。而那琴尾还有烧焦的痕迹，当时的人称琴为“焦尾琴”。起初蔡邕在陈留郡，他的邻居中有个人请他赴酒宴。等蔡邕到达那里，大家酒兴正浓。有个客人在屏风后弹琴，蔡邕恰好到门边，偷偷地听琴音，说：“啊！以宴乐召我而存有杀人之心，为什么呢？”于是就回去了。为宾客通报的人告诉主人说：“蔡君曾来过，到达门边而离去。”蔡邕向来为郡国乡闾所尊崇，主人急忙亲自追去问蔡邕离去的缘故，蔡邕把实情全部说出来，没有人不感到惊奇。弹琴的人说：“我先前弹琴时，看见螳螂正对着鸣叫的蝉，蝉将要离去而没有起飞，螳螂因此而一下向前又一下后退，我心中惊动而担心，生怕螳螂捕捉不到蝉，这难道就是杀心而表现在音乐中吗？”蔡邕微笑着说：“这就足以相当于杀心了。”

>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
>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
>
> 董卓宾客部曲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翦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关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
>
> 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皂盖车。

中平六年，汉灵帝死了。董卓任司空，听说蔡邕的名声很大，征召他。蔡邕称有病不去应召。董卓大怒，骂道：“我有权力能够将人灭族。蔡邕始终傲慢不顺的话，灾祸的到来不过转足之间。”又严词切责地命令州郡举荐蔡邕到司空府，蔡邕迫不得已而往，一到司空府，就被任命为祭酒，很受尊敬重视，被荐举为政绩优异者，补缺为侍御使，又转任为持书御史，升为尚书。三日之内，官位遍历三台。迁调为巴郡太守，又被留在朝中任侍中。

初平元年，蔡邕被任命为左中郎将，跟随汉献帝迁都至长安，被封为高阳乡侯。

董卓的幕宾部曲曾商议想尊尚董卓，将他比做周武王时代的太公望，称尚父。董卓拿这件事和蔡邕商量，蔡邕说：“姜太公辅佐周

朝，接受天命消灭殷商王朝，所以周朝特地尊以这个名号。现在明公您的威望道德确实是巍巍高大，然而拿它和尚父相比，我的愚意认为还不可以。应该等到关东平定，皇帝的车驾回返洛阳旧都，然后才商议此事。”董卓听从了他的话。

初平二年六月，长安发生了地震，董卓以地震灾异之事询问蔡邕，蔡邕回答说：“地震是阴气太盛侵犯阳气产生的，臣下越出礼制规定所导致的。前次春郊祭天，明公奉命引导皇帝的车驾，乘坐的车是金花青盖，爪画在车箱两边反出如耳的遮蔽处，远近之人都认为不恰当。”董卓从此以后改乘皂盖车。

> 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讌，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

>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

董卓器重蔡邕的才华学问，对他待遇优厚，每次会饮，就叫蔡邕弹琴助兴，蔡邕也每次都存心匡救弊政，有所补益，然而董卓很多次都刚愎自用，蔡邕怨恨他说的话董卓很少听从，对他的堂弟蔡谷说：“董卓性情执拗而始终坚持错误，终究难以成就事业。我想逃到东面的兖州去，要是路远难以到达，暂且逃到崤山以东等待机会，怎么样？”蔡谷说：“您的相貌不同于一般人，每次在路上行走，观看您的人都聚满了，单凭这一点，要把自己隐匿起来，不也是难事吗？”蔡邕才没有逃遁。

到董卓被杀后，蔡邕在司徒王允那里，当他们谈到董卓被诛的事，蔡邕很不在意地叹了一口气，脸上有了一些同情的表情。王允勃然大怒，叱骂他说：“董卓是国家的大奸贼，几乎倾覆了汉室江山。你作为帝王的大臣，所应当做的是同怀愤恨，却怀念他对你个人的私情优待，以致忘记了为臣的大节！现在天意诛杀了有罪之人，你却反而伤心痛惜，难道不是一起共为叛逆吗？”立即将蔡邕逮捕交给廷尉治罪。蔡邕陈辞请罪，乞求受黥额刖足的刑罚，使他能够继续写成汉

史。士大夫大多同情挽救他，但没有成功。太尉马日磾骑马飞驰往司徒府，对王允说：“蔡伯喈是当代无人能比的俊才，了解许多汉代事迹，应当让他续写成后汉史，完成一代的大典籍。而且他向来以忠孝著名，再说蔡邕所犯之事在法律上也没有一个名目，杀了他恐怕会失去人心吧？”王允说：“过去武帝没有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诽谤之书，流传到后代。现在国家命运中途衰弱，帝位不巩固，不可以使奸佞之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办事。既不能对皇上的圣德有所补益，又将使我们这些人蒙受他的讥刺非议。”马日磾退出后对别人说：“王公将活不长久了吧？为善之人是国家的纲纪之吏，而写作的史书是国家的典籍。灭纲纪，废典籍，还能够长久吗！”蔡邕终于死在狱中。王允有所后悔，想停止自己的做法，已经来不及了。蔡邕死时六十一岁。士大夫和儒生们没有不为他的死而流泪的。北海郡郑玄听说此事，叹惜说：“汉代的事情，还有谁能够辨正呢！”兖州、陈留之间的百姓都画上蔡邕的像，歌颂他。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论曰：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属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况国宪仓卒，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未或闻之典刑。

蔡邕所收集撰写的汉代史事，没有被记载下来续于后汉史中。他只写成《灵纪》及十意，又有补充列传所写的四十二篇，因为李傕的叛乱，大多湮没不存。所写的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议论、《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共一百零四篇流传于世。

评论说：情谊恩义的感动人心，是有情之士所不能够忘记的。流放边远的命运，是人们共同感到深切悲伤的。当蔡伯喈身受钳刑，流放北方，仰观日月而不见天日照耀，面对风尘不能躲避越过，他心中之意哪里能够考虑到平日所说的希望能保全自己呢！等到他解除囚徒之衣，流亡到吴郡、会稽郡一带，躲藏在舟船里，漂浮于江海上，不知有多远，走在深深的树林中，还生怕不隐秘。那时哪怕仅仅想返回故乡，归骨于先人的坟墓，又可能实现吗？董卓一旦入朝掌权，征辟文书首先下达，分明是曲意下交，两三天之内三次升官。蔡邕匡正引

导董草改邪归正已经做了努力，屡次革除董卓的猖狂僭越，具有《易·同人》所说“先号啕大哭而后笑逐颜开”的道理，像塞北老翁失马而得到后福。受其恩遇，怎么能没有怀念呢？有才德的人判决罪犯，有时还因怜悯之心而不食美味，何况国家法制刑律处在乱离之时，蔡邕事先并没有什么企图，只因怜悯之情而变了脸色，竟作奸邪同党处罚？执政者竟然还追恨司马迁能有谤书流传到后代，依据这些杀了蔡邕，没有人听说过有这样的法典刑律。

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怀董，名浇身毁。

赞辞说：马季长亲近贵戚家族，才学通达而性情奢侈。在宫苑中掌管文书，却心中喜悦音乐歌舞。蔡邕确实心慕清静，心中精明，文辞绮丽，在金商门指斥奸臣，往南逃亡，向北流放。马融欲借助于梁冀获得贵宠，蔡邕心中怀念董卓而动情，马融因之而减损声名，蔡邕因此而自身毁灭。

# 后汉书卷六十一

## 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左雄字伯豪，南阳涅阳人也。安帝时，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

永建初，公车征拜议郎。时顺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阙政，雄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以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上疏陈事曰：

臣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分伯建侯，代位亲民，民用和穆，礼让以兴。故《诗》云："有渰凄凄，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厉昏乱，不自为政，褒艳用权，七子党进，贤愚错绪，深谷为陵。故其诗云："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灭，六国并秦，阬儒泯典，刬革五等，更立郡县，县设令长，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汉受命，虽未复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悦以济难，抚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乂。诚由玄靖宽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相，辄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帝乃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

左雄，字伯豪，南阳郡涅阳县人。安帝在位时，被荐举为孝廉，逐渐地迁升为冀州刺史。州中有许多豪强大族，爱以私情相嘱托，左雄经常闭门谢客，不与他们交际。他上奏朝廷请求查办贪污狡诈的二千石官员，也没有什么回避忌讳的。

永建初年，公车府征召他担任议郎。当时汉顺帝新登上皇帝位，大臣们都松懈怠慢，朝廷政治多有缺失。左雄多次上书言事，他的言辞深刻恳切。尚书仆射虞诩认为左雄有忠诚奉公的品节，向朝廷上疏推荐说："臣见当今公卿以下的臣僚，大都拱手默无所言，以结恩交好为贤明，以忠心尽节为愚蠢。甚至于互相告诫说：'不要做纯洁的璧玉，随众附和多有后福。'臣见议郎左雄，多次上封事，甚至引用陛下身遭危难的教训作为警诫，实在有帝王大臣忠诚正直的节操，有周公为周成王谋划的风范。适宜提拔他担任出纳王命，掌握机要的官职，

那么一定会有匡正辅弼朝政的益处。”因此朝廷拜左雄为尚书，再升为尚书令。左雄上奏疏陈述政事说：

臣听说安抚远方协和近处，没有比安定人民更加重大的事情，而安宁人民的首要事务，没有比重用贤士更重要的，而用贤士的办法，一定要有考核官吏政绩的制度。因此皋陶在回答禹的问话时说，天子最可贵的是在于了解人。“人民安定就等于施予了恩惠，百姓就会怀念他。”分封爵位，建立侯国，继承君主之位，亲近爱护人民。人民因此而和睦恭敬，礼义谦让因之而兴起。所以《诗经》上说：“阴云洋洋飘来，雨点轻轻落下，好雨落在公田，私田同时沾润。”到周幽王、周厉王时代，政治昏昧混乱，天子不亲自掌管朝政，褒姒把持权柄，玩弄权术，她的亲属七人，都因妻党关系而仕进。贤士与愚夫错乱颠倒，好像深谷成了高陵。所以《诗经》上说：“四方之国没有善政，不用良臣。”又说：“可恨如今世上的官人，为何如同蛇蜴一般？”这话说的是人民害怕官吏，如同害怕蛇蜴一样。周王朝灭亡之后，六国又被秦国吞并，秦王朝坑杀儒士，焚灭典籍，废除五等爵位，改立郡县制度，县设县令、县长，郡设太守、郡尉，十家五户互相监督，州郡官吏贪婪暴虐地对待人民。大汉朝接受天命，虽然没有恢复到像古时那么完美，但能够慎重地选择百官，免除苛政，匡救时弊，乐于解救危急困难，安抚百姓，顺应自然。到文帝、景帝时，天下安定大治。这确实是由于宁静平和，宽柔待民，能慎重地选择任用官吏的缘故。延续到汉宣帝时，由于他曾身处微贱，注意全面地考核名与实，知道时弊所在，对刺史、太守，王国的相，总是亲自接见，考察他们的言行。严格地实行有功者真正得到赏赐，有罪的人一定受到惩罚。宣帝曾经感叹说：“人民之所以安定而没有怨恨，是因为政治清平，官吏贤良啊！与我共同开创这个局面的，大概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吏吧！”他认为官吏多次变换，不利于百姓安居乐业，官吏较久地治理一个地方，那么人民就容易顺从教化。对那些有卓越政绩的官员，皇帝就用诏书加以勉励，增加他们的俸禄，赐给他们金钱，或者赐给关内侯爵位。公卿有缺员时，就按次第进用。因此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汉代的贤良官吏，在这个时期最为殷盛，所以能够出现太平盛世的祥瑞，建立中兴之业的大功。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

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而齐于匹竖，叛命避负，非所以崇宪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汉朝自最初建立到如今，三百多年了，淳朴的风俗渐渐衰败，取巧诈伪逐渐萌生，在下的人伪饰他们的奸诈，在上的人放纵他们的凶残。主管方圆百里之城的人，升迁转调没有定制，各自心怀权宜之计，没有人做长久的打算。以杀害无辜为威风，以周遍聚敛为贤能，把以法规约束自己，安抚百姓看做是劣弱无用，把奉公守法、遵循教化看成是不能变通。髡钳刑罚加于人，只是起于瞪瞪眼睛的仇怨；横尸的灾祸，仅因官吏一时的喜怒而造成。把老百姓当做仇敌看待，征收赋税如狼似虎。监督的官员与地方官员前后相顾，同病相牵连，眼见为非而不检举，耳闻为恶而不查察；凭着驿站传递的消息来评价政绩，整年都只督责完成赋税。受到赞扬的善人，并不真正具有与溢美之词相称的德行，评价功劳并不是根据官吏政绩的实际，虚伪荒诞的人获取荣誉，拘束检点自己的人反遭毁谤。有的人因犯罪引退而标榜志节高尚，有的人以辞官退隐来求取名声。州官也不再加以审察，一齐争着征聘召用，纷纷升任，超越平时的等级。有的人虽被奏请查办，但逃亡在外而没有被治罪，遇上大赦，或行贿赂，又洗脱罪名。红与紫混成一色，清与浊没有分别。所以奸猾之徒邪曲泛滥，轻视进退去留，除授官职如同流水，因调动交接造成的空缺经常达到百数。乡官部吏职务低贱，俸禄微薄，车马衣食都取之于民。那些廉洁的人只要生活够用，而贪心之徒则搜刮满室，额外的掠取，强横的征调，纷纷不绝。送往迎来，花费烦多，损害施政，伤害人民。和顺之气没有洽合，各种灾害没有消除，凶咎祸患的根源就在这里。今天的县令官长，犹如古代的诸侯，在朝廷受封爵位，车马服饰常有，而行为等同于匹夫竖子，叛逆王命，背弃职责，这不是尊崇法令，显明道理，施惠抚育百姓的人。臣的愚意认为太守、相国、长吏和那些对百姓施予惠爱仁义，有显著政绩成效的人，可以就地给他增加官俸，不要使他们调动；不是父母的丧事，不允许放弃离开官位职守。那些不遵守法律禁令，不奉行王命的人，应将他们禁锢终身。即使遇上朝廷大赦，也不能与其他囚犯同样看待。若有被弹劾奏请逮捕，逃亡不服法的，把他全家流放到边郡，以惩治他的后人。乡部直接接近百姓的吏员，都用出身清白能够从政的儒生担任，宽缓他们所欠的丁口税，增

加他们的俸禄。他们担任吏职满一年，宰府州郡才能够征辟荐举。这样的话，官吏作威作福的路径就能被堵塞，虚伪的弊端就会被绝断。送迎的劳役就会减少，额外赋敛的源头就会止息。奉公守法的官吏，得以实行礼义教化；普天下的百姓，各自在他们的处所得到安宁。追踪合配文帝、宣帝的中兴道路，福泽流传后世，永远不会磨灭。

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伪，详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达政体，而宦竖擅权，终不能用。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

永建三年，京师、汉阳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复有大水。雄推较灾异，以为下人有逆上之征，又上疏言：“宜密为备，以俟不虞。”寻而青、冀、杨州盗贼连发，数年之间，海内扰乱。其后天下大赦，贼虽颇解，而官犹无备，流叛之余，数月复起。雄与仆射郭虔共上疏，以为“寇贼连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举宗群亡。宜及其尚微，开令改悔。若告党与者，听除其罪；能诛斩者，明加其赏”。书奏，并不省。

又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帝从之。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

皇帝为左雄的话所感动，申令有关官员，考察左雄陈述的虚实，慎重地施行。左雄所说的话，都明确地通达施政的要领。但由于宦官把持了大权，始终不能采用。从这时候起官员变易频繁，县令县长每月更换，迎新送旧，劳苦扰乱没有止境。有时官府空空，无人理事，每当选任到艰难困苦的县，所选派的官员甚至逃亡。

永建三年，京城、汉阳都发生了地震，泉水喷涌而出。永建四年，司州、冀州又有洪水泛滥。左雄推测考究灾祸怪异发生的原因，认为这些是臣下叛逆皇上的征兆，又上奏疏说：“应该秘密地加强防备，用以防范不可意料的事情发生。”不久，青州、冀州、杨州盗贼接连暴动，几年之间，天下混乱。后来全国大赦，盗贼扰乱的情况虽然有所缓解，而官府还是没有防备，流寇叛贼的余党，几月之后又重新起事。左雄与尚书仆射郭虔共同上书皇帝，认为：“盗贼连年不断，人民死的、逃亡的已经过半，一个人犯法，整个家族都一起逃亡，应当在势头微小的时候，开导启示，令他们改悔。若有告发同党的人，就免除他的罪行；能够诛杀寇贼的，明令给予赏赐。”文书上奏后，皇帝并没有看。

左雄又上书言事说：“应当崇尚经术，修建太学。”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阳嘉元年，太学新建成，皇帝下诏令考试明晓经术的人补入太学为弟子，增设甲、乙科目。每科各十人。任命京城以及各郡国的老儒生年纪在六十岁以上的人为郎、舍人、诸侯王国的郎，共一百三十八人。

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谴却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憙，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负书来学，云集京师。

左雄又上书言事说："郡国的孝廉，就如同古代的贡士一样，出仕为官就治民，宣畅和洽风俗教化，若让他们面对墙壁，无所事事，那么就没有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了。孔子说：'四十岁就不致迷惑了。'《礼记》上称作'强仕'。请朝廷从现在起规定孝廉不满四十岁的，不能够选拔；仕宦的人都要先到公府，儒生考试其家传的经学，文吏考试文笺、奏章等文体。在端门辅助办事，用以分别他们的真伪，以便观察他们是否有特殊才能，能使风俗教化纯洁美好。有不按条文法令办事的人，依法制裁他的罪行。若有些人具有特别优异的才能品行，自然可以不拘泥于年岁。"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颁发到各郡国。第二年广陵郡有个孝廉徐淑，没有达到荐举规定的年龄，台郎怀疑而诘问他。徐淑回答说："诏书说'有像颜回，子奇那样的贤才，不拘泥于年岁'，因此本郡让我作为候选人。"台郎不能难倒他。左雄诘问他说："从前的颜回闻一知十，孝廉你闻一能够知几呢？"徐淑没有话回答，左雄就将他遣退回本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多个人都因错误举荐而遭到罢黜，只有汝南郡陈蕃，颍川郡李膺，下邳郡陈球等三十多人得以任命为郎中。从此州牧、郡守们都畏惧，不敢轻易举荐。直到永憙年间，考察选士都能做到清正公平，多能选得贤人。

左雄又上奏疏请征聘天下知名的儒生为博士，让公卿的子弟为太学生。有志节操守的人，增加他的俸禄。及至像汝南郡的谢康，河南郡的赵建，年龄才十二岁，各自能够通晓经典，左雄上奏朝廷都将他们任为童子郎。于是背着书籍来学习的人，云集京城。

初，帝废为济阴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程等共议立帝，帝后以娥前有谋，遂封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虚，盗贼未息，民有乏绝，上求禀贷。陛下乾乾劳思，以济民为务。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灾

异。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帝不听。雄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约俭，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惩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念，未离于心；恐惧之言，未绝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后平议可否。”会复有地震、缑氏山崩之异，雄复上疏谏曰：“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臣前后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灾异。今冀已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本节。”雄言数切至，娥亦畏惧辞让，而帝恋恋不能已，卒封之。后阿母遂以交遘失爵。

起初，汉顺帝刘保被废去太子贬为济阴王，顺帝乳母宋娥与黄门侍郎孙程等人共同谋议立刘保为帝。顺帝后来因为宋娥从前参与谋议，于是封宋娥为山阳君，食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左雄上书说：“裂土封侯，是朝廷制度中重要的事情。高祖曾定约，不是刘氏子孙不能封王，不是有功之臣不能封侯。安帝赐予江京、王圣等人封爵，于是导致了地震的灾异。永建二年，给有过密谋的人记功封爵又有日食的异变发生。方术之士，都归咎于朝廷封爵不当。现在青州饥荒空虚，盗贼没有止息，百姓饥困乏绝，向上要求给予粮食借贷。陛下不息地操劳思虑，以振济百姓为首要的当务之急。应当遵循古代的法典，清静无为，以求助于天意怜悯，而消除灾害异变。确实不应当追怀补记小恩，损害国家大法。”顺帝不听从。左雄又进谏说：“臣听说君王没有不喜好忠诚正直而疾恶谗谀的，然而历代的忧患，也没有不是因为忠诚正直而获罪，谗佞阿谀受宠幸的。大概是听纳忠言很难，信从阿谀容易。得罪遭刑，是人之常情所特别厌恶的；显贵宠幸，是人之常情所特别想得到的。因为这样，当今的习俗是坚持忠诚正直的人少，而学着阿谀逢迎的人多。所以使现在的人君多次听到对自己的颂扬，却很少知道自己的过失。迷惑而不醒悟，以至于走向危亡之路。臣见诏书上顾念宋阿母过去的美德和旧恩，将要给予她特别显贵的赏赐。依据尚书台的旧例，没有过给乳母封爵食邑的制度，只有先帝的乳母王圣曾经被封为野王君。王圣制造了谗言陷害废立太子的大祸，生时被天下的人所切齿痛恨，死后使天下的人都感到欢乐愉快。夏桀、商纣贵为天子，而庸人仆役耻于与他们为伍，因为他们无道义。伯夷、叔齐地位卑贱身为小民，而王侯争着与他们引为同类，是因为他们有道义。现在宋阿母亲身履行简约俭

朴，以自身给下面的人做出表率，百官庶民没有不闻风仰慕的，而与王圣一样封以同样的爵号，臣担心违背她本来的操守，有失于她向来的愿望。臣愚意认为所有人的心情，情理相差不远，那所不安定的情形，古今是一样的。老百姓深深警戒王圣的倾覆之祸，心中感到有累卵一般的危险。他们经常担心当世再次出现这类祸害，惊怕的想法，从来没有在心中消除，担忧惧怕的言辞，也从来没有在口中断绝。乞求皇上依照从前的议定，每年给予千万钱奉养阿母，在内足可以尽恩爱之欢，在外不被吏民所责怪。梁冀的封侯，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紧要急迫，应该等过了灾祸困厄的时运，再公平议论可否。”这时恰好又有地震，缑氏山崩塌的灾变。左雄又上奏疏劝谏说：“先帝封野王君爵位时，汉阳发生地震，现在封山阳君，京城又有地震，朝政被妇女专擅把持，那灾祸就尤其严重。臣先后妄言封爵大事至关重要，君主可以给人资财来偏爱人，却不可以用授予官爵来偏爱人，应当收回宋阿母的封爵，以遏止灾祸变异。现在梁冀已经高尚地谦让封爵，山阳君也应当崇尚她本来的志节。”左雄多次劝阻，言辞深刻恳切之至，宋娥也畏惧舆论而推让，而顺帝恋恋不能自己，最后还是封了宋娥为山阳君。后来宋阿母终于因为与人构陷而失去爵位。

是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从而改之，其后九卿无复捶扑者。自雄掌纳言，多所匡肃，每有章表奏议，台阁以为故事。迁司隶校尉。

初，雄荐周举为尚书，举既称职，议者咸称焉。及在司隶，又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以为将帅，而直尝坐臧受罪，举以此劾奏雄。雄悦曰：“吾尝事冯直之父而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韩厥之举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后复为尚书。永和三年卒。

周举字宣光，汝南汝阳人，陈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传》。举姿貌短陋，而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从横周宣光。”

这时大司农刘据因为职责上的事而被降罪，被召到尚书省，传呼催促他快走，又用鞭棍加以抽打。左雄上书说：“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列于大臣的行列，行走有佩挂玉珪的礼节，举止有儒家端庄肃穆的风度。至孝明皇帝时才有扑打大臣的处罚，这都是不符合古代典章制度的。”皇帝听从他的意见而改变了这种做法，从此以后九卿不再有被捶扑的处罚。自从左雄掌管纳言，对朝政有许多匡正肃清，每次有章表奏议，台阁中都作为成例。后来他迁调为司隶校尉。

当初，左雄荐举周举担任尚书，周举为官称职，评论的人都称赞他。到左雄担任司隶校尉时，又举荐了原冀州刺史冯直为将帅，而冯直曾因有收受赃物的罪行，周举因此向朝廷上奏疏弹劾左雄。左雄高兴地说：“我曾经侍奉冯直的父亲，又与冯直相好，现在周宣光用这

件事来弹劾我，这是春秋时期韩厥那样秉公执法的举动。”因此天下人都佩服左雄。第二年左雄犯法免官。后来朝廷又征召他为尚书。左雄永和三年逝世。

周举，字宣光，汝南郡汝阳县人，陈留郡太守周防的儿子。周防的事迹在《儒林传》中。周举身材矮小而面貌丑陋，但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被儒学之士所尊崇。所以京城里为他传扬着一句话说：“《五经》纵横周宣光。”

> 延光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时宦者孙程等既立顺帝，诛灭诸阎，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群臣议者咸以为宜。举谓郃曰：“昔郑武姜谋杀严公，严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茅焦之言，循复子道。书传美之。今诸阎新诛，太后幽在离宫，若悲愁生疾，一日不虞，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议，后世归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厉群臣，朝觐如旧，以厌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陈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东宫，太后由此以安。

> 后长乐少府朱伥代郃为司徒，举犹为吏。时孙程等坐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悉徙封远县，敕洛阳令促期发遣。举说朱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非孙程等岂立？虽韩、彭、吴、贾之功，何以加诸！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怒，二尚书已奏其事，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宠，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讥；谏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

延光四年，周举被征辟到司徒李郃的府衙中。当时宦官孙程等人拥立顺帝后，诛杀消灭了阎氏家族，议郎陈禅认为阎太后同顺帝不是亲生的母子关系，应当将她移居到别的宫殿，皇帝可以不再朝见她。众大臣讨论都认为这种说法恰当。周举对李郃说：“从前郑武姜谋杀庄公，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不见武姜；秦始皇怨恨她母亲有失于妇道，很久与她母亲隔绝来往，后来受到颍考叔、茅焦言语的感动遵循恢复了为子的孝道。书籍中赞美他们。现在阎氏家族新近被诛杀，太后被幽禁在离宫，如果她因为悲伤愁苦而生疾病，一旦发生不可意料的事，皇上将凭什么号令天下？如果听从陈禅的意见，后世之人将归罪于您。应当秘密表奏朝廷，使皇上奉侍太后，做出表率，激励大臣，如同以前那样朝见太后，以满足皇天之心，以符合百姓的愿望。”李郃立即上奏疏陈述了这些意见。第二年正月，皇帝在东宫朝见了阎太后，阎太后由此而心安。

后来长乐少府朱伥替代李郃任司徒，周举仍为司徒府的属吏。当时孙程等人犯了带着表章上殿争功的罪过，顺帝发怒，将他们全部流放贬封到边远县份，命令洛阳县令在短期内发送。周举向朱伥提出建议说：“朝廷在西钟下谋议时，若不是孙程等人，皇上怎么能够被拥立？即使是韩信、彭越、吴汉、贾复的功勋，又凭什么比这个更大！

现在皇帝忘记他们的大德，记着他们的小过错，如果他们在流放的道路上发生意外，皇帝将会遭受杀害功臣的讥议。趁着现在他们人还没有离去，应当紧急向朝廷上表。”朱伥说：“现在皇帝正发怒，两个尚书已经上表章同意这件事，唯独我上表这么说，一定会招致获罪被谴。”周举说：“明公年纪已经过了八十，官位为台阁辅弼大臣，不在现时竭尽忠心报效国家，而顾惜自身安于宠幸，想凭这样还要去求得什么呢？你的官俸地位虽然保全，一定会陷于佞臣邪曲的讥诮之中；如果因为劝谏而获罪，还有忠贞的名声。若认为我周举的话不值得采纳，请求让我从此辞去。”朱伥于是上表进谏，皇帝果然听从了。

举后举茂才，为平丘令。上书言当世得失，辞甚切正。尚书郭虔、应贺等见之叹息，共上疏称举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为规诫。

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后来，周举被荐举为茂才，担任了平丘县令。他向朝廷上书谈论当代朝政的得失，言辞很深刻正直。尚书郭虔、应贺等人见到都感叹，一齐上疏称扬周举忠诚正直，想要皇帝把这些奏章放在御座边，以此作为规正警诫。

周举逐渐迁升为并州刺史。太原全郡，按照旧有的风俗，因为春秋时期介子推在该郡境内被焚烧而死，所以有禁火的禁忌。到介子推被烧死的那个月，都说神灵不乐意烧火，因此士子庶民每年冬天总是吃一个月的冷食，没有人敢生火做饭。老人小孩受不了，年年死很多人。周举到并州上任后，就写了一篇祭文放在介子推庙中，说数九隆冬离开了火，摧残损害黎民生命，这不是贤者的愿望，以此宣传告示百姓，使他们回复到吃温食。于是众迷惑者逐渐解悟，风俗有了较大的改革。

转冀州刺史。阳嘉三年，司隶校尉左雄荐举，征拜尚书。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名重朝廷，左右惮之。是岁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又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诏书以举才学优深，特下策问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统，夙兴夜寐，思协大中。顷年以来，旱灾屡应，稼穑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训，王泽未流，群司素餐，据非其位。审所贬黜，变复之征，厥效何由？分别具对，勿有所讳。”举对曰：“臣闻《易》称‘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仪交构，乃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故圣人养之以君，成之以化，顺四节之宜，适阴阳之和，使男女婚娶不过其时。包之以仁恩，导之以德教，示之以灾异，训之以嘉祥。此先圣承乾养物之始也。夫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灾。陛下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近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今皇嗣不兴，东宫未立，伤和逆理，断绝人伦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

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倾宫之女；成汤遭灾，以六事克己；鲁僖遇旱，而自责祈雨：皆以精诚转祸为福。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不可。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鱼鳖为民庶。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希鱼，却行求前。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太官重膳之费。夫五品不训，责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纳言，学薄智浅，不足以对。《易传》曰：‘阳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见举及尚书令成翊世、仆射黄琼，问以得失。举等并对以为宜慎官人，去斥贪污，离远佞邪，循文帝之俭，尊孝明之教，则时雨必应。帝曰：“百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举独对曰：“臣从下州，超备机密，不足以别群臣。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视事六年，未闻有忠言异谋，愚心在此。”其后以事免司徒刘崎，迁举司隶校尉。

周举转调为冀州刺史。阳嘉三年，司隶校尉左雄推荐周举，征召任命为尚书。周举与尚书仆射黄琼同心协力辅弼朝政，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都惧怕他。这年河南郡和三辅地区大旱，五谷受到干旱的灾害，天子亲自在德阳殿东厢露天坐着祈雨，又下令司隶、河南郡祈祷祭祀河神、名山、大泽。朝廷下诏书，因为周举才能学识优异精深，特地下策书咨询说：“朕凭不厚的道德、敬承帝王道统，起早睡晚，思虑着协调和洽大中之道。近年来，旱灾屡次发生，庄稼焦枯，黎民食粮困乏。五伦不和顺，帝王的恩泽没有流布四方。百官白白吃饭，虚占其位。审察所贬黜的官员，反复出现的灾害征候，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分别详细对答，不要有所忌讳。”周举回答说：“臣听说过《周易》称‘天尊高而地卑下，乾与坤的地位是定了的’。天地二仪相配合，才产生了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尊贵。所以圣人是由君子修养而成，社会和洽是由教化而成。顺从四时节气的所宜，适合阴阳二气的和谐，使男女婚配嫁娶不错过适宜的时期。以仁爱恩义涵养他们，以道德教化引导他们，以灾异之变警示他们，以嘉瑞吉祥教育他们。这就是古代圣主秉承天命养育万物的开始。阴阳闭塞隔断，二气就不能交感相通；二气不能够交感相通，那么人和物都不能兴旺；人物不能兴旺，那么风雨就不适时；风雨不适时，那么洪水与旱魔就会造成灾害。陛下处在唐尧虞舜的位置，没有实行尧舜那样的美政，近则废弃了文帝、光武帝的成法，而沿袭亡秦的奢侈欲望，宫室之内积聚怨女，郊野之外广有旷夫。现在皇帝的继嗣没有养成，东宫太子还没有确立。这是由于损伤二气调和，背逆天地之理，断绝人伦关系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皇帝陛下这么做了，宦官阉竖之辈，同样也假借威势，威胁侮辱清白之家，强抢民女禁闭起来，甚至使有的人到头白身死也没有配偶，逆反皇天之心。从前周武王攻入殷都，放出所有宫女；商汤王遭受旱灾，以六件事情约束自己；鲁僖公遭遇旱灾，以检讨自己的过失来求雨：他们都凭着精诚之心而转祸为

福。自从枯旱以来，已经历了多年，没有听说陛下有改正过失的成效，徒劳地将至尊之躯暴露在风尘之中，确实是没有益处的。又下令州郡祈求神灵招致下雨。从前齐国发生大旱，齐景公想祭祀河伯，晏子劝谏说：‘不可这样。河伯以水域为城国，鱼鳖作为民众。水要尽了，鱼就会枯死，他怎么不希望下雨呢？自然是他也不能招致下雨。’陛下所做的，只是图个好看的外表，不讲究实际，这好比爬到树上想捉到鱼，退着走而想前进一样。真正应当拿出诚信，革除弊政，崇尚正道，改变迷惑，放出后宫中不御用的女子，审理天下的冤狱之案，减除太官府多余的饮食费用。五伦不和顺，责任在于司徒，有不称其位的人，应当赶紧罢黜斥退。臣从京城之外被拔擢到掌管纳言的职位，学识微薄，智慧肤浅，不能够圆满地回答皇上的策问。《易传》中说：‘阳气感于天，不要一日就会有效应。’希望陛下留神裁断审察。”于是皇帝召见周举和尚书令成翊世，尚书仆射黄琼，向他们询问为政得失。周举等人都回答说应当慎重选择官员，免去斥退贪污之徒。远离奸佞邪恶之辈，遵照文帝那样的节俭，崇尚明帝那样的政治教化，那么及时之雨一定会应求而至。皇帝说：“百官之中贪污奸佞的人是谁呢？”周举独自回答说：“臣从下面州郡被越级提拔，白白地占有掌握机密的职位，没有能力足以识别群臣的忠奸。但是可以说公卿大臣之中多次有言直谏的，是忠臣；阿谀奉承，苟合取容的，是佞邪之徒。司徒理事六年，没有听说他有过正直之言和不平凡的谋略，我心里认为就在这儿。”这以后朝廷以事由免去了司徒刘崎的官职，升迁周举为司隶校尉。

永和元年，灾异数见，省内恶之，诏召公、卿、中二千石、尚书诣显亲殿，问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摄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礼葬之，天为动变。及更葬以天子之礼，即有反风之应。北乡侯亲为天子而葬以王礼，故数有灾异，宜加尊谥，列于昭穆。”群臣议者多谓宜如诏旨，举独对曰：“昔周公有请命之应，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动威，以章圣德。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立不逾岁，年号未改，皇天不佑，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今北乡侯无它功德，以王礼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称谥。灾眚之来，弗由此也。”于是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举议，帝从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历显位，亦以政事称。

永和元年，灾害怪异的现象多次出现，皇帝心中烦恼厌恶这些现象，下诏书令公、卿、中二千石、尚书到显亲殿聚集，询问说：“言事的人大都说，从前周公居摄，代行天子的政事，待他死后，周成王打算用王公葬礼安葬他，天为之而动荡变化。等到改用天子葬礼安葬，随即就有反向刮风的应验。北乡侯亲身当过天子却用王侯礼安葬，所以多次有灾祸变异，应当追加尊贵的谥号，列在昭穆之中。”参加讨论的群臣大多数认为应该像皇帝诏命中所说的那样做。独有周举对答说：“从前周公有请求苍天的灵验，兴建太平盛世的功

勋，所以皇天施展威风，用以彰明周公的圣德。北乡侯本来就不是正统，是奸臣拥立的，立为皇帝后未满一年，年号都没有来得及改，皇天不保佑，大命在幼年就夭亡。《春秋》中记载周景王之子姬猛死不称崩，鲁襄公之子姬野死不写葬。现在北乡侯没有别的功德，用王侯葬礼安葬他，对于他的丧事来说已经是很尊崇的了，不宜再称谥号。灾害的到来，不是由于这件事。”于是司徒黄尚、太常恒焉等七十人都赞同周举的意见，皇帝听从了。黄尚，字伯河，南郡人，年轻时担任显要的官职，也以政绩著名。

举出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商疾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举谏议大夫。

时连有灾异，帝思商言，召举于显亲殿，问以变眚。举对曰：“陛下初立，遵修旧典，兴化致政，远近肃然。顷年以来，稍违于前，朝多宠幸，禄不序德。观天察人，准今方古，诚可危惧。《书》曰：‘僭恒旸若。’夫僭差无度，则言不从而下不正；阳无以制，则上扰下竭。宜密严敕州郡，察强宗大奸，以时禽讨。”其后江淮猾贼周生、徐凤等处处并起，如举所陈。

周举调出京城任蜀郡太守，因犯事而被免官。大将军梁商向朝廷上表任命周举为从事中郎，很敬重他。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规模地聚会宾客，在洛水宴饮，周举当时托辞有病不去。梁商与亲近的人尽情饮酒欢乐，等到酒宴将尽，倡优歌唱结束，梁商接着唱《薤露》之歌，座中宾客听到歌声的，都为他流泪。太仆张种当时也在场，宴罢归来，张种将这件事情告诉周举。周举叹息说：“这就是所谓的哀与乐不在适当的时候，不是在应当的场所，祸殃将要及于身了吧！”梁商到秋天果然死了。梁商病危时，皇帝亲自登门探视，问他有什么遗言。梁商回答说：“人到快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意的。臣的从事中郎周举，清廉高洁，忠诚正直，可以委以重任。”因此周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

当时接连有灾异现象发生，皇帝想到梁商的话，把周举召到显亲殿，向他询问灾变发生的原因。周举对答说：“陛下刚刚即位时，遵循效法过去的典章制度，振兴教化，勤于政事，远远近近，时世清平。近年以来，渐渐地违背以前的为政方针，朝中多有宠幸之臣，俸禄不按品德与政绩的高下分出等次。仰观天象，俯察人事，衡量当今，比较古代，真正可以说是危险而令人恐惧。《尚书》说：‘国君行为差失过度，天就会老出太阳而不下雨。’君主行为超越过度，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没有人听，底下的人也会不正派，阳气得不到控制，那么在上的人就会感到混乱，在下的人就会感到穷竭。混乱穷竭就一定会

产生变乱。应当暗中严令各州、郡，纠察豪强大族和大的奸恶之徒，及时擒捕、讨伐。”后来江淮狡猾的贼首周生、徐凤等人在各处一齐蜂起，正像周举所陈述的那样。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举于是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迁河内太守，征为大鸿胪。

及梁太后临朝，诏以殇帝幼崩，庙次宜在顺帝下。太常马访奏宜如诏书，谏议大夫吕勃以为应依昭穆之序，先殇帝，后顺帝。诏下公卿。举议曰：“《春秋》鲁闵公无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跻僖于闵上。孔子讥之，书曰：‘有事于太庙，跻僖公。’《传》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经曰‘从祀先公’，为万世法也。今殇帝在先，于秩为父，顺帝在后，于亲为子，先后之义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乱。吕勃议是也。”太后下诏从之。迁光禄勋，会遭母忧去职，后拜光禄大夫。

建和三年卒。朝廷以举清公亮直，方欲以为宰相，深痛惜之。乃诏告光禄勋、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贤如渴，封墓轼闾，以光贤哲。故公叔见诔，翁归蒙述，所以昭忠厉俗，作范后昆。故光禄大夫周举，性侔夷、鱼，忠逾随、管，前授牧守，及还纳言，出入京辇，有钦哉之绩，在禁闱有密静之风。予录乃勋，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协三事，不永夙终，用乖远图。朝廷愍悼，良为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大夫以下到丧发日复会吊。加赐钱十万，以旌委蛇素丝之节焉。”子勰。

当时诏令遣派八位使者巡视民情风俗，使者都是挑选的向来有威望的人。于是任命周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纳，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兼守光禄大夫，分别巡视天下。那些刺史、二千石有明显的贪赃枉法之罪的人，通过驿站押送到朝廷审问；县令以下官吏，就地收捕，检举治罪。那些有清廉忠心，施惠利民，使老百姓安宁，应当受到表彰的有突出政绩的人，都用文书向朝廷上奏。于是八位使者同时被皇帝授予职权，天下的人号称他们为“八俊”。周举在这次劾奏贪官污吏，上表推荐公正清廉的官吏的巡视中，受到了朝廷的称赞。朝廷迁调他为河内郡太守，再征辟为大鸿胪。

到梁太后临朝听政时，下诏书认为殇帝年幼而死，宗庙次第应置于顺帝后面。太常马访上奏说应像诏书上说的那样，谏议大夫吕勃认为应该依照昭穆的顺序，先殇帝，后顺帝。太后下诏书令公卿讨论。周举议论说：“春秋时期鲁闵公没有儿子，异母兄僖公代立为国君，僖公的儿子文公便将僖公置于闵公之前。孔子曾讥讽这件事，写道：‘太庙祭祀中，僖公升位。’《左传》上说：‘这是逆祭祀。’到鲁定公时更正了这个顺序，《春秋》经说‘顺祭先公’，这是作为万代的准

则的。现在殇帝在先，按秩序为父，顺帝在后，论亲为子。祭祀先后的位置不可以改变，昭穆的次序不可以乱置。吕勃的意见是对的。”太后下诏书听从这个意见。迁升周举为光禄勋，恰好遇上他母亲的丧事而离职，后来被任命为光禄大夫。

建和三年周举逝世。朝廷认为周举清廉公正，高尚正直，正想要提升他为宰相，为他的死而深深痛惜。就下诏书告知光禄勋、河南太守说：“以往在前代，求贤如渴，增土于墓，轼望其闾，以光耀贤哲之士。所以公叔文子死后，卫君为他作诔文，尹翁归死后，宣帝下诏书陈述其功勋，这是用来昭显忠臣，激励民众，给后代做出榜样。已故光禄大夫周举，禀性赶得上伯夷、史鱼，忠诚超越随会、管仲，先前官授州牧、太守，及回到朝廷任为纳言，在京都内外，有着辅佐帝王、恭敬王事的功绩，在禁御宫廷之中有周密而雅静的风范。朕记录他的功勋，因而使他登上了九卿之位，正想要他掌管百官，辅助朕协同三公之事，寿命不延而早逝，因而背离了我长远的打算。朝廷哀悼，深感凄怆。《诗经》上不是说过吗：‘快快计你的大功，赐你福禄享用。’将下令率领大夫以下所有官吏到发丧之日再集合吊唁。加赐赏钱十万，用以旌表周举崇高的品节。”周举的儿子叫周勰。

勰字巨胜，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父故吏河南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敬于勰。勰耻交报之，因杜门自绝。后太守举孝廉，复以疾去。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不应。又公车征，玄纁备礼，固辞废疾。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勰卒，时年五十。蔡邕以为知命。自勰曾祖父扬至勰孙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传》。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遭父忧，服阕，五府俱辟，连年不应。

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遗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周勰字巨胜，年轻时崇尚道家学说，因为父亲的地位而被任为郎，他自己辞职回家。他父亲过去的属吏河南郡的召夔任郡将，降低身份，以谦恭的礼节向周勰表示敬意。周勰认为因交谊回报是羞耻的

事，因此闭门不见召夔。后来太守举荐他为孝廉，又以疾病推托离去。当时梁冀显贵势盛，接到他的征辟命令的人，没有人敢不应承，只有周勰前后三次被他征召，终竟没能使周勰屈从。后来周勰被举荐为贤良方正之士，没有去应举。后来又被公车府征辟，并用了朝廷聘请贤士的礼物和完备的礼节，他仍然坚持以疾病推辞。他隐居逃身不仕，仰慕老子的清静无为，杜绝人世之事，他门前的巷口都长出了荆棘，这种状况持续有十多年。到延熹二年，他才开门宴请宾客，游玩清淡，宴饮欢乐，到秋天梁冀被诛，年底周勰逝世，当时年纪五十岁。蔡邕认为他知道命数。从周勰的曾祖父周扬，到周勰的孙子周恂，周家六代单传，都是知名之士。

黄琼字世英，江夏郡安陆县人，魏郡太守黄香的儿子，黄香的事迹在《文苑传》中。黄琼起初因为父亲的职位而被任命为太子舍人，他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去就职。遇上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五府都征辟他，他连年不应征辟。

永建年间，公卿中有很多人推荐他，于是他与会稽郡的贺纯、广汉郡的杨厚都被朝廷公车征辟。黄琼到了纶氏县，托病不肯再前往京城。有关主管官员弹劾他有不敬之罪，朝廷下诏到纶氏县以礼节安慰遣送，于是他迫不得已上路。在此之前，朝廷所征聘的隐士其才能大多与他们的声望不相称，李固向来敬慕黄琼，于是写了信派人迎着黄琼来京城的路上送给他说：“听说您已经渡过了伊水、洛水，近至万岁亭，难道不是将要从政，顺从王命吗？大概君子都说伯夷偏激，柳下惠不恭谨，所以古书上说‘不学伯夷，不学柳下惠，处于他们两者之间就行’。这大概是圣贤立身处事所珍重的方法。一个人真正打算隐居深僻的山谷之中，仿效巢父、许由所走的道路，这样也就罢了；若是认为应当辅弼朝政，济助万民，那么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世以来，善政少而乱世多，一定得等到有了尧舜那样的好君主才出来做官，这样的话，作为志士就会始终没有出仕的时机了。常听到这样的话说：‘高高的东西容易损折，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阳春》之曲，和者一定很少，盛大的名声之下，它的实际就往往难以相称。最近，鲁阳县的樊君被征辟刚到的时候，朝廷设坛铺席，好像是接待神明。虽然樊君没有非常的才能，而他的言行和操守也并没有什么缺陷，然而毁谤之言散布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声名受到折损的原因，难道不是旁观道听的声望太高，名气过于盛大吗？近来征聘的人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人，他们在功业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因此庸人俗士在议论中都认为隐士纯粹是窃取虚名。希望先生您能弘扬深远的谋略，使众人感叹心服，将这种议论一扫而清。”黄琼到达朝廷，被朝廷授职担任议郎，逐渐迁升至尚书仆射。

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时连有灾异，琼上疏顺帝曰："间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察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颇陈灾眚，并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未蒙御省。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于是有诏公车征错等。

起初，黄琼随从父亲在台阁之内，熟识了典章旧事。到后来他自己任了官职，熟练通晓官府的各种事物，在朝堂上辩论，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当时接连有灾害异怪之事发生。黄琼向皇帝上奏疏说："近期以来，卦位错误，冷暖之气互相干犯，阴气多次兴起，太阳昏暗，月不精明。推究皇天之意，恐怕不会凭空生出这种现象。陛下应当打开藏书之室，查考典籍、图书。此外应命令史官，全部条陈上奏永建年间以前到汉初发生的灾异，与永建之后至今日发生的灾异相比，看两个时期灾异发生的次数何时多，何时少。再让亲近之臣、儒学之士参考朝政之事，多多接见公卿，审察询问政治得失。那些没有功绩德行的人，应该都予以斥退罢黜。臣以前多次陈述灾祸，并且荐举了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以及会稽郡的贺纯、广汉郡的杨厚，条陈没有受到皇上省视。臣见巴郡的隐士黄错，汉阳郡的隐士任棠，年纪都已经很老，有伯夷、叔齐等七人的志趣，应当再被征引招致到朝廷以帮助崇大教化。"于是皇帝下诏命令公车征辟黄错等人。

三年，大旱，琼复上疏曰："昔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躬节俭，闭女谒，放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顾省政事，有所损阙，务存质俭，以易民听。尚方御府，息除烦费。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儒士，访以政化，使陈得失。又囚徒尚积，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灾旱。若改敝从善，择用嘉谋，则灾消福至矣。"书奏，引见德阳殿，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

自帝即位以后，不行籍田之礼。琼以国之大典不宜久废，上疏奏曰："自古圣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劝农功。昔周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以为大讥，卒有姜戎之难，终损中兴之名。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体虔肃以应天，顺时奉元，怀柔百神，朝夕触尘埃于道路，昼暮聆庶政以恤人。虽《诗》咏成汤之不怠遑，《书》美文王之不暇食，诚不能加。今庙祀适阕，而祈谷絜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躬，以为亲耕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宫，飨醴载耒，诚重之也。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书奏，帝从之。

永建三年，发生大旱，黄琼又上疏说："从前鲁僖公遇到大旱，以六件事情没有做好对自己进行责备，又亲自厉行节俭，不见妇女，

流放谗佞之臣十三人，诛戮领人之吏受贿赂者九人，退出宫殿而住到南郊，天立刻下大雨。今天也应当反思省察朝政，有所损缺的地方，务必要保持质朴节俭，以改变百姓对朝政的印象。尚方府、御府应减除多余的花费。明令近臣，要求他们遵循法律制度，如果有不改的，以好恶警示。多多接见公卿，引进儒生贤士，访询政治教化，使他们陈述朝政得失。另外监狱中的刑徒很多，不少人死于狱中，这也足以触犯伤害和气，招致降下灾害。倘若改革弊端施行善政，选择采用好的谋略，那么灾祸就会消失，福祥就会到来。”文书上奏后，皇帝在德阳殿引见了黄琼，派中常侍将黄琼上奏的文书交主管官员施行。

自从顺帝即位以后，不奉行籍田的礼仪。黄琼认为，国家的大典礼不应当长久废弃。他上奏说：“自古以来，圣哲的帝王，没有不恭敬地对待神明祭祀的，以此来增加招致福祥，所以一定亲自奉行郊庙之祀，亲自履行籍田的勤劳，身先百姓，带头鼓励农耕。从前周宣王没有在千亩举行籍田之礼，虢文公认为很值得谴责，后来终于在与姜戎作战中有千亩之败，终究有损于他的中兴之名。我私下见陛下遵循稽考古代的宏伟大业，亲身恭敬严肃应答皇天，顺从时势，奉扬德化，招来安抚百神，朝夕冒着尘埃在道路上巡视奔走，白天夜晚聆听繁多的政务而为百姓操劳。即使是《诗经》中歌颂商汤王的不敢怠惰浪费光阴，《尚书》中赞美周文王忙于政事没有空闲吃饭，也确实不会比您更加辛勤了。现在庙祀刚好结束而祈谷洁身斋戒之事，又近在明日。臣担心左右臣僚之心，不想屡次劳动皇上的圣驾，认为亲耕的典礼，能够废弃。臣听说先王制定典礼，籍田有专门的日子，司徒告诫所有公卿士民，司空在籍田的地方筑好祭祀农神的祭坛。在籍田之前五日，有和风灵应，天子到达斋宫，奉上祭祀农神的祭品，拿起耕田的农具，真正是很重视这一事情的。自癸巳日以来，频繁地刮着西北风，春雨迟迟不至，寒凉之气还在凝结。在东郊迎接春神之礼，既然皇上已经没有亲自履行，那么身先农夫之礼，就应该勉力而行了，用这种行动迎接和顺之气，招致宜时之风。《周易》说：‘君子自觉努力向上，永不停息。’就是这个道理。”表章上奏后，皇帝听从了。

> 顷之，迁尚书令。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出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禁中。

不久，黄琼被升迁为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奏的孝廉人选，专门选用儒学之士和文吏。这对于取士的含义来说，还是有所遗漏，于是黄琼上奏疏增加孝悌和能够从政的人共分为四科，此事终竟得到了实施。另外左雄以前建议荐举官吏先要在公府考试，再在端门

加以试用，后来尚书张盛上奏书免除这一项内容。黄琼又上书言事说："复试的做法，将可以用来弄明清浊，审察是否是实际情况或虚妄浮滥，不应当改变革除。"皇帝于是停止了革除复试。黄琼外调出京城担任了魏郡太守，逐渐地迁升为太常。和平年间，因选举而进入禁中为侍讲。

元嘉元年，迁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赉赏，以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琼独建议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赏。昔周公辅相成王，制礼作乐，化致太平，是以大启土宇，开地七百。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朝廷从之。冀意以为恨。会以地动策免。复为太仆。

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复为大司农。明年，梁冀被诛，太尉胡广、司徒韩缜、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复拜琼为太尉。以师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为邟乡侯，邑千户。琼辞疾让封六七上，言旨恳恻，乃许之。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寻而五侯擅权，倾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四年，以寇贼免。其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

元嘉元年，黄琼升迁为司空。桓帝想褒扬尊崇大将军梁冀，让朝廷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会议论对梁冀的礼待。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盛赞梁冀的功勋美德，认为对他的奖赏及其应享受的待遇，应当比拟西周时代的周公，赏赐他山川、土田、封国。独有黄琼建议说："梁冀因亲自迎立皇帝的功劳，增食邑三千户，另外他的儿子梁胤也受到了封赏。从前周公辅佐周成王，制定礼仪，作出乐制，教化行于天下以致世道太平，因此而大大扩展了国家的疆土，于是封地七百里。现在的诸侯是以封赏户邑为制度，不是以里数为规定。萧何在泗水之滨就结识高祖，霍光镇定倾危之势而兴盛国家，朝廷都以增加食邑加封爵位，来显示他们的功劳。梁冀可以与邓禹相比，食邑共为四县，赏赐的等级，可以与霍光相同，使天下人知道赏赐一定要与功劳相当，爵位不能越出其功德。"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梁冀心中因此而怨恨。恰好遇上地震黄琼被皇上策书免去司空，又担任太仆。

永兴元年，黄琼升为司徒，转任为太尉。梁冀前后向黄琼请托辟召的人一个也没有晋用。虽然有良善之人而被梁冀褒饰荐举的，也没有任命。延熹元年，因为日食而被免去太尉。又担任大司农。第二年，梁冀被诛戮，太尉胡广、司徒韩缜、司空孙朗都因犯有阿谀附庸之罪而被免官或废弃，重又任命黄琼为太尉。黄琼凭着是皇帝老师的恩德，而且不阿谀趋附梁氏家族，于是被封为邟乡侯，食邑千户。黄

琼以疾病相推让，封事上奏六七次，言语辞意诚挚恳切，皇帝才允许。梁冀已经被诛戮，黄琼位居公卿之首，检举上奏州郡中向来贪污的赃官，被判死刑和流放的有十几个人。天下官吏因此都不敢放纵，一致看着黄琼的举措行事。不久五侯擅权，权力倾动朝廷内外，黄琼自己估计没有力量匡正这个局面，于是推说有病不理事。永兴四年，因盗贼蜂起而被免官。当年又担任司空。这年秋天，因发生地震又被免去司空之职。

七年，疾笃，上疏谏曰："臣闻天者务刚其气，君者务强其政。是以王者处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据。夫自持不安则颠，任力不据则危。故圣人升高据上，则以德义为首；涉危蹈倾，则以贤者为力。唐尧以德化为冠冕，以稷、契为筋力。高而益崇，动而愈据，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应天顺民，奋剑而王，埽除秦、项，革命创制，降德流祚。至于哀、平，而帝道不纲，秕政日乱，遂使奸佞擅朝，外戚专恣。所冠不以仁义为冕，所蹈不以贤佐为力，终至颠蹶，灭绝汉祚。天维陵弛，民鬼惨怆，赖皇乾眷命，炎德复辉。光武以圣武天挺，继统兴业，创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贤于众愚之中，画功于无形之世。崇礼义于交争，循道化于乱离。是自历高而不倾，任力危而不跌，兴复洪祚，开建中兴，光被八极，垂名无穷。至于中叶，盛业渐衰。陛下初从藩国，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谓见太平。而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为聋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亡身，陨殁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贤愚切痛，海内伤惧。又前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诛，皆因众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众，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庶云获免。而云既不辜，众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忠为讳。昔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刳牲夭胎，则麒麟不臻。诚物类相感，理使其然。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势，坐事当罪，越拜令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澄，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抵金玉于沙砾，碎硅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贤，终于流放。夫谗谀所举，无高而不可升；阿党相抑，无深而不可沦。可不察欤？臣至顽驽，世荷国恩，身轻位重，勤不补过，然惧于永殁，负衅益深。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庶有万分，无恨三泉。"其年卒，时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孙琬。

永兴七年，黄琼病危，向皇帝上奏疏劝谏说："臣听说上天务必刚健它的纯阳之气，君主务必加强他的施政之权。因此统治天下者身处高位而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不可以不安稳；走在危险之处而且担负着重力，不可以没有依托。自我情绪不安就会颠倒，担负重力而没有依托就会有危险。所以圣人升高处，居据上位，就须以仁义道德为首，涉足危险倾颓，就要借贤人之力。唐尧以道德教化为冠冕，以稷、契等贤臣为筋骨和力量。居位越高则对道德教化这冠冕也

要越崇尚，政局越是动荡不安则对所依据的贤哲们也要越重视，这就是从前历代圣君所用来长期守成万国，保住他们社稷的方法。往昔高皇帝顺应天意民心，奋举宝剑而统一天下，扫除秦嬴、项羽，实行革命，创立汉家王制，德泽流传后世。到哀帝、平帝时，帝王的道德纲纪渐失，不善之政日益混乱，于是使奸佞擅权于朝廷，外戚专权而肆虐。王政不以仁义为首，施政不以贤臣做依靠力量。终于走向倾覆，灭绝了汉家国运。纲纪国法废弛，人鬼悲惨伤痛。赖皇天眷恋汉朝，赋予重大使命，大汉火德又放光辉。光武帝凭着圣武卓越的天资，继承大统，中兴王业，在分崩离析之中再创根基，在危艰险恶之中站稳脚跟。从普通百姓之中拔擢贤士，在没有天下之兆的时代建立功勋。在诸侯交相争霸的局面中崇尚礼义，在乱离之世遵循道德教化。这样，自己足登高位而不倾颠，负重履危而不跌倒。振兴恢复帝王洪业，开辟建立中兴局面，光辉照耀四面八方，英名永远流传不朽。至于中叶，王朝昌盛的帝业渐渐衰微。陛下起初从所封侯国，升登皇帝之位，天下之人拭目以待，都说将会看到太平。而皇上即位以来，没有美政。梁氏家族把持权柄，宦竖阉党充斥朝廷，重复封授官爵，兼有多种职权，权势足以左右朝政，公卿将校、州牧、太守等重要官员的人选，都由他门下的人出任，羽毛齿革等各种奇珍，明珠金钱等多类瑰宝，堆满他们的宫室。富裕可以与王府相比，势力足可以回转天地。指责议论他们的人定遭族诛，趋附他们的人必定荣耀。忠臣畏惧身死而闭口不言，万民害怕灾祸而舌头如木不动。使陛下耳目塞闭，变成了盲目闭塞的君主。以前的太尉李固、杜乔忠诚而敢于直言，贤德而尽心辅政；谋虑国事而忘记自身，誓死报效朝廷，由于坚持有关国家大事的意见，于是被残害消灭。贤士愚夫都为他们的死深切痛惜，天下的人都为之伤心忧惧。另外，过去的白马县令李云，陈辞指斥宦官罪恶，认为应当将他们诛戮，这都是反映众人之心愿，想以此来挽救厝火积薪般的危险隐患。弘农杜众知道李云所说的话应当实行，担心李云因忠直而获罪，所以上书朝廷为他申辩，并乞求同日而死，想以此来感动启悟朝廷，希望让李云获得免罪。而李云无辜而死，杜众又连坐而亡，天下的人尤为痛切，越发心中怨气郁积，所以朝野官民，以忠为忌讳。从前赵简子杀窦鸣犊，孔子至河边返回不往晋国。看到覆巢破卵的灾祸，凤凰也不愿飞翔；目睹剖开牲畜之腹，取出幼胎的惨相，麒麟就不会来到。这确实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情理使之这样。尚书周永，过去任沛县令，向来侍奉梁冀，仰慕梁冀的威势，本来犯法应当予以治罪，反而越级升任官职。见梁冀将要衰败，就假意诋毁梁冀表现忠诚，于是因为这奸计也被封侯。另外黄门协助奸邪之人，群类相互党护，自从梁冀权势旺盛，相互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亲昵，早晚谋划计议，共同勾结为非作歹。当梁冀将要判罪被

诛时，他们没有可以巧饰的办法，又揭发梁冀的为恶之罪，以此获得了朝廷的爵位和赏赐。陛下也不加以澄清，辨别真假，又与忠臣同时封授显耀的爵位，使正邪混淆不加区别，黑白混杂搅成一团，这就是所谓把金玉抛掷在砂砾中，把硅璧打碎在泥涂里。四方之人听到这些，没有不愤慨叹息的。从前曾子是个大孝子，他的慈母听到谎言也疑心儿子，以致投杼而逃；伯奇是个至贤之人，也因为谗言而被流放。谗谀之徒所举荐的人，没有什么高位不可以升登；阿奉之党压抑的人，没有什么深渊不能沉下去。这难道可以不辨察吗？臣极端愚顽驽劣，累世深受国家恩惠，自身轻贱而职位高尊，勤劳不能补偿所犯的过失，但是担心死后，负罪越深。敢在垂死绝世之日，陈述不顾忌讳的言语，希望万一有益国家，臣在三泉之下也就没有遗恨了。”黄琼这一年逝世，享年七十九岁。朝廷赠车骑将军称号，谥号为忠侯。孙子名叫黄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辩慧。祖父琼，初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师不见而琼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琬年七岁，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辞病不就，知名京师。时司空盛允有疾，琼遣琬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琬奉手对曰：“蛮夷猾夏，责在司空。”因拂衣辞去。允甚奇之。

稍迁五官中郎将。时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于是琬、蕃同心，显用志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韪、畅素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畅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

黄琬字子琰，年幼时丧父，从小就有口才智慧。祖父黄琼起初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城看不见日食，黄琼将日食的情况向朝廷报告。太后下诏询问日被食多少，黄琼思考对答的话而不知道怎样描绘。黄琬年仅七岁，在身边说：“为何不说日食所余下的部分，好像蛾眉初月的形状？”黄琼大吃一惊，就用这句话应对诏问，而后特别珍爱他。后来黄琼被任命为司徒，黄琬因为是黄琼的孙子而被授为童子郎，他推辞有病不去就职，闻名京城。当时司空盛允有病，黄琼派黄琬去探问，恰好江夏郡呈报蛮贼之事的文书副本送到司空府中，盛允打开文书看完，隐晦地嘲弄黄琬说：“江夏郡虽然是个大郡，但蛮贼多而良士少。”黄琬拱手应对说：“蛮夷扰乱华夏，责任应当在司空。”于是一抖衣服告辞离去。盛允很惊奇他的敏捷敢言。

黄琬逐渐升任为五官中郎将。当时陈蕃为光禄勋，他与黄琬相互尊敬礼待，多次在一起商议政事。原来的制度是光禄寺荐举三署郎，

以有高功久在官衙任职，才能品德优秀的人为茂才四科。当时权势富豪家的子弟多因人事关系而得到荐举，而出身贫贱保持志节的人因为仕途不通或退隐而被遗弃。京城为此流传歌谣说："想找那无能之辈吗？光禄寺的茂才就是。"于是黄琬、陈蕃同心协力，重用志士，平原郡的刘醇、河东郡的朱山、蜀郡的殷参等人都凭才能品行受到举荐。陈蕃、黄琬于是被权势豪富家的子弟中伤诬陷，案子交给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审理。刁韪、王畅向来看重陈蕃、黄琬，对此案不予处理，而皇帝左右的人又诬陷他们为朋党，王畅因而被降职任议郎，陈蕃被免去官职，黄琬、刁韪都受到永不录用的处分。

韪字子荣，彭城人。后陈蕃被征，而言事者多讼韪，复拜议郎，迁尚书。在朝有鲠直节，出为鲁、东海二郡相。性抗厉，有明略，所在称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见堕容焉。

琬被废弃几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由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中平初，出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雕残，琬讨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

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征为司徒，迁太尉，更封阳泉乡侯。卓议迁都长安，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琬退而驳议之曰："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都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时人惧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谏之。琬对曰："昔白公作乱于楚，屈庐冒刃而前；崔杼弑君于齐，晏婴不惧其盟。吾虽不德，诚慕古人之节。"琬竟坐免。卓犹敬其名德旧族，不敢害。后与杨彪同拜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转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同谋诛卓。及卓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遂收琬下狱死，时年五十二。

刁韪字子荣，彭城县人。后来陈蕃被征辟，而议事的人多为刁韪申雪冤情，刁韪又被任命为议郎，后来迁升为尚书。刁韪在朝廷中有鲠直的气节，后来调出京都担任鲁郡、东海郡的相。他性格昂扬而激厉，有谋略和见识。他所在任职的地方都称他为神人。他常用法度约束自己，家中的人也没有见他有过怠惰的神色。

黄琬被废弃将近二十年。到光和末年，太尉杨赐上书举荐黄琬有治理乱世的才能，因此征辟任为议郎，提拔为青州刺史，再升迁为侍中。中平初年，调出京都担任右扶风，征召拜授为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调任为豫州州牧。当时流寇侵扰陆梁地区，豫州境内凋敝残破，黄琬讨伐平息了贼寇，威名大震。政绩为天下表率，被封为关内侯。

到董卓把持朝政时，因为黄琬是名臣，征辟为司徒，迁升为太尉，再封为阳泉乡侯。董卓提议迁都长安，黄琬与司徒杨彪一同劝谏，董卓不听从。黄琬退出后反驳迁都之议说："从前周公经营洛邑而安定姬姓天下，光武帝卜定东都而兴隆大汉江山。皇天所开启的地

方，就是神灵所安宁的地方。大业已定，哪里适合胡乱迁动而使天下的人民失望呢？”当时人们害怕董卓暴虐恼怒，认为黄琬一定会遭到祸害，都极力劝止他。黄琬对答说：“从前白公在楚国作乱，屈庐冒着刀刃向前；齐国崔杼杀死国君，晏子面对死亡不与其结盟。我虽然没有才德，却真心仰慕古人的品节。”黄琬终竟因为抗拒董卓被免职。董卓还是尊敬他的声名美德和世族身份，不敢对他加害。后来与杨彪同时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到迁至西都，转任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共同谋划诛杀董卓。等到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就将黄琬逮捕投入监狱，黄琬死在监狱中，当时年纪五十二岁。

> 论曰：古者诸侯岁贡士，进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土。升之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禄之。故王者得其人，进仕劝其行，经邦弘务，所由久矣。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玄纁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延问失得。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礼，于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颉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厝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

评论说：古时诸侯每年向天子贡献人才，进献的人确实是贤才就受上等赏赐，如果不贤就贬损举荐者的爵位封地。推举到司马府署，辨明论定其才能，论定才能之后再授给正式的官职，任官之后才能享受俸禄。所以天子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进身为官能够更加鼓励其修养品行，治理国家的大业，这种做法历时已经很久了。汉朝初年诏令荐举贤良、方正，州郡考察、推荐孝廉、秀才，这也就是贡士的方法。光武帝中兴以后，又增加了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类。荣身之路已广，欲望难以节制。从此盗取声名，伪装外表的世风，渐渐地漫流而致人们争先恐后地这样做。权势之门，显贵达官，请托告求之风兴盛。自从左雄担任主管选拔之事，定期考试人才，虽然也还有不周密之处，却也是由于察识了时宜

的做法。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等人，坚持左雄的做法，相互辩驳，虚有名声的，查究其不副名声的短处；讲求实际的，考察核实他的成效。所以左雄在尚书省，天下不敢胡乱选举，十几年中，称得上选举得到了合适的人才。这不也就是考核实效的明证吗？顺帝起初凭着十一岁的童子弱力返朝掌政，可是号令出于自己，他懂得对贤能之士的任用差遣，所以士大夫都能够尽其才情，天下人心归向景仰他的风采。朝廷于是就准备好玄纁 玉帛，而聘用南阳郡的樊英，天子来到寝殿，设坛铺席，尚书奉引樊英，延请至玉寝殿，皇上向他们询问政治得失。以进用贤者为当务之急，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谦虚地礼待贤良。于是隐居之士、乡野儒生，忘记了自己拘儒的偏狭，拂去头巾，脱下袵褐，而企望征召他们的旌车到来。以致英才能够承沐王化之风，德高望重者都来侍奉明君。如李固、周举的深谋远虑，左雄、黄琼为政坚守正道，桓焉、杨厚凭儒学进用，崔瑗、马融以文章显耀，吴祐、苏章、种暠、栾巴为治民的贤良干臣，庞参、虞诩是胸存宏谋大略的将帅，王龚、张皓能虚怀而推贤进士，张纲、杜乔主持正道而纠察违法，郎顗 在阴阳之术上精密周详，张衡在机械造作上技能特妙：东都的贤士，在这个时代最为盛多。假使朝廷能够采纳他们的高深谋略，疆界上能够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决策者能容纳他们的正直之辞，举动能禀持他们既定的法制，那么走上武帝、宣帝的强国之路，哪里还会远呢？《诗经》说：“无不有一个好的开端，却很少能坚持到底。”可惜使人感到遗憾啊！到桓帝即位之时，硕德之士继续兴旺，陈蕃、杨秉在朝中可称贤能宰相，皇甫规、张奂、段颎在外有名将称号，王畅、李膺弥补帝王过失，朱穆、刘陶诤言进谏，匡救时弊，郭有道奖拔鉴识人物，陈仲弓在小城邑弘扬道德教化。其余的饱学儒士，智谋深远之人，心灵崇高，行为廉洁，激浊扬清的风流之士说也说不完。然而这种用人之道未能振兴，文臣武将逐渐衰微，在朝的官吏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被杀，退隐之士因党锢之祸而遭殃。已往之车虽已摧折，可方来之车正坚强有力。所以国势虽然倾颓而尚未颠覆，犹堤坝虽然坼裂而未溃塌，这难道不正是仁人君子的心力所为吗？真让人慨叹呀！

赞曰：雄作纳言，古之八元。举升以汇，越自下蕃。登朝理政，并纾灾昏。琼名夙知，累章国疵。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赞辞说：左雄做纳言，可以与古代的八元相比。周举因与左雄同类，被从州郡升为尚书。入朝理政，共同消除灾祸乱政。黄琼早就知名天下，屡次批评国家弊病。黄琬自幼聪明颖秀，虽然做到高官，却无法实现自己的志愿。

# 后汉书卷六十二

## 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

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再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及梁太后临朝，有日食地震之变，诏公卿举贤良方正，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淑对策，讥刺贵幸，为大将军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称为神君。顷之，弃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二县皆为立祠。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

初，荀氏旧里名西豪，颍阴令勃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

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终，号曰玄行先生。

淑兄子昱字伯条，昙字元智。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

荀淑，字季和，颍川郡颍阴县人，是荀况的第十一代孙。他年轻时就有高尚的品行，博学而不喜欢去钻研古书的章法句读，经常被浅陋的儒生所非议，而州中故里的人称赞他能够识别人的贤愚善恶。

安帝时，荀淑被朝廷征召任为郎中，后来又经过两次迁调担任了当涂县长。他辞职回乡里。当时的著名贤士李固、李膺等人都以师礼尊崇他。到梁太后临朝听政时，有日食和地震的灾变发生，太后下诏令公卿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荐举荀淑应对皇帝的策问。荀淑讥刺权贵佞幸，被大将军梁冀忌恨，调出朝廷补了朗陵侯相的官缺。荀淑处事明理，被称为神君。他不久抛弃官职回到家中，闲居在家修养自己的情操心志。每当财产家业有所增加，他总是用来赡养亲族或知己朋友。建和三年逝世，那年六十七岁。李膺当时任尚书，自己声称为老师服丧。当塗、朗陵二县都为他立祠。荀淑有八个儿子：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都有名声，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八龙”。

当初，荀家过去所居的里名叫西豪，颍阴县令勃海郡人苑康认为古代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现在荀家也有八个儿子，所以就将这个里改名叫高阳里。

荀靖品行最好，不肯出仕做官，五十岁死去，号称玄行先生。

荀淑兄长的儿子荀昱字伯条，荀昙字元智。荀昱任沛国相，荀昙任广陵郡太守。兄弟二人都修身正直，痛恨邪恶，立志消灭阉党宦竖。阉竖宦官的党羽门徒有在这两郡的，就算有细小的罪过也一定会被诛杀。荀昱后来和大将军窦武合谋诛杀宦官，与李膺一同被杀。荀昙也被终身废退，不许为官。

爽字慈明，一名谞。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曰：

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则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气，养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时则废，其形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暗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众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又何诛焉？昔丞相翟方进，以自备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忧，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事失宜正，过勿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

荀爽，字慈明，一名荀谞。他从小就好学，十二岁，就能够通晓《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了他称赞说："可以做别人的老师。"荀爽于是沉思经书，庆典丧吊都不去，征召之命也不应。颍川郡为他而流传一句话说："荀家虽并称有八龙，慈明无人比得上。"

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以荀爽有最好的孝顺德行而荐举他，被任为郎中。荀爽应对策问，陈述应办的政事说：

臣从老师那里听说："汉为火德，火是木产生的，木繁荣于火，所以火德为孝，它的卦象在《周易》的《离卦》中。"火德在地就成为火，在天就成为日。在天的是用它的精神，在地的是用它的形象。时至夏天火德兴盛，它的精神在天，温暖之气，养育生长百木，这是它的孝。时至冬天，火德废弛，它的形态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它的不孝，所以汉朝王制使天下人诵读《孝经》，选择官吏称为举荐孝廉。丧失亲人，自己尽情抒发自己的悲哀之情，这是尽孝的终极。现在的公卿及二千石官员，父母的丧事不能够马上离职奔丧，

大概不是所用来增强崇尚孝道而能够与火德相称的。从前汉文帝勤政谦虚，行为过于俭朴，所以有遗诏以服孝一日替换过去的一月。这在当时是适宜的，但不可以贯通万代。古今的制度虽然有损减和增益，而为天子或诸侯居丧的礼仪却没有过改变，用此昭示天下人不要遗忘亲人。今天的公卿百官，在政治教化方面是天下人所瞩目的对象，而其父母的丧事都不能奔赴。仁义的行为，从上面开始；敦厚的风俗，在下边应和。古书上说：“丧祭的礼仪缺少，那么人臣之间的恩义就薄，背弃死者，忘怀生者的人就多了。”曾子说：“人不可能自动地充分发挥感情，如果有，一定是在父母丧事的时候！”《春秋传》说：“上面的人的所作所为是老百姓行为的榜样。”在上的人不做，而庶民中有人做了的，所以就施加刑罚；倘若在上的人做了，庶民也做了，又凭什么对百姓施加刑罚和诛杀呢？过去的丞相翟方进，因为自己身为宰相，不敢超越朝廷制度的规定，到他母亲丧事时，三十六日而除孝服。那失礼的源头，从上面开始。古代大丧，三年不呼人出门办事，这是所用来崇尚国家礼制，纯厚风俗教化的途径。政事有了失误就应当纠正，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悔改。天下人的父母丧事，应当照古代的礼制施行。

> 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厝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妇之道，所谓顺也。《尧典》曰：“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降者下也，嫔者妇也。言虽帝尧之女，下嫁于虞，犹屈体降下，勤修妇道。《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春秋》之义，王姬嫁齐，使鲁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诸侯也。今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孔子曰：“昔圣人之作《易》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睹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今观法于天，则北极至尊，四星妃后。察法于地，则崐山象夫，卑泽象妻。睹鸟兽之文，鸟则雄者鸣鸲，雌能顺服；兽则牡为唱导，牝乃相从。近取诸身，则乾为人首，坤为人腹。远取诸物，则木实属天，根荄属地。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天地《六经》，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称乾坤之性。遵法尧、汤，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谬，质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则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韪咸备，各以其叙矣。

我听说有了夫妇然后才会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才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才有礼义。礼义完备了，那么人就知道他应有什么样的举措了。夫妇是人伦的起始，王化的开端。所以周文王作《周易》，上经以《乾》、《坤》两卦为首，下经以《咸》、《恒》两卦为首。孔子说：“天尊地卑，乾坤的位置定了。”夫妇的道理是所谓的和顺。《尧典》说：“尧帝命令两个女儿降到妫水的转弯处，嫁给虞舜。”降就是下，嫔就是妇。这是说虽然是

尧帝的女儿，下嫁给虞舜，也还要屈体降下，勤修为妇之道。《周易》说：“帝乙归妹，也要降其尊贵，顺从其丈夫，以此获得幸福吉祥。”妇女称嫁为归，这就是说商王帝乙根据婚娶的礼仪把他的妹妹嫁给诸侯。《春秋》上记载周王室的女儿嫁给齐侯，派鲁国主持婚礼，不凭借天子的至尊地位凌驾于诸侯之上。现在汉朝承袭秦朝的礼法，设尊尚公主的礼仪，以妻来压制夫，以卑下居于尊高之上，违背了乾崇坤卑的规律，失去了阳唱阴和的义理。孔子说：“过去圣人作《周易》的时候，仰头上观天象，俯首下察地理，看鸟兽身上的花纹，与大地万物的规律。近取之于身，远取之于物，用之以与神明的圣德相通，用以类推万物的实情。”现在仰观天象，那么可见北极星处至尊之位，轩辕四星为后宫之象。俯察地理，那么高山为夫象，低泽为妻象。看鸟兽的道理，鸟类中雄鸟鸣叫，雌鸟听从；兽类中雄兽领先，雌兽相随。近取之于自身，那么乾是人的头，坤是人的腹。远取之于物，那么木的果实属于天，木的根须属于地。阳尊阴卑，大概是天性。而且《诗经》将《关雎》作为首篇；《礼仪》把《冠》、《婚》置于起始，先正夫妇的秩序。天地与《六经》，它们的意旨是一个标准。应当改革尊尚公主的制度，以与乾坤的本性相称。遵循取法尧帝和帝乙之道，依照周文王和孔子的正确道理，与天地相合而不乖谬，向鬼神询问而不疑惑。人事若能如此，那么嘉瑞就会自天而降，吉祥就会从地而出，雨晴冷暖风都会应时而来，各依其本来的秩序。

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人能枉欲从礼者，则福归之；顺情废礼者，则祸归之。推祸福之所应，知兴废之所由来也。众礼之中，婚礼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祥，致老寿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无节。瑶台、倾宫，陈妾数百。阳竭于上，阴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时亦罔或克寿。”是其明戒。后世之人，好福不务其本，恶祸不易其轨。传曰：“截 趾适屦，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诚可痛也。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旷，和阴阳。二曰省财用，实府藏。三曰修礼制，绥眉寿。四曰配阳施，祈螽斯。五曰宽役赋，安黎民。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

从前，圣人建立天地的正确行为规范而称作礼。礼，是用来兴起福祥的根本，而堵塞祸乱源头的保证。能够抑制欲望服从礼制的人，那么福祥就会归向他；顺从情欲而废弃礼制的人，那么祸患就会落到他身上。由此可以推断祸与福的报应，知晓兴与废所产生的来由。在众多的礼制之中，婚姻之礼是为首的。所以天子娶十二个女子，这是

取法天数；诸侯以下的臣僚各有规定的等级差别，逐渐减少。阳性纯就能施布，阴性顺就能化育。以礼制来补益乐事，这样既能劳逸有节，又能宣散其气。所以能够丰富子孙的吉祥，招致老人的幸福。到夏、商、周三代的末时，荒淫而没有节制。瑶台、倾宫居住的妃妾有数百人。阳竭尽于上，而阴隔绝于下。所以周公告诫说："不懂得稼墙的艰难，不知道小民的劳苦，只是一味放纵沉溺于享乐，这样的人没有能够长寿的。"这是明确的告诫。后世的人，喜好得到福祥，却不努力从根本上做起；憎恶灾祸，却不改变他所走的错误道路。古书上说："截断脚趾来适应鞋子，谁说他愚蠢呢？怎么比得为了追求欲望而丧失生命的这些人蠢呢？"这才是真正令人痛心的啊！臣私下里听说后宫采女达五六千人，侍从官员、办事员吏的人数还在其外。这些人冬夏穿的衣服，朝夕吃的米粮，耗费绸缎丝帛，用空府藏资财。赋调的征收数量因此而成倍增长，十成之中抽一成税，白白向无罪之民收取赋税，以供养没有作用的女子，乡野外的百姓贫穷困苦，宫内的采女无所归属。所以触动损伤和顺之气，灾害异怪屡次到来。臣的愚意认为那些不是朝廷正式礼聘娶来，皇帝没有临幸过的女子，应当一概放出，使她们自己寻得配偶。一可以说是通了旷夫怨女，调和阴阳。二可以说是节省了资财用度，充实了府库的储藏。三可以说是遵循了礼乐制度，增益福寿。四可以说是合配阳气的施布，有益于子孙。五可以说是宽缓劳役赋税，安定了黎民百姓。这真正是国家宏大的利益，天与人的洪福。

> 夫寒热晦明，所以为岁；尊卑奢俭，所以为礼：故以晦明寒暑之气，尊卑侈约之礼为其节也。《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春秋传》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伤害困于人物，而孔子犹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范》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独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者也。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则禁乱善俗足用之要。
>
> 奏闻，即弃官去。
>
> 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世往往化以为俗。时人多不行妻服，虽在亲忧犹有吊问丧疾者，又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

有寒热晦明的变化，才能够形成年岁；有尊卑奢俭的分别，才能够形成礼制：所以晦明寒暑的气候，尊卑侈俭的礼制，就是事物的节度。《周易》上说："天地有了节度因而形成四季。"《春秋左氏传》上说："唯有车马舆服与爵号不可以借给别人。"《孝经》上说："安定在上的人，治理庶民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礼是尊与卑的等差，

上与下的制度。从前季氏在庭中用六十四人舞蹈，这并没有伤害人或使人贫困的行为，但孔子还说："如果这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洪范》上说："只有君王可以对人施刑，只有君王可以为人造福，只有君王可以吃美好的食物。"总之这三者，独有君王可以做而人臣不能同样做。现在臣下僭制穿君服，吃君王才能够吃的珍美食物。这就是所说的有害于你的家，祸殃于你的国的行为。应当大体上依照古代礼制规定的尊卑等差，以及董仲舒提出的制度区别，严格地督促有关主管官员，一定要执行这些命令。这就是禁止奸乱，改善风俗，充足财用的关键。

奏书上闻，荀爽就弃置官印而离去。

后来荀爽遭遇党锢之祸，隐匿在海上，又向南逃到汉水之滨，共计十多年。他以著书为自己的事业，被称为大儒学家。党锢之祸解除后，五府一并征召他，司空袁逢荐举他为有道之士，荀爽没有去应聘。袁逢死后，荀爽服丧三年，当时的人往往把这当成一种风俗。当时那里的人大多不为妻子服丧，虽然在为亲人服丧期间，还有人外出吊丧探病。又有私自给他的家君父辈和众名士冠以谥号的，荀爽都引用和依据大义，用经典文籍来教育人们改正，虽然没有全部变更，但也有较大的改变。

后公车征为大将军何进从事中郎。进恐其不至，迎荐为侍中，及进败而诏命中绝。献帝即位，董卓辅政，复征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复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复追为光禄勋。视事三日，进拜司空。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从迁都长安。

爽见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举皆取才略之士，将共图之，亦与司徒王允及卓长史何颙等为内谋。会病薨，年六十三。

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

兄子悦、彧并知名。彧自有传。

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及董卓当朝，复备礼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窃商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后来公车府征辟，任命他为大将军何进的从事中郎。何进担心荀爽不至，在荀爽来京的路上接着又荐举他为侍中，正遇上何进失败诏命半途废绝。献帝即位，董卓辅佐朝政，朝廷又征辟他。荀爽想遁逃避命，官吏挟制得很紧，不能离去，因之又就地被任为平原相。走到宛陵，又被追任为光禄勋。只办了三天政事，又被升任为司空。荀爽

自从被征辟起到登上三公之位，仅九十五天，因而跟随皇帝迁都长安。

荀爽见董卓残忍暴虐越来越厉害，知道他一定会危及汉朝的江山社稷。因而荀爽所征避荐举的人都有才能谋略，打算与他们共同谋划消灭董卓。荀爽也同司徒王允以及董卓的长史何颙等人为内应，刚巧病死，享年六十三岁。

荀爽著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他又收集那些可以借鉴成败引为警戒的汉朝事迹编成一本书，把它叫做《汉语》。又写作了《公羊问》和《辩谶》，合并其他的论叙，取名为《新书》。共有一百多篇，现在大多佚失或残缺。

荀爽兄长的儿子荀悦、荀彧都闻名当世，荀彧有自己的传记。

评论说：荀爽、郑玄、申屠蟠都是以儒士品行著称的隐士，多次征辟都以有病推辞不应召。到董卓掌握朝政时，又备礼仪再征辟。申屠蟠与郑玄终于没有屈服，因而保全了他们的高行洁志。荀爽已经年老了，独他一个人来到朝廷，不到一百天而位取卿相之尊。抑或有人怀疑他的行为违背了他的追求与志趣。我私下里商略其实情，认为出仕与隐居是君子行为所超越不了的大致范围，天下太平就弘扬道德以求实现自己辅国安民的大志，世道衰落则投身问世而匡救时弊。荀爽急迫地进身自励，将是投身问世吗？不然为什么会违背自己的贞洁之操而入危险之境呢？看他顺从迁都的主张，是为了挽救杨彪、黄琬的灭身之祸。到后来暗中谋图诛董卓，几乎又振兴了国家命运。这就是所谓的“心地极为正直，而表面却似阿曲”，事物的发展道路本来就是逶迤曲折的。

> 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唯从弟或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或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
>
>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
>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监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
>
> 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
> 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夫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谓四患。

荀悦，字仲豫，他是荀俭的儿子。荀俭早逝。荀悦年仅十二岁就能解说《春秋》。家中贫穷没有书读，每次到别人那里，所见到的文章、书籍，看一遍就大多数能够背诵下来。荀悦性格沉静，身姿容貌美丽，尤其喜好撰文著书。汉灵帝时，宦官把持政权，儒士中多有人退身隐居，荀悦也托辞有病隐居，当时没有人了解他，只有他的堂弟荀或特别称赞尊敬他。起初荀悦被征辟到镇东将军曹操府中，迁升为黄门侍郎。献帝很喜爱文学，荀悦与荀或及少府孔融在禁中侍讲，早晚谈论，逐渐迁升至秘书监、侍中。

当时朝政权柄已经移到曹氏家族手中，天子没有权力过问政事。荀悦立志诤志进谏，但谋略不能派上用场，就作《申鉴》五篇。它所论辩的问题，都能体现施政的要领。写成后上奏皇帝，其大概内容说：

道的根本，只是仁义罢了。仁义以五典为经，以诸书为纬。人们吟咏歌唱它们，以音乐舞蹈来表现它们。前面的鉴戒已经明确了，后边又反复申述它们。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对于仁义的阐述，只是再三地申述其旨意罢了。

施政的方法，先屏除四种祸患，然后崇尚五种政治措施。

一是伪，二是私，三是放，四是奢。伪败乱风俗，私损坏法制，放轶越正轨，奢败坏制度。这四种祸患不清除，那么朝政就没有施行的依据了。风俗败乱正道就会废弛，即是天地也不能够保持其本性了；法令损坏世道就会倾颓，即使是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节度了；轶越正轨礼制就会丧失，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够保全他的道德了；制度败坏人的欲望就会横流，即使是四方极远的范围都来致贡，也填不满那种贪求了。这就是所说的四患。

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财不贾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谓养生。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审定好丑焉。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章，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

怨，怨则叛，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兴旺农桑之业用来养育人民，审察好恶之事用以端正风俗，宣扬文化教育用以彰明德化，设置武装军备用以掌握威权，明确赏罚规章用以统一法度。这些叫做五政。

人不畏惧死亡，不可以用罚罪来恐吓他；人不乐于生存，不可以用为善来劝勉他。即使派契传布五教，皋陶做刑官，王政也不可能施行。所以在上的人必须先使人们的资财丰富用以安定他们的心志，帝王行耕籍田之礼，王后养蚕于蚕桑之宫，国内没有闲游的人，野外没有荒废的田地，财物不用做交易，力量不随便浪费，用以周给人事。这叫做养生。

君子之所以能够感动天地，应合神明，端正万物而成就王化的原因，是一定能够真正确定事物的好恶而已。所以在上的人要慎重地判定人和事的好与歹。判定善恶关键在于功罪，贬毁奖誉明验于准确的凭证。听他的言辞就要循责他做的实事，称举其名声就要审察其实际，不要被诈伪所迷惑，以免动摇众人之心。所以事情无不予以核定，事物无不切合实际，善德无不显耀，丑恶无不彰明。民俗没有奸恶怪异，人民没有淫乱的风气。应当使老百姓和上下之人看清了利与害的选择在于自己，所以要使人们严肃恭敬自己的心灵，谨慎地修养自己的行为，内心不会迷乱不明，对外不会有非分之想，那么人民的心态就平和了，这就叫做正俗。

对君子的教育用情，对小人的教育用刑。荣与辱，是赏罚中的精华。所以礼教荣辱，加到君子身上，教化他们用情感；桎梏鞭打，加到小人身上，教化他们用刑罚。君子不愿犯法招致侮辱，更何况是刑戮！小人犯法不害怕刑罚，更何况是侮辱！倘若教化被废弃，那就会把中等的人推坠到小人当中；教化施行，就能引导中等的人进入君子的行列。这叫做彰明教化。小人的情感是宽缓就骄狂，骄狂就纵恣，纵恣就产生怨怒，怨怒就产生叛逆，处于危急就谋图作乱，处于安逸就思淫欲，不用威强措施就没有办法惩罚他们。所以在上的人，一定要有武装军备，以防备意外的变乱产生，以遏制贼寇的猖狂肆虐。安居之时，就用于整肃内政，有战事发生就用于军事行动。这就叫做掌握威权。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

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又言：

尚主之制非古。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赏赐与惩罚是施政的权柄，奖赏定要分明，惩罚必须坚决。重信用，慎法令，赏赐用来鼓励善人，惩罚用来制裁邪恶。人主不胡乱奖赏人，不是因为吝惜他的财物，赏赐胡乱施行，那么善者就得不到鼓励；不胡乱惩罚人，不是因为怜悯人，惩罚胡乱施行，那么恶人就不能受到惩罚了。赏赐不能鼓励善人就叫做阻止行善，惩罚不能制裁恶人就叫做纵容作恶。在上的人能够不阻止下面的人做好事，不纵容下面的人干坏事，那么国法就建立了。这就叫做统法。

四种祸患已消除，五种施政措施又已建立，用真心诚意来实行，坚持不变地遵守，简素而不怠惰，疏阔而不遗漏，以无为而治的德政感化人民，让他们自觉地施行王政，人主无所事事，却能够使人民相安无事。不用严肃的命令，而人民自然平服；不用严词切责，而人民自觉归于王化；垂衣拱手，施行文德，天下就平定了。这就叫施政的方略。

又说：

尊尚公主的制度不合古制。尧帝命令二女下降为舜妻，这事记载在陶唐氏的典籍上。嫁妹获吉祥，这是帝乙的教导。周王室公主下嫁齐国，这明载于周代的典礼。以阴凌驾于阳违反天意，以妇女凌驾于丈夫之上违反人情。违背天意不吉祥，违背人理不道义。另外古代天子诸侯遇有国家大事，一定要入祖庙祷告祖先。朝中有两个史官，左史官记言，右史官记事。记事辑成为《春秋》，记言辑成为《尚书》。君王的举动一定要记下，为善作恶，成功失败，没有不记载在史册上的。下及士官庶民，若有优秀杰出的人或事，都记载在史册上。有人要显扬而不能够办到，有人欲隐匿而名声彰显。得与失只在一朝之间，而荣与辱却流传于千载。善人受到鼓励，而淫人感到畏惧。应该在今天也设置史官，掌管文献典籍，记载君臣的行为事迹，每到年底，交给尚书。用以辅助赏罚的施行，用以弘扬法令教化。

帝览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

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献帝阅后认为很好。

献帝喜好经典文籍，常常觉得班固的《汉书》文辞繁难，不容易阅读理解，于是命令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写作《汉纪》三十篇，诏命尚书供给荀悦笔札。荀悦的《汉纪》言辞简约而事迹详明，言论文辞富于文采。书的序文说：“从前在先圣的时代，思考着建立帝王统治的准则，规划治理天下，观天地之象而建立起法度，于是创造了文字，用以通贯历史社会，显扬于朝廷，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先帝光大扩展大业，在华夏施布德泽，也深远地考虑到以后永世作为法典。立典有五种意图：一叫做畅达道义，二叫做彰明法度，三叫做通贯古今，四叫做著录功勋，五叫做表彰贤能。于是天道人事的相互关系，事物合情合理的状况，光彩灿烂而明显彰著，无不周备。后世代代依循这一法式，功业永不衰落。减损增益，充盈虚空，依时而消长。褒贬虽有不同，其知晓得失，补益朝政的意旨却是一致的。汉朝建立以来已有四百零六年了，拨乱反正，整顿军备，振兴文教，永远缅怀祖宗的洪大功业，思虑着光照开启子孙万代的事业。皇上自身恭肃，只是以文德抚恤百姓，瞻前顾后，周到谨慎，于是继承大统崇明大道。又下诏命修纂国家典籍。于是缀集叙录旧有的记载，而著述成《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的得失事迹，也足可以观览借鉴了。”

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时太山贼公孙举伪号历年，守令不能破散，多为坐法。尚书选三府掾能理剧者，乃以韶为嬴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嬴境。余县多被寇盗，废耕桑，其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韶愍其饥困，乃开仓赈之，所禀赡万余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

子融，字元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献帝初，至太仆。年七十卒。

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同郡陈寔，年不及皓，皓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会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寔可。”寔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皓顷之自劾去。前后九辟公府，征为廷尉正、博士、林

虑长，皆不就。时皓及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又著了《崇德》、《正论》及诸种论文数十篇。建安十四年荀悦逝世，这年六十二岁。

韩韶，字仲黄，颍川郡舞阳县人，他年轻时在本郡任官吏，被司徒府征辟。当时太山贼寇公孙举自称皇帝一年多了，太守、县令都不能攻破他们，很多人因征讨失败而被法办。尚书省选择三府掾吏中能够治理艰难局面的人，于是派韩韶任嬴县县长。贼寇听说他很贤德，因此互相告诫不到嬴县境内骚扰，其他各县大多被贼寇骚扰，农耕桑蚕之业荒废，那些流亡进入嬴县境内求乞衣服粮食的人很多。韩韶怜悯他们饥饿困苦，就打开公仓赈济贫民，所赐谷赡养的人达一万多户。主管粮仓的官吏争执说不可以这么做。韩韶说：“能够使挣扎在沟壑之中的人生存下去，如果因为这事被治罪，我将能含笑入地府了。”太守向来知晓韩韶的名声品德，终于没有加罪给他。韩韶病死在任职期间。同郡的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人为他立碑歌颂他。

韩韶的儿子韩融，字元长。年轻时就能够辩正分析道理，而不做那种咬文嚼字、分析章节句读的学问。名声很大，五府都征召他。汉献帝初年，官职升至太仆。七十岁逝世。

钟皓，字季明，颍川郡长社县人，他家为郡中的名门望族，世代通晓刑律。钟皓年轻时就以笃厚的行为著称。公府接连征辟，因为两个兄长没有走上仕途，他就隐避到密山，以诗歌乐律教授门生一千多人。同郡的陈宴，年纪比钟皓小，钟皓与他结交为朋友。钟皓担任郡府的功曹时，遇上司徒府征辟他，临行辞别时，太守问：“哪个人可以替代您原来的位置？”钟皓说：“明府君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的话，西门亭长陈寔可以。”陈寔听了这件事说：“钟君似乎不能识别人才，不知为什么独独看上我？”钟皓不久自己辞官而去。前后多次受到公府的征召，征召为廷尉正、博士、林虑县县长，都没有去应召。当时士大夫都归心敬慕钟皓和荀淑。李膺常常感叹说：“荀君高明的见识难以超过，钟君至善的美德可以为师。”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尝屈志。膺谓之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训所安，多此类也。

年六十九，终于家。诸儒颂之曰：“林虑懿德，非礼不处。悦此诗书，弦琴乐古。五就州招，九应台辅。逡巡王命，卒岁容与。”

皓孙繇，建安中为司隶校尉。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自为儿童，虽在戏弄，为等类所

归。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隐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县遂逮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及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

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众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钟皓哥哥的儿子钟瑾的母亲是李膺的姑妈。钟瑾好学而仰慕古人，有谦让的风度，他与李膺同年出生，都有名声。李膺的祖父太尉李修，经常说："钟瑾好似有我家的人的禀性，国家有道不废仕进，国家无道则免于遭受刑戮。"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钟瑾。钟瑾被州府征辟，不曾感到屈志。李膺对他说："孟子认为'一个人没有是非之心，就不算是个人'。您为什么不与孟轲相同而明辨是非呢？"钟瑾曾经把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说："从前国武子喜欢揭露别人的过错，以致酿成祸根。最终要保护自身，保全自家的话，你的处世之道是可贵的。"钟皓体会古代的教训，教育家人安于本分，大多如此。

六十九岁那年钟皓在家中去世，儒士们歌颂他说："林虑县长的美德，非礼之处不居处。心悦这些诗书，弹琴乐于古曲。五次被州郡聘招，九次被台辅辟举。迟疑徘徊，终年犹豫。"

钟皓的孙子钟繇，建安年间被任命为司隶校尉。

陈寔，字仲弓，颍川郡许县人。他出身于贫贱的小户人家。从儿童时代起，即使在戏耍之中也为同伴所拥戴。年轻时做县府吏员，曾经干一些被人驱使的仆从之事，后来任都亭佐。他有志向，好学习，一有空闲就诵读书籍。县令邓邵曾试与他交谈，认为他有奇才，帮助他进入太学学习。后来县令再召他为吏，他就隐避到阳城山中。当时有个杀了人的人逃跑了，同县姓杨的官吏怀疑是陈寔，县里就逮捕了陈寔，刑讯审问得不到事实依据，才释放了他。到担任督邮时，陈寔就秘密地托许县县令，以礼节召致姓杨的官吏。远远近近听说的人，都感叹敬服他。

因为家中贫穷，陈寔又做了颍川郡的西门亭长，不久转为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托付颍川太守高伦选用一个吏员，高伦致书嘱陈寔将这个人任为文学掾。陈寔了解这是一个不当的人选，怀揣文书请求见高伦。他说："这个人不宜使用，而侯常侍又不可以违拗。我乞求让我从外面荐举这个人，不值得因为这件事使明公蒙上请托的名

声。”高伦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乡议责怪陈寔错误的举荐，陈寔始终对这件事情不做辩解。高伦后来被征辟为尚书，郡中的士大夫为他送行到达轮氏客舍。高伦对众人说：“我以前为侯常侍选用吏员，陈君私下把我写给他让他署任某人的文书送还，但却以他的名义从外荐举署任某人。先前听到这一荐举的人都因为这事而责怪他，这一过错是由于我畏惧宦官权势而让他办的，陈君则可以称作是一个有了好事就归于上级，有了过错则归于自己的人。”陈寔坚持说是自己的过错，听到的人都感叹。从此以后，天下人都佩服他的美德。

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旬月，以期丧去官。复再迁除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人户归附者，寔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怨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及解印绶去，吏人追思之。

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

司空黄琼征选能治理艰难局面的官员，陈寔被补选为闻喜县长，十个月后因为期服之丧而离职。后来又再迁调担任太丘县长。陈寔修明德教，为政清疏简朴，百姓因此而安宁。邻县有来归附的人户，陈寔总是教育解劝他们，发送他们回到原本所属官吏管辖的区域。县吏中有人害怕别人来县府打官司，告诉陈寔，想禁止人们来告状。陈寔说：“官司是用来求直道的，禁止人们告状，那么义理到哪儿伸张呢？将不要有任何拘禁。”主管官员听了叹息说：“陈君的话说得这样好，哪儿还会有人有怨恨呢？”也终究没有来诉讼的人。因为沛国相向县里非法收取赋税，他于是解除印绶弃官离去，官吏百姓都追思他的好处。

后来逮捕党人，事情也牵连到陈寔。其他人都逃避以免遭到灾祸。陈寔说：“我不入狱的话，大家就没有什么可以依恃的了。”于是请求囚系了自己。遇到朝廷大赦而得以出狱。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征召陈寔为掾属。当时中常侍张让的威权震动天下。张让的父亲死了，运回家乡颍川郡安葬，虽然一郡的大小官员都去了，但名士中却没有人去吊丧，张让为此感到很耻辱，独有陈寔去吊了丧。到后来朝中再又诛戮党人，张让心里感谢陈寔曾给了他面子，因此多方面保全宽宥陈寔。

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

地，稽颡归罪。寔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拜公卿，群僚毕贺，赐等常叹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谢使者曰：“寔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时三公每缺，议者归之，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迟养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

有六子，纪、谌最贤。

纪字元方，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党禁解，四府并命，无所屈就。遭父忧，每哀至，辄欧血绝气，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董卓入洛阳，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将，不得已，到京师，迁侍中。出为平原相，往谒卓，时欲徙都长安，乃谓纪曰：“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号为陆海。今关东兵起，恐洛阳不可久居。长安犹有宫室，今欲西迁何如？”纪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怀不附。迁移至尊，诚计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专精外任。其有违命，则威之以武。今关东兵起，民不堪命。若谦远朝政，率师讨伐，则涂炭之民，庶几可全。若欲徙万乘以自安，将有累卵之危，峥嵘之险也。”卓意甚忤，而敬纪名行，无所复言。时议欲以为司徒，纪见祸乱方作，不复辨严，即时之郡。玺书追拜太仆，又征为尚书令。建安初，袁绍为太尉，让于纪；纪不受，拜大鸿胪。年七十一，卒于官。

陈寔住在乡间，对待众人用心公平，每当乡邻中有争讼发生时，总是要求他来评判是非。陈寔总是开导说明曲直，晓之以理，事后没有人有怨言。甚至有人感叹说：“宁愿遭到刑罚，也不愿意让陈寔批评。”当时年岁饥荒，黎民收成不足，有一个盗贼夜里进入陈寔家中，躲在屋梁上。陈寔暗中看见了，就起床穿戴整齐，态度恭敬严肃，并将儿子、孙子等人都叫起来，严肃地教训说：“一个人不可以不自己努力学好。没有善行的人未必本来就坏，长期习惯于不学好样就养成了坏的性格，以致到这种地步。躲在房梁上的人就是这样。”盗贼听了大惊，自己跳了下来，跪下磕头认罪。陈寔慢慢开导他说：“看你的样子不像坏人，应该要努力地克制自己的邪念，返回你善良的本质。你这次的行为应当是贫困逼迫的。”陈寔令家里人送给盗贼绢两匹。从此以后，整个县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偷盗。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当朝廷拜封公卿，百官都来祝贺时，杨赐等人常常感叹陈寔未登高官之位，也为自己比陈寔先登高位而自愧。到党锢之禁开始解除时，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派人敦促陈寔仕进，想特地向朝廷上表越级提拔他的官位。陈寔辞谢使者说：“我已经长久谢绝了为官之事，戴着头巾以待终生罢了。”当时三公职位每次有空缺，讨论选举的人都认为应当由陈寔补缺，多次被朝廷征召，于是卧床不起，关闭家门，停用车驾，栖息养老。中平四年，陈寔八

十四岁，在家中去世。何进派遣使者吊祭，全国前去吊丧的有三万多人。披麻戴孝的有上百人。共同为陈寔刻石立碑，谥号为文范先生。

陈寔有六个儿子，陈纪、陈谌最为贤德。

陈纪，字元方，也以至善的美德著名。兄弟孝敬有修养。家中的妇女也融洽和睦。后辈士人都推崇仰慕其风度。后来遭受党锢之祸，陈纪发愤著书数万字，书名叫《陈子》。党禁解除后，四府同时征召，陈纪没有屈志去应征召。他父亲死后，服丧期间，每当悲哀至极，就吐血气绝。虽然衰服已经除下，但精神体质上的长期损伤累积，致使他的身体极为消瘦，几乎危及生命。豫州刺史嘉许他的品行，向尚书台上表，要求画好陈纪的肖像悬挂在各城中，用以鼓励好的风俗。董卓进入洛阳，马上派使者到他家中，就地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陈纪迫不得已，到达京城，升迁为侍中。又调出朝廷为平原国相。他前往拜谒董卓，当时董卓想把国都迁往长安，就对陈纪说：“三辅地区平坦宽敞，四面险要坚固，土地肥沃，号称陆海。现在关东地区兵灾战祸四起，恐怕洛阳不可以长久居处。长安还依然有宫殿，现在把国都西迁怎么样？”陈纪说：“天下有德政仁道，防守的对象是四夷。应当修明德政，以怀柔对待不附之人。迁移至尊的居处之处，实在是安定大计中的下策。我的愚意认为明公应当将朝中事务委任公卿处理，自己专注精神处理朝廷外的事务，对那些违抗命令的，就以武力震慑他们。现在关东战事已起，老百姓忍受不了苦难的命运。若您谦退远离朝中政务，率领军队讨伐，那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也许可以保全。倘若要迁徙皇帝圣驾而求自安，将会有累卵似的危殆，非常的险恶了。”这些话很不合董卓的心意，而董卓尊敬陈纪的名声品行，没有再说话。当时朝议要把陈纪任为司徒，陈纪见祸乱将要发生，连行装也没有备办，立即踏上了去平原郡的路途。御书追任为太仆，又征辟他为尚书令。建安初年，袁绍为太尉，他要让位给陈纪，陈纪不接受，被任命为大鸿胪。七十一岁时死于官任上。

子群，为魏司空。天下以为公惭卿，卿惭长。

弟谌，字季方。与纪齐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时旌命，羔雁成群，当世者靡不荣之。谌早终。

陈纪的儿子陈群，至魏时担任了司空，天下人认为任了三公之职的陈群，比不上任九卿之职的陈纪，任九卿的陈纪比不上任县长的陈寔。

陈纪的弟弟陈谌，字季方，与陈纪具有同样的道德品行，与他们的父亲陈寔都具有盛名。当时人称他们父子为“三君”。每当宰府征辟，常常同时受到表扬征召。朝廷征聘贤者所赠送的羔雁礼品成群而

来，当时的人没有不认为这是很荣耀的。陈谌早逝。

论曰：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惛，而其风愈往。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

赞曰：二李师淑，陈君友皓。韩韶就吏，赢寇怀道。太丘奥广，模我彝伦。曾是渊轨，薄夫以淳。庆基既启，有蔚颍滨，二方承则，八慈继尘。

评论说：汉朝自从中叶以后，宦官把持朝政。所以当时的社会风气就以隐居为高洁；以不拘礼节，言论放肆为高尚。儒士有不谈这些的人，那么农夫牧童就要讥笑他了。所以时政越昏乱，风气就越崇尚向往古代。唯有陈先生仕进退隐的节度，定可以作为儒士行为的准则。办事依据德义，所以不伤害外物，安居以仁义为根本，所以不脱离群众。品行成就在自身，就能够引导教育天下人。因此凶邪之徒不能凭借权势改变他，王公也不能依仗地位尊贵而傲视他。所以政声和教化废弃于上层社会，而民风民俗在百姓中仍然是那么清纯。

赞辞说：二李以荀淑为老师，陈寔以钟皓为朋友。韩韶就任赢县长吏，赢县的盗贼也深深感怀他的道义。太丘县长深奥广博，是我们伦常之道的榜样。这深刻的道理和准则能够使刻薄的人变得淳厚。善基已由荀淑开启，它兴盛于颍水之滨，当涂、郎陵二县为他立祠，继承他的传统，八个贤明的儿子步他善德的后尘。

# 后汉书卷六十三

## 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方术传》。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固对曰：

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穆，政化乖则崩震为灾。斯皆关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职成，官由能理。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凋薄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主威，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草，痛心伤臆。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

李固，字子坚，汉中郡南郑县人，是司徒李郃的儿子。李郃的事迹在《方术传》里。李固面貌形状奇特，额角上的骨头隐隐突起如鼎脚，鼎脚下有像龟背一样的图纹。他少年时热爱学习，经常不远千里地步行寻师。终于研究阅读了古代的典籍，结交了一些英豪贤士。周围那些有志向的读书人，大多欣慕他的风采来向他求学，京城里的人都感叹地说："这又是一个李郃了。"司隶、益州同时下令各郡推荐孝廉，征召他为司空属官，李固都没有接受。

阳嘉二年，发生了地震、山崩、火灾等异事，公卿们推荐李固对答策问。皇帝的诏书还特别问到当时的弊端，处理政务所应当考虑的问题。李固对答说：

臣听说统治天下的人把天当父地当母，以拥有山林河流为珍贵。治理国家的方法得当，那么阴阳就和洽协调；政事、教化相背离，就会山崩地震造成灾害。这些都关系到天帝的心意，效验在既成的事实上。教化要靠相应的职司来完成，官事要由贤能的人来处理。古代得到提拔的人，要德行好才给予官爵；当今得到进用的人，只是凭借财

富和勇力而已。我敬服地听到诏书致力寻找宽厚博学的人，痛恨讨厌严刻粗暴的人。但是现在的长官多有以杀伐攫取声望名位的，朝廷必然给予迁升奖赏；那些宽厚仁和却没有私党庇护的人，总是被贬斥逐退。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质朴淳厚的风气不能畅扬，凋败衰薄的习俗未能革除。虽然有众多的刑罚和严厉的禁令，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以前孝安皇帝改变和破坏原有的制度，封给乳母爵位，因而造成祸乱，致使樊丰那些人凭借权势姿意放纵，侵夺主上的尊严，改变嫡子的继承关系，以至把圣明的陛下弄得难堪窘迫，亲身遭遇艰难。陛下刚刚从困窘危险中拔脱出来，兴盛王业，登上帝位，天下人景仰归向，对风教政声瞩目相望。弊政积久以后，容易达到中兴，实在应当积极全面地思考妥当的治国方法；但是一些发议论的人还在说，当今的事情，又和以前相同。臣匿居于山林草野中，痛心伤怀。确实认为汉室兴起以来，三百多年了，贤君圣主代相继承，已有十八位君主。怎么会没有哺育的恩情呢？怎么会忘记高贵爵位的荣宠呢？然而对上畏服天帝的威严，对下考查典章制度，知道是大义所不允许的，因此不给封爵。现在宋阿母虽有很大的功劳和勤勉恭谨的品德，只要施加赏赐，就足够酬报她的劳苦；至于划出土地建立封国，实际上违背了原有的制度。听说宋阿母本性谦虚，一定会谦逊辞让，陛下应当同意她辞去封国的高尚行为，让她享受永久的安乐幸福。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

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

皇妃、皇后的家庭之所以很少有完整保全的，难道是天意应当如此吗？只是因为他们官爵地位尊贵显赫，独揽大权，而天道厌恶事物的盈满，他们不知道自我减损，以至于倾倒下来。先帝宠爱信任阎氏，给予的地位和封号过急，因此她遭到祸变的时间极为短快。《老子》说：“那前进得快的，后退得也快。”现在梁商的亲女儿做了皇后，按礼制规定他可不为臣下，尊封给他高贵的爵位，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连他的大群子弟也跟着给予封爵，荣禄显位兼与施加，永平、建初年间的旧事，大概不是这样。应该让步兵校尉梁冀以及各位侍中还居黄门官职，使权力从外戚手中分出，政权归还给国家，这岂不是美事吗！

另外，诏令之所以禁止侍中、尚书、中臣的子弟不得做官吏考察

孝廉，是因为他们秉持威望和权力，容纳接受人情请托的缘故。然而，中常侍出入在皇帝的身边，声势震动天下，子弟的俸禄仕进，没有限制。他们虽然外表上假托谦逊恭默，不干预州郡的事务，但那些谄谀伪装的人，看势头进荐推举。现在可以为此设立固定的禁制机构，与中臣的职位相同。

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无它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叠。”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间隙一开，则邪人动心；利竞暂启，则仁义道塞。刑罚不能复禁，化导以之寝坏。此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失得，指擿变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时施行，显拔其人，以表能者。则圣听日有所闻，忠臣尽其所知。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陈愚瞽，冒昧自闻者，傥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怜赦臣死。

过去馆陶公主替儿子请求郎官的职位，汉明帝不赞成，只赏赐钱财一千万。其所以轻视厚重的赏赐，重视微小的官位，是因为用人失去贤才，就会危害到百姓。我私下里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人，没有其他功劳才德，刚拜授官职就给予了实际俸禄和职权。这虽然是个小小的过失，但浸坏了原有的规章。先代圣明君主的法度，是应当坚持和维护的，政治教化一旦败落下来，一百年也不能复兴。《诗经》说：“在上位的帝王不守常规，下面的百姓就尽受其害。”斥责周厉王改变祖宗的法度，因此使下面的百姓受尽了困苦。

当今陛下之有尚书，就好像上天之有北斗星。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北斗吸取元气，运转和平衡四时节气。尚书替皇上发布命令并向他报告下面的意见，把政令颁布到全国，权威至高、地位重要，是其职责的归属。如果不处以公心，灾祸必定降临。确实应当慎重地选择担当这个职位的人，用来辅助圣上的政务。现在与陛下共同治理国家事务的，外事有公卿和尚书，内事有常侍、黄门，譬如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宁则共享幸福，危困就同担祸难。刺史、二千石，对外统理职事，对内接受朝廷法度。标杆弯曲影子必定歪斜，水源清澈流水一定干净，就好像叩击树木的主干，百枝

都会震动。《周颂》说："言辞振奋，周围的人没有不震动恐惧的。"这是说振动在内，但影响在外。从这个道理说，本朝的号令，怎么可以出差错呢？间隙一旦打开，邪恶的人就会设法钻空子；欲利争逐之门一旦开启，仁义的大道就会堵塞。刑罚不能重新禁止，教化疏导因此逐渐破坏。这是国家的纲纪，也是当前的急迫事务。陛下应当开放国家藏书的书库，陈列图谶书籍，招集那些读书人，询问国家得失的道理，揭示物象的变化，用来探求天帝的心意。其中言论有合乎道理的，就马上施行，并显要地提拔提出这言论的人，以表彰有才能的人。那么，圣上所要听到的事每天都会听到，忠心的臣子会尽量把他所知道的告诉陛下。再者，应当罢免和斥退宦官，去掉他们的重权，裁撤常侍二人，让正直有德能的人在身边办事；裁减小黄门五人，对才智文雅的人授予宫廷中的职事。如果这样，那么议论的人就无话可说，升平就可以实现。我冒昧陈述这些没有见地的妄言，自行告知陛下的原因，或许是皇天叫我来使陛下警觉醒悟吧。陛下应该仔细考察我的言论，怜悯赦免我的死罪。

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事从中下。大司农黄尚等请之于大将军梁商，又仆射黄琼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议郎。

出为广汉洛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杜门不交人事。岁中，梁商请为从事中郎。商以后父辅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灾异数见，下权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风化，退辞高满，乃奏记曰："《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夫义路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也。前孝安皇帝内任伯荣、樊丰之属，外委周广、谢恽之徒，开门受赂，署用非次，天下纷然，怨声满道。朝廷初立，颇存清静，未能数年，稍复堕损。左右党进者，日有迁拜，守死善道者，滞涸穷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来，十有余年，圣嗣未立，群下继望。可令中宫博简嫔媵，兼采微贱宜子之人，进御至尊，顺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养，无委保妾医巫，以致飞燕之祸。明将军望尊位显，当以天下为忧，崇尚谦省，垂则万方。而新营祠堂，费功亿计，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俭。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泱。宫省之内，容有阴谋。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刑，愚者睹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祗畏。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门之侧。月者，大臣之体也。夫穷高则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数也。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固狂夫下愚，不达大体，窃感古人一饭之报，况受顾遇而容不尽乎！"商不能用。

汉顺帝阅读了李固的对策，采纳施用了他的许多意见，当时就送宋阿母回到她弟弟的居所，诸位常侍都叩头谢罪，朝廷秩序庄敬整严。顺帝准备用李固为议郎，但阿母和内廷官吏憎恨李固言论直刺，用伪造的匿名诬告文书陷罪他，事件由内廷发落处理。大司农黄尚等人请求于大将军梁商，加上仆射黄琼在皇帝面前剖明李固的情由，好

久后才得以拜官为议郎。

李固出任广汉郡洛县令，到达白水关，解下官印绶带，返回汉中，关闭门户不与人事打交道。这年，梁商请他做了从事中郎。梁商以皇后父亲的身份辅理政务，但温和自守，不能有所整饬裁决，灾异数次出现，下属的权力日益加大。李固想使梁商首先纠正风俗教化，退除高位厚禄，于是写奏记说：“《春秋》表彰仪父以开创义的道路，贬斥无骇以闭绝利的门径。义的道路闭绝，那么利的门径就被打开；利的门径打开，那么义的道路就会闭绝。以前孝安皇帝内事任用伯荣、樊丰那些人，外事委托周广、谢恽那些人，他们公然接受贿赂，设置任用官吏不按等次，天下混乱，怨声载道。朝廷刚刚建立的时候，秩序很是清纯安静，不到几年，稍又有些毁损。皇帝周围那些靠结纳朋党而得进用的人，每每得到迁升，誓死坚持美好道德的人，仕进的路途阻塞不通，却没有改革弊政、树立德政的手段。加上继位以来十多年，圣上的继承人没有确立，众臣在继续盼望。可让内宫广泛选拔嫔媵，顺便挑选出身低微宜于生育的人，进宫侍奉皇上，顺助天帝的心意。如果有了皇子，母亲自己哺养，不要委托给保母、女婢、医士和巫婆，以免造成赵飞燕那样的祸端。贤明的将军您威望高，地位显赫，应当以国家大事为忧，崇尚谦逊俭约，给天下人作出榜样。但是，新近营造祠堂，花费以亿万计，这不是用来表明美好的道德，推崇并昭示清净勤俭的行为。自从这几年以来，灾祸怪异屡屡出现，接连没有雨水的滋润，但天气阴沉闷郁，云气深厚。皇宫和官署里，或许有什么阴谋吧。孔子说：‘聪明的人看到灾异就思考是不是上天的惩罚，愚蠢的人睹见怪异的事却忌讳提到它。’天道没有亲疏，真是可敬可畏啊！加之最近月食终止在端门的旁边。月亮是大臣的星象。事物高到极点就危险，水太满了就会溢出，月亮圆了就要亏缺，太阳行至中天就会偏斜。大抵这四种现象，都是自然的规律。天地的心意，是保佑谦虚，憎恶过分盈满。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贤明通达的人功成身退，保全名节，终养天年，没有恐惧害怕的忧虑。诚心地希望治理国家的纲纪一旦得到整理，大道获得推行，忠臣得以树立，明公能追随伯成的高节，保全不朽的名誉，怎么同这些外戚中的凡夫俗子，沉湎荣禄、贪求地位的人同日而语呢？我李固是一介狂妄下贱的愚夫，不识大体，私下里为古人对一顿饭报恩之事所感动，何况受到您的关照和恩遇，怎能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呢！”梁商不能采用。

永和中，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乃以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敛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使自相招集，开示威法。半岁间，余类悉降，州内清平。

永和年间，荆州盗贼兴起，长年不能平定，于是用李固为荆州刺

史。李固到任，派遣官吏慰劳境内军民，赦免了盗贼们以前的罪行，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于是盗贼首领夏密等人集中大小头目六百多人，自行捆缚投案自首。李固一律原谅了他们，把他们遣送回去，让他们自己互相招集起来，向他们公布宣告威严的法令。半年内，剩下的盗贼都投降了，荆州境内清静和平。

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惧罪，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为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

迁将作大匠。上疏陈事曰："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昔秦欲谋楚，王孙圉设坛西门，陈列名臣，秦使懼然，遂为寝兵。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轼段干木，故群俊竞至，名过齐桓，秦人不敢窥兵于西河，斯盖积贤人之符也。陛下拨乱龙飞，初登大位，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策书嗟叹，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智术之士，弹冠振衣，乐欲为用，四海欣然，归服圣德。厚等在职，虽无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忧国。臣前在荆州，闻厚、纯等以病免归，诚以怅然，为时惜之。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皆年少，无一宿儒大人可顾问者，诚可叹息。宜征还厚等，以副群望。琼久处议郎，已且十年，众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滞也。光禄大夫周举，才谟高正，宜在常伯，访以言议。侍中杜乔，学深行直，当世良臣，久托疾病，可敕令起。"又荐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诏征用伦、厚等，而迁琼、举，以固为大司农。

李固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人贪赃邪秽。高赐等人惧怕治罪，就一同用重礼贿赂大将军梁冀，梁冀发来一日千里的传送文书，为他们开脱，而李固主持上奏更加急切。梁冀于是下令迁调李固为太山太守。当时，太山的盗贼聚结已历一年，郡兵常常上千人，追逐征讨不能制服。李固到任后，把郡兵全部解散遣返让他们回家种田，仅选拔留下能够打仗的百多人，而用恩惠和信义来招抚诱导盗贼。不到一年，盗贼就全部解散消失了。

李固升迁为将作大匠。他向皇帝上书陈事说："臣听说气的清纯部分为精神，人的清纯部分为贤能。保养身体的人以锻炼精神为宝贵，安定国家的人以招集贤能为正道。过去秦国想谋攻楚国，王孙圉在西城门设立高台，陈列楚国的名臣，秦国的使者惶恐惊惧，于是为此停止用兵。魏文侯师事卜子夏，亲近田子方，过段干木家门必伏轼敬礼，所以众多才智出众的人竞相到来，他的名声超过了齐桓公，秦国人不敢向西河进攻，这都是招集贤能的祥瑞啊。陛下整治纷乱继承皇位，刚登上帝位，聘用南阳人樊英、江夏人黄琼、广汉人杨厚、会稽人贺纯，任命的文书使人感奋欢喜，授以他们大夫的职位。由于这个缘故，所以那些隐居山野的高人和智巧术数之士，都弄干净帽子，整理好衣裳，高兴地要为陛下所用，天下欣然，倾心诚服圣明大德。

杨厚等人在职，虽然没有奇特高超的表现，但日夜小心勤勉，一心一意地忧劳国事。臣以前在荆州，听到杨厚、贺纯等人因病免官回了家，实在因此感到怅然，为时政惋惜。一天朝见皇上，见众侍中全都是些年纪小的，没有一个老成博学的读书人可以顾问，实属可叹。应当召还杨厚等人，以不辜负众人的希望。黄琼长时间担任议郎，已经快有十年了，大家都奇怪开始时对他隆礼高位，现在却变得凝滞了。光禄大夫周举，才智高超正派，适合放在诸常侍的首位，征询他的言论意见。侍中杜乔，学问深厚，行为直率，是当世的良臣，长期托病在家，可以诏命启用。”李固还荐举了陈留人杨伦、河南人尹存、东平人王恽、陈国人何临、清河人房植等。这一天就有诏命征用杨伦、杨厚等，并迁升了黄琼、周举，任用李固为大司农。

先是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辄为请乞，诏遂令勿考。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举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乃复与光禄勋刘宣上言：“自顷选举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游，专心庶政。”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

及冲帝即位，以固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杨、徐盗贼盛强，恐惊扰致乱，使中常侍诏固等，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固对曰：“帝虽幼少，犹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动，岂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于沙丘，胡亥、赵高隐而不发，卒害扶苏，以至亡国。近北乡侯薨，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孙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从之，即暮发丧。

此前周举等八位钦使视察全国各地，多有检举揭发，其中都是宦官的亲戚，于是宦官为他们求情，皇帝就诏令不加考问。还有，过去委任三府选拔令史，光禄府任用尚书郎，当时都是特别拜授，不再选拔考试。李固就与廷尉吴雄上疏，认为八使所检举的人，应当迅速责问处罚；选拔和设置官员，可以交付各专事职司。皇帝被他们的话所感动，于是重新下令罢免八使所检举过的刺史、二千石的官职，自此以后很少再特别拜授官员，切责三公，公开予以考察，朝廷里的人都称赞这件事。于是，李固又与光禄勋刘宣上书陈言：“自不久前选拔的州牧和郡守，大多不是恰当人选，以至行为暴虐，侵害百姓。还应当制止游乐，专心各种政务。”皇帝采纳了他们的言论，于是下令各州检举郡守和县令以下政事乖张枉错，对待人民没有恩惠的官员，免除他们的官职；其中犯有淫邪重罪的，拘捕交付给诏令设置的牢狱。

到汉冲帝即位，任用李固做太尉，同梁冀参与总领朝政。第二年汉冲帝死了，梁太后认为杨州、徐州等地盗贼声势强大，怕惊扰导致混乱，派中常侍召来李固等人，想要等到所征召的各路王侯到了才发

丧。李固回答说：“皇帝虽然幼小，但犹如国家的父亲。今天他死了，人神感悼哀恸，怎么有臣子反而一同隐瞒消息的道理呢？过去秦始皇死在沙丘，胡亥、赵高隐瞒消息而不发丧，结果害死了扶苏，因而导致国家的灭亡。近时北乡侯死，阎后和她的兄弟以及江京等人也共同保密，于是发生了孙程亲手杀人的事。秘不发丧是国家的莫大忌讳，是万万不可以的。”太后听从了他的话，当晚就公布了丧事。

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欲立之，谓梁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冀不从，乃立乐安王子缵，年八岁，是为质帝。时冲帝将北卜山陵，固乃议曰：“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宪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乃从固议。时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臣闻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近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广选贾竖，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窗呈试。出入逾侈，辎軿曜日。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闻台辅之位，实和阴阳，琁机不平，寇贼奸轨，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伤损，大化陵迟，而诋疵先主，苟肆狂狷。存无廷争之忠，没有诽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合诛辟。”书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听，得免。

李固认为清河王刘蒜年高有道德，想要立他为皇帝，对梁冀说：“现在正当确立皇帝，适宜选择年纪较大，高尚明达而有道德，能亲任政事的人。希望将军审慎而周详地对待这项大计，考察周勃、霍光迎立文帝、宣帝的事情，戒除像邓太后、阎太后那样利用幼弱的君主。”梁冀不听从，于是迎立乐安王的儿子刘缵，刘缵当时八岁，这就是汉质帝。当时要向北替冲帝选择陵园，李固就建议说：“现在到处都有盗贼，军事调度的用费成倍增长，新建顺帝宪陵，开支不止一项。冲帝尚且幼小，可以建造陵墓于宪陵墓园之内，依照康陵的建筑规模，这样工役费用可减去三分之一。”于是依从了李固的建议。那时梁太后因为接连遭到不幸，朝政委任给宰辅大臣，李固所纠正的，常常立即依从实行，那些黄门宦官尽都受到斥逐，天下都期望实现安定，但梁冀猜忌专断，每每忌恨李固。

当初，汉顺帝时所拜授的官吏，大多没有依照程序，到李固当职任事，奏请罢免了一百多人。这些人既有怨恨，又加上仰承梁冀的旨

意，于是一起伪造匿名文书，无中生有地诬陷李固说：“臣听说君主不稽考古人，不能承奉上天；臣下不追述旧事，不能侍奉君主。过去唐尧死后，虞舜仰望思慕三年，坐时在墙壁上看到尧帝，饮食时在菜汤中看到尧帝。这所说的就是追述勤孝的行为，不失臣子的节守吧。太尉李固，假借公务以谋取私利，依傍正义以行邪僻，离间皇上的近臣和亲属，自己培养派系党羽。至于他表举推荐而得显达的人，一概都是他的门徒；他所征召起用的人，莫不是他的先交故旧。有的是富豪之家用钱财贿赂，有的是子婿婚属的裙带关系，其中列入官籍的总共四十九人。他还广泛选用商贾小人，用来补充令史；征集搜取玩物珍宝，凑近窗前验看。他出入府第更是奢华，有衣蔽的车子闪光曜日。在皇帝殡葬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为之流泪，唯独李固涂粉打扮面貌，搔首弄姿，身子旋转俯仰，步子从容美妙，连一点悲恸哀伤的心情都没有。皇帝的陵墓还没有建成，他就违背和更改原来的政令，好的则宣称为自己的功劳，过错就委归于君上，排斥逐退皇上的近臣，不让奉侍送殡，枉自尊大，滥用职权，没有比李固更严重的了。我听说宰相三公的职位，实际上和合阴阳变化的道理，北斗星运转不平衡，抢掠淫杀的邪恶现象存在，那么责任是在太尉的身上。李固受职任事之后，东南地方强暴横行，荆、杨两州的几个郡，千里凋零，亿万人民遭受伤害，深远的教化衰落下来，他却诋诽先代君主，随意放任偏激的行为。皇上在世时他对朝廷没有谏诤的忠心，去世后却有诽谤攻击皇上的言论。儿子的罪行没有比牵累父亲更大的，臣子的罪恶没有比毁谤君主更深的。李固的罪行，应当判为死罪。”诬告文书上奏后，梁冀拿来报告太后，请求处理这件事。太后没有听从，李固得以免除处罚。

冀忌帝聪慧，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鸩。帝苦烦甚，使促召固。固入，前问：“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

因议立嗣，固引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天下不幸，仍遭大忧。皇太后圣德当朝，摄统万机，明将军体履忠孝，忧存社稷，而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且永初以来，政事多谬，地震宫庙，彗星竟天，诚是将军用情之日。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当取冀妹，时在京师，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

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之。皆曰：“惟大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意既不从，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乃说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

梁冀忌讳质帝的聪明颖慧，怕成为后患，于是命令亲信进献毒药。皇帝特别痛苦烦躁，派人急召李固。李固进宫，上前问道：“陛下得病的原因是什么？”皇帝尚且能够说话，说：“吃了煮的饼子，现在肚子里闷热，喝点水还可以活下去。”当时梁冀也在旁边，说：“恐怕要呕吐，不能喝水。”话没有说完皇帝就驾崩了。李固伏尸号啕大哭，对侍医考问查究。梁冀担心事情泄漏，特别厌恶李固的做法。

因为要商议迎立皇位继任人，李固带领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给梁冀写书信说：“国家不幸，接连遭受巨大的忧伤。皇太后的伟大功德盖满朝廷，统理着各种政务；贤明的将军躬自忠诚勤孝，忧在国家。但连年之内，皇帝之位三次断绝。现在正当确立皇帝，这是国家大事，实知太后牵挂关心，将军劳苦思虑，仔细考察选择做皇帝的人，务求圣德英明。然而，我们内心里眷顾思念，私下里特别有一番情杯。远寻先代废立的旧时风范，近见国家皇位继立的前事，不曾有不询访公卿，广泛征求众人意见的，使之向上顺应天帝的心意，向下符合大家的期望。况且从永初以来，政事多有差误，宫廷、庙堂之处发生地震，彗星经过天空，这实在是将军努力用心的时候。古书上说：‘把天下给予人容易，选一个好皇帝治天下难。’过去昌邑王刘贺登上帝位，昏暗混乱日益严重，霍光忧愧郁愤，悔恨的痛苦就像骨头被折断了一样。假如不是博陆侯霍光贞忠勇决，田延年戮力奋发，大汉王朝的江山，几乎倾倒了。这件事情极可忧虑、至为重大，能不仔细地思考吗？悠悠万事，就这件事情最是重大。国家的兴旺与衰败，在此一举。”梁冀得到书信，就召集三公、中二千石、列侯等人大事商议所要迎立的人选。李固、胡广、赵戒以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德行明达卓著，又属于皇族中最尊最亲的人，应当迎立为嗣君。此前，蠡吾侯刘志当娶梁冀的妹妹，这时正在京城，梁冀想要拥立他。众人的意见既不相同，大家忧闷烦恼不快乐，却没有什么根据来定夺。中常侍曹腾等人听到消息就连夜前往游说梁冀说：“将军接连几代都是皇族的亲家，主持摄理国家的各项事情，宾客往来不断，多有过失差错。清河王严肃明白，如果他真的继任帝位，那么将军遭受祸殃的日子就不久了。不如拥立蠡吾侯，富贵可以长久地保住。”梁冀赞同他的话。第二天重新召会公卿，梁冀气势汹汹，言辞激烈迫切。自胡广、赵戒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恐惧害怕他的，都说：“只听大将军的命令。”但李固独自和杜乔坚持原来的意见。梁冀厉声说：“散会！”李固的意见既不被听从，还希望众人的心愿是可以

树立的，再次写书信劝告梁冀。梁冀更加激怒，就说动太后先策令罢免李固，终于迎立蠡吾侯，这就是汉桓帝。

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下狱。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铁锧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

一年多以后，甘陵人刘文、魏郡人刘鲔等人各自谋划拥立刘蒜为皇帝，梁冀借口这件事诬陷李固同刘文、刘鲔一道制造迷惑人心的流言，把他打入监狱。门徒勃海人王调带了脚镣手铐上书，证明李固的冤情，河内人赵承等几十人也要带着刑具到朝廷投诉，梁太后清楚这些事，就赦免了李固。到李固出狱的时候，京城街巷里的百姓都欢呼万岁。梁冀听到消息十分惊惶，畏惧李固的名声德望终究会成为自己的威胁，就另行上奏从前的事，于是杀了李固，当时李固的年纪五十四岁。

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

州郡收固二子基、兹于郾城，皆死狱中。小子燮得脱亡命。冀乃封广、戒而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铁锧，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安上纳忠，而兴造无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亮曰："亮含阴阳以生，戴乾履坤。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亭长叹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适宜视听，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闻而不诛。南阳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怜之，乃听得襚敛归葬。二人由此显名，三公并辟。班遂隐身，莫知所归。

临死的时候，李固给胡广、赵戒写信说："李固受到国家的隆厚恩泽，因此竭尽全力辅助皇上，不顾生死，一心要扶持王室，使之和汉文帝、宣帝时一样兴隆。怎能意想到突然之间梁冀迷误，你们曲意顺从，致使好事变为坏事，成功转为失败呢？汉室的衰落寝微，从此就开始了。你们接受君主的厚重俸禄，见汉朝大厦颠倒而不相扶助，使国家大事倾覆，后代的正直史家，岂会存有私念呢？李固的生命结束了，坚持了'舍生取义'的原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胡广、赵戒收到书信悲痛惭愧，都长叹着流下泪来。

州郡官府在郾城逮捕了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李兹，他们都死在监狱里。小儿子李燮得以脱身逃命。梁冀于是加封了胡广、赵戒，把李固的尸首暴露在四面相通的路口，下令有敢于哀哭的就予以治罪。李固的弟子汝南人郭亮，年纪才十五岁，当时游学于洛阳，就左手拿

着奏章和斧钺，右手提着铁锧，到朝廷上书，请求收拾李固的尸体。没有得到许可，因而前往哀哭，在李固的尸首前陈辞诉说，就在那里守丧不离开，夏门亭长呵斥他说：“李固、杜乔二人身为大臣，不能安慰皇上，进纳忠诚，却造作无端。你们这班人是多么迂腐的儒士啊，能公开触犯诏书，对抗抵触官府吗？”郭亮说：“我禀天地阴阳之气而生，顶天立地。为义所驱动，哪里知道有性命，为什么要用死来相威胁呢？”亭长叹息说：“处在不正常的时代，天虽高大但不敢不弯下身子，地虽广厚但走路不敢不小心。人的眼睛和耳朵适宜视听，嘴巴却是不可以乱说话的。”太后闻听后却没有杀他。南阳人董班也前往哭悼李固，守望着尸体不肯离去。太后同情他们，就听凭他们送给死者衣服、被子并殡敛归葬。二人由此名声显著，受三公的同时征召。董班竟隐匿形迹，不知道他所去的地方。

> 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
>
>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三子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贤而有智，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氏灭矣！自太公已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感其义，乃将燮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内，令变名姓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各为异人，阴相往来。
>
> 燮从受学，酒家异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专精经学。十余年间，梁冀既诛而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皆不受，遂还乡里，追服。姊弟相见，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邪！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谨从其诲。后王成卒，燮以礼葬之，感伤旧恩，每四节为设上宾之位而祠焉。

李固著有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等共十一篇。弟子赵承等人悲哀叹息不止，于是一起讲论李固的言论事迹，因作《德行》一篇。

李燮字德公。当初，李固既已被策令罢官，知道不能免除祸患，就遣送三个儿子回到家乡。当时李燮年纪十三岁，姐姐李文姬是同郡人赵伯英的妻子，贤惠而有智慧，见两个哥哥回来，就全部知道了事情的起因，默默地独自悲伤，说：“李家要灭亡了！自从太公李郃以来，修养德行，累积仁义，为什么遭遇到这样的不幸呢？”她秘密地同两个哥哥谋划事先藏起李燮，假说李燮已返回京城，人们都相信有这回事。不久祸难发生，下面郡府逮捕李固的三个儿子。两个哥哥遭到杀害，文姬就请求父亲的门生王成说：“你怀持忠义对待我父亲，

有古人的节义。现在把这十三岁的孤儿委托给你，李家的存续灭亡，就系在你的身上了。”王成为义气所感动，于是带着李燮顺长江向东而下，进入徐州境内，让李燮改换姓名做了酒家佣人，而王成在街上卖卦算命。他们各自装着互不认识，暗中相互往来。

李燮跟着王成学习，酒家感到奇怪，猜想他不是一般的人，就把女儿嫁给了李燮。李燮专一精研经学，十几年内，梁冀已经被杀而灾异屡次出现。第二年，史官上书说应当诏令赦免罪人，还应当抚恤和录用朝廷大臣中含冤死去者的子孙，于是大赦全国，并寻找李固的后代。李燮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酒家，酒家准备车子和丰厚的礼物遣送他，他都没有接受，终于回到家乡，追补了父亲的丧礼。他们姐弟相见，悲伤感动了旁人。不久，文姬告诫李燮说：“父亲正直，是汉朝的忠臣，却碰上朝廷的倾轧混乱，梁冀横行暴虐，使我家的祖宗香火濒临断绝。今天弟弟侥幸能够延续祖宗香火，难道不是天意吗？应当断绝众人，不要胡乱往来，小心不要有一句话涉及梁家。涉及梁家就牵连到皇上，祸殃就重新到来了。只承认过失罢了。”李燮恭谨地听从了她的教诲。后来王成死去，李燮按礼节埋葬了他，感激怀念他的旧恩，每到四时祭节替他设立上宾位置予以祭祀。

> 州郡礼命，四府并辟，皆无所就，后征拜议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长，好成人之美。时颍川荀爽、贾彪，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无适莫，世称其平正。
>
> 灵帝时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续为张角贼所略，国家赎王得还，朝廷议复其国。燮上奏曰：“续在国无政，为妖贼所虏，守藩不称，损辱圣朝，不宜复国。”时议者不同，而续竟归藩。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京师语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
> 擢迁河南尹。时既以货赂为官，诏书复横发钱三亿，以实西园。燮上书陈谏，辞义深切，帝乃止。先是颍川甄邵谄附梁冀，为邺令。有同岁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伪纳而阴以告冀，冀即捕杀之。邵当迁为郡守，会母亡，邵且埋尸于马屋，先受封，然后发丧。邵还至洛阳，燮行涂遇之，使卒投车于沟中，笞捶乱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谄贵卖友，贪官埋母”。乃具表其状。邵遂废锢终身。燮在职二年卒，时人感其世忠正，咸伤惜焉。

州郡官府按礼制规定发下任命文书，四府同时征召，李燮都没有接受，后来征拜为议郎。到他身居官位，廉洁方正，自我操守，对所交往的人都避短取长，喜欢成全人家的美事。当时颍川人荀爽、贾彪，虽然一同闻名但不相和睦，李燮同时结交二人，感情上没有厚薄，世人都称赞他的平允中正。

灵帝时拜李燮为安平相。此前安平王刘续被张角掳去，国家把他赎了回来，朝廷商议恢复他的封国。李燮上奏说：“刘续在他的封国里没有政绩，被妖贼所俘虏，守护藩国不称职，损害和侮辱了圣朝，不应当恢复封国。”当时发议论的人意见不同，而刘续竟然回到了藩

国。李燮因为诋毁皇族，被遣送到朝廷惩处罪犯的处所服役。不到一年，安平王果然因为无道被诛杀，于是拜授李燮做了议郎。京城里的人谈论说："父亲不肯立皇帝，儿子不肯立藩王。"

升迁河南尹。当时既有人用财货贿赂做官，诏令又滥调拨钱三十万，用来充实西园。李燮上书陈言规劝，语意深切，皇帝才停止。此前颍川人甄邵谄媚攀附梁冀，做了邺县令。有一个同岁生得罪了梁冀，逃奔甄邵，甄邵假意收留却暗地里把这件事告诉了梁冀，梁冀便立即逮捕并杀害了那个人。当甄邵升迁为郡守，碰上母亲死去，甄邵就暂且把尸首埋在马屋里，先接受封官，然后发丧。甄邵回到洛阳，李燮在路上遇到他，让士兵把他的车子投进沟里，用鞭子和木棍猛乱抽打，在帛布上题写大字挂在他背上说："谄贵卖友，贪官埋母。"于是详细地表奏他的罪状。甄邵终于被黜废并终身禁止做官。李燮在职位上两年后死去，当时人感慨他家世代忠义正直，都哀伤痛惜。

杜乔字叔荣，河内林虑人也。少为诸生，举孝廉，辟司徒杨震府。稍迁为南郡太守，转东海相，入拜侍中。

汉安元年，以乔守光禄大夫，使徇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上。让即大将军梁冀季父，宫、瑗皆冀所善。还，拜太子太傅，迁大司农。

时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乔上书谏曰："陛下越从藩臣，龙飞即位，天人属心，万邦攸赖。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伤善害德，兴长佞谀。臣闻古之明君，褒罚必以功过；末世暗主，诛赏各缘其私。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为恶肆其凶。故陈资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无劝。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省。

益州刺史种暠举劾永昌太守刘君世以金蛇遗梁冀，事发觉，以蛇输司农。冀从乔借观之，乔不肯与，冀始为恨。累迁大鸿胪。时冀小女死，令公卿会丧，乔独不往，冀又衔之。

杜乔字叔荣，河内郡林虑县人。他少年时是一个儒生，被推荐为孝廉，征召进司徒杨震的官府。稍后迁任南郡太守，转任东海相，进入朝廷拜为侍中。

汉顺帝刘保汉安元年，用杜乔为守光禄大夫，派他巡行考察兖州。他上表称太山太守李固的政绩天下第一；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人贪赃受贿千万以上。梁让就是大将军梁冀的叔父，汜宫、崔瑗都是梁冀亲善的人。杜乔回到朝廷，拜官为太子太傅，升迁为大司农。

当时梁冀的儿子、弟弟五人以及中常侍等人没有功劳而同时加官封爵，杜乔上书劝谏说："陛下从藩属臣下的地位超拔出来，兴盛王

业登上帝位，顺乎天心，合于民意，为全国各地所仰赖。不急于纳忠选贤的礼制，却首先对身边的人加官封爵，伤害善良，有害德政，兴起和助长了谄媚讨好的风气。臣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赏罚必依据功过；末世昏暗的君主，奖惩各循自己的私心。现在梁氏一家和那些宦官小人，都没有功劳却得到官位，像勋劳卓著的功臣一样分封土地，这样的颠倒虚假，怎么也说不完！有功劳而不给奖赏，使好人大失所望；对奸邪不追究，使作恶的人恣肆逞凶。因此陈列锋利的斧钺而人们并不畏服，颁设爵禄官位而众人得不到劝勉。如果因循这条路走下去，哪里只是伤害政务，还是制造祸乱罢了，必将丧身亡国，可以不谨慎吗！”书上奏，皇帝没有省纳。

益州刺史种暠检举揭发永昌太守刘君世拿金蛇送给梁冀，事情发觉后，把金蛇交给了大司农府。梁冀向杜乔借看金蛇，杜乔不肯给，梁冀便开始怀恨在心。杜乔累迁大鸿胪。当时，梁冀的小女儿死了，让公卿们集合举行葬礼，唯独杜乔没有参加，梁冀更加怀恨他。

> 迁光禄勋。建和元年，代胡广为太尉。桓帝将纳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礼迎之，乔据执旧典，不听。又冀属乔举汜宫为尚书，乔以宫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于冀。先是李固见废，内外丧气，群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桡。由是海内叹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数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谮于帝曰：“陛下前当即位，乔与李固抗议言上不堪奉汉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讽有司劾乔及李固与刘鲔等交通，请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乔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胁乔曰：“早从宜，妻子可得全。”乔不肯。明日冀遣骑至其门，不闻哭者，遂白执系之，死狱中。妻子归故郡。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莫敢视者。
>
> 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梁太后义而不罪。匡于是带铁锧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许之。成礼殡殓，送乔丧还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匡初好学，常在外黄大泽教授门徒。补蕲长，政有异绩，迁平原令。时国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耻与接事，托疾牧豕云。

杜乔迁任光禄勋。建和元年，接替胡广做太尉。汉桓帝将要纳娶梁冀的妹妹，梁冀想要以隆重的礼节迎娶，杜乔依据和坚持旧有的典制，不予听从。另外，梁冀委托杜乔举荐汜宫做尚书，杜乔因汜宫贪赃贿赂的罪行明显，终究不肯录用，因此日益违忤了梁冀。此前李固被废官，朝廷内外意气颓废，群臣畏惧梁冀，连脚都不敢正立，只有杜乔表情端正严肃，无所躲闪屈曲。由此国内感叹，朝野关注。他在位几个月，因为发生地震被免官。宦官唐衡、左悺等人于是一同对皇帝进谮言说：“陛下先前就要登皇位时，杜乔和李固提意见说皇上不可以继承汉朝的统治。”皇帝也怨恨他。到清河王刘蒜的事情发生，梁冀就说动官府劾奏杜乔和李固与刘鲔等人相互勾结，请求逮捕治罪。但梁太后向来知道杜乔的忠心，只是策令罢免了他的官职罢了。

梁冀越发恼怒，派人威胁杜乔说：“早采取适当的自裁方法，妻子儿女可以得到保全。”杜乔不肯。第二天，梁冀派骑兵到他家中，没有听到哭声，就平白地捆捉了杜乔。他死在牢狱里，妻子儿女回到了原郡。杜乔和李固一起暴尸在京城的北郊，家属和旧友没有敢来看视的。

杜乔过去的属官陈留人杨匡听到杜乔的死讯，号哭着星夜赶到洛阳，头戴旧时的红头巾，托名夏门亭事役，守护尸体，驱赶蚊虫，达十二日之久。都官从事逮住他报告给朝廷，梁太后认为他忠义而不予加罪。杨匡于是带着斧钺铁椹到朝廷上书，并请求收拾李固、杜乔二人的尸骨。太后答应了他。他对死者行礼之后把尸体装殓起来，护送杜乔的灵柩回到家乡，送葬服丧，隐藏起来不再做官。杨匡起初喜欢学习，常常在外黄大泽向门下弟子传授学业。补官为蕲长，政务上有突出成绩，迁升为平原令。当时国相徐曾，是中常侍徐璜的哥哥，杨匡耻于同他交往，假托有疾病回家养猪。

论曰：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赞曰：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燮同赵孤，世载弦直。

评论说：那些称作仁人的人，他们的道德宏大啊！创立学说并付诸实际行动，怎么只是求取名声、使自己安稳就算了呢？还用来确定进退去留的节度，纠正国家风俗，使生命因道理而保全，死与义相符合。过分地追求义就会轻视生命，太爱惜生命就会使义亏损，专门为了财物就会有伤于智慧，一心为了自己就会损伤仁德。如果义有重于生命，舍弃生命是可以的；如果生命有重于义，保全生命是可以的。君上因为残暴昏暗失去做君主的道德，臣下就以笃厚坚贞来尽臣子的节义。臣子的节义尽到了，死去，便是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离去，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顺帝、桓帝之间，皇位的继承三次中断，太后行使皇帝权力，乱臣贼子像凶残的猛虎一样眈视朝廷。李固身居高位并把握重权，用来争得大义，他的意志坚定而不可改变。难道不知坚守节义会导致祸殃？只是以倾倒折节妨害职责为耻啊！观看他所发笃实、公正的议论，以及写给梁冀的书信，虽然事机有失而且筹谋乖背，犹且依依不舍而不能停止。达到了最高境界啊，大概是那颗系于国家的心吧！反过来看胡广、赵戒，就像一堆粪土。

赞辞说：李固、杜乔掌理职事，齐心协力。他们想献力于汉文帝、汉宣帝那样的君主，立志做伊尹、后稷那样的辅弼贤臣。但国家道德沦丧，时代黑暗，他们终遭不测。李燮同赵武一样，几乎有着同样的身世经历，他们正直的品行将世代流传。

# 后汉书卷六十四

## 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吴祐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今大人逾越五领，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恢乃止，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丧父，居无檐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守志如初。

后举孝廉，将行，郡中为祖道，祐越坛共小史雍丘黄真欢语移时，与结友而别。功曹以祐倨，请黜之。太守曰："吴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后亦举孝廉，除新蔡长，世称其清节。时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祐赁舂。祐与语大惊，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间。

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祐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诉者，辄闭閤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啬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性惭惧，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问其故，性具谈父言。祐曰："掾以亲故，受污秽之名，所谓'观过斯知人矣'。"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胶东得之。祐呼长谓曰："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长以械自系，曰："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祐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

吴祐字季英，陈留郡长垣县人。父亲吴恢，是南海太守。吴祐十二岁时，随同父亲到官府。吴恢想要杀青制简来刻写经书，吴祐劝言说："现在父亲所管的地方跨越五岭，远在海边，这里的风俗确实简陋，但旧时多产珍奇怪异的物品，对上被皇帝所疑忌，对下是权臣贵戚所希望得到的。这本书如果刻成，就要用一辆车来装拉。过去马援因薏苡的事引起诽谤，王阳因一只口袋而招致奢侈的名声。处于嫌疑之间，实在是先代贤明的人所谨慎对待的。"吴恢就停止了制简刻书，摸着吴祐的头说："吴家世代不缺少季札了。"到二十岁，父亲去世，家无担粮，却不接受别人的赠送。常常在长垣泽中放猪，慢步吟

诵经书。遇到父亲的旧友，对他说：“你是二千石的儿子却要自己去做低贱的事情，纵使你自己不以为羞耻，但怎么对得住你父亲呢？”吴祐只是表示谢意罢了，坚守志向一如当初。

后来被荐举为孝廉，临行的时候，郡里为他设祭路神饯行，吴祐越过祭台和郡府小吏雍丘人黄真高兴地谈话良久，同他结为朋友才告别。郡府功曹认为吴祐傲慢，要求废免他。太守说：“吴季英有知人之明，你且不要说了。”黄真后来也被荐举为孝廉，授任新蔡县长，世人称赞他操守高洁。当时，公沙穆来京游学太学，没有资财粮物，于是改做佣工，受雇替吴祐舂米。吴祐同他谈话大惊，就与他一同在舂米的地方定下交情。

吴祐凭借光禄选拔人才的四项基本条件升迁为胶东侯相。当时济北人戴宏的父亲做县丞，戴宏十六岁，跟从父亲在县丞的官邸里。吴祐每次慢步庭园，常常听到他背诵诗书的声音，惊奇并看重他，也与他交为朋友。戴宏终成儒学宗师，闻名东方，官至酒泉太守。吴祐处理政事仁厚宽简，以身作则。老百姓中有打官司的，他就闭门自责，然后判断案情，用道理来开导他们。或者亲自到里巷中，重新相与和解。自此之后，争斗闹事的现象逐渐减少停息，官吏们由衷归附而不欺骗他。啬夫孙性私自搜刮百姓钱财，买衣服用来进奉给他的父亲。他父亲得到衣服后发怒说：“有这样的长官，怎么忍心欺骗他呢！”督促他回去服罪。孙性惭愧畏惧，拿着衣服到官署自首。吴祐屏退左右询问原因，孙性把父亲的话一一说了出来。吴祐说：“你因为父亲的缘故，背上了污秽的名声，所谓‘观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让他回去感谢父亲，仍然把衣服送给他。又有安丘男子毋丘长同母亲一起逛市场，路上遇到醉汉侮辱他的母亲，毋丘长杀死醉汉就逃跑了，安丘官府追踪到胶东捉获了他。吴祐传呼毋丘长，对他说：“你的母亲被侮辱，是人的感情上所羞耻的。但是孝子发泄愤怒一定考虑会有什么后果，行动不牵累父母。现在你背着母亲以发泄愤怒为快，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赦免你的罪行不合道理，杀你又不忍心，将怎么办呢？”毋丘长拿器械自缚，说：“国家制定的法度，罪囚亲身触犯了它。贤明的府君虽然给予同情，但没有值得施恩的地方。”吴祐问毋丘长是否有妻子儿女，他回答说：“有妻子但没有儿女。”吴祐立即移送文书到安丘解送毋丘长的妻子。毋丘长的妻子到后，解脱她的脚镣手铐，让同住在牢狱里，其妻终于怀了孕。到冬尽行刑的时候，毋丘长哭着对母亲说：“辜负母亲应是死罪，但用什么来报答吴府君呢？”于是咬断手指吞下，口含鲜血说道：“妻子若生下儿子，取名‘吴生’，告诉他我临死时吞指为誓，嘱咐儿子来报答吴府君。”于是把脖子伸进绞索而被缢死。

祐在胶东九年，迁齐相，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及冀诬奏太尉李固，祐闻而请见，与冀争之，不听。时扶风马融在坐，为冀章草，祐因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径去。冀遂出祐为河间相，因自免归家，不复仕，躬灌园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

吴祐在胶东九年，调任齐相，大将军梁冀表荐他做长史。到梁冀上奏诬陷太尉李固，吴祐听到消息就请见梁冀，与梁冀争论，梁冀没有听从。当时扶风人马融在座，替梁冀起草奏章，吴祐因而对马融说：“李公的罪名，成于你手。李公如果被杀，你有什么面目见天下的人呢？”梁冀愤怒地起身走进了内室，吴祐也径直离去。梁冀于是调出吴祐任河间相，吴祐因而自行免官回家，不再做官，亲自浇灌菜园，以经书传授学业，年纪九十八岁死去。

长子凤，官至乐浪太守；少子恺，新息令；凤子冯，鲖阳侯相：皆有名于世。

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典深敬焉。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

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以师丧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

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迁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与参政事，郡中欢爱，三辅咨嗟焉。先是陈留边凤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为之语曰：“前有赵张三王，后有边延二君。”

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病免归，教授家巷。

长子吴凤，官至乐浪太守；少子吴恺，是新息县令；吴凤的儿子吴冯，是鲖阳侯相：他们在当时都有名气。

延笃字叔坚，南阳郡犨县人。少年时跟随颍川人唐溪典受学《左氏传》，十天就能背诵，唐溪典十分看重他。又跟从马融接受学业，博通经籍传述和诸子百家的言论，善于写文章，闻名京城。

延笃被举荐为孝廉，做平阳侯相。到任后，表记龚遂的坟墓，立碑刻文并祭祀祠堂，从农作之中提拔任用龚遂的后代。他因为老师死去弃官奔丧，五府同时征召而没有接受。

汉桓帝以博士征召他，拜官议郎，同朱穆、边韶一起在东观著书作文。稍后迁任侍中。皇帝几次询问政事，延笃都用诡辩不实的话周密回答，动辄依据典籍。迁任左冯翊，再调任京兆尹。他施政用事宽厚仁爱，忧虑和体恤黎民百姓，提拔任用年长有德的人，同他们讨论

政事，郡中的人都喜欢爱戴他，三辅的人都赞扬他。此前陈留人边凤任京兆尹，也有美好的名声，郡里人为此说：“前汉有赵、张三王，后汉有边、延二君。”

那时皇子有病，下令郡县交纳珍贵药品，而大将军梁冀派遣门客携书到京兆，顺便贩卖牛黄。延笃发下文书逮捕那个门客，说：“大将军是皇后的娘家亲人，皇子有病，一定应该进陈医术药方，怎么能够派遣门客千里外求取私利呢？”于是杀了那个门客。梁冀惭愧又不能说什么，官府承奉旨意要追究这件事。延笃借病免官回家，在家乡传授学业。

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笃乃论之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

当时有人提出仁、孝谁先谁后的争论，延笃就论述说：“观察关于仁孝的辩论，众说纷纭而各执一端，交互引述经典文献，更替取用事实根据，可称得上是确当的见解了。仁、孝对于人们来说，是殊途同归，统领各种行为；不是铢两轻重的物品，一定要大小、先后的数量。如果要分别它们的大略，从根本上说，孝的意义在于侍奉父母，仁的意义在于施恩惠给众人。施惠于众人的功绩有益于时代，侍奉父母的德行归于自己。对于自己就事功寡少，有益时代则功绩众多。由此推断来说，仁就远大了。但是物类有从微小到显著的，事情有由隐微到彰明的。近的取譬于身，那么耳朵有接受听觉的用处，眼睛有观察事物的明见，脚有行路致远的功劳，手有修饰保护身体的功用。这些功用虽然显示在外表上，但所根据的是心。远的取譬于物象，那么草木的生长，开始于萌芽，终归于遍地蔓延，枝叶繁茂纷披，花叶纷然杂呈。草木的顶梢虽然繁荣茂盛，但造成这样的是根。仁德的人有孝的品德，就像身体四肢之有心脏，树木枝叶之有根蔸。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孝是天的原则，地的道理，人的行为。’‘有道德修养的人致力于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父

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吧！’然而仁孝的内容规模宏大，人们难以周备，物类的性情又喜欢偏爱，因此所施用的情况各不相同，事实上很少有两者俱兼的。如果一定要回答它们的优劣，那么仁如树木枝叶，越是繁茂纷披越好；孝如心脏或树根，愈是纯正愈好。这样，就可以没有争论了。有人说孝为先仁为后，这不是孔子评价颜回和曾参的意思。我认为仁、孝产生的本质是相同的，全面体察它们的人，就二者互为称述，虞舜、颜回就是这样。如果偏爱哪一方面去体察它们，那么各有自己的评价，公刘、曾参就是这样。曾参、闵损把孝悌当做最高尚的品德，管仲把九合诸侯做为仁德的功效，没有评论德行的不以颜回、曾参为先，考察功德不以管仲为大的。由此说来，是各自任从他所称述的了。”

前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于笃，时在京师，谓公卿曰：“延叔坚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进之。笃闻，乃为书止文德曰：“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间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后遭党事禁锢。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

笃论解经传，多所驳正，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所著诗、论、铭、书、应讯、表、教令，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谦，陈留考城人也。父敞，顺帝时以佞辩至尚书、郡守。弼少笃学，聚徒数百。仕州郡，辟公府，迁北军中候。

原越嶲太守李文德素与延笃友好，当时在京城，他对公卿们说：“延叔坚有辅助帝王的才能，为什么要委屈这匹千里马的脚力呢？”想要让他们引进延笃。延笃听到后，就写书信阻止李文德说：“我的理想将被废弃，这就是所说的命吧。传闻你要替我求情重返东观，来意虽然诚恳，却未必适当。我曾清早梳理，坐在客厅里应酬。早上背诵伏羲、周文王的《周易》，虞舜、夏禹的《尚书》，纵观周公旦的典制礼仪，阅览孔子的《春秋》。傍晚的时候就在院子里悠闲自得，在南窗前的平台上咏诵《诗经》。对诸子百家的学说，在间隙之时赏玩。那咏读的声音多么美妙啊，满耳朵都是它的音调；那文辞光华灿烂啊，叫人目不胜收。这多叫人欣悦愉快呀，我独自享受这份快乐。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天就像是车盖，地就是载人的车子；不知道世界上有人类，有自己身躯的存在。虽然高渐离击筑而歌，旁若无人，高凤沉湎于读经书，不知天下暴雨，同我比较，也是不足以比

拟的。况且我从十五岁受学以来，就知道为人臣不可以陷于不忠，做人子不可以陷于不孝；同地位高的人打交道不阿谀谄媚，与地位低的人打交道不轻慢亵渎。由此而死，见父亲和列祖于地下，可以不惭愧脸红了。如果这样而不见好就收的话，恐怕就像教导羿射箭的人所说的话了。千万别迷失了根本，丢掉自己的天性啊！”

后来遭到党禁之事被禁制不许做官。永康元年，死于家中。家乡的人们把他的形象画在屈原庙里。

延笃评议解说经传，多有批驳纠正的地方，后世大儒服虔等人认为他持论公正没有偏颇。他的著述有诗、论、铭、书、应讯、表、教令，共有二十篇。

史弼字公谦，陈留郡考城县人。父亲史敞，汉顺帝时因能说善辩，官至尚书、郡守。史弼年少时笃爱学习，聚集徒众几百人。在州郡做官，受公府征召，升迁为北军中候。

是时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险辟，僭傲多不法。弼惧其骄悖为乱，乃上封事曰：“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骄梁孝王，而二弟阶宠，终用勃慢，卒周有播荡之祸，汉有爰盎之变。窃闻勃海王悝，凭至亲之属，恃偏私之爱，失奉上之节，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群居，皆有口无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恐遂滋蔓，为害弥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于清朝明言其失，然后诏公卿平处其法。法决罪定，乃下不忍之诏。臣下固执，然后少有所许。如是，则圣朝无伤亲之讥，勃海有享国之庆。不然，惧大狱将兴，使者相望于路矣。臣职典禁兵，备御非常，而妄知藩国，干犯至戚，罪不容诛。不胜愤懑，谨冒死以闻。”帝以至亲，不忍下其事。后悝竟坐逆谋，贬为瘿陶王。

弼迁尚书，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切却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近国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遂举奏弼。会党禁中解，弼以俸赎罪得免，济活者千余人。

这时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平素行为邪恶偏颇，越礼傲慢多有违法。史弼担心他骄傲悖逆而作乱，于是上封书陈事说：“我听说帝王对于亲戚，怜爱虽深，必定要示以权威；身体虽然高贵，必定要用法度对他们加以禁制。如果这样，和睦的家道就会兴起，骨肉的恩情就能尽到。过去周襄王放任甘昭公，汉景帝骄纵梁孝王，而这两位做弟弟的仗恃宠爱，终于因为悖逆傲慢，结果使周室发生了流亡的祸难，西汉发生了爰盎的事变。我私下里听说渤海王刘悝，凭借至亲的

关系，恃仗皇上的偏私怜爱，丢掉了侍奉君上的节操，有越礼侮慢的念头，在外面聚集强悍为非的歹徒，在内荒于饮酒作乐，行为出入没有定准，同他来往相处的，都是些能说会道但无德行的人，有的是家中的忤逆子，有的是朝廷贬逐的官员，必定会有羊胜、伍被那样的变乱。州府不敢弹劾纠察，傅相不能匡正辅导。陛下以友爱兄弟为崇高，不忍心阻遏。这恐怕终究滋长蔓延，造成的祸害更大。请公开我的奏章，向百官宣示，让我能够在清白的朝廷上明白说出渤海王的过失，然后诏令公卿商议公正处理他的法则。法则议决，罪名确定，于是颁下不忍心治罪的诏书。臣下执意坚持，然后少微有所许可。如若这样，那么圣上不会受到伤害亲情的指责，渤海王有享受藩国的幸福。不这样的话，恐怕大案就会发生，告急的使者就会往返不绝于路了。我的职责是统领禁兵，防备突然发生的事变，而越分了解藩国的情况，冒犯皇上的至亲，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我禁不住愤怒烦闷，恭谨地冒着死罪报告陛下。”皇帝因为至亲关系的缘故，不忍心发落这件事。后来刘悝终于因为叛乱的图谋，贬谪为瘿陶王。

史弼迁任尚书，出任平原相。当时皇帝诏令下面检举结党的人，各郡国所举奏出来而相互牵连的多达几百人，唯独史弼没有上奏。诏令前后急急地斥退州郡官吏，用髡刑和鞭刑处治属官小吏。青州从事召史弼到客舍责问说：“皇上诏书痛恨党人，旨意诚恳痛切。青州六郡，其中五郡都有党人；平原的近国甘陵，也正在考究南北两派，平原郡有什么道理唯独没有呢？”史弼说：“前代帝王分界整理天下，划定界线，分别区域，水土相异，风俗不同。其他郡自然有，平原郡自然没有，怎么可以相比较呢？如果仰承上级，诬陷好人，滥施刑罚，以做不合道理的事为快意，那么平原郡的人民，户户都可以作为党人。我平原相只有死罢了，这是我不能做的。”州官从事十分恼怒，立即逮捕郡府属官送进监狱，于是举奏史弼。碰上党禁之事被中途解除，史弼拿俸禄赎罪得以免除处罚，受他救助活下来的有千多人。

弼为政特挫抑强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贷。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积日不得通。生乃说以它事谒弼，而因达览书。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伪诈无状！”命左右引出，楚捶数百，府丞、掾史十余人皆谏于廷，弼不对。遂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侯览大怨，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渑之间，大言于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选德报国，如其获罪，足以垂名竹帛，愿不忧不惧。”弼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昔人刎颈，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诏狱，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又前孝廉魏劭毁变形服，诈为家僮，瞻护于弼。弼遂受诬，事当弃市。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侯览，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时人或讥曰：“平原行货以免君，无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闳、散怀金。史弼遭患，义夫献宝。亦何疑焉！”于是议者乃息。刑竟归田里，称病闭门不出。数为公卿所荐，议郎何休

又讼弼有干国之器，宜登台相，征拜议郎。侯览等恶之。光和中，出为彭城相，会病卒。裴瑜位至尚书。

史弼为政特别下力打击和抑制豪强，那些平民百姓有罪的，多宽容饶恕。迁任河东太守，受诏命所有地方都当推荐孝廉。史弼知道多有权贵求情请托，就预先嘱咐断绝书信之类的往来。中常侍侯览果然派遣门生携书求他，并请求赊借盐税，多日得不到通报。那门生就假托其他事情谒见史弼，因此送上侯览的书信。史弼非常愤怒地说："太守肩负重任，应该选取贤才报效国家，你是什么人，居然欺诈无礼！"命令左右的人领出，捶打几百刑杖。府丞、椽史十几人都在大廷上劝说，史弼不予答理。于是发付安邑监狱，当天就拷问打死了他。侯览大为怨恨，就伪造匿名诬告文书送到司隶，诬蔑史弼诽谤，以槛车押解史弼。官吏们没有敢亲近史弼的，只有原孝廉裴瑜送他到崤山和渑池之间，在路边大声地说道："贤明的府君打击残暴肆虐的官吏，选拔贤德的人报效国家，如果遭到治罪，足可以垂名史册，但愿您不要忧虑惧怕。"史弼说："'谁说荼菜的味道苦涩，它的甘甜有如荠菜。'古人刎颈自杀，虽九死也不悔恨。"史弼被发落到廷尉掌管的国家监狱后，平原郡的官吏奔走于朝廷替他辩冤。又有前孝廉魏劭，毁坏面貌，改变装束，乔装成家童，对史弼进行看护。史弼终究受到诬陷，论案情该斩首示众。魏劭与同郡的人卖掉郡府管理的一些房屋，贿赂侯览，史弼得以减除死罪一级，定罪遣送左校服劳役。当时有的人嘲讽说："平原人靠行贿赂来免除府君的死罪，岂不讽刺吗？"陶丘洪说："过去周文王拘禁羑里，闳夭、散宜生怀揣黄金送人。史弼蒙受祸难，义士献出财宝。这又有什么疑问呢！"于是议论的人就停止了议论。史弼刑满回到故乡，托病闭门不出。几次被公卿推荐，议郎何休更赞扬史弼有治理国家的才能，适合担当三公宰相的职务，他被征拜为议郎。侯览等人憎恶他。光和年间，史弼出任彭城相，遇病死去。裴瑜官至尚书。

论曰：夫刚烈表性，鲜能优宽；仁柔用情，多乏贞直。吴季英视人畏伤，发言烝烝，似夫儒者；而怀愤激扬，折让权枉，又何壮也！仁以矜物，义以退身，君子哉！语曰："活千人者子孙必封。"史弼颉颃严吏，终全平原之党，而其后不大，斯亦未可论也。

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学终辞归，阖门教授。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能饮酒一石。

时皇后父大将军窦武援立灵帝，初秉机政，朝议欲加封爵。植虽布衣，以武素有名誉，乃献书以规之曰："植闻嫠有不恤纬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忧深思远，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义贵切磋。《书》陈'谋及庶人'，《诗》咏'询于刍荛'。植诵先王之书久矣，敢爱其謇言哉！今足下之于汉朝，犹旦、奭之在周室，建立圣主，四海有系。论者以为吾子之功，于斯为重。天下聚

目而视，攒耳而听，谓准之前事，将有景风之祚。寻《春秋》之义，王后无嗣，择立亲长，年均以德，德均则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岂横叨天功以为己力乎！宜辞大赏，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竞，仍外求嗣，可谓危矣。而四方未宁，盗贼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奸盗，将有楚人胁比，尹氏立朝之变。宜依古礼。置诸子之官，征王侯爱子，宗室贤才，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简其良能，随用爵之，强干弱枝之道也。”武并不能用。州郡数命，植皆不就。建宁中，征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以疾去官。

评论说：那具有刚直激烈性格的人，很少能优游宽厚；用情仁爱柔和的人，大多缺少贞正率直。吴季英看起来畏怯不振，讲起话来吞吞吐吐，就像一个软弱的儒者；但他情怀义愤，激奋高扬，挫折权贵，谴责邪恶，又是多么豪壮！用仁德抚恤大众，以义抽身引退，他是个君子啊！俗话说：“救活千人者子孙必将显贵。”史弼同暴戾的官僚相抗衡，终于保全了平原的党人，可是他的后代并不发达，原来这话也是不可以作为定论的。

卢植字子幹，涿郡涿县人。他身高八尺二寸，声若洪钟。少时他同郑玄一道师事马融，能通晓古今文的学术，喜欢精深地研究而不局限于章节句读的理解。马融是皇族的外戚豪门，面前多排列女乐歌舞，卢植从师读书多年，未曾转过头瞟看，马融因此而敬重他。他学习结束告辞回家，闭门传授学业。卢植性格刚毅有大节，常怀救助国家的志向，不喜欢辞赋，能饮酒一石。

当时皇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支持迎立汉灵帝，刚刚把持关键政治权力，朝廷上议论要给他封爵。卢植虽然是个平民，认为窦武素有名声，就呈献书信来规劝他说：“我听说寡妇有不为织布的纬线少而担忧的事情，漆室的少女有倚靠门柱子时的伤戚，为国事而忧思深远，是君子的情怀！读书人结交能够规谏和指正得失的朋友，意义贵在对学问相互探讨。《尚书》称扬‘和老百姓商量’，《诗经》咏唱‘征询打柴人的意见。’我诵读先代帝王的书已有好久了，能吝爱我的愚妄之言吗！现在足下对于汉朝，就好像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处于周室，树立圣明的君主，是天下所系念的。议论的人认为您的功劳，最为重大的就在这里。天下的人聚集目光看，集中耳力听，说以前朝的事例为准则，将会有太平的福分。寻求《春秋》中的道理，王后没有儿子，就选择迎立亲族中的长者，年纪相等就以德行来衡量，德行相等就用占卜来决断。现在对皇族同宗考察之后，按图索牒，依照次序拥立君主，有什么勋劳呢？怎能强横地贪天下之功以为自己之力呢！应当辞掉重大赏赐，以保全自身的名节。加上接连几代帝位衰弱，仍向亲属以外去寻找嗣君，可以说很危险啊。况且天下没有安定，盗贼们在窥视等待可乘之机，恒岳、渤海和碣石山等地，奸恶之徒和强盗特别

多，怕将要发生楚国人胁迫王子比，尹氏拥立王子朝那样的事变。应当依照古代礼制，设置皇族诸子的辅导之官，征召王侯们的爱子，皇帝家族中的贤才，使他们外行上尊崇训诫教导的道理，内心中泯息贪求利欲的念头，选拔他们中贤良有才的人，随时任用并给予他们官爵，这是强健本干、削弱枝叶的方法。”窦武一概不予采用。州郡官府几次任命，卢植都没有就任。建宁年中，征拜为博士，才开始起用。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叛，四府推选卢植才兼文武，拜官九江郡太守，九江蛮归顺降服。后因病除官。

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卢植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那时开始设立太学《石经》，用来校正《五经》文字，卢植就上书说：“臣少年时跟随博通古今的儒者前南郡太守马融受学古文之学，很了解现在的《礼记》有许多错舛的地方。从前用《周礼》等经书，揭示出其中的错误，冒昧地罗列愚浅见解，替这本书作注解，但家中贫穷，没有能力雇人缮写献上。愿得善于书写的人两个，一同到东观，借助官家的财力粮食，专心一意地精深研究，结合《尚书》的章句，考证《礼记》得失，或可裁定圣人经典，刊正石刻经文。古文经以科斗文字书写，接近于实际，但贬抑在民间，地位降低在小学一流之中。中兴以来，学贯古今的通达儒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都深信笃爱它。现在《毛诗》、《左氏》、《周礼》各有解说文字，它们与《春秋》互为表里，应当设置博士，为它们建立学官，使之有助于后来学者，用以广泛传播圣人的思想。”

会南夷反叛，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拜为庐江太守。植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光和元年，有日食之异，植上封事谏曰：“臣闻《五行传》‘日晦而月见谓之朓，王侯其舒’。此谓君政舒缓，故日食晦也。《春秋传》曰‘天子避位移时’，言其相掩不过移时。而间者日食自巳过午，既食之后，云雾晻暧。比年地震，彗孛互见。臣闻汉以火德，化当宽明。近色信谗，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变，皆阳失阴侵，消御灾凶，宜有其道。谨略陈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御疠，四曰备寇，五曰修礼，六曰遵尧，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核举贤良，随方委用，责求选举。原禁者，凡诸党锢，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御疠者，宋后家属，并以

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以安游魂。备寇者，侯王之家，赋税减削，愁穷思乱，必致非常，宜使给足，以防未然。修礼者，应征有道之人，若郑玄之徒，陈明《洪范》，攘服灾咎。遵尧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数迁，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纵不九载，可满三岁。御下者，请谒希爵，一宜禁塞，迁举之事，责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体，理无私积，宜弘大务，蠲略细微。”帝不省。

遇上南夷反叛，因为卢植曾经在九江时有恩德信义，就拜官为庐江太守。卢植精通政务，致力于清简安定，不过集中注意国家大事罢了。

一年多以后，再次征拜卢植为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人一同在东观，校订藏书《五经》及各种解说经书的文字，补辑续写《汉记》。皇帝认为不是紧急事务，让他转任为侍中，迁任尚书。光和元年，发生了日食的异事，卢植上封书陈事劝谏说：“臣听到《五行传》说：‘太阳昏暗而月亮早现叫做朓，是王侯迟缓的天象，’这就是说君主的政事迟滞，因此太阳被月亮遮蔽，变得昏暗。《春秋左氏传》说：‘天子避开正殿一会儿’，是说月亮遮蔽太阳的时间不过一会儿。但不久日食自然已经移过正中，日全食之后，云雾暗淡。连年地震，彗星交替出现。我听说汉朝以火德立国，政化应当宽明。亲近女色，听信谗言，是最大的禁忌，就像是火惧怕水一样。考察今年的异常事情，都是阳势退却阴势入侵，消除和抵制灾害凶祸，应当有正确的方法。谨略陈八条措施：一是任用贤良，二是宽恕囚犯，三是防治瘟疫，四是防备盗寇，五是修明礼义，六是遵奉唐尧，七是控制臣下，八是分散货利。任用贤良：应当让州郡考核荐举贤才良人，根据合宜情况委职任用，督责寻求，选拔推举。宽恕囚犯：凡是那些因党事禁锢的，大多不是因为他们有罪行，可以给予宽恕赦免，原谅并说明他们的委屈、冤枉。防治瘟疫：宋皇后的家属，都以无辜而暴尸野外，不能得到收敛埋葬，瘟疫的流行，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应当颁令收敛尸骨，用来安慰游散的冤魂。防备盗寇：侯王家庭，征敛的赋税应当削减。百姓愁苦贫穷就会考虑暴乱，必定导致突然的变故，宜使给养充足，用来防止不测。修明礼义：应征召有道德修养的人，像郑玄那类人，陈述彰明《洪范》中的思想，以祛除灾异祸事。遵奉唐尧：现在郡守刺史一月迁几次，应当依照降职与升迁的办法，用来彰显能与不能的分别，纵然不能任职九年，也可任满三年。控制臣下：请托求取官爵，一概应当禁止，迁升提拔的事情，督责主管的人来完成。分散货利：天子的规矩，没有道理私自积敛财富，应当弘扬重大的事务，略除细枝末叶。”皇帝没有省纳。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举植，拜北中郎将，持节，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诣

军观贼形势，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遂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及车骑将车皇甫嵩讨平黄巾，盛称植行师方略，嵩皆资用规谋，济成其功。以其年复为尚书。

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进不从。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群僚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卓怒罢会，将诛植，语在《卓传》。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邕时见亲于卓，故往请植事。又议郎彭伯谏卓曰：“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

中平元年，黄巾盗贼兴起，四府举荐卢植，拜官为北中郎将，执掌符节为帅，用护乌桓中郎将宗员为副帅，统帅北军五部人马，调集全国各郡兵马征讨黄巾。连续战败贼寇元帅张角，斩杀俘获一万多人。张角等人败逃保护广宗，卢植构筑包围圈，开凿壕沟，制造云梯，将要攻取城池。皇帝派遣小黄门左丰到军队中观看贼寇的军事情况，有人劝卢植拿财物送给左丰，卢植不答应。左丰回到朝廷对皇帝说：“广宗的贼寇是容易打败的。但中郎将卢植固守营垒不进攻，以等待他们自然灭亡。”皇帝很生气，竟用囚车征召卢植，给减死罪一等的刑罚。到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伐平定黄巾军，极力称赞卢植的用兵方略，说他全是借助使用卢植的经营谋略，才得以成就功业。因此这一年卢植再次任尚书。

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图谋诛杀宦官，于是召回并州牧董卓，以此威胁太后。卢植知道董卓凶残骄悍难以控制，必定产生后患，坚决阻止这种作法。何进不听从。及董卓到后，果然欺凌虐待少帝，竟然在朝堂上大集百官，议论要废立皇帝。群臣没有敢说话的，唯独卢植直言反对。董卓愤怒地终止了朝会，打算诛杀卢植，这事记在《董卓传》里。卢植平素同蔡邕友好，蔡邕原先贬迁朔方，卢植独自上书替他求情。蔡邕当时与董卓关系亲近，因此前往请托卢植的事情。加上议郎彭伯劝董卓说：“卢尚书是天下闻名的大儒，是人们所敬仰的。现在先加害他，天下人会震惊恐怖。”董卓才没有杀他，只是免除了卢植的官职而已。

植以老病求归，惧不免祸，乃诡道从轘辕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怀，不及。遂隐于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绍请为军师。初平三年卒。临困，敕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所著碑、诔、表、记凡六篇。

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醊，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论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夫蜂虿起怀，雷霆骇耳，虽贲、育、荆、诸之伦，未有不冘豫夺常者也。当植

抽白刃严阁之下，追帝河津之间，排戈刃，赴戕折，岂先计哉？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

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后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经，有才艺，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仕州郡，以廉直疾恶见惮。年三十余，有重疾，卧蓐七年，自虑奄忽，乃为遗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员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其后疾瘳。

卢植因年老多病请求还乡，害怕免不了遭到祸患，便从隐秘的通道轘辕走出。董卓果然派人追赶他，追到怀县，没有追上。于是卢植隐居在上谷，不同人事交往。后冀州牧袁绍请他做军师。初平三年死去。临死的时候，命他的儿子挖土穴俭葬，不用棺椁，只有贴身单衣罢了。他所著述的有碑、诔、表、记共六篇。

建安年间，曹操向北征讨柳城，经过涿郡，告诫守令说：“已故北中郎将卢植，名声称著海内，学问上是儒学宗师，读书人的榜样，国家的栋梁。过去周武王进入殷商，旌表商容的门闾；郑国失去子产，孔子为之落泪。我到这里，赞佩卢植的遗留风教。《春秋》的义理是，对贤人的后代，应当有特殊的礼遇。赶快派遣吏属清扫他的坟墓，抚恤他的子孙，并且致以微薄的酹祭，用来表彰他的德行。”卢植的儿子卢毓，闻名于世。

评论说：如果说风霜中可以鉴别草木的品性，危乱时能看到贞良的节操，那么卢公的心志是可以了解的了。蜂蝎腾起于胸前，雷霆在耳边震响，纵然是孟贲、夏育、荆轲、专诸那类勇士，也没有不迟疑而失去常态的。当卢植在森严的阁门之下拔出寒光闪闪的兵刃，追随少帝到黄河和小平津之间，面对戈刃，奔赴死难，难道这是事先考虑到的吗？君子之于忠义，仓促匆忙的时候必定是这样，漂泊流离的时候也必定是这样。

赵岐字邠卿，京兆郡长陵县人。起初名嘉，因出于御史台，因此表字台卿，后来躲避灾难，所以自己改换本名和表字，表示不忘本地。赵岐少年时通晓经术，有才艺，娶扶风人马融哥哥的女儿为妻。马融是外戚豪门大族，赵岐常常鄙视他，不与马融相见。在州郡做官，因廉洁正直，痛恨邪恶而被人敬畏。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患了重病，卧床七年，自己思忖快要死去，就写遗嘱告诫他哥哥的儿子说：“大丈夫生活在世界上，隐遁没有许由那样的节操，做官没有伊尹、吕望那样的功业，上天不给我机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立一块墓碑在我的墓前，刻上文字说：‘汉代有个隐居的人，姓赵名嘉。有志向却没有遇上时机，这是命运啊，又能怎样呢！’”其后病愈。

永兴二年，辟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朝廷从之。其后为大

将军梁冀所辟，为陈损益求贤之策，冀不纳。举理剧，为皮氏长。会河东太守刘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胜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归。京兆尹延笃复以为功曹。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为京兆尹，岐惧祸及，乃与从子戬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遂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游市见岐，察非常人，停车呼与共载。岐惧失色，嵩乃下帷，令骑屏行人。密问岐曰："视子非卖饼者，又相问而色动，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势能相济。"岐素闻嵩名，即以实告之，遂以俱归。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飨之极欢。藏岐复壁中数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

永兴二年，征召为司空掾，提议二千石官员要离开官位为父母守丧，朝廷依从了他的提议。这以后被大将军梁冀征召，向梁冀陈述利弊、求取贤能的策略，梁冀没有采纳。被举荐为理剧，担任皮氏县长。遇河东太守刘祐离郡，中常侍左悺的哥哥左胜代替刘祐的职位，赵岐羞耻和痛恨宦官，当天就往西归家。京兆尹延笃重新起用他做功曹。

此前中常侍唐衡的哥哥唐玹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中的人认为唐玹不是由于有德行而升官，都轻视侮慢他。赵岐和堂兄赵袭还多次对他非议，唐玹深为怨恨。延熹元年，唐玹做京兆尹，赵岐怕祸殃及身，就同侄儿赵戬逃跑躲避唐玹。唐玹果然收捕了赵岐的家属和同宗亲戚，用严重的刑罚加以陷构，全部杀了他们。赵岐于是到处逃难，长江、淮河、海河、泰山各地没有不曾到过的。他自行隐姓埋名，在北海街头卖饼。当时安丘人孙嵩，年纪二十多岁，在街头游玩看到赵岐，观察他不是一般的人，停下车喊他与自己一起坐车。赵岐惊惧失色，孙嵩就放下车帘，令随骑喝退行人。他秘密地问赵岐说："看先生不像卖饼的人，加之相与询问时神色有变，不是有极大的仇怨，就是在逃命吧？我是北海的孙宾石，全家上百口人，有力量救助你。"赵岐平素闻知孙嵩的名声，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于是同他一起回家。孙嵩先进门禀告母亲说："出外行走，就交了一个可同生死的朋友。"把赵岐迎入上堂，共聚饮酒极为欢乐。他把赵岐藏在夹壁中多年，赵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

后诸唐死灭，因赦乃出。三府闻之，同时并辟。九年，乃应司徒胡广之命。会南匈奴、乌桓、鲜卑反叛，公卿举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边之策，未及上，会坐党事免，因撰次以为《御寇论》。

灵帝初，复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诏选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征岐拜议郎。车骑将军张温西征关中，请补长史，别屯安定。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与新除诸郡太守数人俱为贼边章等所执。贼欲胁以为帅，岐诡辞得免，展转还长安。

及献帝西都，复拜议郎，稍迁太仆。及李傕专政，使太傅马日磾抚慰天下，以岐为副。日磾行至洛阳，表别遣岐宣扬国命，所到郡县，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复见使者车骑。”

是时袁绍、曹操与公孙瓒争冀州，绍及操闻岐至，皆自将兵数百里奉迎，岐深陈天子恩德，宜罢兵安人之道，又移书公孙瓒，为言利害。绍等各引兵去，皆与岐期会洛阳，奉迎车驾。岐南到陈留，得笃疾，经涉二年，期者遂不至。

兴平元年，诏书征岐，会帝当还洛阳，先遣卫将军董承修理宫室。岐谓承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粮。岐至，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时孙嵩亦寓于表，表不为礼，岐乃称嵩素行笃烈，因共上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

后来唐衡兄弟等人死去，赵岐因被赦罪才出来。三府闻知消息，同时一齐征召他。延熹九年，他才答应司徒胡广的任命。适逢匈奴、乌桓、鲜卑反叛，公卿们推荐赵岐，提升授官并州刺史。赵岐想要陈奏守护边疆的策略，未来得及上奏，碰上党禁的事被免官，因而条次著述以作《御寇论》。

灵帝初年，又遭党事禁锢十多年。中平元年，各地战事兴起，诏令选拔过去刺史、二千石中有文武才能的人，征用赵岐并拜官为议郎。车骑将军张温西征关中，请求把他补授为长史，另外屯扎在安定。大将军何进推荐他做敦煌太守，行至襄武，赵岐和几位新授职的各郡太守好几人都被贼寇边章等人所捉拿。贼寇要胁迫他做头领，赵岐用假话应付才得脱身，辗转回到长安。

到献帝向西迁都，再次拜官为议郎，不久迁任太仆。及李傕专揽朝政，派遣太傅马日磾抚慰各地，用赵岐做副使。马日磾到达洛阳，表奏朝廷另派赵岐宣传国命，所到郡县，百姓都欢喜地说：“今天才重见到使者的车驾。”

当时袁绍，曹操与公孙瓒争夺冀州，袁绍和曹操听说赵岐到来，都亲自领兵数百里远恭敬地迎接，赵岐深切地陈述天子的恩德，应当停止战争、安定人民的道理，又移送书信给公孙瓒，对他陈说战争危害。袁绍等人各自带兵离去，都与赵岐约期在洛阳相会，奉迎皇帝。赵岐往南到达陈留，得了重病，经历两年，原来约期相会的人竟未达到。

兴平元年，诏书征召赵岐，适逢皇帝要回洛阳，先派卫将军董承修理宫室。赵岐对董承说：“现在国家分裂，只有荆州疆界广阔、土地丰美，西通巴蜀，南临交阯，每年谷物产量丰饶，军械人马比较齐

全。赵岐虽然寿命不多了，志向还是在报效国家，想要亲自驾着牛车，向南游说刘表，可以让他亲自统领军队来保卫朝廷，与将军同心协力，共同扶助王室。这是安定皇上、救助百姓的策略。”董承立即表请派遣赵岐出使荆州，督促积蓄粮食。赵岐到达荆州，刘表马上派遣部队到洛阳帮助修理宫室，军队的供养运输，前前后后络绎不绝。当时孙嵩也寄居在刘表那里，刘表不礼遇他，赵岐就称赞孙嵩平素行为真诚纯厚，因而与刘表共同上表推荐孙嵩为青州刺史。赵岐因为年老多病，于是留在荆州。

曹操时为司空，举以自代。光禄勋桓典、少府孔融上书荐之，于是就拜岐为太常。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时。

赞曰：吴翁温爱，义干刚烈。延、史字人，风和恩结。梁使显刑，诬党潜绝。子幹兼姿，逢掖临师。邠卿出疆，专命朝威。

曹操当时任司空，推荐赵岐代替自己。光禄勋桓典、少府孔融上书推荐他，于是即拜赵岐为太常。赵岐年纪九十多岁，建安六年死去。先前他自己营造墓穴，画上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的图像放在宾客的位置，又自画图像放在主人的位置，一一写上赞颂的词语。他遗令儿子说：“我死的时候，墓中堆积沙石用作床铺，铺上竹垫，穿上白衣，松散头发躺放在沙床上面，用单被盖上，当天便下葬，下葬后便掩埋。”赵岐著作颇多，有《孟子章句》、《三辅决录》流传于当时。

赞辞说：吴祐温和仁爱，激于义愤干犯梁冀，表现刚直激烈。延笃、史弼对人以爱，用恩义交结人就像春风一样柔和。梁冀的使者被延笃明正典刑，诬陷党人的事因史弼而消弭断绝。卢植兼具风姿，从师受学从不越礼。赵岐出使各地，专擅使命，振扬了朝廷的声威。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四

章惠康◎主编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描绘了东汉的社会、文化、民情与人物百态，『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体大思精，信称良史』，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四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章惠康　1932年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50年2月起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工作，曾监印《毛泽东选集》并负责影印十九种革命期刊。1959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曾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学古典文学教学工作。1970年代参加《辞源》修订工作，为主要修订人员。1980年代参加《史记》、《汉书》的注译工作。1990年代主持注译《三国志》、《后汉书》。《〈三国志〉今注今译》一书，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该书1996年由台湾建安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又参与《中外散文辞典》的编撰工作，任副主编兼古代散文的主编。1990年获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荣誉证书。

# 目　录

后汉书卷六十五

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后汉书卷六十六

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后汉书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后汉书卷六十八

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后汉书卷六十九

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后汉书卷七十

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后汉书卷七十一

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后汉书卷七十二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后汉书卷七十三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后汉书卷七十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后汉书卷七十六

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后汉书卷七十七

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后汉书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后汉书卷七十九下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后汉书卷八十上

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后汉书卷八十下

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后汉书卷八十一

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后汉书卷八十三

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后汉书卷八十四

列女传第七十四

后汉书卷八十五

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 后汉书卷六十五

## 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辽将军。父旗，扶风都尉。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辅，围安定，征西将军马贤将诸郡兵击之，不能克。规虽在布衣，见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乃上书言状。寻而贤果为羌所没。郡将知规有兵略，乃命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与羌交战，斩首数级，贼遂退却。举规上计掾。其后羌众大合，攻烧陇西，朝廷患之。规乃上疏求乞自效，曰："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 出于平人，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时帝不能用。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郡朝那县人。祖父皇甫棱，是度辽将军。父亲皇甫旗，是扶风郡都尉。

永和六年，西羌大举侵犯三辅地区，包围了安定，征西将军马贤统帅各郡兵马攻打西羌，不能取胜。皇甫规虽然是个平民，见马贤用兵不慎重，断定他必定失败，就上书陈说军事情况。不久，马贤果然被羌人击灭。郡兵将领知道皇甫规懂得用兵谋略，就委任他做功曹，让他率领八百名甲士，与羌人交战，斩获了敌人的几具首级，于是贼寇退去。皇甫规被提拔为上计掾。此后羌众大举会合，在陇西攻掠烧杀，朝廷为此忧虑。皇甫规于是上书请求自行效力，说："近年以来，我几次陈述应当采取的对策。羌戎还没有行动的时候，预计他们会反叛；马贤开始出战，略知他一定失败。侥幸说中的话语，都可以考查核对。我每每考虑马贤等人聚集军队四年之久，没有完成功业，深入敌境的军队开支尚且以百万亿计算，这些钱财来自于平民百姓，却转入到了奸猾的官吏手里。所以，五湖四海的人，群集而为盗贼；青州、徐州一带发生饥荒，百姓背负婴儿四处流散。羌人到处叛乱，不是由于国家治平，全是由于守边将领忽视了安抚和控制。羌人循规

安于所业，边将却对他们侵扰残害，苟且争逐微小利益，却招致巨大祸害，稍微取胜就虚夸斩获的首级，军队失败却隐瞒不告。部队的士兵辛劳怨苦，被奸猾的官吏所困扰，前进不能速战以求取功劳，后退不能解决温饱以保全性命，饿死的人填满沟渠，尸骨露于原野。只看到帝王的军队出战，却听不到部队凯旋的消息。羌人首领极度悲痛，惊恐畏惧而发生祸变。因此，平安不能长久，失败就经年累月。这就是臣下之所以拍手捶胸而更加伤叹的原因啊！希望借给我两部人马和两郡地方，以及驻守布列在那里坐吃闲饭的五千兵卒，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互相呼应。那里的土地形势和山谷地貌，是我所熟悉的；军事形势的机巧便利，臣下也曾经历熟悉。用不着麻烦皇上一寸见方的印信，一尺之帛的赐赏，上策可以消除祸患，下策可以招纳他们投降。如果认为我年纪轻官位低，不能够重用的话，那么，所有那些战败的将领，并不是官职爵位不高，年纪不老啊！我禁不住一片至诚，冒死而自行陈奏。”当时皇帝不能采用。

冲质之间，梁太后临朝，规举贤良方正。对策曰：

伏惟孝顺皇帝，初勤王政，纪纲四方，几以获安。后遭奸伪，威分近习，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天下扰扰，从乱如归。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官民并竭，上下穷虚。臣在关西，窃听风声，未闻国家有所先后，而威福之来，咸归权幸。陛下体兼乾坤，聪哲纯茂。摄政之初，拔用忠贞，其余维纲，多所改正。远近翕然，望见太平。而地震之后，雾气白浊，日月不光，旱魃为虐，大贼从横，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谴诫累至，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无状者，亟便黜遣，披埽凶党，收入财贿，以塞痛怨，以答天诫。

冲帝、质帝年间，梁太后统理朝政，皇甫规被举拔为贤良方正。他回答策问说：

俯伏思考孝顺皇帝，他开始勤勉于国家大政，治理天下，差不多因此实现安定。后来遇到奸险诡诈的人，权威被亲近的人所分割，积累财富，贪求玩乐，戏耍嬉笑，由此闻名；加上依靠受到宠爱的人，受赂卖官，随便使用门客，在其中相互往来以致天下纷扰，人们跟从作乱就像回家一样平常。所以，每有征战，很少有不受到挫折伤败的，官府和百姓都已财力枯竭，国家上下贫困，仓库空虚。臣在关西，私下里听人传扬，没听到国家对人们褒贬进退，但威权和福禄的降临都归结到有权势而又得到宠幸的人身上。陛下的身体兼具天地的秉性，明察多智，精纯美好。刚开始摄理政事的时候，提拔使用忠诚贞正的人，对原来的治国政策，也多有改正。远近趋附，可望看到太平。但是，地震发生以后，雾气朦胧昏暗，日月失去光芒，旱灾肆虐，大股贼寇横冲直撞，流血把原野都染红了。万物不得安宁，谴责警诫连连到来，这恐怕是因为奸臣的权力太重所造成的吧。那些常侍的罪行尤其不可言状，应该赶快就便黜斥遣退，揭露并扫除成群作恶

的人，没收他们收受贿赂的财物，用来止住人们的痛恨和埋怨，以回答上天的责诫。

今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处周、邵之任，为社稷之镇，加与王室世为姻族，今日立号虽尊可也，实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耳纳邪声，口出谄言，甘心逸游，唱造不义。亦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书怠职，有司依违，莫肯纠察，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不闻户牖之外。臣诚知阿谀有福，深言近祸，岂敢隐心以避诛责乎！臣生长边远，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尽心。

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后梁冀被诛，旬月之间，礼命五至，皆不就。

时太山贼叔孙无忌侵乱郡县，中郎将宗资讨之未服。公车特征规，拜太山太守。规到官，广设方略，寇贼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护羌校尉段颎坐征。后先零诸种陆梁，覆没营坞。规素悉羌事，志自奋效，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钝，实赖兖州刺史牵颢之清猛， 中郎将宗资之信义，得承节度，幸无咎誉。今猾贼就灭，太山略平，复闻群羌并皆反逆。臣生长邠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 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 自鸟鼠至于东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

现在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处在周公、召公那样的位置，是国家的重臣，加上同皇族是世代姻亲，今天册立封号虽然尊贵，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他们实在应当增加修持谦让的节操，辅之以儒家学术，省掉游乐欢娱等不紧急的事务，削减房屋府第等没有益处的整治费用。君主就像一只小船，人民就像是水，群臣就譬如乘船的人，将军兄弟犹如拿桨划船的人。如果能够齐心尽力，以治理平民百姓，这就是所说的福分了。如果大家怠懈松劲，就会沉没波涛之中。这可以不慎重吗！一个人的德行与他所受的俸禄不相称，就如同掏挖墙壁的基脚来增加墙的高度。这怎么是根据力量审察事功以求安定稳固的道理呢？所有那些老奸巨猾的人、酒徒、溺于游戏的人，全都耳听淫邪的声音，口吐谄谀奉承的话语，快意于安逸游乐，倡导不义，也应当贬谪斥退，用以惩罚违反法度的行为。要让梁冀等人深入思考得到贤能的幸福，失去人才的祸害。再者，在位的人食君俸禄却不理事，尚书怠于职守，官府迟疑反复，不愿意检举揭发，所以让陛下只听到谄媚奉承的话，听不到外面的真实情况。我确实知道阿谀逢迎能有好处，深切坦率的言论会导致灾祸，但怎么敢隐藏心思来逃避死的责任

呢？我出生和成长在边远的地方，很少涉足朝廷事务，惶恐而失去自持，言语不完全表达心意。

梁冀怨恨他指责了自己，把皇甫规的对策定为下等，拜官为郎中。皇甫规托病免官回家，州郡官府奉承梁冀的旨意，接连几次几乎被陷害致死。于是，他以《诗经》、《易经》传授学业，有门徒三百多人，达十四年之久。后来梁冀被杀，十个月之内，上面依礼制规定对他所行的任命文书就有五次送达，他都没有就职。

当时，太山盗贼叔孙无忌侵害扰乱郡县，中郎将宗资讨伐没有平服。官车特别征召皇甫规，拜官太山太守。皇甫规到任，广泛地施用计策谋略，盗贼尽都被平息。延熹四年秋天，叛逆羌人零吾等族同先零另一种族的盗贼侵扰掠夺关中，护羌校尉段颎因获罪被召回治罪。后来先零各种族蠢蠢而动，攻陷和毁灭军营。皇甫规平素尽知羌人的活动，有心发奋效力，就上书陈述说："自从臣下接受职务，专意竭尽愚智，实际上依靠兖州刺史牵颢的清廉勇猛，中郎将宗资的诚信节义，得以接受节制调度，幸亏没有差错被人传闻。现在狡猾的贼寇归于消灭，太山动乱已被平定，又听说羌众一同反叛。我在邠岐一带出生长大，年纪已经五十九岁，过去做郡府官吏的时候，羌人叛逆更替发生了两次，我预先筹谋平乱的事情，多有不幸而中的预言。我平时就有久治不愈的疾病，怕自己年纪老迈，不能报答皇上的大恩，愿意请求一个有官阶而无固定职事的职位，准备一辆车子，充当一个使者去慰劳三辅军民，宣扬国家的威德恩泽，利用熟悉地形兵势的长处，协助各路军队。臣困处于孤独危苦之中，坐在一旁观看郡守的所作所为，已经几十年了。从鸟鼠到东岱，他们所患的毛病都是一样。致力寻求勇猛对敌的将领，不如政治清净平和；勤勉修习吴起、孙武的兵法，不如奉行法度。以前的变故还不遥远，臣下实在感到忧虑。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超越职分，以竭尽自己的愚诚。"

> 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年，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
>
> 先是安定太守孙儁受取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

到冬天，羌人竟大举会合，朝廷为之忧虑。三公推荐皇甫规做中郎将，拿着符节监督关西兵马，征讨零吾等羌人。皇甫规打败了他们，斩获首级八百具。先零各种族的羌人仰慕皇甫规的威信，相互规劝投降的有十多万人。第二年，皇甫规就派遣投降的骑兵一同征讨陇

右，但道路被阻断，军队中流行严重的瘟疫，将士死去十分之三四。皇甫规亲自进入营帐，巡回看望将士，部队为之感动悦服。东羌终于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凉州恢复了秩序。

此前，安定太守孙儁接受并索取财物，名声很坏，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杀死许多投降的羌人，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都已年老不能胜任职务，但都依仗权贵，不遵守法度。皇甫规到各州境了解情况，一一地分条陈奏他们的罪行，有的被免官，有的被诛杀。羌人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归附而返归于善。沈氏的大豪强滇昌、饥恬等十多万人，重又到皇甫规那里去投降。

> 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督乡里，既无它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玺书诮让相属。规惧不免，上疏自讼曰："四年之秋，戎丑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　明诏不以臣愚驽，急使军就道。幸蒙威灵，遂振国命，羌戎诸种，大小稽首，辄移书营郡，以访诛纳，所省之费，一亿以上。以为忠臣之义，不敢告劳，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践州界，先奏郡守孙俊，次及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旋师南征，又上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陈其过恶，执据大辟。凡此五臣，支党半国，其余墨绶，下至小吏，所连及者，复有百余。吏托报将之怨，子思复父之耻，载贽驰车，怀粮步走，交构豪门，竞流谤讟，云臣私报诸羌，谢其钱货。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遗匈奴以宫姬，镇乌孙以公主。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则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贵，将有何罪，负义违理乎？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写之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督本土，纠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臣虽污秽，廉洁无闻，今见覆没，耻痛实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昧略上。"

皇甫规出任几年，拿着符节当统帅，聚众立下功劳，后回归督率家乡。他既没有其他私人的恩惠，却多有检举劾奏，加上他极为痛恨宦官，不同他们交往沟通，于是朝廷内外都有人怨恨他，竟一起诬陷他用财货贿赂羌众，让他们假意投降。皇帝玺印封记的文书对他不断加以谴责，皇甫规怕不免于祸，上疏替自己申诉说："延熹四年的秋天，羌戎小丑蠢动暴戾，开始于西州，侵扰到泾阳，长安旧都恐惧惊骇，朝廷顾望担心西面的战事。英明的诏令不因为我愚笨迟钝，急急忙忙派我领军上路。幸运地承蒙神威，终于重振国运，羌戎各大小种族相继投降，随后移送文书到军营和各郡，用来勘问诛杀和纳降的情况，所节省的费用，有一亿以上。我认为这是忠臣应尽的义务，不敢报告功劳，所以羞于用只言片语谈及自己微小的功绩。然而，同先前那些打败仗的人相比，勉强可以免除罪过和灾祸。以前行走各州境内，首先弹奏郡守孙俊，再奏劾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回师南征，又上书举劾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陈述他们的罪恶，抓起来处以死刑。大抵这五位臣子，支派党羽遍及半个国家，其余地

方长官，下至官府小吏，所牵连涉及的，还有一百多人。官吏托附报谢主将的怨恨，儿子思念报复父亲的耻辱，或轻车载送见面的礼物，或怀揣粮食步行奔走，勾结权贵豪门，竞相传布流言蜚语，说我私自报答各路羌人，用钱财来酬谢他们。如果我是凭借私人的财力，那么，我家无石粮；如果货物出于官府，那么，公文簿籍容易查考。即使我愚昧迷惑，确实像传言说的那样，前朝尚且把宫女王嫱赐送给匈奴，把公主细君许给昆莫以安定乌孙。现在我只是花费资金一千万，用来安抚叛逆的羌人。但这是良臣的才能和谋略，是兵家所看重的，又有什么罪呢？是违背义还是违背理呢？自从永初年间以来，将领出战的不少，全军覆没的有五次，启动资金上巨亿。有的回师的时候，车载封印完全的珍宝，移置进权贵的家门，但名成功立，厚重地给予官位和封赏。现在我回归督率故乡，纠正检举各郡的吏治，杜绝交往，隔离亲戚，侮辱故交旧友，众人诽谤暗害，原本是应有的。我虽然污浊丑陋，没有公正清廉的名声，现在被倾覆灭亡，羞耻和痛恨实在深沉。《左传》说：‘鹿死的时候不选择声音’，谨鲁莽粗略地上奏。”

其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

征拜度辽将军，至营数月，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 曰：“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朝庭从之，以奂代为度辽将军，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及奂迁大司农，规复代为度辽将军。

规为人多意算，自以连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数上病，不见听。会友人上郡太守王旻丧还，规缟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规擅远军营，公违禁宪，当急举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涂，故激发我耳。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此子计邪！”遂无所问。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 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

这年冬天，皇甫规被征召返回朝廷，拜官为议郎。论功应该封土赐爵，但中常侍徐璜、左悺想要从他那里谋取财货，几次派遣门客趋问功劳情况，皇甫规终究不予答理。徐璜等人愤恨恼怒，用前事相陷害，把他交给狱吏发落。部属想要收聚财物请求认错，皇甫规执意不听从，竟因为剩余盗贼没有绝灭，获罪被廷尉囚禁，定罪后遣送左校。各位公卿和大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到朝廷替他申诉。适逢赦罪，他回到了家乡。

皇甫规被征召拜官度辽将军，到军营几个月后，上书推荐中郎将

张奂来代替自己。他说："我听说人们没有不变的习惯，但政治有安定与混乱的差别；兵士没有强与弱的分别，而将领有能与不能的区分。我佩服地看到中郎将张奂，才能和智谋兼优，应该当元帅，以便顺从众人的期望。假如仍然说我适合充任军队的职事，希望求个有官阶而无固定职事的散官，做张奂的副将。"朝廷听从了他，用张奂代他做度辽将军，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到张奂迁任大司农，皇甫规重代做度辽将军。

皇甫规为人多计谋，自己认为连续居于大官的职位，想要抽身退避，几次上书称病，不被听从。遇上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灵柩还乡，皇甫规身穿白色丧服，跨越治境，到路上停歇的地方迎接。他趁此让门客秘密地报告并州刺史胡芳，说皇甫规擅自远离军营，公然违犯法禁，应当赶快检举劾奏。胡芳说："皇甫威明想要退避仕途，因此刺激我，使我举发。我应当替朝廷爱惜人才，怎么能让这位先生的计谋实现啊！"终于没有什么责问的。到党禁之事大兴，天下的名贤大多被牵连，皇甫规虽然是位名将，但平素声名不高。他自认为是西州的豪杰，以不能列入党人为羞耻，于是先自己上奏说："我过去推荐前大司农张奂，这是依附党人。又曾在定罪遣送左校的时候，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替我申诉，这是被党人依附。我应当由此定罪。"朝廷知道却不予责问，当时的人认为皇甫规贤良。

> 在事数岁，北边威服。永康元年，征为尚书。其夏日食，诏公卿举贤良方正，下问得失。规对曰："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断大狱，一除内嬖，再诛外臣。而灾异犹见，人情未安者，殆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陈蕃、刘矩，忠谋高世，废在里巷；刘祐、冯绲、赵典、尹勋，正直多怨，流放家门；李膺、王畅、孔翊，絜身守礼，终无宰相之阶。至于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今兴改善政，易于覆手，而群臣杜口，鉴畏前害，互相瞻顾，莫肯正言。伏愿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对奏，不省。

居官任事几年，用威力慑服北部边疆。永康元年，征拜为尚书。这年夏季发生日食，皇帝诏令公卿选拔贤良方正，向下询问政事的成败得失。皇甫规回答说："天帝对待当帝王的，就像君主对待臣下，父亲对待儿子。用灾异来警诫，使他们追求福祉吉祥。陛下八年之内，三次断理大案，一次是去除了内宫中无德而受宠幸的邓氏等人，两次是诛杀成瑨、任胤、刘质等地方官吏。但是，灾异还是出现，人心未能安定，究其原因，大概是对贤人和愚吏的擢升黜退，严厉的刑罚所施加的地方，有不合道理的吧。原太尉陈蕃、刘矩，忠诚谋划高于世俗，被废官居住乡里；刘祐、冯绲、赵典、尹勋，贞正率直而多遭怨恨，被贬斥流放到自己的家中；李膺、王畅、孔翊，自身廉洁奉守礼义，终究没有宰相的官阶。至于牵引而为党人的罪行，事情的兴

起没有缘由，虐待贤良，伤害好人，伤及无辜。现在振兴和改善法则政令，易如反掌，但是群臣闭口不言，鉴照并畏惧以前的祸害，互相瞻前顾后，不肯正面说话。诚望陛下稍许表现一下英明圣智，容纳和接受这番忠诚正直的话语，那么以前的谴罚就可以终止，今后的幸福必定降临。”对问上奏，皇帝没有省察。

> 迁规弘农太守，封寿成亭侯，邑二百户，让封不受。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还，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
>
> 论曰：孔子称“其言之不怍，则其为之也难”。察皇甫规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审己则干禄，见贤则委位，故干禄不为贪，而委位不求让；称己不疑伐，而让人无惧情。故能功成于戎狄，身全于邦家也。
>
> 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以疾去官，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
>
> 永寿元年，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鞬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
>
> 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迁调皇甫规做弘农太守，封为寿成亭侯，食邑二百户，他辞让封爵没有接受。再次转任护羌校尉。熹平三年，因为疾病征召还朝，没有到达，死在穀城，年纪七十一岁。他的著述有辞赋、铭文、碑文、赞辞、祷文、悼词、章表、教令、书信，檄文、笺记，共二十七篇。

评论说：孔子认为“一个人说大话而不惭愧，那么他做起来就困难了”。考察皇甫规的言论，他的内心不惭愧啊！他审察自己的能力就求取爵禄，看到贤能就让位，因此求取爵禄算不上贪心，而让位不是为了谦逊；称扬自己不被怀疑是夸耀，逊让与人没有戒惧的心情。所以他能在平定羌戎中获得成功，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能保全自身。

张奂字然明，敦煌郡渊泉县人。父亲张惇，是汉阳太守。张奂少年时游历三辅，以师礼侍奉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当初，《牟氏章句》虚饰多余的语言很多，有四十五万多字，张奂把它删减为九万字。后来他被征召进大将军梁冀府，就上书汉桓帝，进奏这本《章句》，皇上诏令把他放到东观。因疾病除去官职，后来重新举拔为贤良方正，回答策问获得第一名，提升为议郎。

永寿元年，迁任安定属国都尉。刚到职的时候，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多人侵犯美稷，东羌又全种族呼应他们，而张奂军营中只有两百人左右，听到消息后立即统帅军队出战。军官们认为力量不能抵挡，叩头争相劝止他。张奂不听从，于是进驻长城，聚集兵士，派遣将领王卫招纳引诱东羌，凭此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能够交结东羌。各路豪强终于相继与张奂和睦亲善，共同攻击薁鞬台耆等，经连续战斗打败了薁鞬台耆。伯德惊慌恐惧，带领他的部众投降，郡境因此平静下来。

羌人首领感激张奂的恩德，献马二十匹，先零的部落酋长还赠送金鐻 八枚。张奂一并接受了这些礼物，却令主簿在各路羌人面前，把酒洒在地上发誓说：“纵使马匹像羊群那样的多，也不用来充实自己的马圈；纵使金子像粟米一样的多，也不拿来放进自己的腰包。”把金器、马匹全都还给了他们。羌人性情贪婪，但敬重清廉的官吏，以前有八位都尉大抵喜欢财物货利，羌人被他们害苦了，到张奂时洁身正己，声威和教化得以普遍施行。

迁使匈奴中郎将。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

延熹元年，鲜卑寇边，奂率南单于击之，斩首数百级。

明年，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奂与皇甫规友善，奂既被锢，凡诸交旧莫敢为言，唯规荐举前后七上。在家四岁，复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赋，率厉散败，常为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百姓生为立祠。举尤异，迁度辽将军。数载间，幽、并清静。

九年春，征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其夏，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

迁任使匈奴中郎将。当时休屠各和朔方乌桓一同反叛，烧掠度辽将军营门，绵延屯扎赤阬，两军彼此望得见炊煮的烟火。兵士们大为恐慌，各自想要逃离。张奂安然地坐在营帐里，从容自如地同弟子讲读，军士才稍微安定下来。于是，他秘密地招诱乌桓，暗地里与之和睦交往，却派人杀了休屠各的首领，突袭并打败了他们的部众。各族胡人全都投降。

延熹元年，鲜卑侵扰边疆，张奂率领南单于攻打鲜卑，斩获首级几百具。

第二年，梁冀被诛杀，张奂因为是梁冀的旧部下，被免除职务并勒令不准做官。张奂同皇甫规友好，张奂既已被禁止做官，所有那些旧交都不敢替他说话，唯独皇甫规先后七次上书举荐。居家四年，再次拜官武威太守。他平均徭役赋税，激励散漫落后的人，常常是各郡中最突出的，河西由此而得到保全。这个地方风俗多怪异禁忌的事，大凡二月和五月生下的子女以及与父母属同月出生的婴儿，全部杀害。张奂向他们宣传做人的正道，严格地给予奖赏处罚，风俗终于改变，百姓在他活着的时候为他建立祠堂。他被推选为优异人才，迁任度辽将军。几年内，幽州和并州一带清和平静。

延熹九年春天，征拜为大司农。鲜卑闻听张奂离开，这年夏天，就招聚南匈奴、乌桓分数路侵入边界，有的五六千骑兵一路，有的三四千骑兵一路，侵扰和掠夺沿边境的九个郡，烧杀抢掠老百姓。秋天，鲜卑又率领八九千骑兵进入边界，引诱东羌同他们一起誓盟。在这个时候上郡沈氐、安定先零各种族一同侵扰武威、张掖，沿边境一带遭受严重祸殃。朝廷以此为忧，再次拜授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的职级督理幽、并、凉三州和度辽将军、乌桓校尉两营人马，兼任考察刺史、二千石为官胜任与不胜任的职责，赏赐很丰厚。匈奴、乌桓听说张奂来到，于是相继归降，共二十万人。张奂只杀了他们中为首的恶人，其他的都予以安抚和接受。只有鲜卑逃离边境而去。

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祋祤，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胁同种复钞三辅。奂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奂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建宁元年，振旅而还。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奂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武自杀，蕃因见害。奂迁少府，又拜大司农，以功封侯。奂深病为节所卖，上书固让，封还印绶，卒不肯当。

明年夏，青蛇见于御坐轩前，又大风雨雹，霹雳拔树，诏使百僚各言灾应。奂上疏曰："臣闻风为号令，动物通气。木生于火，相须乃明。蛇能屈申，配龙腾蛰。顺至为休征，逆来为殃咎。阴气专用，则凝精为雹。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谗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武、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天子深纳奂言，以问诸黄门常侍，左右皆恶之，帝不得自从。

永康元年春天，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兵侵扰关中，围困祋祤，扰掠云阳。夏天，又攻陷两座军营，杀死一千多人。冬天，羌人岸尾、摩蟞等部胁迫同种族羌人再次抢掠三辅。张奂派遣司马尹端、董卓一并出击，大败羌人，斩了他们的首领，斩获和俘虏一万多人，三州清

静稳定下来。论功应当封赏，因为张奂不侍奉宦官，所以封赏竟没有施行，仅赐钱二十万，任命他家里一个人做郎官。他一并推辞不接受，却希望把家属迁移到弘农郡华阴县。旧制规定边境上的人不能向内地迁移，唯独张奂因其功劳得到特别允许，所以他自此是弘农人了。

汉灵帝建宁元年，张奂整顿军队还朝。当时窦太后当朝处理国事，大将军窦武同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事情泄露，中常侍曹节等人在中间捣乱，认为张奂新近被征召还朝，不知道原有图谋，假造诏命让张奂与少府周靖带领五营士卒围住窦武。窦武自杀，陈蕃因此被害。张奂迁任少府，又拜官为大司农，凭功劳封了侯。张奂深深地悔恨被曹节所欺骗愚弄，上书执意推让，封好官印和绶带还给朝廷，终究不肯接受。

第二年夏天，青蛇出现在御座的槛阑板前，又刮起大风，下起冰雹，响雷震耳，树被连根拔出，诏令让百官各自论说应付灾异的方法。张奂上书陈述说："我听说风是上天的号令，吹动万物能通天地之气。木生于火，相互依赖才能发出光明。蛇能屈能伸，与龙的腾跃蛰伏相匹对。顺应这个道理而来的就是吉兆，违背这个道理而来的就是灾祸。阴气专一施行，就会凝结精粹而变为冰雹。过去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者立志安定国家，或者正直而不挠曲，以前因为那些谗言巧媚的人取胜，他们一同被诛杀，天下默然不语，但人人心里怀着震动愤怒。往昔周公的丧葬不按礼仪，天帝就动以威严。今天，窦武、陈蕃忠诚正直，没有被明确赦罪，怪异之事的到来，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应当赶快改葬，把他们的家属迁返家乡。那些因跟随他们而牵连获罪不许做官的人，应全部解除罪名。再者，皇太后虽然居住南宫，但思恩奉养之礼却不周全，朝廷里群臣不说话，朝野上下失去希望。应当思考报答扶持养育之恩的大义。"皇帝内心深处接受了张奂的言论，拿来询问各位黄门、常侍，左右的人都厌恶这些话，皇帝不能自己做主。

转奂太常， 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同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而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奂等皆自囚廷尉，数日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赎罪。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奂独拒之。寓怒， 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

奂前为度辽将军，与段颎争击羌，不相平。及颎为司隶校尉，欲逐奂归敦煌，将害之。奂忧惧，奏记谢颎曰："小人不明，得过州将，千里委命，以情相归。足下仁笃，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复获邮书。恩诏分明，前以写白，而州期切促，郡县惶惧，屏营延企，侧待归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矜怜，壹惠咳唾，则泽流黄泉，施及冥寞，非奂生死所能报塞。夫无毛发之劳，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诚知言必见讥，然犹未能无望。何者？朽骨无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马无所复用，而

燕昭宝之。党同文、昭之德，岂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则呼天，穷则叩心。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俱生圣世，独为匪人。孤微之人，无所告诉。如不哀怜，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无所复言。”颎虽刚猛，省书哀之，卒不忍也。时禁锢者多不能守静，或死或徙。奂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

张奂转任太常，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共同推荐王畅、李膺可以参与三公的人选，因而曹节等人更加痛恶他们的言论，就让皇帝颁下诏书严词谴责他们。张奂等人都因此被廷尉囚禁，几天后才得以出来，大家都用了三个月的俸禄来抵罪。司隶校尉王寓，宦官出身，想要讨好公卿，以便求得举荐，百官畏惧，没有不答应的，唯独张奂一个人拒绝。王寓愤怒，由于这件事就以结党的罪名陷害他，禁止并勒令他不许做官，归还故乡。

张奂以前做度辽将军的时候，与段颎争论进攻羌人的事，彼此不相和睦。到段颎任司隶校尉，想要驱逐张奂回敦煌，并打算杀掉他。张奂忧心恐惧，写奏记向段颎谢罪说：“小人不明达事理，得罪州府将军，相隔千里寄托性命，出于感情而相依附。足下仁厚敦朴，鉴照我的艰辛悲苦，派出去送信的人还没返回，又收到您邮来的书信。皇帝降恩的诏书很明确，前次已经写清楚了，但州将您限期迫促，郡县恐慌害怕，我惶恐地盼望着，独自等待您的回音。我父母的朽骨已安葬于您的辖区，孤魂相托，如若蒙受您的哀怜，一句恩惠的话语，就使恩泽延及地下，施行到阴间，这大恩大德不是我张奂生死所能报答的。我对您连像毛发一样细小的功劳都没有，却要求您给我为父母做坟墓的地方，这正与淳于髡为什么拍着大腿仰天而笑的原因相似吧。确知我的话一定会被讥笑，但还是不能不抱希望。为什么呢？腐烂的骨头对人们没益处，但周文王埋葬它；死马没有再利用的地方，但燕昭王把它当做宝贝。倘若同周文王、燕昭王的品德一样，怎么不伟大啊！大概人们的情性，受冤枉就呼喊苍天，遭厄难则捶击胸膛。现在我呼喊苍天听不到回应，捶击胸膛却无益于事，确实自己伤心悲痛。一同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独自做了人家不理睬的人。孤独微贱的人，没有求告申诉的地方，如果不能获得哀怜，就会像鱼肉一样任人宰割。提起心来向东盼望，没有什么再说的了。”段颎虽然刚烈勇猛，阅看书信后也为他哀伤，最终不忍将他赶回敦煌。当时，遭受禁锢不许做官的人大多不能保持平静，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张奂闭门不出，收养弟子近千人，写作《尚书记难》三十多万字。

奂少立志节，尝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 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及为将帅，果有勋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遗命曰：“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殒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晋

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诸子从之。武威多为立祠，世世不绝。所著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

张奂少年时树立志向和操守，曾经同读书的朋友谈论说：“有志向有作为的人处在世上，应当替国家在边境上立功。”到他当了将帅，果然建立了功勋和名声。董卓欣慕他，让他的哥哥送给张奂细绢一百匹。张奂厌恶董卓的为人，拒绝而不接受。张奂于光和四年死去，年纪七十八岁。遗嘱说：“我先后进身做官，十次腰系银印绿绶，不能与世浮沉、随波逐流，被谗巧奸邪的人所忌恨。境遇的顺利与滞涩，是命运的安排；事物的开头与结局，是规律所决定的。然而，地府晦暗深远，长久而没有天明的时候，却再用绵絮缠绕，牢牢地钉紧，是件不快乐的事情吧。幸好有以前挖好的墓穴，早上死去，傍晚下葬，把尸体放置在灵床上，只用一幅绢束住头发罢了。不要像晋文公那样奢侈，也别像杨王孙那样节俭，推从心意办理，可能没有灾祸和耻辱。”儿子们听从了他的遗嘱。武威许多地方为他建立庙堂，祭礼世代都不断绝。他所著述有铭文、颂辞、书信、教令、诫述、志、对策、章表等二十四篇。

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

初，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怀孕，梦带奂印绶登楼而歌。讯之占者，曰：“必将生男，复临兹邦，命终此楼。”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之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烧而死，卒如占云。

论曰： 自鄛乡之封， 中官世盛，暴恣数十年间，四海之内，莫不切齿愤盈，愿投兵于其族。陈蕃、窦武奋义草谋，征会天下，名士有识所共闻也，而张奂见欺竖子，扬戈以断忠烈。虽恨毒在心，辞爵谢咎。《诗》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段颎字纪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郑共叔段，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也。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为宪陵园丞、阳陵令，所在有能政。

迁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颎即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诏颎，颎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颎。颎因大纵兵，悉斩获之。坐诈玺书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刑竟，征拜议郎。

长子张芝，字伯英，最为著名。张芝弟张昶，字文舒，与兄一同都擅草书，至今受到人们的称道传扬。

当初，张奂做武威太守，他的妻子怀了孕，梦见佩带张奂的官印和绶带，登上楼台歌唱。询问占卜的人，回答说：“一定会生下男孩，再次治理这块地方，他的性命就在这个楼台上结束。”不久生下儿子张猛，在建安年间做了武威太守，杀了刺史邯郸商，州兵围困得紧急，张猛以被擒拿为羞耻，就登上楼台自焚而死，终于像占梦预言

的那样。

评论说：自从郑众封为鄛乡侯，宦官的势力一代比一代强盛，恣肆暴虐几十年时间，全国范围内，没有不咬牙切齿充满愤恨的，希望杀尽这班宦竖。陈蕃、窦武激于义愤草创谋划，事先预示天下，知名之士和有见识的人都闻听到了，但张奂被小人所欺骗，挥兵杀害忠烈。他虽然悔恨于心，辞官谢罪，也于事无补。《诗经》说："伤心伤意地哭啊，但有什么用呢？惜叹已经来不及了！"

段颎字纪明，武威郡姑臧县人。他的先祖出自郑国的共叔段，本人是西域都护段会宗的侄曾孙。段颎少年时熟习射箭骑马，崇尚游侠，轻视财货，长大后才改变志向，喜欢学习古代的典籍。起初被举荐为孝廉，做宪陵园丞、阳陵令，在这些职位上都有好的政绩。

升迁为辽东属国都尉。当时鲜卑侵犯边塞，段颎立即率领他所统管的部队奔赴那里。不久，因怕贼寇惊恐逃跑，就派遣驿骑诈作携带有皇帝玺印封记的文书诏还段颎，段颎自己在半道上佯装退军，偷偷地在归路上设置埋伏。敌人认为这事确信无疑，就人境追击段颎。段颎乘机大举进兵，全部斩杀俘获了敌人。段颎因伪造皇帝玺印封记的文书被处重刑，因为他有功勋，判罪罚往边境戍守。刑期结束后，受征召拜官为议郎。

时太山、琅邪贼东郭窦、公孙举等聚众三万人，破坏郡县，遣兵讨之，连年不克。永寿二年，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 司徒尹颂荐颎，乃拜为中郎将。击窦、举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封颎为列侯，赐钱五十万，除一子为郎中。

延熹二年，迁护羌校尉。会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颎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击破之。追讨南度河，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复战于罗亭，大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虏皆奔走。

明年春，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钜鹿坞，杀属国吏民，又招同种千余落，并兵晨奔颎军。颎下马大战，至日中，刀折矢尽，虏亦引退。颎追之，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余人。又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烧当种九十余口诣颎降。又杂种羌屯聚白石，颎复进击，首虏三千余人。冬，勒姐、零吾种围允街，杀略吏民，颎排营救之，斩获数百人。

四年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颎将湟中义从讨之。凉州刺史郭闳贪共其功，稽固颎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反叛。郭闳归罪于颎，颎坐征下狱，输作左校。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于是吏人守阙讼颎以千数。朝廷知颎为郭闳所诬，诏问其状。颎但谢罪，不敢言枉，京师称为长者。起于徒中，复拜议郎，迁并州刺史。

当时，太山、琅邪的盗贼东郭窦、公孙举等人聚众三万人，攻取

和破坏郡县，朝廷派兵征讨，连年不能取胜。永寿二年，汉桓帝诏令公卿选拔将领中文武兼备的人才，司徒尹颂推荐段颎，于是拜官为中郎将。段颎攻打东郭窦、公孙举等，大败并斩了他们二人，获取首级一万多具，残余的徒众有的投降，有的散去。朝廷封段颎为列侯，赏赐钱五十万，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郎中。

延熹二年，迁任护羌校尉。遇上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个种姓的羌人骚扰陇西、金城边境，段颎领军和湟中志愿跟从的一万二千骑羌兵出师湟谷，攻击打败了羌人。部队追击讨伐，向南横渡黄河，他派军吏田晏、夏育招募先遣队，用绳索系于两岸悬在河上接引军队渡河，再次战于罗亭，大败敌人，斩获敌人首领以下的首级二千具，活捉一万多人，余敌全部逃跑了。

第二年春天，剩下的羌人再次与烧何大头目侵扰张掖，攻陷并毁坏钜鹿坞，杀害属国官吏和百姓，还招集本种族一千多群落，合并人马于早上奔袭段颎军兵。段颎下马死战，到太阳正中时分，刀断矢竭，敌人也引军退去。段颎追击羌人，边战边走，日夜相继地战斗，割肉充饥，饮雪止渴，经过四十多天，终于到达黄河上游的积石山，追出边界二千多里，杀了烧何的大头目，斩杀和俘虏敌人五千多人。又分派部队攻打石城的羌兵，斩首和淹死的有一千六百人。烧当种族有九十多人到段颎那里投降。另外，羌人的混合种族屯集在白石，段颎再次进军攻打，斩杀和俘虏敌人三千多人。冬天，勒姐、零吾种族围困允街，杀害和掠抢官吏百姓，段颎分批营救，斩获首级几百人。

延熹四年冬天，上郡沈氏、陇西牢姐、乌吾诸种族羌人一同骚扰并州，段颎统领湟中志愿跟从的军队征讨。凉州刺史郭闳贪图同享段颎的功劳，阻止段颎的部队，使他们不能前进。志愿跟从的兵士服役时间长久，怀恋乡土故旧，全部反叛。郭闳把罪过委归于段颎，段颎因罪征召关进监狱，遣送左校服劳役。羌人于是蠢蠢而动，倾覆和陷灭营垒，转而相与招集，在州郡中横冲直撞。在这时，官吏坚持在朝廷替段颎申诉的以千计。朝廷知道段颎是被郭闳所诬陷，诏问他的情况，段颎只是谢罪，不敢说是冤枉，京城里的人称赞他是个长者。段颎从刑徒中得到起用，再次拜官为议郎，迁任并州刺史。

时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张掖、酒泉，烧人庐舍。六年，寇势转盛，凉州几亡。冬，复以颎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颎降。　当煎、勒姐种犹自屯结。冬，颎将万余人击破之，斩其酋豪，首虏四千余人。

八年春，颎复击勒姐种，斩首四百余级，降者二千余人。夏，进军击当煎种于湟中，颎兵败，被围三日，用隐士樊志张策，潜师夜出，鸣鼓还战，大破之，首虏数千人。颎遂穷追，展转山谷间，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虏遂饥困败散，北略武威间。

颎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封颎都乡侯，邑五百户。

永康元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颎复追击于鸾鸟，大破之，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

而东羌先零等， 自覆没征西将军马贤后，朝廷不能讨，遂数寇扰三辅。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桓帝诏问颎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辑定。欲颎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颎因上言曰："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余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势，徒更招降，坐制强敌耳。 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 内徙郡县，得反本土。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人，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帝许之，悉听如所上。

当时，滇那等各种族羌兵五六千人扰掠武威、张掖、酒泉，烧人房屋。延熹六年，贼寇的势力转而强盛，凉州差一点被陷没。冬天，又用段颎为护羌校尉，乘坐驿马到任。第二年春天，羌人封僇、良多、滇那等种族的首领三百五十五人率领三千落羌人到段颎那里投降。当煎、勒姐种族还是屯扎不动。冬天，段颎统领一万多人打败了他们，杀了他们的首领，斩获和俘虏四千多人。

延熹八年春天，段颎再次攻打勒姐种族，斩获首级四百多具，投降的有二千多人。夏天，进兵攻打当煎种族于湟中，段颎兵败，被围困三天，他用隐士樊志张的谋略，把部队隐蔽起来夜晚出击，鸣鼓反攻，大败羌兵，斩获和俘虏几千人。段颎于是深入追击，在山谷之中转移不定，自春天到秋天，没有一天不战斗的，敌人终于饥饿困厄，失败逃散，向北掠夺武威一带地方。

段颎打败西羌，共斩首二万三千级，活捉数万人，马、牛、羊八百头，投降的有一万多落。朝廷封段颎为都乡侯，食邑五百户。

永康元年，当煎诸种族重又反叛，聚集四千多人，想要攻取武威，段颎再次追击到鸾鸟，大败羌兵，杀了他们的首领，斩获首级三千多具，西羌到此得以平定。

但是东羌先零等种族自从陷灭征西将军马贤之后，朝廷没有能力征讨，竟数次抢劫骚扰三辅。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连年招降他们，但他们总是投降后又反叛。汉桓帝诏问段颎说："先零的

东羌人作恶反叛，而皇甫规、张奂各自拥有强大的部众，不能及时平定。想要段颎调移部队向东讨伐，不知道这样做是否适宜，可三思后陈述谋略。”段颎因此向皇上进言说：“我俯伏着看到先零的东羌人虽然几次反叛，但向皇甫规投降的已有大约二万落，善恶既已分晓，剩下的贼寇没有多少了。现在张奂犹豫不决而久久不进军的原因，可能是考虑羌人表面上是分离而内心上是一致的，发兵前往必定受到惊惧，况且自去冬至今春，羌人屯集不散，人马疲劳瘦弱，有自行灭亡的趋势，只要经过招降，就可以坐着制服强敌了。我认为羌人狼子野心，很难用恩德来招纳，势穷力尽时虽然降服，军队离开后他们又会活动。只有用长矛挟制他们的两胁，利刃搁在他们的脖子上。估计东羌种族还剩下三万多落，居处靠近边境之内，路途没有艰难曲折，没有像燕、齐、秦、赵等国那样合纵连横之势，但长期扰乱并州、凉州，累次侵掠三辅，西河、上郡官府已各自向内地迁移，安定、北地又导致薄弱危险，从云中、五原向西至汉阳二千多里，匈奴和羌戎各种族都占据了地盘，这好比恶性毒疮一样隐伏着祸患，滞留在胁下，如果不予诛灭，转而就危害越来越大。现在如果给我骑兵五千，步兵一万，战车三千辆，花上三冬二夏，足够可以平定他们，大概用费是钱币五十四亿。如果这样，那么可以把群羌消灭干净，使匈奴长期驯服，向内迁移的郡县，得以返回原来的地方。我暗地里计算，永初年中，各种族羌戎反叛，有十四年时间，花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经过七年，花费八十多亿。费用开支如此，还不能杀尽贼寇，残余的徒众重又兴起，到现在仍制造危害。现在不做短期努力，那么长久的安宁就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实现了。臣当竭尽愚钝，跪伏着等待节制调度。”皇帝同意他的看法，全部听从了他的意见。

建宁元年春，颎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颎众恐。颎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激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颎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建宁元年春天，段颎统帅军队一万多人，携带十五天的粮食，从彭阳县直驱高平县，同先零各种族战于逢义山。敌人兵势盛大，段颎部众恐慌。段颎就命令军中张弓搭箭，摆出利刃，布列长矛三层，挟以强弩，再排列轻骑作为左右两翼。他激发鼓动将士们说：“现在离开家乡几千里，前进就会获得胜利，逃走必然都死。大家努力共建功名！”于是大声呼唤，众人都应声腾跃扑敌，段颎从两旁驱动骑兵，突然发起进攻，敌人全面崩溃，斩获首级八千多具，缴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时窦太后临朝，下诏曰：“先零东羌历载为患，颎前陈状，欲必埽灭。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　　曾未浃日，凶丑奔破，连尸积

俘，掠获无算。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功用显著，朕甚嘉之。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颎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敕中藏府调金钱彩物，增助军费。拜颎破羌将军。

夏，颎复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上。寻闻虏在奢延泽，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贼，击破之。余虏走向落川，复相屯结。颎乃分遣骑司马田晏将五千人出其东，假司马夏育将二千人绕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围晏等，晏等与战，羌溃走。颎急进，与晏等共追之于令鲜水上。颎士卒饥渴，乃勒众推方夺其水，虏复散走。颎遂与相连缀，且斗且引，及于灵武谷。颎乃被甲先登，士卒无敢后者。羌遂大败，弃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茧。既到泾阳，余寇四千落，悉散入汉阳山谷间。

当时窦太后统理朝政，颁下诏书说：“先零东羌连年为害，段颎以前陈说情况，决心予以扫除。他履霜踏雪，日夜兼程，亲冒矢石，激励和鼓舞官兵。不到十天，丑恶的敌人奔逃瓦解，杀敌成片俘虏众多，夺取和缴获的战利品无法计算。洗雪了百年未曾偿还的仇恨，借此安慰了忠诚将领的亡魂。段颎功绩显著，朕深为嘉慰。等待东羌全部平定，当一并登记功劳。现暂且赏赐段颎钱二十万，用他家中一人为郎中。”下令中藏府调拨钱帛财物，增加支助军事费用。拜授段颎为破羌将军。

这年夏天，段颎再次追击羌兵出桥门，到达走马水河畔。随后听说敌人在奢延泽，就率领轻装快速的部队加倍赶路，一天一夜行程二百多里，第二天早晨追上了贼寇，攻击并打败了他们。残余的敌人逃往落川，又互相聚集，段颎于是分派骑司马田晏带领五千人从敌人的东面出击，派假司马夏育带领二千人绕道敌人的西面包抄。羌兵分出六七千人围攻田晏等，田晏等人与之接战，羌兵溃败逃跑。段颎急速前进，与田晏等人共同追击敌人到达令鲜水边。段颎士卒饥渴，就令部众齐头并进，抢夺敌人的用水，敌人又分散逃去。段颎于是紧紧地尾随敌人追击，边战斗边招引，追到灵武谷。段颎就披挂铠甲率先而进，兵士们没有肯落后的。羌兵终于大败，丢兵弃甲而逃。段颎追击羌兵三天三夜，士兵们的脚板上都有了厚厚的茧子。不久追到泾阳，残余的贼寇四千帐落，全部分散逃进了汉阳的山谷之中。

时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颎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颎。颎复上言：“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 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 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复，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卫国伐之，师兴而雨。 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 自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故官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衄。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

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　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当时，张奂上书陈言说：“东羌虽然失败，剩余种族难以除尽，段颎性格轻率武断，只怕胜败难有定数。应当暂且用恩德招降，可不至于今后懊悔。”诏书下发给段颎。段颎再上言说：“臣原本知道东羌虽然人多，但懦弱容易制服，这是我之所以屡次陈述愚蠢的打算，思谋永久安宁之策的原因。但是，中郎将张奂说敌人强大难以消灭，应当采用招降。圣上明察，相信并采纳我没有见地的妄言，因此臣下的谋略能够施行，张奂的计策不被采用。事情的发展趋势相背离，张奂就心怀猜忌和不满。他相信叛逆羌人的诽谤，润饰辞意，说臣下的军队接连受到挫败，又说羌人也一样是禀天地之气所生，不应当杀光，宽旷阔大的山谷，不可以空虚寂廖，流血染红原野，损伤和谐，导致灾难。臣下俯伏思考从周朝到秦朝的那段时间，戎狄为害，汉朝重新兴盛以来，羌贼最为强盛，诛杀不尽，即使投降，复又反叛。现在先零混合种族时降时叛，接连反复不定，攻陷县城，抢掠人民，动掠财物，挖掘坟墓，暴露尸骸，危害到活着的与死去的人。上天震动愤怒，借我的手来诛灭他们。过去邢国因为暴虐无德政，卫国征伐它，兴兵时久旱的天气竟降下雨来。臣出师后经过了炎热的夏天，也连续获得甘霖，谷物年成丰熟，人无灾病。向上候望天帝的心意，就不会被灾异所伤害；向下体察人世上的各种事情，大家团结协调，军队就打胜仗。 自桥门以西到洛川以东，都是旧时的官府县邑所在，这一线道路连通，并不是深山险阻远僻荒凉的地方，乘车或者骑马都可以安然行走，不应发生挫败损师之事。考察张奂，他是汉朝官吏，身任军职，领军驻扎两年，不能平定贼寇，却虚假地想要兴修文教，止息兵戈，招降凶恶强悍的敌人，这荒诞空虚的说法，虚伪而没有征验。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先零羌人发动骚扰，赵充国让他们迁移内地居住；煎当羌人扰乱边疆，马援把他们迁到三辅地区。羌人起初降服而终归反叛，至今成为祸患。因此有远见的人，以此作为深切的忧虑。现在，边境上各郡人口稀少，几次被羌人所伤害，却要让投降的羌人与那里的人民混居，这就等于是在良田里种植带刺的枳棘，在居室内豢养毒蛇。所以臣下承奉大汉王朝的威风，建立长久的策略，要斩绝羌人骚乱的根基，不让它能够孳生。原来规定三年的开支，花费五十四亿，现在才一年，所耗费的钱财未达一半，但剩下的贼寇已像残余的灰烬，快要归于灭绝。臣每次接到诏书，说军队在外可以不受朝廷

直接指挥，希望实现这句话，一如既往地任用我，让我能临时酌情量决，不失去权宜方便。”

二年，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颎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夏，颎自进营，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将五千人据其山上。羌悉众攻之，厉声问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军中恐，晏等劝激兵士，殊死大战，遂破之。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诸谷上下门。颎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将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虏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虏乃觉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颎自率步骑进击水上，羌却走，因与恺等挟东西山，纵兵击破之，羌复败散。颎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悉平。

建宁二年，皇帝诏令派遣谒者冯禅劝说汉阳散落的羌人投降。段颎认为正是春耕的时候，老百姓遍布田野，羌人虽然暂时投降了，但是县府没有粮食，必定重新做盗贼，不如乘其虚弱发兵攻打，势必会消灭他们。夏天，段颎亲自拔寨进军，离羌人所屯聚的凡亭山四五十里，派遣田晏、夏育带领五千人占据山头。羌人全部人马攻击他们，厉声问道：“田晏、夏育在这里没有？湟中义从羌兵都在哪里？今天要决出生死胜负。”军中恐慌，田晏等人鼓励士卒，与羌人殊死激战，终于打败了他们。羌众溃退，向东逃跑，重新聚集在射虎谷，分出兵力把守在山谷的上下入口。段颎计划一举歼灭敌人，不想再让他们逃散，就派遣一千人在西县用木头连结做成栅栏，宽二十步，长四十里，用来拦挡敌人。分派田晏、夏育等人带领七千人，衔枚息声，夜晚登上西边山头，结扎营垒，挖掘壕沟，布兵离敌人一里左右。又派司马张恺等人带领三千人登上东边山头。敌人竟然发觉了他们，于是攻打田晏等部，分别堵塞汲水道。段颎自己统率步兵和骑兵进击河边，羌人退逃，因而他与张恺等人夹据东西两边山头，挥兵出击并打败了敌人，羌人又失败散去。段颎追到山谷上下出入口，深入穷山深谷之中，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斩获羌众首领以下首级一万九千具，缴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等各种器物不可胜数。冯禅等人招降的四千名羌人，分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全部平定。

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丰县侯，邑万户。颎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

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军至，拜侍中。转执金吾河南尹。有盗发冯贵人冢，坐左转谏议大夫，再迁司隶校尉。

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增封四千户，并前万四千户。

明年，伐李咸为太尉，其冬病罢，复为司隶校尉。数岁，转颍川太守，征拜太中大夫。

光和二年，复代桥玄为太尉。在位月余，会日食自劾，有司举奏，诏收印绶，诣廷尉。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颎，就狱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家属徙边。后中常侍吕强上疏，追讼颎功，灵帝诏颎妻子还本郡。

初，颎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云。

段颎共战斗一百八十次。斩获敌人三万八千六百余级，缴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多头，开支费用四十四亿，兵士死去的有四百多人。他被改封为新丰县侯，食邑万户。段颎用兵仁爱，士兵有了疾病，亲自看望，亲手为他们包扎伤口。他在边境十多年，未曾有一天在床上安稳地睡觉。他与将士们同甘共苦，所以大家都乐意为他拼死奋战。

建宁三年春天，他被征召返回京师，带回秦胡步兵和骑兵五万多人，以及汗血千里马，活捉的俘虏一万多人。诏令派大鸿胪持符节到犒慰劳他。军队到达京师，他拜官为侍中。转任执金吾河南尹。因为盗贼挖掘冯贵人的坟墓，段颎获罪降职，转任谏议大夫，再次迁任司隶校尉。

段颎委曲己意仰承宦官，因此能够保全富贵，竟然勾结中常侍王甫，冤枉杀害了中常侍郑飒、董腾等人，增加封赏四千户，合以前所封共一万四千户。

次年，他代替李咸做太尉，这年冬天因病罢去太尉官职，再次做司隶校尉。几年后，转为颍川太守，征拜为太中大夫。

光和二年，他再次代理桥玄做太尉。在职位上一个多月，遇上日食，他自我检举，官府对他揭发劾奏，诏令收取了他的官印和绶带，送廷尉治罪。当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请诛杀王甫，牵连涉及段颎，就便在狱中对他进行责问，于是他饮毒酒死去，家属迁移到边境。后来中常侍吕强向皇帝上疏，追颂段颎的功绩，汉灵帝下诏命段颎的妻室儿女回到了原籍。

当初，段颎与皇甫威明、张然明一并名声荣显卓著，京城的人称他们为“凉州三明”。

赞曰： 山西多猛，“三明”俪踪。戎骖纠结，尘斥河、潼。规、奂审策，亟遏嚣凶。文会志比，更相为容。段追两狄，束马县锋。纷纭腾突，谷静山空。

赞辞说：山西多出猛将，“三明”并驾齐驱。他们像三匹同驾一车

的战马并辔驰骋，征云布满了黄河、潼关的上空。皇甫规、张奂周密谋划，屡次遏制住嚣张凶恶的敌人。他们以文相会，志向相投而彼此亲近，更能相互宽容。段颎追击西羌和东羌两股戎狄，部队缠裹马脚，挂牢军刀，在山间路上整装行进。他指挥万骑，纷纭奔突，奋勇杀敌，战后山谷空虚，一片寂静。

# 后汉书卷六十六

## 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祖河东太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遭母忧，弃官行丧。服阕，刺史周景辟别驾从事，以谏争不合，投传而去。后公府辟举方正，皆不就。

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璆字孟玉，临济人，有美名。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

陈蕃字仲举，汝南郡平舆县人。祖父为河东太守。陈蕃十五岁时，曾独居一室，但庭院杂乱而不整洁。父亲的朋友同郡人薛勤来探望，对陈蕃说："小孩子怎么不洒扫院子来接待客人？"陈蕃说："大丈夫生活在世上，应当清扫天下，怎么能只侍弄一所房子啊！"薛勤知道他有澄清社会的志向，很是惊异。

起初他在郡府做官，被举荐为孝廉，授职郎中。遇上母亲的丧事，就弃了官职守孝。服丧期满，刺史周景征召他为别驾从事，因直言规劝而不相投合，抛弃了官职离去。后公府征召推选为贤良方正，他都没有就任。

太尉李固上表推荐他，被征拜为议郎，再次迁任乐安太守。当时李膺任青州刺史，有严政之名，治境内的官吏听到风声，都自行离职而去，唯独陈蕃因政绩清廉留了下来。本郡人周璆，是个志行高洁的人，前后几任郡守招请都不肯前往，只有陈蕃能够招请到他。陈蕃称他表字而不直呼其名，特别为他安置一个床铺，离开时就悬挂起来。周璆字孟玉，临济县人，有美好的名声。百姓中有个叫赵宣的人埋葬父母却不封闭墓道，自己就居住在墓室里，守丧二十多年，乡人称赞他孝顺，州郡几次以礼相请。郡里有人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同他相见，问到他的妻子儿女，而赵宣的五个儿子都是在守丧期间所生。陈蕃大为愤怒，说："圣人制定礼义，贤良的人勉强做到，不孝的人努

力跟上。而且祭祀的次数不要太多，是因为容易导致轻慢不敬的缘故。何况你在墓室里寝卧住宿，却在里面怀孕生下孩子，蒙骗良善，诳惑众人，欺骗玷污鬼神呢？”于是把他治罪。

> 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稍迁，拜尚书。
>
> 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公卿议遣讨之，又诏下州郡，一切皆得举孝廉、茂才。蕃上疏驳之曰：“昔高祖创业，万邦息肩，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非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敕三府，隐核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余人，三府掾属过限未除，但当择善而授之，简恶而去之。岂烦一切之诏，以长请属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宾客，士民亦畏其高。征为尚书令，送者不出郭门。
>
> 迁大鸿胪。会白马令李云抗疏谏，桓帝怒，当伏重诛。蕃上书救云，坐免归田里。
>
> 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光禄勋。时封赏逾制，内宠猥盛，蕃乃上疏谏曰：“臣闻有事社稷者，社稷是为；有事人君者，容悦是为。今臣蒙恩圣朝，备位九列，见非不谏，则容悦也。夫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应分土，藩屏上国。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而闻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书令黄俊先人之绝封，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故纬象失度，阴阳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　臣知封事已行，言之无及，诚欲陛下从是而止。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是以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宫灾。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狱以禁止奸违，官以称才理物。若法亏于平，官失其人，则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论，皆谓狱由怨起，爵以贿成。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陛下宜采求失得，择从忠善。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使褒责诛赏，各有所归，岂不幸甚！”帝颇纳其言，为出宫女五百余人，但赐俊爵关内侯，而万世南乡侯。

大将军梁冀的声威震动天下，当时派人送书信到陈蕃那里，有私事相托，不能得到通报，使者行诈求得谒见。陈蕃恼怒，鞭笞打死了使者，因罪降职为修武令。稍后迁升，拜官为尚书。

当时零陵、桂阳山中贼寇为害，公卿们议论派人征讨，加上诏令下达到各州郡，所有地方都得举荐孝廉、茂才。陈蕃上疏驳斥说：“过去汉高祖创立基业，全国各地减轻负担，安抚和休养百姓，视民如子。现在零陵、桂阳两郡的百姓，也是陛下的子民。子民百姓为害，难道不是那里的官吏贪婪暴虐，使他们这样吗？应当严令三府，暗地里考查州牧、郡守、县令县长，他们中如有在政事上失去平和，侵害和暴虐对待老百姓的，随即检举劾奏，改选清正贤明、无私奉公的人，以及能够颁布和宣传法令、感情上慈爱宽惠百姓的，这样可以不烦劳帝王的军队，而那些盗贼就自然平定了。再者三署的郎官

二千多人，三府的佐助官吏过了期限却没有授职，但需选出好的授予官职，挑出坏的予以黜退。怎么要烦劳诏命所有州郡来举荐，以扩大请托求官的门径呢？”因为这些意见触犯了皇帝身边的人，所以陈蕃出任为豫章太守。陈蕃性格方正严肃，不应酬宾客，士民也畏惧他的高蹈。征召入京拜为尚书令，送行的人不出外城的城门。

迁任大鸿胪，恰遇白马令李云上书直言劝谏，触怒汉桓帝，事当处死。陈蕃上书救李云，获罪免官回乡。

再次征拜为议郎，几天后迁任光禄勋。当时封赏超过制度的规定，内宫中受到皇帝宠幸的人众多而且势大，陈蕃于是上书劝谏说：“我听说为国家办事情的人，所做的都为了国家；为君主办事情的人，只图逢迎巧饰以取悦君主。现在我蒙承圣朝的恩泽，在九卿的职位上聊以充数，看到不对的事情不劝止，那就是逢迎取悦君主。诸侯就像是天上的二十八个星宿，照耀在天空中，向下对应着他们所分封的国度，拱卫皇室。汉高祖定制度，不是功臣不予封侯。但是我听说要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亲邓遵的微小功劳，另外颁给尚书令黄俊先人的已断绝的爵封，皇上身边宠幸的人行为不合道理却给予封地，左右亲近的人没有功劳却送给赏赐，拜授官位不估量他能否胜任，分封土地不根据他的功劳，以至于一家之内，封侯的有好几个，所以纬象失去常度，阴阳运转乱了秩序，庄稼因而不能丰收，老百姓因此不安宁。我知道封赏的事情已经实行，说它已来不及，诚心希望陛下就此为止。还有连年粮食的收获，十成损失五六成，广大百姓饥饿贫寒，不能赖以维持生活，但皇宫采女几千，吃的是肉，穿的是锦缎，涂脂抹粉，浓妆艳抹，花费钱财不可计量。俗语说：‘盗贼不去有五个女子的人家。’是因为女子使家庭贫穷。现在后宫中的女子，难道不使国家变穷吗？因为如此，所以武王把宫中的采女嫁送出去而国家面貌改变，楚女悲怨而西宫无故发生火灾。况且，如果只知聚敛而不善加治理，百姓必定会产生忧伤悲苦的情绪，从而招致旱涝失调的困境。狱禁是用来禁止奸险邪恶的，官职是用来推荐贤能管理事务的。如果法度缺乏公正，任用官吏不得当，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有缺陷。就会让天下议论，都说狱事是由于民怨而引起，官位是凭借贿赂来确定。如果没有秽恶的气味，那么苍蝇就不会飞来。陛下应当采集和求取政事上优劣得失的意见，选择听从忠言善语。诏命选拔举用官吏，委任给尚书、三公，使奖赏责罚，各有它的归属，这怎么不十分美好呢！”皇帝采纳了他的言论，为此放出宫女五百多人，只是赐给黄俊关内侯，邓万世南乡侯的爵位。

延熹六年，车驾幸广成校猎。蕃上疏谏曰：“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故皋陶戒舜‘无教逸游’，周公戒成王‘无槃于游田’。虞舜、成王犹有此戒，况德不及二

主者乎！夫安平之时，尚宜有节，况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　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曜武，骋心舆马之观乎！又秋前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舆马之音，举首嚬　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为诵《祈招》之诗，以止其心。诚恶逸游之害人也。”书奏不纳。

延熹六年，皇帝到广成苑狩猎。陈蕃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君主要在苑囿中进行游猎之事，仅仅在仲秋八月到京城的西郊，顺应时令讲习武事，宰杀禽兽添助祭祀，用来敦劝孝顺诚敬。如果有人违背此例，那就是肆意放纵。所以皋陶告诫虞舜‘不要使自己放纵游乐’，周公告诫成王‘不要流连于游乐田猎’。虞舜、成王尚且有这样的诫训，何况德行不及这二位君主的人呢！安定和平的时候，尚且应当有所节制，何况当今的时世，有‘三空’的危困啊！百姓日用空乏，朝廷用度空乏，国家仓库空乏，这就叫三空。加上战事没有止息，各地百姓流离四散，这正是陛下忧愁苦思，容貌憔悴，勤勉办事的时候啊。怎么可以张扬旗帜炫耀威风，纵情于车马奔驰呢！再者，今年秋前多雨水，百姓开始种麦。现在丢掉鼓励耕种的时机，却派给他们驱赶禽兽、修治道路的劳役，这不是贤君圣王安抚百姓的意思啊。齐景公要游览海滨，在琅邪恣纵游乐，晏子对他陈说百姓厌恶听到旗帜飘动和车马奔驰的声音，抬头看见就皱起眉头的感慨，齐景公为此而没有成行。周穆王要放任于车马游乐，祭公谋父对他诵读《祈招》诗篇，用来遏止他放逸的心思。这实际上是怕纵情游乐危害人民啊。”书上奏，没有被采纳。

自蕃为光禄勋，　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势家郎所谮诉，坐免归。顷之，征为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八年，代杨秉为太尉。蕃让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臣不如太常胡广。齐七政，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畅。聪明亮达，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许。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复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为之抵罪。蕃因朝会，固理膺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复，诚辞恳切。帝不听，因流涕而起。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氾等，奉事中官，乘势犯法，二郡太守刘瓆　、成瑨考案其罪，虽经赦令，而并竟考杀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　、瑨罪当弃市。又山阳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超、浮并坐髡钳，输作左校。蕃与司徒刘矩、司空刘茂共谏请瓆　、瑨、超、浮等，帝不悦。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臣闻齐桓修霸，务为内政《；春秋》于鲁，小恶必书。宜先自整敕，后以及人。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　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

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氾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瓆　、南阳太守成瑨，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长，营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如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　　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帝得奏愈怒，竟无所纳。朝廷众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已下多至抵罪。犹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瓆　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幼平，陕人。并有经术称，处位敢直言，多所搏击，知名当时，皆死于狱中。

自从陈蕃任光禄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同主管选拔官吏，因不偏袒豪门权贵，被权贵家的子弟所诬陷谗毁，获罪免官回乡。不久，征拜为尚书仆射，转任太中大夫。延熹八年，代替杨秉做太尉。陈蕃逊让说：“‘无差错，无遗漏，遵循原有规章制度’，我比不上太常胡广。整理七政，训释五典，我比不上议郎王畅。聪颖明练，正直旷达，文武资质兼具，我比不上解除刑禁的囚徒李膺。”皇帝不许可。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人重新被任用，于是排挤和陷害忠诚善良的人，互相奉承谄媚。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都因为违犯皇帝的旨意，为此获得罪责。陈蕃因此朝见皇上，坚持替李膺他们申辩，请求给予量情宽恕，提升他们的官位职务。他再三陈言，语辞真诚恳切。皇帝不听从，于是他流泪站起。当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奸徒张氾等，侍奉宦官，借助权势违犯法度，太原、南阳二郡太守刘瓆　、成瑨拷问审判他们的罪行，虽然已经有免罪的命令，但竟将他们一并拷打至死。宦官怨恨，官府承奉旨意，就劾奏刘瓆　、成瑨罪当斩首示众。再者，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中常侍侯览的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翟超和黄浮一同受到髡钳的刑罚，遣送左校服劳役。陈蕃同司徒刘矩、司空刘茂共同替刘瓆　、成瑨、翟超、黄浮等人求情，皇帝不高兴。官府劾奏他们，刘矩、刘茂不敢再说话。陈蕃就独自上书陈言说：“我听说齐桓公整治霸业，致力于内部的行政事务《；春秋》对于鲁国的事情，小罪也一定书写。应当首先自我整饬，然后用来推及他人。现在盗贼在朝廷之外，就好像身体四肢有了毛病；内政不加整治，是心腹大患。我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在是忧虑皇上身边的人日益亲近，忠言因此疏远，内患渐重，外难正深。陛下从列侯中超拔出来，继承帝位。普通人的家庭蓄积产业上百万的资财，子孙尚且羞愧失去先祖的产业，何况陛下产业兼有天下，受之于前代皇帝，却要松懈怠惰而自相轻视忽略吗？真的是不爱惜自己，

不应当思念前代皇帝得到天下的勤劳艰苦吗？以前梁氏一家五人封侯，伤害到整个国家，天帝启发圣上的心智，逮捕并诛杀了他们，天下人的议论，期望当会有稍略平安的日子。明显的鉴戒相隔不久，覆车之戒犹如昨日，但皇上身边得宠的权宦，又相与煽动陷害。小黄门赵津、大奸徒张汜等人，恣意而行，贪婪暴虐，在皇上身边欺骗讨好，前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纠举并杀了他们。虽然说赦免其罪之后不应当再加诛杀，推究刘、成二人的真实心情，在于去除奸恶。至于陛下，有什么可愤怒的呢？而小人得势，迷惑圣上的视听，竟使威严的皇上为此发怒。如果加以刑罚，已经是很过分了，何况竟是严厉的处罚，让他们受斩杀呢！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正直奉公，疾恶如仇，翟超没收侯览的财物，黄浮诛杀徐宣的罪过，他们一并获罪受刑，没有得到赦免宽恕。侯览的恣肆暴虐，没收他财产已是宽大；徐宣所犯的罪过，就是死也不能抵罪。过去丞相申屠嘉召来邓通予以责罚，洛阳令董宣侮辱湖阳公主，但汉文帝听从申屠嘉而替邓通求情，光武帝给董宣以重赏，不曾听到申屠嘉、董宣两位臣下有不经请示而擅自责罚的罪名。但是现在皇上身边的那班小人，怨恨损伤同党，疯狂地相与构陷，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刑罚责备。听到我的这番话，当作再一次哭诉。陛下应当深入断绝身边宠幸的人干预政事的根源，容纳和听取尚书参与朝议的事情，公卿大官，五天一次朝会，选择清正高尚的人，贬退和黜废奸邪谄谀的人。如果这样，天地和洽，万物协调，美好吉祥的征兆，难道还会远吗？陛下虽然厌恶我的言论，大概做人君的有自己尽力而为的时候，我冒昧地担当着死罪陈奏。”皇帝得到奏书更加愤怒，竟然没有采纳。朝廷众官吏无不埋怨。宦官由此更加痛恨陈蕃，每有选举奏议，竟以皇帝的手诏予以斥回，长史以下的官吏大都被治以各种罪名。只是因为陈蕃是位名臣，不敢加以伤害。刘瓆字文理，高唐县人。成瑨字幼平，陕县人。二人一同以经术著称，在位时敢说直话，对奸佞多有打击，闻名当时，都死在监狱里。

九年，李膺等以党事下狱考实。蕃因上疏极谏曰：“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　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阬儒，何以为异？昔武王克殷，表闾封墓，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识善；成败之机，在于察言。人君者，摄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维，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则乱及八方，何况髡无罪于狱，杀无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外戚私门，贪财受赂，所谓‘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

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延熹九年，李膺等人因为党事被投进监狱追查拷问。陈蕃因此上书极力劝谏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倾心信赖辅弼大臣；使国家走向灭亡的君主，忌讳听到直刺的言语。所以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却由于伊尹、吕望的辅佐而兴盛；夏桀、商纣昏迷惑乱，灭亡的原因在于失去人才。从这点来说，君主是头脑，臣下是胳膊大腿，同属一个躯体而相互依赖，是荣辱与共的。我佩服地看到原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自身正直无瑕，死心踏地地对待国家。但他们因为忠诚而违犯了皇上的旨意，被毫无根据地加以拷问追究，有的禁止不许做官而隔绝仕途，有的被永远贬迁在不恰当的地方。堵塞天下人的嘴巴，把世间所有的人都当成聋子瞎子，这与秦朝的焚书坑儒，又有什么不同呢？过去周武王战胜殷纣，旌表商容的闾巷，表封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统理朝政，首先就诛杀忠直贤良的人。对待好人为什么这样薄情？对待恶人为什么这样优厚？谗巧的人貌似诚实，花言巧语美妙动听，有如笙中之簧，能使听了的人迷惑，看了的人昏乱。吉祥与灾凶的征验，在于识别善恶；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审察言论。做君主的人，统理天下的政务，主持国家的大纲，一举一动不可以违反神圣的法度，进退举止不可以离开道德的原则。错误的话语讲出来，就危害到全国各地，何况把无罪的人剃去头发关进监狱，把无辜的人斩首示众呢！过去夏禹巡行于苍梧，看到街市上诛杀罪人，走下车哭着说：‘百姓有罪，在我一个人身上啊！’所以他的兴起多么迅速。再者，青州、徐州一带干旱，粮食减产，人民流离迁徙，食粮不足。但宫女蓄聚在内宫，国家费用尽耗散在宫女的穿戴上，外戚和权豪之家，贪图财物接受贿赂，这就是所谓‘俸禄不由王室颁发，国家政权在大夫的手中’。以前春秋末叶，周王朝的道统衰弱寝微，几十年中没有再发生灾异的原因，是周朝被上天所抛弃。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已，因此殷切而勤密地降示灾异，要使陛下觉悟。消除妖异，祛却灾祸，其实在于培养品德。臣官位列入三公，忧虑自己责任重大，不敢空受俸禄爱惜性命，坐在旁边观看成败。如果我的意见承蒙皇上采纳录用，纵使身首分离，从不同的门出去，也是我不悔恨的。”皇帝忌讳他的言论直切，借口陈蕃推荐征召的人不得当，竟策书罢免了他。

永康元年，帝崩。窦后临朝，诏曰：“夫民生树君，使司牧之，必须良佐，以固王业。前太尉陈蕃，忠清直亮。其以蕃为太傅，录尚书事。”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蕃以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

永康元年，汉桓帝死去。窦太后统摄朝政，诏命说：“老百姓生在世间就要树立君主，让君主来统治他们，君主一定需要贤良的辅佐，用来巩固帝王的基业。原太尉陈蕃，忠正清廉，率直豁达。此以陈蕃为太傅，总领尚书事务。”当时刚刚遇上皇帝的丧事，国家的嗣君没有确立，诸位尚书畏惧执政的权臣，推托疾病不参加朝会。陈蕃写信责备他们说：“古代的人树立节操，侍奉死去了的君主就如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现在帝位没有确立，政事日益窘迫，诸君怎么能抛弃艰难辛苦的事情，过宁静的小日子呢？这对于节义犹且不够，哪能谈得上仁德呢！”那些尚书惊惶恐惧，都起来任职理事。

灵帝即位，窦太后复优诏蕃曰：“盖褒功以劝善，表义以厉俗，无德不报，《大雅》所叹。太傅陈蕃，辅弼先帝，出内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愕之操，华首弥固。今封蕃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蕃上疏让曰：“使者即臣庐，授高阳乡侯印绶，臣诚悼心，不知所裁。臣闻让，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盗以为名。窃惟割地之封，功德是为。　　臣孰自思省，前后历职，无它异能，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　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让，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顾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窦太后不许，蕃复固让，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及后临朝，故委用于蕃。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赵娆，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构，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及其支类，多行贪虐。蕃常疾之，志诛中官，会窦武亦有谋。蕃自以既从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谓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闻言不直而行不正，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危言极意，则群凶侧目，祸不旋踵。钧此二者，臣宁得祸，不敢欺天也。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陛下前始摄位，顺天行诛，苏康、管霸并伏其辜。是时天地清明，人鬼欢喜，奈何数月复纵左右？元恶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诛，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蕃因与窦武谋之，语在《武传》。

汉灵帝即位，窦太后又下诏优厚奖励陈蕃说：“大抵奖励功勋是为了劝导善良，表彰节义是用来激励世俗，没有什么德行不予报答，这是《大雅》赞叹的。太傅陈蕃，辅佐前代皇帝，传达帝命并报告下情已有多年。他忠诚勤孝的美德，在本朝十分突出：正直的操守，年老更加坚定。现赐封陈蕃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上疏辞让说：“使者来到臣的住处，授给臣高阳乡侯印绶，臣实在愧悼于心，不知道怎么决断。臣听说逊让是修饰自身、昭明品德的，但不敢盗取来作为虚名。私下认为割出土地的封赏，只是根据功劳和德行来实行。臣仔细自我思考检查，先后历任官职，没有其他突出能耐，称职也是食君俸禄，不称职也是食君俸禄。臣虽然没有纯洁的行为，暗自

欣慕‘君子对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东西，是不接受它的。’如果受到爵封而不辞让，掩住面孔接受它，使上天震动愤怒，灾害流布到世间百姓，对于臣下自身，又还有什么地方可立足呢？顾念陛下哀怜臣的老迈，力戒之处在于贪心。”窦太后不同意，陈蕃又执意辞让，奏章前后十次上递，终不接受封赏。

当初，汉桓帝想要册立他所宠爱的田贵人做皇后。陈蕃认为田氏出身低贱卑微，窦氏家族是清白人家，劝谏很是坚决。汉桓帝没有办法，才册立了窦后。到窦太后统理朝政，因此对陈蕃委命任用。陈蕃与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征召和任用有名望的贤臣，共同参与政事，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不伸长脖子盼望太平的。但是汉灵帝的乳母赵娆，经常在太后的身边，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与她一同勾结，谄媚侍奉太后。窦太后相信他们，几次发出诏命，多有封爵拜官，以致他们的支派同类，大多行为贪婪暴虐。陈蕃常常痛恨他们，决心诛杀宦官，恰巧窦武也有这个打算。陈蕃自认为既得众望又对窦太后有恩德，觉得自己的意图必定可以实现，就事先上疏说：“我听说言语不直爽、行为不端正，就是对天的欺骗和对人的辜负。率直而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就会使那班丑恶的人忌恨，还来不及转动脚跟祸殃就会到来。衡量这两个方面，我宁愿遭受祸殃，不敢欺骗上天。现在京城嘈杂喧闹，道路上声音喧哗，议论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人与赵夫人及诸宫中女官一同扰乱国家。依附顺从的人升官晋爵，抵触违犯的人被诬陷伤害。当今满朝群臣，不过像河中的木头，浮来荡去游移不定，耽于禄位畏惧伤害。陛下以前开始代理君主处理国政，顺承天意执行诛杀，苏康、管霸一同服罪。那时，国家政治的气象清爽明朗，人神欢乐，为什么几个月后又放纵身边的人呢？大恶人、大奸贼没有比这时更厉害的了。现在不赶快诛杀，一定会发生变乱，倾覆或危害国家政权，其祸害难以测量。希望拿出臣的奏章宣示陛下左右的人，并使天下的奸恶之人知道臣痛恨他们。”窦太后不采纳，朝廷中听到的人没有不震动恐怖的。陈蕃于是与窦武谋划这件事，语在《窦武传》里。

> 及事泄，曹节等矫诏诛武等。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迕，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官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公为栋梁，枉桡阿党，复焉求贼！”遂令收蕃。蕃拔剑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围之数十重，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黄门从官驺蹋蹴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属于比景，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

到事情败露，曹节等人假借诏书诛杀窦武等。陈蕃当时七十多岁，听到祸难发生，带领僚属和弟子八十多人，一同拔出兵刃冲进承

明门，捋衣振臂地呼喊说：“大将军窦武以忠心保卫国家，宦官叛逆，为什么说窦氏没有德政呢？”王甫当时出来，与陈蕃相遇，正好听到他的话，就责备陈蕃说：“先帝刚刚抛弃尘世，陵墓还没有建成，窦武有什么功劳，兄弟父子一家有三人封侯？还多次取出内庭宫女，为欢作乐，聚会饮宴，十个月之中，耗用钱财上亿计。大臣如此这样，这是叫做有道德吗？你是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枉自曲断，有理不申，徇私枉法，还到哪里寻找贼人！”于是下令逮捕陈蕃。陈蕃拔出剑来大声呵斥王甫，王甫的兵卒不敢靠近，就增加人马围困几十层，终于抓住陈蕃送进黄门北寺监狱。黄门侍郎的随从骑士用脚踢着陈蕃说：“死老鬼！还能够减少我们的人员数额，夺去我们的俸给和借贷吗？”当天就杀害了他。陈蕃的家属被流放到比景，宗族、门生、旧部下都被斥退免职，禁令不许做官。

蕃友人陈留朱震，时为铚令，闻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觉系狱，合门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后黄巾贼起，大赦党人，乃追还逸，官至鲁相。

震字伯厚，初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三府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

论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为冠盖。　　同郡郭林宗尝见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与定交。

陈蕃的朋友陈留人朱震，当时做铚县令，听到消息就丢掉官职哭悼陈蕃，收敛和埋葬了陈蕃的尸体，把他的儿子陈逸匿藏在甘陵境内。事情发觉后被关进监狱，全家人都被逮捕。朱震受到拷问鞭打，誓死不说出来，因此陈逸得以免祸。后来黄巾贼寇兴起，对已判罪的党人免刑，才把陈逸追找回来，官至鲁相。

朱震字伯厚，当初做州府从事，劾奏济阴太守单匡的贪污受贿罪行，并且牵连到单匡的哥哥中常侍车骑将军单超。汉桓帝收捕单匡发落廷尉治罪，因此谴责单超，单超到监狱谢罪。三府有俗语说：“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

评论说：桓帝、灵帝时期，像陈蕃那些人，都能树立好的风气，面对昏暗庸俗的人，直言而不屈服。但驱驰于艰难险阻之中，同那些受腐刑的宦官在朝廷上较量，终于遭受灭亡的原因，不是他们不能洁身自好，违避世俗。哀怜当时那些读书人把脱离世俗当做崇高，而人

们没有相与顾惜的。他把避世看作不合道义，所以屡次黜退而不离去；把仁爱之心当为自己的责任，虽然道路艰远却更加努力。当遇上机会，同窦武协同筹谋，自认为是万世一遇的良机。多么庄严正大！是伊尹、吕望的事业啊！功业虽然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诚信节义足可以鼓励民心。汉代混乱而不灭亡，一百多年时间，是几位公卿的功劳啊。

王允字子师，太原郡祁县人。他家世代在州郡做官。同郡人郭林宗曾见到王允，觉得他很特别，说："王生人才骏逸，是辅佐帝王的贤才。"于是同他定下交情。

> 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而津兄弟谄事宦官，因缘谮诉，桓帝震怒，征太守刘瓆，遂下狱死。允送丧还平原，终毕三年，然后归家。复还仕，郡人有路佛者，少无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补吏，允犯颜固争，球怒，收允欲杀之。刺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
> 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贼起，特选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为从事，上除禁党。讨击黄巾别帅，大破之，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等受降数十万。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而让怀协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传下狱。
>
> 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间，复以它罪被捕。司徒杨赐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征。凶慝难量，幸为深计。"又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共上疏请之曰："夫内视反听，则忠臣竭诚；宽贤矜能，则义士厉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晋悼宥魏绛之罪。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勋，请加爵赏，而以奉事不当，当肆大戮。责轻罚重，有亏众望。臣等备位宰相，不敢寝默。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以昭忠贞之心。"书奏，得以减死论。是冬大赦，而允独不在宥，三公咸复为言。至明年，乃得解释。是时宦者横暴，睚眦触死。允惧不免，乃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

王允十九岁时，做郡府的小官。当时，小黄门晋阳人赵津贪暴横蛮，放纵肆行，是一县的巨大祸害，王允寻访捕杀了他。但赵津的兄弟谄媚侍奉宦官，乘机诬陷诽谤，汉桓帝震动愤怒，逮捕太守刘瓆到京，竟被投入监狱死去。王允为他送丧回到平原，期满三年，然后回到家乡。再次还职做官，本郡有个叫路佛的人，年少而名声行为不好，但太守王球召他做补任官吏，王允冒犯尊长的威严坚决反对，王球恼怒，拘捕王允，要杀害他。刺史邓盛闻讯就用驿车征召他为别驾从事。王允由此闻名，而路佛因此废官弃职。

王允少年时关心大事，有志向建立功业，平时熟读经传，早晚练

习骑马射箭。三公府同时征召他，以司徒选士的优异成绩做了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贼寇兴起，特别选拔拜官为豫州刺史。他征召荀爽、孔融等人做从事，上书请求解除党禁。征讨攻打配合作战的黄巾军首领，大败他们，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等人接受几十万人投降。在贼寇中得到中常侍张让门客的书札，获知他与黄巾军勾结，王允一一地揭发张让的奸谋，把情况报告皇帝。汉灵帝气愤地责备张让，张让叩头申言谢罪，却未能把他治罪。而张让心怀怨恨不满，借故他事中伤王允。第二年，王允竟被传讯关进监狱。

碰上赦免罪犯，王允复官再做刺史。不出十天，又因其他罪被捕。司徒杨赐认为王允素来高尚，不想让他经受痛苦和侮辱，就派门客同他告别说："你因为张让的事情，所以一个月中两次被惩处。凶险邪恶难以测量，希望你做深入的考虑。"又有属僚中好意气决断的人，一同流着眼泪捧着毒药进献给他。王允厉声说："我作为人臣，得罪了君主，应当接受死刑来告谢天下，怎么能服毒药求死呢！"摔掉杯子站了起来，出门走上槛车。既到廷尉治罪，皇帝身边的人都催促处治这件事情，朝廷大臣没有不叹息的。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共同上疏请求说："君主内自省察，外听他人意见，那么忠臣就会竭尽忠诚；君主宽厚体恤地对待贤能，那么有节义的人就会激励节操。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汉文帝采纳了冯唐的意见，晋悼公原谅了魏绛的罪行。王允凭特别选拔接受使命，诛杀叛贼，安抚顺民，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使州境局势变得平静。刚要评定他的功劳，请给予封官加赏，却因为侍奉不当，当处死刑。罪责轻微但处罚严厉，有负众人的期望。我们徒自在宰相的职位上充数，不敢沉默。确实认为王允应当接受三公的听理诉讼，用来彰明忠诚正直之心。"书上奏，得以减除死刑定罪。这年冬天大赦罪犯，但王允唯独不在恕罪之内，三公都再次替他说话。到第二年，才得到解禁释放。那时宦官横行暴虐，只要有丝毫触犯也会被害死。王允怕难于免祸，就改名换姓，在河内、陈留一带逃亡漂泊。

及帝崩，乃奔丧京师。时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允与谋事，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

初平元年，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

允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为仆射，瓒为尚书。

到汉灵帝去世，王允就到京城赴丧。当时大将军何进想要诛杀宦官，召王允参与谋划事情，请他做从事中郎，转任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官为太仆，再迁任守尚书令。

初平元年，代杨彪做司徒，试任尚书令如前。到董卓迁都关中，王允尽收兰台石室中的地图、书籍和未曾流传的纬书的重要部分携带跟随。待到达长安，全都分门别类条次上奏。又收集汉朝原有典章制度中宜于施用的，一一上奏。经籍完整的保存下来，王允是有功劳的。那时董卓还留在洛阳，朝廷大小政事，都委托给王允。王允强自改变和委屈心志，每每相与奉承和依附董卓；董卓对他也诚心相待，不生猜疑，所以能够在危险动乱之中扶助和支援王室，君臣和朝廷内外，没有不倚靠他的。

王允看到董卓祸害开始严重起来，篡权谋反已有苗头，就秘密地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人策划共同诛杀董卓。于是上表护羌校尉杨瓒履行左将军职事，执金吾士孙瑞做南阳太守，一同统领军队出师武关道，以征讨袁术为名义，实际上要分发各路军队征讨董卓，然后接皇帝回到洛阳。董卓怀疑，就留住了他们，王允于是推荐纳用士孙瑞为仆射，杨瓒为尚书。

二年，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固让不受。士孙瑞说允曰："夫执谦守约，存乎其时。公与董太师并位俱封，而独崇高节， 岂和光之道邪？"允纳其言，乃受二千户。

三年春，连雨六十余日，允与士孙瑞、杨瓒登台请霁，复结前谋。瑞曰："自岁末以来，太阳不照，霖雨积时，月犯执法，彗孛仍见，昼阴夜阳，雾气交侵，此期应促尽，内发者胜。几不可后，公其图之。"允然其言，乃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语在《卓传》。

允初议赦卓部曲， 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吕布又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布亦负其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

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更相谓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等先将兵在关东，因不自安，遂合谋为乱，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

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初平二年，董卓回长安，论定入关的功勋，封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王允执意逊让，不肯接受。士孙瑞劝王允说：“保持谦虚俭约，要看时候应不应当。您和董太师职位相等，一同受封，而独自崇奉高尚的节操，难道是韬光养晦的办法吗？”王允纳用他的意见，就接受了二千户的封赏。

初平三年春天，连续下雨六十多日，王允同士孙瑞、杨瓒登坛祭天祈求止雨，再次结成以前诛董卓的谋略。士孙瑞说：“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太阳没有光照，连绵大雨长达一个季度，月亮侵犯执法星界，彗星频繁出现，白昼阴晦夜晚晴朗，云雾之气交相侵袭，这种天象气运理应急速终止，内部发难的话，会获得成功。时机不能推迟，您当图谋这件事。”王允认为他的话对，就暗地里交结董卓的将领吕布，让他做内应。碰上董卓入宫祝贺皇帝病愈，吕布借机刺杀了董卓。语在《董卓传》中。

王允起初商议赦免董卓的部下将领，吕布也几次劝他这样办。不久王允疑虑说：“这些人没有罪行，只不过是跟随他们的主子罢了。现在如果以叛逆的罪名而特别赦免他们，正好使他们自生疑心，不是用来安定他们的办法。”吕布又要把董卓的财物分发赏赐给公卿和将校，王允还是不听从。而他素来轻视吕布，把他当成刺客看待。吕布也自负功劳，多次自我夸耀功勋，既然失去希望，渐渐不相和睦。

王允性情刚直，锋芒毕露，痛恨邪恶，当初惧怕董卓凶狠，所以屈己下人地设法对付他。董卓既已被消灭，自认为不再有危险艰难，至于交接往来，每每缺少温和柔顺的面色，倚仗正直，掌握重权，不依据实情采取合宜的办法，因此一班下属不很亲附他。

董卓的将校以及在官位上的人大多是凉州人，王允商议解散他们的军队。有人劝王允说：“凉州人素来害怕袁氏，畏惧关东兵马。现在如果一旦解除武装，就必定人人自危。可以任皇甫义真为将军，统领他的部众，因而让他们留驻陕地来安抚他们，再慢慢地与关东方面共同谋划，以此察看他们的变化。”王允说：“不能如此。关东发动义军的人，都是我的同道。现在如果拒守险阻屯兵陕地，虽然安定了凉州，却使关东兵马疑心，这是很不可以的。”当时老百姓中有谣言说将全部诛杀凉州人。于是凉州人变得恐慌不安。那些在关中的将领，都聚集军队来保护自己。他们又相互招呼说：“丁彦思、蔡伯喈只因为与董卓亲近交厚，都尚且牵连获罪。现在既然不赦免我们，却要解除我们的武装，今天解除武装，明天就又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先前带兵在关东，因为不能自我安守，竟共同谋划作乱，进攻并围困长安。长安城失陷，吕布逃走。吕布勒马停在

青琐门外，招呼王允说：“您可以离开吗？”王允说：“如果承蒙汉王朝的神灵，上能安定国家，这是我的心愿。如果不能，就用死来献身国家。皇帝年纪幼小，不过依赖于我罢了，面临危难苟且免祸，是我不忍心的。真诚致谢关东各位义军首领，勤勉地把国家大事挂在心上。”

初，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李傕等欲即杀允，惧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宏遣使谓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况其党与乎！若举兵共讨君侧恶人，山东必应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杀之。

起初，王允用同郡人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任右扶风。这时三辅民众繁荣旺盛，军粮富足，李傕等人想要立即杀死王允，怕这两郡成为后患，就先征召宋翼、王宏。王宏派使者对宋翼说：“郭汜、李傕因为我们两人在外面，所以没有危害王公。今天接受征召，明天都会被满门抄斩。用什么计策应变呢？”宋翼说：“虽然祸福难以测量，但是皇帝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王宏说：“各地义军活动频繁，气势猛烈，都是由于董卓的缘故，何况他的同党呢！如果起兵共同征讨君旁的奸恶之人，山东一定响应，这是转祸为福的计策。”宋翼不听从。王宏不能独自行事，于是一同接受征召，被送交廷尉发落。李傕收捕了王允和宋翼、王宏，一齐杀害了他们。

允时年五十六。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陵得脱归乡里。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赵戬弃官营丧。

王宏字长文，少有气力，不拘细行。初为弘农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买爵位者，虽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杀数十人，威动邻界。素与司隶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狱，种遂迫促杀之。宏临命诟曰：“宋翼竖儒，不足议大计。胡种乐人之祸，祸将及之。”种后眠辄见宏以杖击之，因发病，数日死。

后迁都于许，帝思允忠节，使改殡葬之，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赠以本官印绶，送还本郡。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士孙瑞字君策，扶风人，颇有才谋。瑞以允自专讨董卓之劳，故归功不侯，所以获免于难。后为国三老、光禄大夫。每三公缺，杨彪、皇甫嵩皆让位于瑞。兴平二年，从驾东归，为乱兵所杀。

赵戬字叔茂，长陵人，性质正多谋。初平中，为尚书，典选举。董卓数欲有所私授，戬辄坚拒不听，言色强厉。卓怒，召将杀之，众人悚栗，而戬辞貌自若。卓悔，谢释之。长安之乱，容于荆州，刘表厚礼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执戬手曰：“恨相见晚。”卒相国钟繇长史。

王允当时五十六岁。长子侍中王盖、次子王景、王定及宗族十多人都被杀害，只有王允哥哥的儿子王晨、王陵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皇

帝感伤悲恸，百姓意气颓丧，没有敢收拾王允尸首的人，只有旧僚属平陵令赵戬抛弃官职办理丧事。

王宏字长文，少年时就有才气和勇力，不拘泥于细微末节。当初做弘农太守，考究追查郡中有侍奉宦官、鬻买官爵的人，虽然禄位已达二千石，也都将他们收捕拷打，竟杀了几十人，声威震动了相邻的地域。王宏平素同司隶校尉胡种有矛盾，到王宏被关进监狱时，胡种就催促杀害他。王宏临死时骂着说："宋翼这个贱劣的小人，不足以同他商议大事。胡种以别人的祸事为快乐，灾祸将会降到他身上。"胡种后来睡觉时总是梦见王宏用木杖击打他，因此发病，几天后死去。

后来迁都到许，皇帝思念王允的忠诚节操，让人给他改葬，派遣虎贲中郎将持策命吊祭，赐给东园棺木葬具，赠给原职官印绶带，把灵柩送还原籍。册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士孙瑞字君策，是扶风郡人，颇有才略。士孙瑞因为王允独占诛讨董卓的功劳，故把功勋归于王允而不受封侯，因此得以免除祸难。后为朝廷三老、光禄大夫。每当三公缺位，杨彪、皇甫嵩都让位给士孙瑞。兴平二年，他跟随皇帝东还洛阳，被乱兵杀死。

赵戬字叔茂，长陵县人，性格质直端正，多谋略。初平年间，任尚书，掌管推荐举拔官吏。董卓几次想要私自授官，赵戬都坚决拒绝不予听从，言语神色强硬严厉。董卓很生气，征召并要杀害他，众人都恐惧战栗，但赵戬却语气神态从容自如。董卓后悔，道歉并放了他。长安动乱的时候，赵戬客居荆州，刘表以隆重的礼遇对待他。到曹操平定荆州，就征召赵戬，拉着他的手说："遗憾我们见面太晚。"赵戬死于相国钟繇的长史任上。

论曰：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权，伺其间而敝其罪，当此之时，天子悬解矣。而终不以猜忤为衅者，知其本于忠义之诚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冒，伺间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成于正也。

赞曰：陈蕃芜室，志清天纲。人谋虽缉，幽运未当。言观殄瘁，曷非云亡？子师图难，晦心倾节。功全元丑，身残余孽。时有隆夷，事亦工拙。

评论说：做官的人虽然靠正直立身，但也用智谋来补充。像王允的推崇董卓却分取他的权力，为窥测时机而掩饰他的罪行，当这个时候，国家在困境中得救了。人们终究不因为他的猜疑抵触而当成罪过的原因，是知道他原于忠义的诚心啊。所以，他推崇董卓不是丢失正义，分取权力不是苟且冒失，窥测时机不是奸险诡诈。到他的计谋和目的已经实现，则总归是由于正直而取得成功。

赞辞说：陈蕃少年身居杂乱的房子，有志于清理国家的纲纪。人为的图谋虽然和合，冥冥中的运数却不相符。纵观当时国家满目疮痍，怎么不由人说它面临灭亡呢？王允图谋解救危险，隐蔽意图，委曲志节。他除掉董卓这个元凶而获得了完全的功劳， 自己却被董卓的残余徒众所残害。时代有升隆递降，办事也有工细粗拙啊。

# 后汉书卷六十七

##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恶之本同，而迁染之涂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浇讹，王道陵缺，而犹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厮台解情。盖前哲之遗尘，有足求者。

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及汉祖杖剑，武夫教　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受习俗沾染后性格相距就远。"这是说好恶的本性相同，可是受影响的途径不同人的性格也就各不相同。克制自己的意欲那么行为就不会放肆，被物欲牵制那么思想就放荡不定。所以圣人教导人们要修养品性，抑制放荡，谨慎地对待自己结交的人，节制自己所偏好的事物，虽然人的性格品质千差万别，质朴文雅各不相同，至于说到化育万物整顿风俗，它们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衰亡的时代，世风浮薄虚伪，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方略衰落败坏，但还要借助仁来为自己效力，凭借义来成就功业。行为合乎正道，那么强横凶暴的人也会被威慑得丧失胆气；片言只语背离正道，那么从事杂役的人也会思想涣散。古代贤人的流风余韵，有足够值得探求的道理。

霸道已经衰落，诡诈开始产生。强横的人凭借一决胜负称雄，弱势的人因为被欺骗蒙受屈辱。以至于有人谋划一星半点计策就腰缠万贯，提出一种主张就赏赐珍宝、信物。有的人出身平民可是做了大官，在野的人升任公卿国相。士人是善于粉饰自己凭借口才四处纵横辩论，来显露自己的才能为骗取利益，这类人不用相约就像影子般跟

随。从此人们的爱好与崇尚互相改变，与时代往复变化，这种风气不可遏制，它的弊病不能逆转。

到了汉高祖举兵起事，武士像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法令宽缓，礼仪制度疏略，战国末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四豪刚正的遗风依然存在，有人怀有侵凌主上的思想，轻视死亡，重视气节，恩怨必报，法令在私设的刑堂施行，权力转移到平民手中，打抱不平一类的事，蔚然成风。自从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家说，尊崇五经儒术的人，所到之处处处聚会如同云雾笼罩，以至于有汉宣帝在石渠阁主持讲论五经同异的争辩，偏袒同一派别攻伐异己的论说，拘守经文的人，在这个时期很多。到王莽篡国专权时期，忠义之士，以做官为耻，于是隐居深山幽谷，心甘情愿地过着清贫生活。虽然国家在由衰落变得兴盛起来，朝廷的德政在恢复，但保持自身气节胸怀正直的人，相互更加仰慕仿效，是持隐退还是出仕的气节，在当时士人是很重视的。到了桓帝、灵帝时期，君王荒淫，政治错乱，国家的命运委托给了宦官，士大夫以与宦官们在一起为耻辱，所以平民胸怀愤怒，拒不执行命令，大加议论有才德但隐居不仕的人，他们于是名声大振，互相赞扬，品评公卿，裁断执政，刚直的风气，在这时盛行。

> 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
>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上面喜好的那么下面一定更喜好，矫正弯曲的必定会使平直超过限度，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像范滂、张俭这些人，内心清正憎恨邪恶，终于被诬陷入朋党事件，不就是这样吗？

当初，桓帝受封为蠡吾侯时，曾在甘陵人周福那里受学，等到他登上帝位后，选拔周福担任尚书。当时同郡人河南尹房植在当朝有名声，同乡人为他编了首歌谣说："天下的准则是房伯武，因为当老师获得官印的是周仲进。"当时房、周两家的宾客，互相讥讽揣度，于是各立朋党各收门徒，逐渐形成很大的矛盾，从此甘陵地方形成南北两部，党人之间的争议，从这时就开始了。后来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也委任岑晊为功曹，两郡又有人编歌谣

说："汝南郡的太守是范孟博，南阳郡人宗资主管签字画押。南阳的太守是岑公孝，弘农郡人成瑨做官而不亲自办事。"从此流言传入太学，太学学生三万多人，郭林宗、贾伟节是太学生中的领袖，他们一起与李膺、陈蕃、王畅互相赞扬推崇。太学里有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暴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还有渤海郡人公族进阶、扶风郡人魏齐卿，都直言不讳地评论政事和官员，而且道理深刻，从不回避豪强。从公卿以下，没有不怕被他们贬斥评议的，都急切地前去登门拜访他们。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当时河内郡人张成擅长观察解说四方四偶风向的占候术，推算出当时要实行大赦了，就教唆儿子去杀人。这时李膺担任河南尹，督促逮捕他的儿子，不久赶上赦令得到免罪，李膺更加愤怒疾恨，最终判定斩杀了张成的儿子。当初，张成利用占候术勾结宦官，桓帝也多次询问过他占卜的情况。张成的弟子牢修便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豢养太学游士，与各郡门徒交往勾结，互相奔走效力，共同结成朋党，诽谤讽刺朝廷，迷惑搅乱社会风气习俗。桓帝得知后大怒，对郡国颁下诏令，逮捕党人，在全国张贴布告，使全民对党人同仇愤恨，于是收捕李膺等人。布告上的文辞说是牵连到陈寔等二百多人，这些人中有的逃走没被抓获，为捉拿他们悬赏重金。还派人到各处搜捕，在路途观望。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共同上表为李膺等人求情，桓帝的怒意稍有缓解，才都得免罪回归故里，但限令他们终身不得做官。被列入党人的名单，还记录在官府。

从此正直的人被废免流放，邪恶枉法的人互相勾结势力更强盛，全国仰慕风操的人，便共相称扬，他们的意思是为天下的名士命称号。最上等的叫"三君"，其次叫"八俊"，再次叫"八顾"，再次叫"八

及”，再次叫“八厨”，好像古代的“八元”、“八凯”。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尊称君的，说他们是一代人中所尊崇的人。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尊称为“八俊”。尊称俊的，说他们是人中的俊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尊称为“八顾”。尊称顾的，说他们是能以德行引导他人的人。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尊称为“八及”，尊称及的，是说他们能引导他人追随尊仰的人。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尊称为“八厨”。尊称厨的，说他们是能够用财物援救他人的人。

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还有张俭的同乡朱并，秉承中常侍侯览的旨意，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相互分别起称号，共同结为朋党，图谋危害国家。以张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坛，共同结为朋党，以张俭为首领。灵帝下诏删去告发人朱并的姓名逮捕张俭等人。大长秋曹节乘机暗示经办官员奏请逮捕前党人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一百多人，他们都死在狱中。其余人中有的已死没有来得及逮捕，有的逃亡没有被抓获。从此那些有怨仇矛盾的人，乘机互相陷害，稍有怨忿，就被扩大诬入党人之中。还有州郡秉承上面的旨意，有的没有与党人交往过，也遭到祸害。他们中死亡的、流放的、被罢官的、禁止做官的，有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郡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申诉，言辞极为正直恳

切。灵帝看到奏书后大怒，立即诏令司隶校尉、益州刺史用槛车收捕曹鸾，押送到槐里监狱拷打处死。同时又诏令州郡再次审查党人的门生、过去的属吏、父子、兄弟，那些在位的，被免去官职终身禁止做官，牵连到五服内的亲属。

光和二年，上禄县长和海上书说："按礼制规定，同祖的堂兄弟分开居住各有财产，情义已经淡薄，亲属关系疏远。可是现在不准党人做官连及五服以内，既违背了典章法则的条文，又不合常法。"灵帝看了上书后有所感悟，被禁做官的人从同族的堂兄弟以下都得到宽免。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陈蕃、窦武、王畅、刘表、度尚、郭林宗别有传。荀翌附祖《淑传》。张邈附《吕布传》。胡母班附《袁绍传》。王考字文祖，东平寿张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向字嘉景，鲁国人，郎中；王璋字伯仪，东莱曲城人，少府卿：位行并不显。翟超，山阳太守，事在《陈蕃传》，字及郡县未详。朱寓，沛人，与杜密等俱死狱中。唯赵典名见而已。

刘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人也。祖父称，司隶校尉。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五府连辟，并不就。永兴二年，司徒种暠举淑贤良方正，辞以疾。桓帝闻淑高名，切责州郡，使舆病诣京师。淑不得已而赴洛阳，对策为天下第一，拜议郎。又陈时政得失，灾异之占，事皆效验。再迁尚书，纳忠建议，多所补益。又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上疏以为宜罢宦官，辞甚切直，帝虽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贤，特加敬异，每有疑事，常密谘问之。灵帝即位，宦官谮淑与窦武等通谋，下狱自杀。

中平元年，黄巾军起兵，中常侍吕强对灵帝说："对党人的禁锢时间已经很久了，人们的情绪多有怨恨。假如长久不赦罪，党人万一与张角合谋，造成的变乱就会扩大，到时后悔也无法挽救了。"灵帝听了他的话感到害怕，于是大赦党人，被诛杀、流放的党人家属都回归原来的郡里。后来黄巾军终于强盛，朝野分崩离析，法令制度被毁坏得荡然无存。

总之党锢事件是从甘陵、汝南郡开始，在李膺、张俭时形成，全国遭受深重灾难，时间长达二十多年，那些受牵连的人，都是天下善良的士人。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有名声事迹流存的，一起记载在这篇列传里。陈蕃、窦武、王畅、刘表、度尚、郭林宗另外有传记。荀翌的事迹附在他的祖父《荀淑传》里。张邈的事迹附在《吕布传》里。胡母班的事迹附在《袁绍传》里。王考字文祖，东平郡寿张县人，曾任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郡平丘县人，曾任北海国相；

蕃向字嘉景，鲁国人，曾任郎中；王璋字伯仪，东莱郡曲城县人，曾任少府卿：他们的官位和事迹都不显赫。翟超，曾任山阳太守，他的事迹记载在《陈蕃传》中，他的字和籍贯都不清楚。朱寓，沛郡人，他与杜密等人都死在狱中。只有赵典仅仅看到他的名字而已。

刘淑字仲承，是河间郡乐成县人。祖父刘称，曾任司隶校尉。刘淑年轻时学懂《五经》，后来就隐居起来，创立学舍讲授《五经》，学生常有几百人。州郡以礼征请，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五官府接连征召，都不去就职。永兴二年，司徒种暠荐举刘淑为有德行且正直不阿的人，他托病推让。桓帝听到刘淑的高名后，严厉谴责州郡官员，令他们用车去接患病的刘淑到京都。刘淑迫不得已到了洛阳，经过对答成绩为天下第一，授官议郎。他还论述了当时政治上的得失，对灾祸怪异的预测，事情都能验证。又升任尚书，他进献忠心，提出建议，对政事多有补益。又再次升任侍中、虎贲中郎将。他呈上奏书认为应当罢除宦官，言辞很恳切直率，桓帝虽然没有采纳，但也没有治他的罪。因为刘淑是皇族中的贤人，桓帝对他特别敬重，每当有疑难的事情，常常秘密咨询他。灵帝即位后，宦官诬陷刘淑与窦武等人勾结谋反，被投进监狱后自杀。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

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复征，再迁渔阳太守。寻转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转护乌桓校尉。鲜卑数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虏甚惮慑。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永寿二年，鲜卑寇云中，桓帝闻膺能，乃复征为度辽将军。先是羌虏及疏勒、龟兹，数出攻钞张掖、酒泉、云中诸郡，百姓屡被其害。　自膺到边，皆望风惧服，先所掠男女，悉送还塞下。 自是之后，声振远域。

延熹二年征，再迁河南尹。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轩有奇巧，乃载之以归。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赂宦竖，膺反坐输作左校。

李膺字元礼，是颍川郡襄城县人。祖父李修，安帝时担任太尉。父亲李益，曾任赵国的国相。李膺性格高傲，与人没什么交往，只把同郡的荀淑、陈寔当做师友。

起初李膺被荐举为孝廉时，受司徒胡广征召，经过考核被推举为高材生，又升任青州刺史。他所辖的郡守、县令畏惧他的威严与明察，大多听到他的声威弃官而去。再次被征召时，又任渔阳郡太守。不久转任蜀郡太守，因为母亲年老请求不去就职。后转任护乌桓校尉。鲜卑人多次侵犯边塞，李膺常常冒着矢石临阵作战，每次打跑鲜

卑人，敌人非常畏惧他。后来因公事免去官职，回家后居住在纶氏县，教授弟子常有千人。南阳人樊陵请求做他的门徒，李膺谢绝了他。樊陵后来因为迎合附和宦官，宫位升到太尉，被有节操志向的人羞辱。荀爽曾去拜见李膺，乘机为李膺驾车，回去后，高兴地说：“今天我居然有机会给李君驾车。”可见李膺被人仰慕到这种程度。

永寿二年，鲜卑人侵掠云中郡，桓帝听说李膺有才能，于是再次征召他担任度辽将军。先前是羌人掳掠到疏勒、龟兹，后又多次出来攻击掠夺张掖、酒泉、云中各郡，百姓常常遭受他们的侵害。 自从李膺到达边塞，羌人看到李膺的威严后感到恐惧，表现顺服，他们把先前掠劫的男女，全部送回塞内。从此以后，李膺的声威振扬边远地域。

延熹二年，征召李膺，他又升任河南尹。当时宛陵大族羊元群被罢官从北海郡回家，他有贪污罪行，声名狼藉，一天，郡舍的厕所里出现奇巧的宝物，羊元群就把它装载回家了，李膺上表要审查他的罪行，羊元群向宦官行贿，李膺反而获罪被罚到左校做劳役。

> 初，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心志，纠罚奸幸，绲、祐时亦得罪输作。司隶校尉应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观宝于楚，昭奚恤莅以群贤；梁惠王玮其照乘之珠，齐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贤武将，国之心膂。窃见左校弛刑徒前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河南尹李膺等，执法不挠，诛举邪臣，肆之以法，众庶称宜。昔季孙行父亲逆君命，逐出莒仆，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强御，毕力致罪，陛下既不听察，而猥受谮诉，遂令忠臣同愆元恶。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迩观听，为之叹息。夫立政之要，记功忘失，是以武帝舍安国于徒中，宣帝征张敞于亡命。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祐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乞原膺等， 以备不虞。”书奏，乃悉免其刑。

> 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 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起初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人同心同意，检举惩罚奸诈的宠臣，冯绲、刘祐当时也获罪被罚做劳役。司隶校尉应奉向皇上呈上奏书为李膺等人遭受冤屈昭雪说：“从前秦国人到楚国去观看宝器，楚国将领昭奚恤让群贤到场排列给秦使观看；梁惠王向齐威王炫

耀自己的宝珠，齐威王把四位贤臣比作宝器来回答惠王。忠诚的贤臣、勇武的将领，是国家的栋梁。我私下看到解除枷锁在左校劳作的刑徒有前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河南尹李膺等人，他们曾经执法不屈，揭发诛杀邪恶的大臣，把那些邪恶的大臣处以死刑后陈尸示众，广大百姓说是应该的。从前鲁国大夫季孙行父违背君王的命令，把纪国不忠不孝的太子莒仆驱逐出境，他有虞舜功德的二十分之一。现在李膺等人投身惩罚强暴，竭尽全力反而招罪，陛下既不听申说又不考察事实，反而多次听信谗言，使忠臣和首恶同罪。一年到头，皇上没有降诏他们没有受到宽恕，远近的人看到听到，都为他们叹息。立政的关键，是要记住臣下的功劳忘记他们的过失，所以武帝（应为景帝）从刑徒中起用韩安国担任梁国内史，汉宣帝征召正流亡在外的张敞担任冀州刺史。冯绲从前征讨荆蛮，与周宣王的辅臣吉甫的功劳相等。刘祐多次受任督察官，有不畏强暴，不欺凌弱小的节操。李膺在幽州、并州有卓著的威望，任度辽将军留下的业绩受世人爱戴。现在三边蛮夷蠢蠢欲动，朝廷的军队没有出征。《易经》上说：‘有雷雨就要缓解旱情，君子因此要宽恕有过错的人赦免有罪的人。’臣请求赦免李膺等人，为防止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奏书呈上后，才全部免除了他们的刑罚。

李膺再次升迁，受任司隶校尉。当时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县令，贪婪残暴不讲道义，甚至杀害孕妇，他听说李膺为政威严，畏罪逃回京都，就躲在他哥哥张让的住宅里，藏在由数木合成的空心柱中。李膺知道这一情况，带领官兵打开柱子抓获张朔，交付洛阳监狱。招供完毕，立即杀了他。张让向桓帝申诉冤屈，桓帝诏令李膺进殿，亲自到殿前平台，责问李膺不事先请求批准就加以诛杀的用意。李膺回答说：“从前晋文公逮捕卫成公送回京都，《春秋》对此是肯定的。《礼记》上说公族有罪，即使要宽恕他，执行法令的官吏也不听从国君的命令。从前孔子当鲁国的司寇，七天之内就诛杀了少正卯。现在臣下到任官职已满十天，臣私下怕因办案拖拉而有罪，不料犯了办案过速的罪。确实自知有罪责，但我死不退缩，特意请求宽留五天，让我完成消灭首恶的大事，然后我来服烹刑，这才是我平生的愿望。”桓帝没有再说什么，回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的罪过，司隶校尉有什么罪责？”于是让李膺退下去了。从此各黄门常侍都小心谨慎不敢随意吭声，休假这天也不敢再出宫廷。桓帝诧异地询问他们这样做的原因，都叩头哭泣说：“我们害怕李校尉。”

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及遭党事，当考实膺等。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考案， 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 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膺等颇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归乡里，居

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这时朝廷一天比一天混乱，法纪崩废，只有李膺保持风度，尊重自己的高名。士人中有受他接见的，称为登龙门。等到遭遇党祸事件后，要对李膺等人进行考察实情。案件经过三公官府，太尉陈蕃拒绝受理。陈蕃说：“现在所审查的人，都是国人所赞誉的，他们是忧虑国事忠于朝廷的臣子。这些人应当十代受到宽恕，哪有罪名不明却遭受逮捕拷打的呢？”他不肯在公文上一起签名。桓帝更加恼怒，就将李膺等人投进黄门署的北寺监狱。李膺等人供出许多宦官的子弟，宦官大多害怕，请求皇上根据天时应当大赦，于是在全国实行大赦。李膺得到免罪回归故里，后来居住在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都崇尚他的道德，却认为朝廷腐败。

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久废祸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道近路夷，当即聘问，无状婴疾，关于所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辉，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顷之，帝崩。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及陈、窦之败，膺等复废。

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乡人谓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

等到陈蕃被免去太尉，朝廷和民间都关注李膺，希望李膺接任大尉。荀爽担心李膺的名声大会招致祸害，想叫他在乱世中委屈自身来保全自己，给他写信赠言说：“我很久失去父亲般的教诲，没有听到您良好的诱导，犹如儿子思念父亲，度日如年。知道您为人正直不被当世宽容，您喜爱青山绿水，家住阳城。道近路平，本当立刻前去拜访，无奈疾病缠身，这对于我所敬仰的人是失礼了。近来听说天子动怒，罢免了朝廷重臣，这是人鬼合谋，我认为皇上应当正确观察‘九二’、‘九五’二爻，二爻上都说利见大人，此时不能说明亮得像初升的太阳，明亮但不清朗，虹霓出现发出光辉的时候，就会抛弃君子任用小人。当今天地的气象闭塞，有才德的人就应弃官隐居，聪明的人能看出危险，投奔远处为躲避灾祸。这样做虽负众望，但符合个人的心

愿。想要很愉快，就不要怨恨。希望您怡悦心神，不要操心世事，关闭房门，听任世事沉浮，您就与时代一起进退。”没过多久，桓帝去世。陈蕃担任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同执掌朝政，合谋诛杀了宦官们，因此能引荐任用天下名士，就起用李膺担任长乐少府。等到陈蕃、窦武失败之后，李膺等人又被罢官。

后来张俭事件发生，收捕相牵连的同党，有乡人对李膺说：“您可以离开了。”李膺回答说：“有事不避艰难，有罪不逃刑罚，这是为臣的节操。我年纪已经六十，生死听天由命，离开将去哪里呢？”于是自己到了诏狱。终被拷打致死，妻子、儿女被流放到边地，门生、过去的属官以及父亲、兄弟，都不准做官。

当时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但没被记录在门徒的名册中，所以没有受到连累责罚。景毅就感慨地说：“本来认为李膺是位贤士，打发儿子拜他为师，怎么可以因名册上漏掉名字，就苟且偷安呢！”于是自己上表请求免官回乡，当时的人认为他有义节。

李膺的儿子李瓒，官位已到东平相。当初，曹操还不贵显时，李瓒惊异他的才能，临死时，对儿子李宣等人说：“时势将会出现动乱了，天下英雄没有超过曹操的。张孟卓与我友好，袁本初是你们的外亲，即使这样也不要依附他们，一定要归附曹操。”儿子们都听从了他的话，因此在动乱的时代全都幸免于难。

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也。为人沉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稍迁代郡太守。征，三迁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

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埽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激己，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

后桓帝征拜尚书令，迁河南尹，转太仆。党事既起，免归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后太傅陈蕃辅政，复为太仆。明年，坐党事被徵，自杀。

刘祐字伯祖，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祐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

杜密字周甫，是颍川郡阳城县人。他为人稳重质朴，年轻时就有振奋风俗的志向，受司徒胡广征召，逐渐升任代郡太守。后又受朝廷征召，多次升任太山郡太守、北海相。对那些当县令、县长有奸诈邪恶行为的宦官子弟，就收捕查办。春季巡视到高密县，看到郑玄担任

乡佐，知道他是特殊人才，就征召他到郡署任职，还派他人太学学习。

后来杜密辞官回家，每次拜访太守、县令，多有述说请托之事。同郡人刘胜，也从蜀郡辞官回到乡里，闭门谢客，不干预外事。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是位清高的士人，是公卿大多推举的人。”杜密知道王昱是在启发自己，回答说：“刘胜位列大夫，受到上宾的礼遇，但他了解贤能的人不荐举，听到丑恶的事不评议，隐瞒实情顾惜自己，自然如同寒蝉一样，这是有罪的人。现在对立志行义尽力行善的贤士我杜密推荐他，对违背道义失去节操的人我杜密检举他，使郡府赏罚得当，美名传扬，不也有万分之一的作用吗？”王昱听后内心惭愧信服，对他更加敬重。

后来桓帝征召杜密，授给他尚书令的官职，后升任河南尹，转调太仆。党人事件发生后，被免官职回归本郡，与李膺一起获罪，他的名声德行仅在李膺之后，所以当时的人也称他们为“李杜”。后来太傅陈蕃辅佐朝政，杜密又任太仆。第二年，因党祸被问罪，自杀。

刘祐字伯祖，是中山国安国县人。安国县后来划归博陵郡。刘祐起初被察举为孝廉，补任尚书侍郎，他熟悉历史、典章制度，常写文章书札，能言善辩，每当向皇上上书陈事讨论问题，他都对答如流，为同僚们羡慕。

除任城令，兖州举为尤异，迁扬州刺史。是时会稽太守梁旻，大将军冀之从弟也。祐举奏其罪，旻坐征。复迁祐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

再迁，延熹四年，拜尚书令，又出为河南尹，转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威行朝廷。

拜宗正，三转大司农。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祐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论祐输左校。

后得赦出，复历三卿，辄以疾辞，乞骸骨归田里。诏拜中散大夫，遂杜门绝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属意于祐，以谮毁不用。延笃贻之书曰：“昔太伯三让，人无德而称焉。延陵高揖，华夏仰风。吾子怀蘧氏之可卷，体宁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为事，何其劭与！”

灵帝初，陈蕃辅政，以祐为河南尹。及蕃败，祐黜归，卒于家。明年，大诛党人，幸不及祸。

魏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也。少为县吏。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仇于县中，遂亡命到陈国。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

刘祐受任任城县令，兖州推举他为政绩优异者，升任扬州刺史。这时会稽郡太守梁旻，是大将军梁冀的堂弟。刘祐上奏检举他的罪

行，梁旻被治罪。刘祐又升任河东太守。当时郡属的县令、县长大多是宦官的子弟，百姓厌恶他们。刘祐到任后，罢免他们中权势强大的，秉公审理冤案，政绩是三河郡的表率。

刘祐再次提升，延熹四年，受任尚书令，又出任河南尹，转任司隶校尉。当时位高权大者的子弟在州郡被罢官回京师，每当他们走到刘祐管辖的郡界，就改换车乘、服饰，收藏财宝，刘祐的威严在朝廷盛行。

刘祐受官宗正，三次调任大司农。当时中常侍苏康、管霸在宫内当政，于是霸占天下的良田好地，山林湖泽，百姓穷困，州郡官员对此默不作声。刘祐写信给所在州郡，按照法制没收多占的土地。桓帝大怒，将刘祐定罪送到左校做苦工。

刘祐后来获得赦免释放，重又担任三卿，后来他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家乡。桓帝诏令授官中散大夫，他闭门不出。每当三公缺位，朝廷都有意让刘祐担任，因遭谗言诬谤没有得到任用。延笃给他写信说："从前吴太伯三次让位，百姓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吴王的儿子季札辞让王位，中原地区的人敬慕他的风尚。您怀有蘧伯玉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的美德，您领悟到宁武子在国家政治昏暗时便装傻的做法，您的思想精微深邃又通达，见不到却用不完，现在政治昏暗好像没有日、月、星辰的光明，您没有时间参与天下政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灵帝初期，陈蕃辅佐朝政，任用刘祐为河南尹。等到陈蕃失败后，刘祐被罢官回家，死在家中。第二年，朝廷大肆诛杀党人，他侥幸没有遇上这次灾祸。

魏朗字少英，是会稽郡上虞县人。年轻时担任县府的官吏。他的哥哥被同乡人杀害，魏朗在县里白天持刀要为哥哥报仇，逃命到陈国。跟从博士郤仲信学习《春秋图讳》，又到太学学习《五经》，京都德高望重的李膺的门徒争着跟随他。

初辟司徒府，再迁彭城令。时中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与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会九真贼起，乃共荐朗为九真都尉。到官，奖厉吏兵，讨破群贼，斩首二千级。桓帝美其功，征拜议郎。顷之，迁尚书。屡陈便宜，有所补益。出为河内太守，政称三河表。尚书令陈蕃荐朗公忠亮直，宜在机密，复征为尚书。会被党议，免归家。

朗性矜严，闭门整法度，家人不见堕容。后窦武等诛，朗以党被急征，行至牛渚，自杀。著书数篇，号《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也。少为书生，言行质直。同县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桓帝初，举直言，不就。

馥虽不交时宦，然以声名为中官所惮，遂与范滂、张俭等俱被诬陷，诏下州郡，捕为党魁。

及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遍天下。馥乃顿足而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后馥弟静，乘车马，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遇馥不识， 闻其言声，乃觉而拜之。馥避不与语，静追随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静曰："吾以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且念营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载物相求，是以祸见追也。"明旦，别去。党禁未解而卒。

魏朗起初被司徒府署征召做官，后又升任彭城县令。当时宦官子弟担任国相，干了很多非法的事，魏朗多次呈送奏章给皇上，皇上的宠臣痛恨他，想要中伤他。恰逢九真郡盗贼作乱，大家就推荐魏朗担任九真郡都尉。到任官职后，他奖赏勉励宫兵，打败了那伙盗贼，斩杀盗贼二千人。桓帝赞扬他的功劳，征召他担任议郎。不久，升任尚书。他多次向朝廷陈述应办的事，对国家很有帮助。出任河内郡太守时，政绩堪称河内、河东、河南几郡的表率。尚书令陈蕃荐举魏朗忠诚正直，应当在机要部门任职，桓帝又征召他担任尚书。恰遇党祸事件遭到非议，被免官回家。

魏朗仪表端庄表情严肃，常常闭门整理法典，家人从没见过他有懈怠不振的神情。后来窦武等人被杀，魏朗因党祸被紧急治罪，当行进到牛渚山时，他自杀了。生前著书多篇，书名叫《魏子》。

夏馥字子治，是陈留郡圉县人，年轻时是儒生，言行朴实正直。同县人高氏、蔡氏都财货充足，郡里人因畏惧而侍奉他们，只有夏馥与他们是近邻却不和他们交往，因此被豪族仇恨。桓帝初期，被荐举为直言敢谏的人，没有应举。

夏馥虽然不与当时的宦官交结，但因有名声使宦官害怕，因此与范滂、张俭等人一起遭到诬陷，诏书下到州郡，被作为党人的首领逮捕。

等到张俭等人逃命时，所到之处，被诬的党人都被逮捕拷问，供辞所牵连的人，遍布全国。夏馥就跺脚叹息说："自己作孽，凭空诬蔑好人，一人逃避死亡，灾祸牵连万家，怎么活下去啊！"于是自己剪去胡须，改变面容，进入林虑山中，隐姓埋名，给铁匠家做帮工。冒着烟火干活，身体容貌被毁坏，总共待了两三年，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后来夏馥的弟弟夏静乘坐车马，装载绢帛，在涅阳县的集市中追寻他。一天，碰到夏馥没有认出来，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才觉察出是哥哥夏馥，就向他跪拜。夏馥躲开不和夏静谈话，夏静追从他到客店，与他一起住宿。到了半夜夏馥谨慎地叫醒夏静说："我因坚守正道痛恨丑恶，所以遭到有权势的宦官陷害。我还想苟且求全，来保住

性命，弟弟你为什么装载物资来寻找我，这是带着祸害来追寻我啊。”第二天清晨，夏馥离去。党人受禁锢的事还未解除他就死去了。

> 宗慈字孝初，南阳安众人也。举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征，不就。后为修武令。时太守出自权豪，多取货赂，慈遂弃官去。征拜议郎，未到，道疾卒。南阳群士皆重其义行。
>
> 巴肃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历慎令、贝丘长，皆以郡守非其人，辞病去。辟公府，稍迁拜议郎。与窦武、陈蕃等谋诛阉官，武等遇害，肃亦坐党禁锢。中常侍曹节后闻其谋，收之。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阁 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贾琮刊石立铭以记之。
>
>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迁光禄勋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不止之，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郭林宗闻而让蕃曰：“若范孟博者， 岂宜以公礼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无自取不优之议也？”蕃乃谢焉。

宗慈字孝初，是南阳郡安众县人。曾被郡里推荐为孝顺廉洁的人，九次被公府征召，朝廷也以有道科征召他，他都没去就职。后来担任修武县令，当时的太守出身位高权大的家庭，收取了很多贿赂，宗慈看到大守的劣行后就辞官离去。后来朝廷征召他担任议郎，还没有到职，就在途中病死。南阳郡的士人们都推崇他的节义行为。

巴肃字恭祖，是勃海郡高城县人。最初被郡里荐举为孝顺廉洁的士人，曾任慎县县令、贝丘县长，都因为郡守是个不正派的人，他以病为由辞官离去。后被公府征召，逐渐升任议郎。与窦武、陈蕃等人谋划杀掉宦官，窦武等人遇害，巴肃也因党祸获罪遭禁锢不得做官。中常侍曹节后来听说他参与谋划，逮捕了他。巴肃自己乘车到县府。县令看到巴肃，便进入侧门解下印绶与他一起离开。巴肃说：“作为臣下，有谋划不敢隐瞒，有罪过不逃避刑罚。既然不隐瞒我的谋划，又怎敢逃避自己应受的刑罚呢？”最终被害。刺史贾琮为他刻石立碑记载他的事迹。

范滂字孟博。是汝南郡征羌县人。年轻时就注意磨炼自己要成为有清正节操的人，受到州里人敬佩，被推举为孝顺廉洁的士人，光禄卿选拔他为具有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四美德的人才。当时冀州闹饥荒，盗贼成群出现，朝廷就任用范滂担任清诏员，出使考察冀州的情况。范滂登上马车手拉缰绳，表现出慷慨激昂的神情，怀有澄清天下的壮志。等到他抵达冀州境内后，自知有贪污行为的太守、县令，看到风头不利于自己赶紧解下官印离去。他所举发劾奏的，没有不镇住众人意见的。升任光禄勋主管。当时陈蕃担任光禄勋，范滂持手板

按正规的礼节去拜见陈蕃，陈蕃没有以优礼相待，范滂心怀不满，丢下手板弃官离去。郭林宗听说这事后责备陈蕃说：“像范孟博这样的人，怎么适合用正规的礼节去要求他？现在你成全了他宁愿辞官，不肯屈节的名声，这难道不是自造不礼待他的舆论吗？”陈蕃对郭林宗的良言表示谢意。

复为太尉黄琼所辟。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闲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吏不能诘。滂睹时方艰，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

范滂又被太尉黄琼征召。皇上下诏三公府的属官举奏民间评论朝政的歌谚，范滂举奏刺史、俸禄二千石的权贵党羽二十多人。尚书责备范滂奏劾的人太多，怀疑他带有私见。范滂回答说：“我举劾的，如不是贪婪、污秽、奸邪、残暴之徒，给百姓造成深重祸害的人，难道不是玷污了我的竹简木札吗？臣认为临近属官们开会的日子，所以先举奏一些急需举劾的，那些没有审查的，正在检查核实。我听说农夫除去杂草，好禾必定茂盛；忠臣除掉奸贼，朝政就会清明。假如我所说的有差错，甘愿接受处死的刑罚。”尚书无法反驳。范滂看到时政正处艰难，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于是扔下揭发罪行的文状离去。

太守宗资先前听到过范滂的名声，请他担任代理功曹，把政事委托给他。范滂在任期间，对坏人疾恶如仇，严厉整治。那些在行为上违背孝道，在仁义上越轨的人，把他们全都撤职驱逐，不与他们共理朝政。公开推荐一些有优异节操的人，提拔隐居在僻陋之处的贤人。范滂的外甥西平县人李颂，是与诸侯同族的子孙，却被同乡人所唾弃，中常侍唐衡为李颂向宗资请托，宗资任用李颂做个小官。范滂认为李颂是个行为不端正的人，便搁置下来没有征召。宗资为李颂未被征用将怒气转发他人，棒打了主办文书的属吏朱零。朱零昂起头说：“范滂刚正的决断，好像是用锋利的刀刃切割腐朽的东西。今天我宁愿被杖打致死，但是范滂的决断是不能违背的。”宗资才停打朱零。郡中一般的人，没有不怨恨范滂的，就诬指范滂所用的人为“范党”。

后牢修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坐系皆祭皋陶。”滂

曰：“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后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亦免俱归，并卫侍于滂，应对宾客。滂顾谓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遂遁还乡里。

后来牢修诬告范滂结党，范滂获罪囚禁在黄门署的北寺监狱。狱吏对他说：“凡是犯罪关押的人都要祭祀皋陶。”范滂说：“皋陶是贤人，古代的正直臣子。知道我没有罪，将会在天帝面前为我申辩；如果我有罪，祭祀他有什么益处！”其他人因此也中止了祭祀。狱吏将要拷打他们时，范滂认为同狱的囚犯多数患病，就请求自己首先上酷刑，就与同郡犯人袁忠争先接受苦刑。桓帝派中常侍王甫按次序甄别查究他们，范滂等人都在脖子、手、脚上加上刑具，用布蒙住脑袋，站在露天的台阶下。其余的人站在范滂的前面，有的回答，有的不回答，范滂、袁忠从后面越过按顺序前行。王甫责问说：“你作为人臣，不考虑忠于国家，却与他人共同结成朋党，互相吹捧荐举，评论朝廷，无缘无故地捏造事端，你们这么多人勾结起来进行谋划，大家想干什么？都要据实回答，不得隐瞒掩饰。”范滂回答说：“臣下听说仲尼的话，‘看见好人似乎唯恐赶不上，看见恶人如同用手伸进滚汤里，唯恐躲之不及’。想让好人与好人在一起，他们都清正，恶人与恶人在一起，他们都污浊，这是施行王政的人愿意听到的，我弄不明白的是反被当做结党。”王甫说：“你们互相荐举选拔，唇齿相依，有和你们意见不合的，就被排斥，你们的用意是什么？”范滂就慷慨激昂地仰头向天说：“古时的人遵循善道，自然是祈求多福；现今的人遵循善道，身受死刑。我死的这天，希望把我埋葬在首阳山旁，对上不辜负上天，对下不愧对伯夷、叔齐。”王甫听后表现出怜悯而改变了神色。这时囚犯们才被解除刑具。

后来范滂的事情得到了结，南去回归家乡。从京师出发，到家乡时汝南郡、南阳郡的士大夫都来迎接他，车子就有几千辆。一起被囚禁的同乡人殷陶、黄穆，也获得免刑一起回乡，两人在范滂身旁侍卫，应酬接待宾客。范滂回头对殷陶等人说：“现在你们跟随我，这是加重我的灾祸。”他们于是偷偷地逃回家乡。

初，滂等系狱， 尚书霍谞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谞而不为谢。或

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竟无所言。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当初，范滂等人拘押在监狱，尚书霍谞为他们申诉。等到免罪后，范滂到京师时，前去看望霍谞但没有致谢。有的人责备范滂。范滂回答说："从前晋国的叔向获罪，祁奚营救了他，没有听说叔向有谢恩的言辞，老臣祁奚也没有表现出自以为有功的神情。"责备他的人没能再说什么。

建宁二年，朝廷就大肆诛杀党人，下达诏令紧急逮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到达县里，抱着诏书，关上驿站的门，趴在床上哭泣。范滂听到后，说："这一定是为了我。"马上自己去了监狱。县令郭揖特别震惊，解下官印，要带范滂一起逃亡。郭揖说："天下这么大，你为什么要待在这里？"范滂说："我范滂死了灾祸就消除了，怎么敢因我的罪连累你，还会使老母亲流离在外呢！"他的母亲来与他诀别。范滂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孝敬母亲，肯定会供养您，我范滂跟从父亲龙舒君回到九泉之下，活着的死去的都各得其所。只是母亲大人会难以忍受割舍亲情，请不要给自己增添悲伤。"范滂的母亲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既有美名，又想求得长寿，难道可以兼得吗？"范滂跪下接受母亲的教诲，再次叩头与母亲辞别。范母回头对儿子说："我想让你做坏事，但是坏事不能做；想让你做好事，那么我不能做坏事。"过路的人听到后，没有不流下眼泪的。范滂当时年纪才三十三岁。

评论说：李膺从污浊险恶的环境中振奋自拔，他深怀仁义，树立风范，为的是激励社会风俗，激励纯洁的品行，使有威势权力的人感到羞耻，树立清廉的风尚使有权有势的人受到震动，使天下士人感慨激昂奋起直追，受到影响而跟随他，即使是幽禁到深牢，破家灭族也在所不惜，以至于儿子心甘情愿地去死，母亲对儿子勇对死亡的正义行动感到欣慰。悲壮啊！孔子说："我的主张将不能实现了吗？这是命运啊！"

尹勋字伯元，河南巩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而勋独持清操，不以地势尚人。州郡连辟，察孝廉，三迁邯郸令，政有异迹。后举高第，五迁尚书令。及桓帝诛大将军梁冀，勋参建大谋，封都乡侯。迁汝南太守。上书解释范滂、袁忠等党议禁锢。寻征拜将作大匠，转大司农。坐窦武等事，下狱自杀。

蔡衍字孟喜，汝南项人也。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

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举茂才，衍不受，乃收赍书者案之。又劾奏河间相曹鼎臧罪千万。鼎者，中常侍腾之弟也。腾使大将军梁冀为书请之，衍不答，鼎竟坐输作左校。乃征衍拜议郎、符节令。梁冀闻衍贤，请欲相见，衍辞疾不往，冀恨之。时南阳太守成瑨等以收纠宦官考廷尉，衍与议郎刘瑜表救之，言甚切厉，坐免官还家，杜门不出。灵帝即位，复拜议郎，会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学行，举孝廉，辟太尉李固府，举高第，拜侍御史。会固被诛，陟以故吏禁锢历年。复举高第，再迁冀州刺史。奏案贪浊，所在肃然。又再迁虎贲中郎将、城门校尉，三迁尚书令。时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并奏罢黜之，不纳。以前太尉刘宠、司隶校尉许冰、幽州刺史杨熙、凉州刺史刘恭、益州刺史庞艾清亮在公，荐举升进。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计日受奉，常食干饭茹菜，禁制豪右，京师惮之。会党事起，免官禁锢，卒于家。

尹勋字伯元，是河南郡巩县人。他家世代做官。伯父尹睦担任司徒，哥哥尹颂担任太尉，宗族的人多数身居高官显位，可是尹勋独自保持清廉的节操，在人前不以地位权势夸耀自己。州郡接连征召，被荐举为孝顺廉洁的士人，三次升任邯郸令，治政上有特殊的业绩。后来被推举为政绩优异的人，五次升任尚书令。等到桓帝诛杀大将军梁冀时，尹勋参与提出重大的谋略，授封为都乡侯。升任汝南郡太守。他上书为范滂、袁忠等人遭党祸非议被禁锢的事申辩。不久又征召他，授任将作大匠，转任大司农。由于受窦武等人的事牵连获罪，被投进监狱，自杀。

蔡衍字孟喜，是汝南郡项县人。年轻时通晓经学并给学生讲授，用礼义谦让教化乡亲邻里。乡亲邻里之间发生争论诉讼的事，就到蔡衍处判断是非，经他所评议处理的，都说没有怨屈。

蔡衍被推举为孝顺廉洁的士人，逐渐升为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将他弟弟具恭荐举茂才的事托付给蔡衍，蔡衍没有接受，就把送信送礼人扣留起来并审查他。还劾奏了河间国相曹鼎贪污千万的罪过。曹鼎这人，是中常侍曹腾的弟弟。曹腾请大将军梁冀写信为他弟弟求情，蔡衍不答应，曹鼎最后被判罪送到左校服苦役。于是皇上征召蔡衍，授任议郎、符节令，梁冀听说蔡衍贤能，想请他来会面，蔡衍称病不去，梁冀对他怀恨在心。当时南阳太守成瑨等人因收捕纠察宦官

被廷尉审查，蔡衍与议郎刘瑜上表营救他，言辞很恳切严厉，因此获罪被免官回家，他闭门不出。灵帝即位，再次授任议郎，恰逢这时生病死去。

羊陟字嗣祖，是太山郡梁父县人。他家世代做官。羊陟年轻时高洁正直又有学问、操行，被荐举为孝顺廉洁的士人，太尉李固的官府征召他，被推举为考绩优异者，授官侍御史。正逢李固被杀，羊陟因是李固过去的属官也被禁做官一年。后又被推举政绩优异者，再次升任冀州刺史。奏请查办贪污案件，在任之处官吏们都表现出敬畏谨慎的样子。又再次升任虎贲中郎将、城门校尉；三次升任尚书令。当时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都和宦官结成亲戚，明目张胆地进行贿赂，他们一起上奏罢黜羊陟，皇上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以前的太尉刘宠、司隶校尉许冰、幽州刺史杨熙、凉州刺史刘恭、益州刺史宠艾清廉耿直，办事公正，羊陟举荐他们，都得晋升。皇上赞许羊陟，授任他为河南尹。按日接受俸禄，他常吃干饭蔬菜，抑制豪强，京城的人都畏惧他。遇上党祸发生，被免去官职，并不许做官，死在家里。

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人，赵王张耳之后也。父成，江夏太守。俭初举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谢病不起。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 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谓曰："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笃曰："笃虽好义，明廷今日载其半矣。"钦叹息而去。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张俭字元节，山阳郡高平县人，是赵王张耳的后代。父亲张成，曾任江夏郡太守。张俭起初被荐举为秀才，因为刺史不是正派人，他以有病为由不去任职。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张俭担任东部督邮。当时中常侍侯览的家在防东县，侯览与其家人残暴地对待百姓，做事违法。张俭举发奏劾侯览和他母亲的罪恶，请求诛杀他们。侯览扣留奏章，不予向呈报，二人从此结下怨仇。张俭的同乡朱并，向来是个生性奸巧邪恶的人，被张俭所鄙弃，朱并心怀怨恨，就上书诬告张俭和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朋党。朝廷于是削去奏章上朱并的名字进行搜捕。张俭只得逃命，处境困难，形势危急，四处逃跑，见有人家便去托足安身，人们没有不敬重他的名声和品行的，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接纳他。后来流离辗转到东莱郡，在李笃家安身。外黄县令毛钦拿着武器来到李笃家门

前，李笃拉着毛钦说："张俭闻名天下，可是他逃亡不是他有罪过。即使张俭可以捉到，难道你忍心把他抓起来吗？"毛钦便起身用手抚摸着李笃说："蘧伯玉以只有自己为君子而感到羞耻，您怎么自己独断仁义？"李笃说："我李笃虽然喜爱仁义，县令今日也已施行仁义的一半了。"毛钦叹息离去。李笃找到适当的时机送张俭出塞，因此得到免祸。他所经过的地方，受重刑处死的以十计算，连宗族亲戚都被诛灭，郡县因此被摧毁。

中平元年，党事解，乃还乡里。大将军、三公并辟，又举敦朴，公车特征，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献帝初，百姓饥荒，而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

建安初，征为卫尉，不得已而起。俭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悬车，不豫政事。岁余卒于许下。年八十四。

论曰：昔魏齐违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　岂不贤哉！然俭以区区一掌，而欲独堙江河，终婴疾甚之乱，多见其不知量也。

岑晊字公孝，南阳棘阳人也。父豫，为南郡太守，以贪叨诛死。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见征，宾客满门，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见。晊留门下数日，晚乃引入。慈与语，大奇之，遂将俱至洛阳，因诣太学受业。

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为友，李膺、王畅称其有干国器，虽在闾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农成瑨下车，欲振威严，闻晊高名，请为功曹，又以张牧为中贼曹吏。瑨委心晊、牧，褒善纠违，肃清朝府。宛有富贾张汎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势纵横。晊与牧劝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于是中常侍侯览使汎妻上书讼其冤。帝大震怒，征瑨，下狱死。晊与牧亡匿齐鲁之间。会赦出。后州郡察举，三府交辟，并不就。及李、杜之诛，因复逃窜，终于江夏山中云。

中平元年，党祸事件得到解除，张俭回到故里。大将军、三公府都征聘他，还被荐举为淳真朴实的士人，朝廷令公车署特意征召，从一开始做官就任少府，他都不肯就职。献帝初年，百姓遭遇饥荒，但张俭的家境比较宽裕，他就把所有的财产捐给灾民，与乡亲邻里共度饥荒，依靠他存活下来的人以数百计算。

建安初年，朝廷征召张俭担任卫尉，他迫不得已才出任。张俭已见曹操取代汉朝图谋的端倪，就闭门挂车，不参与政事。一年多后死在许城。享年八十四岁。

评论说：从前魏国国君的庶子魏齐逃避死亡，赵国的上卿虞卿解下相印跟随他一起逃亡；西汉初的游侠季布逃亡，游侠朱家甘冒灭族的危险收留他。张俭惹怒了当朝的君王，以至于颠沛流离地逃命，天下听到他消息的人，没有不同情他，为他的壮志未酬而惋惜的，都争

做收容他的东道主。以至于抛弃食邑丢掉官爵、被灭家族遭到杀身的人，大概有数十百个，难道张俭不是个贤人吗？然而张俭凭小小一只手掌，却想独个儿堵塞江河，终因痛恨不仁的人太深切而招来祸乱，足见他不知量力行事。

岑晊字公孝，是南阳郡棘阳县人。父亲岑豫，曾任南郡太守，因为贪婪残暴而被处死。岑晊年轻时没有名气，他去拜访同郡人宗慈，宗慈当时刚以有道科被征用，宾客盈门，因为岑晊不是清白人家的子弟，不肯接见。岑晊在他家待了几天，直到一天晚上才被引见。宗慈和他交谈，大感惊异，于是带他一起到洛阳，因此到太学学习。

岑晊有很高的才能，郭林宗、朱公叔等人都是他的朋友，李膺、王畅称赞他有治国的才能，虽然出身乡里，但激情满怀有监督纠正天下的大志，太守弘农人成瑨刚刚到任，想要显扬自己的威严，听到岑晊的大名，聘请他担任功曹，还任用张牧做中贼曹吏。成瑨倾心重用岑晊、张牧，他们表彰善良，纠正违法，使郡府安定太平。宛县有个叫张汎的富商，是桓帝妃嫔的外亲，擅长用巧技雕刻人们赏玩喜爱的物品，多数用来贿赂宦官，凭这一手得到显贵的官位，依靠他的技巧，利用权势，肆意横行。岑晊和张牧劝说成瑨逮捕张汎等人，但不久赶上赦免，后岑晊终于杀了张汎，还把他的族人宾客一起逮捕，杀了二百多人，事后才向朝廷奏报。这时中常侍侯览指使张汎的妻子上书为张汎申冤。桓帝大怒，罪罚成瑨，把他投进监狱，后死去。岑晊与张牧曾逃亡隐藏在齐鲁一带。恰逢赦免才出来。后来州郡荐举，三府交相征召，他们都没有应召。等到李膺、杜密被杀，他们又四处逃藏，死在江夏山中。

> 陈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隶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结。察孝廉，太尉周景辟举高第，拜侍御史。时正旦朝贺，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翔奏冀恃贵不敬，请收案罪，时人奇之。迁定襄太守，征拜议郎，迁扬州刺史。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参在职贪秽，并征诣廷尉。参，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征拜议郎，补御史中丞。坐党事考黄门北寺狱，以无验见原，卒于家。
>
> 孔昱字元世，鲁国鲁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时历九卿，封褒成侯。 自霸至昱，爵位相系，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习家学，大将军梁冀辟，不应。太尉举方正，对策不合，乃辞病去。后遭党事禁锢。灵帝即位，公车征拜议郎，补洛阳令，以师丧弃官，卒于家。

陈翔字子麟，是汝南郡邵陵县人。祖父陈珍，曾任司隶校尉。陈翔年轻时就有名气，善于结交。被察举为孝顺廉洁的人，太尉周景推荐他为考绩优异者，授任侍御史。当时是正月初一臣子们向皇上朝拜恭贺新年，大将军梁冀在朝贺时行为仪容不严肃，陈翔奏报梁冀依仗权势贵显对皇上不敬，请求逮捕定罪，当时人们惊奇他的作为。后升

任定襄太守，朝廷征召授任议郎，升任扬州刺史。检举了豫章太守王永有事呈报宦官，吴郡太守徐参在官任上贪污的罪过，他们一起被传召到廷尉那里治罪。徐参，是中常侍徐璜的弟弟。陈翔从此声名大振。又被征召授官议郎，补任御史中丞。由于党祸事件获罪被关进黄门北寺监狱审查，因为没有证据被释放，死在家中。

孔昱字元世，是鲁国鲁县人。他的七代祖孔霸，成帝时历任九卿，受封褒成侯。从孔霸到孔昱，爵位相承，他们家族中担任卿、相、州牧、郡守的有五十三人，受封列侯的有七人。孔昱年轻时在家学习《尚书》，大将军梁翼征召他，他不肯应召。太尉荐举他为方正，因对策不合皇上心意，就托病离去。后来遭遇党祸事件被禁做官。灵帝继位，令公车署征召他，授官议郎，补任洛阳令，因给老师服丧辞去官职，死在家中。

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业太学，与郭林宗亲善。举孝廉，再迁颍阴令，有能迹。

迁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奋威怒，施严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请夺人田宅，皆遽还之。

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阉官，因此皆穷相收掩，无得遗脱。览大怨之，诬康与兖州刺史第五种及都尉壶嘉诈上贼降，征康诣廷尉狱，减死罪一等，徙日南。颍阴人及太山羊陟等诣阙为讼，乃原还本郡，卒于家。

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桓帝时，博士征，不就。灵帝即位，太尉黄琼举方正，对策合时宜，再迁议郎，补蒙令。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无产业，子孙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也。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桓帝时，数有灾异，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条，极言得失，辞甚忠切。帝不能纳，出为任城相。顷之，征拜议郎。会窦武事，下狱自杀。

苑康字仲真，是勃海郡重合县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与郭林宗亲近友好。被荐举为孝顺廉洁的士人，再次升任颍阴县令，有才能业绩。

苑康升任太山太守。郡内豪强大族大多不遵守法令，苑康到职后，发挥威慑作用，施行严厉的法令，就没有敢于触犯法令的人了。先前强取他人的田地、房舍，都尽快归还了原主。

这时有山阳郡人张俭杀了中常侍侯览的母亲，审查侯览的宗族、党徒、宾客，有的逃走躲藏在太山边界，苑康往常就痛恨宦官，因此尽力收捕，做到没有遗漏的人。侯览特别痛恨苑康，诬告他与兖州刺史第五种及都尉壶嘉欺骗皇上投降贼人，皇上传召苑康到廷尉监狱治

罪，被判处死刑降低一级，流放到日南郡。颍阴县人及太山郡人羊陟等人到朝廷为他诉冤，于是免罪回到本郡，死在家中。

檀敷字文有，是山阳郡瑕丘县人。年轻时是儒生，家境贫寒但思想清高，不接受邻里人的施舍恩惠。被举荐为孝顺廉洁的士人，接连几次被公府征召，都不任职。他创建学舍教授弟子，从远方来的学生有几百人。桓帝时期，征召他为博士，没有应征，灵帝即位，太尉黄琼荐举他为方正，对策符合当时的需要，再次升任议郎，补任蒙县县令。因为郡守是个不正派的人，弃官离去。家中没有产业，穷困到外出时穿儿孙们出门时穿的那件衣服，享年八十岁，死在家中。

刘儒字叔林，是东郡阳平县人。郭林宗常说刘儒说话迟钝但内心明辨，有美玉般的品质。被荐举为孝顺廉洁的士人，推荐为成绩优异者，三次升任侍中。桓帝时，多次出现灾祸及怪异的现象，下达策书广泛征求直率的意见，刘儒上奏十条，尽情说出朝政的得失，言辞极为忠诚恳切。桓帝不能采纳，将他调出朝廷做任城国相。不久，朝廷征召授任议郎。遇上窦武的事件，被投进监狱，自杀身亡。

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师，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

初仕州郡，举孝廉，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千数，佥曰“贾父所长”，生男名为“贾子”，生女名为“贾女”。

延熹九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武等讼之，桓帝以此大赦党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是岑晊以党事逃亡，亲友多匿焉，彪独闭门不纳，时人望之。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以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

以党禁锢，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

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也。少游学洛阳。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

贾彪字伟节，是颍川郡定陵县人。年轻时在京城游学，志向远大，慷慨激昂，与同郡人荀爽齐名。

开始在州郡做官，被举为孝顺廉洁的士人，补任新息县县长。平民百姓贫穷困苦，大多不养育孩子，贾彪为他们严格订立制度，规定不养孩子的人与杀人的人同罪。城南有盗贼抢劫害人的，城北有妇女杀死孩子的，贾彪到案情发生之处考察，下属官吏要引他到城南去。

贾彪愤怒地说：“盗贼抢劫害人，这是常有的事，母亲杀害孩子，这是违背天理人道。”于是驱车往城北去，查验杀子妇女的罪行。城南的盗贼听说这一情况后，就双手反绑前来自首。几年的时间，人们养育孩子的以千数计，都说：“是贾父所养育的。”出生的男孩名叫“贾子”，出生的女孩名叫“贾女”。

延熹九年，党祸事件发生，太尉陈蕃为党祸事件申辩，没有获得结果，朝廷百官很感痛心，不敢再说话了，贾彪对志同道合的人说：“我不西去洛阳，大祸是不会消除的。”于是他到洛阳，劝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窦武等人为党人争辩，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出狱后，说：“我能免于遭难，是贾先生的计谋啊。”

先前岑晊因党祸事件逃亡，亲友大多把他藏匿起来，只有贾彪闭门不接纳他，当时人们怨恨贾彪。贾彪说：“《左传》说‘看好时机行动，不要连累后人’。岑公孝因要挟君主而招来罪过，这是自己招来灾祸，我已不能挥动刀戈来对待他了，反倒可以收容隐藏他吗？”人们听他这么一说，于是大家都信服他，认为他决断正确。

贾彪因为党祸事件被禁做官，死在家中。起初，贾彪兄弟三人，都有很大名气，可是贾彪名声最大，所以天下人称颂说：“贾家有三只老虎，贾彪这只老虎最勇猛。”

何颙字伯求，是南阳郡襄乡县人。年轻时在洛阳游学。何颙虽然是晚辈，但郭林宗、贾伟节等人与他友好，他在太学很有名气。朋友虞伟高有父仇未报，却患重病将要死去，何颙前去看望他，虞伟高哭着向他诉说。何颙被他的孝义感动，要为他去报仇，用仇人的脑袋在虞伟高父亲的墓前祭奠。

> 及陈蕃、李膺之败，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
> 及党锢解，颙辟司空府。每三府会议，莫不推颙之长。累迁。及董卓秉政，逼颙以为长史，托疾不就，乃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它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初，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尝称“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为尚书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颙尸，而葬之爽之冢傍。
>
>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等到陈蕃、李膺失败以后，何颙因与陈蕃、李膺友好，而被宦官陷害，于是改名换姓，逃亡隐藏在汝南郡一带。他与所到之处的豪杰们都友好，在荆、豫地区有名气。袁绍仰慕他，暗地里与他往来。结

为相互帮助的挚友。这时党祸事件发生，全国很多人遭到党祸，何颙常常暗地里到洛阳，跟袁绍谋划商议。对那些因贫穷困苦处境艰难窘迫的人，进行援助，帮助他们渡过灾难。对那些要被抓捕的人，就多方筹划计谋，让他们能逃脱或隐藏起来，因为他的救助而得到保全性命免受灾难的人很多。

等到党祸解除，何颙被司空府征召。每当三公府联合开会，没有人不推崇何颙的长处的，连续几次得到提升。等到董卓执掌朝政，他逼迫何颙做长史，何颙以病为由没有任职，他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人一起谋划除掉董卓。恰逢荀爽去世，何颙因为其他的事被董卓拘禁，忧愤死去。当初，何颙见到曹操时，慨叹地说："汉朝将要灭亡，安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啊。"曹操因此赞许他。何颙曾经称赞"颍川人荀彧，是辅佐君王的人才"。等到荀彧担任尚书令后，他派人西行迎接叔父荀爽的灵柩，并一起运来何颙的尸体，把何颙安葬在荀爽的墓旁。

# 后汉书卷六十八

## 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郭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后遭母忧，有至孝称。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

郭太字林宗，是太原郡界休县人。家庭世代贫寒卑微。早年丧父，母亲打算让他到县府当差。林宗说："大丈夫怎么能干这种低微的差使呢？"便拒绝了。后到成皋人屈伯彦门下学习，三年学业期满，广泛地通读了古代典籍。他善于高谈阔论，喜好音律。就游历到洛阳。初次见到河南尹李膺，李膺认为他不同寻常，于是互相友好，因此名声震扬京都。当他回归故里时，许多士绅、儒生送他到黄河岸边，车乘多达几千辆。只有林宗与李膺同船共渡，许多宾客远远望着他们，认为他们似神仙。

司徒黄琼征召他，太常赵典荐举他到有道科做官。有人劝林宗踏入仕途，他回答说："我夜间观察天象，白天察看人事，上天所要废弃的，是不能支持的。"因此他对征召和荐举都没有接受。他天性聪明，善于了解人，喜欢赞赏教诲士人。他身高八尺，容貌健壮，身材魁梧，身穿宽袍，腰束大带，周游郡国。曾在陈、梁之间辗转，一天，在途中遇到下雨，他就将头巾折叠一角用来遮雨，当时人们也学他将头巾叠起一角，于是便把这样遮戴的头巾称为"林宗巾"。可见时人仰慕他到了何种程度。有人问汝南人范滂说："郭林宗是位什么样的人？"范滂说："他隐居不背离亲人，忠贞不隔绝世俗，皇上不能诏他为臣子，诸侯不得和他交朋友，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母亲去世，他十分忧伤，时人对他有大孝的称呼。郭林宗虽然善于品评人

物，但他能不畏自身的安危直言，评论深刻，所以宦官专权朝政但不能伤害他。等到党锢之祸发生后，知名的士人大都被宦官陷害，只有郭林宗以及汝南人袁闳能得免祸。以后他就关门教授学生，他的弟子以千数计。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

明年春，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左原者，陈留人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林宗尝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况其余乎？慎勿恚恨，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林宗不绝恶人者。对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乱也。”原后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林宗在学，原愧负前言，　因遂罢去。后事露，众人咸谢服焉。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被宦官谋害，郭林宗到郊外哭泣，非常悲痛。接着他叹息道：“‘贤人都说要逃离，国家将会更困苦’。‘眼看乌鸦要在这里栖息，不知落在谁家的房顶上’。”

第二年春天，郭太死在家中，当时年纪四十二岁。他死后从四面八方来的士人有一千多，都来参加葬礼。志同道合的人就一起为他刻石立碑，蔡邕为他撰写碑文。不久蔡邕对涿郡人卢植说：“我所撰写的碑文确实很多了，但以前所写的碑文在言辞上有失实，我内心感到有愧，只有郭有道无愧于碑文的赞颂。”

郭太奖励提拔的士人，都像他所审察的那样。后来喜欢多事的人，有的增添夸张，所以多数是浮华不合常理的言辞，还有的类似占卜看相的书。现在摘录它们中对事情有显著征验的，把它写在本篇的末尾。

左原，是陈留郡人。在郡国的学府当学生时，因为犯法被除名。林宗曾经在路上遇到他，为他设置酒菜来安慰他。他对左原说：“从前颜涿聚是梁甫山的大盗，段干木是晋国的马市大经纪人，最终一个成为齐国的忠臣，一个成为魏国的著名贤者。蘧瑗、颜回尚且不能无过错，何况是其他的人呢？千万不要对他人怨恨在心，责备自己就是

了。”左原接受他的忠言离去。有人讥笑郭林宗不与坏人绝交。郭林宗回答：“对不讲仁义的人，憎恨得太深，会使他更加作乱。”后来左原对那些不接近他的儒生果然更是怀恨在心，纠集了一班人打算报复那些儒生。那天郭林宗在郡国的学府，左原见到他觉得辜负了他以前的忠言，就没有报复那些儒生而离去。后来事情露出真相，儒生们都感激佩服郭太。

茅容字季伟，是陈留郡人。年纪四十多岁，一天，他在田野耕作，突然下起雨来，他与同伴在树下避雨，大家都相对跪坐着，只有茅容一人端端正正地坐着，表现出特别恭敬的样子。郭林宗路过时看见他坐姿与众不同而对他产生好奇，于是与他一起交谈，因此郭林宗被邀请到茅容的家里夜宿。第二天早晨，茅容杀鸡做菜，郭林宗以为是为自己备办的，不一会儿茅容将鸡供奉他的母亲，自己用蔬食与客人一起用餐。郭林宗起身叩拜说：“您真贤孝啊！”便劝他立志学习，茅容最终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
> 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也。少给事县廷为门士。林宗见而拔之，劝游学官，遂为诸生佣。后能讲论，自以卑第，每处下坐，诸生博士皆就雠问，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后征辟并不起，号曰“征君”。
>
> 宋果字仲乙，扶风人也。性轻悍，憙与人报仇，为郡县所疾。林宗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敕。后以烈气闻，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
>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孟敏字叔达，是钜鹿郡杨氏县人。旅居太原。一天他肩负的饭甑掉落在地上，他连看也不看就走了。郭林宗看到问他的想法。他回答说：“饭甑已经打破了，看它有什么好处？”郭林宗因此觉得他不一般，就劝他外出求学。十年之后出了名，三公府都征召他做官，他都没有屈就应召。

庾乘字世游，是颍川郡鄢陵县人。年轻时在县府供职做个守门的士卒。林宗看到后提拔他，劝他外出游学谋取官职，于是给儒生们做佣工。他后来能说会道，但他自己认为出身于卑微的门第，就座时每次都坐在末席，儒生博士们都就自己所学与他辩论问难，从此学校以坐在末席的人为尊贵。后来官府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召，时人称他为“征君”。

宋果字仲乙，是扶风郡人。性格勇敢强悍，喜欢替人报仇，被郡、县所厌恶。郭林宗就教他为人行事应该遵守的规范和道理，他害怕惹祸给自己带来危害。宋果对以往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对郭林宗叩头表示感谢并深感内疚，从此告诫自己改变节操。后来以气性刚直闻名，被三公府征召，历任侍御史、并州刺史等职，他任职的地方社会风气都有改变。

贾淑字子厚，是郭林宗的同乡。虽然家中世代做官，可是心性险恶，乡里以他为祸害。郭林宗因母亲去世内心悲痛，贾淑前来吊丧，接着钜鹿人孙威直也来吊丧。孙威直认为郭林宗是德行好的人却接受坏人的吊丧，内心产生疑团，没有进屋就离去了。郭林宗追上他道歉说："贾子厚确实心性凶恶，但他有洗心革面改恶从善的想法。孔子不拒绝互乡的人来访，所以我允许他进来。"贾淑听到这番话，决心改过，慰勉警诫自己，最终成为一个好士人。乡里有遇到灾祸的人，贾淑总是尽心竭力地营救，受到州闾人的称赞。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也。以俊才知名。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后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 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

史叔宾，是陈留郡人。年轻时名声就很大。郭林宗见到他后对人说："墙高基础低，即使得了也必有失。"后来果然因为评论偏私不公正败坏了名声。

黄允字子艾，是济阴郡人。凭杰出的才能知名。郭林宗与他会晤后对他说："您有超人的才华，完全可以成为担任大事的人才。但是只怕不忠诚地坚持道义，将会有失误。"后来司徒袁隗打算为侄女求婚，看到黄允时感叹道："能够得到像你这样一个女婿就足够了。"黄允听到这话以后回家就把自己的妻子夏侯氏休了。夏侯氏被休弃后对她的婆婆说："今天我被休弃，就要与黄家永别了，请求与亲人们会一次面，来抒发我离别的情怀。"于是广请宾客三百多人，夏侯氏端坐中央，挽起衣袖数落了黄允见不得人的丑事十五件，数说完毕，乘

车离去。黄允因此被当时的人唾弃。

谢甄字子微，是汝南郡召陵县人。他与陈留人边让都能言善辩，都有很大的名声。他们常常一起去问候郭林宗，总是夜以继日地交谈。郭林宗对门生说：“二人才能卓越，但是所做都不合事理，可惜啊！”果然谢甄后来因不拘小节，遭到当时人的非议。边让因对曹操轻慢侮辱，曹操把他杀了。

王柔字叔优，他的弟弟名泽，字季道，是郭林宗同郡的晋阳县人。兄弟俩在儿童时期一起看望过郭林宗，他们向郭林宗询问各自才智和德行适宜的发展方向。郭林宗说：“叔优应从入仕途求显赫，季道应凭借经术求显达，如果违背发展方向改变所从事的事业，也就无法达到目的。”后来果然像郭林宗所预言的，王柔担任护匈奴中郎将，王泽担任代郡太守。

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

论曰：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沉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鉴，惟帝所难。而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逊言危行，终亨时晦，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也。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后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褎，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

郭林宗还认识割草放牧的张孝仲，了解到在驿站当信差的范特祖的情况，召公子、许伟康都出身于宰牲卖酒的人家，司马子威是从军队士兵中提拔出来的，以及同郡人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郡人周康子、西河郡人王季然、云中郡人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都因为郭林宗的赏识和荐引而成为名人。

评论说：庄周曾说过，人的性格比山水还要深奥难测，但从人的行为举止上可以了解，但是性格深沉不外露的人难以了解。所以深沉性格的人，他的性格与神情面貌是相反的；对人的审察，即使是尧帝也是难以做好的。可是郭林宗对文雅和粗俗的人都能识别无误，大概是他明察人性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吧？然而他言辞谦逊，行为端正，终

能顺利地立身于昏暗的世道，他对人循循善诱，使得士人仰慕他的美名，即使是墨翟、孟轲这类人，也没有超过他。

符融字伟明，是陈留郡浚仪县人。年轻时做都官吏，曾有人侮辱他，他弃官离去。后离乡到太学学习，师从少府李膺。李膺作风性格清高简约，每次见到符融，就谢绝其他宾客来访，倾听符融发表议论。符融用丝质的幅巾束发，谈吐时挥动衣袖，言辞流畅如云，李膺每次拱手赞叹。郭林宗才进京师时，当时人们还不认识他，符融初次见到就称赞佩服，因此把他介绍给李膺，从此郭林宗出了名。

当时汉中郡人晋文经、梁国人黄子艾，都凭借自己的才智，吹嘘炫耀自己到了京都，托病卧床休养，不与外人交往。洛阳城内士大夫中有喜欢多事的，顺着他们的名声，坐守在他们的门前打听他们的病情，还是没受接见。三公官府所要征召的人，总是询问拜访他们，他们随意品评人物的善恶，让三公官府依据他们的胡说来决定取舍人才。符融察觉出他们品评得不切实际，就到太学，并在会见李膺时说：“这两人的操行事业都没有名声，他们以豪杰自居，因此使得公卿们问候他们的疾病，公府属官坐守他们的门前。我担心他们用不入流的邪说破坏道义，他们徒有名声与实际相反，应当特别审察他们。”李膺认为是对的。晋文经、黄子艾二人从此名声渐渐衰落，宾客、徒从逐渐减少，十天之内，羞愧地叹息离去。后来果然证明他们是轻浮放荡的人。并因获罪被弃不用。

融益以知名。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皆不应。太守冯岱有名称，到官，请融相见。融一往，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伷等三人，因辞病自绝。会有党事，亦遭禁锢。

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融同郡田盛，字仲向，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优游不仕，并以寿终。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寔。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劭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符融日益出名。州郡按礼仪召请他，被推举为孝顺廉洁的人，公府连续征召，他都没有应召。太守冯岱有名望，到任时，请符融会面。符融前往，推荐郡里的士人范冉、韩卓、孔伷等三人，自己以有

病为由谢绝。赶上党锢祸事发生，符融也遭受不准做官的禁令。

符融的妻子死了，家境贫寒无棺埋葬，乡亲们打算给他妻子备办棺木、衣服，符融不肯接受。他说：“古代死了的人，丢弃在田野里。只能按妻子的意志行事，只需入土埋葬就是了。”

符融的同郡人田盛，字仲向，与郭林宗相互友好，也是有名的善于识别他人的人，悠闲自得不去做官，他高寿去世。

许劭字子将，是汝南郡平舆县人。年轻时就有高尚的节操，大有名气，喜欢识辨、评述人物，很多人受到他的赏识。如樊子昭、和阳士等人，都在当世出名。所以天下人谈到选拔士人，都称赞许劭、郭林宗。

最初许劭担任郡府的功曹，太守徐璆很敬重他。官府中的人听说许劭将进府为吏。没有不改节操，矫饰行为的。同郡人袁绍，是诸侯的同族，豪强任侠，在辞去濮阳县令回来时，车骑随从很多，将要进入郡的边界，就辞谢送行的宾客，说：“我的车乘服饰怎么可让许子将看到。”最后只用了一辆车回家。

许劭曾经到过颍川郡，多数是与比自己年纪大、辈分高的人交往，唯独没去看望陈寔。还有陈蕃死了妻子回家埋葬，乡亲们全都去了，却只有许劭没去。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许劭说：“太丘（此处指代陈寔）的道术宽广，宽广就难以周全；仲举（此处指代陈蕃）的性格严峻，严峻就缺少通达。因此不去。”他对人物的裁断衡量大多像这样。

>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
> 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
>
> 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
> 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
>
> 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

曹操贫贱时，对许劭常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礼节，为自己求得个好的品评。许劭看不起曹操不肯回答他，曹操就窥测可乘之机胁迫许劭回答，许劭迫不得已，回答说：“您是太平时期的奸贼，动乱时

代的英雄。”曹操听后非常高兴地离去。

许劭的堂祖父许敬，许敬的儿子许训，许训的儿子许相，都任过三公，许相因为能够巴结奉承宦官，所以自己升到三公的官职接受封侯，他曾几次派人来请许劭。许劭厌恶他品行不好，最终也没有去拜访他。

许劭的同邑人李逵，勇敢正直有高尚的气节，开始时许劭与他友好，后来有了矛盾，许劭还与堂兄许靖不和睦，当初社会上多有议论，因此轻视他。开始，许劭与许靖都有大名，喜欢一起评论乡里的人物，每月总是更换他们品评的对象。因此汝南郡民间有“月旦评”的说法。

司空杨彪征召许劭，荐举他为方正、敦朴科的人才，朝廷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征。有人劝说许劭入仕，他回答说：“当今小人之道增长，王室将会动乱，我打算躲到淮海去，为的是保全一家老小。”于是南迁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用很重的礼仪待他。许劭自己感到不安，告诉他的随从说：“陶恭祖表面上仰慕我的名声，内心并非真是如此。对我虽然礼重，日后的趋势一定礼轻。不如离开他。”于是又到曲阿县投奔扬州刺史刘繇。那以后陶谦果然抓捕寄居在他那里的士人。等到孙策平定东吴，许劭与刘繇往南投奔到豫章郡，死在那里，当时年龄四十六岁。

许劭的哥哥许虔也很出名，汝南郡人称赞说平舆渊里有两条龙。

> 赞曰：林宗怀宝，识深甄藻。明发周流，永言时道。符融鉴真，子将人伦。守节好耻，并亦逡巡。

赞辞说：郭林宗具有才德，见深识广，善于鉴别人才。他通宵达旦地周行各地，常常谈论当世的治国办法。符融善于鉴别人物真伪，许子将喜欢评论人的高下。他们都恪守节操富有廉耻之心，也都退让不想做官。

# 后汉书卷六十九

## 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经行著称，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

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武郎中。其冬，贵人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 明年冬，拜城门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丐施贫民。兄子绍，为虎贲中郎将，性疏简奢侈。武每数切厉相戒，犹不觉悟，乃上书求退绍位，又自责不能训导，当先受罪。由是绍更遵节，大小莫敢违犯。

时国政多失，内官专宠，李膺、杜密等为党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谏曰："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实；忠臣不恤谏争之患，以畅万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奋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 岂敢怀禄逃罪，不竭其诚！陛下初从藩国，爰登圣祚，天下逸豫，谓当中兴。 自即位以来，未闻善政。梁、孙、寇、邓虽或诛灭，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图陛下，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伏寻西京放恣王氏，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效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离、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人鬼喁喁之心。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道。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寓 、荀绲、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书奏，因以病上还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帝不许，有诏原李膺、杜密等，自黄门北寺、若卢、都内诸狱，系囚罪轻者皆出之。

窦武字游平，扶风郡平陵县人，是安丰戴侯窦融的玄孙。父亲窦奉，做过定襄太守。窦武年轻的时候因经学和品行在社会上有名气，他常在广阔的湖泽中给弟子们传授学问，不接触当时的政事，在关西地区名声显扬。

延熹八年，窦武的大女儿被选入宫，桓帝将她封为贵人，任命窦

武为郎中。这年冬天，窦贵人被册封为皇后，窦武升任越骑校尉，受封槐里侯，受赐食邑五千户。第二年冬天，受任城门校尉。他在位期间大多征用有名的士人，且自身廉洁，疾恶如仇，不接受礼物贿赂，妻子儿女的衣服饮食仅温饱而已。这时羌蛮人作乱，农业歉收，百姓遭受饥饿，窦武得到皇帝、皇后两宫的赏赐，他把所受赏赐全部散发给太学的儒生们，还装载着饭菜到大路上，施舍给贫民。窦武哥哥的儿子窦绍，担任虎贲中郎将，性格放荡不羁，生活挥霍浪费。窦武多次恳切严厉地劝诫他，窦绍仍不觉悟，窦武于是上书请求朝廷撤去窦绍的职务，还责备自己不能教导他，应该首先受处罚。从此窦绍改过自新遵守礼节，大小事情都不敢违背礼法。

当时朝政出现很多失误，宦官专权受宠，李膺、杜密等人因为党事被逮捕审问。永康元年，窦武上呈奏文劝谏说：“臣下听说贤明的君王不忌讳讥讽的言辞，为的是弄清深藏不明的实际情况；忠臣不忧虑因谏争而引起的祸患，为的是使千头万绪的事情能够上通。因此君臣的事业共同兴盛，名扬百世。臣下有幸赶上昌盛修明的世道，得逢文王、武王那样的教化，哪里敢留恋爵位而逃避罪责，不竭尽自己的忠诚！陛下当初从封国来朝廷，登上皇位，天下百姓安乐，认为国家会从衰落变得兴盛起来。 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听说有好的政事措施。梁冀、孙寿、寇荣、邓万代虽然有的已被诛灭，但常侍黄门继续作恶危害天下，欺骗蒙蔽陛下，争行欺诈，擅自建立制度，胡乱地将爵位给不适当的人，朝廷政治日益衰败，奸臣一天一天地强盛。臣下寻思着西汉王朝放纵王莽，让善于巧言献媚的人执掌朝政，最终丧失天下的事。现在不考虑前事的失策，又沿着翻车的轨道走下去，臣下担心秦二世式的灾难，一定将要重演，赵高那样的变乱，不是早晨就是晚上便会发生。近来奸臣牢修，制造党事的舆论，拘捕拷问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属官范滂等人，共牵连到几百人。并旷日持久地拘留审问，事无成效。臣下常想李膺等人坚持树立了忠良的榜样，保卫王室是他思想上的原则，他们确实是陛下后稷、禼、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可是现在无辜地被奸臣贼子冤枉陷害，使天下的人感到心寒，国内的人感到失望。只有请求陛下注意分析察审，及早看到他们辩白的道理，来满足人鬼仰望期待的心情。臣下听说古代的贤明君王，必须要有贤臣辅佐，来成就施政的方略。现在尚书台的近臣，有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寓　、荀绲、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忠诚坚贞的人士，朝廷的好辅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人，举止文雅有礼，通晓国家的典章制度。朝廷内外，人才济济。但陛下却只托付信任身边的亲信，专门培植贪婪凶恶的人，让他们在朝外掌管州、郡大权，在朝中主管重要政事。应该依次将他们的官职免废，根据他们

的罪恶进行检举惩罚，削除宦官欺骗国家得到的封爵，追究他们捏造事实诬陷忠良的罪行，信任忠诚善良的臣下，公平地判定善恶，使邪恶、正直、毁谤、赞誉，各名副其实，爱护百官，官位只授给善良的人。如果这样做，灾祸的征兆就可以消除，上天的感应就可以得到。近来有嘉禾、灵芝、黄龙出现。吉祥的事物必然出现在好地方，福祚会降临到好人头上，有德就会吉祥，无德就有灾祸。陛下所做的事，不合上天的意旨，不应该庆贺。”奏书呈上后，窦武就以有病为由上交城门校尉、槐里侯的印绶。桓帝不同意，下诏令赦免李膺、杜密等人，把他们从黄门北寺、若卢、都内各监狱释放出来，那些在押的囚犯中罪轻的也都获赦免出狱。

其冬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间刘儵，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儵称解渎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拜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帝既立，论定策功，更封武为闻喜侯；子机渭阳侯，拜侍中；兄子绍鄠侯，迁步兵校尉；绍弟靖西乡侯，为侍中，监羽林左骑。

武既辅朝政，常有诛翦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亦素有谋。时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百姓匈匈，归咎于此。今不诛节等，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嶲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

会五月日食，蕃复说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近者李、杜诸公祸及妻子，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又赵夫人及女尚书，旦夕乱太后，急宜退绝。惟将军虑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曰：“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武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冘豫未忍，故事久不发。

这年冬天，桓帝去世，没有继承人。窦武召见侍御史河间人刘儵，参与征问各王国中的王子侯哪个贤良，刘儵称颂解渎亭侯刘宏。窦武入宫禀告太后，于是征召刘宏册立为皇帝，这就是灵帝。太后任命窦武为大将军，他常住宫廷中。灵帝即位后，进行评功册封，改封窦武为闻喜侯；封他的儿子窦机为渭阳侯，授官侍中；他哥哥的儿子窦绍受封为鄠侯，后升任步兵校尉；窦绍的弟弟窦靖受封为西乡侯，担任侍中，监察羽林左骑。

窦武辅助朝政以后，常有灭除宦官的想法，太傅陈蕃也向来有这个谋划。当时他们一起约会在朝堂，陈蕃暗中对窦武说：“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 自从先帝时起就掌握玩弄国家的权力，把天下搞得一片混乱，百姓扰攘不安，都要归罪于这些人。现在不除掉曹节等人，

以后一定难以谋划。”窦武认为很对。陈蕃很高兴，用手推席起身。窦武于是引荐与他志同道合的尹勋担任尚书令，刘瑜担任侍中，冯述担任屯骑校尉；还征用天下有名的士人被废黜的前司隶校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卢江太守朱寓 等人，按职在朝廷列位做官；又聘请前越嶲太守荀翌担任从事中郎，征用颍川人陈寔为下属官员；共同商定计谋。这时天下的英雄豪杰，凡是知道窦武作风主张的，无不殷切盼望，想着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力量。

正赶上五月有日食，陈蕃再次对窦武说：“从前萧望之被一个石显迫害致死，近来李膺、杜密各位遭受祸害并连及妻子、儿女，何况如今石显这类人有几十个呢！我陈蕃凭八十岁的高龄，想为将军除害，现在尚且可以借日食的出现，驱逐罢除宦官，为阻止天变。还有赵夫人和女尚书，终日扰乱窦太后，应当赶快斥退阻绝。希望将军考虑。”窦武就去禀告太后说：“按汉朝惯例，黄门、常侍只应当在宫内供职，掌管宫廷门户，主管附近官署的财物而已。现在却让他们参与政事并担当权力重大的事，他们的子弟安排在朝廷内外，专干贪婪残暴的事。天下扰攘不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应当将他们全部诛杀或贬斥，为的是使朝廷纯洁。”太后说：“汉朝以来的惯例世代都有宦官，现只当诛灭那些有罪的宦官，怎么能够全部罢废呢？”当时中常侍管霸很有才华谋略，专权宫内。窦武事先禀告太后要杀掉管霸及中常侍苏康等人，最终将他们处死。窦武又多次禀告太后要杀掉曹节等人，太后犹豫不忍，所以久久没有动手。

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武、蕃得书将发，于是以朱寓 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武乃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蕃谓武曰：“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武不从，令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瑨杂考飒，辞连及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

时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 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遂害勋，出郑飒。还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飒等持节，及侍御史、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奂等合。明旦悉军阙下，与武对陈。甫兵渐盛，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

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枭首洛阳都亭。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及刘瑜、冯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属日南，迁太后于云台。

到了八月，启明星出现在西方。刘瑜向来擅长天文，他厌恶这种天象，便上书给皇太后说：“太白星侵犯天龙星的左边，上将星进入太微垣，经过占卜有这种天象出现应当关闭宫门，对将相不利，说明有奸人在人主身旁。希望赶紧防备。”又给窦武、陈蕃写信，认为星辰位置错乱，对于大臣不利，应当尽快决断大计。窦武、陈蕃接到信后准备动手除掉宦官，于是任用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窦武就上奏免除黄门令魏彪，用自己所亲信的小黄门山冰接替他。叫山冰上奏向来狡猾、罪恶多端的长乐尚书郑飒，把郑飒送往北寺监狱。陈蕃对窦武说：“这个姓曹的就应当逮捕杀掉，何必再审问！”窦武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命令山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瑨一起审问郑飒，郑飒的供辞牵涉到曹节、王甫。尹勋、山冰立即上书奏请逮捕曹节等人，派刘瑜入朝上奏。

当时窦武在宫内值宿后回府第过夜，掌管宫中文书的官员以前把这一情况告诉过长乐五官史朱瑀。朱瑀偷阅窦武的奏章后，骂道：“胡作非为的宦官，当然可以诛杀。我们这类人有什么罪，应当全部被灭族？”便大声呼喊道：“陈蕃、窦武上奏禀告太后要废罢皇帝，这是大逆不道！”就在深夜召集亲信中身体强壮的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口含牲畜鲜血共同发誓要诛杀窦武等人。曹节听到喊声，受惊起床，禀告灵帝说：“外边形势紧急，请陛下驾临德阳前殿。”要灵帝拔剑做出奋起的姿势，让乳母赵娆等人在左右防卫，收取符信，关闭各处宫门。召来尚书台官员，用利刀威胁，逼迫他们写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拿着符节到北寺狱逮捕尹勋、山冰。山冰怀疑，不肯受诏，王甫将他杀了。然后杀尹勋，释放郑飒。王甫回来与郑飒一起劫持太后，夺到玺书。命令中谒者把守南宫，关闭宫门，切断楼阁间的通道。派郑飒等人拿着符节，与侍御史、谒者一起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肯接受诏书，骑马飞奔跑入步兵营，跟窦绍一起射死使者。窦武召集北军五营的官兵几千人驻守在都亭附近，命令士兵们说：“黄门常侍叛变，凡尽力作战的人都给封侯重赏。”灵帝诏令少府周靖代理车骑将军，赐加符节，会同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领五营士兵讨伐窦武。快到黎明时刻，王甫率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兵，共计一千多人，出兵驻扎在王宫旁的朱雀门，与张奂等人会合。第二天早晨全军聚集在宫殿下，与窦武军对阵。王甫的士兵逐渐增多，并让他的士兵向窦武军大喊：“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禁卫军，应当值宿警卫皇宫，为什么要追随谋反的人呢？先投降的有奖

赏！”营府的官兵向来畏惧、服从宦官，于是窦武的士兵逐渐归附王甫。从天亮到食时（即今七点到九点），士兵几乎全部投降。窦武、窦绍逃走，王甫、张奂各军追赶包围他们，窦武、窦绍两人都自杀，他们的脑袋被挂在洛阳都亭示众。接着搜捕了窦武的家族、宾客、亲戚，都被杀，受牵连的刘瑜、冯述，都被灭族。窦武的家属迁移到日南郡，将太后迁移到云台宫。

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武府掾桂阳胡腾，少师事武，独殡敛行丧，坐以禁锢。

正当这时，凶恶的小人得志，士大夫都丧失了他们的气节。窦武大将官府的属官桂阳人胡腾，年轻时侍奉窦武，只有他一人敢去为窦武殓尸入棺治丧，因此获罪被勒令不准做官。

武孙辅，时年二岁，逃窜得全。事觉，节等捕之急。胡腾及令史南阳张敞共逃辅于零陵界，诈云已死，腾以为己子，而使聘娶焉。后举桂阳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刘表闻而辟焉，以为从事，使还窦姓，以事列上。会表卒，曹操定荆州，辅与宗人徙居于邺，辟丞相府。从征马超，为流矢所中死。

初，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林中。后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

腾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阳，以腾为护驾从事。公卿贵戚车骑万计，征求费役，不可胜极。腾上言：“天子无外，乘舆所幸，即为京师。 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臣自同都官从事。”帝从之。自是肃然，莫敢妄有干欲，腾以此显名。党锢解，官至尚书。

张敞者，太尉温之弟也。

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人也。异母女弟选入掖庭为贵人，有宠于灵帝，拜进郎中，再迁虎贲中郎将，出为颍川太守。光和三年，贵人立为皇后，征进入，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

窦武的孙子窦辅，当时年仅二岁，逃亡流窜得以保全性命。这件事被发觉后，曹节等人紧急地追捕他。胡腾以及令史南阳人张敞与窦辅一起逃亡到零陵境内，谎称窦辅已死，胡腾把窦辅当做自己的儿子，而且给他娶了妻子。后来窦辅被举荐为桂阳孝顺廉洁的人。到建安年间，荆州州牧刘表听说后征召他，用他担任从事，让他恢复窦姓，将此事上报朝廷。恰巧这时刘表死去，曹操平定荆州，窦辅与同族的人移居到邺城，被征召入丞相府任职。以后随从曹操征伐马超，窦辅被飞箭射中死去。

当初，窦武的母亲生窦武时同时生下一条蛇，把蛇送到树林里。后来窦武的母亲死了，当棺木还没放入墓穴时，有条大蛇从草木丛中爬出，径直爬到停柩的地方，用头撞击灵柩，眼泪鲜血都流出来，脑袋时俯时仰，身体时而盘屈，好像悲哀哭泣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爬

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窦氏家族的吉祥征兆。

胡腾字子升。当初，汉桓帝视察南阳时，任用胡腾为护驾从事。公卿贵戚的车骑以万数计算，征收的费用和差役多到顶点，没有超过这次视察的。胡腾上书说："对天子来说，天下没有内外之别，帝王车舆驾临的地方，就是京师。臣下请求以荆州刺史代替司隶校尉，臣的权力与都官从事相同。"桓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百官对他肃然起敬，不敢胆大妄为有所求取，胡腾从此声名显著。党祸禁锢事件解除后，他官职升到尚书。

张敞，是太尉张温的弟弟。

何进字遂高，是南阳郡宛县人。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被选入宫为贵人，得到灵帝的宠爱，授官何进为郎中，再次升任虎贲中郎将，出朝担任颍川太守。光和三年，何贵人被册封为皇后，征召何进入朝，授任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

> 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起，以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张角别党马元义谋起洛阳，进发其奸，以功封慎侯。
>
> 四年，荥阳贼数千人群起，攻烧郡县，杀中牟县令，诏使进弟河南尹苗出击之。苗攻破群贼，平定而还。诏遣使者迎于成皋，拜苗为车骑将军，封济阳侯。
>
> 五年，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诏使进悉领兵屯于观下。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
> 硕虽擅兵于中，而犹畏忌于进，乃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边章、韩遂。帝从之，赐兵车百乘，虎贲斧钺。进阴知其谋，乃上遣袁绍东击徐兖二州兵，须绍还，即戎事，以稽行期。

中平元年，黄巾军张角等人起义，朝廷用何进任大将军，由他率领左右羽林军及北军五校营士兵驻守在都亭，修理军用器械，为安定京师。张角的另一支队伍马元义在洛阳谋划起义，何进揭露他的阴谋，因有功封为慎侯。

中平四年，荥阳几千贼人闹事，攻打焚烧郡县，杀害中牟县令，诏令派遣何进的弟弟河南尹何苗出兵攻打他们。何苗打败了他们，平定荥阳胜利归来。朝廷派遣使者在成皋县迎接何苗，任命何苗为车骑

将军，赐封为济阳侯。

中平五年，天下更加混乱，观察云气预言人事的人认为京师会有大战发生，南北两宫将有流血事件。大将军司马许凉、代理司马伍宕劝何进说：“《太公六韬》上有天子率领军队的事，天子的威严可以抑制四方。”何进认为是对的，进宫对灵帝说了这个建议。灵帝就下诏命何进从各地大调军队，在洛阳平乐观讲武练兵。修筑大坛，坛上建造十二层五彩伞盖，伞盖高十丈，大坛的东北方修筑小坛，小坛上又建九层伞盖，伞盖高九丈，排列步兵、骑士几万人，连结为营摆起军阵。天子亲自出来检阅军队，驻留在大伞盖下，何进驻留在小伞盖下。礼仪结束，灵帝身穿铠甲跨上披甲的战马，称“无上将军”，检阅军阵环绕三周返回。诏令何进率领全部军队驻留在平乐观下。这时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还有左右校尉。灵帝认为蹇硕身体强壮又有武略，特别亲近信任他，任命他为元帅，督察司隶校尉以下各官员，即使是大将军也要属他统领。

蹇硕虽然在朝中独揽兵权，但还是对何进害怕顾忌，便与各常侍一起劝说灵帝派遣何进到西边去攻打边章、韩遂。灵帝听取了他们的建议，赏赐何进兵车百辆，以及勇猛武士和斧钺仪仗。何进内心知道他们的计谋，就上奏派遣袁绍往东攻打徐、兖二州军队，等到袁绍的军队回来，才能出兵，以此拖延出征时间。

初，何皇后生皇子辩，王贵人生皇子协。群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然皇后有宠，且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

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硕既受遗诏，且素轻忌于进兄弟，及帝崩，硕时在内，欲先诛进而立协。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儳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硕谋不行，皇子辩乃即位，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

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诛之。袁绍亦素有谋， 因进亲客张津劝之曰：“黄门常侍权重日久，又与长乐太后专通奸利，将军宜更清选贤良，整齐天下，为国家除患。”进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逄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埽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沉吟。今宜共闭上閤，急捕诛之。”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胜亲信何氏，遂共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进乃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领其屯兵。

当初，何皇后生皇子刘辩，王贵人生皇子刘协。大臣们请求册立太子，灵帝认为刘辩不稳重没有威严的仪表，不可以做皇帝，但因何

皇后受宠，而且何进又掌握大权，所以册立太子的事久久不能做决定。

中平六年，灵帝病重，将刘协托付给蹇硕。蹇硕接受了灵帝的遗诏，他平时被何进兄弟轻视猜忌，等到灵帝去世后，蹇硕常在宫内，打算先杀何进而后拥立刘协为皇帝。等到何进从外地进入宫内，蹇硕的司马潘隐与何进是旧友，正面对着何进用眼神暗示他。何进吃惊，骑马从近道飞奔回营，率兵入驻百郡邸，随后称病不入宫。蹇硕的计谋没有成功，皇子刘辩就即皇位，何太后临朝决断政事，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总领尚书的事务。

何进一向知道宦官被人们厌恶，加之愤恨蹇硕图谋自己，等到执掌朝政后，便暗中筹划杀掉蹇硕。袁绍也一向有这个打算，便通过何进亲近的宾客张津劝告何进说："黄门常侍掌握大权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他们又与长乐太后一起勾结谋求私利。将军应当再次慎重地挑选贤良的人，整治天下，为国家除掉祸害。"何进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又因袁绍是世代朝廷宠幸的贵显人物，是天下人所归附的，而且袁绍向来善于供养士人，能网罗豪杰为自己所用，他的堂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也崇尚侠义气节，所以何进对袁氏兄弟都以厚礼相待。于是再次广泛征召有智谋的士人逄纪、何颙、荀攸等人，把他们都作为左右的亲信。

蹇硕疑虑不安，给中常侍赵忠等人写信说："大将军兄弟执掌国家专断朝政，现在要与天下的党人谋划诛杀先帝身边的人，消灭我们这些人。不过因为我蹇硕主管宫中皇上的军队，所以暂时还在犹疑之中。现在应当关闭宫中所有的小门，赶快将他逮捕杀掉。"中常侍郭胜，是何进同郡的人。受何太后与何进的宠幸，郭胜是有权力的人。所以郭胜亲近信任何氏，便与赵忠等人一起商议，没有听从蹇硕的计谋，反把蹇硕写给赵忠的书信拿给何进看。何进于是命令黄门令逮捕蹇硕，把他杀了，何进就统领了蹇硕的驻军。

> 袁绍复说进曰："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 以其言语漏泄，而五营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虽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将军受诏领禁兵，不宜轻出入宫省。"进甚然之，乃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山陵。遂与绍定筹策，而以其计白太后。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奈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进难违太后意，且欲诛其放纵者。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而太后母舞阳君及苗数受诸宦官赂遗，知进欲诛之。数白太后，为其障蔽。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太后疑以为然。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

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陈琳入谏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进不听。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太后犹不从。

袁绍又劝何进说：“以前窦武想杀掉宫内的宠幸却反被他们陷害，是因为窦武的话被泄漏，又因五营的百官畏服宦官。现在将军既有国朝大舅的权势，而且你们兄弟都统领势力强大的军队，部队的将吏都是英俊的名士，乐意为您尽力效命，事情是在把握之中的，这是上天赐予的时机。将军应当一举为天下根除祸害，名声可以流传后世。即使是周朝的申伯，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现在刚去世的皇帝停棺在前殿，将军接受诏令统领禁兵，不应该随便出入皇宫。”何进认为袁绍讲得很对，就称病不入宫守丧，也不送灵帝灵柩到陵园。就与袁绍商定计策，并把这计谋禀告太后。太后没有采纳，说：“宦官统领皇宫，从古到今，是汉朝的惯例，是不能废除的。况且先帝刚刚去世，我怎么能够穿戴鲜明整齐与士人相对共事呢？”何进难以违背太后的意愿，便想暂且先杀掉那些放纵的宦官。袁绍认为宦官亲近皇帝，出入发号施令，现在如不全部废掉，日后一定成为祸害。可是太后的母亲舞阳君以及何苗多次接受宦官们的贿赂，知道何进想杀掉他们，舞阳君几次告诉太后，想让太后为他们掩护。她还说：“大将军独断专行要诛杀皇上身边的人，独揽大权削弱国家。”太后认为事情可能是这样。宦官们在宫中有的已几十年，接受封侯受到宠幸，在朝廷内外势力坚固。何进刚担大将军重任，向来谨慎畏惧宦官，虽然在朝廷外名声大但在朝廷内不能决断朝政，因此这件事久久不能决定。

袁绍等人又给何进出谋划策，要他多多召集四方猛将以及各地豪杰，让他们都率军开进京师，来胁迫太后。何进认为是对的。主簿陈琳进宫劝谏何进说：“《周易》上说‘想捕捉野鹿却得不到管理山林苑囿官员的帮助’，谚语中有‘蒙住眼睛捉麻雀’。这说明对微小的事物尚且不能靠欺骗来实现自己的意愿，何况国家的大事，难道可以用欺骗的手段来实现吗？现在将军总揽皇权，掌握重要的兵权，昂首阔步，气势威武，随心所欲，这如同鼓吹大火炉的火去焚烧毛发。违反常道行事只要合乎道义，这是天人都顺从的事情，现在你反而舍弃兵权，改去征求外援。如果大军聚集，强的可以称雄，真是所谓倒拿干戈，把刀柄交给他人，功业一定不会成功，只能造成祸乱的根源。”何进没有听取陈琳的意见。于是在西面召集前将军董卓驻扎在关中上林

苑，又派遣府署的官属太山人王匡往东去征发他家乡的强大势力，同时召发东郡太守桥瑁驻扎在城皋，派武猛都尉丁原火烧孟津，熊熊火光照亮洛阳城，都说是为了诛杀宦官。这时太后还是不依从何进。

苗谓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进意更狐疑。绍惧进变计，乃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势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

何苗对何进说：“最初我们一起从南阳来时，都是出身贫贱的人，依靠宫中宦官才得到富贵。国家的事情，又谈何容易！好比倒出的水不可能收回来。应当深思熟虑，暂且与宫中宦官们友好。”何进的想法更加疑虑不定。袁绍害怕何进改变计谋，便威胁他说：“我们和宦官互相陷害已成为事实，形势已经显露，事情停行就会发生变化，将军还想等待什么，何不早早决断呢？”何进于是任用袁绍为司隶校尉，给他符节，特准他行事先斩后奏；从事中郎王允担任河南尹。袁绍派洛阳有计谋的武吏监督宦官，催促董卓等人派人飞驰进京，打算进兵平乐观。太后这才害怕，把中常侍小黄门全部罢免，叫他们回到家乡去，只留下何进平素所亲近的人，来守卫皇宫。各常侍小黄门都到何进处请罪，只想等待处置。何进对他们说：“天下扰乱不安，正是为你们这些人忧虑。现在董卓将到，各位为什么不及早回到各自的封国去？”袁绍劝何进就在这一时刻做出决断，以至于再三请求。何进不认可。袁绍又写信告示各州郡，假称是何进的意思，命令州郡逮捕拷问宦官的亲属。

进谋积日，颇泄，中官惧而思变。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 当与新妇俱归私门。惟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子妇言于舞阳君，入白太后，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

八月，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诸宦官相谓曰：“大将军称疾不临丧，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为？窦氏事竟复起邪？”又张让等使人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常侍段珪、毕岚等数十人，持兵窃自侧闼入，伏省中。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让等诘进曰：“天下愦愦，亦非独我曹罪也。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板，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

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在外闻进被害，欲将兵入宫，宫閤闭。袁术与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閤。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让等入白太后，言大将军兵反，烧宫，攻尚书闼，因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又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仰数段珪。段珪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

何进谋划多日，密谋的计划有些泄露，宦官害怕而想发动变乱。张让的儿媳妇，是何太后的妹妹。张让向儿媳妇叩头说：“老臣犯罪，应当与新媳妇一样回归家门。但我一想到世代蒙受皇恩，现在正要远离皇宫，便深怀眷恋之情，希望再次进宫值一次班，能有机会短时仰望太后、陛下的容颜，然后回归故里，即使死去弃尸溪谷，也不后悔。”张让儿媳妇将这话告诉舞阳君，舞阳君进宫告诉太后，太后便诏令各常侍都又入宫值班。

八月，何进入长乐宫禀告太后，请求把常侍以下的宦官全部杀掉，挑选三署郎入宫看守宦官的住房。宦官们相互议论说：“大将军称病不临丧，不送葬，今天忽然入宫，这是要干什么？窦武干的事竟然又要重演吗？”同时张让等人派人偷听情况，何进禀告太后的话全被听到，于是率领常侍段珪、毕岚等几十人，手持兵器偷偷从侧门进入，埋伏在宫中。等到何进出来，便谎称太后诏令何进入宫。何进坐在宫门内，张让等人责备何进说：“天下昏乱不安，也不仅仅是我们的罪过。先帝在世时曾与太后闹过不愉快，何太后几乎被废黜，我们这些人含泪解救，各自拿出家财千万作为礼物，使得先帝高兴，只是为了依托何氏的门户而已。现在你竟然想灭除我们这些人的宗族，不也太过分了吗？你说宫内丑恶污浊，公卿以下的官员忠诚清廉的又是谁？”这时尚方监渠穆拔出利剑在嘉德殿前砍杀了何进。张让、段珪等人伪造诏书，任用原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到诏书，对它怀疑，说：“请大将军出来共同商议。”中黄门拿着何进的脑袋掷给尚书，说：“何进谋反，已经被杀掉了。”

何进的部下将领吴匡、张璋，平素为何进亲近喜欢，在宫外听说何进被害，想率兵入宫，这时宫门紧闭。袁术与吴匡一起用斧头砍宫门要攻进去，中黄门手持兵器守卫在宫门。正当天黑，袁术便焚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想以此胁迫张让等人出宫。张让等人进去禀告太后，说大将军的兵士造反，焚烧宫殿，攻打尚书省的门，于是带着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又劫持宫内的官属，从复道逃奔到北宫。尚书卢植手持兵器站在阁道的窗下，仰头谴责段珪。段珪等人害怕，这才释放太后。太后从阁道上跳下才免除祸难。

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苗、绍乃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仇乎？”进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绍遂闭

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

张让、段珪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穀门，奔小平津。公卿并出平乐观，无得从者，唯尚书卢植夜驰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闵贡随植后。贡至，手剑斩数人，余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还宫，以贡为郎中，封都亭侯。

董卓遂废帝，又迫杀太后，杀舞阳君，何氏遂亡，而汉室亦自此败乱。

论曰：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

袁绍与叔父袁隗谎称诏令召唤樊陵、许相，将他们斩杀。何苗、袁绍就率军驻在朱雀门下，逮捕到赵忠等人，斩杀了他们。吴匡等人向来就埋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协力，而且还怀疑他与宦官同谋，便在军中宣布说：“杀大将军的人就是车骑将军何苗，官兵们能为他报仇吗？”何进平常对部下有仁爱恩德，士兵们都流涕说：“我们愿意为他去死！”吴匡便带兵与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攻杀了何苗，把他的尸体抛在苑囿里。袁绍于是关上北宫的门，带兵捕捉宦官，无论老少都被杀掉。有的人是因没有胡须而被误杀，有的甚至被吓得显露出下体才得以免杀。死的有二千多人。袁绍接着进兵推宫门，为了攻进宫内，有的士兵爬上了宫殿正门的房顶。

张让、段珪等人处境危急，便带少帝与陈留王几十人步行逃出穀门，直奔小平津。公卿们一起从平乐观出来，这时少帝没有随从的人，只有尚书卢植连夜骑马飞奔至黄河边相随，王允派遣河南中部属下闵贡跟随在卢植后面。闵贡到达，手持利剑斩杀了几个宦官，其余的都投河自杀。第二天，公卿百官才奉迎天子回宫，任命闵贡为郎中，赐封他为都亭侯。

董卓于是废除少帝刘辩，又胁迫杀死太后，杀掉舞阳君，何氏家族就此灭亡，汉王室也从此衰败。

评论说：窦武、何进凭借国舅的资格，据有辅佐朝政的大权，在朝内依仗太后有坐朝处理国事的权威，在朝外有迎合群英乘风的形势，最终事情败在太监的手里，身死功灭，这些事都使世人悲叹，难道是智谋不足权力有余吗？《左传》上说：“上天废弃商朝很久了，您却想复兴它。”这如同宋襄公之所以在泓地打败仗一样。

赞曰：武生蛇祥，进自屠羊。惟女惟弟，来仪紫房。上惛下嬖，人灵动怨。将纠邪慝，以合人愿。道之屈矣，代离凶困。

# 后汉书卷七十

## 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

初举孝廉，三府辟，公车征，皆不就。及大将军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以公业为尚书侍郎，迁侍御史。进将诛阉官，欲召并州牧董卓为助。公业谓进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猒。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又为陈时务之所急数事。进不能用，乃弃官去。谓颍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辅也。"

进寻见害，卓果作乱。公业等与侍中伍琼、卓长史何颙共说卓，以袁绍为勃海太守，以发山东之谋。及义兵起，卓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群僚莫敢忤旨。公业恐其众多益横，凶强难制，独曰："夫政在德，不在众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公业惧，乃诡词更对曰："非谓无用，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试为明公略陈其要。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 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振当世，人怀慑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临锋决敌，非公之俦。三也。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无序，王爵不加，若恃众怙力，将各棋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五也。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其胜可必。六也。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将帅， 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势，犹以烈风扫彼枯叶。八也。夫战有三亡，以乱攻理者亡， 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明公秉国平正，讨灭宦竖，忠义克立。以此三德，持彼三亡，奉辞伐罪，谁敢御之！九也。东州郑玄学该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足知强弱。且燕、赵、齐、梁非不盛也，终灭于秦；吴、楚七国非不众也，卒败荥阳。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岂赞成其谋，造乱长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陈少有可采，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弃德恃众， 自亏威重。"卓乃悦，以公业为将军，使统诸军讨击关东。或说卓曰："郑公业智略过人，而结谋外寇，今资之士马，就其党与，窃为明公惧之。"卓乃收还其兵，留拜议郎。

郑太字公业，河南郡开封县人，是司农郑众的曾孙。年轻时就有才智谋略。灵帝末年，他知道天下将要发生动乱，暗地里结交了豪

杰。他家世丰厚，有富余的财物，有田地四百顷，但是食物常常不充足，他在关东一带闻名。

起初郑太被推举为孝顺廉洁的人，三公官府征召他，并用官车征用，他都不到任。等到大将军何进辅佐朝政时，征用知名的士人，任用郑公业担任尚书侍郎，后升任侍御史。何进打算诛杀宦官，想召用并州州牧董卓当辅助。郑公业对何进说："董卓强暴残忍，缺少仁义，他的欲念没有满足。倘若利用他来处理朝政，将重大事情交给他，他将放纵凶恶的欲望，必将危害朝廷。明公因为是有德行的重臣，执掌辅佐帝王，主持国政的大权，秉承皇上的意旨可以独自决定朝事，杀掉那些有罪的人，您实在不应当借董卓作为帮助的力量。并且事情拖延不决就会发生变化，夏朝灭亡的往事距离现在并不远，殷商的子孙应以夏朝的灭亡为借鉴。"他还陈述了当时必须急办的几件要事。何进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郑太于是辞官离去。他对颍川人荀攸说："何公是个不容易辅佐的人。"

何进不久被害，董卓果然作乱。郑公业等人与侍中伍琼、董卓的长史何颙一起劝说董卓，任用袁绍为勃海太守，来实现进发关东的计谋。等到朝廷的军队出发征讨，董卓就召集公卿们商议，他调动大量的兵力攻打朝廷军队，百官不敢违背董卓的意旨。郑公业担心董卓的部众很多，他会更加凶暴，以致凶残强暴难以制服，便独个儿对董卓说："政治成败是在恩德，不是在部众很多。"董卓听后不高兴，说："像你这么说，难道军队就没有用了吗？"郑公业害怕，于是改口用假话对董卓说："我不是说没有用处，只是认为对关东不值得用大量的兵力。如果不相信，请允许我为明公简略地陈述几个要点。现在关东联合谋事，州郡相连，百姓参与行动，力量不是不强大。然而自从光武帝以来，国内太平，百姓生活富裕安逸，长期忘记战事。孔子有句话说：'不教导人们作战，这是放弃人民。'关东的部众虽然很多，却不能造成祸害。这是第一点。明公出生在凉州，年轻时就为国家的将帅，熟习军事，多次征战沙场，威名振扬当世，人们对您心怀畏服。这是第二点。袁本初是公卿的子弟，生活在京都。张孟卓是东平国里谨厚的人，他是坐在公堂上连眼睛都不敢斜视的人。孔公绪喜欢高谈阔论，能把死的吹成活的，活的吹成死的。他们都没有军事才能和掌握武器的本领，面对武器与敌决战，不是您这一类的人。这是第三点。山东地区，向来缺乏精强勇猛的人。没有孟贲的勇猛，庆忌的快捷，战国时燕齐之战燕将守聊城的顽强，是张良、陈平的计谋，可随意调动部分军队，责令成功。这是第四点。即使关东有能作战的猛士，可是他们的人尊贵与卑贱没有顺序，官爵不是皇上授封，如果凭借人多力强，就将形成相互对峙的局势，坐观成败，不肯同心同意，大家同进齐退。这是第五点。关西各郡，很熟悉军事，近期以

来，多次与羌人作战，连妇女都能掌握武器，她们都持弓背矢，何况那些强壮勇敢的士兵，去抵挡那些忘了战争的人呢！取得胜利是必然的。这是第六点。还有天下强大勇猛的，百姓畏惧的，是并州、凉州的人，以及匈奴、屠各、湟中自愿跟随作战的人，还有西羌八部，而明公拥有这些人，把他们作为爪牙，就好像驱使虎兕去追赶犬羊。这是第七点。还有明公的将帅，都是表亲心腹，打交道的日子很久，他们是些感恩戴德，忠诚可用，才智谋略可以依靠的人。以团结牢固的部众，去抵挡、瓦解联合的势力，就好像是烈风扫除那些枯叶。这是第八点。打仗有三种情况要灭亡，以叛乱的军队去攻打治理叛乱的军队，以邪恶的军队去攻打正义的军队，以叛逆的军队去攻打忠顺的军队。现在明公执掌朝政公平正直，讨伐诛灭宦官，既忠诚又仁义定能克敌取胜。凭这三德，对付他们的三亡，您尊命讨伐罪人，有谁敢抵抗！这是第九点。东州人郑玄具有古今学识，北海人邴原清高正直，都受儒生仰慕，是士人们的典范。那些将领们倘若向郑、邴二人征询计谋，就完全可知力量的强弱。况且燕、赵、齐、梁等国并不是不强大，最终被秦国灭亡；吴、楚七国并不是士兵不多，最终在荥阳失败。何况现在恩德政绩显赫，辅佐的大臣是优秀人才，他们难道赞成这种谋略，造成动乱助长敌人的威势吗？他们不会这样做的。这是第十点。假如我所陈述的意见稍有可以采纳的，那么在没有大事发生时征集兵力就会惊动天下，使担心服役的百姓相聚一起为非作歹，放弃德政依仗部众，是自己损害威严。”董卓听后这才高兴，任用郑公业为将军，派他统领各路军队进攻关东。但有人劝董卓说：“郑公业才智谋略超过常人，又与外敌勾结谋划，现在您提供他士兵、马匹，让他投向他的同党，我个人为明公感到害怕。”董卓于是收回自己的军队，留下郑公业担任议郎。

卓既迁都长安，天下饥乱，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业家有余资，日引宾客高会倡乐，所赡救者甚众。乃与何颙、荀攸共谋杀卓。事泄，颙等被执，公业脱身自武关走，东归袁术。术上以为杨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一。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

董卓迁都长安后，天下遭遇饥荒发生动乱，士大夫大多难以保全性命。可是郑公业家中有积余的钱财，他便每天招来宾客举行盛大宴会，弹唱歌舞，所赡养接济的人很多。于是他与何颙、荀攸一起谋划杀董卓。事情被泄露，何颙等人被逮捕，郑公业从武关逃脱，至东归附袁术。袁术向朝廷上表任用他为杨州刺史。他没有到达任上，在途中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是孔子第二十代孙。他的第七代祖先孔

霸，曾是元帝的老师，官做到侍中。父亲孔宙，曾任太山郡都尉。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性好学，博涉多该览。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州郡礼命，皆不就。

孔融幼年时就有不同寻常的才智。十岁时，跟随父亲到京都。当时河南尹李膺以高傲庄重自居，不肯随便接待士人和宾客。他告诫看门的人，凡不是当代名人以及世代有交谊的人，都不准通报。孔融想去见李膺这个人，就有意来到李膺的家门口。他对看门的人说：“我是与李君世代有交谊人家的子弟。”看门的人把这一情况通报给李膺。李膺请孔融进去，问道：“您的先辈曾经与我有恩情故谊么？”孔融回答说：“是的。先祖孔子与您的先祖老子同有德行，并有仁义，而且以师友相称，那么我孔融与您就是世代有交谊之家的人了。”在座的许多人没有不赞叹的。太中大夫陈炜晚到，在座的人把这一情况告诉陈炜。陈炜说：“人年纪小又聪明懂事，长大了未必特殊。”孔融接应说：“听您所说，您小时候一定是不聪明吧？”李膺大笑说：“你将来必定是能担当大事的人。”

孔融十三岁时，父亲死去，他因忧伤过度损害了健康，由他人搀扶才能起身，州里的人认为他是孝子。他的心性喜好学习，广泛涉猎知识，博览群书。

中常侍侯览痛恨山阳人张俭，当时正值朱并诬告张俭，侯览便把诬告信中诬告人的姓名删除，然后向州郡下发文书，根据被诬告人的姓名逮捕张俭。张俭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有老交情，逃亡到孔褒家中，没有见到孔褒。当时孔融才十六岁，张俭看到他年少便没有告诉他。孔融看到张俭面带窘迫的神色，对他说：“哥哥虽然在外，我难道不能独自为您做主吗？”便留张俭住宿。后来事情被泄露，国相以下的官员，秘密地被突然逮捕，张俭幸得脱身逃走，于是把孔褒、孔融一

起收捕关进监狱。兄弟俩不知哪个应该被治罪。孔融说：“保护窝藏张俭的人，是我孔融，我应当被治罪。”孔褒说：“他是来求我的，不是弟弟的过错，我情愿负罪。”官吏问他们的母亲，母亲说：“家事要年长的担当，我做母亲的应当负罪。”一家人争着去死，郡县官员犹疑不能决断，于是向上请示议罪。诏书下达，终于是孔褒获罪。孔融从此名声显扬，与平原郡人陶丘洪、陈留郡人边让同有名声。州郡按礼制规定下达任用的文书，孔融都没到职。

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

后辟司空掾，拜中军侯。在职三日，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

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鸩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其余虽一介之善，莫不加礼焉。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

孔融受司徒杨赐的府署征召。当时要秘密查办官僚中有贪污行为的人，准备加以废免治罪，孔融举劾了不少宦官的亲族。尚书害怕有权受宠者的胁迫，就召来属官责问。孔融陈述了宦官的罪恶，言辞中没有迎合屈服的意思。河南尹何进当时晋升为大将军，杨赐派孔融拿着名帖去向何进道喜，看门的人没有及时通报，孔融当即夺回名帖返回官府，呈上请求辞职的状子离去。河南府的官属感到耻辱，私下派剑客追杀孔融。剑客对何进说：“孔文举有大名，将军如果与这个人结下怨仇，那么各方的士人都会被他带领离去。不如顺势礼待他，可以此告示天下广大民众。”何进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以礼会见孔融后并征用他，推举他为政绩优异者，请他担任侍御史。他因与中丞赵舍相处共事不和谐，以有病为由回家。

后来孔融受召担任司空的属吏，受任中军侯（应作北军中侯）。到职三天后，晋升虎贲中郎将。正逢董卓废黜少帝拥立献帝之时，孔融常趁回答董卓询问的机会，总是发表匡正朝政的言论。因此违背董卓的意旨被调任议郎。当时黄巾军掠夺了几个州，而北海国又最受黄巾军冲击，董卓就用委婉的言辞暗示三公府同时推举孔融担任北海国

国相。

孔融到达北海郡（应为国）后，集合士民，聚合兵众，讲习武艺，迅速传送文书，联络各州郡进行谋划。黄巾军张饶等二十万人众从冀州返回，孔融迎击，被张饶打败，他就集合战散的士兵保卫朱虚县。他又逐渐地聚集被黄巾军所诱惑的男女吏民四万多人，改置城邑，创建学校，表彰儒家学术，荐举贤良人士郑玄、彭璆，邴原等人。北海郡人甄子然、临孝存出名早死，孔融自恨赶不上他们，于是下令将他们与县的土地神一起附祭。其余的人即使只做了一点点好事，也没有不用厚礼对待的。郡里没有后代的人以及来自各地的游士，凡有死亡的，都为他们制作棺木并收敛埋葬。当时黄巾军又来侵犯暴掠，孔融就出兵屯驻都昌县，被黄巾军的管亥包围。孔融处境急迫，便派东莱人太史慈向平原国相刘备求救。刘备惊异地说：“孔北海竟还知道天下有个刘备呀？”立即派兵三千援救他，黄巾军才离散逃跑。

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

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

初，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及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术轻侮之，遂夺取其节，求去又不听，因欲逼为军帅。日磾深自恨，遂呕血而毙。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融乃独议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衔命直指，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辄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朝廷从之。

当时袁绍、曹操正处兴盛的时候，可是孔融却没有归附他们的想法。有个左丞祖，自称有智谋，劝说孔融与袁、曹要有结交。孔融知道袁绍、曹操最终的目的是要图谋汉王朝，不打算与他们合作，听到左丞祖这样的劝说后，气得将左丞祖杀了。

孔融认为自己有高尚的气节，他的志向是要平定国家的危难，可是他才略粗浅抱负很大，终究没有成功。在北海郡六年，刘备上表荐举他兼任青州刺史。建安元年，被袁谭攻打，从春季打到夏季，余下的士兵仅几百人，激战时箭矢如雨点般飞来，短兵相接。这时孔融靠

着几案读书，谈笑如常。郡城夜间失守，于是他逃奔到东山，妻子、儿女都被袁谭俘虏。

等到汉献帝迁都许昌后，朝廷征召孔融担任将作大匠，晋升为少府。每当朝见君王或对答君王的询问时，孔融总是引证前例来判断评论是非，其他公卿大夫都只是挂名奉陪而已。

当初，太傅马日磾 奉命出使山东，等到了淮南，多次对袁术表示有意归附他。袁术轻视侮辱他，夺取了他的符节，马日磾 请求离去，袁术又不同意，打算趁此逼迫马日磾 当军帅。马日磾 自己深深悔恨，终于气得吐血死去。等到他的遗体运回，朝廷商议打算加给厚礼。孔融便独个儿非议说："马日磾 凭上公的尊严，手握代表皇上的符节，受命担任直指使者，他的使命是安定、协和华夏的东部，他却屈节谄媚奸臣，被袁术牵制，章表上所用的署名，总是把袁术的名字放在首位，他归附下臣，欺骗君上，用奸诈侍奉君王。从前齐国的国卿面对晋军却不屈服，宜僚面对明晃晃的利剑表情仍然端庄严肃。作为朝廷的高官，怎能用受胁迫作为借口！还有袁术超越职权背叛朝廷，并非一朝一夕，马日磾 随从他，与他打交道已有一年。《汉律》上规定与有罪的人交往三天以上，都应该算是知情人。《春秋》上记载鲁国大夫叔孙得臣死后，因为他生前没有揭发襄仲杀太子的罪行，为给他不好的评价，所以在他死后不记载他死的日期。郑人讨伐幽公的不义行为，砍开子家的棺木。如果皇上哀怜老臣，不忍心对马日磾 追究审查，也不应加用隆重的礼仪为他办丧事。"朝廷接受了孔融的意见。

> 时论者多欲复肉刑。融乃建议曰："古者敦庞，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大多想恢复肉刑。孔融便建议说："古代人的感情深厚丰富，善恶区别不大，官吏正直，刑法公正，政治没有过失。百姓有罪，都是自己的缘故。到王朝衰落时，社会风俗败坏，政治扰乱民俗，法令残害人身。因此说朝廷没有治国的办法，民心早已纷乱，现在想用古代的刑罚来治罪，给犯人造成肢体伤残，这不正是人们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更替使用刑法吗？殷纣王把在早晨涉水

过河人的小腿砍掉，天下的人说他无道。九州幅员广大，相传周代有一千八百个国，因此就有一千八百个君王，假如每个君王砍断一人的腿，这样天下就经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百姓寻求良好的民俗，想过安逸和平的生活，就是不可能得到。并且受刑的人，内心忧虑不想再活，只想死去，多数趋向作恶，不再改邪归正。春秋时齐国的少傅夙沙卫在齐国叛乱，春秋时宋国的太子内师伊戾陷害太子致死，秦朝的宦官赵高、汉祖诸侯王英布，是世上的大祸害。所以肉刑不能阻止人们去做非法的事，恰恰是阻止人们去为善。即使忠诚像春秋楚国大夫鬻拳，诚实像春秋楚国大夫卞和，智谋像战国时齐国的孙膑，蒙受冤屈像幽王时宫内的小臣巷伯，才能像司马迁，通达像刘子政一类的人，一经受刑，死后就无人愿与他们同列。像商王太甲思念常道，秦穆公称霸西戎，南睢的身体骨瘦如柴，卫武公悔悟酒后失仪的过失，陈汤发兵在都赖水的康居地方斩杀了郅支单于，汉时云中郡的太守魏尚守卫边境，这一类的事再也不会有了。汉朝开启了改废恶刑的途径，都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所以有美好德性的君王，深思远虑，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不草率地改革自己的政治。”朝廷认为孔融的意见是好的，最终没有改用肉刑。

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何者？万乘至重，天王至尊，身为圣躬，国为神器，陛级县远，禄位限绝，犹天之不可阶，日月之不可逾也。每有一竖臣，辄云图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谓虽有重戾，必宜隐忍。贾谊所谓‘掷鼠忌器’，盖谓此也。是以齐兵次楚，唯责包茅；王师败绩，不书晋人。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群逆，主萃渊薮。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势可见。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

这时荆州州牧刘表没有按职供奉贡物，又做了许多超越自己身份的事，比如在郊外祭祀天地，打算排斥皇上。诏书颁下刘表超越身份的事。孔融呈上奏书说：“我听说兼代荆州牧的刘表凶暴忤逆，放纵恣肆，所作所为越出常轨，甚至到郊外祭祀天地，还打算举行祭祀土神、谷神的仪式。他虽然昏乱超越职权，罪大恶极，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但考虑到国家的大局，应当暂且隐瞒。这是为什么呢？天子最重要，帝王极尊贵，天子的身体是圣体，国家是神物，殿坛的台阶相距很远，俸禄官位有限制，好比天空不可攀登，日月不可超越。每当有一不轨小臣出现，就说要对付，假若把他们暴露在天下，这不是堵塞邪恶萌发的方法。我认为刘表虽有深重的罪恶，也一定要隐瞒忍耐。贾谊所说的‘掷鼠忌器’，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所以齐国的军队停驻楚国，只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周王朝出兵被晋国打败，不写晋国打败王师。此前已揭露袁术的罪过，现在又下书揭露刘表的劣

迹，这是驱使跛足的母羊去偷看天险的情况，天险就能够登上了。经过审查后作出的结论认为，刘表飞扬跋扈，擅自诛杀列侯，扣压诏命，拦劫贡物，号召首恶，自设军营进行卫护，专与叛逆之流、罪魁祸首聚集在一起。这些罪行就如同郜国之鼎放在太庙一样，是非常明显地不合礼制啊！秋天的桑叶纷纷枯落，这种形势是可预见的。臣下的愚见认为应当对刘表郊祀的事加以隐瞒，是为增强国家的防卫。”

　　五年，南阳王冯、东海王祗薨，帝伤其早殁，欲为修四时之祭，以访于融。融对曰：“圣恩敦睦，感时增思，悼二王之灵，发哀愍之诏，稽度前典，以正礼制。窃观故事，前梁怀王、临江愍王、齐哀王、临淮怀王并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若临时所施，则不列传纪。臣愚以为诸在冲龀，圣慈哀悼，礼同成人，加以号谥者，宜称上恩，祭祀礼毕，而后绝之。至于一岁之限，不合礼意，又违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处。”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后操讨乌桓，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议，虑鲠大业。　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仇怨，操故书激厉融曰：“盖闻唐虞之朝，有克让之臣，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后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破家为国。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仇，一餐之惠必报。故晁错念国，遘祸于袁盎；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彭宠倾乱，起自朱浮；邓禹威损，失于宗、冯。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可不慎与！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寇、贾仓卒武夫，屈节崇好；光武不问伯升之怨；齐侯不疑射钩之虏。夫立大操者，岂累细故哉！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　闻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建安五年，南阳王刘冯、东海王刘祗去世，献帝为他们的早死悲痛，打算为他们修建四季祭祀的祠庙，为此咨询孔融。孔融回答说：“皇上恩泽深厚和蔼可亲，思念的感情倍增，为哀悼二王的英灵，颁发哀怜他们的诏令，但要考虑先前的制度法令，来匡正礼制。我个人观察以往的成例，以前的梁怀王、临江愍王、齐哀王、临淮怀王死了以后都无后代，同母兄弟，就是景帝、武帝、昭帝、明帝四位皇帝，没有听说过前朝修立祠庙进行祭祀的事。假如是临时祭祀，那么就不列传纪。臣下愚意认为各王死时还处在童年时期，皇上疼爱哀悼他们，用了与成人相同的礼仪祭祀他们，给他们加赠谥号，应当称

得上是皇上的深恩，祭祀的礼仪结束，他们的后事也就结束了。至于一年祭祀一次的规定，不符合礼意，还违背了先帝已经形成的礼法，所以不适合安排。”

当初，曹操血洗邺城时，袁绍家族的妇女、子弟大多被侵害掠夺，曹操的儿子曹丕私自娶了袁熙的妻子甄氏。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殷纣王将宠妃妲己赐给周公。”曹操对孔融的话没有领悟，后来他问孔融这是出自哪部经典。孔融回答说：“根据现在来推测，是想当然罢了。”后来曹操讨伐乌桓人，孔融又嘲笑他说：“大将军远征，在国外寂寞。从前肃慎人不向周王朝奉献楛木矢，丁零人偷盗苏武的羊，您对这些可以一起进行审查。”

这年饥荒战乱同时发生，曹操上表制订酿酒、饮酒的禁令，孔融多次写信为酒禁的事争辩，言辞多有对人的轻视自傲的意思。孔融已经逐渐地看出曹操的奸诈，多次不能忍受，所以发表的言论偏激放纵，大多与曹操意旨相抵触。他还曾经奏言应当允许采用古代王畿的制度，京都周围千里以内，不要把土地赐给诸侯建立封国。曹操怀疑他所论述建议的范围逐渐扩大，更加害怕他。可是因为孔融在全国名望很大，曹操对他外表容忍，但暗中忌讳他正确的议论，忧虑孔融妨害大事。山阳郡人郗虑观察到风头形势，秉承曹操的意旨，暗暗地设法上奏罢免孔融的官职。因此孔融与郗虑二人互相仇恨日益明朗，这时曹操故意写信启发孔融说：“听说陶唐氏、有虞氏朝代，有克己让位的大臣，所以麒麟凤凰飞来时发出歌颂的乐声。虽然后代人德行浅薄，但也还有为了君王不惜牺牲自己，破家为国的人。到后来世风日下，怒目相视的小怨也必成仇敌，一餐饭的恩惠也必定酬报。西汉大臣晁错心念国家，却被政敌袁盎制造的祸患杀害；屈原为楚国哀伤，却遭到子椒、子兰的谗言毁谤；彭宠作乱颠覆国家，是由于朱浮向光武帝进谗言引发的；邓禹的威信受到损害，过失在于宗歆、冯愔二人。由此说来，喜怒爱怨，是与祸福相承相联的，可以不慎重呢！从前廉颇、蔺相如是小国的臣子，还能相互谦让甘居对方之下；寇恂、贾复是乱世时的勇士，能够委屈自身崇尚谦让的好德行；光武不记哥哥伯升被杀的怨仇；齐侯小白不忌恨射中自己衣钩的管仲。立大志重操守的人，怎能被小事牵累呢！过去听说你们二位执法公平，我认为你们的心结是小事，应当找回往日的交情重归于好；然而你们的怨恨渐渐加深，内心相互危害对方，我听到后感到怅然失意，睡卧不安，以至于半夜起床。过去朝廷东迁之时，你文举大发感慨认为郗鸿豫名实相副，贯通经学，出自郑玄门下，又懂得《司马法》，郗鸿豫也称赞你文举才能奇特超群，博学多闻，确实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现在为何与当初相反。我与文举既不是过去的好友，又与鸿豫没有恩情，但是希望人与人之间互相赞美，不喜欢人与人之间相互中伤，所以我认为

要考虑相互间的和谐、友好。我还知道你们二位的矛盾是被众多的小人挑拨离间造成的，我作为臣子，进仕时不能教化天下百姓，隐退时不能建立功德协和民众，然而爱护体恤战士，献身为国，驱散虚浮不实一类人的交往，计谋还是很多的。”

> 融报曰：“猥惠书教，告所不逮。融与鸿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于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欢欣受之。昔赵宣子朝登韩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贺。况无彼人之功，而敢枉当官之平哉！忠非三闾，智非晁错，窃位为过，免罪为幸。乃使余论远闻，所以惭惧也。朱、彭、寇、贾，为世壮士，爱恶相攻，能为国忧。至于轻弱薄劣，犹昆虫之相啮，适足还害其身，诚无所至也。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性既迟缓，与人无伤，虽出胯下之负，榆次之辱，不知贬毁之于已，犹蚊虻之一过也。子产谓人心不相似，或矜势者，欲以取胜为荣，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炉不欲令酒酸也。至于屈穀巨瓠，坚而无窍， 当以无用罪之耳。它者奉遵严教，不敢失坠。郗为故吏，融所推进。赵衰之拔郤縠，不轻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爱，训诲发中。虽懿伯之忌，犹不得念，况恃旧交，而欲自外于贤吏哉！辄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终身诵之。”

孔融回信说：“承蒙赐书教诲，告诉我认识不到的地方。我与鸿豫州郡相邻，相知最早。虽然曾经说过他的功绩很好，想以宽厚对个人，以忠信对国家，不是要求他为我掩盖过失罪恶，希望他不要因我有罪而获罪。先前我被黜退免职，我很高兴地接受。从前赵宣子早晨提拔了韩厥，他的车夫晚上就被韩厥杀了，赵宣子反而高兴地召见韩厥用礼庆贺。何况我没有赵宣子那样的功绩，怎敢枉屈当官人的公平之心呢！我忠心比不上三闾大夫（屈原），智慧比不上晁错，窃居官位是我的过错，免去我的罪过是我幸运。不料使闲言碎语远处都能听到，所以我惭愧害怕。朱浮、彭宠、寇恂、贾复，是世上的勇士，他们因爱憎而互相攻击，但都是为国家的忧患。至于力量弱小低劣的人，就好比昆虫互相攻咬，恰恰是反过来伤害自身，实在没什么损害他人的。晋侯嘉奖他的臣下为大事争执，而师旷认为为小事争执不如在道德和智慧上竞争。我的性格缓慢，对他人没有伤害，虽然像韩信那样遭受从他人胯下爬过去的欺辱，像荆轲那样在榆次遭受侮辱，也不觉得自己是受到了贬低损伤，如同蚊虻偶然飞过一样。子产说人心是不相同的，有的自仗权势，想以取得胜利为荣耀，没有想到宋人接待来自四海的宾客，用大酒炉子是不想使酒变酸。至于战国宋人屈穀的大瓠瓜，坚硬又无孔洞，应当给它一个没有用处的罪名。其他的事尊奉您严格的教诲，不敢出现失误。郗虑是先前的官员，是我推荐进用的。赵衰提拔郤縠，卫国大夫公叔发不轻视自己提升的家臣僎。我知道您一视同仁地爱郗虑和我，您的教诲都是发自内心的。即使有像懿伯忌日那样的私事，您还是不应念及，何况凭过去的交情，我还想把自己置于贤吏郗虑之外么！我把内心的想法向您陈述，我与郗虑要

和好如初。您苦心的话语，至诚的心意，我将终身诵记。”

岁余，复拜太中大夫。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已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一年多以后，孔融又受任太中大夫。他性格宽容，少有疑忌，喜欢读书人，乐意引导帮助后辈。等到退任闲时，每日宾客满门。他常常感叹说：“座上的宾客常满，杯中的醇酒不空，我没有忧愁了。”他与蔡邕一向友好，蔡邕死后，有个勇士的容貌与蔡邕相像，孔融每当酒喝得酣畅时，就把那勇士领来同坐，说：“虽然没有年老有德的人，暂且还有一位与蔡邕容貌相像的人。”孔融听到他人的美德时，认为有胜过自己之处，言论有可采纳之处，自己一定推行。他人有缺点他就当面告知，背后赞扬的却是他人的优点，推荐贤能的读书人，对多数都加以奖励提拔，他认为知道却不说，是自己的过错，所以天下才智杰出的人都信任佩服他。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曹操已经久积嫌疑猜忌，郗虑又给孔融罗织罪名，便让丞相军谋祭酒路粹上书诬告孔融说：“少府孔融，过去在北海郡，看到王室不平静，就招集纠合众人，想要谋划不尊法度的事，孔融说：‘我是大圣的后代，我的祖先被宋华督杀害，拥有天下的人，何必是姓刘的。’他还与孙权传话，毁谤朝廷。还有孔融身居九卿，不遵守朝廷的仪礼，不以帻巾包发便装出行，在皇宫里对自身的言行不加约束。还有先前与平民祢衡行为不检点，言语放纵，说什么‘父亲对于儿子，有什么可亲的？说他的本意，实际上是性欲发作罢了。儿子对于母亲，又有什么？好比物品寄放在缻中，从缻中出来就彼此分离了’。接着又与祢衡相互称赞表扬。祢衡对孔融说：‘你是不死的仲尼。’孔融回答说：‘你是再生的颜回。’他的言行大逆不道，应用极重的刑罚诛杀。”奏书呈

上，孔融被投进监狱，被处死后陈尸街头。当时年纪五十六岁。妻子、儿女都被诛杀。

当初，孔融的女儿年纪七岁，儿子年纪九岁，因为他们年小体弱能得保全性命，寄居在别人家里。孔融被拘捕时，两个孩子正在下棋，他们没有震动。周围的人问："你们的父亲被逮捕你俩却不起身，这是为什么？"他们回答说："哪有巢穴被毁坏鸟蛋却不受损坏的呢！"寄住的住户主人送来肉汤，男孩正口渴想把肉汤喝了。女孩说："今天的灾祸，咱俩怎能长久活命，怎能靠肉汤知道肉的滋味呢？"哥哥号啕大哭停喝肉汤。有人把这情况向曹操说了，就把他们全部杀了。等到逮捕的人到达，妹妹对哥哥说："如果死去的人有感知，我们能见到父母，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么！"于是昂头受刑，神色不改，没有谁不为他们悲伤的。

初，京兆人脂习元升，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及被害，许下莫敢收者， 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操闻大怒，将收习杀之，后得赦出。

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文帝以习有栾布之节，加中散大夫。

论曰：昔谏大夫郑昌有言："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谋；平仲立朝，有纾盗齐之望。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已。岂有员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皓皓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朗陵令淑之孙也。父绲，为济南相。绲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南阳何颙名知人，见彧而异之，曰："王佐才也。"

当初，京兆郡人脂习元升，与孔融相友好，他曾多次劝诫孔融改变刚强正直的性格。等到孔融被杀后，许县的人没有敢收殓尸体的，只有脂习元升抚摸着孔融的尸体说："文举你丢下我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曹操得知后大发脾气，打算把脂习元升逮捕后杀害，但后来得到赦免出狱。

魏文帝很喜欢孔融的文辞，常常慨叹说："孔融是杨雄、班固一类的人。"他招募天下有孔融文章的人，总是用黄金、丝织物给予奖赏。孔融所写的诗、颂、碑文、议论、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共二十五篇。文帝认为孔融有脂习、栾布的节操，给他加封中散大夫。

评论说：从前谏大夫郑昌有句话："有猛兽的高山，野菜藜藿没有人去采摘。"所以孔子的父亲孔嘉表情端庄严肃，不容许臣子杀君

的残暴阴谋得逞；齐国大夫晏平仲执掌朝政，有解除田常篡夺齐国阴谋的威望。至于孔文举的远大志向、正直性格，是完全可以鼓舞人的忠义气节去违逆曹操取代汉朝的野心。所以使改朝换代的事在曹操活着时受到阻挠；取代汉朝皇位的谋算，在曹操死后曹丕受禅才能实现。孔融气节高尚，性格刚正，最终只能遭失败毁灭罢了。他哪有圆滑处世委曲求全，苟且贪生的思想呢！孔融的品质劲烈、坚贞，可以与美玉、秋霜相比。

荀彧字文若，颍川郡颍阴县人，是朗陵县令荀淑的孙子。父亲荀绲，曾任济南国国相。荀绲畏惧宦官，于是给荀彧娶了中常侍唐衡的女儿为妻。荀彧因年轻时就有才能名气，所以能避讥刺非议。南阳郡人何颙是有名的能识人才的人，见到荀彧感到他与众不同，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

> 中平六年，举孝廉，再迁亢父令。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大难，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
>
> 彧比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奋武司马，时年二十九。明年，又为操镇东司马。
>
> 兴平元年，操东击陶谦，使彧守甄城，任以留事。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操，而潜迎吕布。布既至，诸城悉应之。邈乃使人谲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军实。"彧知邈有变，即勒兵设备，故邈计不行。豫州刺史郭贡率兵数万来到城下，求见彧。彧将往，东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贡不与吕布同谋，而轻欲见之。今君为一州之镇，往必危也。"彧曰："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今来速者，计必未定，及其犹豫，宜时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怀疑嫌，彼将怒而成谋，不如往也。"贡既见彧无惧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说范、东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

中平六年，荀彧被荐举为孝顺廉洁的人，又晋升为亢父县县令。董卓作乱时，他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同郡人韩融当时带领同宗的亲属一千多家，到密县西山中躲避战乱。荀彧对父老们说："颍川，是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天下一旦有变乱，常常成为兵家的要冲。密县即使可做短暂的坚守，但不能抵御大难，应当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乡亲们多数眷恋乡土不肯离开。恰逢冀州牧同郡人韩馥派遣骑兵来迎接他们，荀彧于是独自带领同族人跟从韩馥离开，留下的人后来多数被董卓的部将李傕杀害掳掠。

等荀彧到达冀州时，袁绍已经夺取了韩馥的州长官位，袁绍用上宾的礼节对待荀彧。荀彧明智有意料，看到汉王室崩溃混乱，常常胸

怀匡正辅佐的忠心。当时曹操在东郡，荀彧听说曹操有雄才大略，推测袁绍最终不能成就大事。初平二年，他就离开袁绍归从曹操。曹操与他谈话时非常高兴，说："你是我的张子房。"任用他为奋武司马，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第二年，又担任曹操的镇东司马。

兴平元年，曹操往东攻打陶谦，派遣荀彧守卫甄城县，任用他主管留守的事情。正逢张邈、陈宫在兖州反叛曹操，而且暗中迎接吕布。吕布到达后，各个县城都响应他。张邈于是派人欺骗荀彧说："吕将军是来帮助曹使君攻打陶谦的，应当急速供应军用器械和粮饷。"荀彧知道张邈有变故，立即统领军队设置防备，所以张邈的计谋没有得逞。豫州刺史郭贡率领部众几万人来到甄城，请求会见荀彧。荀彧将要前往，东郡太守夏侯惇等人阻止他，说："怎么知道郭贡不是与吕布合谋呢，您就轻率地打算会见他。现在您是镇守一州的中坚人物，去一定是危险的。"荀彧说："郭贡与张邈等人并不是平素就有交情，现在来得急速，必然是计策没有确定，待他犹豫不决之时，应当及时劝说他，即使他不被我们利用，也可使他处于中立。假如事先心怀嫌疑，他将会在气怒之下确定与他们合谋，我不如前往见他。"郭贡看到荀彧没有畏惧心理，知道甄城攻不下来，于是带领部众离去。荀彧就派遣程昱去劝说范县和东阿县，叫他们加固自己的防守，最终保全了甄城、范县、东阿三个县城，以此等待曹操的到来。

二年，陶谦死，操欲遂取徐州，还定吕布。彧谏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东，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将何寄乎？宜急分讨陈宫，使虏不得西顾，乘其间而收熟麦，约食蓄谷，以资一举，则吕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东，未见其便。多留兵则力不胜敌，少留兵则后不足固。布乘虚寇暴，震动人心，纵数城或全，其余非复己有，则将军尚安归乎？且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惧而相结，共为表里，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掠之无获，不出一旬，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愿将军虑焉。"操于是大收孰麦，复与布战。布败走，因分定诸县，兖州遂平。

建安元年，献帝自河东还洛阳，操议欲奉迎车驾，徙都于许。众多以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劝操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桀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操从之。

兴平二年，陶谦死去，曹操打算乘机夺取徐州，回头平定吕布。荀彧进谏说："从前高祖保卫关中，光武帝据守河内，都是为了打下深厚牢固的基础，来控制天下。前进可以战胜敌人，后退可以坚持防

守，所以即使有困难失败，但最终能完成大业。将军您本来是凭借兖州起兵，所以能够平定山东，这里确实是天下的重要地方，是将军的关中、黄河。假如不首先平定它，根基将来寄托在哪里呢？应当急速分兵讨伐陈宫，使敌人顾不到西面，趁这空隙收割成熟的麦子，节约粮食，积蓄谷物，做好一举打败吕布的物资准备，那么吕布是完全可以打败的。现在丢下吕布往东，我没看到往东的好处。多留兵力那么前方的兵力不能战胜敌人，少留兵力那么后方没有足够的兵力坚守。吕布乘虚侵夺抢掠，震动人心，即使几个县城或许能够保全，其余的也不再是自己所有了，那么将军还回到哪里去呢？并且先前讨伐徐州，实行了严厉的惩罚，那里的子弟一想到父兄受到的耻辱，一定就会人人拼死守卫。即使能够攻克它，还是不能保住。他们如果害怕而相互勾结，一起里应外合，加固防御工事，转移人口，清理收藏财物，这样来等待将军，将军会攻它不下，掠取又无收获，不会超出十天，那么十万部众没有参战就会自己疲惫不堪。事情本来就有放弃那种采取这种的情况，来权衡一时的形势，希望将军深思熟虑。”曹操于是大量收割成熟的麦子，然后再与吕布交战。吕布被打败逃走，乘机分兵平定各县，兖州终于平定。

建安元年，献帝从河东返回洛阳，曹操与群臣商议打算奉迎皇上，迁都到许城。多数人认为关东没有平定，韩暹、杨奉倚仗自己有功而放纵凶暴，不可能马上制服他们。荀彧便劝曹操说：“从前晋文公迎接周襄王，诸侯们如同影子一样追随他；汉高祖为义帝楚怀王熊心穿丧服，使天下人心归服。 自从天子流亡失位，将军首先建立忠义的军队，只因为关东作乱，军队没有来得及开赴远地，虽然在外抵御暴乱，您的心无时无刻不忠于朝廷。现在皇上大驾回到京都，京都洛阳草木丛生，忠义的人有保存朝廷的想法，广大百姓怀有感念旧主的哀伤。确实是应该趁此时机拥戴皇上来顺从人们的愿望，这是最大的顺从；主持最大的公正来归服天下的英雄豪杰，这是最高明的策略；匡扶大义来招引优秀人才，这是最高尚的德行。天下即使有背叛朝廷的人，他们能干什么？韩暹、杨奉，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如果不及时平定，会使豪杰心生叛离，以后即使考虑到了这一点，也来不及了。”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劝说。

及帝都许，以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彧筹焉。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皆称其举。唯严象为杨州，韦康为凉州，后并负败焉。

袁绍既兼河朔之地，有骄气。而操败于张绣，绍与操书甚倨。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敌，以谋于彧。彧量绍虽强，终为操所制，乃说先取吕布，然后图绍，操从之。三年，遂擒吕布，定徐州。

五年，袁绍率大众以攻许，操与相距。绍甲兵甚盛，议者咸怀惶惧。少

府孔融谓彧曰："袁绍地广兵强， 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 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正，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一战而擒也。"后皆如彧之筹，事在《袁绍传》。

等到献帝迁都许县以后，任用荀彧为侍中，暂代尚书令。曹操每次征战在外，他的军国大事，都与荀彧谋划。荀彧还向曹操引荐了出谋划策的士人侄子荀攸，以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人，他荐举的人都是称职的。只有严象担任杨州刺史，韦康担任凉州刺史，他们后来都打了败仗。

袁绍兼并黄河以北的地方后，产生骄傲情绪。曹操被张绣打败后，袁绍写给曹操的信言辞非常傲慢。曹操大怒，想要首先进攻他，可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能战胜他，就向荀彧征求计谋。荀彧估计袁绍即使强大，最终也会被曹操制服，就劝说曹操首先攻取吕布，然后谋取袁绍，曹操听从了他的意见。建安三年，终于抓获吕布，平定徐州。

建安五年，袁绍率领大批部众来进攻许县，曹操与他对抗。袁绍士兵很多，议论的人都心怀恐惧。少府孔融对荀彧说："袁绍的地盘宽广、兵力强大，田丰、许攸这些有智谋的人给他出谋划策，审配、逢纪这些尽忠的臣下为他治事，颜良、文丑在三军中最为勇猛，替他统领部众，恐怕难以战胜他吧？"荀彧说："袁绍兵力虽多但法纪不严，田丰性格刚直但好冒犯上司，许攸贪婪又行为不端正，审配专横又无谋略，逢纪果断但刚愎自用，颜良、文丑只是独夫小勇，一战就可以把他们捉住。"后来的事实都像荀彧所预料的那样，情况写在《袁绍传》中。

操保官度，与绍连战，虽胜而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致绍师。彧报曰："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等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从之，乃坚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绍，绍退走。封彧万岁亭侯，邑一千户。

六年，操以绍新破，未能为患，但欲留兵卫之， 自欲南征刘表， 以计问彧。彧对曰："绍既新败，众惧人扰，今不因而定之，而欲远兵江汉，若绍收离纠散，乘虚以出，则公之事去矣。"操乃止。

九年，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操将从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寝九州议。

曹操保守官度，与袁绍连续作战，虽然获胜但军粮正要吃完，曹操写信给荀彧与他商量，打算返回许县来牵制袁绍的军队。荀彧回信说："现在粮食即使缺少，也不像楚、汉在荥阳、成皋一带相持时的情况。那时刘邦、项羽都不肯首先撤退，认为首先撤退形势就会对自己不利。您用占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守住占有的地方，掐住敌人的咽喉使他不能前进，已经半年了。现在形势出现衰竭，一定会有变化，这是运用奇兵的时机，不可失去机会啊。"曹操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加固营垒坚守官度。就用奇兵打败了袁绍，袁绍退兵离去。荀彧受封万岁亭侯，接受食邑一千户。

建安六年，曹操认为袁绍刚被打败，暂且不能造成祸患，只打算留下军队防备袁绍的进攻，自己则往南进攻刘表，向荀彧询问计谋。荀彧回答说："袁绍刚被打败，他的部众害怕，人心扰乱不安，现在不乘机平定他，却想出兵远征长江、汉水一带，如果袁绍收集离散的部众，乘虚出击，那么您的大事就完了。"曹操才没出征。

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自己兼任冀州州牧。有人劝说曹操应当恢复设置九州，认为冀州所统辖的地方已经很大，那么天下就容易归服。曹操准备接受这一意见。荀彧说："现在假如依照古制，这样被冀州所管辖的，就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州、并州。您先前血洗邺城，使得天下震惊，各地的人都害怕不能保住自己的土地和房屋，保存自己的部众。现在如果一处受到侵夺，人们必定会认为将依次被侵夺，人心容易动摇，倘若一旦发生变乱，天下就不能谋取了。希望您首先平定黄河以北，然后修复旧都洛阳，向南逼临楚、郢一带，然后谴责刘表不向王室进贡。这样天下人都会理解您的心意，那么人人感到安定。等到天下非常安定时，再商议恢复古制，这才是国家长远的利益。"曹操回答说："不是足下进行诘责，损失就会很多了！"于是将恢复九州的事搁置下来。

十二年，操上书表彧曰："昔袁绍作逆，连兵官度，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度，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彧深辞让。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可专有之邪？虽慕鲁连冲高之迹，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于是增封千户，并前二千户。又欲授以正司，彧使荀攸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操将伐刘表，问彧所策。彧曰："今华夏以平，荆、汉知亡矣，可声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操从之。会

表病死。

建安十二年，曹操上书表彰荀彧说：“以前袁绍作乱反叛，连续出兵官度，当时部队人少粮食竭尽，臣下打算返回许县。尚书令荀彧深思后建议应当随顺有利形势，制定了进攻的远大策略，启发臣下的思想，解除了我的顾虑，加固营垒坚守阵地，拦截敌人的军用物资，终于彻底打垮大敌，使形势转危为安。袁绍已被打败，臣下的粮食也已竭尽，准备放弃对黄河以北的谋划，改为前往荆南的策略。荀彧又全面陈述得失，因此改变了臣下的决定，所以能够掉转旌旗开赴冀州，攻克平定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假如臣下从官度撤军，袁绍一定会大胆地向前进军，敌人得利勇气就会百增，臣下的部众胆小不前丧失士气，有必然失败的趋势，没有一点取胜的形势。而且如果向南征伐刘表，舍弃兖州、豫州，饥饿的军队深入敌阵，越过长江、汉水，胜利定难取得，还将失去原有的据地。可是荀彧制定的两项计策，将危亡变为生存，将祸患变为福祚，他的谋划不同寻常，功绩不同一般。这是臣下所赶不上的。所以先帝崇尚指挥谋划人的功劳，不重视击杀捕获人的奖赏；古人崇尚帐幕中的谋划，轻视短兵相接的战功。根据他的功绩，完全可以享受高等爵位。可是天下人不知道他的情况，他所享受的与他的功劳不相等，臣下实在为他感到惋惜。请求重新评议，给他增加相等的食邑户数。”荀彧由衷地推辞谦让。曹操开导他说：“从前介之推有句话：‘偷窃人家的财物，还说别人为盗贼。’何况您依凭自己特殊的谋略，您的谋略是关系国家兴盛灭亡的大略，我怎么可以独占这份功劳呢？即使您仰慕鲁仲连淡泊名利清虚高尚的事迹，但对圣人通达事理的大节大义又会怎样呢！”于是增加赐封的食邑千户，合计以前的为二千户。还打算授他为正式尚书令，荀彧叫荀攸替自己由衷地陈述理由推让，达到十次之多，才没有授给。曹操将要征伐刘表，向荀彧询问所要采用的谋略。荀彧说：“现在中原地区已经平定，荆、汉一带知道将要灭亡了，可以声称是出击宛、叶二县，但要绕小路向荆、汉一带轻装前进，来掩蔽自己使他们意料不到。”曹操听取了荀彧的意见。这时正逢刘表病死。

十七年，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　　因表留彧曰：“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重臣，德洽华夏，既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讌乐。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想一起向皇上进言请求晋升曹操的爵位为国公，备办了九种器物，暗地里征询荀彧的意见。荀彧说："曹公建立义军的本意，是为了匡扶振兴汉朝，虽然功劳卓著，还应该保持忠贞的节操。君子应用德义爱人，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晋升爵位的事便搁置下来。曹操听知后内心不能平静。正值曹操向南征伐孙权，他上表皇上请派荀彧到谯县慰劳军队，乘机在奏表中要求留下荀彧说："臣下听说古代派遣将领，上要设置监督的重臣，下要设置将领的辅佐，这是为了国家大权的尊严，使谋划的大事少出差错。臣下现在正要渡过长江，尊奉皇上的旨意讨伐罪人，应当特派使节以表明王命是严肃的。文臣武将并用，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使持节侍中代理尚书令万岁亭侯荀彧，是国家的重臣，他的德行能协调中原地区，现在军队已到达停留之处，荀彧应当与臣下一起前进，宣告国家的命令，威严震慑众敌。军队的法规是崇尚快速，臣下来不及事先请示，就留下荀彧，依靠他来办大事。"奏书呈上，献帝接受了曹操的意见，就任用荀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执持符节，参与丞相府的军事。到达濡须后，荀彧因病留在寿春县，曹操派人送食物给他，荀彧打开器皿一看，才发现是个空的器皿，于是服下毒药死去。当时年纪五十岁。献帝哀怜他，在祭祖神这天为哀怜荀彧禁止宴饮、娱乐。赐荀彧谥号为敬侯。第二年，曹操便称魏公。

论曰： 自迁帝西京， 山东腾沸，天下之命倒县矣。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已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及阻董昭之议，以致非命， 岂数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常以为中贤以下，道无求备，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诘者也。夫以卫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彼非薄于仁而欲之，盖有全必有丧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赞曰：公业称豪，骏声升腾。权诡时逼，挥金僚朋。北海天逸，音情顿挫。越俗易惊，孤音少和。直辔安归，高谋谁佐？彧之有弼，诚感国疾。功申运改，迹疑心一。

评论说：自从皇上迁到西京长安，崤山、华山以东一带动荡不安，天下百姓处境十分困苦危急。荀彧于是渡过黄河、冀州，辗转前来追随曹操。考察荀彧制定的措施，策划的谋略，他推崇圣贤君王的治国方略，是为解救国家的急难，怎能说他是利用动乱假借仁义，来达到违背正统的阴谋呢？他确实是以忠诚仁义作为自己的责任，期望在动乱时缓解百姓的痛苦。等到他阻止董昭的建议后，以致遭到意外灾祸死去，难道这是命运么！世人评论荀彧，认为他境遇的顺逆都有些过分。我常常认为中等以下的贤才，道德不能要求完备，计谋有精细和粗疏，探究事物的发展起源不必知道事物的细微末节，这就是不

可求全的道理。就拿卫国端木赐这位贤才来说，他一经游说灭了两个国家。他并不是轻视仁义想这样做，大概是有保全就必定有丧失，这又说明事功是不能同时兼有的。当时处境困难，不是有雄才大略的人不能拯救危难，功劳大势力就强，那么皇位就要转归曹操了。荀彧要保持志节，曹操要当皇帝，这二者在当时是不可同时并存的。大概荀彧只能归向正统罢了，这也就是杀身成仁的大义吧。

赞辞说：郑公业堪称特殊的人才，美名高扬。他面对董卓能随机应变，对答如流，对同僚、朋友，他肯挥霍钱财，乐善好施。孔北海天性超绝，音容情态潇洒自然。逾越世俗，生活简易，使人惊异，孤高之音缺少唱和。正直之道趋向何方，高超的谋略辅佐何人？荀彧有辅佐帝王的才能，他深深地感知国家的弊端。如果才能得到伸展，国运会有所改变，他处事好像使人怀疑，但他的思想始终忠于朝廷。

# 后汉书卷七十一

## 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度辽将军规之兄子也。父节，雁门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灵帝公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　　皆著黄巾为摽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

皇甫嵩字义真，是安定郡朝那县人，他是度辽将军皇甫规的侄子。父亲皇甫节，曾在雁门任太守。皇甫嵩从小有文武的志气与节操，喜欢读《诗经》和《尚书》，学习射箭骑马。起初他被推举为孝廉、秀才。太尉陈蕃和大将军窦武接连征召，他都不去。汉灵帝派公车征聘他为议郎，升任北地太守。

起初，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行从事黄老学说，收养弟子，用跪拜磕头思过和画符喷咒水来治病，患者稍有治愈，老百姓相信而接近他。张角于是派遣八名弟子到各地传道，用太平道教育感化百姓，转而百姓们互相传播使人受骗迷惑。十多年之内，聚集了几十万道徒，连结州郡，凡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杨州、兖州、豫州八州的百姓，没有不全部响应的。于是部署道徒为三十六方。方犹如将军的称号。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有六七千人，各自立了头目。散布谣言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在京都官署门和各州郡府署门上，用白土涂写的都是“甲子”字样。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人首先调集荆、杨两州道徒数万人，相约在邺城起事。马元义多次往返京都，要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做内

应，相约在三月五日内外同时起事。还不到作乱的日子，张角的弟子济南人唐周上书朝廷告发了这件事，马元义在洛阳被车裂分尸。汉灵帝把唐周的告发信下发给三公、司隶官署，派钩盾令周斌带领三府所属官兵，查证落实保卫官禁的官兵以及老百姓中信仰张角道术的人，诛杀了一千多人，追究查实冀州的情况，追捕张角等人。张角等人知道事情已经泄露，日夜兼程通知各方，同时都起事。他们都头扎黄巾做标记，当时的人称他们“黄巾”，也称作“蛾贼”。他们用杀人来祭祀天神。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角的弟弟张宝自称“地公将军”，张宝的弟弟张梁自称“人公将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抢掠村落城镇，州郡失守，官吏多数逃亡。十天之内，天下响应，京都震动。

> 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召群臣会议。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俊，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俊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

> 俊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长社。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风，嵩乃约敕军士皆束苣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陈，贼惊乱奔走。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嵩、俊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

朝廷下诏命令各州郡整修设防，挑选武器装备，凡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各处关口，都设置了都尉。灵帝召集群臣开会商议。皇甫嵩认为应该解除党锢之禁，拿出中藏府的钱和西园的良马，分发给军士们。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因而调发各地的精兵，广泛地挑选将领，任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执持符节，与右中郎将朱俊一起，调发五校、三河骑兵和招募的精兵，共计四万多人。皇甫嵩、朱俊各统率一军，共同讨伐颍川的黄巾。

朱俊前往与黄巾军将领波才打仗，战败，皇甫嵩由此进军前去保卫长社。波才带着人马包围了长社城，皇甫嵩兵少，军中发生恐慌，他于是召集军队将领说道：“兵势有奇正的变化，不在数量的多少。现在敌人依草结营，有风容易起火。如果趁着夜间放火焚烧，敌人必定会惊慌大乱。我出兵攻打他们，四面都包围起来，这种田单之计就可以成功了。”当天晚上就刮起了大风，皇甫嵩于是命令士兵都拿着用苇秆扎成的火把登城，派尖兵悄悄地到包围圈外，放起大火高声叫喊，城上的士兵举着火把响应，皇甫嵩闻鼓直奔敌阵，敌人惊慌错乱逃跑。正好皇帝派遣骑都尉曹操带兵赶到，皇甫嵩、曹操与朱俊合兵大战，大破波才军，所斩之首数万。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皇甫嵩、

朱俊乘胜前进讨伐汝南、陈国的黄巾军，在阳翟追击波才，在西华打击彭脱，都将他们打败了。残敌降的降散的散，于是颍川、汝南、陈国三郡黄巾军全部平定了。

> 又进击东郡黄巾卜己于仓亭，生禽卜己，斩首七千余级。时北中郎将卢植及东中郎将董卓讨张角，并无功而还，乃诏嵩进兵讨之。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众。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
> 嵩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
>
> 以黄巾既平，故改年为中平。嵩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帝从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
>
> 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埽，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㧑 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 因迅风之势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 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不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进而在仓亭，对东郡黄巾军卜己发动攻击，俘捉卜己，斩首七千余人。这时北中郎将卢植和东中郎董卓讨伐张角，都无功而还，于是朝廷下诏命令皇甫嵩进军讨伐张角。皇甫嵩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在广宗交战。张梁众兵作战勇敢，皇甫嵩不能攻破。第二天，就闭营让士兵休息，借机观察对方兵势的变化。得知敌人有些放松警戒，就暗暗在

夜间统率部队，于鸡鸣时赶赴敌人阵地，战斗进行到下午三时至五时间，大破敌军，斩杀张梁，歼敌三万人，投人清河死的五万多人，焚烧辎重三万多辆，全部俘虏他们的妇女和孩子，缴获很多。张角先前已病死，就剖棺戮尸，将头颅传送到首都。

皇甫嵩进而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在下曲阳对张角的弟弟张宝发起进攻，又斩杀了张宝。斩杀十余万人，在城南积尸封土筑成一个称为京观的大墓。不久朝廷拜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兼任冀州州长，封为槐里侯，食邑槐里、美阳两县，共计八千户。

由于黄巾已经平定，所以改年号为中平。皇甫嵩上奏请免冀州一年的田租，用来救济饥饿百姓，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请。老百姓歌唱说："天下大乱啊街市成了废墟，母亲不能保护孩子啊妻子丧失丈夫，多亏靠了皇甫嵩啊我们又得到了安居。"皇甫嵩体恤士兵，很得人心，每当行军停下来休息，必须扎好全军的军营，自己才去就寝。士兵们都吃饭了，自己才去吃饭。官吏中有办事受贿赂的人，皇甫嵩就再用自己的钱物赏赐他们。官吏深感惭愧，有的甚至自杀。

皇甫嵩已经消灭黄巾军，威名震撼天下，然而当朝政治日益紊乱，国内空虚困难重重。因此，信都县令汉阳人阎忠冒昧进说皇甫嵩道："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运；时运到来而转瞬即逝，这就是机会。因此圣贤的人顺应时势来行动，聪明的人根据机会来发展。现在将军遇到难得的时运，乘着容易使人惊叹的机遇，却践踏时运不去把握，对着良机不去发展，您将凭什么来保全大名呢？"皇甫嵩说："为什么这样说呢？"阎忠说："天道公正无所偏爱，百姓只跟随有能力的人。现在将军受命出征在暮春三月，在冬天未尽之时就取得了成功。出兵如神，谋略无二，摧垮强敌与折断枯枝一样容易，消灭顽敌胜过用沸水泼雪，个把月的时间，神兵如闪电一样扫荡，积土埋尸、刻石记功，向朝廷报捷，威武功德震动本朝，名声很快传到海外，即使是商汤和周武王的壮举，也没有高出将军的。现在您建立无法封赏的功劳，身上具备高出凡人的品德，而北面朝拜平庸的皇帝，您凭什么来求得平安呢？"皇甫嵩说："早晚敬思其职，心中不忘效忠，有什么原因不安宁？"阎忠说："不是这样。过去韩信不忍心一餐饭的知遇之恩，而放弃三分天下的大业，利剑已锤击在他的喉咙，这时才发出悔恨的感叹，这是因为时机失去而计谋乖错。现在皇上的势力比刘邦、项羽要弱，将军的权势比韩信要大，指挥作战足以使风云振动，呼喝声可以使雷电兴起。赫然奋起，趁着危急之时击毁衰败的东西，推崇德用来安抚首先归附的人，振奋兵威用来对付后来征服的人，征召冀州地方的人才，发动七州的群众，先发出进军的羽书，大军威风凛凛跟在后面，渡过漳河，饮马孟津，诛伐罪恶的宦官，除掉

积恶的凶顽，即使是少男也可以挥起拳头来尽力，少女也可以束紧衣服效命，何况是像熊罴一样勇猛的士兵，有迅风扫落叶那样的势头呢！功业已经完成，天下已经归顺，然后请告天帝，向天下显示天命，天下统一，建国称帝，变更神位于振兴之际，推翻汉朝于欲坠之际，这真是绝妙的机会来到了，这是奋发有为的良好时机呀。已经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衰败的国家难以辅佐。如果想辅佐难以辅佐的朝廷，雕刻腐朽的木头，这就好像是逆着斜坡滚弹丸，对着风驾帆船，难道能说容易吗？再说当今宦官成群地占据显位，共同作恶就像市贾一样，皇上的命令不执行，权力归于亲近的宦官，在昏庸皇帝的统治下，很难长久安居，您那无法奖赏的功勋，谗人侧目相视，如果不早日谋取，后悔就来不及了。”皇甫嵩害怕地说：“违反常规的图谋，不能施行在有常规的形势下。创业图谋的大事，岂是庸人所能做到的。黄巾小贼，势力不能与秦国和项羽的军队相匹，新结集起来的我军容易涣散，难以靠他们成就大业。况且人不能忘记主子恩典，天不保佑谋反的人。如果不切实际地去做没有希望的事，因而招致早晚会有的灾祸，这怎能和效忠本朝廷，固守我为臣的节操来相比。虽然谗言多，不过把我免职，还拥有美好的名声，死后也不朽。违反常规的言论，我不敢听从。”阎忠知道计谋不被采用，就离开了。

会边章、韩遂作乱陇右，明年春，诏嵩回镇长安，以卫园陵。章等遂复入寇三辅，使嵩因讨之。

初，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嵩不与，二人由此为憾，奏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其秋征还，收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二千户。

五年，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势也。夫势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敝，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恰逢边章、韩遂在陇右发动叛乱，第二年春天，诏命皇甫嵩转守长安，以保卫皇家园陵。边章等人于是又入侵三辅地区，皇帝派皇甫嵩去讨伐他们。

当初，皇甫嵩讨伐张角，路经邺城，发现中常侍赵忠的房屋超过了制度规定，就上奏将其没收了。还有中常侍张让私下里要求借钱五千万两，皇甫嵩不给，二人因为这件事有意见，张让便上奏说皇甫嵩接连几战没有成功，损失很大。这年秋天，皇甫嵩被征召回朝，收回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都乡侯，食邑为二千户。

中平五年，凉州之贼王国围攻陈仓，朝廷又重新拜皇甫嵩为左将军，统率前将军董卓，各率两万人马抗敌。董卓想迅速进赴陈仓，皇甫嵩不同意。董卓说："聪明的人不会错过时机，勇敢的人不会犹豫不决。迅速解救则城能保全，不解救则城会毁灭，保全和毁灭的形势，在此一举。"皇甫嵩说："不是这样。百战百胜，比不上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样首先要营求不可被战胜的形势，再去寻求敌人的可以被战胜。不可胜是在我方，可战胜是说敌方。敌方防守是由于取胜条件不足，我方进攻是由于取胜条件有余。取胜条件有余的一方像动作于高不可测的天上一样，取胜条件不足的一方像陷于深不可知的地下一样。现在陈仓虽小，城墙防守坚固完好，并非是像陷于深不可知的地下那样。王国虽然强大，但他去进攻我们不必去解救的地方，他的进攻并非是像动作于高不可测的天上那样。没有具备要动作于高不可测的天上那样的形势，进攻必受挫折；没有陷入深不可知的地下那样的处境，防守是不会被攻破的。王国现在已经陷入进攻受挫折的境地，而陈仓守军却保据不被攻破的城市，我能够不烦劳众兵，而取得全胜之功，何必现在就去解救呢！"于是不听董卓的。王国围攻陈仓，从冬季到春季，八十多天，城墙坚固防守严密，终究不能攻下来。敌人大多疲惫不堪，果然自行撤围。皇甫嵩进军追击敌人。董卓说："不可以。兵法讲，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去追赶，对撤退的敌人不要去逼迫。现在我军追击王国，这是逼迫撤退的敌人，追赶陷入绝境的敌人。陷入困境的野兽尚且要搏斗求生，马蜂和蝎子是带毒的，何况是强大的敌军呢！"皇甫嵩说："不是这样。前面我讲不进攻敌人，是要避开敌人的精锐所在。现在却要去打击敌人，是等到了敌人的衰败。所打击的是疲惫敌军，不是正常撤退的敌军。王国军队正在逃跑，没有谁还有斗志。用我们整齐的军队去攻打混乱不堪的敌军，并不是追赶陷入绝境的敌人。"于是单独进军追击敌人，让董卓担任后卫。接连几战大破敌军，歼敌一万多人，王国在逃跑中死去。董卓很惭愧，因此忌恨皇甫嵩。

明年，卓拜为并州牧，诏使以兵委嵩，卓不从。嵩从子郦时在军中，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又增怨于嵩。

及后秉政，初平元年，乃征嵩为城门校尉，因欲杀之。嵩将行，长史梁衍说曰："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诛之，而不能尽忠于国，遂复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从，遂就征。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将遂诛之。

第二年，董卓被任命为并州牧，诏令把军队归属皇甫嵩，董卓不肯。皇甫嵩的侄儿皇甫郦当时在董卓军中，他劝说皇甫嵩道："当朝政治失控，国家处在危难困苦之中，能够把国家从危难中拯救的，只有大人您和董卓罢了。现在怨恨已经结下，势必不能一起共事下去。董卓被朝廷下令把军队归属您，却上书自己要求带兵，这是违抗诏令。又以为朝廷混乱，徘徊不去努力作战，这是心怀恶意。况且这个人暴戾凶狠无亲信，将士不愿归附他。大人今为元帅，依仗国家威力讨伐他，对上可以显示忠义，对下可铲除凶害，这是齐桓公和晋文公所做的事呀。"皇甫嵩说："董卓独断专行虽然有罪，我不禀告皇上去诛杀他也是有罪责的。不如公开上奏这件事，让朝廷去裁决。"于是上书让皇帝知道。皇帝责备了董卓，董卓进而更加怨恨皇甫嵩。到了后来董卓主持朝政，初平元年，就征召皇甫嵩做城门校尉，这是因为想杀掉皇甫嵩。皇甫嵩将出发，长史梁衍劝道："汉王室势力微弱，宦官扰乱朝廷，董卓虽然诛杀了作乱的宦官，却不能对国家尽忠，于是又抢劫京城，肆意废立皇帝。现在征召将军，从大处来讲则有杀身之祸，从小处来讲则会遭受侮辱。现在董卓在洛阳，皇上正向西都长安而来，用将军的众多人马，精兵三万，迎接皇上，奉诏令讨伐逆贼，向全国发布命令，征招兵士和将领，袁绍从他的东部逼杀过来，将军从他的西部逼杀过去，这样就可以抓获董卓了。"皇甫嵩不听，于是去就职。官吏奉承董卓的意旨，上奏诬告了皇甫嵩，皇甫嵩被削职下狱，准备杀害他。

嵩子坚寿与卓素善，自长安亡走洛阳，归投于卓。卓方置酒欢会，坚寿直前质让，责以大义，叩头流涕。坐者感动，皆离席请之。卓乃起，牵与共坐。使免嵩囚，复拜嵩议郎，迁御史中丞。及卓还长安，公卿百官迎谒道次。卓风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义真犕未乎？"嵩笑而谢之，卓乃解释。

及卓被诛，以嵩为征西将军，又迁车骑将军。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复拜光禄大夫，迁太常。寻李傕作乱，嵩亦病卒，赠骠骑将军印绶，拜家一人为郎。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与董卓素来友好，他从长安逃跑到洛阳，投靠在董卓麾下。董卓正摆酒席欢庆聚会，皇甫坚寿径直走到董卓跟前，用大义说服他，叩头大哭。在座的人被感动，都离席为皇甫嵩的事求情。董卓就站起来，牵着皇甫坚寿与他同坐。下令免除关押皇甫嵩，重新任命皇甫嵩为议郎，升任御史中丞。等到董卓返回长安，公

卿百官在道旁依次迎接拜见。董卓用含蓄的话命令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员都要来拜见，以此使皇甫嵩向自己屈服。拜见后董卓拍着手掌说道："义真服不服？"皇甫嵩笑着向董卓道歉，董卓才解除了心中的怨恨。

等到董卓被诛杀，朝廷用皇甫嵩做征西将军，又升任车骑将军。这一年秋天，拜为太尉，冬天时，因流星出现而被下诏免职。后又拜为光禄大夫，升任太常。不久李傕作乱，皇甫嵩亦病死，皇帝赠予他骠骑将军的印绶，拜他家中的一人为郎官。

嵩为人爱慎尽勤，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　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又折节下士，门无留客。时人皆称而附之。

坚寿亦显名，后为侍中，辞不拜，病卒。

朱俊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缯为业。俊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帻费，而后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俊乃窃母缯帛，为规解对。母既失产业，深恚责之。俊曰："小损当大益，初贫后富，必然理也。"

本县长山阳度尚见而奇之，荐于太守韦毅，稍历郡职。后太守尹端以俊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讨贼许昭失利，为州所奏，罪应弃市。俊乃羸服闲行，轻赍数百金到京师，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输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俊亦终无所言。

后太守徐珪举俊孝廉，再迁除兰陵令，政有异能，为东海相所表。会交阯部群贼并起，牧守软弱不能禁。又交阯贼梁龙等万余人，与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县。光和元年，即拜俊交阯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分从两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诣郡，观贼虚实，宣扬威德，以震动其心；既而与七郡兵俱进逼之，遂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户，赐黄金五十斤，征为谏议大夫。

皇甫嵩为人做事谨慎而尽心，前后上表陈谏有益于国家的建议有五百多件，都是亲手起草，并将草稿毁掉，不对外宣扬自己。又能够礼贤下士，热情接待来宾，门前无一人滞留。当时的人都称赞他而愿意归附在他的麾下。

皇甫坚寿也名声显扬，后来担任侍中，他辞谢不就职，因病死去。

朱俊字公伟，是会稽郡上虞县人。他小时候死去了父亲，他的母亲曾经以贩卖丝织品为业。朱俊因为孝顺有修养而出名，在县里当主办文书的佐吏，好义轻财，受到乡里人的敬重。当时同郡人周规被公府征召，临走时，借了郡财政的钱一百万，用来作为冠帻费用，但后来郡里突然催还，周规家里穷没有钱还，朱俊就偷了他母亲经营的丝织品送到郡库，为周规偿付了借款。他母亲因为失掉了产业而非常恼火，责备了朱俊。朱俊说："受了小的损失而将得到大益处，起初贫

穷以后富贵，这是必然的道理。”

本县县长山阳人度尚见了朱俊觉得他非同一般，就推荐给太守韦毅，渐渐地他在郡中有了职位。后来太守尹端用朱俊做主簿。熹平二年，尹端因为讨伐贼将许昭失利，被州里上了一本奏章，罪过是要杀头的。朱俊就改穿贫贱人的衣着暗地里行动，携带几百两黄金去京城，行贿主管奏章的官吏，于是得以改删州里的奏章，因而尹端得以改为处罚到左校做苦工。尹端对降职免死感到高兴，却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朱俊也始终不讲出来。

后来太守徐珪推举朱俊为孝廉，又升任兰陵县令，他为政有特殊的才能，被东海相上表称赞。碰上交阯地方众多反贼一起闹事，牧守官吏软弱不能禁止。又有交阯贼将梁龙等一万多人，与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朝廷，攻取了郡城和县城。光和元年，朝廷便拜朱俊为交阯刺史，命令他途经家乡时选拔招募家兵，并可以调拨使用，共五千人，分兵两路进入交阯。已经到达交阯州界，他按兵不动，先派使者到郡中，观察敌人的虚实，宣扬朝廷的威武功德，用来动摇敌人的军心；进而与七郡的军队一起进逼交阯，于是斩杀了梁龙，投降的有几万人，个把月的时间里就全部平定下来。他因为有功被封为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予黄金五十斤，征召为谏议大夫。

> 及黄巾起，公卿多荐俊有才略，拜为右中郎将，持节，与左中郎将皇甫嵩讨颍川、汝南、陈国诸贼，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状，而以功归俊，于是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
>
> 时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称“神上使”，众数万，杀郡守褚贡，屯宛下百余日。后太守秦颉击杀曼成，贼更以赵弘为帅，众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俊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万八千人围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征俊。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俊讨颍川，以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灵帝乃止。俊因急击弘，斩之。贼余帅韩忠复据宛拒俊。俊兵少不敌，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司马张超及徐璆、秦颉皆欲听之。俊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俊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彻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俊因击，大破之。乘胜逐北数十里，斩首万余级。忠等遂降。而秦颉积忿忠，遂杀之。余众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帅，还屯宛中。俊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复斩万余级，贼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节拜俊右车骑将军，振旅还京师，以为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侯，加位特进。以母丧去官，起家，复为将作大匠，转少府、太仆。

到了黄巾军起事之时，公卿们大多推荐朱俊带兵，认为他有军事上的才干和谋略，被拜为右中郎将，执符节，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一起讨伐颍川、汝南、陈国各地的黄巾军，把他们全部平定。皇甫嵩就上奏说明情况，而将功劳归属于朱俊，由于这样，朱俊晋封西乡侯，升任镇贼中郎将。

当时南阳郡的黄巾军张曼成带兵起事，自称“神上使”，人马有几万，杀了郡太守褚贡，驻扎在宛城周围有一百多天。后来太守秦颉进攻杀了张曼成，黄巾军又推举赵弘为首领，人马更加强大，达到了十多万人，占据着宛城。朱俊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一万八千人围攻赵弘，从六月到八月没能攻破。有关部门上奏想召回朱俊。司空张温上书说：“过去秦国启用白起，燕国任命乐毅，都历时久远经过多年，才能消灭敌人。朱俊讨伐颍川，因为有成效，要他带兵南征，方略已经定下，临军易将，为兵家所禁忌，应该给他时间，责令他成功。”汉灵帝就放弃了召回朱俊的想法。朱俊因而赶紧袭击赵弘，把他斩杀了。黄巾军余将韩忠又占据宛城抵抗朱俊。朱俊兵少不能敌，就布下围子修筑壁垒，堆起土山用来观察城内情况，趁势鸣鼓进攻宛城的西南部，黄巾军全军往西南部赶去。朱俊亲自带领精兵五千，躲藏在宛城的东北部，趁机登城而入。韩忠于是退守小城，非常害怕，乞求投降。司马张超及徐璆、秦颉都想接受归降。朱俊说：“用兵有情形相同而时机不同的。过去秦末项羽起兵的时候，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因此用奖赏归降来使后来归降的人受到鼓励罢了。现在国家实现了统一，唯有黄巾军为患，接受归降就无法用来劝人学好，讨伐他们才足以使作恶的人受到惩罚。现在如果接受归降，更是放纵谋反的意向，敌人形势有利就进犯作战，条件不利则乞求归降，放纵敌人长敌人威风，这不是良好的决策。”因而发起猛攻，接连战斗未能攻克。朱俊登上土山观望敌营，回头对张超说：“我知道情况了。敌人现在处在外边被强大力量包围，内部军营形势逼紧，他们乞求归降不被接受，想出城又不能，所以拼死决战。万人一心，尚不可抵挡，何况十万之众呢！这个危害真是太大了。不如撤去包围，把部队集中起来进入宛城。韩忠见到撤去包围，势必自己出来，出来则军心涣散，这就是容易打败敌人的道理。”随之撤去包围，韩忠果然出战，朱俊就派兵出击，把敌人打得大败。乘胜前进往北追击几十里，歼敌一万多人。韩忠等人投降。但是秦颉积愤韩忠，就把他杀了。剩下的众敌惶惶不安，又以孙夏为首领，跑回去驻守在宛城中。朱俊向守敌发起猛攻。孙夏率军逃跑，朱俊派兵追到西鄂县的精山，又把敌人打败了。杀敌一万多人，敌军于是被解散。第二年春天，皇帝派使者手持符节拜朱俊为右车骑将军，胜利的军队返回京师，任命朱俊做光禄大夫，增加食邑五千户，改封钱塘侯，加官特进。因为母亲去世他离开

职位，从家里返回后，又重新担任将作大匠，转而又担任少府、太仆。

>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自从黄巾军之后，又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唒一些人，都在山谷间共同起事，不可胜数。那些讲话大声的称为雷公，骑白马的就是张白骑，走路轻快的就是飞燕，嘴上胡须多的就号称于氐根，眼睛大的就是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的队伍有二三万人马，小的有六七千人马。

> 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
> 燕后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俊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却之。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事在《绍传》。复拜俊为光禄大夫，转屯骑，寻拜城门校尉、河南尹。
>
> 时董卓擅政，以俊宿将，外甚亲纳而心实忌之。及关东兵盛，卓惧，数请公卿会议，徙都长安，俊辄止之。卓虽恶俊异己，然贪其名重，乃表迁太仆，以为己副。使者拜，俊辞不肯受。 因曰："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见其可也。"使者诘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而君陈之，其故何也？"俊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计，非事所急也。辞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迁都之事，不闻其计，就有未露，何所承受？"俊曰："相国董卓具为臣说，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为副。

叛乱者首领常山人张燕，行动轻勇敏捷，因此在军中号称为飞燕。他很得士兵们的欢心，就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各山谷的叛乱者相互交往合作，人数达到一百万，被人称为黑山贼。河北各郡县都受到他们的侵害，朝廷没有办法讨伐他们。张燕就派使者来到京城，上书请求归降，于是就拜张燕为平难中郎将，派他统领河北诸山谷的事宜，每年可以推举孝廉、计吏。

张燕后来渐渐地侵占了河内地区，逼近京都，因此朝廷派遣朱俊担任河内太守，率领家兵抗击张燕。那以后那些叛乱者大多数被袁绍所平定，事情记在《袁绍列传》中。又拜朱俊为光禄大夫，转而担任屯骑，不久拜为城门校尉、河南尹。

当时董卓独揽朝政，因为朱俊是老将军，董卓对他外表十分亲热信赖而内心其实很忌恨他。等到关东兵马强盛，董卓恐惧，多次要求公卿们开会商议，迁都长安，朱俊总是阻止这样做。董卓虽然不喜欢朱俊与自己不一心，但是看重朱俊的名望，就表奏升任朱俊为太仆，要他做自己的副手。使者来授官职，朱俊推辞不肯接受委任。解释道："国都西迁，必定会辜负天下百姓的愿望，因而造成山东的争端，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使者责问说："诏令要您接受所授官职而您拒绝这种委任，不问及迁都这件事而您却陈述自己的看法，这是什么原因呢？"朱俊说："做相国的副手，不是我所能胜任的；迁都的决策，不是要急着办的事。推辞不是我所能胜任的职务，谈论不是要急着办的事，这是我的本职所在。"使者说："迁都的事，我没有听到这个决策，就是有也没有向外公开，您从哪里知道的呢？"朱俊说："相国董卓都对我说了，因而知道。"使者不能使朱俊屈服受命，因而停止召解不让朱俊做相国副手。

卓后入关，留俊守洛阳，而俊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既而惧为卓所袭，乃弃官奔荆州。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守洛阳。俊闻，复进兵还洛，懿走。俊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俊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俊。俊逆击，为傕、汜所破。俊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

及董卓被诛，傕、汜作乱，俊时犹在中牟。陶谦以俊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桀共推俊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记于俊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杨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国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祸，幼主劫执，忠良残敝，长安隔绝，不知吉凶。是以临官尹人，搢绅有识，莫不忧惧，以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克济祸乱！自起兵已来，于兹三年，州郡转相顾望，未有奋击之功，而互争私变，更相疑惑。谦等并共谘诹，议消国难。佥曰：'将军君侯，既文且武，应运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颙颙。'故相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阳，多持资粮，足支半岁，谨同心腹，委之元帅。"会李傕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俊入朝。军吏皆惮入关，欲应陶谦等。俊曰："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且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势力相敌，变难必作。吾乘其间，大事可济。"遂辞谦议而就傕征，复为太仆，谦等遂罢。

董卓后来入关，留下朱俊守卫洛阳，朱俊却与山东的各位将领通谋为他们做内应。随之又担心遭到董卓袭击，就弃官跑到荆州。董卓用弘农县人杨懿做河南尹，守卫洛阳。朱俊听说后，又进军返回洛阳，杨懿逃走。朱俊认为河南被破坏得太厉害没有供给的东西，就往东驻扎在中牟，发文书给州郡长官，请求发兵讨伐董卓。徐州刺史陶谦派来精兵三千，其余州郡略派了些兵来，陶谦就上书朝廷任命朱俊做车骑将军。董卓听说这件事，派他的将领李傕、郭汜等人带数万人

马驻扎河南对付朱俊。朱俊抵抗，被李傕、郭汜打败。朱俊自知难以对付，留在中牟关下不敢再进攻。

到了董卓被诛杀，李傕、郭汜作乱，朱俊当时还在中牟。陶谦认为朱俊作为名臣，多次立下战功，可以交托给他重大使命，就与各地豪杰一起推举朱俊做太师，于是发檄文给州郡长官，共同讨伐李傕等人，奉迎皇帝。因而写奏记给朱儁说："徐州刺史陶谦、前杨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人，斗胆向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进言：国家已经遭到董卓破坏，又因为李傕、郭汜的作乱，年幼皇上被劫持，忠良遭残害，长安消息隔绝，不知道皇上的吉凶。由于这样，为官之人，有识之士，没有不忧虑的，我们认为自己不是英明圣贤有英雄气魄的人，哪里能消除国家祸乱！自从起兵以来，到现在三年了，州郡之间相互观望，没有奋力打击敌人的战功，反而互相争夺私自改变行动，更加相互怀疑和困惑不安。陶谦等人在一起共同商量，讨论要消除国家的灾难。大家说：'将军作为国家大臣，文武双全，应顺时运出来讨伐董卓，凡是君子仁人，没有不仰慕您的。'因此相互激励，挑选作战勇敢的战士，他们完全可以挥军深入，一直打到咸阳去，他们大多带着粮草，足够使用半年，大家把共同的心愿，谨托付给元帅。"碰上李傕采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的建议，征召朱俊入朝。朱俊军中的将领都害怕入关，想响应陶谦等人的提议。朱俊说："因为是君王召唤臣子，理应不等套上车马就要去，何况是皇上下诏呢！况且李催、郭汜小子，樊稠平庸小子，没什么远大谋略，他们又势力相当，互相猜疑作难之事定会发生。我趁着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完成重大使命了。"于是辞谢陶谦的提议而接受李傕的征召，重新当了太仆，陶谦等人只好作罢。

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　明年秋，以日食免，复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未发，会李傕杀樊稠，而郭汜又自疑，与傕相攻，长安中乱，故俊止不出，留拜大司农。献帝诏俊与太尉杨彪等十余人譬郭汜，令与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质俊等。俊素刚，即日发病卒。

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论曰：皇甫嵩、朱俊并以上将之略，受脤仓卒之时。及其功成师克，威声满天下。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献规，　山东连盟，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　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甚乎！前史晋平原华峤，称其父光禄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称"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战，归功朱俊，张角之捷，本之于卢植，收名斂策，而己不有焉。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诚能不争天下之所甚重，则怨祸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乱，而能终以归全者，其致不亦贵乎！故颜子愿不伐善为先，斯亦行身之要与！

初平四年，朱俊取代周忠做太尉，总领尚书事务。第二年秋天，

因出现日食而被免职，又担任骠骑将军，持符节镇守关东。尚未出发，碰上李傕杀了樊稠，郭汜又自行猜疑，与李傕相互争斗，长安在动乱之中，因此朱俊没有出发，留下来担任大司农。汉献帝诏令朱俊与太尉杨彪等十多人劝解郭汜，跟李傕和解。郭汜不肯，就把朱俊等人扣留做人质。朱俊素来性格刚强，当天发病死去。

他的儿子朱皓，也有才能和业绩，官做到豫章太守。

评论说：皇甫嵩、朱俊都因有上将领的才识胆略，他们受命在国家危难之时。等到他们杀敌立功胜利归来，威武声誉遍布天下。时值软弱的皇帝形同傀儡，凶恶的反贼肆意妄为，这正是叶公子高投袂而起的好机会，翟义奋起平乱的好时机，所以梁衍献上规谏，山东连络结盟，但是皇甫嵩、朱俊放弃了替天下的大业，重蹈普通百姓讲小信的失误，终于窘迫困顿陷入险境，被明智的人取笑。难道是苍天要这个世界长期混乱么？为什么聪明勇敢的人不得善终呀！前代史官晋朝平原县人华峤，说他的父亲光禄大夫华表，每次谈到他的祖父魏国太尉华歆就说：“当时的人讲皇甫嵩不去夸耀自己，汝豫之战，把功劳归于朱俊，消灭张角的战斗，也认为开始于卢植，见好处就让给别人，从不占据功劳。功名这种东西，是世上的人看得很重的。真的能够不去争夺世上的人看得很重的东西，那么怨恨和灾祸就不会多了。”比如皇甫嵩将军经历了危难和动乱的年代，却能够最终得以完全无恙，他的谨慎难道不是可贵的么！因此，颜回希望以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为首务，这也是做人的一大要领啊！

赞曰：黄妖冲发，嵩乃奋钺。孰是振旅，不居不伐。俊捷陈、颍，亦弭于越。言肃王命，并遘屯蹶。

赞辞说：黄巾军突然起事，皇甫嵩于是奋起出征。是谁带领胜利的军队，不居功不自我夸耀。朱俊在陈国、颍川取得胜利，还平定了越地交阯梁龙等人的反叛。他们都恭敬于帝王的诏命，但却同样遭遇了挫折和困难。

# 后汉书卷七十二

##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

桓帝末， 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

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诏以卓为中郎将，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之。嵩以无功免归，而边章、韩遂等大盛。朝廷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执金吾袁滂为副。拜卓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屯美阳，以卫园陵。章、遂亦进兵美阳。温、卓与战，辄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照章、遂营中，驴马尽鸣。贼以为不祥，欲归金城。卓闻之喜，明日，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章、遂败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温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 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狭，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弃车重而退。温时亦使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卓于望垣北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伪立隖 ，以为捕鱼，而潜从隖 下过军。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度。时众军败退，唯卓全师而还，屯于扶风，封斄乡侯，邑千户。

董卓字仲颖，是陇西郡临洮县人。性格粗暴凶猛有谋略。年轻时曾经游历过羌族人居住的地区，全是与羌族中的部落首领结交。后来回乡从事农耕，部落首领们有来投奔他的，董卓为他们宰杀耕牛，与他们一起宴饮欢乐，部落首领们感激他的盛意，回去后收集各种牲畜一千多头送给他，从此董卓以英勇、有义气的性格闻名。他担任过州里管兵马的属官，经常在边塞巡察防守。董卓的体力超过常人，身体两侧都佩带弓袋，骑在马上能左右射箭，羌胡人很害怕他。

桓帝末年，董卓凭六郡清白人家子弟的身份担任羽林郎，随从中郎将张奂任军司马，一起征伐汉阳郡反叛的羌人，打败了他们，授任郎中，受赐细绢九千匹。董卓说："立功的虽然是自己，但有赏赐就

该归士兵。”于是把赏赐都分给了官兵，自己没有留用。后来逐渐升任西域戊己校尉，因事获罪被免去官职。后来担任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

中平元年，授任东中郎将，执掌符节，替代卢植在下曲阳攻打张角，因战败被免官抵罪。这年冬天，北地先零羌和枹罕、河关县的一些盗贼反叛，于是一起拥立湟中地区自愿跟从的胡人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了护羌校尉泠征。北宫伯玉等人就劫持了金城人边章、韩遂，让他们专管军政事务，他们一起杀了金城太守陈懿，攻打焚烧州郡。第二年春天，边章、韩遂等人带领几万骑兵进人三辅地区掳掠，侵凌逼近帝王园陵，他们假借诛杀宦官的名义。朝廷下诏令董卓担任中郎将，辅助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讨他们。皇甫嵩因无战功被免职回朝，这时边章、韩遂等人的势力强大。朝廷又派司空张温担任车骑将军，授给符节，执金吾袁滂担任他的副手。授任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一起受张温统领。合并各郡步、骑兵共十多万人，驻扎在美阳县，用以保卫园陵。边章、韩遂也进军美阳县。张温、董卓与他们交战，总是失利。十一月的一天，夜间出现如火一般的流星，光芒长达十多丈，照射到边章、韩遂的军营里，驴、马受惊都鸣叫起来。贼军认为是不吉祥的征兆，打算返回金城。董卓听到后很高兴，第二天，就与右扶风鲍鸿等人联合起来一同进攻，大败边章、韩遂，斩杀敌人几千。边章、韩遂被打败逃到榆中县，张温就派周慎带领三万人追击他们。张温的军务参谋孙坚劝周慎说：“贼军城里没有粮食，必然要从外面转运粮食。我孙坚希望率领一万人去截断他们的运粮道路，将军您用大量兵力从后面续增，贼军必定困顿疲乏不敢作战。假若他们进入羌人地区，我们合力讨伐他们，那么凉州是可以平定的。”周慎没有听取他的意见，率领军队包围榆中城。可是边章、韩遂分兵驻守在葵园狭，反而截断了周慎的运输道路。周慎感到害怕，就丢弃物资车辆撤退。张温当时也派董卓率兵三万讨伐先零羌，董卓在望垣县北被羌胡人包围，粮食断绝，进退受逼危急。于是在所要渡过的河流上修筑土堤，用来伪装捕鱼，军队却可从堰下潜水过去。等到贼军追来，土堤决开，水已很深，不能渡河。当时各军被打败撤退，只有董卓全军返回，驻扎在扶风郡，朝廷授封董卓为斄乡侯，赏赐食邑千户。

三年春，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于温。其冬，征温还京师，韩遂乃杀边章及伯玉、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反，与遂连和，共杀凉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马扶风马腾，亦拥兵反叛，又汉阳王国，自号“合众将军”，皆与韩遂合。共推王国为主，悉令领其众，寇掠三辅。五年，围陈仓。乃拜卓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击破之。韩遂等复共废王国，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使督统诸部。忠耻为众所胁，感恚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

中平三年春天，朝廷派遣使者执掌符节到长安授任张温为太尉。三公的授封仪式在朝廷之外进行，是从张温开始的。这年冬天，朝廷征召张温返回京都，韩遂就杀了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人，拥有兵众十多万人，进军包围陇西郡。陇西太守李相如反叛，与韩遂联合，一起杀了凉州刺史耿鄙。耿鄙的司马是扶风郡人马腾，也聚集兵众反叛，还有汉阳人王国，自称“合众将军”，都与韩遂联合。共同推举王国为主帅，都让王国统领自己的部众，侵扰掠夺三辅地区。中平五年，围攻陈仓。朝廷于是任命董卓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一起打败了他们。韩遂等人又都罢免了王国，胁迫前信都县令汉阳人阎忠，让他督察统率各部众。阎忠为被韩遂等人所胁迫而感到耻辱，因感伤怨恨生病死去。韩遂等人渐渐地争权夺利，互相杀害，他们的各支部队也都分崩离析。

> 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
> 及帝崩，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谋诛阉宦，而太后不许，乃私呼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卓得召，即时就道。并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卓未至而何进败，虎贲中郎将袁术乃烧南宫，欲讨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中平六年，朝廷征召董卓担任少府，他不肯就任，上书说：“臣下所率领的湟中归附朝廷随从作战的人以及秦地的胡人士兵都到臣下处说：‘粮饷没有全数发给，赏赐的粮食断绝，妻子、儿女挨饿受冻。’他们拉住臣下的车子，使臣下不能前行。羌胡人心肠险恶形态如狗，臣下不能禁止他们干什么，总是和顺地安慰他们。如果他们增添变异，我再上书禀报。”朝廷不能控制董卓，很以董卓为忧虑。等到灵帝病重卧床不起时，下诏书授任董卓为并州牧，命令他将军队隶属皇甫嵩统领。董卓又上书说：“臣下既没有深远的谋略，又没有重大的功绩，皇恩误加臣下，让我执掌军队十年。手下大小官兵与臣下亲密相处已经很久了，他们依恋臣下养育的恩情，愿为臣下奋斗以至付出生命。我请求让臣下带领他们到北州去，在边疆效力。”董卓从此驻军河东地区，用以观察时局的变化。

等到灵帝逝世，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谋划诛杀宦官，但太

后不同意，他们就私下召唤董卓带兵入朝，来胁迫太后。董卓得到召唤，立即上路。并上书说：“中常侍张让等人骗取皇上宠幸，扰乱天下。臣下曾经听说过把开水从锅里舀出去使开水不再沸腾的办法，不如抽去锅下的柴禾；恶疮溃烂即使疼痛也比肌肉在体内腐烂要强。从前赵鞅调发晋阳的军队，为的是清除君王身边的恶人。现在臣下立即鸣钟击鼓前往洛阳，请求逮捕张让等人，来清除污秽的奸臣。”董卓没来得及赶到，何进已经失败，虎贲中郎将袁术就焚烧南宫，打算讨伐宦官，中常侍段珪等人劫持少帝以及陈留王星夜逃奔小平津。董卓远远地看见火光升起，率兵急速前进，天没亮抵达洛阳城西，听说少帝在北芒山，就前往奉迎。少帝看到董卓率兵突然到达，害怕得哭泣起来。董卓与他谈话，少帝连话都说不出来；和陈留王谈话，才谈到祸乱的事。董卓认为陈留王贤能，而且又是董太后所抚养的人，董卓自己认为与董太后是同族人，产生出废黜少帝拥立陈留王的念头。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寻而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卓兵士大盛。乃讽朝廷策免司空刘弘而自代之。因集议废立。百僚大会，卓乃奋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对。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坐者震动。尚书卢植独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罢坐。明日复集群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曰：“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乃立陈留王，是为献帝。又议太后蹙迫永乐太后，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迁于永安宫，遂以弑崩。

当初，董卓进入洛阳时，步骑兵不超过三千，他嫌兵力太少，担心不被远近的人所畏服，大概每隔四五天就在夜间偷偷地把军队调到附近的军营，第二天早晨就大张旗鼓地返回，以此造成西部的军队又到了洛阳的声势，洛阳城中没有人知道这种实情。不久何进和他弟弟何苗先前统领的部队都归属董卓，董卓又派吕布杀掉执金吾丁原从而并吞了他的部众，董卓的兵力大增。于是他用委婉的语言暗示朝廷下达策书罢免司空刘弘由自己来替代他。接着集合百官商议废立的大事。百官聚会在一起时，董卓昂头挺胸地说：“最大的是天地，其次是君王和朝臣，上下共同治理国家。在皇帝昏庸懦弱，不能尊奉宗庙，做天下的君主时。我打算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去做，改立陈留王为皇帝，各位认为怎样？”公卿以下的官员不敢回答。董卓又高声说：“从前霍光制定政策，有田延年握剑相助。如果有人胆敢阻挠这重大计谋，都以军法使他顺服。”在座的人都震惊。只有尚书卢植说：“从前太甲立为君王后不贤明，昌邑王有罪过千余条，所以才有废黜拥立的事。当今皇上年纪正轻，行为没有失德，是不能与从前的

事情相比的。”董卓大发脾气，离开座位走了。第二天又在崇德殿前召集百官，胁迫太后，用策书废黜少帝。策书上说：“皇帝处在服丧期间，没有尽儿子的孝心，仪表举止不像君王，现在废黜帝位降为弘农王。”于是改立陈留王，这就是汉献帝。又议定何太后逼迫婆母永乐太后，致使永乐太后忧愤而死，违背了儿媳对待婆母的礼义，没有孝顺的节操，把何太后迁到永安宫，最终被杀。

　　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铁　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

　　寻进卓为相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封母为池阳君，置令丞。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 凶暴相类焉。

　　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余人，各兴义兵，　同盟讨卓，而伍琼、周珌阴为内主。

　　董卓升调为太尉，兼任前将军事务，加授符信、斧钺、虎贲，改封为郿侯。一天，董卓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一起带着刑具铁　锧到宫廷上书，请求复查陈蕃、窦武以及各党人的案件，替陈蕃等人鸣冤，为的是顺从人们的期望。于是陈蕃等人的爵位全部恢复，他们的子孙得到征用和提升。

　　不久董卓升任相国，他进入朝廷不须小步快走，可以佩剑穿鞋上殿。赐封他的母亲为池阳君，配设了家令、家丞。

　　当时洛阳城里皇亲国戚的宅第相连，黄金、丝帛等财产，家家积蓄很多。董卓放纵士兵，闯进他们的住宅，奸淫掳掠妇女，抢劫财物，称做“搜牢”。这时人情崩溃恐惧，感到朝不保夕。等到安葬何太后时，又掘开灵帝陵墓，董卓把藏在陵墓里的珍宝等物品全部取走。还奸污淫乱公主，抢掠宫女为妻，滥施残暴的刑罚，稍有不满情绪的必被处死，朝廷内外的百官没有能够自保的。董卓曾经派遣军队到阳城县，当时人们正在社坛下聚会，董卓命令把他们就地全都斩杀了，他的士兵驾着装载财物的车子，载着他们掳掠来的妇女，把斩下的人

头挂在车前的直木上，狂歌乱叫地返回洛阳。董卓还毁掉五铢钱，改铸小钱，搜取洛阳以及长安的全部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类的器物，用来充当铸造小钱的材料。所以货币贬值，物价昂贵，一担谷子卖到几万。并且铸造的小钱边沿不光滑又没有文字、图纹，不便人们使用。当时人们认为当年秦始皇在临洮看到一个巨人，便铸制了铜人。董卓，是临洮县人，今天却把铜人毁掉。虽然铸造与毁坏大不相同，但他与秦始皇的凶恶残暴是相类似的。

董卓平时听说国人都憎恨宦官诛杀忠良的人，到他在位时，虽然做了没有道义的事，可是还能忍着性子克制感情，提拔使用了大批士人。任用过吏部尚书汉阳人周珌、侍中汝南人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人。还任用过有才德的隐士荀爽为司空。那些受党锢之祸牵连的陈纪、韩融一类的人，都是列卿。失意不得仕进的人，多数得到明显的提拔。任用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人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人张咨为南阳太守。董卓亲近喜欢的人，并没有处在显贵的职位，只是当将校罢了。献帝初平元年，韩馥等人到职，与袁绍一类的十多人，各自调发义兵，缔结盟约讨伐董卓，伍琼、周珌暗中为他们做内应。

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及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欲徙都长安。会公卿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廷争不能得，而伍琼、周珌又固谏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遂斩琼、珌。而彪、琬恐惧，诣卓谢曰：“小人恋旧，非欲沮国事也，请以不及为罪。”卓既杀琼、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为光禄大夫。于是迁天子西都。

初，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是时唯有高庙、京兆府舍，遂便时幸焉。后移未央宫。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当初，汉灵帝末年，黄巾军的余党郭太等人在西河郡白波谷再次起兵，辗转掠夺太原，终于攻破河东郡，百姓流离失所辗转到三辅地区，郭太等人被称为“白波贼”，有部众十万多人。董卓派遣中郎将牛辅去攻打他们，没能打退。等到听说东方起兵，董卓感到害怕，便用鸩羽浸泡的毒酒毒杀了弘农王刘辩，打算迁都长安。他召集公卿们商议，太尉董琬、司徒杨彪在朝廷上谏诤没有结果，伍琼、周珌又坚决劝谏。董卓因此大怒说：“我当初进入朝廷，你们二人劝我重用优秀士人，所以我听取了你们的意见，可是各位上任后，起兵谋算我。这是你们两人出卖我董卓，我董卓有什么亏待你们的！”于是斩杀了伍琼、周珌。杨彪、黄琬害怕，到董卓面前请罪说：“小人是依恋故地，并不是想阻挠国家大事，请求以不识大体治罪。”董卓杀了伍

琼、周珌后，不久也就后悔了，所以上表皇上任用杨彪、黄琬为光禄大夫。于是把天子汉献帝迁到西都长安。

当初，长安遭受赤眉军的骚乱，宫殿、民房、军营，寺庙被焚烧得一干二净，这时只有高祖庙、京城官府的房舍幸免，这时只得选择吉日良辰让天子进入长安。后来转迁到未央宫。在这时把洛阳几百万人也全部迁移到长安，在迁移的途中百姓遭到步骑兵的驱赶逼迫，又互相推挤践踏，忍饥挨饿，还遭抢劫掠夺，造成尸体满路。董卓自己驻留在洛阳的毕圭苑中，把洛阳的宫殿、寺庙、官舍、民房全部烧掉，二百里之内的人和物荡然无存。还派遣吕布挖掘各个皇帝的陵墓，以及公卿以下的坟墓，收取墓中的珍宝。

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豫州诸郡兵讨卓。卓先遣将徐荣、李蒙四出虏掠。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义兵士卒， 皆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

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明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屯黾池，聚兵于陕。坚进洛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布复破走。坚乃埽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黾池间，以戳 卓后。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

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乃引还长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 ，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以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皆典兵事。于是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髫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

这时长沙太守孙坚也率领豫州各郡的军队讨伐董卓。董卓先一步派遣将领徐荣、李蒙到各处抢劫掠夺。徐荣在梁县遭遇孙坚，同孙坚交战，打败孙坚，活捉了颍川郡太守李旻，把他煮死。董卓把俘获的官军士兵，都用布缠裹起来，把他们倒立在地上，用热油浇灌杀死他们。

当时河内太守王匡驻兵在河阳津，准备谋取董卓。董卓部署迷惑敌人的兵力进行挑战，却暗中调遣精兵从小平津渡河到了津北，打败王匡，王匡的士兵几乎死光。第二年，孙坚收集溃散离乱的士兵，进驻梁县的阳人村。董卓派遣部将胡轸、吕布去攻打他。吕布与胡轸不相投合，军中士兵内心恐惧，思想混乱纷纷离散。孙坚追击他们，胡轸、吕布被打败逃走。董卓派遣将领李傕到孙坚处求和，孙坚拒绝不肯接受，向大谷进军，距离洛阳九十里。董卓亲自出兵在各陵园之间

与孙坚交战，董卓被打败逃跑，退却后屯驻在黾池，到陕县聚集兵力。孙坚进入洛阳宣阳城门，再次攻打吕布，吕布又被打败逃走。孙坚的部众就打扫宗庙，平整填塞各个陵墓，兵分几路从函谷关出发，到达新安、黾池一带，来截断董卓的后路。董卓对长史刘艾说："关东各将领多次被打败，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了。只有孙坚有点愚忠刚直，各位将领应该谨慎对待他。"于是派遣东中郎将董越驻守黾池，中郎将段煨驻守华阴，中郎将牛辅驻守安邑，其余的中郎将、校尉部署在各县，用来防御崤山、华山以东的进攻。

董卓暗示朝廷派遣光禄勋宣璠持符节任命自己为太师，职位在各侯王之上。于是领军返回长安。百官打躬作揖在路旁迎接，董卓打算在车乘和服饰方面超越自己的身份，要乘坐有金饰的青色篷盖的王车，王车两旁的帷幕上画有爪形的纹图，当时人们称为"竿摩车"，意思是说董卓的车饰与皇帝的车饰相近。他还任用弟弟董旻为左将军，封为鄠侯，哥哥的儿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都主管军事。这时董卓宗族内外的人，都居官位。他的子孙虽然都还处在童年时期，男的都封为侯爵，女的都封为邑君。

> 数与百官置酒宴会，淫乐纵恣。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 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会者战慄，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
>
> 时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诬卫尉张温与袁术交通，遂笞温于市，杀之，以塞天变。前温出屯美阳，令卓与边章等战无功，温召又不时应命，既到而辞对不逊。时孙坚为温参军，劝温陈兵斩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坚曰："明公亲帅王师，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赖之乎？坚闻古之名将，杖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若纵之，自亏威重，后悔何及！"温不能从，而卓犹怀忌恨，故及于难。

董卓多次与百官设置酒宴聚会，行为放纵寻欢作乐。他在长安城东构筑寨堡供自己居住。又在郿县建造了土堡，城墙高厚七丈，号称"万岁坞"。积蓄的粮食足够三十年食用。他自己说："事业成功，可以据有天下称雄；不成功，守着这里完全可以一直到老。"他曾经到过郿县巡视土堡，公卿以下的官员在横门外为他饯行。董卓悬挂帐幔摆设酒宴，诱降了北地的反叛者几百人，乘机在宴座中杀掉他们。先割断他们的舌头，然后砍去手脚，最后挖掉他们的眼睛，用大锅熬煮。还没死的，跌仆翻滚在餐桌间。与会的人吓得发抖，手中的汤匙、筷子都掉落下来，可是董卓饮食自如。部将中有言语失误的，就杀戮在宴席前。他还逐渐地杀掉关中（函关、陇关之间的地方）旧

族，诬陷他们犯了反叛罪。

一天，当时太史官观察气象后，说大臣中会有遭杀戮的。董卓听说后就指使人诬陷卫尉张温与袁术有勾结，于是在街市鞭打张温，将他杀了，为防止天变。以前张温出兵驻扎在美阳县，曾命令董卓与边章等人作战，董卓没有战功，张温召唤他又不及时听从命令，到达后回答的言辞也不恭。当时孙坚担任张温的参军，曾劝张温布兵斩杀董卓。张温回答说："董卓有威名，正要依靠他向西进军。"孙坚说："明公您亲自率领天子的军队，威名振扬天下，何必倚仗董卓的威名来依靠他呢？我孙坚听说古代的名将，用军权来治理部众，没有不以果断的斩杀来显示威力的。所以才有春秋时齐国大夫司马穰苴斩杀监军庄贾，晋国大夫魏绛杀戮杨干的驾车人之事。今天如果放纵董卓，有损自己威严庄重，后悔怎么来得及！"张温没有听从孙坚的意见，可是董卓还是心怀忌恨，所以张温身遭大难。

温字伯慎，少有名誉，累登公卿，亦阴与司徒王允共谋诛卓，事未及发而见害。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而大诟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贼于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

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匝，令吕布等扞卫前后。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著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坞，杀其母妻男女，尽灭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张温字伯慎，年轻时就有名气，接连不断地升职至公卿，也暗中与司徒王允一起谋划诛杀董卓，事情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被害了。越骑校尉汝南人伍孚愤恨董卓的凶狠恶毒，决心要亲手干掉他，就身着朝服怀揣佩刀去见董卓。伍孚说完话告辞离去，董卓起身送到小门，用手抚摸他的背部，伍孚趁机拔出刀来刺杀董卓，没有刺中。董卓自己奋力争脱得以免刺，赶紧呼叫身边的人捕杀伍孚，而且大声骂道："奴才想造反么！"伍孚大声说："我恨不得在街市把你这个奸贼分尸，来祭谢天地！"话还没说完就死去了。

当时王允与吕布以及仆射士孙瑞谋划杀掉董卓。一天，有人用布幅写了一个“吕”字，背着布幅在街市行走，唱着歌道“有布啊！”有人将这事告诉董卓，董卓没有领悟。初平三年四月，献帝的病刚好，在未央殿大会群臣。董卓身着朝服登车入朝，登车后不一会儿驾车的马受惊使董卓掉到泥水中，只得回家入室更换衣服。他的小妾劝阻他入朝，董卓没听取，就又出发。这时董卓的将士排列在道路两旁，从土堡到皇宫，左边是步兵，右边是骑兵，驻守的卫士环绕一周，命令吕布等人在前后护卫。这时王允就与士孙瑞秘密向献帝禀告了谋杀董卓的事，让士孙瑞自己写诏书授给吕布，命令骑都尉李肃和与吕布同心的勇士十多人，伪着卫士服在北掖门内等待董卓。董卓将到时，因马受惊不肯前进，董卓感到奇怪恐惧打算返回。吕布劝他进宫，于是进入北掖门。李肃用戟刺向董卓，董卓内穿护身甲衣没能刺进，臂膀受伤从车上坠落下来，顾盼左右大喊道：“吕布在哪儿？”吕布说：“有诏书命令讨伐贼臣。”董卓大骂道：“你这贱狗竟敢这样做呀！”吕布手持长矛顺声刺向董卓，催促士兵杀死他。主簿田仪以及董卓的奴仆上前扑向董卓的尸体， 吕布又杀了他们。王允派人骑马送去免罪的文书，在皇宫的内外传布命令。士兵们都高呼万岁，百姓在路上载歌载舞。长安城中有的成年男女卖掉他们的珠宝、玉器和衣服来沽买酒肉互相庆祝，条条街道，个个店铺都有举杯庆贺的人。这时王允派遣皇甫嵩到郿县土堡去攻打董卓的弟弟董旻，杀了董卓的母亲、妻子、儿女，把董卓的家族全部杀光，还把董卓的尸体扔在街市。当时天气开始炎热，董卓向来肥胖，腐尸的油脂流在地上。守尸的差役用火放在董卓的肚脐中让它燃烧，火光明亮，通宵达旦，这样燃了几天。袁氏各门生又把董氏家人的尸体聚在一起，焚烧成灰把它扬撒在路上。郿县土堡中珍藏的黄金有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还有锦、绮、缋、縠、纨素等丝织物以及珍奇古玩，堆积起来如同山丘。

初，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吕布乃使李肃以诏命至陕讨辅等，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杀之。其后牛辅营中无故大惊，辅惧，乃赍金宝逾城走。左右利其货，斩辅，送首长安。

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也。牛辅既败，众无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诣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傕等益怀忧惧，不知所为。武威人贾诩时在傕军，说之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后也。”傕等然之，各相谓曰：“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得天下矣；不克，则钞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 尚可延命。”众以为然，于是共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王允闻之，乃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于新丰。荣战死，轸以众降。傕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峻不可

攻，守之八日，　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众得入。城溃，放兵虏掠，死者万余人。杀卫尉种拂等。吕布战败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于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为将军。遂围门楼，共表请司徒王允出，问“太师何罪”？允穷蹙乃下，后数日见杀。傕等葬董卓于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风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当初，董卓认为牛辅是自己的女婿，一向亲近信任他，派他率兵驻守在陕县。牛辅分别派遣他的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带领步骑兵几万人，在中牟县打败河南尹朱俊。他们乘机掠夺陈留、颖川各县，屠杀掠夺男女，所经之处人物无存。吕布就派李肃用受诏命的身份到陕县讨伐牛辅等人，牛辅等人迎战李肃，李肃被打败逃到弘农郡，吕布诛杀了李肃。一天，牛辅的军营无缘无故地骚乱起来，牛辅感到害怕，就带着金银财宝越城逃跑。他身边的人贪图他的财物，杀了牛辅，把他的首级送到长安。

李傕、郭汜等人因王允、吕布杀了董卓，所以憎恨并州人，并州人在他们军队中的男女有几百人，都被杀掉。牛辅失败以后，部众没有依靠，打算分散各自离去。李傕等人害怕，于是首先派人到长安，请求赦免罪过。王允认为一年之内不可有再次赦免，没有同意。李傕等人更加心怀忧虑恐惧，不知该怎么办。武威人贾诩当时在李傕的军中，告诉他说：“听说长安城中有人在议论说是要杀尽凉州人，各位如果离开大军单独行动，那么即使只有一个亭长也能把你捆住。不如选出头领率领队伍往西，去进攻长安，为董卓报仇。如果事情成功，是尊奉国家来匡正天下；如果事情不成，再走也不晚。”李傕等人认为是对的，大家互相议论说：“朝廷不赦免我们，我们应当以死相别。如果攻下长安，那么我们就得到天下了；如果不能攻下，就掠夺三辅地区的妇女、财物，向西回归故里，还可以延续生命。”大家认为是对的，于是一起缔结盟约，带领部众几千人，日夜兼程往西行进。王允听到他们的情况后，就派遣董卓以前的部将胡轸、徐荣到新丰县攻打他们。徐荣阵亡，胡轸带领部众投降。李傕沿途收募兵众，到达长安后，已有十多万人，与董卓以前的部下樊稠、李蒙等人联合，围攻长安。城墙高峻无法攻下，坚持了八天，吕布的军队里有蜀地士兵从内部叛乱，把李傕的部众引进城里。城门被冲开，李傕放纵士兵抢劫掠夺，死亡的有一万多人。杀死卫尉种拂等人。吕布被打败出逃。王允尊奉皇上的命令在宣平城门楼上保卫他。这时皇上在全国实行大赦。李傕、郭汜、樊稠等人都受任将军。李傕等人包围门楼，共同上表请求司徒王允出来，质问：“太师董卓有什么罪？”王允感到处境困难情况危急就下了门楼，过了几天王允被杀。李傕等人把董卓埋葬在郿县，还收取被焚烧的董氏家族的骨灰，把骨灰合装在一个棺木里埋葬了。埋葬的那天，刮大风下大雨，霹雷大作震开董卓的坟墓，雨水流进墓坑，使董卓的棺木漂浮起来。

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济出屯弘农。以贾诩为左冯翊，欲侯之。诩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乃止。更以为尚书典选。

明年夏，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人庶，又风如冬时。帝使御史裴茂讯诏狱，原系者二百余人。其中有为傕所枉系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奸故，请收之。诏曰：“灾异屡降， 阴雨为害，使者衔命宣布恩泽，原解轻微，庶合天心。欲释冤结而复罪之乎！一切勿问。”

李傕又升任车骑将军，开建府署，兼任司隶校尉，执持符节。郭汜担任后将军，樊稠担任右将军，张济担任镇东将军，一起受封列侯。李傕、郭汜、樊稠共同执掌朝廷政事。张济出朝驻守弘农郡。任用贾诩为左冯翊郡守，打算授封贾诩侯爵。贾诩说：“我的主意只是救命的办法，有什么功劳！”坚决辞让才没有把爵位授封给他。改任他为尚书典选。

第二年夏季，大雨日夜不停地下了二十多天，大水淹没百姓，又刮起像严冬的寒风。献帝派遣御史裴茂审讯狱中的犯人，原来囚禁的犯人有二百多。他们中间有的是被李傕冤枉囚禁的，李傕担心裴茂赦放他们，于是上书奏报皇上说裴茂擅自放出囚徒，怀疑他有欺诈的行为，请求逮捕裴茂。献帝下诏说：“自然灾害多次降临，阴雨连绵造成灾害，朕派遣使者受命宣布赐予臣民恩惠，恕免释放罪行轻微的犯人，希望符合上天的心意。裴茂释放那些受冤立案的人却反过来罪罚他么！这一切不要过问。”

初，卓之入关，要韩遂、马腾共谋山东。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兴平元年，马腾从陇右来朝，进屯霸桥。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合兵攻傕，连日不决。韩遂闻之，乃率众来欲和腾、傕，既而复与腾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与腾等战于长平观下。遂、腾败，斩首万余级，种劭、刘范等皆死。遂、腾走还凉州，稠等又追之。韩遂使人语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与州里，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共一言。”乃骈马交臂相加，笑语良久。军还，利告傕曰：“樊、韩骈马笑语，不知其辞，而意爱甚密。”于是傕、稠始相猜疑。犹加稠及郭汜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

时长安中盗贼不禁， 白日虏掠，傕、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前自加临检。既知不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后多得全济。

当初，董卓进关时，邀约韩遂、马腾一起谋划进攻山东。韩遂、马腾看到天下正乱，也想倚仗董卓起兵。兴平元年，马腾从陇右来到朝廷，进驻霸桥。当时马腾有私事求托李傕，没有获得解决因此恼恨李傕，就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

联合兵力进攻李傕，连打几天未决胜负。韩遂听到这情况，就率领部众打算调解马腾和李傕的关系，韩遂不久又与马腾联合。李傕派遣哥哥的儿子李利同郭汜、樊稠与马腾等人交战在长平观下。韩遂、马腾被打败，被斩杀的有一万多人，种劭、刘范等人都战死。韩遂、马腾逃回凉州，樊稠等人又追击。韩遂派人传话给樊稠说："天下出现反复现象不可预知，我们同是本土本乡人，今天即使有小小的相违举动，但应求取大同，想与你一起谈谈。"于是两马并行，两人并肩，笑谈了很久。军队回师后，李利告诉李傕说："樊稠、韩遂并马笑谈，不知道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表情亲热十分亲密。"从此李傕、樊稠开始互相猜疑。再加上樊稠与郭汜开建府署，与三公府合为六府，都参与选拔推荐人才。

当时长安城里盗贼猖獗不能禁止，光天化日之下就敢进行抢劫掠夺，李傕、郭汜、樊稠就把城内分成三个界区，他们防守各自的区界，还是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子弟也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侵夺百姓财物，非常凶暴。当时物价飞涨，谷价一斛高达五十万，豆麦价二十万，出现人吃人的情况，尸骨堆积如山，满路污秽腐臭。献帝派遣侍御史侯汶拿出太仓的米、豆给饥民做稀粥，施粥几天之后死去的人没有减少。献帝怀疑颁发的救济粮食有虚假，于是亲临所在地加以检查。知道与实际情况不符后，就派遣侍中刘艾出去责备经办官员。这时尚书令以下的官员都到宫中请罪，献帝下令逮捕侯汶进行审查。诏书说："不忍心将侯汶送到狱官那里办罪，可打他五十棍棒。"从这以后多数百姓能够得到全数救济。

明年春，傕因会刺杀樊稠于坐，由是诸将各相疑异，傕、汜遂复理兵相攻。安西将军杨定者，故卓部曲将也。惧傕忍害，乃与汜合谋迎天子幸其营。傕知其计，即使兄子暹将数千人围宫。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杨彪谓暹曰："古今帝王，无在人臣家者。诸君举事，当上顺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将军计决矣。"帝于是遂幸傕营，彪等皆徒从。乱兵入殿，掠宫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而放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帝使杨彪与司空张喜等十余人和傕、汜，汜不从，遂质留公卿。彪谓汜曰："将军达人间事，奈何君臣分争，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国家，吾岂求生邪！"左右多谏，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又贯傕耳。傕将杨奉本白波贼帅，乃将兵救傕，于是汜众乃退。

是日，傕复移帝幸其北坞，唯皇后、宋贵人俱。傕使校尉监门，隔绝内外。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君臣惶惧。司徒赵温深解譬之，乃止。诏遣谒者仆射皇甫郦和傕、汜。郦先譬汜，汜即从命。又诣傕，傕不听。曰："郭多，盗马虏耳，何敢欲与我同邪！必诛之。君观我方略士众，足办郭多不？多又劫质公卿。所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郦曰："今汜质公卿，而将军胁主，谁轻重乎？"傕怒，呵遣郦，因令虎贲王昌追杀之。昌伪不及，郦得以免。傕乃自为大司马。与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

第二年春天，李傕趁集会之时把樊稠刺杀在座位上，从此将领们

各自相互猜疑产生异心，李傕、郭汜就再次整治军队相互攻打。安西将军杨定，是董卓以前的部将。害怕李傕残害，就与郭汜一起谋划奉迎天子亲临他们的军营。李傕知道他们的计谋后，立即派遣哥哥的儿子李暹带领几千人包围皇宫。用三辆车子迎接天子、皇后。太尉杨彪对李暹说：“古今帝王，没有一位是住在臣下家里的。你们各位做事，应当顺应上天的心意，怎能这样！”李暹说：“将军的计谋已经确定。”献帝这时就亲临李傕军营，杨彪等人都徒步跟从。作乱的士兵进入宫殿，抢夺宫人的日用杂物，李傕又掠走府库里的金银、丝绸、车乘、器物、服饰，然后放火把宫殿、官府、民宅全都烧光。献帝派遣杨彪与司空张喜等十多人调解李傕、郭汜的争端，郭汜没有听从，反把杨彪扣做人质。杨彪对郭汜说：“将军是通达人间事理的人，为什么君臣分裂争斗时，一个人劫持天子，一个人把公卿扣做人质，可以这么干吗？”郭汜发怒，想动手杀掉杨彪。杨彪说：“你对国家尚且不尊奉，我怎么还想求得生存呢！”身边的人多次劝阻郭汜，郭汜才未下手。于是率军进攻李傕，箭矢射到献帝跟前，又穿过李傕的耳朵。李傕的部将杨奉原来是白波军的首领，就出兵援救李傕，这时郭汜的部众才撤退。

这一天，李傕又把献帝转移到北坞，只有皇后、宋贵人和皇帝在一起。李傕派遣校尉监视坞门，使北坞与外界隔绝。不久又打算把献帝迁移到池阳黄白城，君臣们都恐惧不安。司徒赵温深刻地开导李傕，才没有迁移献帝。献帝下诏派遣谒者仆射皇甫郦调解李傕、郭汜的关系。皇甫郦先去开导郭汜，郭汜立即依从命令。又到李傕那里，李傕不肯听从，他带着鄙视的口吻说：“郭多，不过是个盗马贼而已，他哪敢与我相比！我一定要杀掉他。您看我有谋略和众多的士兵，是否足以惩办郭多？郭多又劫持公卿。他这样做，可是您还想帮助他么！”郭汜又名郭多。皇甫郦说：“现在郭汜劫持公卿作为人质，可是将军胁迫皇上，二者的罪谁轻谁重呢？”李傕大发脾气，大声呵斥把皇甫郦赶出军营，又命令虎贲王昌去追杀皇甫郦。王昌假装追赶不到，皇甫郦得以免死。李傕就自任大司马。与郭汜互相连续攻打几个月，死亡的人数以万计。

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仍欲迁帝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敦请傕求东归，十反乃许。车驾即日发迈。李傕出屯曹阳。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复还屯陕。迁郭汜车骑将军，杨定后将军，杨奉兴义将军。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汜等并侍送乘舆。汜遂复欲胁帝幸郿，定、奉、承不听。汜恐变生，乃弃军还就李傕。车驾进至华阴。宁辑将军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资储，请帝幸其营。初，杨定与煨有隙，遂诬煨欲反，乃攻其营，十余日不下。而煨犹奉给御膳，禀赡百官，终无二意。

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东，乃来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杨定为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张济与杨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舆，大

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射声校尉沮俊被创坠马。李傕谓左右曰："尚可活不？"俊骂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杀之。天子遂露次曹阳。承、奉乃谲傕等与连和，而密遣闲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乘舆乃得进。董承、李乐拥卫左右，胡才、杨奉、韩暹、去卑为后距。傕等复来战，奉等大败，死者甚于东涧。　自东涧兵相连缀四十里中，方得至陕，乃结营自守。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皆有离心。承、奉等夜乃潜议过河，使李乐先度具舟舡，举火为应。帝步出营，临河欲济，岸高十余丈，乃以绢缒而下。余人或匍匐岸侧，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争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击披之，断手指于舟中者可掬。同济唯皇后、宋贵人、杨彪、董承及后父执金吾伏完等数十人。其宫女皆为傕兵所掠夺，冻溺死者甚众。既到大阳，止于人家，然后幸李乐营。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皆假节、开府。其垒壁群竖，竞求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或赍酒肉就天子燕饮。又遣太仆韩融至弘农，与傕、汜等连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颇归宫人妇女，及乘舆器服。

张济从陕县来和解李傕、郭汜二人，还想暂且把献帝迁移到弘农郡。献帝也思恋故都，便派遣使者敦请李傕让他返回东都洛阳，十次派遣使臣宣谕才被同意。皇上当日发车。李傕出兵驻守曹阳。任用张济为骠骑将军，又返回驻守陕县。调升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又任用以前牛辅的部下董承为安集将军。郭汜等人一起侍送皇上。郭汜就想再次胁迫献帝到郿县，杨定、杨奉、董承没有听从。郭汜担心谋划泄密发生变故造成灾难，就丢下部队回到李傕处。献帝行进到华阴县。宁辑将军段煨就已备好了皇上穿的衣服、乘坐的车马以及公卿以下所需的物资，请求献帝亲临他的军营。当初，杨定与段煨有矛盾，就诬陷段煨想谋反，于是进攻他的军营，十多天没有攻下。可是段煨还是供奉皇上膳食，供养文武百官，始终没有二心。

李傕、郭汜后悔不该让天子东归，就来援救段煨，想乘机劫持献帝西返。杨定被郭汜阻拦，逃跑到荆州。但是张济与杨奉、董承互不和睦，张济背离杨、董二人后就与李傕、郭汜联合，一起追赶献帝，在弘农郡的东涧大战一场。董承、杨奉的军队被打败，文武百官与士兵死亡的数也数不尽，都将妇女和物资丢弃，御用物品如符节、策书、典籍，都被掠取得一干二净。射声校尉沮俊受伤从马背上跌下来。李傕对随从说："还能活吗？"沮俊大骂李傕道："你们这些凶恶的叛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也没有像你们这样的！"李傕叫人把他杀了。献帝就露宿在曹阳野外。董承、杨奉假装与李傕等人和解，却在暗中派密使到河东郡，招来从前的白波军首领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等人，他们率领几千骑兵前来与董承、杨奉会合，一

同攻打李傕等人，大败李傕，斩杀几千人，献帝才能东进。董承、李乐在左右护卫，胡才、杨奉、韩暹、去卑担任后卫。李傕等人又来攻打，杨奉等人大败，死亡的人数比东涧战役还多。从东涧开始士兵相连有四十里的距离，才到达陕县，到陕县后就各自安营坚守。当时被打得残败不堪之后，虎贲武士、羽林军士兵总共不满一百人，人人都有离散的想法。董承、杨奉等人就商议连夜暗中渡过黄河，派李乐先过河准备船只，高举火把作为应接的信号。献帝步行出了营地，到达黄河边打算渡过去，河岸高达十多丈，这时只得将献帝用绢绸系腰吊下去。其余的人有的从河岸的侧坡爬下去，有的从岸上自己跳下去，死亡伤残的人数，相互都不知道。争先恐后地跳上渡船的人，无法制止，董承就用长戈劈打他们，被劈断的手指掉在船里多得可用双手捧取。与献帝一同过河的只有皇后、宋贵人、杨彪、董承及皇后的父亲执金吾伏完等几十人。那些宫女都被李傕的士兵掠夺，冻死、淹死的很多。到达大阳县后，住宿在民家，然后献帝亲临李乐的军营。官员们都饿极了，河内郡太守张杨派了几千人背着粮食前来进献。献帝就乘坐牛车，于是定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了丝织品，全都给了公卿以下的人。封王邑为列侯，授胡才为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都赐给符节，授予开建府署的权力。他们的营垒纷纷筑起，争相征求官属授予职位，造成刻制官印供不应求，以至于有用铁锥来刻画官印的。有的人送来酒肉献给皇上吃喝。这时献帝派太仆韩融到弘农郡，与李傕、郭汜等人讲和。李傕才释放公卿百官，少许归还了一些宫人妇女，以及车乘、器物、服饰。

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建安元年春，诸将争权，韩暹遂攻董承，承奔张杨，杨乃使承先缮修洛宫。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乃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杨当出扞外难，何事京师？”遂还野王。杨奉亦出屯梁。乃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暹与董承并留宿卫。

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操乃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于是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赠沮俊为弘农太守。曹操以洛阳残荒，遂移帝幸许。杨奉、韩暹欲要遮车驾，不及，曹操击之，奉、暹奔袁术，遂纵暴杨、徐间。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还并州，道为人所杀。胡才、李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害，乐自病死。张济饥饿，出至南阳，攻穰，战死。郭汜为其将伍习所杀。

三年，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傕，夷三族。以段煨为安南将军，封阌乡侯。

当初，献帝进入关中，三辅地区户口超过几十万，自从李傕、郭

汜相互攻战，献帝东归洛阳后，长安城空了四十多天，身体强壮的人四处逃散，贫弱的人相互人吃人，二三年之间，关中不再有人的踪迹。建安元年春季，将军们互相争夺权利，韩暹就进攻董承，董承投奔张杨，张杨就派董承先去修缮洛阳皇宫。七月，献帝回到洛阳，亲临杨安殿。张杨认为是自己有功，所以就用“杨”字作为殿名。张杨就对各位将领说：“天子应当与天下百姓共处，朝廷当然要有公卿大臣，我应当出去捍卫朝廷抵御外难，怎么能在京都侍奉？”于是返回野王县。杨奉也出朝驻守在梁县。于是任用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兼任司隶校尉，全都赐给符节、黄钺。韩暹与董承一起留在洛阳担任宫中警卫。

韩暹依仗自己有功放纵自己肆无忌惮，干预扰乱政事，董承为韩暹的作为感到忧虑，秘密召见兖州牧曹操。曹操就到皇宫去贡献财物，禀报公卿以下官员的情况，乘机奏报韩暹、张杨的罪过。韩暹害怕被杀，只身骑马投奔杨奉。献帝认为韩暹、张杨有辅助皇上的功劳，下诏不要过问他们的一切。于是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多人为列侯，追赠沮俊为弘农太守。曹操认为洛阳残破荒凉，就把献帝迁到许昌。杨奉、韩暹想要拦阻献帝，没有拦到，曹操出击他们，杨奉、韩暹投奔袁术，就在扬州、徐州一带横行霸道暴虐百姓。第二年，左将军刘备诱骗杨奉把他杀了。韩暹害怕，逃回并州，在途中被人杀害。胡才、李乐留在河东郡，胡才被仇家害死，李乐自己病死。张济忍饥挨饿，便出走到南阳郡，进攻穰县时，被打死。郭汜被他的部将伍习杀掉。

建安三年，派遣谒者仆射裴茂传诏关中将领段煨等人讨伐李傕，诛灭李傕三族。任用段煨为安南将军，授封阌乡侯。

四年，张杨为其将杨醜所杀。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开府。

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

韩遂与马腾自还凉州，更相战争，乃下陇据关中。操方事河北，虑其乘间为乱，七年，乃拜腾征南将军，遂征西将军，并开府。后征段煨为大鸿胪，病卒。复征马腾为卫尉，封槐里侯。腾乃应召，而留子超领其部曲。十六年，超与韩遂举关中背曹操，操击破之，遂、超败走，腾坐夷三族。超攻杀凉州刺史韦康，复据陇右。十九年，天水人杨阜破超，超奔汉中，降刘备。韩遂走金城羌中，为其帐下所杀。初，陇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称“河首平汉王”，署置百官三十许年。曹操因遣夏侯渊击建，斩之，凉州悉平。

论曰：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及残寇乘之，倒山倾海，昆冈之火，自兹而焚，《版》、

《荡》之篇，于焉而极。呜呼，人之生也难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建安四年，张杨被他的部将杨醜杀害。任用董承为车骑将军，开建府署。

自从迁都许昌以后，大权归属曹操，总理天子的职责，百官都是凑数罢了。献帝忌惮曹操的专擅逼迫，于是秘密诏令董承，叫他集结天下义士共同诛杀曹操。董承便与刘备共同谋划，董承还没有出发，正逢刘备出征，董承改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等人一起组织谋划。结果事情被泄露，董承、王服、种辑、吴硕都被曹操杀害。

韩遂与马腾自从返回凉州，就轮流更替与朝廷打仗，攻下陇县占据关中。曹操正在黄河以北有事，担心韩、马二人利用机会作乱，建安七年，就授官马腾为征南将军，韩遂为征西将军，都开建府署。后来征召段煨为大鸿胪，段煨病死。再征马腾为卫尉，封为槐里侯。马腾于是应召，就留下儿子马超率领他的部众。建安十六年，马超与韩遂在关中兴兵背离曹操，曹操打败他们，韩遂、马超失败逃走，马腾因此获罪被诛三族。马超进攻凉州杀了刺史韦康，再次占据陇右。建安十九年，天水县人杨阜打败马超，马超逃到汉中，投奔刘备。韩遂逃到金城县羌人地区，被他的下吏杀掉。当初，陇西人宗建在枹罕县，自称“河首平汉王”，他的官署设置各种官职约有三十年之久。曹操便派遣夏侯渊攻打宗建，斩杀了他，凉州全郡平定。

评论说：董卓起初以勇猛强悍的面貌出现，趁着朝廷处于衰乱的形势，因而能够践踏常法，分裂天子的领地，毁坏王城以外的地方。凭他挖肝斩趾的恶性，所有的生命都不够满足他的随心所欲，但是他还能忍性屈情地任用官员，在欺凌侵夺时还有几分犹豫，尚且存有盗窃的道理。等到残贼李傕、郭汜乘机而起，就弄得翻山倒海，好比昆仑山的火焰暴发，从此玉石俱焚，正如《诗经》中的《版》、《荡》篇所说，到此乱到顶点了。啊呀，人的生存难啊！天地的不仁慈太厉害了！

赞曰：百六有会，《过》、《剥》成灾。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无礼虽及，余祲遂广。矢延王辂，兵缠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

赞辞说：每隔一百零六年就会遇到灾害，《易经》中的《过》卦、《剥》卦是灾卦，这两种卦象都预告天下定有灾害发生。董卓罪恶滔天，冒犯违反天地人三才的常道。弄得华夏四方山崩地裂江河沸腾，京师皇宫云烟滚滚。那些无礼的人自身虽已受害，但灾祸的余气终于扩散。罪恶的箭矢射向帝王的车乘，作乱的士兵包围皇宫。王畿五服倾斜旋转，百姓神灵动荡不安。

# 后汉书卷七十三

##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禄勋。虞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馀、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公事去官。 中平初，黄巾作乱，攻破冀州诸郡，拜虞甘陵相，绥抚荒余，以蔬俭率下。迁宗正。

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禀逋悬，皆畔还本国。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众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刘虞，字伯安，东海郡郯县人。祖父刘嘉，任光禄勋。刘虞起初被推举为孝廉，渐渐升到幽州刺史，民众和夷族受他德行的感化，鲜卑、乌桓、夫馀、秽貊等部族都按时朝贡，没有谁敢侵扰边疆，百姓敬爱歌颂他。刘虞因事离职。中平初年，黄巾作乱，攻破冀州各郡，朝廷任命刘虞担任甘陵相，他安抚经受战乱的百姓，粗食节俭，为下属作出表率。升任宗正。

后来车骑将军张温为了讨伐盗贼边章，调遣幽州乌桓族的三千突骑，因军粮被克扣拖欠，兵士都叛变返回本国。前中山相张纯私自对前太山太守张举说："现在乌桓已经叛变，一心作乱，凉州贼兴起，朝廷不能控制。洛阳某人的妻子生下两个头的小孩，这是表明汉朝国运衰亡，天下有两主的征兆。您如果与我共同率领乌桓的民众起兵，大概可以成就大业。"张举同意了。中平四年，张纯等人便与乌桓头人联盟，攻蓟城，焚烧城郭，掠夺侵扰百姓，杀死守护乌桓的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人，聚众十多万人，驻扎在肥如。张举称"天子"，张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他们向州郡发文书，说张举一定会取代汉朝，请汉朝天子让位，命令公卿大臣奉迎张举到京都。张纯又派遣乌桓峭王等人率领五万骑兵，进入青、冀两州，攻

破清河、平原，杀害官吏、百姓。朝廷认为刘虞历来有较高的威信，在北方积有恩德，第二年，再次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到达蓟城，裁减朝廷驻军，努力施恩，取得信誉。派人把朝廷恩德宽宏、允许叛乱者自新向善的情况告诉峭王等人。又悬赏捉拿张举、张纯。张举、张纯逃出塞外，部下都投降或逃散。张纯被他的客人王政杀死，将头颅送给刘虞。灵帝派遣使者就地任命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复征代袁隗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

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众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 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勠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固拒之。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间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

董卓当政时，派使者任命刘虞为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又征召他代替袁隗担任太傅。因道路阻塞，朝廷的命令竟然不能传达到。过去，幽州要应付边远地区的事务，钱物耗费很多，年年分拨给青州、冀州的赋税达二十多万，才能满足急需。当时，交通处处断绝，运送的粮物不能到达。刘虞力求政令宽厚，劝勉农民，督促种植，允许上谷与胡人通商，开发渔阳的丰富盐铁。百姓喜悦，年成丰收，每石谷价仅三十。青、徐两州的士人和百姓为躲避黄巾之乱，归顺刘虞的人达到一百多万人，刘虞都收纳他们，并给予温暖和抚恤，使他们安居乐业，流亡的百姓都忘却了自己是迁徙来的。刘虞虽然贵为上公，但天性节约，穿旧衣，着草鞋，每餐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一贯生活奢侈的远近各地富豪，没有不改变操行而归心刘虞的。

当初，皇上下诏命令公孙瓒讨伐乌桓，受刘虞的节制。公孙瓒只力求招纳士卒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却放纵部下任意妄为，常侵扰百姓；而刘虞为政仁爱，念念不忘民众，于是渐渐与公孙瓒不协调。初平二年，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商议，认为皇帝年幼，被董卓逼迫，又因关塞阻隔，不知道是否还活着，因为刘虞是汉

朝宗室中的长者，想立他为皇帝。便派遣从前的乐浪太守张岐等人带着大家的建议，给刘虞呈上帝号。刘虞接见张岐等人，严厉斥责说：“现在天下崩溃混乱，皇帝流亡受辱。我受朝廷重恩，却不能清雪国耻。诸位各据州郡，应该共同协力，尽忠王室，你们却反而谋逆，牵扯我进人泥坑吗？”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建议。韩馥等人又请刘虞担任尚书，根据皇帝的旨意接受任命，刘虞又不听从。刘虞逮捕并斩杀了使者。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冒险抄小路走，奉命出使长安。汉献帝正想回到东方来，见到田畴等人非常高兴。当时刘虞的儿子刘和担任侍中，献帝因此派刘和悄悄走出武关，告诉刘虞带兵来迎接。刘和道经南阳时，后将军袁术听说了这个情况，便扣留刘和做人质，派人告诉刘虞，叫他派军队和自己共同向西进军。刘虞派出数千骑兵接应刘和，迎接天子，而袁术竟然扣留了他们。

初，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和寻得逃术还北，复为袁绍所留。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黩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虞乃止。

顷之攸卒，而积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众合十万人以攻瓒。将行，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公孙瓒虽有过恶，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而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不如驻兵，以武临之，瓒必悔祸谢罪，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虞以绪临事沮议，遂斩之以徇。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者，瓒以同姓厚待遇之。纪知虞谋而夜告瓒。瓒时部曲放散在外，仓卒自惧不免，乃掘东城欲走。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敕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于蓟市。先坐而咒曰：“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时旱势炎盛，遂斩焉。传首京师，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瓒乃上训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众，怀被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

当初，公孙瓒知道袁术狡诈，坚决阻止刘虞派兵，刘虞不听从。公孙瓒便暗中劝袁术捉拿刘和，夺取刘和的军队。从此，刘虞与公孙瓒仇怨结得更深。刘和不久从袁术那里逃脱，想回到北方，又被袁绍扣留。公孙瓒多次被袁绍击败，还是不断进攻，刘虞担心他穷兵黩武，而且顾虑到公孙瓒一旦得志便不再受节制，坚决不许他走，并渐渐减少供给他的军粮。公孙瓒发怒，每每违抗节制调度，又侵犯百姓。刘虞赏赐给夷族的物品，公孙瓒也多次抢夺。刘虞长久不能禁止他，便派驿使上奏章陈述公孙瓒横暴劫掠的罪恶，公孙瓒也上报刘虞

供应军粮不足的过错。两人轮流上奏，互相毁谤指责，朝廷对此迟疑不决。公孙瓒便在蓟城修筑高丘来防备刘虞。刘虞多次请公孙瓒，公孙瓒假说生病不理睬。刘虞便图谋讨伐他，将这个意图告诉担任东曹掾的右北平人魏攸。魏攸说："现在天下的人都仰望着您，归向您，谋臣爪牙，不可没有。公孙瓒有文武才力，足可依靠，虽然有些小过错，但应该对他容忍。"刘虞便停止了行动。

不久，魏攸病死，刘虞已经累积了许多对公孙瓒的愤恨，不能克制。初平四年冬，亲自率领各路驻军共十万人攻打公孙瓒。将要出发时，担任从事的代郡人程绪摘下头盔，上前劝阻说："公孙瓒虽然有过错，而罪名没有定下来。明公不先晓谕他让他改过，而在内部发动战争，这对国家不利。加之胜败难保，不如驻扎军队，显示武力威逼，公孙瓒必然悔过谢罪，这就是不战而使人降服的做法。"刘虞因程绪临战提出阻挠的建议，便杀掉程绪示众。他告诫军士说："不要伤害他人，只杀公孙伯珪一人而已。"当时的州从事是公孙纪，公孙瓒因同姓而厚待他。公孙纪知道刘虞准备讨伐的消息后，连夜报告公孙瓒。公孙瓒因当时军队分散在外面，害怕自己在慌忙之中难逃祸患，便掘开东城想逃走。刘虞的兵士不熟悉作战，又爱惜人家的房舍，命令大家不准焚烧，围城急攻，却攻不下。公孙瓒便挑选精锐兵士数百人，顺风纵火，发动冲击。刘虞于是大败，与官兵家属北奔居庸县。公孙瓒追赶攻打，三天后县城被攻陷，刘虞及其妻子儿女被捉到蓟城，公孙瓒还是叫刘虞管理文书。恰好朝廷派使者段训来增加刘虞的封地，掌管六州政事；授公孙瓒任前将军，封易侯，赐给符节，管理幽、并、青、冀四州。公孙瓒便诬告刘虞以前与袁绍等人想称帝号，胁迫段训在蓟市斩杀刘虞。公孙瓒事先坐下赌咒立誓说："如果刘虞应该是天子的话，上天应当刮风下雨来相救。"当时旱势严重，无风无雨，于是斩杀了刘虞。用驿车把首级送到京师，刘虞的旧部尾敦在路上抢劫刘虞的首级，回去埋葬了。公孙瓒上表推荐段训任幽州刺史。刘虞因为待人恩情厚重而得民心，德政遍及幽州，百姓听到消息后都流泪，没有人不痛惜他。

初，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和后从袁绍报瓒云。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既行，于道得赦。

当初，刘虞操行节俭朴素，衣帽破旧不更换，补好又穿。到遇害

之后，公孙瓒的兵士查抄他的内室，而他的妻妾穿绸着缎，妆饰华丽，当时的人们对此疑惑不解。刘和后来跟随袁绍向公孙瓒报仇。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家庭世代担任二千石。公孙瓒因母亲微贱，只任郡内小吏。他姿态俊美，声音宏大，能言善辩，办事非常精明。太守看重他的才能，将女儿嫁给他为妻。后来他跟从涿郡卢植在缑氏山中学习，略略懂得经传。被推举担任向朝廷上计簿的官吏。太守刘君因事犯法，坐着囚车被押解，官法规定不允许下属官吏亲近他，公孙瓒便换装改容，谎称侍从小兵，亲自充当役使人员，驾囚车到洛阳。太守被判流放日南，公孙瓒到墓地上放置酒肉，祭奠先人，把杯中的酒倒在地上祷告说："过去是家中的子孙，现在是别人的臣下，我要前往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怕一去不复返，应当向先人告别。"，慷慨悲哭，拜了两拜，起身离开，围观的人没有不叹息的。他随太守南行，太守还在路上便得到赦免。

瓒还郡，举孝廉，除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约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瓒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中平中，以瓒督乌桓突骑，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会乌桓反畔，与贼张纯等攻击蓟中，瓒率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张纯复与畔胡丘力居等寇渔阳、河间、勃海，入平原，多所杀略。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虏遂大败，弃妻子逾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瓒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食马，马尽煮弩楯，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时多雨雪，队阬死者十五六，虏亦饥困，远走柳城。诏拜瓒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复兼领属国长史。职统戎马，连接边寇。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抗犯。

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骑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

公孙瓒回郡，被推举为孝廉，担任辽东属国长史。他曾经带领数十名骑兵出行塞下，恰好遇上鲜卑的数百骑兵。公孙瓒便退入空亭，指挥跟随他的人说："现在不冲锋杀敌，就会全死掉。"然后自己拿着两刃矛，策马飞奔，冲入贼围，杀伤数十人，公孙瓒的随从也半数被杀，这才得以幸免。

中平年间，派公孙瓒率领乌桓突骑，同车骑将军张温讨伐凉州反叛的人。恰好乌桓兵反叛，与叛贼张纯等人一起攻打蓟州，公孙瓒因率领的突骑追讨张纯等人有功，升任骑都尉。张纯又与胡族叛军丘力居等人侵犯渔阳、河间、勃海，侵入平原，杀伤的人很多。公孙瓒追击，在属国石门山交战，叛军大败，抛弃妻子儿女，翻过关塞逃走了，公孙瓒获得他们所掳掠的全部男女。公孙瓒深入腹地，没有后

援，反被丘力居等人围困在辽西管子城，经过两百多天，粮尽便吃马，马尽便煮盾牌吃，奋力战斗也战不过敌人，便与部下辞别，各人分散逃回。当时多雨雪，有十分之五六的人坠坑而死。叛贼也又饥又困，远走柳城。朝廷下诏拜公孙瓒为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又兼任属国长史。他的职务是统率兵马，对付边寇。公孙瓒每当听到警报，立刻变脸发怒，好像对付仇人，跟着扬起的灰尘追逐，有时夜以继日地战斗。叛贼熟悉公孙瓒的声音，害怕他的勇猛，没有谁敢对抗他，侵犯他。

公孙瓒经常带着几十个善于射箭的壮士，都乘着白马，把他们作为左右翼，自称“白马义从”。乌桓人互相告诫说：“避开白马长史。”他们画上公孙瓒的图像，骑马奔驰，对图射击，射中后都呼“万岁”。乌桓从此以后，便远窜塞外。

瓒志埽灭乌桓，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车重数万两，奔走度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封蓟侯。

瓒既谏刘虞遣兵就袁术，而惧术知怨之，乃使从弟越将千余骑诣术自结。术遣越随其将孙坚，击袁绍将周昕，越为流矢所中死。瓒因此怒绍，遂出军屯槃河，将以报绍。乃上疏曰：“臣闻皇羲已来，君臣道著，张礼以导人，设刑以禁暴。今车骑将军袁绍，托承先轨，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乱，情行浮薄。昔为司隶，值国多难，太后承摄，何氏辅朝。绍不能举直措枉，而专为邪媚，招来不轨，疑误社稷，至令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造为乱始。绍罪一也。卓既无礼，帝主见质。绍不能开设权谋， 以济君父，而弃置节传，迸窜逃亡。忝辱爵命，背违人主，绍罪二也。绍为勃海，当攻董卓，而默选戎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门，累然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绍既兴兵，涉历二载，不恤国难，广自封植。乃多引资粮，专为不急，割刻无方，考责百姓，其为痛怨，莫不咨嗟。绍罪四也。逼迫韩馥，窃夺其州，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昔亡新僭侈，渐以即真。观绍所拟，将必阶乱。绍罪五也。绍令星工伺望祥妖，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施为？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降服张杨，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谗慝，济其无道，绍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绍以贪惏，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遂能驱走董卓，埽除陵庙，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绍遣小将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诛。绍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迟，天子迁徙，诸侯背畔，故齐桓立柯亭之盟，晋文为践土之会，伐荆楚以致菁茅，诛曹、卫以章无礼。臣虽阘茸，名非先贤，蒙被朝恩，负荷重任，职在铁 钺，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续桓文忠诚之效。”遂举兵攻绍，于是冀州诸城悉畔从瓒。

公孙瓒立志消灭乌桓，而刘虞想用恩德信誉招降乌桓，因此与刘

虞不和。初平二年，青州、徐州的黄巾三十万人进入勃海边界，想与黑山军结合。公孙瓒率领步骑两万人，在东光南面迎击，大败黄巾军，斩首三万多级。黄巾军丢弃几万辆辎重车，奔过黄河。公孙瓒趁他们渡河的时候逼近他们攻打，又大破黄巾军，杀死数万人，血染红了河水，俘虏了七万多人，缴获的战车、盔甲和财物无法计算，从此威名大震。朝廷任命他为奋武将军，封蓟侯。

公孙瓒曾劝阻刘虞派兵跟随袁术，又害怕袁术知道后怨恨他，便派他的堂弟公孙越带领一千多骑兵前往袁术那里，相互结交。袁术派遣公孙越跟随他的将领孙坚，攻打袁绍的将领周昕，公孙越被流箭射中而死。公孙瓒因此怨恨袁绍，于是出兵驻扎槃河，准备向袁绍报仇。他向朝廷上书说："我听说伏羲氏以来，君臣之道光大，推行礼仪来教导众人，设置刑罚来禁止强暴。现在车骑将军袁绍，凭借先人的功业继承了职位，爵位高，担负重任，但他本性淫乱，性情举止轻浮刻薄。过去他任司隶时，正值国家多难，太后承位摄政，何进辅助朝廷。袁绍不能荐举正直的人，废置邪曲的人，反而专门邪恶地献媚，惹是生非，贻误国家，招致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首先造反作乱的祸害。这是袁绍的第一条罪状。董卓无礼，君主被他作为人质。袁绍不能尽力进行谋划，救济君主，反而抛弃符节，慌忙逃窜。玷辱爵位，背叛君主，这是袁绍的第二条罪状。袁绍身为勃海太守，应当攻击董卓，却悄悄地挑选兵马，不告知京城中的父兄，致使他叔父太傅袁隗和一门亲族，接连被杀。不仁不孝，这是袁绍的第三条罪状。袁绍兴兵之后，经历了两年，不为国难操心，却广树党羽，聚敛财物。要钱要粮，专干不紧要的事情，肆意掠夺，拷打责罚老百姓，给百姓造成巨大的痛苦，百姓没有不叹息的。这是袁绍的第四条罪状。逼迫韩馥，用阴谋夺取他的冀州，又假托朝廷的名义刻金玉印玺，每逢向下级发布文书之时，总用黑色布袋密封装着，冒充是朝廷诏书，就像超越本分的奸雄王莽，逐渐露出篡权的真面目一样。观察袁绍的企图，必然大乱天下。这是袁绍的第五条罪状。袁绍命令占星术士观察天象吉凶，以财货贿赂他们，与他们一起吃吃喝喝，约定日期去打劫郡县。这难道是大臣所应当做的事吗？这是袁绍的第六条罪状。袁绍与原虎牙都尉刘勋，首先共同起兵反对董卓，刘勋降服张杨，累次立下功劳，袁绍却因私人的小小怨恨而冤枉刘勋，加以残酷迫害。他信用谄媚邪恶的人，帮助他干无道的事。这是袁绍的第七条罪状。原上谷太守高焉与原甘陵相姚贡，袁绍出于贪婪，向他们横蛮地勒索金钱，他们二人因没有完全满足袁绍的要求，都被袁绍害死。这是袁绍的第八条罪状。《春秋》的原则，儿子因为母亲地位高而尊贵。袁绍的母亲不过是一个贴身丫环，地位实在微贱，袁绍却占据又高又重要的职位，享受隆厚的待遇。他只有苟且向上爬的野心，没有谦虚退让

的思想，这是袁绍的第九条罪状。另外长沙太守孙坚，曾任豫州刺史，能够驱赶董卓，清扫宗庙，对汉王室忠诚勤恳，没有谁比他的功劳大。袁绍却派一员小将窃居其位，断绝供应孙坚军粮，使孙坚不能领兵深入作战，从而使得董卓长久未受到惩处。这是袁绍的第十条罪状。古代，周王室政权衰弱，王道逐渐废弛，天子迁都，诸侯背叛，所以，齐桓公会合诸侯在柯亭订立盟约，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向王室进贡菁茅；晋文公破楚救宋，在践土与诸侯会盟，惩罚依附楚国而违背周礼的曹国和卫国，共同尊奉王室。我虽然地位低贱，才能低下，名声赶不上古代贤人，但是我蒙受朝廷恩德，负担着重任，因此有责任高举朝廷赐给的斧钺，奉命讨伐罪人，所以我就与各位将军和各州各郡的志士共同讨伐袁绍。如果大事能够成功，抓获了罪魁祸首，那么我们就继承发扬了齐桓、晋文的功业。”于是发兵攻打袁绍，当时冀州各城都背叛袁绍，响应公孙瓒。

绍惧，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瓒从弟范，遣之郡，欲以相结。而范遂背绍，领勃海兵以助瓒。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与绍大战于界桥。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众，死者七八千人。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据有齐地。绍复遣兵数万与揩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揩与战，败退还。

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乃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

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合率州兵，欲共报瓒。辅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推为乌桓司马。柔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十万，共攻瓒。兴平二年，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麴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瓒微破之，尽得其车重。

袁绍害怕了，便将自己所佩的勃海太守印绶授予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派他去勃海郡，想靠他来结交公孙瓒。公孙范背弃袁绍，带领勃海军队协助公孙瓒。公孙瓒就自己安排他的将帅担任青、冀、兖三州的刺史，又全部安排了郡太守和县令。他与袁绍在界桥大战，公孙瓒的军队打了败仗，回到蓟城。袁绍派遣将领崔巨业带兵数万围攻故安，没有攻下，军队向南方撤退。公孙瓒率领三万步兵与骑兵，追击到巨马水，大破袁绍的军队，杀死七八千人。又乘胜打向南方，攻下郡县，直到平原郡。他派遣他的青州刺史田揩占据齐地。袁绍再派兵数万与田揩交战，接连打了两年，双方粮食用尽，士兵疲困，互相掠夺百姓，田野连青草都被拔光了。袁绍便派遣儿子袁谭任青州刺史，田揩与袁谭交战，败退回原地。

那一年，公孙瓒打败并活捉了刘虞，占有了幽州的所有地盘，勇猛的志向更加强盛。以前这个地方有童谣说：“燕南陲，赵北际，中间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自以为易地恰好符合童谣，于是把都城迁徙到这里镇守。他大力修造了几十处营垒、楼观，靠近易河，直通辽海。

刘虞的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人联合起来，率领全部州兵，想共同向公孙瓒报仇。鲜于辅因为燕国阎柔素来就有恩德信义，推荐他为乌桓司马。阎柔诱招胡族与汉族数万人，跟公孙瓒所安排的渔阳太守邹丹在潞北开战，斩杀邹丹的兵士四千多。乌桓峭王感谢刘虞的恩德，率领乌桓以及鲜卑族的七千多骑兵，和鲜于辅一道去南方迎接刘虞的儿子刘和。与袁绍的将领麴义联合起兵十万，共同攻打公孙瓒。兴平二年，他们在鲍丘大败公孙瓒，杀死两万多人。公孙瓒便退保易京，开荒屯田，慢慢能自给自足。相持了一年多后，麴义的军粮用尽，兵士饥困，剩下的数千人撤走。公孙瓒拦击并打败了他们，缴获了他们的全部车辆、辎重。

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所在侵暴，百姓怨之。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复与辅、和兵合。瓒虑有非常，乃居于高京，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易门。专侍姬妾，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言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所亲信，故谋臣猛将，稍有乖散。 自此之后，希复攻战。或问其故。瓒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樐 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

建安三年，袁绍复大攻瓒。瓒遣子续请救于黑山诸帅，而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山以断绍后。长史关靖谏曰：“今将军将士，莫不怀瓦解之心，所以犹能相守者，顾恋其老小，而恃将军为主故耳。坚守旷日，或可使绍自退。若舍之而出，后无镇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瓒乃止。绍渐相攻逼，瓒众日蹙，乃却，筑三重营以自固。

当时，发生旱灾蝗灾，谷米昂贵，百姓人吃人。公孙瓒自恃才力，不爱护百姓，记人仇恨，忘记别人的好处，有小怨小恨必定报复，州里有名誉在他之上的好人，他必然设法害掉。他常常说：“士大夫都凭职位享受富贵，不感谢别人的恩惠。”因此他所宠爱的人，多是商贩和见识浅陋、地位卑微的人。他到处掠夺，百姓非常怨恨他。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地都杀死公孙瓒所安置的长吏，再次与鲜于辅、刘和的军队联合。公孙瓒担心有突变，便居住在修建于高岗上的房舍里，用铁做门。他撤去左右侍奉的人，规定七岁以上的男子不得进入易京高岗上的城门。专门靠他的姬妾侍奉，臣下的奏章、书牍之类的东西都像汲水一样用绳子吊上去。命令侍妾练习

洪亮的声音，使数百步内都能听到宣传教令的声音。他疏远宾客，没有亲信，因此谋臣猛将，慢慢离散。从此之后，他希望避开打仗。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公孙瓒说："我过去在塞外驱赶背叛的胡族，在孟津扫除黄巾军，那时自认为只要挥一下手便可平定天下。谁知到今天，战乱刚刚开始，看来不是我所能平定的，不如休兵，全力耕作，以救治荒年。兵法说，有上百个的瞭望台便不可攻打。现在我营造的瞭望台，接连千里，积累的粮食有三百万斛，凭这些足以等待天下的变化。"

建安三年，袁绍又大规模攻打公孙瓒。公孙瓒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诸帅求救，并打算自己率领突骑直接出击，紧靠西山以断绝袁绍军队的后路。长史关靖劝阻说："现在将领士兵都怀瓦解之心，之所以还能相守，是因为顾恋他们的老老小小，依赖将军为他们做主。您坚守下去，拖延时日，或者可以使袁绍自行退却。如果离城出去，背后没有重兵镇守，易京的险象，就会立刻出现啊。"公孙瓒便停止出兵。袁绍渐渐攻打并逼近易京，公孙瓒的军队日益困缩，便退却下来，修筑三重营垒以加固自己的防范。

四年春，黑山贼帅张燕与续率兵十万，三道来救瓒。未及至，瓒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昔周末丧乱，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犹为否也。不图今日亲当其锋。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吾楼上，鼓角鸣于地中，日穷月急，不遑启处。鸟厄归人，滀水陵高，汝当碎首于张燕，驰骤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动。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不容汝足矣。"绍候得其书，如期举火，瓒以为救至，遂便出战。绍设伏，瓒遂大败，复还保中小城。自计必无全，乃悉缢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绍兵趣登台斩之。

关靖见瓒败，叹恨曰："前若不止将军自行，未必不济。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以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续为屠各所杀。田揩与袁绍战死。

鲜于辅将其众归曹操，操以辅为度辽将军，封都亭侯。阎柔将部曲从曹操击乌桓，拜护乌桓校尉，封关内侯。

张燕既为绍所败，人众稍散。曹操将定冀州，乃率众诣邺降，拜平北将军，封安国亭侯。

论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长脂腴，不知稼穑，其能厉行饬身，卓然不群者，或未闻焉。刘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汉之名宗子也！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稸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群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

四年春，黑山贼帅张燕与公孙续率兵十万，分三路来救公孙瓒。救兵还没到达时，公孙瓒便秘密派使者带着书信告诉公孙续说："过去周朝末年丧乱，僵尸遍地，按情理推想，还以为不是这样。不料想今天我却亲自面临这种情形。袁绍的攻击，像鬼神一样，云梯、冲车在我城楼上面舞动，战鼓号角在我下面鸣响，一天天厉害、紧急，使

我没有空暇安居。鸟遇到了困厄就归依别人，水流湍急就要冲向高地。你应当把头磕破来哀求张燕，急急奔去向他告急。父子感情出于天性，不说也互相感应。你可挑选五千铁骑埋伏在北边低地中，燃火为信号，我会亲自率兵从城内冲出，奋力拼搏，在这里决一死战。不然，我死之后，天下虽广，却不容许你有立足之地啊。”袁绍的侦察人员截获了这封信，袁绍按约定时间烧起大火，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便出城交战。袁绍设下埋伏，公孙瓒大败，又退回保守易中的小城楼。他自思必定没有好结果，便将他的姊妹妻女全部缢死，然后引火自焚。袁绍的军队急速登上楼台，斩下了他的首级。

关靖见公孙瓒失败，叹恨说：“以前如果我不劝阻将军自己行动，未必不成功。我听说君子使人陷入危难时，一定同赴危难，难道可以单独活下去么！”便策马奔向袁绍的军队战死。公孙续被屠各族所杀。田揩在与袁绍的战斗中死亡。

鲜于辅率领他的部下归顺曹操，曹操任命鲜于辅为度辽将军，封都亭侯。阎柔率领军队跟从曹操攻击乌桓，被任命为护乌桓校尉，封关内侯。

张燕被袁绍打败后，部下慢慢离散。曹操将平定冀州时，他率领部下前往邺城投降，被任命为平北将军，封安国亭侯。

评论说：帝室王公的后代，都生长在富贵优裕的家庭环境里，不懂得农事生产。他们中能磨炼品行、修养自身、才德出众的人，或者还没有听说过。刘虞坚守正道，追求美名，以忠厚要求自己。他真美好啊，他是汉朝末年的著名皇族子弟！如果刘虞、公孙瓒没有隔阂，同心共力，招抚民众，修缮城郭，积聚粮物军需，积蓄和保全燕、蓟的富饶物产，修理兵器、训练军队，冷静地观察群雄之间的争斗，那么，放开天命不说，从人事方面验证，他们与古来能干出美好、轰轰烈烈事业的杰出人物相比，相距没有多远啊！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也。少为诸生，仕州郡，四迁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西讨边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击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

时董卓虽诛，而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谦每遣使间行，奉贡西京。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疏，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始与合从，后遂杀之而并其众。

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兴平元年，曹操复击谦，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惧不免，欲走归丹阳。会张邈迎吕布据兖州，操还击布。是岁，谦病死。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年轻时是儒生，在州郡做官，四次升迁，最后担任车骑将军张温的司马，西进讨伐边章。恰遇徐州黄巾起兵，朝廷任命陶谦为徐州刺史，攻击黄巾，黄巾大败逃走，境内太平。

当时，董卓虽然被杀掉了，但李傕、郭汜在关中作乱。那时四方交通断绝，陶谦每每派遣使者抄小道去西京贡奉物品。朝廷诏令升迁陶谦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那时徐州百姓家产殷实，谷物丰足，流亡民众多归向这个地方。但陶谦相信和任用的人不当，吏治刑法紊乱。别驾从事赵昱是知名人士，因为忠直被疏远，出任广陵太守。曹宏等人是善进谗言的小人，陶谦却非常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好人多被他们陷害。因此这里渐渐混乱。下邳人阙宣自称“天子”，陶谦开始与他联合，后来便杀掉他，兼并了他的部下。

当初，曹操的父亲曹嵩在琅邪避难，那时陶谦的别将把守阴平，士兵贪图曹嵩的财宝，偷袭杀死了曹嵩。初平四年，曹操进击陶谦，攻破彭城、傅阳。陶谦退保郯城，曹操攻不下，便回去了。回兵时攻克取虑、睢陵、夏丘，都纵兵屠城，杀死男女数十万人，鸡犬都不剩，泗水因此受阻不能流通，这五县大小城镇，从此再无行人的踪迹。当初三辅地区遭李傕战乱而依附陶谦的流亡百姓都被杀死。

兴平元年，曹操再次攻击陶谦，夺取了琅邪郡和东海郡各县，陶谦害怕免不了灭亡，想逃归丹阳。适逢张邈迎接吕布盘踞兖州，曹操还击吕布。那一年，陶谦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放兵大掠，因以过江，南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后为杨州刺史刘繇所破，走入山中，为人所杀。

昱字元达，琅邪人。清己疾恶，潜志好学，虽亲友希得见之。为人耳不邪听，目不妄视。太仆种拂举为方正。

赞曰：襄贲励德，维城燕北。仁能洽下，忠以卫国。伯珪疏犷，武才𧾷猛。虞好无终，绍势难并。徐方歼耗，实谦为梗。

当初，同郡人笮融，聚集数百人，前往依附陶谦，陶谦派遣他监督广陵、下邳、彭城运送粮食。笮融便截留三个郡的赋税，大力修建佛寺。上面堆垒金盘，下面修建多层的楼房，又在四周修建堂阁，可容纳三千多人，制作用黄金装饰的佛像，穿上锦绣衣裳。每次沐佛

日，总是准备很多的茶饭，在路上安排宴席，到那里就餐和围观的达一万多人。到曹操攻击陶谦时，徐州不安定，笮融便带领一万男女、三千匹马逃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们。笮融贪图广陵的财物，便乘酒兴正浓时杀死赵昱，放纵兵士大肆掠夺，趁势过江，向南奔逃到豫章，杀掉郡守朱皓，占据城池。后来被扬州刺史刘繇打败，逃进山中，被人杀死。

赵昱字元达，琅邪人。自己清廉严格，疾恶如仇，专心好学，就连亲友也很少见到他。为人耳不听邪声，眼不看坏事。太仆种拂荐举他为方正。

赞辞说：襄贲侯刘虞修养德行，他是屹立在燕北的长城。他仁爱，能使部下团结融洽；他忠诚，一心一意保卫国家。公孙瓒具有武将才能，粗豪凶猛，轻捷勇健。刘虞虽然美好，却没有好的结局。袁绍虽然势力强大，却不能跟刘虞相提并论。徐州一带遭到毁灭，实在是陶谦种下的祸根。

#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

##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

灵帝崩，绍劝何进征董卓等众军，胁太后诛诸宦官，转绍司隶校尉。语已见《何进传》。及卓将兵至，骑都尉太山鲍信说绍曰："董卓拥制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顷之，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案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袁绍，字本初，是汝南汝阳人，司徒袁汤的孙子。父亲袁成，做过五官中郎将，身体健壮，喜好交际往来，大将军梁冀以下的官吏没有不跟他友好的。

袁绍青年时做郎官，并被任命为濮阳县令，后因母亲去世而辞去官职。三年守丧完毕后，回想起幼年便没了父亲，就接着又为父亲守丧。守丧完毕，便迁居洛阳。袁绍相貌堂堂，颇具威严，好与名士交往，培养自己的名声。他家世代做高官，为宾客们所向往，又加上他尽心屈己待人，因此人才都争相投奔到他的门庭下。士不分贵贱，袁绍都按平等的礼节相待，高贵者与低贱者的车，挤满了他家门外的街道。宦官们都忌恨他。中常侍赵忠在皇宫内说："袁本初专心地提高身价，喜好供养死士，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做太傅的叔父袁隗听说后，便叫来袁绍，用赵忠的话责怪他，袁绍始终没有改变。

后来袁绍被征召为大将军何进的属官，做了侍御史、虎贲中郎将。汉灵帝中平五年，开始设置西园八大校尉，任命袁绍为佐军校

尉。

汉灵帝死后，袁绍劝何进征召董卓等人的军队，倚仗何太后诛灭所有的宦官，袁绍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劝说的话已经写在《何进传》中。等到董卓率兵到来，骑都尉太山人鲍信劝袁绍说：“董卓拥有和控制着强大的兵力，将来会有野心，如今若不早点干掉他，必定会被他所控制。趁他刚到，兵士疲劳，突然袭击他，便可把他捉住。”袁绍害怕董卓，不敢行动。没过多久，董卓商议废立皇帝的事，对袁绍说：“天下君主，应当贤明，每每想到灵帝，就令人愤怒痛恨。董侯似乎可以，如今应当立他为君。”袁绍说：“当今皇上正当年轻，没有不善的事散布到天下。如果您违背礼义，凭感情办事，废除嫡子，拥立庶子，恐怕众人议论，不得安宁。”董卓握剑大声呵斥袁绍道：“你小子敢这样！天下的事情，难道不全在于我？我想干的事，谁敢不服从！”袁绍虚假地回答：“这是国家的大事，请出去和太傅一起商议。”董卓又说：“刘氏的种不值得再传。”袁绍大怒道：“天下势力强大的，难道只有您董公！”于是横拿着刀，行完拱手礼，直奔而出。他将符节悬挂在上东门上，就投奔冀州去了。

董卓购募求绍。时侍中周珌、城门校尉伍琼为卓所信待，琼等阴为绍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遣授绍勃海太守，封邟乡侯。绍犹称兼司隶。

初平元年，绍遂以勃海起兵，与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伯、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以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伷屯颍川，馥屯邺，余军咸屯酸枣，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董卓闻绍起山东，乃诛绍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卓乃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瓌譬解绍等诸军。绍使王匡杀班、瓌、吴循等，袁术亦执杀阴循，惟韩融以名德免。

董卓悬赏捉拿袁绍。当时，侍中周珌、城门校尉伍琼被董卓所信赖，伍琼等人暗地里为袁绍劝解董卓说：“关于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得了的。袁绍不识大局，惊恐逃奔，不会有别的图谋。若现在急着悬赏捉他，势必造成变化。袁氏家族四代建功施恩，门生和属官遍布天下，如果他收买豪杰，聚集徒众，各地英雄因此起兵，那么山东一带就不是您所有的了。不如宽恕他，任命他当一个郡守，袁绍因为免罪而高兴，必定没有祸患了。”董卓认为有道理，于是派人去任命袁绍为勃海郡太守，封为邟乡侯。袁绍还是声称兼任司隶校尉。

汉献帝初平元年，袁绍以勃海郡为基地起兵，与堂弟后将军袁

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人同时起兵，各自拥有几万人马，都打着征讨董卓的旗号。袁绍与王匡屯兵河内，孔伷屯兵颍川，韩馥屯兵邺县，其他的军队都驻扎在酸枣，订立盟约，大家从远方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称为车骑将军，兼任司隶校尉。

董卓听说袁绍在山东一带起兵，便杀掉袁绍的叔父袁隗，牵连在京都的亲属，全都被杀害。董卓于是派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瓌劝谕袁绍等各路义军。袁绍指使王匡杀掉胡母班、王瓌、吴循等人，袁术也捉拿并杀死了阴循，只有韩融因为有德义名声而幸免。

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韩馥见人情归绍，忌其得众，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于是方听绍举兵。乃谋于众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刘惠勃然曰：“兴兵为国，安问袁、董？”馥意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

明年，馥将麴义反畔，馥与战失利。绍既恨馥，乃与义相结。绍客逢纪谓绍曰：“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绍然之，益亲纪，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馥。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幹及颍川荀谌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馥惧，曰：“然则为之奈何？”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谌曰：“勃海虽郡，其实州也。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势，久处其上，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也。且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若两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必厚德将军，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太山也。愿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骑都尉沮授闻而谏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先是，馥从事赵浮、程涣将强弩万人屯孟津，闻之，率兵驰还，请以拒绍，馥又不听。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

当时，豪杰们已大都依附袁绍，而且对他所遭受的家祸感到愤怒，所有的人都想为他报仇，各个州郡纷纷响应，没有不打着袁家旗号的。韩馥见人心归向袁绍，担心袁绍得到众人的拥护，会图谋自己，因此经常派遣从事守候袁绍军门，不听从调兵。桥瑁便假冒三公名义写了移书，通过驿使传发给各个州郡，说董卓罪大恶极，天子被逼到了危境，盼望义兵，消除国难。韩馥到这个时候才听从袁绍调动军队。他向部下征求意见说：“是帮助袁氏呢？还是帮助董氏？”治中

刘惠勃然大怒道：“兴兵是为了国家，怎么要问袁氏、董氏？”韩馥还是对袁绍表示深深的怀疑，常常克扣军粮，想使部队离散。

第二年，韩馥的部将麴义反叛，韩馥与麴义作战失败。袁绍怨恨韩馥，便与麴义结合。袁绍的门客逢纪对袁绍说：“要干大事，若不占据一个州，是没法自立的。如今冀州部队势力强大，但韩馥却是个庸才，您可以暗地里约公孙瓒率兵南下，韩馥听说后必定惊慌失措。同时，派遣辩士为韩馥陈述利害关系，韩馥被急变的形势逼迫，一定可以趁机占据他的位置。”袁绍同意这样做，更加亲信逢纪，随即写信给公孙瓒。公孙瓒便率兵到来，对外假托征讨董卓，暗地里却谋划进攻韩馥。袁绍让外甥陈留人高幹及颍川人荀谌等人劝说韩馥：“公孙瓒乘胜来到南方，并且各个郡都响应他。袁车骑将军率军向东进发，他的意图是不可估量的啊。我们都在私下里为将军您感到担忧。”韩馥害怕，问：“既然这样，我该怎么办？”荀谌说：“您自认为很宽容仁义，能容纳各种人，为天下所归附方面您与袁绍相比，如何？”韩馥说：“不如呀。”“面临危急时，果断决策，智勇超过常人，您与袁绍相比又如何？”韩馥回答：“不如呀。”“世代传布恩德，使天下很多家受到他们的恩惠，您与袁绍相比又如何呢？”韩馥回答：“不如呀。”荀谌说：“勃海虽然是郡，但实际上是州。当今将军三方面不如袁氏，却长期居于袁氏之上，袁氏是一时雄杰，一定不甘居于将军之下的。况且公孙瓒率领着燕地、代地的士兵，他的军锋是不可抵挡的。再则，冀州是天下重要的依托，如果他们两支军队合力，共同进攻冀州城邑，即刻就会被灭亡。袁氏是将军的旧交，并且又是同盟。从当今形势来考虑，不如将冀州让给袁氏，袁氏必定会非常感激您，公孙瓒便不能再和他争夺了。这样做，将军有让贤的名声，而且自身如泰山般安稳。希望您不要怀疑。”韩馥素来懦弱畏缩，因此采纳了这个计策。韩馥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骑都尉沮授听说后都规谏说：“冀州尽管偏远，但有百万军队，粮食可以支持十年。袁绍却是缺乏资粮的一支孤军，要依赖我们而活，就像要婴儿在大腿手掌之上，不给他哺乳，立刻就可以饿死他。为什么要把冀州送给袁绍？”韩馥说；“我是袁家过去的属官，并且才能不如袁本初。从德义上考虑让贤，是古人所看重的，各位为什么独独责难这件事呢？”以前，韩馥的从事赵浮、程涣率领一万精兵配备强弩，驻扎在孟津，他们听说这件事后，便率领士兵火速赶回，请示抵抗袁绍，韩馥又不听从。于是韩馥让出地盘，外出居住在中常侍赵忠的故居中，并派儿子把印绶拱手送给袁绍。

绍遂领冀州牧，承制以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御。引沮授为别驾，因谓授曰：“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吾历世受宠，志竭力命，兴复汉室。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践非范蠡无以存国。今欲与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

将何以匡济之乎？”授进曰：“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

袁绍于是当上了冀州牧，要朝廷任命韩馥为奋威将军，但不统率任何部队。袁绍提拔沮授为别驾，对沮授说：“当今奸臣作乱，朝廷变迁。我家世代受宠，因此立志竭尽全力，兴复汉朝王室。但是齐桓公没有夷吾就不能成就霸业，勾践没有范蠡就不能保存国家。如今我想与您齐心协力，共同使国家安定，应该如何才能挽救这艰难的局势呢？”沮授进言说：“将军二十岁时便在朝廷任职，美名传扬全国。碰上董卓废帝的时候，您奋发忠义，独自骑马出奔，令董卓恐惧不安。您跨过黄河，向北挺进，勃海郡叩首服从。您凭着一郡的兵卒，取得了冀州的军权，威望覆盖黄河以北地区，名声响彻天下。如果率军向东进击，便可扫除黄巾军；返回征讨黑山，便可以消灭张燕；率军回头向北，公孙瓒必定被捉；威严使外族屈服，匈奴也可以立即安定。您可以横行在黄河以北，合并四个州的土地，聚集英雄豪杰，拥有百万士兵，到长安迎接皇帝，在洛邑重建守庙，号令天下，诛讨那些还没有归附的人。用这种势力争夺天下，有谁能够抵挡！等到几年以后，建立平定天下的大功就不难了。”袁绍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想法呀。”随即推荐沮授为奋武将军，让他监护各位将领。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绍乃以丰为别驾，配为治中，甚见器任。馥自怀猜惧，辞绍索去，往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因共耳语。馥时在坐，谓见图谋，无何，如厕自杀。

其冬，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绍乃自击之。瓒兵三万，列为方陈，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先令麴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麴义追至界桥，瓒敛兵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余众皆走。绍在后十数里，闻瓒已破，发鞍息马，唯卫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会麴义来迎，骑乃散退。三年，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

魏郡人审配、钜鹿人田丰，都因为正直得罪了韩馥。袁绍便任命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他们特别被袁绍所器重和信任。韩馥内心猜疑畏惧，辞别袁绍独身离开，去依附张邈。后来袁绍派使者到张邈那里，因为有事要商议，和张邈耳语。韩馥当时在座，以为将要谋害自己，没过多久，便跑到厕所自杀了。

这年冬天，公孙瓒大败黄巾军，返回后屯扎在槃河，声威震动河北一带，冀州各城邑没有不望风响应的。袁绍便亲自去攻打他。公孙瓒三万士兵，排列为方阵，将万名精锐骑兵排在左右，两侧掩护，其锋芒十分锐利。袁绍先命令麴义率领八百精兵，带着千张强弩，作为前锋。公孙瓒因轻视麴义兵少，纵容骑兵奔向麴义，麴义的士兵埋伏在盾牌下，一时间突然发动强弩，大败公孙瓒的军队，斩杀他所设置的冀州刺史严纲，杀死士兵千余人。麴义追击到界桥，公孙瓒聚拢士兵迎战，麴义又打败了他，一直追到公孙瓒的营地，拔倒了他的营门，剩下的士兵都逃跑了。袁绍在后面十多里，听说公孙瓒已败，便解开鞍子让马休息，只留下护卫营帐的几十张强弩和一百多位持大戟的士兵。公孙瓒逃散的两千多骑兵突然到来，将袁绍重重包围，箭如同下雨般地射过来。田丰扶着袁绍，让他退却到一堵空墙中。袁绍脱下头盔扔在地上，说道：“大丈夫应当前去拼战而死，怎么能逃跑到墙壁之间呢？”立即督促所有强弩发射，射伤了公孙瓒的不少骑兵。敌军不知是袁绍，渐渐退却。赶上麴义前来迎接，骑兵才纷纷逃散。初平三年，公孙瓒又派兵到龙凑挑战，袁绍又打败了他。公孙瓒返回幽州，不敢再出兵。

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瓒因此以书譬绍曰：“赵太仆以周、邵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争相危害，遇世祖解纷，遂同舆并出。衅难既释，时人美之。 自惟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斯好，此诚将军之眷，而瓒之愿也。”绍于是引军南还。

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坐中客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绍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贼有陶升者，自号“平汉将军”，独反诸贼，将部众逾西城入，闭府门，具车重，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卫，送到斥丘。绍还，因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麴义自恃有功，骄纵不轨，绍召杀之，而并其众。

初平四年初，天子派遣太仆赵岐去和解关东一带的局势，使双方各自罢兵。公孙瓒因此写信晓谕袁绍说：“赵太仆凭着周公、邵公般的德义，奉皇上命令远行，弘扬朝廷恩德，以和睦共处相劝谕，使我好像拨开云散见到太阳般豁朗，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从前贾复、寇恂争相谋害对方，遇到世祖和解了纠纷，两人于是并驾齐驱。一场因私怨引起的灾难免除了，当时的人们传为美谈。我处在边远地区，得以和将军友好相处，这确实是将军的关照，也是我公孙瓒的愿望呀。”袁绍因此率军回南方去了。

三月上巳日，袁绍在薄落津大会宾客。听说魏郡的军队谋反，和黑山贼干毒等几万人共同攻破邺城，杀死了郡守。在座的家住邺城的门客，都惊恐万状，变了脸色，有的人起身啼哭，袁绍却神态自若，不改平时的风度。黑山贼中有个叫陶升的，自称为“平汉将军”，这次独自背叛各支贼军，率领部下从西城进入邺城，关闭府门，准备好辎重车辆，载着在州内的袁绍家人及其他官员，亲自护卫，送到斥丘。袁绍回郡后，因此屯兵斥丘，提拔陶升为建义中郎将。六月，袁绍带军出征，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伐干毒。围攻了五天，打败了干毒，杀死干毒及其士兵一万多人。袁绍随即依托鹿肠山向北行进，攻打左髭、丈八等几股匪贼，并都杀了他们，又进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人，再次杀死几万人，屠灭了他们屯兵的营垒。接着在常山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展开大战。张燕有几万精兵，几千匹战马，双方连续战斗了十几天，张燕的士兵尽管死伤很多，但袁绍的队伍也很疲惫，便各自退兵。麴义自恃有功，骄横放纵，不守规矩，袁绍召他来，杀掉了他，然后兼并了他的队伍。

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傕等所追于曹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将从其计。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厌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

绍有三子：谭字显思，熙字显雍，尚字显甫。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后， 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为并州刺史。

汉献帝兴平二年，袁绍被任命为右将军。这年冬天，皇帝车驾被李傕等人追赶到曹阳，沮授劝袁绍说：“将军历代官至三公，世代继承忠义美德。如今皇上流亡，宗庙残破，观察各州郡的头领，尽管对外托称忠义起兵，其实内部相互图谋，没有保存国家、体恤人民的打算。况且如今冀州城大略安定，兵力强大，百姓归附，向西去迎接皇上大驾，随即定都邺城，挟持天子而对诸侯发号施令，休整士兵和战马，以征讨背叛朝廷的人，有谁能够阻挡？”袁绍准备采纳他的计谋。颍川郭图、淳于琼说：“汉朝王室颓废，已有很久了，如今想振兴，不是很困难么？何况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各自占据州郡，招兵买

马，聚集民众，动辄数以万计，这就是所说的秦王失去了政权，先得到的便做王。如果现在迎来天子，动不动就要上表皇上，顺从皇上就会没有权力，违背皇上就是抗拒朝命，这不是最好的计谋啊。”沮授又说：“当今迎接皇上，在道义上是占了上风，在时机上也是适应的。如果不早日决定，必定会有走在前面的人。权变不可失去时机，建立功绩要求快速，希望您权衡这件事。”立汉献帝不是袁绍的本意，所以他终究没有听从沮授的建议。

袁绍有三个儿子：袁谭字显思，袁熙字显雍，袁尚字显甫。袁谭年长而聪慧，袁尚年少而俊秀。袁绍的后妻刘氏受袁绍的宠爱，她偏爱袁尚，多次在袁绍面前称赞袁尚，袁绍也对袁尚的姿态容貌感到惊异，想要让他继承封位。便将袁谭作为哥哥的后代，派出做青州刺史。沮授进谏说：“世人说，一万人追逐一只兔子，有一人捕获了它，其他贪婪者就全部停止追逐，是归属已经决定了缘故。并且选择继承人，年龄相同，以贤能为标准；才德相同，用占卜决定，这是古代的礼制啊。希望从上吸取前朝成败的教训，从下思考追逐兔子的意义。如果不改变的话，祸害就从此开始了。”袁绍说：“我想要让我几个儿子各自占据一个州，以便考察他们的能力。”因此任命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为并州刺史。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绍上书曰：

臣闻昔有哀叹而霜陨，悲哭而崩城者。每读其书，谓为信然，于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为国，破家立事，至乃怀忠获衅，抱信见疑，昼夜长吟，剖肝泣血，曾无崩城陨霜之应，故邹衍、杞妇何能感彻。

臣以负薪之资，拔于陪隶之中，奉职宪台，擢授戎校。常侍张让等滔乱天常，侵夺朝威，贼害忠德，扇动奸党。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义心赫怒，以臣颇有一介之节，可责以鹰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谘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惮强御，避祸求福，与进合图，事无违异。忠策未尽而元帅受败，太后被质，宫室焚烧，陛下圣德幼冲，亲遭厄困。时进既被害，师徒丧沮，臣独将家兵百余人，抽戈承明，竦剑翼室，虎叱群司，奋击凶丑，曾不浃辰，罪人斯殄。此诚愚臣效命之一验也。

会董卓乘虚，所图不轨。臣父兄亲从，并当大位，不惮一室之祸，苟惟宁国之义，故遂解节出奔，创谋河外。时卓方贪结外援，招悦英豪，故即臣勃海， 申以军号，则臣之与卓，未有纤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扬波，偷荣求利，则进可以享窃禄位，退无门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无倾夺，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势，绝臣军粮，不得踵系，至使猾虏肆毒，害及一门，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鸟兽之情，犹知号呼。 臣所以荡然忘哀，貌无隐戚者，诚以忠孝之节，道不两立，顾私怀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国之二验也。

建安元年，曹操迎接天子在许县定都，下诏书给袁绍，指责他凭借地广兵多而专门私自树立党羽，部队不为王室尽力，只是擅自相互

讨伐。袁绍上书说：

我听说过从前因为有人受冤哀叹而五月降霜，有人悲声恸哭而城墙坍塌。每当读到这样的书，都认为是真实的，但用现今的情况来比拟，才知道原来是胡言乱语。为什么呢？我为了国家出来做事，毁灭了家庭以成就事业，可到现在，忠心耿耿反而获得罪过，信念坚定反而遭到怀疑，日夜哀声长叹，心肝可以剖开，眼中哭出鲜血，却一直不见城塌霜降的应验，所以邹衍、杞妇又怎么能感动天地呢？

我以卑贱的才能，从仆役中被提拔出来，在宪台任职，又升为校尉。常侍张让等人扰乱天道，损害朝廷威严，残害忠良，煽动奸党作乱。因此大将军何进忠心报国，痛恨贼臣作乱，忠义之心，赫然大怒。因为我略有气节，可以效鹰犬般的功劳，所以授予我督司之职，听取我的计谋策略。我不敢害怕强暴者，而避开祸害以求幸福，因此跟何进一同谋划，互相没有矛盾。但是，忠诚的计谋还没有实现，而何进元帅遭受挫败，太后被作为人质，宫廷被焚烧，陛下圣德年幼，亲自遭受了那场灾难。当时何进已经被谋害，军队都很沮丧，只有我率领一百多家兵，在承明宫抽出戈矛，在大堂左右室拔出刀剑，勇猛地呵斥所有的官吏，奋力进击凶恶的乱党，不到十二天，竟把罪人全部杀尽。这是我为朝廷效力的第一大验证啊。

正碰上董卓乘王室虚空，谋图不轨。我的父兄亲族都跟随皇上身居高官。我不害怕全家遭祸，仅仅考虑维护国家安宁的大义，因此便卸下符节出走，到黄河以北去开创和谋划新的出路。当时董卓正企图勾结外援，招徕并讨好英雄豪杰，因此任命我为勃海郡守，并授予我侯爵称号，而我和董卓没有一点私怨。如果我要随俗浮沉，窃取荣华富贵，以求得私利，那么我向上可以享受高官厚禄，隐退也没有家庭的祸患。但是我所坚守的信念，不能改变，所以聚集英雄，发动百万部队，在孟津休整兵马，在漳河订定盟约。正巧以前的冀州牧韩馥心怀鬼胎，想独揽大权，便断绝我的军粮，不能乘胜前进，以致让狡猾的贼子董卓肆意荼毒，害了我的全家，无论尊卑大小，都在同一天遭到杀害。就是鸟兽，也还知道哀声鸣叫。我之所以荡然忘记悲哀，看起来似乎没有内心的隐忧，这是因为忠义和孝顺两种气节，往往不能同时实现，如果只顾私利，那就不能成全功业。这是我牺牲小家以维护国家的第二个验证。

又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山、张杨蹈藉冀城。　臣乃旋师，奉辞伐畔。金鼓未震，狡敌知亡，故韩馥怀惧，谢咎归土，张杨、黑山同时乞降。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会公孙瓒师旅南驰，陆掠北境，臣即星驾席卷，与瓒交锋。假天之威，每战辄克。臣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来，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得免罪戾。臣非与瓒角戎马之势，争战阵之功者也。诚以贼臣不诛，

《春秋》所贬，苟云利国，专之不疑。故冒践霜雪，不惮劬勤，实庶一捷之福，以立终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诚耻之。太仆赵岐衔命来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细故，与下更新，奉诏之日，引师南辕。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验也。

另外，十万黄巾军焚烧青州、兖州，黑山、张杨践踏冀州一带，我便调动军队，奉命讨伐叛逆。进军战鼓尚未敲响，狡猾的敌人知道就会灭亡，因此韩馥满怀恐惧，请罪归还领地，张杨、黑山也同时乞求投降。我当时秉承皇帝旨意，暗地里将自己比作窦融，让议郎曹操权且担任兖州牧。正巧公孙瓒率军向南冲来，掠夺冀州北部地区，我紧接着星夜驾车奔驰，凭席卷一样的气势，与公孙瓒进行交锋。凭借老天的威力，我每次战斗都能取得胜利。我是公族子弟，在京城长大，颇熟悉礼仪，不习惯战争；加以自己的祖辈，世代担任辅佐大臣，都是以礼乐教化尽忠效力，所以没有犯过错误。我并不是跟公孙瓒角逐兵马的势力，争夺战阵的功劳。我确实认为，贼臣不消灭掉，我们就会被《春秋》所贬斥；只要有利于国家，办事专断也不用疑虑。因此我冒着风霜，踏着积雪，不畏辛劳，实际上是希望有幸获得一次大捷的福分，以创建终身的功业。国家尚未安定，我对此感到十分耻辱。太仆赵岐奉命远征，宣扬陛下包容宽大的措施，消除细小的隔阂，跟臣下一道开创新局面。接到诏令当天，我便率领军队返回南方。这是我害怕朝廷威力，不敢怠慢的第三个验证啊。

又臣所上将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显达，登锋履刃，死者过半，勤恪之功，不见书列。而州郡牧守，竟盗声名，怀持二端，优游顾望，皆列土锡圭，跨州连郡，是以远近狐疑，议论纷错者也。臣闻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内伤心，志士愤惋。是以忠臣肝脑涂地，肌肤横分而无悔心者，义之所感故也。今赏加无劳，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众望。斯岂腹心之远图？将乃谗慝之邪说使之然也？臣爵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岂敢窥觊重礼，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诚伤偏裨列校，勤不见纪，尽忠为国，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号于边狱，白起歔欷于杜邮也。太傅日磾 位为师保，任配东征，而耗乱王命，宠任非所，凡所举用，皆众所捐弃。而容纳其策， 以为谋主，令臣骨肉兄弟，还为仇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臣虽欲释甲投戈，事不得已。诚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聪之听有所不闻，乞下臣章，咨之群贤，使三槐九棘，议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权为衅，则桓、文当有诛绝之刑；若以众不讨贼为贤，则赵盾可无书弑之贬矣。臣虽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则伏首欧刀，褰衣就镬，臣之愿也。惟陛下垂《尸鸠》之平，绝邪谄之论，无令愚臣结恨三泉。

再则，我推荐的将校，大都是素有德望的精英，威名显达。他们赴汤蹈火，死去的人超过大半，勤勉谨慎的功德，不被史书记载。而州牧郡守，竟相盗取声名，心怀两种主意，迟疑不决，左右观望，却都被分封土地，赐给玉器，势力跨越州郡，这就是远近的人迟疑不决，议论纷纷的原因。我听说，坚持教化的时代，德高望重者地位显

赫；兵荒马乱的时代，战功卓著者赏赐丰厚。陛下流离失所，洛阳城断了祭祀，全国的百姓伤心落泪，有志之士悲愤惋惜。因此忠臣竭忠尽力，不惜肝脑涂地、肌肤横分而毫无怨悔，这是因为被仁义所激励的缘故。如今赏赐那些没有功德的人，却疏离了有功德的人；排斥忠臣和功臣，便辜负了大众的愿望。这难道是朝廷的长远打算吗？还是那些谗人的邪说使得这样的呢？我的爵位已是彻侯，享有二千石的待遇。我已经受了大恩大德，难道还敢暗中希求更厚重的礼遇，希求赐给彤弓玈矢吗？确实只是因为悲叹偏将、裨将及各位校尉，辛勤劳作却不被记载，尽忠为国反而成为重罪。这就是蒙恬之所以在边疆的牢狱哀声长号，白起在杜邮欷歔叹息的原因啊。太傅马日磾位在三公，受命巡视东方，却败坏皇帝命令，宠幸和任命很不恰当，凡是他所起用的人，都是大家所排斥唾弃的。但是朝廷采纳他的计策，以他为谋主，使得我亲如骨肉的兄弟反过来变成了仇敌，相互拼杀，造成的祸乱十分惨重。我虽想解下盔甲，放下戈矛，但实际上却办不到。我确实担心陛下如同日月般的光明，却有照耀不到的地方；广开四方的听力，也有听不见的地方。因此请求颁下我的奏章，向各位贤臣征询意见，让三公九卿讨论我的罪状。如果认为我权宜办事是挑起事端，那么即使齐桓公、晋文公也应当受斩尽杀绝的刑罚；如果认为不讨伐逆贼的人是贤者，那么赵盾就不会遭受被史官司写上‘弑君’的贬损了。我虽是小小人物，志向却坚定如一。如果我因此能够申明我的忠直之心，对得起先帝，那么低头接受刑刀，揭起衣服跳下汤镬，我也心甘情愿。愿陛下仿效《尸鸠》的公平如一，铲除奸邪的言论，不要让我含恨在九泉深处。

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邺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

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筭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四年春，击公孙瓒，遂定幽土，事在《瓒传》。

绍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于是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以审配、逢纪统军事， 田丰、荀谌及南阳许攸为谋主，颜良、文醜为将帅。沮授进说曰："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以明公之神武，连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其势譬若覆手。今不时取，后难图也。"授曰："盖救乱诛暴，谓之义

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等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公师徒精勇，将士思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绍纳图言。图等因是谮沮授曰：“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未及行。

于是朝廷任命袁绍为太尉，封为邺侯。当时曹操自称大将军，袁绍认为自己的权位在他之下而感到耻辱，虚伪地上表推辞，不接受任命。曹操十分害怕，便让位给袁绍。建安二年，朝廷派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授袁绍为大将军，赏赐他弓箭、符节和斧钺，及一百名勇士，同时兼督领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四个州，袁绍这才接受。

袁绍每次得到诏书，都担心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便想迁动天子离自己近一些。于是派使者游说曹操，说许都低洼潮湿，洛阳城又破烂不堪，应该迁都到甄城，可以安全殷实。曹操拒绝了这个建议。田丰劝袁绍说：“迁都的计谋，既然不能听从，应该早点攻克许城，奉迎天子。这样，行动就可以假托诏令，号召全国，这是上策啊。不然的话，终究会被人家所控制，即使后悔也没有用了。”袁绍没有听从。建安四年春天，袁绍攻击公孙瓒，平定了幽州一带，事情经过记载在《公孙瓒传》中。

袁绍自从拥有四个州的地盘，几十万军队以后，骄纵之心越来越厉害，进贡皇上也越来越少了。主簿耿包秘密地对袁绍说：“炎帝的德义已经衰竭，袁氏是黄帝的后代，应该顺从天意，安定民心。”袁绍将耿包说的事情告诉军府中的谋士，议论者认为耿包妄言欺众，应该处死。袁绍知道大家意见不能一致，不得已杀了耿包以掩盖心迹。之后挑选十万精兵，一万骑兵，想出发进攻许城，让审配、逢纪统管军事，以田丰、荀谌和南阳许攸为主要谋士，以颜良、文醜为将帅。沮授进言说：“近来征讨公孙瓒，出师已经多年，老百姓疲乏凋敝，仓库又缺乏积蓄，田赋力役很重，这是国家的深重忧患呀。应该首先派遣使者给皇上报捷，发展农业，使老百姓得以安逸。如果不能与朝廷相通，便可以上表说曹操隔断了我们与朝廷间的通路，然后将部队进驻黎阳，逐渐地扎营于黄河以南，增造船只，修理器械，分别派遣精锐骑兵，抄袭曹操的边防，让他不得安宁，我们以逸待劳。这样便可以轻易地平定天下。”郭图、审配说：“根据兵法的法则，十倍于敌则包围它，五倍于敌则进攻它，势均力敌则可以战斗。如今凭着袁绍将军的神明和威武，联合黄河以北的强大的兵力，去攻打曹操，形势就会像翻手那般容易。当今不及时攻取，以后就会很难图谋了。”沮

授说："拯救乱世，诛灭强暴，这就是所说的义兵；凭着人多势众，这就是所说的骄兵。义兵所向无敌，骄兵则最先灭亡。曹操奉迎天子，在许都修建皇宫。如今我们率领部队向南进军，从道义上说是违背的。况且临战前制定克敌制胜的策略，不在于兵力的强弱。曹操的法令既然已经推行，士兵精心训练，就不会像公孙瓒那样坐着等待围攻。如今抛弃万全的策略不用，而发动无正当理由的战斗，我为将军感到担忧。"郭图等人说："武王讨伐纣王，没有人说不道义；何况对曹操发兵，怎么能说无正当理由呢！况且将军的将士干练勇猛，激励奋发，如果不及早确定大业，就会像古书上说的：'上天给予，却不去拿取，反而会受到灾祸。'这就是越国之所以称霸，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沮授监军的计谋，在于求稳，却不是掌握时势，了解机遇的变化呀。"袁绍采纳了郭图的建议。郭图等人因此进沮授的谗言说："沮授统管内外事务，声威震慑三军，如果他逐渐强大起来，怎么能够控制他呢！臣下服从主子的意见就会兴旺，主子服从臣下的意见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兵书中所告诫的。并且在外统率大军的人，不应该知道内部的情况。"袁绍便将沮授所统率的部队分为三个都督，让沮授及郭图、淳于琼各统率一军，但来不及实行。

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沛以背曹操。操惧，乃自将征备。田丰说绍曰："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几，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

建安五年，左将军刘备杀死了徐州刺史车胄，占据沛地，背叛曹操。曹操惊恐，亲自率兵征讨刘备。田丰劝袁绍说："和你争天下的人，就是曹操呀。如今曹操向东攻打刘备，交战不可能马上结束。如今我们率兵从后面袭击他，一去便可平定。军队应随机而动，这正是好时机呀。"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没能实行。田丰举起棍杖敲打着地面说："哎呀，大事完了！碰到难以遇到的机会，却因为婴儿生病而给失去了，可惜呀！"袁绍听到后，很恼火，从此便疏远了他。

曹操畏绍过河，乃急击备，遂破之。备奔绍，绍于是进军攻许。田丰以既失前几，不宜便行，谏绍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强谏忤绍，绍以为沮众，遂械系之。乃先宣檄曰：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威福由己，终有望夷之祸，污辱至今。及臻吕后，禄、产专政，擅

断万机，决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威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兴隆，光明融显。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

曹操害怕袁绍渡过黄河，便急速进击刘备，打败了他。刘备投奔袁绍，袁绍这才率军攻打许都。田丰认为既然错过了以前的机会，不适宜立即行动，就劝谏袁绍说："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那么许都城里不再是空虚的。况且曹操善于调兵遣将，变化无常，兵力虽小，却不能轻视。当前不如长久地和他对峙下去。将军牢牢地占据山河险要地带，拥有四个州的民众，在外联合各地英雄豪杰，在内大力发展农耕，训练士兵，然后挑选精兵，分成几支奇袭部队，乘虚不断出击，骚扰黄河以南一带。敌军从右方救援，便袭击他的左方，敌军救援左方，则又袭击他的右方。使敌军疲于奔命，人人不能安于本业，我军尚未辛苦，他方却已困顿不堪。不超过三年，便可以稳坐制胜了。现在放弃制胜的策略，而靠一次战役决定成败，如果不能取胜，后悔就来不及了。"袁绍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田丰强行劝谏袁绍，触怒了袁绍，袁绍认为他是在破坏大家的士气，就把他关押了起来。随即发布一篇檄文：

听说圣明的君主和忠心的臣下为了挽救危难，常实行权变的策略。从前，强大的秦王朝君主懦弱无能，赵高把持了大权，控制着朝廷的命运，作威作福，为所欲为，最终发生了望夷宫的祸害，耻辱一直传到现在。吕后时代，吕禄、吕产独揽大权，专断朝政，在皇宫决断事务，纲纪废弛，上下失序，令天下人寒心。于是绛侯、朱虚侯振威奋发，诛灭了这些残暴的逆贼，拥立太宗，所以道德教化才能兴隆，光明显耀。这就是大臣实行权变的明显事例。

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人。父嵩，乞匄携养，因臧买位，舆金辇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埽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广罗英雄，弃瑕录用，故遂与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师，奖就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遂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畔人之党，故复援旍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布众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是则幕府无德于兖土，而有大造于操也。

会后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怨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辟钳口，尚书记期会，公卿充员品而已。

司空曹操的祖父曹腾，以前做中常侍，与左悺、徐璜一同兴风作浪，贪婪凶暴，败坏教化，虐待百姓。曹操的父亲曹嵩，请求曹腾收养，用盗窃来的钱去买官位，将金银财宝用车轿运送到豪门深院，窃取了三公的重要职位，操纵国家的命运。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本来就没有良好的德行，性格凶猛，好乱乐祸。袁幕府率领威武的勇士，铲除了作恶叛逆的宦官，紧接着又遇到董卓越权夺位，践踏国家，于是挥动利剑，敲响战鼓，在东夏发布命令，广泛招罗英雄，不计较过错，加以录用。因此给曹操参与议事谋略的机会，认为曹操有猎鹰犬般的才干，可供驱使。他却目光短浅，轻举妄动，随意进退，多次遭受挫败，折兵损将。袁幕府又分给他精锐部队，补充完善，并上表推荐他做东郡太守、兖州刺史，送给他虎纹衣服，任命他率领偏师，以扶植他的权威，希望获得他立功赎罪的报赏。但是曹操却凭着资本专横暴戾，滥施酷刑，掠夺百姓，残害贤良。以前九江太守边让，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只因为仗义执言，刚正不阿，便遭到杀头示众的祸害，妻儿子女也全被杀死。从此，士林愤怒痛恨，怨声载道，只要有一个人挥手高呼，全州就会同声响应。曹操失去人心，所以在徐州大败，地盘被吕布夺走，只得流离在东方的边远地带，没有立脚之处。袁幕府考虑到要加强中央，削弱地方势力，并且不愿加入背叛者的行列，所以再次披上铠甲，举起战旗，全力奔赴战场，金鼓声震天动地，吕布的部队败退，从而在死亡的祸患中拯救了曹操，恢复了他的方伯地位。从这些看来，袁幕府对兖州人虽没有恩德，但是对曹操却有很大的恩德啊。

后来天子从东方返回朝廷，各类盗贼扰乱朝政。当时冀州北部边境有战争，袁幕府无暇离开职守，所以派从事中郎徐勋去安置曹操，让他修整郊祀的庙堂，护卫年幼的天子。他便更加放纵自己，独断专行，威胁逼迫皇宫中的人，侮辱王侯官僚，违法乱纪，坐着召见三公大臣，专断朝政，封爵行赏全凭心中所想，刑罚杀戮全凭口里所说，他所宠爱的人便光耀五宗，他所怨恨的人便被灭掉三族。在一起议论的人受到公开残杀，心中不满的人遭受秘密杀害，百姓在道路上只能用眼色示意，百官也闭口不敢说话，尚书只是记录会期，公卿只是填充职位罢了。

> 故太尉杨彪，历典二司，元纲极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箬楚并兼，五毒俱至，触情放慝，不顾宪章。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矰缴充蹊，阬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埳，是以兖、豫有无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莫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意含覆，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桡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善，专为枭雄。往岁伐鼓北征，讨公孙瓒，强御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欲托助王师，以见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屯据敖仓，阻河为固，乃欲运螳蜋之斧，御隆车之隧。莫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焚飞蓬，覆沧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灭者哉？

老太尉杨彪，曾经任司空、司徒，是职位很高的元老大臣。曹操因为和他有小小仇怨，就给他加上不应有的罪名，严刑拷打，用上五种酷刑，为所欲为，不顾宪章王法。又如议郎赵彦，忠心进谏，刚正直言，言谈中有许多可以采纳的地方，所以皇上含笑静听，高兴地赏赐他。曹操想要混淆是非，杜绝向朝廷进言的途径，便擅自搜捕赵彦，立即杀掉他，根本不报告上司。另外，梁孝王是先帝的同母弟弟，陵墓尊贵显赫，所植的松柏桑梓等树木尤其应该珍视保护。曹操率领官兵，亲自前去挖掘坟墓，破开棺材，裸露尸体，掠取金银财宝，以致使得圣上流泪，士民感伤。曹操又任命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在所经过的地方毁坏坟墓，使得尸骨暴露。身居三公职位，行为却像凶暴残忍的盗贼，玷辱国家，虐待百姓，活人、死人都受毒害。加上他的政策苛刻残忍，条律禁令无处不在，小路上充满着短箭，大道中遍布着陷阱，人们一举手就被挂在网罗上，一抬脚就会踏入陷阱，因此说兖州、豫州到处都有无法生存的人，京城里充满呼冤叫屈的声音。

遍观古今书籍的记载，贪婪、残忍、暴虐无道的奸臣，曹操可算得上最厉害的一个。袁幕府正在查办外奸，来不及整顿，还对他加以容忍和掩饰，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然而，曹操有豺狼野心，潜藏着夺位的阴谋，于是想摧折栋梁之才，孤立削弱汉朝王室，铲尽忠臣，伤害好人，专做凶狠专横之事。往年袁幕府敲响战鼓，向北进军，征讨公孙瓒，他顽强抵御，僵持了一年。曹操乘公孙瓒没有被攻破时，暗地与公孙瓒互通音讯，想假托支援王师，实际上是要偷袭王师，所以率军来到黄河边，准备乘船北渡。正巧使者被揭发而暴露，公孙瓒也被消灭，所以使得曹操的锋芒受到挫伤，阴谋没有得逞。现在，曹操屯驻在敖仓，以黄河为牢固的防线，就像螳螂伸出大腿，要阻挡大车的通路。袁幕府依仗大汉的威灵，在宇宙间横扫敌人，有百万名手持长戟的战士，有千群乘着胡马的骑兵，中黄、夏育、乌获般的勇士意气奋发，发挥强弓劲弩的强大优势，从并州越过太行山，从青州涉过济河、漯河，大军渡黄河从正面攻击，荆州的部队直下宛、叶从后面夹击。威武的步伐如巨雷震响，早已深入敌人的腹地，这就如点燃

大火焚烧飘荡的蓬草，又如倾覆大海的水来熄灭迸发火焰的木炭，有什么不能消灭的呢？

当今汉道陵迟，纲弛网绝，操以精兵七百， 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质，惧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勖哉！

乃先遣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绍自引兵至黎阳。沮授临行，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势存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珪，众实疲敝，而主骄将忲，军之破败，在此举矣。杨雄有言：‘六国蚩蚩，为嬴弱姬。’今之谓乎！”曹操遂救刘延，击颜良斩之。绍乃度河，壁延津南。沮授临船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以疾退，绍不许而意恨之，复省其所部，并属郭图。

当今汉朝衰败，纲纪松弛，法网断绝，曹操用七百名精兵，围住皇城，对外宣称保卫皇上，对内拘留皇上为人质。我们担心篡权叛逆的灾难，因此发兵前来。这是忠臣不惜牺牲的时候，也是豪杰建功立业的机会，能不努力吗？

于是袁绍先派遣颜良到白马县攻打曹操的别将刘延，袁绍自己率领部队进驻黎阳。沮授临行前，召集他的族人，把自己的钱财散发给他们，并说：“这一仗打胜了可以威震天下，失败了就连自身都保不了。悲哀啊！”他的弟弟沮宗说：“曹操的兵马不能与袁幕府的兵马相比，您为什么担忧呢？”沮授回答说：“凭着曹操的聪明决策，又挟持着皇帝作为资本，我方虽然战胜了公孙瓒，战士们却相当疲惫，并且主帅骄横，将领奢侈，军队的失败毁灭，就在于这次行动了。杨雄说：‘六国纷争，实际上是为了嬴秦而削弱周王朝。’如今也可以这么说了！”曹操领兵救援刘延，打败了颜良并杀了他。袁绍接着渡过黄河，在延津南部设立营垒。沮授在船上叹息道：“主帅思想骄傲，部下只求建功，悠悠远去的黄河哟，我们能成功吗？”于是他便假托疾病引退，袁绍没有答应，心中怨恨他，并减少他统率的部队，合并归郭图指挥。

绍使刘备、文醜挑战，曹操又击破之，斩文醜。再战而禽二将，绍军中大震。操还屯官度，绍进保阳武。沮授又说绍曰：“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军；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渐逼官度，遂合战。操军不利，复还坚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而行。操乃发石车击绍楼，皆破，军中呼曰“霹雳车”。绍为地道欲袭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又遣奇兵袭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食。

相持百余日，河南人疲困，多畔应绍。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粮运。沮授说绍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绍不从。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能用。会攸家犯

法，审配收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说使袭取淳于琼等。琼等时宿在乌巢，去绍军四十里。操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攻破琼等，悉斩之。

初，绍闻操击琼，谓长子谭曰：“就操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高览、张郃等攻操营，不下。二将闻琼等败，遂奔操。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与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度河，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至帐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令焉。众闻绍在，稍复集。余众伪降，曹操尽阬之，前后所杀八万人。

袁绍派遣刘备、文醜挑战，曹操又击败了他们，斩了文醜。两次战斗，损失两名主将，在袁绍的军营里引起了很大的震惊。曹操退驻官度，袁绍进驻阳武。沮授又对袁绍说：“我们北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强劲果敢不如曹操的南军；南军的粮食少，物质储备不如北军。南军希望急战，北军利于缓战。我们应该舒缓持久，拖延时间。”袁绍没有听从。各个营垒相连，渐渐前进，逼近官度，于是双方交战。曹操军队交战失利，再次返回到坚固的营垒中。袁绍建起高高的望楼，筑起土山，向曹操的营垒中射箭，曹操营中的士兵都顶着盾牌行走。曹操便用发石车袭击袁绍的望楼，将它们全部摧毁，军营中叫这种车为“霹雳车”。袁绍挖掘地道，想袭击曹操，曹操就在营垒四周修筑长长的深沟来抵抗袁绍。曹操又派遣奇袭部队袭击袁绍的运粮车，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并烧掉了他的全部粮食。

两军对峙了一百多天，黄河以南的人疲惫困顿，大多叛变归附袁绍。袁绍派淳于琼等人带领一万多将士往北方迎接运粮的车队。沮授劝说袁绍派蒋奇单独组成一支外援部队，以阻止曹操突袭运粮车。袁绍没有采纳。许攸进言说：“曹操兵力少，而且全军出动来攻我军，许都剩下的守军势必薄弱。如果分派一支轻骑部队，星夜赶去偷袭，许都一旦被攻克，曹操就会被擒。即使他没有溃败，也会使他们顾头顾尾，疲于奔命，那么，击溃他们是必然的。”袁绍又没有采用。正巧许攸的家人触犯法律，审配逮捕了他们，许攸很不得志，便投奔了曹操，并劝说曹操突袭攻取淳于琼等人。淳于琼等人当时正驻扎在乌巢，距离袁军的部队四十里。曹操亲自率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趁夜前去击溃了淳于琼的部队，全部斩杀了他们。

当初，袁绍听说曹操攻打淳于琼，对长子袁谭说：“乘曹操攻打淳于琼时，我们拔掉他的营垒，他便无处可归了。”便派遣高览、张郃等人前去攻打曹操的营垒，攻不下。两位将领听说淳于琼等人已经溃败，就投奔了曹操。于是袁绍的大军十分惊慌，大多溃散。袁绍和袁谭等人用幅巾束发，骑着马，和八百名骑兵一同渡过黄河，来到黎阳的北岸，进入他的部将蒋义渠的军营里。到幕帐后，袁绍握着蒋义渠的手说：“我把我的头颅都托付给你了。”蒋义渠让出幕帐给袁绍，让他发号施令。士兵们听说袁绍还在，又渐渐聚集起来。其他的士兵

伪装投降，曹操把他们全都活埋了，前后所杀的有八万人之多。

沮授为操军所执，乃大呼曰：“授不降也，为所执耳。”操见授谓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得也。”授对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见禽。”操曰：“本初无谋，不相用计。今丧乱过纪，国家未定，方当与君图之。”授曰：“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寻谋归袁氏，乃诛之。

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及军还，或谓田丰曰：“君必见重。”丰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数以至言迕之。若胜而喜，必能赦我，战败而怨，内忌将发。若军出有利，当蒙全耳，今既败矣，吾不望生。”绍还，　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沮授被曹操的部队捉住，他便大声喊道：“我沮授没有投降啊，是被捉住的。”曹操见到沮授对他说：“只因我们所处的区域相差太远，所以彼此没有交往，没想到今天见面了。”沮授回答说：“袁绍失策，自取失败。我智谋、力量都已困乏，被捉是理所当然的。”曹操说：“袁本初缺乏谋略，又不运用你的计策。当今死丧祸乱已超过十二年了，国家没能安定，应当与您一同谋划大事。”沮授说：“我叔父、母亲、弟弟的生命都掌握在袁氏手中，如果承蒙您的威灵，叫我立即死去也是一种福气。”曹操叹息说：“我要是早日得到你，天下大事就不值得担忧了。”便赦免他，并给予他丰厚的待遇。不久沮授企图回到袁绍那里去，曹操便杀了他。

袁绍表面宽厚文雅，有器量，快乐与忧愁从不显露出来，但性格刚愎高傲，不能听从善言，所以导致失败。等军队败回时，有人对田丰说：“您一定会受到器重的。”田丰说：“袁绍表面宽厚，但内心忌恨，不会体谅我的忠心，并且我曾多次说耿直的话触犯过他。如果胜利了，他很高兴，一定能赦免我；如果战败，他一怨恨，内心的忌恨将发泄出来。如果军队出征顺利，那么我会得到赦免，如今既然已经失败，我不指望活下去了。”袁绍回来，说：“我没有采纳田丰的建议，果真被他嘲笑。”便杀掉了田丰。

官度之败，审配二子为曹操所禽。孟岱与配有隙，因蒋奇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亦为然。绍遂以岱为监军，代配守邺。护军逢纪与配不睦，绍以问之，纪对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公勿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曰：“先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曰“善”。乃不废配，配、纪由是更协。

冀州城邑多畔，绍复击定之。自军败后发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纪、审配宿以骄侈为谭所病，辛评、郭图皆比于谭而与配、纪有隙。众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遂矫绍遗命，奉尚为嗣。

官度战败后，审配的两个儿子被曹操捉住。孟岱与审配有仇隙，

托蒋奇对袁绍说："审配在位独断专权，族人众多，兵力强大，并且两个儿子在南方，必定怀有反叛之心。"郭图、辛评也这样认为。袁绍便任命孟岱为监军，代替审配守卫邺城。护军逢纪和审配不和，袁绍向逢纪问这件事，逢纪说："审配天性刚烈正直，他的每种言行，都是仰慕古人的气节，不会因为两个儿子在南方便做不仁义的事，请您不要怀疑他。"袁绍说："您不是厌恶他吗？"逢纪说："以前所争论的是个人私事，如今所陈述的是国家大事。"袁说："好。"于是没有废除审配，审配和逢纪从此和睦了。

冀州所属的城邑多次发生叛乱，袁绍再次平定了它们。自从官渡战败后，袁绍生了病，在汉献帝七年夏天去世。没来得及确定继位人，逢纪、审配向来因为骄傲放纵被袁谭所憎恨，辛评、郭图都因为亲近袁谭而与审配、逢纪有隔阂。众人因为袁谭是长子，想立他为继承人。审配等人担心袁谭继位后，辛评等人会为害作乱，于是伪造袁绍的遗书，尊奉袁尚为继位人。

#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谭自称车骑将军，出军黎阳。尚少与其兵，而使逢纪随之。谭求益兵，审配等又议不与。谭怒，杀逢纪。

曹操度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乃留审配守邺，自将助谭，与操相拒于黎阳。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战城下，谭、尚败退。操将围之，乃夜遁还邺。操进军， 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今操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许，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谭大怒，郭图、辛评因此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皆是审配之所构也。"谭然之。遂引兵攻尚，战于外门。谭败，乃引兵还南皮。

别驾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谭，谭还欲更攻尚，问修曰："计将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属有谗人交斗其间，以求一朝之利，愿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横行于天下。"谭不从。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婴城固守。尚围之急，谭奔平原，而遣颍川辛毗诣曹操请救。

袁谭自称车骑将军，出动军队到黎阳。袁尚给他的兵力很多，而且叫逢纪跟随监视他。袁谭请求增加兵力，审配等人又商议不给他。袁谭发怒，便杀了逢纪。

曹操渡过黄河攻打袁谭，袁谭向袁尚告急，袁尚这才留下审配守邺城， 自己带兵援助袁谭，在黎阳抵抗曹操。从九月到第二年二月，在城下大战一场，袁谭、袁尚战败后退。曹操即将包围他们，他们趁夜逃回邺城。曹操进军，袁尚迎击，破了曹军，曹操的军队回到许昌。袁谭对袁尚说："我的军队武装不精良，所以以前被曹操击败。现在曹操的军队撤退，人人都想着回去，等他们渡过黄河，我们出兵袭击，可以使他们大败溃退，这个策略不能放弃。"袁尚怀疑这个计策，不答应，既不增加兵员，又不给武器。袁谭大怒，郭图、辛评趁机对袁谭说："叫先公袁绍把您过继给兄长做后代，立袁尚做继位人，这都是审配等人造成的。"袁谭也认为是这样。于是带兵进攻袁尚，在邺城外门打仗。袁谭被打败，带兵回到南皮。

别驾王修带领官吏百姓从青州前去救援袁谭。袁谭回南皮后想再去攻打袁尚，问王修说："出个什么计谋？"王修说："兄弟是左右手，譬如有人将要打斗却先砍断自己的右手，还说：'我一定会战胜

他。’这样的人可以吗？丢掉兄弟情分而不相亲，这样的人天下还有谁会去亲近？您的部下有进谗言者，在您兄弟之间挑起争执，以求得一时的利益，愿您塞上耳朵不要听。如果您杀掉几个奸佞之臣，兄弟又互相亲近和睦，共同抵挡四方的敌人，那么就可以在天下纵横无阻。”袁谭不听从。袁尚又亲自带兵攻打袁谭，袁谭被打得大败，环城固守。袁尚围城很紧急，袁谭奔向平原，派颍川人辛毗到曹操那里请求救援。

刘表以书谏谭曰：

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斁。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奖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殂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匈膂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阏伯、实沈之忿已成，弃亲即仇之计已决，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

昔齐襄公报九世之仇，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且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

刘表写信规劝袁谭说：

上天降下灾害，祸难向大水一样横流，不同的人相互交结，终于结成同盟，使王室震荡，伦常败坏。因此明智通达的士人，没有谁不痛心入骨，痛感当代人不能相互容忍的。我与太公袁绍志向相同，愿望一样，虽然荆州与冀州相距遥远，山河阻隔，我们却并力同心，共同辅助王室，让异族不能干扰我们的同盟，异类不能断绝我们的友好，这是我与太公没有二心的结果。功业还没完成，太公去世，贤明的后代接位，继承大业。你们发扬历代的美德，凭着洪大的福气，在邺都摧毁了实力强大的敌人，在北方光大了盛美的事业，转顾间安定了疆土，虎视黄河以南，凡属我们的同盟者，没有谁不像影子一样前来归附。怎么能料想谗人像青蝇似的在旗杆上飞动，费无忌似的人在两大军垒中游说，使大腿和胳膊分离，使前胸和脊骨分开。我刚听说这件事，还怀疑不是事实，后来得到确信，才知道阏伯、实沈间的愤怨已经形成，抛弃亲人成为仇人的决心已经下定，战旗在中原相交，暴露的尸体在城墙下堆积。我听说这些情况后难过得哭泣了，精神恍恍惚惚。过去，从三王、五霸到战国时代，君和臣、父和子、兄和弟

及亲戚之间的相互残杀，也时常有这种情况发生。然而，有人是想借此成就帝王的功业，有人是想借此创定霸主的功劳，这叫做“逆取顺守”，求得一世的富强。但是，从没有丢掉亲人，跟异己势力勾结，动摇自己的根基，却能够长久保全的人。从前，齐襄公报了九代的怨仇，士匄完成了荀偃未竟的事业，所以《春秋》赞美他们的义气，君子称许他们的诚信。那荀偃对齐的遗恨，不如太公对曹操的愤恨；士匄作为臣子继承事业，不如您继承父亲的大统。而且，君子即使避难也不去仇人的国度，断绝交情也不讲恶言恶语，何况是忘掉先人的仇恨，抛弃兄弟间的友好，而要成为万世的鉴戒，给同盟者留下耻辱呢！这样做，蛮夷戎狄也会有谴责的话语，何况我们是同族同类，能不痛心吗！

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无惭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 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弃百痾，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

又与尚书谏之，并不从。

曹操遂还救谭，十月至黎阳。尚闻操度河，乃释平原还邺。尚将吕旷、高翔畔归曹氏，谭复阴刻将军印，以假旷、翔。操知谭诈，乃以子整娉谭女以安之，而引军还。

九年三月，尚使审配守邺，复攻谭于平原。配献书于谭曰：“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愿将军缓心抑怒，终省愚辞。盖《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图危宗庙，剥乱国家，亲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诛。何则？义重人轻，事不获已故也。昔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嫡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何意凶臣郭图，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至令将军忘孝友之仁，袭阏、沈之迹，放兵钞突，屠城杀吏，冤魂痛于幽冥，创痍被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赏赐秦胡，其财物妇女，豫有分数。又云：‘孤虽有老母，趣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隔，我州君臣监寐悲叹。诚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诒太夫人不测之患，损先公不世之业。我将军辞不获命，以及馆陶之役。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睹兴败之徵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位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沉，堕贤哲之操，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翘企延颈，待望仇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若乃天启尊心，革图易虑，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当敷躬布体以听斧锧之刑。如又不悛，祸将及之。愿熟详吉凶，以赐环玦。”谭不纳。

想在当代的史册上垂名，保全祖先的祭祀，怎么可以兄弟之间互相非难指责，争执和计较得失呢？即使袁冀州有对兄长的倨傲之处，不讲究自责谦逊的礼节，您也应该委屈自己一下，以成就大事为重，事情平定以后，再让天下人评论它的是非曲直，这不是有高尚的节义吗？现在您被夫人憎恨，赶不上郑庄公被姜氏憎恨；兄弟之间的嫌

隙，赶不上舜帝被骄纵的象迫害。然而郑庄公母子最后在大隧中和乐，骄纵的象最终被舜封在有鼻。希望你丢掉各种怨恨，追想原来的情义，再使母子兄弟和好如初。现在我正整顿士兵和战马，延颈盼望您的好消息。

刘表又写信给袁尚，两人都不听从。

曹操于是回兵救袁谭，十月份到了黎阳。袁尚听说曹操渡过了黄河，于是放下平原不攻，回到了邺城。袁尚的将领吕旷、高翔归顺了曹操。袁谭又暗地里刻了将军印，想收买吕旷、高翔。曹操知道袁谭虚假，于是要儿子曹整娶了袁谭的女儿来安抚他，自己带领军队回去了。

九年三月，袁尚让审配守邺城，又到平原攻打袁谭。审配写信给袁谭说："审配听说，良药苦口却对病有利，忠言逆耳但对行为有效益。希望将军舒缓心情，压制怒气，看完我写的信。《春秋》的原则，是国君为社稷而死，忠臣为国君的命令而死。如果有人打算危害宗庙，削弱和扰乱国家，亲族和疏远的人要一样处置。所以周公流泪判决管叔、蔡叔的案件，季友哭着判叔牙死刑。为什么这样？因为礼义重，个人轻，事情不得不这样办。过去，先公袁绍废除将军的继位人地位，让您做他兄长的继承人，确立我们的将军袁尚做自己的继位人，向上报告了祖宗的神灵，在下写进了谱牒，四海之内远远近近，谁没有听说呢！怎能料想凶恶的臣子郭图，胡乱地画蛇添足，用歪曲的言辞来奉承您，扰乱至亲的关系。致使将军忘掉孝顺友爱的仁德，走上了阏伯、实沈的老路，派出士兵抄袭骚扰，屠杀城市杀死官吏，使冤魂在幽冥中哀痛，遍地都是战争的创伤。您又打算夺取邺城，许愿赏赐北方的胡人，有关财物妇女，预先有了分配。又说：'我虽然有老母亲，但她只不过让我有个完好的身体而已。'听到这种话的人，没有谁不悲哀挥泪，使得太夫人忧愁哀愤，我们州中君臣失眠悲叹。我如果拱手不言，听任您干下去，就恐怕违背了《春秋》所说的忠臣为君命而死的原则，给太夫人留下了不测的祸害，损害先公不可一世的功业。我们将军得不到您的宽容，以致酿成了馆陶战役。我希望将军的孝顺淳厚，像孩提时代一样；兄弟间的相爱感情，自然而然地产生；希望您思考清楚，敏捷行动，观察古今兴旺衰败的迹象，把权势和财产看得如粪土，把声名看得重如山岳。您为什么这样迷惑沉沦，抛弃贤慧明哲的操行，积下仇怨，发泄愤恨，招致毁灭家庭的祸患呢！您昂头伸颈，盼望仇敌，把亲人投到虎狼的爪牙下，以求实现自己一时的志向，怎么不令人痛心！如果上天启发了您的心灵，使您改换想法，那么我们将军就会悲痛流泪，亲近您；我审配等人也会听任将军的处罚。如果您再不改过，祸事将要临头。希望您周详地审视吉

凶，回信表明取舍。”袁谭不肯采纳。

曹操因此进攻邺，审配将冯礼为内应，开突门内操兵三百余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门，门闭，入者皆死。操乃凿堑围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见，笑而不出争利。操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闻邺急，将军万余人还救城，操逆击破之。尚走依曲漳为营，操复围之，未合，尚惧，遣阴夔、陈琳求降，不听。尚还走蓝口，操复进，急围之。尚将马延等临阵降，众大溃，尚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审配令士卒曰：“坚守死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荣夜开门内操兵，配拒战城中，生获配。操谓配曰：“吾近行围，弩何多也？”配曰：“犹恨其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亦自不得不尔。”意欲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全尚母妻子，还其财宝。高幹以并州降，复为刺史。

曹操趁势进攻邺城。审配的将领冯礼做内应，打开城下小门放进曹操的士兵三百多人。审配觉察了，从城上用大石块捶击小门，门便封闭了，进去的士兵都被杀死。曹操于是挖沟围城，全长有四十里，开始叫士兵挖得又窄又浅，显得像可以跨越。审配望见了，笑一笑，不肯出兵争夺。曹操一个晚上疏浚了它，宽度深度都达到两丈，引来漳河水灌满。从五月到八月，城中饿死的人超过一半。袁尚听说邺城危急，带领军队一万多人回来救援邺城，曹操迎击，打败了他。袁尚逃走后，沿着弯曲的漳水驻扎军队，曹操又包围了他。两军还未交锋，袁尚害怕，便派阴夔、陈琳请求投降，曹操不答应。袁尚回头逃到蓝口，曹操又进军，马上包围了他。袁尚的将领马延等人在交战时投降，部队大溃败，袁尚逃奔中山。曹军把袁尚的军用物资全部收缴，获得袁尚的印章、符节、斧钺及衣物，把他们拿给邺城人看，城中的守军涣散沮丧。审配命令士兵说：“坚持把守，拼死作战，曹操的军队已经疲惫了。幽州的救兵就要到了，怎么愁没有主人！”曹操出营巡视，审配埋伏弩箭射击他，几乎射中。审配任命他哥哥的儿子审荣为东门校尉，审荣在夜里打开城门放进曹操军队，审配在城中抵抗，曹操活捉了审配。曹操对审配说：“我近来攻城，弩箭怎么这么多？”审配说：“还恨它少了。”曹操说：“您忠于袁氏，也是不得不这样。”想要保全他。审配意志气节壮烈，始终没有说屈服的话，看的人没有谁不感叹。曹操于是杀了他。曹操保全了袁尚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归还了他的财宝。高幹率领并州部队投降了曹操，当了刺史。

曹操之围邺也，谭复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攻尚于中山。尚败，走故安从熙，而谭悉收其众，还屯龙凑。

十二月，曹操讨谭，军其门。谭夜遁走南皮，临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谭欲出战，军未合而破。谭被发驱驰，追者意非恒人，趋奔之。谭堕马，顾曰：“咄，儿过我，我能富贵汝。”言未绝口，头已断地。于是斩郭图等，戮其妻子。

熙、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盟，令曰：“违者斩！”众莫敢仰视，各以次歃。至别驾代郡韩珩，　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夫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曹操闻珩节，甚高之，屡辟不至，卒于家。

曹操包围邺城时，袁谭又背叛了，并趁机攻占夺取了甘陵、安平、勃海、河间，在中山攻打袁尚。袁尚被打败后，逃到故安，依附袁熙。袁谭把他的部队全部收归己有，回兵驻扎在龙凑。

十二月，曹操讨伐袁谭，驻军在龙凑城门前。袁谭夜里逃跑到南皮，临近清河驻扎。第二年正月，曹操紧急地攻打他。袁谭想出军迎战，军队还未交锋就被攻破。袁谭披头散发骑马逃跑，追赶的人料想他不是平常的人，快速奔向他。袁谭从战马上掉下来，回头说：“喂，小子放过我，我能使你富贵。”话没说完，头已经被斩断，落在地上。接着，曹操又斩了郭图等人，杀了他们的妻子、儿女。

袁熙、袁尚被他们的将领焦触、张南攻打，投奔辽西的乌桓。焦触自号幽州刺史，逼迫和率领各郡的太守、令长，背叛袁尚，归附曹操。他陈兵几万，杀白马盟誓，下命令说：“违抗的人斩首！”众人没有谁敢抬头看，各按次序歃血盟誓。轮到别驾代郡人韩珩时，他说：“我受到袁公父子的深厚恩泽，现在他们破败灭亡，我的智慧不能挽救他们，我的勇力不能为他们战死，在道义上已经欠缺了。如果还对曹氏北面称臣，这是我不能做的！”满座的人都为韩珩变了脸色。焦触说：“进行大事业，应该立下大义。事情的成功与否，不在于一个人。可以成全韩珩的志向，以激励侍奉君主的人。”曹操听说韩珩的气节后，认为他很高尚，多次征召他。韩珩不肯来，最后死在家里。

高幹复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口关。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将守城，自诣匈奴求救，不得，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斩之。

十二年，曹操征辽西，击乌桓。尚、熙与乌桓逆操军，战败走，乃与亲兵数千人奔公孙康于辽东。尚有勇力，先与熙谋曰：“今到辽东，康必见我，我独为兄手击之，且据其郡，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规取尚以为功，乃先置精勇于厩中，然后请尚、熙。熙疑不欲进，尚强之，遂与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于冻地。尚谓康曰：“未死之间，寒不可忍，可相与席。”康曰：“卿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遂斩首送之。

康，辽东人。父度，初避吏为玄兔小吏，稍仕。中平元年，还为本郡守。在职敢杀伐，郡中名豪与己夙无恩者，遂诛灭百余家。因东击高句骊，西攻乌桓，威行海畔。时王室方乱，度恃其地远，阴独怀幸。会襄平社生大石丈余，下有三小石为足，度以为己瑞。初平元年，乃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并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为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

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　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鸾辂九旒旄头羽骑。建安九年，　　司空曹操表为奋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死，康嗣，故遂据辽土焉。

高幹又叛变，拘捕了上党太守，出兵把守壶口关。十一年，曹操亲自征讨高幹。高幹于是留下将领守卫城市，自己到匈奴求救，没有成功，单独和几个骑兵逃亡，想往南投奔荆州。上洛都尉抓住他，把他杀了。

十二年，曹操征讨辽西，攻打乌桓。袁尚、袁熙与乌桓反击曹操的军队，战败逃跑。他们与数千名亲兵往辽东投奔公孙康。袁尚勇敢有力，先和袁熙谋划说：“现在到辽东去，公孙康必然接见我，我一个人替兄长亲手杀了他，并且占据他的辽东郡，还可以扩张我们的势力。”公孙康也谋划抓住袁尚来邀功，于是先安排精兵勇将埋伏在马棚里，然后请袁尚、袁熙相见。袁熙怀疑，不想进去，袁尚强迫他去，于是两人一起进去。没等到二人就座，公孙康便呼叫埋伏的士兵捉住了他们，叫他们坐在冰冻的地上。袁尚对公孙康说：“没有死时，寒冷得不可忍受，给我一床席子。”公孙康说：“您的头颅就要跑一万里路了，还要席子干什么！”于是斩下他的头，送给曹操。

公孙康，是辽东人。父亲公孙度，起初为躲避官司而在玄兔郡当小吏，渐渐升了官。中平元年，回故乡当了本地郡守。在位时敢于杀戮，郡中过去对自己没有恩惠的有名豪强，他就杀了百多家。他向东攻打高句骊，向西攻打乌桓，威力直达海边。当时王室正当昏乱，公孙度仗着他的领地遥远，独自暗中庆幸。正好在襄平社发现了一块一丈多见方的大石头，下面有三颗小石头做脚，公孙度认为这是自己的吉兆。初平元年，他把辽东分为辽西郡、中辽郡，都设置了太守，并越过渤海，夺取了东莱各县，设营州刺史。他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亲公孙延为建义侯。建立了汉朝二祖的庙。他又按礼制在襄平城南边设立了祭坛，在郊外祭祀天地群神，春耕前亲自耕种农田，训练士兵，乘坐天子出巡的鸾车，插九旒旗，用旄头开道，还有羽林骑兵。建安九年，司空曹操上表举荐他为奋威将军，封为永宁乡侯。公孙度死后，公孙康接位，占据了辽东的疆土。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

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表谓越曰：“宗贼虽盛而众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对曰：“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贵乎得人。袁术骄而无谋，宗贼率多贪暴。越有所素养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负

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公路虽至，无能为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而袭取其众。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是鲁恭王的后代。身高八尺多，姿态俊伟，面貌温和。他跟同郡的张俭等人被人评品，叫做“八顾”。朝廷下诏书逮捕党人，刘表逃跑了，得以幸免。党禁解除后，他当了大将军何进的属官。

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叡，朝廷下诏书任命刘表做荆州刺史。当时江南一带宗贼势力很大，又有袁术的军队驻扎在鲁阳，阻隔去路，刘表不能到达荆州。于是他单身骑马进了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他一起谋划。刘表对蒯越说：“宗贼虽然有势力，但人们不归附他们，如果袁术利用这种形势，祸害就一定发生。我想征兵，又怕不能成事，怎样对策呢？”蒯越回答说：“要造成政治清平的局面，首先要用仁义；处理政治混乱的局面，要先用权谋。兵不在多，重要的是要得到人才。袁术骄傲而没有谋略，宗贼大都贪婪暴虐。我蒯越平日和某些宗贼有交往，派人给他些好处，他一定会带着众人来归附。您杀掉那些没有道德的人，任用那些有才能的人，权威和恩德同时使用，老百姓就会用襁褓背着孩子前来归附您。兵征集了，众人归附了，在南边据有江陵，北边守住襄阳，荆州八郡只要下一道檄令就可以安定下来。袁术即使来了，也无能为力。”刘表说：“好。”于是叫蒯越派人引诱宗贼的首领，到的有十五人，都斩了他们，袭击并夺取了他们的人马。只有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占据襄阳城，刘表叫蒯越与庞季前去晓谕他们，于是投降了。江南都平定了。各个守令听到刘表的威名，不少人解下印绶离开。刘表于是在襄阳训练军队，观察时势的变化。

袁术与其从兄绍有隙，而绍与表相结，故术共孙坚合从袭表。表败，坚遂围襄阳。会表将黄祖救至，坚为流箭所中死，余众退走。及李傕等入长安，冬，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

建安元年，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走南阳，因攻穰城，中飞矢而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遂皆服从。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及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度，绍遣人求助，表许之，不至，亦不援曹操，

且欲观天下之变。从事中郎南阳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今豪桀并争，两雄相持，天子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蒯越亦劝之。表狐疑不断，乃遣嵩诣操，观望虚实。谓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嵩对曰："嵩观曹公之明，必得志于天下。将军若欲归之，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不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表以为惮使，强之。至许，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怀贰，陈兵诟嵩，将斩之。嵩不为动容，徐陈临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贤，谏止之。表犹怒，乃考杀从行者。知无它意，但囚嵩而已。

袁术和他的堂兄袁绍有嫌隙，袁绍和刘表相互结交，所以袁术和孙坚一起袭击刘表。刘表战败，孙坚于是包围了襄阳。刘表的将领黄祖率领援兵赶到，孙坚被流箭射死，余下的众人撤退逃走。李傕的军队进入长安后，冬季，刘表派人向朝廷进贡。李傕推举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持节，作为自己的外援。

建安元年，骠骑将军张济从关中逃到南阳，趁机攻打穰城，被飞箭射死。荆州的官员属下都庆贺。刘表说："张济因为穷困才来，我们作为主人没有按礼接待，以至两方发生战斗，这不是我荆州牧的本意，我荆州牧应该接受哀吊而不是接受祝贺。"派人接纳张济的部下，他们听说后很高兴，于是都归附了。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领零陵、桂阳三郡背叛刘表，刘表派兵围攻，击败了张羡，平定了三郡。于是开辟的疆土更加广大，南边与五岭相接，北边占据了汉川，地域方圆几千里，披甲的将士有十多万。当初，荆州人性情喜欢骚乱，加上四方局势动荡，寇贼煽动蛊惑，到处都混乱不安。刘表招安诱导有方，威德并用，那些奸猾的惯贼便改头换面，为他出力，万里清平，所有的人都高兴地归附。关西、兖州、豫州等地的学者、文人归附他的大概超过一千人，刘表安慰赈济，使他们全都安居下来。于是建起学校，广泛地研究儒术，綦母闿、宋忠等人撰写了《五经》章句，被称为"后定"。刘表爱护人民，供养士人，从从容容地守卫荆州。

等到曹操与袁绍在官度相互对抗时，袁绍派人请求援助，刘表答应了，却没有派兵，也不支援曹操，想暂且看一看天下局势的变化。从事中郎南阳人韩嵩、别驾刘先规劝刘表说："现在豪杰并起争斗，曹操与袁绍两雄相持，天下的关键掌握在您的手中。如果想有所作为，就应该乘机起兵；如果不这样，也应该选择依附哪一方。怎么可以拥有十万武装，坐观成败，有人求援却不去相助，有人贤明却不肯

归附呢！双方的怨恨必然集中到将军身上，恐怕将军不能保持中立。曹操善于用兵，而且贤人俊杰大多都归附他，看形势必然会打败袁绍，然后他会调动兵力攻打江汉，恐怕将军不能抵挡。现在的上等计策，不如以全部荆州归附曹操，曹操必然深深地感激将军，您可长期享受福禄，流传给后代，这是万全之策。”蒯越也劝说他。刘表犹豫不决，要派韩嵩到曹操那里去，观察那里的虚实。他对韩嵩说：“现在天下还不知道归谁平定，曹操拥有天子，在许城建都，您替我去观察他的迹象。”韩嵩回答：“我认为曹公聪明，必然会在天下得志。将军如果想归附他，派韩嵩去可以；如果还犹豫不决，韩嵩到了京都，天子授给韩嵩一个职位，我不能推脱朝廷的任命，那么就成了天子的臣子，只是将军过去的部下了。在君主手下办事，就一切为了君主，不再为将军效死了。请您深思。”刘表以为他是害怕出使，强迫他去。韩嵩到了许城，朝廷果然任命他为侍中、零陵太守。他回来后，大大称赞朝廷和曹操的德行，劝刘表派儿子前去给朝廷做事。刘表大怒，以为他怀有二心，陈列武装，辱骂韩嵩，要杀他。韩嵩不因此改变脸色，慢慢陈述临走时说过的话。刘表的妻子蔡氏知道韩嵩贤良，规劝刘表，制止了他。刘表还恼怒，便拷打杀死跟从的人。后来刘表知道韩嵩没有别的意图，只把他关在牢里。

六年，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八月，表疽发背卒。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

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

建安六年，刘备从袁绍那里投奔荆州，刘表隆重地接待他，却不起用他。十三年，曹操亲自带兵征伐刘表，还没有到达荆州。八月，刘表背部长痈疽死了。他在荆州统治近二十年，家里没有多余的积蓄。

刘表有两个儿子：刘琦、刘琮。刘表当初因为刘琦长相像自己，很爱他。后来因为刘琮娶了刘表的后妻蔡氏的侄女，蔡氏于是喜欢刘琮而讨厌刘琦，刘表天天听到毁谤刘琦和赞誉刘琮的话。刘表非常宠爱后妻，每次都听信这些话。又加上妻弟蔡瑁和外甥张允都受刘表宠爱，而他们都和刘琮关系很好。刘琦感到不安，曾向琅邪人诸葛亮请教保全自己的方法，诸葛亮开始不回答。后来两人一起登上高楼，刘琦叫人抽掉梯子，对诸葛亮说：“今天上面不接触天，下面不接触地，话从你口中出来只进我的耳朵，可以说了吧？”诸葛亮说：“您没

看到晋太子申生在国内遭到危难，重耳在国外却保全吗？”刘琦领悟了，暗地里谋划外出。正好刘表的将领江夏太守黄祖被孙权杀了，刘琦就请求去代替他的职位。

及表病甚，琦归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乃谓琦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其任至重。今释众擅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人众闻而伤焉。遂以琮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军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降。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 以观天下，何为不可？”巽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

刘表病重时，刘琦回来探病，他向来温和孝顺。张允等人怕他和刘表相见后父子相互感动，说不定还会产生托付后事的意思，于是对刘琦说：“将军命令你治理江夏，这个责任最重大。现在你丢下众人，擅自回来，你父亲一定会恼怒责骂。伤害父亲使他不乐，加重他的疾病，不是孝敬的行为。”于是把他阻拦在门外，不让他见到刘表。刘琦流着眼泪离开了荆州，人们听到这件事，都为他哀伤。于是立刘琮为继位人。刘琮授给刘琦侯爵印章。刘琦发怒，把印章丢到地上，准备趁奔丧发难。恰好遇上曹操军队到了新野，刘琦便逃到江南。蒯越、韩嵩和东曹掾傅巽等人劝说刘琮归顺投降。刘琮说：“现在我和各位占据着全部楚地，守着亡父的基业，来观察天下，怎么不行呢？”傅巽说：“逆忤与忠顺的分别有大道理，力量的强与弱有一定的趋势。以臣下身份抗拒朝廷，是忤逆不道；凭新建立的荆楚政权来抵抗中原的势力，一定危险；用刘备来和曹公匹敌，势力不相当。三方面都是缺陷，您却想抗拒朝廷军队的锋芒，一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将军和刘备比较，您自认为怎么样？”刘琮说：“不如他。”傅巽说：“果真认为刘备尚且不能抵抗曹公，那么您虽然拥有全部楚地也不能保全自己；果真认为刘备足够抵御曹公，那么刘备就不会甘居将军之下。希望将军不要疑惑。”

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操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释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以嵩为大鸿胪，以交友礼待之。蒯越光禄勋，刘先尚书令。初，表之结袁绍也，侍中从事邓义谏不听。义以疾退，终表世不仕，操以为侍中。其余多至大官。

操后败于赤壁，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

论曰：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

也！《韩非》曰："佷刚而不和，愎过而好胜，嫡子轻而庶子重，斯之谓亡征。"刘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其犹木禺之于人也。

赞曰：绍姿弘雅，表亦长者。称雄河外，擅强南夏。鱼俪汉舳，云屯冀马。窥图讯鼎，禋天类社。既云天工，亦资人亮。矜强少成，坐谈奚望！回皇冢嬖，身穨业丧。

等曹操的军队到了襄阳，刘琮以整个荆州请求投降，刘备跑到夏口去了。曹操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封为列侯。蒯越等人被封侯的有十五人。于是曹操从牢里释放韩嵩，因为他的名气大，便以重礼相待，又叫他逐条衡量荆州人才的优劣，并都选拔任用。曹操任命韩嵩为大鸿胪，用朋友的礼节对待他。任命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令。当初，刘表和袁绍联合，侍中从事邓义曾经规劝过，但刘表不听从。邓义便借病隐退，刘表在世时一直不出来做官，曹操任命他为侍中。其余的人大多做了大官。

曹操后来在赤壁战败，刘备上表荐举刘琦做荆州刺史。第二年，刘琦逝世。

评论说：袁绍当初因为豪放侠义而得到众人的拥护，于是他产生称雄争霸的企图，天下高举战旗的有名部队，没有一个不假借他的名义。在战场和敌人决战时，勇猛的人争着为他拼命；筹划探讨高远的谋略时，有智谋的人为他用尽心机。他凭借的条件多么优越啊！《韩非子》说："好强狠而不团结，一意孤行而逞能好胜，轻视嫡子而看重庶子，这都是灭亡的征兆。"刘表的计谋不比别人高明，却想躺着等待自然形成的形势，企图三分天下，这就好像木偶和真人相比一样。

赞辞说：袁绍外表宽大文雅，刘表也是厚重长者。一个在黄河以北称雄，一个在南方势力强大。一个在汉水中排列战船，像鱼儿那么密集，一个在冀州豢养战马，像云团一样屯聚。他们妄图称王称霸，取代汉朝，祭祀天地。这既靠自然形势，也靠人力辅助。袁绍自恃强大，很难成功；刘表坐着清谈，有什么希望！他们在嫡长子和宠爱者之间徘徊不定地选择继位人，终于自身惨败，功业沦丧。

# 后汉书卷七十五

##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鲁恭王后也。肃宗时，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阯，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龙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而阴图异计。

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脩而并其众。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鲁恭王的后代。肃宗（汉章帝）时代，迁徙到竟陵。刘焉年轻时在州郡当官，以宗室的身份被任命为郎中。离任后居住在阳城山，精心学习，教授学生。被推举为贤良方正，逐渐被提升为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当时灵帝在位，政治教化衰败，四方军事动乱。刘焉认为刺史的权威太轻，已经不能制止暴乱，而且如果任用的人不当，就会增加暴乱。于是建议改设牧伯，来镇定和安抚全国，并认真选派中央大臣，来担任这个职务。刘焉于是暗中请求出任交阯牧伯，以逃避当时的灾难。建议还没有实行时，恰遇益州刺史郗俭在政令上烦苛扰民，谣言远远传播，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都被盗贼杀害，因此刘焉的建议得到采用。朝廷派刘焉担任监军使者，兼任益州牧，太仆黄琬担任豫州牧，宗正刘虞担任幽州牧，都以原品级任职。州牧职权的加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那时益州盗贼马相也自称“黄巾”，聚集因服役而疲弊的民众几千人，先杀掉绵竹县令，进而攻打雒县，杀死郗俭，又攻击蜀郡、犍

为，在一个月之内，攻破三郡。马相自称“天子”，部下达到十几万人，派兵攻破巴郡，杀死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先前在犍为带兵几百人，便纠合一支官兵攻打马相，打败了他。贾龙于是派遣官兵迎接刘焉。刘焉到达之后，任命贾龙为校尉，迁居绵竹。刘焉抚慰和接纳参加马相队伍的民众，努力施行宽惠的政策，而暗地另有图谋。

沛地人张鲁，母亲有些姿色，同时具有驱使鬼神的妖术。凭着这一点，张鲁经常往来刘焉家，刘焉于是任用张鲁担任督义司马。张鲁与别部司马张脩带兵突然袭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通道，杀死朝廷使者。张鲁得到汉中以后，又杀死张脩，吞并了他的部队。

>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攻焉。焉击破，皆杀之。自此意气渐盛，遂造作乘舆车重千余乘。焉四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奉车都尉，并从献帝在长安，唯别部司马瑁随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晓譬焉，焉留璋不复遣。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范及诞并见杀。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烧其城府车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于是徙居成都，遂疽发背卒。

> 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立为刺史。诏书因以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先是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韪以此遂屯兵朐䏰 备表。

> 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韪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斩之。

刘焉想建立威严的刑罚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假托其他的事情，杀掉了州中的十多个豪强，士人和民众都怨恨他。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和贾龙联合起兵反抗，攻打刘焉。刘焉击破了他们的部队，杀掉任岐和贾龙。从此以后，他的气势逐渐旺盛，野心逐渐加大，于是制造了乘舆车和一千多辆辎重车。刘焉有四个儿子：刘范担任左中郎将，刘诞担任治书御史，刘璋担任奉车都尉，三人都在长安跟随汉献帝，只有担任别部司马的刘瑁跟随刘焉在益州。朝廷派遣刘璋到益州劝说刘焉，刘焉留下刘璋，不叫他回朝廷。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刘范一道，打算杀死李傕，刘焉派遣五千蜀兵去帮助他们，战败了，刘范与刘诞都被杀死。刘焉既为两个儿子哀痛，又碰上天火焚烧他的城府、车辆、辎重，火灾蔓延到百姓家，没有留下一间房屋，于是他迁居成都，因背上疽疮恶化而死。

益州大吏赵韪等人看上刘璋的温和仁厚，就立他为刺史。朝廷因而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担任益州牧，任命赵韪为征东中郎将。先前，荆州牧刘表上表朝廷，揭露刘焉超越身份制造乘舆、器皿、服

饰，赵韪因此便在朐䏰 屯兵，防备刘表。

当初，南阳、三辅两地的几万户民众流亡到益州，刘焉把他们收为自己的部下，取名“东州兵”。刘璋性情柔顺宽和，没有威力和策略，东州兵的侵犯暴虐成为民众的祸患，刘璋不能禁止制服，原来的士兵颇有离心和怨恨。赵韪在巴中，很得民心，刘璋把权力交付给他。赵韪乘人心不安定，于是暗中勾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赵韪回兵攻打刘璋，蜀郡、广汉、犍为都响应。东州兵害怕被惩罚消灭，便同心合力，为刘璋拼死战斗，于是击溃了反叛队伍，在江州（今重庆）进攻赵韪，杀了他。

> 张鲁以璋暗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
>
> 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璋因遣别驾从事张松诣操，而操不相接礼。松怀恨而还，劝璋绝曹氏，而结好刘备。璋从之。
>
> 十六年，璋闻曹操当遣兵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松复说璋迎刘备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将兵迎备。璋主簿巴西黄权谏曰：“刘备有枭名，今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
>
> 备自江陵驰至涪城，璋率步骑数万与备会。张松劝备于会袭璋，备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及己，乃以松谋白璋，收松斩之，敕诸关戍勿复通。备大怒，还兵击璋，所在战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有精兵三万人，谷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岁，无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战三载，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备迁璋于公安，归其财宝，后以病卒。

张鲁因为刘璋懦弱糊涂，不再顺从他。刘璋发怒，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并派遣他的将领庞羲等人攻打张鲁，几次都被张鲁击溃。张鲁的部下多在巴地，因此刘璋任命庞羲担任巴郡太守。张鲁乘机偷袭，攻占了巴郡，于是在巴郡、汉中称雄。

建安十三年，曹操亲自率兵征讨荆州，刘璋便派使者去向他致敬。曹操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加封刘璋的兄长刘瑁为平寇将军。刘璋因此派遣别驾从事张松到曹操那儿去，而曹操不按礼仪接待。张松怀恨返回，劝刘璋断绝与曹操的联系，而与刘备结为友好。刘璋听从了他。

建安十六年，刘璋听说曹操正在派兵向汉中征讨张鲁，内心恐惧，张松又说服刘璋迎接刘备来对抗曹操。刘璋就派遣法正率军迎接刘备。刘璋的主簿巴西人黄权劝阻说：“刘备有枭雄的名声，如果用对部下的态度对待他，一定不能满足他的心愿；如果用对待宾客的态度对待他，那么一国不容二主。这不是使自己安全的做法。”从事广

汉人王累，把自己倒挂在益州城门上，用这个办法来劝阻刘璋。刘璋全没有采纳。

刘备从江陵奔驰到涪城，刘璋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与刘备相会。张松劝刘备在相会时袭击刘璋，刘备不忍心。第二年，刘备带兵外出驻扎到葭萌。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害怕灾祸牵连到自己，便将张松的阴谋报告给刘璋，刘璋逮捕张松并杀掉了他，下令各边塞的守卫部队不再与刘备来往。刘备大怒，回兵攻打刘璋，所到之处很快攻克。建安十九年，刘备进军包围了成都几十天。城中刘璋有精兵三万人，粮食可支持一年，官民都想抵抗。刘璋说："我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没有恩德施加给百姓，而三年战乱，尸抛荒野，都是因我刘璋的缘故啊。我怎能心安！"于是打开城门投降，臣民没有不流泪的。刘备将刘璋迁居公安，归还他的财宝。刘璋后来因病去世。

明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

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 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其贡献。

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时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鲁功曹阎圃谏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四面险固，财富土沃，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方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势足斩断。据称王号，必为祸先。"鲁从之。

鲁自在汉川垂三十年， 闻曹操征之，至阳平，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听，率众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鲁即与家属出逆，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将还中国，待以客礼。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第二年，曹操攻破张鲁，平定汉中。

张鲁，字公旗。当初，祖父张陵，顺帝时客居蜀地，在鹤鸣山中学道，制作符书，用来迷惑百姓。接受他传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朝廷称他为"米贼"。张陵传给儿子张衡，张衡传给儿子张鲁，张鲁于是自称"师君"。来学道的人，初来时叫"鬼卒"，后来叫"祭酒"。祭酒各自带领部下，部下多的人名叫"理头"。都用诚信来考察，不听信胡言欺骗，有病的人只叫他坦白过错而已。各祭酒分别在路旁修建义舍，与亭传相同，在其中安放粮食，悬挂肉类，供应过路人。用餐的人吃饱为止，贪多的人鬼就会使他得病。犯法的人先赦免三次，然后

再执行刑罚。不设置长吏，以祭酒为管理人，百姓和夷族都信仰和向往。朝廷无力征讨，就封张鲁为镇夷中郎将，担任汉宁太守，收纳他的贡品。

韩遂、马超挑起战乱时，关西的民众投奔张鲁的有几万家。当时有人从地中拾得一颗玉印，于是部下想推举张鲁为汉宁王。张鲁的功曹阎圃劝阻说："汉川的百姓超出十万户，四面地势险要坚固，财产丰富，土地肥沃。上可辅佐天子，那就能成为齐桓公和晋文公式的人物；次之可比窦融，不失掉富贵。如果接受朝廷的任命，那么权势足可决断一切；如果马上称王，一定会成为祸首。"张鲁听从了他的意见。

张鲁在汉川将近三十年，听说曹操来征讨，军队已到达阳平关，张鲁想带领整个汉中投降。他的弟弟张卫不听从，率领几万部下，占据阳平关固守。曹操击溃张卫，杀了他。张鲁听说阳平关已经失陷，准备叩头请罪归降。阎圃劝他说："如果在危急的情况下前去投降，那么功劳很轻；不如暂且仍占据巴中，然后再拜见归降，功劳一定大。"于是，张鲁便奔往南方山地。左右的人想把财宝仓库全都焚毁。张鲁说："本想归服朝廷，这种愿望没有达到。今天逃走，是为了避开锋芒，不是有恶意。"于是封藏好财宝仓库，然后撤离。曹操进到南郑，很赞赏张鲁的做法。又因为张鲁本有善意，便派人去慰问和安抚他。张鲁带领家属出迎使者。曹操任命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带他返回中原，用客礼相待。又封张鲁的五个儿子和阎圃等人为列侯。

鲁卒，谥曰原侯。子富嗣。

论曰：刘焉睹时方艰，先求后亡之所，庶乎见几而作。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　尚可与岁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豺则恐，吁哉！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时董卓将欲废立，　以术为后将军。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引兵从术。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术又表坚领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击破董卓于阳人。

术从兄绍因坚讨卓未反，远，遣其将会稽周昕夺坚豫州。术怒，击昕走之。绍议欲立刘虞为帝，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初平三年，术遣孙坚击刘表于襄阳，坚战死。公孙瓒使刘备与术合谋共逼绍，绍与曹操会击，皆破之。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於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术退保雍丘，又将其余

众奔九江，杀杨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乃授以左将军，假节，封阳翟侯。

张鲁去世，谥号叫原侯。儿子张富接位。

评论说：刘焉看到时世正当艰难，事先寻求能够乱亡在后的处所，希望见机而崛起。但是，土地广阔了就产生骄傲自大的思想，财物丰富了就滋长超越本分的欲望，这本来也是普通人必然趋向的境地。刘璋如果能闭守关隘，积聚力量，守住先人的基业，还是可以延长年月的，他却忽然把政权送给别人，平静地接受流徙异地的处置。这就像羊的身上虽然蒙上了老虎皮，但看到豺狼就恐惧战栗一样，可叹啊！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司空袁逢的儿子。年少时因侠气闻名，常与诸公子带领猎鹰猎狗打猎游戏，后来改变习性，立志向上。被推举为孝廉，先后升迁到担任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当时，董卓正想废掉皇帝，另立新帝，便任命袁术为后将军。袁术害怕自己被董卓陷害，于是出奔南阳。碰上长沙太守孙坚攻杀南阳太守张咨，带兵投靠袁术。刘表推举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又举荐孙坚任豫州刺史，派遣他率领荆、豫两州的队伍，在阳人击溃董卓。

袁术的哥哥袁绍趁着孙坚讨伐董卓还没返回，路途遥远，就派遣他的将领会稽人周昕夺取孙坚的豫州。袁术大怒，打跑了周昕。袁绍提议立刘虞为皇帝，袁术性好放纵，害怕设立年长的皇帝，就以大家不肯同意为辞来推托，因此兄弟间的隔阂形成了。于是，各自跟外人交结，利用外力相互谋算。袁术结交公孙瓒，而袁绍联合刘表。豪杰大多依附袁绍，袁术发怒说："众小子不跟随我，而跟随我家的奴仆么！"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不是袁家的儿子，袁绍听说后大怒。初平三年，袁术派遣孙坚在襄阳袭击刘表，孙坚战死。公孙瓒让刘备与袁术共同谋划，进逼袁绍，袁绍与曹操联合抗击，打败他们。四年，袁术带领部下进人陈留，驻扎在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於扶罗等人协助袁术，与曹操在匡亭交战，袁术大败。袁术撤退，驻守雍丘，又率领他的余部奔赴九江，杀掉扬州刺史陈温，自己担任扬州刺史，还兼任徐州伯。李傕进长安后，想联合袁术做外援，便任命他为左将军，授予符节，封为阳翟侯。

初，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钞掠为资，奢恣无厌，百姓患之。又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兴平二年冬，天子播越，败于曹阳。术大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众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参分天下，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

也。”术嘿然，使召张范。范辞疾，遣弟承往应之。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人之众，欲徼福于齐桓，拟迹于高祖，可乎？”承对曰：“在德不在众。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无度，干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说。

当初，袁术在南阳，拥有数十万到一百万户口的百姓，由于他不制定法度，用掠夺的办法筹集资财，奢侈放纵，没有限度，百姓很不满。袁术少年时曾看到谶书，书上说：“代汉者，当涂高。”自认为他的名字应了这句话。又认为袁姓是从陈姓分出来的，是舜帝的后代，土德尚黄，代替火德尚赤的汉朝，正是五德兴替的次序，于是便产生了当皇帝的叛逆思想。又听说孙坚曾获得皇帝传国的印玺，于是拘禁孙坚的妻子，夺到了印玺。兴平二年冬，天子逃亡，在曹阳战败。袁术聚合部下，对他们说：“现在国内混乱，刘氏王朝力量微弱。我家四代担任三公大臣，是民心所向，我想顺应天心、民意，各位认为如何？”大家没有谁敢回答。主簿阎象进言说：“从前，周朝自后稷至文王，积累了很多功德，终于三分天下，但还是臣服殷商。明公家中虽然一代接一代昌盛，但难道能够赶得上周朝昌盛吗？汉朝力量虽然微弱，也还没有达到像殷纣那样无德无能的地步啊。”袁术默不作声。他召见张范，张范以患病推辞，派弟弟张承去应付。袁术问：“昔日周朝衰败，就有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秦朝政治不好，汉朝就取代了它。现在我凭着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想跟齐桓公一样求福，模仿汉高祖的做法，可以吗？”张承回答说：“夺取天下，在于有德行，而不在于地广人多。如果能用德行统一天下人的欲望，即使是匹夫，也可称霸为王。如果超越本分，不讲法度，违反时势行动，这会被大家厌弃，谁还能使他成功呢！”袁术听了不高兴。

自孙坚死，子策复领其部曲，术遣击杨州刺史刘繇，破之，策因据江东。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曰：“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宫庙焚毁，是以豪桀发愤，沛然俱起。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与之更始。然而河北异谋于黑山，曹操毒被于东徐，刘表僭乱于南荆，公孙叛逆于朔北，正礼阻兵，玄德争盟，是以未获从命，櫜弓戢戈。 当谓使君与国同规，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曰‘殷有重罚’。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小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效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忠言逆耳，驳议致憎，苟有益于尊明，无所敢辞。”术不纳，策遂绝之。

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窃号告吕布，并为子娉布女。布执术使送许。术大怒，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大败而还。术又率兵击陈国，诱

杀其王宠及相骆俊，曹操乃自征之。术闻大骇，即走度淮，留张勋、桥蕤于蕲阳，以拒操。操击破斩蕤，而勋退走。术兵弱，大将死，众情离叛。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仲应曰："知当必死，故为之耳。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术下马牵之曰："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不与吾共之邪？"

自从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带领着孙坚的部下。袁术派遣孙策袭击扬州刺史刘繇，击败了刘繇，孙策因此盘踞江东。孙策听说袁术想称帝，写信劝阻说："董卓没有道德，虐待王室，害死太后，把少帝废为弘农王，天子流亡在外，宫廷宗庙被焚毁，因此豪杰们愤怒，迅猛地一齐起来反抗。首恶董卓被击毙，幼小的皇帝往东边迁都，于是派使臣向民众宣明朝廷的恩惠，要求停止战争，讲究文治，一起开创新局面。然而河北的袁绍与黑山盗贼勾结，曹操在东方的徐州为非作歹，刘表在南方的荆州割据，公孙瓒在朔北叛乱，刘繇凭借兵力抗命，刘备到处结盟，因此我没能听从朝廷的收起武器停止战争的命令。我认为，您应与朝廷共同谋划大政，您却抛弃国事，不予关心，而得意洋洋地有自己称帝的打算，这恐怕不是天下人所向往的。成汤讨伐夏桀，称'夏王朝多罪'；武王伐纣，称'殷有重罚'。汤、武这两个王，虽然有很高的德行，若当时桀、纣没有丧失道德的过错，汤、武就没有理由逼迫他们，取代他们。现在，皇上对天下没有罪过，仅因为幼小而被大臣胁迫，这就不同于汤、武两王的时代啊。又听说幼小的皇帝明智聪敏，有早熟的德行，天下虽然还没有受到他的恩惠，但是大家都心向他啊。您如果辅佐他兴旺发达，那么就有周公旦、召公奭辅佐成王的美誉，这是全国所希望的。您家五代相承，担任汉朝的宰辅，荣耀与得宠的盛况，没有谁能相比，现在应该向君王效忠守节，来报答王室。世上的人多被图谶纬书迷惑，胡乱牵扯一些不正确的言论，以苟且讨好主子而取得主子的欢心，却不顾成与败的后果。这是古今都应慎重的大事，可以不深思熟虑吗？忠言逆耳，发表反对的意见会招致憎恨，但如果有益于您，我不敢不说。"袁术不采纳这个劝告，孙策便与他绝交。

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敬献符命，袁术果真称帝，自称"仲家"。他封九江太守为淮南行政长官，设置公卿百官，在郊野祭祀天地。又派使者悄悄将帝号告诉吕布，并为儿子聘吕布的女儿为妻。吕布逮捕袁术的使者送到许昌。袁术大怒，派遣他的将领张勋、桥蕤攻打吕布，大败而归。袁术又领兵攻击陈国，诱杀陈国国王刘宠及宰相骆俊，曹操于是亲自征讨袁术。袁术听到消息后大惊，马上逃跑，渡过淮河南下，留下张勋、桥蕤守蕲阳，以抵抗曹操。曹操击败桥蕤，杀了他，张勋退走。袁术兵力弱小，大将战死，众心叛离。加上天旱荒年、士兵、民众受冻挨饿，江、淮间人吃人，几乎断绝人烟。当时舒

仲应担任沛郡的相国，袁术给米十万斛作为军粮，仲应把全部军粮分给饥民。袁术听说后大怒，排列武装，要斩杀舒仲应。仲应说："我知道一定会死，特意这么做的。我宁可用个人的生命，来救助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袁术下马拉着舒仲应的手说："仲应，你想独自享有天下重名，不愿与我共享吗？"

术虽矜名尚奇，而天性骄肆，尊己陵物。及窃伪号，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粱肉，自下饥困，莫之简恤。于是资实空尽，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灊山。复为简等所拒，遂大困穷，士卒散走。忧懑不知所为，遂归帝号于绍，曰："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虽欲扶衰奖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绍阴然其计。

袁术虽然炫耀爱惜名声和人才，但天性骄横放纵，喜欢欺压别人。窃位称帝后，更加淫乱奢侈，宫中嫔妃数百，无一不是穿绸着缎，享受精美的粮食和肉类，在下的人挨饿困苦，袁术从不关心爱护。这个时候他的钱财粮物都用空用尽了，不能自立。建安四年的夏天，袁术烧掉宫室，到灊山投奔部下陈简、雷薄，又被陈简等人拒绝，于是极度穷困，士兵跑散。袁术忧愁愤恨，不知怎么办，便把帝号送给袁绍，说："气运离开汉王朝已经很久了，汉王朝的天下已被操纵，政令已被权臣掌握。英雄豪杰互相角逐，瓜分疆土。这种形势与周朝末年七国争雄没有区别，只有那些势力强大的人才可兼并天下。我们袁家承受天命，应当为王，符命瑞兆十分清楚。现在您拥有四州，人口百万户，讲势力没有谁比你强大，讲地位没有谁比你高。曹操虽然想辅佐已经衰微的汉王朝，又怎么能延续已断绝的国运，使已灭亡的王朝复兴呢？我恭敬地把帝号给你，你好好地干吧！"袁绍暗中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术因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徼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六月，至江亭。坐箦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妻子依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孙策破勋，复见收视，术女入孙权宫；子曜仕吴为郎中。

论曰：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夫事不以顺，虽强力广谋，不能得也。谋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变诈妄生矣。况复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虽假符僭称，归将安所容哉！

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马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甚见亲待。灵帝崩，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会进败，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

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

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布遂许之，乃于门刺杀卓，事已见《卓传》。允以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封温侯。

袁术想北上青州投靠袁谭，曹操派刘备阻击袁术，袁术不能通过，又跑回寿春。六月，到达江亭。他坐在竹床上叹息说：“我袁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他因愤慨郁结而得病，吐血而死。妻子儿女投靠旧日的部属庐江太守刘勋。孙策攻败刘勋后，又收容了袁术的妻子儿女，袁术的女儿进入孙权宫中，儿子袁曜在吴国担任郎中。

评论说：天命符瑞，可能看到，但不可能说清。然而，大致能享受大福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能取信于人，顺应天命啊！干事情不顺应天命，即使用很大的力气到处谋求，终究不会成功。谋求不可能得到的事，只会一天天失去忠诚信义，变化欺诈便会随时发生。又何况肆无忌惮地实行狂妄的想法，难道可以欺骗上天吗？袁术虽然假托符命称帝，最终又有什么地方收容他呢？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县人。以善于骑马射箭、骁勇威武而在并州供职。刺史丁原担任骑都尉，驻扎在河内，任用吕布为主簿，很亲切地对待他。灵帝死后，丁原接受何进的征召，带兵进驻洛阳，担任执金吾。碰上何进失败，董卓引诱吕布杀掉丁原，兼并了丁原的兵力。

董卓任命吕布为骑都尉，立誓结成父子关系，非常喜爱和信任吕布。吕布逐渐升官至中郎将，又被封为都亭侯。董卓知道自己凶恶任性，对人每怀猜忌畏惧之心，行动或居住时，常叫吕布保卫自己。吕布曾因一点小事使董卓不满意，董卓随即拔手戟向吕布掷去。吕布因手脚敏捷而免受其害，赔着笑脸请罪，董卓才消除愤怒。吕布因此暗中怨恨董卓。董卓又派吕布把守内阁门，吕布却与董卓的贴身奴婢私通，心里更加不安宁。吕布因此去见司徒王允，陈述自己几乎被董卓杀害的情况。当时王允正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杀董卓，因而将这个意图告知吕布，叫他做内应。吕布说，“我们是父子关系，怎么办呢？”王允说：“您姓吕，本来就不是亲骨肉。现在是死是活都管不过来，还讲什么父子？他掷戟的时候，难道有父子情吗？”吕布于是同意了王允的要求，在门边刺杀了董卓，这件事在《董卓传》中已有记载。王允任命吕布为奋威将军，赐给符节，给予三公的待遇，封为温侯。

允既不赦凉州人， 由是卓将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布与傕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杀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安，复去从张杨于河内。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布惧，谓杨曰：“与卿州里，今见杀，其

功未必多。不如生卖布，可大得傕等爵宠。”杨以为然。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布既恃其功，更请兵于绍，绍不许，而将士多暴横，绍患之。布不自安，因求还洛阳。绍听之，承制使领司隶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使杀之。布疑其图己，乃使人鼓筝于帐中，潜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绍闻，惧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归张杨。道经陈留，太守张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临别把臂言誓。

邈字孟卓，东平人，少以侠闻。初辟公府，稍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与曹操共举义兵。及袁绍为盟主，有骄色，邈正义责之。绍既怨邈，且闻与布厚，乃令曹操杀邈。操不听，然邈心不自安。兴平元年，曹操东击陶谦，令其将武阳人陈宫屯东郡。宫因说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　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迎之共据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变通，此亦从横一时也。”邈从之，遂与弟超及宫等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之。

王允不肯赦免董卓在凉州的部下，于是董卓的将领李傕等人便串联起来反攻长安。吕布与李傕作战，战败了，便带领几百骑兵，将董卓的头系在马鞍上，跑出武关，奔向南阳。袁术隆重地接待了吕布。吕布自认为杀了董卓，对袁家有恩德，于是放纵士兵掠夺。袁术感到吕布是祸害。吕布不安，又去河内投靠张杨。当时李傕等人悬重赏捉拿吕布很急，张杨手下诸将都想得赏。吕布害怕，对张杨说：“我与您同乡，现在杀了我，功劳未必很大。不如活卖吕布，可以得到李傕的大爵位与宠爱。”张杨认为很对。不久，吕布逃走投奔袁绍，袁绍与吕布在常山共同攻击张燕。张燕有万余精兵，几千匹战马。吕布经常乘着的良马，名叫赤菟，能在城墙上奔驰，又能飞越护城河。吕布与他的健将成廉、魏越等几十人骑马冲击张燕的阵地，每天三四次，每次都斩敌人的首级后返回。连战十多天，便打败了张燕军。吕布又自恃有功，向袁绍请求更多的部队，袁绍不答应，而吕布的将士多暴戾蛮横，袁绍也认为他们是祸患。吕布又不安宁了，因而请求回洛阳。袁绍听从他，并根据朝廷命令叫吕布担任司隶校尉，派遣壮士护送吕布，而暗地里却要杀害他。吕布怀疑他们谋害自己，便叫人在帐幕中弹筝，自己悄悄地逃走了。深夜伏兵突起，而吕布已经逃亡。袁绍听说后，害怕吕布成为祸患，招募人追赶吕布，这些人中没有谁敢逼近吕布。于是吕布又去投奔张杨。途经陈留时，太守张邈派遣使者迎接吕布，款待非常隆重，临别时两人还握住对方手臂发誓结好。

张邈字孟卓，东平人，少年时以侠义闻名。开始被三公官府征召，逐渐升到陈留太守。董卓作乱时，他曾与曹操一同举兵起义。后来袁绍任盟主，有骄傲的神色，张邈义正词严地责备他。袁绍怨恨张邈，又听说他与吕布有深交，便命令曹操杀掉张邈。曹操不听，但张

邈仍然心不安。兴平元年，曹操向东攻击陶谦，命令部将武阳人陈宫屯兵东郡。陈宫趁机对张邈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雄杰并起。您拥有十万兵士，占据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您抚剑环视，也足可以成为人杰。现在反而受别人制约，不是太卑下了吗？现在州中的军队随曹操东征，那里力量空虚，吕布是壮士，英勇善战，没有谁能胜过他。你接他来一起盘踞兖州，察看天下形势，随时事变通，这也可以纵横一时啊。"张邈听从了他的话，便与弟弟张超及陈宫等人迎接吕布任兖州牧，盘踞濮阳，郡县都呼应他。

曹操闻而引军击布，累战，相持百余日。是时旱蝗少谷，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阳。二年间，操复尽收诸城，破布于钜野，布东奔刘备。邈诣袁术求救，留超将家属屯雍丘。操围超数月，屠之，灭其三族。邈未至寿春，为其兵所害。

时刘备领徐州，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淮上。术欲引布击备，乃与布书曰："术举兵诣阙，未能屠裂董卓。将军诛卓，为术报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为曹操所败。将军伐之，令术复明目于遐迩，功二也。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死生。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非唯此止，当骆驿复致。凡所短长亦唯命。"布得书大悦，即勒兵袭下邳，获备妻子。备败走海西，饥困，请降于布。布又恚术运粮不复至，乃具车马迎备，以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号徐州牧。术惧布为己害，为子求婚，布复许之。

曹操听说后，就带兵攻击吕布，不断交战，相持百多天。当时正发生旱灾蝗灾，收成极少，百姓人吃人，吕布只好移驻山阳。两年间，曹操重新收复各个城市，在钜野攻败吕布，吕布往东投奔刘备。张邈前往袁术处求救，留张超带领家属驻扎雍丘。曹操围困了张超几个月，纵兵屠城，杀了他们的三族。张邈还没有到寿春，就被手下兵士杀害了。

当时刘备做徐州长官，驻军在下邳，与袁术在淮上互相对抗。袁术想引诱吕布袭击刘备，便写信给吕布说："袁术领兵前往京都，没有能杀掉董卓。将军杀了董卓，为袁术报仇雪恨，这是您的第一件功劳。过去我的部下金元休南下到封丘，被曹操击败。将军讨伐曹操，使我袁术又能在远近扬眉吐气，这是您的第二件功劳。我袁术有生以来，还没有听说天底下有个刘备，刘备却领兵与我对抗。如果凭将军的威灵，得以打败刘备，那就是您的第三件功劳。将军对我有三大功劳，袁术虽然不机敏，也定当不惜生死来报答将军。将军连年征战，军粮极少，现在送米二十万斛。并不是只送这点点就算了，定当络绎不绝地再送。凡您缺少的物品，只管吩咐，一定听命。"吕布收到信后大喜，立即带兵袭击下邳，俘获了刘备的妻子儿女。刘备败退到海西，又饥又困，只好向吕布求降。吕布又愤恨袁术没有再送军粮，便

备好车马迎接刘备，任用刘备为豫州刺史，派遣刘备驻扎小沛。吕布自称徐州牧。袁术害怕吕布成为自己的祸患，向吕布为儿子求婚，吕布又同意了。

> 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以攻备，备求救于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刘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骑千余，驰往赴之。灵等闻布至，皆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备，并请灵等与共飨饮。布谓灵曰：“玄德，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布弯弓顾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布即一发，正中戟支。灵等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
>
> 术遣韩胤以僭号事告布，因求迎妇，布遣女随之。沛相陈珪恐术报布成姻，则徐杨合从，为难未已。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姻，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术，而女已在涂，乃追还绝婚，执胤送许，曹操杀之。
>
> 陈珪欲使子登诣曹操，布固不许，会使至，拜布为左将军，布大喜，即听登行，并令奉章谢恩。登见曹操，因陈布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卿莫究其情伪。”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操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阴合部众，以为内应。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但为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飏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袁术派将领纪灵等人带三万步兵骑兵攻打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将领们对吕布说：“将军您常想杀刘备，现在可以借袁术的手干掉他。”吕布说：“不能这样。袁术如果打败了刘备，他的势力将向北扩展到太山，我们就处在袁术的包围之中，所以不得不救刘备啊。”便率领一千多步兵骑兵，奔赴战场。纪灵等人听说吕布来了，都收兵停战。吕布驻扎在小沛城外，派人招来刘备，并请纪灵等人一起饮酒赴宴。吕布对纪灵说：“玄德是我吕布的弟弟啊，被各位围困，因此我来救他。我吕布生性不喜欢造成争斗，只喜欢解除争斗。”于是命令军候在营门外树立一支戟，吕布拉开弓对大家说：“各位请看吕布射戟上的小枝，射中了，各方都应撤兵，射不中，就可以留下来决斗。”吕布马上射出一箭，正中戟的小枝。纪灵等人都吃惊地说：“将军真是神威啊。”第二天又同赴宴会，然后各自撤兵。

袁术派遣韩胤把称帝的事告知吕布，并请求迎娶儿媳，吕布送女儿跟随迎婚的人走了。沛相陈珪恐怕袁术和吕布联姻成功，使徐州的吕布与扬州的袁术连成一体，将造成没有终止的战乱。于是前去对吕布说：“曹操奉迎天子，辅佐国政，将军您应与他协同谋划，为天下出力。如果与袁术联姻，必然会得到不义的恶名，处境极其危险

啊。”吕布素来怨恨袁术，而女儿已到了路上，便追回女儿，断绝了这门婚事，并将韩胤捉拿送往许昌，交给曹操杀了。

陈珪想叫儿子陈登去拜见曹操，吕布坚决不允许。恰好朝廷使者到来，任命吕布为左将军，吕布大喜，就听任陈登走了，并叫他奉着表章谢恩。陈登会见曹操，陈述吕布有勇无谋，归附或叛离都很轻率反复，应及早收拾他。曹操说：“吕布狼子野心，果真是难以长期安抚，除了您就无法探究他的真假。”曹操马上将陈硅的俸禄增加为中二千石，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分别时，曹操握着陈登的手说：“东面的事，便托付给您了。”命令他暗暗地聚集力量，作为内应。当初，吕布通过陈登请求担任徐州牧，没有如愿。陈登回来后，吕布大怒，拔出戟砍在几案上说：“你父亲劝我协同曹操，使我跟袁术断绝婚姻。现在我的要求没有达到，而你们父子的地位显赫了，我只是被你们出卖罢了。”陈登不改变脸色，慢慢地回答说：“我会见曹公，说养将军好比养虎，一定要让您吃饱肉，不吃饱肉就会咬人。曹公说：‘不像你说的。这好比养猎鹰，饥饿时就出力捕获猎物，喂饱了就会高飞远去。’他就是这样说的。”吕布的怒气才消解。

袁术怒布杀韩胤，遣其大将张勋、桥蕤等与韩暹、杨奉连势，步骑数万，七道攻布。布时兵有三千，马四百匹，惧其不敌，谓陈珪曰：“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奈何？”珪曰：“暹、奉与术，卒合之师耳。谋无素定，不能相维。子登策之，比于连鸡，势不俱栖，立可离也。”布用珪策，与暹、奉书曰：“二将军亲拔大驾，而布手杀董卓，俱立功名，当垂竹帛。今袁术造逆，宜共诛讨，奈何与贼还来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术，为国除害，建功天下，此时不可失也。”又许破术兵，悉以军资与之。暹、奉大喜，遂共击勋等于下邳，大破之，生禽桥蕤，余众溃走，其所杀伤、堕水死者殆尽。

袁术愤恨吕布杀了韩胤，派他的大将张勋、桥蕤等人与韩暹、杨奉联合，带领几万步兵骑兵，分七路攻打吕布。吕布当时只有三千兵，四百匹战马，恐怕敌不过对方，就对陈珪说：“现在招致袁术的军队来围攻，都是您的缘故，怎么办呢？”陈珪说：“韩暹、杨奉与袁术，只不过是仓猝组合的军队。平素没有预定的谋划，不可能互相团结。我儿子陈登研究了一项计策，认为他们好比连成一队的鸡群，不可能栖宿在一起，我们马上可以离间啊。”吕布采用了陈珪的计策，给韩暹、杨奉写信说：“二位将军曾经亲自救援皇帝大驾，而我吕布亲手杀死董卓，都立下了功名，应该记入史册。现在袁术造反，应该联合起来讨伐他，为什么你们与贼子联合起来反过来讨伐我吕布呢？你们可利用现在的形势，与我同力攻打袁术，为国除害，建功天下，这个时机不可失啊。”又许诺打败袁术的军队后，把军用物资全数给他们。韩暹、杨奉非常高兴，于是共同在下邪进攻张勋等人，击溃了他们，活捉了桥蕤，余下的部队溃散逃走，有的被杀伤或落水，几乎全军覆灭。

时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许布财币以相结，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将高顺谏止曰：“将军威名宣播，远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赂。万一不克，岂不损邪？”布不从。既至莒，霸等不测往意，固守拒之，无获而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辞，将众整齐，每战必克。布性决易，所为无常。顺每谏曰：“将军举动，不肯详思，忽有失得，动辄言误。误事岂可数乎？”布知其忠而不能从。

建安三年，布遂复从袁术，遣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操乃自将击布，至下邳城下。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欲降，而陈宫等自以负罪于操，深沮其计，而谓布曰：“曹公远来，势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众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于外。不过旬月，军食毕尽，击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乎？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而潜遣人求救于袁术，自将千余骑出。战败走还，保城不敢出。术亦不能救。

曹操堑围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离心。其将侯成使客牧其名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马，诸将合礼以贺成。成分酒肉，先入诣布而言曰：“蒙将军威灵，得所亡马，诸将齐贺，未敢尝也，故先以奉贡。”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酝酿，为欲因酒共谋布邪？”成忿惧，乃与诸将共执陈宫、高顺，率其众降。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操谓陈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意何如？”宫指布曰：“是子不用宫言，以至于此。若见从，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操复曰：“奈卿妻子何？”宫曰：“宫闻霸王之主，不绝人之祀。”固请就刑，遂出不顾，操为之泣涕。布及宫、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

当时太山的臧霸等人攻破了莒城，答应给吕布送去财物，并互相联合。还等不及送财物，吕布便亲自前往要取。吕布的督将高顺劝阻说：“将军的威名到处传扬，远近都害怕，有什么要求达不到，而要亲自前去索取财物呢？万一不成功，岂不有损威信吗？”吕布不听。到了莒城，臧霸等人不了解吕布的来意，坚决守城拒绝，吕布没有一点收获便回来了。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多讲话，治军有条不紊，每次打仗必胜。吕布本性轻率多变，举止无常。高顺常常劝阻说：“将军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肯周详考虑，行动疏忽有失，言语动辄便错。您难道可以多次误事吗？”吕布知道高顺说的是忠言，但总是不能听从。

建安三年，吕布又投靠袁术，派高顺往小沛攻打刘备，击溃了刘备的军队。曹操派夏侯惇救刘备，被高顺打败。曹操便亲自领军攻打吕布，兵临下邳城下。送信给吕布，陈述利害祸福。吕布想投降，而陈宫等人自认为对曹操有罪，就极力阻挠吕布，对吕布说：“曹公远

来，不可能长久地驻扎。将军如果带领步兵骑兵驻在城外，陈宫等人便带领其余的部众闭守城内。如果曹操攻打将军，陈宫就引兵攻打曹操的背后；如果曹操攻城，将军就在城外救援。不到一个月，曹操的军粮用尽，再去攻打，就可以击溃他们。”吕布认为陈宫的主张是正确的。吕布的妻子说：“过去曹操待陈公台如同爱护婴儿，公台还是舍弃曹操来归顺我们。现在将军待公台的厚恩没有超过曹操，却想将全城委托给他，抛弃妻子儿女，带领孤军远出么？如果一旦有变故，我还能做将军的妻么！”吕布便停止执行这个计划，暗暗派人向袁术求救。自己带领一千多骑兵出战，战败后退回城内，守卫城池不敢出战。袁术也不能救助他。

曹操围城挖掘壕沟，堵塞沂水、泗水，灌下邳城。相持三个月，吕布的部队人心涣散。他的将领侯成要门客去放牧他的名马，那门客却骑马叛逃。侯成追到门客，夺回了马，各位将领合办礼物祝贺侯成。侯成分赏酒肉，先往吕布处禀报说：“蒙将军威灵，我夺回了已失去的马，将领们都来祝贺，但没有谁敢先尝酒肉，所以首先向您敬奉酒肉。”吕布发怒说：“吕布禁酒而你们酿造，是想用酒来谋害我吕布么？”侯成又气愤又害怕，便与各位将领共同捉住陈宫、高顺，率领军队投降了曹操。吕布与部下登上白门城楼。曹军围城，形势紧急，吕布命令左右的人砍下自己的头去送给曹操。左右的人不忍心，于是下城投降。吕布见到曹操说：“从今以后，天下定了。”曹操说：“为什么这样说？”吕布说：“明公所忧患的不过就是我吕布，现在我已经降服。任命吕布率领骑兵，明公率领步兵，天下很容易就平定啊。”吕布又看着刘备说：“玄德，你是座上客，我是投降的俘虏，绳索捆绑我这样紧，你为什么偏不说句话呢？”曹操笑着说：“捆绑老虎不能不紧。”便命令松缓捆绑吕布的绳索。刘备说：“不可。明公没见吕布杀丁建阳、董太师吗？”曹操点头。吕布怒视刘备说：“大耳小子最不可信赖！”曹操对陈宫说：“陈公台平生自称聪明有余，现在意下如何？”陈宫指着吕布说：“是这位先生不采用陈宫的主张，才落到这个地步。如果听从我的意见，形势是不可估量的。”曹操又说：“你的老母如何处置？”陈宫说：“老母由您处置，由不得陈宫了。以孝治理天下的人不会杀害人家的父母。”曹操又说：“怎样处置你的妻子儿女？”陈宫说：“陈宫听说称霸天下的人，不绝别人的后代。”他坚决要求受刑，头也不回地往外走，曹操为他流了泪。吕布和陈宫、高顺都被绞死了，他们的头被送往许昌报捷。

赞曰：焉作庸牧，以希后福。曷云负荷？地堕身逐。术既叨贪，布亦翻覆。

赞辞说：刘焉担任庸州（即益州）牧，希求子孙后代的幸福。儿子刘璋又怎么能够保持呢？结果地盘被夺走，自身被放逐。袁术贪婪

僭越，吕布反复无常，都没有好结果。

# 后汉书卷七十六

## 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御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竟能其官。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又王涣、任峻之为洛阳令，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然导德齐礼，有所未充，亦一时之良能也。今缀集殊闻显迹，以为《循吏篇》云。

起初，光武帝生活在民间，颇能了解民间的真伪情况，亲眼看到耕种的艰难辛苦，也懂得百姓生活的困苦。到天下平定之后，他便尽力使百姓安定，废除王莽所实行的苛刻繁琐的法令，恢复西汉轻缓简约的法律。他身穿粗布衣服，不重华丽的色彩，耳不听淫靡的音乐，手不握珠玉等玩赏之物，对后宫无偏宠，对身边的人无偏心。建武十三年，国外献来名马，日行千里，又献来宝剑，价值数百金，光武帝下诏将名马用来驾鼓车，将剑赐给骑士。他精简皇家苑囿的官吏，废除游览射猎之事。他赐给四方诸侯国的亲笔手迹，都是一札十行，用小字写成。当时，勤俭节约的风气，通行于上下。他多次招来公卿郎将，坐在御前，广泛地了解民间疾苦，收集、阅读反映风土民情的歌谣。因此朝廷内外的官员都不敢懈怠，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地的地方官员，都争着把才能贡献在自己的职位上。如杜诗任南阳太守，老百姓称他为“杜母”，任延、锡光改变边疆习俗，这些都是政绩最显著的人士。还有第五伦、宋均等人，也足有可称道之处。但是，建武、永平年间，对官吏的管理严酷、苛刻，多次凭谣传之言或一面之词，便撤换郡守或县令。所以失浮多次呈上谏书，批评苛政，钟离意等人也反复进行规谏，但他们这些谨厚长者的言论，也未能得到采纳。所以，光武中兴之美政，还不尽如人意。从汉章帝、和帝之后，有良好

政绩的人，不断出现。如鲁恭、吴祐、刘宽以及颍川四长（即荀淑、韩韶、陈寔、钟皓四人，他们皆为颍川人），都以仁厚、忠信、诚挚而使百姓互不欺诈；王堂、陈宠任用贤良之士，而使所任职之事处理得很好：这些都是可以起表率和风化作用的人和事。边凤、延笃先后担任京兆尹，当时人们把他们比作前代的赵广汉和张敞。还有王涣、任峻担任洛阳令，能揭发潜伏未露的坏人坏事，使吏治端正，令行禁止，但是在以德政来引导、以礼制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上，还做得不够，不过他们也算得一时的良吏了。现收集他们的突出事迹，写成《循吏篇》。

卫飒字子产，河内修武人也。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庸以自给。王莽时，仕郡历州宰。

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邓禹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

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傜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飒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

卫飒字子产，河内郡修武县人。他家境贫寒，勤学好问，跟随老师学习，没有粮食，便常常为人做雇工以维持生活。王莽执政时，他在郡、州府里做过官员。

建武二年，卫飒被征召到大司徒邓禹的府中。邓禹举荐他能处理繁难的政事，朝廷任命他为侍御史、襄城县令。他在任职期间，有突出政绩，于是提升为桂阳太守。桂阳郡与交州接界，受到交州习俗的影响，百姓不懂礼制和规矩。卫飒一到任，就提倡教育，制订婚姻礼节。一年后，当地风俗就得到改变。

在此之前，含洭、浈阳、曲江三县，是百越的旧地，汉武帝平定这些地方后，将它们划归到桂阳郡内。老百姓居住在深山，临近溪谷，他们习惯当地的风俗，不缴纳田租。离郡府远的地方，有的将近千里。官府有公事往来，就派人驾船，称作“传役”。每有一个官吏出来，就要几家百姓服劳役，百姓感到很恼火。卫飒便派人凿山开道五百多里，在路上设置亭、传舍，安排驿馆。于是减少了劳役，杜绝了奸吏。流散在外的老百姓逐渐返回，慢慢地有了人口聚居的城镇，卫飒要他们缴租税，与其他平民同等对待。另外耒阳县出铁矿，其他郡的老百姓常常聚集在这里，私自炼铁，结果引来了流浪在外的人，其

中有不少奸人、盗贼。卫飒便设置冶铁之官，禁止私人开采铁矿，每年增加收入五百多万。卫飒治理、抚恤人民，处理公事如处理家事一样尽心，他所施行的政令，没有不符合实情的。他任职十年，郡内大治。

> 二十五年，征还。光武欲以为少府，会飒被疾，不能拜起，敕以桂阳太守归家，须后诏书。居二岁，载病诣阙，自陈困笃，乃收印绶，赐钱十万，后卒于家。
>
> 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柘桑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
>
> 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值仓卒，避兵之陇西。时隗嚣已据四郡，遣使请延，延不应。
>
> 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及到，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省诸卒，令耕公田，以周穷急。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
>
> 吴有龙丘苌者，隐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到。掾史白请召之。延曰：“龙丘先生躬德履义，有原宪、伯夷之节。都尉埽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积一岁，苌乃乘辇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苌寻病卒，延自临殡，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

建武二十五年，征召回京。光武帝准备让卫飒担任少府，正值卫飒患病，不能授官起用，下诏让他以桂阳太守的身份回家，等待以后下诏书。在家住了两年后，卫飒带病入朝，陈述自己的困难，朝廷便收缴他的印绶，赏钱十万，后来他在家中病逝。

南阳人茨充顶替卫飒担任桂阳太守。茨充也善于处理政事，教老百姓种植桑、柘、麻、纻，鼓励老百姓养蚕织鞋，老百姓得到了好处。

任延字长孙，南阳郡宛县人。他十二岁时，作为学生到长安求学，通晓《诗经》、《周易》、《春秋》，在太学中很有名，称他为“任圣童”。正碰上当时发生动乱，他躲避战争到了陇西。此时隗嚣已占据了陇西四个郡，派人聘请任延，任延没有理睬。

更始元年，任延被安排在大司马属下，任命为会稽都尉。当时年纪十九岁，前来迎接的官员对他的年轻感到吃惊。他到任后，清静淡泊没有什么举措，只先派人送礼去祭祀春秋时吴王寿梦的、为人贤明、多次推让君位的小儿子——延陵季子之墓。当时天下刚刚安定，道路不通，避乱到江南的人都还没有返回中原地区，所以会稽贤士颇多。任延到任后，聘请有高尚品行的人，如董子仪、严子陵等。他以

师友之礼尊敬地对待他们。属官中生活贫困的人，任延就分出自己的一部分俸禄接济他们。裁减各种公务人员，让他们耕种官府的田地，来接济生活窘迫的人。他每次巡行各县，便派人抚慰勉励孝子，并留他们用餐。

吴地有个叫龙丘苌的人，隐居在太末，守志决不投降受辱。王莽时，太师、太傅、国师、国将四辅和大司马、司徒、司空三公接连征召他，他都不去。掾史禀告任延，要把他召来。任延说："龙丘先生讲究德义，身体力行，具有原宪、伯夷那样高尚的志节。我亲自到他的门前洒水扫地，还担心侮辱了他，不可随便召他来。"他派遣功曹拿着自己的名帖，带着书信，奉上医药，派去看望龙丘苌的使者在路上来往不断。过了一年，龙丘苌便乘车到府门，愿意在死前将名录编于郡职。任延再三辞让，才把他安排为议曹祭酒。龙丘苌不久病逝，任延亲自参加丧礼，三天没有处理公务。因此郡中贤士都争着到郡府来任职。

建武初，延上书愿乞骸骨，归拜王庭。诏征为九真太守。光武引见，赐马杂缯，令妻子留洛阳。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

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延视事四年，征诣洛阳，以病稽留，左转睢阳令，九真吏人生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 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建武初年，任延上书请求退职，返回拜见朝廷。皇帝下诏任他为九真太守。光武帝接见他，赏赐给他马匹和丝织品，要他把妻子儿女留在洛阳。九真的习俗以射猎为职业，不知道用牛进行耕种，老百姓常到交阯买粮食，往往造成贫困。任延就下令铸造农具，教老百姓开垦土地。田土年年增多，老百姓的粮食充足起来。另外，骆越的老百姓没有嫁娶礼法，男女关系混乱，没有专一的配偶，不懂父子亲情，不懂夫妇的正常关系。任延便发公文给所属各县，让男子年二十至五十，女子年十五至四十，皆按年龄配结为夫妇。那些生活贫困、出不起聘礼的人，任延便令长吏以下的官吏节省一些俸禄以便接济他们。同时娶妻的有二千多人。这一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那些生下子女

的人，才开始知道子女的血缘、姓氏。他们都说：“使我有这个小孩的人是任府君。”很多人给小孩子取名为“任”。于是边境外蛮夷夜郎等地的人都仰慕任延的义行，愿意守保边界，任延也就撤销了侦察对方行动的戍卒。

起初，在西汉平帝时，汉中人锡光担任交阯太守，教育引导百姓，用礼义进行教化，他的教化声誉与任延相当。王莽末年，他独立自守，不与王莽政权往来。建武初年，他派遣使者进贡，被封为盐水侯。在岭南提倡华夏风俗，是从这两位太守开始的。

任延治理四年后，朝廷征召他到洛阳来，他因病停留，延误了时间，被降职为睢阳令，九真郡的官吏、百姓在他活着时就为他建了祠堂。朝廷任命他为武威郡太守，皇帝亲自召见他，告诫他说：“要好好地对待上级官员，不要损坏自己的荣誉。”任延回答说：“我听说忠臣不随便附和，随便附和的臣子不是忠臣。竖持正义、维护公利，是臣子应有的品德。上下附和，并非陛下之福。要我好好地侍奉上级官员，我不敢接受您这个诏令。”皇帝赞叹说：“你的话是对的。”

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 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遂绝不敢出。

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 自掾史子孙， 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傜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后坐擅诛羌不先上，左转召陵令。显宗即位，拜颍川太守。永平二年，征会辟雍，因以为河内太守。视事九年，病卒。

少子恺，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乐浪讲 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

他到达武威后，当时带兵的长史田绀，是武威郡的大姓，他家的子弟、宾客残害百姓。任延拘捕田绀，将他囚禁起来，田氏父子及其宾客有五六人伏法。田绀的小儿子田尚聚集几百名浪荡子弟，自称将军，晚上来攻打郡府。任延马上派兵击破他们。从此，他在郡内威望大振，官民不敢妄动。

武威郡北边正对匈奴，南边与羌部族接壤，老百姓害怕掠夺侵扰，很多人荒废了农业生产。任延到任之后，选择、集中了一千名有武略的人，制订赏罚分明的制度，让他们率领杂居在休屠的少数民族部落“黄石”的骑兵驻扎在要害之处，发现紧急敌情，便迎击追讨。敌兵常有很多伤残，便不敢再出来侵扰了。

河西过去一直缺少雨水、湖泽，任延便设置管理水的官吏，修理沟渠，当地都获得了好处。又设立学校，令掾史的子孙，都到学校接受学业，免除他们的徭役。这些学生在通晓文章之后，任延都提拔任用他们。武威郡便有了读书文雅之士。

后来任延因擅自诛杀羌人而获罪，降职为召陵县令。明帝刘庄即位后，任命他为颍川太守。永平二年，征召他回辟雍（大学）参加典礼，又任命他为河内太守。他在河内任职九年，病逝。

小儿子任恺，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乐浪郡讲 邯县人。他的八世祖王仲，原是琅邪郡不其县人。王钟喜好道术，通晓天文。吕氏家族吕产、吕禄等人企图谋反时，齐哀王刘襄商议发兵讨伐，曾多次向王仲征求看法。等到济北王刘兴居谋反时，想要王仲指挥军队，王仲害怕遭祸，于是渡海跑到东边的乐浪山中，便在此居住下来。王景的父亲王闳，担任郡里掌教化的官——三老。淮阳王刘玄失败后，当地人王调杀死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帝派遣太守王遵领兵攻击王调。军队到达辽东，王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人一起杀了王调，迎接王遵，王闳等人都被天子封为列侯，唯独王闳推辞爵位。皇帝感到奇怪而征召他，他在路上病逝了。

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沉深多伎艺。辟司空伏恭府。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吴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

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为侍御史。十五年，从驾东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王景从小学习《易经》，又广泛地看了许多书，同时喜欢天文、占候、星命、卜筮等方面的知识，性格深沉，多才多艺。被征召到司空伏恭府中。当时有人举荐王景擅长治水，明帝下诏命他与将作谒者王吴一起修筑河南开封的浚仪渠。王吴采用王景的筑坝挡水法，水不再造成灾害。

从前，西汉平帝时，黄河、汴水决口，冲坏河堤没来得及修理。建武十年，阳武县令张汜上书说："黄河缺口已久，年年侵毁农田，济渠冲坏了几十个县。修理的费用，不难筹集。应该改修河堤，以安定百姓。"光武帝得到奏书，便征发役卒。正准备治理黄河，而浚仪县令乐俊又上书："从前元光年间，人口众多，沿堤开垦、种植，黄河在河南濮阳县的瓠子地区决口，过了二十多年，没有进行堵塞。现在居民稀少，田地富饶广阔，即使不加修治，其灾害也不算大。而且刚遭战乱，动用许多劳力，百姓已多埋怨，不堪忍受了。应该等到安定之后，再议此事。"光武帝得到这份奏书便停止了整治黄河的打算。后来汴水向东泛滥，范围一天天增广，而设水闸的旧址，都淹没在河中了，兖州、豫州的百姓多生埋怨，以为朝廷总是兴办其他劳役，不重视老百姓急需解决的困难。永平十二年，朝廷商议修理汴渠，于是召见王景，向他询问治水的情形、条件。王景分析利弊，对答敏捷，皇帝感到很好。又因王景曾经修理浚仪渠，取得成就，于是赠给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以及铜钱、绸缎、衣物。夏天，便征发民役几十万，派遣王景与王吴指挥修渠筑堤，渠堤从荥阳东至千乘海口长达千余里。王景测量、察看地势，开凿山岗，对从前夏禹治水取得成效的地方也加以修整，截断沟涧，堵塞容易决口的地方，开通淤积、壅塞之处，每隔十里设一道水闸，使河水根据需要洄旋，不再有溃堤、漏水的祸害。王景虽然尽力节省费用，但所费还是以百亿计。第二年夏天，渠道修成。皇帝亲自巡视，诏令临近河道的郡国，按照西汉时的制度，设置管理河堤的官员。王景因此知名于世。王吴以及那些参与治河的掾史都增加俸禄一等。王景连升三级，被提升为侍御史。永平十五年，王景随从皇帝到东方各州视察，到达无盐县，皇帝赞美他的功绩，任命他为河堤谒者，赏赐给他车马、细绢、铜钱。

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明年，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 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卒于官。

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

秦彭字伯平，扶风茂陵人也。自汉兴之后，世位相承。六世祖袭，为颍川太守，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辅号曰“万石秦氏”。彭同产女弟，显宗时入掖庭为贵人，有宠。永平七年，以彭贵人兄，随四姓小侯擢为开阳城门候。十五年，拜骑都尉，副驸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七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此前，杜陵人杜笃奏上《论都赋》，想要皇上迁都长安。老人听说后，都产生了怀念故土之情，无不留恋地久久站立遥望长安。王景认为皇帝宫殿、宗庙已经在洛阳建立，恐怕引起人心不安定，正值此时有神雀、凤凰等祥瑞出现，于是写作《金人论》，颂扬洛阳之美，在此立都，符合天意人心，文章颇有可取之处。

第二年，王景调任庐江太守。先前，这里的老百姓不懂用牛耕作，以致土地有余而粮食常常不足。庐江郡边界上有楚国相国孙叔敖所修筑的，用以灌溉稻田的芍陂水库。王景便动员、率领官吏百姓修建荒芜废坏了的田园，教百姓用犁耕地，因此开垦的耕地成倍增加，境内百姓开始富裕起来。随后在石碑上刻上乡规民约，让老百姓知道常规、禁令。又指挥百姓养蚕织丝，为他们颁布操作规程，都在各乡亭公布，庐江郡流传着他的文辞。他后来死于任上。

起初，王景认为《六经》的记载中，都有卜筮的内容，举止行动，都要通过占卜，而各种书籍内容错乱，吉凶相反，于是他参照各家关于星命、占卜的书籍，对修墓建宅的禁忌，以及观察天地风水日月星辰之法，选择其中切合实用的，编辑成《大衍玄基》一书。

秦彭字伯平，扶风茂陵人。自汉朝兴起之后，他家世代官位相承。他的六世祖秦袭，任颍川郡太守，与诸子侄辈同时担任二千石的共有五人，所以长安附近的人称他家为“万石秦氏”。秦彭的同母妹妹，在明帝时进入宫廷为贵人，得到皇帝的宠爱。永平七年，因秦彭是贵人的哥哥，随外戚樊、郭、阴、马四姓的子弟擢升为开阳城门侯。永平十五年，任命为骑都尉，做驸马都尉耿秉的副手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蹐，无所容诈。彭

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

在职六年，转颍川太守，仍有凤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肃宗巡行，再幸颍川，辄赏赐钱谷，恩宠甚异。章和二年卒。

彭弟惇、褒，并为射声校尉。

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为太守陈宠功曹，当职割断，不避豪右。宠风声大行，入为大司农。和帝问曰：“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而已。”帝大悦。涣由此显名。

建初元年，调任山阳郡太守。秦彭用礼制训导人民，不使用刑罚。他推崇读书，重视教育。每年春秋举行飨射之礼，便讲究升降揖让的礼仪。为百姓设立四种戒条，制定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间的礼节。凡遵守奉行政教风范的人，便提升为乡里掌教化的官员，常常在八月送给他们酒肉，以此来勉励他们。官吏如有过错，撤其职而已，不再另加羞辱。老百姓都感激他的爱心，没有人有欺犯的行为。新开辟稻田几千顷，每到农耕季节，秦彭亲自测量田亩，将肥沃、贫瘠的土地区分开，分为三等，按类设立登记簿册，收藏于乡、县。于是奸猾之吏畏缩不安，无法进行欺诈。秦彭上书，主张应该让各地都采用他的这些制度。皇帝下诏书，将他所制订的条款，颁发给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并下发到各州、郡。

秦彭在职六年，调任颍川太守，有凤凰、麒麟、嘉禾、甘露等祥瑞，集中地出现在他的郡境。汉章帝出外巡视，两次到颍川，赏赐秦彭铜钱、粮食，对他特别恩宠。章和二年，秦彭逝世。

秦彭的弟弟秦惇、秦褒，都担任射声校尉。

王涣字稚子，广汉郡郪县人。他的父亲王顺，任安定郡太守。王涣年轻时喜欢行侠仗义，崇尚气力，多次结交强悍轻捷的年轻人。后来改变自己的行力，致力于儒学，学习《尚书》，阅读法令，大体了解其主要含义。他担任太守陈宠的功曹，裁决处理案件，不怕豪强大族。陈宠的名声大振，调入朝廷任大司农。和帝问他说：“你在郡里是如何治理政事的？”陈宠叩头回答说：“臣任用功曹王涣，由他选拔贤能之人处理事务，让主簿镡显为我纠正过失、弥补缺漏，臣下只不过宣读一下皇上的诏书罢了。”和帝非常高兴。王涣从此出名。

州举茂才，除温令。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者，辄云以属稚子，终无侵犯。在温三年，迁兖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后坐考妖言不实论。岁余，征拜侍御史。

永元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

数发擿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元兴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醊以千数。

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槃桉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 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

永初二年，邓太后诏曰：“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昔大司农朱邑、右扶风尹翁归，政迹茂异，令名显闻，孝宣皇帝嘉叹愍惜，而以黄金百斤策赐其子。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为之立祠。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以劝劳勤。”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

州里举荐王涣为茂才，朝廷任命他为温县县令。温县有许多奸诈狡猾之徒，长久以来成为人们的祸害。王涣用策略进行讨伐打击，把他们全杀了。从此，境内清静平安，商人可以在路上露宿。那些在外放养牛的人，都说把牛交给王稚子了，始终无人侵犯。王涣在温县任职三年，升任为兖州刺史，在部郡端肃法纪，威名大振。后来因查考妖言失误而定罪。过了一年多，他受朝廷征召，任命为侍御史。

永元十五年，王涣跟从皇帝车驾南巡，返回后担任洛阳令。他以公平正直之道要求自己，处理政事宽严适中。对那些枉曲、疑惑、长期争讼，历届政府所不能判决，按照法理又难以公平论定的案件，他都能弄清真伪，分清是非，堵塞各种疑虑。他又能用机巧的办法揭发隐藏的坏人坏事。京城的人都称赞感叹，认为王涣智谋如神。元兴元年，王涣病逝。老百姓在市中道路上无不叹息。男女老壮都一起凑钱物，前去祭奠的人数以千计。

王涣的灵柩西归，路过弘农县，民众都在路上摆设盛有祭品的木盘。官吏问他们缘故，他们都说平常运米到洛阳，总是被沿途村镇的头目抢夺，常常损失一半。自从王君在洛阳任职后，就不再有被侵犯的现象，所以来祭奠报恩。王涣的政教德化，关怀人民达到如此程度。人民怀念他的恩德，为他在安阳亭西边建立祠庙，每当祭祠时，就一边进献食物，一边以琴瑟伴奏而歌。

永初二年，邓太后下诏说：“忠良的官吏，国家依靠他们来治理。朝廷寻求这样的官吏很尽力，但得到却很少。所以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前大司农朱邑、右扶风尹翁归，政绩突出，美名昭著，孝宣皇帝赞叹怜惜，将百斤黄金赏赐给他们的儿子。已故洛阳令王涣，坚持清正美好的节操，躬行《羔羊》诗所赞美的品德，尽心奉公，尽职尽责地使人民受惠，但功业未成，不幸早逝，百姓怀念，为他建立祠庙。如果不是忠心爱民到了极点，谁能像他这样受到

拥戴呢？现在任用王涣之子王石为郎中，来勉励勤劳于国事的人。”延熹年间，桓帝信奉黄老之道，将各种祠庙的祭祀都废除，只特别下诏密县保存已故太傅卓茂的庙宇，洛阳保留王涣的庙堂。

镡显后亦知名，安帝时为豫州刺史。时天下饥荒，竞为盗贼，州界收捕且万余人。显愍其困穷，自陷刑辟，辄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诏勿理。后位至长乐卫尉。

自涣卒后，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皆不称职。永和中，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峻擢用文武吏，皆尽其能，纠剔奸盗，不得旋踵，一岁断狱，不过数十。威风猛于涣，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终于太山太守。

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羡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　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镡显后来也知名，他在安帝时担任豫州刺史。当时天下饥荒，百姓争相抢掠、偷窃，州里逮捕了一万多人。镡显同情他们的穷困，不得已陷入法网，就擅自赦免他们，然后自己向皇帝检讨错误，请求处罚。皇帝下诏不加处理。后来位至长乐宫卫尉。

自从王涣去世后，皇帝接连下诏书给三公，要求挑选洛阳令，结果都不称职。永和年间，将剧县令、勃海郡人任峻调来补充这个空缺。任峻选拔文武官史，都能各尽其能，检举、斥逐奸人盗贼，都要求迅速，一年断案，不过几十件。他的威严超过王涣，而文教德化不如王涣。任峻字叔高，他最后官至太山郡太守。

许荆字少张，会稽郡阳羡县人。他的祖父许武，被太守第五伦举荐为孝廉。许武因两个弟弟许晏、许普尚未显名，想让他们成名，就对他们说：“《仪礼》上讲过兄弟分开，家庭别居的道理。”于是将家庭财产分为三份，许武为自己分得肥沃的田地、宽广的住宅和能力强的奴婢，两个弟弟所分得的都又差又少。乡亲们都称赞两个弟弟能够谦让，而鄙视许武的贪婪，许晏、许普因此都得到了选拔、推荐。许武这才会集宗族亲戚，哭泣着说：“我这个做兄长的不才，窃取了好名声，两个弟弟都已年长，还没有获得荣誉、俸禄，所以我要求分家产，自愿招来许多讥讽、嘲笑。现在治理家业所增加的财富，已比以前多了三倍，这些财产全部交给两位弟弟，我一毫不留。”于是郡中的讥讽之声平息下来，远近的人们都称赞许武。许武后来位至长乐少府。

荆少为郡吏，兄子世尝报仇杀人，怨者操兵攻之。荆闻，乃出门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训导。兄既早没，一子为嗣，

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许掾郡中称贤，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誉益著。太守黄兢举孝廉。

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以病自上，征拜谏议大夫，卒于官。桂阳人为立庙树碑。

荆孙馘，灵帝时为太尉。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 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后太守殷丹到官，访问其故，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因曰：“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宜戮讼者，以谢冤魂，庶幽枉获申，时雨可期。”丹从之，即刑讼女而祭妇墓，天应澍雨，谷稼以登。

许荆年轻时担任郡吏，他哥哥的儿子许世曾因报仇而杀人，仇家拿着兵器来找他算账。许荆知道后，便出门迎接怨者，跪着说：“许世以前不懂规矩冒犯了你们，责任都在我未能好好教育他。我哥哥早死，只有这个儿子为继承人，如果让我哥哥的在天之灵为灭绝了后代而悲伤，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来代替他。”怨家扶起许荆，说：“许掾，郡中人都称你贤良，我们怎敢冒犯？”于是便放弃报复离开了。许荆的名誉更加彰显。太守黄兢推举他为孝廉。

和帝时，许荆渐渐被提升为桂阳太守。桂阳郡靠近南部州郡，风俗轻薄，不懂文化、礼仪。许荆为他们设立丧事、婚姻制度，让他们懂得礼制规矩。他曾在春季巡视农耕情况时到达来阳县，有个叫蒋均的人，兄弟之间争夺财物，互相争执诉讼。许荆对他们叹息道：“我担负国家交给的重任，而不能实行教化，过错在我这个当太守的。”便转过头叫属吏上书陈述情况要求到廷尉接受责罚。蒋均兄弟感动、悔悟，都要求给自己治罪。许荆在此任职十二年，受到父老的称颂。许荆上书陈述自己有病，朝廷征召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后逝世于任上。桂阳郡的人为他建立祠庙、刻立石碑。

许荆的孙子许馘，灵帝时担任太尉。

孟尝字伯周，会稽郡上虞县人。他的先人三代担任郡吏，都坚持气节，死于国事。孟尝从小培养自己的品德，在郡府做官，担任户曹史。上虞县有位寡妇非常孝敬，奉养婆婆。婆婆年老寿终，她丈夫的妹妹早已与她有嫌隙，便诬告她嫌供养辛苦，用毒酒毒死自己的母亲，这个案子便摆到了县衙门，郡府不加探寻考察，就结案定下了寡妇的罪。孟尝早就知道她的冤枉情况，便向太守全面阐述了情况，太

守不加理会。孟尝在外门悲哀地哭泣，便借口有病离职了，寡妇终于冤枉而死。从此郡中连续干旱二年，向神灵祷告求雨也无效果。后来接任的太守殷丹到职，询问缘故，孟尝到郡府详细地陈述寡妇的冤情。接着说：“从前东海孝妇的冤情，感动上天，以致发生旱灾，于公一句话，大雨就及时而降。应该诛杀诬告的人，以向冤魂谢罪，或许沉冤得到伸张，及时之雨就可能得到。”殷丹接受了他的意见，立即惩处那位诬告的女子，祭祀寡妇的坟墓，上天立即回应时雨，五谷获得丰收。

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槃木朽株，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尝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孟尝后来策试为孝廉，举荐为茂才，任命为徐县县令。州郡上表反映他的贤能，他升任合浦郡太守。合浦郡不出产粮食，而海里出珍珠，该郡与交阯郡接壤，常常互通商贩，合浦以珍珠换进粮食。先前的官吏太守大多贪污，责令人们采求珍珠没有限度，珍珠便渐渐都流入交阯郡。于是旅客不再来此，郡内缺乏资金，穷困的人饿死在路上。孟尝到职后，革除以前的弊端，了解人民的病苦及有利益的事。还不到一年，流失的珍珠又回来了，百姓都返回来从事自己的职业，货物流通，人们称赞孟尝像神灵一样英明。

孟尝因病上书，被朝廷征召，应当返回朝廷，官吏民众抓着车子请求他留下来。孟尝不能前进，于是坐乡民的船在夜间偷偷地走了。他隐居于偏僻的山泽中，亲自从事农耕。附近县里的士大夫与百姓仰慕他的德行，搬来与他住在一起的有一百多家。

桓帝时，同郡人尚书杨乔上书推荐孟尝，说：“臣前后曾上七份奏书介绍原合浦太守孟尝，但因我地位低，说话不起作用，始终不被

体察。我竭尽真诚，不过白费精力罢了。孟尝坚守仁义，喜好道德，清正的品行超出世俗，精明能干越过群伦。以前更换他为太守，移易风俗、改革郡政，流失的珍珠又返回该郡，饥饿的民众得以生存。况且南海多产珍珠，财产容易积累，一个手掌握住的数量，其价值就倍于黄金。而孟尝只身患病，亲自耕种于田野，隐藏自己的光芒，不张扬自己的名声。他实在是如鸟之羽翼具有美用，而不是禽鸟腹背上的羽毛，无益于飞翔。但他却埋没在草莽中，得不到高官厚禄，朝廷的栋梁之材，却被抛弃在沟渠之中。并且人的年寿有限，他的晚年行将度完，那么他的忠贞的节操，将永远离开这个圣明的时代。臣的确感到很伤心，常私下为他流泪。物品以远道而来为珍奇，人才以世上少见为宝贵。弯曲之树和腐朽之材，被天子使用的原因，是天子左右的人对它进行了雕刻装饰。国君选取人才，应该选拔众人所看重的人。我才疏识浅，奔走在天子身边。我进言只是希望能树立小节，不敢偏私同乡人。臣私下被冒死向秦穆公举荐百里奚的禽息的行为所感动，愿意不顾自身安危而进荐贤人。”孟尝最终没有被任用。他七十岁时，在家中逝世。

第五访字仲谋，京兆长陵人，司空伦之族孙也。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有闲暇，则以学文。仕郡为功曹，察孝廉，补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

迁张掖太守。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岁余，官民并丰，界无奸盗。

迁南阳太守，去官。拜护羌校尉，边境服其威信。卒于官。

刘矩字叔方，沛国萧人也。叔父光，顺帝时为司徒。矩少有高节，以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拜议郎，矩乃举孝廉。

第五访字仲谋，京兆长陵县人，司空第五伦的族孙。第五访幼时丧父，家境贫寒，常常给人当雇工来奉养兄嫂。一有空闲时间，就钻研学问和技能。后来，他到郡里做官，担任功曹，察举为孝廉，为新都县令。他上任后使新都县政治清明、教化大行，三年之间，邻县百姓归附，户口增加了十倍。

第五访升任张掖郡太守。当时年景不好，一石粮食就价值几千枚铜钱，第五访便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以解救百姓的痛苦。属吏惧怕受责罚，便争着准备向上请示。第五访说：“如果向上请示，等待答复，这是抛弃人民。我乐意用我一人去救老百姓！”于是便开仓放谷给老百姓。顺帝用诏书嘉奖他。因此全郡人都得以保全。过了一年多，官吏、人民都丰足，郡内没有奸人盗贼。

第五访调任南阳太守，他离职了。后来任命他为护羌校尉，边境

佩服他的声威信誉。他逝世在任所上。

刘矩字叔方，沛国萧县人。他的叔父刘光，顺帝时任司徒。刘矩年轻时就有高尚的品德，因父亲刘叔辽未能进入仕途，他便回绝州郡的任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许他的志气，所以刘叔辽因此被他们征召，任命为议郎，刘矩便被推举为孝廉。

> 稍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在县四年，以母忧去官。
>
> 后太尉胡广举矩贤良方正，四迁为尚书令。矩性亮直，不能谐附贵势，以是失大将军梁冀意，出为常山相，以疾去官。时冀妻兄孙祉为沛相，矩惧为所害，不敢还乡里，乃投彭城友人家。岁余，冀意少悟，乃止。补从事中郎，复为尚书令，迁宗正、太常。
>
> 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太尉。琼复为司空，矩与琼及司徒种暠同心辅政，号为贤相。时连有灾异，司隶校尉以劾三公。尚书朱穆上疏，称矩等良辅，及言殷汤、高宗不罪臣下之义。帝不省，竟以蛮夷反叛免。后复拜太中大夫。
>
> 灵帝初，代周景为太尉。矩再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与州郡交通。顺辞默谏，多见省用。复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于家。
>
> 刘宠字祖荣，东莱牟平人，齐悼惠王之后也。悼惠王子孝王将闾，将闾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父丕，博学，号为通儒。

刘矩渐渐官至雍丘县令，他用礼义谦让来教育人民，那些没有孝义行为的人，都被刘矩感化而主动纠正自己的过失。老百姓来打官司，刘矩常常把他们带到面前，进行恳切的教育，认为怒恨可以忍住，不要到县府打官司，要他们回去再加思考。打官司的人受到感动，便各自作罢。在路上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的人，都主动寻找失主。刘矩在该县任职四年，因母丧而离职。

后来太尉胡广举荐刘矩为贤良方正，通过四次提升担任尚书令。刘矩秉性忠诚、正直，不能附和权贵，因此引起大将军梁冀的不满，将他调出京师，担任常山国的国相，刘矩因病离职。当时梁冀的妻兄孙祉任沛国相，刘矩担心被他所害，不敢回故乡，便投靠彭城的朋友家。过了一年多，梁冀稍有醒悟，才停止迫害。后来，刘矩任从事中郎，后又担任尚书令，又调任宗正、太常。

延熹四年，刘矩接替黄琼任太尉。黄琼又任司空，刘矩与黄琼及司徒种暠同心辅政，被人们称为贤相。当时接连发生灾害，司隶校尉因此弹劾三公。尚书朱穆上奏疏，称赞刘矩等人是辅政贤臣，又陈述商汤王、商高宗不责怪臣下的品德。皇帝不醒悟，终于以蛮夷反叛之由免去了刘矩的职务。后来又任命他为太中大夫。

灵帝初年，刘矩接替周景任太尉。刘矩再度取得公爵，他所征召

任用的人都是有名的儒者和德高望重的人。他不与州郡交接。他顺从皇帝的意旨，有所进谏时，也是不加显扬地予以劝谕，他的意见多被皇帝审察采用。后又因发生日食而免职。刘矩便乘机请求退职，最后，病逝在家中。

刘宠字祖荣，东莱郡牟平县人，他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齐悼惠王的儿子孝王刘将闾，刘将闾的小儿子被封为牟平侯，于是子孙便居住在这里。刘宠的父亲刘丕，学问广博，称为通儒。

> 宠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除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母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
>
> 后四迁为豫章太守，又三迁拜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尨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　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
> 转为宗正、大鸿胪。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司空，以阴雾愆阳免。顷之，拜将作大匠，复为宗正。建宁元年，代王畅为司空，频迁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归乡里。
>
> 宠前后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约省素，家无货积。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埽，以待刘公，不可得止。”宠无言而去，时人称其长者。以老病卒于家。

刘宠从小就接受父亲的学业，因通晓经术而被推荐为孝廉，任命为东平陵县令，因仁厚而被属吏和百姓爱戴。他母亲患病，便弃官而去。百姓扶老携幼前来送行，人群塞满了道路，车子不能行进，刘宠便穿着便装悄悄地回去了。

后来刘宠经过四次调动，担任豫章太守，又经过三次调动，担任会稽太守。会稽郡山区的百姓恭谨纯朴，竟有直到白发苍苍之时还没有进入过市场的人，他们常常被官吏所烦扰。刘宠除去繁琐苛刻的政令，察访、禁止非法的行为，郡中大治。朝廷征召刘宠担任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个老头，须眉花白、白发苍苍，从若邪山谷中出来，每人带了一百钱送给刘宠。刘宠慰劳他们说：“父老何必如此辛苦而来？”父老回答说：“我们这些山谷中的鄙陋之人，从未到过郡府。别的太守在任时，经常派遣官吏到民间征求财物，从早到晚接连不断，有时通宵狗叫，百姓不得安宁。自从您到任以来，夜间听不到狗叫声，百姓看不到官吏来骚扰。我们到老年有幸遇到这样美好的时代，现在却听说您要离去，所以我们互相搀扶着来送行。”刘宠说：“我的政绩怎么能比得上你们所说的呢？辛苦你们几位父老了。”便从每人手中选一枚大钱收下了。

刘宠转任宗正、大鸿胪。延熹四年，接替黄琼担任司空，因出现浓雾、酷热等反常的气候而被免官。不久，又任命为将作大匠，后又担任宗正。建宁元年，接替王畅担任司空，很快又转任司徒、太尉。建宁二年，因发生日食而被免官，回到故乡。

刘宠前后治理二郡，多次担任卿相，但他清廉俭朴，家中没有积累财产。他有一次从京城出外，想在驿站客馆中歇息，驿站官吏阻止他，说："我们进行整理、扫除，是为了接待刘公，你不能在此住宿。"刘宠默不作声地走了，当时的人称他为忠厚长者。刘宠后因年老患病，逝世在家中。

弟方，官至山阳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礼。兄弟齐名称。

董卓入洛阳，岱从侍中出为兖州刺史。虚己爱物，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黄巾贼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岱击之，战死。

兴平中，繇为杨州牧、振威将军。时袁术据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袁术遣孙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览字季智，一名香，陈留考城人也。少为书生淳默，乡里无知者。年四十，县召补吏，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

刘宠的弟弟刘方，官至山阴太守。刘方有两个儿子：刘岱字公山，刘繇字正礼。兄弟二人都有名声。

董卓进入洛阳时，刘岱从侍中的职位上调出京城担任兖州刺史。他为人谦虚，爱护他人，士人多归附于他。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进入兖州，杀死任城相郑遂，转移到东平县。刘岱进击黄巾军，死在战场上。

兴平年间，刘繇担任杨州牧、振威将军。当时袁术占据淮南郡，刘繇便移居曲阿县。此时正值中原地区战乱，士大夫和刘繇的友人大多向南奔逃，刘繇接受收养他们，与他们同甘共苦，很得人们的称颂。袁术派遣孙策攻破刘繇，刘繇便投奔到豫章郡，病死在那里。

仇览字季智，又名香，陈留郡考城县人。他少年做书生时，为人敦厚、沉静，乡里没有人知道他。他四十岁时，县里补充官吏，被选为蒲亭长。他鼓励人们生产，为百姓制订生产条例，条例中包括瓜果、蔬菜生产的数量，喂养鸡和猪的数目，农业生产完毕后，他就要

青少年聚居在一起，到学校读书。对那些抢掠、轻薄、游手好闲的人，都要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制订严格的惩罚制度。他亲自帮助百姓处理丧事，赈济穷困、孤寡的人。一年后该亭便治理得很好。仇览刚到蒲亭就任时，有个叫陈元的人，他一个人与母亲居住在一起，他母亲到仇览面前控告陈元不孝。仇览吃惊地说："我最近经过你家，看到房舍整齐，耕作按时。这说明你这个孩子不是坏人，应该是教育感化还没有到位的缘故。您守寡养育孤儿，辛苦到老，怎么能为发泄一时的怒气，而使您的儿子得到不义的名声呢？"这位母亲听后感动悔悟，流着眼泪走了。仇览亲自到陈元家，与他母子俩同饮，趁机向陈元讲述人际关系和人伦孝行，并以祸福作比喻。陈元终于成为孝子。乡里为此作谣谚说："父母在哪里，在我的厅堂中；改变我这只恶鸟，哺育生我的人。"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曰："主簿闻陈元之过，不罪而化之，得无少鹰鹯之志邪？"览曰："以为鹰鹯，不若鸾凤。"涣谢遣曰："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

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

览学毕归乡里，州郡并请，皆以疾辞。虽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后征方正，遇疾而卒。

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汉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仲玉早卒。

当时的考城县令河内人王涣，处理政事推崇严酷、猛烈，听说仇览以恩德教化人民，便让他暂任县府的主簿。王涣对仇览说："你知道了陈元的过错，不治他的罪而教育开导他，岂不缺少鹰鹯追逐鸟雀那样的威猛之志吗？"仇览说："我认为鹰鹯，比不上鸾凤。"王涣道歉说："多刺的枳棘不是鸾凤所栖息的地方，我这百里之地岂是大贤之路？现在，太学中那些拖着长长的袖子、名声很高的人，都比不上你。我拿出一个月的俸禄给你做入学之资，希望你努力成就高尚的品行。"

于是，仇览进入太学。当时的学生中，与仇览同郡的符融很有名声，他与仇览的居处很近，符融的房中常常宾客满室。仇览常安守本分，不与符融说话。符融察看仇览的形态举止，心中感到奇怪，便对仇览说："我与先生是同乡，现在的住处又相近。现在京城里英雄四

集，是有志之士交朋结友的好时机，虽然要致力于经术的学习，你又何必如此固守呢？”仇览脸色严肃地说：“天子设立太学，难道只是让人在其中交游、谈论的吗？”说完，他高高地一拱手便走了，不再与符融说话。后来符融把情况告诉郭林宗，郭林宗通过符融带着名帖到仇览的住房请见，仇览就请他留宿。郭林宗非常叹赏，下床行跪拜之礼。

仇览学习结束回到家乡，州郡都请他出仕，他都以病推脱了。他虽在家安居，但凡事一定按礼制自我约束。妻室儿女有过错，他便取掉帽子自责。妻室子女在堂前谢罪，等仇览戴好帽子，才敢登堂。家中没人看见过他表现出喜怒、声音、脸色的变化。后朝廷征召他为方正，正好他患病去世了。

他的三个儿子都有文史之才，小儿子仇玄，最为出名。

童恢字汉宗，琅邪郡姑幕县人。他的父亲童仲玉，遇上当时闹饥荒，便拿出所有的家产进行赈济，他的九族及乡里人依靠他的赈济得以保全的有数百人。童仲玉去世得早。

> 恢少仕州郡为吏， 司徒杨赐闻其执法廉平，乃辟之。及赐被劾当免，掾属悉投刺去，恢独诣阙争之。及得理，掾属悉归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论者归美。
>
> 复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出，咒虎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 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人为之歌颂。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暴疾而卒。
>
> 弟翊字汉文，名高于恢，宰府先辟之。翊阳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须昌长。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闻举将丧，弃官归。后举茂才，不就。卒于家。
>
> 赞曰：政畏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怀我风爱，永载遗贤。

童恢年轻时在州郡担任官吏，司徒杨赐听说他执法公平，便征召他。到杨赐被人弹劾应当免职时，杨赐的属吏都丢下名帖走了，唯独童恢到朝廷去争辩。等到合理解决后，这些属吏全都回府来了，童恢则驱马而去。因此，人们赞美他。

童恢又被征召到公府，任命为不其县令。官吏民众有人犯法违禁，他就随时加以指正。如果官吏称职，民众做了好事，他就都赐给酒菜，以此来勉励他们。他对该县的耕作、纺织、播种、收获，都制

订了条例。因此全县清静太平，监牢里连年无囚犯。邻县流浪在外的人服其教化，迁来居住的有两万多户。百姓曾被老虎伤害，于是设置笼子来捕获，结果活捉了两只老虎。童恢知道后出来，骂虎说：“天生万物，只有人是最宝贵的。虎狼应当吃六畜，而你们却残害人类。按王法杀人者处死，伤人者依法论罪。你们如果是杀人者，则当低头服罪，　　自知不是杀人者，则当号呼表示冤枉。”其中一只虎低头闭目，样子好像很恐惧，童恢当即把它杀了。另一只则看着童恢吼叫，奋发跳跃，童恢便下令放掉。官吏民众都歌颂他。青州推举他政绩特别突出，提升为丹阳郡太守，得暴病而死。

童恢的弟弟童翊，字汉文，开始时名声超过童恢，州郡政府先征召他为官。童翊假装有病不能说话，不肯出仕，等到童恢为官后，他才接受孝廉，被任命为须昌县长。他推行教化有突出政绩，当地官吏、人民在他活着时就为他立了碑。他听说荐举他的人去世了，便弃官而归。后来他被推举成为茂才，他没有接受。逝世在家里。

赞辞说：施政忌讳严酷，治理要顺应自然。以忠恕对待人民，人民疾苦自会免除。地方的政府长官了解了民情，百姓就会安享欢乐。永远怀念这些长官的教化和关爱，永远记住这些贤人。

# 后汉书卷七十七

## 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故乃积骸满阱，漂血十里。致温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岂虚也哉！若其揣挫强势，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

自中兴以后，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而阉人亲娅，侵虐天下。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若此之类，虽厌快众愤，亦云酷矣！俭知名，故附《党人篇》。

董宣字少平，陈留圉人也。初为司徒侯霸所辟，举高第，累迁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为当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杀之。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宣以丹前附王莽，虑交通海贼，乃悉收系剧狱，使门下书佐水丘岑尽杀之。青州以其多滥，奏宣考岑，宣坐征诣廷尉。在狱，晨夜讽诵，无忧色。及当出刑，官属具馔送之，宣乃厉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车而去。时同刑九人，次应及宣，光武驰使驺骑特原宣刑，且令还狱。遣使者诘宣多杀无辜，宣具以状对，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愿杀臣活岑。使者以闻，有诏左转宣怀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隶校尉。

汉代承继战国时期遗留的风气，强横不守法度的人很多。那些兼并土地、财物的人肆虐于郡国城邑，凶暴蛮横的人横行于乡里。并且地方政府管辖的地方广阔辽远，人口很多。所以，那些治理民众的官员，一味使用严刑，族灭奸猾不轨之人，往往先行刑而后奏闻。他们放任刚烈之性，获得不屈不挠的威名。违背众人意见一意孤行，表现他们难以揣测的智慧。以至于那些因用法严刻、冤枉入狱之人，或者被酷吏盛怒所涉及的无辜之人，多得说不完。因而尸骨堆积满坑，流血十里。以至于人们说王温舒这样的官吏是穿着衣冠的老虎，严延年是滥杀民众的屠夫，这一点也不虚假啊！至于有的官员能打击豪强势力，约束公卿贵戚，而不怕遭受诛戮，也是很豪壮的。

自从光武中兴之后，法网渐趋严密，官吏严重残害民众之事，比西汉有所减少。但宦官外戚，侵扰危害天下，以致阳球碎裂王甫的尸体，张俭剖开曹节的坟墓。像这类事，虽然满足了众人泄愤的需要，但也还是太残酷了！张剑知名于世，所以把他的事迹附入《党锢列

传》。

董宣字少平，陈留郡圉县人。开始时被司徒侯霸征召为属吏，考绩时列入优等，逐渐提升为北海相。董宣到任后，任用大族公孙丹为五官掾。公孙丹建造新居宅，占卜的人认为建房中会死人，公孙丹就叫他的儿子杀死一个过路的行人，把尸体放到宅内，以此应验凶兆。董宣知道后，马上抓捕公孙丹父子，并杀了他们。公孙丹的同族人及亲戚、党羽三十多人，拿着兵器赶到官府，喊冤吵闹。董宣因公孙丹以前曾经依附王莽，担心他们会勾结海贼，便把他们全抓起来关押到剧县监狱，派遣门下书佐水丘岑把他们全部杀掉。青州长官认为他滥杀无辜，向朝廷上奏章反映董宣的情况并请求查办水丘岑，董宣因此被征召到廷尉府审讯。在狱中时，董宣早晚背诵书籍，脸无忧色。等到出狱行刑时，官属准备了饮食来为他送行，董宣严厉地说："我董宣活着时未曾吃过别人的东西，何况现在死的时候呢！"他登上囚车便离开了。当时同时受刑的有九人，第二个就应该是董宣，光武帝派遣宫中主管驾驭车马的骑从奔驰而来，特地下令停止对董宣行刑，暂且让他回监狱。光武帝派遣使者盘问董宣多杀无辜之事，董宣详细地说明情况，说水丘岑是受他的指派，罪过不是由水丘岑引起的，希望杀掉自己而保全水丘岑。使者将情况奏明皇上，皇帝下诏将董宣降职为怀县县令，并命令青州府不要追查水丘岑的罪状。水丘岑后来官至司隶校尉。

后江夏有剧贼夏喜等寇乱郡境，以宣为江夏太守。到界，移书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贼，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闻，惧，即时降散。外戚阴氏为郡都尉，宣轻慢之，坐免。

后特征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

后来江夏郡有为害甚烈的盗贼夏喜等人扰乱郡境，朝廷任命董宣为江夏太守。董宣到达郡界后，传递文书说："朝廷认为我能擒拿奸贼，所以委任这个职务。现在统率军队到达郡界，文书到达之后，希望你们想想应该怎样保全自己。"夏喜等人听到后，很害怕，随即投降的投降，逃散的逃散。外戚阴氏任江夏郡都尉，董宣对他轻视怠慢，因而被免去官职。

后来特征为洛阳令。当时湖阳公主的奴仆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由于他藏匿于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抓到。公主出外时，竟让这个奴仆陪乘，董宣在夏门亭等候，拦住车勒住马，用刀在地上比划着，大声责备公主的过失，呵斥这个奴仆下车，他一下车，便把他打死了。公主当即回宫将情况告诉皇帝，皇帝大怒，把董宣召来，准备用木棍打死他。董宣叩头说："希望让我说一句话再死。"皇帝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陛下赖大德而中兴，但放纵奴仆杀害良民，您将凭什么去治理好天下呢？臣用不着棒打，请让我自杀。"当即用头撞击堂柱，血流满脸。皇帝命令小宦官扶着董宣，要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不从，小宦官便强迫他叩头，董宣两手撑在地上，始终不肯低头。公主对皇帝说："文叔做老百姓时，窝藏逃亡者和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登门。现在你当了天子，你的权威不能使一个县令屈服吗？"皇帝笑着说："天子与老百姓不同。"于是命令这位硬脖子的县令出去。赏给他三十万钱，董宣把钱全部分给下属官吏。从此，董宣打击豪强，豪强没有不恐惧的。京城的人称他为"卧虎"，歌唱说："枹鼓不鸣董少平。"（意思是说：董宣执法严明，无人击鼓鸣冤。）

在县五年。年七十四，卒于官。诏遣使者临视，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帝伤之，曰："董宣廉絜，死乃知之！"以宣尝为二千石，赐艾绶，葬以大夫礼。拜子并为郎中，后官至齐相。

樊晔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与光武少游旧。建武初，征为侍御史，迁河东都尉，引见云台。初，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馈饵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赐晔御食，及乘舆服物。因戏之曰："一笥饵得都尉，何如？"晔顿首辞谢。及至郡，诛讨大姓马適匡等。盗贼清，吏人畏之。数年，迁杨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视事十余年，坐法左转轵长。

隗嚣灭后，陇右不安，乃拜晔为天水太守。政严猛，好申韩法，善恶立断。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遗。行旅至夜，聚衣装道傍，曰"以付樊公"。凉州为之歌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视事十四年，卒官。

他在洛阳县任职五年。七十四岁时，逝世于任上。皇帝下诏派遣使者去看望，只用布被盖着尸体，董宣的妻子儿女相对而哭，家中只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皇帝为之哀伤，说："董宣廉洁，死后才知道！"由于董宣曾经担任过俸禄二千石的官，皇上就赐给他二千石所佩用的印绶，用大夫的礼仪安葬他。任命董宣的儿子董并担任郎中，后来董并官至齐国相。

樊晔字仲华，南阳郡新野县人。他与光武帝年轻时交游甚久。建武初年，征召为侍御史，后调任河东都尉，光武帝在宫内云台上召见他。当初，光武帝微贱时，曾经因事隐藏在新野，樊晔当时担任管理市场的官吏，曾经送给光武帝一竹筐饼，光武帝感恩不忘，赐给樊晔

皇帝专用的饮食，以及车辆衣物，并对他开玩笑说：“你一竹筐饼换得一个都尉，怎么样？”樊晔叩头致谢。樊晔到达河东郡后，诛杀当地大姓马適匡等人。盗贼被清剿，官吏民众都畏惧他。过了几年，樊晔升任杨州牧，他教导人民耕田、种树和理家的办法。他在职十多年，因犯法而降为轵县县长。

隗嚣灭亡之后，陇右地区不安定，朝廷便任命樊晔为天水郡太守。樊晔治政严厉威猛，喜好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法，对是非善恶能果决地予以裁断。违犯他的禁令的人，大多不能活着出狱，官吏民众以及羌胡人都害怕他。无人拾路上遗失的东西。旅行的人到了晚上，把衣物、行装堆放在路边，说：“我们就把它们托付给樊公了。”凉州人为他作歌说：“出外旅行的人常为贫困所苦，勤勉劳作的人靠天致富。宁愿进入正在哺乳期间的母虎的洞穴，也不愿进入天水郡的府署。樊府君大笑就必死，樊府君发怒或可被放出。唉，我们的樊府君，怎么可能再遇上你这样的人！”樊晔任职十四年，死于任上。

永平中，显宗追思晔在天水时政能，以为后人莫之及，诏赐家钱百万。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为吏。

李章字第公，河内怀人也。五世二千石。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历州郡吏。光武为大司马，平定河北，召章置东曹属，数从征伐。

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章到，乃设飨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剑，被羽衣，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宴饮，有顷，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

迁千乘太守，坐诛斩盗贼过滥，征下狱免。岁中拜侍御史，出为琅邪太守。时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反，遂囚太守处兴，而据营陵城。章闻，即发兵千人，驰往击之。掾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章按剑怒曰：“逆虏无状，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讨贼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烧城门，与长思战，斩之，获三百余级，得牛马五百余头而还。兴归郡，　以状上帝，悉以所得班劳吏士。后坐度人田不实征，以章有功，但司寇论。月余免刑归。复征，会病卒。

永平年间，明帝追念樊晔在天水郡时的政绩，认为后人没有赶得上的，下诏赏赐给他家一百万钱。樊晔的儿子樊融，有才能，喜欢道家学说，不肯担任官吏。

李章字第公，河内郡怀县人。他家五代都有人任二千石的官职。李章研习《严氏春秋》，通晓经学，招徒传授，历任州郡官吏。光武帝任大司马时，平定河北，征召李章，安置为东曹属，他多次跟从光武帝征伐。

光武帝登位后，任命李章为阳平县县令。当时赵、魏一带的豪门

大族往往聚居在一起，清河大姓赵纲在县界筑起供防御用的土障，修理盔甲、兵器，成为当地一害。李章到任后，便摆设宴会，迎请赵纲。赵纲携带着刻有花纹的剑，穿着鸟羽制成的衣服，带领百多人来到。李章与他对饮，不一会，亲手用剑斩杀赵纲，预先埋伏的士兵把赵纲的随从人员也全都杀了，接着李章骑马奔驰到赵纲修筑的坞壁，把它彻底打破，官吏、民众便安宁了。

李章升为千乘郡太守，因诛杀盗贼过滥，被征召下狱，后来又被赦免。这年中间又任命为侍御史，又外调担任琅邪郡太守。当时北海郡安丘县的大姓夏长思等人谋反，囚禁了太守处兴，占据了营陵县城。李章知道后，当即发兵千人，奔驰前去攻打夏长思。掾史阻止李章说："郡守行动不得超出郡界，军队不得擅自派遣。"李章握着剑发怒说："叛逆之贼闹得不像样子，囚禁郡守，这怎么可以容忍！如果因讨伐叛贼而被处死，我毫不遗憾。"于是他带兵到达安丘城下，招募勇敢的人火攻城门，与夏长思交战，把他斩了，获得三百多个首级，得到牛马五百多头返回。处兴回到自己的郡府，把前后情况上奏给皇帝。李章将自己所得到的财物全部分赏、慰劳官吏和士兵。后来李章因测量民众田土不实被征召回京师，因李章有功劳，只处以"司寇"（罚去边地戍守防敌）的刑罚。只过了一个多月便免除刑罚回家了。朝廷又征召他，正好碰上他生病去世。

周纡字文通，下邳徐人也。为人刻削少恩，好韩非之术。少为廷尉史。

永平中，补南行唐长。到官，晓吏人曰："朝廷不以长不肖，使牧黎民，而性仇猾吏，志除豪贼，且勿相试！"遂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吏人大震。迁博平令。收考奸臧，无出狱者。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而善为辞案条教，为州内所则。后坐杀无辜，复左转博平令。

建初中，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辄隐闭不出，先遣使属县尽决刑罪，乃出诏书。坐征诣廷尉，免归。

纡廉絜无资，常筑墼以自给。肃宗闻而怜之，复以为郎，再迁召陵侯相。廷掾惮纡严明，欲损其威，乃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纡闻，便往至死人边，若与死人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悉谁载藁入城者？"门者对："唯有廷掾耳。"又问铃下："外颇有疑令与死人语者不？"对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问，具服"不杀人，取道边死人"。后人莫敢欺者。

周纡字文通，下邳郡徐县人。他为人苛严寡恩，喜好韩非的学说。年轻时担任廷尉史。

永平年间，他被委任为南行唐县县长。到任后，告知官吏民众说："朝廷不认为本县长不才，让我治理百姓，而我生性仇视奸猾之吏，立志铲除豪强之贼，且不要以身试法！"于是杀掉县中几十个特别不像样子的人，官吏民众都大为震动。周纡调任博平县县令。他拘

捕、拷问那些隐蔽的坏人，没有能从监狱里活着出来的。他凭着这种威名升为齐国国相，到任后也很严酷，专门使用刑法，他擅长写作文书、条例，为州内所效法。后来因滥杀无辜，又降职为博平县县令。

建初年间，周纡担任勃海太守。每逢朝廷赦免罪犯的命令下达到郡，他就隐瞒不拿出来，先派遣使者到所属各县判决所有的罪犯，尔后才拿出皇帝诏书。因此他被征召到廷尉府，被免职回家。

周纡为官廉洁，家中无资财，常常做砖坯以维持生活。章帝听说后同情他，又让他担任郎官，再调任为召陵侯相。廷掾害怕周纡的严明，想损害他的威信，便在早晨弄来一具尸体，砍断他的手足，把他立在官署门前，周纡听说后，便来到死人身边，做出与死人对话的样子。他暗中观察死人口、眼边有稻芒，便秘密地问守门人说："你知道谁载了稻秆进城？"守门人回答说："只有廷掾。"他又问拉铃告警的门卒："外面有对我与死人对话表示怀疑的人吗？"门卒回答说："廷掾怀疑您。"周纡便拘捕廷掾拷问，廷掾说出全部实情："没有杀人，只是弄来了一个路边的死人。"此后，人们没有敢欺骗周纡的。

征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纡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贵戚跼蹐，京师肃清。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遮止笃，笃苍头与争，延遂拔剑拟笃，而肆詈恣口。笃以表闻。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谴问，遣剑戟士收纡送廷尉诏狱。数日贳出。帝知纡奉法疾奸，不事贵戚，然苛惨失中，数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后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邓彪奏纡在任过酷，不宜典司京辇。免归田里。后窦氏贵盛，笃兄弟秉权，睚眦宿怨，无不僵仆。纡自谓无全，乃柴门自守，以待其祸。然笃等以纡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

永元五年，复征为御史中丞。诸窦虽诛，而夏阳侯瑰犹尚在朝。纡疾之，乃上疏曰："臣闻臧文仲之事君也，见有礼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案夏阳侯瑰，本出轻薄，志在邪僻，学无经术，而妄构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桀。轻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禅之书，惑众不道，当伏诛戮，而主者营私，不为国计。夫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渐，可不惩革？宜寻吕产专窃之乱，永惟王莽篡逆之祸，上安社稷之计，下解万夫之惑。"会瑰归国，纡迁司隶校尉。

周纡被征召担任洛阳县县令。他一到任，首先询问当地大姓的名字，下属官吏将民间一般的豪强的名字告诉他。周纡厉声说："我本来是问像明帝马皇后、章帝窦皇后家族那样的贵戚的情况，难道需要了解这些卖菜的雇工吗？"于是他的下属官吏观察他的意旨，争着以激烈严酷为能事。那些贵戚不敢放肆，京城秩序井然。皇后之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回来，夜间到达止奸亭，亭长霍延拦阻窦笃，窦笃的奴仆与霍延争吵，霍延便拔剑对窦笃比划着，而且恣意大骂。窦笃上表

奏闻皇帝。皇帝下诏要司隶校尉、河南尹到尚书府责问，派遣执剑戟的卫士拘捕周纡到廷尉府的牢狱中。几天后，周纡被赦免出来。皇帝知道周纡奉行法律，疾恶奸邪，不阿奉贵戚。但他苛刻、严酷过了头，多次被官吏弹奏，任职八年，被免除了官职。

后来周纡又担任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后，太傅邓彪向和帝上奏，说周纡任职过于严酷，不宜在京都任职。周纡便被免职回到乡下。后来窦氏兴盛显贵，窦笃兄弟掌权，只要与他们有一丁点积怨的人，没有不受到报复而倒台的。周纡感到无法保全自己，便闭门自守，等待祸患的降临。但窦笃等人认为周纡办事公正，而怨恨的时间已久，人们皆知，便不敢加害周纡。

永元五年，又征召为御史中丞。诸窦虽已被诛杀，而夏阳侯窦瑰还在朝廷。周纡痛恨他，于是上奏章说：“臣听说臧文仲侍奉君主，见到对君主有礼的人，便像孝子赡养父母一样对待这种人；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便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惩处这种人。查实夏阳侯窦瑰，本性轻浮刻薄，用心邪恶，不学经术，却随便建立讲舍，表面上招收儒生，实际是会集奸猾暴虐之人。他轻视天子威严，怠慢皇室，又写作巡狩封禅之书，迷惑民众、不守正道，本当诛杀，而主持此案件的人只顾营私，不为国家考虑。那涓涓流水虽少，可以汇成江河；火把虽小，终会引起燎原大火。人方履霜，而坚冰将至，能不警戒？应该记取吕产专权窃国之乱的教训，常常想想王莽篡汉之祸的由来，上思安定国家的计策，下解万民的疑惑。”正值窦瑰返回封国，周纡调任司隶校尉。

六年夏旱，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二人被掠生虫，坐左转骑都尉。七年，迁将作大匠。九年，卒于官。

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刺史行部，见昌，甚奇之，辟从事。

后拜宛令，政尚严猛，好发奸伏。人有盗其车盖者，昌初无所言，后乃密遣亲客至门下贼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时杀戮。大姓战惧，皆称神明。

朝廷举能，迁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讼者七百余人，悉为断理，莫不得所。密捕盗帅一人，胁使条诸县强暴之人姓名居处，乃分遣掩讨，无有遗脱。宿恶大奸，皆奔走它境。

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归宁于家，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其子犯事，乃诣昌自讼。昌疑母不类蜀人，因问所由。对曰：“妾本会稽余姚戴次公女，州书佐黄昌妻也。妾尝归家，为贼所略，遂至于此。”昌惊，呼前谓曰：“何以识黄昌邪？”对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还为夫妇。

永元六年夏发生旱灾，皇帝亲临洛阳省察囚徒的情况。其中有两

个被拷打后伤口生虫，周纡因此降职为骑都尉。永元七年，改任将作大匠。永元九年，在任上逝世。

黄昌字圣真，会稽郡余姚县人。他出身于地位低下的家庭。住处靠近学校，经常看到学生学习的情况，因而很喜欢，于是开始研习儒家经学。他又学习法令条文，后在郡府做决曹职务的官吏。刺史巡视时，见到黄昌，认为他不同一般，便征召他为州府的从事。

后来黄昌被委任为宛县县令，他推行政令严厉果断，喜欢揭发潜藏未露的坏人坏事。有人盗走他的车盖，黄昌开始不声张，后来秘密派遣亲近的门客到门下贼曹家乘其不备取得了车盖，于是把他全家人都拘捕起来，并同时杀死。那些大户人家都很恐惧，人们称黄昌断案神明。

朝廷举拔贤能的人才，黄昌被升任为蜀郡太守。前任太守李根年老，多胡乱地处理政务，百姓受到侵害，蒙受冤枉。黄昌到任后，官民来打官司的有七百多人，黄昌全都进行了裁断处理，没有处理不当的。黄昌秘密抓捕了一个强盗头子，迫使他写出各县强暴之徒的姓名和住处，便派人分头乘其不备进行袭击，没有遗漏逃脱的人。那些一贯作恶的大盗，都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原先，黄昌担任本州的书佐，他的妻子回娘家时，碰上强盗，被他们抓走了，后来流浪辗转来到蜀郡，做了别人的妻子。她的儿子犯事，她便到黄昌处自己申诉。黄昌怀疑这位母亲不像蜀地人，便问她从何而来。她回答说："我本是会稽郡余姚县戴次公的女儿，州书佐黄昌的妻子。我回娘家时，被强盗掳掠，所以到了这个地方。"黄昌感到吃惊，喊她上前说："你凭什么识别黄昌呢？"回答说："黄昌左脚心有黑痣，常常说自己会担任二千石的官。"黄昌就出示脚让她看。于是互相扶着悲哭，重新成为夫妻。

视事四年，征，再迁陈相。县人彭氏旧豪纵，造起大舍，高楼临道。昌每出行县，彭氏妇人辄升楼而观。昌不喜，遂敕收付狱，案杀之。

又迁为河内太守，又再迁颍川太守。永和五年，征拜将作大匠。汉安元年，进补大司农，左转太中大夫，卒于官。

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闲达故事，其章奏处议，常为台阁所崇信。出为高唐令，以严苛过理，郡守收举，会赦见原。

辟司徒刘宠府，举高第。九江山贼起，连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奸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设方略，凶贼殄破，收郡中奸吏尽杀之。

迁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奸鄙，遂为贵郡所见枉举。昔桓公释管仲射钩之仇，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虽以不德，敢忘前义。况君臣分定，而可怀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诸来效。若受教之后而不改奸状者，不

得复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时天下大旱，司空张颢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皆罢免之。球坐严苦，征诣廷尉，当免官。灵帝以球九江时有功，拜议郎。

黄昌在蜀郡任职四年，受朝廷征召，调任陈国相。当地人彭氏长期豪放不羁，建造大屋，高楼临近道路。黄昌每次外出巡行，彭家妇人便登楼观望。黄昌不高兴，便命令将他拘捕，关进监狱，经过查核处以死刑。

黄昌又调任河内太守，接着又调任颍川太守。永和五年，受朝廷征召，任命为将作大匠。汉安元年，提升为大司农，后降职为太中大夫，在任上逝世。

阳球字方正，渔阳郡泉州县人。他家世代都是当地的大姓和官僚。阳球能击剑，也熟悉骑马射箭。他性格严厉，喜欢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有个郡吏侮辱过他的母亲，他联络几十个年轻人，杀死这个郡吏，并毁灭了他的全家，阳球从此出了名。他开始被举拔为孝廉，补为尚书侍郎，他熟悉通晓过去的典章制度，所写奏章上的观点和议论，常常被尚书所推崇和遵信。后来他调出京担任高唐县县令，由于过分严厉苛刻，被郡守收捕举劾，正碰上朝廷下达赦免令而被释放。

后来阳球被征召到司徒刘宠府中，考核政绩时列入优等。九江郡的土匪作乱，接连几个月未能平息。三公府上表认为阳球具有治理奸人的才能，于是他被任命为九江郡太守。阳球到任后，立即进行谋划，将土匪消灭了，而且抓捕郡中犯法作奸的官吏，将他们全都处死。

阳球调任平原相。他发布教令说：“本相以前出任高唐县县令，立志扫除奸邪，却被贵郡所冤枉举劾。从前齐桓公不计管仲射钩之仇，汉高祖赦免季布逃亡之罪。我虽然无德，岂敢忘记以前这些义行。何况现在上下级的名分已定，怎可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呢！现在抛弃过去的一切嫌隙，期望着未来的成效。如果接受教令之后，还不改变为非作歹的状况，那我是绝不能宽容的。”郡中的人都畏惧服从。当时天下大旱，司空张颢上奏章分条列举那些严酷、贪污的官吏，都罢免了他们的职务。阳球因执政严厉，被征召到廷尉府，应当免除官职。灵帝因阳球任九江郡太守时有功，委任他为议郎。

迁将作大匠，坐事论。顷之，拜尚书令。奏罢鸿都文学，曰：“伏承有诏敕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微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

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书奏不省。

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外内，球尝拊髀发愤曰：“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迁为司隶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诣阙谢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谞、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颎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颎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萌谓球曰：“父子既当伏诛，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恶无状，死不灭责，乃欲求假借邪？”萌乃骂曰：“尔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颎亦自杀。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牓曰“贼臣王甫”。尽没入财产，妻子皆徙比景。

阳球调任将作大匠，因犯事定罪。不久，被委任为尚书令。他上奏章请求废除鸿都文学，说：“我接到皇上诏书，命令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图像、写颂词，以此鼓励立志学习的人。我听说《左传》上说：‘国君的举动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的东西如果不合法度，后代怎么看待！’查乐松、江览等人都出身低微，是些才识短浅的小人，他们凭着朝廷贵威，依托权贵，俯首低眉，观颜察色，在这个清明的朝代求取地位。他们有的仅献一篇赋，有的在简册上写几个鸟篆字体，就官至郎中，形象绘于丹青。也有的不会写字，说话言不达意，请人代笔，弄出许多妖异怪谬的文章，却没有一个不蒙受特殊恩宠，就像蝉从污秽中脱壳出来一样。因此有识之士沉默不言，天下人都在叹息。我听说图像的设立，是为了昭示劝诫，让君主从中明了得失。未曾听说鄙贱的小人，虚伪地写些歌颂文章，便可以窃取高官，为他们画出图像的。现在太学、东观足可以宣扬皇上的教化。希望停止鸿都文学之士的选拔，以消除天下人的指责。”奏章献上，没有被皇上省察。

这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人奸邪暴虐，把持权柄，在朝廷内外进行煽动，阳球曾经拍着大腿气愤地说：“如果我阳球当司隶校尉，哪能容忍这帮家伙呢？”光和二年，阳球调任司隶校尉。王甫在家休假时，阳球赴皇帝的殿堂谢恩，奏请皇帝拘捕王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谞、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人，以及他们担任郡守、县令的子弟，认为这些人奸诈狡猾，任意胡为，其罪过足以灭族。并说，太尉段颎依附这些佞幸小人，应该一并杀掉。于是将王甫、段颎等人全部拘捕，送到洛阳监狱，王甫之子永乐宫少府王萌、沛国相王吉也同时被抓捕。阳球亲自拷问王甫等人，各种酷刑都用尽了。王萌对阳球说：“我们父子既然都会被诛杀，就少对我的老父亲施以苦刑。”阳球说：“你们的罪恶大得无法形容，你们死了还抵不了你们应负的罪责，你还想求得宽容吗？”王萌便骂道：“你以前像奴仆

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你这个奴仆竟敢反抗主子吗？今天你使我们受困，不久也将要轮到你自己了！”阳球要人用土堵住王萌的嘴，棍棒俱下，王甫父子都死在杖下。段颎也自杀了。阳球便将王甫的尸体分裂在夏城门，在木牌上写着几个大字“贼臣王甫”。把王甫等人的财产全部没收，王甫的妻室儿女都流放到比景县。

球既诛甫，复欲以次表曹节等，乃敕中都官从事曰：“且先去大猾，当次案豪右。”权门闻之，莫不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缄縢，不敢陈设。京师畏震。

时顺帝虞贵人葬，百官会丧还，曹节见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泪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语诸常侍，今且俱入，勿过里舍也。节直入省，白帝曰：“阳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当免官，以九江微功，复见擢用。愆过之人，好为妄作，不宜使在司隶，以骋毒虐。”帝乃徙球为卫尉。时球出谒陵，节敕尚书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见帝，叩头曰：“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前虽纠诛王甫、段颎，盖简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辜。”叩头流血。殿上呵叱曰：“卫尉扞诏邪！”至于再三，乃受拜。

阳球诛杀王甫后，准备接着上表弹劾曹节等人，便命令中都官从事说：“首先除掉特别奸猾之人，其次查处豪族大户。”权贵豪族听说后，没有人敢吭声。他们把那些奢侈豪华的物品，都封存起来，不敢陈设。整个京城都为之震慑。

这时顺帝的虞贵人举行葬礼，百官参加丧礼归来，曹节看见王甫的尸体被分裂在路边，擦着眼泪气愤地说：“我辈可自相残食，但怎能让狗舔他的血汁呢？”并对几位常侍说，现在一同去见皇上，不要回到家里去。曹节径直进宫，禀告皇帝说：“阳球原来是个残酷暴虐的官吏，以前三公府上奏应当免去他的官职，因他在九江郡任上有点小功劳，就又被提拔任用。犯有过失的人，喜欢胡作非为，不宜让他担任司隶校尉，任意肆虐。”皇帝便改任阳球为卫尉。当时阳球外出拜谒陵墓，曹节命令尚书令召回阳球改授新职，不得延误诏书。阳球被紧急召见，便求见皇上，叩头说：“我没有清廉高洁的品行，但承蒙皇上授以重任。 日前虽已诛杀了王甫、段颎，但这只不过是收拾只狐狸，不足以宣告天下。希望给臣一个月的时间，一定要让豺狼、鸱枭般的坏人，都罪有应得。”阳球叩头叩得流血。殿上呵斥着说：“你这个卫尉想违抗诏书吗？”反复多次，阳球才接受委任。

其冬，　司徒刘郃与球议收案张让、曹节，节等知之，共诬白郃等。语已见《陈球传》。遂收球送洛阳狱，诛死，妻子徙边。

王吉者，陈留浚仪人，中常侍甫之养子也。甫在《宦者传》。吉少好诵读书传，喜名声，而性残忍。以父秉权宠，年二十余，为沛相。晓达政事，能断察疑狱，发起奸伏，多出众议。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

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阳球奏甫，乃就收执，死于洛阳狱。

论曰：古者敦庞，善恶易分。至于画衣冠，异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义不足以相洽，化导不能以惩违，遂乃严刑痛杀，随而绳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奸，倚疾邪之公直，济忍苛之虐情。汉世所谓酷能者，盖有闻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喧赫。与夫断断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严君蚩黄霸之术，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穷矣，而犹或未胜。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尝鞫人臧罪，而猾恶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兴；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则奸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则刑讼繁措，可得而求乎！

这年冬天，司徒刘郃与阳球商议拘捕、查讯张让、曹节，曹节等人知道了这个消息，便一起在皇帝面前诬告刘郃等人。此事已记载在《陈球传》。阳球便被拘捕到洛阳监狱，被诛杀，他的妻室子女被流放到边疆。

王吉，陈留郡浚仪县人，中常侍王甫的养子。王甫记载在《宦者传》。王吉小时候喜欢阅读书籍，喜欢名声，而生性残忍。因为父亲有权，受到皇帝的宠爱，王吉二十多岁，便担任沛国国相。他通晓政事，能够裁决疑案，揭发潜藏未露的坏人坏事，常有出人意料的议论。他规定郡内举报各种奸猾之吏、豪强之人中犯有微小过失，以酒肉为贿赂的人，即使已事过几十年还要加以贬斥，建立登记情况的名册。他专选精悍勇猛之人为吏，不按法律规定处理案件。如果有人生育子女不养育，便斩杀其父母亲，用泥土荆棘进行掩埋。凡杀人者，都将尸体分裂后放在车上，依据他的罪名，向所属各县展示。夏天尸体腐烂，就用绳子把尸骨串连起来，走遍一郡才停止，见到这种情景的人都惊恐害怕。他任职五年，共杀害一万多人。其余受到严刑拷打的，不计其数。全郡人都被弄得惶恐不安，无法自保。等到阳球弹劾王甫时，才被拘捕，死在洛阳监狱里。

评论说：古代民风淳厚，善恶容易区分，以至于在犯罪者衣服上画上颜色，改变他们的服式，而不伤害他们。末世风气轻薄，上下互相欺骗，用道义不足以熏陶，进行教化引导不能改变违法者，于是用严刑痛杀，随后以此为标准，致使严酷、苛刻的官吏，用暴虐的行为治理奸人，他们依靠人们痛恨邪恶的正直之心，来实现他们残忍苛刻的暴虐之情。汉代所谓以严酷称能的人，是有目共睹的。他们都以勇敢、强悍、精明、敏捷，巧立各种制度，雷厉风行，而威望显赫。这些人与那些专一守道的官吏，治理方法是多么的不同啊！所以严延年曾讥笑黄霸的宽恕为治的方法，密县吏人也曾取笑卓茂的宽仁恭爱的治政方法，酷吏们为政严酷到了极点，但还是未必都能治理好。而朱

邑不以鞭打侮辱加于他人，袁安也未曾审讯过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奸猾凶恶的坏人却能自我约束，人们互不欺犯。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使用威猛之法，而侥幸免祸的行为就会产生；仁信之道能大信于人，所以受感化之情就会萌生。怀着侥幸免祸的心理，那么威法有疏漏时，奸诈之事就会出现；有了受感化而产生的向善心理，即使执法的人死了，而人们的思念也还存在。从一个地区来看天下，频繁地使用刑法，能求得天下的安定吗？

赞曰：大道既往，刑礼为薄。斯人散矣，机诈萌作。去杀由仁，济宽非虐。末暴虽胜，崇本或略。

赞辞说：古朴的世风已经过去，有了刑法礼规就意味着世风轻薄。人们违反法度，机巧奸诈的行为就此产生。要用仁德教化人，使人免遭杀戮，同时使用猛政配合宽政，但是使用猛政，并非要人故意使用暴虐。暴虐是政化之末，虽可一时获胜，但一味用它，为政之本就会被忽略。

# 后汉书卷七十八

## 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易》 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阍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阉尹审门闾，谨房室。"《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景监、缪贤著庸于秦、赵。及其敝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 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焉。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

《周易》说："天上出现征象，圣人就效法它。"天上有四颗宦者星，在天帝星的旁边，所以《周礼》设置官员，也安排了这个数。阍者掌守王宫内各门的禁卫，寺人掌守女宫的警戒。《周礼》又说："君王的卧室由五人掌管。"《礼记·月令》说："冬季第二月，命令主领宦者的官员警戒门户、房室的开关出入。"《诗经》中的《小雅》，也有由宦官写的讽刺周幽王过失的《巷伯》这首诗。这说明宦者在王朝任事的历史，已经由来已久了。大概是因为宦者身体不健全，情志专一，可以与宫内人接触，容易役使管理吧？但后世因袭，对宦者任职的范围稍有扩大。其中有才能的，有勃貂、管苏为晋国和楚国立过功，景监、缪贤为秦国和赵国立过功。至于其中起破坏作用的，就有竖刁扰乱齐国、伊戾祸害宋国。

汉朝兴起后，仍然沿袭秦朝的制度，设置了中常侍的官职。但也引用士人，参与选用，他们都戴着饰有银珰、左貂的帽子，供职于宫中和台省。到吕后代行皇帝职权时，便让张卿担任大谒者，出入内室卧房，接受并向下传达诏命。汉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很受皇帝宠信。到了汉武帝，也喜欢李延年。武帝多次在后宫举行宴饮，或

者秘密到离宫别馆闲游居住，所以臣子们要请示上奏机密要事，多以宦者主持其事。到汉元帝时期，史游担任黄门令，他为人勤勉忠诚，对朝廷有所补益。此后弘恭、石显凭着谄佞阴险得以提升，最终导致大臣萧望之自杀、周堪被罢官之祸，这就损坏玷污了皇帝的德行。

光武帝创建中兴局面的初期，宫中的宦官全部用阉人，不再杂用其他人。到永平年间，开始规定宦官的数额，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位时年纪幼小，窦宪兄弟把持朝政，朝廷内外臣僚，无法亲自与皇帝接触，与皇帝相处的，只有宦官而已。所以郑众能在宫中谋划，最终除掉了窦氏兄弟，于是封为侯爵，得到封地，越级登上了卿的地位。从此宦官势力开始兴盛起来。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　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势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斯亦运之极乎！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群易乱，亦何云及！　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

从汉明帝以后，一直到延平年间，任用宦官的范围逐渐扩大，员额也增多，中常侍扩展到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用饰有金珰、右貂的帽子，兼任九卿的职务。邓太后凭女主身份管理朝政，政务繁多，大臣们议论国事，她无法亲自参与决断，她代皇帝下达诏令，不出后妃居处，因而不能不使用宦者，把国家命运寄托在他们身上。宦官们手握封爵，口含王法诏令，他们的职责不再只是奔走于后妃、宫女们所居住的地方了。后来孙程建立了拥立顺帝的功劳，曹腾参与了拥立桓帝的策划，接着单超等五人共同谋划，使梁冀受到诛杀，这些行为因为居心公正，他们的恩情决定了皇帝对他们的宠信，所以朝廷内外服从，上下无人敢非议。有人称赞他们有伊尹、霍光的功勋，无愧于往世；有人说当年张良、陈平的谋划，又重现在当今。虽当时有忠于

王室的大臣，但终被宦官排斥。他们的举动可以排山倒海，他们的呼吸可以使严霜、露水发生变化。如果向他们曲意迎合，就可以光耀三族；如果违反他们的意旨，就被诛灭三族五宗。汉朝的法度大乱了。

那些头戴高冠、身佩长剑，腰系朱绶、怀揣金印的宦官，布满了宫廷内室；被封为侯爵、委任为郡太守，向南坐着使人臣服的宦官，有几十人。他们的府署、私宅，像棋子一样布列在城邑；他们的子弟、宗族及依附者担任地方官员的，占州、国官员的一半以上。荆、扬等地的贡金、和氏宝玉、细洁雪白的丝织品、薄如雾的轻纱，装满了他们的藏宝室；妃嫔、侍儿、歌童、舞女，充满了他们的华丽的宫室。他们的狗马用彩色的丝织品装饰，土木也披上红色的丝织品。这些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剥削而来，以满足他们的奢欲。他们诬蔑陷害忠良，专门结党营私。还有互相援引，依附权贵、豪强的人，都是自我阉割的宦者，来炫耀自己达到目的。他们同恶相济，所以这一类人为数众多，他们败坏国家、祸害朝政的事，无法写尽。所以天下人都慨叹怨恨，有志之士困厄地生活着，寇盗恶贼乘隙而起，扰乱华夏。虽然忠良之人满怀义愤，有时奋发抗争，但一言既出，灾祸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不久就祸及子孙。宦官还借此大肆查考相牵连的同党，以致互相诬告株连。凡是善良之士，无不遭受灾祸。窦武和何进，地位崇高又是皇室的近亲，乘全国民怨沸腾之机，联合一批英才势力（想铲除宦官势力的人），但因犹豫不决，以至自身灭绝。这大概是时运到了尽头了吧！袁绍虽然恭行天罚，将宦官斩尽杀绝，但是他以暴易乱，又哪里能说得上是正确！ 自从曹腾说通梁冀，竟立了糊涂懦弱的桓帝。后来曹腾的孙子魏武帝曹操继起，于是便改朝换代了。《左传》上所说的“您从这里开始，也必定以此告终”（意谓汉朝开始宠用宦官，终将为宦官所灭），这话真是可信啊！

郑众字季产，南阳犨人也。为人谨敏有心几。永平中，初给事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钩盾令。

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 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十四年，帝念众功美，封为鄛乡侯，食邑千五百户。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

郑众字季产，南阳郡犨县人。他为人谨慎敏捷有心机。永平年间，开始在太子家任职。汉章帝即位，郑众被委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和帝初期，进位钩盾令。

当时窦太后执政，太后的哥哥大将军窦宪等人窃取重权，朝臣上下无不依附他们，而唯独郑众一心向着王室，不依附他们，因此，和

帝亲近信任他。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时，郑众就首先出谋划策诛杀了他们，他凭着功劳升任大长秋。给他记功行赏，他常常推辞的多接受的少。从此他常常参与商议朝廷大事。宦官用权，就从郑众开始了。

永元十四年，和帝考虑郑众的功劳很大，封他为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永初元年，和熹皇后又给他加封食邑三百户。

元初元年卒，养子闳嗣。闳卒，子安嗣。后国绝。桓帝延熹二年，绍封众曾孙石雠为关内侯。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

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

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时，为中黄门，给事长乐宫。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以谗谄进，初迎帝于邸，以功封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闰、京并迁中常侍，江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遂枉杀太尉杨震，废皇太子为济阴王。

元初元年，郑众逝世，他的养子郑闳为继承人。郑闳逝世后，儿子郑安为继承人。后来他的封国废除。桓帝延熹二年，继续封郑众的曾孙石雠为关内侯。

蔡伦字敬仲，桂阳郡人。他于永平末年开始在宫中任职，建初年间，担任小黄门。和帝即位后，蔡伦改任中常侍，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

蔡伦有才学，办事尽心，为人敦厚谨慎，多次犯颜进言，辅佐皇帝匡正过失。每到休假日，他便闭门谢绝宾客，出现在田野。后来晋升为尚方令。永元九年，他监制秘剑和各种器械，无不精工坚固精密，成为后世取法的典范。

自古以来多用竹简编书契，其中采用丝织品为材料的称为纸。丝织物价格昂贵而竹简又太重，都不便于人们使用。蔡伦便开创一种新的想法，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渔网来造纸。元兴元年，他造纸成功奏告皇帝，皇帝嘉许他的才能，从此以后人们便开始使用纸了，所以天下都称这种纸为“蔡侯纸”。

元初元年，邓太后因蔡伦长期在宫中值宿警卫，封他为龙亭侯，食邑三百户。后来蔡伦担任长乐宫太仆。元初四年，安帝认为经传的文字多有不准确之处，便选派博通古今精通经学的谒者刘珍和博士良史到国家藏书处东观，校对各家所传的经传，命令蔡伦监督、管理此事。

蔡伦以前曾受窦皇后暗示，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窦太后去世后，安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下令要蔡伦自己去廷尉府受审。蔡伦耻于受辱，便沐浴洁身，端正衣冠，服药而死。他的封国也被废除了。

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县人。安帝时，他担任中黄门，在长乐宫任职。

当时邓太后处理朝政，安帝不亲自处理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经常一起在安帝面前说太后之兄执金吾邓悝等人的坏话，说他打算废除安帝，另立平原王刘翼为帝，安帝常常气愤恐惧。等到邓太后逝世，安帝便诛杀邓氏并且废黜了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另外小黄门江京凭着谗言谄媚求得晋升，当初他曾到清河王府迎接安帝，按功劳被封为都乡侯，他与李闰各食邑三百户。李闰、江京都升任中常侍，江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以及王圣、王圣之女伯荣等人一起蛊惑朝廷内外，争着做肆虐之事。皇帝的舅父大将军耿宝、皇后之兄大鸿胪阎显等人相互徇私枉法，便冤杀了太尉杨震，废黜皇太子，改封济阴王。

明年帝崩，立北乡侯为天子。显等遂专朝争权，乃讽有司奏诛樊丰，废耿宝、王圣，及党与皆见死徙。

十月，北乡侯病笃。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谗，遂至废黜。若北乡疾不起，共断江京、阎显，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门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废，常怀叹愤。又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并附同于程。至二十七日，北乡侯薨。阎显白太后，征诸王子简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与王康等十八人聚谋于西钟下，皆截单衣为誓。四日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势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云台，程等留守省门，遮捍内外。

第二年，安帝去世，立北乡侯为天子。阎显等人便专擅朝政争夺

权势，暗示有关官署上奏诛杀樊丰，废黜耿宝、王圣，他们的同党都被处死或流放。

十月，北乡侯病重。孙程对济阴王谒者长兴渠说："济阴王凭嫡子的身份，本来没有失德，先帝听信谗言，将他废黜。如果北乡侯的病不能痊愈，我们一起除掉江京、阎显，大事就可以成功。兴渠等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中黄门南阳郡人王康，曾担任太子府史，自太子被废后，常常愤懑叹息。长乐太官丞京兆人王国，也同意孙程的主张。到二十七日，北乡侯去世。阎显禀告太后，征召各位王子，从中选择皇帝的继承人。王子们尚未到达。十一月二日，孙程便与王康等十八人在西钟下会合谋划，他们都截断单衣为誓。四日夜，孙程等人一起会合在崇德殿上，随后进入章台门。这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人都坐在省门下，孙程与王康一道上前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为李闰的权势久为宫内所服，孙程想利用他为主持者，便举刀威胁李闰说："今天应当立济阴王为天子，你不得动摇。"李闰说："好。"于是把李闰扶起来，他们都在西钟下迎接济阴王，立为天子，这就是顺帝。召集尚书令、仆射以下的官员，跟从皇帝车驾前往南宫云台，孙程等人留守宫门，拦阻内外人员。

阎显时在禁中，忧迫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显发兵，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屯朔平门，以御程等。诱诗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济阴王者封万户侯，得李闰者五千户侯。"显以诗所将众少，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诗因格杀登，归营屯守。显弟卫尉景遽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车门，逢景从吏士，拔白刃，呼曰："无干兵。"镇即下车，持节诏之。景曰："何等诏？"因斫镇，不中。镇引剑击景堕车，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狱，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显等送狱，于是遂定。下诏曰："夫表功录善，古今之通义也。故中常侍长乐太仆江京、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与故车骑将军阎显兄弟谋议恶逆，倾乱天下。中黄门孙程、王康、长乐太官丞王国、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怀忠愤发，勠力协谋，遂埽灭元恶，以定王室。《诗》不云乎：'无言不仇，无德不报。'程为谋首，康、国协同。其封程为浮阳侯，食邑万户；康为华容侯，国为郦侯，各九千户；黄龙为湘南侯，五千户；彭恺为西平昌侯，孟叔为中庐侯，李建为复阳侯，各四千二百户；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祝阿侯，史泛为临沮侯，马国为广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褒信侯，杨佗为山都侯，陈予为下隽侯，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千户。"是为十九侯。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李闰以先不豫谋，故不封。遂擢拜程骑都尉。

阎显当时在宫禁之内，担忧紧张得不知所措。小黄门樊登劝阎显出兵，以太后的诏命召集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屯兵于朔平门，以抵抗孙程等人。他们将冯诗引诱进宫，太后派人授给他印信，说："能抓到济阴王的封万户侯，抓到李闰的封五千户侯。"阎显

因冯诗所带的人少，便要他与樊登到左掖门外接应吏士。冯诗趁机杀了樊登，回到自己的营中驻守。阎显的弟弟卫尉阎景急忙从宫中回到外边的府署，集合士兵到盛德门。孙程传令要尚书们拘捕阎景。尚书郭镇当时患病在床，听到消息后，便马上率领在宫中宿卫的羽林军向南堵住出入车辆的宫门，碰上阎景带着士兵，郭镇就拔出佩刀，喊道："与士兵无关。"随即下车，拿着符节诏命阎景。阎景说："你这是什么诏命？"乘机砍郭镇，没有砍中。郭镇拿着剑击阎景，阎景掉下车来，郭镇手下的人用戟叉住阎景的前胸，便把阎景抓了起来，送到廷尉监狱里，当晚便死了。第二天早晨，命令侍御史拘捕阎显等人送进监狱，于是安定下来了。皇帝下诏书说："表彰功劳录用善人，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前中常侍长乐宫太仆江京、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与前车骑将军阎显兄弟谋划叛逆，扰乱天下。中黄门孙程、王康、长乐太官丞王国、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人，胸怀忠心，合力谋划，扫除了首恶，安定了王室。《诗经》上不是说：'无一句话没反应，无一施德不报恩。'孙程首倡其谋，王康、王国与他配合。现封孙程为浮阳侯，食邑万户；王康为华容侯，王国为郦侯，各食邑九千户；黄龙为湘南侯，食邑五千户；彭恺为西平昌侯，孟叔为中庐侯，李建为复阳侯，各食邑四千二百户；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祝阿侯，史泛为临沮侯，马国为广平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褒信侯，杨佗为山都侯，陈予为下隽侯，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各食邑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食邑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食邑一千户。"以上共十九侯。按级别赏赐车马金银钱帛。李闰因开始未参与谋划，所以没有受到封赏。接着提拔孙程为骑都尉。

永建元年，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后徙封程为宜城侯。程既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往来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土，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三年，帝念程等功勋，悉征还京师。程与王道、李元皆拜骑都尉，余悉奉朝请。阳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车都尉，位特进。及卒，使五官中郎将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乘舆幸北部尉传，瞻望车骑。

程临终，遗言上书，以国传弟美。帝许之，而分程半，封程养子寿为浮阳侯。后诏书录微功，封兴渠为高望亭侯。四年，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著乎令。

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宋娥夺爵归田舍。唯马国、陈予、苗光保全封邑。

永建元年，孙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人为司隶校尉虞诩昭雪冤枉之罪，拿着表章上殿，呵斥顺帝左右的人。顺帝很生气，便免除了孙程的官职，并且要十九个侯全都到自己的封国去，后又改封孙程为宜城侯。孙程到封国后，心中怨恨，将印绶、符策退还，逃回京城，往来于山中。顺帝下诏寻找他，恢复他原来的爵位封地，赏赐车马衣物，要他回到封国去。

永建三年，顺帝怀念孙程等人的功勋，又把他们全部召回京城。孙程与王道、李元都被委任为骑都尉，其余的都为奉朝请。阳嘉元年，孙程病重，马上任命他为奉车都尉，赐位特进。孙程死后，顺帝派五官中郎将追赠给孙程车骑将军印绶，赐给他“刚侯”的谥号。并派侍御史拿着符节处理丧事，顺帝自己乘坐着车子到北部尉传舍，瞻望送丧的车马队伍。

孙程临终时，留下遗言上奏给顺帝，要求把自己的封国传给弟弟孙美。顺帝允许，而分出孙程封地的一半，封他的养子孙寿为浮阳侯。后来下诏封赏建有小功的人，封兴渠为高望亭侯。阳嘉四年，下诏所有宦官的养子都允许做宦官的后人，继承封爵，并把这一规定写在法令条文上。

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六人都早去世。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乳母山阳君宋娥都行贿，想求得高官、增加食邑，又诬蔑中常侍曹腾、孟贲等人。永和二年，他们的隐情被发觉，皇上要他们都回自己的封地去，并减租四分之一。宋娥削去封爵回农家。只有马国、陈予、苗光保全了封邑。

初，帝见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皆以无过获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梵坐臧罪，减死一等。建后封东乡侯，三百户。

贺清俭退厚，位至大长秋。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引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知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固辞之。及卒，帝思贺忠，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

曹腾字季兴，沛国谯人也。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及帝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 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

起初，顺帝被废弃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太子老师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都无过而获罪，籍建等人被株连而迁徙到朔方。到顺帝即位时，他们几个人都被提拔为中常侍。高梵因贪赃罪，被判处减死一等。籍建后来被封为东乡侯，食邑三百户。

良贺清廉俭朴，谦让宽厚，位至大长秋。阳嘉年间，皇帝下诏要九卿举荐有武力勇敢的人，只有良贺没有举荐。顺帝找他问缘故，良贺回答说："臣生于民间，成长在宫中，既没有知人之明，又没有结交士人。从前卫鞅通过景监进见秦孝公，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不会善终。现在即使有人能得到臣的举荐，对他来说也不是荣耀而是耻辱。"他坚决推辞举荐他人。到良贺死时，顺帝不忘良贺的忠诚，封他的养子为都乡侯，食邑三百户。

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人。安帝时，任命为黄门从官。顺帝当太子时，邓太后认为曹腾年轻谨慎忠厚，让他侍候皇太子读书，受到特别的亲近宠爱。到顺帝当皇帝后，曹腾任小黄门，升为中常侍。桓帝能够立为皇帝，曹腾与长乐宫太仆州辅等七人，有策立桓帝之功，都被封为亭侯，曹腾为费亭侯，提升为大长秋，又加位特进。

曹腾在宫中任职三十多年，侍奉过四个皇帝，未曾有过错。他所推举引进的人，都是国内的名人，有陈留郡人虞放、边韶、南阳郡人延固、张温、弘农郡人张奂、颍川郡人堂溪典等。当时蜀郡太守通过计吏送上财物给曹腾，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查出蜀郡太守写的书信，种暠便写奏章揭发蜀郡太守，并且检举曹腾，请求朝廷将他们送交廷尉治罪。皇帝说："书信从外面来的，不是曹腾的过错。"于是未理睬种嵩的奏书。曹腾没有因小事而耿耿于怀，常常称赞种暠是一个有才能的官吏，当时人们都赞美曹腾。

腾卒，养子嵩嗣。种暠后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

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

单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阴人；唐衡，颍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为中常侍，悺、衡为小黄门史。

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为大将军，再世权戚，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皇后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厕，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于是帝呼超、悺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固国朝，迫胁外内，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何如？"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 臣等弱劣，未知圣

意何如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复中狐疑。”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于是诏收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悺、衡迁中常侍，封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瑗东武阳侯，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悺上蔡侯，衡汝阳侯，各万三千户，赐钱各千三百万。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

曹腾逝世后，养子曹嵩为继承人。种暠后来担任司徒，对宾客说：“我今天位至公爵，是得力于曹常侍啊！”

曹嵩在灵帝时贿赂宦官，而且给西园献纳一亿万钱，所以位至太尉。他的儿子曹操起兵时，他不肯相随，与他的小儿子曹疾避乱到琅邪郡，被徐州刺史陶谦所杀。

单超，河南郡人；徐璜，下邳郡良城县人；具瑗，魏郡元城县人；左悺，河南郡平阴县人；唐衡，颍川郡郾县人。桓帝初年，单超、徐璜、具瑗任中常侍，左悺、唐衡任小黄门史。

起初，梁冀的两个妹妹（梁妠、梁女莹）做了顺帝和桓帝的皇后，梁冀代替父亲梁商担任大将军，他家是两代掌握重权的外戚，威震天下。梁冀自从诛杀太尉李固、杜乔等人之后，更加骄横，梁皇后乘势肆无忌惮，毒害了很多人，宫中上下闭口沉默，没有人敢有怨言。桓帝长期受逼畏惧，心中常愤恨不平，担心言谈泄露出去，不敢与人谋划。延熹二年，皇后去世，桓帝上厕所，单独叫唐衡跟随，问他：“左右人员中与皇后家不相好的都有谁呢？”唐衡回答说：“单超、左悺以前去找河南尹不疑，在礼节方面稍微简慢了一些，不疑抓了他们的兄弟送到洛阳监狱，他们两人上门求情，才得以解决。徐璜、具瑗常常私下愤恨皇后家放纵专横，但口头上却不敢说。”于是桓帝叫单超、左悺进入内室，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擅国家朝政，胁迫朝廷内外官员，公卿以下的大臣都听从他们的旨意。现在我想要诛杀他们，你们两位常侍的意见怎样？”单超等人回答说：“他们的确是国家的奸贼，早就该诛杀了。我们这些人不中用，不知圣上是怎样考虑的。”桓帝说：“果然如此的话，你们秘密谋划一下。”回答说：“谋划不难，只怕陛下中途犹豫变卦。”桓帝说：“奸臣威胁国家，应当论罪伏法，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于是桓帝又召见徐璜、具瑗等五人，下定了决心，桓帝咬破单超手臂，流出血液，订立了盟约。于是下诏拘捕梁冀以及他的宗族亲戚同党，全部诛杀。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单超封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封为武原侯，具瑗封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赏钱各一千五百万；左悺封为上蔡侯，唐衡封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赏钱各一千三百万。五人同日封侯，所以世人称他们为“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

侯。从此政权归宦官，朝廷一天天乱起来了。

> 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车骑将军。明年薨，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
> 其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 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
>
> 超弟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璜弟盛为河内太守，悺弟敏为陈留太守，瑗兄恭为沛相，皆为所在蠹害。
>
> 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县，遂将吏卒至暠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埋著寺内。时下邳县属东海，汝南黄浮为东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属，无少长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谏争。浮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栗。璜于是诉怨于帝，帝大怒，浮坐髡钳，输作右校。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七年，衡卒，亦赠车骑将军，如超故事。璜卒，赙赠钱布，赐冢茔地。

单超患病，桓帝派使者到他家委任他为车骑将军。第二年，单超去世，桓帝赐给他东园制造的棺材，以及棺中的玉器，赠给他将军印绶，使者处理丧事。安葬时调五营骑士、侍御史护送灵柩，将作大匠修建坟墓。

此后，其余四侯变得专横，天下人为他们编了话说："左悺权力能回天，具瑗骄贵无人比，徐璜横暴像只虎，唐衡任意可为非。"他们竞相修建府宅，楼堂壮观华丽，极尽能工巧匠的技巧。金银、毛毡以及羽毛，都用来装饰犬马。他们掠取了许多良家美女作为姬妾，姬妾们都打扮得奢侈豪华，仿效宫女的装束。他们的仆人都乘坐牛车，后面跟从着骑士。他们还供养远房的亲族，或者从异姓人那里收养子嗣，或者收买奴仆作为儿子，让这些人继承自己的封爵。他们的兄弟、姻亲都做了州、郡的长官，剥削百姓，与盗贼没有什么区别。

单超的弟弟单安任河东太守，弟弟的儿子单匡任济阴太守，徐璜的弟弟徐盛任河内太守，左悺的弟弟左敏任陈留太守，具瑗的哥哥具恭任沛国的相，他们都是所在地方的祸害。

徐璜哥哥的儿子徐宣任下邳县令，尤为残暴。他原先想娶原汝南太守下邳县人李暠的女儿，没有得到，等他到任后，便带领官吏士兵到李暠家，把李家的女儿装载回来，戏耍着把她射死，埋葬在官舍内。当时下邳县属东海国，汝南人黄浮担任东海国相，有人向黄浮报告徐宣的情况，黄浮就把徐宣的家属抓起来，不管老幼都进行拷打。掾史以及其他下属官吏都坚决地劝阻黄浮。黄浮说；"徐宣是国贼，我今天杀了他，明天把我处死，我也足以闭上眼睛了。"当即查实徐

宣的罪状，将他处以死刑，陈尸街头示众，全郡震惊。徐璜于是向桓帝倾诉自己的怨恨，桓帝大怒，将黄浮处以髡钳（剃去头发叫髡，用铁圈束颈叫钳）之刑，押送到将作大匠属下的右校服苦役。单超等五侯的宗族宾客虐行遍布天下，百姓痛苦不堪忍受，纷纷起来为寇贼。延熹七年，唐衡去世，也追赠他为车骑将军，像对待单超那样。徐璜去世，赠给钱布办理丧事，赐给墓地。

明年， 司隶校尉韩演因奏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皆自杀。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卒于家。超及璜、衡袭封者，并降为乡侯，租入岁皆三百万，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刘普等贬为关内侯。

侯览者，山阳防东人。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览亦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进封高乡侯。

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杀数十人，陈尸路衢。览、珪大怨，以事诉帝，延坐多杀无辜，征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后为京兆尹，有理名，世称为长者。

第二年，司隶校尉韩演向桓帝上奏揭发左悺的罪恶，并且揭发左悺的哥哥太仆南乡侯左称托付州郡官员，聚敛财物，为非作歹，他的宾客行为放纵，侵犯官吏百姓。左悺、左称都自杀了。韩演又奏报具瑗的哥哥沛国相具恭的贪赃罪行，具恭被征召到廷尉府受审。具瑗到廷尉监狱谢罪，交回东武侯印绶，桓帝下诏把他降为都乡侯，后来在家中去世。单超以及徐璜、唐衡的继承封爵的后人，都被降为乡侯，每年租税收入都是三百万，他们的子弟中得到封爵的，全部收回爵位和封地。刘普等人被贬为关内侯。

侯览，山阳郡防东县人。桓帝初年，任中常侍，他凭着奸巧、狡猾而晋升，依靠权势贪婪放纵，他接受的贿赂数以万计。延熹年间，连年打仗，国库空虚，朝廷便借用百官的俸禄和王侯的租税。侯览也献缣五千匹，被赐给关内侯的爵位。他又托辞参与谋划诛杀梁冀有功劳，晋封为高乡侯。

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郡，与侯览一起置立田产家业，靠近济北国边界。他们的仆人、宾客侵犯百姓，抢劫来往的旅客。济北国相滕延将他们一律拘捕，斩杀几十人，将尸体陈放在大路上。侯览，段珪非常怨恨，把此事告诉皇帝，滕延便以滥杀无辜为由被召到廷尉府受审，被免职。滕延字伯行，北海郡人，后来担任京兆尹，在理政上有好名声，世人称他为长者。

览等得此愈放纵。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

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太尉杨秉奏参，槛车征，于道自杀。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余两，皆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览坐免，旋复复官。

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遂代曹节领长乐太仆。

熹平元年，有司举奏览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阿党者皆免。

曹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顺帝初，以西园骑迁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长安乡侯，六百户。

侯览等人因此更加放纵。侯览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百姓中财产富有的，侯览就诬告为有大逆之罪，把他们都杀了，没收他们的财产，前后没收的所得以亿计。太尉杨秉弹奏侯参，朝廷用囚车押他进京，侯参在路上自杀了。京兆尹袁逢在旅舍查阅侯参的车有三百多辆，都装满了金银、丝织品、珍宝，无法计数。侯览因此被处罪免职，不久又官复原职。

建宁二年，侯览因母亲去世回家，大规模地建造坟墓。督邮张俭上奏书检举侯览贪污奢侈骄纵，前后抢夺他人住宅三百八十一所，田地一百一十八顷。建筑宅第十六区，每个地方都有高楼水池苑囿，厅堂楼阁相望，并用华丽的彩绘、朱漆进行装饰，规模复杂庞大，超过标准，与皇宫内的殿堂相似。还预先为自己建造坟墓，用巨石做套棺，墓前建有双阙，周围廊屋也高达百尺。他破坏别人的房屋，发掘他人的坟墓，抢劫良人，污辱妇女，还有其他罪过、事端，请皇上诛杀他。侯览伺机拦截，奏章最终没有到达皇帝的手中。张俭便破坏侯览的坟墓宅第，没收其财产，详细地说明他的罪状。又上奏举报侯览的母亲生前勾结宾客，扰乱郡国。这次奏章又没有到达皇帝的手中。侯览于是诬蔑张俭与当时的党人有牵连，便将他与原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人都杀了。侯览便顶替曹节兼任长乐太仆。

熹平元年，有关官员上奏检举侯览专权骄横奢侈，皇帝下策书收回侯览的印绶，侯览自杀。谄媚侯览的人和侯览的党羽一概被免去官职。

曹节字汉丰，南阳郡新野县人。他原籍魏郡，他家世代做二千石的官吏。顺帝初年，他从西园骑士改任小黄门。桓帝时，升任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他拿着符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到北边迎立灵帝，陪着灵帝进入皇宫。灵帝即位后，他因拥立皇帝有

功，被封为安乡侯，食邑六百户。

> 时窦太后临朝，后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武、蕃等，事已具《蕃》、《武传》。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瑀封都乡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岁食租二千斛。

> 先是瑀等阴于明堂中祷皇天曰："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既诛武等，诏令太官给塞具，赐瑀钱五千万，余各有差，后更封华容侯。二年，节病困，诏拜为车骑将军。有顷疾瘳，上印绶，罢，复为中常侍，位特进，秩中二千石，寻转大长秋。

> 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怨猛不已，使颎以它事奏猛，抵罪输左校。朝臣多以为言，乃免刑，复公车征之。

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曹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一起假托君命让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带兵诛杀窦武、陈蕃等人，此事已写在《陈蕃传》、《窦武传》中。曹节升任长乐卫尉，封为育阳侯，增加食邑三千户；王甫升任中常侍，仍兼任黄门令；朱瑀封都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共普、张亮等五人各食邑三百户；其余十一人都封为关内侯，每年得租二千斛。

先前，朱瑀等人暗中在明堂中祈祷皇天说："窦氏无道，请皇天帮助皇上诛杀他，让事情一定成功，天下得到安宁。"诛杀窦武等人后，皇帝下诏让太官供给祭祀酬神之物，赏赐朱瑀钱五千万，其他人分别有所赏赐，朱瑀后来改封为华容侯。建宁二年，曹节生病，皇帝下诏委任他为车骑将军。不久，曹节病愈，交还印绶，罢去车骑将军之职，仍旧任中常侍，赐位特进，俸禄为中二千石，不久改任大长秋。

熹平元年，窦太后去世，不知什么人在朱雀阙上写道："天下大乱，曹节、王甫暗杀太后，常侍侯览杀了很多党人，公卿百官都空受俸禄而不治事，没有人敢进忠言。"于是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查捕此人，每隔十天会集情况，报告一次。刘猛认为这些话写得正直，不愿紧急搜捕，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查出人来。刘猛因此降职为谏议大夫，让御史中丞段颎替代刘猛。段颎便到处追捕，牵涉到太学里的学生，抓了一千多人。曹节等人一直怨恨刘猛，要段颎用别的事弹劾刘猛，刘猛按罪押送去左校服役。朝廷臣子多有意见，于是刘猛被免刑，又用官车征召他。

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谋反，诛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军侯。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越骑营五百妻有美色，破石从求之，五百不敢违，妻执意不肯行，遂自杀。其淫暴无道，多此类也。

光和二年，　　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子长乐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狱中。时连有灾异，郎中梁人审忠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乃上书曰："臣闻理国得贤则安，失贤则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汤举伊尹不仁者远。陛下即位之初，未能万机，皇太后念在抚育，权时摄政，故中常侍苏康、管霸应时诛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志清朝政。华容侯朱瑀知事觉露，祸及其身，遂兴造逆谋，作乱王室，撞蹋省闼，执夺玺绶，迫胁陛下，聚会群臣，离间骨肉母子之恩，遂诛蕃、武及尹勋等。　　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天意愤盈，积十余年。故频岁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以谴戒人主，欲令觉悟，诛鉏　无状。昔高宗以雉雊之变，故获中兴之功。近者神祇启悟陛下，发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应时馘截　　，路人士女莫不称善，若除父母之仇。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不悉殄灭。昔秦信赵高，以危其国；吴使刑人，身遘其祸。虞公抱宝牵马，鲁昭见逐乾侯，以不用宫之奇、子家驹以至灭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奸谋一成，悔亦何及！臣为郎十五年，皆耳目闻见，瑀之所为，诚皇天所不复赦。愿陛下留漏刻之听，裁省臣表，埽灭丑类，以答天怒。与瑀考验，有不如言，愿受汤镬之诛，妻子并徙，以绝妄言之路。"章寝不报。节遂领尚书令。四年，卒，赠车骑将军。后瑀亦病卒， 皆养子传国。

曹节与王甫等人上奏诬告桓帝的弟弟勃海王刘悝谋反，皇上便把刘悝杀了。凭着此次功劳而受封的有十二人。王甫封为冠军侯。曹节也增加食邑四千六百户，连同以前所封的共七千六百户。他们的父兄子弟都是公卿列校，或州、郡、县的长官，遍布整个国家。

曹节的弟弟曹破石担任越骑校尉，越骑营有个担任前导的吏卒，他的妻子长得美丽，曹破石便要他的妻子，这个吏卒不敢违抗，但他的妻子坚决不肯去，便自杀了。他荒淫残暴不守正道，大多像这类情况。

光和二年，司隶校尉阳球上奏诛杀王甫以及他的儿子长乐少府王萌、沛国相王吉，他们都死在监狱中。当时接连发生灾难和异常情况，郎中梁人审忠认为这是朱瑀等人的罪恶引起上天的不满，便上书皇帝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得到贤人，国家就安定，失去贤人就危险，所以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就得以治理，商汤王举拔伊尹，不仁义的人就远离了。陛下即位初期，没有亲理万机，皇太后考虑您处在年幼抚育之中，她便临时处理国政，因而中常侍苏康、管霸及时被诛灭了。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查考他们的同党，用意在清理朝政。华容

侯朱瑀知道自己的事已经被发觉，大祸就要降到身上，便制造阴谋，在王室中作乱，冲闯宫廷，抢夺印玺，威胁陛下，聚会群臣，离间太后与您之间的骨肉之情，诛杀了陈蕃、窦武以及尹勋等人。这些人一起瓜分权势，自相封赏。他们的父子兄弟都得以尊贵荣耀，他们平素所亲近的人都分布在州郡做官，有的登上九卿之位，有的盘据在三公府。他们不只是求取高官厚禄，甚至通过歪门邪道经营私家利益，大肆积蓄财物，修建房屋，占满了一条条的里巷。他们私自以宫苑之水作为钓鱼的水池，他们的车马衣物可与天子相比。朝廷公卿士大夫忍气吞声，不敢说话。州郡长官秉承他们的旨意，征召和选拔人才，放弃贤人录用愚者。所以蝗虫因此而产生，边寇因此而兴起。上天愤怒，已长达十多年。所以天上连年发生日食，地下发生地震，这是上天用来责备警戒国君，想让您觉悟，诛杀铲除坏人。从前殷高宗因祭祀时雉鸣于鼎耳，故谨慎修德，获得中兴之功。眼下天地之神启发陛下，以灾异表示发怒，所以王甫父子及时受到诛杀，路上行人不论男女无不称好，好像除去了自己父母亲的仇敌。感到奇怪的是陛下又容忍逆臣，对他们不加以彻底的消灭。从前秦朝信用赵高，使国家受到危难；吴国使用受伤的俘虏，而遭到祸殃。虞公得到宝玉良马而借道给晋国，鲁昭公想杀掉季氏而被驱赶到乾侯，是因为不采用宫之奇、子家驹的良言而招致毁灭和侮辱。现在您以不忍心伤害他们的恩德，赦免他们本该灭族之罪恶，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后悔就来不及了！我担任郎官十五年，目见耳闻，朱瑀的所作所为，的确是皇天所不能赦免的。希望陛下能用片刻的时间，审察我的表章，扫除这些败类，来解除上天的怨愤。考察朱瑀的行事，如果有与我所说的话不相符合的地方，我愿接受汤镬之刑，把我的妻子、儿女都迁徙到边疆，以此堵塞乱言之路。”审忠的奏章没有回音。曹节兼任尚书令。光和四年，曹节去世，追赠他为车骑将军。后来朱瑀也病死了，他们的养子都继承了封国。

审忠字公诚，宦官诛后，辟公府。

吕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为小黄门，再迁中常侍。为人清忠奉公。灵帝时，例封宦者，以强为都乡侯。强辞让恳恻，固不敢当，帝乃听之。因上疏陈事曰：

臣闻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伏闻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及侍中许相，并为列侯。节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末被镮裂之诛，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继为蕃辅。受国重恩，不念尔祖，述修厥德，而交结邪党，下比群佞。陛下或其琐才，特蒙恩泽。又授位乖越，贤才不升，素餐私幸，必加荣擢。阴阳乖剌，稼穑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兹。　臣诚知封事已行，言之无逮，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实愿陛下损改既谬，从此一止。

审忠字公诚，宦官被诛杀后，他被征召到三公府中。

吕强字汉盛，河南郡成皋县人。年轻时以宦者身份任小黄门，后提升为中常侍。他为人清正忠诚、奉公守法。灵帝时，按惯例分封宦者，封吕强为都乡侯。吕强诚恳痛切地推辞，坚决不接受，灵帝便听从了他，他乘机上奏陈述意见说：

臣听说诸侯象征天上的二十八宿，分封国家的土地，汉高祖庄重地规定，不是功臣不封侯，这是用以表示对人的品德、才能重视，并劝善惩恶。臣听说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人，以及侍中许相，都封为列侯。曹节等人都是宦官，不受神明佑助，品德低下、地位卑贱，以花言巧语取媚人主，以邪门歪道求得宠爱，恣意毒害他人，嫉妒忠良之士，具有赵高那样的祸害，但未受车裂之刑，这掩盖了朝廷的英明，成全了他们私下勾结的党羽。而陛下没有觉察，胡乱地封给土地，致使诸侯和卿大夫，让这些小人担任了。同时，连他们的家人，也不断地给以金印紫绶，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了国家的屏藩和辅佐。他们接受了国家的重恩，却不想想先祖之德，修养自己的德行，反而勾结邪党，自列于佞臣。陛下迷惑于他们的琐细之才，特别恩宠他们。授给的爵位与受者的才德不相称，贤才不予提升，而空虚无德白享俸禄之人和私人亲信，却给予荣升。阴阳不和，田园荒芜，人民不宁，无不由此引起。我确知分封之事已经实行，说这些话也来不及了，之所以冒着死罪触犯您陈述我的愚忠，是希望陛下改正谬误，从此之后停止以前的一切做法。

臣又闻后宫彩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宫女无用，填积后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则西宫致灾，况终年积聚，岂无忧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则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犹日月，虽时有征税，犹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储君副主，宜讽诵斯言；南面当国，宜履行其事。

又承诏书，当于河间故国起解渎之馆。陛下龙飞即位，虽从藩国，然处九天之高，岂宜有顾恋之意。且河间疏远，解渎邈绝，而当劳民单力，未见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放效，莫肯矫拂。《穀梁传》曰：“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则水方，杅圆则水圆。”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师旷谏晋平公曰：“梁柱衣绣，民无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厩马秣粟，民有饥色。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畅。”此之谓也。

臣又听说后宫美女有数千人，衣食的费用，每天需要数百金。近来谷子虽然价格低贱，但农夫脸有饥色。按照法律，应当重视的农夫现在却更加低贱，是因为赋税征收频繁，他们尽其所有上缴官府，因

而天寒不敢买衣穿，饥饿不敢买粮食吃。人民有如此困苦，却没有周济他们。宫女无用，充满了后宫，天下即使尽力种田养蚕，还是不能供应。从前楚女悲伤忧愁，鲁国的西宫发生灾祸，何况现在宫女长年聚集在此，难道会没有忧愁怨恨吗？上天生育众民，立君主来治理他们。君主得道，那么民众就会像对待父母一样地爱戴他，像对待日月一样地仰慕他，虽有时征税，民众还是想望他的仁慈恩惠。《易经》说："让人民喜悦，要他们时，他们会忘记疲劳；让人民喜悦，要他们去做危难的事，他们也会忘记死亡的危险。"太子是国家的副君，应该背诵这些话；执政的君主，则应谨言慎行去实践这些话。

又接到诏书，您准备在过去的封国——河间国的解渎建造馆舍。陛下即位，虽从藩国而来，但现在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怎能还有留恋故国之意。而且河间路远，解渎更远，这就会劳民尽力，很不方便。另外，现在外戚樊、郭、阴、马四姓这些高贵、受宠的家族，以及宦官、皇家子弟中没有功德的人，都在建造楼房，总计有万数，楼阁相互连接，用各种颜料涂饰，又有各种雕刻，其豪华之状难以尽言。他们办丧事超越规定，奢侈豪华超过礼制，大家互相仿效，没有人愿意纠正。《穀梁传》说："财物花尽了，人们就埋怨；精力花尽了，人们就怨恨。"《尸子》说："国君好像盛水的盂，人民好像水，盂是方形的，那么水也成方形，盂是圆形的，那么水也成圆形。"居上位者教化在下的民众，好像风吹草倒一样。现在在上的不去掉奢侈之风，在下的有放纵欲望的弊病，以致贵族豪门所豢养的禽兽吃百姓的食物，贵族豪门的建筑用百姓的丝织品进行装饰。从前师旷劝谏晋平公说："房屋的梁柱上装饰着锦绣，百姓却没有粗布衣服穿；污池中有被抛弃的酒，士人却有渴死的；马房中的马喂着粮食，百姓脸上却有饥色。您身边的臣子不敢劝谏，远方的臣子不能畅言。"他说的就是以上这些情形啊。

> 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邕不敢怀道迷国，而切言极对，毁刺贵臣，讥呵竖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项领，膏唇拭舌，竞欲咀嚼，造作飞条。陛下回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 岂不负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为戒，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剑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故太尉段颎，武勇冠世，习于边事，垂发服戎，功成皓首，历事二主，勋烈独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一身既毙，而妻子远播。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宜征邕更授任，反颎家属，则忠贞路开，众怨以弭矣。

又听说前不久召议郎蔡邕到金商门回答您提出的问题，而让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用诏书传达您的旨意。蔡邕不敢胸怀道术而迷乱国家，于是以激切的言辞尽情地回答，批评贵戚大臣，指责宫中宦官。陛下没有为他提的意见保密，以致泄露出去，那些奸邪之臣放纵不羁，摇唇鼓舌，谗毁蔡邕，拼命咒骂，写匿名信用流言蜚语伤人。陛

下迷惑地接受别人对蔡邕的诽谤，对蔡邕处以刑罚，把他的家室迁徙到外地，致使他家中老幼流离失所，岂不是辜负了忠臣吗！现在群臣都从蔡邕之事吸取教训，上怕惹来意外的灾难，下怕遭受刺客的杀害，臣知道朝廷再也听不到忠言了。已故太尉段颎，武功和勇气冠于当世，熟悉边疆之事，从小从军，建功到老，前后侍奉两个国君，功勋显著。陛下已经叙录他的功劳，让他位至三公，而他被司隶校尉阳球所诬陷逼迫，自身被杀，妻子儿女也远迁他方。令天下人为之哀伤，功臣失去希望。应该征召蔡邕，再授给他官职，也应接回段颎的家属。这样，忠贞之路便可以开通，众人的怨恨也可以消除。

>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
> 时帝多稸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强上疏谏曰：
>
> 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 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臧，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
>
> 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苦劳乎！
>
> 夫立言无显过之咎， 明镜无见玼之尤。如恶立言以记过，则不当学也；不欲明镜之见玼，则不当照也。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记过见玼为责。
>
> 书奏不省。

灵帝知道他的忠诚，但是不能采纳。

当时灵帝大量积蓄私藏，收集天下珍贵之物，每当郡国贡献珍贵之物，就先送到宫内府署，称为“导行费”。吕强上疏劝谏说：

天下的财物，无不秉受阴阳之气而产生，无不归之于陛下。既然都归属于陛下，哪还有公私之分呢？而现在中尚方府收敛各郡的宝物，中御府积集了天下的丝织品，西园拉来归司农管理的宝藏，国君的养马舍聚集着该由太仆管理的马，而这些府署，都有所谓“导行”的说法。征调广泛，人民困苦，花费很多，贡献的却很少，奸猾之吏从中得利，百姓则从中受苦。又有阿谀献媚的臣子，喜好贡献私物，接受他们的谄媚，姑息他们的贿赂行为，他们就从这里求得晋升。

以前主管选举的职责在三公府，三公府有选拔官吏的举措，就让他们的属官参与谋议，讨论被选拔者的行为表现，评估他的器度才能，让他接受考试后予以任用，并考求他的成绩。如果不适合察举，就交给尚书府处理。尚书进行弹劾，交给廷尉，再由廷尉考核真伪，实行诛罚。现在只委任尚书，有时皇上又直接下令委任。这样，三公

府免除了选举的职责，尚书也不承担过失、罪责了，责罚奖赏都没有了对象，谁还愿白白地劳苦啊！

著书立说阐明道理是没有显露过错的责任的，明亮的镜子是没有显现照镜者缺陷的罪责的。如果厌恶著书立说记载了过失，那就不该读书学理了；不想镜子显现出自己的缺陷，那就不要照镜子了。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臣下的话，不要以记载过失、出现瑕疵而指责我。

吕强的奏章呈上去，没有被皇帝省察。

>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帝问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纳之，乃先赦党人。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构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草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宗亲，没入财产焉。

> 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祐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 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赵祐博学多览，著作校书，诸儒称之。

> 又小黄门甘陵吴伉，善为风角，博达有奉公称。知不得用，常托病还寺舍，从容养志云。

> 张让者，颍川人；赵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给事省中，桓帝时为小黄门。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延熹八年，黜为关内侯，食本县租千斛。

中平元年，黄巾贼兴起，灵帝询问吕强应该怎么办。吕强认为先要诛杀灵帝周围贪污不正的人，大赦那些反对宦官专权的士大夫，品评考察刺史、二千石政绩的好坏。灵帝采纳了，便首先赦免了反对宦官的士大夫。于是诸常侍人人要求隐退，又各自召回在州郡为官的宗亲子弟。中常侍赵忠、夏恽等人便共同陷害吕强，说“吕强与士大夫一起议论朝廷，多次阅读记载霍光行废立之事的《霍光传》，想实行废立。吕强兄弟都在自己的职位上有贪污行为”。灵帝听了不高兴，派中黄门手持兵器召来吕强。吕强听说灵帝召他，发怒说：“我死后，祸乱就会起来了。大丈夫想为国尽忠，怎么能面对狱吏受辱呢！”便自杀了。赵忠、夏恽又进谗言：“吕强见陛下召他，还不知要他问什么，就在野外草丛中自杀了，他有奸诈不轨行为是明白确凿的了。”于是抓捕吕强的宗族亲戚，没收他们的财产。

当时宦者济阴人丁肃、下邳人徐衍、南阳人郭耽、汝阳人李巡、北海人赵祐等五人被称为清廉忠诚，他们都居住于里巷，不争权夺利。李巡认为博士考试分甲乙科，竞争高下，到处相告，甚至有人行贿，改变当时的国家藏书处——兰台所藏的用漆写的经书上的字，来

与他从老师那里所传授下来的经书上的字相合，于是禀告皇帝，与诸儒者一起将《五经》刻在石碑上，于是皇帝诏令蔡邕等人校正文字。从此之后，《五经》文字全部确定，争执因此平息。赵祐博学多闻，既写文章又校勘书籍，儒者都称赞他。

又有小黄门甘陵人吴伉，善于以四方之风占吉凶的占侯术，学识渊博，又能克己奉公。他知道自己不会被重用，经常托称有病回官舍，安闲地保持着自己的志趣。

张让，颍川人；赵忠，安平人。他们年轻时都任职宫禁中，桓帝时担任小黄门。赵忠因参与诛杀梁冀有功被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被降为关内侯，享受本县租粮一千斛。

灵帝时，让、忠并迁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节死后，忠领大长秋。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威形喧赫。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与奴朋结，倾竭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佗曰："君何所欲？力能办也。"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舆车入门。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

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钧章示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独发觉坐诛，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帝乃止。

灵帝时，张让、赵忠都升任中常侍，封为列侯，与曹节、王甫等人相互呼应配合。曹节死后，赵忠兼任大长秋。张让有监奴主管家庭事务，他多方勾结行贿，声势显赫。扶风人孟佗，资产富足，与监奴交接，尽其所有给奴仆们馈赠礼物，任何心爱之物他都不留下。奴仆们都感激他，问孟佗说："你想要什么？只要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孟佗说："我希望你们向我跪拜一次。"当时求见张让的宾客很多，门前常有车辆数百上千，孟佗去见张让，来迟了，不能进去，监奴便率领奴仆们在路上跪拜着迎接他，于是一起举着孟佗的车入门。宾客都很吃惊，以为孟佗与张让友善，都争着用珍奇的宝玩送给他。孟佗分一部分出来送给张让，张让很高兴，于是让孟佗担任凉州刺史。

这时候，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都担任中常侍，封为侯爵，地位显贵，他们的父兄子弟分布在各州郡，都贪婪残暴，成为所在地方的祸害。黄巾起义爆发，盗贼纷起，如粥在锅中沸腾。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说："臣私下考虑张角之所以能够兴兵作乱，成千上万的人之所以乐意归附他，根源都是十常侍放纵自己的父兄、子弟、亲戚、宾客盘踞各州郡，垄断财物，侵害百姓，百姓的冤苦无处申诉，所以谋议不法之事，相聚为盗贼。应该将十常侍斩首，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南郊，以此向百姓谢罪，再派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必兴师动众，而贼寇自然会消散。"天子把张钧的奏章给张让等人看，张让等人都取掉帽子、赤着脚叩头，请求自己去洛阳监狱受审，并且拿出家庭财产来资助军费。灵帝令他们戴帽穿鞋，仍如以往一样任职。灵帝对张钧非常恼怒，说："这真是个狂徒啊！十常侍中难道连一个好的都没有吗？"张钧又重上奏章，内容还是和前次一样，灵帝没有理睬。灵帝下诏派廷尉、侍御史查考信仰、参与张角太平道的人，侍御史接受张让等人的意旨，诬告张钧学习黄巾太平道，将张钧拘捕，严刑拷打死在狱中。而张让等人实际上大多与张角勾结。后来唯有中常侍封谞、徐奉的事被发觉，因而被诛杀，灵帝愤怒地质问张让等人说："你们经常说党人图谋不轨，把他们都禁锢起来，有的甚至被诛杀。现在党人再次为国家效力，你们反而与张角勾结，是不是应该被斩首？"张让等人都叩头说："这是已故中常侍王甫、侯览所干的。"灵帝便停止追究。

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　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又造万金堂于西园，　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帝常登永安候台，宦官恐其望见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自是不敢复升台榭。

第二年，南宫发生火灾。张让、赵忠劝说灵帝下令天下按田亩增

税十钱，以修理宫室。调发太原、河东、狄道等郡的木材及有花纹的石头，各州郡安排送到京师，黄门和常侍们使人责骂运送不合标准的材料的人，乘机强行折价贱买，十成只估值一成，又将这些东西转卖给宦官，宦官又不马上接受，以致木材堆积而腐烂，宫室连年没有修成。刺史、太守又增加征调，纳入私囊，百姓叫苦不迭。凡是皇上下诏书所征求之物，都要西园养马人秘密下令，他们被称为“中使”（即皇帝宫中派出来的使者），这使得各州郡担惊受怕，大肆行贿，这些人便大量地接受贿赂。刺史、二千石以及茂才、孝廉升迁职务或首次委任官职的，都被责令出钱资助军队和修理宫殿，到大郡任职者出钱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多少不等。应当去任职的人，都先到西园议价，然后才能去。有的人出不起钱，以至于自杀。那些保持清廉的人，请求不上任，都被强迫前去。

当时钜鹿太守河内人司马直刚刚被任命，因他有清廉之名，减少三百万。司马直接到诏命，怨愤地说：“做人民的父母官，反而去剥削百姓，来满足上面的要求，我不忍心这样做。”他便称病辞职，但没有得到批准。他走到孟津，上书给皇帝尽力陈说当时政事的失误，以及古今祸败的教训，随即服药自杀。皇帝看到他的奏书后，下令暂停收缴修宫钱。

灵帝又在西园建造万金堂，将司农府所管理的金钱、丝织品，堆满其中。又回到河间买田宅，建造楼台房屋。灵帝本来出自侯家，向来清贫，常常叹惜桓帝不能搞好家业，因此他聚集财物为私藏，又在小黄门、常侍那里各寄存几千万钱。他常说：“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是我母亲。”宦官志得意满，无所畏惧，全都修建第宅，模仿宫室的规模。灵帝曾登上永安宫瞭望台，宦官担心他望见他们的住处，就让中大人尚但进谏道：“天子不应当登高台，天子登上高台，百姓就会离散而去。”从此灵帝不敢再登高台了。

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又铸四出文钱，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复以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六年，帝崩。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中官以悦天下。谋泄，让、忠等因进入省，遂共杀进。而绍勒兵斩忠，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追急，让等悲哭辞曰：“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皆投河而死。

论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

阈，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所从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

第二年，派钩盾令宋典修理南宫玉堂。又派掖庭令毕岚铸造四个铜人，排列于仓龙阙、玄武阙。又铸造四个大钟，都能容纳二千斛，悬挂在玉堂和云台殿前。又铸造天禄虾蟆，在平门外桥东吐水，水辗转流入宫中。又制造龙骨水车和吸水上行的曲筒，安放在桥西，用来沥洒南北郊的路，以节省百姓清洒道路的费用。又铸造四出文钱，钱上都有四条纹路。有识之士私下议论奢侈暴虐太甚，上天施罚的征兆已开始出现，这种钱铸成，一定向四方流散。等到京师大乱时，钱果然流散到四方。皇帝又任命赵忠为车骑将军，仅百余日就罢免了。

六年，灵帝逝世。中军校尉袁绍劝说大将军何进，下令杀宦官让天下人高兴。他们的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人乘何进入宫之机，一起杀死何进。袁绍指挥军队杀了赵忠，抓捕宦官，无论老少全都杀了。张让等数十人劫持天子跑到黄河边。后面追赶得很紧急，张让等人哭着向天子告辞说："臣等被杀灭，天下大乱了。希望陛下自我珍爱！"全都投河而死。

评论说：自古葬送大业、断绝祖宗祭祀之事，其形成都是有缘由的。夏、商、周三代因喜欢女色而得祸，秦始皇因奢侈、暴虐而招致灾难，西汉因外戚专政而失权，东汉因宦官作乱而倾国。对成败的由来，前代史书早就探究过了。至于宦官引起灾祸，其原因尚可大略说一说。为什么呢？宦官都是受过宫刑的人，他们与身体健全的人自然有所不同，他们取得荣誉也不可能光耀门庭，他们也不可能繁衍后代，按情理推断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坏处，交代他们去处理事情容易取得信任，加上他们耳濡目染朝廷事务，颇熟悉典章制度，所以年幼的君主因其是谨慎旧臣而使用他们，女君则靠他们传后宫的命令，君主向他们询问事情，没有猜忌之心，对他们表示恩宠、亲近，他们则回报喜悦之色。他们中有的人忠厚端正，能与奸邪做斗争（如吕强）；有的人对答敏捷，巧饰言辞（如良贺）；有的人能推荐忠良，有知人之明（如曹腾）。并非只是恣意逞凶，凶残横暴而已。但宦官正邪相混，表里不一，所以能迷惑昏聩、年幼的君主，扰乱视听，这也是有缘由的。狡诈谋利之风既已滋生，朋比为奸之徒日益增多，正直的臣子所进的忠言，自会泄露（如王甫、曹节等人泄露蔡邕之言）；皇室外戚发愤诛杀宦官，宦官反而更加专权。这就致使忠臣智屈，国家倾覆。《易经》上说："踩着霜的时候，坚冰也就来了。"这是说事物的

发展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记述宦官的发展情况，说明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啊！

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夫岂异归！

赞辞说：任人的过失无大小之分，过分的信用就违背了常理。何况是宦官之职，它参与国家大政。宦官玩弄国法、善为巧态，专行赏罚，滥用权威。为恶的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损家害国，后果却是相同的。

#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

##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　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从前王莽、更始的时候，天下的人离散混乱，礼乐分崩裂坏，经籍文献，毁坏失落。等到光武中兴，爱好经学，没有等到登位，就先访问学识渊博的儒者，搜集寻取脱漏或缺疑的文章书籍，补充连缀遗漏和散失的字句。以前四方的学者多携带图书，逃避到山野之间。 自此无不手抱肩负古代典籍，像云雾一般会合到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这一辈人，脚跟接着脚跟，相继来到。于是设立《五经》博士，各用各的家法教授学生，《易经》有施、

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诗经》有齐、鲁、韩，《礼经》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总计十四位博士，由太常按照顺序统管其事。

建武五年，就修起太学，效法古代的典章制度，祭祀的礼器，武舞者所执盾钺的仪容，陈列备具，着儒生服装、习规矩行步，在这里面雍容自得。中元元年，开始建设三雍。明帝登位，亲自恭行大礼。天子开始戴通天冠，穿着绘有日、月、星、辰花纹的衣服，具备仪仗的车驾，盛大清道的威仪，坐在明堂，朝见各诸侯国的君主，登上灵台观察天象云气的颜色，在太学里亲自袒衣切割祭肉，奠养三老五更。飨射礼完毕，明帝正坐讲经，诸儒拿着经书在前面诘问驳辩，垂绅插笏的士大夫，围绕桥门观听的大约亿万。在这以后，又替功臣的子孙、四姓的亲族，另建校舍，搜选高才生从师学习，从期门、羽林的武士开始，都命令他们学通《孝经》章句，匈奴也派遣王子来入学。众多呀，美盛呀，在永平年代是很兴旺了。

建初年间，在白虎观大规模地会集众儒生，讨论研究《五经》的同异，一连几个月才停止。肃宗亲临行使权力，如同汉宣帝在石渠阁的先例，遗诏史臣，著为通义。又诏令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然不设立学官，但都选拔成绩优异的人任讲郎，在近署供职，目的是网罗隐逸的士人，广泛地保存众多的经学家数。孝和皇帝也多次驾临东观，阅览如林的书籍。等到邓太后代行皇帝职权，学者稍稍懈怠。当时樊准、徐防一齐陈述应该督勉学者学习经籍，又说儒学官职大多不是儒生充任，于是诏令公卿大臣，精妙地选择合格的人才，三署郎能够通晓经学的人，都可以选拔举荐。自从安帝执政后，轻视艺文，博士废止讲学，弟子、门人互相看着懒散，校舍倾颓毁坏，宅基变成培育蔬菜的园圃，牧童樵夫来此打柴割草。顺帝被翟酺的话语感动，于是再修校舍，共建造二百四十栋房屋，计一千八百五十间。报考“明经”科落选的人补为太学弟子，考核官吏的甲乙二科各增员十人。在郡、国年老博学的儒者都委任为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书说：“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吏，都要叫儿子从师学习，每年特在乡射月举行一次飨射会，把它作为经常的制度。”从此游学的风气便兴盛起来，达到三万多个学生。但是从章句入手踏实学习的人渐渐稀少了，而多数以浮华互相矜夸，儒者的风气大抵衰败了。党人被摧残杀害后，那些声望素著、品行高尚的人，大多遭到流放废黜，其后竟至忿怒争执，更替相互言告，也有私下使用黄金、货币，进行贿赂，以求确定兰台漆书的经字，跟他的私文相合。熹平四年，灵帝诏令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刻在石碑，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法，以便互相参照检验，树立在太学门口，使天下的人都拿它做典范。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起初，光武帝迁都回洛阳，那些经籍秘书装载两千多车，从此以后，三倍于前。等到董卓移都的时候，官吏和群众破坏骚乱，从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这些地方收藏的典策文章，争相破坏丢散；那些缣帛图书，大多就连缀成为车的帷幔的顶盖，小的就制作为縢囊。等到王允收集运往西京时，只有七十多车，而道路艰难遥远，又抛弃了它的一半。后来长安之乱，一时焚烧，没有不消灭净尽的。

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前书》云：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既而天下大乱，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

东汉学者众多，难以详细记载，今仅记录那些能够通晓经学可称为一家的人，把他们写成《儒林篇》。那些自己有列传的人，就不在此同时书写了。如果是师资所承受，应该标名作证的人，才把他记录下来。

《前书》说：田何传《易经》教给丁宽，丁宽教给田王孙，王孙教给沛人施雠、东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贺，由此《易经》有施、孟、梁丘的学派。另外，东郡人京房跟从梁国人焦延寿学习《易经》，另成为京氏学派。又有东莱人费直，传《易经》给琅邪人王横，成为费氏学派。经本用古字，号称《古文易》。又有沛人高相传《易经》，教给儿子康及兰陵人毋将永，成为高氏学派。施、孟、梁丘、京氏四家都设立博士，费、高二家没能够设立。

刘昆字桓公，陈留郡东昏县人，是梁孝王的后代。年轻时学习仪礼。平帝时，跟随沛人戴宾学习《施氏易》。会弹雅琴，知道清角的

琴曲。

王莽的朝代，刘昆教授的学生经常五百余人。每年春秋举行的飨射礼上，经常完备地陈列典制仪式，用素制的俎豆，盛着瓠叶充当的俎实，用桑木弓、蓬蒿箭行射时，歌诵“有冤斯首”的诗。每次有行礼的事，县长总是率领吏属来观看它。王莽因为刘昆聚集了许多学生，私行大礼，有超越身份，冒用在上者职权行事的心思，于是拘捕刘昆及他的家属，囚禁在外黄监狱。不久王莽失败，刘昆因得免罪。没多久，天下大乱，刘昆逃到河南负犊山中避隐。

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

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征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二十七年，拜骑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中元二年卒。

子轶，字君文，传昆业，门徒亦盛。永平中，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迁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也。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十七年，卒于官，年七十。

时中山觟阳鸿，字孟孙，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称，永平中为少府。

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初仕州郡。后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称疾不就。州牧刘焉表荐之，时王涂隔塞，诏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建武五年，郡里推荐他为孝廉，不肯就职，于是逃避，去江陵教授学生。光武帝听到这消息后，立即拜他为江陵县令。当时江陵县连年发生火灾，刘昆总是向火叩头，多次能够降雨和止风，熄灭大火。召拜为议郎，逐渐迁至升侍中、弘农太守。

起先，崤、黾的驿道中，多有老虎灾害，旅客不能通过。刘昆处理政务三年，仁慈的教化大大流行，老虎都背负虎子渡过黄河离去。光武帝听到这件事，觉得诧异。二十二年，召他代替杜林为光禄勋。下诏书问刘昆说：“从前在江陵，使风返回熄灭火；后来为弘农太守，老虎向北渡过黄河，这是实行什么德政而获致这样的事情？”刘昆说道：“偶然而已。”皇帝左右的人，都笑他朴实诚信而不会说话。

皇帝叹息说："这是长者的话呀！"回头要人写入史策。于是令他入宫教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多人。二十七年，拜骑都尉。三十年，他因年老请求退职，天子下诏赐予他洛阳的第舍，用千石禄养老直至他离世。中元二年去世。

儿子刘轶，字君文，传刘昆的学业，学生也很多。永平年间，为太子中庶子。建初年间，逐渐迁升为宗正，在官位去世，于是世代掌宗正的职务。

洼丹字子玉，是南阳郡育阳县人。世代传《孟氏易》。王莽的时代，他经常隐居教授，志向专一，不肯出仕，学生有数百人。建武初年，任博士，逐渐迁升，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洼丹对《易》学的精义研究很深，《易》学家都尊崇他，称他为大儒。十七年，死在官位，终年七十岁。

当时中山人觟阳鸿，字孟孙，也用《孟氏易》教授，有名声，永平年间任少府。

任安字定祖，是广汉郡绵竹县人。少年时游学太学，学习《孟氏易》，兼通晓几种经籍。又跟从同郡人杨厚学图讖，穷尽杨厚的学问。当时的人称道说："要想知道仲桓就问任安。"又说："居今世而行古道的是任定祖。"学完，回家教授，学生从远方来到。最初在州、郡做官。后来太尉一再征召，拜授博士，公车征召，他都托病谢绝。州牧刘焉上表推荐他，当时入宫的途径隔塞，诏命终竟不到。建安七年，七十九岁时，在家逝世。

> 杨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
>
> 范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政犹不退。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尺一出升。政由是显名。
>
> 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时帝婿梁松，皇后弟阴就， 皆慕其声名，而请与交友。政每共言论，常切磋恳至，不为屈挠。尝诣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藩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胁。"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会阴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其刚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将。

杨政字子行，是京兆人。年少时好学，跟从代郡人范升学习《梁丘易》，擅长解说经书。京师为他有句话说："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学生数百人。

范升曾被遗弃的妻子控告，囚禁于牢狱，杨政于是脱去上衣，裸露四肢，用箭贯穿耳朵，抱着范升的儿子，隐藏在大路旁边，等候皇帝的车驾，持奏章叩头大声说：“范升三次娶妻，只有一子，现在恰才三岁，使他变为孤儿，太悲哀了！”武骑、虎贲怕震惊天子的乘舆，举弓射他，他不肯离去；队前掌旄旗的人用旄端的戟叉他，伤了他的胸脯，他还是不肯退。悲哀的哭泣，冒死的请求，感动了皇帝的心，下诏令说：“放了杨政的老师。”随即下诏书放出范升。杨政因此显名。

他为人喜爱酒，不为小节拘束，有决断，敢作敢为，有点自尊自大，但是忠诚于义。当时皇帝的女婿梁松，皇后的弟弟阴就，都仰慕他的声名，请求与他交为朋友。杨政每次跟他们谈论时，常常切磋恳切周到，而不因他们的权势退缩屈服。他曾经去杨虚侯马武处，马武拒见杨政，声称有病，不肯为他起来。杨政进门，径直登床推马武，捉住他的手臂斥责他说：“卿蒙受国恩，列在保卫辅佐的位置，不考虑求贤以报答特殊的宠幸，反而傲视天下的英雄，这不是养身的道理。今天如果有乱动的，刀刃就刺入卿的胁部。”马武的那些儿子及左右的人，都大惊，认为被劫，执持兵器站满了两侧，杨政颜色如常。恰巧阴就来到，诘问马武，叫他与杨政交为朋友。杨武的刚强果断，放任性情，都是如此。建初年间，官至左中郎将。

> 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也。习《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举孝廉为郎，谢病去，复归聚徒。后辟司徒冯勤府，勤举为孝廉，稍迁博士。永平初，迁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十四年，卒于官。
>
> 子鲂，传兴业，位至张掖属国都尉。
>
> 戴凭字次仲，汝南平舆人也。习《京氏易》。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
>
> 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数进见问得失。帝谓凭曰：“侍中当匡补国政，勿有隐情。”凭对曰：“陛下严。”帝曰：“朕何用严？”凭曰：“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世以是为严。”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有诏敕出。后复引见，凭谢曰：“臣无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惭圣朝。”帝即敕尚书解遵禁锢，拜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
>
> 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在职十八年，卒于官，诏赐东园梓器，钱二十万。

张兴字君上，是颍川郡鄢陵县人。学习《梁丘易》，从事教授。建武年间，被郡推荐为孝廉，任为郎，因病辞去，再回家聚集学生教

授。后被征召到司徒冯勤府，冯勤推荐他为孝廉，逐渐迁升为博士。永平初年，迁升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显宗屡次访问经术。随即名声显著，为当时人所闻知。学生从远方来到，记录在簿籍上的有近万人，为《梁丘易》家所尊崇。十四年，死在官位上。

儿子张鲂，继承传授张兴的学业，官做到张掖典属国都尉。

戴凭字次仲，是汝南郡平舆县人。通晓《京氏易》。十六岁时，郡推荐他为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

当时诏令公卿大集会，众臣都就席坐下，戴凭独自站立着。光武询问他是什么意思。戴凭答道："博士说经都不如臣，而座位处在臣的上面，所以不得就席。"皇帝立即叫他上殿，令与诸儒家诘难解说，戴凭所解释的居多。皇帝赞许他，拜为侍中，多次进见，垂问政治得失。皇帝对戴凭说："侍中应当匡正补救国家的政事，不要隐藏真情。"戴凭答道："陛下严。"皇帝说："凭什么说朕严？"戴凭说："臣私下看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通古今的学问，陛下听信不实的谗言，就使他获致禁锢，世人认为这是严。"皇帝发怒说："汝南子想再结党吗？"戴凭出来，自己到延尉受系，有诏敕释放出来。后来再次引见，戴凭谢罪说："臣没有正直敢言的节操，而有悖理不明的言语，不能以死谏君，偷生苟活，真对圣朝有愧。"皇帝即令尚书解除蒋遵的禁锢，拜戴凭为虎贲中郎将，兼领侍中。

正旦朝贺，百官都来集会。皇帝令众臣中能说经的人互相诘问驳辩，如果有人不通晓经义，就夺去他的坐席加给通晓的人，戴凭就重复坐五十余个坐席。所以京师的人送给他一句话说："解经不穷戴侍中。"在职十八年，在官位去世，诏令赐给东园的棺材，钱二十万。

时南阳魏满字叔牙，亦习《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彧，济阴成武人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终于家。

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前书》云：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兒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人也。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

皆为博士。

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王莽时，为长社宰。更始立，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见歙在县修政，迁河南都尉，后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为河南尹，封被阳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杨州牧，迁汝南太守。推用贤俊，政称异迹。九年，更封夜侯。

当时南阳郡人魏满字叔牙，也通《京氏易》，教授学生。永平中间，官到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彧，是济阴郡成武县人。年少为在学的生员，学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家庭贫困，侍奉母亲最孝顺，在大泽中牧猪，以奉养母亲。 自远地来跟他学习的人，都拿着经书到田埂边上去追赶他，村里的人被他的仁让所感化。黄巾军起，经过孙期村里的路，相约不侵犯孙先生的房舍。郡里选拔他为方正，派遣官吏送羊酒请他，他赶着猪进入草丛，不回头看一眼。司徒黄琬特加征召，不肯行，死在家里。

建武年间，范升传《孟氏易》，把它教给杨政，而陈元、郑众都传《费氏易》，这以后马融也为《费氏易》作传。马融教给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此《费氏易》兴盛，而《京氏易》就衰微了。

《前书》说：济南人伏生传《尚书》，教给济南人张生及千乘人欧阳生，欧阳生教给同郡人兒宽，兒宽教给欧阳的儿子，代代相传，至曾孙欧阳高，成为《尚书》“欧阳氏”学说；张生教给夏侯都尉，都尉教给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这是“大夏侯氏”学说；胜传从兄的儿子建，建则是“小夏侯氏”学说：三家都立博士。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教给都尉朝，朝教给胶东人庸谭，是《尚书》古文学说，未得立博士。

欧阳歙字正思，是乐安国千乘县人。从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代，都是博士。

欧阳歙既传授学业，而态度谦虚恭敬，爱好礼貌退让。王莽时，为长社县宰。更始立，为原武县令。世祖平定河北，来到原武，看见欧阳歙在衙处理政事，迁升他为河南郡都尉，后来行使太守的职务。世祖登帝位，他开始任河南尹，受封被阳侯。建武五年，因事免去官职。明年，拜扬州牧，左迁汝南太守。举用贤才俊士，治理政事号称成绩优异。九年，改封夜侯。

歙在郡，教授数百人，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 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

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

子復嗣。復卒，无子，国除。

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子祉，河南尹，传父业教授。

又陈留陈弇，字叔明，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仕为蕲长。

牟长字君高，乐安临济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国灭，因氏焉。

长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

欧阳歙在郡时，教授数百人，任职九年，召为大司徒。因在汝南郡贪污一千多万被发觉，投下监狱。学生守在京城替他求哀告情的有千余人，甚至有人自己剃去头发愿意代为受刑。平原人礼震，十七岁，听到欧阳歙的案件应当断为死刑，奔往京师，走到河内郡获嘉县，自己拴缚，上书要求代替欧阳歙死。说：“臣见到我的师傅大司徒欧阳歙，学问为儒者所尊崇，八代博士，而以贪污罪当伏重法。欧阳歙门庭单独，儿子幼弱，不能够传授学业，他身死以后，他的学问将会永远废绝，上使陛下获诛杀贤才的讥刺，下使学者丧失师资的教益。乞求杀死臣身以代替歙命。”书上奏皇帝，而欧阳歙已死在监狱里。欧阳歙的属吏陈元上书追诉欧阳歙的功绩，为他申辩，言词很是恳切周到，皇帝于是赐给棺木，赠予印绶，赙助缣三千匹。

儿子欧阳復继承封国，復死，没有儿子，封国废除。

济阴人曹曾字伯山，跟从欧阳歙学习《尚书》，门弟子三千人，官至谏议大夫。儿子祉，传父亲的学业，担任河南尹从事教授。

陈留人陈弇，字叔明，也跟从司徒丁鸿学习《欧阳尚书》，做官为蕲县长。

牟长字君高，是乐安国临济县人。他的祖先封在牟，春秋末年，国家灭亡，因而把牟作为姓氏。

牟长年少时学习《欧阳尚书》，不在王莽朝做官。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弘特别征召，拜博士，逐渐迁升为河内太守，因开垦田地不实在，被免去官职。

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复征为中散大夫，赐告一岁，卒于家。

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肃宗闻而征之，欲以为博士，道物故。

宋登字叔阳，京兆长安人也。父由，为太尉。

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为汝阴令，政为明能，号称“神父”。迁赵相，入为尚书仆射。顺帝以登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典律，转拜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 由是出为颍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病免，卒于家，汝阴人配社祠之。

张驯字子儁，济阴定陶人也。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多因便宜陈政得失，朝廷嘉之。迁丹阳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征拜尚书，迁大司农。初平中，卒于官。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

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

牟长自从为博士及在河内太守任内，众弟子来听他讲习学问的常有千余人，记录在簿籍的前后有一万人。著《尚书章句》，都以欧阳氏为本，俗称为《牟氏章句》。复召为中散大夫，赐予带职休假一年，死在家里。

儿子牟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肃宗听到，就征召他，想要他任博士，但他在途中逝世。

宋登字叔阳，是京兆尹长安县人。他的父亲名由，任太尉。

宋登年少时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任汝阴县令，处理政事，精明能干，号称“神父”。迁升赵国相，进京为尚书仆射。顺帝认为宋登明白通晓礼乐，叫他持符节到太学去奏定典章律令，转拜侍中。多次上封事，主张贬退专擅权力的大臣，由此被外放出任颍川太守。在太守任内，颍川市上没有二价，道路没有人拾遗。他因患病被免去官职，在家逝世，汝阴人祭社神时以他配享。

张驯字子儁，是济阴郡定陶县人。年少时进太学学习，能背诵《春秋左氏传》。用《大夏侯尚书》教授。被征召到三公的官府，考试成绩优异，拜为议郎。与蔡邕共同奏定《六经》文字。被选拔任侍中，掌管秘书近署，被认为贡献突出。多因利乘便陈述政事得失，朝廷表彰他。迁升丹阳太守，用仁爱宽厚的政治教化民人。光和七年，召拜尚书，迁升大司农。初平年间，死在官位。

尹敏字幼季，是南阳郡堵阳县人。年轻时为在学的弟子。最初学

习《欧阳尚书》，后来学习《古文尚书》，兼擅长《毛诗》、《榖梁》、《左氏春秋》。

建武二年，上书陈述《洪范》消灾的学问。当时世祖方开始平定天下，不暇顾及这件事，要尹敏在公车等待诏命，拜郎中，召到大司空府任职。

皇帝认为尹敏广泛地通晓经书记传，便令他校勘图讖，删去崔发替王莽在簿籍上并列记载的文字。尹敏答道："讖书不是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很像世俗的文辞，恐怕使后生产生疑惑和错误的认识。"皇帝不采纳，尹敏利用图讖脱漏的文句增加说："君无口，是汉辅。"皇帝看见，感到怪异，唤尹敏问它的缘故。君敏答道："臣看见前人增减图书，敢不自量，私幸于万一。"皇帝深深地责难他，虽然最终也没有加罪于他，但也因此导致官位迟滞不得升迁。

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 自以为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之相得也。

后三迁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有名称，而善于敏，敏坐系免官。及出，叹曰："瘖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周防字伟公，汝南汝阳人也。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

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防以未冠，谒去。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经明，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太尉张禹荐补博士，稍迁陈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于家。

子举，自有传。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

他与班彪亲善，每次相遇，总是天晚了忘记吃饭，夜半不上床就寝，自己认为是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一样的互相投合。

后来三次迁为长陵县令。永平五年，诏书拘捕男子周虑。周虑素来有名声，而与尹敏相友好，尹敏因此被拘囚而免去官职。等到出狱，他叹息说："哑巴、聋子这一类人，真是世界上有道术的人呵！为什么高洁的人反而会遇到这种祸患呢？"十一年，拜郎中，迁升谏议大夫。死在家里。

周防字伟公，是汝南郡汝阳县人。父亲名扬，少时孤单贫贱，经常修缮客舍，用来供给过往旅客，但不收受他们的报酬。

周防十六岁，做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郡，召集掾史考试经书，周防尤其能背诵，拜为太守的主要助手——守丞。周防以未满二十岁为由，请求去职。拜徐州刺史盖豫为师，学习《古文尚书》。经学通了，郡推荐他为孝廉，拜郎中。他撰写《尚书杂记》三十二篇，计四十万字。太尉张禹推荐他，补为博士，逐渐迁升为陈留太守，因犯法获罪被免去官职。年七十八岁，死在家里。

儿子周举，自己有传。

孔僖字仲和，是鲁国鲁县人。从孔安国以下，代代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年少时游学长安，与崔篆友好。等到崔篆在王莽朝任建新大尹时，曾经劝子建出仕，子建答道："我有做平民的思想，您有穿兖衣、着冠冕的志向，各从各的爱好，不也很好吗？既然道路背离了，请从此告辞。"说完就回来了，死在家里。

> 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骃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僖曰："书传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骃默然不对。郁怒恨之，阴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僖以吏捕方至，恐诛，乃上书肃宗自讼曰："臣之愚意， 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 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孔僖与崔篆的孙子崔骃又相好，同在太学研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的史事，孔僖放置书籍叹息说："像这样，是所说'画龙不成反类狗'了。"崔骃说："是的。从前孝武帝开始为天子，正当十八年华，尊崇信任圣人的治道，效法先王的方略，五六年间，号称胜过文帝、景帝。等到后来放纵自己，忘记了他以前做的好事。"孔僖说："据书传所载像这样的事太多了！"邻房生梁郁抢插进来说话应和着："这样，武帝也是狗吗？"孔僖、崔骃默然不答。梁郁怒恨他们，暗中上书告崔骃、孔僖诽谤先帝，讥刺当代。事件下给有关官吏办理，崔骃前往法吏处受讯。孔僖因官吏正要前来拘捕，恐遭诛戮，于是上书肃宗，为自己申辩说："臣的愚昧意见，认为凡说诽谤，是说

实际没有这事，而虚加诬蔑。至如孝武皇帝政治的美恶，明显地写在汉史上面，像日月一样坦露着。这是直说书传实事，不是虚加诽谤之辞呀！皇帝为善，那么天下的善总归于他；他不善，那么天上的恶也聚集于他。这都是有缘由招致的，所以不可责备于他人呀。况且陛下登位以来，政教没有过失，而恩惠有所增加，这是天下的人完全知道的，臣等哪有什么讥刺的呢？假使所非议的实在是对，那么固应悔改；倘那非议不当，也应包含容纳，又何用加罪呢？陛下不推原大局，深深地自己计划，徒然放肆私忿，使己意痛快。臣等被杀，死就死了，但是天下的人，必然会回头顾看，改变思虑，拿这件事来窥探陛下的心思。从今以后，如果看见不可做的事，终竟没有再说话的人了。臣所以不惜自己的死亡，还敢尽情说出这些话，确实是替陛下深深地惋惜此大业。陛下如果不自己爱惜，那么臣依赖什么呢？齐桓公亲自宣扬他先君的过恶，以给管仲倡导，然后众臣子才得尽他们的心力。现在陛下竟想为十代前的武帝，隐讳久远的真实事迹，难道不是与齐桓公不同吗？臣恐怕被廷尉突然构陷，衔恨蒙受冤枉，不能自己叙说，使后代议论的人，擅把陛下有所比拟，难道可以再让子孙跟着掩盖它吗？谨到阙前等待重诛。”皇帝起初也没有加罪于孔僖等人的意思，等到孔僖之书上奏，皇帝立即下诏不问，拜孔僖为兰台令史。

　　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冬，拜临晋令，崔骃以《家林》筮之，谓为不吉，止僖曰：“子盍辞乎？”僖曰：“学不为人，仕不择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县三年，卒官，遗令即葬。

　　二子长彦、季彦，并十余岁。蒲坂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

　　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终于家。

　　元和二年春天，皇帝巡狩东方，回来经过鲁国，驾临阙里，用太牢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奏起六代的音乐，大会孔氏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六十三人，命令儒者讲《论语》。孔僖因而自己陈述谢意。皇帝说：“今天的会，难道对于卿宗有光荣吗？”孔僖答道：“臣闻明王圣主，没有人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自枉屈万乘的尊贵，辱临敝里，这是尊崇礼敬先师，使圣德增加光辉。至于光荣，不是所敢承当的。”皇帝大笑说：“不是圣者的子孙，怎会有这样的话呢？”于是拜孔

僖为郎中。赐褒成侯孔损及孔氏的男男女女钱和帛，诏令孔僖跟着回京师，叫他在东观校勘书籍。

冬天，朝廷任他为临晋县令，崔骃用《家林》以蓍草占吉凶，说是不吉，阻止孔僖说：“您何不辞谢呢？”孔僖说：“学不是为人家，仕不选择官职，是凶是吉，全由自己，而由卜吗？”在县三年，在官位逝世，遗令立即埋葬。

他的两个儿子孔长彦、孔季彦，都是十多岁。蒲坂县令许君然劝他们回鲁县家中。他们答道：“今载着灵柩回去，就违背了父亲的遗令；舍弃坟墓而去，我们心中又不能忍受。”于是留在华阴。

孔长彦爱好章句学，孔季彦仍然传授他们家的学业，学生数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降冰雹，大的如斗。安帝下诏有道德学术的人，尽情陈述变异灾祸，于是在德阳殿召见季彦，安帝亲问大降冰雹的缘故。季彦回答说：“这都是阴气战胜阳气的象征啊。现在贵重的臣子专擅权力，母后的党羽旺盛，陛下应当修养圣德，考虑这两件事。”安帝默然不说话，左右的臣子都憎恨他。郡推荐为孝廉，他不接受。延光三年，孔季彦四十七岁，在家逝世。

初，平帝时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及莽败，失国。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志卒，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

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也。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更历数将，志乖于时，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元初中，郡礼请，三府并辟，公车征，皆辞疾不就。

后特征博士，为清河王傅。是岁，安帝崩，伦辄弃官奔丧，号泣阙下不绝声。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坐抵罪。

顺帝即位，诏免伦刑，遂留行丧于恭陵。服阕，征拜侍中。是时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 因迁武威太守，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征考廷尉，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伦乃上书曰：“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振裘持领，领正则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禁绝奸萌。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绝者， 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齐威之霸，杀奸臣五人，并及举者，以弭谤讟。当断不断，《黄石》所戒。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犹尘加嵩岱，雾集淮海，虽未有益，不为损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伦言切直，辞不逊顺，下之。尚书奏伦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结鬼薪。诏书以伦数进忠言，特原之，免归田里。

起初，平帝时王莽执政，就封孔子的后裔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等到王莽失败，孔均失去封国。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孔均的儿子孔志为褒成侯。志死，儿子孔损继承。永元四年，将孔

损改封为褒亭侯。损死，儿子孔曜继承。孔曜死，儿子孔完继承。代代相传，至献帝初，封国断绝。

杨伦字仲理，是陈留郡东昏县人。年少时为在学的生员，拜司徒丁鸿为师，学习《古文尚书》。任郡文学掾。经历几位主管，志向与当时乖违，因不能应付人间事，就辞去官职，不再应州、郡的命召。他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达到千余人。元初年间，郡里礼请，三府一齐来征聘，派公车前往，他都因病辞谢，不去就职。

后来特征他为博士，担任清河王傅。这一年，安帝逝世，杨伦立即弃官奔丧，在阙下号泣不绝。阎太后认为他擅自离职，因此判给他应负的罪责。

顺帝登位，下诏免除杨伦的刑罚，就留在恭陵服丧。服丧期满，召拜为侍中。这时邵陵令任嘉在职贪污，反而迁升为武威太守，后来有司上奏任嘉贪污千万，召廷尉询问，他所牵连沾染的将相大臣共百余人。杨伦于是上书说："臣听说《春秋》诛恶达到根本，惩治根本罪恶就消除；振动皮衣执持衣领，衣领正皮毛就理顺。今任嘉的所作所为实为不检，名声败坏，没有受到车裂，苟且垢污身子，反而叫他主治大郡，自然不是惩治举荐的人，就没有法子来禁绝奸邪的萌生。从前湖陆县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人，污秽的劣迹既然显著，就都伏罪受诛，而豺狼般的官吏至今仍然不断出现，难道不是本来推荐的后台没有加以罪诛的缘故吗？从前齐威公称霸，杀奸臣五人，并诛及于举荐的人，以止息怨言。'当断不断'，是黄石公所告诫的。圣王之所以听男佣人和平民女子的话，好比灰尘加在嵩岳岱岳的上面，雾气集在淮河、大海中间，虽然没有给嵩岱、淮海增加什么，却也没有使它们受到损失。请皇上留心明察。"文书上呈后，主管官员认为杨伦言论切直，辞语却不谦逊和顺，把他下交廷尉。尚书奏杨伦探知机密事，用激烈的言辞，求得直率的名声，犯不敬的罪，定为当受"鬼薪"的刑罚。诏书认为杨伦屡次进忠言，特别原宥他，让他免去官职，回归田里。

阳嘉二年，征拜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以为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诏书敕司隶催促发遣，伦乃留河内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帝乃下诏曰："伦出幽升高，宠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遂征诣廷尉，有诏原罪。

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逊遁不行，卒于家。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

于世。

阳嘉二年，召拜他为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任他为长史。他直言规劝，不合大将军的意见，出外补受常山王傅，他因病不赴任。诏书敕司隶催促发送，杨伦于是留在河内郡朝歌县，因病自己上书，说：“只有留死一尺，绝不北行一寸。自刎固不容易，九死却不悔恨。匹夫所执持的志气，强过于三军。固然敢于有所辞说。”皇帝就下诏说：“让杨伦从幽谷出来，迁到乔木上，宠赐他藩傅的职位，他却延滞王命，擅自停止在道路中间，托辞有病，依从自己的意思，放肆褊急的志向。”于是召他到廷尉审究，后又有诏命原宥他的罪过。

杨伦前后三次被征，都因极言直谏，与上司不合。既已回家，便闭门讲授，自己与人事断绝。公车又来征召，他辞让逃避不去，最后死在家里。

光武中兴，北海人牟融学习《大夏侯尚书》，东海人王良学习《小夏侯尚书》，沛国人桓荣学习《欧阳尚书》。桓荣世代学习传授《欧阳尚书》，东汉最兴盛。扶风人杜林传《古文尚书》，杜林同郡人贾逵替它作解说，马融解说经义，郑玄解释字句，由此《古文尚书》就显扬在世间。

# 后汉书卷七十九下

##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前书》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高诩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传嘉学，哀平间为光禄大夫。

诩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荐诩，征为郎，除符离长。去官，后征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农。在朝以方正称。十三年，卒官，赐钱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太守黄谠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谠遂遣子师之。

《前书》记载鲁国人申公从浮丘伯学习《诗经》，给书中词句的意义作了解释，这是《鲁诗》；齐国人辕固生也传授《诗经》，这是《齐诗》；燕国人韩婴也传授《诗经》，这是《韩诗》：三家都设立博士。赵国人毛苌传授《诗经》，这是《毛诗》，没有能设立博士。

高诩字季回，平原郡般县人。他的曾祖父高嘉，把《鲁诗》教授给汉元帝，官做到上谷太守。他的父亲高容，年少时传授家学，哀帝、平帝年间，任光禄大夫。

高诩凭父亲的关系被任为郎中，世代传授《鲁诗》。因他的行为有信，操守清白，在当时很有名，为世人所知晓。王莽篡位以后，高诩和他的父亲都称眼瞎逃避，不在王莽朝代做官。光武登帝位，大司空宋弘推荐高诩，征召为郎，拜授符离县长。他离开官职，后来又征召任博士。建武十一年，升迁大司农。在朝廷上被号称方正。十三年，在官位去世，朝廷赐给钱和墓田。

包咸字子良，是会稽郡曲阿县人。年少时是在学的弟子，在长安学习，拜博士右师细君为老师，学习《鲁诗》和《论语》。王莽末年，他离长安回家乡，在东海郡里被赤眉军抓住，就这样被关押。十多天中，包咸在早晨晚上诵读经书，镇静如常，赤眉军感到诧异，就

释放了他。他因而住在东海，设立学舍，招集学生讲学。光武帝登位以后，才回到家乡。太守黄说叫他试充户曹史，想要他到家里去教授儿子。包咸说：“根据礼，只有前来就学而没有前往施教的规定。”黄说于是叫他的儿子前去拜包咸为老师。

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拜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迁大鸿胪。每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

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病笃，帝亲辇驾临视。八年，年七十二，卒于官。

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魏应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后归为郡吏，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永平初，为博士，再迁侍中。十三年，迁大鸿胪。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将，诏入授千乘王伉。

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肃宗甚重之，数进见，论难于前，特受赏赐。时会京师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应专掌难问，侍中淳于恭奏之，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为上党太守，征拜骑都尉，卒于官。

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

郡推荐他为孝廉，被朝廷任为郎中。建武年间，入宫教皇太子学《论语》，又作《论语》章句。前后拜授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等职。永平五年，升迁为大鸿胪。每次晋见，显宗都赐给他几杖。进入屏风不须快步，襄办事情不呼他的名字。经书传记如有疑惑，就派小黄门到他的住舍去询问。

显宗因包咸有师傅的恩情，而包咸素来守贫刻苦，所以经常特赐他珍贵玩物和束帛，俸禄比诸卿有所增加，包咸把这些都分散给在学的贫苦生。他病重时，皇帝亲自乘辇去探望。永平八年，他七十二岁，在官位逝世。

儿子包福，拜授郎中，也用《论语》去教授和帝。

魏应字君伯，是任城国人。年少时喜爱学习。建武初年，到博士那里学习《鲁诗》。他闭门诵读研究，不交结朋辈，京师的人称赞他。后来回去任郡吏，被推荐为明经，授任济阴王文学。因病免官，在山村里教授，学生经常达到数百人。永平初年，任博士，再升迁侍中。十三年，升迁为大鸿胪。十八年，拜授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授五官中郎将，皇帝叫他入宫教授千乘王刘伉。

魏应经义通明，德行美好，学生从远方来到，登记人簿册的有数

千人。肃宗很敬重他，屡次召他进见，他在皇帝面前，诘问辩论，受到特别的赏赐。当时皇帝在白虎观会集诸儒生，议论《五经》的同异。叫魏应专门主持疑难问题的讨论，侍中淳于恭奏陈讨论情况，皇帝亲临行使权力，像石渠阁旧事一样。第二年，他出任上党太守，又召回朝廷拜授骑都尉，在官位上逝世。

伏恭字叔齐，是琅邪郡东武县人，司徒伏湛哥哥的儿子。伏湛的弟弟伏黯，字稚文，因通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官位到达光禄勋，没有儿子，把伏恭作为后代。

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建武四年，除剧令。视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闻。青州举为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帝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罢，诏赐千石奉以终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仪。建初二年冬，肃宗行飨礼，以恭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赐葬显节陵下。

子寿，官至东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为郡功曹，辞以病免。后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

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人也。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州郡辟命不就。以寿终。

伏恭天性孝顺，侍奉自己过继的母亲非常恭敬，年少时传授伏黯的学问，因此被任为郎。建武四年，被任命为剧县令。任职十三年，凭仁爱的政治和公正廉洁而著名。青州推荐他政绩突出优异，太常考试经义获得第一，拜授博士，升迁常山太守。他重视兴修学校，教授不停止，因此北方州、郡多是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替梁松任太仆。四年，皇帝亲临辟雍，在行礼的过程中任命伏恭为司空，儒者认为是光荣。

起初，他父亲伏黯的《齐诗》章句繁多，伏恭于是省减虚饰多余的语言，定为二十万字。在官位九年，因病请求退休，皇帝诏令赐俸禄千石，给他终老。十五年，皇帝驾临琅邪郡，用三公的礼仪接见他。建初二年冬天，肃宗行飨礼，把他作为三老。伏恭活到九十岁，元和元年逝世，赐葬在显节陵下。

儿子伏寿，官至东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是蜀郡繁县人。年少时学习《齐诗》，游历京师，教授十多年。友人董奉德在洛阳病死，任末就亲自推挽鹿车载着奉德的灵柩送到他的墓地，由此他的名字为当时人所称道。任末出任郡功曹，因病辞职。后因奔赴老师的丧事，在赴丧途中死去。到命将绝的时候，他告诉哥哥的儿子任造说："一定要将我的尸体送到老师的大门前，假使死去还能知道，那么我的魂灵没有惭愧。如果死去不能知道，那就得到人土罢了。"任造照着他的遗嘱做了。

景鸾字汉伯，是广汉郡梓潼县人。年少时跟从老师学习经书，游历了七个州。能通《齐诗》、《施氏易》，并学会《河图》、《洛书》、图谶、纬书，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用《河图》、《洛书》，按照类别顺序，名叫《交集》。又撰述《礼内外记》，名叫《礼略》。又抄写风角杂书，罗列它的占验，作《兴道》一篇。又作《月令章句》。他所著述共五十余万字。多次上书陈述救治灾变的方法。州郡征召他任职，他不肯接受。最后以高寿去世。

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 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后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高最知名。

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后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及苍就国，掾史悉补王官属，未满岁，皆自劾归。时抚为大夫，不忍去，苍闻，赐车马财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

召驯字伯春，九江寿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时为少府。父建武中为卷令，俶傥不拘小节。

驯少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迁骑都尉，侍讲肃宗。拜左中郎将，入授诸王。帝嘉其义学，恩宠甚崇。 出拜陈留太守，赐刀剑钱物。元和二年，入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为光禄勋，卒于官，赐冢茔陪园陵。

孙休，位至青州刺史。

杨仁字文义，巴郡阆中人也。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举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让选。

薛汉字公子，是淮阳县人。他家代代研习《韩诗》，父子凭章句著名。薛汉年少时传父亲的学业，便善于论说灾异讖纬，教授的学生经常达到数百人。建武初年，任博士，受皇帝诏命校定图谶。当代说《诗经》的人，推薛汉为优。永平年间，任千乘太守，政治有优异的成绩。后来因楚王谋反之事有供词相牵连，下牢狱而死。学生以犍为郡人杜抚、会稽郡人澹台敬伯、钜鹿郡人韩伯高最有名声，为人所知

道。

杜抚字叔和，是犍为郡武阳县人。年少时有高才，跟从薛汉学习，订定《韩诗章句》。后来回到家乡教授。他性格沉静，乐守圣道，一举一动必定遵循礼制。有学生千余人。后来被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征召，等到刘苍就国，将军府的掾史都补为王国属官。没满一年，刘苍自动举劾，一律遣归。当时杜抚为大夫，不忍离去，刘苍闻知，便赐给车马财物打发他回去。杜抚被太尉府征召。建初年间，任公车令，才几个月，就在官位逝世。他所著的《诗题约义通》，有学识的人传播它，名叫《杜君法》。

召驯字伯春，是九江郡寿春县人。曾祖召信臣，元帝时任少府。父亲在建武年间任卷县令，为人豪爽洒脱，不拘小节。

召驯年少时学习《韩诗》，广泛通晓书传，因立志于义而著名，乡里称他说："德行恂恂召伯春。"他连续任职州、郡，被司徒府征召。建初元年，逐渐升迁骑都尉，给肃宗讲学。拜授左中郎将，入宫教授诸王。皇帝赞赏他经义的学问，恩宠很优厚。出京拜授为陈留太守，皇帝赐给他刀剑钱物。元和二年，人任河南尹。章和二年，代替任隗为光禄勋，后死在官位上，皇帝赐在陪园陵营造坟墓。

他的孙儿召休，官到青州刺史。

杨仁字文义，是巴郡阆中县人。建武年间，跟随老师学习《韩诗》，几年以后回来，静居教授。任郡功曹，被推荐为孝廉，授为郎。太常选试杨仁为经中博士，杨仁自以为年龄没满五十岁，不合旧有的规定，上太常府谦让选举。

显宗特诏补北宫卫士令，引见，问当世政迹。仁对以宽和任贤，抑黜骄戚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当世急务。帝嘉之，赐以缣钱。

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肃宗既立，诸马共谮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垦田千余顷。行兄丧去官。

后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贪奢不法，仁终不与交言同席，时人畏其节。后为阆中令，卒于官。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

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时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后举有道，博士征，不就。卒于家。

显宗特诏补杨仁为北宫卫士令，由有关大臣引导入见，问他当代政治的成效。杨仁答以宽大和平，选任贤能，抑黜骄恣的外戚为先着。又向上建议便国利民的十二件事，都是当代急需办理的事务。皇帝嘉奖他，赐给他缣帛和钱财。

等到显宗逝世，当时马氏诸人位贵势盛，各个争着要进宫去。杨仁披甲持戟，严格统率门卫，没有谁敢轻易进宫。肃宗已经登位，马氏诸人共同谗毁杨仁刻薄严峻，皇帝知道他忠，更加善待他，拜授什邡县令。杨仁在任实行宽厚仁爱的政治，又劝说并考核掾史子弟，叫他们全部入学。他们中有通明经学的人，杨仁就向上级官署显扬，或者把他们贡献给朝廷，因此经义的学问大为兴起。他开垦田地千余顷。后服兄丧离去官职。

后来被司徒桓虞府征召。府掾有个名叫宋章的人，贪污奢侈，违犯法纪，杨仁始终不与他交谈同坐，当时的人敬服他的节操。后来他任阆中县令，死在官位上。

赵晔字长君，是会稽郡山阴县人。年轻时曾任过县吏，捧着檄文去迎接督邮，他觉得做供人使唤的劳役可耻，于是抛弃车马离去。到犍为郡资中县，跟从杜抚学习《韩诗》，得到他的全部学术。一连二十年，和家中断绝音信，也不回去。家中认为他死了，给他发丧依礼守服。直到杜抚逝世，他才回家。州里召他去做从事，不接受。推荐他为有道。后死在家里。

赵晔著《吴越春秋》和《诗细历神渊》。蔡邕到会稽郡，读过《诗细》，加以叹赏，认为比《论衡》要好。蔡邕回到京师，传播这本书，求学的人都阅读学习它。

当时山阳郡人张匡，字文通。也研习《韩诗》，作了章句。后被推荐为有道，召他为博士，他不去。后死在家里。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

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

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又著赋、颂、诔七首，皆传于世。

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

《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中兴已后，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建武中，曹充习庆氏学，传其子褒，遂撰《汉礼》，事在《褒传》。

董钧字文伯，犍为资中人也。习《庆氏礼》。事大鸿胪王临。元始中，举明经，迁廪牺令，病去官。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

钧博通古今，数言政事。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后坐事左转骑都尉。年七十余，卒于家。

卫宏字敬仲，是东海郡人。年少时与河南尹郑兴都爱好古文经学。

起初，九江郡谢曼卿擅长《毛诗》，于是替它作词义解释。卫宏跟随曼卿学习，因而作《毛诗序》，善于领会《风》、《雅》的旨意，于今流传世间。后来又跟从大司空杜林学习《古文尚书》，给它作《训旨》。当时济南国人徐巡先事卫宏为师，后来又跟随杜林学习，也凭儒学著名，由此古文经学大为兴起。光武帝任命卫宏为议郎。

卫宏著作《汉旧仪》四篇，记述西京的各种事情，又著赋、颂、诔七首，都在世间流传。

中兴以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来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前书》记载鲁国人高堂生，汉朝兴起传《礼》十七篇。后来瑕丘县人萧奋把它传授给同郡人后苍，后苍传授给梁国人戴德及德兄的儿子圣、沛郡人庆普。于是戴德是《大戴礼》，戴圣是《小戴礼》，庆普是《庆氏礼》，三家都设立了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代流传这种书，可是没有具备专长而自成一家的人。中兴以后，也有《大戴》、《小戴》博士，虽然互相传授，没有断绝，但是在儒林里没有显著的人物。建武年间，曹充学习“庆氏学”，传给他的儿子曹褒，于是撰述《汉礼》，事情记载在《曹褒传》。

董钧字文伯，是犍为郡资中县人，研习《庆氏礼》。他是大鸿胪王临的学生。元始年间，被推荐为明经，升迁廪牺令，因病离开官职。建武年间，被推荐为孝廉，征召在司徒府。

董钧博通今古，屡次谈论政事。永平初年，任博士。当时开始举行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总是叫董钧参议，有许多意见被听从采用，当代称为通儒。多次升迁到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后来因事被贬为骑都尉。七十多岁时，在家逝世。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前书》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为《春秋》严氏学，安乐为《春秋》颜氏学，又瑕丘江公传《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

丁恭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也。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十一年，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 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等皆受业于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卒于官。

周泽字稚都，北海安丘人也。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马府，署议曹祭酒。数月，征试博士。中元元年，迁黾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归爱之。永平五年，迁右中郎将。十年，拜太常。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来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郑玄作《周官注》。郑玄本研习《小戴礼》，后来用古经勘校它，取用意义优长的，所以成为“郑氏学”。郑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

《前书》记载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教授给东平人嬴公，嬴公教授给东海人孟卿，孟卿教授给鲁国人眭孟，眭孟教授给东海人严彭祖和鲁国人颜安乐。严彭祖是《春秋严氏学》，颜安乐是《春秋颜氏学》，另外瑕丘县人江公传授《穀梁春秋》，三家都设立博士。梁国太傅贾谊作《春秋左氏传训诂》，传授给赵国人贯公。

丁恭字子然，是山阳郡东缗县人。学习《公羊严氏春秋》。丁恭《春秋》学义精明，教授的学生经常达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诺。建武初年，任谏议大夫、博士，受封关内侯。十一年，升迁为少府。学生从远方来到，登记入册的有数千人，当代称他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等人都跟随丁恭受业。二十年，拜授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都在光武帝左右，每次有事都向他们询问意见。后死在官位上。

周泽字稚都，是北海国安丘县人。年轻时学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学生经常达到数百人。建武末年，被大司马府征召，试充议曹祭酒。过几个月，征召他考试博士。中元元年，升迁黾池县令。他以公事为重，克制私欲，怜惜孤独羸弱，吏民都归服敬爱他。永平五年，升迁右中郎将。十年，拜授太常。

泽果敢直言，数有据争。后北地太守廖信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显宗以信臧物班诸廉史，唯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是时京师翕

然，在位者咸自勉励。

堪字子稚，河南缑氏人也。明经学，有志操，清白贞正，爱士大夫，然一毫未尝取于人，以节介气勇自行。王莽末，兵革并起，宗族老弱在营保间，堪常力战陷敌，无所回避，数被创刃，宗族赖之，郡中咸服其义勇。

建武中，仕郡县。公正廉絜，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及为长吏，所在有迹，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尝为县令，谒府，趋步迟缓，门亭长谴堪御吏，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后复仕为左冯翊，坐遇下促急，司隶校尉举奏免官。数月，征为侍御史，再迁尚书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禄勋。

堪清廉，果于从政，数有直言，多见纳用。十八年，以病乞身，为侍中骑都尉，卒于官。堪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稚”。

十二年，　以泽行司徒事，如真。泽性简，忽威仪，颇失宰相之望。数月，复为太常。清絜循行，尽敬宗庙。常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当世疑其诡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十八年，拜侍中骑都尉。后数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于家。

周泽当机立断，敢直言，多次坚持谏诤。后来北地太守廖信因贪污下狱，没收他的财产，显宗把廖信的臧物分赏给廉洁的官吏，只有周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赏赐。这时京师都是统一的论调，在位的人都各自勉励。

孙堪字子稚，是河南尹缑氏县人。通晓经学，有志向操守，清白贞正，热爱士大夫，但是一毫也不曾别处拿取过，用节操、耿介、气量、勇敢处世行己。王莽末年，到处发生战争，宗族老弱在军营保卫的中间，孙堪经常奋力战斗，陷入敌阵，无地回避，多次遭受刀刃创伤，宗族依赖他得以保全，郡中的人都佩服他见义勇为的精神。

建武年间，孙堪在郡县任职。公正廉洁，把俸禄全部供给宾客，没有用来养育妻儿子女。等到他做长吏，到处都有良好的表现，受到吏民的敬仰。他喜爱去就分明。曾经任县令，在晋谒府衙时，趋步速度缓慢，门亭长谴责他的御吏，他就解下印绶而去，不赴官任。后来又任左冯翊，犯了对待下属促急的罪，被司隶校尉举奏罢官。几个月后，又征召他为侍御史，再升迁为尚书令。永平十一年，拜授光禄勋。

孙堪清白廉洁，敢于从政，屡次有直言，多被采用。十八年，他因病请求退休，拜授侍中骑都尉，死在官位上。孙堪的行为和周泽相似，所以京师号称“二稚”。

永平十二年，朝廷用周泽执行司徒的职务，像真司徒一样。周泽性格简阔，不重视威仪，稍微有失宰相的威望。几个月以后，再任太常。巡行之时，做到清洁；对待宗庙，能尽恭敬。周泽常常卧病在斋宫中，他的妻子哀怜他又老又病，到斋宫去探望，询问他的痛苦。他

大发雷霆，认为妻子干犯斋禁，于是捕送诏狱请罪。当代的人怀疑他奇异偏激，背离常理。当时的人给他作了几句话说："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十八年，拜授侍中骑都尉。后来屡次被尊为三老五更。建初年间退休，死在家里。

钟兴字次文，汝南汝阳人也。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邪？"兴曰："臣师丁恭。"于是复封恭，而兴遂固辞不受爵，卒于官。

甄宇字长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静少欲。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中，为州从事，征拜博士，稍迁太子少傅，卒于官。

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建初中，举孝廉，卒于梁相。子孙传学不绝。

楼望字次子，陈留雍丘人也。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建武中，赵节王栩闻其高名，遣使赍玉帛请以为师，望不受。后仕郡功曹。永平初，为侍中、越骑校尉，入讲省内。十六年，迁大司农。十八年，代周泽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着录九千余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举孝廉，迁海西令，卒于官。

钟兴字次文，是汝南郡汝阳县人。年少时跟从少府丁恭学习《严氏春秋》。丁恭推荐钟兴学业品行高明，光武帝召见他，用经义诘问，应答很明白。皇帝赞许他，拜授郎中，逐渐升迁为中郎将。诏令他订定《春秋章句》，删去重复，用它教授皇太子。又叫宗室诸侯跟随钟兴学习章句。封钟兴为关内候。钟兴自认为没有功劳，不敢接受爵位。皇帝说："先生教育太子及诸王侯，不是大功劳吗？"钟兴说："这是臣的老师丁恭的功劳。"皇帝于是再封丁恭，而钟兴竟坚持不受爵位，后死在官位上。

甄宇字长文，是北海国安丘县人。他性格清静，而少私欲。研习《严氏春秋》，教授的学生经常达到数百人。建武年间，他任州从事，征召拜授为博士，逐渐升迁为太子少傅，后死在官位上。

甄宇传学业于儿子甄普，甄普传儿子甄承。甄承更加勤学，不曾看顾过家事，讲授经常数百人。诸儒生因甄承三代传学业，没有不归向信服他的。建初年间，被推荐为孝廉，死在梁国相位上。子孙传授学业绵延不绝。

楼望字次子，是陈留郡雍丘县人。年少时学习《严氏春秋》。品行节操清白，在乡里被称道。建武年间，赵节王刘栩听到他的盛名，

派人送给珠玉缣帛请他做老师，楼望不肯接受。后来任郡功曹。永平初年，任侍中、越骑校尉，入宫禁内讲学。十六年，升迁大司农。十八年，代替周泽任太常。建初五年，因事贬为太中大夫，后来任左中郎将。他教授不知疲倦，世间称他为儒者的宗师，登记入册的学生有九千多人。年八十岁，永平十二年，死在官位上，门生会葬的有数千人，儒士家庭都认为荣耀。

程曾字秀升，是豫章郡南昌县人。在长安学习《严氏春秋》，历时十多年，回家讲授学业。会稽郡顾奉等数百人，经常在他门下。他著书百余篇，都是讲通《五经》的难义，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被推荐为孝廉，升迁海西县令，在官位上逝世。

> 张玄字君夏，河内河阳人也。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
> 玄初为县丞，尝以职事对府，不知官曹处，吏白门下责之。时右扶风琅邪徐业，亦大儒也，闻玄诸生，试引见之，与语，大惊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遂请上堂，难问极日。
>
> 后玄去官，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
>
> 李育字元春，扶风漆人也。少习《公羊春秋》。沉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记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州郡请召，育到，辄辞病去。
>
> 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张玄字君夏，是河内郡河阳县人。年少时学习《颜氏春秋》，同时通晓几家的学说。建武初年，被推荐为明经，补充弘农郡文学，升迁陈仓县丞。他性格清静，没有私欲，专心研究经书。当他讲解问题时，竟整天不吃饭。遇到深难的地方，立即给学生展开数家的说法，叫他们选择最合适的意义。众儒生都佩服他通晓得多，登记在册的学生达千余人。

张玄起初任县丞，曾经因职务所属的事到府衙汇报，不知道官曹所在，小吏报告首长责备他。当时右扶风琅邪县人徐业，也是大儒，听说张玄是在学的弟子，尝试着引见他，同他谈话，大为惊讶说：“今天相遇，真正解开我的愚昧了！”于是请他上堂，诘问论难整天。

后来张玄离开官位，被推荐为孝廉，拜授为郎。恰巧《颜氏》博

士出缺，张玄试策第一，拜授博士。过了几个月，诸生上书说张玄兼说《严氏》、《冥氏》，不应当专为《颜氏》博士。光武帝令他暂回官署，没来得及升迁，他就逝世了。

李育字元春，是右扶风漆县人。年少时研习《公羊春秋》。他深沉思考，集中精力，专心一致，广泛阅览书传，在太学时，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特别为同郡人班固所敬重。班固上书向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推荐他，从此京师的贵戚，争着前往和他结交。州郡请召他任职，李育到了以后，立即称病辞谢而去。

他经常避地教授，学生数百人。稍稍涉猎古文经学。曾经读《左氏传》，虽然喜欢它的文采，但说它没有得到圣人的深意，他认为前代陈元、范升之辈，轮流更替互相批评和指责，而多引用图谶，不根据道理的本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 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后拜博士。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
> 再迁尚书令。及马氏废，育坐为所举免归。岁余复征，再迁侍中，卒于官。
>
>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进退必以礼。
>
> 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话》，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
>
> 党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幸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
>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后改为虔，河南荥阳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举孝廉，稍迁，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

建初元年，李育由卫尉马廖推荐为方正，任议郎。后来拜为博士。四年，诏令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李育用《公羊》义驳诘贾逵，往返都有义理证明，最是通儒。

再升迁为尚书令。等到马氏废去，李育因为是马廖所举荐，被免官归家。经过一年多，再被征召，复升迁侍中，后在官位逝世。

何休字邵公，是任城国樊县人。父亲何豹，任少府。何休为人质朴，言事迟钝，而极有思考能力，精研《六经》，世儒没有赶得上他

的。他因是列卿的儿子被诏拜为郎中，这不是他所喜爱的，便托病辞去。他不在州、郡任职，去就一定以礼为准则。

太傅陈蕃征召他，参与议政事。陈蕃失败后，何休被废锢，于是作《春秋公羊解诂》，深入思考而不出门，历十七年。又解释《孝经》、《论语》、风角七分，都是经书、纬书中的典范篇章，不与拘于文字的人同一说法。又用《春秋》驳斥汉朝的事六百余条，深得《公羊》的本意。何休擅长历算，与他的老师博士羊弼，回溯述说李育的意思用来驳诘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

党禁解除，他又被司徒征召。群公表扬何休道术高明，应该在朝内侍奉，宠幸的臣子不喜欢他，于是拜他为议郎，屡次陈述忠言，再升谏议大夫。光和五年，他五十四岁，逝世。

服虔字子慎，最初名重，又名祇，后来改名为虔，是河南尹荥阳县人。年少时以清苦立志，入太学学习。有美好的才华，擅长撰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流行到如今。又用《左传》驳何休所驳汉朝的事六十条。被推荐为孝廉，逐渐升迁，中平末年，拜授九江太守。后被免官，遭遇动乱，成为流浪客，病死。他所著作的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共十多篇。

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欲归乡里，会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之曰："臣闻高祖创业，韩、彭之将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光武中兴，吴、耿佐命，范升、卫宏修述旧业，故能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陛下圣德钦明，同符二祖，劳谦厄运，三年乃讙。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王师电鸷，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综礼纪。窃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体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学，博通群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求之远近，少有畴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陈庭，黄能入寝，亥有二首，非夫洽闻者，莫识其端也。隽不疑定北阙之前，夏侯胜辩常阴之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今该实卓然比迹前列，间以父母老疾，弃官欲归，道路险塞，无由自致。猥使良才抱朴而逃，逾越山河，沉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傅说， 岂不烦哉？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书奏，诏即征还，拜议郎。以寿终。

颍容字子严，是陈国长平县人。学问渊博，通晓多种经书，长于《春秋左氏》，以太尉杨赐为师。郡里推荐他为孝廉，州里征召，公

车征召，他都不去。初平年间，在荆州避乱，聚集学生千余人。刘表叫他任武陵太守，他不肯起来。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字，于建安年间去世。

谢该字文仪，是南阳郡章陵县人。擅长《春秋左氏》，是当代有名的儒者，有学生数百千人。建安年间，河东郡人乐详列举了《左氏》中疑难不能通晓的数十处问题来问，谢该都给他解释说通，名叫《谢氏释》，流行在世间。

他做官任公车司马令，因父母年老，就托病离开官位。他想回家乡，恰巧荆州道路断绝，不能去。少府孔融上书推荐他说："臣听说高祖创建国家基业，是靠韩信、彭越等将帅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等儒者进说《诗》、《书》。光武中兴，是靠吴汉、耿弇辅佐他承天受命，范升、卫宏整理述作旧有的艺文事业，所以能够文武并用，成就长久之计。陛下圣德钦明，与二祖相同，遭逢厄运，勤谨谦虚，三年除服，才得欢喜。现在尚父像鹰一样奋扬，方叔像隼一样高飞，朝廷的军队像闪电般迅速，像鸷鸟般凶猛，一群群凶暴之徒，全被破灭净尽，才得有收藏弓箭，停息战争的局面，应当求得有名的儒者，统管礼仪法纪。臣私下看到前公车司马令谢该，身上有曾参、史鱼善良的性格，兼有卜商、言偃的文学，广泛通晓群经，阅览了古今史事，对人善于应付，遇事不至迷惑，行为特别清白，深好笃信圣人之道。到远近寻找，少有比得上他的人。至于巨骨出于吴地，隼集合在陈庭，黄能入于寝门，亥有二首之类的故事，不是那些知识丰富、见闻广博的人，是不会知道它们的端倪的。隽不疑在北阙前断定卫太子的真伪，夏侯胜凭常阴预知是有臣下谋上的征验，然后朝廷人士更加重视儒学。现在谢该特立不群，真可以和前面列举的人相比，近来因为父母又老又病，丢弃官职想归家侍养，由于道路险阻，没法子到达。如果随便让良才抱朴而逃，越山过河，沉沦在荆楚的地方，这是所谓往而不返的呀！以后的时间当再馈赠女乐来钓取由余，像武丁那样刻像去求得傅说，难道不烦劳吗？臣愚笨认为可以究问记录谢该的所在之处，召他回到朝廷来。楚人阻止孙卿离开楚国，汉朝追召匡衡于平原，都是尊重儒者，珍贵学术，可惜失贤呀。"书奏上皇帝，诏令立即征召谢该回朝廷，拜授议郎。后来他长寿而逝。

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

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也。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征辟并不就。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卒官。

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 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嬴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杨雄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谓“𫍲𫍲之学，各习其师”也。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建武年间，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替《左氏》设立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争论，皇帝没有决定，陈元上书给《左氏》辩护，于是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来群儒中的蔽塞顽固的人，多次在朝廷上向皇帝谏争。等到李封去世，光武坚持不听从众人的议论，因而不再设立。

许慎字叔重，是汝南郡召陵县人。性格淳朴厚实，年少时广泛学习经籍，马融经常推尊敬重他，当时人给他的话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任郡功曹，被推荐为孝廉，再升迁为洨县长。后在家去世。

起初，许慎以为《五经》传说褒贬不同，于是撰成《五经异议》，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都在世间流传。

蔡玄字叔陵，是汝南郡南顿县人。学问通明《五经》，学生经常上千人，登记入册的有一万六千人。朝廷征召，三个州、郡的征召，一齐不接受。顺帝特诏征召，拜授议郎，讲论《五经》异同，很合帝意。升迁侍中，出任弘农太守，后死在官位上。

评论说：从光武中年以后，战争逐渐平息，刘秀特别注重经学的研究，从此这种风气世代笃厚。那些穿着儒衣，称道先王，游学庠序，聚集在黉塾的人，大抵分布在国家疆域之内了。至于经生所居之处，就学的人不远万里而来；学舍暂时建立，挑着粮食前来学习的动不动就有成百上千人；那些有耆儒的名声，又行为高尚合于正义，开门接受学生的人，登记在册上的不下一万，都是专门相互传授效法，没有人错误杂乱。甚至有在王庭上分争，在私人里居结朋，章条繁多，穿崖入穴，寻求隐士，使他们符合于一家的学说。所以杨雄说：“现在的学者，不但做成华丽的藻饰，又从而刺绣他的大带和佩

巾。”这个书理专一无二，意义归于主旨，而学问精深博洽的人，没有谁或加迁移，所以学识渊博，贯通今古的人，鄙夷他们的固执，又是杨雄所说的“争辩不息的各家学说，各习其师”啊。并且试看凭考试优异成名，最终能够有大成就的人，大抵也不多，而迂腐凝滞到达这样的地步了。然而所谈的是仁义，所传的是圣法。所以人们认识君臣父子的纲纪，家庭知道改邪归正之路。

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

赞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分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原谁澄？

自桓帝、灵帝之间，君道偏邪不善，朝纲一天天衰败，国家的危机屡次显现，从中等智力以下的人，没有不审察其分崩离析的；而权力强的臣子，止息了他窥伺盗窃国家大业的阴谋；豪雄英俊的丈夫，屈服于卑陋浅薄的鄙生的议论，实由于人们诵读了先王经籍上的言论，臣下畏惧逆顺不同形势的缘故。至如张温、皇甫嵩一类人，本已有平定一半天下的功效，声名也传播到四海以外，一俯仰一转眼之间，就可以转移皇帝的基业，而他们还是鞠躬在昏主的下面，艰难窘困地听从随便的命令，解散军队，接受拘制，而没有反悔的心思。等到剥落屈折自然终结，人神气数穷尽，然后群英趁它的厄运，世代流传的功德结束了它的皇位。追寻衰败的所从招致，而能多经历一些年数的原因，难道不是这学校的功效吗？所以前辈老师留传典籍文章，褒扬勉励学者的功劳，深厚了，切要了。不遵循《春秋》的大义，以致竟与杀逆相比，应该会引起注意吧！

赞辞说：斯文没有衰颓，学者各自有所承袭。道路不同，流派有别。专通一门的众多家数，一齐兴起。有的研究精细深透，有的探讨粗疏浅略，领会自不相同，这就要从他们对经义的融通或隔阂来相验证。千载才出一个的圣人如果不能兴起，那么泉源由谁来澄清呢？

# 后汉书卷八十上

## 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时为御史大夫。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

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陈。昔般庚去奢，行俭于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时制都，不常厥邑。贤圣之虑，盖有优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绝。守国之势，同归异术：或弃去阻厄，务处平易；或据山带河，并吞六国；或富贵思归，不顾见袭；或掩空击虚，自蜀汉出；即日车驾，策由一卒；或知而不从，久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据。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时，顺斗极，排阊阖，入函谷，观厄于崤、黾，图险于陇、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觐园陵。悽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斻泾流。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邠郊。其岁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诏复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霸、浐，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覛平乐，仪建章。

杜笃字季雅，是京兆杜陵人。他的高祖父名延年，宣帝时任御史大夫。杜笃年轻时学问广博，不注意小节，乡人不以礼待他。住在美阳县，和美阳县令交游，多次私相嘱托，没有成功，对县令很怨恨。县令发怒，拘捕杜笃解送京师。恰巧大司马吴汉去世，光武帝诏令那些儒者替他写诔辞，杜笃在狱中作诔，文辞最好，皇帝赞美他，赏赐缯帛，免除刑罚。

杜笃认为关中有山河屏障，又是先帝的旧都，不应当另在洛邑改建，于是向皇上进呈《论都赋》说：

臣听说知道而再知道，这是重复知道。臣所想讲的话，陛下已经知道，所以只简略讲讲它的大概，不敢详备地陈述。从前盘庚为了除去奢侈，迁到亳邑去实行节俭。周成王隆盛的时候，在中原营建洛邑而不以为都城。根据所遇到的时期制定都城，而不是常把都城定在一处。贤者和圣人的考虑，大抵也有优劣；霸王和王者的资质，明智绝

不相同。守护国家的权力，目标相同，策略却不一样：有的抛弃险阻要害，一定要处在平坦的地方；有的占据山脉，依赖河流，并吞六国；有的富贵想归故乡，不顾易遭袭击的后患；有的掩袭他人的空虚，从蜀汉突出；有的一个兵卒献策，即日车驾进入都城；有的知道意见正确，却不依从，长久建都在贫瘠的土地上。臣不敢有所依据。私下看到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讽谏主上，臣真的羡慕他们，因此伏案作一篇书，名叫《论都》，敬谨一并封奏如左。

皇帝于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日，从洛邑登车，到西岳去巡视。推算自然气候，顺着北斗星和北极星所指示的方向，排开天门，进入函谷关，观察崤山和黾隘的险要，规度陇山、蜀山的险峻。这年三月丁酉日，行到了长安。经度营造宫室，哀伤怜悯旧日的京都，立即诏示京兆尹，命令右扶风，整洁身心，严肃致敬，去谒见先帝的陵园。悲凉地有怀念祖宗的心思，叹息着思虑诸藩国的兴隆。于是像天的旋转，像云的浮游，在渭水上架起浮桥，北面用船渡过泾流。千辆兵车平行排阵，万个骑兵骈比罗列，布陈在岐山、梁山之间，东面绝流而横渡大河。在后土祠祭祀了地祇，在郃地的郊外祭祀了天神。这年四月，回到洛都。第二年，有诏令修复函谷关，在长安建筑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修理东都城门，建造泾水、渭水的桥梁。到处修缮离观，东面到达霸水、浐水，西边遥望昆明池，北边登上长平坂，察看龙首山，巡视未央宫，观看平乐观，向往建章宫。

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客有为笃言：“彼埳井之潢污， 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潽 ，曷足以居乎万乘哉？咸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廱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 以喻客意。 曰：

昔在强秦，爰初开畔，霸自岐、廱，国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乱。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蹈沧海，跨昆仑，奋彗光，埽项军，遂济人难，荡涤于泗、沂。刘敬建策，初都长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节俭，侧身行仁，食不二味，衣无异采，赈人以农桑，率下以约己，曼丽之容不悦于目，郑卫之声不过于耳，佞邪之臣不列于朝，巧伪之物不鬻于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几措。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后嗣。

这时山东人士一致狐疑，以为圣朝将迁往西都，恐怕关门把山东反拒于关外了。有客人向杜笃说：“那废井里积滞的小水，本不能容纳吞舟的大鱼；并且小小的洛邑，怎么能够用来居住拥有万乘的皇帝呢？咸阳是守卫国家利器的地方，不可以长久空虚，以启示奸民。”杜笃对于客人的话很不以为然，因而给客人叙述大汉的兴隆，世代据有雍州的利益，而今因为国家还没有闲暇，以告喻客人的意思。说：

从前在强秦的时候，初开疆界，从岐邑、雍县开始称霸，国家富

裕，民人丰饶，终于兼并六国，像夏桀一样暴虐作乱。上天命令圣人，把大汉托付给他。大汉开创基业，高祖有大功劳，手斩白蛇，头聚云气，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剑而大声呵斥暴秦，涉蹈沧海，跨越昆仑山，借着彗星的光亮，横扫项羽的军队，终于振救民人的苦难，涤荡泗水、沂水旁边的彭城。刘敬献策，初在长安建都。太宗继承正流，以文德守业。亲自履行节俭，戒慎恐惧地施行仁政，吃的菜肴不超过两种味道，穿的衣服没有不同寻常的文采，用农桑赈济民人，率领下属约束自己，不让美丽的容色悦目，不让郑卫的声音过耳，不让邪佞的臣子列于朝廷，不让伪劣的物品上市出售，所以能够做到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而刑罚几乎措置不用。富庶展延到孝景帝，功绩流传到后代子孙。

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票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阬岸，获昆弥，虏徼侲，驱骡驴，驭宛马，鞭駃騠。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候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氐、僰，寥狼邛、莋。东攡乌桓，蹂辚涉貊。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蜂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盛，世藉靡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皆莫能迁于靡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已来，无兹著明。

这时武帝凭借他的余财和府库所藏的金帛，开始有图谋远方、开拓疆土的意思，寻找冒顿的罪过，报复平城的仇恨。于是命令骠骑将军，又经常委任卫青，勇士像雄鹰般奋扬，军队像流星般迅疾。深入匈奴腹地，割裂匈奴王庭，席卷沙漠以北的地方，叩马衔勒于祁连山，横分匈奴为南北单于，屠杀和割裂众多少数民族。烧毁毛织品制成的帐幕，捆缚单于的妻子，燔烧康居国，将他们的珍奇物品化为灰烬，椎击冒顿的响箭，注视匈奴的藩王，奔驰在山谷中，捕获乌孙王昆弥，俘虏徼侲国首领，驱驰骡驴，驾驭宛马，鞭策駃騠。开拓万里国土，声威远震八荒。于是开始设置四郡，据敦煌守卫。兼并西域，设置属国都尉，以敦煌一郡，率领西方。在边远的北地，设立边防哨所；又建护羌校尉，以主管西羌。捶击驱逐氐族、僰族，打击骚扰的邛族、莋族。东方消灭乌桓，蹂躏涉貊，南方捆缚钩町，渡海诛灭强大的南越。残余的夷族用彩色文饰身体，海水泡沫像血一样绯红。在日南设置郡县，接近朱崖。既有都尉东南的会稽，又兼有黄支国。牵引缓耳，连琐雕题，摧折天督国，牵挽大象和犀牛，椎击蚌

蛤，碾碎琉璃，剥取瑁甲，残杀觜觿。于是同穴、裘褐的地域，共川、鼻饮的国家，没有不肉袒、赤脚而来稽颡请罪，失气投降，像奴隶一样俯伏的。要不是这大汉的隆盛，世代凭借雍州土地的富饶，得到驾驭国外、治理国内的策略和手段，怎么能够获致这样大的功绩呢？所以创业于高祖，接续传给惠帝，文德兴隆于太宗，货财富饶于景帝，声威壮盛于武帝，政治施行于宣、元，奢侈至极于成、哀，国祚残缺于平帝。传位十一代，历时三百年，文德衰乱而再盈满，圣道衰微而再彰明，都没有人能迁离雍州而背弃咸阳。宫室寝庙，与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以思念，可以荣耀，自伏羲、神农以来，没有这样昭著而光明的。

> 夫廱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畅。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枏檀柘，蔬果成实。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田田相如，鐇钁株林。火耕流种，功浅得深。既有蓄积，厄塞四临：西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嵚岩。关函守峣，山东道穷；置列汧、陇，廱偃西戎；拒守褒斜，岭南不通；杜口绝津，朔方无从。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朔南暨声，诸夏是和。城池百尺，厄塞要害。关梁之险，多所衿带。一卒举礧，千夫沉滞；一人奋戟，三军沮败。地势便利，介胄剽悍，可与守近，利以攻远。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为赡腴。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
> 逮及亡新，时汉之衰，偷忍渊囿，篡器慢违，徒以势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诛自京师。天畀更始，不能引维，慢藏招寇，复致赤眉。海内云扰，诸夏灭微；群龙并战，未知是非。于时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助于灵祇。立号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臣，运筹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师之攸向，无不靡披。盖夫燔鱼钊蛇，莫之方斯。大呼山东，响动流沙。要龙渊，首镆铘，命腾太白，亲发狼、弧，南禽公孙，北背强胡，西平陇、冀，东据洛都。乃廓平帝宇，济蒸人于涂炭，成兆庶之亹亹，遂兴复乎大汉。

雍州本是帝皇所以孕育的基业，是霸王所以扩大功绩，战斗之士所以迎击困难的地方哩。根据《禹贡》的记载，这里的田土是上上等的。肥沃的田野，一望千里，广平、低湿的土地，满眼都是。保证种植五谷桑麻，都能滋长茂盛。近边依据南山，又以泾水，渭水为带，号称陆海之地，萌生万物。楩、楠、檀、柘之类的木材，蔬菜果实之类的食物，都很丰饶。田间沟渠，有的润泽，有的淤塞，水泉灌溉，低湿之地，成为河流，粳稻生长畅茂。这里土地的肥沃，一亩价值一斤黄金。所有的田都是一样肥美，用铲锄去林木的株蘖，火耕流种，用的工夫不多，获得的收成却很丰厚。既有蓄积，四方又面临险要之地：西面披着陇山、蜀山，南面通往汉中，北面扼据谷口，东面为嵚

岩阻塞。封闭函谷关，守住峣关，山东的道路就穷尽了；陈列汧山、陇山，壅遏了西戎；抵拒和守卫褒斜，岭南便不能相通；堵塞谷口，断绝黄河的津渡，朔方无从来到。鸿沟、渭河的水，径直流人黄河；万艘大船转运漕粮，都能相过；东方沧海在这里总聚，西方沙漠以这里为纲领；北方南方都到达了声威，王室所分封的诸国也协和一致。城池高达百尺，成为阨塞要害。关门和津梁的险要之地，多如衣服的襟带。一兵举起礌，千夫不得前进；一人奋力使戟，三军必然失败。地势便利，兵士轻疾勇猛，可与他们坚守近处，也利于与他们攻取远方。兵士易于保住，而不致投降。大舜开始划分十二州，雍州最为丰饶肥美。使用霸道就兼并六国，先行占据就功绩不同；修文德就资财富衍，行武事就士卒邀功；行善政就教化至上，篡夺叛逆则难诛戮；进攻就百战进胜，退守就游刃有余：这本是帝王的深苑，而守卫国家的利器啊！

等到新莽，是汉朝衰微的时候，盗窃关中，篡夺神器，傲慢邪恶，仅仅因为形势方便，没有遇到突然的危险。借给王莽十八年时间，他才在京师被人诛戮。上天给予更始，更始不能把持纲维，无异储藏财物，守掌不谨，招致寇盗，因而复给予赤眉。国家以内，纷乱如云，各分封的诸国，有的灭亡，有的衰微，群龙混战，不知道谁是受命天子。在这个时候，光武圣帝显赫盛大地伸张天威。负荷天人的符命，兼有非常的资质。受命于天帝，又得到灵祇的帮助。在高邑建立帝号，举起旗帜，向四方挥动。为首划策的臣子，筹谋多出奇计；似虎怒吼的军队，像虎、螭般勇猛。部队所向，没有不像草木随风倒伏似的。大抵那烧鱼、斩蛇的旧事，莫能与这相比拟。在山东大喊，声响震动沙漠。腰挂龙渊剑，前头竖着大戟，命令太白将军奔驰，又亲自发动天狼与弧等野将。南方捉住公孙述，北方使强胡背道而逃，西方平定陇、冀，东方盘踞洛都。于是肃清皇帝所治理的宇县，赈济百姓于灾难困苦当中，助成兆庶的勤勉不倦，最终兴复了大汉。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忿葭萌之不柔，未遑于论都而遗思廱州也。方躬劳圣思， 以率海内，厉抚名将，略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镰 锅 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上犹谦让而不伐勤。意以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国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时风显宣。徒垂意于持平守实，务在爱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而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

现在天下刚刚平定，战争的勤劳才减少了，而主上正在忧虑边境的安全，忿怒远民的不顺，没有闲工夫议论京都而留思雍州呀。正亲劳主上的圣思，以统率全国，振奋并抚慰名将，在边疆之外略取土

地，用征伐伸张威信，在边远地区展示武力。至于文身、鼻饮、缓耳的君主，椎髻、左衽、鐻鍝鍝的首领，东南风俗不同、不受羁縻的国家，西北绝远地域、难于制驯的部落，无不辗转翻译语言前来进贡，请求做藩属的臣子。主上还是谦虚逊让，而不夸耀勤劳。料想主上认为得到无用的敌虏，不如安定有益的众民；略取荒远的土地，不如保护种植五谷的渊薮；远去拯救已亡的邦国，不如就近保存自己已存在的国家呢。如今皇上亲自修养道德，吐恩惠，含仁慈，百姓普遍沾足深恩，感受教化。主上只注意于坚持平正，务守实际，致力于爱育人民，如果是对王政有利的意见，圣主就采纳它。为什么呢？事物没有受抑制而不贬损，天道没有极隆盛而不转移，太阳到了当顶就要西偏，月亮到达盈圆就要亏缺，所以存在不要忘记灭亡，平安不要讳言危险，虽然有仁义，还是要设置城池啊！

客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

笃后仕郡文学掾，以目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

笃之外高祖破羌将军辛武贤，以武略称。笃常叹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于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

女弟适扶风马氏。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射姑山。

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

子硕，豪侠，以货殖闻。

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建武中，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

初，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

夏恭字敬公，梁国蒙人也。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王莽末，盗贼从横，攻没郡县，恭以恩信为众所附，拥兵固守，独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迁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欢心。

客人以为利器不可长久空虚，而皇上也不忘记西都，那就何必前去小小的洛邑呢？

杜笃后来任郡文学掾，因为有眼病，二十多年不曾进窥京师。

杜笃的外高祖父破羌将军辛武贤，凭武略著名。杜笃常叹息道：“杜氏文明，擅长政治，而杜笃不胜任为吏；辛氏执义，整治武备，而杜笃又对事怯懦。外内五代，到杜笃就衰落了！”

杜笃的妹妹嫁给扶风马氏。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进击西羌，请杜笃担任从事中郎，杜笃在射姑山战死。

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共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

儿子杜硕，豪爽任侠，以经商著名。

王隆字文山，是冯翊云阳人。王莽时，凭父亲的关系被任为郎，后来在河西避难，窦融任命他为左护军。建武年间，王隆任新汲县令。善于写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共二十六篇。

起初，王莽末年，沛国史岑的儿子史孝也以文章著名，王莽叫他任谒者，著颂、诔、《复神》、《说疾》共四篇。

夏恭字敬公，是梁国蒙人。研习《韩诗》、《孟氏易》，受业门徒经常有千余人。王莽末年盗贼恣肆横行，攻灭郡县，夏恭凭恩信为群众所归附，聚兵固守，独保安全。光武帝登位，赞赏他忠诚而果断，召拜为郎中，再升任太山郡的都尉。夏恭和协安抚百姓，很得光武帝的欢心。

恭善为文，著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诸儒共谥曰宣明君。

子牙，少习家业，著赋、颂、赞、诔凡四十篇。举孝廉，早卒，乡人号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

咨尔庶士，追时斯勖。日月逾迈，岂云旋复！哀我经营，旅力靡及。在兹弱冠，靡所庶立。

于赫我祖，显于殷国。二迹阿衡，克光其则。武丁兴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万邦是纪。奕世载德，迄我显考。保膺淑懿，缵修其道。汉之中叶，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勋绪。

伊余小子，秽陋靡逮。惧我世烈，自兹以坠。谁能革浊，清我濯溉？谁能昭暗，启我童昧？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爰率朋友，寻此旧则。契阔夙夜，庶不懈忒。

秩秩大猷，纪纲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测。农夫不怠，越有黍稷，谁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败业，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则罔所极。二志靡成，聿劳我心。如彼兼听，则溷于音。

於戏君子，无恒自逸。徂年如流，鲜兹暇日。行迈屡税，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夏恭擅长写文章，著赋、颂、诗、《励学》共二十篇。四十九岁时，在官位上去世，众多儒生共同给他定谥号为“宣明君”。

儿子夏牙，年轻时研习家业，著赋、颂、赞、诔共四十篇。被推荐为孝廉，早死，乡人称他为“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是扶风茂陵人。年轻时学问广博。永平年间，在平

陵学习章句，就此写作《迪志诗》说：

唉，你们众多之士，要及时勉励。时光过往，难道说会再回来！可哀我筹划营谋的仁义之道，尽管献力，还未能及。在这二十岁左右的年龄，不驰外骛，庶几成立。

啊！光明呀我的祖宗！显贵在殷国。第二次追踪阿衡，能够光大他的法则。武丁振兴商朝，惟尊敬美士。于是美士做他的股肱，万邦得到治理。一代接着一代重视道德，到达我的显考，继续修养保膺淑懿的美德。汉代的中叶，德高望重的贤人，按次第叙录功劳。叙述那个殷宗用傅说的事，传承光大他的前辈的事业。

伊我小子，污浊丑陋，赶不上先人。害怕我世世代代的功业，从此坠落。有谁能够革除浑浊，用清泉洗涤我的污垢？有谁能够使黑暗变成光明，启迪我的年幼无知？先人留有教训，讯问我，告诫我。用善事教训我，用博学要求我。于是率领朋友，寻求这个旧的法则。早晚勤苦，庶几不致懈怠差忒。

美好的大道，总领众法。如果不勤勉，道就不能昭明。如果不专一，事就不可预测。农夫不懈怠，才会有黍稷；谁人说作业，在家闲居能成功？做事不专一，一定会失败，还要损害自己的精力。巡行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一定不知所终极。志向不专一，便会事不成功，徒然烦劳我心。比如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只会混乱声音。

哎呀君子，不要让自己常常安逸。年岁像水流，少有这样的暇日。行路的人，屡屡脱驾停止，怎能达到目的地？必须早晚黾勉从事，始终如一。

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及马氏败，免官归。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

毅早卒，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

黄香字文疆，江夏安陆人也。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香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香后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

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后召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郎，数陈得失，赏赉增加。常独止宿台上，昼夜不离省闼，帝闻善之。

傅毅因显宗不谒求贤才，儒士多半隐居，所以作《七激》进行讽刺。

建初年间，肃宗广召文学之士，以傅毅为兰台令史，拜为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同主持校书工作。傅毅追忆赞美明帝的功德最盛，却没有建立庙颂，于是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上奏皇帝，由此他的文雅在朝廷里著名起来。

车骑将军马防，是尊贵的外戚，请傅毅担任军司马，用师友的礼节对待他。等到马氏失败，傅毅被免官回家。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又请傅毅任主记室，崔骃任主簿。等到窦宪升迁为大将军，再以傅毅任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的鼎盛，在当世首屈一指。

傅毅早死，著有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共二十八篇。

黄香字文疆，是江夏郡安陆县人。九岁时，失去母亲，因为思慕而至瘦弱萎靡，几乎不能终结丧服，乡里的人称赞他为至孝。十二岁时，太守刘护听说后征召他，试充门下孝子，很被爱敬。香家贫穷，没有奴仆姬妾，亲自执行辛苦的勤务，尽心奉养亲长。于是广泛学习经典，究穷精通道德学术，善写文章，京师号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起初被拜为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令黄香往东观，读他所不曾见过的书。黄香后来休假，等到返回京师，正赶上千乘王举行冠礼，皇帝在中山王邸会见，于是诏黄香到殿下，看着黄香对诸王说：“这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呢。”左右的人对他莫不改变本来的看法。后来召黄香往安福殿谈论政事，拜为尚书郎，多次陈述得失，赏赐增加。黄香经常独自在尚书台夜宿，昼夜不离宫禁，皇帝听说后赞美他。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满当迁，和帝留，增秩。六年，累迁尚书令。后以为东郡太守，香上疏让曰：“臣江淮孤贱，愚蒙小生，经学行能，无可筭录。遭值太平，先人余福，得以弱冠特蒙征用，连阶累任，遂极台阁。讫无纤介称，报恩效死，诚不意悟，卒被非望，显拜近郡，尊位千里。　臣闻量能授官，则职无废事；因劳施爵，则贤愚得宜。　臣香小丑，少为诸生，典郡从政，固非所堪，诚恐蒙顿，孤忝圣恩。又惟机密端首，至为尊要，复非臣香所当久奉。承诏惊惶，不知所裁。　臣香年在方刚，适可驱使。愿乞余恩，留备冗官，赐以督责小职，任之宫台烦事，以毕臣香蝼蚁小志，诚瞑目至愿，土灰极荣。”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是后遂管枢机，甚见亲重，而香亦祇勤物务，忧公如家。

十二年，东平清河奏讹 言卿仲辽等，所连及且千人。香科别据奏，全活甚众。每郡国疑罪，辄务求轻科，爱惜人命，每存忧济。又晓习边事，均量军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数加恩赏，疾病存问，赐医药。在位多所荐达，宠遇甚盛，议者讥其过幸。

延平元年，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时被水年饥，乃分奉禄及所得赏赐班赡贫者，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助官禀贷，荒民获全。后坐水潦事免，数月，卒于家。

永元四年，拜为左丞，事功已满，应当升迁，和帝留他，增加俸禄。六年，连续升迁至尚书令。后来叫他做东郡太守，黄香上疏谦让说：“臣是江淮孤苦卑贱、愚昧无知的小生，经学、品行、能力，没有可以算数录用的地方。遭遇太平盛世，加以先人的余福，得以在弱冠之年特蒙征用，连续升迁任命，于是高至台阁，至今没有微小的成绩可以称道，来报恩效死，真没有想到会获得意外的希望，显耀地拜守近郊的大郡而位尊千里。臣听说量度能力授予官职，那么职务就没有荒废的事；凭劳绩施行爵禄，那么贤愚就各得其宜。臣黄香是地位低贱的人，少年时是在学的生员，主掌一郡，从事政治，本不胜任，诚恐因为愚蒙而造成窘迫受挫，孤负和忝辱圣恩。又考虑到尚书令是机密的端首，最为尊贵而重要，也不是臣黄香所应当长久占据着的。承受诏命，十分惊惶，不知怎么决定。臣黄香正当年壮之时，恰好可供驱使。愿乞求余恩，留作备用的冗官，赐以督察责罚的小职务，担当宫台的琐事，以完毕臣黄香的蝼蚁小志，真是瞑目的最大愿望，坟土和骨灰的极大光荣。”皇帝也爱惜黄香干练的办事才能，长期熟悉旧例，再留为尚书令，增加俸禄到二千石，赐钱三十万。此后就掌管枢机，很被亲近和重视，而黄香也恭敬勤勉地办理事务，忧虑公事如同家事一样。

永元十二年，东平、清河两郡上奏制造妖言的卿仲辽等人，被牵连的将近千人。黄香据奏分别程度等级，被保全活命的人很多。每次遇到郡、国可疑的罪案，就必求从轻判罪，爱惜人命，每每存在忧世济民的思想。又通晓、熟悉边疆的事，公平量度军事、政治，都得到事理的合宜。皇帝知道他精明勤勉，屡次加以恩赏，有疾病就慰问，赐给医药。在位时有许多人被推荐而显达，受宠遇很盛，议论的人讥讽他过于受宠幸。

延平元年，升迁为魏郡太守。郡里原有内外园田，经常与人分种，每年收谷数千斛。黄香说：“《田令》规定‘商者不农’，《王制》说‘仕者不耕’，伐冰食禄的人，不同百姓争利。”于是都把它给人，规定赋税，叫他们耕种。当时遭受水灾，年成不熟，他就将自己的俸禄及所得的赏赐分发补足贫困的人，于是丰富的人家各拿出义谷，帮助

官府赐人以谷或贷人以谷，灾民获得保全。后来因水灾被免官，过了数月，死在家里。

所著赋、笺、奏、书、令凡五篇。子琼，自有传。

刘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夺爵。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

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

苏顺，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间以才学见称。好养生术，隐处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于官。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

时三辅多士，扶风曹众伯师亦有才学，著诔、书、论四篇。

又有曹朔，不知何许人，作《汉颂》四篇。

所著赋、笺、奏、书、令共五篇。儿子黄琼，自己有传。

刘毅，是北海敬王的儿子。起初封为平望侯，永元年间，坐事被夺去爵位。刘毅年少时有文辩的名声，元初元年，上奏《汉德论》及《宪论》十二篇。当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同上书称赞它的美好，安帝表彰他，赏赐钱三万，拜为议郎。

李尤字伯仁，是广汉雒县人。年少时以文章著名。和帝时，侍中贾逵推荐李尤有相如、杨雄的风采，召往东观，受诏命作赋，拜为兰台令史。逐渐升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命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人共同修撰《汉记》。后来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李尤上书谏争。顺帝即位，升迁为乐安王相。八十三岁时去世。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共二十八篇。

李尤同郡的李胜，也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

苏顺字孝山，是京兆霸陵人。在和帝、安帝年间，凭才学被人称道。爱好养生术，隐居求道。晚年才出仕，被任为郎中，死在官位上。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共十六篇。

当时三辅地区多有士人，扶风曹众伯师也有才学，著诔、书、论四篇。

又有曹朔，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作《汉颂》四篇。

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也。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

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已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

葛龚字元甫，梁国宁陵人也。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性慷慨壮烈，勇力过人。安帝永初中，举孝廉，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荡阴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举茂才，为临汾令。居二县，皆有称绩。著文、赋、碑、诔、书记凡十二篇。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 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

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人，济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初举孝廉，为郎。河南尹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辞曰：

刘珍字秋孙，又名宝，是南阳郡蔡阳县人。年少时爱好学习。永初年间，被任命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令他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所藏的《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漏错误，审定校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刘珍与刘騊駼写作建武以来的名臣传，升迁为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为宗正。第二年，转任卫尉，死在官位。著诔、颂、连珠共七篇。又著《释名》三十篇，以辨明万物的称号。

葛龚字元甫，是梁国宁陵人。和帝时，因擅长写文记而知名。性格慷慨壮烈，勇力超过一般人。安帝永初年间，被推荐为孝廉，任太官丞，上陈便国利民的四件事，拜为荡阴县令。太尉府征召，称病不就。州推荐为茂才，拜为临汾县令。治理这两个县都有可称道的政绩。著文、赋、碑、诔、书记共十二篇。

王逸字叔师，是南郡宜城人。元初年间，被推荐为上计吏，任校书郎。顺帝时，任侍中。著《楚辞章句》，在世间流行。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共二十一篇。又作《汉诗》一百二十三篇。

儿子王延寿，字文考，有杰出的文才。年少时游历鲁国，作《灵光殿赋》。后来蔡邕也作此赋，还没有成功，等到看见延寿的作品，认为它很特异，就停笔作罢。延寿曾经有过一个怪异的梦，很厌恶它，于是作《梦赋》以振奋自己。后来溺水而死，当时才二十余岁。

崔琦字子玮，是涿郡安平人，为济北王相崔瑗的宗族。年少时游学京师，凭文章广博通畅著名。起初被推荐为孝廉，任郎官。河南尹

梁冀听到他的才能，请与相交为友。梁冀行为多不守法，崔琦屡次引古今成败的事迹来告诫，梁冀都不接受。于是作《外戚箴》。它的文辞说：

> 赫赫外戚，华宠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兴三母，有莘崇汤。宣王晏起，姜后脱簪。齐桓好乐，卫姬不音。皆辅主以礼，扶君以仁，达才进善，以义济身。
>
> 爰暨末叶，渐已颓亏。贯鱼不叙，九御差池。晋国之难，祸起于丽。惟家之索，牝鸡之晨。专权擅爱，显己蔽人。陵长间旧，圮剥至亲。并后匹嫡，淫女毙陈。匪贤是上，番为司徒。荷爵负乘，采食名都。诗人是刺，德用不忧。暴辛惑妇，拒谏自孤。蝠蛇其心，纵毒不辜。诸父是杀，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谋鬼图。 甲子昧爽，身首分离。初为天子，后为人螭。
>
> 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褒姒毙周，妲己亡殷，赵灵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鸩子，身乃罹废。
>
> 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 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势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
> 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风。梁冀见之，呼琦问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岂独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过乎？”琦对曰：“昔管仲相齐，乐闻讥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吏。今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公，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冀无以对，因遣琦归。

显赫盛大的外戚，受光华炽盛的宠幸。从前帝舜的时候，娥皇女英的懿德隆高。周朝的兴起有赖于三母，有莘氏女辅佐尊崇商汤。周宣王早晨晚起，姜后脱簪待罪。齐桓公好俗乐，卫姬不听郑、卫之音。她们都用礼制辅佐主上，用仁德扶助君王，使成为通达之才，进入至善的境地，用义成就自身的行为。

到达末世，慢慢已经颓亏。九嫔参差不齐，好像贯鱼没有次序。晋国的祸难，起于丽姬。母鸡报晓，家庭一定败尽。独揽大权，专擅宠爱；彰显自己，遮蔽别人；欺陵长上，离间旧臣，毁损最亲的人。内宠的妃子，与皇后并列；妃妾的儿子，与嫡子匹敌。淫乱的女人夏姬，使陈国灭亡。幽王淫色不尚贤，以番为司徒。担任官爵，占居君子的位置，将有名的都邑作为自己的采邑。所以诗人讽刺他德行不大。暴虐的商纣，被妇人所惑，拒绝规谏，孤立自己。他的心像蝮蛇一样，施毒给无罪的人。杀他的诸父，刳孕妇的肚腹。天发怒，地生忿，人谋他，鬼图他。甲子拂晓，首身分离。起初是天子，后来变成人螭。

不但沉溺于色的国君如此，母后更是这样。不能用礼法相率领，

而是争相以擅权相奖励。先笑后哭，终于受侮辱，遭残杀。家国灭绝了，宗庙燔烧了。妹喜使夏朝灭亡，褒姒使周朝灭亡，妲己使殷朝灭亡，赵武灵王死于沙丘宫。戚姬成为人豕，吕氏一族因而覆败。陈皇后迷信巫蛊，终于死在宫外。霍皇后想毒杀太子，自己反而遭废黜。

所以说：不要认为自己高贵，天将摧折你；不要依靠常美好，颜色有凋谢的时候；不要依靠常见宠幸，宠爱有衰损的时候；不要说自己有能耐，天与人会要反对你。祸患生于不修德行，致福要谨慎事机。太阳不是常在当顶，月亮盈满就会有亏缺。行道的人稳固，杖势的人危险。微臣主管忧愁，敢于在此告诉您。

崔琦因言语不为皇帝听从，感到失意，再作《白鹄赋》进行讽刺。梁冀看到赋，喊崔琦问道："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如此，难道仅仅是我们的过失，你为什么这样刺激过度呢？"崔琦答道："从前管仲做齐国宰相，乐意听从婉言规劝的话；萧何辅佐汉朝，就设置书写过失的官吏。如今将军历代台辅，责任与伊尹、周公齐等，但没有听到德政，百姓如同生活在烂泥和炭火的中间，不能够结交容纳贞正贤良的人才，以挽救祸患败坏，反而再想钳塞士人的口舌，蒙蔽主上的圣听，将要使天地改变颜色，马鹿更换形状吗？"梁冀没有话回答，便打发崔琦回家乡了。

> 后除为临济长，不敢之职，解印绶去。冀遂令刺客阴求杀之。客见琦耕于陌上，怀书一卷，息辄偃而咏之。客哀其志，以实告琦，曰："将军令吾要子，今见君贤者，情怀忍忍，可亟自逃，吾亦于此亡矣。"琦得脱走，冀后竟捕杀之。
>
> 所著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
> 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 出何典记？"嘲者大惭。韶之才捷皆此类也。
>
> 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官。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

后来授任崔琦为临济县长，崔琦不敢到职，解下印绶而去。梁冀就派刺客暗中寻求杀死他。刺客看见崔琦在田间耕种，怀藏书籍一卷，休息时就偃卧而读。刺客哀怜他的志向，心中不忍加害，把实情告诉他，说："将军命令我邀杀你，现在见到你是位有贤德的人，心里不忍下手，你可赶快逃走，我也在此逃亡了。"崔琦脱身急走，梁冀后来终于拘捕杀害了他。

崔琦著作的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总共十五篇。

边韶字孝先，是陈留浚仪人。凭文章出名，教授弟子数百人。边韶能言善辩，曾经在白天和衣而睡，弟子私下嘲笑他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暗中听到了，即时回答说：“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填。但欲眠，思经事，睡着的时候梦中同周公相通，醒着的时候想法同孔子一样，拜其为师而嘲讽老师，出自哪一部典籍？”嘲笑的人大为惭愧。边韶的才华敏捷，都是这样一类的。

桓帝时，边韶担任临颍侯相，被征召授予太中大夫，在东观写作。又调任北地太守，后来入朝担任尚书令。以后担任陈国相，在任上去世。他所著的诗、颂、碑、铭、书、策一共有十五篇。

# 后汉书卷八十下

## 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张升字彦真，陈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孙也。升少好学，　多关览，而任情不羁。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结，不问穷贱；如乖其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常叹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有知我，虽胡越可亲；苟不相识，从物何益？”

仕郡为纲纪，　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赇者，即论杀之。或讥升守领一时，何足趋明威戮乎？对曰：“昔仲尼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君子仕不为己，职思其忧，岂以久近而异其度哉？”遇党锢去官，后竟见诛，年四十九。

著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也。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贻书谢恩曰：

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传称其仁；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世著其神。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则结绝之气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车軨　，针石运乎手爪。今所赖者，非直车軨　之糒脯，手爪之针石也。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一篇。其辞曰：

张升字彦真，是陈留郡尉氏县人，富平侯张放的孙子。张升年少时爱好学习，阅览涉猎的书籍多，但放任性情，不受拘束。对那些意气相投合的人，他就敬佩爱慕地结交，而不问对方的贫穷卑贱；如果同自己的志趣和爱好相乖违，虽是王公大人，也始终不肯枉屈相跟随。常常叹息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如果有人知我，纵然像胡、越那样关系疏远，也可以相亲近；如果不相知，屈从外物，有什么益处呢？”

在郡里做官任主簿，因有能力，出任代理外黄县令。县吏有收受贿赂的，就判处死刑。有人讥刺他只是代理县令一段时间，哪里够格显示威风杀人呢？张升回答道：“从前孔子在短暂时间里担任宰相，诛杀齐国的侏儒，手和足从不同的门拖出去，所以能够凭威力震慑强国，使它返还侵占的土地。君子出来做官不是为了自己，主要是思虑国家的忧患，难道因为久暂远近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法度吗？”张升遭遇党锢之祸，离去官职，后终被杀，年龄四十九岁。

著作赋、诔、颂、碑、书，总计六十篇。

赵壹字元叔，是汉阳郡西县人。体貌魁梧，身高九尺，美胡须，长眉毛，望着很英伟。而他凭借才华傲慢自大，受乡里人排斥，于是作《解摈》。后来屡次抵偿罪责，几乎达到死，赖友人援救才得免死。赵壹于是奉书谢恩说：

从前原大夫救助桑树下快要绝气的饥饿人，书传称赞他的仁；秦越人救活虢太子的结脉，世间称他医术的神。假设从前这二人不遇到仁者和神医，那么快要绝气者和结脉者就要断气了。然而干饭和干肉靠从车箱里取出，针石赖手爪运用。现在所依赖的不只是车箱里的干饭、干肉，手爪中的针石呀。而是由北斗星、北极星收它，还给司命，使干皮再含血，枯骨再长肉，确实是所谓遭仁遇神，真应该记述而著明它。我害怕禁令，不敢明显地说，私下作《穷鸟赋》一篇。它的文辞说：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罼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

又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曰：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媽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有一只穷鸟，在原野上收敛翅膀。上面张着罗网，下面设有机关陷阱，前面看见苍隼来击，后面又看见驱逐的人，丝缴和弹丸张在右方，羿子张满弓弩在左方，飞行的弹丸，急速的箭矢，交相聚集于我。想飞飞不得，想叫也不可，举头怕触网，动足怕坠落。内心独自恐惧和焦急，忽而寒冷如冰，忽而炎热似火。幸赖大贤人，怜我悯我，从前在南方救济我，于今又在西方振拔我。鸟儿虽然愚顽，还记得关怀周到的恩情。对内用来书写我心，对外用来告诉上天。天呀，降福于贤人，让他们长寿，让他们的子子孙孙，晋公封侯。

又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展他的怨恨和愤慨。说：

五帝的礼各不相同，三代的乐又各不相同，数尽就自然变化，不是故意互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的混乱，赏罚难道足以惩时代的清浊？春秋是祸败的开始，战国更增加了它的毒害。秦、汉不会比以前好，却更增加了百姓的怨恨和痛苦。当政者难道会考虑生民的性命，只有利己以自足。

现在，作伪的情况有上万种。佞谄的风气一天天炽盛，刚强制胜之道已经消亡。舔痔的人结驷连骑，端方正直的人却徒步而行。恭敬从命地对待有名势的人，花言巧语地逢迎地方的豪强。骄傲而违反世俗，立刻招致咎殃。迅速而恐惧地随处求物，就会一天天富庶，一月月昌盛起来，浑浑然同是迷惑，什么是温，什么是凉。奸邪的人显贵高升，正直之士唯有深藏。

> 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积薪而待燃。荣纳由于闪揄，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
>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
> 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
> 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 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坐者皆属观。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 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惊，皆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而壹独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陟遂与言谈，至熏夕，极欢而去，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

推原这病害的兴起，实在是由于执政者的不贤。宫廷嬖宠的妃妾掩盖了他的视听，君主亲信的人执掌了他的威权。对所亲爱的人就钻透皮肤显出他的毛羽，对所厌恶的人就洗去污垢，寻找他的瘢痕。虽然想竭尽诚意献出忠心，可是道路绝险而没有边际。君主的九重深门既不可打开，又有群犬的狺狺狂吠。以亡在旦夕的局面为安全，而放肆满足嗜欲于目前。这与浮海而失去船舵，堆积柴薪而等待燃烧，有什么不同呢？被拜授官职的是因为谄媚，有谁知道辨别他的美丑？所以法度、禁令被有权势的大族所屈曲，恩泽不能达到孤寒的门第。宁可在尧舜的荒岁忍受饥寒，不愿在当今的丰年享受饱暖。坚持真理虽然死了也不是消亡，违背道义虽然活着却并不存在。

有个秦客，于是作诗说：河清不可等待，生命不能延长。顺风冲激倒下了的草，富贵的人却被称为贤良。虽然满腹文章书籍，却不如

一袋钱。佞媚的人高坐北堂上，高亢刚直的人只能靠着门边。

鲁生听到这篇诗辞，接着作歌说：有权势的家族多么适宜，言谈自然成了珍珠。穿着平民的衣服，身怀美德的人，好比芬芳的兰蕙变成了喂牲口的刍秣。贤者虽然独自醒悟了，而群愚依然在困惑着。暂且各守你们的本分，不要再空空地奔跑了。可哀呀可哀，这就是命运吧！

光和元年，赵壹被推荐为郡的上计吏，到达京师。这时司徒袁逢接受上计，上计吏数百人，都拜伏在庭中，没有人敢仰视，赵壹独自拱拱手而已。袁逢望着他感到惊讶，叫左右的人去责备他，说："下郡的计吏对三公长揖不拜，是什么缘故呢？"赵壹答道："从前郦食其对汉王长揖，今对三公长揖，为什么突然感到奇怪呢？"袁逢便敛衽下阶而到堂下，拉着他的手，引置到上座，因而问西方的事，非常喜悦，看着赵壹对在座的人说："此人是汉阳赵元叔。朝廷的臣子没有谁超过他的，我请他与诸君别坐。"在座的人都集中视力观看。赵壹从司徒府出来，前往河南尹羊陟府第，未见到羊陟。赵壹认为公卿中如果不是羊陟，就没有人足可以依托显扬自己的名声，于是天天到他府门求见，羊陟勉强允许通报，当时他还睡着没起来，赵壹径直进入上堂，就走到床前面对着他，说："私下伏藏在西州，仰承高风很久了，而今刚遇到却忽然死去，奈何命呀！"接着放声大哭，门下的人惊骇，都跑进来站满侧边。羊陟知道他不是普通人，于是起来接待，与他交谈，认为他是个特异的人。对他说："先生出去吧！"第二天早晨，羊陟带着许多车骑到赵壹处拜访。当时那些计吏多有隆盛装饰的车马帷幕，唯独赵壹柴车草屏，露宿车旁，引羊陟前坐车下，左右的人，没有不叹息惊讶的。羊陟就与他言谈，直至黄昏时候，尽欢而去，拉着他的手说："良璞不雕琢，一定有以泣血来表明的人了。"羊陟便与袁逢共同称赞推荐赵壹。赵壹的声名震动京师，士大夫都想目睹他的风度、文采。

及西还，道经弘农，过候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门吏惧，以白之。规闻壹名大惊，乃追书谢曰："蹉跌不面，企德怀风，虚心委质，为日久矣。侧闻仁者愍其区区，冀承清诲，以释遥悚。今旦外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更启乃知已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惟君明睿，平其夙心。宁当慢傲，加于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责。傥可原察，追修前好，则何福如之！谨遣主簿奉书。下笔气结，汗流竟趾。"壹报曰："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旋辕兼道，谒于言侍，沐浴晨兴，昧旦守门，实望仁兄，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盖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劳。昔人或历说而不遇，或思士而无从，皆归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谴而已，岂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而远辱手笔，追路相寻，诚足愧也。壹之区区，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谢也可食，诚则顽薄，实识其趣。

但关节疢动，膝灸坏溃，请俟它日，乃奉其情。辄诵来贶，永以自慰。”遂去不顾。

等到他向西回去，路经弘农郡，前往问候太守皇甫规，守门的人不肯立即通报，赵壹于是回避而去。守门吏害怕，报告皇甫规，皇甫规听到赵壹的名字，大为惊慌，立即补写封信请罪说：“由于失误，不得见面，企仰大德，怀念高风，虚心归附，时间很久了。从旁闻知仁者怜悯我的爱慕之心，希望承受教诲，以消释在远者的恐惧。今日早晨，外面报告有一个尉和两个计吏，不料门下枉屈尊驾，再报才知已去。如果印绶可以投弃，晚上难道会等到明天？想君明智，恕我夙昔的心思。难道应当傲慢，加于我所尊敬依靠的人？说事情在于谬乱，不足以承担全部的责任。如果您能够原谅明察，继续从前的友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福气呢？谨派遣主簿捧陈书信。下笔写这封信时，屏息不敢出大气，冷汗淋漓到脚趾。”赵壹答书说：“君的学问成为学习的模范，士大夫向往仰慕，我仰望高德，希慕大才的时间很久了。回车加倍赶路，谒望侍候，沐浴早起，天没有全明的时候，即来守门，实望仁兄明白我久仰的心情。以尊贵的身份，下礼卑贱的人，握发对下接待，高可铺陈三坟五典，起发圣人的意思，下则可以讨论当世的事务，消除和防止时下的灾患。怎能领悟君子自己产生怠倦之心，失去恂恂善诱的美德，与亡国骄惰的意志相同？大抵见机而作，不能等待过完这一天，所以早些自己引退，害怕使君劳苦。从前的人，有的遍说各国而不遇时君，有的心欲出仕而没有门路可从，都把它归于天，不怨怪事物。现在赵壹谴责自己罢了，难道敢有猜疑！仁君轻忽一个匹夫，对于道德有什么损害？而承在远处写信，追着道路寻找，确实足够我惭愧呀！我赵壹微不足道，怎么能不估量自己，当人嗟叱的时候可以去，当人谢罪的时候是可以吃的，虽然我确实愚顽而少有厚道，也实在是知道这话的意旨的。但因关节病发，膝盖施灸坏溃，请等到它日，才能敬领此情。总是诵读来信，长用它安慰自己。”即时离去不顾。

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并不就，终于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过郡吏”，竟如其言。

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

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其文不存。

又著《辩和同之论》。其辞曰：

夫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暗伪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

州郡争着致礼召命，公府十次征聘，一概不就，在家去世。起初，袁逢要善于看相的人给赵壹看相，说“出仕不过郡吏”，结果如他所说。

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

刘梁字曼山，一名岑，是东平国宁阳县人。刘梁是宗室子孙，年少失父，家庭贫寒，在集市里卖书以资给自己。

刘梁经常憎恨世间多以利相交，以邪曲结党，于是著《破群论》。当时阅览过的人，认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道害怕，现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俗士难道不心中有愧”。这篇文章现在不存在了。

又著《辩和同之论》。它的文辞说：

事情有违背君主的意思而得合于道，有顺从君主的意思而竟失于义；有爱人而为害人，有恶人而对人是为善，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抵明智者的所得，是暗伪者的所失。所以君子对于事，没有厚，也没有薄，一定用义来考察他。

> 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经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则上下和睦能相亲也。”
>
> 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殁，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诺。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正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大夫从之。此违而得道者也。及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芋尹申亥从王之欲，　以殡于乾溪，殉之二女。此顺而失义者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阳穀献酒，子反以毙。此爱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犹生我。”此恶而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难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盖善其知义，讥其违道也。
>
> 夫知而违之，伪也；不知而失之，暗也。暗与伪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违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也。《夏书》曰：“念兹在兹，庶事恕施。”忠智之谓矣。

得由和起，失由同起，是故用可来救济不足叫做和，将美好和丑恶不加区别叫做同。《春秋传》说：“和像羹一样，酸、苦用来增加它的味道，君子吃它以平和他的心。同像水一样，如果用水加入水里，谁能够吃这没有味道的东西？琴瑟发出同一个声音，谁能够听它？”所以君子的行为，忠信而不勾结，和协而不苟同，以补救过失

为正，以纠正恶行为忠。《孝经》说：“顺势助成他的美善，纠正补救他的丑恶，那么上下和睦，能够互相亲爱呢。”

从前楚恭王有病，召集他的大夫说：“我（不穀即不善，古代诸侯自称的谦辞）不善良没有德行，年少就主持国家。失去先君的功业，覆败楚国的军队，是我的罪过呀！如果凭借宗庙的神灵，得保首领而死，请谥为‘灵’或‘厉’。”大夫答应了他。等到他去世，子囊说：“不能这样，侍奉君主的人，顺从他的善，不听从他的过。显赫盛大的楚国，而能做它的君主，安抚整饬南海，训导及于中原各诸侯国，其光宠很大了。有这个光宠，而又知道他的过失，可以不叫他为恭吗？”大夫听从他的意见。这是违背君主的意思而合于道的呀，等到灵王骄淫，暴虐而无法度，芋尹申亥顺从灵王的欲望，停柩在乾溪，并以二女为他殉葬。这是顺从君主的意思而失于义的呀。鄢陵之役，晋国、楚国对战，阳穀献酒给子反，子反因此而被杀。这是爱人而为害于人的呀。臧武仲说：“孟孙讨厌我，是药石；季孙爱我，是美丽的疾病。病毒更加增厚，药石还使我得生。”这是恶人而对人为善的呀。孔子说：“智，难呀！有臧武仲的智，而不能被鲁国容纳。但有根由，是所做不顺而所施不恕咧。”大抵是赞美他知义，讥刺他违道吧。

知而违背它，是伪；不知而失误于它，是暗。暗与伪在此，它的祸患是一样的。祸患的所在，不仅在于智的不及，又在及而违背它的人了。所以说“智及而仁不能守它，虽得到它，必失去它”啊。《夏书》说：“念这事，在此身，众多的事，庶几可以施行了。”这说的是忠和智。

> 故君子之行，动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进退周旋，唯道是务。苟失其道，则兄弟不阿；苟得其义，虽仇雠不废。故解狐蒙祁奚之荐，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为成，傅瑕以顺厉为败，管苏以憎忤取进，申侯以爱从见退，考之以义也。故曰：“不在逆顺，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考义之谓也。
>
> 桓帝时，举孝廉，除北新城长。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琐隶，风移碨礧。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
>
> 特召入拜尚书郎，累迁。后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
>
> 孙桢，亦以文才知名。
>
> 边让字文礼，陈留浚仪人也。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其辞曰：
>
> 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广望，骋观终日。顾谓左史倚相曰：“盛哉斯乐，可以遗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华之台，筑乾谿之室，穷木土之技，单

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乃作斯赋以讽之：

所以君子的行为，一举一动都思义，不为谋利而回邪，不为行义而愧疚，进退周旋，只有致力于道。如果失去这个道，即使是兄弟，也不能曲从；如果合于义，虽然是仇敌，也不可弃置。所以解狐受祁奚推荐，二叔被周公杀害，勃鞮因反晋文公而竟成全了他，傅瑕以顺从厉公而自取灭亡，管苏以憎忤楚王而得楚爵，申侯以爱从楚王而被逐退，这都是用义来考察的。所以说："不在逆或顺，凭义来判断；不在憎或爱，合道便为贵。"《礼记》说："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这是用义考察的说法呢。

桓帝时，刘梁被郡推荐为孝廉，任北新城长。他晓告县民说："从前文翁在蜀郡，儒家的道在巴、蜀及汉朝都很著名。庚桑楚是一个小小的隶役，能够用老子之道改变碨磥的风俗。我虽然是个小县令，还有社稷在这里，如果只赴期会，处理公文书礼、律令判决之类的事，难道是我本来的志向吗？"于是大起讲舍，召集学生数百人，早晚前往勉励告诫，亲自拿着经卷，考试对策，评定殿最，儒家的教化大为流行。这个县到后来还称赞他的教育。

特召入拜为尚书郎，累次升迁。后来拜授为野王县令，没有去。光和年间，病死。

孙儿刘桢，也凭文才知名。

边让字文礼，是陈留郡浚仪县人。年少时有口才博学，善于写文章。作《章华赋》，虽然有许多浮夸艳丽的辞藻，但最终归于正道，类似于司马相如的讥讽。它的文辞说：

楚灵王已游云梦泽，在荆台上休息。前面对着方淮的水，左边是洞庭湖的波，右边回视鄱阳湖的曲岸，南面眺望巫山的曲隅。引着眼睛广泛地观看，驰骋目力一整天。回头望着左史倚相对他说："到了极点呀，这种快乐！可以遗失衰老而忘掉死亡呢。"于是就建造章华台，建筑乾谿的宫室，穷尽土木的技巧，殚尽府库的财物，全国民人都来经营，几年才告成功。便摆设长夜的淫宴，制作北里的新声以为欢乐。在这时伍举知道陈国、蔡国将会发生密谋叛乱了。于是作这篇赋来讥讽楚灵王。

胄高阳之苗胤兮，承圣祖之洪泽。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灵于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两虢。达皇佐之高勋兮，驰仁声之显赫。惠风春施，神武电断，华夏肃清，五服攸乱。旦垂精于万机兮，夕回辇于门馆。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

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径肉林，登糟丘，兰肴山竦，椒酒渊流。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风而行舟。登瑶台以回望兮，冀弥日而消忧。于是招宓妃，

命湘娥，齐倡列，郑女罗。扬《激楚》之清宫兮，展新声而长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金石类聚，丝竹群分。被轻袿，曳华文，罗衣飘飖，组绮缤纷。纵轻躯以迅赴，若孤鹄之失群；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于是欢嬿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清声发而响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纡绕兮，若绿繁之垂干，忽飘飘以轻逝兮，似鸾飞于天汉。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修短靡跌。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乐未终，清龠发徵，《激楚》扬风。于是音气发于丝竹兮，飞响轶于云中。比目应节而双跃兮，孤雌感声而鸣雄。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于是众变已尽，群乐既考。归乎生风之广夏兮，修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嫔之素肘。形便娟以婵媛兮，若流风之靡草。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

高阳氏的远代子孙啊，继承了圣祖的盛大恩泽。在南楚建立列藩的国家啊，威严的神灵与二伯相等。超过殷商的大彭啊，逾越姬周的两虢。达到皇佐的高大功勋啊，飞驰显赫的仁声。像春天一样吹拂着仁惠之风，神武声威像雷电般断决。华夏肃然平定，五服长久治理。早晨用精力来处理纷繁的政务啊，傍晚驾辇返内寝。摆设长夜的欢饮啊，中情舒展而安顺。吃尽四海的奇珍妙味啊，享尽人间稀奇的玩乐。

于是挽着淑女，伴随配偶，经过肉林，登上糟丘，兰肴像山岳一样耸立，椒酒像渊水一样淌流。激起清池里的水啊，没有微风而行舟。登瑶台而回望啊，希望过完一整天来消除忧愁。于是招来宓妃，召集湘娥，排列齐倡，罗布郑女。奏清宫的《激楚》曲啊，展播新声而长歌。繁复的手法超过了《北里》舞曲，美妙的舞蹈比《阳阿》还要美丽。金石乐器，以类聚集，丝竹管弦，分群合奏。披上轻袿，拖着绘有花纹的绣裳。罗衣飘动，组绮繁盛。放纵轻灵的身躯迅速向前，像孤鹤的失群；振动花袖曲折地前进，像游龙的升云。在这时欢快的宴饮已经足够，长夜将要过半，琴瑟变更音调，繁手改变弹法，发清声而生出激响，微音消逝，终于流散。摇动弱肢而回环旋转啊，像垂着繁茂绿叶的树干，忽然摇动地轻轻逝去啊，又像鸾鸟在天汉飞翔。舞蹈没有经常的姿态，鼓声没有固定的节奏，接着声音就有回响应和，长短没有差误。长袖奋挥而行风，清气激发歌声而萦绕缠结。于是娇美的女子更递而进，伴着美妙的乐奏，一俯一仰，容貌不同，恍惚神化。身体比轻鸿迅速，丽容照耀着春花，进像浮云悠闲，退像激波奔逝。即使是柳下惠再生，也不能不咨嗟叹息！在这时天河已回，过度的欢乐没有终结，清龠发出徵音，《激楚》曲调扬起风来。于是音气从丝竹发出啊，响声在云中飞散。比目鱼随着节奏而双双跳跃啊，孤独的雌鸟感受声音而呼叫雄鸟。赞美繁手的轻妙啊，嘉奖新声的特殊隆高。在这时多种变化已经穷尽，诸般乐奏也已完成。回到

生风的大屋啊，修习黄帝轩辕的要道。挽着西子的弱腕啊，牵引毛嫔的素肘。形体周旋飞舞而牵连啊，像流风吹倒蒿草。赞美仪容品德的俏丽啊，恍惚遗失生命而忘却衰老了。

尔乃清夜晨，妙技单，收尊俎，彻鼓盘。惘焉若酲，抚剑而叹。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将超世而作理，焉沉湎于此欢！于是罢女乐，堕瑶台。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阶。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百揆时叙，庶绩咸熙。诸侯慕义，不召同期。继高阳之绝轨，崇成、庄之洪基。虽齐桓之一匡，　岂足方于大持？尔乃育之以仁，临之以明。致虔报于鬼神，尽肃恭乎上京。驰淳化于黎元，永历世而太平。

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

议郎蔡邕深敬之， 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曰："伏惟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龟。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髫龀夙孤，不尽家训。及就学庐，便受大典。初涉诸经，见本知义，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捡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也。使让生在唐、虞，则元、凯之次，运值仲尼，则颜、冉之亚，　岂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阶级名位，亦宜超然。若复随辈而进，非所以章瑰伟之高价，昭知人之绝明也。传曰：'函牛之鼎以亨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窃悁邑，怪此宝鼎未受牺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脔割之间。愿明将军回谋垂虑，裁加少纳，贡之机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齿为嫌，则颜回不得贯德行之首，子奇终无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于是清夜过去，晨光来临，妙技已尽，收拾尊俎，撤去鼓盘。失意得像喝醉了酒，按剑叹息。考虑治国需要人才，也领悟到稼穑的艰难。赞美吕尚的辅佐周庭，嘉善管仲的辅佐齐桓。将要超越世间而兴起治理，怎能沉湎于这样的欢乐！于是罢去女乐，毁坏瑶台。想念夏禹的卑宫室，仰慕虞舜的低土阶。从卑微门第之中举用英奇士人，从蓬蒿草莱之间选拔髦秀的异才。君主明哲而知人，官吏根据职务而安置贤能。百官于是得有次序，各种事物都能兴盛。诸侯向慕大义，不需号召都同期而到。继续高阳氏的绝轨，兴崇成公、庄公的基业。即使是齐桓的一匡天下，难道足以和大持相比？于是以仁爱抚育民人，以明智君临民人。对于鬼神虔诚祭祀，对于周王肃恭尊崇。使百姓受到敦厚的教化，使历代永远太平。

大将军何进听到边让的才名，想征聘他，恐怕他不到，便欺诈地用军事征召。边让来到后，试充令史，何进以礼见他。边让善于占卜和覆射，最会辞答，当时宾客满堂，没有人不羡慕他的风采。府掾孔融、王朗一齐修名帖问候他。

议郎蔡邕很敬重他，认为边让应该处在高的职位，于是向何进推荐说：“伏惟幕府才开，广泛地选任精华，白头而旧有德望的故老，一齐作为咨询参谋的人才。即使是振鹭的集合在西雍，济济在周王庭，都不能相比。私下看见令史陈留人边让，上天赋予超逸的才能，聪明贤智，童稚成为孤儿，没有受尽家训，等到进入学校，便能学习重要典籍。开始学习诸经，能够见到它的本旨，知道它的意义，教师不能回答他的问题，章句不能达到他的意思。心里通明，性格豁达，口善辩论，辞语优长。不合礼制就不行动，不合法度就不言语。如果处理狐疑的论调，确定嫌疑与确实的分别，就经典并用，考查概括，加以参合，众人都寂默无言，没有谁能够驳倒他的议论。假设边让生在唐、虞时代，那么就是八元、八凯的行列；如果时运遇到仲尼，那么就仅次于颜回、冉有，难道仅是世俗平凡之类而已吗？给予他的阶级名位，也应该高超一些。如果再随班顺序晋升，就不是用来彰显美玉的高价，昭示朝廷知人的极明呢。书传说：‘能够容牛的鼎，用来烹鸡，汁太多就味淡而不好吃，汁太少就煎熬而不可熟。’这是说大器皿把它作小用，本来有所不适宜啊。蔡邕私下忧郁怪异这只鼎没有受牺牛、大羹的和，却长久煎熬割下的剩肉。愿明将军改变谋虑，决定稍加采纳，贡献给机密部门，施展他的能力，发挥他的作用。如果认为年龄稍轻，那么颜回不得排在德行科的首位，子奇始终没有治理阿邑的功绩。假如胜任其事，古今应该是一样的啊！”

让后以高才擢进，屡迁，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

初平中，王室大乱，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文多遗失。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郦食其之后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气，作诗二篇曰：

边让后来以高才被选拔进用，屡次升迁，外任九江太守，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

初平年间，王室大乱，边让离官回家。倚仗自己的才气，不向曹操屈服，有许多轻蔑侮慢的言词。建安年间，他的乡人向曹操诬告，曹操要郡就地杀死他。文章多已遗失。

郦炎字文胜，范阳人，是郦食其的后代。郦炎有文章才华，懂音律，言论敏疾，许多人佩服他能说理。灵帝时，州郡征聘，都不去。有志气，作诗二篇说：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炎后风病慌忽。性至孝，遭母忧，病甚发动。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收系狱。炎病不能理对，熹平六年，遂死狱中，时年二十八。尚书卢植为之诔赞，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类柴以读书。常以礼自牧，独处一房，如对严宾焉。州郡累召，公车有道征，并称疾不到。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

大路平坦而且悠长，困窘的道路窄狭而短促。长翅膀不会在低处栖息，远脚趾不会走近路。舒展我的陵霄羽，奋驰我的千里足。超越绝尘的驱驰，谁能追得上这样的迅速？贤和愚难道是平常的分类？在于禀性的清和浊。富贵者有人将他写入典籍，贫贱者不得载入史册。境遇顺利和滞塞如果由自己，那么有志之士不须看相和占卜。陈平曾经在里社傲慢，韩信曾经在河道曲折处垂钓。终于都是天下的宰辅，得食万钟俸禄。他们的德音流传千载，功名比山岳还重。

灵芝生在河洲，被洪波冲击而动摇。幽兰开花多么晚，严霜毁坏它的枝茎。可哀呀这两种芳草，不生长在泰山的曲隅。文采和质朴是道所贵重的，遇到当时的任用才有嘉善。绛侯、灌婴官至阿衡、宰相，竟说贾谊崇尚浮华。以致贤才遭到压抑不得用，而被远投到荆南的长沙。抱玉的璞与乘时而动的骥，不逢伯乐与卞和。怎能得到孔仲尼，为世间陈述四科？

郦炎后来患疯病，神情慌忽。他天性孝顺，遭母亲逝世，病发作得很厉害。妻子初产后惊吓而死，妻家向官府起诉，他被收系人狱。郦炎因病不能用道理对答，熹平六年，竟死在狱中，时年才二十八岁。尚书卢植替他作诔赞，以明扬他的美德。

侯瑾字子瑜，是敦煌人。年少丧父，成为孤儿，家庭贫困，依托宗人而居。本性勤学，常佣工维持生活，傍晚回家，即时烧柴照明读书。经常用礼修养自己，独住一间房，好像对待尊敬的宾客一样。州郡多次征聘，公车以有道征召，一概声称有病不到。作《矫世论》来严厉讽刺当时。而迁徙到山中，深思著述。因为没有被世人知道，所以作《应宾难》用来寄托自己的心思。又根据《汉记》撰述中兴以后的行事，著《皇德传》三十篇，流行在世间。其余所著杂文数十篇，多已亡失。河西人敬重他的才学而不敢称呼他的名字，都称他为侯君。

高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人也。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尝从马融欲访大义，融疾不获见，乃覆刺遗融书曰："承服风问，从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书惭，追谢还之，彪逝而不顾。

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

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文武将坠，乃俾俊臣。整我皇纲，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吕尚七十，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鹯。天有太一，五将三门；地有九变，丘陵山川；人有计策，六奇五间：总兹三事，谋则咨询。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周公大圣，石碏纯臣，以威克爱，以义灭亲。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复无所观。先公高节，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

高彪字义方，是吴郡无锡县人。家里本身贫贱，到他成为在学弟子，人太学学习。有美好的才华，而语言迟钝。曾经往从马融想询问大义，马融有病，不得谒见，于是回复名帖赠给马融一封书信说："佩服您的风猷令问，从来已有多年，所以不等待介绍的人而晋见大君子的门，希望见到恩宠荣光，以陈述腹心的愿望。不料遭受疾病，深闭不开门。从前周公旦父是文王，兄是武王，九命作伯，以治理中国，还是挥沐吐餐，接待平民，所以周道隆盛，天下的人都归附于德。公今养病傲慢士人，固然应该这样吧！"马融阅读书信感到惭愧，赶去谢罪，请他回来，高彪离去而不回头一视。

后来郡里推荐他为孝廉，试经获得第一，授任郎中，到东观校书。多次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认为他奇特。

当时京兆尹第五永为督军御史，派他去督察幽州，百官在长乐观大会合，为他饯行。议郎蔡邕等人都赋诗，高彪就独作箴说："文武的大道将要坠落，于是派遣俊杰的臣子，整顿我汉朝皇纲，纠正这个不虔敬的事。古代的君子，用兵就忘掉他的身子。表明他的果断和坚忍，以威武为上。吕尚年届七十岁，勇气为三军之冠，诗人作歌颂扬，说他像鹰鹯一样勇猛。用兵之道，上天有太一，统率五将三门；地上的丘陵山川，要识得有九变；人出计策，要有六奇五间：总揽此三事，谋划还要向群众咨询。不要说自己能干，要致力求贤。像淮阴侯那样勇敢，还要尊事广武君。周公是大圣，石碏是纯臣，他们以威力处理友爱的兄弟，以大义消灭自己的亲儿。莫说遭时险恶，而不端正自身的行为。莫说没有人才，没有认识自己的真相。忘掉富和贵，福禄才能存在。如果枉曲所守的道，而依合时俗，就再没有什么可以观看了。先公的高节，可以永远遵循。把这篇箴戒佩带收藏起来，用

以磨砺终身。”蔡邕等人很赞美这篇文章，认为没有在它之上的。

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彪到官，有德政，上书荐县人申徒蟠等。病卒于官，文章多亡。

子岱，亦知名。

张超字子并，河间鄚人也，留侯良之后也。有文才。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儁征黄巾，为别部司马。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又问：“荀文若、赵稚长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

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曰：“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贤俊。昔孝武继统，将弘祖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陛下睿圣，纂承基绪，遭遇厄运，劳谦日是。惟岳降神，异人并出。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伯，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激楚》、《杨阿》，至妙之容，台牧者之所贪；飞兔、𫘬褭，绝足奔放，良、乐之所急。臣等区区，敢不以闻。”

后来升迁为外黄县令，皇帝敕令同僚到场送行，饯别于上东门，诏东观画高彪像以鼓励学者。高彪到官以后，对庶民有德政，上书推荐县人申徒蟠等人。病死在官位上，文章多亡失。

儿子高岱，也是知名人士。

张超字子并，是河间鄚县人，留侯张良的后代。有文学才能。灵帝时，他跟从车骑将军朱儁征讨黄巾军，任别部司马。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总共十九篇。张超又善于草书，在时人中可称妙绝，世间共同传播它。

祢衡字正平，是平原郡般县人。年少时，多才而善辩，但他意气用事，刚强高傲，喜好矫正时俗，待人接物态度傲慢。兴平年间，在荆州避难。建安初年，到许下来游历，刚到颍川，就暗怀一张名帖，不久，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以致最后名帖上刺的字变得模糊不清。这

时许都新建立，四方的贤士大夫，都来到这里集中。有人问祢衡说：“何不追随陈长文、司马伯达呢？”答道：“我怎能跟从屠沽儿呢？”又问：“荀文若、赵稚长怎么样呢？”祢衡说：“文若可借他的脸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唯与鲁国孔融及弘农郡杨修友善。经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庸才，没有谁够数的。”孔融也深爱他的才华。

祢衡才二十岁，而孔融已四十岁，竟同他交友，上疏推荐他说：“臣闻洪水横流，帝尧想派人治理，遍求四方，以招揽贤俊。从前孝武帝继承大统，将欲恢宏祖业，访求发扬功业的人，一群群士人响应而至。陛下明智通达，继承世代的基业，遭遇艰难困厄的时运，勤谨谦虚，至于太阳偏西，无暇进食。惟四岳神灵降临，不寻常的人一齐出来。私下看见处士平原郡祢衡，年二十四岁，字正平，具有善良的品质，贞正诚信，英才卓绝出众。刚学艺文，就已升堂睹奥，眼睛看见一次，即能在口里背诵出来。耳朵暂时听到，即能记住不忘。性合于道，思想好像有神。桑弘羊最会心算，张安世善于默记，拿祢衡做标准来看他们，确实不足怪异。忠诚果敢，正直无私，志气高洁，见善而惊喜，疾恶如仇人。任座的高尚行为，史鱼的激勉节操，大抵没有可以超过他的呀。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假使祢衡立在朝廷，一定有可观的地方。飞骋辩辞，洋溢的意气一齐涌出。解决疑团，消释郁结，临敌有余。从前贾谊求试任属国的官吏，责成囚系单于；终军想用长缨系牵强盛的南越王。他们都是弱冠年华，慷慨激昂，前代称赞他们。近日路粹、严象也凭杰出的才能被擢拜为台郎，祢衡应该比照他们。如果能使潜龙跃上天衢，大鹏展翅于云汉，扬声于紫微宫，垂光照耀虹霓，那么足以表明近署的多士，增加四门的庄严盛美。天上的仙乐，一定有奇丽的观瞻；帝室皇居，一定储蓄着非常的宝贝。像祢衡这样的人，不可能得到很多。就好像《激楚》和《杨阿》这极至奇妙的乐舞，是从艺的人所贪图得到的；飞兔、騕褭一类绝足的奔放，是王良、伯乐所急求的。臣等拳拳的心，怎敢不向皇上陈述。”

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史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著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躞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而止，吏诃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衡曰：“诺。”于是先解相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孔融既然爱祢衡的才华，就屡次向曹操称述。曹操想见他，而祢衡素来轻视疾恨曹操，自称有癫狂症，不肯去，而多次有随意放肆的言论。曹操怀怒在心，而因他的才名，不想杀他。听说祢衡善击鼓，

于是召他为鼓史，因而聚会宾客，阅试音节。其他鼓史走过去的，都让他们脱去原来的衣服，换穿上岑牟、单绞的服装。轮到祢衡，他正在奏《渔阳》三挝，小步向前，容态有所不同，声音节奏，非常悲壮，听的人没有谁不情绪激昂。祢衡进到曹操面前停下，吏呵斥他说：“鼓史何不改装，而敢轻易前进吗？”祢衡说：“诺。”于是先解去内衣，次释其余的衣服，裸体站立，然后慢慢拿取岑牟、单绞穿起来，穿着完毕，再三挝而去，全无惭愧颜色。曹操笑道：“本想侮辱祢衡，祢衡反而侮辱了我。”

孔融退而数之曰：“正平大雅，固当尔邪？”因宣操区区之意。衡许往。融复见操，说衡狂疾，今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晏。衡乃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吏白：外有狂生，坐于营门，言语悖逆，请收案罪。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临发，众人为之祖道，先供设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祢衡勃虐无礼，今因其后到，咸当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众人莫肯兴，衡坐而大号。众问其故，衡曰：“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

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

后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因书出之，射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孔融退会后，责备祢衡说：“正平是大方雅正之士，本当这样吗？”接着宣扬曹操爱慕他的意思。祢衡答应前往。孔融再去见曹操，说祢衡有癫狂症，今求能亲自谢罪。曹操欢喜，敕令守门的人有客便通报，等候他到很晚的时候。祢衡才穿着布单衣、裹粗布巾，手持三尺木棒，坐在大营门，捶地大骂。吏报告：外面有个狂生，坐在营门，言语违乱忤逆，请求收捕问罪。曹操发怒，对孔融说：“祢衡小子，我杀他如同鼠雀罢了。但是此人素有虚名，远近的人将说我不能容他，现在送给刘表，你看应当怎样？”于是派人骑马送他走。临到出发时，众人为他饯行，先供设在城南，于是互相告诫说：“祢衡悖逆暴虐无礼，今趁他后到，都当用不起身挫折他。”等祢衡来到，众人没有谁起身，祢衡坐下大嚎。众人问他是何缘故，祢衡说：“坐着的是坟墓，睡着的是尸体，坐在尸体和坟墓的中间，能够不悲哀吗？”

刘表及荆州的士大夫原先佩服他的才名，很尊敬地用宾客之礼接待他，文章、言语、议论，不是祢衡就不能定。刘表曾经与诸文人共同草拟章奏，并尽了他们的才思。当时祢衡外出，回来看到它，省视还没有周遍，就撕毁抛弃在地下，刘表非常惊讶。祢衡于是要来笔札，顷刻就写成了，辞义都很好。刘表大为喜悦，更加敬重他。

后来祢衡又对刘表侮慢，刘表感到羞耻，不能容忍，因江夏太守黄祖性情急躁，所以送祢衡给他，黄祖也善待祢衡。祢衡替黄祖做书记，轻重疏密，行文恰如其分。黄祖拉着他的手说："处士，此正得我意，如同我腹中想说的话。"

黄祖的长子黄射，任章陵太守，对祢衡更加友善。曾经与祢衡同游，共读蔡邕所作的碑文，黄射爱它的辞藻，回来以后，悔恨没有抄写下来。祢衡说："我虽然只阅览了一遍，但还能记得它，不过这块石上，中间缺二字不明白而已。"于是默写出来。黄射派人飞快地前往抄录碑文拿回校对，与祢衡所默写的相同，没有人不赞叹佩服。黄射当时集会宾客，有人献上鹦鹉，黄射举着酒杯对祢衡说："愿先生为它写一篇赋，用来娱乐贵客。"祢衡持笔而作，文不加点，辞采很美丽。

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箠，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后来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祢衡言辞不逊顺，黄祖发怒，于是呵斥他，祢衡盯着他看了好久，说："死老头，你说什么呢？"黄祖大怒，令行杖的人带他出去，想加以棒捶，祢衡正大骂，黄祖恼恨，就下令杀死他。黄祖的主簿平素疾恨祢衡，立刻就杀死了他。黄射赤足步行前来营救，来不及赶上。黄祖也后悔这样做，于是丰厚地加以棺敛埋葬。祢衡这时才二十六岁，文章多已亡失。

赞辞说：情感和意志既已发动，撰写成篇的辞章方足贵重。抽掉情感和意志，而只呈现辞藻形式，不是雕饰，也不华美。形状不同，必须同是一种文体，含宫商的声音相同，性气的刚柔应该不同。文章既要华丽，也要可以为法则，还要永远鉴别它的淫滥和辞费。

# 后汉书卷八十一

## 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为否异适矣。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也。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而情迹殊杂，难为条品；片辞特趣，不足区别。措之则事或有遗，载之则贯序无统。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故总为《独行篇》焉。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云尔。

谯玄字君黄，巴郡阆中人也。少好学，能说《易》、《春秋》。仕于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灾，乃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州举玄，诣公车，对策高第，拜议郎。

帝始作期门，数为微行。立赵飞燕为皇后，后专宠怀忌，皇子多横夭。玄上书谏曰："臣闻王者承天，继宗统极，保业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干蛊之义，《诗》咏众多之福。今陛下圣嗣未立，天下属望，而不惟社稷之计，专念微行之事，爱幸用于所惑，　　曲意留于非正。窃闻后宫皇子产而不育。臣闻之怛然，痛心伤剥，窃怀忧国，不忘须臾。夫警卫不修，则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无尊严之仪，岂识上下之别。此为胡狄起于毂下，而贼乱发于左右也。愿陛下念天之至重，爱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无穷之福，天下幸甚。"

孔子说："与其不能和中庸的人交游，不如去和志向高远的人、洁身自好的人交游！"又说："志向高远的人有进取心，洁身自好的人有不屑一干的事。"这两种人大概失之于周到全面的考虑，而取之于偏狭片面。然而有不干的事，才会有非干不可的事；既然讲进取，也会有所不取。如此看来，人的天性爱好不划一，干某些事或不干某些事，应适应自己的个性。

汉代有独立操守，而能成就名声、建立规范的人，也很多呀！有的人意志刚强如金石，且能克敌制胜；有的人意志严正，冷漠如霜，固守于一些小小的信用；也有人结交朋友，亲密无间，不论生死都能同心同德；有的人讲究仁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虽然并不事事圆满，但他们的风范确实有值得怀念之处。他们的事迹很繁杂，难以形成条理；片言只语和独特的爱好，不值得一一去区分。叙述它们则事情或有遗漏，记载它们则形不成系统。独行者的事迹虽然各不相同，但节操德行都很独特，所以总称为《独行篇》。只不过希望让若干缺

文得以齐备，记载那些漏脱的事情罢了。

谯玄字君黄，巴郡阆中人。少年时喜欢学习，能讲述《易》、《春秋》。在州郡做官。汉成帝永始二年出现日食，朝廷认为这是老天降灾，于是下诏叫各州郡推举淳厚质朴谦让行仁义的人共二人。州官推举谯玄，谯玄前往公车署，考核成绩优秀，被授予议郎。

武帝始置期门官，他屡次便服出行，立赵飞燕为皇后，皇后恃宠骄横，心怀嫉妒，皇子多意外地早死。谯玄上书直言规劝道：“我听说称王的人禀受天命，继承先祖，统领天下，守住基业，延续皇位，没有比为子孙后代打算更急的事，所以《易经》上有‘矫正父母过错’的‘干蛊’之义，《诗经》里有歌咏‘多子多福’的《螽斯》篇。如今皇上未立太子，天下注目，而不考虑国家大事，专门盘算便服出行的事情，宠爱施于惑乱之人，隐曲留给不正派的人。我私下听说，后宫皇子出生后得不到养育。我听说后很吃惊，十分悲痛，内心忧虑国家，片刻不忘。警戒保卫的工作不做好，那就会发生意外的灾祸。忽然有喝醉酒的狂夫，在路上争斗，既然没有尊严的容仪，难道还懂得上下的区别。这就是胡狄起兵在您的车前，贼乱发生在您左右的原因。希望君王把国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爱惜自己金玉般的身体，平均地施恩惠于九个嫔妃，谋取无穷尽的幸福，这是天下最大的幸运呀！”

时数有灾异，玄辄陈其变。既不省纳，故久稽郎官。后迁太常丞，以弟服去职。

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复拜议郎，迁中散大夫。四年，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玄，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事未及终，而王莽居摄，玄于是纵使者车，变易姓名，间窜归家，因以隐遁。

后公孙述僭号于蜀，连聘不诣。述乃遣使者备礼征之；若玄不肯起，便赐以毒药。太守乃自赍玺书至玄庐，曰：“君高节已著，朝廷垂意，诚不宜复辞，自招凶祸。”玄仰天叹曰：“唐尧大圣，许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饿。彼独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药。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曰：“方今国家东有严敌，兵师四出，国用军资或不常充足，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为请，述听许之。玄遂隐藏田野，终述之世。

当时国家多次发生灾害变异，谯玄常常陈述灾变。但得不到审察采纳，所以他久居郎官之职，后来升任太常丞官，因服丧离职。

汉平帝元始元年，发生日食，朝廷又诏令公卿推举笃厚正直敢言的人。大鸿胪左咸推举谯玄去公车署对策，朝廷又授予他为议郎，不久升迁为中散大夫。元始四年，挑选明白通达政事，并能整治端正风俗的人共八名。时人一致推举谯玄，他成为“绣衣使者”，手执符节，和太仆王恽等人分头巡行各地，观察民风，所到之处实行诛罚赏赐而

不阿私。事情还没有办完，王莽就已篡位，谯玄于是舍弃“绣衣使者”乘坐的车子，改变姓名，私下逃离回家，从此隐居避世。

后来公孙述自称王于蜀，连续礼聘谯玄而谯玄不去。公孙述派使者准备了礼物去征召他。如果谯玄不肯就职，就赐以毒药。太守自己携带盖有帝王印章的文书到谯玄住所，说：“先生高尚的节操已很显扬，朝廷关注你，你确实不该一再推辞，那是自招凶险祸害。”谯玄仰天长叹道：“唐尧大圣人，许由耻于在他手下做官；周武王德行大，伯夷却宁可饿死。他们是些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保住志向，成全高尚的节操，死又何憾！”于是就接受了毒药。谯玄的儿子谯瑛对太守叩头说：“当今国家东边有强敌，军事四起，国家的费用，军事的开支，可能经常不充足，愿意献上我家的千万钱，以赎取父亲之死。”太守为此请求，公孙述听从并应允了他，谯玄于是就隐藏在乡村，直到公孙述去世。

时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学业，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美之，策诏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还玄家钱。

时亦有犍为费贻，不肯仕述，乃漆身为厉，阳狂以避之，退藏山薮十余年。述破后，仕至合浦太守。

瑛善说《易》，以授显宗，为北宫卫士令。

李业字巨游，广汉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　习《鲁诗》，师博士许晃。元始中，举明经，除为郎。

会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太守刘咸强召之，业乃载病诣门。咸怒，出教曰：“贤者不避害，譬犹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闻业名称，故欲与之为治，而反托疾乎？”令诣狱养病，欲杀之。客有说咸曰：“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逝。未闻求贤而胁以牢狱者也。”咸乃出之，因举方正。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不之官，遂隐藏出谷，绝匿名迹，终莽之世。

当时战事多年，没有谁重视学业，唯独谯玄训导孩子们刻苦学习经书。建武十一年去世。第二年，天下战事平息，谯玄的弟弟谯庆带着陈说情状的文书到朝廷诉说。光武帝称赞谯玄，下诏让谯玄所在的郡以猪羊二牲祭祀他，并下令所在郡县归还谯玄家的钱。

当时还有犍为郡的费贻，不肯为公孙述效劳，就在身上涂漆而生了许多毒疮，假装发疯来躲避，退隐于深山密林中十多年。公孙述失败后，费贻官至合浦太守。

谯瑛善于解说《易》，并传授给汉显宗，担任北宫卫士令。

李业字巨游，广汉郡梓潼县人，年少时有大志和操守，独特不群。学习《鲁诗》，以博士许晃为师。元始年间，选举明经之士，他被任命为郎官。

王莽篡位后，李业称病离职，闭门谢客，不理睬州郡的命令。太守刘咸强行征召他，李业抱病前往。刘咸大怒，出言教训说：“聪明人不躲避祸害，就好比张满弓弩射向市场，命薄的人先死。我听到了你李业的名声，所以要与你共治天下，你反倒借口生病不来吗？”刘咸命令他到监狱里养病，想杀害他。有人劝刘咸说：“赵简子杀贤大夫窦鸣犊，孔子走到黄河边上，听说此事后，转身离去。我没有听说过求贤才而以进监牢来威胁他的。”刘咸于是放了李业，推举他做方正。王莽授李业为酒士，他称病不到职，隐藏在山谷，与外界隔绝，隐姓埋名，直到王莽去世。

及公孙述僭号，素闻业贤，征之，欲以为博士，业固疾不起。数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奉诏命以劫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之以药。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区区之身，试于不测之渊乎！朝廷贪慕名德，旷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时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为子孙，身名俱全，不亦优乎！今数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祸立加，非计之得者也。”业乃叹曰：“危国不入，乱国不居。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义所不从。君子见危授命，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融见业辞志不屈，复曰：“宜呼室家计之。”业曰：“丈夫断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遂饮毒而死。述闻业死，大惊，又耻有杀贤之名，乃遣使吊祠，赙赠百匹。业子翚逃辞不受。

蜀平，光武下诏表其闾，《益部纪》载其高节，图画形象。

初，平帝时，蜀郡王皓为美阳令，王嘉为郎。王莽篡位，并弃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嘉，恐不至，遂先系其妻子。使者谓嘉曰：“速装，妻子可全。”对曰：“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诛皓家属。王嘉闻而叹曰：“后之哉！”乃对使者伏剑而死。

公孙述自称王后，一向听说李业贤能，征召他，要他担任博士。李业坚持说自己有病而不去。好多年都如此，公孙述羞于不能得到他，就派大鸿胪尹融拿着毒酒奉国君之命去胁迫李业：如果去，就授予公侯的爵位；如果不去，就给予毒药。尹融开导他说：“当今天下分崩离析，谁知道是与非的区分？而你以小小的身躯，去尝试那不测的深渊！朝廷爱慕你的名声和德行，留下官职空着席位，至今已有七年。一年四季的珍贵用品，都没有忘记你的一份啊！你应当对上侍奉了解自己的人，对下为子孙谋虑。这样，身名都能保全，不是很好吗！如今你多年不从君命，人们猜疑你有盗贼之心，凶险祸患很快会加在你身上。这不是可取的想法。”李业这才叹息道：“凶险的国家不能去，混乱的国家不可住。对于那些亲身干坏事的人，根据道义，不可跟从他。有德之人遇到国家危难而被赋予使命，为何要以高位重金来引诱我呢？”尹融见李业表述志向不肯屈服，又说：“你应唤家里人来商讨一下。”李业说：“大丈夫在心头上裁决已久，为何要找妻子儿女商量？”就饮毒而死。公孙述听说李业已死，大为震惊，又耻于自己有虐杀贤人之恶名，就派使者去凭吊祭祀，馈赠丧事礼品绢百匹。

李业的儿子李翚逃离住所，推辞不接受。

公孙述被灭掉后，光武帝下诏书在乡里旌表李业。《益部纪》记载了李业的高尚节操，并画出了他的画像。

当初，汉平帝时，蜀郡王皓为美阳令，王嘉为郎。王莽篡位后，二人同时弃官西归。等到公孙述称帝，派使者征召王皓、王嘉，担心他们不来，就先捆绑他们的妻子儿女。使者对王嘉说："赶快整装上路，妻子儿女可保住性命。"王嘉回答说："犬马还能识别主人，何况是人呢！"王皓先自己割断脖子，把头交给使者。公孙述大怒，就诛杀了王皓的家属。王嘉听说后叹道："我落后于他了！"就对着使者以剑自刎而死。

> 是时犍为任永及业同郡冯信，并好学博古。公孙述连征命，待以高位，皆托青盲以避世难。永妻淫于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对信奸通。及闻述诛，皆盥洗更视曰："世适平，目即清。"淫者自杀。光武闻而征之，并会病卒。
>
> 刘茂字子卫，太原晋阳人也。少孤，独侍母居。家贫，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及长，能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再迁五原属国侯，遭母忧去官。服竟后为沮阳令。会王莽篡位，茂弃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
>
> 建武二年，归，为郡门下掾。时赤眉二十余万众攻郡县，杀长吏及府掾史。茂负太守孙福逾墙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县。昼则逃隐，夜求粮食。积百余日，贼去，乃得归府。明年，诏书求天下义士。福言茂曰："臣前为赤眉所攻，吏民坏乱，奔走趣山，臣为贼所围，命如丝发，赖茂负臣逾城，出保孟县。茂与弟触冒兵刃，缘山负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节义尤高。宜蒙表擢，以厉义士。"诏书即征茂拜议郎，迁宗正丞。后拜侍中，卒官。
>
> 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烟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显蹙令进，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殁于阵。显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虏射中显，主簿卫福、功曹徐咸遽赴之，显遂堕马，福以身拥蔽，虏并杀之。朝廷愍授等节，诏书褒叹，厚加赏赐，各除子一人为郎中。

那时，犍为的任永和与李业同郡的冯信，都同样好学通晓古代的事情。公孙述接连下令征召，以高位等待他们，他们都以青光眼失明来推脱避祸。任永的妻子在任永跟前淫乱，他隐匿真情，不说什么，看到儿子掉进水井，也忍心不救。冯信的侍婢也当着冯信的面与人通奸。等到听说公孙述被诛，他们都洗了眼睛使眼睛重见光明，说："世道刚刚太平，眼睛就明亮了。"淫荡的人便都自杀了。光武帝听说后，征召任永、冯信，恰好二人同时病故。

刘茂字子卫，太原晋阳人。年少时就失去了父亲，一人侍奉母亲过日子。家境贫困，以卖苦力赡养母亲，孝行著称乡间。长大成人

后，能熟练主讲《礼经》，常给几百人讲课。汉哀帝时，他被察举为孝廉，又被升迁为五原属国侯，遭逢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完毕后，任沮阳令。王莽篡位后，刘茂弃官，隐居弘农山教书授徒。

建武二年，回归郡府，担任太原郡的门下掾。当时，赤眉军二十余万人攻打郡县，杀了郡府长官和属吏。刘茂背着太守孙福翻越城墙，躲藏在空穴中，得免于难。当晚，二人都逃奔到盂县。他们白天逃跑隐匿，夜里出来找粮食。共过了百余天，赤眉军开走了，才得以归府。第二年，诏书寻求天下仁义之士。孙福推荐刘茂说："我从前被赤眉军围攻，官员和百姓混乱，逃奔上山，我被包围，性命就像挂在一根头发上，十分危险，幸而刘茂背着我翻越城墙，逃到盂县，才保住性命。刘茂与他弟弟冒着兵刃之险，沿山路背粮食，我和妻子儿子才能免于一死。他们的节操仁义特别高尚，应该受到表彰提拔，用以勉励仁义之士。"朝廷下诏征召刘茂任议郎，又升任宗正丞。后来他被任命为侍中，死在任上。

汉殇帝延平年间，鲜卑数百余骑兵侵犯渔阳，太守张显率领官兵追击出边塞，远望敌营烟火，急忙奔赴前往。兵马掾严授担心有伏兵，苦苦劝谏张显停止进兵，张显不听从。张显急令进军，严授没能阻止军队前进，便向前战斗，埋伏的敌兵冲出。严授身受重伤十多处，亡于阵上。张显拔刀追击敌人的散兵，不能取胜，敌人射中张显，主簿卫福、功曹徐咸急忙奔向他，张显从马上坠下，卫福以身遮护，敌人将他们一起杀死。朝廷哀怜严授等人的高节，下诏褒奖赞美，重重地加以赏赐，每人都有一个儿子被授予郎中。

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至厌次河，与贼合战。雄败，执雄，以矛刺之。时小吏所辅前叩头求哀，愿以身代雄。豪等纵雄而刺辅，贯心洞背即死。东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状上。诏书追伤之，赐钱二十万，除父奉为郎中。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从事。建武二年，骑都尉弓里戍将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历访英俊大人，问以策谋。戍见序奇之，上疏荐焉。于是征为侍御史。迁武陵都尉，病免官。

六年，拜谒者，迁护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别将苟宇所拘劫。宇谓序曰："子若与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图也。"序曰："受国重任，分当效死，义不贪生苟背恩德。"宇等复晓譬之。序素有气力，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因以节柎 杀数人。贼众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剑而死。

序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持尸归敛。光武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到洛阳，赐城傍为冢地，赙谷千斛、缣五百匹，除三子为郎中。长子寿，服竟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茔焉。

永初二年，势力强大的盗贼毕豪等人入平原界，县令刘雄率领官兵乘船追击。追到厌次河，与盗贼交战。刘雄失败，敌人逮捕了他，用矛刺他。当时小官所辅叩头求饶，愿意代替刘雄去死。毕豪等人放走刘雄而刺杀所辅，穿透了心脏和背部，所辅当即死亡。东郡太守捕得毕豪等人，用文书报告朝廷。皇帝下诏追悼所辅，赐给他家钱二十万，任命所辅的父亲所奉为郎中。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做州上从事官。建武二年，骑都尉弓里戍带兵平定北州，来到太原，到处拜访才智杰出的长者，询问谋略。弓里戍见到温序，便赞美他，上疏推荐他，于是温序被征召做侍御史，升迁为武陵都尉，因病免职。

建武六年，朝廷任命温序为谒者，升迁为护羌校尉。温序巡行下属到襄武时，被隗嚣的别将苟宇拘留挟制。苟宇对温序说："你如果与我同心协力，天下就可以谋取。"温序说："我接受国家重任，按照职分应当献出生命，按仁义不应贪生，随便背弃朝廷的恩惠德泽。"苟宇等人又开导他。温序平日有力气，大怒，呵斥苟宇等人说："顽敌何敢威迫汉家将领！"就以竹节鞭杖击杀数人。敌人争着要杀他。苟宇制止说："这是义侠之士死于名节，可把剑给他。"温序接过剑，口中衔着胡须，对身边的人说："既然我为贼所胁迫致死，那就不让胡须玷污上泥土。"于是用剑自杀。

温序属下的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收尸回去入殓。光武帝听说后，怜悯他，命令王忠送葬到洛阳，赐给城旁的土地为墓地，赠丧葬礼品谷子一千斛，细绢五百匹，还任命温序第三子为郎中。大儿子温寿，丧服期满后，担任邹平侯国相。他梦见温序对他说："客居外地很久了，思念故乡。"温寿立即放弃官职，上书朝廷请求退职，将先父遗骨安葬家乡。光武帝答应了，温序尸骨回到了先人的旧墓地。

彭修字子阳，会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时，父为郡吏，得休，与修俱归，道为盗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盗帅曰："父辱子死，卿不顾死邪？"盗相谓曰："此童子义士也，不宜逼之。"遂辞谢而去。乡党称其名。

后仕郡为功曹。时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　　以微过收吴县狱吏，将杀之，主簿钟离意争谏甚切，晁怒，使收缚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谏。修排阁直入，拜于庭，曰："明府发雷霆于主簿，请闻其过。"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废命不忠，岂非过邪？"修因拜曰："昔任座而折文侯，朱云攀毁栏槛，自非贤君，焉得忠臣？今庆明府为贤君，主簿为忠臣。"晁遂原意罚，贳狱吏罪。

后州辟从事。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郡言州，请修守吴令。修与太守俱出讨贼，贼望见车马，竞交射之，飞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修者，余悉降散。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

索卢放字君阳，东郡人也。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初署郡门下掾。更

始时，使者督行郡国，太守有事，当就斩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皇汉者，实以圣政宽仁故也。而传车所过，未闻恩泽。太守受诛，诚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惧，各生疑变。夫使功者不如使过，愿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斩。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

彭修字子阳，会稽郡毗陵县人。十五岁时，父亲担任郡吏，获休假，和彭修一起回家，路上被强盗抢劫，彭修窘迫，就拔出佩刀，上前抓住强盗头子说：“父亲受辱，儿子代死，你就不考虑会死吗？”强盗看了看他说：“这小孩是个义士，不该逼迫他。”就谢罪离去。乡里人称扬他的名声。

后来他在会稽郡任功曹，当时西部都尉宰晁代理太守，因小过失收捕吴县的狱吏，要杀死他。主簿钟离意殷切规谏，宰晁大怒，叫人收捕、捆绑钟离意，要治他的罪，属官中没有人敢提意见。彭修推门直入，跪拜于庭，说：“郡守您对主簿大发脾气，请允许我来听听他的过错。”宰晁说：“他受教育多日，一点也不遵照实行，废弃上级命令，不尽忠，难道不是过错吗？”彭修拜了一拜说：“从前任座当面使魏文侯难堪，朱云向国君抗争，如果他们不是贤君，如何得到忠臣呢？今天我庆贺郡守您是贤君，主簿是忠臣。”宰晁就免除对钟离意的处罚，一并赦免狱吏的罪。

后来州里征召彭修担任从事。当时有盗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郡守上报州官，请彭修任吴县县令。彭修和太守一起外出讨贼，贼人远远看见车马，争相射击，飞箭像雨一般地密集。彭修护卫太守，被乱箭射中阵亡，太守得以活命。盗贼一向听说彭修恩惠信用，就杀了射中彭修的人，其余的贼人都投降解散了。他们说：“自愿因彭君的缘故而投降，不是为太守而降服的。”

索卢放字君阳，东郡人。将《尚书》传授一千多人。起初代理东郡的门下掾。更始年间，使者巡视郡国，东郡太守因某一事件，判上死刑。索卢放走上前去说：“如今天下人痛恨王莽，归心大汉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圣政宽厚仁德。然而使者您驿车经过之处，没听说有什么恩惠德泽。太守被诛杀，确实不敢说三道四，只怕天下人因此恐惧，到处发生猜疑哗变。任用有功的人不如任用有过错的人，我愿意以己身替代太守去死。”于是走上前去待斩。使者认为他有义气而赦免了他，从此他名声显赫。

建武六年，征为洛阳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谏议大夫，数纳忠言，后以疾去。

建武末，复征不起，光武使人舆之，见于南宫云台，赐谷二千斛，遣归，除子为太子中庶子。卒于家。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时为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杀人，燕谏不听，遂杀囚而黜燕。囚家守阙称冤。诏遣覆考，燕见太守

曰："愿谨定文书，　　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时病而已。"出谓掾史曰："诸君被问，悉当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剑相刃。"使者乃收燕系狱。屡被掠楚，辞无屈桡。当下蚕室，乃叹曰："我平王之后，正公玄孙，岂可以刀锯之余下见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嘉仕郡为主簿。王莽末，群贼入汝阳城，嘉从太守何敞讨贼，敞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贼围绕数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拥敞，以身扞之。因呵贼曰："卿曹皆人隶也。为贼既逆，岂有还害其君者邪？嘉请以死赎君命。"因仰天号泣。群贼于是两两相视，曰："此义士也！"给其车马，遣送之。

建武六年，被征召为洛阳令，治政能干，有名声。他因有病而请求退职，升迁为谏议大夫，屡次进纳忠言。后来因病离职。

建武末年，他又获征召而不赴任。光武帝派人用轿子抬着他，与他在南宫云台相见，赐给他谷子两千斛，让他回家乡，并授他的儿子为太子中庶子。死于家中。

周嘉字惠文，汝南郡安城县人。高祖父周燕，汉宣帝时任郡的决曹掾。太守要杀无辜的人，周燕直言规劝，他不听从，于是杀了囚徒，斥退周燕。囚徒家属守候于宫门外喊冤，朝廷下诏派人审考验核，周燕见太守说："希望小心地拟定文书，都标上我的名字，太守您只讲当时有病罢了。"他出来对属官们讲："各位被查询，都应把罪过推给我。如果有一个字涉及太守，我持剑杀死你们。"使者于是收捕周燕入狱。他屡次被拷打，言辞毫不屈从。当受宫刑时，长叹道："我是周平王的后代，正公的玄孙，难道能以受宫刑的身体死后去见祖先？"就绝食而死。周燕有五个儿子，都做到刺史、太守。

周嘉在郡上做主簿。王莽末年，盗贼到达汝阳城，周嘉随从太守何敞讨伐逆贼，何敞被乱箭射中，郡兵败逃，敌人包围了几十层，明晃晃的刀聚集在一起，周嘉遮蔽何敞，以身体护卫他。呵斥逆贼说："你们这般人都是他人的奴隶。做盗贼已是叛逆，难道世上还有要去害死太守的人吗？我请求以死赎回太守的性命。"于是仰天号啕大哭。盗贼们这时两两相视，说："这位，是义士！"供给他车马，遣送他回去。

后太守寇恂举为孝廉，拜尚书侍郎。光武引见，　　问以遭难之事。嘉对曰："太守被伤，命悬寇手，臣实驽怯，不能死难。"帝曰："此长者也。"诏嘉尚公主，嘉称病笃，不肯当。

稍迁零陵太守，视事七年，卒，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

嘉从弟畅，字伯持，性仁慈，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澍雨，岁乃丰稔。位至光禄勋。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

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式仕为郡功曹。后元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子徵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怳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太守虽心不信而重违其情，许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后来，太守寇恂推举周嘉为孝廉，授任尚书侍郎。光武帝接见他，问他遭逢灾难的事，他回答说：“太守受伤，性命系于盗贼之手，我实际上才能低下，又胆怯，不能殉难。”皇帝说：“这是位长者呀！”诏令周嘉掌管公主的事，周嘉推说病重，不肯担当。

他渐渐地升迁为零陵太守，管理政事七年。死后，零陵人歌颂他留下的恩惠，官吏百姓为他设庙祭祀。

周嘉的堂弟周畅，字伯持，本性仁慈，任河南府尹。永初二年，夏天发生旱灾，祈祷很久不应验，周畅就收葬洛阳城旁共一万余客死者的遗骸，天下了及时雨，年成丰收。他做官至光禄勋。

范式字巨卿，山阳郡金乡人，又名氾。年轻时游学于太学，为生员，与汝南人张劭结为朋友，张劭字元伯。二人同时告假归故乡。范式对元伯说：“我两年后会回来，将拜访尊双亲，看看你的小孩。”于是共同约定日期。后来约期快到时，元伯将这些话告诉母亲，请求准备食物，等候他来。母亲说：“离别两年，千里之外的约定，你为何相信到这般确切的地步呀？”张劭回答说：“巨卿是个可信之士，必定不会失约。”母亲说：“照这么说，该为你酿酒。”等到那一天，范式果然来了，登堂相拜而饮。尽情欢乐，然后告别。

范式任郡功曹。后来元伯卧病不起，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早晚都来探望问候。元伯临终时，叹道：“抱憾我见不到生死与共的朋友。”子徵说：“我与君章为您尽心尽力，这不是生死与共的朋友，还要找谁呀？”元伯说：“像你们二人，只是我的一般朋友。山阳范巨卿，才是我所说的能共生死的朋友。”不久病故。范式忽然梦见元伯戴黑冠，挂冠缨，拖着鞋子，喊道：“巨卿，我已于某日死，当在那个时间下葬，长埋地下。您没有忘记我，难道还能赶得上来看我？”范式忽然醒来，悲叹泪下，一一报告太守，请求允许前往奔丧。太守虽然心中不相信，但又觉得要是不同意又甚违情理，就答应

了他。范式穿上为朋友服丧的丧服，冲着下葬的日子，驰马前往，奔赴而来。范式还没来得及赶到，丧车已出发，到了墓穴边，将要下棺，而棺材不肯下。他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元伯，难道你还等待谁吗？"于是停下灵柩，片刻，看见素车白马，有人号啕大哭而来。他的母亲望着说："这必定是范巨卿！"范巨卿一到，对着灵柩叩头说："元伯，放心地走吧！死生异路，从此永别！"参加葬礼的有千把人，都为此而流泪。范式牵引棺材上的大绳，棺材才肯下穴。范式留住在墓旁，为他修缮陵园，然后才离去。

后到京师，受业太学。时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 与式未相见，而平子被病将亡，谓其妻曰："吾闻山阳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殁后，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为书，以遗巨卿。既终，妻从其言。时式出行适还，省书见瘗，怆然感之，向坟揖哭，以为死友。乃营护平子妻儿，身自送丧于临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书于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闻之，寻求不复见。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

举州茂才，四迁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县选嵩为导骑迎式。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谓曰："子非孔仲山邪？"对之叹息，语及平生。曰："昔与子俱曳长裾，游息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长守于贱业，晨门肆志于抱关。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式敕县代嵩，嵩以为先佣未竟，不肯去。

范式后来到京都，在太学学习。当时，生员长沙人陈平子也同在学习，但与范式从未见过面，陈平子遭病将死，对妻子说："我听说山阳范巨卿，是个耿直之士，可以将身后之事托付给他。我死后，将尸体埋在巨卿家门前。"他撕裂白绢，写了一封信，留给巨卿。死后，他妻子依从他的话办。当时范式正好外出巡行归来，见到书信和墓葬，十分悲痛伤感，对着坟墓作揖痛哭，把他作为生死与共的挚友。随即设法保护陈平子的妻子儿女，并亲自送葬到临湘，还差四五里没有到时，他把白色丝绢的信放在灵柩上，痛哭告别而去。陈平子的兄弟听到这事，去寻找他，却再也见不到他了。长沙上计掾史来到京城，上书表彰范式的事迹，太尉、司徒、司空府署同时征召他，他却不应召。

他被州官推举为茂才，经四次升迁，官至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境贫穷，父母年迈，就改名易姓，被雇为新野县阿里的街兵。范式巡行到新野，县里挑选孔嵩做排头骑兵迎接范式。范式一看就认出他来了，唤孔嵩，拉着他的手说："你不是孔仲山吗？"对着他叹息，谈起以往经历过的事，说："从前与你都拖着长裙，在太学学习。我蒙国家恩惠，做到牧伯这样的官，而你怀有大道隐藏自身，处在兵卒行伍之中，不是很可惜吗！"孔嵩说："侯嬴长久忠于鄙贱的职业，守门人一心一意守关。孔子要居住在夷蛮地区，也不担心那里偏

鄙。贫穷是士人所应有的处境，难道说那是鄙贱吗？”范式下令县里另外安排人来替代孔嵩。孔嵩却认为先前受雇，还未到期，不肯离开。

嵩在阿里，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遂辟公府。之京师，道宿下亭，盗共窃其马，寻问知其嵩也，乃相责让曰：“孔仲山善士，岂宜侵盗乎！”于是送马谢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式后迁庐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李善字次孙，南阳淯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乳为生湩，推燥居湿，备尝艰勤。续虽在孩抱，奉之不异长君，有事辄长跪请白，然后行之，闾里感其行，皆相率修义。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

善，显宗时辟公府，以能理剧，再迁日南太守。从京师之官，道经淯阳，过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脱朝服，持鉏 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执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尽哀，数日乃去。到官，以爱惠为政，怀来异俗。迁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

孔嵩在阿里，严格要求自己，市集中的子弟都服从他的训导化育。随后被征召到三公的官府中去。到京城去时，路上停宿在下亭。几个小偷一起偷走了他的马，后来打听到他就是孔嵩，就相互责难说：“孔仲山是个行善的士人，难道应该去偷他的东西吗！”于是将偷走的马送上谢罪。孔嵩官至南海太守。

范式后来改任庐江太守，有威望的声名，死在任上。

李善字次孙，南阳郡淯阳县人，本是同县人李元的奴仆。建武年间流行瘟疫，李元一家人相继去世，只剩下孤儿李续才生下几十天。李家遗留下了钱财千万，众奴婢私下商议，要设法杀死李续，分了李家的财产。李善很为李家伤心，但无力制止，就偷偷地背着李续逃离，隐藏在山阳、瑕丘交界处，亲自喂养，两乳流出乳汁，把干处让给小主人，自己睡在湿处，尝够了艰辛。李续虽还是小孩，但李善奉养他跟奉养成年的主人没有两样，有事就长跪请示，然后实行。乡里人为李善的行为所感动，都互相勉励遵循德义。李续年满十岁后，李善和他回到本县，重整旧业。他到官长那里告发奴婢，奴婢都被收捕或处死。当时，钟离意做瑕丘令，上书推荐李善的义行。光武帝下诏授李善和李续同为太子舍人。

李善在显宗时被征召到公府，因为能处理好繁难事务，第二次迁升后任日南郡太守。从京城到为官的地方去，路经淯阳，拜李元墓冢。还差一里没有到时，就脱去朝服，拿着锄头去除草。叩拜墓时，

哭泣得很悲伤，亲自生火野炊，设鼎俎进行祭祀。他流泪说："东家夫人，我李善在这里。"哀悼数日才离去。到职后，他以仁爱恩惠之心从政，使异域之人怀德归附。后来调任九江太守，未到目的地，在路上病故。

续至河间相。

王忳字少林，广汉新都人也。忳尝诣京师，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愍而视之。书生谓忳曰："我当到洛阳，而被病，命在须臾，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后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绝。忳即鬻金一斤，营其殡葬，余金悉置棺下，人无知者。后归数年，县署忳大度亭长。初到之日，有马驰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风飘一绣被，复堕忳前，即言之于县，县以归忳。忳后乘马到雒县，马遂奔走，牵忳入它舍。主人见之喜曰："今禽盗矣。"问忳所由得马，忳具说其状，并及绣被。主人怅然良久，乃曰："被随旋风与马俱亡，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书生事，因说之，并道书生形貌及埋金处。主人大惊号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师，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报，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马还之，彦父不取，又厚遗忳，忳辞让而去。时彦父为州从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与俱迎彦丧，余金俱存。忳由是显名。

仕郡功曹，州治中从事。举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忳曰："仁胜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闻有女子称冤之声。忳咒曰："有何枉状，可前求理乎？"女子曰："无衣，不敢进。"忳便投衣与之。女子乃前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贼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取财货。"忳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数杀过客？"对曰："妾不得白日自诉，每夜陈冤，客辄眠不见应，不胜感恚，故杀之。"忳曰："当为汝理此冤，勿复杀良善也。"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见。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即收系，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遣吏送其丧归乡里，于是亭遂清安。

李续官至河间相。

王忳字少林，广汉郡新都县人。王忳曾经到过京城，在一个空房间中见一位书生被病魔困扰，怜悯地去看他。书生对王忳说："我正巧一到洛阳，就生病了，命仅片刻，腰下有金十斤，愿以此赠你，死后求你收葬我的遗骸。"没有来得及问姓名就死了。王忳卖金一斤，筹办书生的殡葬，余下的金钱都放在棺材底下，没有人知道此事。归乡几年后，县里委任他为大度亭长。刚到任的那天，有匹马奔入亭中停下来。这天，大风刮来一条绣花被，又坠落在他面前。他把此事告诉县里，县里把马和被赠送给他。后来王忳骑马到雒县，马奔跑，驮着他进到别人的住处。主人见到他，高兴地说："今天可抓住盗贼了。"问王忳得到这匹马的来由，王忳把情况全都讲出来了，并连同绣花被。主人显出失意的样子有好一会，说："被子随着旋风和马一起不见了，你积了什么阴德，得到这两样东西？"王忳思忖有葬书生的事，就说出来了，并讲了书生的样子和埋金处。主人大惊，喊着说："这是我的儿子呀，姓金名彦。他前往京城，不知去向，没想到

是您安葬了他！大恩久不报答，天用这个方法表彰你的大德呀！”王忳将被子和马全都还给主人，金彦的父亲不肯接受，还厚厚地赠给王忳礼物，王忳推让而去。当时金彦的父亲任州从事，将这些事情告诉新都的县令，给予王忳休假日， 自己和他一起去迎接金彦的棺材，剩余的金钱都在。王忳从此名声显扬。

王忳担任郡功曹、州治中从事。推举贤才时，他被授予郿县令。他上任的路上，走到㵒亭。亭长说：“亭内有鬼，多次杀害过路人，不可住宿。”王忳说：“仁德战胜凶邪，道德消除不祥，要躲避鬼魂干什么呢！”就进亭内住宿。夜里听到有女人喊冤的声音。王忳祝告说：“有何冤枉，能走过来讲理吗？”女子说：“没有衣服，不敢上前。”王忳便抛衣服给她。女子上前诉说道：“小妾的丈夫为涪县县令，上任经过此亭歇宿，亭长不是东西，杀害了我家十多人，埋在楼下，钱财都被他抢走了。”王忳问亭长的姓名，女子说：“就是现在门下当巡查官的那个人。”王忳说：“你为什么屡次杀害过路客人？”女子回答：“我不能白日自诉，每夜叫冤，客人就睡倒不答应我，禁不住愤慨，所以杀了他们。”王忳说：“该为你们申冤，今后不要再杀害好人。”她就解衣于地，忽然看不见了。第二天，王忳唤巡查官来审问，他全都服罪，被收捕，同案犯十多人也都服罪。派官吏送冤魂归葬乡里，于是亭中就清静平安了。

> 张武者，吴郡由拳人也。父业，郡门下掾，送太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业与贼战死，遂亡失尸骸。武时年幼，不及识父。后之太学受业，每节，常持父遗剑，至亡处祭醊，泣而还。太守第五伦嘉其行，举孝廉。遭母丧过毁，伤父魂灵不返，因哀恸绝命。
>
> 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
>
> 续幼孤，仕郡户曹史。时岁荒民饥，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饘 粥。续悉简阅其民，讯以名氏。事毕，兴问所食几何？续因口说六百余人，皆分别姓字，无有差谬。兴异之，刺史行部，见续，辟为别驾从事。以病去，还为郡门下掾。

张武，吴郡由拳县人。父亲张业，担任郡门下掾，送太守的妻室子女回乡里。到河内亭时，夜间被强盗抢劫，张业与盗贼搏斗而死，尸骸丢失。张武当时还年幼，记不住父亲的模样。后来他到太学读书，每逢过节，常拿着父亲留下的剑，到父亲死亡处洒酒祭奠，痛哭而回。太守第五伦赞赏他的德行，推举他为孝廉。他因母丧而过于悲痛，又哀伤父亲的灵魂不回来，于是哀极而死。

陆续字智初，会稽郡吴县人。世代为大族。祖父陆闳，字子春，建武年间为尚书令。陆闳容貌美丽，喜欢穿越布单衣，光武见到很喜欢，从此以后经常下令会稽郡献越布。

陆续幼年孤苦，担任郡户曹史。时值灾荒，百姓挨饿，太守尹兴派陆续在都亭供给老百姓稀饭。陆续分辨那些老百姓，问他们的姓名。事情办完后，尹兴问给吃的人有多少，陆续随口说出六百多人，一一有名有姓，没有差错。尹兴认为他很奇特。刺史巡行时，见到陆续，任命他为别驾从事。因病离职，回来担任郡门下掾。

是时楚王英谋反， 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得其录，有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续母远至京师，觇候消息，狱事特急，无缘与续相闻，母但作馈食，付门卒以进之。续虽见考苦毒，而辞色慷慨，未尝易容，唯对食悲泣，不能自胜。使者怪而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相见，故泣耳。"使者大怒，以为门卒通传意气，召将案之。续曰："因食饷羹，识母所自调和，故知来耳，非人告也。"使者问："何以知母所作乎？"续曰："母尝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是以知之。"使者问诸谒舍，续母果来，于是阴嘉之，上书说续行状。帝即赦兴等事，还乡里，禁锢终身。续以老病卒。

长子稠，广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乐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学，不慕荣名，连征不就。褒子康，已见前传。

戴封字平仲，济北刚人也。年十五，诣太学，师事鄮 令东海申君。 申君卒，送丧到东海，道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暂过拜亲，不宿而去。还京师卒业。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敛， 以所赍粮市小棺，送丧到家。家更敛，见敬平行时书物皆在棺中，乃大异之。封后遇贼，财物悉被略夺，唯余缣七匹，贼不知处，封乃追以与之， 曰："知诸君乏，故送相遗。"贼惊曰："此贤人也。"尽还其器物。

那时楚王英谋反，暗中搜求天下贤德之士。楚王事败露后，显宗得到他们的名录，其中有尹兴的名字，就把尹兴关进廷尉的狱中。陆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和属官五百多人到洛阳关押钦犯的牢狱受刑拷打，众吏忍受不了苦痛，死去的人过半，只有陆续、梁宏、驷勋受尽五种刑罚，肌肉萎缩溃烂，终究还是没有乱说。陆续母从遥远的外地来到京城，探听消息，因案情很严重，没有机会与陆续互通信息，母亲仅仅做了些饭菜，交给守门的兵士送进去。陆续受尽苦刑，但陈词慷慨，没有改变容貌，只是对着食物悲痛哭泣，不能自禁。使者觉得奇怪，就问其中的缘故。陆续说："母亲来了，却不能相见，所以哭泣。"使者大怒，以为守门卒通风报信，将他唤来治罪。陆续说："因为吃到送来的肉羹，发现是母亲亲自烹调的，所以知道她来了，不是旁人告诉我的。"使者问："凭什么知道是你母亲煮的呢？"陆续说："母亲过去切肉块无不成方，断葱以一寸为度，因此知道她来了。"使者问旅店，陆续母果然来了，于是暗中赞许他，上书陈述陆续的情状。皇帝就赦免了尹兴等人，遣还乡里，终身不得从政。陆续因年老病死。

长子陆稠，任广陵太守，有善治理的名声。二儿子陆逢，任乐安

太守。小儿子陆褒，好学不倦，不贪慕荣誉名声，接连征召不去。陆褒的儿子陆康，已见前面的《陆康列传》。

戴封字平仲，济北郡刚县人。十五岁时到太学，拜鄮县令东海人申君为老师。申君死，戴封送丧到东海，路上当经过自己的家。父母认为他会回家的，事先为他娶妻，戴封临时路过，拜见双亲，不过夜就走了，回到京城完成学业。当时一起学习的石敬平得热病而死，戴封照看办理丧事，用自己带来的粮食买了口小棺材，送丧到他家中。石敬平家中重新殡殓，看到石敬平临行时的书物都在棺材中，很惊奇。戴封后来遇到强盗，财物都被抢走，只剩下丝绢七匹，强盗不知怎么办，戴封就追上去把丝绢给他们，说："知道各位困乏，所以送上来赠给你们。"盗贼惊讶地说："这是位贤人呀！"把什器物财全都还给了他。

后举孝廉，光禄主事，遭伯父丧去官。诏书求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灾伏异者，公卿郡守各举一人。郡及大司农俱举封。公车征，陛见，对策第一，擢拜议郎。迁西华令。时汝、颍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祷请无获，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于是远近叹服。

迁中山相。时诸县囚四百余人，辞状已定，当行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诏书策美焉。

永元十二年，征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逊，陈留人也。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宴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坐中惊肃，因遂罢散。充后遭母丧，行服墓次，人有盗其墓树者，充手自杀之。服阕，立精舍讲授。

太守鲁平请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沟中，因谪署县都亭长。不得已，起亲职役。后和帝公车征，不行。延平中，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后进，特征充为博士。时鲁平亦为博士，每与集会，常叹服焉。

后来被推举为孝廉，任光禄主事，遭伯父丧事离职。诏书招聘有才能、品质好、正直敢言的人，有非凡的道行、能消灭灾祸、降伏怪异的人，公卿郡守各推举一人。济北郡和大司农都推举戴封。公车署去征召，皇帝接见，应对策论为第一，升任议郎。又调任西华县令。当时汝、颍有蝗灾，偏偏不入西华的边界。督邮巡行西华县时，蝗虫突然大批飞来，督邮当天就走了，蝗虫也随即不见了，县内人人感到惊奇。那年大旱灾，戴封祈祷没有成效，就堆柴坐在上面自焚，火起而大雨骤降，因此远近的人赞叹不已。

后来调任为中山国相。当时各县囚犯有四百多人，供词和罪状均

已查实，该用刑罚。戴封怜悯他们，遣送他们回家，并和他们约定好回来的日子，都没有违约的。诏书褒赞做得好。

永元十二年，征召他任太常，死于任上。

李充字大逊，陈留人。家庭贫穷，兄弟六人一起过日子，衣服轮流着穿。妻子私下对他说："如今贫穷到这般地步，很难长久不出事。我有些私房钱，我想分家别居。"李充假装答应她说："如果要分开住，该酿些酒，都来聚一聚，喊乡里同族人和族外人，共同来商量此事。"妻子听了李充的话，设酒席宴请客人。席间，李充上前跪告母亲说："这个女人不知礼数，挑拨我和母亲兄弟的关系，罪该遣送出去。"便大声斥责他的妻子，命令她滚走，妇人含泪而去。坐中客人惊讶万分，就散了。李充后来遭母丧，在墓侧服丧，有人偷墓侧的树，李充亲手杀死了他。丧服期过了，就建学舍讲课。

太守鲁平请他代理功曹，他不去。鲁平愤怒，就把李充置于困窘的境地，随后又贬他去代理县都亭长。李充不得已，只得动身到职视事。后来汉和帝派官车征召他，他不去。延平年间，诏令公卿、中二千石各推举隐士大儒，务求起用有高尚德行的人，以勉励后来人，特别征召李充为博士。当时鲁平也是博士，每次和李充一起参与聚会，常赞叹佩服李充。

充迁侍中。大将军邓骘贵戚倾时，无所下借，以充高节，每卑敬之。尝置酒请充，宾客满堂，酒酣，骘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将，幕府初开，欲辟天下奇伟，以匡不逮，惟诸君博求其器。"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颇有不合。骘欲绝其说，以肉啖之。充抵肉于地，曰："说士犹甘于肉！"遂出，径去。骘甚望之。同坐汝南张孟举往让充曰："一日闻足下与邓将军说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责，非所以光祚子孙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贵行其意，何能远为子孙计哉！"由是见非于贵戚。

迁左中郎将，年八十八，为国三老。安帝常特进见，赐以几杖。卒于家。

缪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又数有斗争之言。肜深怀愤叹，乃掩户自挝曰："缪肜，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罪，遂更为敦睦之行。

仕县为主簿。时县令被章见考，吏皆畏惧自诬，而肜独证据其事，掠考苦毒，至乃体生虫蛆，因复传换五狱，逾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李充升任侍中，大将军邓骘作为外戚，权倾一时，但无所借助，他认为李充德行高尚，常屈尊敬重他。曾经置酒请李充，宾客坐满一屋子，喝酒喝得正高兴时，邓骘跪拜说："我有幸托福于太后，位列上将，现在初开府署，想招聘天下奇才伟人，以匡正我的不到之处，希望各位广泛地寻求那些成大器的人物。"李充为他陈述天下隐居有

道行的高士，但多不合邓骘的想法，邓骘要堵住他的嘴巴，就夹肉给他吃。李充掷肉于地，说："陈述高士比吃肉甜美！"就走了出去，径自离开了。邓骘很怨恨他。同席汝南人张孟举前往责备李充说："那天看到您和邓将军谈论高士未完，语中带刺，当面指责他，不能做到折中平和，出言不逊，这不是光耀祖先、造福子孙的做法。"李充说："大丈夫活着，贵在实施自己的主张，怎能为子孙做长远打算？"从此得罪了外戚。

李充升任左中郎将，八十八岁时，尊他为国家的三老。汉安帝常常特别召见他，赐给他几案和手杖。死于家中。

缪肜字豫公，汝南郡召陵县人，从小孤苦，兄弟四人，共有一份家产。各人娶妻后，妇人们都要求分开居住，又屡次争吵。缪肜深怀悲愤，就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说："缪肜，你注重修养，谨慎行事，学习圣人的办法，准备用来整治民风，为何不能端正家风呢？"弟弟和弟媳们听到了，都叩头请罪，于是变得和睦相处。

缪肜在县里任主簿，当时县令遭人上奏章告发被拷问，县吏们都畏惧而被迫假意认罪，唯独缪肜去证明事实的真相，遭酷刑拷打，以致身上生蛆。他换了五个牢狱，超过四年，县令终于因他而得以免罪。

太守陇西梁湛召为决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肜送丧还陇西。始葬，会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乱它郡，肜独留不去，为起坟冢，乃潜穿井旁以为窟室，昼则隐窜，夜则负土，及贼平而坟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还见大惊。关西咸称传之，共给车马衣资，肜不受而归乡里。

辟公府，举尤异，迁中牟令。县近京师，多权豪，肜到，诛诸奸吏及托名贵戚宾客者百有余人，威名遂行。卒于官。

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与同郡雷义为友，俱学《鲁诗》、《颜氏春秋》。太守张云举重孝廉，重以让义，前后十余通记，云不听。义明年举孝廉，重与俱在郎署。

有同署郎负息钱数十万，责主日至，诡求无已，重乃密以钱代还。郎后觉知而厚辞谢之。重曰："非我之为，将有同姓名者。"终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归宁者，误持邻舍郎绔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说，而市绔以偿之。后宁丧者归，以绔还主，其事乃显。

重后与义俱拜尚书郎，义代同时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见义去，亦以病免。

后举茂才，除细阳令。政有异化，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后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任太守的陇西人梁湛征召缪肜任决曹史。安帝初年，梁湛因病死于任上，缪肜送他的遗体回陇西。刚下葬时，碰上西羌谋反叛乱，梁湛的妻子儿女都避乱他郡，缪肜独留不去，为梁湛建造陵墓，暗地凿

穿井旁建成地下室，白天隐藏起来，晚上担土，等到贼乱平定，坟墓也就建好。梁湛的妻子儿女猜想缪肜已死，回来看见他，大吃一惊，关西人都称赞传颂，供给他车、马、衣服和资金，缪肜不接受，回到了故乡。

他被征召到公府，被推荐为特别突出的人物，升迁为中牟县令。县近京城，有很多掌权的豪门门，缪肜一到，惩治违法犯罪的官吏及托名贵戚宾客者有一百多人，威名从此传播开来。他后来死在任上。

陈重字景公，豫章郡宜春县人。年轻时与同郡人雷义结为朋友，一同学《鲁诗》、《颜氏春秋》。太守张云推举陈重为孝廉，陈重让给雷义，前后通了十多封信，张云不听从。雷义第二年被推荐为孝廉，陈重与他都在郎署。

有同署郎官负债数十万，债主天天来，索求无止境，陈重暗中拿钱代为偿还。同署郎官后来知道了，就说话感谢他，陈重说："不是我做的，会有同姓同名的人。"终究不肯承认自己的恩惠。又有同宿舍的人告假回家省亲，误拿他人的裤子穿走了，主人怀疑是陈重偷了，陈重不去申诉，而是买了条裤子还给主人。后来奔丧的人回来，将裤子还给原主，此事才真相大白。

陈重后来与雷义都被任命为尚书郎。雷义因代他人受罪，被免职，陈重见雷义走了，也称病自动免职。

后来被推举为秀才，任细阳令。政事有优异的成绩，被推举为特别突出的人物。正值调任为会稽太守时，遇上姊丧离职。后来为司徒所征召，任命为侍御史，死去。

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也。初为郡功曹，尝擢举善人，不伐其功。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义不受，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无所复还，义乃以付县曹。

后举孝廉，拜尚书侍郎，有同时郎坐事当居刑作，义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论司寇。 同台郎觉之，委位自上，乞赎义罪。顺帝诏皆除刑。

义归，举茂才，让于陈重，刺史不听，义遂阳狂被发走，不应命。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三府同时俱辟二人。义遂为守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顿令，卒官。

子授，官至苍梧太守。

范冉字史云，陈留外黄人也。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

冉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常慕梁伯鸾、闵仲叔之为人。与汉中李固、河内王奂亲善，而鄙贾伟节、郭林宗焉。奂后为考城令，境接外黄，屡遣书请冉，冉不至。及奂迁汉阳太守，将行，冉乃与弟协步赍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冉见奂车徒骆驿，遂不自闻，惟与弟共辩论于路。奂识其声，

即下车与相揖对。奂曰：“行路仓卒，非陈契阔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从，以贱质自绝豪友耳。今子远适千里，会面无期，故轻行相候，以展诀别。如其相追，将有慕贵之讥矣。”便起告违，拂衣而去。奂瞻望弗及，冉长逝不顾。

雷义字仲公，豫章郡鄱阳县人。初任郡功曹，曾经推举了优秀人才，却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雷义曾救已判死罪的人的性命，犯罪者事后用黄金二斤酬谢他，雷义不接受，金主人等雷义不在的时候，暗中将金放在天花板上。后来修缮房屋，雷义才看到，但金主人已死，无处可归还，雷义就交给了县曹。

后来被推举为孝廉，他被任命为尚书侍郎，有同时的郎官因事获罪该用刑。雷义默默地上表要求自己去代他受罪，因此被司寇定罪，同台郎官察觉了这件事，交出职位，亲自上访，恳求赎雷义的罪。顺帝下诏都免去他们的刑罚。

雷义归来后，被推举为茂才，让给陈重，刺史不答应，雷义装疯，披头散发地奔跑，不听从安排。同乡人为了这件事说：“胶和漆自以为牢不可破，不如雷义和陈重的友谊。”三府同时征召二人，于是雷义担任灌谒者，让他拿着符节督察郡国的风尚风俗，太守和令长犯罪的共七十人。不久授予侍御史，任南顿令，死在任上。

儿子雷授，官做到苍梧太守。

范冉字史云，陈留郡外黄县人。年少时为县里的小官，十八岁时，奉命迎接督邮，范冉耻于此事，就逃离而去。到了南阳，拜樊英为老师。又游览京城，向马融学习，因而通晓经书，历一年才回家。

范冉性喜不与时俗为伍，做矫情立异的事情。他经常仰慕梁伯鸾、闵仲叔的为人。与汉中李固、河内王奂关系亲密，而鄙视贾伟节、郭林宗。王奂后来任考城令，与外黄相距不远，王奂屡次送信去请范冉，范冉不去。后来王奂调任汉阳太守，将要起程时，范冉与弟弟范协携带麦酒前来，在路旁设坛，等待王奂。范冉见王奂后面乘车的和步行的人络绎不绝，就不向王奂通报自己，只与弟弟在路旁争辩。王奂听出了他的声音，下车与他互相作揖行礼。王奂说：“行路匆忙，不是叙述阔别之情的地方，可一起到前面的亭子歇息，以叙别后之情。”范冉说：“你以前在考城，我想要来跟从你，后来以鄙贱之身自绝权贵的朋友。如今你远去千里，后会无期，所以顺便就近等候，以表示永久分别。如果我追攀你，将有羡慕贵人的讥评。”于是就起身告别，拂衣而去。王奂连看一眼也来不及，范冉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

桓帝时，以冉为莱芜长，遭母忧，不到官。后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从俗，常佩韦于朝。议者欲以为侍御史， 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

卖卜于市。

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粮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及党禁解，为三府所辟，乃应司空命。是时西羌反叛，黄巾作难，制诸府掾属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诏书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于家。临命遗令敕其子曰：“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坟封高下，令足自隐。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于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吊。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会葬者二千余人，刺史郡守各为立碑表墓焉。

汉桓帝时，任命范冉为莱芜县长。范冉遭受母亲去世的悲痛，不到职。后来在太尉府任职，因为性急不能合群，经常佩带牛皮绳以警戒自己。许多人都说要任命他为侍御史，他逃隐于梁沛之间，徒步行走，穿着破衣服，在街上替别人算命卜卦。

他遭到党人禁锢之祸，就推着人力小车，载着妻子儿女，以拾取遗穗生活，有时在旅店歇脚，有时就在树荫下睡觉。如此十多年，才盖了个茅棚住下来，住所简单粗陋，有时粮食吃完了，生活无着也泰然自若，言谈面貌没有什么改变。邻里歌唱说：“范冉家中贫穷得甑中有灰尘，锅中可养鱼。”

等到党禁解除，他被三府所征召，这才应司空之命。这时西羌反叛，黄巾军起事，皇帝下诏各郡府掾属不能随便行动。范冉检举自己而辞职，诏书特别原谅他，不加治罪。后来又征召至太尉府，因病未去任职。

中平二年，七十四岁，死于家中。临死前遗书告诫他的儿子说：“我生在昏暗的时代，碰上邪恶奢侈的习俗，活着不能匡正世道，裨补时局，死了怎能忍心等同于流俗之人！我气绝就装入棺材，着上普通服装，衣服能遮蔽身体就足够，棺材能放进身子已足够，入殓完毕就挖墓坑，挖坑完毕就埋葬。坟前祭奠，干饭冷水，饮食之物，不要有多余的留下。坟堆的高矮，能隐藏棺材就足够。了解我的是李子坚、王子炳，如今他们都不在，办这些事全靠你啦！不要给同乡好友和宗族亲属增加什么负担。”这时三府各遣令史奔丧吊唁。大将军何进写信给陈留太守，多次议及他的谥号问题，大家都说应该是贞节先生。参加葬礼的有两千多人，刺史郡守都为他立碑表彰墓主人。

戴就字景成，会稽上虞人也。仕郡仓曹掾，杨州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收就于钱唐县狱。幽囚考掠，五毒参至。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又烧锞 斧，使就挟于肘腋。就语狱卒："可熟烧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墯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通熏之。一夜二日，皆谓已死，发船视之，就方张眼大骂曰："何不益火，而使灭绝！"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墯落。主者以状白安，安呼见就，谓曰："太守罪秽狼藉，受命考实，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据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当以死报国。卿虽衔命，固宜申断冤毒，奈何诬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薛安庸骇 ，忸行无义，就考死之日，当白之于天，与群鬼杀汝于亭中。如蒙生全，当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壮节，即解械，更与美谈，表其言辞，解释郡事。征浮还京师，免归乡里。

太守刘宠举就孝廉，光禄主事，病卒。

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人。从兄忠，为中常侍，苞深耻其门族有宦官名势，不与忠交通。

初仕州郡，举孝廉，再迁广陵令。视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状，迁辽西太守。抗厉威严，名振边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苞殡敛母毕，自上归葬。灵帝遣策吊慰，封鄃侯。

戴就字景成，会稽郡上虞县人。他担任郡仓曹掾时，杨州刺史欧阳参上奏章揭发太守成公浮犯有盗窃罪，派遣部从事薛安审查仓库的簿册，收捕戴就，关进了钱塘县监狱。囚禁在幽室里，毒刑拷打，所有刑罚都用到了。戴就慷慨陈词，面不改色，又烧红了锞 斧，迫使他夹在腋下。戴就对狱卒说："可以把锞 斧烧得很烫，别让它冷了。"每次上刑拷打，就不肯吃饭，他身下的肉焦烂了，坠落于地，就拣起来吃，主事者用尽了所有的酷刑，没有别的办法了，就迫使戴就躺在翻转过来的船底下，燃烧马粪来熏他。熏了一夜两天，都说他已经死了，翻开船一看，戴就正张大了眼睛大骂："为什么不加把火，把我烧死！"又再放火烧地面，用大铁针刺进他的指甲中，叫他去扒泥土，指甲全都掉了。主者把情况告诉薛安，薛安叫戴就来见，对他说："太守罪行累累，我奉命来考查核实，你为什么用自己的身体来对抗呢？"戴就伏在地上答道："太守是'剖符大臣'，定会以死报国。你虽然上奉皇命，本应申冤断案，为何冤枉诬陷忠臣良民，强词夺理，让大臣诽谤国君，儿子证父有罪！你薛安昏庸愚蠢，总是不讲仁义。我戴就被拷打致死之日，当向天神报告，和群鬼在路亭中杀死你。如能生还，也会手持刀刃杀死你！"薛安赞美他的壮节，就解开刑具，改变态度，和他好言交谈，表彰他的言论，解除郡守的这件案子。朝廷征调成公浮回京城，免职后，让他归乡里。

太守刘宠推举戴就为孝廉，光禄奉胗推举戴就为主事。后来因病而死。

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人。堂兄赵忠做中常侍，赵苞为他的门族有宦官的名声和权势感到耻辱，不和赵忠来往。

最初到州郡做官，被推举为孝廉，又升任广陵令。任职三年，政治和教化清明，郡守表奏他的事迹，被升任辽西太守。他高尚而威严，名声使边远地区的人为之震惊。到任后的第二年，他派人去迎接母亲和妻子儿女，快要到郡时，道经柳城，正遇鲜卑一万多人进入边疆地区抢劫掳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儿就被劫为人质。鲜卑人用车载着他们来攻打州郡。赵苞率领步兵骑卒两万人，与敌对阵。敌人把赵苞母亲推出来给赵苞看，越苞悲痛呼号着对母亲说："我做儿子的不像话，想以菲薄的俸禄朝夕供养您，没想到反为您招了祸殃。从前是母亲的儿子，今天是帝王的臣子，大义不能顾及私人的恩情，毁弃忠君的节操，只有碎尸万段，否则无法抵罪。"母亲远远地对他说："威豪，人生各有天命，怎能光顾我而损害忠义！从前王陵的母亲对着汉使持剑自尽，用以坚守其子的志向。你自勉吧！"赵苞立即进军，敌人全都被摧垮了。他的母亲和妻子、儿女全都被害。赵苞盛殓母亲完毕，回故乡安葬。汉灵帝派人送信去吊丧和慰问，封赵苞为鄃侯。

> 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欧血而死。
>
> 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或骑驴入市，乞匄于人。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与彭城姜肱、京兆韦著并征，栩不应。

赵苞葬母完毕，对乡亲们说："享用官禄而逃避困难，不是忠臣；伤害母亲而成全仁义，不合孝道。像我这样，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就吐血而死。

向栩字甫兴，河内郡朝歌县人，向长的后代。年少时是个读书人，本性高超特异。坚持读《老子》，情形如同学道。又好像是个狂生，喜欢披头散发，戴着红绡头巾，经常坐在灶北的板床上，时间久了，木板上就有膝盖、足踝、足趾的印痕。他不喜欢说话而喜欢长啸。宾客来了，他伏着装作没看见。他有一些弟子，名叫"颜渊"、"子贡"、"季路"、"冉有"等。有时候他骑着驴子入市，向人乞讨。有时候又邀约众乞讨儿同归留宿，为他们陈设酒食。当时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事。郡上按礼约请他或征召他，推举他为孝廉、"贤良方正"和"有

道”，公府征召，他都不应征。又和彭城人姜肱，京兆人韦著同时被征召，向栩也不去。

> 后特征，到，拜赵相。及之官，时人谓其必当脱素从俭，而栩更乘鲜车，御良马，世疑其始伪。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
>
> 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
> 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也。仕郡为五官掾。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百姓喁喁，无所诉告，咎尽在辅。今郡太守改服责已，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祈请，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无状。”于是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傍，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至诚。
>
> 刘翊字子相，颍川颍阴人也。家世丰产，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于汝南界中，有陈国张季礼远赴师丧，遇寒冰车毁，顿滞道路。翊见而谓曰：“君慎终赴义，行宜速达。”即下车与之，不告姓名，自策马而去。季礼意其子相也，后故到颍阴，还所假乘。翊闭门辞行，不与相见。

后来特别征召，他才去了，被任为赵相。等到上任时，当时人认为他必定会轻慢疏略，简单俭朴，而向栩反倒乘着彩车，驾着好马，世人怀疑他以往的事情是虚伪的。任职后，他疏略不看公文，住宅中长满了野草。

被征召任侍中，每次遇有朝中大事，他都直言不讳，声色俱厉，百官都害怕他。张角谋反时，向栩奏言该办的国事，很有些讥笑讽刺帝王的左右手，不希望国家出兵。仅需派遣将领在黄河边上脸朝北读《孝经》，贼人自然会被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毁向栩不愿意让国家命将领出兵，怀疑他与张角一条心，想做内应。他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被杀害了。

谅辅字汉儒，广汉郡新都县人。在郡上任五官掾。当时盛夏大旱，太守亲自出来向山川祈祷，接连几天并没有下雨。谅辅就在庭中曝晒自己，情绪激昂地祷告说：“我谅辅是太守的助手，却不能提意见，进忠言，推荐贤人，黜退恶人，调和阴阳，顺承天意，以至于使天地闭塞不通，万物焦枯，百姓异口同声，却无处诉苦，罪责全在我身上。如今郡太守更换服装，谴责自己，为百姓求福，精诚恳切之至，未能感通神灵。我谅辅如今斗胆亲自祈请，如到中午不下雨，请求允许用我的身体抵偿我没做好事。”于是堆积干柴茅草在自己周围，旁边点着一堆火，将要自焚，还没到中午时分，天就乌云密布，不一会儿下了场及时雨，一郡人都受益。世人以此称道他的真诚。

刘翊字子相，颍川郡颍阴县人。家庭世代产业丰厚，经常普施恩惠而不认为自己给了别人恩惠。他曾经在汝南一带赶路时，有陈国人张季礼远赴老师的丧事，遇上天寒冰冻，车辆毁坏，停滞在路上走不了。刘翎见到了，对他们说：“你们重视送丧行义，应当迅速赶路。”就下车将车交给了他们，不告知姓名，自己鞭马而去。张季礼猜想他就是刘子相，后来特意到颍阴，归还借乘的车辆。刘翎闭门辞行，不与张季礼见面。

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临郡，引为功曹，翎以拂名公之子，乃为起焉。拂以其择时而仕，甚敬任之。阳翟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植。拂召翎问曰：“程氏贵盛，在帝左右，不听则恐见怨，与之则夺民利，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泽不以封，盖为民也。明府听之，则被佞幸之名矣。若以此获祸，贵子申甫，则自以不孤也。”拂从翊言，遂不与之。乃举翎为孝廉，不就。

后黄巾贼起，郡县饥荒，翎救给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人。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

献帝迁都西京，翎举上计掾。是时寇贼兴起，道路隔绝，使驿稀有达者。翎夜行昼伏，乃到长安。诏书嘉其忠勤，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余车马，自载东归。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翎以马易棺，脱衣敛之。又逢知故困馁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翎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少师事陈寔， 以义行称。 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剑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剑，怪而问其姓名， 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

他经常固守本志，称病而卧，不屈从地去应聘赴命。河南人种拂到郡，让刘翊担任功曹。刘翊因为种拂是名公的儿子，因而应聘。种拂因他能够选择时机出仕，对他很敬重信任，阳翟人黄纲依仗程夫人的权力，要求占据山泽，由自己来经营种植。种拂召见刘翊问道：“程氏高贵至极，在皇帝左右，我如果不听从，恐怕会遭到怨恨，要是给他，就会夺走民利，对此该怎么办呢？”刘翎说：“名山大泽不作为封地，就是为了老百姓。您要是听从了他，就背上谄媚邀宠的恶名，要是以此获祸，贵子申甫也不会从此孤单了。”种拂听从了刘翊的话，就不把山泽给他们。推举刘翎为孝廉，他不去接受。

后来黄巾军起事，郡县饥荒，刘翎救援困乏粮绝的人，供应几百人吃饭。对乡族中贫穷的人，死后就为他们准备殡葬诸事，对寡妇鳏夫，则帮助他们改嫁或再娶。

汉献帝迁都西京，刘翊被推举为上计掾。那时寇贼兴起，道路隔绝，传送官方文书的驿使很少能到达目的地。刘翎晚上行走，白天躲

藏，才到达长安。诏书称赞他忠诚勤苦，特地任命他为议郎，升任陈留太守。刘翊把自己所持有的珍奇古玩散发给他人，只剩下车和马，载着自己东归。他出关几百里后，看到一个士大夫病死在路边，便将马换了棺材，脱下自己的衣服。又遇到一个困乏饥饿于路边的故旧相知，不忍心遗弃他而去，就杀了给自己驾车的牛，拯救那位困乏者。众人阻止他那样做，刘翊回答说："看到人死亡不援救，不是志士。"于是自己也和他们一样饿死了。

王烈字彦方，太原郡人。年少时拜陈寔为老师，以有义行著称。乡里有人偷牛，被牛主抓住了，贼人请罪说："我甘心受刑罚致死，但请求不要让王彦方知道此事。"王烈听说后，派人去感谢他，赠给他布六丈。有人问他这么做的缘故，王烈说："贼人怕我知道他犯了过错，这就有了羞耻之心。既然有这种想法，一定能改恶从善，所以用此激励他。"后来有位老人在路上丢了一把剑，一个过路人见到后，守在那里，到了晚上，老人回来，找到了那把剑，觉得奇怪，问那人的姓名，并将此事告诉王烈。王烈让人推测寻找，原来就是那早先的偷牛人。大家有争是非曲直的，要到王烈那里去评理，有的走到路上就回去了，有的看见王烈住的房子就回去了。他的道德感化人到如此地步。

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

赞曰：乘方不忒，临义罔惑。惟此刚絜，果行育德。

他被考察推举为孝廉，三府征召他，他都不去。黄巾起事和董卓作乱时，他到辽东避祸，夷人尊敬他信赖他。太守公孙度以兄弟之礼接待他，向他咨询政事。想任命他做长史，王烈就去经商，往自己脸上抹黑，这才得以幸免。曹操听说王烈有很高的名望，派人去征召他，他不来。建安二十四年，寿终于辽东，享年七十八岁。

赞辞说：这些独行者行为方正，没有差错；面临大义，而没有疑惑。只有如此刚强明洁，才能做到行为果决，培育美德。

#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

##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

孔子说：“《易》有君子之道四条。”又说：“卜筮的人看重自己的占卜术。”占卜，先王借此确定祸福，解决疑难，暗中与神灵相通，预知未来事物。至于占星术之类的学问，往往见载于古代典籍。然而神仙怪异的事迹传述，珍贵的典籍之类，都关锁在神仙洞府，封存在仙界瑶台，无法看到，而那《河图》、《洛书》，龟龙背出水面的图书，箕子的阴阳五行之术，师旷的占知灾变之书，七经纬与《尚书中候》之书，兵家之符，都是借以探取深奥的道理的，可用人间世事来检验，这些倒是经常有事实可听到的。上述学说的末流还有靠风向辨吉凶、人人地奔驰、日月五星运行、天地未分的混沌之气、卜筮掌月、折竹占卜、阴阳吉凶立成之法、推算吉凶祸福及事之成败的本领，以及望云彩，观城郭之气辨吉凶，推知吉祥祸害，也经常对人事有作用。然而这一类方术深隐幽远，玄妙奥旨难以推究，所以圣人不谈论怪异鬼神，很少涉及命运之说。有的人采用放开其末端从而一开始就加以抑制的办法，有的人用婉曲其辞的办法以显明其本义，正所谓“老百姓可叫他们干某事，但不可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干某事”。

汉代从武帝开始就喜欢神仙方士之术，天下懂得这方面的学问和本领的人，无不背负典策，摩拳擦掌，乘一时之风尚而聚结。后来王莽借用符命篡位，光武帝尤信谶纬迷信之言，士大夫中趋向时尚的

人，都到处奔走，穿凿微言大义，争相阐释自己的看法，所以王梁、孙咸顺应图讖而在名，越级登上执政大臣的宝座，郑兴、贾逵以附和而显扬，桓谭、尹敏以违拗反叛而陷入失败，从此天下熟习图谶之学，崇尚奇文，以博弈、占卜等特艺为珍贵，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通。因此通晓儒家学说的博学之士，对这种奸妄、不合经典的做法表示愤慨，向朝廷慷慨陈词，认为应当摈弃它们，把它们那一套收藏起来。司马迁说：“看阴阳家的书，使人拘束而多忌讳。”大概就因为这些。

夫物之所偏，未能无蔽，虽云大道，其硋或同。若乃《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然则数术之失，至于诡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斯深于《书》者也；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深于数术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者多迷其统，取遣颇偏，甚有虽流宕过诞亦失也。

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昝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今盖纠其推变尤长，可以弘补时事，因合表之云。

任文公，巴郡阆中人也。父文孙，明晓天官风角秘要。文公少修父术，州辟从事。哀帝时，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惧，遣文公等五从事检行郡界，潜伺虚实。共止传舍，时暴风卒至，文公遽趣白诸从事促去，当有逆变来害人者，因起驾速驱。诸从事未能自发，郡果使兵杀之，文公独得免。

后为治中从事。时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为其备。”刺史不听，文公独储大船，百姓或闻，颇有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载，使白刺史，刺史笑之。 日将中，天北云起，须臾大雨，至晡时，湔水涌起十余丈，突坏庐舍，所害数千人。文公遂以占术驰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称疾归家。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存在片面性，这就不能不受蒙蔽，虽然讲的是大道，因蒙蔽而阻塞不通或许是相同的。好比说片面地认识《诗》会失之愚昧，片面地认识《书》便失之欺骗，然而片面地认识阴阳术数，引起了欺诈成风吗？如果使人们温柔敦厚而不愚昧，这就是深通《诗经》的人；如果使人通达，懂得深远的道理而不搞欺骗，这就是深通《书经》的人；尽通数术，懂得变化而不陷于欺诈，这就是真正懂得阴阳变化的术数的人。所以说：“如果不是那种浮泛肤浅的人，学问大道就不会不发生作用。”那些想入非非的人，大多迷惑于一般的概括说法，取舍很片面，甚至放荡失据，过分怪诞，那也是要失足的。

东汉张衡是阴阳家的宗师，郎顗卜吉凶最精密，其余也都是闻名于世的名家。他们的门徒也有才思不同寻常，品质高尚的，未必都热衷于占卜之类的神仙家技能。如今将那些尤善推变的人列举于此，可以用来广泛地裨补政事，因而放在一起表彰他们。

任文公，巴郡阆中人。父亲任文孙，通晓天文、由风向占吉凶的

秘密经旨。文公从小学习父亲的本领，州上征召他为从事官。汉哀帝时，有人说越巂的太守要谋反，刺史很恐惧，派遣文公等五位从事官在郡界上检查巡行，暗暗地侦察虚实。他们一同住在一旅舍中，当时暴风突然来临，文公急急地奔告从事官迅速离开，说将会有叛逆者前来害人，随即驾车迅速赶路。众从事官未能自动离开，郡中叛逆者果然派兵杀了他们，任文公独自脱身。

后来任文公任治中从事。当时天大旱，他告诉刺史说："五月初一日，将会有大水，变化已经发生，不能靠堤防救止，应命令官员们预先早做准备。"刺史不听，文公独自准备大船，有的老百姓听说了，做了很充分的防范准备。到了那天，干旱很厉害，文公急忙命令赶快上船，派人告诉刺史，刺史一笑了之。 日将正午，天北起了云，不一会儿开始下大雨，到下午四五点钟，湔水暴涨了十几丈，冲毁了房屋，死伤数千人。文公于是就以占术闻名。后来授命为司空掾。汉平帝登基，他推称有病回家。

王莽篡后，文公推数，知当大乱，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趋走，日数十，时人莫知其故。后兵寇并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脱，惟文公大小负粮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余年不被兵革。

公孙述时，蜀武担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自是常会聚子孙，设酒食。后三月果卒。故益部为之语曰："任文公，智无双。"

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人也。少师事东海王仲子。时王莽为大司马，召仲子，仲子欲往。宪谏曰："礼有来学，无有往教之义。今君贱道畏贵，窃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违之。"宪曰："今正临讲业，且当讫事。"仲子从之，日晏乃往。莽问："君来何迟？"仲子具以宪言对，莽阴奇之。及后篡位，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莽深忿恚，讨逐不知所在。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征宪拜博士。再迁，建武七年，代张堪为光禄勋。从驾南郊。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潠。执法奏为不敬。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后齐果上火灾，与郊同日。

王莽篡位，文公推算术数，知道天下会大乱，就督促家人背负重物百来斤，围绕房舍急走，每天奔走数十圈，当时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故。后来兵寇并起，那些逃亡者很少能逃脱，只有任文公一家人背着粮食走得快，都能免于一死，保全性命。他逃奔到子公山，十多年不遭战乱之灾。

公孙述时，四川武担山山石折断。文公说："唉！西州有智士死，将在我的身上应验。"从此经常和子孙聚会，设置酒宴。三个月后果然去世。所以益部人谈论他说："任文公，智慧没有人可比。"

郭宪字子横，汝南郡宋县人。年轻时拜东海人王仲子为师。当时王莽为大司马，召唤仲子，仲子要前往。郭宪劝谏说："按礼仪，有

来学习的人，没有前去教别人学习的人，如今你轻视道而害怕权贵，这就是我不赞同的。”仲子说：“王莽极有权势，不敢违拗他。”郭宪说：“现在正在研讨学业，等到把事办完后再去。”王仲子依从了他，天晚时才去，王莽问：“你为何来得这么迟？”王仲子把郭宪的话全部对答出来。王莽暗中称赞郭宪。后来王莽篡位，授郭宪任郎中官，赐给他衣服。郭宪接受衣报后焚烧了，逃往东海边。王莽深为恼怒，搜捕郭宪，却不知在何处。

光武帝即帝位后，寻求天下有道德的人，就征召郭宪，拜为博士。郭宪第二次升官，于建武七年接替张堪任光禄勋。有一次，他跟随帝王驱车到城南郊去祭祀天地。郭宪坐在车上，突然调转方向朝东北方向，含酒喷洒三次。掌弹劾的官员奏劾他对帝王大不敬。下诏问其中的原因，郭宪回答说：“齐地失火，所以用此方法压住它。”后来齐地果然上报遭火灾，与郊祀是同一天。

> 八年，车驾西征隗嚣，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靷。帝不从，遂上陇。其后颍川兵起，乃回驾而还。帝叹曰：“恨不用子横之言。”
>
> 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宪遂以病辞退，卒于家。
>
> 许杨字伟君，汝南平舆人也。少好术数。王莽辅政，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杨乃变姓名为巫医，逃匿它界。莽败，方还乡里。
>
> 汝南旧有鸿郤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建武中，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闻杨晓水脉，召与议之。杨曰：“昔成帝用方进之言，寻而自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故败我濯龙渊？’是后民失其利，多致饥困。时有谣歌曰：‘败我陂者翟子威，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当复。’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兴立废业，富国安民，童谣之言，将有征于此。诚愿以死效力。”晨大悦，因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

建武八年，光武帝西征隗嚣，郭宪进谏说：“天下刚平定不久，皇上的车马不可以动。”郭宪就拔出佩刀，砍断了车子的牵引绳索。光武帝不听，随即去了陇地。后来颍川战乱起，于是回车返都。光武帝叹道：“悔恨不听郭子横的话。”

当时匈奴屡次侵犯边塞要地，光武帝担心此事，便召集百官在朝廷议事。郭宪认为天下贫穷困乏，不应该兴师动众。意见不被采纳，他就伏在地上推说头昏眼花，不再说话。光武帝命两个郎官扶他下殿，郭宪也不向帝王拜别。光武帝说：“经常听说‘关东刚直郭子横’这样的话，到底不假！”郭宪就借病辞职，死在家中。

许杨字伟君，汝南郡平舆人，从小喜欢神仙方术。王莽辅佐帝王

时，征召他为郎，渐渐升任到酒泉都尉。王莽篡位时，许杨就改变姓名做巫医，逃离隐藏在其他地方。王莽失败，他才回到故乡。

汝南郡从前有个叫鸿郤陂的水库，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请将它毁坏了。建武年间，太守邓晨想修复。听说许杨通晓水脉，征召他来一起商量此事。许杨说：“从前成帝用翟方进上奏的话，不久就自己做梦登天，天帝对他发怒说：‘为何毁坏我蛟龙洗濯的深潭？’从此以后，老百姓丧失了水库带来的利益，招来了饥饿困苦。当时有歌谣说：‘毁我水库的人是翟子威，水库给我吃大豆，烹调我的芋头。反覆过来吧，水库当恢复。’从前，大禹排水入长江、疏通黄河，以为天下人谋利，如今您这位英明府君兴立旧业，富国安民，儿童歌谣，将得到验证。我确实愿意以死效力。”邓晨很高兴，就委任许杨为都水掾官，让他主管此事。许杨顺着地形的高下形势，建堤防四百多里，经过好多年才建成。老百姓得此利益，连续几年大丰收。

> 初，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竞欲辜较在所，杨一无听，遂共谮杨受取赇赂。晨遂收杨下狱，而械辄自解。狱吏恐，遽白晨。晨惊曰：“果滥矣。太守闻忠信可以感灵，今其效乎！”即夜出杨，遣归。时天大阴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时人异焉。后以病卒。晨于都宫为杨起庙，图画形像，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
>
> 高获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为人尼首方面。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师事司徒欧阳歙。歙下狱当断，获冠铁冠，带铁锧，诣阙请歙。帝虽不赦，而引见之。谓曰：“敬公，朕欲用子为吏，宜改常性。”获对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辞去。
>
> 三公争辟不应。后太守鲍昱请获，既至门，令主簿就迎，主簿但使骑吏迎之，获闻之，即去。昱遣追请获，获顾曰：“府君但为主簿所欺，不足与谈。”遂不留。时郡境大旱。获素善天文，晓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问何以致雨，获曰：“急罢三部督邮，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从之，果得大雨。每行县，辄轼其闾。获遂远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为立祠。

当初，豪强大姓因为建水库的工役，争着要借此搜刮钱财，许杨不理睬他们，于是人们一起诬陷许杨收受贿赂。邓晨因此收捕许杨下大牢，但枷锁却自动松开了。狱吏很害怕，赶快去告诉邓晨。邓晨吃惊地说：“果然是假的。我听说忠诚守信可以感动神明，如今正见其效。”当夜放出许杨，送他回去。当时天色很黑，路上仿佛有光照着他走，人们对此很觉奇怪。后来病故。邓晨在京都为许杨建庙，给他画了像，百姓思念他的功绩，都祭祀他。

高获字敬公，汝南郡新息县人。头像泥丘山，四周高中间凹下，脸庞方正。年轻时游学于京城，与光武帝有旧交。拜司徒欧阳歙为师。欧阳歙下大牢将要判刑时，高获戴上铁制冠，携带斩刑刑具，到宫廷去为欧阳歙请求赦免。光武帝虽不赦罪，但接见他。对他

说："敬公，我要任用你做官，应改一改平日的习性。"高获回答说："我从父母那里获此脾气，不可能在陛下面前改掉它。"出宫门就离开了京城。

三公争着征召他，他不应征。后来太守鲍昱聘请高获，高获已到大门，太守命主簿前去迎接，主簿仅派一名骑马的小官员去迎接，高获听说后，立即走了。鲍昱派人追上去请高获回去，高获回头说："府君只能被主簿所欺骗，不值得与他交谈。"于是没有留下来。当时郡内大旱，高获一向精于天文，通晓"遁甲"的阴阳术，能调遣鬼神做事。鲍昱亲自去问用什么办法求雨，高获说："赶快罢免三部督邮官，太守您应从北出门，走到三十里以外的亭子里，雨就下了。"鲍昱听从他的话，果然下了大雨。太守每次巡行到县，经过高获所住里巷的大门，就扶轼示敬。高获后来远遁到江南，死在石城。石城人思念他，共同为他建了庙宇。

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方诉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召我邪？"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吏人祈祷，无不如应。若有违犯，亦立能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乔也。

谢夷吾字尧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太守第五伦擢为督邮。时乌程长有臧衅，伦使收案其罪。夷吾到县，无所验，但望阁伏哭而还。一县惊怪，不知所为。及还，白伦曰："窃以占候，知长当死。近三十日，远不过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伦听其言，至月余，果有驿马赍长印绶，上言暴卒。伦以此益礼信之。

举孝廉，为寿张令，稍迁荆州刺史，迁钜鹿太守。所在爱育人物，有善绩。及伦作司徒，令班固为文荐夷吾曰："臣闻尧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虽有高宗、昌、发之君，犹赖傅说、吕望之策，故能克崇其业，允协大中。窃见钜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加以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赜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昔为陪隶，与臣从事，奋忠毅之操，躬史鱼之节，董臣严纲，勖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赖厥勋。及其应选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弥异，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国。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风；居俭履约，绍公仪之操。寻功简能，为外台之表；听声察实，为九伯之冠。迁守钜鹿，政合时雍。德量绩谋，有伊、吕、管、晏之任；阐弘道奥，同史苏、京房之伦。虽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殉名以求誉，不驰骛以要宠，念存逊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贤，实有伦序；采之于今，超焉绝俗。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顺轨于历象，下使五品咸训于嘉时，必致休征克昌之庆，非徒循法奉职而已。臣以顽驽，器非其畴，尸禄负乘，夕惕若厉。愿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

明，下以厌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王乔，河东人。显宗时候，做过叶县令。王乔有神仙术，每月的月初月中，常从县里到朝廷去。皇帝对他来京城的方法觉得奇怪，看不到他用的车马，就秘密地叫太史窥伺他。太史说，他来时，就有一对野鸭子从东南方飞来。于是朝廷等那野鸭子一飞来，就张起罗网捕捉，仅仅得到一只鞋子。下诏给尚方去审察，原来它是显宗四年赐给尚书官属的那只鞋子。每当上朝时，叶县门下的鼓不击自鸣，声音传到京城。后来天上落下玉棺于堂前，官吏推挤它，始终不动。王乔说：“天帝单独召唤我吗？”就洗澡更衣，躺在棺中，棺盖立即盖上。当晚葬在城东，泥土自成坟墓。那天晚上，叶县内的牛都流汗喘气不止，但没有人知道这事。百姓为他立庙，称为叶君祠。郡守每次排等级住次，都先拜谒此庙。官员祈祷，无不应验。如有违反规则犯罪，也立刻能作怪。皇帝迎取那个大鼓，放在郡县的都亭，再也没有声音了。有人说这就是古代仙人王子乔。

谢夷吾字尧卿，会稽郡山阴县人。从小做郡官，学习风角之类的占卜术。太守第五伦提升他为督邮。当时乌程长犯有贪污罪，第五伦派谢夷吾去收捕他，查办他的罪行。谢夷吾到县，没有验核什么，仅仅望着侧门伏着哭泣而还。全县城的人都感到惊奇，不知道他干什么。他返郡以后，告诉第五伦说：“私下用占卜之术，知道乌程长已到死期。近则三十天，远则不超过六十天，苟延残喘，不可用刑，所以不收捕他。”第五伦听从了他的话，一个多月以后，果然有驿使送上乌程长的官印，说乌程长已突然去世。第五伦因此更加礼遇和信任谢夷吾。

郡守推举谢夷吾为孝廉，当上了寿张县令，逐渐升任为荆州刺史，又改任钜鹿太守。所到之处，看重和培育人才，有好的政绩。当第五伦做司徒时，令班固起草文书推荐谢夷吾说：“臣听说尧任用稷和契，政事兴旺，天下太平；舜任用皋陶，政治搞得上下和乐。殷周虽有高宗、文王、武王这样的贤君，还仰赖傅说、吕望的计谋策略，所以能使业绩得以建立，上下和谐融洽，皇权巩固。臣见钜鹿太守会稽人谢夷吾，出生于东州，土生土长的人，然而英姿卓特，高大伟岸，出类拔萃。才学兼有孔门四种科目，行为信守九种德行，仁义足以匡正时尚，知识遍及万事万物。加上他从小接受儒学，包括学习六经，推算稽考星象位置，整理订正图讖，探索人间奥秘和天意，以星象征兆观察世上的变化，占天知地，与神明相契合，根据道德标准，而经治世务。从前他为仆役，和臣一起做事，发扬忠毅的操守，信守史鱼的气节，用严明的纲纪督察臣，勉励臣谦和，臣得以免除灾难，实在有赖于谢夷吾的功勋。他应试做了宰臣以后，恩惠及于数百里之

外，百姓普遍得到幸福，实行教化好像神灵。随后治理荆州，威严及于全郡。他依法治政，有周公、召公的风范；生活俭朴，信守诺言，继承了公仪休的德行。他信用有功劳的人，挑选有才能的人，成为外台官的表率；他听到反映就去考察灾情，成为九州首领的第一号人物。调任钜鹿后，政令和洽。根据他的道德、器度、功绩、谋略，可委以伊尹、吕尚、管仲、晏婴的重任；他议论宏远，道理深奥，能与史苏、京房一类人媲美。虽然勤勉为公，但人出山而心隐遁，不贪图名利，不奔走求宠，一心想去隐居，在箕山表现自己的志趣。他和古圣贤相比，实属有人伦品位的人；和今人相比，是个超凡绝俗的人。他确实是天下太平的保证，大汉王朝的栋梁。应当提拔他，使他登上三公的职位，对上可使日月星辰按天象运行规则顺利运行，对下可使五常之教为时人普遍接受，定能使国家得到吉利的征兆，使子孙得昌衍的喜庆，他不仅仅是个守法尽职的人而已。臣愚钝，器用不是他那一类人，空受俸禄，犹小人居于君子之位，成天担惊受怕。臣希望告老退职，重新授职给谢夷吾，这样对上可使日月五星光芒万丈，对下可满足普天之下百姓的厚望，如此可使臣弥补过错而免于懊悔。”

后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豫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汉末当乱，必有发掘露骸之祸。”使悬棺下葬，墓不起坟。

时博士勃海郭凤亦好图谶，善说灾异，吉凶占应。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而终。

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时有大雀夜集于库楼上，太守廉范以问由。由对曰：“此占郡内当有小兵，然不为害。”后二十余日，广柔县蛮夷反，杀伤长吏，郡发库兵击之。又有风吹削哺，太守以问由。由对曰：“方当有荐木实者，其色黄赤。”顷之，五官掾献橘数包。

由尝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趣去。后主人舍有斗相杀者，人请问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鸠斗，此兵贼之象也。”其言多验。著书十余篇，名曰《其平》。终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阳句容人也。少笃学，明于风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马棱坐盗贼事被征， 当诣廷尉，吏民不宁，南特通谒贺。棱意有恨，谓曰：“太守不德，今当即罪，而君反相贺邪？”南曰：“旦有善风，明日中时应有吉问，故来称庆。”旦日，棱延望景晏，以为无征；至哺，乃有驿使赍诏书原停棱事。南问其迟留之状。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航，马踠足，是以不得速。”棱乃服焉。后举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终于家。

后来谢夷吾乘着简陋的车子在春天巡行，让两个小官员跟着，冀州刺史告发他礼仪失当，有损国家威严，降职为下邳令。他事先知道死的日子，到期果然去世。他曾告诫儿子说：“汉末天下大乱，一定会有掘墓露骸骨的祸殃。”他叫人悬棺下葬，葬后不筑起坟堆。

当时有个博士勃海人郭凤，也喜欢图讖，善于预言灾变，占卜吉

凶。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日，提前叫学生们买回棺材和殡葬之具，到那天就死了。

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从小学会了《易》，并学习日月五星的运行、元气，据风云占知人事的学问。担任郡文学掾。当时有大鸟雀停歇在兵器库房的楼上，太守廉范问杨由。杨由回答说："从这件事，占知郡内将有小小的兵事，但不能成为大害。"过了二十多天，广柔县蛮夷人造反，杀伤县令和官吏，郡上打开兵器库，派兵反击他们。又有风吹削札牍的碎片，太守以此问杨由。杨由回答说："即将有人来进献果品，果品是黄红色的。"过了一会儿，五官掾献上几包橘子。

杨由曾经跟人一起喝酒，告诫驾车的人说："如果斟酒三次，就应赶快驾车走。"不一会儿就迅速离开了。后来主人家有斗殴互相残杀的事发生，有人请问他凭什么预知此事。杨由说："事情发生前村内树木上有鸠鸟相斗，这是用兵器斗殴的征兆。"他的话大多能应验，著书十多篇，名叫《其平》。死在家中。

李南字孝山，丹阳句容人。从小喜欢学习，通晓以风向占吉凶。和帝永元年间，太守马棱因盗贼的事被牵连传讯，正要交付廷尉处理，官吏百姓不安心，李南却特地去拜见祝贺。马棱心中怨恨，对他说："太守道德浅薄，如今即将受罪，而你反而来祝贺我吗？"李南说："早晨有善风，明天中午将有吉信，所以来庆贺。"第二天，马棱远望日光，晴朗无云认为没有征兆；到下午四五点钟，才有驿使送上诏书说原谅马棱，免受处分。李南问驿使迟来的原因，驿使说："刚才渡过宛陵县浦里舡时，马的脚屈曲受伤，因此走不快。"马棱这才信服，后来李南被推举为有学问的人，征召入三公的官府，因病不去，死在家中。

南女亦晓家术，为由拳县人妻。晨诣爨室，卒有暴风，妇便上堂从姑求归，辞其二亲。姑不许，乃跪而泣曰："家世传术，疾风卒起，先吹灶突及井，此祸为妇女主爨者，妾将亡之应。"因著其亡日。乃听还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节，汉中南郑人也。父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郃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外质朴，人莫之识。县召署幕门候吏。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使者二人当到益部，投郃候舍。时夏夕露坐，郃因仰观，问曰："二君发京师时，宁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惊相视曰："不闻也。"问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后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汉中太守，郃犹为吏，太守奇其隐德，召署户曹史。时大将军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郡亦遣使。郃进谏曰："窦将军椒房之亲，不修礼德，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愿明府一心王室，勿与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请求自行，许之。郃遂所在留迟，

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就国自杀，支党悉伏其诛，凡交通宪者，皆为免官，唯汉中太守不豫焉。

李南的女儿也通晓家传的占卜，为由拳县人妻。她早晨到厨房，突然有暴风，就上堂向婆婆请求回家，向公婆辞别。婆母不同意，她就跪着哭泣说："我家中世代相传有占卜术。现在疾风突然出现，先吹往烟囱的水井，这是妇人主炊者的祸殃，是我将死的征兆。"接着说出自己死亡的日子。婆母这才听任她回娘家。到了所说的那一天，她就病故了。

李郃字孟节，汉中郡南郑县人。父亲李颉，以儒学著称，官至博士。李郃继承父亲的事业，在太学学习，精通《五经》，擅长《河图》、《洛书》以及观风向和星象以占知吉凶。他穿着朴实，没有人了解他，县里征召他暂任幕府候吏。

和帝即位，分头派遣使者，都穿上平民服装，独自出行，各人到不同的州县，观察民风，采集民谣。正好有使者二人到益州地区，投宿在李郃的住房。当时是夏天，晚上乘凉时，李郃抬头观天象，问道："二位离开京都时，可知道朝廷派遣两名使者的事呀？"两人不作声，吃惊地互相看着，说："没听说。"问怎么知道此事，李郃指着星象说："有两位使者的星宿朝着益州分野，所以知道这件事。"

三年后，使者中有一人被提升为汉中太守，李郃还做着小官，太守称赞他的退隐之德，征召他暂任户曹史。当时大将军窦宪娶妻，全国各郡国都送礼庆贺，汉中郎也派使者去。李郃劝谏说："窦将军是太后的亲属，不懂礼法，不讲道德，专权骄横，垮台灭亡的祸殃很快就会降临，希望您一心为王室着想，不要和他打交道。"太守坚决要派人去，李郃阻止不住，请求让自己去，太守答应了。李郃一路上在住所滞留，以观察将要发生的变化。他行至扶风时，窦宪已回到侯国自杀，党羽都被诛杀，凡是与窦宪交往的人，都被免职，只有汉中太守未参与其事。

郃岁中举孝廉，五迁尚书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为司空，数陈得失，有忠臣节。在位四年，坐请托事免。

安帝崩，北乡侯立，复为司徒。及北乡侯病，郃阴与少府河南陶范、步兵校尉赵直谋立顺帝，会孙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显。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灾异，赐策免。将作大匠翟酺上郃"潜图大计，以安社稷"，于是录阴谋之功，封郃涉都侯，辞让不受。年八十余，卒于家。 门人上党冯胄独制服，心丧三年，时人异之。

胄字世威，奉世之后也。常慕周伯况、闵仲叔之为人，隐处山泽，不应征辟。

郃子固，已见前传。弟子历，字季子。清白有节，博学善交，与郑玄、陈纪等相结。为新城长，政贵无为。亦好方术。时天下旱，县界特雨。官至

奉车都尉。

段翳字元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尝告守津吏曰：“某日当有诸生二人，荷担问翳舍处者，幸为告之。”后竟如其言。又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翳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檛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生叹服，乃还卒业。翳遂隐居窜迹，终于家。

李郃在那年被推举为孝廉，五次升任至尚书令，又任命为太常官。元初四年，代袁敞任司空，他屡次陈述得失利害，有忠臣的节操。在位四年，因牵连请托之事被免职。

安帝死，北乡侯立，他复职任司徒。北乡侯病重时，李郃暗中与少府河南人陶范、步兵校尉赵直图谋迎立顺帝，适逢孙程等人主其事先成，所以李郃的功劳没有显扬出来。第二年，因官员民众有疾病而受连罪，且继续有灾变发生，帝王下诏将李郃免职。将作大匠翟酺上书言李郃“暗中图谋大计，以安定天下”，于是记上“图谋”之功封李郃为涉都侯，他推辞谦让不接受。八十多岁时，死于家中。门人上党人冯胄独自制丧服，内心哀悼三年，当时人认为这事很奇特。

冯胄字世威，奉世的后代，经常仰慕周伯况、闵仲叔的为人，隐居在山泽中，不接受征召。

李郃的儿子李固，已见于前面的传记。学生李历，字季子。清白有节操，博学善交游，与郑玄、陈纪等人相结交。任新城县长时，治政崇尚无为，也喜欢占卜术。当时天下大旱，唯独新城县内下雨。李历官至奉车都尉。

段翳字元章，广汉郡新都县人。熟悉《易经》，通晓风向占卜术。当时有来向他学习的人，虽然人未到，但他必定预先知道他们的姓名。他曾经告诉守津吏说：“某日将有学生二人，挑着担子问我段翳的住处，希望替我告诉他。”后来果然如他所说。又有一个学生来向他学习，好几年了，自以为大略研究了一些主要的占卜术，告辞回家。段翳替他调制膏药，连同书简一起放入竹筒中，告诉这个学生：“有急事打开一看。”该生到葭萌，与官员争渡船，看管渡口的官吏击破随行者的头。该生打开竹筒看到信，说到了葭萌，与官吏斗殴头被打破的人，用这块膏药敷上。该生照他的话办，受伤的人立即痊愈。该生叹服，就重返老师处完成学业。段翳后来就隐居起来，死在家中。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舆人也。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父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及服终而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谶纬，风角、推步之术。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

异，亦无所对。

扶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侧，未曾入城市。太守谒焕，先为诸生，从扶学，后临郡，未到，先遣吏修门人之礼，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当时人因号为北郭先生。年八十，终于家。

二子，孟举、伟举，并知名。

折像字伯式，广汉雒人也。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曾孙国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国生像。

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或谏像曰："君三男两女，孙息盈前，当增益产业，何为坐自殚竭乎？"像曰："昔斗子文有言：'我乃逃祸，非避富也。'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闻之咸服焉。

廖扶字文起，汝南郡平舆人。熟悉《韩诗》、《欧阳尚书》，常教授几百名学生。父亲做过北地太守，永初年间，因羌族并吞北地郡而下狱死。廖扶感慨父亲因犯法丧身，害怕做官。丧服期满时，他叹气说："老子有句话：'名声和身体哪个更重？'我难道为求名声吗？"就断绝对世务的兴趣，隐遁世外，专门精治经典，尤其擅长天文、谶纬、以风向占知吉凶、推算历法等。州郡公府征召他，他都不应召。有人来问灾异，也不对答什么。

廖扶预知年成饥荒，积累数千斛谷子，全都用来供应宗族、姻亲，又用于收敛、埋葬遭时疫死亡而家属无力收埋的人。他常住在先人的墓旁，从未进过城。太守谒焕当年做学生时，跟廖扶学习，后来到郡上做官，尚未赴任，就事先派遣官吏到廖扶那儿尽学生之礼，又要提升廖扶的子弟，廖扶坚决不答应，当时人称他为北郭先生。享年八十岁，死在家中。

有两个儿子，廖孟举、廖伟举，同样有名。

折像字伯式，广汉郡雒县人。他的先祖张江，封为折侯，曾孙张国为郁林太守，迁居广汉，就改以封号为姓。折国生儿子折像。

折国有二亿钱财，家奴八百人。折像从小有仁爱之心，不杀昆虫，不折断刚生出来的幼芽。能通晓《京氏易》，喜欢黄帝、老子的言论。折国死，折像感悟到"多聚敛财富会遭更大损失"的道理，就发放金钱玉帛，到处施舍给亲戚和其他人。有人劝谏折像说："你有三男两女，子孙满堂，应当增加财产，为何自己白白散尽资产呢？"折像说："从前斗子文说：'我这是逃避灾祸，并不是逃避财富。'我家增积财产很久了，过于富足会招致祸患，道家最忌讳。这世道很快就要衰败，子女不成才。不仁义而富贵，称之为不幸。墙高而有裂缝，就

必定会很快崩塌。”聪明的人听了这番话，都很信服。

自知亡日，召宾客九族饮食辞诀，忽然而终。时年八十四。家无余资，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尝有暴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记其日时。客后有从蜀都来，云“是日大火，有黑云卒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于是天下称其术艺。

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孔乔、李昺、北海郎宗、陈留杨伦、东平王辅六人，唯郎宗、杨伦到洛阳，英等四人并不至。

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病不肯起。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 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

他知道自己死的日子，便召集宾客亲族聚餐诀别，忽然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家中无多余的财产，众子女如他所说的那样衰败无能。

樊英字季齐，南阳郡鲁阳县人。从小在京都三辅地区从师学习，熟悉《京氏易》，兼通《五经》。又擅长风向占卜、星象占卜、《河图》、《洛书》、七纬，推算历法，预卜灾变。他隐居在壶山之南，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州郡先后以礼聘请他，他不应聘；公卿推举贤良方正和有道，他都不去。

有一次暴风从西方兴起，樊英对学生们说：“成都街市失火，火势很猛。”他含水朝西喷洒，并叫人记住那日子和时刻。后来有从成都来的客人，说：“那天大火，突然东方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大雨，火就熄灭了。”于是天下都称颂樊英的方术本领。

安帝初年，朝廷征召他任博士。到建光元年，又下诏公车署赐给文书，征召樊英和同郡人孔乔、李昺、北海人郎宗、陈留人杨伦、东平人王辅六人，只有郎宗、杨伦到洛阳，樊英等四人都不去。

永建二年，汉顺帝用正式文书，准备了礼品，以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征召他，他又坚决以病重推辞。朝廷又下诏责令郡县，用车送他上路。樊英没办法，到了京城，推说有病不肯起来。于是就强行用轿

子抬着他进了大殿，他仍然不按礼节屈膝。皇帝发怒，对樊英说："我能使你活下去，也能杀掉你；能使你尊贵，也能使你鄙贱；能使你致富，也能使你贫穷。你为什么怠慢我帝王的命令？"樊英说："我受命于天。活着享尽天年，是天意；早死而不获天年，也是天意。你皇上又怎能使我活，又怎能置我于死地！我见到暴君如见到仇人，站在他的朝廷还不肯下跪，可能得到尊贵吗？虽然在平民之列，在四面围堵的土墙之中，安然自得，不会改变犹如拥有万辆车子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尊严，可能会鄙贱吗？你皇上如何能使我富贵，又如何能使我鄙贱！我对不合礼仪的俸禄，虽多达万钟也不接受；如果能伸展自己的大志，虽然只有一竹器饭也不嫌弃。你皇上如何能使我发财，又如何能使我贫穷！"顺帝不能使他屈服，但又敬重他的名声，就让他去太医那里养病，每月馈赠他羊和酒。

> 至四年三月，天子乃为英设坛席，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英不敢辞，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头，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
> 英初被诏命，佥以为必不降志，及后应对，又无奇谟深策，谈者以为失望。初，河南张楷与英俱征，既而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
> 英既善术，朝廷每有灾异，诏辄下问变复之效，所言多验。
>
>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颍川陈寔少从英学。尝有疾，妻遣婢拜问，英下床答拜。寔怪而问之。英曰："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其恭谨若是。年七十余，卒于家。

至永建四年三月，天子为樊英设讲席，命公车令引路，尚书奉陪，赏赐给他几案、手杖，以对待老师的礼仪来对待他，请教和询问他有关得失成败的事。樊英不敢推辞，被授予五官中郎将。几个月以后，樊英自称病重，朝廷下诏，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允许他告老还乡。又命令所在地区送给他千斛谷子，经常在八月份送牛一头，酒三斛；如有不测，就以猪羊二牲祭祀为他求福。樊英辞去高位，不肯接受赏赐，有诏书开导相劝也不听从。

樊英最初接到帝王的诏令，人们都认为他一定不会放弃自己的志趣，等到后来应对帝王的询问，又没有奇特精深的谋略，谈者认为很失望。当初，河南人张楷与樊英都被征召，不久张楷对樊英说："天下有两条路可走，出山和居处不动。我从前认为你出山干事，能辅佐君王，拯济百姓。然而你一开始就自视甚高，触怒君主；等到你享受爵禄，又没听说你有匡救时弊的本领，进用和退隐都无依据呢。"

樊英既然善于神术，朝廷每遇灾变，就下诏询问消除灾害的办

法，他所说的大都应验。

当初，樊英著《易章句》，世人称为樊氏之学，他以图讖和纬书教授学生。颍川人陈寔从小就跟樊英学习。他曾经患病，妻子派奴婢前去恭敬地询问，樊英下床回拜。陈寔对此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樊英回答说：“妻子，是平起平坐的人，共同供奉祖先和祭祀鬼神，按礼仪没有不回拜的道理。”他恭敬谨慎到如此地步。享年七十多岁，死在家中。

孙陵，灵帝时以谄事宦人为司徒。

陈郡郤巡学传英业，官至侍中。

论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何以言之？夫焕乎文章，时或乖用；本乎礼乐，适末或疏。及其陶搢绅，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岂非道邈用表，乖之数迹乎？而或者忽不践之地，赊无用之功，至乃诮噪远术，贱斥国华，以为力诈可以救沦敝，文律足以致宁平，智尽于猜察，道足于法令，虽济万世，其将与夷狄同也。孟轲有言曰：“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况有未济者乎！

樊英的孙子叫樊陵，录帝时因逢迎侍奉宦官，做了司徒。

陈郡人郤巡学习和传授樊英的学说，官至侍中。

评论说：汉代的所谓名士，他们的风采可得而知了。虽然他们的盛衰取舍，常常杂乱不一样，但都修饰感情仪容，依靠道术本领，以提高他们的身价。这不是通晓万物、裨补时务的办法。朝廷征召樊英、杨厚，好像对待神明那样去对待他们，但他们到底没有什么卓异之处。樊英的名声最高，遭诽谤也最多。李固、朱穆等人都认为隐居之士纯粹是盗窃虚名，无补于世，所以才落到这般地步。然而他们的学生辈希望靠此成名，帝王对他们以礼相待而得民心，推究那些本来没有用的也就成了有用的原因，则那些本来有用的或许就成了无用的了。这话怎么说呢？那些光彩焕发的文章，当时或许遭弃而不用；原本于礼乐的大道，正好遇上末代或许被冷落。至于说到培养士大夫，陶冶人的性情，“让他们干某事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干”之类，难道不是道理幽深而仅用其表面，违背术数吗？而或有不按道家主张办事的，轻慢无用化为有用的作用，以至于讽刺儒家的礼乐，轻视和罢斥怀道隐逸之士，却认为搞欺骗就可以救治时弊，诗文音乐足以使天下太平，他们的智力全用于猜测，道全用于法术上，即使说有利于万代，但后果却与夷狄相同。孟轲曾说过：“以华夏改变蛮夷，没听说以蛮夷改变华夏的。”何况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呢！

#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

##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唐檀字子产，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

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刘祗欲上言之， 以问檀。檀对曰：“方今外戚豪盛，阳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祗乃止。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生四子，祗复问檀变异之应。檀以为京师当有兵气，其祸发于萧墙。至延光四年，中黄门孙程扬兵殿省，诛皇后兄车骑将军阎显等，立济阴王为天子，果如所占。

永建五年，举孝廉，除郎中。是时白虹贯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陈其咎征。书奏，弃官去。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卒于家。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胶东人也。家贫贱。 自为儿童不好戏弄，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居建成山中，依林阻为室，独宿无侣。时暴风震雷，有声于外呼穆者三，穆不与语。有顷，呼者自牖而入，音状甚怪，穆诵经自若，终亦无它妖异，时人奇之。后遂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

唐檀字子产，豫章郡南昌县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熟悉《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其喜欢预言灾异的占星术。后来回到家乡，教授的学生经常达一百多人。

元初七年，郡界长出了灵芝草，太守刘祗要向上报告，向唐檀询问此事。唐檀回答说：“当今外戚强盛，阳道衰微，难道这是好的征兆吗？”刘祗就停止做此事。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一胎生了四个孩子，刘祗再向唐檀求问灾变异常的应验。唐檀认为京城将有战事，灾祸产生地在宫廷内部。到延光四年，中黄门孙程在宫殿中发兵，杀死了皇后的哥哥车骑将军阎显等人，立济阴王为天子，果然就像占卜所说的。

永建五年，唐檀被推举为孝廉，并被任命为郎中。这时白色的虹横贯太阳，唐檀就上奏该做的三件事，陈说不吉之兆的应验。奏章送上去，他就弃官而去。著书二十八篇，书名《唐子》。后来死在家中。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郡胶东县人。家中贫穷，没有地位。从小不喜欢玩耍，长大后研习《韩诗》、《公羊春秋》，尤其极力用心于《河图》、《洛书》和占星术。居住在建成山中，紧靠山林险阻造

屋，独居没有伴侣。某次有暴风和震天动地的雷声，外边有人呼唤公沙穆多次，公沙穆不和他说话。不一会儿，呼叫的人从窗口进来，声音面貌都很奇怪，公沙穆若无其事地诵读经书，最终并没有其他怪异事，当时人对此感到奇怪。后来他隐居在东莱山，学习的人从远方来到这里。

> 有富人王仲，致产千金。谓穆曰："方今之世，以货自通，吾奉百万与子为资，何如？"对曰："来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货求位，吾不忍也。"
>
> 后举孝廉，以高第为主事，迁缯相。时缯侯刘敞，东海恭王之后也，所为多不法，废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谒曰："臣始除之日，京师咸谓臣曰'缯有恶侯'，以吊小相。明侯何因得此丑声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体，传茅土之重，不战战兢兢，而违越法度，故朝廷使臣为辅。愿改往修来，自求多福。"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还立嫡嗣。其苍头儿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辞谏敞。敞涕泣为谢，多从其所规。
>
> 迁弘农令。县界有螟虫食稼，百姓惶惧。穆乃设坛谢曰："百姓有过，罪穆之由，请以身祷。"于是暴雨，既霁而螟虫自销，百姓称曰神明。永寿元年，霖雨大水，三辅以东莫不湮没。穆明晓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农人独得免害。
>
> 迁辽东属国都尉，善得吏人欢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
> 许曼者，汝南平舆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有个富人王仲，财产达到千金，对公沙穆说："当今社会，靠钱财使自己显贵，我献给你百万巨金为资本，怎么样？"公沙穆回答说："来意很好。富贵在于老天爷，得到它靠自己有命，用钱财求高位，我不忍心这样去干。"

后来被推举为孝廉，他因考核优秀当了主事，升任缯国国相。当时缯侯刘敞，是东海恭王的后代，所做的事很多违背了法律，废弃嫡子立庶子，傲慢狠毒，胡作非为。公沙穆到职，拜谒缯侯说："臣从开始受职的那天，京城的人都对臣说'缯国有恶侯'，以此来告诫小相。您为何得到这等丑恶的名声？您有幸继承先人的四肢身体，把拥有的地盘一代代传下去，不谨慎小心，而违反法令制度，所以朝廷命令我为相。希望您改正过去，检点未来，自求多福。"于是没收被刘敞侵夺的官田民地，废弃刘敞的小妾之子，迎立正妻之子为继承人。其家奴犯罪者，一律收捕拷问。并且苦苦地向刘敞进谏。刘敞含着眼泪向公沙穆道谢，多依从他的规劝。

他调任弘农令。县界有螟虫吃庄稼，百姓恐惧。公沙穆设坛谢罪说："百姓有过失，罪责在我公沙穆，请允许我以身体祷告。"于是天降暴雨，雨一停螟虫就没有了，老百姓称赞他是神明。永寿元年，大

雨连绵，发了大水，三辅以东的各地都被淹没了。公沙穆通晓占星术，就预先命令老百姓迁居到高地上，所以弘农人独能免于灾害。

他调任辽东属国都尉后，很得官吏和百姓的欢心。享年六十六岁，死在任上。六个儿子都有名声。

许曼是汝南郡平舆县人。祖父许峻，字季山，善占卜之术，多有明显的效验，当时人把他比作前代的京房。许峻自己说从小患重病，三年治不好，就拜谒太山，请求保全性命，路上遇到道士张巨君，授给他方术。所著述的《易林》，至今在世上流行。

曼少传峻学。桓帝时，陇西太守冯绲始拜郡，开绶笥，有两赤蛇分南北走。绲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岁之后，君当为边将，官有东名，当东北行三千里。复五年，更为大将军，南征。"延熹元年，绲出为辽东太守，讨鲜卑，至五年，复拜车骑将军，击武陵蛮贼，皆如占。其余多此类云。

赵彦者，琅邪人也。少有术学。延熹三年，琅邪贼劳丙与太山贼叔孙无忌杀都尉，攻没琅邪属县，残害吏民。朝廷以南阳宗资为讨寇中郎将，杖钺将兵，督州郡合讨无忌。彦为陈《孤虚》之法，以贼屯在莒，莒有五阳之地，宜发五阳郡兵，从孤击虚以讨之。资具以状上，诏书遣五阳兵到。彦推遁甲，教以时进兵，一战破贼，燔烧屯坞，徐兖二州一时平夷。

樊志张者，汉中南郑人也。博学多通，隐身不仕。尝游陇西，时破羌将军段颎出征西羌，请见志张。其夕，颎军为羌所围数重，因留军中，三日不得去。夜谓颎曰："东南角无复羌，宜乘虚引出，住百里，还师攻之，可以全胜。"颎从之，果以破贼。于是以状表闻。又说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识，宜翼圣朝，咨询奇异。于是有诏特征，会病终。

单飏字武宣，山阳湖陆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侍中。出为汉中太守，公事免。后拜尚书，卒于官。

许曼从小传习许峻的学问。桓帝时，陇西太守冯绲刚被授予郡职，打开装印绶的箱子时，有两条赤蛇分南北方向爬走了。冯绲命许曼卜筮这件事。卦成，许曼说："三年之后，你会成为边塞的将领，官职中有东字之名，将会往东北方向走三千里。再过五年，改任为大将军，往南方作战。"延熹元年，冯绲出任辽东太守，征讨鲜卑；到延熹五年，再次拜授为车骑将军，攻打武陵蛮夷逆贼，都如占卜所说的一样。其余的事也大多与此种应验的情形相仿佛。

赵彦是琅邪人。从小学习神仙占卜术。延熹三年，琅邪地区的大盗劳丙与太山地区的大盗叔孙无忌杀了都尉，攻陷琅邪属县，杀害官吏百姓。朝廷任命南阳人宗资为讨贼中郎将，手执表示威权的斧钺，率领军队，督责州郡共讨叔孙无忌。赵彦给他们讲《孤虚》占卜的办法，认为大盗驻军在莒县，莒县有以"阳"字命名的五个地方，应动用这五个地方的郡兵，按从孤击虚之法用兵讨贼。宗资把这些情况全都用奏状上报，帝王下诏调发五阳的兵到达。赵彦推算遁甲，教他们按时进军，结果一仗破贼，焚烧了盗贼的防御工事，徐、兖二州一下子

就平定了。

樊志张是汉中郡南郑县人。博学而通晓多方面的知识，隐居不做官。他曾经游览陇西，当时破羌将军段颎出兵征讨西羌，求见樊志张。一天晚上，段颎的军队被羌军围困数重，樊志张只得留在军中，三天不能离开。夜里他对段颎说："东南角没有羌人，应乘虚引兵冲出，驻军百里之外，再回兵攻打，可以获全胜。"段颎听从他的话，果然攻败了羌兵。于是段颎把这一情况上奏朝廷。又说这位樊志张既然有梓慎、焦延寿、董仲舒的见识，应该叫他维护朝廷，向他咨询奇异的事情。于是帝王下诏特别征召，却碰上他已因病去世。

单飏字武宣，山阳湖陆人。以孤高不群清贫寒苦而自立，通晓天文、算术。被推举为孝廉，逐渐升迁，官至太史令、侍中。出任汉中太守，因公事免职。后来又被提升为尚书，死在任上。

> 初，熹平末，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龙当复见，此其应也。"魏郡人殷登密记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龙复见谯，其冬，魏受禅。
>
> 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也。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灾眚，及奏赋、颂、连珠。稍迁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说言于灵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严装。帝从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克期宫中有灾。至日南宫大火。迁说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于家。
>
> 董扶字茂安，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称疾不就。
>
> 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扶私谓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信之，遂求出为益州牧，扶亦为蜀郡属国都尉，相与入蜀。去后一岁，帝崩，天下大乱，乃去官还家。年八十二卒。
>
> 后刘备称天子于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诸葛亮问广汉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长。密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任安记人之善，忘人之过"云。

当初，熹平末年，黄龙出现在谯县，光禄大夫桥玄问单飏："这是什么预兆？"单飏说："那封地会有做皇帝的人出现。不到五十年，黄龙会再次出现，这是它的应验。"魏郡人殷登暗地记下单飏的话。到建安二十五年春天，黄龙再次出现在谯县。那年冬天，魏国承受汉献帝禅让的帝位。

韩说字叔儒，会稽郡山阴县人。广泛通晓《五经》，尤其善于运用图箓谶纬的学问占卜。曾被推举为孝廉。与议郎蔡邕是朋友。屡次陈说灾害，奏献赋、颂、连珠之类的文章，逐渐升迁至侍中。灵帝光和元年十月，韩说对灵帝说，十月的最后一天必定会发生日食，请百

官整齐服装。灵帝答应了，果然如韩说所言。灵帝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密封奏章，说某日宫中有灾祸。到了那天，南宫大火。朝廷调韩说任江夏太守，因公事免职。享年七十岁，死在家中。

董扶字茂安，广汉绵竹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与同乡人任安齐名，都侍奉同郡的杨厚，学习图箓谶纬。学习结束后回家乡传授，学生自远方前来。宰相府前后十次征召他，公车府三次招聘他，两次推举他为贤良方正、博士、有道，他都推说有病不去。

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推荐董扶，召去授予侍中，很被器重。董扶私下对太常刘焉说："京城将要大乱，益州分野有天子的云气。"刘焉相信这一说法，就请求离京出任益州牧，董扶也当上了蜀郡属国都尉，一起进入四川。离京后一年，灵帝死，天下大乱，他离职回家。八十二岁时去世。

后来刘备在四川称帝，都应验了董扶的说法。蜀国丞相诸葛亮问广汉人秦密关于董扶和任安的长处。秦密说："董扶褒扬细小的长处，贬斥点滴的过失。任安记得别人的优点，记不住别人的缺点。"

>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
> 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
>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
> 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郭玉，广汉郡雒县人。当初，有位年老的尊者，不知来自何处，常常在涪水边钓鱼，人们称他为涪翁。他讨饭为生，看见有病的人，经常给予针灸，每每即刻见效。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学生程高求学多年，涪翁便传授给他。程高也隐居不做官。郭玉年轻时

拜程高为老师，学习医方诊断、人体病理、阴阳变化、心理调节等。和帝时，任太医丞，治病大多有疗效。和帝认为他医术高明，但仍然叫宠臣中有美手腕的人与一个女子杂处帷幕之中，让郭玉各诊一只手的脉，问患了什么病。郭玉说："左阳右阴，脉有男女之分，看样子好像是两个人。我怀疑其中必有缘故。"和帝惊叹叫好。

郭玉仁爱不骄傲，即使是贫贱的奴仆，也必定尽心尽力去治疗，而医治贵人，有时却治不好。皇帝命令贵人穿破旧衣服，变换住址，郭玉一针就使他痊愈了。皇帝唤郭玉询问这中间的奥秘，他回答说："医道是讲意念的。皮下肌肉组织极精微，随气血而用法巧妙，针灸治疗时，差一丝一毫就效果不好。精神存在于心手之中，可以领会但不可言传。高贵者处高位而凌驾于我之上，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来接待他。这种人治疗，有四难：自以为是而不听从我，一难；养身不检点，二难；筋骨不强健，不能用药，三难；好逸恶劳，四难。用针有深浅，经常有超过深度和深度不够的情形，外加恐惧害怕的心理，还有诊断谨慎的想法，我想都想不过来，哪还有心思治病！这就是给达官贵人看病看不好的原因。"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他后来年老死于任上。

华佗字元化，沛郡谯县人，一名华旉。在徐州地方学习，兼通多种经书。懂得养生的方术，将近百岁还有壮年时的仪容，当时人都认为他是神仙。沛国相陈珪推举他为孝廉，太尉黄琬征召他，他都不去。

他精于方剂、药物，处方药剂不过那么几种，但他明白他们的分量，不借助于称量。针灸不过几处穴位。如果病发生在人体内部，石针和药物的作用达不到，他就叫病人先用酒服麻沸散，喝醉后失去知觉，他剖开腹部背部，割除病灶。如果病在肠胃，就截断清洗，除掉积聚，然后缝合，涂以神效的药膏，四五日伤口痊愈，一个月之内就恢复正常了。

> 佗尝行道，见有病咽塞者，因语之曰："向来道隅有卖饼人，萍齑甚酸，可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悬于车而候佗。时佗小儿戏于门中，逆见，自相谓曰："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进，顾视壁北，悬蛇以十数，乃知其奇。
>
> 又有一郡守笃病久，佗以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弃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杀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数升而愈。
>
> 又有疾者，诣佗求疗，佗曰："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相杀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疗，应时愈，十年竟死。
>
> 广陵太守陈登忽患匈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

虫，欲成内疽，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再服，须臾，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期当发，遇良医可救。”登至期疾动，时佗不在，遂死。

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

华佗有一次在路上走，看到有位患喉管阻塞的病人，就告诉他说：“刚才你来的路旁有个卖饼人，蒜萍齑菜很酸，可以取三升吃下去，病自会去掉。”病人立即照华佗说的办，当即吐出一条像蛇的腹内寄生虫，就挂在车边等候华佗。当时华佗的小孩儿在门内戏耍，看到了这情况，对他说：“客官车边挂有东西，必定是遇到我父亲了。”客人进家后，看到他家墙壁的北边，挂着十几条像蛇的腹内寄生虫，才知道华佗的神奇。

又有一位郡守生重病很久了，华佗认为大怒就可以痊愈。于是接受他很多钱财而不给予治疗。不久，丢下他走了，还留下一封信骂他，太守果然大发脾气，派人追杀华佗，还没追上时，太守因大怒，吐黑血数升，病就好了。

又有一位病人，到华佗那里请求治疗，华佗说：“你的病根在体内，应当剖开腹部，然而你的寿命也不过十年，你不会死于这种病。”病人受不住痛苦，一定要求根除，华佗就动手治疗，不久痊愈，十年后这人真的死了。

广陵太守陈登忽然患有胸中烦懑的病，面部发红，不吃饭。华佗诊脉，说：“府君胃中有虫，要生内疮，这是腥物所造成的。”当即制汤药二升，喝了两次，不一会儿，吐出大约三升虫子，虫的头部呈红色，还游动，半身好像生鱼片，病痛就好了。华佗说：“此病过三年后会复发，遇到好医生便可救治。”陈登到期发病，当时华佗不在，就死了。

曹操听说了华佗这个人就征召他，叫他经常在自己身边。曹操患有头痛眩晕病多年，华佗为他扎针，针到病除。

有李将军者，妻病，呼佗视脉。佗曰：“伤身而胎不去。”将军言间实伤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妻稍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乃为下针，并令进汤。妇因欲产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势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始，人形可识，但其色已黑。佗之绝技， 皆此类也。

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操不从，竟杀之。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

初，军吏李成苦欬，昼夜不寐。佗以为肠痈，与散两钱服之，即吐二升脓血，于此渐愈。乃戒之曰："后十八岁，疾当发动，若不得此药，不可差也。"复分散与之。后五六岁，有里人如成先病，请药甚急，成愍而与之，乃故往谯更从佗求，适值见收，意不忍言。后十八年，成病发，无药而死。

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疗，多所全济。

有位李将军，妻子病了，呼华佗诊脉。华佗说："她生产过，胎却未去。"将军说，她确实生产过，但胎已去。华佗说："诊脉，胎未去。"将军不信。妻子稍稍好了些，过了百来天，胎又动了。再请华佗，华佗说："脉理像从前那样，这是有两胎，先出生的，因失血多，所以后边的孩子生不下来。胎儿死了，血脉不再给予滋养，必定会使母体的脊骨干燥。"就给她扎针，并叫她服汤药。妇人要生而生不下来。华佗说："死胎枯燥，势必不能自己生下来。"使人到母体内探寻，果然得一死胎，人形可以辨认，但颜色已黑。华佗高超的技艺，都像这样。

华佗为人性情高傲，难得满意，并且耻于以医道为职业，又因离家想回去，于是到曹操那里要求回家取药方，借口妻子有病，多次在约定时间内不返回。曹操多次去信叫他，又命令郡县遣送回来，华佗自恃能干而厌倦侍奉曹操，还不肯来。曹操大怒，派人去调查，知道他的妻子装病，就收捕华佗，交付狱吏审讯，华佗被迫服罪。荀彧请求说："华佗的医术确实很精，人命所关，应当保全原谅他。"曹操不听，竟然杀害了他。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书给狱吏，说："这书可以救活人命。"狱吏害怕犯法，不敢收受，华佗也不勉强给他，找火把书烧了。

当初，军官李成苦于咳嗽，昼夜不眠。华佗认为是阑尾炎，给他两钱药末服用，患者吐出两升脓血，渐渐痊愈。华佗告诫他："过了十八年，病会复发，如果没有这种药，就好不了。"又分一剂药给他。过了五六年，乡里有人生了像李成那样的病，求药很急，李成怜悯那人，将药给了他，就特地往谯县再向华佗求医，正好华佗被收捕，不忍心开口。过了十八年，李成发病，因没有药而死。

广陵人吴普、彭城人樊阿都跟从华佗学习。吴普依照华佗的方法治疗，患者大都获救。

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阿善针术。凡医咸言背及匈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阿针

背入一二寸，巨阙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漆叶屑一斗，青黏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黏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间。

汉世异术之士甚众，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故简其美者列于传末：

泠寿光、唐虞、鲁女生三人者，皆与华佗同时。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颈鷮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死于江陵。唐虞道赤眉、张步家居里落，若与相及，死于乡里不其县。鲁女生数说显宗时事，甚明了，议者疑其时人也。董卓乱后，莫知所在。

徐登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试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荑，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

华佗告诉吴普说：“人体需要劳作、运动，只是不应过分。运动会使食物消化，血脉流通，才不生病，好比户枢，始终不朽。因此古代的神仙有气功导引的锻炼，像熊攀枝自悬，像鸱鹰前后顾盼，牵引转动腰部身体，活动关节，以求不衰老。我有一术，名字叫五禽戏：一叫虎，二叫鹿，三叫熊，四叫猿，五叫鸟。可用来治病，兼利手足，以此为导引锻炼。身体不舒服，站起做一套禽戏，出一身汗，身体舒适，敷上药粉使身体清爽、敏捷，产生食欲。”吴普运用这种养生术，活到九十多岁，还耳聪目明，牙齿完好结实。

樊阿善于针术。医家都说背部及胸脏间不可随便下针，即使下针也不可超过四分，而樊阿在背部下针进入一二寸，胸腔的空隙处下针竟五六寸深，而病都能痊愈。樊阿向华佗求可内服有益于人体的药方，华佗传给他漆叶青黏散：漆叶末一斗，青黏十四两，按此数量配方。据说长期服用，能除去腹内多种寄生虫，滋补五脏，轻快人体，使头发不白。樊阿照此办理，活了一百多岁。漆叶到处都有，青黏生长在丰、沛、彭城及朝歌等地。

汉代有奇异方术的人很多，虽说不合常道，但也有无可非议的地方。所以挑选其中佼佼者列于传末：

泠寿光、唐虞、鲁女生三人，都与华佗同时。泠寿光活到一百五六十岁，施行容成公的房中术，经常弯着脖子像雉鸟一样休息，胡须头发都白了，而容颜肌肉像三四十岁时那样，死在江陵。唐虞经过赤眉、张步家住的地方，好像与他们认识，死在家乡不其县。鲁女生多次说及显宗时代的事情，都很明白，议者认为他就是显宗时人。董卓作乱以后，不知他的去向。

徐登，闽中人。本是女子，化为男人。善巫术。又有赵炳，字公阿，东阳人，也能行越地的方术。当时遭受战乱，瘟疫流行。徐、赵

二人相遇于乌伤溪水边，就以言语约定，共同以他们的巫术治病。双方都说："如今我们既然志同道合，各人可暂且试试自己的本领。"徐登禁咒溪水，溪水不流，赵炳接着禁咒枯树，树就长出嫩芽，二人相视而笑，共同施行他们的道术。

登年长，炳师事之。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

后登物故，炳东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见之惊懅，炳笑不应，既而爨孰，屋无损异。又尝临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人为立祠室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后乃就楼上候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使人取之，不能胜，又令十人扛之，犹不举。翁闻，笑而下楼，以一指提之而上。视器如一升许，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

徐登年龄大些，赵炳以他为老师。他们崇尚清苦俭朴，祭神只以东流水为酒，削桑树皮为肉。只要行禁咒术，所治的病无不消除。

后来徐登去世，赵炳东入章安，老百姓不了解他的底细。赵炳就故意登上茅屋顶，支起三脚锅做饭，主人见了，很惊慌，赵炳笑而不答，不久，饭煮熟了，房屋完好无损。他又曾到水边上请求渡河，船人不理睬他，赵炳就张开伞坐在中间，长啸呼风作法，横渡过去。于是老百姓打心底里服气，追随他的人很多。章安令憎恶他惑乱众人，逮捕并杀害了他。人们为他在永康建立了祠堂，至今蚊虫进不了祠堂。

费长房，汝南人，曾当过市掾。市中有位老人家卖药，悬一壶在街头上，等到散市，他就跳入壶中。街上的人没有谁看见他，只有费长房在楼上看到了，十分惊异，就前往拜了两拜，并献上酒和肉。老人家知道费长房认为他神奇，就对他说："你明天可再来。"费长房第二天又去老人那里，老人和他一起进入壶中。只见玉堂庄严华丽，美酒佳肴排满其中，二人一起饮毕而出。老人告诫他不要随便和人谈及此事。后来老人到楼上等候费长房并说："我是神仙，因犯过失受到责备，如今事毕将要走了，你难道会跟我走吗？楼下有少量的酒，与你告别。"长房叫人去取，取不来，又叫十人去抬，还抬不动。老人家听了，笑着下楼，用一个手指把酒提上楼来。看容器中像有一升多酒，而两人喝了一整天还喝不完。

长房遂欲求道，而顾家人为忧。翁乃断一青竹，度与长房身齐，使悬之

舍后。家人见之，即长房形也，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葬之。长房立其傍，而莫之见也。于是遂随从入深山，践荆棘于群虎之中。留使独处，长房不恐。又卧于空室，以朽索悬万斤石于心上，众蛇竞来啮索且断，长房亦不移。翁还，抚之曰：“子可教也。”复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秽特甚，长房意恶之。翁曰：“子几得道，恨于此不成，如何！”

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家人谓其久死，不信之。长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发冢剖棺，杖犹存焉。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或在它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

汝南岁岁常有魅，伪作太守章服，诣府门椎鼓者，郡中患之。时魅适来，而逢长房谒府君，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头乞活。长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复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头流涕，持札植于陂边，以颈绕之而死。

后东海君来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于是长房劾系之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海上，见其人请雨，乃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于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于是雨立注。

费长房就想向他学道，但顾念家人担忧。老人家砍断一枝青竹，估量与长房身材一样高，叫他挂在屋后。家里人见了，是费长房的形体，以为他上吊而死，大大小小都惊呼号哭，殡葬了他。长房站在他们旁边，但没有人看见他。于是跟随老人入深山，在群虎中踏荆棘而行。让他留下来单独居住，费长房也不害怕。又躺在空房间中，以腐朽的绳索在胸口上悬万斤石，很多蛇争着来咬绳索，将被咬断，长房也不动摇。老人家回来，抚摸着他说：“你可以受教育。”又让他吃大粪，粪中有多种寄生虫，恶臭污秽很厉害，费长房心里很厌恶。老人家说：“你快要得道，遗憾的是你为这件事不能成道，该怎么办呢！”

费长房告辞而归，老人给了他一枝竹杖，说：“骑了这个随你去哪里，都自会到达。到达后，可将竹杖投掷在葛陂中。”又为他作一符说：“以此主宰地上的鬼神。”长房乘着竹枝，不一会儿就回到家中，说自己离家正好过去十天，实际上已经过了十多年。他把竹杖投入陂中，回头一看，是条龙。家里人说他死了很久了，不相信他。费长房说：“从前所葬的，仅仅是根竹杖。”于是掘墓开棺，竹杖还在。从此费长房能医治许多病，鞭打百鬼，以及驱使土地神。有时在别的地方坐着，独自一人发怒，旁人问发怒的原因，说：“我责罚犯法的鬼魅。”

汝南郡年年常有鬼魅，伪装穿上太守穿的礼服，到太守府的门边槌鼓，郡中人害怕。当时正好鬼魅来，碰上费长房去拜谒太守，鬼魅害怕无法退走，便上前解开衣冠，叩头求活命。费长房斥责说：“就

在中庭现出你的原形！”当即变成老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又命令去向太守服罪，交给他一条牛皮绳，命令葛陂君严办。鬼叩头哭泣，把牛皮绳放在葛陂旁，以皮绳绕颈而死。

后来东海君来见葛陂君，奸污了葛陂君的夫人，于是长房弹劾东海君，并拴缚了他三年，因而东海大旱。长房到海边，看到那里的人求雨，就对他们说：“东海君有罪，我前年把他拴缚在葛陂，现在刚刚让他出来下大雨。”于是立即下雨。

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叩头。长房曰：“还它马，赦汝死罪。”人问其故，长房曰：“此狸也，盗社公马耳。”又尝坐客，而使至宛市鲊，须臾还，乃饭。或一日之间，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

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蓟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济阴宛句。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堕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我儿，乞不用复见也。”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

后乃驾驴车，与诸生俱诣许下。道过荥阳，止主人舍，而所驾之驴忽然卒僵，蛆虫流出，主遽白之。子训曰：“乃尔乎？”方安坐饭，食毕，徐出以杖扣之，驴应声奋起，行步如初，即复进道。其追逐观者常有千数。既到京师，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数百人，皆为设酒脯，终日不匮。

后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见白云腾起，从旦至暮，如是数十处。时有百岁翁，自说童儿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顾视见人而去，犹驾昔所乘驴车也。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于是而绝。

费长房曾和人一起走路，看到一名书生系着黄巾，披着皮衣，骑马没有马鞍，下马叩头，长房说：“还人家的马，赦免你的死罪。”旁人问这是为什么，长房说：“这是狐狸精，偷了土地神的马。”又曾经设席招待客人，让他到宛市去买腌鱼，不一会儿就回来，然后开饭。有时一天之内，有人看见他在千里之外的好几处地方。

后来失了符咒，为众鬼所杀害。

蓟子训，不知他来自何处。建安年间，寄居在济阴宛句。有神奇的道术。他曾经抱着邻家的婴儿，故意失手将他跌死在地上，小孩的父母惊恐呼号，哀怨悲痛，不忍听闻。但子训只以有过失谢罪，始终没有说其他话，就埋葬了小孩。一个多月后，子训却抱了小孩回来。小孩的父母很恐惧，说：“死生异路，虽然想念我的孩子，乞求不用再见面。”小孩认识父母，快乐地笑，扑向父母，母亲不知不觉中抱

住了他，确实是他们的孩子。虽然大喜大庆，但内心还有怀疑，就偷偷地打开棺材去看死去的孩儿，却只见衣被，这才相信。于是子训名闻京师，士大夫都望风仰慕。

后来有一次他乘着驴车，与众学生一起到许地去。路过荥阳，在主人家歇息，而拉车的驴子突然死了并僵硬了，蛆虫流出，主人急忙告诉他。子训说："是这样吗？"当时正安排席位吃饭，吃完饭，他慢慢地走出来，用手杖敲敲驴子，驴子应声奋起，行路如初，随即又上路。那些追逐观看子训的人经常有上千人。他到了京城，公卿以下的人等候他赴宴，座上经常有几百人，都为他设酒食肴馔，终日不尽。

后来他远遁而去，不知到了哪儿。当初离走的那天，只见白云腾空而起，从早到晚，有几十处。当时有位百岁老人，说自己童年时看见子训在会稽市卖药，容貌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后来有人又在长安东边的霸城见到他，他正和一位老人一起在抚摸赏玩铜人，交谈中说："刚才看见铸造它，已将近五百年了。"转眼间看见有人就离开了，还乘着从前所乘的驴车。看见他的人喊他说："蓟先生停一停。"他边走边答应，看上去好像走得很慢，而奔跑的马却追不上，从此，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刘根者，颍川人也。隐居嵩山中。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根学道，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乃收执诣郡，数之曰："汝有何术，而诬惑百姓？若果有神，可显一验事。不尔，立死矣。"根曰："实无它异，颇能令人见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睹，尔乃为明。"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鲙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

刘根是颍川人，隐居在嵩山中。许多喜欢多事的人从远方来向刘根学道，太守史祈认为刘根妖妄，就逮捕他到郡上，指责他说："你有什么道术，却在欺骗惑乱百姓？如果真的有神效，可显一显灵验。要不，立即处死。"刘根说："我实在没有其他特别的本领，只是能让人看见鬼罢了。"史祈说："赶快唤鬼来，让我太守亲眼看一看，才算你高明。"刘根于是看着左边大叫，不一会儿，史祈死去的父辈祖辈和近亲共几十人，都被反手绑着站在前面，向刘根叩头说："小儿辈

不像话，论理该获万死之罪。”又回头呵斥史祈说：“你作为子孙，不能做对先人有益的事，反而连累和辱及亡灵！可叩头为我们表白谢罪的心意。”史祈惊恐悲哀，叩头流血，心甘情愿地请求定罪。刘根默不作声，鬼忽然都走了，不知去向。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从小有神术。他曾经在司空曹操那里作客，曹操从容地对众宾客说：“今日高朋相会，珍贵的美味食品大体上齐备了，所缺少的是吴地松江的鲈鱼罢了。”元放在客座上应答道：“这可以办到。”他要了铜盘贮存些水，拿竹竿用诱饵在盘中钓鱼，不一会儿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拍掌大笑，宾客都吃惊。曹操说：“一条鱼不能满足宴会，还可再钓吗？”元放换了诱饵再钓，不一会儿又钓出了鱼，都是三尺多长，活蹦乱跳，很可爱。曹操让人当场做成鲈鱼脍，让宾客们共同品尝。曹操又说：“有了鱼，遗憾的是没有四川的生姜。”元放说：“也可得到。”曹操担心他就近索取，就说：“我前天派人到四川买丝织品，可命告使者，增购两端。”说话后不一会儿，元放即得生姜返回，并带回曹操使者的回报。后来曹操使者从四川回来，验问增购蜀锦的情形及时日的早晚，就像符节契合那样。

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炉，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

计子勋者，不知何郡县人。皆谓数百岁，行来于人间。一旦忽言日中当死，主人与之葛衣，子勋服而正寝，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密县人也。其初行久而不还，后归，语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辞家而去。家人见其举步稍高，良久乃没云。陈寔、韩韶同见其事。

解奴辜、张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国人也。皆能隐沦，出入不由门户。奴辜能变易物形，以诳幻人。

又河南有麹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

后来曹操出游近郊，士大夫中跟随前往的有一百多人，左慈为他们送酒一升，肉一斤，亲自斟酒，百官没有人不喝醉吃饱的。曹操感到很奇怪，派人调查其中的隐情，巡查各个酒店，酒店都说丢失了酒和肉。曹操心中不高兴，定罪收捕左慈，要杀他，左慈逃到墙壁之中，突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有人看见他在市场上，又去捉他，而市场上的人都改变形貌与左慈一个样，不知道谁是左慈。后来有人在阳城山头遇到左慈，又追捕他，他逃入到羊群中。曹操知道不可能抓住他，就命令官吏在羊群中宣告说：“不再杀你了，我本来就是试试你

的道术的。”忽然有一头老公羊，弯曲着前面的两条腿，像人一般地站着说：“为何如此急急忙忙地办事？”曹操的手下人立即争着前去抓那头老公羊，而数以百计的羊都变成了老公羊，并且都弯曲着前膝，人一般地站着说：“为何如此急急忙忙地办事？”没有人知道该抓哪一头老公羊。

计子勋，不知是何郡县人，人们都说他有几百岁了，在人群中往来。有一天，他忽然说中午将会死亡，主人给他葛布衣，子勋穿上躺在正室，到正午果然死了。

上成公是密县人。最初他远行，很久也不回。后来回家了，对他家里人说：“我已经成仙。”就辞别家人离开了。家里人见他举步渐渐升高，很久才隐没于云中。陈寔、韩韶都看到此事。

解奴辜、张貂，也不知是哪个郡国的人。都隐居埋姓，出入不走大门。解奴辜能改变物体的形状，以欺骗人。

另外河南有位麹圣卿，善识天书，善画符咒，镇服鬼神，驱使鬼神。

又有编盲意，亦与鬼物交通。

初，章帝时有寿光侯者，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又有神树，人止者辄死，鸟过者必坠，侯复劾之，树盛夏枯落，见大蛇长七八丈，悬死其间。帝闻而征之。乃试问之：“吾殿下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销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劾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大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解之而苏。

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君达号“青牛师”。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

王真、郝孟节者， 皆上党人也。王真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绝房室。”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状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为人质谨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领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 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

还有一位叫编盲意的，也能与鬼物打交道。

当初，章帝时有个叫寿光侯的，能揭穿百鬼众魅的罪恶，命令它们自己缚绑，显出原形。有个同乡的妇人被妖魅所害，寿光侯为她制服妖魅，有几丈长的一条大蛇，死在门外。又有神树，人停歇在那里就死，鸟飞过那里必定坠落，寿光侯又揭穿它，树在盛夏枯落，人们

看到有条七八丈长的大蛇，死后悬挂在树上。章帝听说了他的情况征召他，试着问他：“我的宫殿在下半夜以后，经常有几个人穿着红衣服，披头散发，手持火烛，一个跟着一个，你能够制服他们吗？”寿光侯说：“这是些小妖怪，容易消除。”章帝假装让三个人冒充成妖怪，寿光侯用神术去镇妖，这三个人立即倒在地上断了气，章帝大惊说：“不是鬼魅，是我试你的。”寿光侯解除神术，三个人又苏醒过来了。

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这三人，都是方士。都能施行容成的房中术，或者喝小便，或者自己倒挂，保养精气，不远视，不大声说话。甘始、元放、延年都被曹操录用，曹操向他们询问术数，并加以运用。封君达号称“青牛师”。这几个人都活到一百多岁将近二百岁。

王真、郝孟节，都是上党人。王真年将百岁，看上去面部还有光泽，好像还不满五十岁。他自己说：“我周游天下，登上五岳名山，全会‘胎息、胎食’的方术，用津液漱口并咽下津液，不绝于房事。”孟节能含枣核，可以五年到十年不吃饭。又能屏住气息不呼吸，身体不动摇，形状像个死人，可达一百天或半年。也有妻室。他们为人质朴谦谨，不乱说话，好像文士君子。曹操派他们统领众方士。

北海人王和平，本性喜欢道术，自以为将要成仙。济南人孙邕从小侍奉他，跟随他到京城。王和平病故后，孙邕将他埋葬在东陶。王和平有一百多卷书，几袋药，都送人了。后来弟子夏荣说王和平成仙了，孙邕抱憾没有取走他的宝书和仙药。

赞曰：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迂讹，实乖玄奥。

赞辞说：神灵暗中的赐予，很少能真正应验，高明的术数，也难以考核其真伪。不探求精当深远的道理，何以能感受到神灵的奇效？如果有人使之流于错讹，实在违背了玄奥的主旨。

# 后汉书卷八十三

## 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絜。　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硁硁有类沽名者，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杨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易》说："隐遁不仕的时代意义伟大呀！"又说："不侍奉王侯，就会显得很高贵。"因此尧帝宣称，以天为法来治理天下，不使隐居在颍水之北的高士巢父、许由屈服；周武王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最终成全了伯夷和叔齐的高洁。从此以后，风流人物越来越多，以往的风范继续起作用，而达到的途径不止一条。有的人隐居以实现自己的志趣；有的人避世以成全自己的道；有的人加强自己的修养而克制自己的暴躁；有的人远离灾祸以图自己的平安；有的人认为世俗污浊而显示自己的节操；有的人鄙视外物而激扬自己的清白。然而观察他们甘心处于田野之中，憔悴在江海之上，难道一定要以鱼鸟为亲、以林草为乐吗？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在。所以像柳下惠那样蒙受耻辱的人，屡遭罢黜不离弃故国；像鲁仲连那样有赴海自沉的高节的人，显赫的权势也不能改变他的情志。假如让人去矫正和改变他们的选择，那就不能有所为了。他们虽然固执，有点像沽名钓誉的人，然而超凡脱俗，置身于尘世之外，与那些以小智巧慧去追名逐利的人大不相同呀！荀卿说过："修养情志，那就蔑视权贵；看重道义，那就轻视王公。"

汉王朝中途衰微，王莽篡权，有识之士特别心怀义愤。那时，撕毁冠冕，手拉手离开朝廷的人，数也数不清呀！扬雄说："鸿雁飞在

茫茫宇宙之间，射者如何能射得它们呀！”这是说他们远远地逃避了祸患。光武帝虚席以等待隐逸的高士，寻找他们唯恐来不及，用以招聘贤才的礼帛蒲车不断在隐士们居住的山崖中出现。像薛方、逢萌被聘请而不肯出山，严光、周党、王霸出山而不愿改变初衷。天下归顺，志士怀仁，这本来就是常说的“推举隐逸之士而天下归顺”的意思呀！肃宗也曾礼请郑均而征召高凤，以成全他们的节操。此后帝德渐衰，邪恶之人掌权，高洁不仕之人光明正大、刚正不阿，羞于与卿相平起平坐，以至于激昂愤慨而不顾一切，大都丧失了中庸之道。记录那些超凡脱俗的行为，连同那些隐居之士，列述于本篇。

>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初，光武贰于更始，会关中扰乱，遣前将军邓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 因于野王猎，路见二老者即禽。光武问曰：“禽何向？”并举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备，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谬邪！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纣于牧野，而大城于郏鄏。彼二王者，其备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其备，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顾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辞而去，莫知所在。

>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 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野王二老，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当初，光武帝对刘玄的更始王朝怀有二心，正遇上关中纷乱，派遣前将军邓禹西征，送他到大路上。返回时，趁机在野王打猎，路上看见两位老人追踪野兽。光武帝说：“禽兽朝何方去？”两人都举手向西边指指，说：“此西方多虎，我们每次追逐野兽，虎也追逐我们，大王不要前往。”光武帝说：“如果有所准备，老虎又有何可怕？”两位尊者说：“大王怎么荒谬到这等地步！从前商汤在鸣条追击夏桀，并在亳县大筑城池；武王也在牧野追击纣王，并在郏鄏大筑城池。桀、纣二王的防备不是不严实。因此追击他人的人，别人也在追击他。虽然有准备，何可疏忽呀！”光武帝醒悟其中的道理，对身边的人说：“这是隐士。”将要起用他们，他们却辞别走了，没有谁知道他们去了何处。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隐居不做官，本性崇尚中正和平，喜欢深究《老子》、《易经》。贫穷无生活来源，喜欢做好事的人们轮流送食物给他，他接取够吃的一份，余下的食物仍还给别人。王莽的大司空王邑征召他，接连几年征召才来，王邑想把他推荐给王莽，他坚持拒绝，这才作罢。他偷偷地隐居在家中。读《易》至《损》、《益》卦，喟然长叹说：“我已经懂得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还不

了解死与生相比是如何呢。”建武年间，子女娶嫁完毕，就决定家务事不再与己相关，就像他已死去一样。从此，他任着己意办事，与志趣相同的北海人禽庆一起去游览五岳名山，最后不知他死在何处。

> 逄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盾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
> 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有顷，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潜藏。
>
>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
>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捕之。吏叩头曰：“子康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只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后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寿终。
>
> 初，萌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云、王君公相友善，并晓阴阳，怀德秽行。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君公遭乱独不去，侩牛自隐。时人谓之论曰：“避世墙东王君公。”
>
> 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既而散与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长安游学。

逄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家中贫穷，在县供职当个亭长。当时太尉巡行，经过这个亭，逄萌等候迎接，跪拜谒见，过后又掷盾牌长叹道：“大丈夫怎能供别人役使！”就弃职而前往长安学习，通晓《春秋经》。当时王莽杀掉了自己的儿子王宇，逄萌对朋友说：“三纲断绝了。如果不离开，灾祸将降临到我们头上。”他取下冠冕，悬挂在东都城门，回到家中，携家属飘浮过海，寄居在辽东。

逄萌向来通晓阴阳术，知道王莽将失败，不久，就头顶瓦盆，哭于街市说：“新莽啊！新莽啊！”于是就隐居起来。

等到光武帝就职，逄萌到琅邪的劳山，培养心志，修炼道术。人们都受到他的德行的感化。

北海太守平素听说逄萌的高行，派遣官员前往拜谒，献上厚礼，逄萌不答话。太守心怀怨恨，派人收捕他。差吏叩头说：“子康是位大贤人，天下人共知，他住的地方，人们尊敬他如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去抓他必定抓不到，只能自己遭骂受辱。”太守发怒，收捕这位差吏在大牢中，又派出其他差吏。走到劳山，人们果然相率用兵器弓箭来抵御，差吏受伤流血，奔逃而回。后来皇帝下诏书征召逄萌，他以年老昏乱，辨不清方向为推托，告诉使者说：“朝廷唤我的原因，

是因我对政事有用处，可是我已不知方向，怎能帮助治天下？”随即驾车回家。朝廷又接连征召，他都不出仕，以寿满告终。

当初，逢萌与同郡人徐房、平原人李子云、王君公有友好的交往，他们都通晓阴阳，身怀美德而做卑微低贱的事情。徐房与李子云收养门徒各千人，王君公虽遭乱世偏偏不离开隐居地，在做买卖牛的生意中自隐。时人评论他说：“这是个隐居于市井贩夫中的王君公。”

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家产有金千斤。从小是孤儿，被同宗人收养，但对他不讲道理。等到他长大了，又不还给他财产。周党去乡里、县里告状，族主才归还给他财产。不久，他把财产分给宗族，将奴婢全都打发走，自己到长安游学。

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克斗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 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 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

及王莽窃位，托疾杜门。自后贼暴从横，残灭郡县，唯至广武，过城不入。

建武中，征为议郎， 以病去职，遂将妻子居黾池。复被征，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縠皮绡头，待见尚书。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

博士范升奏毁党曰：“臣闻尧不须许由、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书奏，天子以示公卿。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党遂隐居黾池，著书上下篇而终。邑人贤而祠之。

当初，乡里的属官曾经当众侮辱周党，周党久久记在心头。后来读《春秋》，听说了复仇的要义，就停止讲习学问而回乡，与乡里属官约定决斗的日期。交锋后，周党被乡里属官所伤，疲惫困倦。乡里属官佩服他的侠义，用车载着他回去休养，他好几天才苏醒过来，苏醒了就走。从此他下决心磨炼自己的意志，州里人赞誉他的高尚品格。

王莽篡权后，周党推托有病，闭门谢客。此后逆贼暴乱，到处横行，残杀百姓毁灭郡县，唯独到周党的家乡广武，过城门而不入。

建武年间，朝廷征召他任议郎，因病离职，携带妻子儿女居住在黾池。后来又被征召，身不由己，就穿着短布单衣，戴着縠树皮制的束发头巾，等待着去见尚书。光武帝接见时，周党俯伏而不拜谒，陈述自己愿意谨守自己的志向，皇帝就答应了。

博士范升上奏，诽谤周党说："臣听说唐尧不需要许由、巢父这类隐士，而建立功业，号令天下；周武王不用等待使用伯夷、叔齐，而王道就已经成功。俯伏、拜谒皇上时，臣想起太原人周党、东海人王良、山阳人王成等人，蒙受很重的恩德，使者多次前去招聘，才肯上车。在谒见国君于朝廷时，周党不按礼法屈服，俯伏在地上却不拜谒，骄傲蛮横，还和皇帝群臣一起走。周党等人文不能推演大义，武不能为国君殉难，沽名钓誉，差不多与三公之位同列。臣愿意和他们一起坐在云台之下，考试治国之道。如果不像臣所说的那样，臣甘服虚假妄言之罪。周党等人敢于私自窃取虚名，通过自我吹嘘而求高位，都是对国君极不尊重的表现。"奏书呈上去后，皇帝把它公布给公卿看。下诏说："自古以来，高明之君圣德之主必定有不归服的人。伯夷、叔齐不吃周代的粮食，太原人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赏赐给他帛四十匹。"周党从此隐居黾池，著书上下篇后才去世。同邑人认为他有贤才而祭祀他。

初，党与同郡谭贤伯升、雁门殷谟君长，俱守节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征并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也。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让位于霸。阎阳毁之曰："太原俗党，儒仲颇有其风。"遂止。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征不至，以寿终。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谈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当初，周党与同郡人谭贤伯升，雁门人殷谟君长，都信守节义而不去王莽那里做官。建武年间，朝廷征召他们也都不去。

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从小有高洁的节操。王莽篡位后，他抛弃官帽和腰带，断绝与官场的交游。建武年间，朝廷征召他到职任尚书，他拜谒君王时自称名，不称臣。有司问他是何缘故，王霸说："天子有对他不称臣的人在，诸侯有不愿意与他交朋友的人在。"司徒侯霸把自己的官位让给王霸。阎阳说王霸的坏话道："太原的庸夫俗子，王霸很有这类人的气味。"于是司徒侯霸就不再让位。他因病回乡，隐居起来守住自己的节操，住的是茅草屋，芦柴门。朝

廷接连征召他，他都不去，以寿满告终。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郡余姚县人。从小有高尚的名声，与光武帝一起念过书。光武帝就位后，他就改名换姓，隐居起来。皇帝想到他的才学，下令按照他的形貌寻找他。后来齐国上报说："有一男子，披着羊皮衣服在水边钓鱼。"皇帝怀疑此人就是严光，便备好了安车及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派使者前往聘请他。使者往返多次，他才来。住在长乐宫，朝廷供应被褥，掌帝王饮食的太官早晚来送食物。

司徒侯霸与严光有旧交，派人送信给他。使者对严光说："侯公听说先生来到，思念心切，想立即前来拜访，但迫于公事，因此不能前来。希望趁天色快晚之际，委屈先生本人去讲几句话。"严光不回答，就投给他一个小木简，口授说："君房先生：你高至三五之位，很好啊！心怀仁义，主持正义，天下人都高兴；逢迎拍马，顺承旨意不违拗，政纲全断绝。"侯霸收到书信，封好呈送给皇上，光武帝笑着说："这是狂生的老样子。"当天，光武帝驱车前往严光住处。严光躺着不起身，光武帝走进他的卧室，摸着他的肚皮说道："唉，子陵啊！不可以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光又睡着不答话，隔了很久，才张开眼睛仔细看，说："从前唐尧显示自己的德行，巢父洗耳。士人本来有自己的志趣，为何逼迫我呢！"皇帝说："子陵，我竟然不能说服你呀！"于是登车，叹息而去。

>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
>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
> 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
>
> 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及就起，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

光武帝又召严光入宫，谈论旧事，两人面对面谈了好几天。皇帝从容地问严光说："我和从前相比何时更好些？"对答说："你比从前稍微好些了。"两个人睡在一起，严光把脚搁在皇帝的肚皮上。第二天，太史上奏说，外来的一颗星侵犯皇帝的星座很厉害。皇帝笑着说："我的老朋友严子陵和我一起睡觉！"

朝廷拜授严光为谏议大夫，他不服从安排，到富春山去耕地，后人称他钓鱼的地方叫“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又特地征召他，不去。享年八十岁，死在家中。皇帝为他哀伤，下诏给郡县赐给钱百万，谷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风郡郿县人。从小在太学学习，精通《五经》，善于言谈议论，所以京都中称赞他说：“《五经》渊博井大春。”他性情恬淡高雅，从未备名帖向官员通报姓名。

建武末年，沛王刘辅等五王居住在北宫，都喜欢宾客，轮流派人去请井丹，请不到。信阳侯阴就，是光烈皇后的弟弟，以外戚身份尊贵至极，他就说谎欺骗五王，说要向井丹借很多钱，这大约能招引井丹来，而另派他人中途抢劫。井丹不得已，就来了。阴就故意为他做麦饭、葱叶之类的食物，井丹推开说：“因君侯能供我美食，所以来拜访你们，为何这般薄情？”重新换上佳肴美食，他才吃。等到阴就站起来，左右推出人力拉的载兵器的车。井丹笑着说：“我听说过夏桀有用人力拉的车，难道就是这种车吗？”客座中的人都因被井丹识破而惊恐失色。阴就不得已而命令撤去兵器车。井丹从此隐居杜门，不问世事，以年寿满而死。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修远伯，使奉少昊后，寓于北地而卒。鸿时尚幼， 以遭乱世， 因卷席而葬。

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 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 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

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父亲梁让，王莽时做城门校尉，封为修远伯，叫他侍奉少昊的后人，寄居在北地而去世。当时梁鸿还年幼，又因遭遇乱世，就以草席卷尸而埋葬父亲。

梁鸿后来在太学学习，家中贫困而崇尚气节，博览群书，无所不

通，却不学分章节和句读的小学问。读书完毕，就在上林苑中养猎。曾误致失火，烧了其他人家的房子，梁鸿寻访被烧的人家，问他损失多少，全都用猪偿还给他。那主人还认为太少。梁鸿说："我没有其他财产了，愿意住在这里自做佣工偿还。"主人答应了。他为主人做杂事，早晚都不懈怠。邻居家的老人见梁鸿不是一般人，都责备那个主人，而称赞梁鸿是个厚道人。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敬重他，把他的猪都还给他。梁鸿不接受，离开那里，回到了故乡。

权势之家羡慕梁鸿的高尚节操，大多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梁鸿都拒绝不娶。同县孟氏有个女儿，粗肥丑陋，肤色又黑，力气能举石臼，择偶不肯出嫁，年纪已三十岁。父母问她是什么原因。女儿说："要得到像梁伯鸾那样的贤才。"梁鸿听到这话，就去送聘礼。女子要求做些粗布衣，麻草鞋，织布操作时用的筐，绩麻线的用具。出嫁的时候，才装饰打扮一番进了梁鸿的家门。梁鸿七天没有理睬她。妻子跪在床下请求说："我私下听说先生气节高尚，拒绝过好几个女人，我也怠慢过好几个男人。如今选择了你，岂敢不向你请罪。"梁鸿说："我要的是穿粗布衣，可以一同隐居深山的人。如今你穿上精美而有花纹的丝织品，搽粉画眉，难道是我梁鸿所希望的吗？"妻子说："我以此观察先生的志向呀！我当然有隐居的服装。"于是就重新在头上盘成椎形发髻，穿粗布衣，成天忙忙碌碌。梁鸿大喜说："这才是梁鸿真正的妻子，能侍奉我了。"给她起字叫德曜，给她起名叫孟光。

隔了一些时，妻子说："常听说先生要去隐居避祸，如今为何不做声了？莫非要低着头迁就官府吗？"梁鸿说："好的。"于是两人一起进入霸陵山中，以农耕织布为业，吟咏《诗》、《书》，弹琴取乐。他因仰慕前代的高尚之士，为四皓以来的二十四人作颂。

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

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怛兮伤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惭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聊逍摇兮遨嬉，缵仲尼兮周流。傥云睹兮我悦，遂舍车兮即浮。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　　口嚣嚣兮余讪，嗟恇恇兮谁留？"

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鸿潜闭著书十余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

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葬毕，妻子归扶风。

接着往东出关，经过京都，作《五噫之歌》道："登上那北芒山呀，唉！还望京城啊，唉！皇宫高大呀，唉！人们辛劳呀，唉！遥远无尽头呀，唉！"肃宗听到后责难这首歌，找梁鸿却找不到。梁鸿改复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儿女住在齐鲁交界的地方。

隔了不久，又离开齐鲁前往吴地。将启程时，写诗道："离别旧地去远征，将远栖于东南。内心忧伤，心神不定。想骑马驰骋，却害怕俗人诽谤。人们争着擢用枉曲者，废弃正直者，都抢先把花言巧语说得快速动听。我本来内心无愧而独立于人群，希望所去的吴地崇尚贤德。暂且安闲自得地游乐，继承孔子而周游列国。假如见到美好的事物，我很高兴，就舍弃车辆而登上舟船。在延陵拜访季札，在海边寻找鲁连。虽然不能一睹季札、鲁连的风采，但希望精灵能与之同美。晚春的鲜花开得正旺，麦子含苞正要开花吐穗。悲伤那盛世已遥远，可怜那芳香日日腐败。哀悼我内心不得志，长久的郁结有何尽头！众口多言我遭谤，可叹我心中恐惧将淹留何处？"

他们到了吴地，依附于大户人家皋伯通，住在廊屋下，受雇给人家舂米。每次回家，妻子都给他做好饭，不敢在梁鸿前抬头看，送饭时将盛食物的托盘高举与眉目相齐。皋伯通看到后觉得奇怪，说："那个雇工能使自己的妻子如此崇敬他，不是一般人。"于是就安排他们住在自己家中。梁鸿躲起来闭户不出，著书十多篇。他生了病而且贫困，告诉主人说："从前延陵季子葬儿子于嬴博之间，不葬回家乡，千万不要让我的儿子携棺木归葬。"死后，皋伯通等人替他在吴地找墓地，葬在要离墓旁。都说："要离壮烈之士，而伯鸾清高，可使他们相近而处。"安葬完毕，妻子儿女回到了扶风。

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爱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终身不仕。

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

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谢罪。

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建初中，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到公车，托病逃归。推其财产，悉与孤兄子。隐身渔钓，终于家。

论曰：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

迹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

当初，梁鸿的友人京兆高恢，从小喜欢读《老子》，隐居在华阴山中。后来梁鸿东游，思念高恢，写诗说：“鸟发出嘤嘤的鸣声啊，那是为了寻找朋友，想念你高恢啊，我心中怀念，想念你高恢啊，才栖息于此。”后来两人终未再见面。高恢也是高行刚正之士，终身不做官。

高凤字文通，南阳郡叶县人。从小是书生，家中以农耕为业，但一心一意读书，日夜不息。有一次，妻子下地，麦子晒在庭院内，叫高凤监看鸡。天突然下暴雨，而高凤手拿竹竿，口读经书，也没有发现雨水冲走了麦子。妻子回来责怪他，他才醒悟过来。以后他就成了名儒，在西唐山中以教书为职业。

邻居中有争财产的，拿着兵器打架，高凤前往劝解他们，还是打个不停，高凤就脱下头巾叩头，坚决请求说：“应该讲仁义谦让，为何抛弃仁义呢！”双方很感动，放下兵器请罪。

高凤年老，坚持自己的大志，不倦地去实践，名声很大。太守接连征召聘请他，他担心不能幸免，就称自己本是装神弄鬼的人，不该做官，又假装和寡妇嫂子为田产而打官司，因此没有去做官。建初年间，将作大匠任隗认为高凤正直敢言，推举他，他已到达公车官署，却借口有病逃回来了。他将财产拿出来，都交给了亡兄的孤儿。他隐居钓鱼，终老家中。

评论说：先大夫宣侯曾经在讲论儒道的余暇，寄情于写隐逸之士的文章。谈到《高文通传》，停下来若有所感，认为高文通是隐士，就在记载他的事迹的书页旁写道：“古代的隐逸，风尚极高。许由在颍水北洗耳，耻于听到尧把帝位让给他；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长期挨饿，不吃周朝的粮食。有的隐居起来做违拗常人行为的事，有的矫饰感情而排斥外物，虽做法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至于高凤这一类人，志气超越青云之上，身子隐藏污泥之下，身份姓名尚且不愿让人知道，何况内心的怨恨和身子的劳累！隐士们自苦于默默无闻，与屈原怀沙砾自沉而名显，与嵇康临刑顾日影而弹琴鸣志相比，大不一样啊！”

台佟字孝威，魏郡邺人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从事致谒。佟载病往谢。刺史乃执贽见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隐逸，终不见。

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

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遁，以寿终。

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

台佟字孝威，魏郡邺县人。隐居在武安山中，凿洞穴而居，以采药草谋生。建初年间，州上征召他，他不去。刺史巡视属县时派从事官去拜访他，台佟带病前往道谢。刺史带着礼物会见台佟，说："孝威先生像这样生活，很苦，怎么办呢？"台佟说："我台佟幸能保全性命，保养精神，内心和谐不烦恼。像你这位贤明的刺史白天宣布王命，夜晚仍怀忧惧，担心数不清的事务，反倒不苦吗？"台佟就离去，隐居起来，不再出现。

韩康字伯休，又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族是个大姓。他经常采药于名山，在长安市卖药，口中不说二价，三十多年一直如此。当时有位女子向韩康买药，韩康坚持价格不改变。女子发怒说："难道你是韩伯休？口不说二价？"韩康叹道："我本要避世隐名，如今小女子都知道有我这个人，还卖药干什么？"就逃进霸陵山中。博士、公车府接连征召他，他都不去。桓帝准备了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做聘礼，用坐乘的安车去聘请他。使者奉王命去韩康那里，韩康没办法，就答应了。他辞退安车不坐，自乘简陋的柴车，赶早先于使者出发。到了驿亭，亭长因为韩征君将经过这里，正调用人力和牛力修理道路桥梁。亭长见韩康乘着柴车，裹着头巾，以为是种地老头，叫人抢夺他的牛。韩康当即解下拉车的牛给他们。不一会儿，使者到了，牛被抢走的老人原来就是国君征召的韩康。使者想要奏请杀亭长，韩康说："这是我老夫给他的，亭长有什么罪呢！"就作罢。韩康趁机逃走，以寿满善终。

矫慎字仲彦，扶风郡茂陵县人。从小喜欢黄帝、老子的学说，隐遁山谷之中，打山洞做居室，仰慕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导引的养生之术。与马融、苏章为同乡同辈，马融因才识博大而名声显耀，苏章因清廉正直而著名，但两人都推称矫慎比自己高明。

汝南吴苍甚重之，因遗书以观其志曰："仲彦足下：勤处隐约，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尝不叹！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迹，神不著其证，人不睹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方今明明，四

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慎不答。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

慎同郡马瑶，隐于汧山，以兔置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时，为侍御史。王莽篡位，称病归乡里。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

良少诞节，母憙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

汝南人吴苍很器重他，写信给他，以考察他的志趣，信中说：“仲彦先生：你隐居勤苦、简约，虽然有人平步青云，有人走烂污泥路，各人栖居不同，但每当西风刮起时，何尝不感叹！我们听说黄帝、老子有个说法，入于深幽之地，隐居远处，也有治理天下、养育百姓、施展抱负的才能。至于说到登山灭绝踪迹，神仙不愿作证，人们不见应验。我希望先生做些可做的事，有何想法呢？从前，伊尹不以隐逸之道来对待尧舜那样的贤君。如今政治昌明，天下太平，巢父、许由在箕山无所作为，伯夷、叔齐懊悔去首阳山隐居。先生如果能骑龙戏凤，翱翔于云间，也不是狐兔燕雀之辈所敢于想象的。”矫慎不答复。七十多岁了，竟还不肯娶妻。后来忽然回家，自己说出死的日子，到时候果然死了。后来有人在敦煌见到他，所以老一辈的人都觉得奇怪，有人说他是神仙。

与矫慎同郡的人马瑶，隐居于汧山，以兔网捕捉兔子为业，他所居住的地方的风俗，都得到他的化育，百姓赞美他，号称“马牧先生”。

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曾祖父戴遵，字子高，平帝时，任侍御史。王莽篡位后，戴遵推说有病，回到了家乡。家中富裕，喜欢施舍，崇尚侠义之气，门客常有三四百人。当时人称赞他说：“关东大豪侠戴子高。”

戴良从小放任不羁，母亲喜欢听驴叫，戴良常学驴叫以使母亲欢心。母亲去世后，兄长戴伯鸾另住一室守丧，并只喝粥，不合礼法的事不做，戴良偏偏吃肉饮酒，悲痛到极点时就痛哭，两人都面容憔悴。有人问戴良说：“你居丧的这种做法，合乎礼法吗？”戴良说：“合乎礼法。礼法是用来抑制感情放纵的，如果感情不放纵，怎谈得上失礼呢！吃甜美的食品不觉得甜美，所以招致面容憔悴。如果美味在口中却不觉得它的存在，吃它是可以的。”议论此事的人驳不倒他。

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良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

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遁辞诣府，悉将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

初，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训，皆有隐者之风焉。

法真字高卿，扶风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

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太守曰：“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戄然，不敢复言。

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荐真曰：“处士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臣愿圣朝就加衮职，必能唱《清庙》之歌，致来仪之凤矣。”会顺帝西巡，弱又荐之。帝虚心欲致，前后四征。真曰：“吾既不能遁形远世，岂饮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隐绝，终不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

戴良的才华既已充分显示出来，而议论崇尚奇特，很多说法使世俗的人们吃惊。同郡人谢季孝问道：“您看天下人谁可和您相比？”戴良说：“我好比是孔子生长在东鲁，大禹出自西羌，天下独一无二，和谁去并列相比！”

州官推举他为孝廉，不去。两次被任命为司空府的官员，过了一年还不到任，州郡催迫他，他就支吾搪塞一番，口中说要到官府去，却常带着妻子儿女走在路上，趁机逃入江夏山中。悠闲自得，不肯做官，以寿满终老。

当初，戴良有五个女儿，并称贤淑。遇到求婚者时，就答应把女儿嫁给对方，用粗布衣被、竹箱、木屐把她们打发走。五个女儿都能遵从父训，都有隐士的风范。

法真字高卿，扶风郡郿县人，南郡太守法雄的儿子。喜欢学习而不拘一家之学，广博地通晓内外典籍，是关西的大学者。学生从远方来的，有陈留郡的范冉等几百人。

他本性恬淡，文静少欲，不参与他人的闲事是非。太守请他来见，法真用布巾裹头去拜谒。太守说：“从前，鲁哀公虽不贤，但仲尼做了他的大臣。我太守不才，想以郡功曹官委屈你，请你为本朝增光，如何？”法真说：“因为您太守待我以礼，所以斗胆自同于末等客人。如果要任命我做官，我法真将在北山的北边，南山的南边了。”太守很吃惊，不敢再说什么。

朝廷征召他进公府，推举他为贤良，他都不去。同郡人田弱推荐法真说：“隐士法真，能同时兼有《诗》、《书》、《礼》、《乐》四种专业，学识穷尽深奥的典籍，隐居避世，性情恬淡，乐而忘忧，踏着老子的高蹈的踪迹，不为厚礼所诱惑。我希望朝廷加赐给他三公之职，他必定能唱《清庙》之歌，招致凤凰来朝廷。”正好遇上汉顺帝西巡，田弱又推荐他。顺帝存心要罗致他，前后四次征召。法真说：“我既然不能隐居弃世，难道是要饮许由洗耳朵的水吗？”于是彻底隐居绝世，到底不屈从。友人郭正称赞他说：“法真的名字可以听得到，他的身形很难见到，他虽隐姓埋名，名声却紧紧跟随着他，他逃避名誉，名誉却偏偏降到他头上，他可以称得上是百代宗师了。”就刻石碑歌颂他，号称“玄德先生”。享年八十九岁，中平五年，以年寿满而善终。

>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 陈留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縣，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

汉阴老者，不知是何方人士。桓帝在延熹年间来到竟陵，经过云梦，到达沔水边，老百姓没有不去看的，有位老者独自耕地不停。尚书郎南阳人张温觉得奇怪，派人问道：“人们都来看皇上，老人家独耕不停，是何缘故啊？”老人笑着不回答。张温下来走了几百步，亲自和他说话。老人说：“我是乡野之人，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请问是因天下乱才立天子呢，还是因治天下而立天子？立天子是要像慈父般对待天下人呢，还是要役使天下人来供奉那天子？从前圣王治世，住着茅盖的屋，以柞木为屋椽，但天下人得以安宁。如今你的国君，劳苦他人而自我放纵，贪图安逸，到处嬉游，而毫无顾忌，我为你感到害羞，你怎么忍心让人去看他呢！”张温十分惭愧，问老人的姓名，他却不说就走了。

陈留老者，不知是何方人士。桓帝时期，党锢之祸兴起，代理外黄令陈留人张升离职回家乡，路遇友人，相互谈心。张升说：“我听说赵简子杀了鸣犊，孔子走到黄河边上就转身回去；覆巢毁卵和竭泽

而渔，则龙和凤凰远去不来。如今宦官乱政，陷害忠良，贤人君子难道都离开朝廷了吗？不能树立道德，人就没有精神支柱，发展到后来就免不了丧命，这怎么办呢？”两人互相抱着而哭泣。有一位老人家快速地经过他们面前时，竖起手杖，叹息说：“唉！两位大夫为何哭得如此伤心啊？龙不隐匿自己的鳞片，凤凰不藏匿身上的羽毛，罗网挂得高高的，你们将往何处去呢！哭泣又顶得了什么事呢？”两人要和老人说话，老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
> 赞曰：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庞公是南郡襄阳人。住在岘山南麓，从未进过城，到过官府。夫妻互相敬重如对待宾客一样。荆州刺史刘表屡次请他，不能使他屈尊前往，于是就去问候他。说道：“保全个人，与保全天下哪个重要些呢？”庞公笑着说：“鸿鹄在高大的树木上筑巢，晚上有栖息之所；癞头鼋和扬子鳄在深水之下打洞，晚上也有栖息之所。去向和住处，也是人的巢穴。况且各人有各人的栖息之处，天下不是保全的对象。”他将耕地的农具放在土垄上，而妻子儿女在前边除草。刘表指着他们问道：“先生在田地里做苦工而不肯做官取俸禄，以后将拿什么传给子孙呢？”庞公说：“世人都给子孙带来危险，如今只有我给他们带来平安，虽然所留给子孙的各不相同，却不能说没有留给他们什么。”刘表叹息而去。后来庞公携着妻子儿女登上鹿门山，在那里采药，不再回来。

赞辞说：隐逸之士在江海销声匿迹，在山林中一去不返。性情高远，风范超群，逸情飘逸于云端。奉道讲究虚无和自我保全，办事远离尘世。

# 后汉书卷八十四

## 列女传第七十四

《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如马、邓、梁后别见前纪，梁嫕、李姬各附家传，若斯之类，并不兼书。余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宣，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子永，中兴初为鲁郡太守。永子昱从容问少君曰："太夫人宁复识挽鹿车时不？"对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见前传。

《诗经》、《书经》中讲述女人德行的事已久远了。至于说到德行好的妃子辅助国君从政，聪明的妇人兴隆家业有方，高尚的士子弘扬清淳的风尚，贞洁的女子显露清白的节操，她们的美好之处没有什么差别，而世间的典籍中却都对此疏于记载。因而东汉建立以后，综合她们表现的事迹，编述为《列女篇》。如马后、邓后、梁后等人另见前面的《皇后纪》，梁嫕、李姬等人各附记在她们的家传后面，像这样一类的，这里不再重复记述。其余只搜集一些在才学品行方面尤为高超优秀的，而不一定专门在于一种操行。

勃海郡鲍宣的妻子，是桓氏家的女儿，字少君。鲍宣曾跟随少君的父亲学习，少君的父亲对他守贫刻苦很惊异，因而把女儿嫁给他，陪嫁的服装财物很多。鲍宣不愉快，对妻子说："你生来富有而骄傲，习惯了华美的装饰，而我实在贫困低贱，不敢承受这份厚礼。"妻子说："父亲因为您修养德行保持俭朴的品德，所以让我服侍您。既然侍奉于您，就应一切听从您的差使。"鲍宣笑着说："能这样，正合我的心愿。"妻子于是全部归还随从的车马及衣饰，换上短布衣，与鲍宣一同拉着小车回到乡里。拜见婆母礼毕，提着汲水罐就去打水。修行妇道，乡里的人都称赞她。

鲍宣在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儿子鲍永，中兴初年为鲁郡太守。

鲍永的儿子鲍昱曾不慌不忙地问少君说："祖母还记得拉小车回乡时的情景吗？"祖母回答说："我的婆母有言：'存在时不忘记失去，平安时不忘记危难。'我怎么敢忘记呢？"鲍永、鲍昱的事已见前传。

>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霸已见《逸人传》。妻亦美志行。初，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后子伯为楚相，而其子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霸子时方耕于野，闻宾至，投耒而归，见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视。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问其故，始不肯告，妻请罪，而后言曰："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曹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 广汉姜诗妻者，　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舍，昼夜纺绩，市珍羞，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惭呼还，恩养愈谨。其子后因远汲溺死，妻恐姑哀伤，不敢言，而托以行学不在。姑嗜鱼鲙，又不能独食，夫妇常力作供鲙，呼邻母共之。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辄出双鲤鱼，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贼经诗里，弛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时岁荒，贼乃遗诗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太原郡王霸的妻子，不知是哪家的女儿。王霸少年时就树立了高尚的节操，光武帝时，多次征召都不去做官。王霸的事已记载在《逸民传》。他的妻子也有美好的志向和操行。当初，王霸与同郡的令狐子伯为好朋友，后来子伯做了楚国的丞相，而他的儿子做了郡的功曹。子伯便派儿子送书信给王霸，车马随从，气度大方。王霸的儿子此时正在田里耕作，听说宾客到，扔下农具跑回家，见到令狐的儿子，沮丧惭愧不敢抬头看。王霸见他脸有愧色，客人离去后卧床很久不起。妻子奇怪问他原因，王霸开始时不肯告诉她，妻子向他请罪，而后他说："我与子伯从来志行不同，刚才见他的儿子容貌服饰极为光彩，举止十分得体，而我的儿子蓬头散发，牙齿稀疏，不懂礼仪规矩，见到客人面带惭色。父子间恩情深厚，不由觉得是自己的过失啊！"妻子说："您从小就培养高洁的节操，不顾念功名利禄。如今子伯的富贵比起您的节操哪个高？怎么忘了平素的志愿而为儿女们惭愧呢！"王霸躬身起来笑着说："是这样的！"于是一起终身隐居。

广汉郡姜诗的妻子，是同郡人庞盛的女儿。姜诗侍奉母亲极为孝敬，妻子侍奉顺从也尤为殷切。母亲喜欢喝江水，江水离家里有六七里路，妻子常逆流而上去取江水。后来一次遇着大风，不能按时返回，母亲口渴，姜诗责备妻子后遣出家门。妻子于是寄留在邻居家，昼夜纺丝绩麻，购买来珍美的食品，让邻居的母亲致送给她的婆母。如此时间久了，婆母奇怪而问邻母，邻母全都告诉了她。婆母感到惭

愧呼唤她回家，姜诗的妻子对婆母的爱护赡养愈加谨慎。后来姜诗儿子因到远处取水而溺死，妻子害怕婆母哀伤，不敢告诉她，假托因外出求学不在家。婆母喜爱吃生鱼片，又不愿一个人独吃，夫妇俩常努力劳作给母亲生鱼片吃，还叫邻母过来一起吃。住舍的侧边忽然有泉水涌出，味如江水，每天早晨总是蹦出一对鲤鱼，经常可以供二位母亲进食。赤眉军的散兵经过姜诗的乡里，放下武器通过，说："惊动大孝之人必定触犯鬼神。"此时正是荒年，赤眉军兵士于是给予姜诗米肉，姜诗收下后却把它们埋了。邻近的村庄也因此而得到安全。

永平三年，察孝廉，显宗诏曰："大孝入朝，凡诸举者一听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诗寻除江阳令，卒于官。所居治，乡人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 同郡赵孝之女也，字阿。少习仪训，闲于妇道，而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曰："新妇贤者女， 当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妇过也。"阿拜而受命，退谓左右曰："我无樊卫二姬之行，故君以责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若言而见用，是为子违父而从妇，则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杀。莫不伤之。

扶风曹世叔妻者， 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永平三年，姜诗被推举为孝廉，显宗下诏说："大孝之人入朝，所有被推举的人一律等候公平论断。"由此这些人都被授与郎中。姜诗不久授职任江阳县令，最后死于官位上。他所在的治所，乡人为他立庙祭祀。

沛郡周郁的妻子，是同郡赵孝的女儿，字阿。她从小学习礼仪训诫，熟习为妇的道理。而周郁性情骄纵放荡轻率浮躁，行为多有无礼之处。周郁的父亲周伟对赵阿说："新媳妇你是贤德长者的女儿，应当用道德规范匡正丈夫。周郁若不改，就是你的过错了。"赵阿行过礼接受了训命，退下来对身边的人说："我没有楚国樊姬、齐国卫姬的品行，所以公公责备我。我说的不被采纳，公公必定说我不遵奉他的教令，那么罪在我身上了。如果我说的被采纳了，这自然是做儿子的违背了父亲而听从媳妇，那么罪在儿子身上了。活着竟然如此，又有什么意思！"于是自杀。人们无不为之伤感。

扶风郡曹世叔的妻子，是同郡人班彪的女儿，名昭，字惠班，一名姬。班昭博学很有才干。世叔去世得早，她很有节操品行规矩。她的哥哥班固著有《汉书》，其中"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撰写完就去世了。和帝下诏让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继续完成它。皇帝多次召她到宫中，让皇后和诸贵人以师礼相待，号称"大家"。每次有贡献来的珍奇

的东西，皇帝总是召见班昭让她作赋为颂。到了邓太后临御朝廷处理政事，班昭也一同参与处理政事。因她在朝廷出入的次数多，特封她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官至齐国丞相。此时《汉书》刚刚出来，人们多不能读通。同郡人马融恭敬地跟从班昭受读，后来皇帝又诏令马融的哥哥马续继续班昭完成《汉书》。

> 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辟四门而开四聪，采狂夫之瞽言，纳刍荛之谋虑。妾昭得以愚朽，身当盛明，敢不披露肝胆，以效万一。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邠，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者也。《论语》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缘见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虫蚁之赤心。"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

> 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其辞曰：

>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　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穀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永初年间，太后的哥哥大将军邓骘以母亲去世为名，上书请求辞职，太后不想应允，以此问班昭，班昭就上疏说："我恭敬地想尊敬的皇太后陛下，您自身品德高尚完美，又能兴盛唐、虞时的清明政治，打开四方之门广听四方的意见，采纳狂夫不明事理的言论，接受割草采薪之人的谋虑。我虽愚昧衰朽，身处昌盛的时代，敢不剖露肝胆，以效微薄之力。我听说谦让之风，是没有比这更大的品德了。因此古书赞美它，神祇降福。昔日的伯夷叔齐离国，天下人都佩服他们的品行廉洁高尚；太伯离开邠地，孔子称赞他为三让天下。所以他们的品德光彩昭彰，扬名于后世。《论语》说：'能以礼让治理国家，对于从政还有什么困难。'由此说来，推让的至诚，其意义就十分深远了。现在四舅邓骘、邓悝、邓弘、邓阊坚持忠孝之道，引身自退，而您认为边境还未安宁，拒不允许，假如日后稍有纤微之过掩盖了今天的盛德，恐怕推让的好名节就不可再得到了。由于我认识这点，所以敢冒死竭尽衷情。　　　自知我的言语不足采纳，以此表示我小小的赤心。"太后听从了她的意见予以准许。于是邓骘等人各自回到乡里家中。

班昭曾作《女诫》七篇，有助于对妇女的训导，文辞说：

我本人愚钝而不明事理，天性不聪慧，承蒙父亲的宠爱，又依赖母亲和老师的典范礼仪的训导，年纪十四岁时，嫁给曹家服侍夫君，至今四十多岁了。我小心谨慎，常怕被休弃和受辱，给父母增添羞耻，给家庭内外增加麻烦。我早晚辛劳，勤奋而不叫苦，从今以后，才得到免除。我本性懒散顽钝，教导无素，常担心儿子子穀有负清明的朝廷。如今圣恩无端施与，承蒙赐给高官，实非本人有幸所盼望的。男儿能够自谋了，我不再以此为忧。只忧思众女儿到了出嫁年龄，若不逐渐训诲，不懂妇礼，恐怕不为他人的家庭所容，给自己的祖宗丢脸。我如今疾病沉重，生命无常，挂念你们如此，经常惆怅。闲来作《女诫》七章，愿众女儿各抄写一份，也许有所补益，对你们的身心有些帮助。从今以后，你们好好勉励吧！

>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絜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
>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
>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卑弱第一：古时的人生女三日后，让她卧在床下，给她玩弄纺锤，然后斋戒告于祖宗。卧在床下，表示她卑弱，显示在人之下。玩弄纺锤，表示要她学习劳作，掌管执勤。斋告先辈，表明她应当主持承继祭祀。这三者是女人的常道，是礼法的经典明训。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好的地方不要自己说出，有错的地方不要推托，能忍受屈辱，常似有畏惧之心，这就叫卑弱下人。晚睡早起劳作，不要惧怕早

晚，操持家务，不要推辞难易，所做的事就把它做成，亲手整顿料理，这就叫执勤。容颜操行端正，以此侍奉丈夫，清静自守，不好戏笑，酒食洁净，供奉祖宗，这就叫承继祭祀。三条如果都具备了，还担心名声不被人知道，休弃和羞辱会落到身上，那是没有见过的事情。三条如果做不到，又有什么名声可以传闻，休弃和羞辱难道远吗！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阴阳相配，通达神明，的确为天地之大义，人伦之大节。因此《礼》看重男女间的关系，《诗》中著有《关雎》这样的要义。由此说来，不可不注重啊。丈夫不贤，那就无法管理媳妇；媳妇不贤，那就无法侍奉丈夫。丈夫不管理媳妇，那么威仪就废缺；媳妇不侍奉丈夫，那么义理就毁掉。这两件事，它的作用是一致的。观察现在的君子，只知妻子不可不管理，威仪不可不整顿，因此训导男子，而从书传来看，却不知丈夫不可不侍奉，礼义不可不存在。只教育男子而不教育女子，这不也是不合男女之间的理数吗！《礼》，是八岁就开始教读的书，十五岁才学成。难道不可以依这个为准则吗？

敬慎第三：阴阳性质不同，男女品行各异。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因而谚语说："生下儿子如豺狼，还担心他太怯弱；生下女儿如老鼠，还担心她凶暴像老虎。"这样说来修身莫如恭敬，避强莫如温顺。所以说敬顺之道，是妇人的大礼。敬不是别的，叫做持久。顺不是别的，叫做宽裕。持久的人，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宽裕的人，注重恭敬下人。夫妇和好，终身不能分离。房室关系，随时可生轻慢污秽。轻慢污秽既生，语言不免过分。语言既然过分，纵恣的行为必然发生。纵恣既然发生，那么轻慢丈夫的心理也就产生。这是由于不知满足、欲求不止的缘故了。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的不能不争，曲的不能不辩。争辩开始，那么就有使人忿怒的事情。这正是由于不注重恭敬的缘故了。轻慢丈夫不守节操，谴责呵斥随之而来；忿怒之事不能停止，痛苦鞭挞随之而来。作为夫妇，义在于亲和，恩在于好合，痛苦鞭挞既已施行，哪里还有义存在？谴责呵斥既已张扬，哪里还有恩存在？恩义皆无，夫妇就该分离了。

>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

妇行第四：妇女有四种品行，一是妇德，二是妇言，三是妇容，四是妇功。所谓妇德，不一定才智出众；妇言，不一定能言善辩；妇容，不一定容貌美丽；妇功，不一定工巧过人。清娴贞静，守节整齐，立身行事有廉耻，动静有法度，这就叫妇德。说话时选择言词，不说无礼、中伤的话，在适当的时候说话，不惹人讨厌，这就叫妇言。盥洗尘垢，服饰整洁，按时洗澡，身体干净，这就叫妇容。专心纺织，不好戏笑，饭菜洁齐，敬奉宾客，这就叫妇功。这四种品行，是女人重要的品德，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做起来很容易，只要用心罢了。古人说："'仁'是很远的吗？我想做到仁，而仁就到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絜，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 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和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已，由叔妹之誉己也。 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 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势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

专心第五：《礼》中说，丈夫有再娶的规定，妇人无再嫁的条文，所以说丈夫是妻子的天。天本来是不可逃脱的，丈夫本来也是不可离异的。行为违背神祇，天就要惩罚她；礼义犯有过失，丈夫就会鄙薄她。因此《女宪》说："得意于一个人，这就叫一辈子的事成就了；失意于一个人，这就叫一辈子的事全完了。"由此说来，不可不求取一个人的真心。然而对所求的人，也不是说要献媚讨好，那还不

如专心正色。礼义应当洁齐，耳朵不听路上的流言，眼睛不到处乱看，出外时不打扮得妖艳轻佻，回到家中不废弃修饰，同伴不聚会，不以门户高低看待人，这就叫专心正色。假若动静轻率，视听不定，回家便头发蓬乱形容不整，出外便妖冶扭捏作态，说不该说的话，看不该看的东西，这就叫不能专心正色了。

曲从第六：得意于一个人，这就叫一辈子的事成就了；失意于一个人，这就叫一辈子的事全完了。这是让人定志专心的说法。公公婆婆的欢心，难道可以失去吗？世上事物有因为恩而自己离异的，也有因为义而自己破坏的。丈夫虽说是爱，公婆说不是，这就叫以义自破的。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使公婆欢心？最好的做法是曲从。婆婆说不是这样而是那样，未来就应听从；婆婆说你不对，还是宜于顺命。不要去违背是非，争辩曲直。这就是所谓曲从。所以《女宪》说：“妇人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这种行为怎能不赞赏！”

和叔妹第七：妇人使丈夫称心如意，是由于公婆喜爱自己；公婆之所以爱自己，是由于小叔小姑们夸赞自己。由此说来，自己的得失誉毁，一方面也是由于小叔小姑，叔姑之心，也不可失去。人们都不知道小叔小姑的心不可失去，因而不能与他们相和以求得亲近，正是她们的不聪明啊！人非圣贤，很少能有无过错的。因此颜渊贵在能改正错误，孔子夸奖他不重犯过去的错误，何况是妇人们呢！虽然有的凭借贤惠的品行，聪颖之性，但怎么能做到完全不犯过错呢？因此家人和睦毁谤不会发生，家庭内外人心分离坏事就被张扬。这是必然之势。《易经》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它的气味如同兰草一样芳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嫂嫂和小姑，地位相当而关系重要，她们之间恩情虽然疏淡但从道义上来讲却是亲近的。假如是善良谦顺的人，就能依照义的原则相处得非常好，重视恩情互相帮助，就能使美好的品质更加显著，而缺点过错隐藏不见，公婆爱怜，丈夫夸奖，声誉在乡邻里显耀，父母也跟着光荣、高兴。至于愚昧无知的人，当嫂嫂的借托名分而自大自高，当小姑的却因受宠而骄傲自满。骄傲自满既已施行，又有什么和气可言！恩义既已违背，又有什么好名誉！因而美好的品德被隐匿而缺点过错却被显扬，婆婆愤恨丈夫恼怒，坏话遍布家庭内外，耻辱集中在她的一身，进增加了父母的羞辱，退增添了丈夫的麻烦。这是一个妇人荣辱的根本，也是显名与否的基础。怎么可以不慎重呢！然而要求小叔小姑的欢心，本来莫过于注重谦顺。谦虚是道德的根本，顺从是妇人的操行。大体上有了这两点，足够用于和气的了。《诗经》中说：“在那里不要有恶意，在这里不要有厌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

昭女妹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

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思，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

马融赞许这些，让他的妻子女儿们一起学习。

班昭丈夫的妹妹曹丰生，也有才能和智慧，写了一篇文章与班昭辩难，言辞也很有可观之处。

班昭七十多岁时去世，皇太后身穿素服为她哀悼，派遣使者监护丧事。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共十六篇。儿媳丁氏为她编撰结集，又作了一篇《大家赞》。

河南郡乐羊子的妻子，不知是谁家的女儿。羊子曾在行路途中，捡得别人遗失的一饼金子，回家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之士不饮盗泉之水，廉洁的人不受嗟来之食，何况求小利捡别人的东西，来玷污自己的品行呢？"羊子非常惭愧，于是将金子丢弃在田野中，而后去远方寻师求学。一年后归来，妻子下跪问他缘故。羊子说："出门久了，心怀思念，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妻子于是拿起刀子走向织布机说："这里所织的丝出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一线积累，以至于成寸，一寸一寸地积累，才成为数丈长的布匹。如今若是砍断这里所织的，就失去了成功的可能，延误荒废时光。您现在积累学识，应当每天知道所不懂的东西，来成就美德。如果中途而回，与割断所织的布有什么不同？"羊子被她的话感动了，又返回去完成学业，竟然七年没有回家。妻子常亲身勤勉地奉养婆母，又送东西给远方的羊子。

尝有它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姑竟弃之。

后盗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人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举刀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其姑。太守闻之，即捕杀贼盗，而赐妻缣帛，以礼葬之，号曰"贞义"。

汉中程文矩妻者， 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为安众令，丧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积，而穆姜慈爱温仁，抚字益隆，衣食资供皆兼倍所生。或谓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别居以远

之？”对曰：“吾方以义相导，使其自迁善也。”及前妻长子兴遇疾困笃，母恻隐自然，亲调药膳，恩情笃密。兴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谓曰：“继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识恩养，禽兽其心。虽母道益隆，我曹过恶亦已深矣！”遂将三弟诣南郑狱，陈母之德，状己之过，乞就刑辟。县言之于郡，郡守表异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许以修革，自后训导愈明，并为良士。

曾经有别人家的鸡误入她家园中，婆母逮住后就杀掉吃了，妻子面对鸡不吃而低声哭泣。婆母奇怪，问她为什么不吃。妻子说：“我难过咱家处于贫困，才使婆母吃别人家的鸡肉。”婆母终于丢弃了那只鸡。

后来有强盗想污辱乐羊子的妻子，就先劫持她的婆母。妻子闻讯，持刀出来。盗人说：“放下你的刀跟我走，可保全你们的性命，不听从我的话，就杀你的婆母。”妻子仰天长叹，举刀刎颈而死。强盗也没杀她的婆母。太守听说后，立即捕杀了贼盗，而且赐予妻子细绢，以礼安葬她，给予名号称“贞义”。

汉中郡程文钜的妻子，是同郡人李法的姐姐，字穆姜。她有两个儿子，而前妻有四个儿子。文钜做安众县令，不幸死在任上。四个儿子因为穆姜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憎恶诋毁的心理日渐累积，而穆姜对他们慈祥爱怜温厚仁爱，照料抚养更深，吃穿供给都比自己所生的儿子多一倍。有人对母亲说：“四个儿子很不孝顺，为什么不让他们另住而远离他们？”她回答说：“我正要以道义相引导，使他们自己变好。”等到前妻的长子程兴患病加重，母亲的同情心自然流露，她亲自调理药食，恩情深厚。程兴病了很久才痊愈，于是呼唤三个弟弟说：“继母慈祥仁爱，出自天然。我们兄弟不识恩情和养育的情分，是禽兽般的心肠。虽然母亲的道义更加深厚，而我们的罪过也已深重啊！”于是带着三个弟弟到南郑县狱，陈述母亲的恩德，叙述自己的过错，请求以刑法治罪。县里报告郡守，郡守表彰了他们的母亲，免除了他家的徭役，送回四子，允许他们改过自新。 自此以后，母亲的训导愈加严明，几个儿子都成了好男儿。

穆姜年八十余卒。临终敕诸子曰：“吾弟伯度，智达士也。所论薄葬，其义至矣。又临亡遗令，贤圣法也。令汝曹遵承，勿与俗同，增吾之累。”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吴许升妻者，吕氏之女也，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厉，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道为盗所害。刺史尹耀捕

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后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逾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虏也！”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穆姜八十多岁时去世。临终前告诫众儿子说：“我的弟弟伯度，是个有智慧有见识的人。他所说的薄葬，其意义重大。而且临终前留下遗言，这也是圣贤人的方法。我要你们遵承，不要与世俗苟同，以增加我的负担。”诸子遵照她的意思做了。

孝女曹娥，是会稽郡上虞县人。父亲曹旴，能弹奏演唱，是专事鬼神的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在本县江水逆流大涛中婆娑起舞迎水神，不幸淹死，找不到尸体。曹娥这年十四岁，于是沿江哭号，昼夜不停。过了十七天，就投江而死。到桓帝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把曹娥改葬在江南路旁，为她立碑。

吴地许升的妻子，是吕家的女儿，字荣。许升年少时为赌博之徒，不注重操行，吕荣曾亲自料理家业，以奉养她的婆婆。她屡次劝勉许升修习学业，每遇到不对的地方，总是流着眼泪规劝他。吕荣的父亲怨恨讨厌许升，于是叫吕荣回来想让她改嫁。吕荣叹道：“这是命里注定的，从道义上讲不该有二心！”始终不肯回娘家。许升对此深为感激自我振奋，于是到远处寻师求学，终于成名。不久被本州征召，行至寿春，途中被盗贼杀害。刺史尹耀逮捕了盗贼。吕荣在路上迎丧，听说后赶到州来，请求自己向仇人报仇，刺史尹耀听从她的意愿。吕荣就亲手砍断贼人的头，以祭祀许升的亡灵。后来郡县遭盗贼袭击，贼人想要奸污她，吕荣越墙逃跑，贼人拔刀追她，说：“依从我就让你生，不依从我就让你死。”吕荣说：“道义使我不能以身受辱于贼寇的！”于是自杀。这一天急风暴雨，雷鸣电闪，贼人惶恐惊怕叩头谢罪，就把她殡葬了。

汝南袁隗妻者，扶风马融之女也，字伦。隗已见前传。伦少有才辩。融家世丰豪，装遣甚盛。及初成礼，隗问之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为辞宗，而所在之职，辄以货财为损，何邪？”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诉。家君获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隗既宠贵当时，伦亦有名于世。年六十余卒。

伦妹芝，亦有才义。少丧亲长而追感，乃作《申情赋》云。

酒泉庞淯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

免。州郡表其闾。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

汝南郡袁隗的妻子，是扶风郡马融的女儿，字伦。袁隗的事已记载于前面的列传中。马伦年少时就有才智机辩。马融家世代富裕豪贵，马伦出嫁时嫁妆非常丰盛。等到婚礼完毕，袁隗问她说：“妇人不过是做些粗活罢了，为什么要这些珍贵华丽的东西？”马伦答道：“父母对我的慈爱，我不敢违背。您如果想学鲍宣、梁鸿的高尚之处，我也愿跟随少君、孟光学习。”袁隗又说：“弟弟先于哥哥生育，要被世人耻笑，如今你的姐姐尚未嫁人，你先行一步这可以吗？”马伦答道：“我的姐姐品行高远，没有遇到匹配的人，不像鄙薄的人，随便凑合罢了。”袁隗又问道：“你的父亲学问深奥，文章被辞赋家尊崇，而所担任的职位，却常常因贪于财物而遭人贬损，这是为什么呢？”马伦回答说：“孔子是大圣人，不免遭到鲁大夫叔孙武叔的毁谤；子路是最贤的人，还有公伯寮的控告。家父得到如此议论，自然是难免的。”袁隗沉默而不能使马伦理亏，帐外听的人为袁隗感到惭愧。袁隗既然在当时受宠显贵，马伦也有名于世。六十多岁时去世。

马伦的妹妹马芝，也有才学道义。少年时丧失亲人，长大后追念感怀，于是作《申情赋》。

酒泉郡庞淯的母亲，是赵姓人家的女儿，字娥。父亲被同县的人所杀，而赵娥兄弟三人，当时都因病死了，仇家于是欣喜而自贺，以为没有人报复了。赵娥暗中愤恨，就偷偷地准备刀器，常常躲在帷车里等候仇家。十多年没得到合适的机会。后来在都亭相遇，她把仇人杀死，便到县里自首。她说：“父仇已报，情愿伏刑。”禄福县县长尹嘉认为她的行为符合正义，解下印绶准备与她一起逃走。赵娥不肯走，说：“报仇身死，是应该的；审理案件，是你的本分。哪里敢苟且偷生，以枉曲公法！”后来遇赦得以出狱。州郡在乡里表彰了她。太常张奂赞美感叹，以束帛为礼赠给她。

沛刘长卿妻者，　同郡桓鸾之女也。鸾已见前传。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妻防远嫌疑，不肯归宁。儿年十五，晚又夭殁。妻虑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妇相与愍之，共谓曰：“若家殊无它意；假令有之，犹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诚，何贵义轻身之甚哉！”对曰：“昔我先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五更已来，历代不替，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诗》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釐”，县邑有祀必膰焉。

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及规卒时，妻年犹盛，而容色美。后董卓为相国，承其名，娉以軿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请，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而谓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

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悬轭，鞭扑交下。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后人图画，号曰“礼宗”云。

沛郡刘长卿的妻子，是同郡人桓鸾的女儿。桓鸾已见前面的传记。生有一个儿子才五岁，刘长卿就去世了。妻子防范远避嫌疑，不肯回娘家。儿子十五岁时，又不幸夭折。妻子难于忘怀忧虑，竟然预先割掉耳朵以表示自己决心不嫁。同宗族的妇女哀怜她，都对她说：“你家绝无别的意思，假如有的话，还可以通过姑姐妹来表示你的诚心，为什么要贵义轻身这样厉害呢！”她回答说：“从前我死去的父亲官为五更，学为儒宗，被尊为帝王之师。从他做五更以来，家风世代相传不绝，男的以忠孝显名，女的以贞顺著称。《诗经》说：‘不要辱没你的祖宗，好好修养你的品德。’因此我预先自己割掉耳朵，以表明我的真情。”沛相王吉上奏她的高尚品行，她的声名显耀于她的里巷，号称“行义桓釐”，县邑每有祭祀也必送肉对她表示尊敬。

安定郡皇甫规的妻子，不知是谁家的女儿。皇甫规当初死了妻子，后来续娶了她。她善于撰写文章，能写草书。时常为皇甫规写应答文字，众人惊奇她的文字工整。等到皇甫规去世时，她还年轻，容貌也美。后来董卓为相国，看重她的名声，用有帷幕、有篷盖的车子百辆、马二十匹做聘礼，奴婢财物充斥道路。皇甫规的妻子于是穿着轻便的衣服到董卓门前，跪下陈述自己的愿望，言辞极为悲伤凄怆。董卓让亲幸的奴婢全拔出刀来将她围住，然后对她说：“我的威严命令，可以使天下人闻风相从，哪能对一个妇人都行不通！”皇甫规的妻子知道不能幸免，就站起来痛骂董卓道：“你是羌胡的杂种，毒害天下人还不够吗？我的先辈，品德清高代代相传，我的丈夫皇甫氏是文武的上等人才，是汉室的忠臣。你的父母不是供他驱使奔走的小吏吗？怎么敢对你的君主夫人行非礼呢！”董卓于是引导车子到庭院中，将她的头悬套在车轭上，用鞭杖抽打。她对持杖的人说：“为什么不打得重点？速死才是我的恩惠。”终于死在车下。后人为她画像，号称“礼宗”。

南阳阴瑜妻者，颍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聪敏有才艺。年十七，适阴氏。十九产一女，而瑜卒。采时尚丰少，常虑为家所逼， 自防御甚固。后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因诈称病笃，召采。既不得已而归，怀刃自誓。爽令傅婢执夺其刃，扶抱载之，犹忧致愤激，敕卫甚严。女既到郭氏，乃伪为欢悦之色，谓左右曰：“我本立志与阴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灯，盛装饰，请奕入相见，共谈，言辞不辍。奕敬惮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户，权令侍人避之， 以粉书扉上曰：“尸还阴。”“阴”字未及成，惧有来者，遂以衣带自缢。左右玩之不为意，比视，已绝，时人伤焉。

犍为盛道妻者， 同郡赵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乱，道聚众

起兵，事败，夫妻执系，当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无生望，君可速潜逃，建立门户，妾自留狱，代君塞咎。”道依违未从。媛姜便解道桎梏，为赍粮货。子翔时年五岁，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应对不失。度道已远，乃以实告吏，应时见杀。道父子会赦得归。道感其义，终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为县功曹。县长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乘船堕湍水物故，尸丧不归。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心不图存，常有自沉之计。所生男女二人，并数岁，雄乃各作囊，盛珠环以系儿，数为诀别之辞。家人每防闲之，经百许日后稍懈，雄因乘小船，于父堕处恸哭，遂自投水死。弟贤，其夕梦雄告之：“却后六日，当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与父相持，浮于江上。郡县表言，为雄立碑，图象其形焉。

南阳郡阴瑜的妻子，是颍川郡荀爽的女儿，名采，字女荀。她聪明有才艺，十七岁时嫁给阴家。十九岁时生一女，而后阴瑜就死了。荀采此时还年轻丰满，常担心家里会逼她改嫁，自身防御很严。后来同郡人郭奕死了妻子，荀采的父亲便将女儿许给郭奕。他诈称自己病重，召荀采回家。荀采既不得已回到娘家，怀里揣着刀子自己发誓表示决心。父亲让奴婢用力夺下她的刀子，将她扶抱上车，但他也还担心激愤了她，告诫侍从要严加防范。荀采来到郭家，便装出欢悦的神色，对身边侍从说：“我本来立志与阴瑜同葬一个墓穴，却不免被逼迫，这才到了这里。心情不能遂意，有什么办法？”于是命令他们设置四灯，自己穿戴打扮华美，请郭奕进来相见。一起谈论，言辞不停。郭奕敬畏她，始终不敢逼迫她，到天亮才出来。荀采便吩咐左右的人为她治办沐浴。入室后便将门关上，暂且让服侍的人避开，她用粉在门扇上写道：“尸还阴。”“阴”字还未来得及写成，因害怕有人来，于是就用衣带自缢。左右服侍的人不在意，等到去看时，气已绝，时人很怜惜。

犍为郡盛道的妻子，是同郡姓赵人家的女儿，字媛姜。建安五年，益州军队发动叛乱，盛道聚众起兵，失败后，夫妻二人都被捉住，当处死刑。媛姜夜里告诉盛道说：“法律有常刑，我们肯定没有生还的指望，你可以赶快潜逃，建立门户。我自己留在狱中，代你承受过错。”盛道没有依照她说的去做。媛姜便解下丈夫的枷锁，为他准备衣食等物。儿子盛翔这年五岁，妻子让丈夫带他逃走。媛姜代替丈夫执夜，应对不出差错。估计盛道已走远，便把实情告诉狱吏，当时就被杀了。盛道父子后来适逢大赦得以归还。盛道感念妻子的大义，终身不再娶妻。

孝女叔先雄，是犍为郡人。父亲泥和，永建初年为县功曹。县长派遣泥和送文书给巴郡太守，乘船堕入湍急的水流中亡故，尸体也找不回来。先雄感念悲痛，昼夜哭号，不想再活，常有自沉的念头。她所生的一男一女，都已好几岁，先雄就为他们各做一个口袋，里面盛

着珠环等物，把它系在小孩身上，多次说了诀别的话。家里人经常提防着她，经过一百多天后稍稍松懈。先雄于是乘小船，在父亲堕船处恸哭，最终投水而死。她的弟弟叫叔贤，那天晚上梦见姐姐告诉他说："我去后六日，当与父同出。"弟弟到了那天就在江边守候，果然先雄与父亲互相扶持着，浮在江面上。郡县表彰她，为她立碑，画了她的像。

陈留董祀妻者， 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 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陈留郡董祀的妻子，是同郡人蔡邕的女儿，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智机辩，又精通音乐。嫁给河东郡卫仲道。夫亡无子女，回到娘家。兴平年间，天下大乱，文姬被胡兵所虏，沦落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地生活十二年，生了两个儿子。曹操向来与蔡邕友好，悲伤他无子嗣，于是派使者用金璧赎回她，再嫁给董祀。

董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应当处死，文姬到曹操处为他求情。当时公卿名士以及远方使臣坐满堂，曹操对宾客说："蔡伯喈的女儿在门外，现在就让诸位见见她。"等到文姬进来，蓬头步行，叩头请罪，音辞清利，意旨酸楚，众人都不由地为之动情。曹操说："你说的实情的确值得同情，但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文姬说："大人马厩里有马千万匹，勇猛的战士林立，为什么要怜惜一匹跑得快的马，而不去救一个将死的人的性命呢？"曹操被她的话语感动，就原谅赦免了董祀的罪。当时天已寒冷，曹操赐给文姬头巾鞋袜。于是又问文姬："听说夫人家先前有许多古书典籍，还能记得不？"文姬说："过去我父亲赐给我书四千多卷，在流离困苦中丧失，无一存者。我现在能忆诵的，才四百多篇了。"曹操说："我现在让十个书吏跟从你去写下它。"文姬说："我听说男女有别，礼不亲授。请给我纸笔、真书、草书，听从您的指教。"于是抄写书送给曹操，文字无遗误。

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辞曰：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

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匈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文姬后来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诗中说：

汉末皇帝失大权，董卓作乱违天常。一心图谋篡君位，首先杀害众贤良。逼迫朝廷迁长安，挟持献帝来逞强。国内诸侯兴义师，齐声讨伐董卓狼。董卓部下往东来，金甲铁马闪日光。中原人民皆脆弱，董卓军队多胡羌。烧抢掠夺围城邑，所到之处全破亡。斩尽杀绝都不剩，尸骨遍野乱堆积。马边悬挂男子颅，马后载着受辱女。长驱西入函谷关，道路遥远险又阻。回望家乡渺茫茫，悲痛无限伤肝脾。被虏百姓上千万，不准人们相聚集。骨肉至亲齐被虏，想要答话不敢言。稍有违背胡人意，遭骂遭杀遭严惩，应当让你挨刀子，我们为何白养你。哪里还能惜生命，实在难忍此咒骂。他们还用棍打人，仇恨苦痛难忍下。白天哭嚎难行走，晚上悲吟难入睡。想要去死不得愿，想要活着无办法。仰问苍天何罪孽，为何遭受此灾祸！边荒之人异华夏，风俗人情少义理。居住之地多霜雪，从春到夏大风起。风来翩翩吹我衣，风声肃肃入我耳。感伤思念我父母，悲哀叹息无终已。有客从外来胡地，闻讯心中常欢喜。上前探问家乡事，可惜往往非乡里。不料愿望幸实现，竟有亲人接我归。自己虽然得解脱，却要抛下亲生子。母子亲情系我心，念此一别无会期。生死存亡永隔离，实在不忍与儿辞。娇儿上前抱我颈，哭问母亲往哪里？“人说母亲该当走，难道此去再回归。母亲仁爱且恻隐，今日为何不仁慈？我们年幼未成人，母亲为何不三思！”见此情景崩五内，神情恍惚如狂痴。抚摸儿子流眼泪，车已开动又迟疑。还有同时虏来辈，也来相送话离别。羡慕我能独生还，哭声哀叫摧心裂。马儿踟蹰不肯走，车儿迟迟不转辙。周围

观者都叹气，路人见了也呜咽。忍痛割断母子情，匆匆行路渐渺远。悠悠相隔三千里，何时才能得相会？思念我的亲生儿，悲痛难忍心胸摧。回到家中人已尽，内外都无亲人在。城郭寂静似山林，庭院荒芜生蒿艾。白骨露野不知谁，纵横交错无人盖。出得门外没人声，只有豺狼狂号吠。孤独无依对孤影，悲伤感叹碎肝肺。登上高处望远方，神魂恍惚已飞逝。忽如寿命到尽头，旁人都来劝宽慰。勉强睁眼活过来，虽然活着何聊赖！命运寄托新男人，竭心尽力自勉励。流离已成鄙贱人，经常担心再被弃。人生能有几多时，忧伤痛苦过一辈！

其二章曰：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曼曼，眷东顾兮但悲叹。冥当寝兮不能安，饥当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眦不干，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岁聿暮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营，登胡殿兮临广庭。玄云合兮翳月星，北风厉兮肃泠泠。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号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赞曰：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第二章写道：

叹我命薄兮遭世乱，宗族灭绝兮门户单。身被掳掠兮入西关，历经险阻兮到羌蛮。山谷渺远兮路漫漫，眷念故土兮空悲叹。黑夜当睡兮心不安，饥饿当食兮不能餐。常常流泪兮眼不干，志节薄弱兮死也难，虽然苟活兮无颜面。那个北方兮远阳光，阴气凝结兮夏雪飘。沙漠壅塞兮尘土暗，虽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兽兮喜膻腥，语言难懂兮状粗率。到了岁暮兮常远征，黑夜悠长兮闭门扃。睡不着觉兮起观营，登上胡殿兮对广庭。黑云聚合兮蔽星月，北风凄厉兮肃杀寒。胡笳吹动兮边马嘶，孤雁南归兮声嘤嘤。乐工兴来兮弹琴筝，声音相和兮悲且清。心怀思念兮愤懑膺，欲抒怨气兮又怕惊，忍气吞声兮涕湿颈。家乡来人兮把我迎，临行长路兮弃亲生。儿呼母亲兮哭失声，我掩两耳兮不忍听。追随我身兮独孤零，顿首再起兮损容形。回家还顾兮无亲人，心中愁苦兮死复生。

赞辞说：妇人端正操守有事迹的，安详和顺有礼容的。区别彰明其高尚的风操，我手持赤管笔记载着为史增辉。

# 后汉书卷八十五

## 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 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 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及楚灵会申，亦来豫盟。后越迁琅邪， 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

《王制》上说："东方称为夷。"夷，它的意思是柢，就是说东方仁慈而珍视万物的生命，使得各种植物纷纷柢裂地面生长出来。所以东方的人民生性柔和顺从，容易用道术来进行治理，以致东方有君子国、不死国这样的国度。夷地有九个不同的种族，叫做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所以孔子曾想到九夷地区去居住。

从前唐尧打发羲仲到嵎夷去居住，那地方叫旸谷，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夏朝国王太康暴虐不仁，于是夷族人民开始叛离。自少康在位之后，夷族人民世代归服中原王朝，他们还来到王庭朝贡，献演他们的乐章舞蹈。夏桀为政残暴，夷人各部纷纷内侵。成汤灭掉夏朝建立商朝之后，征伐平定了他们。到仲丁在位之时，蓝夷又来入寇作乱。从此夷人有时归服有时叛离，有三百多年之久。武乙在位时商朝衰弱不振，东夷各族渐渐兴盛，于是分别迁往淮水流域、泰山周围地区，慢慢迁到中原地区居住。

到了周武王攻灭商纣王以后，肃慎前来贡献石弩、楛矢。管叔、蔡叔叛离周朝，于是招纳诱结夷狄作乱，周公对他们进行征讨，于是

平定了东夷地区。周康王的时候，肃慎又来朝贡。后来徐夷超越本分建号称王，就率领夷人各族来对周朝进行征伐，向西进攻直到黄河边上。周穆王畏惧夷人气势盛壮方兴未艾，于是分割东方各国诸侯，让徐偃王管领统御。徐偃王居于潢池东面，其统治地区方圆五百里，他施行仁义，陆地上向他朝贡的有三十六个国家。周穆王后来得到了赤骥、騄耳这样的好坐骑，于是派造父骑了去向楚国报告，命令楚国前来征伐徐国，造父骑马一天就到了楚国。于是楚文王大举出兵灭掉了徐国。徐偃王仁慈但缺少权变，不忍心和楚国军队作战，所以致于失败。于是他只得向北逃跑来到彭城武原县东山之下，老百姓跟着他跑的有上万人，于是就把东山命名为徐山。周厉王统治无道，淮夷内侵寇犯，厉王命令虢仲去征讨他们，没有取胜，周宣王主政后又命令召公去征伐，把他们平定了。到周幽王在位时淫乱无道，四方异族接连来进犯不止，直到齐桓公建立霸业，才加抵御而打退了他们。等到楚灵王在申地会盟诸侯，夷人也来参加了盟会。后来越国迁都琅邪，和他们一起征伐作战，于是夷人得以侵凌暴虐中原诸侯各国，侵略灭亡弱小的国家。

> 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肜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涉、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
>
> 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那些淮夷、泗夷都分散成为国家在籍民户。陈涉起兵，天下秩序崩溃，燕人卫满躲避战乱来到朝鲜，就趁机在这里称王建国。过了一百多年，汉武帝灭亡了这个国家，于是东夷人才得以与中原朝廷交往。王莽篡夺汉朝皇位后，貊人在边境为寇。建武初年，东夷又来朝拜贡献。当时辽东太守祭肜威名震慑北方，声名达于海外，于是涉人、貊人、倭人、韩人都不远万里前来朝拜贡献，因此章帝、和帝以后，中原与东夷使节互相来往不绝。等到永初年间，朝廷多难，夷人才入侵寇盗抄掠；桓帝、灵帝政治无道，这种情况就渐渐频繁复杂起来。

自东汉建立以后，四方异族都来归服，虽然不时也背离叛乱，但使节来往接连不断，所以异族之国民俗风物地理，能够加以大略记载。东夷大都是土生土长的种族，他们喜欢饮酒歌舞，有的戴皮帽穿着锦绣衣服，用的器具也有俎豆。这正是人们所说中原地区的古礼失传了，可以到四边少数民族中去寻访的现象啊！大凡蛮、夷、戎、狄

统称为四夷，就好比用公、侯、伯、子、男来称呼大小诸侯一样。

夫馀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涉地也。

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蘭，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馀而王之焉。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枣。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以弓矢刀矛为兵。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治恶妒妇，既杀，复尸于山上。兄死妻嫂。死则有椁无棺。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

夫馀国，在玄菟郡以北千里的地方。它南面和高句骊，东面和挹娄，西面和鲜卑接界，北面有弱水。其地方圆二千里，本来是涉族的地方。

当初，北方夷族索离国王出外有事去了，他的侍妾在家里怀了孕，国王回来，要把侍妾杀了。侍妾说：“前一阵看见天上出现一团云气，大小像鸡蛋，落到我身上，于是就有了身孕。”国王就把侍妾关了起来，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国王让人把男孩丢到猪圈里，猪就用嘴呵气养护，男孩得以不死。国王又让人转放到马栏中，马也像猪一样护着他。国王以为男孩是个神，于是让他母亲抱回喂养，并起了名字叫东明。东明长大以后擅长射箭，国王害怕他的勇猛，又想将他杀害。东明就逃走了，往南跑到掩淲水河边，不能渡过，就用弓击水，鱼鳖就都一起聚集浮在水中，东明坐在上面得以渡过对岸，于是跑到夫馀并在这里称王了。夫馀之地在东夷之中，最为平坦宽敞，土地适宜种植五谷。这里出产名马、赤玉、貂皮和豽皮，还出产大如酸枣的珍珠。人们建造圆形的栅栏当做城堡，也建有宫室、仓库、牢狱。夫馀人身材粗壮高大，性情谨慎忠厚，不干抢劫抄掠之事。他们用弓箭刀矛作为兵器，用六畜之名来称呼各种官职，有马加、牛加、狗加等名目。夫馀的村落城镇都归各位加们管辖。他们饮食时使用俎豆，一起饮宴时，主人客人互相敬酒，洗了酒杯再敬酒，拱手礼让上前退后都有讲究。在腊月之时祭天，其时人们连日聚在一起，举行宴会唱歌跳舞，这称作“迎鼓”。在这时他们判决罪犯，释放囚徒。进行军事行动也要祭天，杀牛，观察牛蹄来预测行动吉凶。人们走路不管白天黑夜，都喜欢唱歌，日夜歌声不绝于耳。夫馀习俗用刑严厉峻急，凡被

处死者其家人都要被没入官家为奴婢。偷盗者则责令他赔偿相当所偷物品价值十二倍的财物。男女淫乱都要处死。尤其要严惩恶狠的妒妇，处死之后，还要暴尸于山上。哥哥死了，弟弟娶嫂子为妻。夫馀人死了埋葬只用外棺而无内棺。杀人殉葬，多的要殉葬上百人。夫馀王死了要用玉匣安葬，汉朝经常把玉匣准备好了交给玄菟郡保管，夫馀王死了，人们就把玉匣迎取回来安葬他。

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馀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馀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复奉章贡献。夫馀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

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馀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馀，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其人臭秽不絜，作厕于中，圜之而居。 自汉兴已后，臣属夫馀。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 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东夷夫馀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

建武年间，东夷各国都来进贡朝见。建武二十五年，夫馀王派遣使者送上贡物，光武皇帝重重地回报了他，从此使节年年到来。到汉安帝永初五年，夫馀王才初次带领步兵骑兵七八千人入寇抄掠乐浪郡，杀害官吏百姓，后来重新归附。永宁元年，派了嗣子尉仇台到朝廷贡献物品，天子赐给尉仇台印绶黄金彩缎。顺帝永和元年，夫馀王来到京城朝见，皇帝让人表演黄门鼓吹、角抵戏来供他消遣娱乐。桓帝延熹四年，夫馀王又派了使者来贡献物品朝拜皇帝。永康元年，夫馀王夫台带领二万余人入寇玄菟郡，玄菟太守公孙域进击打败了他，斩首一千多级。到灵帝熹平三年，才又献上章表贡献物品。夫馀本来属于玄菟郡管辖，献帝时，夫馀王请求改归辽东郡管辖。

挹娄，就是古时候的肃慎国。在夫馀东北面千余里的地方，其地东边靠近大海，南边和北沃沮相接，北边不知延伸到什么地方。其土地山高地险。挹娄人形体好像夫馀人，但语言说话则不相似。出产五谷，麻布，赤玉，好貂皮。挹娄没有一个最高君长，各地村镇部落各有头领。人们生活在山林之间，这地方气候特别寒冷，只得经常住在洞穴里，洞穴越深越好，大户人家的洞穴深达九张梯子那么长。喜好养猪，吃猪肉，穿猪皮制的衣。冬天用猪油涂身体，厚达数分，用这种办法抵御风寒。夏天则光着身子，仅用尺把长的短布遮蔽身体前

后。挹娄人浑身脏污发臭不清洁，他们把厕所造在当中，围着厕所居住。 自东汉建立以后，挹娄就归属夫馀统治。挹娄人数量虽少，但他们勇敢有力，他们住在高山险岭之中，又善于射箭，一射就能射中人的眼睛。所用之弓长四尺，弓力如弩。箭杆用楛木制成，长一尺八寸，青石做箭头。箭头涂有毒药，人被射中立即就死。挹娄人擅长驾船，喜欢为寇抢劫，邻国人畏惧他们为害，但终究不能把他们制服。东夷夫馀等族饮食大都使用俎豆，唯独挹娄没有，他们的规矩风俗是最无上下秩序的。

> 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涉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东夷相传以为夫馀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灭朝鲜， 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净自憙，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襚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其昏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亦种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涉皆属焉。

高句骊，在辽东郡东面千里的地方，南面和朝鲜、涉貊，东面和沃沮，北面与夫馀相接。其地方圆二千里，多为大山深谷，人民因其地形选择合适的地点居住。田地不多，努力耕作也不足以自给，因而高句骊人节食省吃成了风气，但却喜好建造宫室。东夷人相传以为高句骊是夫馀的支族，因此与夫馀的语言及行为准则颇有相同之处，但跪拜时拖着一脚，走起路来一路小跑。高句骊共有五个部落，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和桂娄部。本来是消奴部为王的，后来渐渐衰落下去，最后桂娄部取而代之。高句骊设置官吏，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等名目。汉武帝灭亡朝鲜后，把高句骊设置为县，归玄菟郡管辖，还赏赐给它鼓吹及演奏的乐人。高句骊风俗淫荡，人们都喜好清洁，一到夜晚就男男女女聚到一起唱歌作乐。他们喜爱祭祀鬼神，还祭祀土神谷神和零星，在十月举行祭天大会，这叫做“东盟”。高句骊国东部有一个大洞穴，号为襚神，也在十月把襚神迎祭。高句骊官家集会人们都穿着锦绣衣服，还用金银首饰来装饰自己。大加、主簿们都戴着帻巾，假如帻巾戴完没有多余的，小加们就只得戴折风，折风的形状就像弁。这里不设牢狱，人们犯了罪，各位加们就对他加以评议然后杀了他，把他的妻子儿女没入官家为奴婢。高句骊人的婚姻都是男到女家，等生下孩子长大之后，丈夫才带着妻儿回到自己家，以后就开始慢慢准

备送死的器具。金银财物货币全都用于厚葬，堆砌石块成为坟墓，旁边也种一些松树柏树。高句骊人性情凶狠急躁，身体强壮有力，惯于作战打斗，喜好抢劫抄掠，沃沮、东涉 都臣属于高句骊。

句骊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　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

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莽大说，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三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

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复与涉 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涉 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涉 貊数千骑围玄菟。夫馀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高句骊又称为貊，此外另有一支部落，依傍一条小河居住，因此就叫做小水貊。这里出产好弓，人们说的“貊弓”就是指这种弓。

王莽初年，征发高句骊兵去征伐匈奴，他们不愿意去，强迫前往，他们都跑到塞外去当寇盗。辽西大尹田谭去追击他们，在战斗中被杀。王莽命令他的将军严尹去攻击他们，又把高句骊侯驺诱入塞内，斩了他的头，并传送到长安。王莽非常高兴，把高句骊王改为下句骊侯，从此高句骊人侵掠边境越来越厉害。建武八年，高句骊派了使者前来朝拜贡献，光武皇帝就恢复了高句骊的王号。建武二十三年冬天，高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一万多人来到乐浪郡内附。建武二十五年春天，高句骊侵掠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等郡，但辽东太守祭肜用恩惠信义去招纳他们，于是都又重新人塞通好。

后来高句骊国王宫生下来就能睁眼视物，高句骊人对此心中厌恶，等到宫长大成人勇猛壮健，数次侵犯汉朝边境。汉和帝元兴元年春，又侵入辽东郡，抢掠辽东六县，辽东太守耿夔向他攻击并打败了他，斩杀了他手下的大头目。汉安帝永初五年，宫派了使者前来朝拜贡献，请求归属玄菟郡管辖。元初五年，高句骊又与涉 貊入寇玄菟郡，进攻华丽城。建光元年春天，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人率领军队出塞攻击高句骊和涉 貊，捕获斩杀了涉 貊

的头领，俘获了很多兵马财物。宫于是就派了他的儿子遂成带着二千多人来迎击姚光等人，却派使者来说打算投降，姚光等人信以为真，遂成于是趁机占据险要之处以阻拦大军，却暗地派了三千人去进攻玄菟、辽东等地，焚烧城郭，杀死杀伤二千多人。于是汉朝调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等地三千多骑兵一起前去援救，但军队到来敌人已经退走。这年夏天，高句骊又和辽东鲜卑八千多人进攻辽队县，杀害官吏抢掠人民。蔡讽等人率兵追赶到新昌发起攻击，结果战死，他手下的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三人用自己的身躯捍护蔡讽，一起战死在阵地上，战死的将士一共达到一百多人。这年秋天，宫又率领马韩、涉貊数千骑兵包围了玄菟郡。夫馀王派了他的儿子尉仇台带领二万多人，与汉朝州郡兵马一起协力征讨，打败了他们，斩杀敌首五百多级。

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葅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涉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后，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涉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间，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

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馀，南与涉貊接。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有邑落长帅。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言语、食饮、居处、衣服有似句骊。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为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生，随死者为数焉。

这一年宫死去，他的儿子遂成继立。姚光报告朝廷打算乘高句骊办丧事之机调动军队去进攻他们，人们议论都认为这计划可以同意。尚书陈忠说："宫先前凶暴狡猾，姚光不能把他讨平，现在他死了却去进攻，这是不道义的。应该派使者前去吊丧问候，趁机责备高句骊人先前的罪过，并加赦免不予追究，以图他们以后好好表现。"汉安帝就采纳了陈忠的意见。第二年，遂成归还了汉人俘虏，他来到玄菟郡投降汉朝。皇帝下诏书说："遂成等人凶暴叛逆，种种罪行无法形容，本应斩断头颅剁为肉酱，以此昭示百姓天下，幸而遇上朝廷赦令不究，于是乞求免罪请求投降。鲜卑、涉貊连年入寇抄掠，驱赶掳掠小民百姓，动不动就是数以千计，但现在才送回几十百把人，这不是归向王化的诚心。从今以后，凡不和我朝作战并归附朝廷送还所虏汉人者，我朝廷都给予赎取价值，交回一人给予细绢四十匹，未成年人折半付给。"

遂成死后，他的儿子伯固继立。这以后涉貊大都归服，东部边境少有战事。汉顺帝阳嘉元年，设置玄菟郡屯田六部。汉质帝、汉桓帝年间，高句骊又来进犯辽东部西安平县，杀害带方县令，掳掠了乐浪太守的妻子儿女。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征讨他们，斩杀敌首数百级，伯固投降归服，请求归辖玄菟郡。

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的东面，东边靠近大海，北边和挹娄、夫馀，南边和涉貊相接。其地形东西狭，南北长，大约方圆千里。土地肥美，背傍大山面向大海，适宜种植五谷，人民善于耕作，各村落各有酋长。人们性情质朴正直坚强勇敢，擅长持矛步战。言语、饮食、居处房屋和衣裳服饰有些像高句骊。东沃沮人安葬死者，制作大木棺，长十几丈，一端开口做门，刚死的人先暂时埋了，等到尸体皮肉腐烂已尽，才把尸骨取出放到木棺之中。全家人共用一具大棺，刻木像其人活着的形状，木偶多少与死者之数一致。

武帝灭朝鲜， 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以相监领，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挹娄人憙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臧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尝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两袖长三丈。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顶中复有面，与语不通，不食而死。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

涉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涉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元朔元年，涉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涉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 自内属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

汉武帝灭亡朝鲜后，在沃沮地方设立玄菟郡，后来这地方被夷貊侵扰，于是把郡治迁移到高句骊西北面，把沃沮设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管辖。到光武皇帝撤罢都尉官时，以后都把沃沮封给当地首领，称为沃沮侯。沃沮地方狭小，又位于大国之间，于是只得臣服于高句骊。高句骊又让沃沮各部大人当使者，让他们监管沃沮，负责向沃沮人民征收租税，以及貂皮布帛鱼盐，还有海中出产的各种可食之物，他们还征发沃沮美女去高句骊当奴婢侍妾等。

又有北沃沮，其名又叫置沟娄，距离南沃沮八百多里。那里风俗与南沃沮相同。北沃沮地界南面与挹娄相接。挹娄人喜欢坐船去抢劫抄掠，北沃沮人对他们非常畏惧，每到夏天就躲藏在岩洞之中，到了冬天船道不通，才下山回到村落里居住。北沃沮老人说，他们曾经在海里拾得一件布衣，其大小和中等身材之人所穿衣服一样，但两只袖子却有三丈长，又在岸边看见一人坐在一条破船中，头上另外还有一张面孔，和这人说话语言不通，这人不吃东西死掉了。又说海中有一女人国，国中没有男人。有人传说女人国中有神井，女人窥看井口就可生下孩子。

涉的北面与高句骊、沃沮，南面与辰韩接界，东面直到大海，西面达于乐浪。涉与沃沮、高句骊，本来都是朝鲜之地。从前周武王把箕子封到朝鲜，箕子用礼义教化当地人民，还教他们种田养蚕，并且还制定了八条教令。这里的人民从来不偷盗别人的财物，以至不须关门闭户。妇女贞节诚信。饮食使用笾豆。从这以后四十多代，到朝鲜侯箕准时， 自号称王。汉朝初年天下大乱，燕人、齐人、赵人来到这里避乱的有数万人，而燕人卫满进攻打败了箕准之后就在朝鲜自立称王，王位传到他的孙子右渠。元朔元年，涉族君主南闾等人叛离右渠，率领二十八万人来到辽东郡内附，汉武帝把这里设置为苍海郡，过了好几年才罢撤。到元封三年，汉朝灭了朝鲜，把其地分置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到汉昭帝始元五年，撤销了临屯、真番二郡，把其地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中。玄菟郡治所也迁移到高句骊县。从单单大岭以东，沃沮、涉貊都归乐浪郡管辖。后来因为境土广阔遥远，又分割岭东七个县，设置乐浪东部都尉。 自从内附以后，这里人们的风俗渐渐变得不好起来，法规禁令也随之越来越多，以至有六十多条了。建武六年，省撤都尉官，于是朝廷放弃了岭东地区，都封当地首领为县侯，他们每年四季来朝拜恭贺。

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其人性愚悫，少嗜欲，不请匄。男女皆衣曲领。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祠虎以为神。 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能步战，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乐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马，海出班鱼，使来皆献之。

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涉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

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他们的官有侯、邑君、三老。年老的人们自称他们与高句骊是同一种族，言语法令风俗大致相类似。人们性情愚昧忠厚，少有嗜好贪欲，不乞求于人。男女都穿圆领衣。风俗看重山林河川，山林河川都各有所属，别人不能随意侵占。同姓之间不通婚，人们有很多忌讳讲究，有谁生病死了，其家人就把旧房子丢弃不要了，再建新屋居住。人们懂得种麻，养蚕，制作丝绵布。清晨观察星象进行占验，从而预知一年的收成丰歉。常在十月祭天，日夜饮酒歌舞，把这叫做“舞天”。又把老虎当成神来祭祀。村寨部落之间发生侵犯攻扰的事，就罚失败的一方，责令其交出奴隶和牛马，这叫做“责祸”。杀人者偿命。很少发生盗窃之事。人们善于徒步作战，他们造的矛有三丈长，有时好几个人共持一支。乐浪檀弓就出产在这里。还出产了很多豹皮，出果下马，海中则出产斑鱼，涉人使节到中原朝廷来都贡献这些特产。

韩有三部分：其一叫马韩，其二叫辰韩，其三叫弁辰。马韩在西部，共有五十四国，其北面与乐浪、南面与倭国接界。辰韩在东部，共有十二国，它北面与涉貊接界。弁辰位于辰韩的南面，也有十二国，它的南面也与倭国接界。三韩一共有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中的一国。大国有一万多户，小国只有数千家，各国分布于山地大海之间，地方合起来约方圆四千多里，东面和西面都直到海边，这地方都是古时候辰国的境内。马韩国面积最大，三韩共同拥立马韩人当辰王，都城在目支国，辰王统治三韩的全部地方。三韩中大大小小的国王从前都是由马韩人担任。

> 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璎珠，以缀衣为饰，及县颈垂耳。大率皆魁头露紒，布袍草履。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缒以大木，嚾呼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
>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秖，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国出铁。涉、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俗憙歌舞饮酒鼓瑟。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

马韩人懂得耕作养蚕，织制丝绵布。其地出产像梨一样的大栗子。又产长尾鸡，尾巴五尺长。人们杂乱地居住在村寨邑落之中，也不建造城郭。建造土房子，形状像坟堆，在顶上开门。不懂跪拜之礼，没有长幼男女之别。不把黄金珍宝锦绣毛织品当贵重物品，不懂

得骑马使牛，只是看重玉珠子，把玉珠缝到衣服上当饰物，他们还把玉珠挂到脖子和耳朵上。人们大都结发髻不戴头巾，穿布袍草鞋。马韩人壮健勇猛，青年人从事夯筑土屋卖力劳作时，常常用绳子绕着背脊皮肤，悬吊一根大木，一边劳作一边大声呼叫，人们认为这样才能显示出壮健。常在五月农事告一段落的时候祭祀鬼神，这时大家日夜喝酒聚会，一起唱歌跳舞，跳起舞来常是几十人一起上场跺脚踏地以当节奏。十月全年农事完毕，也要如此热闹一番。各国村邑都各有一人主持祭祀天神，这人称为“天君”。又修建有苏涂，苏涂立有一根大木，上面挂着铃鼓，用来和鬼神打交道。马韩南部边界靠近倭国，也有文身的人。

辰韩，他们老年人自称是秦朝时逃亡者的后代，那时他们的先人为了逃避苦役，来到韩国，马韩割东边的地方给他们居住。他们称国叫邦，称弓叫弧，称贼叫寇，称行酒为行觞，他们互相称呼则叫做徒，这就有些与秦代语言相似，因此人们也有把辰韩称为秦韩的。这里有城堡寨栅。各个小的村落，都各自有首领管辖，首领大的叫臣智，其次叫俭侧，再次的叫樊秖，还小的叫杀奚，最小的为邑借。辰韩土地肥美，适宜种植五谷。人们懂得种桑养蚕，织作细绢布。乘马使牛，婚姻嫁娶讲究礼仪，走在路上人们互相让路。国内出产铁，涉人、倭人、马韩人都来这里买。凡是各种买卖交易，都使用铁当货币。这里人们喜好唱歌跳舞喝酒弹瑟。小孩出生，希望他的头长得扁扁的，就都用石头压他的头。

弁辰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其人形皆长大，美发，衣服絜清。而刑法严峻。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諟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諟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涉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马韩之西，海岛上有州胡国。其人短小，髡头，衣韦衣，有上无下。好养牛豕。乘船往来货市韩中。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 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 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鹊。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并以丹朱坋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

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弁辰人与辰韩人杂居在一起，城郭衣服都与辰韩相同，言语风俗有些差别。弁辰人形体高大，头发很美，衣服清洁。但这里刑法严厉峻刻。弁辰地方靠近倭国，这地方也有很多文身的人。

起初，朝鲜王箕准被卫满打败，于是带领他剩下的几千人逃跑入海，前去进攻马韩，攻破马韩后，箕准就自立为韩王。箕准后来灭绝了，马韩人于是才又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禔等人来到乐浪郡进贡奉献。光武皇帝封苏马禔为汉廉斯邑君，让他归乐浪郡管辖，并四时到乐浪郡拜谒地方官员。灵帝末年，韩人、涉人都一时盛壮，郡县地方官不能制服他们，汉朝百姓苦于社会动乱，有很多流亡跑到韩国去了的。

马韩的西面，海岛上有一个州胡国。州胡国人身材矮小，剃光头，穿皮衣服，有上衣而无下衣，喜欢养牛养猪。常坐船来往到韩国买卖交易。

倭国在韩国东南的大海中，依傍山岛而处，一共有一百多个国家。 自从汉武帝灭亡朝鲜，使者来往于汉朝的有三十多国，各国君长都称王，他们的王位世代相传。倭国中的大倭王住在邪马台国。乐浪郡边界，距离大倭王所在的地方有一万二千里，距离倭国西北边界拘邪韩国也有七千多里。倭国地方大致在会稽东冶的东面，与朱崖、儋耳相距不远。所以倭国的法规风俗与朱崖、儋耳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倭国土地适宜种植稻禾、苎麻，适宜种桑养蚕，人们懂得织绵绩麻织制细绢麻布。出产白珠、青玉。倭国山上出丹土。气候温暖，冬天夏天都生长各种菜蔬。不产牛马虎豹羊鹊。使用的兵器有矛、盾、木弓，用竹箭杆，有的用骨头制箭头。倭国男子都在脸上身上刺染花纹图样，以花纹在左在右及其大小来区别其人身份的尊高卑下。男子都穿腰裙，以布幅联结在一起就成。女人披着头发发髻弯弯，衣服就像一幅单被面，中间一洞头从中穿出披到身上。又用丹朱涂抹身体，就像中国用粉打扮一样。有城堡寨栅屋室。父母兄弟不住一室，只是聚会时男女混在一起不讲分别。吃饭用手抓，但使用笾豆。人们都习惯光着脚，蹲着就是表示对人恭敬。倭人性好饮酒。人多长寿，活到一百多岁的很多。倭国女子多，当头领的都有四五个妻子，其他平民百姓有的有两个妻子，有的有三个妻子不等。倭国女人不淫荡不妒恨。国内风俗没有盗窃之事，很少有争讼打官司的。人们犯了法就把他妻子儿女没人官家，犯重罪的就把他们全家杀灭。倭人死了要在家

停丧十几天，死者的家人哭泣哀悼，不吃不喝，但其邻人则到死者家中唱歌跳舞作乐。凡事烧骨来占卜，从而判断事情吉凶。出外旅行渡海远游，家中让一个人不梳头不洗澡，不吃酒肉，不接近女人，这叫做“持衰”。假如行人在途中顺利平安，就付给他财物做报酬；假若途中生病或遭到伤害，就认为他持衰不认真，于是人们就要把他杀了。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使者带了贡物来朝廷朝拜恭贺，使节自称大夫，倭奴国在倭国最南国的边界。光武皇帝赐给倭奴国使者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人进献给朝廷一百六十名奴隶，表示了请求来朝拜见的愿望。

汉桓帝、灵帝年间，倭国大乱，各部互相攻打征伐，经过多年没有一个倭王出现。有一女子名叫卑弥呼，年龄已大却不嫁人，以与鬼神打交道为事，很能用其妖术蛊惑众人，于是人们一起立她当王。她的侍婢上千人，很少有人能见到她，只有一个男子供给她的饮食，传达内外意旨消息。她住在宫室楼观城栅之中，到处有人手握兵器严加守卫。所立法规制度最为严厉峻刻。

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　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尔。其后遂通接商贾，渐交上国。而燕人卫满扰杂其风，于是从而浇异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若箕子之省简文条而用信义，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

赞曰：宅是嵎夷，曰乃旸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嬴末纷乱，燕人违难。杂华浇本，遂通有汉。眇眇偏译，或从或畔。

从女王国往东渡海航行千里可到拘奴国，虽然这里的人都是倭人之种，但不归女王管辖。从女王国南行四千余里可到侏儒国，此地的人只有三四尺高。从侏儒国往东南方向行船一年，可到裸国、黑齿

国，使者所能到达的地区，到这里算是到尽头了。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之地，分为二十多国。又有夷洲和澶洲。人们传说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带了童男童女数千人人海，寻找蓬莱神仙不得，徐福害怕杀头不敢归来，于是就留在那个洲上，世世代代传了下来，有好几万户人家了。那里的人民不时来到会稽做买卖。会稽东冶县人有下海航行遭到风暴，飘流到澶洲的。那地方偏僻遥远，来往是不大可能的。

评论说：从前箕子离开了衰亡的殷朝，躲避亡国之难来到朝鲜。起初朝鲜国的风俗没有什么可值得传述的，等到箕子施行八条之约，使得人民知道有的事是不能做的，于是村落之间消除了淫乱盗窃，家家夜不闭户，扭转顽劣不良的习俗，采用宽松简略的法规，实行了数百上千年之久，所以东夷之地人民处处都柔顺谨恭成为风气，这与其他三方的民情是迥然不同的。假如政令能通达无碍，那么就必有守道有义的人民和社会。仲尼心怀愤激之情，认为九夷之地可以居住。有人怀疑那里少物质欠文明。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还有什么落后的呢！”孔子之所以这样说，也只是因为东夷有以上所说的长处。从那以后东夷也开始出现交易买卖，有了商人贾客，渐渐与中原地区交往贸易。又有燕人卫满去搅乱了那里纯朴的风气，于是夷人风俗随后也变得越来越浮薄浅陋。《老子》说：“法令越多越明白，盗贼也就越多。”如像箕子一样省简法规条文而施行信用道义，那才是深知圣贤制作法规原意的。

赞辞说：居住在那嵎夷，这地方就叫旸谷，布满山林越过大海，这地区有众多的部族。秦末天下纷纷乱乱，燕人卫满到此避难。杂糅了中原之风纯朴本色变得浮薄，从此和汉朝交往贸易日益频繁。遥远的地方众多的种族，有时归顺啊有时离叛。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五

章惠康◎主编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描绘了东汉的社会、文化、民情与人物百态，『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体大思精，信称良史』，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后汉书

文白对照

五

章惠康◎主编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章惠康　1932年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50年2月起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工作，曾监印《毛泽东选集》并负责影印十九种革命期刊。1959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曾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教授。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学古典文学教学工作。1970年代参加《辞源》修订工作，为主要修订人员。1980年代参加《史记》、《汉书》的注译工作。1990年代主持注译《三国志》、《后汉书》。《〈三国志〉今注今译》一书，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该书1996年由台湾建安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又参与《中外散文辞典》的编撰工作，任副主编兼古代散文的主编。1990年获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荣誉证书。

# 目　录

后汉书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后汉书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后汉书卷八十八

西域传第七十八

后汉书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后汉书卷九十

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后汉书志第一　律历上

律准　候气

后汉书志第二　律历中

贾逵论历　永元论历　延光论历　汉安论历
熹平论历　论月食

后汉书志第三　律历下

历法

## 后汉书志第四　礼仪上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养老　先蚕　祓禊

## 后汉书志第五　礼仪中

立夏　请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黄郊　立秋
貙刘　案户　祠星　立冬　冬至　腊　大傩　土牛
遣卫士　朝会

## 后汉书志第六　礼仪下

大丧　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

## 后汉书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帝即位告天　郊　封禅

## 后汉书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灵台　迎气　增祀　六宗　老子

## 后汉书志第九　祭祀下

宗庙　社稷　灵星　先农　迎春

## 后汉书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 后汉书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殇一　安四十六
顺二十三　质三

## 后汉书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灵二十　献九　陨石

后汉书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鸡祸　青眚　屋自坏
讹言　旱　谣　狼食人

后汉书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灾火　草妖　羽虫孽　羊祸

后汉书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变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鸣　鱼孽　蝗

后汉书志第十六　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风拔树　螟　牛疫

后汉书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龙蛇孽　马祸　人痾　人化　死复生　疫　投蜺

后汉书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食　日抱　日赤无光　日黄珥　日中黑　虹贯日
月食非其月

后汉书志第十九　郡国一

河南　河内　河东　弘农　京兆　冯翊　扶风
右司隶

后汉书志第二十　郡国二

颍川　汝南　梁国　沛国　陈国　鲁国
右豫州
魏郡　钜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间　清河

赵国　勃海
右冀州

## 后汉书志第二十一　郡国三

陈留　东郡　东平　任城　泰山　济北　山阳　济阴
右兖州
东海　琅邪　彭城　广陵　下邳
右徐州

## 后汉书志第二十二　郡国四

济南　平原　乐安　北海　东莱　齐国
右青州
南阳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阳　武陵　长沙
右荆州
九江　丹阳　庐江　会稽　吴郡　豫章
右扬州

##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　郡国五

汉中　巴郡　广汉　蜀郡　犍为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广汉属国　蜀郡属国　犍为属国
右益州
陇西　汉阳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张掖
酒泉　敦煌　张掖属国　张掖居延属国
右凉州
上党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云中　定襄　雁门
朔方
右并州
涿郡　广阳　代郡　上谷　渔阳　右北平　辽西　辽东
玄菟　乐浪　辽东属国
右幽州
南海　苍梧　郁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日南
右交州

## 后汉书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将军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　光禄勋　卫尉　太仆　廷尉　大鸿胪

后汉书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宗正　大司农　少府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执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长秋　太子少傅　将作大匠
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　司隶校尉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州郡　县乡　亭里　匈奴中郎将　乌桓　校尉　护羌校尉王国
宋卫国　列侯　关内侯　四夷国　百官奉

后汉书志第二十九　舆服上

玉辂　乘舆　金根　安车　立车　耕车　戎车　猎车　軿车
青盖车　绿车　皂盖车　夫人安车　大驾　法驾　小驾
轻车　大使车　小使车　载车　导从车　车马饰

后汉书志第三十　舆服下

冕冠　长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远游冠
高山冠　进贤冠　法冠　武冠　建华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敌冠　樊哙冠　术氏冠　鹖冠　帻　佩　刀
印　黄赤绶　赤绶　绿绶　紫绶　青绶　黑绶　黄绶
青绀纶　后夫人服

附录一

范　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附录二

晋书·司马彪传

附录三

刘　昭：后汉书注补志序

后　记

# 后汉书卷八十六

##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从前高辛氏之时发生了犬戎的入侵，高辛帝对犬戎的凶暴侵害十分忧虑，可是派兵征伐却无法得胜。于是寻访招募天下之人，凡能获得犬戎将领吴将军之头的人，赏给他黄金千镒，封给一万家的封地，并且还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当时高辛帝养了一条狗，这条狗毛色五彩，名叫槃瓠。悬赏令下达后，槃瓠就叼着一颗人头来到宫殿之下，群臣觉得奇怪仔细察看那头，原来就是吴将军的头。高辛帝大喜，但考虑槃瓠是一条狗，不可能把女儿嫁给它，也没有给一条狗封爵的道理，群臣商议要给它其他的报赏可又不知什么合适。高辛帝的女儿听说了这事，认为帝皇下的命令，不可失信，因而请求让她跟槃瓠去。高辛帝没有办法，就把女儿嫁给了槃瓠。槃瓠得到姑娘，就背上她跑到南山里去了，居住在石室之中。石室所在的地方道路险峻不通，人们无法到达那里。于是姑娘脱下了华丽的衣裳，把头发盘成仆鉴发式，穿上干重活的粗衣。高辛帝悲伤思念女儿，派遣使者去寻找，就会立刻遇上天色晦暗大风大雨雷声隆隆，使者无法前往。过了三年，高辛帝的女儿生下了十二个儿女，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十二个儿女就自相配为夫妻。他们用木皮绩成线织成布，用草籽揉汁染上颜色，他们喜好五色衣服，裁制的衣服都拖有一条尾巴样的东西。他们的母亲后来回到高辛氏这里，把这情况告诉了高辛帝，高辛帝于是派人接回了众儿女。他们穿的衣裳五彩斑斓，说话语音难辨，其意难懂，喜欢跑到山谷野壑里去，不乐意待在平坦广阔的地方。高辛帝遂

顺了他们的心意，赐给他们高山大湖。从此以后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称自己叫做蛮夷。蛮夷外表痴傻，内心狡黠，安居乡土看重故旧。因为他们先父槃瓠立过功劳，母亲又是高辛氏帝的女儿，所以他们无论耕作田地买卖贩运，过关过渡，都无需交验官府符传，也不交纳租税之赋。他们也有邑君邑长，朝廷都赐给他们印玺绶带，戴獭皮制的帽子。他们把头领叫精夫，互相称呼则叫姎徒。现今长沙武陵蛮就是他们的后裔。

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诗人所谓“蛮荆来威”者也。又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明其党众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

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恭王合兵击晋。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

尧舜之时，和他们订立条规协约，因此称他们所处之地为要服。夏朝商朝的时候，他们渐渐成为中原边境患害。到了周朝之时，其部众更加炽盛。周宣王中兴，开始命令方叔征伐南方蛮族，这就是《诗经》上所说的“蛮荆这才有所畏惧”之事。诗人又说：“你们蛮夷真是愚蠢，竟然与我堂堂大国为敌对抗。”从此诗就可明显知道他们部众众多，因此能和中原诸国对敌相抗。

周平王东迁之后，蛮开始入侵暴害中原上国。晋文侯辅佐周朝政事，才率领蔡共侯攻击打败了他们。到楚武王的时候，蛮与罗子国一起打败了楚国军队，杀害了楚国将领屈瑕。楚庄王刚即位时，百姓饥困军队疲弱，楚国又被蛮寇犯。楚国军队强大以后，蛮才驯服了，从此就归属楚国。鄢陵之役，蛮与楚恭王合兵一起进攻晋国。等到吴起当了楚悼王的宰相，楚国向南吞并了蛮越之地，于是占据了洞庭、苍梧地区。秦昭王派白起征伐楚国，攻取了蛮夷地区，在其地开始设置黔中郡。汉朝兴起后，把它改为武陵郡。每年让蛮夷大人交纳土布每人一匹，小孩二丈，这称为賨布。蛮夷虽然仍不时寇犯抄盗，但已不足以成为郡国地方官府的祸患。

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

光武皇帝重建汉朝后，武陵蛮夷特别兴盛。建武二十三年，其首领相单程等人凭据其地险峻阻隘。大肆冠犯郡县。朝廷派遣武威将军刘尚调发南郡、长沙郡、武陵郡兵一万多人，乘船溯沅水而上进入武溪去进攻他们。刘尚轻敌进入险地，山高水急，舟船无法前进。蛮夷知道刘尚粮草不多又深入边远地区，并且不熟悉来往道路，于是屯聚一起固守险要。刘尚粮食吃尽引军退兵，蛮夷沿途堵截袭击，刘尚军队大败，全部被蛮夷消灭。建武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人进攻沅水下游的临沅，朝廷派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去攻打他们，不能取胜。第二年春天，朝廷又派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人，率领军队来到临沅，进击打败了他们。相单程等人饥饿困乏请求投降，正好碰上马援病故，谒者宗均接受了他们全部人马的投降。并设置官府管理他们，群蛮于是被平定。

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溇中蛮覃兒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兒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兒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人反叛，侵入零阳蛮地界。这年冬天，零阳蛮五里精夫替郡守进击打败了陈从，陈从等人全部投降。建初三年冬天，溇中蛮覃兒健等人再次反叛，攻打烧杀到了零阳、作唐、孱陵等县界内。第二年春天，朝廷调发荆州七郡以及汝南、颍川等郡弛刑徒军吏士兵五千多人，据守零阳县，招募充中五里蛮精夫没参与叛反的四千人，进击澧中之贼。建初五年春天，覃兒健请求投降，没有被许可。武陵郡趁势进兵与覃兒健在宏下接战，打得他大败，斩了覃兒健之首，其余澧中之贼残军都丢弃营垒逃回溇中，又派使者来请求投降，才被接受请求。于是罢撤武陵屯兵，赏赐有功人员各有差别。

和帝永元四年冬天，溇中、澧中蛮潭戎等人反叛，他们焚烧邮亭，杀害掳掠官吏百姓，武陵郡派兵进击打败迫使他们投降。安帝元初三年，澧中蛮因为郡县官府征发徭役征收赋税不公平，就心怀怨恨，于是联结充中各部落蛮人二千余人，进攻城池杀害长官。州郡招募五里蛮六亭兵进击打败了他们，这些人都逃散投降了。赐五里、六

亭蛮夷头领金银财物各自多少不等。第二年秋天，溇中、澧中蛮四千人一起寇盗做贼。又有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多人，头戴红头巾，自称将军，焚烧官府，抄掠百姓。州郡招募归顺的蛮人征讨平定了他们。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临朝，下诏增进秩二千石，赐钱二十万。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认为蛮夷归顺服从，可与汉人相比照增加他们的租赋。朝廷议论的人们都认为可以这样做。只有尚书令虞诩上奏说："从古以来圣明的君王不把具有不同风俗的异族当做臣民，并非是仁德不能达到，威刑不能措置，而是知道异族有禽兽之心贪婪无止，难以用礼仪去使他们顺服。因此对待他们只是笼络绥怀安抚，归附时就接受但不迎候，反叛时就放弃而不穷追。先帝制定的旧有典制，贡献赋税数量多少，所实行也是很久的了。现在突然增加，一定会有怨恨以至反叛之事发生。计算增额所得，将抵不上平定事态所需的花费，这样做了一定会后悔的。"顺帝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这年冬天，澧中、溇中蛮果然争执贡布超过了旧有规定，于是就杀害了乡官，全族都起来反叛。第二年春天，蛮夷二万人包围了充城，八千人寇犯夷道县。朝廷派武陵太守李进征讨打败了他们，斩首数百级，剩下的人都投降了。李进于是选择良吏进行治理，体察蛮夷民情使其部众安居平和。李进任武陵太守九年，梁太后临朝听政，下诏增加他的俸禄至二千石，赐钱二十万。桓帝元嘉元年秋天，武陵蛮詹山等部四千余人反叛，他们拘捕扣留了县令，聚集屯居在深山里。到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德信义招降诱引，他们全都投降散去。

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肃主簿胡爽扣马首谏曰："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旄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肃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计。"爽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征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于是以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并皆降散。军还，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蛮亦更攻其郡，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至灵帝中平三年，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

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驻屯益阳。到延熹三年秋天，进而抄掠郡界之内，部众达到一万多人，杀死杀伤郡县长官。又有零陵蛮入寇长沙郡。冬天，武陵蛮六千多人寇犯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等人全都逃跑了。李肃的主簿胡爽抓住缰绳拦住马头劝阻说："蛮夷看到我南郡没有警惕防备，因而才敢乘空而来进攻。明府您是国家大臣，所辖城池连绵千里，举起旌旗敲响战鼓，立刻可以集合十万兵马，怎么能把符守之重任丢弃不顾，而去当临阵逃跑的人呢！"李肃拔刀对着胡爽说："小官儿快走开！太守现在危急，哪有时间去考虑这些。"胡爽抱着马头坚决劝阻，李肃就把胡爽杀掉后逃跑了。皇帝听说了这事，把李肃逮捕回京处死。刘度、马睦两人减死罪一等处置，免去胡爽全家租赋徭役，授给他家中一人为郎。朝廷于是任命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去征讨长沙贼兵，平定了他们。又派车骑将军冯绲去征讨武陵蛮，武陵蛮全都投降散去。军队回师，贼人又寇犯桂阳郡，太守廖析逃跑了。武陵蛮又再来攻打武陵郡，太守陈奉带领吏民打败了他们，斩首三千多级，投降的有二千多人。到灵帝中平三年，武陵蛮再次反叛，寇犯郡界，州郡进击打败了他们。

《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

《礼记》上说："南方异族叫做蛮，他们雕刺额头男男女女腿脚交杂。"那里的风俗是男男女女一起到河里洗浴，因而就称为交阯。交阯西面有吃人国，人们生下头生子就把他肢解吃掉，把这称为宜弟。味道好，就把肉送给其君长吃，君长高兴了就赏赐做父亲的。娶的妻子美丽，就让给哥哥。今日乌浒人就是这样的。

交阯的南面有越裳国。周公代理成王执政六年，制定礼仪和音乐，天下安宁太平，越裳人骑着三头大象经过重重辗转翻译来周朝献白野鸡，说："道路遥远，山岭险峻，河流急深，音信使节阻绝不通，故而经重重转译而来朝贡献。"成王把这礼物送给周公。周公说："德惠没有施加其人，那么君子不接受其人礼物；政化没在那地方实行，那么君子也不把那地方之人当做臣民。我凭什么得到这样的礼物？"越裳使者解释说："我受我国年长的老人嘱托说：'很久了啊！天没有刮大风下大雷雨，想来只怕是中国出了圣人的缘故吧！既有圣

人何不前去朝见。'”周公于是把礼物回送给成王，称说这是先王的神灵所带来，应把这礼物献祭到宗庙里去。周朝德政后来衰减了，于是越裳进献渐渐停止了。

> 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遣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献命岁至。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

到楚王称霸之时，百越都来向楚国朝贡。秦国统一天下，王威使得蛮夷都来归服，于是才开拓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汉朝建立，尉佗自立为南越王，王位传了五代。到汉武帝元鼎五年，才把南越国灭掉，在其地分别设置了九个郡，交阯刺史管辖其地。其中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岛上，这海岛东西长千里，南北宽五百里。这里的酋长看重耳朵长得长的人，人们都把耳朵穿孔垂挂重物，耳朵垂到肩下三寸。武帝末年，珠崖太守会稽人孙幸征调民间宽幅布献给朝廷，蛮人不堪忍受织布之役，于是攻打珠崖郡杀了孙幸。孙幸的儿子孙豹集合率领归服的当地人还击打败了蛮人，自己代理郡中事务，进讨打击反叛余党，好几年才平定了他们。孙豹派使者把封好的印绶归还朝廷，上书报告了事情经过，皇帝下诏任命孙豹为珠崖郡太守。他威望高，政令大行，进献及述职使者年年都来朝廷。中原朝廷贪得那里的珍奇物品，太守为了进献渐渐侵逼侮辱当地蛮民，因而大约过几年就反叛一次。元帝初元三年，终于撤了两郡。立郡时间一共六十五年。

> 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
> 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到王莽辅政时，元始二年，日南郡南面的黄支国来进献犀牛。凡交阯郡所管领之地，虽然设置郡县，但语言各不相同，要经辗转翻译才能交往。人民就和禽兽一样，没有长幼上下的分别。发髻托在后脖子上光着脚板，用布贯头而披着。后来把一些中原的罪犯流放到那里，让他们杂居在当地人之间，他们才慢慢知晓一些中原语言，渐渐地受感染而被礼义感化。

光武皇帝重建汉朝，锡光担任交阯刺史，任延担任九真太守，于是教当地百姓耕种庄稼，制作冠帽鞋履，开始为他们设立媒娉制度，

人们才知道婚姻嫁娶之礼，又为他们建立学校，用礼义道德来教导他们。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攻郡。徵侧者，麊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䳒人诗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阯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谿，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斩徵侧、徵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

建武十二年，九真郡界外蛮里张游，带领部落众人追慕王化内附归服，朝廷封他为归汉里君。第二年，南越界外蛮进献白野鸡、白老虎。到建武十六年，交阯郡女子徵侧和她妹妹徵贰反叛，攻打郡城。徵侧，是麊泠县雒将的女儿。她嫁给朱䳒人诗索为妻，性情非常雄壮勇敢。交阯太守苏定用法规来处置她，徵侧因此十分愤怒，因而反叛。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之人都响应她，一共攻占了十五个城池，徵侧自立为王。交阯刺史和各郡太守勉强能够自守所在城池。光武皇帝于是下诏令长沙、合浦、交阯三郡准备车船，修筑道路建造桥梁，开通山障谿谷，储备粮草谷物。建武十八年，朝廷派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调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一万多人征讨徵侧。第二年夏四月，马援攻破交阯，斩徵侧、徵贰等人，余众全部投降散去。又前往进攻九真贼都阳等人，把他打败迫使他投降了。把他部下的头领三百多人流放到零陵。于是岭南地区全都被平定。

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遣侍御史任逴奉诏赦之，贼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三年，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

肃宗元和元年，日南郡界外蛮夷究不事人部落头领献活犀牛、白野鸡。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郡、象林郡蛮夷二千多人寇掠百姓，焚烧官衙，郡县调发军队征讨进击，斩了他们的头领，余众就投降了。朝廷于是设置了象林将兵长史一职，以防蛮夷反叛的祸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郡界外夜郎蛮夷全境都内附归顺，开拓国境一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苍梧郡蛮夷反叛，第二年，他们又招引诱使郁林郡、合浦郡蛮夷、汉人共几千人进攻苍梧郡。邓太后派侍御史任逴带了诏书去赦免他们，贼众于是全部归降散去。延光元年，九真郡界

外蛮人向朝廷进贡奉献内附归顺。延光三年，日南郡界外蛮人又来归顺内附。顺帝永建六年，日南郡界外叶调王便派使者来进贡奉献，汉朝皇帝赐叶调王便金印紫绶。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槃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领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永和二年，日南郡、象林郡界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进犯象林县，焚烧城市屋舍，杀害长官。交阯刺史樊演调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一万多人前去援救。兵士不愿去远方作战，就反叛了，进攻两郡府署。二郡虽然把造反的士兵镇压下去，然而反叛的蛮夷却变得声势炽盛了。正好侍御史贾昌在日南郡出使，就与州郡官兵合力征讨反叛的蛮夷，但作战不利，还被他们攻击。被包围了一年多而兵弓粮食又无法补充，皇帝对此事十分担忧。第二年，皇帝召集公卿百官及四府僚属，询问他们办法策略，这些官员都议论应派遣大将，调发荆、杨、兖、豫四州兵马四万人前往征讨救援。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反驳说："假如荆州、杨州太平无事，调发二州兵马前往是可行的。现在二州盗贼盘踞聚结不能驱散，武陵郡、南郡蛮夷并未安分，长沙郡、桂阳郡多次被征调兵员，如果再去征调扰动，一定会再生祸患。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再有兖州、豫州之民突然被征发，远赴万里之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归来，诏书急催紧迫，一定会使得他们反叛逃亡。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南方州郡气候暑热，又有瘴气，四州兵士不服水土以致

死亡十个中必有四五个。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长途行军万里之远，士兵疲劳不堪，等到到达岭南，不能再投入战斗。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部队行军每天三十里为标准，然而离日南九千多里，三百天才能到达，预计每人每天用粮五升，一共用米六十万斛，不考虑将领军官驴马的粮食，只考虑他们都是自己背负盔甲武器，费用就已如此浩大。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假设军队到达目的地后，死亡一定很多，一定不足以和敌人作战，既然如此，一定要再征调援军，这就成了伤割心腹去补四肢。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九真郡到日南郡距离不过千里，征调九真郡官兵百姓前去，尚且还不能忍受，何况如此苦劳四州的兵卒，去奔赴万里以外的艰难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前中郎将尹就征讨益州反叛的羌人，益州民谚说：‘羌人来了还没什么，尹就来了可杀了我。’后来尹就被征调回朝廷，把兵交给了刺史张乔。张乔使用自己手下的军将，十天半月之间，就打败消灭了反叛的羌人。这就是朝廷派将前往无益，而州郡地方官员可以任用的证明。应该选择有勇有谋、仁德惠义担任过将帅的人，任命他们为刺史、太守，让他们都驻于交阯那里。现在日南郡兵少无粮，守既不能守住，战也无法进行。可以把日南官吏百姓全部迁移到北边去傍依于交阯，等到事件平定之后，再让他们回归日南郡。再出赏招募蛮夷，让他们自己攻打自己，朝廷只需运送金银财物，以作为悬赏之资。并且宣布有能在其内部反正并斩杀其头领首级的，允诺给封侯封邑的奖赏。前任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性情勇敢果决，还有南阳人张乔，以前在益州立有击败羌虏的功劳，他们两人都可任用。从前太宗皇帝听了冯唐之言当即恢复魏尚云中太守的职务，哀帝派人到龚舍家中授任他为太山太守。应该立即授任祝良等人职务，让他们迅速上路前去赴任。”四府全认为李固的意见可行，朝廷当即拜授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张乔到了交阯，宣布表示对反叛蛮夷抚慰不加追究，他们全都投降散去。祝良到九真郡，只带了几个人单车进入叛反蛮夷聚集之地，他设计用谋，用威德信义来招降他们，投降的有几万人，都来替祝良筑造官府房舍。于是岭南地区重新平定了。

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连结。交阯刺史九江夏方开恩招诱，贼皆降服。时梁太后临朝，美方之功，迁为桂阳太守。桓帝永寿三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战死。诏赐钱六十万，拜子二人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二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众转强盛。延熹三年，诏复拜夏方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贼闻之，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元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诏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刺史朱俊击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建康元年，日南郡蛮夷一千多人又进攻烧毁县城，还煽动九真蛮

夷，与他们一起联合聚结。交阯刺史九江人夏方宣示恩惠招纳诱降，贼众全都投降归服。当时梁太后临朝听政，称美夏方的功劳，把他调任为桂阳郡太守。桓帝永寿三年，居风县令贪婪残暴没有节制，县民朱达等人以及蛮夷聚合一起，攻击杀害了县令，部众发展到四五千人，进攻九真郡，九真太守兒式战死。朝廷下诏赐给他家六十万钱，拜授他的两个儿子为郎。派遣九真都尉魏朗征讨打败了反叛蛮众，斩首二千级，然而其头领仍然占据着日南郡，部众逐渐强盛起来。延熹三年，朝廷下诏拜授夏方重新担任交阯刺史。夏方威名惠德素来著名，日南郡这些为患日久的叛贼听说夏方到了，二万多人一起向夏方投降。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用恩德信义招降乌浒人十几万内附归服，他们都接受了朝廷赐给的冠帽衣带，朝廷才在这里设置了七个县。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郡界外之国辗转翻译前来朝贡奉献。光和元年，交阯郡、合浦郡乌浒蛮人反叛，招纳引诱九真郡、日南郡蛮人，合共几万人，攻击陷灭郡县城池。光和四年，交阯刺史朱俊进攻打败了他们。光和六年，日南郡界外之国又来朝贡进奉。

>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
>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汉兴，南郡太守靳彊请一依秦时故事。

巴郡南郡蛮，原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姓都出自武落钟离山。这山有赤、黑两个洞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都生于黑穴。他们没有君长，都信奉鬼神，于是五姓之子一起向一石穴掷剑，约定能掷中的人，大家推举他为君长。结果巴氏之子务相一人掷中了石穴，众人都叹服。又决定各自乘坐土船，约定浮着不沉的，应当立为君长。其他四姓之子的土船都沉了，只有务相的土船浮着。因此大家推举务相当了君长，他就是廪君。廪君于是坐了土船，从夷水来到了盐阳。盐水这个地方有神女，对廪君说："这地方宽广辽阔，出产鱼盐，希望你留下和我一起住在这里。"廪君不答应。盐神一到夜里就来和廪君共宿，天明就化为昆虫，和其他虫子一起乱飞，遮蔽了太阳光，天地一时变得黑暗不明。这样过了十几天，廪君等得一个机会，就把盐神射死了，天空才变得开朗明亮。廪君于是在夷城做了君长，四姓都向他臣服。廪君死后，他的魂魄世世代代

化为白虎。巴氏蛮人因为虎饮人血，就用人来祭祀廪君。

到秦惠王并吞了巴中，就让巴氏担任蛮夷君长，世代娶秦国女子为妻，巴中蛮氏爵位相当于不更这一级，犯了罪可以用爵位相抵。巴氏君长每年交纳赋税二千零一十六钱，三年交纳义赋一千八百钱。巴中蛮民每户交纳幏布八丈二尺，鸡羽箭三十鍭。汉朝建立之后，南郡太守靳彊报告朝廷请求完全按秦朝旧有规定征纳。

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灵帝建宁二年，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庐江太守陆康讨破之，余悉降散。

到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人开始反叛朝廷，寇盗抄掠百姓，朝廷派武威将军刘尚带领一万多人征讨打败了他们，迁移蛮民部众七千多人安置在江夏郡界内，现在的沔中蛮就是其后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人因为郡县征赋税不公平，心怀怨恨，就聚集屯据反叛了。第二年夏天，朝廷派使者指挥荆州各郡兵一万多人征讨他们。许圣等人凭据险要地势，久久不被攻破。各军于是分路齐进，汉朝军队又从巴郡、鱼复几路进攻他们，蛮人才溃散逃跑，郡兵斩了他们的头领，乘胜追击他们，把许圣等人打得大败。许圣等人请求投降，又把他们全都迁移安置到江夏郡。灵帝建宁二年，江夏蛮人开始反叛，州郡征讨平定了他们。光和三年，江夏蛮再次反叛，他们和庐江贼黄穰互相勾结，有十几万人，攻陷了四个县，为寇祸患了好几年。庐江太守陆康征讨打败了他们，剩下的都投降散去了。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板楯蛮夷，秦昭襄王时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只白虎，经常随着群虎多次游走于秦、蜀、巴、汉之境，咬死咬伤一千多人。昭王于是重加悬赏招募国中能杀死白虎的人，赏给他封邑万家，黄金百镒。当时有个巴郡阆中夷人，能制作白竹弩箭，于是他就登楼射杀了白虎。昭王嘉奖了他，但因为他是夷人，不想对他加封，于是就与他订立盟约并刻在石头上。盟约说夷人耕田每户不超过一顷可免交租税，男人娶十个老婆也可免交人口税，伤人者论罪，杀人者可以用赎罪的钱赎其死罪。盟约还说：“秦人有犯夷人，赔偿黄龙一对；夷人有犯秦人，赔

偿清酒一钟。”夷人对此感到安适。

>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 遂世世服从。

到高祖当汉王时，征发夷人回头征伐三秦之地。秦地平定以后，才把他们遣回巴中，免除夷人头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赋役，不必交纳租税赋算，其余夷人民户就每年交纳赋税，每人四十钱。世人称其为板楯蛮夷。阆中地区有一条渝水，板楯蛮夷大多居住在渝水两岸。他们生性刚强勇猛，当初为汉王充当前锋，多次冲锋陷阵。他们习俗喜好唱歌跳舞，高祖观看了他们的表演，说：“这就是周武王伐纣时的歌舞啊！”汉高祖于是命乐人学习这种歌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巴渝舞》。板楯蛮夷于是世代归顺从属汉朝。

> 至于中兴，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楯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州，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到了汉朝重新建立后，郡守常常带领他们去征战攻伐。桓帝的时候，板楯蛮夷多次反叛，太守蜀郡人赵温用恩德信义降服了他们。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楯蛮夷再次反叛，寇犯抄掠三蜀之地和汉中诸郡。灵帝派遣御史中丞萧瑗指挥益州兵马进讨他们，连年不能取得胜利。皇帝打算大举发兵，于是询问益州计吏，征求征讨的办法策略。汉中上计程包回答说：“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有功劳，其先人又是有义之人。板楯蛮夷勇猛，善于兵事战斗。从前永初年间，羌人侵入汉川，郡县遭受破坏，得到板楯之兵救援，羌人战死败亡几乎净尽，所以板楯兵号为神兵。羌人对他们畏惧疾恨，同族人互相告诫，不要再往南方去了。到建和二年，羌人再次大举入犯，实在是靠了板楯之兵连连打败了羌人。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然率领着丹阳精锐的兵卒，也还是依仗板楯之兵才成就了他的军功。近来益州郡动乱，太守李颙也是用板楯兵去平定的。板楯蛮夷忠勇功劳如此显著，本来

也没有什么对朝廷的不良心思。只是因为郡县官吏乡亭吏人，随意征收赋税弄到沉重不堪，征收粮税的仆役对他们鞭笞捶打，对待他们甚至比对奴隶敌俘还要过分。逼得他们有的嫁妻卖子，有的甚至自杀自伤。他们虽向州郡官府陈告冤情，但州牧郡守又不受理为之伸屈。朝廷皇上距离遥远，他们无法让皇上闻知自己的冤情。他们含屈抱怨呼喊苍天，捶胸顿足诘问山谷。穷愁苦痛赋役沉重，困疲不堪遭受酷刑。因此只得村落人们相聚一起，对抗官府以致叛逆。并不是他们有什么首领图谋违越本分称王建号，来图谋什么不轨的举动。现在只要选择明智能干的州牧郡守前去治理，板楯蛮夷自然安定归服，不需要派兵去征伐他们。”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派太守曹谦去宣布诏令赦免反叛之罪，板楯蛮夷立即都投降归服了。到了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事，板楯蛮夷乘此机会再次反叛，寇犯抄掠城市乡村，朝廷派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征讨平定了他们。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巂、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葉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巂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西南夷，在蜀郡边界之外。其中有夜郎国，东边与交阯郡接界，西边有滇国，北边有邛都国，这些国都各自立有君长。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是头发扎成椎结衣服在左边开襟，居住在村落之中，人民善于耕田农作。此外还有巂、昆明各部落，西边直到同师，东北边有葉榆，地界方圆好几千里。没有君长，人们头发结成辫子，从事畜牧随水草迁徙没有固定居处。从巂东北面过去有莋都国，再往东北有冉駹国，人们有的住在一地从事农耕，有的从事畜牧随水草迁徙没有固定居处。从冉駹再往东北去有白马国，这国是氐族部落。以上三国也各有君长。

夜郎国，当初有一女子在遯水边上浣洗，有三节大竹子漂流到她脚边，她听竹子中有哭声，剖开竹子察看，获得一个男孩，把他带回家哺养。等到孩子长大，有才干武略，他自立为夜郎侯，就把竹作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定了南夷，在这里设置牂柯郡，夜郎侯迎接汉军向汉朝归降，天子赐给他王的印绶。后来就把他杀了。夷獠人民都因竹王不是人的精血元气所生，对他非常敬奉，请求汉朝为竹王立后人。牂柯太守吴霸将情况报告了朝廷，天子于是封竹王的三个儿子为

侯。他们死后，人们祭祀竹王时也随带祭祀他们。现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就是如此来历。

> 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句町县有桄桹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光武嘉之，并加褒赏。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当初，楚顷襄王时候，派遣将军庄豪溯沅水而上征伐夜郎，楚军到达且兰，把船拴在岸边上岸步行作战。灭掉夜郎后，庄豪就留在滇池称王。因为且兰有拴船只牂柯的地方，就把且兰改名为牂柯。牂柯之地多雨涨水成涝，有喜好巫师鬼神及讲究禁忌的风俗，牲畜很少，又没有桑蚕，所以这个郡最贫穷。句町县有一种桄桹木，可以用来磨面，百姓就靠这木为生。公孙述的时候，大姓龙、傅、尹、董氏，和郡功曹谢暹一起保守境界归向汉朝，就派了使者顺番禺江而下来朝廷奉献进贡。光武皇帝嘉奖他们，并给予他们褒扬封赏。桓帝时，牂柯郡人尹珍认为自己生长在荒远的边地，不懂礼义道义，就来向汝南人许慎、应奉学习经书图纬，学成之后，回到家乡教授学生，从此南域才开始有了学问之事，尹珍官做到荆州刺史。

> 滇王者，庄蹻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 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巂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

滇王，是庄蹻的后裔。元封二年，汉武帝平定了滇国，在滇国之地设置了益州郡，割牂柯郡、越巂郡各数县配属益州郡。过了几年，汉廷又吞并了昆明之地，都归属益州郡管辖。这里有一个大池，周围二百多里，水面宽广水底极深，水的下游却变浅变狭，池水好像倒流，所以人们称它为滇池。河流平缓土地宽敞，出产很多鹦鹉、孔雀，有盐池可采、沃土可耕、肥鱼可捕，产金产银牛羊成群十分富饶。人们花费大方，浪费奢侈成为习俗。当官的常常都可成为好几代的富豪。

到王莽之时政治混乱，益州郡夷人栋蚕、若豆等人起兵杀了朝廷郡太守，越嶲郡姑复夷人大牟也全部反叛，杀害掳掠官吏百姓。王莽派遣宁始将军廉丹，征发巴蜀官吏百姓以及转运兵粮的兵卒罪徒十几万人去攻打他们。军官士兵饥饿患病，朝廷用兵连年不能取胜而回师。王莽任命广汉人文齐当太守，修筑池塘，开渠贯通灌溉，开垦田地二千多顷。他又指挥操练军队厉兵秣马，修建城墙亭障，降服安定各部夷人，与他们相处得十分和睦。到公孙述占据益州之时，文齐固守境内凭险拒阻，公孙述拘押了文齐的妻子儿女，许愿封他为侯，文齐终究没有投降。听说光武皇帝即位，他才派人从小路向朝廷报告了自己的情况。蜀地平定，朝廷征拜文齐为镇远将军，封为成义侯。他走到半路上死了，朝廷下诏为他修建祠堂，益州郡人修庙祭祀他。

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桥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

建武十八年，夷人头领栋蚕与姑复、楪榆、桥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各部夷人一起反叛，杀害长官。益州郡太守繁胜和他们作战失败，退兵保据朱提。建武十九年，朝廷派武威将军刘尚等人调发广汉郡、犍为郡、蜀郡之人以及朱提夷人，合兵一万三千人进攻他们。刘尚军队渡过泸水，进入益州郡境内。各部夷人听说汉朝大兵到了，都丢弃了堡垒而逃跑，刘尚俘获了夷人中的老弱病残，以及粮食牲畜。建武二十年，刘尚进军与栋蚕等人连续作战好几个月，把夷人全打败了。第二年正月，他又追击夷人到达不韦，斩了栋蚕这个头领，一共斩杀夷人七千多人，俘虏活口五千七百多人，马三千多匹，牛羊三万多头。各部叛夷都平定了。

肃宗元和中，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灵帝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太尉掾巴郡李颙建策讨伐，乃拜颙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发板楯蛮击破平之，还得雍陟。颙卒后，夷人复叛，以广汉景毅为太守，讨定之。毅初到郡，米斛万钱，渐以仁恩，少年间，米至数十云。

肃宗元和年间，蜀郡人王追做益州郡太守，政绩教化十分突出，当时有四匹神马出现在滇池河中，甘露降落，白乌鸦出现，这时才开始兴立学校，益州郡夷人的风俗慢慢发生了变化。灵帝熹平五年，各部夷人反叛，抓到了太守雍陟。朝廷派遣御史中丞朱龟去征讨他们，不能取得胜利。朝廷官员议论认为益州郡处于边境之地，蛮夷经常反叛，朝廷军队前往征伐路途遥远消耗巨大，不如把它放弃算了。太尉

掾巴郡人李颙献上方策建议征讨，朝廷于是拜授李颙为益州郡太守，与刺史庞芝征发板楯蛮进攻平定了益州郡各部叛夷，把雍陟解救回来。李颙死后，夷人再次反叛。朝廷任命广汉人景毅为益州郡太守，征讨平定了他们。景毅刚到益州郡时，米价一斛一万钱，他逐步用仁德恩信来治理，没有几年时间，几十钱就可买一斛米了。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哀牢夷，先前有一妇人叫沙壹，住在牢山。她曾经在水里捕鱼，碰到一根沉木好像有点异样的感觉，就怀了孕，十个月后，生下了十个儿子。后来那沉木变成龙，出现在水面上。沙壹忽然听到那龙对她说："你为我生了儿子，现在都在哪儿？"九个儿子看见龙都惊慌逃走，只有小儿子不能跑，只得背对着龙坐在地上，龙就伸着舌头舔舐他的身体。他母亲说话声音像鸟鸣一样，把背称为九，把坐称为隆，因而给这小儿子起名叫九隆，到后来九隆长大了，各位兄长认为九隆能受到父亲的舔舐因而聪黠，就一起推拥他当了王。后来牢山下有一夫一妇，也生了十个女儿，九隆兄弟就娶她们为妻，以后他们的后代渐渐滋生增长。哀牢族人都刻画自己的身体，线条就像龙的鳞纹，他们的衣服都拖有一条尾巴。九隆死后，他的王位代代相传。又分置小王，时常住在村落里，村落散处于山谷溪流之间。这里地处荒远边地交通不便，山岭河川阻隔深远，自从有人居住以来，还未曾与中原交通往来过。

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为所禽获。于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箄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茤，鹿茤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余众惊怖引去。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佑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

建武二十三年，哀牢王贤栗派兵乘坐箄船，南下江、汉，去进攻

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小，被哀牢人所擒获。正当交战之时雷声大作暴雨骤至，南风猛烈吹刮而来，江水为之倒流，向上翻波涌浪二百多里，箄船沉没，哀牢兵众溺死好几千人。贤栗又派他手下六王率兵万人去进攻鹿茤，鹿茤王与六王作战，把六王杀了。哀牢老人共同埋葬了六王，夜里老虎又把六王的尸体扒出吃掉了，哀牢剩下的部众惊恐畏怖引兵退走。贤栗惶惑恐惧，对哀牢老人们说："我们攻入边塞之地，自古以来就已有过，现在进攻鹿茤，却遭受了天诛，中国只怕是有圣帝吧？老天保佑帮助他，这是多么明白的事！"建武二十七年，贤栗等人带领部众二千七百七十户，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到越巂郡太守郑鸿那里投降，请求内附归属，光武皇帝封贤栗为君长。从此后每年都来朝见贡献。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派了儿子带领部众内附归属，其中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人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其地距离洛阳西南有七千里，显宗皇帝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又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辖的六县，一起合为永昌郡。这才初次有汉人通过博南山，渡过兰仓水，行人来往苦累不堪。他们作歌唱道："汉朝仁德广远，开拓降服了不宾之区。我翻过那高高的博南山，越过那危险的兰津。渡过了汹涌的兰仓水，从此就成为他乡之人。"

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

哀牢人都穿鼻子垂耳朵，他们头领中自称为王的，耳朵都垂到肩下三寸，平民则垂到肩上而已。哀牢土地肥沃景色优美，适宜种植五谷、种桑养蚕。人们懂得染布印彩织绢绣花，制作罽毲、帛叠以及兰干细布，在这些织品上织上各种花纹就如绫罗锦绣一般。出产梧桐木，人们把它的花纺织成为布，幅宽五尺，洁白不受污垢。这种布要先用来覆盖死者，然后才做成衣服穿。这里竹子节长一丈，名叫濮竹。出产铜、铁、铅、锡、金、银、光珠、琥珀、水晶、瑠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云南县有两头神鹿，能吃毒草。

先是，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纯自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巂唐城。太守王寻奔楪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

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卤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

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

永昌郡设立之前，益州郡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清平廉洁，教化影响到夷貊地区，夷人君长受感化而仰慕汉朝，都奉献土产珍物，颂扬郑纯德行美好。天子嘉奖郑纯，就任命他当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人约定，部落头人每年交纳布贯头衣二套，盐一斛，作为常年固定赋额，夷人对此感到满意安适。郑纯自从担任都尉、太守，有十年时间，最后死在太守任上。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代理县令发生矛盾纷争，于是就杀了代理县令而反叛，进攻嶲唐城。太守王寻逃奔到楪榆。哀牢三千多人进攻博南县，焚烧民舍。肃宗皇帝征募调发越嶲郡、益州郡、永昌郡夷人、汉人九千人去征讨他们。第二年春天，邪龙县昆明夷人卤承等人应朝廷之召募，率领自己的族众与各郡兵一起到博南进攻类牢，卤承等人大败类牢并斩杀了他们。类牢的首级被传送到洛阳，朝廷赐给卤承帛一万匹，封他为破虏傍邑侯。

永元六年，永昌郡界外敦忍乙部之王莫延仰慕汉朝德义，派遣使者向朝廷进献犀牛、大象。永元九年，永昌郡界外蛮以及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通过辗转翻译向朝廷奉献他们国家的珍奇宝物，汉和帝赐雍由调金印紫绶，并对其小君长都赐给印绶和金钱财帛。

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永初元年，界外僬侥种夷人陆类等三千多人全部落内附，进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再次派遣使者到朝廷朝见拜贺，向朝廷进献乐舞和幻人，幻人能变化吐火，把自己肢体解卸，又能互换牛马之头。还善于表演跳丸，次数可达上千，幻人称自己是海西人。海西就是大秦，掸国西南通往大秦。第二年元旦朝会，汉安帝让乐队在庭堂上表演，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他们印绶、金银、彩色绢帛数量各自不等。

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县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光景时时出见。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柯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

王莽时，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为军候。更始二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穀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穀

王。建武十四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绶。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巂。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

邛都夷之地，是汉武帝时所开拓，朝廷在这里设置了邛都县。没有多久这里地壳沉陷变成了低洼泽国，因此名之为邛池，南人称之为邛河。后来邛都夷人又反叛了。元鼎六年，汉朝军队顺越巂水进兵来讨伐他们，就在这里设置越巂郡。这里土地平坦，有稻田。青蛉县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其光彩身影时时出现。这里人们的风俗多好游戏行为放荡，而且喜欢高声唱歌，与牂柯夷相类似。头领们任性而为，地方官府很难控制驾驭他们。

王莽时候，郡太守枚根征调邛人长贵，让他担任军候。更始二年，长贵带领其族众人攻击杀害了枚根，自立当了邛穀王，掌管太守职事。后来又投降了公孙述。公孙述失败后，光武皇帝封长贵为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长贵派遣使者送给朝廷记载他三年赋税收入的账簿，天子就此授给他越巂太守印绶。建武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征伐益州夷人，大军从越巂郡路过。长贵知道了这消息，怀疑刘尚平定南边后，朝廷皇威国法一定会在此实行，自己将不得为所欲为，于是就集合兵马修建营垒，招呼各位头领，让他们多酿些毒酒，打算到时候先用以慰劳汉朝军队，然后乘机袭击刘尚。刘尚知道了他的阴谋，就分兵先占据了邛都，然后袭击长贵把他杀了，把他的家属迁徙到成都安置。

永平元年，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后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

永平元年，姑复夷人又反叛了，益州刺史调发军队征讨打败了他们，斩了他们的头领，把首级传送到京师。后来越巂郡太守巴郡人张翕，政绩教化清廉平正，和夷人相处和睦。他在郡太守任上十七年，在任上去世了，夷人对他敬爱仰慕，就像自己的父母死了。苏祈县夷人老者二百多人，送来牛羊为他送丧，一直送到张翕家乡安汉县，为他起坟进行祭祀。朝廷下诏对张翕进行嘉奖赞美，为他建立祠堂。

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楪榆击之，贼盛未敢进，先以诏书告示三郡，密征求武士，重其购赏。乃进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士。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

蛮夷者九十人，皆减死。州中论功未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天子以张翕有遗爱，乃拜其子湍为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后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后顺桓间，广汉冯颢为太守，政化尤多异迹云。

安帝元初三年，越巂郡界外夷大羊等八个种落，共三万一千户，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人，仰慕汉朝德义内附。当时郡县官府催征赋税频繁沉重，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种部封离等人反叛，杀了遂久县令。第二年，永昌郡、益州郡及蜀郡夷人都反叛响应封离，部众发展到十几万人，攻破毁坏二十几个县，杀害长官，焚烧城内房舍，抢劫掳掠百姓，尸骨堆积累累，千里之内不见人烟。朝廷下诏命令益州刺史张乔挑选有才能可任用的从事去征讨他们。张乔于是派遣从事杨竦率领军队前往楪榆去攻击他们，敌人声势盛壮杨竦不敢前进，他先把诏书布告宣示三郡之夷，秘密征求武士，悬以很重的赏格。然后才进军与封离等人接战，打得他们大败，斩首三万多级，活捉一千五百人，缴获资财四千余万，全部用以赏赐军官士兵。封离等人惶惧恐怖，于是就杀了和他同谋的头领，到杨竦处请求投降，杨竦对他亲切地抚慰接受了他的投降。其余三十六个种落的夷人都来投降归附了。杨竦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把三郡长官中奸猾侵犯蛮夷的九十人加以治罪，这些人都被减死罪一等处治。州中评定战功还没来得及上报朝廷，正碰上杨竦创伤发作去世了，张乔对他的死深为悲痛惋惜，于是作了文字刻铭石上，还画了杨竦的画像以为纪念。天子认为张翕死后为夷人所怀爱，于是就拜授张翕的儿子张湍为越巂郡太守。夷人听说了非常高兴，来半道上迎接张湍。他们说："郎君仪表相貌与我们府君一样。"后来张湍不得夷人之心，夷人中有打算反叛的，各位夷人老人就劝说他们说："当要为了先府君的缘故。"于是得以安宁无事。后来顺帝、桓帝年间，广汉人冯颢担任越巂郡太守，政绩教化有更多优异的表现。

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远夷乐德歌诗》曰：

莋都夷之地，是武帝时所开拓，在这里设置莋都县。莋都夷人都披着头发、衣服向左边开襟，讲起话来多喜欢譬喻类比，所住之处大致与汶山夷人相同。土地出产长寿神药，仙人山图曾居住在这里。元鼎六年，在这里设置沈黎郡。到天汉四年，合并到蜀郡为西部都尉管辖，设置两个都尉，一位驻于旄牛，管辖界外夷人；一位驻于青衣，管辖汉人。

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梁国人朱辅，喜好立功扬名，为人慷慨很有胆略。在益州刺史任上的几年时间，宣扬显示汉朝仁德，其声威感化远方夷人。自汶山往西之地，是前代所未能到达，王化所未能影响的地方。白狼、槃木、唐菆等一百多国，一百三十多万户，人口六百万以上，他们都整个部落进奉贡献，向朝廷内附臣服。朱辅向朝廷上疏说："臣听《诗经》上说：'百姓们都往岐山去啊，那里的道路平坦又宽广。'解说《诗经》的书这样解释：'岐山的道路虽然僻远，但是人们并不远避它。'诗人的吟诵咏作，与周室初兴的景象是符契验合的。现在白狼王唐菆等人仰慕我朝王化归向我朝德义，创作了诗篇三篇。他们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拔高危峻险之状，超过岐山之道百倍。而夷人们背负着幼小扶携着老人而来，就像归往慈母身边。远方夷人的语言，辞语意思难以正确理解。他们所处之地草木与中原不同种，鸟兽也与中原不同类。犍为郡有一掾吏田恭与夷人熟悉亲近，很懂他们的语言，我就让他询问夷人的风俗，翻译他们的话语。现在派从事史李陵和田恭一起护送夷人到朝廷，并把他们所作乐诗呈上。从前圣明的帝皇，舞奏四夷的乐章；现在所呈上的乐诗，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皇帝嘉奖了朱辅，献诗之事交给史官记录在案，这里把这歌诗记录下来。

《远夷乐德歌诗》唱道：

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逾糟。吏译平端，罔驿刘脾。不从我来。旁莫支留。闻风向化，征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缯布，邪毗𫄨𫄶。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便。屈申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穉角存。

大汉王朝太平美好，上天嘉许顺应天道。大小官员平和正直，不辱不怒对我礼貌。欣闻德风归向王朝，到此所见新异奇妙。赐我厚礼绢缯布帛，好酒好饭尽我醉饱。歌舞乐奏音声飞扬，吃穿娱赏安排周到。我们蛮夷贫穷困薄，对此厚待无所酬报。衷心祝愿主上长寿，子子孙孙兴盛繁茂。

《远夷慕德歌诗》曰：

蛮夷所处，偻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旦拣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

《远夷怀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垵 埆。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陕。雷折险陇。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髭雒。父子同赐，捕莅菌毗。怀抱匹帛。怀稿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

《远夷慕德歌诗》唱道：

我们蛮夷所处偏僻，远在太阳沉落之地。仰慕德义向往王化，归心日出我主不移。圣明仁德深广恩惠，给予众民富有厚庇。冬日霜雪应节来降，夏天和雨解旱及时。寒热温凉合时适意，百姓民人处处生息。涉越危难历经艰险，不远万里终达目的。抛弃陋俗归于德化，心情舒畅如归母膝。

《远夷怀德歌》唱道：

荒服僻远我在其外，土地贫瘠只长青苔。肉食当饭兽皮为衣，食盐米谷从未见来。吏人译语传来消息，大汉百姓安乐自在。扶老携幼归向仁德，排难犯险跨阻越隘。高山峻岭歧路多岔，爬崖攀石不敢懈怠。离家上路早行暮宿，历百日夜到京朝拜。父亲儿子同受赏赐，满怀抱着绢匹帛财。传语告我蛮夷种人，甘愿永远臣服汉代。

肃宗初，辅坐事免。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和帝永年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

肃宗初年，朱辅因犯事免职。当时郡尉府舍各种建筑都有雕画装饰，上面画着各种山神海怪、奇禽异兽，以此向人炫耀显示威风，夷人见了更加畏惧害怕。到了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界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人，就率领其部众十七万人，归向德义内附于汉朝。朝廷下诏赐给他金印紫绶，小头领钱帛多少各有不同。

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汗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旄牛毦，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杀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四年，犍为属国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斩首千四百级，余皆解散。灵帝时，以蜀郡属国为汉嘉郡。

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种夷人与界外汗衍种夷人合兵三千人反

叛，进攻蚕陵城，杀害地方长官。永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界外三种夷共三十一万人，献上黄金、旄牛毦，全部内附。安帝将令田的爵号增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反叛，进攻零关，杀害地方长官，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进击打败了他们。于是朝廷分置蜀郡属国都尉，管辖四个县职权就和太守一样。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反叛，杀害掳掠官吏百姓。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犯蚕陵，杀害地方长官。延熹四年，犍为属国夷寇犯蜀郡界，益州刺史山昱进击打败了他们，斩首一千四百级，余众都逃跑散去。灵帝时，把蜀郡属国改置为汉嘉郡。

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麑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轻毛毼鸡、牲牲。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羖之属。特多杂药。地有咸土，煮以为盐，麢羊牛马食之皆肥。

冉駹夷那地方，是汉武帝所开拓的。元鼎六年，以此设置为汶山郡。到地节三年，夷人抱怨立郡之后赋税沉重，宣帝才把汶山郡裁省并入蜀郡为北部都尉。汶山这里有六夷七羌九氐，他们各有部落。他们的王侯懂一些文字书写，然而法规严厉苛烈。以妇人为贵，与母亲家族关系密切。人死了就烧掉尸体。这地方气候寒冷，到夏季冰雪也不融化，因而夷人每到冬天就为了避寒，到蜀地去当佣工，到夏天为了避暑，就回到他们的故土居住。他们背倚山崖居住，用石头砌垒成房屋，这些房屋高的达十几丈，称作邛笼。这里土地坚硬有碱卤，不能生长稻谷粟麻大豆，只能种麦赖以为食，但宜于畜牧。出产旄牛，没有角，又叫做童牛，体重千斤，毛可用来制毦。出产名马，又有灵羊，可用来治疗中毒。这里又有食药鹿，鹿麑怀了胎，肠中的粪便也可治疗中毒疾。还出产五角羊、香獐子、轻毛毼鸡、牲牷。这里夷人会制旄毡、斑罽、青顿、毞毲、羊羖之类的物品。当地各种药材非常多。地里有碱土，煮之可以制成盐，麢羊牛马吃了这碱土都长得肥肥的。

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倾，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讨破之。

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后嚣族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后亦时为寇盗，郡县讨破之。

从这里往西还有三河、槃于虏，往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再往外就是边界之外了。灵帝的时候，重新把蜀郡北部都尉分置为汶山郡。

白马氐之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拓，分广汉郡西部都尉合并一起设置武都郡。这里土地险峻阻塞，人们耕种麻田，出产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猛戆直愚笨好抵触冒犯人，他们贪图财物为利可以为之而拼命。居住在河池，河池又叫仇池，方圆百顷面积，四面悬崖绝壁。人们屡屡寇犯边地，郡县官府派兵征讨，他们就凭据险固地形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朝廷派兵打败他们，把他们分别迁徙到酒泉郡安置。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又反叛了，朝廷派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率领三辅、太常管辖的罪徒去征讨打败了他们。

到王莽篡位朝政动乱，氐人也反叛了。建武初年，氐人全都归附于陇蜀地方割据势力。到隗嚣败灭，氐人酋长才反叛了公孙述投降汉朝，陇西太守马援上奏朝廷恢复他们王侯君长的称号，赐给他们印玺绶带。后来隗嚣族人隗茂反叛，杀死武都郡太守。氐人中的大头领齐钟留素来为氐人部众所敬重信服，各头领都服他的威名，齐钟留与郡丞孔奋一起进击隗茂，把他打败并斩了他。后来氐人还时常寇犯抄盗，郡县地方官就出兵讨伐打败他们。

论曰：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著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故其录名中郎、校尉之署，编数都护、部守之曹，动以数百万计。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外门。岂柔服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远者矣。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评论说：汉朝征伐戎狄，在边境地区兴师动众，伴着汉代兴衰从始至终没有停止过。甚至有时弄到边疆丢弃，大将败亡军队覆丧，然而不出一年半载，最终总能恢复乃至拓展四边地区，使得那些具有不同风俗的异族归降内附。若说那与汉朝有使节文书来往，汉朝的影响和声威所能到达的地方，那可说几乎包括了太阳所出和所入的极远区

域。在那些有关的山经、水志的著作上有所记载的地区，也有一些包括在内。这些地区虽然归服叛离变化不定，汉朝威德仁惠在那里常常中断，但只要王威教化确实在那里深入人心，那么那些拖垂着长耳朵雕划着腿脚的群蛮，像野兽一样栖居像鸟一样说话的异族，无一不全族所有部落，回头面向汉朝请求派官员前去管理，跨海越山，派人辗转翻译而来请求内属的。所以四方异族之人名字记录在中郎、校尉之官署的，还有那些姓名编造名册在都护、郡守的衙门里的，动不动就数以百万计。至于异族地区那深藏山中、隐没海底的珍奇灵物，沉埋沙底、栖藏陆土的瑰异玮宝，也没有不被奉进朝廷而展现它们那异常的奇丽，被装饰在宫幄里的。又有那賨幏火毳驯禽封兽的常年贡赋，满满地堆积在内府库中；还有那夷歌巴舞妙音奇技，献演于殿门之外。难道就可说使异族归服内附对之采取的怀柔抚慰策略，汉朝的做法必定最好最正确吗？然而也可说汉朝确实做到了怀来远夷呢。蛮夷所居虽多在深山穷谷，但各族各种世代住于一地，他们分居各处，荆州、交州所在多有，巴地、庸地处处分布，其数量之多难以估量。然而蛮夷的凶狠勇猛、狡黠谋算，还是不能和羌、狄相比，所以蛮夷对内地的侵陵暴毒之害，当然也就无法深入了。西南边地的蛮夷，是更要差一等的了。所以朝廷在永昌设郡派太守驻守，那里虽然远离内地，但其管领境地治理众民，至今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呢。

赞曰：百蛮蠢居，仞彼方徼。镂体卉衣，凭深阻峭。亦有别夷，屯彼蜀表。参差聚落，纡余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输宝。俾建永昌，同编亿兆。

赞辞说：百蛮所居之地，在那高峻的边界地区。他们刻刺身体、穿着草叶之衣，凭据着深谷峻岭。还有些别种夷人，住在那蜀郡界外之地。他们参差分散聚居在村落里，山间道路曲折岔路歧出。归心王化蛮夷众多，抛弃陋俗向汉廷进奉珍宝。朝廷设置了永昌郡，蛮夷也成了与汉人一样的编户之民。

# 后汉书卷八十七

## 西羌传第七十七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西羌的本源，出于三苗，是姜姓的一支。其国地近南岳。舜流放四凶，把三苗流放到三危，这就是河关西南面的羌地。这里靠近赐支，直达河首之地，西羌之地连绵千里。赐支，就是《禹贡》里说的析支。西羌南面与蜀郡、广汉郡界外的蛮夷地区相接，西北面与鄯善、车师等国接界。人们居住没有固定之处，随水草变化而迁徙。其地少有五谷，人们以畜牧为业。羌人的习俗是氏族不固定，他们有的把父名母姓作为氏族称号而分成支族，经过十二代以后，支族间相互可以结为婚姻。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当老婆，兄长去世，弟弟把寡嫂当妻子，因此羌人之间没有鳏男寡妇，种众部民人口众多。没有君主臣民的制度，因而没有办法出现一个权威首领使羌人各部落统一，哪个若是强大就召引部分部众成为头领，那弱小者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依附部民，各部互相抄掠侵暴，有力量的就可以称雄。杀人偿命，没有其他的禁规法令。羌人擅长在山谷地区作战，但在平地则不行，他们不能持久作战，却对短兵搏击很为果毅，人们认为战死是吉利之事，病死则不吉祥。能够吃苦耐寒，体质可与禽兽相比。即使是妇人生孩子，也不避风寒霜雪。性格坚强刚毅勇敢凶猛，人们禀有西方金行的气质。

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

王道美好那就四夷归服，德教不修那就各族寇乱。从前夏后氏太康荒淫不道失去王位，四方异族纷纷背叛。等到后相即位，才去征伐

畎夷，七年后夷人才来归服。到后泄之时，才对畎夷封给爵命，此后顺服归附。后桀之时国家动乱，畎夷进入邠岐之间，成汤兴起之后，征讨畎夷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到殷朝王室一度衰落时，各个夷族都反叛了。直到武丁在位，征伐西戎、鬼方，三年之久才取得胜利。所以《诗经》上说："那些氐羌，没有敢不来朝见归服的。"

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

到了武乙在位暴虐不道，犬戎寇犯边疆，周古公翻越梁山来到岐山之下避乱。到周古公儿子季历之时，才征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又征伐燕京之戎，戎人把周人的军队打得大败，过了二年周人战胜余无之戎，于是太丁任命季历当了牧师。从这以后，季历又去征讨始呼、翳徒之戎，于是把它们都打败了。到文王任西伯之时，西边有昆夷骚扰之祸患，北面有猃狁寇犯的灾难，文王于是把这些戎狄都赶跑了并带领军队保卫边疆，戎狄异族没有不来归顺服从的。文王就率领西戎，征讨反叛殷朝的叛国为纣王效力。

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其年，戎围犬丘，虏秦襄公之兄伯父。时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废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与戎寇周，杀幽王于郦山，周乃东迁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

等到武王征伐商朝，羌人、髳人带领军队到牧野会师。到穆王之时，戎狄不来贡献，穆王于是西征犬戎，俘虏了犬戎五王，又获得四白鹿、四白狼，穆王于是把戎人迁移到太原居住。夷王之时国力衰弱，荒服异族不来朝见，于是命虢公带领朝廷六师征讨太原戎人，一直打到俞泉，缴获战马千匹。厉王无道，戎狄寇犯抄掠，攻入犬丘，杀害秦仲族人，厉王下令征讨戎人，不能取胜。到宣王即位第四年，派秦仲征伐戎人，被戎人杀害，宣王于是召秦仲的儿子庄公，让他带领七千兵士，去征伐戎人并打败了他们，戎人因此稍稍后撤。过了二十七年，宣王派兵征伐太原戎人，没有得胜。又过了五年，宣王征伐条戎、奔戎，周王的军队打了败仗。又过了两年，晋人在汾隰打败北戎，戎人灭掉了姜侯的封邑。第二年，周王征伐申戎，打败了他们。

又过了十年，幽王命令伯士讨伐六济之戎，周朝军队打了败仗，伯士死于这次战争。这一年，戎人包围了犬丘，俘虏了秦襄公的兄长伯父。当时幽王昏庸暴虐，四边异族交相入侵，他又废了申后而把褒姒立为王后。申侯发怒，和戎人一起进攻周朝，在骊山杀了幽王，周朝于是把都城东迁洛邑，秦襄公进攻戎人救护周朝。过了两年，邢侯把北戎打得大败。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后十余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后陆浑叛晋，晋令荀吴灭之。后四十四年，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到平王末年，周朝已经衰落，戎人逼凌中原各国，从陇西以东，直到伊、洛，处处都有戎人。于是渭河上游有狄戎、獂戎、邦戎和冀戎，泾水之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之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水源头以西有蛮氏之戎。在春秋之时，这些戎人分处于中原各地，和中原各诸侯国结盟会约。鲁庄公征伐秦国攻取邦、冀之戎。过了十几年，晋国灭掉骊戎，当时伊戎、洛戎强大，东侵曹国、鲁国，又过了十九年，还攻入东周都城，于是秦国、晋国征讨戎人以救护周朝。过了两年，戎人又寇犯京师，齐桓公征召各诸侯国来保卫周朝。过了九年，陆浑戎从瓜州迁移到伊川，允姓戎迁移到渭汭，东边到达轘辕之地。在黄河之南，伏牛山、华山以北的戎人号称阴戎，阴戎的种落众多分布很广。晋文公打算建立霸业，于是给戎狄送礼使晋军得以通过戎人地区，以便去救助东周王室。秦穆公得到戎人由余，于是能称霸西戎，开拓疆土千里之广。到晋悼公时，又派魏绛通和诸戎，又建立了霸业。当时楚国、晋国强盛，国威使得诸种戎人归服顺从，陆浑戎、伊戎、洛戎、阴戎归服晋国，而蛮氏戎则归从楚国。后来陆浑戎反叛晋国，晋国下令派荀吴灭掉了它。过了四十四年，楚国也捕获蛮氏戎把它的种众都关了起来。这时义渠戎、大荔戎最强盛，他们修筑了几十座城池，首领都各自称王。

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

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到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亡了大荔戎，占据了大荔戎之地。赵国也灭掉了代戎，代戎就是北戎。韩国、魏国也一起逐渐吞并伊戎、洛戎、阴戎，最后灭亡了他们。他们中漏网的人都逃跑了，向西越过汧山、陇山。从此中原地区没有了戎寇，只剩下义渠戎了。到周贞王二十五年，秦国征伐义渠戎，俘虏了义渠王。过了十四年，义渠戎侵犯秦国直攻到渭阴。过了一百多年，义渠戎在洛地打败了秦国军队。又过了四年，义渠戎国内发生内乱，秦惠王派庶长操带兵平定其国，义渠戎于是向秦国臣服。过了八年，秦国征伐义渠戎，攻占了郁郅之地。又过了二年，义渠戎在李伯地方打败了秦国军队。第二年，秦国征伐义渠戎，攻占了徒泾之地的二十五城。到秦昭王即位，义渠王前来朝拜，趁机和秦昭王之母宣太后私通，生下了两个儿子。到周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在甘泉宫诱杀了义渠王，趁势起兵灭掉了义渠戎，秦人才开始在其地设置了陇西郡、北地郡和上郡。

戎本无君长，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称子，战国世，大荔、义渠称王，及其衰亡，余种皆反旧为酋豪云。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戎人本来没有君长，夏朝末年及商周之际有的戎人跟随中原诸侯征战立了功劳，天子赐给他们爵号，让他们作为王朝的藩服。春秋之时，陆浑戎、蛮氏戎号称子爵，战国时候，大荔戎、义渠戎自称王号。到戎人衰落之后，剩余的戎人部种都与从前一样只有一些部落酋长首领了。

羌人无弋爰剑，秦厉公时被秦人捉拿捕获，把他当做奴隶。不知道爰剑是属于戎人的哪一支派。后来他得了机会逃跑回去，但秦人追得很紧，他藏在岩洞中得以逃脱。羌人说爰剑当初藏在岩洞中，秦人放火烧他，烟出现一团影子像只老虎，为他把火遮住因而得以不死。爰剑从洞中出来后，又在野地里遇上一位劓女，两人就结成了夫妇。女人羞耻自己的面貌，就披着头发覆盖面容，羌人因而就把这当做了习俗，爰剑夫妇就一起逃到三河之间。羌人们见爰剑遭受火烧而没被烧死，惊奇他的神异，都害怕他而服从他，于是就推举他当了头领。

河湟之间地少五谷，多有禽兽，人们以射猎为谋生之业，爰剑教他们耕种畜牧，于是被人们敬服信任，各村落部众归附他的羌人一天比一天多。羌人把奴隶称为无弋，因为爰剑曾经当过奴隶，所以就称爰剑为无弋。爰剑后世从此世世当头领。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䝠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到爰剑曾孙忍的时候，秦献公刚刚即位，想效法秦穆公的事业，进军渭河上游，灭掉了狄䝠戎。忍的叔父卬畏惧秦国的兵威，带领他的部众和依附的别部羌人向南退走，从赐支河曲往西到几千里的地方，与羌人各种远离隔绝，不再交往联系。这以后他的子孙们分散各地，各自成为种落，随自己心意选择地方居住。有的成了牦牛种，就是越巂羌；有的成了白马种，就是广汉羌；有的成了参狼种，就是武都羌。只有忍和弟弟舞独留在湟中，两人都娶了好几个妻子。忍生了九个儿子发展为九种羌，舞生了十七个儿子后来发展成为十七种羌，羌人的兴盛，从这时就开始了。

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袍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到忍的儿子研当酋长时，当时秦孝公称雄强盛，威名赫赫使羌戎臣服。秦孝公派太子嬴驷率领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研非常强豪勇健，所以羌人中称他的后人为研种。到秦始皇的时候，秦国一心想并吞六国，全力对付进攻六国诸侯，秦兵不向西进攻，因此羌人各种得以繁盛生息。秦朝统一天下之后，派蒙恬带兵攻取土地，西边赶跑了诸戎，北边打退了众狄人，修筑长城把戎狄隔在界外，羌人各种不再向南入犯。

等到汉朝建立，匈奴冒顿兵马强盛，打败了东胡，赶跑了月氏，威风震撼了百蛮，羌人各种都向他臣服。汉景帝时，研种羌留何率领

种众向朝廷请求据守陇西边塞，于是朝廷迁徙留何等人到狄道、安故，以及临洮、氐道、羌道等县。到汉武帝征伐四边异族，开拓疆土扩大国境，北面击退了匈奴，西边驱逐了羌人各部，于是越过黄河、湟水，筑起令居塞；打开了河西地，在这里设置四郡，打通了玉门的通道，隔断了羌人和胡人，使他们分处南北不得交往勾结。于是障垒塞关岗亭烽火在长城之外连绵好几千里。这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化解了怨仇结成联盟，与匈奴联结，合兵十几万人，一起进攻令居、安故，还乘势包围了枹罕。汉朝派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领军队十万人进击平定了他们。于是朝廷开始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管领羌人事务。羌人于是离开湟中，占据西海、盐池左右之地。汉朝于是凭借山势建起关塞，河西之地空旷人户稀少，逐渐迁移人户来充实这里。

至宣帝时，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觇行诸羌，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安国以事奏闻，后将军赵充国以为不可听。后因缘前言，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帝闻，复使安国将兵观之。安国至，召先零豪四十余人斩之，因放兵击其种，斩首千余级。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赵充国与诸将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孙烧当立。元帝时，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降之。从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

到汉宣帝时，派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到羌人诸部去巡察动静，羌人先零种落头领说：“希望能渡过湟水，前往人们不能耕种之处去从事畜牧。”安国把这事报告了朝廷，后将军赵充国认为不能答应。后来先零种羌因为前次已向安国请示，就渡过了湟水，郡县地方官不能禁止。到元康三年，先零羌就和各羌人一起隆重举行盟誓，准备来进犯边境。皇帝听说了这事，又派安国带兵去观察动静。安国来到后，召来先零羌头领四十多人杀了他们，并趁势挥兵进击羌人部众，斩首一千多级。于是羌人各部怨恨愤怒，就侵犯金城郡。朝廷就派赵充国和诸将带兵六万人进击打败平定了他们。到研的十三代孙烧当当了酋长。汉元帝时，乡姐等七种羌入寇陇西郡，朝廷派右将军冯奉世进攻打败他们，使他们投降。从爰剑种五代传到研，研最为豪勇壮健，从这以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传至烧当，又豪壮勇健，烧当子孙改以烧当为种号。自乡姐羌投降之后几十年，四边夷族归顺服从，边境无战事。到王莽辅政时，想炫耀声威与德行，以安抚远方之人为名，于是让译使劝喻羌人各部，让他们一起进献西海之地，在这里开始设置郡，筑了五个县城，边疆海旁烽火亭接连不断。

滇良者，烧当之玄孙也。时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拒。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

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及邯卒而职省。十年，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遣中郎将来歙等击之，大破。事已具《歙传》。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传》。

滇良，是烧当的玄孙。时值王莽末年，四边异族入内侵犯，等到王莽败亡，羌人各部于是回头占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人乘势放肆纵乱，侵犯金城、陇西郡。隗嚣虽然拥有军队但不能征讨他们，于是对之加以抚慰结纳，趁势征发羌人部众与汉朝对抗。建武九年，隗嚣死了，司徒掾班彪就向朝廷进言说：“当今凉州各郡到处都有投降的羌人，羌胡之人披散头发衣服左衽，与汉人杂居一起，他们的习俗与汉人不同，语言不通，屡屡被一些小吏狡奸之人侵害夺利，走投无路愤恨不已无法排解，因而以致反叛。蛮夷为寇作乱，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前的制度是益州部设置蛮夷骑都尉，幽州设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设置护羌校尉，他们都持节管理监护，处理蛮夷羌胡的怨结之事，每年按季巡察所辖地区，问候人们的疾病困苦。他们还常常派出使节翻译联系察看动静，使用塞外羌夷人充当官府耳目，州郡因而可得以警备防卫。现在应当恢复设置像从前一样的制度，以彰明王威严加防范夷人的作乱。”光武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当即任命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监护羌人如从前一样。到牛邯去世护羌校尉一职也就裁省了。建武十年，羌人先零种头领和各部落互相联结，又来侵犯金城、陇西郡，朝廷派中郎将来歙等人带兵进击打败了他们。这事已记载在《来歙传》中。建武十一年夏天，先零羌又入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打败并迫使他们投降。后来先零羌众全部归降顺服，朝廷把他们迁徙安置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第二年，武都参狼羌反叛，马援又打败并迫使他们投降了。这事已经记载在《马援传》中。

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湳并皆强富，数侵犯之。滇良父子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集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入，掩击先零、卑浦，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

从烧当至滇良，这支羌人世代居住在黄河以北的大允谷，部落弱小人民贫穷。而先零、卑湳羌都强大富裕，多次侵犯他们。滇良父子老是被欺凌侮辱，激愤发怒，他们在种人中又素有恩信，于是集结了依附他们的羌人部众以及各杂小的种族，就从大榆往里进攻，袭击先零、卑浦羌，打得他们大败，杀死三千人，掠取他们的财物牲畜，夺取了他们的地盘大榆中给自己居住，从这以后滇良这支羌人开始强

大。

> 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太守与战不胜，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将五千人赴武都，与羌战，斩其酋豪，首虏千余人。时武都兵亦更破之，斩首千余级，余悉降。时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刘盱遣兵于袍罕击之，不能克，又战于允街，为羌所败，杀五百余人。于是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遣谒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唐谷，军败，鸿及陇西长史田飒皆没。又天水兵为牢姐种所败于白石，死者千余人。

滇良的儿子滇吾当了酋长。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叛，他们杀害掠夺官吏百姓，太守与之作战不能取胜，陇西太守刘盱派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带了五千兵马赴救武都，与羌人作战，斩杀了羌人酋长，斩杀俘虏一千多人。当时武都兵也打败了羌人，斩首一千多级，其余羌人都投降了。这时依附滇吾的羌人部落已开始强盛，经常称雄羌人各部，每当有想要入侵边境的羌人，滇吾就教给他们方策谋略，并担任他们的头领。中元二年秋天，烧当羌滇吾和他弟弟滇岸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侵犯陇西边塞，刘盱派兵在枹罕迎战他们，不能取胜。又在允街相战，被羌人打败，被杀五百多人。于是据守边塞的羌人各部都又相互连结为寇。朝廷派谒者张鸿率领各郡兵马进击他们，在允吾、唐谷与他们作战，汉军打了败仗，张鸿和陇西长史田飒都阵亡了。又有天水郡兵被牢姐羌在白石打败，战死者一千多人。

> 时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显宗怜之，乃下诏曰：“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故《春秋》贬曰‘齐人’。今国家无德，恩不及远，羸弱何辜，而当并命！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长吏妄加残戮。比铜钳尚生者，所在致医药养视，令招其种人，若欲归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种若束手自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谋为吏所捕，而狱状未断，悉以赐有功者。”

当时烧何羌头领有妇人叫比铜钳的，当时年纪一百多岁了，多智谋算计，被羌人所信服归附，都向她讨教计谋策算。当时烧何羌正被卢水胡所攻击，比铜钳于是带了依附她的羌众来依附郡县官府。部众中很有一些违犯法令的人，临羌县长就把比铜钳抓起来关到牢中，还诛杀了她的部众六七百人。显宗皇帝怜悯比铜钳，就下诏说：“从前齐桓公征伐戎人而不讲仁惠，所以《春秋》贬称他为‘齐人’。现在国家没有德惠，恩义不能达于远方，那些老弱病残的羌人有什么罪过，而要一起被处死呢！那秦人长平坑卒的暴行，并不是帝王应做的事，太守长吏对羌人妄加杀戮是错误的。比铜钳如果还活着，所在郡县官员应给予医治照料养护，让她召集其部众，如果他们中有愿意回故地的，要多加赏赐送他们走。其弱小种众自愿来投附归顺，愿为朝廷效

力的，全部免掉他们的罪名。假如有谋反打算被官吏捕获，但还未对之加以判决定罪的，把他们都赐给有功的人。”

永平元年，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传。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林为诸羌所信，而滇岸遂诣林降。林为下吏所欺，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明年，滇吾复降，林复奏其第一豪，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实，以事诘林。林辞窘，乃伪对曰："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耳。"帝穷验知之，怒而免林官。会凉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狱死。谒者郭襄代领校尉事，到陇西，闻凉州羌盛，还诣阙，抵罪，于是复省校尉官。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

永平元年，朝廷又派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人带兵到西邯进攻滇吾，把他打得大败。这事已记载在马武等人的传中。滇吾远远地逃遁走了，其余的羌人都逃散投降，朝廷把羌人七千口迁移到三辅地区安置。任命谒者窦林为护羌校尉，屯居在狄道。窦林为羌人各部所信服，于是滇岸就向窦林投降了。窦林被手下官吏所欺惑，向朝廷报告时假称滇岸是羌人大头领，奉皇帝诏令封滇岸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第二年，滇吾也来投降，窦林又上奏称滇吾是第一号的大头领，并和他一起到朝廷贡献朝见。皇帝对同一部落两大头领这事觉得奇怪，怀疑这不是实情，向窦林诘问这事。窦林说不出什么理由，于是说假话回答："滇岸就是滇吾，陇西人发音不正才出错罢了。"皇帝追究下去知道了实情，发怒罢免了窦林的官职。恰好凉州刺史又上奏揭发窦林贪赃犯罪，于是就被关进狱中处死。谒者郭襄接替护羌校尉职事，到陇西上任，听说凉州羌人势盛，就回了朝廷，被按律治罪，于是朝廷又省罢了护羌校尉之职。滇吾的儿子东吾接任头领，因为父亲归降了汉朝，于是进入塞内居住，他恭谨朴诚自守本分。可他几个弟弟迷吾等人则屡次为寇作盗。

肃宗建初元年，安夷县吏略妻卑浦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与卑浦等战，斩首虏数百人。复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战于荔谷，崇兵大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千余人。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副，讨破之。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叛。秋，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号吾，将诣郡。号吾曰："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权宜放遣，羌即为解散，各归故地，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斗诸羌胡，羌胡不肯，遂复叛出塞，更依迷吾。

肃宗建初元年，安夷县吏抢掠卑浦种羌人之妇当妻子，县吏被羌妇的丈夫所杀，安夷县长宗延追赶那人直到塞外，羌人害怕被官府诛杀，于是一起把宗延杀了，并和勒姐及吾良两个羌人部落相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派从事李睦及金城兵在和罗谷会合，与卑浦等羌人作战，把羌人斩杀了几百人。朝廷又拜授原度辽将军吴棠任护羌校尉，屯居在安夷。建初二年夏天，迷吾就和羌人部众聚集兵马，准备叛逃出塞外。金城太守郝崇追赶他们，在荔谷发生战斗，郝崇的兵马被打得大败，郝崇轻骑得以逃脱，战死的有二千多人。于是羌人各部及属国卢水胡全都与迷吾相连应合，吴棠不能制服，因此被追究免职。武威太守傅育接替任护羌校尉，移到临羌驻屯。迷吾又与封养羌头领布桥等五万多人一起寇犯陇西、汉阳，朝廷于是派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为副将，征讨打败了他们。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羌人部落全部归降。马防于是修筑索西城，把陇西南部都尉治所迁到这里守卫，把各个岗亭哨所全部修复。到元和三年，迷吾又和他弟弟号吾与各羌人杂部反叛。秋天，号吾先行轻率地寇犯进入陇西界内，郡督烽掾李章追击他们，活捉了号吾，把他押到郡府。号吾说：“只杀了我一个，对羌人没有损失。如果能让我活着回去，一定全部退兵，不再侵犯边塞。”陇西太守张纡权衡利害把他放回，羌人当即就解散兵马，各自归回故地，迷吾退回黄河北面的归义城居住。傅育不想失信去征讨他们，于是召募人去挑起羌胡争斗，羌胡不肯就范，于是又反叛逃出塞去，再去依附迷吾。

> 章和元年，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诸郡太守将之，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二万兵，与诸郡克期击之，令陇西兵据河南，张掖、酒泉兵遮其西。并未及会，育军独进。迷吾闻之，徙庐落去。育选精骑三千穷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虏数里，须旦击之，不设备。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营，营中惊坏散走，育下马手战，杀十余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显宗初，为临羌长，与捕虏将军马武等击羌滇吾，功冠诸军；及在武威，威声闻于匈奴。食禄数十年，秩奉尽赡给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肃宗下诏追褒美之。封其子毅为明进侯，七百户。以陇西太守张纡代为校尉，将万人屯临羌。

章和元年，傅育上奏朝廷请求征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由各郡太守各自带领，傅育自己率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计二万兵马，与诸郡约定日期一起进攻羌人，让陇西军队占据黄河南面，张掖、酒泉兵马阻击黄河西面。还未到约定的会合日期，傅育的部队单独进军。迷吾得知这一情况与帐落部人迁徙逃去。傅育选拔三千精骑穷追不舍，夜里来到建威南面的三兜谷，离开敌人仅几里远，要等到天亮发起攻击，他没有设立警备。迷吾于是潜伏士兵三百人，深夜突袭傅育营地，营中兵卒惊慌溃散逃走，傅育下马与敌搏战，杀了十几个敌人后战死，手下战死的有八百八十人。等到各郡兵马赶到，羌人

已经退走。傅育，是北地郡人。显宗皇帝初年，任临羌县长，与捕虏将军马武等人进击羌人滇吾，战功在诸军之首；到他担任武威太守，威名传到匈奴人那里。享受俸禄几十年，所得俸禄全部接济相知亲友，妻子儿女还要亲自操劳养活自己。肃宗皇帝下诏令追奖褒扬赞美他。封他儿子傅毅为明进侯，给予七百户的食邑。以陇西太守张纡接替他任护羌校尉，率领万人在临羌屯驻。

迷吾既杀傅育，狃忕边利。章和元年，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冢。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张纡不能讨。永元元年，纡坐征，以张掖太守邓训代为校尉，稍以赏赂离间之，由是诸种少解。

迷吾杀害了傅育后，侵掠边境攫夺好处成为习惯。章和元年，又和羌人各部步兵骑兵七千人入寇金城塞内。张纡派从事司马防带领一千多骑兵及金城郡兵在木乘谷与羌兵会战，迷吾打了败仗逃跑，通过翻译使者希望投降，张纡接受了他的归降。迷吾于是带领部众到临羌县，张纡设下伏兵举行宴会招待羌人，趁机在酒中放了毒，羌人喝醉了，张纡乘机亲自击杀羌人，伏兵拥上，诛杀羌人头领八百余人。斩了迷吾等五人之头，去祭奠傅育的墓冢。又派兵进击散在山谷之间的羌人，把羌人斩首四百多人，活捉俘虏二千多人。迷吾的儿子迷唐及其部众对着边塞大声号哭，他们与烧当、当煎、当阗等部落相勾结，用子女及金银去交好结纳羌人各部落，化解仇隙交换人质，率领五千人寇犯陇西边塞，太守寇盱与他们在白石交战，迷唐作战失利，带了部众退回大、小榆谷，在北面招引属国胡人各部，会合集聚依附种落，部众繁盛，张纡无力征讨。永元元年，张纡因此事被召回，以张掖太守邓训接任护羌校尉，邓训慢慢地用赏赐贿赂来离间羌人的内部关系，于是羌人各部逐渐离散。

东吾子东号立。是时号吾将其种人降。校尉邓训遣兵击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颇岩谷。和帝永元四年，训病卒，蜀郡太守聂尚代为校尉。尚见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驿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迷唐既还，遣祖母卑缺诣尚，尚自送至塞下，为设祖道，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至庐落。迷唐因而反叛，遂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征免，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汉阳太守史充代为校尉。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明年，充坐征，代郡太守吴祉代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

人寇陇西，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尚屯狄道，代屯袍罕。尚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四面并会。迷唐惧，弃老弱奔入临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穷迫，率其精强大战。盱斩虏千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迷唐引去。汉兵死伤亦多，不能复追，乃还入塞。明年，尚、代并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尚营屯袍罕，谒者耿谭领代营屯白石。谭乃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遣迷唐诣阙。其余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为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吴祉等乃多赐迷唐金帛，令籴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十二年，遂复背叛，乃胁将湟中诸胡，寇钞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皆坐征，以酒泉太守周鲔代为校尉。明年，迷唐复还赐支河曲。

东吾的儿子东号当了酋领。这时号吾带了他的部众归降。护羌校尉邓训派兵进攻迷唐，迷唐离开大、小榆谷，迁居到颇岩谷。和帝永元四年，邓训病死，蜀郡太守聂尚接任护羌校尉。聂尚鉴于前任校尉多次征伐羌人不能取胜，希望能用文教德化来使羌人归服，于是派使者招引抚慰迷唐，让他回到大、小榆谷居住。迷唐回到大、小榆谷之后，派了他祖母卑缺到聂尚那里见面，聂尚亲自把卑缺送到边境上，为她设宴饯行，派翻译田汜等五人护送她回到家里。迷唐借此机会反叛，和羌人们一起把田汜等人活活用刀割死了，用他们的血盟誓，又寇犯金城郡边塞。永元五年，聂尚因为此事被追究免职，居延都尉贯友接任护羌校尉。贯友认为难以用德义招怀迷唐，最终他还会叛乱。于是派遣使者去离间羌人各部，用财物进行引诱，因而羌人各部分散开了。贯友派兵出塞，到大、小榆谷去进攻迷唐，斩杀俘虏八百多人，缴获麦子几万斛，于是乘势夹逢留大河两岸修筑城堡，制作大船，造河桥，打算渡过兵马去进攻迷唐。迷唐于是带领其部落远逃到赐支河曲居住。到永元八年，贯友病死。汉阳太守史充接任护羌校尉。史充到任，就征发湟中羌胡出塞去进攻迷唐，但是羌人迎击打败了史充的部队，杀死几百人。第二年，史充因此被追究召回，代郡太守吴祉接任护羌校尉。这年秋天，迷唐带领八千人寇犯陇西郡，杀害几百人，乘胜深入塞内，胁迫塞内羌人各部一起为寇做盗，羌人各部全都又与迷唐连结呼应，会合了步兵骑兵三万人，攻击打败了陇西兵马，杀害了大夏县长。朝廷派遣征西将军刘尚为主将，越骑校尉赵代为刘尚副将，率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士以及边兵和羌胡之兵共三万人前去征讨羌人。刘尚屯驻在狄道，赵代屯驻在袍罕。刘尚派遣司马寇盱监领各郡兵马，四面一起进兵会合。迷唐恐惧，丢下老弱逃到临洮南面。刘尚等人追到高山。迷唐走投无路被逼无法，带领手下精兵强将大战。寇盱斩杀敌人一千多人，缴获牛马羊一万多头。迷唐引兵退走。汉兵死伤也不少，不能再去追击，于是回师入塞。第二年，刘尚、赵代都因为畏惧懦怯被逮捕下狱，免职。谒者王

信率领刘尚部队屯驻在袍罕，谒者耿谭率领赵代部队屯驻在白石，耿谭于是设立奖赏条例，羌人各部有一些来归附的人。迷唐恐惧，于是请求投降。王信、耿谭于是接受了他的投降，停止军事行动，打发迷唐到朝廷去。其余剩下的羌人不满二千，他们饥饿困窘不能自保，只得进入金城郡居住。和帝令迷唐带领他的部众回到大、小榆谷。迷唐以为汉人建造河桥，军队可以随时打来，故地不可再去居住，借口部众饥饿，不肯远途跋涉。吴祉等人于是赐给迷唐很多金帛财物，让他粜买粮谷牲畜，催促他们出塞，羌人于是更加心怀猜疑惊惧。永元十二年，他们就又背叛，于是胁迫湟中胡人各部，寇盗抄掠而逃去。王信、耿谭、吴祉都因此被追究召回，以酒泉太守周鲔接任护羌校尉。第二年，迷唐又回到了赐支河曲。

> 初，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遂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仇，党援益疏。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周鲔还营自守，唯侯霸兵陷陈，斩首四百余级。羌众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明年，周鲔坐畏懦征，侯霸代为校尉。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

当初，累姐羌归附汉朝，迷唐怀恨他们，因而攻击杀害了他们的头领，从此与羌人各部结下了怨仇，党附援助日益稀少。这年秋天，迷唐又带领兵马向边塞进攻，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以及各郡部队、属国湟中月氏胡人各部、陇西牢姐羌，共三万人，出塞来到允川，与迷唐交战。周鲔回到营垒保守自己的兵马，只有侯霸的兵马冲入敌阵，斩首四百多级。羌兵损折吃了败仗，部众溃散瓦解。投降的有六千多人，朝廷把他们分别迁移到汉阳、安定、陇西居住。迷唐于是衰弱了，其部众不满一千人，远远越过赐支河首，去依附发羌居住。第二年，周鲔因为畏惧怯懦被追究召回，侯霸接任护羌校尉。安定郡降羌烧何部胁迫羌人几百人反叛，郡兵进击灭掉了他们，把其中的弱小人口没入官府当奴婢。

> 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西戎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者不过数百，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诸羌叛，乃罢。迷唐失众，病死。有一子来降，户不满数十。

这时西海以及大、小榆谷附近地区不再有羌人之寇。隃麋国相曹凤上奏说：“西戎为害，前代就成为忧患，臣下我对古事说不清楚，且以近事来说说。从建武以来，羌人中犯法的人，常跟从烧当羌闹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烧当羌居住在大、小榆谷，那里土地肥美，又临近塞内，羌人各部为非作歹非常容易，而朝廷难以攻伐他们。他们可在南面钟存得到羌人各部援助而使部众愈多，北面有大河阻隔可以凭据固守，还有西海出产鱼盐可以利用，沿着山麓靠着水边，可以扩大耕作畜牧，因此烧当羌得以强大，常为羌人诸部之雄，他们依仗豪盛猛勇，招纳诱引羌胡。现在烧当羌衰弱困顿，党援的羌人也散溃丧气，亲近的部属也离心叛反，剩下可作战的兵卒不过几百人，他们逃跑远窜，远远地去依附发羌栖息。臣下私见以为应该趁此时机，恢复西海郡县建制，从而管理巩固二榆之地，在那里广泛地开展屯田，把羌人胡人勾结联络的通路隔绝堵塞，从而阻遏断绝狂狡之徒想蠢蠢欲动的根源。又可增收粮谷使边郡富足，省去转运粮食的徭役，国家可以不必再为西方边境而忧虑。”于是朝廷拜授曹凤为金城郡西部都尉，带领士兵屯驻在龙耆。后来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奏提议设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也上奏提议设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设留、逢屯田二部，皇帝全都采纳了两人的建议。于是屯田各部沿黄河两岸分布，共三十四部。屯田之功眼看要见成果。到永初年间，羌人各部叛乱，就又罢撤屯田。迷唐丧失了他的部众，因病而死。他的一个儿子来归降，跟随来的羌人只剩几十户。

东号子麻奴立。初随父降，居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

东号儿子麻奴继立当头领。麻奴当初跟随父亲归降，在安定郡居住。当时归降的羌人分布在各郡县居住，都被官吏豪强所役使，积累的忧愁怨恨很深。安帝永初元年夏天，朝廷派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陇西、汉阳等郡成百上千的羌人骑兵去征讨西域，王弘征调急切逼迫，羌人担心到远方屯战不能归来，走到酒泉地方，不少人逃散反叛了。诸郡都派兵去阻击拦截他们，甚至发生了捣毁羌人庐舍帐落的事。于是勒姐、当煎部的大头领东岸等人更加惊惧，羌人就同时奔逃溃亡。麻奴兄弟也趁机与部众一起往西逃出塞外。

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冬，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副，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明年春，诸郡兵未及至，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余人。校尉侯霸坐众羌反叛征免，

以西域都护段禧代为校尉。其冬，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遂诏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朝廷以邓太后故，迎拜骘为大将军，封任尚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先零羌的一支滇零与钟羌各部大肆寇盗抄掠，他们断绝了陇道。当时羌人归附已经很久了，没有现成的兵器盾甲，有的羌人手持竹竿木枝来代替戈矛，有的拿着案板当做盾牌，有的拿着铜镜来冒充兵器，郡县官兵畏惧怯懦不能制服他们。冬天，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骘为主将，征西校尉任尚为副将，率领五营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等地兵马共五万人，屯驻汉阳。第二年春天，各郡兵马还未赶到，钟羌几千人抢先进攻，在冀西打败了邓骘的部队，杀死一千多人。护羌校尉侯霸因为被追究众羌反叛的责任而被召回免职，以西域都护段禧接任护羌校尉。这年冬天，邓骘派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带领各郡兵马与滇零羌等数万人在平襄交战，任尚的军队被打得大败，战死的有八千多人。于是滇零等羌人在北地郡自称“天子”，招引聚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等羌人各杂部，羌人部众于是声势大盛，他们往东寇犯赵国、魏郡，向南侵入益州，杀害汉中太守董炳，还寇犯抄掠三辅地区，阻断了陇道。湟中各县粟米一石卖到一万钱，人民百姓死亡不可数计。朝廷不能制服羌人，而且军输转运繁重难以为继，于是下诏让邓骘收兵回师，留下任尚屯守汉阳，以指挥监领各路部队。朝廷因为邓太后的缘故，迎回邓骘并拜任他为大将军，封任尚为乐亭侯，给予三百户食邑。

三年春，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每不利，众羌乘胜，汉兵数挫。当煎、勒姐种攻没破羌县，钟羌又没临洮县，生得陇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于是汉中太守郑勤移屯褒中。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乃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时羌复攻褒中，郑勤欲击之。主簿段崇谏，以为虏乘胜，锋不可当，宜坚守待之。勤不从，出战，大败，死者三千余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捍刃，与勤俱死。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任仁战累败，而兵士放纵，槛车征诣廷尉诏狱死。段禧病卒，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张掖。五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

永初三年春天，朝廷又派骑都尉任仁指挥各郡屯兵救援三辅地区。任仁每次与羌人作战都失利，羌人乘胜进攻，汉兵屡屡受挫。当煎、勒姐羌攻下了破羌县，钟羌又攻下了临洮县，活捉了陇西郡南部都尉。第二年春天，滇零派兵寇犯褒中，焚烧邮亭，大肆掳掠百姓。于是汉中太守郑勤移到褒中屯驻。汉朝军队出师很久没有取得功效，

农业生产被耽搁了，于是朝廷下诏让任尚带领官兵回到长安屯驻，把南阳、颍川、汝南的兵马撤回内地，在长安设置京兆虎牙都尉，在雍县设置扶风都尉，如西汉京师长安的三辅都尉旧制。当时羌人又来进攻褒中，郑勤打算出击。主簿段崇劝谏，认为敌人乘胜而来，锋不可当，应当坚守不动等待时机。郑勤不听，出城交战，大败，战死的有三千多人，段崇与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挡刃，和郑勤一起战死。于是把金城郡治移到襄武。任仁与羌人作战屡次战败，而兵士又为所欲为，朝廷派人将他逮捕用槛车押送廷尉关进诏狱处死。段禧病死，朝廷再以前任护羌校尉侯霸接替他，并将护羌校尉移到张掖屯驻。永初五年春天，任尚因为无功被召回免职。羌人于是入寇河东郡，攻到河内郡，百姓对此惊恐不安，多数人渡过黄河逃往南边。朝廷派北军中候朱宠带领五营士兵屯驻孟津，并下诏让魏郡、赵国、常山郡、中山国等地修建坞堡哨所六百一十六处。

> 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诱杀降者二百余人，乃罢孟津屯。其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人上邽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而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余级，没入妻子五百余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杜季贡亡从滇零。六年，任尚复坐征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丁奚城。七年夏，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首虏千人，得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余头，以畀得者。

羌人既已变得强盛，而二千石的太守和县令、县长大多是内地郡县之人，他们在边地担任职务并没有守卫战斗的心志，都争着上奏朝廷请求迁徙郡县治所以躲避羌人寇掠的灾难。朝廷顺从了他们，于是把陇西治所迁到襄武，安定治所迁到美阳，北地治所迁到池阳，上郡治所迁到衙县。百姓依恋故土，不愿离开家乡，官府于是割掉百姓的庄稼，拆毁百姓的房屋，平掉营堡壁垒，破坏积聚的物资。当时连年旱灾、蝗灾，饥荒严重，又加上遭受官兵驱迫劫掠，百姓流离失所家人分散，一路上病饿死亡，有的丢下了老弱无法再管，有的被迫给人当仆人妾妇，百姓丧亡超过一半以上。朝廷又任命任尚为侍御史，进击羌人直到上党羊头山，打败了他们，诱杀投降的羌人二百多人，于是罢撤了孟津屯兵。这年秋天，汉阳人杜琦和他弟弟杜季贡以及同郡人王信等人与羌人勾结谋划，聚合众人攻入上邦城，杜琦自称安汉将军。朝廷于是下诏悬赏招募能斩得杜琦首级的人，允诺封列侯，赐钱

一百万，是羌胡人斩杀杜琦的，赐给他黄金百斤，白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派刺客杜习刺杀了杜琦，朝廷于是封杜习为讨奸侯，赐给他一百万钱。但杜季贡、王信等人率领他们的部众占据了樗泉营。侍御史唐喜带领诸郡兵马征讨打败了他们，斩了王信等六百多人的首级，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没入官府的有五百多人，缴获金银彩帛价值一亿以上。杜季贡逃跑去投靠了滇零。永初六年，任尚又因事被召回免职。滇零死了，他儿子零昌继位，年纪还小，同种狼莫为他谋划定策，让杜季贡当将军，另外居守在丁奚城。永初七年夏天，骑都尉马贤与侯霸在安定袭击零昌别部牢羌，斩首俘获羌人一千人，缴获驴骡骆驼马牛羊二万多头，都赐给了缴获它们的官兵。

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壮士与蛮共击破之。号多退走，还断陇道，与零昌通谋。侯霸、马贤将湟中吏人及降羌胡于袍罕击之，斩首二百余级。凉州刺史皮杨击羌于狄道，大败，死者八百余人，杨坐征免。侯霸病卒，汉阳太守庞参代为校尉。参以恩信招诱之。二年春，号多等率众七千余人诣参降，遣诣阙，赐号多侯印绶遣之。参始还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种众复分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因发益部诸郡屯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至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皆封侯赐钱。又使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遣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督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余人，又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余人，与钧分道并北击零昌。参兵至勇士东，为杜季贡所败，于是引退。钧等独进，攻拔丁奚城，大克获。杜秀贡率众伪逃。钧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违钧节度，散兵深入，羌乃设伏要击之。钧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并没，死者三千余人。钧乃遣还，坐征自杀。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以马贤代领校尉事。后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尚临行，怀令虞诩说尚曰："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尚曰："忧惶久矣，不知所如。"诩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入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计。乃遣轻骑钞击杜季贡于丁奚城，斩首四百余级，获牛马羊数千头。

元初元年春天，朝廷派兵屯驻河内，山谷通道险要之处三十三个地点，都修筑了坞堡壁垒，设备了鸣鼓警报。零昌派兵入寇雍城，又有号多与当煎、勒姐部大头领一起胁迫羌人各部，分兵抄掠武都郡、汉中郡。巴郡板楯蛮带兵前来救援，汉中五官掾程信率领壮士与板楯蛮一起进攻打败了羌人。号多退走，回兵阻断陇道，与零昌勾结谋划。侯霸、马贤带领湟中官吏和归降的羌胡在袍罕进击他们，斩首二百多级。凉州刺史皮杨在狄道进击羌人，大败战死的有八百多人，皮杨因此被追究召回免职。侯霸病死，汉阳太守庞参接任护羌校尉。庞

参以恩惠信义来招引诱降羌人。元初二年春天，号多等人带领部众七千多人向庞参投降，庞参打发他去朝廷，朝廷赐给号多侯的印玺让他回去。庞参这才回到令居屯驻，才又打通了河西道路。然而零昌部众又分兵寇犯益州，朝廷派中郎将尹就带领南阳郡兵，并征调益州各郡屯兵进击零昌同党吕叔都等人。到秋天，蜀人陈省、罗横应朝廷召募，刺杀了吕叔都，二人都被封侯赐钱。朝廷又派屯骑校尉班雄屯驻三辅，派左冯翊司马钧代理征西将军，指挥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人，共率八千多士兵，庞参又率领羌胡兵七千多人，与司马钧分路一起向北进攻零昌。庞参部队进军到勇士县城东面，被杜季贡打败，于是庞参引兵退回。司马钧等人独自前进，攻克了丁奚城，大获全胜。杜季贡带了众伪官逃走了。司马钧命令仲光、杜恢、盛包等人去收割羌人的庄稼，仲光等人违背司马钧的安排指挥，分散兵力深入羌地，羌人于是设下伏兵拦截袭击汉兵。司马钧在城中，听到报告发怒而不去救援，仲光等人全都阵亡，战死的有三千多人。司马钧只得逃遁回来，因此被追究责任自杀了。庞参因没按期进军导致军队失败被按律治罪，朝廷以马贤接任护羌校尉职事。后来派任尚任中郎将，率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接替班雄屯驻三辅。任尚临行，怀县县令虞诩告诫任尚说：“使君多次奉朝廷之命征讨寇贼，边境三州屯兵二十多万人。人们荒废了农桑生产，为徭役奔走疲困辛苦，然而却没有什么功效，辛劳花费日益增长。假如这次出动仍不能获得胜利，我确实为使君感到担忧呢。”任尚说：“我对此忧惧惶恐已很久了，不知道怎样办才好。”虞诩说：“根据兵法的原则，弱者不攻强者，跑的不追飞的，这是自然的规律。现在敌人都是骑马，每天能跑好几百里，他们来如风雨，去如满弦之箭，我们步行去追赶他们，势必无法赶上，因此旷日持久而不能取得胜利。为使君打算，不如罢撤诸郡之兵，让他们每人出钱几千，二十人共买一马，这样，可以舍弃甲胄之累重，驰骋轻装之骑兵，凭借上万骑兵的数量，追击几千的敌骑，尾追拦截袭击他们，敌人自然没有办法抵御了。这样人们觉得方便，事情进展顺利，大功就会成了。”任尚大喜，立即上奏朝廷采用虞诩的建议。于是派遣轻骑到丁奚城去抄袭杜季贡，斩首四百多级，缴获牛马羊几千头。

明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沈万骑，击零昌于灵州，斩首八百余级，封须沈为破虏侯，金印紫绶，赐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陈士，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烧其庐落，斩首七百余级，得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

四年春，尚遣当阗种羌榆鬼等五人刺杀杜季贡，封榆鬼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征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招诱叛

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复募效功种号封刺杀零昌，封号封为羌王。冬，任尚将诸郡兵与马贤并进北地击狼莫，贤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击败之。会尚兵到高平，因合势俱进，狼莫等引退，乃转营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余日，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还得所略人男女千余人，牛马驴羊骆驼十余万头，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

第二年夏天，度辽将军邓遵率领南匈奴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沈的一万骑兵，在灵州向零昌进攻，斩首八百多级，朝廷封须沈为破虏侯，授予他金印紫绶，赐给他们金钱财帛各有不同。任尚派兵在丁奚城打败了先零羌。秋天，修筑冯翊北面边界哨亭坞堡五百处。任尚又派代理司马招募陷阵士，在北地进攻零昌，杀了他的妻子儿女，获得牛马羊二万头，烧毁了他们的庐舍帐落，斩首七百多级，缴获非法称王的文书以及汉军战死诸将的印绶等物。

元初四年春天，任尚派当阗种羌人榆鬼等五人刺杀了杜季贡，朝廷封榆鬼为破羌侯。这年夏天，尹就以不能平定益州羌人，因此被追究责任召回按律治罪，朝廷以益州刺史张乔统领尹就的部队屯驻。他招纳诱降反叛的羌人，羌人逐渐投降散去。秋天，任尚再次招募效功种羌人号封刺杀了零昌，朝廷封号封为羌王。冬天，任尚率领各郡兵马与马贤一起进军北地攻击狼莫，马贤先到安定郡青石岸，狼莫迎战打败了马贤。正好任尚的部队赶到高平，因而与马贤会合一起前进，狼莫等人引兵退走，任尚、马贤拔营追逼，一直追到北地郡内，双方相持六十多天，最后在富平上河交战，把狼莫打得大败，斩首羌人五千级，夺回被掳掠的人口男女一千多人，缴获牛马驴羊骆驼十几万头，狼莫逃跑了，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人一万一千人向邓遵投降。

五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赐雕何为羌侯，封遵武阳侯，三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臧千万已上，槛车征弃市，没人田庐奴婢财物。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

元初五年，邓遵招募上郡全无种羌人雕何等人刺杀了狼莫，朝廷赐雕何为羌侯，封邓遵为武阳侯，给予食邑三千户。邓遵因为是邓太后从弟的缘故，爵封优厚。任尚和邓遵争功，又因虚报斩杀敌人首级数字，受贿枉法，赃物价值千万以上，被朝廷逮捕用槛车押回京师处死，其田产房屋奴婢财物被没收上交官府。自从零昌、狼莫死后，羌人各部分崩瓦解，三辅地区、益州郡不再有寇盗警报。

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六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通谋欲反，马贤逆击之于安故，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

自羌人反叛以来的十几年间，军队连年作战，士兵疲劳士气衰

落，没有一时得以安定休息。军队作战的费用，物质运输的花费，用去二百四十多亿钱，汉朝国家府库为之空竭。兵祸蔓延直到内地郡县，边境人民死亡不可胜数，并、凉二州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步。

元初六年春天，勒姐种羌与陇西种羌号良等人勾结通谋准备反叛，马贤迎击他们，斩号良及其部众几百人，其余羌人都投降散去。

永宁元年春，上郡沈氏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其夏，马贤将万人击之。初战失利，死者数百人，明日复战，破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余人，马牛羊以万数，余虏悉降。时当煎种大豪饥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烧当、烧何种闻贤军还，率三千余人复寇张掖，杀长吏。初，饥五同种大豪卢匆、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建光元年春，马贤率兵召卢匆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皆亡出塞。玺书封贤安亭侯，食邑千户。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结共胁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余人。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沈氏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延光元年春，贤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贤复追击战破之，种众散遁，诣凉州刺史宗汉降。麻奴等孤弱饥困，其年冬，将种众三千余户诣汉阳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是岁，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穀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三年秋，陇西郡始还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

永宁元年春天，上郡沈氏种羌五千多人又寇犯张掖郡。这年夏天，马贤率领一万人进击他们。初战失利，战死者几百人，第二天举兵重新再战，打败了羌人，斩首一千八百级。俘虏活口一千多人，获马牛羊数以万计，残余羌人都投降了。当时当煎种羌人大酋领饥五等人，认为马贤兵在张掖郡，于是乘虚寇犯金城郡，马贤回师追击饥五直到塞外，斩首几千级而回师。烧当、烧何种羌人听说马贤的部队退回金城去了，率领三千多人又来寇犯张掖，杀害长官。当初，饥五同种羌人大头领卢匆、忍良等一千多户另外留居允街，他们对朝廷的态度迟疑不定。建光元年春天，马贤带兵招来卢匆把他斩首了，并且趁势挥兵进击他的部众，斩杀俘虏了二千多人，掠取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人都逃到塞外去了。皇帝下诏封马贤为安亭侯，给予食邑一千户。忍良等人因为麻奴兄弟本是烧当嫡传的后代，可是马贤对之不加抚慰安恤，于是常常抱有怨恨之心。秋天，终于勾结一起共同胁迫羌人各种步兵骑兵三千人寇犯湟中，进攻金城郡各县。马贤率领先种羌人奔往进击他们，在牧苑交战，马贤兵众吃了败仗，战死的有四百多人。麻奴等人又在令居打败了武威、张掖郡兵，趁势胁迫带领先零、沈氏羌人诸种四千多户，沿山向西快速前进，入侵武威郡。马贤追击到鸾鸟县境，招纳诱引羌人，羌人诸种投降的有几千人，麻奴往南回湟中去了。延光元年春天，马贤追击他到湟中，麻奴逃出塞去渡过黄

河，马贤再向前追击进攻打败了他，他的部众溃散逃遁，向凉州刺史宗汉投降。麻奴等人兵力孤弱饥饿困乏，带了部众三千多户向汉阳太守耿种投降了。安帝授予他金印紫绶，赐给他们金银彩绢各有差别。这一年，虔人种羌与上郡胡人反叛，进攻穀罗城，度辽将军耿夔率领各郡兵马及乌桓骑兵奔往攻击打败了他们。延光三年秋天，陇西郡治所才迁回狄道。麻奴的弟弟犀苦当了酋领。

顺帝永建元年，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将七千余人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

顺帝永建元年，陇西钟羌反叛，护羌校尉马贤率领七千多人进击他们，在临洮交战，斩杀羌人首级一千多级，钟羌部众都投降了。朝廷进封马贤为都乡侯。从这以后凉州无战事。

至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

到永建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奏皇帝说："臣下听说子孙以奉行祖宗遗志为孝，君主以安定人民为圣明，这就是殷高宗、周宣王能够与商汤、周武王相比的原因。《禹贡》记述雍州之地，其土田为最上等。加以这里沃野千里，庄稼茂盛粮谷丰足，又有龟兹盐池可为百姓之利。水草丰美，土地适宜畜牧，牛马成群连接成片，羊群熙攘阻塞了道路。北边有山河阻隔，可以凭据险要保固其境。开渠引水灌溉，水碾舂谷水运方便。花费劳力很少，但所产军粮却丰饶富足。所以孝武皇帝和光武皇帝筑朔方城，开西河地，设置上郡，都是因为有这些好处。但近年百姓遭受无妄之灾，羌人各种内侵作乱，郡县兵祸不断二十多年。放弃了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物产，丢损自然给予的财富，不可以称作有利；离开河山的险阻，而去据守无险的地方，难以守得牢固。现在三郡还没恢复，祖宗陵墓暴露而无遮蔽，可是公卿软懦无能，他们只图容头过身得过且过，他们解决问题考虑困难，只是计虑会花费多少，而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安定。应该明示皇上圣德，考核选拔那些有才能的人。"疏表奏上，皇帝于是下令恢复三郡。派谒者郭璜督促迁徙官民，使他们各自迁回旧县，修复城郭，设置哨亭驿馆。接着又引河水开渠道开展屯田，节省内郡费用每年一亿钱以上。于是

朝廷下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等郡常年储蓄谷粟粮食，使能供给数年食用。

马贤以犀苦兄弟数背叛，因系质于令居。其冬，贤坐征免，右扶风韩皓代为校尉。明年，犀苦诣皓自言求归故地，皓复不遣。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以逼群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二年夏，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

马贤考虑犀苦兄弟数次背叛，因而把他们当做人质扣留在令居。这年冬季，马贤因事被召回免职，右扶风韩皓接任护羌校尉。第二年，犀苦去见韩皓诉说请求回归故地，韩皓也不让他走。还转到湟中进行屯田，屯田之地在两河之间，以此迫近他们。韩皓又因事征回，张掖太守马续接替任校尉。两河间羌人因屯田迫近他们害怕将被攻击，于是化解仇怨誓约，各自警惕防备。马续希望先能表示朝廷恩义信用，于是上报朝廷把屯田移回湟中，于是羌人心情才安定下来。到阳嘉元年，朝廷考虑湟中土地广阔，又增设屯田五部，与以前的一起共为十部。阳嘉二年夏天，重新设置陇西郡南部都尉像从前的建制一样。

三年，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诏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镇抚诸种。马续遣兵击良封，斩首数百级。四年，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良封亲属并诣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马续迁度辽将军，复以马贤代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斩首六百余级，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明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余级，获马千四百匹。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

阳嘉三年，钟羌良封等人又寇犯陇西、汉阳，朝廷下诏拜授前护羌校尉马贤为谒者，镇安抚慰羌人诸种。马续派兵进攻良封，斩首几百级。阳嘉四年，马贤又征发陇西官兵及羌胡之兵进击攻杀了良封，斩首一千八百级，缴获马牛羊五万多头，良封的亲戚部属都向马贤投降了。马贤还向钟羌且昌发动进攻，且昌等人率领羌人诸种十几万人向凉州刺史投降。永和元年，马续升任度辽将军，朝廷又以马贤接任护羌校尉。当初，武都边塞上白马羌攻击打败了屯守官，他们反叛了好多年。永和二年春天，广汉属国都尉进击打败了白马羌，斩首六百多级，马贤又进击斩杀了白马羌头领饥指累祖等三百多人，于是陇右地区重新平静了。第二年冬天，烧当羌种那离等人三千多骑兵寇犯金城边塞，马贤带兵前往进攻，斩首四百多级，缴获战马一千四百匹。那离等人又往西连接招纳羌胡，杀伤官吏百姓。

四年，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得马骡羊十万余头。征贤为弘农太守，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

凉州刺史，并当之职。大将军梁商谓机等曰：“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恶，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机等天性虐刻，遂不能从。到州之日，多所扰发。

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六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殁。顺帝愍之，赐布三千匹，谷千斛，封贤孙光为舞阳亭侯，租入岁百万。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

永和四年，马贤率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兵一万多骑袭击那离等人，斩了他们，斩获首级一千二百余级。缴得马骡羊十几万头。朝廷召回马贤任弘农太守，任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他们都准备出发去上任。大将军梁商告诫来机等人说：“戎狄属于荒服，蛮夷属于要服，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所处荒远变动不常。那么统领的策略也就没有一定的常法，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对策，大致必须顺应他们的民情风俗。现在你们素来秉性憎恨邪恶，凡事都要处理得黑白分明。孔子说：‘人要是不仁，若疾恨他太厉害，就会出乱子。’何况对戎狄呢？你们一定要安定羌胡人，防止他们发生大变故，对他们的小过错则可以容忍。”来机等人生性暴虐苛刻，终究没能按梁商说的办。到州上任之后，对羌胡多有侵扰征发。

永和五年夏天，且冻、傅难种羌等部再次反叛，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举入寇三辅，杀害长官。来机、刘秉都因此被追究责任召回朝廷。朝廷于是调发京师附近郡兵以及各州兵前往征讨，拜授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为副将，率领左右羽林军、五校士以及各州郡兵十万人屯驻汉阳。又在扶风、汉阳、陇道等地修筑坞堡壁垒三百处，设置屯兵，以保护集中起来的百姓。且冻分派部众寇犯武都，烧毁陇关，掠夺苑中所养马匹。永和六年春马贤率领五六千骑兵进击他们，进军到姑射山，马贤的军队打了败仗，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顺帝怜悯马贤，赐给他家布三千匹，谷千斛，封他的孙子马光为舞阳亭侯，每年封邑的租谷收入上百万斛。朝廷派侍御史统辖点录征西部队的士兵，慰问抚恤战死和受伤的军人。

于是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部阳令任𫖳追击，战死。遣中郎将庞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顿美阳，为凉州援。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余级，得马牛羊驴万八千余头，羌二千余人降。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罕种羌千余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遣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兵万五千屯三辅。汉安元年，以赵冲为护羌校尉。冲招怀叛

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于是罢张乔军屯。唯烧何种三千余落据参䜌北界。三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冬，冲击诸种，斩首四千余级。诏冲一子为郎。冲复追击于阿阳，斩首八百级。于是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

于是东羌西羌全都联为一气。巩唐羌种三千多骑兵寇犯陇西，又烧焚西汉的陵墓，抢掠关中，杀伤长官，郃阳县令任頵追击羌人，战死。朝廷派中郎将庞浚招募勇士一千五百人，屯驻美阳，以此作为凉州援军。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人，斩首四百多级，缴获马牛羊驴一万八千多头，二千多羌人投降。朝廷下诏让赵冲统一指挥节度河西四郡兵马。罕种羌一千多人寇犯北地郡，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一起向他们进攻，战事不利。秋天，羌人诸种八九千骑寇犯武威郡，凉州各郡震动恐慌。朝廷于是又把安定郡移往扶风屯驻，北地郡移居冯翊，朝廷派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率领左右羽林兵、五校士以及河内、南阳、汝南郡兵一万五千人屯驻三辅地区。汉安元年，任命赵冲为护羌校尉。赵冲招纳怀抚反叛羌人，罕种于是带领其部落五千多户向赵冲投降。朝廷于是撤罢了张乔的屯兵。只有烧何羌种三千多帐落还占据参䜌县北部。汉安三年夏天，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袭击了他们，斩首一千五百级，缴获牛羊驴十八万头。冬天，赵冲进击羌人各部，斩首四千多级。皇帝下诏任命赵冲的一个儿子为郎。赵冲又追击羌人到阿阳县，斩首八百多级。于是羌人诸种前后共三万多户向凉州刺史投降。

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赵冲复追叛羌到建威鹯阴河。军度未竟，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殁。冲虽身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恺义阳亭侯。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左冯翊梁并稍以恩信招诱之，于是离湳、狐奴等五万余户诣并降，陇右复平。并，大将军冀之宗人。封为鄠侯，邑二千户。

建康元年春天，护羌从事马玄被羌人所引诱，带了羌人逃跑出塞，代理护羌校尉卫瑶追击马玄等人，斩首八百多级，缴获牛马羊二十多万头。赵冲又追击叛羌到建威鹯阴河。部队渡河还未全部渡过，他所带着的归降胡人六百多人反叛逃跑了，赵冲带了几百人去追赶，遇上羌人伏兵，与之交战战死。赵冲虽然身死，但他前后斩杀俘获羌人甚多，羌人因此衰弱虚耗。永嘉元年，朝廷封赵冲的儿子赵恺为义阳亭侯。以汉阳太守张贡接任护羌校尉。左冯翊梁并以恩德信义招纳诱引羌人，于是离湳、狐奴等羌种五万多户向梁并投降，陇右地区再次平定了。梁并，是大将军梁冀的同宗族人。被封为鄠侯，食邑二千户。

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

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永寿元年，校尉张贡卒，以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代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无事。延熹二年，访卒，以中郎将段颖代为校尉。时烧当八种寇陇右，颖击大破之。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会段颎坐事征，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寇患转盛，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五年，沈氐诸种复寇张掖、酒泉，皇甫规招之，皆降。事已具《规传》。鸟吾种复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各还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斩首溺死三千余人。胡闳疾，复以段颎为校尉。

自永和年间羌人反叛，直到这一年，十多年时间，军费支出八十多亿。将领们大多盗取截留军粮，盗卖装入私人腰包，都以珍宝贿赂朝廷大臣，上上下下为所欲为，对用兵作战不管不顾，不得其死冤枉送命的士兵，他们的白骨在野地里成堆连片到处可见。

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犯广汉属国，杀害长官。当时西羌及湟中胡又反叛为寇，益州刺史率领板楯蛮征讨打败了他们，斩首投降的共二十万人。

永寿元年，护羌校尉张贡去世，朝廷任命前任南阳太守第五访接替为护羌校尉，第五访很有威德仁惠，西部边境无战事。延熹二年，第五访去世，朝廷以中郎将段颖接任校尉。这时烧当羌等八种入犯陇右，段颎进击打得他们大败。延熹四年，零吾羌又与先零羌以及上郡沈氐羌、牢姐羌诸种一起合力寇犯并州、凉州及三辅地区。正好段颎因事被召回，朝廷以济南国相胡闳接任护羌校尉。胡闳缺乏威名谋略，羌人于是就猖獗起来，攻下兵营坞堡，寇掠入侵越来越厉害，中郎将皇甫规进击打败了他们。延熹五年，沈氐羌诸种又寇犯张掖、酒泉，皇甫规招抚他们，羌人都投降了。事情已记载在《皇甫规传》中。鸟吾羌种也来寇犯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一起进击打败了他们，羌人各自回头归降附从。到冬天，滇那羌等五六千人又来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毁百姓屋舍。延熹六年，陇西太守孙羌进击打败了他们，斩首及溺死三千多人。胡闳得了病，朝廷又任命段颎为护羌校尉。

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颖复破灭之，余悉降散。事已具《颎传》。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事已具《董卓传》。兴平元年，冯翊降羌反，寇诸县，郭汜、樊稠击破之，斩首数千级。

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人胁迫同种羌人接连寇犯三辅，中郎将张奂追击打败他们并斩了岸尾，事情已记载在《张奂传》中。当煎羌寇犯武威，破羌将军段颎再把他们打败消灭，剩下的羌人都投降散去。事情已记载在《段颎传》中。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派使者来朝进献。中平元年，北地郡降羌先零种乘了黄巾大乱之机，就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人反叛了，寇犯陇右。事情已记载在《董卓传》中。兴平元年，冯翊降羌反叛，寇犯各县，郭汜、樊稠进击打败了他们，斩首几千级。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自爰剑之后，他的子孙分支一共达一百五十种。其中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以及蜀郡、广汉郡边界北面地区，以前的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人口数字。只有参狼种在武都，拥有胜兵几千人。其中五十种部众衰弱人少，不能自我维系，分散成为其他种落的依附，有的灭绝没有后人了，有的则远远地逃遁而去。其中八十九种之中，只有钟羌种最为强大，拥有胜兵十几万人。其他种落大的有一万多人，小的几千人，他们互相抄击寇盗，兴盛衰弱变化不定，大致顺帝之时其胜兵合起来约有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种所在之地遥远交通不便，不曾与中原相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地区，他们的分支名目都不能详细知晓。建武十三年，广汉郡塞外白马羌头领楼登等人带领种人五千多户内附，光武皇帝封楼登为归义君长。到和帝永元六年，蜀郡界外大牂夷种羌头领造头等人带领种人五十多万口内附，拜授造头为邑君长，赐给他印绶。到安帝永初元年，蜀郡界外龙桥等六种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人内附。第二年，蜀郡界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人又全部内附。冬天，广汉郡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人又来内附。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一千多人寇犯广汉属国，杀害长官，益州刺史率领板楯蛮征讨打败了他们。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

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

湟中月氏胡，其祖先是大月氏的一支，以前处在张掖、酒泉之地。月氏王被匈奴冒顿单于杀害，其剩下的部种分散了，向西越过葱岭。其中的病弱老小向南进入山区险地，依附羌人居住止息，于是与羌人互通婚姻。到骠骑将军霍去病打败匈奴，攻取了西河之地，开拓湟中地区，于是月氏来归降汉朝，与汉人杂居一起。他们虽然依附朝廷，但常摇摆不定。这以后跟随汉朝军队征战，随时势变化而强弱不常。他们的服饰饮食语言大体上与羌人相同，也把父名母姓作为种落名称。月氏大的种落有七个，胜兵合起来有九千多人，分布在湟中及令居各地。又有数百户在张掖，称为义从胡。中平元年，义从胡与北宫伯玉等人反叛，杀害护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陈懿，于是就寇乱陇右地区。

论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胔，死生涂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和熹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安。或以边州难援，宜见捐弃；或惧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谋夫回遑，猛士疑虑，遂徙西河四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发屋伐树，塞其恋土之心，燔破赀积，以防顾还之思。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征兵会众，以图其隙。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段颎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飙锐以事之。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陈，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而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

评论说：羌戎之祸患，自从三代以来存在很久了。西汉时与匈奴

相比，羌人还是衰弱不强，但到东汉建立之后，羌人对边境的祸难逐渐扩大。朝廷对羌人的政策缺乏扶助和控制的和平方针，将帅也不讲承诺信用。那些内附的羌人，有的受尽豪强役使的困苦，有的成为奴隶家仆屈辱卑躬受使唤。每当边塞警报一时停止，羌人就愤愤发怒希望发生祸乱；战鼓一响军队出动，他们就背负箭袋跨上战马像惊鸟一样奔驰。因此永初年间，羌人各种族纷纷而起。他们化解彼此的仇隙猜忌，缔结盟约指天发誓，招引山林豪勇，相互呼啸聚众举事，他们高举木棍当兵器，肩负柴棒为器械。兵车战马踏扬尘埃，猖獗嚣张于三辅；建立国号、称王称帝，得意放肆于北地诸郡。他们向东寇犯赵国、魏郡的边郊，往南入侵汉中、蜀郡的界地，充塞湟中，阻断陇道，焚烧陵园，剽掠城市，汉军的伤亡挫败接连不断，告急文书日日相闻于朝廷。并州、凉州的士人百姓，首当其冲伤残毙命，壮悍男子在兵阵中丧身丢命，柔弱女妇则被绳捆索绑成为俘虏，墓地遭发掘尸骨被抛露，无论求死求生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从西戎叛逆作乱以来，从未有践踏蹂躏中原上国至如此之厉害程度。和熹皇后以女君的身份亲政，威仪不与外廷大臣当面。朝臣们议论国政时害怕兵将损折，抱着苟且图安的心理。有人认为边地州郡难以救助，应该放弃；有人担心祸患蔓延深入内地，没有止境。谋臣们徘徊难下决心，猛将们疑虑无法决断，朝廷终于迁徙西河四郡之人分散到关右各县居住。拆毁房屋砍伐树木，断绝他们眷恋故土的心情；焚烧、破坏积蓄的财富，防止他们回顾家乡的念头。于是诸位将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类人物，纷纷争着谋划雄心勃勃的计划，交替遵奉朝廷征讨羌人的命令，征调兵力会合众军，寻找机会进攻羌人。他们挥兵东西驰骋，奔往攻前奔回救后，数州境地不得安宁，每日耗费千金之资。以至于要向百姓增加赋税，向侯王贵人借贷，取用国库中的金钱绢帛，征调粮粟盐铁的积储。用于赠遗送礼悬赏奖赐的开支，以及转运军粮物资慰劳归附的费用，前后达几十万钱的巨额开支。有时打了胜仗把羌人头领斩杀，摧毁了依附的羌人种落，投降和俘虏的羌人充塞着道路，获得的牛羊布满了山坡。战报还未把胜利的消息传到朝廷，而羌人重新反叛的情况已又传来。因此所得抵不上所失，获得的功效不如所付出劳费的一半。军队士兵风餐露宿，连年而不能取得全胜。朝廷国家财竭为屈，有志之士愤悲失望。段颖担任讨羌之事，专门掌管军队指挥，他靠了山西人的猛勇秉性，又熟悉羌人的习俗和内部情形，他用尽心思钻研兵事勇锐飙厉达于极点，以此来进行征讨羌人的战争。他顶冒箭矢冲锋在前，杀进阵中身当百死，踏冰冒雪，历经千折百曲，才最终消灭了西羌种众，平定了东羌寇患。至于那冲锋陷阵之所歼灭杀伤，追击逃敌之所击倒践踏，头颅斩断掉落在万丈之山，肢体砍开散在重崖之上，这数量是不可计算的了。那能逃窜于草

木山石之间，自免于锋刃箭矢之下的羌人，百人中也不到一两个。然而张奂极力认为“戎狄也是天地一气所生，不应该把他们全部杀尽，使得流血污染原野，因而有伤阴阳调和导致妖异之事发生”。这话是多么迂腐啊！羌人虽然是外患，但实在也加深了内疾，假如攻除他们而不彻底，这就好比是成了心腹之患。可惜啊羌人寇敌已被大体平定，然而汉朝国运也衰竭了。呜呼！从前先王治理天下分别九州，畿内荒边判别分明，知道夷貊异族气性不同，难以用王道去统治管理，因此排斥他们远离中原华夏，规定贡赋十分轻微，仅与他们口头约规罢了。如两汉控御戎羌的政策，那是失掉了先王原则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先零羌侵犯边境，赵充国把它们迁到内地；煎当羌作寇贼，马文渊把他们迁往三辅。他们二人贪图羌人暂时安定的局面，轻信羌人驯服归顺的情态，只考虑以日计算的短期权宜之效果，而忘记了世代长远的国策，这难道是洞察幽微见识深远的人所办的事吗？所以微子看到象牙筷流下眼泪，辛有在伊川发出长叹呀。

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虔刘陇北。假僭泾阳。朝劳内谋，兵惫外攘。

赞辞说：金行气性坚刚，播生了西羌。氐羌酋豪分出诸种，于是就慢慢盛强。杀戮劫掠于陇山之北，僭号称王于泾水之阳。朝廷之内谋划对策辛劳不止，军队抵御进击外寇疲惫不堪。

# 后汉书卷八十八

## 西域传第七十八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窴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时军司马班超留于窴，绥集诸国。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因遣副校尉阎槃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已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汉武帝时候，西域内附臣服，共有三十六国。汉朝为此设置使者、校尉统领监护这些国家。汉宣帝改置为西域都护。元帝又设置戊、己二校尉，驻屯在车师前王庭常掌屯田之事。哀帝、平帝年间，西域各国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夺帝位后，把西域各国王侯的名称贬的贬换的换，因此西域人们怨恨反叛，与中原就断绝了关系，并且重新被匈奴管辖役使。匈奴征收赋税沉重苛刻，西域各国不堪忍受，建武年间，都派使者来朝廷请求内附，希望汉朝委派都护去统护。光武帝因天下刚刚安定，没有余力去管边远地区的事务，最后没有答应他们。正好这时匈奴衰弱了，莎车王贤征伐灭亡了好几个国家，贤死之后，各国开始互相进攻征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被鄯善吞并。渠勒、皮山被于窴统一，全部占据了这些国家的境土。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被车师灭掉。后来这些国家全都重新建立。永平年间，北匈奴开始胁迫各国一同寇犯河西郡县，边境城门白天也关闭着。永平十六年，明帝于是命令将帅，北征匈奴，攻取了伊吾卢地，在此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于是终于打通了与西域的通

道，于窴等各国都派了国王的儿子来朝廷当侍子。西域自从与中原关系断绝已经过了六十五年，这时才重新畅通。第二年，朝廷才设置都护、戊己校尉。到明帝去世，焉耆、龟兹进攻诛杀了都护陈睦，并全部消灭了他的兵众，匈奴、车师围攻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天，酒泉太守段彭在交河城大败车师。章帝不想弄得中原疲困空虚来对付夷狄异族，于是就派人接回了戊己校尉，不再派遣都护。建初二年，还把伊吾的屯田也罢撤了，匈奴乘机派兵占据了伊吾之地。当时军司马班超留在于窴，安抚西域各国。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把匈奴打得大败。永元二年，窦宪趁战胜之威派副校尉阎槃带领两千多骑兵袭击伊吾，打败了匈奴驻军。永元三年，班超终于平定了西域，朝廷就任命班超为都护，屯驻龟兹。又设置了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屯驻车师前部高昌壁，又设置戊部候，屯驻车师后部候城，与戊己校尉驻地距离五百里。永元六年，班超再率兵进击打败焉耆，于是五十多个国家全部派遣质子归附汉朝。至于条支国，安息国等国在四万里之外的海边上，它们都派了使者经辗转翻译前来朝廷贡献。永元九年，班超派属官甘英一直走到西海边才回来。那都是前代人们所没到过，《山海经》上也没详细记载过的地方，这时人们对那里的风物土俗，都无不了解详备，那里出产的珍奇异物，也都传来为人所见。于是远方的蒙奇、兜勒等国都来归服，派了使者前来贡献。

及孝和晏驾，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数月，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遂击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复欲进取西域。邓太后不许，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

等到孝和皇帝去世后，西域各国背叛朝廷。安帝永初元年，接连攻击包围西域都护任尚、段禧等人，朝廷考虑到西域路途险远，前往救应有困难，于是下诏撤了西域都护。从此就放弃了西域。北匈奴立即又收服了西域各国，与各国一起寇犯边境持续了十几年。敦煌太守曹宗对它们的侵害十分担心，元初六年，他就上奏朝廷派遣行长史索班，带了一千多人屯驻伊吾去招纳抚慰西域各国，这样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就来归降了。过了几个月，北匈奴又率领军师后部王一起进攻杀害了索班等人，还进击赶跑了车师前王。鄯善被进攻紧迫危急，向曹宗求救，曹宗趁此时机请求朝廷出兵进击匈奴，以报索班被杀之耻辱，并且还打算进攻夺回西域。邓太后不答应，只是下令设置护西域副校尉，驻于敦煌，让他带领营兵三百人，对西域各国笼络控制而已。这以后北匈奴与车师入寇河西地区，朝廷没有办法阻挡，大臣们

议论说要把玉门关、阳关关闭，以断绝它们入寇的祸患。

>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之北，财币縻于卢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柚空虚，算至舟车，赀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帝纳之，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窴、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领已西遂绝。六年，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窴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述对西域的三种策略，认为“北匈奴呼衍王经常辗转来往于蒲类海和秦海之间，控制西域各国，迫使它们与之一起入寇抄掠。现在把酒泉属国的官吏士兵二千多人集中到昆仑关塞，首先进击呼衍王，消灭祸乱的根本，然后调发鄯善兵五千人威胁车师后部，这是上策。假若不能出兵，可设置军司马，率领五百士兵，由四郡供应他们耕牛和粮食，出塞占据柳中戍守屯田，这是中策。假若这也办不到，那么就应该放弃交河城，收编鄯善等国让他们全都入居塞内，这是下策”。朝廷把张珰的建议下发让官员们讨论。尚书陈忠上疏说：“臣下听说四边异族的寇患没有比北边匈奴更厉害的。汉朝初建，高祖在平城被包围受困，太宗忍受供奉结纳的羞耻。因此孝武皇帝发愤气怒，深思长久远大的策略，命令派遣勇武之臣，渡过黄河横穿沙漠，穷追猛捣匈奴王庭。在这次战役中，士兵们战死在狼望山之北，财物货币耗费于卢山的谷地，国家府库积储用尽，百姓家里空剩四壁，舟车必须纳税，六畜也要交捐。难道武帝不爱护百姓，他是要为长远利益考虑的缘故啊！于是朝廷设置了河西四

郡，以之来隔绝南羌，收服了三十六国，斩断了匈奴右臂。因此匈奴单于势单力孤，抱头鼠窜躲到远方。到了宣帝、元帝之时，匈奴终于向汉廷称臣，边关不必关闭，告急的羽檄也销声匿迹。这样看来，戎狄异族可以用兵威镇服，但难用德化使他们亲近。西域各国内附已很久了，各国诚挚地向往东方叩响关门要求通好已有数次了，这是各国不愿屈服于匈奴而向往我汉朝的明证。现在北匈奴已经攻破车师，势必还要南攻鄯善，我朝抛弃他们不去援救，那各国将会归从匈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匈奴的财富就会日益增加，胆气声势就会更加炽盛，兵威直逼南羌，南羌就会与匈奴连成一片了。如果这样的话，河西四郡就危险了。河西既然发生危险，朝廷就不得不动员援救，那么超过现在百倍的兵役徭役就会兴起，无法计算的耗费也将从此开始了。议论的大臣们只考虑到西域遥远，扶助救护舍不得花费，而看不到前代先人们苦心勤劳经营那里的良苦用心。当今边境防守御敌的设施并不精良，境内郡县武装防卫的设施也不加整治，敦煌孤立危急，远来告急求援，再不派兵前往救护，对内无以告慰官民，对外则无以威服宣示百蛮。国土缩减，《诗经》上有明白的训诫。臣下认为应当在敦煌设置校尉，照从前的做法增加四郡屯兵，从而抚慰西域各国。这样或许可以在万里之外打退敌人，使匈奴震惊害怕。”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就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领五百名解除枷锁的囚徒兵，屯驻西域柳中。班勇因此平定了车师。从建武年间到延光年间，西域与中原三次断绝了交往，又三次恢复了交往。顺帝永建二年，班勇又进击降服了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窴、莎车等十七国都来归服附从，但乌孙、葱岭以西各国与朝廷的关系还是断绝不通。永建六年，皇帝考虑到伊吾以前是一块肥沃的地方，靠近西域，匈奴常占据那里做据点，去抄掠寇暴，又下令在伊吾开展屯田就像永元年间的情况一样，设置伊吾司马一人。从阳嘉年间以后，汉朝国威渐渐衰减，西域各国骄横放纵，转而互相之间侵略征伐。元嘉二年，西域长史王敬被于窴所攻打而战死。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又反叛进攻屯营。虽然时有降服，但却未曾受到惩戒，从此西域渐渐地疏远怠慢汉朝。班固记述了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习俗，这些都已详细地记载在《前汉书》里了。现在我把从建武年间以后西域各国与以前不同的事情记录撰写下来，作为《西域传》，都是根据安帝末年班勇所记录的情况撰写的。

> 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领。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领东流，一出于窴南山下北流，与葱领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三百余里。

西域内附各国，从东到西六千多里，从南到北一千多里，东边直到玉门关、阳关，西边直达葱岭。西域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部

和北部有大山，中部有河。南山的东脉从金城延伸而来，与汉朝境内的南山连接。西域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出葱岭往东流，一个源出于窴南山之下往北流，与葱岭河相会后，往东流入蒲昌海。蒲昌海又称盐泽，距离玉门关三百多里。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自鄯善逾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

拘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阳万二千八百里。领户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胜兵千七百六十人。

从敦煌向西出玉门关、阳关，经过鄯善，往北到伊吾有一千多里，从伊吾往北到车师前部高昌壁一千二百里，从高昌壁往北到车师后部金满城五百里。这几个地方是西域的门户，所以戊己校尉交替地屯驻于这几个地方。伊吾土地宜于种植五谷、桑麻和葡萄。它的北面则是柳中，这都是肥沃丰饶的地方。所以汉朝经常与匈奴争夺车师、伊吾，从而达到控制西域各国的目的。

从鄯善翻越葱岭往西前往各国，有两条通道。沿南山北坡，顺河向西走到莎车，这是南道。从南道往西越过葱岭，就可以到大月氏、安息等国。从车师前王庭沿着北山，顺河西行到疏勒，这是北道。从北道往西越过葱岭，可往大宛、康居、奄蔡等国。

出了玉门关，经过鄯善、且末、精绝行三千多里到拘弥。

拘弥国位于宁弥城，这里距离西域长史屯驻的柳中四千九百里，距离洛阳一万二千八百里。管辖人民二千一百七十三户，人口七千二百五十一，有能弯弓作战的士兵一千七百六十人。

顺帝永建四年，于窴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窴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发二万人击于窴，破之，斩首数百级，放兵大掠，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至灵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时人众裁有千口。其国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

顺帝永建四年，于窴王放前杀害拘弥王兴，把自己的儿子立为拘弥王，并派使者向汉朝贡献。敦煌太守徐由上奏朝廷请求征讨于窴，皇帝则赦免了于窴之罪，让于窴王把拘弥国还给拘弥人，放前不肯。阳嘉元年，徐由派疏勒王臣槃调发二万人进攻于窴，攻破于窴，斩首

几百级，放纵士兵大肆抢掠，重新把兴的宗族中一位叫成国的立为拘弥王然后才回师。到灵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国进攻拘弥，把拘弥打得大败，杀了拘弥王，杀死的拘弥国人非常多，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自调发兵马去辅助扶立拘弥侍子定兴当了拘弥王。这时拘弥国民众才不过一千人。拘弥国西边距离于窴边界三百九十里。

于窴国居西城，去长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

建武末，莎车王贤强盛，攻并于窴，徙其王俞林为骊归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将休莫霸反莎车，自立为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后遂灭莎车，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领以东，唯此二国为大。

于窴国居于西城，距离西域长史驻地五千三百里，距离洛阳一万一千七百里。管辖人民三万二千户，人口八万三千，有能弯弓作战的士兵三万多人。

建武末年，莎车王贤强盛，攻打吞并了于窴，把于窴王俞林迁到骊归为王。明帝永平年间，于窴将领休莫霸反叛莎车，自立为于窴王。休莫霸去世，他哥哥的儿子广德继位，后来广德就灭掉了莎车，于窴国开始变得强盛起来。从精绝往西北到疏勒的十三国都归顺臣服于窴。然而鄯善王也开始强盛。从这以后南道葱岭以东地区，只有这两国最为强大。

顺帝永建六年，于窴王放前遣侍子诣阙贡献。元嘉元年，长史赵评在于窴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窴王建素有隙，乃语评子云："于窴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马达。明年，以王敬代为长史，达令敬隐核其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窴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窴必服矣。"敬贪立功名，且受成国之说，前到于窴，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窴侯将输僰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子使我诛建耳。"于窴侯将遂焚营舍，烧杀吏士，上楼斩敬，悬首于市。输僰欲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焉。马达闻之，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窴，桓帝不听，征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窴，令自斩输僰。时输僰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出兵。于窴恃此遂骄。

顺帝永建六年，于窴王放前派侍子到朝廷贡献。元嘉元年，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窴患痈疮死去，赵评的儿子迎护其父的灵柩回去，从拘弥国经过。拘弥王成国与于窴王素有矛盾，于是挑唆赵评的儿子说："于窴王让胡医把毒药放到疮伤里，因此把你父亲害死了。"赵评的儿子相信了这话，回到塞内，把这话告诉了敦煌太守马达。第二年，朝廷任命王敬为西域长史，马达让王敬暗地里查清这事。王敬上

任先从拘弥国经过，成国又向王敬进言说：“于窴国人民希望我当于窴王，现今可借下毒害死赵评这个罪名诛杀建，于窴人一定心服。”王敬企图建立功名，又受了成国进言影响，前行到了于窴，就准备了酒席请建赴宴，却暗地准备对付建。有人把王敬之谋告诉了建，建不相信，说：“我没有罪，王长史为什么要杀我？”第二天，建带家属几十人来见王敬。坐定之后，建站起来向大家敬酒，王敬喝令左右手下把建捉住，军吏士兵们并不想杀害建，建手下的官属全都得以突围逃跑。当时成国的主簿秦牧跟随王敬也在宴会席上，他握着刀离开坐席说：“大事已经决定了，为什么又迟疑不决？”就上前斩了建。于窴侯将输僰等人集合兵马攻打王敬，王敬提了建的头颅上楼宣告说：“天子派我来杀建的啊。”于窴侯将于是放火焚毁营舍，烧杀军吏士兵，他上楼斩了王敬，把王敬的头挂到市上。输僰想自立为王，于窴国人把他杀了，而拥立建的儿子安国当了王。马达得知了这事，打算率领诸郡兵马出塞进攻于窴，桓帝不答应，把马达征召回京，而以宋亮接任敦煌太守。宋亮到任之后，向于窴国人悬赏，让他们自己斩杀输僰。当时输僰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于是于窴人就砍了一颗死人头送到敦煌，但却不说明事情经过。宋亮后来知道了于窴人玩的把戏，但终究没能出兵问罪。于窴凭恃此事从此骄纵不驯起来。

自于窴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国一名漂沙，去洛阳万四千四百里。户二千五百，口万余，胜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傅箭镞，所中即死。《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

子合国居呼鞬谷。去疏勒千里。领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

德若国领户百余，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去长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阳万二千一百五十里，与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

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

从于窴经皮山国，到西夜国、子合国、德若国。

西夜国又叫漂沙国，距离洛阳一万四千四百里。有民户二千五百户，人口一万多，能弯弓作战的士兵三千人。这里地里生长白草，白草有毒，西夜国人煎熬白草成药汁，敷到箭头上，被射中的人立即就死。《汉书》中把西夜、子合误记为一个国家，现今两国各自有王。

子合国位于呼鞬谷。距离疏勒一千里。管辖人民三百一十户，人口四千，能弯弓作战的士兵一千人。

德若国管辖人民一百多户，人口六百七十，能弯弓作战的士兵三百五十人。德若国东面距离西域长史驻地三千五百三十里，距离洛阳

一万二千一百五十里，德若国与子合国接界，它们的风俗完全一样。

从皮山国往西南经乌秅国，过悬度国，再经罽宾国，要走六十多天才可到乌弋山离国，这里地界方圆几千里，东汉时改名为排持国。

再向西南骑马要走一百多天到条支国。

>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
>
> 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
>
>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
>
>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
>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条支国城建在山上，周围有四十多里。在西海边上，海水曲折环抱着条支国的南面及东北面，三面都没有路，只有西北角通陆路。这里土地气候炎热潮湿，出产狮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产的卵像瓮那样大。

从这里转往北方再往东行，再骑马行六十多天到安息国。安息国后来征服管辖条支国，在条支国设置大将，统辖条支各处的小城。

安息国都城位于和椟城，距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面与康居接界，南面与乌弋山离国接界。地界方圆千里，小城有几百个，户口军兵最为众多强盛。安息国东部边界木鹿城，号称小安息，距离洛阳二万里。

章帝章和元年，安息派了使者来汉朝献狮子、符拔。符拔形状像大公鹿但没有角。和帝永元九年，西域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国，到达条支国。来到大海边打算渡海，可是安息西部边界的船夫对甘英说："海面广阔，往来渡海的人们碰上好顺风要三个月才能渡过，假如碰上逆风，也有两年才能渡过的，所以渡海之人都要带足三年的粮食。海中航行最使人思念陆地想念家乡，常有因此而死亡的人。"甘英听了这话就打消了渡海的念头。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又进献狮

子及条支大鸟，当时人们称之为安息雀。

从安息国往西走三千四百里到阿蛮国。从阿蛮国往西走三千六百里到斯宾国。从斯宾国向南走渡河，再往西南到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部边界到这里就到头了。从这里往南渡海，就通往大秦国。大秦国出产很多海西珍奇异物。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大秦国又称为犁鞬国，因为在海西，也称海西国。土地方圆几千里，有四百多个城池。归属大秦的小国有几十个。城郭用石头建造。沿大道设置有邮亭，都用白土涂抹装饰。出产松柏等树木以及百草。人民的习俗是勉力于田地耕种，种树种桑养蚕很多。人们都剃光头，穿着锦绣衣服，乘坐辎軿白盖的小车，出入宫中击鼓，打着各种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国都所在的城市，周围一百多里。城里有五个宫殿，相距各有十里。宫室都用水晶做柱子，宫中所用的食器也是水晶做的。大秦国王每日到一个宫殿处理事务，这样五日就五个殿都轮了一遍。常让一人拿着一个袋子跟随国王的座车，人们有事要上诉国王，就把书状投入袋中，国王到宫中打开袋子取出查阅，处理事情判断是非曲直。王庭设有各种官府部门处理各种文书。设置三十六将，他们常开会讨论国家事务。大秦国王没有一个固定的人选，都是选择推立贤明的人担任。国中发生灾害变异以及风雨不合节令，就废黜国王再另外推立一个，被罢黜的国王并不怀怨。大秦人民都身材高大相貌端正，与中国人类似，所以称之为大秦。

土地多产金银奇宝，出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人们用金丝刺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制作黄金涂、火浣布。又出产细布，有人说是用水羊的细毛、野蚕茧丝织成的。又能把各种香料混合一起，煎熬出汁用来制作苏合香。大凡外国的各种珍异之物都出产在这里。

人们用金银为钱，银钱十个当金钱一个。与安息、天竺在海中交易买卖，获利可得十倍。大秦人秉性质朴正直，买卖物品不言二价。谷物粮食常年价贱，国内经济富裕充足。邻国使者来到其国边界，乘坐驿车前往国都，到达后则赏给金钱。大秦国王常常希望派使者与汉朝交往，然而安息则想要用汉朝的丝绢彩帛和大秦交易，因此阻拦隔断使大秦使者不能通过到达汉朝。到了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者从日南郡界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才得以与汉朝交往了一回。大秦使者所贡献的物品，并没有什么珍奇异物，恐怕是传闻说的过了头吧。

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

有人说大秦国西面有弱水、流沙，靠近西王母所居住的地方，几乎是太阳西下落地的地方了。《汉书》说：“从条支往西行二百多天，靠近太阳所入之处。”这就与今书所说不同了。前代汉朝使者都是到乌弋就回来了，没有谁到过条支的。又说：“从安息陆路绕海往北行出海西到达大秦，沿途百姓连绵不绝，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站，始终不见盗贼寇警。但是路上多猛虎、狮子，拦在路上伤害行人，没有百把人，不带兵器，就常被猛兽吃掉。”又说：“有飞桥长几百里可以渡过海北。”各国所出产的奇珍异宝玉石等各种物品，奇奇怪怪多不可信，因此对之不加记载。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翖侯。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翖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

得高附。

大月氏国都城在蓝氏城，西面连接安息，有四十九天的路程，东面距离长史驻地六千五百三十七里，距离洛阳一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民户十万，人口四十万，能弯弓作战的士兵十几万人。

当初，月氏被匈奴所亡灭，于是迁到大夏，把大夏之国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共五部翖侯。过了一百多年，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其余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入安息，攻取高附之地。又灭掉了濮达、罽宾，全部占有了两国之地。丘就却活到八十多岁去世，儿子阎膏珍接任当王。又灭掉了天竺，设置将军一人统辖管理天竺。月氏从这以后，最为富裕强盛，各国都把月氏王称为贵霜王。汉朝根据其从前的称号，称其为大月氏。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面，也是一个大国。高附国人的风俗与天竺相似，然而生性软弱，容易向人屈服。善于做买卖，人们都很富有。所归附的国家没有一定，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哪国强大些就可使高附臣服，衰弱了则失去高附，但高附从未臣服过月氏。《汉书》把高附算在五翖侯之内，这不是实际情形。后来高附归属安息。等到月氏打败安息，才使得高附向它臣服。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髭㲪、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天竺国又称身毒，在月氏的东南面几千里外的地方。风俗与月氏相同，但地势低湿天气炎热。这个国家在大海边上。人们骑象作战。天竺人比月氏人软弱些，信奉浮图教，不杀伐生灵，几乎成为普遍习俗。从月氏、高附国往西，南面到西海，东面到磐起国，都是身毒国

之地。身毒国有几百个属城，每城都设置长官。有几十个属国，每国都设有王。虽然各国有些小差别，但都以身毒作为国名，东汉时都归属月氏。月氏杀了那些国王而设将军，让将军统辖身毒各国人。身毒国土地出产大象、犀牛、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面与大秦相通，有大秦珍物。又产细布、好毾㲪、各种香料、石蜜、胡椒、姜、黑盐。

和帝之时，身毒国多次派使者来贡献，后来西域反叛，就停止了。到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又多次从日南郡界外来朝廷贡献。

世人传说明帝梦见金人，十分高大，头顶上有光明映辉，明帝向群臣询问梦中之境。有的臣子说："西方有神，名叫佛，其形体高一丈六尺并且身体是金黄色。"明帝于是派人出使天竺访求佛教法术，接着就在中国画了佛的形象流传。楚王刘英首先信奉佛教法术，中国从此很有一些人信奉佛教了。后来桓帝喜好神仙之事，多次祭祀浮图和老子，老百姓中也渐渐有人信奉佛教，后来佛教就开始兴盛起来。

东离国都城在沙奇城，在天竺东南面三千多里的地方，是一个大国。东离国土地气候、物产种类与天竺国相同。国内有几十个城，各城统治者都称王。大月氏征伐东离国，于是就臣服大月氏。东离国人男女都有八尺高，但性情怯弱。他们乘坐大象、骆驼，往来于邻国之间。有敌寇来入侵，就乘了大象作战。

栗弋国臣服于康居。出产名马牛羊、葡萄及各种果子，其地水质美，因此酿的葡萄酒特别有名气。

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

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莎车国西经蒲犁、无雷至大月氏，东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

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

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

严国在奄蔡国北面，臣属康居，出产鼠皮，用鼠皮向康居交税。

奄蔡国东汉时改称阿兰聊国，位于地城，臣属康居。奄蔡国气候温和，多产桢松及白草。人民的习俗和穿着与康居相同。

莎车国往西经蒲犁、无雷可到大月氏，往东距洛阳一万零九百五十里。

匈奴单于趁王莽之乱，攻取了西域，只有莎车王延最强盛，不肯归附臣属匈奴。元帝时，延曾经作为侍子，在京师长大，爱慕中国，因而也在国内采用一些汉朝的典章制度。他经常教导儿子们，应当世代尊奉汉朝，不可违逆。天凤五年，延去世了，谥号忠武王，儿子康继位。

光武皇帝初年，康率领邻国抵拒匈奴，保卫已故西域都护的军吏士兵的妻子儿女一千多人，写信向河西报告情况，探问中国动静，述说自己思念向往汉朝的心情。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于是奉朝廷诏令立康为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国都归莎车管辖。

九年，康死，谥宣成王。弟贤代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西夜王。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领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其使不肯易，遵迫夺之，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

建武九年，康去世了，谥号宣成王。他弟弟贤继位，攻破了拘弥国、西夜国，把两国国王都杀了，而立他兄长康的两个儿子当拘弥王和西夜王。建武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一起派了使者到汉廷贡献，到这时汉朝才与西域恢复了交往。葱岭以东各国都归贤管辖。建武十七年，贤又派使者朝见贡献，请求朝廷派西域都护去。天子向大司空窦融询问这事，窦融认为贤父子兄弟约定侍奉汉朝，现在又表现出忠诚的心愿，应该对他加号增位以镇服安抚他。皇帝于是趁贤的使者返回之便，赐给贤西域都护印绶，以及车旗黄金锦绣等物。敦煌太守裴遵上奏说："不可把大权授给夷狄，而且这样做又会使其他西域各国不满。"皇帝下诏要把都护印绶收回，另外赐给贤汉大将军印绶。贤的使者不肯交回更换，裴遵强迫夺回都护印绶，贤因此开始怀恨汉朝。但他还是冒称大都护，以此名义向西域各国发去文书，各国都归服了莎车，称贤为单于。贤逐渐骄横起来，向各国征收沉重的赋税，多次进攻龟兹等各国，西域各国发愁忧惧。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二十二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

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

建武二十一年冬天，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一起派了侍子来朝廷，献上他们国家的珍宝。等见到皇上，都流着眼泪叩头，希望能派西域都护去保护各国。天子考虑到中原地区刚刚平定，北部边境还未顺服，就把各国的侍子都打发回去，对他们重重给予赏赐。这时贤依仗自己兵马强盛，要想兼并西域各国，对它们的攻击越来越厉害。各国听说都护没有派出，而侍子们都回来了，十分忧恐，就写信给敦煌太守，愿意把侍子留在敦煌以此做给莎车看，然后放出话说侍子已被留下，说都护马上就会派出，这样做希望莎车暂且能停止进攻。裴遵把情况报告朝廷，天子答复可以这样做。建武二十二年，贤知道西域都护不会派来了，就写信给鄯善王安，让他断绝西域通往汉朝的道路。安不听这话反而杀了莎车使者。贤大怒，发兵进攻鄯善。安迎战，打了败仗，逃入山中。贤杀害掳掠一千多人后退走了。这年冬天，贤又进攻杀害了龟兹王，进而兼并了龟兹国。鄯善、焉耆等各国侍子久留敦煌，忧愁思乡，都逃回去了。鄯善王向汉朝上书，希望能再派侍子入朝，再次请求派都护来西域，说都护不派出，各国确实遭到匈奴胁迫。天子回信说：“现在使者和大军都还无法派出，假如各国力不从心，那么东南西北随你们自便。”于是鄯善、车师又归附了匈奴，而贤则更加骄横了。

妫塞王自以国远，遂杀贤使者，贤击灭之，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妫塞王。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贤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妫塞王。数岁，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驷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

妫塞王自以为其国离莎车国很远，就把贤的使者杀了，贤就进攻灭掉了妫塞国，另立妫塞国中贵人驷鞬为妫塞王。贤又自己立了儿子则罗当龟兹王。贤考虑则罗年轻，就从龟兹分出部分地方为乌垒国，把驷鞬派去当乌垒王，又另外让一个贵人当了妫塞王。过了几年，龟兹国人民共同杀了则罗、驷鞬，却派了使者到匈奴那里，请求匈奴人为他们另外扶立一个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因此龟兹就归属了匈奴。

贤以大宛贡税减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贤因将还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而康居数攻之，桥塞提在国岁余，亡归，贤复以为拘弥王，而遣延留还大宛，使贡献如常。贤又徙于窴王俞林为骊归王，立其弟位侍为于窴王。岁余，贤疑诸国欲畔，召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位侍子戎亡降汉，封为守节侯。

莎车将君得在于窴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见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无射我，我乃为汝杀君得。”都末因此即与兄弟共杀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窴王，复与拘弥国人攻杀莎车将在皮山者，引兵归。于是贤遣其太子、国相，将诸国兵二万人击休莫霸，霸迎与战，莎车兵败走，杀万余人。贤复发诸国数万人，自将击休莫霸，霸复破之，斩杀过半，贤脱身走归国。休莫霸进围莎车，中流矢死，兵乃退。

贤借口大宛国贡赋减少，亲自率领各国兵马几万人进攻大宛，大宛王延留向贤投降了，贤就把延留扣下带回国去，把拘弥王桥塞提改派到大宛当王。但康居多次来进攻大宛，桥塞提在大宛国待了一年多，逃回来了，贤又让他去当拘弥王，而打发延留回大宛，让他向莎车贡献像过去一样。贤又把于窴王俞林迁为骊归王，立他的弟弟位侍当于窴王。过了一年多，贤怀疑各国想反叛，就把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等王召来，把他们都杀了，不再置王，只派将领镇守这些国家。位侍的儿子戎逃亡投降了汉朝，被封为守节侯。

莎车将领君得在于窴凶暴残虐，百姓深受其害。明帝永平三年，于窴人的一个头领都末出城，看见一只野猪，就准备射死它。野猪却说起话来：“不要射我，我可以为你杀了君得。”都末因此就和他兄弟一起杀了君得。但另一头领休莫霸又与汉人韩融等人杀了都末兄弟，自立为于窴王，还与拘弥国人一起进攻杀掉在皮山的莎车将领，然后带兵回去了。于是贤派其太子、国相，带领各国兵马二万人进攻休莫霸，休莫霸迎击与之作战，莎车兵败逃走，被杀的有一万多人。贤又调发各国兵马几万人，亲自率领进攻休莫霸，休莫霸又打败了莎车兵，斩杀敌人超过半数以上，贤脱身逃跑回国。休莫霸进军包围了莎车，被流矢射死，于窴兵才退走。

于窴国相苏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王。匈奴与龟兹诸国共攻莎车，不能下。广德承莎车之敝，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车数岁，于是贤归其父，而以女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明年，莎车相且运等患贤骄暴，密谋反城降于窴。于窴王广德乃将诸国兵三万人攻莎车。贤城守，使使谓广德曰：“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曰：“王，我妇父也，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以问且运，且运曰：“广德女婿至亲，宜出见之。”贤乃轻出，广德遂执贤。而且运等因内于窴兵，虏贤妻子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

于窴国相苏榆勒等人一起拥立休莫霸哥哥的儿子广德当王。匈奴与龟兹等国一起进攻莎车，不能攻下。广德乘莎车疲惫不堪之际，派他弟弟辅国侯仁带兵进攻贤。贤接连遭受进攻，就派使者与广德讲和。在此之前广德的父亲被扣留在莎车好几年了，于是贤放回了广德的父亲，还把女儿嫁给了广德，与于窴国结为友邻之国，广德就带兵退走了。第二年，莎车国相且运等人忧患贤骄纵横暴担心受害，密谋把城献给于窴投降。于窴王广德于是带领各国兵马三万人进攻莎车。

贤守据在城上，派使者对广德说："我放回了你的父亲，给了你老婆，你却来攻我为何道理？"广德回答说："王，您是我老婆的父亲，很久没见面了，希望我们各带两人到城外会面结盟。"贤把这事向且运询问可否，且运回答："广德是大王女婿至亲，应该出城见面。"贤于是轻率地出了城，广德就把贤拘押起来。但且运等人就开了城门让于窴兵进来，俘虏了贤的妻子儿女吞并了莎车国。广德把贤捆押回国，过了一年多又把他杀了。

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窴，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冬，匈奴复遣兵将贤质子不居徵立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章帝元和三年也。时长史班超发诸国兵击莎车，大破之，由是遂降汉。事已具《班超传》。

莎车东北至疏勒。

疏勒国去长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阳万三百里。领户二万一千，胜兵三万余人。

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冬，汉遣军司马班超劫缚兜题，而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忠后反畔，超击斩之。事已具《超传》。

匈奴听说广德灭亡了莎车，就派了五位将领调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之兵三万多人包围了于窴，广德请求投降，把他的太子送去当人质，约定每年向匈奴交纳罽毡毛絮。冬天，匈奴又派兵护送贤的质子不居徵去当莎车王，广德又去进攻杀掉了莎车王，另立他的弟弟齐黎当莎车王，这是章帝元和三年的事。这时西域长史班超调发各国兵马进攻莎车，打得莎车大败，莎车因此就投降了汉朝。这事已记载在《班超传》中。

莎车国东北面可到疏勒。

疏勒国距长史驻地五千里，距洛阳一万零三百里。管辖人民二万一千户，可弯弓作战的士兵三万多人。

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了疏勒国王成，自作主张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冬天，汉廷派军司马班超袭击捉拿了兜题，而立成的兄长之子忠当了疏勒王。忠后来反叛汉朝，班超进攻斩杀了他。事情已记载在《班超传》中。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磐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磐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遗腹叔父也，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磐，又畏惮月氏，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磐立为王，更以遗腹为磐槁城侯。后莎车连畔于窴，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窴为敌国焉。

安帝元初年间，疏勒王安国因舅舅臣磐犯了罪，把他流放到月

氏，月氏王对臣磐亲近爱护。后来安国去世，他没有儿子，母亲掌握国政，与国人一起立臣磐同母弟弟的儿子遗腹当了疏勒王。臣磐听说了这事，向月氏请求说："安国没有儿子，同宗族人衰落弱少，如果立母亲族人当王，我是遗腹的叔父，我理当为王。"月氏于是派兵送臣磐回疏勒。疏勒国人素来敬爱臣磐，加上又畏惧月氏，就一起夺取了遗腹的印，迎接臣磐回国拥立他当国王，另让遗腹当磐槁城侯。后来莎车不断反叛于窴，改向疏勒臣属，疏勒因而强大起来，因此得以成为与龟兹、于窴势均力敌的国家。

顺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五年，臣磐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阳嘉二年，臣磐复献师子、封牛。至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

东北经尉头、温宿、姑墨、龟兹至焉耆。

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北去长史所居八百里，东去洛阳八千二百里。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厄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

顺帝永建二年，臣磐派使者来朝廷贡献，顺帝拜授臣磐为汉大都尉，授其兄长之子臣勋为守国司马。永建五年，臣磐派侍子与大宛、莎车使者一起到朝廷贡献。阳嘉二年，臣磐又进献狮子、封牛。到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在打猎时被他的小叔父和得射死，和得自立为疏勒王。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佗派从事任涉带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率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共三万多人，征讨疏勒，进攻桢中城，经四十多天不能攻下，只好引兵退走。这以后疏勒王连连被杀害，汉朝也没有办法制止。

从疏勒往东北经尉头、温宿、姑墨、龟兹到焉耆。

焉耆国在南河城，北面距长史驻地八百里，东面距洛阳八千二百里。人户一万五千，人口五万二千，可弯弓作战的士兵二万多人。焉耆国四面都是大山，与龟兹国相接，道路险厄容易把守。有海水曲折进入四山之间，南河城周围有三十多里。

永平末，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至永元六年，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黎、山国，遂斩焉耆、尉黎二王首，传送京师，县蛮夷邸。超乃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王，尉黎、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时，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为西域长史，复讨定诸国。元孟与尉黎、危须不降。永建二年，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之，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

永平末年，焉耆与龟兹一起攻击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

恂，杀害军吏士兵二千多人。到永元六年，西域都护班超调发西域各国之兵征讨焉耆、危须、尉黎、山国，最后斩了焉耆、尉黎两国国王的首级，传送到京师，悬挂在蛮夷邸示众。班超于是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焉耆王，尉黎、危须、山国都重新立了国王。到安帝之时，西域背叛汉朝。延光年间，班超之子班勇任西域长史，重新讨平了西域各国。元孟与尉黎、危须国王不肯投降。永建二年，班勇与敦煌太守张朗进击打败了他们，元孟这才派儿子到朝廷贡献。

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东南去长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阳万四百九十里。户八百余，口二千余，胜兵七百余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

移支国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其人勇猛敢战，以寇钞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

东且弥国东去长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阳九千二百五十里。户三千余，口五千余，胜兵二千余人。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其所出有亦与蒲类同。所居无常。

车师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领户千五百余，口四千余，胜兵二千人。

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

蒲类国位于天山西部疏榆谷，东南面距离长史驻地一千二百九十里，距洛阳一万零四百九十里。民户八百多，人口二千多，可弯弓作战的士兵七百多人。人们居住在帐篷里，随水草盛衰而迁移，很懂得田地耕作。有牛、马、骆驼、羊等牲畜。会制造弓箭。国里出产好马。

蒲类原先也是大国，先前西域归属匈奴，但蒲类王得罪了单于，单于发怒，把六千多蒲类人迁徙，赶到匈奴右部阿恶地居住，就称之为阿恶国。这里往南距车师后部骑马要走九十多天。人民贫困病弱，逃亡处于山谷之间，因此匈奴还是让其保留为一个国家。

移支国位于蒲类之地。民户一千多，人口三千多，可弯弓作战的士兵一千多人。移支人勇猛不怕打仗，以寇掠抄盗为常事。人们都披着头发，赶着牲畜随水草迁徙，不懂田地耕作。所出产的物产全与蒲类相同。

东且弥国东边距长史驻地八百里，距离洛阳九千二百五十里。民户三千多，人口五千多，可弯弓作战的士兵二千多人。人们住帐篷，随水草而迁徙，很会耕田农作。其国所出产物品也和蒲类相同。所居

住的地方则不固定。

车师前王居于交河城。河水分流环绕城外，因此称为交河。距长史驻地柳中八十里，东面距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管辖民户一千五百多，人口四千多，可弯弓作战的士兵二千人。

车师后王居于务涂谷，距长史驻地五百里，距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管辖民户四千多，人口一万五千多，可弯弓作战的士兵三千多人。

> 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
>
> 建武二十一年，与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还之，乃附属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取伊吾卢，通西域，车师始复内属。匈奴遣兵击之，复降北虏。和帝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车师震慑，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并赐印绶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𬱖欲废后部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卖已，因反击尉卑大，获其妻子。明年，汉遣将兵长史王林，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胡二万余人，以讨涿鞮，获首虏千余人。涿鞮入北匈奴，汉军追击，斩之，立涿鞮弟农奇为王。至永宁元年，后王军就及母沙麻反畔，杀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至安帝延光四年，长史班勇击军就，大破，斩之。

车师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这就是车师六国，北面与匈奴接界。车师前部西通焉耆北道，车师后部西通乌孙。

建武二十一年，车师与鄯善、焉耆一起派侍子入朝，光武皇帝把他们打发回去，于是车师就归附了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汉朝攻取伊吾卢之地，打通了西域通道，车师才重新归附汉廷。匈奴派兵进击车师，又投降了北匈奴。和帝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打败北匈奴，车师震惊害怕，前后车师王各派侍子进贡入朝，朝廷对他们赐予印绶金帛。永元八年，戊己校尉索𬱖打算废掉车师后部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当王。涿鞮愤恨车师前部王尉卑大出卖了自己，因而反叛并进攻尉卑大，俘获了尉卑大的妻子儿女。第二年，汉朝派将兵长史王林，调发凉州六郡及羌人、胡人二万多人，去征讨涿鞮，斩首俘获一千多人。涿鞮逃入北匈奴，汉军追击，把他斩首，立涿鞮弟弟农奇当王。到永宁元年，车师后部王军就和他母亲沙麻反叛，杀了车师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即行长史索班）。到安帝延光四年，西域长史班勇进击军就，把他打得大败，斩了他。

> 顺帝永建元年，勇率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阳嘉三年夏，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捍，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

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

顺帝永建元年，班勇率后部王农奇的儿子加特奴及八滑等人，调发精兵进击北匈奴呼衍王，打败了他。班勇于是上奏朝廷立加特奴为车师后部王，封八滑为后部亲汉侯。阳嘉三年夏天，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一千五百人，在阊吾陆谷袭击北匈奴，破坏了北匈奴的屋舍帐落，斩首几百级，俘获了单于母亲、叔母以及几百名妇女，牛羊十几万头，车子一千多辆，还有非常多的兵器和其他物品。阳嘉四年春天，北匈奴呼衍王带兵入侵车师后部，汉朝皇帝考虑到车师六国之地接近北匈奴，是西域的障蔽捍护，于是下令敦煌太守调发西域各国之兵，以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的兵马，合共六千三百骑去援救车师，在勒山袭击北匈奴，汉军打了败仗。秋天，呼衍王又带领二千人进攻车师后部，攻破了车师后部。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带领三千多骑兵寇犯伊吾，伊吾司马毛恺派官兵五百人在蒲类海东面与呼衍王交战，全部被呼衍王的兵马杀死，呼衍王于是进攻伊吾屯城。夏天，朝廷派敦煌太守司马达率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官兵四千多人前往救援，出塞进军到蒲类海，呼衍王得知消息就带兵退走了，汉军无功而回到塞内。

永兴元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

永兴元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发生矛盾，于是忿恨逞凶反叛了，进攻包围汉朝屯田且固城，杀伤官兵。后部候炭遮带领其余的人叛离阿罗多向汉朝官吏投降。阿罗多势危发急，带了他母亲妻子儿女以及一百多骑逃跑到北匈奴去了，敦煌太守宋亮上奏朝廷扶立后部已故之王军就的质子卑君当后部王。后来阿罗多又从匈奴回来，与卑君争夺王位，争取了很多车师国人投奔他。戊校尉阎详担心他招引北匈奴，将会祸乱整个西域，于是宣示诚信明白告之，答应阿罗多重新当王，阿罗多才向阎详投降。于是阎详收夺朝廷赐给卑君的国王印绶，另立阿罗多为王，仍旧把卑君带回敦煌，以车师后部人三百帐归他管辖役使，收取这三百帐的租税食用。帐，就好比中国的户数。

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后说也，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盖导俗无方，适物异会，取诸同归，措夫疑说，则大道通矣。

评论说：有关西域风物土俗的记述，从前古人是从未听说过的。汉代张骞胸怀远大的胆略，班超奋发封侯的志向，终究得以在遥远的西域建功立业，笼络塞外异族使之归服汉朝。凡为汉朝兵威所震慑降服，为汉廷赠赏财物所怀柔诱来的西域各国，没有不贡献其土产珍奇，交出其心爱的质子，俯伏爬行不敢抬头，折心向东而朝拜天子的。因此汉朝设置戊己之官，分别掌管西域事务；设置都护之帅，总揽西域大权。争先归服的就赏赐他满箱的黄金和官爵印绶，迟疑观望的就砍下他的头颅悬挂北阙。并且开设屯田在肥沃的边野，修建邮驿于要害的通路。来往朝廷西域之间的使节官吏在驿道上奔驰，一年四季都不停止；异国商人、远方贾客前来交易，每天络绎不绝奔走在边塞之下。后来甘英也到达了条支国还游历了安息，来到了西海边而遥望大秦，这里距玉门关、阳关达四万多里，沿途的各国没有甘英没到的地方。至于各国的土地风俗、民性才智的高下优劣，所出产物品种类的区分识别，平川河流山岭障塞的分布走向，气候季节温凉暑寒的异同差别，架梯而登的悬崖，搭栈而越的深谷，攀绳而行的险要及横穿沙漠的艰难路途，使人身体发烧脑袋疼痛、狂风成灾、恶鬼作难的危险境地，也都无不详细具体地记述了下来，真实审慎而不夸张。至于佛教的神异及传布，是从身毒产生兴起，但两汉的方志没有一本提到佛教之事。张骞只是记述了身毒土地潮湿气候炎热，人们骑象作战，班勇虽然列举了身毒人信奉浮图，不伤害生灵，然而对其精妙的佛典良善的佛法以及佛教修身养性劝人为善的种种方法和功效却没有加以记载。我从东汉以后的有关佛教的说教中得知，身毒国的富饶超过中国，那里气候终年温和，神灵圣迹多在那里降临聚现，贤德先觉也在那里产生，神灵踪迹诡奇怪异，这都似乎为人间所罕有，感因效

验明白显著，又好像是发生在天外的事情。然而张骞、班超对此全然无所听闻的原因，难道是在两汉那个时代佛教不交好运不能传来，而到了今日的混乱世道才行时而大大流行开了吗？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二人有关西域的记述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虚妄和差异呢？汉朝自楚王刘英开始盛行讲究斋戒的佛教那一套，桓帝又修置华盖装饰佛身。恐怕这是对佛教的精微深义并未充分理解，而只是把佛当神灵来膜拜吧！考察佛教清心释累的训诫，以及其对空有兼遣境界的追求，这与道家典籍说的那一套不是很接近的吗？并且佛教主张好慕仁慈憎恶杀生，除弃邪恶崇尚善良，因而贤德明达的君子大多喜慕佛法了。然而佛教经典记述佛祖事迹常常夸大不实，奇特诡异荒诞不经，虽然是邹衍谈天的诡辩，庄周蜗角的奇谈，也不足以与其万分之一相比。佛教还宣扬灵魂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不已，听起来似乎可理解但实际上却弄不明白，因此明达的人们对之多抱怀疑。开导世俗人心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适合人情世俗需求就可采取不同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取其有益世道人心的相同之处，抛开那使人迷惑无益的说教，那么人们追求的大道理就可能相通了。

赞曰：逖矣西胡，天之外区。土物琛丽，人性淫虚。不率华礼，莫有典书。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赞辞说：西方胡人之地是多么遥远，简直是在天外的地方。那里风土物产珍奇秀丽，人民性情淫荡浮虚。不知遵奉华夏礼仪，没有传下典籍经书。假若没有神道教化，就会无所忌惧也无所拘束。

# 后汉书卷八十九

## 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 南匈奴醘落尸逐鞮单于比者，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若鞮单于之子也。自呼韩邪后，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单于舆时，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部领南边及乌桓。

南匈奴醘落尸逐鞮单于比，是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乌珠留若鞮单于的儿子。从呼韩邪之后，他的儿子们按次序当单于，到比的叔父孝单于舆的时候，让比当了右薁鞬日逐王，统领匈奴南部边地和乌桓。

> 建武初，彭宠反畔于渔阳，单于与共连兵，因复权立卢芳，使入居五原。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遣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

建武初年，彭宠在渔阳反叛朝廷，单于和他连兵作乱，朝廷因而又暂且承认卢芳名号，让他进入五原郡驻扎。光武即位之初，正忙于平定中原地区的动乱，没有时间处理境外之事。到建武六年，才派了归德侯刘飒出使匈奴，匈奴也派使者来朝廷贡献，汉廷又派中郎将韩统前去回访，赠送匈奴黄金财物，以恢复与匈奴的友好关系。但单于骄傲不恭，自认为可比冒顿，对使者说话傲慢，光武皇帝对待匈奴与西汉的做法一样。起初，两方使者常来常往，但匈奴多次与卢芳一起入侵北部边境。建武九年，朝廷派大司马吴汉等人进攻匈奴，经年累月没有成效，可匈奴却变得强盛了，入侵抄掠日益频繁。建武十三年，匈奴入寇河东郡，州郡地方官无法阻止。于是逐渐把幽州、并州边境的人民迁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地区，匈奴左部就随而迁入塞内居住。朝廷对此很为担忧于是就增加沿边诸郡郡兵几千人，大力修筑亭候，增设烽火。匈奴听说汉廷悬赏捉拿卢芳，就想得到这笔财物，于是让卢芳回来投降，想得到奖赏。但卢芳却认为自己主动归降可以立功，因此不说是匈奴让他回来的，单于也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想法，因而朝廷的赏赐就没有发给。匈奴因此非常恼恨，入寇边境更加

厉害。建武二十年，匈奴又入侵到上党、扶风、天水三郡。建武二十一年冬天，又入寇上谷郡、中山国，杀害人民抢掠百姓十分厉害，北部边境没有一年是太平的。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当初，单于的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按次序应当任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的继承人。单于想传位给他儿子，于是杀了知牙师。知牙师，就是王昭君的儿子。昭君字嫱，南郡人。当初，汉元帝时，她以良家子女的身份被选入皇宫。当时呼韩邪来朝见皇帝，皇帝命令把五个宫女赐给他。王昭君入宫多年，没有被皇帝召幸过，心里充满悲伤怨愤，就向掖庭令请求让她跟单于走。呼韩邪临别时朝廷举行宴会，皇帝宣召五位宫女给他看。王昭君姿容美好，打扮明艳，光彩辉映汉宫，她回顾身影，往返留连，左右大臣见了惊异心动。皇帝见了大惊，心里想要留下昭君，但又难于失信，于是赐给了匈奴。昭君后来生了两个儿子。等呼韩邪死了，他前妻的儿子当了单于，要把昭君娶为妻子，昭君给汉朝皇帝写信请求回国，汉成帝下诏让她遵随胡人风俗，于是昭君又成为后单于的阏氏。

比见知牙师被诛，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比不得立，既怀愤恨。而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而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两骨都侯颇觉其意，会五月龙祠，因白单于，言薁鞬日逐夙来欲为不善，若不诛，且乱国。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惧，遂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待两骨都侯还，欲杀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谋，皆轻骑亡去，以告单于。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

比见知牙师被杀，发怨言说："按兄弟相传的继承顺序，右谷蠡王应当做单于；按父子相传的顺序，我是单于的长子，应当我做单于。"于是他心里抱有猜疑恐惧，很少来参加庭会。单于对他产生了怀疑，就派两骨都侯去监视管领比所统辖的兵马。建武二十二年，单于舆死了，他的儿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乌达鞮侯又死了，他的弟弟左贤王蒲奴继位当了单于。比不得继承单于之位，心中已是满腔愤恨。而这时匈奴国中又连年遭受旱灾蝗灾，数千里之内寸草不

生，草木都枯萎了，人和牲畜饥饿病疫，死去了的有一大半。单于担心汉朝乘他们困顿不堪之际前来进攻，就派了使者到渔阳郡请求和好亲近。于是朝廷派中郎李茂去匈奴回访。而比却秘密派了汉人郭衡带着匈奴地图，于建武二十三年，到西河太守处请求内附。两骨都侯对比的意图有些察觉，正好五月龙城大会，他们就向单于报告了此事，说薁鞬日逐早就想干不轨之事，如果不把他杀了，将会祸乱国家。当时比的弟弟渐将王也在单于帐下，听到了消息，就骑马跑去向比报信。比害怕了，于是就集合了他所管领的南边八部匈奴部众四万五千人，等两骨都侯回来了，就要杀了他们。骨都侯将要来到时，觉察了比的谋划，就都骑快马跑了，把情况向单于报告。单于派了一万骑兵前来进攻比，看到比的兵势盛壮，不敢前进就退兵回去了。

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

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众合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时人见者或相谓曰："谶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

建武二十四年春天，八部的头领共同商定，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这样做是因为比的祖父曾经归附汉朝而使匈奴得以安宁，所以想沿用他的称号。决定以后，就仓促叩开了中原塞门，向汉朝表示归附，愿意永远做汉朝的屏障，抵御北边的敌人。皇帝采纳了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这年冬天，比就自立当了呼韩邪单于。

建武二十五年春天，比派了他弟弟左贤王莫带领军队一万多人进攻北单于的弟弟薁鞬左贤王，把他活捉了，又打败了北单于亲自带领的军队，共俘获了他们的部众一万多人，马七千匹，牛羊一万头。北单于震惊恐惧，从他的地盘向后撤了一千里。当初，皇帝制造战车，可以用几头牛来拉，车上造有楼橹，把战车安置在边境上，用来抵御匈奴。当时人们看见了有的互相说："谶言说汉九世定会使北狄地盘后退千里，难道是说这事吗？"到这时，果然扩展了疆土。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多人来归降南单于，南单于再次派使者到朝廷朝见，向汉朝进贡表示臣服，他们献上匈奴国的珍奇宝物，请求汉朝派使者去监督保护，还愿派侍子入朝，恢复从前的友好关系。

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单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

折也。”骨都侯等见，皆泣下。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遣使上书，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夏，南单于所获北虏薁鞬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去北庭三百余里，共立薁鞬左贤王为单于。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遂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整䯄绶，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剑弓箭，黑节三，驸马二，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乐器鼓车，棨戟甲兵，饮食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元正朝贺，拜祠陵庙毕，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支；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

建武二十六年，朝廷派了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匈奴，为南匈奴单于建立庭帐，庭帐距离五原郡西部边境八十里。单于于是来迎接汉朝使者。使者说：“单于应当俯伏跪拜接受皇帝的训令。”单于前后观望了好一阵，然后才伏地称臣。跪拜完毕，单于让翻译告诉使者说：“单于刚即位，在左右属下面前跪拜实在羞惭，希望使者在众人中不要使单于屈辱丢脸。”骨都侯等人与使者见面，都流下了眼泪。段郴等人完成使命回来复命，皇帝就下诏听任南单于入境住到云中郡内。南单于派使者上书朝廷，进献骆驼两头，文马十匹。这年夏天，南单于所俘虏的北匈奴薁鞬左贤王带了他的部众以及南匈奴五骨都侯一共三万多人逃跑归去，在距北单于庭帐三百多里的地方，他们一起拥立薁鞬左贤王当了单于。过了一个多月，他们之间就互相攻击起来，五骨都侯都死了，左贤王于是自杀，各骨都侯的儿子则各自拥兵自保。秋天，南单于派儿子入朝侍奉，带着奏章来到朝廷。皇帝下诏赐给单于冠带衣裳、黄金印绶、青紫绶带、安车羽盖，华藻用四匹马驾、宝剑弓箭、黑色符节三根、驸马二匹、黄金、锦绣和细绢布一万匹、丝绵一万斤、乐器鼓车、棨戟甲兵、饮食器具等物。还转运河东郡的稻米干粮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来供应南匈奴。命令中郎将设立安集掾史，带领解除枷锁的刑徒五十人，带着兵器弓弩驻扎到单于住所，参与审理案件，察视匈奴的动静。单于在每年年终就派使节向朝廷上奏报告，送侍子入朝，中郎将派从事一人领他们到朝廷来。汉廷派谒者送前任侍子返回单于庭帐，双方在道路上碰头相会。等到元旦朝贺以及拜祭皇陵宗庙都完毕后，汉廷才打发单于使者回去，让谒者送他们走，赐给五彩绸绢一千匹，锦四端，黄金十斤，还有太官掌管的供皇帝食用的酱以及橙子、橘子、龙眼、荔枝等；赐给单于的母亲和各位阏氏、单于的儿子以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中有功劳善行的，五色绢帛共一万匹。每年都这样成了常例。

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其大臣贵者左贤王，

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

匈奴风俗，每年举行三龙祠，常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祭祀天神。南单于内附之后，兼带祭祀汉朝的皇帝，趁此会集匈奴各部，商议国事，还以赛马、赛骆驼为乐。匈奴的大臣中尊贵的有左贤王，其次是左谷蠡王，再次是右贤王，又次是右谷蠡王，这几位叫“四角”；再往下是左右日逐王，其次是左右温禺鞮王，再次是左右渐将王，这六位称为“六角”：以上这些都是单于的儿子或弟弟，按顺序可以成为单于的。异姓大臣有左右骨都侯，其次是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他的有日逐、且渠、当户等各种官号，各自按其权力的大小、部众的多少来分别地位的高下等级的高低。单于姓虚连题。异姓则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和兰氏四姓，他们都是匈奴中的名门望族，常和单于互通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管判决刑狱听审案件，应当判重判轻，口头报告单于，没有文书册簿登录记载。

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及悉复缘边八郡。

建武二十六年冬天，先前叛逃的五骨都侯的儿子们再次率领他们的部众三千人归回南部，北单于派骑兵追击他们，把他们都俘虏了。南单于派兵阻击北单于兵，迎战打了败仗。朝廷于是再次下诏让单于迁居到西河郡美稷之地，并派了中郎将段郴和副校尉王郁留在西河郡保护他们，为此设立了中郎将官府、从事、掾史。命令西河长史每年带领骑兵二千、解除枷锁的刑徒五百人，帮助中郎将保护单于。冬天屯驻，夏天撤守。从此以后每年如此，直到边境八郡全部恢复。

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捍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

南单于在西河居住下来后，也把诸部首领安置各地，帮助汉朝捍卫戍守边疆。让韩氏骨都侯屯驻北地郡，右贤王屯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屯驻五原郡，呼衍骨都侯屯驻云中郡，郎氏骨都侯屯驻定襄郡，左南将军屯驻雁门郡，栗籍骨都侯屯驻代郡，他们都各自率领部众充当郡县的侦探耳目。北单于对此恐惧害怕，归还了先前所抢掳去的汉

人，以此表示他们对汉朝的善意。前来抄掠的北匈奴兵每次来骚扰南匈奴所住之地，回去时经过汉朝兵防驻守的堡垒，总要谢罪说：“我们只是去攻击逃跑的囚虏薁鞬日逐罢了，不敢来侵犯汉人呀。”

二十七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天子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

建武二十七年，北单于于是派使者到武威郡请求与汉朝和好亲近，天子召集公卿大臣在朝堂上讨论此事，不能决定。皇太子发言说：“南单于刚刚归附，北匈奴害怕被我们征讨，所以才倾耳听命，争着想归附我们罢了。现在我们未能出兵征讨，却反而去与北匈奴交好，臣下担心南单于将会怀有二心，而北匈奴中要投降的也不会来了。”皇帝认为这话说得对，告诉武威太守不要接待北匈奴使节。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再派了使者来到朝廷，贡献马匹和皮裘，再次请求与汉朝和好亲近，并且请求朝廷赐给他们乐人和乐器，又请求准许他们率西域各国胡客一起来贡献朝见。皇帝下令三府官员讨论商定怎么答复酬报北匈奴使者的进献和请求。司徒掾班彪上奏说：

臣下听说孝宣皇帝训示边郡太守都尉说：“匈奴是个大国，他们狡诈多变。与他们交往能预料其情状，他们就可以为我们退敌出力；如果与之交往被他们算计，那么就会被他们轻视欺辱。”现在北匈奴看到南单于来归附我朝，害怕我们去图谋进攻他们国家，因而多次来请求和好亲近，还老远地赶来牛马和我汉朝交易买卖，多次派来有名望的首领，对我朝多次进贡奉献，所有这些都是他们表面显示富有强盛，用来欺骗我朝。臣下看到他们进献的越多，就知道他们国内越空乏，来向我朝表示友好越是频繁，就是对我朝的恐惧越加厉害。然而现在既然我们不能驱除南匈奴，那么也就不应该与北匈奴绝交，从控制驾驭他们这个意义来考虑，礼节上也应有来往。我认为可以稍微给予他们赏赐，大致与他们进献的价值相等，并对他们明确晓谕从前呼韩邪、郅支两人的不同表现及其后果。

报答之辞，令必有适。今立稿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

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埽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

给北匈奴单于的回信，辞令一定要得体。现在把我写成的草稿一起奏上，是这样写的：“单于不忘汉朝恩德，追念先祖呼韩邪与汉朝的友好旧约，想要重建和亲关系，从而有益自身安定国家，考虑计划是很高明的，我很赞许单于的这种举动。过去，你们匈奴内部多次发生乖离动乱之事，呼韩邪和郅支兄弟自相仇恨，他们都承蒙我孝宣皇帝垂恩救护，所以各自派了侍子入朝称臣并愿为朝廷保守边塞。后来郅支无端生怨乖张凶狠，自绝于我朝皇帝的恩泽，而呼韩邪归附亲和朝廷，忠孝之心越加明显。到我朝灭掉郅支后，呼韩邪就得以保住国家传袭单于之位，子子孙孙继承下去。现在南单于带领部众归向南来叩开塞门归附朝廷。他自认为是呼韩邪的嫡传长孙，按照顺序应当做单于，然而被人侵夺失去职位，导致身遭猜疑国家分裂、兄弟相争，他多次请求我朝给予兵将，回去扫清北单于的王庭，策划谋算众多，考虑无所不至。但我考虑他说的不可偏听，又因为北单于比连年进贡奉献，想要与我汉廷和亲，所以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有答应，这是因为想要以此成全北单于忠孝之义。我汉朝本来威德信义，统领着天下万国，凡是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都是我汉朝的属地。风俗不同的种族，按理是不分亲疏，顺从归服的加以褒扬奖赏，叛离反逆的对它诛讨惩罚，行善和作恶得到的结果，呼韩邪、郅支两人就是前鉴。现在单于想要与我汉廷修和建好，你的心意我已经知道，还有什么疑虑而要带领西域诸国都来贡献朝见呢？西域各国属你匈奴，与属我汉朝有何两样？单于连连陷于战乱，国内虚空耗损，贡物本来只需礼节上过得去就行了，何必要进献马匹皮裘呢？现在我赠给你杂色绢帛五百匹，弓箭、弓箭袋一套，矢四发，派人送给你单于。又赐前来献马的左骨都侯、右保蠡王杂色绢帛四百匹，斩马剑每人一把。单于前次所说先帝时所赐予呼韩邪的竽、瑟、空侯都已损坏了，希望朝廷再赐给一些。考虑到单于国内尚未安定，正应砺兵秣马振奋军威，把攻战作为首要任务，竽瑟这些东西的用处不如良弓利剑，所以没把它们送给

你。朕于单于是不吝惜这些小物件的，你如果希望得到另外的有用合宜的东西，可派使者来告诉我。”

帝悉纳从之。二十九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三十一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乃玺书报答，赐以彩缯，不遣使者。

单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将段郴将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卫护之。比弟左贤王莫立，帝遣使者赍玺书镇慰，拜授玺绶，遗冠帻，绛单衣三袭，童子佩刀、绲带各一，又赐缯彩四千匹，令赏赐诸王、骨都侯已下。其后单于薨，吊祭慰赐，以此为常。

丘浮尤鞮单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

伊伐于虑鞮单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来降。南部单于汗立二年薨，单于比之子适立。

醢僮尸逐侯鞮单于适，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

单于适立四年薨，单于莫子苏立，是为丘除车林鞮单于。数月复薨，单于适之弟长立。

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长，永平六年立。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

皇帝全部采纳了班彪的意见。建武二十九年，赐给南单于羊数万头。建武三十一年，北匈奴再次像前次一样派来了使节，朝廷用盖有皇帝印玺的书信回复北匈奴单于，并赐给彩色绢帛，但没有派使者回访。

单于比即位九年后去世，中郎将段郴带了兵马前去吊丧，用酒米祭奠他，并分兵守护他的灵柩。比的弟弟左贤王莫继承了单于之位，皇帝派使者赐给诏书安定抚慰他，授给他印玺绶带，赠给冠帻、绛色单衣三套，童子佩刀、丝织带子各一件，又赐给彩绸绢帛四千匹，让他赏赐诸王和各骨都侯以下的人们。此后单于去世，吊祭慰赐的做法，都以这次的做法作为常例。

丘浮尤鞮单于莫，中元元年即位，在位一年去世，他的弟弟汗继位。

伊伐于虑鞮单于汗，中元二年即位。永平二年，北匈奴护于丘率领部众一千多人来归降。南匈奴单于汗在位二年去世，单于比的儿子适继位。

醢僮尸逐侯鞮单于适，永平二年即位。永平五年冬天，北匈奴六七千骑兵侵入五原塞内，又寇掠云中至原阳一带，南单于进攻打退了他们，西河长史马襄前往援救，敌人才引兵退去。

单于适在位四年去世，单于莫的儿子苏继位，他就是丘除车林鞮单于。几个月后他又去世，单于适的弟弟长继位。

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长，永平六年即位。这时北匈奴仍然强盛，多次入寇边境，朝廷对此很为担忧。正好北单于想与汉朝交往贸易，派使者请求和亲，显宗皇帝希望双方交往之后，北匈奴不再来入寇，于是答应了这个要求。

八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汉有备，乃引去。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

永平八年，朝廷派越骑司马郑众出使北匈奴进行回访，但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人得知汉朝与北匈奴使者往来，心怀疑虑怨恨打算叛离，因而秘密派人去北匈奴处，让他们派兵迎接他投奔。郑众出了边塞后，怀疑情况异常，注意察看等候，果然截得须卜使者，郑众于是上奏说应该再设置大将，以防南北匈奴互相交往勾结。从这以后才开始设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代理度辽将军职务，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率领黎阳虎牙营士兵屯驻在五原郡曼柏那里。又派骑都尉秦彭率领军队驻屯在美稷。这年秋天，北匈奴果然派了二千骑兵来侦探朔方郡军情，还制造了马革船，准备迎渡南匈奴中的叛离者，因为汉朝已经有所防备，才引兵退去。北匈奴又多次寇掠边境各郡，焚烧城镇，残杀抢掠十分严重，河西郡的城门白天也得关闭。皇帝对此非常忧虑。

十六年，乃大发缘边兵，遣诸将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肜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虏闻汉兵来，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骑都尉来苗行度辽将军。其年，北匈奴入云中，遂至渔阳，太守廉范击却之。诏遣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之，无所得。

建初元年，来苗迁济阴太守，以征西将军耿秉行度辽将军。时皋林温禺犊王复将众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闻知，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饥，肃宗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七年，耿秉迁执金吾，以张掖太守邓鸿行度辽将军。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

永平十六年，朝廷才大举调发沿边境各郡兵马，派遣诸将分四路出塞，北征匈奴。南单于派左贤王信跟随太仆祭肜和吴棠从朔方高阙出塞，前往涿邪山进攻皋林温禺犊王。敌人听说汉兵来了，都越过大沙漠逃跑了。祭肜、吴棠因为没到涿邪山而被免职，朝廷以骑都尉来苗代理度辽将军。这一年，北匈奴入侵云中郡，进而入寇渔阳郡，渔阳太守廉范进攻打退了他们。朝廷下诏派使者高弘调发三郡兵马追击敌人，但没什么战果。

建初元年，来苗调任济阴太守，朝廷以征西将军耿秉代理度辽将军。当时皋林温禺犊王又带了部众迁回涿邪山居住，南单于听说了这事，派遣轻骑和边境郡兵以及乌桓兵一起出塞进攻他们，斩首几百级，投降的有三四千人。这一年。南匈奴境内发生蝗灾，饥荒严重，肃宗皇帝发放粮食赈济南匈奴贫困百姓三万多人。建初七年，耿秉升任执金吾之职，朝廷以张掖太守邓鸿代理度辽将军。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人率领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几万头，到五原郡塞归降。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南单于闻，乃遣轻骑出上郡，遮略生口，钞掠牛马，驱还入塞。

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单于长立二十三年薨，单于汗之子宣立。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报朝廷说北单于又希望和汉朝官吏百姓交往贸易，皇帝下诏书允许孟云派使者欢迎抚慰北匈奴人员。北单于就派了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人，赶着一万多头牛马来与汉朝商贾做买卖。北匈奴各王或大人有的也前来了，所到的郡县就为他们设置住宿的官舍，还赏赐并给予他们很好的接待。南单于听说了这情况，于是派了轻骑从上郡出击，在路上拦抢北匈奴人丁，抢掠其牛马，驱赶回塞内。

元和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人逃亡来到塞内，这样的事件共有七十三起。当时北匈奴国势衰弱空虚，部众叛亡离散，南匈奴在前边攻击它，丁零族在后面寇扰它，鲜卑族攻掠它左边，西域侵入它右边，北匈奴不能再安稳地处在其地，于是领着部众远远地离去了。

南单于长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单于汗的儿子宣继位当了单于。

伊屠于闾鞮单于宣，元和二年立。其岁，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卒与北虏温禺犊王遇，因战，获其首级而还。冬，孟云上言："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往钞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肃宗从太仆袁安议，许之。乃下诏曰："昔獫狁、獯粥之敌中国，其所由来尚矣。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效。墝埆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传曰：'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辞顺约明，贡献累至，岂宜违信，自受其曲。其敕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于是南单于复令薁鞬日逐王师

子将轻骑数千出塞掩击北虏，复斩获千人。北虏众以南部为汉所厚，又闻取降者岁数千人。

伊屠于闾鞮单于宣，元和二年即位，这一年，单于派兵一千多人打猎来到涿邪山，与北匈奴温禺犊王突然相遇，就发生了战斗，斩获了温禺犊王的首级归来。冬天，孟云报告朝廷说：“北匈奴过去既已与我汉朝和亲但南匈奴又前去抄掠他们，北单于认为汉朝欺骗了他们，打算寇犯边境，我认为应该把南匈奴抢掠来的北匈奴俘虏还给他们，从而抚慰安定他们的心情。”肃宗皇帝采纳了太仆袁安的意见，同意了孟云的建议。皇帝于是下诏说：“从前猃狁、獯粥与中原为敌，这事的发生由来很久了。以前虽然也常口头上讲和亲，其实终究没有一点实际效果。边境地区的人民，屡屡遭受入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在前方与敌人作战，儿子在家中被敌人杀死。孤弱的女子躲藏在亭壁障垒之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在路上号哭。白发的老母、新寡的妻子只能遥祭阵亡的儿子、丈夫，她们饮泪泣血，怀念哀悼那些远在沙漠之外的亡魂，这难道不令人为之悲哀吗！古书上说：‘大江大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的宗长，是因为它处于百川的下游。’向匈奴稍微表示一点屈折、低下之意，又有什么害处呢？何况现在我朝廷与匈奴的君臣关系早已确定，匈奴对我辞语谨顺双方协约明白，朝贡进献不断到来，我朝岂能违背信义，自去承受那不道不义的名声。我命令度辽将军和代理中郎将庞奋加倍偿付南匈奴所掳来的俘虏，把他们还给北匈奴。那南匈奴斩杀的首级俘获的俘虏，论功受赏按往常的规定办。”这时南匈奴单于再次命令薁鞬日逐王师子率领几千轻骑出塞去袭击北匈奴，又斩杀俘虏了几千人。北匈奴认为南匈奴得到汉廷优厚的待遇，于是跑来归降的每年都有几千人。

章和元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单于宣立三年薨，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

章和元年，鲜卑进入左地进攻北匈奴，把北匈奴打得大败，斩杀优留单于，剥取他的匈奴皮当做“胸皮”而回。北匈奴庭帐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八万人，胜兵八千人，来到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北地郡归降。

单于宣在位三年去世，单于长的弟弟屯屠何即位。

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将并北庭，会肃宗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思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

年正月，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秉因自陈受恩，分当出命效用。太后从之。

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章和二年即位。当时北匈奴大乱，再加上饥荒蝗灾，来归降的前后接连不断。南单于准备吞并北匈奴，正碰上肃宗皇帝逝世，窦太后临朝听政。这一年七月，单于上奏朝廷说："臣下世代蒙受皇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明思虑深远，希望能够有所成就，因而下令乌桓、鲜卑去征讨北匈奴，斩了单于首级，破坏了北匈奴辖境。现在新近投降的虚渠等人自己告诉臣下说：'去年三月中旬从北匈奴庭帐所在出发，因北单于被南匈奴兵马攻击，又畏惧丁令、鲜卑的攻扰，于是逃遁远去，据守在安侯河西面。今年正月，骨都侯等人又一起拥立单于异母哥哥右贤王当了北单于，因为单于兄弟争当单于，北匈奴部众于是各自分离散去。'臣下与诸王骨都侯以及新投降的头领们一起讨论对策谋略，大家都说应该乘着北匈奴内部矛盾争斗，出兵去讨伐，灭掉北匈奴成全南匈奴，使匈奴统一成一个国家，让汉家朝廷从此永远不必担忧北部边境，再有本月八日，新投降的右须日逐鲜堂带了轻骑从北匈奴庭帐远来投奔臣下，说起北匈奴各部大多想内附归降，但他们又耻于自己跑过来，所以还没有来归附。假如我们出兵发起进攻，一定会有响应的。今年如果不去进攻，恐怕那些已离别散去的匈奴各部又会聚合成一体。臣下想到从先父归附汉朝以来，蒙受皇恩允许我们立足安身，戒备边塞注意北匈奴动静，大军保护我们安全，已经四十年了。臣下等人生长于汉朝境内，张开嘴吃现成饭，年年都有赏赐，动不动就耗钱亿万，虽然我等无所事事安睡无忧，但也惭愧没有什么可以来报效朝廷。我们愿意动员国内和各部旧有部众及新投降的精兵，派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率领一万骑兵从朔方郡出击，派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

率领一万骑兵从居延出击，约定十二月两军在北匈奴境内会合。臣下我率领剩下的一万士兵屯驻五原郡、朔方郡边境，以为朝廷防守敌人。臣下向来愚钝考虑问题不周，而且兵马数量不多，不足以担当防守边境的任务。希望朝廷派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以及西河郡、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上郡太守一起协力向北匈奴进攻，下令北地郡、安定郡太守各自屯守要害之处，希望能凭借着圣明皇上的神威，一举而平定北匈奴。臣下南匈奴的成败，就要决定在今年。我已命令诸部整备兵马，等九月龙祠大会结束，就全部开到黄河边上集结。深切希望陛下能节哀省察一下我的请求！”太后把单于的上奏给耿秉看。耿秉上奏说：“从前汉武帝穷尽天下力量，想使匈奴臣服，但没碰上好时运，事情终究没有取得成效。宣帝的时候，正碰上呼韩邪来归降，所以边境百姓得到安宁，中国与匈奴成为一家，老百姓休养生息达六十多年。等到王莽篡夺了皇位，改换匈奴单于的称号，耗损骚扰匈奴没有止息，单于才叛离作乱。光武皇帝受了天命，重新怀柔结纳匈奴，边境失陷的各部才得以恢复。乌桓、鲜卑都畏服归附，我朝得以威震四方异族，其天时的效应就是这样显著。现在我朝有幸遭逢上天赐给的好时机，北匈奴内部矛盾纷争，以南匈奴去征讨北匈奴，这对我国家是有利的，应当允许南单于的请求。”耿秉还乘机向太后陈述自己蒙受皇恩，按职分应当出朝担任军职为国效力。太后答应了他的要求。

永元元年，以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事已具《窦宪传》。

二年春，邓鸿迁大鸿胪，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辽将军。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永元元年，朝廷任命耿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一起率领八千骑兵，会合度辽将军之兵和南单于部众三万骑兵，从朔方郡出塞进攻北匈奴，把北匈奴打得大败。北单于逃跑了，斩首俘获敌人二十多万人。事情经过已记载在《窦宪传》中。

永元二年春天，邓鸿升任大鸿胪，朝廷以定襄太守皇甫棱代理度辽将军。南单于再次上奏朝廷请求击灭北匈奴，于是派了左谷蠡王师子等人率领匈奴左右部八千骑从鸡鹿塞出境进攻，中郎将耿谭派从事

前去监护他们。进军到涿邪山，就把辎重留下，兵马分成两部分，各引兵分为两路去袭击北匈奴。左部从北面越过西海到达河云北边，右部从匈奴河水西边绕过天山，往南渡过甘微河，两军一起会合，乘夜包围了北单于。单于大惊，带领精兵一千多人来会战，单于受了伤，摔下马来又重新骑上，带了轻骑几十人逃跑，他本人勉强得以逃脱。南匈奴之兵缴得了北单于的玉玺，俘获了单于阏氏及其儿女五人，斩杀敌首八千级，活捉数千人而回师。当时南匈奴连连打败北单于获得投降的人，其部众十分盛壮，辖有户三万四千，人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精壮的士兵五万一百七十人。以前中郎将设有从事二人，耿谭认为新降附者很多，请皇上同意把从事增加到十二人。

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大将军窦宪上书，立于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方欲辅归北庭，会窦宪被诛。五年，于除鞬自畔还北，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

永元三年，北单于再次被右校尉耿夔打败，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北单于的弟弟右谷蠡王于除鞬就自立为单于，率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部众几千人，驻止在蒲类海，派使者入塞与朝廷通好。大将军窦宪向朝廷上书，建议立于除鞬为北单于，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永元四年，朝廷派耿夔到蒲类海去授予于除鞬印玺绶带，赐给他玉剑四柄，羽盖车一驾，派中郎将任尚持节屯驻伊吾卫护北单于，就像对南单于的惯例一样。朝廷正打算使北单于更进一步归附，恰好窦宪犯事被处死。永元五年，于除鞬叛离朝廷逃回北边，皇帝派将兵长史王辅带了一千多骑兵和任尚共同追赶劝诱把他带回斩首，攻打灭掉了他的部众。

单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单于宣弟安国立。

单于安国，永元五年立。安国初为左贤王而无称誉。左谷蠡王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故数遣将兵出塞，掩击北庭，还受赏赐，天子亦加殊异。是以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由是疾师子，欲杀之。其诸新降胡初在塞外，数为师子所驱掠，皆多怨之。安国因是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安国既立为单于，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觉单于与新降者有谋，乃别居五原界。单于每龙会议事，师子辄称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

南单于屯屠何在位六年去世，单于宣的弟弟安国继位。

单于安国，永元五年即位。安国起初当左贤王然而没有多少声誉。左谷蠡王师子素来勇敢狡黠多有智谋，前单于宣和屯屠何两人都喜爱他的气度果决，因此多次派他率领兵马出塞，去袭击匈奴，打了胜仗回来接受赏赐，汉朝天子对他也给予特别的待遇。因此匈奴国人

全部敬服师子，却不服从安国。安国因此痛恨师子，想杀了他。一些新投降的匈奴人当初住在塞外，屡次被师子驱赶抄掠，大多怨恨他。安国因此把除掉师子的计划寄希望于这些投降的人，和他们一起商议这事。安国当了单于后，师子按顺序转为左贤王，他察觉了单于和新投降者有阴谋，于是就离开驻所住到五原郡界内。单于每次举行龙会商议事情，师子就推说有病不去参加。皇甫棱知道这事，也对师子有所庇护不让他离开，单于对此心怀愤恨日益厉害。

> 六年春，皇甫棱免，以执金吾朱徽行度辽将军。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乃上书告崇，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无由自闻。而崇因与朱徽上言："南单于安国疏远故胡，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起兵背畔，请西河、上郡、安定为之儆备。"和帝下公卿议，皆以为"蛮夷反复，虽难测知，然大兵聚会，必未敢动摇。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观其动静。如无它变，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责其部众横暴为边害者，共平罪诛。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事毕之后，裁行客赐，亦足以威示百蛮"。帝从之。于是徽、崇遂发兵造其庭。安国夜闻汉军至，大惊，弃帐而去，因举兵及将新降者欲诛师子。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晓譬和之，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众皆大恐，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

永元六年春天，皇甫棱被免去了度辽将军职务，以执金吾朱徽代理度辽将军。这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有矛盾，就上书朝廷告杜崇的状，杜崇指使西河太守让他扣留了单于的奏章，单于的上书无法被皇帝收阅。杜崇与朱徽上奏朝廷说："南单于安国疏远早已归附的南匈奴故人，亲近新归降的匈奴，打算杀害左贤王师子和左台且渠刘利等人。又有匈奴右部投降的人阴谋一起逼迫威胁安国，要举兵背叛，请指示西河郡、上郡、安定郡对这情况要有警惕防备。"和帝将奏报下发公卿大臣讨论，都认为"匈奴反复无常，虽然难以预测知道究竟，然而我朝大军聚集，他们一定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应该派遣一位有军事才能的使者到单于庭帐去，与杜崇、朱徽以及西河太守把力量集中起来，观察南单于看他有何动静。如没有别的变化，可让杜崇等人到安国那里召集其左右大臣，当众指责其部众中凶横暴虐为害边境的人，和安国及其大臣一起议处对这些人所犯罪行的诛罚。假如安国等人不服从命令作乱，可令杜崇等人实施紧急外置的办法，事情平定之后，对归降者给予合宜的赏赐，这样做也足以向各异族显示我朝的天威。"皇帝采纳了这建议。于是朱徽、杜崇就调动兵马前往单于庭帐。安国夜里听说汉军到了，大惊，丢弃了帐庭逃走，进而举兵并带领那些新归降者打算去诛杀师子。师子预先知道了这事，于是把其部众庐帐都转移进了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城门关闭不能进入。朱徽派吏员向安国晓以道理进行劝说为他和师子调和，安国不听。曼柏城

既然攻不破，安国就引兵屯驻五原。杜崇、朱徽因而调发各郡骑兵紧紧追赶安国，安国的部众都非常恐惧，安国的舅舅骨都侯喜为等人担心会和安国一起被朝廷处死，于是砍杀了安国。

安国立一年，单于适之子师子立。

安国在位一年，单于适的儿子师子即位。

亭独尸逐侯鞮单于师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卫护士与战，破之。于是新降胡遂相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畔，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略吏人，燔烧邮亭庐帐，将车重向朔方，欲度漠北。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邓鸿、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郡国积射、缘边兵，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合四万人讨之。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逢侯将万余骑攻围之，未下。冬，邓鸿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满夷谷。南单于遣子将万骑，及杜崇所领四千骑，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斩首三千余级，得生口及降者万余人。冯柱复分兵追击其别部，斩首四千余级。任尚率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乌桓大人勿柯八千骑，要击逢侯于满夷谷，复大破之。前后凡斩万七千余级。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兵不能追。七年正月，军还。

亭独尸逐侯鞮单于师子，永元六年继位。归降的匈奴五六百人乘夜袭击师子，安集掾王恬率领卫护士兵和他们战斗，打败了他们。于是新归降的匈奴人就互相惊恐动摇，匈奴十五部二十余万人全部反叛了，他们威胁逼立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薁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于是杀害掳掠官吏百姓，烧毁邮亭庐帐，推着车辆带着辎重重新前往朔方郡，想越过沙漠到漠北去。朝廷于是派遣车骑将军邓鸿、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率领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兵士以及各郡国积射士、缘边驻兵，乌桓校尉任尚率领乌桓、鲜卑之众，共四万人去征讨他们。当时南单于和中郎将杜崇驻屯在牧师城，逢侯带领一万多骑兵来围攻牧师城，没有攻下。冬天，邓鸿等人进军到了美稷，逢侯就越过冰封翻过关隘，逃往满夷谷。南单于派了他的儿子率领一万骑兵，还有杜崇带领的四千骑兵，与邓鸿等人追击逢侯到大城塞，斩杀首级三千多具，俘获人丁和投降的有一万多人。冯柱又分兵追击其余的别部匈奴，斩首四千多级。任尚率领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乌桓大人勿柯的八千骑兵，在满夷谷截击逢侯之兵，又打得他大败。前后共斩杀敌首一万七千多级。逢侯于是带领部众逃到塞外去了，汉兵不能继续追击。永元七年正月，汉朝军队回师。

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罢遣鲜卑、乌桓、羌胡兵，封苏拔廆为率众王，又赐金帛。邓鸿还京师，坐逗留失利，下狱死。后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书，以致反畔，皆征下狱死，以雁门太守庞奋行度辽将军。逢侯于塞外分为二部，自领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数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还入朔方塞，庞奋迎受慰纳之。其胜兵四千人，弱小万余口悉降，以分处北边诸郡。南单于以其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始与安国

同谋，欲考问之。乌居战将数千人遂复反畔，出塞外山谷间，为吏民害。秋，庞奋、冯柱与诸郡兵击乌居战，其众降，于是徙乌居战众及诸还降者二万余人于安定、北地。冯柱还，迁将作大匠。逢侯部众饥穷，又为鲜卑所击，无所归，窜逃入塞者骆驿不绝。

冯柱带领虎牙营兵留驻在五原郡，遣回了鲜卑、乌桓、羌胡兵马，朝廷封苏拔廆为率众王，又赐给他黄金绢帛。邓鸿回到京师，朝廷追究他进军迟缓丧失战机之罪，将他逮捕入狱处死。后来皇帝知道了朱徽、杜崇与南单于失和，又阻止他上书，以致南单于反叛，就把他们两人都逮捕入狱处死，朝廷以雁门太守庞奋代理度辽将军，逢侯在塞外分其部众为两部，他自己带领右部屯驻在涿邪山下，左部屯驻在朔方郡西北，两部相距好几百里。永元八年冬天，左部匈奴自相疑忌叛离逢侯，回头进入朔方郡塞内，庞奋迎接接纳了他们并对之加以抚慰。这部分匈奴胜兵四千人，弱小一万多人全都归降，宠奋安排他们分别住到北部边境各郡之内。南单于师子因他的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当初与安国同谋，打算追究对他治罪。乌居战就带领几千人又反叛了，跑出塞外流窜于山谷之间，成为官府百姓的祸害。秋天，庞奋、冯柱和各郡兵马进击乌居战，乌居战部众投降了，于是把乌居战的部众以及新归降的二万多人迁移到安定郡、北地郡居住。冯柱回到京师，升任将作大匠。逢侯部众饥饿穷乏，又被鲜卑攻击，没有安身之处，窜逃进入塞内的人络绎不绝。

单于师子立四年薨，单于长之子檀立。

万氏尸逐鞮单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庞奋迁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辽将军。南单于比岁遣兵击逢侯，多所虏获，收还生口前后以千数，逢侯转困迫。十六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和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之，而厚加赏赐，不答其使。元兴元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时邓太后临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赐而已。

单于师子在位四年去世，单于长的儿子檀继位。

万氏尸逐鞮单于檀，永元十年即位。永元十二年，庞奋调任河南尹，朝廷以朔方太守王彪代理度辽将军。南单于连年派兵攻击逢侯，俘获的不少，夺回人口前后数以千计，逢侯处境困乏穷迫。永元十六年，北单于派使者到朝廷进贡奉献，希望与汉朝通好和亲，重新修立呼韩邪时的友好旧约。和帝借口他没有按惯例准备周全礼数，没有答应这个要求，但对北单于给予厚重的赏赐，而没派使者回访。元兴元年，北单于再派使者到敦煌郡向朝廷进贡物品，解释说因为国家贫穷没有把礼物准备齐全，希望请朝廷派使者来，并一定把儿子派去朝廷侍奉皇帝。当时邓太后临朝听政，也没派使者回访，只是给予北单于赏赐而已。

永初三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车骑将军何熙、副中郎将庞雄击之。四年春，檀遣千余骑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辽将军，与辽东太守耿夔击破之。事已具《慬》、《夔传》。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五年，梁慬免，以云中太守耿夔行度辽将军。

永初三年夏天，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回去以后，劝诱南单于说："关东发生水灾，人民饥饿死亡尽了，可以乘此时机进攻汉朝。"单于相信了韩琮的话，于是就起兵反叛，在美稷向中郎将耿种进攻。秋天，王彪去世。冬天，朝廷派代理车骑将军何熙、副中郎将庞雄进攻南单于。永初四年春天。南单于檀派一千多骑兵寇犯常山郡、中山国，朝廷以西域校尉梁慬代理度辽将军，他和辽东太守耿夔一起进攻并打败了入寇的南匈奴兵。这事已详细记载在《梁慬传》和《耿夔传》中。南单于看到各路汉军一起前进，大为恐怖，反过来责备韩琮说："你说汉人死光了，现在来的是什么人？"于是只得派使者请求投降，朝廷答应了他。单于脱了帽子光着脚，对庞雄等人伏拜陈述，说自己犯了罪。于是赦免了他，对待他像以前一样，单于归还了所掳掠的汉民男女以及羌人掳去转卖给匈奴的汉人合计共一万多人。永初五年，梁慬被免职，朝廷以云中太守耿夔代理度辽将军。

元初元年，夔免，以乌桓校尉邓遵为度辽将军。遵，皇太后之从弟，故始为真将军焉。

四年，逢侯为鲜卑所破，部众分散，皆归北虏。五年春，逢侯将百余骑亡还，诣朔方塞降，邓遵奏徙逢侯于颍川郡。

建光元年，邓遵免，复以耿夔代为度辽将军。时鲜卑寇边，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将新降者连年出塞，讨击鲜卑。还，复各令屯列冲要。而耿夔征发烦剧，新降者皆悉恨谋畔。

单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复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为将军。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胁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众欲杀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将妻子辎重亡去，中郎将马翼遣兵与胡骑追击，破之，斩首及自投河死者殆尽，获马牛羊万余头。冬，法度卒。四年，汉阳太守傅众代为将军。其冬，傅众复卒。永建元年，以辽东太守庞参代为将军。

元初二年，耿夔被免职，朝廷以乌桓校尉邓遵为度辽将军。邓遵，是皇太后的堂弟，所以到他才不是代理而是正式担任了度辽将军一职。

元初四年，逢侯被鲜卑打败，其部众分离奔散，全部归向了北匈奴。元初五年春天，逢侯带了一百多骑逃回，跑到朔方郡边塞投降，

邓遵上报朝廷请求把逢侯迁移到颍川郡安置。

建光元年，邓遵被免职，朝廷又以耿夔接替他任度辽将军。当时鲜卑寇犯边境，耿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带领新归降的匈奴兵连年出塞，征讨进击鲜卑。征讨归来，又命令各部屯驻守卫各险要之处。但耿夔频繁征调这些人，新归降的匈奴人全都痛恨耿夔阴谋叛乱。

单于檀在位二十七年去世，他的弟弟拔继位。耿夔再次免职，朝廷以太原太守法度接替他任度辽将军。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延光三年即位。夏天，新归降的一部头领阿族等人就反叛了，胁迫呼尤徽想要和他们一起逃去。呼尤徽说：“我已经老了，蒙受了汉家恩德，宁死也不跟你们走！”众人要杀害呼尤徽，有人加以救护，得以免遭杀害。阿族等人就带了妻子儿女及辎重逃走了，中郎将马翼派兵与匈奴骑兵一起追击，打败了他们，他们差不多全部被斩首或者自己投河而死，缴获马牛羊一万多头。冬天，法度死去。延光四年，汉阳太守傅众接任度辽将军。这年冬天，傅众又去世了。永建元年，朝廷以辽东太守庞参接任度辽将军。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杀渐将王。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在此之前朔方郡以西亭障要塞大多毁坏未加修复，鲜卑因此多次寇犯南匈奴，杀了渐将王。南单于忧虑恐惧，上奏朝廷请求修复亭障塞墙，顺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朝廷于是派黎阳营兵出屯中山郡北部边界，增置边境诸郡兵员，让他们屯守于边塞沿线，操习战斗骑射本领。

单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庞参迁大鸿胪，以东平相宋汉代为度辽将军。阳嘉二年，汉迁太仆，以乌桓校尉耿晔代为度辽将军。永和元年，晔病征，以护羌校尉马续代为度辽将军。

单于拔在位四年去世，他的弟弟休利继位。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永建三年即位。永建四年，庞参升任大鸿胪，朝廷以东平相宋汉接任度辽将军。阳嘉二年，宋汉升任太仆，朝廷以乌桓校尉耿晔接任度辽将军。永和元年，耿晔生病请求免职，朝廷以护羌校尉马续接任度辽将军。

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畔，率三千余骑寇西河，因复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马续与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发缘边兵及乌桓、鲜卑、羌胡合二万余人，掩击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没城邑。天子遣使责让单于，开以恩义，令相招降。单于本不豫谋，乃脱帽避帐，诣并谢罪。并以病征，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

龟以单于本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单于休利立十三年。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龟坐下狱免。大将军梁商以羌胡新反，党众初合，难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窃见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书，与臣策合。宜令续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矣。"帝从之，乃诏续招降畔虏。商又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续及诸郡并各遵行。于是右贤王部抑鞮等万三千口诣续降。

永和五年夏天，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背叛，率领三千多骑兵寇犯西河郡，并且还招引诱使右贤王，合兵七八千骑包围了美稷，杀害朔方郡、代郡长史。马续与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调发沿边郡兵以及乌桓、鲜卑、羌胡共二万多人，袭击打败了他们。吾斯等人于是转移别处屯驻聚合，攻破边境城镇乡村。天子派使者去责备单于，用恩德信义去开导他，让他招降吾斯等人。单于本来没有参与吾斯等人的谋划，他于是脱了帽子离开庭帐，到梁并处请罪。梁并患病被召回，五原太守陈龟接替他任中郎将。陈龟认为单于不能控制掌握部下，对单于威逼恐吓，单于和他的弟弟左贤王都自杀了。单于休利在位十三年。陈龟又想把单于的近亲迁往内地郡县安置，于是那些归降的匈奴人更加心怀疑虑。陈龟因这事被追究责任逮捕入狱免去职务。大将军梁商认为羌胡反叛不久，其部众刚刚聚合，难以用武力压服他们，应用招降政策，于是他上表说："匈奴寇乱反叛，他们自己也知道罪行严重，走投无路处于绝境的鸟兽之类，都明白只有拼命才能逃脱免死，何况匈奴部众甚多气焰炽盛，不可能把他们都消灭干净。现在军需运输日益增多，三军作战疲困苦累，使内地耗空来支持用兵边境，这样做对中国没有好处。我私下看到度辽将军马续素来很有谋略，并且他又主管边境事务很长时间，深知用兵的精义，我每次收到马续的来信，所说都和臣下的想法一样。应该命令马续深沟高垒，以恩德信义招降匈奴，明白告示对归降者的赏赐，对所许诺的事情一定兑现。如果这样，那么叛逆的匈奴就会降服，国家就会太平无事了。"皇帝采纳了梁商的建议，于是下诏让马续招降叛虏。梁商又写信给马续等人说："中原地区安定平静，人们不见战争已很久了。精良战骑相斗于荒野，刀剑交加箭矢对射，胜负成败瞬刻可见分晓，这是戎狄异族之所擅长，但却是我中原军队所短缺的。凭据着坚城安设着强弩，把营垒筑得厚实坚牢以便长期固守，等待进攻之敌的疲困衰弱，这是我中原军队之所擅长，却正是戎狄异族所短缺的。我们应该尽量用我之所长，以观察等候敌人的变化，设立并实行奖赏的办

法，宣扬告谕对幡然改悔来归降者的优待，不要贪图一点点小小的成效，而打乱了我们的根本大计。”马续和各郡都遵照梁商所说的实行。这样右贤王部抑鞮等一万三千人来向马续投降。

秋，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冬，遣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击畔虏车纽等，战于马邑，斩首三千级，获生口及兵器牛羊甚众。车纽等将诸豪帅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钞。六年春，马续率鲜卑五千骑到穀城击之，斩首数百级。张耽性勇锐，而善抚士卒，军中皆为用命。遂绳索相悬，上通天山，大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获其畜生财物。夏，马续复免，以城门校尉吴武代为将军。

秋天，句龙吾斯等人拥立句龙王车纽当了单于。在东边招引了乌桓，西边收纳了羌戎以及各胡族等几万人，攻破了京兆虎牙营，杀害了上郡都尉和军司马，还乘势寇犯抄掠并州、凉州、幽州、冀州四州。朝廷于是把西河郡治所迁到离石，上郡治所迁到夏阳，朔方郡治所迁到五原。冬天，朝廷派中郎将张耽率领幽州乌桓以及各郡的营兵，进攻叛虏车纽等人，在马邑交战，斩杀敌首三千级，俘获兵丁和兵器牛羊不计其数。车纽等人带了各头领骨都侯请求投降，但吾斯仍然带着他的部下以及乌桓寇盗抄掠。永和六年春天，马续率领鲜卑五千骑兵到穀城进击吾斯，斩首几百级。张耽性格勇猛锐厉，但他善于抚慰士卒，军中将士都愿服从他的命令为他卖力。于是张耽让士兵用绳索连结悬吊，攀援上天山，大败乌桓，把乌桓头领全都斩杀了，救回他们掳去的汉民，缴获了很多牲畜财物。夏天，马续又被免职，朝廷以城门校尉吴武接任度辽将军。

汉安元年秋，吾斯与奠鞮台耆、且渠伯德等复掠并部。

汉安元年秋天，吾斯与奠鞮台耆、且渠伯德等人再次寇掠并州。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汉安二年立之。天子临轩，大鸿胪持节拜授玺绶，引上殿。赐青盖驾驷、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剑、什物，给彩布二千匹。赐单于阏氏以下金锦错杂具，軿车马二乘。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冬，中郎将马寔募刺杀句龙吾斯，送首洛阳。建康元年，进击余党，斩首千二百级。乌桓七十万余口皆诣寔降，车重牛羊不可胜数。

单于兜楼储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建和元年立。至永寿元年，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复畔，寇钞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击破降之。事已具《奂传》。

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诏曰：“《春秋》大居正，居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单于居车儿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熹平元年立。六年，单于与中郎将臧旻出雁门击鲜卑檀石槐，大败而还。是岁，单于薨，子呼徵立。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前就在京师，汉安二年朝廷扶立他当了单于。天子亲临殿前，大鸿胪持节授予他印玺绶带，导引上殿。赐给他青色车盖四马驾的车子、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剑、其他各种物件，还赐给他彩绢和葛麻布二千匹。赐给单于阏氏以下人员黄金锦帛及错杂具、軿车马二驾。派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回南匈奴庭帐。下诏让太常、大鸿胪和各国侍子在广阳城门外举行饯行大会，赐宴招待乐队奏乐，使人表演角抵百戏。顺帝亲临胡桃宫观看这盛大场面。冬天，中郎将马寔招募刺客刺杀了句龙吾斯，把他的首级送到洛阳。建康元年，又进击吾斯余众，斩首一千二百级。乌桓七十万人向马寔投降，缴获辎重、牛羊不可胜数。

单于兜楼储在位五年去世。

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建和元年即位。到永寿元年，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人再次反叛，寇犯抄掠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攻击打败了他们。此事已记载在《张奂传》中。

延熹元年，南单于各部全部反叛，于是与乌桓、鲜卑寇犯沿边境的九郡，朝廷任命张奂为北中郎将去征讨他们，单于各部全投降了。张奂认为单于不能统理匈奴国家事务，就把他拘捕起来，上报朝廷请求扶立左谷蠡王当单于。桓帝下诏说："《春秋》之义讲大居正，居车儿当单于符合这个道理，他又一心归向我朝王化，有何罪过要废黜他呢！马上放他回他的庭帐去。"

单于居车儿在位二十五年去世，他的儿子某继位。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熹平元年即位。熹平六年，单于与中郎将臧旻出雁门郡去进攻鲜卑檀石槐，吃了大败仗而回来。这一年，单于去世，他的儿子呼徵继位。

单于呼徵，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将张修与单于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修以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抵罪。

单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畔，遂率鲜卑寇边郡。灵帝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右部醢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

单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贤王于扶罗立。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

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

单于于扶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钞。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卫天子，拒击李傕、郭汜。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

单于呼徵，光和元年即位。光和二年，中郎将张修与单于发生矛盾，张修擅自斩了单于，改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张修因为不先请示而擅自诛杀单于，朝廷将他逮捕把他用槛车押送廷尉治罪。

单于羌渠，光和二年即位。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叛，于是率领鲜卑寇犯边郡。灵帝下诏征发南匈奴兵，归幽州牧刘虞指挥去征讨张纯。单于派左贤王带领骑兵去幽州。匈奴国人担心单于征发兵员没有休止，中平五年，匈奴右部醯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几万人反叛，攻击杀害了单于。

单于羌渠在位十年，他的儿子右贤王于扶罗继位。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即位。匈奴国人中杀了他父亲的就叛离了，他们一起拥立须卜骨都侯当了单于，而于扶罗到朝廷来控告这事。正碰上灵帝去世，天下大乱，单于就带领几千骑兵和白波贼合兵寇掠河内各郡。当时老百姓都聚合一起筑垒自保，单于抄掠不到什么，可是兵马却损失挫伤不小。于是又想回到匈奴国内去，可国内人们不接受他们，只能停留在河东地区。须卜骨都侯当单于一年就死了，南匈奴庭帐于是空缺了单于的位置，以年老的王管理国事。

单于于扶罗在位七年去世，他的弟弟呼厨泉继位。

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即位。因为兄长被逐，不能回到南匈奴国内，多次被鲜卑所抄袭。建安元年，献帝从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头领韩暹等人侍奉保卫天子，抵抗阻击李傕、郭汜。等到车驾回到洛阳，又迁徙到许昌，然后呼厨泉等人才回到国内。建安二十一年，单于来朝见，曹操就把他留在邺城，而打发去卑回去管理匈奴国家。

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众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逮孝武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后王莽陵篡，扰动戎夷，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间侵佚，害流傍境。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

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扞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间修文政，未之许也。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冲，奉藩称臣，永为外扞。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窦宪矜三捷之效，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树大鲠。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疢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评论说：汉朝初年正值冒顿凶狠狡黠，匈奴部众强大势盛。高祖德威覆盖四海，但也受困于平城之围。太宗皇帝政绩清平刑罚废置无用，也未能洗刷匈奴侮辱的羞耻。到孝武皇帝大兴拓边方略，专心考虑对匈奴用兵，声势盛壮任命大将，战旗猎猎如满天之星，亭候布列直到京郊，烽火一举甘泉宫就立时知晓，然而还是鸣镝呼啸战骑扬尘，匈奴之兵出入畿内，以致民力用尽，天下财富花光，费了十几年之久才打退敌人。匈奴虽受到很大损折，可汉朝的疲困耗损也不相上下。宣帝时，正值匈奴内部矛盾纷争，呼韩邪前来归服，朝廷权宜机变采纳怀柔政策，趁势用他守卫边境，边关巡防得以罢撤，军民奔走边事之劳得以息止。车驾辚辚皇上亲临，钟鼓齐鸣响彻渭水之滨，宣帝面南而受单于朝拜，朔方、易水之间的广大地区见不到匈奴一骑一兵，如此太平景象达六十多年之久。后来王莽篡夺天下，骚扰各方异族，接着又是更始之时混乱不定，中原地区四分五裂。从此匈奴得志，再生豺狼之心，乘此机会侵扰纵横，为害边境地区。等到汉朝重建之初，朝廷与匈奴恢复先前的友好关系，使者往来连接不断，金银财物载运于道，然而单于骄横之态日益严重，入寇抄掠之事不断发生。世祖皇帝因正忙于中原用兵，没有工夫理会塞外荒漠之事，隐忍愧辱而先考虑内难，只派使者好言厚礼笼络单于。随后又迁移幽州、并州百姓，增加边境屯守之兵。等到关东地区逐渐平定，陇、蜀地区已经太平，汉朝勇猛的将士，没有谁不跺脚握拳，争说卫青、霍去病横扫匈奴的盛事。汉朝皇帝正厌倦了兵事，想用一段时间兴复文教之政，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以后匈奴内部争夺单于之位，几乎每天都有逃奔归附的人，他们愿意与汉朝重新恢复呼韩邪时的友好关系，替汉廷抵御北匈奴的战车，向汉廷称藩臣服，永远为汉廷捍卫边境。

天子综合采纳了群臣的意见，与内归的匈奴和好并接纳了他们。于是皇帝命令有关官府开放北部边境，选择土地肥美、水草丰盛的地方，安置他们。派了中郎将作为使者，按照礼法制度去扶立单于。为单于制备了符合身份的礼服，准备了各种表示文明和地位的物品，赠给他印玺绶带，使单于的称号正大光明。于是匈奴分离破裂，开始成为南北二庭。南北匈奴矛盾仇恨越来越深，他们互相寻找对方的弱点等候时机，攻来杀去兵戈相向，察望敌情敌骑扬尘，战骑一时如云会聚一时如鸟纷飞，你冲过来我突过去，以至于被围被掳杀死杀伤，匈奴内部没有一年能得安宁，然而汉朝的边境地区却太平安宁了。后来汉廷也曾数次出师，与南匈奴合兵穷追征讨，命令窦宪、耿夔这些将领，前后一起进攻，他们都采取诡诈多变的战术，使用不同平常的谋略，分道进军会合一处，直袭北匈奴的窟居巢穴，追击逃跑之敌三千多里，终于攻下了龙祠之地，焚毁了毡幕庭帐，坑杀了十角，俘虏了阏氏，铭刻战功立石纪念，大军欢呼高唱回师。北单于震惊惧怕不敢出气，头蒙毡毯逃跑到乌孙之地，而漠北地方就成为空地了。假若汉廷当时能乘大好时机，以及北漠空虚的条件，把南匈奴遣回阴山地区，把西河收归回内地，上可以使光武皇帝一时的权宜策略得到最好结果，下也防止了后来的戎羯乱华惨变，那样也可使耿国的谋算在当时也不算谬误，袁安的建议也能被和帝采纳，假若当时真是如此，那么后来中原与西北异族的相处，其道路应是平坦笔直简单易行了，这是多么宽广弘远的情景啊！可是窦宪却要夸耀打了几次胜仗的威风，无视治理天下的规律，他凶狠乖戾品行不端，专横独断显威风行小惠。于是又再扶立一个北匈奴单于，让他回到北匈奴故地，叫朝廷对南北两单于都给予恩惠保护，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人德福，却把朝廷天子的利益置于不顾，因而造成了大祸。以致人们只要说到这事，难怪愤恨之情是那么的深切啊！从这以后朝廷对待匈奴处理错误失策，匈奴各部或叛乱或归附不止一次，造成的祸患，哪里能说得完呢！到了汉朝以后，寇掠之灾已是轻忽惯常的小事，最后终于吞灭中原，毁败帝宅。呜呼可叹啊！千里远的差距，是从毫厘开始的，事情得失的原本，百代以后也不会被忘记啊！

赞曰：匈奴既分，羽书稀闻。野心难悔，终亦纷纭。

赞辞说：匈奴分为南北两部之后，紧急的军情报告就很稀少了。但匈奴野蛮难驯，终难改悔，到头来还是纷纷造成祸乱。

# 后汉书卷九十

## 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傜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

乌桓，本被称为东胡。汉朝初年，匈奴冒顿单于灭亡了这个国家，东胡剩下的残部退据于乌桓山，因而就把乌桓作为它的名称。乌桓人善于骑马射箭，成为风习，所从事的是射猎飞禽走兽。他们还随水草而放牧牛马，没有固定的居住之处。他们用穹庐做住室，在东面向阳的一边开门。人们吃肉喝奶酪，以兽毛制作衣服。看重青少年而轻贱老者，性情凶悍不聪达。发起怒来可以杀父害兄，然而无论如何也不伤害母亲，这是因为母亲来自别的部落有其族人撑腰，而杀了父亲兄长本部落人们不会为此追究他们。乌桓之中出现了勇敢健壮又能处理断决人们打斗等纠纷的人，就被公推为大人，大人这个位置并不由子孙承袭。各部落都有小酋长，数百上千帐户成为一个部落。大人有所传呼召唤，在木头上刻上记号作为符信，虽然没有文字，但部落众民不敢违犯号令不来。人们姓氏变化不定，都把大人中勇健者的名字作为姓氏。大人以下，人们各自放牧牛羊从事生产，彼此之间不相互役使。乌桓人婚嫁则是男方先把女的抢来和她同居私通，大约过半年百把天之后，才给岳父家送去牛马羊等牲畜，把这就作为聘礼求婚。接着丈夫跟着妻子一同去岳父家，妻子家里之人无论尊卑，丈夫每天都要礼拜，可是却不礼拜自己的父母。为妻家像奴仆一样地劳作，经过一两年，妻家才置办丰厚的嫁妆送女儿归于男家，女儿女婿家里一切物品都由其添办。乌桓的风俗是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当老

婆，哥哥死了弟弟也可把嫂子占为己有，但她们死后则要与第一个丈夫埋到一起。商讨问题谋划事情听从妇人决定，只有打斗作战之事男人们才自己决断。父子男女一处随意对面蹲坐，不讲礼数。人们都光着头以图行动轻便。妇人到出嫁时才蓄发，分扎为髻，头戴句决，并有黄金碧玉做饰物，就像中国妇女的簂步摇。妇女们会在熟皮子上绣各种花样，会织制毛毡地毯。男人们会制造弓箭马鞍，能锻打铁制兵器。他们的土地适宜种穄以及东墙。东墙就像蓬草，结的籽像穄的籽，到十月成熟。人们观察鸟兽发情怀孕产子喂乳的变化，从而分别春夏秋冬四季。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

乌桓人的风俗对战死之人特别看重，用棺材来装敛尸体，哭哭泣泣表示哀悼，到埋葬的时候人们则唱歌跳舞送他上路。他们事先把一条狗养得肥肥的，这时用彩色绳子把狗绑牵着，并把死者生前的坐马和衣服，与狗一起烧掉为死者送葬，人们唠唠叨叨嘱托这狗，让它保护死者的灵魂归往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远的地方，乌桓人死了灵魂归向那里就像中原人死了灵魂归于泰山。乌桓人敬鬼神，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以及死去大人中有健勇之名的。祭祀使用牛羊，祭祀完毕把它们都烧掉。乌桓约法：违犯大人之言的人，其罪应处死；假如杀人伤人的，就让被害人部落自行报复，互相报复不止，就到大人那里去告状，大人就判决被告交出牛马羊以赎罪免死；人们杀死自己的父亲兄长则无罪；假如有逃叛被大人所追捕的人，各部落则不得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要被驱赶到雍狂之地，那地方在沙漠当中。雍狂之地有很多蝮蛇，处于丁令西南、乌孙东北。

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乌桓自从被冒顿打败之后，其部落人众就单少衰弱了，只得经常向匈奴称臣归服，每年缴纳牛马羊皮，时间过了还不准备好了送去，匈奴人就要把乌桓人的妻子儿女拿去当奴婢。到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击打败匈奴左地之众后，就把乌桓迁移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边境之外居住，让他们替汉朝侦察匈奴的动静。乌桓大人每年来朝廷朝见一次，于是朝廷开始设置护乌桓校尉这

一官职，俸禄为二千石，他拥有符节代表朝廷监视管辖乌桓，使乌桓不能与匈奴交往联通。

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大将军霍光闻之，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辽东邀匈奴，而虏已引去。明友乘乌桓新败，遂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是乌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

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

汉昭帝时，乌桓逐渐强盛，于是就发掘了匈奴单于的坟墓，以报复冒顿过去打败他们的仇恨。匈奴大怒，就向东进攻打败了乌桓。大将军霍光得知这情况，就派遣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领两万骑兵出辽东郡境外阻击匈奴，但这时匈奴已经退走。范明友乘着乌桓刚打了败仗之机，于是向其进攻，斩杀乌桓首级六千余具，并且还斩获了乌桓三个王的头而回师。从此之后乌桓又寇犯幽州，范明友则凡有来犯就把它打败。到汉宣帝时，乌桓才逐渐归降汉朝并为汉廷保守边境。

到王莽篡位当了皇帝，打算进攻匈奴，发动了十二部军，让东域将严尤统领乌桓、丁令之兵屯驻代郡，把其将士的妻子儿女都作为人质扣留在郡县官府。乌桓人水土不服，害怕在代郡长久屯驻没有止时，他们多次请求离去。王莽不肯把他们遣回，于是他们自行叛离逃走，并回过来对边境抢掠寇盗，于是各郡把扣留的人质全都杀害，从此乌桓人对王莽怀恨在心。匈奴人则乘机引诱乌桓大小头领去当小官，对其他的乌桓人则加以控制使其服从匈奴。

光武皇帝初年，乌桓和匈奴联合进兵为寇，代郡以东地区深受其害。乌桓居处靠近边境，他们早晨从家里出发，傍晚就可进抵边城，五郡（指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百姓，家家遭受其害，甚至郡县所在也被破坏，百姓离散逃亡。在上谷郡境外白山的乌桓部落，最为强盛富足。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乌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斩百级而还。乌桓复尾击援后，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余匹。

建武二十一年，朝廷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领三千骑兵出五阮关去袭击乌桓。乌桓预先得知这一情况，全都一起逃跑了，马援追击斩杀了乌桓数百首级而回师。乌桓却随后追击马援部队，马援于是日夜不

停逃奔而归，等到进入境内，战马累死的竟有一千多匹。

> 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

> 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时司徒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帝从之。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甯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国发生内乱，乌桓乘其衰弱进攻打败了它，匈奴辗转向北迁移了好几千里，漠南地区一时成为空地，光武皇帝于是用财物赠送乌桓。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领部众向汉朝归顺，到朝廷朝拜进贡，向朝廷奉献了奴婢牛马和弓箭虎豹貂皮。

这时四方夷人都来朝贺，络绎来到朝廷，天子于是下令举行盛大宴会慰劳，并赐给他们珍宝。乌桓人中有的愿意留在京城担任朝廷警卫，于是朝廷封他们中当头领的为侯王君长的有八十一人，让他们都居住到境内，分布于沿边境的各郡中，并让他们招引自己部落中的民众，由汉朝供给他们衣物粮食，于是他们为汉朝侦探敌情，帮助汉朝进攻匈奴、鲜卑。当时司徒掾班彪向皇帝上表进言说："乌桓人生性狡黠多端，生性喜好当寇贼，假如长久放纵他们而没有总管他们的官员，他们必定又会去侵扰抢掠百姓，只把管理责任交给主降掾史，恐怕不是这样的低职官吏所能管住的。臣愚见认为应当重新设置乌桓校尉一职，这将真正有益于使乌桓人归附聚集，省却国家的边境之患。"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才又设置乌桓校尉驻扎在上谷郡甯城，建立乌桓校尉军营府署，还兼管领鲜卑之事，以及赏赐和对乌桓、鲜卑人质的管理，还有每年各季双方的交易买卖等事。

>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秋，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汉兵大败，杀郡长吏。乃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慬等击，大破之。无何乞降，鲜卑走还塞外。是后乌桓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

直到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三代，乌桓都保守边境没有生事。安帝永初三年夏天，渔阳郡乌桓与右北平郡胡人一千多人寇犯代郡、上谷郡。秋天，雁门郡乌桓率众王无何，与鲜卑大人丘伦等人，还有南匈奴骨都侯，他们一起合兵七千骑寇犯五原郡，与五原太守在九原县高渠谷发生战斗，汉朝军队大败，乌桓等众杀害郡县长官。汉朝于

是派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慬等人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无何请求投降，鲜卑人逃回了塞外，从这以后乌桓慢慢才又归附和好，汉朝拜授乌桓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

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度辽将军耿晔率二千余人追击，不利，又战于沙南，斩首五百级。乌桓遂围晔于兰池城，于是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配上郡屯，以讨乌桓，乌桓乃退。永和五年，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中郎将张耽击破斩之，余众悉降。桓帝永寿中，朔方乌桓与休著屠各并畔，中郎将张奂击平之。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缘边九郡，俱反，张奂讨之，皆出塞去。

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并勇健而多计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

汉顺帝阳嘉四年冬天，乌桓寇犯云中郡，拦截抢去路上商人牛车一千多辆，度辽将军耿晔率领二千多人追击，没取得胜利，又追到沙南与乌桓发生战斗，斩杀敌首五百级。乌桓于是把耿晔包围在兰池城里，朝廷于是派出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士兵一千人，以上郡屯驻军配合，从而征讨乌桓，乌桓人这才退走。永和五年，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人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叛，中郎将张耽发动攻击打败他们把他们都斩了首，其他剩下的都投降了汉朝。桓帝永寿年间，朔方郡乌桓与休著屠各一起反叛，中郎将张奂率兵进击讨平了他们。延熹九年夏天，乌桓又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犯边境九郡，他们一起反叛，张奂征讨他们，他们都逃到境外去了。

汉灵帝初年，上谷郡有一个叫难楼的乌桓大人，有部众九千多帐落，辽西郡有叫丘力居的乌桓大人，有部从五千多帐落，他们都自称为王；又有辽东郡的苏仆延，有部众一千多帐落，他自称峭王；右北平郡的乌延，有部众八百多帐落，他自称汗鲁王，他们都勇猛健壮并且很有计谋策算。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背叛汉廷，跑到丘力居部众里，自号为弥天安定王，于是成为诸郡乌桓的元帅，带了他们寇犯抄掠青、徐、幽、冀四州。中平五年，朝廷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悬赏招募刺客斩得张纯首级，北方州郡才安定下来。

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郡，众皆从其号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遂遣兵助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后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众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犹秉计策。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柔乃因鲜卑众，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及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会曹

操平河北，阎柔率鲜卑、乌桓归附，操即以柔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袁尚与楼班、乌延等皆走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并斩送之。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

汉献帝初平年间，丘力居死了，他儿子楼班年纪小，侄儿蹋顿有武勇谋略，代替楼班当了大人，统辖三郡乌桓各部，部众都听从他的号令。建安初年，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作战相持不分胜负，蹋顿派使者到袁绍那里请求联合通好，于是就派兵帮助袁绍进攻公孙瓒，把公孙瓒打败。袁绍假冒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赐赏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人，对他们都赐给单于印绶。后来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众尊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而蹋顿还掌握着谋划定策的权力。广阳郡人阎柔，少年时流落到乌桓、鲜卑人中，很被他们所归服信任，阎柔于是利用鲜卑部众，杀了乌桓校尉邢举自己取而代之。袁绍就对他加以优宠抚慰，以安定北部边境。到袁绍儿子袁尚失败，逃奔了蹋顿。当时幽州、冀州逃亡到乌桓去的官吏百姓有十万多户。袁尚想凭借这些人做兵力，重新图谋向中原发展。正逢曹操平定了黄河以北地区，阎柔带领鲜卑、乌桓向他归附，曹操当即任命阎柔为乌桓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亲自带兵征讨乌桓，在柳城把蹋顿打得大败，斩下了蹋顿首级，斩获敌首二十余万。袁尚和楼班、乌延等人都逃到辽东去了，辽东太守公孙康把他们全都斩首并把他们的首级传送给曹操。乌桓战败剩下的一万多帐落，都被迁徙到中原地区居住。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

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击破之，斩获殆尽，事已具《肜传》，由是震怖。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他们另外退据于鲜卑山，因此就以山名为号。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乌桓相同。只有男女谈婚论嫁之时要先剃成光头，在春天最后一个月到饶乐水边一起饮宴，饮宴完毕，然后互相和意中人相配合欢。又有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禽兽，有野马、原羊和角端牛，他们把角端牛的角制为弓，俗称为角端弓。还有貂、豽、鼲子，它们的皮毛柔软，所以天下把其当为名贵的皮毛。

汉朝初年，鲜卑也被冒顿打败，远远地逃到辽东郡境外，那里和乌桓地界相接，未能和中原交往。光武皇帝初年，匈奴强盛，带领鲜卑和乌桓寇犯抄掠北部边境，杀害掳掠官吏百姓，这时没有一年是太平的。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攻入辽东郡，辽东太守祭肜进击打败他们，几乎把他们全都斩杀俘虏，这事已详细记载在《祭肜传》

中，这以后使他们有所震惊恐惧。到南匈奴单于归附汉朝，北方的胡人势孤力弱，建武二十五年，鲜卑才开始与中原交通往来。

其后都护偏何等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三十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时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章二世，保塞无事。

那以后都护偏何等人往见祭肜请求报效立功，祭肜就让他们去进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两千多级。后来偏何连年出兵进攻北匈奴，打胜回来就带着匈奴的首级到辽东郡领受赏赐。建武三十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人带领其部民到朝廷进贡，爱慕朝廷德义归顺汉朝。皇帝封于仇贲为王，封满头为侯。当时渔阳郡赤山乌桓歆志贲等人多次入寇上谷郡。永平元年，祭肜再赠送财物给偏何让他进攻歆志贲，把他打败斩首，于是鲜卑大人都来归附，他们全跑到辽东郡来领受赏赐，青徐二州每年供给钱二亿七千万已成常例。明帝、章帝二代，鲜卑人保守边境没有生事。

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十三年，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显中流矢，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殁于阵。邓太后策书褒叹，赐显钱六十万，以家二人为郎；授、福、咸各钱十万，除一子为郎。

和帝永元年间，大将军窦宪派右校尉耿夔进攻打败匈奴，北匈奴单于逃跑了，鲜卑因此而迁移来占据了其地盘。匈奴留下没跑的部众还有十几万帐落，这些人都自称是鲜卑，鲜卑因此而逐渐强盛起来。永元九年，辽东郡鲜卑进攻肥如县，辽东太守祭参因作战失败，被关进监狱死去。永元十三年，辽东郡鲜卑入侵右北平郡，还进而攻入渔阳郡，渔阳太守迎击打败了他们。延平元年，鲜卑又来入寇渔阳郡，太守张显带来了数百人出塞追击他们。兵马掾严授劝阻说："前面道路险恶阻塞，敌人必定设计埋伏于我们难以预料的地方，还是先派轻骑侦察清楚再追。"张显意气甚是勇锐，听了此话大怒要杀严授。因而又挥兵前进，遇上敌人伏击，士卒们都一哄而跑，只有严授拼力作战，他身受十处创伤，亲手杀死好几个敌人才死去。张显被流矢射中，主簿卫福、功曹徐咸两人都舍身上前护卫张显，结果他们一起战死在阵地上。邓太后下诏书对他们进行褒扬赞美，并赐给张显六十万钱，选拔其家两人为郎；赐给严授、卫福、徐咸每人十万钱，每人一

个儿子被授为郎。

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后或降或畔，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

安帝永初年间，鲜卑大人燕荔阳来到朝廷朝拜祝贺，邓太后赐给燕荔阳王的印绶，三匹马驾的赤车，让他驻守在乌桓校尉所在的甯城下，负责胡人与内地在此的交易买卖，还在这里修筑了南北两部质馆。鲜卑的部落一百二十个，各自派人到质馆当人质。从这以后鲜卑有时归降有时叛离，和匈奴、乌桓之间也常互相打来打去。

元初二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鲜卑无所得。复攻扶黎营，杀长吏。四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大人于秩居等与连休有宿怨，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五年秋，代郡鲜卑万余骑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烧官寺，杀长吏而去。乃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六年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

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彩缯各有差。

元初二年秋天，辽东郡鲜卑包围了无虑县，幽州和辽东郡集中兵马物资固守城堡，鲜卑人没能抢掠到什么。就又进攻扶黎营，杀害长官。元初四年，辽西郡鲜卑连休等人焚烧边塞门，抢掠百姓。乌桓大人于秩居等人与连休有旧仇，就与郡兵一起奔往攻击，他们把连休打得大败，斩首一千三百级，全部缴获了他的人口牛马财物。元初五年秋天，代郡鲜卑一万多骑就穿越边塞入寇，分兵攻打城镇，焚烧官衙，杀害长官然后离去。朝廷于是征发边境地区带甲士兵、黎阳营兵，屯驻上谷郡以防备鲜卑人。冬天，鲜卑人又攻入上谷郡，进攻居庸关，朝廷又征发边境各郡士兵、黎阳营兵、积射士、步兵骑兵共二万人，屯守各处军事要地。元初六年秋天，鲜卑侵入马城塞，杀害长官，度辽将军邓遵派出积射士三千人，还有中郎将马续率领南匈奴单于，和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合一道，出塞追击鲜卑，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获很多人口和牛羊、财物。朝廷又征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前往度辽营去屯守。

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带了部众到邓遵那里投降，献上给朝廷的贡物。朝廷下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给的彩色丝绢各有差别。

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复畔，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俱战殁。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

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分为两道救之；常夜得潜出，与夔等并力并进，攻贼围，解之。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意转盛，控弦数万骑。延光元年冬，复寇雁门、定襄，遂攻太原，掠杀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将万余骑入东领候，分为数道，攻南匈奴于曼柏，薁鞬日逐王战死，杀千余人。三年秋，复寇高柳，击破南匈奴，杀渐将王。

建光元年秋天，其至鞬再次叛离，入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率兵向他进攻，作战失败，功曹杨穆挺身捍护成严，和成严一起战死。鲜卑于是把乌桓校尉徐常包围在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调发广阳、渔阳、涿郡等地带甲士兵，分为两路前去救援。徐常乘夜得以潜出马城，和耿夔等人合力并进，进击敌人围城的兵马，解了马城之围。鲜卑在多次杀害边郡太守之后，胆子越来越大，发展到拥有数万骑兵。延光元年冬天，他们又来入寇雁门、定襄，还进攻太原，掳掠杀害百姓。延光二年冬天，其至鞬亲自率领一万多骑兵进入东领等候时机，然后兵分数路，到曼柏去进攻南匈奴，南匈奴薁鞬日逐王战死，一千多人被杀。延光三年秋天，其至鞬又寇犯高柳，打败了南匈奴，斩杀了南匈奴渐将王。

顺帝永建元年秋，鲜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死。明年春，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步骑万余人出塞，击破之，获其资重二千余种。时辽东鲜卑六千余骑亦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鲜卑乃率种众三万人诣辽东乞降。三年，四年，鲜卑频寇渔阳、朔方。六年秋，耿晔遣司马将胡兵数千人，出塞击破之。冬，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之，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乌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与鲜卑战，辄陷敌，诏赐号“率众君”。

阳嘉元年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抄击鲜卑，大斩获而还，赐咄归等已下为率众王、侯、长，赐彩缯各有差。鲜卑后寇辽东属国，于是耿晔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击鲜卑，破之，斩获甚众，诏赐夫沈金印紫绶及缣彩各有差。秋，鲜卑穿塞入马城，代郡太守击之，不能克。后其至鞬死，鲜卑抄盗差稀。

顺帝永建元年秋天，鲜卑其至鞬入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死。第二年春天，中郎将张国派从事率领南匈奴单于军队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出兵塞外，进攻打败了其至鞬，缴获他的辎重有二千多种。当时辽东鲜卑六千多骑兵也寇犯辽东玄菟等郡，乌桓校尉耿晔调发边境各郡兵马以及乌桓率众王出塞向其进攻，斩首数百级，缴获了很多人口牛马物品，鲜卑于是带领部众三万人到辽东郡请求投降。永建三年、四年，鲜卑频繁寇犯渔阳郡、朔方郡。永建六年秋天，耿晔派司马率领胡兵几千人，出塞进攻打败了鲜卑。这年冬天，渔阳太守又派乌桓兵进攻鲜卑，斩首八百级，缴获牛马人口。乌桓中有一豪健勇士扶漱官勇猛壮健，每当和鲜卑人作战，就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朝廷下诏赐给他“率众君”的称号。

阳嘉元年冬天，耿晔派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及率众王侯咄归等人，出兵塞外去抄袭鲜卑，斩杀了许多敌人并获得了许多东西而回师，朝廷赐咄归以下等人为率众王、率众侯、率众长，赐他们彩色丝绢各有差别。鲜卑后来寇犯辽东属国，于是耿晔就调动军队屯驻到辽东无虑城以阻挡敌人。阳嘉二年春天，匈奴中郎将赵稠派从事率领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人，出兵塞外进攻鲜卑，打败了他们，斩杀俘获很多敌人，获得很多物资，朝廷赐夫沈等人金印紫绶及彩色细绢各有差别。秋天，鲜卑穿越边塞攻入马城，代郡太守进击他们，不能把他们打败。后来其至鞬死了，鲜卑入寇抄掠逐渐稀少起来。

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侯不听，遂弃之。妻私语家令收养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异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单骑追击之，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桓帝时，鲜卑有叫檀石槐的人，他父亲投鹿侯，起初在匈奴军中有三年之久，妻子在家生了儿子。投鹿侯回家，觉得奇怪要把孩子杀了。妻子说曾经白天走路听到打雷，抬头看天而一块冰雹落入口中，就把冰雹吞了，不久就怀了孕，十个月后孩子生下，这孩子必有奇异之处，姑且把他养大看他以后的表现。投鹿侯不听妻子所说，就把孩子丢掉了。他妻子私下告诉家人让他们收养孩子，给孩子起名叫檀石槐。檀石槐长到十四五岁，勇敢健壮又有智慧胆略。一次有一其他部落的大人抢他外公家的牛羊，檀石槐一个人骑马追赶他们，赶上后向其攻击，所到之处无人敢上前与他对斗，于是所有被抢牛羊全都追了回来，从这以后其部落众人对他敬畏心服。当他定出法规禁令加以实行，断决是非曲直进行处理，无人敢对他有所违犯，于是大家推拥他为大人。檀石槐就在弹汗山歠仇水边建立庭帐，这里距离高柳北三百多里，他的兵马非常强盛，鲜卑东部、西部大人都向他归服。因而鲜卑向南抄掠汉朝北部边境，向北与丁零对敌，向东打退了夫馀，向西进攻乌孙，把匈奴故地全都据有，其境东西长一万四千多里，南北宽七千多里，山川水泽盐池都包有在内。

永寿二年秋，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二年，复入雁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余骑寇辽东属国。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馀、涉 貊二十余

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

永寿二年秋天，檀石槐带领三四千骑兵寇犯云中郡。延熹元年，鲜卑寇犯北部边境。这年冬天，朝廷派匈奴中郎将张奂率领南匈奴单于出兵塞外进攻鲜卑，斩获敌首二百级。延熹二年，鲜卑又入寇雁门郡，杀害数百人，大肆抄掠后离去。延熹六年夏天，一千多鲜卑骑兵寇犯辽东属国。延熹九年夏天，又有数万鲜卑骑兵分为数路入侵边境九郡，一起杀害掳掠官吏百姓，于是朝廷又派张奂去进攻他们，鲜卑人才出塞而去。朝廷多年对鲜卑之害深为忧患，但又没有办法把它制服，于是派遣使节带着印绶前去封檀石槐为王，希望与鲜卑结好言和。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入寇抄掠愈加厉害。他还自分其地为三部分，从右北平往东到辽东，直到夫馀、涉貊之界二十多个部落为东部，从右北平往西至上谷的十多个部落为中部，从上谷往西至敦煌、乌孙的十多个部落为西部，三部鲜卑都各设有大人主管辖领，他们都归檀石槐管辖。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熹平三年冬，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五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夏，鲜卑寇三边。秋，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朝廷未许。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议曰：

《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猃狁、蛮荆之师，汉有阗颜、瀚海之事。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

灵帝即位后，幽、并、凉三州沿边境诸郡没有一年不遭受鲜卑寇犯抄掠的，汉朝百姓官吏被杀被抢多得不可胜数。熹平三年冬天，鲜卑入寇北地郡，太守夏育率领休著屠各追击打败了他们。朝廷升任夏育为护乌桓校尉。熹平五年，鲜卑寇犯幽州。熹平六年夏天，鲜卑寇犯三州边境。秋天，夏育向朝廷上言说：“鲜卑寇犯边境，自从春天以来，已经三十多起，请求朝廷征调幽州诸郡兵马出兵塞外进攻他们，只要一两年之内，必定能把鲜卑擒斩消灭。”朝廷没有同意这个意见。在此之前护羌校尉田晏因为犯事本应按律追究其罪，后来被朝廷赦免，他想立功报效朝廷，于是请中常侍王甫为他向上请求担任将领，王甫因此建议朝廷派兵与夏育一起协力征讨敌人。皇帝于是拜授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们对此多有不同意见，皇帝就召集百官在朝堂上讨论此事。议郎蔡邕发表意见说：

《尚书》上告诫要防备蛮夷扰乱华夏，《易经》上记载商朝征讨鬼方，周朝也曾兴过征讨猃狁、蛮荆的军队，西汉则有卫青、霍去病

远征大败匈奴之事。征伐异族，由来已久了。然而时代变化各有不同，实行起来就有可行与否的区别。因此虽同是一事各代人们谋划起来也有得有失，其结果也就有成有败，人们对之不能不管时代差异而一律对待。

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酒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铁钺而并出。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将相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

汉武帝胸怀远大谋略，志在开拓四方边境，他在南方诛灭百越，往北方征讨强盛的胡族，向西征伐大宛之地，往东吞并了朝鲜。他凭借着文帝景帝时代积蓄下来的财力，又靠了整个国家的富饶，几十年时间，国家官民都被弄得穷困贫乏。于是他只得利用盐、铁、酒垄断专卖使国家得利，设立告缗重税的法令，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得起来当盗贼，关东地区纷纷扰扰，道路往来阻断不通。朝廷派往各地弹压的绣衣直指之使，高举着刀斧刑具一起出京四处奔走。后来武帝觉悟明白过来，才停止征伐不兴徭役，把丞相封为富民侯。所以主父偃说：“一心追求战争的胜利，不惜一切力量用于战争，没有不后悔的。”以世宗皇帝的神威英武，朝廷之中有良相猛将，国家财税充足丰富，开拓疆土广阔远辽，到头还是有所后悔。何况我们今日人才财富缺乏，而所为事功又远远不如从前呢！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颎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颎，鲜卑种众，不弱于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征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甚？

自从匈奴远逃，鲜卑强盛起来，他们占据了匈奴故地，号称兵力十万，兵将才力强劲勇健，意气风发智能益增。再加边境关塞人们出入检约不严，法规所禁多有漏洞，中原所出产的精铁好钢，都可被他们偷到握有，汉人逃亡到他们那里，又替他们谋划做主，他们的武器利害马队迅疾，超过了匈奴。从前段颎是良将，他熟悉兵事善于作战，对西羌用兵，还前后拖了十几年不能取得成功。今日夏育、田晏的才干策算，未必比得上段颎，而鲜卑部众，却不比昔日西羌弱。但他们却毫无根据地说只要今明两年，自许可以成功，假如行动起来兵连祸结没有终结，哪里还能中途停止？只怕会再征发百姓，军输转运

没有止时，这样就会耗空整个中国，使全国百姓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对付这蛮夷异族了。所以说边疆地区的祸患，不过是手脚的疥疮痒痒；中原的困乏，才是胸背上要命的恶疮。当今内地郡县的盗贼尚且不能禁绝，何况这鲜卑丑虏远处境外可以征服么！

从前高祖能忍平城被围之耻，吕后也把匈奴写信骂她的耻辱丢开不顾，他们受的耻辱和我们今日被鲜卑侵扰相比，哪个更为严重？

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蚁狡寇计争往来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令本朝为之旰食乎？

天地安排了山川，秦朝修筑长城，汉代建造城塞墙堡，这都是用来区别内外，排斥异族不同的习俗的。只要不发生国土被占、异族内侵的祸患就行了，怎能去和那虫蚁一般的狡寇异族斤斤计较你打来我就打去呢？虽然有时也可把他们打败，但难道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却值得让我们汉朝为了去进攻它们弄得连饭也不能按时吃吗？

夫专胜者未必克，挟疑者未必败，众所谓危，圣人不任，朝议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而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下诏曰：“珠崖背畔，今议者或曰可讨，或曰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则欲诛之；通于时变，复忧万民。夫万民之饥与远蛮之不讨，何者为大？宗庙之祭，凶年犹有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无以相赡，又当动兵，非但劳民而已。其罢珠崖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弃之，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遗业犹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规，臣曰可矣。

那专断好胜的不一定能打胜仗，迟疑不决的不一定要打败仗，大家都说危险，圣人就不去做，朝堂议论疑虑不决，英明君主也就不去实行。从前淮南王刘安谏阻征伐越国，他说：“天子的军队，只应征讨别人而不应和别人抗衡作战。这是说没有谁敢于对抗天子的征讨。假如越人愚昧不明抵死而抗拒，以致军中最下等的士兵，有一个不能完好无伤地归来，这样即使斩获了越王的首级，我还是要替我堂堂大汉感到羞耻。”而那打算以我国家百姓去与异域敌虏相拼，用我堂堂皇威去使外族夷人屈辱，这话就是说说，就已很危险，况且实行起来其得失是难以预料的呢！从前珠崖郡反叛，孝元皇帝采纳了贾捐之反对用兵的意见，下诏说：“珠崖反叛，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应该去征讨，有的说把它放弃。我日思夜想，想到我皇威不能在那里推行就感到羞耻，就想派兵征讨；但一想到今日时势变化，又为万民百姓担忧。万民的饥饿无食和远方蛮人的不能征讨，哪个为重要？宗庙祭祀这样的大事，碰上凶年还有不能举行的时候，何况不去理会那并不让

人感到多少憎恶的耻辱呢！现在关东地区十分困乏，国家没有办法去救济那里的百姓，如果再要兴师动兵，这就不止是劳民而已了。把珠崖郡撤销好了。”这就是元帝发出的造福百姓的仁慈声音啊。为了救济百姓急难，虽然是整个的郡和好几个县，尚且还把它放弃，何况边塞城堡之外，没有我朝百姓居住的地方呢！守卫边境的办法，李牧的策略最好，保守边境的言论，严尤所说最中要害，李牧的功业还记载在书上，严尤所论其文章也还保存着，只需遵循他们两人的策略办法，谨守先帝的成例，臣下认为这就可以了。

帝不从。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冬，鲜卑寇辽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缘边莫不被毒。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

皇帝不采纳这个意见。于是就派了夏育出兵高柳塞外，田晏出兵云中塞外，匈奴中郎将臧旻率领南匈奴单于出兵雁门塞外，各自率领一万骑兵，三路出兵塞外二千多里。檀石槐命令鲜卑三部大人各自带领部队迎战，夏育等人大败，丢弃了符节辎重，各自带了数十骑逃奔回来，士兵死者有十分之七八。三位将军都被用槛车扣押回来投入监狱，以财币赎罪才得成为庶民。这年冬天，鲜卑又入寇辽西郡。光和元年冬天，鲜卑又入寇酒泉郡，边境各郡没有不遭其毒害的。鲜卑部众日益增多，放牧打猎不足以供给食物，檀石槐于是亲自巡行考察，看到乌侯秦水纵横宽广有数百里，水是静止不流的，水中有鱼，但不能捕到。听说倭人善于用网捕鱼，于是东向进攻倭人国，俘获了一千多家，把他们迁移到秦水边上，让他们捕鱼以补助鲜卑人的粮食不足。

光和中，檀石槐死，时年四十五，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亦数为寇抄，性贪淫，断法不平，众畔者半。后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即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众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

论曰：四夷之暴，其势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迭盛，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将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

赞曰：二虏首施，鲠我北垂。道畅则驯，时薄先离。

光和年间，檀石槐死了，当时他四十五岁，儿子和连代之而立。和连才干胆力比不上父亲，但也多次入寇抄掠，他性情贪婪荒淫，裁断事情执行法规不够公平，部众叛离的有半数。后来他出兵进攻北地

郡，廉县有善使弩箭的人射中和连，和连当即死了。他的儿子骞曼年纪还小，他侄儿魁头继立。后来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夺大人位置，部众就逐渐叛离散去。魁头死了，他弟弟步度根继立。从檀石槐之后，各大人的位置才开始世代传袭。

评论说：四边异族凶猛残暴，它们交替专擅一时之盛。匈奴炽盛于隆盛的前汉，西羌凶猛于东汉前期。而灵帝献帝之间，乌桓与鲜卑交替兴盛，檀石槐骁勇刚猛，尽行占据了匈奴旧地，蹋顿凶暴桀强，公然盘踞着辽西之土。异族侵陵践踏中原之地，给百姓造成祸患，没有一代是安宁太平的。可是制服驾御他们的上策，经历多少世代而没能听说；周代、汉代的策略，仅仅只是中策下策而已。难道这是上天定了的冥冥数运，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吗？

赞辞说：乌桓、鲜卑时叛时附，在我北境成为祸害。教化畅达他们就会驯顺，时运不济他们首先背离。

# 后汉书志第一　律历上

## 律准　候气

古之人论数也，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算数之事生矣。记称大桡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万事。夫一、十、百、千、万，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历，其别用也。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然后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

古代人论述数的成因，说：“万物产生之后即有形象，有形象而后才能滋生，能滋生而后就有数的概念。”因而天地初次形成，人类、万物出现，算数的学问也就产生了。史称黄帝时代的大桡发明甲子，隶首创造数学。二者成立之后，用来比量表下日影长短的变化，统率万事万物。一、十、百、千、万等数，是万物所共用的，乐律、长度、容量、重量、历法等，是数用于个别方面的特殊用途。因此形体有长短，用长度来测量；物质有多少，用容量来计算；分量有轻重，用重量来评判；声音有高低，用律吕来配合。日、月、星辰的运行，用历数来测算。这样，隐蔽不明的情形，精微细小的变化，都可以得到综合处理。

汉兴，北平侯张苍首治律历。孝武正乐，置协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而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群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故总其本要，以续《前志》。

汉朝初兴，北平侯张苍首先研究律历。汉孝武帝时校正乐律，设

置协律官员。到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广泛征聘通晓音律的人，考查乐律的意义。由担任掌管天文事务的羲和一职的刘歆负责总结，条分缕析地以文字上奏，《前汉书》编纂者班固根据这些内容修成《律历志》。而此前在汉元帝时，郎中京房通晓音阶和乐律的数值规律。皇帝命令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王章一起在乐府向京房问了许多问题。京房回答说：“我从学于已故小黄县令焦延寿，学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律生下律，都是以三生二，以下律生上律，都是以三生四，阳律下生阴律，阴律上生阳律，终止于中吕律，十二律就完备了。中吕律上生执始律，执始律下生去灭律，上下相生，终止于南事律，六十律也完备了。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律，好比八卦变而为六十四卦。伏羲作《易》，注重阳气的开始，以为音律之法。确定冬至日的音乐以黄钟律为宫，太蔟律为商，姑洗律为角，林钟律为徵，南吕律为羽，应钟律为变宫，蕤宾律为变徵。这是声气的本原，五音的正统。所以以上五律各统领一日，其余各律依次运行，每日各以一律为宫，而商、徵则以相应之律依次相随。《礼记·礼运篇》说：‘五声，无固定宫声，由六律、十二管轮流充任。’就是这个意思。用六十律分配一岁的日子，以黄钟为宫，从冬至开始，到第二年冬至，又回到黄钟为宫。阴阳、冷热、风雨的预测由此而来。于是以此统率群音，考究其音的高低。如果不是草木发出的噪声，就没有不能与一定的乐律相符合的。《虞书》说：‘用乐律协和乐声。’就是这个意思。”京房又说：“竹管的律声不可用来定复杂的调，因此制作准来定六十律之数。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而有十三弦，两隐之间为九尺，用以与黄钟律的九寸相应；中央一弦，下面刻画有分寸刻度，作为六十律高低的标准。”京房论律比刘歆所奏的还要详细。他的方法行用于太史令属下的测候部门。文字太多不能全部入载。因此总括其主要内容，用来作为《前汉书·律历志》的续编。

> 《律术》曰：阳以圆为形，其性动。阴以方为节，其性静。动者数三，静者数二。以阳生阴，倍之；以阴生阳，四之：皆三而一。阳生阴曰下生，阴生阳曰上生。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浊，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清。皆参天两地，圆盖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黄钟，律吕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损益之。是故十二律之[1]，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为黄钟之实。又以二乘而三约之，是为下生林钟之实。又以四乘而三约之，是为上生太蔟之实。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实[2]。以九三之，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法。于律为寸，于准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为小分。以其余正其强弱。

《律术》中记载：阳以圆为形体，其性好动；阴以方为节操，其性好静。与动相应的数为三，与静相应的数为二。据阳律生阴律，乘以二；据阴律生阳律，乘以四。而被乘数则都是所据律数的三分之一。阳生阴叫下生，阴生阳叫上生。上生不得超过黄钟本律，下生不

得达到黄钟的高八度律。都是天三地两，圆盖覆罩方底，六个偶数的阴律承顺六个奇数的阳律的道理。黄钟，律吕之首，而生其余的十一律。其相生方法，均采用三分而损益一分的办法。因此以一连续乘十一次三，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作为黄钟律的实数。又以二乘黄钟实数，除以三，下生得林钟实数。又以四乘林钟实数，除以三，上生得太蔟实数。依次类推，确定六十律实数。以一连续乘九次三，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作为诸律实数（分子）的共同法数（分母）。按化假分数为带分数的方法计算，所得整数部分，既是律管的寸数，又是准的尺数。非整数部分乘以十，所得整数为律管分数。不满一分者再乘以十，所得为厘（京房称为小分）数。再有余数，则按四舍五入法处理并据以标明厘数强弱。

黄钟，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钟。黄钟为宫，太蔟商，林钟徵。

一日。 律，九寸。 准，九尺。

色育，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六）[七]。

下生谦待。色育为宫，未知商，谦待徵。

六日。 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 准，八尺九寸万五千九百（七）[八]十三。

执始，十七万四千七百六十（二）[三]。

下生去灭。执始为宫，时息商，去灭徵。

六日。 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太强）[八弱]。 准，八尺八寸万五千五百（一）[二]十六。

丙盛，十七万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为宫，屈齐商，安度徵。

黄钟，177147。

下生林钟。 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

1日（指所统领之日，即冬至日）。 律，9寸。准，9尺。

色育，176777。

下生谦待。色育为宫，未知为商，谦待为徵。

6日（指冬至后第二日至第七日；以下各律依次顺延）。 律，8寸9分8厘强。 准，8尺9 $\frac{15983}{19683}$ 寸。

执始，174763。

下生去灭。执始为宫，时息为商，去灭为徵。

6日。律，8寸8分8厘弱。准，8尺8 $\frac{15526}{19683}$ 寸。

丙盛，172410。

下生安度。丙盛为宫，屈齐为商，安度为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准，八尺七寸万一千六百七十九。

6日。律，8寸7分6厘微弱。准，8尺7 $\frac{11679}{19683}$ 寸。

分动，十七万（八十九）[九十]。

下生归嘉。分动为宫，随期商，归嘉徵。

六日。 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 准，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六]十二。

质末，十六万七千八百。

下生否与。质末为宫，形晋商，否与徵。

六日。 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半强。 准，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吕，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则。大吕为宫，夹钟商，夷则徵。

八日。 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准，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万三千六百五十（四）[五]。

下生解形。分否为宫，开时商，解形徵。

八日。 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 准，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六]十一。

凌阴，十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阴为宫，族嘉商，去商徵。

八日。 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准，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七十九]。

下生分积。少出为宫，争南商，分积徵。

分动，170090。

下生归嘉。分动为宫，随期为商，归嘉为徵。

6日。律，8寸6分4厘强。准，8尺6 $\frac{8162}{19683}$ 寸。

质末，167800。

下生否与。质末为宫，形晋为商，否与为徵。

6日。律，8寸5分$2\frac{1}{2}$厘强。准，8尺5$4945/19683$寸。
大吕，165888。

下生夷则。大吕为宫，夹钟为商，夷则为徵。

8日。律，8寸4分3厘弱。准，8尺4$5508/19683$寸。
分否，163655。

下生解形。分否为宫，开时为商，解形为徵。

8日。律，8寸3分1厘强。准，8尺3$2861/19683$寸。
凌阴，161452。

下生去南。凌阴为宫，族嘉为商，去南为徵。

8日。律，长8寸2分。准，长8尺2$514/19683$寸。
少出，159279。

下生分积。少出为宫。争南为商，分积为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强。准，八尺万八千一百（六）[五]十。
太蔟，十五万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吕。太蔟为宫，姑洗商，南吕徵。

一日。律，八寸。准，八尺。
未知，十五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六]。

下生白吕。未知为宫，南授商，白吕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准，七尺九寸万六千（三）[四]百（八十）三。
时息，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四）[五]。

下生结躬。时息为宫，变虞商，结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强）[弱]。准，七尺八寸万八千一百（六）[七]十六。
屈齐，十五万三千二百五十（三）[四]。

下生归期。屈齐为宫，路时商，归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准，七尺七寸万六千九百（三）[四]

十九。

随期，十五万一千一百九十［一］。

下生未卯。随期为宫，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　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　准，七尺六寸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六千二］。

形晋，十四万九千一百五十六。

下生夷汗。形晋为宫，依行商，夷汗徵。

6日。律，8寸零9厘强。准，8尺$\frac{18150}{19683}$寸。

太蔟，157464。

下生南吕。太蔟为宫，姑洗为商，南吕为徵。

1日。律，8寸。准，8尺。

未知，157136。

下生白吕。未知为宫，南授为商，白吕为徵。

6日。律，7寸9分8厘强。准，7尺9$\frac{16403}{19683}$寸。

时息，155345。

下生结躬。时息为宫，变虞为商，结躬为徵。

6日。律，7寸8分$9\frac{1}{4}$厘弱。准。7尺8$\frac{18176}{19683}$寸。

屈齐，153254。

下生归期。屈齐为宫，路时为商，归期为徵。

6日。律，7寸7分9厘弱。准，7尺7$\frac{16949}{19683}$寸。

随期，151191。

下生未卯。随期为宫，形始为商，未卯为徵。

6日。律，7寸6分八厘强。准，7尺6$\frac{16002}{19683}$寸。

形晋，149156。

下生夷汗。形晋为宫，依行为商，夷汗为徵。

六日。 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准，七尺五寸万五千三百三十五。

夹钟，十四万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无射。 夹钟为宫，中吕商，无射徵。

六日。 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强。 准，七尺四寸万八千一十八。

开时，十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一］。

下生闭掩。 开时为宫，南中商，闭掩徵。

八日。 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强。 准，七尺三寸万七千八百（四）［五］十一。

族嘉，十四万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邻齐。 族嘉为宫，内负商，邻齐徵。

八日。 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强。 准，七尺二寸万七千九百五十四。

争南，十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 争南为宫，物应商，期保徵。

八日。 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 准，七尺一寸万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万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应钟。 姑洗为宫，蕤宾商，应钟徵。

一日。 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 准，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万九千六百七十（四）［六］。

6日。律，7寸5分8厘弱。准，7尺$5\frac{15335}{19683}$寸。

夹钟，147456。

下生无射。夹钟为宫，中吕为商，无射为徵。

6日。律，7寸4分9厘强。准，7尺$4\frac{18018}{19683}$寸。

开时，145471。

下生闭掩。开时为宫，南中为商。闭掩为徵。

8日。律，7寸3分9厘微强。准，7尺$3\frac{17851}{19683}$寸。

族嘉，143513。

下生邻齐。族嘉为宫，内负为商。邻齐为徵。

8日。律，7寸2分9厘强。准，7尺$2\frac{17954}{19683}$寸。

争南，141582。

下生期保。争南为宫，物应为商，期保为徵。

8日。律，7寸1分9厘强。准，7尺1$\frac{18327}{19683}$寸。
姑洗，139968。

下生应钟。姑洗为宫，蕤宾为商，应钟为徵。

1日。律，7寸1分1厘微强。准，7尺1$\frac{2187}{19683}$寸。
南授，139676。

下生分乌。 南授为官，南事商，分乌徵。

下生分乌。南授为宫，南事为商，分乌为徵。

六日。 律，七寸小分九太（强）[弱]。 准，七尺万八千九百（三）[五]十。

变虞，十三万八千八十四。

下生迟内。 变虞为官，盛变商，迟内徵。

六日。 律，七寸小分一半强。准，七尺三千三十。

路时，十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五）[六]。

下生未育。 路时为宫，离宫商，未育徵。

六日。 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强。 准，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三]十三。

形始，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迟时。 形始为宫，制时商，迟时徵。

五日。 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准，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万二千五百八十（二）[三]。

上生色育。 依行为宫，谦待商，色育徵。

七日。 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半强。 准，六尺七寸七千（五）[六]十九。

中吕，十三万一千七十二。

上生执始。 中吕为宫，去灭商，执始徵。

八日。 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准，六尺六寸万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万九千三百八。

6日。律，7寸零$9\frac{3}{4}$厘弱。准，7尺$\frac{18950}{19683}$寸。
变虞，138084。

下生迟内。变虞为宫，盛变为商，迟内为徵。

6日。律，7寸零$1\frac{1}{2}$厘强。准，7尺$\frac{3030}{19683}$寸。路时，136226。

下生未育。路时为宫，离宫为商，未育为徵。

6日。律，6寸9分2厘微强。准，6尺9$\frac{4133}{19683}$寸。形始，134392。

下生迟时。形始为宫，制时为商，迟时为徵。

5日。律，6寸8分3厘弱。准，6尺8$\frac{5476}{19683}$寸。依行，132583。

上生色育。依行为宫，谦待为商，色育为徵。

7日。律，6寸7分$3\frac{1}{2}$厘强。准，6尺7$\frac{7069}{19683}$寸。中吕，131072。

上生执始。中吕为宫。去灭为商，执始为徵。

8日。律，6寸6分6厘弱。准，6尺6$\frac{11642}{19683}$寸。南中，129308。

上生丙盛。南中为宫，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准，六尺五寸万三千六百八十五。内负，十二万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动。内负为宫，归嘉商，分动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微强。准，六尺四寸万五千九百五十八。物应，十二万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质末。物应为宫，否与商，质末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准，六尺三寸万八千四百七十一。蕤宾，十二万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吕。蕤宾为宫，夷则商，大吕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准，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六］。

不生。 南事穷，无商、徵，不为宫。

七日。 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准，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一）［三］十一。

盛变，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 盛变为宫，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 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半强。 准，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上生丙盛。南中为宫，安度为商，丙盛为徵。

7日。律，6寸5分7厘微弱。准，6尺5 $13685/19683$ 寸。

内负，127567。

上生分动。内负为宫，归嘉为商，分动为徵。

8日。律，6寸4分8厘微强。准，6尺4 $15958/19683$ 寸。

物应，125850。

上生质末。物应为宫，否与为商，质末为徵。

7日。律，6寸3分9厘强。准，6尺3 $18471/19683$ 寸。

蕤宾，124416。

上生大吕。蕤宾为宫，夷则为商，大吕为徵。

1日。律，6寸3分2厘微强。准，6尺3 $4131/19683$ 寸。

南事，124156。

不生。南事是六十律中最后产生的一律，因此没有商、徵等声，不宜用作宫声。

7日。律，6寸3分1厘弱。准，6尺3 $1531/19683$ 寸。

盛变，122741。

上生分否。盛变为宫，解形为商，分否为徵。

7日。律，6寸2分 $3\frac{1}{2}$ 厘强。准，6尺2 $7064/19683$ 寸。

离宫，十二万一千八十九。

上生凌阴。离宫为宫，去南商，凌阴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准，六尺一寸万二百二十七。

制时，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时为宫，分积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准，六尺万三千六百二十。

林钟，十一万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蔟。林钟为宫，南吕商，太蔟徵。

一日。律，六寸。准，六尺。

谦待，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一）［二］。

上生未知。谦待为宫，白吕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准，五尺九寸万七千二百（一）［二］十三。

去灭，十一万六千五百八。

上生时息。去灭为宫，结躬商，时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准，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万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齐。安度为宫，归期商，屈齐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微］弱。准，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归嘉，十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三。

离宫，121089。

上生凌阴。离宫为宫，去南为商，凌阴为徵。

7日。律，6寸1分5厘强。准，6尺1 $10227/19683$ 寸。

制时，119460。

上生少出。制时为宫，分积为商，少出为徵。

8日。律，6寸零7厘弱。准，6尺 $13620/19683$ 寸。

林钟，118098。

上生太蔟。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太蔟为徵。

1日。律，6寸，准，6尺。

谦待，117852。

上生未知。谦待为宫，白吕为商，未知为徵。

5日。律，5寸9分9厘弱。准，5尺9 $^{17223}/_{19683}$ 寸。
去灭，116508。

上生时息。去灭为宫，结躬为商，时息为徵。

7日。律，5寸9分2厘弱。准，5尺9 $^{3783}/_{19683}$ 寸。
安度，114940。

上生屈齐。安度为宫，归期为商，屈齐为徵。

6日。律，5寸8分4厘微弱。准，5尺8 $^{7786}/_{19683}$ 寸。
归嘉，113393。

上生随期。 归嘉为宫，未卯商，随期徵。

上生随期。归嘉为宫，未卯为商，随期为徵。

六日。 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强。 准，五尺七寸万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与，十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晋。 否与为宫，夷汗商，形晋徵。

五日。 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 准，五尺六寸万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则，十一万五百九十二。

上生夹钟。 夷则为宫，无射商，夹钟徵。

八日。 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准，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万九千一百三。

上生开时。 解形为宫，闭掩商，开时徵。

八日。 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 准，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万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 去南为宫，邻齐商，族嘉徵。

八日。 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 准，五尺四寸万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积，十万六千一百八十（七）[六]。

上生争南。 分积为宫，期保商，争南徵。

七日。 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弱]。 准，五尺三寸万八千六百（七）[六]十一。
南吕，十万四千九百七十六。

6日。律，5寸7分6厘微强。准，5尺7 $^{11999}/_{19683}$ 寸。
否与，111867。

上生形晋。否与为宫，夷汗为商，形晋为徵。

5日。律，5寸6分8厘强。准，5尺6 $^{16422}/_{19683}$ 寸。
夷则，110592。

上生夹钟。夷则为宫，无射为商，夹钟为徵。

8日。律，5寸6分2厘弱。准，5尺6 $^{3672}/_{19683}$ 寸。
解形，109103。

上生开时。解形为宫，闭掩为商，开时为徵。

8日。律，5寸5分4厘强。准，5尺5 $^{8465}/_{19683}$ 寸。
去南，107635。

上生族嘉。去南为宫，邻齐为商，族嘉为徵。

8日。律，5寸4分$^{6¾}$ 厘强。准，5尺4 $^{13468}/_{19683}$ 寸。
分积，106186。

上生争南。分积为宫，期保为商，争南为徵。

7日。律，5寸3分9½ 厘弱。准，5尺3 $^{18661}/_{19683}$ 寸。
南吕，104976。

上生姑洗。南吕为宫，应钟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准，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吕，十万四千七百五十（六）[七]。

上生南授。白吕为宫，分乌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准，五尺三寸四千三百（六）[七]十一。
结躬，十万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变虞。结躬为宫，迟内商，变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强。准，五尺二寸万二千一百一十四。
归期，十万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时。归期为宫，未育商，路时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准，五尺一寸万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万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为宫，迟时商，形始徵。

六日。 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 准，五尺一寸四千一百七。

夷汗，九万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 夷汗为宫，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 律，五寸小分五强。准，五尺万二百二十。

无射，九万八千三百四。

上生姑洗。南吕为宫，应钟为商，姑洗为徵。

1日。律，5寸3分3厘强。准，5尺3 $6561/19683$ 寸。

白吕，104757。

上生南授。白吕为宫，分乌为商，南授为徵。

5日。律，5寸3分2厘强。准，5尺3 $4371/19683$ 寸。

结躬，103563。

上生变虞。结躬为宫，迟内为商，变虞为徵。

6日。律，5寸2分6厘强。准，5尺2 $12114/19683$ 寸。

归期，102169。

上生路时。归期为宫，未育为商，路时为徵。

6日。律，5寸1分9厘微强。准，5尺1 $17857/19683$ 寸。

未卯，100794。

上生形始。未卯为宫，迟时为商，形始为徵。

6日。律，5寸1分2厘微强。准，5尺1 $4107/19683$ 寸。

夷汗，99437。

上生依行。夷汗为宫，色育为商，依行为徵。

7日。律，5寸零5厘强。准，5尺 $10220/19683$ 寸。

无射，98304。

上生中吕。 无射为宫，执始商，中吕徵。

八日。 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 准，四尺九寸万八千五百七十三。

闭掩，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一］。

上生南中。 闭掩为宫，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 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准，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四］十三。

邻齐，九万五千六百七十（五）［六］。

上生内负。 邻齐为宫，分动商，内负徵。

七日。 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强。 准，四尺八寸万一千九百（六）［七］十六。

期保，九万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应。 期保为宫，质末商，物应徵。

八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半强。 准，四尺七寸万八千七百七十九。

应钟，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宾。 应钟为宫，大吕商，蕤宾徵。

一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 准，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乌，九万三千一百一十（六）［七］。

上生南事。 分乌穷次，无徵[3]，不为宫。

上生中吕。无射为宫，执始为商，中吕为徵。

8日。律，4寸9分9厘强。准，4尺9$\frac{18573}{19683}$寸。

闭掩，96981。

上生南中。闭掩为宫，丙盛为商，南中为徵。

8日。律，4寸9分3厘弱。准，4尺9$\frac{5343}{19683}$寸。

邻齐，95676。

上生内负，邻齐为宫，分动为商，内负为徵。

7日。律，4寸8分6厘微强。准，4尺8$\frac{11976}{19683}$寸。

期保，94388。

上生物应。期保为宫，质末为商，物应为徵。

8日。律，4寸7分$9\frac{1}{2}$厘强。准，4尺7$\frac{18779}{19683}$寸。

应钟，93312。

上生蕤宾。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徵。

1日。律，4寸7分4厘微强。准，4尺7$\frac{8019}{19683}$寸。

分乌，93117。

上生南事。分乌是六十律相生顺序的倒数第二律，没有商声（也没有羽、角），不宜用作宫声。

七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　准，四尺七寸六千（五）[六]十九。

迟内，九万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变。迟内为宫，分否商，盛变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准，四尺六寸万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万八百一十七。

上生离宫。未育为宫，凌阴商，离宫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准，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迟时，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时。迟时为宫，少出商，制时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强。准，四尺五寸万二百一十五。

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7日。律，4寸7分3厘微强。准，4尺7$\frac{6069}{19683}$寸。

迟内，92056。

上生盛变。迟内为宫，分否为商，盛变为徵。

8日。律，4寸6分8厘弱。准，4尺6$\frac{15142}{19683}$寸。

未育，90817。

上生离宫。未育为宫，凌阴为商，离宫为徵。

8日。律，4寸6分1厘强。准，4尺6$\frac{2752}{19683}$寸。

迟时，89595。

上生制时。迟时为宫，少出为商，制时为徵。

6日。律，4寸5分5厘强。准，4尺5$\frac{10215}{19683}$寸。

截取竹管作为定音器，吹奏起来以检核乐声，排列先后次序，用来和节气相应，是道的根本。术数专家因为竹管的声音太微弱，形体

长短又难以掌握，分厘以下之数不易辨明，因而制作准来代替竹律管。准的声音，清楚畅达，刻度分寸较粗，易于识别。但同一准弦会因松紧不同而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不用律管是无法校正的。调校好准的中弦，使其与黄钟律相符，然后按照刻画推求其他各律，没有不如其尺寸之数而与该律之声相应的。

音声精微，综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为能传崇学耳。"太史丞弘试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搉常数及候气而已。

乐声精细微妙，只有能综合其道的人才能通晓。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书道："官府中没有能通晓六十律并用准调音的人。已故待诏严崇曾用全部准法教儿子宣，宣通晓此道。请求召严宣补学官之缺，主持调校乐器。"诏书答道："严崇之子学问果真能通晓音律、区分调式、协和乐声的话，要仔细考核。不能以父亲有此学问为依托，自己是个聋子也要来冒充耳朵灵。乐声微妙，个别人说他行或者说他不行都靠不住。把十二律管的次序打乱了一一吹给他听，只要他能正确地报出十二个律名，一个也不错，才算得上能继承严崇的专业。"太史丞弘用十二律管考严宣，答对的只有两律，答错的有四律；另有六个律管，严宣听过之后，答称不知是什么律。严宣因此而没有被录用。从此律家没有人能为准设弦，候部也没有人再知道、见到这一用具。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皇上在东观召见掌管乐律的舍人张光等人询问准的意义。张光等人无法回答，回去以后才从旧藏器物中找到这件东西，形制同京房书中所记相同，但仍不能校定准弦的松紧。音乐不能单靠书本就使人明白，懂的人想教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无从教起，而有天分的人却又无师教导，因此太史官中能明辨六十律音高不同的细微差别的人绝迹了。可以相传的，只有取近似值的常数和候气的方法而已。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去］[4]。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

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

五音由阴阳变化而产生，分为十二乐律，转而衍变为六十律，都用来配合四时十二个月的气候变化，对应万物的生息情状。天以日影来体现，地以声响即乐律来应验。阴阳调和就可在正午看到长短合乎常规的日影，律管与气候相应，置于管底的葭莩灰就会自行除去。因此天子总是在冬至、夏至日驾临前殿，召集能从事奏乐和测影等工作的专业人员八名，陈放各种乐器，听乐韵的清浊，测量正午日表下影子的长短，伺候乐律律管的变化，称量泥土和木炭的轻重，征验阴阳的变化情况。冬至日和阳气开始生长相应，则乐韵清扬，影子最长，黄钟律管通，土、炭就轻，衡器会翘起。夏至日和阴气开始生长相应，则乐韵重浊，影子最短，蕤宾律管通，土、炭就重，衡器会低垂。这几种方法测得的冬夏至相互之间的误差一般不会超过前后五天。八名专业人员各将测候的情况报告给太史令，太史令将这些报告封起来转呈天子。所测各项得到应验，这表示一切和谐，不然，就再占卜。候气的方法是，建造里外三层的房屋，把门关紧，将四周所有的裂缝都涂没，挂满桔红色的帷幕。室内置木制几案十二个，每律各一几案，内低外高，按照各乐律对应月份的相关方位排列，几案上各放一律管，将葭莩灰放入律管内，按照历法测候。每一个中气来临时，其相关律管中的葭莩灰就会飞去。而且因为气候所触动而飞出的葭莩灰总是散开的，不像因人或风所触动而逸出的葭莩灰总是聚在一起。在殿中测候，用玉制律管十二个。只有冬至、夏至两日，才在观象台测候。还可用竹制律管六十个，按照历法更细致地测候一年内的不同日期。

---

[1] 十二律之：按文字有误，据《汉书·律历志》：“三统合于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十一三之以为实。”知此当作“十一三之”。指从一出发，乘以三者十一次，即三的十一次方。

[2] 六十律之实：按下文所列六十律实数，除原有的十二律实数确为整数之外，其余新增之四十八律实数均为取整数位之近似值，而且其中部分数值有较大的误差。今全部按照三分损益法重新算过，所得实数个位以下之余数均按四舍五入法处理。如此算得之实数，其尾数有与原书不同者，将原文数字用（ ）号删去，而于［ ］号内载明新改定之数字。此外律、准长度之数值也作了必要的改正。一并说明于此，下面不再一一加注。

[3] 无徵：按“徵”字误，应作“无商”。乐律的相生规律总是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分乌既生南事，则南事自然是它的徵声。只因南事不再生，故分乌无商，更无羽、角。

# 后汉书志第二　律历中

## 贾逵论历　永元论历　延光论历　汉安论历
## 熹平论历　论月食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1]。考其行，日有退无进，月有进无退。建武八年中，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言历朔不正，宜当改更。时分度觉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历署七月十六日月食。待诏杨岑见时月食多先历，即缩用算上为日，因上言“月当十五日食，官历不中”。诏书令岑普候，与官历课。起七月，尽十一月，弦望凡五，官历皆失，岑皆中。庚寅，诏书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复令待诏张盛、景防、鲍邺等以《四分法》与岑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诏书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时。《四分》之术，始颇施行。是时盛、防等未能分明历元，综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

自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采用《三统历》，施行了一百多年，历日稍滞后于实际的天象，日月合朔先于历书中算定的朔日。有时合朔会在历书中的晦日，有时历书中朔日会看到新月出现。考察日月的行度，太阳是有退无进，月亮却是有进无退。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淑等人多次上书，认为现行历法的朔日定得不正确，应当修改。那时所发觉的日月行度的误差还比较小，同时皇上以为天下刚刚平定下来，还没有工夫去研究改正历法的事。到了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官历注明当年七月十六日将发生月食。待诏杨岑注意到那一时期的月食往往发生在历日所注定的日期之前，就把日期的推算方式从“算外”改为“算上”，也就是提前一日，因此上书说：“月食应当发生在十五日，官历不正确。”诏书命令杨岑对月食和月的弦望等日期普遍加以测候，同官历互相校验。从七月起，到十一月为止，弦望共五轮，官历都不正确，杨岑却都算对了。庚寅日，诏书任命杨岑为专门注定日历中弦、望、月食日期和时辰的官员，稍后又命令张盛、景防、鲍邺等人按照《四分历》的办法推算，同杨岑的算法互相校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张盛等人的推算有六个事项比杨岑的推算更为准确。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十一月丙子日，诏书命令改由张盛、景防替代杨岑注定弦、望、月食的时辰。《四分历》从此开始部分地付诸实行。那时张盛、景防等人还未

能确定这部历法的上元所在，对周天恒星的分度和分至点的关系也未能综合校正，所以只是采用他们所推算的弦望时辰而已。

> 先是，九年，太史待诏董萌上言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历者杂议，讫十年四月，无能分明据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牵牛五度，而以为牵牛中星，后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谬错，以问史官，虽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历编䜣、李梵等综校其状。二月甲寅，遂下诏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业，夙夜祗畏，不敢荒宁。予末小子，托在于数终，曷以续兴，崇弘祖宗，拯济元元？《尚书琁玑钤》曰：'述尧世，放唐文。'《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乎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间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夫庶征休咎，五事之应，咸在朕躬，信有阙矣，将何以补之？《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叶时月正日。'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玑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图》曰：'三百年斗历改宪。'史官用太初邓平术，有馀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转差，浸以谬错。琁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日也。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随时之义，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傥获咸熙，以明予祖之遗功。"于是《四分》施行。而䜣、梵犹以为元首十一月当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岁不得七闰，晦朔失实。行之未期，章帝复发圣思，考之经谶，使左中郎将贾逵问治历者卫承、李崇、太尉属梁鲔、司徒掾严勖、太子舍人徐震、巨鹿公乘苏统及䜣、梵等十人。以为月当先小，据《春秋经》书朔不书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2]。即先大，则一月再朔，后月无朔，是（明）［朔］不可必[3]。梵等以为当先大，无文正验，取欲谐耦十六日望，月朓昏，晦当灭而已。又晦与合同时，不得异日。又上知䜣、梵穴见，敕毋拘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当小。定，后年历数遂正。永元中，复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验无有差跌。逵论集状，后之议者，用得折衷，故详录焉。

在这之前的永平九年（公元66年），太史待诏董萌曾上书论述历法不正确，明帝批示将此事交付三公、太常及其下属中懂历法的官员一起讨论，直到永平十年四月，仍然没有人能提出有明确根据的意见来。到了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太初历》同天象之间的误差更大了，日月所在星宿度数与事实不符的状况越来越被人所察觉，从事观测的人都知道冬至日太阳的位置是在斗宿21度，距离牵牛宿有5度之多。而《太初历》却认定冬至日的太阳是在牵牛宿的中央星（即距星，为牵牛宿初度），即此可知《太初历》所认定的各节气日太阳所在星宿均与事实相差5度。另一方面，按《太初历》算得的气、朔时刻比观测天象所得的真实的气、朔时刻晚¾日，晦朔弦望的日期同天象之间也就有了1日的误差。章帝知道历法的谬误，向太史官提出了一些问题，太史官虽然也知道历法与天象不相符，却不能改正。因

此章帝召集治历官员编䜣、李梵等人，让他们来综合校正《太初历》与天象不符的种种情状。二月甲寅日，章帝下诏书说：“朕听说古代的圣王，预测天运而天运不违，天运已至而奉行天时。《河图》说：‘赤帝之子汉高祖的九世孙将会昌盛起来，十世光大前业，十一世更加兴旺。’又说：‘九世之帝奉行德治，可行封禅之礼，刻石向上天报告政绩。’朕以不足于道德，而奉承帝王大业，因此每日从清早到夜晚都怀着敬畏上天的心思来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敢贪图安宁，荒废事务。我作为帝王中的后辈小子，遇上现行历数的有效性将尽之时，拿什么来继续兴起，从而恢弘祖宗的威德，救济百姓的困苦呢？《尚书琁玑钤》说：‘祖述帝尧治世，弘扬陶唐文化。’《帝命验》说：‘顺承帝尧，考明他的遗德，以创制历法周期并且确立与之相关的天象标准最为重要。’而且从三皇到五帝，历史演变的步伐越来越快，各个时期的优劣也是互不相同。何况我如此愚顽孤陋，实在不堪重任，虽然想要择善而从，却不知从何处入手。每见图书所载圣王事业，心中实在惭愧！最近一些日子以来，政治措施不合理，造成阴阳不和，灾异不断；瘟疫流传，又使耕牛受到伤害，以致农田未能及时播种。雨、晴、寒、热、风等五类气候的出现原有好坏之分，无不与人事相应，最近气候异常，全是因为朕自己确有不足才引起的，将拿什么去补救呢？《尚书》说：‘只有首先依靠君王改正他做的错事。’又说：‘一年中的二月，到东方巡行视察，到达泰山，烧柴祭天，又遥望东境山川，各按其品秩加以祭祀，顺便接见东方诸国君主。协调四时和月份的关系，对日序的安排也力求正确无误。’朕将效法帝尧东封泰山，统一乐律和度量衡，考察浑仪，借以改正历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天象的分度，希望这样做会有益处。《春秋保乾图》说：‘斗历每经三百年就应当改变规则。’现今太史官沿用太初元年邓平制定的历法，每经四岁而气日数有小余一分，每经四章而朔日数又有小余一分。在三百年之内，日月运行度数的误差逐渐积累，变成明显的错谬。由于浑仪不完善，对天象的观测也就说不上准确。冬至日太阳的实际位置是在斗宿21度，而《太初历》却认为是在牵牛宿的中央星。《太初历》立春的前一日，按《四分历》推算已经是立春日了。在这一天里判断刑案，处决死囚，实在是和立春这一节气宜生不宜杀的意义相抵触，同希望达到的平和、随时的目标距离太远。现在改行《四分历》，以遵循帝尧敬顺昊天的教导，顺从孔子奉行天时的遗训。希望从众多的君子直到普天下的百姓，统一认识，虔敬传授新历，如果因此而众业兴旺，我祖宗所遗留的功德也就得到了证明。”于是《四分历》开始全面施行。然而编䜣、李梵认为历法入元后的第一个十一月应当是大月，想用这一办法来配合弦望，使其日序固定下来，然而十九年得不到七个闰月，算出来的晦朔日期也不符合事实。按照编诉、李梵的意见颁布

的历法施行了不到一周年，章帝又做了更深入的思考，亲自查阅经书和谶纬，又使左中郎将贾逵向治历者卫承、李崇、太尉属梁鲔、司徒掾严勖、太子舍人徐震、巨鹿公乘苏统以及编䜣、李梵等十人就元首之月应当先大还是应当先小的问题一一征求意见。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先小，根据《春秋经》书朔不书晦这一事实足以推知，合朔是历月的主要标志，历月之首日，必有合朔这一天文现象。如果历元开始时的历月先大后小，那么第一个月事实上就有前后两次合朔，而第二个月则没有合朔，这就破坏了月首必有合朔这一规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李梵等人以为元首历月应当先大，没有任何文献可供证明，不过是想使十六日为望和晦日初昏见到新月之类的现象得到调整，使得望日必为十五日，而晦日月光必定完全消灭罢了。还有一点应当弄清楚的是，晦的现象紧连合朔，而合朔不过是一个特定的时刻而已，因此两者几乎是同时的，不应当看做是前后两个不同的日子。皇上经过自己的研究思考并且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之后，知道编䜣、李梵关于历元开始时历月先大的见解只不过是一孔之见罢了，于是下诏说：不要拘泥于已经颁行的历法是怎样规定的，天正之元开始时的月份应当是小月。这样决定下来以后，从第二年开始，历数终于走上了正轨。到了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4年），皇上又命令太史官按照新出的《九道法》测候弦望，结果《九道法》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几乎没有什么误差。在贾逵论述历法问题的奏章中，就含有对《九道法》的肯定。贾逵的论述内容丰富，以后议论历法的学者可据以折中，因此详加节录如下：

> 逵论曰："《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者，牵牛中星也。古《黄帝》、《夏》、《殷》、《周》、《鲁》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牵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历》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经》曰：'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极（二）[一百一]十五度[4]。'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与行事候注天度相应。《尚书考灵曜》'斗二十二度，无余分，冬至在牵牛所起'。又编䜣等据今日所在未至牵牛中星五度，于斗二十一度四分一，与《考灵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诏书曰'石不可离'，令两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岁中课日行及冬至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合古历建星、《考灵曜》日所起，其星间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术以为冬至日在牵牛初者，自此遂黜也。"

贾逵论道："《太初历》冬至时太阳在牵牛初，指的是牵牛宿的中央星。古代的《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五家历法均以为冬至时太阳在建星，建星也就是现今的斗宿。《太初历》斗宿的赤道距度数是26度385分（按古代日度法，《太初历》分1度为1539分，因此385分略大于¼度），牵牛宿的赤道距度数是8度。根据太史官观测天体运行时所做的记录，冬夏至时太阳的位置通常是在《太初历》所规定的位置之后5度，因此冬至时太阳的

实际位置是在斗宿赤道21¼　度。石氏《星经》说：‘按照黄道测量，牵牛宿起始点的位置相当于斗宿黄道20度，距离北天极115度。’而斗宿黄道20度对于赤道而言，就是斗宿21度。《四分历》的冬至日太阳位置和太史官的观测记录相符。《尚书·考灵曜》又认为‘斗宿的距度数是22度整，无余分，冬至时太阳在牵牛宿的开头’。又编䜣　等人根据现今冬至时太阳在牵牛中央星之后5度，即斗宿赤道21¼　度，可见与《考灵曜》的说法相差无几，即以奏明。元和二年（公元85年）八月，诏书说：‘石氏《星经》很重要，研究历法离不了它。’命令对冬至日太阳位置的两种说法应在实测中加以检验，看哪一种说法得分较多，据实上奏。太史令玄等人从元和二年开始观测，直到永元元年（公元89年），五年均测得太阳运行到冬至时，其位置都在斗宿21¼度，和古历冬至日太阳在建星、《考灵曜》在22度的说法基本相符。至于28宿之间距度的数值，则与石氏书中所载旧测数值相符。其他历法以为冬至时太阳在牵牛初的说法，从此终于废黜不用。”

> 逵论曰：“以《太初历》考汉元尽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5]　；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尽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参差不齐，必有余，余又有长短，不可以等齐。治历者方以七十六岁断之，则余分消长，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言圣人必历象日月星辰，明数不可贯数千万岁，其间必改更，先距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　故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间。故谶文曰‘三百年斗历改宪’。汉兴，当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岁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

贾逵论道：“从汉朝开国（指汉高祖元年，即公元前206年）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总共发生过23次日食，参考《太初历》推得的晦朔日期来说明这23个发生日食的日子，其中17日得朔，4日得晦，2日得初二；如果参考新历（指《四分历》）来说明，则是7日得朔，14日得晦，2日得初二。从太初元年到更始二年（公元24年）的日食共24次，参考《太初历》来说明，10日得朔，14日得晦；参考新历来说明，则是16日得朔，7日得初二，1日得晦。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永元元年的日食共23次，参考《太初历》来说明，5日得朔，18日得晦；参考新历来说明，则是17日得朔，3日得晦，3日得初二。然而对于《春秋》经文中所记的24个朔日，同新历所推得的朔日不相符的，却有23个之多。由于年、月、日三个天文周期长短悬殊而又不能互相整除，换算起来，年的月数、日数，月的日数均无

法仅以整数值来表示，一定还有不得不用分数来表示的余数，每年每月，具体出现的余分数值又有长短，很难遇上余分消尽，三者同时到达终点（亦即新周期的起点）的时刻。历法工作者经过多年探索，才找到了76年这一周期，其中年、月的日数余分经历反复消长之后，才得以同时积满1日。因此《易经》中金火相革之卦的《象》辞说：‘君子用来治理历法，明辨四时。’又说：‘汤、武革命，上顺天道，下应民心。’说的是圣人认识历象，一定要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具体变化。应当明白历法的各种数值不可能几千万年一贯不变，而是必然应当有所改变的，首先应当求得有关度数，用来取合日月和行星运行所在的位置。所以求得度数，取合日月和行星的运行，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算法。《太初历》不能下沿而通用于今天，新历也不能上推而使汉初历日得到合适的说明。每一家历法的适用范围必定在三百年左右，因此谶纬书中有‘斗历每经三百年就应当改变规则’的说法。汉朝初兴就应当采用《太初历》了，却未能及时更改，拖延到了102年之后的太初元年才改。所以西汉前期（指太初改历之前）有晦前1日就出现日月合朔的事例，到了成帝、哀帝时期，通常以天文上的初二日作为历书中的朔日，因此日月合朔多数出现在历书中的晦日，这些都是由于历法未能及时改革的结果，这是十分明显的。”

逵论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日月同。于今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辄奏以为变，至以为日却缩退行。于黄道，自得行度，不为变。愿请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课，与待诏星象考校。奏可。臣谨案：前对言冬至日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极九十一度。《洪范》‘日月之行，则有冬夏’。《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不与日月行同，其斗、牵牛、东井、舆鬼，赤道得十五，而黄道得十三度半；行东壁、奎、娄、轸、角、亢，赤道七度，黄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谓之日却[6]。案黄道值牵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四］度，其直东井、舆鬼，出赤道北二十（五）［四］度。赤道者为中天，去极俱九十［一］度[7]，非日月道，而以遥准度日月，失其实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来月行牵牛、东井四十九事，无行十一度者；行娄、角三十七事，无行十五六度者[8]，如安言。问典星待诏姚崇、井毕等十二人，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以图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状，日月行至牵牛、东井，日过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9]，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黄道有验，合天，日无前却[10]，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论，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以角为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牵牛七，须女十一，虚十，危十六，营室十八，东壁十，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二，毕十六，觜三，参八，东井三十，舆鬼四，柳十四，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部日月行，参弦望，虽密近而不为注日。仪，黄道与度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贾逵论道：“臣以前曾奏上傅安等人利用黄道量度日月的运行，能较好地说明弦望形成的条件，用这一方法测得的度数在很大程度上同日月运行的真实度数相符合。太史官一律按赤道量度，与日月运行的真实度数不相符，对于现今历法的弦望相差1日以上时，就上奏，以为发生变异，甚至以为太阳退缩，向相反方向运行。按黄道量度，就能得到合理的运行度数，不存在变异的问题了。请求将太史官观测日月恒星循行列宿的记录簿册交给待诏星象官员去查考校验。皇上准奏。臣谨案：臣以前回答皇上的提问时说过，冬至时太阳距离北天极115度，夏至时太阳距离北天极67度。春秋分时太阳距离北天极91度。《尚书·洪范》说：‘日月的运行，有冬天和夏天的区别。’《五纪论》说：‘日月循黄道而行，冬天在赤道之南，最南点在牵牛宿；夏天在赤道之北，最北点在东井宿。平均每日太阳运行1度，月亮运行 $13\frac{7}{19}$ 度。’现今太史官不考虑黄道而只按赤道度数测量，脱离了日月运行的实际。两种度数彼此不同，就斗、牵牛、东井、舆鬼等宿而言，从赤道上测得15度，而从黄道上则可测得13度半；就东壁、奎、娄、轸、角、亢等宿而言，从赤道上测得7度，而从黄道上则可测得8度；有时月亮运行得快，但日月之间的距离反而减少，有人把这一现象说成是太阳退却。案黄道经过牵牛宿时，其位置在赤道之南24度，经过东井、舆鬼两宿时，其位置在赤道之北24度。赤道环绕天球的中央，赤道上任何一点距离北天极都是91度，但它并不是日月运行的轨道，却利用它来遥测日月运行的度数，这样由于偏离了日月的实际运行，所测得的每日运行度数才会显得如此变化无常。现在参照太史官观测日月运行时所做的记录查考自元和二年（公元85年）九月以来月亮运行至牵牛、东井等宿49次，并无每日运行15至16度的事，又查考其运行至娄、角等宿37次，义无每日运行11至12度的事，正如傅安所论。臣曾经问过典星待诏姚崇、井毕等12人，都说：‘根据星图及其中对规法的说明，日月实际上是循黄道而行的。但现今官用天文仪器中没有黄道仪，如何施行黄道标准的日月行度观测，无从知晓。’又案前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曾上奏说：‘以浑仪量度日月的运行，考验天体的运行状况，知道日月每行至牵牛、东井两宿时，太阳每日行程略多于1度，月亮则每日运行15度；到达娄、角两宿时，太阳每日运行不到1度，月亮则每日运行不到12度。这是赤道造成这种情形，是前世共知的事实。’如果说按黄道量度日月运行的方法已经得到了验证，知其与天象的实际情况相符，又知日月运行中并不存在时而超速时而缓行的现象，而且弦望时日月之间的距离也是合理的，不可能有1日的误差（按日月之间的距离，平均每日增加 $12\frac{7}{19}$ 度，所谓“差1日”，指的就是同形成弦望时的理论距离相差 $12\frac{7}{19}$ 度）。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用黄道量度日月的运

行，比用赤道量度精密可靠，宜于在实测工作中加以运用，今后还可以通过实用进一步同赤道量度法相比较，看看究竟哪一种方法得分更多，将结果上奏。”案贾逵论黄道的这一奏章是永元四年（公元92年）提出的，到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和帝于七月甲辰日下诏书命令制造供太史官使用的黄道式铜浑仪。这一仪器中的黄道环刻度按28宿分配如下：角13度，亢10度，氐16度，房5度，心5度，尾18度，箕10度，斗24¼ 度，牵牛7度，须女11度，虚10度，危16度，营室18度，东壁10度，奎17度，娄12度，胃15度，昴12度，毕16度，觜3度，参8度，东井30度，舆鬼4度，柳14度，星7度，张17度，翼19度，轸18度，总共365¼ 度。冬至时太阳的位置在斗19¼ 度。太史官用来配合日月的运行，据以参照说明弦望的形成，虽然确实比较精密，近乎事实。但是太史官每日观测时还是不依此黄道度作注。因为仪器中的黄道环连着赤道经环一起转动，用于实测时操作起来有困难，所以很少有遵循这一方法办事的。

逵论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永平中，诏书令故太史待诏张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时。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应，或异日，不中天乃益远，至十余度。梵、统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当有迟疾，不必在牵牛、东井、娄、角之间，又非所谓朓、侧慝，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凡九章，百七十一岁，复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统》九道终数，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时。据官注天度为分率，以其术法上考建武以来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课试上。"

贾逵论道："现今太史官推算合朔、弦、望和月食的时辰，往往算得不准，原因在于不知道月亮的运行速度有时慢时快的变化。永平年间（公元58～74年），明帝下诏书命令原太史待诏张隆按照《四分历》的算法推算并注出弦、望、月食的时辰。张隆自称能用《易》中算卦时常用的九、六、七、八这四个数字来推算月亮运行度数的多少。今案张隆所注弦、望、月食时辰多有失误。臣曾使张隆逆推过去的弦、望时辰，同前人的推算相对照，多不相符，有时连日期也对不上号，所推日月在天上的位置也常与事实不符，甚至有十几度的误差。最近李梵、苏统利用太史官的观测记录查考校验，证明月亮的运行速度确实有时慢时快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不是指发生在牵牛、东井等宿和娄、角等宿之间的赤道与黄道行度值不同而引起的变化，也不是所谓的'朓'和'侧慝'，而是指由于月亮自身的运行轨道对于大地有远近出入而产生的变化，运行最快的位置一般每经1月向前移行3度。大约经过9年，月亮运行周期中的这个最快点才在九道（指月亮自身的运行轨道，与黄道有别）上回归原先的位置，经过9章即171年之后，又可与十一月朔旦冬至相会合，这一周期与《春秋三统历》中

所说的九道小终之数相符，可据以更准确地推知合朔、弦、望和月食的时辰。依据太史官观象时注明的天度作为分率，以他们的这种新方法上推并查考自建武以来的月食共38次，均与事实基本相符，可见这一方法是有益的，将来观象时应当继续测试，并同原有的推算方法相比较，将结果上奏。”

案史官旧有《九道术》，废而不修。熹平中，故治历郎梁国宗整上《九道术》，诏书下太史，以参旧术，相应。部太子舍人冯恂课校，恂亦复作《九道术》，增损其分，与整术并校，差为近。太史令飏上以恂术参弦、望。然而加时犹复先后天，远则十余度。

案太史官旧藏书籍中曾有一部《九道术》，后来多年废置，无人研修此书。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3～177年），原治历郎梁国人宗整又献上一部《九道术》，灵帝下诏书命令将此书交付太史官研究。太史官把它同原有的那一部互相参校，知道两者内容一致。于是安排太子舍人冯恂通过实测来校验此书是否合理。冯恂经过自己的研究，对原《九道术》数据略加增减，于是形成了一部新的《九道术》，同宗整所献《九道术》一起校验，结果证明冯氏新术比较合理。太史令单飏上书请求参照冯恂的新术来推算弦、望时辰。然而他所推算出来的弦、望时辰仍然不免有或先或后的误差，最远时偏离实际十余度。

永元十四年，待诏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密。”诏书下太常，令史官与融以仪校天，课度远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对：“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诏书施行。漏刻以日长短为数，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一气俱十五日，日去极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随日进退。《夏历》漏刻随日南北为长短，密近于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诏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节时分，定昏明。昏明长短，起于日去极远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计率分，当据仪度，下参晷景。今官漏以计率分昏明，九日增减一刻，违失其实，至为疏数以耦法。太史待诏霍融上言，不与天相应。太常史官运仪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为刻，少所违失，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当用者，计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气日所在，并黄道去极、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11]。

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太史待诏霍融上书说：“现今法定的漏刻制度规定每9日昼夜刻数分别增减1刻，这一规定与昼夜长短变化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有时误差多至2刻半，不如《夏历》精密。”和帝下诏书给太常，责成其所属太史官会同霍融一起，用仪器校验天运，查清现行漏刻的误差究竟有多少。太史令舒与其下属官员卫承、李梵等人复奏道：“案现今官府所施行的漏刻法载于《令甲》，即其第六篇《常符漏品》，原是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日颁行的，后来光武皇帝于建武十年（公元34年）二月壬午日又下诏书重新施行。漏刻之数应当以每日昼夜长短的变化为依据。一般太阳每向

北或向南移动2.4度（指赤纬度）而昼夜分别增减1刻。24气每气都是15日，每日太阳同北天极的距离度数各不相同。现今法定漏刻一律按每9日昼夜分别增减1刻处理，不是对应于太阳的南北位移而增减。《夏历》的漏刻对应于每日太阳的南北之位来决定昼夜的长短，比现行法定漏刻精密，事实分明，可以施行。”这一年的十一月甲寅日，和帝下诏书说：“告知司徒、司空：漏刻用来节制昼夜时分，确定昏明时刻。昏明之间的昼夜长短变化，与太阳距离北天极的远近相关，太阳的轨道是圆周，因此不可用一个刻板的增减率来处理昏明问题，应当根据浑仪所测得的度数（指黄道去极度而言），并参照每日正午时表下日影的长短来确定。现今法定漏刻按刻板的增减率区分昏明，每9日昼夜分别增减1刻，违背昼夜变化的实际情况，显得过分粗疏。太史待诏霍融上书指出此法与天运不相应。太常率领太史官运转浑仪并结合漏壶实测之后，知道现行漏刻法误差最多时达到3刻左右。而参照正午表下日影的长短来确定昼夜刻数的办法，则少有误差，密近于天象。现颁下《日影漏刻48箭表》，今后官府的漏刻制度应照此表执行。等待各地汇报会计事务的官吏到京，再将新制成的供全年使用的每套48枚的标准漏箭发给他们带回去应用。”该表文字太多，今节录其要，24气取其首日各为一行，气名之下罗列相关内容，包含该日太阳所在星宿度数、黄道距北天极度数、8尺表下日影长度、昼漏刻数、夜漏刻数、昏中星、旦中星等项。

> 昔《太初历》之兴也，发谋于元封，启定于元凤[12]，积三十年，是非乃审。及用《四分》，亦于建武[13]，施于元和，讫于永元，七十余年，然后仪式备立，司候有准。天事幽微，若此其难也。中兴以来，图谶漏泄，而《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后百一十四岁，朔差却二日。学士修之于草泽，信向以为得正。及《太初历》以后天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辰，百七十一岁当弃朔余六十三，中余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当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阔。此二家常挟其术，庶几施行，每有讼者，百寮会议，群儒骋思，论之有方，益于多闻识之，故详录焉。

过去《太初历》的兴起，从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开始谋划，到了汉昭帝元凤年间（公元前80～前75年），它的合理性才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因此得以坚定地行用下去，前后经历30年，谁是谁非才有了明白的结论。到后来《四分历》的采用，也经历过了很长的过程，早在建武年间就开始酝酿，到元和二年正式颁行，以后不断发展，到永元年间为止，前后经历70余年，然后仪器和算式的设立才得以齐备，测候有了标准。天文历法之事深奥微妙，掌握起来竟是如此困难！自光武帝中兴以来，谶纬类图书流传于民间，其中《考灵曜》、《命历序》两书均有历法的历元在甲寅岁的记载，其起算点在《四分历》历元庚申岁之后114岁，朔日一般在《四分

历》朔日之后2日。有些学士在草泽间研修这一历法，信仰极深，以为是学得了唯一正宗的东西。另一方面，因为《太初历》出现了滞后于天象的弊病，于是修正它的人提出："每144岁而太岁名称应当跳过1辰，每171岁应当舍弃朔余81分之63日，同时舍弃中余1539分之1197日，这样修正过的《太初历》才可经常行用。"自太初元年至永元十一年已经积满171岁了，应当舍弃上述两种余分，却没有这样做，因此才使历日越来越显得粗疏阔略。这两家经常凭借他们的学术，试图说服朝廷采纳施行，为此常常挑起争论，于是百官开会研讨，群儒驰骋思辩。所论各有道理，古人有"多闻而识之"的说法，对历史上的这几次争论多了解一些总是有益的，因此详加记录于此。

> 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尚书郎张衡、周兴皆能历，数难诵、丰，或不对，或言失误。衡、兴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书下公卿详议。太尉恺等上侍中施延等议："《太初》过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见西方，食不与天相应；元和改从《四分》，《四分》虽密于《太初》，复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博士黄广、大行令任佥议，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议："即用甲寅元，当除《元命苞》天地开辟获麟中百一十四岁，推闰月六直其日[14]，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气宿度不相应者非一。用《九道》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远。元和变历，以应《保乾图》'三百岁斗历改宪'之文。《四分历》本起图谶，最得其正，不宜易。"恺等八十四人议，宜从《太初》。尚书令忠上奏："诸从《太初》者，皆无他效验，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国久长为辞。或云孝章改《四分》，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臣伏惟圣王兴起，各异正朔，以通三统。汉祖受命，因秦之纪，十月为年首，闰常在岁后。不稽先代，违于帝典。太宗遵修，三阶以平，黄龙以至，刑犴以错，五是以备。哀平之际，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祸非一。议者不以成数相参，考真求实，而泛采妄说，归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历》众贤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审，复革其弦望。《四分》有谬，不可施行。元和凤鸟不当应历而翔集。远嘉前造，则表其休；近讥后改，则隐其福。漏见曲论，未可为是。臣辄复重难衡、兴，以为《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两历相课，六千一百五十六岁，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牵牛。迂阔不可复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见，非独衡、兴。前以为《九道》密近，今议者以为有阙，及甲寅元复多违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顺假马之名，以崇君之义。况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上纳其言，遂寝改历事。

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中谒者亶诵上书说应当改用甲寅元历，河南郡人梁丰又上书说应当恢复《太初历》。尚书郎张衡、周兴都懂历法，他们多次非难亶诵和梁丰，两人面对张衡、周兴的非难，有时只好避而不答，有时所做出的答辩又显得大错特错。张衡、周兴以太史官利用浑仪观测天象时所做的记录为依据，对古今各种历法一一校验之后才提出了他们的见解，认为《九道法》最为精密。安帝下诏书命令将上述各家见解交付公卿详加讨论。太尉刘恺等人奏上

侍中施延等人的合议，说："《太初历》同天象不符，太阳位置的误差大约为1度，弦望不准，有时甚至可在它的晦日黄昏看到新月出现在西方，按《太初历》推算月食也未能应验。元和以后改行《四分历》，《四分历》虽然比《太初历》精密，又有不正之处，两者都不可用。只有甲寅元历才和天象相应，又符合谶纬的记载，可以施行。"博士黄广、大行令任佥两人合议，表示赞成《九道法》。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40人合议以为："如果采用甲寅元历，则应当从《元命苞》所记自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间的总岁数中消除114岁，而推得的闰月常与当闰之月不一致，又有朔、晦、弦、望不准确，24气宿度与事实不符等等问题。如果用《九道法》推算月朔，则有可能出现连续3个大月相接或者连续两个小月相接之类的现象，无不显得疏远。元和年间改变历法，以便和《保乾图》'斗历每经三百年就应当改变规则'的说法相呼应。可见《四分历》起源于谶纬类图书，是最正确的历法，不宜再改变了。"刘恺等84人合议，认为应当恢复《太初历》。尚书令忠上奏道："主张恢复《太初历》的诸位，都没有说出其他的效验，只是以世宗孝武皇帝攘斥夷狄、开拓疆土、享用国家权力比其他皇帝都要长久作为理由。或者说到孝章皇帝改用《四分历》之后，灾异频繁更甚，未有祥瑞之应。臣伏想三代圣王兴起之时，所用正朔各异，以与天、地、人三统相通。汉高祖受命之初，因袭秦人历法，以十月为年首，闰月常常安排在年终九月之后。不能参考先代成例，更与《尧典》的置闰原则相违。太宗孝文皇帝依旧遵循秦人这种不合理的历法，但他那时却有天上三阶平、地上黄龙现的祥瑞，而且刑狱大减，风调雨顺。哀帝、平帝之际，虽然也同武帝时一样承用《太初历》，然而妖孽累至，怪胎、灾祸不断出现。议论者不去认真查考现成的历史记录，弄清事实真相，却广采虚妄之说，把福泽全归功于《太初历》，把灾祸全归罪于《四分历》。《太初历》成立于众贤之手，是非已有定论。永平年间考虑未周，又去改革它的弦望。《四分历》如果真有谬误，不可施行的话，元和年间改行《四分历》之后就不应当出现凤鸟飞来栖止的瑞应了。对前贤所创年代较远的《太初历》就一味表彰它的美善；对后来改行的《四分历》就想方设法加以讥讽，将其福泽隐瞒起来。这种充满了漏洞的见解、歪曲事实的议论，决不能认为是对的。臣又总向张衡、周兴提出责难，以为刘向的《五纪论》对日月行度所做的推算，当时显得比其他几种历法更近于天象，但仍然没有可供查考远古历史年代的内容。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时，才把这种内容增补到以《太初历》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三统历》中去。他为了使按《太初历》推算出来的至、朔日期合于《春秋》，只好专横武断，以至对三代的年数也有所损益。具体地说是把夏代的年数扣减了，用来增益周代的年数。如果根据现

存的一些载有三代诸王事迹及其相关年表的古史资料来考证，《三统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谬，竟有数百年之多。此外由于《太初历》的岁实比《四分历》的岁实长一些，两历互相校验，每经6156岁《太初历》必多出1日。冬至时太阳在斗宿，而《太初历》却认为是在牵牛宿。《太初历》的迂阔不切实际，不可再度行用，是这样的清楚明白。所有太史官员都看到了这一点，不只是张衡、周兴两人才有这个意见。张衡、周兴不久前又提出过一个见解，以为《九道法》最为精密，经过最近的讨论，有人指出《九道法》也是有缺点的。说到甲寅元历，违天失实之处就更多了。总之，《太初历》、《九道法》、甲寅元三种历法都不能用来作为今后编算具体历书的依据。过去孔夫子顺从假马的名号，以确立尊崇君主的道理。何况以天运为依据的历数，不可听凭众人随便怀疑，不可听从虚妄的言论，以致用错误的东西去取代本来正确的东西。”安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再次改换历法（指以其他历法取代《四分历》而言）的事从此作罢。

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侍郎边韶上言：“世微于数亏，道盛于得常。数亏则物衰，得常则国昌。孝武皇帝摅发圣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诏太史令司马迁、治历邓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凿度》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为日法。设清台之候，验六异，课效粗密，《太初》为最。其后刘歆研机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雒书乾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从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岁，进退余分六十三，治历者不知处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挟废术者得窜其说。至元和二年，小终之数浸过，余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见。孝章皇帝以《保乾图》‘三百年斗历改宪’，就用《四分》。以太白复枢甲子为癸亥，引天从算，耦之目前。更以庚申为元，既无明文；托之于获麟之岁，又不与《感精符》单阏之岁同。史官相代，因成习疑，少能钩深致远；案弦望足以知之。”诏书下三公、百官杂议。太史令虞恭、治历宗䜣等议：“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也。《四分历》仲纪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岁在庚辰。上四十五岁，岁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岁，岁在庚申，则孔子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寻之上行，复得庚申。岁岁相承，从下寻上，其执不误[15]。此《四分历》元明文图谶所著也。太初元年岁在丁丑，上极其元，当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岁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岁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岁所超，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①，日月俱超。日行一度[16]，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岁。岁从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则岁无由超辰。案百七十一岁二蔀一章，小余六十三，自然之数也。夫数出于杪曶，以成毫氂，毫氂积累，以成分寸。两仪既定，日月始离。初行生分，积分成度。日行一度，一岁而周，故为术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细粗，以生两科，其归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节，日法所该，通远无已，损益毫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数无缘得有亏弃之意也。今欲饰平之失，断法垂分[17]，恐伤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终数不同，四章更不得朔余一。虽言《九道》去课进退[18]，恐不足以补其阙。且课历之法，晦朔变弦，以月食天验，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为历，验章和元年以来日变二十事，月食

二十八事，与《四分历》更失，定课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孝章皇帝历度审正，图仪晷漏，与天相应，不可复尚。《文曜钩》曰：‘高辛受命，重黎说文。唐尧即位，羲和立浑。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号，苌弘分官。’《运斗枢》曰：‘常占有经，世史所明。’《洪范五纪论》曰：‘民间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自古及今，圣帝明王，莫不取言于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于晷仪，正众疑，秘藏中书，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数下诏书，草创其端，孝明皇帝课校其实，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圣，年历数十，信而征之，举而行之。其元则上统开辟，其数则复古《四分》。宜如甲寅诏书故事。”奏可。

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尚书侍郎边韶上书说：“世道衰微是因为历数有缺点错误，才会导致万物的衰败；历数正常了，才会迎来国运昌隆的盛世。孝武皇帝思虑圣明，因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时刻既逢合朔而又恰交冬至，于是下诏指派太史令司马迁、治历邓平等人创建《太初历》，更改年号和正朔，实行夏代以孟春月为正月的夏正。又据《乾凿度》一书所载，以81分之43为朔望月日数小余，分母81为日法。后来在昭帝时，又派多人在清台观测天象，根据诸历所定气、朔、弦、望、日月食六项的不同，从实测中去考查其效验的疏密，结果证明《太初历》是最好的历法。其后又出了刘歆，对《太初历》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除了以《春秋》经传相校验并融会《周易》原理之外，又以《河图帝览嬉》、《洛书乾曜度》为依据，推广《九道法》，规定朔余每171岁应当舍弃小余63分，每144岁岁星应当跳过一次而进入下面的一次，经过这样修改过的历法就会与天象相符，少有误差了。从太初元年到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刚好满了171岁，按新规则应当舍弃小余63分，但是当时具体承担编历工作的人却不知道如此处理，仍然按照老办法推算，于是所推得的12轮弦望就都显得靠不住了。这才使某些死抱住早已废弃的过时历法不放的人得以把他们的那一套再次抛了出来。到了元和二年，171岁的小终之数既满之后又过了不少年了，理应舍弃的小余分数又稍有增加，以致产生了新月在晦朔之前出现的现象。孝章皇帝因见《春秋保乾图》有‘斗历每经三百年就应当改变规则’之说，就决定改用《四分历》。当时把金星会合周期复初的甲子日也改为癸亥日，这是使天体的运行周期屈从于历家的算法，无非是要使它同目前新定的《四分历》的基本周期互相配合罢了。《四分历》又改用庚申岁作为历元，在经典中既无明文可为依据，不过是以《春秋》绝笔的获麟之岁作为依托罢了，把它同《感精符》一书所载以乙卯岁为历元的历法相比，也是完全两样的。太史官员前后任此交彼代，无不因袭成法，对有疑问的东西也习以为常，很少能有下工夫深入钻研，以求达到远大的目标的。其实对于具体历法的疏密，只需据其所推得的弦望时刻，到时候认真观测月相是否相符，也就足以知道了。”顺帝下诏书将边韶的意见发下去，让三公、百官一起来评议。太史令虞恭、治历宗䜣等人

合议道：“建立历法的根本，首先必须确立一个正确的历元；历元正确了，然后设定分割1日为若干分的日法；日法定好了，然后用来量度周天，借以算定每年二分二至时刻。三者都有了规矩，则历法的编制就不成问题了。《四分历》第二纪的历元，开始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岁在庚辰。上推45年，岁在乙未，是汉朝初兴之年，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由此再上推275年，岁在庚申，即孔子《春秋》绝笔的获麟之岁。又由此继续上推2760000岁，再得庚申。岁岁相接，从下向上逐步推寻，其势不致有误。而这个276万多岁之前的庚申岁，即是《四分历》历元所在，这应当就是谶纬书中有明文著录的《四分历》的上元了。太初元年岁在丁丑，上推31元凡143127岁到达《三统历》的太极上元，按顺序当在庚戌岁，但刘歆却把它称为丙子岁，他说岁名的60甲子顺序每经144岁就会发生一次两步并成一步的跳跃，所以从上元到太初元年，这样的跳跃总共发生了993次，按12辰为1周计算，被跳空的岁名累计已经有82周多了，因此上元才得为丙子。案太岁发生跳辰现象的时刻，必然是发生在天元十一月交冬至时，既然太岁固有的连续顺序可以突然跳空一辰，那么原属此岁的日子和月份自然也一起跳空。太阳每天在恒星间运行1度，积累365¼度而环绕天空一圈，所经历的时间称为岁。每岁各以一辰为名，既然太阳环绕周天的运行不可能跳空，可见太岁跳辰的说法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三统历》的171岁即2蔀岁数与1章岁数之和，其积日数有小余63分，这是自然形成的数量。数量的出现，从极微小的秒忽开始，秒忽逐渐积累而形成毫厘，毫厘又逐渐积累而形成分寸。从天文时空的数量说，自从天地形成之后，日月就开始分离，各自沿着一定的轨道运行，开始起步运行时所产生的极小距离产生分这一单位，积累若干分而形成1度。太阳每日运行1度，经历1年而绕天一周，因此研治历法的学者，各自创立与其所研治的历法相应的度法，或者规定1度为940分，或者规定1度为81分，分法有细有粗，由此产生《四分历》和《三统历》这两种不同的历法科目，但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什么是日法呢？日法也就是度法，因为太阳1日所行空间1度的总分数，也就是时间上1日的总分数。太阳照下美好的光辉，它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日法所体现的数量意义，对与之相关的历法而言是永远有效的，因此对日法即使只做毫厘的增减，日子久了也会发生千里的误差。由此说来，对来自日法的小余分数也不存在什么可以舍弃的理由。现在要掩饰邓平的失误，隔一定的年数就割断原定的日法，舍弃一些分数，恐怕伤及大道。按照这种办法来推步日月的运行度数，周期终结时得到的数值同按原定规则算得的数值不同，本来《三统历》每4章朔日数之总和必有小余1分，在采用弃分说之后，这一规则就不复存在了。虽说按《九道法》推得的弦

望时刻同实测所得的弦望时刻相比进退不大，这一优点恐怕仍然不足以抵消它的缺点。而且校验历法疏密的方法，除了利用常见的晦朔望弦的月相变化来检测之外，还可以利用月食来检测。这才是最重要的验证方法，没有比这一方法更明白更显著的了。现在就以171年舍弃小余63分的算法来推算历日中的朔望，再以章和元年以来发生的日食20次、月食28次来检验它究竟算对了多少次，同按《四分历》推得的朔望相比，可说是互有得失，仔细核对起来，《四分历》的得分还多一些，而且算法又比较简便快捷。孝章皇帝对历法和天度都做了审查、订正。那时所制作的天图、浑仪、日晷、漏壶等，无不与天象相应，这些都是后人不可能超越的成就。《文曜钩》说：‘高辛受命为帝，重黎始说天文。唐尧南面即位，羲和创立浑仪。夏后制作德教，昆吾列为天神。成周改定名号，苌弘分掌天官。’《运斗枢》说：‘常占留有历经，史官所必讲明。’《洪范五纪论》说：‘民间也有《黄帝历》等诸家历法的传习，总比不上史官的记述那样详尽明白。’从古到今的圣帝明王在处理历法问题时无不注意听取羲和、常占之类分管天文历法事务的专职官员的意见，涉及精微的数量问题时则利用日晷和浑仪来测定，借以使众人得以消除疑惑，端正认识。关于改行《四分历》的经过，皇宫中秘藏的典籍，必定包含着《四分历》的原型。到光武皇帝时，曾几次下诏书就是否改革历法的问题发表看法，这已经是转向《四分历》的开端了。到孝明皇帝时曾对《四分历》做过校验工作，对其可行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到孝章皇帝时才终于下诏书宣布全面行用《四分历》。前后数十年，经历三代圣君，知其确有证据值得信赖，才抬举出来加以实行。它的上元从天地开辟之初算起，而基本常数则恢复古《四分历》的原状。总之，今后的历法仍然应当遵照孝章皇帝元和二年二月甲寅日诏书规定的旧例执行。”对虞恭等人的这篇奏议，顺帝批示了一个“可”字，表示准奏。

> 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言：“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治历中郭香、刘固[19] 意造妄说，乞本庚申元经纬明文，受虚欺重诛。”乙卯，诏书下三府，与儒林明道者详议，务得道真。以群臣会司徒府议。

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上书说：“历元不正，因此妖民叛乱，侵扰益州，盗贼相继为害。理想的历法应当用甲寅岁作为历元，而现今的官历却用庚申岁为历元，图纬书中根本就没有以庚申岁为历元的历法。这是秦朝取代周朝之后所采用的历元。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刘固却说庚申元来自图纬，这是他们任意编造的虚妄之说。臣等请求追本穷源，查究庚申元的真实来历。如果在经典或纬书中竟能查到庚申元的明文著录的话，则臣等便应承担虚妄欺君的罪责，甘受重罚。”乙卯日，灵帝下诏书给三公

府，责成三公召集百官以及儒林通晓道术之士详尽地讨论这篇奏章，务必求得道术真相。群臣会集于司徒府参加讨论。

议郎蔡邕议，以为：

议郎蔡邕做了重要的发言，他说：

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无常是。汉兴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岁。孝章皇帝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项》、《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谶，各自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当时。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六家纷错，争讼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效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谶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谒者亶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术。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午蔀之二十三岁，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元在庚申。谶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一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乾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

历数之学精深微妙，现今距离创立此学的圣人为时十分久远，先后形成许多种不同的历法，彼此互相更替，互有得失，没有哪一种历法是永远正确的。汉朝兴起，继承秦朝制度，历法方面也沿用秦人所用的《颛顼历》，以乙卯岁为历元。经过102岁之后，孝武皇帝开始改定正朔，改用《太初历》，以丁丑岁为历元。《太初历》行用了189年，孝章皇帝改行《四分历》，以庚申岁为历元。现今冯光、陈晃指责庚申元不对，以为只有甲寅元才是对的。案古代历法共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六家，各自有其历元。冯光、陈晃所依据的，实际上就是《殷历》的历元。其他几种历元虽不曾明载于图谶，但也都各自能成一家之术，当该历术创造之时都应当是有效的。武帝开始采用《太初历》丁丑元之后，信奉六家古历的人纷纷出来争辩是非。昭帝时的太史令张寿王坚持用《殷历》的甲寅元来否定汉朝新制的《太初历》，当时组织许多人在清台观象，借以测试评比诸家历法的疏密，结果张寿王所信奉的甲寅元被评为下等，张寿王终于以其粗疏，连续受到了弹劾，而《太初历》则经受住了实测的考验，证明其并无疏失。这就可见《太初历》的丁丑元虽然不是图谶中的历元，而对于先前的年代确实曾经是

很有效的。到了行用《四分历》以来，利用日月行度来考察，显得比《太初历》精密，这又足以证明新历的庚申元对于现今的时代是有效的了。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中谒者亶诵也反对《四分历》的庚申元，上书说应当采用《命历序》中的甲寅元。公卿百僚各以奏议呈献，就如何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最后经安帝裁定，驳回亶诵的建议不予施行。况且日、月和行星的运行，有迟速进退的变化，不一定始终如一。历法学者用算术方法逆推往古某个甲子日夜半恰值合朔又交冬至，作为历元，其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使据此历元编算出来的近期历书能与当时的天象相符而已。因此从古到今先后出现了以不同的历元为标志的各种不同的历法。现今的历法之不能上推而通用于古代，也正如古代的历法之不能下沿而通用于今天一样。《元命苞》、《乾凿度》两书均以为从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总共为276万岁；加上《命历序》一书所记自获麟至汉积岁，起始于《殷历》庚午蔀之第23岁，中间包含己酉、戊子两整蔀，直到丁卯蔀之第69岁为止，合计为275岁。汉高祖元年岁在乙未，上推至获麟，则岁在庚申。由此再向上推至极远的天地开辟之时，刚好就是《四分历》上元所在的庚申岁。谶纬虽无明文指其为上元，但所记自开辟以来现存积岁之数符合上元的条件则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冯光、陈晃却以为自开辟至获麟积2759886岁，自获麟至汉积161岁，先后两段各少114岁。他们说这两段年数如此就足够了，但是这样一来，从上说违背了《乾凿度》、《元命苞》两书的记载，从中说竟使获麟一事不可能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不符，从下说又不足《命历序》所记自获麟至汉前后相距四蔀的年数，这就更是同各种历史资料的记述全不相应了。

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光、晃历以《考灵曜》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晃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晃，但言图谶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雒》图谶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晃以为香、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正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晃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亶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义著，非群臣议者所能变易。

现今的历法推定明年正月朔日为癸亥，冯光、陈晃认为应以乙丑日为朔。究竟是乙丑朔合理呢，还是癸亥朔合理？天空中又没有挂匾题字可以让大家一看就都能识别得了的，这必须以弦望晦朔等可以看得见的月相盈亏的现象来考查验证才能弄得清楚。而冯光、陈晃却不讲这些，他们的历法只以《考灵曜》一书为依据，此书所载28宿度数以及冬至日太阳的位置所在，均与现今太史官所信用的甘、石《星经》旧文相异，其是非不可考校，以现今的浑仪来检测天文，所得结果也不合于《考灵曜》。冯光、陈晃如果真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学术观点，自己重新制作观测天象用的浑仪，用来测定天度，从而证明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但可以使古人留下的谶纬得到验证，而且对于现今三光的运行也同样有效，足以取代甘、石之说并且夺取原属甘、石二家的声望，并使其他历法学派对他们彻底佩服，那就确实应当采用他们的意见。然而他们做不到这些。面对别人的非难和质问，冯光、陈晃的答复总是只有一句话："图谶所言。"这样是无论如何不足以服人的。孝章皇帝元和二年二月甲寅日诏书说："朕听说古代的圣王，预测天运而天运不违，天运已至而奉行天时。现今大史官沿用汉武帝太初元年邓平制定的历法，冬至日太阳的实际位置是在斗宿21度，而《太初历》却认为是在牵牛宿的中央星。《太初历》立春的前一日，按《四分历》推算已经是立春日了。在这一天里判断刑案，处决死囚，实在是和立春这一节气宜生不宜杀的意义相抵触，同希望达到的平和的目标距离太远。现在改行《四分历》，以遵循帝尧敬顺昊天的教导，顺从孔子奉行天时的遗训。"这就是开始采用《四分历》庚申元时所颁布的诏书，其中还引证了不少出自《河图》、《洛书》等谶纬书的语句作为根据，可见这部历法绝对不可能是任何个别的太史官员仅凭自己的私意就能创造得了推行得了的。然而冯光、陈晃却把它说成是郭香、刘固任意编造的虚妄之说，还指责它违反经文的记载，真是荒谬之至。古时帝尧指示羲和：历法以日、月、星辰之间的位移为依据；帝舜能合理地协调四时和月份的关系，对日序的安排也力求正确无误；商汤、周武王革命胜利之后，都能用心治历，明辨四时。这几位模范帝王的举措都可说是正确得无可挑剔的了，他们尚且免不了遭遇连年的洪水或者罕见的大旱，帝舜的一次训话里还说到"蛮夷侵扰华夏，盗贼为非作歹"的事。而冯光、陈晃却把气候上的阴阳不和以及奸臣、盗贼的出现，全都说成是庚申元的过失，实在是毫无道理。再说，自从元和二年开始行用庚申元，至今才92年，而冯光、陈晃却把它说成是秦朝代周之后所行用的历元。他们不知道秦朝用的是《颛顼历》的乙卯元，也不知道自从秦亡以来，汉朝先后用过乙卯、丁丑、庚申三种历元，并不是始终只用一个庚申元。冯光、陈晃学识浅陋得近乎无知，却过分固执而自信，任意指责别人妄说；其实他们自己才

真的是难逃虚妄欺诈之罪。至于他们关于改变历元、重算朔日的具体意见，同往年张寿王、亶诵提出的意见完全一致。张寿王的历术早经测试被评为失效，亶诵的倡议也已被驳回不用，两人旧调重弹，更无可采之理。章帝元和诏书以详备的文字对《四分历》的合理性做了清楚的说明，不是群臣妄议所能动摇得了改变得了的。

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训以邕议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诏书勿治罪。

太尉陈耽、司徒袁隗、司空许训根据蔡邕所论，劾奏冯光、陈晃公然诋毁章帝颁行的《四分历》，不敬，按法律可判三年徒刑，罚充鬼薪之役。灵帝以诏书答复三公说：对冯光、陈晃所犯的错误，可以不必治罪。

《太初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为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后闰食，术以八月。其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绀上书言："今月十六日月当食，而历以二月。"至期，如绀言。太史令巡上绀有益官用，除待诏。甲辰，诏书以绀法署。施行五十六岁。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历以后年正月，于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历食者十六事。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甲辰，诏属太史。部郎中刘固、舍人冯恂等课效，复作《八元术》[20]，固等作《月食术》，并已相参。固术与《七曜术》同。月食所失[21]，皆以岁在己未当食四月，恂术以三月，官历以五月。太史上：课，到时施行中者。丁巳，诏书报：可。

《太初历》推算月食多有失误。《四分历》因袭《太初历》的推算方法，并以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癸巳作为推算月食的历元，施行5年又出了问题。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闰七月发生月食，而历法预推的月份却是八月。第二年正月十二日，梁国蒙县的公乘宗绀上书说："本月十六日必将发生月食，而历书却注明二月月食。"到了正月十六日，果然发生月食，正如宗绀所论。太史令巡上书认为宗绀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朝廷于是任命他为待诏。甲辰日，和帝下诏书规定今后按宗绀的方法推算月食日期，并在日历中注明。宗绀的方法施行了56年，到质帝本初元年，十二月发生月食，但历日所注明的月食时间却是下一年正月，宗绀的方法从这时开始出现误差。从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到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29年之中，实际发生的月食出现在历日所预测的月份之前的总共有16次。这年常山长史刘洪把自己的新著《七曜术》呈献给皇帝。甲辰日，灵帝下诏把它转交给太史官研究。太史令安排郎中刘固、舍人冯恂等人来审查此书是否有效。冯恂曾著《八元术》，刘固等人著《月食术》，都已用作编历工作的参考。《月食术》同《七曜术》一样，预测己未岁的月食将在四月份出现。而冯恂按《八元术》所推则为三月，官历为五月。太史令上书，请求等己未岁到来时再来评定诸家优劣，看哪一家算准了月食的时间就施行他的学术。丁巳日，灵帝

下诏书答复说：可以。

其四年，绀孙诚上书言："受绀法术，当复改，今年十二月［月］当食[22]，而官历以后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诚为舍人。丙申，诏书听行诚法。

熹平四年，宗绀的孙子宗诚上书说："臣一向研习祖父宗绀所传授的历术，现在觉得它也不完全正确，应当再做一些修改。今年十二月将有月食，而按祖父原法推算的官历则是明年正月月食。"到时候，果如宗诚所论，于是任命宗诚为舍人。丙申日，灵帝下诏书批准行用宗诚的方法。

光和二年岁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阴，太史令修部舍人张恂等推计行度[23]，以为三月近，四月远。诚以四月。奏废诚术，施用恂术。其三年，诚兄整前后上书言："去年三月不食，当以四月。史官废诚正术，用恂不正术。整所上（正）［五］属太史[24]，太史主者终不[25]自言三月近，四月远。食当以见为正，无远近。"诏书下太常："其详案注记，平议术之要，效验虚实。"太常就耽上选侍中韩说、博士蔡较、谷城门候刘洪、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覆校注记，平议难问。恂、诚各对。"恂术以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为法[26]，而除成分，空加县法，推建武以来，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错。案其官素注，天见食九十八，与两术相应，其错辟二千一百。诚术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为法，乘除成月，从建康以上减四十一，建康以来减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术改易旧法，诚术中复减损，论其长短，无以相逾。各引书纬自证，文无义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术，日循黄道，月从九道。以赤道仪，日冬至去极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黄道在斗十九。两仪相参，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进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娄，十二度以上[27]。皆不应率不行。以是言之，则术不差不改，不验不用。天道精微，度数难定，术法多端，历纪非一，未验无以知其是，未差无以知其失。失然后改之，是然后用之，此谓允执其中。今诚术未有差错之谬，恂术未有独中之异，以无验改未失，是以检将来为是者也。诚术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书籍，学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业，经纬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详心善意，能揆仪度，定立术数，推前校往，亦与见食相应。然协历正纪，钦若昊天，宜率旧章，如甲辰、丙申诏书，以见食为比。今宜施用诚术，弃放恂术，史官课之，后有效验，乃行其法，以审术数，以顺改易。"耽以说等议奏闻，诏书可。恂、整、诚各复上书，恂言不当施诚术，整言不当复恂术。为洪议所侵，事下永安台覆实，皆不如恂、诚等言。劾奏谩欺。诏书报，恂、诚各以二月奉赎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28]，施行诚术。

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正是己未岁，按原定计划应利用三月至五月三个月的望日来校验各家月食推算方法的优劣，不巧这几天都是阴雨天，失去了实测的机会。太史令修安排舍人冯恂等人推算日月的运行度数，以为三月月食一说比较近于事实，四月月食说则离事实较远。按宗诚的方法推算也是四月月食。太史令奏请灵帝废弃宗诚的方法，改用冯恂的方法推算。光和三年，宗诚的哥哥宗整前后多次上书，提出异议："去年月食不在三月，而应当是在四月。太史官废弃宗诚正确的方法，而采用冯恂不正确的方法。臣整前五次上书已

蒙批转太史官研究，太史官中主要负责人一直不肯采用，仍然坚持三月近，四月远的说法。有无月食应以见到的事实为准，无所谓远近。”灵帝为此下诏书给太常说：“应当详细查考天象观测记录，对有争议的两家月食术效验的虚实认真考核，举其要点加以评议。”太常就耽奏请选调侍中韩说、博士蔡较、谷城门候刘洪、右郎中陈调四人来做这一工作。四人齐集于太常府，用天象观测记录来一一核对、检验冯、宗两家的推算，加以评议，并提出非难和质疑。冯恂和宗诚也都到场，分别回答了韩说等人的提问。然后韩说等四人商讨之后，一致同意以下述文字作为对两家学术的评议：“冯恂的推月食术以5640个月之内有961次月食为基本周期，而废除前人习用的分率，凭空添加了一个长周期的算法。据此推算自建武元年（公元25年）以来，直到今年，总共可得327次月食，其中有15次算得不够准确。查考天文官员平素观测天象所做的记录，这一时期之内从天上实际观测到的月食是98次，均在两家测算的范围之内，彼此倒还相应。（此下原文尚有“其错辟二千一百”一句，未详其义，仍照录于此）宗诚的推月食术以135个月之内有23次月食为基本周期，依法乘除，可得月食形成的具体月份。从中又减去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以前的41次，建康元年以来的35次，因为这76次‘月食’实际上并未发生过。冯恂之术改变了前人习用的旧法，宗诚之术则从算得的月份中又自行减去一部分。两家水平相同，并无互相超越之处。两家又各从纬书中摘引一些语句来证明自己的说法，这样的引文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只取其有助于追合天象而已。观察日月的运行，知其所循路线不同，太阳循行黄道，月亮从九道上运行。用赤道式浑仪来观测，太阳每逢交冬至时刻同北天极的距离都是115度（纬度）。再从入宿度（经度）方面说，冬至时太阳按赤道仪测定的位置为入斗宿21度，而按黄道仪所测则为入斗宿19度。赤道、黄道两仪互相参照，日月运行度数的测定有曲直之异，因此日月每天的行程，记录下来的两种度数之间，产生了或进或退的变化。所以按赤道度数计算，月亮行至井宿、牛宿时，每天运行14度以上；当其在角宿、娄宿时，则每天运行12度以下。月亮在恒星间的运行，不可能不同这一变动中的算率相应。由此说来，旧历术不到出现误差不可轻易改变，新方法未能应验也不可骤然采用。天道精微奥妙，度数难以测定，算法头绪纷繁，历法不止一种，未有应验者无从知道它的正确，未有差错者也无从知道它的失效。旧法确已失效，然后才能考虑改换，新法验明合理，然后才能加以采用，这样才算坚持住中正不偏的原则。现今宗诚之术并未出现明显的差错，冯恂之术又未能有特别优越的地方，以尚无效验的去取代仍未失效的，这是以‘将来会有效验’这一靠不住的猜想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了。宗诚之术以135个月之内有23次月食的算法为基础，这是自《三

统历》以来的书籍中早就有所记载的月食推算法，学者所修习的，太史官长期施行的，都是这个算法。以此法推算日月运行中出现的交食，仍与天象大致相符，因此宗诚所为，近乎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冯恂在测候部门工作多年，用心细密，志趣高尚，能熟练地运用仪器，细测日月运行度数，创立新的算法，用他的方法推算历史上的月食，也多同实际出现过的月食记录相符。然而改正历法，是敬顺昊天的大事，宜于遵照原有规章去办。如往年的甲辰日诏书和丙申日诏书，就确立了一条重要的准则：有关月食的新算法只有在其所预测的月食如期出现之后，才能付诸实行。比照这一准则，现今仍应施用宗诚之术，暂时放弃冯恂之术，让太史官对它继续考察，以后如有事实足以证明它确有效验，才可行用冯恂的这种方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可使对历数研究成果的评审工作有章可循，同时也有助于顺利推行必要的改革。”就耽把韩说、刘洪等四人合写的这篇评议转奏灵帝，灵帝复诏表示同意。此后冯恂、宗整、宗诚三人又分别上书争辩，冯恂说不应当施行宗诚之术，宗整则称不应当再用冯恂之术，还说刘洪的评议侵害了他们。灵帝看了三人的上书，有些迷惑不解，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永安台的官员去复查核实，结果查明事实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永安台据此上奏弹劾三人欺君罔上。灵帝下诏书做了答复，并决定对三人处分如下：冯恂、宗诚二人各扣发两个月俸禄用以赎罪；宗整谪配左校营劳动两个月。于是采用刘洪等人的建议，重新施行宗诚之术。

> 光和二年，万年公乘王汉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岁，合百九十六食；与官历河平元年月错，以己巳为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汉所作注不与见食相应者二事，以同为异者二十九事”。尚书召谷城门候刘洪。敕曰：“前郎中冯光、司徒掾陈晃各讼历，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29]。今洪其诣修，与汉相参，推元课分，考校月食。审己巳元密近，有师法，洪便从汉受；不能，对。”洪上言：“推汉己巳元，则《考灵曜》旃蒙之岁乙卯元也，与光、晃甲寅元相经纬。于以追天作历，校三光之步，今为疏阔。孔子纬一事见二端者，明历兴废，随天为节。甲寅历于孔子时效；己巳《颛顼》秦所施用，汉兴草创，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阔不审，更用《太初》，应期三百改宪之节。甲寅、己巳谶虽有文，略其年数，是以学人各传所闻，至于课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30]，三光聚天庙五度。课两元端，闰余差百五十二分之三[31]，朔三百四，中节之余二十九。以效信难聚，汉不解说，但言先人有书而已。以汉成注参官施行，术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见食二事。案汉习书，见己巳元，谓朝不闻，不知圣人独有兴废之义，史官有附天密术。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后格而不用。河平疏阔，史官已废之，而汉以去事分争，殆非其意。虽有师法，与无同。课又不近密。其说蓞数，术家所共知，无所采取。”遣汉归乡里。

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万年县公乘王汉献上所著《月食注》。据此书推算，自章帝章和元年到光和二年总共93岁之中，月食

次数合计为96次。作者据此批评官历的错误，但他所说的官历指的却是历官早已废弃了的，以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为历元的那一种，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己巳日为历元。灵帝责成太史令修审读此书，修读过以后，上书说：“王汉此书所注明的月食同实际见到的月食不相应的有两次。所推月食与官历相同而他却说成不同的共有29次。”灵帝又派尚书去召唤谷城门候刘洪，传达旨意道：“以前郎中冯光、司徒掾陈晃两人出来争辩历法，受到原议郎蔡邕的批驳。刘洪曾同蔡邕共同补续《律历志》，可见水平不错。现在刘洪可到太史令修那里去，同王汉共同研究，推求历元，比较余分，同月食记录互相考校。如果以己巳日为历元的算法的确密合或者接近于事实并有师法可为依据的话，刘洪便可拜王汉为师，随从受教。如不能照办，可据实回奏。”刘洪上书说：“王汉以己巳日为历元，与《考灵曜》一书所载以旃蒙单阏之岁即乙卯岁为历元的那部历法完全一致。这同冯光、陈晃所推重的以甲寅岁为历元的历法相去不远，两者可以互相呼应。按照这两种历元来推算天象，编制日历，以现今日、月、五星的行度来校验，显得粗疏阔略，与事实不符。甲寅元也见于《考灵曜》，孔子的这一纬书中对于历法一事二元并载，这说明不同的历法有兴有废，是依照天体运行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调节的。以甲寅岁为历元的《殷历》在孔子的时代是有效的；以己巳日为历元的《颛顼历》是秦代所行用的历法，汉代兴起后，诸事草创，因袭此法而未改。到了元封年间，学者们注意到此历远离天象，很不准确，因此改用《太初历》，这样做与古人关于一种历法沿用三百年就非改不可的见解相符。甲寅元和己巳元在谶纬书中虽然都有记载，却都忽略了积年之数，因此学人在这个问题上各传所闻，然而一经校验，却无法找出正确的答案来。《殷历》上元开始于甲寅岁天正正月（即夏历十一月）甲子日朔旦恰交冬至，此时七曜（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一律从牛宿初度开始。《颛顼历》的上元开始于乙卯岁人正正月（即夏历正月）己巳日朔旦恰交立春，三光（义同上文七曜，不包括恒星）会聚于天庙5度。比较两部历法各种周期端点之间的时间差，闰余相差152分之73月；合朔相差940分之304日，中气和节气的余分之间相差32分之29日。但要推求三光会聚的确切年代，就很困难了，王汉讲不清楚，只说先人有书而已。至于月食问题，以王汉此注同官用历法相参校，同得月食而算法不同的有29次，完全没有说对的则有两次。案，王汉读过一些书，见到以己巳日为历元的历法，还以为是朝廷所不了解的，他不知道圣人早就认识到历法应当有兴有废，不可一成不变的道理，也不知道现今太史官已经有了切合天象实际的精密之术。甲寅元和己巳元从前都已经施行过，并且那时也是有效的，后来因与天象发生矛盾而废弃不用。以河平元年为历元的月食算法粗疏阔略，太史官已经

把它废了，而王汉却拿这一过时的方法来作为争论的对象，这大概不是他的本意。他的那一套虽是有师法的，但所师法的对象太落后了。因此这同无师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以其推算结果同真实的月食相校验，谈不上接近，更谈不上精密。书中还对与‘蔀’这一历法周期相关的常数做了说明。这其实是历算家无人不知的常识，并无新意可取之处。”灵帝看了刘洪的上书，下令把王汉遣送回乡。

---

[1] 月或朔见：按“或朔”二字旧本无，中华书局标点本采卢文弨说，依《御览》补。

[2] 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按两句义不可通，必有谬误，据前后文推测，疑当作“月必有朔，明朔必在其月也”。

[3] （明）［朔］不可必：据一行《大衍历议》所引改。

[4] 去极（二）［一百一］十五度：按原文度数有误，下文云“冬至日去极一百一十五度”（本卷第5节），是也，据改。

[5] 十得晦：按此句有脱文，疑应作“十得朔，十四得晦”。据《汉书·五行志》可知，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日食总共是二十五次，在朔日者十次，在晦日者十五次。但贾氏所论各时期日食次数均少于《五行志》所载，不知何故。

[6] 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谓之日却：按此句文义不可通，疑“日却”当为“月却”之误。因为在“月行多”的同时发生“日却”，两者之间绝对不可能“相去反少”，而只能是把距离拉得更大。据此又可推知，前文“至以为日却缩退行”，后文“日无前却”两句中的“日”字亦当为“月”字之误。

[7] 黄道值牵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四］度，其直东井、舆鬼，出赤道北二十（五）［四］度。赤道者为中天，去极俱九十［一］度：按数句所记度数均有脱误，据原校记所引张衡《浑仪》订补。

[8] 月行牵牛、东井四十九事，无行十一度者；行娄、角三十七事，无行十五六度者：按前后度数互错，以致与傅安之意相反。傅安之论，以黄道为准。故此处当作“月行牵牛、东井……无行十五六度者；行娄、角……无行十一二度者”，于理方合。

[9] 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按此处论赤道行度数，亦有误。前文云：“行东壁、奎、娄、轸、角、亢，赤道七度，黄道八度。”据此推算，当为：“至娄、角，日行不足一度，月行不足十二度。”

[10] 日无前却：按：“日”字下应补一“月”字，才能与前文所论相符。

[11] 昏明中星刻：按“刻”字衍，可删。

[12] 启定：疑应作“坚定”。《汉书·律历志》有“至元凤六年，而是非坚定”之语，可证。

[13] 亦于建武：据《集解》引张文虎说：案“亦”字下疑脱一字，谓始于建武而施于元和也。

[14] 六直其日：按文字有误，原校点者疑为“不直其月”之误，甚是。

[15] 其执不误：按“执”字义不可通，疑为“势”字之误。

[16] 日行一度：按当作“日日行一度”，脱一“日”字。前一“日”字指太阳，后一“日”字是时间意义上的日。

[17] 断法垂分：按“垂分”义不可通，疑为“弃分”之误。

[18] 《九道》去课进退：按此句有脱误，推寻文义，当为《九道法》所推弦望时刻与实测所得进退不大之意。

[19] 太史治治历中郭香、刘固：按：官名有误，疑应作“太史治历郎中”。下文有“诏属太史。部郎中刘固、舍人冯恂等课效”。可证。

[20] 复作《八元术》：按：“复”字上疑脱一“恂”字，《八元术》当即冯恂所作。

[21] 月食所失：按“失”字义不可通，疑为“见”字或“在”字之误。

[22] 十二月［月］当食：按此句脱一“月”字，今迳补。

[23] 张恂：原校记以为当作“冯恂”，甚是。

[24] 整所上（正）［五］属太史：此句原作“五属太史”，校点者不知其义，遂据别本改“五”为“正”。按此节所引自“去年三月”至“无远近”凡四十二字，当是宗整第六次上书中语，故自陈前五次上书皇上均已批付太史处理，而太史主者不用。大意如此而校者不解，遂致误改。今仍以“五”字为是。

[25] 太史主者终不：按此处语意未完，“不”下疑脱一“用”字。“自言”以下当为另一句。

[26] 恂术以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为法：按此句以下至“以顺改易”句凡数百字，当为韩说、刘洪等人所上奏议。“恂术”二字之前疑有脱文。

[27] 十二度以上：按“上”字误，当言“以下”，参看1353页注。

[28] 遂用洪等：原校云：下疑脱一“议”字。

[29] 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按此句文理不通，必有脱误。参考前后各节，足以推知原文应当包含以下两点事实：一、蔡邕对冯光、陈晃的批驳。二、刘洪与蔡邕合作，共同补续《律历志》，所谓“共补续其志”，指此而言。本篇下卷末有“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等语，足证。事实上本篇的上、下两卷，即以原载《东观汉记》的刘、蔡原著为依据。

[30] 人正己巳朔旦立春：按“人正”下脱“正月”二字，人正正月即夏历正月。

[31] 百五十二分之三：按此数有误，应为百五十二分之七十三。

# 后汉书志第三　律历下

## 历法

昔者圣人之作历也，观琁玑之运，三光之行，道之发敛，景之长短，斗纲所建，青龙所躔，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制术焉。

古代圣人为了创作历法，总要借助琁玑的转动去观察三光的运行，尤其重视每年太阳在黄道上的出发和回归，每日正午日影的长短变化，初昏时刻观察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和青龙星行迹之所至，把观测所得的错综复杂的各项数据互相参合比较，而后才能制成历法。

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居以列宿，终于四七；受以甲乙，终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当其同所，谓之合朔。舒先速后[1]，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速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晦朔合离，斗建移辰，谓之月。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冬夏之间，则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天总在运动旋转，每经一昼一夜运转超过一周天的度数，恒星附着在天上，随着天从东向西运行，太阳则与天运的方向相反，在恒星间从西向东缓缓移行。太阳每日的移行距离与天运度数相抵，所余刚好为一周天，这段距离形成天上的一度，反过来说，太阳在天上移行一度的时间形成历法上的一日。太阳运行所经过的恒星以宿为名，遍历28宿而终；日期以甲子乙丑为名，凡60日而终。日月互相推移，日行缓慢而月行快速，当两者位置刚好相同的时刻，称为合朔。快速的月亮跑到前面，缓慢的太阳落在后面，到了两者之间的距离从相近处一侧测量为一象限，从另一侧测量则为三象限时，所产生的月相称为弦。到了两者的距离刚好使得彼此一起平分周天，从任何一侧测量均为二象限时，所产生的月相称为望。当快速的月亮即将赶上缓慢的太阳时，月光消失，因而月体隐伏不见，这时称为晦。晦朔相邻，日月将再次经历从会合到分离的过程。同完成日月合离这一周期基本上相对应的是，黄昏时刻所看到的斗建（北斗柄的指向）方位也必然顺次下移一辰（顺次下移，如自子而丑，自丑而寅之类；一辰，即三分之一象限）。按照日月合离和斗建移辰等天文现象来确定的历法上的时间单位，称为月。月份和日期根据日照长短强弱的不同，而有冬天和夏天的区别；冬夏之间，又有春天和秋天这两个过渡性的时段。所以

太阳运行到了北陆（即玄武），叫做冬；到了西陆（即白虎），叫做春；到了南陆（即朱雀），叫做夏；到了东陆（即青龙），叫做秋。太阳在其一岁的运行周期中是从其轨道的最南点出发的：它距离北天极越远，地上正午时刻测得的表影也就越长；此时远、长到了极点，正是冬天的极致（冬至）。太阳每运行到了最北点即开始向南回归：它距离北天极越近，地上正午时刻测得的表影也就越短；此时近、短到了极点，正是夏天的极致（夏至）。在二至之间的中间位置，刚好是黄道与赤道相交而形成的两个交点，太阳运行至此时，地上以其出没时刻观看表影，刚好投向正西和正东。这就是足以平分春秋二时的春分和秋分。

> 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毕改，摄提迁次，青龙移辰，谓之岁。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蔀，蔀终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是故日以实之，月以闰之，时以分之，岁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纪以记之，元以原之。然后虽有变化万殊，赢朒无方，莫不结系于此而禀正焉。

太阳在天上众星宿之间运行一周，形成一寒一暑，完成春夏秋冬四时的代谢，万物无不有所改变，岁星在十二次中迁动一次，青龙在十二辰中下移一辰，这一周期叫做岁。冬至是一岁之首，合朔是一月之首。以冬至和合朔同日同时为标准而划分的历法周期叫做章，按两者同在一日之首的夜半时刻（即今之零点）为标准而划分的比章大一级的历法周期叫做蔀，按蔀的日数和六旬周期的公倍数来确立而首日又为甲子的更大的历法周期叫做纪。从岁名到朔日一律恢复原状的特大的历法周期叫做元。因此天文周期以日为基础，大于日的周期以日来充实；月与岁之间的关系用闰月来调节。一岁之中以时来分段；岁用来周遍四时；章用来使人明白岁月的关系，懂得置闰的法则；蔀用来作为编历工作的基本分部；纪用来完成气朔和日序的记录；元用来使编历计算开始时的岁月日时一律恢复原状。有了这些，然后历的各项要素之间的配合即使千变万化，有时新月、残月的出现违于常规，也无不可以和上述周期系列联系起来，而把持住正确的解决办法。

> 极建其中，道营于外，琁衡追日，以察发敛，光道生焉。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会望衡，邻于所交，亏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见；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归一也，步术生焉。金、水承阳，先后日下；速则先日，迟而后留，留而后逆，逆与日违，违而后速；速与日竞，竟又先日；迟速顺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纬各有终原，而七元生焉。见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数生焉。参差齐之，多少均之，会终生焉。引而伸之，触而长之，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无幽辟潜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阴阳有分，寒暑有节，天地贞观，日月贞明。

天极位居中心，赤道环绕于外侧，用琁玑玉衡去追随太阳的运行，可以观察到太阳的轨迹总在赤道南北两侧一定距离的范围之内，

最南端是与岁首冬至相对应的出发点，最北端则是它开始向南方收敛回归的位置（即夏至点），这样就发现了黄道的存在。在水壶近底部侧面设一漏水的小孔，使它成为漏壶，壶中竖一箭漂浮水面，随水上下，箭上刻有用来计量时间的刻度，利用它来计量昼夜刻数的变化，而出于考察中天恒星的需要，又产生了以日没后二刻半为昏，日出前二刻半为明的规定。太阳有黄道，月亮有九行，九行出入于黄道，产生两个交点。朔是日月会合而形成的天象，望是日月平分周天而形成的天象，如果朔望时日月的位置刚好在邻近交点的一定范围之内，就会产生日食于朔或月食于望的天象。月亮有晦朔之变，行星有从合日到出现的转化；月亮有弦望之异，行星除大部分时间为顺行之外，有时还会发生停留和逆行的现象。这些天象可以归结为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它们（月与行星）同太阳之间的会合周期，由此也就产生了研究日月五星行度变化的推步之术。金星和水星承受阳光的照射最多，总是在太阳先后不远处徘徊。当其运行方向同太阳一致并且速度较快时，就会走到太阳的前面去，然后速度逐渐减慢，以至发生短暂的停留，接着改变运行方向，成为和太阳运行方向相反的逆行；逆行一段之后，又经一次停留，再次改为顺行，然后速度加快，似与太阳相竞争，终于又走到太阳前面去。由于金水两行星的运动有很明显的迟速顺逆的变化，与这一周期相关联的是，出现时刻也是晨见与夕见互相交替。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各有其自身的运行周期，其起算点称为元，这样就产生了七种元。行星的出现和隐没都有一定的日数，停留或运行所至也都有一定的度数，它们的速率变化也就都可以算得出来。各天文周期彼此长短不齐但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推算出它们从同一个起点出发而又同时到达终点所需的不同周期数，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会终之期。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些共同的规则来，也都可以触类旁通。这些道理无论怎样奥妙精微，幽深远大，只要下工夫认真探索、深入研究，总是可以弄得清楚的。所以阴阳有分数的变化，寒暑有节气的推移，说到底，无非就是天地日月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天地作为日月运行的背景，按其可观察到的运行所至方位（或度数）来测量，日月按其明亮程度的变化来判断。

> 若夫佑术开业，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圣帝之命若昊天，典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闰定时，以成岁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创制，治历明时，应天顺民，汤、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无道之君乱之于上，顽愚之史失之于下。夏后之时，羲和淫湎，废时乱日，胤乃征之。纣作淫虐，丧其甲子，武王诛之。夫能贞而明之者，其兴也勃焉；回而败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纲纪，帝王之壮事，是以圣人宝焉，君子勤之。

最早开创天文历法事业并且取得辉煌成就的是帝颛顼时代的南正重和火正黎。遵照圣帝敬顺昊天的命令，掌管天文历法，设立闰月来

协调四时，用以指导农牧事务，为此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帝尧时代的羲氏、和氏兄弟。取象于《周易》金火相革之卦，发动革命，创立新制，制定历法明辨时日，以上应天命，下顺民心，能这样做而使事业昌盛的有商初的成汤和周初的武王。后来王德衰微，上有无道之君的昏乱，下有顽愚之史的失误。夏代仲康时掌管历法的羲和之官沉溺于酒，造成季节和日期的混乱，于是胤侯奉命去征讨他。商朝末年，纣王荒淫暴虐，喝酒喝得稀里糊涂，连日期的甲子之序也记不清楚，于是周武王发兵讨伐他，把他杀了。总之，一个王朝如能正确观测天象，制定合理的历法，它就会勃然兴起；反之，如果违背了观象的标准，把历法败坏了，这个王朝就会很快走向灭亡。历法的意义真是伟大得很啊，俨然是天地自身的法则，帝王壮丽的事业，所以圣人把它看得十分宝贵，君子则勤勉从事于研究和制定历法的工作。

夫历有圣人之德六焉：以本气者尚其体，以综数者尚其文，以考类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时，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来者尚其流。大业载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将有兴焉，咨焉而以从事，受命而莫之违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备矣，天下之能事毕矣。过此而往，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历法的德行与圣人相同之处有六点：以阴阳二气为万物根本的人崇尚它的体制，留意数量关系的人崇尚它的条文，考察事物的类比关系的人崇尚它的基本周期的四时段制可配《周易》的四象，从事劳作事务的人崇尚它的春、夏、秋、冬四时刚好和生、长、收、藏的自然规律相应，推求以往者崇尚它的源头，预测未来者崇尚它的流向。大业的实现总离开不了历法这一时间上的载体，而从大业的是否成功又足以说明，历法中具体的年月日时是有吉凶之别的，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一定要事先向有关人员咨询何时行动才能趋吉避凶，接受这种指导而不敢违背。至于利用和因应天与地，严格按照时节的不同来施行教化，由天子每月在明堂颁布，作为臣民奉行的准则的，则有《月令》在。在历法的功用之中，没有比《月令》更重要的了。帝王的大权因颁布《月令》而更加完备，天下的能事因奉行《月令》而没有缺憾。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民间术士对于历日又胡乱设置了种种禁忌，遍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琐事，这就不是君子所应当去相信，去研究的了。

斗之二十一度，去极至远也，日在焉而冬至，群物于是乎生。故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子，时平夜半。当汉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岁，阳在上章，阴在执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闰积之数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谓之《汉历》。又上两元，而月食五星之元，并发端焉。

入斗宿赤道21度，太阳运行至此时距离北天极最远，这就是交冬至的时刻，群物从此开始生长。所以乐律以黄钟为首，历日的推算始于冬至，月份则以冬至所在的建子月（即夏历十一月）居先，一日的

时刻则从夜半算起。当汉高祖受命建立汉朝之后的第45岁，岁干为庚（上章），岁支为辰（执徐），冬十一月甲子夜半合朔，同时又交冬至，以这一时刻作为历元来改定正朔，称为《汉历》，凡日月积数、闰余积数均从这一时刻算起。如要推算月食周期和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则应由此历元时刻再向上逆推两元，即以它的9120岁前的另一个庚辰岁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作为推算月食周期和五星会合周期的共同的历元。所有相关的推算工作都从那一时刻算起。

> 历数之生也，乃立仪、表，以校日景。景长则日远，天度之端也。日发其端，周而为岁，然其景不复，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复初，是则日行之终。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2]，为岁之日数。日日行一度，亦为天度。察日月俱发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复会于端，是则月行之终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岁周天之数[3]。以日一周减之，余十二十九分之七，则月行过周及日行之数也，为一岁之月。以除一岁日，为一月之数[4]。月之余分积满其法，得一月，月成则其岁大。月四时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无中者为闰月。中之始曰节，与中为二十四气。以除一岁日[5]，为一气之日数也。其分积而成日，为没，并岁气之分如法，为一岁没。没分终于中[6]，中终于冬至，冬至之分积如其法，得一日，四岁而终。月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尽，四之俱终，名之曰蔀。以一岁日乘之，为蔀之日数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复其初，是以二十蔀为纪。纪岁青龙未终，三终岁后复青龙为元。

历法的数据是怎样产生的呢？首先必须设立浑仪和圭表，浑仪用来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圭表则主要用来校量每日正午时日光之下表影长短的变化。当表影最长时，太阳距离北天极最远，这时太阳所在的位置就是周天度数的开端，太阳由此开端出发，循天1周的时间就是1岁，但是这时测得的表影长度却和第1次测得的长度不完全一致，只有等待太阳循天4周，总共1461日，表影才会恢复原来的状态，这是太阳的两种运行周期的会终。以上述周数4除日数1461，得$365\frac{1}{4}$，是1岁的日数。由于太阳每日在周天恒星之间移行1度，因此岁的日数同时也是周天的度数。观察太阳和月亮一起从天度开端处出发，必定是在太阳运行19周，月亮运行254周之后，两者才会再次在天度开端处会合，这是以恒星为坐标的日、月两种运行周期的会终。以上述日周之数19除月周之数254，得$13\frac{7}{19}$，这是月亮1岁之内所运行的周天之数。从此数中减去太阳的周天数1，余$12\frac{7}{19}$，则是1岁之内月亮沿周天运行追上太阳的次数，同时也正是1岁之内的朔望月数。以此数除1岁日数$365\frac{1}{4}$，得$29\frac{499}{940}$，则是1个朔望月的日数。至于历月大小的安排，每月应以其29日之外的余分499与前月的剩余余分相加，如所得和数等于或大于其分母940，则此月多得1日而成为有30日的大月；不然，则为小月。其余分之和减去分母数值之后的剩余部分，仍移入下月而与下月之余分499相加，然后据所得数仍照前法决定下月的大小。历年大小的安排也遵循同样的法则。每年各以其12月

之外的闰余7与前此积累下来的闰余相加，如所得和数等于或大于其分母19，则此年为有闰月的大年；不然，则为平年。闰余之和减去分母数值之后的剩余部分，或者此年所积闰余之和仍不足以减其分母，其数值应移入下年，再与下年之闰余相加，然后据所得数决定下年的大小。月份在四时之间推移，因此设置12个中气，用来决定具体历月在四时中的位置。只有包含中气的历月，才能获得与该中气相关的序数作为月名；单有合朔而没有中气的历月算作闰月。中气是严格按照气候的变化来划分的一年12个时段的中心点，其开始点称为节气；每岁有节气12，中气12，总共是24气。以气数24除1岁日数$365\frac{1}{4}$，得$15\frac{7}{32}$，这是1气的日数。当其余分累加而积成1日时，这日称为没日。1岁24气余分合计168，除以分母32，得$5\frac{1}{4}$，此即1岁没日之数。没日余分终尽时必为中气，中气则以冬至为终点；冬至的余分累加而与分母32相等时，得进1日，这是每4岁一遇的冬至余分终尽的周期。每岁月数的余分$\frac{7}{19}$迭经积累即成闰月，因此$\frac{7}{19}$称为闰余。设置7个闰月之后而闰余尽，这一周期是19岁，叫做章。章首朔日小余分数与闰余同尽，4章之后。又与气日数之小余同尽，因此4章是历法中的一个重要周期，称为蔀。以1岁日数$365\frac{1}{4}$乘1蔀岁数76，得27759，是1蔀的日数。日以干支相配为名，蔀则以蔀首一日之日名为名，始于甲子，经20蔀之后，蔀首恢复初始状态，仍为甲子，因此以20蔀为1纪。由于1纪的岁数1520不是甲子数60的整倍数，乃合3纪得4560岁，则纪岁的太岁之名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这一大周期称为元。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

纪法，千五百二十；

纪月，万八千八百；

蔀法，七十六；

蔀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蔀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

没数，二十一；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没法，七，因为章闰；

元法，4560；

纪法，1520；

纪月，18800；

蔀法，76；

蔀月，940；

章法，19；

章月，235；

周天，1461；

日法，4；

蔀日，27759；

没数，21；

通法，487；

没法，7，此数也是章闰之数；

日余，百六十八；

中法，三十二；

大周，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数之生也，乃记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复既，其月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而一食[7]。以除一岁之月，得岁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也。分终其法[8]，因以与蔀相约，得四与二十七，互之，会二千五十二，二十而与元会。

元会，四万一千四十；

蔀会，二千五十二；

岁数，五百一十三；

食数，千八十一；

月数，百三十五；

食法，二十三。

日余，168；

中法，32；

大周，343335；

月周，1016。

月食数据的产生，是以记录月全食的资料为主要依据的。通常每23次月食之后会重复出现1次全食，两次全食之间相距135个月。以23除135月，得5$\frac{20}{23}$月，这是每发生1次月食所需时间的平均数。以

此数除1岁月数12$\frac{7}{19}$，得$2\frac{55}{513}$，这是每岁发生月食的平均次数，因此513岁应当有1081次月食。以513与蔀的岁数76相约，得公约数19，约余之数分别为4与27，三数互乘，得2052，这是513与76的最小公倍数，叫蔀会。2052乘20得41040，是513与元法4560的最小公倍数，叫元会。

元会，41040；

蔀会，2052；

岁数，513；

食数，1081；

月数，135；

食法，23。

推入蔀，术曰：以元法除去上元，其余以纪法除之，所得数从天纪[9]，算外，则所入纪也。不满纪法者，入纪年数也。以蔀法除之，所得数从甲子蔀起，算外，［所入蔀也。不满蔀法者，入蔀年数也。各以］[10]所入纪岁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岁所在。

推算入蔀，算法是：以元法除上元积年数，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以纪法除此余数，据所得商数按天、地、人三纪的顺序从天纪算起，算外，即所入之纪。（按：余数不足除纪法，即入天纪；除而得1，入地纪；得2，入人纪。此即“算外”之法。）不满纪法的余数即入纪年数。以蔀法除此年数，据所得商数按20蔀的顺序从甲子蔀算起，算外，即所入之蔀。（按：年数不足除蔀法，入甲子蔀；除而得1，入癸卯蔀；得2，入壬午蔀。其余类推。20蔀之序见下表。）不满蔀法的余数即入蔀年数，各按所入纪的岁名来命名，算上，即所求年太岁干支所在。（按：试以天纪甲子蔀岁序为例，庚辰第一、辛巳第二、壬午第三……因此入蔀年数得1即庚辰岁，得2即辛巳岁，得3即壬午岁。其余类推。此即“算上”之法。）

推月食所入蔀会年：以元会除去上元，其余以蔀会除之，所得以二十七乘之，满六十除去之，余以二十除[11]，所得数，从天纪[12]，算外，所入纪。不满二十者，数从甲子蔀起，算外，所入蔀会也。其初不满蔀会者，入蔀会年数也，各以所入纪岁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岁所在。

推算月食所进入的蔀会年次：以元会除上元积年数，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以蔀会除此余数，然后以27乘所得商数，其乘积为积蔀数。积蔀数如在60或其整倍数以上，应减去此数；以20除其剩余之积蔀数，据所得商数从天纪算起，算外，即所入之纪。据不满20之积蔀数从甲子蔀算起，算外，即所入之蔀会。（按：蔀以蔀首之日名为名，蔀会亦当以其首蔀之名亦即首日之日名为名。）开头演算时不

满蔀会之数即是入蔀会之年数。各按所入纪的岁名来命名，算上，即所求年太岁干支所在。

| 蔀　首③ | 天纪岁名 | 地纪岁名 | 人纪岁名 |
|---|---|---|---|
| 甲子一 | 庚　辰 | 庚　子 | 庚　子 |
| 癸卯二 | 丙　申 | 丙　辰 | 丙　子 |
| 壬午三 | 壬　子 | 壬　申 | 壬　辰 |
| 辛酉四 | 戊　辰 | 戊　子 | 戊　申 |
| 庚子五 | 甲　申 | 甲　辰 | 甲　子 |
| 己卯六 | 庚　子 | 庚　申 | 庚　辰 |
| 戊午七 | 丙　辰 | 丙　子 | 丙　申 |
| 丁酉八 | 壬　申 | 壬　辰 | 壬　子 |
| 丙子九 | 戊　子 | 戊　申 | 戊　辰 |
| 乙卯十 | 甲　辰 | 甲　子 | 甲　申 |
| 甲午十一 | 庚　申 | 庚　辰 | 庚　子 |
| 癸酉十二 | 丙　子 | 丙　申 | 丙　辰 |
| 壬子十三 | 壬　辰 | 壬　子 | 壬　申 |
| 辛卯十四 | 戊　申 | 戊　辰 | 戊　子 |
| 庚午十五 | 甲　子 | 甲　申 | 甲　辰 |
| 己酉十六 | 庚　辰 | 庚　子 | 庚　申 |
| 戊子十七 | 丙　申 | 丙　辰 | 丙　子 |
| 丁卯十八 | 壬　子 | 壬　申 | 壬　辰 |
| 丙午十九 | 戊　辰 | 戊　子 | 戊　申 |
| 乙酉二十 | 甲　申 | 甲　辰 | 甲　子 |

③蔀首：按自此以下二十一行分成四列，实为一表。首行为标题，其余二十行为正文。旧刻本标题之四列与正文之四列相错位，可谓文不对题。中华书局标点本校记引张文虎《舒艺室随笔》云："其实蔀名'甲子'、'癸卯'一列当移末列，与数目字相属，王氏《太岁考》改如此。或移蔀首数目为第一列，与蔀名相属，庶为明白。"因据张氏前说，从《太岁考》移改。但是实际上张氏"或移"以下三句更为合理。因为作为旧刻本主体的正文部分原以蔀名为首列，而以蔀名下统三纪蔀首之岁岁名。正与前文"推入蔀"等条所述推算步骤一致。王引之不改标题一行而遍改其正文之二十行，仍有欠妥之处，而且过于费事，今依张氏后说重加改正。又，原表当有框格，今传《后汉书》诸本均已失去，而这一点却可能正是造成各表文字上严重错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今迳补框格。

推天正术：置入蔀年，减一，以章月乘之，满章法得一，名为积月，不满，为闰余。十二以上[13]，其岁有闰。

推天正朔日：置入蔀积月，以蔀日乘之，满蔀月得一，名为积日；不满，为小余，积日以六十除去之，其余为大余。以所入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则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余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求后月朔，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小余满蔀月得一，上加大余，命之如前。

一术：以大周乘年，周天乘闰余减之，余满蔀月[14]，则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气，术曰：置入蔀年，减一，以日余乘之，满中法得一，名曰大余；不满，为小余。大余满六十除去之，其余以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则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闰月所在：以闰余减章法，余以十二乘之，满章闰数得一，满四以上亦得一算之数，从前年十一月起，算尽之外，闰月也。或进退，以中气定

之。

推算天正的方法：以1减入蔀年数，其差数乘以章月，其乘积除以章法，所得商数为积月数，除不尽之余数为闰余。闰余在12以上（含12），该岁有闰月。

推算天正朔日：以蔀日乘入蔀积月数，其乘积除以蔀月，所得商数为积日数，除不尽之余数为小余。以60除积日数，去商数而以其除不尽之余数为大余。以干支配合大余来命名，从所入之蔀名算起，大余算尽之外（按：前文已有“算外”，与此意义相同），即前一年之天正十一月朔日。小余在441以上（含441），该月为大月。求次月朔，前月朔大小余数分别加大余29，小余499；如所得小余之和足以减蔀月，应在减去蔀月的同时，再加大余1；日期命名之法如前。

另一个算法是：以周天与闰余之乘积减大周与入蔀积年之乘积，所得差数除以蔀月，其商数为积日数，除不尽之余数为小余。剩下的步骤仍照前条所述，即可推得天正朔日。

推算24气，方法是：以1减入蔀年数，其差数乘以日余，乘积除以中法，所得商数为大余，除不尽之余数为小余。大余数如在60或其整倍数以上，应减去此数，而以所余之数配合蔀名来给日期命名，算尽之外，即前一年冬至之日。

求次气：据前气大小余数分别加大余15，小余7。大余或应减去60以及配合蔀首命名之法，均如前条所述。照此法求得冬至之次气，即小寒日。

推算闰月所在：以闰余减章法，其差数乘以12，其乘积除以章闰，除不尽之余数在4以上，则商数加1，据此近似之商数从前一年之十一月算起，算尽之外，即闰月所在。这一算法可能有误差，准确的闰月应以不含中气这一原则来确定。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余之数，皆加大余七，小余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余满蔀月得一，加大余；大余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后月朔。其弦、望小余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满蔀月得一刻；不满其所近节气夜漏之半者，以算上为日。

推算弦、望日：据本月朔大小余之数，分别加大余7，小余359¾；如所得小余之和足以减蔀月，应在减去蔀月的同时，再加大余1，大余配合蔀首命名如前。按此法大小余数加一次，得上弦；加两次，得望；加三次，得下弦；再加一次，得下月朔。弦、望小余如在260以下，可乘以1日刻数100，然后除以蔀月。这样算得的是该弦、望在夜半之后的刻数。如果这一刻数少于其相近节气夜漏刻数的一半，该弦望日的命名方式可略加变通，改用“算上”法来确定。

推没灭术：置入蔀年，减一，以没数乘之，满日法得一，名为积没；不尽，为没余。以通法乘积没，满没法得一，名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满六十除去之，其余以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前年冬至前没日也。求后没，加大余六十九，小余四；小余满没法[15]，从大余，命之如前；无分为灭。

一术：以十五乘冬至小余，以减通法，余满没法得一，则天正后没也。

推算没日和灭日的方法：以1减入蔀年数，其差数乘以没数，其乘积除以日法，所得商数为积没，除不尽之余数为没余。以通法乘积没，其乘积除以没法，所得商数为大余，除不尽之余数为小余。大余数如在60或其整倍数以上应减去此数，再以其余数配合蔀名来命名，算尽之外，即前一年冬至前之没日。求后一没日，以前一没日大小余数为基础，加大余69，小余4；如小余之和足以减没法，应在减去没法的同时，再加大余1，然后按蔀名命名如前。如果该没日除大余之外，别无小余分数，则为灭日。

另一个算法是：以15与冬至小余之乘积减通法，以没法除其差数，所得为自冬至到后一没日之积日数，从冬至日名算起，算外，即得后一没日。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蔀积（日）［月］，以蔀（月）［日］乘之[16]，满大周除去之，其余满蔀月得一，名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不满宿，则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后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满蔀月得一度；经斗，除二百三十五分。

推算合朔时日月所在度：以蔀日乘入蔀积月，其乘积在大周以上，应减去大周或其整倍数，以蔀月除其差数，所得商数为积度，除不尽之余数为余分。以积度及余分加斗宿21度235分（按：此条以1度为940分，故235分即$\frac{1}{4}$度），然后顺次减去自斗宿以下各宿之宿度值，直到所余积度不足以减一宿度，即得所求日月合朔所在之星宿及度数。求下一次合朔所在，就前次合朔所入宿度、分之数加度数29，分数499；余分之和足以减蔀月，应减去蔀月之数，同时度数再加1；入宿算法如前。经过斗宿，应减去235分。

一术：以闰余乘周天，以减大周，余满蔀月得一，合以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则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

推日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之数，以蔀法乘之，满蔀日除去之；其余满蔀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则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经斗，除十九分。

一术：以朔小余减合朔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约之，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之数，以月周乘之，满蔀日除去之，其余满蔀

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十九分，除如上法，则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另一个算法是：以闰余与周天之乘积减大周，以蔀月除其差数，所得为度、分之数，加上斗宿$21\frac{1}{4}$度，其余步骤参照前法，这样可以求得天正十一月合朔时日月所在星度。

推算太阳所在宿度：以蔀法乘入蔀积日，其乘积除以蔀日，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以蔀法除此余数，所得商数为积度；除不尽之余数为余分。积度及余分之数应加上斗宿21度，再加余分19，然后顺次减去斗宿以下各宿之宿度值，直到不可减之宿，即得夜半太阳所在宿度。（按：此条以1度为76分，与前异。）

求第二日太阳宿度：就前一日宿度加1度。求一月之后太阳宿度：月大，加30度；月小，加29度。经过斗宿，应减去19分。

另一个算法是：以朔小余之数减合朔时日月所在星宿度、分之数，即得朔日夜半太阳所在星宿、度分之数。这里仍以1度为940分，如果要把它换算为76分制，应将所得余分之数乘以$\frac{19}{235}$。

推算月亮所在宿度：以月周乘入蔀积日之数，以蔀日除其乘积，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以蔀法除此余数，所得商数为积度，除不尽之余数为余分。以积度及余分之数加斗宿21度19分，然后顺次减去斗宿以下各宿宿度，至所不可减之宿，即得所求之日夜半月亮所在宿度。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分满法，得一度；经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张、心署之，谓昼漏分后尽漏尽也[17]。

求第二日月亮宿度：依原宿度数加13度28分。求下月月亮宿度；月大，依原宿度数加35度61分；月小，加22度33分；分数之和在蔀法以上，应减蔀法之数，同时再加1度；经过斗宿，应减去19分。如果在冬天各月的下旬推得月亮在张宿或在心宿，应在历日中注明，这是指在白昼漏刻尽之后到黑夜漏刻尽之前发生这一情况而言。

一术：以蔀法除朔小余，所得以减日半度也，余以减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18]。

推日明所入度、分，术曰：置其月节气夜漏之数[19]，以蔀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20]。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为明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减蔀法，其余即夜半到昏所行分也。以加夜半所在度、分[21]，为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术曰：置其节气夜漏之数，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为积分。积分满蔀法得一，以增夜半度，即月明所在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以明积分减月周，其余满蔀法得一度，加夜半，则昏月所在度也。

另一个算法是：以蔀法除朔小余，以所得商数减朔日夜半太阳所在度数，并以除不尽之余数减太阳所在度数之余分。其差数即朔日夜半月亮所在度、分之数。

推算天明时太阳所进入的星宿度、分之数，算法是：以蔀法乘与所求日相近节气之夜漏刻数，以200除其乘积，所得商数即从夜半到天明这一时段内太阳所运行之分数。以此分数与夜半时太阳所在星宿度、分之数相加，其和即天明时太阳所在度、分之数。

求天昏时太阳所进入的星宿度数：以从夜半到天明太阳所运行之分数减蔀法，其差数即从夜半到天昏这一时段内太阳所运行之分数，以此分数与夜半时太阳所在星宿度、分之数相加，其和即天昏时太阳所在度、分之数。

推算天明时月亮所进入的星宿度、分之数，算法是：以月周乘与所求日相近节气之夜漏刻数，以200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积分；以蔀法除积分，所得商数为积度，以积度及所余积分之数与夜半月亮所在星宿度、分之数相加，其和即天明时月亮所在星宿度、分之数。

求天昏时月亮所进入的星宿度数：以天明时月亮运行之积分数（算法已见上条）减月周，以蔀法除其差数，所得商数即从夜半到天昏时月亮运行之积度数，以此数与夜半时月亮所在星宿度数相加，其和即天昏时月亮所在度数。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术曰：置合朔度、分之数，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三，以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推算弦、望时太阳所进入的星宿度数，算法是：以7度359¾分加合朔时太阳所在星宿度、分，然后按顺序减去应减之宿度，即得上弦时太阳所进入之星宿度、分之数。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满四，从大分；大分满蔀月，从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术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数，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以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满蔀月，从度。

推月食，术曰：置入蔀会年数，减一，以食数乘之，满岁数得一，名曰积食；不满，为食余。以月数乘积食，满食法得一，名为积月；不满，为月余分。积月以章月除去之，其余为入章月数。当先除入章闰，乃以十二除去之，不满者命以十一月，算尽之外，则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闰者[22]：置入章月[23]，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则入章闰数也。余分满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为食在闰月。闰或进退，以朔日定之。

求后食：加五月二十分；满法[24]，得一月数，命之如法。其分尽，食算上。

求望、下弦时太阳所在：据上弦时太阳所在续加前述度、分之数，得望所在；再加一次，得下弦所在。顺次减应减之宿度亦如前法。小分之和满4，得1大分；大分之和满蔀月之数，得1度。

推算弦、望时月亮所进入的星宿度数，算法是：以98度653½分加合朔时月亮所在星宿度、分之数，然后顺次减去应减之宿度，即得上弦时月亮所进入之星宿度、分之数。

求望、下弦时月亮所在：据上弦时月亮所在续加前述度、分之数，得望所在，再加一次，得下弦所在，顺次减应减之宿度亦如前法。分数之和满蔀月之数，得1度。

推算月食，方法是：以1减入蔀会年数，以食数乘其差数，再以岁数除其乘积，所得商数名为积食，除不尽之余数为食余。以月数乘积食，以食法除其乘积，所得商数名为积月，除不尽之余数为月余分。以章月除积月，去商数而以其除不尽之余数为入章月数。应当先从入章月数中扣除闰月之数，然后以12除剩余之入章月数，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以此余数配合月序从十一月算起，算尽之外，就是前一年十一月之前发生月食的月份。

求入章闰月之数：以章闰乘入章月数，以章月除其乘积，所得商数即入章闰月之数。除不尽之余分如在224至231之间，则月食发生在闰月。闰月所在有时难以判断，根据朔日之后只有节气而无中气这一事实来加以确定。

求下一次月食：就前食月次及月余分之数加5月20分；月余分之和等于或大于法数23，应减去23，以所得1月加入月数，月次的命名办法如前。当月余分刚好减完时，月食发生在算上之月（即比“算尽之外”提前一月）。

推月食朔日[25]，术曰：置食积月之数，以二十九乘之，为积日。又以四百九十九乘积月，满蔀月得一，以并积日。以六十除之，其余以所会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则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余十四，小余七百一十九半；小余满蔀月为大余[26]，大余命如前，则食日也。

求后食朔及日：皆加大余二十七，小余六百一十五。其月余分不满二十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其食小余者[27]，当以漏刻课之；夜漏未尽，以算上为日。

一术：以岁数去上元[28]，余以为积月，以百一十二乘之，满月数去之，余满食法得一，则天正后食。

推算有月食之月的朔日，方法是：以29乘食积月之数，所得乘积

为积日；又以499乘积月，以蔀月除其乘积，以所得商数加入积日之数。以60除积日总数，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以所进入蔀会的第一蔀名配合积日余数（即大余）命名，余数算尽之外，即前一年天正十一月之前有月食之月的朔日所在。

求月食之日：据前所得有食之月朔日大小余数分别加大余14，小余719½；　小余之和等于或大于蔀月，应减去蔀月之数；同时大余应再加1。大余仍照前法命名，即得月食之日。

求下一个有月食之月朔日及月食之日：以大余27、小余615加前一个有月食之月朔日大小余数，可得下一个有月食之月朔日；以同数加前月食之日大小余数，可得下一个月食之日。如该月月余分之数不足20，则除加前数之外，还应再加大余29，小余499。月食之日小余之数应当换算为漏刻之数，以便分别昼夜。如果月食时刻出现在夜半之后，夜漏未尽之时，其日名的推算改以算上之法为准。

推算月食另有一法：以岁数除上元以来积年数，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将此积年之余数换算为积月；以112乘积月，以月数除其乘积，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以食法除积月余数，所得商数即从天正十一月算到其后有月食之月的月数。

推诸加时：以十二乘小余，先减如法之半，得一时，其余乃以法除之，所得算之数从夜半子起，算尽之外，则所加时也。

推算各种天象发生的时辰：以12乘其小余，从所得乘积之中先减去其相关法数的一半，得1时（按：原文“一时”，大概是从序数的意义上说的；从计量的意义上说，第一时实际上只有半个时辰；指从子正到丑初而言，即今0点到1点），减后之差数再除以法数，以所得之商数加前所得1时之数配合时序从夜半子正算起，算尽之外，就是该天象发生的时辰。

推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余，满其法得一刻；不满法，什之，满法得一分。积刻先减所入节气夜漏之半[29]，其余为昼上水之数。过昼漏去之，余为夜上水数。其刻不满夜漏半者，乃减之[30]，余为昨夜未尽，其弦望其日[31]。

推算各种天象发生时的上水漏刻数：以100乘其小余，以法数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夜半以后积刻之数；除不尽之余数乘以10之后仍除以法数，所得商数为不足1刻之积分数。应从积刻、积分数中先减去与该日相近节气夜漏刻的半数，剩余部分为进入昼漏上水以后的刻数；在过完昼漏刻数之后，剩余部分为夜漏上水刻数。如果按小余算得的积刻数少于夜漏刻的半数，应反过来以积刻数减夜漏刻的半数，以其差数为昨夜未尽之刻数。（按：此法实为以天明时刻为基准点之倒计时刻数。据此知我国古代与十二时辰并行的百刻制，每到后半

夜，就不再顺数计刻，而改用倒数法计算到天明的刻数了。）当弦、望时刻出现在后半夜时，日名按“算上”法确定。

五星数之生也，各记于日，与周天度相约而为率。以章法乘周率为月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为积月[32]、月余。以月之日乘积月，为朔大小余。乘为入月日余[33]。以日法乘周率，为日度法；以周率去日率，余以乘周天，如日度法，为积度、度余也。日率相约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一亿五（十）［千］八［百二］万（二）［六］千三百[34]，而五星终；如蔀之数，与元通。

计算五大行星运行规律所用的各项数据的由来，以对行星同太阳的会合周期日数的观测记录为主要依据。以这些会合周期日数分别同周天度数相约，从而形成各自的周率和日率。以章法乘周率，所得乘积为月法；以章月乘日率，以月法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合积月，除不尽之余数为月余。以1月之日数乘合积月，其乘积为朔大余及小余之数。以蔀日乘月余，以其乘积与月法乘朔小余之乘积相加，以章法乘章月之乘积约其和数，所得数除以日度法，其商数为入月日，除不尽之余数为日余。以日法乘周率，其乘积为日度法；以周率减日率，以周天乘其差数，再以日度法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积度，除不尽之余数为度余。五种日率之间可相约者相约，约简之后再一一互乘，得其最公小倍数为2999162158026300，这是五星从某次同时与太阳会合到再次同时与太阳会合所必须经历的年数。以蔀法76乘此年数，得到一个更大的数，才可与一元的年数相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合积月，十三；月余，四万一千六百六；月法，八万二千二百一十三；大余，二十三；小余，八百四十七；虚分，九十三；入月日，十五；日余，万四千六百四十一；日度法，万七千三百八；积度，三十三；度余，万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日率，千八百七十六；合积月，二十六；月余，六千六百三十四；月法，万六千七百一；大余，四十七；小余，七百五十四；虚分，一百八十六；入月日，十二；日余，千八百七十二；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积度，四十九；度余，一百一十四。

木星：周率，4327；日率，4725；合积月，13；月余，41606；月法，82213；大余，23；小余，847；虚分，93；入月日，15；日余，14641；日度法，17308；积度，33；度余，10314。

火星：周率，879；日率，1876；合积月，26；月余，6634；月法，16701；大余，47；小余，754；虚分，186；入月日，12；日余，1872；日度法，3516；积度，49；度余，114。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合积月，十二；月余，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七；月法，十七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虚分，五百九十二；入月日，二十四；日余，二千

一百六十三；日度法，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四；积度，十二；度余，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

土星：周率，9096；日率，9415；合积月，12；月余，138637；月法，172824；大余，54；小余，348；虚分，592；入月日，24；日余，2163；日度法，36384；积度，12；度余，29451。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合积月，九；月余，九万八千四百五；月法，十一万七百七十；大余，二十五；小余，七百三十一；虚分，二百九；入月日，二十（六）［七］[35]　；日余，二百八十一；日度法，二万三千三百二十；积度，二百九十二；度余，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万一千九百八；日率，千八百八十九；合积月，一；月余，二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月法，二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二；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虚分，四百四十一；入月日，二十八；日余，四万四千八百五；日度法，四万七千六百三十二；积度，五十七；度余，四万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术：置上元以来，尽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满日率得一，名为积合；不尽，名为合余。合余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岁[36]　；无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积合，奇，为晨，偶，为夕。其不满周率者反减之，余为度分。

金星：周率，5830；日率，4661；合积月，9；月余，98405；月法，110770；大余，25；小余，731；虚分，209；入月日，27；日余，281；日度法，23320；积度，292；度余，281。

水星：周率，11908；日率，1889；合积月，1；月余，217663；月法，226252；大余，29；小余，499；虚分，441；入月日，28；日余，44805；日度法，47632；积度，57；度余，44805。

推算行星与太阳会合之年的方法：以周率乘上元以来到所求年终尽年数，以日率除其乘积，所得商数名为积合；除不尽之余数名为合余。以周率除合余，以所得商数为应退回之年数，如不能除得商数，则会合就发生在这一年；商数得1，会合发生在前一年；商数得2，会合发生在前二年。金、水二星的积合之数如果是奇数，则表现为晨合；如果是偶数，则表现为夕合。当合余小于周率时，应以合余减周率，所得差数为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积月乘积合，为小积，又以月余乘积合，满其月法得一，从小积为积月；不尽，为月余。积月满纪月去之，余为入纪月。每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为闰；不尽，为闰余。以闰减入纪月，其余以十二去之，余为入岁月数；从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闰余满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闰月。闰或进退，以朔制之。

推算行星与太阳会合现象发生的月份：以合积月乘积合，其乘积称为小积；又以月余乘积合，以月法除其乘积，以所得商数与小积相

加，其和数为积月；而月法所除不尽之余数则为月余。以纪月除积月，去商数而以其除不尽之余数为入纪月数。每应以章闰乘入纪月数，以章月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闰月之数；除不尽之余数则为闰余。以闰月数减入纪月数，以12除其差数，去商数而以其除不尽之余数为入岁月数；以入岁月数配合月序从天正十一月算起，算外，即行星与太阳会合现象发生的月份。闰余之数如在224到231之间，则行星与太阳的会合发生在闰月。当闰月所在难以确定时，以合朔之后只有节气而没有中气的月份作为闰月。

推朔日：以蔀日乘入纪月，满蔀月得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积日满六十去之，余为大余；命以甲子[37]，算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以蔀日乘月余，以其月法乘朔小余从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约之，所得满日度法得一，为入月日；不尽，为日余。以朔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满日度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度余。以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推算行星合日之月的朔日：以蔀日乘入纪月数，以蔀月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积日；除不尽之余数为小余。以60除积日，去商数而以其除不尽之余数为大余。以大余配合干支日序从甲子算起，算外，即行星合日之月的朔日。

推算行星合日现象发生的入月日：以蔀日乘月余，以其乘积与月法乘朔小余之乘积相加，其和数含约数4465，在以4465除尽之后，再以日度法除其商数，所得之第二商数为入月日；除不尽之余数为日余。以入月日数配合干支日序从朔日算起，算外，即行星合日的具体日期。

推算行星合日所在的星宿度数：以周天乘度分，以日度法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积度；除不尽之余数为度余。以积度、度余之数配合28宿宿度顺序从斗$21\frac{1}{4}$度算起，算外，即行星合日所在的星宿度数。

一术：加退岁一，以减上元，满八十除去之，余以没数乘之，满日法得一，为大余；不尽，为小余。以甲子命大余，则星合岁天正冬至日也。以周率乘小余，并度余，余满日度法，从度，即至后星合日数也，命以冬至。

推算行星合日日期的另一个算法是：以应退岁数加1，以其和数减上元以来年数；剩余之年数除以80，去商数而取其除不尽之余数；以没数乘此余数，以日法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大余，除不尽之余数为小余。以大余数配合干支从甲子日算起，算外，即行星合日之岁的天正冬至日。以周率乘冬至小余，以其乘积与度余相加；如所得和数足以减日度法则得1度；应从此数中减去日度法，并以新得1度与积度

相加。所得度数同时也是从天正冬至日到行星合日日期的日数，日期命名之法参照冬至。

求后合月：加合积月于入岁月，加月余于月余，满其月法得一，从入岁月。入岁月满十二去之，有闰计焉，余命如前，算外，后合月也。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朔日[38]：以大小余加今所得，其月余得一月者[39]，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小余满蔀月得一，加大余；大余命如前。

求入月日[40]：以入月日、日余加今所得，余满日度法得一，从日。其前合月朔小余满其虚分者，空加一日。日满月，先去二十九，其后合月朔小余不满四百九十九，又减一日。其余命如前。

求合度[41]：以积度、度余加今所得，余满日度法得一，从度，命如前；经斗，除如周率矣。

求下次行星合日的月份：以合积月加此次合日之入岁月，以月余加此次月余；月余之和如足以减月法，应减去月法之数，而入岁月则应再增加1月。如果入岁月在12以上，应减去12或其整倍数；如遇有闰月的年份，应连同闰月一齐减去。此外参照前法命名，算外，即下次行星合日的月份。金、水二星如此次为晨合，则下次加得夕合；如此次为夕合，则下次加得晨合。

求下次行星合日之月朔日：以大小余加现今所得的大小余；如果月余相加之后足以减月法，则得1月，应再加大余29，小余499；如小余之和足以减蔀月，则应减去蔀月之数，而大余再加1；以最后所得大余之数配合干支日序命名如前。

求下次行星合日的入月日：以入月日、日余加现今所得的入月日、日余；如日余相加之后足以减日度法则得1日，应从日余之和数减去日度法之数，并加1日于入月日。如前一次合日时月朔小余之数在虚分以上，则入月日应当少算1日；如日数加得1月，应从入月日总数之中先减掉29日；如下次行星合日之月朔小余之数在499以下，则还应再减1日。此外命名之法如前。

求下次行星合日所在星宿度数：以积度、度余加现今所得宿度，如度余之和足以减日度法，应减去日度法之数，而度数再加1度。此外度数命名之法如前。如果经过斗宿，应从度余数中减去与周率相同的数值。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三百二十分半，行二度万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后十三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迟，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复留二十五日。复顺，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42]，一见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复十六日七千三百二十分半，行二度万三千八百一十

一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九十八日有万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三度与万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43]。

木星：早晨隐伏，经$16\frac{7320.5}{17308}$日，运行$2\frac{13811}{17308}$度，在太阳后面13度多而于早晨出现于东方。出现时顺行，每日运行$\frac{11}{58}$度，经58日，运行11度。速度减慢一些，每日运行$\frac{9}{58}$度，经58日，运行9度。停留原处25日。转变为逆行，每日运行$\frac{1}{7}$度，经84日，倒退12度。再次停留原处25日。又变为顺行，经58日，运行9度；又经58日，运行11度；在太阳前面13度多而于晚上隐伏于西方。一次出现的连续日数是366日，从顺行总度数中扣除逆行度数，得其出现期间的有效行度数为28度。隐伏之后又经$16\frac{7320.5}{17308}$日，运行$2\frac{13811}{17308}$度而与太阳会合。一个会合周期总共$398\frac{14641}{17308}$日，在恒星之间运行$33\frac{10314}{17308}$度，平均每日运行$\frac{398}{4725}$度。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后十六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微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复留十一日。复顺，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六百三十六日，行三百三度。伏复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与日合。凡一终，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与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火星：早晨隐伏，经$71\frac{2694}{3516}$日，运行$55\frac{2254.5}{3516}$度，在太阳后面16度多而于早晨出现于东方。出现时顺行，每日运行$\frac{14}{23}$度，经184日，运行112度。速度减慢一些，每日运行$\frac{12}{23}$度，经92日，运行48度。停留原处11日。转变为逆行，每日运行$\frac{17}{62}$度，经62日，倒退17度。再次停留原处11日。又变为顺行，经92日，运行48度；又经184日，运行112度；在太阳前面16度多而于晚上隐伏于西方。一次出现的连续日数是636日，从顺行总度数中扣除逆行度数，得其出现期间的有效行度数为303度。隐伏之后又经$71\frac{2694}{3516}$日，运行$55\frac{2254.5}{3516}$度而与

太阳会合。一个会合周期总共 $779\frac{1872}{3516}$ 日，在恒星之间运行 $414\frac{993}{3516}$ 度。平均每日运行 $\frac{997}{1876}$ 度。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后十五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复留三十三日。复顺，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复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而］与日合[44]。凡一终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与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土星：早晨隐伏，经 $19\frac{1081.5}{36384}$ 日，运行 $3\frac{14725.5}{36384}$ 度，在太阳后面15度多而于早晨出现于东方。出现时顺行，每日运行 $\frac{3}{43}$ 度，经86日，运行6度。停留原处33日。转变为逆行，每日运行 $\frac{1}{17}$ 度，经102日，倒退六度。再次停留原处33日。又变为顺行，经86日，运行6度，在太阳前面15度多而于晚上隐伏于西方。一次出现的连续日数是340日，从顺行总度数中扣除逆行度数，得其出现期间的有效行度数为6度。隐伏之后又经 $19\frac{1081.5}{36384}$ 日，运行 $3\frac{14725.5}{36384}$ 度而与太阳会合。一个会合周期总共 $378\frac{2163}{36384}$ 日，在恒星之间运行 $12\frac{29451}{36384}$ 度。平均每日运行 $\frac{318}{9415}$ 度。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后九度而见东方。见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顺，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后九度而晨伏东方。除伏逆，一见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与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二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星：早晨隐伏，经5日，倒退4度，在太阳后面9度而于早晨出现于东方。出现时逆行，每日运行 $\frac{3}{5}$ 度，经10日，倒退6度。停留原处8日。转变为顺行，每日运行 $\frac{33}{46}$ 度，经46日，运行33度。速度加快，每日运行 $1\frac{15}{91}$ 度，经91日，运行106度。速度进一步加

快，每日运行$1\frac{22}{91}$，又经91日，运行113度。在太阳后面9度而于早晨隐伏于东方。一次出现的连续日数是246日，从顺行总度数中扣除逆行度数，得其出现期间的有效行度数为246度。隐伏之后又经$41\frac{281}{23320}$日，运行$50\frac{281}{23320}$度而与太阳会合。一次会合经历$292\frac{281}{23320}$日，在恒星之间运行的度数与运行所经历的日数一致。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见西方。见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迟，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迟，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复合。凡再合一终，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后十六度而见东方。见逆，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顺，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后十六度而晨伏东方。除伏逆，一见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而与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金星：晚上隐伏，经$41\frac{281}{23320}$，运行$50\frac{281}{23320}$度，在太阳之前9度而于晚上出现于西方。出现时顺行，速度很快，每日运行$1\frac{22}{91}$度，经91日，运行113度。速度减慢一些，每日运行$1\frac{15}{91}$度，又经91日，运行106度。更慢，每日运行$\frac{33}{46}$度，经46日，运行33度。停留原处8日。转变为逆行，每日运行$\frac{3}{5}$度，经10日，倒退6度，在太阳之前9度而于晚上隐伏于西方。一次出现的连续日数是246日，从顺行总度数中扣除逆行度数，得其出现期间的有效行度数为246度。隐伏之后又经5日，倒退4度而与太阳重新会合。金星以两次会合作为一个会合周期，总共$584\frac{562}{23320}$日，在恒星之间运行的度数与会合周期的日数一致。平均每日运行1度。

水星：早晨隐伏，经9日，倒退7度，在太阳后面16度而于早晨出现于东方。出现时逆行，经1日，倒退1度。停留原处2日。转变为顺行，每日运行$\frac{8}{9}$度，经9日，运行8度。速度加快，每日运行$1\frac{1}{4}$度，经20日，运行25度，在太阳后面16度而于早晨隐伏于东方。一

次出现的连续日数是32日，从顺行总度数中扣除逆行度数，得其出现期间的有效行度数为32度。隐伏之后经$16\frac{44805}{47632}$日，运行$32\frac{44805}{47632}$度而与太阳会合。一次会合经历$57\frac{44805}{47632}$日，在恒星之间运行的度数与运行所经历的日数一致。

水：夕伏，十六日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万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见西方。见顺，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迟，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复合。凡再合一终，百一十五日有四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星：晚上隐伏，经$16\frac{44805}{47632}$日，运行$32\frac{44805}{47632}$度，在太阳之前16度而于晚上出现于西方。出现时顺行，速度很快，每日运行$1\frac{1}{4}$度，经20日，运行25度。速度减慢，每日运行$\frac{8}{9}$度，经9日，运行8度。停留原处2日。转变为逆行，经1日，倒退1度，在太阳之前16度而于晚上隐伏于西方。一次出现的连续日数是32日，从顺行总度数中扣除逆行度数，得其出现期间的有效行度数敏32度。隐伏之后又经9日，倒退7度而与太阳重新会合。水星以两次会合作为一个会合周期，总共$115\frac{41978}{47632}$日，在恒星之间运行的度数与会合周期的日数一致。平均每日运行1度。

步术：以步法伏日度分，加星合日度余，命之如前，得星见日［及］度也[45]。行分母乘之分，如日度法而一分，不尽，如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46]。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书度。经斗，除如行母四分具一。其分有损益，前后相放。其以赤道命度，进加退减之。其步，以黄道。

五星运行所至宿度的推算方法：以步法（指前所载五星各条）开头所记隐伏日数、日余分以及伏行度数、度余分分别与已知的此行星与太阳会合之日、日余分以及会合时所在宿度、度余分相加，余分之和如足以减日度法，则得1日或1度，如法计算；日名、度名命名之法如前，如此则得该星出现之日、日余分及其出现时所在宿度、度余分。以初现时之行度分分母乘其已有之度余分，以日度法除其乘积，所得商数为按新行分分值计算之已有度余分数；除不尽之余数如在日

度法半数以上，可算做1分。（按：此即以4舍5入法取近似值之意。）然后顺行每过1日，应加上该日所行度、分之数，即得其次日所至宿度及余分。余分之和如足以减分母，则得1度，如法计算。由于行星运行前后各段逆顺不同，各段行度分分母之数值又大小互不相同，因此应先将原有余分按现行分母换算为现行分数之后，才可互相加减。办法是：以现行分母乘原有余分，以原分母除其乘积，所得商数即为已换算为与现行度、分分值相同之原有分数。除了顺行时按加法运算之外，遇停留之日则承其前日位置不增不减，遇逆行时则每日应减去其一日所行度、分之数，进入隐伏状态以后则不再推算、记录其所至宿度。经过斗宿时应按现行分母 $1/4$ 的数值减去余分之数。由于在上述演算过程中余分数值经过多次换算，取的是有所损益的近似值，最好能使前后所损之数与所益之数大致得以相补，才不致发生太大的误差。对行星运行所至度数的推算，应以黄道为准。可按表中赤道宿度值之下所附注之进退度数加减，即得黄道宿度值。进为加，退为减。

| 月名 | 天正十一月 | 十二月 | 正月 | 二月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
| [中气]① | 冬至 | 大寒 | 雨水 | 春分 | 谷雨 | 小满 | 夏至 | 大暑 | 处暑 | 秋分 | 霜降 | 小雪 |

| | | | | | | |
|---|---|---|---|---|---|---|
| 斗二十六四分一退二 | 牛八 | 女十二进一 | 虚十进二 | 危十七进二 | 室十六进三 | 壁九进一 |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 | | | | | | |
|---|---|---|---|---|---|---|
| 奎十六 | 娄十二退一 | 胃十四退一 | 昴十一退二 | 毕十六退三 | 觜二退三 | 参九退四 |

西方八十度

| | | | | | | |
|---|---|---|---|---|---|---|
| 井三十三退三 | 鬼四 | 柳十五 | 星七进一 | 张十八进一 | 翼十八进二 | 轸十七进一 |

南方百一十二度

| | | | | | | |
|---|---|---|---|---|---|---|
| 角十二 | 亢九退一 | 氐十五退二 | 房五退三 | 心五退三 | 尾十八退三 | 箕十一退三 |

东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 | | | | | | |
|---|---|---|---|---|---|---|
| 斗二十四四分一 | 牛七 | 女十一 | 虚十 | 危十六 | 室十八 | 壁十 |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 | | | | | | |
|---|---|---|---|---|---|---|
| 奎十七 | 娄十二 | 胃十五 | 昴十二 | 毕十六 | 觜三 | 参八 |

西方八十三度

| | | | | | | |
|---|---|---|---|---|---|---|
| 井三十 | 鬼四 | 柳十四 | 星七 | 张十七 | 翼十九 | 轸十八 |

南方百九度

| | | | | | | |
|---|---|---|---|---|---|---|
| 角十三 | 亢十 | 氐十六 | 房五 | 心五 | 尾十八 | 箕十 |

东方七十七度

右黄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①中气：按此为十二月名与十二中气之对照表，即所以申前文“月四时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之意。诸本均脱“中气”二字，又脱框格，以致意义不明，今迳补。此下又有二十八宿表及晷影漏刻表，亦均参照《晋书·律历志下》所载《景初历》两表补齐枢格。《景初历》之表，内容多本于《四分历》，其表格形式当亦《四分历》原有之旧式也。

黄道去极，日景之生，据仪、表也。漏刻之生，以去极远近差乘节气之差。如远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损[47]。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昼漏，夜漏减（三）[之，二]百而一，为定度。以减天度，余为明；加定度一，为昏。其余四之；如法，为少；二，为半；三，为太。不尽，三之；如法，为强；余半法以上以成强。强三，为少；少四，为度；其强二，为少弱也。又以日度余为少、强，而各加焉。

不同节气之间黄道距离北天极的远近以及正午日影长短的变化，

分别根据用浑仪和日表观测所得的数值来确定。漏刻数的推算方法：以前后两节气之间黄道距北天极远近之差乘冬夏二至漏刻之差，然后除以冬夏二至黄道距北天极远近之差，所得刻数即两节气之间漏刻之差。以此刻数增损已知节气之昼夜漏刻数，即得另一节气之漏刻数。二十四气昏明中星的推算方法：以周天度数乘昼漏刻数，以夜漏刻数减其乘积，以200除其差数，所得商数为定度。以定度减周天度数，其差数为明中星积度；以1加定度，其和数为昏中星积度。以4乘求定度时法数200所除不尽之余数，仍以原法数除其乘积，据所得商数多少确定度以下余分之名：得1，为少；得2，为半；得3，为太。再以3乘所除不尽之余数，仍以原法数除其乘积，得1，为强；如不能得1，而被除数超过法数之半数，也算成强。足数之强，其3倍与少等值；少之4倍则为1度；强之2倍，距少尚欠1强，称为少弱。（按：少即$\frac{1}{4}$，强即$\frac{1}{12}$，而弱则为-$\frac{1}{12}$。因此，以度数配少、半、太三字，再配强、弱二字，可以表示按$\frac{1}{12}$度递加之小分，列叙如下：强，$\frac{1}{12}$；少弱，$\frac{2}{12}$；少，$\frac{3}{12}$；少强，$\frac{4}{12}$；半弱，$\frac{5}{12}$；半，$\frac{6}{12}$；半强，$\frac{7}{12}$；太弱，$\frac{8}{12}$；太，$\frac{9}{12}$；太强，$\frac{10}{12}$；次度弱，$\frac{11}{12}$。）对于24气太阳所在宿度，其不足1度之余分原按32分计数，现在也换算为12分制，以少、强等字表示。将此太阳所在宿度、度余分别与昏明中星积度、度余相加，按28宿顺序如前述方法计算，可得昏、明中星。

| 二十四气 | 日所在 | 黄道去极 | 晷 景 | 昼漏刻 | 夜漏刻① | 昏中星 | 旦中星 |
|---|---|---|---|---|---|---|---|
| 冬至 | 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 | 百一十五度 | 丈三尺 | 四十五 | 五十五 | 奎六弱 | 亢二少强退一 |
| 小寒 | 女二度七分进一 | 百一十三强 | 丈二尺三寸 | 四十五八分 | 五十四二分 | 娄六半强退一 | 氐七少弱退二 |
| 大寒 | 虚五度十四分进二 | 百一十太弱 | 丈一尺 | 四十六八分 | 五十三二分 | 胃十一半强退一 | 心半退三 |
| 立春 | 危十度二十一分进二 | 百六少强 | 九尺六寸 | 四十八六分 | 五十一四分 | 毕五少弱退三 | 尾七半弱退三 |
| 雨水 | 室八度二十八分进三 | 百一强 | 七尺九寸五分 | 五十八分 | 四十九二分 | 参六半弱退四 | 箕太弱退三 |
| 惊蛰 | 壁八度三分进一 | 九十五强 | 六尺五寸 | 五十三三分 | 四十六七分 | 井十七少弱退三 | 斗少退二 |
| 春分 | 奎十四度十分 | 八十九强 | 五尺二寸五分 | 五十五八分 | 四十四二分 | 鬼四 | 斗十一弱退二 |
| 清明 | 胃一度十七分退一 | 八十三少弱 | 四尺一寸五分 | 五十八三分 | 四十一七分 | 星四太进一 | 斗二十一半退二 |
| 谷雨 |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 七十七太强 | 三尺二寸 | 六十五分 | 三十九五分 | 张十七进一 | 牛六半 |
| 立夏 | 毕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 七十三少弱 | 二尺五寸二分 | 六十二四分 | 三十七六分 | 翼十七太进二 | 女十少进一 |
| 小满 | 参四度六分退四 | 六十九太弱 | 尺九寸八分 | 六十三九分 | 三十六一分 | 角太弱 | 危太弱进二 |
| 芒种 | 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 六十七少弱 | 尺六寸八分 | 六十四九分 | 三十五一分 | 亢五太退一 | 危十四强进二 |
| 夏至 | 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 | 六十七强 | 尺五寸 | 六十五 | 三十五 | 氐十二少弱退二 | 室十二少弱进三 |
| 小暑 | 柳三度二十七分 | 六十七太强 | 尺七寸 | 六十四七分 | 三十五三分 | 尾一太强退三 | 奎二太强 |
| 大暑 | 星四度二分进一 | 七十 | 二尺 | 六十三八分 | 三十六二分 | 尾十五半弱退三 | 娄三太退一 |
| 立秋 | 张十二度九分进一 | 七十三半强 | 二尺五寸五分 | 六十二三分 | 三十七七分 | 箕九太强退三 | 胃九太弱退一 |
| 处暑 | 翼九度十六分进二 | 七十八半强 | 三尺三寸三分 | 六十二分 | 三十九八分 | 斗十少退二 | 毕三太退三 |
| 白露 | 轸六度二十三分进一 | 八十四少强 | 四尺三寸五分 | 五十七八分 | 四十二二分 | 斗二十一强退二 | 参五半弱退四 |
| 秋分 | 角四度三十分 | 九十半强 | 五尺五寸 | 五十五二分 | 四十四八分 | 牛五少 | 井十六少强退三 |
| 寒露 | 亢八度五分退一 | 九十六太强 | 六尺八寸五分 | 五十二六分 | 四十七四分 | 女七太进一 | 鬼三少强 |
| 霜降 | 氐十四度十二分退二 | 百二少强 | 八尺四寸 | 五十三分 | 四十九七分 | 虚六太进二 | 星三太强进一 |
| 立冬 | 尾四度十九分退三 | 百七少强 | 丈 | 四十八二分 | 五十一八分 | 危八强进二 | 张十五太强进一 |
| 小雪 | 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 | 百一十一弱 | 丈一尺四寸 | 四十六七分 | 五十三三分 | 室三半强进三 | 翼十五太强进二 |
| 大雪 | 斗六度一分退二 | 百一十三太强 | 丈二尺五寸六分 | 四十五五分 | 五十四五分 | 壁半强进一 | 轸十五弱进一 |

①夜漏刻：按我国古代水漏计时制度分一日为一百刻，又分一刻为十分。故每日夜漏刻与其昼漏刻相加，其和必为一百刻。本表底本大寒日夜漏五十三刻八分，则与其昼漏四十六刻八分相加，可得一百刻零六分，谬误显然。殿版大寒日夜漏五十三刻二分，则与昼漏相加恰得一百刻之数，正确无误。今据改。

中星以日所在为正，日行四岁乃终。置所求年二十四气小余四之，如法，为少；［二，为半；三，为］太[48]，余不尽，三之，如法，为强、弱，以减节气昏明中星，而各定矣。强，正；弱，负也。其强弱相减，同名相去，异名从之。从强进少为弱，从弱退少而强。从上元太岁在庚辰以来，尽熹平三年，岁在甲寅，积九千四百五十五岁也。

昏明中星的推算，以太阳在恒星间的确切位置为准，太阳的运行

经4岁才会在同一时刻回到原来的位置。前表所列昏明中星，是以交气时刻刚好发生在夜半为条件推算出来的。如果交气时刻在夜半以后，中星的度、分之数就应相应减少。算法是：以4乘所求年二十四气小余，以中法32除其乘积，据所得商数定度以下余分之名：1，为少；2，为半；3，为太。除不尽之余数再乘以3，仍以中法除其乘积，据所得商数定附属余分之名：1，为强，附前位；2，为弱，附后位。然后以此节气小余换算所得之度余减前表所列昏明中星宿度、度余，所得即所求年节气昏明中星之准确定位。强、弱两字之绝对值均为$\frac{1}{12}$，但强是正数，弱却是负数。附有强、弱名号之数彼此相减之后将发生如下情况：强弱同名相减，则彼此互相抵消，所得差数之中不会再出现这两个字。强弱异名相减，则所得差数将获得与减数相同的名号，被减数原有的名号不复存在。特定分数的这一表述方式使强、弱两字交替出现，所以从强进加为少，必经少弱一位；从半弱减退为少，又经少强一位，不懂算术而只会望文生义的人是免不了要感到困惑的。对于月食周期和五星会合周期的推算，都应当以上元为起算点。从上元太岁在庚辰以来，到熹平三年甲寅岁末，所积累的岁数总共为9455岁。

> 论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书计。历载弥久，暨于黄帝，班示文章；重、黎记注，象应著名，始终相验，准度追元，乃立历数。天难谌斯，是以五、三迄于来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汉兴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与天合，乃会术士作《太初历》，元以丁丑。王莽之际，刘歆作《三统》，追《太初》前卅一元，得五星会庚戌之岁，以为上元。《太初历》到章帝元和，旋复疏阔，征能术者课校诸历，定朔稽元，追汉四十五年庚辰之岁，追朔一日，乃与天合，以为《四分历》元。加六百五元一纪，上得庚申。有近于纬，而岁不摄提，以辨历者得开其说，而其元鲜与纬同，同则或不得于天。然历之兴废，以疏密课，固不主于元。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邕能著文，清浊钟律，洪能为算，述叙三光。今考论其业，义指博通，术数略举，是以集录为上下篇，放续《前志》，以备一家。

评论说：《周易·系辞》说：“《易》一开始就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的分别由来已久，于是就有了三皇之首伏羲氏。当伏羲统治天下时，还没有文字，也没有算术。从此经历了许许多多年岁，到了黄帝以后，才有了文字，用来著作文章，颁示天下。从南正重、火正黎开始，又有了天象观测记录，并且为了应付观象的需要，还创立了专门术语。他们比较各种天文周期的始终，彼此互相验证，以七曜行度为准追溯历元，于是创立了历法。然而天道无常，历法难以墨守一定的成规，始终不变。所以自五帝、三代以来直到现今，历代各有改作，彼此不能通用。所以黄帝创造的历法，历元起始于辛卯岁，

而颛顼则用乙卯岁为元，虞舜用戊午岁，夏用丙寅岁，殷用甲寅岁，周用丁巳岁，鲁用庚子岁。汉朝兴起时继承秦朝旧制，初期用的是《颛顼历》的乙卯元。到了汉武帝元封年间，才发现《颛顼历》与天象不符，于是召集术士创作《太初历》，以太初元年丁丑岁为历元。到了王莽把持权力的时期，刘歆以《太初历》为基础，做了一些增补，形成《三统历》，他从太初元年向上追溯31元共143127年，获得五星与日月同时会合于甲子夜半冬至的庚戌之岁，作为《三统历》的上元。《太初历》沿用到后汉章帝元和年间，又变得粗疏阔略，与天象不符。章帝征召懂历法的学者评比校验诸家历法的优劣，重新确定合朔所在，查考历元，追溯到汉朝建国第四十五年庚辰之岁，朔日一般退回一日，才与天象相符，于是决定以庚辰岁为《四分历》历元。又向上追加605元1纪，总共2760320年，得其上元庚申。这一上元同纬书的说法相近，只是岁名不是从寅年（摄提格）开始，因此某些自以为能辨别历法优劣的人得以宣扬他们的说法，公然表示反对。但是反对者所提出历元也少有与纬书相同的；与纬书所载相同的历元则又未能与天象相符。然而不同的历法之中哪个当兴，哪个当废，应当按疏密的程度来评比，本来就不必把历元从哪一年开始的问题看得那么重要。议郎蔡邕、郎中刘洪两人合作，在光和元年补续《律历志》。蔡邕很会写文章，又精通音乐，对钟律之间乐音高低的细微差别也能分辨清楚；刘洪是数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善于运筹计算，能把三光运行规律中错综复杂的现象也叙述明白。现在考论他们共同完成的这一学术事业，使人觉得义理博大而通达，术数大略，也已备举无遗。因此将此书采集、编录为上、下两卷，仿照《前汉书·律历志》成例并作为它的续编，以备一家之言。

赞曰：象因物生，数本杪智。律均前起，准调后发。该核衡琁，检会日月。

赞辞说：万象因万物之存在而产生，数量由分秒丝忽之微积累而成。音乐十二律管前人早已创造，用准调成六十律是后来才有的发明。借助浑仪遍核周天星宿，才能检验历法是否符合日月的运行。

---

[1] 舒先速后：按此句于理欠妥；疑为“速先舒后”之误。

[2] 四分（度）之一：《集解》引钱大昕曰：“度字衍。”其说是，据删。

[3] 得一岁周天之数：按此句有脱文，以算理推之，当作“得十三十九分之七，为月一岁周天之数”。

[4] 为一月之数：按此句不只句前、句中有脱文，句后亦脱去与其下三句相似之语句。由于本节论历法要点，在说到月的平均日数之后，势必论及大小月的安排，然后才能进一步论述闰月和大小岁的问题。故依算理及前后文义，应订补如下：“得二十九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为一月之日数，日之余分积满其法，得一日，日成则其月大。”

[5] 以除一岁日：按此下有脱文，依算理当为“得十五三十二分之七”。

[6] 没分终于中：按此句“终于”二字原文颠倒，据《集解》引李锐说改正。

[7] 得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而一食：按“分”字原脱，依文义迳补。

[8] 分终其法：按此句前有脱文，依文义算理，当作“五百一十三岁而分终其法”。

[9] 所得数从天纪：按“纪”字下脱一“起”字，依文义当补。

[10] “所入蔀也”至“各以”凡十六字原脱，据《集解》引李锐说补。

[11] 余以二十除：按“除”字之下依文义应补“之”字。

[12] 所得数，从天纪：按“纪”字之下依文义应补“起”字。

[13] 十二以上：按此句有脱文，当作“闰余十二以上”。疑因句首二字与前句之末相同，遂遭误删。

[14] 余满蔀月：按此句依文例“蔀月”之下当补“得一”二字。但如此计算所得之数实为积日而非天正朔日。可见“得一”之下仍有脱文。大概是“为积日，除、命之如前”等字，然后方足以与“则天正朔日也”一句相接。

[15] 小余满没法：按“法”字下应补“得一”二字。

[16] 置入蔀积（日）［月］，以蔀（月）［日］乘之：按旧本作“置入蔀积月，以日乘之”。标点本据《集解》所引钱大昕说改为“置入蔀积日，以蔀月乘之”。然《集解》引李锐说则有“蔀日为一月日行积度分，以乘入蔀积月”等语，可见李氏实将“以日乘之”读作“以蔀日乘之”，其意必以为“日”上应补“蔀”字，但未明言而已。由于积月与蔀日之乘积恰恰同积日与蔀月之乘积，故钱、李两家之说，可谓殊途同归。但就文字而言，钱氏改两字、补一字，李氏则只补一字而已。故李锐稍优，今从之。

[17] 谓昼漏分后尽漏尽也：按此句不可解，疑应作“谓昼漏尽后至夜漏也”。

[18] 所得以减日半度也，余以减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按此处脱漏特甚，参照《集解》所引李锐说推寻其义，疑应作“所得以减朔日夜半日所在度，余以减分，即朔日夜半月所在度也”。

[19] 置其月节气夜漏之数：按此句有脱误，据前文“推弦望日”条，知漏刻应参照其日所近节气漏刻数推算。足见“其月”应为“其日”之误，而“日”字之下又脱“所近”二字。

[20] 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按此句有脱误，依文义算理，当作“所得即夜半到明日所行分也”。

[21] 以加夜半所在度、分：按此句“夜半”之下脱一“日”字，当补。

[22] 求入章闰者：按“者”当为“数”字之误，下文有“则入章闰数也”，可证。

[23] 置入章月：“月”字之下疑脱一“数”字。

[24] 满法：按“满”字之前应补一“分”字。

[25] 推月食朔日：按“月食”当为“食月”之误倒，据结句可证。

[26] 小余满蔀月为大余：疑应作“小余满蔀月得一，从大余”。

[27] 其食小余者：疑应作“其食日小余之数”。

[28] 以岁数去上元：疑应作“以岁数除去上元”。

[29] 积刻先减所入节气夜漏之半：“入”字疑为“近”字之误。

[30] 乃减之：疑应用“反减之”，谓以积刻之数减夜漏之半，与通常以夜漏之半减积刻之数的做法相反。下文“推五星术”条末称“其不满周率者反减之”，与此同例。

[31] 其弦望其日：按此句脱漏甚多，疑应作“其弦望刻数不满其所近节气夜漏之半者，以算上命其日”。

[32] 为积月：按后文所列五星之数均有“合积月”而无“积月”，足见此处“为”字之下必误脱“合”字，下句“乘”字之下亦脱“合”字。

[33] 乘为入月日余：按此处脱误甚多，据《集解》引李锐说，依算术求之，当为：“以蔀日乘月余，以月法乘朔小余从之，章法乘章月得数约之，如日度法，为入月日、日余。”

[34] 二千九百九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一亿五（十）［千］八［百二］万（二）［六］千三百：按旧本所列数字错误颇多，据《集解》引李锐说订补。

[35] 二十（六）［七］：依算术改，《乾象历》亦作“二十七”。

[36] 不得焉退岁：疑为“所得为退岁”之误。

[37] 命以甲子“疑应作：大余命以甲子”。

[38] 求朔日：按应作“求后合朔日”。

[39] 其月余得一月者：“月余”之下疑脱一“加”字。

[40] 求入月日：应作“求合入月日”。

[41] 求合度：应作“求后合度”。

[42] 除伏逆：按本篇“除伏逆”凡七见，均为“除逆”之误，“伏”字衍，当删。《三统历》、《乾象历》亦屡见“除逆”之文，而未见“除伏逆”。

[43] 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按此句“分”字之下脱一“度”字，“日行”指行星每日行程而言，行程之数当以度为主单位。此条及以下火、土、金、水各条，凡分段记述“日行”诸句，无不以度为单位，唯末句记“通率日行”独脱“度”字。五星莫不如此，依文义俱应补足。

[44] ［而］与日合：按此节前后论木星、火星、金星、水星各条均作“而与日合”，唯此条脱“而”字，据补。

[45] 得星见日［及］度也：据《集解》引惠栋说，“日”下有“及”字。按《乾象历》有“及”字，即惠说所本，据补。

[46] 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按《乾象历·五星历步术》所

记，自“逆顺”至“故母”十六字与此全同，其下则为“而一当行分也”六字，与此文之“如一也”三字不同。三字者脱讹不可解，应按《乾象历》订补。

[47] 漏刻之生，以去极远近差乘节气之差。如远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损：按此处文义欠明，疑有讹脱，据《集解》所引李锐说，则其文似应为：“漏刻之生，以前后节气去极远近差乘二至漏刻差，如二至去极远近差而得一刻，以相增损。”以李氏所论此法推算，与表中所列昼夜漏刻之数无不相符。

[48] 置所求年二十四气小余四之，如法，为少；［二，为半；三，为］太：按前节“四之如法为少”六字之下旧刻本原脱“二为半三为太”六字，中华书局标点本已据《集解》所引李锐说补足。此处文例相同，亦脱“二为半三为”五字，今仍参照李说补足。

# 后汉书志第四　礼仪上

##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养老　先蚕　祓禊

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

礼威仪，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袴缺，以行礼，如故事。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

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

严肃的礼仪细节，是用来协调君臣上下、端正六亲尊卑之间应有的正常关系的。如果君上没有君上的威严，臣下缺乏臣下的礼节，上权衰替而下臣陵上，这叫大乱。大乱一起，百姓便会遭受祸害。这难道可以不慎重对待吗？因此记下汉代施行的礼仪，编为《礼仪志》。

据礼的威仪要求，在每月初一早上，太史献上本月月历，然后主事官员、侍郎、尚书阅读月历的具体条令，贯彻执行有关政策。在初一前后各两天期间，大家牵羊提酒到所属社坛去祭日神。如遇太阳发生日食一类变异，便宰羊、荐血来祭土地神，以挽救太阳的灾变。执事人员要戴高七寸的长冠，穿黑色单衣、深红衣领袖口的内衣和深红色裤袜来行礼，依照旧例去做。

立春这天，夜漏还余五刻时，京都百官都穿青色衣服，郡、国、县或道的主管官员直到下面位卑禄薄的令史都戴青布头巾，竖立青色幡旗，在门外放置用泥土塑成的耕牛、耕人，以晓告百姓准备春耕，这样穿戴摆设直到立夏不变。唯有武官除外。立春这天，下宽大诏书说："命令三公：现值春耕，务须敬始慎微，一切举动都要服从它。罪不是斩首死刑的，暂且不要查处，都要等到这季麦熟的季节。贬退贪污残暴的人，进用柔顺良善的人，下遣可用于春耕的罪犯，都依旧

例去做。”

正月上旬的丁日，去京都南郊祭天。礼毕，依次去北郊，明堂，高祖庙，世祖庙供献致祭，叫做“五供”。五供毕，再依次到祖先陵墓进行祭祀。

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文舞始》、《五行》之舞。乐阕，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遍如礼。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西都长安旧时有祭陵的一套礼仪。东都洛阳所行的礼仪是，朝廷百官、外戚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入朝的使臣与侍子、郡国掌计簿的财会官员都会集到陵园。把昼漏壶上满水，大鸿胪设好九个等级的宾位，按位立在已故皇帝寝殿前。钟一响，谒者便司礼引客入祭坛，群臣按照礼仪要求各就各位。皇帝从东厢房边下车，由太常引出，面向西拜揖，再折转上东阶，拜先帝神座。拜完退坐东厢，面朝西。侍中、尚书、执兵仗侍立台阶侧的警卫都立到神座后面，公卿百官开始谒拜神座。由太官向神座献食；太常安排乐奏食举七曲，跳《文始》、《五行》两舞。乐止，赐百官会食毕，各郡国管财会的官员便依次上前，当着神轩上报本郡本国谷价及人民最苦恼忧虑的问题，想让神灵知道现在国家治理的情况。这是体现孝子事亲尽礼的一片敬爱之心。当群臣依礼普遍上报工作后，最后皇帝亲拜帝陵，遣回郡国计吏，各赏给他们腰带上的佩饰。到八月在朝中举行正尊卑的饮酎礼，上祭祖陵时，所行礼仪也是如此。

凡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小祠三日。斋日内有污染，解斋，副倅行礼。先斋一日，有污秽灾变，斋祀如仪。大丧，唯天郊越绋而斋，地以下皆百日后乃斋，如故事。

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讫，皆于高祖庙如礼谒。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

凡是祭前的斋戒，郊祭天地斋戒七天，祭宗庙、山川斋戒五天，小祭斋戒三天。斋戒期内遇有坏事污染，便解除斋戒，由副职代行礼。在预定的斋戒前一天，有坏事污染和灾变，则预定的斋戒祭祀仍照常进行。若遇大丧，唯有郊祭天帝可以不受丧事限制，按期斋戒进行，祭地神以下各种礼典都须在服丧百日后才斋戒，照旧例去办。

正月的甲子日或丙子日为吉日，可给满二十岁的男子加冠，依

《仪礼·冠礼》举行仪式。皇帝行冠礼开始时给戴上黑布进贤冠，接着戴雀弁，再次戴武冠，最后戴通天冠。每戴完一次，都要在高祖庙神座前依礼谒拜一次。王公以下行冠礼，只戴一次进贤冠罢了。

正月，天郊，夕牲。昼漏未尽十八刻初纳，夜漏未尽八刻初纳，进熟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兴，有司告事毕也。明堂、五郊、宗庙、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昼漏未尽十四刻初纳，夜漏未尽七刻初纳，进熟献，送神，还，有司告事毕。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毕。

正月，郊祭天帝，祭祀前夕察看牺牲。昼漏还余十八刻时初次献上活牲，夜漏还余八刻时初献牲血，进熟食献祭，太祝将祭品熟牲送在天帝神座前，转身回来，天子群臣各就柴堆四边规定的位置，宰祝举火焚柴，柴燃烧后，天子向神座跪拜两次再起立，执事人宣告祭事完毕。在明堂祭功德神，在东南西北中五郊设祭迎气，在宗庙祭先帝，在社坛祭土神谷神，祭对农业有影响的六宗，都要在祭祀前夕察看牺牲，都在昼漏还余十四刻时初献活牲，在夜漏还余七刻时初纳牲血，进熟食献祭，太祝送神，转身回来，执事人宣告事毕。祭六宗则要焚烧柴薪，等火大燃后，有司宣告事毕。

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种各耰讫，有司告事毕。是月令曰："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

正月天子开始亲耕籍田。昼漏上满水后便开始献纳祭品，执事人宣告祭祀先农神，祭享毕。到预定耕播时间，负责官员请执行耕事，各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按规定次序执行耕事。大家致力耕田播种各自耰土把种子覆盖好，负责官员宣告事毕。在本月月令中说："各郡守与诸侯国辅相都要设祭劝勉农民耕播，按规定的仪式进行。当官吏们出郊和入城时都要鸣钟，都要奏乐。如有自然灾害，有其他特殊事故，像久旱求雨、久雨求止，都不鸣钟，不作乐。"

春季二月，要在京城南郊建立高禖祠，用一种牲畜致祭。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明帝开始率群臣在辟雍里亲自迎养三老、五更。举行大射典礼。郡、县和道在当地学校举行乡饮酒礼，都祭祀圣师周公、孔子，用犬做牺牲。于是五帝天地的七种郊祭礼乐与三雍之义就完全齐备了。

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也。皆服都纻大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斋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鲠在前，祝饐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

养三老、五更的礼仪是：先定吉日，然后司徒上奏太傅或讲师及过去曾授三公品秩的老人名单，选用其中德行年寿都高的一人为三老，次一人为五更。都穿精美的苎麻布大袍单衣，黑边领袖中衣，头戴进贤冠，手扶王杖。五更穿戴也与三老相同，但不扶杖。都先去太学讲堂里住宿斋戒。到行礼那天，天子先到辟雍礼殿，坐在礼殿东侧的厢房，派使者用安车迎接三老、五更。天子站在门屏之间迎见三老，见面后相对交拜，然后由傧相引天子上东阶，引三老上西阶。上阶后，天子据礼拱手行礼。三老升入礼殿，朝东站立，三公为三老设几，九卿有人为三老正鞋，开宴时天子亲袒左臂，割去牲毛一片交宰夫宰杀，拿着肉酱瓶以酱渍肴馔馈献三老，食罢再执酒爵让三老以酒漱口，食前祝喉不硬塞，食后祝胃不阻噎。五更升入礼殿朝南立，由三公接待陪宴也像天子对三老的礼节一样。第二天三老、五更都上朝谢恩，用来表明天子养老的特殊恩宠。

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

这个月，皇后要带领公、卿、诸侯的夫人开始采桑养蚕，用一羊一豕的少牢礼祭祀蚕神。

这月上旬的巳日，官民们都去东流水上举行除凶去垢的禊祭以求洁身，说是通过洗浴和祓除之祭来去垢除病称为大洁。所谓洁，是说阳气散布通畅，万物全都出生，才可进行禊祭求得大洁。

# 后汉书志第五　礼仪中

## 立夏　请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黄郊　立秋

## 貙刘　案户　祠星　立冬　冬至　腊　大傩　土牛

## 遣卫士　朝会

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礼：祠特，祭灶。

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反拘朱索萦社，伐朱鼓。祷赛以少牢如礼。

拜皇太子之仪：百官会，位定，谒者引皇太子当御坐殿下，北面；司空当太子西北，东面立。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谒者赞皇太子臣某，中谒者称制曰“可”。三公升阶上殿，贺寿万岁。因大赦天下。供赐礼毕，罢。

立夏那天，夜漏还余五刻时，京都百官都穿红色服装，到夏天的六月改穿黄色服装，郊祭赤帝。它的礼仪规定：用牲一头去祭，还兼祭灶神。

自立春至立夏直到立秋，各郡国上报这段时间的落雨情况。若少，郡县就各自打扫清除社稷坛祷求雨泽；若久旱成灾，朝中公卿与各单位的长官就挨次行雩礼求雨。要禁闭各种代表阳元之气的人事，穿黑色衣服，塑造土龙，塑造两列跳舞的土僮，每过七日改变土龙土僮的方位与服色，一如旧例规定。要把象征太阴的社神身上的朱索解下收藏，大敲朱鼓。祷社赛神要杀一羊一豕献祭，依照礼的规定。

拜皇太子的礼仪是：百官会集，定位坐好，谒者引皇太子当着帝座坐在殿下，面朝北；司空当着太子位置的西北面，朝东站立。宣读策书完毕，中常侍手持皇太子玺印绶面向东授予太子。太子拜两次、稽首三次，谒者赞唱皇太子臣某拜、稽首，中谒者代表皇帝说“可”。三公代表百官升阶上殿，贺寿万岁。于是大赦天下罪犯。等群臣供献礼品和受皇家赏赐的礼仪进行完毕，便罢会。

拜诸侯王公之仪：百官会，位定，谒者引光禄勋前。谒者引当拜者前，

当坐伏殿下。光禄勋前，一拜，举手曰：“制诏其以某为某。”读策书毕，谒者称臣某再拜。尚书郎以玺印绶付侍御史。侍御史前，东面立，授玺印绶。王公再拜顿首三。赞谒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谢。”中谒者报谨谢。赞者立曰：“皇帝为公兴。”重坐，受策者拜谢，起就位。供赐礼毕，罢。

拜诸侯王公的礼仪是：百官会集，定位坐好，谒者引光禄勋进前。谒者又引当拜封的诸侯王公进前，当着座位伏身于殿下。光禄勋走近诸侯王公前一拜，举手宣告说：“制命令他以某为某。”宣读策书完毕，谒者大声说臣某再拜。尚书郎把玺印绶交给侍御史，侍御史进到被封人前，面向东立，授给玺印绶。被封王公再拜后顿首三次。赞谒者便说：“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谢。”中谒者报“谨谢”。赞谒者立说：“皇帝为公兴。”重新坐下，受策人拜谢，起身进入新设的席位。等群臣供献礼品和受皇家赏赐的礼仪完毕，罢会。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皂缘中衣，迎气于白郊。礼毕，皆衣绛，至立冬。

夏季的五月，万物正茂盛。到夏至日，阴气开始萌发，恐怕物不兴旺。这时要行的礼仪是：用朱索系上葱蒜等有辛味的蔬菜，用细纻布击蛊钟，在长六寸、方三寸的桃印上依旧法用五色写上有辟邪内容的文字，安放在门户上。各朝代都以所崇尚的东西作为饰物。夏代自认靠五行中的金行，用苇草编成绳索挂在门上，说这是阴阳之气相交。殷商的人自认为得水德，用形似螺蛳的龙子椒图头像作为门饰，想慎重闭藏自己使如螺蛳。周人自认为得木德，用桃木做成桃梗饰门，说是使阴阳两气相互正常更替。汉代则兼用三代遗法，所以在五月五日，用朱索、五色桃木印做门户装饰品，用来驱逐防止邪恶之气。到夏至日，还禁止烧大火，禁止用炭鼓风扇火冶炼铸造，凡烧石、冶铁都绝对禁止。直到立秋，都按照旧的习俗这样做。这一天还要浚井、改换新水以消毒气。到冬至日，则要钻槐檀木改用新火。

在立秋前十八日，要郊祭黄帝。这天夜漏还余五刻时，京都百官都穿戴黄色服饰。到立秋日，要迎气于设置黄帝神位的中郊，乐奏黄钟宫调，歌唱《帝临》之歌，头戴礼帽而手执干戚，跳《云翘》、《育命》的舞蹈，用来保持先王的遗教。

立秋那天，当夜漏还余五刻时，京都百官都穿戴白色服饰，内穿黑领黑边的中衣，迎秋气于设置白帝神位的西郊。行礼完毕，都穿戴深红色服饰直到立冬。

立秋之日，白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以获车，驰送陵庙。于是乘舆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貙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文官。貙刘之礼：祠先虞，执事告先虞已，烹鲜时，有司告，乃逡巡射牲。获车毕，有司告事毕。

立秋那一天，举行白郊礼完毕，开始弘扬威武。在城郊东门外，宰杀牲兽以进献先帝陵庙。这种礼仪是：皇帝乘坐兵车，驾朱鬣白马，亲手执弩弓射牲兽，牲兽用的是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用收装猎获物的车载着猎物送到陵庙。于是皇帝坐车回宫，派使者拿着五匹一束的丝织品赐给武官。武官操练各种兵器，演习战阵的仪式、斩牲的礼仪，叫做貙刘。官兵都练习孙膑吴起兵法六十四阵，叫做乘之。到立春，天子派使者拿着五匹一束的纺织品赏给文官。貙刘礼仪规定，要祭专管山泽园囿的先虞神，执事宣告祭先虞完毕，烹鲜时，有司宣告，便去从容猎射牲兽。等收获车载完猎物，有司宣告貙刘事毕。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坛心星庙。

立冬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气于黑郊。礼毕，皆衣绛，至冬至绝事。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诸五时变服，执事者先后其时皆一日。

仲秋八月，各县各道都要清理户籍和人口。年上七十的人，授给他玉饰手杖，请他们吃糜子粥。年八十、九十的人，赐礼更多。玉杖长九尺，上端用玉鸠雕刻鸟装饰。鸠这种鸟，是不噎的鸟。是想要老人吃饭不哽噎。这个月，在国都南郊老人庙祭祀老人星。

季秋九月，在城南坛心星庙祭心宿三星。

立冬这天，当夜漏还余五刻时，京都百官都穿戴黑色服饰，在设有黑帝神位的北郊迎接冬气。行礼毕，都穿戴深红色服饰，一直到冬至停止办公时。

冬至前后，君子安歇静息，百官停止工作，不处理政务，择定吉日而后处理政务。停止办公那天，当夜漏还余五刻时，京都百官都穿

戴深红色服饰，直到立春。关于在五个时令（春、夏、季夏、秋、冬）变换服饰时，执事人在时令交替前后变服时，都与别人差一日。

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击黄钟之磬；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徵、角、羽；或击黄钟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谒之。至日，夏时四孟，冬则四仲，其气至焉。

冬至日和夏至日，是晷测定日、月倾斜线最长最短的一天，这是微弱的阳气阴气开始萌生的时候。所以要使用八个能调和阴阳律历五音的八能之士，或吹奏黄钟的乐律，间以竽声；或测量晷影掌握时间的变化，衡量井水的轻重，计冬至日水一升重十三两；或击黄钟音律的磬；或弹黄钟音律的瑟，其轸间九尺，二十五弦，中间位置上发最高的宫音，左右两侧则分别发商、徵、角、羽各音；或敲黄钟音律的鼓。此前三日，太史谒见他们布置准备工作。到夏至和冬至日，在夏至日的四孟时辰（寅、巳、申、亥），冬至日则是四仲时辰（子、卯、午、酉），阴气或阳气就到了。

先气至五刻，太史令与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门左塾。大予具乐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钟为端。守宫设席于器南，北面东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仪东北。三刻，中黄门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门，就位。二刻，侍中、尚书、御史、谒者皆陛。一刻，乘舆亲御临轩，安体静居以听之。太史令前，当轩溜北面跪。举手曰：“八能之士以备，请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诺”。起立少退，顾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诺”。皆旋复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间音以竽。”八能曰“诺”。五音各三十为阕。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并作，二十五阕，皆音以竽。讫，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书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则召太史令各板书，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书，施当轩，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书授侍中常侍迎受，报闻。以小黄门幡麾节度。太史令前白礼毕。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诺”。太史命八能士诣太官受赐。陛者以次罢。日夏至礼亦如之。

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冬至节气到来前的五刻时，太史令和八能之士就坐在正殿南门侧的左屋，大予乐令备好乐器，乐器逢夏饰赤色，逢冬饰黑色，陈列在前殿前以西为上位，钟摆在首端。守宫官在乐器南边摆设八能士的坐席，面向北以东为上位，正德席，在鼓南面向西，太史令席位在晷仪东北面。时间还差三刻时，中黄门官手持兵器，导引太史令、八能之士从端门入内，各就各位。二刻时，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肃立在前殿两边阶陛上。还差一刻时，皇帝亲临前殿，安身静坐等待行事。太史令上前，当着阶檐向北跪下，举手说：“八能之士已准备好，请行事。”皇帝下令说“可以”。太史令稽首说“是”。起立向后稍退，回头

命令正德官说：“可以行事了。”正德说“是”。都转身回到原位。正德立定命令八能之士说：“按规定次序各行其是，用竽音来间隔上下乐曲。”八能之士说“是”。于是五音各奏三十为阕。正德再命令说：“五音律合奏。”先唱，五音齐奏，奏二十五章，中间都用竽音隔断。奏乐终止，正德说：“八能之士各自言事。”八能之士各自写手板言事。手板上写的话是：“臣某言，这月第几日某干支日是冬至，黄钟之音协调，表明君道取得成功，孝道受到褒扬。”商音表群臣，角音表人民，徵音表百事，羽音表万物。分奏各音的能士各写一板。否则就召太史令为他们各写一板，用黑帛囊封牢，送上西阶，下跪送给尚书，放在轩槛上，朝北面向皇帝稽首，拜上封事。尚书授给侍中，常侍前迎接受，然后报皇帝听闻。这一切都由小黄门用幡旗调度指挥。太史令上前说明礼毕。皇帝下令说“可以休会了”。太史命令进前跪地稽首说“是”。太史命八能之士到太官处受赏。执兵器站立阶侧的警卫武士以次散去。到夏至时行礼也是如此。

季冬十二月，二十八宿运回原位到了年终。阴气阳气已在交替，劝慰农民大祭先祖百神。

>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殄，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讙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鬱櫑、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在腊祭前一日，行大傩典礼，叫做“逐疫”。其礼仪是：选用中黄门官子弟年在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共一百二十人做童子，都戴赤帻穿黑衣，手执大鼗。方相氏戴面具四只眼用黄金装饰，蒙熊皮，身穿黑衣红裳，执着戈扬着盾。十二兽神披毛戴角。中黄门发动指挥他们，属官冗从仆射率领他们，在宫禁中到处驱逐邪恶鬼疫。夜漏上满水，朝中百官会集，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各司其事，都头戴赤帻在殿旁阶陛护卫。皇帝驾坐前殿。黄门令禀道：“童子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唱，童子应和，说：“甲作吃凶鬼，胇胃吃老虎，雄伯吃妖魅，腾简吃不祥之物，揽诸吃灾祸，伯奇吃噩梦，强梁、祖明共吃裂尸鬼和寄生虫，委随吃看到的鬼魅，错断吃巨鬼，穷奇、腾根共吃蛊惑人的佞鬼。共使十二兽神追扫恶凶，肢解你的身躯，拉断你的腰杆，割裂你的肌肉，抽出你的肺肠。你们不

赶快逃走，留在后边的便要成为十二兽神的食粮！”于是跳方相神同十二兽神舞蹈，一边欢呼，围绕宫禁前后所有地方省察搜索三遍，然后各持火炬，驱送疫鬼出端门。门外驺骑武士接传火炬出皇宫，司马阙门外的五营骑士将火炬抛在洛水中。百官官府则各用木面兽能作为傩人师傅守卫门户，完了后，又在门上设桃木刻制的木偶神像，画郁垒神像，悬挂苇茭。陈设毕，执事和肃立阶侧的武士相继散去。用过的苇戟、桃杖便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以驱邪。

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

在这个月内，要在国都郡县城外的东北偏北的“丑”地分别塑制竖立土牛六头，以送走大寒季节。

开宴招待遣送旧日老卫士的礼仪是：百官集会，各自就位后，谒者持节引老卫士从殿的正南门进去。卫司马手持幡旗护行。走到殿中立定，侍御史持节代表皇家慰劳一番，然后以皇上赐予的恩惠询问老卫士们有什么忧苦事，接受他们的奏章向皇上奏明他们想说的话。宴飨完毕，赐奏乐，观看角抵武技活动。乐章奏完仪式结束，各遣还老家，鼓励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农桑活动。

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贺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其每朔，唯十月旦从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岁首也。

每年岁首正月，大会群臣诸侯接受庆贺。其礼仪是：当夜漏还余七刻时，鸣钟集会，受贺。到群臣献纳礼品时，三公、诸侯献璧玉，中二千石、二千石品级的官员献羔羊，千石、六百石品级的官员献雁，四百石以下的官员献野鸡。百官都拜贺正月节。二千石以上的公侯九卿上殿呼“万岁”，举杯在帝座前劝酒，司空捧献肴汤，大司农捧饭进献，乐师奏起劝餐的食举七种乐曲。百官受赐开筵用饭，音乐大作。每月初一，只十月初一仍遵从先例大会受贺，因为这是高祖平定秦地的月份，是元年岁首的缘故。

# 后汉书志第六　礼仪下

## 大丧　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

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进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太尉告请南郊，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告五岳、四渎、群祀，并祷求福。疾病，公卿复如礼。

皇帝得病不适，太医令丞带领御医入宫，就病情进献所宜用的药剂。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都先尝药，共尝量须超过十分之二。公卿朝臣交互探问皇帝起居情况不分昼夜。太尉在南郊告求天帝，司徒、司空在宗庙告求历代先祖，祭告五岳、四渎和各类神祇，并祷求给皇帝降福消灾。如有重病，公卿百官仍像上述礼仪进行。

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帻不冠。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行陈。三公启手足色肤如礼。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礼。沐浴如礼。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饭唅珠玉如礼。槃冰如礼。百官哭临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国二千石、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尽哀。小敛如礼。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大敛于两楹之间。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将，各将所部，执虎贲戟，屯殿端门陛左右厢，中黄门持兵陛殿上。夜漏，群臣入。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殿下。谒者引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诸侯、四姓小侯在后，西面北上。治礼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进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后；群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鸿胪言具，谒者以闻。皇后东向，贵人、公主、宗室妇女以次立后；皇太子、皇子在东，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鸿胪传哭，群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阶，安梓宫内珪璋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礼。东园匠、武士下钉衽，截去牙。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监、中黄门、尚食次奠，执事者如礼。太常、大鸿胪传哭如仪。

皇帝死，皇后诏命太尉、司徒、司空主办丧事。百官都穿白单衣，头束白头巾不戴帽子。紧闭城门和宫门。近臣中黄门手拿兵器，虎贲、羽林、郎中各衙署都昼夜严加防卫，内宫外府各警卫军，北军五校围绕皇宫屯兵守卫，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巡行军营。三公守侍皇帝尸体，要据礼不时开衾看看死者的手脚肤色。皇后、皇太子、其他皇子要据礼边啼哭边跳踊。据礼为死者沐头浴身。守宫令兼东园匠带领女执事人员，按照旧例给死者铺黄绵、缇缯，穿上金缕玉柙衣。据礼把珠、玉、贝、米等物纳入死者口中。据礼放好冰盘。百官都齐赴外殿号哭致哀。在皇帝死的当日或当晚，下达竹制信符走

告各郡国二千石级的官、诸侯王。竹使符到，都伏地啼哭尽哀。给死者沐浴、穿衣、覆衾的小敛都据礼去做。东园匠、考工令及时奏献东园做的棺材，表里通红、架柱上绘画日、月、朱鸟、玄龟、青龙、白虎、连璧、偃月，牙桧棺材一如先例。把已装裹的尸体放入棺材的大敛是在内殿东侧的两个楹柱之间进行。五官中郎、左中郎、右中郎、虎贲中郎、羽林中郎等五将各率自己的部下，手持虎贲戟，屯扎在殿正南门阶陛左厢右厢，中黄门手持兵器站在殿阶上。夜漏开始，群臣入内殿。昼漏上水后，大鸿胪设置好九宾席位，随立殿下。谒者引诸侯王立在殿下，面向西以北为上位；宗室诸侯，樊、郭、阴、马四姓小侯在诸侯王后面，面向西以北为上位。治礼郎引三公就位，在殿下面向北；特进立中二千石后；列侯立二千石后；六百石和博士站在最后；其余群臣陪位的人都排成两行，以西为上位。各自就位站定，大鸿胪宣布殡仪准备开始，谒者把这告诉丧家亲属。皇后面向东，贵人、公主、宗室妇女依次站在皇后后面；皇太子、皇子站在东边，面向西；皇子稍微退立南边，面向北。一齐伏地痛哭。大鸿胪传哭，百官都应声同哭。三公从东阶上殿走近棺椁，向内安放硅璋等各种随葬物，近臣按旧例帮助安放。嗣子依礼哭踊一番。随后东园匠和武士下钉衽封棺，截去牙。太常献上牛羊豕俱备的太牢致祭；太官食监、中黄门、尚食等近臣依次祭奠；执事者按礼仪要求去做。太常、大鸿胪又照礼仪要求传哭一番。

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诏开城门、宫门，罢屯卫兵。群臣百官罢，入成丧服如礼。兵官戎。三公，太常如礼。

三公向皇后、皇太子上奏说明《尚书·顾命》记载，太子当日在周成王灵柩之前即皇帝位，现在请皇太子即皇帝位，皇后改称为皇太后。奏章被准可。群臣都退出，便改穿吉服入会按礼仪要求进行。太尉从东阶上殿，当着灵柩前所设御座向北稽首，宣读完策书后，捧着传国玺绶面向东跪授皇太子，皇太子登上皇帝御座。中黄门手拿兵器把准备好的玉具、随侯宝珠和斩蛇宝剑授给太尉，告令群臣朝贺，群臣都伏地拜呼“万岁”。又由新皇帝宣布“大赦天下”。遣使者诏令大开城门、宫门，遣散绕宫的屯卫兵。群臣百官罢会。新皇帝、皇太后则据礼入宫服丧。兵官穿戎装。三公、太常据礼行事。

故事：百官五日一会临，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国上计掾史皆五日一会。天下吏民发丧临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临。既葬，释服，无禁嫁娶、祠祀。佐史以下，布衣冠帻，绖带无过三寸，临庭中。武吏布帻大冠。大司农出见钱谷，给六丈布直。以葬，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

释服。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国者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及因邮奉奏，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吊臣请驿马露布，奏可。

旧例：百官每过五日要到柩前会合哭吊一次；旧官二千石、刺史、在京都的各郡国的上计掾史都要每五天会吊一次。天下吏民在公告皇帝死讯后，设位哭吊三天。在埋葬前两天，都要早晨傍晚哭吊。等埋葬后，便解除丧服，不禁止官民要办的嫁娶、祭祀事。佐史以下的小吏，穿布衣带白头巾，所用的绖带不超过三寸，在官府的庭中设主临吊。武吏则头束布巾上戴大冠。大司农出供现成钱谷，给还六丈布的价钱。葬后，服大功丧服十五日，小功服十四日，纤服七日，便除服。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封国的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可托传送文书的人进奏，诸侯王遣派大夫一人进奏，吊臣请求用驿马和不缄封的文书布告天下，新皇帝准其所请。

以木为重，高九尺，广容八历，裹以苇席。巾门、丧帐皆以簟。车皆去辅𫄨，疏布恶轮。走卒皆布褠帻。太仆驾四轮辀为宾车，大练为屋幕。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

用木做暂时代用的神主，高九尺，宽可容八历，用苇席包裹。巾门、丧帐都用竹席。车都去掉华丽的辅护屏障，用素布和不加雕饰的车轮。走卒都穿戴粗布单衣和头巾。太仆驾四轮辀作为宾车，车上用粗帛做帐篷。中黄门、虎贲中郎将各率二十人去执引柩的大绳。司空选掘墓道。太史卜定发丧日期。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辅助将作，用油缇帐幕遮盖新挖的墓道。方石按礼制要求负责整治用柏木黄肠累积的题凑椁室整治便房。

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立乘四马先驱。旂之制，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旐曰“天子之柩”。谒者二人立乘六马为次。大驾甘泉卤簿，金根容车，兰台法驾。丧服大行载饰如金根车。皇帝从送如礼。太常上启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长冠，衣斋衣，乘高车，诣殿止车门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进伏拜受诏。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大鸿胪设九宾随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礼。执事皆冠长冠，衣斋衣。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武士载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箧诣陵。太尉旋复公位，再拜立。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十五举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礼。请哭止哭如仪。

发丧那天大驾出行，太仆驾车。方相氏饰上四只黄金目，蒙熊皮，身穿黑衣红裤，执长戈扬盾牌，立乘四马车作为先驱。大旗样式是，高三仞，十二条飘带，直拖到地面，旗面画日、月和飞升的龙。魂幡上写“天子之柩”。紧跟在后的是立乘六马车的两位谒者。接着是大驾的甘泉仪仗，载运死者衣冠、画像的金根容车和兰台法驾。死者

柩车外表装饰全同生前所乘的金根车。新皇帝按照礼仪规定在后面跟从送葬。太常上前禀告皇帝准备灵柩启迁前的祭奠。夜漏二十刻时，太尉戴高七寸的长冠，穿斋戒时穿的衣服，坐高车，到内殿门外停车待诏。天子使者到，面朝南立，太尉进前伏地叩拜接受诏命。然后太尉直抵南郊。夜漏还余九刻时，大鸿胪安排九宾按位站立，群臣就位后，太尉行上谥礼。执事人员都头戴长冠，穿斋戒衣。太祝令跪地宣读上死者谥号的策命，太尉再拜、稽首。治礼郎宣告上谥事结束。太尉捧持谥策，回到内殿南门。太常上禀出殡前夕的祖奠开始，中黄门尚衣官手捧死者常用衣冠登上容根车。东园武士们用车载大行柩。司徒退行后当道立于柩车前。治礼郎导引太尉入就位，站在大行柩车西边稍稍偏南的位置上，面朝东捧着谥策，太史令捧哀策站立在后面。太常跪禀说“进”，皇帝进。太尉宣读谥策，读完收藏在金匮内。皇帝接着查看后藏在太庙。太史捧送哀策苇箧直往陵园。太尉回到原来公位，再拜肃立。太常跪说“哭”，大鸿胪接声传哭，人们放声哀哭十五声后，止哭。太常依礼宣告再行遣送亡灵的祭奠。或请哭、或止哭，都依固定礼仪进行。

> 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载车著白系参缪绋，长三十丈，大七寸为挽，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百人，皆赤帻不冠，绛科单衣，持幢幡。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铎司马八人，执铎先。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陵南羡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宾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羡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羡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车少前，太祝进醴献如礼。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掌故在后，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司徒跪曰“请就下位”，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

昼漏上满水，请柩车出发上陵。司徒和近畿的河南尹先引柩车转动。太常跪说“请拜送”。载柩车系着白系参缪绋，绋长三十丈，大率七寸为挽。挽引绋的人分六纵行，每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共三百人，都包白头巾，戴委貌冠，穿白下衣。三百校尉官，都包红头巾不戴帽，穿深红色单衣，举着旌旗。由候司马丞做行首率领，都口中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歌手选六十人，分作六行。铎司马八人，手持铎先行。大鸿胪指定九宾所站位置，都按位置随立在陵南墓室门外羡道东，面向北；诸侯、王公以及特进们站在羡道西，面向北，以东为上位；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和列侯站在九宾东面，面向北，以西为上位。皇帝坐在白布面、生绢里的帐篷中，帐篷夹羡道东张设，依礼面向西。容车幄座设在羡道西边，面向南，车当着座，朝南，中黄门的尚衣官捧着死者常用衣冠坐在幄座上。柩车稍靠前，太祝依礼仪要求向死者灵柩献甜酒致奠。司徒跪告说“请先帝大驾休息”，太史令便

从柩车南边，面朝北宣读哀策，掌故官陪站在后面，读完后哀哭。太常跪说“哭”，大鸿胪按礼仪接声传哭。司徒跪说“请先帝就下位”，于是东园武士奉柩下车。司徒又跪说“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便奉柩车入墓房。司徒捧谥书，太史令捧哀策。

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瓮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黍饴。载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载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镫一。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笾八，形方酒壶八。槃匜一具。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埙一，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挽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东园武士和执事人员，将全部明器放置墓房中。筲八个，容量都是三升，一盛黍，一盛稷，一盛麦，一盛粱，一盛稻，一盛麻，一盛菽，一盛小豆。瓮三个，容量各三升，一盛醋，一盛肉酱，一盛姜桂之屑。有黍饴糖。放在木桁上，用粗布覆盖。陶甒两个，各容三升，一装醴，一装酒。放在木桁上，上用功布覆盖。瓦灯一盏。彤矢四枝，轻重适中，都是短羽。彤矢四枝，骨镞，短羽。彤弓一张。酒盅八只，土釜八只，木盤八，竹盤八，方形酒壶八。洗脸盆，漱口匜一套。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个，没有架柱。镈钟四，没有架柱。磬十六个，无架柱。埙一，箫四，笙一，篪一，祝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盾、长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輓车九乘，用茅草扎成的马三十六匹。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各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张。瓦大杯十六，各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各容二升。瓦饭槃十。瓦酒樽二，各容五斗。匏勺二，各容一升。

祭服衣送皆毕，东园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鸿胪请哭止哭如仪。司徒曰“百官事毕，臣请罢”，从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玉珪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缇里，赤纁周缘；赠币，玄三纁二，各长尺二寸，广充幅。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请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太常跪曰“赠事毕”，皇帝促就位。容根车游载容衣。司徒至便殿，并轚骑皆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太祝进醴献。凡下，用漏十刻。礼毕，司空将校复土。

祭服衣送都完毕后，东园匠说“可以哭了”，于是在墓房里的人都哭起来。太常、大鸿胪依照礼仪规定请哭、止哭。司徒向皇帝说“百官的事已毕，臣请止事”，于是跟从皇帝进入墓房的人都向灵柩再拜，出羡道，各就原位。太常导引皇帝出房就赠位站定。司徒跪禀

说“请进赠礼”。侍中捧持准备收藏赠品的鸿洞在旁侍候。所赠玉硅长一尺四寸，用紫巾垫底，长宽各三寸，桔红色里，四周缘浅红色边；所赠缯帛，玄色三块，纁色二块，各长一尺二寸，广如织幅。皇帝进前跪下，临羡道墓房门口，向西，亲手将三类赠品一一投进鸿洞中。东园匠捧持鸿洞封固入藏房里。太常下跪说，“皇帝敬再拜，请哭。”大鸿胪如仪传哭。太常跪禀“赠事结束”，皇帝急速就位。容根车便游载容衣。司徒到便殿，和其他车马都随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说：“请先帝就幄坐。”起导登。尚衣官捧持死者常用衣帽，下吏依次捧执死者用器和其他衣物藏到便殿。太祝进甜酒献祭。凡下葬，用漏十刻。礼毕，司空和将校把掘墓的土再覆盖在墓房顶板上。

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粗服，服大红，还宫反庐，立主如礼。桑木主尺二寸，不书谥。虞礼毕，祔于庙，如礼。

先大驾日游冠衣于诸宫诸殿，群臣皆吉服从会如仪。皇帝近臣丧服如礼。醳大红，服小红，十一升都布练冠。醳小红，服纤。醳纤，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皂。每变服，从哭诣陵会如仪。祭以特牲，不进毛血首。司徒、光禄勋备三爵如礼。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谥于祖庙如仪。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典丧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礼仪。

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辞，太常导出，中常侍授杖，升车归宫。已下，反虞立主如礼。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五时朝服各一袭在陵寝，其余及宴服皆封以箧笥，藏宫殿后阁室。

皇帝、皇后以下人都卸去粗麻丧服，改穿大功服，还宫后重返墓庐迎灵，据礼建立神主牌位。桑木神主高一尺二寸，不写谥号。当安神虞祭礼完毕，捧神主祔祭于庙，一切照礼仪办。

在大驾出殡的前一天到各宫各殿游死者冠衣，群臣都穿上吉服跟从朝会如礼仪规定。凡皇帝近臣都得依礼仪穿丧服服丧。卸下大功服，穿小功服时，要戴粗厚的十一升都布练冠。卸下小功服，穿细布纤服。卸下纤服时，穿黑黄色衣，戴通常的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群臣都戴黑黄色冠。百官都穿黑衣。每次改变穿戴，都要依礼仪要求跟从帝、后到死者陵墓凭吊哭泣一番。在这段时期祭祀陵墓，只用特牲祭礼不献牲首毛血。司徒、光禄勋则依礼另备三杯醴酒致祭。

太皇太后、皇太后死，司空依礼仪规定用一种牲畜致祭并将死者谥号告于祖庙。长乐宫太仆、少府、大长秋主办丧事，三公奉行制度规章，其他殡葬细节都如礼仪要求。

合葬的礼仪是：把羡道开通。皇帝去谒拜墓中便房，由太常引导至地下羡道，放下丧杖，交中常侍暂管，进到墓房灵柩前，谒拜，伏地痛哭止哭都依礼仪要求。辞灵后，由太常导出，中常侍还给丧杖，

升车回宫。已下葬后，回宫举行虞礼立主都如礼去做。死者生前郊祭、庙祭的礼服都下葬于便房，五时朝服各一袭收在陵园寝宫；其余常衣和宴会服饰都用箧笥封好，藏放到宫殿后阁室里。

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诸侯王、贵人、公主、公、将军、特进皆赐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丧，穿作，柏椁，百官会送，如故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朝臣中二千石、将军，使者吊祭，郡国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绶，皆赐常车驿牛赠祭。宜自佐史以上达，大敛皆以朝服。君临吊若遣使者，主人免绖去杖望马首如礼。免绖去杖，不敢以戚凶服当尊者。自王、主、贵人以下至佐史，送车骑导从吏卒，各如其官府。载饰以盖，龙首鱼尾，华布墙，讌 上周，交络前后，云气画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辎，左龙右虎，朱鸟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缁布盖墙，鱼龙首尾而已。二百石黄绶以下至于处士，皆以簟席为墙盖。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胪奏谥，天子使者赠璧帛，载日命谥如礼。下陵，群臣醳粗服如仪，主人如礼。

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死，一律敕命赠给印玺和玉柙银缕衣；大贵人、长公主死，玉柙用铜缕；诸侯王、贵人、公主、公、将军、特进死，都赐给宫中的二十四件器物。皇帝派使者主持丧务，依先例穿地做墓室，用柏木椁，百官会送出殡。诸侯王、公主、贵人都用樟木棺，漆为通红色，上绘云气画。公、特进用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棺材用坎侯漆。朝臣中二千石、将军死，皇帝派使者临吊、代祭，地方郡国二千石、六百石至黄绶二百石官死，都赐赠上插太常旗的仪仗车和驿用牛助祭。佐使官以上死者都应上报，百官都用朝服大殓。皇帝若派使者代吊，丧主人须依礼仪规定免去绖放下杖，是表示不敢用悲态凶服冒犯尊者的意思。自王、公主、贵人以下至佐史，送葬的车骑、导从、吏卒，各按其官府等级标准为准。载柩车盖一般饰龙首鱼尾，用花布装饰车墙，序墙上四周饰以浅绛色，前后加上车网，帷裳上画云气。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则用有帷盖的载重车，左饰青龙右饰白虎，并饰朱鸟、玄龟；公侯以上，另加饰倚鹿和伏熊。千石以下官，用黑布盖墙，饰鱼首龙尾罢了。至于二百石黄绶以下直到处士死，都用竹席为墙盖。以上人的正妃、夫人和妻死，都和她丈夫葬饰相同。诸侯王死，傅、相、中尉、内史主治丧事，大鸿胪奏上谥号，天子派使者赠璧玉绢帛，载日依礼颁定谥号。下陵后，群臣依例释去粗服，丧主人则服丧如礼。

赞曰：大礼虽简，鸿仪则容。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

赞辞说：一切大礼虽然简省，鸿大典仪则有威仪。天高自尊地低必卑，君当庄严臣当恭敬。礼的质文可以通变，悲哀尊敬相互依从。根本秩序得到建立，家与国邦便会隆盛。

# 后汉书志第七　祭祀上

## 光武帝即位告天　郊　封禅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后文饰耳。自古以来王公所为群祀，至于王莽，《汉书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兴以来所修用者，以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从，未以祖配。天地共犊，余牲尚约。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祭祀这种活动，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豺狗和水獭都知道祭祀，何况是人呢！所以人由懂得祀神祭祖到想念，就像是豺狗和水獭的自然行为，只是古时候的祭祀活动质朴简略，到后来礼节仪式逐渐繁多罢了。自古以来的王侯公卿所举行的群祀，直到王莽时期，《汉书·郊祀志》都已经记载了，所以现在只列举从光武帝中兴以来所修用的祭祀活动，写成《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帝在鄗县即皇帝位，在鄗县城南筑起了祭祀的坛营。祭告天地的仪式，采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郊祭的旧例。日、月、星、山、川、海等神祇都被列为祭祀的对象，没有以祖配祭。供献给天地的祭品是牛犊，其余诸神的祭品本着节约的精神供献。那篇祭文说："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因眷念照顾子民而降下天命，把天下苍生嘱托给我刘秀，做百姓的父母，刘秀不敢担当这样的重任。群臣百官，不谋同辞。都说王莽篡权弑君窃取帝位，刘秀发愤兴举义兵，在昆阳之战中破灭王邑百万之众，诛灭王郎、铜马、赤眉、青犊等贼，平定天下，海内蒙受恩德，上顺从天意，下遂万民之望。谶记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即使这样，我还是再三推辞，群臣说：'皇天大命，不能拖延。'怎敢不敬承天命。"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

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向。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壝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

建成二年正月，开始在洛阳城南七里修建郊祀的坛营，按照鄗县祭坛的样式。采用元始年间郊祀的成例。筑起的圆形祭坛有八层台阶，祭坛中间又建了一层坛，天地的神位在这层坛上面，都朝向南方，以西为上位。中心祭坛外面的祭坛上是五帝的神位。青帝的神位在东方甲寅之地，赤帝的神位在南方丙巳之地，黄帝的神位在中央丁未之地，白帝的神位在西方庚申之地，黑帝的神位在北方壬亥之地。这层坛的外面是壝墙，重重环绕的营坛一律是紫色，以此象征天帝居住的紫宫，有四条通道作为门。日月二神的神位在中营里的南道，日神在东侧，月神在西侧，北斗神在北道的西侧，都另外设有神位，不在群神神位的行列中。八层台阶，每层有五十八个醊位，合计四百六十四个醊位。五帝所在的陛郭，每一帝的陛郭有七十二个醊位，合计三百六十个醊位。中营有四个门，每个门有五十四位神，合计二百一十六位神。外营有四个门，每个门有一百零八位神，合计四百三十二位神。都背靠营面向内。中营的四个门，每个门有四位封神，外营的四个门，每个门有四位封神，合计三十二位封神。总计有一千五百一十四个神位。营就是壝，封就是封土垒筑。背向中营的神位有：金、木、水、火、土五星，以及中官星宿、五官神和五岳神之类。背向外营的神位有：二十八宿外官星，以及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等类神。

至七年五月，诏三公曰：“汉当郊尧。其与卿大夫、博士议。”时侍御史杜林上疏，以为“汉起不因缘尧，与殷周异宜，而旧制以高帝配。方军师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从之。语在《林传》。

到建武七年五月，光武帝下诏给三公说：“汉朝应当郊祀尧。这件事你们和卿大夫、博士们商议。”当时侍御史杜林上疏，认为“汉朝兴起不是仰仗尧的庇荫，和殷、周二代的郊祀制度相区别较为适宜，而旧制是以高帝配祭。现在军队在外，可以暂且沿用建武元年郊祀的成例。”皇上听从了这一建议。这件事的详情记载在《杜林传》。

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实于坛南巳地。

陇、蜀地区平定以后，就扩大郊祀的规模，以高帝配享祭祀，灵位在中坛上，面向西以北为上位。天、地、高帝、黄帝各用一头牛犊献祭，青帝和赤帝共用一头牛犊，白帝和黑帝共用一头牛犊，总共用六头牛犊，日、月和北斗星共用一头牛，四营群神共用四头牛，合计用五头牛。祭祀时演奏的乐曲有《青阳》、《朱明》、《西皓》和《玄冥》，舞蹈有《云翘》和《育命》。中营的四个门，每个门用十八张席，外营的四个门，每个门用三十六张席，合计用席二百一十六张，都是莞草席和竹席，大致是三个神位享用一张席。日、月、北斗星的神位没有陛郭和醊位。送完神以后，在祭坛南面的巳地焚烧礼器上盛放的祭品。

>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三月，上幸鲁，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等议：“《记》曰‘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盖诸侯之礼也。河岳视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即事之渐，不祭配林。”
>
>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书说，皇上即位三十年，应该到泰山封禅。光武帝下诏书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怀，我欺骗谁，欺骗上天吗？难道可以说泰山之神还不如鲁国人林放吗？干什么要玷污七十二代君王到泰山封禅的记录呢！齐桓公想到泰山封禅，管仲认为禅瑞没有到来，不能封禅。如果郡县长官派属下官吏从远处来给我上寿，肆意称颂虚有的美德，一定处以髡刑，还罚他去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再提封禅的事了。三月，光武帝巡狩到鲁，路过泰山，通知泰山郡太守，因为皇上路过的缘故，叫太守奉诏祭祀泰山和梁父山。当时虎贲中郎将梁松等人议论说：“《记》说‘齐国准备封禅泰山，先祭祀泰山西南的配林山’，这大概是诸侯的礼仪。黄河五岳视同公侯，王者祭祀它们。诸侯没有郊天之礼，因此，有事要郊祀天，先祭祀配林，而天子则不用这样做，不祭祀配林。”

建武三十二年正月，光武帝斋戒，夜晚阅读谶书《河图会昌符》，其中说：“汉代到第九世时，应当承受天命巡封泰山。如果不能够谨慎运用这次封禅大典，对承受天命就没有益处。如果善于运用，奸邪伪诈就无法萌生。”光武帝从这段话里受到感触，便诏令梁松等人再次考察《河图》《洛书》谶文说的汉代九世应当封禅泰山的事。梁松等人附会《河图》《洛书》谶书，奏请封禅泰山，光武帝就同意了。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封禅不常，时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古，于是罢诸儒不用。三月，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颠。遂东巡海上，求仙人，无所见而还。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语在《汉书·郊祀志》。

当初，汉武帝想寻找神仙，因为方士们说黄帝是由封禅然后才成为神仙的，于是汉武帝就要封禅。封禅是不经常举行的活动，当时的人不知道封禅的制度。元封元年，武帝根据方士所讲的模样制作了封禅的器物，拿给儒生们看，很多儒生说不符合古代制度，武帝于是抛开儒生们的意见不用。三月，武帝从东面登上泰山，于是进献刻石立在泰山之巅。接着就东巡到了海边，访求仙人，没有见到什么神仙，就返回了。四月，武帝在泰山筑坛祭天，担心封禅施用的器具、礼仪与古制不合，就对封禅之事秘而不宣。这件事的详情记载在《汉书·郊祀志》里。

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检十枚，列于石傍，东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玉玺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坛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

光武帝批准了梁松等人封禅泰山的奏请，便访求武帝元封年间封禅的典章制度，商议封禅需要使用的器物。有关官员奏称，应当用方石再累放在祭坛中，方石全部方五尺、厚一尺，用玉制的简牒书写封禅的文书，藏在方石里。玉牒厚五寸，长一尺三寸，宽五寸，有玉制的书函盖。再用十枚石检，排列在方石旁边，东、西各三枚，南、北各二枚，都是三尺长，一尺宽，七寸厚。检中间刻三个凹槽，四寸深，五寸见方，有石盖。用金线把石检缠绕五圈，再用水银和金粉制成封泥封起来。玉玺一枚一寸二分见方，一枚五寸见方。方石的四角还有距石，都垒放两层。每块距石一丈长，一尺厚，二尺宽，都垒放在圆形祭坛上。圆形祭坛下面用十八块距石，一律三尺高，一尺厚，二尺宽，像小石碑一样，环绕祭坛树立，离祭坛三步远。距石下面都有打地基的石跗，埋入地下四尺深。再用石碑一块，九尺高，三尺五寸宽，一尺二寸厚，立在祭坛的丙地，离祭坛三丈以上，用来刻写文

字。光武帝认为用石块建造祭坛工程艰难，又想赶在二月封禅，因此诏告梁松，想沿用以前的封石空检，重新加封算了。梁松上疏劝阻，认为“登泰山封禅之礼，是向皇天报告功德，将流传到久远的未来，做这件事是为了百姓。承受天命的恭敬，更应昭明。承奉《河图》、《洛书》的祥瑞，也应该特别显著。现在沿用旧的封禅器物，改易玉牒寄托在以前的封石下面，恐怕不是重视承受天命之义。承受天命中兴汉室，应当不同寻常，以此显明天意”。光武帝于是派泰山郡和鲁国的官员督促石工修筑祭坛，挑选质地优良的青石，不必用五色石。当时因为印工不能刻写玉牒，就准备用红漆书写封禅文书；恰巧又找到了能刻玉的工匠，就在玉牒上刻写了。在方石中书写了秘刻，把玉牒放在方石里面。

>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遂觐东后。从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进高密侯禹等。汉宾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东后，蕃王十二，咸来助祭。《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河》《洛》命后，经谶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与舜庶，后裔握机。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以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宁，涉危历险，亲巡黎元，恭肃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聪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后昆。百寮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永无极。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后有圣人，正失误，刻石记。”

二月，光武帝抵达奉高县，派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带领工匠先上泰山在祭坛的石碑上刻写告天文书。告天文书说：“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皇帝到东方巡狩，到达泰山，烧柴祭天，按等级望祭山川，遍及群神，然后会见了东方诸侯。随从的大臣有太尉赵憙、行司徒事特

进高密侯邓禹等人。汉朝以宾客之礼安排二王的后代在参加封禅的位置里。孔子的后代褒成侯，排在东方诸侯王后面，有十二位藩王，都来协助祭祀。《河图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说：‘汉高祖刘邦的第九代子孙，巡行视察得中，天下治理平定就到泰山筑坛祭天，果真符合帝王之道和孔子的法则，那么上天的灵验就会出现，地神的祥瑞就会兴起。刘姓皇帝的第九代，应当承受天命巡封泰山，如果能善于利用这一封禅大典，奸邪伪诈就不会发生。汉朝大德的兴起，到第九代就会昌盛，巡封泰山都是恰当的。天地扶助“九”，是尊崇恒久不变的准则，汉朝大大兴旺，按道理应该在第九代的帝王。到泰山筑坛祭天，刻在石头上记载下来，在泰山下的梁父山辟场祭地，报地之功，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说：‘刘秀皇帝，是汉朝第九代的帝王，皇帝实行德政，到泰山筑坛祭天，刻记政绩。’《河图提刘予》说：‘第九代的帝王，正是圣明之君，掌握朝政大权，平定九州，享有天下。’《洛书甄曜度》说：‘赤帝有正直、刚克、柔克三德，到第九代昌盛，应当推广祥瑞的征兆，适合在光武帝之时，努力于刻石记功，到泰山筑坛祭天。’《孝经钩命决》说：‘我跟谁走呢？实行火德的刘姓皇帝，到第三代建立孝行，第九代应当发扬光大，专心致力于此，尽力实现到泰山封禅。’《河图》《洛书》预言天命，经谶之文明白传扬。上古时候的帝王尧，聪慧贤明，思虑周到细致，把王位禅让给舜，让自己的后代做臣下。王莽依仗皇亲国戚的尊宠，三次执掌朝政的权势，假托周公、霍光辅政的法则，终于篡位叛逆，僭号自立为帝。汉室宗庙毁坏，社稷丧亡，不能享受祭祀，长达一十八年。杨、徐、青三州首先发生变乱，兵革横行，蔓延到荆州，豪杰兼并，割据百里屯兵聚守者，往往僭号自立。北方匈奴侵扰，烧杀抢掠，千里没有人烟，没有鸡鸣狗叫之声。皇天垂爱顾念皇帝，皇帝以平民身份承受天命中兴汉室，二十八岁举兵，依次诛伐征讨，经过十多年，罪人得以扫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车所通，人迹所至，无不安分守职。建立明堂，兴办教育、修建灵台，设立地方学校。统一音律、度量衡。整治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雉，作为拜祭的礼物。官吏各修本职，恢复前汉的典章制度。皇帝在位三十二年，今年六十二岁。虽然到了暮年，仍然不敢荒废朝政，安宁享乐，涉危历险，亲自巡视百姓疾苦，恭敬奉祀神祇，仁爱救恤老人，治理百姓遵循古制，聪慧公平明智宽厚。皇帝十分慎重地对待《河图》、《洛书》的正文，这个月辛卯日，烧柴祭天，登上泰山筑坛祭天。甲午日，在梁父山北面祭地。以此承受上天的灵瑞，使万民安乐，永保汉室，传给后代子孙。文武百官、侍从大臣和郡守师尹，都蒙享上天的福佑，直到无穷尽的未来。秦朝的丞相李斯焚烧《诗》

《书》，使乐坏礼崩。建武元年以前，文书散佚亡失，旧的典章制度不完备，不能明晓经文，因此阐说经文章句细微差别的文字有八十一卷，有造诣的经师进行考证，又写了十卷，但是讲的都不很清楚。子贡要取消诸侯祭庙用的活羊，孔子说：‘端木赐啊，你舍不得那只羊，我更看重那个礼仪。’后世如果有圣人，请纠正此次封禅中的失误，这些事刻记在石碑上。”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群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

二月二十二日辛卯的早晨，在泰山下南面燃火祭天，附带祭祀了山川群神，祭祀使用的音乐和建武二年在洛阳城南郊天的音乐相同。诸王、王者的后代卫公和宋公、孔子的后代褒成君，都各就其位参加了助祭的活动。祭天结束，将要登泰山祭天。有人说：“泰山虽然已经得到了烧柴祭天时供献的祭品，现在皇帝亲自登泰山向皇天报告功德，应该有礼品祭献。”于是派谒者在经常祭祀泰山的地方敬献一特牲，告祭泰山，祭礼的礼仪如同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等祭祀活动的旧例。到吃早饭时，光武帝乘坐人拉的御辇登山，中午过后到达山上换衣休息的地方。下午申时开始不久，光武帝就位于泰山山顶的告天祭坛，面向北。群臣依次排列在后面，以西为上位，参加封禅的君臣全部就位后，开始登坛祭天。尚书令两手捧着玉牒检，光武帝用一寸二分见方的玉玺亲自在封泥上钤印，玉牒封好以后，太常命人抬起祭坛中间上面的方石，尚书令把玉牒藏在方石中间，又把方石盖好，尚书令用五寸方印在石检的封泥上钤下印记封闭。这些事做完以后，光武帝再次祭拜，群臣欢呼万岁。光武帝命人立好刻有封禅文书的石碑，就从上山的路下山了。

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复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刍稿。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匮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二月二十五日甲午，封土为坛，扫地而祭，祭地在泰山脚下梁父山的北面举行，以汉高祖之妻吕后配享祭祀，还附带祭祀了山川群神。祭祀之礼和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在长安城北祭地的仪礼相同。

四月己卯日，光武帝大赦天下，把建武三十二年改为建武中元元

年，免除博县、奉高县、嬴县中元元年的田租和刍稿税。选择黄道吉日刻写玉牒书函藏在金匮里，盖上玺印封闭。乙酉日，光武帝派太尉办理祭祀的事，用一特牲到汉高祖陵庙告祭。太尉两手捧着金匮告祭于高祖庙，把金匮藏在庙室西边石室高主室的下面。

# 后汉书志第八　祭祀中

## 北郊　明堂　辟雍　灵台　迎气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营北郊，明堂、辟雍、灵台未用事。迁吕太后于园。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当配地郊高庙。语在《光武纪》。

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四陛醊及中外营门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犊各一头，五岳共牛一头，海、四渎共牛一头，群神共二头。奏乐亦如南郊。既送神，瘗俎实于坛北。

建武中元元年初次营建北郊祭坛，明堂、辟雍、灵台没有什么祭祀活动。祖庙中吕太后的牌位被迁到陵园中。上薄太后尊号称高皇后，应当配食地神祭祀于高祖庙。这件事的详情记载在《光武纪》里。

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是方形祭坛四层台阶。三十三年正月辛未日，祭天。另外祭祀地神，神位面向南以西为上位，由高皇后配祭，神位面向西以北为上位，神位都在祭坛上面，附带祭祀山川土地群神，神位都在祭坛下面，和元始年间郊祀的制度相同。中岳嵩山的神位在未位，四岳的神位各在其相应方向的孟辰之地，在中营之内。海神的神位在东面；四渎中黄河的神位在西面，济水的神位在北面，淮河的神位在东面，长江的神位在南面；其他山川诸神的神位按照各自所在的方位排列，都安排在外营中。四层台阶上的以酒酹地之处及中、外营门封神的布置同建武二年南郊一样。所用祭品，地神、高皇后各用一头牛犊，五岳共用一头牛，海神、四渎神共用一头牛，其他诸神共用两头牛。演奏的乐曲也同南郊一样。送完神以后，把礼器中的牛羊等祭品埋在祭坛的北面。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

明帝即位后，永平二年正月辛未日，初次在明堂祭祀五帝，以光武帝配祭。五帝的座位在堂上，各自处在自己所在的方位。黄帝位在中央丁未之地，都和建武二年南郊的位置相同。光武帝的神位在东方

青帝的南边稍退后一些，朝向西边。祭品是各用一头牛犊，演奏的乐曲和南郊时一样。祭祀结束，明帝就登上灵台，观察天象的气色灾变。

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谒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坛，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庙，名曰貙刘。语在《礼仪志》。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诏曰："山川百神，应祀者未尽。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

举行祭祀迎接时令节气，在京城的五郊划定祭坛的地域界限。自永平年间以来，因为《礼谶》及《月令》中记载有在京城的五郊祭五帝迎四季以祈求丰年的服饰色彩，于是采用元始年间的仪礼制度，在洛阳城外的四方营建东郊、南郊、中兆、西郊、北郊五座祭坛，划定祭坛的地域界限。中兆在丁未之地，祭坛都是三尺高，没有台阶。

立春那天，在洛阳城东八里的东郊祭坛迎春，祭祀青帝句芒。车辆旗帜服饰都用青色。唱郊祀歌《青阳》，六十四人排成纵横八列的队形跳起《云翘》之舞。明帝就在这时赏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官员缣帛各有不等。

立夏那天，在洛阳城南七里的南郊祭坛迎夏，祭祀赤帝祝融。车辆、旗帜、服饰都用红色。唱郊祀歌《朱明》，六十四人排成纵横八列的队形跳《云翘》舞。

立秋前的十八天，在离洛阳五里的中兆迎接黄灵神，祭祀黄帝和地神。车辆、旗帜、服饰都用黄色。唱郊祀歌《朱明》，六十四人排成纵横八列的队形跳《云翘》、《育命》舞。

立秋那天，在洛阳城西九里的西郊祭坛迎秋，祭祀白帝蓐收。车辆、旗帜、服饰都用白色。唱郊祀歌《西皓》，六十四人排成纵横八列的队形跳《育命》舞。派谒者用一头牛在祭坛上先祭祀先虞，如有国家大事，天子到苑囿中射猎牛、羊、猪等，用来祭祀宗庙，叫做貙

刘。这些事的详情记载在《礼仪志》里。

立冬那天，在洛阳城北六里的北郊祭坛迎冬，祭祀黑帝玄冥。车辆、旗帜、服饰都用黑色。唱郊祀歌《玄冥》，六十四人排成纵横八列的队形跳《育命》舞。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下诏说：“山川百神，应该祭祀的没有祭祀完。群臣商议如何修定祀典，把应该祭祀的神灵增加进去。”

> 二月，上东巡狩，将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尧于济阴成阳灵台。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坛兆。辛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洛阳明堂礼。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觐东后，飨赐王侯群臣。因行郡国，幸鲁，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还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庙、世祖，各一特牛。又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无所增改。

二月，章帝到东方巡狩，快到泰山时，在路上派使者奉献牛、羊、猪三牲到济阴成阳灵台祭祀帝尧。章帝到达泰山后，命人维修光武帝建在泰山南面的祭坛界域。辛未日，按照过去的祭祀制度烧柴祭祀天地群神。壬申日，在孝武帝所建的汶上明堂庙祭五帝，以光武帝配祭，和洛阳明堂的祭礼相同。癸酉日，再次在汶上明堂告祭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每人的祭品都是牛、羊、猪三牲。祭祀结束后，便会见东方的诸侯王，赏赐王侯群臣酒食。趁便巡视郡国，到达鲁国时，祭祀了东海恭王刘彊，以及孔子和他的七十二位弟子。四月，返回京师洛阳。庚申日，祭告皇帝回京，祭祀高庙、世祖庙，祭牲是各一头牛。章帝又给洛阳灵台的十二门作诗，命人按照十二门相应的月份祭祀并奏报朝廷。和帝对祭祀制度没有什么增改。

>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书》欧阳家说，谓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谓六宗《易》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者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洛阳西北戌亥之地，礼比太社也。
>
> 延光三年，上东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顺帝即位，修奉常祀。
>
>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采用《尚书》欧阳家的学说，认为六宗神在天地四方之中，是上下四方之宗。根据元始年间的祭祀制度，认为六宗神是《周易》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的说法不对。三月庚辰日，首次重新确立六宗神，并在洛阳西北戌亥之地祭祀他们，祭礼比照祭祀土神和谷神的方式。

延光三年，安帝到东方视察，到达泰山，烧柴祭天，还祭祀汶上的明堂，按照元和二年的祭祀制度。顺帝即位，遵循制度敬奉正常的祭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追求神仙不死之术。延熹八年，初次派中常侍到陈国苦县祭祀老子。延熹九年，亲自到濯龙祭祀老子。用有花纹的毛织品铺饰祭坛，使用纯金镶嵌的礼器，设置了华盖之座，演奏了郊天的乐曲。

# 后汉书志第九　祭祀下

## 宗庙　社稷　灵星　先农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雒阳。四时祫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余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三年正月，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时寇贼未夷，方务征伐，祀仪未设。至十九年，盗贼讨除，戎事差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帝以孙后祖，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庙，独群臣侍祠。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下公卿、博士、议郎。大司徒涉等议："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为南顿君立皇考庙，祭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时议有异，不著。上可涉等议，诏曰："以宗庙处所未定，且祫祭高庙。其成、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舂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园庙去太守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于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在所郡县侍祠。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在洛阳修建了高庙。四季举行大合祭。以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制。其余皇帝的祭祀，四季中春季在正月，夏季在四月，秋季在七月，冬季在十月和腊月祭祀，一年祭祀五次。三年正月，光武帝在洛阳设立亲庙，祭祀父亲南顿君刘钦以上至舂陵节侯刘买。当时寇贼还没有平定，正致力于征伐诛讨，祭祀的仪礼没有制定。到建武十九年，盗贼被讨平铲除，战争基本平息，这时五官中郎将张纯和太仆朱浮奏议："礼，是做人子的所有事情的本源，施加给自己的亲属。礼的制定和施行，不授给礼和自己得到礼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应当去掉现在的高、曾、祖、祢四座亲庙。孝宣皇帝以孙辈继承叔祖父即皇帝位，在奉明为父亲立宗庙，称作皇考庙，只有群臣侍奉祭祀。希望皇上下诏让有关大臣讨论先帝四庙中谁应当代替现在的高、曾、祖、祢四座亲庙，以及立皇考庙的事。"光武帝把这两件事下交公卿、博士和议郎们讨论。大司徒戴涉等人奏议："应当尊奉代替四亲庙的帝王宗庙，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替现在的亲庙。兄弟以下的神主，派有关官员祭祀。应当为南顿君立皇考庙，祭祀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由群臣奉行祭祀。"当时的议论有不同意见，没有记载。光武帝批准了戴涉等人的奏议，下诏说："因为建宗庙的地点没有定下来，可暂时在高庙合祭

远近祖先的神主。成帝、哀帝和平帝的神主暂且放在长安故高庙里祭祀。南阳舂陵的宗室暂且每年按时在以前陵园的宗庙祭祀各自祖先的神主。陵寝宗庙离太守官署远的，所在地的县令、县长行使太守的职事陪祭。由于孝宣帝有功德，给他上尊号称中宗。”于是洛阳高庙四季加祭孝宣帝和孝元帝，连同高帝、文帝和武帝，共计是五位皇帝。高庙的西庙供奉成、哀、平三位帝王的神主，一年四季按时在长安故高庙中祭祀。东庙由京兆尹陪祭，衣冠车服按照太常祭祀皇帝陵庙的考礼。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的神主，都移到皇帝墓地所在的宗庙祭祀。南顿君的宗庙称皇考庙，钜鹿都尉刘回的宗庙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刘外的宗庙称皇曾祖考庙，舂陵节侯的宗庙称皇高祖考庙，由宗庙所在地的郡县长官陪祭。

二十六年，有诏问张纯，禘祫之礼不施行几年。纯奏：“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礼。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禘之为言谛，谛谍 昭穆，尊卑之义。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祫以冬十月，五谷成熟，故骨肉合饮食。祖宗庙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时定。”语在《纯传》。上难复立庙，遂以合祭高庙为常。后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太祖东面，惠、文、武、元帝为昭，景、宣帝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时不祭。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以元帝于光武为穆，故虽非宗，不毁也。后遂为常。

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下诏询问张纯，天子宗庙的禘祭和祫祭不施行有几年了？张纯上奏说：“根据礼法，三年举行一次合祭，五年举行一次祖庙大祭。毁去宗庙的神主，把神主陈放在太祖庙；没有毁去宗庙的神主，都按规定时间升迁合祭于太祖庙；五年再举行一次盛大祭典。旧的祭祀制度规定，三年举行一次大合祭，毁去宗庙的神主合祭于高庙，宗庙尚存的神主不参加合祭。元始五年，首次举行集合远近祖先的神主在太祖庙的大合祭。父辈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面向南；儿子位于始祖的右方，称穆，面向北。父子不并坐，孙子的神主随从在祖父一边。禘之所以讲作细察，就是仔细审辨昭穆制度，明确宗族内部的长幼尊卑的意义。因为夏季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这时举行禘祭正应和分别长幼尊卑的意义。祫祭在冬季十月举行，这时五谷已经成熟，所以亲人们的神主合聚在一起享受祭祀时供献的祭品。先祖的宗庙未定，暂且实行合祭。现在应该根据季节决定举行禘祭和祫祭。”这些话记载在《张纯传》里。光武帝认为重新立宗庙太困难，就把在高庙合祭远近祖先的神主作为常制。后来在每隔三年的冬天举行祫祭和每隔五年的夏天举行禘祭的时候，只陈列合祭毁去宗庙的祖先的神主罢了，称作殷祭。太祖神主面向东，惠帝、文帝、武帝、元帝的神主，称作昭；景帝、宣帝的神主，称作穆。惠、

景、昭三帝的神主不是殷祭的时候不祭祀。光武帝驾崩，明帝即位。由于光武帝拨乱反正中兴汉室，明帝为他重新建立宗庙，尊号称世祖庙。因为元帝的神主相对光武帝的神主是穆，所以元帝虽然不是光武帝同一宗支的祖先，他的宗庙也没有毁掉。后来便作为常制。

> 明帝临终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孝章即位，不敢违，以更衣有小别，上尊号曰显宗庙，间祠于更衣，四时合祭于世祖庙。语在《章纪》。章帝临崩，遗诏无起寝庙，庙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违，上尊号曰肃宗。后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庙，积多无别，是后显宗但为陵寝之号。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陵曰西陵。以窦后配食章帝，恭怀后别就陵寝祭之。和帝崩，上尊号曰穆宗。殇帝生三百余日而崩，邓太后摄政，以尚婴孩，故不列于庙，就陵寝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贵人曰敬隐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寝祭，太常领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谗害大臣，废太子，及崩，无上宗之奏。后以自建武以来无毁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号称恭宗。顺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寝祭，如敬北陵。顺帝崩，上尊号曰敬宗。冲质帝皆小崩，梁太后摄政，以殇帝故事，就陵寝祭。凡祠庙讫，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间孝王孙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国奉祀。语在《章和八王》传。帝崩，上尊号曰威宗，无嗣。灵帝以河间孝王曾孙解犊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语在《章和八王》传。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庙三主亲毁之后，亦但殷祭之岁奉祠。灵帝崩，献帝即位。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明帝临终时留下遗诏，要遵行节俭，不要为他修建寝庙，把他的神主藏在世祖庙便殿里。章帝即位，不敢违背明帝的遗命，将世祖庙的便殿略作区别，上尊号称显宗庙，四时正祭之间在世祖庙便殿祭祀，四时合祭于世祖庙。这些话记载在《章帝纪》里。章帝临终时，也留下遗诏不准为他建寝庙，神主像先帝明帝一样藏在世祖庙便殿里。和帝即位不敢违背章帝的遗命，给章帝上尊号称肃宗。后来的皇帝都继承长辈的做法，都把神主藏在世祖庙，神主积多了，就没有了区别，此后显宗就只是明帝陵寝的称号了。永元年间，和帝追尊自己的母亲梁贵人为恭怀皇后，陵墓称作西陵。以窦太后配祭章帝，另外在陵寝祭祀恭怀皇后的神主。和帝驾崩，上尊号称穆宗。殇帝活了三百多天就死了，邓太后代理朝政，她认为殇帝还是个婴孩，所以没有列于宗庙，只在陵寝祭祀他的神主罢了。安帝以清河孝王儿子的身份即皇帝位，建光元年，追尊他的祖母宋贵人为敬隐后，陵墓称敬北陵。也是在陵寝祭祀神主，太常奉行祭祀按照和帝之母恭怀皇后的西陵的祭祀形式。追尊父亲清河孝王刘庆为孝德皇，母亲称孝德后，清河国继位的诸侯王敬奉祭祀而已。安帝因为听信谗言，杀害大臣，废了太子，等到驾崩，没有大臣奏请给他上宗庙的尊号。后来因为自建武年间以来的皇帝没有毁去宗庙的，所以就按惯例祭祀安帝的神主，

根据他的陵号称他为恭宗。顺帝即位，追尊他的母亲称恭愍后，陵墓称恭北陵。在陵寝祭祀她的神主，祭祀和安帝祖母宋贵人的敬北陵相同。顺帝驾崩，上尊号称敬宗。冲帝和质帝都是年幼驾崩，梁太后主持朝政，按照殇帝的旧例，在陵寝祭祀他们的神主。凡是祭祀宗庙结束以后，由三公分别去祭祀他们的神主。桓帝以河间孝王刘开的孙子蠡吾侯的身份即皇帝位，也追尊自己的祖先，由河间王国敬奉祭祀。记载这些事的文字在《章和八王传》里。桓帝驾崩，上尊号称威宗，他没有后嗣。灵帝以河间孝王曾孙解犊侯的身份即皇帝位，也追尊自己的祖先。记载此事的文字也在《章和八王传》中。灵帝时，京都洛阳四季祭祀的有：高庙五位皇帝的神主，世祖庙七位皇帝的神主，三位少帝的陵寝，追尊的恭怀皇后、敬隐后和恭愍后的三陵，使用的祭牲共计十八太牢，都有辅助祭品。故高庙供奉成、哀、平三帝神主的宗庙毁去之后，也只在举行盛大祭典之年敬奉祭祀。灵帝驾崩以后，献帝即位。献帝初平年间，相国董卓和左中郎将蔡邕等人认为，和帝以下的皇帝，没有突出的功德，过失和差错却不少，不应在宗庙享受祭祀，以及不应尊崇而被追尊的三位皇后，他们的神主都奏请毁去。四时所祭祀的，高庙有高祖太宗和世宗，以及近帝世祖等四人，共七位皇帝。

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

古代不在墓前祭祀，汉代帝王诸陵都有建在墓地的寝庙，这是继承秦朝的陵寝制度建立的。解说者认为古代宗庙前面建庙，后面建寝殿，是用来象征帝王生前的住所，前面有朝廷，后面有寝宫。《礼记·月令》有天子品尝新稻先献给寝庙之说，《诗经·小雅·巧言》称“寝庙盛大高美”，意思是相通的。宗庙用来藏神主，按四季祭祀。寝殿中有衣冠、几案和手杖等死者生前所用的器物作为象征，到时节供献新的祭祀物品。秦朝开始把寝殿从宗庙里分出来，建在陵墓旁边，汉朝因袭秦制没有更改，因此陵墓旁边的建筑叫做寝殿，殿内陈放墓主人生前使用的衣服等起居用品作为祭祀的象征，这是古代寝殿的用意。建武年间以来，因为潼关以西汉帝诸陵离京城洛阳路途遥远，只在四季祭祀时各敬献一特牲；皇帝每次驾临长安祭拜诸陵时，才敬献牛、羊、猪各一头的祭品。从雒阳诸陵到灵帝陵，全都在月末、十五日、二十四节气、伏日、腊日及四时祭祀。在陵墓宗庙祭祀的日子给亡者

上饭，太官送上使用的物品，园令和食监负责探视问候，守护皇帝父母陵墓的宫人，随鼓漏整理寝殿中的被子枕头，准备洗手水，摆放化妆用品。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经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谷之长也。"《礼记》及《国语》皆谓共工氏之子曰句龙，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谷疏，自夏以上祀以为稷，至殷以柱久远，而尧时弃为后稷，亦植百谷，故废柱，祀弃为稷。大司农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故句龙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无稷，以其使官。古者师行平有载社主，不载稷也。国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礼简于社稷云。

建武二年，在雒阳设立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太社稷，太社稷在宗庙的右边，方形祭坛，没有房屋，只有围墙和门而已。每年二月、八月和腊月，一年祭祀三次。祭品都是牛、羊、猪三牲，派遣大臣主持祭祀。《孝经援神契》说："社是土地之主。稷是五谷之长。"《礼记》和《国语》都说共工氏的儿子叫句龙，担任田官后土，能治理九州之土，所以把他作为土神祭祀。神农氏的儿子叫柱，能种植百谷蔬菜，在夏代以前把他作为谷神祭祀，到了殷代，因为柱离当时的社会太久远，而尧的时候弃做管理农事的农官，也教导民众种植百谷，所以不再祭祀柱，把弃作为谷神祭祀。大司农郑玄说，古时候的官员立了大功，就在祭祀时附带祭祀他们。因而祭祀土神时附带祭祀句龙，祭祀谷神时附带祭祀弃。郡县都设置社稷坛，太守、县令和县长敬奉祭祀，祭牲用羊和猪。只有州的治所有祭土神的社坛，没有祭谷神的稷坛，这是因为州刺史是奉命出使的官员的缘故。古代军队出行，军中载有土地神的神位，没有稷神的神位，以显明执法公允。国家也有门、户、井、灶、中霤这五祀的祭祀，由大臣负责办理，五祀的祭祀仪礼比祭祀土神和谷神简单一些。

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汉朝兴起的第八年，有大臣上奏说周朝兴起以后，在城邑设立祭祀后稷的祭坛，当时高帝命令全国各地设立灵星祠。说祭祀后稷而又把灵星做后稷的代称，是因为祭祀主管稼穑的星宿时，附带祭祀后稷。以前说，主管稼穑的星叫天田星。一说，东方苍龙七宿的左角星就是天田星，主管谷物种植。祭祀时用壬辰位祭祀它。壬是五行中的水，辰是东方苍龙七宿，把它们归在一类。祭牲用牛、羊、猪各一头，县邑的县令和县长敬奉祭祀。使用十六名童男跳祭祀舞。舞蹈象

征教人耕种，开始是模仿除去地里杂草的动作，然后是模仿耕种、中耕除草、驱赶鸟雀和收割脱粒、舂、簸的形态，象征主管农事的灵夏和谷神后稷的功劳。

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县邑通常是乙未日在乙地祭祀先农，丙戌日在戌地祭祀风伯，己丑日在丑地祭祀雨师，祭牲使用羊和猪。

立春那天，在雒阳东城外面举行迎春的祭礼，参加迎春的人举着青色旗帜，戴着青色头巾。命一名童男头上覆盖青巾，身穿青衣，先到东城外面的田野里。迎春的人群到达后，童男从田野中出来，迎春的人就向他祭拜，然后回城，不献祭品。春季以外的其他三个季节不举行迎接节气的祭礼。

论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为不知。《汉书·郊祀志》著自秦以来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类众焉。世祖中兴，蠲除非常，修复旧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自上皇以来，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代兴成功也。《礼记》所谓“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则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袭也。继世之王巡狩，则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为石检印封之事也。所闻如此。虽诚天道难可度知，然其大较犹有本要。天道质诚，约而不费者也。故牲用犊，器用陶匏，殆将无事于检封之间，而乐难攻之石也。且唯封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废复兴，不闻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实继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争，以为必改。乃当夫既封之后，未有福，而松卒被诛死。虽罪由身，盖亦诬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无六宗在中之象。若信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为失所，难以为诚矣！

评论说：春秋时鲁国正卿臧文仲命国人祭祀海鸟爰居，可是孔子认为这是不明智的祭祀。《汉书·郊祀志》记载了从秦朝以来到王莽时期的祭祀活动，按规定举行的大祭也许有没有修设的，而且像祭祀海鸟爰居那样不明智的祭祀多得很啊。世祖中兴汉室，除去那些不合常制的祭祀，修复旧有的祭祀，比拟以前的祭祀活动，追溯到极久远的上古时期。曾经听儒生们谈论，三皇时代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治理天下，从五帝开始才出现了文字。到了三王时期，逐渐形成了着意修饰文章字句的习俗，奸诈巧伪的风气逐渐兴起，开始有了使用印玺来检查奸邪行为萌生的做法，但是还没有金玉银铜的器物。从上古的帝王以来，在泰山封禅的帝王，到周朝共有七十二代。封，就是封土为坛，烧柴祭天，向天报告，新一代兴起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就是《礼记·礼器》所说的“通过祭祀名山来祭天，并向上天报告成功”。一改朝换代，就改变封禅制度，是标志一个新朝代的开始，表明不因袭前一个朝代。承袭父位的帝王巡行国内，则仅仅修复先帝封禅的祭坛来祭天而已。从秦始皇和汉武帝封禅泰山，本来是由于他们喜欢神仙不死之术，相信方士的话，制作了石检、印玺、封泥等封禅的器物。所听到的东汉以前的封禅活动就是这样。虽然天道的确难以测知，但天道还是有大体的根本要旨的。天道质朴诚信，崇尚节约而不喜浪费。所以祭牲用牛犊，祭祀的礼器用陶匏，大概上天对封禅用的玉检、石检、印玺、封泥之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而比较欣赏难于加工营建的刻记告天文书的石碑。而且只有封禅才标志改朝换代，所以称泰山为岱宗。夏王少康和周宣王，使夏、周两朝由衰落到重新振兴，没有听说他们改变封禅制度。世祖想沿用孝武帝封禅时使用的石检等器物，是真正继承祖宗封禅的做法。可是梁松执拗地谏阻，认为一定要改换以前的封石空检。然而当封禅泰山以后，没有福佑，而梁松后来终被诛杀。虽然梁松的罪行是自己犯下的，大概也是欺负骗神灵导致的灾祸。况且帝王之所以能大大显名于后世的，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把恩德施加给百姓，没有听说是由于举行了封禅。谈论天地之事的著作没有超过《易》的，《易》没有六宗神在中间的卦象。像诚信这种品德为天地四方所尊崇，这是最大的尊崇。而封禅和设立太社相比，又失去了祭天的宗旨，难以表达封禅者的诚信了！

赞曰：天地禋郊，宗庙享祀，咸秩无文，山川具止。淫乃国紊，典惟皇纪。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赞辞说：郊祀天地，宗庙祭祀，都有次序而缺乏文字记载，山川之神都得到祭祀。不合礼制的祭祀只会使国家紊乱，祭祀的准则只有参照帝王事迹的记载。祭祀起源于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尊崇恭敬，最早举行祭祀的是谁呢？

# 后汉书志第十　天文上

## 王莽三　光武十二[1]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象于天，谓日月星辰。观法于地，谓水土州分。形成于下，象见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运机授度张百精。三阶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摄提之属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应十二子。天地设位，星辰之象备矣。

《周易》说：“天显现出各种现象，圣人依之作为言行的准则。在庖犧氏时，就开始通过仰首观测天象，俯首观测大地的法则，来统治天下。”观象于天，是说观测天上的日月星辰。观法于地，是说观察地上不同的水土和州郡。形体成于地下，形象见于天上。所以说天以北极星为枢纽，聚合元气，发出光耀，建构成帝王的形制，以特定的机制运行，依特定的度数布设日月星辰。它们可以分成三阶、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等四种门类，相当于地上百官中的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还有北斗星、太微垣、摄提星官等，共一百二十个星官。二十八宿顺次布列在天上，在地下与之相应地分成十二个不同的地域。天与地各有分划，又相互对应，星辰的形象就完备了。

三皇迈化，协神醇朴，谓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于书契之兴，五帝是作。轩辕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至高阳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时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汤则巫咸，周之史佚、苌弘，宋之子韦，楚之唐蔑，鲁之梓慎，郑之裨灶，魏石申夫，齐国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视，以佐时政，步变擿微，通洞密至，采祸福之原，睹成败之势。秦燔《诗》、《书》，以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故《秦史》书始皇之时，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与小星斗于宫中，是其废亡之征。至汉兴，景、武之际，司马谈，谈子迁，以世黎氏之后，为太史令，迁著《史记》，作《天官书》。成帝时，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五纪皇极之论，以参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今绍《汉书》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摄元年，迄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载。言其时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显天戒，明王事焉。

三皇勉力教化，同神一样地纯朴，这时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像串连着的珍珠，日月像大小相仿相契合的玉璧。教化任其自然，民众不相侵犯、没有恶念。文字的发明，是五帝的创作。轩辕黄帝开始传授《河图·斗苞授》，观测日月星辰的现象，所以讲述星官的

书在黄帝时开始出现。到高阳氏，派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尧、虞舜之时有羲仲、和仲，夏代有昆吾，商代有巫咸，周朝的史佚、苌弘，宋国的子韦，楚国的唐蔑，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魏国的石申夫，齐国的甘公，都是掌管天文的官员。他们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占卜吉凶，用以辅佐当时的政治，推步变化，揭示幽情，透彻而准确，研讨祸福的缘由，察看成败的趋势。秦代焚烧《诗经》、《尚书》，想要愚弄百姓，六经典籍，被焚毁成为灰炭，但星官一类的书籍，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未被毁坏。所以《秦史》记载秦始皇之时，彗星光芒四射出现于大角星（牧夫座α）附近，大角星被彗星遮掩不见，还有大星与小星在紫微垣中合而复离、离而复合，这些都是将要败坏灭亡的征兆。到汉朝兴起，景帝、武帝之际，有司马谈，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是世代相传的天文官黎氏的后代，先后任太史令。司马迁著《史记》，作《天官书》。汉成帝时，中垒校尉刘向推广《尚书·洪范》中关于灾异的条目，作五纪、皇极之论，以检验过去的事情。明帝命令班固编著《汉书》，而由马续撰写《天文志》。现今继续《汉书》作《天文志》，时间起自王莽摄政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迄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二百一十五年。记述这段时间内星辰的变异，及与之相应的事件，以凸显天对人事的警戒，阐明帝王所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

>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孛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乱之象，不明之表。又参然孛焉，兵之类也，故名之曰孛。孛之为言，犹有所伤害，有所妨蔽。或谓之彗星，所以除秽而布新也。张为周地。星孛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轸为楚，是周、楚地将有兵乱。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等，杀其士众数万人。更始为天子，都雒阳，西入长安，败死。光武兴于河北，复都雒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

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张宿，随后向东南方向运行，五天后隐没不见。孛星乃是由恶气生成的，它的出现是将发生兵乱的征兆，它出现的场所孛德。所谓孛德，是祸乱之象，是当地德政不清明的表征。它又是突然出现的，如同兵事突然发生一样，所以称作孛。孛的含义，还有有所伤害、有所阻碍、有所遮蔽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彗星的出现乃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张宿所对应的是周天子所辖的地域（周地）。彗星出现于张宿，向东南运行，就到了翼宿与轸宿的天区。而与翼宿、轸宿对应的地域是楚国，所以周、楚之地将有兵乱发生。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汉光武帝在舂陵起兵，会合下江、新市的张印、王常的起义军以及淮阳王刘玄的兵将，合力攻破南阳，斩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等人，戮杀王莽的军士数万人。刘玄被拥立为天子，定都于洛阳，并向西攻

入长安，但是最后失败而死。汉光武帝兴起于河北，也建都在洛阳，居于周地，这正合除旧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莽使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将诸郡兵，号曰百万众，已至者四十二万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为将帅，持其图书器械。军出关东，牵从群象虎狼猛兽，放之道路，以示富强，用怖山东。至昆阳山，作营百余，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负户而汲。求降不听，请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军事，不协计虑。莽有覆败之变见焉。昼有云气如坏山，堕军上，军人皆厌，所谓营头之星也。占曰："营头之所堕，其下覆军，流血三千里。"是时光武将兵数千人赴救昆阳，奔击二公兵，并力猋发，号呼声动天地，虎豹惊怖败振。会天大风，飞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乱败，自相贼，就死者数万人。竞赴滍水，死者委积，滍水为之不流。杀司徒王寻。军皆散走归本郡。王邑还长安，莽败，俱诛死。营头之变，覆军流血之应也。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六月，汉光武自南阳发兵，进发到昆阳。王莽命司徒王寻、司空王邑率领许多郡的兵马，号称百万之众，已到达的有四十二万人，其中知晓兵法的有六十三人，都被任命为将帅，他们都各自持有图书、装备了军械。王莽的军队从关东出发，牵着一群象、虎、狼之类的猛兽，将猛兽置放在道路上，以显示威猛与强大，用来镇摄在东边的光武帝的军队。王莽的军队抵达昆阳山，扎下军营一百余座，把昆阳城包围了好几重，制作冲车撞击城墙，制作十丈高的云车以窥探城中的虚实，用弓弩向城里发射箭矢密集如雨点，致使城中的人只能背着门板去汲水。昆阳的守军要求投降，未获准许，请求放一条生路，也不被同意。王寻、王邑的军队自以为必能攻克昆阳，既对军事的部署不加体恤，又不协调计谋的使用。正在这时，王莽的军队出现了覆灭溃败的征兆。白昼有云气状如崩塌的大山，坠落在王莽的军营之上，这是军人都感到厌恶的现象，叫做营头之星。占星者说："营头星所坠落之处，其下要发生全军覆没的事，要流血三千里。"也正在这时，光武帝率领兵将数千人，来解救被重围的昆阳，急速地袭击王寻、王邑的军队，合力猛攻，呼号声惊天动地，使虎、豹一类的猛兽惊恐万状，四散奔走。又遇上天刮大风，刮得屋瓦飞散，且又大雨如注。王寻、王邑的军队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溃败而逃，自相践踏或残杀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他们竞相退过滍水，许多人溺水而亡，溺死者积聚在一起，致使滍水断流。司徒王寻被杀。兵士四散奔走，各回各自的郡县。王邑逃回长安，到王莽败亡，均被诛杀。这是营头星出现，军队覆灭和流血应验的事实。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烛地如月光。太白为兵，太微为天廷。太白赢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将入天子廷也。是时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阳，已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为将军，皆以虎为号。九虎将军至华阴，皆为汉将邓晔、李松所破。进攻京师，仓将军韩臣至长门。十月戊申，汉兵自宣平城门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数千人起兵攻莽，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商人杜吴杀莽渐台之上，校尉公宾就斩莽首。大兵蹈藉宫廷之中。仍以更始入

长安，赤眉贼立刘盆子为天子，皆以大兵入宫廷，是其应也。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秋，金星在太微垣中，光照大地如同月光一样明亮。金星是兵象，太微垣象征着天子的宫廷。明亮的金星以较快的速度自南而北运行进入太微垣，是有大批军队将要进入天子宫廷的先兆。这时，王莽派遣王寻、王邑领军围攻昆阳，已被光武帝所破。王莽又任命九人为将军，都以虎为称号。九虎将军率兵到达华阴，都被汉将邓晔、李松所击败。汉军进攻京师长安，仓将军韩臣一直攻打到长门宫。十月初一戊申日，汉军从宣平城门进入长安。十月初二己酉日，长安城中的少年朱弟、张鱼等数千人起兵围攻王莽，焚烧作室门，斧辟敬法闼。商人杜吴杀王莽于渐台之上，校尉公宾就割下了王莽首级。大量兵将奔走践踏于宫廷之中。随后刘圣公进入长安，赤眉起义军立刘盆子为天子，都有大量兵将入于宫廷，是其应验。

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轩辕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轩辕。轩辕者，后宫之官，大星为皇后，金犯之为失势。是时郭后已失势见疏，后废为中山太后，阴贵人立为皇后。

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七月乙丑日，金星犯轩辕大星（轩辕十四，狮子座α）。十一月乙丑日，金星又犯轩辕。轩辕乃是象征后宫的星官，轩辕大星应着皇后。金星犯轩辕大星，是皇后失势的征兆。当时，郭皇后已失势，日渐被疏远，到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月终于被废为中山太后，而立阴贵人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从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余枚，灭则有声如雷，食顷止。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杀。星从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所伐杀。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轸。且灭时，分为十余，如遗火状。须臾有声，隐隐如雷。柳为周，轸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轸者，是大使从周入蜀。是时光武帝使大司马吴汉发南阳卒三万人，乘船溯江而上，击蜀白帝公孙述。又命将军马武、刘尚、郭霸、岑彭、冯骏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汉进兵击述从弟卫尉永，遂至广都，杀述女婿史兴。威虏将军冯骏拔江州，斩述将田戎。吴汉又击述大司马谢丰，斩首五千余级。臧宫破涪，杀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汉护军将军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汉入屠蜀城，诛述大将公孙晃、延岑等，所杀数万人，夷灭述妻宗族万余人以上。是大将出伐杀之应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遗火分为十余，皆小将随从之象。有声如雷隐隐者，兵将怒之征也。

建武十年（公元34年）三月癸卯日，有如月亮一般大小与光亮的流星，出自太微垣，流射入北斗星的斗口中，颜色发白。该流星的两旁还有十余枚小星一道流射，当流星的亮光熄灭，又听到响声如雷鸣，不久响声止息。流星是尊贵的使者，流星大表示使者的级别高，流星小表示使者的级别低。太微垣象征天子的宫廷，北斗星的斗口主杀。流星从太微垣出，流抵北斗星的斗口，是天子的使者将出，有杀

伐之举的征兆。十二月己亥日，有大流星如缶大小，出柳宿西南行入井宿，将要熄灭时，分裂成十余道光迹，如微弱的火光。不一会儿听到声响，隐隐如雷鸣。柳宿对应的是周地，井宿为秦与蜀地。大流星出柳宿入井宿，是天子的使者将要入蜀的征兆。其后不久，光武帝令大司马吴汉率领南阳汉军三万人，乘船溯长江而上，攻打蜀地的白帝公孙述。又命将军马武、刘尚、郭霸、岑彭、冯骏平定武都和巴郡。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月，吴汉率军进击公孙述的堂弟卫尉公孙永，于是攻至广都，杀死了公孙述的女婿史兴。威虏将军冯骏攻破江州，斩杀了公孙述的部将田戎。吴汉又进击公孙述的大司马谢丰，斩杀敌人首级五千余级。臧宫攻破涪城，斩杀了公孙述的弟弟、大司空公孙恢。十一月丁丑日，汉军的护军将军高午刺透公孙述的胸部，当天夜晚公孙述一命呜呼。次日，吴汉进入成都，放兵大掠，焚烧宫室，诛杀公孙述的大将军公孙晃、延岑等，所杀计数万人，夷灭公孙述的妻子及其宗族万余人以上。这正是大将出兵行杀伐的应验。有小星一道流射，和分为十余道微弱火光的光迹，则是众小将跟随大将而出的兆象。隐隐有声如雷鸣，乃是兵将发怒的征兆。

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东北，二夜止。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类。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东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征。是时西北讨公孙述，北征卢芳。匈奴助芳侵边，汉遣将军马武、骑都尉刘纳、阎兴军下曲阳、临平、呼沱，以备胡。匈奴入河东，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后三年，吴汉、马武又徙雁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应。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正月己未日，出现流星雨，有小星百枚以上，或向西北，或向正北，或向东北散射，连续两个夜晚而后止息。六月戊戌日清晨，流星雨（英仙座）出现，有小星百枚以上，向四面八方散行。小星与普通百姓同类，流行散射是迁徙之象。或西北，或东北，或向四面八方散射，都是普通百姓将要四处流散的征兆。其时，汉军向西北讨伐公孙述，向北征讨卢芳。匈奴帮助卢芳侵犯边境，光武帝派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刘纳、阎兴所领的军队驻扎在下曲阳、临平、呼沱一带，以防备卢芳与匈奴。匈奴侵入河东，中原不得安定，米谷大涨价，平民多有流散的。其后三年，吴汉、马武又迁徙雁门、代郡、上谷、关西等郡县的官民六万余口，安置在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躲避匈奴的侵扰。这是普通百姓迁徙的应验。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见昴，稍西北行入营室，犯离宫，三月乙未，至东壁灭，见四十九日。彗星为兵入除秽，昴为边兵，彗星出之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阴承反，太守随诛之。卢芳从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玺绶。一曰，昴星为狱事。是时大司徒欧阳歙以事系狱，逾岁死。营室，天子之常宫；离宫，妃后之所居。彗星入营室，犯离宫，是除宫室也。是时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废为中山太后，立阴贵人为皇后，除宫

之象也。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正月丁未日，彗星出现在昴宿，向西稍偏北运行入室宿，靠近室宿的离宫星官，三月乙未日，彗星运行至壁宿隐灭不见，前后可见四十九日。彗星出现预示有兵起，除旧布新之象。昴宿主边境兵事，彗星出现是有兵到来的先兆。十一月，定襄都尉阴承谋反，太守随诛杀阴承。卢芳从匈奴逃到高柳居留，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十月向汉廷投降，奉上玉玺、紫绶等物。又一种说法认为，昴宿主狱事。当时大司徒欧阳歙犯罪被捕入狱，过一年就死去了。室宿是天子常驻宫室的象征，离宫是后妃居所的象征。彗星入室宿，犯离宫，是将整治后宫的征兆。这时郭皇后已被疏远，到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月被废为中山太后，阴贵人被立为皇后，这正应验了整治后宫征兆。

三十年闰月甲午，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东南指，炎长五尺，为彗，东北行，至紫宫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见，凡见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于东井，闰月在四月，尚未当见而见，是嬴而进也。东井为水衡，水出之为大水。是岁五月及明年，郡国大水，坏城郭，伤禾稼，杀人民。白气为丧，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秽。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藩，除宫之象。后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戊午，火在舆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轩辕大星。又七星间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舆鬼东北六尺所灭，凡见百一十三日。荧惑为凶衰，舆鬼尸星主死亡，荧惑入之为大丧。轩辕为后宫。七星，周地。客星居之为死丧。其后二年，光武崩。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闰四月甲午日，水星在井宿二十度处，此处同时出现白气，渐渐可见光芒指向东南的、长约五尺的彗星，后彗星渐向东北运行，抵达紫微垣西藩（上丞、少卫、上卫、少辅、上辅、少尉、右枢等星一线）而止，到五月甲子消失不见，前后凡见三十一日。水星经常在夏至时位于井宿，建武三十年闰四月，尚未到夏至，而水星已运行到了井宿，是将有大水的预兆。这一年五月到下一年，许多郡国发生大水灾，毁坏城镇，损伤庄稼，溺杀百姓。白气主丧，渐长出尾巴成为彗星，彗星主除旧布新。紫微垣是天子宫廷的象征，彗星见于紫微垣西藩，是宫廷有所更替的先兆。其后三年，光武帝驾崩。

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七月戊午日。火星在鬼宿一度，随即进入鬼宿中，出现在积尸气（巨蟹座40）南边半度处。十月己亥日，火星靠近轩辕大星。同时在星宿出现彗星，长二尺余，并向西南运行，到次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鬼宿东北九度左右隐没，前后凡见一百一十三日。火星主凶险与衰败，鬼宿、积尸气主死亡，火星入鬼宿、犯积尸气是有大丧的征兆。轩辕是后宫的象征，星宿对应的是周地，

彗星见于星宿预示周地有死丧之事。其后二年，光武帝驾崩。

> 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从西南东北行，声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为将相。后太尉赵憙、司徒李䜣坐事免官。大流星为使。中郎将窦固、扬虚侯马武、扬乡侯王赏将兵征西也。

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八月丁巳日。火星靠近太微垣西南角的星（太微垣西藩上将，狮子座），两者仅相距0.3度。十月戊子日，有大流星从西南向东北流逝，声响如雷鸣一般。火星犯太微西南角星，是将相有难的征兆。其后，太尉赵憙、司徒李䜣因犯事被免官。大流星是天的使者。中郎将窦固、扬虚侯马武、扬乡侯王赏率兵西征。

---

[1] 指王莽时期有三项天象记事。汉光武帝刘秀时期有十二项天象记事。（以下各卷同）

# 后汉书志第十一　天文中

##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殇一　安四十六
## 顺二十三　质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楼，西南行，光照地。流星为外兵，西南行为西南夷。是时益州发兵击姑复蛮夷大牟替灭陵，斩首传诣雒阳。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辰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见三十五日去。天船为水，彗出之为大水。是岁伊、雒水溢，到津城门，坏伊桥；郡七县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贯索，七十日去。梗河为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骑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云中，至原阳。贯索，贵人之牢。其十二月，陵乡侯梁松坐怨望悬飞书诽谤朝廷下狱死，妻子家属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从织女西行，光照地。织女，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忧。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

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四月丁酉日，有大流星大如斗斛，起自天市垣天市楼星座，向西南运行，其光亮照亮大地。流星为外兵，西南行预示西南夷有事端发生。这时汉廷从益州发兵攻打西南夷中姑复蛮夷的大牟和替灭陵，斩其首级送回洛阳。

永平三年（公元60年）六月丁卯日，彗星出现在天船星座之北，长二尺余，向东南运行至亢宿的南边，经三十五日隐灭不见。天船主水，彗星见于天船将有大水。这一年伊水、洛水漫溢过堤防，到津城门，冲坏伊桥；有七个郡国三十二县都发了大水。

永平四年（公元61年）八月辛酉，彗星出现在梗河星座，运行到西北的贯索，前后可见七十日而后隐没。梗河主胡兵。至永平五年（公元62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骑兵侵入五原塞，十二月又侵入云中，直至原阳。贯索象征贵人的牢狱。永平四年十二月，陵乡侯梁松因个人积怨公然张布文书诽谤朝廷，被捕下狱死亡，其妻子儿女及家属被流放到九真。

永平七年（公元64年）正月戊子日，有流星大如杯，从织女星座向西行，光照大地。织女是天的真女，流星出于织女，预示女主有忧

患。正月癸卯，光烈皇后阴氏去世。

八年六月壬午，长星出柳、张三十七度，犯轩辕，刺天船，陵太微，气至上阶，凡见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岁多雨水，郡十四伤稼。

永平八年（公元65年）六月壬午，彗星出现于柳宿与张宿之间，长度达三十七度，向北运行，靠近轩辕星，彗尾的光芒直刺向天船星座，后又折向东行，自下而上运行到太微垣，彗星的芒气直至太微垣三台星座的上台星（大熊座τ、K星间），前后共见五十六日，然后才隐去。柳宿对应的是周地。当年雨水很多，十四个郡国庄稼受害。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牵牛，长八尺，历建星至房南，灭见至五十日。牵牛主吴、越，房、心为宋。后广陵王荆与沈凉，楚王英与颜忠各谋逆，事觉，皆自杀。广陵属吴，彭城古宋地。

十三年闰月丁亥，火犯舆鬼，为大丧，质星为大臣诛戮。其十二月，楚王英与颜忠等造作妖书谋反，事觉，英自杀，忠等皆伏诛。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轩辕右角稍灭。昴主边兵。后一年，汉遣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耿忠、开阳城门候秦彭、太仆祭肜，将兵击匈奴。一曰，轩辕右角为贵相，昴为狱事，客星守之为大狱。是时考楚事未讫，司徒虞延与楚王英党与黄初、公孙弘等交通，皆自杀，或下狱伏诛。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后三年，孝明帝崩。

永平九年（公元66元）正月戊申日，彗星出现于牛宿，长八尺，运行经过建星至房宿南，从出现至隐灭共五十日。牛宿对应的是吴地和越地，房宿与心宿对应的是宋地。后来（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广陵王刘荆与沈凉，楚王刘英与颜忠各自谋反，被发现，都自杀身亡。广陵属吴地，楚王所在的彭城在古代属宋地。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闰七月丁亥日，火星靠近鬼宿，预示有大丧发生，靠近质星（即积尸气）是有大臣被诛杀的征兆。当年十二月，楚王刘英与颜忠等人造作图谶，意欲谋反，事被发觉，次年刘英自杀，颜忠等人均被诛杀。

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正月戊子日，彗星出现在昴宿，前后可见六十日，在轩辕右角（轩辕一，天猫座10）隐而不见。昴宿主边境兵事。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廷派遣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耿忠、开阳城门候秦彭、太仆祭肜，率领军队进击匈奴。有一种说法认为，轩辕右角是尊贵人物的象征，昴是主监狱之事的，彗星先后出现、留守在昴和轩辕右角，则是尊贵的人物将有狱事的征兆。这时调查楚王刘英谋反的案子尚未了结，经查发现司徒虞延与楚王刘英的党羽及黄初、公孙弘等人有牵连，这些人均自杀，或被捕入狱后诛杀。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十一月乙丑日，金星运行入月亮中，为大将被诛杀或人主死亡之兆，而且事不出三年之内。其后三年，孝明帝去世。

十六年正月丁丑，岁星犯房右骖，北第一星不见，辛巳乃见。房右骖为贵臣，岁星犯之为见诛。是后司徒邢穆，坐与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谋自杀。四月癸未，太白犯毕。毕为边兵。后北匈奴寇边，入云中，至渔阳。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讨，无所得。太仆祭肜坐不进下狱。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正月丁丑日，木星靠近房宿右骖，即房宿的北第一星（房宿三，天蝎座δ），并遮掩了房宿三，至辛巳日才复现。房宿右骖主显贵的大臣，木星靠近它，是将有诛杀显贵大臣的事发生。其后司徒邢穆，因与阜陵王刘延有牵连，知道谋反内情，事被发觉而自杀。四月癸未，金星靠近毕宿。毕宿主边境兵事。其后，北匈奴侵扰边境，攻入云中，直至渔阳。使者高弘集合三郡兵马反击，未获成功。太仆祭肜被控告在讨伐北匈奴时延误时日和懦弱无能而下狱。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张，长三尺，转在郎将，南入太微，皆属张。张，周地，为东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为兵丧。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长二尺所，稍行入牵牛三度，积四十日稍灭。太白在昴为边兵，彗星出天市为外军，牵牛为吴、越。是时蛮夷陈纵等及哀牢王类牢反，攻巂唐城。永昌太守王寻走奔楪榆，安夷长宋延为羌所杀。以武威太守傅育领护羌校尉，马防行车骑将军，征西羌。又阜陵王延与子男鲂谋反，大逆无道，得不诛。废为侯。

二年九月甲寅，流星过紫宫中，长数丈，散为三，灭。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娄三度，长八九尺，稍入紫宫中，百六日稍灭。流星过，入紫宫，皆大人忌。后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元和二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东方，在胃八度，长三尺，历阁道入紫宫，留四十日灭。阁道、紫宫，天子之宫也。客星犯入留久为大丧。后四年，孝章帝崩。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六月己未日，彗星出现于张宿，长三尺，向东北运行到太微垣的郎将星（后发座31），又折向南进入太微垣中。其运行大抵都在张宿的范围内。张宿对应的是周地，包括东都在内。太微垣象征天子的宫廷。彗星逼近太微垣，预示有兵丧之事。当年八月壬子日，明帝驾崩。

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丁巳日，金星在昴宿之西约一度半之处。八月庚寅日，彗星出现在天市垣，长二尺多，向东缓缓行至牛宿三度处，可见四十日而渐渐隐灭。金星在昴宿是边境有兵事的征兆，彗星出于天市垣也是同一征兆，牛宿对应的是吴、越之地。当

时，南蛮夷陈纵等人及哀牢王类牢反叛，攻打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寻外逃到楪榆。安夷长宋延被羌人所杀。章帝任命武威太守傅育为护羌校尉，马防为车骑将军，征讨西羌。另有，阜陵王刘延伙同其子刘鲂谋反，大逆不道，章帝不予诛杀，但被贬为阜陵侯。

建初二年（公元77年）九月甲寅日，流星划过紫微垣，长达数丈，后该流星又分裂为三道光迹，渐渐隐灭不见。十二月戊寅日，彗星出现在娄宿三度，长八九尺，缓缓向东北运行进入紫微垣中，可见一百零六日才渐渐隐没。流星从紫微垣划过，彗星进入紫微垣，都是大人物的禁忌。到建初六年（公元81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马氏去世。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四月丁巳日，彗星凌晨见于东方，在胃宿八度处，长三尺，向西北运行经过阁道星座，进入紫微垣，见四十日后隐灭。阁道、紫微垣，都是天子宫廷的象征，彗星经过此间而且可见的时间较长，预示着将有大丧。其后四年，章帝驾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参，长四丈，有光，色黄白。二月，流星起天棓，东北行三丈所灭，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东蕃，长三丈。三月丙辰，流星起天津。壬戌，有流星起天将军，东北行。参为边兵，天棓为兵，太微天廷，天津为水，天将军为兵，流星起之皆为兵。其六月，汉遣车骑将军窦宪、执金吾耿秉，与度辽将军邓鸿出朔方，并进兵临私渠北鞮海，斩虏首万余级，获生口牛马羊百万头。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余万人。追单于至西海。是岁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应。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正月辛卯日，有流星出亘参宿，长四丈，熠熠有光，颜色黄白。二月，流星出天棓星座，向东北方运行三丈有余，隐没不见，其颜色青白。壬申日，夜晚有流星起自太微垣东蕃，长三丈。三月丙辰，有流星起自天津星座。壬戌日，有流星出天将军星座，向东北行。参宿主边境之兵事，天棓主兵事，太微垣是天子宫廷的象征，天津主水，天将军主兵，流星所起之处都是有兵事的征兆。当年六月，汉廷派遣车骑将军窦宪、执金吾耿秉及度辽将军邓鸿领兵出朔方，进兵至私渠北鞮海，斩北匈奴首级一万多，俘获牛马羊百万头。日逐王等八十一部投降，有三十余万人。追逐北单于至西海。这年七月，还有大雨成灾，淹死百姓。这些都是应验。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奎主武库兵，三星会又为兵丧。辛未，水、金、木在娄，亦为兵，又为匿谋。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宫东蕃，西北行五丈稍灭。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东北，西南行至少微西灭。有顷音如雷声，已而金在轩辕大星东北二尺所。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鸡子，起太微西，东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宫，西行到胃消。

永元二年（公元90年）正月乙卯日，金星和木星均在奎宿，丙寅

日，水星也出现于奎宿。奎宿象征武库、主兵器，金、木、水三星相聚又是发生兵丧的征兆。辛未日，水、金、木均位于娄宿，也是有兵事的兆头，又预示将有阴谋发生。二月丁酉日，有大流星，其大如桃，起自此微垣东蕃（少丞、少卫、上卫、少弼、上弼、少宰、上宰、左枢诸星一线），向西北方运行五丈，缓缓隐灭。四月丙辰日，有流星大如瓜，起自文昌星座东北方向，向东南运行，至太微垣西北角的少微星座西边，隐没不见。过了一会儿，可听见有响声如雷鸣，此时金星正在轩辕大星东北约二度的地方。八月丁未日，有流星如鸡蛋大小，起自太微垣西边，向东南方运行四丈多，消隐不见。十月癸未日，有流星大如桃子，起自天津星座，向西运行六丈余，消隐不见。十一月辛酉日，有流星大如拳头，起自紫微垣，向西运行到胃宿，消隐不见。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鸡子，起紫宫，西南至北斗柄间消。紫宫天子宫，文昌、少微为贵臣，天津为水，北斗主杀。流星起，历紫宫、文昌、少微、天津，文昌为天子使，出有兵诛也。窦宪为大将军，宪弟笃、景等皆卿、校尉，宪女弟婿郭举为侍中、射声校尉，与卫尉邓叠母元俱出入宫中，谋为不轨。至四年六月丙辰发觉，和帝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宫，闭城门，捕举。举父长乐少府璜及叠，叠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狱诛。宪弟笃、景等皆自杀。金犯轩辕，女主失势。窦氏被诛，太后失势。

永元三年（公元91年）九月丁卯日，有流星大如鸡蛋，起自紫微垣，向西南方运行至北斗斗柄诸星间，消隐不见。紫微垣是天子宫廷的象征，文昌、少微均为贵臣，天津主水，北斗主杀。流星自紫微垣起，经过紫微垣、文昌、少微、天津，文昌为天子使者的象征，流星见于文昌，为有兵起杀伐之事。窦宪为大将军，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等人皆为卿或校尉，窦宪的妹婿郭举为侍中、射声校尉，与卫尉邓叠的母亲元都可自由出入宫禁之中，他们一起图谋不轨。至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六月丙辰日事发，和帝驾临北宫，诏令执金吾、五校率领兵士聚集于南宫、北宫中，关闭城门，逮捕郭举。郭举的父亲长乐少府郭璜以及邓叠、邓叠的弟弟步兵校尉邓磊、邓叠的母亲元，都被捕入狱被杀。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等人都自杀而亡。金星靠近轩辕，是女主失势之兆。窦氏一伙被诛杀，窦太后失去了势力。

五年四月癸巳，太白、荧惑、辰星俱在东井。七月壬午，岁星犯轩辕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火犯房北第一星。东井，秦地，为法。三星合，内外有兵，又为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为大将将死。火犯房北第一星，为将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鸿薨。七月水，大漂杀人民，伤五谷。许侯马光有罪自杀。九月，行车骑将军事邓鸿、越骑校尉冯柱发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八郡迹射、乌桓、鲜卑，合四万骑，与度辽将军朱徽、护乌桓校尉任尚、中郎将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车骑将军鸿坐追虏失利，下狱死；度辽将军徽、中郎将崇皆抵罪。

永元五年（公元93年）四月癸巳日，金星、火星、水星均在东井

宿。七月壬午日，木星靠近轩辕大星。九月，金星在南斗斗口之中。火星靠近房宿北第一星（房宿四，天蝎座β）。东井宿对应的是秦地，又主法律。金、火、水三星聚合，预示内外皆有兵事，又惩治不法之事与发水灾的先兆。金星入于南斗口中，将有大将军死丧。火星靠近房宿北第一星，预示将相将有灾难。永元六年（公元94年）正月，司徒丁鸿去世。七月发大洪水，溺死百姓，伤害五谷。许侯马光有罪自杀身亡。九月，主持车骑将军职责的邓鸿、越骑校尉冯柱率领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士及八郡迹射、乌桓、鲜卑等部的兵马，合计四万骑兵，会同度辽将军朱徵、护乌桓校尉任尚、中郎将杜崇征讨反叛的南单于。十二月，车骑将军邓鸿因追击南单于畏缩懦弱而失利，被捕入狱而死，度辽将军朱徵、中郎将杜崇也都因此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宫中灭。色青黄，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参。戊寅，金、火俱在东井。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轸。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宫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宫，金、火在心，皆为大丧。三星合轸为白衣之会，金、火俱在参、东井，皆为外兵，有死将。三星俱在斗，有戮将，若有死相。八年四月乐成王党，七月乐成王宗皆薨。将兵长史吴棽坐事征下狱诛。十月，北海王威自杀。十二月，陈王羡薨。其九年闰月，皇太后窦氏崩。辽东鲜卑反，太守祭参不追虏，征下狱诛。九月，司徒刘方坐事免官，自杀。陇西羌反，遣执金吾刘尚行征西将军事，越骑校尉节乡侯赵世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及边胡兵三万骑，征西羌。

永元七年（公元95年）正月丁未日，有流星起自天津，运行进入紫微垣中，颜色青黄，有亮光。二月癸酉日，金星和火星均在参宿。戊寅日，金星和火星又都在井宿。八月甲寅日，水、土、金三星皆在轸宿。十一月甲戌日，金星和火星均在心宿。十二月己卯日，有流星起自文昌，逆行入紫微垣，隐灭不见。丙辰日，火、金、水三星都在斗宿。流星进入紫微垣，金星和火星同在心宿，都预示将有大丧事发生。水、土、金三星聚会于轸宿，也是将有大丧事的征兆。金、火二星都在参宿或井宿，均为边境动兵戈、有将军死亡的先兆。火、金、水三星会于斗宿，预示着有将军被诛或有相死亡。永元八年（公元96年）四月乐成王刘党，七月乐成王刘宗先后去世。将兵长史吴棽因犯罪被捕入狱，被诛杀。十月，北海王刘威自杀身亡。十二月，陈王刘羡去世。永元九年（公元96年）闰八月，皇太后窦氏去世。辽东鲜卑反叛，太守祭参却不予追击，先被捕入狱，后被诛杀。九月，司徒刘方因犯罪被罢官，刘方自杀。陇西羌人反叛，汉廷派遣执金吾刘尚执掌征西将军的职责，同越骑校尉节乡侯赵世率领北军五校、黎阳、雍营以及边境的胡兵三万人，征讨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占曰："流星白，为有使客，大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迟亦迟。大如瓜为近小，行稍有光为迟也。又正王日，边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

牛徼外夷白狼楼薄种王唐缯等率种人口十七万归义内属，赐金印紫绶钱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苍白气，长三丈，起天园，东北指军市，见积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岁。”明年十一月，辽东鲜卑二千余骑寇右北平。

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五月丙午日，有流星大如瓜，起自氐宿，向西南运行，稍有亮光，颜色发白。占星者说：“流星颜色白，为有使者出行，流星大为有大的使命，流星小为有小的使命。流星运行得快，为使者很快就要到来，流星运行得慢，为使者较晚才会到达。流星的大小像瓜，是偏小的流星。流星稍有亮光，象征使者将较晚抵达。流星又在土王日、水王日、木王日、金王日、火王日这样特定的日子出现，则预示边境地区将会接到帝王的某种命令。”第二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楼薄种王唐缯等人率领其种族的十七万人，自愿归附汉廷，和帝赐给金印、紫绶、钱帛等物予以嘉奖。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十一月癸酉日，夜晚有彗星如苍白色的气，长三丈，出现于天园星座，向东北方向的军市星座运行，前后十日可见。占星者说：“这是兵起的征兆，可见十日，兵起应在一年以后。”第二年十一月，辽东鲜卑二千余兵马侵扰右北平。

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轩辕第四星间有小客星，色青黄。轩辕为后宫，星出之，为失势。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阴皇后废。

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十一月乙丑日，轩辕第四星（轩辕四，小狮座40）附近出现小新星，颜色青黄。轩辕是后宫的象征，新星出现于此，是为皇后失势的征兆。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六月辛卯日，阴皇后被废。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气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昴，五月壬申灭。七月庚午，水在舆鬼中。十月辛亥，流星起钩陈，北行三丈，有光，色黄。白气生紫宫中为丧。客星从紫宫西行至昴为赵。舆鬼为死丧。钩陈为皇后，流星出之为中使。后一年，元兴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殇帝即位一年又崩，无嗣，邓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为孝安皇帝，是其应也。清河，赵地也。

元兴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东北行到须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闰月辛亥，水、金俱在氐。流星起斗，东北行至须女。须女，燕地。天市为外军。水、金会为兵诛。其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

孝殇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娄。金、火合为烁，为大人忧。是岁八月辛亥，孝殇帝崩。

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四月丁未日，紫微垣中有彗星出现，像是粉絮状的一道白气。戊午日，彗星运行出紫微垣向西行至昴宿，到五月壬申日，彗星隐灭不见。七月庚午日，水星在鬼宿中。十月辛亥日，有流星起自钩陈星座，向北运行三丈，有亮光，黄颜色。白气

生于紫微垣中，为有丧事。彗星从紫微垣向西行至昴宿，事应在赵地。鬼宿主死丧。钩陈为皇后，流星出为天子的使者出行的征兆。其后一年，即元兴年（公元105年）十二月，和帝去世，殇帝即位仅一年，又去世，殇帝无子嗣，邓太后派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刘庆之子刘枯回京即位，就是汉安帝，这正是上述天象的应验。清河，属于赵地。

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二月庚辰日，有流星起于角宿，至亢宿隐没不见，光迹长五丈有余。四月辛亥日，有流星起自斗宿，向东北运行抵达女宿。七月己巳日，有流星起自天市垣，光迹长五丈多，颜色发红。闰九月辛亥日，水星和金星同在氐宿。流星起自斗宿，向东北行至女宿。女宿对应的是燕地。天市垣出流星，为外有兵起。水星与金星会合，为有兵起杀伐之事。这一年，辽东貊人反叛，掠夺六个县，汉廷动用上谷、渔阳、右北平及辽西乌桓的军队进行讨伐。

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正月丁酉日，金星和火星都在娄宿。金星和火星会合，光芒闪烁，为大人物有忧患的征兆。这一年八月辛亥日，殇帝去世。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荧惑逆行守心前星。八月戊申，客星在东井、弧星西南。心为天子明堂，荧惑逆行守之，为反臣。客星在东井，为大水。是时，安帝未临朝，邓太后摄政，邓骘为车骑将军，弟弘、悝、阊皆以校尉封侯，秉国势。司空周章意不平，与王尊、叔元茂等谋，欲闭宫门，捕将军兄弟，诛常侍郑众、蔡伦，劫刺尚书，废皇太后，封皇帝为远国王。事觉，章自杀。东井、弧皆秦地。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是岁郡国四十一县三百一十五雨水。四渎溢，伤秋稼，坏城郭，杀人民，是其应也。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五月戊寅日，火星逆行留守在心宿前星（心宿一，天蝎座σ）。八月戊申日，新星出现在东井宿的弧矢星座的西南方。心宿是天子明堂的象征，火星逆行留守心宿，为有大臣谋反之兆。新星出现在东井宿，预示有大水灾。这时，安帝尚未临朝亲政，由邓太后摄政，邓骘任车骑将军，其弟邓弘、邓悝、邓阊都凭借校尉被封为侯，掌握国家的大权。司空周章气愤不平，与王尊、叔元茂等人合谋，试图关闭宫门，逮捕车骑将军邓骘兄弟，诛杀常侍郑众与蔡伦，拘押刺杀尚书，废黜邓太后，把安帝逐出京都封为边远地区的王。事情被发觉，周章自杀。东井宿与弧矢均与秦地相对应。这时先零种羌反叛，阻断陇道，汉廷派遣邓骘率领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以及诸郡兵马征伐。这一年有四十一个郡国三百一十五个县雨水过多，四渎漫溢，伤害秋天的庄稼，毁坏城镇，溺死百姓，正是其应验。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昼见。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后星。己亥，太白入斗中。十二月，彗星起天菀南，东北指，长六七尺，色苍白。太白昼见，为强臣。是时邓氏方盛，月犯心后星，不利子。心为宋。五月丁酉，沛王正薨。太白入斗中，为贵相凶。天菀为外军，彗星出其南为外兵。是后使羌、氐讨贼李贵，又使乌桓击鲜卑，又使中郎将任尚、护羌校尉马贤击羌，皆降。

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苍白，芒气长二尺，西南指上阶星。癸酉，太白入舆鬼。指上阶，为三公。后太尉张禹、司空张敏皆免官。太白入舆鬼，为将凶。后中郎将任尚坐赃千万，槛车征，弃市。

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正月戊子日，在白昼也可以看见。

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正月庚戌日，月亮靠近心宿后星。己亥日，金星进入斗宿之中。十二月，彗星出自天菀星座南边，彗尾指向东北，长六七尺，颜色苍白。金星白昼可见，是有强悍不羁的大臣的征兆。这时邓氏正强盛得势。月亮靠近心宿后星，不利于子辈，心宿对应的是宋地。五月丁酉日，沛王刘正去世。金星进入斗宿中，预示着贵人有凶祸。天菀主在边境的军队，彗星出现在天菀之南，预示边境有兵事。其后，汉廷命令羌、氐征讨反叛者李贵，又命令乌桓攻打鲜卑，又派遣中郎将任尚、护羌校尉马贤进击西羌，都投降了。

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六月甲子日，有彗星大如李子，颜色苍白，长二尺，彗尾指向西南的三台星座的上台。癸酉日，金星进入鬼宿。彗尾指向上台，预示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将有危难。其后，太尉张禹、司空张敏都被罢官。金星进入鬼宿，刘将军有祸凶的征兆。此后，中郎将任尚因贪污钱财上千万，以囚车押回京都斩首。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昼见，经天。元初元年三月癸酉，荧惑入舆鬼。二年九月辛酉，荧惑入舆鬼中。三年三月，荧惑入舆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毕口。七月甲寅，岁星入舆鬼。闰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执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见西方，己亥在虚、危，南至胃、昴。四年正月丙戌，岁星留舆鬼中。乙未，太白昼见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舆鬼中。己巳，辰星入舆鬼中。五月已卯，辰星犯岁星。六月丙申，荧惑入舆鬼中，戊戌，犯舆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五年三月丙申，镇星犯东井钺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舆鬼质星。丙戌，太白犯钺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舆鬼。六月丙戌，荧惑在舆鬼中。丁卯，镇星在舆鬼中。辛巳，太白犯左执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宁，十年之中，太白一昼见经天，再入舆鬼，一守毕，再犯左执法，入南斗，犯钺星。荧惑五入舆鬼。镇星一犯东井钺星，一入舆鬼。岁星、辰星再入舆鬼。凡五星入舆鬼中，皆为死丧。荧惑、太白甚犯钺、质星为诛戮。斗为贵将。执法为近臣。客星在虚、危为丧，为哭泣。昴、毕为边兵，又为狱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邓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车骑将军骘等七侯皆免官，自杀，是其应也。

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六月辛丑日，金星白昼可见，昏（或旦）时见于南中天。元初元年（公元114年）三月癸酉日，火星进入鬼宿中。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九月辛酉日，火星又进入鬼宿中。元初三年（公元116年）三月，火星再进入鬼宿中。五月丙寅日，金

星进入毕宿的网口之中。七月甲寅日，木星进入鬼宿。闰八月己未日，金星接近太微垣左执法。十一月甲午日，彗星见于西方，己亥日，运行至虚宿、危宿之南，又运行至胃宿、昴宿。元初四年（公元117年）正月丙戌日，木星留守在鬼宿中。乙未日，金星白昼可见，在正南偏东十五度的方位上。四月壬戌日，金星进入鬼宿中。己巳日，水星进入鬼宿中。五月己卯日，水星靠近木星。六月丙申日，火星进入鬼宿中。戊戌日，火星靠近鬼宿大星（巨蟹座δ）。九月辛巳日，金星进入斗宿的斗口中。元初五年（公元118年）三月丙申日，土星逼近井宿的钺星（双子座η）。五月庚午日，水星逼近鬼宿中的积尸气。丙戌日，金星逼近井宿的钺星。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四月癸丑日，金星进入鬼宿。六月丙戌日，火星在鬼宿中。丁卯日，土星在鬼宿中。辛巳日，金星靠近左执法。自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到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十年之中，金星一次白昼可见，昏（或旦）时见于南中天，两次进入鬼宿，一次留守毕宿，两次逼近太微垣的左执法，一次进入斗宿，一次逼近井宿的钺星。火星五次进入鬼宿。土星一次逼近井宿的钺星，一次进入鬼宿。木星与水星各两次进入鬼宿。凡是金、木、水、火、土五星进入鬼宿中，都是有死丧之事的征兆。火星或金星自下而上逼临钺星或积尸气，都预示有诛杀之事。斗宿主拥有大权的将军，左、右执法主天子的宠臣。彗星为虚宿或危宿，是有死丧以及伤悲哭泣之事发生的征兆。昴宿和毕宿均主边境的兵事，又主牢狱之事。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三月癸巳日，邓太后崩。五月庚辰日，邓太后之兄、车骑将军邓骘等七个侯都被免官，并全都自杀，正好应验了上述天象。

延光二年八月己亥，荧惑出太微端门。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毕。九月壬寅，镇星犯左执法。四年，太白入舆鬼中。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见天市。荧惑出太微，为乱臣。太白犯昴、毕，为边兵，一曰大人当之。镇星犯左执法，有诛臣。太白入舆鬼中，为大丧。太白出太微，为中宫有兵；入斗口，为贵将相有诛者。客星见天市中，为贵丧。是时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江京、樊丰、小黄门刘安与阿母王圣、圣子女永等并构谮太子保，并恶太子乳母男、厨监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废太子为济阴王，以北乡侯懿代。杀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阎后与兄卫尉显、中常侍江京等共隐匿，不令群臣知上崩，遣司徒刘喜等分诣郊庙，告天请命，载入北宫。庚午夕发丧，尊阎氏为太后。北乡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征诸王子择所立。中黄门孙程、王国、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谋诛显、京等，立保为天子，是为孝顺皇帝。皆奸人强臣狂乱王室，其于死亡诛戮，兵起宫中，是其应。

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八月己亥日，火星出现在太微垣左、右执星两星之间的端门。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二月辛未日，金星靠近昴宿。五月癸丑日，金星进入毕宿。九月壬寅日，土星靠近

左执法。延光四年（公元125年），金星进入鬼宿中。六月壬辰日，金星出现于太微垣。九月甲子日，金星进入斗宿的斗口之中。十一月，新星出现在天市垣。火星出现于太微垣，是有作乱之臣的征兆。金星靠近昴宿或毕宿，都预示边境有兵事，一说是大人物将有事。土星犯左执法，预示将有大臣被诛杀的征兆，金星进入鬼宿中，是将有大丧的征兆。金星出现在太微垣中，为宫廷中将发生兵事的征兆；金星进入斗宿的斗口中，为掌大权的将或相将有被诛灭的。新星出现于天市垣，预示有大人物死丧。这时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江京、樊丰、小黄门刘安与安帝的乳母王圣以及王圣的孙女永等人共同编造谗言中伤皇太子刘保，并憎恨刘保的乳母王男、厨监邴吉。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九月丁酉日，安帝废黜皇太子刘保，将其贬为济阴王，立北乡侯刘懿为皇太子。诛杀王男与邴吉，迁徙他们的父母、妻子到日南。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丁卯日，安帝外出狩猎，从南阳返京，途中生病，至叶这个地方驾崩，阎皇后及其兄卫尉阎显、中常侍江京等人共同隐瞒真相，不让群臣知道安帝已经去世，派遣司徒刘喜等人分别赴郊庙，向上天祷命请命，将灵柩载运停放在北宫。庚午日傍晚发丧，尊阎皇后为皇太后。皇太子北乡侯刘懿病逝，江京等人还是反对立刘保为皇帝，他们禀告皇太后，建议从其他王子中选择出一位立为皇帝。中黄门孙程、王国、王康等十九人，合谋杀死阎显、江京等人，拥立刘保为天子，这就是汉顺帝。这都是一些邪恶之人和强悍大臣狂肆扰乱王室，造成了死亡杀伐，兵起于内宫之中，是上述天象的应验。

孝顺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昼见三十九日。闰月乙酉，太白昼见东南维四十一日。八月乙巳，荧惑入舆鬼。太白昼见，为强臣。荧惑为凶。舆鬼为死丧。质星为诛戮。是时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酺、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将张国、金城太守张笃、敦煌太守张朗，相与交通，漏泄，就、述弃市，梵、防、酺、芝、敦、凤、就、国皆抵罪。又定远侯班始尚阴城公主坚得，斗争杀坚得，坐要斩马市，同产皆弃市。

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二月癸未日，金星白昼可见，前后达三十九日之久。闰六月乙酉日，金星白昼见于东南方向，共四十一日。八月乙巳日，火星进入鬼宿。金星白昼可见，是有强悍大臣的征兆。火星主凶祸。鬼宿主死丧。积尸气主诛杀。这时，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酺、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人，以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将张国、金城太守张笃、敦煌太守张朗，相互联络，图谋不轨，事情泄漏，尹就、姜述被斩首于市。高梵、张防、翟酺、高堂芝、张敦、杨凤、鲍就、张国等人都被判刑。另外有定远侯班始娶阴城公主刘坚得为妻，刘坚得骄横淫乱，班始积怒甚深，拔刀杀死刘坚得，班始因此被腰斩于马市，班

始的兄弟姐妹也被诛杀。

六年四月，荧惑入太微中，犯左、右执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昼见。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气长二尺余，西南指，色苍白，在牵牛六度。客星芒气白为兵。牵牛为吴、越。后一年，会稽海贼曾于等千余人烧句章，杀长吏，又杀鄞、郧长，取官兵，拘杀吏民，攻东部都尉；扬州六郡逆贼章何等称将军，犯四十九县，大攻略吏民。

阳嘉元年闰月戊子，客星气白，广二尺，长五丈，起天菀西南。主马牛，为外军，色白为兵。是时，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盘等兵二万人入于窴界，虏掠斩首三百余级。乌桓校尉耿晔使乌桓亲汉都尉戎末瘣等出塞，钞鲜卑，斩首，获生口财物；鲜卑怨恨，钞辽东、代郡，杀伤吏民。是后，西戎、北狄为寇害，以马牛起兵，马牛亦死伤于兵中，至十余年乃息。

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四月，火星进入太微垣，自下而上先后临近左、右执法西北方约一度的地方。十月乙卯日，金星白昼可见。十二月壬申日，有彗星光芒长二尺余，指向西南，颜色苍白，出现在牛宿六度。彗星芒气为白色，预示有兵起。与牛宿相应的是吴地与越地。其后一年，会稽的海盗曾于等一千多人焚烧句章，杀死长吏，又杀死鄞县长与郧长，俘获官兵，关押、杀戮官吏与百姓，攻击东部都尉。扬州六郡反叛者章何等人自称将军，侵犯四十九个县，大举攻击与侵夺官吏与百姓。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闰十二月戊子日，有彗星芒气颜色发白，宽二尺，长五丈，起自天菀星座西南。天菀主马牛以及边境的军队，彗星颜色发白，为兵起之兆。其时，敦煌太守徐白指使疏勒王盘等人的兵马二万人攻入于窴地界，虏人掠物，斩首三百余级。乌桓校尉耿晔派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末瘣等人出兵，进攻鲜卑，杀人、掠夺牲口与财物；鲜卑因而怨恨，起兵攻击辽东、代郡，杀伤官吏和平民。其后，西北与北方的部族经常侵扰边境，为掠夺马牛而起兵，马牛亦死伤于战火之中，前后经十余年才止息。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昼见。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斗为吴。明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反，杀吏民，烧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杀珍等。又九江贼蔡伯流等数百人攻广陵、九江，烧城郭，杀江都长。

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五月戊申日，金星白昼可见。八月庚子日，火星靠近斗宿。与斗宿相对应的是吴地。次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平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造反，杀戮官吏与平民，焚烧官亭民舍，攻打太守府。太守王衡坚守太守府，官兵进而诛杀了羊珍等人。又有九江蔡伯流等数百人造反，攻打广陵、九江，焚烧城镇，杀死江都长。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昼见，戊子，在荧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从西北东行，长八九尺，色赤黄，有声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

白昼见。六月丙午，太白昼见。八月乙卯，太白昼见。闰月甲寅，辰星入舆鬼。己酉，荧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昼见。太白者，将军之官，又为西州。昼见，阴盛，与君争明。荧惑与太白相犯，为兵丧。流星为使，声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舆鬼，为大臣有死者。荧惑入太微，乱臣在廷中。是时，大将军梁商父子秉势，故太白常昼见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与中常侍曹腾、孟贲争权，白帝言腾、贲与商谋反，矫诏命收腾、贲，贲自解说，顺帝寤，解腾、贲缚。逵等自知事不从，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蝉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射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是其应也。

永和三年（公元138年）二月辛巳日，金星白昼可见。戊子日，金星位于火星的西南方，二星的光芒相触及。辛丑日，有流星大如斗斛，从西北向东运行，长达八九尺，红黄色，有响声隆隆如雷。三月壬子日，六月丙午日，八月乙卯日三天，金星均白昼可见。闰四月甲寅日，水星进入鬼宿。己酉日，火星进入太微垣。乙卯日，金星白昼可见。金星主将军，又主凉州、雍州、益州等西部州郡。金星白昼可见，是阴盛，与君主争比光明。火星与金星相靠近，是有兵丧的预兆。流星是天的使者，响声隆隆是天怒的表征。水星进入鬼宿，预示着大臣中有死丧的。火星进入太微垣，预示着有谋乱之臣在宫廷之中。这时，大将军梁商父子掌握大权，所以金星经常在白昼出现。永和四年（公元139年）正月，顺帝祭祀于南部，傍晚献上牺牲之时，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人与中常侍曹腾、孟贲争权夺利，张逵等人向顺帝告状，说曹腾、孟贲伙同梁商谋反，假传顺帝的命令把曹腾、孟贲捆绑起来，孟贲不服，自我辩白，顺帝醒悟过来，为曹腾、孟贲松绑。张逵等人看到事不如愿，便各自逃走，或者自杀，扔掉代表侍者身份的帽上的装饰物（貂蝉）在草地中而逃亡的，都得以逃脱。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征西将军马贤攻打西羌于北边的射姑山下，马贤父子都被西羌所杀，正是前述天象的应验。

四年七月壬午，荧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昼见。八月己酉，荧惑入太微。斗为贵相，为扬州，荧惑犯入之为兵丧。其六年，大将军商薨。九江、丹阳贼周生、马勉等起兵攻没郡县。梁氏又专权于天廷中。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七月壬午日，火星进入斗宿，靠近斗宿第三星（斗宿一，人马座φ）。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四月戊午日，金星白昼可见。八月己酉日，火星进入太微垣。斗宿主尊贵的大人物，对应的是扬州，火星进入并靠近斗宿，预示有兵起与死丧。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大将军梁商去世。九江、丹阳的周生、马勉等人造反，起兵攻陷郡县。梁冀等人又专权于朝廷之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见东方，长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营室及坟墓星。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长六尺，癸未昏见，西北历昴、毕，甲申，在东井，遂历舆鬼、柳、七星、张，光炎及三台，至轩辕中灭。营室者，天子常

宫。坟墓主死。彗星起而在营室、坟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丧。后四年，孝顺帝崩。昴为边兵，又为赵。羌周马父子后遂为寇。又刘文劫清河相射暠，欲立王蒜为天子，暠不听，杀暠，王闭门距文，官兵捕诛文，蒜以恶人所劫，废为尉氏侯，又徙为犍阳都乡侯，薨，国绝。历东井、舆鬼为秦，皆羌所攻钞。炎及三台，为三公。是时，太尉杜乔及故太尉李固为梁翼所陷入，坐文书死。及至注、张为周，灭于轩辕中为后宫。其后懿献后以忧死，梁氏被诛，是其应也。

汉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昼见。五月丁亥，辰星犯舆鬼。六月乙丑，荧惑光芒犯镇星。七月甲申，太白昼见。辰星犯舆鬼为大丧。荧惑犯镇星为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顺帝崩，孝冲明年正月又崩。

孝质本初元年，三月癸丑，荧惑入舆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舆鬼，皆为大丧。五月庚戌，太白犯荧惑，为逆谋。闰月一日，孝质帝为梁冀所鸩，崩。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二月丁巳日，彗星见于东方，长六七尺，青白色，彗尾指向西南的室宿和危宿的坟墓星之间，丁丑日，彗星运行到奎宿一度，长六尺，癸未日，昏时又见到彗星向西北行，经过昴宿、毕宿，甲申日，彗星运行至东井宿，于是又经过鬼宿、柳宿、七星宿与张宿，彗尾直触及三台星座，后又运行到轩辕，隐灭不见。室宿是天子经常居留的宫室的象征。坟墓星主死丧。彗星出现在室宿、坟墓星之间，不出五年，天下必有大丧。其后四年，顺帝去世。昴宿主边境的军队，又与赵地相对应。西羌周马父子后来终于反叛。又有刘文劫持清河相射暠，企图拥立清河王刘蒜为天子，射暠反对，被杀死，刘蒜关闭门户抗拒刘文。后来，官兵捕杀了刘文，而刘蒜因为被恶人所劫持胁迫，被贬为尉氏侯，接着又被迁为犍阳都乡侯，后自杀身亡，王侯之位随之断绝。彗星经过的东井宿、鬼宿，对应的是秦地，正是为西羌所攻掠的地方。彗尾触及的三台，是三公的象征。这时，太尉杜乔以及原来的太尉李固为梁冀所陷害，以他们所上文书不妥的罪名被诛杀。彗星经过的柳宿、七星宿与张宿，与周地相对应，彗星隐灭于轩辕，是后宫有难的征兆。其后懿献梁太后忧怨而死，梁冀等人被诛，是其应验。

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正月己亥日，金星白昼可见。五月丁亥日，水星靠近鬼宿。六月乙丑日，火星的光芒靠近土星。七月甲申日，金星白昼可见。水星靠近鬼宿是有大丧的征兆。火星靠近土星是大人物的禁忌。次年八月，顺帝驾崩，又后一年正月，冲帝又驾崩。

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三月癸丑日，火星进入鬼宿。四月辛巳日，金星进入鬼宿，这些都是有大丧事的预兆。五月庚戌日，金星靠近火星，预示有图谋叛逆之事发生。闰六月初一日，质帝被梁冀用毒药谋杀而亡。

# 后汉书志第十二　天文下

## 桓三十八　灵二十　献九　陨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二年二月辛卯，荧惑行在舆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门，留十五日，出端门。丙申，荧惑入东井。八月己亥，镇星犯舆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长五尺，见天市中，东南指，色黄白，九月戊辰不见。荧惑犯舆鬼为死丧，质星为戮臣，入太微为乱臣。镇星犯舆鬼为丧。彗星见天市中为贵人。至和平元年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骄乱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昼见。永兴二年闰月丁酉，太白昼见。时上幸后宫采女邓猛，明年，封猛兄演为南顿侯。后四岁，梁皇后崩，梁冀被诛，猛立为皇后，恩宠甚盛。

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八月壬寅日，火星逼近鬼宿中的积尸气。二年（公元148年）二月辛卯日，火星运行在鬼宿中。三年（公元149年）五月己丑日，金星运行进入太微垣右执法星西北的右掖门，留守十五日，而后运行出左、右执法两星间的端门。丙申日，火星进入井宿。八月己亥日，土星犯鬼宿南星（鬼宿一，巨蟹座θ）。乙丑日，有彗星芒气长五尺，见于天市垣中，彗尾指向东南，颜色黄白，至九月戊辰日隐没不见。火星犯鬼宿，预示有死丧之事，犯积尸气是将有大臣被诛的征兆。金星进入太微垣为有叛乱之臣的预兆。土星犯鬼宿为有丧事。彗星见于天市垣中，应在贵人身上有事端。到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二月甲寅日，梁太后去世，梁冀骄横乱政更加严重。

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二月戊子日，金星白昼可见。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年）闰九月丁酉日，金星白昼又可见。这时桓帝宠幸后宫采女邓猛，封邓猛之兄邓演为南顿侯。四年以后，梁皇后去世，梁冀被诛，邓猛被立为皇后，恩宠非常深厚。

永寿元年三月丙申，镇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门。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门。八月己巳，荧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门。太微，天子廷也。镇星为贵臣妃后，逆行为匿谋。辰星入太微为大水，一曰后宫有忧。是岁雒水溢至津门，南阳大水。荧惑留入太微中，又为乱臣。是时梁氏专政。九月己酉，昼有流星长二尺所，色黄白。癸巳，荧惑犯岁星，为奸臣谋，大将戮。

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三月丙申日，土星运行进入太微垣中，前后凡七十四日，后向左执法星之东的左掖门运行而去。七月己

未日，水星进入太微垣中，前后计八十日，亦向左掖门运行而去。八月己巳，火星进入太微垣，经二十一日出左、右执法两星之间的端门。太微垣是天子宫廷的象征。土星是尊贵的大臣及妃后的象征，土星逆行警示着有阴谋在策划中。水星进入太微垣为有大水灾，一说是后宫将有忧患之事。这一年，洛水漫溢至津门，南阳发大水。火星进入并留守于太微垣中，又为有乱臣的征兆。这时正值梁氏专政。五月己酉日，白昼看到流星出现，长二尺多，颜色黄白。癸巳日，火星靠近木星，此为有奸臣谋反、大将被诛的征兆。

>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见。辰星为水，为兵，为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轩辕大星，为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荧惑入东井口中，为大臣有诛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后二年七月，懿献皇后以忧死。大将军梁冀使太仓令秦宫刺杀议郎邴尊，又欲杀邓后母宣，事觉，桓帝收冀及妻寿襄城君印绶，皆自杀。诛诸梁及孙氏宗族，或徙边。是其应也。
>
>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五月辛酉，客星在营室，稍顺行，生芒长五尺所，至心一度，转为彗。荧惑犯舆鬼质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肃坐蛮夷贼攻盗郡县，取财一亿以上，入府取铜虎符，肃背敌走，不救城郭；又监黎阳谒者燕乔坐赃，重泉令彭良杀无辜，皆弃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谦坐赃，下狱死。客星在营室至心作彗，为大丧。后四年，邓后以忧死。
>
>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昼见。是时邓后家贵盛。

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六月甲寅日，水星进入太微垣，后隐伏不见。水星是水、兵事及妃后的象征。八月戊午日，金星逼近轩辕大星，这预示皇后将有忧患。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四月戊寅日，火星进入井宿井口之中，此为大臣中有被诛杀的征兆。七月丁丑日，金星靠近心宿前星，应在大臣身上有事。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七月，懿献皇后梁氏忧怨死去。大将军梁冀派遣太仓令秦宫刺杀议郎邴尊，还试图谋杀邓皇后的母亲宣，事情败露，桓帝收回梁冀大将军及梁冀妻子孙寿襄城君的印绶，梁冀夫妻均自杀。又诛杀梁氏与孙氏的宗族，或者迁徙戍边，这是其应验。

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三月甲寅日，火星靠近鬼宿中的积尸气。五月辛酉日，彗星出现在室宿，缓缓向西南运行，彗星的芒气自小变大，渐长至五尺多，运行到心宿一度，明显成为彗星。火星靠近积尸气，预示大臣中有被诛而亡的。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肃因蛮夷族人攻掠郡县，夺走财物一亿以上，攻进太守府抢走铜虎符，李肃不战而逃，犯不救护城镇之罪；监察黎阳的谒者燕乔因贪污之罪；重泉令彭良因滥杀无辜之罪，均被斩首示众。京兆虎牙都尉宋谦因贪污，被捕入狱而死。彗星始现于室宿，芒气小，而行至心宿，芒气长大明显成为彗星，这预示将有大丧之事。其后四

年，邓皇后忧郁而死。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十一月丁亥日，金星白昼可见。其时，邓皇后的家族正尊贵鼎盛。

>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岁星。八月庚戌，荧惑犯舆鬼质星。庚申，岁星犯轩辕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荧惑犯轩辕第二星。辰星犯岁星为兵。荧惑犯质星有戮臣。岁星犯轩辕为女主忧。太白犯房北星为后宫。其八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以罪赐死，胜弟中常侍上蔡侯悺、北乡侯党皆自杀。癸亥，皇后邓氏坐执左道废，迁于桐宫死，宗亲侍中沘阳侯邓康、河南尹邓万、越骑校尉邓弼、虎贲中郎将安阳侯邓会、侍中监羽林左骑邓德、右骑邓寿、昆阳侯邓统、淯阳侯邓秉、议郎邓循皆系暴室，万、会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祇皆为贼所拘略，桂阳太守任胤背敌走，皆弃市，荧惑犯舆鬼质星之应也。

延熹七年（公元164年）七月戊辰日，水星靠近木星。八月庚戌日，火星靠近鬼宿中的积尸气。庚申日，木星靠近轩辕大星。十月丙辰日，金星靠近房宿北星（房宿四，天蝎座β）。丁卯日，水星靠近金星。十二月乙丑日，火星靠近轩辕第二星。水星靠近木星预示有兵起。火星靠近积尸气预示有大臣被诛。木星靠近轩辕预示皇后有忧患。金星靠近房宿北星则是后宫有难的征兆。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因罪被赐死。左胜的弟弟中常侍上蔡侯左悺、北乡侯左党均自杀身亡。癸亥日，邓皇后因实施巫蛊一类的邪道被废黜，迁入桐宫，忧郁而死，其宗亲侍中沘阳侯邓康、河南尹邓万、越骑校尉邓弼、虎贲中郎将安阳侯邓会、侍中监羽林左骑邓德、右骑邓寿、昆阳侯邓统、淯阳侯邓秉、议郎邓循都被关押于宫人的狱中，邓万、邓会死去，邓康等人均被免官。又有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祇都被反叛者所拘捕，桂阳太守任胤临阵逃走，都被斩首示众，这正与火星靠近积尸气的天象相应。

>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舆鬼质星。壬午，荧惑入太微右执法。闰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岁星犯左执法。十一月戊午，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九年正月壬辰，岁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门。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舆鬼。七月乙未，荧惑行舆鬼中，犯质星。九月辛亥，荧惑入太微西门，积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荧惑逆行入太微东门，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门。七月丙戌，太白昼见经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舆鬼质星有戮臣。荧惑入太微为贼臣。太白犯心前星为兵丧。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将相有诛者。岁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为人主。太白、荧惑入舆鬼，皆为死丧，又犯质星为戮臣。荧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为人主。太白昼见经天为兵，忧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刘瓆 南阳太守成瑨皆坐杀无辜，荆州刺史李隗为贼所拘，尚书郎孟玽坐受金漏言，皆弃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荧惑留守太微之应也。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五月癸酉日，金星犯鬼宿积尸气。壬午日，火星经过太微垣右执法附近。闰七月己未日，金星靠近心宿前

星。十月癸酉日，木星靠近左执法星。十一月戊午日，木星进入太微垣，靠近左执法星。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正月壬辰日，木星进入太微垣中，五十八日后运行出左、右执法两星之间的端门。六月壬戌日，金星运行入鬼宿。七月乙未日，火星运行入鬼宿中，靠近积尸气。九月辛亥日，火星入太微垣的西门，前后共五十八日都在太微垣中。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正月庚寅日，火星逆行进入太微垣东门，后留守在太微垣中，在一百零一日后才运行出端门。七月丙戌日，金星白昼可见，昏（或旦）时位于南中天。金星靠近心宿前星、金星靠近积尸气，都是有大臣被诛的先兆。火星进入太微垣预示有大臣作乱。金星靠近心宿前星将有兵丧之事。木星入太微垣、靠近左执法，预示将、相有被诛杀的。木星入太微垣，且留守不动的时间达五十日以上，依星占之说是皇上有难。金星、火星进入鬼宿，均是死丧的征兆，又靠近积尸气预示将有大臣被杀。火星留守在太微垣中达一百零一日，依星占之说亦为皇上有难。金星白昼可见、昏（或旦）时位于南中天，是有兵起的征兆，预示大人物有忧患之事。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都因滥杀无辜，荆州刺史李隗因被反叛者拘捕，尚书郎孟珰因接受贿赂与泄漏机密，都被斩首示众。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桓帝去世。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等人都蒙冤屈而死，这些是金星靠近心宿，火星留守太微垣的应验。

孝灵帝建宁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头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大臣伏诛。其八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谋欲尽诛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史朱瑀觉之，矫制杀蕃、武等，家属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荧惑入南斗中。占曰："荧惑所守为兵乱。"斗为吴。其十一月，会稽贼许昭聚众自称大将军，昭父生为越王，攻破郡县。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宫，蛇行，有首尾无身，赤色，有光炤垣墙。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气如一匹练，冲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为上将贵相。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后六年，司徒刘郃为中常侍曹节所谮，下狱死。白气冲北斗为大战。明年冬，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寅，攻盗贼苴康，斩首数千级。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六月，金星出现在西方，运行进入太微垣，靠近太微垣西蕃南头星，即右执法星。太微垣是天子宫廷的象征。金星运行其中，是宫门关闭，大将军披铠甲、执兵器，有大臣被诛的征兆。八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图谋全部诛杀宦官；九月辛亥日，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史朱瑀发觉此事，假传灵帝的命令杀陈蕃、窦武等人，其家属被流放到日南比景。

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十月，火星进入斗宿中。星占者说："与火星所留守的星宿相对应的地方将有兵乱。"斗宿与吴地相对

应。十一月，会稽反叛者许昭聚众造反，自称大将军，拥立许昭的父亲许生为越王，攻破郡县。

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四月，有流星出现于文昌，运行入紫微垣，像蛇一样绕曲而行，首尾有红色亮光，中间则看不见，流星的光照亮了垣墙。八月丙寅日，金星靠近心宿前星。辛未日，极光如一匹白练，直冲向北斗第四星天权星。星占者说："文昌是上将贵相的象征。金星靠近心宿前星，预示大臣有难。"其后六年，司徒刘郃被中常侍曹节陷害，入狱死去。白气冲北斗是将有大战发生的前兆。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冬季，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寅，进攻盗贼苴康，斩首数千级。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轩辕第二星，东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长数尺，稍长至五六丈，赤色，经历十余宿，八十余日，乃消于天菀中。流星为贵使，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流星从轩辕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伐杀也。至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上遣中郎将皇甫嵩、朱俊等征之，斩首十余万级。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至初平元年，献帝迁都长安。

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四月癸丑日，流星靠近轩辕第二星，向东北运行进入北斗斗口之中。八月，彗星出现于亢宿之北，运行入天市垣中，长数尺，渐渐增长至五六丈，红颜色，经过十余个星宿，历时八十余日，运行至天菀星座消隐不见。流星是天的使者，轩辕是后宫的象征，北斗斗口主杀伐。流星从轩辕出，运行抵达北斗斗口，是天子的大使将要出行，有伐杀之事的征兆。到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灵帝派遣中郎将皇甫嵩、朱俊等人征讨，斩首十余万级。彗星扫过天，是天帝将要迁徙，帝王将要改易首都的征兆。到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献帝迁都到长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东行至于张乃去。张为周地，彗星犯之为兵乱。后四年，京都大发兵击黄巾贼。

五年四月，荧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东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余日而消。十月，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相去各五六寸。如连珠。占曰："荧惑在太微为乱臣。"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孙璋等，并为奸乱。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为丧。虚，齐地。明年，琅邪王据薨。

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冬季，彗星出现于天狼星与弧矢星座之间，向东行至张宿，隐没不见。张宿对应的是周地，彗星靠近张宿预示将有兵乱。其后四年，灵帝自京都大量派遣军队攻击黄巾军。

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四月，火星在太微垣中，留守在内屏星座。七月，彗星出现于三台之南，向东运行进入太微垣，至其中的太子星（狮子座93）、幸臣星（后发座52），二十余日后才消隐不见。

十月，木尾火星与金星会合于虚宿，两两相去各约一度，宛如串联的珍珠。星占者说：“火星出现在太微垣，预示有乱臣生事。”这时，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孙璋等人，共谋为奸作乱。彗星进入太微垣，是天下将易主的征兆。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去世。木星、火星、金星会合于虚宿，预示将有丧事。虚宿对应的是齐地。次年，琅邪王刘据去世。

> 光和中，国皇星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十余日不见。占曰：“国皇星为内乱，外内有兵丧。”其后黄巾贼张角烧州郡，朝廷遣将讨平，斩首十余万级。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大将军何进令司隶校尉袁绍私募兵千余人，阴跱雒阳城外，窃呼并州牧董卓使将兵至京都，共诛中官，对战南、北宫阙下，死者数千人，燔烧宫室，迁都西京。及司徒王允与将军吕布诛卓，卓部曲将郭汜、李傕旋兵攻长安，公卿百官吏民战死者且万人。天下之乱，皆自内发。

光和年间（公元178～183年），国皇星出现于东南方向，离地高度约一二丈，形大色赤，如火炬之状，经十余日隐灭不见。星占者说：“国皇星是发生内乱的征兆，内外都将有兵丧之事。”其后，黄巾军首领张角烧掠州郡，汉廷调兵遣将讨伐而平息，斩首十余万级。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命令司隶校尉袁绍私下募集兵士千余人，秘密驻扎在洛阳城外，又私自召唤并州牧董卓派遣兵将至京师，共谋诛杀宦官，双方对战在南宫、北宫门下，死者有数千人，宫室被焚烧，迁都到西京长安。到司徒王允与将军吕布共谋诛杀董卓，董卓部下之将郭汜、李傕很快就发兵攻打长安，公卿百官吏民战死者达万人。天下的祸乱，都是从内部开始发生的。

>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占曰：“为兵。”至六年，司隶校尉袁绍诛灭中官，大将军部曲将吴匡攻杀车骑将军何苗，死者数千人。
>
> 三年四月，荧惑逆行守心后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后星。占曰：“为大丧。”后三年而灵帝崩。
>
>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宫，后三出，六十余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贯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宫，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为贵人丧。”明年四月，宫车晏驾。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长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触宦者星，色白，长二三丈，后尾再屈，食顷乃灭，状似枉矢。占曰：“枉矢流发，其宫射，所谓矢当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谋尽诛中官，中官觉，于省中杀进：俱两破灭，天下由此遂大坏乱。

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癸亥日，超新星出现在南门二星的中间（半人马座α、β星之间），光芒相当于月轮大小，五色杂错，有时光色润泽，有时光芒明亮，光色参杂不均，渐渐变小，至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六月消隐不见。星占者说：“此为有兵乱的征兆。”到中平六年（189年），司隶校尉袁绍诛杀宦官，大将军何进部

将吴匡攻杀车骑将军何苗，死者有数千人。

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四月，火星逆行后留守心宿后星。十月戊午日，月亮掩食心宿后星。星占者说："这是将有大丧的征兆。"其后三年，灵帝去世。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二月，彗星出现于奎宿，逆行进入紫微垣，以后又三次出入于紫微垣，六十多天后消隐不见。六月丁卯日，彗星大小像可装三升水的碗，出现于贯索星座的西南方，运行进入天市垣，行至尾宿隐灭不见。星占者说："彗星扫过紫微垣，是天下易主的征兆。彗星进入天市垣，预示将有贵人死丧。"次年四月，灵帝去世。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的仲夏，有流星色红如火，长三丈，起自河鼓，运行入天市垣，触及宦者星座，颜色变白，长二三丈，稍后尾迹扭曲，过不久隐灭不见，形状与枉矢类似。星占者说："枉矢流动发出，祸患也随着发出。箭矢理当是直的，而说它是弯曲的，是说拿着箭矢的人是邪妄之人。"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大将军何进设计谋欲杀尽宦官，被宦官发觉，宦官在皇宫禁地杀死何进，双方两败俱伤，天下由此陷入大混乱中。

>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将军何进于省中为诸黄门所杀。己巳，车骑将军何苗为进部曲将吴匡所杀。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丙寅日，金星靠近心宿前星，戊辰日，金星又靠近心宿中央的大星。这一天黄昏前四刻，大将军何进在宫中禁地被众宦官杀害。己巳日，车骑将军何苗为何进的部属将吴匡杀害。

> 孝献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见，长十余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见，则王征伐四方。"其后丞相曹公征讨天下且三十年。
>
> 四年十月，孛星出两角间，东北行入天市中而灭。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是时上在长安，后二年东迁，明年七月，至雒阳，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许。
>
>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时袁绍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绍军为曹公所破。七年夏，绍死，后曹公遂取冀州。
>
>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井舆鬼，入轩辕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其后魏文帝受禅。
>
>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荆州分也，时荆州牧刘表据荆州，益州从事周群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将伐荆州，琮惧，举军诣公降。

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九月，彗星出现，长十余丈，彗尾后部弯曲，像旗帜，颜色白，见于角宿、亢宿之南。星占者说："蚩尤旗见，则为王者征伐四方。"其后，丞相曹操征讨天下，前后共三

十年。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彗星出现于角宿一（室女座α）与角宿二（室女座ζ）之间，向东北方向运行，进入天市垣中，隐灭不见。星占者说："彗星扫过天市垣，是天帝将迁徙，帝王将迁都的征兆。"这时献帝在长安，其后二年开始东迁，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抵达洛阳，同年八月，曹操迎献帝定都在许昌。

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辛亥日，有新星光芒四射出现在昴宿与毕宿之间。与之对应的是冀州地界。这时袁绍在冀州。这一年的十一月，袁绍的军队被曹操攻破。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夏季，袁绍死去，其后，曹操终于占领了冀州。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十一月，有彗星光芒四射先后出现于井宿、鬼宿，后又经过轩辕，进入太微垣。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正月，有彗星光芒四射出现于北斗，其头在北斗中，尾部直贯紫微垣达到北极。星占者说："彗星扫过太微垣，是君王易人的征兆。"其后，魏文帝曹丕受禅称帝。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月辛卯日，有新星光芒四射见于翼宿、轸宿之间，与之相对应的是荆州地界。这时荆州牧刘表占据荆州，益州从事周群以为荆州牧刘表将要死亡，荆州将要落入他人之手。第二年秋季，刘表去世，遗命其少子刘琮代领荆州牧。曹操将要发兵讨伐荆州，刘琮恐惧不已，率全军投降曹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诸侯。周群以为西方专据土地者，皆将失土。是时益州牧刘璋据益州，汉中太守张鲁别据汉中，韩遂据凉州，宗建别据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将击凉州。十九年，获宗建；韩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汉中，鲁降。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二月，有新星光芒四射出现在五诸侯星座。周群以为占据西边州郡的人，都将失去这些州郡。这时益州牧刘璋占据益州，汉中太守张鲁占据汉中，韩遂占据凉州，宗建占据枹罕。第二年冬季，曹操派遣偏将攻打凉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俘获宗建。韩遂逃亡到西羌，后病死。这一年秋季，刘璋失去益州。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秋季，曹操攻取汉中，张鲁投降。

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余日。占曰："岁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见东方二十余日，夕出西方，犯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后妃、太微，锋炎指帝坐。占曰："除旧布新之象也。"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陨石陈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传曰陨星也。董仲舒以为从高反下之象。或以为庶人惟星，陨，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陨石右扶风一，鄠又陨石二，皆有声如雷。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秋季，木星、土星、火星一同进入太微垣，逆行并留守在五帝坐达一百多天。星占者说：“木星进入太微垣，是君王改易的征兆。”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三月，清晨彗星见于东方，二十余日后，傍晚时分见于西方，经过或者靠近五车、井宿、五诸侯、文昌、轩辕、后妃、太微垣等，彗尾指向五帝坐。星占者说：“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

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九月乙亥日，有四颗陨石落于陈留。《春秋》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五颗陨石落于宋国，《左传》说这是陨落的星辰。董仲舒以为这是从高处返回到低处的征兆。或以为陨星是与平民相对应的星辰，星陨落是平民困乏的征兆。

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三月癸亥日，有一颗陨石落于右扶风，又有两颗陨石落于鄠，都伴随有雷鸣般的响声。

# 后汉书志第十三　五行一

##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鸡祸　青眚　屋自坏
## 讹言　旱　谣　狼食人

《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

《五行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谓木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说云：气之相伤谓之沴。

建武元年，赤眉贼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刘盆子为天子。然崇等视之如小儿，百事自由，初不恤录也。后正旦至，君臣欲共飨，既坐，酒食未下，群臣更起，乱不可整。时大司农杨音案剑怒曰："小儿戏尚不如此！"其后遂破坏，崇、安等皆诛死。唯音为关内侯，以寿终。

光武崩，山阳王荆哭不哀，作飞书与东海王，劝使作乱。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隐之。后徙王广陵，荆遂坐复谋反自杀也。

《五行传》说解以及它的征兆应验，《汉书·五行志》记录得很详细了。所以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一齐著述建武以来的灾异。现在综合起来，加以论列，以接续《前志》。

《五行传》说："田猎不留禽兽，饮食不行享献的礼仪，出入不加节制，夺去农民耕种的时间，以及有损害人民的奸诈邪谋，那就木不能揉曲或矫直。"说木失去它的本性而成为灾祸了。又说："仪容不庄严恭敬，这叫做不肃敬；它的过失是狂妄，它将受到的惩罚是经常下雨，它征兆的极不幸的事是貌状丑陋。有时就有服妖，有时就有龟孽，有时就有鸡祸，有时就有下体生在上身的怪病，有时就有青色的妖异和青色的凶兆，这是金气伤害木气。"说解道：气与气相伤害叫做沴。

建武元年，赤眉军首领樊崇、逢安等人共同拥立刘盆子为天子。但是樊崇等人把他看做小孩子，干什么事都自作主张，起初并不担心会被逮捕治罪。后来正月初一那天，君臣将要共同宴饮，已经入座，酒宴还没有开始，群臣更替起身，乱哄哄的，没有秩序。当时大司农

杨音手摸着剑柄发怒说：“小孩游戏尚且不是这样！”这以后赤眉军果然失败，樊崇、逢安等人都被诛杀。只有杨音受封为关内侯，享尽天年而死。

光武帝逝世，山阳王刘荆哭泣时不悲痛，又写匿名信给东海王刘彊，劝他作乱。明帝因为刘荆是同母弟弟，太后尚未去世，所以隐忍下来。后来把他迁为广陵王，因再次谋反而自杀。

章帝时，窦皇后兄宪以皇后甚幸于上，故人人莫不畏宪。宪于是强请夺沁水长公主田，公主畏宪，与之，宪乃贱顾之。后上幸公主田，觉之，问宪，宪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谴敕之，不治其罪。后章帝崩，窦太后摄政，宪秉机密，忠直之臣与宪忤者，宪多害之，其后宪兄弟遂皆被诛。

桓帝时，梁冀秉政，兄弟贵盛自恣，好驱驰过度，至于归家，犹驰驱入门，百姓号之曰“梁氏灭门驱驰”。后遂诛灭。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伤稼。

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

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淫雨伤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是时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国二十七淫雨伤稼。

二年，郡国五连雨伤稼。

顺帝永建四年，司隶、荆、豫、兖、冀部淫雨伤稼。

六年，冀州淫雨伤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余日。是时，大将军梁冀秉政，谋害上所幸邓贵人母宣，冀又擅杀议郎邴尊。上欲诛冀，惧其持权日久，威势强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与近臣中常侍单超等图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诛灭。

章帝时，窦皇后的哥哥窦宪因为皇后很受皇帝宠爱，所以没有人不畏惧窦宪。窦宪于是强行夺占了沁水长公主的田产，公主怕他，就给了他，他反而瞧不起公主。后来章帝驾临公主的封地，察觉了此事，询问窦宪，窦宪又对皇上诡言是借田。章帝由于皇后的缘故，仅仅谴责了他，没有治他的罪。后来章帝逝世。窦太后代行国政，窦宪掌握机密，忠直的朝臣不顺从他的，多被迫害。这以后窦宪兄弟就都被杀。

桓帝时，梁冀把持国政，梁氏兄弟位尊势盛，为所欲为，喜欢策马疾驰，过于常度，到回家时，还要纵马奔驰进门，百姓称之为“梁氏灭门驰驱”。后来果然被杀。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阴雨连绵，损坏庄稼。

安帝元初四年秋天，十个郡、国下雨过多，损坏庄稼。

永宁元年，三十三个郡、国下雨过多，损害庄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二十九个郡、国下雨过多，损害庄稼。这时羌族造反，很久不能平定，百姓长期驻守边境，不能解除愁苦。

延光元年，二十七个郡、国下雨过多，损害庄稼。

二年，五个郡、国下雨过多，损害庄稼。

顺帝永建四年，司隶、荆州、豫州、兖州、冀州等部下雨过多，损害庄稼。

六年，冀州下雨过多，损害庄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天，连绵大雨五十余天。这时，大将军梁冀把持国政，谋害皇上所宠爱的邓贵人的母亲宣；又擅自杀死议郎邴尊。皇上想杀梁冀，害怕他掌权时间久，势力强盛，一旦他抗拒诏令，会危害官吏和百姓，便秘密地与亲近的臣子中常侍单超等人商议策略。这年八月，梁冀终于服罪被杀。

灵帝建宁元年夏，霖雨六十余日。是时大将军窦武谋变废中官。其年九月，长乐五官史朱瑀等共与中常侍曹节起兵，先诛武，交兵阙下，败走，追斩武兄弟，死者数百人。

灵帝建宁元年夏天，连绵大雨六十余天。这时大将军窦武图谋废除宦官。这年九月长乐五官史朱瑀等人与中常侍曹节等人起兵，想先下手杀窦武，双方在城阙之下交战，窦武失败逃走，曹节等人追斩窦武兄弟，因此而死者有数百人。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余日。是时中侍曹节等，共诬白勃海王悝谋反，其十月诛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余日。是时灵帝新弃群臣，大行尚在梓宫，大将军何进与佐军校尉袁绍等共谋欲诛废中官。下文陵毕，中常侍张让等共杀进，兵战京都，死者数千。

更始诸将军过雒阳者数十辈，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䯝 。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

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要步、龋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龋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将，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将危社稷。天诫若曰：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顿，折其要脊，令髻倾邪，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举宗诛夷。

熹平元年夏天，连绵大雨七十余天。这时中常侍曹节等，共同诬

告勃海王刘悝谋反，这年十月处死刘悝。

中平六年夏天，连绵大雨八十余日。这时灵帝刚刚逝世，尸体还在梓宫中，大将军何进与佐军校尉袁绍等人共同谋划，将要诛杀废除宦官。梓宫下葬文陵完毕，中常侍张让等人共同杀死何进，双方在京都交战，死去数千人。

更始的那些将军过洛阳的有数十次，都用布巾包裹头发，穿着妇人的绣花衣服，加盖半臂衣。当时明白的人看见他们，认为服着不正，会导致人身的灾难，于是逃奔到边远郡县去躲避它。这是服妖。这以后更始果然被赤眉军杀死。

桓帝元嘉年间，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等各种打扮和动作姿态。所谓愁眉，是画成细而曲折的眉妆，有似忧愁的样子。所谓啼妆，是用脂粉薄薄地抹拭在眼睛下面，使它像啼哭的痕迹。所谓堕马髻，是将发髻侧垂在一边。所谓折腰步，是弯着腰行步，脚不在身体下面。所谓龋齿笑，笑时装成牙齿痛的模样，好像喜乐而不得意。这些打扮梳妆和动作姿态，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创始的，京都妇女没有人不投合，各分封王国里的妇女，也都仿效起来。这与服妖相近似。梁冀家两代上将，与王室结为婚姻，作威作福，将要使国家发生倾覆。上天的警告好像说：兵马将要前往逮捕，妇女忧愁，皱着眉头哭泣，吏卒强拉硬拽，折断她们的腰肢和脊骨，使她们的发髻倾斜，纵然勉强说说笑笑，不再有啥滋味了。到延熹二年，梁冀全族都被杀戮。

延熹中，梁冀诛后，京都帻颜短耳长，短上长下。时中常侍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纵其奸慝。海内愠曰：一将军死，五将军出。家有数侯，子弟列布州郡，宾客杂袭腾翥，上短下长，与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蚀之变，乃拜故司徒韩寅为司隶校尉，以次诛钼 ，京都正清。

延熹年间，梁冀被杀后，京都人包裹头发的布巾额头上短，耳朵旁长，短上长下。当时中常侍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桓帝左右，桓帝放纵他们奸诈邪恶。国境以内的人发怒说：一个将军死，五个将军出。一家有几个侯，子弟罗列分布各州、郡，宾客门人纷纷升迁。上短下长，与梁冀同一占兆。到延熹八年，桓帝因有日食的变异，于是拜前司徒韩寅任司隶校尉，按次序诛灭铲除五侯势力，京都风气得以平正清明。

延熹中，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党事始发，传黄门北寺，临时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系，及所过历，长少妇女皆被桎梏，应木屐之象也。

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苇方笥为妆具，下士尽然。时有识者窃言：苇方笥，郡国谳箧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当有罪谳于理官也。到光和三

年癸丑赦令诏书，吏民依党禁锢者赦除之，有不见文，他以类比疑者谳。于是诸有党郡皆谳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延熹年间，京都年长的人，都穿着木屐；妇女初嫁，到夫家，作漆画五采为带子。这是服妖。到延熹九年，党锢之祸开始发生，传黄门署北寺狱的官吏对大臣将相进行拷讯审问，人们面临灾祸时惶恐不安，不想听天由命，有许多逃走不去接受拷讯审问的人，他们的九族被拘捕囚系，他们所经之处，敢于收留者往往全家老少妇女都被拘捕，这应验了木屐的征兆。

灵帝建宁年间，京都年长的人都以苇方笥作妆具，下士全都是这样。当时有见识的人私下说：苇方笥，是郡国存放狱案材料的箧子，现在把它当做珍贵的什物使用，这是天下人都当有罪案在司法官处的象征呢。到光和三年癸丑日下赦令诏书，官吏庶民因依附党人而被禁锢的都免除罪责，对有在赦令诏书文中见不到的，其他以类比拟的人进行公正平议。于是众多有党人的郡平议于廷尉，人名尽都进入苇方笥里面。

灵帝喜欢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的贵戚都竞相效仿。这是服妖。这以后董卓多聚集胡兵，填塞街道通路，掳掠妃嫔的住所，发掘帝王的坟墓。

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辎軿 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案《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如马。《诗》云：“四牡骙骙，载是常服。”“檀车煌煌，四牡彭彭。”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迟钝之畜，而今贵之。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其后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

灵帝在宫里西园驾四匹白驴，亲自拿着缰绳，鞭策驴子奔驰盘旋，把这作为娱乐。于是公卿贵戚竞相效仿，以至于乘妇女所乘的有衣蔽的车，把它作为出行的车骑，互相侵夺毛驴，驴价与马价一样高。案《易·乾·彖》说：“时乘六龙以御天。”在天上行走没有可以与龙相比，在地上行走没有可以比马的。《诗经》说：“四匹强壮的雄马拉着戎车，载着这戎车的常服。”“光亮的檀木戎车，用四匹强壮有力的赤色白肚皮骏马拉着。”驴不过是担负重物，送到远方，上山下谷，为农夫所用罢了，哪里有帝王君子把它作骖马、服马来用呢？不敏捷的家畜，现在却把它看得贵重了。上天的意思好像说：国家将要大乱，贤愚倒置，凡执政的人都像驴一样。这以后董卓欺凌侵害王

室，多援引边人充当本朝军士，胡夷与我不同种族，越界践踏中国。

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后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群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于西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统国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据正持重，阿意曲从；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门。

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此服妖也。其后天下大乱。

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时益州从事莫嗣以为服妖，是阳无下而阴无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后还，遂大乱。

熹平年间，皇宫禁地之内，给狗戴上帽子，用丝带系佩，作为笑乐。有一只狗突然冲出，跑进司徒府的府门，看见了它的人，没有不惊怪的。京房《易传》说：“君主不正，臣下将要篡位，它发生的妖异是狗戴帽子出来。”后来灵帝宠爱信用逢迎谄媚的子弟，永乐宫的宾客，鸿都门的一群小人，转相引荐，公卿、州牧、太守一类的官，接连而来，到处都是。又派御史在西邸卖官，关内侯价值五百万，赐予金印紫绶；到京阙上书求充任县令、县长的人，根据县的好坏，价格高低不同。强梁的贪婪似豺狼，懦弱的简直不像人，实际上是戴帽子的狗呀司徒是古代的丞相，一人统领国政。上天警告好像说：宰相大多不得其人，居官位而不理事，空食俸禄，没有谁能根据正道，来掌握重权，只会迎合他人意旨，委屈自己顺从；现在居位的人都像狗呀，故狗跑入司徒府门。

灵帝多次在西园中游戏，叫后宫采女作客舍主人，自己穿着商贾的衣服。他走到客舍，采女陈设酒食，因而共同饮酒作乐。这是服妖。这以后天下大乱。

献帝建安年间，男子的衣服，喜欢做成上身长而下身短的样式，女子喜欢做长裙子而穿短上衣。当时益州从事莫嗣认为是服妖，这是阳没有下面而阴没有上面，天下不会太平。后来他返回洛阳，果然天下大乱。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宣帝黄龙元年，未央宫雌鸡化为雄，不鸣无距。是岁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鸡化为雄，冠距鸣将。是岁后父禁为阳平侯，女立为皇后。至哀帝晏驾，后摄政，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由是为乱。臣窃推之，头，元首，人君之象；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兹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

桓帝永兴二年四月丙午，光禄勋吏舍壁下夜有青气，视之，得玉钩、玦各一。钩长七寸二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此青祥也。玉，金类也。七寸二分，商数也。五寸四分，徵数也。商为臣，徵为事，盖为人臣引决事者不肃，将有祸也。是时梁冀秉政专恣，后四岁，梁氏诛灭也。

延熹五年，太学门无故自坏。襄楷以为太学前疑所居，其门自坏，文德将丧，教化废也。是后天下遂至丧乱。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宫平城门内屋自坏。金沴木，木动也。其十二月，宫车晏驾。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官署中的雌鸡将要变成雄鸡，一身毛都像雄鸡，只有头上的冠还没有变。皇帝下诏书询问议郎蔡邕，蔡邕对策道：“貌不庄严肃敬就有鸡祸。宣帝黄龙元年，未央宫雌鸡变成雄鸡，不啼叫，没有鸡距。这年元帝才登位，立王皇后。到初元元年，丞相府长史家雌鸡变成雄鸡，有冠，有鸡距，能啼叫，会率领鸡群。这年皇后的父亲王禁封阳平侯，女立为皇后。到哀帝逝世，王皇后代行政事，王莽凭着是王皇后哥哥的儿子任大司马，由此成为祸乱。臣私下推想，头是元首，是人君的象征；现在鸡一身已变，还没有到达头部，而皇上知道了，这是将要有这个事而不能成功的象征。如果应付得不好，政治没有什么改革，头冠或者成功，为祸更大。”这以后张角造反，号称黄巾军，于是国家被破坏。四方的民人纳税服役，十分疲困，反叛的很多。皇上不改革政治，于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

桓帝永兴二年四月丙午日，光禄勋吏舍壁下晚间冒出青气，察看时，得到玉钩、玉块各一件。玉钩长七寸二分，玉块周长五寸四分，玉钩、玉块本体都有雕镂花纹。这是青祥。玉是金类。七寸二分是商数，五寸四分是徵数。商是臣，徵是事，大意是做大臣的决断事情不肃敬，将有灾难。这时梁冀执政，专横恣肆，四年后，梁氏就被诛灭了。

延熹五年，太学的门无故自行毁坏。襄楷认为太学所在校门自行毁坏，是文德将要丧亡，教化即将废弛。这以后天下果然出现死丧祸乱的局面。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日，南宫平城门的内屋自行损坏。金气伤害木气，木气动。这年十二月，桓帝驾崩。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前后顿坏。蔡邕对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垣，库之外障。《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内崩。’《潜潭巴》曰：‘宫瓦自堕，诸侯强陵主。’此皆小人显位乱法之咎也。”其后黄巾贼先起东方，库兵大动。皇后同父兄何进为大将军，同母弟苗为车骑将军，兄弟并贵盛，皆统兵在京都。其后进欲诛废中官，为中常侍张让、段硅等所杀，兵战宫中阙下，更相诛灭，天下兵大起。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的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前后顿时毁坏。蔡邕对策说：“平城门，是正阳之门，与宫殿相连，郊祀天地时，皇帝的车驾从这里出去，是门里面最尊贵的。武库是皇帝军队收藏武器的地方。东垣是武库外面的屏障。京房《易传》说：‘小人在朝廷权位上，君臣都会逆乱，它所产生的妖异是城门里面的房屋崩塌。’《潜潭巴》说：‘宫中的瓦自己坠落。象征诸侯强大，欺凌主上。’这都是小人位置显贵，悖乱法纪的罪咎呀！”这以后黄巾军先在东方起义，大动库中兵器。皇后同父的哥哥何进任大将军，同母的弟弟何苗任车骑将军，兄弟同时位贵势盛，都统兵在京都。这以后何进想诛杀废除宦官，被中常侍张让、段珪等人杀死，双方在宫中阙下交战，交替互相杀戮，天下到处起兵。

三年二月，公府驻驾庑自坏，南北三十余间。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广阳城门外上屋自坏也。

献帝初平二年三月，长安宣平城门外屋无故自坏。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将吕布杀太师董卓，夷三族。

兴平元年十月，长安市门无故自坏。至二年春，李傕、郭汜斗长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坞，尽烧宫殿、城门、官府、民舍，放兵寇钞公卿以下。冬，天子东还雒阳，傕、汜追上到曹阳，虏掠乘舆辎重，杀光禄勋邓渊、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数十人。

三年二月，公府停放车驾的屋子自行毁坏，南北二宫有三十多间。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日，广阳城门外的上屋自行毁坏。

献帝初平二年三月，长安宣平城门外屋无故自行毁坏。到初平三年夏天，司徒王允派遣中郎将吕布杀死太师董卓，诛灭其三族。

兴平元年十月，长安市门无故自行毁坏。到兴平二年春天，李傕、郭汜在长安城中互相争斗，李傕逼迫劫持献帝移至他的土堡中，宫殿、城门、官府和居民住宅尽行烧毁，放纵士兵攻取掠夺公卿以下的府第。冬天，献帝东回洛阳，李傕、郭汜追赶献帝直到曹阳，掳掠天子的乘舆、辎重，杀死光禄勋邓渊、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数十人。

《五行传》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谓金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虫，刘歆传以为毛虫。乂，治也。

《五行传》说：“爱好攻伐战争，轻视百姓，修饰城郭，就会金不从人意变更形状。”是说金失去它的本性而成为灾祸了。又说：“言语不可遵从，这叫做不平治。它的过失是僭越，将受到的惩罚是经常

出太阳，其极不幸的事是使人忧愁。有时出现诗妖，有时就有介虫的灾殃，有时就有犬祸，有时就有口舌的怪病，有时就有白色的妖异和白色的凶兆，是木气伤害金气。”介虫，刘歆解释认为是毛虫。乂，是治理。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移。时邓太后专政。妇人以顺为道，故《礼》“夫死从子”之命。今专主事，此不从而僭也。

世祖建武五年夏，旱。《京房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四阴。众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有火灾。庶位逾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是时天下僭逆者未尽诛，军多过时。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时章帝崩后，窦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时雒阳有冤囚，和帝幸雒阳寺，录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降。

安帝永初六年夏，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

六年夏，旱。

顺帝永建三年夏，旱。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间受谣言惊扰，司隶、并州、冀州等部的百姓流亡迁移。这时邓太后独揽政权。妇人以顺从为道，所以《礼》有“夫死从子”的规定。今邓太后专断主事，这是不顺从而僭越。

世祖建武五年夏天，发生干旱。京房《易传》说：“国君想要贤能的人而不任用，这叫做骄傲自大，它的灾祸是荒年，那旱象是有阴云却不下雨，天空变成赤红，因而四方阴暗。军队出征超过规定期限，这叫做怨旷，那旱象是五谷不生。上下都蔽塞，这叫做阻隔，那旱象是天色火红三个月，有时或有冰雹杀死飞鸟。国君广选妃子，这叫做超过本分，那旱象是三个月火热，没有云霓。国君大兴土木，建筑高大的官署，这叫触犯上级，是阴气侵凌阳气，那旱象是万物的根枯死，还有火灾发生。官吏超过制度，这叫做僭越，那旱象是沼泽里的生物枯槁，像被火烧伤一样。”这时天下僭越违逆的人没有完全除去，军队出征也多超过规定期限。

章帝章和二年夏天，发生干旱。当时章帝逝世以后，窦太后的兄弟窦宪、窦景当权主事，奢侈僭越。

和帝永元六年秋天，京都干旱。当时洛阳有冤屈的囚徒，和帝驾临洛阳办公官署，讯视纪录囚徒的罪案，清理冤屈的囚徒，拘捕洛阳县令下狱，抵偿他应负的罪责。和帝出行还没有回宫，便降了时雨。

安帝永初六年夏天，发生干旱。

七年夏天，发生干旱。

元初元年夏天，发生干旱。

二年夏天，发生干旱。

六年夏天，发生干旱。

顺帝永建三年夏天，发生干旱。

五年夏，旱。

阳嘉二年夏，旱。时李固对策，以为奢僭所致也。

冲帝永熹元年夏，旱。时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劝太后兄梁冀立嗣帝，择年长有德者，天下赖之，则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后不善，悔无所及。时太后及冀贪立年幼，欲久自专，遂立质帝，八岁。此不用德。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时梁冀秉政，妻子并受封，宠逾节。

延熹元年六月，旱。

灵帝熹平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时常侍、黄门僭作威福。

献帝兴平元年秋，长安旱。是时李傕、郭汜专权纵肆。

更始时，南阳有童谣曰："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时更始在长安，世祖为大司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并僭专权，故谣妖作也。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是更始之不谐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兴。

五年夏天，发生干旱。

阳嘉二年夏天，发生干旱。当时李固回答皇帝的策问，认为旱灾是奢侈僭越所招致的。

冲帝永熹元年夏天，发生干旱。当时冲帝年幼逝世，太尉李固劝太后的哥哥梁冀选择继位的皇帝，要年龄大而有德行的人，天下人信赖他，那么就可功名不朽。年幼的人未来如何尚不可知道，如果以后不好，后悔则来不及了。当时太后和梁冀贪立年幼的人，想要使自己长久专权，于是就拥立质帝，质帝才八岁。这是不用有德的人。

桓帝元嘉元年夏天，干旱。这时梁冀掌握政权，妻、子一齐受封，宠爱超过礼制。

延熹元年六月，发生干旱。

灵帝熹平五年夏天，发生干旱。

六年夏天，发生干旱。

光和五年夏天，发生干旱。

六年夏天，发生干旱。这时常侍、黄门僭越制度，作威作福。

献帝兴平元年秋天，长安发生干旱。这时李傕、郭汜独揽大权，放纵恣肆。

更始的时候，南阳郡有童谣说：“成不成功要看赤眉。得不得天下，要看河北。”当时更始在长安，世祖担任大司马平定了河北。更始的大臣一齐僭越专揽政权，所以谣言妖孽起来了。后来更始终于被赤眉所杀，这是更始不能成功在于赤眉。世祖则自河北兴起。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五铢，汉家货，明当复也。述遂诛灭。王莽末，天水童谣曰：“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时隗嚣初起兵于天水，后意稍广，欲为天子，遂破灭。嚣少病蹇。吴门，冀郭门名也。缇群，山名也。

世祖建武六年，蜀郡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此时公孙述在蜀郡僭称帝号，当时人私下说：王莽尚黄色，故称“黄牛”；公孙述想继续步王莽的后尘，尚白色，故称“白腹”。五铢钱是汉家的货币，说明汉祚当恢复。公孙述果然被诛灭。王莽末年，天水郡有童谣说：“出吴门，望缇群。见一跛脚人，说将要上天；假设天可上，地上哪里得到民！”当时隗嚣刚在天水起兵，后来他的野心逐渐扩大，想做天子，最终失败而死。隗嚣年少时跛脚。吴门，是冀县城门的名称。缇群是山名。

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案顺帝即世，孝质短祚，大将军梁冀贪树疏幼，以为己功，专国号令，以赡其私。太尉李固以为清河王雅性聪明，敦诗悦礼，加又属亲，立长则顺，置善则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征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毙于狱，暴尸道路，而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戒厨亭侯、司空袁汤安国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

顺帝末年，京都的童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案顺帝逝世，质帝居皇位时间短，大将军梁冀贪图拥立皇族中关系疏远的年幼者，作为自己的功劳，以便得专掌国家的号令，来满

足私人的欲望。太尉李固认为清河王刘蒜素性聪明，深明《诗》，深爱《礼》，加以又属近亲皇族，立年长的清河王为帝，国人从顺；立德善的清河王为帝，国祚巩固。可是梁冀向何太后陈述意见，建议策免李固的太尉职务，征召蠡吾侯刘志到京，即登至尊的帝位。李固这天被囚死在监狱里，暴露尸体在道路上示众，而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戒封厨亭侯，司空袁汤封安国亭侯。

桓帝初年，天下流传童谣说："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去收割呢？嫂子与小姑。丈夫去哪呢？征调去打西边的胡。官吏要买马，君长要备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案元嘉年间，凉州众多羌族人同时反叛，南面进入蜀郡、汉中郡，东面劫掠三辅，危及并州、冀州，大大为害人民。朝廷派将出兵征讨，每战必败，中原地区加倍征发士卒；成熟的麦子，多委弃在田里，只有妇女在收割。"吏买马，君具车"，是说征发调集之重，连本应免去赋税的有秩位的人都要准备车马出征。"请为诸君鼓咙胡"，是说不敢大声明言，只能私下用低沉的声音说说罢了。

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案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后又遣百乘车往。车班班，入河间者，言上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乐虽积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

桓帝初年，京都的童谣说："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声班班，进入河间，河间少女最会数钱，用钱修房，用金子建堂。还不满足地在石上舂黄粱。梁下有悬着的鼓，我想击它，丞卿发怒。"案这些都是说主政的人贪婪。"城上乌，尾毕逋"，是处在高位的人，利益独占，不同在下的人共有，说君主搜刮财货太多。"公为吏，子为徒"，是说少数民族将要造反，父亲作军吏，儿子充兵卒去讨伐。"一徒死，百乘车"，是说前一人讨伐胡人战死了，后来又派百乘车上去。"车班班，入河间"，是说皇上将死，乘舆班班去河间迎接灵帝。"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是说灵帝登位，他的母亲永乐太后喜欢搜刮金钱，用来建筑高大楼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是说永乐太后虽然积累了许多金钱，但是常常不满足，又派人舂黄粱来吃呢。"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是说永乐太后教灵帝，要他卖官受钱，所有俸禄都给了无德无才的

人。天下忠诚笃厚之士心怀不满，想叩击悬在梁下的鼓，求见皇帝面陈，而管鼓的丞卿又是谄媚顺从的人，他们生气地制止我击鼓。

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邓皇后以谴自杀，乃以窦贵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门校尉。及太后摄政，为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绶所加，咸得其人，豪贤大姓，皆绝望矣。

桓帝初年，京都的童谣说："游平卖印自有平，不避豪贤及大姓。"案到延熹末年，邓皇后被废自杀，于是立窦贵人为皇后，她的父亲名武字游平，被任命为城门校尉。等到窦太后代行政事，窦武任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同心合力，只进用有德行的人，加给印绶的人都很称职，那些豪强贤士和世家大族，都绝望了。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铙。"案《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茅喻群贤也。井者，法也。于时中常侍管霸、苏康憎疾海内英哲，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咏、尚书柳分、寻穆、史佟、司隶唐珍等，代作唇齿。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辅尤甚。"由是传考黄门北寺，始见废阁。茅田一顷者，言群贤众多也。中有井者，言虽阨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铙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

桓帝末年，京都的童谣说："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铙。"案《易》说："拔茅的根而相牵引，因为它们同类。远行吉利。"茅是比喻群贤。井是法度。在当时中常侍管霸、苏康憎恨天下才德杰出的人，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咏、尚书柳分、寻穆、史佟、司隶唐珍等，唇齿相依。河内人牢川到京阙上书说："汝南、颍川、南阳诸郡，上求虚名，专门作威作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辅更加严重。"因此传黄门署北寺狱的官吏去进行拷问，才发现官署废置。"茅田一顷"，是说贤才众多。"中有井"，是说虽然困穷，仍不失去它的法度。"四方纤纤不可整"，是说奸诈邪恶的气焰，非常炽烈，不可整治。"嚼复嚼"，是京都饮酒互相勉强劝饮的词语。说肉食的人庸俗，不忧国家政治，徒然沉溺于宴饮歌呼罢了。"今年尚可"，是说只有禁锢。"后年铙"，是说陈蕃、窦武被杀，天下大乱。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白盖小车何延延。河间来合谐，河间来合谐！"案解犊亭属饶阳河间县也。居无几何而桓帝崩，使者与解犊侯皆白盖车从河间来。延延，众貌也。是时御史刘儵建议立灵帝，以儵为侍中，中常侍侯览畏其亲近，必当间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隶迫促杀之。朝廷少长，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为合谐也。

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硅等数十人所执，公卿百

官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来还。此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案“董”谓董卓也，言虽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

桓帝末年，京都的童谣说：“白盖小车何延延。河间来合谐，河间来合谐！”案解犊亭属饶阳河间县。没过多久而桓帝逝世，使者与解犊侯都乘白盖车从河间来。“延延”，众多的样子。这时御史刘儵建议立灵帝，用刘儵为侍中；中常侍侯览担心刘儵接近灵帝，必定会离间自己，建议任命刘儵为泰山太守，因而使司隶逼近杀害他。朝廷的人不论年长年少，都思念刘儵的功劳，于是选拔任用他的弟弟刘郃，给他以司徒的官职，这就是顺利成功呀。

灵帝末年，京都的童谣说：“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上皇位，献帝还没有帝王爵号，被中常侍段硅等数十人劫持，公卿百官都跟在他们的后面，到达黄河边，才得返回皇宫来。这是非侯非王上北芒的事。

灵帝中平年间，京都的人歌唱道：“继承乐世呀董逃，游览四郭呀董逃，蒙受天恩呀董逃，佩带金紫呀董逃，行谢皇恩呀董逃，整备车骑呀董逃，将近出发呀董逃，与宫廷辞呀董逃，走出西门呀董逃，瞻仰宫殿呀董逃，遥望京城呀董逃，日夜隔绝呀董逃，心肝摧伤呀董逃。”案“董”是指董卓，说他虽然跋扈，放纵他的残暴，最终还是逃窜，直至被灭族。

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献帝登位初年，京都的童谣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是“董”字，十日卜是“卓”字。凡分别字的体式，都从上面起，左右分离拼合，而没有从下面发端的。现在这两个字是如此，天意好像说：董卓是从下官近逼高官，以臣子欺凌君主。“青青”，是突然茂盛的样子。“不得生”，是说董卓不久就要失败死亡。

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言自中兴以来，荆州无破乱，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此逮八九年。当始衰者，谓刘表妻当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孑遗者，言十三年表又当死，民当移诣冀州也。

顺帝阳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阴狼杀童儿九十七人。时李固对策，引京房《易传》曰“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陛下觉寤，比求隐滞，故狼灾息。

灵帝建宁中，群狼数十头入晋阳南城门啮人。

建安初年，荆州的童谣说："八九年间开始将要衰亡，到十三年没有孑遗了。"说从中兴以来，荆州没有战乱破坏，等到刘表为荆州牧，人民又丰裕安乐，从这时达到建安八九年。"当始衰"，是说刘表的妻子将死，部下众将逐渐削弱。"十三年没有孑遗"，是说建安十三年刘表又将去世，人民将要流移转往冀州了。

顺帝阳嘉元年十月间，望都县、蒲阴县有狼咬死儿童九十七个。当时李固对策，引京房《易传》说："君主将要无道，危害会累及人，人们逃到深山去以保全生命，它发生的妖孽是狼吃人。"皇帝觉悟了，接着去寻求那些隐逸而未得起用的贤才，所以狼灾得以平息。

灵帝建宁年间，一群狼数十头，窜入晋阳南城门咬人。

# 后汉书志第十四　五行二

## 灾火　草妖　羽虫孽　羊祸

《五行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谓火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视之不明，是谓不悊。厥咎舒，厥罚常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蠃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蠃虫，刘歆传以为羽虫。

建武中，渔阳太守彭宠被征。书至，明日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燔千余家，杀人。京房《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盛火数起，燔宫室。"儒说火以明为德而主礼。时宠与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见浸谮，故意狐疑，其妻劝无应征，遂反叛攻浮，卒诛灭。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宫宣室殿火。是时和帝幸北宫，窦太后在南宫。明年，窦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宫盛馔门阁火。是时和帝幸邓贵人，阴后宠衰怨恨，上有欲废之意。明年，会得阴后挟伪道事，遂废迁于桐宫，以忧死，立邓贵人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汉中城固南城门灾。此孝和皇帝将绝世之象也。其后二年，宫车晏驾，殇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绝。

《五行传》说："抛弃法律，驱逐功臣，杀害太子，用妾作妻，则火不向上燃烧。"是说火失去它的本性而成为灾祸了。又说："观察不清楚，这叫做不明智。它的过失是软弱，它将要受到的惩罚是持续温热，它的极不幸的事是常抱疾病。有时就有草妖，有时就有蜾虫的妖孽，有时就有羊祸，有时就有赤色妖异和赤色凶兆。这是水气伤害火气。"蜾虫，刘歆解释认为是羽虫。

建武年间，渔阳太守彭宠被征召。诏书到达的第二天，潞县发生火灾，在城内起火，火星子飞出城外，焚毁千余家，烧死了人。京房《易传》说："上面不俭约，下面不减省，大火会多次发生，焚烧宫室。"儒生说火以明为德而以礼为根本。当时彭宠与幽州牧朱浮有嫌怨，怀疑朱浮朝见时进了谗言，因此心里犹豫不决，他的妻子劝他不要应召，于是他便反叛，起兵进攻朱浮，终被诛杀。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日，南宫宣室殿起火。这时和帝驾临北宫，窦太后在南宫，次年，窦太后逝世。

十三年八月己亥日，北宫盛馔门旁边的小屋起火。这时和帝宠爱邓贵人，阴皇后因为宠爱减退，心怀怨恨，皇上有要废去她的意思。

次年，恰巧得知阴皇后信奉诬蛊的事，于是废去她的皇后称号，将她迁往桐宫，阴皇后因此忧愁而死，邓贵人被立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日，汉中郡城固县南城门发生天火。这是孝和皇帝将要断绝后代的象征。这以后两年，和帝逝世，殇帝及平原王都早早夭折，和帝的后代断绝了。

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汉阳阿阳城中失火，烧杀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胜长，邓皇后贪殇帝少，欲自养长立之。 延平元年，殇帝崩。胜有厥疾不笃，群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胜，遂更立清河王子，是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厌服，谋欲诛邓氏，废太后、安帝，而更立胜。元年十一月，事觉，章等被诛。其后凉州叛羌为害大甚，凉州诸郡寄治冯翊、扶风界。及太后崩，邓氏被诛。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园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库火。是时羌叛，大为寇害，发天下兵以攻御之，积十余年未已，天下厌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阳陵园寝殿火。凡灾发于先陵，此太子将废之象也。若曰：不当废太子以自翦，如火不当害先陵之寝也。明年，上以谗言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后二年，宫车晏驾。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诛贼臣，立济阴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渔阳城门楼灾。

顺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

阳嘉元年，恭陵庑灾，及东西莫府火。太尉李固以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祸及枯骨，规广治之尤饰。又上欲更造宫室，益台观，故火起莫府，烧材木。

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日，汉阳郡阿阳城中失火，烧死三千五百七十人。起先和帝逝世，有皇子二人，皇子刘胜居长，邓皇后贪图殇帝年幼，想自己养大立他为继承帝位的人。延平元年，殇帝逝世。刘胜有突然昏厥的病，但病势并不严重，群臣都想立他，邓太后认为以前既已不立刘胜，于是改立清河王刘庆的儿子，这就是安帝。司空周章等人于心不服，图谋诛杀邓氏，废去太后和安帝，而改立刘胜。元年十一月，事被发觉，周章等人被杀。这以后凉州反叛的羌人危害极大，凉州各郡把治所寄设在左冯翊、左扶风境内。等到邓太后逝世，邓氏全族被杀。

四年三月戊子日，杜陵园起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日，武库起火。这时羌人反叛，侵犯劫掠，大举入侵为害，朝廷调发全国的军队去进攻防御，持续十多年不能平息，天下百姓厌恶兵役，深感痛苦。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日，阳陵园的寝殿起火。凡火灾发生在先人的陵园，是太子将要被废去的象征。好像说：不应当废去太子来剪除自

己，如同火不应当焚烧先人的陵寝。次年，皇上听信谗言废去皇太子，封他为济阴王。以后两年安帝逝世，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在殿、省中起兵，诛杀贼臣，拥立济阴王刘保为帝。

四年秋七月乙丑日，渔阳城门楼发生天火。

顺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日，茂陵园寝殿发生天火。

阳嘉元年，恭陵堂下周围的廊屋发生天火，以及东西幕府起火。太尉李固认为是奢侈僭越所招致。恭陵最初修建时，曾挖掘前人的坟墓，规模宏大，装饰华丽。此外顺帝想要再造宫室，增加楼台宫观，所以在幕府起火，烧毁木材原料。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先是爵号阿母宋娥为山阳君；后父梁商本国侯，又多益商封；商长子冀当继商爵，以商生在，复更封冀为襄邑侯；追号后母为开封君：皆过差非礼。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日，承福殿起火。起先是顺帝把山阳君爵号封给乳母宋娥；皇后的父亲梁商本是国侯，又增加许多封赐；梁商的长子梁冀应当继承梁商的封爵，因为梁商没死，又另封梁冀为襄邑侯；追封皇后的母亲为开封君：这些都是越分不合礼制的。

汉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阳刘汉等百九十七家为火所烧，后四年，宫车比三晏驾，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火，及左掖门。先是梁太后兄冀挟奸枉，以故太尉李固、杜乔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诬奏固、乔而诛灭之。是后梁太后崩，而梁氏诛灭。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库火。五月丁卯，原陵长寿门火。先是亳后因贱人得幸，号贵人，为后。上以后母宣为长安君，封其兄弟，爱宠隆崇，又多封无功者。去年春，白马令李云坐直谏死。至此彗除心、尾，火连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宫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东阙火。戊辰，虎贲掖门火。五月，康陵园寝火。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闼内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宫嘉德署、黄龙、千秋万岁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闰月，南宫长秋、和欢殿后钩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一月壬子，德阳前殿西阁及黄门北寺火，杀人。

汉安元年三月甲午日，洛阳刘汉等一百九十七家被火烧毁，这以后四年，孝顺、孝冲、孝质三帝接连去世，直到建和元年，君位才定下来。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日，北宫掖庭中德阳殿起火，延烧到左掖门。起先是梁太后的哥哥梁冀怀藏邪恶不正之心，因为前太尉李固、

杜乔正直，唯恐妨碍自己行事，教人诬陷李固、杜乔而杀害他们。这以后梁太后逝世，梁氏全族被诛杀。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日，南宫嘉德殿起火。戊子日，丙署起火。二月壬辰日，武库起火。五月丁卯日，原陵长寿门起火。先前是亳后凭微贱身份得到桓帝宠爱，号称贵人，不久又为皇后。桓帝封皇后的母亲宣为长安君，遍封皇后的兄弟，恩宠达到了极点，又多封无功的人。前一年春天，白马县令李云因为上书直谏被处死。至此彗星侵犯心宿、尾宿，火灾接连发生。

五年正月壬午日，南宫丙署起火。四月乙丑日，恭北陵东阙起火。戊辰日，虎贲掖门起火。五月，康陵园寝起火。甲申日，中藏府承禄署起火。七月己未日，南宫承善闼内起火。

六年四月辛亥日，康陵东署起火。七月甲申日，平陵园寝起火。

八年二月己酉日，南宫嘉德署、黄龙殿、千秋万岁殿都起火。四月甲寅日，安陵园寝起火。闰月，南宫长秋宫、和欢殿后钩盾、掖庭朔平署各自起火。十一月壬子日，德阳前殿西阁及黄门北寺起火，烧死了人。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转行，民相惊噪。

灵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园灾。

光和四年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

五年五月庚申，德阳前殿西北入门内永乐太后宫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成门灾，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案云台之灾自上起，榱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县华镫，其日烧尽，延及白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夫云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是时黄巾作慝，变乱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命将出众，虽颇有所禽，然宛、广宗、曲阳尚未破坏，役起负海，杼柚空悬，百姓死伤已过半矣。而灵帝曾不克己复礼，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驺骑电激，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内嬖鸿都，并受封爵。京都为之语曰："今兹诸侯岁也。"天戒若曰：放贤赏淫，何以旧典为？故焚其台门秘府也。其后三年，灵帝暴崩，续以董卓之乱，火三日不绝，京都为丘墟矣。

献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桥灾。其后三年，董卓见杀。

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记不录云。

九年三月癸巳日，京都夜间有火光绕行，百姓惊恐不安。

灵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园发生天火。

光和四年闰月辛酉日，北宫东掖庭永巷署发生天火。

五年五月庚申日，德阳前殿西北入门内永乐太后宫署起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日，南宫云台发生天火。庚戌日，乐成门发生天火，延烧至北阙，过道西烧嘉德殿、和欢殿。案云台的天火由殿顶燃起，出檐数百根，同时一齐燃烧，好像悬挂数百盏华灯，当天烧尽，延烧到白虎门、威兴门、尚书台、符节署、兰台。那个云（灵）台，是周朝时建造的，图书、术籍、珍玩、宝怪都藏在这里。京房《易传》说："君主不思正道，它产生的妖异是起火烧毁宫殿。"这时黄巾军作恶，变乱天的常道，七州二十八郡同时起兵，朝廷派遣将帅，出动军队，虽然捕获了一些首领，但宛、广宗、曲阳诸县邑，没有平定，从海边到内地的百姓担负的兵役和徭役很沉重，百姓不能耕织，死伤已经超过半数。而灵帝竟不"克己复礼"，暴虐奢侈，更加厉害，诏书如雨一般散布，督缴的骑士似雷电一般激击，授官不得其人，政治靠贿赂进行，皇帝宠爱的人和鸿都门的小人，全部封予爵位。京都的人为此有这么句话说："今年是诸侯年呀。"上天警告好像说：放逐贤人，奖赏恶人，还要什么旧的典章制度呢？所以焚烧他的云台、城门和禁中收藏秘籍的殿阁。这以后三年，灵帝突然逝世，接着是董卓作乱，城中火烧三天，没有熄灭，京都成为了一片废墟。

献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桥发生天火。这以后三年，董卓被杀。

征兆的持久常热，《汉书》用冬温应验它。光武中兴以来，也有冬温，但记者不予载录。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异本共生，八瓜同蒂，时以为嘉瓜。或以为瓜者外延，离本而实，女子外属之象也。是时阎皇后初立，后阎后与外亲耿宝等共谮太子，废为济阴王，更外迎济北王子犊立之，草妖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不同藤茎的瓜而共生在一起，八个瓜同一个蒂，当时认为是吉祥瓜。有人认为瓜是向外延伸的，离开藤茎而结实，是女子外属的象征。这时阎皇后刚立，后来阎皇后与外亲耿宝等人共同谗毁太子，使他废为济阴王，另外迎济北王刘寿的儿子刘犊为帝。这是草妖。

桓帝延熹九年，雒阳城局竹柏叶有伤者。占曰："天子凶。"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长，长丈余，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鬓须发备具。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人状。"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后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在上。

中平元年夏，东郡，陈留济阳、长垣，济阴冤句、离狐县界，有草生，其茎靡累肿大如手指，状似鸠雀龙蛇鸟兽之形，五色各如其状，毛羽头目足翅皆具。近草妖也。是岁黄巾贼始起。皇后兄何进，异父兄朱苗，皆为将军，领兵。后苗封济阳侯，进、苗遂秉威权，持国柄，汉遂微弱，自此始焉。

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鬓。

献帝兴平元年九月，桑复生椹，可食。

桓帝延熹九年，洛阳城邻近的竹柏叶有受伤的。卜问说："天子不吉利。"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棵樗树，都高四尺左右。其中一棵，在一夕一夜之间，突然长高长大，长一丈多，大一围，长成胡人的形状，头部、眼睛、两鬓、胡须、头发都具备。京房《易传》说："王德衰微，下人将要起来，就会有树长成人的模样。"

五年十月壬午日，皇帝居住的宫殿后面的槐树，直径都有六七围，突然自己拔出倒立，根在上面。

中平元年夏天，东郡，陈留郡的济阳县和长垣县，济阴郡的冤句县和离狐县的境界里，生长出一种草，它的茎干臃肿大如手指，很像鸠雀、龙蛇、鸟兽的形状，五色也各与它们的形状相合，毛、羽、头、目、足、翅都具备。这与草妖相近。这年黄巾军开始兴起。皇后的哥哥何进，异父同母的哥哥朱苗，都任将军，统领军队。后来朱苗封济阳侯。何进、朱苗借此掌握威权，把持国柄，汉王朝的衰微积弱，从此开始。

中平年间，在长安城西北六七里处的空树中，有物如生着鬓发的人脸。

献帝兴平元年九月，桑树两次结桑葚，可以吃。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鸟集济南台，十月，又集新丰，时以为凤皇。或以为凤皇阳明之应，故非明主，则隐不见。凡五色大鸟似凤者，多羽虫之孽。是时安帝信中常侍樊丰、江京、阿母王圣及外属耿宝等谗言，免太尉杨震，废太子为济阴王，不哲之异也。章帝末，号凤皇百四十九见。时直臣何敞以为羽孽似凤，翱翔殿屋，不察也。记者以为其后章帝崩，以为验。案宣帝、明帝时，五色鸟群翔殿屋，贾逵以为胡降征也。帝多善政，虽有过，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万口，是其验也。帝之时，羌胡外叛，谗慝内兴，羽孽之时也。《乐叶图征》说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孽者四。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日，有五色大鸟集合在济南台上，十月，又在新丰县城集合。当时认为是凤凰。有人认为凤凰是阳明的应验，所以如果没有圣明的天子，就隐藏而不出现。凡属五色大鸟像凤凰的，多半是羽虫妖孽。这时安帝相信中常侍樊丰、江京、乳母王圣以及外属耿宝等人的谗言，撤免太尉杨震，废太子刘保为济阴王，这是不明智的灾异。章帝末年，号称凤凰总共出现一百四十九次。当时正直的臣子何敞认为羽虫妖孽像凤凰，翱翔在宫殿上面，是天子不明察。记者认为这以后章帝逝世，可以把它作为应验。案西汉宣帝、东汉明帝的时候，五色鸟一群群翱翔在殿屋之上，贾逵认为是胡人投降

的象征。当时二帝有许多善政，虽然有过失，还没有达到极衰微缺失的地步，到二帝末年有二十万个胡人投降，这是它的应验。安帝的时候，羌人反叛在外，谗慝兴起在内，正是羽虫妖孽出现的时候。《乐叶图征》说五凤都是五色羽毛，是吉祥瑞物的只有一种，是灾殃孽物的有四种。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见济阴己氏。时以为凤皇。此时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时也。

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于新城，众鸟随之，时以为凤皇。时灵帝不恤政事，常侍、黄门专权，羽孽之时也。众鸟之性，见非常班驳，好聚观之，至于小爵希见枭者，暴见犹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怀陵上有万余爵，先极悲鸣，已因乱斗相杀，皆断头，悬著树枝枳棘。到六年，灵帝崩，大将军何进以内宠外嬖，积恶日久，欲悉纠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决。进从中出，于省内见杀，因是有司荡涤虔刘，后禄而尊厚者无余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诸怀爵禄而尊厚者，还自相害至灭亡也。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在济阴己氏出现，当时认为是凤凰。这时政治腐败，梁冀执政曲从邪恶，皇上宠爱亳后，正是羽虫妖孽出现的时候。

灵帝光和四年秋天，五色大鸟出现于新城县，有众多的鸟跟着它，当时认为是凤凰。这时灵帝不忧虑政事，宦官专权，正是羽虫妖孽出现的时候。群鸟的本性，是发现五彩错杂不同寻常的禽鸟，就喜欢聚集观看它，甚至于没有见过枭鸟的麻雀，突然见到时，还会聚集观看。

中平三年八月间，怀陵上有万多只雀子，先是叫得极其悲哀，随即互相乱斗乱杀，都断了头，悬附在枳棘树枝上，到中平六年，灵帝逝世，大将军何进觉得宦官以及与宦官勾结的朝臣，积恶已经很久了，想要将这些人全部纠举罢任，变革庸劣烦苛的政治，而何太后迟疑犹豫，事情长时间不能决断。何进从宫中出来，在尚书省被杀。因此有官吏被清洗杀害，后来受禄而尊厚的人没有剩几个。那个陵，是高大的象征。上天的警告好像说：那众多留恋尊厚爵禄的人，将自相残害以至于灭亡。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时梁太后摄政，兄梁冀专权，枉诛汉良臣故太尉李固、杜乔，天下冤之。其后梁氏诛灭。

桓帝建和三年秋天七月，北地郡廉县境内降下肉来好像羊肋，有的像手那般大。这近似赤色凶兆。这时梁太后代行政事，太后的哥哥梁冀专政，冤枉杀害汉朝良臣原太尉李固、杜乔，天下的人认为这是冤案。这以后梁氏全族被诛。

# 后汉书志第十五　五行三

## 大水　水变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鸣　鱼孽　蝗

《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谓水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恒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痾，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鱼孽，刘歆传以为介虫之孽，谓蝗属也。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国九大水，伤稼。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雨杀人，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是时和帝幼，窦太后摄政，其兄窦宪干事，及宪诸弟皆贵显，并作威虣虐，尝所怨恨，辄任客杀之。其后窦氏诛灭。

《五行传》说：“怠慢宗庙，不祈神求福，废弃祭祀，违逆天时，那么水不滋润土地。”是说水失去它的本性而成为灾祸了。又说：“国君听政不聪，这叫做不集思广益。它的过失是苛急，它将受到的惩罚是持续寒冷，它遇到极不幸的事是贫穷乏财。有时就有鼓妖，有时就有鱼孽，有时就有猪祸，有时就有耳病，有时就有黑色灾异、黑色凶兆，这是火气伤害水气。”鱼孽，刘歆解释认为是介虫的妖孽，说属于蝗虫一类。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九个郡、国有大水灾，损害庄稼。京房《易传》说：“专断政事，自作聪明，杀戮惩罚，绝灭天理，它的灾祸是水灾。这个水灾，下雨死人，降霜，刮大风，天呈黄色。天下饥荒而皇帝不减损饮食，不减少作乐，这叫做奢侈太过，其灾为水淹死人。挤排和阻止有德行的人，这叫做狂妄，其灾是水泛滥冲没人，退水以后就土地生虫。归罪他人而不晓悟，这叫做因循错误而不知悔改，其灾是冷死人。追加惩罚而不晓悟，这叫做不可救药，其灾是五谷不收。大为败坏而不晓悟，这叫做一切都昏暗不明，其灾是水泛滥到列侯所食的国和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的邑，降霜冻死五谷。”这时和帝年幼，窦太后代行政事，她的哥哥窦宪专权办事，以及窦宪的弟弟都尊贵显要，一齐作威暴虐，他们曾经怨恨过的人，就派刺客将其杀死。这以后窦氏全族被杀。

十二年六月，颍川大水，伤稼。是时和帝幸邓贵人，阴有欲废阴后之意，阴后亦怀恚怨。一曰，先是恭怀皇后葬礼有阙，窦太后崩后，乃改殡梁后，葬西陵，征舅三人皆为列侯，位特进，赏赐累千金。

十二年六月，颍川郡发生大水灾，损害庄稼。这时和帝宠爱邓贵人，暗中有废掉阴皇后的意思，阴皇后也心怀愤怒和怨恨。一说是先前恭怀皇后葬礼有缺失，窦太后死后，才改葬恭怀皇后，将其埋葬在西陵。又征召舅父三人都封为列侯，授予特进，赏赐财物累计千金。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国三十七大水，伤稼。董仲舒曰："水者，阴气盛也。"是时帝在襁抱，邓太后专政。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虤出，突坏民田，坏处泉水出，深三丈。是时司空周章等以邓太后不立皇太子胜而立清河王子，故谋欲废置。十一月，事觉，章等被诛。是年郡国四十一水出，漂没民人。《谶》曰："水者，纯阴之精也。阴气盛洋溢者，小人专制擅权，妒疾贤者，依公结私，侵乘君子，小人席胜，失怀得志，故涌水为灾。"

二年，大水。

三年，大水。

四年，大水。

五年，大水。

六年，河东池水变色，皆赤如血。是时邓太后犹专政。

延光三年，大水，流杀民人，伤苗稼。是时安帝信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谗言，免太尉杨震，废皇太子。

质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是时帝幼，梁太后专政。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师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杀故太尉李固、杜乔。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时梁太后犹专政。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三十七个郡、国发生大水灾，损害庄稼。董仲舒说："水灾，是阴气旺盛呀。"这时殇帝在襁褓之中，邓太后专断政事。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日，河南新城县突然发生山水，冲坏民田，冲坏的地方有泉水涌出，深三丈。这时司空周章等人因为邓太后不立皇太子刘胜而立清河王的儿子，所以图谋要废掉她。十一月，事情被发觉，周章等人遭杀害。这年有四十一个郡、国发生水灾，淹死百姓。《谶书》说："水是纯阴的精华。阴气盛大，水充满外溢的原因，是小人独断独行，专制揽权，嫉妒贤人，依靠公事结成私党，欺压君子，并凭借胜势，放纵胸怀，洋洋得意，所以涌出大水，造成灾害。"

二年，发生大水灾。

三年，发生大水灾。

四年，发生大水灾。

五年，发生大水灾。

六年，河东郡的池水都变成红色，像血一般。这时邓太后还在专断政事。

延光三年，发生大水灾，冲没百姓，损害秧苗、庄稼。这时，安帝听信江京、樊丰及乳母王圣等人的谗言，罢免太尉杨震，废去皇太子。

质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泛滥于乐安、北海两国，淹死百姓，损坏作物。这时质帝年幼，梁太后独揽政权。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师发生大水灾。前一年冬天，梁冀冤枉杀死原太尉李固、杜乔。

三年八月，京都发生大水灾。这时梁太后还在独揽政权。

永兴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

永寿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阳城门，漂流人物。是时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权震主。后遂诛灭。

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诸侯之象，清者阳明之征，岂独诸侯有规京都计邪？"其明年，宫车晏驾，征解犊亭侯为汉嗣，即尊位，是为孝灵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没杀人。是时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无嗣。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五月，山水大出，漂坏庐舍五百余家。

熹平二年六月，东莱、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国三水，伤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余里。

中平五年，郡国六水大出。

献帝建安二年九月，汉水流，害民人。是时天下大乱。

十八年六月，大水。

二十四年八月，汉水溢流，害民人。

庶征之恒寒。

永兴元年秋天，黄河水满外流，淹没百姓及财产。

二年六月，彭城国泗河涨水，倒流。

永寿元年六月，洛河水满外流到津阳城门，淹没百姓及财物，这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执掌政事，嫉妒和迫害忠良正直的人，威权势力震慑君主。后来全族被诛杀。

延熹八年四月，济北郡黄河水变清。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等郡黄河水变清。襄楷上言说："河是诸侯的象征，清是君主的征象，难道唯独诸侯有窥伺京都的计划吗？"次年，桓帝逝世，征召解犊亭侯为汉室继承人，登至尊位，这就是孝灵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有六个州发生大水灾，勃海泛滥，淹死人。这时桓帝奢侈，举行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这年十一月逝世，没有继承人。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黄河水变清。五月，山水大量涌出，冲坏房屋五百多所。

熹平二年六月，东莱郡、北海国因海水泛滥，淹没百姓及财物。

三年秋天，洛水发生泛滥。

四年夏天，三个郡、国发生水灾，损害秋天的庄稼。

光和六年秋天，金城郡黄河水满外流二十余里。

中平五年，六个郡、国发生大水灾。

献帝建安二年九月，汉水泛滥横流，为害人民。这时天下大乱。

十八年六月，发生大水灾。

二十四年八月，汉水水满横流，为害人民。

征兆中的持续寒冷。

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灵帝光和六年冬天，大冷，北海、东莱、琅邪等郡、国的井里，结冰一尺多厚。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国三雨雹，大如鸡子。是时和帝用酷吏周纡为司隶校尉，刑诛深刻。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鸡子。三年，雨雹，大如雁子，伤稼。刘向以为雹，阴胁阳也。是时邓太后以阴专阳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国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鸡子，杀六畜。

延光元年四月，郡国二十一雨雹，大如鸡子，伤稼。是时安帝信谗，无辜死者多。

三年，雨雹，大如鸡子。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鸡子。是时桓帝诛杀过差，又宠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时皇后邓氏僭侈，骄恣专幸。明年废，以忧死，其家皆诛。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东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鸡子。是时常侍、黄门用权。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伤稼。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雹如斗。

和帝元兴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国四冬雷。是时皇子数不遂，皆隐之民间。是岁，宫车晏驾，殇帝生百余日，立以为君；帝兄有疾，封为平原王，卒，皆夭无嗣。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像冬天一般凛冽。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三个郡、国下冰雹，像鸡蛋般大。这时和帝任用酷吏周纡为司隶校尉，刑罚诛杀，严峻刻薄。

安帝永初元年，下冰雹。二年，下冰雹，像鸡蛋般大。三年，下冰雹，像雁蛋般大，损害庄稼。刘向认为冰雹是阴气胁迫阳气而成的。这时邓太后以女主代安帝执掌朝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日，三个郡、国下冰雹，像杆、杯及鸡蛋般大，砸死六畜。

延光元年四月，二十一个郡、国下冰雹，像鸡蛋般大，损伤庄稼。这时安帝听信谗言，很多人无罪被处死。

三年，下冰雹，像鸡蛋般大。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日，京都下冰雹，像鸡蛋般大。这时桓帝杀戮过度，又宠信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日，京都降冰雹。这时皇后邓氏僭越奢侈，骄傲恣肆，独占宠爱。第二年被废，忧虑而死，她的家族都被诛杀。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下冰雹。

四年五月，河东郡下冰雹。

光和四年六月，下冰雹，像鸡蛋般大。这时常侍、黄门等宦官当权。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日，下冰雹，损伤庄稼。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下冰雹，像羹斗般大。

和帝元兴元年冬天十一月壬午日，四个郡、国冬天响雷。这时皇子多夭折，后来出生的皇子都隐藏在民间抚养。这年，和帝逝世，殇帝诞生才百多天，被立为君主；殇帝的哥哥有病，被封为平原王，最终都夭折而没有子孙。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陈留雷，有石陨地四。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日，陈留郡响雷，有四颗陨石落地。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国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国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乐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国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国五冬雷。

永宁元年十月，郡国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国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国十九冬雷。是时太后摄政，上无所与。太后既崩，阿母王圣及皇后兄阎显兄弟更秉威权，上遂不亲万机，从容宽仁任臣下。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宪陵寝屋。先是梁太后听兄冀枉杀李固、杜乔。

灵帝熹平六年冬十月，东莱冬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电，雹。

献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无云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无云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大鸣如牛呴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醴陵县，杀略吏民。

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

和帝永元四年，蝗。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日，六个郡冬天响雷。

七年十月戊子日，三个郡、国冬天响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日，三个郡、国冬天响雷。

三年十月辛亥日，汝南郡、乐浪郡冬天响雷。

四年十月辛酉日，五个郡、国冬天响雷。

六年十月丙子日，五个郡、国冬天响雷。

永宁元年十月，七个郡、国冬天响雷。

建光元年十月，七个郡、国冬天响雷。

延光四年，十九个郡、国冬天响雷。这时邓太后代行政事，安帝无所事事。太后去世之后，乳母王圣及皇后的哥哥阎显兄弟轮流把持政权，皇上因此不亲理政务，安逸宽厚地听任臣下处置。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日，雷击宪陵寝殿。在此之前梁太后听任哥哥梁冀冤枉杀死李固和杜乔。

灵帝熹平六年冬十月，东莱郡冬天响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日，降水，雷电大作，下冰雹。

献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日，没有云而响雷。

四年五月癸酉日，没有云而响雷。

建安七八年间，长沙郡醴陵县有大山时常大叫，像牛吼声，连续数年不止。后来豫章郡的贼人攻陷醴陵县，杀戮掠夺官吏和百姓。

灵帝熹平二年，东莱郡海里出现大鱼二条，长八九丈，高二丈多。第二年，中山王刘畅、任城王刘博同年逝世。

和帝永元四年，发生蝗灾。

八年五月，河内、陈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从夏至秋。先是西羌数反，遣将军将北军五校征之。

八年五月，河内郡和陈留郡发生蝗灾。九月，京都发生蝗灾。九年，从夏天到秋天持续蝗灾。在此之前，西羌屡次造反，朝廷派遣将军统率北军五校征讨。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时西羌寇乱，军众征距，连十余年。

五年夏，九州蝗。

六年三月，去蝗处复蝗子生。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国五蝗。

二年夏，郡国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国蝗。

顺帝永建五年，郡国十二蝗。是时鲜卑寇朔方，用众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师蝗。去年冬，乌桓寇沙南，用众征之。

桓帝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是时梁冀秉政无谋宪，苟贪权作虐。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寿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灵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鲜卑前后三十余犯塞，是岁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使匈奴中郎将臧旻将南单于以下，三道并出讨鲜卑。大司农经用不足，殷敛郡国，以给军粮。三将无功，还者少半。

安帝永初四年夏天，发生蝗灾。这时西羌侵扰作乱，朝廷派军队去征讨，连续十余年。

五年夏天，全国发生蝗灾。

六年三月，消灭了蝗虫的地方，再次出现蝗虫幼虫。

七年夏天，发生蝗灾。

元初元年夏天，五个郡、国发生蝗灾。

二年夏天，二十个郡、国发生蝗灾。

延光元年六月，郡、国发生蝗灾。

顺帝永建五年，十二个郡、国发生蝗灾。这时鲜卑族侵犯朔方郡，朝廷派军队征讨。

永和元年秋季七月，偃师县发生蝗灾。前一年冬天，乌桓侵犯沙南城，朝廷派军队去征讨。

桓帝永兴元年七月，三十二个郡、国发生蝗灾，这时梁冀执政，不考虑法令，苟且贪权作恶。

二年六月，京都发生蝗灾。

永寿三年六月，京都发生蝗灾。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发生蝗灾。

灵帝熹平六年夏天，七个州发生蝗灾。起先是鲜卑前后三十余次进犯边塞，这年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使匈奴中郎将臧旻统率南单于以下各部，分三路—齐进兵讨伐鲜卑。大司农筹划费用不足，向郡、国大肆搜刮，用来供给军粮。三将都没有功绩，兵卒回来的只有小半。

光和元年诏策问曰：“连年蝗虫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对曰：“臣闻《易传》曰：‘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是时百官迁徙，皆私上礼西园以为府。

光和元年，灵帝下诏令策问说：“连年以来，直到冬季蝗虫仍很猖獗，这个罪咎在哪里？”蔡邕对策说：“臣听到京房《易传》说：‘大兴土木，如果不是适合的时间，上天将要降灾。它的灾祸是蝗虫

来。’《河图秘征篇》说：‘帝王贪爱财物则政治暴虐而官吏残酷，官吏残酷就责求苛细周密，必定杀戮，灾害以蝗虫为主。’蝗虫的灾害，是爱财和苛刻所招致的。”这时百官升迁变动，都要私下送财到西园，以充实皇上府库。

献帝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

建安二年五月，蝗。

献帝兴平元年夏天，发生大蝗灾。这时天下大乱。

建安二年五月，发生蝗灾。

# 后汉书志第十六　五行四

##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风拔树　螟　牛疫

《五行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谓土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谓不圣。厥咎霿，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痾，时则有黄眚、黄祥，惟金、水、木、火沴土。”华孽，刘歆传为蠃虫之孽，谓螟属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其后武谿蛮夷反，为寇害，至南郡，发荆州诸郡兵，遣武威将军刘尚击之，为夷所围，复发兵赴之，尚遂为所没。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国十三地震。《春秋汉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将以是受祸也。后五日，诏收宪印绶，兄弟就国，逼迫皆自杀。

五年二月戊午，陇西地震。儒说民安土者也，将大动，行大震。九月，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使发边郡兵讨之。

《五行传》说：“兴建宫室，整修台榭，宫内淫乱，凌犯亲戚，欺侮父兄，则庄稼无收成。”是说土失去它的本性而成为灾害了。又说：“用心思虑而不能容纳，这叫做不通达。它的过失是愚蒙，它将受到的惩罚是持续刮风，它遇到的极不幸的事是凶恶而横夭性命。有时就有脂妖、夜妖，有时就有华孽，有时就有牛祸，有时就有心腹之疾，有时就有黄色的妖异或凶兆。金气、水气、木气、火气都伤害土气。”华孽，刘歆解释为蜾虫的妖孽，说属于螟虫一类。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四十二个郡、国发生地震，南阳郡尤其剧烈，地裂开，压死人。这以后武溪蛮夷造反，侵犯劫掠，成为祸害，一直骚扰到南郡，世祖征发荆州诸郡的兵士，派遣武威将军刘尚去征讨，被夷人所围困，再派兵前往增援，刘尚竟被夷人围攻在阵上死亡。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日，山阳郡、东平国发生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日，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春秋汉含孳》说：“女主强盛，臣下制订命令，那么地就震动裂开，畔岸震起，山岳倒塌沦陷。”这时窦太后代行政事，她的哥哥窦宪独揽政权，将因此招致灾祸。在这以后五天，和帝下令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

绥，叫他和他的弟弟回到封地去，他们被逼迫都自杀了。

五年二月戊午日，陇西郡发生地震。儒者都说百姓是在土地上安身的，百姓将要大动，土地便会大震。九月，匈奴单于於除鞬反叛，朝廷派使者调遣边郡的兵士讨伐。

>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说奄官无阳施，犹妇人也。是时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夺窦氏权，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伦，二人始并用权。
>
> 九年三月庚辰，陇西地震。闰月，塞外羌犯塞，杀略吏民，使征西将军刘尚击之。
>
> 安帝永初元年，郡国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动。"是时邓太后摄政专事，讫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于是阴类并胜，西羌乱夏，连十余年。
>
> 二年，郡国十二地震。
>
>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
>
> 四年三月癸巳，郡国四地震。
>
> 五年正月丙戌，郡国十地震。
>
>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
>
> 元初元年，郡国十五地震。
>
>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
>
> 三年二月，郡国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国九地震。
>
> 四年，郡国十三地震。
>
> 五年，郡国十四地震。
>
>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坏败城郭、民室屋，压人。冬，郡国八地震。
>
> 永宁元年，郡国二十三地震。

七年九月癸卯日，京都发生地震。儒者认为，宦官没有阳性的行为，如同妇人。这时和帝与中常侍郑众商量剥夺窦氏的权力，感激他支持的恩德，因而信任使用他，又宠爱常侍蔡伦，两人由此开始当权。

九年三月庚辰日，陇西郡发生地震。闰月，塞外羌族人侵犯边塞，杀戮掠夺官吏和百姓，朝廷派遣征西将军刘尚去攻打他们。

安帝永初元年，十八个郡、国发生地震。李固说："地属阴，按照规律应当安静。现在却超越阴的职分，专揽阳的政事，所以表现为地震。"这时邓太后代行政权，专断事务，到建光年间，邓太后逝世，安帝才得以控制政权。在这段时间，阴类一齐盛大，西羌侵扰中原，连续十多年不止。

二年，十二个郡、国发生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日，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日，四个郡、国发生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日，十个郡、国发生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日、二月丙午日，十八个郡、国发生地震。

元初元年，十五个郡、国发生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日，十个郡、国发生地震。

三年二月，十个郡、国发生地震。十一月癸卯日，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四年，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

五年，十四个郡、国发生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日，京都和四十二个郡、国发生地震，有的地方地面裂开，水往上涌，毁坏城郭和百姓住宅，压死百姓。冬天，八个郡、国发生地震。

永宁元年，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坏城郭室屋，压杀人。是时安帝不能明察，信宫人及阿母圣等谗言，破坏邓太后家，于是专听信圣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丰等皆得用权。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日，三十五个郡、国发生地震，有的地方地面开坼分裂，毁坏城郭、住宅，压死百姓。这时安帝不能明察，听信宫人及乳母王圣等人的谗言，逼迫邓太后家族的人辞官自杀，于是专听信王圣及宦官，中常侍江京、樊丰等人都得以当权。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国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国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国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国二十三地震。是时以谗免太尉杨震，废太子。

四年十一月丁巳，京都、郡国十六地震。时安帝既崩，阎太后摄政，兄弟阎显等并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征诸国王子，未至，中黄门遂诛显兄弟。

顺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汉阳地震。汉阳屋坏杀人，地坼涌水出。是时顺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张防等用权。

阳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时爵号宋娥为山阳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丙申，京都地震。是时宋娥构奸诬罔，五月事觉，收印

绶，归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时太尉王龚以中常侍张防等专弄国权，欲奏诛之，时龚宗亲有以杨震行事谏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陇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坏，压杀人。闰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余骑入金城塞，为凉州害。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日，京都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九月戊申日，二十七个郡、国发生地震。

二年，京都和三十二个郡、国发生地震。

三年，京都和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这时安帝听信谗言免去太尉杨震的职务，废掉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日，京都和十六个郡、国发生地震。当时安帝已死，阎太后代行政事，她的兄弟阎显等人把持朝政，于是废弃安帝的儿子，另征诸国的王子，还没有到达京城，中黄门就诛杀了阎显兄弟。

顺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日，京都和汉阳郡发生地震。汉阳郡房屋倒塌压死人，地裂开，水往上涌出。这时顺帝的乳母宋娥及中常侍张昉等人当权。

阳嘉二年四月己亥日，京都发生地震。这时封给宋娥山阳君爵号。

四年十二月甲寅日，京都发生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丙申日，京都发生地震。这时，宋娥构造邪恶，以不实之词欺骗人，五月，事情被发觉，收回她的山阳君印绶，遣归乡里。十一月丁卯日，京都发生地震。这时太尉王龚因为中常侍张昉等人专断国政，玩弄权势，想要奏请皇上杀掉他们。当时王龚的宗亲有人拿杨震所行的事实劝谏他停止上奏。

三年二月乙亥日，京都、金城县和陇西郡发生地震，地裂开，城郭、住宅多有毁坏，压死人。闰月己酉日，京都发生地震。十月，西羌二千多骑侵入金城塞，为害凉州。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三月，护羌校尉赵冲为叛胡所杀。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时顺帝崩，梁太后摄政，欲为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尚书栾巴谏事，太后怒，癸卯，诏书收巴下狱，欲杀之。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时梁太后摄政，兄冀持权。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犹秉政专事，至延熹二年，乃

诛灭。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兴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寿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风、凉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时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谋诛除梁冀，听之，并使用事专权。又邓皇后本小人，性行无恒，苟有颜色，立以为后，后卒坐执左道废，以忧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四年三月乙亥日，京都发生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日，京都发生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凉州刺史部六个郡发生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总计发生一百八十次地震，山谷裂开，毁坏城郭和官署，压死压伤百姓并毁坏财物。三月，护羌校尉赵冲被反叛的胡人杀死。九月丙午日，京都发生地震。这时顺帝逝世，梁太后代行政事，将要给顺帝营造陵墓，规模过于广大，毁坏很多官吏和百姓的坟墓。尚书栾巴直言劝谏此事，太后发怒，癸卯日，下诏书逮捕栾巴，关进牢狱，想杀掉他。因为丙午日发生了地震，于是太后才释放了栾巴，免去他的官职，成为平民。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日，京都发生地震。九月丁卯日，京都又发生地震。这时梁太后代行政事，她的哥哥梁冀掌权。到和平元年，梁太后逝世，但是梁冀还在掌握政权，专断事务。到延熹二年，才被诛杀。

三年九月己卯日，发生地震。庚寅日又发生地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日，京都发生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日，京都发生地震。十月乙亥日，京都发生地震。

永兴二年二月癸卯日，京都发生地震。

永寿二年十二月，京都发生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风和凉州发生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日，京都发生地震。这时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人商议除掉梁冀，听信单超并且让他当权专事。另外邓皇后出身低贱，性情和行为反复无常，因为她有点姿色，便被立为皇后，后来终于因为

相信邪道被废，忧郁而死。

八年九月丁未日，京都发生地震。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皆专权。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灵帝时宦者专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献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兴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会稽南山崩。会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传》曰："山崩，阴乘阳，弱胜强也。"刘向以为山阳，君也；水阴，民也；君道崩坏，百姓失所也。刘歆以为崩犹弛也。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

七年七月，赵国易阳地裂。京房《易传》曰："地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也。"是时南单于众乖离，汉军追讨。

十二年夏，闰四月戊辰，南郡秭归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杀百余人。明年冬，巫蛮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万余人击之。

元兴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风雍地裂。是后西羌大寇凉州。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东垣山崩。是时邓太后专政。秋八月，殇帝崩。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癸卯日，发生地震。这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都专擅权力。

熹平二年六月，发生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日，发生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日，发生地震。四月丙辰日，发生地震。灵帝时宦官专横恣肆。

二年三月，京兆发生地震。

三年从秋天至第二年春天，酒泉郡表氏县发生八十余次地震，水往上涌出，城中官署民屋都遭毁坏，县治更易地方，另筑城郭。

献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日，发生地震。

兴平元年六月丁丑日，发生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会稽南山崩塌。会稽，是南方有名的大山。京房《易传》说："山倒塌，是阴气欺陵阳气，弱的战胜强的。"刘向

认为山属阳，是君主；水属阴，是众民；君道崩坏，百姓失去立身之所了。刘歆认为崩塌如同抛开。这时窦太后代行政事，她的哥哥窦宪专揽权力。

七年七月，赵国易阳县地面裂开。京房《易传》说：“地裂开，是臣下分离，不肯跟从君主。”这时南单于部众背离，汉朝军队追赶讨伐。

十二年夏天，闰四月戊辰日，南郡高四百丈的秭归山，崩塌下来填塞了溪流，压死百多人。第二年冬天，巫蛮夷造反，朝廷派人招募荆州官吏和百姓万余人去攻打他们。

元兴元年五月癸酉日，右扶风雍县地裂开。这以后西羌大规模进犯，劫掠凉州。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日，河东郡垣县山崩塌。这时邓太后独揽政权。秋季八月，殇帝逝世。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东杨地陷，东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日，河东杨县地塌陷，东西长一百四十步，南北长一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员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长百八十二里。其后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贼群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阳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阳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阆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杀四百余人。丙午，天子会日也。是时阎太后摄政。其十一月，中黄门孙程等杀江京，立顺帝，诛阎后兄弟，明年，阎后崩。

顺帝阳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阳宣德亭地坼，长八十五丈，近郊地。时李固对策，以为“阴类专恣，将有分离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诫陛下也”。是时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权分争，后中常侍张逵、蘧政与大将军梁商争权，为商作飞语，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国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坏寺屋，杀人。时梁太后摄政，兄冀枉杀李固、杜乔。

三年，郡国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广汉梓潼山崩。

永兴二年六月，东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盗贼群起。

六年六月壬辰日，豫章郡、员溪、原山崩塌，各六十三处。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日南郡地裂开，长一百八十二里。这以后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三郡盗贼合群而起，抢劫掠夺官吏和百姓。

二年六月，河南洛阳、新城县地裂开。

延光二年七月，丹阳郡山崩塌四十七处。

三年六月庚午日，巴郡阆中县山崩塌。

四年十月丙午日，蜀郡越巂县山崩塌，死四百余人。丙午日，是天子朝会百官之日。当时阎太后代行政事。这年十一月，中黄门孙程等人杀江京，立顺帝，杀阎太后的兄弟，第二年，阎太后逝世。

顺帝阳嘉二年六月丁丑日，洛阳宣德亭地裂开，长八十五丈，接近祭天的地方。当时李固回答策问，认为“阴类专横恣肆，将有分离的征象，之所以靠近祭天之处，是上帝垂示征象以警告陛下”。这时宋娥及中常侍各因权分争，后来中常侍张逵、蘧政又与大将军梁商争权，假冒梁商名义散布流言，想要陷害他。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有六个郡、国地裂开，水往上涌，井水也盈满外流，毁坏官署民屋，压死百姓。当时梁太后代行政事，她的哥哥梁冀冤枉杀死李固、杜乔。

三年，有五个郡、国发生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广汉郡梓潼县发生山崩。

永兴二年六月，东海郡朐山崩塌。冬季十二月，泰山、琅邪两郡盗贼成群而起。

永寿三年七月，河东地裂，时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内患之。

永寿三年七月，河东郡地裂开，当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专政，桓帝想要按己意行动，内心厌恨他。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冯翊云阳地裂。

三年五月甲戌，汉中山崩。是时上宠恣中常侍单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来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缑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阳高平永寿亭、上党泫氏地各裂。是时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专恣。冬，桓帝崩。明年，窦氏等欲诛常侍、黄门，不果，更为所诛。

灵帝建宁四年五月，河东地裂十二处，裂合长十里百七步，广者三十余步，深不见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阳大风，拔树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风拔树。是时邓太后摄政，以清河王子年少，号精耳，故立之，是为安帝。不立皇太子胜，以为安帝贤，必当德邓氏也；后安帝亲谗，废免邓氏，令郡县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坏。此为殽霿也，是后西羌亦大乱凉州十有余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国四十大风拔树。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风，拔南郊道梓树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风拔树。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风拔树。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日，左冯翊云阳县地裂开。

三年五月甲戌日，汉中郡山崩塌。这时皇上宠爱并放纵中常侍单超等人。

四年六月庚子日，泰山与博城县尤来山的山体分裂。

八年六月丙辰日，缑氏县地裂开。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日，洛阳高平永寿亭、上党泫氏县分别地裂。这时朝臣都忧虑中常侍王甫等人专横恣肆。冬天，桓帝逝世。第二年，窦氏想要诛杀常侍、黄门，没有成功，反被他们杀害。

灵帝建宁四年五月，河东郡地裂开十二处，裂口合计长十里又一百零七步，宽的地方三十多步，深不见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日，南阳郡刮大风，拔出树木。

安帝永初元年，刮大风，拔起树木。这时邓太后代行政事，因清河王的儿子年纪小，号称明帝曾孙中的精明者，所以立他为帝，这就是安帝。不立皇太子刘胜，认为安帝才德兼备，一定会感激邓氏的恩德；后来安帝亲近谗人，废免邓氏，诏令郡县逼迫邓氏前往封国，自杀而死者有八九人，邓氏家族因此而破败。这就是昏蒙。这以后西羌大规模扰乱凉州十多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四十个郡、国刮大风，拔起树木。

三年五月癸酉日，京都刮大风，拔起南郊路上的梓树九十六株。

七年八月丙寅日，京都刮大风，拔起树木。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日，京都刮大风，拔起树木。

六年夏四月，沛国、勃海大风，拔树三万余枚。

六年夏天四月，沛国、勃海郡刮大风，拔起树木三万余株。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东、颍川大风拔树。六月壬午，郡国十一大风拔树。是时安帝亲谗，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国三十六大风拔树。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风雨雹，拔郊道树十围已上百余枚。其后晨迎气黄郊，道于雒水西桥，逢暴风雨，道卤簿车或发盖，百官沾濡，还不至郊，使有司行礼。迎气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风拔树。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大风，发屋拔木。

中兴以来，脂夜之妖无录者。

章帝七八年间，郡县大螟伤稼，语在《鲁恭传》，而纪不录也。是时章帝用窦皇后谗，害宋、梁二贵人，废皇太子。

灵帝熹平四年六月，弘农、三辅螟虫为害。是时灵帝用中常侍曹节等谗言，禁锢海内清英之士，谓之党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辅螟虫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岁遣窦固等征西域，置都护、戊己校尉。固等适还而西域叛，杀都护陈睦、戊已校尉关宠。于是大怒，欲复发兴讨，会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日，河东、颍川二郡刮大风，拔起树木。六月壬午日，十一个郡、国刮大风，拔起树木。这时安帝亲信谗人，分不清曲直。

三年，京都及三十六个郡、国刮大风，拔起树木。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癸巳日，京都刮大风，降冰雹，拔起十围以上的郊道树百多株。在这以后灵帝早晨到黄郊迎气，途经洛水西桥，遇着暴风雨，路上的仪仗车有的被掀开顶盖，百官的衣服全都浸得透湿，没到黄郊就返回了，仅派有关官员前往行礼。赴西郊迎气时，也是这样。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日，刮大风，拔起树木。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刮大风，吹翻屋顶，拔起树木。

中兴以来，脂妖、夜妖，没有被记录下来。

章帝七、八年间，郡县发生大螟灾，损伤庄稼，此事记载在《鲁恭传》，而《章帝纪》中没有记载。这时章帝听信窦皇后谗言，害死宋、梁两位贵人，废掉皇太子。

灵帝熹平四年六月，弘农郡、三辅发生螟虫灾害。这时灵帝听信中常侍曹节等人的谗言，禁止天下清高杰出的人士做官交游，称他们做党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辅发生螟虫灾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患瘟疫死。这年派遣窦固等人征讨西域，设

置都护、戊己校尉两个官员。窦固等人刚返回，西域就反叛了，杀死都护陈睦、戊己校尉关宠。明帝于是大发雷霆，准备再发兵讨伐，恰逢秋天明帝逝世，这是明帝思虑问题不够明智。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时窦皇后以宋贵人子为太子，宠幸，令人求伺贵人过隙，以谗毁之。章帝不知窦太后不善，厥咎霿也。或曰，是年六月马太后崩，土功非时兴故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天，京都发生大牛瘟。这时窦皇后因为宋贵人的儿子为太子，宋贵人受到宠爱，于是叫人查找宋贵人的过失、漏洞，用来谗毁她。章帝不知窦皇后居心不良，他的过失是愚蒙。也有人说，是这年六月马太后逝世，兴起营造陵墓的工程，不是适当时节的缘故。

# 后汉书志第十七　五行五

## 射妖　龙蛇孽　马祸　人痾　人化　死复生　疫　投蜺

《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极，中也。眊，不明也。说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辞也。《春秋》“王师败绩”，以自败为文。

恒阴，中兴以来无录者。

灵帝光和中，雒阳男子夜龙以弓箭射北阙，吏收考问，辞“居贫负责，无所聊生，因买弓箭以射”。近射妖也。其后车骑将军何苗，与兄大将军进部兵还相猜疑，对相攻击，战于阙下。苗死兵败，杀数千人，雒阳宫室内人烧尽。

安帝延光三年，济南言黄龙见历城，琅邪言黄龙见诸。是时安帝听谗，免太尉杨震，震自杀。又帝独有一子，以为太子，信谗废之。是皇不中，故有龙孽，是时多用佞媚，故以为瑞应。明年正月，东郡又言黄龙二见濮阳。

《五行传》说：“君主如果没有统治天下、施行政教的准则，这叫做不建。它的过失是昏昧不明，它将受到的惩罚是久阴不雨，它的极不幸的事是志气短小，身体瘠弱。有时就有射妖，有时就有龙孽、蛇孽，有时就有马祸，有时就有下人颂扬在上者之疾，有时就有日月乱行、星辰反行的现象。”皇，指君主。极，是准则。眊，是不明。解释说：这是伤害上天。不说伤害上天，因为天是天子的代名词。犹如《春秋》写“王师败绩”，不说出谁打败王师，而用王师自己失败来行文。

久阴不雨，光武帝中兴以来，没有记录。

灵帝光和年间，洛阳男子夜龙用弓箭射北阙，官吏拘捕他审问，供辞说“生活贫困，负债累累，没有什么依赖可以维持生活，因此购买弓箭来射宫阙”。这与射妖相近。这以后车骑将军何苗，与他的哥哥大将军何进部下的兵士互相猜疑，对着攻击，在阙下作战。何苗战死，军队失败，死亡数千人，洛阳宫室焚毁，宫人宦官杀尽。

安帝延光三年，济南郡传说黄龙在历城县出现，琅邪郡传说黄龙在诸邑出现。这时安帝听信谗言，免去太尉杨震的职务，杨震被逼自杀。安帝只有一个儿子，把他立为太子，又听信谗言废去他。这是君

主没有建立统治天下的准则，所以有龙孽。当时多任用奸诈谄媚的人，所以反认为是吉祥的应验。第二年正月，东郡又传说黄龙两次在濮阳县出现。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襄楷以为夫龙者为帝王瑞，《易》论大人。天凤中，黄山宫有死龙，汉兵诛莽而世祖复兴，此易代之征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汉。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日，河内郡野王县山上发现死龙，长约数十丈。襄楷认为龙是帝王的吉祥之兆，《易经·乾卦》也用龙来对应大人。新莽天凤年间，黄山宫发现死龙，结果是汉军诛灭王莽而世祖中兴汉朝，这是更换朝代的象征。到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就起而代替了汉朝。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黄龙见。时吏傅坚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为走卒戏语，不可。太守不听。尝见坚语云：“时民以天热，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人间。闻郡，欲以为美，故言。”时史以书帝纪。桓帝时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应，皆此类也。又先儒言：瑞兴非时，则为妖孽，而民讹言生龙语，皆龙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是时灵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

更始二年二月，发雒阳，欲入长安，司直李松奉引，车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马祸也。时更始失道，将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惊马与逸象突入宫殿。近马祸也。是时桓帝政衰缺。

灵帝光和元年，司徒长史冯巡马生人。京房《易传》曰：“上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后冯巡迁甘陵相，黄巾初起，为所残杀，而国家亦四面受敌。其后关东州郡各举义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与京房同。

光和中，雒阳水西桥民马逸走，遂啮杀人。是时公卿大臣及左右数有被诛者。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传说黄龙出现。当时郡吏傅坚因为郡里想向上报告，就入郡府报告，认为这是下人开玩笑的话，不可上报。太守不听。曾经有人得知傅坚的话说：“当时百姓因为天气热，想到池塘里洗澡，看见池水污浊，因而开玩笑相恐吓，说‘这里面有黄龙’，这话被路过的人听到，报告郡府，郡府想以此事迎合朝廷，所以上奏。”当时史官把它载入帝纪。桓帝的时候，政治衰败，而到处多说有吉祥的预兆，都是这类情况。又有古代的儒者说，吉兆兴起不合时宜，那么就是妖孽，而百姓谣传出现龙的话，都是龙孽。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日，青蛇在御座上出现。这时灵帝信任宦官，王室衰弱。

更始二年二月，刘玄从洛阳出发，想进入长安，司直李松导引车

驾，车马狂奔，触着北宫铁柱门，三匹马都死去。这是马祸。当时更始的统治失去正道，将要灭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受惊的马和逃出的象突入宫殿。这与马祸相近。这时桓帝的政治衰败。

灵帝光和元年，司徒长史冯巡的马生人。京房《易传》说："朝廷没有天子，诸侯互相攻伐，它所产生的妖孽是马生人。"后来冯巡迁调甘陵国相，黄巾军兴起之初，他就被黄巾军所杀，而国家也四面受敌。这以后关东州、郡各起义军，终于互相攻伐，天子向西迁移，国家的政令隔塞。这占兆与京房《易传》所说的相同。

光和年间，洛阳水西桥居民的马逃跑，并咬死人。这时公卿大臣及灵帝左右的宦官，屡屡有被诛杀的。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转相惊走，弃什物，去庐舍。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日，百姓辗转互相惊扰逃亡，抛弃什物，离开庐舍。

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妇食夫，河南夫食妇。

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馁，牵而胜之。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阳门，辞"我梁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　中黄门桓贤等呼门吏仆射，欲收缚何人，吏未到，须臾还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时蔡邕以成帝时男子王褒绛衣入宫，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后王莽篡位。今此与成帝时相似而有异，被服不同，又未入云龙门而觉，称梁伯夏，皆轻于言。以往况今，将有狂狡之人，欲为王氏之谋，其事不成。其后张角称黄天作乱，竟破坏。

二年，雒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胸，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此之后，朝廷霿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逾此。

四年，魏郡男子张博送铁卢诣太官，博上书室殿山居屋后宫禁，落屋欢呼。上收缚考问，辞"忽不自觉知"。

灵帝建宁三年春天，河内郡有位妇人吃掉了自己的丈夫，河南郡有位男子吃掉了自己的妻子。

熹平二年六月，洛阳百姓中流传谣言说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貌胡须眉毛具备。观看的人有数万，官府里的人都出来看，道路也断绝了。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在冀州起兵，自己号称黄天，他的部帅有三十六方，四方的徒众出来响应，朝廷的将帅像星星布列，吏士在外面聚集，趁黄巾军疲惫饥饿，勉强战胜了他们。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日，不知是什么人穿着白衣要进入德阳门，口

称“我是梁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中黄门桓贤等人呼门吏仆射，准备收缚那个人，门吏还未到，白衣人在顷刻间退走，寻找不得，不知他的姓名。当时蔡邕以为西汉成帝时男子王褒穿着红色衣服进宫，走上前殿非常室，说“天帝令我居此”，后来王莽篡位。如今这事与成帝时相像，却有不同，穿的衣服不同，又没有进云龙门而被发觉，自称梁伯夏，都比成帝时情况为轻。用往事来比照今日之事，将会有狂妄狡诈的人，想干王莽的阴谋，但事情不能成功。这以后张角自称黄天，起兵作乱，最终失败。

二年，洛阳上西门外，有女人生一个男孩，两个头，不同肩膀，共一胸脯，面部都向前，家人认为不吉祥，呱呱坠地以后，把他抛弃了。从此以后，朝廷昏昧混乱，政治出于私人之门，君臣上下没有分别，是两个头的象征。后来董卓鸩杀何太后，并加以不孝的罪名；又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不久又毒杀他。汉朝建元以来，祸患没有超过这时候的。

四年，魏郡男子张博送铁饭器到太官。张博走上书室殿山居屋后面的宫禁，从屋上落下大呼。灵帝拘捕捆缚他进行审讯，张博说是“忽然自己不知不觉”。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

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鼋，入于深渊，其后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

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其母闻棺中声，发之，遂生。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女子李娥，年六十余，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敛，瘗于城外数里上，已十四日，有行闻其冢中有声，便语其家。家往视闻声，便发出，遂活。

七年，越巂有男化为女子。时周群上言，哀帝时亦有此异，将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献帝封于山阳。

建安中，女子生男，两头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日，洛阳男子刘仓住在上西门外，他的妻子生个男孩，两头共一个身体。

灵帝时，江夏郡黄氏的母亲，洗澡时变成鼋，游进深潭去了，此后时常出现。当初黄氏洗澡时，头上插着一枚银钗，其后出现时，银钗仍插在鼋头上。

献帝初平年间，长沙有个姓桓的人，死去，棺殓已经一个多月，他的母亲听见棺材里有声音，揭开棺材，人就复活了。占辞说："最阴变成阳，下人变成上。"这以后曹公由一般的士人兴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郡充县女子李娥，年六十余岁，死去，用她家杉木制成的粗陋而薄的小棺入殓，埋葬在城外数里的地方，已经十四天了，有行人听到她的坟墓中有声音，告诉她的家人。家人去看，听到声音，便发掘坟墓，揭开棺材，人就复活了。

七年，越巂郡有一个男人变为女子。当时周群上言说，哀帝时也有这种妖异，预示将要有改换朝代的事情。到二十五年，献帝被封为山阳公。

建安年间，有妇人生个男孩，两个头共一个身躯。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郡大瘟疫流行。

延光四年冬天，京都大瘟疫流行。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瘟疫流行。二月，九江、庐江二郡又流行瘟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瘟疫流行。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瘟疫流行。

熹平二年正月，大瘟疫流行。

光和二年春，大瘟疫流行。

五年二月，大瘟疫流行。

中平二年正月，大瘟疫流行。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流行。

灵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起奋讯，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貌似龙。上问蔡邕，对曰："所谓天投蜺者也。不见足尾，不得称龙。《易传》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夺，臣无忠，则天投蜺。'变不空生，

占不空言。”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斋，当谒祖庙，辄有变异不得谒。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烧郡国，山东七州处处应角。遣兵外讨角等，内使皇后二兄为大将统兵。其年，宫车宴驾，皇后摄政，二兄秉权。谴让帝母永乐后，令自杀。阴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诛中官，中官逆杀大将军进，兵相攻讨，京都战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为太尉卓等所废黜，皆死。天下之败，兵先兴于宫省，外延海内，二三十岁，其殃祸起自何氏。

灵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日，有黑气坠落在北宫温明殿东面庭院中，颜色像车盖一般黑，升起时奋发迅速，身子呈五种颜色，有头，躯体长十余丈，形貌像龙。灵帝询问蔡邕，蔡邕答道：“这是所谓上天降蜺的事。因为没有脚爪和尾巴，不能称作龙。《易传》说：‘蜺象征君王无德，亲近容貌美丽的人。’《潜潭巴》说：‘虹蜺出来，后妃阴气胁迫君主。’又说：‘五种颜色更迭出现，照在宫殿上，将有兵革之事发生。’《演孔图》说：‘天子外为兵战所苦，威权被内宫剥夺，臣下无忠心，那么上天就会降蜺。’变异不会空生，卜占没有空话。”在此之前，灵帝立皇后何氏，皇后每次斋戒，当去谒祖庙的时候，就有变异发生使她无法拜祭。中平元年，黄巾张角等人立三十六方，起兵焚烧郡、国，山东七个州，处处响应张角。朝廷派兵讨伐张角等，在朝内叫皇后的两个哥哥任大将统领军队。这一年，灵帝逝世，何皇后代行政事，她的两个哥哥掌握政权。谴责灵帝的母亲永乐太后，使她自杀。暗中呼召并州牧董卓进入京都，将要共同诛杀宦官，宦官反而杀死大将军何进，军队互相攻讨，京都作战的人塞断道路。何太后、少帝母子于是被太尉董卓等人所废黜，并都被毒杀。天下的破败，刀兵先起于宫禁以内，向外延及全国，历二三十年，这个灾祸实从何氏掀起。

# 后汉书志第十八　五行六

## 日食　日抱　日赤无光　日黄珥　日中黑　虹贯日
## 月食非其月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在危八度。《日蚀说》曰："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为阴所乘，故蚀。蚀者，阳不克也。"其候杂说，《汉书·五行志》著之必矣。儒说诸侯专权，则其应多在日所宿之国。诸象附从，则多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则咎害除。是时世祖初兴，天下贼乱未除。虚、危，齐也。贼张步拥兵据齐，上遣伏隆谕步，许降，旋复叛称王，至五年中乃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蚀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时世祖在雒阳，赤眉降贼樊崇谋作乱，其七月发觉，皆伏诛。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蚀之。史官不见，郡以闻。在尾八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蚀之，在毕五度。毕为边兵。秋，隗嚣反，侵安定。冬，卢芳所置朔方、云中太守各举郡降。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蚀之，在昴七度。昴为狱事。时诸郡太守坐度田不实，世祖怒，杀十余人，然后深悔之。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发生日食。在危宿八度。《日食说》说："日，是太阳的精华，人君的象征。为君之道有亏损，被阴气所利用，所以有日食。日食，是阳气不能战胜阴气的结果。"至于日食的征候杂说，《汉书·五行志》有专门的撰述了。儒者说诸侯专擅权力，那么它的应验多半在发生日食的国家中出现。附从的诸种征象，就多是君王的事。人君改正缺失，加修德行，那么灾祸就可免除。这时世祖刚刚兴起，天下的贼乱还没有消除。虚宿、危宿的分野，是古齐国地区。国贼张步拥兵占据古齐国地区，皇上派遣伏隆前往晓谕，张步答应投降，没多久又反叛称王，到建武五年中间，才被消灭。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发生日食，在柳宿十四度。柳宿的分野，是河南郡。当时世祖在洛阳，赤眉降将樊崇图谋作乱，这年七月被发觉，都处以死刑。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发生日食。史官没有看到，郡里传报上来。在尾宿八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发生日食，在毕宿五度。毕宿象征边疆兵事。秋天，隗嚣反叛，侵犯安定郡。冬天，卢芳所设置的朔方、云中二郡太守，各自以郡投降隗嚣。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发生日食，在昴宿七度。昴宿象征狱讼事务。当时诸郡太守由于测量田亩不实，世祖发怒，杀了十多个人，但后来对这件事深为悔恨。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廪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养之官也。其十月，废郭皇后，诏曰“不可以奉供养”。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发生日食，在胃宿九度。胃宿象征仓廪。当时诸郡刚因租赋问题受到惩罚，天下的人忧虑恐惧，都把谷子作为话题，所以上天显示征象。有人说：胃宿，是供养的星官。这年十月，废去郭皇后，诏令说“不可以进献供养”。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为上仓，祭祀谷也。近舆鬼，舆鬼为宗庙。十九年中，有司奏请立近帝四庙以祭之，有诏“庙处所未定，且就高庙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庙。有简堕心，奉祖宗之道有阙，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蚀之，在毕十五度。毕为边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蛮夷为寇害，伏波将军马援将兵击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在东壁五度。东壁为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诸王各招来文章谈说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于是上怒，诏捕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故天示象。世祖于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蚀之，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后二年，宫车晏驾。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蚀之，在斗二十度。斗为庙，主爵禄。儒说十一月甲子，时王日也，又为星纪，主爵禄，其占重。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发生日食，在柳宿七度，是京都所在的星宿。柳宿象征上仓，是储藏祭祀谷的，与鬼宿相近，鬼宿象征宗庙。十九年的中间，官吏上奏，请求建立与光武帝最近的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四庙进行祭祀，有诏令“庙宇处所尚未选定，暂就高祖庙合祭”。到这时已经三年，竟不立庙。有简慢惰怠的思想，奉侍祖宗的孝道有缺失，所以显示征象啊。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发生日食，在毕宿十五度。毕宿象征边疆军事。这年冬天十月间，因为武谿蛮夷的侵犯劫掠，成为祸害，皇上派伏波将军马援统率军队讨伐。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发生日食，在东壁宿五度。东壁宿象征

文章，一名娵訾之口。起先是皇子诸王各都招来文章谈说士人，去年里，有人上奏：“诸王所招待的士人，有的真伪混杂，那些刑事犯人的子孙，应该可以分别开来。”于是皇上大怒，下令拘捕诸王的门客，都加以苛刻的法律，被处死的人很多。世祖不早些颁布刑罚禁令，一时处置过度，故上天显示征象。世祖对此有意改悔，派遣使者对那些被侵凌冤屈的死者予以平反。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发生日食，在柳宿五度，这是京都所在的星宿。自二十一年上天显示征象到这时已经十年，后二年，光武帝逝世。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发生日食，在斗宿二十度。斗宿象征朝堂，掌管爵禄。儒者说十一月甲子，是当时君王的日子，又是星纪，掌管爵禄，它的占兆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蚀之，在氐二度。氐为宿宫，是时明帝作北宫。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发生日食，在氐宿二度。氐宿象征住宿的宫殿，这时明帝建造北宫。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蚀之，既，在斗十一度。斗，吴也。广陵于天文属吴。后二年，广陵王荆坐谋反自杀。

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七度。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蚀之，在柳十五度。儒说五月戊午，犹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后二岁，宫车晏驾。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蚀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时明帝既崩，马太后制爵禄，故阳不胜。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在东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时群臣争经，多相非毁者。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蚀之，在翼六度。翼主远客。冬，东平王苍等来朝，明年正月，苍薨。

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史官不见，佗官以闻。日在氐四度。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蚀之。史官不见，涿郡以闻。日在奎八度。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轩辕，在左角，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上免太后兄弟窦宪等官，遣就国，选严能相，于国蹙迫自杀。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发生日食，全食，在斗宿十一度。斗宿的分野，是古吴国地区。广陵在天文的分野属古吴国范围。此后二年，广陵王刘荆因谋反罪自杀。

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发生日食，在尾宿十七度。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发生日食，在柳十五度。儒者说五月戊午日，如同十一月甲子日，也是当时君王的日子。又柳宿的分野在京都，它的占兆意义重大。此后二年，明帝逝世。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发生日食，在斗宿二十一度。这时明帝已经逝世，马太后裁断爵禄，所以阳气不胜。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发生日食，在东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这时群臣争论常道，多有互相非议毁谤之事。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发生日食，在翼宿六度。翼宿象征远方宾客。冬天，东平王刘苍等人来京都朝王，明年正月，刘苍逝世。

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发生日食。史官没有看到，其他官吏传报。日在氐宿四度。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发生日食。史官没有看到，涿郡传报上来。日在奎宿八度。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发生日食，在七星宿二度，象征主衣裳。又说运行靠近轩辕星，在左角，属太后族。这个月十九日，皇上免去太后的兄弟窦宪等人的官职，叫他们回封地去挑选严厉能干的人为国相，并在封地逼迫他们自杀。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觜觿，为葆旅，主收敛。儒说葆旅宫中之象，收敛贪妒之象。是岁邓贵人始入。明年三月，阴皇后立，邓贵人有宠，阴后妒忌之，后遂坐废。一曰是将入参，参、伐为斩刈。明年七月，越骑校尉冯柱捕斩匈奴温禺犊王乌居战。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在觜觿宿，象征收取野生食物，掌管收敛。儒者说葆旅是宫中的象征，收敛是贪妒的象征。这一年邓贵人才入宫掖。明年三月间，立阴皇后。邓贵人有宠，阴皇后妒忌她，后来就因此被废。一说觜宿将入参宿，参宿伐星，象征斩杀。明年七月间，越骑校尉冯柱拘捕斩杀匈奴温禺犊王乌居战。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蛮夷反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二十二度。东井，主酒食之宿也。妇人之职，无非无仪，酒食是议。去年冬，邓皇后立，有丈夫之性，与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伤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蚀之，在胃二度。胃主廪仓。是时邓太后专政，去年大水伤稼，仓廪为虚。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在虚八度。正月，王者统事之正日也。虚，空名也。是时邓太后摄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虚，故于正月阳不克，示象也。于是阴预乘阳，故夷狄并为寇害，西边诸郡皆至虚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在尾十度。尾为后宫，继嗣之宫也。是时上甚幸阎贵人，将立，故示不善，将为继嗣祸也。明年四月，遂立为后。后遂与江京、耿宝等共谗太子废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蚀之，在心四度。心为王者，明久失位也。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在翼宿八度，是荆州所在的宿。明年冬天，南郡蛮夷反叛，侵犯劫掠。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发生日食，在东井二十二度。东井，是象征掌管酒食的星宿。妇人的职守，即行无非法，质无威仪，只要负责做好酒食的工作。去年冬天，邓贵人被立为皇后，有丈夫的性格，参与了解朝廷的事情，所以上天显示征象。这年发生水灾，淫雨伤害庄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发生日食，在胃宿二度。胃宿象征仓廪。这时邓太后专断政事，去年遭遇大水灾，伤害庄稼，仓廪空虚。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发生日食，在虚宿八度。正月，是帝王总领国事的正日子。虚，是空的名号。这时邓太后代行政事，安帝不得行使政权，都不是正常的现象，好像帝王的位置等于虚设，所以在正月阳气不能战胜阴气，这是上天显示征象呀！于是阴气乘阳气虚弱而干预，所以夷狄一齐侵犯劫掠，成为祸害，西边诸都极为虚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发生日食，在东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发生日食，在尾宿十度。尾宿象征后宫，是继承皇位人的宫殿。这时皇上很宠爱阎贵人，将要立为皇后，所以上天显示这不美好，将要成为继承人的祸患。明年四月间，竟立阎贵人为皇后。后来阎氏就与江京、耿宝等人共同谗毁太子，终于把他废掉。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发生日食，在心宿四度。心宿象征王者，表明帝王久已失位了。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蚀之，在娄五度。史官不见，辽东以闻。

四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蚀之，在奎九度。史官不见，七郡以闻。奎主武库兵。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库火，烧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蚀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见，张掖以闻。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几尽，地如昏状。在须女十一度，女主恶之。后二岁三月，邓太后崩。

永宁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蚀之，在张十五度。史官不见，酒泉以闻。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食之，在氐十五度。氐为宿宫。宫，中宫也。时上听中常侍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谗言，废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在胃十二度。陇西、酒泉、朔方各以状上，史官不觉。

顺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蚀之，在翼九度。

阳嘉四年闰月丁亥朔，日有蚀之，在角五度。史官不见，零陵以闻。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在须女十一度。史官不见，会稽以闻。明年，中常侍张逵等谋谮皇后父梁商欲作乱，推考，逵等伏诛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发生日食，在娄宿五度。史官没有看到，辽东郡传报上来。

四年二月乙巳朔日，发生日食，在奎宿九度。史官没有看到，七个郡传报上来。奎宿象征武库兵器。这个月十八日壬戌，武库起火，烧毁兵器。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发生日食，在翼宿十八度。史官没有看到，张掖郡传报上来。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发生日食，几乎全食，地上像天刚黑时的样子。在须女宿十一度，不利于女主。此后二年三月间，邓太后逝世。

永宁元年七月乙酉朔日，发生日食，在张宿十五度。史官没有看到，酒泉郡传报上来。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发生日食，在氐宿十五度。氐宿象征住宿的宫殿。宫，是中宫。当时皇上听信中常侍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人的谗言，废掉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发生日食，在胃宿十二度。陇西、酒泉、朔方等郡各把所看到的日食状况传报上来，史官没有发觉。

顺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发生日食，在翼宿九度。

阳嘉四年闰月丁亥朔日，发生日食，在角宿五度。史官没有看到，零陵郡传报上来。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发生日食，在须女宿十一度。史官没有看到，会稽郡传报上来。明年，中常侍张逵等人谋谮皇后的父亲梁商欲作乱，追问审讯，纯属子虚，张逵等人被处以死刑。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三十三度。东井，三辅宿。又近舆鬼，舆鬼为宗庙。其秋，西羌为寇，至三辅陵园。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发生日食，在东井宿三十三度。东井宿，三

辅地区是分野。又与舆鬼接近，舆鬼宿象征宗庙。这年秋天，西羌侵犯劫掠，直到三辅的陵园。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后宫，继嗣之官也。以为继嗣不兴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是时梁太后摄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东井主法，梁太后又听兄冀枉杀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蚀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见，广陵以闻。翼主倡乐。时上好乐过。

永兴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在角五度。角，郑宿也。十一月，泰山盗贼群起，劫杀长吏。泰山于天文属郑。

永寿三年闰月庚辰晦，日有蚀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例在永元四年。后二岁，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诛。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蚀之，在营室十三度。营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邓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杀，家属被诛。吕太后崩时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有蚀之，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谷永以为三朝尊者恶之。其明年，宫车晏驾。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发生日食，在尾宿十一度。尾宿象征后宫，是继承皇位人的宫殿。可以认为这是继承人不兴旺的象征。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在营室宿三度。史官没有看到，郡、国传报上来。这时梁太后代行政事。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发生日食，在东井宿二十三度。先例见于永元十五年。东井宿象征掌管法令，梁太后又听任她的哥哥梁冀冤枉杀害公卿，是犯天法呀明年，梁太后逝世。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发生日食，在翼宿四度。史官没有看见，广陵郡传报上来。翼宿象征掌管歌舞和音乐。当时皇上爱好音乐，失之过度。

永兴二年九月丁卯朔日，发生日食，在角宿五度。角宿，古郑国地区是分野。十一月间，泰山郡盗贼一群群兴起，劫掠并杀害较高级的官员。泰山郡在天文上的分野，属于古郑国的范围。

永寿三年闰月庚辰晦日，发生日食，在七星宿二度。史官没有看到，郡、国传报上来。例在永元四年。后二年，梁皇后逝世，梁冀兄弟被杀。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发生日食，在柳宿七度，京都地区是分

野。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发生日食，在营室宿十三度。营室中间，是女主的象征。这年二月癸亥日，邓皇后由于酗酒罪，皇上将她送入暴室，使她自杀，家属被诛灭。吕太后逝世时也是这样。

九年正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在营室宿三度。史官没有看到，郡、国传报上来。谷永认为三朝尊者憎恶它。明年，桓帝逝世。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蚀之，在舆鬼一度。儒说壬子淳水日，而阳不克，将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发生日食，在舆鬼宿一度。儒者说壬子是大水日，而阳气不胜阴气，将会有水害。这年八月，六个州发生大水灾，勃海水满外流。

灵帝建宁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蚀之。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蚀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蚀之。右扶风以闻。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蚀之。梁相以闻。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蚀之。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蚀之，在虚二度。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专权。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蚀之。赵相以闻。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蚀之，在箕四度。箕为后宫口舌。是月，上听谗废宋皇后。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蚀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蚀之，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蚀之。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蚀之。其月浃辰，宫车晏驾。

献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在营室四度。是时李傕、郭汜专政。

兴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蚀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蚀之。

六年二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在尾十二度。

灵帝建宁元年五月丁未朔日，发生日食。冬十月甲辰晦日，发生日食。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发生日食。右扶风传报上来。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发生日食。梁国相传报上来。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发生日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发生日食，在虚宿二度。这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专擅权力。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发生日食。赵国丞相传报上来。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十月丙子晦日，发生日食，在箕宿四度。箕宿象征后宫口舌。这个月，皇上听信谗言，废去宋皇后。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发生日食。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发生日食，在角宿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发生日食。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发生日食。这个月丁巳日，灵帝逝世。

献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发生日食，在营室四度。这时李傕、郭汜专断政事。

兴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发生日食。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发生日食。

六年二月丁卯朔日，发生日食。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发生日食，在尾宿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蚀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蚀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蚀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蚀之。

凡汉中兴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蚀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晕抱，白虹贯晕，在毕八度。毕为边兵。秋，隗嚣反，侵安定。

灵帝时，日数出东方，正赤如血，无光，高二丈余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其占曰，事天不谨，则日月赤。是时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数矣。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黄气抱日，黄白珥在其表。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气大如瓜，在日中。

五年正月，日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飞鹊，数月乃销。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贯日。

献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贯日。

桓帝永寿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蚀非其月。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蚀非其月。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发生日食。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发生日食。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发生日食。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发生日食。

总计汉中兴以来十二代，历一百九十六年，共发生日食七十二次：其中朔日发生三十二次，晦日发生三十七次，月二日发生三次。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太阳有光圈环绕，白虹贯穿光圈，在毕宿八度。毕宿象征边疆兵事。秋天，隗嚣反叛，侵犯安定郡。

灵帝时，太阳多次从东方出来，像血色一样正红，没有光，升高到二丈多才有亮光。并且进入西方向下落，离地二丈时，也是这样。它的占辞说：“侍奉上天不恭敬，那么日月就红。”这时月亮出来和落下离地二三丈，都像血一般红的现象，已经出现多次了。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日，黄气环绕太阳，黄白色的弧形晕浮在它的表面。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日，像瓜一样大的黑气，出现在太阳当中。

五年正月，太阳呈赤黄色，中间有像飞鹊形状的黑气，几个月以后才消失。

六年二月乙未日，白虹贯穿太阳。

献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日，白虹贯穿太阳。

桓帝永寿三年十二月壬戌日，发生月食在不应当发生的月份。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日，发生月食在不应当发生的月份。

赞曰：皇极惟建，五事克端。罚咎入沴，逆乱浸干。火下水腾，木弱金酸。妖岂或妄，气炎以观。

赞辞说：帝王统治天下的准则只有建立起来，貌、言、视、听、思五事才能随之端正。如果发生罪恶过失，就会有各种祸患的惩罚降临，使国家遭受伤害，逐渐招致叛乱的干犯。于是火不炎上而向下潜，水不润下而向上腾，木质变弱，金性变酸。妖异的出现，难道会是没有原因？从气焰观察，便可得知。

# 后汉书志第十九　郡国一

## 河南　河内　河东　弘农　京兆　冯翊　扶风
## 右司隶

《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后所置也。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

河南尹　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洛阳，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全国各郡县的沿革始末，以及各地特殊的山河和风俗的来由，已经很详细了。现在（本书）只记载东汉建立以来改名和异动的郡县，以及会合《春秋》、《史记》、《汉书》、《东观记》这些书中记载的地名，编撰成《郡国志》。凡是《汉书地理志》上有记载而本书没有记载的县名，都为世祖时合并或撤销。前书没有而本书有的县名，均为后来新设。凡是写在前面的县，就是郡治所在之地。

河南尹 秦朝时的三川郡，高帝时改为现名。世祖复兴汉朝后定都洛阳，到建武十五年改称河南尹。河南尹辖二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到永和五年共有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户，人口一百零一万零八百二十七。

洛阳　周时号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有唐聚。有上程聚。有士乡聚。有褚氏聚。有荣锜涧。有前亭。有圉乡。有大解城。　　河南　周公时所城洛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东城门名鼎门，北城门名乾祭。又有甘城，有蒯乡。　　梁　故国，伯翳后。有霍阳山。有注城。　　荧阳　有鸿沟水。有广武城。有虢亭，虢叔国。有陇城。有薄亭。有敖亭。有荧泽。　　卷　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有扈城亭。　　原武　阳武　中牟　有圃田泽。有清口水。有管城。有曲遇聚。有蔡亭。　　开封　菀陵　有棐林。有制泽。有琐侯亭。　　平阴　穀城　瀍水出。有函谷关。缑氏　有邬聚。有轘辕关。巩　有寻谷水。有东訾聚，今名訾城。有坎埳聚。有黄亭。有湟水。有明谿泉。　　成睾　有旃然水。有瓶丘聚。有漫水。有汜水。　　京　密　有大騩山。有梅山。有陉山。　　新城　有高都城。有广成聚。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蛮中。　　匽师　有尸乡，春秋时曰尸氏。　　新郑　《诗》郑国，祝融墟。平

（河南尹管辖的二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洛阳　周朝时称为成周。境内有狄泉，在城内。辖有唐聚、上程聚、士乡聚、褚氏聚、荣锜涧、前亭、圃乡和大解城。河南　周公时的洛邑城，春秋时称为王城。东边的城门叫鼎门，北边的城门叫乾祭。还辖有甘城和蒯乡。梁　原来为封国，伯翳的后代住在这里。梁境内有霍阳山，辖有注城。荥阳 境内有鸿沟流经。辖有广武城和虢亭，虢亭为虢叔的封国。还辖有陇城、薄亭和敖亭。境内有荥泽。卷 境内筑有长城，从阳武县一直延伸到密县。辖有垣雍城和扈城亭，垣雍城也叫古衡雍。原武。阳武。中牟 境内有圃田泽，清口水流经本地。辖有管城、曲遇聚、蔡亭。开封。苑陵　辖有棐林、制泽、琐侯亭。平阴。榖城　是瀍水的发源地。境内有函谷关。缑氏 辖有邬聚。境内有轘 辕关。巩 境内存有寻谷水和湟水两条河流经。有明谿泉。辖内有东訾聚、坎埳聚和黄亭，东訾聚现在称为訾城。成皋 境内有旃然水、漫水和汜水三条河流经过。辖有瓶丘聚。京。密 境内有大騩 山、梅山、陉山三座山。新城 辖有高都城、广成聚和鄤聚，鄤聚原来称为鄤氏，现在又称蛮中。匽师 辖有尸乡，春秋时尸乡称为尸氏。新郑 即《诗经》中的郑国，境内有祝融墟。平 。

河内郡　高帝置。雒阳北百二十里。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

怀有隰城。　河阳　有湛城。轵　有原乡。有溴梁。　波　有絺 城。　沁水　野王 有太行山。有射犬聚。有邘城。　温 苏子所都。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州　平睾　有邢丘，故邢国，周公子所封。有李城。　山阳 邑。有雍城。有蔡城。　武德　获嘉 侯国。　修武 故南阳，秦始皇更名。有南阳城，阳樊、攒茅田。有小修武聚。有隤 城。　共本国。淇水出。有泛亭。　汲　朝歌　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国，南有宁乡。　荡阴 有姜里城。　林虑 故隆虑，殇帝改。有铁。

河东郡　秦置，洛阳西北五百里。二十城，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万八百三。

河内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北一百二十里。辖十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人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

（河内郡管辖的十八个县级行政区是：）怀　辖有隰城。河阳　辖有湛城。轵 辖有原乡和溴梁。波 辖有絺 城。沁水。野王 境内有太行山。辖有射犬聚和邘城。温 西周时苏氏封国的都城。济水发源于温，王莽时天大旱，于是济水枯绝。州。平睾 辖有邢丘，过去称为邢国，是西周时周公子的封国。还辖有李城。山阳 是顺帝阿母宋娥的食邑，辖有雍城和蔡城。武德。获嘉　是获嘉侯的侯国。修武　原称南阳，秦始皇时改为现名。辖有南阳城，周桓王曾收阳樊、攒茅等十二处田换郑国邬等三处的田。还辖有小修武聚和隤 城。共　原为西周共伯和的

封国，是淇水的发源地。辖有泛亭。汲。朝歌 商代纣王的别都，朝歌南边有牧野、宁乡，北边有邶国。荡阴 辖有羑里城。林虑 原名为隆虑，殇帝时改为现名，这里出产铁。

河东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西北五百里。辖二十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人口五十七万零八百零三。

安邑 有铁，有盐池。 杨 有高梁亭。 平阳 侯国。有铁。尧都此。 临汾 有董亭。 汾阴 有介山。 蒲坂 有雷首山。有沙丘亭。 大阳 有吴山，上有虞城，有下阳城，有茅津。有颠軨坂。 解 有桑泉城。有臼城。有解城。有瑕城。 皮氏 有耿乡。有铁。有冀亭。 闻喜 邑，本曲沃。有董池陂，古董泽。有稷山亭。有涑水。有洮水。 绛邑。有翼城。 永安 故彘，阳嘉二年更名。有霍大山。 河北 《诗》魏国。有韩亭。猗氏 垣 有王屋山，兖水出。有壶丘亭。有邵亭。 襄陵 北屈 有壶口山。有采桑津。 蒲子 濩泽 侯国。有析城山。端氏

（河东郡管辖的二十个县级行政区是：）安邑 境内出产铁，盛产盐。杨 辖有高梁亭。平阳 为侯国。境内出产铁，唐尧曾建都在这里。临汾 辖有董亭。汾阴 境内有介山。蒲坂 境内有雷首山和沙丘亭。大阳 境内有吴山，辖有虞城、下阳城。境内的黄河有茅津渡口，还有一个大坡颠軨 坂。解 辖有桑泉城、臼城、解城和瑕城。皮氏 辖有耿乡，那里产铁。还辖有翼亭。闻喜 为食邑，原名为曲沃。境内有董池陂，古时称董泽。辖有稷山亭。涑水和洮水流经县境。绛 为食邑。辖有翼城。永安 原称为彘，阳嘉二年改为现名。境内有霍大山。河北 即《诗经》中的魏国，辖有韩亭。猗氏。垣 境内有王屋山，是兖水的发源地。辖有壶丘亭和邵亭。襄陵 。北屈 境内有壶口山，还有黄河的渡口采桑津。蒲子。濩泽 为侯国，境内有析城山。端氏 。

弘农郡 武帝置。其二县，建武十五年属。洛阳西南四百五十里。九城，户四万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农 故秦函谷关，烛水出。有枯枞山。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务乡。有曹阳亭。 陕 本虢仲国。有焦城。有陕陌。 黾池 穀水出。有二崤。 新安 涧水出。 宜阳陆浑 西有虢略地。 卢氏 有熊耳山，伊水、清水出。 湖 故属京兆。有阌 乡。华阴 故属京兆。有太华山。

京兆尹 秦内史，武帝改。其四县，建武十五年属。洛阳西九百五十里。十城，户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四。

弘农郡 武帝时设置，其中二县在建武十五年才隶属本郡。位于洛阳西南四百五十里。辖九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万六千八百一十五，人口十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农郡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弘农 为秦代时的函谷关，是烛水的发源地。境内有枯纵山。辖有桃丘聚，原来称为桃林。还辖有务乡和曹阳亭。陕 原为虢仲的封国。辖有焦城和陕陌。黾池 是穀

水的发源地。境内有东崤山和西崤山。新安 是涧水的发源地。宜阳。陆浑 县境西部有虢略地。卢氏 境内有熊耳山，是伊水和清水的发源地。湖 原属京兆尹。辖有阌乡。华阴 原属京兆平，境内有太华山。

京兆尹 秦代时的内史，汉武帝时改为现名。其中四县，在东汉建武十五年才隶属本尹。位于洛阳以西九百五十里。辖十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九，人口二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四。

长安 高帝所都。镐在上林苑中。有细柳聚。有兰池。有曲邮。有杜邮。 霸陵 有枳道亭。有长门亭。 杜陵 鄠在西南。 郑新丰 有骊山，东有鸿门亭及戏亭。有撖城。 蓝田 出美玉。 长陵 故属冯翊。 商 故属弘农。 上洛 侯国。有冢领山，洛水出。故属弘农。有菟和山。有苍野聚。 阳陵 故属冯翊。

（京兆尹管辖的十个县级行政区是：）长安 汉高帝时的国都。镐，位于上林苑之中。辖有细柳聚、兰池、曲邮和杜邮。霸陵 辖有枳道亭和长门亭。杜陵 鄠位于县西南部。郑。新丰 境内有骊山，县东部有鸿门亭和戏亭。还辖有撖城。蓝田 出产美玉。长陵 原属左冯翊。商 原属弘农郡。上洛 为侯国。境内有冢岭山，是洛水的发源地。上洛原属弘农郡。境内还有菟和山。辖有苍野聚。阳陵 原属左冯翊。

左冯翊 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洛阳西六百八十八里。十三城，户三万七千九十，口十四万五千一百九十五。

高陵 池阳 云阳 祋祤 永元九年复。 频阳 万年 莲勺 重泉 临晋 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乡。有王城。 郃阳 永平二年复。 夏阳 有梁山、龙门山。衙 粟邑 永元九年复。

右扶风 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十五城，户万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万三千九十一。

槐里 周曰犬丘，高帝改。安陵 平陵 茂陵 鄠 丰水出。有甘亭。郿 有邰亭。 武功 永平八年复。有太一山，本终南。垂山，本敦物。有斜谷。 陈仓 汧 有吴岳山，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 渝麋 侯国。 雍 有铁。 栒邑 有豳乡。 美阳 有岐山，有周城。漆 有漆水。有铁。 杜阳 永和二年复。

右司隶校尉部，郡七，县、邑、侯国百六。

左冯翊 秦代时为内史的一部分，汉武帝时分左内史置，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西六百八十八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万七千零九十，人口十四万五千一百九十五。

（左冯翊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高陵。池阳。云阳。祋祤 永元九年复置。频阳。万年。莲勺。重泉。临晋 原为大荔县。境内有河水祠。辖有芮乡和王城。郃阳 永平二年复置。夏阳 境内有梁山和龙门山。衙。粟邑 永元九年复置。

右扶风 秦代时为内史的一部分，汉武帝时分主爵都尉置，改为现名。辖十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一万七千三百五十二，人口九万三千零九十一。

（右扶风管辖的十五个县级行政区是：）槐里 周代时称为犬丘，汉高帝时改为现名。安陵。平陵。茂陵。鄠 是丰水的发源地。辖有甘亭。郿　辖有邰亭。武功　永平八年复置，境内有太一山，原名终南山；有垂山，原名敦物，还有斜谷。陈仓。汧 境内有吴岳山，原名汧山，是汧水的发源地。辖有回城，因是原秦回中宫之地，所以名为回中。渝麋 为侯国。雍 出产铁。栒邑 辖有豳乡。美阳 境内有岐山，辖有周城。漆 境内有漆水。出产铁。杜阳 永和二年复置。

上列各地是司隶校尉部的辖境，合计有七个郡，一百零六个县、邑、侯国。

# 后汉书志第二十　郡国二

## 颍川　汝南　梁国　沛国　陈国　鲁国
## 右豫州
## 魏郡　钜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间
## 清河
## 赵国　勃海
## 右冀州

颍川郡　秦置。洛阳东南五百里。十七城，户二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

阳翟 禹所都。有钧台。有高氏亭。有雍氏城。　襄 有养阴里。襄城 有西不羹。有汜城。有汾丘。有鱼齿山。　昆阳　有湛水。　定陵　有东不羹。　舞阳 邑。　郾临颍　颍阳　颍阴 有狐宗乡，或曰古狐人亭。有岸亭。　许　新汲　鄢陵　春秋时曰鄢。　长社　有长葛城。有向乡。有蜀城，有蜀津。　阳城　有嵩高山，洧水、颍水出。有铁。有负黍聚。　父城 有应乡。　轮氏 建初四年置。

汝南郡　高帝置。洛阳东南六百五十里。三十七城，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万七百八十八。

颍川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南五百里，辖十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人口一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

（颍川郡管辖的十七个县级行政区是：）阳翟 大禹时的都城。境内有钧台。辖有高氏亭和雍氏城。襄　辖有养阴里。襄城　辖有西不羹、汜城和汾丘。境内有鱼齿山。昆阳 湛水流经县境内。定陵 辖有东不羹。舞阳 为食邑。郾。临颍。颍阳。颍阴 辖有狐宗乡，有人说就是古代的狐人亭。还辖有岸亭。许。新汲。鄢陵 春秋时期称为鄢。长社　辖有长葛城、向乡和蜀城，境内有蜀津。阳城　境内有崇嵩山，是洧水和颍水的发源地。境内产铁。辖有负黍聚。父城　辖有应乡。轮氏 建初四年设置。

汝南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南六百五十里。辖三十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人口二百一十万零七百

八十八。

平舆　有沈亭，故国，姬姓。新阳　侯国。　　西平　有铁。有柏亭，故柏国。　　上蔡　本蔡国。　　南顿　本顿国。　　汝阴　本胡国。　　汝阳　新息　侯国。北宜春　濦强　侯国。灈阳　期思　有蒋乡，故蒋国。阳安　有道亭，故国。　　项　西华　细阳　安城　侯国。有武城亭。　　吴房　有棠谿亭。　　鲖阳　侯国。慎阳　慎　新蔡　有大吕亭。安阳　侯国。有江亭，故国，嬴姓。富波　侯国，永元中复。　　宜禄　永元中复。　　朗陵　侯国。　　弋阳　侯国。有黄亭，故黄国，嬴姓。　　召陵　有陉亭。有安陵乡。　　征羌　侯国。有安陵亭。　　思善　侯国。宋　公国，周名郪丘，汉改为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于此。有繁阳亭。　　褒信　侯国。有赖亭，故国。　　原鹿　侯国。　　定颍　侯国。固始　侯国。故寝也，光武中兴更名。有寝丘。　　山桑　侯国，故属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　　城父　故属沛，春秋时曰夷。有章华台。

（汝南郡管辖的三十七个县级行政区是：）平舆辖有沈亭，原为姬姓的封国。新阳　为侯国。西平　出产铁。辖有柏亭，原来的柏国。上蔡　原为蔡国。南顿　原为顿国。汝阴　原为胡国。汝阳　。新息　原为侯国。北宜春。濦强　为侯国。灈阳。期思　辖有蒋乡，原为蒋国。阳安　辖有道亭，道亭原为封国。项　。西华。细阳。安城　为侯国。辖有武城亭。吴房　辖有棠谿亭。鲖阳　为侯国。慎阳。慎。新蔡　辖有大吕亭。安阳　为侯国。辖有江亭，原为嬴姓封国。富波　原为侯国，永元年间复置为县。宜禄　永元年间复置。朗陵　为侯国。弋阳　为侯国。辖有黄亭，原为黄国，是嬴姓的封国。召陵　辖有陉亭和安陵乡。征羌　为侯国。辖有安陵亭。思善　为侯国。宋　为公国，周代时这里叫郪丘，汉代时改名为新郪，建初四年汉章帝将宋公迁徙至这里。辖有繁阳亭。褒信　为侯国。辖有赖亭，赖亭原为西周之赖国。原鹿　为侯国。定颍　为侯国。固始　为侯国。原为寝县，汉光武帝中兴汉朝后改名为固始。辖有寝丘。山桑　为侯国，原属沛郡。辖有下城父聚和垂惠聚。城父　原属沛郡，春秋时城父称为夷。境内有楚国之离宫章华台。

梁国　秦砀郡，高帝改。其三县，元和元年属。洛阳东南八百五十里。九城，户八万三千三百，口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三。

下邑　睢阳　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有鱼门。有阳梁聚。虞　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有纶城，少康邑。砀　山出文石。蒙　有蒙泽。　穀熟　有新城。有邳亭。　鄢　故属陈留。宁陵　故属陈留。有葛乡，故葛伯国。　　薄　故属山阳，汤所都。

梁国　秦代时的砀郡，汉高帝改为现名。其中三县，为元和元年由其他郡划属的。位于洛阳东南八百五十里。辖九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八万三千三百，人口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三。

（梁国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下邑。睢阳　本是宋国阏伯居住地的旧墟。境内有卢门亭。辖有鱼门和阳梁聚。虞　辖有空桐地、桐地、桐亭和纶城。纶城是夏朝少康居住过的地方。砀　这里的山出产有

纹采的石头。蒙　境内有蒙泽。穀熟　辖有新城和邳亭。隱　原属陈留郡。宁陵　原属陈留郡。辖有葛乡，原为葛伯国。薄　原属山阳郡，商汤曾建都于此。

沛国　秦泗水郡，高帝改。洛阳东南千二百里。二十一城，户二十万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三。

沛国 秦代时为泗水郡，汉高帝时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东南一千二百里。辖二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十万零四百九十五，人口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三。

相　萧 本国。　沛 有泗水亭。　丰 西有大泽，高祖斩白蛇于此。有枌榆亭。　酂 有鄍聚。穀阳　谯 刺史治。　洨 有垓下聚。　蕲 有大泽乡，陈涉起此。铚　郸　建平　临睢 故芒，光武更名。　竹邑 侯国，故竹。　公丘 本滕国。　龙亢　向 本国。符离　虹　太丘　杼秋 故属梁国，有澶渊聚。

陈国　高帝置为淮阳，章和二年改。洛阳东南七百里。九城，户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二。

陈　阳夏 有固陵聚。宁平苦 春秋时曰相。有赖乡。　柘新平　扶乐　武平　长平 故属汝南。有辰亭。有赭丘城。

鲁国　秦薛郡，高后改。本属徐州，光武改属豫州。六城，户七万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

鲁　国，古奄国。有大庭氏库。有铁。有阙里，孔子所居。有牛首亭。有五父衢。　驺 本邾国。蕃 有南梁水。　薛 本国，六国时曰徐州。　卞 有盗泉。有郚乡城。　汶阳

右豫州刺史部，郡、国六，县、邑、公、侯国九十九。

魏郡　高帝置。洛阳东北七百里。十五城，户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万五千六百六。

（沛国管辖的二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相　。萧　原为封国。沛　辖有泗水亭。丰　县西部有大泽，汉高祖在此斩杀了白蛇。辖有枌榆亭。酂 辖有鄍聚。穀阳。谯 为刺史治所。洨辖有垓下聚。蕲 境内有大泽乡，陈涉在此起兵反秦。铚。郸。建平。临睢 原为芒县，汉光武帝时改为现名。竹邑　为侯国，原为竹县。公丘　原为滕国。龙亢。向原为国。符离 。虹。太丘。杼秋 原属梁国，辖有澶渊聚。

陈国 汉高帝时设置为淮阳国，章和二年改淮阳国为封国，距洛阳东南七百里。辖九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三，人口一百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二。

（陈国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陈。阳夏　辖有固陵聚。宁平。苦　春秋时称为相县。辖有赖乡。柘。新平。扶乐。武平。长平原属汝南郡。辖有辰亭和赭丘城。

鲁国 秦代时称为薛郡，西汉吕后时改为现名。鲁国地原属徐州，东汉光武帝时改属豫州。辖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七万八千四百四十七，人口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

（鲁国管辖的六个县级行政区是：）鲁 为封国，古代称奄国。境内有以神农氏命名的大庭氏库，还出产铁。境内的阙里，是孔子的故居。还辖有牛首亭，都城内有通衢大道五父衢。驺原为邾国。蕃 南梁水流经境内。薛 原为封国，战国时期称为徐州。卞 境内有盗泉。辖有部乡城。汶阳 。

上列各地是豫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六个郡、国，九十九个县、邑、公、侯国。

魏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七百里。辖十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人口六十九万五千六百零六。

邺 有故大河。有滏水。有汙水，有汗城。有平阳城。有武城。有九侯城。 繁阳 内黄 清河水出。有羛阳聚。有黄泽。 魏 元城 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 黎阳 阴安 邑。 馆陶 清渊 平恩 沙 侯国。 斥丘 有葛。 武安 有铁。 曲梁 侯国，故属广平。有鸡泽。 梁期

（魏郡管辖的十五个县级行政区是：）邺 境内有黄河故道。滏水和汗水流经县境。辖有汗城、平阳城、武城和九侯城。繁阳。内黄 是清河水的发源地。辖有羛阳聚。境内有黄泽。魏。元城 境内有五鹿的旧墟，原称为沙鹿，辖有沙亭。黎阳。阴安 为食邑。馆陶。清渊。平恩。沙 为侯国。斥丘 辖有葛。武安 出产铁。曲梁 为侯国，原属广平郡。境内有鸡泽。梁期 。

钜鹿郡 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广平国，以其县属。洛阳北千一百里。十五城，户十万九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十万二千九十六。

廮陶 有薄落亭。 钜鹿 故大鹿，有大陆泽。 杨氏 鄡 下曲阳 有鼓聚，故翟鼓子国。有昔阳亭。 任 南和 广平 斥章广宗 曲周 列人 广年 平乡南䜌

常山国 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国，以其县属。十三城，户九万七千五百，口六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

元氏 高邑 故鄗，光武更名。刺史治。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即位于此矣。 都乡 侯国。有铁。 南行唐 有石臼谷。 房子 赞皇山，济水所出。 平棘 有塞。 栾城 九门 灵寿 卫水出。 蒲吾 井陉 真定 上艾 故属太原。

中山国 高祖置。洛阳北一千四百里。十三城，户九万七千四百一十二，口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五。

钜鹿郡 秦代时设置。东汉建武十三年撤销广平国，将其作为县隶属钜鹿郡。位于洛阳以北一千一百里。辖十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

户十万九千五百一十七，人口六十万二千零九十六。

（钜鹿郡管辖的十五个县级行政区是：）廮陶 境内有薄落亭。钜鹿 原为大鹿县，境内有大陆泽。杨氏。鄡 。下曲阳 有鼓聚，原为翟鼓子国。还辖有昔阳亭。任。南和。广平。斥章。广宗。曲周。列人。广年。平乡。南䜌 。

常山国 汉高帝时设置。东汉建武十三年撤销真定国，将其作为县隶属常山国。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九万七千五百，人口六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

（常山国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元氏。高邑 原为鄗邑，东汉光武帝时改为现名。为刺史治所。境内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帝在这里即皇帝位。都乡 为侯国。出产铁。南行唐 境内有石臼谷。房子 境内有赞皇山，是济水的发源地。平棘 境内有关塞。栾城。九门。灵寿 是卫水的发源地。蒲吾。井陉。真定。上艾 原属太原郡。

中山国 汉高祖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北一千四百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九万七千四百一十二，人口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五。

卢奴 北平 有铁。 毋极新市 有鲜虞亭，故国，子姓。 望都 唐 有中人亭，有左人乡。安国 安憙 本安险，章帝更名。汉昌 本苦陉，章帝更名。 蠡吾 侯国，故属涿。 上曲阳 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 蒲阴 本曲逆，章帝更名。有阳城。 广昌 故属代郡。

（中山国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卢奴。北平 出产铁。毋极。新市 辖有鲜虞亭，原为子姓的封国。望都。唐 辖有中人亭和左人乡。安国 。安憙 原称安险，汉章帝时改为现名。汉昌 原称苦陉，章帝时改为现名。蠡吾 侯爵封国，原属涿。上曲阳 原属常山。恒山在县境西北。蒲阴 本名曲逆，章帝时改为现名。辖有阳城。广昌 原属代郡。

安平国 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乐成，延光元年改。洛阳北二千里。十三城，户九万一千四百四十，口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一十八。

信都 有绛水、呼沱河。 阜城 故昌城。 南宫 扶柳 下博武邑 观津 经 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 堂阳 故属钜鹿。 武遂 故属河间。 饶阳 故名饶，属涿。有无蒌亭。 安平 故属涿。 南深泽 故属涿。

河间国 文帝置，世祖省属信都，和帝永元二年复故。洛阳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户九万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一。

乐成 弓高 易 故属涿。武垣 故属涿。 中水 故属涿。鄚 故属涿。 高阳 故属涿。有葛城。 文安 故属勃海。 束州 故属勃海。 成平 故属勃海。 东平舒 故属勃海。

清河国　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为甘陵。洛阳北千二百八十里。七城，户十二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七十六万四百一十八。

甘陵　　故厝，安帝更名。　　贝丘　东武城　鄃　灵　　和帝永元九年复。　　绎幕　　广川 故属信都。有棘津城。

安平国 原为信都国，汉高帝时设置。汉明帝时改名为乐成，延光元年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北二千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九万一千四百四十，人口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一十八。

（安平国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信都 绛水、呼沱河流经境内。阜城 原名为昌城。南宫 。扶柳。下博。武邑。观津。经 漳水流经县西部，漳水的渡口叫薄落津。堂阳　原属钜鹿郡。武遂　原属河间国。饶阳　原称为饶，属涿郡。辖有无蒌亭。安平　原属涿郡。南深泽 原属涿郡。

河间国 汉文帝时设置，世祖时撤销河间国，将其隶属信都国，汉和帝永元二年恢复原来的建制。位于洛阳以北二千五百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九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人口六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一。

（河间国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乐成。弓高。易 原属涿郡。武垣 原属涿郡。中水 原属涿郡。鄚 原属涿郡。高阳 原属涿郡。辖有葛城。文安　原属勃海郡。束州　原属勃海郡。成平　原属勃海郡。东平舒 原属勃海郡。

清河国 汉高帝时设置。汉桓帝建和二年改名为甘陵国。位于洛阳以北一千二百八十里。辖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二万三千九百六十四，人口七十六万零四百一十八。

（清河国管辖的七个县级行政区是：）甘陵 原为厝县，安帝时改为现名。贝丘。东武城。鄃。灵　汉和帝永元九年复置。绎幕。广川 原属信都国。辖有棘津城。

赵国　秦邯郸郡，高帝改名。洛阳北千一百里。五城，户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九，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一。

邯郸 有丛台。易阳　襄国 本邢国，秦为信都，项羽更名。有檀台。有苏人亭。　　柏人　中丘

勃海郡　高帝置。洛阳北千六百里。八城，户十三万二千三百八十九，口百一十万六千五百。

南皮　高城 侯国。　　重合 侯国。　　浮阳 侯国。　　东光　章武　阳信 延光元年复。　修 故属信都。

右冀州刺史部，郡、国九，县、邑、侯国百。

赵国 秦代时的邯郸郡，汉高帝时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北一千一

百里。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九，人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一。

（赵国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邯郸 境内有丛台。易阳。襄国 原为邢国，秦代时改为信都县，项羽时改为现名。境内有檀台和苏人亭。柏人。中丘。

勃海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北一千六百里。辖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人口一百一十万六千五百人。

（勃海郡管辖的八个县级行政区是：）南皮。高城 为侯国。重合 为侯国。浮阳 为侯国。东光。章武。阳信 延光元年复置。修 原属信都国。

上列各地是冀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郡、国九个，县、邑、侯国一百个。

# 后汉书志第二十一　郡国三

## 陈留　东郡　东平　任城　泰山　济北
## 山阳　济阴
## 右兖州
## 东海　琅邪　彭城　广陵　下邳
## 右徐州

陈留郡　武帝置。洛阳东五百三十里。十七城，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三。

陈留　有鸣雁亭。　浚仪　本大梁。　尉氏　雍丘　本杞国。　襄邑　有滑亭。有承匡城。　外黄　有葵丘聚，齐桓公会此。城中有曲棘里。有繁阳城。　小黄　东昏济阳　平丘　有临济亭，田儋死此。有匡。有黄池亭。　封丘 有桐牢亭，或曰古虫牢。　酸枣　长垣 侯国。有匡城。有蒲城。有祭城。　己吾　有大棘乡。有首乡。考城　故菑，章帝更名。故属梁。　圉 故属淮阳。有高阳亭。　扶沟 故属淮阳。

东郡　秦置。去洛阳八百余里。十五城，户十三万六千八十八，口六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三。

陈留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东五百三十里。辖十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人口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三。

（陈留郡管辖的十七个县级行政区是：）陈留 辖有鸣雁亭。浚仪 原名为大梁。尉氏。雍丘　原为杞国。襄邑　辖有滑亭和承匡城。外黄 辖有葵丘聚，齐桓公当年在此会盟诸侯。县内有曲棘里。辖有繁阳城。小黄。东昏。济阳。平丘 辖有临济亭，田儋当年被杀于此。辖有匡和黄池亭。封丘　辖有桐牢亭，也称为古虫牢。酸枣。长垣　为侯国。辖有匡城、蒲城和祭城。己吾　辖有大棘乡和首乡。考城　原为菑，章帝时改为现名。原属梁国。圉 原属淮阳国。辖有高阳亭。扶沟 原属淮阳国。

东郡 秦代时设置。东离洛阳八百多里。辖十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六千零八十八，人口六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三。

濮阳　古昆吾国，春秋时曰濮。有咸城，或曰古咸国。有清丘。有鉏城。　燕　本南燕国。有雍乡。有胙城，古胙国。有平阳亭。有瓦亭。有桃

城。　白马 有韦乡。　顿丘　东阿 有清亭。　东武阳 湿水出。　范 有秦亭。　临邑 有泲庙。　博平　聊城 有夷仪聚。有聂城。　发干　乐平 侯国。故清，章帝更名。　阳平 侯国。有莘亭。有冈成城。　卫 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有竿城。　穀城 春秋时小穀。有巂下聚。

（东郡管辖的十五个县级行政区是：）濮阳 古代的昆吾国，春秋时称为濮。辖有咸城，也称为古咸国。辖有清丘和钼 城。燕 原为南燕国。辖有雍乡和胙城，胙城为古代的胙国。还辖有平阳亭、瓦亭和桃城。白马 辖有韦乡。顿丘。东阿 辖有清亭。东武阳 是湿水的发源地。范 辖有秦亭。临邑 境内泲庙。博平。聊城 辖有夷仪聚和聂城。发干。乐平 为侯国。原为清县，汉章帝时改为现名。阳平 为侯国。辖有莘亭和冈成城。卫 为公国。原来是故观国，为姚姓封国，汉光武帝时改为现名。辖有河牧城和竿城。穀城 春秋时代称为小穀。辖有巂下聚。

东平国　故梁，景帝分为济东国，宣帝改。洛阳东九百七十五里。七城，户七万九千一十二，口四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

无盐 本宿国，任姓。有章城。　东平陆 六国时曰平陆。有阚亭。有堂阳亭。　富成　章寿张　春秋曰良，汉曰寿良，光武改曰寿张。有堂聚，故聚属东郡。　须昌 故属东郡。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阳穀城。　宁阳 故属泰山。

任城国　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为任城。洛阳东千一百里。三城，户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万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 本任国。有桃聚。　亢父　樊

泰山郡　高帝置。洛阳东千四百里。十二城，户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

东平国 原称梁国，汉景帝时分其一部分为济东国，宣帝时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东九百七十五里。辖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七万九千零一十二，人口四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

（东平国管辖的七个县级行政区是：）无盐 原为宿国，是任姓的封国。辖有章城。东平陆 战国时期称为平陆。辖有阚亭和堂阳亭。富成。章。寿张 春秋时期称为良，汉代时称寿良，东汉光武帝时改称为寿张。辖有堂聚，原来堂聚属东郡。须昌 原来属东郡。辖有致密城，为古代的中都邑。还辖有阳穀城。宁阳 原属泰山郡。

任城国 汉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国一部分设置为任城国。位于洛阳以东一千一百里。辖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二，人口十九万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国管辖的三个县级行政区是：）任城　原为任国。辖有桃聚。亢父。樊。

泰山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东一千四百里。辖十二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八千九百二十九，人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

奉高 有明堂，武帝造。 博 有泰山庙。岱山在西北。有龟山。有龙乡城。 梁甫 侯国。有菟裘聚。 钜平 侯国。有亭禅山。有阳关亭。 嬴 有铁。 山茌 侯国。 莱芜 有原山，淄水出。 盖 沂水出。 南武阳 侯国。有颛臾城。 南城 故属东海。有东阳城。 费 侯国，故属东海。有祊亭。有台亭。 牟 故国。

（泰山郡管辖的十二个县级行政区是：）奉高 境内有明堂，武帝封禅泰山时建造。博 境内有泰山庙。岱山位于县西北部。辖有龟山和龙乡城。梁甫 为侯国。辖有菟裘聚。钜平 为侯国。境内有亭禅山。辖有阳关亭。嬴 出产铁。山茌 为侯国。莱芜 境内有原山，淄水发源于此。盖 沂水发源于此。南武阳 为侯国，辖有颛臾城。南城 原属东海郡。辖有东阳城。费 为侯国，原属东海郡。辖有祊亭和台亭。牟 原为春秋时鲁的附庸国。

济北国 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洛阳东千一百五十里。五城，户四万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七。

卢 有平阴城。有防门。有光里。有景兹山。有敖山。有清亭。有长城至东海。 蛇丘 有遂乡。有下讙亭。有铸乡城。 成 本国。 茌平 本属东郡。 刚 。

山阳郡 故梁，景帝分置。洛阳东八百一十里。十城，户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万六千九十一。

昌邑 刺史治。有梁丘城。有甲父亭。 东缗 春秋时曰缗。 钜野 有大野泽。 高平 侯国。故橐，章帝更名。有茅乡城。 湖陆 故湖陵，章帝更名。 南平阳 侯国。有漆亭。有闾丘亭。 方与 有武唐亭，鲁侯观鱼台。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 瑕丘 金乡 防东

济阴郡 故梁，景帝分置。洛阳东八百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四。

济北国 汉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郡的一部分设置。位于洛阳以东一千一百五十里。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万五千六百八十九，人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七。

（济北国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卢 辖有平阴城、防门、光里、景兹山、敖山和清亭。境内还筑有长城，一直延伸至东海。蛇丘 辖有遂乡、下讙亭和铸乡城。成 原为封国。茌平 原属东郡。刚 。

山阳郡 原为梁国之地，汉景帝时分梁国一部分而设置。位于洛阳以东八百一十里。辖十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八，人口六十万六千零九十一。

（山阳郡管辖的十个县级行政区是：）昌邑 为刺史治所。辖有梁丘城和甲父亭。东缗 春秋时期称为缗。钜野 境内有大野泽。高平 为

侯国。原为橐县，章帝时改为现名。辖有茅乡城。湖陆 原为湖陵，汉章帝时改为现名。南平阳 为侯国。辖有漆亭和闾丘亭。方与 辖有武唐亭，有观鱼台，鲁隐公曾在此观鱼。还辖有泥母亭，也称古甯母。瑕丘。金乡。防东。

济阴郡 原为梁国的一部分，汉景帝时分其一部分而设置。位于洛阳以东八百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三千七百一十五，人口六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四。

定陶 本曹国，古陶，尧所居。有三鬷亭。 冤句 有煮枣城。成阳 有尧冢、灵台，有雷泽。 乘氏 侯国。有泗水。有鹿城乡。 句阳 有垂亭。 鄄城 离狐 故属东郡。 廪丘 故属东郡。有高鱼城。有运城。 单父 侯国，故属山阳。 成武 故属山阳。有郜城。己氏 故属梁。

（济阴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定陶 原为曹国，也是古代的陶邑，尧曾居住的地方。辖有三鬷亭。冤句 辖有煮枣城。成阳 境内有尧的陵冢和尧母陵灵台，还有雷泽。乘氏 为侯国，泗水流经其县境。辖有鹿城乡。句阳 辖有垂亭。鄄城。离狐 原属东郡。廪丘 原属东郡。辖有高鱼城和运城。单父 为侯国，原属山阳郡。成武 原属山阳郡。辖有郜城。己氏 原属梁国。

右兖州刺史部，郡、国八，县、邑、公、侯国八十。

东海郡 高帝置。雒阳东千五百里。十三城，户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四，口七十万六千四百一十六。

郯本国，刺史治。 兰陵 有次室亭。 戚 朐 有铁。有伊卢乡。 襄贲 昌虑 有蓝乡。 承 阴平 利城 合乡 祝其 有羽山。春秋时曰祝其，夹谷地。 厚丘 赣榆 本属琅邪，建初五年复。

琅邪国 秦置。建武中省城阳国，以其县属。洛阳东一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万八百四，口五十七万九百六十七。

开阳 故属东海，建初五年属。 东武 琅邪 东莞 有郓亭。有邳乡。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 西海 诸 莒 本国，故属城阳。有铁。有峥嵘谷。 东安 故属城阳。 阳都 故属城阳。有牟台。 临沂 故属东海。有丛亭。 即丘 侯国，故属东海，春秋曰祝丘。 缯 侯国，故属东海。有概亭。 姑幕

彭城国 高祖置为楚，章帝改。洛阳东千二百二十里。八城，户八万六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九万三千二十七。

彭城 有铁。 武原 傅阳 有柤水。 吕 留 梧 菑丘 广戚 故属沛。

上列各地是兖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八个郡、国，八十个县、邑、公、侯国。

东海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东一千五百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四户，人口七十万六千四百一

十六。

（东海郡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郯 原为封国，也是刺史治所。兰陵　辖有次室亭。戚。朐　出产铁。辖有伊卢乡。襄贲。昌虑 辖有蓝乡。承。阴平。利城。合乡。祝其　境内有羽山。春秋时称祝其，属夹谷地。厚丘。赣榆 原属琅邪国，建初五年复置。

琅邪国 秦代时设置。东汉建武年间撤销城阳国，将其作为县隶属琅邪国。位于洛阳以东一千五百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万零八百零四，人口五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七。

（琅邪国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开阳 原属东海郡，建初五年改属琅邪郡。东武。琅邪。东莞　辖有郓亭和邳乡。境内有公来山，也称古浮来。西海。诸。莒 西周时为封国，秦置县，汉代时属城阳国。出产铁。境内有峥嵘谷。东安　原属城阳国。阳都　原属城阳国，辖有牟台。临沂　原属东海郡。境内有丛亭。即丘　为侯国，原属东海郡，春秋时期称为祝丘。缯 为侯国，原属东海郡。辖有概亭。姑幕 。

彭城国 汉高祖时设置为楚国，汉章帝时改设为彭城国。位于洛阳以东一千二百二十里。辖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八万六千一百七十，人口四十九万三千零二十七。

（彭城国管辖的八个县级行政区是：）彭城 出产铁。武原。傅阳 相水流经县境。吕。留。梧。菑丘。广戚 原属沛郡。

广陵郡　景帝置为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省泗水国，以其县属。洛阳东一千六百四十里。十一城，户八万三千九百七，口四十一万百九十。

广陵郡 汉景帝时设为江都国，汉武帝时将其改名为广陵郡。东汉建武年间又撤销泗水国，将其作为一个县隶属于广陵郡。位于洛阳以东一千六百四十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八万三千九百零七，人口四十一万零一百九十。

广陵　有东陵亭。　江都　有江水祠。　高邮　平安　淩　故属泗水。　东阳　故属临淮。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　射阳　故属临淮。　盐渎　故属临淮。　舆　侯国，故属临淮。　堂邑　故属临淮。有铁。春秋时曰堂。　海西 故属东海。

下邳国　武帝置为临淮郡，永平十五年更为下邳国。洛阳东千四百里。十七城，户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万一千八十三。

下邳 本属东海。葛峄山，本峄阳山。有铁。　徐 本国。有楼亭，或曰古蒌林。　僮 侯国。　睢陵　下相　淮阴　淮浦　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虑 有蒲姑陂。东成　曲阳 侯国，故属东海。　司吾 侯国，故属东海。良成 故属东海。春秋时曰良。夏丘 故属沛。

右徐州刺史部，郡、国五，县、邑、侯国六十二。

（广陵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广陵 辖有东陵亭。江都 境内有江水祠。高邮。平安。淩 原属泗水国。东阳 原属临淮郡。境内有长洲泽，吴王濞修建的大粮仓太仓就在此地。射阳 原属临淮郡。盐渎 原属临淮郡。舆 为侯国，原属临淮郡。堂邑 原属临淮郡。出产铁。春秋时期称为堂。海西 原属东海郡。

下邳国 汉武帝时设为临淮郡，永平十五年改为下邳国。位于洛阳以东一千四百里。辖十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九，人口六十一万一千零八十三。

（下邳国管辖的十七个县级行政区是：）下邳 原属东海郡。境内有葛峄山，原名为峄阳山。出产铁。徐 原为封国。辖有楼亭，也称为古蒌林。僮 为侯国。睢陵。下相。淮阴。淮浦。盱台。高山。潘旌。淮陵。取虑 境内有蒲姑陂。东成。曲阳 为侯国，原属东海郡。司吾 为侯国，原属东海郡。良成 原属东海郡。春秋时称为良。夏丘 原属沛郡。

上列各地是徐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五个郡、国，六十二个县、邑、侯国。

# 后汉书志第二十二　郡国四

## 济南　平原　乐安　北海　东莱　齐国
## 右青州
## 南阳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阳　武陵
## 长沙
## 右荆州
## 九江　丹阳　庐江　会稽　吴郡　豫章
## 右扬州

济南国　　故齐，文帝分。洛阳东千八百里。十城，户七万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万三千三百八。

东平陵　有铁。有谭城。有天山。　　著　於陵　臺　菅　有赖亭。　　土鼓　梁邹　邹平　东朝阳　历城 有铁。有巨里聚。

平原郡　高帝置。洛阳北一千三百里。九城，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万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　高唐　湿水出。　　般鬲　侯国。夏时有鬲君，灭浞立少康。　　祝阿　春秋时曰祝柯。有野井亭。　　乐陵　湿阴　安德　侯国。　　厌次　本富平，明帝更名。

乐安国　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洛阳东千五百二十里。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

济南国 原为齐国的一部分，汉文帝时分置为济南国。位于洛阳以东一千八百里。辖十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七万八千五百四十四，人口四十五万三千三百零八。

（济南国管辖的十个县级行政区是：）东平陵　出产铁。辖有谭城。境内有天山。著。於陵。臺。菅 辖有赖亭。土鼓。梁邹。邹平。东朝阳。历城 出产铁。辖有巨里聚。

平原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北一千三百里。辖九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八，人口一百万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郡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平原。高唐　湿水发源于

此。般。鬲 为侯国。夏朝时鬲国国君灭寒浞，立少康为王，恢复了夏朝的统治。祝阿　春秋时称为祝柯。辖有野井亭。乐陵。湿阴。安德为侯国。厌次 原称富平，汉明帝时改为现名。

乐安国 汉高帝时分西平昌一部分设置，当时名千乘郡，永元七年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东一千五百二十里。辖九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七万四千四百，人口四十二万四千零七十五。

临济 本狄，安帝更名。　千乘　高菀　乐安　博昌 有薄姑城。有贝中聚。有时水。　蓼城 侯国。　利 故属齐。　益 侯国，故属北海。　寿光 故属北海。有灌亭。

（乐安国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临济 原为狄县，汉安帝时改为现名。千乘。高菀。乐安。博昌 辖有薄姑城和贝中聚。时水流经境内。蓼城 为侯国。利 原属齐郡。益 为侯国，原属北海国。寿光 原属北海国。辖有灌亭。

北海国　景帝置。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十八城，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万三千六百四。

剧　有纪亭，古纪国。　营陵平寿　有斟城。有寒亭，古寒国，浞封此。　都昌　安丘 有渠丘亭。淳于 永元九年复。有密乡。　平昌 侯国，故属琅邪。有菱乡。　朱虚 侯国，故属琅邪，永初元年属。东安平 故属菑川。六国时曰安平。有酅亭。　高密 侯国。　昌安 侯国，安帝复。　夷安 侯国，安帝复。　胶东 侯国。　即墨 侯国。有棠乡。　壮武 安帝复。　下密 安帝复。挺　观阳

东莱郡　高帝置。洛阳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十三城，户十万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三。

黄　牟平　惤　侯国。　曲成　侯国。　掖　侯国。有过乡。　当利侯国。　东牟 侯国。　昌阳卢乡　长广 故属琅邪。　黔陬 侯国，故属琅邪。有介亭。　葛卢 有尤涉亭。　不其 侯国，故属琅邪。

齐国　秦置。洛阳东千八百里。六城，户六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口四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五。

北海国 汉景帝时设置。东汉建武十三年撤销菑川、高密、胶东三国，将三地作为县隶属北海。辖十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户，人口八十五万三千六百零四。

（北海国管辖的十八个县级行政区是：）剧 辖有纪亭，为古代的纪国。营陵。平寿 辖有斟城和寒亭，寒亭在古代称为寒国，是夏代寒浞的封国。都昌。安丘　辖有渠丘亭。淳于　永元九年复置。辖有密乡。平昌　为侯国，原属琅邪郡。辖有菱乡。朱虚　为侯国，原属琅邪郡，永初元年起属于朱虚。东安平 原属菑川郡。战国时期称为安平，辖有酅亭。高密 为侯国。昌安 为侯国，安帝时复置。夷安 为侯国，安帝时复置。胶东　为侯国。即墨为侯国。辖有棠乡。壮武　安帝时复

置。下密 安帝时复置。挺。观阳。

东莱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东三千一百二十八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十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人，人口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三。

（东莱郡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黄 。牟平。惤 为侯国。曲成 为侯国。掖 为侯国。辖有过乡。当利 为侯国。东牟 为侯国。昌阳。卢乡。长广 原属琅邪郡。黔陬 为侯国，原属琅邪郡。辖有介亭。葛卢 辖有尤涉亭。不其 为侯国，原属琅邪郡。

齐国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东一千八百里。辖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六万四千四百一十五，人口四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五。

临菑 本齐，刺史治。 西安 有棘里亭。有蘧丘里，古渠丘。昌国 临朐 有三亭，古郱邑。广 般阳 故属济南。

（齐国管辖的六个县级行政区是：）临菑 原为齐国都城，现为刺史治所。西安 辖有棘里亭和蘧丘里，蘧丘里为古代的渠丘。昌国。临朐 辖有三亭，为古代的郱邑。广。般阳 原属济南郡。

右青州刺史部，郡、国六，县六十五。

南阳郡 秦置。洛阳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

宛 本申伯国。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有夕阳聚。有东武亭。 冠军邑。 叶 有长山，曰方城。有卷城。 新野 有东乡，故新都。有黄邮聚。 章陵 故春陵，世祖更名。有上唐乡。 西鄂 雉 鲁阳 有鲁山。有牛兰累亭。 犨 堵阳 博望 舞阴 邑。 比阳 复阳 侯国。有杏聚。 平氏 桐柏大复山，淮水出。有宜秋聚。 棘阳 有蓝乡。有黄淳聚。 湖阳 邑。随 西有断蛇丘。 育阳 邑。有小长安。有东阳聚。涅阳 阴 酂 邓 有鄾聚。 山都 侯国。 郦 侯国。 穰 朝阳 蔡阳 侯国。安众 侯国。 筑阳 侯国。有涉都乡。 武当 有和成聚。 顺阳 侯国，故博山。有须聚。 成都 襄乡 南乡 丹水 故属弘农。有章密乡。有三户亭。 析 故属弘农，故楚白羽邑。有武关，在县西。有丰乡城。

南郡 秦置。洛阳南一千五百里。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四。

上列各地是青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六个郡、国，六十五个县。

南阳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七百里。辖三十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人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

（南阳郡管辖的三十七个县级行政区是：）宛 原为申伯国。辖有

南就聚、瓜里津、夕阳聚和东武亭。冠军　为食邑。叶　境内有长山，称为方城，辖有卷城。新野 辖有东乡和黄邮聚。东乡原称为新都。章陵原为舂陵，世祖时改为现名。辖有上唐乡。西鄂。雉。鲁阳 境内有鲁山，辖有牛兰累亭。犨。堵阳。博望。舞阴　　为食邑。比阳。复阳为侯国。辖有杏聚。平氏 境内有桐柏山之余脉大复山，是淮水的发源地。辖有宜秋聚。棘阳 辖有蓝乡和黄淳聚。湖阳 为食邑。随 断蛇丘在县境西部。育阳 为食邑。辖有小长安和东阳聚。涅阳。阴。酂。邓辖有鄾 聚。山都 为侯国。郦 为侯国。穰。朝阳。蔡阳 为侯国。安众为侯国。筑阳　为侯国，辖有涉都乡。武当　辖有和成聚。顺阳　为侯国，原为博山。辖有须聚。成都。襄乡。南乡。丹水 原属弘农郡。辖有章密乡和三户亭。析 原属弘农郡，原为楚国的白羽邑。辖有武关和丰乡城，武关在县境西部。

南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一千五百里。辖十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人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零四。

江陵 有津乡。　　巫 西有白帝城。　　秭归 本（归）国。　　中卢 侯国。　　编 有蓝口聚。　　当阳　华容 侯国。云梦泽在南。　　襄阳 有阿头山。　　邔　 侯国。有犁丘城。　　宜城　 侯国。　　鄀　 侯国，永平元年复。　　临沮 侯国。有荆山。　　枝江 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　　夷道　夷陵 有荆门，虎牙山。　　州陵　 很山 故属武陵。

（南郡管辖的十七个县级行政区是：）江陵　辖有津乡。巫　白帝城在县境西部。秭归　原为封国。中卢　为侯国。编　辖有蓝口聚。当阳。华容 为侯国。云梦泽位于县境南部。襄阳 境内有阿头山。邔　为侯国。辖有犁丘城。宜城　为侯国。鄀　为侯国，永平元年复置。临沮为侯国。境内有荆山。枝江 为侯国。原为罗国。辖有丹阳聚。夷道。夷陵 境内有荆门山和虎牙山。州陵。很山 原属武陵郡。

江夏郡　高帝置。洛阳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五万八千四百三十四，口二十六万五千四百六十四。

西陵　西阳　轪　 侯国。　　鄳竟陵　 侯国。有郧乡。有章山，本内方。　　云杜　沙羡　邾　下雉蕲春　侯国。　　鄂　平春　侯国。南新市　侯国。安陆

零陵郡　武帝置。洛阳南三千三百里。十三城，户二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口百万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　零陵　阳朔山，湘水出。　　营道　南有九疑山。营浦泠道　 洮阳　都梁　有路山。夫夷　侯国。　　始安　侯国。　　重安　侯国，故钟武，永建三年更名。　　湘乡　 昭阳 侯国。　　烝阳 侯国，故属长沙。

桂阳郡　高帝置。上领山。在洛阳南三千九百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五千二十九，口五十万一千四百三。

郴有客岭山。　　便　耒阳 有铁。　　阴山　南平　 临武　桂阳含洭　浈阳 有茬领山。　　曲江汉宁 永和元年置。

江夏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一千五百里。辖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五万八千四百三十四，人口二十六万五千四百六十四。

（江夏郡管辖的十四个县级行政区是：）西陵。西阳。轪　为侯国。鄳。竟陵　为侯国，辖有郧乡。境内有章山，原称为内方山。云杜。沙羡。邾。下雉。蕲春 为侯国。鄂。平春 为侯国。南新市 为侯国。安陆 。

零陵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三千三百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人口一百万一千五百七十八。

（零陵郡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泉陵。零陵 境内有阳朔山，是湘水的发源地。营道　九疑山位于县境南部。营浦。泠道。洮阳。都梁 境内有路山。夫夷 为侯国。始安 为侯国。重安 为侯国，原称钟武，永建三年改为现名。湘乡。昭阳 为侯国。烝阳 为侯国，原属长沙郡。

桂阳郡 汉高帝时设置，境内有山称为上领山。位于洛阳以南三千九百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五千零二十九，人口五十万一千四百零三。

（桂阳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郴 境内有客领山。便。耒阳　出产铁。阴山。南平。临武。桂阳。含洭。浈阳　境内有茬领山。曲江。汉宁 永和元年设置。

武陵郡　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洛阳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

武陵郡　秦昭王时设置，当时称为黔中郡，汉高帝五年时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南二千一百里。辖十二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人口二十五万零九百一十三。

临沅　汉寿　故索，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　孱陵　零阳充　沅陵　先有壶头山。　辰阳酉阳　迁陵　镡成　沅南 建武二十六年置。　作唐

长沙郡　秦置。洛阳南二千八百里。十三城，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

临湘　攸　荼陵　安城　酃湘南 侯国。衡山在东南。　连道昭陵　益阳　下隽　罗　醴陵容陵

右荆州刺史部，郡七，县、邑、侯国百一十七。

九江郡　秦置。洛阳东一千五百里。十四城，户八万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六。

阴陵　寿春　浚道　成德西曲阳　合肥　侯国。　历阳　侯国，刺史

治。　　当涂 有马丘聚，徐凤反于此。　　全椒　　钟离 侯国。阜陵　下蔡 故属沛。　　平阿 故属沛。有涂山。　　义成 故属沛。

丹阳郡　秦鄣郡，武帝更名。洛阳东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十六城，户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十三万五百四十五。

（武陵郡管辖的十二个县级行政区是：）临沅。汉寿 原为索县，阳嘉三年改为现名，为刺史治所。孱陵。零阳。充。沅陵 境内有壶头山。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 建武二十六年设置。作唐。

长沙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二千八百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户，人口一百零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一。

（长沙郡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临湘。攸。茶陵。安城。酃。湘南 为侯国。境内有衡山，位于县城东南。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醴陵。容陵。

上列各地是荆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七个郡，一百一十七个县、邑、侯国。

九江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东一千五百里。辖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八万九千四百三十六，人口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六。

（九江郡管辖的十四个县级行政区是：）阴陵。寿春。浚遒。成德。西曲阳。合肥　为侯国。历阳为侯国，刺史治所。当涂辖有马丘聚，为徐凤起兵造反之地。全椒。钟离　为侯国。阜陵。下蔡　原属沛郡。平阿 原属沛郡。境内有涂山。义成 原属沛郡。

丹阳郡 秦代时为鄣郡，汉武帝时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东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孙权分丹阳一部分设置新都郡。辖十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户，人口六十三万零五百四十五。

宛陵　溧阳　丹阳　故鄣　於潜　泾　歙　黝　陵阳　芜湖　　中江在西。　　秣陵 南有牛渚。　　湖熟 侯国。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丹阳郡管辖的十六个县级行政区是：）宛陵。溧阳。丹阳。故鄣。於潜。泾。歙。黝。陵阳。芜湖　中江在县境西部。秣陵　牛渚位于县境南部。湖熟 为侯国。句容。江乘。春穀。石城。

庐江郡　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洛阳东一千七百里。十四城，户十万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

舒 有桐乡。　　雩娄 侯国。寻阳 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潜　临湖 侯国。　　龙舒 侯国。襄安　睆 有铁。　　居巢 侯国。六安 国。　　蓼 侯国。　　安丰 有大别山。　　阳泉 侯国。　　安风 侯国。

会稽郡　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洛阳东三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二万三千九十，口四十八万一千一百九十六。

山阴 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鄮　乌伤　诸暨　馀暨　太末　上虞　剡　馀姚　句章　鄞　章安　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　永宁　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　东部 侯国。

吴郡　顺帝分会稽置。洛阳东三千二百里。十三城，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万七百八十二。

吴 本国。　震泽 在西，后名具区泽。　海盐　乌程　馀杭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丹徒　曲阿　由拳　安　富春　阳羡 邑。　无锡 侯国。　娄 。

庐江郡 汉文帝时分淮南郡一部分设置。东汉建武十三年撤销六安国，将其作为一个县隶属庐江郡。位于洛阳以东一千七百里。辖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十万一千三百九十二户，人口四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

（庐江郡管辖的十四个县级行政区是：）舒　辖有桐乡。雩娄　为侯国。寻阳　九江在县境南部，向东流与长江汇合。潜。临湖　为侯国。龙舒 为侯国。襄安。皖 出产铁。居巢 为侯国。六安 为封国。蓼 为侯国。安丰 境内有大别山。阳泉 为侯国。安风 为侯国。

会稽郡 秦代时设置。原来治所在吴县，因为在吴县设立吴郡，所以会稽郡治移到了山阴县。位于洛阳以东三千八百里。辖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二万三千零九十，人口四十八万一千一百九十六。

（会稽郡管辖的十四个县级行政区是：）山阴　会稽山在县境南部，山上有大禹的墓地。是浙江的发源地。鄮。乌伤。诸暨。馀暨。太末。上虞。剡。馀姚。句章。鄞。章安 原为东冶县旧地，为古代闽越之地，汉光武帝时改为现名。永宁 永和三年将章安县东瓯乡扩置为永宁县。东部 为侯国。

吴郡 汉顺帝时分会稽郡一部分设置。位于洛阳以东三千二百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人口七十万零七百八十二。

（吴郡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吴　原为吴国。震泽　在县境西部，后来震泽改名为具区泽。海盐。乌程。馀杭。毗陵 是季札居住的地方。北江在县境北部。丹徒。曲阿。由拳。安。富春。阳羡 为食邑。无锡 为侯国。娄 。

豫章郡　高帝置。洛阳南二千七百里。二十一城，户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六。

豫章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二千七百里。辖二十一个县

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人口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零六。

南昌 建城 新淦 宜春庐陵 赣 有豫章水。 雩都 南野 有臺领山。 南城 鄱阳 有鄱水。黄金采。 历陵 有傅易山。馀汗 鄡阳 彭泽 彭蠡泽在西。 柴桑 艾 海昏 侯国。平都 侯国，故安平。石阳 临汝 永元八年置。 建昌 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

右扬州刺史部，郡六，县、邑、侯国九十二。

（豫章郡管辖的二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南昌。建城。新淦。宜春。庐陵。赣 豫章水流经境内。雩都。南野 境内有臺领山。南城。鄱阳 鄱水流经境内。又为黄金开采之地。历陵 境内有傅易山。馀汗。鄡阳。彭泽 彭蠡泽在县境西部。柴桑。艾。海昏 为侯国。平都 为侯国，原为安平。石阳。临汝 永元八年设置。建昌 永元十六年由海昏分出。

上列各地为扬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六个郡，九十二个县、邑、侯国。

#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　郡国五

汉中　巴郡　广汉　蜀郡　犍为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广汉属国　蜀郡属国　犍为属国
右益州
陇西　汉阳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张掖
酒泉　敦煌　张掖属国　张掖居延属国
右凉州
上党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云中
定襄　雁门
朔方
右并州
涿郡　广阳　代郡　上谷　渔阳　右北
平　辽西　辽东
玄菟　乐浪　辽东属国
右幽州
南海　苍梧　郁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日南
右交州

汉中郡　秦置。洛阳西千九百九十里。九城，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二。

南郑　成固 妫墟在西北。西城　褒中　沔阳 有铁。安阳锡 有锡，春秋时曰锡穴。　上庸 本庸国。　房陵

巴郡　秦置。洛阳西三千七百里。十四城，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

汉中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一千九百九十里。辖九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人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零二。

（汉中郡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南郑。成固 妫墟在县境西北。西城。褒中。沔阳　出产铁。安阳。锡　出产锡，春秋时期称为锡穴。上庸 原为庸国。房陵 。

巴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三千七百里。辖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十一万零六百九十一，人口一百零八万六千零四十九。

江州　宕渠 有铁。　　胊忍阆中　鱼复 扦水有扦关。　　临江　枳　涪陵 出丹。　　垫江　安汉　平都　充国 永元二年分阆中置。　　宣汉　汉昌 永元中置。

（巴郡管辖的十四个县级行政区是：）江州。宕渠　出产铁。胊忍。阆中。鱼复　境内有扦水和扦关。临江。枳。涪陵　出产丹砂。垫江。安汉。平都。充国　永元二年分阆中一部分设置。宣汉。汉昌　永元年间设置。

广汉郡　高帝置。洛阳西三千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万九千四百三十八。

洛 刺史治。　　新都　绵竹什邡　涪　梓潼　白水　葭萌郪　广汉 有沈水。　　德阳

蜀郡　秦置。洛阳西三千一百里。十一城，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万四百七十六。

成都　郫　江原　繁　广都临邛 有铁。　　湔氐道 岷山在西徼外。　汶江道　八陵　广柔绵虒道

犍为郡　武帝置。洛阳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刘璋分立江阳郡。九城，户十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三，口四十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

武阳 有彭亡聚。　　资中　牛鞞　南安 有鱼涪津。僰道　江阳符节　南广　汉安

牂牁郡　武帝置。洛阳西五千七百里。十六城，户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兰　平夷　鳖　毋敛谈指 出丹。夜郎 出雄黄、雌黄。　同并　谈稾　漏江　毋单　宛温镡封　漏卧　句町　进乘　西随

越巂郡　武帝置。洛阳西四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三万一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八。

广汉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三千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五户，人口五十万九千四百三十

八。

（广汉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洛 为刺史治所。新都。绵竹。什邡。涪。梓潼。白水。葭萌。郪。广汉 沈水流经县境。德阳。

蜀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三千一百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十万零四百五十二，人口一百三十五万零四百七十六。

（蜀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成都。郫。江原。繁。广都。临邛 出产铁。湔氐道 境内有岷山，一直向西延伸到边界以外。汶江道。八陵。广柔。绵虒道。

犍为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三千二百七十里。汉献帝时，刘璋分犍为郡一部分设置为江阳郡。辖九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三，人口四十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

（犍为郡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武阳 辖有彭亡聚。资中。牛鞞。南安 境内有鱼涪津。僰道。江阳。符节。南广。汉安。

牂牁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五千七百里。辖十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人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

（牂牁郡管辖的十六个县级行政区是：）故且兰。平夷。鳖。毋敛。谈指 出产丹砂。夜郎 出产雄黄和雌黄。同并。谈稾。漏江。毋单。宛温。镡封。漏卧。句町。进乘。西随。

越巂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四千八百里。辖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三万零一百二十，人口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八。

邛都 南山出铜。 遂久 灵 关道 台登 出铁。 青蛉 有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 卑水三缝 会无 出铁。 定莋 阐苏示 大莋 莋秦 姑复

（越巂郡管辖的十四个县级行政区是：）邛都 境内南部山地出产铜。遂久。灵关道。台登 出产铁。青蛉 境内有禺同山，民间传说山上有金形似马，碧形似鸡的景象。卑水。三缝。会无 出产铁。定莋。阐。苏示。大莋。莋秦。姑复。

益州郡 武帝置。故滇王国。洛阳西五千六百里。诸葛亮表有耽文山、泽山、司弥瘴山、娄山、辟龙山，此等并皆未详所在县。十七城，户二万九千三十六，口十一万八百二。

滇池 出铁。有池泽。北有黑水祠。 胜休 俞元 装山出铜。律高 石室

山出锡。監町山出银、铅。　贲古　采山出铜、锡。羊山出银、铅。　毋棳　建伶　穀昌牧靡　味　昆泽　同濑　同劳双柏 出银。连然　梇栋　秦臧

永昌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洛阳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韦 出铁。　巂唐　比苏楪榆　邪龙　云南　哀牢 永平中置，故牢王国。　博南 永平中置。南界出金。

广汉属国　故北部都尉，属广汉郡，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三城。户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二。

阴平道　甸氐道　刚氐道

蜀郡属国　故属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四城。户十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九。

益州郡 汉武帝时设置。原为滇王国。位于洛阳以西五千六百里。诸葛亮的《表》中记载益州有耽文山、泽山、司弥瘗山、娄山、辟龙山，但《表》中并未详细指明这些山分别在哪几个县。辖十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万九千零三十六，人口十一万零八百零二。

（益州郡管辖的十七个县级行政区是：）滇池 出产铁，境内有滇池。县境北部有黑水祠。胜休。俞元　境内有装山，出产铜。律高　境内有石室山和監町山，前者出产锡，后者出产银和铅。贲古 境内有采山和羊山，前者出产铜和锡，后者出产银和铅。毋棳。建伶。穀昌。牧靡。味。昆泽。同濑。同劳。双柏 出产银。连然。梇栋。秦臧。

永昌郡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郡一部分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七千二百六十里。辖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永昌郡管辖的八个县级行政区是：）不韦　出产铁。巂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哀牢　永平年间设置，原为牢王国。博南　永平年间设置，县境南部边界出产金。

广汉属国 原为北部都尉，隶属广汉郡。汉安帝时将其改为属国都尉，另外还管辖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万七千一百一十户，人口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二。

（广汉属国管辖的三个县级行政区是：）阴平 道。甸氐道。刚氐道。

蜀郡属国 原属西部都尉，延光元年将其改为属国都尉，另外还管辖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八户，人口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九。

汉嘉　故青衣，阳嘉二年改。有蒙山。　严道　有邛僰九折坂者，邛邮置。　徙　旄牛

（蜀郡属国管辖的四个县级行政区是：）汉嘉 原为青衣县，阳嘉二年改为现名。境内有蒙山。严 道境内有邛僰九折坡，因当邛崃山以南，其山险坡陡，迴曲九折，乃至山上，故名。邛僰设置了邮亭驿。徙。旄中 。

犍为属国　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二城。户七千九百三十八，口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 山出银、铜。　　汉阳

右益州刺史部，郡、国十二，县、道一百一十八。

陇西郡　秦置。洛阳西二千二百二十里。十一城，户五千六百二十八，口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安故　氐道 养水出此。　　首阳 有鸟鼠同穴山，渭水出。　　大夏　襄武 有五鸡聚。临洮 有西顷山。　　袍罕 故属金城。　　白石 故属金城。鄣　　河关 故属金城。积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汉阳郡　武帝置，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洛阳西二千里。十三城，户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三，口十三万一百三十八。

冀有朱圄山。有缇群山。有雒门聚。　　望恒　阿阳　略阳　　有街泉亭。　　勇士　成纪　陇　　刺史治。有大坂名陇坻。豲坻聚有秦亭。　　豲道　兰干　平襄　显亲上邽　故属陇西。　　西　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

武都郡　武帝置。洛阳西一千九百六十里。七城，户二万一百二，口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八。

犍为属国 原为南部都尉，永初元年将其改为属国都尉，另外还管辖两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七千九百三十八，人口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七。

（犍为属国管辖的两个县级行政区是：）朱提 境内的山区出产银和铜。汉阳 。

上列各地是益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十二个郡、国，一百一十八个县、道。

陇西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二千二百二十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五千六百二十八，人口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七。

（陇西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狄道。安故。氐道 是养水的发源地。首阳 境内有鸟鼠同穴山，是渭水的发源地。大夏。襄武 辖有五鸡聚。临洮 境内有西顷山。袍罕 原属金城郡。白石 原属金城郡。鄣。河关 原属金城郡。积石山在县境西南部，是黄河的发源地。

汉阳郡 汉武帝时设置，原为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西二千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十三万零一百三十八。

（汉阳郡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冀 境内有朱圄山和缇群山。辖有雒门聚。望恒。阿阳。略阳 辖有街泉亭。勇士。成纪。陇为刺史治所。境内有大斜坡名为陇坻。境内有豲坻聚和秦亭。豲道。兰干。平襄。显亲 。上邽原属陇西郡。西原属陇西郡。境内有嶓冢山和西汉水。

武都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一千九百六十里。辖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万零一百零二，人口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八。

下辨 武都道 上禄 故道河池 沮 沔水出东狼谷。 羌道

金城郡 昭帝置。洛阳西二千八百里。十城，户三千八百五十八，口万八千九百四十七。

允吾 浩亹 令居 枝阳金城 榆中 临羌 有昆仑山。破羌 安夷 允街

安定郡 武帝置。洛阳西千七百里。八城，户六千九十四，口二万九千六十。

临泾 高平 有第一城。 朝那 乌枝 有瓦亭，出薄落谷。三水 阴盘 彭阳 鹑觚 故属北地。

北地郡 秦置。洛阳西千一百里。六城，户三千一百二十二，口万八千六百三十七。

富平 泥阳 有五柞亭。 弋居 有铁。 廉 参䜌 故属安定。灵州

武威郡 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洛阳西三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万四十二，口三万四千二百二十六。

姑臧 张掖 武威 休屠揟次 鸾鸟 朴劋 媪围 宣威仓松 鹯阴 故属安定。 租厉 故属安定。 显美 故属张掖。 左骑 千人官。

张掖郡 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洛阳西四千二百里。献帝分置西郡。八城，户六千五百五十二，口二万六千四十。

（武都郡管辖的七个县级行政区是：）下辨。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 境内的东狼谷是沔水的发源地。羌道。

金城郡 汉昭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二千八百里。辖十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千八百五十八，人口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七。

（金城郡管辖的十个县级行政区是：）允吾。浩亹。令居。枝阳。金城。榆中。临羌 境内有昆仑山。破羌。安夷。允街。

安定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一千七百里。辖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六千零九十四，人口二万九千零六十。

（安定郡管辖的八个县级行政区是：）临泾。高平 因其县城险固，故号称第一城。朝那。乌枝 辖有瓦亭，境内有薄落谷。三水。阴盘。彭阳。鹑觚 原属北地郡。

北地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一千一百里。辖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千一百二十二，人口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七。

（北地郡管辖的六个县级行政区是：）富平。泥阳 辖有五柞亭。弋居 出产铁。廉。参䜌 原属安定郡。灵州。

武威郡 原为匈奴休屠王的属地，汉武帝时设郡，位于洛阳以西三千五百里。辖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一万零四十二，人口三万四千二百二十六。

（武威郡管辖的十四个县级行政区是：）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朴劋 。媪围。宣威。仓松。鹯阴 原属安定郡。租厉 原属安定郡。显美 原属张掖郡。左骑 设有千人官。

张掖郡 原为匈奴昆邪王的属地，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四千二百里。汉献帝时分张掖一部分设置西郡。辖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六千五百五十二，人口二万六千零四十。

觻得 昭武 删丹 弱水出。氐池 屋兰 日勒 骊靬 番和

（张掖郡管辖的八个县级行政区是：）觻 得。昭武。删丹 是弱水的发源地。氐池。屋兰。日勒。骊靬 。番和。

酒泉郡 武帝置。洛阳西四千七百里。九城，户万二千七百六。

福禄 表氏 乐涫 玉门会水 沙头 安弥 故曰绥弥。乾齐 延寿

敦煌郡 武帝置。洛阳西五千里。六城，户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 古瓜州，出美瓜。 冥安 效穀 拼泉 广至 龙勒 有玉门关。

张掖属国 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安帝时，别领五城。户四千六百五十六，口万六千九百五十二。

候官 左骑 千人 司马官千人官。

张掖居延属国 故郡都尉，安帝别领一城。户一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居延 有居延泽，古流沙。

右凉州刺史部，郡十二，县、道、候官九十八。

上党郡 秦置。洛阳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万七千四百三。

长子 屯留 绛水出。 铜鞮沾 涅 有阏与聚。 襄垣 壶关 有黎亭，故黎国。 泫氏 有长平亭。 高都 潞 本国。 猗氏阳阿 侯国。 穀远

酒泉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四千七百里。辖九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一万二千七百零六。

（酒泉郡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福禄。表氏。乐涫。玉门。会水。沙头。安弥 原称为绥弥。乾齐。延寿。

敦煌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西五千里。辖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七百四十八，人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郡管辖的六个县级行政区是：）敦煌 古代称瓜州，出产好瓜。冥安。效穀。拼泉。广至。龙勒 境内有玉门关。

张掖属国 汉武帝时设置属国都尉，来管理那些投降的蛮夷。安帝时，另外还管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千六百五十六，人口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二。

（张掖属国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

张掖居延属国 原为郡都尉治所，安帝时另外还管辖一个县。共有民户一千五百六十，人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张掖居延属国管辖的县级行政区是：）居延 境内有居延泽，古代便是沙漠地区。

上列各地是凉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十二个郡，九十八个县、道、候官。

上党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北一千五百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口十二万七千四百零三。

（上党郡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长子。屯留 是绛水的发源地。铜鞮。沾。涅　辖有阏与聚。襄垣。壶关　辖有黎亭，原为黎国。泫氏 辖有长平亭。高都。潞 原为国。猗氏。阳阿 原为侯国。穀远。

太原郡 秦置。十六城，户三万九百二，口二十万一百二十四。

太原郡 秦代时设置。辖十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万零九百零二，人口二十万零一百二十四。

晋阳　本唐国。有龙山，晋水所出。刺史治。　界休　有界山，有绵上聚。有千亩聚。　榆次　有凿壶。　中都　于离　兹氏　狼孟邬　盂　平陶　京陵 春秋时九京。　阳曲　大陵 有铁。　祁虑虒　阳邑 有箕城。

上郡 秦置。十城，户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九。

肤施　白土　漆垣　奢延雕阴　桢林　定阳　高奴　龟兹属国　候官

西河郡　武帝置。洛阳北千二百里也。十三城，户五千六百九十八，口二万八百三十八。

离石　平定　美稷　乐街中阳　皋狼　平周　平陆　益兰圜阴　蔺　圜

阳　广衍

五原郡　秦置为九原，武帝更名。十城，户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七。

九原　五原　临沃　文国河阴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西安阳 北有阴山。

云中郡 秦置。十一城，户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二万六千四百三十。

云中　咸阳　箕陵　沙陵沙南　北舆　武泉　原阳　定襄　　故属定襄。　成乐 故属定襄。　武进 故属定襄。

（太原郡管辖的十六个县级行政区是：）晋阳 原为唐国。境内有龙山，是晋水的发源地。也是刺史治所。界休 境内有界山。辖有绵上聚和千亩聚。榆次 境内有凿壶。中都。于离。兹氏。狼孟。邬。盂。平陶。京陵　为春秋时期的九京。阳曲。大陵　出产铁。祁。虑虒。阳邑 辖有箕城。

上郡 秦代时设置。辖有十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五千一百六十九，人口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九。

（上郡管辖的十个县级行政区是：）肤施。白土。漆垣。奢延。雕阴。桢林。定阳。高奴。龟兹属国。候官。

西河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北一千二百里。辖十三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口二万零八百三十八。

（西河郡管辖的十三个县级行政区是：）离石。平定。美稷。乐街。中阳。皋狼。平周。平陆。益兰。圜阴。蔺。圜阳。广衍。

五原郡 秦代设置时称为九原郡，武帝时改为现名。辖十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千六百六十七，人口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七。

（五原郡管辖的十个县级行政区是：）九原。五原。临沃。文国。河阴。武都。宜梁。曼柏。成宜。西安阳 阴山在县境北部。

云中郡 秦代时设置。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五千三百五十一，人口二万六千四百三十。

（云中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云中。咸阳。箕陵。沙陵。沙南。北舆。武泉。原阳。定襄　原属定襄郡。成乐　原属定襄郡。武进 原属定襄郡。

定襄郡 高帝置。五城，户三千一百五十三，口万三千五百七十一。

善无 故属雁门。　桐过武成　骆　中陵 故属雁门。

雁门郡　秦置。洛阳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万九千。

阴馆　繁畤　楼烦　武州汪陶　剧阳　崞　平城　埒　马邑　卤城　故属

代郡。　　广武 故属太原。有夏屋山。　　原平 故属太原。　　强阴

朔方郡 武帝置。六城，户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

临戎　三封　朔方　沃野广牧　大城 故属西河。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县、邑、侯国九十八。

涿郡　高帝置。洛阳东北千八百里。七城，户十万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四。

涿　遒 侯国。　　故安 易水出，雹水出。　　范阳 侯国。　　良乡　北新城 有汾水门。方城 故属广阳。有临乡。有督亢亭。

广阳郡　高帝置，为燕国，昭帝更名为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元八年复。五城，户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口二十八万六百。

蓟 本燕国。刺史治。　　广阳昌平 故属上谷。　　军都 故属上谷。　安次 故属勃海。

代郡　秦置。洛阳东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户二万一百二十三，口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八。

定襄郡 汉高帝时设置。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口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一。

（定襄郡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善无 原属雁门郡。桐过。武成。骆。中陵 原属雁门郡。

雁门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北一千五百里。辖十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二，人口二十四万九千。

（雁门郡管辖的十四个县级行政区是：）阴馆。繁畤。楼烦。武州。汪陶。剧阳。崞。平城。埒。马邑。卤城　原属代郡。广武　原属太原郡。境内有夏屋山。原平 原属太原郡。强阴 。

朔方郡 汉武帝时设置。辖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口七千八百四十三。

（朔方郡管辖的六个县级行政区是：）临戎。三封。朔方。沃野。广牧。大城 原属西河郡。

上列各地为并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九个郡，九十八个县、邑、侯国。

涿郡 汉高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一千八百里。辖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万二千二百一十八，人口六十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四。

（涿郡管辖的七个县级行政区是：）涿。遒　为侯国。故安　是易水和雹水的发源地。范阳　为侯国。良乡。北新城　辖有汾水门。方城　原属广阳郡。辖有临乡和督亢亭。

广阳郡 汉高帝时设立，为燕国，汉昭帝时改名为广阳郡。东汉世

祖时又撤销其建置，将其辖地并入上谷郡，永元八年恢复广阳郡。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万四千五百五十，人口二十八万零六百。

（广阳郡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蓟　原为燕国。是刺史治所。广阳。昌平 原属上谷郡。军都 原属上谷郡。安次 原属勃海郡。

代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二千五百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万零一百二十三，人口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八。

高柳　桑乾　道人　当城马城　班氏　狋氏　北平邑　永元八年复。东安阳　平舒　代

上谷郡　秦置。洛阳东北三千二百里。八城，户万三百五十二，口五万一千二百四。

沮阳　潘 永元十一年复。甯　广甯　居庸　雊瞀　涿鹿下落

渔阳郡　秦置。洛阳东北二千里。九城，户六万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

渔阳 有铁。　狐奴　潞　雍奴　泉州 有铁。　平谷　安乐傂奚　犷平

右北平郡　秦置。洛阳东北二千三百里。四城，户九千一百七十，口五万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垠　徐无　俊靡　无终

辽西郡　秦置。洛阳东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户万四千一百五十，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阳乐　海阳　令支 有孤竹城。　肥如　临渝

辽东郡　秦置。洛阳东北三千六百里。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无虑　望平候城　安市　平郭　有铁。　西安平　汶　番汗　沓氏

玄菟郡　武帝置。洛阳东北四千里。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

（代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高柳。桑乾。道人。当城。马城。班氏。狋氏。北平邑　永元八年复置。东安阳。平舒。代。

上谷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三千二百里。辖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一万零三百五十二，人口五万一千二百零四。

（上谷郡管辖的八个县级行政区是：）沮阳。潘　永元十一年复置。甯。广甯。居庸。雊瞀。涿鹿。下落。

渔阳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二千里。辖九个县级行政区，

共有民户六万八千四百五十六，人口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

（渔阳郡管辖的九个县级行政区是：）渔阳 出产铁。狐奴。潞。雍奴。泉州 出产铁。平谷。安乐。傂奚。犷平。

右北平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二千三百里。辖四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九千一百七十，人口五万三千四百七十五。

（右北平郡管辖的四个县级行政区是：）土垠。徐无。俊靡。无终。

辽西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三千三百里。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人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辽西郡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阳乐。海阳。令支 境内有孤竹城。肥如。临渝 。

辽东郡 秦代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三千六百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人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辽东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襄平。新昌。无虑。望平。候城。安市。平郭 出产铁。西安平。汶。番汗。沓氏 。

玄菟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四千里。辖六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一千五百九十四，人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

高句骊 辽山，辽水出。　　西盖马　上殷台　高显 故属辽东。 候城 故属辽东。　　辽阳 故属辽东。

（玄菟郡管辖的六个县级行政区是：）高句骊 境内有辽山，是辽水的发源地。西盖马。上殷台。高显　原属辽东郡。候城　原属辽东郡。辽阳 原属辽东郡。

乐浪郡　武帝置。洛阳东北五千里。十八城，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

朝鲜　讲　邯　浿水　含资占蝉　遂城　增地　带方　驷望海冥　列口　长岑　屯有　昭明　镂方　提奚　浑弥　乐都

辽东属国　故邯乡，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六城。洛阳东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昌辽 故天辽，属辽西。　　宾徒 故属辽西。　　徒河 故属辽西。 无虑 有医无虑山。　　险渎房

右幽州刺史部，郡、国十一，县、邑、侯国九十。

南海郡　武帝置。洛阳南七千一百里。七城，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万二百八十二。

番禺　博罗　中宿　龙川四会　揭阳　增城 有劳领山。

苍梧郡　武帝置。洛阳南六千四百一十里。十一城，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

十五，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

广信　谢沐　高要　封阳临贺　端谿　冯乘　富川　荔浦猛陵　鄣平

郁林郡 秦桂林郡，武帝更名。洛阳南六千五百里。十一城。

乐浪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东北五千里。辖十八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口二十五万七千零五十。

（乐浪郡管辖的十八个县级行政区是：）朝鲜。讷 邯。浿水。含资。占蝉。遂城。增地。带方。驷望。海冥。列口。长岑。屯有。昭明。镂方。提奚。浑弥。乐都。

辽东属国 原为邯乡，为西部都尉，安帝年间将其作为属国都尉，另还管辖六县。距洛阳东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辽东属国管辖的六个县级行政区是：）昌辽 原称天辽，属辽西郡。宾徒 原属辽西郡。徒河 原属辽西郡。无虑 境内有医无虑山。险渎。房 。

上列各地是幽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十一个郡、国，九十个县、邑、侯国。

南海郡 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七千一百里。辖七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口二十五万零二百八十二。

（南海郡管辖的七个县级行政区是：）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增城 境内有劳领山。

苍梧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六千四百一十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

（苍梧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广信。谢沐。高要。封阳。临贺。端谿。冯乘。富川。荔浦。猛陵。鄣平。

郁林郡 秦代时为桂林郡，汉武帝时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南六千五百里。辖十一个县级行政区。

布山　安广　阿林　广郁中溜　桂林　潭中　临尘　定周 增食　领方

（郁林郡管辖的十一个县级行政区是：）布山。安广。阿林。广郁。中溜。桂林。潭中。临尘。定周。增食。领方。

合浦郡　武帝置。洛阳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　徐闻　高凉　临元朱崖

交趾郡 武帝置，即安阳王国。洛阳南万一千里。十二城。

龙编　羸陵　安定　苟漏麊泠　曲阳　北带　稽徐　西于　朱载　封溪 建武十九年置。望海 建武十九年置。

九真郡　武帝置。洛阳南万一千五百八十里。五城，户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二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四。

胥浦　居风　咸懽　无功无编

日南郡　秦象郡，武帝更名。洛阳南万三千四百里。五城，户万八千二百六十三，口十万六百七十六。

西卷　朱吾　卢容　象林比景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县五十六。

《汉书·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县邑数百，后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国百三，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国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又所省县渐复分置，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合浦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人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郡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

交趾郡 汉武帝时设置，即原来的安阳王国。位于洛阳以南一万一千里。辖十二个县级行政区。

（交趾郡管辖的十二个县级行政区是：）龙编。羸陵。安定。苟漏。麊泠。曲阳。北带。稽徐。西于。朱载。封溪　建武十九年设置。望海 建武十九年设置。

九真郡 汉武帝时设置。位于洛阳以南一万一千五百八十里。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三，人口二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四。

（九真郡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胥浦。居风。咸懽。无功。无编。

日南郡 秦代时为象郡，汉武帝时改为现名。位于洛阳以南一万三千四百里。辖五个县级行政区，共有民户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三，人口十万零六百七十六。

（日南郡管辖的五个县级行政区是：）西卷。朱吾。卢容。象林。比景。

上列各地是交州刺史部的辖境，合计有七个郡，五十六个县。

《汉书·地理志》承继了秦代设置的三十六个郡和几百个县、邑，汉以来逐渐将一些郡县分置，到汉平帝年间，共有一百零三个郡、国，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邑、道、侯国。世祖刘秀复兴汉朝后，因各级政府官员和差役的数量庞大，于是下令合并一些郡县，撤销了十个郡、国，四百多个县、邑、道、侯国。以后，明帝年间新设了一个郡，章帝年间新设郡、国各一个，和帝年间新设了三个，安帝年间又命令属国另管邻近的郡六个，光武帝时撤销的县又逐渐恢复或分而置之，到顺帝时，全国总计设一百零五个郡、国，一千一百八十个县、邑、道、侯国，总共有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总人口为四千九百一十五万零二百二十。

赞曰：众安后载，政洽区分；侯罢守列，民无常君。称号迁隔，封割纠纷；略存减益，多证前闻。

赞辞说：民众安定然后设置政区；政治协和然后划分疆域；侯国撤销郡县列设，治理地方民众的不是固定官吏。由于称号迁徙变化，划改出入错综复杂；现仅简单记录行政区增设与减省，多以前人记载为证。

# 后汉书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将军

汉之初兴，承继大乱，兵不及戢，法度草创，略依秦制，后嗣因循。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世祖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

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今其遗书，所以观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来事之范，殆未有所穷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倜说，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兴所省，无因复见者，既在《汉书·百官表》，不复悉载。

太傅，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导，无常职。世祖以卓茂为太傅，薨，因省。其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

汉朝刚兴起，继承的是大乱，兵器还没来得及聚敛收藏，法度刚开始创建，大体上是依照秦朝的官制，后代继承沿袭。到汉景帝时，深感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王叛乱的危害，才开始削减诸侯王的势力。到汉武帝时，有许多变革，然而大多奢侈，太不节俭，导致民用缺乏。世祖中兴以后，特别注意节约，他合并机关，减少官员，节省下来的费用数以亿计，以此来弥补不足，他始终节俭，大家都向他学习，所以国家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从前周公作《周官》，分职明确，诸侯们以法度互相约束，周天子的中央政权虽权势微弱，但它还能长期存在。现在从周公所作的《周官》中，还能看到周朝的政绩，对后代还有典范作用，其益处真是无穷无尽的。故新汲县令王隆作的《小学汉官篇》，观点新颖独特，着重大体，不究细节。班固著的《百官公卿表》，记载了汉朝继承秦朝设置官员的始末详情，到王莽时，官制错乱而欠条理系统；然而，这都是武帝太不节俭和官员分职分工不详细造成的。世祖的节约制度，应作为永久不变的法规，故依照官爵名录，粗注职权分工，作为《百官志》。凡是设置官员的根据，及世祖中兴以后省去的官员，无因复见，既然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已经有了，就不再全部记载了。

太傅，一人，位在三公之上。本注说：掌辅政劝导天子，无固定

执掌。世祖封卓茂为太傅，卓茂死后，没有再设，省去此官。自此以后，每个皇帝初即位，都设太傅，总管尚书事；其死后，便省去此官，不再设置。

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世祖即位，为大司马。建武二十七年，改为太尉。

太尉，公一人，本注说：掌管全国的军队，考察军队官员的功绩，年终上奏皇帝，进行赏罚。在郊外祭祀天地时，负责第二次献酒；皇帝皇后死，负责在南郊宣告谥号。凡是国家有大的成就，或大疑难决的事，便与司徒、司空共同商议。国家有过失，则与司徒、司空二公共同直言劝说，说明是非对错。世祖即位，改太尉为大司马。建武二十七年，又改称太尉。

长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诸曹事。

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录省众事。

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本注曰：《汉旧注》公令史百石，自中兴以后，注不说石数。御属主为公御。阁下令史主阁阁下威仪事。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府门。其余令史，各典曹文书。

长史一人，俸禄一千石。本注说：掌管各曹事。

掾史属总共二十四人。本注说：《汉旧注》记载，东曹掾和西曹掾的俸禄比四百石，其余掾的俸禄比三百石，属副的俸禄比二百石，故称公府掾，类似从前三命中的元士。有人说，汉朝初年始置掾史，都是皇上说的，故其俸禄比命士。皇上没说的，其俸禄为百石。以后太尉等三公都是自己设置属吏，因此，俸禄都是百石。西曹掌管府史的安排使用。东曹掌管政府和军队中二千石官吏的任免和调动。户曹掌管户口、祭祀、农业和种桑养蚕。奏曹负责奏章方面的事。辞曹掌管诉讼方面的事。法曹掌管传送文书及等级里程。尉曹负责兵卒和劳役的转运。贼曹掌管巡捕盗贼。决曹负责刑罚审判。兵曹负责兵器方面的事。金曹掌管货币、盐、铁。仓曹掌管仓库粮食。黄阁主簿掌管皇宫禁地诸事。

令史和御属二十三人。本注说：《汉旧注》记载：太尉公的令史俸禄一百石，从光武中兴以后，注释时不再说石数。御属负责太尉的

车马和驾驶。阁 下令史负责阁 下仪仗仪式。记室令史掌管上奏文件和表报文书。门令史掌管府门。其他令史掌管各曹文书。

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视濯，大丧则掌奉安梓宫。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徒，公一人。本注说：掌管平民百姓方面的事。凡是孝敬父母，尊重兄长，顺从恭敬，谦虚卑让，养生送死等事，都研究讨论，建立制度。考察全国官员民事政绩，在年终时分等级上报皇帝进行赏罚。在郊祭时，负责检查祭品祭器，看洗刷得是不是干净。皇帝皇后死，负责灵柩下葬。凡国家有难决断的大事，就与太尉、司空共同研究讨论。世祖即位，改称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又改称司徒。

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录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大丧则掌将校复土。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属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四十二人。

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长史一人，俸禄千石。掾属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本注说：世祖即位，以武帝时的成例制度，设置司直官，在司徒丞相府办公，帮助司徒丞相主管督促各州，建武十八年省去此官。

司空，公一人。本注说：掌管水利和工程建筑。凡是兴建城池，疏通河流水道，修筑坟墓堤防之事，都研究讨论兴建该项工程的好处，并负责兴建。全国的水利和工程建筑，都由他们负责考察，在年终时分级上报皇帝而进行赏罚。郊祭时，负责扫除擦洗乐器；皇帝皇后死，负责率领将校埋棺封坟。凡国家有大功大成就或大疑难决的事，则与太尉、司徒共同直言劝谏。世祖即位，称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又改称司空。

其属员，长史一人，俸禄一千石。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四十二人。

将军，不常设置。本注说：负责征伐背叛。类似三公的有四名：一大将军，二骠骑将军，三车骑将军，四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

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成帝绥和元年，赐大司马印绶，罢将军官。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数年后罢。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还后罢。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免官，罢。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复以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之，还迁大将军，位如宪，数年复罢。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在京都。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

起初，武帝因卫青屡次征伐有功，封他为大将军，想尊宠他。因为过去的尊官只有三公，将军皆始自春秋时的秦、晋两国，称为卿，因此又设置大司马这个官名加在大将军前边。卫青以后，霍光、王凤等人也都是这样。成帝绥和元年，赐大司马印，免去将军官。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身份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下，还有前、后、左、右等许多杂号将军，都是掌管征伐的，征伐时就封赐此官号，征伐结束后便免去此官号。明帝刚即位时，认为他的弟弟东平王刘苍有贤才，封他为骠骑将军；因为刘苍是王，地位在三公之上，几年以后，又免去这将军称号。章帝即位，西羌造反，因此使他的舅父马防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率兵征讨，还朝后，便免去该将军称号。和帝即位，以他的舅父窦宪为车骑将军，去征讨匈奴，地位在三公之下；还朝而有功，便升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又征西羌，回朝后，免官罢职。安帝即位，西羌叛乱内侵，又以其舅父邓骘为车骑将军去征讨，回朝，升为大将军，地位如同窦宪，数年后免去大将军称号。自从安帝以来，国家衰败残破政令难行，开始以其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在京城。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的父亲、哥哥、弟弟相继为大将军，位如三公。

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员职也。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

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候。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

明帝初置度辽将军，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

长史和司马都是一人，俸禄千石。本注说：司马掌管军队，像太尉。从事中郎二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负责参议谋划。掾属二十

九人。令史和御属三十一人。本注说：这都是府员职务。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乐队。

将军率领的军队都有一定编制。大将军的兵营有五个部，每部有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有军司马一人，俸禄比千石。部下有曲，每曲有军候一人，俸禄比六百石。曲下有屯，每屯有屯长一人，俸禄比二百石。部校尉不设校尉部，只有军司马一人。又有假军司马，假候，都是副职。单独设营领属的领兵将领称别部司马，领兵多少，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定。营门有专管门卫的门候。其余将军，为征伐而设置，无固定人数，也有部曲和领兵的司马、军候。其总管兵营事务的官员，从部到集各一人。兵曹掾史掌管兵器军械。稟假掾史掌管稟假禁司，负责军粮的供应和保管。又设外刺侦察敌情，置刺奸掌管惩罚犯法的人。

明帝初置度辽将军，是为了防止新投降尚有背叛之心的南单于叛乱，带有临时性，后来屡次不安定，遂改为经常驻守的将军。

#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 太常　光禄勋　卫尉　太仆　廷尉　大鸿胪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丞一人，比千石。本注曰：掌凡行礼及祭祀小事，总署曹事。其署曹掾史，随事为员，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太常，太常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行礼的仪式和祭礼。每次祭祀前，先奏请这次祭祀所用的仪式；在祭祀时，引导天子行礼并读祝词。每次选拔考试博士时，奏其能不能胜任。大射、养老、大丧，都要奏请所用仪式。每月月底，到皇帝的陵墓和宗庙视察。太常丞一人，俸禄比千石。本注说：凡是行礼和祭祀方面的小事，都归他掌管；除此之外，还总管本官署的事务。其官署的官吏人数，朝廷没有硬性规定，根据具体情况，该多就多，该少就少，其他诸卿也是这样。

太史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天时、星历。每年年底，奏上新年历。凡是国家祭祀、丧葬、婚娶的事，负责上奏良辰吉日和时节禁忌。国家有瑞应和灾异时，负责记录。太史丞一人。明堂丞一人，灵台丞一人，俸禄都是二百石。本注说：二丞，掌管明堂和灵台。灵台丞掌管观测日月星辰气象，都属太史。

博士祭酒一人，俸禄六百石。博士的长官原来叫仆射，中兴后改称祭酒。博士十四人，俸禄比六百石。本注说：《易》学博士四人，教授施氏《易》学、孟氏《易》学、梁丘氏《易》学、京氏《易》学。《尚书》博士三人，教授欧阳氏《尚书》、大夏侯氏《尚书》、小夏侯氏《尚书》。《诗》博士三人，教授鲁《诗》、齐《诗》、韩

《诗》。《礼》博士二人，教授大戴《礼》、小戴《礼》。《春秋》博士二人，教授严氏《公羊传》、颜氏《公羊传》。博士负责教授弟子；国家有疑事，博士们负责解答。博士的俸禄原来是四百石，宣帝增加至六百石。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国祭祀，掌读祝，及迎送神。丞一人。本注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馔具之物。凡国祭祀，掌陈馔具。丞一人。

大予乐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丞一人。

高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庙，掌案行扫除。无丞。

世祖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庙。

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丞及校长各一人。本注曰：校长，主兵戎盗贼事。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时节祭祀。

右属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后转属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后省并太史。中兴以来，省前凡十官。

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献。丞一人，比千石。

太祝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凡是国家祭祀，太祝令负责读祝词和迎送神。太祝丞一人。本注说：负责小祭祀时祝神。

太宰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屠宰工和祭祀用具等。凡国家祭祀，负责摆设祭品。太宰丞一人。

大予乐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歌舞乐队。凡是国家祭祀，负责请示奏何乐及大飨的用乐，并负责乐队的排列和前后次序。大予乐丞一人。

高祖庙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负责守庙，掌管巡视、扫除。没有丞。

世祖庙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和高祖庙令一样，负责守庙，掌管巡视、扫除。没有丞。

先帝的陵墓，每座陵墓都设陵园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负责守护陵园，掌管巡视、扫除。丞和校长各一人。本注说：校长，掌管驻军和巡捕盗贼。

先帝陵，每陵设食官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负责望晦时节祭祀。

以上属太常。本注说：有祠祀令一人，后来转属少府。有太卜令一人，俸禄六百石，后省其官，其职事并入太史。中兴以来，省去以前的官员共十个。

光禄勋，光禄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守护宫殿门户，负责谒署郎值班站岗，守卫门户，并负责考查其品德行为而决定其升降去留。在郊祀之时，掌管三献爵礼。光禄丞一人，俸禄比千石。

五官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无员。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无员。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无员。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

五官中郎将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五官郎。五官中郎，俸禄比六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五官侍郎，俸禄比四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五官郎中，俸禄比三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凡是郎官都轮流持戟值班，在各殿门值宿警卫。皇帝外出，担任皇帝车马的警卫。唯独议郎，不值班警卫。

左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无员。

右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无员。

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贲宿卫。左右仆射、左右陛长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仆射，主虎贲郎习射。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虎贲中郎，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节从虎贲，比二百石。本注曰：皆无员。掌宿卫侍从。自节从虎贲久者转迁，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羽林郎，此三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本武帝以便马从猎，还宿殿陛岩下室中，故号岩郎。

羽林左监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骑。丞一人。

羽林右监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右骑。丞一人。

奉车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御乘舆车。

驸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驸马。

骑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本监羽林骑。

左中郎将，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左署郎。中郎，俸禄比六百石。侍郎，俸禄比四百石。郎中，俸禄比三百石。本注说：都没有固定人数。

右中郎将，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右署郎。中郎，俸禄比六百石。侍郎，俸禄比四百石。郎中，俸禄比三百石。本注说：都没

有固定人数。

虎贲中郎将，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虎贲郎夜间值班警卫。左右仆射、左右陛长各一人，俸禄比六百石。本注说：仆射，掌管虎贲郎习射。陛长，负责安排虎贲郎轮流值班，朝会时在殿中。虎贲中郎，俸禄比六百石。虎贲侍郎，俸禄比四百石。虎贲郎中，俸禄比三百石。节从虎贲，俸禄比二百石。本注说：都没有固定人数。负责宿卫侍从。自节从虎贲起任职长久者可以升迁，有才能有本领的可升为中郎。

羽林中郎将，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羽林郎。羽林郎，俸禄比三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担任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弟补充。原先，有一次汉武帝以熟习弓马的羽林郎跟随出猎，回来在殿廊下的室中宿卫，故羽林郎又称岩郎。

羽林左监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羽林左骑兵。羽林左丞一人。

羽林右监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羽林右骑兵。羽林右丞一人。

奉车都尉，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掌管皇帝乘坐的车马。

驸马都尉，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掌管皇帝的副车。

骑都尉，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掌管监视督察羽林骑兵。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凡诸国嗣之丧，则光禄大夫掌吊。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无员。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议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为谒者台率，主谒者，天子出，奉引。古重习武，有主射以督录之，故曰仆射。常侍谒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时节威仪。谒者三十人。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掌宾赞受事，及上章报问。将、大夫以下之丧，掌使吊。本员七十人，中兴但三十人。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

右属光禄勋。本注曰：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旧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书

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门郎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兼。有请室令，车驾出，在前请所幸，徼车迎白，示重慎。中兴但以郎兼，事讫罢，又省车、户、骑凡三将，及羽林令。

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丞一人，比千石。

光禄大夫，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凡大夫、议郎都负责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没有固定任务，唯帝令是从。各国的国嗣死，光禄大夫负责吊唁。

太中大夫，俸禄千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

中散大夫，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

谏议大夫，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

议郎，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

谒者仆射一人，俸禄比千石。本注说：谒者仆射，是谒者台的长官，掌管谒者，天子外出，负责引导车驾。古时重视习武，有掌管习射的督率总领，故称仆射。常侍谒者五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殿上时节仪仗。谒者三十人。其中给事谒者，俸禄四百石。灌谒者郎中，俸禄比三百石。本注说：掌管引导宾客行礼和上章报问。将军、大夫以下的丧事，负责吊唁。本来七十人，中兴后减少到三十人。开始为灌谒者，一年以后为给事谒者。

以上属光禄勋。本注说：职属光禄勋的，自五官将到羽林右监，共七署。从奉车都尉到谒者，是属此的文职官员。过去有左、右曹，俸禄二千石，上殿中，掌管接受尚书奏事，评阅尚书奏章。世祖省去左、右曹，使小黄门郎受尚书奏事，车驾出时，给事黄门郎兼任。有请室令，车驾出时，在前奏请所幸，在车驾周围巡逻，迎接来见的官员并向皇帝禀报，以示威严庄重。中兴后只用郎官兼任，事情结束，便免去此职；还省去车、户、骑三将和羽林令。

卫尉，卫尉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宫门卫士和宫中巡查。卫尉丞一人，俸禄比千石。

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选晓讳，掌知非法。尉主阙门兵禁，戒非常。

公车司马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宫南阙门，凡是官吏百姓上奏章，四方进贡，以及应公车之征来见皇帝的人，都归他负责。公车司马丞、公车司马尉各一人。本注说：公车司马丞选择通晓禁忌者担任，负责处理不法之事，公车司马尉掌管阙门卫兵，防止发生意外事情。

南宫卫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宫卫士。丞一人。

北宫卫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宫卫士。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丞各一人。

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入，本官长史为封棨传；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右属卫尉。本注曰：中兴省旅贲令，卫士一人丞。

太仆，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大驾则执驭。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

车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诸车。丞一人。

南宫卫士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南宫卫士。南宫卫士丞一人。

北宫卫士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北宫卫士。北宫卫士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剑戟卫士，负责巡查宫中以及天子让逮捕拘押的犯人。左右都候丞各一人。

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俸禄比千石。本注说：南宫南屯司马，掌管平城门；宫门苍龙司马，掌管东门；玄武司马，掌管玄武门；北屯司马，掌管北门；北宫朱爵司马，掌管南掖门；东明司马，掌管东门；朔平司马，掌管北门：共七门。凡是居住在宫中的人，都在所属的官门处存有名册。通行证上的宫名两字，为铁印，查验过通行证以后才可放进。若是住在宫外的人因事需要入宫，必须有本官署长史开的凭证；那些有官位的人出入时，要让车夫说明官职。

以上属卫尉。本注说：中兴后省去旅贲令和卫士丞一人。

太仆，太仆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车马。每次天子外出，奏请所用车驾、扈从、仪仗及前后顺序；如是大驾，太仆卿就要亲自驾驭车马。太仆丞一人，俸禄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制造兵器弓弩刀铠之类，造成后交执金吾入武库，还掌管织绶等杂工。左右考工丞各一人。

车府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皇帝用的车马。车府丞

一人。

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舆及厩中诸马。长乐厩丞一人。

未央厩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车驾用马和厩中诸马。长乐厩丞一人。

右属太仆。本注曰：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菀，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菀，但以羽林郎监领。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谳疑罪，皆处当以报。正、左监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决诏狱。

右属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世祖中兴皆省，唯廷尉及雒阳有诏狱。

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王薨则使吊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诸郎。丞一人。治礼郎四十七人。

右属大鸿胪。本注曰：承秦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时省并大鸿胪。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及郡邸长、丞，但令郎治郡邸。

以上属太仆。本注说：过去有六厩，每厩令一人，俸禄都是六百石。中兴后减少，仅置一厩。后又置左骏令、左骏厩，专养皇帝用马，后来厩并令省。又有牧师菀等，都设令官，掌管养马，分设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后全都省去。唯独汉阳有流马菀，没有令，以羽林郎监管。

廷尉，廷尉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诉讼审判，奏其应判之罪。凡是郡国难于审判定罪的疑案都由他们审判上报。正监、左监各一人。左平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左平掌管审判诏狱犯人。

以上属廷尉。本注说：孝武帝以后，设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世祖中兴后各狱令长都省去，独廷尉和洛阳有诏狱。

大鸿胪，大鸿胪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诸侯和四方归降的少数民族。郊庙行礼时，负责引导天子行礼，奏请行事批准后，负责向各司布置安排。诸王入朝，负责迎接，及所用仪式。郡国年终来京汇报，负责招待安排，帮助四方各国来朝，也由他负责。皇子封王时，协助皇帝授印绶。封诸侯、诸侯的儿子继位，及四方少数民族的国君受封时，鸿胪卿在台下引导他们受封行礼。王死，皇帝则

令其吊唁，及宣布封王嗣的圣旨。鸿胪丞一人，俸禄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诸郎。大行丞一人。治礼郎四十七人。

以上属大鸿胪。本注说：继承秦制，有典属国，专门掌管四方少数民族的朝贡及其侍子，成帝时省去典属国，将职并入大鸿胪。中兴后省去驿官、别火二令、二丞和郡邸长、丞，只令郎官掌管郡邸。

# 后汉书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 宗正　大司农　少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丞一人，比千石。

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其余属吏增减无常。

右属宗正。本注曰：中兴省都司空令、丞。

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

太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国传漕谷。丞一人。

平准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贾，主练染，作采色。丞一人。

导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导，择也。丞一人。

宗正，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负责按亲疏长幼的顺序记录各王国嫡庶的关系，和各宗室亲属的远近，及郡国每年统计上报的宗室名册。若有犯了当剃去头发以上的罪行的，先上报宗正，宗正知道后，狱官才开始审判。宗正丞一人，俸禄比千石。

各公主，每位公主家令一人，俸禄六百石。丞一人，俸禄三百石。本注说：其余的官吏有时增有时减，不固定。

以上属宗正。本注说：光武中兴以后，省去都司空令和丞。

大司农，大司农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钱谷金帛货币。郡国每季度月初上报的钱粮册，其中拖欠没交齐的，分别陈述开列。边郡诸官请求征调赋税的，一律上奏批复。所征之税，多退少补，使其充足够用。下设丞一人，俸禄比千石。部丞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部丞掌管国库。

太仓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负责接收水陆运来的谷物。丞一人。

平准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物价，负责把生丝煮成

熟丝并染色，织印彩色丝绸。丞一人。

导官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负责舂米供皇上用，并负责做干粮干饭。导，即选择。丞一人。

右属大司农。本注曰：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廪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及雒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余均输等皆省。

以上属大司农。本注说：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光武中兴以后改属郡县。又有廪牺令，俸禄六百石，掌管祭祀牺牲雁鹜之类。还有洛阳集市长、荥阳敖仓官，光武中兴后皆属河南尹。其余均输官等全部省去。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丞一人，比千石。

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饮食。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丞一人。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兽。颇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兽送太官。丞、尉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

黄门侍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

少府，少府卿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宫中服饰车马等物，衣服宝货珍膳一类的东西。丞一人，俸禄比千石。

太医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医药。药丞、方丞各一人。本注说：药丞掌管药物。方丞掌管药方。

太官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御用饮食。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说：左丞掌管饮食。甘丞掌管餐具。汤官丞掌管酒。果丞掌管果品。

守宫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御用笔墨纸砚，和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丞一人。

上林苑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苑中禽兽。苑中居民，也归其掌管。捕获的野兽，送太官。丞、尉各一人。

侍中，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无固定人数。负责侍从左右，辅佐处理众事，回答皇上提出的问题。皇帝乘法驾出门，由识多见广的一名侍中乘车陪同，其余侍中骑马跟在皇帝的车后。原来有仆射一人，光武中兴后改仆射为祭酒，有时设置，有时不设。

中常侍，俸禄千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无固定人数。后来俸禄增加到比二千石。负责侍从皇帝左右，跟随入内宫，协助处理宫内诸事，回答皇上提出的问题。

黄门侍郎，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负责侍从左右，供职殿中，关通内外。诸王在殿上朝见时，负责引王就座。

小黄门，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已下众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

小黄门，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没有固定员额。负责侍从左右，接尚书奏事。皇上在内宫时，通报宫内外，以及皇后所居中宫以下诸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时，使其问候。

黄门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诸宦者。丞、从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从丞主出入从。

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丙署长七人。皆四百石，黄绶。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宫别处。

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舆车。

中黄门，比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比三百石。掌给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后宫贵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丞、织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诸小祠祀。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黄门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宫禁中的诸宦官。丞、从丞各一人。本注说：由宦者担任。从丞，在皇上出入时跟随。

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丙署长七人。俸禄都是

四百石，黄色绶带。本注说：都由宦者担任。各自负责中宫的一个地方。

中黄门冗从仆射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中黄门冗从。皇帝在朝中，冗从负责保卫，值班守门；皇帝外出，冗从骑马跟随，在皇帝车驾两旁。

中黄门，俸禄比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没有固定人数。后来，俸禄增到比三百石。掌管宫中事物。

掖庭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后宫贵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暴室丞掌管宫中妇人有病者，到此室医治；皇后、贵人有罪，也监禁在暴室。

永巷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官婢侍使。丞一人。本注说：由宦者担任。

御府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官婢做后宫衣服和补洗等事。丞、织室丞各一人。本注说：由宦者担任。

祠祀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宫中各种小的祈祷祭祀。丞一人。本注说：由宦者担任。

> 钩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园观。苑中丞、果丞、鸿池丞、南园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离宫。果丞主果园。鸿池，池名，在雒阳东二十里。南园在雒水南。濯龙监、直里监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龙亦园名，近北宫。直里亦园名也，在洛阳城西南角。

钩盾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近池苑囿游观的地方。丞、永安丞各一人，俸禄三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永安，北宫东北的另一个小宫的名字，有花园。苑中丞、果丞、鸿池丞、南园丞各一人，俸禄二百石。本注说：苑中丞掌管苑中离宫。果丞掌管果园。鸿池，池名，在洛阳东二十里。南园在雒水南。濯龙监、直里监各一人，俸禄四百石。本注说：濯龙也是园名，在北宫附近。直里也是园名，在洛阳城西南角。

>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币帛金银诸货物。丞一人。
>
> 内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中布张诸亵物。左右丞各一人。
>
>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丞一人。
>
> 尚书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
>
> 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

中藏府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宫中币帛金银等货物。丞一人。

内者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宫中布帐内衣便服等物。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高超技术工人打造御用刀剑等刃器。丞一人。

尚书令一人，俸禄千石。本注说：沿袭秦官制而设，武帝让宦者担任，改尚书令为中书谒者令，成帝改用士人，恢复尚书令旧名。掌管任用官吏，布置工作，和上奏下达尚书曹的文书等事。

尚书仆射一人，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尚书事，尚书令不在任时，则代为上奏下达诸事。

> 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凡吏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世祖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书。后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尚书六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成帝初设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尚书负责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负责郡国二千石级官吏的事；民曹尚书负责官吏奏章事；客曹尚书掌管小国少数民族事务。世祖继承前制，后分二千石曹为两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和北主客曹，共六曹。左右丞各一人，俸禄四百石。本注说：掌管记录文书期限等事。左丞掌管吏民奏章及驺伯史。右丞代管印绶，并掌管笔墨纸砚用品库。侍郎三十六人，俸禄四百石。本注说：每曹六人，负责起草文书。令史十八人，俸禄二百石。本注说：每曹三人，负责抄写。后来剧曹增添三人，共二十一人。

> 符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节令史，二百石。本注曰：掌书。
>
>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旧别监御史在殿中，密举非法。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因别留中，为御史台率，后又属少府。治书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二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
>
> 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

符节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为符节台长官，掌管符节

事。派遣使臣时，负责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说：过去二人在宫中，掌玺和虎符、竹符之半。符节令史，俸禄二百石。本注说：负责书写。

御史中丞一人，俸禄千石。本注说：御史大夫的佐官。过去别监御史在殿中，暗中举报非法之事。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御史中丞便留在殿中，为御史台长官，后来又属少府。治书侍御史二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选精通法律的人担任。凡国家疑案需要审问的，负责依法审判，定其是非。侍御史十五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负责察举非法，接受公卿群吏的奏事，有处事违章失当的，举报劾奏。凡郊庙祭祀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二人监察仪仗随从，有违章失当者则劾奏。

兰台令史，俸禄六百石。本注说：负责上奏和印工文书。

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承秦，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考工转属太仆，都水属郡国。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别主上林苑有离宫燕休之处，世祖省之，并其职于少府。每立秋貙刘之日，辄暂置水衡都尉，事讫乃罢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汤官、织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监，胞人长丞，宦者、昆台、佽飞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属官令、长、丞、尉二十余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转为兼副，或省，故录本官。

以上属少府。本注说：职属少府的，自太医至上林，共四官。自侍中至御史，都是以文职归属它的。承秦制，凡山泽陂池的税收，名叫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考工转属太仆，都水属郡国。武帝初设水衡都尉，俸禄比二千石，另外负责上林苑中有离宫宴休之处，世祖省去此官，把其职责归为少府。每立秋貙刘祭祀的时候，便临时设置水衡都尉，事情完毕，即罢去此官。少府本来有六丞，省去五丞。又省去汤官令、织室令，设汤官丞、织室丞。又省去上林十池监，胞人长丞，宦者、昆台、佽飞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属官令、长、丞、尉二十余人。章和以后，宫中官吏增多，增添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书、考工、别作监，俸禄都是六百石，都由宦者担任，转为兼副，有时省去，故记录此官。

#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 执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长秋　太子少傅　将作大匠
## 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　司隶校尉

执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吾犹御也。丞一人，比千石。缇骑二百人。本注曰：无秩，比吏食奉。

武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注兵器。丞一人。

右属执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还持麾至宫门，宫门乃开。中兴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罢，不复属执金吾。又省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辅都尉。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职掌辅导太子。礼如师，不领官属。

大长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将行，宦者。景帝更为大长秋，或用士人。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宫仆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驭。本注曰：太仆，秩二千石，中兴省"太"，减秩千石，以属长秋。

执金吾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宫外巡逻戒备和意外的紧急事件。每月在宫外绕行三次，并主管兵器。吾，义同御，防御的意思。丞一人，俸禄比千石。缇骑二百人。本注说：俸禄如吏，不在等级。

武库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兵器。武库丞一人。

以上属执金吾。本注说：本来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俸禄六百石。皇上车驾外出，负责在前边清道；车驾回宫时，其持麾到宫门，宫门才打开。中兴后只留下一人，又不经常设置，因此，车驾外出时，便以郎官兼式道候，事情结束后，立即免去该郎官的式道候职，也不再属执金吾管辖。又省去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和左右京辅都尉。

太子太傅一人，俸禄中二千石。本注说：负责辅导太子。太子对太傅礼敬如师。太子太傅只自己一人，没有属吏。

大长秋一人，俸禄二千石。本注说：这是继承秦朝的将行，由宦者担任。景帝改将行为大长秋，有时由士人担任。中兴后常用宦者，负责奉旨宣布中宫命令。凡皇后赏赐宗亲和宗亲应当谒见皇后，则负责通报。皇后出，则跟随。丞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

中宫仆一人，俸禄千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负责驾驭车马事。本注说：太仆，俸禄二千石，中兴后省去“太”字，俸禄减少到千石，属大长秋。

中宫谒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宫谒者三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报中章。

中宫谒者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中宫谒者三人，俸禄四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负责呈报中宫奏章。

中宫尚书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书。

中宫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币帛诸物，裁衣被补浣者皆主之。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宫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宫黄门冗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冗从。

中宫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宫请署天子数。女骑六人，丞、复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复道丞主中阁道。

中宫药长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属大长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长秋上，亦宦者，主中诸官。成帝省之，以其职并长秋。是后皇后当法驾出，则中谒、中宦者职吏权兼詹事奉引，讫罢。宦者诛后，尚书选兼职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长信、长乐宫者，置少府一人，职如长秋，及余吏皆以宫名为号，员数秩次如中宫。本注曰：帝祖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位在长秋上，及职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宫。长乐又有卫尉，仆为太仆，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则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辅导为职，悉主太子官属。

中宫尚书五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中宫文书。

中宫私府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中宫库藏的币帛等物，并管理裁剪衣服缝补浣洗的工人。丞一人。本注说：由宦者担任。

中宫永巷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宫人。丞一人。本注说：由宦者担任。

中宫黄门冗从仆射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

管中宫黄门冗从。

中宫署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掌管中宫请求天子批示的次数。女骑六人，丞、复道丞各一人。本注说：由宦者担任。复道丞负责中阁道。

中宫药长一人，俸禄四百石。本注说：由宦者担任。

以上属大长秋。本注说：继承秦朝制度，有詹事一人，地位在长秋上，也是由宦者担任，掌管中宫官吏。成帝时省去詹事，其职事并归长秋。此后皇后乘法驾出行时，则中谒者、中宦者临时兼詹事在前引导车驾，事毕，立即免去詹事职。诛杀宦者之后，尚书选一吏兼职，负责引导车驾。其中长信宫、长乐宫，设少府一人，职如长秋，其余官吏皆以宫名为号，人员数目及俸禄和中宫一样。本注说：皇帝的祖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地位在长秋上，其下属官吏都是宦者，俸禄和中宫一样。长乐宫还有卫尉，仆称太仆，俸禄都是二千石，在少府上。其死后，这些官员则全部省去，不常设。

太子少傅，俸禄二千石。本注说：也是负责辅导太子，并掌管太子宫中的官吏。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无员，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仓谷饮食，职似司农、少府。

太子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仓谷。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饮食。

太子仆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车马，职如太仆。

太子厩长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车马。

太子门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职比郎将。旧有左右户将，别主左右户直郎，建武以来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员五人，职如侍中。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员十六人，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卫徼循。

太子卫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门卫士。

右属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属皆罢，唯舍人不省，领属少府。

太子率更令一人，俸禄千石。本注说：掌管太子庶子、太子舍人轮流值班，职责如同光禄勋。

太子庶子，俸禄四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如三署中郎，持戟值班，守卫门户。

太子舍人，俸禄二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轮流值班，负责保卫，如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俸禄千石。本注说：掌管仓库粮食和饮食，职务类似司农和少府。

太子仓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粮库。

太子食官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饮食。

太子仆一人，俸禄千石。本注说：掌管车马，职务如同太仆。

太子厩长一人，俸禄四百石。本注说：掌管车马。

太子门大夫，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旧注》说职务类似郎将。过去有左右户将，分别掌管左右户直郎，建武以后省去。

太子中庶子，俸禄六百石。本注说：员额五人，职务如同侍中。

太子洗马，俸禄比六百石。本注说：《旧注》说员额十六人，职务如谒者。太子外出，则值班的人在前边引导仪仗队。

太子中盾一人，俸禄四百石。本注说：负责巡逻缉捕坏人。

太子卫率一人，俸禄四百石。本注说：掌管守门卫士。

以上属太子少傅。本注说：凡初即位的皇帝，尚未立有太子，太子的官属全部免去，只有太子舍人不免，归少府领导。

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丞一人，六百石。

将作大匠一人，俸禄二千石。本注说：继承秦制，叫将作少府，景帝改其名叫将作大匠。掌管修建宗庙、路寝、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并负责在路旁种植桐梓之类的树木。丞一人，俸禄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

右属将作大匠。

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

司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开阳门，耗门，中东门，上东门，毂门，夏门，凡十二门。

右属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监五营。

屯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越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长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胡骑司马各一人，千石。本注曰：掌宿卫，主乌桓骑。

射声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右属北军中候。本注曰：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有胡骑、虎贲校尉，皆武帝置。中兴省中垒，但置中候，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并射声。

左校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左建筑工程队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左校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右建筑工程队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右校丞一人。

以上属将作大匠。

城门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洛阳城十二门。

司马一人，俸禄一千石。本注说：主管兵器。城门每门置候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洛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叫平城门，是北宫之门，属卫尉管辖。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开阳门、秏门、中东门、上东门、穀门、夏门，共十二门。

以上属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掌管监督北军五营。

屯骑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值班警卫兵。司马一人，俸禄千石。

越骑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值班警卫兵。司马一人，俸禄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值班警卫兵。司马一人，俸禄千石。

长水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值班警卫兵。司马、胡骑司马各一人，俸禄千石。本注说：负责值班警卫，掌管乌桓骑兵。

射声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掌管值班警卫兵。司马

一人，俸禄千石。

以上属北军中候。本注说：过去有中垒校尉，负责北军营垒之事。有胡骑校尉、虎贲校尉，都是武帝设置。中兴以后省去中垒校尉，只置中候，以监督五营。胡骑校尉并入长水校尉。掌管轻车的虎贲校尉并入射声校尉。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长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长、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诸边鄣塞尉、诸陵校尉长，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凡是俸禄中二千石的，其丞俸禄比千石。俸禄真二千石的，其丞、长史俸禄六百石。俸禄比二千石的，其丞的俸禄比六百石。令、相俸禄千石的，其丞、尉俸禄四百石；俸禄六百石的，其丞、尉俸禄三百石。长、相俸禄四百石和三百石的，其丞、尉俸禄都是二百石。诸侯和公主家丞，俸禄都是比百石。各边鄣塞尉、各陵校尉长，俸禄都是二百石。有常例的不再说明其俸禄多少。

司隶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元帝去节，成帝省，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从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功曹从事，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其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主兵事。其余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录阁下事，省文书。门亭长主州正。门功曹书佐主选用。《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簿曹书佐主簿书。其余都官书佐及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一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岁满一更。司隶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其余弘农、河内、河东三郡。其置尹，冯翊、扶风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司隶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武帝初设置，使其持节，负责察举百官和京城近郡犯法的人。元帝时去其节，成帝省去此官，光武帝建武年间又设置，并掌管一州。从事史十二人。本注说：都官从事，掌管察举百官中犯法的人。功曹从事，掌管州里官员的选择推荐和其他诸事。在司隶校尉巡行所属郡县时，别驾从事乘车侍从导引，总管诸事。簿曹从事，掌管钱粮簿书。若有军事，则设兵曹从事，掌管军事。其余所属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负责督促文书，察举犯法者，都是州里自己任用，因此，其俸禄一般都是一百石。假佐二十五人。本注说：主簿总管官府事务，省理文书档案。门亭长，掌管府门，负责通报、纠察等事。门功曹书佐，负责选拔任用属官。《孝经》师负责监督考试经书。《月令》师负责按时节举行祭祀。律

令师掌管法律。簿曹书佐掌管簿籍文书。其余都官书佐及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一人，各自掌管一郡公文信件，以郡吏补任，一年一换。司隶校尉管辖所属七郡。

河南尹一人，掌管京城行政，特许有事可朝见皇帝。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建都长安，俸禄都是中二千石，称为三辅。光武中兴建都洛阳，改以河南郡为尹，因三辅是陵庙所在地，不改其名，只减少其俸禄。司隶校尉所属其余三郡是弘农郡、河内郡及河东郡。至于尹的设置，左冯翊、右扶风和郡太守行施政令的辖区及治所，见《地理志》。

#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 州郡　县乡　亭里　匈奴中郎将　乌桓校尉　护羌校尉王国宋卫国　列侯　关内侯　四夷国　百官奉

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

皆有从事史、假佐。本注曰：员职略与司隶同，无都官从事，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

豫州部郡国六，冀州部九，兖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扬州部六，益州部十二，凉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国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属国都尉。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县四百余所，后世稍复增之。

外十二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俸禄六百石。本注说：秦朝有监御史，监督诸郡，汉朝建立后省去，只派遣丞相史分别到各州调查了解情况，无常设官员。孝武帝初设刺史十三人，俸禄六百石。成帝改刺史为牧，俸禄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又改牧为刺史，十二人各掌管一州，其另外一州，属司隶校尉掌管。各州常在八月到所属各郡国视察，查阅犯人案卷，看其是不是冤枉，需不需要重新审理。考察郡国官吏的军功政绩，分优劣等级，年终到京城上奏皇帝。中兴以后，由计吏代行汇报。

各州都有从事史和假佐。本注说：外十二州的下属官吏，大体上与司隶校尉的下属官吏相同，没有都官从事，其功曹从事称治中从事。

豫州部所属的郡及国共六个，冀州部所属共九个，兖州部所属共八个，徐州部所属共五个，青州部所属共六个，荆州部所属共七个，扬州部所属共六个，益州部所属共十二个，凉州部所属共十二个，并州部所属共九个，幽州所属共十一个，交州部所属共七个，总共九十八个。其中二十七个王国相，七十一个郡太守。另外还有属国都尉。

属国，把离郡治远的县分出设置，如果是较小较差的郡，就冠以本郡名。世祖中兴后，合并或省去郡县四百余个，后来，又有少数郡县复置，稍有增加。

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王国之相亦如之。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尉一人，典兵禁，备盗贼，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辅都尉各一人，讥出入。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辅有陵园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閤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

凡州刺史所在的城邑称京都，设尹一人，俸禄二千石，设丞一人。每郡设太守一人，俸禄二千石，设丞一人。作为边防郡的，不设丞而设长史，总领兵马等事。王国的相也是这样。每属国设都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设丞一人。本注说：凡是郡国，都掌行政权，掌管治理百姓，提拔推荐贤良，鼓励建功立业，审理诉讼检察坏人。常在春季巡察所属的县，勉励农民种谷养蚕，救济贫困。秋冬两季派遣公正官吏审讯犯人，依法定罪，并考核评定该县官吏的优劣等级。年终派遣官员到京城书面汇报，报告人口钱粮盗贼狱讼等方面的情况。并推荐孝廉，二十万人口以上的郡推荐一人。尉一人，掌兵卒，禁民违法，防备盗贼，景帝改名都尉。武帝又在三辅各设都尉一人，掌管稽查盘问出入的人。边郡又设农都尉一人，负责屯田种地。又设属国都尉，掌管归降的少数民族。中兴后建武六年，省去各郡都尉，其职责并归太守，不再举行阅兵比武。省去关都尉，但边郡往往设都尉和属国都尉，略辖属县，管理百姓与郡相同。安帝因羌人犯法，三辅有要守护的陵园，便又设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各郡都设置各曹掾史。本注说：各曹大体上相当于公府曹，没有东西曹。有功曹史，负责评选记录功劳。有五官掾，负责功曹及诸曹事务。其所监管的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负责秘书工作，并催督各项政令的施行。没有令史。官府内及诸曹各自设有书佐，负责抄写文书。

属官，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

属官，每县、邑、道，大的设令一人，俸禄千石；中等的设长，

俸禄四百石；小的也设长，俸禄三百石；侯国的相，俸禄的多少也是这样。本注说：都管行政，治理百姓，表扬善良的，鼓励正义的，查禁坏的，惩治犯罪的，审理诉讼，剿平贼寇，怜惜百姓，不耽误农民春种秋收的大好时节。秋冬岁尽，各县、邑、道到所属郡国上报计簿，说明户口人数，垦田亩数，钱粮收支，盗贼多少等情况。

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

凡是掌管少数民族的县叫道。供公主食用汤沐的叫邑。万户以上的县其长官叫令，不够万户的叫长。侯国叫相。这都是秦朝的制度。丞每县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说：丞掌管文书，负责粮库和诉讼。尉，掌捕盗贼。凡有盗贼，贼头不树旗帜不立名号的，则追查寻捕，犯法作乱者，要理清头绪。各县设诸曹掾史。本注说：各曹略像郡员，五官掾称廷掾，监乡诸事，春夏为劝农掾，鼓励农民努力耕种，秋冬为制度掾，负责法令礼俗。

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无分士，给均本吏。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在所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

乡里设有秩、三老、游徼。本注说：有秩，由郡里委派，俸禄百石，掌管一乡百姓；小乡由县里委派啬夫一人。有秩、啬夫，都负责掌握百姓的善恶，安排服役的先后，谁家穷谁家富，赋税多少，评其次第等级。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拿出钱财，救济灾难，及学士为民之学习榜样，都在其门挂匾表扬，以此来鼓励大家做好人，行善事。游徼负责巡逻，侦察禁止奸邪和盗贼。又有乡佐，属乡，负责收赋税。

亭有亭长，掌禁盗贼。本注说：亭长，负责巡捕盗贼，接受都尉领导。

里设里魁，民有什伍，好事坏事都要报告。本注说：里魁掌管一里百家。什负责十家，伍负责五家，互相监督检察。百姓有好事坏事，都要报告监官。

边境县设障塞尉。本注说：负责防备禁止羌族侵犯边塞。其郡设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根据工作量的多少设令、长及丞，俸禄都与县、道一样，不分县、道所属吏员还是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所属的吏员，其俸禄都与本县、道的一样。本注说：凡郡县出盐多的设盐官，负责征收盐税。出铁多的设铁官，掌管铸造。工人多的设工官，负责工人税务事。水池和鱼利多的设水官，掌评水利，负责收渔税。有盐官铁官工官水官的各县，其盐官铁官工官水官所属吏员的俸禄，与所在县的吏员相同。不由该县负担，另由国家拨发。设置吏员，随事而定，不像县设各方面的吏员。

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乌桓校尉所置亦然。

使匈奴中郎将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负责保护南单于。设从事二人，有事时再增加。根据事情的繁简，决定掾史的多少。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所置掾史也是这样。

护乌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乌桓胡。

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

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帝时，吴、楚七国恃其国大，遂以作乱，几危汉室。及其诛灭，景帝惩之，遂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至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傅。

护乌桓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负责保护乌桓胡人。

护羌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负责保护西羌。

皇子受封为王，其封郡称国，每王国设傅一人，相一人，他们的俸禄都是二千石。本注说：傅负责辅导国王向善，国王对傅礼敬如师，傅对国王不称臣。王国的相如郡太守。还有长史，如郡丞。

汉朝初立诸王，沿用项羽所立诸王的制度，封地广大，有的大至千里。其官职，傅称太傅，相称丞相，又设御史大夫和诸卿，俸禄都是二千石。百官都和朝廷一样。朝廷只给王国派遣一名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都由王国自行任用。到景帝时，吴、楚等七国依仗他们

国大力强，便造反作乱，几乎危害朝廷。等到他们被诛灭后，景帝接受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发生，遂下令诸王不得掌管行政治理百姓，让内史掌管行政治理百姓，改丞相为相，省去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改中尉为执金吾，改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王国如旧，但官吏都由朝廷委派，不能自己设置。到成帝时，免去内史掌管行政治理百姓，改由王国的相掌管行政治理百姓，太傅改称傅。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官如光禄勋。自省少府，职皆并焉。仆主车及驭，如太仆。本曰太仆，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仆，又皆减其秩。治书，比六百石。本注曰：治书本尚书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贺正月，及使诸国。本皆持节，后去节。谒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长冠。本员十六人，后减。礼乐长。本注曰：主乐人。卫士长。本注曰：主卫士。医工长。本注曰：主医药。永巷长。本注曰：宦者，主宫中婢使。祠祀长。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本注曰：无员。

中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本注说：职务如同郡都尉，负责缉捕盗贼。郎中令一人，仆一人，俸禄都是千石。本注说：郎中令掌管王大夫和郎中值班守卫，官如光禄勋。自从省去少府，职务都合并了。仆掌管车马驾驭，如太仆。本来叫太仆，俸禄比二千石，武帝改称仆，又都减少他们的俸禄。治书，俸禄比六百石。本注说：治书原名尚书，后改称治书。大夫，俸禄比六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负责奉王命出使至京城，献璧贺正月，及出使诸国。原先都持节，后来省去节。谒者，俸禄比四百石。本注说：掌管戴长冠。先前十六人，后来减少。礼乐长。本注说：掌管乐人。卫士长。本注说：掌管卫士。医工长。本注说：掌管医药。永巷长。本注说：宦者担任，掌管宫中侍婢使女。祠祀长。本注说：掌管祭祀。从礼乐长到祠祀长，俸禄都是比四百石。郎中，俸禄二百石。本注说：没有固定人数。

卫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改常为卫公，安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

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避武帝讳，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土，国家为封，亦为列侯。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其余以肺附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

诸王封者受茅土，归以立社稷，礼也。列土、特进、朝侯贺正月执璧云。

卫公、宋公。本注说：建武二年，封周朝的后代姬常为周承休公；建武五年，封商朝的后代孔安为殷绍嘉公。建武十三年，改姬常为卫公，改孔安为宋公，把他们作为汉朝的宾客对待，地位在三公之上。

列侯，受封的食县称侯国。本注说：继承秦朝爵位二十级，列侯称彻侯，金印紫绶，用来封赏有功的大臣。

功劳大的封给县，功劳小的封给乡或亭，有权役使其封地吏民。后来为讳避武帝刘彻的“彻”字，改彻侯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允许诸王推恩把自己的封地分给儿子们，国家为诸王封众子，也称列侯。旧日列侯特赐奉朝请而留居长安的，地位低于三公。中兴以来，只有因功德赐特进的，地位低于车骑将军；赐位朝侯的，地位低于五校尉；赐位侍祠侯的，地位低于大夫。其余皇亲国戚及公主子孙守祭坟墓而在京城的，可以按时节参与朝会，地位在博士、议郎下。

被封为王的，要接受茅土，到封地后要立社稷，这是制度。列土、特进、朝侯每年向朝廷献璧贺正月。

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中兴以来，食邑千户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马、门大夫。

每侯国设相一人，其俸禄与本县县令的俸禄相同。本注说：掌管行政，治理百姓，如县令、县长，不对侯称臣。只纳租给侯，以该侯受封的户数为限。侯的家臣，设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说：负责侍奉侯，使其管理家事。列侯过去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共五官。中兴以后，食邑千户以上的设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的不设家丞，又都省去行人、洗马、门大夫。

关内侯，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

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

百官受奉例：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赞曰：帝道渊默，家帅修德。寡以御众，分职乃克。不置不监，无骄无忒。程是师徒，宁民康国。

关内侯，按继承秦朝的二十级爵位，十九级为关内侯，没有封

地，其家在何县，就由何县供其户租，户租多少，以其受封户数为限。

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都有丞，和郡、县一样。

百官受俸规定：大将军和三公俸禄，每月三百五十斛谷。中二千石俸禄，每月一百八十斛谷。二千石俸禄，每月一百二十斛谷。比二千石俸禄，每月一百斛谷。千石俸禄，每月八十斛谷。六百石俸禄，每月七十斛谷。比六百石俸禄，每月五十斛谷。四百石俸禄，每月四十五斛谷。比四百石俸禄，每月四十斛谷。三百石俸禄，每月四十斛谷。比三百石俸禄，每月三十七斛谷。二百石俸禄，每月三十斛谷。比二百石俸禄，每月二十七斛谷。一百石俸禄，每月十六斛谷。斗食俸禄，每月十一斛谷。佐史俸禄，每月八斛谷。所有受俸禄的，都是给一半钱，一半谷。

赞辞说：帝道渊深静默，长帅注意修德。少数驾驭大众，分职才能制胜。不设监察官员，无人犯错傲慢。君臣以此为准则，才能国泰民安。

# 后汉书志第二十九　舆服上

## 玉辂　乘舆　金根　安车　立车　耕车　戎车　猎车　軿 车　青盖车　绿车　皂盖车　夫人安车　大驾　法驾　小驾　轻车　大使车　小使车　载车　导从车　车马饰

《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言昔者圣人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亲其事，身履其勤，忧之劳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无夭昏暴陵之灾。是以天下之民，敬而爱之，若亲父母；则而养之，若仰日月。夫爱之者欲其长久，不惮力役，相与起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长久也；敬之者欲其尊严，不惮劳烦，相与起作舆轮旌旗章表，以尊严之。斯爱之至，敬之极也。苟心爱敬，虽报之至，情由未尽。或杀身以为之，尽其情也；弈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与天地比长。后世圣人，知恤民之忧思深大者，必飨其乐；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为之制礼以节之，使夫上仁继天统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谢。《老子》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之谓也。

《尚书》中说："明白考验他的事功，然后按照实际情况，分别赐给车马服装来酬报他的功劳。"这是说从前的圣人兴办天下的大利，铲除天下的大害，亲自去做这些事情，身历那些劳苦，忧虑它，操劳它，不避严寒暑热，使天下的民和物，各自都能保全其本性和生命，没有幼年夭亡遭受残暴凌侮的灾祸。因此天下的人民尊敬并且爱戴他们，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效法并且供奉他们，就像敬仰日月一样。那些钟爱他们的人希望他们能够长久存在，因而不怕费力劳作，一起来为他们建造宫室，上有屋梁下有房檐，用来遮蔽他们，想要他们活得更加长久；尊敬他们的人则想让他们保持尊严，因而不怕辛苦麻烦，共同来制作车辆旌旗作为区别上下尊卑的标记，以此使他们维护尊严。这是爱达到极致，崇敬达到顶点的表现。如果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崇敬，即使回报已经达到极限，仍然觉得感情还没有全部表达出来。因此，有的人甚至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回报圣人的恩德，以此来彻底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世世代代祭祀圣人的亡灵，来彰明他们的功德。所以圣人的恩泽流传到后世，可以跟天地一样长

久。后世的圣人，知道体恤人民的苦难并且忧思深广的，一定能享受到这样做的快乐；尽力于民事和养育万物并使他们不受到夭折的，必定会得到这样做而带来的幸福。所以替人们制定礼仪来节制人们的行为，使那些居于上位的人承继天意统理万物，不去矜夸个人的功劳，人民和万物平静地生活发育，就像道那样自然运行，想不到要酬报谁。《老子》上说：“圣人是无所谓仁慈的，只把百姓看作像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一样听其自然。”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贤仁佐圣，封国受民，黼黻文绣，降龙路车，所以显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圣人不得其位，贤者隐伏，是以天子微弱，诸侯胁矣。于此相贵以等，相讟 以货，相赂以利，天下之礼乱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诸侯，此天子失礼，微弱之始也。自是诸侯宫县乐食，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锡，冕而儛《大武》。大夫台门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镂簋朱纮，此大夫之僭诸侯礼也。《诗》刺“彼已之子，不称其服”，伤其败化。《易》讥“负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盗思夺之矣。自是礼制大乱，兵革并作；上下无法，诸侯陪臣，山楶藻棁。降及战国，奢僭益炽，削灭礼籍，盖恶有害己之语。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争锥刀之利，杀人若刈草然，其宗祀亦旋夷灭。荣利在己，虽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锡百官。汉兴，文学既缺，时亦草创，承秦之制，后稍改定，参稽《六经》，近于雅正。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故撰《舆服》著之于篇，以观古今损益之义云。

礼服的兴起，是用来酬报功劳表彰德行、尊敬仁人崇尚贤良的。所以礼的作用是尊奉尊者，敬重贵者，使上下尊卑不互相逾越，这就是制定礼制规范人的行为的意图。不是那个等级的人，就不能穿那种服装，这是来顺应礼的规定。顺应了礼，就会上下有序，德行浅薄的人退居下位享有的礼简约，德行隆盛的人地位高贵享有的礼繁多。所以圣人处在天子的地位，头戴前后连延深深下垂着串串玉藻的冠冕，身穿绣有日月和升龙图案的礼服，乘坐用黄金装饰的山车即金根车，上面有黄缯做的车盖，左騑 马轭上插着纛旗，以便和天子的德行相称，显扬天子的功绩。贤能的人辅佐圣明的帝王，得到帝王的封土和授给的民户，身穿绣有黼黻花纹的礼服，乘坐插着降龙图案旗帜的辂车，以此来显示他的仁德，光耀他的才能。到了朝代的末世，由于圣人不能处在他应有的高位，贤明的人隐居不仕，所以天子势微力弱，受到诸侯的胁持逼迫。到这时诸侯们便擅自以等级品位互相封赐拥戴，用财货相互拜见送礼，拿利益相互贿赂，天下的礼制大乱了。到周夷王下堂迎接诸侯，这是天子失去对礼的控制，势力衰弱的开始。从此以后，诸侯竟然在宫室四面悬挂乐器，奏乐进食，祭祀时用白色公牛献祭，击打玉磬演奏音乐，使用盾背有金饰的朱红色盾牌，戴着

冠冕跳《大武》舞。这些都是诸侯僭越天子之礼的行为。大夫们建筑台门，修建照壁，使用放回酒杯的土台，在中衣领上刺绣黼纹，把中衣边缘饰成丹朱色，用雕镂的簋和朱红色的帽带，这些都是大夫僭越诸侯之礼的行为。《诗经·曹风·侯人》讥刺“他们那样的人，不配穿那样高贵的衣服”，这是担心他们败坏风俗教化。《易经》讥讽“负且乘，致寇至”的行为，是说小人却乘坐了君子用的车，强盗必定想来抢夺他的东西了。从此礼制大乱，战争四起；上下没有礼法的约束，诸侯和大夫都使用天子宗庙的装饰，用刻成山形的斗栱和画有藻文的梁上短柱。再往后到了战国时代，奢侈和僭越的行为更加剧烈，甚至删改或毁灭记载礼的典籍，这是因为他们讨厌其中有对自己不利的话。他们竞相制作奇异华丽的服装，尽力装饰车马，身穿绣有华美图案的毛织品衣服，冠带用玉装饰，用象牙镳装饰马嚼子两旁，用黄金装饰马鞍，来相互夸耀较量高下。为了争夺锥刀那么大的小利，杀人就像割草一样，但他们祭祀祖先的宗庙也很快遭到毁灭。他们只要自己能得到荣耀和利益，即使死了也不后悔。等到秦国兼并了天下以后，收罗六国的车马衣冠，精选出来的上等品供皇帝使用，次一些的用来赏赐百官。汉朝兴起，文献典籍既缺乏，当时又急着创建各种制度，只好先承袭秦朝的制度，后来稍稍做一些改定，参照《六经》的记载，舆服制度才接近于纯正规范。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代而当政的人，就应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辂车，戴周代的冠冕，音乐就用《韶》和《武》。”因此撰写《舆服》记载在篇籍上，以此观察古今舆服制度增减改动的原则。

> 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辀，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故《易》震乘乾，谓之大壮，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自是以来，世加其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周室大备，官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是故具物以时，六材皆良。舆方法地，盖圆象天；三十辐以象日月；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龙旂九斿，七仞齐轸，以象大火；鸟旟七斿，五仞齐较，以象鹑火；熊旗六斿，五仞齐肩，以象参、伐；龟旐四斿，四仞齐首，以象营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

上古时代的圣人，看到蓬草随风飘转便开始知道制作车轮。车轮滚动可以运载物品，通过观察物体的运动产生了发明车轮的智慧，又制作了车箱。车箱和车轮相互凭借，转动运行没有穷尽，负载着重物而运送到远方，天下人都从中获得好处。后世的圣人观察天象，望见北斗星不停地运转，斗魁四星是方形，斗杓三星稍弯曲，它连接着东方苍龙七宿构成帝车，于是就仿效它弯曲车上的辀，驾上牛或驾上马，去登临险地赴越难关，周游巡看四面八方极远的地方。因此《易经》的震卦在乾卦上面，叫做大壮卦，这是说作为运载工具没有能超

过车的。从此以来，每朝每代都增加对车的装饰。到奚仲担任夏朝的车正时，他在车上设置了各种有饰物和图象的旗帜，尊卑上下各有不同的等级。周朝时一切都已很完备，官吏有六种职别，百工是其中的一种。在一件器物上需要许多工匠尽其工巧的，以车为最多，因此按一定季节去备办做车的材料，各种材料才都会是优良的。车箱做成方形是效法地的方形，车盖采用圆形是模仿天的圆形；车轮上三十根辐条象征日月运行三十日而合宿；支撑车盖的二十八根木条象征列布天空的二十八宿；龙旗下垂有九条斿（旌旗下面的飘带类饰物）饰，高七仞而下端垂至车轸，以此象征东方的大火宿；鸟旟 旗下垂有七条斿饰，高五仞而下端垂至车较，以此象征南方的鹑火宿；熊旗下垂有六条斿饰，高五仞而下端垂至乘车人的肩部，以此象征西方的参宿和伐星；龟旐旗下垂有四条斿饰，高四仞而下端垂至乘车人的头顶，以此象征北方的营室宿；在弧旌上画枉矢的旗，用来象征弧星：以上这些车饰是自诸侯以下的官员所使用的。

天子玉路，以玉为饰，钖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诸侯大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

天子专用的玉路车，用玉装饰，马额上有金属饰物镂钖，络马的樊（腹大带）和缨（颈带）上饰有十二匝五彩丝，车上树立着太常旗，旗下垂有十二条斿饰，高九仞而下端拖至地面，旗上画着日月和升龙的图象，象征天的光辉。自周夷王以后，周室衰弱，诸侯也使用大路车。秦国兼并天下后，查阅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因有人说殷代把山车的出现当做瑞应，于是就把皇帝的用车装饰成金根之色。汉代继承秦朝的制度，把金根车作为皇帝的乘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乘殷代的路车。

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班重牙，贰毂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筩，鸾雀立衡，樚 文画轓 ，羽盖华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画日月升龙，驾六马，象镳镂钖，金鍐 方釳 ，插翟尾，朱兼樊缨，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为之，在左騑 马轭上，大如斗，是为德车。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白马者，朱其髦尾为朱鬣云。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

乘舆、金根车、安车、立车，车轮都有红色花纹和双重外周，车轴两端都是贰毂两辖，用薄金片和交错的龙形图案，修饰车箱两旁的倚和较，车轼是有文饰的伏虎形，车的衔轭上饰着龙头，左右各有一个吉阳筒，金制的鸾雀站立在车辕前端的衡上，用鹿头龙纹绘饰车轓，用翠鸟羽装饰车盖，车盖周围的弓爪上饰有朵朵金花，车上树立大旗，下垂有十二条斿饰，上面画着日月和升龙，用六匹马驾车，马嚼子两旁有象镳装饰，马额上有镂饧装饰，马头顶戴着金鍐 （马

冠），马冠后面饰有铁制方釳，在方釳上面插雉尾，马腹带和马颈带都是朱红色，并饰有经过治茸的赤色毛织品，上缀十二个金色的球状饰物，左侧的纛旗用牦牛尾制成，插在左騑马的轭上，像斗一样大，这些是德车上的装饰。五时车中，无论是安车还是立车都和德车的装饰相同。它们各如方色，马也和方色相同。要是白马，便用朱色涂饰它的颈毛和尾毛让它成为朱鬣马。除了天子的车驾六匹马，其余的车都驾四匹马，跟随在后面的侍从车辆叫副车。

耕车，其饰皆如之。有三盖。一曰芝车，置轓耒耜之箙，上亲耕所乘也。

戎车，其饰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轓胄甲弩之箙。

猎车，其饰皆如之。重辋缦轮，缪龙绕之。一曰阘猪车，亲校猎乘之。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皆御金根，加交络帐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云虡文画辀，黄金涂五末、盖蚤。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赤罽軿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大贵人加节画辀。皆右騑而已。

耕车，车上的装饰和上面所说的德车一样。有三层车盖。又称作芝车，车上设有盛箭器和放耒耜的地方。这是帝王亲耕籍田时乘坐的车。

戎车，车上的装饰和前面所说的德车一样。车周围设有矛、麾旗、钲、鼓、羽旗、华盖，还有盛箭器、放甲胄和弓弩的用具。

猎车，车上的装饰都和德车一样。车轮有双重外周，用本色，不涂颜色，有交错的龙形图饰环绕车轮。又叫做阘猪车，是皇帝亲自校猎时乘坐的车。

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法驾出行时，都乘金根车，车的周围加有交络（车网）和帷裳。不是法驾，就乘坐用紫色毛毡做帷幕的軿车，用云纹和鹿头龙身纹画车辕，用黄金涂饰五末和盖弓末端。左右各驾一匹軿，共驾三匹马。长公主乘坐用赤色毛毡做帷幕的軿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都乘坐用油彩涂绘的軿车。大贵人车上加有符节并涂画车辀。她们的车都只有右騑罢了。

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绿车以从。皆左右騑，驾三。公、列侯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轓，右騑。

皇太子、皇子都坐安车，是红色斑点的车轮，青色车盖，车盖四周是金花爪，用黑色的鹿头龙身纹，去绘饰车轓和车辕，黄金涂五末。皇子被封为诸侯王，皇帝便把这种安车赐给他乘用，因此叫王青盖车。皇孙则乘绿车而随从。他们的车都有左右騑马，共驾三匹马。公、列侯都乘安车，车轮饰有红色斑点，车前面两车较外侧画有立鹿

图形，车前横轼为伏熊形，用皂色丝织品做车盖，黑色车轓 ，只用右騑 马。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轓 。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 。轓 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轓 ，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 ，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贾人不得乘马车。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騑 ，加交络帷裳，皆皂。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軿 车，铜五末。

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卤簿。东都唯大行乃大驾。大驾，太仆校驾；法驾，黄门令校驾。

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级官员的车都是皂色车盖，两车轓 都是朱红色。那些千石、六百石级官员的车，只有左车轓 是红色。车轓 长六尺，下面的屈木宽八寸，上面的业（钣 ）宽一尺二寸，上饰九文（可能指九种花纹），有十二初，车轓 后短缺处有一寸，像月亮初生时的形状，表示不敢自满的意思。景帝中元五年，开始诏令六百石级以上官员的车上施用车轓 ，可以用铜装饰五末，轭上可加吉阳筒。中二千石级以上官员用右騑 马，三百石以上用皂布车盖，千石以上用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用白布盖，都有蔽护车盖柄的四维杠衣。商人不准乘马车。授官的人用红色画饰车盖柄，其他人都用青色画饰。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级官员的夫人，朝会天子和助蚕时，各自乘坐她们丈夫的安车，用右 騑 马，车上加交络帷裳，都是皂色。不是因公会见，不准乘坐丈夫上朝的安车，可以乘用漆（黑）布障蔽的辎軿 车。用铜装饰五末。

皇帝出行的大驾，由公卿大臣导引车驾，太仆驾车，大将军陪乘。后面跟随的属车有八十一辆，代表千乘万骑。如果皇帝去西都长安行祭天礼，甘泉官准备有大驾所需的仪仗物品。官府对大驾出行的规模要求都有记载，称之为甘泉卤簿。在东都洛阳只有皇帝或皇后去世才有大驾出行。大驾，由太仆检查车驾；法驾，由黄门令检查车驾。

乘舆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雒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前驱有九斿 云罕，凤皇闟 戟，皮轩鸾旗，皆大夫载。鸾旗者，编羽旄，列系幢旁。民或谓之鸡翘，非也。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

皇帝出行的法驾，三公九卿不在扈从帝王的仪仗队伍中。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导引车驾，奉车郎驾车，侍中陪乘。法驾后面是三十六辆属车。前驱车有九游车和云罕车，载长戟的凤凰车，设置鸾

旗的皮轩车，都由大夫乘坐。所谓鸾旗，就是编列羽旄，把它们按顺序系在幢的周围。有些百姓把这种鸾旗叫做鸡翅，是不对的。后面有载金钲和黄钺的车，还有黄门鼓吹车。

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皂盖赤里，朱轓，戈矛弩箙，尚书、御史所载。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

行祠天郊以法驾，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庙尤省，谓之小驾。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春秋上陵，尤省于小驾，直事尚书一人从，其余令以下，皆先行后罢。

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𨏥辄弩服。藏在武库。大驾、法驾出，射声校尉、司马吏士载，以次属车，在卤簿中。诸车有矛戟，其饰幡斿旗帜皆五采，制度从《周礼》。吴孙《兵法》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车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后殿焉。

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车皆两；大车，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车四人；从车四乘。无节，单导从，减半。

小使车，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绛帷。导无斧车。

古时候诸侯有副车九辆。秦灭掉九个诸侯国后，兼有这些国家的车服，所以大驾的属车就有八十一辆，法驾的属车是大驾的一半（左右）。属车都是皂色车盖赤色盖里，朱色车轓，上设戈矛弩箙，由尚书、御史来乘坐。最后一辆车上悬挂豹尾，豹尾车以前的仪仗队相当于宫禁之内。

举行祭天时用法驾，祭地、明堂大典时仪仗比法驾减少十分之三，祭礼宗庙时仪仗更少，称之为小驾。每次车驾出行，由太仆供奉车驾呈上卤簿，中常侍和小黄门作为副手辅助太仆；尚书主持车驾事宜时，郎令史做尚书的副手；侍御史主持时，兰台令史为副手。都拿着卤簿，来督察整顿车骑，这叫做护驾。春秋两季帝王祭祀祖先陵墓时，仪仗比小驾更少，只有值班尚书一人随从车驾，其余尚书令以下的官员，都提前先行，最后离开。

轻车，是古代的战车。车轮和车身都是朱红色，车上没有帷幕没有车盖，设有矛戟幢旗和麾旗，以及盛箭弩的器具。平时藏在武器库中。大驾、法驾出行时，由射声校尉、司马吏士乘坐，位置在属车后面，在卤簿中。各车都有矛戟，车上所装饰的幡斿旗帜都是五彩，制度按照《周礼》。吴国孙武的《兵法》上说：“有帷幕有车盖，叫做武刚车。”武刚车这种车，在仪仗中做前驱车。又是车驾出行时属车中的轻车，在所有轻车中殿后。

大使车，立乘，驾四匹马，赤色帷幕。持符节的使者乘坐时，用

双重的导引车和从车：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车都是两辆；大车载璅弩，掌璅弩的役卒十二人；在车前清道的四人；扈从车四辆。没有持符节的使者，只是单导从，比持符节的使者的导从减少一半。

小使车，不立乘，有骓马，车前有赤色屏泥油布，有双重的绛红色帷幕。导车中没有斧车。

近小使车，兰舆赤毂，白盖赤帷。从驺骑四十人。此谓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

近小使车，阑槛式车箱，赤色车毂，白色车盖和赤色帷幕。随从驺骑四十人。这是追捕犯人或考察按验官吏，有所敕取的官员乘坐的车。

诸使车皆朱班轮，四辐，赤衡轭。其送葬，白垩已下，洒车而后还。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

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加施组连璧交络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采，析羽流苏前后，云气画帷裳，槙文画曲播，长悬车等。太仆御，驾六布施马。布施马者，淳白骆马也，以黑药灼其身为虎文。既下，马斥卖，车藏城北秘宫，皆不得入城门。当用，太仆考工乃内饰治，礼吉凶不相干也。

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公乘安车，则前后并马立乘。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县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骓，驾两。璅弩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黄绶，武官伍伯，文官辟车。铃下、侍阁、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帻绛鞲云。

各种使车的车轮都绘有朱色斑纹，四辐，赤色衡和轭。如果乘使车送葬，当白垩涂饰完陵墓门道以后，洗净车然后返回。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级官员，在祭祀天地和宗庙、明堂大典、祭祀先帝陵墓和随从天子车驾出行时，都乘使车中的大使车，立乘，驾四匹马。其他出行，乘安车。

大行载车，车上装饰如同金根车，又在车上用丝带连结玉璧交错网络四角，有金龙头用口衔璧，悬垂五彩，车的前后的析羽流苏，在帷裳上画着云气，在曲轓上画着鹿头龙身花纹，长悬与车相等。太仆驾车，车上驾六匹布施马。所谓布施马，就是淳白骆马，在马身上用黑色药物灼染成虎皮纹饰。当棺椁下葬后，把马卖掉，把车藏在城北的秘宫里，无论车和马都不准进入京城城门。当再需要用这辆车时，太仆和考工就去秘宫内修饰整治，至于是吉礼用还是凶礼用都没关系。

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级官员出行时的导从仪仗，安排门下五吏、

贼曹、督盗贼功曹为侍从官，都佩带剑，乘三辆车作为前导；主簿、主记乘两辆做随从。县令以上的官员，增加一辆前导的斧车。三公乘安车出行，前后的仪仗车都是并排驾两匹马，乘车人立乘。长安令、洛阳令及王国国都所在县的县令、县长出行，前后仪仗都加兵车，亭长，设右骈 马，共两匹马驾车。璅弩车前的役卒，三公用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级官员都用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级官员都用二人。黄绶一级的武官出行，前导用役卒，黄绶一级的文官出行，前导用辟车。铃下、侍阁 、门兰、部署、街里走卒出行，人数都有规定，多少随主管者决定。每三十里设一处驿站，备有驿马，驿卒都头戴赤色头巾，臂套绛色臂套。

古者军出，师旅皆从；秦省其卒，取其师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棨戟为前列，揵弓韣九鞬。诸侯王法驾，官属傅相以下，皆备卤簿，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鞬，遮迾出入称促。列侯，家丞、庶子导从。若会耕祠，主县假给辟车鲜明卒，备其威仪。导从事毕，皆罢所假。

古代侍卫军出行，师旅全部随从；秦朝减去军卒，只取师旅的名义。三公以下至二千石级官员出行时，侍从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侍从骑吏二人，都带剑，手持棨戟为前列，肩擎弓袋九张。诸侯王法驾出行，其官属傅、相以下，都充任卤簿仪仗，好像京都官骑，张弓带鞬，列队阻拦行人出入，使仪仗行列非常整齐。列侯出行，家丞、庶子做导从。如果遇上天子亲耕祭祀先农时，主持此事的县借给辟车鲜明卒，以满足其威仪的要求。导从事毕，便全部退还所借人员。

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檈 文画辀，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軨 。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檈 文画辀轓 ，吉阳筒，朱班轮，鹿文飞軨 ，旂旗九斿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播，朱班轮，鹿文飞軨 ，九斿降龙。卿，朱两轓 ，五斿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轓 车以上，轭皆有吉阳筒。

诸马之文：案乘舆，金钑 方釳 ，插翟象镳，龙画緫 ，沫升龙，赤扇汗，青两翅，燕尾。驸马，左右赤珥流苏，飞鸟节，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镂钖文髦，朱镳朱鹿，朱文，绛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骈 者，缇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骈 驾云。

各种车上的文饰：天子的车是倚龙较伏虎轼，虎头龙身纹画辀，龙头衔轭鸾雀立衡，双重轮周斑纹画轮，轴头的飞軨 上绘画升龙。皇太子、诸侯王的车是倚虎较伏鹿轼，辀和轓 上画鹿头龙身纹，轭有吉阳筒，朱色斑纹车轮，画有鹿文的飞軨 ，旂旗上饰有九斿，画着降龙。公、列侯的车是倚鹿较伏熊轼，黑色车轓 ，朱色斑纹车轮，画有鹿文的飞軨 ，旂旗上饰有九斿降龙。卿的车是，两轓 为朱色，旂旗

为五斿降龙。二千石以下官员的车饰各自服从礼制。各种轓 车以上的车，轭上都有吉阳筒。

各种马的文饰：天子乘舆所用的马，马头上戴着金鋄 ，冠后饰有方釳 ，方釳 的铁孔中插着翟尾，马嚼子两旁饰有象镳，耳旁马勒上饰有画龙的装饰性丝带，绘有沫升龙的图形，赤色扇汗，上有两青翅，下作燕尾形。副车上的马，左右耳饰有赤珥流苏，有飞鸟节饰，赤色胸带。皇太子驾车之马有时也这样装饰。王、公、列侯驾车之马，额上饰有镂钖，颈上长毛也染色装饰，马嚼两旁饰朱红镳，作朱鹿形，用朱红花纹装饰绛色扇汗，上有青翅下作燕尾形。卿以下官员车驾騑 马的，用缇色扇汗，赤翅燕尾，额上饰镂钖，马髦进行染饰，上下都通用。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和使者，才有騑 马驾车。

# 后汉书志第三十　舆服下

## 冕冠　长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远游冠

## 高山冠　进贤冠　法冠　武冠　建华冠　方山冠　巧士冠

## 却非冠　却敌冠　樊哙冠　术氏冠　鹖冠　帻　佩　刀

## 印　黄赤绶　赤绶　绿绶　紫绶　青绶　黑绶　黄绶

## 青绀纶　后夫人服

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頔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犠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备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变之，以三辰为旂旗。王祭上帝，则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构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

上古时代的人类住在洞穴里，生活在野外，穿的戴的都是野兽的皮毛，没有什么样式和规定。后世的圣人用丝麻代替了兽皮，看到五彩雉、长尾雉等雉类身上的花纹，草木盛开花朵时的绚丽色彩，就仿效它们去染帛，开始制作出五彩颜料，然后用染了色的帛做成衣服。看见鸟兽头上有冠角和两颊有须髯的样式，便去制作冠冕和缨蕤，来作为头部的装饰。用做衣裳绘绣的图象共有十二章。所以《周易·系辞下传》上说"庖犠氏称王于天下时，仰面观察天象而取象于天，俯身观察地上万物而取法于地，察看鸟兽身上的纹理色彩，以及地形地物的合理情态，从近处取象于人的自身，从远处取象于各种物体，于是

开始创作八卦，用它通达神明的德能，用它类表万物的情态。”黄帝、尧、舜用衣裳制度示天下以礼而天下得到大治，那是他们取法于天地的结果。天和地都有文饰，所以上衣用玄色，下裳用黄色。上衣用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下裳用宗彝、藻、火、粉米、黼文、黻文六章，用五彩颜料显明地施于布帛染成五色，做成衣服。天子衣裳用所有的十二章，公的衣裳用从山以下的九章，侯伯用从华虫以下的七章，子男用从藻火以下的五章，卿大夫用从粉米以下的三章。到周代就有所变化，用日、月、星三辰绘制旂旗。周王祭祀上帝时，则穿黑羔裘并头戴冕冠；公侯卿大夫的衣服使用九章以下的图案。秦以从事战争而统一天下，即天子位，灭掉了礼学，祭天地时穿的祭服都一律用黑色。汉代承袭了秦朝的旧制。到世祖刘秀即位后，建都于洛阳，开始修建三雍，在京郊划定祭坛界域，建筑七郊祭坛来祭祀天地及五方五帝。显宗刘庄终于成就大业，皇帝和公卿、列侯等首次开始戴用垂旒的冕冠，穿绘绣文章的衣裳，脚穿赤舄和絇屦，来祭祀天地，到三雍参加赡养三老五更的典礼，在这时国家达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屦，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构玄以从。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祭祀天地和参加明堂大典，都戴垂旒冕冠，衣裳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纁色。皇帝衣裳文章齐备，用日月星辰等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等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等七章，衣裳用色都是五彩齐备，衣带上悬系大佩（玉佩），天子脚穿赤舄，公卿等足登絇履，以敬奉大祭。百官中主管祭祀的官员，戴长冠，都穿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等各位神灵沾大祭的光，对他们分等级祭祀，参加祭祀他们的主管官员，都穿黑色祭服戴长冠，五郊时礼服的颜色各如方色。不主管祭祀的官员，各戴常冠穿黑色祭服随从参加祭礼。

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

冕冠，有悬垂的旒（玉串），在前后沿冕顶的延（黑布）深垂着，串玉用的是五彩丝绳。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次诏令有关官员采

用《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中有关礼服的记载，天子的服制采纳欧阳氏的说法，公卿以下的服制按照大、小夏侯氏的观点。冕都是宽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色的里，冕上为黑色，前面悬垂的玉藻长四寸，后面悬垂的玉藻长三寸，上系白玉珠为十二旒，用天子的绶的彩色作为系冕冠的组缨的彩色。三公、诸侯的冕垂七旒，用青玉做珠；卿大夫的冕垂玉旒，用黑玉做珠。都是有前旒没有后旒，各自以他们绶的彩色作为组缨的彩色，冕的两旁垂有纩。郊祀天地，祭祀宗庙，举行明堂大典，就戴这种冕冠。衣裳和玉佩上该用的章饰五彩都齐备，皇帝衣裳的章饰是刺绣，公侯九卿以下官员衣裳上的章饰都是织成的，由陈留郡襄邑县进献这些东西。

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纚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皆服袀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絑，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帻绔絑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谓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绢为之，皮弁以鹿皮为之。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皂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礼》曰：“朱干玉鏚，冕而舞《大夏》。”此之谓也。

长冠，又名斋冠，高七寸，宽三寸，用窄幅漆帛做成，形制像板，用竹皮做冠里。当初，高祖刘邦卑贱时，用竹皮做这种冠，把它叫做刘氏冠，这是楚国的冠制。百姓叫它鹊尾冠，是不对的。参加祭祀宗庙的各种祭祀就戴这种冠。参加祭祀的人都穿黑色祭服，里面穿的中衣的领子和袖子用绛色缘边，裤子和袜子也是绛色，这是表示祭祀者都是赤心供奉神明的。五郊时，上衣头巾和裤袜各自和迎气时规定的颜色一致。这种冠因为是高祖制作的，所以用它做祭服，以示尊敬至极。

委貌冠和皮弁冠的形制相同，长七寸，高四寸，形状像倒覆着的酒杯，前面高而宽，后面低而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夏代的毋追冠，殷代的章甫冠。委貌冠是用黑绢做的，皮弁冠是用鹿皮做的。在辟雍举行大射礼，公卿、诸侯、大夫参加行礼的，戴委貌冠，上穿黑色礼服，下穿素裳。主持大射礼的官员戴皮弁冠，穿缁色麻衣，皂色领和袖，下穿素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皮弁素积。

爵弁，又名冕。宽八寸，长一尺二寸，像雀的形状，前面小后面大，上面用缯覆盖，像雀头的颜色，冠下有束发的头巾，用来插笄，

就是所谓夏代的收冠和殷代的冔冠。祭祀天地、五郊、明堂大典时，跳《云翘舞》的乐人戴这种冠。《礼记》说：“拿着朱色的盾和玉饰的斧，戴着冕而跳《大夏》舞。”说的就是这种爵弁。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乘舆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礼记》“孔子衣逢掖之衣”。缝掖其袖，合而缝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

通天冠，高九寸，正面直立，顶部稍向后斜，就直下为铁卷梁，前面有山形装饰，有展筒装饰并饰有述（鹬），天子经常戴这种冠。穿的衣服，是深衣形制，有袍，颜色随时令而变化。关于袍，有人说是周公因在公余闲暇时抱着成王玩，所以用袍。《礼记·儒行》中提到“孔子穿大袖衣服”。把衣袖放大，合衣裳为一体，加大尺寸缝制为长衣，接近现在的袍。现在下至贱更小史，都做这种袍穿，袍是单层薄衣，领子和袖子都用皂色缘边的中衣，作为朝服。

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

高山冠，一曰侧注。制如通天，顶不邪却，直竖，无山述展筒，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太傅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

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

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缅 为展筒，铁柱卷，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建武时，匈奴内属，世祖赐南单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黄门童子佩刀云。

远游冠，形制如同通天冠，有展筒横在冠前，没有山和述的冠饰，这是诸侯王所戴的冠。

高山冠，又名侧注。形制如同通天冠，冠顶不斜削，直立，没有山、述、展筒等冠饰，是朝廷内外各官、谒者、仆射所戴的冠。太傅胡广解释说：“高山冠，本是齐国的王冠。秦灭齐后，把齐国君王的冠赐给自己的近臣谒者去戴。”

进贤冠，即古代的缁布冠，是文人儒士们戴的冠，前面高七寸，后面高三寸，长八寸。公侯戴冠顶内有三梁的进贤冠，中二千石以下官员至博士戴两梁进贤冠，自博士以下至小史以及私学弟子，都戴一

梁进贤冠。宗室刘氏也戴两梁进贤冠，表示皇上对本族人衣着的一种加恩。

法冠，又名柱后。高五寸，用做展筒装饰，冠后上端有铁柱卷，是执法的官吏所戴的冠，侍御史、廷尉、正、监、平都是执法官吏。有人把法冠叫獬豸冠。獬豸相传是一种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曾捉到过獬豸，所以就仿照它的形状制冠。胡广解释说："《春秋左氏传》说的有个戴南冠而被拘囚的人，就指的是楚冠。秦灭楚后，把楚国国君的帽子赏赐给执法近臣御史去戴。"

武冠，又名武弁大冠，各级武官戴它。侍中、中常侍戴时，在冠上加黄金珰，用金质附蝉做文饰，又用貂尾装饰，称之为"赵惠文冠"。胡广解释说："赵国武灵王仿效匈奴人的服装，用金珰装饰头上的帽子，前面插上貂尾，是职位显贵的人戴的。秦灭赵后，把赵国国君的这种帽子赐给近臣戴用。"建武年间，南匈奴归附朝廷为属国，世祖刘秀赐给南匈奴单于衣服，其中就有中常侍的惠文冠，中黄门童子的佩刀。

>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制似缕鹿。记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传》曰："郑子臧好鹬冠。"前圆，以为此则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乐人服之。

建华冠，用铁做柱卷，上面穿有九枚大铜珠，形制很像妇人头上的缕鹿。有的书上记载说："知道天时的人戴鹬冠，知道地形的人穿絇履。"《春秋左传》说："郑国的子臧喜爱鹬冠。"冠前呈圆形，我认为这种鹬冠就是建华冠。祭祀天地、五郊迎气、明堂大典时，跳《育命舞》的乐人戴这种冠。

> 方山冠，似进贤，以五采縠为之。祠宗庙，《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乐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
>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次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云。
>
> 却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负赤幡，青翅燕尾，诸仆射幡皆如之。
>
> 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似进贤，卫士服之。
>
> 樊哙冠，汉将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大难卫士服之。或曰，樊哙常持铁盾，闻项羽有意杀汉王，哙裂裳以裹盾，冠之入军门，立汉王旁，视项羽。
>
> 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逦迤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图注。
>
> 诸冠皆有缨蕤，执事及武吏皆缩缨，垂五寸。

方山冠，形制类似进贤冠，用五彩縠制作。祭祀宗庙时，演奏

《大予》、《八佾》、《四时》、《五行》的乐人戴它，乐人跳舞时冠和衣的颜色各自依从其五行、五方的颜色。

巧士冠，前面高七寸，冠腰后面相通，直竖。不常戴，只有在祭天时，黄门从官四个人才戴巧士冠，在帝王车驾出行扈从的仪仗队中，四人的位置在皇帝乘坐的车前面，用来充当宦者四星。

却非冠，形制近似长冠，下面窄促一些。宫殿门吏、仆射戴它。冠后负有巾饰赤幡，青翅燕尾形，各位仆射的幡都像这样。

却敌冠，前面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形制类似进贤冠，卫士戴它。

樊哙冠，这是汉将樊哙仓猝之间所戴的冠，戴着它闯入项羽军营。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突出各四寸，形制近似冕。司马殿门大难卫士戴它。有人说，樊哙经常拿着铁制大盾牌，当听说项羽有意杀汉王刘邦时，樊哙便撕开下裳裹住盾牌，戴着这种冠进入军门，站在汉王身旁，怒视着项羽。

术氏冠，前面呈圆形，是春秋时吴国冠的形制，参差逦迤内外四层。赵武灵王喜欢戴这种冠。现在不再戴用，官府里有它的图形和文字说明。

以上各种冠都有缨（冠带）、蕤（带下饰物），执事的官员和武官的冠缨都短一些，下面垂蕤长五寸。

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縠单衣。虎贲将虎文绔，白虎文剑佩刀。虎贲武骑皆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武冠，俗名叫大冠，冠缨为环形，没有蕤饰，冠缨是用青色绳织成的织带，冠上加双鹖尾，竖立在左右两边，被称作鹖冠。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都戴鹖冠，穿纱毅单衣。虎贲将下穿饰有虎纹的套裤，佩带着饰有白虎纹的剑和佩刀。虎贲武骑都戴鹖冠，穿着饰有虎纹的单衣。襄邑县每年进献织成的虎纹织品。鹖是一种勇猛的雉鸡，当两只鹖相斗时，直到有一只死去才停止争斗，所以赵武灵王用鹖尾饰冠来表彰武士，秦也用这种冠。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谒高祖庙、世祖庙，门大夫从，冠两梁进贤；洗马冠高山。罢庙，侍御史任方奏请非乘从时，皆冠一梁，不宜以为常服。事下有司。尚书陈忠奏：“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旧也。方言可寝。”奏可。谒者，古者一名洗马。

安帝刘祜立皇太子，太子刘保谒祭高祖庙和世祖庙，门大夫随

从，戴两梁进贤冠；洗马戴高山冠。祭庙结束后，侍御史任方上奏请示皇上，认为门大夫和洗马在不侍从太子时，都应戴一梁进贤冠，不应把两梁冠和高山冠作为常服。皇上将这件事下交有关大臣讨论。尚书陈忠奏称："门大夫之职如同谏大夫，洗马之职如同谒者，所以都穿戴他们应穿戴的冠服，这是先帝的旧制。任方的奏言可以废置。"奏议被批准了。谒者，古时候又名洗马。

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诗》曰"有頍者弁"，此之谓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尚书帻收，方三寸，名曰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皂衣群吏春服青帻，立夏乃止，助微顺气，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帻无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学小童帻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远冒也。丧帻却摞，反本礼也。升数如冠，与冠偕也。期丧起耳有收，素帻亦如之，礼轻重有制，变除从渐，文也。

古时候有冠没有帻，戴冠时，先在头上加頍作为发饰，是用它来束头发固定冠的。所以《诗经·小雅·頍弁》说："戴着加頍的皮帽子"，说的就是这个。夏、商、周的时代，法度样式繁多显明，以后到了战国，文臣武将都用頍饰。秦国称雄诸侯，就在他的武将头上加用绛色头巾作为首饰，来表示贵贱，此后在绛袙覆额处稍稍做颜题。汉朝建立后，继续添加原来的颜题，向后系住，又加用头巾连接颜题，向后覆盖着，现在的丧帻就是这种形制。因而给它命名叫帻。帻，是幽深难见的意思，指脑袋遮盖得严严实实。到孝文帝时又把颜题加高，缀接颜题制作帻耳，增高顶上的巾成为屋，缝合在后面，在帻内加上收，上下群臣不论贵贱都戴帻。文臣的帻是长耳，武将的帻是短耳，这是为了跟他们的冠相称。尚书帻内的收，三寸见方，名叫纳言，用来表明臣下的忠正，显示是皇帝的近臣。在参加迎气五郊时，帻的颜色各如五郊规定的颜色，这是随从章服的颜色。穿皂衣的群吏春天戴青帻，到立夏就停止，这是辅助微阳顺从时气，尊崇东方的青帝。武吏常戴赤帻，是为了增强他们的威武形象。还没有到加冠年龄的童子戴的帻之所以没有屋，是表示他们还不是成人。入学小童的帻之所以有句卷屋，是表示他还幼小，但离加冠已不远了。丧帻向后回系，是表示返归本原的一种礼节。丧帻用布的升数跟冠相同，是表示和冠一样。期丧期间戴的帻是收起帻耳，帻内有收，素帻也像这样，礼的轻重有制度规定，变革和废除随时代逐渐进行，这是因为要不断地修饰。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

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鞙鞙佩璲”，此之谓也。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乘舆落以白珠，公卿诸侯以采丝，其玉视冕旒，为祭服云。

古时候君臣佩玉，尊卑有一定的规范；礼服上面有韨（蔽膝），贵贱有一定的区别。佩玉，是用来显扬本人的德行，这是服饰恰当的体现。加韨，是为了从事工作，这是礼的恭敬的要求。所以礼有它的法度，显示庄重仪容的章服制度，三代都是相同的。春秋五霸相继兴起，战争不息，因为佩玉不是作战的武器，韨不是军队的旗帜，当时就把韨和佩玉解掉，只留下系佩玉的璲（丝带），用它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标志。所以《诗经·小雅·大东》诗中说“佩玉的丝带鞙鞙地垂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韨和佩玉被废除以后，秦朝就把采组连接在璲上，装饰这种象征性的标志，转相结赐授受，所以叫采组为绶。汉代承袭秦制，沿用而不改，所以除佩绶外又加了双印和佩刀两种装饰物。到东汉明帝时，才制作大佩，大佩上的冲牙、双璜、双瑀，都是用白玉制成。天子的大佩上用白珠串悬系冲牙、双璜瑀，公卿诸侯的大佩则用彩丝来悬系，上面悬的玉制冲牙等物是比照他们冕上的旒用同样质地的玉制成的，这是祭祀时用的服饰。

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半鲛鱼鳞，金漆错，雌黄室，五色罽隐室华。诸侯王黄金错，环挟半鲛，黑室。公卿百官皆纯黑，不半鲛。小黄门雌黄室，中黄门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贲黄室虎文，其将白虎文，皆以白珠鲛为𨯔口之饰。乘舆者，加翡翠山，纡婴其侧。

佩刀，天子的刀通身镶嵌着像貂毛那样细美的金丝饰纹，刀室的下半部饰以鲛鱼鳞，上用金箔装饰，刀室雌黄色，用五色毛织品饰以隐起的室花。诸侯王的刀用黄金错饰环把，刀室黑色，下半部饰以鲛鱼鳞。公卿百官的刀室都是纯黑色，不饰半鲛。小黄门的刀室为雌黄色，中黄门的刀室是朱红色，童子的刀室都饰有虎爪纹，虎贲的刀室是黄色有虎纹，其将刀室上是白色虎纹，都用白珠鲛装饰刀室的𨯔口。天子的刀室上加饰翡翠山，侧面系着丝带。

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䌇赤丝蕤，縢䌇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

乘舆黄赤绶，四采，黄赤缥绀，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诸侯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绶皆与乘舆同，皇后亦如之。

长公主、天子贵人与诸侯王同绶者，加特也。

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三采，绿紫绀，淳绿圭，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公、侯、将军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绶。

佩双印，印长一寸二分，方六分。天子、诸侯王、公、列侯的双印用白玉制做，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级官员的都用黑色犀牛角做，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的都用象牙做。上面穿系着丝带，天子的是用縢绳，绳上贯串着白珠，印下有赤色罽做的蕤，诸侯王以下的用缘带和赤色丝蕤，縢和缘的色质和各自印的色质相同。双印上刻写的文字说："正月的刚卯已经做成，神灵殳文刻在四方，赤青白黄，用这四色非常恰当。帝令祝融，以教化夔龙，许许多多瘟疫厉鬼，见我刚卯都不敢当。在不吉之日严卯制成，帝令夔龙接受教化，尔等小心严密隐藏，遇此灵殳灾化吉生。刚卯特点又正又直，又有棱角又很方正，许许多多瘟疫厉鬼，见我刚卯都不敢当。"共六十六字。

天子的印佩黄赤绶，饰有四种色彩，即黄赤缥绀，是淳黄圭，绶带长二丈九尺九寸，规定系数五百首。

诸侯王的印佩赤绶，饰有四种色彩，即赤黄缥绀，是淳赤圭，绶长二丈一尺，规定系数三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她们的绶都和天子相同，皇后也和天子一样。

长公主、天子贵人和诸侯王佩绶相同的，是天子的特别加恩。

各诸侯国贵人、相国都佩绿绶，上饰三种色彩，即绿紫绀，是淳绿圭，绶长二丈一尺，规定系数二百四十首。

公、侯、将军佩紫绶，上饰两种色彩，即紫白，是淳紫圭，绶长一丈七尺，规定系数一百八十首。公主封君佩紫绶。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淳青圭，长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绶以上，縌皆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绶相迎受，故曰縌。紫绶以上，縌绶之间得施玉环鐍云。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级官员佩青绶，上饰三种色彩，即青白红，是淳青圭，绶长一丈七尺，规定系数一百二十首。自青绶以上，縌长都是三尺二寸，和绶的颜色相同但首的规定是它的一半。所谓縌就是古代的佩璲。佩绶相迎受，所以叫縌。紫绶以上，縌和绶之间可以用玉环鐍。

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长同。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一采，淳黄圭，长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绶以下，縌绶皆长三尺，与绶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绀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

凡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少者系粗，皆广尺六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绀上皂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絛。翦氂蔮，簪珥。珥，耳珰垂珠也。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

皇后谒庙服，绀上皂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絛。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

千石、六百石级官员佩黑绶，上饰三种色彩，即青赤绀，是淳青圭，绶长一丈六尺，规定系数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级的长（县、邑、道）的佩绶和他们相同。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级官员佩黄绶，上饰一种色彩，是淳黄圭，绶长一丈五尺，规定系数六十首。自黑绶以下，繸长都是三尺，和绶的颜色相同但首的规定是它的一半。

百石级官员佩青绀绶，上饰一种色彩，是宛转缪织圭，绶长一丈二尺。

所有先把单纺的线合在一起的叫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首少者系粗，宽度都是一尺六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宗庙祭祀的礼服，上衣为绀色下裳为皂色，祭先蚕时，上衣为青色下裳为缥色，都是深衣的形制，用丝带缘边掩包住衣领和袖边。头上用剪牦蔮饰发，戴簪珥。珥，是耳珰垂珠。簪是用玳瑁作擿，长一尺，簪端装饰着华胜，上有凤凰雀，用翠鸟毛做毛羽，下有白珠，垂悬黄金镊。左右各用一根簪横着簪住发髻，用来安牢蔮髻。各簪珥都是同一种形制，簪的擿各有区别，是分等级的。

皇后谒祭宗庙的礼服，上衣绀色下裳皂色，祭先蚕时，上衣青下裳缥，都是深衣形制，用丝带缘边掩包住衣领和袖边。头饰假髻，戴步摇，戴簪珥。步摇用黄金做山题，贯串白珠做成桂树枝绞结在一起的形状，上有一雀九花，还有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的造型饰物，就是《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所说的“副笄六珈”。各个雀兽都用翡翠作毛羽。黄金山题，用白珠珰环绕，用翡翠做花。

贵人助蚕服，纯缥上下，深衣制。大手结，墨玳瑁，又加簪珥。长公主见会衣服，加步摇，公主大手结，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以采组为绲带，各如其绶色。黄金辟邪，首为带镝，饰以白珠。

贵人参加助蚕的礼服，上下纯缥色，深衣形制。头饰大手髻，墨玳瑁擿，又加簪珥。长公主参加朝会时的衣服，加首饰步摇，公主头饰大手髻，都有簪珥，衣服形制相同。自公主封君以上都带绶，用彩色组带做束绶的绲带，各自的绲带都与绶色相同。黄金制成的辟邪，头部为带镝，上面用白珠装饰。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绀缯蔮，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入庙佐祭者皂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缘。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贾人，缃缥而已。

公、列侯以下皆单缘襈，制文绣为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诸古丽圭襂闺缘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绝之，建初、永元又复中重，于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绝矣。

凡冠衣诸服，旒冕、长冠、委貌、皮弁、爵弁、建华、方山、巧士，衣裳文绣，赤舄，服絇履，大佩，皆为祭服，其余悉为常用朝服。唯长冠，诸王国谒者以为常朝服云。宗庙以下，祠祀皆冠长冠，皂缯袍单衣，绛缘领袖中衣，绛绔袜，五郊各从其色焉。

赞曰：车辂各庸，旌旂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级官员的夫人，都用绀缯蔮做发饰，黄金龙头口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入宗庙助祭所穿的衣服上下都用皂色绢，参加助蚕的衣服上下都用缥绢，都是深衣形制，缘领袖。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都以蚕衣作为朝服。

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时可以穿锦绮罗縠缯，可用十二种色彩，可穿重缘袍。特进侯、列侯以上用锦缯，用十二色。六百石以上官员用重练，用九色，禁止用丹紫绀三色。三百石以上官员用五色，即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官员用四色，即青黄红绿。商人，只能用缃缥两色罢了。

公、列侯以下都用单缘撰，在祭服上刺绣花纹。自皇后以下，都不能穿各种古代的闺缘丽圭衫这种最高级的服装。建武、永平年间已下令禁绝这种衣服，到建初、永元年间又一次重申禁令，此后世上没有人能制作它的样式，于是就绝传了。

上述所有穿戴的各种服饰，旒冕、长冠、委貌、皮弁、爵弁、建

华、方山、巧士，衣裳文绣，赤舄，服绚履。大佩，都是祭服，其余全是常用的朝服。只有长冠，各王国的谒者用它作常用朝服。宗庙以下，祭祀时都戴长冠，穿皂色缯袍单衣，领子和袖子用绛色缘边的中衣，绛色裤袜，五郊时礼服的颜色各随五郊不同的颜色。

赞辞说：各种车辆各有它的用途，种种旌旗自有不同格局。冠冕服饰极尽形式之美，佩饰众多既有玺又有玉。敬重当敬重者为报答情义，尊敬贵者甘愿居于下位。谁要夸耀如此华丽文饰，并非有意显示这种缛丽。

# 附录一

## 范　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愦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我因为狂妄放肆遭致杀身之祸，难道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都把我当作罪人舍弃我。但是我一生立身行事在胸怀，仍可探求的，至于能否这样，料想我心中所理解的，你们或许不完全知道。

我年轻时学习不勤奋，人成熟得晚，年纪三十岁左右方才有勤奋学习的志向。从那时以后，逐渐地潜心学问，估计到老年，也不会停止。读书时常有些精微的见解，难以用言语表达穷尽。我生性不喜探求专注书本，脑子不灵，稍微费些心思就头昏脑胀，口舌又不灵利，因此没有口才。至于所贯通理解之处，都是出自内心的领悟。文章有所变化长进了，但缺少才气，思维迟钝，所以每每执笔，写成的篇章，似乎没有完全称心如意的。

我常以做文士为耻。文章忧虑内容显露而不含蓄，急于言情而忽略文采，辞不达意而淹没主旨，注重音韵而改变文意。虽然常有擅长作文的人，但大多数都不免有这些毛病，正好比技艺精妙的工匠在彩色的花纹图上作画，终于没有真正的收获。我常以为文章是寄托情志的，所以应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如果以意为主，那么文章的主旨必然会显现；以文传意，那么就不会词不达意。然后能够达到思想完美，辞韵美妙。这当中各人的情性旨趣，表现得各种各样，千条百种，虽曲折隐蔽却合乎规律。我自己以为很懂得其中的道理，也曾经跟人谈起，但大多数人不能赏识，我以为或许是各人看法不同的缘

故。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

人的生性能够辨别声律（即宫、商、角、徵、羽五音），能识别清音浊音，这是很自然的。看来古今文人，大多不完全明白这点；即使懂得这点，也未必能从根本上理解。我说的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空谈。年轻一辈中的谢庄最有分辨声律音韵的天分，但写出的文章就有差别了，这是因为没有注意文不拘韵的缘故。我想押韵没有固定的标准，只要能够有益于表达出难以言传的情事，符合语音的抑扬顿挫、高低变化就可以，我所具有的素质，还未能达到这一点，不过我所写的大多用于公事的不拘韵的实用文，很少有超出这一范围的文字，我以此为一大遗憾，也因为如此无意去追求文名。以上所说不涉及史书，只是常常觉得这事不可理解罢了。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史》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我已经完成《后汉书》的编撰工作，渐渐了解其中的头绪。详细观察古今有关著述及评论文字，几乎很少有使人满意的。班固最负盛名，他按照自己的情意著史，不遵循《史记》的先例，不能审辨古今历史时间的发展变化。《汉书》后面的赞文在事理方面几乎无足可取，只有十志值得推许。我所编撰的《后汉书》，材料不一定比得上《汉书》广博，但在史料的处理以及编辑方法和体例上的创新，未必比之有愧。我编撰的传论，都含有精深的旨意，且有评判裁夺的性质，所以文辞简明扼要。至于《循吏列传》以下及六夷诸篇序论，笔势奔放自如，实在是天下的奇妙文章。其中那些切中时弊的文字，往往不比《过秦论》逊色。我曾经将《后汉书》与班氏的《汉书》相比较，不只是不感到惭愧而已。我曾想把各志全部写成，《汉书》中所有的都撰写完备。虽然史实不一定面面俱到，但要使人看到后有详尽的印象；又有就历史事实在每卷中发些议论，来匡正一代的得失，这一设想没有与预期相合。《后汉书》中的赞文，是我文章中杰出的见

解和思想，几乎没有一个文字是多余的，文字变化无穷，同是议论的文字各篇不尽相同，竟使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来称赞它。此书流通以后，本应有知音者。《后汉书》的序例仅仅是举其大略而已，其中各个精密的意思很多。自古以来规模宏大思虑精密，没有能做到这样的。担心世人不能详细了解，大多崇尚古代轻视现代，所以我就纵情放言一通。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授人，士庶者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传矣！

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我对于音乐，鉴赏审别的能力比不上自己弹奏的能力，但所精通的不是高雅之声，所以感到遗憾。然而到了音乐的极精妙之处，也不再与高雅之音有什么不同！这当中的体验情趣，是言语难以表达穷尽的。那弦外的意趣，音外之音，不知从何而来。虽说非雅之音很少有称许的地方，但其中的意蕴与表现形态均无限的优美动人。我也曾经以此教授他人，但一般的读书人和百姓中没有一个丝毫相似的。这一技法将永远不传了！

我的书信虽然稍有意味，但行文却不流畅。我终竟没有成就，常常为此羞愧。

（本文收自梁·沈约撰《宋书·范晔传》）

# 附录二

## 晋书·司马彪传

司马彪，字绍统，高阳王睦之长子也。出后宣帝弟敏。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初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郊祀志》。后拜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卒，时年六十余。

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司马睦的大儿子，过继给晋宣帝的弟弟司马敏做儿子。他小时候勤奋学习，不感疲倦，但是喜爱美色，品行轻薄，被司马睦责备，因此不能继承王位，虽然名义上是过继于人，实际上是遭到废黜。司马彪从此不与社会上的人们交往，专心精意地学习钻研，因而能够博览群书，完成他搜集史料、编辑著书的事。起初被任命为骑都尉。泰始年间，任秘书郎，转升秘书丞。注释《庄子》，作《九州春秋》一书。他认为：“古代的帝王设立史官来记录当时的历史，记载好事和坏事，以便鼓励人们做好事，阻止人们做坏事，总括教导世人的要点。因此《春秋》这样的史书没有编好，孔仲尼就将它整理成书；《诗经》的次序混乱，鲁太师挚就对它加以修订。难道古代的贤人喜欢干烦杂劳苦的事吗？只是因为不得已罢了。汉朝中兴以来，一直到建安年代，忠臣义士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了，但当时没有优秀的史官，因而记述得非常杂乱，谯周虽然已经加以删除，但是还没有完全删除好，汉安帝和汉顺帝以后，散失和残缺的很多。”司马彪于是仔细研究各种史书，综合搜集听说到的资料，从东汉世祖开始，到东汉献帝为止，编成二百年的历史，记录十二代国君的史实，纵则贯通上下，横则联络众事，写成纪、志、传共八十篇，称之为《续汉书》。泰始初年，晋武帝亲自到南郊举行祭祀大典，司马彪呈上奏疏议定此事，奏疏中有关的话记录在本书《郊祀志》。司马彪后来被任命为散骑侍郎。晋惠帝末年逝世，死时六十多岁。

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

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当初，谯周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记录周、秦以前的史实，有时采用当时俗语和各个学派的说法，不专门征引正统经典中的资料，于是写成《古史考》二十五篇，书中都是根据古代的典籍，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司马彪又认为谯周还没有尽善尽美，条列《古史考》中不妥当的地方共一百二十二条，其中大多根据《汲冢纪年》的内容，也得以流行于后世。

# 附录三

## 刘　昭：后汉书注补志序

> 臣昭曰：昔司马迁作《史记》，爰建八书。班固因广，是曰十志。天人经纬，帝政纮维，区分源奥，开廓著述，创藏山之秘宝，肇刊石之遐贯，诚有繁于春秋，亦自敏于改作。

臣下刘昭说：从前司马迁著作《史记》，这才创立了八书这种史体。班固在八书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这就有了十志。十志包揽自然和社会人事现象，以及各种国家典章制度，它的记叙追源溯流探索隐奥，开拓扩展了史书的著述范围，创作了可藏名山以传后世的伟大著作，同时又开创了后世史著沿袭不替的悠久传统，它的出现确实增广了史著撰述的范围，这也是班固勤勉努力对《史记》八书改进的结果。

> 至乎永平，执简东观，纪传虽显，书志未闻。推检旧记，先有地理，张衡欲存炳发，未有成功。《灵宪》精远，天文已焕。自蔡邕大弘鸣条，实多绍宣。协妙元卓，律历以详。承洽伯始，礼仪克举；郊庙社稷，祭祀该明。轮骓　冠章，车服瞻列。于是应、谯缵其业，董巴袭其轨。司马续书，总为八志，律历之篇，仍乎洪、邕所构，车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仪祀得于往制，百官就乎故簿，并籍据前修，以济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既接继班书，通其流贯，体裁渊深，虽难逾等，序致肤约，有伤悬越，后之名史，弗能罢意。叔骏之书，是谓十典，矜缓杀青，竟亦不成。二子平业，俱称丽富，华辙乱亡，典则偕泯，雅言邃义，于是俱绝。沈、松因循，尤解功创，时改见句，非更搜求，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初平、永嘉，图籍焚丧，尘消烟灭，焉识其限，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是以学者亦无取焉。

到了永平年间，学者们聚集东观撰修东汉当代史，本纪列传是写得不错，但书志部分却并不出色。考查翻检东汉旧史，地理志是最先撰修的，张衡想把有关书志修好，使其发扬光大，但却未能取得成功。他所著《灵宪》一书，阐述有关天文内容清楚明白。自从蔡邕进入东观，他大大弘扬了撰修史志的风气，确实对此多有继承和发扬。他与元卓合作融洽，写成的律历著作非常详备；他又继承融汇了伯始的学问，充实了有关礼仪的著作内容；他还写了关于郊祀庙祭和祭祀土神谷神等祀礼的《郊祀志》，所叙各种祭祀典礼完备详明；至于记载朝廷官员乘车等级、服饰徽志的《车服志》，也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因此后来应劭、谯周继承了他的修志遗业，董巴也承袭了他修志的标准。司马彪撰写《续汉书》，据此概括整理而写成八志，其中有

关音律历法的部分沿袭了刘洪、蔡邕的旧作，有关车辆服饰的篇章则按照董巴、蔡邕所立的模式，有关祭祀仪礼的部分取材于以往人们所记下的制度，有关官制的内容也完全沿用了旧的书簿所载，他广泛取材前人旧著，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一家之作，使得朝廷教化的大要、国家典制的源流，清楚明白记述详备，人们得以知晓了。司马彪《续汉书》八志既已继承了班固《汉书》十志，承袭了十志的传统，虽然在体制识断内容渊深方面难以与十志相比，记叙安排语言深浅繁略方面也相差太远，因而后起的史著，对史志的修撰兴趣也继续不衰了。叔骏写了《汉后书》，其中“志”的部分称为十典，他写作态度庄重严肃而不急于成书，所以他生前最终没能把十典完成。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业，写成的十典可称得上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随着西晋灭亡中原大乱，典章书籍也一起被毁灭了，各种美言奥义，因此绝灭。谢沈、袁山松的著作，缺乏开创新的体制和内容的精神，只是不时把前人著作中现成的句子改改抄来，不是自己再去搜集材料，但他们的著作中增加了有关“艺文”的内容，从而矫正了前人的弃失，采录了近世的书录而记下了种种书著。东汉初平、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大乱，各种图书典籍遭受兵火焚毁，尘消烟灭不复存在，其数量谁知道有多少呢！谢沈、袁山松二人在东晋新立的都城，缺乏图书典籍，他们写成有关东汉旧典的史志，有多大价值？因此学者们对他们二人的著作并不看重。

> 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阙。国史鸿旷，须寄勤闲，天才富博，犹俟改具。若草昧厥始，无相凭据，穷其身世，少能已毕。迁有承考之言，固深资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马史，十志所因，实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载，续志昭表，以助其间，成父述者，夫何易哉！况晔思杂风尘，心桡成毁，弗克员就，岂以兹乎？夫辞润婉赡，可得起改，核求见事，必应写袭，故序例所论，备精与夺，及语八志，颇褒其美，虽出拔前群，归相沿也。又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桷，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缉，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之。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于齐工，孰曰文类；比兹阙恨，庶贤乎已。

范晔的《后汉书》，确实超过了以前各家东汉史，但《后汉书》自序并不周全，志则全部缺失。当代人撰述当代史，材料是充足广泛的，但要写好则必须勤奋努力，即使是学识广博丰富的天才，写成的当代史也还常有待修改。假如撰写一代历史的著作是开创性的、前人尚未做过的事，那就没有前人成果可以凭据，那么即使用一辈子的精力，也很少有人能把这样的史著完成。司马迁《史记》继承了他父亲的已有成果，班固《汉书》则更靠了他父亲的旧作，对西汉太初以前

的有关记载，班固《汉书》使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内容，《汉书》十志所凭据的，实在有很多是以往的旧有著述，班固进入皇家图书馆专修《汉书》，超过二十年时间，最终尚待马续为他补写了《天文志》，班昭替他补作了八表，他们二人的工作才助成了《汉书》的全部完成，班固不过是完成他父亲已开始的著作，这也是多么不容易啊！更何况范晔头脑里还夹杂着官场政争世俗尘务，心中又老是想着事情的成功失败，《后汉书》不能圆满完成，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吗？说到《后汉书》的文辞优美富丽，这是得之于对已有文辞反复修改的结果，核实采录各种史实，必定应该有所承袭凭借，因而《后汉书》序例所论，内容精妙论断精当，说到要写的八志，也颇为褒赞其美，虽说《后汉书》超过了以前各种后汉史，这也要归功于沿袭了前人的成果。还有从翻查《后汉书》本书来看，范晔当是撰写了《礼乐志》的，而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中的《天文》、《五行》、《百官》、《车服》等志，其名称与范晔《后汉书》中提到的几个志相同。八志中的其余几篇，则不见《后汉书》纪传中有所记载，而八志中的《律历》、《郡国》二志，也是沿袭了《史记》、《汉书》的往例。范晔曾遗书（留给甥侄一信）有自序性质，说要遍作各种志，凡《汉书》有的，打算全部撰写，志卷文中要发议论，以此来纠正政事的得失，信中虽然不是说得很明白透彻，其基本意思也表达出来了。建筑高台直插云端，最后只差椽子未铺，堆土成山高与云齐，最后也只欠一筐土，范晔的《后汉书》正是如此没能最后完成，这真是可为叹息痛心啊！我刘昭空怀续补《后汉书》的心愿，但我惭愧无法从久远的旧籍中搜取材料，于是只得借了司马彪的旧志，对之加以注解用来替《后汉书》作补。我所见不广所知寡陋，不能称为博广深远，但对那些我有所体会和浅见之处，也能稍稍加以论述阐发。我把司马彪八志分为三十卷，以与范晔之《后汉书》相配。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范书完全，并非说二者在文字上可以比类。这比起让范书残缺不完使人遗憾，大概是要强一点吧！

> 昔褚先生补子长之削少，马氏接孟坚之不毕，相成之义，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岁代逾邈，立言湮散，义存广求，一隅未觌，兼钟律之妙，素揖校雠，参历算之微，有惭证辨，星候秘阻，图纬藏严，是须甄明，每用疑略，时或有见，颇邀傍遇，非览正部，事乖详密。今令行禁止，此书外绝，其有疏漏，谅不足诮。

从前褚少孙完补了司马迁《史记》的缺失，马续接续了班固《汉书》的未完部分，相与补成的道理，古时就已存在了。我引用司马彪的八志，又有什么可疑忌的呢！然而年代久远，各种著述大都湮灭散失，按道理注解工作应当广泛搜求资料，但我却仍有许多材料无法见到，再说要弄懂音律的深妙，向来要靠多读参考书籍，要弄懂历法数算的精微，我还确实惭愧不能做到分辨源流言之有据，占星观候本是

秘术，一般人不得而知，国家藏书又非我等所能参阅，注解必须分辨明白，我之所注因此只得常常存疑从略，有时对某些地方也有一些见解，那也是得之于一些从别的门道得来的书籍，并没有阅览到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典籍，我做的工作难免有违详实周密的注解原则。今日朝廷令行禁止，法规严密，有关东汉的各种典籍外边普通人无法看到，我的注解工作存在疏误漏失，想来大家能够体谅而不会多加责备吧！

# 后　记

本书的前身是1998年7月岳麓书社出版的《〈后汉书〉今注今译》，出版后社会反映较好。这次因为是文白对照本，删去了今注。我们按后出转精的要求，对译文进行了修饰加工。现在原文（左边）、译文（右边）相对照，阅读方便，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形式。

《后汉书》是正史“四史”之一，历代评价颇高，从文字到内容，都是比较好的。它叙事清楚，剖析精微，议论纵放，文字精炼，文笔流畅，见解独到，结构严密，自具风格。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时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精于《前汉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评论说：“简而且周，疏而不漏。”范晔在体例方面，创设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新的列传，特别是《列女》记述了卓越女子的“嘉言懿行”，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和《〈三国志〉文白对照》曾得到原电力部教育司司长许英才，前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原长沙电力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高进珊，前湖南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原长沙电力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周绍文和原湖南省电力公司试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沈其雍等诸位先生的关心、支持，我要深表感谢。我还要感谢原长沙电力学院党委副书记、现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明教授的关心、支持。正因为各位的关心、支持，才不致使“前四史”中这两部书落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境地。

参加这部书的译者，大多数年过古稀，他们抱着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为中国文化承传做了有益的工作，令人敬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兆仁在《三国韬略学》一书的跋中说：“优秀的古典名著被整部整部地注释和翻译出来，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通过亲切流畅的现代汉语，进入千千万万人的心中，这对社会大众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提高素养、启迪智慧是极其有利的，中国古代的浩瀚典籍只有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才有活力和价值。”这话说得极好。长沙理工大学教授粟石恒说：“当今学子对古文之深奥如入云雾，时下实用主义之风，造成对人文科学的轻薄，甚至学界也有远离古籍，数典忘

祖的情况，令人堪忧。”前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周　林先生说过，古籍今译是“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任务，“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我们与这个要求的差距还很大，希望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前书撰写过序言或题签书名的学者或领导周　林、王子野、王元化三位先生前后病故，为表示对他们的深深怀念，特以顾问的名义标出。

章惠康

1998年11月—2011年1月

经典珍藏

后汉书 文白对照

ISBN 978-7-5080-6668-4



本书策划 陈振宇
责任编辑 杨小英
王秋实
查 纯
书籍装帧 郭 艳

定价：139.80元（全五册）



后汉书 文白对照

本书策划　陈振宇
责任编辑　杨小英
　　　　　王秋实
　　　　　查　纯
书籍装帧　郭　艳